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蔡东藩 著

（中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唐、五代、宋、元

蔡东藩 著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中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唐史通俗演义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第五卷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自　　序

昔石晋刘昫暨史官张昭远等，纂成唐史二百卷，历述唐朝二百九十年事，后人少之，谓其纪次无法，事实零落。于是宋仁宗庆历年间，复出新编，都二百二十五卷，计十有七年而始成。主其事者为欧阳修、宋祁。夫欧宋为北宋名儒，视刘昫、张昭远辈，文名较盛，又经十余载之征文考献，凡五代时之未曾刊行者，至此已尽流传，据以参证，应得精详。况草创者难为力，润色者易为功。得新掩旧，可不待言。然议者犹讥其用字奇涩，未免不文；刊削诏令，不无太略，甚矣作史之难也！

顾作史固难，读史亦难。《旧唐书》凡二百卷，《新唐书》且多至二百二十五卷，畴能一一尽窥，阅读无遗？外此如孙甫之《唐史记》，赵瞻之《唐春秋》，陈彭年之《唐纪》，袁枢之《唐史纪事本末》，或百卷数十卷不等，即终日埋案披览不辍，恐亦未能悉诵也。后生小子，学识有限，欲取唐史而尽读之，匪惟不暇，抑病未能，乃转而采诸坊间诸旧小说，如所谓《隋唐演义》、《说唐全传》、《薛家将》、《征东》、《征西》、《罗通扫北》以及《西游记》、《长生殿》、《镜花缘》、《绿牡丹》诸书，日夕展览，目为实迹，庸讵知其语出无稽，事多伪造，增人智识则不足，乱人心术且有余耶？

鄙人不敏，曾举宋元明清诸史事，编为通俗演义，陆续印行。海内大雅，不讥弇陋，且谓可得通俗教育之助。爰再逆流而上，就唐事以为演述，共成百回。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徐懋功未作军师，李药师何来仙术？罗艺叛死，乌有子孙，叔宝扬名，未及儿女。唐玄奘取经西竺，宁惹妖魔？薛仁贵立绩天山，岂藉子妇？则天淫秽，不闻私产生男；玉环伏诛，怎得皈真圆耦？种种谬妄，琐亵之谈，辞而辟之，破世俗之迷信者在此，附史家之羽翼者亦在此。子虚乌有诸先生，谅无从窃笑于旁也。惟书成仓猝，未经重订，亥豕鲁鱼，在所不免，匡我未逮，是所望于海内诸史学家！中华民国十有一年，岁次壬戌夏正重九之辰，古越蔡东藩自序于临江书舍。



目　录

目　录

目　录

目录

第　一　回
溯龙兴开编谈将种　选蛾眉侍宴赚唐公

桑麻无恙，鸡犬不惊，村夫野老，散坐瓜棚豆架旁，笑谈大唐遗事，什么晋阳宫，什么凤凰山，什么摩天岭，什么薛仁贵征东，什么罗通扫北，什么巴骆和，什么宏碧缘，最出奇动人的，是盖苏文兴妖作怪，樊梨花倒海移山，唐三藏八十一难，孙悟空七十二变。说得天花乱坠，神怪迷离，其实是半真半假，若有若无。咳！我想这班村夫野老，能识得几个字？能读过几句书？无非藉神社戏剧、茶肆盲词，灌输了一些见闻，就借那闲着时候，说长论短，谈古说今。自称为大唐人，戏述那大唐事，究竟唐朝有若干皇帝？多少版图？一古脑儿莫名其妙。甚且把神功妖法、子虚乌有等谈，信为真有，看似与国无害，与家无损，哪知恰有绝大关系。二十年前的义和团、红灯照，不曾说有齐天大圣附身、黄连圣母下世么?京津一带愚夫妇，脑中记着唐乱话、西狗屁，遂以为古今一律，仙人间出，迷信得甚么相似，终弄到联军入境，京邑为墟。看官试想！有益呢？无益呢？有损呢？无损呢？谈仙说怪诸书，多借唐事影射，故本编缘起，格外痛斥。

小子就史论史，即唐叙唐，单把那一十四世的唐祚，二百九十年的唐史，举亡衰废，约略演述，已不下数十万言，看官恐已怕烦，要说甚神仙？谈甚鬼怪？本回是一个开场白，理应将唐朝本末，总揭一段，譬如振衣提领、张网握纲一般。有了大关节目，然后按次叙下，有条有绪，自己觉得不是瞎说，旁人也识得不是乱言。说部之须有楔子，即本此意。曾记前人留一笑谈云："汉经学，晋清谈，唐乌龟，宋鼻涕，清邋遢。"汉晋宋清诸朝，自有专书交代，不必向本编声明，只"唐乌龟"三字，究作什么解？相传龟与蛇交，非偶相从，因此世间做丈夫的，纵妻外淫，往往被人唤做乌龟。唐朝开国的时候，曾把晋阳宫内的妃嫔．取作侍姬，恐隋主不甘负着龟名，要来问罪。没奈何拼死兴兵，议行大事，一番大侥幸，竟得隋江山，好容易登了大宝，刬尽群雄，收拾海内二百九十三州，作为李氏私产。所有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统是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真是唐朝实事，并不是唐人虚谈。就是大唐人的名目，从此传闻海外，我中国人常以此自夸，相沿到今。不过天道好还，报应不爽，你要人家去做乌龟，人家亦要你的子孙去做乌龟。太宗高宗的时候，是唐朝极盛时代，宫闱里面，已是不明不白。太宗奸污弟妇，是皇弟去做乌龟了。高宗皇后武则天，简直是生性好淫，广置面首，伟岸如怀义，俊美如昌宗，陆续召将进去，充作幸臣，是皇帝去做乌龟了。嗣是韦后恃宠，中宗点筹，玉环洗儿，禄山抓乳，绿头巾成为家法，元绪公竟作秘传，乌龟乌龟，数见不鲜。嗣是乃有倚势的宦官，嗣是乃有挟权的藩镇，内外交讧，就把那李氏的国脉，一日一日的斫丧下来，看官以为宦官藩镇的祸祟，与女宠无与。谁知是因果相连，源流有自，不宠寿王妃，何来高力士？唐室宦官专政，自高力士始。不近大腹儿，何有三节度？安禄山兼领三镇，为唐室藩镇之所由始。龟奴龟子，玩弄朝纲，执掌兵政，于是此行彼效，你争我赛，乐得依样画葫芦，去挟制那乌龟皇帝。历久相沿，积重难返，阉宦可以弑主，将弁可以逐帅，十军阿父，势焰熏天，指田令孜。三镇大臣，兵戈犯阙。王行瑜，李茂贞，韩建。黄巢杀人八百万，季述数君数十罪。南面称尊的天子，逐朝与傀儡相似，今日被人幽，明日被人劫，又明日被人废死。甚至大家夫妇，委身国贼，好一座锦绣江山，竟被那砀山无赖朱阿三，轻轻的移夺了去，说将起来，煞是可怜。但总由列祖列宗，贻谋未善，所以子子孙孙，累得吃苦。连乌龟都无暇做得，岂

不是自作自受，近报在自身，远报在儿孙么？看官记着！这一部唐朝演义，好做了三段立论：第一段是女祸，第二段是阉祸，第三段是藩镇祸，依次产出，终至灭亡。若从根本问题上解决起来，实自宫闱淫乱，造成种种的恶果。所以评断唐史，用了最简单的三字，叫做唐乌龟，这真所谓一言以蔽之呢。斩钉截铁，扫除枝叶。

宗旨既明，请看正传！话说唐朝开国的始祖，姓李名渊，字叔德，系陇西成纪人氏，为西凉武昭王李暠七世孙。东晋时暠据秦凉，自称为王，传子李歆，为北凉所灭。歆生重耳，重耳生熙，熙生天锡，天锡生虎。虎仕西魏有功，赐姓大野氏，官至太尉。嗣与李弼等八人，佐周伐魏，号为八柱国，殁封唐国公。子昞仕隋，袭封唐公。昞妻独孤氏，与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是同胞姊妹，因此文帝与昞，名为君臣，实关姻亚。昞生子渊，体具三乳，日角龙庭，文帝尝称为不凡子，格外垂爱，独孤姊妹俱贵，且各产皇帝，确是难得。命复姓李，昞殁，令渊袭爵，历授谯陇二州刺史。炀帝嗣位，升任太守，又召为殿前少监卫尉少卿。及炀帝征辽东，遣渊督运兵粮，接济军士。会楚公杨玄感，即隋故相杨素子，起兵作乱，围攻东都。渊飞书奏闻，炀帝慌忙引还，命渊为弘化留守，备御玄感。既而玄感败死，渊留守如故，御下宽简，颇得众心。

先是隋政荒暴，谣诼日繁，起初是喧传市巷，后来竟传入宫庭，连炀帝也常有所闻。看官道是何等谣言？一说是："桃李子，有天下"。一说是："杨氏将灭，李氏将兴。"蒲山公李宽子密，即李弼曾孙。曾因余荫入朝，授官左亲侍，炀帝见密额锐角方，目分黑白，遂说他顾眄非常，即令罢职。玄感发难，密实与谋，兵败后亡入瓦岗，往投翟让，也想援据谶语，称孤道寡，哪知真命天子，别有一李，不是他的李姓。也是汉刘歆之类。炀帝既逐去李密，复疑到郕公李浑身上，诬他谋反，杀身夷族。真是冤枉。一面添造龙舟，东巡西幸。旋闻李渊得将士心，因又疑忌起来，遣使至弘化，传召李渊。渊因李浑被族，正怀着兔死狐悲的观念，陡然奉召，料知炀帝不怀好意，不如托词称疾，装着一副病容，接见来使。且把许多黄白物，作了程仪，浼他委婉复命，但说是待病少痊，即当往朝行在。来使得了金银，乐得做个人情，便唯唯如命的告别而去。钱可通灵。到了行在，当然将李渊病重，复旨了事。炀帝正恣意淫乐，也无心顾及李渊，便搁置了好几月。

会有渊甥王氏，在后宫充役，为炀帝所见，不由的记起前事，突问王氏道："尔舅为什么事情，好几月不来见朕？"王氏忙答道："恐怕是病尚未愈，所以迟延。"炀帝微笑道："索性死了，倒也好了。"说毕自去。王氏怀舅心切，免不得写了密书，寄与李渊。渊展书后，不瞧犹可，瞧毕数行，顿惹得惊魂不定，左思右想，无法脱祸，只好再仗那阿堵物，输送炀帝幸臣，托他斡旋，自己纵酒韬晦，免人伺察。毕竟金钱可以买命，富贵又来逼人，李渊方怀忧虑，偏有诏命下来，加授山西河东慰抚大使，令讨捕群盗。渊拜命乃发，进次龙门。适贼帅母端儿，率众数千，来薄城下，经渊麾下数十骑，控弦出击，连射皆中，贼前驱多仆，余众骇散。渊乘胜搜剿，连破余贼敬盘陀柴保昌等，收降数万人，威声愈震。出手便已胜人。捷书驰报行宫，炀帝大悦，乃改拟北巡，启跸出雁门。冤冤相凑，来了一大队突厥兵，头目叫作始毕可汗，可汗，系突厥主子称呼。竟欲拦途掩击，劫夺乘舆。炀帝闻报，忙驰回雁门，据关自守。始毕可汗竟调集番兵数十万，把雁门关围住，日夕攻扑，害得炀帝惶急万分，传檄天下，遍令勤王。

屯卫将军云定兴，应诏募兵，指日赴援，可巧有一将门种子，济世英雄，竟到定兴军营报名入伍，看官道是何人？便是抚慰大使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唐室江山，全赖李世民造成，故先行提出。世民母窦氏，本是一个女中豪杰，他父名毅，曾仕周为上柱国，尚武帝姊襄阳长公主。窦女生时，发垂过颈，三岁发与身齐，授读《女诫》、《列女传》等书，过目不忘。及隋高祖杨坚篡周，女自投床下，慨然道："恨我非男子，不能救舅家。"毅忙掩女口，命勿妄言，暗地里却很自惊异。尝语公主道："此女有奇相，且智识不凡，宜为她小心择婿。"乃就屏间画二孔雀，遇人求婚，先令试射，阴约中目，方将女许字。那时贵胄王孙，争来角射。几乎门限为穿。偏偏张弓发矢，都不能达到目的，

只好败兴而去。独李渊后至，连发二箭，一中左目，一中右目，因得成就了一段良缘。嗣生四男一女，长名建成，次子就是世民，又次名玄霸，又次名元吉，一女适临汾人柴绍，详情俱见后文。世民生时，有二龙戏跃门外，三日方去，途人相率称奇，母亦料为异征，特加怜爱。越四年，有书生自称善相，进谒李渊，甫见面，即语渊道："公当大贵，且必有贵子。"渊乃召四子出见，书生独指世民道："龙凤呈姿，天日露表，将来必居民上。公试记着！此儿年近二十，就能济世安民，愿公勿轻视哩。"渊闻言甚喜，书生即辞去。嗣由渊转了一念，恐书生泄语他人，反致不妙，当即遣人追蹑，不意四处找寻，并无下落，遂惊以为神。乃采济世安民一语，作为次子的定名。世民才阅十余龄，已将古今兵法，揣摩纯熟，复生成一副胆力，到处交游，轻财仗义，端的是天纵英姿，不同凡品，至炀帝被围雁门时，他年已十六岁了。叙人世民，即插入窦后一段故事，并将兄弟姊妹，亦随手带过，是绝好的销纳文字。

云定兴见了世民，问过履历，已知他是名家子，更因他相貌魁奇，格外加敬。世民即献计道："始毕倾国前来，围攻天子，必谓我仓猝不能赴援，因敢猖獗至此。为我军计，应大张军容，布设旌旗数十里，连续不绝。就使到了夜间，亦必鸣钲击鼓，互相哗应。始毕闻我大举，必疑是援兵齐集，望风遁去了。"定兴点首道："这是一条疑兵计，今日正用得着哩。"就定兴口中，叙出计名。当下依计行事，逐队进行。果然始毕可汗堕入计中，即解围自去，炀帝得安返东都。世民居定兴营中，约有年余，并不见有甚么赏典。但听得都下传闻，车驾又南幸江都，杀死了好几多谏官，遂不禁自叹道："主昏若此，我在此何为？"遂辞别定兴，仍然归里。会草泽英雄，乘着炀帝南幸，又复四起。李渊受诏为太原留守，世民即随父至任。有贼帅甄翟儿，自号历山飞，率悍目来攻太原。渊麾兵出击，深入贼阵，为贼所围，世民提弓跃马，只领着健骑数十，突围而入。贼众前来拦阻，均被世民射退，阵势渐乱。渊乘机杀出，复招集步兵，与世民夹击贼众，杀得尸横遍野，血流盈渠。甄翟儿仓皇遁去，太原复安。

转瞬间又过一年，炀帝尚留驻江都，沉湎声色，那四面八方的草头王，陆续起来，竟把这浩荡中原，变成了四分五裂的世界。自炀帝七年间起，至十三年止，各路揭竿起事，差不多有数十起，除杨玄感已见前文外，由小子胪述如左：

刘武周起马邑。林士弘起豫章。刘元进起晋安。以上均自称帝。朱粲起南阳。自号楚帝。李子通起海陵。自号楚王。邵江海起岐州。自号新平王。薛举起金城。自号西秦霸王。郭子和起榆林。自号永乐王。窦建德起河间。自号长乐王。王须拔起恒定。自号漫天王。汪华起新安。杜伏威起淮南。以上均自号吴王。李密起巩。自号魏公。王德仁起邺。自号太公。左才相起齐郡。自号博山公。罗艺起幽州。左难当起泾。冯盎起高罗。以上均自号总管。梁师都起朔方。自号大丞相。孟海公起曹州。自号录事。周文举起淮阳。自号柳叶军。高开道起北平。张长恺起五原。周洮起上洛。杨士林起山南。徐圆朗起豫州。张善相起伊汝。王要汉起汴州。时德叡起尉氏。

李义满起平陵。綦公顺起青莱。淳于难起文登。徐师顺起任城。蒋弘度起东海。王薄起齐郡。蒋善合起郓州。田留安起章邱。张青持起济北。臧君相起海州。殷恭邃起舒州。周法明起永安。苗海潮起永嘉。梅知岩起宣城。邓文进起广州。杨世略起循潮。冉安昌起巴东。冉安昌起巴东。宁长真起郁林。李轨起河西。自号凉王。萧铣起巴陵。自号梁王。

这数十起草头王，统是史册上留有名目，可以录述。此外尚有许多么麽小丑，东劫西掠，骚扰民间，实属纪不胜纪。史家总称为群盗，小子也不敢捏造姓名。实事求是。那久驻江都的隋炀帝，还日坐迷楼，采集吴娃，镇日里花天酒地，醉死梦生。一班献媚贡谀的杨家奴，又把各处的警报，匿不上闻。眼见得杨氏基业，是朝不保夕了。

太原留守李渊，目击时艰，时常愁叹，独世民别具志趣，只管倾身下士，结识几个眼前英雄，密图大举。晋阳令刘文静，及宫监裴寂，常与世民往来。文静器重世民，深自结纳，寂尚不以

为然。会寂与文静同宿城楼，遥见境外烽火连天，不禁长叹道："身为穷官，复遭乱离，如何图存？"文静反微笑道："时事可知，我两人果属同心，怕甚么贫穷呢？"寂即转诘道："刘大令有什么高见？幸乞指教！"文静道："乱世出英雄，你不见李公子世民么？"寂摇首道："他虽有些才识，究竟是个少年，能成得甚么大事？"文静道："此子虽属少年，却是个命世奇材，你休得看错哩！"文静眼力过人。寂仍似信非信。越宿，有江都使持诏到来，宣示李渊，略称："李密叛乱，刘文静与密通婚，应该连坐，着即革职下狱"云云。渊不敢违慢，即将文静拘入狱中。李世民闻文静下狱，急往探望，狱吏见是李公子，当然放入，两下相见，世民代为叹惜。文静道："今天下大乱，还有甚么正当的赏罚？除非有汉高祖光武帝等，崛起世间，拨乱反正，或尚得善恶分明，没有冤死的好人。"世民勃然道："君亦未免失言，难道今世必无异才，只恐肉眼未识真人呢？我来此探君，正欲与君共图大事，岂似寻常儿女子，看着亲友下狱，束手无策，但知向他哭泣么？"文静鼓掌道："好！好！我的眼力，究属不弱。公子果具命世才，我当代筹良策。今天下大乱，群盗如毛，有真主出，正好收为已用，号令天下。即如太原百姓，俱避盗入城，一旦收集，可得十万人。尊公麾下，复有数万兵士，就此乘虚入关，传檄四方，不出半年，就可成帝业了。"世民闻言，沉吟半响，徐徐的答道："君言确是良策，但恐家父不从，奈何？"文静道："这也不难。"说至此，即与世民附耳密谈，寥寥数语，世民已经了解，便告别出狱，自去邀裴寂宴饮。寂颇使酒好博，世民既盛筵相待，复出私钱数万缗，与寂作樗蒲戏，故意的输钱与寂。寂因此兴高采烈，日夕过从。自是两情款洽，世民因以密谋相告，寂踌躇道："尊公与我，原系旧友，但明言相劝，恐反见拒，看来只好暗渡陈仓哩。"世民道："全仗大力。"寂答道："现且不必明言，缓日自当报命。"文静嘱世民语，已用虚写，及裴寂替世民划策，亦仍此法，好在用笔不同。世民喜谢，寂即辞出。

隔了一日，设席晋阳宫，请李渊入宴。原来隋高祖初都长安，继在长安城东，营一新城，名曰大兴。炀帝更营都洛阳，号为东都。后来四外游幸，各置行宫。晋阳宫就是行宫之一，宫中设有外监，正副各一人。解释处，万不可少，且隋都隋宫，亦俱得连类表明。李渊留守太原，兼领晋阳宫监，裴寂为副。此次寂请李渊入宴，渊以为责居监守，不妨赴席。寂殷勤迎接，入席坐定，当有美酒佳肴，依次献奉。两人对酌，欢然道故。渊即开怀畅饮，连尽数大觥，已含有五六分酒意。忽听得门帘一动，环珮声来，由渊定睛一瞧，竟走进两个美人儿，都生得十分佳丽，仿佛如姊妹花一般。俗语说得好："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那两美人婷婷袅袅，趋近席前，向渊参见。渊慌忙答礼，寂即指引两美人，左右分坐，重行劝酒。渊已酒醉糊涂，也不问明来历，一味儿的乱喝，喝到酩酊大醉，即由两美人扶掖去睡，虽不及颠鸾倒凤，已居然偎玉倚香。小子有诗叹道：

开樽幸接旧相知，更遇名花索笑时。

莫怪隋家浪天子，真人到此也迷离。

究竟李渊醒后，如何处置这两美人，且看下回续表。

首段总揭唐事，以女祸为第一条件，已将全唐二百九十年的大纲，笼括在内，人后叙李家父子，作两段分写，不致直捷无味，插叙四方乱事，出以简括。眉目甚清，一览了然。结末即接入晋阳宫事，标明女祸之开端。观此一回，已见得妙手经营，自成杼柚。虽曰小说，恰具大文。阅者勿视为寻常笔墨也。

第　二　回
定秘计诱杀副留守　联外助自号大将军

却说李渊醉卧晋阳宫，由两美人侍寝，渊此时已入梦境，还晓得什么犯法。待酣睡多时，才觉有些醒悟，鼻中闻着一股异香，似兰非兰，似麝非麝，不由的奇异起来。当下揉开双眼，左右一瞧，竟有两美人陪着，禁不住咄咄称怪。是否开肉弄堂？还是一对解语花，低声柔气，与他说明道："唐公休怪！这是裴副监的主张。"渊又问她姓氏，一美人自称姓尹，一美人自称姓张。渊又问她里居，她两人并称是宫眷。渊即披衣跃起道："宫闱贵人，哪得同枕共寝？这是我该死的了。"二美人忙劝慰道："主上失德，南幸不回，各处已乱离得很。妾等非公保护，免不得遭人污戮，所以裴副监特嘱妾等，早日托身，藉保生命。"屠戮虽或幸免，污辱是已够了。渊频频摇首道："这……这事岂可行得！"一面说，一面趋出寝门，复行数步，恰巧遇着裴寂，渊将寂一把扯住，复呼寂表字道："玄真玄真！你莫非要害死我吗？"寂笑道："唐公！你为什么这般胆小？收纳一两个宫人，很是小事，就是那隋室江山，亦可唾手取得。"渊忙答道："你我都是杨氏臣子，奈何口出叛言，自惹灭门大祸。"寂复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今隋主无道，百姓穷困，四方已经逐鹿，连晋阳城外，差不多要作战场。明公手握重兵，令郎阴储士马，何不乘时起义，吊民伐罪，经营帝业哩。"渊嗫嚅道："我世受国恩，不敢变志。"寂尚欲再言，忽有一卒人报道："突厥兵到马邑了，请留守大人，速回署发兵，截击外寇！"渊闻报匆匆走回。但见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等，已经待着，当由渊与两人共议，决遣高君雅领兵万人，出援马邑，高君雅领命去讫。

渊回忆晋阳宫事，好几日寝食不安，旋接马邑军报，太守王仁恭，出战不利，高君雅与战亦败，渊愈加着急，退入内室，独呆呆的坐着。突有一少年驰人，开口白渊道："大人不亟筹良策，尚待何时？"渊连忙审视，并非别人，乃是次子世民，便回问道："你有何计？"世民悄语道："天下大乱，朝不保暮，大人若再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祸至无日了。不若顺民心，兴义师，还可转祸为福呢。"渊忿然道："你怎得胡言！我当拿你自首，先告县官，免得牵累。"世民道："儿观天时人事，已到这个地步，所以敢发此议。大人必欲将儿拿送，儿亦不敢辞死。"渊叹道："我岂真没有父子情，忍心告发，置你死地，但你慎勿轻言！"心已动了。世民乃趋出。越日，因寇警益急，世民复人室劝父道："今盗贼日繁，几遍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试思贼可尽灭么？贼不能尽，终难免罪。况世人盛传李氏当兴，致遭上忌，郕公李浑，并无罪孽，身诛族夷，大人果尽灭贼，恐功高不赏，益促危亡。儿辗转筹思，只有昨日的计议，尚可救祸，愿大人勿疑！"渊从容语道："我昨夜细思，你言亦颇有理。今日破家亡躯，由你一人。化家为国，亦由你一人，我也不能自主了。但家属尚在河东，此事不应速发，还当从缓为是。"世民道："大人既已决定，家属即着妥人去接便了。"渊点首示意。世民出室，自去着叠妥人，驰赴河东。

正在悄地安排的时候，那江都复有消息传来，吓得李渊魂不附体。看官道是何因？原来炀帝因渊不能御寇，特遣使至太原，逮渊问罪。渊此时不胜危急，乃召副宫监裴寂，及次子世民人商。寂即进言道："我前日劝导明公，正防此祸，目下事已急迫，何待踌躇，古人有言：'先发制人，后发被人所制。'请明公三思！"寂说到此句，世民便接口道："今主昏国乱，尽忠无益，试想偏

裨失律，遽罪主帅，这种国法，何时制定？上既乱法，下亦何必守法。”渊喟然道：“倘或弄巧反拙，为之奈何？”寂又应声道：“这可无虑！晋阳士马精强，公又蓄积巨万，借此举事，何患不成？就是代王侑留守关中，代王侑系隋炀帝之孙。年龄尚是幼冲，关陇豪杰，正思择主而事。公若鼓行而西，抚有群豪，取关中正如拾芥，奈何甘受拘囚，自去就死呢？”渊尚迟疑未决，寂复逼进一层道：“前寂令宫人侍公，二公子已恐事觉并诛，时常戒备，今又为寇警，拘公问罪。倘两罪并发，寂死不足惜，公不要全族诛夷么？”这一席话，说得李渊死心塌地，决计发难。俄闻钦使已到，他即推说重病，不能起床，只着属官邀使入廨，暂且居住。俟病稍瘥，开读诏旨。来使因李渊手握兵权，不便违拗，只好忍气待着。渊与世民等密行部署，意欲杀使祭旗，指日出发，适江都又传到赦诏，仍令渊照旧供职，带罪图功。渊乃出接诏书，并款待前后使臣，厚赆去讫。前使不知为谁？总算幸保性命。渊稍稍放心，因复延宕了好几日。李渊实在无用。

裴寂及世民，随时催促，乃复提议大事，世民保举刘文静，谓可参赞兵谋，因潜召文静出狱。文静见了李渊，献上一计，乃是诈为制敕，令太原西河雁门马邑人民，凡年二十以上，均应当兵，东征高丽。这道矫诏，发将下去，民心怨苦异常，恨不得隋朝皇帝，即日卒去，才消痛恨。既而刘武周进据汾阳宫，世民又入语渊道：“大人身为留守，乃令盗贼窃据离宫，不亟起事，大祸就要临身了。”渊接口道：“正为家属未到，尚在迟疑。”世民道：“家眷闻已启程，想是即日可到。目下事在燃眉，须赶紧布置方好哩。”渊皱眉道：“恐怕兵力未足，一时不能起事。”世民乃走近一步，与渊附耳数语。渊随口称善，计划已定，即召集将佐议事。王威以下，统行到来。渊升帐宣词道：“刘武周僭据汾阳宫，我辈不能往讨，罪当族灭，如何是好？”王威等均再拜道：“惟留守命。”渊复道：“朝廷用兵，例须禀白节度，今贼在数百里内，江都在三千里外，远不济急，进退两难，所以我也不能决议。”威等齐声道：“公位兼亲贤，应与国同休戚，若必俟奏报，恐误事机。目前总以讨贼为要策，一切举措，何妨自专。但教贼焰能平，主上亦不至加罪。是要你等说此语。渊佯作沉吟，半晌方答道：“众论一致，我也顾不得专擅了。但突厥未退，武周又来，兵分力少，应即添募为是。”威等复齐声道：“这是今日第一要策。”渊又道：“刘文静作令有年，应知此间豪士，我想今日募兵，非他不可。须暂时将他释狱，令充此任，可好么？”众齐声称善。渊即饬人召入刘文静，嘱令开局募兵，随令王威等暂退，静待后命。

威等退去，渊复命池阳人刘弘基，及洛阳人长孙顺德，协同文静募兵。王威等闻了此令，不免疑议起来。看官听着！这刘弘基曾做过右勋侍，长孙顺德也做过右勋卫，他二人本在炀帝左右。只因炀帝出征辽东，二人不愿随行，竟亡命晋阳，暂作寓客。就中还有一段嫌疑，李世民的妻室，是故骁卫将军长孙晟女儿。顺德便是晟的族弟，此次令帮同募兵，显有形迹可疑。世民妻长孙氏亦就此带叙。且陆续募入的兵士，即归他二人统带，并不见派属他将，王威越加疑忌，遂去问那行军司铠武士彟。士彟系文水人，本是李渊心腹，曾劝渊兴兵举义。威偏问及了他，士彟当然代辩。威复道：“他事不必论，惟顺德弘基，是朝廷逃犯，奈何令他统兵？我意欲把他按治。”士彟道：“两人皆唐公门下客，若把他按治，唐公必出来反对，岂不是自寻烦恼么？”威闻言色沮，乃不敢生异。适高君雅回城乞援，威与君雅相见，密谈疑窦。君雅亦谓事有可疑，应相机讨渊。会晋阳遇旱，渊拟至晋祠祷雨，先数日下令斋戒。威以为时机已至，遂与君雅定计除渊，只因兵士多辖渊麾下，不能由彼驱遣，没奈何嘱令晋阳乡长刘世龙，招集乡兵，埋伏祠中，为刺渊计。世龙佯为依从，暗中恰先告李渊。渊召世民入议，世民道：“这两人死期至了，儿正要除此两人，他却自来寻死，真正凑巧。”遂与渊定下密议，翌晨由渊至莅事堂，邀同王威、高君雅，共坐视事。忽有开阳府司马刘政会，驰入告密，渊以目示王威，令取状审视。威即命政会呈状，政会抗声道：“所告系副留守事，惟唐公可以取阅。”渊以目示王威，令取状审视。威即命政会呈状，政会抗声道：“所告系副留守事，惟唐公可以取阅。”渊佯作惊讶

道："有这等事么？"乃顾政会取状。但见状上写着，乃是："副留守王威高君雅，潜引突厥入寇"等语。渊即递示王威，恶极。威不待阅毕，便攘袂大诟道："何等叛徒，敢来构陷我两人？"渊冷笑道："叛徒不叛徒，问你两人便知。"威与君雅知事不妙，即联袂下堂。才经出门，外面已环绕兵士，有一束发金冠的少年，戎服跨马，指挥三吏，立将他二人拿下，送入狱中。看官道少年为谁？便是李世民。三吏为谁？便是刘文静、刘弘基、长孙顺德。好像缚鸡的容易。

又越两日，突厥兵数万人，果入寇晋阳。渊令裴寂等分头埋伏，竟大开四面城门，洞澈内外。又是个计中计。突厥兵驰入外郭，见内城也是大启，不由的相顾错愕，哗噪了好多时，竟出郭而去，渊于是将王威、高君雅，缚至市曹，号令军民道："召寇攻城，即此两人，尔等以为当斩否？"军民信为实事，哪个不说是该斩。一声号炮，两个血淋淋的首级，堕落地下。想是命中注定，应该枭首，不然，政会告密原是李氏主使，胡后来竟弄假成真耶？已而突厥兵复来攻城，渊遣部将王康达等，率千余骑出战，全军尽覆，城中恟惧。世民想了一计，夜遣将士潜行出城，待至天晓，却张旗鸣鼓，喊呐前来。突厥兵疑为援兵，竟尔退走，城外居民，或被掠取，城内却不损分毫，军民相率欢慰，就是李氏父子，也自觉放下忧怀。

还有一种可喜的事情，李氏家眷，统从河东到来。时窦夫人已殁，所有渊妾万氏以下，及子建成元吉等，一并进谒；连女夫柴绍，也随同入见。一堂聚首，相对言欢。只三子玄霸，在籍病夭，又有渊妾万氏子智云，途中失散，存亡未卜，欢聚中尚带三分悲悼。渊问柴绍如何同至？绍答道："小婿寄寓长安，备官千牛，刀名。隋东宫官佩刀，侍卫太子。因得二舅兄密书，促婿至此，婿所以奉召前来。途次适遇岳家眷属，幸得随行。"渊不待说毕，忙接问道："我女可同来否？"绍答言未至，渊乃顾世民道："你既召你姊夫，为何不邀你姊同来？"绍从旁代答道："令媛谓不便同行，自有妙计脱祸。柴绍平生履历，及舍妻来晋之故，均由此叙明。渊又道："这也罢了。但我子智云，年仅十余，此次失去，不知如何下落。'绍劝慰道："吉人自有天相。"世民即进议道："家眷已至，大事待行，须速议出兵，掩人不备，迟恐有变。"渊乃召集刘文静、裴寂等，共议出兵方法。文静道："出兵不难，所虑突厥时来牵掣，今日要策，莫若先通好突厥，然后举兵。"世民接入道："这也是权宜办法。"乃由文静撰一草启，略言："目下欲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贵国和亲，如文帝时故例。详见下文。大汗肯发兵相应，助我南行，幸勿侵暴百姓。若但欲和亲，坐受金帛，亦惟大汗是命"等语。草启既成，复由渊亲自录写，即遣文静为使，驰赴突厥。文静去尚未还，渊不便仓猝发兵，只好整军以待。暇时即忆念智云，屡遣人往河东，探听下落。嗣接使人返报，智云被官吏执送长安，为留守阴世师所害。渊不禁大恸，裴寂等统来劝解。渊含泪道："玄霸幼慧，阅年十六，一病告终，这尚是命中注定，无可挽回。智云颇善骑射，兼能书弈，年比玄霸尚小二岁，不意为吏所捕，惨遭杀戮，我志未遂，我儿先死，岂非一大痛事？"言下又垂泪不止。俗小说中谓玄霸为第一条好汉，后来抛锤击雷，锤还击顶，因致毙命，不知是说何所依据？无非随笔捏造，不值一噱。独于智云略而不谈，经此编黜虚崇实，方成信史。寂等也为唏嘘。

忽报刘文静自突厥归来，当即召入，问明情形。文静道："突厥主始毕可汗，谓请唐公自为天子，方出兵马相助。"寂跃起道："突厥且愿唐公为帝，大事成了。"渊亦转悲为喜。但口中却再三推托，不敢自尊。寂复言："时不可失，机宜亟乘。"文静亦道："今义兵虽集，戎马尚少，胡兵非我急需，胡马却要待用，若稽延不报，恐突厥一有悔意，便失臂助。"渊又道："诸君且更求次策。"寂复道："必不得已，不若尊今上为太上皇，别立代王为帝，安定隋室。一面移檄郡县，改易旗帜。阳示突厥有更新意，免他滋疑。"渊微哂道："这乃所谓掩耳盗铃呢。但事已至此，也顾不得许多了。"乃再令文静往报，约与突厥共定京师，土地归唐公。子女玉帛归突厥。始毕可汗大喜，即先遣使至晋阳，馈马千匹。渊很是欣慰，嗣后贻书突厥，竟至自称外臣，虽是暂时卑屈，终不免一种国耻。大声发聩。这且慢表。

且说李渊既连结突厥，遂传檄各处，自号义

兵。西河郡丞高德儒，拒命不受，渊乃命建成世民率兵攻西河。世民与士卒同甘苦，所过令秋毫无犯，沿途菜果，非买不食，民皆感悦。至西河城下，高德儒闭门拒守，经世民督众猛攻，自为前驱，冒险登城。建成继进，即将全城攻陷，拿住高德儒，斩首示众，外此不戮一人，令百姓各安旧业，远迩称颂。建成世民遂引兵还晋阳，往返只阅九日。渊大悦道："如此行兵，虽横行天下，亦不难了。"因决意入关，再行募兵，复开仓赈济贫民，老弱领粮，丁壮入伍。裴寂等上渊尊号，称为大将军，开府置官，命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温大雅为记室。大雅且与弟大有，共掌机密，武士彟为铠曹，刘政会及崔善、张道源为户曹，姜牣为司功参军，殷开山为府掾，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及王长谐姜宝谊阳屯为左右统军。此外文武各属，量才授任，授世子建成为陇西公，兼左领军大都督；世民为敦煌公，兼右领军大都督，均得辟置官属。柴绍为右领军府长史咨议，刘瞻领西河守。部署粗定，各有专司。长史裴寂，把晋阳宫内的积粟，移送大将军府，得九百万斛。又有杂彩五百匹，铠鎏四十万副，也一并移交。且将尹张两美人以下，所有宫女五百名，尽遣至军府内服役。从此唐公李渊，才得将如花似玉的两丽姝，实地受用。讽刺语，且为后文伏笔。是年为隋炀帝大业十三年新秋，天气初凉，金风拂暑，百忙中叙入时景，看似闲文，实关史要。李渊亲率甲士三万，出发太原，留子元吉守晋阳宫。建成、世民等皆从行，誓众移檄，统说是尊立代王，所以兴师。行至中途，由前队探卒来报。隋郎将宋老生，及将军屈突通，奉代王侑命，分兵抗拒。屈突通留驻河东。宋老生已领兵到霍邑了。李渊要尊立代王，代王反遣将拒渊，真是两不兜头。李渊道："且进兵霍邑，再作计较！"于是各军奉令，扬镳再进。小子有诗咏道：

汉祖突兴丰沛甲，唐公奋起晋阳戈。
只因近邑兼臣虏，不及刘家天子多。

俗知后来情形，容待下回再详。

李渊发兵，非出本心，世民请之，裴寂劫之，强而后应。经作者依史叙述，叠用曲笔，写出当时情事，益觉波澜层出，趣味横生。王威高君雅，本庸碌徒，诱而杀之，固属易事。叙笔先虚后实，情迹离奇。刘文静使突厥，外略内详，繁简得当。盖小说之足动人目，全赖用笔曲折，不涉芜衍，否则依事补叙，味同嚼蜡，亦何若返观正史之为得乎？若文笔不足醒目，反凭虚臆造，假为勇力乱神之说以惑世，是尤为荒谬无稽，有乖正义，明眼人固不值一盼也。

第　三　回
攻霍邑阵斩宋老生　入长安拥立代王侑

却说晋阳兵士，奉命再进，行至贾胡堡，距霍邑约五十余里，适值大雨滂沱，不便行军，只得就贾胡堡驻扎。偏偏一雨数日，浸淫不止，眼见得大家坐食，无法进行。李渊恐军粮食尽，特遣府佐沈叔安，还赴太原，再运一月粮济师，叔安领命前去。渊日夜望晴，未见天霁，心中很是焦烦。忽由军校呈入檄文，急忙取阅，但见文中首二句，是："魏公李密，谨以大义布告天下。"不由的失声道："李密也来起义？"再瞧将下去，是历数炀帝十罪，后文有"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愿择有德以为天下君，仗义讨贼，共安天下"等语。第述檄文中首尾等语，独将炀帝十罪略去。因炀帝罪恶，应见《隋史》，本编不暇再述，故特从删节，免致阅者眩目。再看文末署年月日，乃是永平元年五月日。复自语道："好大的胆量！"语未毕，见世民趋入，乃将檄文递示。世民览毕，置檄案上，随即禀白道："儿闻李密略取河洛，由瓦岗寨盗翟让等，奉他为主，自称魏公。现在有众数十万，声势颇盛，为我军计，不如暂与联络，免得东顾。"渊点首称善，便令温大雅作书约密，联为同盟。书成后，遣使持去，未几，即由去使赍还复书，渊立即披览，略云：

> 与兄派流虽异，根系本同。自维虚薄，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执子婴于咸阳，殪商辛于牧野，岂不盛哉？

渊阅至此，不禁微笑道："狂妄极了！"又看将下去，乃是：

> 兄果不弃，俯如所请，望即率步骑数千，亲临河内，面结盟约，共事征诛，则不胜幸甚！

阅毕，复召世民入商，且与语道："密妄自矜大，非折简可以定约。我方有事关中，若遽与绝交，反至更生一敌。不如卑词推奖，令他志骄气盈，为我塞住河洛，牵缀隋兵，我得专意西征，俟关中平定，据险养威，看他鹬蚌相争，坐收渔翁厚利，也不为迟呢？"世民喜道："大人此计甚妙，就照此致复罢。"我亦谓是妙计，但李渊前日，并未闻出一策，此次得此良法，想是福至心灵。乃再令温大雅复书道：

> 渊虽庸劣，幸承余绪，出为八使，入典六屯，颠而不扶，通贤所责。所以大会义兵，和亲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烝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唯弟早膺图箓，以宁兆民，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荣足矣。殪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执子婴于咸阳，未敢闻命。汾晋左右，尚须安辑，盟津之会，未暇卜期。谨此致复！

大雅写好复书，由渊与世民阅读一周，共称好不置，因复遣人持去。世民且道："此书一去，李密必专意图隋，我可无东顾忧了。"嗣得去使返报，果然李密得书，夸示将佐，渊愈觉放心。不意探骑突来急报，说是刘武周约同突厥，将乘虚袭击晋阳。又是一波。渊忍不住长叹道："看来时尚未至，只好赶紧北还，"乃与裴寂等商定行止。寂亦谓隋兵尚强，未易猝下，李密奸谋难测，刘武周惟利是图，不如还救根本，再图后举。渊即议定翌日还军。时世民正出外巡逻，忽闻有还军消息，即返营问明，果有此事，忙入内问渊道："大人何故还军？"渊略述缘由，且言："粮食将尽，势难逗留。"世民劝阻道："今禾菽遍野，何患乏粮？隋将宋老生，素性轻躁，一鼓可擒。李密顾恋洛

口，无暇远略。刘武周外附突厥，内实相猜，渠虽远利太原，怎能近忘马邑？况突厥新与我和，亦未必即日败盟。此种传闻，不应轻信。大人创兴大义，有志救民，理应先入咸阳，号令天下，今遇小敌，即欲班师，恐从义诸徒，一朝懈体，大事从此去了。”是极。渊摇首道：“倘晋阳有失，岂不是无家可归？我决意回去罢！”遂促令整装。世民出见建成，拟邀同谏阻，建成道：“我意亦不欲速归，但父亲已有归志，看来是不能中阻了。”世民见建成语带支吾，料是无心入谏，复转商诸裴寂等人。又皆谓不如归去，惹得世民恼恨万分，连夜餐亦不能下咽。辗转图维，拟再进谏，大踏步趋入后营，为李渊亲卒阻住，只说大将军已就寝了。世民悲愤填胸，忍不住痛哭起来。渊闻有哭声，才召世民入问。世民呜咽道：“兵以义动，有进无退，进即生，退即死，怎得不哭。”渊复问何为致死？世民道：“大人试想！行军全仗锐气，一旦退还，锐气消灭，大家溃散，敌人得乘我后路，追击过来，我已瓦解土崩，如何对仗？岂不是束手待毙么？”理解甚明。渊自是亦颇悔悟，复叹道：“左军已发，奈何？”世民道：“左军虽去，想尚不远，儿愿往追回。”渊乃笑道：“成败由汝，汝便去追回罢。”世民欣然趋出，即与建成带领轻骑，夤夜追回左军。

越两日，沈叔安运粮亦至，老天有意做人美，渐渐的雾散云消，展开了一道日光，渊命军士曝甲整械，就山麓绕行，避去泥潦，径趋霍邑。宋老生固守不出，建成世民，先引数十骑至城下，扬鞭指麾后军，作围城状；且令军士辱骂老生。明是挑战。老生忍耐不住，即驱兵三万人，开城出战。渊率百骑驰至，见老生出来对仗，亟令殷开山催召后军。后军如召而至，渊欲令军士先食后战。世民道：“敌军已经出城，亟应掩击过去。且灭此再食罢！”渊乃与建成列阵城东，世民列阵城南，城内隋兵，自东门驰出，渊率建成迎头拦杀，隋兵恰也不弱，一拥而上，反将渊军逼退数步。亏得柴绍跃出阵中，挥众力战，才得支持。宋老生又从南门出来，径趋向城东，夹击渊军。世民正在南原观战，亟与军头段志玄，从高原驰下，冲击老生背后。老生只好回马交锋，世民手握两刀，争先杀敌，左砍右劈，连毙数十人，漂血满袖，两刀皆缺。再洒袖易刀，跃马向前。段志玄等紧随马后，拚命奋斗，一当十，十当百，杀得隋军旗靡辙乱，人仰马翻。世民复令军士传呼道：“宋老生已擒住了！隋军何不速降？”此时城东的隋军，正与渊军相持，未分胜负。猛闻主将被获，忙即退兵回城。渊趁势进逼。那隋兵似风卷残云，收入城中，竟将城阖住，单剩宋老生一支孤军，进退无路，欲回入南门，被世民截住，欲转入东门，被渊与建成截着。两下里围裹拢来，老生自知穷蹙，下马投濠，寻一死路。可巧刘弘基驰到，把刀一挥，将老生剁作两段。老生部下，也都作了刀头鬼，伏尸数里。一场战事，写得淋漓痛快。渊命军士草草就食，食毕攻城，时已昏暮，大众肉搏齐登，立即攻入，下令降者免死。城中兵吏，皆匍匐乞降，当下揭榜安民，并引见故吏，去留听便。已降的兵弁，欲回关中，概授五品散官，即日遣归。裴寂等谓授官太滥，渊笑道：“隋氏吝惜爵赏，因失人心，我奈何效尤哩？”这是欺人之言，看官莫被瞒过。

过了两天，渊即引军趋临汾，守吏开门迎降，慰抚如霍邑故例，复进攻绛郡。郡守陈叔达，系陈高宗子，素有才学，至是闭门拒守。渊一面扑城一面招降。叔达先拒后从，迎渊入城，渊优礼相待，用为幕宾，再出兵抵龙门。适刘文静引突厥兵五百人，马二千匹，进谒军营。渊慰劳有加，且语文静道：“突厥兵少马多，正慰我愿，君可谓不辱使命呢。”文静称谢。正拟督军进河东，往击屈突通，忽有河东户曹任瓌求见，渊即传入，任瓌行过了礼，即向渊进言道：“关中豪杰，均翘首瞻望义兵，瓌在冯翊多年，所有豪士，多半知晓，若奉命往谕，必望风投诚，公可从梁山济河，指韩城，逼郃阳，冯翊太守萧造，系一文吏，当然畏服。就是关中积盗孙华等，亦必远迎义师，然后鼓行直进，直据永丰仓，规取长安，关中可坐定了。”渊闻言大喜，即任瓌为银青光禄大夫，令作书招致孙华，自督军转赴壶口。河滨人民，各献舟待济，渊指日渡河。巧值孙华过河见渊，渊握手与语，令他就坐，面授左光禄大夫武乡县公，兼领冯翊太守。徒党亦以次授官，赏

赐甚厚。华愿为先驱，引军渡河。渊遣偏师先济，又命任瓌为招慰大使，劝抚河西郡邑。瓌本能言善辩，掉着三寸舌，下韩城，收冯翊，太守萧造，果然奉表请降。将佐等复推渊领太尉，增置官属，渊如言照行。

随即招众会议，酌定所向，裴寂道："屈突通拥着大兵，凭恃坚城，我若舍他西去，进攻长安，万一不胜，退为河东所阻，腹背受敌，岂非危道？计不若先克河东，然后西上。长安恃通为援，通一失败，长安闻风胆落，有甚么难破呢？"此说亦颇有理。道言未绝，即由李世民驳斥道："裴公说错了！兵贵神速，我今日乘胜西行，正是出人不意的上计。长安人士，智不及谋，勇不及断，我即可唾手取来。若围攻河东，久留城下，长安得缮城固垒，以逸待劳，我虚縻时日，自沮军心，乃是所谓危道呢。况关中豪杰蜂起，未有所属，不亟招徕，转失众望。将来四面皆敌，虽悔何追。"也是一策。渊捻髯与语道："两说均有可取，我意拟分作两军，偏军攻河东，正军趋长安便了。"乃留兵围河东，自率诸军渡河西进。朝邑法曹靳孝谟，以蒲津中潬二城来降。华阴令李孝常，以永丰仓来归。京兆诸县，亦多遣人纳款。渊乃命长子建成，司马刘文静，率王长谐等屯永丰仓，守潼关以控河东。慰抚使窦轨以下，概受节制。次子世民，率刘弘基等徇渭北，慰抚使殷开山以下，概受节制。两军分头行事。

渊自寓长春宫，冠氏长于志宁，安养尉颜师古，及世民妇兄长孙无忌，均来求见。渊一一接待，用志宁为记室，师古为朝散大夫，无忌为渭北行军典签。会由鄠县使人入谒，呈上文书，由渊展览一周便召柴绍入宫。笑语道："吾女可谓智且勇了"。说着。即将文书递阅。绍览毕 亦欢慰非常。渊复道："你可带领骑士，前去迎她。"绍忙将文书邀还，三脚两步的跑了出去。摹写尽致。看官！你道为了什么事情？原来绍赴太原时，曾语妻李氏道："尊公举兵，招我前去，我欲与卿同行，途中恐多不便，若留卿在此，不免及祸，此事将如何办法？"李氏从容道："君但速行！我一妇人，容易避祸。且我亦自有别计，请君勿悬念！"成竹在胸，不同常女。绍遂自往太原，李氏潜归鄠县别墅，散家赀，聚徒众。适李渊从弟神通，也亡入鄠县山中，与长安大侠史万宝等，起兵应渊。李氏即与神通合兵，攻下鄠县，又令家奴马三宝，招致关中群盗，如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等，皆联络一气，略取盩厔武功始平诸县，有众七万。左亲卫段纶，曾娶渊妾生女，亦聚徒蓝田，得万余人，与李氏结为声援。会闻渊已渡河，即由李氏致书禀渊，历叙神通合兵，及群盗归降始末。渊喜出望外，因嘱柴绍往迎。绍正忆念得很，骤得这种喜报，不觉神情飞舞，当下一跃出门，招呼数百骑兵，欢迎佳偶去了。

绍去后，神通及段纶，俱遣使迎渊，就是一班降盗，也都驰表输诚。渊命神通为光禄大夫，段纶为金紫光禄大夫，又作书慰劳群盗，各授官阶，令仍照旧居，听敦煌公世民调遣。世民趋军西进，沿途群盗趋附，几不胜数。及至泾阳，连营数里，约得九万人。隰城尉房玄龄，走谒军门，世民一见如故，署官记室参军，引为谋主。两人互谈军事，娓娓忘倦，几乎相知恨晚。可巧柴绍夫妻，亦引军到来，世民欣然出迎。但见那姊氏首戴雉尾，身环兽甲，腰佩七星宝剑，足踏三寸蛮靴，端的是将门女子，巾帼英雄。极力夸奖。后面随着柴绍，及兵士万余人，望将过去，统是纠纠武夫，无一羸弱。此时也不禁惊喜交集，眉宇生春，随即向姊拱手道："阿姊辛苦了！"李氏笑答道："特来帮助兄弟！"世民称谢。又与柴绍握叙数语，乃令来兵左右驻扎，自引二人入帐，详叙多时，二人复出驻本营。绍居左，李氏居右，各置幕府。当时号李氏营为娘子军。

世民复进兵阿城，军律严明，队伍不乱。一面遣使禀渊，请会师同赴长安。渊已自长春宫出发，至永丰仓，发粟饷军，进屯冯翊，命刘弘基殷开山等，分兵西略扶风。城中出兵迎战，为弘基击败，向渊告捷。渊喜得捷音，又接到世民军报，乃复启节西行。所过离宫园苑，概令撤销。遣妇宫女，各还亲属。想无尹张二人的美色。及抵长安，世民早已驻军待着，两下会师，共得二十余万。渊命各依壁垒，毋得侵掠民居，并遣使至城下，传谕守吏，愿拥立代王。代王侑系炀帝孙，故太子昭季子，太子早卒，遗子三人，长子倓封燕王，侗

封越王，侑封代王。越王侗留守东都，代王侑留守西京，西京便是长安，由京兆内史卫文升等，辅侑守城。文升年已衰老，闻渊军抵城下，忧悸成疾，不能视事。独左翊卫将军阴世师，郡丞骨仪，调兵守御。渊遣人谕意，被他斥回，乃督诸军攻城，并约将士入城后，毋得犯隋氏七庙及代王宗室，有敢违令，夷及三族！将士奉令攻扑，城上矢石交下。孙华冒险越壕，摇旗欲登，被流矢射中要害，竟致陨命。于是渊军义愤，努力进攻，前仆后继，连日不退。军头雷永吉，左执刀，右持盾，首先登城，余众随上，杀散城头守卒，逾城开门，迎纳渊军。阴世师骨仪等，尚率众巷战，先后为渊军所擒。卫文升闻城已被陷，立即骇死。代王侑在东宫，当然是吓做一团，左右逃命要紧，四处奔散。惟侍读姚思廉，保护代王，从容侍侧。渊军鼓噪入殿，思廉厉声呵止道："唐公举义兵到此，系为匡辅帝室起见，尔等何得无礼？"此人颇有胆气。众闻言，颇为愕然，还立庭下。渊下马趋入，仍执臣礼见代王，并请代王迁居大兴殿后厅。代王年仅十三，能有甚么主意，且见他兵刃环庭，只是抖个不住。思廉到此，也属没法，乃扶代王至阁下，泣拜而去。渊退寓长乐宫，与民约法十二条，悉除隋苛禁。然后牵出阴世师骨仪等十余人，责他贪婪苛酷，兼拒义兵，喝令斩首。可为妾子智云复仇。所有囚犯，多令释放。

唯马邑郡丞李靖，也在狱中，由渊问他犯罪情由。靖笑道："我未尝犯罪，闻公举事，无从告变，所以自入囚车，令长官传送江都，以便密告天子。不料到了长安，偏值公来围城，城守未知我计，因将我暂行羁住。"渊听这数语，便勃然大怒道："你敢告发我么？左右与我推出正法。"靖大呼道："公兴义兵，欲平天下暴乱，乃竟以私怨杀壮士么？"豪爽。渊不答，左右即上前拥出李靖，至外行刑。忽有一人入阻道："杀不得！杀不得！"正是：

他日应登名将录，此时特遣救星来。

毕竟何人来救李靖，下回再行报明。

李氏之旗开得胜，在霍邑一战；李氏之马到成功，在长安一役，渊军初至贾胡堡，天雨连绵，久留不进，老生不能出城掩击，其无勇可知。一战而败，陨首城壕，固其宜也。然李氏得此一胜，而军心始坚，故本回叙霍邑战事，有声有色，较为夺目。长安为李唐根据地，据关中以定天下，势如建瓴，非经李世民之定计长驱，则屯兵河东，成否尚未可必。故长安一役，为隋唐兴亡之大关键，叙述自应从详。中间插入娘子军一段，格外摹神。盖巾帼英雄，为历史中仅见之事，不如此摹写，未足以显平阳公主之威名。渊有侠妻，有奇儿，有智女，此其所以终成帝业也。

第　四　回
记艳闻李郎遇侠　禅帝位唐祚开基

却说李靖被军士推出，将要行刑，忽有一人入阻，此人非别，就是敦煌公李世民。世民与靖，曾有一面交，素知他才勇兼全，所以急忙阻住。当即入内白渊道："大人不记得韩擒虎遗言么？擒虎曾谓靖可谈将略，若收为我用，必能立功。请大人不念旧恶，赦罪授官！"渊半晌才说道："我看他状貌魁奇，将来恐不易驾驭。"世民道："儿自有驾驭的法儿，请大人勿虑！"渊乃允诺。世民即出与解缚，好言抚慰。靖入谢后，由世民引置幕府，待若上宾。靖本京兆人氏，表字药师，系隋初总管韩擒虎外甥，擒虎与谈兵事，靖无不通晓，因此擒虎目为将才。

还有一段意外艳事，小子得自传闻，也正好就此叙明。隋炀帝初年，南幸江都，命司空杨素守西京。靖素负豪气，昂然进谒，与素谈论时事，英采逼人。适有美妓执着红拂，侍立素侧，屡以目顾靖。及靖退出，红拂妓竟暗嘱门吏，问靖住址，靖据实以告。及晚宿旅舍，夜半闻叩门声，靖起床开户，一少年持囊竟入，促靖闭门，解紫衣，脱皂帽，竟变成一个初及笄的丽人，靖大为惊异。那丽人答道："公可识妾否？"靖审视良久，但说了"杨家"二字。丽人嫣然道："妾果是杨家的执拂妓。"言已下拜。靖慌忙答礼，且问明来意。丽人道："妾侍杨司空有年，阅人不少，今得见公，姿表绝伦。丝萝不能独生，愿托乔木，是以来奔。"靖答道："杨司空权重京师，倘被闻知，岂不惹祸？"丽人道："他已是尸居余气，有何足畏？现侍儿等多半散去，他亦无心追逐，妾所以放胆前来，愿公勿惧！"靖问及姓氏，答言姓张，排行居长。乃邀与俱坐，续谈衷曲。吐属俊雅，眉黛风流，遂令靖不忍舍割，留作伉俪。仿佛卓文君夜奔相如。

嗣恐杨素追捕，同赴太原，投宿灵石旅邸。黎明即起，靖刷马，张梳髻。突有一虬髯客，乘驴来前，至旅邸下驴，取枕欹卧，看张梳头，靖不禁怒起，即欲呵斥。张氏忙摇手阻靖，匆匆梳竟，敛衽向前，问客姓名。客自称张姓，张氏答道："妾亦姓张。"客喜道："今日幸逢一妹。"言已，跃然而起。张氏呼靖相见，彼此行过了礼，当由靖购取酒肉，环坐共饮。虬髯客道："我观李郎现在穷途，如何得此佳丽？"靖答道："他人不便与言，如兄磊落光明，不妨实告。"遂具陈始末。虬髯客道："今将何往？"靖答言将避地太原。客略略点头，随手取出一囊，笑顾靖道："我也有下酒物，李郎能同食否？"靖谦言不敢。哪知囊内是一个人头，一副心肝，由客取置杯前，用匕首切好薄片，大嚼而尽，且语靖道："这是天下负心人，我已衔恨十年，今始被我杀死，可消宿恨。"全是侠客行径。靖只唯唯连声，不敢细诘。虬髯客又道："看李郎仪容器宇，不愧丈夫，吾妹可谓得偶。但未知太原一带，尚有异人否？"靖答道："有一人与靖同姓，年方弱冠，龙表凤姿，愚看他是个真主，此外不过与靖相伯仲了。"虬髯客道："此人现作何事？"靖答言是将门子。客点首道："是了是了。李郎可俾我一见否？"靖答道："有友人刘文静，与他友善，靖当托文静作一介绍，但兄何故定要一见？"虬髯客道："太原现有奇气，想当应在此人身上，我所以定要一见。惟现在尚有琐事，不便偕行，待至太原再会，李郎当候我汾阳桥，幸勿误约！"靖愿如客言。客驾驴径去，疾行如飞，转眼间便不知去向了。

靖知是侠士，即与张氏启行入太原，至汾阳桥待客。客果如约而来，相见甚喜，即同往刘文静家。虬髯客自称善相，愿见李公子。文静本赏

识世民，闻客善相术，正欲证明确否，遂遣人迓世民过谈。世民不衫不履，裼裘而来，神气扬扬，貌与常异。虬髯客不觉变色，招靖密语道："果是真天子，我已料定十分的八九，尚有道兄一人，令他见面，能料到十成，百无一失了。"靖转告文静，文静允订后会期，因即告别。届期，虬髯客引一道士，与靖相见，复同谒文静。文静方弈棋，即邀道士入局对弈，又飞书邀世民观棋。俄而世民到来，长揖就坐，顾盼不群。道士怅然，敛棋入匣道："此局全输，不必再弈了。"话中有话。遂罢弈请去。既出，语虬髯道："此处已有人在，君不必强图，可别谋他处罢。"言讫，飘然自去。虬髯客留语靖道："李郎信人，妹尚栖身无所！我当为筹一安宅，今日便偕返西京，何如？"靖有难色。虬髯客道："你怕杨素么？他已死了。况有我同行，你怕甚么？"靖乃挈同张氏，与虬髯再返京中，果然素已早死，另派代王侑留守，便放心驰入京城。虬髯客复语靖道："今日暂别，明日可与妹同诣某坊小宅，我当伫候。"语毕，掉臂径去。

翌旦，靖与张氏同至某坊，果见一小板门，才叩一二声，即有人出迎，延入重门，豁然开朗。室宇宏丽异常，奴婢数十人，导靖夫妇入东厅，厅内陈设，穷极珍奇。至虬髯出见，纱帽紫衫，迥殊前饰。后面随一少妇，华服雍容，亦端庄，亦秀丽。靖料是虬髯妻室，即与张氏上前相见。虬髯客格外殷勤，导靖夫妇入中堂。四人甫经对坐，即有侍役搬入盛肴，开筵相待；并出女乐侑酒，列奏庭中，乐止酒酣。虬髯令苍头舁出宝箱，约二十具，分陈左右。因指告靖道："此皆我历年所积，今特赠君夫妇。我本欲在此建业，今既遇有真人，不应再留。太原李氏，真是英主，三五年内，当致太平。李郎具有长材，得辅真人，将来必位极人臣。妹独具慧眼，得配君子，将来夫荣妻贵，亦足为儿女子生色。非妹不能识李郎，非李郎不能遇妹，虎啸风生，龙腾云合，原非偶然的际遇。李郎将我所赠，安心佐命，施功立业，努力前途，后此十数年，东南数千里外，传有异闻，便是我得意时候。妹与李郎，可沥酒相贺。"说至此，即将文簿匙钥等，一并交出，并命家僮拜靖夫妇，且嘱道："两人即你等主人，不得违慢！"靖与张氏，逡巡欲辞。那虬髯客已挈妻入内，须臾即戎装出来，拱手告别，出门乘马，也不多带行囊，只有一奴随着，扬鞭东去。奇极怪极！阅至此当浮一大白。靖夫妇送客出门，倏忽不见，乃惘然返室，检点箱笼，价值不赀。复遗有兵书数箧，内详风角鸟占云祲孤虚等术。靖乘暇揣摩，更有所得，因此料事如神。后至唐太宗贞观年间，东南蛮奏称海外番目，入扶余国，杀主自立，国已大定。靖知虬髯成功，入告张氏，共沥酒向东南拜贺，藉践前约，世人称为风尘三侠，便指李靖夫妇，及虬髯客三人。事有所本，不得谓为虚诬。这且不必絮表。

单说李靖既得巨赀，格外豪放，到处交游，宦吏交相荐誉，遂得显名仕籍，入朝为殿直长，旋出任马邑郡丞。闻李渊已起兵太原，料他必进攻长安，因借告变为名，自入槛车，解送长安，先行待着。果然长安被破，不出所料，至见了李渊，自知命未该死，乐得当面唐突，不愿乞怜。世民曾与靖会面，且尝闻韩擒虎遗言，自然有意怜才，竭力营救，嗣是靖留居世民幕中，遇事勖襄，无不效力。渊安民已毕，不再加戮，乃奉代王侑为皇帝，即位大兴殿，改元义宁。遥尊炀帝为太上皇，渊自为大丞相，都督内外军事，晋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设官治事。仍用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召前尚书左丞李纲为相府司录，专掌选事。前考功郎中窦威为司录参军，使定礼仪，一面追谥祖父虎为景王，父昞为元王，夫人窦氏为穆妃。又命长子建成为世子，次子世民为京兆尹秦公，四子元吉为齐公。

布置已定，忽报西秦霸王薛举僭称秦帝，遣子仁杲入寇扶风，且谋取长安。世民自请出击，渊因令率部众前行，到了扶风境内，遇着仁杲，即大刀阔斧的杀将过去。仁杲抵挡不住，纷纷逃走。抚风太守窦琎，及河池太守萧瑀，均迎谒世民。世民接见如礼，引二人还见乃父。渊命琎为工部尚书燕国公，瑀为礼部尚书宋国公，复遣使慰谕河东，招降屈突通。通正与刘文静等，相持月余，尝遣牙将桑显和，袭文静营。文静与段志玄等，尽力痛击，斩馘无算。显和只带数骑逃回。通势日蹙，留显和遏潼关，自引兵东趋洛阳。显

和即率众降文静，文静遣窦琮等，与显和合军追通，通结阵自固，琮遣通子寿劝父归降，通见寿至阵前，大骂道："此贼何来？前与汝为父子，今与汝作仇雠。"随命左右用箭射寿，寿狼狈奔还。显和出呼通众道："今京城已陷，汝等皆关中人，去将何往？不若赶紧投降，尚可归见家属。"通众俱释械愿降。通自知不免，下马向东，再拜痛哭道："臣力屈至此，非敢负国，天地神祇，实所共鉴。"究欠一死。部众也不与多言，竟拥通至文静营。文静送通至长安，渊再三慰谕，命为兵部尚书，赐爵蒋公，且遣至河东城下，招谕尧君素。君素登城见通，欷歔泣下。通亦垂泪沾襟，因呼君素道："我军已败，义兵所指，莫不响应。事势至此，君应早降！"君素正色道："公为国大臣，主上以关中委公。代王以社稷托公，奈何负国降敌，且为他人作说客呢？"通叹道！"君素！我因力屈乃降。"君素道："我力尚未屈，何用多言！"说至此，竟自下城。通也觉怀惭，返报李渊。渊因君素家属，寓居长安，即命人将他家眷拘住，令君素妻致书劝降。君素仍然不答。渊调虞州刺史韦义节等，逼攻河东，令刘文静东略弘农各郡，又遣从子孝恭等，抚慰山南山东。云阳令詹俊等，往徇巴蜀，各地陆续投诚。

至义宁二年，渊命建成为抚宁大将军，世民为副，统兵七万，出徇东都。元吉为镇北将军，都督太原十五郡军事。三子受命渡河，东南分趋，忽由江都传到急报，炀帝为宇文化及所弑，另立秦王浩为帝了。渊不禁恸哭道："我北面事人，不能往救故主，敢忘哀痛么？"未免做作。原来炀帝久驻江都，荒淫日甚。从幸诸臣，无论文武，俱有归志。将作少监宇文智及，与郎将司马德勘、直阁裴虔通等，推兄许公化及为主，谋弑炀帝，乃乘夜纵火，引兵入玄武门，直至东阁，把炀帝牵出，历数过恶，将帝缢死。所有炀帝弟蜀王秀、子齐王暕、赵王杲，及长孙燕王倓以下，无论宗室外戚，一并枭首。又杀大臣虞世基、裴蕴、萧巨、许善心等十余人。惟炀帝侄秦王浩，素与智及交好，智及乃转告化及，立浩为帝，令居别宫，只许发诏画敕，不得与闻政事。化及自为大丞相，总百揆，拥众十余万，据有六宫妃嫔，连炀帝后萧氏，也公然被他奸宿，宣淫无忌，一如炀帝。炀帝遇弑，详见《隋史演义》故此处特从简笔。令弟智及为左仆射，士及为内史令，裴矩为右仆射，特录士及裴矩两人，为后文降唐张本。留左卫将军陈稜守江都，自劫萧后秦王浩等，出发江东，拟还长安。沿途仪卫甲仗，悉拟乘舆。夺江都人舟楫，取道彭城水路，陆续启行。虎贲郎将麦孟才、虎牙郎将钱杰与折冲郎将沈光，谋诛化及，事泄被杀，既至彭城，水道不通，复夺百姓牛车，得二千辆。并载宫人珍宝，所有戈甲戎器，无车可载，统令军士背负登途。道远军疲，相率嗟叹。司马德勘复联络郎将赵行枢等，议杀化及，且遣人诣曹州，密结孟海公为外助。孟海公见首回。哪知化及恶贯，尚未满盈。孟海公覆报未来，德勘等机谋已泄。化及佯拟出猎，召德勘等同行，帐下藏着伏兵，竟将德勘等拿下，一并处死。德勘有应死之罪，不得与麦孟才同例。

那时魏公李密，屯兵巩洛，阻住化及。吴兴太守沈法兴，又起据江表十余郡，声讨化及。梁王萧铣，因炀帝被弑，居然称帝，徙都江陵。李渊连得外报，也跃跃欲动，召还建成、世民，胁代王侑禅让帝位。渊受隋禅，明是逼迫而来，故本编书法，概不为讳。看官！你想代王侑是一个庸雏，性命都悬诸渊手，无论渊什么说，只好唯唯从命。一班攀龙附凤的臣僚，当然代为拟诏，今日加唐王九锡，明日许唐王戴十二冕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至五月戊午日，宣告禅位，其词云：

> 天祸隋国，大行太上皇遇盗江都，酷甚望夷，衅深骊北，悯予小子，奄造丕愆，哀号永感，心情糜溃。仰维荼毒，雠复靡申，形影相吊，罔知启处。相国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自北徂南，东征西怨，致九合于诸侯，决百胜于千里。纠率夷夏，大庇甿黎，保乂朕躬，繄王是赖。德侔造化，功极苍旻，兆庶归心，历数斯在。屈为人臣，载违天命。在昔虞夏，揖让相推，苟非重华，谁堪命禹？勉强附会。今九服崩离，三灵改卜，大运去矣，请避贤路。予本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废，岂其如是？庶凭稽古之圣，以诛四凶，幸值维新之恩，预充三恪。雪冤耻于皇祖，守禋祀

为孝孙，朝闻夕陨，及泉无恨。今遵故事，逊于旧邸，庶官群辟。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趣上尊号。若释重负，感泰兼怀。假手真人，俾除丑逆。济济多士，明知朕意！

禅位诏下，即遣刑部尚书兼太保萧造，司农少卿兼太尉裴之隐，奉皇帝玺绶，至唐王邸中。渊三揖三让，才行受命，吾谁欺，欺天乎？乃改大兴殿为太极殿，择于甲子日登基。是日辰刻，先遣萧造祭告南郊，然后即位。渊年逾五十，须眉斑白，因推五运为土德，服色尚黄，戴黄冕，着黄袍，由侍卫等拥登帝座。宗室贵戚及大臣，趋跄入殿，列班朝贺，跪伏三呼，历史上称为唐高祖皇帝。乃颁诏改义宁二年为唐武德元年，大赦天下。官吏各赐爵一级。义兵过处，给复三年。罢郡置州，改太守为刺史。退朝后赐百官宴，赏赉金帛有差。越日，授世民为尚书令，从子瑗为刑部侍郎，裴寂为右仆射，刘文静为纳言，萧瑀窦威为内史令，李纲为礼部尚书，窦琎为户部尚书，屈突通为兵部尚书，独孤怀恩为工部尚书。殷开山以下，各晋授官秩，废隋大业律令，另颁新格，即就都城立四亲庙。追尊高祖熙为宣简公，曾祖天锡为懿王，祖虎为景皇帝，庙号太祖。父昞为元皇帝，庙号世祖。祖妣及母皆称后，追谥妃窦氏为太穆皇后，追封皇子玄霸为卫王。立世子建成为太子，封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又推恩宗室，凡从弟蜀公孝基以下，封王约得十人。独降故隋帝侑为酅国公，给宅京师，追谥隋太上皇为炀皇帝。江都太守陈稜，因备天子仪卫，改葬炀帝于江都宫西吴公台下。被杀王公，俱列瘗炀帝墓侧，隋朝自此了结。惟东都留守官段达、王世充、元文都等，得炀帝凶问，奉越王侗为皇帝，改元皇泰，与唐为敌。此外各据一方的草头王，互相吞并，最强悍的数部，尚角逐中原，扰攘了好几年。小子有诗叹道：

历年龙战血玄黄，大统终教属李唐！
成即帝王败即贼，繇来天道是无常。

欲知各处战争情形，请看官续阅下回。

红拂夜奔，虬髯让室，事见张说所著《虬髯客传》，而正史不录，论者以为近诬。窃谓张说仕唐，距李靖不过数年，说以能文著名，讵屑以荒唐不经之语，留贻后世。且后世若以说为虚谈，亦将置诸敝簏，何至流传至今，播为艳闻？是可知红拂虬髯，必有其人。曾见《隋唐演义》中，演述是事，且全载二人姓名。红拂妓名出尘，虬髯客名仲坚，而说传无之。张说犹未知其名，宁编《隋唐演义》者，顾独能知之乎？故本编详姓略名，存说传之真也。炀帝被弑，化及骄淫，麦孟才、司马德勘等，先后败事，而于孟才则书谋诛，于德勘则书谋杀，一字不苟，书法直追紫阳。及李氏受禅，名之曰胁，代王封公；名之曰降，书法谨严，尤足与纲目并传，是固足以补正史之未逮，而不得徒目为小说也。

第　五　回
李密败绩入关中　秦王出奇平陇右

却说越王侗既称帝东都，命段达王世充为纳言，元文都为内史令，共掌朝政。会闻宇文化及率众西来，上下震惧，有士人盖琮上书，请招谕李密，合拒化及。元文都等赞成琮议，即用琮为通直散骑常侍，赍敕赐密。先是密亡命入瓦岗，适东都法曹翟让，逃狱至瓦岗寨，纠众为盗。有单雄信、徐世勣、王当仁、王伯当、周文举、李公逸等，群起响应。密遂劝让举义，让自谢不能。凑巧东都来一李玄英，入伙访密，自述民间歌谣，有桃李章，共计五语。语云："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玄英下一解释，桃逃同音，李指李氏子，释为李氏子逃亡。皇与后统言君主，宛转花园，谓隋主在扬州，终无还日，将宛转自毙园中。莫浪语谁道许两语，暗藏一个密字，因此闻李密名，遂来寻访。既与密遇，即将歌谶告密。密益觉自负，意欲藉让起事。让有军师贾雄，素为让所亲信，密遂与雄相结，嘱令说让。雄乃语让道："李密系蒲山公后裔，将来必成大事。"让谓密能自立，何必从我。雄复道："将军姓翟，翟有泽义，蒲非泽不生，故须倚赖将军。"玄英所解已是附会，雄说更觉穿凿。让信以为真，与密情好日笃。密遂劝让攻下荥阳诸县，齐郡丞张须陁，骁勇善战，奉调守荥阳，引兵击让。让欲奔回瓦岗，密竭力劝阻，且为让划策，用埋伏计掩击须陁。须陁败死，让大喜，令密自立一营，号蒲山公营。密又与让袭据兴洛仓，连败东都援兵。让于是推密为主，号为魏公，改元永平，置长史以下官属。让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亦得置吏。单雄信、徐世勣等，俱任大将军，各领所部。祖君彦为记室，传檄讨隋。略取河南诸郡，与唐通书结好，就在此时。第三回第见大略，故本回再行补叙。凡赵魏以南，江淮以北，所有揭竿诸徒，多半归附。

让奉密命，为行军总管，夜率步骑袭东都，焚掠外郛。东都居民，悉数迁入宫城，由王世充等登陴固守。让乃退去，巩县长柴孝和，监察御史郑颋，及虎牢守将裴仁基，次第降密，密各授官职。又得秦叔宝、名琼以字著世。程咬金、罗士信、赵仁基等，均令统兵，声势大振。嗣是与东都将士，屡相攻击，胜败不一。武阳郡丞元宝藏，又举郡降密，密封宝藏为上柱国武阳公。宝藏令门客魏征作启谢密，征系巨鹿人，少贫好读书，始为道士，由宝藏召为书记。密爱他文辞惬当，特召为参军，兼掌记室。征后为太平宰相，故此处叙明履历。宝藏更会同徐世勣军，袭破黎阳仓，发粟赈民，选丁壮为兵。不到十日，得兵三十万名。永安义阳、弋阳、齐郡闻风趋附。连窦建德、朱粲等，亦遣使附密。

会王世充调兵十万，来攻洛口，与密夹水列阵。密渡洛与战，为世充所败，奔还洛南，柴孝和等溺死。世充涉洛追击，恰被密回军击退，败窜石子河，再战又败，世充西走，于是密威益振。所有降附诸徒，且奉表劝进。密以东都未平，暂从缓议。偏翟让兄弘，竟语让道："天子汝当自为，奈何与人？汝若不为，不妨与我。"让司马王儒信，亦劝让自为冢宰，夺密大权。让迟疑未决。总管崔世枢，左长史房彦藻，受让责侮，潜以所闻告密，且劝密除让，密尚未肯从。左司马郑颋道："毒蛇螫手，壮士断腕，公奈何顾恋私义，自误大局？"导密卖友，不足为训。密乃与数人定计。置酒召让。让与兄弘，及兄子摩侯，司马王儒信，践约入席，俱为所杀，密乃声明让罪，慰抚各营。让本残忍，身死后没人衔哀。但因密忍心负友，也未免心怀顾忌，渐渐的疑惑起来。

密进攻东都，复与王世充相持，越王侗且募兵益世充。偏世充屡战不利，密得据金墉城，东都大震。唐抚宁大将军李建成，副将军世民，又率兵至东都，名为援师，实是略地。城中越加惶急。密军乘势攻城，建成麾兵阻密，密乃引退，既而建成等还归长安，密再拟进攻。适值宇文化及，引兵至黎阳，密将徐世勣扼守仓城，忙遣人向密告急。密回驻清淇，与化及隔水遥语。密朗声道："汝本匈奴皂隶，投入中国，父兄子弟，世受隋恩，累世富贵，举朝无比。主上失德，不能死谏，反行弑逆，不学诸葛瞻的忠诚，反效汉霍瑀的悖恶，天地不容，汝将何往？若速来归我，还可饶汝性命。"化及瞪视良久道："今日只可言战，说甚么书语？"密顾语左右道："化及庸愚至此，还想自作帝王，一何可笑！虽折杖亦可驱他了。"乃深沟高垒，不与化及争锋，且寄语世勣，亦令他掘堑固守，俟化及粮尽退师，再击未迟。化及大修攻具，进攻仓城，苦为城堑所阻，不能得手。世勣从堑下穿通地道，潜师出击，纵火焚化及营。化及大败，攻具多被毁去，惟尚未肯退兵。

密正恐东都夹击，巧值盖琮赍书到来。以上俱是补叙前事。密乃将计就计，自草降表，愿灭化及以赎罪。当下遣使赍表，与盖琮同报越王。越王侗时已称帝，再回顾一语以醒眉目。即册拜密为太尉，兼封魏公，俟荡平化及，入朝辅政。册使既去，元文都等以密旨来降，天下可定，遂就上东门置酒作乐。未免太早。王世充独正色道："朝廷官爵，轻授贼人，敢问意欲何为？"文都闻言，很是不平，因说世充私通化及，不可不防。由是两人有隙。既而化及粮尽退师，北趋魏县，密追蹑得胜，报捷东都。文都等相率称贺，世充偏扬言道："文都等系刀笔吏，看不透盗贼心肠，将来必为李密所擒。且我军屡与密战，杀他部下兵士，前后不可胜计，若密来执政，部众必图报复，我辈将无噍类了。"文都得知此语，转告段达，欲乘世充入朝，伏甲除患。不料段达反通报世充，世充遂乘夜袭含嘉门。文都闻变，即奉隋主侗御乾阳殿，闭门拒守。世充进攻太阳门，斩关直入，令段达进执文都，乱刀处死，即遣部将代为宿卫，然后入见隋主，拜伏谢罪。隋主本无权力，怎好加责，只得引与共语。世充更披发为誓，词泪俱下，说得隋主易疑为信，竟命世充为右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嗣是大权尽属世充，兄弟子侄，各掌重兵，隋主似傀儡一般，一切不能自主，只有南面拱手罢了。

李密已逐去化及，拟入朝东都，闻变乃还，令开洛口仓。即上文兴洛仓。赈民，不设限制，随意取给。群盗竞来就食，不下百万口。东都兵民，亦多因丐食来降，粒米狼戾，随散道旁。密喜语贾润甫道："这乃所谓足食呢。"润甫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今百姓襁负而来，无非为就食计。乃有司毫不爱惜，一任取携，待至米尽民散，何人与公成大业呢？"言之有理。密乃令润甫判司仓，参军事。王世充揽权东朝，阴图取密，佯遣使与密讲和，愿以布易米。密军多米乏衣，许与交易。东都兵民得食，遂无人出降。密方知堕世充计，绝不与交。哪知世充已挑选精兵，饱饲战马，张着永通字号的旗帜，悉锐来攻。密留王伯当守金墉，邴元真守洛口，自引兵出偃师北境，迎击世充。裴仁基献策道："世充悉众前来，东都必虚，此处可分兵扼守要路，不与他战，另遣精兵三万，绕道河西，径袭东都。世充若去还援，我好前后夹攻，不患不胜了。"的是好计。密颇以为善。偏单雄信、陈智略、樊文超等，主张速战，遂致密亦有战意。仁基苦劝不从，顿足叹道："公将来必自悔呢！"魏征亦以为言，郑颋目为迂论。密遂主张速战。世充夜遣轻骑潜入北山，伏溪谷中，命兵士皆秣马蓐食，待晓即发，突击密军。密新破宇文化及，士卒已疲，又藐视世充，毫不预防。至敌兵已至军前，仓猝列阵，已是不及。那世充手下的士卒，统是江淮悍旅，拚死冲来，锐不可当。密军尚勉强招架，忽伏兵乘高而下，驰压密营，竟将密众冲作数截。世充又索得一人，状貌类密，把他两手反绑，牵过阵前，佯呼道："李密已擒住了！"军士大呼万岁。密军已将败退，怎禁得这番哗乱，不由的误认为真，顿时大溃。单雄信、陈智略等，皆降世充。裴仁基、郑颋、祖君彦等，统被世充手下擒去。

密狼狈奔回洛口，谁知守将邴元真，已潜遣人迎世充，反为世充图密。密自知力不能支，东

奔虎牢。王伯当亦弃去金墉城，退保河阳。当下集众会议，密尚欲南阻河北，北守太行，东连黎阳，再图进取。诸将道："兵新失利，众心危惧，若更逗留，恐人尽叛亡，如何能进取呢？"密长叹道："孤所恃惟众，众既不愿，孤也没法了。"已经一败涂地，还要称孤道寡，岂非增丑？说至此，欲拔剑自刎。伯当忙将密抱住，夺去密剑，且劝且泣。众无不泪下。密乃语众道："诸君如不相弃，当共归关中，密身虽无功，诸君必保富贵。"众皆应命。密又语伯当道："将军室家重大，不应与密同行。"伯当道："昔萧何尽率子弟，随从汉王，伯当岂因公失利，遂敢叛去。生愿同行，死愿同殉。"卒成死谶。左右统为感泣，从密入关，共二万人。所有密遗下将帅，与据住州县，多降东都。就是程咬金、秦叔宝等，亦投入世充麾下。惟徐世勣尚守住黎阳，不愿叛密。密既入关，语徒众道："我拥众百万，解甲归唐，山东连城数百，知我在此，亦当同附，比诸汉时窦融，功亦不小，唐主念我有功，谅应以台司见处呢！"不脱骄态。伯当道："诚如尊论。"及至长安，入谒唐主，但授密为光禄卿，赐爵邢国公，密大失所望。廷臣又多轻密，因此密复怀异心，这且待后再表。

且说唐高祖李渊，既定都长安，便欲平定陇西。陇西为薛举所据，有众十数万，声势颇盛。举本陇西土豪，为金城府校尉。金城令郝瑗，命举剿盗，举反囚瑗僭号，初称西秦霸王，继且称帝，立子仁杲为太子。仁杲善骑射，绰号万人敌，所至皆捷，尽有陇西。惟扶风一战，为世民所败。应第四回。及武德元年六月，薛举寇泾州，诏遣世民率八总管兵，出都拒战。师至豳岐，世民患疟，令长史纳言刘文静，及司马殷开山，代掌兵事，且嘱勿妄战。开山与文静，违世民诫，竟耀兵高汙，被举潜师袭击，大败亏输。总管慕容、罗睺、李安远等皆战殁，士卒十亡五六。世民也只得引还。文静等坐是罢官。越二月，举复遣仁杲围宁州，为刺史胡演击退。未几，举即病死，仁杲嗣立。唐秦州总管窦轨，奉命征仁杲，败绩而还。仁杲复进围泾州。骠骑将军刘感，出城遇伏，为敌所擒，射死城下。长平王李叔良，率兵往援，入城固守，仅得自全。以上是补叙文字。高祖闻警。乃再授世民为西讨元帅，出击仁杲。兵至高汙，仁杲使骁将宗罗睺，率众抵御。罗睺自恃勇悍，径至世民营前，耀武扬威，指名搦战。世民佯若不闻，但命将士坚壁自守，不得妄动，违令立斩。仍然是一条老法子。偏罗睺日来挑战，且加谩骂，惹得唐军性起，个个摩拳擦掌，欲与死战。只是军令难违，不得不入帐请令，世民宣谕道："我军新败，士气沮丧，贼正恃胜而骄，轻视我军。我宜闭垒自固，养足锐气，彼骄我奋，乃可克敌了。诸君若违我军令，休得后悔！"诸将半信半疑，只因权在他手，不好与他争论，便耐着性子，退出帐外。今日不战，明日又不战，直至五六十日，仍然不战，将士都愤闷得很。

忽由敌营来了一将，带着数百骑，诣营乞降。世民召入，问他姓名，叫作梁胡郎，自言营中乏食，不免就擒，所以率部来降。诸将虑他有诈，复入帐谏阻。世民叱道："梁将军是见机君子，休得多疑！"遂用好言劝慰，令居后营。一面遣行军总管梁实，移营浅水原，诱敌来攻。反去挑敌，妙极。罗睺大喜，尽锐攻梁实营。实据险不出。营中乏水，人马数日不饮。罗睺却围攻甚急。世民乃召语诸将道："今日可出战了。"右武侯大将军庞玉，奋然愿往。世民道："庞将军可出阵浅水原南，倘贼兵并力来攻，应与奋斗，不得怯退！我自当引兵援应。"庞玉奉命带领部众，至浅水原南，择地布阵。阵方列就，那罗睺已移兵来攻，仗着人多马众，包围庞玉部军，四面环击。庞玉抖擞精神，督军酣战。怎奈敌众层层进逼，凭你如何奋勇，总是杀他不退，反将部兵伤害若干名。庞玉大呼道："元帅料敌如神，定有精兵来援，大众幸勿畏缩，须要拚死杀敌！我也不愿求生了。"部众闻言，再接再厉，真个是血肉相搏，天地为愁。忽见罗睺阵中，纷纷散窜，一大帅手持长矛，当先突入，后面随着健将数人，奋涌进来，援应庞玉。玉见来帅不是别人，正是西讨元帅秦王世民，不禁踊跃异常。军士无不感奋，便与世民等合击敌众，外面又有唐军接应，表里夹攻，喊杀连天。罗睺部卒已疲，禁不起这支生力军。更兼前后受敌，眼见得抵挡不住，四散奔逃。世民麾军追击，斩首数千级，复提出健卒二千骑，亲自

带领,一直穷追。

窦轨系世民从舅,叩马苦谏道:"仁杲尚据坚城。我军虽破罗睺,未可轻进。且收军暂憩,再定进止!"世民道:"我已熟筹过了,今日战势,已如破竹,不可再失了。舅勿复言!"兵法所谓静若处女,出若狡兔,便是此道。遂进攻仁杲所居的折墌城。仁杲列兵城外,与世民夹着泾水。两阵相对,未及交锋。仁杲骁将浑干等数人,已渡水降世民军。那时仁杲知不能战,亟引兵退入城中。日已向暮,大军继至,合力围城。到了夜半,守将多缒城投降,仁杲计穷力竭。没奈何奉表投诚,开城纳世民军。世民入城后,收得精兵万余人,男女五万口。诸将皆入贺世民,且问世民道:"大王一战而胜,遽舍步兵,又无攻具,直趋城下。众皆谓城未可取,乃不日即平,偏为大王所料。敢问大王凭何测度,得此奇功。"世民道:"罗睺部下,统是陇外悍卒,我出其不意,将他击破。他四处散溃,伤毙不多,我若缓追,他俱入城,再为仁杲收抚,复成劲旅,据城固守,势必难图。惟乘胜急攻,溃卒无城可归,当然散归陇外。折墌虚弱,仁杲破胆,无暇为谋,不降何待?我所以得告成功哩。"于是诸将皆罗拜道:"大王胜算,诚不易及。"世民道:"我用谋,诸将用力,均为国家建功,何分彼此?"众益悦服。

世民乃押送仁杲还长安,入朝献俘。高祖谕世民道:"薛举父子,多杀我士卒,必尽诛薛氏私党,方可阴慰冤魂。"世民正欲奏阻,早有李密出班奏道:"薛举残杀无辜,所以致亡。陛下一视同仁,除仁杲外,既已降服,不可不抚。"密欲笼络薛党,故有是请,不应视为仁人之言。高祖乃命斩仁杲于市,并首谋数十人,余皆赦罪不问。总计薛氏父子据陇西,五年而亡。仁杲已死,有部将旁企地,已降复叛。企地羌人,举父子倚若长城,他自商洛出汉川,有众数千,四处剽掠。大将庞玉往剿,反为所败。企地至始州,掳得王氏女,逼令野合。女有智谋,须企地屏去部众,方肯从命。至部众去远,复欲与企地行合卺礼。企地为色所迷,取酒同饮。女佯作媚态,劝企地连饮数十觥。企地顿时醉倒。女拔企地佩刀,用力刺企地喉,企地立毙,乃枭首潜奔,送首梁州。梁州刺史以闻,诏封王氏女为崇义夫人。小子有诗咏道:

> 悍盗翻为弱女诛,诰封应降大唐都。
> 看她仗剑刺喉日,巾帼居然过丈夫。

薛举已平,忽报宇文化及弑秦王浩,自称许帝。朱粲也自称楚帝,取唐邓州,杀死刺史吕子臧,及抚慰使马元规。窦建德复改国号夏,纪元五凤,免不得又有一番征讨事情,容至下回依次叙明。

本回叙李密及薛举父子事,前后划清,两不相混,看似寻常叙述,而详略处颇费苦心。且隋唐之交,群雄并起,几不胜举,非经犀利之笔,依次表明,则梳栉不清,易眩人目。尤难在事不同时,兴亡夹出,总叙则失之混淆,分叙则失之间断,此岂率尔操觚,所得成章乎。若论夫李密之败,咎在骄盈,薛仁杲之亡,未始非骄盈所致。古人有言:"骄必败。"密以才智称,尚蹈此失,遑论仁杲耶?故必忍其乃有济,使骄即不足观,谓予不信,盍观是编!

第　六　回
盛彦师设伏毙叛徒　窦建德兴兵诛逆贼

却说宇文化及，及朱粲、窦建德等，僭号称尊，气焰日盛。唐高祖欲依次往讨，忽有一青年妇人，浑身缟素，踉跄趋入，号啕大哭。高祖见了此妇，也不禁老泪潸潸。下笔奇突。看官道此妇是谁？原来是高祖第五女桂阳公主。自高祖受禅后，所有各女，无论嫡出庶出，俱封以公主名号。柴绍妻系是嫡出，特封平阳公主。此女佐父有功，且窦后所生，只此一女，故本文叙桂阳公主处，又附笔带入。此外庶出各女，惟桂阳公主聪颖工诗，亦为高祖所爱，下嫁华州刺史赵慈景。慈景美丰净，且有膂力，高祖因河东未下，刺史韦义节屡战不利，乃命他为行军总管，与工部尚书独孤怀恩，再率兵往攻。怀恩兵至蒲坂，不设壁垒，骤为隋将尧君素所袭，仓猝败走。独赵慈景挺刃力战，陷入敌阵，卒因力尽援绝，为君素所擒，枭首城外。警耗传达长安，高祖方遣使持诏，诘责怀恩。那桂阳公主，已自闻知，遂易装入见高祖，泣请添兵派将，往报大仇。高祖情关儿女，未免怆怀，不得已劝谕再三，令返家守丧。一面命秦王世民为陕东大行台，所有蒲州及河北兵马，并受节制。世民促独孤怀恩进兵围蒲州，君素百计备御，终不能下。高祖屡遣降将招谕，且允赐铁券，准令免死。君素始终不从。再令君素妻至城下，呼君素道："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道："天下名义，岂是妇女所能知晓？"两语说出，接连是"飕"的一声，那妻已被射倒，急由唐兵救回，已是半死半活了。世民闻君素不降，再调兵助攻。君素以死自誓，每语及国家，无不唏嘘泣下。尝语将士道："我为国家大义，不得不死。若天已绝隋，别有他属，我当自行断首，付与君等，持取富贵。今城池尚固，仓储甚丰，胜败尚未可知，诸君幸勿怀异呢！"将士等一律感激，且他平日驭下，严而有恩，因此遵嘱静守。既而仓粟告罄，人自相食，君素部下薛宗，竟刺杀君素，持首出降。隋室忠臣，只有君素一人。怀恩正欲进城，不料城门复闭，他将王行本，复约束兵民，乘城拒守。怀恩不能入，只得把君素首级，函解京师，再行攻扑。偏行本骁悍得很，竟招募死士，出捣怀恩。怀恩不及防备，竟被击退。城内粮道复通，守备益固。这消息报入唐廷，当然下诏切责。怀恩为独孤太后从子，自恃懿戚，负气不下。因遂怀怨望，反与王行本连和，谋附刘武周，及武周为世民所败，始悉怀恩奸状，绐令入觐，缚置诸法。另遣将军秦武通攻蒲州，一鼓即下。行本出降，亦枭首以徇。这事已在武德三年，小子因事迹相连，所以一气叙下。惟桂阳公主寂寂寡欢，时增怅触，高祖恐她忧郁成疾，索性劝她再醮，更嫁杨师道，竟得寿终，李唐家法，可见一斑。这且搁下不提。

且说李密出降后，因未得台司，心甚不乐。高祖格外羁縻，常呼他为弟，并把舅女独孤氏，给作妻室。无如狼子野心，不论什么恩礼，总难满他欲壑。王伯当任左武卫将军，亦未如愿，因此两人时设秘谋，常有叛志。适遇大朝会，密列职光禄，应该进食。他却甚以为辱，退语伯当。伯当遂劝密他去，密乃向高祖献策道："臣虚蒙恩宠，毫无报效，回忆山东人士，皆臣旧部，臣愿自往收抚，去讨东都。仰托陛下洪威，取世充当如拾芥呢。"高祖便道："朕闻东都将士，多叛世充，本欲弟乘隙往讨，弟却自愿效力，还有何言！"密复请与旧部王伯当、贾闰甫同行，高祖悉从所请，且引密同升御榻，酹酒与誓。密再拜受命，即偕王贾二人启行。群臣多进谏道："李密狡猾好叛，今遣使东往，譬如投鱼赴水，纵虎归山，必一去不返了。"高祖笑道："帝王自有天命，非小子

所能取，就使叛去，也不足畏。今且令他二贼交斗，我得坐收彼弊，亦未始非目前良策。”此语亦不免自夸。群臣乃默然俱退。密等既出关，长史张宝德独上封章，言密必叛。高祖意乃中变，谕密单骑还阙，与商大计。密得谕，语闫甫道：“既遣我去，复召我还，想必朝中有人播弄。我若诣阙，恐无生理，不若袭破桃林，劫取兵粮，渡河而东，直达黎阳，然后可图大事。君意以为何如？”闫甫道：“主上待公甚厚，不宜背德，况国家姓名，适应图谶，天下终当一统。公既已委贽称臣，复生异图，就使得破桃林，急切亦无从集兵，一称叛逆，何人相容？今为公计，不若且应朝命，示无贰心。主上见公恭顺，必更遣往山东，此后再作计较便了。”金玉良言。密忿然道：“唐令我与绛灌同列，我如何受命？且彼姓李，我亦姓李，彼若应谶，我亦应谶，彼得关中，我得山东，天与不取，后且受殃。君系我故友，奈何不与我同意？”闫甫又泣谏道：“公姓虽云应谶，但近观天时人事，相去甚远。自翟让被杀后，人人都说公弃恩忘本，今日何人再肯助公？大福不再，请公三思！”实是苦口。密听到此处，不由的怒气上冲，竟拔出腰刀，欲杀闫甫。亏得伯当上前劝阻，才觉罢手。伯当亦婉谏道：“贾君所言，未始无见，请公审慎为是！”密瞋目道：“你亦来说此语么？”伯当道：“义士为友尽忠，不以存亡易志。公必不见从，伯当愿与公同死，但恐徒死无益呢？”伯当既知无益，何不自去？密竟杀朝廷使人，撕毁来诏。闫甫恐随行惹祸，竟奔熊州。

密也无暇追回，竟至桃林县署，语县吏道：“奉诏暂还京师，随来家属，请暂寄县舍。”县令自然允诺。迟至日暮，密挈妇女数十名，径入县舍。县令复出迎密，不意那当先健妇，竟拔出利刃，砉然一刀，将县令头颅劈碎，倒毙地上。更可怪的，是妇女卸除裙饰，个个变成了赳赳武夫。当下焚库劫仓，掠取粮械，并驱掠徒众，直趋南山，乘险东行，遣人驰赴襄城，通告刺史张善相。善相系密旧将，因令发兵来迎，外面却扬言赴洛。右翊卫将军史万宝，适镇熊州，由贾闫甫报知变端，遂语行军总管盛彦师道：“密系骁贼，又有王伯当相助，必为大患。”彦师笑道：“但用兵数千人，即可枭二贼首级。”万宝道：“计将安出？”彦师道：“兵法尚诈，此时不便与公明言，俟彦师杀贼回来，再与公说明未迟。”胸有智珠。言已，即率兵五千人，逾熊耳山，南据要道，高处伏弓弩手，低处伏刀斧手，且下令道：“俟贼半度，同时并发。”有偏将问彦师道：“密欲向洛，公乃入山，是何用意？”彦师道：“密素狡诈，向洛乃是伪言，他实欲去走襄城，依张善相，我料他必经此道。若纵令入谷，山路崎岖，但教一人断后，我便不能为力，今我先得入谷，贼必为我擒了。”好诈者卒以诈败。于是静伏以待。果然密与伯当等，逾山而南，彦师早已瞧着，待他半度，麾伏出击。密部下不过千人，更因首尾两分，不能相救。上面箭似飞蝗，下面刀似削草，恁他如何刁狡，逃不出这张罗网。才经数刻，即将密众杀尽。密与伯当，同时授首。彦师奏凯而回，即将两人首级，函送长安。总计密自起兵至此，六年乃灭。彦师得授爵葛国公，拜武卫将军，仍镇熊州。

时徐世勣尚据黎阳，未有所属，高祖曾遣降臣魏征，征本随李密入关，故云降臣。招世勣降。世勣仍将征版籍献密，令他自呈。及密既受戮，高祖复传首相示，世勣北面号恸，表请收葬。有诏许归密尸。世勣举军缟素，葬密于黎阳山南。高祖因他不负故主，称为纯臣，特授黎州总管，封莱国公，赐姓李氏。他本籍隶曹州，以字成名，后人呼他为徐懋功，便是他的表字。俗小说中过誉懋功，说他算无遗策，实则未足取信。故本文倒戟而出，特别点明。高祖既除去李密，乃拟出师东征。忽由幽州递到降表，乃是罗艺举州来降。当下阅罢表文，立即颁诏，授为幽州总管。艺将薛万彻、万均，各授官爵。还有黄门侍郎温大雅弟大临，曾在艺处为司马，亦召入长安，命为中书侍郎。看官道罗艺是何等人物？艺本襄阳人，曾仕隋为虎贲郎，随征辽东，留屯涿郡，剿盗屡有功。但素性好刚，为诸将所忌。艺因激动众愤，捕杀郡丞，库储赐战士，仓粟给穷人，境内大悦。柳城怀远诸城，次第归附，遂自称幽州总管，雄长一隅。及宇文化及至山东，遣使招艺，艺慨然道：“我本隋臣，如何降贼？”因即将来使斩首，为炀帝发丧三日。既而窦建德、高天道等，亦遣人招艺，艺谓属将道：“建

德等皆剧贼，不足与共功名，惟唐公起义关中，民望所归，王业必成，我不如归附唐公罢？"温大临极力赞成，艺便命大临草表，赍送长安。至接受诏敕后，突闻窦建德率众十万，自冀州来寇幽州。艺欲出城逆战，薛万均献议道："敌众我寡，出战必败，不若使羸兵背城，阻水列阵。一面由万均带领健骑，埋伏城旁，待他渡水来攻，将值半济，出兵掩击，定可得胜。"艺依计而行。建德果引兵渡水，甫至中流，伏兵猝发。万均持槊跃马，领着健骑数百人，截击建德。建德知是中计，急忙退还，已是伤亡无数。再分兵旁掠近邑，又被艺遣将击退，建德乃返乐寿城。乐寿系建德根据地，号为金城宫，他本漳南农人，投入军伍，以骁勇得充队长，后因庇匿罪犯，为郡县所侧目。适张金称聚众河曲，高士达聚众清河，四处剽掠，独不入建德里门。郡县益疑建德通盗，捕戮建德家人。建德独奔赴士达，士达奇建德才，委以兵权。隋涿郡太守张绚，出师往讨，被建德用计击毙，威名益著。会隋太仆杨义臣讨平张金称，乘胜击高士达，建德劝士达暂避兵锋，士达不从，一战毕命。建德独率百骑亡去，俟义臣退军，复还为士达发丧，招集旧部，势复大振，自称长乐王，据乐寿为都城，备置百官。寻有大鸟五头，集建德宫。群鸟数万相从，经日始去，建德以为祥瑞，改元五凤。又得玄圭一方，目为天赐。竟以夏禹自拟，复改国号为夏。嗣是破隋将军薛世雄，杀伪魏帝魏身儿，略取冀易定等州，有胜兵十余万人。惟与罗艺对仗，竟至败还。随笔叙出建德履历，好为后文开局。

建德懊怅异常，再欲简选精兵，往攻幽州。可巧宇文化及到了魏县，檄招建德，建德召群下会议，且与语道："我本隋民，隋系我君，今宇文化及，敢行弑逆，就是我的大仇。我欲为天下诛逆，可好么？"此语却是有理。纳言宋正本答道："大王奋布衣，起漳南，所有隋室列城，陆续趋附，大都是慕义前来。化及本隋室姻戚，乃敢弑君篡国，真是仇不共天。大王应即日发兵，声罪致讨，方不愧为义师呢？"建德大喜，亲自督兵，往攻化及。是时唐淮南王李神通，也奉高祖诏命，进击魏县。化及不能抵御，东走聊城，魏县为神通所拔，且追逼化及，化及自知势孤，就将隋宫中所劫的珍宝，贻送海曲贼帅王薄，乞他援助。王薄贪了贿赂，遂带领徒众，来到聊城，与化及合力拒守，支撑了好多日。突闻窦建德亦督兵来攻，城中很是恐慌，更因粮食将尽，多有怨言。化及不得已投书唐营，情愿出降。神通怒骂道："弑君逆贼，尚想屈膝求生么？"安抚副使崔世干入谏道："他愿降，不妨允许。"神通复叱道："我军暴露已久，无非为诛逆起见，现逆贼已食尽计穷。旦夕可克，我当入城诛逆，藉示国威，且好取他玉帛，赏给战士。若今日受降，试问师出何名？且将何物作赏哩？"神通未免太愚，岂降贼不应再诛，贼物不应再取耶？世干又道："今建德方至，化及未平，内外受敌，我军必败。目前功已垂成，不战可下，奈何贪他玉帛，拒降不受呢？"神通大怒，竟将世干囚住军中。既而宇文士及从济北运粮入城，化及军又得食，遂复拒战。贝州刺史赵君德，在神通麾下，奋勇登城。神通反鸣金收军。君德孤掌难鸣，只好退下，回诘神通何故收军？神通道："建德兵已将到，不便攻城。"君德向东遥望，尚未见有兵卒到来，料知神通忌功，只好付诸一叹。过了一宵，才闻钲鼓喧天，窦建德督众驰至，神通见他势盛，便引军退去。名曰神通，实是不通。

化及因唐军已退，单敌建德，便放胆出兵，与建德交战。不到数合，被建德杀得七零八落，纷纷败回。化及先策马入城，败军一拥而入，复闭门拒守。建德纵兵围攻，由王薄等登陴防御，相持至晚，幸还没有疏虞。是夕，攻城益急，王薄自恐有失，忙遣人往请化及，同来捍守。至去使返报，化及已安寝了。想是自知必死，乐得与隋室后妃尽欢一宵。王薄愤愤道："今夕何夕，还好安寝？想这等酒色狂徒，总难成事，我还顾他做什么？"言已，即令部下大开城门，迎纳夏军。建德麾兵入城，搜捕化及，化及正与萧后酣睡，独斥萧后，笔法严刻。猛闻外面喊杀连天，方才披衣起床，走出寝门，向外乱闯。刚值建德兵到，一把抓住，捆缚起来。还有宇文智及杨士览、武元达、许弘仁、孟景等，或策马狂奔，或持兵死斗，结果是路穷力绝，均为所擒。建德既扫尽化及余众，即请萧后出见。萧后无可躲避，没奈何靦颜出来。建德对着

萧后，却恭恭敬敬的行了臣礼，对着淫妇，行什么臣礼？建德见理不明，故终无结果。复立炀帝神位。素服发哀，然后把宇文智及杨士览、武远达、许弘仁、孟景五人，推到神主前，枭斩致祭。惟化及尚囚住槛车，并二子承基承趾，统行拘着。一面收集传国御玺，及卤簿仪仗，并萧后以下等人，下令回国。既至乐寿，方将化及父子，一律磔死。

建德性不渔色，妻曹氏不衣纨绮，婢妾只十余人，得隋宫人数千，悉数遣归，惟萧后无从安顿，独从宫中辟一别室，令她安居。萧后华色未衰，不愿寂处，怎奈建德性格，迥异化及，徒对着春花秋月，闷坐怆怀。凑巧隋义成公主，自突厥来迎萧后。建德问萧后愿否出塞，萧后满口应承，乃遣人送萧后前行。还有炀帝幼孙政道，系齐王暕遗腹子。未曾遭难，向来随着萧后，也令他一同前去。到了突厥，由义成公主接着，当然欢迎。突厥主处罗可汗，系始毕可汗弟，承袭兄位，颇也礼待萧后，且立政道为隋主，令居定襄，萧后方耐心住下。可与处罗作连床梦否？

看官！你道隋朝的义成公主，如何出居突厥？我亦要问。说来又是话长，由小子约略叙明：突厥本匈奴别种，向居漠北，后魏末年，部酋土门，自称伊利可汗，号妻室为可敦，拥众数万，势日强盛。传子俟斤，号木杆可汗。复并吞邻国，威行塞外。北齐北周，分后魏地，互相攻击，各与突厥连姻，倚为外援。及隋文帝篡周自立，俟斤侄沙钵略可汗，欲为周复仇，屡次寇隋，反为隋军所败。隋又行反间计，令俟斤子阿波可汗，与沙钵略相攻，夺沙钵略地，自立为国，称西突厥。沙钵略大恐，乃向隋乞和，岁修朝贡。沙钵略死，传弟莫何可汗，莫何又传沙钵略子都蓝可汗，嗣因莫何子染干，向隋求婚，文帝以宗女安义公主，嫁与为妻，礼赐特厚。都蓝因猜忌染干，举兵袭击。染干败走归隋，隋封为启民可汗，赐居夏胜二州间。安义公主病殁，复将宗女义成公主，给为继室，启民感激非常。寻闻突厥内乱，都蓝被杀，启民乃北归，得主突厥，事隋益恭。启民死，子始毕可汗立。胡俗，子可妻母，复以义成公主为可敦。始毕甚强，隋末群盗，多半臣附，就是唐高祖亦向他称臣。始毕死后，传弟处罗可汗，义成公主复与他配做夫妻。总算随缘。因闻隋室已亡，萧后等寄寓夏国，乃遣使来迎，这也算是钟情骨肉，不忘母家呢。补叙处万不可少。

惟窦建德既遣送萧后，复奉表东都，报明诛逆情形，隋主侗封建德为夏主，建德北面拜受，不意过了两三月，那隋主侗竟被鸩身亡，小子叙述至此，不禁感喟起来，因随记一绝句道：

纷纷乱贼走中原，谁顾三纲及五常？
追溯祸源非旦夕，祖宗造孽子孙当。

欲知隋主侗被鸩缘由，容至下回再叙。

叙事文中，亦有借宾定主法。看本回叙事文，可分四截。前半回先述尧君素事，次述李密事。君素，隋之忠臣也。有君素之忠，以衬李密之诈，君素死且不朽，李密死且贻讥，故君素足为文中之宾，而李密可为文中之主。后半回因罗艺事，折入窦建德事，盖罗艺事少，而建德事多，就时事之相因，连类叙及，是艺为宾而建德为主。宗旨与前半回不同，而文法则同。标目曰击毙叛徒，又曰捕诛逆贼，特举其大者言之。密既投唐。又欲作乱，是明明叛徒也。化及弑君，人人得诛，建德虽一巨盗，亦以诛逆之名畀之，作此书者固寓有史法乎？

第 七 回
啖人肉烹食段钦使　讨乱酋击走刘武周

却说隋主侗称帝东都，本是一个现成傀儡，毫无权力，王世充专掌朝政，起初尚佯作谦恭，后来擅杀元文都，及战胜李密，侈然自大，渐露逆谋，到了皇泰隋主侗年号，已见上文。二年三月，竟自称郑王，加九锡。越月，竟将隋主幽禁殿中，自备法驾入宫，居然称帝，改元开明。废隋主为潞国公，立子玄应为太子，玄恕为汉王，余如兄弟宗族等十九人皆为王。世充图逆时，尝使人献印剑，又捏称河清，且罗取杂鸟，书帛系颈，自言符命，纵鸟令去，为野人捕献，各给厚赏。僚属多知他虚诞，啧有烦言。程咬金已改名知节，自李密败后，与秦叔宝同降世充，至是语叔宝道："王公器量浅狭，好作妄语。此种行为，仿佛似老巫妪，难道好作拨乱主么？我等须亟图变计。"颇有识见。叔宝亦以为然，可巧唐骠骑将军张孝珉等，来攻世充，世充率知节叔宝等，赴九曲城，迎战唐兵。尚未交锋，知节叔宝竟率数十骑西驰百步，复下马遥拜世充道："蒙公厚待，极思报效。只因公猜忌信谗，仆等不便托足，留恐有祸，因此告辞。"态度雍容，不同凡众。世充望见，即饬人追还，哪知两人早已上马，扬鞭驰去，竟入唐营。害得世充瞠目结舌，转恐部将效尤，不若返登大位，颁给赏爵，或可维系军心。乃收兵不战，竟返东都，逼隋主侗下禅位诏。隋主不肯，因把隋主软禁，外面仍托名受禅，也有三表陈让，及敕书敦劝等情，其实统是他一手做成，隋主毫不与闻。

裴仁基及子行俨，本李密部将，因为世充所擒，投降东都。仁基为尚书，行俨为大将军，颇有威名。世充未免怀忌，二人亦心不自安，密与左丞宇文儒童等，谋杀世充，复立隋主。偏有人报知世充，立将二人杀毙，并夷三族。复想出了斩草除根的法儿，竟遣兄子仁则，及家奴梁百年，携了毒酒，去鸩隋主。隋主侗幽禁含凉殿，不能自由行动，惟每日祷佛祈福。呆鸟。及为仁则等所逼，复布席礼佛道："自今以后，愿不复再生帝王家。"也属可怜。乃硬着头皮，饮了鸩酒，一时尚未绝命，被仁则用帛勒死。最可怪的是铜山西崩，洛钟东应，潞国公侗被郑所弑，酅国公侑病殁唐都，两边都追谥恭帝，不谋而合，岂非奇闻？了代王侑，暗寓刺唐之意。

唐高祖因群雄未靖，剿抚兼施，忽淮安土豪杨士林，聚众万人，袭击伪楚，自称楚帝的朱粲，残虐不仁，大失众望。骤闻外兵攻入，部下多半骇散。粲引亲卒赴淮源，与士林战不多时，又复大溃，慌得粲连忙返奔，直至菊潭。手下已不过百骑，眼见得不能为帝，只好遣人入关，向唐乞降。唐命粲为显州道行台，加封楚王，并遣散骑常侍段确，持节尉问。确至菊潭，与粲相见，粲置酒款待，颇极殷勤。这位段钦使素来嗜酒，对着这种杯中物，好似蚂蚁遇膻，一杯未了，又是一杯。接连喝了数十杯，不觉喜极欲狂，随口乱语，当下笑对朱粲道："闻足下喜吃人肉，究竟人肉有甚滋味？"粲听了此语，明知他有意嘲笑，也忍不住愤怒起来。原来粲前时剽掠淮汉，专掳妇女婴孩，或烹或蒸，作为食品，常语徒众道："世间美味，无过人肉，但使他国有人，何忧饥馁。"想是老虎变的。因此每破州县，不惜仓粟，往往焚去，至是闻段确相诘，遂勃然道："人肉最美，吃醉人肉，越加适口，好似吃糟猪呢。"确怒骂道："狂贼狂贼！你今日归朝，不过一个唐家奴，你还想吃醉人肉么？"粲此时亦含有酒意，便瞋目道："吃你何妨！"说至此，即指麾左右，就座上拿确。确随员只有数人，哪里招架得住？都被他陆续捆住，一刀一个，尽行杀死，吩咐军士洗刷烹调，供

大家饱餐一顿。乘着果腹时候，索性将菊潭人民，屠戮垂尽，径往东都投降王世充。世充令署龙骧大将军。

唐高祖闻段确被烹，顿时大愤，亟欲发兵讨粲，旋接外廷军报，粲已奔投王世充去了。高祖乃召群臣商议，群臣以世充方强，非旦夕可能剿灭，应先储粮积粟，秣马厉兵，俟军实已足，然后出师，可期必胜。于是制定租庸调法，法以人丁为本，田有租，身有庸，户有调，酌量定额，支配悉均。又编置十二军，分屯关内诸府，皆取天星为名。每军将副各一人，无事督耕，有事出战。渐渐的兵精粮足，所向无前。兴邦之本，故特表明。是时宇文士及，尚在济北，伊妹曾入唐为昭仪，颇得高祖欢心，高祖又素善士及，遂召为上仪同。还有故隋臣封德彝，与士及同时入朝，高祖因他谄诈不忠，罢遣就舍。德彝揣摩迎合，挟策干进，也得入拜内史舍人，寻且迁官侍郎。独民部尚书刘文静，初因佐命有功，甚邀主眷，至泾州一役，违令致败，坐罪夺职。见第五回。后来陇西告平，仍复爵邑，列职尚书。文静自恃材能，意尚未足，且因裴寂任右仆射，位在己上，功出己下，更觉愤愤不平。平时与寂论事，屡有龃龉，遂生嫌隙。会家中屡见怪物，文静弟文起，如巫禳灾，披发衔刀，诵咒镇符。有文静妾失宠衔怨，竟令兄上书告变，诬文静兄弟为巫蛊事。高祖遂令裴寂问状，冤家碰着对头，当然锻炼成狱，定了死刑。秦王世民固请道："前在晋阳，文静曾首建大计，乃告寂知。及入关以后，恩宠悬殊。文静怨望，不可谓无，谋反事断不致有，宜赐恩赦罪，矜全首功。"高祖尚是踌躇，偏裴寂又入奏道："文静才略过人，性实阴险，今天下未定，若留此人，必为后患。"睚眦之怨，一至于此。高祖点首称善，即令拿下文静兄弟，推出斩首。文静临刑长叹道："高鸟尽，良弓藏。此语果不谬呢！"何不早学范大夫？用佞戮功，类志之，以见高祖之谬。文静既死，裴寂益得上宠。忽由晋阳递到急报，乃是刘武周屡攻并州，乞即济师。高祖乃命寂为晋阳道行军总管，助太原都督齐王元吉，拒守并州。寂奉命出都，适有一队人马，押着一个草头王，入都献俘。城闽内外，一出一入，正是戈铤蔽日，旗纛摩空，说不尽威武气象。看官道囚解进京的俘虏，究是何方草寇？小子于第一回中，叙及四方枭雄，曾有李轨起河西一语。轨系凉州豪民，喜赒人急，为乡里所悦服，寻为武威司马。自薛举据有金城，轨亦欲乘势称雄，遂结豪民及诸胡，攻克内苑城，自称凉王，薛举遣将击轨，反为轨兵所败，轨因连拔张掖、敦煌、西平、枹罕诸郡，尽有河西地。唐欲西讨薛举，曾遣使赍给玺书，称为从弟，令他助征陇右。轨颇自喜，遣弟懋入朝，懋得受命为大将军，与唐使张俟德还河西，册轨为凉王，兼凉州总管。哪知轨已僭号称帝，改元安乐，及俟德到来，居然南面召见。俟德面折廷争，乃稍加礼貌，且私与群下会议道："李氏已有天下，历数所归，我不如削去帝号，东向受封为是。"轨若抱定此旨，也不至悬首藁街。尚书右仆射曹珍道："大凉奄有河右，已为帝国，奈何再受人册封？必欲以小事大，请援萧詧事魏故例，对梁称帝，对魏称臣。"轨点首道："此策甚善。"因作表谢唐，遣左丞邓晓，偕张俟德入朝奉表，高祖展览表文，首二句是："皇从弟大凉皇帝臣轨，奉表兄大唐皇帝陛下。"不由的气愤道："轨称朕为兄，明明是不守臣礼呢！"当下拘晓入狱，贻书吐谷浑，吐读如突，谷读如欲。令起兵击轨。吐谷浑为鲜卑支族，建牙西域，随时叛服靡常，炀帝常遣将出征，部酋伏允，败奔党项，有子顺曾入质隋朝，留居长安，隋末大乱，伏允收还故地，唐高祖与他连和，遣归质子，伏允甚喜，愿奉朝贡。至得高祖书，即发兵进逼河西，轨不得不出兵防御，国内未免空虚。轨有属将安修仁，受轨命为户部尚书，与吏部尚书梁硕有隙，轨子仲琰，亦因硕傲不为礼，与修仁朋比谮硕，轨竟将硕鸩死。硕尝助轨有功，自被鸩死后，群下多怀疑惧，阴生贰心。修仁兄安兴贵，却在唐为官，尝与修仁通书，得知河西虚实，于是上书唐廷，愿诣凉州招轨。高祖召问兴贵道："轨据有河西，僭称皇帝。岂汝口舌所能下？"兴贵道："臣家居凉州，颇有宿望，有民夷所附，弟修仁现在轨下，得轨信任，轨若听臣，不必说了，否则臣伺隙以图，亦无不济。"高祖乃遣令西行，不数日已到凉州，由修仁替他先容，得进任左右卫大将军。修仁因说轨道："凉

州偏僻，财力凋敝，虽有胜兵十万，无险可扼，终难成事。且西北与戎狄为邻，非我族类，必为我患。今唐室席据京师，略定中原，战必胜，攻必取，混一区宇，便在目前。若举河西地归唐，唐必世予封爵，就是汉朝窦融，也未足比拟了。”轨迟疑半晌，方奋然道：“唐为东帝，我岂不得为西帝？汝今从东来，莫非为唐做说客么？”兴贵忙谢道：“古人有言，‘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今同宗均蒙委任，何敢生异？不过愚见所及，略表区区，苛行与否，仍候钧裁！”轨乃无言。兴贵退出，即与修仁暗结诸胡，里应外合，踏破大凉城。轨战败被擒，由兴贵兄弟，囚轨入都。高祖责他倔强，命斩西市，授兴贵兄弟为左右武侯大将军，各赐田宅及金帛，河西遂平，总计李轨兴亡，只隔三年。邓晓释出狱中，入朝谢恩，舞蹈称庆。高祖正色道：“汝非凉国使臣么？国亡不戚，主死不悲，乃反欲取悦朕心，奸佞可知！汝事轨不忠，尚肯尽心事朕么？”言毕，将晓斥退，可见马屁亦不易拍。晓赧颜自去。

高祖已无西顾忧，乐得锐图东略，偏沈法兴僭号毗陵，自称梁王，李子通僭号江都，自称吴帝，真个是一波才平，一波又起。刘武周又猖獗得很，屡寇并州，齐王元吉，力不能拒，添了一个行军总管裴寂，总道他老成练达，决胜无疑，谁知他一败涂地，反把那晋州以北的城镇，尽行失去。那齐王元吉，闻败惊心，夜携妻妾奔还长安，好好一座太原城，平白地让与刘武周，险些儿将河东一带，拱手畀人，这岂非出人意外么？看官欲知唐军败状，且先说明刘武周来历。折入刘武周，也不肯使一直笔。武周祖籍瀛州，随父匡徙居马邑，少善骑射，喜交豪杰，兄山伯常詈辱道：“汝择交不慎，必复吾宗。”武周竟赴洛阳，投入隋太仆杨义臣帐下，后随炀帝征辽，得补校尉。未几返至马邑，太守王仁恭爱他骁勇，令统帐下亲卒，随侍左右，日久相狎，与仁恭侍儿有染情好日深，他巩事发被诛，索性先下手为强，密结里中恶少年人杀仁恭，持首出徇郡中，无人敢动。奸淫好杀，怎得有好结果。当下开仓赈穷，收得徒众万余人，自称太守。雁门丞陈孝意，虎贲郎将王智辩，合兵往攻，被他击败，乘胜入汾阳宫，掠得宫人，献与突厥。突厥报以良马，并赠狼头纛一面，立他为定扬可汗，他遂僭称皇帝，改元天兴。适易州贼帅宋金刚，有众万余，与魏刀儿连结。刀儿为窦建德所灭，金刚往援，也为所败，乃率残众投奔武周，武周大喜，封为宋王，委以兵事。金刚亦喜得知遇，愿效驰驱。武周有妹及笄，尚未适人，此时正在择婿，金刚独出去故妻，做了自荐的毛遂，武周方有意笼络，允把妹子嫁给了他。盗贼心肠，不谋而合。他遂劝武周进图晋阳，南向争天下。武周命为西南道大行台，统兵三万入寇，破榆次，拔介州，进攻并州及太原。唐左武卫大将军姜宝谊，及行军总管李仲文，出师往剿，具为所掳。宝谊被杀，仲文逃归。齐王元吉一再告急，高祖乃遣裴寂往征，寂引军至介休，驻营度索原，汲饮涧水。金刚遏住上流，寂军无水可饮，移营他就。仓猝间为敌所乘，竟至全营溃乱，散亡略尽。寂一日一夜，奔回晋州。元吉大惧，召司马刘德威入议，德威也无法可施，勉强说了一个“守”字。元吉佯嘱德威道：“汝率老幼守城，我领强兵出战。”德威唯唯而出。谁意元吉托词出兵，夜间挈着妻妾，一溜烟的逃归长安。补叙已完，下段是承接文字。于是宋金刚攻入晋州，刘武周攻入并州及太原。总管裴寂，日日退兵，寇锋直逼绛州，陷入龙门，未几又陷入浍州。浍州附近，为虞泰二州，当然吃紧。寂并不往防，但络绎发使，促州吏收民入城，焚民积聚。民惊扰愁怨，群思为乱。夏县民吕崇茂，乘势聚众，起应武周，自称魏王，四出劫掠。寂连得警报，只好往剿崇茂，偏部下都不耐战，一经对垒，便有退志。崇茂鼓众杀来，眼见得寂军倒退，纷纷溃散，寂也飞马逃回，没奈何拜本乞援。高祖令永安王李孝基，与陕州总管于筠，内史侍郎唐俭等，助剿崇茂，一面发出手敕，饬关中守将，严行堵御，所有河东一带，暂行弃置。

这敕一下，恼动了秦王世民，即奋然上表道：“太原为王业所基，乃是国家根本，河东殷实，京邑全仗资助，若因兵势稍挫，遽尔轻弃，恐河东不保，必及关西。愿假臣精兵三万，出讨武周，定能殄平居贼，克复汾晋，唐史又赖此人。高祖乃尽发关中将士，归世民节制，令击武周。世

民即于武德二年十一月，引兵至龙门，巧值河冰方坚，扬鞭急渡，到了柏壁，前面驻有敌营，敌帅就是宋金刚，世民择险驻军，坚壁不战，惟传檄各郡，令他接济军需，各郡吏正相观望，骤闻世民为帅，争来趋附，陆续输运粮食，解到军前。是谓声望服人。世民休兵秣马，但命偏裨抄掠敌营，敌出即退，敌退复进，惹得金刚性起，率众来攻。世民仍按兵不动，只用硬弓强矢，接连射去，一骁将应弦而倒，金刚乃退，世民照旧办事。蓦接夏县败报，永安王孝基等，全军覆没，连孝基以下，均被掳去，不由的大愤道："贼势有这般厉害吗？待我自去督剿罢！"言未已，有二将军入帐道："此处不便移军，但由末将等前去，即可破敌。"世民视之，乃是兵部尚书殷开山及行军总管秦叔宝，便大喜道："二将军既愿同往，胜似我行。惟贼已得胜，必然还军，最好是中途邀击，攻他无备，定可得胜。"二将领命前行，途次探得消息，系是武周部将尉迟恭字敬德。寻相，往助崇茂，夹攻唐军，因致败没。现已掳得李孝基等，还相浍州，将至美良川了。叙明孝基被掳情由。当下兼程前进，驰至美良川，正值尉迟恭等率军半渡，两将麾军急击，任你尉迟恭如何骁勇，已是不能成军，唐兵东劈西斫，前刺后戳，斩得敌首二千余级，方才收军。惟尉迟恭等遁去，孝基等亦不能夺回。两将恐穷追有失，驰还大营。世民录两将功，仍然不战。诸将屡请出捣敌营，世民道："金刚悬军深入，兵精将猛，利在速战，我闭目养锐，静挫寇锋，待他粮尽，自当遁走，那时自可追击哩"。自是两军相持，竟至逾年。已是武德三年。

刘武周寇潞州，被唐将王行敏击退，转寇浩州，又被唐将李仲文、张纶等击走，接连丧师失律，军威大挫。宋金刚锐气亦衰，粮运不继，只好回军北走。世民督兵追逐，一昼夜行二百余里，至高壁岭，只有少许敌军，不值唐兵一扫。将士请驻军待粮，世民不从，忍饥疾驰，一直至雀鼠谷，始追及敌军。金刚且战且行，交锋至八次，俱被世民杀败，俘斩达数万人，金刚落荒遁去。世民已三日不解甲，二日不进食，军中止有一羊，乃命烹食，分给将士，稍稍疗饥，复引兵趋介休。金刚已入介休城，尚有余众二万，开门出战，背城列阵。世民令前军应敌，自率后军绕出敌后，夹击金刚。金刚大败，轻骑复遁。世民追击数十里，斩首三千级。尉迟恭寻相等，尚守介休，世民遣使招谕，两人遂降。尉迟恭部下计八千人，世民令参入各营，且命恭为右府统军。屈突通虑恭为变，屡谏世民。世民道："我方喜行良将，请君勿言！"旋由陕州总管于筠，自敌营逃归，报称刘武周在并州，现已势穷，有北遁意。世民即驱军薄并州。到了城下，城门已是大开，刘武周早出城遁去了。世民平河东，与陇西相似，而笔下无复语，亦见苦心。小子有诗赞世民道：

披襟独具大王风，谋定应成百战功。

薛氏已亡刘亦灭，威名从此振西东。

毕竟刘武周遁往何处？容至下回表明。

朱粲也，李轨也，刘武周也，皆据有一隅，悍然称尊。粲势最弱，性最不仁，禽兽犹不食其类，粲乃以人食人，何其残忍乃尔？段确奉命慰谕，竟为所烹，虽确亦有自取之咎，而粲之恶益著矣。李轨喜赒人急，乃为乡里所推，乘乱称雄，较诸朱粲，毋乃霄壤。然小加大，疏间亲，塞明蔽聪，不亡何待？武周逆乱背德，虐不若粲，而不义亦甚，所恃者一宋金刚，而金刚甘负糟糠，忍心害理，犹之一武周也。惟连陷汾晋，厥锋甚锐，元吉遁，裴寂逃，孝基等且被擒，微秦王世民，其何自克复乎？本回依次叙述，俱有声采，其间插入立法用人一段，亦关紧要，不得视为闲笔。妙在随势曲折，穿插无痕，于另笔提入处，这有勾心斗角之工。首段承接前回，因越王侗事，遂连及代王侑，按诸唐史岁月，毫不紊乱，非熟读史事，及笔性聪明，乌能有此巧构也？

第 八 回
河朔修和还旧俘　郑兵战败保孤城

却说武周闻金刚败还，料唐军必攻并州，即开城遁往突厥。世民入并州城，不戮一人，再进军攻晋阳，守将杨伏念举城迎降。侍郎唐俭，前与永安王孝基，同被擒禁，俭至此得释，惟孝基已为武周所杀。孝基为世民从叔，尸骸暴露，由世民收尸殓葬，一面分兵收服余郡，于是武周所得州县，悉数归唐。宋金刚收集残众，意欲回兵再战，奈部众闻一战字，统是胆战心惊，又复散去。金刚也只得北走突厥，已而自突厥走上谷，为突厥所追获，腰斩以徇。武周居突厥数月，亦欲亡归马邑，偏被突厥闻知，也将他杀死。先是武周南寇，谋臣苑君璋进谏道："唐以一州兵取三辅，三辅指关中言。所向披靡，此乃天命，非人力所可与争。太原南多险阻，今悬军深入，后无援应，一或失败，尽隳前功。不如北结突厥，南结唐朝，南面称孤，最为上策。"武周不听，及败奔突厥，方泣语君璋道："不用公言，竟至如此。"嗟何及矣。君璋随武周奔突厥，武周被杀，突厥命君璋为大行台，统领武周部曲，后来引突厥攻代州，为刺史王孝德击退，唐屡遣人招降，一再抗命，且进扰马邑及太原，至突厥渐衰，方率所部降唐，得拜安州都督，兼芮国公，竟得贵显终身，这且搁过不提。

且说世民既平定太原，上书报捷，静待后命。高祖命李仲文为并州总管，唐俭为并州道安抚大使，留镇晋阳，促世民班师回朝。世民奉诏还都，饮至受赏，不消细表。高祖召宴群臣，酒酣与语道："今薛刘二寇，已皆剿灭，此外如王薄、郭子和、蒋弘度、徐师顺、李义满、綦公顺等，均次第来降。借高祖口中，叙入群盗，以省笔墨。惟窦建德、王世充，负固恃强，屡寇边境。建德且虏朕从弟淮安王及朕妹同安公主，朕决不与干休，现拟先讨建德，后讨世充。"世民独进言道："世充残虐，神人共愤，臣意拟先行往讨，一面与建德暂行议和，令归我皇叔皇姑。俟世充平后，移军北指，建德如肯投诚，不必说了，否则再剿未迟。"先讨世充，名正言顺。高祖道："建德若肯归我弟妹，自当先讨世充了。"及宴饮已毕，乃派使赴洺州，与建德修好，索还淮安王神通及同安长公主。

原来神通曾为山东安抚大使，防御建德。建德竟连陷邢沧洺相等州，神通不能拒，往依黎阳李世勣，且令慰抚使张道源镇守赵州。建德进薄赵州城下，道源与总管张志昂，登城拒守，禁不住敌军猛扑，竟被攻入。两张巷战不支，一并成擒。建德叱令斩首，国子祭酒凌敬道："人臣各为其主，彼坚守不下，实是忠臣。大王若将他杀死，奈何策励臣下？"建德乃将二人释缚，留居军中，再引兵趋卫州，前队过黎阳三十里，李世勣遣骑将邱孝刚，率二百骑侦探敌踪，途中与建德相遇。孝刚素善马槊，自恃骁勇，即突击建德，建德败走。后军进援建德，孝刚寡不敌众，竟至战死。建德迁怒黎阳，引兵还攻，城中不及预防，突被攻陷。淮安王神通，竟被掳去，同安公主为高祖胞妹，本嫁隋刺史王裕，寓居黎阳，也为所掳。还有秘书丞魏征，曾奉高祖命招降世勣，羁留未返，事见第六回。至此亦作了俘囚，世勣仓猝走脱，连家属都不及携奔。建德拿住世勣父盖，迫令招降，世勣得了父书，默想多时，方还见建德。建德令世勣为左骁卫将军，仍守黎阳，惟留盖为质，授魏征起居舍人，馆待神通及公主，复自督兵攻滑州。滑州刺史王轨，正拟守城，蓦为怨奴刺死，携首献建德军前。建德问明原委，大怒道："奴敢杀主，悖逆极了。"即令左右缚奴处斩，仍

返轨首至滑州，嘱令合尸以葬。建德颇知仁义。。吏民感悦，即日请降。嗣是附近州县，统望风输款，并豫州盗徐圆朗，亦致书投诚。

建德乃还都洺州。世勣仍欲归唐，恐祸及乃父，谋诸故人郭孝恪。孝恪道："君新附窦氏，动必见疑，计惟先为立功，俾他信任，然后可图反正呢。"世勣乃袭破嘉县，进击新乡，掳世充将刘黑闼，押献建德。建德大喜。署黑闼为将军，且嘉奖世勣。世勣复请取孟海公所据曹戴二州，建德遂遣妻兄曹旦，率众五万，往会世勣，并言将亲自策应。世勣闻曹旦传言，拟俟建德至营，掩杀了他，乘势夺还父盖，及建德土地归唐。那知待了数日，并不见建德到来。曹旦又侵掠河南，人民交怨，世勣忍耐不住，率部众袭曹旦营，偏曹旦预先防备，无隙可乘。自思不便再留，即与郭孝恪等数十骑奔唐。建德闻世勣西去，不过长叹数声，群下请速诛徐盖，建德道："世勣唐臣，为我所虏，不忘本朝，也是忠臣的素志，我何忍罪及乃父呢？"竟释盖不诛。

惟与罗艺一再交兵，始终不克。大将军王伏宝，勇冠军中，免不得侮弄诸将，诸将因此挟仇，诬称他有叛志。建德信为真情，遽令处死。伏宝大呼道："陛下奈何听信谗言，自斩左右手呢？"建德仍以为诳语，竟把他枭首示众。这是建德第一错着。嗣是失一骁将，战数不利。可巧唐使到来，贻书通好，建德恰也情愿，许将淮安王神通及同安公主，偕唐使同归。一面起兵二十万，复攻幽州，仗着兵多将勇，四处缘梯，鼓噪登城。不意背后忽突入敌军，悍鸷绝伦，锐不可当。建德部下，立脚不住，当然倒退。城内复杀出罗艺，自率精兵来攻建德，建德仓皇失措，不及收军，慌忙返走。那踊跃登城的将士，也下城窜去，脚生得长的，还幸逃性命，稍迟一步，便做了无头鬼，横尸城下。看官道建德背后的敌军，从何而来？其实就是城中二薛。薛万均兄弟，因见建德大举前来，自恐不能坚守，乃募敢死士百人，凿通地道，潜行而出，掩至建德后面，一阵痛杀。又得罗艺出来夹攻，便将建德击退，罗艺乘胜薄建德营，建德后面，一阵痛杀。又得罗艺出来夹攻，便将建德击退，罗艺乘胜薄建德营，建德已招集全军，填堑出战，麾众奋斗，究竟艺兵寡力单，杀不过建德，只好败回城中。建德复进兵围城，艺与万彻、万均等，勉力捍御，且遣使告急渔阳，求发援兵。渔阳为高开道所据，自称燕王，他本沧州人氏，世业煎盐，隋末朔方盗起，也纠众作乱，始据北平，继陷渔阳。适怀戎僧人高昙晟，戕官据县，自号大乘皇帝，以尼静宣为后，建元法纶，和尚配尼姑，确是相当。遣使与开道约为兄弟，开道引众往从，留居三月，竟掩杀昙晟，并有怀戎部曲，尼姑皇后，如何发落？可惜史中不载。也居然改易正朔，署置百官。既接罗艺来书，乐得发兵扬威，自率二千骑驰救幽州。建德见援兵到来，恐再蹈覆辙，也即退还。罗艺出迎开道，入城宴叙，席间劝开道归唐，开道也即照允，遂因艺遣使进表，愿作唐藩。唐封艺为燕郡王，开道为北平郡王，均赐姓李氏，艺与开道，各受册封，辖境如故。

是时唐高祖因东和建德，弟妹来归，即遣秦王世民，督诸军讨王世充，世充曾屡寇唐境，多不能下，反失去爱将罗士信。李君羡、田留安，依次投唐。唐以士信骁勇，命为陕西道行军总管，随世民东征。世民即用为先锋，进围慈涧，王世充闻唐军东下，派兄弟子侄等，防守各城，且恐群下叛亡，特立厉禁，一人失踪，全家俱戮。即此一法，已足致亡。自将战兵三万，援慈涧城。世民亲率轻骑，往侦世充，途中猝与相遇，众寡不敌，竟为所围，乃左右驰射，箭无虚发，射毙世充部下数十人。世充骁将燕琪，跃马来刺世民，相去数步，但听箭簇一响，已是应声而倒，立被唐军擒住。世充知不可取，引兵退去。世民驰还营中，翌日率步骑五万，直抵慈涧，援应士信，守兵骇散，弃城归洛。世民驱军入城，因派遣诸将，分道进兵。行军总管史万宝，自宜阳南入龙门，将军刘德威，自太行东围河内，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断敌饷道，怀州总管黄君汉，自河阴攻回洛城，四路偏师，奉令而去。世民自督大军，连营北邙，步步进逼，且传檄各郡，劝令速降。洧州长史张公谨与刺史崔枢，举城归附，邓州土豪，也执世充所署刺史，献俘军前。总管黄君汉一军，用舟师袭破回洛城，连下二十余堡，世充子玄应，趋攻回洛，连日不克。于是世充自统锐卒，列阵

青城宫，来敌世民。世民隔水置阵，与他相对。世充遥语世民道："隋室倾覆，唐帝关中，郑帝河南，世充未尝西侵，王独举兵东来，是何用意？"世民令宇文士及应声道："四海以内，皆奉大唐正朔，独公执迷不悟，为此前来问罪。"何不责他杀逆事，想是投鼠忌器，所以讳言。世充又道："天下扰乱，已历数年，长安洛阳，各有分地，若相与罢兵讲好，岂不甚善？"世民又使士及回应道："我只奉诏取东都，不闻令我讲好，公若解甲归降，当可保全富贵。否则决一胜负，不必多言！"世充乃默不复语。相持至暮，各自退归。既而显州总管田瓒，举所部二十五州降唐。瓒系杨士林长史，士林击败朱粲，奉表唐廷，献汉东四郡版籍，唐命为显州道行台。世林阳受唐封，暗中却南通萧铣，北结世充。唐正欲遣将往讨，士林已为瓒所杀，竟向世充处请降。世充令为显州总管。至是瓒闻唐军大举，屡败世充，乃复举属地归唐。自是襄汉声闻，与世充绝不相通。唐总管史万宝，进攻甘泉宫，王君廓又进拔轘辕，河南大恐，各州县相率来降。

世民在军，每夕必检查将士，忽不见降将寻相，并前时河东降卒，亦多亡去。寻相与尉迟恭曾同时归降世民，至寻相一逃，尉迟恭当然遭嫌。屈突通、殷开山等，竟将尉迟恭拿下，入帐白世民道："敬德注见前。骁勇绝伦，恐滋后患，不如趁早杀却，借杜祸根。现已拿至帐下，听候处决！"世民瞿然道："二君以寻相叛去，遂疑及敬德么？要知敬德若叛，必不落寻相后。今敬德尚存，显见得无叛志呢。"说至此，即趋出帐外，亲与释缚，又引入卧室内，取金相赠道："丈夫意气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必欲他去，此金可作路资，聊表袍泽谊。我怎肯因谗害正呢？"尉迟恭闻言下拜，不禁涕泣道："大王如此相待，恭非木石，宁不知感，誓为大王效死，厚赠实不敢受。"世民扶他起身道："将军果肯屈留，金不妨受。"尉迟恭仍然固辞，世民乃道："留此以作后赏。"恭拜谢而退。世民真善于驭将。

隔了一宿，世民率五百骑巡行战地，猝遇王世充掩至，步骑不下万余，为首的乃是单雄信，手持长槊，来刺世民。世民忙拔刀招架，怎奈短不敌长，几乎手忙脚乱，突来了一员大将，从刺斜里横戳雄信，雄信坠马，由他部下救去。那来将护住世民，驰出战线。再率骑兵还战，出入世充阵中，左挑右拨，横厉无前。屈突通复引大兵继至，来援那将，一番酣斗，斩首至千余级。世充丧胆窜去，留冠军大将军陈智略断后，那将追赶过去，趁手一槊，立将智略击落马下，由唐军活捉而来，乃收兵回寨，进谒世民。世民起座迎劳道："众将疑公必叛，我谓公无他意，相报竟这般速么？"遂赐他金银一箧，那将方才拜受。究竟那将是谁？看官不必多猜，便可知是尉迟敬德。当下检验俘虏，除陈智略外，获得排矟兵六十名，俱称愿降。世民安插已毕，复来了敌将张镇周，亦入营投诚，均由世民推恩录用。嗣是远近闻风，争相趋附。杜才干以濮州降，杨庆以管州降，魏陆以荥州降，王雄以阳城降，王要汉以汴州降，徐毅以随州降，接连是许亳十一州，都来请降。

转眼间已是武德四年，梁州总管程嘉会，亦率部众来降。世民复招抚淮南杜伏威，助剿世充。伏威本齐州人，与同里辅公祏，亡命为盗，出没江淮，据有历阳，自号吴王。及得世民招谕，乃输款唐廷，受唐封册，即遣部将陈正通、徐绍宗率精兵二千，来助世民，攻下大梁。世民复挑选精骑十余骑，均着皂衣玄甲，分为左右队，令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恭、翟长孙为偏帅，自为统帅，每战即作为冲锋，无坚不破。屈突通、窦轨等，按视行营，为世充所袭，几至败衄。世民闻警，急率玄甲兵往救，驰入敌阵，好似苍龙搅海，骇浪奔腾，杀得世充弃甲曳兵，逃归洛阳。世充子玄应，因攻回洛城不下，移戍虎牢，至是闻世充败归，亦收运储粟，拚命还洛。简直是同去就死了。世民乃使宇文士及，驰还长安，奏请进围东都。高祖准奏，并语士及道："返语尔王，如得洛阳，乘舆法物，图籍器械等，可收取来朝。子女玉帛，悉赐将士。"士及受命，还白世民。世民仍移军青城宫，壁垒未立，王世充已率健卒二万，出临谷水，负险列阵，唐将皆有畏心。世民驻营北邙，登高遥望，下语诸将道："贼势穷了，悉众前来。侥幸一战，我今日若得破他，他自然不敢再出了。"

此语寓激励意，所以释诸将之疑虑。遂召屈突通入帐，令率步卒五千，渡水挑战，临行时授以要语道："如已交锋，速即纵烟，我当亲来接应。"通唯唯而去。

世民令将士裹甲以待，自己专了望烟起。俄见隔岸有青烟一缕，飞入云霄，因即一跃上马，当先驰去。将士等鱼贯而进，踊跃渡河，与通合军力战。世民欲知敌阵厚薄，独率数十骑冒险突入，从阵前杀到阵后，众皆披靡。蓦见前面有长堤阻住，只好退转，仍从敌阵中杀回。那时人自为战，不能相顾，世民与从骑相失，随身只一邱行恭，世充部下，有数骑来追，且用强箭射世民。世民身上，好似有神祇护卫，箭不能入，偏马竟中箭欲踣，险些儿将世民掀翻，亏得世民先已跳下，才免倾跌，马竟倒毙。世民专喜冒险，若非神助，恐亦难免。行恭忙回马接箭，箭一到手，发无不中，接连射毙数人，追骑不敢径前，乃下马授世民辔，请他上马，自在马前步行，手执长刀，距跃大呼，砍死敌人复数名，始得突阵而出，返入大军，再行督战。世充亦麾众死斗，两下里鼓声大震，又混战了三四个时辰，忽散忽合，屡荡屡决，世充才不能支持，引兵退去。世民乘胜追杀，直抵东都，事有凑巧，罗士信已屠灭千金堡，王君廓亦袭据虎牢城，各有捷报到来。世民喜道："世充失去二险，差不多似翁中鳖、釜底鱼了，洛阳虽坚，怕不为我所取么？"遂四面围攻，昼夜不息，城中守御甚严，大炮飞石，足重五十斤，掷至二百步，强弩似车辐，硬簇似巨斧，射远且至五百步。唐军受着矢石，无不立倒，世民射书谕降，守将屡欲内应，均被世充察出，一律杀死。还有世充所署的御史郑颋，自愿削发被缁，亦为世充所疑，斩首市曹。世民屡攻不下，又贻世充书，晓谕祸福，亦不见报。唐将士多疲敝思归，总管刘弘基请班师，世民摇首道："目今大举前来，无非为一劳永逸起见。东方诸州，已望风款服，惟洛阳孤城，尚未能下。我料他亦不能久持，功在垂成，奈何弃去？"言之甚是。乃下令军中道："洛阳一日不破，大军一日不还，敢言班师者斩！"诸将乃不敢复言。嗣接高祖密敕，亦令世民退军，世民遣封德彝入朝，嘱他面奏道："世充只有一城，智尽力穷，旦暮可克，今若还师，贼势复振，更相连结，将来转势大难图了。"德彝受教而去，忽接到东方警报：窦建德起兵十万众，来援洛阳，管州被陷，刺史郭士安遭害，荥阳阳翟等县，亦多失守；建德部众，水陆并进，不日将到此地了。唐将士均相顾失色，连世民亦颇费踌躇，正疑虑间，有巡官入报道："夏主窦建德遣使致书，现来使静候营外。"世民道："引他进来。"巡官去后，即引来使入见世民，正是：

目击危城如累卵，笑看外使枉投辕。

欲知来使如何致词？且看下回叙明。

隋末群雄，郑夏最强，然窦建德非王世充比也。建德起自漳南，投入戎伍，位不过百人长耳，与世充之居高官，食厚禄者，本不相同。及奉表皇泰，擒诛化及，为隋讨逆，师出有名。且虏淮南王神通，暨同安公主，仍以宾礼相待，毫不侮辱。他如诛王轨奴，不杀李世勣父，其识量毋亦过人乎？唐与通和，即还旧俘，假令安居河朔，长此修睦，唐亦无隙可乘，何至遽灭？惜乎其志不坚定也。世充大逆不道，敢鸩嗣君，罪不亚于化及，秦王世民，决议东征，而夹水一语，未尝声讨，得毋以掩耳盗铃，内省不能无疚耶？但大兵一至，河内瓦解，不仁者宁能得国？其得苟延数年，犹幸事也，故本回叙述建德，不掩其长。所以原建德之犹善。至叙述世充，极言其败，所以嫉世充之不仁。

第　九　回

擒渠歼敌耀武东都　奏凯还朝献俘太庙

却说秦王世民，见了来使，问明姓名，叫作李大师，曾在建德处充任礼部侍郎，当由他呈上一函，经世民拆阅毕，不禁微笑道："来书欲我退军潼关，返郑侵地。试想我军到此，已将一载，费去了若干粮饷，丧亡了若干军士，才得这数十郡县，今洛阳旦夕可下，反劝我退兵还地，能有这般容易么？"大师道："贵国既有志安民，不应穷兵黩武，还是得休便休，罢战修和，一来可休息兵民，二来免伤动和气。"世民听到末语，激动三分怒意，便瞋目道："郑夏本系敌国，我灭世充，与尔国何干？今尔国前来劝阻，究是何意？"大师道："敝国为休兵息民起见，所以遣大师前来致书，代郑请和。殿下若不肯俯从，敝国现已发兵，不便收回了。"世民更怒道："尔国出兵，我亦何怕？"说至此，即喝令左右，将大师牵至帐后，羁住军中，一面召僚佐会议，诸将多面面相觑。统是饭桶。郭孝恪独进言道："世充穷蹙，势将出降，今建德远来相救，这是天意欲亡他两国，我军可据住武牢，伺间而动，必能破敌。"言未已，又有一人接口道："世充保守东都，府库充实，部下皆江淮精锐，很是耐战。只因缺了粮饷，所以困守孤城，坐以待毙。若建德来与合兵，输粮相济，恐贼势益强，战争不了。今请分兵困住洛阳，深沟高垒，休与争锋。大王亲率骁锐，先据成皋，以逸待劳，决可破灭建德。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出两旬，两虏酋俱就缚了。"确是妙算。世民视之，乃是记室薛收，便答道："君言甚善，我意亦作此想，即当照行。"萧瑀、屈突通等，闻世民言，且上前劝阻："请退保新安，依险自固。"世民驳斥道："建德新破孟海公，将骄卒惰，不足一战。我出据武牢，扼他咽喉，他果冒险来争，我自有法抵御。若逡巡不进，不出旬月，世充必溃。城破兵强，气势自倍，一举两克，即在此行，否则贼入武牢，诸城新附，必不能守，两贼并力，与我相争，我军尚能自固么？"萧瑀等乃默然而退。世民召回屈突通，令佐齐王元吉，围住东都，不得浪战，自率李世勣、程知节、秦叔宝、尉迟敬德等，共三千五百骑，东趋武牢去了。

看官！你道窦建德何故救郑？原来世充屡战屡败，早遣兄子代王琬及长孙安世，往河朔乞援，建德本与世充有嫌，互相侵伐，至是亦不愿赴援。偏中书侍郎刘彬进劝建德道："天下大乱，唐得关西，郑得河南，夏得河北，鼎足三分，互相牵制。今唐举兵临郑；自秋涉冬，唐兵日增，郑地日蹙，唐强郑弱，势必不支，郑亡必将及夏，我亦不能自保了。不如解仇除忿，发兵援郑，夹击唐军，唐若败退，郑可袭取，合两国兵士，乘唐疲敝，攻入关中，天下亦不难统一呢！"良心太狠，反足致亡。这一席话，说得建德鼓掌称善，便召入郑使，允发援兵，惟因孟海公占据周桥，恐他乘虚来袭，俟剿平孟海公，然后出师。琬与安世，拜谢而去。建德遂出兵赴周桥，击孟海公。海公系济阴人，好弄拳棒，不喜文字，隋末群盗纷起，他也聚众为盗，占据曹州的周桥，自称录事。因地居偏辟，无人注目，被他安住了六七年，及建德兵到，海公不识好歹，就率众与他对仗。建德兵经过百战，海公兵统是乌合，一经交战，胜负立分。海公逃回周桥，被建德一鼓攻入，把他活捉了去，立刻杀死，余众皆降。建德留降将戍周桥，遂率众西趋，陷管州，拔荥阳阳翟等县。兵遵陆行，粮从水运，途次遇着郑将郭士衡，系是王世充弟世辩差来，有兵数千，迎接建德。建德进至成皋东原，筑宫板渚，作为行辕，一面遣报世充，一面致书唐营，不亟进兵，便是失着。尚眼巴巴的专待李

大师归报。痴心妄想。哪知唐秦王世民，已带着骁骑，历北邙，过河阳，径入武牢来了。

建德待使未至，遣侦骑出营探望，甫经三里，见前面有骑士四人，为首的执弓，随后的执槊，威风凛凛，控马前来，侦骑还疑是巡卒，正要动问，忽听得一声大喝道："我是秦王，你等看箭！"语音未了，箭声已到，一骑便撞落马下，余骑慌忙逃回。原来世民既入武牢，即率五百骑来探敌营，沿途设伏，留李世勣、程知节、秦叔宝等，分头伏着。单领尉迟敬德，及从骑二人前进。至射死敌骑一名，两从骑请世民回马道："敌骑还报，必有大军来攻。不如速返！"世民顾敬德道："我执弓矢，公执槊，虽有百万敌骑，亦怕他甚么？"此言亦未免太夸。正说着，前面尘头大起，有五六千骑，驰逐而来。两从骑不觉失色，世民从容道："汝两人不必惊慌，尽管返行，我自与敬德断后。"于是勒马以待，看敌骑将至，即引弓注射，每发一箭，必毙一敌。敌三却三进，世民复射毙数人。敬德舞槊前迎，也刺杀敌骑十余人，敌骑不敢进逼。世民反佯作怯状，逡巡退却，那敌骑不知是计，一拥追来，才经里许，伏兵猝发，世勣等上前奋击，斩首三百余级，擒住敌将殷秋石瓒，余众窜去。世民乃收兵回营，作书报建德道：

> 赵魏之地，久为我有，今为足下所侵夺，不情孰甚？但以淮安见礼，公主得归，故相与坦怀释怨。世充前与足下修好，已尝反复，今亡在朝夕，更饰词相诱，足下乃以三军之众，仰哺于人，千金之资，坐供外费，甚非策也。今前茅相遇，已遽崩摧，郊劳未通，能无怀愧。故抑止锋锐，冀闻择善，若不获命，恐后悔且难追矣，幸足下垂察焉！

书成后，遣人赍递建德，建德不答。嗣是两人相持，屡有战事，建德毫无便宜，反失去许多人马，唐将王君廓又率轻骑千余，截击建德饷道，把建德大将张青特，擒了回去，建德方有惧意。祭酒凌敬献议道："唐兵现据武牢，势难前进，为大王计，不如统兵渡河，攻取怀州河阳，戍以重兵。然后张旗鸣鼓，逾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趋蒲津，据河东以窥关西，最为上策。"建德道："我若往取河东，洛阳还能不亡么？"凌敬道："依臣言，却有三利：唐兵俱在洛阳，我得乘虚入境，师出万全，这便是第一利；拓地可以得众，形势益强，兵不疲敝，这便是第二利；我军既入唐境，唐兵必还救关中，郑围自然得解，这便是第三利。失此机会，旷日持久，恐洛阳必亡，我军亦将坐困了。"此计若行，唐军且疲于奔命，郑夏何至俱亡！建德沉吟良久道："卿言亦是。"方说此语，那郑使代王琬及长孙安世，又来乞援，一入帐前，即拜倒地上，泣请速进。仿佛是催命符。弄得建德忐忑不定，只好应允进兵。琬与安世，方才起身，留住建德营内，一日三催，且暗把金帛馈送诸将，托他敦促建德。诸将俱入白建德道："凌敬书生，何知战事？大王宜急速进兵，无庸迟疑！"建德乃下令进攻武牢，凌敬忙入谏道："大王奈何不用臣言？"建德道："众议皆主张进兵，这是天助成功，定期大捷，卿言不便相从。"敬叹道："不用臣言，大王休得后悔！"建德怒起，竟令左右将敬扶出，自己踱入宫中。

建德妻曹氏，也随军到此，上前相迎，见建德面有愠色，便问明情由。建德略述数语，曹氏道："祭酒所言甚善。今大王乘虚入河东，不患不克，若再连结突厥，西抄关中，唐必还师，郑围自解。若在此屯留，老师费财，何日可成？望大王详察！"建德道："这非妇女所能知，你若听信妇女，何至于死。我为救郑而来，郑正危急得很，我乃舍此就彼，岂非失信？且将士亦疑我畏敌了。"遂不从曹氏语，即于次日调齐兵马，自板渚出牛口，列阵达二十里，鼓行而进。唐将士见建德势盛，恰也有些胆怯，世民带领尉迟敬德等，登一高邱，立马遥望，半晌才道："贼起山东，未尝遇着劲敌，今虽结成大阵，我看他部伍不整，纪律不严，徒然靠着人多，有何益处？我且按兵不出，待他锐气已衰，阵久兵饥，势且自退，乘此追击，无不获胜。今与诸公预约，过了日中，必能破敌了。"敬德等皆唯唯如命。

那窦建德轻视唐军，遣三百骑渡过汜水，直薄唐营，且大呼道："唐营中如有勇士，请出来决斗！"叫了数声，但见唐营开处，走出一员大将，领了二百长槊兵，前来搏战，旗帜上面写着一个斗大的"王"字，才知他是王君廓。君廓与夏兵交

锋，约有几十个回合，不分胜负，各自引还。不意尉迟敬德跃马出营，随身只有二骑，一是高甑生，一是梁建方。竟追蹑夏兵背后，径抵建德阵前。可巧郑使代王琬，骑着隋炀帝所乘的青鬃马，昂然立着。他正看夏兵归营，毫不防备，猛听得一声道："哪里走？"余音未毕，那身子不知不觉，被别人抓了过去，剩下坐骑，也有人牵住，此时急呼救命，由夏阵内驰出数骑，闻声赴援，偏见了铁骑铁甲的唐将，正是持槊的尉迟敬德，不由的倒退数步。敬德擒住王琬，高甑生牵住琬马，竟安安稳稳的驰还大营。原来世民望见建德阵前，立着王琬，骑着一匹良马。遂指示敬德，说了好马二字。敬德即自请往取，世民禁他不住，他竟与高梁二将，控马过去，连人带马都擒夺过来。世民恐敬德有失，亟令宇文士及，领着三百骑接应敬德，且与语道："若敬德已归，汝可绕出敌阵，由东驰归，敌若坚壁不动，速即驰还，毋轻惹祸。"仍是一个诱敌计。士及领计前行，途次接着敬德，见他立功而归，当然欣慰，就趁势往绕敌阵。敌兵争来拦截，士及不与鏖斗，但夺路东去。世民早已瞧入眼中，且见夏兵多向河饮水，或散坐阵前，便指麾众将道："贼势已懈，急击勿迟！"世民败敌，专用此策。李世勣、程知节、秦叔宝等，一闻将令，便即出马先驱，世民也不愿落后，挺身前往，余军依次随着，渡过汜水，直捣夏阵。

建德因日已过午，军不得食，正召集将士，商议行止，忽闻唐军到来，不及整列，忙令骑兵出战，自率步兵退后，依踞东坡。世民瞧着，命窦抗领兵绕击建德，自与尉迟敬德等拦杀骑兵，一阵捣乱，把敌骑杀得零零落落，尽行散去，再乘胜前进。适值窦抗被建德击退，势将不支。世民大呼突阵，敌皆披靡，还有淮阳王李道玄，系高祖从兄子。挺身陷敌，直上南坂，穿过敌阵，复自敌阵杀还，中矢如猬，勇气不衰。惟马负重伤，不能再用，世民给他副马，令勿再入敌中，一面督军大战，尘氛滚滚，天日皆昏。程知节、秦叔宝及西突厥人史大奈等，卷旆齐进，冲出敌后，复张起大唐旗号，飘扬天空。夏兵相顾错愕，顿时大溃。唐军追奔三十里，斩首三千余级，建德为槊所伤，窜匿牛口渚中。唐车骑将军白士让、杨武威两人，已是瞧着，骤马赶来。吓得建德浑身乱抖，连马上都坐不安稳，正要向芦林中躲避，已被士让追及，一槊刺中马股，马负痛一蹶，立将建德掀下。士让再用槊刺建德，建德忙摇手道："休要杀我，我便是夏王，若能相救，富贵与共。"呆话。士让本不认识建德，因见他金甲灿烂，料非常人，所以穷追不舍。偏建德自行供认，喜得心花怒放，一跃下马，把建德捆住，带回营中。这番厮杀，夏国十数万雄兵，死的死，逃的逃，尚有五万人作了俘虏，就是世充长孙安世，及世辩将郭士衡，统被擒住。

世民收军升帐，检点敌囚，那白士让、杨武威上帐献功，报称拿住窦建德。世民大喜，即令将建德推入，建德立而不跪，世民冷笑道："我自讨王世充，干你甚事？你却越境前来，犯我兵锋，今日何如？"乐得嘲笑。建德对答不出，反说两句趣语道："今不自来，恐烦远取。"既已被捉，还想乞怜，建德何无英雄气？世民复笑了一笑，令把建德置入囚车，然后将所有俘虏，悉数遣还乡里，再派将士往视板渚，只有虚设的一座行宫，里面已寂无一人了。将士返报后，世民遂押着建德，回抵洛阳城下，用鞭指建德囚车，仰呼城上道："王世充！你看囚车里面，是什么人？便是来救你的窦建德。"世充正在城楼，向下一瞧，果见一人闷坐囚车。便问道："囚车内是否夏王？"建德道："不必说了，我来救你，先作囚奴，你真害得我好苦呢。"言毕泣下，世充也不禁垂泪，正欲出言相答，那唐营内复牵出囚车三乘，被囚的便是兄子琬、长孙安世，及郭士衡，一时愁上加愁，痛上加痛，险些儿立脚不住，堕下城来。世民复指示世充道："你若不降，我即要将他斩首。"世充呜咽道："且慢！我当出降，大王肯许我免死么？"世民道："准你免死！"世充乃下城，召诸将集议，有说是不如出走，有说是不如死战，弄得世充又复怀疑。凑巧长孙安世，由唐军放他入城，力劝出降，世充乃改着素服，率领太子群臣，共二千余人，开城迎降。见了世民，俯伏流汗，顿首谢罪。一蟹不如一蟹，但不杀世充，得毋由是。世民却以礼相待，命他引入城中，当令萧瑀等封好府库，籍收金帛，颁赐将士。又复查核降将罪恶，得段达、王隆、崔

洪丹、薛德音、杨汪、孟孝义、单雄信、杨公卿、郭什柱、郭士衡、董睿、张童儿、王德仁、朱粲、郭善才等十余人，罪迹较著，俱缚至洛水上，一一处斩。人民独仇恨朱粲，争拾瓦砾，投击粲尸，须臾如冢。何不将他尸寸斩，喂饲猪狗？世民观隋宫殿，不禁长叹道："逞侈心，穷人欲，怎得不亡？"乃命撤端门楼，焚乾阳殿，毁则天门阙，废诸道场，再传檄大河南北，谕令速降。除州行台王世辩，系世充弟，闻世充降唐，并接到檄文，遂举徐宋十三州，至河南道安抚大使任环处请降。建德妻曹氏，与左仆射齐善行等，遁还洺州，余众议立建德养子为主，再图规复。善行谓不如降唐，乃出金帛尽赏兵士，悉数遣归，自奉建德妻曹氏，及右仆射裴矩，行台曹旦等，赍着传国八玺，并破宇文化及时所得珍宝，乞降唐廷。他如魏征等人，早已入关，仍作唐臣。淮安王神通，乘势慰抚山东。徇下三十余州，于是郑夏两国的土地，尽为唐有。

世民奏凯还朝，共率铁骑马匹，甲士三万人，分作前后两队，沿途鼓吹，返入长安，诏令献俘太庙，然后将建德、世充牵至殿阶，候高祖发落。高祖御殿，先召入世充，世充跪下，三呼万岁，复磕了好几个响头。高祖叱道："汝残虐不仁，朕已早闻，最可恨的是杀我降臣李公逸、张善相，非将汝正法，无以慰冤魂。"世充又叩首道："臣罪原应伏诛，但秦王已许臣不死了。"是时秦王世民在侧，高祖顾语道："有是语否？"世民应声道："确有是说。"高祖又道："朕非必欲诛世充，但杞州总管李公逸，越境来朝，被世充逻捕杀死，伊州总管张善相，自李密伏诛，即举州来归，为朕竭力守城，世充屡次往攻，朕无暇发兵往援，致遭陷害。善相不负朕，朕负善相，至今回思二臣，很是悼惜。今既获住世充，不诛何待？"借高祖口中，补叙李公逸、张善相事，不但责其篡弑之罪，究属非当。数语说毕，把那世充的灵魂，已吓得不知去向，只是抖个不住。世民也觉不忍，竟替他代请道："仁主网开三面，还乞明察！"世民不免多事。高祖乃令将世充暂禁，再召建德入殿，建德虽然下跪，却不似世充的哀求，高祖责他背盟败约，他竟俯首无言，于是也将建德囚住。越二日，竟下了一道诏命，窦建德斩首东市，王世充赦为庶人，挈族徙蜀。臣下便依诏奉行，总计建德起兵至灭，凡六年，世充篡位至灭，凡三年。后人讥高祖不诛世充，独斩建德，未免失刑。小子也有诗咏道：

罪同罚异本非宜，乱贼当诛更有辞。
怪底唐廷成倒置，误刑误赦启人疑。

世充将行，偏有一将出报父仇，把他杀死，自首请罪，究竟此人为谁，且待下回叙明。

窦建德之援王世充，不当援而援者也。建德尝称臣皇泰，皇泰主为世充所弑，是建德与世充，应有不共戴天之仇。奈何大举往援乎？况与唐修和，口血未干，遽尔背好与恶，不信孰甚？乃惑于刘彬之说，竟欲学卞庄刺虎之技，自以为智，实则甚愚。迨凌敬献议而复不从，曹氏进言而又不悟，外有良臣，内有贤妻，反至以身殉仇，诛死东市，谓之不愚得乎？建德被擒，世充自蹙，素服出降，势有必至，故本回详于建德，而略于世充。惟建德可赦而不赦，世充当诛而不诛，唐高祖之贻讥后世也宜哉。

第　十　回
下江东梁萧铣亡国　战洺南刘黑闼丧师

却说王世充奉诏徙蜀，出居雍州廨舍，正要启程，忽有数骑持敕而入，令世充出外跪读。世充即与兄世恽趋出，刚要下跪。突有数人下马，拔出腰刀，将他兄弟杀死。看官道是何人？原来是定州刺史独孤修德，带领兄弟来报父仇。他父名机，常事越王侗，越王被弑，机欲诛逆归唐，为世充闻知，屠戮全家，幸修德弟兄寓居长安，才得免害。修德仕唐，得为定州刺史，既闻世充被擒，只望高祖将他正法。偏偏有诏特赦，顿令他无从泄冤，当下想出一法，诈传上命，往杀世充。既已得手，遂上书自首，情愿受罪。其迹可诛，其情可悯。高祖因他父忠子孝，特别减轻，但饬令免官罢了。还算明白。世充子玄应，及兄世伟，相率就道，行至中途，密图叛亡，被监吏察觉，飞奏唐廷，诏令一体就戮，于是全族诛夷。篡弑之报。这且不必细表。

且说河朔已平，窦氏余众，散归乡里，就中骁桀诸徒，仍然暋不畏死，纠众横行。地方官吏，免不得遣役往捕，加以捶挞，因此益生异心，官吏恐他肇祸，当即奏闻。有诏召窦氏故将入京，范愿、董康买、曹湛、高雅贤等，名均在列。大家私相聚议，范愿先开口道："王世充举洛降唐，大臣如段达、单雄信等，均就诛夷，我辈若入长安，想亦同彼一辙。试思我辈自十年以来，身经百战，九死一生，今何惜余年，不再起事？且夏王得淮安王，待以客礼，释归唐阙，唐得夏王，立即杀死，我等均受夏王恩厚，今不替他报仇，既无以对夏王，复无以见天下士，自问岂不惶愧么？"高雅贤接入道："诚如君论，我因官役时来侦察，欲将家属他徙，偏这班狐群狗党，先已闻风，把我家眷捕去数人，亏我不在家中，才得脱身，今又来给我入京，明明是置我死地。同是一死，何不他图？"董康买、曹湛等都齐声赞成。当下谋举主帅，议久未决，问诸卜筮，谓当以刘氏为主。雅贤道："漳南刘雅，非夏主旧将么？我等便去请他出来便了。"遂偕往漳南，同见刘雅。雅问为何事？大众以密谋相告。雅摇首道："天下方才安定，我但求耕田种桑，做个老百姓罢了，不愿再谈兵事"语却有理。雅贤等变色道："这般说，是不愿出去么？"雅亦奋然道："这是由我自便。"雅贤等又逼一句道："你不愿去，是没有故人情谊了，我等亦将与你无情。"雅即起立道："你等与我无情，亦属何妨。"说至此，不防范愿竟拔出腰刀，向雅乱斫，余众亦趁此动手，雅只赤手空拳，如何对敌？眼见得是不能活了。大众既杀了刘雅，一哄而回。范愿复提议道："前汉东公刘黑闼，勇略冠群，性又仁善。我常闻刘氏当王，今欲收夏王亡众，共举大事，非此人不可。"乃再往见黑闼。黑闼亦漳南人，初属李密，继归王世充，复降窦建德。见第八回。建德用为将军，封汉东郡公。及建德败死，回里务农，适在园中锄菜，蓦见范愿等携手前来，便即迎入室中，问明来意。范愿略述秘谋，黑闼稍稍逊让，经高雅贤再行敦促，因即乐从。当下宰杀耕牛，与同饮食，定计聚众得百人，便袭据漳南县城，戕官发粟，招徕旧党，不到数日，有众数千。又进攻鄃县，贝州刺史戴元祥，魏州刺史权威，合兵往援，黑闼用埋伏计，诱入槛阱，两刺史同时败死，兵械俱为所虏，黑闼遂设坛漳南，立建德神主，率众祭告，大意是"起兵复仇"四字。乃自称大将军，出兵东向，攻陷历亭，杀守将王行敏。饶阳盗崔元逊，袭据深州，杀刺史裴晞，响应黑闼，兖州盗徐圆朗，自洛阳平定后，已拜表降唐，授爵鲁国公，兼兖州总管，至是也与黑闼连和，自称鲁王。兖郓陈杞伊雒曹戴

诸州土豪，陆续趋附，山东大震。

是时唐廷方欲南下江陵，命夔州总管李孝恭，高祖从侄。大造战舰，练习水军，指日待发。偏值山东警报，络绎前来，乃令淮安王神通为山东道行台右仆射，宣抚各郡。将军秦武通，定州总管李玄通，会同幽州总管李艺。即罗艺。共讨黑闼，东师已发，乃下南军。南征萧铣，较黑闼为迟，而平定恰先于黑闼，故从此间插入。南军为讨萧铣而发，铣系梁宣帝萧詧曾孙，见首回。为隋萧后亲属，炀帝任为罗川令，隋末为巴陵校尉董景珍等所推，尊为梁王，改元鸣凤，服色旗帜，皆如梁旧。起兵五日，远近归附，已达数万人。未几又自称皇帝，徙都江陵，封董景珍以下功臣七人为王，召邓州人岑文本为中书侍郎，委曲机密，遣鲁王张绣出徇岭南。郡县多降，再令部将苏胡儿取豫章，杨道生取南郡，威振一方。凡南自交趾，北距汉水，西至三峡，东达九江，俱为所有，胜兵达四十万。武德二年，杨道生进寇峡州，为唐刺史许绍击退。铣又遣将陈普环，率舟师入峡，复经许绍邀击西陵，据险破敌，擒住普环。铣心终不死，尚屯兵安蜀城，窥视巴蜀。高祖命李靖经略夔州，因为铣兵所阻，久不得进，诏令许绍责靖逗留，处以死罪，绍代为奏解，靖才得免。既而董景珍弟谋乱，事泄被诛。景珍已出守长沙，惧罪降唐。铣令张绣攻景珍，珍登城语绣道："功成者死，君岂不闻？为怎么相攻呢？"绣不肯听，竟麾众围城，城内食尽，景珍欲突围出走，为部下所杀。铣以绣为尚书令，绣未免骄恣，又为铣所杀。自是功臣诸将，渐渐离心，兵势日弱一日。败亡之象。

唐峡州刺史许绍，复拔梁荆门镇，黔州刺史田世康，又下梁五州四镇。李靖遂献取梁十策，上达唐廷，高祖即命赵郡王李孝恭为夔州总管，整练舟师，李靖为行军总管，兼孝恭属下长史，委以军事。武德四年秋八月，孝恭阅兵夔州，巧值秋汛暴涨，江水泛滥，靖劝孝恭速即进兵，诸将多以为非，靖勃然道："用兵全尚神速，今我军初集，铣尚未知，若乘着江涨，顺流东下，掩他不备，我料铣不及施防，定为我所擒了。"观李靖言，才知前日阻兵，并非有意逗留。孝恭大为赞赏，便奏请出师日期，自率战舰二千余艘，与李靖等即日东下，越荆门宜都二镇，直抵彝陵。铣将林士弘，驻兵清江，毫不设备，被舟师一鼓捣入，获住战舰三百艘。士弘踉跄走脱，由唐军追奔至百里洲，再与士弘接战，又得大胜，长驱入北江。江州总管盖彦举，以五州来降。铣方罢兵营农，闻唐师猝至，仓猝征兵，一时未能遽集，只好调齐宿卫兵士，前来拒战。孝恭将与交锋，靖力言不可，偏诸将一齐请战，靖说道："铣为救败计，悉锐来拒，此锋殆不可当。不若泊舟南岸，坚持不动，待他锐气已衰，或分兵归守，那时出去奋击，庶可得志。"秦王世民善用此策，李靖所言亦然，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孝恭不从，留靖守营，自率锐师出战，果然败走，退保南岸。铣众散驶江心，收掠军资，靖见他舰队散乱，独请往攻，孝恭方悔不用靖言，至此自然照行，遂令靖督兵出击。铣兵正四散掠取，不意唐军杀来，大家逃命要紧，还有何心恋战？靖纵兵追逐，杀敌无算，乘胜直抵江陵，冲入外郛，分兵拔水城，大获战舰，尽令散掷江中。诸将又动起疑来，共来语靖道："所得敌舰，正足利用，奈何弃掷江流，反为敌有？"靖笑道："诸君有所未知，今萧铣属地，南出岭表，东距洞庭。我悬军深入，若攻城未破，援兵四集，我且表里受敌，进退两难，虽有舟楫，亦无用处。今将敌舟散掷，令沿江而下，彼远来援兵，必疑是江陵已破，未敢轻进，往来探伺，动淹旬日，待彼察悉，我已早拔此城了。"的是妙计。遂下令围城。铣在城中，日望援兵到来，哪知援兵已中靖计，望见沿流舟楫，果然怀疑不进，交州总管邱和，长史高士廉，司马杜之松等，来朝江陵，因见全城被围，吓得倒退，竟诣孝恭处请降。铣内外阻绝，惶急万分，商诸岑文本，文本劝铣出降。铣乃语群下道："天不祚梁，势难再支，若必待力屈乃降，恐满城生灵，必遭涂炭，奈何为我一人，贻害百姓？罢罢！不如早日出降便了。"群下都相顾无言。铣乃以太牢入告太庙，然后下令出降，守陴皆哭。铣率群臣缌缞布帻，至唐营谒见孝恭，惨然道："有罪惟铣一人，百姓无罪，请免杀掠！"妇人之仁。孝恭满口答应，及入城，诸将竟欲大掠，孝恭亦模棱两可，岑文本入白孝恭道："江南人民，遭隋虐政，更兼群雄相争，受苦不堪，日夜延踵跂颈，

仰望真主。今王师到此，所以萧氏君臣，决计归命，为民息肩。今若纵兵俘掠，士民失望，恐从此以南，处处阻碍，无复向化了。”孝恭称善，乃严申军令，禁止杀掠。诸将又言：“敌将拒斗，死有余辜，应籍没家资，赏给军士。”李靖亟劝阻道：“王师入境，应使义声载道，彼为主而死，实是忠臣，奈何与叛逆同科呢？”恭孝亦依言申禁，城中安堵，鸡犬不惊，南方州县，闻风款附。援兵来了十数万，亦皆解甲归降。孝恭乃送铣至长安，高祖面加诘责，铣长叹道：“隋朝失鹿，群雄共逐，铣无天命，因致失算，若以为罪，也无所逃死了。”比王窦二人，恰高出一筹。高祖竟命斩都市。总计铣建国号梁，五年而亡。孝恭受命为荆州总管，靖得封永康县公，兼上柱国，招抚岭南。铣部将刘洎、李砻志等，皆举城率众，乞降靖前，连南方酋领冯盎等，亦多令子弟入谒，南方悉平。

杜伏威归唐后，助世民平王世充，见第八回。唐授伏威为东南道行台尚书令，兼江淮安抚大使，仍封吴王。闻唐又平定南方，更欲借公济私，屡出兵击李子通。子通沂州人，素业渔猎，有膂力，先依长白山盗左才相，得部众万人，才相败死，了过左才相。子通南奔，渡淮依杜伏威，嗣与伏威有嫌，自往海陵，潜兵袭伏威营。伏威败走，子通复移众攻江都，逐去太守陈棱，自称皇帝，建元明政。伏威记念前仇，尝遣辅公汎攻子通，陷丹阳，进屯溧水，子通率众迎战，一再失利，并因粮食已尽，遂弃了江都，走保京口，嗣复转入太湖，收集散卒二万人，往袭沈法兴。法兴曾为吴兴郡守，因隋乱起事，纠众掩入毗陵，再下江表十余州，自署江南道总管。武德二年，僭号梁王，改远延康。平时横行杀戮，将士离心，突闻子通兵至，相率哗散。法兴不得已，退奔吴郡。贼帅闻人遂安，遣部将叶孝辩往迎，法兴随孝辩趋会稽，忽萌悔意，竟欲袭杀孝辩。孝辩偏已觉着，麾众围住法兴，法兴无法可施，投江溺死。自法兴起兵至此，仅历三年。李子通得据有法兴属地，余威复振。伏威又遣王雄诞往击。雄诞为伏威养子，素有勇名，与子通交战苏州，子通走保独松岭，雄诞命偏将陈当世，乘高据险，多张旗帜，夜间缚炬林中，照彻山谷，吓得子通昼夜不安，毁营南走，退入余杭，雄诞进薄城下，四面猛扑，子通料不可守，开城出降，被雄诞执送伏威，伏威转献唐廷，高祖赦子通罪，赐宅给田，令居京师，后来子通谋叛，亡命蓝田，为关吏擒获，才致伏法。子通僭号七年而亡。了结沈法兴李子通，回应第七回。新安贼帅汪华，据有黟歙等县，已有数年，至是也为雄诞击败，窘蹙请降。就是闻人遂安，进据昆山，又由雄诞单骑招降。于是淮安江东，尽属伏威。

独高开道本已降唐，受封北平郡王，因闻刘黑闼势盛，复密与连结，自称燕王，一面通使突厥，为自固计。此时唐廷已出征黑闼，无暇顾及高开道。黑闼势日猖獗，唐淮安王神通，及李艺等合兵往击，均为所败。黑闼复进陷瀛州，杀刺史卢士睿，再陷定州，执总管李玄通。玄通引刀自刺，溃腹而死。又陷冀州，杀刺史麹棱。赵魏境内，所有窦氏故将，争杀唐吏，响应黑闼，黎州总管李世勣，屯戍宗城，闻黑闼率众来攻，自恐力不能敌，急往洺州，途次被黑闼追及，所率步卒五千人，不值黑闼一扫，还亏世勣命不该绝，才得孑身奔走，那时顾命要紧，还有何心顾及洺州？眼见得全城失守了。黑闼到了城下，筑坛东南，先告天地，次祭建德，然后人城，嗣是下相州，取黎州，入卫州，才阅半年，已将建德旧境，一律收复。又遣使北连突厥，作为外援。唐将军秦武通，洺州刺史陈君宾，永年令程名振，俱自河北遁归长安，高祖也觉着急，只好再令秦王世民，及齐王元吉，共赴山东，再讨黑闼。时已为唐武德五年。黑闼自称汉东王，改元天造，定都洺州，用范愿为左仆射，董康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左领军，凡窦建德故将，悉复旧位，一切行政，均遵故制。

适值秦王世民，鼓勇而东，先将相州夺还，再进军肥乡，列营洺水南岸，逐层进逼。幽州总管李艺，也率兵数万，来会世民。黑闼留范愿守洺州，自领精兵拒艺，暮宿沙河，世民遣程名振夜运大鼓，共六十具，至城西二里堤上，一齐槌击，顿时鼓声大震，响彻远近，连城中都摇动起来。好一条疑兵计。范愿大惊，遣人驰告黑闼，黑闼慌忙还城，但遣弟十善，与行台张君立，率兵万

人进战，到了徐河，与艺兵一场角斗，大败而逃。洺水人李玄感，举城降唐，世民使王君廓入城，与玄感共守。黑闼还攻洺水，因城在水上，不便进攻，就从东北两隅，筑二甬道，济兵薄城。世民引兵往援，直至三次，均被黑闼击回，乃召诸将问计。李世勣已在军营，便进言道："贼筑甬道，已将告成。若达城下，城必不守，不如令君廓突围出来，再作计较。"言未已，有一少年自请道："末将愿往守城。"世民见是罗士信，便道："将军虽勇，奈城已垂危，恐不能守。"士信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死计决了。世民乃登城南高冢，张旗招君廓回营，且遣士信接应，士信率二百骑前往，正值君廓杀出，由士信助了一阵，君廓得还，士信驰入，黑闼又复围攻，夜以继日，接连至八昼夜，士信衣不解甲，目不交睫，专在城上督守，才免攻陷。偏老天降下大雪，全城皆白，目为之眩，黑闼乘机攻入，士信尚挺着长矛，刺死敌目数人，敌众都为辟易，奈身上已迭受重创，不能再战，策马返奔。因大雪迷漫，急不择路，竟陷入泥淖中，敌众四面竞集，无从脱身，被他掳去。黑闼爱他骁勇，劝令归降。士信大骂道："黑贼！罗将军肯降你么？"遂被杀死，年才二十余岁。士信齐州人，初归李密，既降王世充，至奔唐后，竟为唐尽忠，这也所谓士死知己呢。俗小说中，有罗成一人，想是罗士信误传。世民因为雪所阻，不得往救，及闻士信殉难，很是悼惜，乃购尸殓葬，追谥曰勇。

黑闼又进兵挑战，世民与李艺合营，坚壁不动，寻探得敌将高雅贤，在营中置酒高会，乃潜遣李世勣出兵袭击，杀入雅贤营内。雅贤时已酣醉，乘马出战，为世勣部将潘毛所刺，坠落马下，正要枭他首级，被雅贤部下救去，但已是气息奄奄，顷刻毙命。世民又遣程名振断敌粮道，凿沉黑闼粮船，焚去黑闼粮车。黑闼尚不肯退，两下相持，直达六十余日。世民料黑闼粮尽，必来决战，乃潜使人堰洺水上流，令他监守，且谆嘱道："待我与贼战，然后决水，勿误勿忘！"黑闼果然渡水南来，进压唐营，世民自统精骑，破他前军，复捣入后队，与黑闼相遇，黑闼督兵死战，自午至暮，斗至数十百合，渐渐的支撑不住。黑闼部将王小胡，语黑闼道："智力尽了，不如早还。"黑闼遂与小胡先遁，余众尚未闻知，勉力格斗，不防洺水大至，泛滥两岸，竟把黑闼部众，漂去了数千人。还有一半留着的，不及逃奔，被唐兵立刻杀尽，黑闼渡过洺水，手下只有二百骑，自知不足敌唐，竟北奔突厥去了。正是：

胡儿惯纳逃亡客，帝子又成伟大功。

世民竟击走黑闼，山东复平，乃移军讨徐圆朗，欲知战事如何，请看下回便知。

讨萧铣者为李孝恭、李靖，而李靖之功为大，孝恭不过因人成事而已。讨刘黑闼者为秦王世民，齐王元吉，而功实出自世民一人，于元吉殊无与焉。是回于江东一役，详述靖谋，而孝恭特连类及之，功有攸归，不相掩也。洺南一役，独述世民，不及元吉，功有专属，不容混也。彼如李子通、沈法兴、高开道等，乘便插入，本属依时叙事之法，但亦俱有线索可寻，互相连系，是非读书得间，安能穿插无痕乎？阅者试静心观之，当知著书人之苦心矣。

第十一回
唐太子发兵平山左　李大使乘胜下丹阳

却说秦王李世民，移军讨徐圆朗，圆朗大惧，不知所措，河间人刘复礼，语圆朗道："彭城有刘世彻，才略不凡，且有异相。可作帝王，将军若欲自立，恐终无成，不若迎他为主，指挥天下，定可成功。"圆朗颇以为然。即遣使赴浚仪，礼迎世彻，不料又有人谏阻圆朗，引李密杀翟让事，作为证据，惹得圆朗又疑惑起来。为圆朗计，迎刘世彻，原是不合。至世彻率众驰至，留待城外，满望圆朗出迎。不意圆朗却召他入谒，他知圆朗变计，意欲亡去，更恐圆朗出兵追击，反为不妙，没奈何入城进见。圆朗令为司马，将他部众留住，但命亲卒数百人，同他东往，招抚谯杞二州。东人闻世彻名，无不归附，事为圆朗所闻，益加猜忌，竟将他召还，刺死了事。

唐秦王世民，正欲进击兖州，忽有朝使到来，促令入朝，乃将兵事属齐王元吉，自己驰驿入都，及谒见高祖，具陈圆朗可取状，高祖因复遣诣黎阳，会大军趋济阴，连拔十余城，声振淮泗，不料诏命又下，复令班师。已伏后事。世民不敢违慢，只得令淮安王神通，及行军总管李世泜任佔进攻兖州。哪知黑闼借到突厥兵士，又复长驱南下，来攻山东，于是淮安王神通，不得不移兵防御，就是幽州总管李艺，也奉诏助攻黑闼。偏黑闼进兵甚猛，就是旧属曹湛、董康买等人，亡命鲜虞，也聚众来会，先攻定州，继陷瀛州，刺史马君武被杀。神通自知不支，急请济师，有诏令淮阳王道玄为河北道行军总管，与行台民部尚书史万宝，协同讨贼，再命齐王元吉，作为后应。道玄年才十九，负勇使气，引兵三万，直抵下博，一面约万宝继进。万宝含糊答应，密语部将道："我奉手敕，曾云淮阳小儿，恐致偾事，军务俱委老夫。今王轻躁妄进，若与他同出，必致尽陷，不如以王饵敌，王若失利，贼必争进，我坚阵待着，乃可破敌。"言已，遂约束军士，不准轻出。陷死淮阳，咎有专归。道玄总道他来援，大胆前驱，适有泥淖在前，传令三刻逾沟，自把马缰一扯，两足一夹，便一跃过去。部兵不敢落后，也陆续逾沟，才越半数，那刘黑闼竟带领大众，漫山遍野而来。道玄不及整列，未免着忙，但已碰着大敌，也只可拚出性命，上前抵敌。说时迟，那时快，黑闼鼓众直前，立把道玄围住。道玄仗着勇力，左冲右突，大呼杀贼，可奈敌众越来越多，冲开一层，又有一层，冲开两层，又有四五层，看看手下将尽，自身也受了数创，索性从敌众最多处，闯将进去，格毙了数十人，大吼一声，喷血而亡。写道玄之战死，懔懔有神。部众失了主帅，当然大溃，一大半为贼所杀。这时候的史万宝，方整军出来，但见前面溃兵，纷纷窜回，随后便是刘黑闼大众，大约有四五万，统是雄赳赳的大汉，亮晃晃的利械，不由的害怕起来。万宝方下令进战，偏军士不依号令，反向后倒退，害得万宝也没有主见，只好策马返奔。敌众乘势追上，好似泰山压顶一般，唐军不及逃走的，都冤冤枉枉的送了性命。万宝不死，尚无天道。秦王世民，闻到败耗，不禁唏嘘道："道玄常从我征伐，见我常深入贼阵，也不顾利害，冒险轻试，谁料也竟因此毕命呢。"一面说，一面流涕。高祖也为悲悼，追赠左骁卫大将军，谥曰壮。何不加罪史万宝？

自道玄败死，山东震骇，洺州总管庐江王瑗弃城西走，州县又降附黑闼，不到半月，黑闼已尽复故地，仍据洺州，作为都城。齐王元吉，及淮南王神通，都逡巡畏缩，不敢向前，高祖欲再遣世民出征，只心中却有些迟疑，一日一日的延宕下去，可巧太子建成，自请东征，顿时喜溢龙颜，

立授他为山东道行军元帅，所有河南河北诸州，并受建成节制，建成奉旨，自欢欢喜喜的启程去了。就中却有一段别情，待小子略行表明：原来秦王世民，屡建奇功，受封天策上将，位居王公上，开府置属。世民延揽文豪，共得一十八人，俱号为文学馆学士。所有十八人姓名籍贯。列表如后：

杜如晦杜陵人。房玄龄临淄人。虞世南余姚人。褚亮钱塘人。姚思廉万年人。李元道陇西人。蔡允恭江陵人。薛收汾阴人。薛元敬收从子。颜相时万年人。苏勖武功人。于志宁高陵人。苏世长武功人。李守素赵州人。陆德明苏州人。孔颖达衡水人。盖文达信都人。许敬宗新城人。

这十八个学士分为三番，轮流值馆。世民暇时，常至馆中讨论文籍，彻夜不倦，且令阎立本图像，褚亮作赞，时人称为十八学士登瀛洲，便是这处的出典。特别表明。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阴忌世民，且因高祖起兵时，曾与世民面约，立为太子，及受禅即位，将佐复以为请，经世民一再固辞，方立建成为太子。建成性耽酒色，又好游猎，元吉酷肖乃兄，并且加甚，高祖屡加训斥，且有易储的意思。建成惶惧得很，遂与元吉协谋，共倾世民。高祖晚年，又多内宠，妃嫔生子，不下二十人。内有张尹二妃，便是晋阳宫内入侍的二姝，妖柔善媚，尤得高祖欢心。是两个开国功臣，理应加宠。尹德妃生子元亨，封酆王，张婕妤生子元方，封周王。建成、元吉，谄事妃嫔，各有馈遗不绝，至对着尹张二妃，更为曲意奉承，甚至略迹言情，无微不至。一语够了。独世民不屑内交，就是遇着二妃，亦不过一揖了结，所以宫禁里面，统称赞建成、元吉，未尝说及世民。

至世民平洛，高祖遣妃嫔数人，赴洛阳选阅宫女，并收检府库珍物，妃嫔等有私求，世民一律拒绝。淮阳王神通有功，世民拨给公田数十顷，偏张婕妤的父亲，也羡此田，令婕妤转求高祖。高祖未悉前情，竟下敕指给。神通因世民已有教令，占先不占后，毅然不与。张婕妤遂入诉道：“奉敕赐妾父田，秦王偏夺给神通，未知何意？”高祖遂怒责世民道：“我的诏敕，难道尚不及汝的教令么？”世民料有谗言，但亦不欲遽辩，含糊谢罪。高祖余恨未平，复语左仆射裴寂道：“此儿久握兵权，为书生辈所教坏，不似前日的恭顺了。”尹德妃父阿鼠，倚势作威，秦王府属杜如晦，行经阿鼠家门，被豪奴拖落马下，殴折一指。且詈道：“汝系何人？敢过门不下马么？”如晦狼狈回府，方诉知秦王。那宫监已传秦王入宫，既见高祖，即遭呵责道：“我妃嫔家，尚为汝左右所凌侮，况下民呢？”世民据实陈明，高祖终未肯信，将他叱退。开国之主，尚且如此。无怪夏桀商纣。张尹二妃，因谗间得行，越发装娇撒痴，说得世民一钱不值。且白高祖道：“皇太子仁孝，陛下应把妾母子，托付与他，必能全保。”何如赐为太子妃？高祖信为真言。嗣因世民入宫侍宴，见诸妃嫔环列座前，未免忆念生母，背地下泪。尹张等复交谮道：“海内无事，陛下春秋已高，宜寻宴乐，独秦王侍宴下泪，料他深意，定是憎嫌妾等。陛下万岁后，妾等母子，必不为秦王所容，所以妾等前日，曾愿陛下嘱托太子哩。”高祖劝慰数语，遂日亲建成、元吉，渐与世民相疏，就是世民东讨圆朗，忽召忽遣，忽遣忽召，无非是怀疑的见端。

还有太子中允王珪，及洗马魏征，也恐世民功高，将夺储位，因劝建成道：“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因名分居长，得就东宫，此时不立大功，恐未能镇服海内。今刘黑闼亡命余生，复据东土，胁从无多，人心未定，殿下可自请出征，讨平残孽，借取功名，且结识山东英俊，作为指臂，庶几储位得安了。”建成依计请行，魏征等一同随往。途次接得相州、桓州的警电，接连被陷，到也惊心。嗣得魏州总管田留安捷报，说已击破黑闼，擒住莘州刺史孟柱，收降敌卒六千人，于是放心前行，会同齐王元吉，直向魏州进发。是时山东州县，多应黑闼，上下相猜，人心离怨，惟田留安待遇吏民，坦然不疑，尝语吏民道：“我与尔曹，均为国御贼，应该同心协力，必欲弃顺从逆，可斩我首，自去求取富贵。”吏民闻言，皆涕泣誓死。内有黑闼旧党苑竹林，阴怀异志，由留安察悉情伪，反引置左右，好言慰谕，委以管钥。竹林竟因此感激，愿为所用。黑闼连攻数次，均被击走。不没田氏。

至建成、元吉，行至昌乐，黑闼即引兵来争，

两次列阵，均未交锋。魏征语建成道："前破黑闼，所有贼将，都挂名处死，妻子系虏，所以余众尚存。统为尽力，今宜悉释俘囚，一律慰遣，彼等既得生机，何必自投死路？此离彼散，黑闼自无能为了。"釜底抽薪，莫善于此。建成立即照行，果然黑闼部下，逐日散去；更兼粮食已尽，不能再持，遂乘夜遁走，至馆陶永济桥，桥尚未成，不得径渡。建成、元吉，率大军从后追赶，将至桥旁，为黑闼所见，令王小胡背水为阵，自督兵火速造桥。桥已粗成，即策马奔过桥西，众遂大溃，多半弃仗降唐。唐军渡桥追黑闼，才过千人，桥忽崩坏，黑闼得率数百骑遁去，建成收军回营，遣骑将刘弘基，率万人穷追黑闼。黑闼日夜奔走，不得休息。及至饶阳，从骑只百余人，俱有饥色。饶州刺史葛德威，开城出迎，黑闼不欲入城，由德威再三固请，乃随入城中，暂憩市间。当有官役持送酒食，黑闼狼吞虎咽，大喝大嚼，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蓦见德威引兵到来，一声吆喝，便把黑闼等围住，拿得一个不留。黑闼弟十善，也同时获住，送诣大营。建成恐中途被劫，遂将黑闼兄弟等，枭首洺州，黑闼临刑叹道："我本在家锄菜，为高雅贤辈所误，竟致此祸，悔无及了。"黑闼既平，圆朗大惧，淮安王神通，与李世泜合兵，又进攻圆朗，圆朗硬着头皮出城，屡战屡败，结果是弃城夜奔，走至中途，为野人所杀，了结残生，唐军方移攻高开道，巧值开道部将张金树，枭开道首，投营输诚。有诏授金树为北燕州都督，于是东北一带，均已荡平。总计刘黑闼先后僭号凡三年，徐圆朗僭号亦三年，高开道僭号共六年，爝火微光，终归消灭。再作一束，了过三盗始末。

李艺杜伏威，阴惮唐威，先后入朝称贺。高祖封艺为左翊卫大将军，伏威为太子少保，兼行台尚书令，均暂留京师，伏威素与辅公祏友善，亲若昆弟，军中亦称公祏为伯父，畏敬与伏威相等。唐封伏威为吴王，公祏亦得受封为舒国公，既而伏威令养子阚嶷为左将军，王雄诞为右将军，推公祏为仆射，表面上是尊重公祏，暗中实夺他兵柄，令二养子监制左右。公柘知伏威意，也托言学道辟谷，借端自悔。以假应假，也是好看。及伏威入朝，留公祏守丹阳，令雄诞握兵为副，且密嘱雄诞道："我至长安，如不失职，毋令公祏为变。"雄诞允诺。哪知伏威一去，公祏即欲举事。可巧雄诞有疾，遂诈为伏威书，嘱代掌兵，一面遣私党西门君仪，嗾使雄诞助己为逆。雄诞闻兵权被夺，正疑伏威食言，及与君仪会谈，才知公祏诈计。竟从床上跃起道："天下方定，吴王又在京师，大唐所向无敌，奈何无端为逆，自求灭族呢？雄诞今若从公，不过延生百日。大丈夫怎可偷生惜死，自陷不义？为语辅公，不敢从命。"君仪返报公祏，公祏即发兵至雄诞寓中，将他拿下，用帛勒死。雄诞虽忠，可惜无才。公祏又诈称伏威不得南还，贻书令起兵北向，遂大修铠仗，厚积粮储，居然自称宋帝，遣部将徐绍宗侵海州，陈正通寇寿阳，用故人左游仙为兵部尚书，兼越州总管，处置军务。

唐廷闻报，即命赵郡王孝恭，率舟师趋江州，岭南道大使李靖，率交广泉桂步兵趋宣州，怀州总管黄君汉出谯亳，齐州总管李世勣出淮泗，四路会齐，同讨公祏。孝恭将发，与诸将宴集，命吏取水，忽变为血，诸将皆相顾失色。孝恭谈笑自如，且语诸将道："这是公祏授首的预兆，令人喜慰，何有他虑？"孝恭此言，颇有大将材。遂调集战舰，即日起行。途次闻黄州总管周法明，为洪州总管张善安所杀，不禁失声道："善安也从贼么？盗心未改，恰是可忧。"嗣复接到捷音，乃是安抚使李大亮，已诱执善安，送往长安，又喜语诸将道："公祏已失去右臂，可保无虞了。"看官道张善安是何人？他本是个兖州贼帅，兖州平后，降唐为洪州总管，至公祏叛命，阴与联络，据住夏口。周法明出兵黄州，进屯荆口镇，夜在战舰中饮酒，善安恰令军士扮作渔人，潜上周船，将法明刺死。李大亮闻法明被刺，即领兵往攻洪州，与善安隔水遥语，谕以祸福。善安道："善安初无反意，只为将士所误，逼我至此，今若再降，恐终不免祸，奈何？"大亮道："张总管既有降心，便与我同是一家了。"因单骑渡水，径至善安军前，与善安携手共语，示无猜嫌。善安大喜，情愿悔过投诚。大亮与约而归，善安也率数十骑诣大亮营，大亮禁从骑入门，只引善安入谈。善安语

毕欲辞，忽大亮背后，闪出武士数人，竟将善安拿住。从骑仓皇遁回，召集全营，来攻大亮。大亮令人示谕道："我未尝羁留张总管，张总管恐回营以后，将士或有异心，因自愿留住，君等何故恨我？"绝妙好辞。善安部众听了此言，俱痛骂张善安，说他卖众媚人，遂陆续散去。大亮即遣人押送善安，径往长安去了。

孝恭闻报后，兼程疾进，连破公祏守兵，拔鹊头镇，复下梁山等三镇，公祏遣部将冯慧亮、陈当世等，领舟师三万，屯守博望山，陈正通、徐绍宗率步骑三万，屯守青林山，再就梁山下面的江路，连接铁锁，阻住来船，并在两岸筑城结垒，屹成巨障。孝恭与李靖进次舒州，李世勣引步卒逾淮，拔寿阳，次硖石，慧亮等坚壁不战，孝恭遣奇兵断他粮道，敌营遂虑乏食，夜出袭孝恭营，孝恭早已预备，也还他一碗闭门羹，敌无从逞技，只好引还。越日，孝恭集诸将议事，诸将皆前请道："慧亮等拥兵据险，急切未易攻下，不若直指丹阳，捣他巢穴。丹阳一破，慧亮等不降何待？"恭颇欲依议，孝靖独出阻道："公祏精兵，虽多在此地，但手下健卒，料尚不少。今博望诸栅，尚不能拔，公祏保据石头，难道反容易攻取么？若我军进攻丹阳，旬日不下，慧亮等蹑我后尘，腹背受敌，岂非危道？靖看慧亮正通，皆百战余贼，本意非不欲战，但因公祐立计，令他持重，意欲老我师徒，乘懈来击，我今先用羸卒诱他出来，然后驱精兵压贼，一举便可荡平了。"说至此，正值伏威部将阚墩到来，孝恭即差人迎入，原来阚墩随伏威入朝，受命为越州都督，伏威病殁京师，高祖令他抚绥部曲，及助讨公祏，所以奉命南下，来见孝恭。孝恭大喜，当下命羸兵先攻贼垒，自勒精兵结阵，在后待着。果然正通等出兵来追，才经里许，即遇孝恭大军。那时明知中计，也只得挺身接仗。忽见唐军中突出阚墩，免胄语敌众道："汝等不识我么？敢与我战。"敌众多阚墩旧部，自然倒退，或且下拜。唐军趁势杀出，奋力向前，正通等尚想拦截，奈部众已无斗志，纷纷逃走，随你正通如何骁悍，到此也败退下去。孝恭与靖穷追数十里，毙敌无数。博望、青林两戍卒，统皆溃散。李靖遂进薄丹阳，吓得公祏胆战心惊，无心固守，竟潜出后门，带了家属，及从骑数千人，飞风般的遁去了。正是

诈力两穷惟出走，兴亡各判在须臾。

究竟公祏能否逃生，待至下回续叙。

刘黑闼之乱，谁激之？唐高祖激之也。建德旧将，既不能杀之，又不能用之，故黑闼一起，而啸聚至数万人，迨既奔突厥，死灰复燃，不数月间，又得规复故地。李道玄轻进丧身，史万宝甫战即败，庐江王瑗弃城远遁，齐王元吉逗兵不进，建成才智，不秦王若，而独得平贼者，赖有魏征一策以解散贼心耳。辅公祏挟诈起兵，一王雄诞且不能屈，徒伪托杜伏威之贻书，号令部曲，其不足维系众心，已可想见。阚稜免胄相示，贼即解散，吾犹怪唐廷当日，伏威尚未病殁，何不令其作书谕众，借杜祸萌。必待四路并进，乃得幸克，毋乃晚欤。然尚赖有李孝恭之镇定，与李靖之智谋，才能破敌，类叙之以见二寇之易灭，及高祖之尚属失算云。

第十二回
诛文幹传首长安　却颉利修和突厥

却说辅公祏弃城出走，意欲南奔越州，因左游仙已出任越州总管，所以有心往依。偏唐将李靖入丹阳，李世勣不肯放松，连夜追来。公祏奔至句容，从骑只五百人，到了天暮，投宿常州，闻部将吴骚等，拟执己献唐，连忙斩关逃去，随身妻子，一并弃去，只有心腹数十人，走至武康，为野人所攻。西门君仪战死，公祏被擒，送至丹阳，立即枭斩，传首长安。又出兵分捕余党，凡自左游仙以下，多半捕诛，约计公僭号，仅阅六月，即就歼灭。江南皆平，高祖闻捷，大喜道："靖系萧辅的膏肓呢。萧辅指萧铣及辅公祏。虽古韩白卫霍，无以过此。"遂授孝恭为东南道行台右仆射，靖为行台兵部尚书。既而行台罢撤，孝恭改任扬州大都督，靖为都督府长史，惟张善安解入京都，廷讯时季罪诸将，自称无辜，高祖却也赦宥。嗣由丹阳搜得逆书，由孝恭尽行赍献，善安明与公祏通书，无可抵赖，方才伏诛。只公祐伪造伏威的诈书，也由高祖检视，疑为实事，即追除伏威名籍，籍没家资。阚稜恃功不逊，为孝恭所憎，也把他所有田产，一并籍没。阚稜不服，竟与孝恭争论，惹得孝恭怒起，竟诬他与公祏通谋，杀死了事。伏威受枉，阚稜尤觉含冤。孝恭之罪，百口难辞。秦王世民，颇知伏威等含冤，及即位初年，始为昭雪，发还家产，这且慢表。

且说唐高祖武德七年，中国大势，已归统一，所有从前盗名窃字，割据州县诸草寇，尽行消灭，只有梁师都尚据朔方，未曾削平。高祖暂息兵争，整顿内治，于是正官阶，定学制，修刑法，官阶分作数级，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次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又次为御史台，又次为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共九等，又次为将作监，又次为国子学，又次为天策上将府属，又次为左右卫至左右领卫为十四卫，东宫置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三少即少师，少傅，少保。詹事，王公置府佐国官，公主置职司，并为京职事官，州县镇戍，为外执事官。文散官自从一品起，至从九品，分二十八阶，武散官自从一品起，至从九品，分三十一阶，大致是参照隋制，互有损益，学制有国子学三品以上之子孙入之。太学、四五品以上之子孙入之。四门学、六七品之子孙及庶人之俊造者入之。律学、八品九品之子孙及庶人之习法令者入之。书学、习文字者入之。算学习计数者入之。六种，均隶属国子监，惟崇文馆、弘文馆等，为宗亲及功臣子弟入学，不归国子监统辖。此外如各州县乡，一律置学，限年毕业，按次递升，与选举法并行，学校以习经为主要科，选举以命策为主要科，各有进阶，不相混杂。刑法多从隋旧，十恶不赦，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五刑，笞、杖、徒、流、死。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俱依隋律。另订十二律，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与隋制互有异同。此三条为立国大纲，故特别叙明。就是租、庸、调三法，亦重行订定，人民十六岁以上为丁，每丁给田一顷。岁入租粟二石，便叫作租。丁男随乡所出，输纳绫绢絁绵布麻等，立有定限，便叫作庸。人民每岁应充公役二十日，如不欲充役，当酌出庸值，以日为计，每日出绢三尺，二十日须出绢六丈，便叫作调。倘或有事征发，阅十五日，将调免去，三十日租调俱免，遭小灾免租，遇中灾免调，遇大灾租庸调俱免。士大夫既经食禄，不得与民争利，征取有制，海内称便。唐立租庸调法，已见第七回中，此处再行叙及，因相传为唐室美制故耳。

正在整纲饬纪的时候，忽由庆州出一骇闻，

乃是都督杨文幹造反，全州俱被占领了。原来杨文幹常宿卫东宫，与建成最相亲昵，建成与世民有隙，常与文幹密谋，欲害世民，元吉亦常参议，且语建成道："欲杀世民，但教弟一举手，便足了事，何必多设谋划呢。"谈何容易。文幹很是赞成。一日，世民从高祖幸元吉第，元吉令护军宇文宝等，埋伏室内，因潜告建成，欲践前言。建成摇手劝止，元吉艴然道："我不过为兄设法，与我何关得失呢？"建成道："弟不闻投鼠忌器么？父皇已老，倘或受惊，岂非增罪。"建成尚知有父。元吉乃止。建成私募壮二千余人，为东宫卫士，更调入幽州健骑三百名，分置东宫诸坊，一面荐文幹为庆州总管，暗令募选骁壮，送入长安。高祖幸仁智宫，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随行，建成语元吉道："秦王此行，且遍见诸妃，渠多金宝，必一律赂遗，诸妃得了厚赂，总替秦王帮忙，我怎得箕踞受祸？安危大计，决诸今日。"元吉笑道："兄前日若依弟言，此人已早除去了。"建成道："今日父皇出行，可以举事。"元吉问计将安出？建成附耳道："如此如此。"元吉道："此计甚妙。"遂与建成别去，建成即阴令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潜运甲仗，往遗文幹，令他即速起兵，表里相应。焕等行至中途，自恐事泄被祸，径向高祖前告变。高祖大怒，立遣司农卿宇文颖，驰召文幹，元吉闻知。捏着一把冷汗，忙嘱颖传语文幹，令毋入京。文幹既得颖言，便道："一不做，二不休，我不如造反罢！"遂引兵趋宁州，高祖又亲书手诏，促召建成，建成大惧，不敢径行。詹事主簿赵弘智，劝建成贬损车服，轻骑谢罪。建成左思右想，也无别法，不得已轻车减从，往抵行宫，入谒高祖，便投身委地，接连磕头。高祖痛责一番，令左右拘住建成，监禁幕下。那宁州警报，已似雪片般到来，补说被围，继说被陷。高祖忙召世民问计。又要请都令郎。世民答道："文幹竖子，有何足畏？地方有司，如不能剿灭，便遣一将往讨，自可立平。"高祖道："事连建成，恐多响应，不如由汝亲行，待平贼回来，当立汝为太子，黜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不足为变，若再跋扈，汝亦容易扫平呢。"此语亦属失当。世民奉命即行。元吉亟贿托妃嫔，为建成缓颊，复央封德彝劝回上意。德彝本隋室佞臣，此时竟邀高祖宠眷，往往三言两语，得快天颜。内浸外润，不怕高祖不为所迷。仍命建成还守京师，但责他兄弟不睦，后当痛改前非。一面归罪王珪、韦挺，及天策参军杜淹，说他搆搧是非，并流嶲州。三人真是晦气。世民引军西向，才至宁州附近，文幹部众，已是惊惧万分，因即刺杀文幹，携手迎降。宇文颖也被擒住，押送长安，讯明正法。至世民还军，高祖已经还朝，并不提及易储事。世民料知中变，付诸一笑罢了。天子无戏言，况易储问题，关系重大，奈何轻许，又奈何轻忘？

且说东突厥主处罗可汗，既迎纳萧后，及炀帝幼孙杨政道，见第六回。便欲为隋报仇，有意南侵。更兼梁师都据有朔方，屡遣人至突厥乞师，且愿为向导。处罗乃遣将分出，自拟督兵取并州，安插杨政道，群臣多半劝阻，处罗道："我父失国，赖隋得立，此恩如何可忘？"事详第六回。遂不听群谋，决计亲行。命驾将发，忽然生起病来，二竖为灾，数日殒命。处罗有子奥射设，面丑身弱，隋义成公主，将他废锢，另立处罗弟颉利可汗，自己又嫁与颉利，作为可敦。原来为此。堂堂帝女，四嫁胡主，太不怕羞。公主从弟善经，与王世充使臣王文素，均留居突厥，乃共白颉利道："从前启民可汗，为兄弟所逼，脱身奔隋，幸亏文帝救护，得还故土。今唐天子非文帝子孙，可汗应奉杨政道，南伐唐室，借报前恩。"颉利正席父兄遗业，士马强盛，屡图南略，一闻此言，当然乐从，遂屡次入寇。高祖以中国未宁，不欲与突厥相争，常遣使赍书修好。偏颉利请求无厌，屡将唐使拘住，且与梁师都再四加兵，自武德四年至七年，争战不休，互有胜败。唐并州总管府长史窦静，请就太原广置屯田，即耕即战，秦王世民也以为请，仍依议举行，岁收谷得数千斛，少纾边困。但颉利总出没无定，防不胜防，或劝高祖道："突厥屡寇关中，无非因长安繁丽，意欲入境大掠，得偿欲壑。若陛下弃此不都，把长安化作一炬，那时胡人失望，自不愿再来了。"真是呆话。高祖竟信为良策，即遣宇文士及，赴襄邓间择都，以便南徙。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又竭力怂恿，愈早愈妙。愚不可及。独世民进谏道："戎狄为患，自古皆然，陛下以圣武龙兴，奄有中夏，精兵百万，所向

无敌。奈何因胡虏扰边，遽欲迁都他避，这不但贻羞四海，并且遗笑千秋。愿假臣儿数万兵士，宽限岁月，保可系颉利颈，生致阙下，万一不能，迁都未迟。”快人快语。高祖也不禁勃然道：“此言深合朕意。”当召还士及，取消此议。世民乃退。不意建成复连结妃嫔，共潜世民道：“突厥犯边，得赂即退。秦王托词御寇，实欲总握兵权，为篡夺计，陛下奈何不察？”为此数语，又把高祖的心肠，似小辘轳的乱撞起来。名为开国之主，实是一个糊涂人物。

越宿，出猎城南，令建成、世民、元吉驰射角胜。建成有胡马肥壮，独喜蹶跃，遂持辔授世民道：“此马甚骏，能超过数丈深涧，弟素善骑，试一乘何如？”世民即一跃上马，往逐一鹿，鹿将追及，马忽仆倒。世民不待马蹶，已跳出圈外，待马仆而复起，复跃上马身，三仆三跃，毫不受伤，因旁顾左右道：“死生有命，岂是暗算所能致死么？”建成闻言，不觉失色。至校猎已毕，又去贿托尹张二妃，尹张二妃，复向高祖饶舌，谓：“秦王自言天命所归，将为真主，断不至有浪死的情理。”高祖顿时大怒，先召建成、元吉侍侧，然后召世民面斥道：“天子自有天命，不是智力可求，汝为什么专想此位哩？”世民忙免冠顿首，请下法司案验。高祖怒尚未解，忽有一内监入报道：“突厥大举入寇，前锋已到豳州了。”恰是世民的救星。高祖被他一惊，才将怒意打消，改容慰勉世民，令他仍然冠带，与商战守事宜。世民道：“火来水淹，后来将挡，臣儿愿出去一战。”高祖喜慰道：“元吉可随同前去，可战乃战，可和便和。”世民、元吉，同声应命，当即出调将士，隔宿启行。高祖亲至兰池饯别，赐世民美酒三杯，元吉一杯。世民并非小孩子，何高祖待之若婴儿。两人饮毕谢恩，炮声一响，大军启行，高祖还跸，世民、元吉，均驾马驰去。

将至豳州，闻突厥连营百里，气焰甚盛，元吉已有惧意，世民令侦骑再行探明，俟得返报，说是：“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兵士确有数十万人。”世民从容道：“两酋同来，我自有法破他，不必多虑。”已有成算。遂驱军再进，径抵豳州，依城下寨。是时关中久雨，粮运阻绝，士卒已久苦征役，疲敝不堪。朝廷及军中，均以为忧。独世民不动声色，措置自如。到了次日，颉利率铁骑万余，奄至城西，列阵五陇坂，昂然待战。世民顾元吉道：“今虏骑凭陵，断不可示他怯弱，理应出营与战。弟能与我同往否？”元吉嗫嚅道：“虏…虏势这般强盛，勿…勿宜轻出与争。倘或失利，悔…悔不可追。”世民答道：“颉利、突利，名为叔侄，实具猜嫌，突利乃始毕子，始毕传弟处罗，处罗复传弟颉利，兄弟相及，因致突利失位，应亦不平。颉利恐突利生嫌，因令镇守东方，也封他为可汗。今日连兵来此，我正可就中取事。别人怕他，我却不怕，汝不敢往，我当独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突利履历，即借世民口中叙过。言毕，即带领百骑，驰诣颉利阵前，大声呼语道：“我朝与可汗和亲，为甚么负了前约，深入我地？我便是秦王李世民，可汗能斗，快出与我斗，若率众来战，我亦不怕，我手下只有百骑，足当汝等万人。”子龙一身都是胆，此语可移赠秦王。颉利闻言，还疑世民是诱敌计，笑而不答。已堕世民计中。世民见突利自为一队，与颉利隔一沟水，遥对作斜角状，因复遣骑将往告突利道：“尔前日与我同盟，有约在前，缓急相救，今乃引兵攻我，奈何没有香火情？”别人用反间计，都从秘密处下手，世民却故意明言，令他启疑，用计尤妙。突利亦寂然不应。突利也堕入计中。世民又故意驰至沟旁，牵缰欲涉，颉利乃遣人来止世民道：“王不必渡沟，我来并无他意，不过欲与王更申盟约呢。”世民乃勒马道：“可汗既欲申盟，但遣一介使臣，即足了事，何必用大兵前来？欲战即来，欲和即退。”再逼数语，妙不可阶。颉利乃麾兵少却，会值大雨滂沱，乃各引兵还营，世民语诸将道：“胡虏所恃，惟有弓箭，今积雨连旬，箭胶俱解，弓不可用。他似飞鸟折翼，无从高飞，我却刀槊快利，以长制短。及此不乘，尚待何时？”于是令军士饱餐一顿，冒雨复进。且遣人往谕突利，极陈利害。突利欣然应命。颉利因世民骤出，正在惊疑，亟召突利入商，意欲出战，突利道：“天雨未霁，运饷艰难，我军又深入无继，就使战胜，亦不能深入长安，一或败衄，祸将不测。况秦王素号能军。未见得定是我胜，不若与他讲和为是。’颉利默然，乃遣突利与部帅阿史那思

摩，往见世民，申请和亲。世民坦怀相待，突利甚喜，愿与世民结为兄弟，彼此很是款洽，遂定盟而去。

世民收军回朝，突厥复遣阿史那思摩入觐，高祖引升御榻，慰劳再三，并封他为和顺王。思摩拜谢欲归，诏令左仆射裴寂，偕思摩至突厥答聘，许他互市，裴寂也修好而还。无如戎狄无信，性好反复，讲和未几，又遣将寇边。高祖不觉动怒，顾语侍臣道："突厥如此狡诈，朕将督大军亲征，往时通使突厥，以敌国礼相待。所以通用国书，今当改书为敕，问他何故屡扰我境，卿等可替朕草诏便了。"侍臣承旨拟敕。敕文拟定，由高祖阅过，即遣使赍递。看官！你想颉利可汗，本是个骄矜自大的人物，骤然接到诏敕，怎肯顺受？当下将唐使拘住，即发兵分寇灵相潞沁韩朔诸州。代州都督蔺謩，与突厥兵交战新城，失利而还，乃令行军总管张瑾屯石岭，李高迁趋大谷，分御突厥。一面向唐廷告急，高祖命秦王世民出屯蒲州，调李靖为安州大都督，出屯潞州，任佑为行军总管，出屯太行，李靖甫至潞州，见张瑾单身逃来，报称全军覆没，连长史温彦博，都被擒去。靖留住张瑾，行文至秦王世民，及总管任瓌，约他三路齐进，并力夹攻。世民正拟出发，忽由颉利遣使请和，愿将温彦博放还，仍敦旧好。世民正言诘责，命他速归彦博，才准罢兵。来使唯唯而去。原来彦博被执，颉利因他职掌机要，问及唐廷兵粮虚实，彦博默不一答，竟被徙往阴山，复纵兵进逼灵州。灵州都督王道宗，兜头痛击，杀死虏兵数千人，颉利乃退。嗣闻秦王世民等，将会师前来，又觉惶急异常，乃遣使卑辞乞和，经世民与他定约，慌忙追还温彦博，送归唐营。两下里又算息兵，世民仍入都复旨，自是威名益著，遭忌益深。建成、元吉，佯与为欢，邀世民夜宴，置毒酒中。世民哪里晓得？及饮毕归府，猝然心痛，喉中亦非常作痒，竟至咯血数升，卧不能起。百密未免一疏。不死还是大幸。淮安王神通，报知高祖，高祖亲往问疾，由世民呜咽陈词，粗述情由。高祖长叹数声，乃语世民道："我起自晋阳，得平中原，多出汝力，本拟立汝为太子，汝乃固辞，因立汝兄建成。现在储位久定，不忍再易，但看汝兄弟终不相容，同处京师，暗斗日烈，计惟遣汝出居洛阳，自陕以东，由汝作主，可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大都耦国，尚为乱本，况一国中有两天子耶？唐天子所嘱诸语，俱属谬误。世民涕泣道："这非臣儿所愿，臣儿岂可远离膝下。"高祖道："这是权宜的计策，汝宜顺我意计，免得相残。"世民勉强受命。待高祖回宫，又休养了数日，病势渐愈，乃召集僚属，整顿行装，专待明诏一下，即行陛辞。不料俟至兼旬，并没有明诏下颁，眼见得是又信谗言了。小子有诗叹道：

人心最忌是怀私，一寓私心即被欺。
况是堂堂天子贵，胡为投杼屡生疑？

究竟世民能否赴洛，且至下回表明。

建成、元吉，智勇远不逮世民，乃得此贤兄弟以为助。正应式好无尤，联作指臂，而乃两不相容，私结妃嫔，阴募壮士，且嗾使杨文幹之叛命，欲为表里相应之举，是诚何心哉？岂除去世民，即能安然为嗣皇帝，俨然作皇太弟乎？况文幹一发而即诛，势若发蒙振落。至于出拒突厥，元吉畏缩不前，独世民从容谈笑，卒却强胡。为建成、元吉计，亦当自愧弗如，收拾邪念，乃复下毒酒中，惟恐世民不早死。骨肉成仇，一至于此，是真李氏之大不幸也。然推原祸始，实皆由高祖酿成之：立储不慎，已为一误；欲易储而复不易，又为一误。迨命世民居洛阳，又复中悔，卒至喋血宫门，手刃同气，可胜慨欤！读是回，可为世之父子兄弟，作一龟鉴焉。

第十三回
玄武门同胞受刃　庐江王谋反被诛

却说建成、元吉，闻世民将往洛阳，又私自相谋道："秦王若至洛阳，大权在手，势更难制，不如留住长安，尚是一个匹夫，还可设法除他呢。"乃密令心腹数人，迭上封事，只说是"秦王左右，得赴洛阳消息，无不喜跃。此去恐不复来"云云。那时老昏颠倒的唐高祖，又为他所惑，竟将秦王镇洛的嘱言，搁置脑后。世民以高祖一再信谗，也自觉孤危起来。可见玄武门之祸，全是高祖激成。元吉且想出一法，欲招诱秦府骁将，使为己用。他平时所畏惧的，是秦府中的尉迟敬德，敬德善用槊，又善避敌槊，每当出战，轻骑入敌阵中，敌虽聚槊攒刺，终不至受伤。且往往夺取敌槊，还刺敌人，各将无不畏服。元吉亦常习槊，欲与敬德角艺，敬德请元吉加刃，自己独把刃除去，一往一来，角逐多时，元吉恨不得将敬德一槊刺死，偏敬德似生龙活虎一般，左跳右跃，无从下手。嗣经元吉觑出破绽，兜心一槊，总道他已受创，哪知敬德是卖弄手段，故意直立，令他刺来，待至槊已接近，竟用手接住，奋力一扯，把槊夺去，元吉反剩了一双空手。敬德复将槊给还元吉，令他再刺，元吉再刺再失，三刺三失，方不敢与敬德交手，赧颜而退。史称敬德善槊，一再提及，俗小说中反说他用铁鞭，不知何据。但心中却很是畏忌，密劝建成与他结交，私赠金银器一车。敬德拜辞道："敬德出身微贱，值天下丧乱。久陷逆地，幸亏秦王提拔，得事圣朝，现欲酬报知遇，尚愧未遇，至于殿下前更无功效，何敢当赐？若私许殿下，便怀二心，徇利弃忠，恐殿下亦所不取呢。"建成无词可答，只得收回送礼。敬德转语世民，世民道："公心如山岳，虽积金至斗，公亦不移，但恐非自安计，还应思患预防。"敬德受教而出。隔了数日，果有刺客在门外探望，敬德竟把门大开，安卧不动，刺客逡巡自去。建成、元吉，复入诉高祖，诬言敬德有谋反意，高祖竟欲杀敬德，赖世民入朝固请，乃得免罪。元吉又谮程知节，有诏出知节为康州刺史。知节语世民道："大王股肱羽翼，若尽被摧折，身何能久？知节誓死不去，幸早决计。"世民尚是踌躇，忽又接到诏敕，勒令房玄龄、杜如晦两人，出秦王府，于是秦府僚佐，类皆自危。长孙无忌，系世民妻舅，与房玄龄为莫逆交，玄龄私语无忌道："今嫌隙已成，祸机将发，不早为谋，祸及社稷。公与秦王谊关至戚，不若劝王为周公事，保全家国。存亡安危，正在今日。"无忌告知世民。世民又召问杜如晦，如晦亦劝世民从玄龄言。他如秦府门客，无不怂恿世民，速定大计。只李靖、李世勣两人，不发一言。

会突厥兵又来犯边。建成荐元吉将兵北讨，高祖遂将兵事属元吉。元吉请调尉迟敬德为先锋，且悉简秦府精卒，同讨突厥，敬德亟与长孙无忌，入白世民道："大王尚不早决，祸在目前了。"世民道："同气相关，怎忍下手？"敬德道："人情无不畏死，大众愿以死奉王，这是所谓天授了。天与不取，反且受殃，王奈何沾沾小仁，不顾大局？"世民默然不答。忽有率更丞唐府官名。王晊驰入，似欲有言，因见长孙尉迟两人在侧，一时又未敢遽发。世民早已觉着，便起与王晊密谈。晊说了数语，便即退出。世民因告无忌道："适由王晊来报，谓齐王与太子定计，欲我与太子至昆明池，饯齐王北行，即就席前伏着勇士，置我死地，太子可入求内禅，齐王当立为太弟。"无忌不待说毕，便道："先发制人，后发为人制，两语可决了。"世民叹道："骨肉相残，古今大恶，我诚知祸在旦夕，但欲待他先发，然后仗义出

讨，方为有名。”观此言，可知世民亦处心积虑。敬德在旁接入道：“大王若再不听敬德，敬德不能留居大王左右，束手就戮，请从此辞。”无忌复道：“王不从敬德言，无忌亦当相随同去。”一推一扯，不怕秦王不上此台。世民乃再召府僚集议，大众齐声道：“大王以舜为何如人？”世民笑道：“舜是古圣人，何消问得。”众复道：“假使舜徇父命，浚井不出，必为涂泥，完廪不下，必为灰烬，怎能泽被天下，法施后世？大王既知舜为圣人，何不权宜行事？”世民道：“且问诸龟卜，再决行止。”众乃取龟为卜，突有一人进来，投龟弃地道：“卜以决疑，不疑何卜，今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难道问卜不吉，便好罢手么？”爽快之至。世民视之，乃是幕僚张公谨，便道：“如公言，事果可行么？”公谨道：“非但可行，且应速行。”世民乃决。遂令长孙无忌，密召房杜二人定计。玄龄、如晦，均谢无忌道：“敕旨令我二人，不得事王，今若私谒，必坐死罪，不敢奉教。”无忌还报世民，世民不觉动怒，竟拔出佩刀，持给敬德道：“玄龄、如晦，怎敢叛我，公试持刀往观，若彼二人果无来意，可用我刀杀死了他，持首回来。”前缓后急，是前情亦寓做作。敬德遂与无忌同行，见了房、杜二人，即与语道：“王已决计，公等宜速入！”玄龄道：“我等四人同去，恐惹人注目，宜各归各行，且我与杜公，亦须改装方可。”于是玄龄与如晦，皆改服方士装，令无忌先行，两人陆续前往，敬德独绕道回秦府。世民即与房、杜等定下密谋，越宿照行。

是夕，太白经天，太史令傅奕，密奏太白星现秦野，秦王当有天下，高祖阅奏毕，正值世民入朝，因举原奏示世民，世民请屏去左右，密陈建成、元吉，淫乱后宫。高祖大惊道：“有这般事么？”世民又道：“臣儿自问，无丝毫辜负兄弟，偏他二人时欲加害，谓替世充建德复仇，臣儿若果枉死，永违君亲，已是可痛，且魂归地下，亦愧见诸贼，还乞陛下恩宥！”说罢，竟呜呜咽咽的哭将起来。慧儿也作撒娇。高祖益愕然道：“明日即当审问，汝宜早参。”世民应声趋退，即于夜半调兵，命长孙无忌等带领，往伏玄武门。未几天晓，建成、元吉，已由张婕妤密遣内侍，走报世民密奏情形。元吉即语建成道：“今日入朝，恐防有变，不如托疾为是。”建成道：“内有妃嫔，外有宫甲，秦王虽强，恐亦无法可施，我等不如往参，自探消息。”乃俱乘马入玄武门。进至临湖殿，闻高祖已召集裴寂、萧瑀、陈叔达、封德彝、宇文士及窦诞等人，临朝会审。仿佛一出六部大审。料知情势不佳，立即返奔，将出玄武门，忽闻背后有人叫道：“太子、齐王，何故不入朝？”元吉回头一顾，并非别人，就是积世冤家李世民。他也不遑答应，便从弓袋中取出弓箭，接连三射，均被世民闪过。似此没用，焉能济事？最后一箭，经世民接住，也取弓搭着，向建成射去。建成总道是他还射元吉，毫不备防，飕的一声，竟倒撞马下，呜呼哀哉！元吉不暇顾建成，三脚两步的逃至门首，兜头碰着尉迟敬德，又复返走。世民正追元吉，不防元吉回马撞着，两人都坠落马下。元吉先起，夺世民弓，敬德驰救世民，吓退元吉，即扶世民至别室憩，又出室去追元吉。元吉欲入武德殿，面奏高祖，偏后面弓弦一响，转身却顾，已是不及，恰巧箭入咽喉，立时晕倒。敬德抢步上前，拔刀下斫，枭取首级，复回至建成尸旁，也将他首级枭下，蓦闻玄武门外，人声马沸，料知外面已有战事，因即携了两首，跨上了马，跑至门前。见张公瑾闭关拒守，便问道：“外势如何？”公谨道：“东宫将冯翊、冯立，齐府将薛万彻等，领着好几千人，来攻此门，我故将门掩住，免他闯入。”敬德道：“长孙公所领伏兵，曾否出击？”公谨道：“区区百骑，怎能退敌？现云麾将军敬君弘，在此宿卫，已领兵杀出去了。”敬德道：“待我出兵观战。”公谨乃放他出门。敬德一马驰出，正值守兵败回，报称：“敬将军陷入敌中，已经殉难。还有中郎将吕世衡，已经战死，东宫齐府两军，移攻秦府去了。”敬德大怒，策马径进；驰到秦府门首，为东宫齐府两军所阻，不由的瞋目怒叱道：“咄！你等试看这两个首级，系是何人？”说着，即将两首级悬在槊上，擎示两军，且复大声道：“奉诏诛此两人，如尔等抗违上命，罪与两人相类，尔等亦何苦寻死呢。快快解散，免同受刑！”东宫齐府两军，见血淋淋的两颗首级，确是建成、元吉。且听敬德说着奉诏二字，越觉心虚胆怯，便一哄而散。薛万彻禁遏不住，即带了数十骑，亡奔终南山。冯

翊、冯立，也各自逃去。

高祖因三子俱未朝参，还疑他是彼此避面，乐得模糊进去，再作计较，匆匆辍朝。留裴寂、萧瑀、陈叔达等待命朝堂，自挈妃嫔至海池中，泛舟为乐。外面打架，甚是热闹，他尚全未闻知，挈眷游湖，也可谓莫愁天子。忽见岸上有一个铁甲铁鍪的大将，持着长槊，匆匆奔来，便遥叱道："来者何人？"那将即下马置槊，倒身下拜道："臣便是尉迟恭。"高祖道："卿来做什么？"敬德答道："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起兵诛逆，恐惊动陛下，特遣臣来宿卫。"高祖惊诧道："卿且起来！太子、齐王现在哪里？"敬德起答道："已俱授首了。"高祖不觉失色，连侍侧的妃嫔，也都玉容惨淡，战栗异常。高祖亟命内侍，往召裴寂、萧瑀、陈叔达等人，内侍慌忙驰去。小子乘这来往的空隙，且把尉迟敬德至海池事，略行表明。急忙补叙，不肯渗漏一笔。敬德既吓退宫府两军，复入玄武门回报世民，世民问明情由，便道："事已至此，我只好入宫谢罪。"敬德道："且慢！上意尚未可测，容敬德先去探明。"便将两首级交给世民，自己驰入朝堂，晤着裴寂等人，便与他说明原委。裴寂道："此事如何上闻？"敬德道："待敬德闯入宫去，宁死敬德，毋死秦王。"言毕，即大踏步跑入里面，禁兵拦他不住，竟被他闯至宫前。有内侍出阻道："圣上幸海池泛舟。"敬德不待说完，便转向海池跑去。既已谒见高祖，据实陈明，便即拱手立着，过了片刻，裴寂、萧瑀、陈叔达等人，均随内侍到来。高祖已命拢舟泊岸，便问裴寂等道："不图今日竟见此事，后事将如何处置？"萧瑀、陈叔达齐声道："太子齐王，自起义以来，未尝预谋。反一立储贰，一封王爵，又不闻有甚么功德，徒然离间骨肉，肇祸萧墙。惟秦王功盖天下，内外归心，为陛下计，正当乘这事变，立为太子，委以军国重务。陛下便可垂拱而治了？"乐得推重秦王。高祖方转惊为喜道："这本是朕的素愿哩。"敬德在旁，即乘机入奏道："陛下既愿立秦王，现在外事尚未平靖，请速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节制。"高祖即顾宇文士及道："卿速去拟诏，待朕回朝发落。"士及闻命即去。高祖仍带着妃嫔，乘辇入宫，敬德及裴寂等，还至朝堂候旨。既而高祖临朝，由宇文士及呈上草诏，高祖即命士及出东上阁门，宣布诏敕，安定众心。复遣黄门侍郎裴矩，赴东宫晓谕将士，一律罢归。随即语敬德道："卿去召秦王来！"敬德似飞的去了。高祖仍复还宫，时为武德九年六月庚申日，看似闲笔，恰为承上起下，点醒眉目之文，万不可少。适当盛暑，高祖开襟纳凉，忽见世民趋入，伏地请罪，高祖慰抚道："近日以来，种种怀疑，几似曾母投杼，不能自解。今建成、元吉，胆敢作乱，死有余辜，不过事关骨肉，出此变端，可恨亦可悲呢。"谁叫你酿成此祸。世民仰首，见高祖露着两乳，便用口吮他乳头，眼眶中却簌簌下泪，淋湿高祖胸前。高祖也忍泪不住，世民益复大号。恐是假情。父子正在对泣，那宇文士及及裴矩等，入宫复旨，当然劝慰一番，世民乃告别出外，回入秦府。秦府中人，复白世民道："斩草不除根，终贻后患，建成、元吉，各有子嗣数人，应一并捕诛，方可无虞。"世民也不禁止，一听僚佐所为。于是建成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巨鹿王承义，元吉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统行捕到，一并处死。罪人不发孥，况属犹子，谓非世民之忍，其谁信之？秦府僚佐，尚欲搜捕东宫余党，列名计百余人，世民也不加禁，还是尉迟敬德，极力谏阻道："为罪只有二人，今已诛死，不宜再及支党。若辗转牵连，恐反激成祸乱，何以求安？"世民乃请旨大赦。高祖因颁发赦文，大致谓："凶逆大罪，止建成、元吉二人，其余党与，一无所问。"又诏立世民为皇太子，国家庶事，皆由皇太子处分。自此诏一下，世民虽未受禅，已不啻一嗣皇帝了。句中有刺。

太子洗马魏征，曾劝建成早除世民，至是为世民所知，即召征入见，征长揖不拜，世民益怒，遂呵责道："汝何故离间我兄弟？"征坦然道："先太子若听征言，何至今日受诛？从前管仲为子纠臣，曾射齐桓中钩，人各为主，何必讳言？"世民听了，转易怒为喜道："公可谓抗直了。"遂引为詹事主簿。又召还王珪、韦挺、杜淹，命珪与征同为谏议大夫。嗣又查得庐江王瑗，曾与建成密通书牍，谋害世民，乃令通事舍人崔敦礼，驰驿召瑗，令他入京对簿。敦礼至幽州，见瑗时，只说是

促令入朝，尚未明言对簿事。瑗已自觉心虚，亟召将军王君廓入商。看官听着，庐江王瑗，系太祖孙，高祖从弟，例封王爵，曾与赵郡王孝恭，合讨萧铣，无功可述，移调洺州总管，又因刘黑闼入犯，弃城西走。高祖顾念本支，不忍加罪，改任瑗为幽州都督，且恐他才不胜任，特令右领军将军王君廓辅行。任官务求称职，不应私及亲旧。高祖此举，也是失策。君廓前本为盗，悍勇绝伦，降唐后积有战功，瑗欲倚为心腹，许与结婚，联成亲属，每有所谋，辄为商议，所以奉召入朝，亦邀他入决行止。哪知君廓却自有肺肠，偏视瑗为奇货，欲借他一个头颅，讨好新太子，图些后来的功业。当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语瑗道："事变未可逆料，大王为国家懿亲，受命守边，拥兵十万，难道一介使来，便从他入京么？况太子齐王，为皇上亲子，尚受巨祸，大王入京，恐未必能自保呢。"说着，即佯作涕泣状。瑗奋然道："公诚爱我，我计决了。"死了死了。遂拘禁敦礼，征兵发难，并召北燕州刺史王诜，参谋军事。兵曹参军王利涉进言道："王今未奉诏敕，擅发大兵，明明是造反了。"若诸刺史不遵王令，王将如何起事？"瑗闻言，又不禁忧惧起来，便搓手道："这…这且奈何？"实是没用。利涉又道："山东豪杰，常为窦建德所用，今皆失职为民，不无怨望，大王若发使驰语，许他悉复旧职，他必愿效驰驱，然后遣王诜外连突厥，由太原南趋蒲绛，大王自整兵入关，两下合势，不过旬月，可得中原了。"瑗大喜，转告君廓。君廓道："利涉所言，未免迂远。试思大王已拘住朝使，朝廷必发兵东来。大王尚能需缓时日，慢慢的招徕豪俊，联结强胡么？现乘朝廷尚未征发，即日西出，攻他不备，当可成功。君廓不才，蒙王厚待，愿作前驱。"这一席话，又把瑗哄动过去，便道："我今以性命托公，内外各兵，都付公调度便了。"君廓索了印信，立即趋出。利涉得知此信，慌忙入白道："君廓性情反复，万不可靠，王宜以兵属诜。幸勿委任君廓。"瑗又生起疑来，正在犹豫未决，似此庸柔，还想造反，一何可笑。忽报君廓调动大军，诱去王诜，将诜杀死了。瑗惊惶失措，接连又有人入报道："朝使敦礼，已由君廓放出狱中，现正晓示大众，说明大王造反，将来攻杀大王呢。"瑗愈觉惊惶。回顾利涉，已是不知去向，转思君廓已与己结婚，或者所报失实，就是语语是真，也可亲往诘问，奈何叛我至此？遂披甲上马，带领左右数百人，疾驰而出。巧值君廓过来，即欲开口质问，偏君廓已叫着道："李瑗与王诜谋反，拘敕使擅征兵，诜已伏诛，尔等奈何尚从逆瑗，自取夷戮？快快回头，助我诛逆，可保富贵。"说罢数语，瑗手下俱奔散，单剩瑗一人一骑，哪里还能脱逃？当由君廓指挥众士，将瑗拖落马下，反绑了去。瑗骂君廓道："小人卖我，后将自及。"君廓也不与多辩，竟将他绞死，传首京师，有诏废瑗为庶人，升君廓为幽州都督。小子有诗叹庐江王道：

绝无才智敢称戈，事事狐疑可奈何？
白刃临头还未悟，徒言卖我是由他。

幽州既平，太子世民，令魏征宣慰山东。欲知魏征宣慰情状，且看下回分解。

尉迟敬德之杀齐王，与王君廓之杀庐江王，两相映照，仿佛一回对偶文字。敬德虽为秦府宿将，然总不得谓非高祖臣，观其跃马禁中，擅杀元吉，绳以《春秋》大义，无君之罪，固已显然。但世民敢杀太子，敬德亦何不可杀齐王？晋赵穿弑灵公，《春秋》且归狱赵盾，况如世民之手刃同胞，夷戮诸子乎？于敬德何尤焉？王君廓之计杀庐江王，为国除逆，较诸敬德之只知秦王，不知高祖，情状迥殊。但庐江王既愿与为婚，倚为心腹，则先当忠告善道，格其非心。吾料瑗性懦弱，当必畏而相从，万一不然，乃声罪致讨，公私两尽，瑗亦尚有何辞耶？狡哉君廓，陷瑗于法，借此图功，《春秋》之律在诛心，盖视敬德为尤忍者。敬德小忠，不能无讥，君廓之忠似大矣，而实则大奸。大奸似忠。宣其然乎？

第十四回
纳弟妇东宫渎伦　盟胡虏便桥申约

却说谏议大夫魏征，自宫府平定后，屡劝世民坦示大公，借安反侧。及幽州诛逆，复白世民道："人心未靖，不再抚慰，祸恐难解。"世民乃遣征宣慰山东，许他便宜行事。征受命东行，途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由地方官吏押送京师，征慨然道："前东宫齐府左右，已有诏赦宥，不复按问，今复囚解二李入京，是赦文转同虚下了，天下尚肯信从诏敕么？"当下将二人释归，然后上闻。世民喜他有识，传语奖勉，一面下令宣布，凡事连东宫齐王，及庐江王瑗，均不准讦告，违令反坐。自是无人告密，内外咸安。就是冯翊、冯立、薛万彻等，亦均令归里，概不加罪。应该如此。

惟有一种特别加恩的事件，说将起来，乃是当时东宫的趣闻，便是后来唐朝的秽史。元吉身死时，年只二十四岁，留下妃子杨氏，与元吉年貌相当，生得体态风流，性情柔媚，面如出水芙蓉，腰似迎风杨柳。唐室王妃中，要算这个杨氏妇，最为美艳。平时与秦王妃长孙氏，颇称莫逆，往来款洽，两下无猜。元吉谋害世民，她常暗中谏阻，请勿与世民为仇。偏元吉不肯听从，终落得身亡家破，子姓同诛。杨氏年才花信，怎禁得孤帷寂寞，举目无亲，幸亏长孙氏念娣姒情，常邀她过来叙旧，好言劝慰，俾解愁烦。一日，正当娣姒坐谈，忽见世民趋入，杨氏即起座相迎，经世民坐定，她忽屈膝下跪，对着世民，竟自请死，反弄得世民语默两难，无从摆布。长孙氏在侧，慌忙劝解，偏杨氏娇啼宛转，楚楚可怜，这是杨氏献媚处，并非记念齐王。那世民虽是绝世英雄，到了此时，也不禁牵动情肠，代为凄楚。况看她淡装浅抹，秀色可餐，一种哀艳态度，真是有笔难描，令人魂销魄荡。急切无可答词，只好离开了座，连称请起。长孙氏忙来搀扶，好容易把杨氏掖起，杨氏还是哭个不住，方由世民婉告道："王妃休得过悲！齐王谋乱，应该伏法，与王妃无干。我在世一日，总当保护王妃一日，休戚与共，忧乐同尝，幸勿过虑！若嫌在府寂寞，不如徙居我处，好在你娣姒两人，素无嫌隙，彼此相安度日，我也好免得耽忧了。"言为心声，听言已可知意。言至此，复嘱长孙氏好意相待，乃扬长而去。

长孙氏素性温和，事翁尽孝，相夫无违。两语括尽妇德。一经世民谆嘱，总道没有歹心，且与杨氏情好无间，乐得劝她徒居东宫，得以朝夕相亲，互敦睦谊。杨氏本是个随高逐低的人物，当然唯命是从，即日迁居。哪知这位新太子，已看上这娇娇滴滴、袅袅婷婷的弟妇，特地收拾净室，令得安居，凡室中一切布置，均是亲手安排，又密拨心腹侍女数人，作为杨氏室中的服役。好教去做红娘。杨氏也觉心喜，世民平日无事，常往她室中叙谈，渐渐的不避嫌疑，引得耳鬓厮磨，两情入彀。还有侍侧的宫娥，统是知情识意，就彼此眉来眼去时，凑趣几语，益觉春山脉脉、秋水依依。一夕，夜漏将半，杨氏已经就寝，忽有侍女入报道："太子驾到。"杨氏慌忙起床，略整衣裳，便即出迎。深夜迎客，其情可知。世民趋入，与杨氏行过了礼，杨氏即启问道："殿下为何深夜到此？"世民答道："父皇召我侍宴，多饮了几杯御酒，且参议内禅事宜，至此才得脱身，是以觉得过迟了。"杨氏道："何日行内禅礼？"世民道："大约正在本月内。我劝父皇再过数年，奈父皇自称倦勤，定要禅位与我，这也是没法推辞了。"杨氏即跪伏称贺，世民趁着数分酒意，竟用手搀起杨氏，一面说道："我尚未受禅，怎好受贺。"杨氏轻轻推开世民的手，才半嗔半喜的立将起来。

半嗔半喜，四字妙极。此时正值仲秋天气，皓月将圆，清辉入户，更兼银烛高烧，明同白昼。世民就在灯月下面，定睛瞧着杨氏，但见她云鬟半卷，星眼微饧，穿一套缟素罗裳，不妆不束，更显出花容明媚，玉骨轻柔。越是浅汝的美女，越觉好看；越是睡起的美女，越觉好看；越是从灯光月下看美女，越觉好看。杨氏见世民注着双瞳，也不禁还他一笑。世民却转眼顾明月道："中秋将届，玉兔在辉，想嫦娥在广寒宫，应亦跂望团圆哩。"杨氏却凄然道："天上也留缺陷，令嫦娥长此寡居。"是凄寂语，是勾引语。世民微笑道："嫦娥又要得时了。我因步月至此，王妃可偕我赏月否？"杨氏尚未及答，那侍女已凑趣道："厨下尚有酒肴，待使女侍搬了出来，就可赏月了。"世民道："好极好极。"侍女等连忙出去，不到片时，竟将酒肴携至，且笑语道："赏月须要登楼。"好几个牵头。世民道："这个自然，就请主人导引。"杨氏迟疑半晌，经侍女等搀扶了去，不得不移步上楼。还要做什么身分？世民即龙行虎步的，趋上扶梯，那时西轩早启，晚宴初陈，世民邀杨氏入席，杨氏尚有难色，侍女又从旁怂恿，谓有宾不可无主，乃相对而坐，由侍女斟上酒来。古人说得好："酒为色媒，色为酒媒。"杨氏入席时，尚不免有三分腼腆，及至酒过数巡，渐把那一种羞涩态度，撇在脑后，且抬头看那风流倜傥的储君，毕竟生得不凡，英姿洒落，眉宇清扬，巫峡襄王，未必有此仪表，洛川魏胄，几曾得此丰神。回忆那齐王元吉，与世民生本同胞，偏面庞儿一妍一丑，大不相同。想到这里，禁不住意马心猿，竟把平生的七情六欲，一古脑儿堆集拢来。尽情描摹。世民几次温存，她似不见不闻，仿佛痴聋一般，惹得席旁侍女，都吃吃暗笑，杨氏方才觉着，不由的两颊愈红，低头弄带。世民便道："夜已深了，再尽一杯，便好撤席。"杨氏唯唯遵命，遂各斟一满杯，彼此一饮而尽。好作两人的交杯酒。侍女等撤去残肴，次第出外，单剩两人坐着，好一歇才行进去，那两人都不知去向，寻至里面的卧室，已是朱扉双掩，绣幕四垂，料知他一对璧人，已同去演龙凤配了。虚写得妙。侍女等方各归寝。翌晨，世民乃去。

隔了数日，果然内禅诏下，高祖自称太上皇，传位太子，择吉于八月甲子日即皇帝位。是日黎明，太子世民，先朝见高祖，接受御宝，乃返至东宫显德殿中，南面升座，受文武百官朝贺，遣左仆射裴寂祭告南郊，大赦天下，赐文武官勋爵，蠲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租赋二年，免全国庸调一年，民八十以上赐粟帛，百岁倍赐。各种恩诏，次第颁发，然后退朝还宫。历史上称为唐太宗即位，小子也沿例称为太宗。越十日，放宫女三千余人，又越二日，册立长孙氏为皇后。后系洛阳人氏，其先为魏拓跋氏后，曾为宗室长，因号长孙。父晟仕隋为左骁卫将军，已见首文。后少好读书，循尚礼法，及为皇后，务崇节俭，一切服御，不尚繁华。太宗嗣位后，常与论及新政，后默不一答。再三问及。后温颜对道："陛下岂不闻古语么？牝鸡司晨，惟家之累，妾系妇人，只知治宫中事。外政怎敢预闻？"不没贤后。太宗益加敬重。惟元吉妃杨氏居然纳为妃嫔，日加宠眷。后悔未预防，致成大错，但木已成舟，无法谏止，只好将错便错的模糊过去，就是待遇杨氏，依然和好，不过换了称呼。杨氏初觉自惭，后来成了习惯，也不以为意了。杨花性质，宜乎姓杨。太宗嬖宠杨氏，不得不推恩元吉，欲为元吉加封，又不得不类及建成，乃追封建成为息王，谥曰隐太子，元吉为海陵郡王，谥法乃一刺字，均以礼改葬，后来复改封元吉为巢王，因号为巢刺王，这且慢表。

且说突厥主颉利可汗，与唐廷屡有交涉，忽和忽战，反复无常。伪梁帝梁师都，又屡次怂恿突厥，侵扰唐境。颉利意尚未决，师都竟亲自往朝，面为划策，劝令进兵。于是颉利突利二可汗，复合兵十余万骑，入寇泾州，进次武功。太宗下诏戒严，亟命尉迟敬德为泾州道行军总管，统兵出御。敬德到了泾阳，适与突厥兵相遇，即乘着锐气，杀将过去，突厥兵抵挡不住，被他横冲直撞，斫毙了千余人，一边得胜，一面当然败走，待敬德收军，颉利可汗独从间道趋渭水，驻兵便桥，先遣心腹将执失思力，入都进谒，窥视虚实。太宗召见执失思力，问他何故加兵？思力道："上国给发金币，岁无定额，或作或辍，不加诚意。所以敝国两可汗，特统兵百万，前来请命。"太宗毫

不畏惧，且怒叱道："朕与汝可汗面约和亲，赠遗金帛，前后无算，今汝可汗自负盟约，引兵入寇，汝曲我直，我有何愧？朕想汝虽居戎狄，应有人心，怎得全忘大恩，自夸强盛，应先将汝斩首，然后与汝可汗交战，看汝可汗能胜我军否？"理直词严，足使外人气折。思力听了数语，嗒然若丧，没奈何叩首射罪。萧瑀、封德彝入奏道："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还乞陛下遣还思力，借示宽容。"太宗道："朕若遣还虏使，反令他越加藐视，益肆凭陵，这岂可轻事纵容么？"又顾语思力道："权且寄汝首级，看朕督兵亲征，究竟谁胜谁负？"思力不能还答，只好跪着磕头。太宗又指令左右，将思力拘住门下省，左右奉旨，把思力拖起，出殿去了。

太宗即召集禁军，出拒突厥，自己亲擐甲胄，跨上御马，带着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出玄武门，径指渭水。颉利可汗方在营中坐着，专待执失思力归报，忽由军校入报道："唐天子来了！"颉利便上马出营，隔水遥望，但见对面立着六骑，当先的盔甲辉煌，果然是前为秦王，今主中夏的唐天子，正惊疑未定，那唐天子已朗声道："颉利可汗！朕与汝定约豳州，汝曾设有盟誓，不再相犯，近年汝屡次负约，朕正要兴师问罪，汝却引兵深入，莫非前来送死么？"说至此，又扬鞭指在空中道："天日在上，我国并不负可汗，可汗独负我国，负我就是负天，试问可汗果禁得起否？"颉利听到此语，越觉惊心。那随身带着的兵士，素信神鬼，又看唐天子威风凛凛，诰命煌煌，不由的魂胆飞扬，相率下马罗拜。俄而鼓声动地，旌旗蔽天，似虎似貔的唐军，陆续踵至，摆成一字长蛇阵，烜赫的了不得。颉利吓得面色如土，竟回马入营，闭门静守。

太宗尚驻马待着，萧瑀恐太宗轻敌，叩马固谏，坚请还朝。太宗密谕道："朕筹思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敢倾国前来，直抵郊甸，总道我国内有难，朕新即位，不遑与他争锋。我若示以怯弱，闭城自固，他必纵兵大掠，不可复制。朕为此轻骑独出，示以从容，又特地张皇六师，作必战状。虏既慑我气，复震我威，且因深入我地，隐有戒心，然后与战必克，与和自固。制服突厥，在此一举，卿但看着，虏已无能为了。"瑀乃趋退，果然待了片刻，即有突厥使臣，渡水而来，向太宗前乞和。太宗复诘责数语，来使俯首听命，乃许定和议，限期次日订盟，遣还来使，才返驾回宫，越日又亲幸城西，与颉利相会，就在便桥上面，用白马为牲，歃血立约，颉利欣然领命。盟约既定，彼此麾兵退还，太宗始将执失思力放归。萧瑀复入请太宗道："前未与突厥修和，诸军争请出战，独陛下未许，臣等颇以为疑，既而虏骑自退，究竟陛下凭何神算，得如所料。"也是一个笨伯。太宗道："朕看突厥部众，虽多不整，君臣上下，惟贿是求。当他请和时，可汗独在水西，达官多来谒朕，朕若诱令宴会，乘醉缚住。一面发兵袭击，势如摧枯。再遣长孙无忌、李靖伏兵豳州，截他归路。虏若奔还，伏兵前发，大军后追，管教他全军俱覆，片甲不回。不过因朕初即位，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一与虏战，结怨必多，他若由怨生惧，勤修武备，就令一时不敢入边，他日必来报怨，为患转日甚了。朕所以卷甲韬戈，啗以金帛，彼得所欲，退归本国，志骄气盈，不复设备，然后养威俟衅，一举可以灭虏了。将欲取之，必姑与之，就是这种计策。卿难道未晓么？"计算固胜人一筹。瑀乃再拜道："陛下胜算，原非愚臣所可及呢。"

既而颉利可汗，献入马三千匹，羊万口，太宗不受，但敕归所掠中国人口，且引诸卫将士，习射殿庭，当面晓谕道："戎狄侵陵，无代不有，患在边境少安，人主便佚游忘战，所以寇警猝发，无人敢御，今朕不令汝等穿池筑苑，但愿专习弓矢，居闲无事，朕可为汝等教师。突厥入寇，朕即为汝等统帅，庶几我国人民，可得少安了。"将士相率拜服。嗣是每日朝毕，必教射殿庭，太宗亲自考校，严定赏罚。或谓："朝廷定律，兵刃至御前，例当处绞，今命将卒习射殿庭，万一狂夫窃发，为害甚大。"想又是萧瑀、封德彝等所言。太宗微笑道："帝王视四海为一家，全国人民，均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腹，何患不服？奈何把禁中宿卫，先加猜忌呢？"将士等得了此谕，益自感奋，不到数年，尽成精锐。

太宗以改元将届，订旧制，创新仪，定勋臣爵邑，降宗室郡王为县公，立子承乾为皇太子，

召张元素为侍御史，擢张蕴古为大理丞，虚衷纳谏，励精图治，转眼间已是残腊，诏定次年为贞观元年。到了元旦，太宗率百官先朝太上皇，然后御殿受朝。嗣是成为常例，不消细述。越日，大宴群臣，命奏：秦王破阵乐，太宗语群臣道：“朕昔受命专征，民间遂有此曲，虽未足以言文德，但为功业所由成，未敢遽忘，朕所以命奏此乐呢。”封德彝起立进言道：“陛下以神武平海内，文德何足以拟呢。”不脱佞臣口吻。太宗道：“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两途，当随时互用，卿谓文不及武，未免失言。难道以马上得天下，便可以马上治天下么？”封德彝碰了一鼻子灰，自觉赧颜，勉强坐下。再饮了几杯，方各散席，谢过了宴，鱼贯而出。小子有诗咏道：

隋家都为佞臣亡，遗孽留贻到盛唐。
我怪文皇原有识，如何尚使列朝堂。

又越数日，接得泾州警报，燕郡王李艺，竟造反了。那时免不得有调兵遣将等情，容至下回续叙。

好色为英雄所不讳，但既为弟妇，就是艳丽动人，亦岂可纳为嫔御，此在普通人民，犹知不可，况身为储贰，不日将登大宝乎？唐太宗为一代贤君，顾渎伦伤化如此，宜唐室之女祸为独炽也。但杨氏之对于太宗，有杀夫之仇，既不能死，复委身事之。男无行，女无耻，等一秽恶耳。本回连类并诛，描出当时情事，非以导淫，实以儆恶。其有关于风化者，亦岂少哉？若夫突厥入寇，直抵便桥，太宗从容却敌，片语定盟，盖其玩突厥于股掌之上，故能操纵如意，控驭有方，彼萧瑀、封德彝辈，亦安足语此，大抵叙述古人，当贬则贬，当褒则褒，绝无私意存于其间，方成信史，观此回益知褒贬之固有真也。

第十五回
偃武修文君臣论治　易和为战将帅扬镳

却说李艺自受封燕王，从征窦建德、刘黑闼二寇，积有战功，入朝授左翊卫大将军，甚邀宠眷。见第十一回。艺渐渐骄倨，把朝廷上面的王公大臣，统已看不上眼，凡秦府中的僚佐，与他相遇，他更冷嘲热讽，窘辱多端。高祖恐他在京滋事，且因突厥犯边，意俗借他威名，作为镇压，特命兼领天节军将，出镇泾州。及太宗即位，进艺开府仪同三司，艺因前时得罪秦府中人，心下很是不安，遂有意谋反。借着阅武为名，调集兵士，又伪称奉密诏入朝，竟带着大众，直趋豳州。豳州刺史赵慈皓，出城迎谒，他领兵入城，便与慈皓商议，背叛朝廷，把豳州据为己有。慈皓佯为赞成，暗中却着人飞奏，一面与统军杨岌，密谋诛艺，太宗闻报，即命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两人，统兵往讨。王师方发，已为艺所闻，暗地调查，知是慈皓奏请发兵，因将他拘系狱中。时杨岌已召集州军，出艺不意，攻入城中，艺仓皇拒战，竟至败绩，遂弃了妻孥，只带了亲卒数百骑，投奔突厥，行至宁州，骑卒次第溃散，单剩了数十人，料知艺不能再振，乐得将艺刺死，枭取首级，献送京师。正是死得不值。艺妻孟氏，由杨岌饬兵拿下，并放出赵慈皓，严行鞫治，孟氏自言为女巫所误，原来济阴有李氏女，自言能通鬼神，善疗人疾，辗转流入京都，适值艺挈眷留京，孟氏素好迷信，召女巫入见，问明未来祸福。李氏女见了孟氏，遽倒身下拜，极言孟氏具大贵相，他日必为天下母。孟氏信以为真，又令女视艺，女复信口乱言；谓妃贵即由王贵，现已红光露面，指日当有异征，于是艺遂有叛志。孟氏更从旁怂恿，仓猝一举，便即夷灭。看官！你想巫觋邪言，可信不可信呢？为迷信邪言者作一棒喝。无忌及敬德，驰至豳州，已是光天化日，浩荡升平。当下将艺眷属，押还长安，一古脑儿枭首市曹，不留一人。俗小说中捏造罗成姓名，谓系艺子，殊属可笑。还有幽州都督王郡廓，因长史李玄道，常用法裁制，错疑是朝廷授意，私下猜嫌。太宗亦闻他不守法度，召他入京。他启行至渭南，驿吏稍稍不恭，竟将驿吏杀死，也向突厥奔去，中途为野人所杀，函首入都。太宗顾念前功，特令将遗尸收还，连首埋葬，且加恤妻孥、后经御史大臣温彦博，奏称君廓叛臣，不宜沿食封邑，乃废为庶人。就便带过王君廓，免得另起炉灶。这且按下不提。

且说太宗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凡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必令谏官随着，有失辄谏，又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当延见，必问民疾苦，及政事得失，且常诏廷臣举贤，各长官均有荐引，独封德彝一无所举。太宗问及情由，德彝答道："臣非不尽心，但今日未有奇才，因此不敢妄举。"太宗怫然道；："君子用人如器，各随所长。自古人君致治，难道能借才异代么？患在自己不能访求，奈何轻量当世？"德彝无言可答，怀惭而出。先是仆射萧瑀，与德彝善，尝荐为中书令。至太宗践阼，瑀与德彝论事廷前，德彝未尝创议。及瑀已议决，方吹毛索瘢，淡淡的指摘数语，或且待瑀趋退，然后极言驳斥，连太宗也堕入彀中，往往变更前议，不令瑀闻。是谓之奸险。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以佐命首功，得列爵封邑，德彝对着数人，格外巴结，所以房杜诸贤，也亲近德彝，疏忌萧瑀。瑀积愤不平，上书弹劾德彝，反忤上旨。会瑀及陈叔达忿争上前，皆坐不敬罪免官，德彝竟得为仆射。偏偏天不阼年，竟畀他生了一场大病，呜呼毕命，侍御史唐临，才摭拾德彝奸状，说他常佐导隐太子，及海陵刺王，谋害陛下。因是太宗

动怒。追削德彝官爵，改谥为缪，仍用瑀为左仆射。瑀与德彝，相去亦不能以寸。且常引魏征入卧内，咨询军国重事，令他直陈无隐。想是防封德彝覆辙。征亦感怀知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太宗迁征为尚书右丞。或讦征与亲戚有私，奉诏遣御史大夫温彦博案验，查无实据，彦博入白太宗道："征不顾形迹，自避嫌疑，心虽无私，亦当预戒。"太宗乃令彦博谕征，征越宿入朝，面奏道："臣闻君臣同体，应相与尽诚，若上下俱存形迹，恐国家兴衰，尚未敢知，臣却不敢奉诏。"太宗瞿然道："卿言亦是。"征又再拜道："臣幸得奉事陛下，愿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太宗道："忠臣良臣，有甚么区别？"征答道："稷契皋陶，君臣同心，安享尊荣，便是良臣。龙逄比干，面折廷争，身死国亡，便是忠臣。"太宗甚喜。赐绢五百匹。

一日，太宗召集群臣，从容坐论，征亦在侧。太宗道："朕闻西域贾胡，贾胡，是胡人之为商贾者。购得美珠，恐为人窃，特剖身藏着，此事可得闻否？"众臣道："诚有此说。"太宗道："如贾胡所为，人皆笑他爱珠亡身，若官吏受赃，与帝王好利，卒致身家两败，岂不是与贾胡相等么？"征随口答道："昔鲁哀公与孔子言，谓人有徙宅忘妻，孔子答称桀纣且忘自身，比忘妻还加一等，这与贾胡事亦觉相类。"太宗道："诚如卿论。朕与卿等须自知保身，同心一德，方免为人所笑哩。"征等俱齐声遵旨，太宗又问征道："人主如何为明，如何为暗？"征对道："兼听即明，偏听即暗。昔尧清问下民，所以有苗罪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所以共鲧驩兜，不能蒙蔽。秦二世偏信赵高，被弑望夷；梁武帝偏信朱异，饿死台城；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也变起彭城阁中，惨遭缢死。可见得人君偏听，非危即亡，必须兼听广纳，近臣乃不得壅蔽，下情无不上达了。"千古名言。太宗点首称善。复问道："齐后主周天元，均重敛百姓，厚自奉养，力竭致亡。譬如馋人自啖己肉，肉尽必毙，这真所谓愚人哩。但二主究孰优孰劣？"征对道："齐后主懦弱，政出多门。周天元骄暴，威福在己，虽同是亡国，齐后主要算是尤劣了。"归重主权，未免过于专制。太宗亦叹为知言。征容貌不过中人。独有胆略，常犯颜苦谏，就使逢着上怒，亦必再三剖辩，卒能启迪主聪。太宗常得佳鹞，置诸臂上，与鹞为戏。忽见征入内奏事，忙将鹞藏匿怀中。征佯作不见，故意絮陈，历久乃退。太宗始探怀取鹞，鹞竟匿死。会令征谒告上冢，征事毕复命，且启奏道："闻陛下欲幸南山，严装已就，何故迟迟不行？"太宗微笑道："前日原有此意，恐卿或来劝阻，是以中止。"征乃下拜道："征怎敢胁制陛下？不过职司补衮，容当尽言，陛下能爱惜物力，遏绝私欲，天下不足虑了。"

太宗又令戴胄为大理少卿，谳狱无冤。孙伏伽为谏议大夫，秉公无隐。李乾祐为侍御史，执法不阿。祖孝孙定雅乐，正音不乱。又进王珪为侍中，珪奉诏入谢，适有一美人侍立御前，由珪瞧将过去，似曾相识，便故作窥视状。太宗指语珪道："这是庐江王瑗的侍姬呢。瑗闻她有色，杀死她夫，强行占纳。如此行为，怎得不亡？"珪答道："陛下以庐江为是呢，为不是呢？"以子之矛，制子之盾。太宗道："杀人取妻，还要说甚么是非？"太宗亦自忘其身。珪又道："臣闻齐桓公至郭，问父老云，郭何故至亡？父老谓他善善恶恶，是以至亡。桓公益加疑问，父老谓郭君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所以至亡。今陛下既知庐江王过失，复纳庐江王侍姬，臣以为圣心必赞成庐江，否则何故自蹈覆辙呢？"太宗不禁爽然道："非卿言，朕几怙过了。"待珪趋出，即将侍姬放归母家。太宗常令祖孝孙教宫女乐，偶不称旨，为太宗所责。珪邀温彦博入谏道："孝孙雅士，今乃令教宫人，更加谴责，毋乃非宜。"太宗怒道："卿等当竭忠事朕，奈何为孝孙作说客呢？"彦博免冠拜谢。珪独不拜，且复道："陛下以忠勖臣，今臣所言，便是忠直，难道心存私曲么？"太宗默然不答。珪竟趋退，彦博亦去。次日，太宗临朝，语房玄龄道："从古帝王纳谏，原是难事。朕昨责二卿，今已自悔，卿等勿为此不尽言呢！"既而用房玄龄、杜如晦为仆射，魏征守秘书监，参预朝政。玄龄善谋，如晦善断，太宗每与玄龄谋事，必召如晦决定可否。及如晦到来，往往请如玄龄言。二人同心辅国，谋定后行，又能引拔士类，常如不及，因此唐室贤相，必推房杜。魏征直言敢谏，每事纳忠，自

贞观元年至四年，唐室大治，岁断死囚止二十九人，几至刑措。斗米价只三钱，东至海，南至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道旁。史所谓海宇又安，中外恬谧，却是话不虚传，并非粉饰太平呢。极力赞扬。

太宗复因民少吏多，定议裁并，分中国为十道。列表如后文：

关内道，领雍华同商岐邠陇泾原宁庆鄜坊丹延灵会盐夏绥银丰胜等州。河南道，领洛汝陕虢郑滑许颍陈豫汴宋亳徐泗濠郓齐曹濮淄青莱棣兖海沂密等州。河东道，领蒲晋绛汾隰并汾箕沁岚石忻代朔蔚泽潞等州。河北道，领怀魏博相卫贝邢洺恒冀深赵沧德易定幽瀛燕北燕檀营平等州。山南道，领荆峡归夔澧朗忠涪万襄唐随邓均房郢复金梁洋利凤兴成扶文集壁巴蓬通开隆果渠等州。陇右道，领秦渭河鄯兰武洮岷廓叠宕凉瓜沙甘肃等州。淮南道，领扬楚滁和寿庐舒光蕲黄安申等州。江南道，领润常苏湖杭睦越衢婺括台福建泉宣歙池洪江鄂岳饶信虔吉袁抚潭衡永道郴邵黔辰夷思南等州。剑南道，领益嘉眉邛简资嶲雅黎茂翼维松姚戎梓遂绵始合龙普渝陵荣泸等州。岭南道，领广韶循潮唐泷端新封潘春罗南石高东合崖振邕南方简浔钦尹象藤桂梧贺连昆静乐南恭融容牢绣郁越南义交陆峰爱驩等州。

十道既定，分疆设守，惟朔方尚为梁师都所据，未曾告平，乃遣右卫大将军柴绍，往讨梁师都，薛万均兄弟为副。师都势已日蹙，又为夏州长史刘旻，及司马刘兰成，屡出轻骑，蹂躏禾稼，且多纵反间，诱降师都部将李正宝等，以致师都益危，大有朝不保暮的形景。刘旻等复入据朔方东城，进逼师都。师都忙向突厥告急。颉利可汗发兵驰援，会同师都，直薄城下。时已日暮，但见城上并无旗鼓，亦无守卒，好像一座空城。师都不免动疑，遂与突厥兵分地扎营，拟待明晨合攻。不意到了夜半，城内突闻鼓声，一彪军开城杀出，统将正是刘兰成。师都先自惊惶，弃营亟走。突厥兵也支撑不住，相继遁去，被兰成追击一阵，伤毙甚多。颉利闻部众败还，大发兵救师都，可巧柴绍等领军驰至，前驱薛万均万彻，与突厥兵相遇，奋力横击，杀死突厥骁将。突厥兵又复惊溃，遂进围师都，朔方天寒，暮春犹雪，羊马多冻死，突厥兵竟引还本国，师都孤立无助，当然危急万分。唐军围攻数日，因城郭坚固，尚不能拔，大众请班师回朝，万均道："诸君不见城头黑气，及城上凄音么？破亡有兆，何患不下？"未几城中食尽，果由师都从弟洛仁，刺杀师都，举城降唐。师都自起兵至灭亡，历十二年，凡隋末群雄中，要算他历年最久，至是同归于尽，于是中国全境，才得统一。唐廷接得捷音，号朔方为夏州，进柴绍为左卫大将军，万均为左屯卫将军，万彻为右屯卫将军，是时绍妻平阳公主已早逝世，追谥为昭。补叙平阳公主之殁，不没娘子军威名。绍还朝后，复出为华州刺史，加镇东大将军，徙封谯国公；既而亦殁，追谥为襄。夫妇俱以功名终身，好算是妻荣夫贵，全唐无比了。这且不必细表。

且说突厥强盛时，统领朔漠诸部落，威振塞外，至突厥分为东西，各部落逐渐分离，或属东突厥，或属西突厥，小子查得当时部落，计一十有五，特为录述如下：

薛延陀　回纥　都播　骨利干　多滥葛　同罗　仆骨　拔野古　思结　浑斛薛　奚结　阿跌　契苾　白霫　颉利

这十五部皆居碛北，自颉利政衰，薛延陀回纥等皆叛颉利。唐鸿胪卿郑元玮，奉太宗命，往觇虚实，及还都复旨，进白太宗道："突厥将亡国了。不但各部分散，均有贰心，就是年岁洊饥，民馁畜瘦，也是必亡的预兆，臣料他不出二三年呢。"太宗频频点首。侍臣等闻元玮言，多劝太宗乘间往击，太宗道："朕与突厥新盟，口血未干，背盟不信。利灾不仁，乘危不武。就使他种落尽叛，六畜无遗，朕也不欲进击，必待他自来寻衅，然后往讨。那时师出有名，当可一鼓成功了。"侍臣等乃无言而退。偏太宗尚是延挨，颉利竟自速祸，他因薛延陀回纥诸部，陆续叛去，特令突利可汗，率众往击。突利连战连败，甚至所辖诸地，亦多失去，乃轻骑奔还。颉利召突利入帐，厉声诘责，加以鞭挞，幽禁至十余日，才行释放。突利自是生怨，欲叛颉利，颉利且向突利征兵，突利不答，遣使驰入唐都，表请入朝。太宗语侍臣道："曩时突厥甚强，控弦百万，凭陵中夏，无人敢当，因此骄恣无道，自失民心。今困穷至此，自请入朝，朕不能不喜，又不能不惧。诸卿试想！突厥衰微，无暇入寇，边境从此得安，岂不是可喜

么？但朕或失道，他日亦与突厥相似，岂不更可惧么？卿等宜随时纳谏，辅朕不逮，庶不至蹈彼覆辙呢。”能知此道，何患不兴。群臣皆翕然受命。

会颉利闻突利降唐，特发兵往攻，突利又遣使至长安，乞请援师。太宗又召群臣入议，先示谕道：“朕与突利为兄弟，有急不可不救，但与颉利也是同盟。转觉进退两难，卿等以为何如？”杜如晦即应声道：“臣意以为当伐颉利，戎狄有何信义？终当负约，今有机可乘，坐弃不取，后悔将无及了。古人有言：‘取乱侮亡’，愿陛下出自英断，即速发兵。”太宗虽然称善，意中却主张从缓，但命整备军需，观衅乃动。不意颉利竟来犯边，廷臣请修筑古长城，发民戍堡，阻遏寇锋。太宗微哂道：“突厥灾异相仍，颉利不惧，反增暴虐，甚且骨肉相攻，自取败亡，朕方欲与公等扫清沙漠，难道还要劳动人民，远修堡塞么？”于是遣使至恭延陀，册封酋长夷男为真珠毘伽可汗，赐以鼓纛，令他南图颉利，夷男方为诸部所推戴，欲正汗位，忽接大唐来使，非常欢迎，优礼相待，当下遣弟统特勒，随唐使入贡。太宗赐他宝刀及宝鞭，并面谕道：“归语尔兄！所部中或有大罪，用此刀处斩，小罪用此鞭作笞，幸勿宽纵为要！”统特勒谢赐而还。返报夷男，欣喜不置，遂在郁督军山下，建牙设帐，号令近部，凡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白霫诸部，统皆归附，且拟进军突厥，为唐效力。颉利闻这消息，方才惶恐，始向唐遣使称臣，愿尚公主，修婿礼。已是迟了。太宗语来使道：“汝主颉利，与朕同盟，朕好意待遇，始终如一。前援我叛寇梁师都，已是背盟，嗣闻引兵退去。朕还道汝主自悔，愿守前盟，所以朕亦不再加兵。今突利可汗，表请入朝，他是有心效顺，与汝何干？汝主反去攻他，且无端犯我边境。汝主自思！应该不应该呢？朕正要兴师问罪，汝主还妄想和亲，真是可笑！汝去转报汝主，欲要保全性命，不如自缚来降。”来使不敢多言，叩别自去。

可巧代州都督张公谨，也表陈六议，备言突厥可取状，乃于贞观三年十一月，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统兵北征，即以张公谨为副，再令李世勣、薛万彻等，为诸道总管，分路进兵。共计兵士十余万，均受李靖节度，大军方发，突利已驰驿来朝，由太宗温颜接见。突利拜舞毕，问答数语。令入使馆听命，随语侍臣道：“从前太上皇仗义起兵，不惜称臣突厥，朕常引为疚心。今单于稽颡，北狄将平，庶几可雪前耻了。”既而蛮酋谢元深等，依次朝贡。中书侍郎颜师古，请作王会图，留示后世，有诏准奏。贞观三年冬季，户部钩考人口，列为表册，计中国人自塞外归国，及四夷前后降附，共得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太宗览表，亦颇喜慰。至贞观四年仲春，接到北征军捷报，乃是李靖率骁骑三千，自马邑进兵，袭破定襄，颉利仓猝遁去，番目康苏密迎降，献出隋萧后及杨政道二人。为这两人俘献，又惹出太宗一段情史来了。正是：

故后偷生重作俘，英君好色又生心。

欲知萧后及杨政道，究竟如何发落，且至下回叙明。

唐太宗为一代贤君，当即位初年，犹觉励精图治，如恐不逮，故本回不欲从略。特就君臣相儆之词，凡关系重要者，撮要录述，明致治之由来，为后世之枕仿，其寓意固甚深也。然于封德彝之好佞善谗，亦不肯略过，萋斐贝锦，职为乱阶，明如太宗，犹且为佞臣所蒙，况不如太宗者乎？惟太宗既勤内治，复善外攘，国未靖则姑与突厥言和，敛锋以避之，国已靖则始与突厥言战，声罪以讨之。且册夷男，纳突利，以夷攻夷，卒雪前耻而告成功，驭外之道，莫善于此。太宗其可与言文治，抑可与言武略者乎？

第十六回
获渠魁扫平东突厥　统雄师深入吐谷浑

却说太宗接着捷音，即降敕一道，颁给李靖，令送萧后及杨政道入都，靖当然遵旨，遣使送二人至长安。太守坐着便殿，召二人入见。杨政道年尚幼稚，拜伏殿前，身子却颤个不住，连话语都说不清楚。独萧后是见多识广的人，毫不惊慌，从容走近案前，方屈膝下拜道："臣妾萧氏见驾，愿陛下万岁！"一见太宗，即自居妾媵，可谓不知廉耻。这两语才说出口，几似那呖呖莺声，宛转可爱。太宗垂目下视，但见她髻鸦高拥，鬟凤低垂，领如蝤蛴，腰似杨柳，还有一双莲钩儿，从裙下微微露出，差不多只二三寸。不禁暗暗想道："萧后虽有美名，但至今也好有四十多岁了。为何尚这般袅娜，莫非假冒不成？"便柔声启问道："你果是隋后萧氏么？"萧氏答声称是。太宗又道："既是隋朝皇后，请即起来！"萧后称谢，才袅袅婷婷的立将起来，站在一边。太宗再行端详，徐娘半老，丰韵具存，眉不画而翠，面不粉而白，唇不涂而朱，眼似秋水，鼻似琼瑶，差不多是褒姒重生，夏姬再世。上文是萧后跪着，故但叙其形声，不及面目，此时已是立着，故独叙面目，不及形声。太宗又自忖道："这真是天生丽姝，与我巢刺王妃杨氏，好似一对姊妹花哩。"褒姒夏姬天然比例，复添一个巢刺王妃，更是现成对偶。遂命赐宅京师，令左右引出萧后及杨政道，就宅居住。太宗还宫后，心下尚想念萧后，甫越二日，即召她入宫，问及隋室故事。萧后一一应对，并述炀帝奢侈过度，所以致亡。太宗又问在突厥时情形，宇文化及据住六宫，萧后亦曾被淫，何不问及？也经萧后详叙一番，且泣请道："臣妾迭遭惨变，奔走流离，此后余生，全仰恩赐，惟死后得给葬江都，得与故主同穴，臣妾尤衔感不尽了。"老淫妇何不早死？太宗见她楚楚可怜，益加悯惜，遂对她好语温存。萧后本是个尤物，不晓得甚么节烈，但教有人爱她，无不乐从。况太宗正在盛年，生得恣表绝伦，不比那故主炀帝，昏头磕脑，毫无威仪。此时既已入宫，乐得攀龙附凤，再享几年欢乐，于是拿出生平伎俩，浅挑微逗，眉去眼来，那太宗渔色性成，连弟妇且充作妃妾，何论一个亡国故后？彼此情意相同，自然如漆投胶，熔作一片，趁着闲暇的时候，便同去上阳台梦了，这且慢表。

且说突厥主颉利可汗，被李靖袭破营帐，奔往碛石，正思营垒自固，不料唐并州都督李世勣，又自云中杀来，颉利忙遣兵防御白道，偏又为世勣所破，料知碛石亦不能守，复窜入铁山，一面令执失思力，赴唐都谢罪，情愿举国内附。太宗乃遣鸿胪卿唐俭，将军安修仁，同往抚慰，又诏令李靖率兵往迎。靖既接诏，语副将张公谨道："颉利虽败，部众尚盛，若走度碛北，后且难图。为今日计，宜乘诏使到虏，发兵掩击，虏以为有诏往抚，必不相防，我军一至，不及趋避，必为我所擒了。"公谨道："诏书许降，行人已往，若我发兵袭击，虽可必胜，但行人得毋被害么？"靖复道："机不可失，韩信破齐，就用此策，唐俭等何足惜呢？"顾己不顾人，未免太忍。遂勒兵夜发。适值世勣亦率军来会，两下叙谈，意见从同，于是靖为先驱，世勣为后应，沿途遇着突厥逻卒，一律擒获，令作向导，颉利可汗，方接着诏使，闻已许降，心下甚慰，正在设宴款待，忽有亲卒入报道："唐兵已到，去此不过十里了。"颉利大惊，瞪目视唐使道："这……这是何故？大唐天子，既许我归附，复出兵到此袭击，难道也这般无信么？"唐俭等忙起座道："可汗不必惊疑，我两人从都中来此，未曾到过李总管军前，想是李总管尚未接洽，所以率军前来，若由我两人出去拦阻，定可

令他回军，愿可汗勿虑！”说毕，即携手出帐，跨马加鞭，竟自驰去。亏得有此一着，才保生还。颉利听唐俭言，也信为实情，待俭等去后，尚以为不必设防，眼巴巴的望他退军。哪知帐外警报，络绎驰至，有说是唐军只相距七里，有说唐军只相距五里。于是出营遥望，果然唐军浩浩荡荡，疾驰而来。自知不及整兵，慌忙跨上千里马，轻身逃去，部众相继四窜。唐军闯入大营，如入无人之境，东斫西砍，杀死多人。复踹入帐后，见有一个盛装妇人，及一个少年男子，抖做一团，也不去问明谁氏，一抓便走。还有帐内外许多番男番女，未及奔逃，都由唐军用索捆缚，一串一串的扯牵了去。霎时间番营荡平，由李靖、李世勣择地安营，检点俘虏，不下数万。惟查得盛装妇人，乃是颉利的可敦，但是四次嫁人的义成公主。靖责她无耻，推出斩首。杀得好。再鞫问少年男子，系是颉利子叠罗支，便令囚入槛车，解送京师。

先是颉利可汗，常命启民母弟苏尼失为沙钵罗设，突厥官名。督部落五万家，建牙灵州西北，及颉利势衰，诸部携贰，独苏尼失尚无违心。颉利走依苏尼失，欲与他同奔吐谷浑。苏尼失迟疑未决，会李靖奏凯还师，但檄令灵州总管任城王李道宗，太宗族弟。出兵追捕颉利。道宗即贻书苏尼失，令执送颉利来献，一面遣副总管张宝相，率军进逼，颉利闻了消息，走匿荒谷。苏尼失闻唐军将到，无法抵御，只好驰追颉利，到处搜寻，才将颉利拘住，返归营帐，巧值唐军掩至，遂把颉利作了贽仪，举众出降，漠南自是无虏廷了。颉利被执至长安，由太宗御顺天楼，盛陈仪仗，召见颉利。颉利俯伏请罪，太宗朗声诘责道：“汝籍父兄遗业，淫虐人民，自取灭亡，这是汝第一大罪。与我屡盟，复向我屡叛，这是汝第二大罪。恃强好战，暴骨如莽，这是汝第三大罪。蹂我稼穑，掠我子女，这是汝第四大罪。我欲宥汝，遣使招抚，汝尚迁延不来，这是汝第五大罪。但念汝自便桥以后，总算不甚入寇，尚有一半顾忌，我便待汝不死，汝休要再不知感哩！”颉利闻言，且泣且谢。太宗乃命太仆寺引去颉利，好意管待，给以廪饩。加封李靖、李世勣为光禄大夫，各给绢帛，颁诏大赦，赐民五日酺。上皇正徙居大安宫，闻颉利成擒，不禁喜慰道：“汉高祖困白登，终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付托得人了，尚有何忧？”太宗进谒上皇，即奉上皇至凌烟阁，召集诸王妃主，及贵戚近臣十余人，置酒列宴。饮至半酣，上皇自弹琵琶，太宗起舞，诸王等更迭奉觞，为上皇寿。太宗兴高采烈，流连忘倦，直饮到夜静漏迟，方才散席。太宗仍奉上皇还大安宫，余众散归，不必细述。

惟东突厥既已灭亡，余众或西奔西突厥，或北附薛延陀，尚有十万口降唐，拟筹安插，太宗乃诏令群臣妥议方法。当时魏公裴寂，坐罪免官，旋即病殁。蔡公杜如晦，亦抱病谢世，二人为佐命功臣，故就此插叙，作一了结。唐廷上面的大臣，要算仆射梁国公房玄龄。玄龄奉到诏敕，不申己见，专采集众议以闻。中书侍郎颜师古，请就河北安置降众，分立酋长，管领部落，方保无虞。礼部侍郎李百药，竟与师古略同。但请在定襄置都护府，作为统驭，才是安边长策，独温彦博请仿汉建武故事，会降众齐居塞下，因宜适性，令为中国捍蔽，既足全彼生齿，复足实我边疆，好算是一举两得的良法。太宗汇览各议，意欲从彦博所言，遂召彦博入商。秘书监魏征，也入朝参议，便勃然奏阻道：“突厥世为寇盗，与中国寻仇不已，今幸得破亡，陛下因他降附，不忍尽诛，自宜纵归故土，断不可留居中国，从来戎狄无信，人面兽心，弱即请服，强即叛乱。今降众不下十万，数年以后，蕃息倍多，必为心腹大患。试想西晋初年，诸胡与民杂居内地，郭钦江统，皆劝武帝驱出塞外，借杜乱源，武帝不从，沿至二十年后，伊洛一带，遂至陆沉，往事可为明鉴，奈何不戒？”魏征此言，较诸颜李两仪，尤为痛切。彦博偏答辩道：“王者无外，待遇万物，好似天无不覆，地无不载，今突厥穷来归我，奈何拒却不受？孔子有言：‘有教无类。’若拯彼死亡，授他生计，教以礼义，数年后尽为吾国赤子。又复简选酋长，令入宿卫，彼等畏威怀德，趋承恐后，有什么后患呢？”太宗点首称善。无非好大喜功。征见太宗已偏向彦博，料难挽回，乃默然趋出，彦博亦退

太宗即敕令突厥降众，处置塞下，东自幽州，西至灵州，皆为降众居地。又分突利故地为

灵州，颉利故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分统降众，封突利为右卫大将军北平郡王，兼顺州都督，突利受命辞行，太宗面谕道：“尔祖启民，避难奔隋，隋立为大可汗，奄有北荒。尔父始毕，反为隋患，天道不容，乃使尔乱亡至此。我本想立尔为可汗，因念启民故事，可为寒心，是以幡然变计。今命尔都督顺州，尔应善守中国法律，毋得侵掠，不但使中国久安，亦使尔宗族永保呢。”突利拜谢而去。太宗再命颉利为右卫大将军，留住京中，苏尼失擒酋有功，特封为怀德郡王，寻授宁州都督。还有阿史那思摩，系随颉利入京，未尝请降。太宗因他忠事故主，特别加抚，授右武侯大将军。嗣复晋封怀化郡王，兼化州都督，使统颉利旧众。此外降附的番目，如执失思力以下，皆授官有差。计五品以上凡百余人，几与朝臣相半，因此番臣入居长安，约近万家。太宗亦未免滥赏。惟颉利留京日久，郁郁不乐，渐渐的形容憔悴，面色衰羸。太宗有时相见颇为怜悯，乃与语道：“卿形枯骨瘦，大约在京不便，故至如此。朕闻虢州地多麋鹿，可以游畋，卿若愿往，朕不妨命为刺史，卿得借此消遣，庶几安享天年。”颉利下拜道：“臣系待罪余生，仰蒙陛下洪恩，得陪辇毂，此后得保全骸骨，已是万幸，所有特诏，不敢拜赐了。”太宗乃止。

至贞观七年冬季，太宗从上皇置酒未央宫，颉利等亦奉召入宴，酒过数巡，上皇命颉利起舞，及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颉利没法推辞，不得已起身下阶，作蛮夷舞。上皇喜语太宗道：“胡越一家，为从古所未有呢。”太宗捧觞上寿道：“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诲所及，臣儿智力，未能及此。昔汉高祖亦常从太公置酒此宫，妄自矜夸，愚见窃所不取哩。”上皇益喜，殿上齐呼万岁。既而退席，颉利愈增惭赧，自是恹恹成病，不到两月，竟尔死了。太宗命从突厥旧俗，焚尸乃葬。追赠归义王，谥曰荒。颉利子叠罗支，自被俘入京，太宗仍令他侍奉颉利，他独具有至性，事父尽孝，父死，哭泣甚哀。事为太宗所闻，不觉叹息道：“天禀仁孝，不闲华夷，莫谓胡虏无人呢。”遂厚赐金帛，令袭职终身。录此以风世。苏尼失闻颉利死，悲不自胜，也至毕命。突利居顺州数年，奉召入朝，暴死并州道中。太宗令中书侍郎岑文本，撰文为记，刻勒两汗墓碑中，东突厥事，自是了结。惟西突厥据境如故，后文自有表见，容且再表。

且说东突厥既平，四夷君长，多诣阙入朝，推太宗为天可汗。太宗道：“朕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么？”四夷君长，齐称万岁，且言：“外俗以可汗为尊，不识‘天子’二字的名义。今称陛下为天可汗，令外俗知可汗以上，又有天可汗，自然益加畏服了。”太宗暗思夷酋所言，恰也有理，遂当面应允，各夷酋舞蹈退朝。嗣是颁给玺书，敕赐西北君长，皆钤盖天可汗三字。其实未当。贞观四年，高昌王麹文泰入朝，越年，林邑新罗入贡，康国也求内附，太宗以康国僻居西域，缓急不便往援，特却使不受。群臣以太宗威振中外，屡请封禅。太宗初意不从，怎禁奏牍连登，再四乞请，也不由的惹动雄心。独魏征入朝谏阻，太宗道：“卿不欲朕封禅，莫非因功未高，德未厚，中国未安，四夷未服，年谷未登，符瑞未至么？”征慨然答道：“陛下所说六事，虽似面面俱到，但户口未复，仓廪尚虚，若车驾再行东巡，必多增一分劳费。况自伊洛以东，灌莽满目，所有远夷君长，皆当扈跸相从，引入腹地，自示虚弱，适启戎心。并且赏赉不赀，难餍所欲。为了一个虚名，担受若干实害，陛下亦何苦出此？”确是至言。太宗经他一谏，方才省悟。会闻河南北数州大水，更将此事搁过一边，一面再行修政，慎刑辟，除鞭背刑，禁奴仆告主，敕百官选举县令，如有诏敕未便遵行，概令复奏。非大瑞不得表闻。畿内有蝗，捕食数枚，为民祷祝道：“宁食我肺肠，毋食民禾稼。”此事太属矫情。又录死囚三百九十人，纵令还家诀别，限期来秋，再来就死。囚犯果如期皆至，因嘉他有信，一律赦宥。欧阳氏常论纵囚之误，不为无识。郑仁基有女，貌美多才，太宗特聘为充华。唐女官名。魏征闻她已许字陆爽，即上表切谏，有诏即停止典册。会修筑洛阳宫，将作大匠窦琎，凿池筑山，雕饰华靡，为谏官所劾。太宗即令毁去，且免琎官，中牟丞皇甫德参上言：“修洛阳宫，劳役增赋。俗好高髻，系是宫中所化。”太宗未免动怒，语侍臣道：“德参欲国家不役一人，不

收斗租，宫人皆无发，然后得如他意么？”魏征忙解劝道：“言不激切，怎能回天？陛下当谅他忠直，勿事苛求。”太宗意乃渐解，徐徐答道：“朕若加罪德参，何人再敢尽言？”说着，即命赐绢二十匹，寻复拜为监察御史，种种良法美意，不可胜记。惟杀瀛州卢祖尚，及大理寺丞张蕴古，示免滥刑。卢祖尚廉平公直，太宗拟遣他镇抚交趾，祖尚已经表谢，寻复自悔，托疾固辞。及一再谕往，终不受命。太宗怒他违旨，竟将他处斩。祖尚亦未尝无咎，但处以死刑，不免过甚。张蕴古尝献大宝箴，为太宗所嘉奖，特擢为大理丞。嗣因河内人李好德，素有疯疾，妄作妖言，有司将他捕治，经蕴古复讯，谓好德实系病狂，不应坐罪。偏由侍御史权万纪诬奏，略言：“好德兄厚德，任相州刺史，蕴古系相州人，所以阿私所好，故意纵罪。”太宗不复查察，竟将蕴古斩决。全是冤枉。事后俱怀悔意，但已死不能复生，悔也无及了。魏征何不营救？

贞观八年冬季，吐谷浑入寇凉州，诏令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辖诸军，往讨吐谷浑。又另简五人为行军总管，分道并进：一个是兵部尚书侯君集，为碛石道总管；一个是刑部尚书任城王道宗，为鄯善道总管；一个是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末道总管；一个是岷州都督李道彦，淮安王神通子。为赤水道总管；一个是利州刺史高甑生，为盐泽道总管。五道均归李靖调度，再令蕃将执失思力，契苾何力等，带领本部遗众，随军出征。看官阅过上文，应把吐谷浑三字，早已了过。且吐谷浑可汗伏允，与唐高祖通好，入贡互市，前文亦约略表明。到了贞观年间，伏允已老，权臣天柱王用事，屡劝伏允入寇唐边。伏允昏悖糊涂，遂兴兵内犯，且拘执唐使赵德楷，太宗屡遣使招谕，始终无效，乃遣左骁卫将军段志玄等，率众往击，虽然迭得胜仗，究未曾深入虏境。伏允未经大创，仍然乘隙入寇，于是太宗决意大举，李靖已进任仆射，慨然请行。太宗因他不惮年老，肯为国家效力，格外嘉许。靖与五道总管，陆续进发。任城王道宗，年壮气盛，驱军先进，直至库山，击破吐谷浑步卒。伏允可汗，想出了坚壁清野的计策，命把野草尽行烧去，独率轻兵走入碛中。道宗追了一程，不见一敌，但见火光遍野，赤地千里，自恐进军有失，方择险安营，静待后军。未几各军俱到，李靖亦至，大众聚议进行事宜。李大亮等均谓野草被烧，马无刍可食，必致疲乏，不如见机退师，侯君集独起座道：“虏已败遁，鼠逃鸟散，君臣携离，父子相失，果能协力进取，易如拾芥，此时不乘，更待何时？”道宗亦赞成侯议，李靖遂依计照行，分诸军为两道。靖与李大亮等由北道入，君集与道宗由南道入。北道大军，行至牛心堆，遇着吐谷浑戍兵，一鼓击退，进至赤水源，又击走戍卒。靖部将薛孤儿，分兵进拔曼头山，斩吐谷浑名王，大获杂畜，接济军食，再会大军北进。那时南道一军，也引兵深入，昼行夜宿，直趋二千余里。四无人迹，进至逻直谷，山深径险，居然盛夏降霜。将士越进越冷，且无水可汲，无草可依，人龁冰，马啖雪，君集道宗，不生退志。好容易到了乌海，才见虏帐，当下麾兵杀入，踹破虏营。伏允仓皇遁去，番众也无心接仗，各自逃生，偏是越想逃走，越至速死，一半被唐军截脰割耳，变做了塞外冤魂。伏允狂奔至突伦川，留天柱王在赤海，天柱王拥着精锐，扼险自固。李靖偏将薛万均兄弟，冒险轻进，陷入敌中。天柱王指挥番兵，把二薛困住垓心，二薛分头冲突，不能脱围，甚至中枪失马，徒步奋斗。从骑十死六七，亏得左领军将军契苾何力，率数百骑往援，大呼突入，所向披靡。万均万彻，乘势杀出重围，与何力并军奋击，天柱王乃败北奔逃。至何力等收兵下营，李靖也领军驰到。南北军错杂写来，笔不重复。才休息了一天，靖下令拔营再进，道经碛石山河源，直穷吐谷浑西境，方探得伏允在突伦川。契苾何力愿为先锋，誓擒伏允，薛万均自惩前败，固言不可。何力道：“虏无城郭，但随水草迁徙，他现在聚居一处，若非乘胜袭击，待他云散，尚得倾他巢穴么？”说毕，即自选骁骑千余，竟趋突伦川，万均乃引军后随，途次乏水，将士刺马血为饮。行止突伦川附近，天色已暮，伏允居住帐中，正想安寝，蓦闻喊声大起，鼓角齐鸣，四面八方的唐军，杀入帐中来了。正是：

将军飞骑从天降，虏酋余威扫地时。

毕竟伏允能否脱身，待至下回再详。

唐君名将，推李靖为第一人。靖入东突厥，颉利受擒，及征吐谷浑，伏允走死，战功卓著，彪炳旗常。虽未始无将佐之赞襄，而调度有方，终归统帅，卫公固人杰矣哉！俗传靖多异术，而正史无闻，故本书亦不妄阑入，但就史演述而已。至叙入萧后一节，意在暴太宗之过，虽未见正史，而稗乘所传，不为无因，直揭其事，所以惩淫也。间及太宗内治，及误杀卢张两贤，功过不相掩，所以彰善而戒失也。本回总旨，在述突厥吐谷浑两战事，而夹叙及此。乃因事迹错杂，不便从略，特作数行销纳文字，阅者得幸勿视为芜琐也。

第十七回
长孙后临终箴主阙 武媚娘奉召沐皇恩

却说伏允可汗，闻唐军又复杀到，慌忙从帐后逃出，跨马疾奔。所有妻妾子女，一齐丢下。契苾何力舞刀直入，还管甚么生命不生命，见一个，杀一个，见一双，杀一双。从骑紧紧随上，各仗着快利兵器，弑那番众头颅。番众在昏夜中，仓猝莫辨，还疑唐军有数十百万到来，吓得没命乱跑，但教保住头皮，总算是万分侥幸。霎时间逃得精光，单剩伏允的妻妾子女，聚做一团，在帐后乱抖。何力当然不与客气，指顾军士，一一捆住。尚有杂畜二十余万，搬不胜搬，可巧万匀等驰至，遂帮同移取，一古脑儿送至大军，听候李靖发落。靖闻先驱得胜，自然欣慰。适值侯君集等，也进逾星宿川，进至柏海，与靖合军。各路将帅，统行趋集，只有高甑生未至。靖待了两日，方见甑生到来，免不得责备数语。甑生怀恨在心，及靖再拟穷追，他却暗中运动诸将，意图逗挠。凑巧吐谷浑遣使至军，举国请降，表文上乃是慕容顺出名，靖询明来历，乃知伏允穷蹙，已自经死。从李靖传文，不从《通鉴》。伏允子顺为大宁王，不在军中。至伏允死后，乃驰往奔丧。番国因兵败主亡，统由天柱王一人所致，遂戴顺为主，杀了天柱王，奉表唐师，情愿投诚。靖即令飞驿驰奏，有诏封慕容顺为西平郡王，仍得统辖旧部。且命李大亮驻兵数千，暂作声援。外如李靖以下，一律还朝。靖与侯君集等，入朝复旨，太宗一一慰劳，犒赏有差。忽高甑生讦靖谋反，并阴嗾广州刺史唐奉义，作为干证。太宗令有司案验，毫无实据，乃坐甑生等诬告律，减死徙边。实有可杀之罪。

既而西平郡王慕容顺，懦弱无刚，竟为国人所戕。顺子诺曷钵尚在少年，避匿得免。大臣争权，国中大乱，李大亮拟往弹压，因恐兵力不足，表请济师。太宗令侯君集引兵往援，君集星夜前进，到了吐谷浑，与大亮同入番帐。番众相率慑伏，不敢违命。君集大亮，查得乱首数人，捕获正法，余众免究。令迎诺曷钵为主，诺曷钵才放心出来，做了可汗。自是感念唐恩，遣使入朝，请颁历书，愿奉正朔，并遣子弟入侍。太宗一一允诺，且封他为河源郡王。至贞观十三年，诺曷钵驰驿入朝，太宗嘉他恭顺，特把宗女弘化公主赐给为妻。诺曷钵非常感谢，挈了公主，仍归本国去了。暂结吐谷浑事。

当李靖出征吐谷浑时，唐室忽遭大丧，太上皇一病不起，竟在垂拱殿中，宴驾归天，享寿七十一年。太宗因居丧守制，不便临朝，特令皇太子承乾，暂行听政。过了五月，葬上皇于献陵，庙号高祖，谥曰大武。先是筑陵制度，拟仿汉长陵故事，长陵系汉高祖陵。培高九丈。秘书临虞世南上疏，略言："陛下圣德，度越唐虞，今乃以秦汉为法，似属非宜。应如《白虎通》所云，坟高三仞，以昭俭德。"疏入不报。世南复奏，太宗乃召群臣会议。房玄龄等谓汉长陵高九丈，原陵光武陵。高六丈，今九丈太崇，三仞太卑，不如仿原陵制度，以六丈为定例。太宗依议而行。葬后逾年，乃御殿如初，不意过了半载，长孙皇后又复抱病，逐日增剧。太宗心不自安，命太子承乾，日夕侍母侧。承乾欲请大赦，且延方士入宫禳灾。后呵禁道："死生有命，非人力可以挽回，若修福果可延年，我生平并未为恶，倘行善无效，我尚何求？况赦令系国家重典，佛老为远方异教，俱皇上所不愿为，怎得因我乱天下法？汝不宜妄奏！"太子乃不敢奏请，惟转告房玄龄。玄龄却入白太宗，太宗叹美不止。群臣遂请特颁赦诏，太宗已有允意，偏为皇后所闻。固请停赦，诏乃不发。会玄龄偶

有小谴，令归就第，后时已大渐，与太宗诀别，呜咽陈请道："玄龄久事陛下，小心慎密，不愧忠良，若非大故，幸勿轻弃。妾家本支，因缘懿戚，得列显阶。无德苟禄，最易取祸，幸勿再委政权，但得以外戚奉朝请，已出隆恩。妾生无益于时，死不可以厚葬，愿因山为垅，毋起坟茔，毋用棺椁，器用瓦木，约费送终，庶不致增妾罪戾，愿陛下勿忘！"语语可为天下法。说至此，喉中痰已作壅，喘息了好一歇，复握太宗手道："此后陛下为政，能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劳役，止游畋，妾虽死无恨了。"太宗不能无过，长孙后实是完人。太宗听到此处，不禁泪下，只是向后点头，反答不出甚么言语。应有此情。后恐太宗伤心，也不欲再谈。又延了一日有余，竟瞑目而逝，年只三十六岁。如此贤后偏不永年，天道诚令人难测。

后天性仁厚，抚视庶子，几过所生，妃嫔以下，无不爱戴，训诫诸子，常以谦俭为先。胞兄无忌，本与太宗为布衣交，太宗因他为佐命元功，得出入卧内，且欲引他辅政。后固言不可，举汉吕霍事以为证。太宗不从，竟命无忌为尚书仆射，后反怏怏不悦，密令无忌辞职。无忌乃一再固辞。太宗才行准奏。后喜动颜色，方无戚容。太子承乾乳媪，请增东宫什物，后怫然道："太子所虑，无德与名，奈何请增什物呢？"后女长乐公主，下嫁长孙冲，太宗以公主为嫡后所出，敕有司资送，视长公主加倍。唐制皇姑为大长公主，皇姊妹为长公主，皇女为公主。魏征进谏道："昔汉明帝欲封皇子，谓我子不得与先帝子比，今陛下资送公主，反视长公主加倍，臣意窃为未解。"太宗不悦，入告后知，后叹道："妾常闻陛下推重魏征，不识何因。今闻征言，乃能以礼义导陛下，这真是社稷臣呢。"太宗乃改令减损资奁，并赐征帛四十匹，钱四十万，后亦遣中使赍帛赐征，且传语道："闻公正直，今才得实，愿公常守此志，勿少变更呢！"征自是不惮极言。太宗一日罢朝，退语后道："我总要杀此田舍翁。"后问田舍翁为谁？太宗道："便是魏征，他屡来絮聒，且常廷辱朕躬，所以必杀死了他，才得泄恨。"观此言，可知太宗纳谏，非出真诚。后闻言退出，添著朝服，复入内拜贺道："妾闻主明臣直，今朝有直臣魏征，就是陛下的圣明呢。"太宗乃转怒为喜，待遇魏征，优礼如初。后生平最喜观书，虽容栉不少辍，常采古妇女得失事，为女则三十卷，及崩后，始由宫司奏闻，太宗随阅随泣，览毕举示近臣道："皇后此书，实足垂范百世，朕非不知天命，为无益的悲恸，但入宫不闻规诫，失一良佐，是以可哀。"乃追谥为文德皇后，就葬昭陵。太宗自著表序，刊镌陵左。又在苑中作一层观，屡望昭陵。一日，引魏征同登，语征道："卿见陵墓否？"征熟视良久，方道："臣昏眊不能见。"太宗乃指陵示征，征答道："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原是早见哩。"是谓谲谏。太宗为之泣下，乃令毁去层观。惟房玄龄已早令复位，总算依后所托，不负遗言。

后生三子，一是太子承乾，一是魏王泰，一是晋王治，就是后来的高宗皇帝，太宗怀念故后，因遂钟爱三子。魏王泰折节下士，又善属文，太宗宠之，为后文易储张本。即令就府中置文学馆，使自引学士。谏臣等稍有异言，乃令王珪为魏王泰师，且谕泰道："汝事珪，当如事我。"泰承上旨，每见珪必先拜。珪亦以师道自居，不稍贬损。泰尝问珪以忠孝二义，珪语道："王以皇上为君，事思尽忠，王以皇上为父，事思尽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泰复道："忠孝二字，既已受教，敢问从何处学起？"珪又道："汉东平王苍，常称为善最乐，愿王谨记勿忘！"泰乃不复言。太宗闻珪教泰，很是喜慰，语侍臣道："吾儿可从此无过了。"却也难必。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太宗第三女。珪以帝女下嫁，素多挟贵，蔑视舅姑，至此独喟然道："主上每事循法，我当受公主谒见，为国家成一美名。"于是与夫人并坐堂上，令公主执笄盥馈，然后退入。此礼一行，凡公主下降，始行妇礼。特志之以示妇道。珪于贞观十三年病殁，年六十九，赠吏部尚书，追谥为懿。带过王珪。

太宗又令诸子吴王恪、齐王祐，蜀王愔、蒋王恽、越王贞、纪王慎等，分任各州都督，或为刺史。恪督安州，屡出游猎，侵扰居民，侍御史柳范，上书弹劾，恪乃免官。后来谏议大夫褚遂良，奏称："皇子稚年，未知从政，不应令掌州事，现不若留居京师，待教养有成，乃可遣往治民。"太宗虽以为然，但不过召还一二人罢了。贞观十一

年七月，大雨兼旬，谷洛水溢，流入洛阳宫，毁坏官寺民居，溺死约六千余人。有诏令所毁宫室，略加修缮，不得过费；撤废明德宫内的玄圃院，把院中材料，赐给受灾各民家；且命内外百官，各上封事，极言过失。大臣等应诏陈言，多切时弊。魏征上十思疏，尤为剀切。略云：

人君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守之难乎？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所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审慎。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兹九得，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文武并用，可垂拱而治矣。

越年又复大旱，魏征更上十渐疏云：

臣奉侍帏十余幄年，陛下许臣以仁义之道，守而不失，俭约朴素，终始弗谕，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顷年以来，浸不克终，谨用条陈，聊裨万一。陛下在贞观初，清洁寡欲，化被荒外，今万里遣使，市索骏马，并访怪珍，昔汉文帝却千里马，晋武帝焚雉头裘，陛下居常论议，远希尧舜，今所为反欲处汉文晋武下乎？此不克终一渐也。陛下在贞观初，护民之劳，煦之如子，不轻营为。顷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无事则易骄，劳役则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何有逆畏其骄而为劳役哉？此不克终二渐也。陛下在贞观初，役己以利物，比来纵欲以劳人，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人之事，实切于心，四语最中太宗病源。此不克终三渐也。陛下在贞观初，亲君子，斥小人。比来轻亵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见其非，远之莫见其是。莫见其是，则不待间而疏；莫见是非，则有时而昵。昵小人，疏君子，而欲致治，非所闻也。此不克终四渐也。陛下在贞观初，不作无益，而令难得之货，杂然并进，玩好之作，无时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广而冀农业兴，不可得已，此不克终五渐也。陛下在贞观初，求士若渴，贤者所举，即信而任之，取其所长，常恐不及。比来由心好恶，以众贤举而用，以一人毁而弃；虽积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之毁，未必可信，积年之行，不应顿亏。陛下不察其原以为臧否，使谗佞得行，守道疏间，此不克终六渐也。陛下在贞观初，高居深拱，无田猎毕弋之好，数年之后，志不克固，鹰犬之贡，远及四夷，晨出夕返，驰骋为乐。变起不测，其及救乎？此不克终七渐也。陛下在贞观初，遇下有礼，群情上达。今外官奏事，颜色不结，间因所短，诘其细故，虽有忠款而不得伸，此不克终八渐也。陛下在贞观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业之大，负圣智之明，长傲纵欲，无事兴兵，问罪远裔。亲狎者阿旨不肯谏，疏远者畏威不敢言。积而不已，所损非细。此不克终九渐也。陛下在贞观初，频年霜旱，畿内户口，并就关外，携老扶幼，来往数年，卒无一户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抚宁，故死不携贰也。比者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敝尤甚。市物襁属于廛，递子背望于道，脱有一谷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帖泰，此不克终十渐也，夫祸福无门，惟人所召，人无衅焉，妖不妄作。今旱熯之灾，远被邻国，凶丑之孽，起于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惧忧勤之日也，千载休期，时能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臣所以郁结长叹者也。

太宗看到两疏，总算优诏褒答，并给特赐。惟这位魏玄成公征字玄成。虽然事君以忠，有犯无隐，所说十思十渐，统是抉出太宗的心病，对症发药，但尚有一种大弊，未闻规谏，这也不免是魏公的罅漏。小子依史论叙，反不得不责备贤

人了。得《春秋》大义。看官道是什么大弊？原来太宗素性好色，见有美貌钗裙，往往不肯放过。所以弟妇杨氏，及隋后萧氏，一古脑儿收入后宫，充作妾媵。此外妃嫱嫔御，也不可胜数。史传上载着徐贤妃，说她五月能言，四岁通《论语》、《诗经》，八岁能属文，至十余岁后，秀外慧中，才名卓著，太宗召为才人，累迁至贤妃，始终宠眷不衰。还有吴王恪母，是隋炀帝女儿，隋亡后辗转入宫，也得恩宠。齐王祐母阴妃、蒋王恽母王妃、越王贞母燕妃、纪王慎母韦妃，都是太宗的佳眷。太宗意尚未足，尚想采选几个美人儿，作为后半世的娱乐。天意似亦恨他渔色，特地产出一个绝世娇姝，教她来搅乱唐宫，闯出一场大祸，酿成千古未有的骇闻。这人为谁？就是人人晓得的武则天。特笔点清。武氏系并州文水人，父名士彟，系高祖故交。高祖留守太原，曾引为行军司铠参军，见第二回。及既受隋禅，士彟得进封光禄大夫，兼义原郡公，累迁至工部尚书，加封应国公，历利州荆州都督，得终天年。他元配为相里氏，生下二子，长名元庆，次名元爽。继娶杨氏，生下三女，长女嫁贺兰氏，青年守寡，次女就是武则天。则天非武氏名，后来武氏篡唐号周，自称为则天皇帝。乳名失传，史册上说她叫作武曌。相传古无曌字，由武氏杜撰出来，以日月悬空自拟，因名为曌。生年十四，已经艳名远播，传入宫廷。太宗正留意物色，既闻有此美人，便遣使征召。武母杨氏，骤然接敕，不禁大恸，握手诀别，且嘱且泣。武氏独谈笑自若，且劝母道："女得往见天子，安知非福？奈何先自悲泣呢？"已是不凡。母乃收泪，送她上车。及到京师，入宫谒见太宗，一些儿不露慌张，盈盈下拜，自陈姓氏。三呼万岁，无不合体。太宗命她起来，举目一瞧，正是芙蓉颜面，豆蔻年华。问她芳龄，不过二七，身子恰已颀长，仿佛有十七八岁形景。太宗略问数语，武氏均应对称旨。最动人的，是一双俏眼，百啭娇喉，恁你铁石心肠，也要被她情牵意转。何况太宗是个色魔，哪有不称心如意？当下命入后宫，待到黄昏时候，便召她侍寝。娇小娃儿，已解风月，太宗尚恐她禁受不起。偏她纵体入怀，毫不怯避，春风一度，啼笑皆妍，更有一种柔媚情形，令人不醉自醉，不迷自迷。太宗虽有许多妃嫔，却未曾经过这般滋味。到了巫峡梦阑，扶桑日上，太宗勉起视朝，看那被底娇娃，尚在朦胧半醒。酥胸露透，眉黛春浓，太宗越瞧越爱，便赐她一个芳名，收作媚娘。轻轻的呼了几声，武氏才觉惺忪，急欲起床谢恩，那太宗已自走了。视朝以后，但即下诏，册武媚娘为才人，武媚娘当然谢赏。太宗令居福绥宫。且把那老年宫娥彩女等，尽行放出。连从前高祖所宠的尹张二妃，均令出宫归家。可报前恨。就是亲近邀宠的萧后，也不复召幸，一心一意的爱恋这武媚娘了。小子诗叹道：

商纣丧邦本狐媚，周幽失国兆龙漦。
试看唐室留遗祸，也是蛾眉得宠时。

太宗正在欢娱，忽由西域递来警报，又要扰动兵戈了。欲知详情，且看下回。

叙长孙皇后之崩，不厌从详，所以彰皇后之贤，而惜其不永天年，为唐宫志悼也，叙武媚娘之入宫，亦不肯从略，所以揭太宗之过，而嫉其至老渔色，为唐室志乱也。中录十思十渐两疏，有褒中寓讥意。何言之？唐代谏臣，莫如魏征，唐代奏议，亦莫若魏征之十思十渐两疏。但长孙皇后之遗言，征应亦闻之，何不再行提及？武媚娘之召为才人，亦何不力加奏阻？徒就普通君德，陈入千百言，吾犹惜其未中主弊也。且太宗遥望昭陵，征独以献陵为请，未尝劝太宗回忆后言。看似为主劝孝，实则父子之亲，不及夫妇。后德可忘，而武氏即进，乱端生矣。著书人连类并叙，不特为太宗惜，抑且为魏征惜也。

第十八回
灭高昌献俘观德殿　逐真珠击败薛延陀

却说高昌王麹文泰，曾于贞观四年入朝，见十六回。高昌东邻吐谷浑，本在西域境内，定都交河。当时西域诸国，闻文泰入朝，各浼他介绍唐廷，愿通朝贡，太宗许令自便。越二年，焉耆王突骑支遣使入贡，道出高昌，使臣到了唐廷，请遵汉时故道开通碛路，以便往来，原来汉时与焉耆通使，另有碛路可行，不必假道高昌。至隋末碛路梗塞，绕道多迂，且恐受高昌牵制，许多不便，因此使臣乞请唐廷。太宗当然允许，偏高昌王麹文泰，以为焉耆通唐，由自己替作先容，今乃请开碛路，自由往来，明明是背本营私，当即遣兵潜袭焉耆，大掠而归。嗣因西域使人，欲往唐廷，必须先请命高昌，否则概不许通。西域有伊吾国，先属西突厥，旋愿内附。文泰与西突厥，连兵攻伊吾，伊吾向唐廷乞援，太宗颁诏高昌，严词诘责，且召他大臣阿史那矩，入都议事。文泰不肯遣发，但令长史麹雍，入唐谢罪，太宗面谕麹雍，促令文泰入朝，麹雍听命而去，偏偏待了半年，毫无音信，但闻文泰复结西突厥，击破焉耆，且号令薛延陀等部落，迫他臣事高昌。于是再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往问罪状，文泰傲不为礼，且自语道："鹰飞天上，雉伏蒿中，猫游堂奥，鼠伏穴间，尚且各自得所。我为一国主，难道不如鸟兽么？"夜郎自大。道裕知不可理喻，还报太宗。太宗即遣使问薛延陀，愿否同击高昌？薛延陀真珠可汗，答词恭顺，且请发兵为导。乃再遣民部尚书唐俭，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赍缯帛赐真珠，与商进取事宜。两下约定，唐俭等还朝，遂命交河行军大总管吏部尚书侯君集、副总管兼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等，率师征高昌。

文泰闻唐师西来，尚侈然语国人道："唐朝去我七千里，有二千里统是沙碛，毫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似烧，怎能骤然到此？前时我往见唐廷，眼见秦陇一带，城邑萧条，大非隋比。今来伐我，发兵过多，粮必不济，若止三万以下，我力尚足抵御。以逸待劳，坐乘敌敝，他若屯兵城下，不过二旬，食尽必走。我乃从后蹑击，定可得志。"计非不佳，奈不能久待何？遂安心待着，不加戒备。过了一二月，才有侦骑来报，唐兵已临碛石了。文泰尚未着忙，但问有若干人马？侦骑答称有十万人。文泰始觉心惊，便颤着道："十万大兵，竟得深入么？这却如何是好？"何不再用前策？侦骑道："有薛延陀兵为向导，是以来得迅速。"文泰益惧，急得不知所措，即日惹起大病，忽寒忽热，似醒非醒。这叫作寒风如刀，热风似烧。睡着帐中，说了一二日呓语，水米不沾，竟至气绝。子名智盛，平时本没有甚么才干，至此既要治丧，又要御敌，越弄得无法可施，那时也管不得什么存亡，只好料理丧事，再作计较。唐师进次柳谷，闻文泰已死，国中正在发丧，诸将请诸君集，拟乘丧袭击，君集道："天子因高昌无礼，特遣我辈西征，若袭人墟墓，转觉师出无名，我军此时进去，正要堂堂正正，声罪致讨，才不愧为王师哩！"遂令将士伐鼓行军，进拔田城，掳男妇七千余口，又命中郎将辛獠儿为前锋，夤夜再进，击破高昌防兵，直抵都下。君集督军继至，把高昌都城围住。城中缒出虏使，入谒君集，并赍呈文书，君集启视，见上面写着：

> 得罪于天子者先王也，天罚所加，身已物故。智盛袭位未几，惟尚书怜察！

君集阅毕，便语来使道："汝嗣主若能悔过，当束手出降，待他不死。"来使奉命出营，仍缒上城去。君集静待一日，未见智盛出降，乃令军士囊土填堑，越堑猛攻。城上矢石雨下，伤毙唐军

数百人。君集特造巢车,高约十余丈。比城头还超过数尺,得以俯瞰城中,还击矢石,城内守卒,恟惧得很。智盛还望西突厥来援,西突厥本与高昌协约,有急相助,至此曾发兵相救,因闻唐军大至,中道折回,害得智盛孤军无援,没奈何开了城门,出降军前,君集拘住智盛,复分兵略地,连下二十二城,收降八千四十六户,一万七千七百口,得地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先是高昌曾有童谣云:"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几何自殄灭。"至智盛出降,谣言始验。

捷书传达长安,太宗欲分土设官,列置州县,魏征入谏道:"陛下即位,文泰就来朝谒,近因骄倨不臣,抗阻西域贡献,乃兴师往讨。文泰身死,天罚已申,为陛下计,应抚他人民,存他社稷,立他子嗣,威德互施,方足柔远。今若以高昌土地,视为己利,改作州县,此后须千余人镇守。数千余人往来,每年供办衣资,远离亲戚,不出十年,陇右且空。陛下终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佐助中国,有损无益,臣窃为陛下不取哩。"当时未知殖民政策,故魏征之言如此。太宗不从,诏改高昌为西州,更在交河城内,建设安西都护府,留兵镇戍,召侯君集等还朝。君集虏高昌王智盛,及智盛弟智湛等,奏凯旋师。于是唐地东至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君集等班师入都,献俘观德殿,行饮至礼,大酺三日。智盛兄弟,进谒太宗,跪伏请罪。太宗加恩赦宥,封智盛为左武卫将军,兼金城郡公,智湛为右武卫中郎将,兼天山郡公,总管侯君集以下,赏赉有差。

忽有弹章上陈,劾奏君集私取珍宝,配没妇女,并未上闻;将士等亦有盗窃罪,君集不自谨饬,所以不能禁制等语。太宗乃令君集诣狱对簿。中书侍郎岑文本谏道:"高昌昏迷不道,陛下命君集等往讨,得指日荡平。凯旋以后,所有将帅以下,悉蒙重赏,乃未逾旬日,便至属吏。虽君集等自罹国法,咎有所归,但恐海内人民,疑陛下录过遗功,转致懈体。臣闻命将出师,果能克敌,贪亦应赏;若至败绩,廉亦应诛。所以汉李广利陈汤,晋王浚及隋韩擒虎,均负罪名,人主因他有功,统加封赏。臣又闻兵志有言,使智使勇,使贪使愚,诚因古今将帅,不能无疵,全赖人君善为器使,方得利用。陛下今日,亦应舍瑕录长,原功宥罪,令君集等再升朝列,复备驱驰。是陛下能屈法加恩,君集等亦当知过益奋了。"太宗乃谢君集罪,释置不问。为下文君集怨望张本。既而又有人讦告万均,说他私奸高昌妇女,万均不服,有诏令万均与高昌妇女对质,魏征复入谏道:"臣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今命大将军与亡国妇女对辩,未免有亵国体。如事果属实,原足蒙羞,语出子虚,亦足贻笑。昔秦穆饮盗马士,楚庄赦绝缨罪,陛下道高尧舜,顾反不若两君么?"太宗感悟,乃将万均事搁置,不复提及。

行军总管阿史那社尒即尔字。从军西征,秋毫不取,及论功行赏,只受老弱敝旧,不及珍异,太宗嘉他廉慎,特赐以高昌所得宝刀,及杂彩千段。他本东突厥处罗可汗次子,率众内附,受封左骁卫大将军,得尚衡阳长公主,高祖第十三女。为驸马都尉,掌卫屯兵,至是复积功封毕国公。高昌既平,吐蕃赞普弃宗弄赞,赞普系吐蕃王号。慕唐威德,遣使入贡,且请和亲。吐蕃在吐谷浑西南,就是现今的西藏地方,源出西羌,或云为三苗遗裔,风俗与中国绝殊,自弃宗弄赞为吐蕃主,颇有智勇,威服四邻。太宗因他入贡,乃遣行人冯德遐,抚慰吐蕃。弄赞见了德遐,谓突厥吐谷浑,皆得尚中国公主,独吐蕃素来向隅,因请中国许婚,情愿多献金宝,德遐答称须归奏天子,候旨裁夺。弄赞乃更遣使臣,赍了表文,及许多珍玩,随德遐入朝。太宗阅过表文,见他意在求婚,亦不加可否。适值吐谷浑王诺曷钵,亦入觐唐廷,太宗与语吐蕃事。诺曷钵以吐蕃僻处,未识王化为词。太宗乃不许吐蕃和亲,遣还使人,使人返报弄赞,谓由吐谷浑王从中谗间,因罢婚议。弄赞大怒,即发兵击吐谷浑。诺曷钵正自唐归国,闻吐蕃大举来侵,自知力不能支,竟遁入青海北隅,民畜多为吐蕃所掠。吐蕃兵进破党项白兰诸羌,率众二十余万,进逼松州西境,击破唐都督韩威。太宗乃复遣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带同将军执失思力、牛进达、刘简等,督步骑五万人,往

讨吐蕃。吐蕃主弄赞，正围攻松州城，约有十余日，不意唐军大至，前锋为牛进达，持着一柄偃月刀，盘旋飞舞，杀入阵中。弄赞亟拟对仗，后面复来了执失思力，横槊直入，左挑右刺，没人敢当。松州都督韩威，复从城中杀出，吓得弄赞脚忙手乱，招呼徒众，冲开一条血路，飞奔而去。唐军追击数里，斩首数千级，方才收兵。寥寥数语，写得如火如荼。弄赞经此一败，乃惶恐谢罪，再遣使至唐廷，表明悔过。只和亲问题，始终不肯恝置。太宗也不欲黩武，许彼结婚。弄赞得使臣归报，心下大喜，特遣大论禄东赞吐蕃称宰相为大伦，献金五千两，及珍宝数百件，来唐聘妇。太宗乃命将宗女文成公主，遣嫁吐蕃，且因禄东赞奏对称旨，授右卫大将军，并令江夏王道宗，即任城王李道宗。持节送文成公主入吐蕃。弄赞率众郊迎，见了道宗，询明为公主从叔，执子婿礼甚恭。且见中国衣服仪卫，远过羌俗，未免相形见绌，遂为公主别筑一城，创设宫室，留居公主。自己也满身纨绮，与公主成婚。吐蕃国人好用赭涂面，为公主所嫉视，弄赞下令禁止。且尽褫毡罽，常服华装。并遣诸豪酋子弟，入中国学习诗书，吐蕃也算竭诚归唐了。暂作结束。

一波方平，一波又起，薛延陀真珠可汗，又与怀化郡王阿史那思摩相争，更劳动中国兵戈，惹起一场战祸。说来又是话长，待小子撮要叙明。先是突利自顺州入朝，道死并州，见十六回。太宗命嗣子贺逻鹘袭位。会太宗幸九成宫，突利弟结社率，曾入充宿卫，阴结旧部落四十余人，谋犯御帐，乘便劫贺逻鹘北归，偏偏夜入御营，为折冲将孙武开等击退，他却转入御厩，盗马二十余匹，北走渡渭，途次为戍兵所擒，枭首示众。只贺逻鹘得免死罪，流窜岭外。朝右大臣，遂交章上奏，争说："突厥遗众，不便内居。"太宗亦有悔意，事后方知，已是迟了。乃赐阿史那思摩国姓，立为泥孰俟利苾可汗，给他鼓纛，令率种落还旧部。思摩等颇惮薛延陀，不敢出塞，太宗再给薛延陀玺书，谕令各守疆土，不得侵犯。真珠可汗迎接诏使，顿首听命。待诏使还归，太宗乃饯思摩行，思摩拜谢，誓言子孙世事唐廷，于是赵郡王孝恭，鸿胪卿刘善，偕思摩同至河上，筑坛受册，礼成乃返。思摩因得建牙河北，有众十万，胜兵四万人，仍辖东突厥故土。偏薛延陀真珠可汗，阳奉唐命，阴具狡谋。竟命嗣子大度设，调发同罗仆骨回纥白霫各部兵，得二十余万，进击思摩。看官！你想思摩初出塞外，诸事草创，所有城郭堡寨，都未曾修缮整齐，部众又没有训练，怎能敌得住薛延陀的大军？全部未战先慌，退入长城，保守朔州，飞章向唐廷告急。太宗不得不遣将往援，乃命营州都督张俭，率所部精兵，及边境降番，出驻东境。兵部尚书李世勣，为朔州道行军总管，统兵六万，骑士千二百人，出镇朔方。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统兵四万，骑兵五千，出屯灵武。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率兵一万七千，为庆州道总管，出发云中，凉州都督李袭举，为凉州道行军总管，即率凉州戍兵，出遏西方。诸将陛辞请训，太宗面谕道："薛延陀自恃强盛，逾漠南行，道经数千里，马已疲瘦，见利不能速进，不利又不能速退，朕已饬思摩烧薙秋草，毋为寇资。特他刍粮日尽，野无所获，必当退去。卿等可与思摩互为犄角，徒寇已欲退，协力出击，定足破敌，朕可静听捷音了。"诸将听命而行。

薛延陀骑兵三万，由大度设带领，作为前驱，进逼长城，正在登高南望，辱骂思摩。不意尘氛滚滚，枪戟森森，那朔州道行军总管李世勣，带着唐军，遮道前来。大度设不觉惊惶，竟向赤柯泺北走。世勣选麾下骁悍万人，及突厥精骑六千，出长城，逾白道川，追蹑寇后。大度设奔走累日，至诸真水，为唐军追及，乃勒众还战，列阵亘十里，世勣令突厥骑兵，先行出战，为大度设所败，相率退还。大度设乘胜来追，适遇唐军掩至，恐不能力敌，但令部众弯弓注射，万矢俱发。唐军中马多受伤，陆续倒毙。世勣命士卒下马，各执长槊，向前直进，任他行如飞蝗，竟冒险冲入敌阵，敌众专力射箭，不妨唐军杀人，手中剩了空拳，如何招架得住？没奈何倒退下去。向来薛延陀教兵步战，五人为伍，一人执马，四人前战，战胜乃授马追奔。唐副总管薛万彻，率数千骑入敌阵中，专夺敌马，敌众见马俱失去，越加骇惧，顿时溃散。唐军趁势奋击，斩首二千余级，捕虏

五万余人。大度设拚命逃脱，万彻力追不及，才命回军。

世勣既得胜仗，乃率众军还至定襄，驰书告捷。太宗拟饬世勣等，进捣薛延陀巢穴，忽闻左领军将军契苾何力，被薛延陀拘去，转不免迟疑起来。又作一波。原来何力母姑臧夫人，及弟贺兰州都督沙门，均在凉州，何力请旨省亲，且乘便招抚部落，谁料到了凉州，知母与弟俱往降薛延陀，就是契苾诸部落，亦多欲向薛延陀投诚。何力大惊道："主上厚恩，奈何遽负？"契苾诸部众道："夫人都督，统已往降，我等不去，尚将何往？"何力道："沙门尽孝，我尽忠，断不降薛延陀。"契苾部众，竟将何力执住，解至真珠可汗帐前。何力箕踞坐地，真珠胁何力降，何力起身东向，拔刀大呼道："何力是大唐烈士，怎肯屈辱虏廷？天地日月，愿鉴愚诚！"说至此，竟把刀向左耳一横，割下鲜血淋漓的一只耳朵，向真珠掷去，且瞋目视真珠道："请视此耳，我决不降。"蕃将中有是忠诚，想见太宗待遇之优。真珠欲杀何力，独真珠妻，怜他孤忠，从旁谏阻，乃把何力羁禁帐中。这消息传入唐廷，太宗语侍臣道："何力必不负朕。"侍臣道："戎狄气类相亲，何力往薛延陀，如鱼趋水，哪里还肯顾念隆恩？"太宗道："何力心如铁石，你等不信何力，朕却可独保呢。"正说着，薛延陀遣使到来，当由太宗召见，来使乃是真珠可汗的叔父，名叫沙钵罗泥熟。太宗先诘责薛延陀叛状，继复问及何力情形，沙钵罗约略认罪，并极称何力忠诚，说得太宗也为凄恻，顾语侍臣道："何力果属何如？"侍臣等才服太宗先见，一同俯首。沙钵罗复呈上贡单，内列貂皮三千张，马三万匹，玛瑙镜一架，愿此后罢战修和，并乞许婚。太宗道："汝主果悔罪投诚，朕亦何惜一女？但须先送归何力，方准和亲。"沙钵罗请使同往，太宗乃命兵部侍郎崔敦礼，偕沙钵罗同往，迎归何力，许真珠得尚公主。真珠喜如所愿，放归何力，且与崔敦礼订定婚期。敦礼与何力同归，陛见太宗，太宗见他左耳已亡，疮痕未愈，不禁为之泣下。何力恰慨然道："臣受陛下厚恩，杀身亦所不惜，何惜一左耳呢？"太宗乃厚赐金帛，并升授右骁卫大将军。

既而真珠可汗，令侄突利设来唐纳币，献马五万匹，牛及橐驼万头，羊十万口。太宗赐宴殿中，殷勤款待，且许把新兴公主太宗第十五女。嫁薛延陀。何力独密奏太宗，劝阻婚约。太宗道："天子无戏言，朕已允许，如何反汗？"何力道："臣闻礼重亲迎，最好是令夷男即真珠可汗名，见十五回。自迎公主，或至京师，或至灵武，臣料夷国必不敢来。夷男不至，何妨绝婚？况夷男性情暴戾，必因婚议不成，激成郁愤，上怒下疑，不出二三年，夷男必忧死，他日二子争立，内乱外离，不战自灭了。"何力料事颇明。太宗点头称善，即遣归突利设，嘱他转告真珠，来迎公主，并言当亲送公主至灵州，与真珠面会。真珠得报大喜，愿诣灵州，臣下交相谏阻，真珠不从，更搜括马羊，充作聘礼。薛延陀本无库厩，所需杂畜，应向各部调索，急切里无从办齐，且往返万里，道涉沙碛，畜口不得水草，耗死过半，因是失期不至。太宗本有意悔婚，遂责真珠愆期，与他绝婚，灵州也不复临幸了。小子有诗叹道：

帝女胡甘作虏妻，汉为无策语堪稽。
唐宗失信虽贻议，到底迷途不再迷。

毕竟真珠曾否抗命，待到下回续详。

塞外各国，侈然自大，皆由中国失道，无威无德，乃敢窃据一隅，负嵎称强耳。若果有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与彼角逐，未有不因而披靡者。试观高昌之灭，与薛延陀之败，并未经过数十百战，一遇唐师，非降即奔。智盛兄弟，被俘入唐，何其弱也？薛延陀真珠可汗，雄长铁勒诸部，亦一蹶不振，入贡请罪，可见驭夷非难，在外攘之得其道耳。独唐太宗与吐蕃和亲，乃至薛延陀既许而复悔，出尔反尔，未免失信。夫和亲原为下策，但既以宗女嫁吐蕃，何妨以宗女嫁薛延陀？否则一律拒绝，自存国体可也。太宗不察，失策于前，食言于后，且待遇夷狄，隐分厚薄，绳以一视同仁之义，太宗其更有愧乎？叙吐蕃事于薛延陀之前，虽系按年列叙，实足为太宗存一比例，表明其驭外之不公。作者固具有苦心，明眼人方能见到也。

第十九回
强胡内乱列部纷争　逆迹上闻储君被废

却说真珠可汗，闻唐廷下诏绝婚，只好自悔失期，不敢再索，实由自惩前败，只好如此。仍与唐廷修和。太宗益自欣慰，竟将新兴公主嫁与长孙曦。薛延陀事，至后再表，小子要叙及西突厥了。西突厥自阿波可汗，与东突厥屡有战争，后来阿波可汗，为东突厥沙钵略可汗所擒，国人立他族子泥利可汗。泥利亦败死，子达漫立，叫作泥撅处罗可汗。隋炀帝时尝从征高丽，赐号曷萨那可汗。曷萨那一作曷娑那。唐初曷萨那入贡大珠，高祖面谕曷萨那道："朕重王赤心，不爱宝珠。"因将珠给还，特封他为归义王。惟曷萨那朝唐，部众皆不服，竟潜令人刺杀曷萨那，别立射匮可汗。木杆弟，步迦可汗孙，木杆见前文。射匮建牙三弥山，驱策西域诸国，势颇强盛，及病死后，弟统叶护可汗嗣立，具有勇略，广拓属土，常遣使入贡唐廷，且请许婚。高祖欲从所请，因为东突厥所梗，乃致中阻。统叶护恃强而骄，残虐群下，终弄得众叛亲离，为叔父莫贺咄所戕。莫贺咄自称屈利俟毗可汗，部众又恨他弑主自立，各怀贰心，于是另推泥孰莫贺设突厥称掌兵官为设。为可汗，泥孰不受，闻统叶护子咥力特勒，避难奔康居，特遣人迎立，推为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且助他复仇，往攻莫贺咄。莫贺咄败奔金山，泥孰率从追击，竟将莫贺咄杀死。肆叶护乃得统辖西突厥全部，偏是肆叶护量小难容，泥孰又功高遭忌，谗言交构，两下怀嫌。肆叶护谋杀泥孰，泥孰乘机脱逃，亡奔焉耆。未几肆叶护为臣下所逐，走死康居，泥孰因国人推戴，迎立为咄陆可汗。咄陆父莫贺设，前曾由统叶护可汗遣入唐廷，通贡修好，太宗时尚未立，与莫贺设约为兄弟，至是闻咄陆嗣位，乃诏鸿胪少卿刘善因持节授册，封为吞阿娄拔利邲咄陆可汗，兼赐鼓纛缎彩万匹。咄陆遣使入谢，盛献方物。既而咄陆去世，弟同俄设立，号沙钵罗咥利失可汗，分全国为十部，各置部长一人，每人授一箭，称为十设，亦号十箭。怎奈部落太多，尾大不掉，是即封藩通病。部长统吐屯拥有劲旅，袭击咥利失。咥利失与战不胜，遁走焉耆。纯吐屯复为他部所杀，全国无主，乃由西方诸部，别迎东突厥始毕可汗子欲谷设为主，叫作乙毗咄陆可汗，咥利失又自焉耆出来，招集余众，再图恢复，所有西突厥东部，复逐渐收服。只西部与他抗衡，彼此互哄，兵连祸结，杀伤不可胜计。后来易战为和，分地自王，约以伊列水为界，水东属咥利失，水西属乙毗咄陆。自是西突厥全部，复分为东西两国，乙毗咄陆势渐强盛，勾通东部大臣俟列发，阴图咥利失，俟列发竟纠众作乱，咥利失没法抵制，奔窜而死。他部不服俟列发，出平乱事，再迎咥列失子，为乙屈利失乙毗可汗。未几又死，从弟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入嗣，通使唐廷，太宗特遣左领军将军张大师持册加封，移牙水北，时称沙钵罗叶护为南庭，乙毗咄陆为北庭。叙次甚明。咄陆又与沙钵罗叶护构兵，屡战不休，且同时入诉唐廷，分争曲直。太宗令他罢兵息战，咄陆不肯听命，竟增兵南攻，击杀沙钵罗叶护可汗，并有南部，复入寇伊州。唐安西都护郭孝恪，率轻骑二千，从间道掩击，杀败乙毗咄陆，乙毗咄陆转攻天山，复由孝恪移师击走，斩首数千级。但乙毗咄陆心终未死，东略失利，再图西略，他欲进攻康居，道过米国，即将他残破，尽掠人畜，毫不给赏臣下。部将泥孰啜，因此不平，自行夺取。乙毗咄陆恨他专擅，立斩以徇，泥孰啜裨将胡禄屋，替泥孰啜报仇，袭击乙毗咄陆，乙毗咄陆率众与战，未及对垒，麾下统已溃散，就使乙毗咄陆勇艺过人，也是无术支

持，不得已走保白水胡城，全国大乱，扰扰经年。部长屋利啜等，有心求治，乃遣使请命唐廷，愿废乙毗咄陆可汗，另行择贤嗣位。太宗即命通事舍人温无隐赍诏西行，与屋利啜等商定嗣君，立莫贺咄遗子为乙毗射匮可汗，乙毗咄陆尚思规复，招徕旧部，大众都反唇道：“使我千人战死，教他一人独存，我等还要从他么？”利己损人，必致众叛亲离，无论中外，莫不如是。乙毗咄陆得闻此语，料知众怒难犯，转奔吐火罗，西突厥才算统一，由乙毗射匮主持。他因入贡皮币，并且请婚，太宗令割龟兹读若慈。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部，作为聘礼。太宗亦欲卖女耶？乙毗射匮，也觉承认不下，两下里延宕过去。

小子为按时叙事起见，只好将西突厥事，暂行搁置，演述那唐廷内政，免得叙次混淆。自皇子承乾，得立为太子后，承接第十七回。起初因年尚幼稚，没甚过失，及渐渐长成，辄游猎废学。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孔颖达、张玄素等，屡加规谏，均不见从，反且遭嫉。志宁丁母忧，闻太子修治宫室，妨害农功，又好郑卫音乐，以及宠昵宦官、亲近女色等情，遂上书极谏，至再至三，惹得太子怨恨填胸，几与志宁势不两立。暗遣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两人，往刺志宁。二人入志宁家，见他素服麻衣，寝处苫块，也不禁良心发现，不忍下手。当即返报太子，但说是不便行刺，只好缓图。颇有晋钮麑风。太子乃暂从搁置，但淫纵益甚。魏王泰有意夺嫡，趁着太子失德的时候，格外招集文士，撰述各书，且搜考古今地理，著成一册括地志，呈献太宗。太宗见他考证详明，很是喜慰，便优畀月给，制逾太子。谏议大夫褚遂良，上书谏阻，太过反致误会，还道是太子月给过轻，下了一道诏谕，令太子出用库物，有司勿为限制。看官听着！这岂非溺爱不明，酿成祸患么？有子者其听之！太子得了此诏，喜出望外，当然取用无度。时张玄素已调任右庶子，遂上书切谏太子，略云：

> 昔周武帝平定山东，隋文帝混一江南，勤俭爱民，皆为令主。有子不肖，卒亡宗祀。圣上以殿下亲则父子，事兼家国，所应用物，不为限制。恩旨未逾六旬，用物已过七万，骄奢之极，孰有过此？况宫臣正士，未闻在侧，群邪淫巧，暱近深宫。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隐秘，宁可胜计。苦药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节糜费以成俭德，则不胜幸甚！

玄素既上谏书，只望太子回心改过，不负此言。哪知隔日早朝，行过东宫门外，忽有一人短衣便帽，走近玄素面前，突然抽出一条大马箠，向玄素脑门击下。玄素急忙一闪，下箠少偏，已打得皮破血流，大叫一声，晕仆地上。朝臣闻声趋救，好容易叫他醒来，才得复苏，缉拿凶犯，早已飏去。看官试想！禁门内外，有什么暴客？就使有暴客伏着，一经发觉，也是无从脱逃，偏此次被他溜去，眼见得是东宫所遣，容易匿迹了。专事暗杀，成什么太子？玄素不能上朝，由侍役舁回宅中，医治数日，渐得痊可。自知为一书惹祸，但也没处呼冤，只好自认晦气，便算了结。

是时魏征已老，常患疾病，太宗犹时给手诏，令他封状进言。征不忘忠谏，仍应诏直陈。既而褚遂良奏言太子诸王，应有定分，请亟从整核，太宗乃语遂良道：“方今群臣忠直，无过魏征，我遣令傅太子，弼成潜德，以副众望。”遂诏令征为太子太师。征称疾固辞，太宗手诏慰勉道：“周幽晋献，废嫡立庶，危国亡家，汉高祖几废太子，幸得四皓相助，然后得安，卿即四皓中的一人，愿勿固辞！就使卿疾未愈，亦可卧护青宫，少释朕忧。”这数语很是恳切，累得征无词解免，勉强受职。无如年迈力衰，死期已迫，渐渐的卧床不起，竟至垂危。太宗屡赐药膳，并遣中朗将留宿征宅，日奏起居，至闻征疾加笃，亲自问疾数次，且尚与谈国事，或带着太子承乾，教他亲承师诲，最后一次，且挈了季女衡山公主，同至征榻前，指公主语征道：“此女当嫁与卿子叔玉，卿能起视新妇否？”征已不能强起，流涕答谢，太宗亦为泣下。待挈女回宫，夜卧成梦，恍惚见征入朝，作陛辞状。醒来觉此梦未佳，待至天晓，即有人入报，征已谢世，当下匆匆盥洗，即命驾临丧，亲视大殓，抚棺诀别，不觉失声悲号。哭罢还朝，令太子举哀西华堂，且诏内外百官，尽行赴丧，又赐给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征妻裴氏

道："征素俭约，今葬用羽仪，恐非征志。"悉辞不受，但用布车载柩而葬。有此贤妇，可谓无独有偶。太宗赐谥文贞，追赠司空兼相州都督，临葬时登苑西楼，望哭尽哀。既而自制碑文，并为书石，常语侍臣道："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镜，可见兴替；以人为镜，可知得失。征殁，朕亡一镜了。"征貌不过中人，独有胆识，每犯颜进谏，虽遇太宗盛怒，颜色不变，太宗亦为霁威 。常谓征似疏慢，惟朕独见征妩媚，所以言多见从。征殁后尚感念不已，寻命在凌烟阁中绘功臣像，共得二十四人，征列第四。小子综述如下：

长孙无忌　赵郡王孝恭　杜如晦　魏征　房玄龄　高士廉　尉迟敬德　李靖　萧瑀　段志玄　刘弘基　屈突通　殷开山　柴绍　长孙顺德　张亮　侯君集　张公谨　程知节　虞世南　刘政会　唐俭　李世勣　秦叔宝

这二十四人中，如杜如晦、魏征、段志玄、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公谨、虞世南、刘政会、秦叔宝十一人，已经去世，余尚生存。惟君集因破灭高昌，反致下吏，虽然释置不问，心中常是怏怏。应前回。会郧国公张亮，出任洛州都督。君集先日饯行，座无他人，饮至半酣，佯作醉状，瞋目语亮道："公为何排我？"亮笑答道："我何尝排公？莫非公排我不成？"君集愤愤道："我荡平一国，反触天子嗔怒，如何还能排公？"说着，复攘袂起座道："公与我交好有年，既与我气谊相投，不愿排我，我何妨实意相告。古人有言：'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今我等具有战功，也郁郁不能自活，眼见得是兔死狗烹了。公试想来！应用何策求生？"亮知他已蓄异志，便用言啗他道："亮本不才，还仗我公指教！"君集道："公能助我，莫若起兵。公在外，我在内，内应外合，便可成功。"亮微笑道："公言甚善，待我到了洛州，再行报命。"君集大喜，畅饮尽兴，方才告别。亮即夤夜入宫，密陈君集所言。太宗道："卿与君集皆功臣，今君集与卿相语，旁人不闻。若骤执君集，他必不服，朕随时注意便了。卿且勿言！"这是英主作用。亮即辞行赴任，仰承上意，暂守秘密。偏太子承乾，已窥知君集怨望，私引君集婿贺兰楚石为千牛，官名。嘱他邀入君集，密谈衷曲。君集道："魏王甚得上宠，若殿下不早为备，恐殿下将为隋杨勇了。"杨勇系隋文帝太子，为弟杨广所谮，遂致废死，事见《隋史演义》。太子道："正为此事召公，欲公为我设法，免蹈杨勇覆辙哩。"你若不要他设法？尚不致与杨勇一般。君集道："君集愿为殿下效死。"说至此，又举手语太子道："有此好手，亦当为殿下指挥呢。"恐你亦不怀好意。太子喜甚，厚赠君集。

君集即与太子密图魏王，偏偏天不助逆，疾病缠身，太子本有躄疾，至是加剧，竟致步履维艰，一时不便发难。会东宫有一侍女，名叫俳儿，姿首甚佳，且善歌唱，不愧芳名。为太子所宠昵，日夕不离。足疾由此而生，亦未可知。太宗闻知此事，即召入俳儿，责她蛊惹太子，即加杖百下，俳儿竟因是殒命。太子非常悼惜，且疑由魏王告发，致触父怒。一念恨着魏王，一念记着俳儿，私为俳儿起冢苑中，朝夕祭奠，每至冢旁，辄徘徊泣下。嗣是怨怼日深，按日里托疾不朝，但在宫中聚奴为戏，聊解愁闷。间或令宫奴盗窃民间马牛，亲临烹炙，与一班嬖僮宠婢，同坐而食，侑酒传杯，备极谐媟。有时酒后兴酣，自易服作突厥衣饰，效突厥语言。命左右亦着胡服，以五人为一小部落，布毳为幄，分戟为阵，外竖五狼头纛，内设穹庐帐舍，高坐堂皇，一呼百诺。命左右烹羔以进，自拔佩刀割肉，与众共啖。啖毕，语左右道："我已做过可汗，譬如今朝死了，汝等可为我行丧礼。"说至此，突然倒地，僵卧不动。左右一齐痛哭，跨马环走，剺面作居丧状。太子忽然起坐，笑语左右道："我一朝有天下，当率数万骑往猎金城，乘便投思摩帐下，解发作一胡官。谅不落突厥后，尔等以为可喜么？"左右当然谀媚，极力称善。至太子入内，方共目为怪物。并非怪物，实是童骏。

会太宗庶弟汉王元昌，所为多不法，屡遭太宗谴责。他遂与太子相亲，时与游戏，常分左右为二队，由两人戏作统帅，各被毳甲，操竹槊，号令队伍，互相刺击。有不用命，披树为挞，任情殴打，虽死不顾。太子且笑语道："使我今日做天子，明日在苑中置万人营 ，与汉王分将，两相角逐，一决胜负，岂非是一种快事？"元昌应声道：

“太子做了皇帝，恐一经失道，谏书纷至，不能似今日的快活了。”太子笑道：“这有什么难事？一人来谏，杀死一人，十人来谏，杀死十人，到杀死的几百个，哪个还敢多嘴？我与汉王好尽情玩耍呢。”元昌道：“恐不令你为皇帝，你将奈何？太子道：“只有一个魏王泰，我明日便教他死，叔父试看着便了。”是夕即想了一法，遣人诈为魏王记室，密上封事，历言魏王罪恶，有诏捕治上书人，卒不得获。太子又遣张师政纥干承基等往刺魏王，魏王亦阴自戒备，无从下手。可巧东宫娈童称心，及方士秦英、韦灵符等，均被太宗收入狱中，一并处死，且传召太子入朝，由太宗严责数十言。太子忍气吞声，返入东宫，即召私党元昌、侯君集、李安俨、赵节、杜荷等，密商起事方法，且语众人道：“我与贼弟泰誓不共存，他前既谗杀我徘儿，今又谗杀我称心等人，若不亟除了他，就将及我了。”君集不待说毕，便投袂起立道：“何不引兵入西宫，杀死此人？”元昌道：“此人一死，太子就好入阙为帝，还管什么避忌？直教他弑父弑君。只事成以后，我要向太子索赐一物，太子定要允我。”太子问是何物？元昌道：“我前入谒内廷，见御座旁有一美人儿，齐整得很，我后来细底调查，这美人儿且善弹琵琶，有声有色，真正好极了。若太子得做皇帝，此美人儿应当赠我，幸勿自私！”痴心妄想。太子笑道：“这算甚么，大事得成，我与叔父且同享富贵，何惜一个美人儿？”杜荷道：“事不宜迟，速行为是。愚谓不必往杀魏王，但由殿下自称疾笃，主上必来亲视，那时就好动手了。”太子喜道：“甚好甚好，就照这样办罢。”当下与元昌等人，割臂为盟，用帛拭血，烧灰和酒，彼此传饮，誓同生死。不像太子行为，全似江湖强盗，故叙述时，叠书太子，非以美之，实以愧之。

看官听着！元昌、侯君集，履历已详见上文。李安俨本事隐太子，很为出力，及隐太子败死，太宗以安俨为忠，召为中郎将，偏他仍为桀犬，依然吠尧。赵节系慈景子，为高祖女长广公主所生，曾任洋州刺史。杜荷系如晦子，尚太宗第十六女城阳公主，本皆皇室懿亲，不知何故勾连逆子，阴图篡弑。想是活得不耐烦，所以自寻死路呢。补出三人履历，也不可少。盟誓既定，拟把侯杜两人的秘谋，次第进行，事尚未发，忽内廷传出急诏，令兵部尚书李世勣，发便道兵速往齐州平乱，太子语纥干承基道：“齐王祐也想造反么？他欲造反，何不与我连谋？我宫西墙去大内，不过二十步，朝夕可以发作，岂比齐州路远，多费若干经营呢？”正说着，又有缇骑到来，大踏步趋至太子面前，顾见承基在侧，便将他一把抓住，反翦了去。太子惊问何事，缇骑答言奉诏捕承基，余无别言，竟一哄而去了。仿佛天外奇峰。太子到了此时，还道是自己密谋，已经发泄，几吓得魂不附体。旋经李安俨入报，谓因齐王祐事，干连承基，与太子无涉，太子稍觉心安。但因京师戒严，也只好把自己秘谋，略缓数日。不到几天，齐王祐被执至京，有诏废祐为庶人，赐令自尽。祐本太宗第七子，受封齐王，兼领齐州都督，生性轻躁，素好游猎。长史权万纪，屡谏不从，恐并得罪，乃陈祐过失，请旨裁夺。太宗手诏切责，祐不胜忿恨，且益暴戾。万纪从旁管束，不听祐出国门，把鹰犬尽行纵去，且劾祐左右数十人。太宗令刑部尚书刘德威，往按得实，召祐与万纪入朝。祐遂与狎客燕弘亮等，商定逆谋，射杀万纪，磔尸泄愤。一面招募壮丁，充当兵役，传檄各州县，以入清君侧为名。李世勣奉诏往讨，尚未至齐州，齐府兵曹杜行敏等，已执祐送京师。太宗也顾不得父子私恩，只好将他处死，徒党连坐数十人。太子承乾，存了兔死狐悲的观念，复有些惶惧起来，凑巧逆谋被泄，一道诏下，废太子承乾为庶人，把他拘禁起来。小子有诗叹道：

前人行事后人看，作子非难作父难。
才识贻谋宜审慎，如何骨肉屡相残。

欲知承乾被废情由，试看下回便知。

三纲五常，为治平之大要。纲常不正，则内乱必生，乌乎治国？乌乎平天下？胡俗烝报相寻，篡逆亦成为常事，故虽有强悍之主，以力服人，而倏兴倏衰，未闻有数十年不变者。观本回之叙西突厥事，已可概见矣。若中国素崇礼义，号为文物之邦，唐太宗为三代下仅见之君，尤称英敏。乃玄武门自戕骨肉，巢王妃可作嫔嫱，敢自渎伦，竟尔作俑，卒至承乾无父，元昌无兄，齐王祐恶逾太子，赵节、杜荷等不顾懿亲，内外谋逆，几成大祸。幸天尚佑唐，得以早日扑灭，不至蔓延，然父子兄弟之间，遗憾已多。太宗岂能辞咎乎？夫戎狄之国，犹不能舍纲常而谋治安，况在中华？故本回属事比辞，借往事以箴后世，善鉴古人者，可以知所戒矣。

第二十回
易东宫亲授御训　征高丽连破敌锋

却说承乾被废的原因，实缘有人讦告逆谋，遂致败露，这人为谁？就是被系的纥干承基。承基系狱论死，意欲求生，乃将承乾种种逆谋，密陈刑部，请转奏太宗。太宗闻变，即敕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世勣四人，与大理中书门下等官，公同查讯，果得实情。太宗乃召入承乾，当面呵责。承乾顿首道："臣为太子，尚何所求？但为泰所图，心实不甘，因与廷臣等谋及自安。廷臣等导臣不轨，臣一时狂惑，未免受迷，今愿自坐死罪，惟臣被废死，泰若得立为太子，臣死且衔恨呢。"太宗听到此语，怒上加怒，遂顾语侍臣道："承乾罪大，应该如何处置？"群臣皆面面相觑，莫敢发言。通事舍人来济隋将来护儿子。进言道："愿陛下不失为慈父，太子得终享天年，便是情法兼尽了。"还是他有点胆识，可谓护儿有方。太宗乃废承乾为庶人，幽禁右领军府中。当下搜捕党与，把元昌、侯君集、李安俨、赵节、杜荷等，一并拘至，依次鞫讯。元昌无可抵赖，先自伏罪。太宗不忍加诛，拟令减罪免死。高士廉、李世勣等，谓不应因亲废法，争论至再，乃赐令自尽。侯君集初讯不服，太守召他女夫贺兰楚石，证成罪状，君集才俯首无词。太宗语群臣道："君集有功国家，可否贷他一死？"群臣齐声道："君集大逆不道，如何赦宥？"太宗乃谓君集道："今日为国守法，要与卿永诀了。此后徒见卿遗像，怎不痛心？"言已泣下，君集亦伏地大恸。刑官不便徇情，即将他牵出市曹。监刑时，君集语监吏道："我本不欲反，因蹉跎至此，但为皇上破灭二国，不无微劳，请转奏陛下，乞矜全一子，聊奉祭祀。"监吏允诺，刑毕复命，并述君集言。太宗乃赦他妻子，流徙岭南。李安俨、赵节、杜荷三人，既已讯实，当即斩决。左庶子张玄素，右庶子赵弘智、令狐德棻等，均因不善规谏，坐罪除名。惟于志宁以屡谏见褒，毫不加罪。纥干承基释出狱中，命为祐川府折冲都尉，爵平棘县公。承基得封，未免滥赏，但不忍刺死于志宁，尚有仁心，应该食报。自承乾得罪被废，魏王泰日夕入侍，格外尽孝。太宗嘉他恭顺，面许立为太子。中书侍郎岑文本，及侍中刘洎等，亦皆劝帝立泰。独长孙无忌请立晋王治，太宗嘿然不答。及无忌退后，语侍臣道："昨日青雀泰小字。投朕怀中，谓臣今日始得为陛下子，臣止一儿，臣死时当将子杀死，传位晋王，这数语甚属可怜，所以朕不忍别立。"言未已，褚遂良应声奏道："陛下以为可怜，臣实以为可虑。试想陛下岁后，魏王据有天下，尚肯自杀爱子，传位晋王么？陛下前日正因嫡庶相争，酿成内变。今必欲立魏王，愿先将晋王安插，方保无虞。"太宗迟疑半晌，竟泫然流涕道："这事恐办不到呢。"遂起座入宫。一念萦私，便致憧扰，家庭之难处也如此。魏王泰恐晋王得立，因往铦晋王道："汝与元昌亲善，今元昌败死，汝得毋连及么？"晋王听了此言，不觉忧容满面，偶为太宗所窥，问他何故怀忧？晋王据实奏闻，太宗不觉省悟道："他却有此深心，朕今始知道了。"还算聪明。因出御两仪殿，令晋王相随，召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等到来，与述泰言，且蹙眉道："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此，我还有怎么生趣？"说至此，竟挺身跃起，自投床上，且从腰间拔出佩刀，竟欲自刎。无忌等忙上前相阻，褚遂良把刀夺去，授与晋王。无忌又请道："立储事大，陛下属意何人，不妨径立，免得滋疑。"太宗道："我已欲立晋王。"无忌接口道："谨遵诏旨。"太宗乃使晋王拜谢无忌道："汝母舅已许汝了。"此语亦失。无忌趋避一旁，太宗又语四人道："公等已与朕意相同，

未知外议何如?”房玄龄等齐声道:“晋王仁孝,天下归心,请陛下召问百官,谅亦不致异议。”太宗乃转御太极殿,召群臣入谕道:“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就诸子择立一人,卿等以为何人当立?”大众皆欢呼道:“莫如晋王。晋王仁孝,当为储嗣。”太宗乃喜。适魏王泰率百余骑,至永安门探听消息,门官入奏太宗,太宗即令卫士辟泰从骑,引泰入肃华门,也禁锢北苑中。次日御承天门楼,颁诏立晋王治为皇太子,大赦天下,赐酺三日。太宗又语侍臣道:“我若立泰,是储位可以谋取了。自今以后,太子失道,藩王窥伺,须一并废置,传诸子孙,永为后法,卿等以为善否?”侍臣等当然赞成。太宗复道:“今若立泰,承乾与治,均不得生全,治立为嗣,泰与承乾,俱可无恙了。”遂命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傅,萧瑀为太保,李世勣为詹事,李大亮、于志宁、马周、苏勖、高季辅、张行成、褚遂良等,均为东宫僚属。

右庶子杜正伦,辅故太子承乾,密受太宗嘱托,屡谏不从,乃以上语相告。承乾以闻,太宗召问正伦,责他泄言。正伦叩首道:“臣欲太子迁善,所以敢述密谕,俾知儆戒呢。”太宗乃不加罪,及承乾事败,正伦左迁交州都督,魏征在日,常荐杜正伦、侯君集有宰相才,至此君集伏诛,正伦坐谪,遂疑征朋比为奸,命仆墓前碑石,罢征子叔玉尚主。一面徙承乾至黔州,泰至均州,承乾越二年病死,葬用国公礼。泰降封东莱郡王,嗣复改封顺阳,后乃晋封濮王,至高宗三年,病逝郧乡,这是后话。惟太子治年只十六,太宗令日侍起居,遇事训导,每食辄语道:“汝知稼穑艰难,方得常食此饭。”有时见他乘马,又与语道:“汝须知马劳苦,毋竭马力,方得常乘此马。”及太子乘舟,又与语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犹水,君犹舟,不可不慎。”太子或栖息树下,又常举“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二语,作为箴励。太子但唯唯听命,未尝发言。吴王恪太宗第三子已见十七回中。善骑射,有文武才,英武颇类太宗。太宗见太子柔弱,又移爱及恪,拟改立恪为太子,密语长孙无忌道:“雉奴太子小字。柔懦,恐不能主社稷,我意欲改立吴王。”无忌力言不可,太宗冷笑道:“公以恪非亲甥,因不欲改立么?”私心又起。无忌叩首道:“太子仁厚,将来必为守文良主,愿陛下勿疑!譬如举棋不定,尚且失败,况储贰至重,怎可屡易呢?”太宗乃止。嗣命太子知左右屯营兵马事,每日视朝,饬令随侍,观决庶政,这也好算是随时教导,煞费苦心呢。暗为下文反喝。

且说贞观十七年秋季,新罗国遣使乞师,东伐高丽。高丽居中国东方,就在现今的朝鲜半岛,岛中分列三国,东北为高句丽,简文叫作高丽,南为百济,百济东南为新罗。高丽最强,与百济同盟,谋分新罗国,又率众侵辽西,屡与隋军相争。隋文帝父子,连讨数次,均不能克。高丽益横行无忌,连侵新罗。嗣闻唐室开基,兵势强盛,乃遣使入贡,高祖册封高丽国王高建武为辽东郡王。百济新罗,也相继贡献方物,唐廷又册封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新罗王真平为乐浪郡王。三国共受唐封,仍相攻击。新罗王真平忧死,只遗一女善德,由国人拥立为王,勉支危局。会高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为泉为姓,盖苏文为名,大人即部酋之称。凶暴不法,高丽王建武,与群下谋诛盖苏文,偏盖苏文侦悉王谋,竟勒兵入宫,手刃建武,剁作数段。且尽杀预议诸大臣,立建武兄子高藏为王,自为莫离支,官名,如中国吏部兼兵部尚书之类。专擅国事,且与百济和亲,再击新罗。新罗女王善德,惶急的了不得,忙遣人乞救唐廷。太宗发使持诏,往谕高丽罢兵,盖苏文拒绝唐使,太宗乃诏集群臣,会议出师。褚遂良奏阻道:“今中原清晏,四夷畏服,陛下威望日著,震铄古今,今若远渡辽海往讨小夷,果能指日奏功,原是幸事,万一蹉跌,伤威损望,再兴忿兵,安危更不可测了。”太宗道:“盖苏文有弑君大罪,今又违朕诏命,侵暴邻国,奈何不讨?”李世勣接入道:“前日薛延陀入寇,陛下欲发兵究追,因用魏征言,坐失机会,否则薛延陀已无遗类了。”是敲顺风锣。太宗点首道:“诚如卿言,此次朕拟亲征,定当扫清东夷。”乃敕将作大匠阎立德等,赴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载运军粮。且遣营州都督张俭等,发幽营二州兵,及契丹奚靺鞨各部众,先击辽东,借觇虚实。

既而鸿胪卿奏陈高丽贡献白金，褚遂良入谏道："这是《春秋传》中的郜鼎呢，陛下不应受纳。"太宗乃召入高丽使臣面诘道："汝非由莫离支遣来么？"使臣答声称是。太宗怒道："汝等均事高建武，居官食禄，盖苏文弑逆不道，汝等不能复仇，反替他奔走游说，欺我上国，汝等自思，有罪呢？无罪呢？"这数句话，说得来使无词可答。当由太宗指示左右，拘他下狱，当即下诏亲征。褚遂良再疏谏阻，说是："欲征高丽，但须遣一二猛将，数万雄兵，便足了事，不必由御驾亲行。"太宗不从。群臣相继进谏，皆不见听。遂命房玄龄居守，李大亮为副，竟带同太子，南往洛阳。适值薛延陀遣使入贡，太宗与语道："归语尔主，今我父子将东征高丽，汝能为寇，可趁此速来。"来使返语真珠可汗，真珠惶恐，复令原使入谢，情愿发兵助军。太宗复语道："我军已足，不烦尔主费心，尔主果能竭诚事朕，此外尚有何求？"已足吓退真珠。来使听命自去。太宗查得前刺史郑元琦，曾从隋炀帝东征，料他熟悉情形，便自原籍召至行在，问及兵事。元琦答道："辽东路远，粮运迂回，东夷又善守城，不易攻入，还请陛下三思！"太宗怫然道："今日比不得隋朝，公试看朕破虏哩。"元琦托辞老病，谢别归去。太宗即授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江淮岭硖兵四万，长安雒阳壮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泛海，径趋平壤。又命太子詹事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步骑兵六万，及兰河二州降胡，径趋辽东，太宗亲下手诏，声讨盖苏文，诏旨中以大击小，以顺讨逆，以治乘乱，以逸敌劳，以悦当怨五大义，说得理直气壮，慷慨动人。远近勇士，逐日应募，并献纳攻城器械，不可胜数。太宗因复拟自洛启行，忽由京师遣来急足，报称副留守李大亮病故，并递上遗表，乃是谏阻东征。太宗不觉惊悼，追赠兵部尚书秦州都督，赐谥曰懿，陪葬昭陵。惟遗表上的语言，终未肯信，乃自率诸军发洛阳，直至定州。诏令太子监国，留住定州城，命太傅高士廉，詹事张行成，庶子高季辅，及侍中刘洎，中书令马周，同掌机务。

是时尉迟敬德，已经致仕，独趋至行在，面阻太宗道："陛下亲征辽东，太子又在定州，长安洛阳，腹地空虚，倘有急变，如何抵制？且边僻小夷，何足劳动万乘，不若另遣偏师，指日平夷为是。"太宗道："朕已留房玄龄守长安，萧瑀守洛阳，可无他虞。卿若尚可从军，且随朕东征便了。"敬德不便违命，乃扈跸同行。太宗亲佩弓箭，并在鞍后自结雨衣，兼程前进，径诣幽州，当下授计世勣，阳若出师柳城，虚张声势，暗中渡过辽水，直捣盖平。世勣遵旨即行，安抵盖平城下。高丽兵未曾防备，蓦闻唐军到来，慌张得很，当被世勣一鼓攻入，俘得二万余人，获粮十余万石。既而张亮亦率舟师渡海，袭击卑沙城，城濒海岸，四面悬绝，惟西门可上。右骁卫将军程名振，及副总管王大度，夜登西门，砍死守卒数十人，余众溃散，由唐军入城兜拿，拘住男女八千口，两路至幽州报捷。太宗乃欲亲往督师，中书侍郎岑文本，专掌军中粮械，握算持筹，几无暇夕，累得精神枯耗，筋力销磨，倏忽间竟暴卒幽州。太宗临视流涕，追赠侍中，赐谥曰宪，令兵役舁棺归葬，然后启驾东行。途次接世勣军报，已进围辽东城，高丽遣四万人来援，亦被江夏王道宗击走。太宗放心前进，行次辽泽，前面有泥淖二百余里，当由军士畚土填淖，至泥淖最深处，筑桥以渡。及兵已渡过，撤桥以坚士心，至马首山，江夏王道宗率众来迎，太宗慰劳有加。越日，自收数百骑，抵辽东城下，见士卒负土填濠，也下马亲负土石，从官等相率负土，湮塞城濠，遂与世勣合兵，围城至数十匝，喊声动地。会值南风大起，太宗合锐卒缘登冲竿，纵火焚毁城楼，将士乘势登城，守兵抵敌不住，只好退去。世勣督兵杀入，斩馘万余人，获男女四万口，改号辽东城为辽州，遂进攻白岩城。城上矢石交下，右卫大将军李思摩，面中流矢，血渍满颐，太宗亲为吮血，于是将士益奋。高丽乌骨城主，遣兵万余人，来援白岩，将军契苾何力，率劲骑八百右，陷入敌中，为敌所围。尚辇奉御薛万备，单骑往救，敌众前来拦阻，由万备大喝一声，几如雷震，吓得敌众纷纷倒退。万备即杀入核心。见何力腰受槊伤，便教他随着后面。自己当先开路，持着长枪，左挑右拨，杀散敌众，与何力一同回营。何力虽然受创，勇气未衰复用布束腰，招集从

骑，再往击敌。太宗复遣兵策应，杀死乌骨城卒无算，追奔数十里，斩首千余级，看看天色将暮，才收军而回。白岩城主孙代音，闻援兵败退，自知兵力不支，乃遣人请降，太宗临水设幄，亲受降虏，改称白岩城为岩州，仍令孙代音为刺史。契苾何力创重，太宗亲为傅药，且搜获何力被刺的仇人，叫作高突勃，令何力自己下刃，借泄前恨。何力入奏道："彼此各为其主，高突勃冒刃刺臣，忠勇可嘉，臣与他本不相识，并无仇仇，不应将他处死。"可谓知义。太宗一再称善，乃将高突勃赦宥，再进攻安市城。

高丽北部耨萨高丽官名。高延寿、高惠真，率兵十五万，来救安市。太宗语将士道："延寿若引兵直前，连城为垒，据险储粟，掠我牛马，坐困我军，乃上策。上策不行，把安市城内的兵民，一律迁去，乘夜潜遁，尚不失为中策。若不自度德量力，漫欲与我军相搏，这乃所谓下策哩。朕料他必出下策，卿等看着！延寿等必为我所擒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言未已，果有探马来报，延寿等引众前来，距安市城只四十里了。太宗喜道："朕意原料他如此，但恐他中道逗留，不肯就来送死，应设法诱他速来，方可就歼呢。"遂召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入帐，令带突厥兵千骑，前往诱敌，只准败，不准胜。阿史那社尔领命即去，行了三十余里，见敌众奋勇前来，当下拦住马头，与他交锋，战不数合，便拖械而走。延寿笑语惠真道："人人说唐军强盛，哪知他这般没用，这真是有名无实哩。"遂驱军大进，直至安市城东南八里，依山布阵。太宗正带着数百骑，登高望敌，遥见高丽兵到来，便返入大营，命李世勣率步骑万五千人，列阵西岭。长孙无忌率精兵万一千人，从山北出狭谷，冲击敌后。自率步骑四千，挟鼓角，偃旗帜，潜登北山，且预约诸军齐进，一闻鼓角声，当尽行趋击。诸军陆续进行，专听北山鼓号，准备厮杀。太宗已至北山，望见李世勣军，已在西岭列阵，正与敌众两阵对圆，两下里跃跃欲动，势将接仗。忽敌阵后面，隐隐有尘沙飞起，料知无忌军已抄至敌后，即命随骑鸣鼓吹角，高张唐帜，诸军鼓噪并进，齐捣敌阵。延寿、惠真仗着人多势旺，尚未着忙，拟分军抵御。突有一白袍将军，大呼陷阵，手中持着一支方天戟，盘旋飞舞，只见戟，不见人，从那一片白光中，戮倒高丽兵无数，未叙姓名，先写忠勇，是用笔不平处。唐军又纷纷随入，眼见高丽兵东倒西歪，阵势大乱，不消一二时，已逃得无影无踪，只剩作一片战场了。连用数见字，是从太宗目中写出。太宗大喜，回营升座，诸将各来报功，共斩虏首二万余级。检验既毕，便问诸将道："朕适见一白袍将军，当先突阵，锐厉无前，尔等快去将他召来！"诸将闻旨，即去查问此人，当有一雄赳赳的英雄，挺身出认，入见太宗。太宗问他姓名，那人伏地自陈，由太宗嘉奖数语，面授为游击将军，并赐金帛及骏马，正是：

试看战阵建功日，便是英雄遇主时。

俗知此人为谁？待至下回表明。

魏王泰潜谋夺嫡，至承乾败后，太宗果欲立泰为储贰，幸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一再谏阻，方改立晋王治，司马温公谓唐太宗不私所爱，以杜祸乱之源，可谓知所远谋者，诚非虚语。或以为魏王得立，当无武氏之祸，此语似是而实非。武氏娇小倾城，能蛊晋王治，宁独不能惑魏王泰乎？且魏王狡险，苟得立为太子，入承大统，势必如刃骨肉，尽杀弟昆，恐不待武氏临朝，始见唐宗之尽覆也。若太宗东征高丽，当时议之，后世非之。夫盖苏文有弑主之恶，且王师以讨其罪，谁曰不宜？所失者，在御跸亲征，致多烦费耳。然如太宗之勇略过人，出奇制胜，实不可没。而其后卒不能平高丽，或亦有天意存乎其间，非尽战之罪也。故本回叙述二事，虽不加褒，亦不加贬，所以昭公论而存直道云。

第二十一回
东略无功全军归国　北荒尽服群酋入朝

却说唐军与高丽交战，当先冲锋的白袍将校，为太宗所宠遇，优给赏赐。这人为谁？便是大名鼎鼎的薛仁贵。凡遇著名人物，俱用特笔点醒。他本世居龙门，家业耕种，小名是一礼字，因后来建功立业，四海名扬，人人叫他薛仁贵，所以转将小名搁起，但把表字流传，也与尉迟敬德、秦叔宝一般。幼时贫贱，好容易茹苦含辛，娶了一个妻室柳氏，正史上不载妻名，小说中说是柳金花，因恐无据，未敢加入。两口儿勤俭度日，渐渐积下微资。仁贵欲改葬父母，柳氏道："妾观夫君膂力过人，武艺出众，既具绝世英姿，应该待时发迹。今天子将征辽东，招求猛将，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君何勿往图功名，自求显达？待至富贵还乡，葬亲也不为迟呢。"此妇却是不凡。仁贵武力，亦借口叙过。仁贵依了妻言，遂往投军营，谒见将军张士贵，士贵令出戍安地。适郎将刘君邛，出剿土匪，为贼所围，仁贵单骑驰救，阵斩贼首，系首马鞍。贼皆慑伏，弃械乞降，乃偕君邛归镇。自是仁贵方有勇名。至高丽安市城一役，亲受主知，威名益著。

高丽将延寿、惠真，收集余众，依山自固，太宗命诸军围攻，又令长孙无忌，尽撤桥梁，断他归路。延寿、惠真，进退两难，不得已率众请降，亲诣军门，来谒太宗，匍伏请命。太宗笑语道："东夷少年，跳梁海曲，哪知坚持决胜，未及老成?此后尚敢与天子战么?"延寿等伏地不能对。太宗乃简选耨萨注见前。以下酋长三千五百人，各授武职，迁居内地，余皆纵还平壤。高丽各城，余众闻风遁去，惟安市城固守如故。太宗改名北山为驻跸山，刻石纪功。且手书报太子及高士廉道："朕为将如此，汝等以为何如?"高丽未平，何必出此满语。越数日，移营安市城南，指挥诸将，再行攻城。安市守卒，望见太宗麾盖，辄乘城鼓噪，加以谩骂。太宗怒不可遏，李世勣入请道："斗大孤城，不患不下，待攻克此城后，所有男子，一并屠戮，陛下当可泄恨了。"太宗道："朕意拟攻建安城，建安得克，安市在我掌握，这是兵法所谓舍坚攻瑕哩。"世勣道："建安在南，安市在北，我军粮饷，均在辽东，今若越安市，攻建安，倘贼众断我粮道，如何是好？臣意总在先攻安市，安市一下，鼓行而进，方无后忧。"太宗踌躇半晌，方道："朕命卿为将帅，自当信用公计，但愿勿误朕事哩。"言未已，有两人趋入，跪奏道："奴等既委身大国，不敢不竭诚献悃，愿天子早立大功，使奴等得与妻子相见。安市城坚兵勇，人自为战，未易猝拔。今奴等带着高丽兵十余万，望旗沮溃，国人闻奴等败降，正在心惊胆落。乌骨城耨萨，老耆无用，若王师朝临，城可夕下。此外当道小城，不战可克，然后因粮进兵，长驱入捣，平壤必不可守了。"为唐划策，却是甚善，所惜返戈授敌，未免无爱国心。太宗闻言瞧着，乃是降将高延寿、高惠真。延寿已受命为鸿胪卿，惠真也为司农卿，两人既做了唐官，意欲立功报主，所以并献此策，太宗也颇称善。偏长孙无忌又奏阻道："天子亲征，与别将不同，总须计出万全，不宜行险侥幸。今建安、安市两城，虏众不下十万，若我军进攻乌骨城，后路为虏众所截，终恐不妙，不若先取安市、建安，再行进兵为是。"太宗乃止。此时唐兵约数十万，何不分军深入，留太宗在后策应？乃俱顿兵坚城之下，以致老师无功，岂太宗亦聪明一世，懵懂一时耶？诸军仍围攻安市城，李世勣攻城西南，用冲车炮石，击毁城堞。城中竖起木栅，塞住缺口，唐兵仍不能入。江夏王道宗，攻城东南，督众筑土山，高与城等。城主亦培土增陴，更番防御。内外兵士，一攻一守，日必数战，连夜间亦接斗数次。道宗足受矢伤，

几不能行，令裨将傅伏爱屯兵山顶，防敌出袭。伏爱私离所部，凑巧土山崩颓，斜压城上，城坍陷数丈，唐军因未得将令，不敢乘隙进薄，反被高丽兵从城缺出来，一阵乱击，将唐军驱散，把土山占夺了去。那时道宗睡卧营中，闻这消息，急忙跃起，跣足至大营请罪。太宗正因土山失守，惹动懊恼，见道宗进来，便瞋目道："汝实犯死罪，但汉武杀王恢，不若秦穆用孟明，且念汝有战胜辽东的功劳，朕姑赦汝，此后汝应小心，一误不得再误哩。"道宗顿首拜谢。太宗传入伏爱，责他失律致败，推出斩首。嗣是又攻扑了好几日，始终不能得手，转眼间已是初冬天气，辽左天寒，草枯水冻，士马不便久留，粮食亦且垂尽。太宗乃收拾雄心，潜令班师，先拔辽盖二城户口，渡辽内徙，自在安市城下，耀兵扬武，且召语城主道："朕因天寒思归，待来春再行亲征，汝等能出兵追蹑，最好是今日的机会了。"故意教他来道。城主发城拜辞，太宗复在马上扬鞭道："汝能固守此城，直至两月有余，可谓忠勇。朕特赐汝良缣百匹，汝可领受！"言至此，命侍臣检出百匹素缣，委置城下，一声号炮，全军启程。太宗率禁卫军先行，诸军陆续随还，着末是大总管李世勣及江夏王道宗两军，压队断后，徐徐退去。城中守兵，屏迹不出，降至唐军去远，方出城收缣，不消细说。

太宗渡辽西归，适辽泽泥潦，车马不通，乃命长孙无忌，率兵万人，先行治道。翦草填涂，用车作梁，然后逐队进发。好容易到了蒲沟，泥淤尤甚，太宗立马沟旁，督军填淖，及行渡渤海，天降大雪，加以暴风，全军都带水拖泥，不堪困惫，有许多该死的兵士，就在途中宛转毕命。总计太宗亲征高丽，共破十城，徙辽盖岩三城户口入中国，共七万人，前后三大战，斩首四万余级，战士也死了二千人，战马十亡八九。太宗才有悔意，在途中叹道："魏征若在，必不令朕有此行。"乃遣使驰驿，令至征墓前致祭，赐用少牢，复立所制碑铭，并召征妻子诣行在，亲加慰赐。只衡山公主始终不肯嫁给，总是失信。及抵营州，诏命将辽东战亡士卒，悉数舁至柳城东南，祭以太牢，由太宗亲制祭文，临奠尽哀，从臣亦多泣下。游击将军薛仁贵，随侍驾前，太宗回顾与语道："朕旧将统已衰老，正思得一骁勇士，付以阃外重权，今幸得卿，朕心甚慰。此次东征大功未成，还亏遇一骁将，才算是不虚此行呢。"俗小说中有《征东全传》，谓薛礼如何被厄，如何救驾，说得天花乱坠，谁知多是虚诬，故本编全不阑入。仁贵当然谢奖。俄由定州来了使人，说是奉太子所遣，报称在临榆关内，恭迎御驾。太宗乃亟率三千人，驰入榆关，与太子会面，太子即进奉御袍，侍太宗更衣毕，谈了一回已往的事情，方随跸西行。原来太宗出征时，曾指身上褐袍，语太子道："俟回来见汝，再易此袍。"及既至辽左，过了夏秋两季，袍已敝旧，太宗仍然不易。左右请改服新衣，太宗道："军士衣多破烂，朕独忍换新衣么？"这是笼络人心语。至是易衣至幽州，也即命州吏发出布帛，分赐将士，且将钱布散给高丽降民，欢呼声三日不绝。

再西行至定州，太宗感冒风寒，免不得有些悴容，好几日不思饮食，身上亦乍寒乍热，觉得不爽，未几，又生了几个疮痈，痛苦异常。侍中刘洎，私语同僚道："上体患病，殊属可忧。"哪知此语出口，已有人密报太宗，且加添几句坏话，说得太宗忿怒起来，竟命将刘洎褫职，赐令自尽。先是太宗将东行，令洎兼左庶子，检校民部尚书，辅太子监国，并召谕道："朕今远征，尔佐太子，安危所寄，宜深体朕意。"洎仓猝答道："臣在此，愿陛下勿忧。就使大臣有罪，臣亦当执法加诛。"太宗听到此语，不觉变色，但因他生平忠实，不加驳斥，惟婉戒了几句。此次有人进谗，说他欲行伊霍故事，顿时触起前嫌，骤然赐死。足为言语不谨者戒。看官道是何人谮洎？相传是谏议大夫褚遂良。遂良与洎有宿嫌，因此把他谮死。中书令马周，进谏不从，平白地冤死了刘侍中。既而太宗病势少痊，还归京师，又杀刑部尚书张亮。亮颇好左道，交通巫觋，术家程公颖谓亮卧状若龙，后当大贵，亮颇信为真言。陕人常德发，上书告变，谓亮养假子五百，阴具反谋。太宗命马周案治，亮自言被诬，且历溯佐命旧功，应乞鉴原。马周依言复命，太宗道："亮养假子五百，意欲何为？无非为造反计呢。"乃再令百官复议。群臣阿附上意，多言亮有反意，应该伏诛，独将

作少监李道裕，谓："亮叛迹未明，不应遽坐死罪。"太宗不从，竟令斩首。后来太宗亦颇自悔，擢道裕为刑部侍郎，且语左右道："日前李道裕曾议张亮一案，朕虽不从，至今自觉过甚，所以朕命为典刑，当不致误人入罪了。"

过了数月，已是贞观二十年仲夏，高丽王高藏，及莫离支盖苏文，遣使谢罪，并献上二美女。太宗笑道："他道朕是吴王夫差，乃欲以美女饵朕么？"遂却还贡献，复议遣将往讨。适值薛延陀一再入寇，乃将高丽事暂行搁起，先图北征。看官阅过前回，曾载着真珠可汗，奉表输诚，为什么此时入寇哩？原来太宗东征未归，真珠可汗因病亡故，他本令庶长子曳莽为突利失可汗。居东方统辖杂种，嫡子拔灼为肆叶护可汗，居西方统辖薛延陀。曳莽性躁，拔灼量窄，两人素不相容。及真珠既殁，曳莽奔丧，恐拔灼图己，先还所部。拔灼果疑他有异志，发兵追蹑，杀死曳莽，自立为颉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且闻太宗东征未归，竟乘虚来袭河南，为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所破，败奔碛北，未几，又转寇夏州。太宗已经西归。遣江夏王道宗等，会集执失思力，调集西北数州兵士，出镇西陲。多弥可汗知中国有备，不敢轻进。执失思力会同夏州都督乔师望，出兵掩击多弥。多弥轻骑遁去，余众多为唐军所获，奏凯而归。

回纥诸部，闻多弥败还，也出兵攻薛延陀。多弥与战又败，国内骚然。偏多弥尚不肯改过，废弃旧臣，亲信私人，还想窥伺中国，屡遣游骑侦边。自速其死。太宗乃命江夏王道宗，及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瀚海安抚大使。又令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统领突厥兵，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统领凉州及胡兵，代州都督薛万彻，营州都督张俭，各率所部兵，分道进击薛延陀。薛延陀部众，已是离心离德，闻唐军大举入境，惊慌的了不得，相率骇走道："天兵到了！"多弥见人心已散，料不可守，即引数千骑西奔。偏遇回纥兵到来，一些儿不肯容情，竟将多弥手下的骑卒，一古脑儿扫得精光。多弥还有何幸，眼见得是身首两分了。回纥酋长吐迷度，且乘势入据薛延陀。薛延陀尚有余众七万口，西走避难，嗣拥立真珠兄子咄摩支，为伊特勿失可汗，还收故土。一面遣使奉表唐廷，自去可汗名号，求居郁督军山北麓。太宗遣兵部尚书崔敦礼，西往招抚，偏是回纥诸部，恐咄摩支卷土重来，将为己患，也遣使至唐，只说咄摩支意怀叵测，将来必遗患碛北。太宗因复命李世勣统兵西行，相机行事，剿抚兼施，并敕李道宗薛万彻等一并进军。世勣至郁督军山，檄谕薛延陀君臣，劝他速降。咄摩支恐不能容，南奔荒谷，世勣再遣通事舍人萧嗣业，招慰咄摩支。咄摩支乃自出乞降。偏部众首鼠两端，未肯投诚，当由世勣纵兵追击，前后斩五千余级，虏男女三万余人，并押送咄摩支至京师，候旨发落。太宗召见咄摩支，因他未尝入寇，拜为右武卫大将军，且拟亲幸灵州，招谕铁勒诸部，铁勒有十五部。已见前文。

是时江夏王道宗，已率兵逾碛北，遇薛延陀遗众拒战，奋力进击，斩首千余级，追奔二百里，乃与薛万彻传檄回纥诸部，令他归附唐廷。回纥等俱愿听命。及太宗启驾至泾阳，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苾、奚结、浑、斛薛等十一姓，各贡献方物。表文有云："薛延陀不事大国，暴虐无道，不能为奴等主，自取败亡，部落鸟散。奴等各有分地，不从薛延陀去，愿归命天子，乞赐哀怜，悉置官司，以便奴等有所禀承。"太宗览表大喜，即赐番使宴乐，分赍拜官。并遣右领军中郎将安永寿，偕各使同往，颁给各部长酋长玺书。至车驾已抵灵州，铁勒诸部使臣，陆续踵至，差不多有几千人，相继入谒，共白太宗道："愿得天至尊为奴等天可汗，子子孙孙，常为天至尊，奴等死无所恨。"太宗喜出望外，因作诗叙述盛事，有"雪耻酬百王，除凶传千古"二语，载入史乘。群臣复请勒石铭功，太宗自然照请，盘桓了好几天，方才回京。

既而回纥、仆骨、多滥葛、拔野古、同罗、思结、浑、斛薛、奚结、阿跌、契苾、白霫等酋长，俱入都来朝。太宗赐宴芳兰殿，命有司厚加给待，每五日一会。旋下诏改各部名称，以回纥部为瀚海府，仆骨为金微府，多滥葛为燕然府，拔野古为幽陵府，同罗为龟林府，思结为卢山府，浑为皋兰州，斛薛为高丽州，奚结为鸡鹿州，阿跌为

鸡田州，契苾为榆溪州，思结别部为达林州，白霫為寘颜州，各归原有酋长管辖，赐给各酋长都督刺史名号，分赏金银缯帛及锦袍。各酋长大喜，欢呼万岁，舞蹈扬休。及各酋长辞行，太宗亲御天成殿，再赐宴饯，并令乐官递奏十部乐，作为侑觞，真个是华夷共乐，胡越同堂。宴毕，各酋长醉酒饱德，离座拜谢，且奏称："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处，如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应开一大道，称为参天可汗道，途次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愿岁贡貂皮，充作此项用费，并请天朝派遣文人，使为各部表疏。"太宗一一允许，各酋长始欢跃而去，于是北荒悉平。

嗣复设立燕然都护府，统辖瀚海等六府、皋兰等七州，特遣扬州都督李素立为燕然都护。素立莅任，抚以恩信，各部落很表欢迎，共献牛马。素立一概却还，只受他薄酒一杯，夷人益加爱慕，遐迩归心。铁勒北部骨利干，也遣使入贡，还有西域结骨部酋，叫作失钵屈阿栈，也重驿来朝，且请太宗授给一官，诏命为坚昆都督。因结骨为古时坚昆国，所以令仍古名，这好算是唐朝全盛的时代，四夷君长，联翩到来，每当元旦朝贺，夷落常数百千人，入殿趋跄，嵩呼华祝。太宗喜语侍臣道："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所获无几，怎能似我朝用德绥怀，反得使异俗遐方，同归王化呢。"以德服人，尚恐有愧。侍臣等希旨承颜，乐得称颂功德，说了许多赞美词。那时太宗雄心复炽，又要往征高丽了。小子有诗叹道：

先王耀德不穷兵，何事文皇好战争？
纵使东隅甘听命，春秋朝贡亦虚名。

毕竟太宗曾否再征高丽，且至下回表明。

太宗一英武主，累战皆捷，独东征高丽，顿兵安市城下，岂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欤？毋乃所谓暮气已深，不复如前此之冒险进取欤？或谓由李世勣，长孙无忌辈，一再劝阻，以致师老无功，靡然退还。不知天子亲征，事权统一，欲进则进，何待踌躇？彼世勣，无忌得以劝阻者，无非阴窥上意，乘隙进言耳。不然，世勣等往攻薛延陀，何以直度碛北，不少逗留，扫番众，降夷酋，收服铁勒诸部，不数月间，即荡平北荒，威行穷海乎？故亲征，美名也，而弊多利少。万乘之主，不堪一挫，诸将又皆怀顾忌，谁敢以乘舆作孤注？此亲征之所以少战功也。至插叙刘张被戮事，尤见太宗之喜怒失恒，已失主宰云。

第二十二回
使天竺调兵擒叛酋　征龟兹入穴虏名王

却说太宗因北荒听命，复欲东征高丽，廷臣会议军情，统说高丽依山为城，不易攻入，前时御驾亲征，高丽人民，不得耕种，势必乏食，今不若屡遣偏师，更迭侵扰，令他东奔西走，无暇农事。不出数年，满野萧条，人心自散，鸭绿江北，可不战自定了，太宗以为良策，乃命左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青邱道行军大总管，右武侯将军李海岸为副，率兵万人，乘着楼船，由莱州泛海入高丽，再遣太子詹事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孙贰朗为副，率兵三千人，益以营州都督府兵，自新城道入高丽，两路水陆并进。世勣渡过辽河，至南苏城，高丽兵背城拒战，为世勣所破。纵火焚城郭，外郛被毁，内城由守兵扑救，尚得保全。世勣扑攻数日，不能得手，即率军退还。牛进达、李海岸入高丽境，累战皆胜，攻克石城，再进至积利城下。高丽兵出城迎战，海岸麾军猛击，斩首至二千级，高丽兵退回城中，合力死守。牛进达料难速下，也航海回来。两军依次复旨。太宗拟发第二次东征令，先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募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预作战备。越年为贞观二十二年，新罗女王金善德逝世，妹真德嗣。太宗遣使册封真德，复令右武卫将军薛万彻，及右卫将军裴行方，率兵三万余人，驾了楼船战舰，再自莱州入击高丽。

东师方发，又拟向西用兵。西域有龟兹国，距唐都约七千里，当高祖受禅时，国王苏代勃駃，曾遣使入朝，及贞观四年，苏代勃駃子苏代叠，复进贡名马，后来称臣西突厥，不修朝贡。苏代叠死，弟诃黎失布毕立，因闻西突厥归命唐廷，也不敢不修朝贡礼。补前此所未详。偏太宗恨他多年失仪，斥还来使，欲命大将往讨，廷臣不敢进谏，当时却有一位巾帼贤媛，宫闱才女，独系念民瘼，忧心国是，草就了一篇奏疏，呈入太宗，足丑须眉。略云：

> 臣妾徐惠上言，妾闻以力服人，不如以德服人。盖以德服人者，逸而顺；以力服人者，劳且逆也。今陛下既东征高丽，复欲西讨龟兹，捐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妾窃疑之。昔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亡之基；晋武奄有三方，反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恃大，弃德轻邦，图利忘危，肆情纵欲之所致乎？是故地广者，非常安之术也，人劳者，乃易乱之源也。妾充役后宫，何敢与闻外政？但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宁贻越俎之诛，勿蹈噬脐之悔。伏愿陛下俯察迩言，息事宁人，以安天下，则不胜幸甚！

这疏上后，太宗览毕，不禁赞叹道："徐充容有此奏牍，朕不得不暂事弭兵了。"原来徐惠入宫后，始为才人，再迁充容，小子前曾略述徐氏履历，想看官应尚记着。太宗颇爱她才艺，所以闻言见从，暂将西征事搁起。嗣接薛万彻军报，渡过鸭绿水，击破高丽戍兵，得斩敌目数人，太宗亦飞诏召还，咸令休息。既而遣右卫长史王玄策，出使天竺。天竺即今印度国，在葱岭南，分东西南北中五大区，向尚佛教。唐初中天竺王尸罗逸多，具有武略，转战无前，象不弛鞍，士不释甲，因得征服四天竺。至贞观年间，唐僧玄奘本姓陈，偃师人。往天竺求佛经，得见尸罗逸多，尸罗逸多与语道："汝国有圣人出世，常作秦王破阵乐，汝能为我说明圣迹否？"玄奘乃略述太宗神武，平定祸乱，宾服四夷的情状，尸罗逸多惊喜道："据汝说来，我当东面朝见汝王。"遂优待玄

奘，任令游历。玄奘得采集经论六百五十余部，赍还中国。尸罗逸多特派使人，偕玄奘东来，入谒太宗，表文上自称摩迦陀王。中天竺有摩伽陀城，亦作摩揭它。太宗览表，文字多不可解，诘问来使，语言又未易晓。幸亏玄奘同时入见，颇能翻译番语，得达天聪。太宗因命云骑梁怀儆，持节往抚。尸罗逸多召问国人道："从古到今，曾有摩诃震旦使人，得来我国否？"国人皆答言无有。尸罗逸多道："中国就是摩诃震旦。今有使到此，理应出迎。"乃出郊恭迓唐使，膜拜受诏，戴诸顶上，复遣使随怀儆入朝，献入火珠郁金菩提树等物。太宗亦厚赏来使，遣令西归。且命玄奘翻译佛经，玄奘有徒数十人，日夕同译，成七十五部，得千三百三十八卷。后人作《西游记》，即借玄奘事，以作寓言，看官幸勿为所迷。到了贞观二十二年，尸罗逸多已是去世，国内大乱，遗臣阿罗那顺，自立为主。唐廷未曾闻知，但因天竺不通闻问，已是数年，乃遣王玄策西行，蒋师仁为副。甫入天竺境内，那阿罗那顺，竟发兵来击唐使。玄策从骑，不过数十名，怎能抵挡得住？还算从骑奋力接仗，才令玄策、师仁两人，得脱身走吐蕃。从骑尽行战死，片甲不留。吐蕃赞普弄赞，已与唐室和亲。事见前文。闻唐使为天竺所逐，遂遣兵千人出援。玄策又檄召邻部，共讨天竺。泥婆罗国，亦发兵七千骑来会，当由玄策及师仁，部勒成行，兼程南下，直抵茶镈和罗城，猛攻三月，血薄上登。守兵开城溃散，被玄策等督众击杀死了三千人，还有一大半溺死江中。玄策等乘胜入中天竺，阿罗那顺弃国东奔，向东天竺乞援，再收集散卒，来攻玄策。玄策令师仁为先锋，自为后应，与阿罗那顺对垒争锋。阿罗那顺不知兵法，一味蛮斗，师仁遂用了一条埋伏计，诱他入伏，伏军齐发，把阿罗那顺团团围住，阿罗那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好束手受缚。余众除被杀外，多半乞降，阿罗那顺妻子，寓居乾陀卫，尚拥着部众万人，阻险自守。师仁率众进攻，守兵又复大溃，擒下阿罗那顺的妻孥，均被师仁拘系而来。于是远近城邑，望风输款，共得五百八十余所。东天竺王尸鸠摩，也惶恐得很，忙送牛马三万头犒师，此外尚有弓刀缨络等物。玄策、师仁，方才回军，执送阿罗那顺等，献俘阙下。太宗大喜，授玄策朝散大夫，召入阿罗那顺，责他拒绝天使，罪应加诛。因思推广皇恩，特开法网，待以不死。

惟阿罗那顺身旁，却有一人随着，庞眉皓首，鹤发童颜，居然有三分道骨。太宗问他名字，他跪伏阶下，自言叫作那逻迩娑婆寐，年已二百余岁。太宗不觉惊异，便问道："尔有甚么法术，得长寿至此？"那逻迩娑婆寐道："奴素奉道教，得教祖老子真传，炼丹服铒，所以长生。"恐是说谎。太宗闻得老子二字，益加礼遇，竟令他改居宾馆，治丹内奉。先是高祖开国，曾有晋州人吉善行，上言在羊角山见白衣老父，嘱令转达唐天子，勿忘祖宗。高祖疑老父为老子，因命在羊角山立老子庙。尊老子为远祖，春秋致祭。老子虽亦姓李，恐怕同姓不宗，硬行拉入。此次太宗有所感触，因为番奴所迷，也想服些长生不老丹，可以永久在世。况且太宗晚年，益好声色，常自恨精神不济，未能遍御嫔嫱，可巧碰着这个方士，真是意外天缘，不期而遇。俗语说得好："做了皇帝想登仙。"古时秦皇汉武，都想活过千年，做个彭祖第二。所以朝进方士，暮采仙药，闹得一塌糊涂，终究是没有效验，反致速毙。太宗是个聪明绝顶的君主，不料也着了这种魔障。嗣是日服丹铅，居然精神陡长，一夕能御数女。忽幸翠微宫，忽如玉华宫，托名休养，暗地荒淫。

只是不如意事，杂沓而来，巢剌王妃，及隋炀帝后萧氏，次第丧亡。这两人是太宗的老姘头，巢剌王妃，生下一子名明，太宗本欲立为继后，因为魏征所谏，谓不宜以辰嬴晋文公夫人。自累，方才中止。旋封明为曹王，令出继元吉，又把庶子福出继建成。至巢剌王妃一死，免不得悲从中来，接连是萧后病逝，又增一番感悼，诏令仍复后号，给谥曰愍，使三品护葬江都。总算践信，但恐萧后无颜见隋炀帝。悼亡未终，开象告变，太白星屡次昼现，由太史占验，谓女主当昌。民间又传秘记云："唐三世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这数语传到太宗耳中，很是怫意。默想武卫将军李君羡，小字五娘君羡是个男子，如何自取女名？且他是武安人，又封武连县公，处处带着武字，莫非应在此人身上。遂调他出外，任为华州刺史，寻由御

史劾他谋为不轨，遂下了一道诏谕，把他活活处死。御史劾奏，恐也是隐受上意，以便借口加刑。太宗意尚未释，又密问太史李淳风道："秘记所言，是真是假？"淳风答道："臣仰观天象，俯察历数，这人已在宫中，自今日始，不出三十年，当王天下。陛下子孙，恐不免为她所害了。"太宗大惊道："果有此事，朕当遍查宫在，无论是与不是，但教有迹可疑，一律杀死，庶不致留后患了。"淳风道："天数已定，人不能违。古人有言：王者不死。徒然多杀，反增戾气。且此后历三十年，是人已老。或者存些慈心，为祸尚浅，今日无论不能杀她，就使将她杀死，天复生一强壮的人物，益肆怨毒，那时陛下子孙，真要没有遗种了。"太宗嗟叹数声，方把此事搁起。其实娇娇滴滴的武媚娘，日夕侍侧，难道不晓得她是姓武，反一些儿没有嫌疑么？这是太宗为色所迷，明知故犯，就使教他下手，他也是不忍割舍的了。

话休叙烦，且说太宗平了天竺，又想东伐高丽，今日造战舰，明日备兵粮，拟发三十万大兵，一举荡平。计划未定，驾幸玉华宫，留房玄龄守居京师。玄龄年已七十一，衰迈多病，太宗令他卧治。既而患疾益甚，由太宗召赴玉华宫。许肩舆入殿，相对流涕。随命留住宫中，使尚医临候，尚食供膳。且命他妻妾子妇，随时入侍。玄龄语诸子道："我受皇上厚恩，无可为报，今天下无事，惟东征不已。群臣无一敢谏，我若知而不言，是死有余责了。"乃口占表文，令诸子缮写进呈，文云：

> 臣闻老氏有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想是太宗推重老子，故特采用此语。今陛下威名功烈，既云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边夷丑种，不足待以仁义。责以重礼，古者以禽鱼畜之，必绝其类，恐兽穷则攫，鸟穷则啄，甚非计也。且陛下每决一重囚，必令三复五奏，进蔬食，停音乐者，以人命之重为感动也。今士无一罪，驱之行阵之间，委之锋镝之下，使肝脑涂地，独不足愍乎？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是三者，而坐敝中国，徒欲为旧王雪耻，为新罗报仇，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臣愿下沛然之诏，许高丽自新，焚凌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臣旦夕入地，倘蒙录此哀鸣，死且不朽矣！谨表。

太宗览表，未免感叹。玄龄次子遗爱，尚帝女高阳公主。太宗第十八女。会值公主入省，太宗顾语道："尔翁病势如此，尚能忧我国家，可谓忠悃过人了。"即亲自临视，握手与诀，悲不自胜。且诏太子就省，擢玄龄子遗爱为右卫中郎将，遗则为朝议大夫，令得及身亲见。越宿，玄龄去世，追赠太尉，予谥文昭，陪葬昭陵。惟玄龄虽有遗言，终未能挽回主意。东征事不肯罢撤，又遣蕃将阿史那社尔，为昆邱道行军大总管，契苾何力为副，带同安西都护郭孝恪，司农卿杨弘礼，左武卫将军李海岸，发铁勒十三部番兵，共得十万人，西讨龟兹。社尔引兵出焉耆，进趋龟兹北境。焉耆国王阿那支，本与龟兹联盟，闻唐军入境，仓皇失措，竟弃城走龟兹。社尔分五路兜剿，逼得阿那支无路可奔，终被唐军擒住，斩首示威。龟兹大恐，各城酋长，先后遁去，唐军长驱直进，如入无人之境，行次碛石，距龟兹王城三百里，社尔遣伊州刺史韩威先行，右骑卫将军曹继叔继进，各率兵数千骑，进抵多褐，龟兹王诃黎布失毕，带着大将羯猎颠，有众五万，前来迎战。威手下不过千骑，恐众寡不敌，便用一条诱敌计，未战即走。布失毕藐视唐军，麾众急进，追赶数里，听见连珠炮响，杀出一支人马，当路截住。看官不必细问，便可知是唐将曹继叔，布失毕见有援军，才知中了诱敌计。起初看唐军甚少，放胆进军，及遇着继叔一军，又疑他有许多埋伏，急欲退避，轻躁者往往如此。当下策马返奔，部众随溃。唐将韩曹两人，合军追击，竟达八十余里，杀获无算。布失毕败回城中，唐军即踵至城下，大总管阿史那社尔，又率众继至，吓得布失毕魂胆飞扬，左思右想，无可为计，只得带了国相那利，大将羯猎颠，突出西门，走保拨换城，社尔留郭孝恪居守，自率大军追蹑布失毕，到了拨换城下，督兵围攻。那利羯猎颠，屡次出城突围，均被唐军击退。

一日，那利夜出，来袭唐营，社尔还算有备，

麾军杀出，那利慌忙退去，乘着月黑无光，竟向西奔去，不复回城。城中失去那利，势益孤危，社尔乘势攻入，布失毕与羯猎颠，不及逃奔，同被擒住。军中方庆贺大捷，喜气重重，不料来了郭孝恪急报，说是那利引着西突厥兵，及余众万人，前来攻城，危急万分，恳速济师。社尔即派韩威、曹继叔两军，还救孝恪。及韩曹两军到了都城，城已被陷，郭孝恪阵亡，只有仓部郎中崔义起，还率领守兵，在城内巷战。韩威先驱杀入，曹继叔亦随着进击，两军似虎似龙，把番兵扫了一阵，那利见不是路，出城逃走。曹继叔眼明手快，忙指挥军士，紧紧的追着那利。那利没命的乱跑，所有手下残众，被唐军随路乱斫，已经十亡七八，他也无暇顾及，专向大山深谷中，跑将进去。继叔大呼道："番贼休走，你道是计策高妙，绕道袭我守军，偏偏碰着我曹将军手里，随你上天落地，我总要擒了你去。"那利计策，借口叙过，以省笔墨。说至此，从弓袋中取出弓箭，射将过去，飕的一声，正中那利后项。那利痛不可忍，跌了一个倒栽葱。部众逃命要紧，也不敢往救，唐军抢前数步，手到擒来。继叔得胜回城，社尔也即还军，招降远近小城七百余。西突厥安西等国，望风震慑，输饷犒军。社尔立布失毕弟叶护为龟兹王，勒石纪功而还。

太宗受俘紫宸殿，由社尔献入布失毕及那利、羯猎巅，三人匍伏谢罪。有诏特赦，改馆鸿胪寺，拜布失毕为左武卫中郎将。布失毕等谢恩而出。太宗顾语侍臣道："龟兹已平，只突厥残酋车鼻，屡征不至，还须遣将往讨方好哩。"群臣道："现在已值暮冬，北方天寒，不便行军，且俟来春出兵未迟。"太宗允诺。转眼眼间已是贞观二十三年，东风解冻，春光荧荧，太宗乃遣右骁卫郎将高侃，征发回纥、仆骨各部番众，往讨突厥车鼻可汗去了。正是：

雄主喜功专黩武，大廷颁诏屡征兵。

欲知车鼻可汗，是何等支派，得罪唐朝，且至下回续叙。

徐惠，贤妃也，房玄龄，贤相也，内外交谏，不能抑太宗之雄心，甚矣哉，太宗之好大喜功也。即如王玄策之使天竺，阿史那社尔之伐龟兹，亦属可已而不已之举，然玄策为天竺所拒，走入吐蕃，能用以夷制夷之妙算，破名城，絷叛酋，耀武西南，献俘阙下，而不闻劳一唐兵，调一唐将，玄策诚人杰矣哉！然尚未得破格擢用，仅授一朝散大夫而止，顾于阿史那社尔，及契苾何力诸蕃将，独任以专阃，授钺西征，虽得擒渠获丑，平定西域，而安西都护郭孝恪，竟因是战死，外此将士之毙命沙场者，当尚不可胜数，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为西征军叹矣！本回叙入两疏，前后相映，所以刺太宗也。因天竺方士之得宠，又销纳宫闱中一段文字，不特加刺，且并加嫉。文法之中，书法寓焉。岂特随事补叙，不少渗漏已哉。

第二十三回
出娇娃英主升遐　逞奸情帝女谋变

却说突厥车鼻可汗，原名斛勒，本与突厥同族，世为小可汗。颉利败后，突厥余众，欲奉他为大可汗，适因薛延陀盛强，车鼻不敢称尊，率众投薛延陀。薛延陀以车鼻本出贵种，且有勇略，为众所附，将来恐为己患，不如先行下手，杀死了他，免留遗祸，不意为车鼻所侦悉，潜行逃去。薛延陀发兵追捕，反为车鼻所败，奔回国中。车鼻乃就金山北麓，建牙设帐，自称乙注车鼻可汗，招兵养马，得三万骑，常出掠薛延陀境内。薛延陀被唐破灭，车鼻声势益张，遣子沙钵罗特勒，入贡唐廷。太宗遣还沙钵罗，令将军郭广敬北往，征车鼻入朝。车鼻颇加礼待，与广敬约期入觐。待广敬还朝复命，车鼻竟愆期不至。太宗又贻书诘问，他仍置诸不理。于是特遣高侃为行军总管，调集铁勒各部番兵，往击车鼻可汗，侃陛辞而去。

太宗退朝入内，忽觉身体未适，似乎头晕目眩，有些支持不住，无非色欲过度。便即卧到龙床，休养精神。哪知到了晚间愈加不安，连忙呼入御医，拟方进药。一时不见效验，至次日不能起床，只好传出诏旨，命皇太子听政金液门。太子听政已毕，免不得入内请安。可巧这位武媚娘，侍立榻旁，见太子进来，便轻移玉步，向太子行礼。太子留神一瞧，见她眉含秋水，脸若朝霞，宝髻高蟠，光可鉴影，瓠齿微露，笑足倾城，身材儿非常袅娜，模样儿很觉轻柔，口中但呼出"殿下"二字，已催魂的氤氲，险些儿把太子魂灵，勾引了去。及媚娘礼毕回身，方勉强按定心神，暗地里自忖道："我前时曾见她数次，尚没有这般丰采，现今越出落得妖艳了。我父皇年过半百，尚陪着这等尤物，怪不得要害起病来。"一面想，一面走，到了太宗榻前，方低声问疾。太宗道："我为服天竺方士丹药，自幸康健如恒，偏是后来没效，方士亦去，渐渐筋力衰颓，看来是不能久存了。"借太宗口中，了过天竺方士。说至此，未免带着三分凄楚，太子道："陛下稍稍违和，但教服药数剂，自可复原，何必过虑？"太宗道："我自弱冠典兵，大小经过数百战，才造成这个基业。目今四海承平，群夷詟服，我的志愿，也已满足了，死亦何恨。只可惜一班佐命功臣，多半丧亡，就是活着的，也老朽无用，现在只有一李世勣了，我却为你担忧呢。"太子道："世勣忠诚有余，可惜年亦老了。"太宗道："世勣虽老，尚称强健，但此人材智，与众不同，我向来另眼相待，当不负我。汝与他无恩，恐未必为汝所用呢。"太子默然不答。太宗说了数语，太子即退，甫出寝行，又与那武媚娘打一个照面，冤家合当有孽。自此日起，太子心目中，时时记着这武媚娘，命耶数耶。可巧太宗一病两月，太子借省视为名，按日入侍，时常与媚娘相晤。媚娘也知情识趣，仗着两道柳眉，一双凤目，去勾挑那东宫殿下，害得太子心神忐忑，支撑不住。本来是彼此有情，早好上手，只因太宗平日，很是精细，虽然有病在身，并不是甚么糊涂，太子素来优柔，媚娘也属虚怯，所以巫山咫尺，尚隔层云。后来太宗病体，过一天，好一天，越发不敢妄为，只好暂行歇手，留待将来。故作一飏。

太宗既幸病愈，又往那翠微宫，玩赏数日，明知病后不宜近色，但有时牵住情魔，又未免略略染指。古人说得好："蛾眉是伐性的斧头。"多病衰躯，不堪再伐，因此车驾自往翠微宫后，复有些神枯骨瘦的样子。太宗自知不妙，遂将太子詹事李世勣，出调为叠州都督，毕竟世勣老成练达，智烛几先，一经受诏，便即拜辞，也不及回

家，竟草草带着行装，出都西去。当时盈廷人士，都道太宗优待世勣；世勣有病，太宗常剪发和药，世勣宴醉，太宗亲解衣覆身。种种恩遇，远出人上，所以世勣受诏即行。哪知世勣是窥破上意，料得此次外调，寓有深意，故立刻就道，不少逗留。果然世勣去后，太宗召语太子道："我今外黜世勣，就是为你打算。他若徘徊观望，我当责他违诏，置他死刑。他今受诏即行，忠悫可嘉，我死后，汝可召用为仆射，必能为汝尽力，汝休忘怀！"全是权诈待人，不知反堕世勣智料，后来世勣贻误高宗，究有何益。太子唯唯遵教。

不意一李外调，还有一李竟要谢世，看官道是何人？便是卫国公李靖。靖自征服吐谷浑后，因被高甑生、唐奉仪诬讦，自恐功高遭忌，遂杜门谢客，不问国事。应第十六回。太宗优给俸禄，进授开封仪同三司。靖妻殁时，诏令坟制如汉卫霍故事，筑阙像铁山积石山，旌表靖功。想就是红拂妓，生荣死哀，不枉生平慧眼。及太宗东征，召靖入议，意欲用为统帅，因见他老态龙钟，是以改任世勣，至是靖年已七十九岁，遇病甚剧，由太宗亲往临视，流涕与语道："卿系朕生平故人，为国宣劳，朕常不忘。今病势如此，为之奈何？"靖答道："老臣衰朽无状，生亦何为？不过有负圣恩，尚觉抱愧，但愿圣躬善自保重，安国定家方好哩。"太宗点首而出。还宫未几，即有遗表上陈，报称病逝。太宗震悼辍朝，追赠司徒，予谥景武。

自靖殁后，太宗仍到翠微宫，忽然间患着痢疾，腹痛如绞，欲泻未泻，困苦异常。这番病势，很是危重，不比当日的内弱症，还可用着参苓，调养元气，补救目前。太子治入宫侍疾，昼夜不离，还有那久承主宠的武媚娘，也随侍行宫，捧茶递药，日夕在侧。两人眉来眼去，调笑得非常亲热。这日应该有事，太宗困惫得很，竟昏昏的睡去了，榻前只剩太子及媚娘两人，灯花剔焰，你我相看，媚娘见太子头，竟有白发数茎，不禁蹙然道："殿下年方逾冠，为何发即变白呢？"太子惊诧道："果有白发么？敢是老了不成？"媚娘微笑道："想是日夕过劳，因致如此。殿下可谓孝思维则了。"太子道："也并非全然为此，汝可知我意否？"媚娘瞅了一眼，正要回答，见有侍女等进来，便掉头顾侍女道："圣上酣卧，你等不要声张，我去去就来。"说着竟抽动腰肢，向外出去。太子趁这机会，也溜出寝门，潜蹑媚娘，竟到她卧室中。媚娘故意含嗔道："殿下如何轻亵贵体，随妾至此？"太子道："为卿故，发几白了。卿也应怜我呢。"史称太子侍疾，发几变白，谁知却是为此。媚娘至此，乐得乘风使舵，博个后半生的快活，一任太子闭户调情，展衾行乐。小子曾阅隋史，览到炀帝烝宣华夫人事，尝说他不顾名分，太要风流。谁知隋亡唐兴，只传了两代皇帝，便即依样描摹，演出这段情场秽史呢。谐而不亵。

话休叙烦，单说太子与媚娘，已结了云雨缘，当然是海誓山盟，非常恩爱，绸缪了两三日，见太宗已是垂危，媚娘暗觉心欢。独指媚娘，是史家书法。一日，与太子同侍太宗，忽由太宗顾语媚娘道："朕自患痢以来，医药无效，反且加重，看来是将不起了。你侍朕有年，朕却不忍撇你，你试自思，朕死后，你该如何自处？"媚娘到底心灵，便跪下道："妾蒙圣上隆恩，本该一死报德，但圣躬未必不痊，妾亦不敢遽死，情愿削发披缁，长斋拜佛，为圣上拜祝长生，聊报恩宠。"太宗道："好！好！你既有此意，今日即可出宫，省得朕为你劳心了。"媚娘拜谢而去，自去料理行装，独太子在旁瞧着，好似天空中起一霹雳，出人意外，正在没法摆布，但听太宗自言自语道："武氏应着图谶，我欲将她赐死，实是不忍。好在她自愿为尼，天下没有尼姑做皇帝，我死也得安心了。"谁知偏不如所料。说着，复顾太子道："你出去宣旨传召长孙无忌、褚遂良进来。"太子闻言，三脚两步的跑了出去，即令宫监往召无忌、遂良，自己忙至媚娘卧室，见媚娘正检点什物，忙个不了，便对她呜咽道："卿竟甘心撇我么？"媚娘道："主命难违，只好去了。"说到"了"字，已泪下如雨，语不成声。太子亦含泪道："你如何自愿为尼？"媚娘道："不照这般说，恐妾身要死别了。"太子暗暗点头。媚娘又接着道："殿下果肯念妾，妾愿留身以待，所以甘作比丘。但恐殿下登基后，嫔嫱妃妾，美不胜收，未必再顾及妾了。"说至此，又扑簌簌的流下泪来。太子用手指天日道："我若负卿，有如白日。"媚娘忙用言截住道："殿下

厚情，妾已领略了。但求一物为表记。”太子即从腰间解下一个九龙玉佩，递与媚娘。媚娘方在接受，忽有宫女趋入道：“万岁爷传宣殿下，请殿下快去应旨！”太子听了，也不暇与媚娘诀别，但说了“后会有期，务宜保重”二语，便急趋往御寝，甫至寝门，闻里面咕咕哝哝，料是长孙无忌、褚遂良两人，与太宗谈话，隐隐有太宗声音道：“太子仁孝，愿卿等善为辅导。勿负朕言！”父之所爱亦爱之，应该称为仁孝。接着是两人同声遵旨。他即匆匆趋入，与两人行过了礼，站立一旁。但见太宗顾语道：“无忌、遂良二卿，可以辅汝，汝不必忧。”又语遂良道：“无忌为朕尽忠，朕有天下，多出彼力，朕死后，勿令谗人从中媒孽，致害良臣。”语下为之黯然。随又传入宫监道：“武才人已出去么，你去传旨，叫她急速出宫，不必再来见朕。”宫监领旨自去。太宗又觉腹痛，呼号一会，眼中模模糊糊，仿佛有建成元吉等，前来索命，不禁叫了“啊哟”两字，竟晕厥过去，好容易叫他苏醒，遂令遂良草写遗诏。一面传入妃嫔等人，及太子妃王氏，同至榻前送终。遂良草就遗诏，呈上太宗过目。太宗略略一瞧，便交给无忌，并握太子手，且指太子妃，顾语无忌、遂良道：“今佳儿佳妇，悉以付卿，”再欲续说，已是痰喘交壅，不复成语，少顷即撒手而逝，魂归地府去了。一代英雄，而今安在。享寿五十有三岁。

大众统欲举哀，无忌摇手道：“且慢且慢！”太子问为何事？无忌道：“这是行宫所在，不便治丧，请殿下速即还朝，召集百官奉迎先帝，方保无虞。”遂良也是赞成。太子乃出翠微宫，由卫士拥还大内。无忌、遂良，把太宗遗骸，驾舆继返，当由太子率百官迎入，然后发丧，宣示遗诏，罢辽东兵备，与土木诸役，夷人入仕唐廷，及来京朝贡诸使臣，约数百人，俱闻丧恸哭，剪发剺面。二十三年的太宗皇帝，好算是秦汉以后，一个威德兼施的英主了。太子治即皇帝位，大赦天下，赐文武官各转一阶。史家因他后来庙号，叫作高宗，所以称为高宗皇帝。高宗进长孙无忌为太尉，召李世沠入京，为开府仪同三司。未几，即加授左仆射，晋封司空，谨从太宗遗命，太宗名叫世民，崩后两字俱讳。世勣遂将世字除去，单名为勣交代清楚。太宗于贞观二十三年五月驾崩，八月安葬昭陵。番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因受太宗恩遇，自请殉葬，高宗不许。这且甚是。惟蛮夷君长，历被先朝擒服，自颉利以下，共十四人，俱琢石为像，陪列陵旁。

越年改元永徽，立妃王氏为皇后。后系并州祁县人，便是同安长公主的侄孙女。同安长公主，即高祖妹，见第六回。长公主因王女婉淑，入白太宗，太宗乃聘为子妇。父名仁祐，因女致贵，受职陈州刺史。高宗即位，王氏当然为皇后。仁祐得晋封魏国公，母柳氏为魏国夫人。叙述特详，为后文废后伏案。坤闱正位，乾德当阳，加封褚遂良为河南郡公，令与长孙无忌左右辅政。进礼部尚书于志宁为侍中，太子少詹事张行成兼侍中，右庶子高季辅兼中书令。且每日引刺史十人入阁，问明百姓疾苦，商议兴革事宜，所以永徽初政，民俗阜安，颇有贞观遗风，到了秋季，又接右骁卫郎将高侃捷书，擒住突厥车鼻可汗，回应前文。盈廷庆贺。原来高侃受命出征，到了阿息山，车鼻可汗征召各部兵士，抵敌唐师，偏各部兵无一到来。车鼻孤掌难鸣，只好带了数百骑，仓皇遁去。高侃麾兵深入，至金山追及车鼻，车鼻从骑，大都骇散，单剩车鼻一人，由唐军活捉回来。当一上奏凯还朝，献俘庙社及昭陵。高宗也想效法乃父，谢车鼻罪，拜为左武卫将军，且命突厥遗众，仍处郁督山下，特设狼山都督都府，统辖蕃部，即命侃为卫将军，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单于设三都督，分领十四州，瀚海设七都督，分领八州，各以原有部酋为都督刺史。于是东突厥诸部，尽为内臣。

惟西突厥已降复叛，又要劳动兵戈，先是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遣使请婚，事不果成。见第十九回。射匮亦无可奈何，仍然照常通使，唐廷也不复过问。既而叶护突厥官名。阿史那贺鲁，与射匮有嫌，率部归唐。太宗封为左卫将军，令居庭州莫贺城。嗣又设瑶池都督府，即以贺鲁为都督。贺鲁招集散亡，庐帐渐盛。至太宗驾崩，他竟阴蓄异图，欲袭取四庭二州。庭州刺史骆弘义，侦悉秘谋，急忙奏闻。高宗遣通事舍人乔宝明驰往慰抚，贺鲁因即变计，礼待宝明。俟宝明

别归，竟袭击射匮可汗。射匮未曾预备，仓猝走死。贺鲁遂建牙千泉，自号沙钵罗可汗，并有射匮属部，且与前可汁乙毗咄陆连兵，势益强盛。西突厥别部数月处密，及西域诸国，亦多归附。贺鲁竟仗着兵力，进寇庭州，攻陷金岭城及蒲类县，杀掠数千人，高宗闻警，乃遣左武侯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右骁卫将军高德逸，右武侯将军萨孤吴仁为副，发泰成岐雍府兵三万人，及回纥兵五万骑，共讨贺鲁。兵至牢山，见前面有番兵扎住，总道是由贺鲁遣来，嗣由侦骑探悉，乃是处月部酋朱邪孤注。建方何力等，本拟慰抚处月等部，令贺鲁势孤易下，偏朱邪孤注先来出头，遂与他连战数次，孤注不能抵敌，夤夜遁走。建方亟令高德逸轻骑穷追，直达五百余里，方将孤注生擒了来，当由建方审问得实，立命斩首。正要乘胜进攻，忽由唐廷颁到诏旨，令建方等速即还朝，建方不敢逆命，只好班师。

看官道是何因？原来房玄龄次子遗爱，及妻室高阳公主，谋叛朝廷，竟闯出一场逆案来。遗爱及高阳公主，已见前回。高阳公主素为太宗所钟爱，自遗爱尚主后，亦得随邀宠眷，与他婿不同。无如儿女常态，往往恃宠成骄，积骄生悍，渐渐的纵欲败度，做出那不法的事情。玄龄嫡子遗直，早拜银青光禄大夫。遗直以遗爱尚主，愿将官职让与遗爱，太宗不许。玄龄殁后，公主唆使遗爱，与遗直分居，且反至太宗前谮诉遗直。遗直自去诉辩，太宗不直公主，竟召他入宫，痛骂一番，公主乃怏怏不乐。既而遗爱偕公主出猎，入憩佛庐，僧人辩机，貌颇伟晰，尤善逢迎，请公主在庐留宿。公主竟舍身布施，与辩机结成欢喜缘，这是唐朝家法，不足为怪，但遗爱同往出游，何故甘带绿头巾？另购二女陪侍遗爱，遗爱得了二妾，左抱右拥，其乐陶陶，还管什么公主？舍一得二，原是便宜。公主乐得与辩机肆淫，出入无忌，公然与夫妇一般，且赐辩机金宝神枕。辩机神昏颠倒，不知珍藏，竟被窃去，后来窃贼破案，搜出金宝神枕。当由问官讯鞫窃贼，供称向辩机处窃来。及传问辩机，辩机无从抵赖，实言为公主所赐。这事由御史纠劾，太宗自觉怀惭，也不欲问明案情，竟令将辩机处死，并密召公主身旁的奴婢，责之导主为非，杀毙了十余人。奴婢何辜，曷不自诛其女？公主不自知罪，反怨太宗多管闲帐，拆散露水鸳鸯。及太宗崩逝，虽然临丧送葬，毫无戚容，且从此益无忌惮，日夕图欢，浮屠智勖惠弘，方士李晃，均借谈仙说鬼为名，出入主第，还有高医托词诊脉，也得亲近芗泽，作了公主的面首，秽德彰闻，宫廷俱晓。也是一不做，二不休的意思。他恐事发受祸，暗嘱掖庭令陈元运侦察宫省禨祥，伺机谋变，一面劝遗爱联结薛万彻、柴令武等人，拟奉荆王元景为帝，废去高宗。万彻曾尚高祖女丹阳公主。高祖第十五女。令武即柴绍子，也尚太宗女巴陵公主。太宗第七女。两人都拜驸马都尉，因与高宗不甚相协，所以愿与遗爱同谋。荆王元景，是高祖第七子，闻有帝位可居，也就随声附和，只遗直自恐受累，暗中通报无忌，无忌密报高宗，高宗即命无忌审查此案。高阳公主闻这消息，忙遣人诬告遗直，说他有谋反情事，待至无忌彻底查清，水落石出，遗直未尝谋反，遗爱及公主与薛万彻、柴令武等，实有异图。于是密谋已泄，大狱遽兴，好几个要伏法受诛了。小子有诗叹道：

堂堂帝女竟无良，敢肆猖狂欲覆唐。
他日太平安乐事，祸阶都启自高阳。太平公主，安乐公主事，均见后文。

毕竟几人受诛，且看下回续表。

太子可以烝父妾，公主亦何不可私僧人？故祖宗贻谋，一或不善，子孙必尤而效之，且加甚焉。本回依史演述，事非虚诬，惟叙太子犯奸事，则以武媚娘为主体，媚娘不先勾引，则太子亦何敢下手？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叙公主犯奸事，则以房遗爱为主体，遗爱若善防闲，则公主亦何敢肆淫？纵妻犯奸，罪及乃夫，古今律意，有同然也。著书人推原祸始，于武媚娘、房遗爱两人，隐加讥刺，非恕太子及公主，所以明女之为蛊，夫之不纲，皆亡国败家之尤耳。读此书者顾可不知所惩哉！

第二十四回
武昭仪还宫夺宠　褚遂良伏阙陈忠

却说房遗爱及公主，反状确凿，当由长孙无忌报知高宗，高宗也顾不得手足私情，即令捕遗爱下狱，再令无忌等复讯。遗爱略有武力，毫无智谋，一经刑驱势迫，便把那串同谋反等人，和盘说出。偏无忌冷笑道："我想与你同谋，恐尚不止此数人呢？"遗爱答言："没有。"无忌道："荆王元景，地位疏远，尚想为帝，难道吴王恪等，独置身事外么？我劝你老实供招，如果有人主使，你罪可减轻，何苦随别人同死呢！"遗爱听了此言，还道无忌替他帮忙，教他牵入吴王恪，便好免死，因此随口承认，竟把吴王恪诬扳在内，谁知适中了无忌的诡计。原来太宗在日，因承乾被废，初欲立魏王泰，继欲立吴王恪均被无忌所阻，因此高宗得以嗣位。事见前文。魏王泰出徙均州，至贞观季年，始晋封濮王。高宗即位，诏令泰开府置官，未几，泰即病殁。幸亏早死。了过魏王泰。吴王恪有文武才，素孚众望，高宗任他为司空，且兼梁州都督。无忌恐恪得势，不免报复前嫌，遂思因事构陷，置恪死地，省得时刻预防。可巧遗爱事泄，正好借刀杀人，把吴王恪牵连进去。当下锻炼成狱，呈上谳词，如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及荆王元景、吴王恪等，皆坐罪当斩，高阳公主巴陵公主亦当赐死。惟丹阳公主已经身殁，无容议及。高宗览到此案。顾语群臣道："遗爱等应坐死罪，俱可依谳，惟吾叔及兄，似应贷他一死。"兵部侍郎崔敦礼抗奏道："陛下虽欲申恩，究竟不可枉法，如或谋反不诛，如何惩后？"想是无忌私党。高宗长叹数声，即照原谳下诏，遗爱令武万彻皆枭斩，元景恪及高阳、巴陵两公主，均赐自尽。恪临死，大呼道："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忠良，宗社有灵，应当族灭，勿谓福可长享呢！"为后文伏笔。无忌等还不肯罢休，且穷究余党，把江夏王道宗、执失思力、宇文节等，均牵入遗爱案内，流戍岭表。罢房玄龄配享，玄龄嫡子遗直，贬为铜陵尉，还是纪念先勋，才得免死。是年睦州女子陈硕真，也想学高阳公主等人，造起反来，经婺州刺史崔义玄往讨，立即荡平，毋庸细表。何唐室女乱之多耶？

且说高宗嗣位三年，因王皇后未曾生男，无嫡嗣可立，未免踌躇。王皇后母舅柳奭，替后设法，因后宫刘氏生子名忠，刘氏微贱，子若得立，必能亲后，乃遂与褚遂良、韩瑗、长孙无忌、于志宁等，次第商量，请立忠为皇太子。高宗因敕行立储礼，并令忠归后抚育。后颇为惬意，惟尚有一事未安，后宫有一萧良娣，饶有姿色，为高宗所溺爱，册为淑妃，生子素节，因母得宠，受封雍王。王皇后妒上加妒，屡向高宗面前，谗间萧淑妃母子。萧淑妃有所闻知，怎肯忍受？免不得反唇相讥。高宗既不便袒后，又不便袒萧淑妃，真是左右为难。索性将两人言语，尽行撇开，自去访那心上人，寻欢作乐。时已三年服满，适当太宗忌日，高宗便亲往佛寺行香，他并非迷信佛法，为亲超荐，实在是去访那武媚娘，欲践当年宿约。为这一着，遂令绝大魔障，又进来扰乱宫闱。郑重言之。

武氏自出宫后，薙去万缕情丝，颇欲一心念佛，无如春花秋月，处处恼人，良夜孤衾，时时惹恨，她哪里禁受得起？只好寻些野味，聊作充饥。凑巧白马寺中有一僧徒冯小宝，生得面目清秀，阳道伟岸，武氏遂与他勾搭上了，偷情送暖，又凑成一对秃头鸳鸯，所有前时宫中滋味，倒也置诸脑后。一日，闻御驾到来，不觉触着旧情，料知高宗此来，必非无因，遂打扮的簇簇新新，出门迎驾。史传中不载寺名，俗小说中或说是感业寺。或说是兴龙

寺，因无甚根据，故特从略。高宗下了銮舆，趋入寺中，但见桃花如旧，人面依然。不过少了一头凤髻，两鬓鸦鬟，此外的丰姿态度，一些儿没有减损。不由的悲喜交集，情不自胜，勉强对着三尊大佛，行过了香，遂令侍卫等在外候驾，自携武氏趋入云房。武氏叩头涕泣道："陛下位登九五，竟忘了九龙玉环的旧约么？"高宗忙用手相搀，替她拭泪，且慰谕道："朕何尝忘卿？只因丧服未满，不便传召，今特亲身到此，无非为卿起见，卿可即日蓄发，待朕召卿便了。"武氏才收泪道："陛下果不弃葑菲，尚有何言？"说毕，即轻轻的坐在高宗膝上，追叙三年间的苦况。说一句，滴一粒珠泪，惹得高宗亦呜咽起来。武氏见高宗伤感，又换了一副面目，放出一种柔媚态度，险些儿把高宗的身体，都熔化在武媚娘身上，若非青天白日，几乎便兴雨布云。高宗又温存数语，硬着头皮，趋出云房，乃传呼侍卫等人，上舆而去。临行时尚回顾武氏数次，武氏也俏眼相对，待至两下远隔，方各归休。

高宗返入宫中，随时记着武氏，几乎有忘餐废寝的样子。王皇后从旁瞧着，料知高宗定有他意，遂婉言盘问，高宗不能隐讳，即与后说出实情，后毫不阻止，反一力撺掇高宗，速召武氏入宫。看官试想！高宗宠一萧淑妃，王皇后尚终日吃醋，难道与武氏有宿世缘，所以亟愿召入么？原来王皇后的意思，以为武氏一人，萧淑妃必然失宠，仇人多一敌手，自己增一臂助，也是一条离间计，因此故意怂恿，极表欢迎。错了错了。高宗大喜，时常令内侍往探武氏，蓄发能否少长？说也奇怪，武氏蓄发未几，即复双鬟委绿，两鬓曳青，少许添些假髢，盘成云髻，居然与在宫时候，仿佛无二。当下别了情僧冯小宝，与他订后会期。又伏下文。乃随着内侍入宫，拜见高宗。高宗见她丰容盛鬋，愈觉心喜，便引她往见王皇后。皇后竟含笑相迎，武氏忙即跪下，接连磕头，慌得皇后答礼不迭，口中说了许多谦词。武氏也恭维了好几语。两人都是做作，好看煞人。皇后就命在正宫左侧居住，且拨了若干宫婢，伺候朝夕，到了傍晚，且为高宗贺喜，武氏接风。高宗上坐，武氏下坐，皇后旁坐相陪，殷勤笑语，脱略形骸。武氏却佯作恭谨，一些儿不敢放肆，等到酒阑席散，皇后归宫，高宗即拥武氏入帏。这一夜的凤倒鸾颠，比那当年偷奸时，情形迥不相同。前时是喜中带惧，此时是乐极无忧。况兼这武氏性等媚猪，就使英明如太宗，也要受蛊惑，还要论什么高宗呢？高宗既纳武氏，越瞧越爱，越爱越怜，不知将如何待她，方算安心。还有王皇后在旁说项，日日赞美这武媚娘，称她如何殷勤，如何温恭，更令高宗喜欢不置，即进封武氏为昭仪。只萧淑妃增一劲敌，免不得恨中增恨，愁上加愁，武氏一味巴结皇后，看萧淑妃不在眼中，萧淑妃忿极上诉，高宗全然不睬，且把她冷淡下去，武氏既挤倒一个萧淑妃，便想进一层下手，这进一层做法，就是要扳倒皇后了。

王皇后待遇宫人，不甚有恩。母柳氏出入宫中，自以身为后母，不必多拘礼节，因此尚宫女官名。以下，往往退后有言。武氏即乘间设法，先将尚宫等人，加意笼络，每得赏赐，悉数分遗，宫人当然感激，甘为武氏爪牙。武氏遂令她伺察皇后，后有举动，无不得闻。构陷萧淑妃，用上交策。构陷王皇后，用下交策。武氏之狡狯极矣。怎奈皇后所为，没甚逾法，一时无可借口，不得已静心待着。永徽五年闰四月，高宗幸九成宫，夜间大雨如注，连宵不绝。到了黎明，山水骤下，冲入宫门，卫士统皆骇走，郎将薛仁贵道："天子有急，敢怕死么？"即登门上横木，大呼水至，传警宫内。高宗闻声趋出，忙升高避水。俄而水势愈涨，泛滥寝殿中，漂溺至三千余人。既而恒州又报大水，因滹沱河溢，亦漂溺至五千余家。史称洪水泛滥，为武氏人宫预警，故连类书之。高宗已耽情声色，不暇顾及天变，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也未闻奏请修省，所以大水为灾，只晦气了若干臣民，宫廷里面，简直如没事一般。会武昭仪身怀六甲，满望生一麟儿，不意竟产下一女，重阴固沍，宜乎生女。武氏大失所望，继思生女无用，索性在女婴身上，想出那构陷皇后的法儿来。一日，在宫闲坐，忽报皇后驾到。武氏急叫过宫女，密嘱数语，自己竟闪入侧室躲了。王皇后趋入西宫，众宫女相率跪迎，王皇后问及武氏，宫女答言往御园采花，想是就来。后乃随便就坐，蓦听床上有呱呱声，又复起

身近床，抱起武所生的女儿，抚弄一回。从来自己无子的人，最喜欢是婴孩，一经怀抱，比自己所生的还要怜爱。那女孩得她摩弄，改哭为笑，好一歇，又复沉沉睡去。王皇后因仍将她放下，用被盖好，见武氏尚未到来，不及等待，乃出宫自去。

武氏闻皇后已回，就从侧室出来，悄悄的到了床前，启被瞧着，那女孩正睡得很熟，她竟狠了心肠，咬定牙齿，提起两手，扼住女喉，可怜这女孩被扼，连声音都叫不出来，四肢一抖，便即气绝。忍哉武氏。武氏仍用被盖上，专待高宗驾到。高宗每日退朝，必至武氏处谈情，不到半刻，即见驾临。武氏拈着花朵，迎高宗入宫。高宗笑语武氏道："美人爱花，约有同性，惟以花比卿，花似尚有惭色哩。"武氏亦微哂道："天语温褒，妾何敢当？不过妾素有癖爱，所以正从御园采花，恭候御驾。"高宗便不复答言，随目注床内道："女儿尚熟睡么？"武氏道："熟睡已多时，此时谅好醒了。"便令侍女去抱女孩，侍女启被一瞧，吓得半晌不能出声。武氏催着道："莫非还是睡着，如何不把她抱来？"侍女才说了一个"不"字。武氏佯作不解，自往床前去抱女孩，手甫及尸，口已先号，惹得高宗也为惊疑，近床细瞧，那婴儿已变作死孩，忍不住几点痛泪。武氏哭问侍女道："我往御园采花，不过隔了片刻，好好一个女婴儿，为何竟致闷死？莫非你等与我有仇，谋死我女么？"众侍女慌忙跪下，齐称不敢。武氏又道："你等若都是好人，难道是有鬼么？"众侍女道："只有正宫娘娘到此一行，曾见她坐床抚摩，过一歇便去了。"武氏便顿足大哭，带泣带语，声声怨着王皇后。高宗却沉着脸道："皇后未必下此辣手，卿休怀疑！"武后听了此言，命宫女退出户外，呜呜咽咽的诉说后过，一番蜚语诬蔑，煽动高宗怒容，不由的大声道："如此悍妇，天理难容，若非卿言，朕尚似做梦一般，朕决意将她废去便了。"武氏又故作惧色，忙向高宗摇手，且说道："废后是何等大事，陛下不应为了妾言，孟浪举事。且盈廷大臣，没人晓得内情，岂有不出来谏阻？还请陛下三思，宁可逐妾，不可废后。"一步逼进一步，语语刻毒。高宗道："只有长孙太尉，是朕母舅，且亲受先考顾命。朕当向彼商，便可解决了。"武氏看高宗已是夹意，便欲随高宗同往。迫不及待。高宗当然应允，即于是夕黄昏，挈武氏乘着便辇，偕至太尉长孙无忌第中。

无忌闻高宗猝至，不知为着甚么事情，一时无从推测，只好亟正衣冠，出门恭迎。高宗携武氏下辇，同趋入门。无忌随步而入，因有武氏随驾，只好呼令妻妾，出厅相陪。彼此闲谈多时，高宗并无归意。无忌满腹狐疑，又不便令他虚坐，当下设宴款待，由高宗特旨，令男女合席欢饮，无忌不好违慢，便遵旨列坐。酒过数杯，武氏问及无忌嗣子。无忌即出令拜见，长子名冲，已任秘书监，此外尚有庶子三人，俱是无忌宠姬所出，最大的年未逾冠，余不过十余龄，均未列官。武氏即旁启高宗道："元舅为国家元勋，理应全家受荫，愿陛下推恩加赐，遍及舅门，方是酬庸盛典呢。"高宗闻言，即面授无忌三庶子，均为朝散大夫。无忌固辞，高宗不允，乃令三庶子拜谢鸿恩。既而高宗酒酣，略言皇后无子，且有妒悍情迹。无忌才有些会意，一味儿装呆作痴，不答一言，或且用他语支吾。高宗未免不悦，即令撤席，意欲回宫。武氏还谈笑如常，与无忌妻妾等，握手叮咛，才随高宗别去。笑里藏刀。

次日，又由宫监押载金宝缯珠十车，送给无忌，无忌冷笑数声，酌受数物，一大半令他璧还。到了晚间，忽由礼部尚书许敬宗进谒，与无忌密谈上意，劝他勉从。无忌正色道："这事我不敢与闻。"敬宗说至再三，转令无忌动恼，责他逢君为恶，罪无可辞，敬宗乃怏怏自去。又越数日，高宗欲进武氏为宸妃，侍中韩瑗，及中书令来济，俱上言本朝宫制，只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等称，并无宸妃名号，不应由陛下特增。于是高宗又不便下诏，暂得罢议。那时阴柔凶险的武昭仪，日夕营谋，想夺后位，偏被各方面打消，自己又无词可挟，没奈何忍耐一时，偏老天有意祸唐，竟令武氏二次怀妊，十月满足，竟行生男，高宗非常得意，取名为弘。武氏既得生儿，多了一重希望，便想出一条最凶最毒的法儿，构害正宫。看官道是何法？她与尚宫以下等人，已经买通一气，因即嘱令备一木偶，上写高宗御名，及生年月日，

用针戳住，悄地里埋在王后床下，然后密白高宗，令高宗自去验视，高宗竟入后宫，命内侍发掘床下，果得证物，不由的怒气冲天，指问王后道："朕与你何仇？忍用此物魇朕。"王后莫明其妙，只吓得浑身乱抖，且跪语道："妾实不知此事，乞陛下彻底查究！"高宗怒道："明明在你的床下，还想抵赖么？"王后又泣道："妾事陛下多年，陛下亦应知妾，难道无缘无故，谋害陛下么？"高宗置诸不理，持着木人，竟复至武氏宫内。武氏瞧那木人儿，装出许多懊怅，几乎要咬碎银牙。及看高宗怒不可遏，反且好言解劝，请高宗息怒保身。一擒一纵，愚柔如高宗，哪得不堕其术中。是晚，就服侍高宗安寝，一枕喁喁，语至夜半，方才息声。就中包括无数情事。

翌日早起，高宗出外视朝，长孙无忌、褚遂良等，率百官入殿，朝见已毕，高宗顾语无忌、遂良及李勣于志宁道："朕有要事待商，卿等且暂留朝堂，待朕召见！"语毕，即返身入内，无忌等退入朝房，当有宫监出来与语，谓："今日废后，事在必行，幸勿违旨。"想是武氏所使。无忌叱令退去。俄有内诏传出，贬吏部尚书柳奭为荣州刺史，擢中书舍人李义府为中书待郎。无忌览诏后，语李勣道："奭系皇后母舅，无端被谪，义府很是阴险，与许敬宗狼狈为奸，我已奏请外谪，今反有诏擢用，上意已可知了。此次乃是不得不争，还幸诸公助我！"李勣不答。已起坏心。遂良接口道："太尉系是元舅，指无忌。司空又是功臣，指勣。倘或进言忤旨，反使皇上弃亲忘旧，多受恶名。惟遂良起自草茅，无汗马功，忝居重位，得奉遗诏，今日若不死争，如何下见先帝？"言未已，已有旨传召四人，四人趋入内殿，高宗即面谕道："皇后敢行巫蛊术，谋害朕躬，朕决意将她废弃了。"遂良即跪谏道："皇后出自名家，四德俱娴，当不致有此情事。"高宗便袖出木人，且述及发掘情状。遂良又道："安知不是他人构陷，买通宫中侍女，暗藏床下？陛下若悉心查究，自然水落石出了。"高宗又道："就使此事非真，皇后无子，亦犯六出之条，现在武昭仪德性温柔，且已生有子嗣，正好代主六宫，朕已决计如此了。"遂良朗声道："陛下独不记先帝遗命么？先帝弥留时，曾执陛下手，顾语臣等道：'佳儿佳妇，今以付卿。'陛下言犹在耳，奈何忘怀？应前回。皇后并无大过，不应遽废。"高宗忿然作色，当由无忌接入道："遂良言是，望陛下三思！"高宗乃道："卿等且退，明日再议。"无忌等乃退出。

长安令裴行俭，闻了此事，往谒无忌，凑巧中丞袁公瑜，亦在座间，行俭忍耐不住，便问道："皇上将废去皇后，改立武昭仪，这事可真么？"无忌道："确有此议。"行俭道："武昭仪若立为后，必为国家大祸，太尉不可不争。"无忌叹道："非不欲争，但恐争亦无效，奈何？"行俭又激劝数语，便即别去。公瑜亦起身告辞，一出无忌门，即去通报昭仪母杨氏，杨氏夤夜入告，次日即行颁诏，贬行俭为西州长史，无忌、遂良等，凌晨入朝，正值诏书下来，无忌顾语遂良道："又一个被谪了，我等如何自处？"遂良道："愿如昨约。"无忌左右一顾，百官俱在，只不见李勣，便道："李司空奈何不来？"正说话间，景阳钟响，天子临朝，无忌等鱼贯而入。高宗待群臣鹄立，便更说及易后事。遂良即跪奏道："陛下必欲易后，亦当择选令族。武昭仪昔事先帝，大众共知，今若复立为后，岂不贻讥后世？臣今忤陛下意，罪当万死。"遂呈上朝笏，且叩头流血道："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高宗老羞成怒，即命左右引退遂良。遂良正起身欲出，忽幄后发出娇声道："何不扑杀此獠？"无忌听着，料是武氏所言，便出班奏道："遂良系顾命大臣，就使有罪，不应加刑。"韩瑗、来济等亦涕泣极谏，高宗乃听令遂良退朝，自己亦罢朝入内。是晚，特召李勣入内，勣本自称有疾，不与早朝，武氏知他有意袒护，便劝高宗密召入宫，与商易后事宜。勣从容答道："这是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高宗点首道："卿言甚是，朕意已早决了。"小子有诗讥李勣道：

身家念重竟忘忠，一语丧邦塞主聪。
待到子孙图反正，阖门授首总成空。指后文徐敬业事。

李勣出宫，又有许敬宗一番扬言，遂迫成一大错事。看官欲知后文，请阅下回便知。

本回纯写武氏，尽情描摹，一笔不肯闲下，一语不肯放

松。盖古今以来之妇女，未有如武氏之阴柔险狠者，表而出之，所以示炯戒也。惟王皇后不能预防于事前，反引而进之，欲以间萧淑妃之宠。讵知武氏之为毒，有什伯千倍于萧淑妃乎？因妒致祸，不死何待？长孙无忌、褚遂良，不能进谏于入宫之时，徒欲劝阻于废后之际，先几已昧，后悔曷追？有共入死地已耳，此大易所以有履霜坚冰之戒也。

第二十五回
下辣手害死王皇后　遣大军擒归沙钵罗

却说许敬宗系杭州新城人，就是隋忠臣许善心子。善心为宇文化及所杀，敬宗辗转入唐，因少具文名，得署文学馆学士，累迁至礼部尚书。唐书奸臣传，首列许敬宗，故本编特详叙履历。武昭仪得宠，敬宗乘势贡谀，甘作武氏心腹。武氏谋夺后位，势已垂成，遂在朝扬言道："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妻，天子富有四海，废一后，立一后，也是常情。有甚么大惊小怪，议论纷纷呢？"李义府等随声附和，翕然同声。义府巧言令色，对人辄笑，城府却很是阴沉，人常呼他为笑中刀。他本是东宫食客，及高宗践阼，遂得为中书舍人。长孙无忌恨他奸佞，上章劾奏，请贬为壁州司马。义府侦得消息，不觉着忙，忙向许敬宗求救，敬宗甥王德俭，素有小智，便教他夤夜叩阍，表请易后。高宗览奏，很是喜慰，立命赐珠一斗，擢任中书侍郎。补前文所未详。两人左推右挽，遂把一个武昭仪抬升正宫，更兼李勣进陈二语，促成易后大事，于是先贬褚遂良为潭州都督，示儆群臣。侍中韩瑗，上疏讼遂良冤，说他体国忘家，损身徇物，实是社稷重臣，不应骤加斥逐。高宗不从，瑗接连上疏，以妲己褒姒比武昭仪，以微子张华比褚遂良，说得非常痛切，却只是留中不报。永徽六年十月，竟下诏废皇后王氏为庶人，立武昭仪为皇后，武氏既已得志，索性再下一着，把萧淑妃也驱入阱中，淑妃因也得罪，与王后一同被废，移置冷宫。

李勣于志宁，奉诏为册后礼使，恭恭敬敬的奉了玺绶，献呈武昭仪，应该挖苦。武氏遂服袆衣，佩翟章，金冠珠履，装束似天神模样，更衬着一副杏脸桃腮，柳眉樱口，越觉得整整齐齐，袅袅婷婷，只是良心太黑。当由众侍女簇拥登殿，行过了受册礼，高宗心花怒开，复为这妖后开一特例，令她出乘重翟车，直抵肃仪门。一面命文武百官，及四夷酋长，均在门下朝谒新后。俟武氏下车登楼，开轩俯瞩，但见门下无数官长，齐来参谒，黑压压的跪了一地，不由的神情飞舞，笑貌扬辉。待至谒见礼毕，下楼还宫，所有内外命妇，又奉诏入谒，忙碌得甚么相似。非但唐朝立后，从来没有此盛举，就是皇帝登台，亦未闻这般热闹。当下宫庭内外，一律赐宴，大众开怀痛饮，直乱到鼍更三跃，才得尽兴归休。是夕，高宗住宿正宫，由武氏格外献媚，枕席风光，不可尽述。总算报德。越宿起床，武氏面白高宗，请加授许敬宗、李义府官阶，高宗自然允诺。武氏又冷笑道："陛下前以妾为宸妃，韩瑗来济，常面折廷争，两人可谓忠臣，不可不赏。"高宗明知武氏语中有刺，也只还她一笑罢了。随即出宫视朝，令敬宗待诏武德殿西闼，擢义府参知政事，只韩来两人，一时不便亟贬，暂从搁置。

嗣是内外政事，多与武氏参决，武氏未为后时，一意揣摩上旨，多方迎合，就使有意进谗，都是旁挑曲引，漫漫儿的浸润，从未常有遽色，有疾言。至后位已经到手，又欲与高宗争权，免不得威福自擅，渐渐的骄恣起来。是谓女德无极。高宗也少觉介意，转忆及王皇后萧淑妃的好处，但因武氏防闲甚密，不便亲往探问，反致得罪床帷。已露畏意。一日，武氏归谒家庙，高宗得乘隙往视，行至冷宫门前，只见双扉紧闭，用一大锁钳住兽环，毫不通风，旁开一窦，借通饮食，也是狭小得很，不由的恻然神伤，几乎泪下。半晌才呼道："王后良娣，得无恙否？朕在此看你两人。"语方说完，但听有二人凄声道："妾等有罪被废，怎得尚有尊称？"高宗又道："你等虽已被废，朕却尚是忆着。"说至此，复有呜咽声传出道："陛下若

念旧情.令妾等死而复生,重见日月,乞署此处为回心院,方见圣恩。"高宗乃回答道:"朕自有处置,你等不必过悲。"言毕乃返,心下未免踌躇。

不意武氏回来,已有人密行报知.气得武氏双眉倒竖,即向高宗诘问。高宗反自抵赖,不敢实言。武氏心凶手辣,竟下一道矫诏,令杖二人百下,且把她们手足截去,投入酒瓮中。可怜二人宛转哀号,历数日方才毕命,萧淑妃临死时,恨骂武氏道:"阿武妖猾,害我至此,愿后世我生为猫,阿武为鼠,时时扼阿武喉,方泄我恨。"两人陆续死去。武氏又问左右道:"二妪贱骨,曾碎死么?"左右报称已死,且把萧妃语相告。武氏尤加忿恚,再命枭二人尸,并戒宫中蓄猫,一面胁高宗下诏,令将故后母兄,及萧良娣家族,充戍极边。后母柳氏,时已削籍,至此又被流岭外。许敬宗仰承内旨,更奏称:"王庶人父仁祐,本无他功,徒因女贵致显,得列台阶,今庶人谋乱宗社,罪宜夷宗,仁祐宜劈棺枭尸。陛下不惩已死,且贷余生,尚为失刑"等语。高宗看到此奏,意欲搁置不理,怎禁得武氏在旁,冷讥热讽,逼得高宗不能罢手,只好再下手谕,追夺仁祐官爵;惟斲棺枭尸一节,总算免行。武氏且改王后姓为蟒,萧淑妃姓为枭,因王与蟒音相近,萧与枭音相符,所以有此改称。骄妒可笑。且怂恿高宗改元,易永徽为显庆。

许敬宗又承旨生风,上言:"太子忠本出寒微,前因无嫡可立,暂代储位,今国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应乘此正名定分,共图保全"云云。太子忠闻敬宗言,自知储位不保,没奈何入宫辞位。高宗因降封忠为梁王,立武氏子弘为太子,追赠武氏父士彠为司徒,赐爵周国公,谥忠孝,配食高祖庙,母杨氏晋封代国夫人。是时褚遂良已往潭州,甫行莅任,即奉诏调迁桂州,及到桂州任内,又被谪为爱州刺史。还有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一同遭贬。瑗谪为振州刺史,济谪为台州刺史,这都是许敬宗、李义府两人进谗,诬他同谋不轨,所以一律降官。武氏意尚未餍,又授意许李两人,定欲将长孙无忌以下,尽行贬死,才好把胸中宿忿,悉数消除。世间最毒妇人心。许李当然遵嘱,只因无忌是高宗母舅,且有佐命大功,一时扳他不倒,不得不静心待时。义府又贪财渔色,为了洛州一案,几乎犯法遭谴,亏得内有奥援,才免动摇。看官道是何案?原来洛州妇人淳于氏,犯了奸罪,系大理狱中。义府闻她色美,暗嘱大理丞毕正义,枉法释放,纳为己妾。正卿段宝玄很是不平,密状奏闻。高宗命给事中刘仁轨、侍御史张伦,复讯此案,义府恐正义实供,竟逼令自缢,希图灭口,高宗也明知义府所为,再欲穷治,偏经武氏硬为拦阻,只好因正义已死,作为宕案,不再加究。

当时恼了侍御史王义方,即欲上章纠弹,只因家有老母,未免迟疑,因入室禀母道:"儿官居御史,坐视奸臣坏法,不加弹劾,便是不忠,若弹劾无效,反危己身,忧及我母,又是不孝,这正令人难处呢。"母正色道:"我闻汉王陵母,杀身以成子名,汝能为国尽忠,虽死何恨?"王母引用王陵故事,可谓善于绳祖,且书中不肯从略,亦是不没母德之意。义方乃坦然入朝,当面奏请道:"义府擅杀六品寺丞,应否坐罪?"高宗未及出言,义府已出班辩斥。义方道:"事已确凿有据,义府如欲自辩,尽可向大理对簿,不应再立朝端。"义府仍不肯退下,经义方三次叱退,方怏怏趋出。义方乃朗读弹文,读至终篇,方引出高宗一语,说了"毁辱大臣"四字,便引身入内。未几有旨传出,贬义方为莱州司户,义府仍得逍遥法外,嗣且进授中书令,兼检校御史大夫,令与长孙无忌、许敬宗等,修订礼仪,威赫如旧。

小子因显庆元二三年,有西征事夹入在内,不得不将内政暂行搁起,插叙一段西征情形。按时演述,应该如此。先是行军总管梁建方,奉诏班师,西突厥尚未平定,回应二十三回。会乙毗咄陆可汗身死,有子颉苾达度设,自号真珠叶护,与贺鲁有嫌,互相攻击。真珠遣使入唐,愿讨贺鲁自效,且乞济师。唐廷撤消瑶池都督府,命右屯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率诸将西讨贺鲁,并遣丰州都督元礼臣,册封真珠叶护为可汗。礼臣至碎叶城,为贺鲁所遮,不得前达,仍持册还朝。程知节入西突厥境,遇歌逻禄处月二部番众,前来迎战。由知节驱军掩击,大破番兵,

斩首千余级，再进军至鹰沙川。又见西突厥二万骑兵，及别部番众亦二万余人，横列道旁，阻住去路。唐前军总管苏定方，素有勇名，但率精骑五百名，冲入敌阵，十荡十决，杀得番众大败奔逃，抛弃甲杖牛马，不可胜数。定方得胜收兵，报知程知节，知节赞不绝口。偏副总管王文度，阴怀妒忌，反向知节进谗，谓："冒险进兵，只可侥幸一时，不可恃为常道。嗣后须常结方阵，内置辎重，俟贼至复击，方保万全"云云。知节似信非信，文度看他有疑，又诈言接到密敕，令自己监制各军，不得躁进。知节乃信为真言，听他调度。文度即收军结营，终日按兵不动，士气日衰，马多瘦死。定方忧愤填胸，入白知节道："奉命出师，无非为讨贼计，今乃坐守不进，自致困敝，若遇贼至，如何对仗？且皇上既命公为大将，岂反令副总管暗中牵制？这事恐防有假，不可过信。为公计，不如拘住文度，飞表上闻，看朝廷如何下旨？"知节摇首道："诏敕岂可妄传？我若违诏行事，难道不干天谴么？"定方知不可谏，闷闷而出。

各军屯驻月余，始进至怛笃城，番目出城迎降。文度语知节道："此辈伺我旋师，还复为贼，不如尽加屠戮，取货而归。"定方又入谏道："杀降非仁，取财非义，自己先已作贼，怎得称为伐叛呢？"文度不从，纵兵屠城，分劫货财。知节不能禁止，由他为虐。大众饱载南归，惟定方不取一物，及还入长安，文度阴谋发觉，坐矫诏罪当死，他乃遍赂当道，代为缓颊，始得减罪除名。何苦忌功？何苦夺财？知节亦连坐免官。独定方有功无过，得授伊丽道行军总管，再率燕然都护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发回纥各部番兵，自北道讨西突厥。另遣先朝降酋阿史那弥射，及阿史那步真，两人皆西突厥属部酋长，太宗朝，曾率众来降，分任左右屯卫大将军。为流沙道安抚大使，自南道招集西突厥部众，一剿一抚，分道并出。贺鲁也倾国前来，拥众十万，列营曳咥河西岸，绵亘十里。苏定方自为前驱，但率步兵万人，及回纥骑兵万名，与敌对垒，令步兵据南原，攒槊外向，遇敌方击，不准擅离，自将骑兵据北原，严阵待着。贺鲁见唐军不多，鼓噪进兵，先冲步营，三战三却。定方见他气馁，即引骑兵出击，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番众虽多至数倍，大半乌合，禁不住铁骑蹂躏，顿时大溃。定方追奔三十里，斩获数万人，到晚收军。翌晨再进，西突厥部众多降。贺鲁带着残骑，向西窜去。可巧天下大雪，平地积雪二尺，诸军请待晴后行。定方道："虏恃雪深，谓我军必不敢进，不妨就近休息。我若冒雪追上，掩他不备，定可成擒，否则彼已远窜，无从追获了。"乃踏雪继进，沿途收降番众。至双河堡，来了一支人马，为首大将，便是南道大使阿史那步真。步真自南道进兵，所过皆降，不烦血刃，因此长驱直入，得与北道军相会。定方益喜，两军昼夜兼行，直入穷谷，登高遥望，见前面有一猎场，番众驰逐野兽，趾高气扬，首领不是别人，正是沙钵罗可汗贺鲁。定方大悦道："此番定要擒住他了。"便麾兵逾岭，喊杀过去。贺鲁已似漏网鱼，惊弓鸟，闻着唐军喊声，便策马飞奔。番众也即溃乱，被唐军东劈西斫，做了无数枉死鬼。唐军夺得鼓纛，只寻不着贺鲁，定方不觉叹息道："那厮又复脱逃，恐不能再擒他了。"前喜后叹，都是文中顿挫之笔。旁边闪出一将道："待末将上前穷追，无论好歹，总要将逆虏擒住，大总管不妨回师。"定方见是萧嗣业，便道："副都护既愿效劳，还有何说？"当下拨兵万人，随他前行，自己从容班师，令降众各归本部。沿路悉心稽察，筹办善后，通道路，置驿站，掩骸骨，问疾苦，划疆界，复生业，访得各部人畜，前被贺鲁所掠，一律给还。西突厥向有十姓，叫作五咄陆，五弩失毕，至是一体归附，悉表欢忱。

正在惨淡经营的时候，接得萧嗣业捷报，已将贺鲁捕获，定方当然欣慰。原来贺鲁遁至石国西北苏咄城，已是人困马乏，狼狈不堪，乃遣部下赍珍宝入城，乞粮借马。城主伊涅达干，佯备酒食出迎，诱贺鲁入城，指挥众士，将他拘住，解送石国。萧嗣业探得消息，即向石国索交贺鲁，石国闻唐军入境，颇加畏惧，便将贺鲁送达军前。嗣业飞报定方，随将贺鲁押还。定方乃请分西突厥，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即以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管领五咄陆部落，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管领五弩失毕部落。唐廷俱如所

请，派光禄卿卢承庆持节册命，仍命弥射步真选择降众，量能授职，令为刺史以下等官。边徼已定，大功告成，定方奏凯还朝，献俘阙下。贺鲁在槛车中，曾语萧嗣业道："我本亡虏，我先帝所存，先帝待我良厚，我乃负先帝恩，宜遭天怒，悔已无及。我闻中国刑人，必在市曹，我负先帝，应该在先帝灵前伏法，幸乞代奏！"嗣业既至京师，当即依言奏陈。高宗以为可怜，但命献俘昭陵，贷他一死。结发夫妇，如何不怜？乃听悍妃谋毙。既而贺鲁病殁，藁葬颉利墓侧。惟真珠叶护，未得册封，不免怨望，旋由兴昔亡可汗率兵进击，与真珠叶护鏖战双河，真珠叶护败死，于是西域皆平。

独龟兹国自征服后，国王布失毕等，被俘入京，留官京师。应二十二回。高宗初年，龟兹国乱，酋长争立，各向唐廷求封。廷议以龟兹失主，不如遣还布失毕，仍使为王，免得纷争。高宗准奏，乃复封布失毕为龟兹王，令与故相那利，宿将羯猎颠，同时还国，抚定部众。显庆改元，布失毕入都朝贺，那利竟与布失毕妻，结成露水缘。也算代庖。及布失毕西归，那利尚私自出入，不肯断情。布失毕渐渐闻知，常欲杀死那利，怎奈那利树党窃权，急切不便下手，只好密遣心腹，上诉唐廷。那利也使人报唐，互争曲直。一边说是布失毕谋叛，一边说是那利谋乱，两下各执一词，转把那中冓丑声，隐瞒下去。高宗并召两人，入朝对质，布失毕不便再讳，只好据实陈明。那利虽然狡辩，究竟情虚词屈，唐廷因将他囚住，另遣左领军郎将雷文成，送布失毕回国，甫至东境泥师城，不意宿将羯猎颠，竟率众堵住，不令布失毕归还，得毋也作那利第二耶？布失毕入城拒守，飞向唐廷乞援，高宗再命左屯卫大将军杨胄，发兵西行。及抵泥师城，布失毕已忧愤而亡，胄遂纵兵击羯猎颠。羯猎颠屡战屡败，终被唐军擒住，枭首以徇。乘胜入龟兹国都，穷治那利羯猎颠余党，一并加诛。且就地设龟兹都督府，立布失毕子素稽为王，兼都督事，布失毕妻不知如何处置？可惜史中未曾载明。然后班师复命。高宗又命徙安西都护府至龟兹，安西都护府，本设在高昌境内交河城，事见十八回中。即令安西都护麹智湛驻扎龟兹，加封左骁卫大将军，统辖龟兹于阗碎叶疏勒四镇，及吐火罗嚈哒罽宾波斯等十六国，置府州至八十余，小子有诗叹道：

王师西讨莫能当，史策铺张美盛唐。
岂是高宗能攘外？余威尚是绍文皇。

外患告平，内讧复起，本回已就此结束，待至下回再详。

王后萧淑妃，互相妒忌，本有致死之征，武氏得乘隙而入，所谓木朽蛀生，夫复谁尤？但武氏计夺后位，如愿以偿，似亦可以止矣，乃必将后妃锢入别宫，严加监押，已属狠心辣手。甚且断其手足，投入瓮中，试问其具何心肠，乃至于此？禽兽尚不自戕同类，武氏直禽兽之不若。故读此回而不发指者，非人也。彼许敬宗、李义府辈，更不足诛矣。高宗为色所迷，昏庸已甚，贬勋旧，斥忠良，而独能任一苏定方，付以专阃，岂西陲乱事，天必假手唐廷以荡平之耶？定方以外，又有杨胄，亦良将之足称者，能攘外不能安内，高宗其无以自解乎？

第二十六回
许敬宗构陷三家　刘仁轨荡平百济

却说褚遂良被谪爱州，自恐罹谗被祸，无术生全，因上表自陈道：

> 往者濮王即魏王泰，见二十四回。承乾交争之际，臣不顾死亡，归心陛下，是时岑文本刘洎，奏称承乾恶迹已彰，身在别所，其于东宫不可少时虚旷，请且遣濮王往居东宫，臣又抗言固争，皆陛下所见。卒与无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先帝大渐，独臣与无忌同受遗诏，陛下在草土之辰，不胜哀痛，臣与无忌区处众事，咸无废阙，数日之间，内外宁谧，力小任重，动罹愆过，蝼蚁余齿，乞殿下哀怜，谨此表闻！

这道奏章，明明是自述前功，怕死乞怜的意思。前勇后怯，太无丈夫气，然自己怕死，如何谮杀刘洎。但此时的高宗，已被武氏制伏，任他口吐莲花，也是无益，因此留中不报。遂良忧郁成疾，旋即去世。可为刘洎泄冤。武氏闻遂良病终，尚因他不及加诛，隐留遗憾，遂擢许敬宗为中书令，教他速行罗织，构陷长孙无忌等人。敬宗多方伺隙，苦不得间，会洛阳人李奉节，上告太子洗马韦季方，及监察御史李巢，朋比为奸，应加重谴等语，有诏令敬宗讯问。敬宗刑驱势迫，硬要季方扳连无忌。季方愤不欲生，自刺不殊，奄然待毙。敬宗遂诬奏季方勾通无忌，意欲谋叛，今因事泄，所以情急求死。高宗愕然道："哪有此事？舅为小人构隙，稍生疑沮，或尚未免，怎至谋反呢？"敬宗道："臣反复推究，叛迹已彰，陛下尚以为疑，恐非国家幸福。"高宗不觉泪下道："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异图，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今元舅又有此事，如果属实，如何处置？"敬宗又道："遗爱乳臭小儿，与一女子谋反，怎能成事？无忌与先帝同取天下，天下共服彼智；身为宰相三十年，天下共惮彼威。若一旦窃发，攘袂一呼，同恶云集，陛下将遣何人抵制呢？今幸皇天疾恶，宗庙有灵，为了区区小案，得发大奸，尚可先事防患哩！"高宗徐徐道："且待审讯确实，再行定夺。"敬宗乃退。

是夕并未复讯。到了次日入朝，即妄奏道："昨夜已讯过季方，供与无忌谋反是实，臣却加诘道：'无忌是皇室至亲，累朝宠任，为何嫌而谋反？'季方答言：'无忌曾劝立梁王为太子，韩瑗褚遂良等，一并与议，今韩褚等俱已得罪，梁王又复见废，无忌内不自安，所以与季方谋反。'事出有因，并未诬扳，请陛下收捕正法，幸勿迟疑。"高宗又泣道："舅若果有此意，朕亦不忍加诛。"敬宗又道："薄昭系汉文帝母舅，文帝从代邸入立，昭亦有功。后来止坐杀人罪，文帝遣百官往哭，令他自裁，后世仍称文帝为贤主。今无忌负国大恩，谋移社稷，罪加薄昭数倍，幸亏奸状自发，逆徒引服，陛下尚有何疑，不早处决？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臣恐陛下迁延时日，将来变生肘腋，悔无及了。"谗人罔极，欺庸主足矣。高宗不觉点首，也不再问无忌，竟下诏夺无忌官封，出为扬州都督，安置黔州。韦季方处斩。敬宗又奏言："无忌谋逆，由褚遂良、韩瑗、柳奭等构成，于志宁亦与同党，乞一并加罪。"于是追褫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宁官。看官道志宁如何连坐？原来前时易后，志宁虽未谏阻，亦未赞成，因此亦为武氏所恨，嘱敬宗一同陷害。中立派本最取巧，不意亦遭诬陷。

既而又穷究罪案，命御史追捕韩瑗、柳奭，械送京师。且诏李勣、许敬宗等，复按无忌反谋.敬宗遣中书舍人袁公瑜，飞诣黔州，逼令无忌自缢，自己捏造供状，还奏高宗。供状中牵连多人，

引得高宗不能不怒，把无忌兄弟子侄，无论亲疏，一并处死。适应吴王恪言。只无忌长子冲，尚太宗女长乐公主，太宗第五女。总算加恩免死，谪戍岭表。流遂良子彦甫、彦冲至爱州，途次被杀。再敕将柳奭韩瑗二人，所至斩决。瑗已身死，发棺验尸。柳奭已累谪至象州，由朝使宣旨受刑。所有三家财产，一并籍没，就是远宗近戚，俱充发岭南，降为奴婢。连高士廉子高履行，本任益州刺史，亦指他党同无忌，贬为永州刺史。于志宁亦座贬为荥州刺史，所有武氏平日未见趋承的人物，一网打尽。此外老成宿望，曾列名凌烟阁上，只有李勣一人，阿附武氏，任官如旧，他如尉迟敬德、程知节等，还亏先后殂谢，不入漩涡。唐室元气已经凋亡，于孙安得不沦胥以尽耶？梁王忠不能无嫌，坐徙房州刺史。忠栗栗危惧，常恐被人暗算，甚至著妇人衣服，防备刺客；夜间梦寐不安，屡次浼人占梦，自卜吉凶。许敬宗等捕风捉影，又诬言忠有逆谋，再加武氏在旁撺掇，也把他废为庶人。徙置黔州，锢禁承乾废居时旧宅。可见祖宗贻谋不善，以致后人借口。

后来武氏常梦见故后及萧妃，虑它为祟，密令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为魇禳事。宦官王伏胜，报知高宗，高宗正因武氏专恣，心下不平，遂召侍郎上官仪，暗地与商。仪言皇后骄横，天下共怨，应废黜以安中外。高宗即令仪草就制敕。仪甫退出，武氏已匆匆趋至，见了草诏，竟与高宗不肯干休。高宗闻着狮吼，几乎魂悸魄丧，忙把废后意见，统推到上官仪身上。怕妻至此，煞是可叹！仪与伏胜，俱曾服事废太子忠，武氏与高宗斗了一回嘴，便出嘱许敬宗上一奏章，诬言仪与伏胜，串通废太子，隐谋为逆。高宗此时已无主意，但恐得罪武氏，不管什么父子恩情，一道旨意，将忠赐死。仪及宦官伏胜，还有甚生望？随即下狱论斩。可怜仪子庭芝，也随父处死，又复株连了好几十人。嗣是军国大权，全归武氏掌握，高宗视朝，阿武在后垂帘，生杀予夺，任所欲为，一班蝇营狗苟的朝臣，无论言语文字，统称她为二圣，这真叫作阴阳反背，太阿倒持了。此段文字，系是麟德元年时事，但因相隔不远，故连类并书，以便阅者。

且说苏定方自讨平西突厥后，复于显庆四年，出征思结。思结系铁勒别部，曾由唐改号蹛林州。见二十一回。酋长都曼，叛服无常，当遣定方为安抚大使，兼程前进，掩击都曼营帐。都曼败遁，追至马保城，四面围攻。都曼计穷出降，由定方缚献殿廷，得贷死罪。不略思结战事，所以表定方擒渠之功。越年三月，新罗王金春秋上表乞援，春秋系女主真德弟，真德于永徽五年病殂，唐廷册封春秋为新罗主。应二十二回。惟高丽百济，与新罗仍不相和，常联兵攻新罗境，夺去三十三城。新罗王春秋，曾上表求救，高宗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及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往讨高丽，屡有斩获。高丽兵败退，唐兵亦还。惟百济未尝受创，伺着唐兵西归，复进扰新罗。新罗复遣使求援，乃再命苏定方为神邱道行军大总管，与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率兵十万人，水陆齐进。且授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令简新罗锐卒，会同苏定方大军，同讨百济。定方自成山渡海，至熊津江口，正值百济兵前来防堵，便不待整列，即掩击过去，杀死百济兵数千人，有一半拚命遁还，唐军从后追蹑。将至百济国都，百济王义慈即扶余璋子。倾国出战，被唐军一阵捣入，杀得天昏地暗，红日无光。百济兵纷纷溃散，义慈也只好逃回。不意外城甫入，唐军已追踪而至，连城门都不及关闭，由唐军骤马进去。还亏太子隆及次子泰，自内城领兵出救，才得将义慈保入内城，阖门拒守。定方督军攻扑，义慈大惧，与太子隆缒城夜走，遁匿北境，留次子泰守城，泰竟自立为王。隆子名文，尚留城中，私语左右道："王与太子皆在，叔父竟拥兵自王，就使能却唐兵，我父子也不能自存了。"遂率左右逾城出降，人民亦陆续缒出，多来投顺唐军。定方乘胜猛攻，督将士登城立帜，泰窘迫无计，没奈何开城听命。义慈及隆闻国都失守，又思他遁，适唐军前来搜捕，无路可奔，也只好面缚乞降。百济旧有五部，分统三十七郡二百城，至是悉数归唐。改置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都督府，选擢原有酋长为都督刺史，惟都城为全国总枢，特留郎将刘仁愿居守。熊津地居险要，亦特派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作为都督，抚治百济遗众。定方遂押住义慈

父子，还献唐廷。定方至是，已三擒外国酋长矣。有诏赦罪不诛。再迁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程名振为镂方道总管，分道往击高丽。还有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亦受命为浿江道行军大总管，接应定方。青州刺史刘仁轨督运东征军粮饷，航海东行，不料遇着飓风，粮船多覆，因致得罪褫职，白衣从军。

先是百济王义慈，与日本通好，倚为外援，当遣子扶余丰，往质日本。及百济亡国，遗将僧道琛及福信，收集余众，据住周留城，迎立故王子丰为王，出图恢复，围住旧都。刘仁愿兵少力单，勉强守御，又因熊津都督王文度，莅任即殁，更觉没人援助，不得已飞章告急。唐廷亟起用刘仁轨，命为检校带方州刺史，节制王文度旧众，便道发新罗兵，往救仁愿。仁轨慨然勇往，且在州司中请得唐历及庙讳，随带军前，并语麾下道："我此去将荡平东夷，颁行大唐正朔，众位须协力助我，不患不建功立业哩。"前时粮覆致罪，也未免枉屈，此公原是大有为者。遂申定军律，格外严明，沿途转斗直前，无战不克。福信分军堵熊津江口，竖立两栅，很是坚固，仁轨与新罗兵纵击，把两栅一并毁去，敌众或被杀，或遭溺，不计其数。道琛闻福信败退，也将都城撤围，退保任存城，新罗兵粮尽引还，仁轨与仁愿合军，休息士卒，暂且按兵不动，道琛遂自称领军将军，福信也自称霜岑将军，两人势不相下，自行攻击。道琛为福信所杀，福信遂专掌兵事，抵制唐军。仁愿仁轨，因百济都城，全恃熊津口为保障，熊津一失，国都万不可守，乃均移驻熊津城。唐廷亦令仁愿为熊津都督，饬俟高丽得胜，再行进兵。一面召回刘伯英、程名振，改遣任雅相为浿江道行军总管，转调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征集三十五军，及番部各兵，速攻高丽。

高宗改元龙朔，欲亲自出征，为武氏谏阻而止，但诏促各路进军。苏定方先进浿江，连战皆捷，遂进围平壤城。高丽莫离支盖苏文，遣子男生率兵数万，守鸭绿江，堵住任雅相一军，雅相不敢前进。可巧契苾何力到来，主张进行，适值天寒冰冱，何力引众乘冰，鼓噪而济。高丽兵措手不及，立即溃走，被何力追奔逐北，斩首至三万级。男生策马急驰，还算保全性命。何力再欲进政，不料任雅相病殁军中，只好暂时逗留，候旨裁夺。高宗以雅相新亡，行军不利，亦诏何力班师。苏定方久围平壤，屡攻不下，反阵亡沃沮道总管庞孝泰。并因年暮残雪，兵士疲乏，亦解围西归。新罗王金春秋，又复病殂，子法敏嗣，势不能援助唐军。高宗乃颁敕二刘，大旨说是："平壤军还，熊津势孤，一城不能自固，不如移就新罗。若金法敏留卿镇守，可暂停彼处，否则泛海归来便了。"仁愿不觉踌躇，仁轨独奋然道："大臣为国家计，有死无二，怎得贪生避害？试想主上欲灭高丽，所以先讨百济，留兵守堵，制他心腹，诚使厉兵秣马，击他无备，理无不克，得捷以后，士卒心安，然后分兵据险，开展势力，飞表上闻，再求益兵，朝廷知我有成，必更遣将出师，声援既厚，凶丑自歼，非但不弃前功，且足永清海表。今平壤既已退师，熊津又复弃去，眼见百济余众，不日鸱张，高丽逋寇，无时可灭，数年血战，徒劳无益，况且熊津孤城，居敌中央，我若动足，适为敌乘，就使得至新罗，亦不过作一寓客，万一有变，仍恐难免，虽悔亦无及了。愚料福信凶悖，君臣相猜，将来必行屠戮，我军正应坚守观变，乘衅而动，不患不胜。古人有言，'将在外，君命不受。'还请总管详察！"理直气壮。仁愿道："刺史说得甚是。"众将也均赞成，遂严申守备，待机乃发。

忽由百济王丰，遣人来前，由仁愿召入，问明来意。来使道："大使等何时西还？我主当派兵护送。"仁愿尚未及答。仁轨即从旁答言道："我军归期在迩，难得尔主好意，尔可为我归谢，不劳护送！"来使应声自去。仁轨道："狡虏欺我太甚，目下虏使方归，我正可衔枚疾进，攻他不备了。"仁愿大喜，当即督兵袭支罗城，一战即下，进拔岘城大山沙井等栅，杀获甚众。福信闻警，才遣兵添守岘城，仁轨佯令缓攻，夜令军士督草填濠，霎时间草与城齐，各将士攀草而上，一齐登城。守卒闻知，已经不及抵御，只得开城遁走。仁轨方安安稳稳的据了岘城，得与新罗通接粮道，有恃无恐。仁愿遂奏请添兵，有诏发淄

青莱海兵七千人，速赴熊津。再遣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统军继进。百济王丰，正与福信争权，率亲卒击杀福信，骤闻唐军大至，急遣使向日本乞师。日本齐明天皇，名天丰。亲赴筑紫，调兵救百济，途次遇病，至筑紫即殁。皇太子天智，奉丧听政，遣部将阿昙比逻夫阿部比逻夫等，帅舟师百艘，援百济王，更派兵三万人继进，作为后应。

是时孙仁师已至熊津，与二刘合军，声势甚盛。诸将欲出攻加林城，仁轨道："加林当水陆要冲，地形险固，我若急攻，反伤士卒，缓攻必旷日持久，亦致老师。不若直捣周留城，周留城为狡虏巢穴，群凶所聚，除恶务本，正在此举，周留得拔，余城不战自下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于是分道进兵，仁师、仁愿，邀同新罗王金法敏，从陆路进，仁轨与别将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入白江，拟与陆师相会。甫至白江口，那百济王丰，与日本兵驾船前来，帆樯相望。仁轨用火攻计，乘风纵火，猛烧敌船，顿时烟焰熏天，海水尽赤。日本将阿昙、比逻夫等，还想冒火来战，怎禁得祝融肆威，封姨助虐，徒落得焦头烂额，一步儿不能上前。岸上战鼓声喧，唐将仁师、仁愿等，又复驱军杀到，那时还有何心恋战，慌忙转柁遁去。中国有史以来，日本兵为我军所败，惟此一仗，最为吃亏。百济王丰，亦脱身奔高丽。唐军遂进薄周留城，扶余丰子忠胜、忠志等，率众出降，百济又亡。惟百济将迟受信据守任存城，未肯归命，仁轨令百济降将常之，及沙吒相如为前驱，自率兵后随，奋勇进攻。迟受信料不能守，也挈妻子奔高丽去了。

捷书报达唐廷，高宗召仁师、仁愿还朝，留仁轨镇守百济。仁轨籍户口，瘗骸骨，辑村聚，置官长，通道途，立桥梁，补堤堰，修陂塘，课耕桑，赈贫乏，赡孤老，立唐社稷，颁正朔及庙讳，百济大悦，阖境又安。及刘仁愿到京，高宗亲加慰劳，仁愿道："这统是刘仁轨的功绩，非臣所能及哩。"仁愿推贤让功，亦有足取。高宗乃加仁轨六阶，正任带方州刺史，且替他筑第都中，安顿妻孥，厚给赏赐。小子有诗赞仁轨道：

有勇还须仗有谋，东夷余焰一时休。
若非良将纾筹策，安得功名盖远州？

百济已平，正欲进图高丽，偏铁勒部又复叛唐，屡来寇边，乃遣将往讨铁勒，暂将高丽搁下。欲知铁勒部战事，且待下回表明。

长孙无忌，高宗之母舅也，而构陷之者，始自武氏，成于许敬宗。武氏之欲杀无忌也，因无忌谏阻易后，致有此嫌。敬宗与无忌何雠，与褚遂良、韩瑗等又何怨？其所以必加陷害者，无非受武氏之嘱托耳。夫唐廷以上，臣僚甚众，宁必为武氏爪牙，方得居官食禄。况无忌等未尝有罪，而乃任意扳诬，恶同蛇蝎。吾不意忠良之后，而竟生此奸贼也。故武氏之恶固大矣，而敬宗之恶为尤大，揭而出之，恶其何自遁乎？高宗时之良将，苏定方外，应推刘仁轨，高丽未捷而还师，百济复燃而未靖，微仁轨之临机决胜，则刘仁愿必且还军，即幸不为敌所乘，而新罗介居两国间，又遭大丧以后，其能免为蚕食乎？故仁愿之从谏如流，虽有足称，而平定百济，虽出仁轨之功，表而出之，功其庶不没乎？本回隐具此旨，且为标明巨目，嫉恶表功，书法固不苟也。

第二十七回
发三箭薛礼定天山　统六师李勣灭高丽

却说铁勒诸部归唐后，相安无事，约有数年，至龙朔纪元，回纥部酋比粟，始纠合仆骨、同罗两部众，前来犯边。高宗命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及燕然都护刘审礼为副，鸿胪卿萧嗣业，为仙萼道行军总管，右屯卫将军孙仁师为副，各率兵万人，往讨回纥。回纥遂号召铁勒九姓，药罗葛，胡咄葛，啒罗勿，貊歌息纥，阿勿嘀，葛萨斛温，索药勿葛，溪野勿。合众十数万，拒击唐军。薛仁贵带着数十骑，当先开路，正与番众相遇。番众见他兵少，也挑选健骑数十人，前来挑战。仁贵大呼道："来骑慢来！看本将军的箭法。"道言未绝，那仁贵早拈弓在手，搭上一箭，飕的射去，正中来骑第一人，撞倒马下，呜呼毕命。仁贵又呼道："来骑防着！看本将军的第二箭！"来骑因前驱已死，正在着忙，不料第二箭又至，复将第二骑射死。仁贵复道："看本将军的第三箭！"这语才出，敌骑格外小心，圆着眼瞧那放箭，只恐被他射着。偏仁贵虚把弓弦一扯，箭尚在手，已把敌骑吓得心惊，左闪右避。仁贵笑着道："似你等没用人物，来经什么战阵？本将军箭尚未发，不必这般慌忙。我要拣你一个多须的人，赏给一箭。"敌骑中巧有一个胡子，听了此言，回马就跑，不意箭已射至，从背项穿出前面，连痛声都呼不出，便坠马而亡。三箭射毕，唐军陆续大至，敌骑俱欲返奔，仁贵复大呼道："你等如欲免死，快快降顺！否则我军将一概放箭，看你能活得一个否？"敌骑料是难逃，只好一齐下马，匍伏请降。仁贵乘势进击，收降了二万人，余众都从碛北逸去。仁贵恐降众难恃，佯令随军越山，到了山巅，传了一个军令，把降众一齐驱下堑谷。看官！你想天山两旁，统是峭壁危岩，一经坠下，统是粉骨碎身，还有什么生理？仁贵太属残忍。及唐军越过碛北，追及败众，又是一番蹂躏，擒得叶护兄弟三人，方收军回营。军士编成两语，作为凯歌道："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少时阅《征东传》曾有三箭定天山一回，说是征辽时事，天山在西，乌得在东，岂亦如樊梨花之有移山法乎？可发一笑！铁勒九姓，经此大挫，哪里还敢再来。只思结多滥葛等部众，留堵天山附近，闻九姓皆败，唐军乘势深入，自知不能堵御，乐得见机迎降。不料郑仁泰悍然不纳，反纵兵击掠两部子女，赏赐军士。两部番众，相率遁去，别将杨志追击，反为所败，有侦骑禀报仁泰，谓番部辎重人畜，尚在近地，可以掩取。仁泰遂选轻骑万四千名，倍道前驱，经过大漠，至仙萼河，不见一虏，粮尽乃还。会连天风雪，士卒饥冻，杀马为食，马尽食人。及入塞，余兵仅八百人，司宪大夫杨德裔劾奏："仁泰不纳降众，任情劫掠，遂致虏众散匿，将士丧亡，应付司法推鞫。又因仁贵掠取番女为妾，多纳赇遗，亦应加罪"云云。高宗格外开恩，但令他将功赎罪，悉置不问，另遣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铁勒道安抚使，安辑余众。何力只选精骑五百名，驰入铁勒九姓中，番众大惊。何力与语道："国家知汝等皆系胁从，特令我宣诏赦罪，汝等但教捕住罪魁，交给了我，我概不复问了。"九姓部众，乃执住叶护及设特勒等二百余人，叶护注见前，设特勒亦番官名。缴与何力。何力责他叛逆，均令正法，余不再究，九姓乃定。越年，再令郑仁泰讨平铁勒余众，乃移燕然都护府至回纥，更名瀚海都护。燕然都护见二十一回。旧设在郁督军山南麓，至此始移至回纥。徙瀚海都护至云中古城，改名云中都护，以碛为境。碛北属瀚海，碛南属云中。继复改称瀚海都护为安北都护府，这且不必絮叙。

且说兴昔亡可汗阿史那弥射，与继往绝可汗阿史那步真，分治西突厥，本来是划境自守，彼此相安。既而忽生嫌隙，积不能容。阿史那步真竟至飓海道总管苏海政处进谗，谓弥射有谋反意。海政惊愕，召集军吏与商道："我军留此，不过数千人，若弥射果反，来攻我军，我辈将无噍类，不如先发制人为妙。"乃矫诏发帛万匹，召弥射与各部酋长，前来受赐。弥射不知是计，竟率酋长来会海政，海政设伏待着，诱他入营，即令伏兵掩捕，悉数擒住，尽行杀死。弥射属部鼠尼、施拔、塞干等，叛走西南，由海政邀同步真，率众追讨，方得平服，军还至疏勒，弓月部又引吐蕃兵，来攻唐军。海政恐师劳力竭，不堪再战，没奈何纳赂吐蕃，约和而还。嗣是西突厥各部落，均因弥射无过被诛，阴怀怨贰。可巧步真复死，十姓无主，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两人，诱致余众，归附吐蕃。

吐蕃自与唐和亲后，朝贡不绝，高宗即位，赞普弄赞病亡，应二十二回。因嫡子早死，立幼孙为赞普，以国相禄东赞摄政。禄东赞招兵养马，寖至盛强，又复得十姓归附，声势益炽，遂欲并吞吐谷浑。适吐谷浑大臣素和贵，得罪奔吐蕃，且言吐谷浑虚实，禄东赞即率兵往攻，吐谷浑可汗诺曷钵，拒战失利，乃挈弘化公主走依凉州。应十六回。唐左武卫将军郑仁泰，正调任凉州都督。因迎纳诺曷钵，替他奏闻，诏命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节度诸军，分屯凉鄯二州，防御吐蕃。一面遣苏定方为安集大使，统军作吐谷浑声援，且调停两国战事。吐蕃禄东赞，出驻青海，遣论仲琮仲琮为名，论系吐蕃相臣之称。入朝，面陈吐谷浑罪状，且请与吐谷浑和亲，高宗不许，命左卫郎将刘文祥，偕仲琮至吐蕃，传诏诘责。吐蕃再遣使伴文祥还国，仍请与吐谷浑修和，惟求赤水地牧马。高宗仍然不从，却还来使。于是吐蕃不服，倔强如故。唐世吐蕃之祸始此。唐廷拟招抚西突厥，令与吐蕃绝好，乃授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将军，兼匐延都督，以示羁縻。诏尚未至，阿史那都支已派兵寇庭州。刺史来济正调任是缺，遂顾语左右道："我久已当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现在强寇凭陵，我惟一死报国便了。"遂不服甲胄，只带领数十骑，赴敌尽忠，事闻于朝，高宗虽也怜念，但因济为武氏所嫉，不敢加旌，但许他灵柩还乡，所有封授都支诏命，亦未尝追还。都支接着诏敕，阳为受命，暗中仍与吐蕃连和，慢慢儿的侵边罢了。为后文伏笔。

高宗于龙朔四年正月，再改号为麟德元年，敕众臣制定封禅礼仪，是时李义府恃势卖官，怨声载道。且与许敬宗纂定新礼，改订官名，并参修国史及氏族志，无非党同伐异，揽权营私，甚至子婿女夫，亦横行不法。高宗常有所闻，面加儆戒。义府却勃然变色道："谁告陛下？"高宗道："何待问朕？"义府也不谢罪，昂头自去。高宗因是不悦，会义府与术士杜元纪，微服出城，候望气色，又有人密白高宗，高宗防有异图，即诏李勣按讯，审出许多罪状，乃将他革职除名，流戍㯗州，朝野称庆。高宗能逐义府，岂不能抑制阿武？可见武氏专横，全是为色所迷。惟许敬宗仍然怙宠，势焰熏天，所有封禅礼仪，多经敬宗手定。又令李淳风作麟德历，虽为推步精详起见，也无非除旧布新，扬扢承平的意思。

麟德二年，由武氏表称封禅，请率内外命府奠献，自己想出风头。高宗自然依从，即令敬宗订定奠献仪制。皇上初献，皇后亚献，越国太纪燕氏为终献。燕氏系太宗妃，即越王贞母。废槁秸陶匏，用茵褥罍爵。文舞用功成庆善乐，武舞用神功破阵乐。仪制已定，遂下诏东禅，定洛阳宫为东都，先偕太妃皇后等赴洛阳，再休息了数天，方由东都启跸，所有卤薄仪卫，延长至数百里。自十月出行，直至十二月间，方到泰山。车驾过寿张县，闻张公艺九世同居，累朝都有旌表，因也屈尊过访，公艺当然恭迎。高宗问他累世同居的缘由，公艺即书百"忍"字以进。高宗一再称善，赐以缣帛百端，不没公艺。治家宜忍，治国不专在忍，王船山曾加论辩，可为当世定评。乃进抵社首山下，为泰山山脉之一峰。驻驾过年。到了元旦这一日，遂在泰山南麓，恭祀昊天上帝。次日祭泰山，又次日禅社首，祭皇地祇。每一祭献，由高宗初献毕，执事等尽行趋下，然后令宦官执帷，拥护武氏登坛亚献。帷帟纯用锦绣制成，端的是辉煌灿烂，冠冕堂皇。可惜拥着一个淫妇。至太妃终献，又换过一种帷帟，

便没有武氏登坛的威风。各处祭毕，悉将祭文封入玉牒，藏诸石磩，音感，石篋也。于是大赦天下，改元乾封。又要改元，真是无谓。文武官各晋爵加阶，赐民酺七日，返经曲阜，谒孔子家祠，祀用少牢，赠官太师。孔圣有灵，亦不愿加封太师名号。再至亳州，谒老君庙，即老子。尊老君为太上元元皇帝。老子恐亦不愿受此名称。好容易到了初夏，方还京师。

适值高丽遣使献诚，入都请师。高宗正因东封竣事，拟耀威东方，平服高丽，凑巧有外使到来，正是机不可失，怎得不遣将兴师？看官阅过上文，高丽本与唐为敌，如何反来乞师呢？原来乾封元年，高丽泉盖、苏文已死，长子男生代为莫离支，自出巡城，留弟男建、男产居守。男建自为莫离支，发兵拒兄，男生无家可归，走保别城，因遣子献诚诣阙求救。高宗即命契苾何力为安抚使，左金武卫将军庞同善。营州都督高侃，同为行军总管，东征高丽，即命献诚为向导，授官右武卫将军，庞同善偕献诚先行，入高丽境，遇着防兵，一鼓击走。男生遂率众来会，诏授男主为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封玄菟郡公。又命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带领左武卫将军薛仁贵等，水陆并进，援应何力、同善等军。且敕何力、同善等，悉受李勣节制。勣渡过辽水，道出新城。召语诸将道："新城为高丽西鄙，不先攻下，余城未易图了。"乃督军占据西南山，俯瞰城中，环矢迭射。城中恟惧，遂缚城主出降。李勣使契苾何力入守，庞同善、高侃为犄角，留薛仁贵往来游弋，策应各军，自率大兵进击，连拔一十六城。男建果然潜兵西出，来袭高侃营寨，被薛仁贵中途邀击，大败遁归。侃遂进军金山，金山地据要害，戍卒如林，见侃军到来，奋力出斗，侃与战不支，逐步退还。高丽兵哪里肯舍，相率赶来，可巧碰着了薛仁贵，横冲而入，把高丽兵截作两段。侃亦麾军返攻，两下合击，杀死高丽兵五万余人，乘胜逐北，捣破南苏木底苍岩三城，声威大振。仁贵尚不肯罢手，竟自引部下三千骑，进攻扶余城，诸将虑他兵少，劝令休进。仁贵笑道："兵不在多，但看使用合宜，虽少何害？"随即毅然前往，直抵扶余城下。守兵出城接仗，怎禁得仁贵一支大戟，前挑后拨，纷纷落马。仁贵部下，又都是百战雄兵，无人可敌，眼见得守兵败衄，弃城而逃，一座好城池，又被仁贵据住了。极写薛仁贵。扶余附近四十余城，均惮仁贵威名，望风清降。

李勣闻扶余城得下，很是喜慰，即遣侍御史贾言忠，还报高宗。高宗问及军事，言忠答道："高丽必平。"高宗道："卿从何处看来？"言忠道："昔隋炀帝东征，因人心离怨，所以不克，及先帝东征，因高丽无衅可乘，所以不克。俗语有云：'军无媒，中道回。'今男生兄弟，自相斗阋，男生倾心内附，为我向导，彼国虚实，我已尽知，将帅成谋，士卒成谋，士卒效力，哪有不克之理？且闻高丽秘记，曾有谶语，谓不及九百年，当有八十大将，倾灭高丽。高氏自汉立国，至今已九百年，李勣年已八十，正应彼谶，更兼高丽建年饥馑，妖异迭兴，人心惊惶得很，还有甚么不亡哩？"高宗又问辽东诸将，何人最贤？言忠道："薛仁贵勇冠三军。庞同善虽不善斗，持军却也严整。高侃勤俭自处，忠果有谋。契苾何力沈毅能断，性少忌刻，却不失为统御才。这数人统是当代良将，若讲到夙夜小心，忘身忧国，总要推大总管李勣哩。"言忠评论诸将，尤属有识，惟推重李勣。说他忘身忧国，未免阿私所好。高宗怡然道："卿可谓观人有识了。"当下仍遣令东行，慰问将士。及言忠至军，李勣已亲至扶余城，援应薛仁贵，杀退男建部众。进拔大行城，复会合诸军，攻破鸭绿水坚垒，直捣平壤城了。

言忠奉诏慰谕，士气益奋，契苾何力引军先至平壤城下，勣军继进，围攻至月余，高丽王高藏，势穷力蹙，乃遣泉男产率首领九十八人，持着白幡，出降军前。惟男建尚闭门拒守，且屡遣兵夜袭唐营，均被唐军击退。男建尝以军事委僧信诚，信诚输款唐营，愿为内应。越五日，开城纳唐军。勣即纵兵登城，鼓噪而入。男建方欲自刎，正值唐军齐进，七手八脚，将他捆住。又把百济故主扶余丰，也一并拿下，余众悉降。当由勣传檄高丽全境，令他归顺，所有高丽五大部，凡百七十六城，余已由唐军攻克外，没一处敢行抗命。高丽遂平。

勣乃振旅还朝，途次接到诏敕，将高藏等先

献昭陵，次献太庙，待一一遵行后，然后奏请受俘。高宗亲御含光殿，传见高藏以下诸人，高藏等匍匐殿阶，由高宗面颁诏敕，赦高藏泉、男生等罪，各授官爵。惟泉男建扶余丰两人，罪大难宥，一流黔州，一流岭南。分高丽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特就平壤设安东都护府，统辖高丽，即令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总兵二万人镇抚。惟扶余丰子扶余隆，早已出降，有诏令为熊津都尉，招辑余众，且替他颁敕新罗，劝释前嫌，互修新好。新罗王金法敏，不敢不从，遂与隆同盟熊津城。刘仁轨代作盟词，俾敦睦谊，然后带着守兵，航海西还。高宗亲祀南郊，告平高丽，进封李勣为太子太师，令他襄祀，充亚献官。

是年又改元总章，且欲亲幸凉州。大理少卿来法敏，上言陇右凋敝，不宜巡幸，乃不果行。总章二年冬季，李勣寝疾，弟弼由晋州刺史任内，奉旨召还，命为司卫卿，使视兄疾。勣见弼少觉心喜，便道："我疾稍愈，可置酒同宴。"于是设席奏乐，兄弟会食，子孙侍列，欢饮将毕，勣语弼道："我见房杜二人，平生勤苦，撑立门户，后因诸子不肖，荡覆无余。房遗爱事见前，杜子名荷，曾尚太守第十六女城阳公主，因坐承乾事，被诛，兄构亦贬死岭表。我有子孙数人，今悉托汝，汝应为我慎察，如有言行乖异，妄交非类，请先行挞杀，然后上闻，勿令他人笑我似房杜一般。我死后殓用常衣，外加朝服。倘死后有知，可著此服往朝先帝，慎勿过侈。众妾愿留居养子，不妨听他，否则任令他去。如不从我言，我虽死恐将戮尸哩，"虑患虽深，奈天不从汝何？言已不禁泪下，弼唯唯受教。嗣是病日加剧，高宗及皇太子赐药，每至即服。家人欲呼医审视，勣慨然道："我本山东农夫，从龙佐命，位至三公，年逾八十，还有甚么不知足哩？生死由天，非关医药，不过上承恩贶，不敢不服，外此原不必就医了。"未几遂死。勣素友爱，常遇姊病，亲为煮粥，风回爇须，姊顾语道："仆妾颇多，何太自苦？"勣答道："姊弟年皆垂老，虽欲常为姊煮粥，恐也不得几次了。"一长必录。又尝自言："十二三岁时，即作无赖贼，逢人即杀，十四五岁，为难当贼，择人后杀，十七八岁为佳贼，临阵乃杀人，二十岁为大将，用兵救人死。"每出战必先定谋，战胜必归功将士，所得金帛，一律分散，所以人皆死战。高宗闻勣死耗，泣语众臣道："勣奉上忠，事亲孝，历仕三朝，未尝有过，可称作社稷臣。且朕闻他操行廉谨，不治产业，今已身殁，恐无赢资，须厚加赙恤，乃可酬忠。"遂令有司多贻金帛，追赠勣为太尉，谥曰贞武。子震嗣爵，终桂州刺史。震子敬业、敬猷，具见后文，小子有诗咏李勣道：

> 攀龙附凤列三台，百战功成柱石才，
> 可惜生平差一着，依违阿武祸成胎。

李勣死后，又改元咸亨。西陲又有变乱情形，待至下回续叙。

薛仁贵，将材也；李勣，将将材也。仁贵三箭定天山，遂以成名，实则勇敢二字，足以尽之。及从征高丽，破男生，救高侃，进拔扶余城，以少胜多，有战必克，贾言忠所谓勇冠三军，良非虚语。但亦由李勣之为统帅，知人善任，始则留为巡徼，继则任其进攻，终则自行应援，不掣肘，不惎能，然后仁贵得以建立巨功，扬名千古，乃知李勣固一将材也。否则如郑仁泰之为大总管，出征铁勒，虽有仁贵之迅定天山，而其后卒丧功而还，同遭弹劾，统帅非人，将勇亦不足恃耳。惟勣营私畏祸，导高宗之易后，卒致唐宗几歼，家族亦诛夷殆尽，临终之嘱，果奚益哉？史以不通学术讥之，有以夫！

第二十八回
伐西羌连番败绩　易东宫两次蒙冤

却说吐番国相禄东赞，悉心秉政，驯至盛强。禄东赞死，有子四人，长名钦陵，材智不亚乃父，续掌国事。钦陵弟赞婆悉多于勃论，亦均有武略，出外典兵，因与唐室有嫌，遂连陷西域十八州，又合于阗兵袭击龟兹，陷入拨换城。这消息传入唐都，有诏撤销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令右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及左卫将军郭待封为副，往讨吐番。仁贵等奉命西行，军至大非川，将趋乌海，仁贵语道真待封道："乌海险远，且多瘴疠，我军如若深入，实是一条死路，但既奉命来前，怎可贪生怕死？不过死中亦应求生，急进当可图功，缓进必且致败。今大非岭地尚平坦，可置二栅，藏纳辎重，留万人为守。我率轻骑前往，倍道兼行，掩他不备，定可破敌了。"待封自愿留守，仁贵又嘱道："我若已到乌海，当遣骑兵来运辎重，请君保护同来，否则慎勿妄动。"待封应声允诺，仁贵遂率所部前行，令道真为后继，兼程疾进，甫至河口，遇吐蕃兵数万人，据险守着。当由仁贵自作冲锋，仗着一杆大戟，刺入敌垒，敌皆披靡。唐军一并拥上，杀掠甚多，夺得牛羊万余头，鼓行而西，直薄乌海城，乃派弁目带领千骑，往大非川接运辎重。哪知留守大非岭的郭待封，早已将辎重若干，送与敌人了。

看官道是何因？原来郭待封常为鄯城镇守，与仁贵名位相同，至是耻居下列，不愿受仁贵节度，竟领辎重徐进。行军岂可儿戏，待封实是可杀。到了半途，吐蕃发兵二十万，前来邀击，待封趋避不及，只好接战，一场角斗，被吐蕃兵杀得大败，慌忙逃命，把辎重数百车，尽行失去。仁贵尚在乌海城下，眼巴巴的望着待封，偏只来了道真一军，并不见待封到来，嗣由骑兵返报，待封已将辎重失去，不禁大惊道："辎重一失，我等怎能久留？只好飞速回军罢。"当下立命退军，从间道趋回大非川。待封亦正带着败兵，在大非岭驻扎。两军甫行会晤，不意胡哨四起，虏马长驱，吐蕃国相钦陵，带着大军四十万，鼓勇而来。仁贵正要布阵，与他接仗，偏待封部下，已先溃遁，待封亦策马奔去，一军失律，余军亦相顾错愕，咸无斗志。那钦陵麾下，又都是久经训练的劲旅，恁你薛仁贵如何能耐，究竟一枝铁戟，敌不住四十万蕃兵。两下交绥，唐军逃的逃，死的死，仁贵知不可敌，忙与道真杀开一条血路，且战且行。待至红日衔山，钦陵收军不追，方得休息，检点残兵，十成中已伤亡七八成了。深惜薛仁贵，故虽经大败，笔下尚有含蓄意。仁贵叹道："今岁次庚午，即咸亨元年。星在降娄，不应有事西方。邓艾死蜀，亦蹈此失，我原恐有此败哩。"乃与道真熟商，只好遣使约和。钦陵也不欲穷逼，但复称唐军不入吐谷浑，便当允议。仁贵没法，乃权词应允，自率败军东归。高宗闻报，命大司宪乐彦玮，到军中按问败状，逮捕三人至京师，一并除名，免为庶人。待封不诛，未免姑息。

吐蕃遂并吞吐谷浑故地，诏徙吐谷浑余众居灵州。既而吐蕃遣大臣仲琮入贡，仲琮少游太学，颇知文事，高宗召见时，问及吐蕃风俗。仲琮答道："吐蕃地薄气寒，风俗朴鲁，何足比拟中国，但法令严整，上下一心，所以能历久强盛呢。"外域之强，大都由此。高宗又问道："吐谷浑与吐蕃，向系亲邻，吐蕃乃纳叛弃和，据有吐谷浑土地，朕遣薛仁贵等，往定吐谷浑，吐蕃又发兵邀击，这是何理？难道我国果敌不过吐蕃么？"琮顿首道："臣奉使入贡，他事非所敢闻。"高宗以为知言，厚礼遣还；再拟命将西征，苦无统帅，且因

高丽余众，出没东方，屡有乱事，新罗王金法敏，容纳叛人，串使为乱，乃暂停西略，先事东征。初遣高侃为东川道行军总管，发兵讨高丽叛众，屡次告捷，终无成功，再遣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及卫尉卿李弼，燕山总管李谨行等，同讨新罗叛王，斩获颇众。仁轨遽奉召还朝，惟李谨行屡建奇功，妻刘氏居守伐奴城，环甲率兵，击退贼虏，受封燕国夫人。不没勇妇。谨行进任东安镇抚大使，进逼新罗，三战皆捷，新罗王乃遣使谢罪，且贡方物，高宗乃赦罪不问。嗣复遣高藏扶余隆归国，令各抚故土人民。藏得封为朝鲜王，隆得封为带方王。偏藏至辽东谋叛，乃仍召还，徙邛州而死，隆畏新罗势盛，始终观望，不敢入故都，寻且退归内地，于是高丽百济，几尽并入新罗。此段为销纳文字。

是时刘仁轨已官尚书右仆射，出任洮河镇守使，防御吐蕃，东方乏一熟手，只可舍东顾西。借仁轨事作穿插，以便东西连贯。会许敬宗因病致仕，未几即死。敬宗构害忠良，骄奢无度，在京师广营第舍，僭造连楼，召诸妓走马楼上，纵酒奏乐，自娱晚年。又纳美婢为继室，婢竟与敬宗子昂私通。敬宗奏斥昂至岭外，久乃表还，复以女嫁蛮酋冯盎子，多得私赂。及死后，高宗为之举哀，追赠开府仪同三司，令陪葬昭陵。太宗有知，恐不容他在侧。又令大臣拟谥，太常博士袁思古，谓："敬宗弃子荒徼，嫁女蛮落，只可谥一缪字。"高宗以为未妥。且经敬宗孙彦伯，诉称思古挟嫌，毁及乃祖，因更令群臣续议，改谥为恭。敬宗死事，亦随笔带过。敬宗已死，朝右去一权蠹，乃仍复官名，改修国史，用戴至德为左仆射，张文懏为侍中，郝处俊为中书令，李敬玄同三品，右仆射本属刘仁轨，因他出镇洮河，虚位以待。偏李敬玄与仁轨有嫌，每遇仁轨奏事，辄从中阻挠，仁轨很是不平。可巧吐蕃屡来寇边，遂奏称："敬玄才识，非臣所及，请令他镇守河西，免臣误事。"高宗不知仁轨隐情，总道他荐贤自代，定必得人，乃命敬玄往代仁轨。敬玄一再固辞，自言非将帅才。既已自知不才，何苦与仁轨龃龉。高宗不觉惹厌，竟艴然道："仁轨若要朕亲往，朕也只好一行，卿何故屡次奏辞呢？"敬玄才不敢言，惶恐受命，乃拜他为洮河道大总管，令率工部尚书检校左卫大将军刘审礼等，统兵十八万，往代仁轨镇守。

敬玄全不知兵，胆又怯弱，审礼却是一个勇莽人员，但顾前不顾后，既入吐蕃境内，敬玄是沿途逗留，审礼乃倍道急进，前后相隔已远，致审礼陷入敌中。吐蕃国相钦陵，竟率兵十万人，把审礼围住。审礼只望敬玄来救，偏偏敬玄不至，一时冲突不出，身中数矢，被吐蕃兵擒去。钦陵既擒住审礼，便进兵来击敬玄。敬玄闻审礼被擒，慌忙退走，奔至承风岭，敌骑已漫山遍野，蜂拥而来，承风岭下有大沟，敬玄急阻沟自固，钦陵却屯兵对面高山，陵逼唐营，声势锐甚，吓得敬玄愁眉紧锁，不知所为，左领军员外将军黑齿常之，即百济降将，见二十六回。颇有胆略，乘着天昏月黑的时候，但率敢死士五百人，潜劫敌寨。钦陵按兵自守，不为所动，怎奈右营部将跋地设，引兵遽遁，害得钦陵也不能坚持，只好退去。常之从容回军，敬玄才得拔营徐退，返入鄯州。

审礼子易从等，闻父陷虏，自缚诣阙，愿入吐蕃赎父。高宗乃饬令省亲，及至吐蕃，审礼已受创身亡，易从昼夜哀号，吐蕃亦加怜悯，许还遗尸，易从徒步负归。高宗赠审礼工部尚书，赐谥曰僖，并给子旌表，阐扬忠孝。不略易从事，亦表扬孝子之意。且擢黑齿常之为左武卫将军，充河源军副使，召敬玄还朝，贬为衡州刺史。监察御史娄师德，曾应猛士诏从军，及敬玄败绩，赖师德收集散亡，军乃少振。高宗命他宣谕吐蕃，吐蕃将赞婆，盛兵来迎，经师德一番开导，与陈祸福利害，说得赞婆心悦诚服，情愿修和。嗣是吐蕃兵不入唐境，约有数年。

自薛仁贵退败，以至李敬玄败还，时间已经过八九年，改元两次，咸亨四年，改为上元，上元二年，改为仪凤。仁贵事在咸亨元年，敬玄事在仪凤三年，这八九年间，外事除吐蕃外，只有东方交涉，已经略详，内事虽没甚变动，恰也不止一许敬宗病死，因改任左右仆射等情，小子不得不再行补叙，撮要表明。眉目分明。当武氏擅权后，高宗常患风眩，不能视朝，所有百官奏事，多令武氏裁决，武氏智足饰非，才能屈众，无论亲疏贵贱，但教顺彼即生，逆彼即死。高宗不敢过问，

一听所为。先是武氏父士彟身死，前妻相里氏生下二子，长名元庆，次名元爽。后妻杨氏生下三女，长女早寡，季女已亡，中女便是武氏。回应第十七回。元庆、元爽，及从兄惟良、怀运，待遇杨氏，向多失礼。武氏未入宫时，亦常遭她白眼，因此武氏母女，引为深恨。及武氏得宠，一跃为后，杨氏得封荣国夫人，后姊亦得封韩国夫人，元庆为中正少卿，元爽为少府少监，惟良为司卫少卿，怀运为淄州刺史，一门富贵，烜赫无论。荣国夫人语惟良道："汝等尚记前日事否？今果何如？"惟良道："我等因功臣子侄，得备一官，今为戚属增荣，反恐位高益危哩。"不肯逢迎荣国却是一个硬头子。夫人衔怨益甚，遂劝武氏佯作退让，上了一道陈情表，乞把私亲外徙，以示大公。口是心非。高宗乃出惟良为始州刺史，元庆为龙州刺史，元爽为濠州刺史。元庆忧死，元爽坐事流扬州，亦即殒命，独韩国夫人出入禁中，与高宗不相避忌，高宗爱她性情柔媚，与妹相似，索性一视同仁，也与她结成鸾凤缘。韩国有女，又是一个天生国色，娇小风流，高宗是色中魔鬼，见一个，要一个，那女子又素秉家传，不管甚么老小，但蒙君王爱宠，也乐得移花接木，抱衾承恩。讽刺得妙。母女依次被幸，只瞒着一个妒后。无如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为，况武氏非常乖巧，哪有不窥出情景，瞧破机关？她却佯作不知，仍与韩国夫人，往来如旧，且更增几分欢昵，时常与宴，暗地里放下毒药，竟将韩国鸩死。高宗哪里知晓，总道她是暴病身亡，偷下几点情泪，又加封韩国女为魏国夫人，算是报答韩国的情谊。这魏国夫人感激万分，更欲以身报德，惹得高宗越加怜爱，几乎要册作妃嫔，只因碍着武氏面目，不便启口。武氏也已瞧透，仍复不动声色，伺隙逞谋。可巧惟良、怀运，同时入朝，献上食物，武氏得此机会，计上心来，又密在食物中，加入许多鸩毒，却故意召进魏国夫人，令她先食，魏国未曾防着，到口便吞，霎时间心腹暴痛，跌倒地上，少顷便七窍流血，一缕芳魂，投入枉死城。武氏忙令内侍去请高宗。及高宗到来，佯作悲号，一口咬煞惟良、怀运。高宗看那魏国夫人，死得甚惨，不由的泪下潸潸，比那韩国身死时，尤加凄切。母女相继暴死，全是你一人害之。武氏带哭带语，说是惟良、怀运，意图鸩主，适值魏国遭晦，前来替死，应一面厚赐赙恤，一面追究罪名。高宗惜玉情深，闻了此言，恨不把惟良、怀运，亲自手刃，才得泄恨，于是不察情伪，竟写了手谕，颁发大理，立将惟良、怀运处斩，可怜惟良、怀运，有口难分，平白地被他绑缚，枭首市曹。一计杀三人，忍哉武氏。

武氏改二人姓为蝮氏，令韩国夫人子贺兰敏之，奉士彟祀。外孙继外祖，也是特创。魏国发丧，敏之入吊，高宗倚棺大恸，敏之也哀哀痛哭，一无劝词。武氏又暗忖道："是儿不良，恐不免疑我呢。"越数月，又将敏之出谪，窜死贬所。既而杨氏病殁，追封鲁国夫人，予谥忠烈，寻又加赠武士宪为太原王，进鲁国夫人杨氏为王妃。上元元年，高宗自称天皇，号武氏为天后。武氏内怀阴毒，外托宽仁，居然条陈十二事，请高宗施行！（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息兵。（四）禁浮巧。（五）省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以尊圣绪。（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以前勋官，已给告身，不必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增给廪饩。（十二）百官久任，应量才进阶，疏通迟滞。这十二条纲目，多年与舆情相合，一经颁出，都下人士，各称皇后贤明。传颂一时，高宗当然照行，且加褒美。武氏复亲祀先蚕，躬莅蚕事，且大集诸儒，撰定《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等千余篇，自行裁定，差不多是熙朝政典，当代女宗。吾谁欺，欺天乎。

太子弘仁孝谦谨，颇不似武氏狡狯，每见武氏专擅，略加讥谏，遂忤母意。萧淑妃生有二女，一为义阳公主，一为宣城公主，因母得罪，被幽掖庭，年龄逾三十外，尚未遣嫁。弘代为悱恻，申请下降。武氏大为怫意，即将二公主分配卫士。高宗取裴居道女为太子妃，裴女颇尽妇道，武氏不悦，太子也把裴女白眼相待。上元二年初夏，太子弘从高宗幸合璧宫，由武氏亲赐酒食，弘以谊关母子，当无他意。当即醉酒饱德，临行时尚不觉痛苦，及随驾入宫，才觉腹中膨胀。服药无效，呻吟了好几日，竟尔死了，年只二十四岁。亲

生子尚且毒死，遑论别人？高宗本异常钟爱，陡遭此变，几乎痛不欲生，经侍臣多方劝慰，才行止哀。所有丧葬制度，竟许用天子礼，谥为孝敬皇帝。太子死谥皇帝，也是从古未有。御制睿德纪，刻石陵侧。太子妃裴氏，痛失所天，更因武氏常加虐待，免不得悲惧兼并。自古有道"忧能致疾"，妇女更且加甚。弘死后才及年余，这裴氏已恹恹成病，变成了一个痨损症，拖延床褥，好几月也入鬼门。还是死得清脱。高宗复命以后礼治丧，谥她为哀皇后。太子弘有弟三人，一名贤，一名哲，一名旦，皆武氏所出。贤容止端重，恣性聪敏，少时读书，过目不忘，曾受封为雍王，高宗亦颇爱宠，因弘已病故，乃令贤继立。

甫经二年，高宗又下诏改元，易仪凤为调露，偕武氏巡幸东都，命太子贤监国，原来武氏害死后妃，虽得一时快志，心下也觉不安，往往梦寐时间，见二人被发沥血，状甚可怖。后来疑上加疑，明明醒着，也觉二人站立身旁。因此情虚思避，特在京都东北隅，另造一座蓬莱宫，建筑很是华丽，比旧宫宏壮数倍。武氏就此迁居，连高宗也移仗过去，称故宫为西内，新宫为东内。在武氏的意见，总道迁地为良，免得冤鬼日来缠扰，哪知这二鬼仍然随着，不肯相离，这是疑心生暗鬼，并非二鬼有灵。没奈何召入巫祝，多方禳解。正谏大夫明崇俨，素尚左道，劝武氏别幸东都，定免鬼祟，武氏遂怂恿高宗东幸，高宗怎敢不依？及至东都，果然心神恬适，厉鬼不侵。一住数月，闻太子贤居守长安，处事明审，为世所称，高宗却也安心。偏明崇俨密白武氏，谓："太子福薄，不堪继体，惟英王哲貌类太宗，相王旦貌当大贵，两子中择立一人，方可无虞。"武氏正信任崇俨，遂以为贤不当立，阴生悔意，只因贤无过可指，勉强容忍，但自撰《孝子传》、《少阳政范》等书，陆续赐贤，书中暗寓训斥的意思。贤本是个聪明人物，窥出奥妙，也疑母后别有用心，于是母子间复生嫌隙。越年复改元永隆，高宗与武氏尚在东都，明崇俨有事西归，途次为盗所杀，左道何故没用？武氏疑由贤主使，大索盗犯，数月不得。贤时怀惴惧，也起了一片醇酒妇人的思想，征逐声歌，狎昵厮养。常赐户奴赵道生金帛，由司议郎韦承庆谏阻，非但不从，反且见斥。承庆遂报知武氏，武氏召太子贤至东都，且遣薛元超、裴炎、高智周三人，往搜东宫，授以密嘱。三人承颜希旨，竟至东宫检查。得皂甲数百具，即作为反证，且诱令道生讦告太子，硬把明崇俨杀死事，加在太子贤身上，说由太子所使，一番冤冤枉枉的锻炼，竟当做确确凿凿的狱词，武氏遂提出大义灭亲四字，拟把贤置诸死地。还是高宗代子乞情，但废贤为庶人，贷他一死，幽锢别室。未几又流徙巴州，贬左庶子张大安为普州刺史，窜太子洗马刘讷言至振州，赵道生等伏诛。小子有诗叹道：

> 群生谁不顾天伦？况复情兼母子亲。
> 一谪已稀偏再谪，世间无此忍心人。

贤已废锢，英王哲得立为太子，颁诏大赦，且改次年为开耀元年，惟是时尚有一段外事，不宜从略，容至下回叙明。

观薛仁贵之败于吐蕃，其不得为统帅才，更可知矣。若李敬玄则等诸自郐以下，更不足讥。刘仁轨以私嫌故，特登荐牍，令其偾事而后快，然则仁轨亦固非纯臣欤？要之唐当高宗之季，已为由盛趋衰之时代，乾纲不振，阴柔日长，如武氏之加害同宗，种种构陷，已足令人发指。甚且举二子而残贼之，天下有忍于其子者，尚足与言人道乎？易牙杀子媚君，管仲谓其不近人情，武氏之忍，过于易牙。而高宗且为所牵制，不敢少违，吾不知武氏何术，竟玩高宗于股掌之上也。外有强虏，内伏女戎，唐室宁尚有豸乎？故知本回文字，实为唐室盛衰之一大枢纽也。

第二十九回
裴总管出师屡捷　唐高宗得病告终

却说西突厥阿史那都支，阳受唐朝封命，暗中乃与吐蕃连和，侵逼安西。应二十七回。廷议欲发兵往讨，尚未裁决。是时裴行俭又经起用，行俭遭贬，见二十四回。累擢至吏部侍郎，独奋然献议道："现在吐蕃方强，李敬玄失律，刘审礼殉难，怎得更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已死，嗣子泥涅斯，入质京师，何不遣使送归，道出西突厥，乘便取虏，或可不劳而定呢？"高宗准议，即令行俭册送波斯王，兼安抚大食使。原来波斯国在突厥西南，汉晋时本称强国，至南北朝时，势已浸衰。突厥勃兴，常蹂躏波斯，波斯益困，西方又有一大食国，陈宣帝时，出了一个摩诃末，一译作谟罕默德。新创一教，自为教主，就是世俗所称的回回教祖。教徒甚众，以传播宗教为名，侵略邻近，波斯适当冲途，遂不免受他凭陵。贞观初年，摩诃末死，后嗣仍遵旧旨，屡侵波斯西境。波斯东忧突厥，西逼大食，几乎不能自存，幸亏突厥为唐所灭，东顾少纾，只西境仍时虞侵扰，乃遣使人贡唐廷，求唐保护。唐廷因鞭长莫及，虚与委蛇。

既而波斯王伊嗣俟，被大食击逐，窜死吐火罗。有子卑路斯，随父避难．由吐火罗发兵送归。大食兵虽暂时解围，始终不肯罢手。卑路斯无法可施，只得再向唐廷乞援。高宗正遣使臣出赴西域，分置州县，乃以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即拜卑路斯为都督，卑路斯遣子泥涅斯入侍。调露元年，卑路斯死，泥涅斯应还国袭位，于是裴行俭拟乘着便道，往袭西突厥。既已奉旨准行，又奏调肃州刺史王方翼为副。行经西州，正值盛暑，扬言俟秋凉再进。阿史那都支，也恐唐军袭击，遣人侦探，及闻他待凉方行，乐得寻些快活，消遣光阴。正中裴公之计。行俭却号召四镇，即安西四镇，见二十六回及二十八回。酋长，假意与语道："我生平最喜畋猎，今正好趁著空闲，往猎一周，敢问何人愿随我去？"番众以游猎为生，听了此言，所有酋长子弟，无不喜跃愿从。行俭又道："尔等既愿同行，应该受我约束。"大众又齐声应诺。行俭遂简选万人，勒成部伍，令他兼程前行，不得回顾。行近都支帐下，只隔十余里，便遣人问都支安否？都支突接唐使，不觉大骇，嗣见来使所言，很是和平，并未加责，总道是不与为难，遂率子弟五百余人，往谒行俭。行俭佯表欢迎，暗中却设伏待着。至都支入营，一声号令，伏兵齐起，竟将都支拿住，五百人统体被拘，竟一个儿不曾溜脱。只都支有别帅遮匐，尚戍守西境，行俭复自率轻骑，掩杀过去。遮匐猝不及防，也只好束手出降。行俭执住二酋，大功告成．便令泥涅斯自还国中，留王方翼驻安西，修筑碎叶城，刻石铭功，自押二酋还京师，入朝献俘。

高宗赐行俭宴，且面奖道："卿提孤军，深入万里，兵不血刃，擒夷叛党，真所谓文武兼备了。"遂授他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阿史那都支等，锢死狱中。寻又遣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往讨东突厥。随笔递入。先是东突厥破灭，曾遣残众三百帐至云中城，由阿史德氏为首领后来生齿渐蕃，特徙瀚海都护至云中，改名云中都护。见二十七回。阿史德氏诣阙面陈．请援照番俗，立亲王为可汗，统辖部民。高宗道："今称可汗，就是古时的单于，可改称云中府为单于大都护府，令皇子殷王旭轮遥领便了。"阿史德氏欢跃而去，自是数年无寇警。后来殷王旭轮，累徙封相王，易名为旦，就是前回的相王旦。所有单于大都护的兼职，也即撤销。

当裴行俭出使波斯时，单于府忽生叛乱，阿史德氏温傅奉职二部，擅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

汗，反抗唐廷。塞北二十四州酋长，一并响应，北方大震。高宗命单于府长史萧嗣业，及右领军卫将军苑大智，右千牛卫将军李景嘉等，统兵往征。嗣业等屡战屡捷，恃胜而骄。会值雨雪连绵，沙漠无行人，因闭营夜宴，毫不设备。谁料突厥兵竟倾寨前来，突入唐营。嗣业仓猝先奔，众遂大乱，丧亡无算。还是大智景嘉，引兵断后，且战且行，方得驰入都护府中。高宗接得败报，下诏严谴，流嗣业至桂州，免大智景嘉官，特令裴行俭为行军大总管，与丰州都督程务挺，幽州都督李文暕，总兵三十余万，杀奔朔方。到了朔州，行俭语部将道："抚士贵诚，制敌尚诈，前时萧嗣业有勇无谋，所以致败，我岂可再蹈覆辙呢？"好谋而成，是行军要着。乃诈设粮车三百乘，每车选壮士五人，各持短刀强弩，蜷伏在内，外用羸卒数百人护着.徐徐前行，别用精军数千名，抄出旁路，择险伏着.接应这假粮车，突厥骑兵，登高遥望，见有粮车到来，飞步上前，就势攻夺。羸卒弃车散走，一任虏骑运去。虏骑驱就水草，解鞍牧马，拟向车中取粮，不意壮士突出，一阵乱斫，杀毙虏骑多人，虏骑惊走，复为伏兵所邀，杀获几尽，嗣是粮车往来，虏莫敢近。

及抵单于府北，日暮下营，掘堑已周，行俭左右巡视，忙令将士移就高冈。诸将皆言士卒已安，不宜再动，行俭道;"你等到了明日，自能分晓，快快移营为妙，"将士不敢违慢，方才迁移，是夜风雨暴至，几似山崩地塌一般，黎明俯视，见前所营地，水深丈余，乃相率惊服，各入帐问明缘由。行俭笑道："自今但从我命，不必问所由知。"诸将皆默然而退。此非行俭独具神智，无非随时小心，视有致雨之兆，所以移军。及雨止水涸，行俭急命进军。到了黑山，泥熟匐、奉职两人，领着番骑前来接战。行俭固垒不动，听番骑前来突阵，只准守，不准攻，待敌气已馁，方传出一声军令，命程李二将为左右翼，自为中军，开营驰击，包抄过去，好似天罗地网，罩住番军。奉职中矢受擒，泥熟匐还想脱逃，由行俭大呼道："活擒泥熟匐，赏万金！杀死泥熟匐，赏千金！无论我军与敌军一例给赏。"番兵正苦不得脱身，蓦闻得这般军令，便倒戈而入，立将泥熟匐刺死，持首乞降，行俭并不失信，即将千金散给，用降兵为前导，进捣敌巢。阿史德温傅，留守巢穴，闻泥熟匐等全军覆没，吓得魂胆飞扬，似飞的逃入狼山去了。

唐廷遣户部尚书崔知悌，驰往定襄，宣慰将士，且处置余寇，行俭乃引军东归。到了开耀元年，温傅又整缮兵甲，迎立颉利子阿史那伏念为可汗，再寇原庆二州，乃仍敕行俭往征，副以左武卫将军曹怀舜，及幽州都督李文暕。怀舜率步兵先行，遇伏念军。伏念用诈降计给怀舜，怀舜不加防备，被伏念乘隙袭击，弃军而走，返至长城口，敌兵尚滚滚杀来。怀舜只好括聚金帛，赍赂伏念，与他约和，伏念乃北去。行俭至陉口，接得怀舜败耗，按兵自固，但遣使与伏念申盟，劝攻温傅，一面复向温傅致书，令拒伏念。两人一行一守，未曾面洽，遂堕入反间计，害得惶惑不定，行俭又探得伏念辎重，留在金牙山，遂密令轻骑掩击，竟得将辎重劫来，连伏念妻子，也一并拘到。伏念惊惶失措，走保细沙。行俭又使副将刘敬同、程务挺等，昼夜追蹑，逼得伏念情急势穷，乃遣使至军前，情愿执献温傅，自赎前愆。刘敬同等限期执献，果然伏念遵限，把那温傅缚献军前，且偕敬同等诣行俭营，面行投诚。行俭命随同入朝，许他不死，伏念没法，只得与温傅同作俘虏，趋诣阙廷。你用诈降计，无怪他人用诱降计。行俭入厥献俘，面请赦免伏念，高宗已是允许，不意侍中裴炎，嫉行俭功，奏称伏念为程务挺等所逼，穷蹙乞降，并非本心，不如正法以免后患。高宗被他煽惑，竟命将伏念、温傅，上同斩首。且因伏念受擒，功出程务挺等，止封行俭为闻喜县公。同是姓裴，还要遭忌，遑问他人。行俭叹道："浑濬争功，系晋初灭吴事。古今所耻，我亦何敢言功哩？但恐朝廷杀降人，外人望风生畏，将不复来，这却可虑。"因此称疾不出。

高宗以突厥告平，又因太子生男，名为重照，两喜交集，复改元永淳，才经月余，西突厥遗裔阿史那车薄，复率十姓造反，那时又要用着裴行俭，再令为大总管，指日出师。师尚未发，行俭得病而终，年六十四，赠幽州都督，赐谥曰献。行俭闻喜人，少工书法，草隶尤佳，与褚遂良、虞世南齐名。及长，练习战阵，通阴阳历术，每战辄预

知胜负，且雅善知人。其时华阴人王勃、杨炯、范阳人卢照邻，义乌人骆宾王，均以文艺著名，传扬海内。李敬玄尤加器重，引示行俭。行俭私语敬玄道："士当先器识，后文艺，勃等虽有才华，终嫌浮露，怎得安享禄位？我恐他未必令终。惟杨子较为沈静，可得令长，当不至有他患哩。"敬玄尚未肯信，后来勃渡海堕水，惊悸致死。勃尝陈《祥道表》，撰《斗鸡檄》，作《滕王阁序》，垂名文苑。照邻遇恶疾，愤不欲生，自沉颍水。曾著有《五悲文》。骆宾王为徐敬业府僚，及敬业败死，宾王不知所终，详见下文。只有杨炯以盈川令终身，均如行俭所言。王杨卢骆亦就此带过。行俭所引偏裨，亦多为名将，破都支时，曾得一玛瑙盘，广二尺许，文采灿然。出示将士，军吏捧盘升阶，误跌致碎，吓得心胆俱裂，叩头不止。行俭笑道："尔非故意跌碎，何必如此恐慌呢？"言下毫无吝色。至战胜回朝，所得赏赐，悉颁给部下，以此行俭病殁，军士咸哀。有此名将，应该详叙。

惟西征少一统帅，急切不能出师，亏得安西都护王方翼，逆战伊丽水上，击破虏众，斩首千余级。十姓酋长，纠众再至，方翼又出兵热海，与他对仗，流矢贯入臂中，他却用佩刀截去，仍复督战，卒破劲敌，擒住番目三百余。车薄远遁，西突厥复平。方翼系裴行俭裨将，写方翼处，尚是写行俭处。那东突厥余党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等，忽招集溃亡，据住了黑沙城，复寇并州，及单于府北境，杀岚州刺史王德茂，分兵四掠。唐廷又起薛仁贵为右领军卫将军，兼检校代州都督。仁贵率兵至云州，截击元珍。元珍见唐军阵内，现出薛字旗号，不由的惊异起来，便出马大呼道："唐将何人，敢来与我战么？"仁贵在阵后应声道："大唐将军薛仁贵，岂怕你这等毛贼？"元珍又道："休来诳我！薛将军已是坐罪被流，早经身死，哪得复有第二个薛仁贵呢？言未已，唐阵中突出一员大将，手提方天戟，身骑红鬃马，长髯丰额，矍铄精神，瞋顾元珍道："本帅薛仁贵，奉天子命，特来剿灭汝等毛贼。汝知本帅厉害，应该自缚来降，奈何反说我已死？汝且仔细一认！本帅是否诳汝？"说着，又脱去兜鍪，令他认明。元珍不觉失色，策马返奔，番众下马罗拜，且拜且退。仁贵乘势进击，杀得他东逃西窜，似风卷残云一般，霎时间扫得精光了。仁贵大捷而还，至代州得病，旋即逝世。高宗闻讣，追赠左骁卫大将军，令有司供给丧鄘，护丧归里。子讷亦有勇名，后文再表。仁贵为当时骁将，故详记始末，俗小说中谓子名丁山，得妇窦仙童，樊梨花等，俱有神术，事皆虚诞。故连及仁贵子讷以辨明之。此时吐蕃亦入寇河源，唐侍御史娄师德，出任河源军经略副使，与吐蕃兵角逐白水涧旁，八战八克，虏为夺气，相率引去。高宗擢师德为比部员外郎，兼左骁骑郎将，师德表辞兼职，有诏说他材兼文武，不得固辞。师德系郑州原武人，以进士出身，转历武阶，度量弘远，智勇深沉。自裴行俭去世后，能文能武的唐臣，要推这娄师德了。总计唐室御夷攘狄，除太宗手自芟夷外，全赖这班武臣猛将，佐定天下。高宗虽然庸弱，还有好几个宿将留遗，出平外乱，所以太宗高宗时代，大唐声威，遍及四隅。当时依次置都护府，镇抚东南西北，都护府下有都督，有刺史，都督辖府，刺史辖州，都护统由唐廷派遣，都督刺史，往往就地选任，凡番部酋长，多充是职。小子前已逐回分叙，兹并总揭一表，开列六都护府如下：

（一）安东都护府。初治朝鲜之平壤城，后移到辽河沿岸之辽东城。

（二）安北都护府。初治郁督军山之南麓狼山府，后移阴山之麓中受降城。

（三）单于都护府。治山西之大同府，西北之云中城。

（四）北庭都护府。治天山北路之庭州。

（五）安西都护府。治天山南路之焉耆。

（六）安南都护府。治岭南之交州。

这东西南北四隅，惟南方用兵最少，不战自服。诸小国陆续入朝，如占婆真腊扶南阇婆室利佛逝等国，俱通使唐廷，唐朝威力，可算得古今少有了。就是海外诸国，亦多因海陆交通，通商传教，教派又有数种，汇录如下：

（一）祆教。系西洋人曾吕亚斯太所创，素尚拜火，故又称拜火教，波斯人多宗之，后来改宗回教。

（二）摩尼教。系波斯人摩尼所创，源出拜火教，回纥人多宗之。

（三）景教。即耶稣教之一派。唐贞观年间。波斯人阿罗本，赍其经典来长安，太宗亦颇崇信。为建景教寺于京师，高宗时更命各州设景教寺，后改称大秦寺。

（四）回教。即摩诃末教，盛行于大食国，见本回文首。

（五）佛教。汉时已入中国，唐玄奘求经天竺，赍归长安，佛教益兴。日本僧道昭、最澄、空海等，亦入唐传佛法，互证玄理。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是唐人所咏的诗句。当太宗高宗时，确有这种景象，并非虚夸。高宗常往来两都，外族亦随他入觐，晚年武氏专政，也常御光顺门，令四夷觐见，已与皇帝相似。嗣后成为常例。武氏且撺掇高宗，遍封五岳，乃命在嵩山南麓特筑奉天宫。监察御史里行李善感入谏道：“陛下前封泰山，告太平，致群瑞，已足与三皇五帝比隆。近来年谷不登，饿莩载道，四夷交侵，兵车屡出。还请陛下恭默思道，修德禳灾，若再广营宫室，劳役不休，恐天下失望，反为不美呢。”高宗虽也有三分明白，但内为武氏所制，不能自主，只好置诸不理。惟自褚遂良、韩瑗死后，中外均莫敢进言，差不多有二十年，至善感始陈谠论，时人称为凤鸣朝阳。不没谏臣。但言不见从，终归无益。

武氏外好铺张，内肆毒虐，贬置杞王上金，及邹王素节，又逼死曹王明，镇日里行凶逞威，暗无天日。杞王上金，系高宗妃杨氏所生，武氏有己无人，恨母及子，因把他削夺封邑，安置澧州。素节为萧淑妃所生，淑妃冤死，出素节为申州刺史，素节著《忠孝论》，表明己意，仓曹参军张柬之，密封上闻，欲高宗保全素节。偏为武氏所见，益加怒意，阴嗾廷臣诬他受赃，徙置袁州。曹王明乃太宗少子，母为巢剌王妃，曾见前文。永隆中，曾坐太子贤事，降封零陵王，谪居黔州。都督谢祐，阴承武氏意旨，逼令自杀。还有英王哲纪赵氏，为高祖女常乐公主所出，高宗待公主颇厚，武氏又加猜忌，迁怒英王妃，把她幽闭，不给火食，活活的饿死禁中。亲子可杀，何况子妇。且逐妃父赵瓌，出为括州刺史，令公主随夫至官，不准入朝，另纳韦玄贞女为英王继妃。

武氏生四子一女，女封太平公主，独能得母欢。仪凤中，吐蕃请公主下嫁，武氏不欲爱女远行，乞为道士，以拒和亲。即而公主服紫袍，系玉带，首戴巾帻，入侍亲前，且歌且舞。武氏大笑道：“儿非武官，何为著此服饰，莫非疯了不成？”公主答道：“何妨转赐驸马。”急欲出嫁，故有后文许多秽闻。高宗听了女言，已知微意，遂择薛瓘子绍为婿，令公主下嫁。绍母即太宗女城阳公主，本适杜荷，见二十七回小注中。荷坐承乾事被诛，乃改嫁薛瓘。瓘有三子，长名啥，次名绪，绍为最幼，生得面如冠玉，不让潘安，所以高宗特为选入，假万年县为婚馆，门隘不能容翟车，有司毁垣以入。设燎遍途，首樾为枯。公主貌亦绝伦，一对璧人，当然恩爱，不消细说。惟武氏闻顗妻萧氏，绪妻成氏，均非贵族，意欲令二瑀人易妻，顾语内侍道：“我女贵人，岂可与田舍女作妯娌么？”势利至此。语未毕，即有一人接口道：“萧氏系萧侄孙女，也是国家的勋旧呢。”武氏听了，才算把意见蠲除，不生异议。萧成二女幸免离婚，但看到后文事，我说还不如早离呢。

到了高宗末年，又改元弘道，拟出封嵩山，驾幸奉天宫，忽然间头眩目迷，几不能视。色欲太过，宜成此疾。侍医张文仲、秦鸣鹤道：“肝风上逆，须急用针砭，方可疗疾。”武氏本伴驾同行。至此亦在帝侧，便发怒道：“二人可斩，龙体岂可针刺么？”张秦二人，碰了几个钉子，慌忙伏地磕头。高宗道，“医官为疗疾起见，何足言罪？我头眩愈甚，快与我针治好了。”两人才敢起身，一再加刺，应手奏效。高宗喜道：“我目已明，难得有此妙手呢。”武氏闻言，即起身拜天道：“这都是上天所赐，怎敢不敬谨拜谢？”拜毕，又转身向内，自负彩段百匹，赐给二医。秦张谢恩而出，既而旧疾复作，仍苦迷眩，又欲召二医针治。武氏道：“可一不可再，针治究非良策呢。”乃请高宗还东都。看官！你道武氏种种言动，是真心爱高宗么？高宗年已半百，精力已衰，武氏年龄，比高宗尚大三四岁，偏她生得丰采异常，望去尚是半老佳人，并不像五六十岁的形状。就是枕席风光，不减情兴，她因高宗没用，已看作眼中钉，表面上是祷祝高宗速瘥，背地里恰咒诅高宗速死。老天有意从人愿，竟令高宗的头眩病，日甚一日，至返东都后，且卧床不起，自觉甚危，遂诏太子哲

监国，命裴炎、刘景先、郭正一三人，兼东宫平章事。又越数日，疾已大渐，夜召裴炎等.入受遗诏，当即归天，享寿五十六岁，在位三十四年。改元至十有四次。永徽、显庆、龙朔、麟德、乾封、总章、咸亨、上元、仪凤、调露、永隆、开耀、永淳、弘道。小子有诗叹高宗道：

男子主刚女主柔，如何权力竟相侔？
纲常倒置危机伏，祸始原来是聚麀。

高宗已崩，太子哲即位，就是《唐史》上所称的中宗皇帝。看官欲知中宗时事，待至下回再详。

前半回文字，两叙裴行俭征虏，而王方翼、薛仁贵、娄师德事，即顺次带叙，盖以裴为主，王薛娄三人为宾，属辞比事，独分详略。所以别当日之武功，说本回之文法，固非率尔操觚者比也。中叙六都护一段，为前数回作一总束，俾阅者于目不暇接、脑不遑忆之时，得此揭橥，自觉了然，故看似闲笔，实为万不可少之文字。下半回申述武氏之残毒，简而能赅，盖将述高宗之崩逝，故特就弘道先后年间.关于武氏之处置亲属，一概叙清，省得后文另起炉灶，且于时事亦不致错杂。而高宗之崩，乃可依次叙下，语在此而意在彼，此亦一文中宾主法也。

第三十回
被废立庐陵王坐徙　违良策徐敬业败亡

却说中宗为高宗第七子，原名为显，初封周王，改封英王，易名为哲，兄贤被废，哲乃入立为太子。高宗驾崩，遗诏令太子嗣位，遇有军国大事，应兼取天后进止。中宗质本庸柔，素为悍母所制，怎能自奋皇纲？当下尊天后武氏为皇太后，一切政事，均归太后裁决，武氏即临朝称制，自武氏为后后，本书只称武氏，隐寓《春秋》书法。加授韩王元嘉为太尉，霍王元轨为司徒，舒王元名为司空，滕王元婴为开府仪同三司，鲁王灵夔为太子太师，五人皆高祖庶子。越王贞为太子太傅，纪王慎为太子太保。二人皆太宗庶子。这数王同时受封，无非因他地尊望重、隐加笼络的意思。又进刘仁轨为尚书左仆射，岑长倩为兵部尚书，魏玄同为黄门侍郎，裴炎为中书令，刘景先为侍中，大赦天下，即以中宗元年正月朔日，称为嗣圣元年。过了元日，册妃韦氏为皇后，擢后父玄贞为豫州刺史。中宗素爱韦后，至欲进后父为侍中，裴炎以玄贞无功，不宜遽跻高位，因入朝谏阻。中宗不从，炎再三力争，惹得中宗怒起，厉声叱道："我把天下给韦玄贞，也无不可，何况区区一侍中呢？"甫经嗣位，就如此糊涂，怪不得后来死在后手。炎不禁惶惧，转白太后武氏。武氏忽忆起前情，遂想出一种废立的计策来了。

先是西蜀人袁天纲，曾官并州令，素精相术。唐初天策府功臣，多经天纲相视，言无不验。武士彟闻他善相，亦邀至家中，令遍视家属。天纲见武氏母杨氏，便道："夫人当生贵子。"及见二子元庆、元爽，又道："将来官至三品，但不得贵显终身。"嗣见武氏姊韩国夫人，便叹息道："此女也是贵相，可惜不利藁砧，"武氏尚幼，经保姆抱她入堂，给以男孩，天纲注目细视，不禁惊异道："这果是男孩么？若换作女子，乃是不可限量了。"士彟笑道："果是女子，将来有何结果？"天纲道："龙瞳凤颈，相当极贵。"士彟道："想是好作皇后了。"天纲道："贵为皇后，还是意中事。我看来尚不止此。"士彟道："莫非做女皇帝不成？"天纲道："女子如有此相，当真要做女皇帝。"语见《唐书·袁天纲传》，并非捏造，且天纲以技术著名，前文未曾载及，借此补叙，亦足弥阙。士彟亦似信非信，至武氏长大起来，兄姊等常以女皇帝三字，作为戏言。武氏少读书史，晓得历朝以来，从没有女皇帝出现，所以天纲遗言，也当他是笑谈，不足凭信，谁意时来运凑，福至心灵，由才人进为昭仪，由昭仪进为皇后，由皇后进为太后，步步春风，事事如意。于是得陇望蜀，想实验那天纲所言，居然欲做女皇帝了。术士多贻误国家，观此益信。可巧中宗枉法，裴炎进谗，乐得乘间废立，自作天子。当下与裴炎定谋，乃密召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等，勒兵入宫，即于二月五日，集百官于乾元殿，太后武氏，赫然临朝。中宗随了出来，欲就御座，忽由裴炎宣太后敕，废中宗为庐陵王，令程务挺等扶他下殿。中宗愕然道："我有何罪？"武氏叱道："汝欲以天下畀韦玄贞，尚得云无罪么？"中宗无词可答，只得由他牵去，锢入别室。武氏又问群臣道："嗣王失德，已经废立，此后帝位应属何人？"裴炎即应声道："应立豫王。"大众都极口赞成。看官道豫王为谁？原来就是相王旦。他本名旭轮，曾封殷王，见前回。徙封豫王，改双名为单名，去一旭字，未几即改封相王，易名为旦。高宗末又还封豫王，这是高宗少子，与中宗为同母弟兄。高宗本有八子，长名忠，刘氏所出，已经赐死。见二十六回。次名孝，郑氏所出，早岁即殁。三名上金，杨氏所出，四名素节，萧淑妃所出，均已被谪。见前回。还

有弘贤哲旦四子，均是武氏所出。弘被鸩，贤被废，见二十八回。中宗哲又复废去，只剩豫王旦一人，申说处最足醒目。裴炎等当然推戴，何烦拟议。只武氏心中，恰想自己做女皇帝，偏经裴炎等推立豫王，众口一辞，那时又不便独伸己意，没奈何允诺退朝。越日立豫王旦为皇帝，改元文明；豫王妃刘氏为皇后，子成器为太子；废中宗子重照为庶人，流韦玄贞至钦州。武氏仍临朝称制，令嗣皇帝居住别殿，所有国政，不得预闻。还是立个傀儡，较为有名。

是时长安无主，乃命刘仁轨为西京留守。仁轨以衰老辞，且举汉吕后事以作规诫。武氏手书慰勉，仁轨乃奉命而去。未几病殁，诏令百官赴哭，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因高宗安葬乾陵，即以仁轨灵榇陪葬。仁轨不失为忠，故叙笔亦较详。武氏又恐废太子贤，出居巴州，或有谋变等情，会贤作《黄台瓜词》云："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武氏越疑他怨望，密嘱将军邱神勣，驰赴巴州，逼令自杀，佯贬神勣为叠州刺史，自至显福门举哀，追复他雍王旧爵。贤封雍王，见二十八回。复寻召神勣为金吾将军，宫廷始知武氏杀贤事。贤既杀死，复猜忌庐陵王哲，令出居房州，再徙至均州，进兄子武承嗣元爽子。为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承嗣请追尊祖考，创立七庙，裴炎入谏道："太后母临天下，当示至公，不应自私所亲，汉吕氏崇封产禄，因以致败，太后难道未闻么？"武氏怫然道："吕氏滥封母族，原足致亡，我是追崇亡亲，有何妨碍？"裴炎又道："凡事当防微杜渐，不应自开端绪，还乞太后明鉴"武氏始终不从，且有恨裴炎意。嵩阳令樊文揣摩迎合，献呈文石。武氏命列置朝堂，作为瑞征。尚书右丞冯元常奏言："樊文迹涉谄诈，不可诬罔天下。"说了数语，被黜为陇州刺史。嗣是内外臣僚，侈言符瑞，武氏即下敕改元，称为光宅，旗帜俱从金色。称东都为神都，大易官名，尚书省改称文昌台，仆射改称左右相，六部为天地四时六官，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侍中为纳言，中书令为内史，御史台分为左右肃政台。此外大小官制，亦一律变更。遂尊五代祖武克己为鲁国公，妣为夫人，高祖居常为北平郡王，曾祖俭为金城郡王，祖华为太原郡王，父士彟为魏王，妣皆为妃。在洛阳建立五庙，岁时致祭。进武三思为右卫将军，三思系元庆子，即承嗣从弟。还有武攸暨、武攸宁、武攸归、武攸望等，俱靠着太后家族，连类升官。武氏前曾贬死二兄，此时胡竟变计？想由承嗣等善谀而来。诸武用事，内官多受排挤，外官又多遭贬斥，李彟，孙敬业，袭爵英国公，本任眉州刺史，被贬为柳州司马。弟敬猷为盩厔令，亦致免官。给事中唐之奇，贬为括苍令，詹事府司直杜求仁，贬为黟令，长安主簿骆宾王，贬为临海丞，御史魏思温贬为盩厔尉。数人俱作客扬州，同病相怜，遂协谋起兵，借匡复庐陵王为名，推敬业为统帅，思温为谋主，悄悄的举起事来。武氏原是应讨，但因失职举事，未免有私，故叙笔亦含贬意。思温想了一法，先令私党监察御史薛璋，一作仲璋。求使江都，既得此差，又令雍州人韦超，讦告扬州长史陈敬之谋反，璋立收敬之系狱，敬业矫称扬州司马，是说奉旨谳狱，提出敬之，把他杀死。当即开府库，赦囚徒，复称嗣圣元年，立起幕府三所，一名匡复府，一名英公府，一名扬州大都督府。敬业自称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事。令唐之奇杜求仁为左右长史，参军李宗臣及薛璋为左右司马，魏思温为军师，骆宾王为记室，且求得一人貌类废太子贤，置诸军中，诡说贤尚未死，逃难至此，令他起兵。理直气壮之事，何必作此鬼祟。州民颇闻风响应，旬日间得众十余万，乃令骆宾王，草起檄文，移传各州县，东南大震，武氏闻警，正拟遣将往讨，忽接到檄文一纸，即随手展开，但见上面写着：

>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入宫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

武氏看到"弑君鸩母"句，微笑道："我何曾有此事？含血喷人，有哪个相信呢？"檄文中惟此语近诬，故特借武氏口以辩驳之。又览将下去，便是：

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赋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呜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漦帝后，识夏廷之遽衰。

武氏又自言自语道："话虽未确，对仗却很是工整哩。"再看下去：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兴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南连百越，北尽山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汉地，或协周亲，或膺重寄于话言，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谁托？

武氏又道："好笔杖！"转顾左右道："这篇檄文，不知是何人所作？"有一人接口道："闻是骆宾王手笔。"武氏叹道："有此文才，反令他流落不偶，这岂非宰相的过失么？"檄文痛斥武氏，她却未尝动怒，反说是宰相之过，可见武氏虽是女流，奸雄不亚曹操。再看下去，就是末段文字，辞云：

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请看今日之域中，究是谁家之天下！

阅毕，武氏又道："奇才奇才！但有文事还要有武备，宾王原是能文，敬业未必能武呢。"料事亦明。乃敕令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统兵三十万，往讨敬业，追削他祖考官爵，发冢斫棺，复姓徐氏，李勣在时，若力争武氏之不应为后，当不致有此祸。一面召裴炎入商军情。炎甥就是薛璋，因他帮助敬业，所以主张缓征，入见时便进言道："皇帝年长，不亲政事，叛党得援以为辞，若太后指日归政，叛众自不战可平了。"武氏心滋不悦，令炎退去，再召承嗣入议。承嗣道："叛众多系乌合，一遇大兵，自然荡平了。"武氏道："裴炎却劝我归政呢！"承嗣道："炎甥薛璋，附入叛党，应该有此说法。适晤及监察御史崔察，且云炎亦与同谋呢。"武氏遂宣崔察入见，察所对如承嗣旨，并言炎若不反，何故请太后归政？乃即收炎下狱，命左肃政大夫骞味道，侍御史鱼承晔鞫讯，炎语不少屈。或劝炎逊词求免，炎答道："宰相下狱，还有生理么？"谁教你先谋废立。骞鱼两人，竟锻炼成狱，拟处炎死罪。侍中刘景先，及凤阁侍郎胡元范，均为炎营解，百官亦多谓炎无反意，独凤阁舍人李景谌，证炎必反。于是刘景先、胡元范，亦被逮下狱，进骞味道检校内史，同凤阁鸾台三品，李景谌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既而炎被斩都亭，景先贬普州刺史，元范流琼州而死。炎从子伷先，为太仆寺丞，年方十七，独上封事求见，武氏召问道："汝伯父谋反，汝尚何言？"伷先奋然道："臣只欲为太后划计，何敢诉冤？太后为李氏妇，专揽朝政，变易嗣子，疏斥李氏，封崇诸武，臣伯父为国尽忠，反诬以罪，戮及子孙，臣恐人心一变，不可复救了！为太后计，亟宜复子明辟，方保万全。"可谓大胆。武氏怒道："小子敢乱言么？"喝令逐出，伷先且反顾道："今用臣言，尚是不迟，他日悔将无及呢。"武氏益怒，竟命在朝堂加杖百下，长流瀼州。

是时徐敬业已出兵渡江，敬业已经复姓，故称徐敬业。会议所向，魏思温进议道："明公以匡复为名，宜率大众鼓行而进，直指洛阳，天下义士，知公有志勤王，自然云集响应了。"薛璋在旁接入道："金陵有王气，且长江天险，足以自固，不若先取常润二州，倚为根据，然后北向以图中原。进无不利，退有所归，乃为良策。"思温道："不可！山东豪杰，都因武氏专制，愤闷不平，闻公举义，皆蒸麦为粮，伸锄为兵，以待公至。不乘此锐意北图，乃徒自营巢穴，远近闻此消息，哪个不解体呢？"敬业终从璋言，不用思温计，良言不用，安得不败？遂令唐之奇守江都，自率众攻陷润州，执住刺史李思文。思文本敬业叔父，闻敬业兵起，曾遣使上闻，且拒守兼旬，城才陷没。被执后，思温请斩首示众，敬业不许，但令改姓为武，

囚系狱中。思温叹道："不顾大义，专徇私图，恐败亡即在目前，我辈无死所了。"何不自去。敬业既得润州，闻孝逸军已逼临淮，乃回军抵御，屯驻高邮境内的下阿溪，使弟敬猷守淮阴，别将韦超尉迟昭守都梁山。孝逸遣偏将雷仁智，攻敬业营，为敬业所败，不敢再进，监军侍御史魏元忠，语孝逸道："天下安危．在此一举，今大军逗留不进，远近失望，倘朝廷更命他将来代将军，将军将何辞自免呢？"孝逸尚在迟疑，忽闻左鹰扬大将军黑齿常之，由东都遣发，令为江南道大总管．来援孝逸。元忠又进语孝逸道："黑齿来援，朝廷已有疑心，为将军计宜率轻骑往击淮阴，或都梁山，除他犄角，敬业自无能为了。"诸将尚有异言，谓往击淮阴都梁，敬业必且赴援，两面受敌，如何自全？元忠道："避坚攻瑕，是兵家至计。敬业精锐，尽在下阿溪，利在速战，我若一败，大事去了。惟敬猷出自博徒，韦超等亦非宿将，兵又单弱，易为我克，敬业虽欲往援，势必不及，我得乘胜前进，虽有韩信白起，也恐不能抵挡了。"孝逸乃引兵击都梁山，阵斩尉迟昭，韦超夜遁，再进军击淮阴，敬猷也脱身遁还。于是孝逸遂直攻敬业。

敬业扼溪列阵，拥众自固。孝逸偏将苏孝祥，夜率五千人，用小舟渡溪进攻。渡方及半，已被敬业闻知，纵兵奋击，孝祥不及整军，只好挺刃血战，究竟势孤力涣，不克支持，徒落得浑身受创，堕水而亡，余从亦溺死过半。孝逸率诸军继退，战又不利，拟退守石梁。探报敬业营上，有乌鸟噪集。魏元忠与行军管记刘知柔，同语孝逸道："这是贼势将败的预兆。乌鸟集幕，势必空营。今敬业未退，鸟已先集．岂不是将覆灭么？今有一策可以破贼。"孝逸问是何策？元忠道："风顺荻乾．利在火攻，将军何不纵火焚敌呢？"叠观元忠所言，无不中窾，可惜为武氏爪牙，徒号智囊而已。孝逸极口称善，遂命军士各持火具，越溪再战。敬业正整军截击，不意对面敌兵，都用火弓火箭，接连射来。溪边芦苇甚多，正值冬天燥烈，朔风猛厉，一霎时四面延烧，卷入阵中。各军都立足不住，纷纷倒退。敬业尚欲防御，指挥部下，令骁壮居前，老弱居后，弄得阵势益乱，被孝逸督军疾进，一场乱捣，杀得溪流皆赤，岸草齐红。敬业等逃入江都，料知不能再守，乃焚图籍，挈妻孥，奔往润州。到了蒜山附近，见有追兵到来，忙乘舟入江，意欲顺流出海，东奔高丽。航行至海陵界，为风所阻，那知部将王那相，竟生变志，哄动兵士，杀死敬业、敬猷，及敬业妻子等，共枭得二十五首，持降孝逸军前。余党唐之奇、魏思温、韦超、薛璋诸人，一并被孝逸捕住，传首东都。只骆宾王遁去，不知所终。依《唐书本传》，不从《纪事本末》。至黑齿常之到江南，已是乱党肃清，不劳动手了。补笔不漏。武氏令尽杀徐氏宗族，只有思文得释出狱，免致连坐，召拜司仆少卿，且面谕道："敬业改卿姓武，卿可便姓武罢"。思文拜谢而退，寻且加授春官尚书。或言思文本与敬业同谋，乃免官复姓，可怜李勣百战功劳，只剩了思文一线，留遗曹州，系徐氏本籍。存奉宗祀。小子有诗叹道：

欲为儿孙作马牛，谁知宗族竟全休？
重泉有鬼应增恫，匡复无功逆案留。

敬业败殁，又有人入谮程务挺，说他与敬业通谋，免不得也要枉死了，下回再行申叙，请看官续阅自知。

中宗欲以天下与韦玄贞，无非是一恨语，不得作为实谈，裴炎果忠于事君，何妨委曲调护，今日不从，期诸他日，讵必急白太后，密谋废立耶？炎只知有武氏，不知有中宗，而其后卒为诸武所倾．枭首都亭，是何若强谏中宗，誓死廷前之为愈也。徐敬业起兵扬州，苟能用魏思温之策，直指河洛，锐图匡复，即至兵败身亡，犹不失为唐室忠臣。乃始以失职生谋，继以营巢致覆，死不足惜，例以翟义、袁粲诸人，且有愧焉。要之私心一起，身名两败，裴炎、徐敬业，皆以一私字误之，故本回叙二人事，皆有贬词。至若李景谌、李孝逸辈，佐武忘李，则更不足道云。

第三十一回
敕告密滥用严刑　谋臣复构成大祸

却说羽林将军程务挺，自预谋废立后，出任单于道安抚大使，防御突厥，因阿史那骨笃禄及阿史那元珍等，尚出没塞外，所以有此调遣。接应第二十九回。当裴炎下狱时，务挺尝密表申理，武氏为之不欢。至敬业败死，或上言务挺与敬业通谋，武氏也不加详审，遽令左鹰扬将军裴绍业，驰往务挺军中，宣敕处斩。务挺夙有勇名，为突厥所畏惮，及闻他正法，宴饮相庆。还有夏州都督王方翼，由安西都护调任，亦应二十九回。与务挺职务相关，且系废后王氏近亲，亦逮捕下狱，流徙崖州，辗转毙命。

越年，武氏以敬业早平，复改元垂拱，仍迁庐陵王哲至房州。武氏年已周甲，华色未衰，脂粉钗环，未尝少撤。自从高宗晚年，屡患风眩，不能与武氏常亲枕席，武氏已郁郁寡欢。好容易待到驾崩，临朝秉政，大权在握，一子废黜，一子居住别殿，也似禁锢一般。文武百官，要杀便杀，没一个敢行抗命，正是雌威大盛的时候。无如宫中少几个面首，终究是玉漏沉沉，绣帏寂寂，蓦然想起当年的冯小宝，下体过人，不亚嫪毒，与秦庄襄后私通。乐得叫他再入禁中，重图欢会。应二十四回。史称冯小宝卖药洛阳，因千金公主以进。稗乘上谓武氏为尼时，已与有染，今从之。小宝当然应召，两下儿都翻雨覆云，不减当年情味。武氏遂想出一法，令他为白马寺主，好借那超度祖宗的名目，往来宫掖，掩饰过去。且因他家世寒微，特命改姓为薛，与附马薛绍同族，令绍呼他为季父，何不直呼丈翁。又赐名怀义，宠赍甚优。身且不惜，遑问他物。宫廷内外，明知他是武氏的情夫，只因武氏凶焰滔天，怎敢非议？有几个不顾廉耻的狗官，反极意趋承，向怀义乞怜。怀义起初尚稍知顾忌，后来渐渐骄恣，出入竟乘御马，由宦官数人拥护，呵道扬镳，威赫无比。居然是个天子。士民不及走避，便被铁爪挝首，流血仆地。遇道士即令髡发，见朝贵即令下拜，甚至武承嗣、武三思等，皆奔走马前，执僮仆礼。就是对待姑夫，亦不过执子侄礼，何必降为厮仆。右台御史冯思勖，用法相绳，偶遇诸途，被怀义喝令侍役，殴击几死。独温国公苏良嗣，继刘仁轨后任，留守西京，武氏特召为左相，受职入朝。凑巧碰着薛怀义，勉强与他施礼，怀义竟不答拜，昂若无人。良嗣怒道：“何物秃奴，敢这般傲慢？”怀义骄肆已惯，怎肯忍耐，即与良嗣斗起嘴来。良嗣竟命左右拖出怀义，并把他掌颊数十下，快哉快哉！气得怀义火星透顶，急忙驰报武氏，偏武氏向他嬉笑道：“阿师只宜出入北门，若南衙系宰相往来，怎得相犯哩？”武氏毕竟聪明。这数句话，好似向怀义的秃头上，浇了一碗冷水，淋得气焰全消，只好自认晦气，没处报冤。武氏恐他再去闯祸，便托言怀义有巧思，使人宫营造，不得常出。补阙王求礼，未明武氏用意，反表请阉了怀义，免乱宫闱。看官！你想武氏肯从不肯从？含蓄得妙。

又越年，武氏佯说归政豫王，豫王倒也聪明，奉表固让。武氏仍然临朝，自思内行不正，恐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或致谋变，于是设立铜匦，令置都门，无论何人，统得告密。即将密奏投入匦中，饬心腹随时取陈。如有远方告密，且命地方有司，给马供食，使诣东都，如密奏确凿，即给官阶，否则亦不问罪。看官试想！这种法制，创造出来，不特挟有私嫌的人，可以乘机报怨，就使与人无嫌，也乐得捕风捉影，借此博个好官儿。胡人索元礼，因告密被召，面对称旨，立擢为游击将军，令他按问罪犯。元礼性最残忍，推审一人，必诱罪犯扳引数十百人，辗转牵连，积成

冤狱。武氏反说他明干，屡加赏赐。自己本是残忍，所以同声相应。尚书都事周兴、来俊臣等，纷起效尤，竞尚罗织。兴累迁至秋官侍郎，俊臣累迁至御史中丞，两人皆养无赖数百名，专令告密。意中欲构陷一人，辄使数处俱告，辞状相同，立即捕逮，严刑拷讯，无不诬服。又撰罗织经数千言，作为秘本，所用刑具，也是特别制造，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名号。或用机捩转狱犯手足，叫作风凰晒翅；或用物绊狱犯腰，引枷向前，叫作驴狗拔橛；或使犯人跪捧大枷，上置累甓，叫作仙人献果；或使立高木上面，引枷尾向后，叫作玉女登梯；或悬石捶犯人首，或烧醋灌犯人鼻，或用铁圈梏头，外加木楔，甚至脑裂髓出。种种酷刑，不可胜举，每讯囚犯，一声栁响，械具毕陈，犯人不待上身，已经魂飞天外。始终是一条死路，还是随口诬供，反得速死，省得熬受严刑。所以内外官民，视此三人，比虎狼还加厉害，大家重足屏息，不敢妄发一言。麟台正字陈子昂，目击心伤，乃上疏谏阻，略云：

> 今执事者疾徐敬业首乱倡祸，将息奸源，穷其党与，遂使陛下大开诏狱，重设严刑，有迹涉嫌疑，辞相逮引，莫不穷捕考察。至有奸人荧惑，乘险相诬，纠告疑似，希图爵赏，恐非伐罪吊人之意也。臣窃观当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故扬州构逆，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陛下不务玄默以救敝人，而反任威刑以失民望，臣愚暗昧，窃有大惑。伏见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及其究竟，百无一实。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奸恶之党，快意相仇，睚眦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讼，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如市。或谓陛下爱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宁所。臣闻隋之末代，天下犹平，杨玄感作乱，不逾月而败。天下之弊，未至土崩。蒸民之心，犹望乐业。炀帝不悟，专行屠戮，大穷党与，海内豪士，无不罹殃。遂至杀人如麻，流血成泽，天下靡然始思为乱，于是雄桀并起，而隋族亡矣。夫大狱一起，不能无滥，冤人吁嗟，感伤和气，群生疠疫，水旱随之。人既失业，则祸乱之心，怵然而生矣。古者明王重慎刑罚，盖惧此也。昔汉武帝时，巫蛊狱起，使太子奔走，兵交宫阙，无辜被害者，以千万数，宗庙几覆。赖武帝得壶关三老书，廓然感悟，夷江充三族，余狱不论，天下以安。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伏愿陛下念之！此奏亦鸣凤朝阳，故特录之。

疏入不省。同三品刘祎之，见武氏所为不合，私语舍人贾大隐道："太后既废昏立明，何必再临朝称制，不如指日归政，借安人心。"大隐阳为赞同，背地里密白武氏。也是告密。武氏当然怀恨，嗣复有人诬告祎之受赃，又与许敬宗妾有私，遂命刺史王本立推鞫。本立宣敕示祎之，祎之道，"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武氏闻知此语，怒上加怒，竟令处死。祎之临刑沐浴，自草谢表，立成数纸，仍然慷慨激昂，无一乞怜语。麟阁侍郎郭翰，太子文学周思钧，见祎之表文，互相赞叹。不料又为武氏所闻，贬翰为巫州司马，思钧为播州司仓。将军李孝逸，平乱有功，声望日重，免不得语中失检，武承嗣等诬他怨望，被黜为施州刺史。承嗣尚以为法未蔽辜，又捏造出数语来，谓孝逸自言名中有兔，兔系月中灵物，当为天下仰望，说得武氏又是滋疑。本拟将他诛死，还是记念前功，特令减死除名，流配儋州。孝逸竟病死贬所。太子舍人郝象贤，系故中书侍郎郝处俊孙，高宗时，处俊曾谏阻武氏摄政，忤武氏意，至是处俊已死，有人诬告象贤，说他私谋不轨，遂令周兴推治。这位罗织深文的周侍郎，是个好杀人的魔星，遂任情妄谳，遽说象贤谋反属实，应予族诛。象贤家人，当然惶急得很，争向监察御史任玄殖处呼冤。玄殖替他剖辩，反为武氏所斥，先行免官，然后将象贤处斩。象贤临刑，极口诋骂武氏，把她宫中的淫秽情状，一古脑儿扬说出来，且夺市人薪柴，殴击刑官。总是一死，乐得做个爽快。金吾兵上前拦阻，遂将象贤格死，武氏命支解遗骸，发象贤祖父坟茔，毁棺焚尸，家属骈戮无遗。随即定了一例，凡法官刑人，先用木丸塞住罪犯口中，免得胡言。

武承嗣又使人凿石为文，镌就"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字，涂以赤色，令雍州人唐同泰赍

献，只说是得诸洛水。武氏大喜，亲祀南郊，告谢昊天，且下敕当拜洛受瑞，称石为天授圣图，名洛水为永昌水，封洛水神为显圣侯。自己先御明堂，朝百官，加号圣母神皇。封唐同泰为游击将军，唐同泰名字，恐亦由当时特取。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等，于拜洛前十日，会集神都扈驾受图，当时传出一种谣言，谓："武氏将谋革命，借了洛水受图的名目，召集宗室，为屠戮计。"于是绛州刺史韩王元嘉，青州刺史霍王元轨，邢州刺史鲁王灵夔，豫州刺史越王贞，注见前。及元嘉子通州刺史黄公课，元轨子全州刺史江都王绪，灵夔子范阳王蔼，贞子博州刺史琅琊王冲，虢王凤高祖庶子。子东莞公融等，俱心不自安，未敢遽行。黄公课意欲先发，遂捏造庐陵王敕书，贻琅琊王冲，内云："朕遭幽絷，诸王应各发兵救我！"冲亦诈传庐陵王密命，分告诸王，谓"神皇将移李氏社稷，转授武氏。"一面募兵五千人，拟渡河取济州，先击武水。武水县令郭务悌，忙遣人至邻邑求援，莘县令马玄素，率兵千七百人，初欲中道邀冲，继恐力不能敌，驰入武水，与务悌协力拒守。冲进兵至武水城下，用草车塞城南门，纵火焚烧，拟乘火突入城中，不意火方发作，风反回扑，转致火烧自身，只好麾兵急退。部将董玄寂私语兵士道："王与国家交战，迹同叛逆，所以不得天佑，反致逆风哩。"大众听了，越觉气沮。及冲知玄寂有异志，将他斩首，众心益离，纷纷溃去。只剩冲家僮数十人，尚随左右，冲料不可成，还走博州，叩城欲入。门吏见他狼狈遁回，放入城阃，把他杀死。正欲传首报功，适左金吾大将军邱神勣，奉敕为清平道行军总管，前来讨乱。行到博州，官吏一律出迎，且持冲首以献。那知神勣起了歹心，拔出佩刀，尽将官吏斫毙，且入城屠掠千余家。看官道他是何意？原来是得了冲首。便欲争功，索性将官吏杀尽，便好说他同行助逆，由自己剿平，好向武氏前报绩去了。正是好计。

越王贞闻冲起兵，父子相关，自然响应，也发兵出陷上蔡。武氏命左豹韬大将军麴崇裕为中军总管，内史岑长倩为后军总管，张光辅为诸军节度，统师十万，往击越王贞，未免小题大做。削贞父子属籍，更姓虺氏。贞闻冲败，惶恐的了不得，驰使告寿州刺史赵瓌，与商行止。瓌不敢发言，独瓌妻常乐长公主，语来使道："为我转语越王，从前隋杨氏将篡周室，尉迟回系是周甥，尚举兵勤王，功虽不成，名留海内。今诸王皆先帝子，奈何不为社稷效忠？李氏已危若朝露，汝诸王不舍生取义，意将何待？大丈夫宁为忠义鬼，徒死亦何益呢！"语颇豪壮。来使还越王贞，贞乃尚欲进兵，可巧新察令傅延庆，也募得勇士二千余人，与贞相会。贞乃向众宣言道："琅琊虽败，魏相数州，有兵二十万，朝夕可至，汝等不必忧虑！"遂发属县兵，共得五千，分为五营，令汝南县丞裴守德为将，作为统辖，署九品以上官五百余人。其实皆出自胁迫，没有斗志。惟守德与他同心，他因将爱女嫁给为妻，署官大将军，每事与商。一面使道士及浮屠诵经，祷祝成功。左右及战士，均给避兵符，谓有神效。愚若村妪，如何成事？忽报麴崇裕等将到豫州，距城只四十里了。他已吓得面如土色，没奈何遣爱婿裴守德，及少子规，领兵出战，不到半日，两人杀得大败而回，兵士死亡过半。贞益大惧，闭阁自守，猛听得鼓声震天，料知外军进逼，越急得形色仓皇，不知所措。守德等统束手无策。左右语贞道："王岂可坐待戮辱？还请自行设法。"贞寻思无计，只得自去觅死，规亦自尽。守德及妻，一同随死。子女及婿，同入鬼门关，黄泉路上，幸不寂寞了。城中无主，不战自破。崇裕等入城后，检得贞等尸骸，一并枭首，持报东都。

武氏遂欲尽杀韩鲁诸王，命监察御史苏珦往查，有无通谋情事。珦查无实据，秉公复命。武氏一再诘问，珦抗言道："太后承先朝付托，应以仁恕为心，诸王并未通同谋叛，如何强入逆案呢？"武氏被他一驳，倒也不便加责，只得温颜与语道："卿系大雅士，我当别有任使，此狱原不必用卿呢。"乃改令周兴等覆验。兴即把"反是实"三字，复奏上去，遂收捕韩王元嘉、鲁王灵夔、黄公课及常乐长公主等，统至东都，迫令自杀。就是霍王元轨、江都王绪、东莞公融，亦坐与越王通谋，次第逮捕。绪与融骈首市曹，元轨防御突厥，积有战功，减死流黔州，载以槛车，行至陈

仓，也竟暴卒。纪王慎素来胆怯，当琅琊起兵时，檄告诸王，他独拒绝。周兴亦罗织入内，说他未曾告发，竟坐徙巴州，就道而死。济州刺史薛顗，及弟薛绪，绪弟附马都尉薛绍，也坐与琅琊王冲通谋，顗绪被诛。绍尚太平公主，贷他死罪，受杖百下，囚羁狱中，偏他禁不住痛楚，便即毙命。

又遣右丞狄仁杰，出为豫州刺史，办理乱后事宜。这位狄公仁杰，是唐朝有名的好官，他字怀英，系太原人氏，少时博通经籍，曾入京应试明经科，中途投宿逆旅，有孀妇乘夜私奔，坚拒不纳，未晓即去。此事不载史传，惟稗乘中有之，且记仁杰诗句云："美色人间至乐春，我淫人妇妇淫人。色心若起思亡妇，遍体蛆钻灭色心。"语太近俚，故不录入，惟录此事以示前型。既举明经，迭任内外官职，皆有政声，嗣为江南巡抚大使，焚毁淫祠一千七百余所，独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吴楚巫风，几从此廓清。至入任文昌右丞，因豫州乱平，乃奉诏出为刺史。狄梁公为唐室砥柱，故叙述从详。仁杰到了豫州，查问越王余党，统已由张光辅拘住，差不多有二三千人，不禁恻然道："人命至重，怎可这般滥捕呢。"乃概令释械，飞使密陈。大旨说是："罪囚甚众，实多诖误。臣欲有所陈请，似为逆人申理；若缄默不言，又违陛下钦恤至意。所以拜表渎陈，仰乞矜鉴"云云。旋接复旨，俱减死戍边。先是仁杰曾任宁州刺史，留有德政碑，至流犯道出宁州，父老俱迎劳道："我狄使君活汝么?"相携至德政碑下，且拜且哭，三日乃行，到流所亦为立碑。循吏榜样。时张光辅尚驻豫州，部将多恃功强索，仁杰不应。光辅入部将谗言，诘责仁杰道："刺史如何轻视元帅?"仁杰道："作乱河南，只一越王贞，今一贞已死，难道万贞复生么?"光辅不解所谓，又复穷诘。仁杰道："公率将士十万，前来平乱，乱已平靖，渠魁受戮，公乃纵兵暴掠，欲杀降人为己功，岂非是一贞已死，万贞复生? 仁杰奉命来此，为民除害，恨不得上方斩马剑，加置公颈，有甚么怕死哩?"光辅张目不能答，及还东都，奏言仁杰不逊，因迁仁杰为复州刺史，转徙洛州司马。至光辅得罪，乃复擢为地官侍郎，事见后文。

再说武氏因平定诸王，安然出巡，践着拜洛受图的旧约，嗣皇帝豫王旦，及太子成器等，一律随行。内外文武百官，及四夷酋长，也都扈驾。沿途鸾卫仪仗，及各种雅乐，与所有珍宝，一古脑儿陈列出来，慢慢儿的逐队进行。到了洛水岸上，已由当差的官吏，设起祭坛，备就黄幄，恭待那妖淫凶险的武太后，亲临主祭。鸾舆既至坛前，有无数宫娥彩女，簇拥武氏下舆，但见她首戴冕旒，身服衮袍，居然是从来未有的女皇帝，徐步登坛。豫王旦与太子成器，随行而上，廷臣夷酋等，左右分立坛下，香花缭绕，仙乐悠扬，当由武氏柔腰轻折，拜了三拜，随后令豫王及太子，依次拜讫，再命宣祝官读过祝文，乃将案前所供的瑞石，饬游击将军唐同泰，敬谨捧下，移置受图亭内，舁还都中。武氏亦上舆而归。这番巡幸，自唐兴以来，算做第一次热闹。武氏又令薛怀义监造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共列三层，下层像四时方色，中层象十二辰，上为圆盖，捧以九龙。上层象二十四气，也设圆盖，上施铁凤，高一丈，用黄金为饰，号为万像神宫。又在明堂北面，筑起天堂五级，中供夹纻大像。注见后文。大约登第三级，便已可俯瞰明堂了。工既竣，加封怀义为右威卫大将军，兼梁国公。何不封他比翼王?越年正月朔日，大飨万象神宫。武氏搢大珪，执镇珪为初献。嗣皇帝豫王旦亚献，太子成器终献。礼毕，由武氏高坐明堂，受百官四夷朝贺，即以垂拱五年，改为永昌元年，即中宗嗣圣六年。大赦天下，赐酺七日。小子有诗叹道：

雌龙得势竟猖狂，衮服居然御庙堂。
独怪男儿躯七尺，如何裙下效趋跄?

武氏经过这种举动，便想篡唐，免不得又要杀人了。欲知后事，且看下回。

武氏之淫刑以逞，虽曰人事，岂非天命? 周厉以监谤而亡，嬴秦有偶语弃市之刑，亦不数年而即灭，而武氏之令人告密，则尤过之。况内行不修，私幸怀义，外吏不择，宠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如此淫恶，乃任其横行无忌，天乎人乎? 越王贞父子，一举即亡，连坐者数十家，株累者数千人，而武氏则拜洛受图，筑堂受贺，倾万民之财力，张一己之淫威。人力或不足以胜之，而天道岂果无知耶? 吾阅此回，不禁为之慨然曰："是果唐祖若宗渔色之报也，岂非天哉?岂非天哉?"

第三十二回
武则天革命称尊　狄仁杰奉制出狱

却说武氏自拜洛受图后，遂想篡夺唐室，自称皇帝，武承嗣怂恿尤力，于是诸武相继揽权。直臣如苏良嗣等，已经罢去，索元礼、周兴、来俊臣，及其余酷吏，统依附诸武，专伺宗室及大臣，遇有嫌疑可指，即诬他谋反，次第捕戮。总计武氏改元永昌，至次年改元天授，相距不过年余，所杀唐宗及唐臣，几乎不可胜纪，最著名的表述如下：

唐宗以被杀之先后为次。

汝南郡王玮　鄱阳郡公谭　广汉郡公谧　汶山郡公蓁　零陵郡王俊　东平王续　广都郡公玮　嗣恒山郡王厥　嗣郑王璥　嗣滕王修琦父即元婴，已殁。豫章郡王亶父即舒王元名亦坐流致死。　泽王上金　许王素节及子璟，余子瑛琪琬瓚玚瑗琛七人。为天授纪元后杀。　南安郡王颖　鄅国公昭以上皆高祖太宗支派。宗室李直　李敞　李然　李勋　李策　李越　李黯　李玄　李英　李志业　李知言　李玄贞

唐臣次序同前。

御史大夫骞味道　天官侍郎邓玄挺　内史张光辅　洛州司马弓嗣业　洛阳令张嗣明　陕州刺史郭正一　相州刺史弓志元　蒲州刺史弓彭谊　尚方监王令基　同平章事魏玄同　夏官侍郎崔詧　彭州长史刘易从　梁州都督李光谊　陕州刺史刘延景　右武卫大将军黑齿常之　右鹰扬将军赵怀节　辰州刺史刘景先　地官尚书王本立　春官尚书范履冰　胜州都督王安仁　汴州刺史柳明肃　太常丞苏践言　曾江县令白令言　太子少保纳言裴居道　将军阿思那惠　尚书右丞张行廉　泰州刺史杜儒童　秋官尚书张楚金　麟台郎裴望及弟司膳丞琏。

以上被杀诸人，所有家属，俱流徙极边。且因周书有《武成》一篇，与自己武姓相合，目为符谶，乃令遵用周正，特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夏历正月为一月，称年为载，改元载初，牵合无理。封周汉后为二王，虞夏殷后为三恪，撤除唐宗室属籍，召用宗秦客为凤阁侍郎。秦客系武氏从姊子，具有小智，受职后日侍宫中，为武氏同改造十二字，由小子录述出来。

照为曌，亦作曌。天为兲，地为埊，日为囸，月为囝，星为〇，君为凬，臣为恵，人为𤯔，载为𡕀，年为𠡦，正为𠙺。毫无道理，适同儿戏。

武氏自名为曌，或亦作曌，改诏书为制书，晋授薛怀义辅国大将军，封鄂国公。怀义多聚无赖少年，度为僧徒，横行都中，人莫敢言。有僧法明，杜撰《大云经》四卷，奏达阙下，内言武氏乃弥勒佛下生，应代唐为阎浮提主。释氏以人世为阎浮提。武氏甚喜，颁行天下，旋敕两京诸州，建寺珍藏。侍御史傅游艺，竟率关中百姓九百余人，诣阙上表，请武氏自为皇帝，改国号周，赐嗣皇帝武姓。武氏佯为不许，却擢游艺为给事中。既而百官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合六万余人，联名上表，愿如游艺所请。不知如何卖嘱出来？嗣皇帝豫王旦，亦自乞赐姓武氏。为求生计，不得不尔。群臣复上言凤皇来仪，自明堂飞入上阳宫，还集左台桐树，良久方去。又有赤雀数万集朝堂，仿佛捣鬼。应请太后即日为帝，以应符命等语。武氏乃下制许可，易唐为周，旗帜尚赤，亲御则天楼，大赦天下，改元天授。即嗣圣七年。当

由群臣加上尊号，称为神圣皇帝。降嗣皇帝旦为皇嗣，赐姓武氏，皇太子成器为皇太孙。比新莽之篡汉，还要容易。一座唐室江山，竟轻轻的移入老淫妇手中。巾帼竟夺须眉，钗环变成弁冕，这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大变。就是汉朝的吕雉，晋朝的贾南风，也都应退避三舍哩。大笔淋漓。

过了五日，立武氏七庙于神都，追尊周文王为始祖文皇帝，妣姒氏为文定皇后。文王后妃，也想不到有此远代孝女。四十代祖平王少子武，为睿祖康皇帝，妣姜氏为康惠皇后。鲁国公武克己，已追赠太原靖王，至是尊为成皇帝，号称严祖，妣为成庄皇后。北平郡王武居常，已追赠赵肃恭王，至是尊为章敬皇帝，号称肃祖，妣为章敬皇后。金城郡王武俭，已追赠魏义康王，至是尊为昭安皇帝，号称烈祖，妣为昭安皇后。太原郡王武华，已追赠周安成王，至是尊为文穆皇帝，号称显祖，妣为文穆皇后。魏王武士彟，已追赠忠孝太皇，至是尊为孝明高皇帝，号称太祖，妣为孝明高皇后。罢唐宗庙为享德庙，只祀高祖以下三室，余俱废享。冬至祀上帝于万象神宫，以始祖及考妣配飨，百神从祀，封武承嗣为魏王，武三思为梁王，武攸宁为建昌王，武士彟兄孙攸归、重规、载德、攸暨、懿宗、嗣宗、攸宜、攸望、攸绪、攸止，皆为郡王，诸姑姊为长公主。改并州文水县为武兴县，比汉丰沛，百姓世世免役。

武氏以亲族乡邻，均得沾恩，独爱女太平公主，尚属向隅，未免缺典，遂加封食邑三千户。公主并无喜色，亦未表谢，武氏料她新亡附马，怏怏失望，薛绍囚死见前回。乃拟另为择偶，俾得新欢。凑巧武承嗣丧妻，因欲嫁公主为继室，已有成议，偏是公主不愿，仍无欢容，武氏不得已令她自择，公主竟靦然道："欲儿改适武氏，除非武攸暨不可。"想是承嗣面貌，不及攸暨。武氏道："攸暨自有妻室，难道儿愿作妾么？"公主微笑道："陛下为天下主，儿为陛下女，奈何与人作妾？但富贵易妻，也是常事，只教陛下一言，就玉成了。"武氏点头应允，便召入武攸暨，与商易妻事。偏攸暨素惮阃威，一时不敢承认，惹得武氏懊恨起来，竟尔放出辣手，潜令人毒死攸暨妻室，那时攸暨放心安胆，好娶这太平公主。公主也欢欢喜喜的，嫁与攸暨，婚仪不减当年，璧人依然好合，无怨无旷，各得其所了。攸暨得此宠女，阃威必且加倍，我为彼惧。武氏又令司宾卿史务滋为纳言，凤阁侍郎宗秦客为检校内史，给事中傅游艺为鸾台侍郎平章事，秦客潜劝武氏革命，所以得任内史。游艺入朝才期年，历衣青绿朱紫，时人称他为四时官宦。且与内史岑长倩，左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勖，左金吾大将军邱神勣，侍御史来子珣等，并得赐姓为武。既而宗秦客以受赃被黜，邱神勣史务滋张虔勖傅游艺，皆陆续得罪，依次受诛。周兴已进任文昌右丞，被人告密，说他与神勣同谋，武氏即命来俊臣鞫治。俊臣方与兴对食，接阅制敕，便语兴道："朝廷命我鞫一罪犯，只恐罪犯未肯实供，如何是好？"兴答道："这有甚么难处？若取一大瓮，四周用炭烧着，令罪犯坐入瓮中，不怕他不供认哩。"俊臣乃索大瓮，焙炭如兴言，然后起座告兴道："有内状鞫君，请君入瓮！"说着即将制敕付示周兴，兴不待阅毕，便已惶恐服罪。武氏加外俯原，但流兴至岭南，途中为仇家所杀。索元礼残酷，比兴尤甚，旋亦伏诛。也有此日。

是时唐朝宗室，诛黜殆尽，连故太子贤遗下三子，如义丰王光顺，及弟守礼、守义，俱幽禁宫中，就是豫王诸子，除太子成器外，亦只准在宫内居住，不得外出。表面上却赐他武姓，算作亲昵的样子，暗中实防他为变，实行监守。凤阁舍人张嘉福，竟图讨好，阴嗾洛阳人王庆之等数百人，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均史岑长倩，已升任右相，极端排斥，谓皇嗣为皇太子。内史岑长倩，已升任右相，极端排斥，谓皇嗣现在东宫，不应再有此议，因表请下制切责。武氏迟疑未决，召问地官尚书同平章事格辅元。辅元所对，与长倩同。武承嗣久伺储拉，闻两人不肯赞成，大为拂意，遂嘱令纳言欧阳通，诬劾两人逆状。欧阳通不肯诬奏，他又使私人告密，自己入宫进谗。于是岑格两人，被逮下狱。问官便是来俊臣，把长倩子也拘捕了来，诱他引入欧阳通。通明知不从承嗣，致有此累，对簿时侃侃辩论，毫不少屈。俊臣倚势作威，施以酷刑，五毒备至，通始终不肯诬服。俊臣竟捏造供词，说与长倩辅元，共同

谋反，冤冤枉枉的杀死三人，武氏又召王庆之入问道："皇嗣我子，奈何废置？"庆之答道："古人有云'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今陛下既登大宝，尚以李氏为嗣，臣实未解。"武氏道："汝且退去，待朕细思！"庆之伏地哀请，不肯即去。武氏乃赐给印纸，并面嘱道："汝欲见朕，可将此纸作为门证，门吏自不敢阻难了。"庆之乃叩首而出。承嗣因未得如愿，屡嗾庆之入请，庆之也愿为走狗，日日入宫求见。武氏未免惹厌，且默思易嗣一层，事关重大，究竟不宜速行，因复召凤阁侍郎李昭德入商。昭德笑道："天皇为陛下夫，皇嗣为陛下子，陛下身有天下，当传与子孙，为万世业，奈何以侄为嗣？从古以来，可有侄为天子，为姑立庙么？且陛下受天皇顾托，若以天下与承嗣，天皇便无从血食了。"这一席话，将武氏揭破谜团，遂令昭德出阻庆之，不许入见，且赐给昭德一杖，令他撵逐。昭德持杖出来，正值庆之昂然而入，自来寻死。当被昭德一把抓住，拖出门外，扬言语朝士道："此贼欲废我皇嗣，立武承嗣，我已奉敕给杖，扑杀此贼。"言已，即将杖交给朝士，令殴庆之。朝士正恨他滋闹，乐得摆布，立刻将庆之拖倒，先择他不致命处，殴了数百下，待他耳目中都已出血，乃再加数下，了结性命。受人嗾使者其听之！

武氏命武攸宁为纳言，起狄仁杰为地官侍郎同平章事。仁杰正色立朝，不肯谄事诸武，还有鸾台侍郎同平章事乐思晦，及右卫将军李安静，也与仁杰一般刚正，同为诸武所嫉视。诸武又嗾令来俊臣，暗地构陷，俊臣因仁杰方得向用，一时扳他不倒，独安静当武氏革命时，未肯联名劝进，乃即上书讦他谋反，并言思晦与安静友善，未免同谋。武氏最恨这谋反二字，便令俊臣严讯。安静朗声道："我乃唐室老臣，欲杀就杀，若问谋反，实无可对。"思晦也抗词不挠，当由俊臣指为实证，一道制敕，又将两人送入冥途。武氏反自谓如意，竟于天授二年冬季，改次年为如意元年。嗣又因二齿重生，复改如意为长寿。即嗣皇九年。

先是武氏常遣使存抚四方，留意选举，至此因改元加恩，引见存抚使所举人物，无论贤愚，悉加擢用。上等试用凤阁舍人及给事中，次等试用员外郎侍御史，及补阙拾遗校书郎，时人作诗嘲笑道："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攫读若瞿，把也。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有举人沈全交复续二语道："曲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御史纪先知闻全交续诗，遂劾他诽谤朝政，请杖示朝堂。好算先知。武氏笑道："但使卿等未常滥选，何恤人言？"武氏所忌，只有反案，余固不论。竟释置不问。未几，有制敕颁下，授郭霸为监察御史，当时又传出一种笑柄，叫做四其御史，或竟叫他吃屎御史。看官道是何因？霸前为宁陵丞，闻徐敬业起兵，自请往军前效力，有誓抽其筋，食其肉，饮其血，绝其髓等语，因此称为四其御史。中丞魏元忠遇疾，霸前往探问，私尝元忠粪，佯作喜色道："病人粪甘可忧，今系苦味，可保无虞。"元忠虽未面责，心中常恨他不情，病愈后，辄举以告人，因此又叫做吃屎御史。《唐书》作弘霸，《通鉴》作霸。霸系同安人，如何有越勾践遗风。武氏但喜他善谀，不管甚么卑鄙行为，所以他也得加官进禄了。

话休叙烦，且说来俊臣承诸武命，一意的谗构良臣。既已害死乐李两人，遂想连及狄仁杰，平白地兴起波澜，将仁杰拦入逆案，并将同平章事任知古裴行本，司农卿裴宣礼，左丞卢献，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一并罗织进去，狠狠的上了一疏，且请武氏降敕，有一问即承，罪得减死等语。武氏本深信俊臣，当然准奏，遂拘仁杰等下狱，由俊臣审讯。先诘仁杰谋反状，仁杰从容道："大周革命，万物维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妙语。俊臣不禁微笑道："好一个硬头官，实言不讳，免得动刑。"至问及任知古等，知古等也自知必死，答语与仁杰相符。惟魏元忠辨了数语，俊臣不复加讯，概令还系狱中。判官王德寿，入狱探视仁杰，劝他引入平章事杨执柔，当可免死。想是与执柔有隙。仁杰厉声道："皇天后土，可表忠忱，奈何使仁杰扳诬好人呢？"说至此，即用首触柱，血流被面，慌得德寿连忙摇手，再三婉谢，并嘱狱吏好生看待，方转身出去。你也只有此胆么？仁杰因守吏少宽，乃裂衣啮

指，血书冤状，置入棉衣中。次日，德寿又来看视，仁杰语德寿道："天时方热，我有棉衣一袭，请饬属吏转授家人，撤去棉絮。"德寿允诺，即令狱卒持付仁杰家，仁杰子光远，撤棉得帛书，遂叩阍告变，因得召见。武氏得了帛书，乃召问俊臣。俊臣给武氏道："仁杰等下狱，臣未尝褫他巾带，寝处很是安适，如果问心无愧，怎肯自供谋反哩？"武氏道："全案人犯，已俱供认吗？"俊臣道："只有魏元忠尚未实供。"武氏道："须再令问官审明，免得枉屈。"俊臣唯唯而退。

当下令侍御史侯思止复讯，他人不问，单问魏元忠。元忠仍然力辩，思止命将元忠倒挂起来。元忠道："我生得薄命，譬如骑驴遭坠，足结蹬上，为驴所曳哩。"思止益怒，欲改用酷刑。元忠道："侯思止你若要魏元忠头，尽管截取。若要元忠自供谋反，任你甚么拷打，我元忠却不便承认呢。"正说着，忽由通事舍人周綝到来，说是奉制勘视犯人。思止乃停止刑讯，忙遣心腹报知俊臣。俊臣急给仁杰等冠带，令见钦使。待周綝到了狱中，略略顾视，不发一言。俊臣即诈造仁杰等谢死表，令綝持还报命。

适值乐思晦子没入掖廷，年才九龄，生得眉目清秀，姿性聪明，偶为武氏所见，召问姓名。他却从容跪奏道："臣父乐思晦，得罪受诛，臣家已破。可惜陛下英明，国家大法，为来俊臣等所欺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择朝右忠臣，素经陛下信任，但令俊臣推讯起来，没一个不是叛党了。"想是狄仁杰等命不该死，所以有此慧童。武氏道："偌大的孩儿，倒也识得来俊臣么？"乃命他暂退，一面饬内侍至制狱中，宣入仁杰等人。仁杰等入谒武氏，行过臣礼，一齐呼冤。武氏道："卿等果有冤诬，为何前时自供反状？"仁杰慨然道："若非自承反状，早被搒死，哪得重见天日呢？"武氏又问道："为何复作谢死表，"仁杰等齐声道："臣等并无此事。"武氏令左右取表给示，经仁杰等审视，便道："这似判官王德寿手笔，臣等笔迹，无一相同，可见得是捏造了。"武氏不觉点首，便放他七人还家。七人谢恩退归，为武承嗣所见，忙入白武氏道："七人已有反意，陛下何故释放？"武氏道："得饶人处且饶人，况叛迹未露，何必滥杀大臣。"承嗣尚欲请武氏穷治，武氏道："王言无反汗，你可知道吗？"承嗣不能固争，乃怏怏趋出，密嘱台官等联名上奏，请诛仁杰等七人。台官不敢不依，草就了一篇模棱两可的文字，呈将进去。独侍御史霍可献，系裴宣礼的外甥，竟伏阙面陈道："陛下不杀裴宣礼，臣情愿效死阶前。"说着，竟首触殿阶，流血沾地。为了区区爵禄，竟甘心杀舅，且撞头出血，置父母遗体于不顾，富贵之惑人，一至于此。俊臣又奏称行本罪重，不可不诛。秋官郎中徐有功，看不过去，独挺身出奏道，"陛下有好生大德，俊臣等不能顺美，反欲劝陛下为暴主，究是何意？请陛下明察！"武氏乃宣谕道："卿等不必廷争，朕自有折衷办法呢。"言毕退朝，大众散归。是夕颁制，贬狄仁杰为彭泽令，任知古为江夏令，裴宣礼为彝陵令，魏元忠为涪陵令，卢献为四乡令，流裴行本、李嗣真至岭南。小子有诗叹道：

罗织经成可奈何，冤沉制狱罪囚多。
仅留七族更生庆，尚谪遐方受劫磨。

七人遭黜，诸武稍稍泄忿，不意过了数日，武承嗣竟奉命罢相，这真是出人意表了。究竟承嗣为何罢相，且看下回表明。

欲篡唐室，不得不杀人，此武氏之本意。故杀人最多，几乎不可殚述。本回列作二表，省却无数笔墨，此即执要驭烦之旨，而于武氏革命时之举动，却详载无遗，嫉其篡夺之恶也。欲安诸武，又不得不杀人，此非全出武氏本意，而武承嗣实为主动。故杀人虽多，究不若前时之甚。本回特归罪承嗣，所有被杀诸人，亦备述其冤诬之由来，可详则详，不必从略。至若狄仁杰等一案，尤加意演述，幸其得免于死，为唐室少留一脉也。作者于下笔时，俱有斟酌，正非随手掇拾者所得比尔。

第三十三回
安金藏剖心明信　僧怀义稔恶受诛

却说武承嗣是武氏爱侄，受封魏王，职任左相，端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唐朝宗室，及内外文武百官，好几多人为他所害，他还想捽去豫王，人为太子，不料反接到制敕，竟把他的左相重任，撤消了去。他也不识何因，及探问武氏左右，方知是由侍郎李昭德撺掇出来，不由的大怒道："昭德昭德！你敢在虎头上搔痒么？我总要你死无葬地。"伏下文昭德被杀事。正恨语间，忽又闻昭德已升授同平章事，越觉忍耐不住，竟出门上马，跑进宫中去了。原来昭德籍隶长安，素性刚毅，自入拜侍郎，杖死王庆之后，见前回。颇得武氏信任，屡与商议国政。昭德乘间密陈道："魏王承嗣，权势太重，应加裁制为是。"武氏道："承嗣是朕侄儿，所以特加重任。"昭德道："姑侄虽亲，究竟不及父子，子尚有弑父等情，况姑侄呢？今承嗣位居亲王，又兼首相，权等人主，恐陛下未必久安天位了。"武氏不觉瞿然道："朕未曾虑及此著，卿言也有可采哩。"遂亲下手谕，罢承嗣左相职，接连就令昭德同平章事。承嗣忿忿的跑至宫门，下马入宫，求见武氏。武氏传入，问他来意。承嗣道："陛下命臣免相，使臣得卸仔肩，臣不胜感幸。但昭德党同伐异，好肆排击，此人若参政柄，定致变乱，陛下应亟行贬黜，免得贻忧。"武氏正色道："我任昭德，才得安眠，他能为我代劳，奈何劝我贬黜呢？"承嗣再欲有言，武氏又摇首道："汝不必多说，我自有主见。"说罢，拂袖径入。承嗣碰了一鼻子灰，只好闷闷而回。势不可恃，若乘此急流勇退，亦可免异日赤族之祸。昭德入秉政权，裁抑酷吏，不遗余力，且禁吏民妄言祥瑞。或献入白石一方，中有赤文，昭德问道："此石有何异征，敢来妄献？"来人答道："因此石具有赤心，与他石不同，故此上呈。"昭德怒道："此石赤心，他石都要造反么？"驳得好。说得左右僚吏，一齐解颐，昭德即举石掷出，并叱逐来人。未几，又有襄州人胡庆，用丹漆写着龟腹，有"天子万万年"五字，亦赍陈阙下。足为乌龟皇帝之兆。昭德冷笑道："又来欺我么？"遂取龟过来，用刀一刮，灭尽字迹，因奏请将胡庆加罪。武氏道："小民无知，心实不恶，可饶他去罢！"自己也是心虚。补阙朱敬则，及侍御史周矩，趁着昭德参政的时候，均上书奏请缓刑，武氏也颇嘉纳。监察御史严善思，正直敢言，常因告密风盛，引为深恨，亦上疏规谏，武氏遂命他按问，他秉公讯鞫。所有告密事件，多是虚诬，共查出八百五十余人，悉令抵罪。罗织经从此失效，罗织党也从此少衰。来俊臣恨他破法，阴与侍御史侯思止、王弘义等，构陷善思，坐流驩州。李昭德代为营解，武氏亦知善思受冤，乃复召为浑仪监丞。旋有制禁人间藏锦，侯思止违禁私藏，被昭德察觉，杖死朝堂。思止目不识丁，由告密得官，本授为游击将军，他独面白武氏，求为御史，武氏语思止道："卿不识字，奈何作御史？"思止答道："獬豸何尝识字，不过能触邪呢。"武氏心喜，乃令官侍御史。受职后与来俊臣等，共同罗织，贻害吏民，及被昭德杖毙，远近称快。惟俊臣等失一爪牙，恨不得扑杀昭德，借报私仇，奈一时不能遑愿，只好勉强含忍。

武承嗣更怏怏失望，日夜谋去皇嗣，密嘱武氏宠婢团儿，人谮豫王妃刘氏，及德妃窦氏，即玄宗隆基生母。私挟巫蛊，咒诅乘舆。武氏信此为真，俟二妃入朝，竟一律杀死，连尸骨都没有着落。可怜豫王旦只背地拭泪，一句儿不敢多言。尚方监裴匪躬，及内常侍范云仙，私谒豫王，又有人告知武氏，俱被腰斩。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见

豫王。武承嗣又嘱团儿诸人，密告豫王隐蓄异图，武氏即命来俊臣推治，把豫王平日侍役，都拿至法庭。俊臣堂皇高坐，备列刑具，才拍一声惊堂木，已令人毛发森竖，不寒而栗。起初尚齐跪案前，均替豫王辩冤，怎禁得俊臣虎威，刑杖交加，或被笞，或被扑、或被夹，或被拶。不消半个时辰，已害得满庭人犯，血肉横飞，奄奄一息。俊臣尚再三迫胁，喝令供认，大众已不胜楚毒，没奈何自称愿供，案上即有数纸掷下，给大众拾写。突有一人闯入法庭，大呼道，"三木之下，何求不得？皇嗣未尝谋反，奈何硬说他反哩，我是一个乐工，本不敢与闻此事，但事关社稷，怎能不辩？我愿剖心出示，替皇嗣表明真迹。"说至此，即解衣露胸，取出亮晃晃的小刀，向胸前纵横一划，顿时鲜血直喷，晕倒地上，不省人事。赖有此人。俊臣望将出去，见他血渍满庭，僵卧不动，也未免心惊起来，慌忙下座出视，已是洞胸露腑，五脏皆见。即令左右抚他口鼻，尚有微微呼吸，似觉一息尚存。正思把他处治，已有宫监到来，传武氏命，令饬役舁他入宫。俊臣不敢违慢，便命二人舁着，随宫监同去，自己亦退堂停讯。暂将全案人犯，暂羁狱中，武氏因案情重大，预着人探察法堂，及闻有人剖心明冤，立命舁入，亲自验视，果然奏报不虚，乃急传御医入治。御医沈南璆等，悉心诊视，谓尚可施救，不致伤生。当下移入静室，由数医官运动妙手，先将五脏安置原处，然后用桑皮线缝好裂痕，外敷良药，令得生肌长肉，好容易调治竟夕，待至次日黎明，方见他口眼活动，渐渐有些苏醒转来。再灌以参汤，进以大剂，才觉一条性命，侥幸保全。御医复奏武氏，谓已无妨。武氏复亲身临视，因他身子尚不能动弹，概令免礼，但问他姓氏籍贯。他已少有知觉，硬撑了一声道："臣是太常乐工长安人安金藏，"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一语抵人千百。言已泣下。武氏也不觉黯然道："我有子不能自明，累汝至此，汝真是一个忠臣了。"乃令他静养，并派役服侍，返入内殿，嘱内侍传谕俊臣，将豫王左右侍役，尽行释放。一场大狱，才算冰消。

越年为长寿三年．武承嗣召集二万六千余人，上武氏尊号，称为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武氏最喜人谀，自然准请。又御则天楼受尊号，改元延载，免不得大飨宗庙，遍宴群臣，忙乱了好几日。武氏尚饶余兴，带同承嗣、三思，及太平公主等，往游后苑，此时尚值初春，余寒未退．各种花木，虽已生有枝叶，或已含蕊，尚未开放，没有甚么艳景，武氏道："这数日天气晴和，为甚么花尚未开哩？"承嗣道："时尚未至。"说到"至"字，三思即凑入道："想尚未接御敕，不敢遽开，若陛下降制催花，花神也应听命哩。"承嗣道："恐怕未必。"武氏也为默然。偏太平公主敢作敢言，更上前婉奏道："圣德覃敷，百神效顺，怎见得不能骤开？但请陛下降了慈谕，总有几株开放哩。"武氏经此一说，也不觉生了奇想，便命侍从取过纸笔，自题一诗云，"明早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这四句就作为制敕，递与太平公主。公主拣那花蕊最多的向阳树上，令侍从移取高梯，赍敕上登，悬挂树梢，然后随了武氏，又玩赏一回，方才回宫。越宿起来，公主即遣侍女探视，返报上苑群花，果已开放。喜得公主心花怒开，匆匆梳洗，即往报武氏。武氏也欣然道："果有此事么？"当下传令免朝，饬王公大臣，侍宴后苑。待至午牌已近，乃启驾临幸，到了苑中，百官俱已鹄候，排班庆贺。武氏格外心欢，四面一瞧，有好几处花枝，向日吐葩，红白相间，也自以为花神效命，万汇含芳。更兼武三思、太平公主，及王公大臣等，争献谀词，引得这位老淫妪，眉飞色舞，笑逐颜开，此事不见正史，惟稗史中偶载及此，但初春天气，风日晴和，也应有数树开花，笔下演述，亦极得分寸，不涉张皇。当下开筵欢饮，列坐传觞。酒至半酣，命内侍查明花名，一一报闻。约报至数十种，武氏忽问道："牡丹花开未？"这一句问将过去，转令查报花名的内侍，噎住了喉，不敢发声。武氏又问道："尚未开么？"内侍只好应了一声"是"字。武氏竟转喜为怒道："此花不中抬举，快与朕剷移苑外，贬谪洛阳。"内侍奉谕，传旨园官，园官即将园中所植牡丹，悉数移出，散种野外。嗣是牡丹花改称洛阳花。语见《事物纪原》。

武氏宴毕还宫，心下还带着三分不足，不似开宴时的满面喜容，三思却又想出一法，召集四夷酋长，请铸铜铁为天枢，铭刻武氏功德，竖立

端门外面。武氏准奏，即令姚玮为督作使，大聚铜铁，铸冶起来。诸胡集钱至百万亿，购办铜铁，尚嫌不敷，乃更采敛民间农器，凑成二百万斤，方得敷用。天枢形状似柱，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共有八面，环以铜龙，负以铜兽。柱巅制一云盖，盖上有四蛟，捧一大珠，这番工作，越年始成。三思作文，大旨在黜唐颂周，武氏自署名号，叫作大周万国颂德天枢，一并镌刻柱上。又将群臣蕃酋的名氏，亦附入下面，这也是千古未有的特色呢。以有用之铜铁，作无用之柱脚，实是呆鸟。

是年八月，梨花盛开，免不得有人称瑞。武氏也以为瑞征，御殿时笼在袖中，取示廷臣。大众又是称贺。独同平章事杜景佺伏奏道："目下已值仲秋，草木黄落，不意此花独荣，阴阳失序，咎在臣等。"满廷都是佞臣，独景佺有此正论，恐亦与梨花相同。武氏闻言，未免愕然，半晌才道："卿算有宰相才。"语毕退朝。会李昭德奏劾王弘义，坐流琼州，弘义行至中途，诈称奉敕追还，返道汉北，为昭德所闻，忙令侍御史胡元礼往验，察出诈谋，立刻杖毙。来俊臣亦坐贪淫罪，贬为同州参军，急得诸武不知所措，忙运动凤阁鸾台，你一疏，我一奏，说得昭德非常专恣，不由武氏不动起疑来。可巧突厥寇边，遂调昭德为行军长史，随着朔方道大总管，率领契苾明、曹仁、师沙吒、忠义等十八将军，往御突厥。

突厥阿史那骨笃禄等，常侵边境，前由程务挺、黑齿常之两人，相继防御，始终不敢深入，至两人被戮，防边无人，骨笃禄出入无忌，只因年老多疾，所以一出即归。延载元年，骨笃禄病死，弟默啜颇有勇略，即自立为可汗，率众寇灵州。武氏却用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人物，出为行军大总管，初令辖新平道，继令辖代北道，旋复令辖朔方道。看官道是何人？原来是辅国大将军鄂国公薛怀义。真是奇极。备述官衔，越觉挖苦。怀义是个秃奴，晓得什么兵法？只因与武氏是老姘头，乃得仰沐荣封。且武氏非彼不欢，如何调他统军？肉战则可，兵战其可乎？说来又有一段隐情，表明后方可知晓。怀义受封鄂国公，越发骄横，所有平时用费，概得向库中支取，不加限制。竟有惟王不会之遗规。他却想出一种巧思，每月开一无遮会，召集善男信女，大会寺中，见有恣色的妇人，就留住禅房，任情取乐。妇女信佛者其听之！都人统畏他势焰，就是妻女被淫，也只好忍气吞声，不敢过问。他又募度壮僧数千人，作为帮手，这种壮僧，也不安本分，无非是采花问柳，倚翠偎红，所以洛阳女儿，已不知被他蹧踏若干。怀义日在寺中，与僧众肉身说法，还有何心入宫应卯？武氏传召，时常托词不赴，十次中不过应酬三四次，累得武氏欲火难熬，别寻一个主顾，便是御医沈南璆。南璆房术，不让怀义，武氏恰也欢慰，但恐怀义在外闯祸，且闻他僧徒多系力士，索性借御寇为名，令他率众北征，若得战胜，原不愧为知人，否则令他师徒毙敌，也好杜绝后患。揭出武氏心计，发前人所未发。偏是怀义交运，一经出师，胡虏便退。此次武氏疑忌李昭德，令他为行军长史，又命一个同平章事苏味道，做了行军司马，陪着昭德，掩饰人目，一面令怀义格外得意，连朝廷宰相，都受他节制，或肯不顾存亡，前去效死。怎奈天下事往往出人所料，怀义未到朔方，突厥兵又复退去。那时怀义自然折回，沿途与昭德议事，屡有龃龉，还都后也奏称昭德恣肆，竟贬昭德为南宾尉。嗣又因杜景佺等，附会昭德，不能匡正，也将他贬徙远州。无非由梨花一奏所致，可见前时称为相才，实是一句讥讽语。怀义曾造夹纻大像，留供天堂，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夹纻漆成，异常精采。应三十一回。至是为风所摧，由武氏令怀义重修。怀义又支取库银数百万两，督工赶筑，忙碌了两三月，才得修复原状，因入宫复旨。武氏只淡淡的答了"知道"二字。怀义见武氏没甚兴采，也即退出，默思从前何等亲昵，今自班师以后，修造大像，已历十旬左右，从未经过召幸，此中定是有人庖代，所以这般疏淡。乃私下访问宫人，宫人都受武氏密嘱，未敢通风，因此也探听不出。左思右想，得了一策，特请在朝堂开设无遮会，经武氏批准，即潜在朝堂下面，掘地为坑，深约数丈，埋着许多纸糊殿阁，泥塑佛像。至开会时，乃从坑中引上，对着大众，但说从地中涌出，预兆祯祥。又密取牛血，画一大像头颅，高二百尺，但捏称是刺诸膝上，得血绘成。以己比牛，也没甚荣耀。一时

哄动都市，士女云集，怀义出钱数十车，望空散掷，令他争拾，甚至互相践踏，伤毙老弱多人。次日，复在天津桥南，张像设斋，预邀宫廷大小官吏，届时诣席，官吏惮怀义威焰，不敢不来，只有武氏高居深宫，连日不闻足音。怀义越加怀疑，就从散席以后，留住二三知己，盘问宫中情状。当时有个快嘴人物，说是御医沈南璆，日夕入侍，那怀义不禁大愤道："反了反了。"武氏所防惟反，是对着臣僚；怀义所防惟反，是对着武氏。写来极有趣味。随即送别好友，等到一更以后，竟悄悄的到了天堂，放起火来。

这天堂在明堂北面，占居高巅，天堂被火，明堂自然延烧，更兼风势猛烈，越烧越旺。照耀都中，几同白昼，一班禁卫军，合力灌救，毫不见效，延及天明，方得扑灭。一座金碧辉煌的明堂，已变做乌焦巴弓，无一完木。最可叹的是夹纻大像，裂作数百段，漆血气布满都城，都是民脂民膏。武氏正加号慈氏，命设酺宴，忽闻明堂大火，未免惊惶，拾遗刘承庆，请辍朝停酺，上答天谴，武氏颇有允意。独纳言姚玮，谓明堂是治政地，非宗庙比，不应自加贬损，乃仍然视朝，赐酺百官。左史张鼎，且上言火流王屋，适显周家祥瑞。通事舍人逢敏，复奏称弥勒显道，有天魔烧宫，焚坏七宝台等情，这是意中恒事，无伤圣德。刘承庆谓是天谴，已涉无稽，张鼎逢敏等语，更不值一噱。武氏微笑不答，但说："由内外工徒，不知戒火，因有此变。"当下仍令怀义更造天堂明堂，又铸铜为九州鼎，及十二神，各高一丈，分置四方。

怀义因纵火无罪，越加骄蹇，且斥武氏负情忘义，别图所欢，当下一传十，十传百，免不得传到武氏耳中。武氏大为懊怅，因恐投鼠忌器，不便下手，忍耐了好多日，已是残冬，又改元为天册万岁，未几又改元证圣。累届朝贺，怀义多不与列，且更说出许多秽语，直把那武氏淫亵情状，一古脑儿都宣扬出来，武氏时有所闻，遂召入太平公主与她熟商。公主本武氏爱女，所有宫中情事，无一不知，便对武氏道："臣女早欲奏闻陛下，只因陛下不言，臣女亦何敢先言？试思陛下系何等圣佛，托生人间，欲选三五侍臣，自应就公卿贵阀中，看他姿禀秾粹，方准入选，奈何令怀义秃奴，得侍左右呢？"武氏道："我亦有悔意，但欲除此人，颇费周折。"公主道："这有何难？"武氏又接入道："他手下有许多力士，若略一通风，必将谋变，就使指日剿平，已被他许多毁谤，岂不是大损名誉么？"你亦自顾名誉么？公主笑道："这事委臣女往办，管教他身首两分，毫无他虑。"武氏喜道："我就叫你便宜行事。你须小心！"公主应声趋出，即召驸马从兄武攸宁，密嘱数语，再选十数健妇，嘱令如此如此。大家唯命是从，分头往办，待到黄昏时候，公主即遣一武氏心腹，召怀义入宫。怀义闻召，未免一喜一疑，喜的是又蒙召幸，疑的是何故复召？乃带着力士数名，策马驰入，行至宫门，见宫中没甚动静，方敢下马趋进，大踏步上了殿阶。阶前只有数妇，阻住力士，不准随入。怀义见殿阶上下，止立妇人数名，料想没有他变，放心入殿。不意背后突遭一击，痛得眼花缭乱，跌倒殿中，才呻吟了一声，已被众妇人揿住，用着最粗的铁链，捆缚起来，再把木丸塞入怀义口中，令不得言。怀义尚望徒众入救，杀猪似的狂喊，谁知武攸宁已指挥健卒，拥出阶前，一阵乱斫，将怀义的随身护符，杀得精光，乘势入诛怀义，刀光一闪，了结性命。当将尸骸拖出，掷入火堆，剩得几根烬余残骨，送入白马寺，压置塔下。小子有诗叹道：

淫僧敢自乱宫闱，况复骄横肆毒威。
粉骨非真能蔽罪，徒留秽史付人讥。

怀义既诛，太平公主遂荐引一个妙年郎君，入为武氏的男妃。欲知此人为谁，容至下回再表。

本回以安金藏、薛怀义为主脑，而外此各事，随笔穿插，无断续痕，此由阅史时独具眼光，见得当时事实，俱属相因，因甲得乙，因乙得丙，因丙得丁，彼此关连，自然绾合耳。其所以用安金藏、僧怀义为主脑者，表金藏之忠，暴怀义之恶也。武承嗣欲夺储位，累潛豫王，盈廷大臣，不闻代白。安金藏一乐工耳，独能剖心明信，为豫王辨白冤诬，此其忠为何如乎？怀义秽乱宫闱，横行不法，虽由武氏之溺情床闼，纵令骄淫。而怀义恃势作威，肆无忌惮，开无遮会以污妇女，火明堂以泄私仇，此其恶为何如乎？表之暴之，为后世示劝惩，此正维持风教之苦心也。余事多见细评，不必赘述云。

第三十四回
累次发兵才平叛酋　借端详梦迭献忠忱

却说太平公主，引入少年，陪伴武氏，这人姓张名昌宗，系故太子少傅张行成族孙。昌宗有兄易之，曾袭荫居官，累迁尚乘奉御，兄弟皆丰姿秀美，通晓音律，昌宗年仅及冠，更生得眉目清扬，身材俊雅。太平公主先为说项，引得武氏动情，然后召入昌宗，衣以轻绡，扑以朱粉，浴兰芳，含鸡舌，送入武氏宫中。武氏瞧入眼中，早已十分中意，一经侍寝，说不尽的旖旎，描不完的缠绵，薛怀义无此风情，沈南璆亦惭形秽。武氏生平，从未经过这般酣艳，此番天缘相凑，幸得这个妙人儿，遂不禁百体皆酥，五中俱快，绸缪竟夕，尚觉是欢娱夜短，恋恋情深。艳语不涉猥亵。昌宗暗想，这个老淫妪，真是天下尤物，居然能通宵达旦，极乐不疲。自己还恐招架不住，遂把乃兄易之，亦推荐上去。武氏谓恐一时无两，昌宗道："臣兄材力过臣，且善炼药石，陛下若召来一试，便觉臣言非虚哩。"棣萼多情，却也难得。武氏允诺，次日即召幸易之，果然枕席工夫，比乃弟尤为进步，不过柔情媚骨，似觉稍逊一筹，武氏各有取材，也与他彻夜交欢，越宿起床视朝，即封昌宗为云麾将军，武氏专封情夫为将军。岂因他肉战胜人吗？易之为司卫少卿，特赐甲第，并给奴婢橐驼牛马等物，外加美锦五百匹。嗣是二张轮流进御，大得武氏欢心，宠遇无比。晋授昌宗为银青光禄大夫，追赠二张父希爽为襄州刺史，母韦氏臧氏，并封太夫人。臧氏系昌宗生母，年逾四十，姿色未衰，有是子应有是母。平时常有外遇，尚书李迥秀与她有私，武氏竟许为情夫，准他来往。推己及人，好算是特别仁恩。二张权力日增，不到一旬，已是门无隙地，威震京都。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争谒门墙，伺候颜色，甚至亲与执鞭，非常羡慕，号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

惟自怀义死后，天堂明堂，仍然派人督造，越年乃成，规模比前时稍狭，华丽不减当初，易名为通天宫，又改元为万寿通天。即嗣圣十三年。武氏方铺张扬厉，粉饰太平，祀南郊，封中岳，去越古慈氏诸号，改称天册金轮大圣皇帝，赐酺十日，举国若狂，不料东北警报，陆续前来，转令武氏无暇行乐，只好遣将调兵，出御朔方。原来营州北境，向有东胡种落，作为窟穴，渐渐的生齿日蕃，分设奚及契丹二部。突厥勃兴，契丹臣附突厥，奚亦间通贡使。至唐武德年间，突厥渐衰，契丹酋长孙敖曹，乃叩关入朝。太宗时威振四夷，契丹别帅窟哥，及奚帅可度者，并率部众，内附唐廷，就契丹部置松漠府，即授窟哥为都督。奚地置饶乐府，即授可度者为都督，均赐姓李氏。太宗伐高丽，常发奚契丹兵从军。高宗显庆时，窟哥可度者皆死，奚与契丹连叛，由定襄都督阿史德枢宾等，次第讨平，仍然臣服。至万岁通天元年，营州都督赵文翙，残酷不仁，虐待契丹部众，于是松漠都督李尽忠，及归诚州刺史孙万荣，共举兵攻陷营州，杀死文翙，尽忠即窟哥孙，自称无上可汗。万荣即敖曹孙，为尽忠先锋，纵兵四掠，所向残破。武氏闻警，亟遣左鹰扬卫大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节等，率兵往讨，并命梁王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纳言姚璹为副，陆续出都。改李尽忠名为李尽灭，孙万荣名为孙万斩。武氏专改他人姓名，不脱妇人咒诅习气。

曹仁师等行至幽州，遇有唐兵自营州逃回，报称前为虏寇，被絷地牢，今闻王师大至，寇已乏食，所以放还。契丹果真乏食，何妨杀死俘囚。乃无故释还，显是有诈。张玄遇麻仁节两人，急欲争功，带领部兵，兼程前进，驰至黄獐谷，又有许多老弱番

兵，前来迎降，面目都含饥色。又是一个诈降计。两将益以为寇兵乏粮，正好一鼓荡平，便驱兵深入。但见沿途一带，羸牛瘦马，或立或卧，越觉贪功心炽，一口气跑至西硖石谷。这西硖石谷的地方，最称险阻，两旁山峦层叠，林箐纵横，真个是行军绝路，未便轻进。两将也不管利害，见路即行，适值夕阳西下，天气阴沉，仄径羊肠，苍茫莫辨，还是不肯住脚，闯将进去。忽听得号炮一声，胡哨四起，大众才有些慌忙，免不得东张西望。哪知番众突出，四面杀来，急切里无从退回，已觉叫苦不迭。偏契丹兵逐队拥上，统是骁悍的步卒，前队是长枪兵，专戮面部，后队系挠索兵，专绊马足。唐军都是骑士，上下不能两顾，顿时人仰马翻，不是被杀，就是被擒。玄遇、仁节两将，措手不及，也被绊马索绊倒，一并擒去。契丹将孙万荣，搜得两将兵印，即诈为文牒，遣报曹仁师各军，说是官军大胜，仁师部将燕匪、石宗、怀昌等，乐得前去分功，因兼程疾进，不遑寝食，正走得人困马乏，又被契丹伏兵，左右邀击，害得全军覆没，无一生还。明明自去寻死。

败报驰达东都，武氏再遣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为清边道大总管，出讨契丹，且募全国系囚，及士庶家奴，有力从军，悉令调发。攸宜未曾出境，万荣已进兵崇州，凉州都督许钦明兄钦寂，为龙山军讨击副使，逆战失利，致为所擒，万荣移兵围安东，令钦寂招降安东都护裴玄珪，钦寂佯为应诺。及至城下，呼玄珪与语道："狂贼不道，必遭天殃，灭亡便在目前，公宜厉兵坚守，毋失忠节。"万荣大怒，将他杀毙，即督兵攻城。城上矢石如雨，才行退去。钦寂弟钦明，也为突厥所虏，后亦殉难，时人称为二忠。既而突厥默啜可汗，表请和亲，愿率部众助讨契丹。亦非善意。武氏遂遣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左卫郎将署司宾卿田归道，赍册授默啜为迁善可汗，兼左卫大将军。默啜出袭松漠，适值尽忠惊死，万荣外出，被默啜乘隙、掩入，把尽忠、万荣的妻子，及所有辎重，尽行掳去，万荣无家可归，索性专寇唐境，攻陷冀州，杀刺史陆宝积，屠吏民数千人。再驱众攻瀛州，河北震动。魏州刺史独孤思庄，胆小如鼷，悉驱城外居民，入城守卫，一面飞表乞援。武氏知他怯懦，乃起彭泽令狄仁杰，往代思庄。仁杰遭贬，见三十二回。仁杰抵任，遣民归农，且与语道："距寇尚远，何必仓皇。万一寇至，我也自能支持，不劳百姓。"大众拜谢，欢跃而去。

唐廷再命复官尚书王孝杰，羽林卫将军苏宏晖，统师十七万，往击孙万荣。行至东峡石谷，正遇契丹前锋，立即与战。契丹兵略略交锋，便即引去。又是诈计。孝杰纵兵追击，宏晖继进，途中七高八下，崎岖难行，前面适有一大岭，两旁峭壁悬绝。孝杰策马先登，不防契丹兵回扑转来，势如猛虎，所当辄靡。岭上喊声连天，宏晖尚在岭下，竟不管孝杰死活，马上返奔，剩得孝杰孤军，也是立足不住，纷纷散乱。孝杰被番众一挤，堕崖身死，余众亦多半伤亡，逃脱的没有几人。唐军又败。武攸宜方至渔阳，闻孝杰败死，吓得魂魄飞扬，不敢前进。万荣遂进屠幽州，分兵陷瀛州属县，大掠而南。孝杰记室张说，飞马回奏，武氏也觉惶急起来，更用右金吾卫大将军武懿宗为行军大总管，与右豹韬卫将军何迦密，出师援应。诸武只能残害朝臣，不能击走胡虏，武氏专信母族，安得不败。接连又命御史大夫同平章事娄师德，为清边道大总管，右武威卫大将军沙吒忠义，为清边中道前军总管，统兵二十万，即日北行。懿宗军至赵州，闻契丹兵将到冀州，便欲南遁，将士请坚壁清野，为疲贼计。懿宗不从，遽退还相州，沿途抛弃军械，不可胜计。万荣复进掠冀州，入屠赵州。

先是万荣破王孝杰时，曾在柳城西北四百里，依险筑城，留住老弱妇女，及器械辎重，留妹夫乙冤羽居守。突厥默啜可汗，探悉情形，又发兵潜往，突入新城，掳住乙冤羽，便把全城蓄积，悉数取归。嗣复故意将乙冤羽纵去，令报万荣。万荣已狡，默啜尤狡。万荣方招诱奚部，夹攻唐军，气焰很是鸱张。偏由乙冤羽驰报，新城失守，害得神色沮丧，寝食不安。那部众的眷属，都在新城，一闻陷没，个个恟惧，皆无斗志。奚部兵士，见他这般情状，料知不能胜唐，也有变心。唐神兵道总兵杨宏基，及清边道前军副总管张九节，侦知底细，便与奚人结了密约，夹击万荣，里应外合，前犄后角，立将万荣军捣破，杀得血肉模糊，万

荣只率轻骑数千名,夺了一条血路,落荒东走。张九节从间道驰出,截击万荣去路,万荣进退两难,回马斜奔,趋至洛水东岸,手下已是散尽,止剩家奴数人,乃下马憩息,凄然长叹道:“今欲归唐,罪大难容,归突厥亦死,归新罗亦死,奈何奈何?”言未已,那头颅已应声坠下。看官欲问何人下手?当然是他的家奴。奴持首献唐军。还有万荣骁将李楷固、何务整,亦至幽州求降。时狄仁杰已升任幽州都督,好言抚慰,送往东都,并安抚河北百姓,不妄戮一人。独武懿宗所至残酷,遇有难民自拔来归,多指为贼党,刳心剖胆,穷极惨状。及班师还朝,且奏言河北从贼诸民,应悉数夷族。左拾遗王求礼在侧,奋然出奏道:“小民素无武备,力不胜贼,只好暂时屈从,本意何尝欲反。懿宗拥强兵数十万,望风退走,以至贼徒滋蔓。今贼幸告平,反欲移罪草野,尽加屠戮,试思自己不忠,怎能责人?臣请先斩懿宗,以谢河北百姓!”快哉快哉!我应浮一大白。懿宗无词可辩。

武氏乃下制大赦,改万岁通天二年为神功元年,且因默啜有功,复令阎知微、田归道同使突厥,册默啜为特进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知微见了默啜,舞蹈三呼,似对着武氏一般,甚至吮他靴鼻,归道独长揖不拜。一佞一直,相去何如。默啜以归道无礼,拘住不遣,但令知微南归,求允婚约,并乞给还六州降户,及单于都护地。此外尚有谷种彩帛农器铁等件,亦在要索项中。知微唯唯从命,返见武氏,请允所求。武氏道:“前时突厥降众,曾分居丰胜灵夏朔代六州,目前户口蕃息,差不多有数千帐了。单于都护府地,由先朝百战得来,奈何轻许?就是谷帛等物,亦应酌量赐给,不宜多与。”凤阁侍郎李峤,从容接口道:“陛下圣见甚明,突厥所求,断难轻许。臣思戎狄无亲,贪利寡信,若骤允所请,便所谓借寇兵,赍盗粮了,不如严兵扼守,以绝狡谋。”说至此,又有两人进言道:“欲取姑予,也是对外的良策,况默啜为国立功,正应羁縻勿绝。归道又被他留质,若一律拒斥,彼必戕我天使,发兵寇边,契丹余党,均为所用,恐边境又无宁日了。”武氏视之,乃是纳言姚琦,及鸾台侍郎杨再思。当下沉吟半晌,方徐徐答道:“二卿所言亦是,朕当酌给便了。”越宿下制,竟拔还六州降户数千帐,并给谷种四万斛,杂彩五万段,农器三千具,铁四万斤。且指令默啜女为亲王妃,约期亲迎。惟单于都护府地,未曾提及,此制颁到突厥,默啜乃遣还归道。归道入朝,与阎知微争论廷前,知微谓和亲可恃,归道谓和亲不可恃。武氏有左袒知微意,归道叹息而出。武承嗣子淮阳王延秀,年少翩翩,尚未娶妻,武氏令娶默啜女为妃,约于来岁行亲迎礼。预备金帛亿万,作为聘仪,届期乃发。

承嗣老且渔色,罗致美女,充入后房。右司郎中乔知之,有妾名碧玉,秀艳绝伦,通文字,善歌舞,知之非常宠爱,视若奇珍,偏被承嗣闻知,竟令女媪至知之宅,佯言由姬妾所遣,邀碧玉往教妆梳。知之不好拒绝,只得令碧玉赴承嗣第。一去数日,未见回来。知之一再探问,均被门吏所阻,且加以讥笑,气得知之无法可施,归作绿珠怨一首,令女仆辗转投递,方得缴与碧玉。碧玉正为承嗣所逼,勉强羁留,既得知之来笺,立即展览,词云:

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斛十买娉婷。此日可怜偏如许,此时歌舞得人情。君家闺阁不曾观,好将歌舞借人看。意气雄豪非分理,骄矜势力横相干。辞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铅粉。百代离恨在高楼,一代红颜为君尽。

碧玉览毕,暗暗泣下,明知诗中寓意,叫她自尽,遂将诗系裙带间,拚了一命,往投井中。不愧绿珠。及承嗣令人抢救,已是无及,徒捞得一个芳骸,不能复活,惟裙带间诗迹尚留,由承嗣检视,知是知之所贻,遂讽酷吏罗告知之,把他下狱处死,籍没全家。不意石崇之后,复有乔知之。自时李昭德、来俊臣两人,均已起用,昭德入为监察御史,俊臣入为司仆少卿,两人惧不改旧性,一个是锋芒未敛,一个是暴纵自如。明堂尉吉顼,闻箕州刺史刘思礼,与洛州录事参军綦连耀,阴结朝士,谋为不轨,遂入白俊臣。俊臣令上书告变,武氏即使武懿宗穷治,辗转牵连,杀死同平章事李元素、孙元亨等三十六人,亲旧连坐,或

贬或窜，多至千余家，俊臣欲专为己功，复罗告吉顼，亏得吉顼入诉武氏，自陈心迹，才得免祸。俊臣又复得宠，也百计钩致美姝，甚至矫敕夺人妻女，诸武本与他有旧，任他所为，此外无人敢捋虎须，独李昭德素来嫉视，拟罗列俊臣罪恶，痛奏一本。奏尚未上，俊臣已诬他谋反，先被下狱。自是俊臣愈加恣肆，自言才比石勒，阴蓄异图，意欲将皇嗣庐陵王太平公主，及武承嗣三思以下诸王，一古脑儿列入反案，统行捽去，好教他独揽朝纲。古人说得好，"众怒难犯，专欲难成。"俊臣想把满朝权贵，一并陷死，难道别人果没有知觉，受他侮弄么！当下由诸武及太平公主，共发俊臣罪状，也将他拘系狱中。刑官严讯得实，请立处极刑。奏上三日不报。吉顼已升任中丞，从武氏游苑中，代为执辔，武氏问及外事，顼答道："外人惟怪陛下不杀来俊臣。"武氏道："俊臣有功国家，朕不忍遽置死地。"顼又答道："俊臣诬杀忠良，罪恶如山，乃是国家的大蠹。若处他死刑，外人必称陛下圣明，陛下奈何尚惜此贼哩。"武氏点首，及回宫后，竟批令昭德、俊臣，一并弃市，时人都为昭德呼冤，为俊臣称快。俊臣受诛，仇家皆抉目摘肝，剖心割肉，顷刻即尽。道旁争相贺道："从今以后，夜间始得安眠了。"世人亦何苦为酷吏。

武氏自俊臣死后，也悔从前听信蜚言，杀人过甚。乃进徐有功为殿中侍御史，擢姚元崇为夏官侍郎，召魏元忠为肃政中丞，并征狄仁杰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愁霾阴气，渐渐销融。

惟武承嗣、三思等，尚谋夺储位，屡次营求，狄仁杰常以为忧，苦未得言。越年，复改元圣潜，即嗣圣十五年，是年中宗还宫。武氏为三思所惑，欲立他为太子，乘着酺宴期内，召问相臣。众莫敢对，独仁杰从容奏陈道："从前太宗皇帝，栉风沐雨，手定天下，传诸子孙，先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归他族，恐先灵未惬，反启危机。且姑侄与母子，孰亲孰疏？陛下立子，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倘或立侄，臣未闻有侄姑宗庙呢。"武氏道："这是朕的家事，卿不必预闻。"你也学李勣语么？仁杰道："天子以四海为家，四海以内，何一非陛下家事？况元首股肱，义同一体，臣备位宰相，怎得不预闻呢？"武氏道："据卿说来，仍立豫王为是。"仁杰复道："弟不可先足，庐陵王并无大过，应该召还庐陵，待庐陵百年后，兄终弟及，未始不可。"武氏稍稍感悟，总还踌躇未决。是夕，梦见鹦鹉飞入，自折两翼，醒来甚觉奇异。曾与二张同梦否？翌晨临朝，顾语仁杰道："朕昨梦大鹦鹉，两翼皆折，这是何兆？"仁杰道："陛下姓武，鹦鹉就是寓音，两翼便是两子，陛下将二子保全，两翼自然复振了。"借梦讽谏，可谓善言。武氏不觉称善，乃把册立诸武意，搁起不提。

二张兄弟，与吉顼友善，常相过从，顼从容进言道："公兄弟贵宠逾恒，天下侧目，不立大功，恐难自全。"二人惶恐问计，顼遂答道："天下未忘唐德，都想迎立庐陵王，主上春秋日高，大统总须付托。武氏诸王，非所属意，公等何不劝立庐陵？既慰众望，且建巨勋，不但可以免祸，并且可长保富贵了。"二张齐声道："敬受明教！"嗣是入宫值班，与武氏喁喁私语时，即以顼言为请。床头语容易动人，遂令武氏幡然变计，决拟召还庐陵王。小子有诗咏道：

敢将嗣主锢房州，十四年来久被幽。
幸有良臣图反正，从容数语脱羁囚。

究竟庐陵王是否还都，容待下回说明。

契丹入寇，武氏三次出师，迭用诸武为统帅，武三思偷安榆关，武攸宜逗留渔阳，武懿宗退保相州，无一有用材。卒至塞外丧师，至再至三，乃徒改万荣为万斩，尽忠为尽灭，犬鸡之谊，何当挞伐。彼尽忠之死，万荣之诛，亦赖天心之不欲绝唐，而因出一默啜以牵制之耳。岂武氏之威灵乎哉？武氏知诸武之无用，固未敢易嗣，而来俊臣之恶贯满盈，自速其死，酷吏去而贤臣进，然后唐室方有转机，鹦鹉入梦，讽谏有人，狄公以外，复有吉顼，天之有意扶唐，于此益见。故本回事迹，乃反周为唐之一大关键也。

第三十五回
默啜汗悔婚入寇　狄梁公尽职归天

却说武氏用二张言，乃遣职方员外郎徐彦伯等，召庐陵王哲至东都。庐陵王与韦妃诸子，一并诣阙，入朝武氏。武氏留居宫中，佯称为他疗疾。狄仁杰因事涉诡秘，尚觉怀忧，进入宫求见，武氏与语庐陵王事。仁杰道："陛下既召还庐陵王，何故未得一见？"武氏道："卿尚疑朕么？"随即呼庐陵王出幄。仁杰审视果确，才下拜顿首道："王已还宫，人未曾晓，怪不得议论纷纷，还疑是假了。"武氏乃令庐陵王出舍龙门，备礼迎还，中外大悦。武承嗣以计划失败，郁郁不乐，竟至成疾。次子延秀，因武氏指婚胡女，亲迎届期，不得不遣往突厥。武氏复令阎知微署春官尚书，与署司宾卿杨齐庄，赍金万两，帛万匹，偕延秀同行。凤阁舍人张柬之入谏道："自古到今，未有中国亲王，娶夷狄女，还请陛下详察！"武氏不省，且出柬之为合州刺史。至延秀到突厥南庭，承嗣已一命呜呼，长子延基袭爵，本应称为嗣魏王，武氏因犯承嗣讳，特改号继魏王。二名不偏讳，武氏改嗣为继，全然是宦官宫妾丑态。承嗣早死数年，还算幸事"突厥可汗默啜，闻延秀到来，先召入阎知微。知微即将礼单奉呈，由默啜验收毕。默啜竟变色道："我女应配李氏，奈何来一武家儿？我突厥世受李氏恩，闻李氏尽被屠灭，只有两子尚在，我将发兵辅立。俟得正位，送女未迟。"金帛已收，女却不嫁，还要说出绝大道理，令人拍案叫绝。这一席话，说得知微面色如土，不由的跪下叩头，吁请如约。你说和亲可恃，究竟靠得住否？默啜笑道："汝何必多虑，尽管留居我国，我便许汝为南面可汗，可好么？"知微听得"可汗"二字，又不觉喜出望外，拜谢而起。默啜叱令左右，将延秀拘住，不准入见，且写了一封责问书，遣杨齐庄折还。武氏正静待和亲消息，忽由齐庄返谒，报称突厥悔婚状，且呈上来书。武氏一瞧，不禁大怒，看官道他书中写着何语？乃是数武氏五大罪，列述如下：

> （一）是前时所给谷种，俱系蒸熟，布种不生。（二）是金银器多系伪劣，并非真物。（三）是突厥可汗，曾赏给中使等绯紫，俱被武氏剥夺。（四）是彩帛统系疏恶。（五）是突厥可汗贵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门户不敌，休得妄想结婚。

最后结语，乃是进取河北，南下勤王，将反周为唐等情。气得武氏这张粉脸，青一块，红一块，几乎像个黑煞红神。当下派司属卿武重规为天兵中道大总管，又是一个武家儿。右武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天兵西道总管，幽州都督张仁亶为天兵东道总管，统军三十万，出征突厥。再遣左羽林大将军阎敬容、李多祚，为天兵西道后军总管，将兵十五万为后援。各军依次出发，渡河北进。

默啜已自率十万骑，南向击静难、平狄、清夷等军。静难军使慕容玄崱，迎降默啜。默啜遂入围妫檀等州，又分兵攻陷定州，杀刺史孙彦高，及吏民数千人，再进兵赵州。刺史高叡与妻秦氏，募集吏民，及所有家奴，执械守城。默啜见刀兵森列，旗帜严明，倒也不敢轻攻，乃令阎知微至城下招降。知微一面招谕守吏，一面与番众交手蹋歌，示欢乐状。守将陈令英登城俯语道："尚书位任非轻，乃供虏役使，且与虏蹋歌，得勿知愧否？"知微道："人生但求行乐，何必拘拘名节。我教你等出降，便是此意。"全无心肝。高叡也在城楼，即用箭射知微，知微慌忙引退，回报默啜。默啜即引兵围城，高叡夫妇，日夕巡守，不敢少懈。偏长史唐波若，潜为敌应，引入虏兵。也想去蹋虏歌么？虏众纷纷登城，叡与秦氏，知不可守，

仰药待死。经虏众舁见默啜，默啜示以紫袍金狮子带，且与语道："降我赐汝官，否即就死。"叡还顾秦氏，秦氏道："酬报国恩，正在今日。"说了两语，便即闭目待死，叡亦不发一词，越宿俱为虏所杀。夫妇尽忠，完名全节，后来朝廷赐谥曰节，追赠叡为冬官尚书。不没忠臣不没烈妇。

赵州被陷，吏民非死即降。默啜又入攻相州，寇势益炽。武氏改号默啜为斩啜，不忘故智。悬赏购斩啜头，许封王爵。调任沙吒忠义为河北道前军总管，李多祚为后军总管，往援相州。一面立庐陵王为皇太子，复名为显，赐姓武氏，命为河北道元帅，出御突厥。改封豫王旦为相王，领太子右卫率。先是突厥启衅，大兵迭发，都城因募民为兵，月余不满千人。及太子为元帅，应募日众，不到三五日，即数满五万人。太子乃自请出师，武氏不许，但命狄仁杰为副元帅，令代行元帅事，率军北征。武氏亲饯都门，仁杰拜命而去。途次迭接军报，乃是默啜大掠赵定二州，得男女八九万口，悉数坑死，取金帛北归。仁杰忙檄各道兵追剿，自己也督领十万骑，倍道疾趋，到了赵州境外，不见一虏，就是各道人马，也没有一兵一卒到来，乃长叹数声，回驻赵州。

未几，奉制为河北道安抚大使。仁杰疏请曲赦河北诸州，一无所问。幸得武氏批准，乃招抚百姓，凡经突厥驱掠等人，悉令递还原籍。散粮施赈，修驿通师，自食蔬粝，严禁部兵侵扰百姓，河北复安。阎知微由突厥纵还，武氏命磔死天津桥，夷他三族。蹋歌之乐何如？乃制令各道班师，并召还仁杰，改授内史。武氏复得改忧为喜，行乐深宫。事有凑巧，那吐蕃将赞婆弓仁，俱率部众来降。武氏大喜，忙令羽林军飞骑往迎。原来吐蕃自钦陵为相，威行四方，钦陵居中秉政，子弟出握兵权，内外相维，强盛了二十余年。回应二十八回。武氏临朝，曾屡次发兵往讨，迄无成功。惟长寿元年，由西州都督唐休璟，乃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等，破吐蕃兵，夺还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仍置安西都护府，发兵驻守。钦陵又常入寇，与守兵相争，互有胜负。万岁通天元年，又遣使求和，请罢安西四镇戍兵，并乞分突厥十姓地，当由武氏派通泉尉郭元振，与议和约。元振索还吐谷浑诸部，及青海故地，方得与突厥五姓相易。钦陵不从，彼此相持不决，几成悬案，会吐蕃赞普器弩悉弄，年已寖长，因患钦陵擅权，密与大臣论岩等，谋除钦陵。可巧钦陵外出，器弩悉弄托词游猎，号召兵士，掩捕钦陵亲党，得二千余人，一并杀死。又遣使召还钦陵兄弟，钦陵闻变，抗命不受。器弩悉弄自引兵往讨，钦陵兵溃自杀。钦陵弟赞婆，素守东方，钦陵子弓仁，曾统辖吐谷浑七千余帐，至是同来款塞，情愿投诚。既得中使礼迎，遂欢天喜地的入朝晋谒。武氏面授赞婆为辅国大将军，兼归德郡王，弓仁为左羽林大将军，兼安国公，皆赐铁券。赞婆愿为中国戍边，乃更授右卫大将军，令即率部众戍河源谷。才经年余，赞婆病死，追赠安西大都护，另遣御史大夫魏元忠，为陇右诸军大总管，率同陇右大使唐休璟，严备吐蕃。适值吐蕃将麹莽布支，入寇凉州，休璟邀击洪源谷，披甲陷阵，六战皆克，斩首二千级，莽布支遁去，休璟凯旋。

还有一种可喜的事情，也是同时奏报。先是契丹降将李楷、固骆、务整，由狄仁杰解送东都，廷臣以连番出兵，将士多为二人所伤，拟处置极刑，以慰冤魂。武氏却也踌躇，命将二人系狱待决。应前回。会召仁杰还朝，问及二人处置。仁杰奏道："楷固、务整，骁勇绝伦，他能为契丹尽力，也必能为我效忠，但请加恩抚驭，不患不转为我用。"武氏乃命将二人赦罪。仁杰复请给官阶，因再加楷固为左玉钤卫大将军，务整为右武威卫大将军，令出剿契丹余党，二将同往朔漠，捕得余党多人，还都献俘。武氏受俘含枢殿，改元久视，擢两人为大将军，且封楷固为燕国公，赐姓武氏。大集群臣，入殿赐宴。武氏亲举觞赐仁杰道："事出卿力，卿可尽此一觞。"仁杰受饮毕，且奏道："这是陛下威灵，将帅尽力，臣有何功可言？"武氏嘉他谦让，欲加厚赐，仁杰固辞，才算罢议。吐蕃契丹事，皆随突厥事带叙，此即属辞比事之法。

但是仁杰入相，也非全出武氏明鉴，追溯由来，实是纳言娄师德所荐引，仁杰未曾知晓。自与师德同列朝班，常挤令出外，因此师德出讨契丹，事平归来，见前回。即外调为陇右诸军大

使，管领屯田事宜，继复调任并州长史，兼天兵道大总管。仁杰有时入商政务，武氏颇称师德知人，仁杰独奏道："臣常与他同僚，未尝闻他知人呢。"贤如狄梁公，尚不能无私意。武氏微笑道："朕得用卿，实由师德推荐。师德能荐卿，难道不得为知人么？"仁杰不觉怀惭，及退，语同列道："娄公盛德，我为所容，今日才得知觉，未免愧对娄公呢。"嗣是仁杰记在心中，仍欲引与共事。偏师德年已七十，竟病殁会州。师德字宗仁，郑州原武人，身长八尺，方口博唇，生平与人无争，遇事辄让。常因弟出守代州，教他耐事，弟谓："遇人唾面，由自己舐干，总好算是忍耐。"师德道："唾面须待自干，若必欲拭净，尚是违拂人意呢。"时人闻言，皆服他器量。师德自高宗上元初年间，入任监察御史，至武氏圣历二年乃殁，相距几三十年，这三十年间，大狱屡兴，罗织不绝，独师德与世无忤，从未殃及。出为将，入为相，以功名终身，这就是他器宇深沉的好处。唾面自干之言，正适用于当日，否则亦未免有误。相传袁天纲子客师，传习父业，相术亦多奇中。常与友渡江，登舟后，偏视舟中诸人，鼻下皆有黑气，拟挈友返岸，忽见一伟丈夫神色高朗，负担前来，便即登船，因私语同伴道："贵人在此，我辈可无忧了。"及舟至中流，风涛迭起，终得达岸。客师问伟丈夫姓名，答称"娄师德"三字。这时候的娄师德，尚未贵显，客师已目为贵人。照此看来，人生安危，关系命相，亦来可知。述及轶闻，无非因师德为当时贤相，故不惮烦词。师德死后，得追赠幽州都督，予谥曰贞，这且按下。

且说武氏愈老愈淫，逐日召幸二张，尚嫌未足，乃更广选美少年，入内供奉，创设控鹤监丞主薄等官，位置私人，另择才人学士，作为陪选，掩人耳目，于是用司卫卿张易之为控鹤监，银青光禄大夫张昌宗，左台中丞吉顼，殿中监田归道，夏官尚书李迥秀，凤阁舍人薛稷，正谏大夫员半千，均为控鹤监内供奉。半千奏言："古无此官，且所聚多轻薄士，不如撤消。"看官！你想这武氏正爱他轻薄，肯信他的说话么？当下将他调出，令为水部郎中。武氏除视朝听政外，日夕与这班供奉官，饮博为乐。易之、昌宗，更仗着武氏宠幸，谑浪笑傲，无所不至。太平公主及驸马武攸暨，亦混作一淘儿，混情嬉戏。氏且召入太子相王，也教他脱略形迹，相聚为欢，嗣又替他想出一法，令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与武攸暨、张易之、昌宗等，订一盟约，誓不相负，并祭告天地明堂，把誓文镌入铁券，留藏史馆。嗣是彼此莫逆，越闹得一塌糊涂。还有一个上官婉儿，系故西台侍郎上官仪孙女，仪被诬死，家族籍没。见前文。婉儿生未及期，与母郑氏同没入掖庭。及年至二七，妖冶艳丽，独出冠时，更且天生聪秀，过目成诵，所作文艺，下笔千言，好似平日构成，不假思索，因此才名大噪。唐宫中何多尤物？武氏召她入见，当面命题试文。婉儿一挥即就，呈将上去。经武氏瞧了一周，果然是珠圆玉润，调叶声和、尤喜那书法秀媚，格仿簪花，不由的极口称许，因即留住左右，命掌诏命。自万岁通天以后，所下制诰，多出婉儿手笔，武氏倚为心腹，甚至与昌宗交欢，也不避忌。婉儿情窦初开，免不得被他引动，更兼昌宗姿容秀美，尤觉得欲火难熬。一日，与昌宗私相调谑，被武氏瞧着，竟拔取金刀，插入婉儿前髻，伤及左额，且怒目道："汝敢近我禁脔，罪当处死。"亏得昌宗替她跪求，才得赦免。婉儿传中，只载婉儿忤旨，《控鹤监秘记》中详叙其事，惟语太秽亵，特节录之。婉儿因额有伤痕，常戴花钿，益形娇媚.嗣是不敢亲近昌宗。惟深宫曲宴，仍未尝一日相离。可笑那腐气腾腾的王及善，由刺史进任内史，竟劾奏二张侍宴，失人臣礼，当由武氏调文昌左相，名为优待，实是疏忌。中丞吉顼，常嫉视武懿宗，说他退走相州，毫无胆力。懿宗忍耐不住，与顼相争，武氏出力调解，顼尚断断不休。惹得武氏动怒起来，勃然道："顼在朕前，尚轻视我宗，他日还当了得么？从前太宗皇帝，有马名狮子骢，性暴难驯，朕尚为宫女，从旁进言道：'妾能制服此马，惟须用三物，一铁鞭，二铁挝，三匕首。'太宗常称朕胆壮，今日倔强如汝，亦岂欲污朕匕首么？"妇道尚柔，武氏犹自鸣得意，亦思太宗若明妇道，宁令汝横行至此？顼听了此言，不觉汗下，拜伏求生。武氏方才色霁，叱令退出。诸武遂谮顼弟倚势冒官，顼竟坐贬为固安尉。陛辞时得蒙召见，顼顿首道："臣永辞阙廷，愿陈一

言。”武氏问他何语？项答道：“合水土为泥，有无冲突。”武氏道：“有什么冲突。”项又道：“分半为佛，半为天尊，有冲突否？”武氏道：“这却难免。”项复道：“宗室外戚，各有阶级，庶内外咸安。今太子已立，外戚尚封王如旧，他日能勿冲突么？”武氏道：“朕亦想念及此，但木已成舟，只好慢慢留意罢。”项乃拜辞道：“但愿陛下留意，天下幸甚。”言已自去。左监门卫长史侯祥，因吉顼撤差，丐求补缺，百计钻营，尚未见效。武氏又改控鹤监为奉宸府，更增选美少年供差。右补厥朱敬则上疏奏阻，略云：

> 陛下内宠，有张易之、昌宗足矣。近闻长史侯祥等，明自媒衒，丑慢不耻，求为奉宸府供奉，无礼无义，溢于朝听。臣职司谏诤，不敢不奏。

这奏上后，同官都替他捏一把冷汗，偏武氏嘉他直言，竟赐彩缎百端。意欲笼络敬则，所以加赐。惟宫中追欢取乐，仍然如故。武王思且奏言昌宗系王子晋后身，乃由武氏令著羽衣，吹凤笙，骑一木鹤，往来庭中。文武都作诗赞美，恬不知羞。昌宗兄张同休，得入为司礼少卿，弟昌仪得为洛阳令，均倚势作威，势倾朝右。鸾台侍郎杨再思，谄事张氏，得入为内史，越觉献媚贡谀。当时竞誉昌宗，谓六郎面似莲花，再思独指为谬谈。昌宗问故，再思道：“语实倒置，六郎岂似莲花？乃莲花似六郎呢。”昌宗也为解颐。

武氏年近古稀，也恐死期将近，乐得任情纵欲，再博几年欢娱，所有一切朝政，都委任这同平章事狄仁杰。独任狄公，是武氏聪明处。仁杰以复唐自任，对着武氏却婉言讽谏，屡把那切情切理的言语，徐徐引导，所以武氏也被感悟，目为忠诚。武氏常谓仁杰道：“朕欲得一佳士，秉枢机，究竟何人可用。”仁杰对道：“文学如苏味道、李峤等，皆一时选。但佐治有余，致治不足，必欲取卓荦奇才，莫若荆州长史张柬之。”武氏乃擢柬之为洛州司马。越数日，又问仁杰，仁杰道：“前荐张柬之，尚未擢用。”武氏道：“已迁任洛州了。”仁杰道：“柬之有宰相才，不止一司马呢。”乃复擢为秋官侍郎。仁杰又尝荐夏官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桓彦范，泰州刺史敬晖等数十人，后来皆为名臣。或语仁杰道：“天下桃李，尽在公门。”仁杰道：“荐贤为国，并非为私呢。”仁杰长子名光嗣，圣历初为司府丞，武氏令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仁杰竟以光嗣荐，乃晋拜地官员外郎，才足称职。武氏尝语仁杰道：“晋祁奚内举得人，卿亦不愧祁奚了。”惟仁杰有卢氏堂姨，居桥南别墅，一子已长，未尝入都城，仁杰常有馈遗，每值休沐，必亲往问候。适见表弟挟着弓矢，携了雉兔，来归进膳，见仁杰在座，一揖即退，意甚轻简。仁杰因白姨母道：“仁杰现已入相，表弟所愿何官，当为尽力。”姨笑道：“宰相原是富贵，但我只生一子，不愿他服事女主呢。”高操出仁杰上，故特为表明。仁杰赧颜而退。久视元年九月，狄仁杰卒，年七十一。大书特书。武氏闻讣，不禁泣下道：“朝堂自此无人，天夺我国老，未免太速呢。”乃追赠文昌右相，谥曰文惠。中宗复位，晋赠司空，睿宗朝又加封梁国公。小子有诗咏狄梁公道：

> 唐室垂亡赖转旋，满朝谁似狄公贤？
> 休言事女污臣节，名士原士贵达权。

仁杰殁后，应另有一番黜陟，待小子下回叙明。

武氏之威，只能行于朝廷，不能行于蛮夷，故契丹方平，突厥又炽。武氏欲和亲以羁縻之，而默啜谓我女须嫁李氏，安用武氏儿，反若名正言顺，无可指驳，夷狄且有君，不如诸夏之亡，吾为唐室愧矣。当日者嬖幸擅权，盈廷芜秽，无一非武氏家奴，惟娄狄二公，以功名终，颇有重名，然娄师德只务圆融，不知大体，所差强人意者，惟狄仁杰一人。纲目于仁杰之殁，不系周字，明其始终为唐，未可以周臣视之，硕果仅遗，所关者大，本编于仁杰亦无贬词，宜哉！

第三十六回
证冤狱张说辨诬　诛淫竖中宗复位

却说狄仁杰已殁，他相如苏味道、李峤、陈元方等，均不逮仁杰。味道尝言人生处事，当模棱两可，不必过明，时人号他为苏模棱。峤徒有文名，当时上瑞石颂，称为皇符，贻讥人口。元方较为清谨，惟因细事不奏，忤武氏意，已经罢职。武氏乃悉心选择，另用数人，韦安石为同平章事，崔玄玮为天官侍郎，张嘉贞为监察御史，三人均有清操，为世所重。又都御史苏颋，覆按宿狱，平反多人，都下始乏冤囚。久视二年，仍用正月为岁首，改元大足，寻复改为长安。三月间雨雪数寸，苏味道称为瑞雪，率百官入贺，侍御史王求礼出阻道："三月雪为瑞雪，腊月雷可称瑞雷么？"一语驳倒。味道不从，及武氏视朝，即相率拜贺，求礼独昂然道："今阳和布令，草木发荣，天乃下雪为灾，怎得诬称瑞雪？臣见味道等阿谀取悦，均不值一辨呢。"武氏为之不欢，辍朝竟入。越数日，又有人献三足牛，味道又欲入贺。求礼扬言道："物反常为妖，牛本四足，如何缺一？这乃政教不行的现象呢。"味道乃止。

肃政中丞魏元忠，奉宸监丞郭元振，相继外调，控御突厥吐蕃。元忠出为萧关道大总管，转徙灵武道，驭军持重，寇不敢逼。元振出任凉州都督，择险加防，南境硖石置和戎城，北境碛石置白亭军，拓境千五百里，且命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兵食俱足，转饷无烦，突厥默啜可汗，无隙可乘，乃遣属吏莫贺干入朝，愿以女妻太子儿。武氏意在羁縻，归使许婚。默啜始释武廷秀南还，边境少宁。魏元忠还任旧职，兼检校洛州长史，治事严明。洛阳令张昌仪，仗二兄势力，素不守法，每入长史衙听值，出入自由，至元忠莅任，屡加训斥。张易之家奴，暴乱都市，又由元忠逮捕，立毙杖下，二张挟恨遂深，武氏却进元忠同平章事，因此二张愈加侧目。歧州刺史张昌期，系易之弟，奉召为雍州刺史，复被元忠奏阻。元忠且面奏武氏谓："承乏宰相，不能尽忠死节，反令小人在侧，罪该万死。"看官试想！小人二字，明明是指斥二张，二张听了，哪有不贼胆心虚，恨上加恨。会武氏有疾，二张遂欲构陷元忠，司礼监高戬，常侍太平公主，往来宫中。二张隐含醋意，乃诬称元忠与戬私议，谓："武氏年老，不若倚附太子，为永久计。"是语传达武氏。武氏大怒，竟命将元忠及戬，下狱待质。据此看来，二张与太平公主亦未免有暧昧情事。一面召太子相王，及诸宰相，使元忠与昌宗参对，两下争论未决。武氏疾已少愈，拟亲加面讯。昌宗欲引一证人，为必胜计，自思与凤阁舍人张说，颇为亲密，遂暗中嘱令作证，当以好官相酬。说当面允诺，不料为同僚宋璟所知，竟于临讯这一日，预待朝房。昌宗与元忠，两人入诉武氏前，又复辩论不休，昌宗谓："可问张说，彼亦闻元忠言。"武氏即召说入朝，将至朝门，兜头碰着宋璟，璟便与语道："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不可党邪陷正，自求苟免。就使得罪被窜，亦播荣名。万一不测，璟当叩阁力争，与君同死。万代瞻仰，在此一举。"元忠不死，赖有此言。侍御史张廷珪、左史刘知几两人，俱在璟侧，廷珪援朝闻道夕死可矣两语，勉励张说。知几亦加勉道："毋污青史，为子孙累。"说点头而入。

元忠见说进来，恐他证成冤狱，便呼道："张说欲与昌宗，共罗织魏元忠么？"说叱道："元忠为宰相，何乃效里巷小儿语？"说毕，便谒见武氏。武氏问及狱证，说尚未对，昌宗向说道："何不亟行奏明？"说奏道："陛下试看昌宗，在陛下前，尚逼臣如此，况在外面？臣实不闻元忠有是

言。"阅至此，我为一快。昌宗遽厉声道："张说与魏元忠同反。"武氏顾昌宗道："你亦太信口诬人了。"昌宗道："臣不敢诬说，说常称元忠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摄王位，难道不是欲反么？"说正色道："易之兄弟，统是小人，徒闻伊周名，未识伊周法。日前元忠入相，自谓无功受宠，不胜惭惧。臣实语元忠道：'公居伊周职任，正可效忠。'伊尹周公，是千古忠臣，历代瞻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学伊周，将学何人？臣亦明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附元忠，反遭族灭，但鬼神难欺，名义至重，臣不敢诬证元忠，自取冤累。"我阅此，又为一快。武氏不便再问，半晌才语道："张说反复小人，宜一并系治。"语毕，下座入内。说乃与元忠一同系狱。越日，独召说入问，说奏对如前。武氏再命宰相及武懿宗复讯，说仍执前言，矢口不移，正谏大夫朱敬则等，先后上疏，元忠讼冤，武氏竟贬元忠为高要尉，说与戬皆流窜岭南。

元忠出狱辞行，伏殿奏陈道："臣年已老，今向岭南，九死一生，但料陛下他日，必思臣言。"武氏问道："将来有甚么祸祟？"元忠抬头见二张侍侧，便指示道："这两小儿必为乱阶。"二张忙下殿叩首，极口称冤。武氏叱元忠退去，自引二张入宫，不再下制，侍御史王晙，又奏称元忠无罪．亦不见报，元忠襆被出都，太子仆崔贞慎等，设饯郊外，被易之闻知，又欲重兴大狱，捏状告密，谓贞慎等与元忠谋反，署名系柴明二字。武氏复使监察御史马怀素鞫问，怀素集讯数次，并无实据，故意延案不复，内使督促再三，怀素乃入殿自陈，请传柴明对质。武氏道："朕不知柴明住处，但教照案鞫治，何用原告？"怀素道："事无证据，奈何诬人？"武氏怒道："卿欲纵容叛臣么？"怀素从容道："臣何敢纵容叛臣？但元忠以宰相被谪，贞慎等以亲故饯行，若即诬他谋反，臣实不敢附和。从前汉朝栾布，奏事彭越头下，汉祖且不以为罪。况元忠罪状，不如彭越，陛下乃欲诛及送行，岂非过甚？陛下操生杀权，如欲加人以罪，不妨取决，圣衷若必委臣讯鞫，臣何敢妄断？只好据实奏闻。"理直气壮。武氏听他侃侃直陈，倒也觉得有理，怒气亦为之渐平，便道："卿且退！朕已知道了。"怀素退后，此案遂搁置不提，贞慎等乃得免罪。宋璟尝自叹道："我不能为魏公伸冤，不但负魏公，并且负朝廷，抱愧恐无已时了。"

璟系邢州南和人，耿介不阿，举进士第，累官至凤阁舍人。武氏因璟有才，颇加器重，尝召入赐宴，与二张同席。二张同居卿列，位居三品，璟系六品官阶，当然入就下座。易之因武氏重璟，也欢颜相待，虚位与揖道："公系第一名流，何故下座？"璟答道："才劣位卑，张卿以为第一，窃所未解。"天官侍郎郑果，时亦在座，便插入道："宋公奈何称五郎为卿？"璟奋然道："就官职言，正当以卿相呼，足下非张卿家奴，乃欲称卿为郎么？"说得郑果哑口无言，不由的面颊发赤。就是与座诸官，也不禁感愧起来。到了终席，璟不同二张通语，二张自是怨璟，有时经武氏召幸，未免加入谗言，偏武氏知他忠直，不欲轻信。武氏明哲处，却非常人可及，但若无此智，何能临朝至二三十年耶？惟二张势力，总日盛一日，无论宫廷内外，稍忤二张意旨，即遭严谴。旧皇孙重照，系中宗长子，中宗被废，重照亦贬为庶人。见三十回。到中宗复召入东都，立为太子，乃封重照为邵王，且因照字与曌字相通，犯武氏讳，改为重润。重润妹永泰郡主，嫁与武承嗣子延基，兄妹相见，不免道及二张丑事，二张偶有所闻，即入诉武氏，且请武氏，不复召幸，免滋谤语，这武氏爱二张如活宝，一日不能相离，骤然听得此语，不禁老羞成怒，立召重润兄妹入宫，责他无故谤议，不容分辨，即命内侍加杖，可怜那两人是金枝玉叶，哪里受得起杖刑，更兼内侍讨好二张，手下格处加重，竟把两人打得皮开肉烂，及舁回住处，已是气息毫无，魂归冥漠。武氏怒尚未息，索性将继魏王武延基，也同日赐死。自己侄孙，也不暇顾，淫毒至此，可胜浩叹。

同平章事韦安石，见二张凶横益甚，举发他各种罪状，有制令安石与右庶子唐休璟，审问二张。安石等方欲传讯，哪知内敕复到，竟出安石为扬州长史，休璟为幽营二州都督。休璟知二张从中媒孽，临行时密语太子道："二张恃宠不臣，必且作乱，殿下应预先防备，免得遭殃。"太子允

诺，休璟自去。武氏因安石外调，拟选人补缺，意尚未决，可巧突厥别部酋长叱列元崇，纠众寇边，当遣夏官尚书姚元崇，出任灵武道安抚大使，控制叛番，召见时令以字为名，免与叛寇相同"武氏专就是等处着想。元崇表字元之，陕州硖石人，自是遂以字行。武氏且令荐举相才，元之对道："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现年已八十，请陛下速用为是。"武氏应诺，待元之去后，即用柬之为同平章事。柬之先任合州刺史，见前回。寻与荆州长史杨元琰对调，两人同泛江至中流，谈及武氏革命事。元琰慷慨太息，竟至泣下。柬之与语道："他日你我得志，当彼此相助，同图匡复。"元琰答称如约。至是柬之入相，遂荐元琰为右羽林将军，且与语道："江上旧约，尚相忆否"元琰道："谨记勿忘。"柬之又结司刑少卿桓彦范，右台中丞敬晖，及右散骑侍郎李湛等，同谋复唐，待时乃发。

长安四年秋季，武氏又复寝疾，累月不见辅臣，惟二张侍侧不离。凤阁侍郎崔玄玮上疏道："太子相王，孝友仁明，足侍汤药，宫禁所关甚重，幸无令异姓出入。"疏上数日，适武氏病得少瘥，乃批答出来，系是"感卿厚意"四字。二张见此批答，恐致见疏，且虑武氏病笃，必将及祸，因阴结党援，为预备计。不料外面已屡有揭帖，说是二张谋反。二张日夕弥缝，就是武氏得知，也置诸不问，偏是谣言日甚，不得不令二张加忧，密引术士李弘泰，占问吉凶。弘泰谓："昌宗有天子相，劝他至定州造佛寺，可以祈福。"昌宗方暗自欣幸，奈被许州人杨元嗣闻悉，即行告发。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武氏命平章事韦承庆，及司刑卿崔神庆，御史中丞宋璟等，审问二张。昌宗慌忙入白武氏，叩首流涕，自称："弘泰虽有妄言，臣等实无异心。"武氏乃令内侍传语问官，嘱他援自首律，减昌宗罪。承庆、神庆复奏云："昌宗准法首原，弘泰首恶当诛。"独宋璟与大理丞相封全祯，上疏辩驳道："昌宗屡承宠眷，复召术士占相，意欲何为，且果以弘泰为妖妄，何不即执付有司？虽云据实奏闻，终是包藏祸心，法当处斩.不得少贷。"疏入不省，璟复见武氏，坚请收系二张，武氏仍然不许，但云："且检详文状，再行定夺。"璟退出后，竟有制令璟安抚陇蜀，璟不肯行，上言："本朝故事，中丞非军国大事，不当出使，今陇蜀无变，臣不敢奉制。"武氏乃改令璟往幽州.推按都督屈突仲翔赃污。璟又谓："外臣有罪，须由侍御或监察御史往审，臣不敢越俎代行。"司刑少卿桓彦范，及凤阁侍郎崔玄暐，又接连入奏，固请武氏加罪昌宗。武氏乃令法司议罪。司刑卿韦昇，系玄玮弟，复奏应处大辟，武氏不从。璟复入请穷治，武氏道："昌宗已向朕自首，理应减罪。"璟答道："昌宗为飞书所逼，穷蹙首陈.本非初意，且谋反大逆，罪难首原，若昌宗不伏大刑，何用国法？"武氏温言劝解.璟厉声道："昌宗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祸随，只因义愤所激，宁死不恨。"武氏不觉变色。内史杨再思在侧，恐璟忤旨，遂宣敕令出。璟又道："圣主在此，臣面聆德音，不烦内史擅宣敕命。"真是硬头子。武氏无言可驳，只好饬令复讯，遣昌宗至御史台对簿。璟乃趋出，即诣台立按昌宗。才经数语，忽由内使持敕特赦，引昌宗自去。璟不便追还，只长叹道："不先击小子脑袋.悔无及了。"用全力搏兔，仍被脱出，应呼负负。既而武氏令昌宗谢璟，璟不令见，且传语道："公事公言，若私见便是违法，王法怎得有私哩？"昌宗格外惭恨。会璟为子授室，竟谋遣刺客杀璟，幸有人先为通报，璟乃潜宿他舍，才得免祸。

越年正月。即嗣圣二十二年，是年改元神龙。武氏疾甚，二张仍居中用事，暗蓄异谋。于是同平章事张柬之，以为时机已至，不应再缓，乃密邀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至第，与语道："将军今日富贵，从何得来？"多祚泣下道："统是先帝所赐。"柬之道："今先帝二子，为二竖所危，将军独不思报先帝大德么？"多祚道："苟利国家，惟相公驱使，多祚不敢自爱身家。"柬之道："可真么？"多祚指天为誓道，"如有虚言，应受天诛。"柬之大喜，即与同谋匡复事宜，复令桓彦、范敬晖、李湛等，俱为羽林将军，令掌禁兵。又恐二张先自启疑，特参入一个武攸宜，使与彦范等同列。二张果无异言。俄而姚元之自灵武至都，柬之语彦范道："元之到来，吾事济了。"遂招元之入室，商定大计，且转告彦范等人。彦范归白母前，母与语

谴："忠孝不两全，先国后家庶，不失为忠臣。"亦是贤母。于是彦范遂与张柬之、崔玄暐、敬晖、李湛、杨元琰、李多祚等，约同起义，并邀同司刑少卿袁恕己，左羽林卫将军薛思行、赵承恩，职方郎中崔泰之，库部员外郎朱敬则，司刑评事冀仲甫，检校司农少卿翟世言，内直郎王同皎，率左右羽林兵五百余人，入玄武门。同皎曾尚太子次女新宁郡主，先与李多祚、李湛，驰入东宫，奉迎太子。太子未免疑惧，不敢出来。同皎道："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殿下横遭幽废，神人同愤，迄今已二十二年。今天心悔祸，北门南牙，同心协力，共讨凶竖，恢复大唐社稷，请陛下速至玄武门，亲抚大众，即刻入宫诛逆。"太子支吾道："凶竖诚当诛灭，但太后患病未痊，恐致惊胆，愿诸公再作后图。"庸主实是无用。李湛忙接入道，"诸将相不顾家族，再造社稷，殿下奈何欲纳诸鼎镬呢？请陛下自往面谕，决定进止。"太子欲前又却，同皎道："事不宜迟，迟即有变，殿下亦恐难逃祸呢。"太于乃行。既出门外，同皎即扶抱太子上马，代为执辔，驰至玄武门前。大众欢跃相迎，不待太子开口，便将他拥至内殿，斩关而入。二张闻变，慌忙趋至殿庑，探听消息，正值羽林军进来，由张柬之等指挥，一齐趋上，刀光闪处，便将两个貌美心凶的淫夫，劈作数段。再进至武氏所寝的长生殿，见殿前侍卫环立，由柬之等叱退，直叩寝门。武氏闻人声杂沓，料知有变，即力疾起床，厉声问道："何人胆敢作乱？"柬之等拥太子入室，且齐声道："张易之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令，入诛二逆，恐致漏泄，故不敢预闻。臣等自知称兵宫禁，罪应万死。"武氏为唐室罪人，此时正应直数其罪，贬入别宫。奈何反自坐罪乎？武氏怒目视太子道："汝敢为此么？但二子既诛，可还东宫。"彦范进言道："太子怎得再返东宫？昔天皇以爱子托陛下，今年齿已长，天意人心，久归太子。臣等不忘太宗天皇厚恩，故奉太于诛贼，愿陛下传位太子，上顺天心，下副民望。"武氏不欲允行，因见人情汹汹，又未便严词拒绝，正在踌躇顾虑，蓦见李湛亦立门前，便顾语道："汝亦为诛易之将军么？我待汝父子不薄，不意乃有今日。"湛系李义府子，听了此言，竟俯首无词。武氏又见崔玄暐，也与语道："他人多因人荐用，惟卿由朕特拔，今亦与彼等同来么？"玄暐道："这便是报陛下大德呢。"武氏不禁顿足道："罢罢！"说了两个"罢"字，仍返床躺下。

柬之仍拥太子出殿，即令羽林军收捕张同休、昌期、昌仪，三人捉住双半，遂请太子令，枭首天津桥南。且饬拘二张余党，逮韦承庆、崔神庆、房融等下狱。一面派袁恕己捕相王旦，统南牙兵，防备不测。一面召太平公主，令人白武氏，请制传位。公主因二张潜死高戬，与有夙嫌，此次二张受诛，乐得充这美差，入劝武氏，不到半日，遂请出一道太子监国的制敕。越宿又颁制传位，复辟功成，大赦天下，改元神龙。神龙现首不现尾，故其后为韦氏所弑。惟二张党与不赦。百官登殿朝贺，当由中宗颁敕赏功。相王加号安国相王，拜为太尉。太平公主，加号镇国太平公主。授张柬之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崔玄暐为内史，袁恕己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敬晖桓彦范为纳言，并赐爵郡公。李多祚赐爵辽阳郡王，王同皎为驸马都尉，兼右千牛卫将军，爵瑯琊郡公。李湛为右羽林大将军赵国公，余皆进秩有差。越日，徙武氏居上阳宫。又越日，由中宗率同百官，诣上阳宫，加武氏尊号，称为则天大圣皇帝。不复武氏后号，仍称她为皇帝，柬之等殊不晓事。还朝后，敕令武氏宗族，概守旧官，皇族子孙，曾遭配没，尽准归复属籍，且量叙官属。从前周兴、来俊臣等冤诬诸人，咸令昭雪，子女俱免配没，一律遣归。复国号为唐，凡郊庙社稷陵寝，官制旗帜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永淳系高宗年号，见前文。复以神都为东都，迁武氏七庙至西京，仍命避讳。贬韦承庆为高要尉，流崔神庆至钦州，房融至房州。调杨再思留守西京，出姚元之为亳州刺史。小于有诗咏中宗复辟道：

帝子登台复大唐，山河再造庆重光。
如何诸武仍留孽，又使余凶乱政纲。

看官听着，这姚元之系定策功臣，为何谪出亳州？这种情由，待小子下回再说。

上回叙二张入幸，不过秽乱深宫，罪尚未甚。至本回方及二张凶恶，冤诬魏元忠，几至于死，非宋璟之规正张说，及

张说之指斥张昌宗，则冤狱构成，大刑立至，元忠尚能襆被出都乎？重润兄妹，系出华胄，又被谗死。甚至私引术士，密谋不轨，凶恶至此，死有余辜。天道福善而祸淫，未闻有淫人致福者，况益以凶恶乎？张柬之等，举兵讨逆，名正言顺，二张之诛，正天之假手柬之，为淫恶者示之报也。惟淫后尚存，且加尊号，余孽未殄，仍守旧官，柬之等但知惩前，不务毖后，固为失策，昭昭者天，岂尚未厌祸，再欲乱唐耶？读此回为之一快，又为之一叹。

第三十七回
通三思正宫纵欲　窜五王内使行凶

却说姚元之为定策功臣，当中宗复位时，曾加封梁县侯，食邑二百户，至武氏迁居上阳宫，元之曾随驾过省，见了武氏，竟呜咽流涕。及还，张柬之、桓彦范与语道："今日何日？岂公涕泣时么！"元之答道："前日助讨凶逆，是不废大义，今日痛别旧君，是不忘私恩，就使因此得罪，亦所甘心。"元之以敏达称，斯语实为避祸计，厥后五王遭害，元之独免赖有此尔。柬之入白中宗，乃即出为亳州刺史。中宗复立韦氏为皇后，追赠后父玄贞为上洛王，母崔氏为王妃。左拾遗贾虚己上疏道："异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兴伊始，万姓仰观，乃先封后族为王，殊非广德施仁的美意。况先朝曾赠后族为太原王，可为殷鉴。"指武士彟封王事。中宗不报。原来中宗在房州时，与韦氏同遭幽禁，备尝艰苦，情爱甚笃，每闻敕使到来，中宗不胜惶惧，即欲自尽，韦氏常劝阻道："祸福无常，未必定是赐死，何用这般慌张呢？"既而延入内使，果没有意外祸事。中宗遂深信韦氏，倍加情好，且与她私誓道："他时若再见天日，当惟卿所欲，不加禁止。"同居患难，应敦情好，但惟卿所欲之语，如何使得？及中宗复位，再立为后。韦氏遂依践旧约，居然欲仿行武氏故事，干预朝政，且干出那无法无天的事情来了。

先是二张伏诛，诸武尚存，洛州长史薛季昶，入语张柬之、敬晖道："二凶虽诛，产禄犹在，吕产吕禄系汉吕后从子。去草不除根，终恐复生。"柬之、敬晖道："大事已定，尚有何虑？我看若辈如几上肉哩。"未免大意。季昶出叹道："我辈恐无死所了。"朝邑尉刘幽求亦语桓彦范、敬晖道："三思尚存，公等终无葬地，若不早图，噬脐无及。"彦晖二人，仍付诸一笑，全然不睬。哪知这位武三思，常出入禁掖，勾通六宫，比那武氏专政时，还要进一层威风。看官听我道来。便已知他淫威渐炽，不可收拾了。中宗生有八女，第七女安乐公主，乃是中宗被废时，挈韦氏赴房州，途次分娩，解衣作褓，特取名为裹儿。及年至十余龄，姿性聪慧，容貌丽都，竟是一个闺中翘楚，中宗与韦氏，甚加宠爱。至中宗仍还东宫，眷属一并随归。武氏见了此女，也爱她秀外慧中，遂命嫁与武三思子崇训。临嫁时备极张皇，令崇训行亲迎礼，贵戚显宦，无不往贺。宰相李峤、苏味道，及郎官沈佺期、宋之问等文士，且献入诗文，满纸称颂。连上官婉儿，也随同贺喜，赍奉篇章。中宗见婉儿诗意清新，容色秀丽，已自称赏不置，到了复位以后，大权在握，便把婉儿召幸，合成一个鸾凤交，册为婕妤，封婉儿母郑氏，为沛国夫人。其实婉儿早已破瓜，并非处子，她自与六郎相谑，被武氏斥退后，已知不得近禁脔，只好降格相求，另寻主顾。应三十五回。可巧武三思是个色中饿鬼，常倚武氏势力，值宿宫中，因得与婉儿眉去眼来，勾搭成欢。婉儿与三思，年龄虽不相当，犹幸三思生得颀晰，枕席上的工夫，又具有特长，便也乐得将就，聊解情怀。后经中宗召幸，自叹命不由人，更嫁老夫，所有床笫风光，远逊三思数倍。不过因皇恩加宠，没法推辞，只得敷衍成事，暂过目前。偏韦氏也是个好淫妇人，平时虽与中宗亲爱，心中恰很有不足意，婉儿素性机警，相处数日，便已猜透八九，更放出一种柔媚手段，取悦韦氏，引得韦氏不胜喜欢，竟视婉儿是个知己，暇时辄与她谈心，无论甚么衷曲，无不传宣，甚且连中冓私情，也竟说出。常语婉儿道："你经皇上宠幸，滋味如何？我看似食哀家梨，未曾削皮，何能知味？"语出《控鹤监秘记》，看官欲知韦氏语意，请视原书。婉儿乘势迎合道："皇后

与皇上同经患难，理应同享安乐。试思皇上自复位后，今日册妃，明日选嫔，何人敢说声不是？难道皇上可以行乐，皇后独不能行乐么？”这数语正中韦氏心坎，却故作嗔语道：“你是个坏人！我等备位宫闱，尚可似村俗妇人，去偷男子汉么？”婉儿又道：“则天大圣皇帝，皇后以为何如？”韦氏不禁一笑。婉儿索性走近数步，与韦氏附耳数语，韦氏恰装着一种半嗔半喜的样儿，婉儿知已认可，遂出去引导可人儿，夤夜入宫。是夕正值中宗留宿别寝，趁着韦氏闲暇，即把情人送入，一宵欢乐，美不胜言。看官道是何人？原来就是武三思。婉儿自己不贞，还要教坏韦后，看官阅过此等历史，则女子无才是德之言，非真迂论。嗣是三思得一箭双雕，只瞒着中宗一副耳目。这顶绿头巾，实出婉儿之赐。韦氏与婉儿，且向中宗面前，屡说三思才具优长。中宗竟拜三思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渠肯为后妃效劳，理应加封。并进婉儿为昭容，令她专掌诏命。三思子崇训，与崇训妻李裹儿，当然封为驸马公主，不消细说。既而复封散骑常侍武攸暨为定王，兼职司徒，诸武声势复振。

张柬之等始觉着急，乃入朝面奏，请中宗削诸武权。看官试想！此时的中宗，还肯听他奏请么？三思入宫，与韦氏掷双陆，中宗且自为点筹，至三思归第，间或一二日不至，中宗即微服往访，差不多似鱼得水，似漆投胶。你的妻妾，得了他的滋味，宜乎加爱，试问你有什么好处。监察御史崔皎进谏道：“国命初复，则天皇帝尚在西宫，人心未靖，旧党犹存，陛下奈何微行，不防危祸哩？”中宗非但不从，反把崔皎所言，转告三思。昏愚至此，安得不死。三思引为大恨，遂与婉儿密议，造出一种墨敕，只说由中宗手谕，不必经过中书门下，便好直接施行，这明明是欲夺宰相政权，归入宫中，好令三思等任情舞弊，又况诏敕都归婉儿职掌，中宗又是个糊涂虫，所颁墨敕，统是婉儿代笔，是假是真，外人无从辨明。于是中宗庶子谯王重福，为韦氏所谮，说他妻室是二张甥女，显见是党同二张，一道墨敕，将他贬为均州刺史，令州司从旁管束。还有术士郑普思，尚衣奉御叶静能，好谈妖妄，献媚中宫。韦氏替两人说项，又是一道墨敕，授普思为秘书监，静能为国子祭酒。桓彦范、敬晖等竭力奏阻，拾遗李邕亦上疏谏诤，均不见从，惟高宗废后王氏，及萧淑妃两人，由武氏易姓为蟒为枭，总算经宰相奏请，仍复旧姓。又召还魏元忠为兵部尚书，擢用宋璟为黄门侍郎，任使得人，尚孚众望。余皆为韦氏婉儿三思等所把持，多半营私坏法。韦氏竟援武氏故例，当中宗视朝时，也在御座左侧，隔幔坐着。桓彦范奏称：“牝鸡司晨，有害无利，请皇后专居中宫，勿预外事。”中宗并不理睬。胡僧慧范，挟术结韦氏欢，韦氏竟称他平乱预谋，特授银青光禄大夫。张柬之、桓彦范等，见中宗所就诸政，愈出愈非，意欲先诛诸武，再清余孽，迟了迟了。乃率群臣上表，略云：

> 臣等闻五运迭兴，事不两大，天授革命之际，宗室诛窜殆尽，岂得与诸武并封。今天命维新，而诸武封建如旧，并居京师，开辟以来，未有斯理，愿陛下为社稷计，顺遐迩心，降其王爵以安内外，则不胜幸甚！

看官试想！武三思是韦氏、上官氏的淫夫，武攸暨是太平公主的驸马，岂是一本弹章，便摇得动么？柬之等没法，却去引用一个崔湜，作为耳目，湜任考功员外郎，少年新进，颇有口才。他是个见风使帆的朋友，对着武三思等，常谄谀求悦，对着张柬之等，却词辩生风，敬晖看他敏达，竟令他密伺诸武动静，他反将晖等计谋，转告三思，三思引为中书舍人，反做了武家走狗。可巧宣州司士参军郑愔，坐赃被发，逃入东都，私下求谒三思，三思立命延入。原来愔本做过殿中侍御史，因坐二张党与，乃致累贬。三思素与愔善，延见后稍叙寒暄，愔竟大哭起来。哭毕，复大笑不止，惹得三思惊疑不定，免不得诘问情由。我亦要问。愔答道：“愔初见大王不得不哭，恐大王将被夷戮；后乃大笑，幸大王尚得遇愔，可以转祸为福呢。”竟有战国士人游说之风。三思又问道：“何祸何福？”愔答道：“大王虽得主宠，但张柬之等五人，出将入相，去太后尚如反掌，大王自视势力，与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齿，谋食大王肉，思灭大王族，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尚安然以为无恐，愔所以为大王寒心呢。”三思被他一说，几乎身子都颤动起来，便引他登楼，密问

转祸为福的计策。愔微笑道："何不封五人为王？阳示遵崇，阴夺政柄，待他手无大权，慢慢儿的摆布，不怕他不束手就毙了。"三思大喜道："好计好计！"遂把他脏罪尽行洗释，且荐为中书舍人，一面暗告韦氏等，向中宗前日夕进谗，只说张柬之等五人，恃功专宠，将不利社稷。中宗不得不信，便与三思商议此事。三思即将愔策上陈，遂由中宗的手敕，封张柬之为汉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敬晖为平阳王，袁恕己为南阳王，崔玄暐为博陵王，罢知政事，令他朔望入朝。改用唐休璟、豆卢钦望为左右仆射，韦安石为中书令，魏元忠为侍中。本来唐朝首相，叫作尚书令，左右二仆射，乃是宰相副手。自唐太宗尝为尚书令，此后臣下不敢居职，遂将尚书令撤销，即以二仆射为二宰相。太宗后除拜仆射，必兼中书门下二省，所以叫作同三品。午前决朝政，午后决省事。豆卢钦望，希承诸武意旨，自言不敢预政事，因此专任仆射，不兼相职，后遂成为常例。借豆卢钦望事，叙及官制沿革，可谓面面顾到。

羽林将军杨元琰，以功封弘农郡公，至是见三思用事，五人罢政，自知遗祸未已，表请祝发为僧，悉还官封，中宗不许。元琰多须，状类胡人，敬晖尚戏语道："何不先与我言？我若早知，必劝皇上允准，髡去胡头，岂非快事？"元琰道："功成者退，不退必危，元琰自请为僧，原是真意，省得再蹈危机呢。"晖知他语中有意，也为矍然，每与柬之等谈及，或抚床叹愤，或弹指出血，毕竟是无法可施，徒呼负负罢了。机上肉何不一割。元琰再行固请，仍不见允，但调任为卫尉卿。柬之也恐祸及，奏请致仕，归家养疾。他本是襄州人，因令为襄州刺史。柬之至州，持下以法，亲旧无所纵贷。会河南北十七州大水，泛滥所及，远至荆襄，汉水亦涨啮城郭。柬之因垒为堤，防遏湍流，邑人赖以无害，称颂不衰。右卫参军宋务光，因河洛水溢，上书言事道："水为阴类，兆象臣妾，臣恐后庭干预外政，乃致洪水为灾，宜上惩天警，杜绝祸萌。太子国本，应早建立，外戚太盛，应早裁抑"云云。中宗乃降武三思为德静王，武攸暨为乐寿王，武懿宗等十二人，皆黜王封公，表面上算是抑制，其实军国重权，已尽归三思掌握，不过涂饰人目罢了。三思且暗嘱百官，上皇帝尊号曰应天皇帝，皇后曰顺天皇后。妻被人淫，身被人污，难道天意叫他如此么？中宗大喜，即与韦氏谒谢太庙，大赦天下。居然仿高宗武氏故事。相王旦及太平公主，俱加封万户，文武百官，各增爵秩，赐民酺三日。

三日以后，又挈韦氏及妃主等人，往看泼寒胡戏。看官道什么叫作泼寒胡戏呢？原来东都城内，常有番胡杂居，此时正当十一月间，天气严寒，胡人素来耐冷，虽经风霜凛冽，尚能裸身挥水，舞蹈自如，因此中宗饬令诸胡，演此把戏，作为娱目骋怀的消遣。清源尉吕元泰上疏谏阻，掷还不省，竟与后妃等登洛城南门，赏玩了一天，是夕还宫，有上阳宫人入报，太后病重，恐防不测，乃于隔宿往省。武氏见了中宗，免不得叮咛嘱咐，教他保全诸武，且涕泣与语道："我年已活到八十二岁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我都亲身做过，尚有何恨？但回思往事，如同梦境，此后不必称我为帝，仍以太后相称便了。"说至此，禁不住喘急起来，呼吸多时，方觉稍平。乃复顾中宗道："你且去！明日再说。"中宗乃出。到了夜半，中宗已欲就寝，又有宫人来报道："太后昏晕过去了。"中宗忙召同韦氏婉儿等，趋入上阳宫，到了武氏寝室，见相王及太平公主诸人，已是挤满床前，但听武氏口中所述，一派儿都是鬼话，经太平公主等，齐声呼唤，又把姜汤徐徐灌入，才有些清醒起来。大众方避立左右，让过中宗韦氏。临榻婉问，武氏双目直视，复吃语道："呵哟！你等都来了么？要我老命，奈何？"说毕，又复昏去。无非痛恨武氏，所以增词演写。中宗也不觉发怔，复经大众七手八脚，合力施治，好容易求活残生。武氏顾见中宗，瞧了半晌，乃撑着病喉道："病人膏肓，不可救药，我今日方信二竖为灾呢。王后萧妃二族，我前日待他过甚，你应赦免他的亲属。就是褚遂良、韩瑗、柳奭等遗嗣，俱宜释归，这是至嘱！"又顾太平公主道："你是我的爱女儿，聪明类我，幸勿为聪明所误。"转眼瞧及韦氏及婉儿等，只是摇头，不复再言。为后文伏案。大众也不敢再问，武氏却呼呼的睡去了。嗣是轮流陪侍，又越二宵，武氏乃死，中宗传武氏遗制，除去

帝号，赦王萧二族，及褚韩柳数姓家属，尊谥武氏为则天大圣皇后，命中书令魏元忠，暂摄冢宰。三思伪托武氏遗命，慰谕元忠，赐封邑百户。元忠捧读伪制，感激涕零，有人见他下涕，从容私议道："大事去了。"独不记临朝对簿时么？中宗居丧甫三日，即由元忠归政，诏令预备太后祔葬事宜。给事中严善思入奏道："鬼神主静，不应轻亵，今欲祔葬太后，恐开启陵墓，反致惊黩。况合葬并非古制，不如在陵旁更择吉地，较为慎重。"善思寓有深意。中宗不从，竟将武氏合葬乾陵。系高宗墓，见前文。

越年为神龙二年，武三思因桓彦范等尚在京师，时怀猜忌，遂请中宗出桓彦范为洺州刺史，敬晖为滑州刺史，袁恕己为豫州刺史，崔玄暐为梁州刺史。晋加僧慧范等五品官阶，赐爵郡县公，叶静能加授金紫光禄大夫。驸马都尉王同皎，目击时事，心甚不平，常与亲友谈及国政，指斥三思，并及韦后。前少府监丞宋之问，及弟之逊，因坐二张党案，流戍岭南。二人却逃回东都，因素与同皎往来，潜匿同皎宅内。二宋既已犯决，同皎不应为私废公，乃竟许留匿，安得不死？同皎平时议论，俱为之逊所闻，之逊密令子昙，及甥校书郎李俊，转告三思。三思即令昙俊告变，谓同皎与洛阳人张仲之祖延庆，及武当丞周憬等，潜结壮士，谋杀三思，且废皇后。中宗乃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监察御史姚绍之，按问同皎等。狱尚未决，再命杨再思、韦巨源参验。再思本出为西京留守，见上回。因谄附三思，仍召还为侍中。巨源是三思爪牙，得任刑部尚书，这两人参入问刑，无罪也变成有罪。张仲之朗声道："武三思淫污宫掖，何人不知？公等独无耳目么？"巨源大怒，命反绑送狱。仲之尚且反顾，屡语不已，经绍之叱令役隶，击断仲之左臂。仲之大呼道："苍天在上，我死且当讼汝，看汝等能长享富贵么？"已而再思等拟成谳案，请将同皎等处置极刑。同皎、仲之、延庆皆坐斩。独周憬未曾被捕，逃入比干庙，比干，纣叔父。闻同皎枉死，不由的悲愤起来，竟至神座前大言道："比干古时忠臣，应知我心，武三思与韦后淫乱，为害国家，将来总当枭首都市，但恨我未及亲见移。"遂引刃自刭。之问之逊，及昙俊并除京官，加朝散大夫。韦氏以新宁公主，无夫守寡，公主为同皎妻，见前回。不忍她寂寞空帏，特令改嫁从祖弟韦濯。母舅变成夫婿，也可谓唐朝新闻了。真是一塌糊涂。

三思既除去同皎，遂诬称桓彦、范敬晖等，与同皎通谋，乃左迁彦范为亳州刺史，晖为朗州刺史，恕己为郢州刺史，玄暐为均州刺史，就是同时立功的大臣，如赵承恩、薛思行等，一并外调。处士韦月将，独上书请诛武三思，中宗览书，立命拿斩。黄门侍郎宋璟入奏道："外人纷纷议论，谓三思私通中宫，陛下亦应彻底查究，不宜滥杀吏民。"中宗不许，璟抗声道："必欲斩月将，请先斩臣。"宋公又来出头了。大理卿尹思贞，时亦在侧，也奏称："时当夏令，不应戮人。"中宗乃命加杖百下，流戍岭南。三思竟函嘱广州都督周仁轨，杀死月将，且出思贞为青州刺史，璟为检校贝州刺史。一面复令中书舍人郑愔，再告敬晖等谋变，辞连张柬之，因再贬晖为崖州司马，彦范为陇州司马，柬之为新州司马，恕己为窦州司马，玄暐为白州司马。三思意尚未餍，定欲害死五人，方快心愿。乃密令人至天津桥畔，揭示皇后秽行，请加废黜，又故意令中宗闻知，中宗大怒，即命李承嘉穷究。承嘉受三思密嘱，奏称由敬晖等五人所为，遂更流晖至琼州，彦范至瀼州，柬之至泷州，恕己至环州．玄暐至古州。五家子弟，年至十六以上，悉流岭南。中书舍人崔湜，且代为三思划策，令外兄大理正周利用，本名利贞，因避韦氏父讳，改贞为用。赍了一道伪造的墨敕．往杀五人。利用前为五人所嫉，贬为嘉州司马，由三思召为刑官，至是命摄右台侍御史，出使岭外。利用立即启行，兼程逾岭。适值柬之、玄晖，已经道殁，只缚住敬晖、桓彦范、袁恕己三人。晖被剐死．彦范杖毙，恕己饮野葛汁不死，也被捶死。薛季昶累贬至儋州司马，闻五人遇害，自知不能免祸，也具棺沐浴，饮毒而终。小子有诗叹五王道：

邪正从来不两容，周诛管蔡舜除凶。
自经大错铸成后，岭表徒留冤血浓。

利用还都，得擢拜御史中丞，还有一班三思走狗，尽得升官，待小子下回再叙。

武氏以后，又有韦氏，并有上官婉儿，及太平公主安乐公主等人，何淫妇之多也。夫冶容诲淫古有明训，但好淫者未必尽是冶容，冶容者亦未必尽是好淫，误在宗法未善，愈沿愈坏耳。韦氏淫而且贱，仇若三思，甘为所污，忠若五王，反恐不死。有武氏之淫纵，无武氏之材能，其鄙秽固不足道。独怪中宗以十余年之幽囚，几经危难，备尝艰苦，尚不能练达有识，甚至纵妇宣淫，引奸入室。臣民明论暗议，彼且甘作元绪公，杀人唯恐不及，或所谓下愚不移者非耶？武氏本一智妇，乃独生此愚儿，殊为不解。至若五王之死，已见前评，去草不除根，终当复生，薛季昶料祸于前，随死于后，尤为可悲。乃知姚元之、杨元琰辈之不愧明哲也。

第三十八回
诛首恶太子兴兵　狎文臣上官恃宠

却说武三思既杀五王，权倾中外，当时为三思羽翼，约有数人，最著名的叫做五狗：一个就是御史中丞周利用，还有侍御史冉祖雍，太仆丞李俊，光禄丞宋之逊，监察史姚绍之。终日伺候门墙，一经三思呼唤，无不奉命惟谨，所以时人号为五狗。宗秦客坐赃被黜，见三十二回。客死岭表，有弟楚客及晋卿，由三思举荐入官，累次超迁，楚客竟得任兵部尚书，晋卿亦得为将作大匠。纪处讷系三思姨夫，三思姨颇有姿色，为三思所羡。处讷慷慨得很，纵妻与三思通奸，三思即引为太府卿，廉耻道丧。都下称为宗纪，相率侧耳。三思又擢任郑愔为侍御史，崔湜为兵部侍郎，湜系故御史崔仁师孙，父名挹，因湜得宠，也得任礼部侍郎。父子同时为侍郎，系唐朝所罕有。湜因感恩不尽，愈为三思效力。三思常语人道："我不知此间何人为善？何人为恶？但教与我善便是善人，与我恶便是恶人。"一班趋炎附势的官儿，得闻此语，越发巴结三思，愿为走狗。由此五狗以外. 又辗转钩引，聚成无数狗奴。

会中宗还驻长安，相王旦请速立太子，借固邦本。太平公主亦以为言。中宗遂不与韦氏三思等熟商，竟立卫王重俊为太子。重俊系后宫所生，非韦氏嫡出，韦氏追谏无及，心甚怏怏。三思亦因建储大事，绝不与闻，故隐怀忮忌。又有一个宫中宠女，自恃恩眷，常欲以女统男，谋窃神器。骤闻储位已定，更不禁着急起来。此人为谁？就是安乐公主李裹儿。原来韦氏只生一子，重润受封邵王，前被武氏杖毙。见三十六回。安乐公主以嫡后无儿，竟痴心妄想，求为皇太女，中宗颇有允意，召问魏元忠。元忠答道："公主为皇太女，驸马都尉当作何称？"中宗也一笑而罢。公主闻元忠言，大恚道："元忠山东木强，晓得什么礼法？阿母子尚为天子，天下女独不可作天子么？"看官道"阿母子"三字作何解？因宫中常称武氏为阿母子，所以公主有此愤言。中宗劝谕百端. 且令她得开府置官，公主方才息恨。至重俊立为太子，公主瞧他不起，与附马都尉武崇训，呼他为奴。太子怨不能平，默思盈廷大臣，多系诸武党羽，惟魏元忠、李多祚两人，较为正直，乃即与他密商。多祚极端赞成，只元忠尚有异议。元忠自起用后，遇事模棱，不似在武氏朝，侃侃持正，誉望已经减损。想是虑患太深，遂把豪情减去。此次太子为讨逆计，元忠恐事机不成，必罹巨祸，所以不愿与谋，可巧酸枣尉袁楚客，贻书元忠，谓朝廷有十失，勖他规正。略云：

> 今皇帝新服厥德，当进君子，退小人，以兴大化，正天下，君侯安得徒事循默哉？苟利国家，专之可也。夫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则天下固，国之兴亡系焉。太子天下本，古立太子，必慎选师保，教以君人之道，蕴崇其德，所以固根本也。今嫡嗣虽定，师保未端，有本无枝，本将曷恃？此朝廷一失也。女有内则，男有外傅，岂相混哉？幕府者丈夫之职，今公主得开府置吏，以女处男职，所以长阴抑阳也。而望阴阳不愆，风雨时若得乎？此朝廷二失也。缁衣羽流，不务本业，专以重宝附权门。私卖度钱，自肥私囊，国家多一僧道，即多一游手，此朝廷三失也。唯名与器，不可假人，今倡优之辈，因耳目之好，遂授以官，非轻朝廷，乱正法耶？此朝廷四失也。有司选士，非贿即势，上失天心，下违人望，非为官择吏，乃为人择官，葛洪有言："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浊如泥，高第贤良杂如蛙，此朝廷五失也。

阉竖第给宫掖，供扫除，古以奴隶畜之，后世不察，委以事权，竖刁乱齐，伊戾败宋，后汉用十常侍以乱天下，可谓明戒。今中兴以后，阉官得坐升班秩，率授员外，乃盈千人，此朝廷六失也。古者茅茨土阶，以俭约贻子孙，所以爱力也，今外戚公主，所赏倾府库，所造皆官供，高台崇榭，夸奢斗靡，民力耗敝，徒使人主受谤于天下，此朝廷七失也。官以安人，非以害人。今天下困穷，州牧县宰，非以选进，割剥自私，今不聊生。乃更员处置官，十羊九牧，有害无利，此朝廷八失也。政出多门，大乱之渐，近封数夫人，皆先朝宫嫔，出入无禁，交通请谒，此朝廷九失也。不以道事其君者，所以危天下也，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今有引鬼神执左道以惑众者，荧惑主听，窃盗禄位。传曰："国将兴，听于人，将亡，听于神。"今几听于神乎？此朝廷十失也。凡兹十失，均足召亡，君侯不正，谁与正之？愿君侯留意焉！

元忠得书，自觉怀惭，于是太子讨逆，也不加劝阻，惟推李多祚出头，自己作壁上观，静待成败。仍然狡猾。多祚向来意气自雄，自谓前次讨平二张，反手即定，此次三思淫恶，与二张无异，天怒人怨，但教稍稍举手，便可立除，骄必败。因此邀同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猚之、沙吒忠义等，矫制发羽林兵三百余人，拥着太子重俊，杀入武三思私第。三思正在家夜饮，与一班娇妻美妾，团坐叙欢，连崇训也在旁陪宴，只有安乐公主入宫未归，不在座间。猛然听得人声马嘶，免不得惊疑起来，方呼侍役等出门探视，不防羽林兵一拥而入，见一个，杀一个，三思父子，无从脱逃，被多祚等次第拿下，推至太子马前。太子斥他淫凶万恶，自拔佩剑，剁死两人。一面饬军士搜杀全家，无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俏的丑的，一古脑儿拖将出来，乱刀劈死，快哉快哉！太子乃命左金吾大将军成王千里，太宗孙。及千里子天水王禧，分兵守宫城诸门，自与多祚等，入肃章门，直指宫禁。

中宗与韦氏、婉儿，及安乐公主等，夜宴才罢，忽由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踉跄进来，报称太子谋反，已领兵入肃章门了。中宗不觉发颤道："这……这还了得！"还是婉儿有些主见，便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刘将军所掌何事，乃听叛兵犯阙么？"景仁碰了一个钉子，连话儿都答不出来。安乐公主接口道："你快去调兵入卫，守住玄武门，再报知兵部宗楚客等，速来保护！"景仁听了，飞步趋出。婉儿又献议道："玄武门楼坚固可守，请皇上皇后等，快往登楼，一来可暂避凶锋，二来可俯宣急诏。"安乐公主也以为然，遂相偕趋玄武门楼。适遇刘景仁带兵百骑，转来保驾，中宗即令他屯兵楼下，自与韦氏等上楼。宫闱令杨思勖，亦随步同上，既而宗楚客纪处讷，及中书令李峤，侍中杨再思、苏瓌等，均前来请安，数人约率兵二千余名，由中宗敕令驻太极殿，闭门固守。说时迟，那时快，李多祚等已至玄武楼下，哗声不绝。中宗据楼俯视，语多祚道："朕待卿不薄，何故谋反？"多祚道："三思等淫乱宫壶，陛下岂无所闻？臣等奉太子令，已诛三思父子，惟宫闱尚未肃清，愿将党同三思的首恶，请制伏诛。臣等当立刻退兵，自请处罪，虽死不恨。"中宗闻三思父子，已经被杀，不由的吃了一惊，还有韦氏、婉儿、安乐公主，都忍不住泣涕涟涟，牵住中宗衣襟，愿报仇血恨。安乐公主或念结发之情，应该如此，韦氏婉儿何亦如之？中宗尚看不出破绽，真是笨伯。急得中宗越加惶急，不知所为。又听得多祚大呼道："上官昭容，勾引三思入宫，乃是第一个的罪犯。陛下若不忍割爱，请速将她交出，由臣等自行处置。"此语未免专擅。中宗待他说毕，回顾婉儿，但见婉儿两颊发赤，红泪下流，突向前跪下道："妾并无勾引三思情事，谅经陛下洞鉴，妾死不足惜，但恐叛臣先索婉儿，次索皇后，再次要及陛下。"好一个激将法。中宗道："朕在宫中，岂真不见不闻？怎忍将卿交与叛逆。卿且起来！商决讨逆方法。"婉儿方才起立。杨思勖在旁进言道："李多祚挟持太子，称兵犯阙，这等叛臣逆贼，人人得诛。臣虽不才，愿率同禁兵，出门击贼。"中宗被他一说，稍觉胆壮起来，便道："卿愿效力，尚有何言？但此去须要小心！"思勖领谕，当即下楼，驰至太极殿内，传谕宗楚客等。楚客即拨兵千人，归他带领，他便披甲上马，领兵出

来。多祚因中宗未曾答复，尚在楼下待着，按兵不动。也是呆鸟。太子接应多祚，道遇魏元忠子太仆少卿昇，也胁令同来，因见多祚尚未动手，也在后面扎住。多祚婿野呼利，曾任羽林中郎将，至是执戈前驱，意欲夺门升楼，为将军刘景仁所拒，再进再却，忽见门已大启，忙驰马欲入，兜头碰着杨思勖，一刀砍来，急切里闪避不及，被思勖劈落马下，再是一刀，了结性命。思勖杀死野呼利，麾兵齐出，与多祚接战。多祚手下，不过二三百人，且见野呼利被杀，越觉气沮，便纷纷倒退。中宗在楼上观战，见思勖已是得胜，不禁改忧为喜，遂高声传呼道："叛军听着！汝等皆朕宿卫士，何故从多祚造反？若能立刻反正，共诛多祚，朕不但赦汝前愆，还当特别加赏，勿患不富贵呢。"羽林兵听到此谕，已知多祚无成，大家顾命要紧，索性遵敕倒戈，杀死多祚。思冲承况祚之忠义等，前后受逼，都战死乱军中，连魏昇亦为所杀，只有太子策马走脱。

成王千里父子，闻多祚等已经接仗，也进攻右延明门。宗楚客、纪处讷等，引兵抵敌，千里等寡不敌众，同时伤亡。楚客再遣果毅军将赵思慎追捕太子，太子率百骑走终南山，逃至鄠西，随身只有数人，暂憩林下，被左右刺死，将首级献与思慎。思慎携太子首，归报中宗。中宗毫不痛惜，把太子首献入太庙，并祭三思及崇训柩，然后悬示朝堂。东宫官属，无敢近太子尸，惟永和县丞宁嘉勖，解衣裹太子首，号哭多时，后来被贬为兴平丞。成王千里父子，及多祚等家属，悉数诛夷，且改千里姓为蝮氏。

韦氏婉儿，逼中宗穷治余党，连肃章门内外诸守吏，并请尽诛。中宗乃更命法司推断，大理卿郑惟忠道："大狱始决，人心未定，若再加推治，恐更多反侧了。中宗乃止。但坐各门吏流罪，颁制大赦，改元景龙，加授杨思勖为银青光禄大夫，杨再思为中书令，纪处讷为侍中，追赠武三思太尉梁宣王，淫慝如三思，还要追封，无怪淫夫愈多，妻女越受糟蹋了。武崇训开府仪同三司鲁忠王。先是中宗复位，追念重润兄妹，含冤未白，物赠重润为皇太子，赐谥懿德，永泰郡主为公主，以礼改葬，号墓为陵。安乐公主亦请用永泰公主故事，称崇训墓为陵。给事中卢粲，上书驳斥，以为永泰事本出特恩，鲁王系是附马，不得为比。中宗手谕道："安乐与永泰无异，鲁王同穴，不妨援例。"粲又驳奏道："陛下锺爱公主，施及女夫，未始非推恩至意。但驸马究系人臣，岂可使上下无辨，君臣一贯呢？"中宗乃将此议搁起。公主恨粲多言，擅拟制敕，令帝署印，出粲为陈州刺史。当时宫廷内外，还道公主情深伉俪，所以有此奏请，或将来同穴起见，特借武崇训事，同表显荣，亦未可知。哪知崇训在日，承嗣于延秀，与崇训为同族兄弟，随时往来，叔嫂不避。延秀在突厥数年，颇通番语，兼娴胡舞，姿度闲冶，丰采丽都。延秀被拘突厥及其后放还，见三十五、六回。安乐公主，早已另眼相看，曲意款待，只恨崇训在旁，没法儿与他偷情，此次崇训死了，乐得召入延秀，共叙幽欢，名目上是帮助治丧，背地里是陪侍枕席。延秀又是个知情识趣的人物，骤得公主委身，自然格外尽力，温柔乡里，趣味独饶，风月梦中，欢娱倍甚，太宗可纳弟妇，延秀应该盗嫂。渐渐的明目张胆，公然与夫妇一般。最可笑的是中宗闻知，竟令延秀尚主，授太常卿，兼右卫将军，封温国公。延秀入朝谢恩，并谒韦氏，韦氏见他翩翩少年，也很羡慕，且因三思已死，无可续欢，看到这个爱婿，顿不禁惹起欲火，后来竟迫令侍寝，居然母女同欢。丈母逼奸女婿，越是怪事。

宗楚客等且表上帝后尊号，称中宗为应天神龙皇帝，韦氏为顺天翊圣皇后，改玄武门为神武门，楼为制胜楼。安乐公主，复阴结宗楚客等，谋谮相王及太平公主，嗾令御史冉祖雍，诬奏二人与重俊通谋，请收付制狱。中宗竟召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萧至忠，命他鞫治。至忠泣谏道："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乃令人罗织成狱么？相王昔为皇嗣，常向则天皇后前，以神器让陛下，累日不食，这是海内所共闻，奈何因祖雍一言，遂滋疑窦么？"中宗素来友爱，因即罢议。宗楚客等复讦奏魏元忠，说他纵子助逆，明明是重俊党援，应夷灭三族，中宗不许。这却尚有见地。元忠却自叹道："元恶已诛，鼎镬亦所愿受，可惜太子陨没，不得重生呢。"乃表请辞官。有制令以齐公致仕，仍朝朔望。楚客再引右卫郎将姚

廷筠，为御史中丞，令他申劾元忠，援侯君集房遗爱等旧案，作为比例，因贬元忠为渠州司马，冉祖雍复上言元忠谋逆，不应出佐渠州，杨再思等亦以为言，那时中宗亦动起脑来，驳斥再思等道："元忠久供驱使，有功可录，所以朕特矜全，现在制命已行，岂容屡改？朝廷黜陟，应由朕出，卿等屡奏，殊违朕意。"有此刚决，却是难得。再思等始惶恐拜谢。楚客心终不死，再使袁守一弹劾元忠，谓："重俊位列东宫，犹加大法，元忠非勋非戚，如何独漏严刑？"中宗不得已，再贬元忠为务州尉。元忠行至涪陵，得病而终，年已七十余。他本宋州宋城人，以刚直闻，晚年再入朝秉政，自损丰裁，声望顿减。但终为奸党所谮，仍至贬死。至景龙四年，睿宗即位，乃追赠尚书左仆射齐国公，玄宗开元六年，追谥曰贞，这且慢表。

且说重俊事败，韦氏婉儿安乐公主等，声焰益盛，再加宗楚客纪处讷等，趋承奔走，事事效劳，因此宫禁变作朝廷，床闼几同都市。景龙二年，宫中忽传出一种新闻，说是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云凝聚，非常祥瑞。恐是秽迹。中宗昏头磕脑，竟令宫监绘成图样，携示百官。侍中韦巨源，安石从子。也是宗纪一流人物，即顿首称贺，且请布示天下。中宗准奏，因大赦天下，赐五品以上母妻封号，无妻授女，妇人八十以上，俱准授郡县乡君。太史迦叶复姓音迦涉。志忠入奏道："昔神尧皇帝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文皇未受命，天下歌秦皇破阵乐；天皇未受命，天下歌堂堂；则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武媚娘；应天皇帝未受命，天下歌英王石州；顺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条韦。臣思顺天皇后，既为国母，应主持蚕桑，供给宗庙衣服，所以臣谨拟桑条韦歌，共十二篇，上呈睿鉴，请编入乐府，俟皇后祀先蚕时，奏此篇章，也是鼓吹休明，上继周南化雅哩。"说罢，即将歌词双手捧上。经中宗览毕，喜动眉宇，即赐志忠美绢七百段。太常少卿郑愔，又逐篇引伸，说得韦氏德容美备，居然是西陵黄帝元妃嫘祖，系西陵氏。复出，太姒周文王妃。重生。谁知是一个淫妇。右补阙赵延禧，且上言："周唐一统，符命同归。昔高宗封陛下为周王，则天时，唐同泰献洛水图，孔子有言：'继周而王，百世可知。'陛下继则天皇帝，因周为唐，可百世王天下。"亏他附会。中宗大喜，立擢延禧为谏议大夫。上官婉儿本与武三思私通，所拟诏书，多半崇周抑唐，至是因三思被杀，意中少一个知心人，免不得又要另觅，她想文人学士中，总有几个风流佳客，可供青眼，遂怂恿中宗开馆修文，增设学士员，选择能文的公卿，入修文馆，摛藻扬华，有时令学士等陪侍游宴，君臣赓和，韦氏安乐公主等，俱不避嫌疑，与诸文士结诗酒欢，连流竟夕，醉不思归，中宗韦氏，本不工诗，即由婉儿代为捉刀，各文臣亦明知非帝后亲笔，但当面只好认她自制，格外称扬，这一个说是臣百不逮，那一个说是臣万不及，喜得中宗韦氏，似吃雪的爽快，遂把那婉儿宠上加宠，所有乞请，无一不从。才足济奸，男子尤且可憎，况在妇女。婉儿趁此机会，拣得一个兵部侍郎崔湜，引作面首。湜年少多才，与婉儿真是一对佳偶，此番结成露水缘，婉儿才得如愿以偿。但尚有一种不满意处，崔湜在外，婉儿在内，宫闱虽然弛禁，究竟有个孱主儿，摆着上面，始终不甚方便。婉儿又想出一法，请营外第，以便游赏。中宗当即面许，拨给官费营造，于是穿池为沼，叠石为岩；先布置得非常幽胜，然后构成亭台阁宇，园榭廊庑，风雅为洛阳第一家，一任婉儿崔湜，栖迟偃息，日日演那鸳鸯戏浴图。中宗还莫名其妙，常引文臣往游，开宴赋诗，令婉儿评定甲乙，核示赏罚。相传婉儿将生时，母郑氏梦见巨人，付与一秤道："持此称量天下士。"及婉儿生已逾月，郑氏辄戏语道："汝能称量天下士么？"婉儿即哑然相应，至是果验，可惜有才无德，好淫不贞，此八字是婉儿定评。徒落得贻秽千秋，垂讥百世。小子有诗叹婉儿道：

儒林文字任评量，梦兆何曾寓不祥？
独怪有才偏乏德，问天何不畀贞良？

婉儿既得营外第，安乐公主等援例辟居，顿时争奢斗靡，各造出若干华屋来了。欲知详情，请看下回。

淫恶如武三思，骄慢如武崇训，谁不曰可杀？太子杀之，宜也。但父在子不得自专，太子虽锐意诛逆，究犯专权之罪，况称兵犯阙，索交后妃，为人子者，顾可如是胁父乎，窃谓三

思父子，既已受诛，太子即当敛兵请罪，听父取决，虽终难免一死，究之与人犯君父者，顺逆不同，死于阙下，人犹谅之，死于山间，毋乃所谓死有余辜乎？况韦氏婉儿等，益张威焰，愈逞淫凶，母女可以通欢，文臣可以私侍，深宫浊乱，无出其右。盖未始非出于太子之一激，而因增此反动力也。小不忍则乱大谋，观本回事实，益信古圣贤之不我欺云。

第三十九回
规夜宴特献回波辞　进毒饼枉死神龙殿

却说安乐公主，是中宗第一个爱女，中宗曾许她开府置官，此次见婉儿得营外第，也乘此大营华屋，竞尚侈奢。公主尝请昆明池为私沼，中宗以池为公产，乃百姓蒲鱼所产，不便轻许。公主不悦，自夺民田，开凿一沼，取名为定昆池，隐隐有赛过昆明的意思。池广数里，垒石像华山，引水像天津，形景酷肖昆明，由司农卿赵履温替她督治，不知费了若干民财，若干民力，才得凿成此池。池上造了许多亭台，很是华丽。安乐公主有七姊妹，长姊封新都公主，下嫁武延晖，次姊封宜城公主，下嫁裴巽，三姊即新宁公主，本嫁王同皎。同皎死，转嫁韦濯。见三十七回。四姊封长宁公主，下嫁杨慎交，五姊封永寿公主，下嫁韦锐，及笄即亡。六姊即永泰公主，为武后所杀。见前。一妹封成安公主，下嫁韦捷。这七八姊妹中，惟长宁安乐两公主，系韦氏所生。安乐才艳动人，倍蒙宠眷，此外要算长宁。自安乐公主开府置属，长宁亦得踵行，且亦由东都使杨务廉，代营总第，凿山浚池，造台筑观，几与安乐私第相似，中宗素好击球，杨慎交特辟球场，洒油润地，光滑可爱，以此中宗时常临幸，与慎交击球取乐。看官！你想这中宗年逾半百，还是任意寻欢，哪里能治国治家，坐享天禄呢？无非儿戏。此外如韦氏胞妹两人，一封郕国夫人，一封崇国夫人。及婉儿母沛国夫人郑氏，尚宫柴氏贺娄氏，女巫受封陇西夫人赵英儿，俱依势用事，请谒受赇。就使屠沽臧获，但教奉钱三十万，即别降墨敕，授给官阶，外面用着斜封，交付中书省，中书省不敢不依，时人叫他为斜封官。或出钱三万，得度为僧尼。僧尼势力，不亚官吏，自韦氏以下，竞营佛寺，广设醮坛。左拾遗辛替否上书谏阻，有"沙弥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禳饥馑"等语，中宗不省。嗣是狎客满后庭，浮屠盈朝市。

起居舍人武平一，系武士彟从曾孙，入任修文馆直学士，他却与诸武性格不同，独请抑损外戚，愿从己家为始。中宗但优制慰答，未肯允准，又有武惟良子攸绪，士彟从侄孙，见前文。武氏时曾受封安平王，恬澹寡欲，情愿弃官居隐，遂往处嵩山，优游泉壑。所有武氏赐与服器，概置不用，自出私资买田，课奴耕种，无异平民。中宗慕他志节，一再征召，方才入朝，谒见时仍黄冠布服，自称山人。中宗赐坐殿旁，攸绪固辞，再拜即退。亲贵谒候，除寒暄数语外，不交一言。及陛辞归山，蒙赐金帛，一并却还，飘然径去。后来武韦尽灭，惟攸绪免祸，隐逸终身，这真可谓孤芳自赏，不染尘埃了。应该称扬。

当时这班王公大臣，还道他是迂拙不通，一味儿卑躬屈节，求媚宫廷，中宗也以为安享承平，可无他虑，镇日里与谐臣媚子，沉宴酣歌。景龙二年残腊，且敕召中书门下，与诸王驸马学士等，统入阁守岁，遍设庭僚，置酒作乐。待至饮酣兴至，中宗张目四顾，见御史大夫窦从一在座，便笑问道："闻卿丧偶有年，今夕朕为卿作伐，特赐佳人，与卿成礼，可好么？"从一本名怀贞，因避韦氏父讳，特舍名用字。此时听得中宗面谕，总道有一个似花如玉的佳人，给为继室，不由的喜出望外，离座拜谢。中宗即嘱令左右，入内礼迎．不消半刻，即见内侍提着宫灯，从屏后出来，随后就是两个宫娥，各执宝翣，拥出一位新嫁娘，身著翟衣，首戴花钗，缓步趋近座前。中宗即令与从一交拜，对坐行合卺礼，交杯饮罢，宫女乃揭去面巾，中宗先大笑起来，侍臣等亦相率哄堂，看官道是何因？原来这位新嫁娘，已是白发萧毵，皱纹满面的老妪。她从前本是个蛮婢，因

是韦氏幼时乳媪，随驾入宫，年约五六十岁，中宗特令嫁与从一。从一变喜为惊，心中甚觉懊恼，转念皇后乳母，势力不小，自己做了她的夫婿，年貌虽不甚相当，禄位却借此永保。也未可必。乐得将错便错，模糊过去。当下与老乳母一同谢恩，叩首御前。中宗面封老乳母为莒国夫人，呼令左右备舆，送新郎新娘归第。调侃从一，却也有趣，但不是人君所为。从一既去，中宗亦退入宫中，侍臣等守过残宵，至次日元旦，朝贺礼毕，才各散归。

窦从一得了老妻，每谒见奏请，自称为翊圣皇后阿奢。阿奢二字，作甚么解？洛阳人呼乳母夫婿为阿奢，所以从一沿着俗例，举以自称，同僚或嘲他为国奢，他亦随声相应，毫无惭色。他的意中，总叫得皇后欢心，也不管甚么讪笑了。过了十余日，便是上元节届，都城内外，庆贺元宵，当然有一番热闹。中宗想了一个行乐的法儿，放出宫女数千人，命设市肆，由公卿大夫为商旅，与宫女交易。一班少年士夫，承恩幸进，正好趁这机会，亲近芳泽，东来西往，左顾右盼，遇有姿色的宫女，便借贸易为名，上前调戏。宫女等也恬不知羞，互相戏谑，形状媟亵，词语鄙秽。中宗带着后妃公主等，亲往游行，就使耳闻目见，也不以为怪。设市三日，复命宫女为拔河戏，宫女等遂各备麻绳巨竹，以竹系绳，往至河边，掷竹水中，牵绳腕上，将竹拽起，一拽一掷，再掷再拽，以速为佳，但宫女都没有甚么气力，全仗人多党众，同拽巨竹，方能胜任，因此分队为戏，每队约数十人，彼此互赛，都弄得淋头洗面，红粉涔涔。中宗挈领宫眷，登玄武门，观看拔河，以迟速为赏罚。宫女们越想斗胜，越觉用力，有失足跌伤的，有挫腰呼痛的，中宗等引为乐事，笑声不止。有甚么好看？有甚么好笑？等到夕阳西下，众力尽疲，方命将拔河戏停止，命驾回宫。

越宿大开筵宴，内外一概赐酺，中宗命侍宴诸臣，各呈技艺，或投壶，或弹鸟，或操琴，或蹴毬，独有国子监司业敦山恽，起向中宗陈请道："臣无他技，只能歌诗侑酒。"中宗道："卿且歌来！"山恽乃正容歌诗，但听他抑扬抗坠，不疾不徐，共计有二十多句，由在座诸人听声细辨，系是《小雅》中鹿鸣三章。歌罢，又复续歌二十多句，乃是《国风》中蟋蟀三章。中宗点首道："卿可谓善歌诗了。朕知卿意，应赐一觞。"随命左右斟酒，给与山恽。山恽跪饮立尽，谢赐乃起，退还原座。至诸臣已尽献技，中宗更召入优人，共作回波舞，舞毕后，又由中宗语群臣道："有回波舞，不可无回波词，卿等能各作一词否？"群臣闻了此语，不得不搜索枯肠，勉应上命。有一人先起座朗吟道：

回波尔如佺期，流向岭外生归。
身名幸蒙啮录，袍笏未列牙绯。

这首回波词，是沈佺期所作。佺期曾任考功员外郎，因与二张同党，坐流芸州。上官婉儿得宠，招致文士，乃复入为起居郎，兼修文馆学士。此次借词自嘲，明明是乞还牙绯的意思。婉儿即从旁面请道："沈学士才思翩翩，牙笏绯袍，亦属无愧。"中宗闻言，即语佺期道："朕当还卿牙绯便了。"佺期忙顿首拜谢。忽有优人臧奉，趋近御座前，叩头自陈道："臣奴亦有俚语，但辞近谐谑，恐渎至尊，乞陛下赦臣万死，方敢奏闻！"韦氏即接入道："恕你无罪，你且说来！"臧奉曼声徐吟道：

回波尔如栲栳，怕婆却也大好。
外头只有裴谈，内面无过李老。

韦氏听了，不禁大噱。中宗也微微含笑，并不介怀。自认怕妻。君臣有一大半识得故事，私相告语道："两方比例，却也确切，勿轻看这优人呢。"看官道是谁人故事？原来当时有个御史大夫裴谈，性最怕妻，常谓妻有三可怕：少时如活菩萨，一可怕；儿女满前时如九子魔星，二可怕；及妻年渐老，薄施脂粉，或青或黑，状如鸠盘茶，三可怕。此言传闻都下，时人都目为裴怕婆。中宗畏惮韦氏，正与裴谈相同，臧奉敢进此词，实为韦氏张威，不怕中宗加罪。果然不出所料，由韦氏令他起来，越日领赏。上文恕罪，此次领赏，俱出韦氏口中，好似中宗不在一般。臧奉谢恩而退。谏议大夫李景伯，恐群臣愈歌愈纵，大亵国体，即上前奏道："臣也有俚词，请陛下俯睬刍荛。"说着，即朗歌道：

回波尔持酒卮，微臣职在箴规。
侍宴不过三爵，欢哗或恐非仪。

中宗闻至此语，反致不悦，面上竟露出怒容。御史中丞萧至忠，暗暗瞧着，恐景伯得罪，遂伏奏道："这真是好谏官呢。"中宗才不加责，即传命罢宴，回宫就寝。是夕无话，至次日，韦氏竟遣内侍赍帛百端，赐与臧奉，臧奉非常愉快。

既而宫中传出墨敕，授韦巨源、杨再思为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宗楚客为中书令，萧至忠为侍中，韦嗣立同三品，崔湜、赵彦昭同平章事。于是宰相以下，惟萧至忠稍稍守正，此外都是狐群狗党，奴膝婢颜。而且滥官充溢，政出多门，宰相御史员外官，都是额外增添，挤满一堂，人以为三无坐处。监察御史崔琬，独劾奏："宗楚客、纪处讷两人，潜通戎狄，私受贿赂，致生边患，乞即按罪"云云。查唐朝旧例，大臣被弹，应伛偻趋出朝堂，静立待罪。楚客并不遵例，反忿怒作色，自陈忠鲠，为琬所诬。中宗并不穷问，反命琬与楚客，结为异姓兄弟，作为和解，遂又有和事天子的传闻。看官！你道崔琬所奏，究竟是假呢？是真呢？小子考据唐史，实是真情，看官请听我道来。自武氏许突厥婚，默啜不复寇边，未几，武氏病死，婚议又复中变，遂致默啜生怨，拘杀唐使。鸿胪卿臧守言，进寇沙灵，中宗命左屯卫大将军张仁亶为朔方道大总管，往御突厥。突厥兵颇惮仁亶，闻风即退，被仁亶追出境外，斩首千级，才收军回镇。会西突厥别部突骑施，崛起碎叶川，酋长乌质勒，抚下有威，帐落寝盛。中宗初年，曾遣使入朝，受封为怀德郡王。乌质勒旋死，子沙葛嗣袭封爵，默啜南下无功，转图西略，亲督众往攻突骑施。张仁亶乘他远侵，潜兵入突厥境，取得拂云祠一带地方。拂云祠在河北，突厥每入寇，必先诣祠祈祷，然后度河南行。仁亶既袭取此地，即创筑三受降城。中城就在拂云祠，东西两城，距祠各二百里，首尾相应，控制突厥。兴工阅六十日，三城皆成，及默啜归国，仁亶已布置严密，无隙可乘。那时默啜只好自己懊悔，不敢南牧了。惟娑葛可汗，统有父众，与别将斗啜忠节，屡有违言，辄相攻击。忠节势弱，不能久持。金山道行军总管郭元振，奏令忠节入朝宿卫，中宗乃命右威卫将军周以悌为经略使，招抚忠节。以悌系宗纪二人党羽，到了播仙城，与忠节相遇，却导他纳赂宗纪，不必入朝。且愿发安西兵，兼引吐蕃为援，同击娑葛。忠节大喜，遂出千金为赂，浼以悌转报，宗纪楚客遂请遣将军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发甘凉兵，兼征吐蕃部众，往助忠节，一面遣御史中丞冯嘉宾，往与忠节面洽。可巧娑葛遣使娑腊，入京贡马，探得楚客等秘谋，即还报娑葛。娑葛暗地出兵，邀截计舒河口，果然忠节嘉宾，两下相会。一声胡哨，麾动番众，杀入嘉宾幄内，嘉宾不及备防，立致剁毙，忠节也被擒去。是谓人财两失。娑葛遂大发兵攻安西，与牛师奖交战火烧城，师奖败没，安西失守，娑葛复遣使上表，求楚客头，以头颅偿千金，为楚客计，还算值得。且贻郭元振书，略谓："与唐无嫌，只仇阙啜。宗尚书受阙啜金，欲加兵灭我，所以惧死奋斗，乞将详情上闻。"元振曾上书奏阻，至是复将娑葛原书，飞使驰奏。楚客诬言元振隐蓄异志，立请召还，即命周以悌代元振职。元振亟遣子鸿入朝，伏阙面陈底细。中宗乃坐罪以悌，流窜白州，仍令元振留任，赦娑葛罪，册为钦化可汗，赐名守忠。惟楚客等受脏隐情，概置勿问。所以御史崔琬，忍无可忍，面劾楚客。哪知和事天子，反教他释嫌结好，岂不可笑？

更有郑愔、崔湜，并掌铨衡，卖官鬻爵，选法大坏。御史靳桓李尚隐，查出许多赃证，入朝面弹，两人无可抵赖，下狱坐戍，愔谪吉州，湜贬江州，惟湜系婉儿私夫，忽闻有敕远窜，教她如何割舍？免不得设法转圜，代湜申理。会值景龙三年冬至，中宗将有事南郊，婉儿即为湜陈请，召还都中，令襄大礼。连郑愔也一并召归。祭天时，中宗初献，皇后韦氏亚献，宰相女各助执笾豆，号为斋娘。也是旷古奇闻。礼成加赏，所有斋娘夫婿，俱得迁官，总算是浩荡皇恩，无微不至。语中有刺。

越年元宵节，六街三市，大张花灯，笙歌遍地，金鼓喧天。韦氏忽发狂念，与婉儿及诸公主，邀请中宗微服游行。中宗含笑相从，遂各换衣妆，打扮如平民模样，出游街市，并令宫女数千人，一同随往。但见人山人海，击毂摩肩，男女混杂，贵贱不分。韦氏婉儿，且专拣热闹处玩赏，与一班看灯的男妇，挨挨挤挤，毫不避忌。直至斗

转参横，灯残独炧，方联翩还宫，查点宫女，十成中却少了五六成，想是乘机私奔去了。中宗因不便追缉，只好付诸不究，糊涂了事。也是皇恩。

过了数日，复亲幸梨园，命三品以上抛球拔河。韦巨源唐休璟，年力衰迈，随绳仆地，一时趴不起来，害得手脚乱爬，好似乌龟一般，中宗及韦氏婉儿等，都吃吃大笑，视为至乐。既而又游定昆池，命从官赋诗，黄门侍郎李日知，呈诗一首，中有两语云："所愿暂思居者逸，勿使时称作者劳。"中宗瞧着，笑顾日知道："卿亦效郭山恽的诗谏么？"日知道："是在陛下圣鉴。"中宗乃起驾回宫，有好几月不出游幸。到了孟夏时候，又出幸隆庆池。池在长安城东隅，民家井溢，浸成大池数十顷，朝廷目为祯祥，因赐名隆庆。隆庆池北有隆庆坊，相王旦五子，筑第住居，外为五王子宅。五王子详见后文。当时有术士传言，谓："五王子宅中，郁郁有帝王气。"中宗意欲魇禳，特命在池旁结起采楼，率侍臣等诣楼开宴，且泛舟为戏，足足欢娱了一日一夜。还宫以后，复宴近臣。国子祭酒祝钦明，自请为八风舞，摇头转目，胁肩谄笑，装出许多丑态，引得韦氏以下，无不鼓掌。吏部侍郎卢藏用，私语同座道："祝公以儒学著名，今乃如此出丑，五经已扫地尽了。"散骑常侍马秦客，光禄少卿杨均，亦在座列饮。韦氏见他年轻貌秀，未免动欲，及至散宴，阴令心腹内侍，通意两人。秦客颇通医术，均却善烹调，两人却借此为名，得入宫掖，韦氏毫不知羞，趁着中宗另幸别宫，即令两人轮流侍寝，作竟夕欢。

约过了一两月，忽有定州人郎岌，叩阍告变，奏称韦氏与宗楚客等，将谋大逆。中宗正览奏起疑，偏被韦氏闻知，定要中宗立毙郎岌，中宗乃敕令将岌杖死。许州参军燕钦融，又上言："皇后淫乱，干预国政，安乐公主武延秀及宗楚客等，朋比为奸，谋危社稷，应亟加严惩，以防不测。"中宗得了此疏，面召钦融诘责。钦融顿首抗言，词色不挠，当由中宗叱令退去。谁知他甫出朝门，竟由宗楚客擅令骑士，把他拿回，掷置殿庭石上，折颈毙命。中宗未免动怒，查问骑士，系出楚客指使，不禁恨恨道："你等只知有宗楚客，不知有朕么？"你一人久无权力，岂自今始？楚客乃惧，即入告韦氏婉儿等，谓皇上已有变志。韦氏正因新幸马杨，也恐事泄，遂与马杨密谋弑主。马秦客道："臣去合一种末药，置入饼中，便可了结主子，"韦氏道："事不宜迟，速即办来！"秦客领命即出。越日，即将末药呈入，便由韦氏亲自制饼，把末药放入馅中。及饼已蒸熟，闻中宗在神龙殿查阅奏章，便令宫女携饼献去。中宗最喜食饼，取了便吃，一连吃了八九枚，尚说是饼味很佳，不意过了片时，腹中大痛，坐立不安，倒在榻上乱滚。当有内侍往报韦氏，韦氏徐徐入殿，假意惊问。中宗已说不出话，但用手指口，呜呜不已。又延挨了数刻，身子不能动弹，两眼一翻，双足一伸，竟呜呼哀哉了。享年五十五岁。总计中宗嗣位，纪元嗣圣，才经一月，即被废黜。幽禁了十四年，方还东都，又为皇太子六年，才得复辟，在位六年，改元两次，竟被毒死。小子有诗叹道：

昔日点筹烦圣虑，今番进毒报君恩。
从知女德终无极，地下有谁代雪冤？

中宗既崩，韦氏召入私人，当然有一番举动，待小子下回说明。

古称诗三百篇，皆贤圣发愤之所作，故讽刺多而颂扬少，即间有所颂，亦隐寓规劝之意，故诗之关系，实非浅鲜，孔子以学诗勖门人，良有以也。唐自武后临朝，诗赋大兴，至中宗而益盛，宜若可以兴国矣。但诗有定体，亦有定义，非徒谐声叶律，遂足称诗；至若贡谀献媚，导奸騖淫，更不足道。观本回所录回波词三则，惟李景伯以诗作谏，尚有古风，沈佺期借词干进，已无可取，臧奉乃更为怕婆词，大廷之上，不啻村俗，是岂尚存古道乎？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圣训流传，万古不易。中宗不能修身，安能齐家，不能齐家，安能治国？狎客满后庭，浮屠盈都市，如此而不亡国败家者，吾未信也，一饼杀身，几至覆宗，微临淄之兴师，唐其尚有幸乎？

第四十回
讨韦氏扫清宿秽　平谯王骈戮叛徒

却说韦氏既毒死中宗，秘不发丧，但召诸宰相入禁中，征诸府兵五万人，屯守京城，使驸马都尉韦捷、韦濯，卫尉卿韦璿，左千牛中郎将韦锜，长安令韦播等，分领府兵。中书舍人韦元徼，巡行六街。适从何来？遽集于此。左监门大将军兼内侍薛思简等，率兵五百人，往戍均州，防御谯王重福。命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充东都留守。吏部尚书张嘉福、中书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并同平章事，一面与太平公主，及上官婉儿，谋草遗诏，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重茂系中宗幼儿，后宫所出，时方十六岁。由皇后韦氏训政，相王旦参谋政事。草制既颁，然后举哀。宗楚客隐忌相王，入语韦氏道："皇后与相王，乃是嫂叔，古礼嫂叔不通问，将来临朝听政，何以为礼？"韦氏道："遗制已下，奈何？"楚客道："皇后放心，臣自有计较。"越日，即会同百官，奏请皇后临朝，罢相王参政。韦氏即批令相王旦为太子太师，自己临朝摄政，改元唐隆，大赦天下，命韦温总掌内外兵马，温系韦氏从兄，所以韦氏倚为心腹。又越三日.始令太子重茂即位，尊皇后韦氏为皇太后，立妃陆氏为皇后。宗楚客与武延秀、赵履温、叶静能等，及韦族诸人，共劝韦氏遵武后故事，使韦氏子弟领南北军。楚客更援引图谶，密言韦氏宜革唐命，怂恿韦氏谋害嗣皇，且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日与韦温安乐公主商议，欲去两人。哪知天意难容，人心未死，大唐天下，不该移入韦氏手中，遂令天潢嫡派，兴师讨逆，把韦武两族，及内外淫恶诸男妇，一律诛死，才觉宫廷复靖，日月重光。看官道是何人？乃是相王旦第三子隆基。此是唐室一大转捩，应该大书特书。

相王旦生有六子，长子即成器，从前曾立太子，相王复封，成器亦降王寿春，次子名成义，封衡阳王，四子名隆范，封巴陵王，五子名隆业，封彭城王，季子名隆悌，封汝南王，已经蚤死。隆基排行第三，系相王妾窦氏所生，性英武，善骑射，通音律历象诸学，初封楚王，改封临淄，出任潞州别驾。景龙四年入朝，留京不遣。他知韦武用事，必为国患，乃阴结豪杰，借图匡复，从前太宗时代，常选官户及蕃口骁勇，充做羽林军，著虎文衣，跨豹文鞯，共得百人，叫作百骑，武氏时增为千骑，中宗时又添至万骑。隆基密与联络，隐作干城。兵部侍郎崔日用，索与宗楚客往来，颇加楚客秘谋，因恐自己被祸，乃转告隆基。隆基即与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薛宗暕，系薛绍子。内苑总临钟绍京，尚衣奉御王崇晔，前朝邑尉刘幽求，折冲麻嗣宗等，为先发制人起见，定议讨逆。适值长安令韦播，虐待万骑，屡加搒掠，万骑皆怨。果毅校尉葛福顺、陈元礼，往诉隆基，隆基复与谋讨逆事宜，大众踊跃愿效。福顺且语隆基道："贤王举事，当先禀达相王。"隆基道："我辈举兵讨逆，无非为社稷计。事成庶归福父王，不成便以身殉，免得父王受累。且今日先行禀达，倘父王不从，反致败事，不如不说为妥。"乃改换服饰，潜率刘幽求等，径入苑中。

时已黄昏，忽见天星纷落，几与雨点相似。幽求道："天意如此，时不可失了。"陨星岂关系讨逆？且星亦未必致损，不过幽求借此励众，幸勿信为真言。葛福顺即拔刀先驱，直入羽林营，韦璿、韦播猝不及防，被福顺率众捣入，左右乱劈，即将两人砍死，且枭首示众道："韦氏鸩杀先帝，谋危社稷，今夕当共诛诸韦，别立相王以安天下。如有阴怀两端，甘心助逆等情，罪及三族，慎勿后悔！"羽林军本归心隆基，当然听命，乃将韦璿等首级，

命部众赍送隆基。隆基取火验视，果然不谬，乃与幽求等出南苑门，总监钟绍京，聚集丁匠二百余人，各执斧锯，随众同行。福顺率左万骑攻玄德门，另派羽林将李仙凫，率右万骑攻白兽门，约会凌烟阁前。隆基勒兵玄武门外，静听消息。三鼓后闻里面噪声，即与绍京等斩关直入，驰至太极殿，殿中正停置中宗梓宫，有卫兵守着，一闻外面喧声，也被甲出应。韦氏正留宿殿中，蓦然惊起，只穿得小衣单衫，奔出后门，适遇杨均、马秦客，由韦氏急呼救援，二人左右搀扶，走入飞骑营，望他保护。不意营中将卒，突出门前，先将杨马两人，一刀一个，劈死地上。韦氏吓得乱抖，不由的泪下盈腮，哀求容纳。你也有此日么？大众共嚷道："弑君淫妇，人人共愤，今日还想活着么？"说着，即有人手起刀落，把韦氏剁作两段，将首级献与隆基。与杨马同时做鬼，也算风流。隆基闻韦氏已诛，便传令肃清宫掖，于是驸马武延秀，尚宫贺娄氏，均被搜获，一并斩首。时已黎明，刘幽求等驰入宫中，安乐公主深居别院，尚未知外面事变，方早起新沐，对镜画眉。突听得后面一响，正要回顾，那头上忽觉暴痛，只叫得一声阿哟，已是头破脑裂，死于非命。幽求已诛死安乐公主，再去搜捕上官婉儿，婉儿本是个聪明人物，竟带着宫人，秉烛出迎。既与幽求会晤，即将前日相王参政的草制，从袖中取出，示与幽求，且托他婉告隆基，期免一死。幽求见她娇喉宛转，楚楚可怜，便满口答应出来。凑巧隆基入宫，就将草制呈上，替婉儿代为申辩。隆基道："此婢妖淫，渎乱宫闱，怎可轻恕？今日不诛，后悔无及了。"却是刚断，可惜晚年不符。即命左右去取婉儿首级，不消半刻时辰，已将一个红颜绿鬓的头颅，携至隆基面前。可为才女轻薄者鉴。隆基验讫，更捕索诸韦，及监守宫门素来归附韦氏的吏役，尽行枭首。

内外既定，隆基乃往见相王，自言不先禀白的原因，叩首请罪。相王抱头泣语道："社稷宗庙，赖汝不坠，还有何罪呢？"隆基即迎相王入宫，掩住宫门及京城门，分遣万骑，收捕诸韦亲党，先将韦温拿斩。中书令宗楚客，身服斩衰，乘青驴逃出。方至通化门，被门卒拦住，笑呼道："你是宗尚书，为何至此？"揶揄得妙。一面说，一面已将楚客拖落驴下，抓去布帽，一刀砍死。那冒冒失失的宗晋卿，也随后跑来，同做了刀头面。兄弟同死，也是亲昵。相王奉少帝重茂，御安福门，慰谕百姓。司农卿赵履温，向在安乐公主门下，奔走趋奉，至是急驰诣安福楼下，舞蹈呼万岁，声尚未绝，已由相王遣人出来，把他脑袋取去，剩下没头的尸骸，倒弃地上，人民争集，拔刀割肉，片刻即尽。韦巨源正欲入朝，有家人报称变起，劝他逃匿，巨源道："我位列枢轴，岂可闻难不赴？"说着即行。才至都市，为乱兵所杀。他和韦捷、韦濯、韦元徽，及纪处讷、叶静能、张嘉福等，一古脑儿被捕到安福门前，一刀一个，两刀一双，统变作无头鬼。秘书监王邕，系韦后妹崇国夫人夫婿，他恐因亲党株连，杀妻自首。最可笑的是皇后阿爹窦从一，也将这老妻莒国夫人，枭首以献，我为从一心喜，省得老妇当夕。两人总算免死。废韦后为庶人，陈尸市曹，所有韦氏宗族，俱由崔日用领兵搜诛，连襁褓小儿，统杀得一个不留。武氏宗属，重罪诛死，轻罪流窜。何苦争权？乃下制大赦，封成器为宋王，隆基为平王。统辖左右厢万骑。薛崇暕晋封立节王，钟绍京为中书侍郎，刘幽求为中书舍人，并参知机务，麻嗣宗为左金吾卫中郎将，其余功臣，赏赉有加。隆基二奴王毛仲李守德，亦得超拜得军。未免太滥。

既而太平公主传少帝命，愿让位相王，相王固辞。刘幽求入语宋王成器，与平王隆基道："从前相王已居宸极，众望所归，今人心未靖，国难初纾，相王岂得尚守小节？请早即位以镇天下。"隆基道："父王性安恬淡，未尝有心登极，虽有天下，犹且让人。况少帝为亲兄子，怎肯将他移去？"幽求道："众心不可违，相王虽欲高居独善，恐亦未能如愿，况社稷为重，君为轻，二王亦应几谏为是。"成器隆基，乃入见相王，极言人心归向，国事攸关，不如早正大位云云。相王尚不肯从，复经二人力谏，方才允许。是夕有制颁出，命宋王成器为左卫大将军，衡阳王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巴陵王隆范为左羽林大将军，彭城王隆业为右羽林大将军。进平王隆基为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钟绍京，黄门侍郎李日知，

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平公主子薛崇训，薛绍次子。为右千牛卫，贬窦从一为濠州司马，王邕为沁州刺史，杨慎交为巴州刺史，萧至忠为许州刺史，韦嗣立为宋州刺史，赵彦昭为绛州刺史，崔湜为华州刺史，郑愔为汴州刺史。崔郑二人，何故未诛？布置既定，即于次日入太极殿，处置易位事宜。这位茫无所知的少帝重茂，贸然出殿，径至东隅，西向而坐，相王亦登殿至梓宫旁，太平公主早在殿中，待众大臣一齐趋入，方对众朗言道："嗣皇欲将帝位让与叔父，诸公以为可否？"幽求即跪答道："国家多难，应立长君，皇上仁孝，追踪尧舜，诚合至公。相王代他任重，慈爱尤厚，此事正宜速行。"说至此，大众齐声赞成，太平公主即趋至少帝座前，高声与语道："人心已尽归相王，此处已非儿座，可即趋下。"少帝尚呆坐不动，被太平公主一把拖落，只好含着眼泪，趋立下首。当由相王徐步进行，至少帝坐过的位置，昂然坐定。群臣都伏称万岁。拜贺既毕，复拥相王出殿，御承天门，大赦天下，是为睿宗皇帝。仍封重茂为温王，进钟绍京为中书令，赐内外官爵有差，加太平公主实封万户。惟立储一事，累经睿宗筹思，因立长立功两问题，横亘胸中，终不能决。宋王成器，窥知父意，乃入白睿宗道："国家安宜先嫡长，国家危宜先有功，若失所宜，必违众望。臣儿宁死，不敢居平王上。"睿宗尚有疑义，召问群臣。刘幽求进言道："能除天下大祸，应享天下大福。平王尊安社稷，救护君亲，功固最大，德亦最贤，况宋王已有让词，自应立平王为太子，请陛下勿疑！"群臣亦多如幽求言，储议乃定。事贵达权，睿宗颇胜高祖一筹。越数日，即立平王隆基为太子。隆基复表让成器，睿宗不许。隆基乃入居东宫，令宋王成器为雍州牧，兼太子太师。追削武三思、武崇训爵谥，斫棺暴尸，刬平坟墓，流越州长史宋之问、饶州长史冉祖雍至岭南，革则天大圣皇后名号，仍称天后。天字亦不宜称。追谥雍王贤为章怀太子，封贤子守礼为豳王，复故太子重俊位号，予谥节愍。赠还张柬之等五人王爵，所有得罪韦武，被诛被窜死诸官吏，俱还给官阶。召许州刺史姚元之为兵部尚书，洛州长史宋璟为吏部尚书，俱同中书门下三品。加封成义为申王，隆范为岐王，隆业为薛王，改元景云，再行大赦。所有韦氏余党，未曾察出加罪，概从豁免，此后不究。

且遣使宣慰谯王重福，调任集州刺史。重福整装将行，适有洛阳人张灵均，贻书重福道："大王地居嫡长，当为天子，相王虽然有功，不应继统。东都士民，都望大王到来，王若潜入洛阳，发左右屯营兵，袭杀留守，取东都几如反掌。再西略陕州，东徇大河南北，天下即指挥可定了。"重福信为奇谋，复书如约。可巧郑愔被谪汴州，道出洛阳，灵均遮道请留，与语秘计。愔正怨望朝廷，遇着这个机会，乐得顺风敲锣，为泄恨计，否则何致速死。当下与灵均结谋聚徒党数十人，预替重福草制，立重福为帝，改元为中元克复，尊睿宗为皇季叔，重茂为皇太弟，愔为左丞相，知内外文事，灵均为右丞相，兼天柱大将军，知武事，右散骑常侍严善思为礼部尚书，知吏部事。毫无头绪，即预为草制，仿佛痴人说梦。一面令灵均往迎重福。愔留住洛阳，借附马都尉裴巽故第，潜备供张，专待重福到来。

洛阳县官，稍得风闻，侦查了好几日，益觉事出有因，遂率役隶数十人，径诣裴宅按问。甫至门首，兜头正碰着重福，与灵均带着数健夫，鱼贯前来。县官急忙退还，走白留守。群吏闻变，相率逃匿，只洛州长史崔日知，投袂而起，号召兵士，拟即往讨。留台侍御史李邕，在天津桥遇着重福，料他必有秘谋，也急驰入屯营，语大众道："谯王得罪先帝，今无故入东都，必将为乱，君等正可乘此立功，博取富贵。"营兵同声应命。又告皇城使速闭诸门，慎防不测。重福趋至左右屯营，营兵张弓迭射，箭如飞蝗，吓得重福连忙回头，转至左掖门，欲劫夺留守部众，偏偏门已重闭，不由的懊恼起来，即命手下纵火焚门，火尚未燃，那左右屯营兵，两路杀至，教重福如何抵挡？没奈何策马奔逃，投入山谷。留守兵四出搜捕，掩入谷中，重福无路可走，跃入漕渠，立刻溺毙。又捕得张灵均，押至狱中，只有郑愔查无下落。旋经崔日知亲自督捕，到处盘查，突见有一小车，车中载一妇人，露着高髻，面上却用巾遮住，由车夫急推前行，种种形迹可疑，当由日

知指令军士，追诘此车，并将妇人的面巾揭去。一经露面，却是于思于思的丑男子。看官不必细问，便可知是逃犯郑愔，愔貌丑多须，一时无从脱逃，乃改作女装，梳髻作妇人服，想借此混出外城，计策亦妙，可惜无易容术。可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竟被日知瞧破，捆缚而归，随即就狱中牵出灵均，一同鞫问。愔浑身发抖，似不能言。灵均独神色自如，直供不讳，且瞋目顾托道："我与此人同谋，怪不得要失败哩。"于是两人牵出都市，同时伏诛。愔先附来俊臣，继附张易之，又附韦氏，至此复附谯王重福，终归诛死。专事逢迎者其听之！严善思亦坐流静州。旋葬中宗于定陵，廷议以韦庶人有罪，不应祔葬，乃追谥故英王妃赵氏为和思顺圣皇后，求尸无着，见前文。乃用袆衣招魂，祔葬定陵。贬李峤为怀州刺史，裴谈为蒲州刺史，祝钦明、郭山恽等，俱为远州长史。罢斜封官，易墨敕制，姚宋当国，请托不行，纳纪修举，赏罚严明，中外翕然，共称为有贞观永徽遗风。

只是太平公主，自恃功高，睿宗亦很加爱重，常与她商议国政。每入奏事，坐语移时，有数日不来朝谒，即令宰相就第咨询。至若宰相陈请，睿宗辄问与太平议否？又问与三郎议否？三郎就是太子隆基，因他排列第三，故呼为三郎。太平公主，初见太子年少，不以为意，既而惮他英武，遂造出一种谣言，说是太子非长，不当册立，将来必有后忧。睿宗不为所动，到了景云二年正月，太平公主奏请立后，睿宗道："故妃刘氏及德妃窦氏，同死非命，尸骨无存，朕何忍再立继后呢？"公主道："刘妃系陛下正配，且曾生宋王，应该追封。窦氏非刘妃比，应有嫡庶的分辨，不容一律。"明明寓有深意。睿宗默然。待公主退出，竟追册刘氏窦氏，并为皇后。公主不免忿恨，更阴嘱私党，散布蜚言。大致谓："官廷内外，倾心东宫，姚元之、宋璟，左右赞襄，不日必有内变。"一面令女夫唐晙，往邀韦安石。安石方入任侍中，不肯赴召，事为睿宗所闻，密召安石入问道："朝廷皆倾心太子，卿可为朕访察，有无异图？"安石答道："陛下何为信此讹言？这是太平私谋，欲危太子，试思太子有功社稷，仁明孝友，天下共闻，如何宫中独有蜚语？显见奸人播弄，幸忽轻信。"睿宗矍然道："朕已知道了，卿勿复言！"公主因计划不成，亲乘辇至光范门，召集宰相，示意易储，众皆失色。宋璟抗言道："东宫拨乱反正，建立大功，真宗庙社稷主，奈何忽有此议？"公主怏怏不悦，拂袖竟归。璟乃邀同姚元之，入白睿宗道："宋王为陛下元子，豳王乃高宗长孙，公主从中交构，将使东宫不安，不如令宋王豳王，皆出为刺史，并罢岐薛二王左右羽林，就是太平公主及武攸暨，亦皆安置东都，庶不至有内变了。"睿宗道："朕惟一妹，怎可远置东都？诸王惟卿所处。"睿宗亦不免优柔。姚宋两人，本意在遣废太平，因见睿宗不从，只好退出。越数日，睿宗又语侍臣道："近日有术士言，五日内当有急兵入宫，卿等须加意预防。"时张说已入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闻睿宗言，便进谏道："奸人欲离间东宫，乃有是说，若陛下使太子监国，流言自当永息了。"姚元之复接口道："张说所言，系社稷至计，愿陛下即日施行。"睿宗准奏，即命太子监国，出宋王成器为同州刺史，豳王守礼为幽州刺史，太平公主及武攸暨，安置蒲州。小子有诗咏道：

> 百端构陷总无成，到此应知自戒盈。
> 若使当时能悔祸，太平原是享承平。

制敕既下，太平公主愤不可遏，更想出一条别法来了。究竟用何计策，且看下回便知。

女子与小人，断不可使之立功，功出彼手，乱必因之。观本回所叙之太平公主，实亦一韦武流亚，其于韦氏受诛时，并未见若何预议，不过其子薛崇暕，稍稍效力，而成此功者，固非临淄莫属也。韦武既灭，朝廷易主，而太平乃首出建议，捽去少帝，此特一手一足之劳耳。人心已尽归相王，太平安能标异乎？然彼则自恃有功，睿宗亦以有功视之，卒至谗间东宫，谋生内变，牝鸡之不可司晨，固如此哉！然则太平固有罪矣，而睿宗之纵令为恶，亦未尝无咎焉。

第四十一回
应星变睿宗禅位　泄逆谋公主杀身

却说太平公主，接到蒲州安置的制敕，不由的懊怅万分，当即召太子入内，厉声问道："我为汝父子打算，也算尽力，今反以怨报德，将我贬居蒲州，我想汝父仁厚，当不出此，想是汝从中播弄，因有此敕命呢。"当头一棒。太子惶恐拜谢道："侄何敢如此？闻系姚宋二人奏请父皇，乃下此敕。"公主冷笑道："姚宋所奏，也无非为汝起见，他恐我等在都，于汝不便，所以特地请命，要我等即日远离。试想我捽去重茂，改立汝父，也是为汝承袭计，从前安乐想作皇太女，难道我想作皇太妹么？"描摹利口，惟妙惟肖。太子道："侄儿当奏闻父皇，加罪姚宋二人便了。"言毕趋出，即表劾姚宋离间姑兄，请从重典惩办。睿宗乃贬元之为申州刺史，璟为楚州刺史，宋豳二王，仍留居京都，惟太平公主夫妇，依然遣往蒲州，不复收回成命。公主怏怏而去，临行时由太子饯送，尚是埋怨不休。太子答道："今日暂别，他日总当由侄儿申请，包管姑母重归。"公主始强开笑颜，与武攸暨登车去讫。

既而睿宗召群臣入宴，且与语道："朕素怀澹泊，不以万乘为贵，前为皇嗣，及为皇太弟，均为时势所迫，并非由朕本意。今朕年已半百，不欲亲揽朝纲，意欲传位太子，卿等以为何如？"群臣闻言，俱面面相觑，莫敢先对。独殿中侍御史和逢尧，系是太平私党，偏起座进言道："陛下春秋未高，方为四海景仰，怎得遽行内禅呢？"睿宗听了，踌躇半晌，方道："朕自有区处。"越宿下制，凡一切政事，皆听太子处分，所有军旅死刑，及五品以下除授，与太子议定后闻。太子奉制固辞，且请让与宋王成器，睿宗不许。嗣复请召太平公主还京，得邀允准，颁敕至蒲州。太平公主当然欢慰，立即启行还朝，往返不过四月，至是入见睿宗。睿宗性本友爱，自然欢颜相待，和好如初。

可巧攸暨病逝，公主又变作嫠妇，虽然年逾四十，尚是萦情肉欲，不耐孤栖。酷肖乃母。蓦然记起当年的崔湜，才貌风流，不愧佳客，当下密召入都，待他进谒，即引与欢狎，做个婉儿第二。又想招揽几个旧官，自张羽翼，濠州司马窦从一，已复名怀贞，在朝时曾谄附太平，至是亦由太平召还，与崔湜同作私人，并向睿宗前极力保荐。睿宗乃复用湜为太子詹事，怀贞为御史大夫。还有奸僧慧范，与公主乳媪通奸，也往来公主第中，常参密议。又加岑羲萧至忠薛稷等，前皆坐罪遭贬，太平公主一并引为爪牙，奏复原官，于是声势复盛。窦怀贞每日退朝，必至太平处请安。唐臣多无丈夫气，不必怪窦怀贞。适睿宗女西城公主，及崇昌公主，愿作女道士，自请出家，却也别具肺肠。睿宗欲修筑金仙玉真二观，分居二女。怀贞即乞请太平，求为营观使。太平公主因替他进言，一说便成。怀贞格外效力，亲自督役，才经月余，已造就两座华刹，前殿后宇，金碧辉煌。西城崇昌两公主，到了观中，都觉得称心满意，当然至睿宗前，赞美怀贞。又经太平公主随时揄扬，不由睿宗不信，竟进授怀贞为侍中，同中书门下三品。怀贞喜出望外，忽有相士与语道："公居相位，必遭刑厄。"说得怀贞又转喜为忧，自请解官，有制听便。不到数日，又复令为尚书左仆射。崔湜因怀贞得志，免不得在旁艳羡，有时与太平欢会，叙及怀贞。太平公主道："这有何难？汝欲入相，但教我进去数语，便可如愿了。"湜感激涕零，甚至五体投地。但教你在枕席上格外效劳，便足报德，何必作此丑态。一面复语太平道："同僚中有陆象先，亦望公主代为援引。"太平公主道："象先

与我何涉？我何必替他帮心。”湜又道：“象先言高行洁，推重同僚，此人入相，必慰众望。湜与同升，也是附骥名彰的微意呢。”太平公主方才点首。次日入见睿宗，即将象先与湜举荐上去。睿宗道：“象先素负众望，不愧相才。湜太龌龊，难负众望。”太平公主仍然固请，睿宗只是摇首。及见公主两颊绯红，几乎要堕下泪来，方勉强承认下去。时已任韦安石、李日知为相，朝政未免紊乱，乃趁着公主入请，出安石留守东都，迁日知吏部尚书，命陆象先同平章事，崔湜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又进吏部尚书刘幽求为侍中，右散骑常侍魏知古为左散骑常侍，俱同三品，越年改元太极，未几又改元延和。

萧至忠自依附太平，由许州进任刑部尚书，遂出入太平私第。日夕伺候，偶与宋璟相遇，璟讽语道：“萧君！汝亦在此，非璟所料。”至忠笑答道：“宋生规我，足见好意。”说到“意”字，已是策马驰去。至忠有妹，适华州长史蒋钦绪，亦进谏至忠道：“如君高才，何患不达？幸勿非分妄求。”至忠默然不答。钦绪退出，不禁长叹道：“九代卿族，一举尽灭，并不是可哀么？”熏心利禄者，可引此为戒。原来至忠世代簪缨，祖名德言，曾任唐为秘书少监。所以钦绪有此悲叹。哪知至忠竟步步春风，更入为中书令了。太平既得至忠为助，又引侍中岑羲，尚书右丞卢藏用，太子少保薛稷，右散骑常侍贾膺福，雍州长史李晋，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羽林军李慈等，同为心腹。鸿胪卿唐晙，本是太平女夫，当然通同一气，每事与商。会值秋高气爽，星月倍明，西方的太微垣旁，现出了一个慧星，光芒数丈。太平公主即密使术士进白睿宗，谓：“慧星出现，当是除旧布新的变象，且帝座及心前星，心有三星，旧说前星主太子。亦有变动，大约太子当入承帝统，请陛下传位为是。”看官！你想此说是明明激动睿宗，引他恨及太子，可以从中进谗，不意睿宗竟信为真言，便毅然道：“朕早思传位，今天象又复如此，尚有何疑？传德避灾，朕志决了。”术士不便再言，慌忙返报太平公主。公主大惊道：“欲巧反拙，弄假成真，这还当了得么？”这叫做庸人自扰。随即召入党羽，共议挽回。大家想了多时，没有甚么良策，只好奏阻内禅，再作计较。于是彼上一奏，此陈一疏，接连呈入章牍数本，并没有批答出来，急得太平公主，自往面阻。偏是睿宗决意传位，任你舌吐莲花，也是不依。公主没法，退归私第，再遣人往劝太子，教他固辞。太子乃驰入宫中，拜谒睿宗，叩头固请道：“臣儿仅立微功，得为皇嗣，已是例外蒙恩，恐难负荷。今陛下且遽欲传位，究是何意？”睿宗道：“社稷再安，与我得天下，皆出汝力。今帝座有灾，故特授汝。转祸为福，愿汝勿疑！”太子又叩头固辞，睿宗作色道：“汝欲为孝子，应该听从我言，岂必待柩前即位，方得为孝么？”太子无词可对，只好流涕趋出。

翌晨由睿宗手谕，传位太子。太子再上表力辞，睿宗不许。太平公主自悔无及，没奈何入语睿宗道：“内禅虽决，总宜自总大政，太子少不更事，恐未能施行尽当呢。”睿宗乃召嘱太子道：“汝因天下事重，想我兼理么？古时虞舜禅禹，尚亲巡狩，朕虽传位，岂忘家国？所有军国大事，我自当兼省，汝何必多虑呢。”太子乃勉强应命。过了数日，内禅期届，太子隆基即位，尊睿宗为太上皇。上皇仍自称朕，诏命曰诰，五日一受朝太极殿。皇帝自称为予，命曰制敕，每日受朝武德殿。凡三品以上除授，及重刑要政，俱奏闻上皇，然后决行，余事皆受成皇帝。改行正朔，颁制大赦，是谓玄宗先天元年，立妃王氏为皇后。

后系同州下邽人，父名仁皎，由玄宗为临淄王时，聘为王妃，玄宗入清宫禁，妃亦预谋，因此玄宗登基，即册为后。为后文废后张本。玄宗又授王琚为中书侍郎，时与商议国事。琚籍隶河内，少有才略，通天文象纬学，从前驸马都尉王同皎，常器重琚才，引为密友。同皎事败，见前文。琚遁至江都，为富商佣书。商家知非庸才，妻以爱女，且厚给妆奁，琚赖以存活。及睿宗嗣位，乃与妇翁说明原委，得资还都。玄宗时为太子，出外游猎，途次遇着王琚，见他儒服雍容，因即召询。琚口才本是敏捷，至此更有心干进，益逞词锋，且邀太子到寓，娓娓续陈，说得太子非常投契。琚又杀牛进酒，厚飨太子，太子愈加感动，愿为荐引。别后返谒睿宗，即说王琚如何有才，乞加录用。睿宗因他是个白衣秀士，但令补诸暨县主

簿。太子默然退归。会琚闻得一末秩，过谢东宫，到了廷中，却故意徐行，左眺右瞩。东宫侍卫呵止道："殿下在帘内，怎得自由行动？"琚微笑道："今日有甚么殿下，但知有太平公主呢。"显是策士口吻。道言未绝，太子已经趋出，亲自迎入。琚表明谢意，即促膝进陈道："韦庶人敢行弑逆，人心不服，所以殿下一呼皆应，立诛首恶。今太平公主自恃有功，凶猾无比，左右大臣，多为所用。天子又因兄妹关系，格外容忍，琚窃为陛下隐忧哩。"太子遽起，引与同榻，对坐与语道："主上同气，只有太平，若有伤残，恐亏孝道。"琚答道："小孝不足言，殿下当思大孝。"太子道："大孝如何？"琚复道："安宗庙，定社稷，乃为大孝。试想太子立有大功，理应承统，今公主乃敢妄图，营私植党，有废立意，一旦变起，岂不是累及宗庙社稷么？宗庙社稷不安，殿下即思尽孝，恐亦不及待了。"太子搓手道："如此奈何？"琚答道："琚闻内外大臣，惟张说、刘幽求、郭元振等，不为太平所用，殿下若与商议，当可纾忧。"太子乃喜，叫他不必赴任，留居詹事府中。既而太子受命监国，五品以下官吏，得由太子黜陟，乃即迁琚为太子舍人。及太子受禅，特超擢中书侍郎。琚遂与刘幽求等，谋去太平。幽求使羽林将军张暐，入白玄宗道："窦怀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进，日夜谋逆，若不早图，恐即日发难，连太上皇都不能自安，臣已与幽求等定计，但俟陛下颁敕，便可施行。"玄宗点首至再，徐谕道："卿等少缓，朕当留意。"

暐趋出后，适遇侍御史邓光宾，邀他入室，盘问底细，暐以实言相告。光宾俟暐别后，竟往报窦怀贞、崔湜。窦崔两人，忙转告太平公主，公主即入白睿宗，一口咬煞玄宗，说是要无端加害。睿宗便召问玄宗，训责数语，害得玄宗无法自解，只好推到刘幽求、张暐身上。玄宗专推别人，也太柔弱。于是睿宗令他惩办。玄宗不得已，将幽求及暐，拘置狱中。窦怀贞、崔湜等，讽令台官，奏称幽求等离间骨肉，当处死刑。睿宗又欲准奏，还是玄宗极力解说，谓幽求曾预大功，应当减死，乃流幽求至封州，张暐至峰州。封州地在岭表，崔湜又飞函至广州，嘱广州都督周利贞，即利用复名。杀死幽求，偏经桂州都督王晙与幽求有旧交，将他留住，才得免害。

越年，又改为开元元年，元宵节届，灯市极盛，长安城中，光耀如同白昼，无论大家小户，统是悬灯结彩，点缀升平。玄宗奉着上皇，御门观灯，大酺合乐，宴赏了好几日，余兴未衰。又令都中延长灯期，直至二月中旬，尚未停辍。太平公主私第中，越觉热闹，供张声伎，高出皇家，所陈珍宝，光怪陆离。所制彩仗，靡丽淫巧，满期朱紫，无不朕翩踵贺，端的是繁华出众，烜赫绝伦。炎炎者灭，隆隆者绝。左拾遗严挺之，及晋陵尉杨相如，先后上疏，俱戒玄宗节欲去奢，乃将灯市停止，但月余糜费，已是不可胜计了。此为玄宗将来淫佚之兆。太平公主自经幽求等贬黜，声焰益张，意见越深，镇日里与情人私党，密谋废立，又勾结宫人元氏，令在赤箭粉中，置毒以进。什么叫作赤箭粉呢？赤箭系是药名，研粉为饵，可以延年。玄宗时常服食，所以公主嗾令元氏，乘间下毒。元氏尚未下手，已为王琚所闻，入见玄宗道："祸机已迫，不可不速发呢。"玄宗意尚踌躇，适左丞张说，代韦安石出守东都，他却遣人进呈佩刀一柄，意欲借刀示意，使玄宗断绝疑虑。荆州长史崔日用，入朝奏事，更密白玄宗道："太平公主，谋逆有日，陛下昔在东宫，尚为臣子，若欲讨逆，须用谋力。今陛下已登帝祚，但教下一制书，谁敢不从？倘令奸宄得志，后悔无及了。"玄宗沉吟道："朕亦尝作此想，只恐惊动上皇，诸多未便。"日用道："天子，以安四海为孝，不在区区小节，万一奸人得志，社稷为墟，那时孝在何处？若恐惊动上皇，请先定北军，后收逆党，自不致有意外变端了。"玄宗道："卿且留京，为朕作一臂助，朕总当设法除患呢。"日用乃出，越日，受敕为吏部侍郎。

太平因玄宗进用王崔等人，也知玄宗有意加防，更兼元氏下毒的法儿，一时竟无隙可入，免不得另图别计。乃更召集私人，重开密议。崔湜献策道："常将军元楷，李将军慈，本统领羽林兵，若麾众直入武德殿，迫上退位，不得不依。再由窦仆射、萧中书等，号召南牙兵，作为援应，不消半日，便可成功了。"同平章事陆象先，因由公

主保荐，亦曾与召，独起身抗言道："不可，不可。"公主听到"不可"两字，便应声道："废长立少，已是不顺，况又失德，奈何不可废立呢？"象先道："既以功立，必以罪废，嗣皇即位，天下归心，并无实在罪恶，如何废立？这事恐多危险，象先不敢与闻。"怀贞从旁接入道："陆公真是迂儒，不足与议大事。且试问平章高位，从何而来？今日公主谋行大事，反出来劝阻，令人不解。"象先道："我正为公主计，所以直言谏阻，否则也不来多口了。"大众尚讥刺象先，象先拂袖径出。当由太平公主与众人续议，决如湜言，约于七月四日举行。正要散座，忽有一少年趋入道："此事断不可行，还请三思为是。"公主正恨象先异议，偏又有人前来作梗，顿时竖起双眉，瞋目瞧将过去，原来不是别人，乃是自己的亲生儿崇简，不由的大怒道："你也敢来阻挠我么？"子且不服，遑问别人。崇简跪谏道："母亲席丰履厚，养尊处优，也应好知足了。为甚么还要起衅？难道富贵至此，尚未满意么？"应该质问。公主怒叱道："你晓得甚么？休得多言！"崇简复道："事成不足增荣，事败不徒致辱，恐全家都要屠灭哩。"公主听到此语，竟从座旁觅得一杖，连头夹脑的敲将过去。崇简连忙抱头，已经着了数下，血流满面。窦怀贞等急上前劝解，公主尚不肯休，说要打死逆子，才足泄恨。崇简泣道："儿非逆母，母实逆君。"又指斥崔湜为奸贼，说得湜满面羞惭，几乎无地自容。彼岂尚知羞耻么？公主怒上加怒，恨不将崇简一杖击死，嗣由大众扯开崇简，一半劝母，一半劝子，方得罢手。崇简由众拥出，公主怒气稍平，专待到期行事。

不意风声已经外泄，左散骑常侍魏知古，探听得明明白白，急报玄宗。玄宗此时，也管不得许多了，当下召入岐王范，薛王业，即玄宗弟隆范隆业，因避玄宗名，减去隆字。兵部尚书郭元振，龙武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太仆少卿李令问，尚乘奉御王宝一，内给事高力士，果毅将李守德等，咨商大计。还有王琚、崔日用、魏知古诸人，当然在座。大家商定方法，即于次日施行。越日为七月三日，玄宗命王毛仲率兵三百人，自武德殿入虔化门，先行伏着，乃召常元楷、李慈入见。两人尚未觉着，放胆入门，王毛仲麾兵齐出，先将两人拿下，一并斩首。两将既诛，再拘萧至忠、岑羲、贾膺福等文臣，自然不费兵力，手到擒来。玄宗也不细问，尽令处斩。独窦怀贞投入沟中，自缢而死，有制戮尸，改姓为毒。不脱武后故智。上皇闻变，登承天门楼，问明情事。郭元振奏称窦怀贞等，联结太平公主，谋为不轨，所以奉皇帝制敕，一并捕诛，余无他事。上皇乃叹息还宫。次日下诰，自今军国政刑，一听皇帝处分，朕愿徙居百福殿，颐养天年。玄宗得了此诰，方命王毛仲、高力士等，往拘太平公主。毛仲等驰至公主第中，只有仆役尚在，并没有公主下落，急忙出门四觅，找了三日，方侦得公主在南山寺中，带兵搜捕，所有公主全眷，一个儿不曾漏脱，连僧慧范及李晋、唐峻等，也与公主同匿，一古脑儿押了回来，有制令公主自尽，僧慧范等伏诛。小子有诗叹道：

易记家人利女贞，诗言哲妇实倾城。
试看唐室开元日，杀死太平方太平。

太平伏法，余党除已诛死外，究竟如何发落，待至下回表明。

本回专叙太平公主事。公主为天子元妹，宰相多出门庭，六军供其指挥，似亦可以止矣，而必猜忌玄宗，阴谋废立者何哉？妇女不必有才，尤不可使有功，才高功大，则往往藐视一切，一意横行。况有母后武氏之作为先导，亦安肯低首下心，不自求胜耶？卒之天授玄宗，心劳日拙，欲借口于星变，而反迫成睿宗之内禅。欲定朝以起事，而又促成玄宗之讨逆，身名两败，不获考终，嗟何及哉？彼萧至忠、窦怀贞等，识见且出太平下，富贵未几，身首两分，反不若崔湜之累尝禁脔，犹得自命为风流鬼也。吾得援俚语以嘲之曰："太不值得，何苦乃尔？"

第四十二回
赠美人张说得厚报　破强虏王晙立奇功

却说玄宗既诛死太平公主，复将公主诸子，亦赐死数人，惟崇简得免，仍给原官，赐姓李氏。所有公主私产，悉行籍没，财物山积，几同御府，厩牧牛马，田园息钱，好几年取用不竭。僧慧范私资，亦多至数十万缗，一并抄没充公。李晋系太祖玄孙，本袭封新兴郡王，至是连坐被诛，临刑时不禁流涕道："此谋本崔湜所倡，今我死湜生，冤不冤呢？"刑官转奏玄宗，玄宗已流湜至窦州，不欲加诛。会有司鞫问宫人元氏，元氏供由湜主谋，嗾使进毒，乃遣使传敕，赐死荆州，薛稷赐死万年狱。稷子伯阳，曾尚睿宗女荆山公主，得免死窜岭南。伯阳自杀。独卢藏用流戍泷州，后因御边有功，迁住黔州长史，病殁任所。玄宗乃亲御承天门楼，大赦天下，赏功臣郭元振等官爵，且召陆象先入语道："闻卿尝谏阻太平，可谓岁寒知松柏呢。"象先拜谢而出。旋因象先常辩护党人，致遭弹劾，乃罢为益州长史，召还张说、刘幽求，令说为中书令，幽求为左仆射，进高力士为右监门将军，管领内侍省。从前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但黄衣廪食，守门传命。中宗时，七品以上已有千余人，至玄宗超擢力士为将军，竟列三品以上。于是宦官逐渐增多，且逐渐显赫，这也是玄宗一大弊政呢。特笔揭橥，为后来宦官祸国伏笔。

是年冬季，车驾巡幸骊山，大阅军操，征兵至二十万。兵部尚书郭元振，督操忤旨，拘坐纛下，几欲宣敕处斩。刘幽求、张说，忙叩马进谏道："元振有讨逆大功，就使得罪，亦当格外加恩，原功免死。"玄宗准奏，乃褫元振职，远流新州，独杀给事中知礼仪事唐绍。诸军见二大臣受谴，不禁仓皇失次，惟薛讷、解琬二军，毫不为动。玄宗见他秩序整齐，立遣轻骑召见，谁知他号令森严，不准骑士入阵。及玄宗亲给手敕，方才进见。玄宗面加奖勉，且予厚赍。看官阅过前文，应知薛讷是仁贵长子，夙秉家传，武后曾因讷为世将，令摄左威卫将军，兼安东道经略使。嗣迁幽州都督，安东都护，且调任并州长史，检校左卫大将军。俗小说中，有称薛丁山者，想即由薛讷误传。解琬系元城人，熟习边事，累任御史中丞，兼北庭都护，西域安抚使，寻复为朔方大总管，改右武卫大将军，检校晋州刺史。两人均为当时名将，所以行军严整，步武安详。玄宗令各回原任，自率禁军返猎渭滨，偶记起前兵部尚书姚元之，遂遣人至同州，召诣行在。元之自坐贬申州后，见前回。转徙同州，至此奉召踵谒，正值玄宗行猎，行过了叩见礼，玄宗即问道："卿知猎否？"元之答道："这是臣所素习，臣年二十，常呼鹰逐兽。嗣由友人张憬藏，谓臣当位居王佐，所以折节读书，得待罪将相，惟故技尚娴，虽老未忘，今日愿随陛下同猎。"这也是迎合语。玄宗甚喜，即与元之同驰。元之控纵自如，连发数矢，迭中数兽，当由玄宗再三夸奖。至骋猎已毕，返入行宫，便与元之纵谈天下事，元之知玄宗英武，有意求治，特将古今治道，畅说一番。玄宗听了多时，语语称旨，竟至忘倦。俟元之奏罢，便面谕道："朕早知卿才，卿可相朕。"元之却故意推辞，玄宗问他何故？元之跪答道："臣有十事请愿，恐陛下未必准行，因此不敢奉命。"玄宗道："卿且说来？"元之乃剀切详陈，逐条说出，看官道是甚么条件，由小子录述如下：

（一）愿先仁恕。　　（二）愿不幸边功。　　（三）愿法行自近。　　（四）愿宦竖不与政事。　　（五）愿绝租赋外贡献。　　（六）愿戚属不任台省。　　（七）愿接臣下以礼。　　（八）愿

群臣皆得直谏。（九）愿绝佛道营造。（十）愿禁外戚预政。此十事，恰确中时弊。

玄宗听他说完十事，竟怡然道："朕均能照行，卿可勿虑。"恐怕未必。元之乃顿首拜谢，翌日即仍授元之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中外颇庆得人。惟中书令张说，素与元之不协，阴使御史大夫赵彦昭，上言元之不应入相。玄宗不纳。嗣复使殿中监姜皎入陈道："陛下常欲择河东总管，苦乏全才，臣今日幸得一人了。"玄宗问为何人？皎答道："无如姚元之。"玄宗怫然道："这是张说的意思，汝怎得当面欺朕！"皎惶恐叩谢。玄宗即启跸还宫，群臣上玄宗尊号，称为开元神武皇帝，并改易官名，号仆射为丞相，中书为紫微省，门下为黄门省，侍中为监，雍州为京兆府，洛州为河南府，长史为尹，司马为少尹，即命元之为紫微令。元之因避开元尊号，复名为崇。

崇既入相，进贤黜佞，每事进陈，无不批准，朝政焕然一新，独急坏了一个张说。他恐姚崇乘间报复，将来必难保禄位，因此心虚畏罪，日夕徬徨。默思王公大臣中，只有岐王范功成佐命，甚得上欢，范又好学重儒，乐得借着自己的文才，与相联络，托他庇护。于是退朝余暇，辄乘车至岐王第中，侍坐言欢。偏经姚崇闻知，得了这个机会，正好借端排挤，黜去张说。一日，崇入对便殿，行步微蹇。玄宗即问道："卿有足疾么？"崇答道："臣非足疾，疾在腹心。"崇专使刁，殊不足取。玄宗知他语出有因，便屏去左右，私问底细。崇遂奏道："岐王系陛下爱弟，张说身为辅臣，常乘车出入王家，臣不知他何意，倘岐王为他所惑，后患非浅。臣忝居相列，怎得不忧劳成疾呢？"轻轻数语，已足挤倒张说。玄宗愕然道："有这等情事么？朕不能不究。"崇乃趋退。是夕，即有制颁下，密饬御史中丞等，究诘张说情弊。

说全然不闻，尚安坐私宅中，忽由门役传进一帖，乃是贾全虚名刺，不由的恼怅道："他来见我作甚么？"门役答道："他说有紧急事，关系相公全家，特来求见，报知相公。"说乃令门役延入，人面重逢，倍增感触。原来说有美妾宁怀棠，一貌如花，且长文字，说甚是宠爱，令司文牍。相传怀棠生时，她母梦神人授海棠一枝，因而得孕，分娩后养至五六龄，已是姿态秀媚，娇小可怜，家人常以海棠睡足为戏。她母独笑语道："名花宜醒不宜睡"，因更取一表字，叫作醒花。这醒花既归张说，淑女得配才人，恰也愿抱衾裯，没甚怨恨，偏来一个贾全虚，系说故人子，应试入都，踵门请谒，说见他年少多才，留为记室，渐渐的熟不避嫌，得与醒花觌面。俗语说得好："月里嫦娥爱少年"，这醒花见了全虚，顿惹起一段情魔，时常惦念，免不得流露笔墨，挑逗全虚。全虚是个风流少年，怎有不贪爱美人的道理？你一唱，我一酬，一缄书做了鸳盟，两下儿已通蝶使。凑巧张说因公入值，醒花竟为情忘节，悄悄的偷出内庭，去会那可意郎君。全虚正玩月书斋，蓦然得着天仙下降，不觉惊喜交集，倒屣欢迎，彼此只谈了数语，便拥入帐中，宽衣解带，曲尽绸缪。欢会已毕，彼此商量终身大计，无非用了三十六着的上着。两人起床，草草收拾行装，竟于越日黎明，一溜烟似的走了。名公巨卿家，往往有此，也不足怪。待张说退值回家，竟不见了宁醒花，又不见了贾全虚，料他必因奸逃走，即遣人四处缉捕，两人走不多远，顿被捉归。说召责全虚，遂欲置诸死地。全虚朗声道："贪色爱才，人人通病，男子汉死何足惜？但明公何惜一女子，竟欲杀死国士，难道明公长此贵显，不必缓急倚人么？从前楚庄不究绝缨，杨素不追红拂，度量过人，古今称羡，公奈何器小至此？"乐得放胆一说。说被全虚数语，却也回转心意，便与语道："你不该盗我爱妾，目下木已成舟，我亦自悔失防，就把她赏了你罢。"说毕，仍令醒花随他同往，且并厚给奁赀。禁脔已失，还是慷慨为佳。全虚也不推却，竟挈艳出门，住京多日，竟得了一条门路，至内廷机要处佣书，所有大臣密奏，往往先人闻知，因此即飞报张说。说接见后，由全虚备述姚崇奏语，及玄宗密敕究治等情，急得张说不知所措，连唤奈何。全虚道："全虚蒙公厚恩，特来图报，敢不替公设法？但请公不惜重宝，交与全虚，代通关节，必可缓颊。就使难免外调，断不至意外问罪呢。"说乃取出珍玩，托他转旋，全虚受命而去。果然珍宝有灵，重罪轻办，究治事就此搁置，但出说

为相州长史。全虚事,不见史传,本编从稗乘采来,为施德获报之证。说奉敕出都,不消细述。

既而有人讦告太子少保刘幽求,及詹事钟绍京,说他有怨望语,当由玄宗下敕按问。两人不肯服罪,势将下狱。姚崇上书营救,谓:"幽求等均有大功,但得闲职,未免沮丧。若使下狱,恐足惊动远听,反失人心。"乃不复穷治,只贬幽求为睦州刺史,绍京为果州刺史。侍郎王琚,亦坐贬泽州。御史中丞姜晦,及监察御史郭震,又弹劾韦安石、韦嗣立、赵彦昭、李峤诸人,阿附取容,索来不能匡正,因俱黜为诸州别驾。又将广州都督周利贞等,放归田里,终身不齿。幽求、安石,愤恚即亡。余人依次寿终。温王重茂,徙封襄王,出居房州,开元二年病殁,谥为殇帝。玄宗励精图治,专任姚崇,汰僧尼,放宫人,罢两京织锦坊,焚珠玉锦绣于殿前。宋王成器等,请献兴庆坊宅为离宫。兴庆坊就是隆庆坊,自玄宗入为太子,改名兴庆,玄宗尝制大衾长枕,与兄弟同眠,及即位后,与宋岐诸王相见,仍行家人礼,至此因宋王入请,改旧邸为兴庆宫,仍为诸王筑第,环列宫侧。且就宫西南置楼,西楼署"花萼相辉"四字,南楼署"勤政务本"四字。玄宗随时登楼,闻诸王作乐,必召令同升,对榻坐谈,不异前时。或幸诸王第中,亦略迹言情,饮酒赋诗,屡赐金帛。诸王每日由侧门进见,归后即具乐纵饮,击球斗鸡,驰逐鹰犬,成为常事。玄宗毫不加禁,竟有安乐与共的意思,时有鹡鸰千数,翔集麟德殿廷,浃旬始去。长史魏光乘上颂揄扬,谓为天子友悌,方得此祥。玄宗亦自为作颂,且尝赐宋王等书,有云:

> 昔魏文帝诗云:"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上有两仙童,不饮亦不食。赐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四体生羽翼。"朕每言服药而求羽翼,宁如天生兄弟之羽翼乎?陈思王之才,足以经国,绝其朝谒,卒使忧死,魏祚未终,司马氏夺之,岂神丸效耶?虞舜至圣,舍象傲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今数千载,天下归善焉,此朕废寝忘食所慕叹也。顷因余暇,选仙录得神方云,饵之必寿。今持此药,愿与兄弟共之,偕至长龄,永永无极也。

玄宗兄弟四人,宋王成器,最称谨畏,成器以外,要算申王成义。两人因避母昭成皇后尊谥,一改名宪,一改为捴。岐王范与诛太平,恃功稍骄,玄宗常戒诸王与群臣交游,范不甚遵戒。驸马都尉裴虚己,曾尚睿宗幼女霍国公主,后来与岐王游宴,私挟谶纬,坐流新州。惟玄宗待范,仍然如故,且语左右道:"兄弟天性,怎可失欢?不过由奔竞诸徒,妄思依附,朕终不因此生疑哩。"左右当然谀颂数语。但人主待遇兄弟,往往多刻薄,少惠爱,似玄宗这般友悌,也可谓古今罕有了。极力褒扬,风示后世之有兄弟者。这且慢表。

且说营州被契丹陷没,未曾收复,见三十四回。所有营州都督一职,寄治幽州。玄宗先天元年,幽州大都督孙佺,欲复营州,与左骁卫将军李楷洛,左威卫将军周以悌,发兵二万余人,往袭奚契丹。到了冷陉,被奚酋李大酺截击,全军覆没。佺与以悌,均为所擒,惟楷洛逃归。大酺恐唐师报怨,特将俘虏献与突厥,统为默啜可汗所杀。默啜遂与奚契丹连和,屡次扰边,唐廷拟羁縻突厥,通使修好。默啜可汗乃遣子杨我支入朝,且请许婚。玄宗允将蜀王女南河县主,往嫁突厥,惟须待期方遣。太宗子愔封蜀王。默啜可汗屡请婚期,久未邀准,乃于开元二年春月,复使子同俄特勒,及妹夫火拔颉利发石失毕,统兵围北庭都护府,都护郭虔瓘设伏城外。俟同俄到来,伏兵突起,立将同俄刺死城下。火拔惊骇,顿时大奔,又被虔瓘追击一程,虏兵多半败死。默啜严责火拔,火拔惧不敢归,竟携妻子奔唐。唐封火拔为燕山郡王,号火拔妻为金山公主,赏赐从优。

并州长史薛讷,闻突厥败退,拟乘势讨奚契丹,复仇雪耻。时方七月,暑气未衰,姚崇等以乘暑用兵,多害少利,因极力谏阻。讷独上言道,"盛夏草肥,羔犊孳息,因敌资粮,正是绝好的机会,一举便可灭虏了。"玄宗方以冷陉一役,引为深恨,遂视讷语为奇计,授讷同紫微黄门三品,令与左监门卫将军杜宾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率兵二万,出击契丹。讷率步卒先至滦河,不意契丹兵四面伏着,一齐发作,将讷困在垓心。崔

宣道等俱逗留不前，遂致讷孤军陷敌，十死八九。讷只率数十骑突围，身被数创，才得脱走。返至幽州，报称败状，归罪宣道及胡将李思敬等八人，有制尽斩首徇众，且褫讷官爵。惟杜宾客曾上言不宜出师，独得免议。

已而吐蕃入寇，乃复起讷摄羽林将军，兼陇右防御使，与太仆少卿王晙，同击吐蕃。吐蕃自赞婆等入降，见三十四回。赞普器弩悉弄，阴有戒心，亦不敢深入为寇，且屡遣使求和。唐廷方内乱迭起，勉从和议。未几，吐蕃南部皆叛，器弩悉弄自往讨伐，病死军中，国内无主，诸王争立，赖有遗臣数人，削平乱事，拥立器弩悉弄子弃隶缩赞为赞普，年仅七龄，遣使至唐廷告丧，且乞申盟。此时正值中宗复位，国事粗定，无暇顾及外事，但不过虚与周旋，没有甚么约言。后来吐蕃又遣大臣悉熏热入贡，顺便求婚，中宗命将雍王守礼女金城公主，许配吐蕃赞普。守礼自雍徙豳，已在睿宗初年，故睿宗前应称雍王。待赞普弃隶缩赞成年，方准迎女。转瞬间已是睿宗景云元年，吐蕃来迎公主，乃命左骁卫大将军杨矩，持节送往。公主到了吐蕃，赞普特筑城与居，并乞河西九曲地，为公主汤沐邑。矩代为申请，竟得俞允。那知九曲地素来肥饶，水甘草良，最宜畜牧。吐番得了此地，恃为根据，因复乘虚窥边。戎狄之不可待也如此。

开元二年八月，虏相坌达延驱众十万，入寇临洮，进攻兰渭。杨矩正留任鄯州都督，悔惧自尽。玄宗令薛讷、王晙，并力夹击，复调兵十余万人，马四万匹，拟亲自督行，作为后应，晙姿表奇伟，智勇深沉，时人称他有熊虎相。既受命西征，即率部兵二千名，自陇右出发。途中接到探报，知虏相屯驻大来谷，连营数里。晙语部众道："虏兵甚众，我兵甚寡，只应智取，不宜力敌。"乃选壮士七百人，令各易胡服，乘夜袭虏，且授计道："汝等往劫虏营，不必杀人，但教四面大呼，俟虏等散乱时，趁便擒斩，就算功劳。我自有兵策应。"各壮士领计去讫。晙率军随进，约去大来谷五里，闻前面有呼噪声，料知各壮士已逼敌寨，便令部兵齐鸣鼓角，与呼噪声遥相应和。山空谷窈，浪声越高，那时虏相坌达延，从梦中闻声惊起，亟命番众出帐迎敌。番众尚睡眼昏花，到了营外，被唐军四面拦杀，但见他所穿服饰，与自己相等，还疑是本营变乱。一时无从分辨，只好持刀乱砍，模模糊糊的杀了一夜。等到天色熹微，唐军统已退去，那番营左近的尸骸，统是吐蕃兵卒，无一唐军。坌达延检验尸首，数以万计，方觉叫苦不迭，但已是无及了。

王晙得着胜仗，结垒自固，嗣闻薛讷已到武街，中为虏营所阻，乃复募得勇士，往约薛讷，出兵夜袭。坌达延乘着前败，遽令退师。不意此番却来鏖战，王晙从左杀入，薛讷从右杀入，两路夹攻，杀得尸横满野，洮水为之不流，坌达延抱头窜去。唐军斩得虏首万余级，获牲畜二十万头，于是唐将军王晙威名，远达塞外，唐代文武兼才，自李靖、郭元振、唐休璟、张仁愿外，仁愿即仁亶。因避睿宗嫌，名改亶为愿。要算是王晙了，玄宗闻捷，乃罢亲征议，拜讷为右羽林大将军，兼平阳郡公，晙为银青光禄大夫，加清源县男爵，兼原州都督。小子有诗咏王晙道：

> 折衡御侮仗元戎，熊虎呈奇气象雄。
> 十万虏兵齐败北，才知奇计得奇功。

吐蕃既已败退，玄宗特置幽州节度经略大使，统领幽、易、平、妫、亶、燕六州，控御朔方，专谋北略。节度使之名称，自此始。欲知后事，且看下回再详。

唐室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窃谓姚宋之才识有余，而度量不足，观其排挤张说，牵及岐王，假令因此穷治，辗转株连，岂非一场大狱？幸而张说惠及贾生，慨赠美人，施德于前，食报于后，卒使臣案消灭，说止外调，是不特说之幸，抑亦唐之幸也。（赠美人事，已见细评）惟玄宗天性友爱，无间骨肉，花萼相辉，足传千古。本回连类叙明，深得善善从长之义。至若下半回之载及吐蕃，所以表明戎狄之无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岂和亲之策，所得而羁縻之者？微王晙之智足破敌，吐蕃其肯敛迹乎？世之视同胞如仇敌，引外人为亲友者，不必远稽古训，但以本回为借鉴，而安危得失之故，固已可深长思也。

第四十三回
任良相美政纪开元　阅边防文臣平叛虏

却说玄宗既设置幽州节度，控御北边，可巧突厥默啜可汗，复遣使求婚，自称乾和永清大驸马，突厥圣天骨咄禄可汗。玄宗仍远约婚期，延宕过去。默啜年已衰老，昏虐愈甚，还想大唐公主，真似癞虾蟆想吃天鹅肉。部众多半不服，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等部落，先后降唐，共约万余帐，有制令入处河南地，再调薛讷为凉州大总管，出镇凉州，郭虔瓘为朔川大总管，移镇并州，专伺突厥衅隙，以便北讨，默啜正恨各部离散，发兵击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等部，玄宗饬北庭都护汤嘉惠，左散骑常侍解琬等发兵往援，又命薛讷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与太仆卿吕延祚，灵州刺史杜宾客等，共讨突厥。默啜方移兵北向，往击拔曳固部，大捷独乐水，令部众唱着胡歌，怛然南归，不复设备。哪知拔曳固散卒颉质略，正在柳林边待着，俟突厥大军经过，后面只有默啜可汗，随行不过数十人，他却率众突出，狙击默啜，斩首亟遁，献与唐军裨将郝灵荃。灵荃传首唐都，盈廷称庆，时值太上皇睿宗驾崩，玄宗因猝遭大故，无暇治戎，乃令薛讷等还镇，专备居丧事宜。睿宗在位仅二年，为太上皇约四年，崩年五十有五，谥为天圣真皇帝，安葬桥陵。

玄宗自任姚崇，抑制贵戚近幸，朝无弊政，请谒不行。黄门监卢怀慎，名为副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让，因此时人号为伴食宰相。崇尝因子丧，乞假十余日，政事委积，怀慎不能决，惶恐入谢。玄宗慰谕道："朕以天下事委姚崇，卿但坐镇雅俗，便足称职了。"怀慎乃从容退朝。及崇已假满，出决庶政，须臾了毕。崇颇有得色，顾谓紫微舍人齐澣道："我为相可比何人？"澣未及答。崇又道："可比得管晏否？"澣徐答道："恐未及管晏，管晏立法，虽未能传后，及身总不再变更；公所为法，或作或辍，澣所以谓公不及呢。"可谓诤友。崇又道："我虽不及管晏，究竟何如？"澣复道："好算一救时良相。"崇投笔起言道："救时良相，亦非易得，我果能此，愿亦足了。"既而山东大蝗，百姓多焚香设祭，不敢捕杀，崇独奏遣御史督饬州县，赶紧捕除。卢怀慎谓杀蝗太盛，恐伤和气，崇辩驳道："从前楚庄吞蛭，病且能瘳，孙叔杀蛇，后反致福。奈何不忍杀蝗，反忍人民饥死呢？若使杀蝗有祸，尽归崇身。可好么？"是极，是极。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蝗为天灾，非人力可以除尽，昔刘聪时常令民除蝗，害反益甚，今请修德禳灾，方足上回天意。"因拒御史檄谕，不肯受命。与卢怀慎一样迂腐。崇移牒若水道："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古时良守治民，蝗不入境，如谓修德可免，彼岂元德致此么？今若坐视食苗，忍心不救，将来秋收无着，恐刺史亦未能免咎呢。"若水乃惧，谕民捕蝗，共得十四万石，蝗害少息。崇复饬御史察视捕蝗勤惰，作为黜陟，蝗乃尽净，是年竟得免饥。

黄门监卢怀慎，寻即病殁，遗表举荐宋璟、李杰、李朝隐、卢从愿四人，玄宗颇为嘉纳，且深惋悼。原来怀慎为人，才具虽然有限，操守却是甚廉，平居不营资产，俸赐多给亲旧，往往妻号寒，儿啼饥，所居不蔽风雨，随便将就。及疾亟，宋璟卢从愿等往候，但见敝箦单席，门不施箔。相见时，怀慎执二人手，唏嘘与语道："皇上求治，不为不殷，但享国日久，浸至倦勤，挤来必有佥人乘间幸进，愿二公留意为幸。"殁后家无余储，惟有一老苍头，请自鬻以办丧事。四门博士张晏，为白情状，玄宗乃赐缣帛百匹，米粟二百斛，因得治丧。追赠荆州大都督，谥曰文成。述此以表俭德。乃进尚书左丞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同平

章事。

乾曜既相，崇适病疟，复请假养疴，遇有军国大事，玄宗必令乾曜咨崇。乾曜奏对称旨，玄宗必问道："卿想从姚相处得来么？"否则又谕令问崇。崇居宅僻陋，玄宗令徙寓四方馆，崇言馆屋华大，不敢徙居。玄宗手谕道："恨禁中不便居卿，馆中亦何必谦辞。"崇乃奉谕徙入。每日由中使问候，尚医尚食，络绎不绝。崇有三子，长名彝，次名异，又次名弈，彝异颇受赂遗，紫微史赵诲，系崇所亲信，借势受赃，事发当死，经崇上表营救，未免忤旨，杖诲流岭南。崇知宠遇渐衰，自请避位，持荐广州都督宋璟自代。玄宗乃罢崇执政，遣内侍杨思勗迎璟。

璟风度凝远，应召登途，虽与思勗同行，绝不与思勗交言。颇有子舆氏风。思勖素得宠幸，返白玄宗。玄宗闻言，嗟叹再三，格外器重，遂授璟为黄门监，并罢源乾曜辅政，令苏颋同平章事。颋系故相苏瑰子，幼即颖悟，一览成诵，及为童子时，常与李峤子同入禁中，得蒙召对。颋进"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二语，峤子独对道："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当时已有"李峤无子，苏瑰有儿"的定评。至是与璟同心辅弼，璟素持正，犯颜敢谏。有时玄宗不纳，颋必申璟语意，更为奏请，必至从谏乃已，因此两人甚是投契。璟常语人道："我与苏氏父子，同居相府，仆射指苏瑰，瑰在中宗初年，累拜尚书右仆射。长厚，自是国器，若献可替否，公不顾私，还要推重今日的平章，这正所谓跨灶哩。"也是确评。璟继崇当国，志操不同。崇善应变，璟善守法。但整纲饬纪，量能授官，宽赋敛，省刑罚，中外承平，百姓富庶，却是两相同辙，所以姚宋并称，佐成开元初政，得与贞观同风。璟又欲复贞观旧治，请仍用旧官名称，此等语，看是闲笔，实关重要，阅者勿轻滑过，才知官名沿革，一览了然。并令史官随宰相入侍。群臣均对仗奏陈，玄宗当然准奏，堂廉壅蔽，因得尽除。

太常卿姜皎，与玄宗系是故交，太平受殛，皎与有功。自是宠遇特厚，常出入宫禁，得与后妃连榻宴饮。璟劝玄宗保全功臣，毋过宠狎，玄宗乃下制道："西汉诸将，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优闲自保，皎宜放归田园，勋封如故。"玄宗又常命璟与苏颋，更定皇子名称，与公主封号，应酌求优美，或择佳邑，定差等。璟上言："七子均养，诗人所称，今若同等别封，或母宠子爱，恐失鳲鸠均平美意，臣不敢奉命！"玄宗益叹重璟贤。皇后父王仁皎病殁，子守一为驸马都尉，曾尚睿宗女薛国公主，因请仿玄宗外祖窦孝谌故事，筑坟高五丈一尺。璟又上书固争，谓："官居一品，坟只高一丈九尺，陪陵功臣，高亦不过三丈许。从前窦太尉坟，已属非制。韦庶人追崇父墓，擅作酆陵，终至速祸，怎可再蹈前辙？臣意欲守朝廷成制，成中宫美德，所以不惮烦言。倘中宫情不可夺，请准一品陪陵，最高不逾四丈，方为合宜。"玄宗乃批答道："朕每欲正身率下，况在妻子，怎敢有私？卿能固守典礼，垂法将来，诚所深幸哩。"这批词颁发出去，又遣使赍赏彩绢四百匹。璟辅政时，所谏不止此数，特述三事暗为下文伏线。璟居相位四年，与姚崇为相，年数适符。

开元八年，璟严禁恶钱，先出太府钱二万缗，通用民间，又饬府县各出粜粟十万石，收敛恶钱，送少府销毁改铸，恶钱渐少。惟江淮间尚未销除，璟使监察御史萧隐之清查，限期尽毁。隐之严急烦扰，怨咨盈路。璟又嫉恶过严，且已经负罪的官吏，或妄诉不已，概付御史台严治，以此招怨益多。会天时过旱，优人戏作旱魃状，入舞上前。玄宗性好看戏，曾置左右教坊，演习戏曲，又选乐工宫女数百人，躬自教演，称为皇帝梨园弟子，至此优人入戏，故作回答。一优问伪魃道："汝何为出现？"伪魃答称奉相公处分。一优复故意问道："相公要汝何用？"伪魃道："相公严刑峻法，狱中负冤至三百余人，所以我不得不出来了。"玄宗听这数语，不免疑璟，遂罢璟及苏颋，并贬萧隐之官，罢弛钱禁，改用源乾曜、张嘉贞同平章事。嘉贞曾任监察御史，出为朔方节度，仪容秀伟，词旨安详，玄宗因召为副相。惟嘉贞吏事有余，相度不足，尝引进苗延嗣、吕太一、员嘉静、崔训四人，作为心腹，四人不免招权揽势，时人有谣言云："令公四俊，苗吕崔员。"乾曜性虽谨重，但通变不及姚崇，抗直不及宋璟，所以开元中年，一切政治，已逐渐废弛下去。

未几崇即病逝，年七十二。崇生平不信佛

老，遗命诸子，不准沿袭俗例，延请僧道，追荐冥福。临终时，并语诸子道："我为相数年，所言所行，颇有可述，死后墓铭，非文家不办。当今文章宗匠，首推张说，他与我素来不睦，若往求著述，必然推却，我传下一计，可在我灵座前，陈设珍玩等物，俟说来吊奠，若见此珍玩，不顾而去，是他记念前仇，很是可忧，汝等可速归乡里！倘他逐件玩弄，有爱慕意，汝等可传我遗命，悉数奉送。即求他作一碑铭，以速为妙！待他碑文做就，随即勒石，并须进呈御览。我料说性贪珍物，足令智昏，若非照此办法，他必追悔，汝等切记勿违！果能如我所料，碑文中已具赞扬，后欲寻仇报复，不免自相矛盾，无从置词了。"言已，瞑目而逝。崇子彝异等，治丧遍讣，设幕受吊。说正累任边防，入朝奏事，闻姚崇已殁，乘便往吊。彝异等依着父言，早将珍玩摆列。说入吊后，见着珍玩，顿触所好，不禁上前摩挲。彝即语说道："先父曾有遗言，谓同僚中肯作碑文，当即将遗珍慨赠，公系当代文家，倘不吝珠玉，不肖等应衔结图报，微物更不足道呢。"说欣然允诺，彝等再拜称谢，且请从速。说应声而去，即日属稿，做就一篇歌功颂德的碑文。甫经草就，姚家已将珍玩送到。说即将碑文交付来人，彝等连夜雇着石工，镌刻碑上，一面将稿底呈入大廷。玄宗看了，也极口称赏，且谓："似此贤相，不可无此文称扬。"独张说事后省悟，暗想自己与崇有嫌，如何反替他褒美？连忙遣人索还原稿，只托言前文草率，应加改篡，不料去使回报，谓已刊刻成碑，且并上呈御览。说不禁顿足道："这皆是姚崇遗策，我一个活张说，反被死姚崇所算了。"谁叫你利令智昏？崇殁谥文献，追赠太子太保，三子彝异弈，皆位至卿刺史，这且休表。

且说张说入觐后，升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越年，出任朔方节度大使，亲督各州兵马。原来说曾任并州长史，抚慰突厥降部，立有功劳，所以文臣转迁武职，出为节度。先是突厥默啜可汗，被拔曳固散卒杀死，献首唐军，拔曳固及回纥同罗霫仆骨五部，均款塞输诚。惟默啜兄子阙特勒，立兄默棘连为毗伽可汗，自为右贤王，专掌兵事，免不得招集流亡，诱降部落，仆骨都督勺磨，与突厥往来通使，为朔方大使王晙所闻，恐他连结突厥，为中国患，因给令会议，把他杀死。拔曳固同罗诸部，俱闻风疑惧。说自并州率二十轻骑，往抚各部落，副使李宪，谓戎狄多诈，贻书劝阻。说复书云："我肉非黄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马，必不畏刺。士当见危致命，我此去正欲效死，利害原不暇计了。"此语颇有胆识。于是径入各部，好言宣慰，且寝宿番帐，鼾睡有声。诸部相率感动，因无异心，独突厥毗伽可汗，用妇翁暾欲谷为谋主，暾欲谷年老多智，素为国人所尊畏，所有前时归降唐朝的部众，至此为暾欲谷所招徕，陆续还国。诏令薛讷王晙追讨，晙乃西发拔悉密部众，东发奚契丹降兵，凡藩汉士三十万，掩击毗伽可汗。拔悉密姓阿史那氏，降唐居北庭，轻率好利，先驱出兵，被暾欲谷设计邀击，悉数虏去。暾欲谷转掠凉州，河西节度使杨敬述，遣裨将卢公利等截击，又复大败。突厥气焰复盛，兰池都督康待宾，又攻陷六胡州，有众七万，骚扰西陲。兰池僻处陇西，向有胡人出没，自酋长康待宾，率众内附，乃置兰池都督府，即以康待宾充任。兰池附近，有鲁丽含塞依契等六州，分处突厥降户，号为六胡州。康待宾闻突厥盛强，遥与联络，叛唐为寇，把六胡州一并夺去。王晙即移兵往讨，康待宾知不能御，就近向党项乞援。党项遂进攻银城连谷，经张说出兵掩击，大破党项。党项情急乞和，愿助唐师共讨叛胡，康待宾势孤援绝，遂由王晙一鼓擒住，枭首了事。嗣是张说以知兵闻，入朝得长兵部，复出为朔方节度，领单于都护府及复盐银麟丰胜等六州，定远丰安二军，并张仁愿所置的三受降城。任大责重，时出巡边。可巧康待宾余党康愿子又叛，自称可汗，四出寇掠，涉河入塞，当由说督兵进征，连败康愿子，追至木槃山。康愿子逃入山谷，终被说军搜获，当然正法。且捕得叛胡三千人，分别诛赦，乃徙残胡五万余口，入居许、汝、唐、邓、仙、豫等州，空河南朔方地。且奏罢边兵二十余万，尽使还农。玄宗以旧时成制，边戍常六十万人，若裁去三分之一，未免边备空虚，因手敕诘问，说复上奏道："臣久在疆场，具悉边情。将帅第拥兵自卫，役使营私，并非真能制敌。

臣闻兵贵精不贵多，何必多养冗卒，虚糜兵粮，兼妨农务？”玄宗乃从说言，如数撤归。豢兵害农，确是弊政。张说此请，不为无见。唐初兵制，分天下为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上府置兵额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无事为农，有事为兵，各设折冲都尉，每岁至季冬教练，更番宿卫京师。后来海内承平，久不用兵，府兵不复教战，甚至逃亡略尽，说乃请召募壮士，入充宿卫。玄宗因命尚书左丞萧嵩，与京兆蒲同岐华各州长官，选府兵十二万，充作长从宿卫，一年两番，州县毋得役使。继又改称长从为彍骑。彍音廓。(字从弓，是各令习射，一律张弓的意思。)嗣是府兵制废，兵农始分，府兵创自魏宇文泰，后世称为良法。开元中，为张说所废，虽是因时制宜，但良法自此尽淹，亦足深惜。且改十道为十五道，分关内置京畿道，分河南置都畿道，分山南为东西二道，分江南为江南东西黔中三道，每道各置采访使，检察非法。两畿置中丞，余置刺史，边镇增设节度使。自开元至天宝初年，共增至十大镇，分述如下：

(一)朔方节度使，治灵州，安北单于二都护府属之，捍御突厥。

(二)河西节度使，治凉州，断塞吐蕃突厥往来冲道。

(三)河东节度使，治太原，与朔方为犄角，备御突厥及回纥。

(四)陇右节度使，治鄯州，控遏吐蕃。

(五)安西节度使，治安西都护府，统辖西域诸国。

(六)北庭节度使，治北庭都护府，防御突厥余部。

(七)范阳节度使，治幽州，控制奚契丹。

(八)平卢节度使，治营州，安东都护府属之，镇抚室韦靺鞨诸部。

(九)剑南节度使，治益州，西抗吐蕃，南抚蛮獠。

(十)岭南节度使，治广州，安南都护府属之，绥服南海诸国。

这十镇节度使，各统数州，得握兵马大权，经略四方。突厥、吐蕃、奚契丹等，虽屡次扰边，终究不敢深入。且常被节度使击退，唐室兵威，复远震塞外。但方镇渐强，国势偏重，终成尾大不掉的弊害。玄宗不知预防，反以为四夷震慑，天下太平，乐得恣情声色，自博欢娱。为此一念，遂令内嬖迭起，废后夺嫡的变端，一件一件的发生出来，正是：

忧勤方致兴平兆，逸豫终为祸乱媒。

开元十二年，废皇后王氏，这是玄宗第一次失德。究竟王后何故被废，待小子下回表明。

本回历叙开元初年诸相绩，姚有为，宋有守，固皆良相也。然姚以救时自喜，才具非不可观，而机械迭出，终非正道，即如病殁之后，犹计赚张说，史传上虽未明载，而姚崇神道碑，明明为说所作，稗乘未尝无据。生张说不及死姚崇，泉下有知，崇且自夸得计，然亦何若生前之推诚相与，使人愧服之为愈也。故论相体者终当以宋璟为正，次为苏颋，次为源乾曜、张说。说以宰相巡边，有文事兼有武略，不可谓非一时杰士？开元初政，彬彬可观，何尝非三数良相，奔奏御侮之效乎？乃知“为政在人”之非虚语也。

第四十四回
信妾言皇后被废　从敌怨节使遭戕

却说王皇后受册以后，始终未产一男。玄宗生性渔色，与王皇后不甚恩爱，不过因她是患难夫妻，预平内乱，所以强示优崇，俾正后位。应四十一回。当时后宫有一赵丽妃，本潞州娼家女，容止妖冶，歌舞俱娴。玄宗为诸王时，曾至潞州，纳入此女，大加宠爱，即位后册为丽妃。父元礼，兄常奴，皆因妃干进，得任美官。妃生子嗣谦时，后宫刘华妃已生子嗣直，长嗣谦一两岁，论起理来，无嫡可立，应该立长，玄宗宠爱丽妃，竟于开元二年，立嗣谦为皇太子，这已是根本上的错误。论断明允。赵丽妃外，尚是皇甫德仪，刘才人等，也因姿色选入，颇邀上宠。皇甫德仪生子嗣初，刘才人生子琚，子以母贵，幼即封王。嗣初系玄宗第五子，受封鄂王，琚系玄宗第八子，得封光王。还有陕王嗣昇，母妃杨氏，排行第三，就是将来的肃宗皇帝。鄫王嗣真，钱妃所出，排行第四，第六子名叫嗣玄，封鄄王，第七子早殇。这八子生日，均在玄宗未即位时。到即位后，选入武攸止女，武女生得聪明秀媚，杏脸桃腮，差不多与武则天相似，武氏常生尤物，莫非关系风水不成？入宫时仅十余龄，偏已了解风月，善承意旨，引得这位玄宗皇帝，特别爱怜，居然与她朝欢暮乐，形影相依，所有赵丽妃、皇甫德仪、刘才人等，统觉相形见绌，渐渐失宠。玄宗册封武氏为惠妃，惠妃恃宠生骄，不但轻视赵丽妃等，就是入谒正宫，也是勉强周旋，动多失礼，王皇后看不过去，免不得当面呵斥，她遂隐怀忿恨，常在玄宗面前，撒娇弄痴，泣诉王后如何妒悍，如何泼辣，玄宗正爱恋惠妃怎肯令他人得罪娇姿？当下激动怒气，趋入正宫，便大声痛骂王后，且说要即日废去，王后泣下道："妾不过得罪宠妃，并未尝得罪陛下。就使陛下不念结发旧情，独不记妾父阿忠，即仁皎小名。脱紫半臂易斗面，为陛下作生日汤饼么？"语见《王后本传》，想是睿宗被幽时候。玄宗听到此言，也不禁良心发现，把怒气消了一半，因把废后问题，又搁置了好几年。

惟惠妃日思夺嫡，满望产一麟儿，当可上觊后位，镇日里祈祷神佛。果然雨露有灵，红潮不至，十月满足，生下一儿，面目很是韶秀，酷肖乃母，不但惠妃喜出望外，就是玄宗也得意极了。三朝命名，叫作嗣一。名中寓意，已作长儿。哪知鞠育年余，竟尔夭逝，玄宗非常悲痛，追封悼王。接连又值惠妃怀娠，格外注意，参苓补品，几不知服了多少，待至分娩，又得一男，貌秀而丰，仿佛图画中婴儿。玄宗命名曰敏，总道他丰颐广额，定可延年，不意甫及周岁，又染了绝症，无药可医，呜呼哀哉，乃复追封为怀哀王。既而惠抚又生一女，貌亦甚丽，数月即殇，追号上仙公主。三次生而不育，造化小儿亦恶作剧。至四次成孕，复幸生子，取名为清，那时玄宗及惠妃，喜中带忧，只恐生而不育，复蹈覆辙，凑巧宋王妃元氏入宫贺喜，见玄宗面带愁容，问明情由，玄宗即以实告，元氏遂替他设法，请出居藩邸，愿代抚养，且自己甫生婴孩，可以哺乳。玄宗大喜，惠妃也很赞成。时宋王宪即成器改名，见四十二回。虽徙封宁王，藩邸仍旧，乃将乳儿送至宁邸，由元妃亲为乳哺，视若己生，后来竟得长成，受封寿王，嗣惠妃又生一男二女，男名为琦，女号咸宜公主，太华公主，亦皆成年。后文自有交代，惠妃既得生男，越加骄恣，与王皇后更不相容，时常在玄宗前，搬弄是非，诬成后罪。玄宗已着了色迷，禁不住惠妃絮聒，郁愤交并，又欲废后，偶然记起故人姜皎，可与密谋，因复召入京师，令为秘书监，与商废后事情。皎以后无大过，必欲废立，只好将她无

子一事，作为话柄，尚可塞谤。玄宗亦以为然。及皎退出，竟与同僚谈及秘谋，顿时辗转相传，都下共知。玄宗闻他漏泄机关，不觉大怒，严词谴责。张嘉贞迎合上意，劾皎妄谈休咎，构成罪状，乃请制惩皎，杖配钦州。皎且悔且恨，行至半途，得病身亡。皎未能谏正君失，不死何为？王皇后得此消息，愈不自安，只因平日抚下有恩，除武惠妃外，却无一人谈及后短，所以玄宗尚在踌躇，又悬宕了两年。

后兄守一，常欲为后划策，补救事前，因思前时姜皎传言，只为无子一事，倘或幸产一男，便可免废，于是今日祈神，明日祷佛，也作儿女子态，应该速死。寺僧明悟，乘机迎合，谓皇后应祭南北斗，取霹雳木刻天地文，及皇上名字，合佩身上，便可得子，将来并可追步则天皇帝。守一喜得秘诀，急忙入告皇后。皇后也不明好歹，当即照行。偏有人通知武惠妃，惠妃便禀明玄宗，无非将巫蛊厌胜等罪，加在皇后身上，玄宗即骤入中宫，把皇后身上一搜，果有证物，害得皇后有口难分，没奈何说出守一转告，是为求子起见。玄宗早欲废后，苦无罪案可援，此次得了证据，还管什么真伪，便手敕颁发有司，大致说是："皇后王氏，天命不祐，华而不实，且有无将之心，不可以承宗庙，母仪天下，其废为庶人。"又将守一赐死。可怜王后弄巧成拙，贬入冷宫，恹恹成病，不久亦亡。后宫思慕后德，多半哀恸。玄宗亦觉自悔，乃以一品礼敛葬。

武惠妃既陷死皇后，遂想继立，玄宗恰亦有意，令群臣集议，御史潘好礼独上书谏阻，略云：

> 臣闻诸礼，父母仇不共天，春秋子不复仇，不子也。陛下欲以武惠妃为后，何以见天下士？妃再从叔祖非他，三思也；从父非他，延秀也。二人皆干纪乱常，天下共嫉，夫恶木垂荫，志士不息，盗泉飞溢，廉夫不饮；匹夫匹妇尚相择，况天子乎？愿慎选华族，以称神祇之心。春秋宋人夏父之会，"无以妾为夫人，"齐桓公誓葵丘曰："无以妾为妻。"此圣人明嫡庶之分也。分定则窥竞之心见矣。今太子非惠妃所生，而妃固有子，若一俪宸极，则储位将不安，古人所为谏其渐者，良有以也，愿陛下详察之！

玄宗此时，尚非全然昏昧，且朝中宰相，亦多说武惠妃不当为后，所以惠妃痴心妄想，仍归无效。

惟玄宗侈心已生，喜功好大，张说自朔方还朝，适张嘉贞坐弟赃罪，左迁幽州刺史。说代秉大政，迎合上意，建议封禅。又恐突厥乘间入寇，特用兵部郎中裴光庭计议，遣中书直省袁振，慰谕突厥毗伽可汗，征召番臣，从驾东封，毗伽可汗与阙特勒暾欲谷环坐帐下，置酒宴振，且与语道："吐蕃狗种，奚契丹本突厥奴，犹得尚主，独我国求婚，屡不见赐，究是何意？"振许为奏请，乃遣大臣阿史德颉利发入贡，阿史德系突厥姓，颉利发，乃突厥官名。扈驾东巡。玄宗先幸东都，备齐法驾，于开元十三年仲冬启跸，百官四夷从行，有司辇载供具，数百里不绝。及驾至泰山，亲祀昊天上帝于山上，令相臣祀五帝百神于山下，次日，祭皇地祇于社首，又次日御幄受朝，大赦天下，封泰山神为天齐王。张说多引亲近属吏，办理供张，礼毕加赉，往往超入五品，但不及百官。中书舍人张九龄，劝谏不纳，而且扈从士卒，仅得纪勋，毫无赐物，因此多有怨言。如此乏财，何必张皇。玄宗还朝，也知国用匮乏。进计臣宇文融为户部侍郎，从事搜括，不顾民生，岁入得增缗钱数百万。玄宗目融为奇才，大加宠信。独张说阴加裁制，遇融建白，往往沮抑不行。融遂勾通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劾说引用术士，徇私纳贿，应亟加罢斥云云。玄宗敕源乾曜诣御史台，彻底查讯。乾曜常奏阻封禅，与说不合，更因说不自检束，迹有可疑，遂加重复奏。玄宗再令高力士视说。说正惶惧得很，见力士到来，故意蓬头垢面，席稿待罪，且乞力士代为缓颊，悄悄地赠他珍物，俗语说得好："得人钱财，替人消灾。"力士即得好处，乐得卖些人情，复旨时极陈张说苦状，并言说为功臣，不宜重谴，玄宗乃止罢说相职。令为集贤院学士，专修国史。

先是左史刘知几，领国史几三十年，著有《史通》四十九篇，评论今古，常言作史须兼三长，一曰才，二曰学，三曰识，时人推为名论。著作郎吴兢，裒辑史事，《则天实录》，实出兢手。及

说修国史，知几坐子太乐令犯罪，贬为安州别驾，抑郁而终。说追览《则天实录》，中有宋璟激动张说，便辩证魏元忠事，说不禁愤叹道："刘五太不肯相借"。原来刘有兄弟五人，刘最幼，因叫他刘五，吴兢时适在座，起身答道："这是兢所编成，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故人。"说遂求兢改易数字，兢正色道："若徇公请，是史非直笔，何足取信后世？况明公肯受善言，犯颜敢谏，直声已足传播，何必掠美沽名呢？"夹叙此事，所以传吴兢，并及刘知几。说乃罢议，令仍旧草。玄宗虽已罢说政事，仍然器重，遇有大事，往往遣人咨问，适吐蕃使臣至都，呈入国书，用敌国礼，玄宗恨他不臣，意欲发兵进讨。左丞相源乾曜，素来是唯唯诺诺，没甚主见，新任同平章事李元纮、杜暹，但知清洁自守，也不甚熟悉边情，玄宗乃召张说入议。说面奏道："吐蕃无礼，原宜讨伐，但近与吐蕃连兵十年，甘凉河鄯诸州，不胜疲敝，他果悔过求和，请陛下大度包荒，姑听款服。俟边困少纾，养精蓄锐，再图挞伐未迟。"玄宗听了，意殊未怿，淡淡的答了一语，只说待与王君㚟熟商，再定进止。说不便申谏，叩首而出，殿外遇着源乾曜，便与语道："君㚟有勇无谋，贪功心急，若入议边事，必主用兵，我言定不见用。但恐边衅一开，师劳财匮，君㚟能发不能收，不但君㚟自误，且从此误国呢。"张说智料，原是足取。乾曜不加可否，惟含糊答应，算作了事。圆滑得很，也是投时利器。

看官道君㚟是何等人物？他是个瓜州人氏，投入右骁卫将军郭知运麾下，知运与他同籍，倚为心膂，此外叙入君㚟籍贯，并非别寓褒贬，实为下文㚟父被虏张本。累功至右卫副将。知运常屯兵河陇，以勇略闻名，颇为戎夷所惮。开元九年，病殁军中，君㚟即起代知运，得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判凉州都督事。玄宗因欲讨吐蕃，特召他入朝，果然不出张说所料，一经入议，便请发兵。玄宗即将西征全权，委与君㚟，君㚟即日还镇，调集边旅，定期出征。吐蕃闻唐军大集，出发有期，先遣部酋悉诺逻，入寇大斗拔谷，转攻甘州，焚掠乡聚。君㚟独勒兵不战，暂避寇锋。可巧天下大雪，寒冰四冱，吐蕃兵不堪皲冻，逾积石山，取道西归。君㚟乃发兵追袭，令秦州都督张景顺为先锋，自为中军。妻室夏氏，亦有勇力，环甲持兵，作为后应，道出青海，履冰西渡。望见前面有驼车数十乘，载有辎重，料知为虏兵后队，当即一鼓齐上，掩击过去。吐蕃辎重兵，多半老弱，怎能抵敌？霎时间如鸟兽散，所有驼车，尽被唐军夺去。唐军再行前进，那虏兵已逾大非山，飞奔而去，眼见得不便穷追，奏凯而回。当下张皇报绩，由玄宗加授君㚟为大将军，兼封晋昌县伯，以君㚟父寿为少府监，听令居家食俸，不必莅事。就事君㚟妻夏氏，也得封为武威郡夫人，一面召君㚟夫妇入觐，亲加慰劳，赐宴广达楼，厚加金帛。待君㚟谢恩还镇，吐蕃酋悉诺逻等，又攻陷瓜州，毁坏城墙，掳去刺史田元献，及君㚟父寿，分兵攻玉门军及常乐。常乐令贾师顺，登城固守，吐蕃将莽布支招降不听，屡用强弩射死虏目，莽布支乃撤围退去。召㚟闻警，亟率众援玉门，悉诺逻纵俘还报，传语君㚟道："将军常以忠勇许国，何不一战？"君㚟因父寿被虏，不敢纵击，只好登城西望，涕泗滂沱。贪功之报。悉诺逻因出兵多日，粮食将尽，也即退归。

是时西突厥别部突骑施，突骑施部曾为默啜所灭，见前文。有一头目苏禄，善事拊循，颇得众心，因闻默啜已死，遂纠众得三十万，复雄西域，自为可汗，开元中遣使入朝，玄宗曾授苏禄为右武卫大将军，进封顺国公，寻且加号忠顺可汗。且以蕃将阿史那怀道女，许嫁苏禄，号为交河公主，苏禄鬻马安西，传公主教，赍给都护杜暹，暹怒叱道："阿史那女，敢宣教么？"喝左右笞责来使，把他逐出。苏禄引为大辱，遂阴结吐蕃，诱令入寇。于是吐蕃赞普，复与苏禄合兵，入功安西。都护杜暹，已入为同平章事，副都护赵颐贞，摄行大都护事，开城出走，击却虏兵。苏禄以行军失利，且闻暹已入相，无可报怨，随即退还。吐蕃赞普也收兵自归。王君㚟欲报父仇。亟率精骑数千人，驰赴肃州，邀击赞普，那知赞普早已远去，空费了一番跋涉，免不得神丧气沮，怏怏而回。还次甘州南巩笔驿，总道是太平无忌，毫不设备，偏来了瀚海州司马护输等，突入驿馆，来杀君㚟，君㚟猝不及防，竟被刺死，舁尸而去。及

部众闻变往追，才将遗尸夺还，看官道君㚟何故被刺？原来凉州附近，有回纥、契苾、思结、浑四部番民，杂居成族。回纥部长承宗，受职瀚海都督，契苾部长承明，受职贺兰都督，思结部长归国，受职卢山都督，浑部长大得，受职皋兰都督。至君㚟为河陇节度，四都督耻受节制，屡与君㚟龃龉。君㚟竟奏白玄宗，说他共蓄叛谋。玄宗方信任君㚟，立命将四都督流徙岭南。瀚海司马护输等，本是承宗旧部，因欲为承宗复怨，乃刺死君㚟。玄宗闻报，很是痛惜，特赠荆州大都督，饬地方官护丧还葬，且诏令张说撰墓志铭，御书镌碑。说曾料他有勇无谋，未知碑文上如何说法？可惜此文失考，我未曾见。再命右金吾卫将军信安王炜，系太宗子，吴王恪孙。为朔方节度使，另调朔方节度使萧嵩，为河西节度副大使，互相援应，共备吐蕃。嵩引刑部员外郎裴宽为判官，与君㚟判官牛仙客，同掌军政。又奏调建康军使张守珪为瓜州刺史，修筑故城。板榦甫立，吐蕃兵猝至，城中相顾失色，莫有斗志，守珪故示镇定，竟在城上置酒作乐，谈笑自如。虏疑有他计，立刻引退。那时守珪恰纵兵奋击，斩虏首至数百级，余众俱抱头窜去。守珪遂修复城市，招抚流离，瓜州复成巨镇，有制以瓜州为都督府，即授守珪为都督。萧嵩复纵反间计，伪说与吐蕃将悉诺逻通谋，吐蕃赞普弃隶缩赞，信为实情，诱杀悉诺逻。悉诺逻为吐蕃名将，被杀后军士懈体，吐蕃因此渐衰。后来嵩任河西节度使，与陇右节度使张忠亮大破吐蕃兵于渴波谷，进拔大莫门城。左金吾将军杜宾客，又在祈连城下，击败吐蕃兵，擒住虏将。瓜州都督张守珪，暨沙州刺史贾师顺，复破吐蕃大同军。信安王祎，亦乘势克复石堡城，城当河右要冲，四面悬崖．非常险固，前为吐蕃陷没，留兵据守，屡扰河西，经祎出兵规复．分屯要害，拓地千里，令虏不得前，河陇遂安。玄宗闻捷大喜，改称石堡城为振武军。吐蕃屡败生畏，乃奉表谢罪，乞累世和亲．玄宗意尚未许，适陕王嗣昪，改名为浚，待封忠王，嗣昪即肃宗见上文。兼河北道行军元帅，开府置官。僚属皇甫惟明，入白他事，因奏言与吐蕃和亲，足息边患。玄宗乃命惟明与内侍张元方，出使吐蕃，并赐书金城公主．谕令倾城内附。弃隶缩赞厚待唐使，且遣使悉腊，随惟明等入朝，奉上誓表，且贡方物。金城公主又请给《毛诗》、《春秋》、《礼记》正字，玄宗亦准令颁给，并与吐蕃划境定界，以赤岭为两国分域，立碑证信。时已在开元二十一年了。小子有诗叹道：

自古外交无善策，议和议战两无成。
许婚虽是羁縻术，何竟华夷作舅甥？

吐蕃款附．又发兵讨奚契丹，欲知行军详情，俟至下回续叙。

武则天后，又有武惠妃，则天害死王皇后，惠妃亦谮死王皇后，吾不知王武何仇，累遭残噬若此？玄宗亲见武后遗毒，且手定宫闱，诛死诸武，乃独恋恋于一武攸止遗女．听信谗言，甘忘结发，色之害人大矣哉！抑有可怪者，高宗好色而喜功，玄宗以孙绳祖，殆亦与高宗相似，河陇连兵，日久不已，虏既有心求和。正可因势利导，罢兵息民。张说进谏，可从不从，王君㚟贪功希宠，反误信之。君㚟自误而杀身。玄宗被误而妨国。厥后赖有二三良将，屡次却虏．而虏众始不敢前，然劳师费饷，已不知凡几矣。况虏终未灭，仍与修和，是何若早从说言之为愈乎？至若高宗初政有永徽，玄宗初政有开元，高宗信许敬宗言而封泰山，玄宗亦信张说言而封泰山，两两相对，祖孙从同，无惑乎其有初鲜终也。史家常称玄宗为英武，其然岂其然乎？

第四十五回
张守珪诱番得虏首　李林甫毒计害储君

却说忠王浚为河北道行军元帅，原是为征讨奚契丹起见，契丹本联络突厥，常来扰边，自默啜既死，乃叩关内附。贝州刺史宋庆礼，复建筑营州城，开屯田八十余所，招安流散，市邑寖繁。回应四十二回。契丹酋长李失活，传弟娑固，娑固传从父弟郁干，郁干复传弟吐干。吐干与牙将可突干不合，为可突干所逐，奔入辽阳，唐廷封他为辽阳郡王，吐干遂久处不归。可突干立失活从弟李邵固为主，仍修朝贡。计自开元四年至十三年，这十年间，契丹主已五易，都算与唐通好，岁贡不绝。玄宗一意羁縻，当将宗室所出女儿外嫁契丹各主，就是奚部长李大酺，与失活同时入附，也得妻唐室宗女。大酺传弟鲁苏，与李邵固并得袭封，且乞许婚。玄宗以从甥女陈氏为东华公主，出嫁邵固，加封他为广化王。又以成安公主女韦氏。成安公主系中宗幼女，曾嫁韦捷。出嫁鲁苏，加封他为奉诚王。两主当然感恩，不敢怀贰。开元十五年，邵固遣可突干入贡，同平章事李元纮，待以非礼，可突干怏怏而去。张说语人道："可突干久专国政，众心归附，今不以礼貌相待，失望而回，恐从此生怨，不肯再来了。"果然隔了两年，可突干欲叛中国，为邵固所阻，竟将邵固弑死，另立屈烈为王，且胁同奚众，降附突厥，背叛唐室。邵固妻陈氏，及奚王李鲁苏夫妇，相继奔唐，玄宗乃令幽州长史，知范阳节度使赵含章，发兵往讨，又命中书舍人裴宽，给事中薛侃，就关内河东河南北分道，广募勇士，充当兵弁。旋有制拜忠王浚为河北大元帅，以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伷先为副，统领十八总管，出击奚契丹。浚与百官相见光顺门。张说退语同僚道："我看忠王姿貌，绝类太宗图像，这却是社稷幸福呢。"张说料事颇明，可惜尚是小智。即而浚竟不行，但命朔方节度使信安王祎，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与赵含章出塞讨虏，击破可突干，收降奚众，班师献俘。

可突干收合余烬，复来寇边，幽州长史薛楚玉，系薛讷弟。遣副总管郭英杰、吴克勤等，率兵万骑，及所降奚众，与可突干交战都山下。奚众首鼠两端，先行散走，唐军为敌所乘，英杰、克勤败死。玄宗闻败，调张守珪为幽州节度使，令讨契丹。守珪素娴将略，既至幽州，整练士卒，壁垒一新。可突干数次入寇，俱被击退，因遣使诈降。守珪使管记王悔，持节往抚。悔至可突干营帐，见他目动言肆，料无诚意，遂以假应假，敷衍一番。可巧契丹牙官李过折，与可突干阴生嫌隙，竟邀悔密谈衷曲，且言可突干已通使突厥，将引兵杀悔。悔本具口才，密劝过折转图可突干，功成后当代请册封，包管有王爵相酬。过折喜甚，乘夜勒兵，入斩可突干，及屈烈王，杀死可突干党羽数十人，自率余众入降。当由王悔还报守珪，守珪亲至紫蒙州，慰抚过折。过折呈上可突干屈烈首级，经守珪验收，即飞使持首，驰报唐廷。玄宗封过折为北平郡王，兼松漠州都督，过折奉表申谢。过了数月，可突干余党涅礼，为可突干复仇，击杀过折，屠害全家，只一子剌乾，脱身走安东。唐封剌乾为左骁卫将军，且遣诘责涅礼。涅礼上言："过折残虐，众情不安，所以致戕，并非由自己主使，此后仍当敬事天朝。"玄宗明知涅礼诡言，但也未免厌兵，不得已将错便错，仍令涅礼为松漠都督。涅礼戕杀过折，理应声讨，乃仍令代任，上国声威，不宜如此。观此可见玄宗有初鲜终之失。彼此暂从安息，静过了两三年。

时源、乾曜、杜暹、李元纮等，均已罢相，改任户部侍郎宇文融，及兵部侍郎裴光庭，同平章

事，召河西节度萧嵩为中书令，遥领河西。宇文融以理财邀宠，广置诸使，竞为聚敛，百姓怨苦不堪，融反矜功恃能。即登相位，即语人道："我若居此数月，可保海内无事，国库充盈了。"嗣是借权怙势，妒功忌能，横行了两三月，已是怨声载道，朝野侧目。信安王祎积有军功，得蒙上宠，融暗加忌嫉。乘祎入朝，嗾使御史李寅劾祎，弹章未上，偏泄风声，祎亟入白玄宗，先陈融嗾使状，玄宗还将信将疑，到了次日，寅奏果入，免不得龙颜动怒，立降天威，遂贬融为汝州刺史，褫寅官阶。已而国用不足，又复思融，意欲再行召入，会有飞状告融，贪赃纳贿，隐没官钱，乃再流巖州，病死途中。

还有将军王毛仲，讨逆有功，累擢显职。见四十回。加封至霍国公，兼开府仪同三司。这开府仪同三司一职，自开元后，惟王仁皎、姚崇、宋璟得兼此缺，毛仲系官奴出身，也居然得此美官，怎能不趾高气扬，睥睨一切？小舟不堪重载。玄宗尝赐给宫女为室，他自己亦娶了一妻，统是国色天姿，不同凡艳，生下一女，及笄而嫁。吉期将届，玄宗召问毛仲有何需给？毛仲顿首道："臣万事已备，但少贵客。"玄宗微哂道："联知道了，卿所不能延致，只有宋璟一人，朕当为汝召客。"届期令宰相以下诸达官，尽往毛仲家与宴。璟方起任礼部尚书，不便违命，迟迟到了日中，才往贺喜，堂中已开盛筵，满座称觞。毛仲见璟到来，极表欢迎，并恭恭敬敬的奉上酒卮，璟接卮后，西向拜谢，甫饮半杯，遽称腹痛，告别而出。刚操可敬，但亦惟如宋璟资格，方可免祸，否则不免为汉灌夫了。毛仲挽留不住，只好由他回去。但因此愈加骄恣，尝求为兵部尚书，未蒙上允，遂有怨言。内侍高力士、杨思勖，出入宫禁，方得贵幸，毛仲盛气相凌，视若无睹。力士等因愤愤不平，屡加媒蘖。会毛仲妻产子三日，玄宗命力士赍给赐物，且授儿五品官，毛仲抱儿示力士道："是儿岂不可作三品官么？"力士还白玄宗，并添了几句坏话。玄宗怒道："此贼非经朕抬举，怎得富贵？况前时讨逆，他亦非真心相助，今乃为区区婴儿，敢怨朕么？"力士复接奏道："北门奴官，统是毛仲私党，若不早除，必生大患。"玄宗立即书敕，贬毛仲为瀼州别驾，四子一律夺官，贬置恶地。毛仲惘惘出都，到了零陵，又有敕使到来，迫令自缢。只是两妻可惜。嗣是宦官势盛，力士思勗，权倾内外，免不得积久成毒了。隐伏下文。

玄宗既诛死毛仲，益重视宋璟，再进为尚书右丞相，用张说为左丞相，源乾曜为太子太傅，御赋三杰诗，分赐三人。乾曜未足称杰，张说亦有愧焉。同平章事裴光庭病逝，玄宗问中书令萧嵩，令举荐正士。嵩引进尚书右丞韩休，乃拜休黄门侍郎，同平章事。休京兆人，为人峭直，不慕荣利。嵩见他平居慎默，总道是恬静易制，所以荐引上去，哪加他即登相位，刚正敢言，不但萧嵩有过，常为折正，就是玄宗有失，亦必力争。嵩未免悔恨，玄宗颇嘉他忠直，每事优容。有时游猎苑中，或大张宴乐，稍稍流连，必顾左右道："韩休知否？"已而谏疏即至，果是韩休署名，玄宗即为停罢宴猎。既而揽镜自照，默然不乐。左右乘间入请道："自韩休入相，陛下多戚少欢，近且天颜日瘦，难道堂堂天子，反为相臣所制，何不即日逐他呢？"宵小惯入闲言。玄宗叹道："我貌虽瘦，天下必肥，我用休为相，为社稷计，非为一身计哩，"宋璟闻休善谏，常窃叹道："我不意韩休入相，竟能如是，这真可谓仁且勇了。"璟为开元十年致仕，退居东都，越五年寿终，年七十五，追赠太尉，予谥文贞。璟本邢州南和人，耿介有大节，出仕以后，从未阿附权贵。及入相玄宗，朝野倚为元老。玄宗待遇宋璟，与姚崇相同。姚宋出入殿中，玄宗必起座迎送。至姚宋后，无论加何宠遇，总没有这般敬礼，所以唐朝三百年间，前称房杜，后称姚宋，总算是君臣一德呢。宋璟籍贯，于此处补叙，再将房杜姚宋互述，重贤之意自明。

张说、源乾曜，先后病殁，韩休与萧嵩，因屡有争议，一并罢去，亦相继告终，玄宗乃用京兆尹裴耀卿为侍中，知制诰兼工部侍郎张九龄为中书令，吏部侍郎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耀卿与九龄友善，同秉国政，独李林甫阴柔奸狡，与二人志趣不同，因此积不相容，遂生出许多阴谋诡计，搅乱唐朝。林甫系长平肃王叔良曾孙，叔良即太祖第六子，讳长子。小字哥奴，素性狡狯，为舅氏姜皎所爱。皎与源乾曜通姻，乾

曜子絮，为林甫求司门郎中，乾曜摇首道："郎官应得才望，哥奴岂堪任郎中么？"林甫多方运动，得任国子司业。宇文融为御史中丞，引与同列，因累任刑吏二部侍郎。侍中裴光庭妻，系武三思女，林甫常与有私。高力士也常往来裴宅，及光庭去世，裴妻武氏，索性明目张胆，与林甫结成不解缘，事见《林甫本传》，并非诬渎。乃托力士代他吹嘘，荐林甫为相。力士因相位重大，不易荐引，特替他想出一法，打通内线，期得如愿。看官阅过上文，应早知后宫专宠，是武惠妃，惠妃图后不成，乃改谋易储，寿王清系妃所出，年已渐长，宠逾诸子，渐渐有夺储的现象。力士趁这机会，进白惠妃，但说林甫愿保护寿王，但乞妃为内援，今登相位，必可尽力。惠妃正欲得一外助，遂竭力撺掇玄宗，进相林甫。玄宗惟言是从，竟擢林甫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林甫乃极力助妃，阴伺太子及诸王过失，以便进谗。

会寿王纳妃杨氏，寿王妹咸宜公主，下嫁杨洄，玄宗令诸子一律更名。太子嗣谦，改名为瑛，长子嗣直，改名为琮，三子嗣升，前改名为浚，至是又改名为玙，四子嗣真，改名为琰，五子嗣初，改名为瑶，六于嗣玄，改名为琬，八子涺，改名为琚，寿王清，亦改名为瑁，此外尚有十余子，如璲琦璬璘玢环瑝玭珙珪瑱璿等，偏旁初皆从水，至是尽易新名。太子瑛及弟鄂王瑶，光王琚，均因生母失宠，有怨望语。林甫偶有所闻，遂告附马都尉杨洄，令入白惠妃。惠妃乘玄宗入宫，即向前跪下，乞请退居闲室。玄宗惊问何故？惠妃未曾出言，先已泪下，呜咽许久，才断断续续地说道："太子阴结党羽，将害妾母子，且指斥陛下。妾想太子久已正位，关系国本，若使太子不安，宁可将妾废置，陛下也免得受谤哩。"以退为进，确是狡妇口吻。

玄宗听到此言，忍不住拍案道："岂有此理？他本非嫡出，明日便当废去。"惠妃又进言道："鄂王光王，也与太子同党，若太子一动，二王亦将生变，不如俯从妾言为是。"再激动玄宗数语，并牵及二王，刁极恶极。玄宗益怒道："瑶琚也这般不肖，当一并废去。"惠妃见玄宗已经中计，反带哭带劝，请玄宗息怒保身。看官！你想这溺爱不明的玄宗皇帝，尚能逃得出艳妃掌中么？当下扶起惠妃，替她拭泪，也好言慰解一番。是夕，便与惠妃同寝。一宵无话，次日视朝，即面谕宰相，拟废太子及鄂光二王。张九龄抗奏道："陛下践祚将三十年，太子诸王，不离深宫，日受圣训，天下皆庆陛下享国长久，子孙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闻大过，陛下奈何轻信蜚言，遂欲废黜呢？从前晋献公听信骊姬，杀太子申生，三世大乱。汉武帝信江充　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晋惠帝用贾后谗，废愍怀太子，中原涂炭。隋文帝纳独孤后语，黜太子勇，改立炀帝，遂失天下。古人有言：'前车覆，后车鉴。'陛下必欲出此，臣不敢奉诏。"言亦痛切。玄宗默然无语，面有愠色。九龄却毫不改容，徐徐引退。及散朝后，惠妃密使宫奴牛贵儿，走白九龄道："有废必有兴，公若肯援助，相位可长处了。"九龄怒叱道："宫闱怎得与外事？休再向我饶舌！"及牛贵儿别去，九龄即详达玄宗，玄宗乃暂置前议。

武惠妃深恨九龄，遂与李林甫串同一气，内外排击。玄宗本因九龄文雅，大加赏识，至此为宠妃奸相，日夕浸润，也不免冷淡起来。会平卢讨击使安禄山，为张守珪所遣，讨奚契丹叛党。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守珪奏请正法。禄山临刑大呼道："公欲灭奚契丹，奈何杀壮士？"守珪听了，暗暗称奇，乃更执送京师，听候发落。欲诛竟诛，稍一因循，便留大患，守珪不为无咎。九龄览到移文，即援笔批答道："昔穰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军法如山，何容瞻徇！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及玄宗亲自按囚，见禄山状貌魁梧，不忍加诛，且于九龄有不足意，竟下诏特赦。九龄固争道："失律丧师，不可不诛，且禄山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玄宗冷笑道："卿勿以王夷简识石勒，事见《晋史》。枉害忠良。"九龄知不可争，方才退出。既而上《千秋金鉴录》，累述前代兴废源流，共书五卷。玄宗虽赐书褒美，也不过表面敷衍罢了。原来玄宗生日，号作千秋节，群臣统献宝镜。九龄谓取镜自照，徒见形容，取人作鉴，乃见吉凶，因此有《金鉴录》的撰述。玄宗已渐渐入迷，哪里还知借古证今呢？

朔方节度牛仙客，自判官累次递升，李林甫

欲引为臂助，屡向玄宗前说项，玄宗拟召为尚书，张九龄又谏阻道："尚书系古时纳言，不宜轻授，仙客恐难当此任。"林甫面驳道："仙客具宰相才，何止尚书。"玄宗遂加封仙客陇西县公，将加大用。林甫又引萧炅为户部侍郎，萧本无学术，常读伏腊为伏猎，中书侍郎严挺之，语九龄道："何来伏猎侍郎，混杂省中？"九龄因劾炅不学，出为岐州刺史。林甫怨九龄兼怨挺之。会挺之之妻被出，转嫁蔚州刺史王元琰，元琰坐赃犯罪，下三司按鞫，挺之却替他营救。林甫谓挺之私袒元琰，应使连坐，玄宗转问九龄，九龄道："元琰纳挺之出妻，还有甚么情谊？想是赃罪未实，所以秉公辨诬。"玄宗微哂道："世间恐无此好人，朕闻挺之虽然离婚，近复与前妻有私，因此出来帮忙。"想是林甫捏造出来，但挺之不自远嫌，亦应使人动疑。九龄不便再言，只好转浼裴耀卿，代救挺之。耀卿乃代为申请，林甫乃上言："耀卿九龄，俱系朋党，"于是耀卿调任左丞相，九龄调任右丞相，并罢政事，贬挺之为洺州刺史，流王元琰至岭南，升任林甫兼中书令，召入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制敕既颁，林甫顾语僚吏道："九龄尚得为右丞相么？"又语诸谏官道："今明主在上，群臣乐得将顺，何苦多言。且诸君不见立仗马么？食三品料，一鸣即斥去，追悔何及？"台官乃相戒勿言。补阙杜进，独上书言事，被黜为下邽令，自是言路闭塞。仙客由林甫引进，当然唯唯诺诺，不敢发言。

监察御史周子谅，本九龄引进，因见林甫专政，仙客阿私，遂觉愤愤不平，当即呈上弹文，明劾仙客，暗斥林甫，说得异常激烈，且引谶书为证。玄宗大怒，召入子谅，搒掠殿下，绝而复苏。再命加杖朝堂，流戍瀼州。可怜子谅杖创累累，途次又受监吏虐待，勉强行至蓝田，不胜痛楚，宛转毕命。林甫又构陷九龄，说他所举非才，且或有主使等情，乃更贬九龄为荆州长史。九龄籍隶曲江，夙长文事，态度风雅，品行端方。既以直道见斥，仍然随遇而安，无戚戚容。晚年以文史自娱，不谈朝政，卒年六十八，追赠荆州大都督，谥曰文献。玄宗虽信任林甫，疏斥九龄，但心中犹常忆及，每用人进士，必问左右道："风度可似九龄否？"后因安禄山叛乱，玄宗奔蜀，乃悔不用九龄言，为之泣下，并遣使致祭曲江。开元后，世人都称九龄为曲江公。九龄弟九皋，官至岭南节度使，子拯亦仕至太子赞善大夫，均有令名，这且慢表。

且说李林甫既排去九龄，遂与附马都尉杨洄密商，乘势易储。洄因入谮太子及鄂王光王，与太子妃兄附马薛锈，阴构异谋，势将起事。玄宗查无证据，几不复问。洄不禁情急，忙向林甫问计。林甫授他密谋，令转告惠妃。惠妃大喜，即遣人召太子二王，诡称宫中有贼，请即衷甲入防。太子二王，不知是诈，竟依言进去。惠妃亟白玄宗，只说他串同谋反，衷甲入宫。玄宗遣内侍往探情状，果如妃言，恼得不可名状，立召林甫入商。林甫淡淡的答道："这系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闻。"想是从许敬宗处学来。玄宗乃立书手谕，废瑛瑶琚并为庶人，流薛锈至瀼州，寻且赐三子自尽。锈本尚玄宗女唐昌公主，诀别至蓝田，亦由中使传敕，勒令自杀。瑛琚好学有才识，无罪致死，远近呼冤。瑛舅家赵氏，妃家薛氏，瑶舅家皇甫氏。连坐谴谪，共数十人。惟瑶妃家韦氏，因妃贤得免。小子有诗叹道：

父子由来冠五伦，如何一日杀三人？
可怜龙种遭残戮，不及民家骨肉亲。

太子瑛既死，武惠妃与李林甫遂谋立寿王瑁为太子，究竟瑁得立与否，容至下回说明。

契丹屡易酋长，国是未安，可突干秉权揽政，且敢弑其主李邵固，堂堂上国，声罪致讨，宜也。忠王浚奉制不行，偏师出击，转胜为败，至张守珪遣使招虏，以夷攻夷，渠魁虽得受诛，而例诸堂堂正正之师，已相去远矣。且守珪后遣安禄山，轻进失律，可诛不诛，致诒后患。张九龄力谏玄宗，请杀禄山，而玄宗正信任李林甫，疏斥张九龄，豢狼子以启他日之忧，用贼臣以速目前之祸，内外勾结，骨肉自戕，天下事之可长太息者，孰有过于此乎？本回逐节叙明，而标目先揭明之曰："张守珪诱番，李林甫毒计。"书法之严，上绍麟经，固不可徒以小说家目之也。

第四十六回
却隆恩张果老归山　开盛宴江梅妃献技

却说李林甫连结武惠妃，谮死太子瑛及瑶琚二王，遂谋立寿王瑁为太子。林甫一再劝立寿王，玄宗意尚未决，看官道是何因？原来玄宗本非昏主，不过为色所迷，内惑宠妃，外信奸相，凭着一时怒气，竟将三子同时赐死，究竟父子骨肉，天性相关，事后追思，未免生悔。可巧武惠妃染成大病，差不多与发狂相似。满口谵语，无非是三庶人索命，三庶人就是瑛瑶琚，当时曾有此号。玄宗也有所闻，不敢径立寿王，且召巫祝行为祈禳，改葬三庶人。烦扰多日，始终无效，甚至白日见鬼，所有宫娥彩女，统是大惊小怪，进退徬徨。好容易自秋经冬，惠妃病势，忽轻忽重，忽呆忽痴，诊过了多少名医，服过了若干药饵，徒落得花容惨淡，玉骨支离。到了残冬，死期已至，呻吟了好几夜。一阵阴风，四肢挺直，貌美心凶的妃子，至此已魂销躯壳，随了三庶人的冤魂，到森罗殿前对簿去了。事见《唐书·太子瑛传》，并非随手捏造。玄宗非常悲悼，用皇后礼殓葬惠妃，谥为贞顺皇后。

越年已是开元二十六年，虽是照常朝贺，玄宗总少乐多忧，几乎食不甘味，寝不安席。高力士日夕侍侧，探问情由。玄宗叹道："汝系我家老奴，难道尚未识我意？"力士道："莫非因储君未定，致此忧劳。"玄宗道："这也是一桩系心的条件。"尚不止此，暗伏后文纳杨妃事。力士道："圣上何必如此劳心，但教推长而立，何人敢有争言。"惠妃已死，乐得巴结别人。玄宗道："甚是甚是，朕意决了。"次日颁制，立忠王玙为皇太子，改名为绍，嗣又改名为亨。

储嗣已定，内廷总算平靖，边塞又启纷争，突骑施可汗苏禄，自得妻交河公主后，吐蕃突厥也俱给女为妻。苏禄得三国女，并立为可敦，生下数子，俱为叶护，用度日繁，不免苛敛，渐致诸部离心，施且病疯瘫症，半身不遂，未便治事。这是色欲所致。部下大首领莫贺、达干、都摩支，竟夜攻苏禄，把他杀死。都摩支立苏禄子吐火仙为可汗，达干不服，复与吐火仙相攻，且遣使告唐节度使盖嘉运，请协击吐火仙。盖嘉运出兵掩击，将吐火仙擒住，并取交河公主而还。玄宗命立交河公主弟昕为西突厥十姓可汗。达干闻报，大怒道："平苏禄系是我功，怎得另立阿史那昕。"阿史那本突厥昕。乃诱诸部落叛唐。有制令嘉运再行招谕，且封达干为突骑施可汗。达干阳奉阴违，至昕到塞外，竟遣人杀昕，自为十姓可汗。后为安西节度使夫蒙灵察，讨诛达干，西突厥乃亡，突骑施部亦寖衰。

惟吐蕃自赤岭定界，和好数年，与上文突骑施事，俱回应四十四回。彼此尽撤边戍。吐蕃畜牧遍野，边将孙诲，妄觊边功，奏称虏可袭取。玄宗令内侍赵惠琮往探虚实，惠琮至凉州，与诲同谋，矫诏令河西节度崔希逸，袭夺吐蕃牲畜。吐蕃乃大发兵寇河西，幸由希逸预备，因得击退。玄宗闻得矫诏，逮还赵惠琮、孙诲，诲即伏诛，惠琮病毙，希逸调任河南尹，亦怅悒而终。吐蕃复屡寇安戎城，进陷石堡城。剑南节度使王昱，拒战败绩，贬死高要，再调盖嘉运为陇右节度经略吐蕃，亦不能却敌，改任皇甫惟明，方得胜仗。惟攻石堡城，仍不能克。吐蕃转寇安戎城，赖有监察御史许远坚守，无隙可乘，方引兵退去。安戎改名平戎，会金城公主病殁吐蕃，唐廷有制发哀，吐蕃亦遣使请和，玄宗未许，因此尚相持不下。

是时尚有幽州将赵堪及白真陀罗，伪传节度使张守珪命，使平卢节度使乌知义，邀击叛奚余党。知义不从，白真陀罗竟矫称制敕，迫令出

兵，累得知义没法，不得已发兵往击，先胜后败。守珪袒庇知义，讳败为功。及中使牛仙童，奉命往勘，守珪重贻仙童，归罪白真陀罗，逼令自缢。仙童返报，当然替守珪掩饰，那知众宦官闻他得贿，无从分肥，竟把隐情告发。玄宗杖毙仙童，贬守珪为括州刺史。守珪疽发背上，亦即殒命。乌知义夺官，竟擢安禄山为平卢军使，兼营州都督。未几，又升任平卢节度使。禄山本营州杂胡，旧姓康，母阿史德氏，曾为女巫，居突厥中，至轧荦山祷子，山上有战斗神，祷后果即怀娠。及产，光照穹庐，野兽尽鸣，母以为得自神佑，遂取名轧荦山，一作阿荦山，戾气所钟，亦呈异光。远近传为瑞兆。范阳节度使张仁愿，曾遣人搜他庐帐，被匿不获。荦山父未几身死，母再嫁番目安延偃。荦山随母至安家，因冒姓为安，改名禄山。嗣因部落离散，乃与安氏子思顺逃至幽州，投入张守珪麾下。叙禄山履历，补前回所未及。守珪应诛不诛，解送京师，玄宗特加赦宥，仍令归守珪调遣。应前回。禄山感守珪恩，格外效力。珪因令为养子，且擢为副将，嗣是荐为平卢兵马使。至守珪被贬，御史中丞张利贞，采访河北，禄山百计谀媚，兼多馈赂，利贞还朝，遂盛称禄山才能，玄宗乃累次加擢，竟拜方面。李林甫素无学术，猜忌儒将，因劝玄宗信任禄山。禄山亦阴结林甫，自固兵权。玄宗内倚林甫，外倚禄山，自以为天下无患，益启幸心。

先是汾晋间有一方士，须发垂白，神气清癯，常踯躅道旁，能数日不食。自言姓张名果，生唐尧时，曾为侍中，尧时无侍中位号，显见有诈。嗣后隐居中条山上，约阅数千年。相州刺史韦济，闻张果名，探验属实，因上表奏闻。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征，至恒山得见张果，促令入都。果仆地竟死，死后复苏，再仆再起。晤乃不敢催逼，还白玄宗。玄宗更遣中书舍人徐峤，赍奉玺书，优礼往迎，乃偕至都中，乘肩舆入宫。玄宗问神仙术，果答语多半诡秘，大旨在"息心养气"四字。乃令留居集贤院，累日辟谷，进以美酒，饮酣乃寝，鼾睡数昼夜。时有术士邢和璞、师夜光二人，一能知人殀寿，一能伺鬼起居。玄宗令和璞推算张果，茫然莫辨，再令果密坐，令夜光视察踪迹，竟不见果所在。玄宗益以为奇，密语高力士道："朕闻饮堇无苦，方为奇士。"乃召果入见，令力士取堇漉酒，持饮张果，果饮了三大杯，颓然道："这非佳酒。"语毕即卧。顷见果齿皆燋缩，又复瞋目四顾，令左右取过铁如意，将齿击堕，收藏囊中，又从囊内取药敷晒，不到一时，齿竟重生，粲然骈洁。玄宗惊叹不置，意欲以玉真公主嫁果，尚未明言，玉真公主即四十一回中之崇昌公主，系睿宗女，因赐居玉真观，故改号玉真。果退宿集贤院，与秘书少监王迥质，太常少卿萧华道："俗语有言，娶妇得公主，平地升公府，人以为可喜，我以为可畏呢。"两人听他语出不伦，正在暗笑，忽由中使到院，传达御敕道："朕妹玉真公主，愿适先生，幸先生勿却？"果不禁大噱道："皇上以果为仙，果实非仙，若视果为尘俗中人，也可不必。果从此辞，请为转奏！"中使还报，玄宗尚欲挽留，果一再恳辞还山，乃命图形集贤院，授银青光禄大夫，号通玄先生，赐帛三百匹，给扶侍二人，送至恒山蒲吾县，未几遂殁，相传以为尸解，后世称为张果老，列入八仙，也不必细表。张果也可谓奇人。

单说玄宗自遣归张果，遂未免迷信神仙，且云梦见玄元皇帝，即老子，高宗时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谓："遗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因遣使求访，至盩厔楼观山间，果得遗像，迎至兴庆宫。嗣由参军田同秀上言，亦说："玄元皇帝梦示，曾在尹喜故宅，藏置灵符。"玄宗又遣使往求。看官试想！这尹喜系周朝人，曾为函谷关令，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虽有此事，究竟留符与否，史册上未曾载及。况且年淹代远，即有符箓，亦早毁灭，哪里还肯留着？这可见是同秀行诈，明明是假置灵符，欺君罔上。至朝使得符还都，李林甫以下诸臣，遂以灵符呈瑞，表上尊号。玄宗因下诏改元，称开元三十年为天宝元年，受尊号为开元天宝圣神文武皇帝，且建玄元皇帝新庙，亲自祭飨。又享太庙，祀天地，大赦天下，赐文武官阶爵秩，改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左右丞相改为仆射，东都北都，皆称为京，州称为郡，刺史称为太守。

长安令韦坚，系太子妃兄，颇工心计，常与

监察御史杨慎矜，户部员外郎王鉷，善治租赋，称为理财好手。玄宗因命为陕郡太守，领江淮租庸转运使。坚遂大兴土工，凿通蓝田县北的浐水，引入后苑望春楼下，汇成一潭。又南达漕渠，铲去淤塞，所有民间邱墓，一律毁掘，自京城至江淮，水道无阻，导入运船数百艘，齐集望春楼下。玄宗亲御望春楼，遍览运船，但见连樯数里，相续不绝。各舟都张锦为帆，遍榜郡名，各陈珍宝，已觉得光怪陆离，斑斓夺目。更有一艘最大的运船，作为前导，船头坐着陕尉崔成甫，头包红抹额，身着锦半臂，领着美妇百人，统是丽饰华装，丰容盛鬋，口中随着成甫唱歌，依声相和，一片娇喉宛转，清脆可听。歌词却很俚俗，取名为得宝歌，歌云：

得离弘宝野，弘农得宝邪。潭表舟船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听唱得宝歌。

玄宗也不甚细辨，但觉得耳鼓悠扬，眼帘热闹，不由的心花怒开，非常愉快。再由韦坚进谒，跪奉许多珍品，没一件不是精致，愈觉称心。遂留坚侍宴，并召群臣畅饮竟日，至夜才罢。次日，即加坚左散骑常侍，所有僚属吏卒，褒赏有差，赐新潭名为广运潭。可巧突厥内乱，朔方节度使王忠嗣，乘乱攻克左厢诸部，又兼回讫葛逻禄二部，攻人右厢，扫灭突厥。两下里又传捷报，正是喜上加喜，内外胪欢。

原来突厥毗伽可汗，自遣阿史德入贡，随驾东巡后，应四十四回阿史德得了厚赐，仍然归国。嗣是屡遣使求婚，唐廷惯用敷衍手段，羁縻突厥，忽毗伽为大臣梅录啜毒死，国人共立毗伽子伊然可汗。伊然嗣立未几，又复病死，弟骨咄立，遣使入朝，玄宗册为登利可汗。登利尚幼，母婆匐预政，与小臣饫斯达干私通，滥杀大臣。登利叔父判阙特勒，入攻婆匐，婆匐遁去，登利被戕，另立登利季弟，寻又为骨咄叶护所杀。叶护，系突厥官名，见前。骨咄叶护自为可汗。回纥、拔悉密、葛逻禄三部，并起兵攻杀叶护，推拔悉密酋长为颉跌伊施可汗。回纥、葛逻禄酋长，自为左右叶护，突厥余众，独立判阙特勒子为乌苏米施可汗。唐廷传谕招降乌苏，乌苏不从，于是唐节度使王忠嗣，受命往讨，并约同拔悉密、回纥、葛逻禄三部，左右进攻。乌苏不能抵敌，穷蹙走死，弟白眉特勒继立，号为白眉可汗。忠嗣进击白眉，连破突厥右厢十一部，会拔悉密颉跌伊施可汗，与回纥、葛逻禄三部，互有违言。回纥酋长骨力裴罗，与葛逻禄部众，击毙颉跌伊施，乘胜攻杀白眉，传首唐廷。玄宗册封裴罗为怀仁可汗，怀仁遂南据突厥故地，在乌德鞬山下，设牙建帐，渐渐的强大起来。嗣且吞并拔悉密、葛逻禄等部，统有十一部落，各置都督，威振朔方。回纥之强自此始。惟突厥自后魏开国，至是灭亡，所有乌苏子葛腊多，默啜孙勃德友，伊然小妻登利遗女，及毗伽可敦婆匐，先后率众降唐。了结突厥，简而不漏。玄宗亲御花萼楼，传见降众于楼下，封婆匐为宾国夫人，葛腊哆为怀恩王，勃德支等各有岁给。一面宴集群臣，赋诗记盛，尽兴而散。

向来花萼楼中，本为玄宗叙会兄弟处，至开元季年，申岐诸王，相继谢世，宁王宪享年六十余，玄宗格外厚待，每遇宁王生日，必亲至宁邸，奉觞称寿，或且留宿邸中，叙谈竟夕。平居无事，辄有馈遗，四方所献美酪异馔，无不分饷。宪有所献替，亦必委曲上陈，屡邀听用，至天宝前一年，病殁邸中，玄宗失声号恸，停乐辍朝，且语群臣道："朕兄让德，世所罕闻，吴太伯后，能有几人？非特加大号，不足褒美。"乃追谥为让皇帝，长子琎已受封汝阳王，因辞不许，宁王妃元氏，已先逝世，追赠为恭皇后，葬桥陵旁，桥陵即睿宗墓，见前。号为惠陵。从花萼楼庆宴，补叙宁王殁世，无非表扬让德。寿王瑁由元氏乳养，因得成人，两次发丧，均令守制以报私恩。玄宗慨手足凋零，两年不登花萼楼。至突厥已亡，残众入降，乃复御花萼楼庆宴，易悲为乐，才辍哀思，迭应前事，以终玄宗友爱之笃。并令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兼河东节度使，忠嗣修城筑堡，买马屯兵，塞外数千里，得以无患。边民谓："张仁愿后，安边将帅，要算这王忠嗣了。"不没良将。

玄宗自遣归张果，又召入方士李浑、上元翼等，研究长生术，常遣使至太白山，向金星洞中采玉版石，宝仙洞中求妙宝真符，其实统是虚伪，毫不足信。玄宗也捣起鬼来，只说空中闻着神语，有"圣寿延长"四字，并在宫中筑坛，炼药

置坛上，及夜欲收，复闻神语，谓："药不须收，自有神明守护。"云云。李林甫等遂上表祝贺，且自请舍宅为观，上下相欺，无一诚意。就是术士所进丹药，无非是金石水银，试服下去，不但未能延年，反把那一腔欲火，引导起来。遂鼓动生平淫兴，想物色几个娇娃，寻欢纵乐。历代方士，多借此以诱人主。当下命高力士出使江南，搜访美女。力士沿途考察，少有当意，辗转至闽中莆田县，方得了一个丽姝，急忙选归。这丽姝叫作江采苹，父名仲逊，家世业医，采苹生年九岁，能诵《二南》，且语父道："我虽女子，当以此诗为志。"及年将及笄，更出落得丰神楚楚，秀骨姗姗。更兼文艺优长，能诗善赋，一经选入，大见宠幸，凡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及东都大内、上阳两宫，所蓄佳丽，不下数千，均不及采苹秀媚。采苹常自比谢女，不喜铅华，淡装雅服，自饶风韵，素性喜梅，所居阑槛，悉值数株。玄宗署名梅亭，梅开赋赏，至夜分尚徘徊花下，不忍舍去。玄宗因她所好，戏称她为梅妃。妃常撰萧、兰、梨园、梅花、风笛、玻盂、剪刀、绮窗八赋，无不工妙。

一日，玄宗召集诸王，设宴梅亭，梅妃亦侍坐上侧，饮至数巡，玄宗令妃吹白玉笛，抑扬宛转，不疾不徐。诸王齐声叹美。吹毕，又命起作惊鸿舞，轻盈弱质，往复回环，仿佛是越国西施，依稀是汉宫飞燕。诸王目眩神迷，赞不绝口。至妃已舞罢，翠鬓绿鬟，一丝不乱，惟面上稍带微红，粉白相间，绝似一枝迎岁早梅，娇艳可爱。玄宗笑语诸王道："朕妃子乃是梅精，吹白玉笛，作惊鸿舞，岂不是满座生辉吗？"随命梅妃破橙醒酒，且令她遍赐诸王。妃一一取给，轮至汉邸，是回叙梅妃事，本据曹邺《梅妃传》，所称汉邸，考诸唐宗室诸王传中，当时无封汉王者，或谓即广汉王褕，未知孰是。汉王已有醉意，起身接橙，不觉一脚踢着了梅妃绣鞋。想是爱她双弓。梅妃大怒，顿时回宫。玄宗未知情由，待久不至，命内侍连番宣召，报称鞋珠脱缀，缀就当来。待至酒阑席散，始终不至。玄宗亲往视妃，妃正睡着，闻御驾还视，急忙起床，拽衣相迎，只托言胸腹作痛，因此违命，玄宗也就此罢了。惟汉王因梅妃退回，料知惹怒，恐她转白玄宗，必至加谴，当下与附马杨洄商量，求他设法。洄授以密计，汉王甚喜，次日即入宫请罪，直供不讳，但只说是酒后失检，实出无心。玄宗始悟梅妃怀诈，反慰谕汉王，表明大度。待汉王谢恩出去，杨洄即入见玄宗，玄宗与语梅妃事，言下有不足意。梅妃虽然动怒，却未说出汉邸无礼，尚是厚道。洄见玄宗烦恼，乘机劝幸温泉宫，自己伴驾出游，沿途凑趣，荐引一个美人儿，由高力士奉旨密召，这一番有分教，

赢得娥眉争旧宠，从教燕婉刺新台。

欲知所召美人，究竟是谁，待至下回再详。

好大喜功之主，往往信神仙，近声色，汉武帝尝先行之，唐玄宗殆有甚焉。吐蕃退而张果来，突厥亡而江妃进，两不相因之事，而適若相因，盖安则思佚，不得不慕长生，骄则思淫，不得不求少艾。古人有言："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夫无敌国外患，而尚有亡国之痛者，非由淫佚致之耶？但张果虽为畸士，而独拒公主之下降，慨然还山，奇诡而不失之正，江妃虽为嬖妾，而独恨汉王之蹑履，愤然还宫，褊急而尚知守贞。以视汉之文成五利，及飞燕合德等，盖较胜一筹矣。至杨妃进而自紊帷墙，并滋浊秽，内乱起而外乱乘之，此鼙鼓之所以动地而来也。故本回叙张果江妃两事，尚无贬词，以存当时之实迹云。

第四十七回
梅悴杨荣撒娇絜阁　罗钳吉网党恶滥刑

却说高力士奉玄宗命，往召美人，这人为谁？乃是寿王瑁的妃子杨氏。杨氏小字玉环，弘农华阴人，徙居蒲州永乐县的独头村。父名玄琰，曾为蜀州司户。玉环生自任所，幼即丧父，寄养叔父玄珪家，玄珪曾为河南府士曹。开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嫁与寿王瑁为妃。正名定分，系是玄宗子妇。高力士到了寿邸，传旨宣召杨妃入宫。寿王瑁不知何因，只因父命难违，没奈何召出妻室，令随力士进谒。杨妃也已瞧透三分，半忧半喜，忧的是惨别夫婿，喜的是得觐天颜，当下与寿王叙别，乘车至温泉宫。力士先驱导入，杨妃下车后随。玄宗正待得心焦，适遇力士复旨，即传杨妃进见。杨妃轻移莲步，趋至座前，款款深深的拜将下去，口称臣妾杨氏见驾。玄宗赐她平身，即令宫婢将妃搀起，此时已是黄昏，宫中烛影摇红，阶下月光映采，玄宗就在灯月下，定睛瞧着杨妃，但见肌态丰艳，骨肉停匀，眉不描而黛，发不漆而黑，颊不脂而红，唇不涂而朱，果然倾国倾城，正是胡天胡帝。当下设席接风，令她侍宴。杨妃不敢违慢，谢过了恩，侍坐右侧。玄宗婉问杨妃技艺，妃答言粗晓音律，遂命高力士取过玉笛，命妃吹着。清音曼艳，逸韵铿锵，似觉梅妃所吹，尚不及她纯熟。玄宗击节称赏，且手书霓裳羽衣曲，教她度入新声。这曲系玄宗登女儿山，遥望仙乡，有感而作，本是按腔引谱，调宫叶商。经杨妃阅过此曲，立刻心领神会，依曲度腔，字字清楚，声声宛转，喜得玄宗不可名状，亲斟美酒三杯，赐给杨妃。杨妃逐杯接饮，连饮连干，脸上越现出桃花，愈加媚艳。玄宗又亲授金钗钿合，作为定情赐物，杨妃含羞拜受。宴毕，各乘酒兴，携手入内，续成一套鱼水同欢的艳曲。实是一出扒灰记。玉肌相触，柔若无骨，龙体原已酥麻，妇人家也存势利，竟不管甚么名分，居然翁媳联床，同作好梦。一宵欢会，迟至日上三竿，方才起身。杨妃对镜理妆，由玄宗取出金步摇，系是镇库宝物，代为插鬓，曲予恩荣。一面嘱杨妃自作表文，乞为女道士，赐号太真，随驾还入大内，令处南宫中，即称南宫为太真宫。名为修道，实是纵欢。旋即另册左卫郎将韦昭训女，为寿王瑁妃。寿王瑁亦无可奈何。

杨妃性情聪颖，善迎上意，玄宗遂加宠爱，待遇如惠妃例。常语宫人道："朕得杨妃，如得至宝，这是朕生平第一快意呢。"遂特制新曲，名为得宝子。梅妃见玄宗新得宠妃，未免介意，玄宗亦渐渐的疏淡梅妃。看官试想！天下有两美同居，能不争宠的道理么？况且杨妃以媳侍翁，本来是希宠起见，连夫婿尚且不顾，怎肯容一梅妃？于是你嘲梅瘦，我诮环肥，起初还是姿色上的批评，后来竟互相谗谤，甚至避路而行。毕竟梅妃柔缓，杨妃狡黠，两人互争胜负，结果是梅输杨赢。杨妃得册为贵妃，梅妃竟被迁入上阳东宫。玄宗初意，尚恐廷臣奏驳，嗣见宰相李林甫以下，统做了立仗马，噤口无声，乃竟加封杨妃为贵妃，仪制与册后相同。册妃这一日，追赠妃父玄琰为兵部尚书，母李氏为陇西郡夫人，叔父玄珪擢登光禄卿，从兄铦超拜殿中少监，从弟锜为附马都尉，尚帝女太华公主，公主为武惠妃所出，母素得宠，所以公主下嫁，奁资巨万，赐第与宫禁相连。尚有再从兄钊，本系张易之子，易之伏诛，妻即改适杨家，钊随母过去，遂为杨氏子，及年长，不学无术，为宗党所轻视，钊乃赴蜀从军，得官新都尉，杨玄琰在蜀病故，钊就近往来，托名照顾，暗中竟与玄琰中女通奸。玄琰有数女，长适崔氏，次适裴氏，又次适柳氏，玉环最

幼，姊妹皆有姿色，惟中女已寡，所以与钊私通。自玉环骤得宠幸，怀念三姊，因请命玄宗迎入京师，各赐居第。惟钊与玉环，已是疏族，且兼钊产自张氏，本非杨家血统，因把他搁置不提。

钊已任满，贫不能归，赖剑南采访支使鲜于仲通，常给用费，并向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处，章仇复姓，名为兼琼。替他吹嘘。兼琼正虑林甫专国，难保禄位，意欲内结杨氏，作一奥援，可巧仲通将钊荐入，遂辟为推官，令献春彩至京师，厚给蜀货，作为赆仪。钊大喜过望，昼夜兼行。既至长安，即将所携蜀货，分遗诸妹，说是章仇公所赠。至玄琰的中女家，馈遗更厚，就便下榻，重叙旧欢。诸杨乃共誉兼琼，并上言钊善樗蒱，得蒙玄宗召见。樗蒱为牧猪奴戏，奈何得遇主知？钊仪容秀伟，言辞敏捷，奏对时颇称上意，因命供役春官，出入禁中，嗣复改任金吾兵曹参军。章仇兼琼立蒙召入，授任户部尚书。兼琼入掌户部，每遇杨氏取给，无不立应，就是中外所献的器服珍玩，均呈入贵妃，先令择用。岭南经略使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因所献精美，得贵妃欢心。遂加九章官三品，翼为户部侍郎。

一日，玄宗至翠华西阁，偶见梅枝憔悴，不禁感念梅妃，便命高力士带着戏马，至上阳宫宣召梅妃。妃乘马随至，到了阁前，乃下马入见。玄宗见她面庞清瘦，腰围减损，早已动了惜玉怜香的念头，待至梅妃下拜，忙亲自扶住，意欲好言温存，偏一时无从说起，还是梅妃先开口道："贱妾负罪，将谓永捐，不期今日又得睹天颜。"玄宗方说道："朕未尝不纪念爱卿。只爱卿近日花容有些消瘦了。"梅妃含泪道："好景难追，怎得不瘦。"玄宗道："虽是消瘦，却越见得清雅了。"梅妃道："总是肥的较好哩。"中含醋意，玄宗微笑道："各有好处。"随命宫女进酒，与梅妃同饮。两下里追叙旧情，不知不觉的已是入夜。酒意已酣，加餐少许，便同梅妃进房，重整鸾凤。俗语说得好："寂寞更长，欢娱夜短。"况两情隔阂，几已一年，此次离而复合，更觉蜜意浓情，加添一倍，喁喁到了残更，方各睡熟。正在酣寝的时候，忽闻兽环声响，惊醒睡魔，玄宗即怒问道："何人敢来胡闹？"道言未绝，外面已娇声答道："天光早明，皇上为何尚未视朝？"玄宗听是杨妃声音，不由的转怒为惊，披衣急起。见梅妃亦已醒寤，忙替她披上霞裳，和衣抱入夹幕内，暂令躲避。胆怯至此，如何治国。一面开了阁门，放入贵妃。贵妃趋进，见玄宗坐在床上，便盛气诘问道："陛下恋着何人，至此时尚未临朝？"玄宗道："朕…朕稍有不适，未能御殿，特在此静睡养神。"贵妃冷笑道："陛下何必戏妾，妾已知陛下爱恋梅精，因此日高未起。"玄宗道："她…她若为朕所爱恋，何至废置楼东。"贵妃道："藕断丝连，人情皆是，如陛下未曾同梦，妾请今日召至，与妾同浴温泉。"玄宗道："此女久已放弃，怎容复召？"贵妃又道："这也何妨！快请饬内侍传来。"玄宗但顾着左右，无词可答。贵妃从床下一望，见有凤舄一双，越发动怒，便指示玄宗道："这是何物？"玄宗瞧着，也觉着忙，侧身一动，又从怀中掉下翠钿一朵，被贵妃拾起，取示玄宗道："这又是何物？"玄宗瞧着越难答辩，不觉两颊发赤。贵妃竖着柳眉，振起珠喉道："凤舄翠钿，明是妇人遗物，，不知陛下如何欢娱，遂致神疲忘晓。妾料满朝大臣，待朝已久，到了红日高升，尚未见陛下出朝，总道为妾所迷，妾实担当不起。"提出光明正大的名目，挟制玄宗，若非出自妒口，几不啻一周姜后了。玄宗无法支吾，索性倒身复睡，闭目无言。贵妃催逼愈甚，玄宗亦动恼道："今日有疾，不能视朝，难道贵妃尚未闻知么？"这数语越激动贵妃怒意，索性把手中翠钿，掷付玄宗，转身出阁去了。玄宗见贵妃已去，又欲呼出梅妃，再叙情愫，不意屡呼不应，起身至夹幕中亲视，已悄无一人，慌忙顾问左右，左右亦懵然莫解。正在着急的时候，忽有一小黄门入内，报称已送回梅妃，玄宗问道："何人叫你送去？"小黄门道："杨娘娘在此争闹，奴婢恐万岁为难，所以从阁后破壁，悄地里将梅娘娘送还。"玄宗竟大怒道："朕不教你送去，你为何擅敢主张？"说至此，竟拔出壁上宝剑，把小黄门剁死。冤哉枉也。随即穿戴冕服，出去视朝。

可巧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入朝献捷，由玄宗慰劳数语，暗伏下文。余无他事，就此退朝。玄宗入内，又往杨贵妃宫中，贵妃竟不出迎，直待玄宗踱入，才算起身行礼，且冷语道："陛下何不向

上阳宫去?”玄宗不待说毕，便截住道:“卿休再说此事!”贵妃撒娇道:“妾情愿退出宫外，让梅精在此专宠，免受臣僚讥评。”玄宗又再三劝慰，哪知贵妃越唠唠叨叨，带哭带语，闹个不休。当下触怒天颜，竟遣出贵妃，令高力士送还少监杨铦宅中。铦正自朝退食，蓦闻贵妃回来，顿吃了一大惊，没奈何迎入贵妃、高力士，问明缘由。力士述及大略，铦蹙眉道:“妹子生性娇痴，竟遭谪谴，此后将怎么区处?”高力士微笑道:“离合亦人生常事，但教有人出力，自可回天。”明是卖能。铦知他言中寓意，遂托他转圜，哀求至再，几乎要跪将下去。力士忙应允道:“我看圣上很宠贵妃，此刻不过一时生恼，叫我送回，一二日后，心回意转，由我从中进言，管教破镜重圆，幸请忽虑!”铦喜道:“全仗!全仗!”至力士别去，终觉心下未安，杨锜杨钊等，闻这消息，统捏了一把冷汗，前来探问。至杨铦与他说明，都想埋怨贵妃，偏贵妃已哭得似泪人儿一般，不便再进怨词，只好相对哭着。就是贵妃三姊，也一齐趋至，见着大众凄惶，不暇细问，就扑簌簌的坠下泪来。众人惧祸聚哭，还有何心下餐?午膳时各胡乱吃了一碗半碗，贵妃竟一粒不沾，便即撤席。待至日昃，忽由内监颁到御膳，并衣物米面百余车，说是由皇上特赐。铦拜受毕，由内监与他密语道:“这是高公奏请，因有此赐。”铦非常感谢，至送别内监，便入语众人，料知玄宗尚未忘情，彼此少慰。夜餐期届，列席团坐，已不同午席情景，把酒言欢，有说有笑。贵妃亦饮酒数杯，至起更后，大家方才散归。

这一夜的杨贵妃，原是悔恨交并，无心安睡。那玄宗闷坐宫中，比贵妃还要懊怅，举止失常，饮食无味。内侍从旁供奉，并未有失，偏事事不合上意，动受鞭笞。到了夜静更阑，还是东叱西骂，呼叫不休。力士已出言尝试，经玄宗许给特赐，早瞧透玄宗心情，待至鼍鼓频催，鸡声已唱，玄宗尚不愿就寝。力士侍立在旁，因乘间请召还贵妃。玄宗遂令力士开安兴坊，越过太华公主家，用轻车往迎贵妃还宫。贵妃原是慰望，杨铦益觉心喜，当下拜谢力士，嘱贵妃整装随去。时已天晓，力士引贵妃入内殿，玄宗已眼巴巴的瞧着，一见贵妃进来，正似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心下非常快慰。贵妃裣衽下拜，涕泣谢罪，玄宗亦自认错误，扶掖入宫。午后即召梨园弟子，共入演戏，并传贵妃三姊，一并列座。玄宗呼三姊为姨，仔细端详，均与贵妃相差不多。次姨不施脂粉，自然美艳，更觉出人头地。演戏至晚，才命停止，留三姨入宫赐宴。玄宗上坐，三姨与贵妃，分坐两旁。五人开怀畅叙，酒过数巡，统有些放肆起来，玄宗目不转睛的瞧着次姨，次姨亦秋波含媚，故卖风骚，而且语不加检，言多近谑。玄宗恨不得抱她入怀，一亲芗泽，只因列坐数人，勉强抑制。好容易饮至更深，三姨方拜谢而去。玄宗挈贵妃入寝，是夕恩爱，更倍曩时。越宿下诏，封大姨为韩国夫人，次姨为虢国夫人，又次为秦国夫人。三夫人并承恩泽。出入宫掖，势倾朝野。铦锜转亦日邀隆遇，时人号为五杨。

五杨宅中，四方赂遗，日夕不绝。官吏有所请求，但得五杨援引，无不如志。五家并峙宣阳里中，甲第洞开，僭拟宫掖。每筑一堂，费辄巨万。虢国尤力豪荡，另辟新居，所造中堂，召工圬墁，约钱二百万缗。圬工尚求厚赏，虢国给绛罗五百匹，尚兼不足，且嗤以鼻道:“请取蝼蚁蜥蜴，散置堂中，一一记数，若失一物，不敢受值。”据此数语，已可见她的豪费了。越觉骄盈，越易败亡。杨钊善承意旨，入判度支，一岁领十五使，宠眷日隆。且屡奏帑藏充牣，古今罕比。玄宗率群臣往观，果然财帛山积，便赐钊紫衣金鱼。钊复请雪张易之兄弟罪案，有制谓:“易之兄弟，迎庐陵王有功，应复官爵，子孙袭荫。”钊可谓不忘其本。钊以图谶有金刀二字，乞请改名，乃赐名国忠，并加授御史大夫，权京兆尹，富贵与铦锜相埒。五杨中又添入一杨，当时都中有歌谣道:“生男勿喜女勿悲，生女也可壮门楣。”这正为诸杨写照呢。

且说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入朝献捷，看官道这胜仗从何处得来?原来唐廷与吐蕃失和，吐蕃又屡次入寇，回应四十六回。皇甫惟明，调任陇右，屡破吐蕃将莽布支军，先后斩俘数万级，及献捷京师。惟明入谒数次，密劾李林甫弄权误国，亟应罢黜。哪知玄宗正信任林甫，无论甚么弹劾，全然不信。权阉高力士，尝劝玄宗裁抑林

甫，毋畀大权，险些儿遭了重谴，还是力士叩头认罪，方得获免，何况如皇甫惟明，疏而不亲呢？君子不以人废言，如高力士之劾李林甫，亦必叙入，不肯少漏。

时牛仙客已死，刑部尚书李适之，进任左相，兼领兵部尚书，附马张洎，系张说次子，曾尚玄宗女宁亲公主，入任兵部侍郎。林甫因二人升官，不由己荐，未免加忌。二人自结主知，也不愿巴结林甫，积久成隙，几同仇敌。林甫使人讦发兵部铨曹罪案，收逮六十余人，令法曹吉温罗希奭等，锻炼成狱，悉加重典，当时号为罗钳吉网，无一幸免。但李适之自经此狱，面上很觉削色，越与林甫不和。租庸转运使韦坚，进补刑部尚书，御史中丞杨慎矜，兼代租庸转运使。坚为适之党，慎矜为林甫党，皇甫惟明本系太子故友，当然与坚相往来。林甫就此设谋，暗嘱慎矜上书告变，竟说惟明与坚，谋立太子，玄宗信以为真，即令林甫委吏鞫治。林甫仍遣慎矜等作为问官。看官试想！此时的韦坚及皇甫惟明，尚能辨明冤枉吗？慎矜诬假作真，妄定谳案，还亏玄宗顾及太子，不欲显布罪状，但贬坚为缙云太守。皇甫惟明为播州太守，亲党连坐，约数十人。太子因坚为妃兄，未免惶惧，表请与妃离婚。玄宗搁过不提，太子妃才得保全。李适之虽未株连，自知相位不固，乐得上书辞职，有制罢适之为太子少保，不令预政。即而将作少匠韦兰，兵部员外郎韦芝，均为兄坚讼冤。李林甫入白玄宗，挑动上怒，竟谪兰芝两人至岭南，再贬坚为江夏别驾，寻且流徙临封。适之亦坐党谪守宜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左骁卫兵曹柳勣，诬告赞善大夫杜有邻，妄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于是权相李林甫，复奉玄宗诏敕，指令京兆法曹吉温，来鞫是狱。危哉太子！一干人犯，齐集法庭，讯将起来。柳勣是杜有邻女夫，有邻长女嫁柳勣，次女为太子良娣。勣性疏狂，喜结交名士，常与淄川太守裴敦复友善，敦复转荐诸北海太守李邕，邕遂与定交。勣因妇翁得官赞善，乃入都探亲，有邻素嫉勣狂诞，白眼相待，以致勣怀恨在心，无端诬告，吉温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人物，索性把翁婿二人，一古脑儿坐罪，杖毙狱中，妻子流远方。有邻枉死，可为择婿不慎者鉴。惟勣亦杖死，诬告何益？太子亦出良娣为庶人。林甫再牵藤摘瓜，复遣罗希奭往按李邕，及裴敦复。李裴怎肯自诬？偏经这助桀为虐的罗希奭，不分皂白，擅加刑讯，又将二人先后杖毙，当遣人密报林甫，已经了结李裴，林甫更凶恶得很，当即奏请分遣御史，赐皇甫惟明、韦坚等自尽，且令希奭顺道往宜春，按视李适之。适之料知难免，仰药自杀。连玄宗旧臣王琚，因与李邕向来交往，也平白地牵连进去，由邺郡太守任内，贬为江华司马，活活的被希奭逼死。林甫又恐王忠嗣入相，复设法陷害，先说他沮挠军计，继且说他密谋兴兵，拥立太子，昏愦糊涂的唐玄宗，竟召忠嗣入都，令三法司审讯。忠嗣部将哥舒翰，随至都中，登殿鸣冤。情愿将自己官爵，赎忠嗣罪。玄宗尚未肯信，欲起入禁中，急得翰连忙磕头，声泪俱下。玄宗也被感悟，乃诏三法司道："吾儿向处深宫，怎得与外人通谋？这定是蜚语构陷，朕岂肯遽信么？"三司又奏言："拥兵入阙，或出谣传，沮挠军心，确有实据，仍请依法论罪。"玄宗终为所惑，贬忠嗣为汉阳太守。最可怪的是杨慎矜，倚附林甫，害死韦坚等人，得转任户部侍郎，后来渐为林甫所嫉，竟嗾使中丞王鉷，密奏一本，谓："慎矜系隋炀后裔，与术士史敬忠交通，妄谈谶纬，谋复祖业。"一个大逆不道的罪名，加置慎矜身上，不怕慎矜不死，兄弟同罪，妻子长流，慎矜自诒伊戚，原不足惜，但小人凶终隙末，更堪愤叹。玄宗尚目林甫为大忠臣，且将天下的岁贡，尽作赏赐。林甫越加专恣，内引杨国忠，外进安禄山，定要将唐室江山，葬送他二人手中。小子有诗叹道：

不是奸臣不引奸，爪牙遍布庙堂间。
罗钳吉网凶残甚，冤狱谁怜积血斑。

欲知林甫何故引用二人，容待下回申叙。

天宝以后，玄宗之昏瞀甚矣，以子妇而册为贵妃，名分何在？以贼臣而拜为首相，刑赏必乖。天下无不妒之妇人，况如泽悍之杨玉环乎？天下更无不奸之国贼，况如阴狡之李林甫乎？絜阁一段，是极写玉环之妒，兴狱一段，是极写林甫之奸。而且玉环进，则五杨俱贵，赌博无行之杨国忠，亦庆弹冠。林甫专，则群小同升，残虐好杀之吉温罗希奭，亦得逞志。女子小人，有一于此，且致乱亡，兼而有之，尚能不乱且亡耶？君子以是知玄宗之不终。

第四十八回
洗禄儿中冓贻羞　写幽怨长门拟赋

却说李林甫专权用事，引进杨国忠、安禄山，一是因杨妃得宠，不得不引为党援，一是因禄山善谀，不能不替他扬誉。禄山既任平庐节度使，复兼范阳节度使，权力日盛，且欲邀功固宠，屡出兵侵掠奚契丹。契丹酋已换了李怀秀，奚酋亦换了李延宠，两酋均归附唐廷，未尝入寇。玄宗授怀秀为松漠都督，封崇顺王。且以外孙女独孤氏为静乐公主，出嫁怀秀。就是延宠亦得封怀信王，兼饶乐都督，尚玄宗甥女宜芳公主。自被安禄山侵掠，激成怨怒，各将公主杀死，背叛朝廷。禄山乃发兵数万，分讨奚契丹，侥幸得了胜仗，逐去二李，露布告捷，当由玄宗改封别酋楷洛为恭仁王，代松漠都督，婆固为昭信王，代饶乐都督。奚契丹总算告平。

禄山遂启节入朝，玄宗召见，慰劳有加，禄山奏道："臣生长蕃戎，仰蒙皇上恩典，得极宠荣，自愧愚蠢，不足胜任，只有以身许国，聊报皇恩。"玄宗喜道："卿能委身报国，还有何言？"时太子侍玄宗侧，玄宗令与禄山相见，禄山却故意不拜。殿前侍监等，即喝问道："禄山见了殿下，何故不拜？"禄山复佯惊道："殿下何称？"玄宗微哂道："殿下就是皇太子。"禄山复道："臣不识朝廷礼仪，皇太子究是何官？"所谓大奸若愚。玄宗道："朕百年后，当将帝位付托，所以叫作太子。"禄山方谢道："愚臣只知有陛下，不知有皇太子，罪该万死。"乃向太子拜了数拜。玄宗以为朴诚，反加赞美。至禄山退出，即下敕令暂留都中，兼官御史大夫。禄山见玄宗已入彀中，便不待召命，随时进见。玄宗从未相拒，每见必多方询问。禄山但装出一种戆直态度，有几句令人可爱，有几句令人可笑。

既而复献入鹦鹉一架，玄宗问从何来？禄山扯个谎道："臣前征奚契丹，道出北平，梦见先臣李靖、李勣，向臣求食，臣因为他设祭。皇太子尚且未知，如何晓得二李？此鸟忽从空中飞至，臣以为祥，取养有年，今已驯扰，方敢上献。"玄宗道："宫中亦有鹦鹉，但不及此鸟修洁。"鹦鹉也善迎意旨，竟学作人言道："谢万岁恩奖。"玄宗大喜，便顾左右道："贵妃素爱鹦鹉，可宣她出来，一同玩赏。"左右领旨即去。俄顷有环佩声自内传出，那鹦鹉复叫道："贵妃娘娘到了。"禄山举目一瞧。但见许多宫女，簇拥一个绝世丽姝，冉冉而来，又故意退了数步，似欲作趋避状。玄宗命他留着，乃拱立阶下。杨贵妃见了玄宗，行过了礼，玄宗即指示鹦鹉道："此鸟系安卿所献，爱妃以为如何？"贵妃仔细一瞧，便答道："鹦鹉并非少有，只白鹦鹉却不易得，况又是熟习人言呢？"玄宗道："爱妃既喜此鹦鹉，可收蓄宫中。"贵妃大悦，即命宫女念奴，收去养着，一面问安卿何在？玄宗乃命禄山谒见贵妃，禄山才趋前再拜，偷眼瞧那杨贵妃，镂雪为肤，揉酥作骨，丰艳中带着数分秀雅，禁不住目眙神迷。贵妃亦顾视禄山，腹垂过膝，腰大成围，看似痴肥，恰甚强壮，也不由的称许道："好一个奇男子。"以肥对肥，宜乎相契。玄宗道："他在边疆，屡立战功，近日入朝，朕爱他忠诚，特命他留侍数月。"贵妃便接入道："妾闻边境粗平，将帅无事，何妨留侍一二年。"玄宗点首，即命左右设宴勤政殿，召集诸杨，及亲信大臣侍宴。

已而群臣毕集，筵席早陈，玄宗挈贵妃手，诣登勤政楼。禄山在后随着，香风阵阵，触鼻而来，几乎未饮先醉。及至楼上，玄宗但命杨铦、杨锜登楼，令百官列坐楼下。禄山不闻禁阻，乐得随着贵妃履迹，徐步上楼。玄宗一面传召三姨，

一面令在御座东间，特设金鸡幛，中置一榻，备陈酒肴。禄山暗思此席特设，定为三姨留下位置。未几三姨俱至，却与玄宗合坐一席，自己正患无坐处，忽由玄宗面谕，赐坐金鸡幛内，相对侍饮。当下喜出望外，便谢恩趋座。更幸珠帘高卷，仍得觑视群芳，于是带饮带赏，暗地品评，这一个是双眉含翠，那一个是两鬓拖青；这一个是秋水横波，那一个是桃花晕颊，就中妖冶丰盈，总要算那贵妃玉环。正在出神的时候，蓦闻声乐杂奏，音韵迭谐，按声细瞧，便是贵妃及三姨，各执管笛琵琶等器，或吹或弹，集成雅乐。自己也不觉技痒起来，便起身离座，步至御席前启奏道："臣愚不知音律，但觉洋洋盈耳，真是盛世元音，惟有乐不可无舞。臣系胡人，胡旋舞略有所长，今愿献丑。"也是卖技。玄宗道："卿体甚肥，也能作胡旋舞么？"禄山闻言，即离席丈许，盘旋起来。起初尚觉有些笨滞，到了后来，回行甚疾，好似走马灯一般，须眉都不可辨，只见一个大肚皮，辘轳圆转，毫不迂缓。约旋至百余次，方才站定，面不改容。玄宗连声赞好，且指他大腹道："腹中有甚么东西，如此庞大？"禄山随口答道："只有赤心。"玄宗益喜，命与杨铦、杨锜，结为异姓兄弟。铦与锜当然应命，各起座与禄山相揖，叙及年齿，禄山最小，便呼二杨为兄。虢国夫人却搀入道："男称兄弟，女即姊妹，我等亦当行一新礼。"韩国秦国，恰也都是赞成，便俱与禄山叙齿，以姊弟兄妹相呼。禄山很是得意。及散席后，百官谢宴归去，诸杨亦皆散归，独禄山尚留侍玄宗，相随入宫。玄宗爱到极处，至呼禄山为禄儿。禄山乘势凑趣，先趋至贵妃面前，屈膝下拜道："臣儿愿母妃千岁！"石榴裙下，应该拜倒。玄宗笑道："禄儿！你的礼教错了。天下岂有先母后父的道理？"禄山慌忙转拜玄宗道："胡俗不知礼义，向来先母后父，臣但依习惯，遂忘却天朝礼仪了。"浑身是假。玄宗不以为怪，反顾视贵妃道："即此可见他诚朴。"贵妃也熟视禄山，微笑不答。已有意了。禄山见她梨涡微晕，星眼斜溜，险些儿把自己的魂灵，被她摄去，勉强按定了神，拜谢出宫。

嗣是蒙赐铁券，嗣是进爵东平郡王，将帅封王，自禄山始。禄山屡入宫谢恩，满望与贵妃亲近，好替玄宗效劳，偏偏接了一道诏敕，令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出外巡边，那时没法推辞，离都还镇。他却想出一法，佯招奚契丹各部酋长，同来宴叙，暗地里用着莨菪酒，把他灌醉，阬杀数十人，斩首进献，复请入朝报绩。玄宗只道他诚实不欺，准如所请，且命有司预为筑第，但务壮丽，不计财力。至禄山到了戏水，杨氏兄弟姊妹均往迎接，冠盖蔽野。玄宗亦自幸望春宫，等着禄山。及禄山入谒，再四褒奖，并赐旁坐。禄山献入奚俘千人，悉予赦宥，令充禄山差役，且令杨氏弟兄，导禄山入居新第，所有器具什物，无不毕具，大都是上等材料制成，金银器几占了一半，且尝戒有司道："胡人眼光颇大，勿令笑我。"禄山既入新第中，置酒宴客，乞降墨敕请宰相至第。玄宗即具手诏，谕令李林甫以下，尽行赴宴。林甫正手握大权，群臣无敢抗礼，独禄山既邀盛宠，得与林甫为平等交。林甫佯与联欢，有时冷嘲热讽，如见禄山肺肠，禄山很是惊讶，不敢向林甫自夸，所以林甫入宴，格外敬待。林甫也自恃多才，无所畏忌，所以未尝构陷禄山。同流合污。玄宗又每日遣令诸杨，与他选胜游宴，侑以梨园教坊诸乐，禄山尚不甚惬望。他此次入朝，无非为了杨贵妃一人，所以于贵妃前私进珍物，百端求媚。贵妃亦辄有厚赐。两情相洽，似漆投胶，前此称为假母子，后来竟成为真夫妻。

一日，为禄山生辰，玄宗及杨贵妃，赏赍甚厚。过了三日，贵妃召禄山入禁中。用锦绣为大襁褓，裹着禄儿，令宫中十六人，用舆抬着，游行宫中。宫人且抬且笑，余人亦相率诙谐，玄宗初未知情，至闻后宫喧笑声，才询原委，左右以贵妃洗儿对。玄宗始亲自往观，果然大腹胡儿，裹着绣褓，坐着大舆，在宫禁中盘绕转来，玄宗也不觉好笑，即赐贵妃洗儿金银钱，且厚赏禄山。至晚小宴，玄宗与贵妃并坐，竟令禄山侍饮左侧，尽欢而罢。自此禄山出入宫掖，毫无禁忌，或与贵妃对食，或与贵妃联榻，通宵不出，丑声遍达，独玄宗并未过问。看官至此，恐不能不作一疑问？玄宗自宠信贵妃，几乎寝食不离，如影随形，难道贵妃与禄山通奸，他却熟视无睹么？原来此中也有一段隐情。玄宗本看上虢国夫人，尝

欲召幸，只因贵妃防范甚严，一时无从下手，此番禄山入朝，贵妃镇日里玩弄禄儿，无暇检察，便乘隙召进虢国夫人，与她作长夜欢。虢国水性杨花，乐得仰承雨露，当时杜工部曾咏此事云："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这数语虽有含蓄，已露端倪。其实是我淫人妻，人淫我妻，天道好还，丝毫不爽哩。仿佛暮鼓晨钟。

禄山与贵妃，鬼混了一年有余，甚至将贵妃胸乳抓伤。贵妃未免暗泣，因恐玄宗瞧破，遂作出一个诃子来，笼罩胸前。宫中未悉深情，反以为未肯露乳，多半仿效。禄山却暗中怀惧，不敢时常入宫。户部郎中吉温，本因李林甫得进，因见杨国忠、安禄山两人，相继贵幸，遂转附国忠，计逐林甫心腹御史中丞宋浑，并与禄山约为兄弟，常私语禄山道："李丞相虽似亲近三兄，但总不肯荐兄为相，兄若荐温上达，温当奏兄才堪大任。俟隙排去林甫，尚怕相位不入兄手么？"禄山闻言甚喜，遂互相标榜，期达志愿。玄宗也欲进相禄山，只因禄山是个武夫，不便入相，但命他再兼河东节度使。禄山遂荐温为副使，并大理司直张通儒为判官，一同赴任。既至任所，以吉温张通儒为腹心，委以军事。尚有部将孙孝哲，系是契丹部人，素业缝工，为禄山仆役，禄山身躯庞大，非孝哲缝衣，不合身裁，并因孝哲母有姿色，常为禄山所爱，入侍胡床，供他肉欲。孝哲竟呼禄山为父，尤能先事取情，得禄山欢心。禄山遂大加宠昵，拔为副将。他如史思明、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润容、李廷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能音耐，能氏系出长广。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庆等，统是禄山部下将校，以骁悍闻。孔目官严庄，掌书记高尚，稍有才学，投入戎幕，做了禄山参谋，因此文武俱备，阴蓄异图。庄与尚且援引图谶，怂恿禄山作乱，禄山乃挑选同罗奚契丹降众，得壮士八千余人，作为亲军。胡人向称壮士为曳落河，一可当百，矫健绝伦。禄山故态复萌，又欲出攻奚契丹，立威朔漠，然后南向。当下调集三镇兵士，共得六万，用奚骑二千为向导，竟出平山卢。不意途中遇雨，弓弩筋胶，俱已脱黏。那奚骑背去，暗与契丹兵联合，来袭禄山。禄山猝不及防，被杀得七零八落，只率麾下二十骑，步入师州，才得保全性命。当时若即身死，何至有后文乱事。

既而收集散众，再行出塞，誓雪前耻。且奏调朔方节度副使李献忠，同击奚契丹。献忠系突厥人，原名阿布思，突厥灭亡，叩关请降。玄宗优礼相待，赐姓名李献忠，累迁至朔方节度副使。献忠颇有权略，不肯出禄山下。禄山调他北征，明是借公报私，献忠亦恐为禄山所图，仍复名阿布思，叛归漠北。禄山乃按兵不进，嗣闻阿布思为回纥所破，乃复诱降阿布思余众，兵力益强。阿布思遁入葛逻禄部，由葛逻禄叶护，执送京师，当然伏诛。玄宗反归功禄山，颁敕奖叙。禄山尚念主恩，不忍遽叛，且因李林甫狡猾逾恒，非己所及，更不敢轻事发难。可巧林甫与杨国忠有隙，骤致失宠，竟尔忧忿成疾，卧床不起，于是朝局一变，遂激成禄山的叛乱来了。兔起鹘落。

林甫本善遇国忠，只因户部侍郎京兆尹王鉷，骄恣凌人，与国忠未协。鉷为林甫所荐，国忠怨鉷，免不得并怨林甫。天宝十一载，天宝三年，改年为载。鉷弟户部郎中銲，与友人邢縡，密谋作乱。高力士带领禁军，捕縡伏诛。国忠遂入白玄宗，请并惩王鉷兄弟。玄宗尚不欲罪鉷，林甫亦替他解辩，经国忠一再力争，复浼左相陈希烈，严行奏参。乃有制令希烈国忠，一同鞫治。两人罗列鉷銲罪状，复奏玄宗。玄宗瞧着，亦不禁动怒，立赐鉷死，且毙銲杖下，令国忠兼京兆尹，寻即擢为御史大夫，兼京畿采访使。林甫因不能救鉷，衔恨国忠。适南诏王阁罗凤，陷入云南郡，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屡讨屡败。国忠纪念前恩，替他回护。应前回。林甫乘间入奏，请遣国忠出镇剑南。这南诏本乌蛮别种，地居姚州西偏，蛮语称王为诏。先时曾有六诏，一名蒙雟，二名越析，三名浪穹，四名邆睒，五名施浪，六名蒙舍，蒙舍在南，所以称作南诏。南诏最强，并合五诏，曾遣使入朝。唐廷赐名归义，封为云南王。鲜于仲通素性褊急，失蛮夷心，阁罗凤乃称臣吐蕃。吐蕃号为东帝，与他合兵，入寇唐边。国忠所长，只有赌博，若要他去出兵打仗，全然没有经验，忽接奉一道诏敕，叫他出去防边，看官！你想他怕不

怕，忧不忧呢？延宕了好几日，没奈何硬着头皮，入朝辞行，面奏玄宗道："臣此次出使，闻由宰相林甫奏请，林甫意欲害臣，所以将臣外调，此后欲见陛下，未卜何年。"说至此，竟从眼眶中流下泪来。想是从妹子处学来。玄宗也为黯然，即面慰道："卿暂行赴蜀，处置军事，稍有头绪，即当召卿还朝，令为宰辅。"国忠乃叩谢而去。林甫时已得疾，闻知此语，益加烦闷，遂逐日加剧。玄宗遣中官往问起居，返报病已垂危，乃亟召国忠还都。国忠甫行入蜀，得了诏命，星夜回来，及入都中，即诣林甫家问疾，谒拜床下。林甫流涕道："林甫今将死了，公必继起为相，愿以后事托公。"国忠谢不敢当，汗流覆面。别后数日，林甫即死。

自林甫在相位十九年，固宠市权，妒贤忌能，诛逐贵臣，杜绝言路，口似蜜，腹似剑，玄宗反倚为股肱，自己深居禁中，耽恋声色，政事俱委诸林甫，所有从前姚宋以后诸将相，从没有这般专宠。但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紘、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有所长，均堪节取。到了林甫专国，尚刻尚诈，尚私尚威，养成天下大乱，继任又是杨国忠，才具不及林甫，骄横与林甫相似，凡林甫所引有的人士，统行换去。且阴嗾安禄山，令阿布思部落降众，诣阙诬告林甫，说是林甫生前，曾与阿布思串同谋反，经玄宗饬吏按问，林甫婿谏议大夫杨齐宣，惧为所累，证成是狱，乃削林甫官爵，剖棺出尸，抉含珠，褫金紫，改用小棺殓葬，如庶人礼。子孙皆流岭南黔中，亲近及党与坐戍，共五十余人。虽是国忠恣行报复，然奸狡如林甫，也应受此罚。嗣是国忠威焰日盛，颐指气使，公卿以下，莫不震慑。

又改称吏部为文部，兵部为武部，刑部为宪部，国忠以右相兼任文部尚书，选人无论贤不肖，各依资递补，与自己亲昵的人，必调任美缺，与自己疏远的人，辄委置闲曹。官吏趋附，门庭如市。或劝陕郡进士张彖道："君何不谒见杨右相，自取富贵？"彖喟然道："君等倚杨右相如泰山，我看去实一冰山呢。若皎日一出，冰山立倒，恐君等必将失恃了。"遂出都赴嵩山，隐居终身。

国忠调入鲜于仲通，令为京兆尹，仲通为国忠撰颂，镌立省门，玄宗改定数字，仲通别用金填补，说得国忠功德巍巍，世莫与伦。那时玄宗又以为得一贤相，仍不问朝政，专在宫中拥着贵妃姊妹，调笑度日，贵妃自禄山出镇，用志不纷，一心一意媚事玄宗，惹得玄宗愈加恩爱。贵妃要什么，玄宗便依她什么，贵妃喜啖生荔枝，荔枝产出岭南，去长安约数千里，玄宗特命飞驿驰送，数日得达，色味不变。惟梅妃自西阁一幸，好几年不见玄宗，南宫独处，郁郁不欢，忽闻岭南驰到驿使，还疑是赍送梅花。旋经询问宫人，是进生荔枝与杨妃，越觉心神懊怅，镇日唏嘘，默思宫中侍监，只有高力士权势最大，诸王公俱呼他为翁，驸马等直称他为爷，就是东宫储君，亦与他兄弟相称，此时已升任骠骑大将军，很得玄宗亲信，若欲再邀主宠，除非此人先容，不能得力。乃命宫人邀入高力士，仔细问道："将军常侍奉皇上，可知皇上意中，尚记得有江采苹么？"力士道："皇上非不记念南宫，只因碍着贵妃，不便宣召。"梅妃道："我记得汉武帝时，陈皇后被废，曾出千金赂司马相如，作《长门赋》上献，今日岂无才人？还乞将军代为嘱托，替我拟《长门赋》一篇，入达主聪，或能挽回天意，亦未可知。"力士恐得罪杨妃，不敢应承，只推说无人解赋。且答言娘娘大才，何妨自撰。梅妃长叹数声，乃援笔蘸墨，立写数行，折成方胜，并从箧中凑集千金，赠与力士，托他进呈，力士不便推却，只好持去，悄悄的呈与玄宗，玄宗展开一看，题目乃是《楼东赋》。赋云：

> 玉槛尘生，凤奁香殄。懒蝉鬓之巧梳，闲缕衣之轻缘，苦寂寞于蕙宫，但凝思乎兰殿，信漂落之梅花，隔长门而不见。况乃花心飏恨，柳眼弄愁，煖风习习，春鸟啾啾。楼上黄昏兮，听风吹而回首，碧云日暮兮，对素月而凝眸。温泉不到，忆拾翠之旧游；长门深闭，嗟青鸾之信修。忆太液清波，水光荡浮，笙歌赏宴，陪从宸旒，奏舞鸾之妙曲，乘画鹢之仙舟。君情缱绻，深叙绸缪，誓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无休。奈何嫉色庸庸，妒气冲冲，夺我之爱幸，斥我乎幽宫。思旧欢之莫得，想梦著乎朦胧。度花朝与月夕，

羞懒对乎春风。欲相如之奏赋，奈世才之不工；属愁吟之未尽，已响动乎疏钟。空长叹而掩袂，踌躇步于楼东。

玄宗瞧罢，想起旧情，也觉怃然，遂取出珍珠一斛，令力士密赐梅妃。梅妃不受，又写了七绝一首，托力士带回，再呈玄宗。玄宗又复展览，但见上面写着：

柳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污红销。

长门自是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玄宗正在吟玩，忽有一人进来，见了诗句，竟从玄宗手中夺去，究竟何人有此大胆，且看下回便知。

安禄山一大腹胡耳，无潘安貌，乏陈思才，独以大诈似愚之伎俩，欺惑玄宗。玄宗耽情声色，聪明已蔽，应为所迷，而杨贵妃亦从而爱幸之，何也？盖妒妇必淫，淫妇必妒，以年垂耆老之玄宗，忽据一玉貌花容之子妇，即令爱宠逾恒，能保其能相安乎？饥则思攫，宁必择人，洗儿赐钱，丑遗千载，而玄宗尚习不加察，日处宫中，为淫乐事，外政尽决于李林甫，林甫死而杨国忠又入继之。一人乱天下不足，更加一人，李杨乱于外，梅杨讧于内，梅李去而杨氏盛，虽荣必落，杨氏杨氏，亦何必争宠耶？梅妃较贞，不脱争春习态，吾尚为之深惜云。

第四十九回
恋爱妃密誓长生殿　宠胡儿亲饯望春亭

却说玄宗方吟玩诗句，有人进来，从手中夺去，玄宗急忙顾视，原来乃是杨贵妃。别人怎敢？贵妃瞧毕，掷还玄宗、又见案上有一薛涛笺，笺上写着《楼东赋》一篇，从头至尾，览了一周，不禁大愤道："梅精庸贱，乃敢作此怨词，毁妾尚可，谤讪圣上，该当何罪？应即赐死！"玄宗默然不答，贵妃再三要求，玄宗道："她无聊作赋，情迹可原，卿不必与她计较。"贵妃瞋目道："陛下若不忘旧情，何不再召入西阁，与她私会？"玄宗见贵妃提及旧事，又惭又恼，但因宠爱已惯，没奈何耐着性子，任她絮聒一番。贵妃虽无可奈何，心下却好生不悦，嗣是朝夕侍奉，动多谯诃。玄宗也不去睬她，好似痴聋一般。做阿翁的，原应痴聋，做夫主恰不宜出此。

一日，复在便殿宴集诸王，各奏音乐，嗣宁王琎，即宁王宪子，见前回。颇善吹笛，特取过紫玉笛儿，吹了一套凌波曲。曲亦由玄宗自制。杨贵妃正在侍宴，听他依声度律，宛转缠绵，不由的情牵意动。待至罢宴撤席，诸王别去，玄宗暂起更衣，贵妃独坐，见宁王琎所吹的紫玉笛儿，搁置席旁，便轻轻取过，把玩许久，也按着原调，吹弄起来。玄宗闻贵妃吹笛，即出来听着。眼中瞧见紫玉笛，又转惹恼，便语贵妃道："此笛由嗣宁王吹过，口泽尚存，汝何得便吹，"贵妃恰毫不在意，直待吹完原曲，方慢慢的把笛放下。《杨太真外传》中，说是吹宁王紫平笛，按此时宁王宪早薨，应属嗣宁王琎，琎年轻，故贵妃为之移情，玄宗为之介意。起座冷笑道："玉笛非凤舄可比，凤舄上被人勾蹑，陛下尚搁置不问，奈何恕人责妾呢？"玄宗听了，乘着酒后余性，便勃然道："汝连日蹇傲，出言不逊，难道朕不能撵汝么？"贵妃怎肯受责，也抗声道："尽管撵逐，尽管撵逐。"逼得玄宗无可转词，遂有内侍张韬光，送贵妃至杨国忠第中。

国忠不觉着忙，没法摆布，适值吉温入报军务，国忠遂与他商量。温愿乘间进言，当下趋入便殿，奏罢边事，又从容说道："闻陛下新斥贵妃，臣愚以为未合。贵妃系一妇人，原无识见，有忤圣意，罪合当死，但既蒙爱宠，应该就死宫中，陛下何惜宫中一席，畀她就戮，乃必令她外辱呢。"玄宗不禁点首。及退朝回宫，左右进膳，即撤御前肴馔，使张韬光赍赐贵妃，贵妃对使涕泣道："妾罪该当万死，蒙圣上隆恩，从宽遣放，未遽就戮。自思一再忤旨，不合再生，今当即死，无以谢上，妾除肤发外，皆上所赐，今愿截发一缕，聊报皇恩。"语至此，遂引刀自剪青丝一绺，付与韬光，且泣语道："为我归语圣上，呈此作永诀物。"后来平康里中，求媚恩客，往往剪发为赠。想即从贵妃处学来。韬光领诺，随即回宫复旨。

玄宗正苦岑寂，欲再召梅妃入侍，适值梅妃有疾，不能进奉，因此抑郁异常。及韬光返报，将妃发搭在肩上，跪述妃言。玄宗瞧着一绺青丝，黑光可鉴，更不禁牵动旧情，乃即令高力士召入贵妃，贵妃毁妆入宫，拜伏认罪，并无一言，只有呜咽涕泣。玄宗大为不忍，亲手扶起，立唤侍女，替她梳妆更衣，重整夜宴，格外亲爱。

自后益加嬖幸，且屡与贵妃幸华清宫，赐浴温泉，温泉在骊山下，向筑宫室，环山建造，有集灵台、朝元阁，及飞霜、九龙、长生、明珠等殿。统是规模宏敞，气象辉煌，杨国忠杨铦杨锜，及三国夫人．一并从幸。车马仆从，充溢数坊，锦绣珠玉，鲜华夺目。而且杨氏五家，各自为队，队各异饰，分为一色，合为五色，仿佛似云锦粲霞，山林成绣，沿途遗钿堕舄，不可胜数，香达数十里。既至华清宫，辄张盛宴，到了酒酣面热，大家散坐。

贵妃肌体丰硕，常觉香汗淋漓，玄宗因命往浴。宫中有池，叫作华清池，系温泉汇聚的区处，每当贵妃浴毕，临风小立，露胸取凉，别人原是回避，独有玄宗是见惯司空，不必禁忌，往往用手扪贵妃乳，且随口赞道："软温新剥鸡头肉"，贵妃似羞非羞，似嗔非嗔，更现出一种妖媚态度。看官！你想玄宗到了此时，尚有不堕入情网么？贵妃又乘着初浴，特舞霓裳羽衣曲，罗衣散绮，锦縠生香，玄宗大悦，时适盛夏，遂留华清宫避暑。

转瞬间已是七夕，秦俗多于是夜乞巧，在庭中陈列瓜果，焚香祷告，贵妃亦趁势固宠，特请玄宗至长生殿，仿行乞巧故事。玄宗当然喜允，待至月上更敲，天高夜静，遂令宫女捧了香盒瓶花等类，导着前行，一主一妃，相偕徐步，悄悄的到了殿庭，已有内侍张着锦幄，摆好香案，分站东西厢，肃容待着。玄宗饬宫女添上香盒瓶花，焚龙涎，爇燕炬，烟篆氤氲，烛光灿烂，眼见得秋生银汉，艳映玉阶。点染浓艳。贵妃斜亸香肩，倚着玄宗，低声语道："今日牛女双星，渡河相会，真是一番韵事。"玄宗道："双星相会，一年一度，不及朕与妃子，得时时欢聚哩。"言下瞧着贵妃，反眼眶一红，扑簌簌的掉下泪来，全是做作。顿时大为惊讶，问她何事感伤。贵妃答道："妾想牛女双星，虽然一年一会，却是地久天长，只恐妾与陛下，不能似他长久哩。"玄宗道："朕与卿生则同衾，死则同穴，有什么不长不久？"贵妃拭着泪道："长门孤寂，秋扇抛残，妾每阅前史，很是痛心。"玄宗又道："朕不致如此薄幸，卿若不信，愿对双星设誓。"正要你说此语。贵妃听着，亟向左右四顾，玄宗已觉会意，便令宫女内监，暂行回避，一面携贵妃手，同至香案前，拱手作揖道："双星在上，我李隆基与杨玉环，情重恩深，愿生生世世，长为夫妇。"贵妃亦敛衽道："愿如皇言，有渝此盟，双星作证，不得令终。"要挟之至。复侧身拜谢玄宗道："妾感陛下厚恩，今夕密誓，死生不负。"说一死字，也是预谶。玄宗道："彼此同心，还有何虑？"贵妃乃改愁为喜，即呼宫女等入内，撤去香花，随驾返入离宫，这一夜间的枕席绸缪，自在意中，不消细说。

玄宗本擅词才，乘着避暑余闲，迭制歌曲，令贵妃度入新腔，无不工妙。既而暑气已消，还入大内，按日里酣歌淫舞，沉醉太平。好容易由秋及春，园吏入报沉香亭畔，木芍药盛开，引得玄宗笑容满面，又要邀同爱妃，去赏名花。原来禁中向有牡丹，呼为木芍药，玄宗择得数种，移植兴庆池东沉香亭前，距大内约二三里。玄宗乘马，贵妃乘辇，同至沉香亭中，诏选梨园弟子，诣亭前奏乐。乐工李龟年善歌，手捧檀板，押众乐进奉，拟奏乐歌，玄宗谕龟年道："今日对妃子赏名花，怎可复用旧乐？快去召学士李白来。"龟年领旨，忙去传召李白，哪知四处找寻，毫无踪迹。急得龟年东奔西跑，专向酒肆中寻访。看官可知道李白的出身么？他本是唐朝宗室，表字太白，远祖曾出仕隋朝，坐罪徙西域，至唐时还寓巴西。白生时，母梦见长庚星，因命为太白，十岁即通诗书，即长隐岷山，不愿入仕，嗣复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五人，东居徂徕山，号为竹溪六逸，且与南阳隐士吴筠，亦为诗酒交。筠被召入都，白亦从行。礼部侍郎兼集贤学士贺知章，见白文字，叹为谪仙中人，乃进白玄宗。玄宗召见金銮殿，与谈世事，白呈入奏颂一篇，大惬上意，立命赐食，亲为调羹，即命留居翰苑，随时供奉。白以酒为命，终日沉醉，每至酒肆，即入内痛饮，龟年寻了多时，方遇着这位李学士，急忙传宣诏旨，促他应召。白已吃得酩酊大醉，手中尚持杯不放，并向龟年说道："我醉欲眠君且去。"说毕，竟凭几欲卧。恰是高品。龟年再呼不应，只好用那强迫手段，令随身二役，将李白拥出肆外，搀上了马，驰至沉香亭来。及已至亭畔，始将他从马上扶下，左推右挽，入见玄宗。玄宗已与贵妃畅饮多时，才见李白入谒，且看他两眼朦胧，醉态可掬，料知不能行礼，索性豁免仪文，即命旁坐。白尚昏沉未醒，作支颐状，乃命内侍用水噀面，喷了数次，方将白的醉梦，惊醒了一小半，渐渐的睁开双目，顾见帝妃上坐，乃离座下拜，口称死罪。玄宗道："醉后失仪，何足计较？朕召卿至此，特欲借重佳章，一写佳兴，卿且起来，不必多礼。"白始谢恩而起。玄宗仍命坐着，且述明情意，饬龟年送过金花笺，磨墨蘸毫，递笔令

书。白不假思索，即援笔写道：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玄宗瞧着这一首，已赞不绝口，便命李龟年传集乐工，弹的弹，敲的敲，吹的吹，唱的唱，一齐倡和起来，果然好听得很。那时白又成续两首，但见是：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此诗固寓有深意。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

玄宗喜道："人面花容，一并写到，更妙不胜言了。"随即顾贵妃道："有此妙诗，朕与妃子，亦当依声属和。"遂令龟年歌此三诗，自己吹笛，贵妃弹琵琶，一唱再鼓，饶有余音。又令龟年将三诗按入丝竹，重歌一转，为妃子侑酒。乃自调玉笛谐曲，每曲一换，故作曼声，拖长余韵。贵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连饮三次，笑领歌意。曲既终，贵妃起谢玄宗，敛衽再拜。玄宗笑道："不必谢朕，可谢李学士。"贵妃乃亲自斟酒，递给李白。白起座跪饮，顿首拜赐。玄宗道："卿系仙才，此三诗可名为何调？"白答道："臣意可称为清平调。"玄宗喜道："好好，就照称为清平调便了。"随饬内侍用玉花骢马，送白归集贤院，自己亦挈妃还宫。自是白才名益著，玄宗亦时常召入，令他侍宴。

适渤海呈入番书，满朝大臣，均不能识。独白一目了然，宣诵如流，玄宗大悦，即命白亦用番字，草一副诏。白欲奚落杨国忠、高力士两人，乞请国忠磨墨，力士脱靴。玄宗笑诺，遂传入国忠、力士，一与磨墨，一与脱靴。看官试想，这国忠是当时首相，力士是大内将军，怎肯受此窘辱？只因玄宗有旨，不便违慢，没奈何忍气吞声，遵旨而行。白非常欣慰，遂草就答书，遣归番使。玄宗赐白金帛，白却还不受，但乞在长安市中，随处痛饮，不加禁止。玄宗乃下诏光禄寺，日给美酒数罂，不拘职业，听他到处游览，饮酒赋诗。惟国忠力士，始终衔恨。力士乘间语贵妃，劝他废去清平调。贵妃道："太白清才，当代无二，奈何将他诗废去？"力士冷笑道："他把飞燕比拟娘娘，试想飞燕当日，所为何事？乃敢援引比附，究是何意？"贵妃被他一诘，反觉不好意思，沉脸不答。力士耻脱靴事，具见《李白列传》，惟渤海番书，正史未详，此处从稗乘采入。原来玄宗曾闻飞燕外传，至七宝避风台事，常戏语贵妃道："似汝便不畏风，任吹多少，也属无妨。"贵妃知玄宗有意讥嘲，未免介意。至李白以飞燕相比，正惬私怀，偏此次为力士说破，暗思飞燕私通燕赤凤事，正与自己私通安禄山相似，遂疑李白有意讥刺，不由的变喜为怒。自此入侍玄宗，屡说李白纵酒狂歌，失人臣礼。玄宗虽极爱李白，奈为贵妃所厌，也只好与他疏远，不复召入。李白亦自知为小人所谗，恳求还里。玄宗赐金放还。白遂浪迹四方，随意游览去了。暂作一束。

且说杨国忠揽权得势，骄侈无比，所有杨氏僮仆，亦皆倚势为虐，叱逐都中。会当元夕夜游，帝女广宁公主，与驸马都尉程昌裔，并马观灯。杨家奴亦策骑游行，至西市门，人多如鲫，拥挤不堪。公主前导，吆喝而过。行人都让开一路，由他驰驱。独杨家奴当先拦着，不肯少退。两下里争执起来，杨奴竟挥鞭乱扑，几及公主面颊。公主向旁一闪，坐不住鞍，竟至坠下。程昌裔慌忙下马，扶起公主，那杨氏奴不管好歹，也将昌裔击了数鞭。两人俱觉受伤，即由公主入内泣诉。玄宗虽令杨氏杖杀家奴，但也责昌裔不合夜游，把他免官，不听朝谒。玄宗也算是两面调停。杨氏仍自恃显赫，毫不敛迹。国忠尝语僚友道："我本寒家子，一旦缘椒房贵戚，受宠至此，诚未知如何结果。但我生恐难致令名，不如乘时行乐，且过目前哩。"人生第一误事，便是此意。虢国夫人，素与国忠有私，至是居第相连，昼夜往来，淫纵无度。每当夜间入谒，兄妹必联辔同行，仆从侍女，前呼后拥，约得百余骑，炬密如昼，或有时兄妹偕游，同车并坐，不施障幕，时人目为雄狐。国忠子暄举明经，学业荒陋，不能及格，礼部侍郎达奚珣，畏国忠势盛，先遣子抚伺国忠入朝，叩马禀明。国忠怒道："我子何患不富贵，乃令鼠辈相卖么？"遂策马径驰，不顾而去。抚忙报父珣，珣惶惧得很，竟置暄上等。未几，即擢为户部侍郎。

会关中迭遭水旱，百姓大饥，玄宗因霪雨连绵，恐伤禾稼。国忠却令人取得嘉禾入献玄宗，谓天虽久雨，与稼无害。玄宗信以为真，偏扶风太守房琯，上报灾状，国忠即遣御史推勘，复称琯实诬奏，有旨谴责，于是相率箝口，不敢言灾。高力士常侍上侧，玄宗顾语道："霪雨不已，莫非政事有失么？卿亦何妨尽言。"力士怅然道："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怎能不上致天灾，但言出即恐遇祸，臣亦何敢渎陈？"台臣不敢言，而阉人反进谠论，虽似持正，实属反常。玄宗也为愕然，但始终为了贵妃，不敢罢国忠相职，国忠以是益骄。

惟安禄山出兼三镇，蔑视国忠，国忠遂与他有隙，亦言禄山威权太盛，必为国患，玄宗不从。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先时同禄山入朝，禄山胡人，翰系突厥人，互有违言，致生意见。适翰出击获胜，收还九曲部落，九曲见四十二回。杨国忠遂奏叙翰功，请旨封翰为西平郡王，兼河西节度使。看官不必细猜，便可知国忠的用心，是欲与翰联络，共排这大腹胡哩。国忠既恃翰为助，又屡言禄山必反，玄宗仍然未信。国忠道："陛下若不信臣言，试遣使征召禄山，看他果即来朝否？"玄宗乃召禄山入都。禄山奉命即至，竟出国忠意外，于是玄宗愈不信国忠。禄山至长安，正值玄宗至华清宫，乃转赴行宫朝谒，且泣诉玄宗道："臣是胡人，不识文字，陛下不次超迁，致为右相国忠所嫉，臣恐死无日了。"玄宗慰谕道："有朕作主，卿可无虞。"待禄山趋退，意欲授他同平章事，令太常卿张洎草制。国忠闻言，忙入阻道："禄山目不知书，虽有军功，岂即可升为宰相？此制若下，臣恐四夷将轻视朝廷呢。"玄宗乃命洎改草，只授禄山为尚书左仆射，赐实封千户。禄山不得入相，闻为国忠所阻，益滋怨恨，因自请还镇，且求兼领闲厩群牧等使，并吉温为副。玄宗一一允从。禄山得步进步，并奏言所部将士，前时出征奚契丹，功效甚多，应不拘常格，超资加赏。乃除拜将军五百余人，中郎将二千余人。所求既遂，即辞回范阳。玄宗亲御望春亭，设宴饯行，特赠御酒三杯，赐给禄山。禄山跪饮毕，叩首道谢。玄宗道："西北二虏，委卿镇驭，卿无负朕望！"禄山答道："臣蒙皇上厚恩，愧无可报，一日在边，一日誓死，决不令二虏入侵，有烦圣虑。"寇尚可御，似你却不易防，奈何？玄宗大喜，自解御衣，代披禄山身上。禄山又喜又惊，慌忙谢恩而去，疾驱出关，舍陆乘舟，沿河直下。万夫挽纤相助，昼夜兼行数百里，数日抵镇，方语诸将道："我此次入都，非常危险，今得脱险归来，可为万幸。但笑那国忠日欲杀我，终不能损我毫发，我命在天，国忠亦何能为呢？"俨然王莽口吻。部将一律称贺，因置酒大会，犒壮士，选良马，日夕经营，不遗余力。那深居九重的玄宗皇帝，总道他赤心可恃，毫不见疑。

禄山且遣副将何千年入奏，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易汉将，玄宗仍欲照行。同平章事韦见素，方为国忠所荐，得参政务，因亟至国忠第中，语国忠道："禄山久有异志，今又有此请，明明是要谋反了。"国忠顿足道："我早料此贼必反，怎奈主子不听我言，屡说无益？日前东宫进言，也一些儿没有成效，奈何奈何？"见素道："且再行进谏何如？"国忠点首，约于次日入朝，同时谏诤，见素乃归。翌晨与国忠进见，甫经开口，玄宗即问道："卿等疑禄山么？"见素因极言禄山逆迹，明白显露，所请万不可从。玄宗全然不理。国忠料不能阻，缄口无言。及退朝，顾语见素道："我原说是无益的事情。"见素想了一番，便道："有了有了。禄山出都时，高力士曾奉命送行，返白皇上，说禄山为命相中止，心甚快快。据愚见想来，与其令禄山在外，得专戎事，不若召禄山入内，给以虚荣，一面令贾循镇河东，吕知诲镇平庐，杨光翙镇河东，势分力减，狡胡便不足忧了。"国忠鼓掌称善。且语见素道："我前此为了此事，曾奏黜张洎兄弟，我想命相改草，他人无一预闻，为何禄山得知？这定是张洎兄弟，暗中转告。可惜均出守建安，洎出守卢溪，尚是罪重罚轻呢。"借两人口中，补述前时情事。见素道："亡羊补牢，尚为未晚，请公即日奏行。"国忠遂与见素联名上疏，当蒙玄宗批准，即令草制。哪知制已草就，留中不发，但遣中使辅璆琳，赍珍果往赐禄山，瞩令觇变。璆琳得禄山厚赂，还言禄山竭忠奉国，毫无二心，玄宗遂召语国忠道："朕知禄

山不反，所以推诚相与，卿等乃以为忧，自今日始，禄由朕自保，免致卿等愁烦了。”国忠逡巡谢退，随将韦见素的秘计，搁置不行。小子有诗叹道：

狼子由来具野心，如何反望效忠忱？

主昏不悟嗟何及，大错轻成祸日深。

玄宗既信任禄山，自谓高枕无忧，越发纵情声色。看官欲知宫中后事，待下回再行说明。

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如玄宗之待杨贵妃及安禄山，正中此弊。贵妃一再忤旨，再遭黜逐，设从此不复召还，则一刀割绝，祸水不留，岂非一大快事？何至有内蛊之患乎，唯其当断不断，故卒贻后日之忧，禄山应召入朝，尚无叛迹，设从此不再专阃，则三镇易人，兵权立撤，亦为一大善谋，何至有外乱之偪乎！惟其当断不断，故卒成他日之变。且有杨妃之专宠，而国忠因得入相，有国忠之专权，而禄山因此速乱，追原祸始，皆自玄宗恋色之一端误之。天下事之最难割爱者，莫如色，为色所迷，虽有善断之主，亦归无断，甚矣哉色之为害也！

第五十回
勤政楼童子陈箴　范阳镇逆胡构乱

却说杨贵妃蛊惑玄宗，经长生殿密誓后，愈得宠幸，就是三国夫人，也连同邀宠，每届赏赐，不可胜计。韩国夫人得照夜玑，虢国夫人得锵子帐，秦国夫人得七叶冠，均是希世奇珍，得未曾有。又赐贵妃虹霓屏，贵妃转赠国忠，屏系隋朝遗物，雕刻前代美人形像，各长三寸许，面目如生，所有服玩衣饰，都用众宝嵌成，水晶为底，非常精致，巧夺天工。国忠得此异宝，安放内厅楼上，常与亲旧眷属等玩赏，无不啧啧称羡。

一日，国忠独坐楼上，看着屏上众美人，不觉神志痴迷，昏昏欲睡。才经就枕，忽见屏上诸美人，都走下屏来，各述名号，或说是裂缯人，或说是步莲人，或说是浣纱人，或说是当垆人，或说是解珮人，或说是拾翠人，或说是许飞琼，或说是薛夜来，或说是赵飞燕，或说是桃源仙子，或说是巫山神女，如此等类，不胜枚举。国忠似历历亲见，只是身不能转动，口不能发声。诸美女各用物列坐，少顷有纤腰美女十余人，亦从屏上走下，自称楚章华宫踏摇娘，联袂作歌，声极清脆。但听歌中有二语云："三朵芙蓉是我流，大杨造得小杨收"歌罢，有一女指国忠道："床上庸奴，行将就毙，尚敢妄想我么？"言已，俱趋回屏上。这都是国忠幻梦，休作真看。国忠方似梦初醒，吓得冷汗遍体，急奔下楼，令家人将屏掩藏。封锁楼门，不敢再登，复转告贵妃。贵妃亦不欲再见，听令藏着。

已而国忠进位司空，长子暄得尚延和郡主，拜银青光禄大夫太常卿兼户部侍郎，季子朏得尚玄宗女万春公主，贵妃堂弟秘书少监鉴，得尚承荣郡主，杨氏一门，共计一贵妃、二公主、三郡主，三夫人，真是贵盛无比，震古铄今。又加赠杨玄琰为太尉齐国公，玄琰妻李氏为梁国夫人，都中特建杨氏家庙，由玄宗亲制碑文，御书勒石。玄珪进拜工部尚书，韩国夫人外孙女崔氏，为太子长男豫妃，虢国夫人子裴徽，尚太子女延光公主，徽妹为让帝宪季子妻，秦国夫人子柳潭，尚太子女和政公主，潭兄澄子尚长清县主，崔裴柳三家，俱与帝室联为甥舅，真个是乔松施荫，茑萝皆荣。

会秦国夫人病殁，杨铦亦死，国忠为诸杨翘楚，无论军国大事，均听国忠裁决，玄宗绝不过问，惟日与杨贵妃及韩虢二夫人，征歌逐舞，连日不休。一日，正与杨妃偕宴，适蓬莱宫中的园吏，献入柑子一百五十余枚，内有一颗，乃是联合生成，玄宗见了，很是惊喜，便语贵妃道："这柑子的原种，是从江陵进来，味颇甘美，朕特命留种，在蓬莱宫中栽植。生成了好几株，一向只有花无实，就使结了几颗，也甚寥寥。今秋却得了若干，并有这个合欢实，岂非奇事？"说着，即将合欢实取了，递与贵妃，便道："此果可好么？"贵妃正接果玩赏。玄宗又说道："草木也知人意，朕与妃子同心一体，所以结此合欢实，应该二人同食，并应祯祥。"随命左右取过小刀，亲自剖开，半给贵妃，一半自食。玄宗以为祯祥，我谓剖分而食，便是合而复离之兆。此外一百余枚，遍赐宰臣。国忠即上表称贺，玄宗益喜，更命画工写合欢柑橘图，传示后世，徒自增丑。一面赐民大酺，玄宗亲御勤政楼，大集妃嫔及诸王，并宰相以下诸大臣，张杂乐，设百戏，任民纵观，侈然有与民同乐的意思。

当时教坊中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竿上加一木山，状如瀛州方丈，使一小儿手持绛节，出入自如，信口作歌。王大娘舞竿不已，却正与小儿的歌声节奏，两两相应。玄宗拍手称赏，随命

左右宣刘晏登楼。晏字士安，曹州人氏，幼甚颖慧，八岁即献颂行在，玄宗目为神童，授秘书省正字，至是尚止十龄，也在楼下看戏，一闻召命，立即上楼。玄宗命他即事题诗，贵妃插入道："不如令咏王大娘戴竿。"晏即应声道："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着人。"此诗也不过尔尔。贵妃笑道："出口成章，不愧神童。"遂将晏抱置膝上，亲为理发。玄宗也握手问道："朕命汝为正字，汝究竟正得几字？"晏即答道："别字都正，只有一朋字未正。"借端讽谏，颇寓特识。玄宗称善。待发已理讫，即命赐牙笏锦袍，且面奖道："汝他年必能自立，勿自傍人门户呢。"晏叩首拜谢。

玄宗又传李供奉吹笛，李供奉就是李謩，他本是吹笛能手，因闻玄宗善制新曲，常在华清宫外，窃听曲声，得将新曲尽行领会，惟妙惟肖。玄宗偶与高力士微服外游，适值李謩吹笛，腔调与宫中相同，不由的惊诧起来。原来玄宗洞晓音律，所谱新曲，往往托为神女相传，得诸梦境，除上文所述霓裳羽衣，及凌波各曲外，尚有紫云回，尚有春光好，尚有荔枝香，种种曲调，都是玄宗自制，称为秘曲。此次闻李謩所吹，无非是自制新声，遂令力士挨户查访。既知李謩下落，即召他入见，命为宫内供俸。謩悉心研究，益尽所长，所以玄宗命他登楼奏技，一经吹出，回环转变，响遏行云。嗣又进马方期，鼓方响，李龟年吹觱栗，张野狐拍箜篌，雷海青弄铁拨，贺怀智敲檀板，俱是乐工中的名角，擅胜一时。杨贵妃也兴高采烈，击磬节音。玄宗更敲了数通羯鼓，算做收场。大众散去，玄宗当即还宫。

此后除宴赏外，往往寻出消遣的法儿，或弈棋斗胜，或掷骰赌采。一日，与诸王弈棋，玄宗稍不经心，误下棋子数枚，势将败北。贵妃正在观弈，手中抱着一只白猫，叫作雪猧儿，看着玄宗着急，即纵猫入枰，霎时将棋子爬乱。玄宗不觉大喜，暗地里深感贵妃。越日与贵妃掷骰，贵妃已占胜色，玄宗将要输了，惟掷得重四，尚可转败为胜，一面掷，一面连呼重四，那骰子辗转良久，方才摆定，玄宗一瞧，果然两个四点，便大笑道："似朕的呼卢，技术如何？"贵妃自然奉承数语。玄宗又回顾高力士道："此重四殊合人意，可赐以绯。"力士领旨，便将骰子第四色，都用胭脂点染，如今骰子上四色成红，便从此始。

当玄宗掷成重四时，架上的白鹦鹉，也连声喝采，待至呼卢已毕，玄宗因事外出，贵妃忽向鹦鹉道："雪衣女！你也晓得凑趣吗？"原来这白鹦鹉本产自广南，为安禄山所得，转献宫中，应四十八回，申释明白。贵妃爱他如宝，呼为雪衣女。自此鸟入宫后，经贵妃随时教导，洞晓言词，益解人意，因闻贵妃与语，似赞非赞，随即答道："雪衣女得承恩宠，已是有年，今日尚能侍奉，他日恐不能再侍了。"贵妃惊问何故？他却自说梦得恶兆，为鸷鸟所搏。贵妃道："梦兆不足凭信，你若心怀不安，我便教你多心经，可以转祸为福。"鹦鹉答道；"谢娘娘厚恩！"贵妃乃令侍女添香，庄诵多心经。鹦鹉随听随学，经贵妃念了十多遍，鹦鹉也居然上口，自能念诵了。贵妃每日早起，命鹦鹉念经，稍有错误，即与教正。鹦鹉念得纯熟非常，约过了两三月，玄宗与贵妃闲游别殿，令鹦鹉随辇同行，鹦鹉兀立辇竿上面，突有飞鹰下掠，搏击鹦鹉，鹦鹉连呼救命。侍从慌忙救护。鹰虽飞去，鹦鹉已经受伤，迟至半日，竟尔死了。贵妃很是痛悼，好似丧女一般，玄宗也为叹惜，命将鹦鹉瘗后苑中，呼为鹦鹉冢。可见多心经原是无用，村媪俗妇，奈何不悟？自后贵妃闲着，常追念鹦鹉，暗中堕泪，两颊生红，愈觉娇艳可爱。宫婢侍女，却故意摹效，用红粉搽抹两颊，号为泪妆。

贵妃有肺渴疾，常含着玉鱼儿，取凉润津。一日，偶患齿痛，玉鱼儿也含不得，闷闷的倚坐窗前。玄宗见她颦眉泪眼，愈增怜爱，每语贵妃道："朕恨不能为妃子分痛呢。"后人传杨妃韵事，除醉酒出浴泪妆外，尚有病齿图留贻世间，曾有名士题眉云："华清宫，一齿痛；马嵬坡，一身痛；渔阳鼙鼓动地来，天下痛。"这真是说得沉痛呢。

天宝十四载六月，玄宗与贵妃幸华清宫避暑，至秋还宫，适安禄山表请献马，共三千匹，每匹执鞚夫二人，且遣蕃将二十二人部送。玄宗意欲准请，忽又接到河南尹达奚珣密奏，说："禄山

包藏祸心，不可不防。”乃遣中使冯神威，赍着手诏，往谕禄山，略言：“献马宜俟冬令，官自给夫，无烦本军。十月间卿可自来，朕在华清宫特凿汤池，与卿洗尘。”云云。禄山接到手诏，竟踞坐胡床，并不下拜，但问道：“圣上安否？”神威答一“安”字，禄山又道：“马不许献，亦属无妨，十月内我自当来京，何必召我。”说至此，即令左右引神威至馆舍，竟不复见。越数日即行遣还，亦无复表，神威返见玄宗道：“臣几不得见大家。”大家二字，就是宫中对着皇上的通称。玄宗还似信非信。看官阅过上文，应知禄山早蓄反意，不过禄山还有一些天良，自思皇恩不薄，拟俟宫车晏驾后，再行起事。怎奈右相杨国忠屡次激动禄山反谋，先翦禄山羽翼，竟将前日互相往来的吉温，也视同仇家，贬为澧阳长史。又令京兆尹，围捕禄山故友李超等，送诣御史台狱，一并处死。禄山子庆宗，尚宗女荣义郡主，留侍京师，每遇国忠举动，必密报禄山。禄山忍无可忍，遂于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中，潜与严庄高尚阿史那承庆等密谋，佯称奉到密敕，令入朝讨杨国忠。诸将无敢异言，遂大阅兵马，调集本部及奚契丹兵，共十五万人，鼓行而南。

这时玄宗全不预防，还亲至华清宫，督令凿池，待禄山到来，与他洗尘，贵妃当然随往。会当梅花开放，泄漏春光，玄宗挈贵妃赏梅，引动清兴，先令贵妃吹了一套玉笛，然后亲击羯鼓一通，统用着春光好的音调。先是玄宗在内殿庭中，击鼓催花，桃杏齐放，所以此次赏梅，也照样击鼓，欲催梅花盛开，以便留玩。鼓声已止，正与贵妃小饮，忽见一人踉跄趋入道：“安禄山反了！请陛下火速遣兵，北讨反贼。”玄宗惊道：“有此事么？恐系谣言。”国忠道：“河北郡县，统已降贼，北京留守杨光翙，已被他赚去，还好说是不反么？”玄宗尚沉吟不答。贵妃在旁插嘴道：“陛下待禄山甚厚，几似家人父子一般，他若恃宠生骄，习成狂肆，或未可知。至如造反一事，妾想他未必敢然。他子庆宗，尚主留京，他若造反，难道连儿子都不管么？”三人所言，各有私意。原来贵妃常记念禄山，每当外国贡献方物，遇有奇珍，必遣密使私赠，因此禄山造反，尚欲出言回护。玄宗随答道：“我也疑是谣传，或因有人加忌，诬架禄山呢。”国忠见他一唱一和，气得面色发青。玄宗令他出外探明，方才趋出。

过了一日，太原守吏，详报禄山反状，东受降城，亦报禄山已反。国忠又从内侍辅璆琳处，搜得禄山逆书，约为内应，报知玄宗。玄宗方知禄山真反，便与国忠商议讨逆。国忠反有矜色，且夸口道：“臣早知他必反，但谋反只一禄山，将士未必心愿，臣料他不出旬日，便传首入都了。”谈何容易？玄宗转忧为喜，遂命国忠拘住辅璆琳，讯实杖毙，一面派使至东京河东，招募勇士，是时承平日久，人民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叛乱，远近震骇。禄山引兵渡河，到处瓦解。警报连达行宫，玄宗又未免忧烦。可巧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即由玄宗传见，询及讨贼方略，常清大言道：“今太平已久，所以人不知兵，望风怕贼。惟事有顺逆，势有奇变，臣愿走马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渡河，决取逆胡首级，归献阙下。又是一个狂人。玄宗大喜，即授常清为平阳平卢节度使，募兵东征。常清即日辞行，乘驿至东京，募得兵六万名，堵截河阳桥，控制叛军。

禄山至博陵，部将何千年，正诱执杨光翙，往见禄山。禄山将光翙杀死，令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为前锋，直指藁城。常山太守颜杲卿，力不能拒，乃与长史袁履谦，出城往迎，禄山赐杲卿金紫，令仍守常山。杲卿阳受伪命，暗中却秣兵厉马，为讨贼计，且遣使告知从弟真卿，连兵相应。真卿系颜师古五世从孙，与杲卿为同五世兄，时任平原太宗。既接兄书，又修城浚濠，招丁壮，实仓廪，锐志讨贼。那禄山总道他是白面书生，不足深虑，但檄真卿募兵防江津，真卿遣司兵李平，绕出间道，持着伪檄，入奏玄宗。玄宗闻河北郡县，统已附贼，长叹道：“二十四郡，乃无一义士么？”何人为君，乃令至此？至李平入奏，乃大喜道：“朕不识颜真卿作何状？独能为国效忠呢？”遂慰遣李平，令归报真卿，讨贼立功，定当厚赏，自挈贵妃还朝，斩禄山子庆宗，赐荣义郡主自尽。郡主却是枉死。召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为户部尚书，进朔方右厢兵马使兼九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授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

尹，特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即以卫尉卿张介然充任，命程千里为潞州长史，凡郡县当贼冲道，悉置防御使。更特简第六子荣王琬为元帅，左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统诸军东征，出内府钱帛，就京师募兵十一万，旬日毕集，号为天武军。其实统是市井乌合，不堪一战。高仙芝带领五万人，出发京师，玄宗偏令宦官边令诚监军，往屯陕州。宦官监军自此始。

安禄山渡河南行，攻陷灵昌郡，进逼陈留郡。河南节度使张介然，甫至陈留，禄山已率兵到来，太守郭纳，竟开城出降。剩下一个赤手空拳的张介然，如何抵敌？眼见得束手被擒，完结性命。禄山才闻庆宗被杀，不禁恸哭道："我何罪？乃杀我子。"背主造反，尚说无罪，一何可笑？遂将陈留降卒，尽行屠戮，聊泄怨恨，更引兵向荥阳。太守崔无詖麾众拒守，众闻鼓声，自坠如雨，被禄山乘势陷入，杀死无詖，再驱铁骑至武牢，与封常清对垒。常清手下，统是新近招募，未经训练，怎禁得蕃朔健奴，怒马入阵？顿时纷纷败下，奔回东京。叛骑追至城下，四面鼓噪，常清出战又败，退守城内，又被叛骑突入，巷战又败，只好环墙西走。连用三又字，见得常卿毫不中用。河南尹达奚珣迎降禄山，留守李憕及御史中丞卢弈，采访判官蒋清，均为所执。弈责禄山忘恩负义，且顾语贼党道："为人当知顺逆，我死不失节，尚有何恨，看汝等能横行几时？"禄山怒喝左右，将弈剁死，并杀李憕蒋清，枭三人首，令部将段子光，持首谕河北诸郡，复进兵逼陕。封常清已奔陕会高仙芝，语仙芝道："贼势甚盛，锐不可当，常清连日血战，均被杀败，看来此处亦不可保，不如退据潼关，屯兵固守，尚可保全长安哩。"仙芝从常清言，遽趋还潼关，缮完守备。禄山令部将崔乾祐入陕，自己还驻东京，拟僭称帝号，且遣党羽张通晤为睢阳太守，向东略地。郡县官多望风降走，惟嗣吴王祇即信安王祎弟。方守东平，与济南太守李随，励众拒贼。单父尉贾贲，奉吴王祇令，募集吏民，诱斩通晤，山东少安。

玄宗以祇为灵昌太守，兼河南都知兵马使。又授第十三子颖王璬为剑南节度使，第十六子永王璘为山南节度使。二王暂不出阁，但令江陵长史源洧副璘，蜀郡长史崔圆副璬，代行职权。唐廷常命诸王出镇，往往奉诏不行，有名无实。这也是当时一大误处。一面且下诏亲征，令太子监国。偏杨国忠吃了一大惊，忙与韩虢二夫人商议道："太子素嫉我家，若一旦监国，我等兄妹，都危在旦夕了。奈何奈何？"虢国夫人道："不如入白贵妃，留住御驾，不令亲征，方保万全。"看你等果能万全否？国忠道："快去快去！"虢国夫人遂邀同韩国夫人，入宫告知贵妃。贵妃乃脱去簪珥，口衔黄土，匍匐至玄宗前，叩首哀泣。玄宗惊问何事？贵妃流泪道："兵凶战危，陛下奈何自冒不测？妾受恩深重，怎忍远离左右？自思身为妇女，不能随驾出征，情愿碎首阶前，仰酬圣眷。"说罢又伏地大哭。看官！你想此时的玄宗，尚能不为所迷么？小子有诗叹道：

无端衔土阻亲征，身命关怀社稷轻。
试问翠华西幸日，可曾随驾保残身？

究竟玄宗果否亲征，且至下回分解。

前半回历叙唐宫乐事，见得玄宗情恋爱妃，凡骄侈淫佚诸事，无乎不备，而祸乱即因是乘之。盈廷大臣，不闻一言匡正，独得一垂髫童子，以"朋"字未正为戒。玄宗非不知赞赏，而卒未悟杨氏之萦私结党，是毋乃所谓天夺之魄，自速祸乱者欤？杨国忠与安禄山，皆小人之尤，气类相求，宜欢好无间，乃始则亲近之，继则构害之，中以危法，冀其速败，彼狼子野心，宁肯伈伈俔俔，拱手就戮，始信君子能用君子，小人必不能容小人也。河北河南，相继沦没，玄宗下命亲征，令太子监国，委靡之余，忽能奋发，未始非阴阳消长之机，而国忠复商令贵妃，衔土哀阻，卒致寝事。呜呼玄宗！身为人主，乃受制于一妇人之手，其欲不致危乱也得乎！危而犹存，乱而不亡，吾犹为玄宗幸矣。

第五十一回
失潼关哥舒翰丧师　驻马嵬杨贵妃陨命

却说玄宗因贵妃哀请，竟为所动，遂将亲征命令，停止不行。适监军宦官边令诚，自潼关回来，奏称封常清虚张贼势，摇动军心，高仙芝弃陕地数百里，且偷减军士粮赐，顿时恼动玄宗，即命令诚赍敕驰往，就军中立斩封高二人。看官阅过前回，应知常清、仙芝，原非良将，但令诚所奏却是多半虚诬，先是常清战败，屡遣使表陈贼势，猖獗可畏，幸勿轻视，玄宗已疑他情虚畏罪，故事张皇，及常清与令诚相见，毫无馈遗，令诚引为恨事；又尝向仙芝前，有所干请，仙芝亦未肯照行，为此种种情由，遂轻身诣阙，诬害两人。至赍敕驰往潼关，先令常清出关听敕，宣读未终，即将他一刀杀死。再进关会晤仙芝，仙芝正欲问及朝事，令诚即开口道："大夫亦有恩命。"仙芝乃下阶跪伏，听宣诏敕。令诚朗声读毕，仙芝道："我遇贼即退，罪固当死，但谓我偷减粮赐，我何尝有这等事情。上有天，下有地，究竟是冤诬我呢！"令诚瞋目道："你敢违旨么？"仙芝道："我原说是应死，不过死也要死得明白，冤枉事究须声明。"令诚道："既已愿死，何必多言。"遂将仙芝绑出，斩首了事。纲目书杀不书诛，正因他死非其罪。将士相率呼冤，只因敕命煌煌，不敢反抗，没奈何含忍过去。

令诚使将军李承光，暂摄军篆，过了数日，前陇右兼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受命为兵马副元帅，统兵六万，来到潼关。翰本因疾入朝，留养京师，玄宗欲借他威名，且闻他与禄山未协，因迫令统兵出征。授御史中丞田良邱为行军司马，起居郎萧昕为判官，蕃将火拔归仁等，各率部落随行。翰抱病未痊，不能治事，悉把军务委任良邱。良邱又不敢专决，使李承光管辖步兵，王思礼管辖骑兵。二人争长，兵权不一，再经翰用法严苛，待下少恩，于是潼关二十万官军，统皆灰心懈体了。为下文失关张本。

是时安禄山尚留据东京，僭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用达奚珣为侍中，张通儒为中书令，高尚严庄为中书侍郎，分兵四出，威胁大河南北等郡。平阳太守颜真卿，已捕诛禄山部将段子光，收李憕、卢奕、蒋清首级，编蒲为身，棺殓埋葬，发丧受吊，厉兵讨贼。段子光为禄山所遣，事见前回。景城河间博平诸郡县，俱杀死伪官，响应真卿。常山太守颜杲卿，与真卿遥为犄角，彼此通书商议，拟连兵断贼归路，牵制禄山，免致西轶。贼将高邈、何千年至常山，被杲卿擒住，河北十七郡，同时归附。惟范阳、北平、密云、渔阳、汲邺、六郡，尚属禄山。杲卿又密使人入渔阳，招降贼将范循，循迟疑未决。郏城人马燧，潜劝范循道："禄山负恩悖逆，终当破灭。君若举范阳归国。覆他巢穴，这是最大的功劳，此机不宜坐失哩。"循意亦少动。不料为别将牛润容所闻，遽报禄山，禄山召循至东京，把他枭首，循若有意归国，何必赴召，这真叫作该死。遂令骁将史思明、蔡希德等，率大兵往攻常山。杲卿正缮城凿濠，为守备计，猝遇贼兵到来，未免着忙，急发使诣太原，乞请援师。太原尹王承业拥兵不救，累得杲卿势孤援绝，拒战数昼夜，终被贼兵攻入。杲卿及长史袁履谦，巷战力尽，相继被执，由思明解送洛阳。禄山怒责杲卿道："汝前为范阳功曹，我荐汝为判官，不到几年，超至太守，何事负汝，乃敢造反？"杲卿亦张目骂道："汝本营州牧羊奴，天子擢汝为三道节度使，恩幸无比，何事负汝，乃敢造反？我世为唐臣，禄位皆为唐有，岂因汝奏荐，便从汝反么？今日为国讨贼，不幸被执。恨不能生啖汝肉，怎得谓反？臊羯狗，要杀便杀，毋庸多言。"

义声卓著。禄山大怒，命将杲卿、履谦等，缚住柱上，一并磔死。二人骂不绝口，舌被割，胫被截，到死方休。颜氏一门，死义共三十余人。

思明既克常山，复引兵进击诸郡，诸郡均不能守，复为贼有。独饶阳太守卢全诚，始终不受伪命，登陴固守，为思明所围。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方收云中，拔马邑，开东陉关，出讨逆贼。唐廷命进取东京，子仪表荐兵马使李光弼，具有将才，可当方面，乃有诏授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子仪分朔方兵万人，给与光弼，光弼遂领兵出井陉，进攻常山。常山为史思明所陷，留部将安思义居守，思义闻光弼到来，召集团练兵三千人，及部下番兵，登城守御。光弼射书谕降，为团练兵所得，竟将思义执住，送交光弼军前。光弼问思义道："汝自知当死否？"思义不答。光弼又道："汝久历行阵，看我此次出兵，能破思明否？汝为我计，应该如何？汝策可取，当不杀汝。"思义道："大夫远来疲敝，猝遇大敌，恐未易抵挡，不如按兵入守，量胜后进。窃料胡骑虽锐，未能持重，一不得利，气沮心离，那时方可与战，不患不胜了。"光弼甚喜，亲与解缚，即移军入城。思义复进言道："思明今在饶阳，去此不过二百里，昨晚羽书已去，料他必前来相援，公当速行筹备，毋致仓皇。"光弼乃安排弩矢，分弓弩手为二队，千人乘城，千人在城下待命，自与将士环甲以待，入夜更番守着，天尚未晓，外边已有鼓角声，继而喊声震地，史思明带着健骑二万人，直抵城下。光弼遣步卒五千，开东门出战，贼锋锐甚，鏖战不退。城上一声鼓响，千矢齐发，射毙贼兵多名，贼势稍却。光弼复令城下待命的弓弩手，分作四队，从东门驱出，接连发矢，与飞蝗相似，思明虽然凶悍，到此也未免惊慌，敛兵退去。未几有村民告知光弼，谓有贼兵五千，自饶阳来至九门，光弼即遣步骑各二千人，偃旗息鼓，掩击过去，把贼兵杀得一个不留。思明退入九门，分兵截常山粮道，郭子仪亲援光弼，合兵攻思明。思明开城搦战，大败亏输，贼众齐溃。贼将李立节，中箭毙命，蔡希德遁去。思明自知难支，奔至赵郡去了。

子仪、光弼，纵兵追击，直抵赵郡，思明立脚不住，又转趋博陵。博陵城坚濠广，思明集众固守，子仪、光弼，进攻不克，收兵退回。贼将蔡希德又还救思明，范阳贼将牛廷玠，也率万余人助思明，思明乃驱兵复出，蹑击唐军。子仪等方至恒阳，固垒不战，思明屯兵已久，俱有倦志，乃退至嘉山。哪知子仪、光弼，分左右翼杀来，一时堵截不住，纷纷溃走。唐军大杀一阵，斩首四万级，捕获千余人，连思明都中矢落马，散发跣足，匆匆走脱，还守博陵。唐军大振，河北十余郡，均杀贼守将，奉款乞降。中兴名臣，应推郭李，故起兵讨贼，备详战事。是时真源令张巡，方克复雍邱，击退贼守令狐潮。平原太守颜真卿，时任河北采访使，进拔魏郡，击败贼守袁知泰。北海太守贺兰进明，与真卿合兵，受职河北招讨使，攻克信郡。颍川太守来瑱，前后破贼甚众，贼呼为来嚼铁。河南节度使，改任高祖孙嗣虢王巨，亦引兵解南阳围。平卢贼将刘客奴等通书颜真卿，愿取范阳自赎。真卿遣判官贾载，助给衣粮，并遣子为质，一面请命朝廷，特授客奴为平卢节度使，赐名正臣。总括一段，简而不漏。禄山闻各处警信，惊惶的了不得，便召高尚、严庄入詈道："汝等教我造反，以为计出万全，今前阻潼关，兵不得进，北路一带，尽成敌国，又不得退，尚好说是万全么？"高严两人，无词可答，怀惭而退，好几日不敢复见。可巧田乾真自潼关退还，入劝禄山道："自古帝王创业，均有胜负，怎能一举即成？尚庄皆佐命元勋，一旦严谴，诸将谁不懈体？那时进退两难，真正失计呢。"禄山乃悟，复召入尚庄，置酒款待，和好如初。因复令崔乾祐自陕进兵，又遣孙孝哲安神威等继进，待再攻潼关不下，才归范阳。计议已定，仍在洛阳待着。

潼关元帅哥舒翰，曾两却贼兵，副使王思礼密语翰道："禄山造反，以诛杨国忠为名，若公留兵三万人守关，自率精锐还长安，入清君侧，这也是汉挫七国的秘计呢。"指汉诛晁错事。翰摇首道："若照汝言，是翰造反，并不是禄山造反呢。"此说还是有理。时户部尚书安思顺，与禄山同宗，前曾奏言禄山必反，所以免坐。翰独与他有隙，伪为贼书，献诸阙下。书中系结思顺为内应，不由玄宗不惧，且因翰疏陈思顺七罪，即令赐死。国

忠欲营救思顺，正苦无法，又闻王思礼密谋，益加恟惧，遂募万人屯灞上，令亲信杜乾运为将，托名御贼，实是防翰。翰知国忠私意，表请灞上军拨隶潼关，并诱乾运议事，枭首以徇。于是国忠愈加怨恨，遂日促翰出关讨贼。翰上言："禄山为逆，未得人心，应持重相待，不出数月，贼势瓦解，一鼓可擒"云云。玄宗颇以为然。偏国忠日进谗言，但说翰逗留不进，坐误军机，玄宗乃遣使四出，诇敌虚实，俄有中使返报，贼将崔乾祐，在陕兵不满四千人，又皆羸弱无备，应急击勿失。想是国忠授意。于是玄宗遂疑及翰，促他出兵。翰上书道："禄山用兵已久，岂肯无备？臣料他是羸师诱我，我若往击，正堕贼计。况贼兵远来，利在速战，官军据险，利在坚守，总教灭贼有期，何必遽求速效？现在诸道征兵，尚多未集，不如少安毋躁，待贼有变，再行出兵。"这书达到唐廷，又有郭子仪、李光弼联名奏陈，亦请自率部军，北取范阳，捣贼巢穴，令贼内溃，潼关大军，但应固守敝贼，不宜轻出等语。郭李所见更是妥当。玄宗迭览两疏，意存犹豫。国忠独进言道："翰拥兵二十万，不谓不众，就使不能复洛，亦当复陕，难道四五千贼兵，都畏如蛇蝎么？若今日不出，明日不战，老师费财，坐待贼敝，臣恐贼势反将日盛，官军且将自敝呢。"这一席话，又把玄宗哄动，一日三使，催翰出关。国忠不忌翰，不致速死，玄宗不促翰，不致出奔。翰窘迫无计，只好引军东出，临行时抚膺恸哭，害得全军丧胆，未战先慌。这便是败亡预兆。行至灵宝西原，望见前面已扎贼军，南倚山，北控河，据险待着。翰令王思礼率兵五万，充作前锋。别将庞忠等，引兵十万接应，自率亲兵三万，登河北高阜，扬旗擂鼓，算做助威。那贼将崔乾祐，带着羸卒万人，前来挑战，东一簇，西一群，三三五五，散如列星，忽合忽离，忽前忽却。官军见他行伍不齐，全无军法，都不禁冷笑起来。先哭后笑，都是无谓。当下麾军齐进，甫及贼阵，乾祐即偃旗退去。思礼督军力追，庞忠继进，渐渐的走入隘道，两旁都是峭壁，不由的胆战心惊，正观望间，只听连珠炮响，左右山下，统竖起贼旗，木头石块，一齐抛下，官军多头破血流，相率伤亡。思礼亟令倒退，偏庞忠的后军，陆续进来，一退一进，顿致前后相挤，变成了一团糟。崔乾祐煞是厉害，又从山南绕至河北，来击哥舒翰军。翰在山阜遥望，见思礼庞忠两军，未曾退归，那贼兵又鼓噪而至，料知前军失手，忙用毡车数十乘，作为前驱，自率军从高阜杀下，拦截乾祐来路。乾祐见翰军前拥毡车，不宜发矢，竟用草车相抵，乘风纵火。看官试想，毡是引火的物件，一经燃着，哪里还能扑灭？并且贼军据着上风，翰军碰着逆风，风猛火烈，烟焰飞腾，霎时间天黑如晦，翰军目被烟迷，自相斗杀，及至惊悟，又被贼军捣入，阵势大乱，尸血模糊。一半弃甲入山，一半抛戈投河。翰率麾下百余骑，西奔入关，关外本有三堑，阔二丈，深一丈，专防贼兵冲突，自官军陆续奔回，时已昏夜，黑暗中不辨高低，多半陷入堑中，须臾填满，后来的败兵，践尸而过，几似平地。翰检点兵士，只剩得八千多人，不禁大恸，忽由火拔归仁入报道："贼兵将到关下了。"翰惶急道："现在兵败势孤，不堪再战，我只有到关西驿，收集散卒，再来保关，君且留此御贼，待我重来协守。"言毕即行。归仁留居关上，竟通使乾祐，愿执翰出降。乾祐乃进屯关下，专待归仁出来。归仁竟率百余骑，至关西驿，入语翰道："贼兵到了，请公上马！"翰上马出驿，归仁率众叩头道："公率二十万众出征，一战尽覆，尚何面目再见天子？且公不闻高仙芝、封常清故事么？今为公计，只有东行一策，还可自全？"翰叹道："我身为大帅，岂可降贼？"说至此，便欲下马。归仁喝令随骑，竟将翰足系住马腹，策鞭拥去。余众不肯从降，亦被缚住，驱出关外，往降乾祐。适值贼将田乾真，来接应乾祐军，即囚翰等送洛阳。禄山召翰入见，狞笑道："汝常轻我，今果何如？"翰匍伏道："臣肉眼不识圣人。"一念贪生，天良尽丧。禄山大喜，命翰为司空，及见火拔归仁，却怒叱道："汝敢叛主，不忠不义，留汝何用？"立命左右将他推出，一刀两段。禄山此举，颇快人意，但自问果无愧否？遂令崔乾祐留据潼关，促孙孝哲安神威等，西攻长安。

玄宗闻潼关紧急，方拟遣将往援，蓦闻潼关败卒，驰走阙下，报称哥舒翰败没状，不由的魂飞天外，忙召宰相杨国忠等商议。有说宜调兵亲

征，有说宜征兵勤王，独国忠提出幸蜀两字，称为上策。原是三十六策的上策。议至日暮，尚未决定，忽又有候吏入报道："今日平安火不至，莫非有急变不成?"玄宗益觉惊惶。看官道平安火是何物？原来唐朝制度，每三十里设一烽堠，日晓日暮，各放烟一次，叫作平安火。此火不燔，显见得是不平安呢。玄宗再问国忠，国忠道："臣尝兼职剑南节度使，早令副使崔图，练兵储粮，防备不测，目下远水难救近火，且由车驾暂幸西蜀，有恃无恐。然后征集各道将帅，四面蹙贼，管保能转危为安呢。"狡兔原善营窟，可惜猎犬不容。玄宗踯躅半晌，方道："且至明日再议！"国忠等依次散归。

韩虢两夫人，闻知消息不佳，已在国忠第中，等待国忠还商，国忠慌慌张张的回来，见了两妹，便连声道："走！走！走！"两夫人问为何事？国忠道："潼关失守，贼兵将要入都，此时不走，还待何时！"两夫人急着道："走到哪里去?"国忠道："我已劝皇上幸蜀，蜀中是我故乡，饶有家产，且有险可守，不怕贼兵飞至，我等仍然不失富贵，怎奈皇上尚依违两可，未肯照行。"虢国夫人应声道："赴蜀原是上策，皇上不从，何弗令贵妃劝导?"这一句话，把国忠提醒，便要两夫人乘夜入宫。约至夜半，两夫人回来，报称皇上已应允赴蜀，定于明日晚间起程。但事关秘密，嘱勿漏泄风声。国忠道："这个自然，今夜已迟。彼此安寝，明晨各摒挡行李罢！"两夫人唯唯而去。

国忠睡了半夜，一闻鸡声，即已起床，命仆役整顿行装，自己草草盥洗，便即入朝。到了朝堂，寂无一人，待到许久，方有几个官吏到来，问及军谋，国忠佯作不知。既而内监出来，召国忠入内殿，国忠奉召进去，密谈多时。玄宗乃出御勤政楼，下亲征诏，命京兆尹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少尹崔光远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内官边令诚掌宫闱管钥。又命剑南道预备储峙，只说新授节度使颍王璬，将启节至镇，一班王公大臣，见了这等诏敕，统私自疑议，未识玄妙。及玄宗还宫，移仗北内，傍晚又有密诏传出，独给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令他整缮六军，厚赐钱帛，选闲厩马九百余匹，夜半待用。外人都莫名其妙。到了翌晨，尚有大臣入朝，至宫门前，漏声依然，卫仗亦照常陈列。俄而宫门大启，宫人一拥出来，多半是乱头粗服，备极仓皇，及问明情由，都说皇上贵妃等不知去向。于是内外抢攘，立时大乱。原来是日黎明，玄宗已率同贵妃，及皇子妃主皇孙，并杨国忠兄妹，同平章事韦见素，御史大夫魏方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宫监将军高力士等，潜出延秋门，向西径去。

行过左藏，国忠请将库藏焚去，免为贼有。玄宗愀然道："贼若入都，无库可掳，必屠掠百姓，不如留此给贼，毋重困吾赤子。"及出都行过便桥，国忠又命将桥焚毁，玄宗又道："士民各避贼求生，奈何绝他去路?"乃回顾高力士道："你且留此，带着数人，扑灭余火，再行赶来。"玄宗尚有仁心，所以得保首领。力士领旨，把火扑灭，仍将桥梁留着，然后西行扈跸。玄宗行至咸阳望贤宫，令中使驰召县令，促令供食，哪知县令早已逃去，没人肯来供应。日已过午，玄宗以下，均未得食，国忠自购胡饼，献与玄宗。玄宗乃命人民献饭，立给价值，人民乃争进粗粝，杂以麦豆。皇子皇孙等用手掬食，须臾即尽。当由玄宗量给价钱，好言抚慰，大众皆哭，玄宗亦挥泪不止。有一白发老翁，曳杖前来，走至御前，伏地陈词道："小民郭从谨，敢献刍言，未知陛下肯容纳否?"玄宗道："汝且说来！"从谨道："禄山包藏祸心，已非一日，从前陛下误宠，致有今日。小民尚记得宋璟为相，屡进直言，天下赖以平安，近年朝无良相，谀臣幸进，阙门以外，陛下皆无从得知，小民伏居草野，早知祸在旦夕，所恨区区愚诚，无从得达。今日才得睹天颜，一陈鄙悃，但已自觉无及了。"玄宗叹息道："朕也自悔不明，已追悔无及哩。"随命从谨起来，遣令归家。从行军士，尚未得食，乃令散诣村落，自去求食。待至日昃，军士复集，乃得再进。夜半始达金城馆驿，驿丞早逃，暗无灯火，大众疲倦得很，席地就寝，也不管甚么尊卑上下了。玄宗本不知尊卑上下，应该有此结局。

次日早起，适王思礼自潼关奔回，报明哥舒翰降贼，玄宗即授思礼为陇右河西节度使，指日赴镇，收合散卒，徐图东讨，思礼退见陈玄礼，密与语道："杨氏误国致乱，奈何尚在君侧?我早劝

哥舒翰表诛国忠，渠不见从，遂致受擒，将军何不为国除奸呢？”玄礼点首。思礼遂辞玄宗，仍然东去。玄宗启行至马嵬驿，正挈贵妃入驿休息，但听得驿门外面，喊杀连天，吓得玄宗面色如土，贵妃更银牙乱战，粉脸成青，亟命高力士往外查明，至力士还报，才知杨国忠父子，与韩国夫人，已被禁军杀死。玄宗大惊道：“玄礼何在？”御史大夫魏方进在侧，便道：“由臣出探，究为何事。”言毕趋出，见外面禁军，已将国忠首级，悬示驿门，并把肢体脔割，不由的愤愤道：“汝等如何擅杀宰相？”道言未绝，那军士一拥而上，又将方进砍成数段，同平章事韦见素，出视方进，也为乱军所殴，血流满地。旋闻有数人出阻道：“勿伤韦相公！”见素方得退入驿中，报知玄宗。玄宗正没法摆布，那外面仍然喧扰不休。高力士请玄宗自出慰谕，玄宗乃硬着头皮，扶杖出门，慰劳军士，令各收队。军士仍围住驿门，毫不遵旨，惹得玄宗焦躁起来，令力士出问玄礼。玄礼答道：“国忠既诛，贵妃不宜供奉，请皇上割恩正法。”力士道：“这恐不便入请。”军士听了，都哗然道：“不杀贵妃，誓不扈驾。”一面说，一面有殴力士意。力士慌忙退还，向玄宗陈述。玄宗失色道：“贵妃常居深宫，不闻外事，何罪当诛？”力士道：“贵妃原是无罪，但将士已杀国忠，贵妃尚侍左右，终未能安众心。愿陛下俯从所请，将士安，陛下亦安了。”玄宗沉吟不语，返入驿门，倚杖立着。京兆司录韦谔，系韦见素子，亦扈驾在侧，即趋前跪奏道：“众怒难犯，安危只在须臾，愿陛下速行处决。”玄宗尚在迟疑，外面哗声益甚，几乎要拥进门来。韦谔尚跪在地上，叩头力请，甚至流血。玄宗顿足道：“罢了！罢了！”道言未绝，力士踉跄趋入道：“军士已闯进来了，陛下若不速决，他们要自来杀贵妃了。”一层紧一层，我为玄宗急煞。玄宗不禁泪下，半晌才道：“我也顾不得贵妃了。你替朕传旨，赐妃自尽罢！”力士乃起身入内，引贵妃往佛堂自缢。韦谔亦起身出外，传谕禁军道：“皇上已赐贵妃自尽了。”大众乃齐呼万岁。小子曾记白乐天《长恨歌》中有四语道：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欲知贵妃死时情状，待至下回叙明。

哥舒翰之所为，不谓无罪，但守关不战，待贼自敝，未始非老成慎重之见，况有郭李诸将，规复河朔，固足毁贼之老巢，而制贼之死命者乎。国忠忌翰，促令陷贼，潼关不守，亟议幸蜀，陷翰犹可，陷天子可乎？惟国忠之意，以为都可弃，君可辱，而私怨不可不复，身命不可不保，兄弟姊妹，不可不安。自秦赴蜀，犹归故乡，庸讵知王思礼等之窃议其旁，陈玄礼等之加刃其后耶？杨玉环不顾廉耻，竞尚骄奢，看似无关治乱，而实为乱阶，蛊君误国，不死何待？历叙之以昭大戒，笔法固犹是紫阳也。

第五十二回
唐肃宗称尊灵武　雷海青殉节洛阳

却说杨贵妃迭闻凶耗，心似刀割，已洒了无数泪痕；及高力士传旨赐死，突然倒地，险些儿晕将过去，好容易按定了神，才呜咽道："全家俱覆，留我何为？但亦容我辞别皇上。"力士乃引贵妃至玄宗前，玄宗不忍相看，掩面流涕。贵妃带哭带语道："愿大家保重！妾诚负国恩，死无所恨，惟乞容礼佛而死。"玄宗勉强答道："愿妃子善地受生。"说到"生"字，已是不能成语。力士即牵贵妃至佛堂，贵妃向佛再拜道："佛爷佛爷！我杨玉环在宫时，哪里防到有这个结局？想是造孽深重，因遭此谴，今日死了，还仗佛力，超度阴魂。"说至此，伏地大恸，披发委地。力士闻外面哗声未息，恐生不测，忙将贵妃牵至梨树下，解了罗巾，系住树枝。贵妃自知无救，北向拜道："妾与圣上永诀了。"阅至此，也令人下泪。拜毕，即用头套入巾中，两脚悬空，霎时气绝，年三十有八，系天宝十五载六月间事。力士见贵妃已死，遂将尸首移置驿庭，令玄礼等入视。玄礼举半首示众人，众乃欢声道："是了是了。"玄礼遂率军士免胄解甲，顿首谢罪，三呼万岁，趋出敛兵。玄宗出抚贵妃尸，悲恸一场，即命高力士速行殓葬，草草不及备棺，即用紫褥裹尸，瘗诸马嵬坡下。适值南方贡使，驰献鲜荔枝，玄宗睹物怀人，又泪下不止，且命将荔枝陈祭贵妃，然后启行。先是术士李遐周有诗云："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若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第一句是指禄山造反，第二句是指哥舒翰失关，第三句是指马嵬驿，第四句是指玉环自缢，至此语语俱验。国忠妻裴柔，与虢国夫人母子，潜奔陈仓，匿官店中，被县令薛景仙搜捕，一并诛死，这且不必絮述。

且说玄宗自马嵬启跸，将要西行，命韦谔为御史中丞，充置顿使，甫出驿门，前驱又逗留不进。玄宗复吃一大惊，遣韦谔问明情由，将士齐声道："国忠部下，多在蜀中，我等岂可前往，自投死路？"韦谔道："汝等不愿往蜀，将到何处？"将士等议论不一，或云往河陇，或云往灵武，或云往太原，或竟说是还都。谔还白玄宗，玄宗踌躇不答。谔进言道："若要还京，当有御贼的兵马，目今兵马稀少，如何东归？不如且至扶风，再定行止。"玄宗点首。谔因传谕众人，颇得多数赞成，乃扈驾前进。不意一波才平，一波又起，沿途人民，东凑西集，都遮道情留，提出"宫殿陵寝"四大字，责备玄宗。玄宗且劝且行，偏百姓来得越多，一簇儿拥住玄宗，一簇儿拦住太子，且哗然道："至尊既不肯留，小民等愿率子弟，从殿下东行破贼。若殿下与至尊，一同西去，试问偌大中原，何人作主？"玄宗乃传谕太子，令暂留宣慰，自己策马径行。保全老命要紧，连爱子也不及顾了。众百姓见太子留着，乃放玄宗自去。

太子尚欲上前随驾，语百姓道："至尊远冒险阻，我怎忍远离左右？且我尚未面辞，亦当往白至尊，面禀去留。"众百姓仍拦住马头，不肯放行。太子拟纵马前驱，冲出圈外，忽后面有两人过来，竟将太子马缰挽住，且同声道："逆胡犯阙，四海分崩，不顺人情，如何恢复？今殿下从至尊西行，若贼兵烧绝栈道，中原必拱手授贼了。人心一离，不可复合，他日欲再至此地，尚可得么？不如招集西北边兵，召入郭子仪、李光弼诸将，并力讨贼，庶或能克复二京，削平四海，社稷危而复安，宗庙毁而复存，扫除宫禁，迎还至尊，才得为孝，何必拘拘定省，徒作儿女子态度呢。"唐室不亡，幸有此议。太子闻言瞧着，一个是第三子建宁王倓，一个是东宫侍卫李辅国，正欲出言回答，又有一人叩马谏道："倓等所议甚是，愿殿下

勿违良策，勿拂众情。”太子又复注视，乃是长子广平王俶，乃语俶道：“你等既欲我留着，亦须禀明至尊，你可前去奏闻。”俶应声前行，驰白玄宗。玄宗叹道：“人心如此，就是天意。”遂命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分与太子，且宣谕道：“太子仁孝，可奉宗庙，汝等善事太子便了。”又语俶道：“汝去返报太子．社稷为重，不必念我。我前待西北诸胡，多惠少怨，将来必定得用，我亦当有旨传位呢。”俶叩谢而退，归语太子。太子即宣慰百姓，留图规复，百姓欢然散去。

看看天色将暮，广平王俶道：“日薄西山，此地怎可久驻？应择定去向，方可依居。”建宁王倓道：“殿下尝为朔方节度大使，将来按时致启，倓尚略记姓名，今河陇兵民，多半降贼，未便轻往，不若朔方路近，士马全盛。河西行军司马裴冕，曾在该处，他是衣冠名族，必无二心，若前去依他，徐图大举，方为上策。”大众统以为然，遂向北进行。途次遇着潼关败卒，误认为贼，竟与他交战起来，及彼此说明，两下已死伤了若干。乃收集残卒，策马渡过渭水，连夜驰三百余里。士卒器械，亡失过半。道出新平安定，守吏统已遁去，不便休息。及驰至彭原，太守李遵开城出迎，献上衣服及糗粮，拨助兵士数百人。太子不欲入城，复北行至平凉，阅监牧马，得数百匹。又募兵五百余名，众心少定，乃发使往候玄宗。

玄宗已至扶风，士卒饥怨，语多不逊，陈玄礼不能制。玄礼曾教猱升木，无怪其不能制驭？适成都贡入春彩十余万匹，到了扶风。玄宗命陈列庭中，召将士入谕道：“朕近年衰老，任相非人，以致逆胡作乱，势甚猖狂，不得已远避贼锋。卿等仓猝从行，不及别父母妻孥，跋涉至此，不胜劳苦，这皆为朕所累，朕亦自觉无颜。今将西行入蜀，道阻且长，未免更困，朕多失德，应受艰辛。今愿与眷属中官，自行西往，祸福安危，听诸天命，卿等不必随朕，尽可东归。现有蜀地贡彩，聊助行资，归见父母及长安父老，为朕致意，幸好自爱，无烦相念！”语至比，那龙目内的泪珠，已不知流落多少。将士均不禁感泣，且齐声道：“臣等誓从陛下，不敢有贰。”玄宗哽咽良久，方道：“去留听卿！”乃起身入内，命玄礼将所陈贡彩，悉数分给将士。将士乃相率效死，各无异言。虽是玄宗权术，但亦可见人心向背之由来。

玄宗即于次日动身，离了扶风，向蜀进发。行至散关，使颍王璬先行，寿王瑁继进，辗转到了河池，剑南节度副使兼蜀郡长史崔圆，奉迎车驾。且陈蜀土丰稔，兵马强壮等状。玄宗大喜，面授崔圆同平章事，相偕入蜀。到了普安，才接到平凉来使，由玄宗问明情形，即面谕道：“朕早欲传位太子，一切举措，但教择当而行，朕自不为遥制。且朕在蜀平安，你可归报太子，勿劳记念！”来使领旨自去。忽由侍郎房琯，驰入谒见，伏地泣奏道：“京城已被陷没了。”玄宗长叹数声，又问陷没后情形。琯对道：“自陛下出都，京内无主，非常扰乱，臣与崔光远、边令诚等，日夜弹压，秩序少定。过了十日，贼兵入都，臣等赤手空拳，如何对敌？本拟一死报恩，但念陛下入蜀，未知安否，所以奔赴行在，来见陛下一面，死也甘心。”都城情事，略借房琯口中叙过。玄宗道：“如何卿只自来？”琯又道：“崔光远、边令诚等，闻有通贼消息，余人亦首鼠两端，无志远行。”玄宗道：“张均兄弟，奈何不来？”琯答道：“臣曾邀与俱来，他也心存观望，不愿来此。”玄宗见力士在侧，便顾语道：“汝说验否？”力士不禁惭赧，俯首无言。原来玄宗出奔，朝臣多未与闻，当奔至咸阳时，玄宗与力士测议，何人当来？何人不来？力士道：“张均、张垍，世受厚恩，且连戚里，料必先来。垍尚玄宗女宁亲公主，已见前文。房琯为禄山所荐，且素系物望，陛下不令入相，未免怏怏，恐未必肯来呢。”玄宗摇首不语。至房琯驰谒，所以顾语力士，驳他前说，嗣复语力士道：“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从前陈希烈罢相，朕尝有相垍意，嗣由国忠荐入韦见素，乃令垍仍原职，朕已料他阴怀怨望，无意前来了。”力士愧谢。玄宗即进房琯同平章事。

琯请玄宗下诏讨贼，玄宗乃令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北河东平卢节度使，规复东西二京。永王璘充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盛王琦充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都使，丰王珙充武威都督，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处节度都使。琦珙皆玄

宗子,后皆不行,惟永王璘出镇江陵,招兵买马,侈然自豪。暗伏下文。那太子亨太子凡四易名。且不待命至,竟先做起皇帝来了。语中有刺。太子至平凉后,朔方留后杜鸿渐,六城水陆运使魏少游,节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卢简金,盐池判官李涵,相与谋议道:"平凉散地,不足屯兵,惟灵武兵食完富,可以有为。若迎请太子到此,北收诸城兵,西发河陇劲骑,南向收复中原,确是万世一时的机会呢。"谋议既定,乃使涵奉笺太子,并将朔方士马兵粮总数,列籍以献。河西司马裴冕,驰抵平凉,正值李涵到来,遂同见太子,共劝他移节朔方。太子大喜,留冕为御史中丞,令涵转报杜鸿渐等,率兵来迎。鸿渐得报,遂留少游葺治行辕,自与崔漪率兵千人,驰抵平凉,进见太子,面陈机要,请太子即日启节。太子乃与裴冕鸿渐等,同至灵武,但见宫室帷帐,俱仿禁中,膳食服御,备极富丽。太子慨然道:"祖宗陵寝,悉被蹂躏,皇上又奔波川峡,我何忍安居耽乐呢?"遂命左右撤除重帷,所进饮食,概从减省。即此一念,已足致兴。军吏等盛称俭德,相率悦服。既而裴冕杜鸿渐等,复联名上笺,请太子遵马嵬命,即皇帝位,玄宗在马嵬时,虽有传位之言,并非正式下诏。裴冕等贪佐命功,因有此情,不足为训。太子不许。冕等一再上笺,尚不见允,乃同谒太子道:"将士皆关中人,岂不日夜思归?今不惮崎岖,从殿下远涉沙塞,无非攀龙附凤,图建微功。若殿下只知守经,不知达权,将来人心失望,不可复合,前途反觉日危了。乞殿下勉徇众请,毋拘小节!"语虽近是,究竟勉强。太子乃即于七月甲子日,就灵武城南楼,即位称尊。群臣舞蹈楼前,齐呼万岁,是谓肃宗皇帝。遥尊玄宗为上皇天帝,大赦天下,即改本年为至德元年,即日改元,何其急急。命裴冕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鸿渐、崔漪,并知中书舍人事,改关内采访使为节度使,徙治安化,令前蒲关防御使吕崇贲充任,陈仓令薛景仙,升授扶风太守,兼防御使,陇右节度使郭英乂,调任天水太守,兼防御使。朝局草创,诸事简率,廷臣不满三十人,武夫却骄慢异常,大将管崇嗣入朝,背阙踞坐,谈笑自若。监察御史李勉,上章弹劾,始将崇嗣系治,肃宗特旨宥免,且语左右道:"我有李勉,朝廷始见尊重了。"

越数日,方接玄宗制敕,令充天下兵马元帅,肃宗不便遵行,乃遣使赍表入蜀,奏陈即位情形。至此才行奏闻,毋乃太迟。灵武距蜀千里,往返需时,肃宗既已称尊,也不管玄宗允否,当然亲裁大政,且特召故人李泌,入备咨询。泌字长源,世居京兆,幼时即以才敏著名,及长,上书言事,洞中时弊。玄宗欲授泌官职,泌固辞不受,乃令与太子游,联为布衣交。太子常称为先生,不呼泌名,偏杨国忠专相,恨他书词激切,奏徙蕲春,历久得归,隐居颍阳。此次肃宗北行,已发使敦请,泌义无可辞,乃应征就道,到了灵武,肃宗已是即位了。泌入见时,只好称臣,肃宗欢颜相待,令他旁坐,彼此问答多时,即欲任为右相。泌又固辞道:"陛下屈尊待臣,视如宾友,比宰相更贵显得多了,臣有所知,无不上达,何必定要受职呢。"肃宗乃待以客礼,一如为太子时,出与联辔,寝与对榻,每事必咨,所言皆从,仿佛与刘备遇孔明,苻坚遇王猛相类。特叙此以志得人。泌遂替肃宗拟草,颁诏四方,说得非常痛切。

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发兵五千。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发兵七千,陆续驰达灵武,郭子仪、李光弼、颜真卿等,前闻潼关失守,俱引兵退还。平卢节度使王元臣败死,常山赵郡,又复失守,贼将令狐潮再图雍邱,还亏张巡控御有方,才得却敌。颜真卿闻肃宗新立,用蜡丸藏表,从间道遣达灵武。肃宗授真卿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仍领河北采访使,亦用蜡丸传达,附以赦书。真卿颁下诸郡,又遍传河南江淮,诸道方知肃宗嗣位,渐有固志。郭子仪率兵五万入卫肃宗,留李光弼居守井陉,肃宗见了子仪,喜出望外,立授子仪为灵武长史,同平章事。又命李光弼留守北都,亦加同平章事官衔。灵武威声,自是渐振。到了九月初旬,韦见素、房琯、崔涣等,自蜀中奉传国宝,及传位诏册,来至灵武,由肃宗出城恭迎。原来玄宗自颁诏讨贼后,即由普安赴巴西,太守崔涣迎谒,奏对称旨,立命为同平章事。继由巴西赴成都,正值灵武使至,玄宗问明使人,欣然喜道:"我儿应天顺人,我复何忧?"当下令改制敕为诰,所有臣僚章奏,俱称太上皇,军国重事,

先取皇帝进止，然后上闻。俟克复两京，当不预政。随命韦见素、房琯、崔涣三相，为禅位奉诏使。三相见了肃宗，宣敕传位，且奉上宝册。肃宗辞谢道："近因中原未靖，权总百官，岂敢趁着患难，即思承袭帝统？"诸臣固请领受，乃将册宝奉置别殿，朝夕拜谒，如定省礼。未免虚文。留韦见素等辅政，待遇房琯，格外从厚。琯词气激昂，好似有绝大才识，肃宗视为奇才，竟欲把收复两京的责任，尽委琯身。这也所谓以言取人，未免多失呢。也为后文伏笔。

且说贼将孙孝哲等，奉安禄山伪命，由潼关进陷长安，崔光远、边令诚等，开门纳贼，孝哲入都，收捕妃主皇孙数十人，及百官内侍宫女数百人，悉数囚系，乃遣人驰报禄山。禄山大喜，遣张通儒为西京留守，仍命崔光远为京兆尹，使安忠顺率兵屯苑中，归孝哲节制，并特授孝哲二札，一是唐室大臣，若肯归降，当酌量授官；二是查明杨贵妃兄妹下落，若得收捕，立送洛阳。这二札去后，隔日即得复报，唐故相陈希烈，及张均张垍等，一律投诚。杨氏家眷，自贵妃、国忠以下，统在马嵬驿伏诛，禄山听了，不禁悲愤交集道："杨国忠是该死的，但如何害我阿环姊妹？我此来夺了长安，满拟将她姊妹数人，尽行充入后房，俾我得畅意取乐，不意将她屠戮，此恨何时得消呢？"又忽忆着爱子庆宗，前被赐死，益发愤怒。遂传命孝哲，除陈希烈、张均兄弟已经投降，应即令来洛授官外，所有在京皇亲国戚，无论皇子皇孙，郡主县主，及附马郡马等，悉行处斩，致祭爱子庆宗。孝哲本是一个杀星，既接禄山命令，遂把拘住的妃主皇孙，并搜得驸马郡马数人，统牵至崇仁坊，设起安庆宗灵位，将妃主等人，一一剖心致祭，惨无人道。再把杨国忠、高力士余党，捉一个，杀一个。还有王公将相，扈驾出奔，留有家眷在京，尽行捕戮，连襁褓婴儿，也杀得一个不留。这场惨劫，统是杨氏一门酿成。一面掠取左藏，得了许多金帛，大为满意，因日夕纵酒，不愿西出。禄山命陈希烈、张均、张垍，并为同平章事，自己也无心西进，乐得居住东京，恣情声色，图个眼前快活，所以玄宗父子，一西一北，安然过去，并没有甚么追兵。大是幸事。

禄山且想着那梨园子弟，教坊乐工，及驯象舞马等物，前时曾供奉玄宗，此刻正好取至洛阳，自备玩赏，因即遣使至长安，令孝哲等如数取到。禄山遂在凝碧池旁，大张筵饮，宴集百官。凝碧池在洛阳苑中，也是一个名胜地，时当仲秋，金风拂地，玉露横天，池水不波，碧漪如画。禄山兴高采烈，居然服了衮冕，由文武官员，拥至席间，高踞上坐。庆绪、庆恩两子，侍坐两旁，各官员左右分席，依次坐下。先命乐工大吹大鼓，奏过一番军乐，然后肴醴上陈，飞觞痛饮。禄山连尽数大觥，乃令各乐工各自奏技，于是凤箫龙笛、象管鸾笙、金钟玉磬，羯鼓琵琶、箜篌方响、手拍等一齐发声，或吹或弹，或敲或击，真个是繁音缛节，悦耳动人。禄山用箸击案道："奏得好！奏得好！"恐怕是对牛弹琴。各官员趋势贡谀，起座说道："臣等想天宝皇帝，不知费着多少心力，教成此曲，今日却留与主上受用，这真是洪福齐天呢。"反衬雷海青之骂。禄山掀髯笑道："我当年入宫侍宴，也曾听过好几次雅乐，只是前番尚受拘束，不比今日这般快意，可惜李三郎有美人儿陪着，我却还不及他哩，"各官员又道："主上要选美人儿，很是容易，况且段娘娘德容兼备，也是一个贤内助，比那杨家姊妹，更好得多了。"禄山摇首道："未必未必。"看官听着！禄山嬖妾段氏，颇有姿色，为禄山所宠爱，少子庆恩，便是段氏所出，因此各伪官乐得奉承。插此数语，无非为下文伏线。禄山语虽如此，心中却是甚喜，便要梨园子弟，及舞马驯象等，相继歌舞。蓦听得一片泣声，传入耳中，不由的惊讶道："何处来的哭声？"言未已，竟有一人大哭起来。禄山怒甚，使令卫军当场查明，卫军查得乐工中人，多半带着泪痕，有一人执着琵琶，却俯首大恸，便将他抓至席前，听禄山发落。禄山张目道："朕在此开太平盛宴，你这乐工，敢无故啼哭。真正可恶！"那乐工竟抗声道："安禄山，你本是失机边将，罪应斩首，幸蒙圣恩赦宥，拜将封王。你不思报效朝廷，反敢称兵作乱，屠戮神京，逼迁圣驾，眼见得恶贯满盈，不日就遭天戮了，还说甚么太平筵宴？"说罢，将手中的琵琶，掷将过去。当被禄山亲军一格，砰然落地。那乐工向西再哭，已被那卫军

缚住,用刀乱砍,霎时间血肉模糊,肢体解散,把一个大唐忠魂,送入地府中去了。看官道此人何名?原来就是雷海青。画龙点睛。小子记得古诗云:

昔年只见安金藏,此日还看雷海青。
一样乐工同气烈,满朝愧此两优伶。

雷海青既被杀死,禄山尚怒气未息,竟愤然起座,大踏步走出去了。各伪官扫兴而散。当时感动了一个文士,也赋诗志悼云:

万古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欲知此诗为何人所作,试看下回便知。

肃宗未奉父命,遽尔即位。后来宋儒多严词驳斥,谓其乘危篡位,以子叛父,语虽未免太过,但肃宗亦未免太急。灵武之与剑南往返不过两月,何勿因裴冕、杜鸿渐等之劝进,遣使请命,待册嗣位?况玄宗出发马嵬,已有传位之言,不过因途次仓猝,未曾决定,彼时若禀命而行,当然允准,岂一二月间之时期,竟不及待耶?况古来嗣君承统,大都越岁改元,肃宗草率即位,即改称至德元年,而入蜀之使,迟迟后发,是其居心之僭窃,不问可知。纲目直书即位,本回且特书称尊,示无父也。雷海青一乐工耳,长安之陷,不闻有一烈士,独海青奋不顾身,甘心殉国,忠肝义胆,自足千古,宁得以乐工少之耶?《唐书.忠义传》,置诸不录,实为一大阙文,得此篇以彰之,其庶足扬名而示后欤?阅者于此等处着眼,方不负著书人苦心。

第五十三回
结君心欢暱张良娣　受逆报刺死安禄山

却说唐朝一代，专用诗赋取士，所以诗人辈出，代有盛名。玄宗年间，第一个有名诗人，要算李太白。见前文。李白以下，就是杜甫及王维。甫字子美，系襄阳人，著作郎杜审言孙，曾献《郊天》、《飨庙》及《祭太清宫赋》三篇，玄宗叹为奇才，命为参军。至禄山造反，避走三川，肃宗继立，羸服奔行在，为贼所得，同时与太原人王维，并陷贼中。杜甫乘隙先逃，走往凤翔，维服药下痢，佯作喑疾，不受伪命。禄山重他才名，硬迫为给事中，他仍寓居古寺中，托词养疴。既闻雷海青尽忠，很是悼痛，所以作诗记感，后来贼乱荡平，维隶名贼籍，几不免死，亏得这一首诗，传达肃宗。肃宗说他不忘故主，情有可原，更兼维弟王缙，已受职侍郎，情愿舍官赎兄，乃将维赦罪授职，累迁至尚书右丞，这真是仗诗救命哩。不没王维，并插入杜甫，即善善从长之意。

闲文少表。且说肃宗既正名定位，做了大唐天子，便定计讨贼，拟授建宁王倓为元帅。李泌入谏道："建宁王素称英毅，不愧将才，但广平是兄，建宁是弟，若建宁功成，难道使广平为吴太伯么？"肃宗道："广平原是冢嗣，名义自在，岂必以元帅为重？"泌答道："广平未正位东宫，今天下艰难，众心所属，都在元帅。若建宁大功得成，陛下虽欲不为储贰，那时帮辅建宁的功臣，尚肯袖手旁观么？太宗上皇，已有明证，请陛下三思？"肃宗点头道："先生言是，朕当变计。"及李泌退出，建宁王倓迎谢道："先生所奏，正合我心。"泌却步道："泌只知为国，不知植党，王不必疑泌，亦不必谢泌，但能始终孝友，便是国家的幸福了。"言已自去。越日有诏传出，令广平王俶为天下兵马元帅，统率诸将东征。俶既受命，表请简选谋臣，肃宗属意李泌，因恐泌不肯受，踌躇了好多时，乃召泌入语道："先生白衣事朕，志节高超，朕亦深佩，惟日前与先生同出视军，曾闻军士窃议，黄衣为圣人，白衣为山人，朕方待先生决谋定策，岂可令军士滋疑？还请先生暂服紫袍，藉杜众惑。"泌不得已受命。肃宗即亲赐金紫，由泌接受而出，肃宗复取过纸笔，写了数语，盖上国宝，藏入袖中，俟泌服紫入谢，不禁微笑道："既已服此，岂可无名？"遂从袖中取出手敕，递与李泌。泌接敕审视，乃是授职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当即拜辞道："臣不敢任职，请陛下另委！"肃宗道："朕本不敢相屈，但时艰方亟，全仗大才匡济，待乱事平定，任行高志便了。"泌乃拜受，嗣是肃宗呼泌为卿，有时仍呼为先生，以示优宠，肃宗任用李泌，也可谓煞费苦心。遂就禁中置元帅府，俶入侍，泌留府中。泌入侍，俶留府中。军书旁午，毫不积压。泌又入请道："诸将畏惮天威，在陛下前敷陈军事，或不能畅达意见。万一小差，为害甚大，自后诸将奏请，乞先令与臣及广平熟议，然后上闻，免致错误。"肃宗准奏，遇有文牍关系军情，悉令送府。泌随到随阅，看系急报，虽夜间禁门已闭，亦必隔门通进，稍缓乃待天明。禁门钥契，统委俶与泌掌管，宫府联络，政令一新。

肃宗命豳王守礼子承寀为敦煌王，与蕃将仆固怀恩，出使回纥，借兵入援，又悬赏招徕朔方蕃夷，令从官军讨逆。泌乃劝肃宗转幸彭原，预待西北援师。肃宗依言移跸，既至彭原，廨舍狭隘，里面作为行宫，外面即作为元帅府。当时肃宗有一侍妾，母家姓张，系睿宗皇后胞妹的孙女，肃宗为太子时，纳为良娣，因韦坚一案，与韦妃绝婚，见前文。张良娣遂得专宠。玄宗西奔，肃宗挈良娣随行，辗转到了灵武，良娣日侍左右，

夜寝必居前室。肃宗与语道："暮夜可虞，汝宜在后，不宜在前。"良娣道："近方多事，倘有不测，妾愿委身当寇，殿下可从帐后避难，宁可祸妾，不可及殿下。"未几产生一男，才阅三日，即起缝战士衣。肃宗以产后节劳为戒，良娣道："今日不应自养，殿下当为国家计，毋专为妾忧。"看似忠义过人，及阅到后文，才知她小忠小信，都为固宠乞怜起见，妇人之可畏如此。看官试想！似张良娣之灵心慧舌，哪得不动人爱怜？况且良娣姿色，也是一时无两，更兼与肃宗患难相依，事事能先承旨意，无怪肃宗格外钟请，恩爱得了不得呢。又是一个祸根。及玄宗遣使传位，并赐张良娣七宝鞍，良娣大喜，偏李泌入见肃宗，乘间进谏道："今四海分崩，当以俭约示人，良娣不应乘此，请撤除鞍上珠玉，付库吏收藏，留赏有功。"肃宗正倚重李泌，没奈何依着泌言。蓦闻廊下有哭泣声，当即惊问何人？但见建宁王倓，趋至座前，叩首答道："祸乱未已，臣方引为深忧，今陛下从谏如流，眼见承平有日，陛下可迎还上皇，同入长安，臣不禁喜极而悲呢。"事亲有隐无犯，倓未免太露锋芒。肃宗不答。倓与泌先后趋出，只张良娣好生不乐，对着肃宗，未免怏怏。肃宗瞧破良娣心思，再三慰谕，并与良娣饮博为欢，替她解恨，此后饮博两事，几成惯习，至移跸彭原，往往日夕纵博，声达户外。所有四方奏报，多致停壅。泌在元帅府中，与行宫只隔一墙，当然闻知，免不得入宫切谏。肃宗虽然面允，却恐良娣失欢，潜令干树鸡为子，树鸡即木菌，亦名木枞，南楚人，谓鸡为枞，汝转语称枞为鸡。不令有声。既而肃宗语泌道："良娣祖母，就是朕祖母昭成太后的妹子，上皇亦颇爱良娣，朕欲使她正位中宫，卿意以为可否？"泌对道："陛下在灵武时，因群臣公同劝进，不忍违反众情，乃践登天位，并非为一身一家计。若册后事宜，应俟上皇迎归，亲承大命，方为合礼。"肃宗乃止。张良娣竭力侍奉，满望肃宗指日册封，得正后位，偏偏李泌常来唐突，恨不得力加撵逐，拔去那眼前钉，平时侍居帷闼，辄有微言冷语，讥评李泌。还幸肃宗信泌尚深，君臣得无嫌隙，相好如初。

李泌以外，要算房琯最得主眷。会北海太守贺兰进明，遣参军第五琦入蜀白事，琦主张理财济饷，由玄宗特旨拔擢，命为江淮租庸使，创榷盐法，充作军用，且至彭原面奏肃宗，请将江淮租赋，购易轻货，溯江沿汉，运给军需，肃宗很是奖勉。独房琯劾琦聚敛，不应重任。肃宗怫然道："军需方急，无财必散，卿欲黜琦，财从何出？"说得房琯无词可对。贺兰进明，也从北海入觐，肃宗命为岭南节度使，兼御史大夫。琯独加一摄字，进明探悉情形，并闻第五琦为琯所劾，未免恨上加恨，遂乘入谢肃宗时，力斥琯大言无当，非宰相才，一或误用，必蹈晋王衍覆辙。肃宗颇以为是，渐与房琯相疏。琯本意气自豪，怎肯受人奚落？当下拜表陈词，慷慨愿效，请自将兵收复两京。肃宗览到琯疏，也觉得眉飞色舞，即日批准，特加琯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使，一切参佐，准他自选。琯用户部侍郎李楫为司马，给事中刘秩为参谋，克日起行。楫与秩皆白面书生，未娴军旅，琯独视为奇才，常语人道："贼军里面，虽有许多曳落河，见五十回。我有一个刘秩，已足抵敌，况更有李楫呢？"想两人亦素好大言，所以与琯投契。于是分部兵为三军，使裨将杨希文将南军，从宜寿进发，刘贵哲将中军，从武功进发，李光进将北军，从奉天进发。琯居中军，兼程前进，到了便桥，憩宿一宵。北军亦倍道趋至，两军同进陈涛斜，与贼将安守忠相值，两阵对圆，琯用牛车二千乘，作为前驱，两旁用步骑夹着，往突敌阵，总道是无坚不破，无锐不摧，哪知贼军中却拥出许多劲卒，手中统执着火具，顺风抛来，霎时间尘焰蔽天，咫尺莫辨，各牛未经战阵，骤睹此状，不禁大骇，纷纷倒退。步马各兵，禁遏不住，反被牛车蹴踏，陆续倾跌，眼见得人畜大乱，未战先奔，贼兵趋势杀入。官军或死或伤，共四万余人。琯收集败兵，不满万人，悔愤的了不得。可巧南军到来，遂欲督军再战，聊报前败。南军统将杨希文，见两军败绩，已先夺气，部下兵弁，亦相率惊心。琯全未觉察，反严申军令，有进无退，违令立斩。前愚后愤，怎得成功？杨希文与刘贵哲，面面相觑，暗生异心，等到两军对仗，不上数合，已相率披靡。贼兵一拥而进，顿将房琯困在垓心，琯麾军冲突，都被杀退。李楫、刘秩，到此都无谋无勇，只是据鞍发颤，束手待毙。

琯自己也是文人，但能挥动令旗，不能运动刀斧，一着错误，四面楚歌，也只好拚死了事。正在危急万分，突有一将跨马杀入，带着若干残军，来救房琯。琯改忧为喜，乃招呼部众，随着来将，杀出重围。看官道来将为谁？原来就是北军统将李光进。光进保护房琯，且战且行，奔走了好几十里，方得脱离险地，后面才不见贼兵。房琯检点残卒，只北军尚有数千人，南军中军，多已不知去向，便惊问光进道："杨刘二将，到哪里去了？"光进冷笑道："他两人已解甲降贼，还要说他做甚？"叫房琯如何对答？琯懊丧异常，没奈何率同光进等，回至彭原，此时也管不得肃宗诘责，只好趑趄入见，肉袒请罪。

肃宗接到败报，本已愤怒得很，还是李泌先为缓颊，才算格外包容，特加恩宥。临行时问了数语，嘱令招集散兵，再图进取。琯意外得免，始谢恩出去。言不顾行，实不副名，曾自觉汗颜否？肃宗正要退朝，忽由吴郡太守兼采访使李希言，遣吏呈入军报，乃是永王璘起兵江淮，公然造反了。肃宗叹道："璘为朕弟，自幼失母，母为郭顺仪，早殁。经朕抚养成人，奈何背朕造反呢？"乃一面表奏上皇，一面敕璘归蜀，觐见上皇。看官！你想璘已决计造反，还肯敛兵赴蜀么？璘出镇江陵时，谏议大夫高适，曾谏阻玄宗，玄宗不从。及璘至江陵，见租赋山积，顿蓄异图。有子名偒，曾受封襄成王，好刚使气，劝父潜据江南，如东晋故事。璘遂引私党薛缪等为谋主，季广琛等为将军，潜募勇士数万人，分袭吴郡及广陵。吴郡太守李希言，侦知消息，立遣使驰报彭原，自率军出屯丹阳，防璘袭击，璘接到还蜀诏敕，掷置地上道："我兄未奉上命，僭号河北，我难道不好称帝江东么？"演述璘语，见得肃宗即位，兄弟尚且不服，何况天下？遂领兵进击丹阳。李希言闻警，忙遣副将元景曜等，前往拦截。景曜与战失利，反去降璘，江淮大震。希言再向彭原告急，肃宗即召高适计议，命为淮海节度使，且调前颍川太守来瑱，为淮南西道节度使，令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合军讨璘。江南事甫经调将，河北诸郡，又报陷没。贼将尹子奇、史思明，先后攻陷河间景城，河间太守李奂被杀，景城太守李暐，投水自尽。颜真卿遣将往援，复遭陷没。贼将康没野坡，且进攻平原，真卿力不能支，也弃郡南走。乐安清河博平诸郡，均为贼有。惟饶阳太守李系，及裨将张兴，死守孤城，贼不能克，思明召集各郡兵士，并力合攻。张兴力举千钧，尚迭抛巨石，压毙贼兵数百，恼得思明督众猛扑，接连数昼夜，尚自守住。及至粮尽援穷，太守李系，窘迫自焚，城中无主乃乱，始被攻入。张兴力屈被擒，思明劝他归降，兴慨然道："我是大唐忠臣，万无降理，但为汝等计，亦应去逆效顺。试思主上待遇禄山，恩如父子，何人可及？禄山不知报德，反且兴兵指阙，涂炭生民。大丈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面为叛贼臣，自居何等？譬如燕巢幕上，怎能久安？若能乘间取贼，转祸为福，长享富贵，岂非上策？"思明哪里肯从？反叱兴不明顺逆。兴始痛詈思明，思明大怒，把兴锯死。不略张兴，具见阐扬。因还踞博陵。

尹子奇率五千马贼，渡河略北海，意欲南取江淮，适敦煌王承寀，到了回纥，得回纥优待，并妻以可敦女妹，令与仆固怀恩，先行反报，愿为援助。回应本回前文。随即遣部将葛逻支，领二千骑兵，奄至范阳城下。尹子奇及引兵北返，还救范阳，这时候的安禄山，也发兵攻入颍水，执住太守薛愿，长史庞坚，送至洛阳，不屈遇害。肃宗迭闻警耗，很是忧惧，便召问李泌道："贼势如此，何时可定？"泌从容答道："臣观贼势虽强，并无大志，依臣所料，不过二年，便可削平。"肃宗惊喜道："有这般容易么？"泌又答道："贼中骁将，不过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数人。今陛下若令李光弼出井陉，郭子仪入河东，臣料思明、忠志二贼，不敢离范阳常山，守忠、乾真二贼，不敢离长安。我用两帅，足絷四贼，禄山潜据洛阳，随身只有承庆。若陛下出军扶风，与子仪、光弼，互出击贼，贼救首，我击贼尾，贼救尾，我击贼首，使贼往来奔命，自致劳顿。我常以逸待劳，贼至暂避，贼去尾追，不攻城，不遏路。待至来春天暖，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与光弼南北犄角，直取范阳，覆贼巢穴。贼退无所归，留不得安，然后大军四面蹙贼，禄山虽狡，恐亦必为我所擒了。"确是妙算，不比房琯大言。肃宗大喜，即命建宁王倓职掌禁兵，李辅国为司

马，预备北征，用一李辅国助倓，倓其死乎？令郭子仪，李光弼分道行事，自己在彭原过年，拟于来春即往扶风，且改称扶风为凤翔郡。

时光易过，腊尽春回，至德二载元日，肃宗在行宫中，向西遥觐上皇，然后亲御行幄，草草受贺。过了数日，正拟启驾南行，忽接了一个极大的好音，安禄山被李猪儿刺死了。禄山自盘踞洛阳，纵情酒色，累得两目昏眊，不能视事，身又病疽，因致烦躁异常。左右使令，稍不如意，即加鞭挞。阉竖李猪儿，被挞尤多，几乎不保性命。嬖妾段氏见禄山多病，恐有不测，意欲趁禄山在日，立亲生子庆恩为太子，将来可以专政，免受嫡子庆绪压制。愁眉泪眼，容易动人，禄山竟为所惑，竟有废嫡立庶的意思。禄山负恩忘义，宜有杀身之祸，但祸源亦起自内嬖，可见小星专宠，必致危亡。庆绪颇有所闻，很觉危惧，便与严庄密商，求一救死的良策。庄却故意说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叫我如何相救？"庆绪越发着忙，便道："我是嫡子，应该承立，难道庆恩夺我储位，我便束手就死么？"严庄冷笑道："从古以来，废一子，立一子，那被废的能有几个保全性命，这也是没奈何的事情。"庆绪急得泪下，又道："如兄说来，竟是没法了。"庄又道："死中求生，亦并非一定没法。"庆绪道："兄快教我！"庄遂与附耳道："束手就死，死是定了，若要不死，这手是万不可束的。试思主子与唐朝皇帝，名是君臣，实同父子，为何兴动干戈，以臣逐君，以子攻父？可见天下到了万不得已的事情，总须行那万不得已的计策，时不可失，幸勿再自束手了。"即将禄山行为，引作一证，这便叫作眼前报。庆绪听着，低头一想，便道："兄为我计，敢不敬从！"庄又道："不行便罢，欲行还须从速。机会一失，便是死期。"庆绪迟疑道："可惜一时觅不到能手。"庄复道："欲要行事，何勿召李猪儿？"庆绪甚喜，便密召猪儿入室，自与严庄同问道："汝受过鞭挞，约有几次？"猪儿泣道："前后受挞，记不胜记了。"庄又逼入一步道："似你说来，不死还是侥幸的。"猪儿道："怕不是吗？"庄遂召猪儿入耳厢，与他私事多时，猪儿竟满口承允，便出来别过庆绪，一溜烟似的走了。

是夕就去行事，也是禄山该死，因为心中烦躁，屏退左右，兀自一人睡着。猪儿怀着利刃，奋然径入，寝门外虽尚有人守住，都已坐着打盹，况猪儿是禄山贴身侍监，向来自由进出，就是模糊看见，也不必盘诘。猪儿挨开了门，悄步进去，可巧面更鼓冬冬，他即趁声揭帐，先将禄山枕畔的宝刀，抽了出来。禄山忽觉惊醒，将被揭开，口中喝问何人？猪儿心下一急，转念他双目已盲，何如立刻下手，便取出亮晃晃的匕首，直刺他大腹中。禄山忍痛不住，亟伸手去摸枕畔宝刀，已无着落。遂摇动帐竿道："这定是家贼谋逆呢。"国贼为家贼所杀，是应该的。道言未绝，那肚肠已经流出，血渍满床，就在床上滚了几转，大叫一声，顿时气绝。猪儿已经得手，刚要趋出，门外的侍役，已闻声进来，双手不敌四拳，正捏了一把冷汗。忽见严庄与庆绪，带兵直入，来救猪儿，猪儿喜甚，便语侍役道："诸位欲共享富贵，快快迎谒储君，休得妄动！"大众乃垂手站立，严庄命手下抬开卧榻，就在榻下掘地数尺，用毡裹禄山尸，暂埋穴中，且戒大众不得声张。"一朝权在乎，便把令来行。"捏称主子病笃，立庆绪为太子，择日传位，一面密迫段氏母子，一同自尽，越日又传出伪谕，太子即位，尊禄山为太上皇，重赏内外诸将官，大小各贼，怎知严庄等诡计，总道是事出真情。庆绪嗣位，在洛的伪官，统来朝贺，各处亦争上贺表。又越日方说禄山已死，下令发丧。那时从床下掘出尸身，早已腐烂，草草成殓，丧葬了事。相传禄山是猪龙转世，从前侍宴唐宫，醉后现出猪身龙首，玄宗虽是惊诧，但以为猪龙无用，无杀害意，终致酿成一番大乱，几乎亡国。禄山僭称伪号，一年有余，也徒落得腹破肠流，毙于非命。小子有诗叹道：

天公假手李猪儿，钊刃胸前血肉糜。
臣敢逐君子弑父，谁云冥漠本无知？

禄山死信，传达彭原，肃宗以下，还道天下可即日太平，遂无意北征，竟演出一出杀子戏来了。欲知详情，请阅下回。

杨贵妃之后，复有张良娣，唐室女祸，何迭起而未有已也。顾杨妃以骄妒闻，一再忤旨，而仍得专宠，王之不明，人

所共知。若张良娣则寝前御寇，产后缝衣，几与汉之冯婕妤、明之马皇后相类，此在中知以上之主，犹或堕其彀中，况肃宗且非中知乎？爱之怜之，因致纵之，阴柔狡黠之妇寺，往往出人所不及防，否则杨妃祸国，覆辙不远，肃宗虽愚，亦不应复为良娣所惑也。安禄山惑于内嬖，猝致屠肠，虽由逆报之相寻，亦因妇言而启衅。传有之曰："谋及妇人，宜其死也。"观唐事而益信矣。

第五十四回
统三军广平奏绩　复两京李泌辞归

却说肃宗既宠张良娣，又因良娣在灵武时，产下一儿，取名为佋，即封兴王，子以母贵，也得肃宗钟爱，与他子不同，张良娣恃宠生骄，竟欲把两三岁的小儿，作为将来的储贰，第一着欲陷害广平王，第二着欲陷害建宁王。府司马李辅国，本是飞龙厩中的阉奴，以狡猾得幸，及见良娣专宠，复曲意奉承，讨好良娣。良娣正好引为帮手，构陷二王。建宁王倓，素性任侠，看不上良娣等人，常私语李泌道："先生举倓掌兵，俾尽臣子微忱，倓很是感激。但君侧有一大害，不可不除。"泌问为谁？倓说是张良娣。泌摇首道："此非人子所宜言，愿王忍耐为是。"倓不以为然，有时入见肃宗，必劝肃宗勿信内言，并请速立太子。别人可请，倓不宜请。肃宗听过了好几次，乃乘李泌入见，便垂问道："广平为元帅逾年，今欲命建宁专征，又未免名分相等，朕欲即立广平为太子，卿意以为何如！"泌答道："军事倥偬，应即区处，若陛下家事，总须禀命上皇。否则陛下即位的苦心，何从分说呢？"肃宗道："卿言亦是，容朕三思后行，"泌退回元帅府中，转告广平王俶，俶即入谒。凑便陈请道："陛下尚未奉晨昏，臣何敢入当储贰？"肃宗慰谕数语，乃将建储事暂行搁起。李泌奏阻建储，或谓储位未定，因启张李狡谋，然试问从前已立之太子，亦如何废死？以此咎泌，殊非正论。

至禄山已死，肃宗以首逆既殄，大乱可平，索性把建宁专征的问题，也搁着不提。倓有志靖乱，一再进谏，且直陈道："陛下若听信妇寺，恐两京无从收复，上皇无从迎还了。"语太激烈，适致杀身。看官！休想这数句言论，叫肃宗如何忍受得住？还有张良娣、李辅国二人，得闻此言，怎能不恨到极点，互肆毒谋？当下由良娣先入，辅国继进，一倡一和，只说倓时有怨言，常恨不得为元帅，谋害广平。此时的肃宗，正将倓叱退，余怒未息，怎禁得火上添油？凭着一腔怒气，立下手谕，把倓赐死。倓是个傲气的人，要死就死，竟仰药自尽。至李泌得知此事，意欲入谏，已是无及，可惜一个贤王，死得不明不白，含冤地下。广平王俶，怀了兔死狐悲的观念，密与李泌商量，欲去辅国及良娣，泌劝阻道："王不惩建宁的覆辙么？能尽孝道，自足致福。良娣妇人，不足深虑，但教委曲承顺，包管前途无碍了。"始终劝人以孝，李长源不愧正人。俶闻言乃止。

只肃宗信谗杀子，尚未觉悟，忽由太原递到贼警，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岩自大同，牛廷玠自范阳，共引贼十万名，入寇太原，肃宗才惊讶道："我道禄山已死，可无后患，哪知贼势越发猖獗哩。"说罢，急召泌入议。泌奏道："太原有李光弼，才足拒贼，请陛下勿忧！但陛下宜速幸凤翔，示意进取，方能振作士气，驯致中兴。"肃宗点首道："朕当择日起程了。"言未已，又接睢阳警报，伪河南节度使尹子奇，受安庆绪命，率妫檀二州贼兵，及同罗奚众，共十三万人，进逼睢阳，肃宗又惊慌起来，泌又道："睢阳太守许远，忠义过人，当能死守。且张巡方移守宁陵，巡远亲如兄弟，宁陵睢阳，相隔不远，互相援应，谅可支持，俟郭子仪收复河东，再去援他未迟。"肃宗道："两处无虞，朕即当往幸凤翔，劳卿整顿军装，待朕下令启行。"泌乃退出。越数日，报称军装已备，请即启跸，肃宗逐日延宕，专候两路消息，藉决行止。

已而太原驰入捷书，李光弼用诈降计，令贼缓攻，暗中掘地道至贼营，出贼不意，内外攻击，俘斩万余人，思明退去，余贼可无虑了。肃宗方决幸凤翔，启行诏下，又接睢阳捷报，张巡自宁

陵援睢阳，与许远合兵，共得六千八百人，远守巡战，连擒贼将六十余，杀贼二万，贼将尹子奇夜遁，睢阳已解围了。本回宗旨，在收复两京，此外战事，只可用虚写法，否则宾主不分，如何醒目？肃宗大喜，遂启驾至凤翔。陇右河西、西城、安西各兵士，依次来会。江淮租赋，也陆续解到。原来永王璘叛乱后，经广陵太守李成式，招降叛将季广琛，叛党解散。永王璘溃走鄱阳，为江西采访使皇甫侁擒住，诛死了事。了过永王璘。江淮复安，运道无阻。

李泌遂请如前策，北攻范阳。肃宗道："大兵已集，正应捣贼腹心，卿反欲迂道西北，往攻范阳，岂非忽近图远么？"泌答道："现时所集各兵，统是西北戍卒，及诸胡部落，性多耐寒畏暑，若用他锐气，克复两京，原是易事。但贼率余众，遁归巢穴，关东地热，春气已深，各军必困倦思归。贼却得休兵秣马，静俟各军去后，再行南来，岂不可虑？所以臣请先行北伐，用兵寒乡，扫除贼穴，永绝祸根。贼进退失据，一致聚歼，不但两京可取，天下也从此太平了。"彼时肃宗若用泌言，不致有思明之乱。肃宗道："朕非不从卿计，惟朕定省久虚，急欲先复西京，迎还上皇，聊申子道，不能再待北伐，幸卿原谅！"泌乃趋出。

适郭子仪遣使奏捷，逐去贼将崔乾祐，平定河东。肃宗遂进子仪为司空，兼天下兵马副元帅，出攻西京。子仪即遣子郭旰，及兵马使李韶光，大将军王祚济河，进破潼关贼兵，斩首五百级。正拟乘胜入关，忽由安庆绪遣到援兵数万，截击郭旰。旰与战大败，死亡万余人。李韶光、王祚先后战死，蕃将仆固怀恩，保旰渡渭，退守河东。天下不如意事，重迭而来，节度使王思礼，调镇关内，贼将安守忠等入寇，思礼遣将出战，为贼所败，退保扶风。守忠追蹑至太和关，去凤翔仅五十里，凤翔大骇，飞诏郭子仪入援。子仪星夜奔赴，中途遇着贼将李归仁，奋力杀退，至西渭桥，与王思礼合军，进屯潏西。贼将安守忠、李归仁，也联兵驻清渠，彼此相隔里许，相持七日。子仪等持重不战，守忠想了一个诱敌计，假意退兵，那时子仪亦堕贼计中，督兵追击，约行数里，才见贼骑倚山背水，摆成一字长蛇阵。子仪令攻贼中坚，不意贼兵首尾，分作两翼，夹击官军，官军不能相顾，四散奔逃。子仪亟率仆固怀恩等，继住后路，让败军先走，自己随战随退，还保武功。为子仪留身分，故不肯大书败状。随即单身诣阙，乞请自贬，乃降为左仆射。

是时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炅，困守南阳，屡为贼将田承嗣等所围，粮尽援绝，突围走襄阳。河东节度副使，兼上党长史程千里，出击贼将蔡希德，马蹶被擒。灵昌太守许叔冀，为贼困住，拔众走彭城，睢阳数次却贼，数次受围，贼将尹子奇誓破此城，城中兵少食尽，势亦垂危。再作总括语，均见笔法。肃宗屡闻败警，焦灼的了不得，且因贼兵逼近，无暇他顾，只好委任郭子仪，决计再攻西京，当下大飨将士，一一慰勉。且特语子仪道："功成与否，在此一举，愿卿竭忠尽智，无负朕望。"子仪道："此行不捷，臣必捐生。但有两大要事，请陛下施行。"肃宗问是何事？子仪一一说出，一是请元帅广平王俶，亲自督师，一是请征兵回纥，同往击贼。肃宗准如所请，遂令广平王调集朔方西域等军，大幸出征，一面驰使回纥，乞即发兵入援。

回纥怀仁可汗子磨延啜，嗣父登位，号葛勒可汗，有意和唐，立遣太子叶护等，率精兵四千余人，驰至凤翔。当由肃宗引见，厚礼款待。且令广平王俶，与叶护相见，约为兄弟。叶护大喜，称俶为兄，于是共得兵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出指长安。到了城西香积寺旁，连营为阵。李嗣业统前军，王思礼统后军，郭子仪统中军，长安贼亦倾寨出城，共约十万人，与官军南北对垒。贼将李归仁拨马舞刀，出来挑战。前军各奋力接仗，战不多时，那归仁故态复萌，佯作败退状，驰回本阵。官军乘胜追上，直薄贼垒，谁料归仁翻身出来，把刀一麾，贼阵中有名悍卒，统持着大刀阔斧，恶狠狠的截杀官军。官军猝为所乘，自相惊乱。李嗣业在后督战，见部下逐渐溃退，不禁大愤道："今日不委身饵贼，我军尚有生望么？"说着，即将铁甲卸去，持了一柄纯钢铸的长刀，纵马向前，大呼奋击，刀光过处，贼头纷纷落地。归仁舞刀来迎，嗣业刀长手快，乱劈过去，喝一声着，已将归仁头盔劈落。归仁披发逃回，贼亦随却。嗣业再接再厉，身先士卒，杀入贼阵。回

纥叶护，也率众随上，趁势捣贼，贼众遂乱。力写嗣业。郭子仪知贼多诈，令仆固怀恩带领锐卒，防护辎重，果然贼后军抄至官军阵后，前来掩袭。怀恩驱军杀出，一阵横扫，好似风卷残云，立将贼兵驱尽，子仪、思礼两军，一齐出击，那嗣业带着前军，与回纥健卒，已洞穿贼垒，从前面杀到后面，会集全师，再行夹攻。自午至酉，斩首六万级，安守忠、李归仁等，到此也不能再战，弃甲曳兵，逃回城中。入夜尚嚣声不止。广平王俶，见全师大胜，鸣金收军。仆固怀恩叩马进言道："贼今夜必弃城出走，请元帅下令穷追。"俶摇首道："军力已疲，不宜轻进。"怀恩又道："战尚神速，可进即进，大帅如虑各军劳苦，怀恩愿率三百骑，追缚贼首，归献麾下。"余勇可贾。俶复道："将军战了一日，也未免吃力，且回营休息，明日再议！"怀恩不便再争，怏怏而退。

各军俱归宿营中，到了次日，俶正升帐发令，已有侦骑来报，贼将安守忠、李归仁，与张通儒、田乾真等，均已弃城遁去。俶乃整军入城，百姓扶老携幼，争来迎接，夹道欢呼，喜极而泣。至俶入城安民，回纥叶护，向俶请求，欲如前约。原来肃宗召见叶护时，曾与面约，谓克复西京，土地人民归唐，金帛子女归回纥。回纥援兵只有四千，何足平贼，况欲借外力以平内乱，后患亦多，肃宗遽以是为约，何其愦愦？叶护见京城已复，当然如约要求，俶无法推辞，只好向叶护下拜道："今始得京师，若遽行俘掠，东京必望风生怖，为贼固守，不可复取了。愿至东京后，始遵前约。"说亦谬误。叶护下马答拜道："当为殿下径往东京。"言已，复上马出城，驻营待命。俶留京抚阅三日，军民胡羌，罗拜道旁，相率叹美道："广平王真华夷共主呢。"亦属过誉。

捷报到了凤翔，肃宗大喜，百官入贺，即日遣中使啖庭瑶入蜀，奏白上皇，表请东归。一面命左仆射裴冕入西京，祭告郊庙，宣慰百姓。且调嗣虢王因留守西京，令广平王俶东出平洛，惟行军长史李泌，召还行在，不必东行。泌驰还凤翔，入谒肃宗，肃宗慰劳数语，即接说道："朕已表请上皇东归，朕当退居东宫，仍循子职。"泌忙答道："上皇未必东来了。"肃宗惊问何因？泌答道："陛下正位改元，已经二载，今忽奉此表，转使上皇心疑，怎肯即归？"肃宗爽然道："朕知误了，今且奈何？"泌从容道："陛下放心，臣当另草大臣贺表，请上皇东归便了。"肃宗即命左右取过纸笔，嘱泌草表。泌不假思索，一挥即就，捧呈肃宗过目。肃宗瞧着，系是群臣署名，略说："自马嵬请留，灵武劝进，及今收复京师，皇上无日不思定省，请上皇即日回銮，以就孝养"云云。结末数语，尤说得情词迫切，悱恻动人。肃宗不觉泣下，立命中使奉表入蜀，且留泌宴饮，同榻寝宿。泌乘间乞归道："臣已略报圣恩，今请许作闲人。"肃宗道："朕与先生同忧，应与先生同乐，奈何思去？"泌答道："臣有五不可留，愿陛下听臣归去，赐臣余生。"肃宗问道："何谓五不可留？"泌答道："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亦太奇，有此五虑，所以不可复留。"这也是知彼知己之论。肃宗笑道："夜已深了，先生且睡，缓日再议。"泌又道："陛下与臣同榻，臣且尚不得请，况异日在御案前呢。陛下若不许臣去，便是要杀臣了。"语足惊人，然确是阅历有得之言。肃宗惊诧道："先生何疑朕至此？朕非病狂，何至妄杀先生？"泌凄然道："陛下不欲杀臣，臣尚得求去，否则臣何敢再言？且臣恐杀身，并非疑及陛下，就是这五不可呢。臣思陛下待臣甚厚，臣且未得尽言，他日天下既安，臣未必常邀圣眷，那时还好尽言么？"肃宗道："朕知道了，先生屡欲北伐，朕不肯从，所以介意。"泌答道："非为此事，乃是建宁一事哩。"肃宗道："建宁过听小人，谋害乃兄，欲夺储位，朕不得已赐死，先生岂尚未闻么？"泌又道："建宁若有此心，广平王当必怀怨，今广平每与臣言，痛弟含冤，一再泪下。且陛下前日，欲用建宁为元帅，臣请改任广平王，建宁果欲夺嫡，应恨臣切齿，为什么视臣为忠，益加亲善呢？"肃宗听到此语，也忍不住泪，且泣且语道："先生言是，朕亦知悔了。但事成既往，朕不愿再闻。"泌又道："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警戒将来。从前天后错杀太子弘，次子贤内怀忧惧，作《黄台瓜》词，中有二语云：'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陛下已经过一摘了，幸勿再摘！"肃宗愕然道："朕不至再有此事。先生良言，朕当

书绅。"泌又说道:"陛下能时常留意,何必多存形迹,此事已蒙俞允,臣愿毕了,只请陛下准臣还山。"肃宗道:"且待东京收复,朕还都再议。"泌乃无言。看官听着!这番密陈,虽是泌明哲保身,但也为广平王起见,他恐张李再行构难,诬害广平,所以殷勤陈情,启沃主心,这真是苦心调停,保全不少哩,应该赞扬。

转眼间由秋经冬,睢阳急报,似雪片相似。肃宗促邻郡速援,且特饬同平章事张镐,出任河南节度使,驰援睢阳。幸喜平洛大军,沿途顺手,屡献捷音,华阴弘农,次第平复,并献入俘囚百余人,肃宗命一律斩首。监察御史李勉入谏道:"今元恶未除,海内枭桀,多半为贼所胁污。闻陛下龙兴,方思革面洗心,沐浴圣化,若概从骈戮,恐反驱令从贼,诛不胜诛了。愿陛下三思!"肃宗乃下诏特赦,远近闻风归附。贼将张通儒等,败奔至陕,安庆绪悉发洛阳兵众,令严庄为统帅,往援通儒,步骑合计十五万,共拒官军。郭子仪等长驱直进,到了新店,前面正遇着大队贼兵,依山列营,气势颇盛。子仪颇以为忧,即与回纥叶护商议,令率回纥兵绕出山后,袭击贼背。叶护依计而行,子仪乃麾兵攻贼,贼仗着锐气,由高趋下,猛扑官军。官军前队多伤,逐步倒退。蓦闻得山上鼓响,有数十支硬箭,射入贼中。贼众回首惊顾道:"回纥兵到了!"随即骇走,子仪与回纥叶护,先后夹攻,杀得贼兵东倒西歪,尸骸遍野。严庄、张通儒等,落荒东走,连陕城也不及顾了。子仪遂请广平王俶,乘胜入陕城,再命仆固、怀恩等,分道追贼,如入无人之境。严庄奔入洛阳,狼狈得很,庆绪本视酒如命,每日深居简出,狂饮不休,一切军务,全靠严庄主持。庄既败还,庆绪当然惊惶,急与庄商议对敌。庄已垂头丧气,想不出甚么法儿,好多时献上一策,乃是一个"走"字。庆绪依计而行,遂聚集党羽,夤夜出奔,唐将哥舒翰、程千里等,从前陷入贼中,至此一并杀死,便匆匆出后苑门,逃向河北去了。

捷书到陕,广平王俶,率大军驰入东京,回纥兵争先拥进,肆行劫掠,可怜洛阳城内的百姓,前次已遭贼蹂躏,此番复遇夷掠夺,儿啼女散,家尽财空,骚扰了两昼夜。回纥兵心尚未足,纵掠如故,郭子仪看不过去,请命广平王,召入父老,募集罗锦万匹,酬谢回纥,才算休兵。这皆是肃宗父子贻害百姓,可叹!肃宗日夜望捷,既得好音,便拟启跸回京。李泌又固请还山,肃宗不许。适值啖庭瑶自蜀驰归,呈上上皇手诰,竟欲终老剑南,不愿东归,肃宗未免忧虑。越数日,赍奉群臣贺表的使臣,亦自成都遣还,报称上皇览表,甚是喜慰,命食作乐,下诰定行期。肃宗遂召语李泌道:"使我父子重见,全出先生大力,曷胜感慰!"泌下拜道:"两京收复,上皇归来,臣报德已毕了。但望陛下加恩,赐臣骸骨!"肃宗尚欲挽留,经泌伏地力请,乃怆然道:"先生请起!朕暂允先生归山。"泌乃起身趋出,草草整装,便即陛辞。肃宗亲送出城,洒泪而别。一肩行李,两袖清风,飘然南行去了。到了衡山,地方官已经奉敕为泌筑室山中,并送给三品俸禄,泌乃山居自乐,不问世事。小子有诗叹道:

> 范蠡沼吴甘隐去,张良兴汉托仙游。
> 功成身退斯为智,唐室更逢李邺侯。

李泌去后,肃宗即遣韦见素入蜀,奉迎上皇,一面启跸还都。临行时接得张镐急报,又未免触动悲怀,究竟为着何事?且至下回说明。

本回事实,最为杂沓,若一一分叙,便如断烂朝报相等,毫无趣味。著书人以广平出征,及李泌归隐为纲,而此外各事,俱随笔销纳,既不病繁,亦不嫌略。盖广平出征,两京始得收复,此为最大要件,不得不格外从详。李泌之出,关系甚大,不特收复两京,出自泌之参赞,即如迎还上皇,保全广平,何一非泌之力乎,外有郭子仪,内有李泌,而肃宗始得中兴。故叙述武事,处处注重郭子仪,叙述文谟,处处注重李泌。握其要而众具毕张,阅此可以知行文之法焉。

第五十五回
与城俱亡双忠死义　从贼堕节六等定刑

却说河南节度使张镐，曾奉敕往援睢阳，因调集各军，不免稍需时日。当时尝飞檄谯郡太守闾邱晓等，星夜往援，哪知闾邱晓等，均不奉命，坐听睢阳失守，张巡、许远，先后殉义，及镐率军至睢阳城下，城已被陷三日了。镐召闾邱晓至军，严词诘责，捶毙杖下，当即遣使飞报凤翔。肃宗未免痛悼，因登程还京，一切赠恤，俟到京后再议，但遥敕镐查明张许家属，速即奏报。看官欲知张许殉义情事，待小子本末叙明。阐扬忠义，应从详叙。张巡南阳人，夙谙武略，登进士第，出为县令。禄山乱起，陷入河南，谯郡太守杨万石降贼，胁巡为长史，使西迎贼军。巡至真源，率吏哭玄元皇帝庙中，起兵讨逆，得壮士千人，西诣雍邱。适雍邱令令狐潮出迎贼众，遂入城拒守。令狐潮引贼兵四万，来夺雍邱，巡孤军出战，杀退贼兵。潮与巡有旧交，屡诱巡降，巡以大义相责，始终不从。潮连番进攻，城中矢尽，巡缚草为人，被服黑衣，夜缒城下，共计千余。潮因暮夜昏皇，不便出战。但令射箭，巡将草人扯起，得矢十余万，得复射贼。嗣令壮士缒城出袭，服饰如草人，贼笑不设备，竟被壮士突入，大破贼寨。潮屡退屡进，巡使郎将雷万春，登陴守御，贼用飞弩迭射，连中雷颊，共计六箭。雷直立不动，贼疑为木人，哗然噪动，但听城上大声道："黠贼，认得我雷将军否？"仿佛《三国演义》中之张翼德。贼大惊骇，巡乘势杀出，擒贼将十四人，斩首百余级，潮乃遁去。

既而河南节度使嗣虢王巨，出驻彭城，命巡为先锋使。巡闻宁陵围急，移军往援，始与睢阳太守许远相见。远系许敬宗曾孙，天性忠厚，晓明吏治。颇能为乃祖干蛊。既见巡，恍如旧识，互叙年齿，乃同年所生，远长数月，巡因呼远为兄，誓相援应。还有城父令姚訚，亦与联合，贼将杨朝宗率马步二万，袭击宁陵，巡远合军与战，杀贼万余人，投尸汴水，河为不流。有诏擢巡为河南节度副使，至德二载，禄山刺死，庆绪遣将尹子奇，带领蕃胡各骑兵，猛扑睢阳。巡率军援远，血战二十余日，锐气不衰。远以材不及巡，专治军粮战具，一切攻守事宜，均归巡主张。巡连败子奇，所获车马牛羊，悉分给兵士，秋毫不入私囊，诏拜巡为御史中丞，远为侍御史，紘为吏部郎中。子奇三战三北，益兵进攻，巡不依古法，临危应变，奇出不穷。尝欲射死子奇，苦不能识，乃削蒿为矢，射入贼营。贼以为城中矢尽，喜白子奇，子奇遂亲自督攻，巡将南霁云，觑定子奇，抽矢搭弓，射将下去，正中子奇左目。子奇痛不可忍，伏鞍而逃。巡自城中杀出，杀贼无算，余贼保护子奇，又复遁去。

巡因将士有功，遣使白嗣虢王巨，请给赏物。巨只给空白告身三十纸，还统是营中末职，经巡遗书责巨，巨全然不睬，且命将睢阳积谷，运去三万斛，转给濮阳济阴。远遣使固争，终不见从，反说远不受节制，静候严参。远拗他不过，只好眼睁睁的由他运去。济阴得粮即叛，接应子奇，子奇目创已愈，遂征兵远近，得悍贼数万，再攻睢阳。此次来前报恨，百方攻扑，迭用云梯钩车木驴等物，俱为巡破毁，毫不见效。子奇乃不敢复攻，但穿壕立栅，困住孤城。城中守兵，本来只数千人，自经子奇迭攻，或死或伤，减去十成之八，只有六百人尚能防御。更因积粮被巨运去，无食可依，起初每人每日，给米一勺，后来米已食尽，但食茶纸树皮。不得已遣南霁云等，突围出去，或飞报行在，或告急邻郡，时许叔冀在谯郡，尚衡在彭城，俱不肯出援。霁云乞师不应，

愤投临淮，御史大夫贺兰进明，正代任河南节度使，在临淮驻着，霁云入见，备述睢阳苦况，请速济师。进明道："今日睢阳已不知存亡，兵去何益？"霁云道："睢阳若陷，霁云当以死谢大夫，且睢阳既拔，即及临淮，唇齿相依，怎得不救？"进明道："事从缓商，君远来疲乏，姑且留宴。"霁云尚望进明出师，忍气待着。少顷，堂上陈筵，堂下奏乐，进明延霁云入座，霁云不禁流涕道："睢阳兵士，不食月余，霁云何忍独食？食亦何能下咽？大夫坐拥强兵，不愿分兵救患，忠义何存？愿大夫熟察！"说至此，竟将指插入口中，忍痛啮下，呈示进明道："霁云奉命乞援，不能代伸主将苦衷，抱歉何似？愿留一指示信，方可归报。"旁座见霁云忠愤，也为泣下。独进明麻木不仁，奈何？进明道："我亦知君忠勇，但往救睢阳，势已无及，不如留在我处，徐图立功。"霁云道："霁云若忍负张公，便是不忠不义，大夫留我何益。"言毕，竟酹酒地上，向各座拱手，抢步下堂，上马径去。路过佛寺，见浮屠矗立，浮屠即塔。抽矢射中上层砖瓦，且指誓道："我若破贼，必灭贺兰，这矢就是记恨哩。"还至宁陵，与城使廉坦，同率步骑三千人，冒围入城。贼因霁云突围外出，日夜防有援兵，至是悉众阻截，由霁云拚死冲突，杀开一条血路，驰入睢阳，回顾手下，已仅得千人。巡见霁云，知进明等俱不肯发兵，也未免惶急，将吏无不痛哭，且议突围东奔。巡语许远道："睢阳为江淮保障，若弃城他去，贼必乘胜南下，是江淮将尽为贼有了。况我众饥羸，未能远走，在城固死，出城亦死。我想行在虽远，去使谅可达到，将来总有复音，不如坚守待命。"远亦赞成巡议，可奈满城无粮，嗷嗷待哺，米尽食茶纸，茶纸尽食马，马尽食雀鼠，雀鼠又尽，至煮铠弩皮以食。巡妾霍氏，情愿杀身饷士，巡听令自刎，烹尸出陈，指语大众道："诸君累月乏食，忠愤曾不少衰，我恨不割肉啖众，怎肯顾惜一妾，坐视士饥？"将士等相向泪下，巡强令噉食，远亦杀奴僮哺卒，区区数人，不足一饱，以连日饿殍枕藉，所余只四百人，亦皆饿病不支，巡西向再拜道："臣力竭了，生不能报陛下，死当为厉鬼杀贼。"贼众见城守寥寥，即四面登城，陷下城内，巡远及姚纮南霁云雷万春等，陆续受擒，各被推至子奇面前。子奇问巡道："君每战必眦裂齿碎，究为何意？"巡愤然道："我志吞逆贼，怎得不裂眦碎齿？"子奇怒道："你存齿几何？"遂用刀抉视巡齿，只存三四枚，也不觉失声道："可敬可敬！君能从我，当共图富贵，"巡骂道："我为君父而死，死何足恨？尔等甘心附贼，贼彘不如，宁能长存人世么？"子奇尚欲存巡，用刀置巡项，迫令快降，巡终不屈。又胁降南霁云，霁云未应。巡呼道："南八霁云小字。男儿，一死罢了，岂可为贼屈？"霁云笑道："我不欲遽死，思有所为，公素知我，我敢不死么？"乃与姚纮、雷万春等三十六人，同时遇害。许远被解送洛阳，洛阳已为唐军所破，转送偃师，亦以不屈见杀。睢阳称为双忠，建祠尸祝，号为双忠庙，至今尚存。大节千秋。肃宗闻进明等，不肯出援，乃改任张镐，兼江南节度使，闾邱晓为谯郡太守，卒以道远不及，且为闾邱晓所误，终致双忠毕命，徒自流芳，这也是可悲可叹呢。

肃宗自凤翔入西京，百姓欢跃，争呼万岁。御史中丞崔器，令前时从贼诸官，均免冠徒跣，至含元殿前，顿首请罪，就是东京降贼诸官吏，如陈希烈、张均、张珀、达奚珣等，亦均由广平王收送西京，俱至朝堂听候惩处，肃宗命改系狱中。惟汲郡人甄济，武功人苏源明，屡经禄山胁迫，始终不受伪命，有诏特擢济为秘书郎，源明为考功郎中，兼知制诰，回纥太子叶护，自东京还师，入觐宣政殿，面陈军中马少，愿留兵沙苑，自归取马，再来助讨范阳，扫清余孽。肃宗大喜，即封他为忠义王，所有回纥部兵，各赐锦绣缯器，并愿岁给绢二万匹，使就朔方军领受，叶护拜辞而去。已而广平王俶、郭子仪皆还西京，肃宗封子仪为代国公，食邑千户，且面加慰谕道："国家再造，皆由卿力。"子仪顿首拜谢，诏令再往东都，经略北讨。张镐与鲁灵来瑱嗣吴王祗李嗣业李奂五节度，出略河东、河南各郡县，大半平定。贼将严庄，料知无成，背了安庆绪，潜行来降。肃宗命为司农卿。尹子奇为张镐所败，败走陈留，陈留人袭杀子奇，举城降官军。肃宗很是喜慰，乃修复宗庙，整缮宫殿，专待上皇还都。

至十二月间，上皇已到咸阳，由肃宗备齐法

驾，带同百官，往望贤宫迎接上皇。上皇在宫南楼，开轩俯瞩，肃宗改服紫袍，下马趋进，拜舞楼下。上皇降楼抚慰，父子相对泣下，因见肃宗服紫，即向索黄袍，亲披肃宗身上。肃宗顿首固辞，何必做作。上皇道："天数人心，已皆归汝，使朕得保养余年，就是汝的孝思了，何必多辞。"肃宗乃受，请上皇登殿，受百官朝贺毕，命尚食进膳，尝而后进。是夕侍宿行宫，翌晨奉上皇启驾，肃宗亲自执鞚，前行数步，经上皇谕止，方乘马前导，不敢自当驰道。上皇顾左右道："我为天子五十年，不足言贵，今为天子父，才算是真贵了。"慢着！尚有张氏在内。既至西京，御含元殿慰抚官民，寻诣长乐殿九庙神主，恸哭多时，恐是哭杨贵妃。乃往幸兴庆宫，就此居住。肃宗再请避位，退居东宫，还要如此，多令人笑。上皇不许，出传国玺授与肃宗。肃宗涕泣受宝，始出御丹凤楼，颁诏大赦。惟与禄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杨国忠子孙，不在免例。立广平王俶为楚王，加郭子仪司徒，李光弼司空，其余扈驾立功诸臣，俱进阶赐爵有差。追赠死节诸臣，如李憕、卢弈、蒋清、张介然、颜杲卿，袁履谦、张巡、许远、姚訚、南霁云、雷万春等，各依原官增阶，子孙赐荫。郡县来年租庸，三分减一。近时所改郡名官名，一律复旧。以蜀郡为南京，凤翔为西京，西京为中京，册封张良娣为淑妃，皇子南阳王系以下，肃宗有十四子，次子名系。各令迁封。拜李辅国为殿中监，晋封成国公。时韦、见素、裴冕、房琯等，均已罢相，改用苗晋卿为侍中，王屿为中书侍郎，李麟同中书门下三品，内外腾欢，翕然同声。惟张巡得追封扬州大都督，许远亦追封荆州大都督。巡子亚夫，远子玫，一并授官。当时颇多异议，有说巡死守睢阳，杀身无补，有说巡忍残人命，与其食人，宁可全人。不责奸臣，但责忠臣，是何居心？巡友李翰，乃为巡作传，且附表上呈，略云：

> 巡以寡击众，以弱制强，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师。师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而议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善遏恶扬，录瑕弃功，臣窃痛之！巡所以固守者，得诸军之救，救兵不至而食尽，食既尽而及人，乖其素志。设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计，捐数百生命以全天下，臣犹曰功过相掩，况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难，不睹休明，惟有令名，是以荣禄。若不时纪录，恐远而不传，使巡生死不遇，可悲数甚？臣敬撰《巡传》一卷献上，乞遍列史官，以昭忠烈而存实迹，则不胜幸甚！

此外尚有张澹、李纾、董南史、张建封、樊晃、朱巨川等，亦皆为巡辩白，群议始息。既又訾及许远，谓远不与巡同死，有幸生意。巡季子去疾，亦为所惑，后来上书斥远，谓："远有异心，使父巡功业隳败，负憾九泉，臣与远不共戴天，请追夺远官以刷冤耻"等语，亏得尚书省据理申驳，略言："远后巡死，即目为从贼，他人死在巡前，独不可目巡为叛么？且贼人屠城，常以生擒守吏为功，远为睢阳守吏，贼不遽杀，便是为此，有何可疑？彼时去疾尚幼，事未详知，乃有此议，其实两人忠烈，皎若日星，不得妄评优劣。"议乃得寝。前叙两人详迹，此更述及当时正论，无非阐表双忠。这且搁下不提。

且说御史中丞崔器，既令两京从贼诸官，请罪系狱，又与礼部尚书李岘，兵部侍郎吕諲，奉制按问。器与諲俱主张严办，上言从贼诸臣，皆应处死。独李岘用侍御史李栖筠为详理判官，拟酌量轻重，分等治罪。三人争议累日，请旨定夺。肃宗从李岘议，乃定罪名为六等，最重处斩，次赐自尽，次杖一百，次三等流贬。张均、张垍列在处死条内。肃宗意欲宥此二人，转奏上皇，拟降敕特赦。上皇道："均、垍世受国恩，乃甘心从贼，且为贼尽力，毁我家事，怎可不诛？"肃宗叩头再拜道："臣非张说父子，哪有今日，若不能保全均、垍，倘他日死而有知，何面目再见张说？"语至此，俯伏流涕。上皇命左右扶起肃宗，复与语道："我看汝面，饶了张垍死罪，流戍岭外。张均逆奴，无君无父，定不可赦，汝不必申请了。"肃宗乃涕泣受命。看官道肃宗何故要赦此二人？肃宗系杨良媛所出，当杨氏初孕时，正值太平公主用事，专与玄宗为仇，时张说正官侍读，得出入东宫，玄宗密语说道："良媛有孕，恐太平公主闻知，又要当做一桩话柄，说我内多嬖宠，在父皇前摆弄是非，不如用药堕胎，免得他来借口。"张

说道："龙种岂可轻堕？"玄宗道："欲全一子，转害自身，实属不值，我意已决，幸为我觅一堕胎药，勿泄勿忘。"说乃趋出，自思此事实为难得很，堕了胎有损母子，不堕胎有碍储君，现只好取药二剂，一安胎，一堕胎，送将进去，由他取用，听凭天数罢了。便是他狡猾处。计划已定，遂挟药二剂以入，但说统是堕胎药。玄宗接药后，趁那夜静无人的时候，在密室亲自取煎，给杨氏服了下去，腹中毫无动静，反安安稳稳的睡了一宵，次日也不见什么变动，原来所服的是那剂安胎药了。玄宗哪里晓得，只道是一剂无效，须进二剂，因再照昨夜办法，仍在夜间密煎，他因连夜辛苦，就隐几假寐，朦胧睡去，忽见有一金甲神，就药炉前环绕一周，用戈拨倒药炉，不由的突然惊寤，急起身看时，药炉果已倾翻，炭火亦已浇灭，益觉惊异不置。次日又密告张说，说拜贺道："这便是天神呵护哩！臣原说龙种不宜轻堕，只恐有妨尊命，因特呈进二药，取决天命，不瞒殿下说，一剂是安胎药，一剂是堕胎药，想前日所服的是安胎药了。昨夜所煎的是堕胎药，天意不使堕胎，乃遣神明拨倾此药。殿下能顺天而行，不特免祸，且足获福呢。"玄宗乃止。果然肃宗生后，太平公主以谋逆赐死，玄宗即得受禅，杨良媛进位贵嫔，复生一女，即宁亲公主，及年已长成，下嫁说子张垍，这便是肃宗母子，暗中报德的意思。

肃宗生平所最恨的是李林甫，所最亲的是张说父子，即位后常欲发林甫墓，焚骨扬灰。还是李泌极谏，谓恐上皇疑及韦妃绝婚，特地修怨，反滋不安，肃宗方才罢议。补叙张说父子关系，因插入李林甫事，笔法聪明。独想念均垍兄弟，常欲拔出贼中，仍令复官，且追痛生母已殁，只遗自己及女弟二人，女弟宁亲公主，既嫁与张垍，越应该设法保全，俾得夫妇完聚，可巧玄宗在蜀，已称上皇，并令百官共议杨贵嫔尊称，得追册为元献皇后。肃宗生母，得册为后，亦就此补叙。肃宗因上皇顾念生母，势必兼及张氏一家，所以均垍拟辟，特向上皇前从宽，偏是上皇不许，但只赦张垍一人，仍然长流，那时爱莫能助，只好付诸一叹罢了。后来垍死流所，宁亲公主竟改嫁裴颍，唐朝家法，原是不管名节，毋庸细表。单说当时从贼诸官，罪名已定，斩达奚珣等十八人，赐陈希烈等七人自尽，张均列入在内。此外或杖或流贬，分别处分，一班寡廉鲜耻的官吏，至此才知懊悔，但已是无及了。嗣有人从贼中自拔来降，谓安庆绪奔邺郡，尚有唐室故吏随着，初闻陈希烈等遇赦，统自恨失身贼庭，及闻希烈等被诛，乃决计从贼，不敢归唐。肃宗听说，悔叹不已。后儒以为背主事贼，行同枭獍，不杀何待？有什么可悔呢？小子有诗叹道：

> 犬马犹存报主恩，胡为人面反无知？
> 大廷赏罚应持正，怎得拘拘顾尔私。

肃宗既核定赏罚，再拟调兵讨贼，忽报贼将史思明、高秀岩等，遣使奉表，情愿挈众投诚，究竟是否真降？容小子下回续叙。

张巡、许远，为唐室一代忠臣，不得不详叙事实，为后世之为人臣者劝。南霁云、雷万春等，皆忠义士，一经演述，须眉活现，所谓附骥尾而名益显者欤？张均、张垍，丧心附逆，死有余辜，此而不诛，何以对死事诸臣于地下乎？玄宗不许末减，尚知彰善瘅恶之义，而肃宗乃以张说私恩，必欲保全均垍，为私废公，殊不足取。况均垍为唐室叛臣，即不啻为张说逆子，说不忠唐则已，说而忠唐，即起地下而问之，亦以为必杀无赦。信赏必罚，乃可图功，为国者可以知所鉴矣。

第五十六回
九节度受制鱼朝恩　两叛将投降李光弼

却说史思明自围攻太原，被李光弼击退后，还守范阳，应五十四回。庆绪封他为妫川王，兼范阳节度使。范阳本安氏巢穴，凡禄山所得两京珍宝，多半运往，堆积如山。思明恃富生骄，便欲取范阳为己有，不服庆绪节制。庆绪又失去洛阳，走保邺郡，李归仁等有众数万，溃归范阳，沿途剽掠，人物无遗。思明乘势招徕，并将他所掠各物，一一截住，势益富强。庆绪在邺，四面征兵，蔡希德田承嗣武令珣等，先后趋集，复得六万人，独思明不发一卒，亦不通一使，庆绪知他怀贰，特遣阿史那承庆、安守忠、李立节三人，率五千骑诣范阳，借征兵为名，嘱令侦袭。思明闻两人入境，已料他不怀好意，即与部下密商。一个乖似一个。判官狄仁智道："大夫为安氏臣，无非惮他凶威，勉承奔走，今安氏失势，唐室中兴，大夫何不率众归唐，自求多福呢？"裨将乌承玼亦道："庆绪似叶上露，不久必亡，大夫奈何与他同尽？不如归款唐廷为是。"思明也以为然，遂设伏帐外，自率众数万出迎，既见承庆守忠，即下马行礼，握手道故，备极殷勤。承庆等如何下手，只好随入城中。思明即引承庆等入厅，张乐设宴，饮至半酣，掷杯为号，伏兵突入，竟将承庆等三人拿下，一面收截来骑甲兵，给赀遣散。乃令部将窦子昂奉表唐廷，愿将所部十三郡，及兵十三万人归降。并令伪河东节度使高秀岩，亦拜表投诚。肃宗大喜，召见子昂，慰抚交至，即敕封思明为归义王，仍兼范阳节度使，子七人皆除显官，封赏太急。授秀岩云中太守，诸子亦得列职。且遣内侍李思敬，与前信都太守乌承恩，驰往宣慰，使率部众讨庆绪。思明受了册封，立斩安守忠、李立节两人，表明诚意。只阿史那承庆与有旧交，释置不问。承恩遍历河北，宣布诏旨。沧、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惟相州尚属安氏，河北大势，也统算平复了。

未几为至德三载，上皇加肃宗尊号，称为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肃宗也加奉上皇尊号，称为圣皇天帝。父子天性相关，何必虚名施报。大赦改元，仍以载为年，称至德三载为乾元元年。立淑妃张氏为皇后，命李辅国兼太仆卿，两人内外勾结，势倾朝野，且屡引子以母贵的成语，讽示肃宗。肃宗以兴王佋虽为后出，究竟年幼序卑，不便立储，常语考功郎中李揆道："朕意欲立俶为太子，卿意何如？"揆再拜称贺道："这是社稷幸福，臣不胜大庆呢。"肃宗乃改封楚王俶为成王，越数日即立为太子，更名为豫。

同平章事张镐，素性简澹，不事中要，后与辅国，皆不喜镐，常有谗言。会镐上言："史思明因乱窃位，人面兽心，万不可恃。新任滑州刺史许叔冀，狡猾多诈，临难必变。"肃宗以为过虑，不切事机，遂罢为荆州防御使，所有兼任河南节度使一缺，易委崔光远接任。崔曾将西京献贼，奈何不诛？反加重任。不到半年，史思明逆迹昭著，竟复叛唐自主，且称起大圣燕王来了。自张镐罢去后，接连是李光弼奏请，谓："思明凶狡，必将叛乱，应令乌承恩就便预防。"肃宗还是未信。光弼又上第二次密奏，劝肃宗用承恩为范阳副使，且赐阿史那承庆铁券，令图思明，肃宗乃依计照行。看官！你道光弼何故要重用承恩？原来承恩父名知义，曾任平卢节度使，思明常居知义麾下，感他厚待，因此承恩守信都，城为思明所陷，承恩陷入贼中，思明待以客礼，纵令南还。及承恩奉敕宣慰，思明格外恭敬，视若上宾。承恩有所陈请，思明多曲意相从。光弼侦知情事，因欲就承恩身上，诱取思明。肃宗从光弼言，授承恩为

范阳节度副使，且令转赐阿史那承庆铁券。

承恩秘而未发，但出私财联络部曲，且数着妇人衣，诣诸将营，劝令效忠唐室。诸将或转告思明，思明当然生疑，遂延承恩入宴，留宿府中，阴令心腹二人，伏住床下，一面命承恩少子，夜入省父，承恩私语少子道："我受命除此逆胡，当授我为节度使。"语尚未毕，那床下即冲出两人，大呼而去，承恩自知谋泄，慌得脚忙手乱，门外已有胡兵拥入，立将承恩父子拿下，并搜承恩行囊，得铁券及光弼文牒，一并献与思明。思明责承恩道："我有何负汝？乃欲害我！"承恩无词可答，只好说是李光弼主谋。思明乃集将佐吏民，西向大哭道："臣率十三万众归降朝廷，何事负陛下，乃欲杀臣？"随即喝令左右，榜杀承恩父子，并索得承恩党与二百余人，尽行杀死。独承恩弟承玼，为思明部下裨将，得脱身走太原。思明遂囚住中使李思敬，且令狄仁智，张不矜草表，请诛光弼。表既草就，不矜持示思明，及将入函，复由仁智削去。不料事又被泄，由思明召入二人，诘问罪状，且顾语仁智道："我用汝垂三十年，今日罪当斩首，乃汝负我，非我负汝。"仁智厉声道："人生总有一死，得尽忠义，死也值得。若从大夫造反，不过虚延岁月，将来死且遗臭，何如速死为愈呢？"久居贼中，不染贼习，却是个好男儿。思明怒起，喝令侍从将仁智捶死，不矜亦随毙杖下，另遣他人草表，传达唐廷，肃宗乃颁敕慰谕，统推在承恩一人身上，谓非朝廷与光弼意。看官！你道史思明是个小儿，肯听唐朝皇帝的诳言吗？益使悍贼轻视？更可笑的，是命九节度出讨安庆绪，反差一个宦官鱼朝恩，去做观军容使，监制这九节度，这真是越弄越错了。一折便下，笔如潮流。

九节度使为谁？就是朔方节度郭子仪，河东节度李光弼，泽潞节度王思礼，淮西节度鲁炅，兴平节度李奂，滑濮节度许叔冀，镇西兼北庭节度李嗣业，郑蔡节度季光琛，河南节度崔光远，这九节度麾下的马兵步兵，合将拢来，差不多有五六十万。肃宗本拟令子仪为统帅，只因光弼与子仪，功业相等，难相统属，所以不置元帅，特刱一个观军容使的名目，令宦官鱼朝恩充职。朝恩晓得甚么兵法，不知他如何运动，得此美差，赫赫威灵的九节度使，竟要这阉奴前来监督，叫他们如何服气呢？评论得当。子仪先引兵至河东，至获嘉县，破贼将安太清，太清走保卫州，安庆绪尽发邺中部众，亲自带领，往救太清。子仪用埋伏计，诱贼近垒，呼起伏兵，一阵攒射，顿将庆绪击走，遂拔卫州。庆绪奔还邺城，子仪乃会集九节度兵马，陆续围邺，庆绪大惧，急向思明处求援，情愿把位置让与思明。思明遂自称大圣燕王，出兵陷魏郡，留驻观变。光弼在军中倡议道："思明既得魏郡，尚按兵不进，明明是待我懈弛，恰好来掩我不备呢。为今日计，且由我军与朔方军，同逼魏城，与他一战，我料他鉴嘉山覆辙，必不敢轻出。嘉山事见五十一回。这边尚有七路大军，足下邺城。邺城拔，庆绪死，再合全师攻思明，思明虽狡，也无能为了。"确是万全计策。偏鱼朝恩硬来作梗，定要他同攻邺城，说是兵多易下，再击思明不迟。各节度又多模棱两可，没一个出来作主，徒落得你推我诿，势若散沙。自乾元元年十月围邺，直至二年正月，尚未得手。镇西节度李嗣业，忍不住一腔烦恼，遂亲自扑城，城上箭如雨下，突将嗣业臂上，射中一箭。嗣业不以为意，把箭拔去，哪知箭镞有毒，侵入肌骨，霎时间暴肿起来，痛不可忍，乃收兵回营，越宿竟致谢世。

兵马使荔非元礼，代统士卒，仍然留军围城，郭子仪等筑垒再重，穿堑三重，且决漳水灌入城中，城中井泉皆溢。贼兵多迁居高处，更因粮食已尽，一鼠且值钱四千，并淘马矢以食马，急得庆绪不知所措，但日望思明进援。思明煞是厉害，闻邺城危急万分，乃引兵趋救，却又一时不到城下，但遣轻骑挑战，官军出击，便即散归，官军回营，又复趋集，闹得官军日夜不安。思明更选壮士数队，扮作官军模样，四处拦截官军粮运，每见舟车运至，即上前焚掠。官军防不胜防，遂致各营乏食，均有归志。实是号令不专之弊。思明乃引众直抵城下，与官军决战。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炅四路兵马，先出交锋，鏖战了两三时，杀伤相当。鲁炅中流矢退还，子仪等乃出兵继进，甫经布阵，忽觉大风卷至，拔木扬沙，霎时天昏地暗，咫尺不辨，两军互相惊诧，彼此骇散，贼兵北溃，官军南奔，甲仗辎重，抛弃无算。子仪

走回河阳，忙将桥梁拆断，保住东京，哪知东京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等，已经遁去。士民骇奔山谷，途中如织，那诸节度的溃兵，反乘势剽掠，吏不能止。惟李光弼、王思礼整军退归，沿途无犯，但百姓已吃苦得够了。子仪入东京，已剩了一座空城，幸诸将继至，得数万人，大众以东京空虚，必不可守，不如退保蒲陕。独都虞侯张用济道："蒲陕荐饥，不若守河阳，河阳得守，东京自无虞了。"子仪乃使都游奕使韩游环，率五百骑趋河阳，用济以步卒五千继进，协同守御，果然思明遣伪行军司马周挚，来夺河阳，被用济率兵杀退。更筑南北两城，分兵戍守，贼兵始不敢进窥了。九节度上表请罪，肃宗一律赦免，惟削夺崔圆、苏震官阶，且令子仪为东畿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京留守，主持战守事宜。

子仪因新遭败衄，未敢急进，那史思明得收整士卒，驻扎邺南，安庆绪因官军溃去，遣将出搜官军各营，得余粟六七万石，遂与孙孝哲、崔乾祐等，谋拒思明。偏张通儒等以庆绪负义，各有违言。思明复遣使责庆绪，庆绪窘蹙，只好向思明乞和，甚至上表称臣。思明封还表文，愿各略去君臣礼节，改称兄弟。庆绪大悦，因请歃血同盟。思明狡黠得很，阳为允许，即邀庆绪至营设誓。庆绪便冒冒失失的带着四弟，及骑兵三百，出城诣思明营。思明盛张军备，高踞胡床，传庆绪入见。庆绪才知有变，奈已不能退回，只好低首趋入，屈膝下拜道："臣不能负荷先业，弃两都，陷重围，幸蒙大王忆念上皇，远垂救援，使臣应死复生，臣虽摩顶至踵，尚难报德。"说至此，蓦听案上猛拍一声，且厉叱道："失去两都，还是小事，尔为人子，敢杀父夺位，神人共愤，天地不容！我为太上皇讨贼，岂受尔谄媚么？"强盗也讲正理么？但禄山之死，假手于子，庆绪之死，假手于臣，逆报昭彰，千古不爽。庆绪听着，魂已出彀，又闻思明一声呼叱，即有数壮士走近身前，把自己抓了出去。俄见四个阿弟，也被他陆续牵至，还有孙孝哲、崔乾祐、高尚诸人，一古脑儿绑缚起来，正是懊悔不及。忽又有人传出号令，庆绪兄弟赐死，孙孝哲、崔乾祐、高尚处斩，当由似虎似狼的兵役，应声动手，一面用绳勒项，一面开刀枭首，不到一刻，那庆绪以下的逆魂凶魄，仍做了同帮，向森罗殿上对簿去了。全力写照，为大逆不道者戒。统计禄山父子僭位，三年而灭。

思明即勒兵入邺城，授张通儒等官阶，收降安氏遗众，留子朝义统兵居守，自率众还至范阳，僭称大燕皇帝，建元顺天，立妻辛氏为皇后，子朝义为怀王，周挚为相，李归仁为将，改范阳为燕京，称州为郡。郊天遇暴风，不得成礼，铸顺天通宝钱，仅得一文，余皆无成。思明不肯罢休，复分军四出，渡河南下。这时候的唐肃宗，方宠暱张皇后，信任李辅国。辅国入司符宝，出掌禁兵，所有制敕，必经辅国押署，然后施行。宰相百司，有事陈请，必须先白辅国，后达肃宗。辅国骄横专恣，无人敢违。苗晋卿、王玙、李麟等，皆不合辅国意，相继罢去，改用京兆尹李岘，中书舍人李揆，户部侍郎第五琦，同平章事。揆见辅国，执子弟礼，尊为五父。辅国排行第五。惟李岘入白肃宗谓制敕应由中书颁行，且劾辅国专权乱政，须加裁抑。肃宗疑信参半，但令制敕归中书掌管，已是得罪辅国。岘入相才经匝月，即被辅国诬害，贬为蜀州刺史。鱼朝恩与李辅国，本是同党，自邺还京，屡谮郭子仪，辅国也从旁怂恿，不由肃宗不信，因将子仪召还，改任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元帅。子仪待下，宽而有恩，光弼却务从严整，接任后整肃军纪，壁垒一新。宽严各有利弊，但不能用宽，毋宁尚严。当下持节出巡，遍阅河上诸营，尚未告毕，接到河北贼警，史思明留子朝清守范阳，自率众从濮阳入寇，思明子朝义出白皋，伪相周挚出胡良，贼将令狐彰出黎阳，四路渡河，拟会集汴州。光弼急驰至汴，语节度使许叔冀道："大夫守住此城，以十五日为期，我当调兵急救，幸勿有误。"叔冀许诺，光弼即去。

及思明进攻汴州，叔冀与战不利，竟竖起降旗，投顺思明。也不出张镐所料。思明乘胜西进，直抵郑州。光弼正在东京调兵，迭接警耗，便与留守韦陟商议。陟请暂弃东京，退守潼关。光弼道："贼乘胜前来，势必甚锐，东京原不易守，但无故弃地五百里，贼势不益张么？不若移军河阳，北连泽潞，可进可退，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这便是猿臂的形势哩。公好辨礼，我好谈兵，今日

为拒贼计，公却逊我一筹，直言莫怪。”陟不能答，乃令陟率东京官属，西行入关，牒河南尹李若幽，使率吏民出城，至陕避贼，自领军士运油铁诸物，径诣河阳。道经石桥，天已昏暮，望见前面已有贼骑游弋，光弼步步为营，秉炬前进，贼骑不敢驰突，便即引去。夜半入河阳城，有众二万，刍粟仅支十日，经光弼按阅守备，部分士卒，才及天晓，均已办就。即此已见长才。思明陷郑州逾滑州，径抵东京城，城内虚无一人，遂引兵攻河阳，令骁将刘龙仙，至城下挑战。光弼登城俯视，见龙仙坐在马上，举足加鬣，满口谩骂，乃旁顾诸将道：“何人敢取此贼？”仆固、怀恩挺身请行。光弼道：“公系大将，近且受封大宁郡王，区区草寇，何必劳公。”怀恩新近加封，即借此叙过。言未已，有裨将白孝德应声道：“末将愿往！”光弼问须带兵若干？孝德道：“何必带兵，看孝德一人一骑，即可往取贼首。”光弼道：“来贼虽是轻躁，却颇勇悍，总须用兵为助。”孝德道：“多兵转不易取了。待孝德先出，大帅选精骑五十名为后应，且在城上鼓噪助威，管教贼首取献。”已有成算。光弼大喜，抚孝德背道：“好壮士！好壮士！”孝德抢步下城，跃马径出，两手持着两矛，越濠而前。龙仙见只一人一骑，毫不在意，俟孝德将近，方欲动手，孝德即摇手相示，龙仙疑非与敌，乃持刀不动，谩骂如故。孝德复驰上数步，与龙仙相距，不过十步左右，便即停住，瞋目问道：“来将可识我么？”龙仙问是何人？孝德道：“我乃大唐将官白孝德。”龙仙道：“是何狗彘？”道言未绝，孝德已跃马突进，口中大呼杀贼，手中双矛并举，向龙仙脑前刺入。龙仙急忙闪避，胁下已经受创，忍痛返奔。城上鼓声骤起，城下五十骑，亦渡濠继进，龙仙越觉着忙，环走堤上，被孝德骤马追上，用矛猛刺，贯入龙仙胸中。龙仙堕落马下，孝德即下马枭取首级，复腾身上马，举首示贼道：“何人再来受死！”贼众辟易。孝德却从容揽辔，与五十骑返入城中，献上首级。光弼慰劳有加，记上首功。

思明既失了龙仙，一时不敢攻城，但出良马千余匹，每日在河渚洗澡，循环不休。光弼却命索军中牝马，得五百匹，纵浴河旁，贼马为牝马所引，渡河而来，被官军尽驱入城。思明又失了千余匹良马，叫苦不迭。乃另生一计，移军河清县，断截光弼粮道。光弼也出军至野水渡，抵制思明，相持一日，光弼夜还河阳，留兵千人，使部将雍希颢守栅。且嘱道：“贼将高庭晖、李日越，皆万人敌，今夜必来劫营，汝只守着，不必与战，他若请降，汝可与俱来。”语真奇突。言毕即行。希颢莫明其妙，只好遵令固守。往至天晓，果见一贼将纵马前来，带着数百骑驰近栅前。希颢顾语左右道：“来将不是高庭晖，必是李日越，我等应奉元帅令，从容待着，看他如何？”于是裹甲息兵，吟笑相视。来将到了栅下，瞧着官军非常整暇，不禁奇异起来，便喝问官军道：“司空在否？”希颢答道：“昨夜已回城了。”来将又问道：“留兵若干？统将何人？”希颢道：“留兵千人，统将是我雍希颢。”来将沉吟不答。希颢却问道：“汝系姓李，还是姓高？”来将答言李姓。希颢笑道：“想是李日越将军了。司空有命，知将军夙抱忠心，不过暂为贼迫，今特令我待着，迎接将军。”来将踌躇半晌，顾语左右道：“今失李光弼，得雍希颢，我若回去，必死无疑，不如归顺唐朝罢。”从骑均无异言。来将便即请降，希颢开栅相见，问明名号，正是李日越，当下引见光弼。光弼喜甚，特别优待，任以心腹。日越甚是感激，愿作书招降高庭晖。光弼道：“不必不必，他自然会来投诚的。”又是奇语。诸将闻言，越觉惊疑。连日越亦暗暗称奇，不知他葫芦里卖甚么药。哪知过了数日，高庭晖果率部众来降，光弼待遇甚优，与日越相同，俱为奏给官阶。诸将见光弼收降二人，概如所料，还道他与有密约，遂入帐问明光弼，欲释所疑。光弼道：“我与高李素不相识，何来密契？不过揆情度理，容易招降。我闻思明常嘱部下，谓我只能凭城，不能野战，今我出野水渡，以为我已失计，必遣日越等袭我。日越不得与我战，势不敢归，自然请降。庭晖才勇，出日越上，闻日越得我宠任，也必前来投诚，谋占一席，今果如我所料，也算是侥幸成功哩。”说来似无甚奇异，但非知彼知己，乌能得此？诸将统是拜服。及问明高李二人，所言适符，自是诸将益敬服光弼，惟命是从。将帅能服众心，全仗才智。

思明愤激得很，复进攻河阳。光弼令郑陈节度使李抱玉守南城，自屯中潬。伪相周挚攻南城，被抱玉用诱敌计，出奇击退，改攻中潬。光弼令镇西行营节度使荔非元礼，用劲卒拒战，元礼出守栅中，坐视贼众填堑，按兵不动。光弼瞧着，即驰问元礼道："贼兵已近，奈何坐视？"元礼道："司空欲战呢，还是欲守呢？"光弼道："自然欲战。"元礼道："如果欲战，贼已为我填濠，何必出去拦阻呢？"光弼不觉省悟道："甚善甚善，我一时见不到此，愿公努力！"为将者能独出己意，又能善用人谋，方为良将。言讫自去。元礼俟堑已填就，即开栅纵兵，鼓噪奋击，杀贼无数。周挚见不可敌，复改趋北城，思明又派兵益挚，自攻南城，遥为声援。光弼登城遥望，见贼众如墙前进，旁顾左右道："贼兵多而不整，不足畏虑，待至日中，保为诸君破贼哩。"乃命诸将出战，两下里搏击多时，看日色已将亭午，尚是胜负不分。光弼召问诸将道："贼阵何方最坚？"诸将答称西北隅。光弼即令骁将郝廷玉往击，又问次为何方？诸将答称西南隅。光弼又令蕃将论廷贞往击。两将奉命前去，光弼亲出督阵，下令军中道："视我令旗进军，我飐旗若缓，任尔择利。否则有进无退，违者立斩。"又用短刀置靴中，语诸将道："战是危事，我为国三公，不可死诸贼手，万一不利，诸君死敌，我亦自刭，不令诸君独死哩。"于是摇旗指麾，再出搏战。忽见廷玉奔还，即命左右往取廷玉首级，廷玉语使人道："马适中箭，非敢擅退。"使人返报，光弼即命易马再进。有顷，复见仆固、怀恩父子，倒退下来。复饬使人往取首级，怀恩见使人提刀驰来，乃与子玚硬着头皮，大呼向前。光弼把手中令旗，连飐不休，诸将拼命齐进，再接再厉，十荡十决。这一场鏖战，有分教：

上将功成歌虎拜，贼军胆落效狼奔

贼众大溃，周挚遁去。官军斩得贼首千余级，俘虏五百人，驱示南城，思明亦仓皇窜走。光弼再进攻怀州，究竟怀州能否得手，请看官阅下回。

禄山思明，狡黠相等，禄山且负唐廷，何论思明？叛而来归，万不足恃，为肃宗计，亟宜召他入朝，诱离巢穴，思明来则姑留京以羁縻之，否则责其抗命，仍加挞攻可也。九节度中，郭李最为忠智，若令郭攻邺城，李攻范阳，余七节度分隶两人，则号令既专，责成有自，安庆绪似釜底游鱼，不亡何待？史思明虽较强盛，以光弼制之，亦觉有余，何致有相州之溃耶？乃内宠李辅国，外任鱼朝恩，舆尸失律，理有固然。藉非然者，河阳一役，光弼仅有众二万人，粮食亦第支十日，卒之击退贼军，大获胜仗，是可知分听生乱，专任有成，何肃宗之始终不悟也？本回叙九节度之溃，及史思明之败，两两相对，余蕴曲包，而安庆绪之见杀于思明，尤为形容尽致。贼党相残，逆报不爽，作者之寓意，固深且远矣。

第五十七回
迁上皇阉寺擅权　宠少子逆胡速祸

却说怀州守将，便是安庆绪部下的安太清。庆绪被思明杀毙，他乃投降思明，思明令为河南节度使。光弼督兵攻怀州，途次接得诏敕，进光弼为太尉，兼中书令，光弼受诏，遣还中使，仍进薄怀州城下，太清出战败退，告急思明。思明率众来援，由光弼留兵围城，自率兵逆击，至沁水旁，与思明相遇。鏖军奋斗，杀贼三千余人。思明遁去，转袭河阳城，又为光弼侦知，还兵截杀，斩贼首千五百余级。思明复遭一挫，只好退回洛阳。光弼乃得专攻怀州。安太清系百战余生，颇有能耐，拒守至三月有余，尚是无懈可击。光弼决丹水灌城，仍不能拔，再命郝廷玉潜挖地道，穿入城中，内应外合，方将怀州攻破，生擒太清，献俘阙下。肃宗祭告太庙，改乾元三年为上元元年，大赦天下。增光弼实封千五百户，前敌各官，进秩有差。一面奉上皇至大明宫，称觞上寿，且邀上皇妹玉真公主，及上皇旧嫔如仙媛，一并侍宴，并召梨园旧徒，奏乐承欢。哪知上皇反触景生悲，暗暗堕泪，勉强饮了数杯，便即托词不适，返驾兴庆宫。为这一事，遂令宫中又生出许多纠葛来了。文似看山不喜平。

先是上皇奔蜀，时常悼念杨妃，乐工张野狐随驾同行，辄进言劝解。上皇泪眼相顾道："剑门一带，鸟啼花落，水绿山青，无非助朕悲悼，叫朕如何排解呢？"及行斜谷口，适霖雨兼旬，车上铃声，隔山相应，留神细听，仿佛是三郎郎当，郎当郎当的声音，玄宗特采仿哀声，作了一出《雨霖铃曲》聊寄悲思。后来自蜀东归，道过马嵬，至杨妃瘗葬处，亲自祭奠，流泪不止。既还，居兴庆宫，即命肃宗下敕改葬，偏李辅国从中阻挠，说是亡国妇人，幸免戮尸，何足赐葬，乃遣李揆入奏上皇，但托称龙武将士，深恨杨氏，今若改葬故妃，恐反令将士反侧不安。上皇乃止，惟密遣高力士往马嵬坡，具棺改葬。力士就原坎觅尸，肌肤俱已消尽，只剩了一副骷髅，两语足唤醒世人痴梦。独胸前所佩的锦香囊，尚属完好，乃将囊取留，拾骨置棺，另埋别所。又因当时有一驿卒，曾拾杨妃遗袜一只，归付老母，老母常出袜示人，借此索钱，已赚得好几千缗。力士闻知，也向她赎出，携袜与囊，一并归献。上皇得此两物，越加唏嘘，特命画工绘杨妃肖像，悬置寝室，朝夕相对，终日咨嗟。嗣又忆及梅妃江采苹，饬内外一体访查，且特悬赏格，如觅得梅妃，授官三秩，赐钱百万，不意亦竟无下落。有内侍进梅妃肖像，上皇即题诗像上："忆昔娇妃在紫宸，铅华不御得天真。霜绡虽似当时态，争奈娇波不顾人。"题毕，命模像刊石。嗣因暑月昼寝，仿佛见梅妃到来，含涕语道："昔陛下蒙尘，妾死乱军中，有人哀妾惨死，埋骨池东梅株旁。"语尚未毕，突被外面一阵风声，惊醒梦魔，便起床往太液池边，令高力士等检寻尸骨，终无所得。继思梅亭外面，曾有汤池，莫非瘗在此处，乃移驾过视，尚存梅花十余株，命中使启视，果然得尸，裹以锦裀，盛以酒糟，附土三尺许，尸骨胁下，刀痕尚在。上皇忍不住大恸，左右亦莫能仰视，当下命以妃礼易葬，由上皇自制诔文，哭奠一番，方才回宫。美人薄命，江杨同辙，事俱依曹邺《梅妃传》中，常见《隋唐演义》，谓梅妃复会上皇，意欲为美人泄忿，反至荒谬不经。

嗣是上皇闲居宫中，不是追悼梅妃，就是追念杨妃，肃宗颇曲体亲心，时往省视，凡从前扈从诸人，仍令随侍。就是歌场散吏，曲部遗伶，也一律召还，供奉上皇，俾娱老境，怎奈上皇只是不乐。即如大明宫中的庆宴，一场喜事，变作愁城，肃宗亦未免介意。张皇后与李辅国，平素不

为上皇所喜，遂乘此互进蜚言，谓上皇别有隐衷，不可不防，惹得肃宗亦将信将疑。会张后子兴王佋病殁，后因悲生怨，反归咎上皇，说他老而不死，无故哀泣，遂致殃及我儿，仿佛村妇口角，亏作者摹仿出来。如是与辅国日夜筹商，常欲设法泄恨。可巧上皇御长庆楼，父老经过楼下，仰见上皇，都拜伏呼万岁，上皇命赐酒食，且召将军郭英乂等，上楼赐宴。李辅国借端发难，遂入白肃宗道："上皇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等，谋不利陛下，今六军将士，皆灵武功臣，均因是生疑，臣多方晓谕，彼皆未释，不敢不据实奏闻。"肃宗沉吟良久，方道："上皇慈仁，不应有此。"辅国又道："上皇原无此意，恐群小蒙蔽上皇，或致生事，陛下为天下主，当思为社稷计，防患未萌，岂可徒徇匹夫愚孝？且兴庆宫逼近民居，垣墙浅露，亦非至尊所宜安养，不若大内深严，奉居上皇，既可远避尘嚣，尤足杜绝小人，荧惑圣听。"自己是小人，反说人家是小人，想是以己之腹，度人之心。肃宗不禁泪下，且徐徐道："上皇爱居兴庆宫，奈何遽请迁居？"言未已，突见张后出来，即从旁接口道："妾为陛下计，亦是奏迁上皇，可免后虑，愿陛下采纳良言！"肃宗仍然摇首。尚有父子情，但不能正言折服，终太优柔。张后忿然道："今日不听良言，他日不要后悔。"泼悍之至。说罢，即返身入内，肃宗依然未决。辅国退出，遍嗾六军将士，令他伏阙吁请，乞迎上皇居西内。肃宗只是下泪，不答一词。堂堂天子，反效儿女子态，专知哭泣，是何意思。辅国反出语将士道："圣上自知从众，汝等且退。"将士等乃起身散去。

肃宗为了此事，乃忧闷成疾。辅国竟诈传诏敕，扫兴庆宫的厩马三百匹，取了二百九十匹，只剩十匹，然后令铁骑五百人，待着睿武门外，自趋入兴庆宫，矫称上语，迎上皇游西内。上皇驰马出宫，高力士后随，至睿武门，忽见铁骑满布，露刃而立，上皇惊问何事？那骑士却应声道："皇上以兴庆宫湫隘，特迎上皇迁居西内。"上皇尚未及答，辅国即走近上皇驾前，来持御马。惹得上皇大骇，险些儿坠下马来。高力士赶前一步，向辅国摇手道："今日即有他变，亦须顾全礼义，怎得惊动上皇？"辅国回叱道："老翁太不解事。"力士不禁大怒道："李辅国休得无礼！五十年太平天子，辅国意欲何为？"这三语驳斥辅国，那辅国才觉禁受不起，慢慢儿的走开。力士又代上皇宣诰道："太上皇劳问将士，无事且退，不必护驾。"各骑士见辅国气馁，也不敢倔强，便各纳刃下拜，三呼万岁而退。力士复叱辅国道："辅国可为太上皇引马！"辅国只好上前，与力士相对执辔，导上皇入西内，居甘露殿中，辅国乃退。殿中萧瑟得很，但剩老太监数人，器具食物，都不甚完备，尘封户牖，草满庭除。比华清宫何如？上皇不觉唏嘘，执力士手道："今日若非将军，朕且为兵死鬼了。"力士从旁劝慰，上皇复道："我儿为辅国所惑，恐不得终全孝道，但兴庆宫是我王地，我本欲让与皇帝，皇帝不受，我乃暂住，今日徙居，还是我初志呢。"无聊语，聊以自慰。待至午餐，膳人进食，多是冷胾残羹，不堪下箸。上皇命膳人撤肉，且嘱："自今日始，不必进肉食，我当茹素终身。"愤极。草草食罢，直至酉刻，始有老宫婢数人，拨来侍奉，且将上皇随身衣物，搬取了来，既见上皇，相向号泣。上皇亦流涕道："不必如此，我闻皇帝有疾，想此事非他主使哩。"嗣是与高力士闲步庭中，看侍婢扫除尘秽，芟薙草木，粗粗整理，才得少安。

辅国因矫旨移徙上皇，也恐肃宗见责，先托张后奏闻，再率六军将士，趋入内殿，素服请罪。肃宗被他挟迫，反用好言抚慰道："卿等为社稷计，防微杜渐，亦何必疑惧。"上皇处尚可任权阉矫制，对诸他人将如何？辅国等欢跃而出。时颜真卿已入任刑部尚书，却不忍坐视无言，遂率百僚上表，请问上皇起居。辅国竟诬为朋党，奏贬为蓬州长史，且把高力士、陈玄礼等，一齐劾奏，说他潜谋叛逆，私引凶徒。里面又有张皇后浸润，竟勒令陈玄礼致仕，流力士至巫州，遣如仙媛至归州安置，迫玉真公主出居玉真观，另选后宫百余人，侍奉西内，令万安、咸宜二公主，皆上皇女。入视服膳。看官！你想上皇至此，安心不安心呢？肃宗为张后、辅国所制，竟不向西内问安，但遣人侍候上皇起居，只传言上疾未愈，就是对外事件，本令郭子仪出统诸道兵马，北攻范阳，又被鱼朝恩阻挠，事不果行。

到了仲冬时候，淮西节度副使刘展，竟造起反来，大扰江淮。江淮一带，虽经永王璘变乱，不久即平，尚无大害。乾元二年，襄州将康楚元、张嘉延，及张维瑾、曹玠等先后作乱，影响延及江淮，但也迭起迭亡，无碍大局。至刘展一反，竟横行江淮间，所过残破，蹂躏数州。溯源竟委。展初为宋州刺史，与御史中丞王铣，同领淮西节度副使。铣贪暴不法，展刚愎自用，节度使王仲升，奏铣不法，将他诛死，并使监军邢延恩入陈展罪，亦请捕诛。延恩以展有威名，恐不受命，特向肃宗献策，请除展江淮都统，俟他释兵赴镇，中道逮捕云云。肃宗乃命延恩赍敕授展，哪知展已瞧破机关，谓须先得印节，然后启程。延恩没法，驰至江淮都统李峘处，说明原委，令峘暂交印信，转给与展。展乃上表谢恩，即带宋州兵七千，驰赴广陵。延恩无从下手，计划全然失败，天子无戏言，怎得为欺人计？延恩固误，肃宗尤误。急忙奔回广陵，联络李峘，并约淮东节度使邓景山，发兵拒展。展说峘反，峘说展反，彼此移檄州县，弄得大众疑惑，无所适从。但江淮都统的符节，已入展手，反似展奉敕赴任，理直气壮。兵民多不直李峘，未曾与展接仗，先已溃奔。峘奔宣城，延恩奔寿州，展长驱入广陵，遣将攻邓景山。景山复败，部兵亦溃。展乃连陷升润苏湖濠楚等州，江淮几无乾净土。景山与延恩，惶急得很，一面奏请调平卢兵援淮南，一面遣使促平卢节度田神功，愿以淮南子女玉帛，作为酬劳。神功正屯兵任城，立选精骑南下，到了彭城，才接诏敕，令他讨展，他却名正言顺，与展开仗。展连战皆败，弃城东走，神功得入广陵及楚州，纵兵大掠，复遣将分道追展，且约景山延恩等三面夹攻。展穷蹙至金山，为神功部将贾隐林追及，一箭中目，趁手杀死。三路兵搜剿余党，依次荡平。只平卢军沿途掳掠，计十余日，饱载而归。兵亦与强盗相等，苦哉南人！当时北方糜烂，南方本尚宁谧，至此百姓始受荼毒，前遭刘展，后遇神功，两次掠劫，当然十室九空了。刘展乱事，贻害不小，故叙述特详。还有阴忮贪贼的鱼朝恩，与李辅国狼狈为奸，镇日里蛊惑肃宗，范阳当攻不攻，是为朝廷所误。东京尚不可攻，偏朝恩定要肃宗下敕，催李光弼即速进兵。光弼上言贼锋尚锐，未可轻进，偏鱼朝恩责他逗挠，日遣中使督促。光弼不得已，会集朝恩等攻东京，择险列营。仆固、恩怀自恃功高，因光弼屡加裁抑，有不满意，独引部下出阵平原，光弼使语怀恩道："依险列阵，可进可退，若列阵平原，败且立尽，思明未可轻视哩。"怀恩不从，正龃龉间，史思明骤马出城，悉众来犯，怀恩立足不住，便即退后。顿时牵动后军，连光弼也支持不住，只好返奔。思明乘势进击，杀死官军数千人，军资器械，多被夺去，光弼渡河，走保闻喜，河阳怀州，复为贼陷，唐廷闻得败状，上下震惊，忙增兵屯陕。神策节度使卫伯玉，自东京败还，到了陕城，急收集溃卒，与新军协力固守，不到数日，即有贼兵进攻，统将就是史朝义。伯玉引军出击，大破贼兵，朝义再却再进，伯玉三战三胜。思明闻朝义屡败，不禁愤愤道："竖子何足成大事？不如令他速死！"当下命朝义筑三角城，欲贮军粮，限一日告毕。到了傍晚，思明亲往按视，见城虽筑就，尚未泥垩，更痛詈朝义，叱他延缓，并令工役立刻加泥，须臾竣事，思明乃返，还是怒气勃勃，且行且语道："俟克陕州，定斩此贼。"看官！你道思明欲杀朝义，果止为攻陕一事么？说来也有一段隐情，差不多与禄山相似。

思明除夕生，禄山元日生，两人生年，只隔一日，又是同种同乡，同投军伍。禄山渐贵，思明尚未显达，土豪有女辛氏，尚未字人，偶见思明面目魁梧，暗生羡慕，便请诸父母，愿嫁思明。不去私奔，还算贞女。父母以思明微贱，不欲相攸，偏该女拼生觅死，硬欲嫁他，也只得听女自便。思明既娶得辛女，当然欢爱，惟前时已有私遇，怀妊未产，未几即生一子，取名朝义。思明得禄山荐举，积功至将军，辛氏亦生子朝清，思明因自负道："自我得辛氏为妻，官得累擢，又庆添丁，想是我妻福命过人，所以有此幸遇哩。"嗣是益宠辛氏，并爱朝清，渐渐的嫉视朝义。只朝义素性循谨，待士有恩，朝清淫酗好杀，士卒多乐附朝义，怨恨朝清，所以思明僭称帝号，已立辛氏为后，独至建储一事，始终未决。及朝义攻陕屡败，遂决议除去朝义，立朝清为太子。三角城竣，即于次日下令，再命朝义攻陕，阅日未克，便当

斩首，并在鹿桥驿待报，这令一下，朝义原是自危，就是朝义部下，亦皆恐惧。部将骆悦蔡文景，密白朝义道："陕城岂一日可下？悦等与王，明日就要骈首了。"朝义道："奈何奈何？"悦复道："主子欲废长立幼，所以借此害王，今日只好强请主子，收回成命，或可求生。"朝义俯首不答。悦与文景齐声道："王若不忍，我等将降唐去了。"好似严庄之说庆绪，惟口吻却是不同。朝义急得没法，不得已语二人道："君等须好好入请，毋惊我父！"

悦等遂率部兵三百，待夜入驿，托言有要事禀报，径入思明寝所，四顾不见思明，便叱问寝前卫士。卫士已缩做一团，不敢遽答。悦与文景，立杀数人，才有人说他如厕，指示路径。悦等驰入厕所，仍然不见思明，忽闻墙后有马铃声，亟登墙了望，见有一人牵马出厩，正在跨鞍。悦部下周子俊，弯弓发矢，正中那人左臂，堕落马下。子俟即逾垣出视，悦等亦相继跃出，到了马前，仔细一瞧，正是思明。当将他两手反剪，捆绑起来。随笔叙来，确是夜景。思明受伤未死，便问由何人倡逆，悦大声道："奉怀王命！"思明道："我早晨失言，应有此事，但为子岂可弑父？为臣岂可弑君？尔等难道未知么？"悦复道："安氏子为何人所杀？况足下杀人甚多，岂无报应？"答语甚妙。思明太息道："怀王怀王，乃敢杀我么？但可惜太早，使我不得至长安。"悦不与多言，竟牵思明至柳泉驿，令部兵守着，自还报朝义道："大事成了。"朝义道："惊动我父否？"悦答言未曾，遂令许季常往告后军。季常即许叔冀子，叔冀正与周挚驻军福昌，一闻季常入报，叔冀却不以为意，既可叛唐，何妨叛思明。挚惊仆地上，也是个没用家伙。季常驰还，悦即劝朝义道："一不做，二不休，大义灭亲，自古有的。"弑父也足称大义吗？朝义已不知所为，支吾对答，悦遂至柳泉驿，缢杀思明，借毡裹尸，用橐驼载还东京，路过福昌，托思明命，召周挚出见，挚还疑思明未死，贸然出迎，甫至悦军中，即由悦指麾部兵，把他拿下，一刀两段。当下遣使奉迎朝义，共至东京。朝义即日称帝，改元显圣，令部将向贡阿史那玉，率数百骑往范阳，令图朝清。朝清尚未知思明死耗，既见贡玉，便问及思明安否？贡伪说道："闻主上将立王为太子，特令贡等促王入侍，请王即日启行！"朝清大喜，即命治装。贡与玉退出后，密令步骑入牙城，专俟朝清出来，便好动手。偏朝清得微察密谋，竟擐甲登城楼，召贡诘问。贡潜伏隐处，但遣玉陈兵楼下，与相辩答。朝清怒起，拈弓在手，射毙玉军数人，玉返马佯奔，那朝清不识好歹，下楼出追，才经百余步，贡在朝清背后，骤马发箭，立将朝清射倒。玉还马再战，杀退朝清左右，便将朝清擒住，复与贡突入城中，揭示朝义檄文，一面搜获朝清母辛氏，与朝清一并杀讫。辛氏愿嫁思明得为皇后，当时似具慧眼，哪知却如是收场。朝清本不得志，见了朝义榜示，及贡玉各军，或俯首迎降，或袖手避去。独张通儒闻变，召集部下，前来拒战，终因士卒离心，为乱军所杀，范阳乃定。朝义遣部将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留守燕京。但朝义所部节度使，多系禄山旧将，思明僭号时，已多是阳奉阴违，此次朝义嗣立，更不愿受命，眼见得势处孤危，不久将灭了。

肃宗仍令各道节度使，进攻朝义，且加李辅国为兵部尚书，执掌全国军务。看官！你想国家军政，何等重大？岂可为阉奴所玩弄吗？那肃宗还是昏愦糊涂，在大明宫建设道场，讽经祷福，号宫人为佛菩萨，北门武士为金刚神王，召大臣膜拜围绕，一面去尊号及年号，以建子月为岁首，子月朔日，受百官朝贺，如元日仪。会张后生一婴女，肃宗非常钟爱，暇辄怀抱。山人李唐入见，肃宗正抱弄幼女，顾语唐道："朕颇爱此女，愿卿勿怪！"唐答道："太上皇思见陛下，想亦似陛下垂爱公主呢。"因机讽谏，唐颇怀忠。肃宗不觉泣下，但尚惮着张后，不敢诣西内，直至残腊相近，方往朝一次。越年，河东军乱，杀死节度使邓景山，自推兵马使辛云京为节度使。未几，绛州行营又乱，前锋将王元振，又杀死都统李国贞。镇西北庭行营兵，复杀死节度使荔非元礼，自推裨将白孝德为统帅，警报络绎不绝，肃宗乃封郭子仪为汾阳王，知诸道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等副元帅。子仪奉命至绛州，召入王元振，数罪正法。辛云京闻风生畏，也查出乱首数十人，一并按诛，河东诸镇始皆奉法。肃宗得子仪奏报，心下稍慰，但为张后、李辅国所使，反害得无权无柄，

一切举动，不得自由，免不得抑郁寡欢，时患不豫。上皇寂居西内，种种怅触，尤觉得少乐多忧，凄然欲尽。曾记上皇常自吟道：

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

须臾舞罢寂无事，这似人生一世中。

是时上皇已七十八岁了，年力衰迈，禁不住忧病相侵。忽有一方士从西方来，自言能觅杨太真，欲知他如何觅法，且至下回再表。

先圣有言，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此实千古不易之至论，试证诸本回而益恍然矣。玄宗纳子妇为妃，便生出许多祸乱，后来且受制于子妇，不能修身齐家者，宁能治国平天下乎？肃宗嬖悍妻，任权阉，为子不孝，为夫不义，为君不明，是亦一不能修齐，即不能平治之明证也。即如安史之亡，虽由逆报昭彰，万不能避，然安禄山之死，死于妇人，史思明之死，亦未始不死于妇人，废长立幼之议起，而脤胸击颈之祸作。身不修，家不齐，必至杀身覆家而后止，遑问治国平天下耶？

第五十八回
弑张后代宗即位　平史贼蕃将立功

却说西蜀来一方士，入见上皇，自言姓杨名通幽，法号鸿都道士，有李少君术，李少君系汉武时人。能致亡灵来会。上皇大喜，即命在宫中设坛，焚符发檄，步罡诵咒，忙乱了好几日，杳无影响。通幽入禀上皇道："贵妃想是仙侣，不入地府，待臣神游驭气，穷幽索渺，务要寻取仙踪，才行返报。"上皇自然照允。通幽乃命坛下侍役，不得妄动，亦不得喧哗，自己俯伏坛前，运出元神，往觅芳魂，约阅一日，并不见他醒悟，仍然伏着，又阅一日，这是照旧，直至三日有余，方霍然起身，自觉精力尚疲，又盘坐了一歇，始从袖中摸了一摸，然后趋至坛下，入谒上皇。上皇即问他有无觅着？通幽道："臣已见过贵妃了，取有信物，可以作证。"说至此，即从袖中取出两物，乃是金钗半支，钿盒半具，呈与上皇。上皇接过一瞧，乃是初召杨妃时，作为定情的赐物，但不过缺了一半，便问从何处取来？通幽道："说来话长，待臣详奏。"从通幽口中，叙出情事，方有来历，不然，有谁见通幽四觅耶？上皇赐他旁坐，通幽谢座毕，乃坐谈道："臣运出元神，游行霄汉，遍觅上界仙府，并无贵妃踪迹，转入地府中，又四觅无着。再旁求四虚上下，东极大海，逾蓬壶岛，才见仙山缥缈，仙阙迷离，下有洞户东向，双扉阖住，门上恰署有'玉妃太真院'五字。臣因贵妃生时，曾号太真，正好叩门入见，当有双鬟启户出视，问明由来，再行入报。俄有碧衣侍女，出导臣入，再诘所从。臣答言为太上皇传命，碧衣女却说是：'玉妃方寝，令臣少待。'言已自去。是时云海沉沉，洞天日晚，琼户重阖，悄然无声。臣静候多时，才由碧衣女传宣，命臣入谒。但见侍女七八人，拥一仙子登堂，冠金莲，披紫绡，佩红玉，曳凤舄，云鬟半亸，睡态犹存，臣料她定是贵妃，便上前致命。贵妃亦向臣答揖，且问上皇安否？次问及天宝十四载后时事，臣一一答讫，贵妃叹息数声，令碧衣女取出金钗钿盒，折半授臣，且语臣道：'为谢太上皇，谨献是物，聊寻旧好。'臣接受钗钿，复问贵妃在日，与太上皇有无密词？贵纪乃徐徐道：'天宝十载，侍驾避暑，曾于七夕夜间，在长生殿中乞巧，与上皇对天密誓，有世世愿为夫妇一语，此语只有上皇知晓，可作凭信。'"上皇听到此言，不禁泫然道："确有此事，此外尚有他语否？"通幽复道："贵妃又说为此一念，恐再堕下界，重结后缘。惟上皇为孔升真人后身，不久即当重聚，好合如初。幸为转达圣躬，毋徒自苦。"上皇流涕道："我情愿速死，如贵妃言，且得重聚，真是早死一日好一日了。"通幽起拜道："臣恐蹈新垣平覆辙，新垣平亦汉武时人。故不避嫌疑，依言详述。"上皇道："这有何妨，不过卿为朕劳苦了。"遂命左右取出金帛，赐给通幽。通幽谢赏而退，仍还西蜀去了。

究竟此事是真是假，也无从辨明。恐未必全真。惟上皇自迁居西内，久不茹荤，及经通幽奏陈后，更辟谷服气，累日不食。看官试想！一个肉骨凡胎，哪能时常绝粒？辟谷不过美名，祈死实是真相。况且老病缠绵，悲怀莫诉，形同槁木，心如死灰，眼见得是要与世长辞了。临崩前一日，尚吹紫玉笛数声，调极悲咽，相传有双鹤下庭，徘徊而去。次日已气息奄奄，召语侍儿宫爱道："我本孔升真人，降生尘世，今将重皈仙班，当与妃子相见，亦复何恨。"又指示紫玉笛道："此笛非尔所宝，可转给大收，系代宗豫小字。尔可为我具汤沐浴，俟我就枕，慎勿惊我。"宫爱乃奉上香汤，侍上皇沐浴更衣，安卧榻上，方才退出。是夕宫爱闻上皇有笑语声，尚不敢入视，黎明进见，上皇

双目紧闭，四肢俱僵，已呜呼哀哉了。统计玄宗在位四十三年，居蜀二年有余，还居大内又五年，寿七十八岁而崩，后来尊谥为大圣大明皇帝，所以后世沿称为唐明皇。补语断不可少。

肃宗已好几月不朝上皇，蓦闻上皇升遐，不免悲悔交集，号恸不食，病且转剧，乃只在内殿举哀，令群臣临太极殿，奉梓宫至殿中治丧。蕃官追怀上皇遗德，剺面割耳，多至四百余人，越日，命苗晋卿摄行冢宰，且诏太子豫监国。适楚州献上宝玉十三枚，群臣表贺，且上言太子曾封楚王，今楚州降宝，宜应瑞改元，乃改上元三年为宝应元年，仍以建寅为正月，下诏特赦，放还流人。高力士自巫州遇赦，还至朗州，闻上皇已崩，悲不自胜，甚至呕血数升，不久即殁。享年亦七十九岁。力士虽是宦官，还算瑕瑜互见，特书死以表其忠。肃宗病笃，宫中又发生内乱，原来张后辅国，本是内外勾结，互相为援。后来辅国专权，连张后也受他挟制，以此积不能容，致成嫌隙。女子小人，往往如是。后见肃宗疾亟，召太子入语道："李辅国久典禁兵，制敕皆从彼出，且擅事逼迁上皇，为罪尤大。自己本与同谋，至此反欲抵赖。他心中所忌，只有我与太子，今主上弥留，辅国连结程元振等，阴谋作乱，不可不诛。"太子流涕道："皇上抱病甚剧，不便入告。若骤诛辅国，必致震惊，此事只好缓议罢。"后乃答道："太子且归！待后再商。"太子趋出，后更召越王系入议，且与语道："太子仁弱，不能诛贼臣，汝可能行否？"系是肃宗次子，初封南阳，后徙封越。曾见五十五回。本来是痛恨辅国，至是听着后言，竟满口承认下去。乃即命内监段恒俊，就阉寺中挑选精壮，得二百人，授甲殿后。欲以阉奴除阉奴，已是失策。

不料为程元振所闻，竟告知辅国。元振曾为飞龙厩副使，与辅国同类相关，联为指臂，当下号召党徒，至凌霄门探听消息。适值太子到来，意欲入门，辅国、元振，即上前拦住道："宫中有变，殿下断不可轻入。"太子道："有甚么变端？现有中使奉敕召我，说是皇上大渐，我难道就畏死不入吗？"元振道："社稷事大，殿下还应慎重。"说着，即指麾党羽，拥太子入飞龙殿，环兵守着。自与辅国诈传太子命令，号召禁兵，闯入宫中，搜捕越王系段恒俊等，将他系狱。张后闻变，忙奔至肃宗寝室内，冀避兵锋。不意辅国胆大妄为，竟带兵数十人，突入帝寝，逼后出室。后哪里肯行？哀乞肃宗救命。肃宗已死多活少，经此一急，顿时气壅，喘吁吁的说不出话。可恨辅国目无君上，速将张后两手扯住，拖出寝门，比曹阿瞒，还要厉害。一面捕张后左右，共数十人，同牵至冷宫中，分别拘禁，内侍宫妾，相率骇散。肃宗第六子兖王僩，闻乱入宫，巧巧碰着李辅国，问为何事起变？辅国诬言皇后谋逆。僩止驳斥数语，又被辅国麾兵执住。更可怜那在位七年，改元四次。享寿五十二岁的肃宗皇帝，独自卧在床上，又惊又骇，又悲又恼，喘急多时，无人顾问，竟就此了结残生。宠任妇寺，应该如此。辅国自往探视，见肃宗已是死去，遂出来嘱托党徒，分头行事，勒毙张皇后，杀死张后左右数十人。外如越王系、兖王僩、段恒俊等，一古脑儿牵出开刀，不留一人。张后尚有一子，年仅三龄，取名为侗，已封定王，辅国欲斩草除根，复亲往搜捕，哪知这身在襁褓的小儿，因无人照管，已是骇死，不劳顾问了。全尸而死，还算幸事。

辅国乃与元振同入飞龙殿，请太子素服，出九仙门，与宰相等相见，述及肃宗晏驾事。摄冢宰苗晋卿，年逾七十，素来胆小，不能有为。新任同平章事元载，由度支郎升任，专知刻剥百姓，趋媚权要，当然不敢发言。彼此唯唯诺诺，一听辅国处分。于是至两仪殿，发肃宗丧，奏太子即位柩前，越四日始御内殿听政，是为代宗。辅国竟自命为定策功臣，越加专恣，且语代宗道："大家注前见。但居禁中，外事自有老奴处分。"代宗听了，也觉心下不平，但因他手握兵权，不便指斥，只好阳示尊礼，呼为尚父，事无大小，俱就咨询，就是群臣出入，亦必先诣辅国处所。辅国侈然自大，呼叱任情，未几且加职司空，兼中书令，程元振亦升任左监门卫将军。追尊生母吴氏为皇后，加谥章敬。吴氏幼入掖庭，得侍肃宗，当代宗怀妊时，曾梦金甲神用剑决胁，醒后顾视胁下，尚隐隐有痕。后生代宗，玄宗因得生嫡皇孙，亲视洗澡，保姆因儿体孪弱，另取他宫儿以进。玄宗谛视，有不悦状，保姆乃叩头实陈。玄宗道：

"快取本儿来!"及见嫡孙,欣然道:"你等以为体弱,我看他福过乃父哩。"遂召入肃宗,一同欢宴,且顾语高力士道:"一日见三天子,也可为乐事了。"惟吴氏有德无寿,殁时年止十八,至此始追册为后,且追复玄宗废后王氏位号,并玄宗子瑛、瑶、琚三人,皆复故封。废肃宗后张氏,及越王系、兖王僩皆为庶人,封长子适为鲁王,次子邈为郑王,三子回为韩王。适为代宗侍女沈氏所出,自安禄山陷入长安,沈氏不及出奔,被掳至东京。及东京克复,得与肃宗相见,仍留居行宫,未及西归。至史思明再入东京,沈氏竟不知去向。代宗遣使四访,仍无下落,乃将后位虚悬,但册韩王回母独孤氏为贵妃,所有肃宗旧侍,如知内省事朱光辉,内常侍啖庭瑶,及山人李唐等三十余人,均远流黔中。李辅国素恨礼部尚书萧华,因贬华为峡州司马。程元振暗忌左仆射裴冕,因出冕为施州刺史。唐廷只知有李程,不知有代宗。

既而李程两人,亦互争权势,程元振密白代宗,请裁制辅国,乃解辅国行军司马,及兵部尚书兼职,且把他迁居外第。辅国始有戒心,上表逊位,有诏罢辅国兼中书令,进爵博陆王。宦官封王,旷古未闻。辅国入谢,愤咽陈词道:"老奴死罪,事郎君不了,愿从地下事先帝。"竟称代宗为郎君,彼心目中岂尚有天子耶!代宗虽听不下去,表面上尚虚与周旋,好言慰谕。辅国乃悻悻出去。后来与元振商得一策,密遣牙门将杜济,入辅国第,刺杀辅国,截去右臂,并枭首掷坑厕中。杜济返报,代宗令他潜避,佯下敕令有司捕盗,一面刻木代首,合尸以葬,赠官太傅,惟谥法却是一个"丑"字。看官听说!代宗本来嫉视辅国,只因张后生前,常有易太子意,代宗时怀恐惧,及辅国擅杀张后,为代宗除一障碍,代宗反感念辅国,所以不欲明诛,但加暗杀,这无非是私心自用呢。代宗不明诛辅国,显然失刑,况去一辅国,存一元振,亦何分优劣乎? 元振再超任骠骑大将军,独揽政权,且召郭子仪入朝,意图构害。子仪闻命即至,请自撤副元帅及节度使职衔,有旨准奏。徙封鲁王适为雍王,特授天下兵马元帅,令统军讨史朝义。且遣中使刘清潭,至回纥征兵。先是回纥太子叶护,归国取马,拟再来助讨范阳,应五十五回。偏葛勒可汗,不肯再发兵马,反上言请婚。肃宗方倚重回纥,即将幼女宁国公主,许嫁葛勒可汗,且亲送女至咸阳,慰勉再三。公主泣道:"国家多难,以女和蕃,死且不恨。"语毕即行。既至回纥,尊为可敦,并献马五百匹,及貂裘白毡等,作为谢仪。有诏册封葛勒为英武威远毗伽可汗,葛勒拜受,惟太子叶护,因与肃宗立有旧约,愿自领兵助攻范阳。葛勒可汗仍然不从,父子间致启违言,惹得葛勒动怒,竟将叶护逼死,后来颇也自悔,遣王子骨啜特勒,宰相帝德等,率骑兵三千,与九节度等同攻相州。即邺城。九节度败溃,骨啜等亦奔还京师,由肃宗厚赐遣还。葛勒可汗,复为少子移地健乞婚,肃宗乃取仆固怀恩女,遣嫁移地健。俄而葛勒可汗病终,宁国公主,以无子得还,移地健嗣立,号牟羽可汗.以怀恩女为可敦,使大臣莫贺达干等入朝,并问公主起居。

及代宗即位,远敕未颁,史朝义计诱回纥,诈称唐室两遇大丧,中原无主,请回纥入收府库,可得巨赀。牟羽可汗信为真言,即引兵南行,途次正与刘清潭相值。牟羽即问清潭道:"唐室已亡,怎得有使?"清潭答道:"先帝虽弃天下,今嗣皇即广平王,曾与可汗兄叶护,共收两京,且曾岁给贵国缯绢,难道已忘怀么?"牟羽无言可驳,乃偕清潭入塞,沿途见州县空虚,烽障无守,复有轻唐意,免不得嘲笑清潭。清潭密报唐廷,代宗乃遣怀恩往抚,再命雍王适统兵至陕,迎劳回纥可汗。雍王适到了陕州,回纥兵亦至,列营河北,适与御史中丞药子昂,兵马使魏琚,元帅府判官韦少华,行军司马李进,共诣回纥营,与牟羽可汗相见。牟羽踞坐胡床,令适拜舞。药子昂趋进道:"雍王系嫡皇孙,两宫在殡,礼不当拜舞。"此语亦未免失辞。回纥将车鼻,在旁诘问道:"唐天子与可汗,曾约为兄弟,雍王见我可汗,当视如叔父,怎得不拜舞哩?"子昂固拒道:"雍王为大唐太子,将来即为中国主,岂可向外国可汗拜舞么?"车鼻不应,竟麾令军士,拥子昂等四人至帐后,各鞭百下,乃令随适回营。少华与琚,不堪痛苦,是夕竟殁,也是国耻。

诸道节度使,陆续会集,闻雍王为回纥所

辱，拟袭击回纥，为雪耻计。雍王以贼尚未灭，不应轻启衅端，乃含忍而止。回纥见官军大集，气亦少夺，乃愿同讨贼。于是仆固、怀恩，引回纥兵为前驱，郭英乂、鱼朝恩为后殿，出发陕州。雍王适在陕居守，遥作声援。各军向东京进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与河南等道副元帅，俱率兵来会，直抵东京北郊，遂分军拔怀州，合阵横水。贼众数万，立栅固守。怀恩遣骁骑及回纥兵，绕道南山，出栅东北，与大军前后夹击，得将贼栅冲破，毙贼甚多。史朝义自领精兵十万，出城援应，列阵昭觉寺旁，官军连击不动。镇西节度使马璘道："事已急了，不出死力，如何破贼？"说着，即一马当先，奋突贼阵。贼前队多盾牌手，由璘用长槊拨去两牌，骤马径入。官军随势拥进，贼众披靡，奔至石榴园老君庙，方拟小憩，又被官军赶到，大杀一阵。贼无心再战，自相践踏，尸满山谷。官军斩首六万级，捕掳二万人。朝义领轻骑数百，东走郑州，怀恩进克东京，乘胜夺河阳城，留回纥可汗屯河阳，令子右厢兵马使瑒，及朔方兵马使高辅成，率步骑万余，追击朝义，至郑州再战再捷。朝义又东走汴州，伪陈留节度使张献诚，闭门不纳，朝义转趋濮州，渡河北奔。是时官军依次北向，东京乏人居守，回纥兵自河阳入东京，肆行杀掠，纵火连旬，可怜东京居民，三次遭劫，徒落得庐黔垣赭，家尽人空。乱世人民，真是没趣。怀恩也不遑顾及，闻前军得胜，也亲往追贼。朝义且战且奔，滑州卫州，均被怀恩克复。伪睢阳节度使田承嗣等，来援朝义，与怀恩子瑒鏖战半日，又复败退，偕朝义同走莫州。官军争传露布，且遍檄两河，令贼党自拔来降。伪邺州节度使薛嵩，向李抱玉处投诚，举相、卫、洺、邢四州来降。伪恒阳节度使张忠志，向辛云京处投诚，举恒、赵、深、定、易五州来降。承嗣与朝义居莫州城，勉强支过残年。越年，唐廷已改元广德，且饬各军进讨，加怀恩为河北副元帅。怀恩乃令兵马使薛兼训、郝廷玉等，会同田神功辛云京两节度，进围莫州。史朝义屡出拒战，无一胜仗。官军锐气未衰，淄青节度使侯希逸，又复踵至，眼见得斗大孤城，不日可下，田承嗣自知不支，劝朝义亲往幽州，发兵还救。朝义乃率锐骑五千，自北门突围夜走。承嗣即投款官军，把朝义母妻子女，作为贽敬，一古脑儿献至军前。官军收得俘虏，也不及入城，再向前追蹑朝义。

朝义踉跄北走，一口气跑至范阳城下，但见城门紧闭，城上已竖起大唐旗帜，这一吓非同小可，险些儿跌下马来。嗣见城楼上立着一将，却是面熟得很，仔细一想，记得是范阳兵马使李抱忠，便呼抱忠与语道："汝等为何叛我？须知食我禄，当为我尽忠，我因莫州被围，特率轻骑到此，发兵往援，汝等若尚知君臣大义，应即洗心悔过，共支大局。"言未已，那抱忠已应声道："天不祚燕，唐室复兴，今我等已经归唐，岂得再为反复？大丈夫耻以诡计相图，愿早择去就，自保生全。"朝义闻言，半晌才说道："我今日尚未得食，可能饷我一饱否？"抱忠应诺，令人馈食城东。朝义与部骑食讫，远远听有喊杀声，恐是唐军追至，急急的奔往广阳，广阳亦闭门不纳。谋投奚契丹，部骑已陆续散去，范阳留守李怀仙，遣兵追还。朝义料难保全，遂缢死医巫闾祠下。怀仙取朝义首，赍献长安。总计史氏父子，僭号凡四年而亡。比安氏较多一年。李怀仙、薛嵩、田承嗣、张忠志，次第至怀恩军营，请随军效力。怀恩恐贼平宠衰，仍奏留四人复职。代宗已是厌兵，竟如所请。薛嵩为、相、卫、邢、洺、贝、磁六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节度使，李怀仙仍守故地，为卢龙节度使。张忠志本是奚人，特赐姓名为李宝臣，仍统恒、赵、深、定、易五州，且称他部军为成德军，令为成德军节度使。一面下诏大赦，凡东京及两河伪官，既已反正，不究既往。于是叛臣许叔冀以下，均得以意外免死，侥幸全生。遗祸无穷。小子有诗叹道：

姑息由来足养奸，况经事虏畔天颜。

未明功罪徒施惠，贼子何堪帝宠颁。

还有回纥部众，所过抄掠，尚未肯敛兵归国，后来如何处置，且至下回再详。

张后有可杀之罪，辅国非杀张后之人，此二语实为确评。况张后之谮杀建宁，谋迁上皇，无一非辅国与谋。设当时无辅国其人，吾料张后孤掌难鸣，亦未必果能遂恶也。纲目书杀不书弑，汪克宽常驳斥之，张天如亦谓张后谋诛辅

国，事虽不成，英武却非帝所及。然后辅国之逼死张后，当乎否乎？宦官而可杀后也，是赵盾之于晋君，公子归生之于郑伯，《春秋》何必书弑乎？宜清高宗之斥纲目为失当也。代宗不能诛贼，反感其有杀后之功，拜相封王，宠赍无比，厥后入程元振言，乃遣人刺死之。功罪不明，已可概见。至若史朝义僭踞东京，已成弩末，既不必借兵回纥，亦无庸特任亲王，但令郭李为帅，已足荡平河朔。一误不足，且于贼将之乞降，仍令握兵任重，所有伪官，悉置不问，天下亦何惮而不再反也？呜呼代宗！呜呼唐室！

第五十九回
避寇乱天子蒙尘　耀军徽令公却敌

却说回纥可汗纵兵四掠，人民骇散，市落为墟。泽潞节度李抱玉，方受命兼辖陈郑，拟遣官属劝阻，无人敢往。独赵城尉马燧请行，燧闻回纥兵入境，先遣人纳赂渠帅约为暴虏。渠帅因贻一令旗，与燧面约道："如有犯令，请君自加捕戮，决无异言。"燧取旗弹压，回纥兵相顾失色，愿遵约束。会唐廷论功行赏，特册回纥可汗为英义建功毗伽可汗，可敦为毗伽可敦，且自可汗至宰相，共赐实封二万户，以下亦封赏有差。回纥可汗，始满意而去。代宗乃大赉群臣，如正副元帅，及各道节度，悉赠官阶。惟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本已召入为兵部尚书，兼同平章事，偏程元振与瑱未协，说他与贼通谋，竟坐流播州，旋且赐死。瑱旧时部典，大为不平，特推兵马使梁崇义为统帅，唐廷却不能讨，乃命崇义为山南东道节度留后。留后之名自此始。崇义为瑱讼冤，乞为改葬，有诏许改葬事，瑱始得还正首邱。

代宗因乱事敉平，始封玄宗于泰陵，肃宗于乔陵，嗣分河北诸州为五部，各专责成。幽、莫、妫、檀、平、蓟六州，归幽州管辖；恒、定、赵、深、易五州，归成德军管辖；相、贝、邢、洺四州，归相州管辖；魏、博、德三州，归魏州管辖；沧、棣、冀、瀛四州，归淄青管辖；怀、卫二州及河阳，归泽潞管辖，各设节度使。历叙疆域，为后文各节度争乱伏案。余节度使各仍旧境。仆固、怀恩以功进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令，坐镇朔方，令护送回纥可汗归国，道出太原。河东节度使辛云京，恐怀恩与回纥连谋，以致见袭，因闭关自守，不敢犒师。怀恩恨他不情，上表白状，代宗不报。怀恩遂调朔方兵数万，屯驻汾州，令子玚屯兵榆次，裨将李光逸屯兵祁县，李怀光屯兵晋州，张维岳屯兵沁州。明是胁制云京。云京见环境皆敌，益滋危惧，适中使骆奉仙至太原，云京厚与结欢，令还报怀恩反状，怀恩亦奏请诛云京奉仙，代宗两不加罪，但优诏调停。皇帝出做和事老，国事可知。怀恩以功大遭谗，愤激的了不得，乃上书自讼道：

> 臣世本夷人，少蒙上皇驱策，禄山之乱，臣以偏裨决死靖难，仗天威神，克灭强胡。思明继逆，先帝委臣以兵，誓雪国仇，攻城野战，身先士卒。兄弟殁于阵，子姓殁于军，九族之内，十不一在，而存者疮痍满身。陛下龙潜时，亲总师旅，臣事麾下，悉臣之愚，是时数以微功，已为李国辅谗间，几至毁家。陛下即位，知臣负谤，遂开独见之明，杜众多之口，拔臣于汧陇，任臣以朔方，游魂反干，朽骨再肉。前日回纥入塞，士人未晓，京辅震惊。陛下诏臣至太原劳问，许臣一切处置，因得与可汗计议，分道用兵，收复东都，扫荡燕蓟。时可汗在洛，为鱼朝恩猜阻，已失欢心，及臣护送回纥，辛云京闭城不出，潜使攘窃，蕃夷怨怒，弥缝百端，乃得返国。臣还汾州，休息士马，云京畏臣劾奏，故构为飞谤，以起异端。陛下不垂明察，欲使忠直之臣，陷谗邪之口，臣所为拊心泣血者也。臣静而思之，负罪有六：昔同罗叛乱，骚扰河曲，臣不顾老母，为先帝扫清叛寇，臣罪一也；臣男玢为同罗所虏，得间亡归，臣斩之以令众士，臣罪二也；臣女远嫁外夷，为国和亲，荡平寇敌，臣罪三也；臣与子玚躬履行阵，不顾死亡，为国效命，臣罪四也；河北新附诸镇，皆握强兵，臣抚绥以安反侧，臣罪五也；臣说谕回纥，使赴急难，戡定中原，二陵复土，使陛下勤孝两全，臣罪六也。臣既负六罪，诚合万诛，惟当吞恨

九泉，衔冤千古，复何诉哉？臣受恩至重，夙夜思奏天颜，但以来瑱受诛，朝廷不示其罪，诸道节度，谁不疑惧？且臣前后所奏骆奉仙，情词非不摭实，陛下竟无处置，宠任弥深，是皆由同类比周，蒙蔽圣听。窃闻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骠骑议之，可否不出宰相，远近益加疑沮。如臣朔方将士，功效最高，为先帝中兴主人，陛下不加优奖，反信谗言。子仪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诋毁，弓藏鸟尽，信非虚言。倘不纳愚恳，且务因循，臣实不敢保家，陛下岂能安国？惟陛下图之！

代宗得怀恩书，遣同平章事裴遵庆赍敕至汾州，宣慰怀恩，怀恩跪听诏敕。待遵庆读毕，抱住遵庆两足，且泣且诉。遵庆忙扶起怀恩，极言圣眷方隆，可无他虑，因劝令入朝。怀恩以惧死为词，竟不肯入京。遵庆乃返报代宗，代宗尚得过且过，不以为意。忽由邠州传入急报，乃是吐蕃入寇，带同吐谷浑党项氐羌二十万众，鼓行而东，前锋已到邠州了。代宗大骇道："虏众入境，加何有这般迅速？莫非边境各吏，统死了不成。"不是边吏俱死，实是你已经死了半个。当下召入群臣，亟筹控御。群臣统面面相觑，不敢发言。看官听着！邠州距离长安，不过数百里，吐蕃如此深入，应该早有边警，为何至此才闻呢？说来又有原因，正好就此补叙。自唐廷与吐蕃划界，立碑赤岭，总算和好了几年。及金城公主病殁后，金城公主遣嫁吐蕃主弃隶蹜赞，俱见前文。吐蕃与唐失和，屡次窥边，经河陇诸节度使王忠嗣、哥舒翰、高仙芝等，先后守御，终不得逞。至安史迭乱，所有河陇戍兵，俱征召入援，边备乃虚；肃宗初年，吐蕃主娑悉笼猎赞，弃隶蹜赞孙。乘唐内讧，迭陷威武河源等军，并取廓、霸、岷诸州。代宗即位，复陷临洮，朝廷使御史大夫李之芳等，往修旧好，反被羁住。至广德元年，郭子仪以吐蕃留使，不可不防，代宗不省。到了秋季，吐蕃引兵入大震关，连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地。边吏陆续告急，俱被程元振阻匿，不使上闻。虏众长驱直入，泾州刺史高晖，开城迎降，反导虏众深入邠州，代宗才得闻知。宰相以下，均无方法，只好再请出郭子仪，令为副元帅，出镇咸阳。正元帅就用了雍王适。适不过是个皇子，名位虽尊，究竟无拳无勇，子仪闲废已久，所有部曲，多已离散，至是仓猝召募，只得二十骑，便即起行。及抵咸阳，吐蕃兵已逾奉天武功，渡渭而来。子仪亟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请速添兵，偏又为程元振所阻，不得入见。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部下有锐卒二千，出破吐蕃前锋，后因寡不敌众，战败被擒。吐蕃兵径渡便桥，入攻京师。代宗惊惶失措，挈领妃嫔数人，与雍王适出奔陕州。适为元帅，如何不去拒敌？百官遁匿，六军逃散。

子仪闻京城危急，忙自咸阳驰还，一入京城，既无主子，又无兵马，徒觉得气象流离，不堪入目，正在设法摆布，蓦见将军王献忠，带着骑士五百，拥了丰王珙等，珙系玄宗子，曾见前文。拟出开远门，往迎吐蕃。子仪叱问何往？献忠下马语子仪道："今主上东迁，社稷无主，公为元帅，何妨丧君立君，勉副民望。"子仪尚未及答，丰王珙已接口道："公奈何不言？"子仪道："怎有是理？"判官王延昌，正立在子仪左侧，便闪出道："上虽蒙尘，未有失德，王为藩翰，奈何出此狂悖语？"子仪又叱献忠道："你敢迎降虏众么？快护送诸王至陕，免受重谴。"献忠颇畏惮子仪，不敢违慢，乃偕丰王珙等东行。若非郭令公，恐已遭毒手了。子仪因京内无备，也随出城外，另行募兵。吐蕃兵遂得入京。高晖首先驰入，与吐蕃大将马重英等，纵兵焚掠。长安中萧然一空，遂劫广武王承宏为帝，承宏系邠王守礼孙。及前翰林学士于可封为相，且遣人持舆入苗晋卿家，胁令为官。晋卿闭口不言，虏众倒也舍去。晋卿有此坚操，却也难得。子仪引三十骑，仍往咸阳，至御宿川，语王延昌道："六军逃溃，多在商州，汝快往招抚。且发武关防兵，北出蓝田，驰向长安，吐蕃兵必遁归了。"延昌奉命入商州，传子仪令，招谕溃军。各军向服子仪，皆拱手听命，乃同延昌至咸阳。子仪泣谕将士，规复京城，大众皆感激涕零，愿遵约束。会凤翔节度使高升，及元帅都虞侯臧希让，各率数百骑到来，武关防兵，亦到千名，统共约有四千人，军势稍振，乃往报行在。代宗恐吐蕃兵出潼

关，召子仪至陕扈跸，子仪遣人奉表，略言："臣不收京城，无以见陛下，若出兵蓝田，虏必不敢东向，请陛下勿忧！"代宗乃听令子仪便宜行事。

会鄜坊节度判官段秀实，劝节度使白孝德发兵勤王，孝德即日大举，南趋京畿，与蒲陕商华合势，进击虏兵。子仪也遣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率二百骑出蓝田，授以密计，并令第五琦摄京兆尹，与全绪同行。且调宝应军使张知节，率兵千人，作为后应，全绪至韩公堆，昼击鼓，夜燃火，作为疑兵。光禄卿殷仲卿，又募得兵士千人，来保蓝田，与全绪联络，选锐骑二百人，渡过浐水，游奕长安。吐蕃兵已经饱掠，正拟满载而归，突闻城中百姓，互相惊呼道："郭令公从商州调集大军，来攻长安了。"既而吐蕃侦骑，亦陆续入城，报称韩公堆齐集官军，即日进薄城下。吐蕃统将马重英，不由的惶恐起来，是夜朱雀街中，复有鼓声骤起，接连是大众喧哗声，声浪模糊，约略是郭令公三字。郭令公就是郭子仪，前封代国公，后封汾阳王，因此人人叫他为郭令公，连外夷亦以令公相呼。有此令名，方能安内攘外。高晖闻郭令公到来，先已魂驰魄丧，夤夜东走。马重英亦站立不定，即于次日黎明，悉众北遁。其实郭子仪尚在咸阳，但由全绪遣将王甫，潜入城中，阴结少年数百人，乘夜鼓噪，吐蕃一二十万将士，竟被这郭令公三字，驱逐开去，好似一道退兵符。这都是子仪密授全绪的妙计。

全绪遂与第五琦入京，遣使向子仪报捷，子仪转奏行在，请代宗回銮。代宗正巡阅潼关，先由丰王珙等入谒，倒也不去责他，至退入幕中，珙语多不逊，为群臣奏闻，才命赐死。高晖到了潼关，为守将李日越所执，奏请正法。及子仪奏至，即命子仪为西京留守，第五琦为京兆尹，元载为元帅府行军司马。子仪即奉诏入京，令白孝德、高升等，分屯畿县，再表请代宗返驾。程元振素嫉子仪，尚劝代宗往都洛阳，看官试想！这次吐蕃入寇，代宗东走，统是程元振一人从中壅蔽，遂致酿成此祸，就是代宗奔陕后，屡发诏征诸道兵，各节度都使痛恨元振，无一应召，连李光弼也勒兵不赴。郭李优劣，至此分途。当时扈驾诸臣，尚莫敢弹劾，独太常博士柳伉上疏，略云：

> 犬戎犯关度陇，不血刃而入京师，剑官闱，焚陵寝，武士无一力战者，此将帅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习，日引月长，以成大祸，群臣在庭，无一人犯颜回虑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夺府库，相杀戮，此三辅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诸道兵，尽四十日无只轮入关，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庙，定社稷，独斩程元振首，驰告天下，悉出内使隶诸州，持神策兵大臣，然后削尊号，下诏引咎，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愿阖门寸斩，以谢陛下。

这疏上去，代宗始为感动。但终因元振有保护功，止削夺官爵，放归回里。一面下诏回銮，自陕州启行。左丞颜真卿，请代宗先谒陵庙，然后还宫。元载不从，真卿厉声道："朝廷岂堪令相公再坏么？"载乃默然，惟由是衔恨真卿。为下文伏笔。郭子仪带领百官，至浐水东迎驾，伏地待罪。代宗面加慰劳道："用卿不早，致有此难。今日朕得重归，皆出卿力，功同再造，何罪可言？"子仪拜谢。代宗入城谒庙，方才回宫。越日封赏功臣，赐子仪铁券，图形凌烟阁，以下进秩升阶，不消细述。惟广武王承宏，逃匿草野，代宗特赦不诛，但放至华州，未几，病死。也是失刑。代宗罢苗晋卿、裴遵庆相职，再任李岘为同平章事，进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使总禁兵，令骆奉仙为鄠县筑城使，即令统鄠县屯军。元振方黜，又重用鱼骆，代宗真愚不可及。先是代宗在陕，颜真卿驰往扈驾，请召仆固、怀恩勤王，代宗不许，至还京后，逾年正月，特命真卿宣慰朔方行营，谕怀恩入朝。恐是由元载所请。真卿入谏道："陛下在陕，臣若奉诏往抚，责以大义，彼或为徼功计，尚肯南来，今陛下还宫，彼已无功可图，岂还肯应诏么？陛下不若令郭子仪代怀恩，子仪曾为怀恩主将，且素得朔方士心，令他往代，可不战自服了。"代宗尚迟疑未决。会节度使李抱玉从弟抱真，曾为汾州别驾，独脱身归京师，报明怀恩已有反志，请速调子仪往镇朔方。代宗若果行此议，何致有朔方之乱。代宗方不遣真卿，只调遣子仪的诏敕，一时未下，且因立雍王适为皇太子，授册行礼，宫廷

庆贺，也无暇顾及怀恩。蹉跎了好几日，接到河东节度辛云京急报，说是："怀恩已反，令子玚来寇太原，已由臣将他击退，现向榆次县去了，请即发兵征讨！"代宗览到此奏，即召谕子仪道："怀恩父子，负我实深，闻朔方将士思公，几如大旱望雨，公为朕往抚河东，汾上各军，当不致一体从逆呢。"遂面授子仪为关内河东副元帅，兼河中节度等使。

子仪拜命即行，甫至河中，闻仆固玚为下所杀，怀恩北走灵州，河东已得解严了。看官道怀恩父子，为何一蹶至此？原来玚素刚暴，自太原败后，转围榆次，又是旬日不下，他令裨将焦晖、白玉，往发祁县兵。晖与玉调兵趋至，玚责他迟慢，几欲加罪，两人虑有不测，即于夜间率众攻玚，把玚杀死。怀恩在汾州闻警，不免悲恸，忽由老母出帐，怒责怀恩道："我语汝勿反，国家待汝不薄，汝不听我言，遂有此变。我年已老，恐且因此受祸，问汝将如何处置？"怀恩无言可答，匆匆趋出。母提刀出逐道："我为国家杀此贼，取贼心以谢三军。"贼子却有贤母。怀恩急走得免。嗣闻麾下将士，因子仪出镇河中，都窃窃私语，谓无面目见汾阳王，自思众叛亲离，决难持久，乃竟将老母弃去，自率亲兵三百骑，渡河走灵州，杀死朔方军节度留后浑释之，据州自固。沁州戍将张维岳，闻怀恩北走，即驰驿至汾州，抚定怀恩余众，并杀焦晖、白玉，只说由自己诛玚，赍首献郭子仪。子仪传首阙下，群臣入贺，惟代宗惨然道："朕信不及人，乃致功臣颠越，朕方自愧，何足称贺呢。"汝亦自知有失耶？随命辇送怀恩母至京，优给廪饩，阅月及殁，仍许礼葬。及子仪驰往汾州，怀恩遗众，争来迎谒，涕泣鼓舞，誓不再贰，河东乃安。有诏进子仪为太尉，兼朔方节度使。子仪辞太尉不拜，且入朝谢恩。适泾原遣急足驰奏，怀恩诱回纥吐蕃两夷，同来入寇，有众十万。代宗又惶急得很，还下诏慰谕怀恩，说他有功皇室，不必怀疑，但当诣阙自陈，仍应重任云云。这时候的仆固怀恩，已与朝廷势不两立，那里还肯敛甲归朝？当下引虏南趋，得步进步，警报迭达都城，代宗乃召入子仪，咨询方略。子仪答道："怀恩有勇少恩，士心不附，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锋刃相向，臣料他是无能为哩。"代宗乃命子仪出镇奉天，子仪令子殿中监郭晞，与节度使白孝德防守邠州，自率军至奉天，按甲以待。虏锋将要近城，诸将俱踊跃请战，子仪摇首道："虏众远来，利在速战，我且坚壁待着，俟寇骑凭城，我自有计却虏，敢言战者斩。"乃命守兵掩旗息鼓，待令后动。

不到一日，怀恩已引吐蕃兵至城下，见城上并无守兵，不禁疑虑起来，踌躇多时，见天色将昏，乃退军五里下寨。是夕也未敢进攻。到了黎明，始鸣鼓进兵，遥听得一声号炮，响震川谷，连忙登高了望，那奉天城外的乾陵南面，已有许多官军，摆成一字阵式，非常严整，当中竖着一张帅旗，随风飘舞，旗上大书一个"郭"字，怀恩不觉惊愕道："郭令公已到此么？"虏众闻着郭令公大名，也都大骇，纷纷退走。怀恩独带着部众，转趋邠州，遥见城上插着大旗，又是一个"郭"字，怀恩又惊愕道："难道郭公又复来此，莫非能飞行不成？"言未已，城门忽启，有一大将持矛跃马，领军出来，大呼道："我奉郭大帅命令，只取反贼怀恩首级，余众无罪，不必交锋。"怀恩望将过去，乃是节度使白孝德，河阳余勇，尚属可贾。正欲上前接仗，偏部众已先退走，单剩一人一骑，如何对敌？又只好返辔驰去。白孝德驱兵追击，郭晞又出来接应，逼得怀恩抱头鼠窜，渡泾而逃。既逾泾水，部下已散亡大半，忍不住涕泣道："前都为我致死，今反为人向我致死，岂不可痛？"谁叫你不忠不孝。乃仍向灵州去讫。

吐蕃兵既陷凉州，南陷维、松、保三州，经剑南节度使严武拒击西山，复虏兵八万众，方才不敢窥边。郭子仪既计却大敌，也不穷追，即入朝复命，代宗慰劳再三，加封尚书令，子仪面辞道："从前太宗皇帝，尝为此官，所以后朝不复封拜，近惟皇太子为雍王时，平定关东，乃兼此职，臣何敢受此崇封，致隳国典？且用兵以来，诸多僭赏，冒进无耻，轻亵名器，今凶丑略平，正宜详覈赏罚，作法审官，请自臣始。"让德可风。代宗乃收回成命，另加优赉。随命都统河南道节度行营，还镇河中。是年李光弼病殁徐州，年五十七，追赠太保，赐恤武穆。光弼本营州柳城人，父名楷

洛，本契丹酋长，武后时叩关入朝，留官都中，受封蓟郡公，赐谥忠烈。光弼母有须数十，长五寸许，生子二人，即光弼、光进。光弼累握军符，战功卓著，安史平定，进拜太尉兼侍中，知河南、淮南、东西、山南、东荆南五道节度行营事，驻节泗州。寻复讨平浙东贼袁晁，晋封临淮王，赐给铁券，图形凌烟阁。惟自程元振、鱼朝恩用事，妒功忌能，为诸镇所切齿，代宗奔陕，召光弼入援，光弼亦迁延不赴。及代宗还京，又命光弼为东都留守，光弼竟托词收赋，转往徐州。诸将田神功等，见光弼不受朝命，也不复禀畏，光弼愧恨成疾，郁郁而终。光弼母留居河中，曾封韩国太夫人，代宗令子仪辇送入京，殁葬长安南原。看官听说！郭李本是齐名，因李晚节不终，遂致李不及郭，可见人生当慎终如始哩。当头棒喝。小子有诗叹道：

立功尚易立名难，千古功名有几完。
只为臣心输一着，汗青留玷任传看。

光弼殁后，用黄门侍郎王缙，继光弼后任。缙本代李岘为相，岘于是年罢相。至是改令出镇，才名远不及光弼了。欲知后事，且看下回。

外寇之来，必自内讧始。有程元振、鱼朝恩等之弄权，而后有仆固怀恩之乱；有仆固怀恩之谋反，而后有吐蕃回纥之寇。木朽而虫乃生，墙坏而蠹始入，势有必至，无足怪也。当日者，幸郭令公尚在耳。假令无郭令公，则诸镇皆痛恨权阉，谁与复西京，定河东？试思李光弼为唐室名臣，尚且观望不前，遑论他人乎？故本回实传写郭子仪，而代宗之迭致祸乱，亦因此而揭橥之，代宗之愚益甚，子仪之功益彰，纲目称子仪为千古传人，岂其然乎？

第六十回
入番营单骑盟虏 忤帝女绑子入朝

却说王缙出镇后，江淮一带，幸尚无事，怀恩亦蜷伏一隅，暂不出兵。代宗遂改广德三年为永泰元年，命仆射裴冕、郭英乂等，在集贤殿待制，居然欲效贞观遗制，有坐朝问道的意思。左拾遗独孤及上疏道：

陛下召冕等以备询问，此盛德也。然恐陛下虽容其直，而不录其言，有容下之名，而无听谏之实，则臣之所耻也。今师兴不息十年矣，人之生产，空于杼轴，拥兵者得馆亘街陌，奴婢厌酒肉，而贫人羸饿就役，剥肤及髓。长安城中，白昼椎剽，吏不敢禁，民不敢诉，有司不敢以闻，茹毒饮痛，穷而无告，陛下不思所以救之，臣实惧焉。今天下惟朔方陇西，有仆固吐蕃之忧，邠泾凤翔之兵，足以当之矣。东南洎海，西尽巴蜀，无鼠窃之盗，而兵不为解，倾天下之货，竭天下之谷，以给无用之兵，臣实不知其何因。假令居安思危，自可扼要害之地，俾置屯御，悉休其余，以粮储扉屦之资，充疲人贡赋，岁可减国租之半，陛下岂可迟疑于改作，使率土之患，日甚一日乎？休兵息民，庶可保元气而维国脉，幸陛下采纳焉。此疏足杜军阀之弊，故录述之。

当时元载、第五琦等，专尚掊克，凡苗一亩，税钱十五，不待秋收，即应征税，号为青苗钱。适畿内麦稔，十亩取一，谓即古时什一税法，亦请旨施行。其实都是额外加征，拨给军用。独刘宴筦榷度支盐铁，及疏河运漕，接济关中，还算是公私交利，上下咸安。所以独孤及请裁军减租，少苏民困。代宗优柔寡断，就使心下赞成，也是不能速行。更可笑的是迷信佛教，命百官至光顺门，迎浮屠像。像系中使扮演，仿佛似戏中神鬼，或面涂杂色，或脸戴假具，并用着音乐卤簿，作为护卫，后面有二宝舆，中置仁王经，是由大内颁出，移往资圣西明寺，令胡僧不空等，踞着高坐，讲经说法，百官朝服以听，看官道是何因，说来是不值一辩。原来鱼朝恩、元载、王缙等，统是好佛，还有兵部侍郎杜鸿渐，新任同平章事，也以为佛法无边，虔心皈依，定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于是寺中添设讲座，多至百余，当时称为百高座。代宗也常入寺听经，仿佛梁武帝。正在讲得热闹，忽由奉天同州盩厔的守吏，各遣使呈入急报，内称怀恩复诱杂虏来寇，已将入境了。代宗此时，不似前次的慌忙，反慢腾腾的说道："怀恩当不致再反，或是边境谣传哩。"此番有佛法可恃，所以不慌不忙。道言未绝，又由河中遣到行军司马赵复，赍呈郭子仪奏章，略言："叛贼怀恩，嗾使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刺吐谷浑别种。等虏，分首道入寇。吐蕃自北道趋奉天，党项自东道趋同州，吐谷浑奴刺，自西道趋盩厔。回纥为吐蕃后应。怀恩率朔方兵，又为杂虏后应，铁骑如飞，约有数十万众，不宜轻视，请速令凤翔、滑濮、邠宁、镇西、河南、淮西诸节度，各出兵扼守冲要，阻截寇锋。"代宗乃由寺还朝，颁敕各镇，敕使方发，幸接得一大喜报，谓怀恩途中遇疾，还至鸣沙，已经暴死。鱼朝恩、元载等，相率入贺，且言佛法有灵，殛死反贼，代宗亦很喜慰。偏只隔了一二日，风声又紧，怀恩部众，由叛将范志诚接领，仍进攻泾阳，吐蕃兵已薄奉天。乃始罢百高座讲经，召郭子仪屯泾阳，命将军白元光浑日进屯奉天，一面调陈郑泽潞节度使节抱玉，使镇凤翔；渭北节度使李光进，移守云阳；镇西节度使马璘，河南节度使郝廷玉，并驻便桥；淮西节度使李忠臣，转扼东渭桥，同华节度使周智

光屯同州，鄜坊节度使杜冕屯坊州，内侍骆奉仙，将军李日越，屯盩厔；布置已定，代宗亲将六军，驻扎苑中，下制亲征。恐是银样蜡枪头；试看下文便知。鱼朝恩趁势搜括，大索士民私马，且令城中男子，各着皂衣，充作禁兵，城门塞二开一，阖京大骇，多半逾墙凿窦，逃匿郊外。

一日，百官入朝，立班已久，阁门好半日不开，蓦闻兽环激响，朝恩率禁军十余人，挺刃而出，顾语群臣道："吐蕃入犯郊畿，车驾欲幸河中，敢问诸公，以为何如？"公卿错愕，不知所对。有刘给事独出班抗声道："敕使欲造反么？今大军云集，不戮力御寇，乃欲胁天子蒙尘，弃宗庙社稷而去，非反而何？"也是朝阳鸣凤。朝恩被他一驳，也不觉靡然退去。代宗乃始视朝，与群臣商议军情，可巧奉天传入捷音，朔方兵马使浑瑊，入援奉天，袭击虏营，擒一虏将斩首千余级。代宗大喜，立命中使奖谕，随即退朝。会大雨连旬，寇不能进，吐蕃将尚结悉赞摩、马重英等，大掠而去，庐舍田里，焚劫殆尽。代宗闻吐蕃退兵，益信是佛光普护，仍令寺僧讲经，哪知吐蕃兵退至邠州，遇着回纥兵到，又联军进围泾阳。郭子仪在泾阳城，命诸将严行守御，相持不战，二虏见城守谨严，退屯北原，越宿至城下。子仪令牙将李光瓒赴回纥营，责他弃盟背好，自失信用。今怀恩已遭天殛，郭公在此屯军，欲和请共击吐蕃，欲战可预约时日。回纥都督药葛罗惊问光瓒道："郭公在此，可得见么？恐怕是由汝给我。"光瓒道："郭公遣我来营，怎得说是不在？"药葛罗道："令公果在，请来面议！"光瓒乃还报子仪，子仪道："寇众我寡，难以力胜，我朝待回纥不薄，不若挺身往谕，免动兵戈。"言已欲行。诸将请选铁骑五百随行，子仪道："五百骑怎敌十万众？非徒无益，反足为害呢。"说得甚是。遂一跃上马，扬鞭出营。子仪第三子晞，正随父在军，急叩马谏道："大人为国家元帅，奈何以身饵虏？"子仪道："今若与战，父子俱死，国家亦危，若往示至城，幸得修和，不但利国，并且利家。就使虏众不从，我为国殉难，也自问无愧了。"说至此，即用鞭击手道："去！"满腔忠义，在此一字。当下开门驰出，背后只随着数骑，将至回纥营前，令随骑先行传呼道："郭令公来！"四字贤于十万师。回纥兵皆大惊。药葛罗正在执弓注矢，立马营前，子仪瞧着，竟免胄释甲，投枪而进。药葛罗回顾部酋道："果是郭令公。"说着，即翻身下马，掷去弓矢，敛手下拜。回纥将士，皆下马罗拜，子仪亦下马答礼，且执药葛罗手，正言相责道："汝回纥为唐立功，唐朝报汝，也是不薄，奈何自负前约，深入我地，弃前功，结后怨，背恩德，助叛逆呢？况怀恩叛君弃母，宁知感汝？今且殛死，我特前来劝勉。从我，汝即退兵，不从我，听汝杀死，我被汝杀，我将士必向汝致死，恐汝等也未必生还哩。"药葛罗答道："怀恩谓天可汗晏驾，令公亦捐馆，中国无主，我故前来，今见令公，已知怀恩欺我，且怀恩已受天诛，我辈岂肯与令公战么？"子仪因进说道："吐蕃无道，乘我国有乱，不顾舅甥旧谊，入寇京畿，所掠财帛，不可胜载，马牛杂畜，弥漫百里，这都是上天赐汝呢。今日全师修好，破敌致富，为汝国计，无逾此着了。"药葛罗喜道："我为怀恩所误，负公诚深，今请为公力击吐蕃，自赎前愆。惟怀恩子系可敦兄弟，愿恕罪勿诛！"子仪许诺。郭晞放心不下，引兵出观，回纥兵分着左右两翼，稍稍前进。郭晞亦引兵向前，子仪挥晞使退，惟令麾下取酒，酒已取至，与药葛罗宣誓。药葛罗请子仪宣言，子仪取酒酹地道："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亦万岁，两国将相亦万岁，如有负约，身殒阵前，家族灭绝。"誓毕，斟酒递与药葛罗。药葛罗亦接酒酹地道："如令公誓。"子仪再令部将，与回纥部酋相见。回纥将士大喜道："此次出军，曾有二巫预言，前行安稳，见一大人而还，今果然应验了。"子仪乃从容与别，率军还城。

药葛罗即遣部酋石野那等，入觐代宗，一面与奉天守将白元光，合击吐蕃，吐蕃已经夜遁，两军兼程追击，至灵台西原，遇吐蕃后哨兵，鼓噪杀入。吐蕃兵统已思归，还有甚么斗志？一时奔避不及，徒丧失了许多生命，抛弃了许多辎重。白元光将夺回财帛，给与回纥，拔还士女四千人，带还奉天。药葛罗亦收兵归国。吐谷浑党项奴剌等众，当然遁去。怀恩从子名臣，以灵州降。子仪因灵武初复，百姓凋敝，特保荐朔方军

粮使路嗣恭，为朔方节度使留后。嗣恭奉诏莅任，披荆棘，立军府，威令大行。子仪还镇河中，自耕百亩，将校以是为差。嗣是野无旷土，军有余粮，正不啻一腹地长城了。唐得此人，正社稷之福。惟自虏兵退去，京师解严，朔方告平，君臣交庆。鱼朝恩、元载，在内揽权，河北节度使，如李宝臣、田承嗣、薛嵩、李怀仙四人，在外擅命，大局尚岌岌可危。代宗尚自恃承平，安然无虑，甚至平卢兵马使李怀玉，逐节度使李希逸，有诏召希逸还京，即令怀玉为节度留后，赐名正己，又有汉州刺史崔旰，因剑南节度使严武病殁，请令大将王崇俊继任，代宗另简郭英乂为西川节度使，竟被崔旰击逐，英乂奔简州，竟为普州刺史韩澄所杀。代宗不加声讨，但令杜鸿渐为剑南东西川副元帅，鸿渐至任，得旰重贿，反说旰可大任，竟请旨命旰为西川节度使，赐名为宁。鸿渐仍入朝辅政，毫无建树，不久即死。仆射裴冕继任，亦即病终。独元载入相有年，权势日盛，因恐被人讦发阴私，特请百官论事，先白宰相，然后奏闻。刑部尚书颜真卿，上疏驳斥，载说他诽谤朝廷，竟坐贬为峡州别驾。既而复任鱼朝恩判国子监事，朝恩居然入内讲经，上踞师座，手执《周易》一卷，择得鼎折足覆公餗两语，反复解释，讥笑时相。阉宦讲经，斯文扫地。是时王缙已入任黄门侍郎，同平章事，与元载相将入座。缙听讲后，面有怒容，载独怡然。朝恩出语人道："怒是常情，笑实不可测呢。"你既知元载难测，胡为后来仍堕彼计？

永泰二年十一月，代宗生日，诸道节度使上寿，献入金帛珍玩，值钱二十四万缗，中书舍人常衮上言："各节度敛财求媚，剥民逢君，应却还为是。"代宗不从。未几又改易年号，竟称永泰二年为大历二年，宫廷内外，方因改元庆贺，忽接到郭子仪奏牍，报称同华节度使周智光，擅杀无辜，目无君上，请遣将讨罪。代宗不敢准请，反令中使余元仙，特敕拜智光为尚书左仆射。看官！你想应诛反赏，岂不是越弄越错么？智光自出驻同州，邀击党项奴剌寇众，夺得驼马军械，约以万计，复逐北至鄜州，遥望寇已遁去，不便穷追，他竟往报私仇，驰入鄜城，杀死刺史张麟，并将鄜坊节度杜冕家口，一齐屠戮，焚民居三千间，方才还镇。又与陕州刺史皇甫温有隙，温遣监军张志斌，入朝奏事，道出同华，被智光邀留入馆，两语不合，即将志斌斩为肉泥，与众烹食。想是朱粲转世。子仪迭闻消息，乃据实奏闻。代宗遣使加封，明明是刑赏倒置。但代宗却也有些微意，以为封拜内官，当可使他入朝，削夺兵权。也是呆想。哪知智光接了诏敕，反踞坐谩骂道："智光为国家建了大功，不得入相，只授仆射，且同华地狭，不足展足，最少须加我陕、虢、商、鄜、坊五州，我子元耀、元干，能弯弓二百斤，称万人敌，今日欲挟天子，令诸侯，除智光外，尚有何人？天子若弃功录瑕，我智光也顾不得甚么了。"说毕，掀髯大笑。与发狂无二。元仙战栗不敢言，智光乃令左右取出百缣，赠与元仙，遣令归朝。元仙返报代宗，代宗乃于大历二年，密诏郭子仪讨周智光。子仪即遣部将浑瑊、李怀光等，出兵渭上，智光麾下，闻风惊怖。同州守将李汉惠，便举州来降。子仪奏报唐廷，代宗方才放胆，贬智光为州澧刺史。已而华州牙将姚怀、李延俊，刺杀智光及二子。枭首入献，乃悬示皇城南街，声明罪状。

子仪因同华已平，入朝报绩，适值子妇升平公主，与子仪子暧，互相反目，公主竟驾车入都，往诉父母。事为子仪所闻，遂将暧绑置囚车，随身带着，径诣阙下。原来暧为子仪第六子，曾任太常主簿，代宗因子仪功高，特把第四女嫁暧，女封升平公主，暧拜驸马都尉。唐制公主下嫁，当由舅姑拜主，主得拱手不答，升平公主嫁暧时，也照此例，暧已看不过去，只因旧例如此，不得不勉强忍耐。后来同居室中，公主未免挟贵自尊，暧忍无可忍，屡有讳言，且叱公主道："汝倚乃父为天子么？我父不屑为天子，所以不为。"快人快语，足为须眉生色。说至此，竟欲上前掌颊，亏得侍俾从旁劝阻，那公主颊上，不过稍惹着一点拳风，戏剧中有《打金枝》一出，即因此事演出。但已梨涡变色，柳眼生波，趁着一腔怒气，遽尔入宫哭诉，述暧所言。代宗道："汝实有所未知，彼果欲为天子，天下岂还是汝家所有么？汝须敬事翁姑，礼让驸马，切勿再自骄贵，常启争端。"嘱女数语，却还明白。公主尚涕泣不休。代宗又拟出言劝导。适有殿中监入报道："汾阳王郭子仪，绑子入朝，求

见陛下。”代宗乃出御内殿，召子仪父子入见，子仪叩头陈言道：“老臣教子不严，所以特来请罪。”暧亦跪在一旁，代宗令左右扶起子仪，赐令旁坐，且笑语道：“俗语有言，‘不痴不聋，不作姑翁’，儿女子闺房琐语，何足计较呢？”子仪称谢。又请代宗从重惩暧，代宗亦令起身，入谒公主母崔贵妃，自与子仪谈了一番军政，俟子仪退后，乃回至崔贵妃宫中，劝慰一对小夫妻。崔妃已调停有绪，再经代宗劝解，暧与公主，不敢不依，乃遣令同归。子仪已在私第中待着，见暧回来，自正家法，令家仆杖暧数十，暧无法求免，只好自认晦气。但代宗为了此事，欲改定公主见舅姑礼，迁延了好几年，直至德宗嗣位，方将礼节改定。公主须拜见舅姑，舅姑坐受中堂，诸父兄妹立受东序，如家人礼，尊卑始有定限了。这且慢表。

再说郭子仪入朝后，仍然还镇，越二年复行入朝，鱼朝恩邀游章敬寺。这章敬寺本是庄舍，旧赐朝恩，朝恩改庄为寺，只说替帝母吴太后祷祝冥福，特别装修，穷极华丽，又因屋宇不足，请将曲江华清两离宫，拨入寺中，一并改造。卫州进士高郢上书谏阻，谓不宜穷工糜费，避实就虚，代宗也为所动，即召元载等人问道：“佛言报应，说果真么？”元载道：“国家运祚灵长，全仗冥中福报，福报已定，虽有小灾，不足为害。试想安史皆遭子祸，怀恩道死，回纥吐蕃二寇，不战自退，这都非人力所能及，怎得谓无报应呢？”代宗乃不从郢奏，悉从朝恩所请。至寺已落成，代宗亲往拈香，度僧尼至千人，赐胡僧不空法号，叫作大辩正广智三藏和尚，给食公卿俸。不空谄附朝恩，有时得见代宗，常说朝恩是佛徒化身，朝恩因此益横，气凌卿相。元载本与朝恩连结，旋因朝恩好加嘲笑，渐渐生嫌。至朝恩招子仪入寺，载密使人告子仪道：“朝恩将加害公身。”子仪不听，随骑请衷甲以从，子仪道：“我为国家大臣，彼无天子命，怎敢害我？”遂屏去驺从，独率家僮一人前往。能单骑见回纥，遑论朝恩。朝恩见子仪不带随骑，未免惊问。子仪即自述所闻，且言知公诚意，特减从而来，朝恩抚膺流涕道：“非公长者，能不生疑？”自是相与为欢，把从前嫉忌子仪的心思，都付诸汪洋大海了。舜之格象，亦本此道。元载因子仪不堕彼计，又想出一个方法，上言：“吐蕃连年入寇，邠宁节度使马璘力不能拒，不如调子仪镇守邠州，徙璘为泾原节度使。”代宗即日批准，子仪拜命即行，毫无异言。小子有诗赞子仪道：

大唐又见费无极，盛德偏逢郭令公。
任尔刁奸施百计，含沙伎俩总徒工。

子仪往镇邠州，元载更谋去朝恩，欲知朝恩是否被除，且看下回再叙。

郭令公生平行事，忠恕二字，足以尽之，惟忠恕故，故单骑见虏，而虏不敢动，杯酒定约，从容还军，所谓蛮貊可行者，令公有焉。惟忠恕故，故奉诏讨周智光，军方启行，而叛众已倒戈相向，同华归诚，逆贼授首，所谓豚鱼可格者，令公有焉。惟忠恕故，故子暧与公主反目，囚子入朝，代宗不以为罪，反从而慰谕之，劝解之，所谓功高而主不疑者，令公有焉。惟忠恕故，故鱼朝恩不敢害公，元载不敢欺公，周旋宵小之间，安如磐石，所谓气充而邪不侵者，令公有焉，历书其事，以见令公之功德过人. 浅见者第称令公为福盛，亦安知令公之福，固自有载与俱来耶？彼鱼朝恩、元载、周智光辈，固不值令公一盼云。

第六十一回
定密谋元舅除凶　窃主柄强藩抗命

却说宦官鱼朝恩，专掌禁兵，势倾朝野，每有章奏，期在必允，朝廷政事，无不预议，偶有一事，不得与闻，即悻悻道："天下事可不由我主张么？"自大如此，都是代宗一人酿成。养子令徽，为内给使，官小年轻，止得衣绿，常与同列忿争，归告朝恩。朝恩即带着令徽，入见代宗道："臣儿令徽，官职太卑，屡受人侮，幸乞陛下赐给紫衣！"代宗尚未及答，偏内监已捧着紫衣，站立一旁，朝恩不待上命，即随手取来，递与令徽，嘱他穿着，才行拜谢。看官试想！似这种自尊自大的行为，无论什么主子，也有些耐不下去。代宗却强颜作笑道："儿服紫衣，想可称心了。"朝恩父子，昂然退去。自是代宗隐忌朝恩，元载窥知上意，乘间入奏，请除朝恩。代宗嘱令暗中设法，毋得泄机。除一阉宦，须嘱宰相暗地设谋，真是枉做皇帝。元载遂贿托卫士周皓，及陕州节度使皇甫温，令图朝恩。这两人本是朝恩心腹，因见了黄白物，不由不贪利动心，遂与元载串同一气！载又徙温为凤翔节度使，温入朝陛见，载留他居京数日，悄悄的布定密谋，入白代宗。代宗称善，但嘱他小心行事，勿反惹祸。畏葸之至。载应诺而出。会值寒食节届，代宗在内殿置酒，宴集亲贵。朝恩亦得列坐，宴毕散席，朝恩亦谢恩欲出。忽元载领着周皓、皇甫温等，踉跄趋入，七手八脚，将朝恩一把抓住，捆缚起来。朝恩自呼何罪，当由代宗历数罪状，朝恩尚哗词答辩，毫不服罪。代宗谕令自尽，即由周皓等牵出朝恩，将他勒死，乃下敕罢朝恩观军容等使，出尸还家，诈说他受敕自缢，特赐钱六百万缗，作为葬费。神策军都虞候刘希暹，都知马兵使王驾鹤，向系朝恩羽翼，至是俱加授御史中丞，俾安反侧。后来希暹有不逊语，反由驾鹤奏闻，勒令自尽。所有朝恩余党，从此不敢生心。

惟元载既诛朝恩，得宠益隆，载恃宠生骄，自矜有文武才，古今莫及，于是弄权舞智，约贿贪赃。吏部侍郎杨绾，典选平允，性又介直，不肯附载，岭南节度使徐浩，搜括南方珍宝，运送载家，载即擅徙绾为国子祭酒，召浩为吏部侍郎。代宗素器重李泌，特令中使敦请出山。泌应召至京，复赐金紫，命他入相。经泌一再固辞，乃在蓬莱殿侧，筑一书院，使泌居住，遇有军国重事，无不咨商。泌素无妻，且不食肉，代宗强令肉食，且为娶前朔方留后李暐甥女，赐第安福里，生子名繁。长源亦堕尘劫耶？偏元载阴怀妒忌，屡欲调泌出外，免受牵掣，适江西观察使魏少游，请简僚佐，载谓泌有吏才，请即简任。代宗亦知载有意调泌，特密语泌道："元载不肯容卿，朕今令卿往江西，暂时安处。俟朕除载后，当有信报卿，卿可束装来京。"泌唯唯受命。何不仍归衡山，想是一入尘迷，便难洒脱。乃出泌为江西判官，且遥饬少游好生看待，毋得简慢！

泌已南下，载益专横，同平章事王缙，朋比为奸，贪风大炽。载有丈人从宣州来，向载求官，载遣往河北，但给一书。丈人不悦，行至幽州，发书展视，并无一言，只署着元载两字，丈人进退两难，不得已试竭判官。哪知判官接阅载书，很是起敬，立白节度使延为上客，留宴数日，赠绢千匹，丈人已得了一注小财，乐得满载而归。这还因丈人不足任事，所以载如此处置，若稍有才能，一经载代为援引，无不立跻显宦。王缙威势，亦几与相同。载妻子及缙弟妹，皆倚势纳赂。载有主书卓英倩，性尤贪狡，得载欢心，所以干禄求荣的士子，往往买嘱英倩，求他引进。英倩竟得坐拥巨资，称富家翁。成都司录李少良，上书

诬载。载即讽令台官奏劾少良，召入杖毙，连少良友人韦颂，及殿中侍御史陆珽，一并坐罪处死。代宗被他胁制，很是懊怅，乃独下手敕，召浙西观察使李栖筠入朝，命为御史大夫。栖筠刚正不阿，受职后，即纠弹吏部侍郎徐浩、薛邕，及京兆尹杜济虚，欺君罔上，黩货卖官。代宗令礼部侍郎于劭复按，劭颇加袒护，复奏时多涉模糊，复经栖筠劾他同党，遂贬浩为明州别驾，邕为歙州刺史，济虚为杭州刺史，劭为桂州长史，这四人统是元载党羽，一旦黜退，不少瞻徇，明明是抑夺载权。载尚未知改悔，且深恨栖筠，常欲将他陷害。栖筠虽特邀主知，得肃风宪，但见代宗依违少断，元载凶狡多端，免不得忧愤交并，酿成重疾，居台未几，便即谢世。他原籍本是赵人，迁居汲郡，有王佐才，性喜奖善，又好闻过，历任东南守吏，政绩卓著，朝廷曾封为赞皇县子，所以身后多称为赞皇公。代宗屡欲召为宰辅，惮载辄止，至入任御史，不久即殁，代宗方加倚畀，偏偏天不假年，因此天颜震悼，特追赠吏部尚书，予谥文献。子吉甫后相宪宗，下文自有表见。

单说代宗因栖筠去世，失一臂助，急切里无从除载，只好再行含忍。中经幽州不靖，魏博发难，汴宋军又复作乱。迭经弥缝挽救，稍稍就绪。因欲叙元载始末，故将各镇事，浑括数语，待后再详。不幸贵妃独孤氏，得病身亡。妃以色见幸，居常专夜，至此香销玉殒，教代宗如何不悲？当下在内殿殡灵，按时营奠，追封皇后，谥为贞懿。好容易过了一二年，方觉悲怀渐减，专心国事。元载、王缙，已骄横的了不得，代宗实忍耐不住，四顾左右，无可与谋，只有左金吾大将军吴凑，系代宗生母章敬皇后胞弟，谊关懿戚，尚可密谈。凑得操兵柄，力任除奸，乃与代宗谋定后行。大历十二年间三月，有人密告载、缙夜醮，谋为不轨，当由代宗御延英殿，命吴凑率领禁兵，收捕载、缙，囚系政事堂，且拘逮亲吏诸子下狱，随令吏部尚书刘晏，御史大夫李涵，散骑常侍萧昕，礼部侍郎常衮等，公同讯鞫，所有问案，多出禁中。载与缙无可抵赖，悉数供认。左卫将军知内侍省事董秀，得载平日厚赂，素作内援，到此才被发觉，即日杖毙，赐载自尽，令刑官临视。载顾语刑官，愿求速死，刑官冷笑道："相公入秉国钧，差不多要二十年，威福也算行尽了，今日天网恢恢，亲受报应，若少许受些污辱，亦属何妨。"读此令人一快。乃脱下秽袜，塞住载口，然后慢慢的将他搤死。载妻王氏，系前河西节度王忠嗣女，骄侈悍戾，子伯和、仲武、季能，无一贤能。伯和官参军，仲武官员外郎，季能官校书郎，怙势作恶，贪冒肆淫，都中辟南北二第，广罗妓妾，盛蓄倡优，声色玩好，无乎不备。及载既伏诛，妻子等一并正法，家产籍没，财帛万计。即如胡椒一物，且多至八百石，俱分赐中书门下台省各官。贪财何益。

王缙本应赐死，刘晏谓法有首从，宜别等差，乃只贬为括州刺史。吏部侍郎杨炎，谏议大夫韩洄包佶，起居舍人韩会等，俱坐载党贬官。惟卓英倩等瞑死杖下，英倩弟英璘，家居金州，横行乡里，闻乃兄受诛，纠众作乱。金州刺史孙道平，调兵征讨，一鼓擒灭。代宗余恨未平，复遣中使发元载祖坟，祖父以下，皆斫棺弃尸，毁家庙，焚木主，才算罢休。这也未免过甚。乃令国子监祭酒杨绾，及礼部侍郎常衮，同平章事，绾入相不过旬月，既染痼疾，上疏辞职。代宗不许，命就中书省疗治，召对时饬人扶持，所有时弊，概付厘剔，可惜享年不永，赍志以终。代宗很是痛悼，且语群臣道："天下欲朕致太平，乃速夺我杨绾么？"既知绾贤，何不早用。遂诏赠司徒，赙绢千匹，赐谥文简。绾华阴人，居家孝谨，立身廉俭，当敕令入相时，朝野称庆。御史中丞崔宽，方筑华堂大厦，遽令拆毁，京兆尹黎干，裁减驺从，就是汾阳王郭子仪，在署宴客，亦减去声乐五分之四。外此靡然从风，不可胜纪。时人比诸汉朝杨震，及晋朝山涛谢安，这真好算是救时良相了。善善从长。常衮虽与绾并相，才识远不及绾，代宗召还李泌，意欲令他辅政，偏为衮所槛茉，仍出泌为澧州刺史，惟与绾荐引颜真卿，仍复原官，还与众望相孚，这且慢表。

且说代宗季年，方镇寖盛，河北四镇，统系安史旧将，据有遗众，逐渐鸱张。河北四镇，见五十八回。卢龙节度使李怀仙，性情暴戾，为幽州兵马使朱希彩所杀，自称留后，代宗专务羁縻，仍任希彩为节度使。希彩部下，又是不服，复将希彩

杀死，改推经略副使朱泚为帅。代宗又把节度使的重任，授给朱泚。应上幽州不靖句。相卫节度使薛嵩病死，子名平，年甫十二，将士推他袭职，平让与叔萼，夜奉父丧奔归乡里，童子却是不凡。萼遂自称留后。代宗亦听他自为，且加任命。独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跋扈得很，公然为安史父子立祠，号为四圣，并上表求为宰相。代宗遣使慰谕，讽令毁祠，竟授他同平章事。既而复遣爱女永乐公主，下嫁承嗣子华，承嗣益加骄恣，密诱相卫兵马使裴志清，逐去留后薛萼，率众归承嗣，承嗣即引兵袭取相州。代宗下敕禁止，承嗣拒命不受，反进陷洺卫二州，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平卢节度使李正己，素为承嗣所轻，遂各上表请讨承嗣，适卢龙节度使朱泚入朝，留弟滔镇守，请命为留后，即由滔助讨魏博，代宗一一准请。诏贬承嗣为永州刺史，命诸道兵四路进征，于是李宝臣、朱滔，与河东节度使薛兼训，攻承嗣北方，李正己与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攻承嗣南方。承嗣虽然强悍，究竟寡不敌众，部下各怀疑惧，渐生异心，裨将霍荣国，与降将裴志清，先后叛去。从子田悦，出攻陈留，大败而还，骁将卢子期，出攻磁州，被李宝臣等擒送京师，枭首毙命。承嗣惶急万状，乃想出一条反间计，差一辨士，赍了魏博的册籍，往说李正己道："承嗣年逾八十，死期将至，诸子不肖，侄悦亦是庸才，今日所有，无非为公代守，何足辱公师旅呢，敢乞明察。"正己闻言大喜，乃按兵不进，一个中计了。李宝臣擒得卢子期，献俘京师，代宗令中使马承倩，赍敕褒功。宝臣只遗承倩百缣，承倩掷出道中，诟詈而去。阉人可杀。宝臣未免惭忿，兵马使王武俊遂进言道："今公方立功，奄竖辈尚敢如此，他日寇平，召公入阙，恐为匹夫且不可得，不如释去承嗣，尚足使朝廷倚重，免为人奴。"宝臣听了，也引兵渐退，承嗣计上加计，特遣人至范阳境内，密埋一石，石文上镌有二语云："二帝同功势万全，将田为侣入幽燕。"石已埋好，又嘱术士往说宝臣，言范阳有天子气。范阳本宝臣乡里，骤闻此语，当然心喜，即引术士赴范阳，觇气所在。术士至宝臣里中，掘出瘗石，取示宝臣。宝臣见了石文，若难索解，可巧承嗣贻书，约与宝臣连和，共取范阳。宝臣以为适合符谶，复称如约，利令智昏。遂先率兵趋范阳。范阳系朱滔属境，滔因两路退兵，也还军瓦桥，不防宝臣掩杀过来，仓猝接仗，竟致败绩，微服走脱，忙令雄武军使刘坪．往守范阳。宝臣闻范阳有备，不敢径进，但促承嗣合兵往攻，承嗣却还书道："河内有警，不暇从公，石上谶文，实由我与公为戏，幸勿加责。"又是一个中计，复书更是厉害。看官试想！宝臣得了此书，能不惭恨交并么？当下令部将张孝忠为易州刺史，屯兵七千，防备承嗣，自己收兵还镇。承嗣却上表谢罪，自请入朝，李正己也为代请，代宗乐得从宽，颁诏特赦，准与家属入觐。

偏汴宋军都虞侯李灵曜，勾通承嗣，擅杀兵马使孟鉴，诏令灵曜为濮州刺史，灵曜不受，又由中使持敕宣慰，擢为汴宋留后。他才算对使拜命，但从此藐视朝廷，所有境内八州守吏，一律撤换，悉用私人。代宗至此，方命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永平节度使李勉，河阳三城使马燧，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平卢节度使李正己，同讨灵曜，李忠臣马燧，军至郑州，灵曜率兵掩至，李忠臣不及防备，麾下骇奔，忠臣亦走，马燧独力难支，也即退军。忠臣检点军士，十亡五六，便欲还镇。燧极力劝阻，决计再进。忠臣乃招还散卒，数日皆集，军容复振。陈少游前军亦到，彼此会合，与灵曜大战汴州。灵曜败入城中．登陴固守。忠臣等乃就势围住，田承嗣遣从子悦援汴，杀败永平成德军，直驱汴州，就在城北立营，李忠臣夜遣裨将李重倩，带着锐骑数百，突入悦垒，纵横冲荡，斩敌数十人。悦猝不及防，正拟纠众兜围，不意鼓声大震，燧与忠臣，两路杀到，悦料不能敌，麾众急走。此时夜深月黑，马倦人疲，大众逃命不暇，害得自相践踏，枕籍道旁。再经河阳淮西两军，一阵驱杀，十成中丧了七八成，剩得几个命不该死的士卒，随悦遁去，燧与忠臣再行围城，灵曜开门夜遁，汴州告平。永平将杜如江，追及韦城，擒住灵曜，献与李勉，勉即将灵曜槭送京师，正法了事。惟承嗣并未入朝，且助灵曜，怙恶日甚，不容不讨。代宗又下敕调兵，那承嗣复表陈悔罪，这位柔弱无刚的代宗，竟遵着既往不咎的古训，一体赦免。且赐还承嗣官爵，令他不

必入朝。看官！你想可叹不可叹呢？纵容如此，怎能致治。

李忠臣、李宝臣、李正己等，见承嗣悖逆不臣，尚且遇赦，何况为国立功，理应坐享富贵。凡从前李灵曜所辖属地，多由各镇分派，据为己有，李正己得地最多，占得曹、濮、徐、兖、郓五州，自己徙治郓城，留子纳守青州，代宗事事依从，即授纳为青州刺史。李宝臣就是张忠志，赐姓为李，见前文。至是仍请复姓为张．亦邀俞允。田承嗣反复无常，自两次赦罪，总算平静了两年，到代宗末年，即大历十四年。正月，老病侵寻，因致毙命。他有子十一人，皆不及悦，承嗣临危时，特令悦知军事，诸子为副，悦奏述详情，代宗即命悦为留后，且追赠承嗣为太保。教猱升木。李忠臣讨平灵曜，自恃功高，贪暴恣肆，更有一种极端的坏处，他见将士妻女，稍有姿色，必诱令入内，逼受淫污。妹夫张惠光由忠臣授为副使，更加暴横，惠光子亦得为裨贰，父子狼狈为奸，大失士心。忠臣族子李希烈，从战河北，所向有功，平时又略行小惠，笼络士卒，士卒遂相率悦服。牙将丁暠贾子华等，乘机发难，杀死惠光父子，又欲并害忠臣。希烈本与同谋，因顾念族谊，乞全忠臣性命。忠臣得单骑走脱，奔入京都。暠与子华，遂拥戴希烈，上表请命。代宗尚宠遇忠臣，命他留京，授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一面任希烈为留后。总计唐室藩镇，日盛一日，祸端统起自肃代二宗。平卢节度使侯希逸，由军士拥立，肃宗未能讨伐，反从所请，作了第一次的规例。已见前回，此处更为提明，呼醒不少。代宗不知斡蛊，复将乃父做错的事情，奉为衣钵，所以错上加错，酿成大乱。就中惟泾原节度使马璘，凤翔秦陇绎潞节度使李抱玉，滑亳节度使令狐彰，彰本史思明旧将，自拔归朝，得拜方镇。昭义节度使李承昭，治军有法，奉命惟谨，可惜先后病逝，徒贻令名。外此如久镇永平的李勉．继镇泾原的段秀实，留镇泽潞的李抱真，抱玉弟。及后来调镇河东的马燧，耿耿孤忠，可任大事，下文当依次表明。最有才德的莫如郭子仪，但他已都统河南道节度行营，资望勋业，迥异寻常，恭顺却比人加倍。这乃唐朝第一名臣，原是绝无仅有呢。再括数语，涵盖一切。大历十四年五月，代宗不豫，诏令太子适监国，是夕代宗即崩，享年五十三岁。统计代宗在位十七年，改元三次，遗诏召郭子仪入京，摄行冢宰事。太子适即位太极殿，是为德宗。小子有诗咏代宗道：

> 国柄何堪屡下移，屏藩一溃失纲维；
> 从知王道无偏倚，敷政刚柔贵合宜。

欲知德宗初政，且看下回分解。

李辅国也，程元振也，鱼朝恩也，三人皆宫掖阉奴，恃宠横行，原为小人常态，不足深责。元载以言官入相，乃亦专权怙恶，任所欲为，书所谓位不期骄，禄不期侈者，于载见之矣。但观其受捕之时，不过费一元舅吴凑之力，而即帖然就戮，毫无变端，是载固无拳无勇之流，捽而去之，易如反手，代宗胡必迁延畏沮，历久始发乎？夫不能除一元，更何论河北诸帅。田承嗣再叛再服，几视代宗如婴儿，而代宗卒纵容之。李宝臣、李忠臣、李正己等，因之跋扈，而藩镇之祸，坐是酿成，迭衰迭盛，以底于亡，可胜慨哉！本回但依次叙述，而代宗优柔不振之弊，已跃然纸上。

第六十二回
贬忠州刘晏冤死　守临洺张伾得援

却说德宗即位，黜陟一新，尊郭子仪为尚父，加职太尉，兼中书令，封朱泚为遂宁王，兼同平章事。两人位兼将相，实皆不预朝政。独常衮居政事堂，每遇奏请，往往代二人署名。中书舍人崔祐甫，与衮屡有争言，从前朱泚献猫鼠同乳，称为瑞征，衮即率百官入贺，祐甫独力驳道："物反常为妖，猫本捕鼠，与鼠同乳，确是反常，应目为妖，何得称贺？"衮引为惭愤，有排崔意。及德宗嗣统，会议丧服，祐甫谓宜遵遗诏，臣民三日释服，衮以为民可三日，群臣应服二十七日乃除。两下争论多时，衮遂奏祐甫率情变礼，请加贬斥，署名连及郭朱二人。德宗乃黜祐甫为河南少尹。既而子仪与泚，表称祐甫无罪，德宗怪他自相矛盾，召问隐情。二人俱说前奏未曾列名，乃是常衮私署。德宗因疑衮为欺罔，贬为潮州刺史，便令祐甫代相，格外专任，真个是言听计从，视作良弼。且诏罢四方贡献，所有梨园旧徒，概隶入太常，不必另外供奉，天下毋得奏祥瑞；纵驯象，出宫女，民有冤滞，得挝登闻鼓，及诣请三司使复讯，中外大悦，喁喁望治。诏敕颁到淄青，军士都投戈顾语道："明天子出了，我辈尚敢自大么？"李正己兼辖淄青，也不由不畏惧起来，愿献钱三十万缗。德宗因辞受两难，颇费踌躇，特与崔祐甫商议处置方法。祐甫请遣使宣慰淄青将士，就把这三十万钱，作为赏赐。此计固佳，但中知者即能计及，而德宗尚未能想到，其才可知。德宗满口称善，即令照行。果然正己接诏，格外愧服。至德宗生日，四方贡献，一概却还，正己复献缣三万匹，田悦也照正己办法，缣数从同。德宗归入度支，充作租赋，凡度支出纳事宜，命吏部尚书刘晏兼辖，且授晏为左仆射。

晏本与户部侍郎韩滉，分掌全国财赋，滉太苛刻，为时论所不容，德宗乃徙滉为晋州刺史，专任晏司度支事。晏有材力，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微妙，历任转运盐铁租庸等使，上不妨国，下不病民，常谓理财以养民为先，户口滋多，赋税自广，所以诸道各置知院官，每历旬日，必令详报雨雪丰歉各状，丰即贵籴，歉乃贱粜。或将贮谷易货，供给官用。如遇大歉，不待州县申请，即奏请蠲租赈饥，由是户口蕃息，庚癸无呼。又尝作常平盐法，撤除界限，裁省冗官，但就产盐区置官收盐，令商购运，一税以外，不问所之。有几处地僻乏盐，由官输运，有几时盐绝商贵，亦由官接济，官得余利，民不乏盐。榷盐法莫善于此，后世奈何不行？最关紧要的是革去胥吏，专用士人，他以为胥吏好利，士人好名，无论琐细事件，必委士人办理，因此厘清宿弊，涓滴归公。近来士人，亦专嗜利，恐刘晏良法，亦无如何。唐自安史乱起，连岁用兵，饷糈浩繁，人民耗敝，亏得朝廷用了刘晏，得以酌盈剂虚，不虑困乏。晏又自奉节俭，室无媵婢，平居办事甚勤，遇有大小案牍，立即裁决，绝不稽留，后世推为治事能臣，理财妙手。名不虚传。惟任职既久，权倾宰相，要官华使，多出晏门，免不得媢怨交乘，毁谤并至。

崔祐甫又荐引杨炎为相，炎与晏本不相能，元载伏诛，炎尝坐贬，当时曾由晏定谳。见前回。及炎入任同平章事，挟嫌怀恨，日思报复，他见晏以理财得宠，遂就财政上想出两大计划，入试德宗。第一着是请将天下财帛，悉贮左藏，这事本是唐朝旧例，肃宗初年，第五琦为度支使，因京师豪将，取求无度，琦不胜供应，乃奏请贮入内库，免得自己为难。天子何暇守财？当然委任内监，内监有几个清廉，当然做了蠹虫，乘机中饱。阉宦据为利薮，户部无从详查。炎仍请移出

外库，扫清年来的积弊，不但中外视作嘉谟，就是德宗亦叹为至计。第二着是请创行两税法，唐初国赋，分租庸调三项，有田乃有租，有身乃有庸，有户乃有调。玄宗末年，版籍寖坏，诸多失实，炎请量出制人，酌定赋额，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人无丁中。十六为中，十二为丁。以贫富为差，行商税三十之一，居民照章纳税，两次分收，夏不得过六月，秋不得过十一月，所有租庸杂徭，悉数裁并，但就上年垦田成数，均亩收税，于是民皆土著，确实不虚，这便叫做两税法。两税之法，利弊参半，陆宣公常痛论之，但后世常奉为成制，无非以简易可行耳。德宗依次施行，第一法是叱嗟可办，就在大历十四年冬季移交，第二法须劳费手续，特在德宗纪元建中，郑重颁诏。且预戒官吏，不得逾额妄索，多取一钱，便是枉法，民间颇称便利，情愿遵行。杨炎既得主心，遂复进一步用计，上言："尚书省为国政大本，任职宜专，不应兼及诸使。"于是把刘晏所兼各使职权，尽行撤销。炎以为步步得手，索性单刀直入，径攻刘晏。当德宗为太子时，代宗常宠独孤妃，妃生子迥，曾封韩王，宦官刘清潭等，密请立妃为后，且屡言迥有异征，为摇动东宫计。事尚未成，独孤已逝，乃将此议搁置，但德宗已吃了一大虚惊。炎欲扳倒刘晏，竟入内殿密谒德宗，叩首流涕道："陛下赖宗社神灵，得免贼臣谗间，否则内侍早有奸谋，刘晏实为主使，今陛下已经正位，晏尚侈然立朝，臣不能不指出正凶，乞请严究。"德宗本已忘怀，突被杨炎提及，不觉忿气填胸，立欲逮晏下狱，还是崔祐甫从旁劝解，谓："事涉暧昧，不应轻信，且朝廷已经施赦，更无追究既往。"朱泚等亦上表营解，德宗始终不怿，竟坐晏他罪，贬为忠州刺史。哪知杨炎尚未肯罢休，定欲置晏死地，特擢私党庾准为荆南节度使，嘱令除晏。准即奏晏怨望，并附晏与朱泚书，作为证据。炎又请德宗速正明刑，时首相崔祐甫已殁，营救无人，德宗竟不问虚实，密遣中使驰至忠州，将晏缢死，然后下诏赐令自尽，家属悉徙岭表，连坐至数十人，中外交口称冤。惟炎得心满意足，不留余恨了。

晏未死以前，尚有泾州别驾刘文喜，据州作乱，也是杨炎一人酿成。炎奉元载为祖师，载生前欲城原州，控御吐蕃，事不果行，炎拟行载遗策，先牒泾原节度使段秀实，筹备工作。秀实答炎书道："安边却敌，应从缓计，况农事方作，尤不可遽兴土功。"炎得书甚怒，召秀实为司农卿，遣河中尹李怀光，督造新城。怀光素来严刻，泾原军士，闻名生畏，各有异言。别驾刘文喜，趁势纠众，反抗朝廷，先上了一道表文，只说是请还原官，万一段难再来，应简朱泚为帅。至德宗用朱代李，文喜又不受诏，欲效河北诸镇故例，自为节度使，乃下诏令朱泚、李怀光，发兵讨文喜，文喜向吐蕃乞援，吐蕃不肯发兵，一城斗大，禁不起两军围攻，因守了好几旬，城中内乱。泾州副将刘海宾，杀毙文喜，献首乞降，泾原始平。但原州城终因此罢工。德宗既得文喜首，悬示京师，适李正己遣参佐入朝，由德宗令视逆首，有示戒意。参佐归白正己，正己很是不安。嗣闻刘晏被杀，乃上表问晏罪状，语带讥讪。德宗不报，独杨炎不免心虚，密遣私人分诣诸镇，自为辩白，只说杀晏由主上独裁，于己无与。此次恰弄巧成拙了。正己乃复上表，竟指斥德宗不明，有"诛晏太暴，不咨宰辅"二语。德宗览表起疑，也令中使往问正己。正己说是由炎传言。中使返报德宗，德宗因不悦炎，别选了一个著名奸臣，来与共相。这人为谁？就是卢弈子卢杞，卢弈为安禄山所害，大节炳然。见前文。子杞貌丑，面色如蓝，居常恶衣菲食，似有乃祖卢怀慎遗风，其实是钓名沽誉，不近人情。起初以父荫得官，累任至虢州刺史，常奏称州中有官豕三千，足为民患。德宗令转徙沙苑，杞复上言："沙苑地在同州，也是陛下子民，何分彼此，不如宰食为便。"德宗赞美道："杞守虢州，忧及他方，真宰相才哩。"已受欺了。遂以豕赐贫民，召杞为御史中丞。寻因与炎有嫌，竟擢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炎谓杞不学，羞与同列。你亦何尝有学。杞亦知上意嫉炎，乐得投阱下石，从此炎趋入危境，也要身命不保了。天道好还。

忽有一老妇自称太后，由中使迎入上阳宫，奉养起来。突接入伪太后事，笔法从盲左脱胎。老妇实高力士养女，并非真正帝母，她年轻时，曾入侍宫掖，与德宗生母沈氏，时常会面，年貌亦颇相似。

沈氏时常削脯哺帝，致伤左指，高女亦常剖瓜伤指，因此两人形迹，几乎相同。沈氏陷没东都，久无下落。前文亦曾叙及。德宗即位，遥上尊号，奉册唏嘘，中书舍人高彦，谓帝母存亡未卜，今既册为太后，应再四处访求。德宗乃令胞弟睦王述代宗第三子。为奉迎使，工部尚书乔琳为副，诸沈四人为判官，分行天下，访求太后。高力士养女，正嫠居东京，能详述宫禁中事，时人疑即沈太后，报知朝使。朝使不能确认，特请派宦官宫女，同往验视。女官李真一，夙居宫中，常随沈太后左右，至是奉派至东京，见了高女，酷肖太后，也不禁以假为真。当下逐节盘问，高女缕述无讹，惟诘她是否太后，她却言语支吾，未曾认实。宦官等贪功希宠，竟强迎至上阳宫，令她居住，一面报达德宗，竟欲指鹿为马。德宗即发宫女赍奉御物，入宫供奉，这时候的高氏女，也有些心动起来，竟俨以太后自认。张冠李戴，哄传都下，德宗大喜，百官联翩入贺，独力士养子承悦，洞悉本原，恐将来一经察觉，祸及全家，乃入陈情实，请加复核。德宗乃命力士养孙樊景超，再往验视。景超与高女相见，当然认识，便语高女道："太后岂可冒充？姑母乃胆敢出此，诚不可解，莫非自求速死，乃置身俎上么？"高女尚踟蹰不答。景超即大声道："有诏下来！高女伪充太后，令即解京问罪。"高女听到此语，方觉股栗，战声答道："我为人所强，原非出自本意。"是何情事？乃可听人作主，女流无识，可叹可悯。景超即日返京，据实陈明，并请处罪。德宗语左右道："朕宁受百欺，求得一真，倘因高氏女得罪，无人敢言，岂不是大违初意么？"乃只命将高女放还，不再究罪。既而太后终无音耗，乃追谥为睿真皇后，奉讳衣袝葬元陵。元陵是代宗坟茔，距代宗崩时，七月即葬，追赠太后高祖琳为司徒，曾祖士衡为太保，祖介福为太傅，父易直为太师，易直弟易良为司空，易直子震为太尉，特立五庙，虔奉祭祀。立长子诵为太子，册诵母王氏为淑妃。

德宗素不信阴阳鬼神，所以送死养生，多循礼法。独术士桑道茂，以占验得幸，待诏翰苑。德宗召入，与论将来祸福，道茂答道："此后三年，都中恐有大变，陛下难免虚惊。臣望奉天有天子气，请陛下亟饬夫役修缮，增高垣堞，以防不测。"德宗乃敕京兆尹严郢，发众数千，并神策兵千人，往筑奉天城。时方盛夏，骤兴大工，群臣都莫名其妙。神策都将李晟，系洮州名将，身长六尺，力敌万人，历从王忠嗣、李抱玉、马璘麾下，御夷有功，因召入主神策军。德宗初立，吐蕃南诏入寇剑南，适西川节度使崔宁入朝，留京未还。晟奉命出征，斩虏首万级，虏皆遁去，乃奏凯还朝。晟为唐室功臣，故开手叙及，亦较从详重。复命后，奉敕调军筑城，也暗暗惊异。巧值桑道茂入谒，因邀令坐谈，道茂叙及奉天筑城事，且言："祸变不远，为皇上计，不得不尔。"晟似信非信。道茂忽离座下跪，向晟再拜，晟慌忙答礼，扶他起来。道茂坚不肯起，泣诚晟道："公将来建功立业，贵盛无比，惟道茂微命，悬在公手，只得求公开恩，预示赦宥。"晟闻言大惊，还疑道茂有甚么异图，便答道："足下并无罪戾，就使有罪，晟亦何能援手？"道茂道："今日无罪，罪在他日。"说至此，即从怀中取出一纸，自署姓名，右文写着："为贼逼胁"四字，求晟加判。晟阅毕，茫无头绪，即笑问道："欲我如何判法？"道茂道："请公判入'赦罪免死'一语，使不啻再生父母了。"晟见道茂跪求，又向来未见逆迹，似不妨勉从所请，乃提笔照书，交还道茂。道茂又出缣丈许，愿易晟衣，晟越觉惊讶，诘问缘由。道茂道："公虽下判，但事无左证，仍涉空虚，敢请公许易一衣，并赐题襟上。书明'他日为信'四字，方可始终作证，匄免微命。"愈出愈奇。晟至此，更不禁踌躇起来。道茂又道："此事与公无损，于道茂却大有益处。道茂粗识未来，因敢乞请，愿公勿疑！"晟乃取衣题襟，给与道茂。道茂拜谢毕，方才起身，告别而去。事出《道茂本传》，确凿有据。看官欲知道茂所言，究竟有无实验？说来很是话长，须要从头到尾，一一叙明。

建中二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病死，宝臣本已复姓为张，嗣惮德宗威名，又愿赐姓为李。有子惟岳，性暗质弱，宝臣为世袭计，恐群下不服惟岳，杀死骁将辛忠义等二十余人。后且求长生术，误饮毒液，即致病喑，三日遂死。孔目官胡震，家僮王他奴，劝惟岳匿丧，诈为宝臣表文，请

令惟岳袭位，德宗不许。惟岳自称留后，为父发丧，又使将佐联名上奏，推戴自己，德宗又不许。魏博节度使田悦，与宝臣友善，悦得继袭，宝臣曾为申请，至是悦念前恩，也为惟岳代请袭爵，偏德宗仍然不许。悦遂邀同李正己，为惟岳援，共谋勒兵拒命。为了三不许，激出三镇叛乱来了。魏博节度副使田庭玠，与悦同宗，劝悦谨事朝廷，自保家族，悦不以为然。庭玠忧死，成德判官邵真，泣谏惟岳。请执魏青二镇使人，解送京师，自请讨逆。且谓照此办法，朝廷庶嘉奖忠诚，必授旌节。惟岳颇为所动，令真草表，偏为胡震等所阻，事不果行。惟岳母舅谷从政，前为定州刺史，颇有胆识，因为宝臣所忌，杜门不出。及闻惟岳谋叛，独入劝惟岳，反复指陈。怎奈惟岳已误信揹言，先入为主，任你如何开导，只是不信，且反加忌。从政知难挽回，怏怏还家，忽来了王他奴，监督起居，他不觉忧愤交迫，服毒自尽。临危时，语他奴道："我岂怕死。惜张氏从此族灭了，"于是惟岳敦促魏青二镇，即日发兵。李正己出万人屯曹州，田悦令兵马使康愔率兵八千人围邢州，自率兵数万围临洺，又联结梁崇义，约为援应。崇义为山南东道节度留后，势力不及河北诸镇，平时奉事朝廷，礼数最恭。代宗晚年，已升任节度使，德宗复加授同平章事，赐他铁券，封荫妻孥。哪知崇义为友忘君，竟听信田悦，一同发难。该死得很。淮西军已改名淮宁，任李希烈为节度使，德宗闻崇义逆命，即命希烈就近进讨。别命永平节度使李勉，都统汴、宋、滑、亳、河、阳各道行营，防御田悦、李正己等叛军。同平章事杨炎进谏道："希烈系忠臣族子，狠戾无亲，无功时尚倔强不法，倘得平崇义，将来如何控制呢?"德宗不听，且加封希烈为南平郡王，兼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希烈慷慨誓师，得众三万，用荆南牙将梁崇义为先锋，出发淮西，途次延宕不进。德宗曾闻他踊跃出兵，乃至中途逗挠，似属前勇后怯，令人生疑。卢杞乘间进言道："希烈迁延不进，恐为杨炎一人所致，炎曾奏阻希烈，料必为希烈所闻，陛下何爱一炎，致隳大功，臣意不若暂罢炎相，俟乱平后，再任为相，亦属何妨。"奸言最易动听。德宗乃徙炎为左仆射，罢知政事。其实希烈停留，无非为天雨泥泞，不便进行，并非单为着杨炎一人呢。及天已开霁，希烈督军复进。德宗还以为幸用杞言，因得希烈效力，眼巴巴的望他成功，不意江淮未报捷音，邢洺连番告急。泽潞留后李抱真，也上书请速救邢洺，德宗即授抱真为昭义节度使，令与河东节度使马燧，统兵往援。再遣神策都将李晟，率师出都，会同两镇兵马，共讨田悦。悦围攻临洺，累月未拔，城中粮食且尽，士卒多死，守将张伾，饰爱女出见将士，且令下拜，一面宣谕道："诸军战守甚苦。伾家无他物，请鬻此女，为将士一日费用。"说至此，语带呜咽，众且感且泣道："愿尽死力，不敢言赏。"伾乃令女入内，率军抵御，昼夜不懈，把一座粮竭兵虚的危城，兀自守住。可巧马燧、李抱真，合兵八万，东下壶关，击破田悦支军，悦遣将杨朝光率五千骑立栅邯郸，阻住马李两军，再令李惟岳出兵五千，帮助朝光。马燧率军攻栅，纵火延烧，栅用木穿成，遇火立燃，朝光扑救不及，还恶狠狠的与燧军搏战。结果是烟昏目暗，一个失手，好头颅被人斫去，麾下五千骑，非死即伤。李惟岳军，也多毙命，只剩得几个焦头烂额，逃了回去，燧乘胜至临洺，抱真继进，李晟亦到，三路大军，夹击田悦，悦悉众力战，奋斗至百余合，终被燧等杀得大败，狼狈奔回。邢州兵亦解围遁去。悦即遣使分讨救兵，适值李正己病死，子纳擅领军务，乃发淄青兵援悦。李惟岳亦发成德军为援，悦收合散卒得二万人，驻扎洹水。淄青兵在东，成德兵在西，首尾相应，气焰复振。燧等进屯邺郡，恐兵力不足，奏调河阳军自助，诏令新任河阳节度使李艽，率兵往会，与田悦等相持，胜负尚未判定，那李希烈已大破崇义，进拔襄阳了。

自希烈沿汉进行，调集各道兵马，到了蛮水，遇着崇义裨将翟晖杜少诚，一战即胜，追至疏口。翟杜两将，计穷力蹙，解甲请降。希烈即令二将驰入襄阳，慰谕军民，自率大军随进。崇义尚欲闭城拒守，可奈军心已变，开门争出，不可禁止，眼见得希烈各军，纷纷入城，崇义无法可施，只得挈了妻孥，投井同尽。至希烈入城，捞出尸身，枭了首级，解送京师，希烈遂据住襄阳，

德宗闻襄阳已平，加希烈同平章事，另遣河中尹李承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承单骑赴镇，希烈令居外馆，胁迫百端。承誓死不屈，希烈乃大掠而去。小子有诗叹道：

犬羊已蹶虎狼来，去祸翻教长祸胎。

为看前辕方覆辙，后车不戒令人哀。

希烈返镇，卢杞又要构害杨炎了。究竟杨炎性命如何，容至下回再表。

杨炎入相，请移财赋贮左藏，又创作两税法。两税之创，尚有遗议，而财赋悉归左藏出纳，实为当时除弊要策，无隙可訾。乃经著书人揭出炎意，谓炎陈此二议，即为害刘晏计，此固言人所未言，而直穷小人之隐者也。自玄宗以迄肃代，若宇文融、王鉷、韦坚、杨慎矜等，皆掊克臣，利国不足，病民有余，惟刘晏能变通有无，交利上下。炎挟私恨，乃欲捽而去之，去之不易，乃先议财政以动主心，继进谗言以快宿愤，贬晏死晏，计画甚巧，不图卢杞这复来其后也。杞乘梁崇义之叛，借刀杀炎，用计尤毒。德宗一再不悟，且宠任李希烈，以堕入杞之奸谋！曾亦思三镇叛乱，多自乃父宠纵而成，岂尚可举狠戾无亲之李希烈，而封王拜相耶？临洺之役，守将幸有张伾，战将幸有马燧诸人，而田悦始大败而去，不然，奉天之奔，宁待朱泚哉？

第六十三回
三镇连兵张家覆祀　四王僭号朱氏主盟

却说杨炎罢相，用右仆射侯希逸为司空，前永平军节度使张镒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希逸即死，亏得早死，否则亦朱泚流亚。镒性迂缓，徒知修饰边幅，无宰相才。卢杞独揽政权，决计诛炎，谓："炎所立家庙，地临曲江，开元时，萧嵩欲立私祠，玄宗不许，此地实有王气，炎有异志，因敢违背先训，取以立庙。"这数语陈将上去，顿令德宗怒不可遏，立黜炎为崖州司马，且遣中使押送，途中把炎缢死，并杀炎党河南尹赵惠伯，许刘晏归葬。报应何速？杞入相时，朝右称为得人，惟郭子仪窃叹道："此人得志，吾子孙恐无遗类了。"建中二年六月，子仪疾亟，廷臣多往探视，杞亦往问疾。子仪每见宾客，姬妾多不离侧，惟见杞至，悉令避去，有人问为何因？子仪道："杞貌陋心险，若为妇人所见，必致窃笑。杞或闻知，多留一恨。我正恐子孙被害，奈何反自寻隙呢？"德宗闻子仪病笃，遣从子舒王谟，传旨省问，子仪已不能兴，但在床上叩头谢恩，未几即薨，年八十五。德宗震悼辍朝，诏令群臣往吊，丧费皆由官支给，追赠太师，予谥忠武，配飨代宗庙廷。

子仪身为上将，屡拥强兵，程元振、鱼朝恩等，谗谤百端，诏书一纸往征，无不就道，所以谗谤不行。鱼朝恩尝阴劚子仪父墓，子仪入朝，中外虑有变故，代宗亦慰唁再三，子仪独涕泣道："臣统兵日久，兵士或侵及人墓，不无失察，今先冢被毁，恐是天谴，不得专咎他人呢。"由是群疑俱释，且深服子仪雅量。子仪尝使人至魏州，田承嗣向西下拜，并语去使道："我不向人屈膝，已好多年了，今当为汾阳王下拜。"及李灵曜据汴州，不问公私各物，一概截留，独子仪物不敢近，且遣兵护送出境，所以子仪一身，关系天下安危，约二十年。校中书令考二十四次，家人多至三千人，八子七婿，均为显官，诸孙数十，朝夕问安，子仪不能尽辨，但略略点颔罢了。相传子仪自华州原籍，从军塞外，因入京催趱军饷，返至银州。时正七夕，风砂徒暗，日暮无光，子仪不得前行，就道旁空屋中，席地留宿。正在蒙胧欲睡，忽见左右皆现赤光，惊起仰视，天空中有一云軿，冉冉而下，内坐美女，端庄华丽，迥与凡人不同。子仪即拜祝道："今天为七月七日，想是织女降临，愿赐长寿富贵。"女龈然道："大富贵亦寿考。"言讫，霞光复起，云軿徐升，女尚俯视子仪，笑容可掬，直至高低远隔，方才烟雾迷离，不可复见，果然后来俱验，一如女言。史官称他权倾天下，朝不加忌，功盖一世，主不加疑，侈穷人欲，议不加贬，真是福德兼全，哀荣终始呢。故部将佐，多为名臣，子孙亦多半显扬。这更是郭氏特色，史所罕闻。旌扬盛德，正裨兼收。子仪从子郭昕，曾为安西四镇留后，自吐蕃陷入河陇，四镇隔绝不通，昕与北庭节度使曹令忠，屡遣使奉表朝廷，终不得达。伊州刺史袁光庭，且累被吐蕃围困，粮尽援穷，自焚死节。唐廷毫无所闻，至子仪殁后，仅隔一月，昕使从回纥绕道入朝，方得四镇二庭消息。德宗封昕为武威郡王，曹令忠为宁塞郡王，赐令忠国姓，改名元忠，追赠袁光庭为工部尚书，这且不必细表。

且说田悦、李纳、李惟岳，联兵拒命，与马燧等相持未下。李纳更遣将王温等，会同魏博兵众，共攻徐州。徐州刺史李洧，本是李纳从伯父，向与纳父子通同一气。彭城令白季庚，劝洧服从朝廷，乃举州归国，纳因此生嫌，出兵攻洧。洧遣牙将王智兴告急，智兴善走，五日入都，德宗令朔方大将唐朝臣，与宣武节度使刘洽，神策兵马使曲环，滑州刺史李澄，共救徐州。唐朝臣奉诏

即行，军装不及置办，所有旗服，统是敝恶，宣武军瞧着，不禁嘲笑道："乞子也能破贼么？"朝臣闻言，转谕将士道："我等出兵讨逆，宜恃智勇，不恃服饰，但能先破贼营，何愁资械不足？诸君努力向前，共博功名，休使汴宋人笑我哩。"原来汴宋自灵曜乱后，添置节度使，改称宣武，所以朝臣仍称他为汴宋军。朝臣既已下令，即麾众前驱，巧值纳将石隐金，率众万人，来援王温，至七里沟与朝臣相遇。朝臣用马军使杨朝晟计，遣朝晟带着骑兵，潜伏山曲，自率部兵倚山列阵，静待纳军。王温闻援兵到来，即与魏博将崇庆，率兵往会，为夹攻计。哪知到了山西，被朝晟驱兵杀出，冲作两橛，朝臣亦麾众驰突，杀得温等有退无进，有死无生。石隐金拟来援应，适宣武军乘势杀到，立将隐金击退。温与崇义，狼狈欲返，仓猝逾沟，又为朝臣等掩杀，溺毙过半。余众四散遁去，徐州解围。朔方军尽得敌械，旗服焕然一新，便语宣武军道："汝军功劳，能及得乞人否？"虽是快语，却亦未免自满。宣武军不胜惭赧，无词可答，刘洽亦颇愤激，径移师往攻濮州去了。

马燧等屯驻漳滨，河阳节度使李艽亦至，燧命诸军持十日粮，进屯仓口，与田悦夹水列营。抱真与艽问燧道："粮饷不多，遽行深入，究是何因？"燧答道："我无非为速战起见，试想魏博三镇，连兵不动，意欲坐老我师，可以不战屈人，我若分军击其左右，悦必往救，我反腹背受敌，战必不利，今特进军攻悦，捣他中坚，这就是攻其必救的兵法。悦若出战，保为诸公破敌哩。"乃命军士就水造桥，成了三座，每日分兵逾桥，前往挑战。悦只坚壁不出，燧令诸军夜半起食，潜出营门，循洹水上流，直趋魏州，只留百骑在营击鼓，且预戒道："贼若渡桥前来，汝等可暂时他避，俟贼已毕渡，追蹑我师，汝等速毁桥梁，切切勿误。"言已即去。待至天明，留骑怀藏火种，出营四匿，营中鼓角无声，寂无一人。果然田悦探得消息，亟率淄青成德军四万余人，渡桥蹑营。但见营门虚掩，料已他去，连忙督众前追，且乘风纵火，鼓噪而进。燧已至十里所，令军士除去草莽，列阵待着。至悦兵追到，火熄气衰，燧令昭义河阳军为左翼，神策军为右翼，自率河东兵为中军，与悦众接仗。悦亦分军迎敌，战了数十合，神策昭义河阳军小却，独燧指挥河东军，冒死突入悦阵，十荡十决，无人敢当。李抱真、李艽等，见燧勇往直前，也下令还斗，拚命杀人。悦众抵挡不住，相率败走，奔至三桥，桥已毁去。那燧等又追杀过来，此时欲逃无路，只好扑通扑通的俱投水中。有一半不善泅水的，都由河伯收去。还有后队未及渡水，统被燧等杀尽。功归马燧，举一赅三。悦收败卒千余人，还走魏州，夜走南郭，守将李长春闭城不纳，拟俟官军追至，献城出降。偏偏待到天明，官军不至，乃开门迎悦。悦怒杀长春，集兵拒守，怎奈城中士卒，不满数千，阵亡将士诸家属，号哭盈街。悦不免惶惧，乘马佩刀，兀立府门，召军民泣谕道："悦自知不肖，蒙淄青成德两父执保荐，嗣守伯父遗业，今两父执去世，有子不得承袭，悦怀父执旧恩，不自量力，抗拒朝廷，以致丧败至此，悦再不死，何以谢我城中父老？不过悦有老母，不能自杀，愿诸君持我佩刀，断我首级，持降官军，免得与悦同死哩。"言毕，解刀掷地，自从马上投下。好一条苦肉计。将士争前扶掖，各愿与悦同死。悦乃与将士断发为誓，约不兄弟，与同休戚，一面悉发府库，乃征敛富家，得财百余万，犒赏士卒。并召贝州刺史邢曹俊，令整部伍，缮守备，镇定众心，士气复振。

时李纳为刘洽所逼，还守濮州，又向田悦处征兵，悦遣军使符璘，率三百骑送归淄青军。璘父令奇诫璘道："我已老了，历观安史等相继叛乱，终归夷灭，田氏效尤，不久必亡，汝能去逆效顺，使汝父扬名后世，我死亦甘心哩。"遂与啮臂而别。璘出城，即与副使李瑶，奔降马燧，悦收灭璘家，令其谩骂而死。李瑶父再春，举博州降官军。悦从兄田昂，也举洺州降官军。马燧拟进攻魏州，向抱真营中，求取攻具。抱真因前时临洺一役，所获军粮，多为燧有，心下本已不平，至此又欲取他军械，因即拒绝，且愿独挡一面，与燧分军，迁延不进。燧与抱真各有所失。河阳等军，亦因此观望。至燧促与同行，到了魏州城下，悦已缮兵固守，不能遽拔了。

范阳节度使朱滔，奉德宗诏敕，出讨李惟岳，先遣判官蔡雄，往说易州刺史张孝忠，劝他

举州归唐，共图惟岳。孝忠本由正己遣往，令防田氏。见六十一回。此次见田氏日危，乐得依了蔡雄，奉表唐廷。滔又代为保荐，得授检校工部尚书，兼成德节度使。孝忠遂娶滔女为子妇，深相结纳，连兵围束鹿。束鹿守将孟祐，急向惟岳处求救，惟岳令兵马使王武俊为先锋，自督军为后应，往救束鹿。武俊本为惟岳所嫌，因惜他才勇，不忍遽除，至此派为前驱。武俊暗自忖道："我若往破朱滔，惟岳军势大振，我归必被杀无疑，我何苦自寻死路呢？"及既至束鹿，与朱滔对垒，未战先退。惟岳后至接战，为朱滔、张孝忠所乘，杀毙将士甚多，没奈何毁营遁还。孟祐守不住束鹿，亦开门夜遁。滔等乘胜围深州，惟岳忧惧，判官邵真，又劝惟岳束身归朝，事为孟祐所闻，密报田悦。悦遣衙官扈岌，诘责惟岳，逼他杀死邵真，仍敦前好，否则从此绝交。惟岳素来恇怯，更由判官毕华等，从旁怂恿，力请斩真以谢魏博，乃即引真出来，对着扈岌，把真枭首，扈岌乃去。惟岳以武俊不肯效力，意欲并诛，会赵州守将康日知，又举城降唐，于是益疑武俊，武俊甚惧。有为武俊入门惟岳道："先相公委武俊为心腹，诚因他勇冠三军。可济缓急，今危难交迫，尚加猜阻，将使何人却敌呢？"惟岳乃使步军卫常宁，与武俊同击赵州，又使武俊子士真，值宿府中，统兵自卫。既已纵虎出柙，还要引狼守门，怎得不死。武俊出至恒州，语常宁道："武俊今日，幸脱虎口，不复再返了，当北归张尚书。"指孝忠。常宁道："惟岳暗弱，将来总不免覆灭，今天子有诏，得惟岳首，即授旌节，公为众所服，若倒戈效顺，取逆首如反掌，何必先归张尚书呢？"武俊喜甚，即与常宁还袭惟岳。士真开门纳入，武俊即突入府门，府兵上前拦阻，被杀十余人，当由武俊宣言道："大夫叛逆，将士归顺，敢有异心，身诛族灭。"大众闻言，均不敢动。惟岳缩做一团，被武俊等牵出府厅，用帛勒毙，并收捕胡震、毕华王、他奴诸人，尽行斩首，然后将惟岳首级，传送京师。自李宝臣据成德军，凡二世，共十九年而亡。深州刺史杨荣国，定州刺史杨正义，陆续归降，河北略定，只有魏州未下。唐廷论功加赏，三分成德地，命张孝忠为易定沧州节度使，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都团练观察使。尚有德棣二州，划隶朱滔，令滔还镇。

滔求深州未得，因致失望，且仍在深州驻兵。武俊以手诛惟岳，功出张孝忠、康日知上，乃仅与日知同官，并失去赵定二州，意亦不悦。田悦乘间诱朱滔，滔又乘间诱武俊，彼此定了密约，互相联络，反抗朝廷。前四镇未曾荡平，后三镇又复连结。李纳为刘洽所围，外城被破，惊慌的了不得，乃登城见洽，泣求自新。李勉亦遣人劝降，纳乃使判官房说，入朝请命。偏中使宋凤朝，谓纳势穷蹙，必不可舍，德宗竟为所惑，将说囚住，纳乃突围出走，奔归郓州，后与田悦相合。会唐廷遣中使北往，征发卢龙恒、冀易定等军，往讨田悦。王武俊邀执中使，送往朱滔。滔即语众道："将士为国立功，我常为奏请官阶，均不见报，今欲与诸君共趋魏州，击破马燧，可好么？"众皆不答。滔问至再三，大众却请暂保目前，不愿蹈安史覆辙，滔默然罢议，一面加抚士卒，一面查出反对的将士，杀死了数十人。康日知侦知滔谋，密报马燧，燧转报德宗。德宗以魏州未下，王武俊又叛，势不能再讨朱滔，乃加滔检校司徒，进爵通义郡王，冀安反侧。总不脱乃父呆气。偏滔逆谋愈甚，竟进营赵州，威吓日知。武俊亦遣子士真，往攻赵州。涿州刺史刘怦，与滔为姑表亲，滔使知幽州留后，怦即遗书谏滔道："司徒能自矢忠顺，事无不济，若务大乐战，不计成败，安史前车，可为殷鉴。"滔将来书撕碎，付诸不答，且使蔡雄往说张孝忠，愿与连盟。孝忠道："从前司徒发幽州时，曾劝孝忠归国尽忠，孝忠性直，已从司徒教诲，不敢再生贰心。司徒今为王武俊所惑，武俊与孝忠同出夷落，素知他反复无常，还请司徒详察，勿为所蒙。"雄尚再四进言，惹得孝忠怒起，欲将他执送京师，雄乃逃回。滔决计叛命，即率步骑二万五千人，出发深州。甫至束鹿，士卒忽哗噪道："天子令司徒归幽州，奈何反南救田悦。"滔惧匿后帐。蔡雄与兵马使宗项出语士卒道："司徒血战取深州，无非欲多得丝纩，借宽汝曹租赋，不意国家无信，把深州给康日知，又闻朝廷有敕赐汝等每人绢十匹，乃复为河东军夺去，所以司徒南行，为汝等索还赐物呢。"

派谎言。大众齐声道："果有此事，朝命不可不遵，不如奉诏归镇。"雄说不下去，只好佯允道："汝等既知奉诏，亦须各归部伍，从容归镇，尊司徒，便是尊朝廷呢。"众乃无语，越宿，滔即引兵还深州，密访首谋，得二百余人，悉数处斩，余众股栗，乃复引兵南行，如此残暴，安望成功。进取宁晋，留待王武俊。武俊率步骑万五千名，陷入元氏，再行北趋，与滔相会，同援田悦。

悦闻援军将至，令康愔督兵出城，至御河旁，与马燧战了一仗，大败奔还。德宗授李怀光为朔方节度使，令率朔方军讨悦，兼拒朱滔，一面进燧同平章事，爵北平郡王，且大括长安富商，接济军费。判度支杜佑，横加敲迫，民不胜苦，甚至缢死。又遍查都民积粟，硬借四分之一，先后所得，才值二百万缗，都城嚣然，如被寇盗。越年改任赵赞判度支，复创行苛例两条：一是间架税，每屋两架为间，上屋税钱二千，中税千文，下税五百。一是除陌钱，公私给与及买卖产物，每缗须交官税五十钱。两法颁行，饬民不得逃税，如有隐匿等情，杖责以外，还要加罚。可怜百姓连声叫苦，九重无从得闻，但把那民膏民血，运至军前，期平叛逆，偏是逆焰日炽，诸军又不肯同心，你推我诿，历久无功。夹叙苛税，为下文京城失守写照。马燧、李抱真，构怨不休，朝廷遣中使和解，终不见效。王武俊逼赵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往戍邢州。燧闻信大怒道："叛贼未除，乃遽分兵自守，难道叫我独战么？"随即令军士整顿归装，意欲西还。忠智如燧，尚难免私忿。李晟得悉情形，忙向燧劝阻道："李尚书因邢赵连壤，所以分兵往守，今公为此一事，即引兵自去，不但前功尽弃，转恐招受罪名。况公有志平贼，正应推诚相与，释小怨，急公仇，奈何作丈夫态，悻悻求逞呢？"燧被晟数语提醒，不觉起座道："公责我甚当，我愿自见李尚书，剖明心迹便了。"燧单骑出营，径诣李抱真营。抱真与燧，已多日不见，骤闻燧孑身到来，也即开营出迎，彼此各自谢过，复归和好，乃同誓灭贼，尽欢而别。

适洺州刺史田昂入朝，燧奏以洺州隶抱真，李晟军先隶抱真，又请兼隶马燧，以示协和，有制一一准请。燧乃搜卒补乘，再攻魏州。会值朱滔王武俊，合军救魏，列营惬山。李怀光军亦来援燧，燧盛军出迎。滔闻燧出军，还道是前往袭击，也出兵布阵，怀光有勇无谋，即欲掩杀过去，燧劝怀光且暂休息，俟衅乃动。怀光道："贼阵尚未列就，正好乘机杀去，此时不可失了。"遂麾兵杀入滔阵，杀死敌军千余人。滔军奔退。怀光部众争入滔营，搬取粮械，不防王武俊带着劲骑，横冲过来，把怀光军裂作数段，怀光不及收军，仓皇走还。滔又转身杀来，与王武俊并力合击，怀光大败，马燧部兵，被他牵动，禁遏不住，也只好还军保垒。是夜燧与怀光，恐朱滔等复来劫营，恰也严加防备。到了夜半，忽有大水淹至，灌及全营，大众惊惶得很，东拦西阻，勉强支持到天明。曙光一启，出营四望，但见周围一带，已成泽国，营门内外，水深三尺许。燧至此也觉着急，暗思全营将士，带水拖泥，已是不便，更且粮道被阻，归路截断，将来都作了瓮中鱼鳖，如何不忧？当下救命要紧，只好卑词厚币，向滔乞情，乃遣一辩士赍投滔营，滔正决永济渠，淹入燧营，教他自毙，忽接到燧书，内称河北事托公处置，燧愿率兵还朝，幸开一面，后不相犯等语。滔阅毕，不禁掀髯狞笑道："马北平，才晓得老夫厉害么？"马使趁势贡谀，说得朱滔心悦诚服，立命将渠水放还，遣归来使。及使人回至燧营，营中已是干燥了。燧与诸军涉水西行，退保魏县。王武俊见滔道："公奈何纵虎出柙，堕人诡计？"滔不以为然。嗣经武俊讽劝兼至，乃与武俊进兵魏县，与马燧等隔水相持。滔复遣兵马使承庆等往救李纳，击却刘洽。洽亦退守濮阳，于是田悦倡议，愿奉朱滔为主。滔辞谢道："惬山一胜，全仗王大夫力，滔何敢独居尊位？"乃由幽州判官李子千，桓冀判官郑濡等，公同会议，仿春秋列国故例，仍奉唐朝正朔，惟各加王号。滔自称冀王，悦称魏王，武俊称赵王，且推李纳为齐王，列成四国。当下筑坛告天，歃血为盟。滔作盟主，对众称孤，悦纳武俊称寡人，妻曰妃，长子曰世子，各以所治州为府，自置官属。唐廷又令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兼平卢淄青节度使，专讨李纳。河东节度使马燧，兼魏博澶相节度使，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加授同平章事，专拒田悦、朱滔等军，李晟

已进授御史大夫，兼神策行营招讨使。当惬山未战前，已自魏州北趋赵州，击走王士真，与张孝忠合兵，北图范阳。更谋取涿莫二州，截断幽魏孔道，这也是釜底抽薪的计策。正是：

诸镇连兵方肆逆，良臣冒险每图功。

欲知各军能否平逆，且从下回再详。

卢杞相，子仪殁，内外乏人，而藩镇之祸乃烈。幸尚有马燧、李晟诸将，战胜田悦，而王武俊乃出而倒戈，杀李惟岳，传首京师，李纳乞降，田悦孤危，河北只魏州未下，澄清之象，似可立致矣。乃王武俊、朱滔，有平惟岳功，而处置失宜，致生怨望。李纳遣使入朝，及从而拘禁之。代宗之误，误于姑息；德宗之误，误于好猜。四国联盟，祸逾三镇，唐乱宁有已时乎？观此回而知诸镇之迭乱，实由庙谟之失算云。

第六十四回
叱逆使颜真卿抗节　击叛帅段秀实尽忠

却说李希烈籍隶辽西，性极凶狡，本来是没甚功业，自平梁崇义后，恃功益骄，德宗反说他忠勇可恃，封王拜相，兼数镇节度使，令讨李纳。希烈率部众徒镇许州，屯兵不进，反遣心腹李苴，阴约李纳，结为唇齿，共图汴州，佯向河南都统李勉处假道。勉知他不怀好意，阳具供帐，阴饬戒备。希烈探悉情形，竟不至汴。纳却屡遣游兵，渡汴往迎，且绝汴饷路。勉乃改治蔡渠，凿通运道，以便接济。希烈又密与朱滔等通问，滔等与官军相拒，累月未决，一切军需，全仗田悦筹给。悦不胜供应，支绌万分，闻希烈兵势甚盛，乃共谋乞援，愿尊希烈为帝。希烈遂自号建兴王，天下都元帅。五贼株连，凶焰益盛。希烈遂遣将李克诚，袭陷汝州，执住别驾李元平。元平眇小无须，素来大言不惭，中书侍郎关播，说他有将相才，荐任汝州别驾，兼知州事。哪知他被捕至许，见了希烈，吓得浑身乱抖，尿屎直流。希烈且笑且骂道："盲宰相用你当我，何太看轻我哩？似你岂足污我刃？饶了你罢！"元平连忙叩谢，首如捣蒜。希烈拂袖返入，他才爬起，由军士替他解缚，退出帐外去了。可为惯说大话者作一榜样。

希烈再遣将董待名等，四出抄掠，取尉氏，围郑州，东都大震。德宗召卢杞入商，杞答道："四镇不臣，又加希烈，几乎讨不胜讨，不如令儒雅重臣，往宣上德，为陈顺逆祸福，或可不战而胜哩。"德宗问何人可遣，杞应声道："莫如颜真卿。"乃命真卿宣慰希烈。诏敕一下，举朝失色。原来卢杞入相，专好挤排，杨炎既被他贬死，继起为相的张镒，本来是没甚峭厉，偏杞又排他出外，令兼凤翔节度使。故相李揆，老成望重，又为杞所忌，遣使吐蕃，病死道中。颜真卿入掌刑部，刚正敢言，杞独奏改太子太师，且欲调任外职。真卿尝语杞道："先中丞传首至平原，指卢奕真卿曾舌舐面血，今相公乃忍不相容么？"杞矍然起拜，心中却衔恨愈深。至是假公济私，令他出抚希烈。真卿拜命即行，驰至东都，留守郑叔则道"此去恐必不免，不如留待后命。"真卿慨然道："君命难违，怎得避死？"随即写了家书，寄与頵硕两儿，但嘱他上奉家庙，下抚诸孤，此外不及他语。书已寄出，即向许州进发。李勉闻真卿赴许，亟表言失一元老，为国家羞，请速追召还朝，一面使人邀留道中。偏真卿已经过去，不及追还，只好付诸一叹。

真卿既抵许州，才与希烈相见，忽有众少年持刀直入，环绕真卿左右，口中呶呶辱骂，手中以刀相示，几乎欲将真卿醢食了事。真卿毫不改容，顾语希烈道："若辈何为？"希烈乃令麾众退，且谢真卿道："儿辈无礼，请休介意？"真卿问明众少年，才知皆希烈养子，当下朗声宣敕，希烈听毕，便道："我岂欲反？只因朝廷不谅，奈何？"乃导真卿入客馆中，逼使代白己冤，真卿不从。希烈再遣李元平往劝，真卿呵叱道："汝受国家委任，不能致命，我恨无力戮汝，反敢来劝诱我么？"元平怀惭而退，返报希烈。希烈意欲遣归，元平却劝令拘留。越是小人，越会巴结。会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四人，复各遣使至许州，上表称臣，腼颜劝进。腼颜两字甚妙。希烈召真卿入示道："今四王遣使推戴，不约而同，太师看此情势，岂独我为朝廷所忌么？"真卿奋然道："这是四凶，怎得称作四王？相公不自保功业，为唐忠臣，乃反把乱臣贼子，引作同侣，难道是甘心同尽吗？"希烈不悦，令人扶出。越日与四使同宴，又召真卿入座，四使语真卿道："太师德望，中外同钦，今都统将称大号，太师适至，都统欲得宰相，舍

太师尚有何人？这乃所谓天赐良相哩。”真卿怒目相视道：“汝等亦知有颜杲卿么？杲卿就是我兄，曾骂贼死节，我年八十，但知守节死义，汝等休得胡言！”四使乃不敢复语，真卿乃起身还馆。希烈使甲士十人，环守真卿馆舍，且在庭中掘坎，扬言将坑死真卿。真卿怡然见希烈道：“死生有定，亟以一剑授我，便好了公心事。何必多方恫吓，我若怕死，也不来了。”希烈乃婉词道歉。

既而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奉命为东都汝州节度使，击破希烈前锋将陈利贞，进拔汝州，擒住守将周晃。湖南观察使曹王皋，系曹王明玄孙。调任江西节度使，击斩希烈将韩霜露，连下黄蕲各州。希烈部下都虞侯周曾等，本由希烈差遣，往攻哥舒曜，他却通款李勉，还击希烈，拟奉颜真卿为节度使，不料为希烈所闻，潜令别将李克诚，率兵掩至。曾等却未预防，统被杀死，只同党韦清，奔投刘洽，幸得逃生。董待名等曾围郑州，闻各处失利，相率遁还。希烈气焰少衰，乃自许州归蔡州，颜真卿仍被拥去，置居龙兴寺，用兵守着。会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与希烈兵交战安州，伯仪大败，连持节俱被夺去。希烈得节示真卿，真卿号恸投地，绝而复苏，自是不复与人言。希烈遣使上表，归咎周曾等人，表面上好似恭顺，暗中却通使朱滔，待他来援。滔正自顾归路，还救清苑，与李晟相持。晟适患病，不能督师，被滔乘隙袭击，败走易州。滔自瀛州休息数天，王武俊遣宋端见滔，促他速还魏桥。滔尚拟从缓，偏端出言不逊，顿时惹动滔怒，斥端使还。且语道：“滔以救魏博故，叛君弃兄，几如脱屣，现遇热疾，暂未南来，二兄指王武俊。必欲相疑，听他自便。”端回报武俊，武俊因滔纵马燧，已是不平，至此越觉介意，勉强遣人报谢。不获于上，安能信友？李抱真驻营魏县，侦得消息，乃遣参谋贾林，诈降武俊，林至武俊营，武俊问他来意，林正色答道：“林奉诏来此，并非来降。”武俊不禁色动。林又接口道：“天子闻大夫登坛时，自言忠而见疑，激成此举，诸将亦共表大夫忠诚，今天子密谕诸将，谓：‘朕前事诚误，追悔无及，朋友失欢，尚可谢过，朕为四海主，岂君臣情谊，转不及朋友么？’林特来传命，请大夫自行裁夺。”令他自酌，不劝之劝，尤妙于劝。武俊徐答道：“仆系胡人，入受旌节，尚知爱及百姓，岂天子反好杀人么？仆不惮归国，但已与诸镇结盟，不便食言，若天子下诏，赦诸镇罪，仆当首倡归化，诸镇再或不从，愿奉辞伐罪，上足报君，下可对友，不出五旬，河朔可大定了。”林乃道：“公言甚善，林当返报李公，如言请旨。”武俊喜甚，厚礼送归。嗣因抱真常通使武俊，阴相联结，魏博一路，兵祸少纾。惟李希烈复出寇襄城，哥舒曜入城拒守，竟为所围。河南都统李勉，遣宣武将唐汉臣赴援，德宗亦令神策将刘德信，募兵三千人往助，且命神策军使白志贞，添招兵士。志贞勒令节使子弟，自备资装从军，但给他五品官衔，于是怨言益盛，人心动摇。翰林学士陆贽，表字敬舆，系嘉兴人氏，夙擅才名，以进士中博学宏词科，历任外尉，及监察御史。德宗召居翰苑，屡问政事得失。贽因兵民两困，防生内变，特剀切上疏道：

臣闻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废则危。居重以驭轻，倒持则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昔太宗列置府兵，八百余所，而关中五百，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承平渐久，武备寖微，虽府卫具存，而卒乘罕习，故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一举滔天，两京不守，尚赖西边有兵，诸厩备马，每州有粮，而肃宗乃得中兴。乾元以后，复有外虞，悉师东讨，边备既弛，禁旅亦空，吐蕃乘虚深入，先帝莫与为御，是又失驭轻之权也。既自陕还，惩艾前事，稍益禁卫，故关中有朔方泾原陇右之兵以捍西戎，河东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虏。今朔方太原之众，远屯山东，神策六军，悉戍关外，将不能尽敌，则请济师。陛下为之辍边军，缺环卫，竭内厩之马，武库之兵，召将家子以益师，赋私蓄以增骑，又告乏财，则为算室庐，贷商人，设诸榷之科，日日以甚。倘有贼臣啗寇，黠虏觑边，伺隙乘虚，窃犯畿甸，未审陛下何以御之？往岁为天下所患，咸谓除之则可致升平者，李正已、李宝臣、梁崇义、田悦是也。往岁为国家所信，咸谓任之则可除祸乱者，朱滔、李希烈是也。

既而正已死，李纳继之；宝臣死，惟岳继之；崇义诛，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携，然则往岁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岁之所信者，今则自叛矣，而余又难保。是知立国之安危在势，任事之济否在人；势苟安，则异类皆同心也，势苟危，则舟中亦敌国也；陛下岂可不追鉴往事，维新令图，修偏废之柄以靖人，复倒持之权以固国，而乃孜孜汲汲，极思劳神，徇无已之求，望难必之效乎？陛下幸听臣言，凡所遣神策六军，如李晟等及节将子弟，悉令还朝，明敕泾陇分宁，但令严备封守，仍云更不征发，使知各保安居，再使李芃还军援洛，李怀光还军救襄城，希烈一走，梁宋自安，余可不劳而定也。又下降德音，罢京城及畿县间架等杂税，与一切贷商征兵诸苛令，俾已输者弭怨，现处者获宁，则人心不摇，邦本自固，尚何叛乱之足虑乎？语关至计，务乞陛下酌量施行。

看官听着！德宗当日，若果信用贽言，何至京城失守，蒙尘西行？偏是德宗目为迂谈，一心想荡平叛逆，把魏县各军，未曾调回一个，反屡促李勉、刘德信等，急救襄城，勉闻希烈精兵，统在襄阳，料想许州空虚，特嘱刘德信、唐汉臣两将，移袭许州。这也是一条好计。两将奉令即行，哪知中使到来，责他违诏，立刻追还二将，二将狼狈走还。被希烈部将李克诚，追击过来，杀伤大半。汉臣奔大梁，德信奔汝州。希烈游兵，剽掠至伊关，李勉亟遣裨将李坚率四千人，助守东都，又被希烈将截住后路，东都亦震，襄城益危。德宗再命舒王谟见前。为荆襄等道行营都元帅。改名为谊，徙封普王，户部尚书萧复为元帅府长史，右庶子孔巢父为左司马，谏议大夫樊泽为右司马，调入泾原将士，令带同东行。

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兵五千至京师，时当十月，途次冒雨前来，冻馁交迫，既至京师，满望得着厚赐，遗归家属。不意京兆尹王翃，奉敕犒师，但给他粝饭菜羹，此外并无赏物。大众不禁动愤，尽把菜饭拨掷地上，蹴作一团，且扬言道："我辈将冒死赴敌，乃一饭且不使饱，尚能以微命相搏么？今琼林大盈二库，金帛充溢，朝廷靳不一与，我辈何妨自取呢。"乃环甲张旗，直趋京城。令言正入朝辞行，蓦听得兵变消息，忙趋出城外，呼众与语道："诸军今日，东征立功，何患不富贵？乃无端生变，莫非要族灭不成？"军士不从，反将令言拥住，鼓噪至通化门。但见有中使奉诏出抚，每人给帛一匹，众益忿诟道："我等岂为此区区束帛么？"遂将中使射毙，一哄入城，百姓骇走，乱军大呼道："汝等勿恐，我辈前来抚汝，此后不夺汝商货僦质，也不税汝间架陌钱了。"苛敛病民，正使军士借口。德宗闻乱军入城，即令普王谊及翰林学士姜公辅，同往慰谕。偏乱军列阵丹凤门，持弓以待，无可理喻，没奈何返身入报。德宗又号召禁兵，令御乱军，不料白志贞所募禁旅，统是虚名列籍，兵饷悉入贪囊，到了危急待用，竟无一人前来，此时德宗张皇失措，急忙挈同王贵妃、韦淑妃，及太子诸王公主，自后苑北门出奔，连御玺都不及取，还是王贵妃忙中记着，取系衣中。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率左右百人随行，普王谊为前驱，太子为后殿，司农卿郭曙，右龙武军使令狐建，在道接驾，各率部曲扈从，于是始得五六百人。姜公辅叩马进言道："朱泚尝为泾原军帅，因弟滔为逆，废处京师，心常怏怏，今乱兵入京，若奉他为主，势必难制，不如召使从行。"德宗不暇后顾，便摇首道："现在赶程要紧，已是无及了。"遂西向驰去。

是时乱军已斩关入内，登含元殿，大掠府库，居民亦乘势入宫，窃取库物，喧哗的了不得。姚令言以大众无主，乱不能止，特与乱军商议，拟推朱泚为主帅。泚讨平刘文喜后，曾留镇泾原，加官太尉。回应六十二回。及滔谋逆，蜡书贻泚，劝他同叛，使人为马燧所获，送至京师。德宗乃召泚入朝，出示滔书，泚惶恐请死，德宗以兄弟远隔，本非同谋，特温言慰勉，赐第留京。令言提议戴泚，大众乐从，乃至泚第迎泚，泚佯为谦让，经乱军一再往迎，乃乘夜半入阙。前呼后拥，列炬满街，既至含元殿，约束乱兵，自称权知六军。泚乘乱入阙，约束乱兵，不足言罪，误在后此称尊耳。次日徙居北华殿，出榜张示。略云：

泾原将士，远来赴难，不习朝章，驰入

官阙，以致惊动乘舆，西出巡幸，现由太尉权总六军，一应神策等军士及文武百官，凡有禄食者，悉诣行在；不能往者，即诣本司。若出三日检勘，彼此无名者杀无赦。为此榜示，俾众周知。

京城官吏，见此榜文，才知德宗已经西出，首相卢杞，及新任同平章事关播，已在夜间逾中书省垣，微服出城。神策军使白志贞，京兆尹王翃，御史大夫于颀，中丞刘从一，户部侍郎赵赞，翰林学士陆贽、吴通微等，亦陆续西往，驰至咸阳，方与车驾相会。德宗忆及桑道茂言，决赴奉天。奉天守吏，闻车驾猝至，不知何因，意欲逃匿山谷，主簿苏弁道："天子西来，理应迎谒，奈何反逃避呢？"乃相偕迎车驾入城。京城百官，稍稍踵至，及左金吾大将军浑瑊到来，报称朱泚为乱兵拥立，后患方长，不可不备。德宗即授瑊为行在都虞侯，兼京畿渭北节度使，且征诸道兵入援。卢杞悻悻进言道："朱泚忠贞，群臣莫及，奈何说他从乱？臣请百口保他不反。"德宗也以为然，反日望朱泚迎舆，那知泚已密谋僭逆，竟欲做起皇帝来了。

先是光禄卿源休，出使回纥，还朝不得重赏，颇怀怨望，见朱泚自总六军，遂入阙密谈，妄引符命，劝他称尊，泚喜出望外，立署京兆尹，检校司空李忠臣，太仆卿张光晟，工部侍郎蒋镇，员外郎彭偃，太常卿敬钉，皆为泚所诱，愿为泚用。泚又以段秀实久失兵柄，必肯相从，即令骑士往召。秀实闭门不纳，骑士逾垣入见，硬迫秀实同行。秀实乃与子弟诀别，往见朱泚。泚喜道："司农卿来，吾事成了。"秀实为司农卿，见六十二回。秀实因语泚道："将士东征，犒赐不丰，这是有司的过失，天子何从与闻？公以忠义闻天下，何勿开谕将士，晓示祸福，扫宫禁，迎乘舆，自尽臣职，申立大功呢。"泚默然不答。秀实乃阳与周旋，阴结将军刘海宾，及泾原将吏何明礼、岐灵岳，谋诛朱泚。适金吾将军吴溆，奉德宗命，来京宣慰。泚佯为受命，留溆居客省中，一面遣泾原兵马使韩旻，率锐骑三千，往袭奉天，外面却托称迎銮。秀实侦悉狡谋，便语灵岳道："事已急了，只可以诈应诈。"召旻且还，乃嘱灵岳窃姚令言符，作为凭信。灵岳去了半日，空手驰回，报称符难窃取。秀实倒用司农卿印为记，写入数语，募急足持往追旻。旻得符即还。奉天不被袭破，亏得此计。秀实又语灵岳道："旻若回来，我等将无噍类了。我当直搏逆泚，不成即死，免累诸公。"灵岳道："公具大才，应策万全，现在事迫燃眉，且由灵岳暂当此任，他日能完全诛逆，灵岳虽死，也瞑目了。"忠烈不亚秀实。计议已定，俟旻兵一到，果然出泚意外，严诘追还原因。灵岳独挺身趋入，指泚与语道："天子蒙尘，须赶紧迎回，奈何反遣兵往袭？灵岳食君禄，急君难，怎忍袖手？所以着人追还。"泚听言未毕，已是怒不可遏，叱令左右，将灵岳拿下，枭首以徇。灵岳痛詈至死，毫不扳连别人。秀实又嘱刘海宾、何明礼，阴结部曲，为下手计。偏泚急欲称帝，召源休、李忠臣、姚令言等进议，连秀实亦同入商。源休执笏入殿，居然与臣子朝君一般，秀实瞧着，激起一腔忠愤，恨不得将这班贼臣，立时杀死。等到朱泚开口，说了数语，不由的奋身跃起，夺了休笏，向泚掷去，随即厉声道："狂贼！应磔万段，我岂从汝反么？"泚慌忙举臂捍笏，笏仅及额，流血污面，返身急走。秀实再趋前搏泚，被李忠臣等出来拦阻，且呼卫士动手，拿住秀实。秀实知事不成，便向着大众道："士可杀不可辱，我不从汝反，要杀便杀，岂容汝屈辱么？"说至此，大众争前乱斫，立把秀实砍倒。泚一手掩额，一手向众摇示道："这是义士，不可妄杀。"至大众停手，秀实早已毕命，一道忠魂，投入地府去了。小子有诗赞道：

拚生一击报君恩，死后千秋大节存。
试览《唐书》二百卷，段颜同传表忠魂。

秀实既死，刘海宾縗服遁去。泚命以三品礼葬秀实，且遣兵往捕海宾，究竟海宾曾否被捕，待至下回说明。

颜真卿奉敕宣慰，不受李希烈胁迫，且累叱四国使臣，直声义问，足传千古。至朱泚窃据京城，复有段秀实之密谋诛逆，奋身击笏，事虽不成，忠鲜与比。唐室不谓无人，误在德宗之信用奸佞，疏斥忠良耳。夫希烈之骄倨不臣，已非朝夕，岂口舌足以平戎？此时为德宗计，莫如从陆敬舆言，为急则治标之策。而乃听卢杞之奸言，陷老成于危地，真卿固不

幸，而唐室亦岂有利乎？陆氏之计不行，复发泾原兵以救襄城，卒致援兵五千，呼噪京阙，令言非贼而成贼，朱泚不乱而致乱，奉天之袭，微段秀实之诈符召还，恐德宗之奔命，亦不及矣。秀实有志除奸，而力不从心，为国死义。德宗不德，徒令忠臣义士，刎颈捐躯，可胜叹乎！故本回可称为颜段合传，其余皆主中宾也。

第六十五回
僭帝号大兴逆师　解贼围下诏罪己

却说刘海宾縗服出奔，行至百里以外，仍被追兵捕获，还京遇害，亦不扳引何明礼，及明礼从泚攻奉天，复谋杀泚，不克而死，当时号为四忠。德宗闻秀实死节，悔不重用，流涕不置，追赠太尉，予谥忠烈。及还銮后，遣使祭墓，亲为铭碑，且至姑臧原籍，旌闾褒忠，这且不必细表。且说德宗因朱泚逆命，恐奉天迫隘，不足固守，意欲转往凤翔。户部尚书萧复道："凤翔将卒，多系朱泚宿部，臣正忧张镒往镇，不能久驭，陛下岂可躬蹈不测么？"德宗道："朕已决往凤翔，且为卿暂留一日。"越宿正拟启行，忽有二将踉跄奔至，报称凤翔节度使张镒，为营将李楚琳所杀，楚琳自为节度使，且率众降朱泚了。德宗瞧着，乃是凤翔行军司马齐映、齐抗，乃复详问情形。二人答道："臣等早恐楚琳作乱，请调屯陇州。不料琳即作乱，擅杀统帅，臣等因走报陛下，自请处分。"德宗叹息道："果不出萧复所料。二卿何罪？且在此扈驾！"随即面授映为御史中丞，抗为侍御史。二人拜谢。

寻又接到长安急报，朱泚已僭称皇帝，杀死唐宗室多人，德宗又很是痛悼。原来泚既害死段刘诸人，前后左右，统是一班蔑片朋友，日夕劝进。泚遂僭居宣政殿，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逼太常卿樊系撰册。册文既就，系仰药自尽。既已拚死，何必撰册。大理卿蒋沇，谋诣行在，出京才行数里，被泚饬人追转，硬授官职，沇绝食称病，潜窜得免。姚令言为侍中，李忠臣为司空，源休为中书侍郎，蒋镇为门下侍郎，并同平章事，蒋炼为御史中丞，敬湝为御史大夫，彭偃为中书舍人，余如张光晟等，皆署节度使。立兄子遂为太子，弟滔为冀王太尉尚书令，号皇太弟。源休劝泚翦唐宗室，杀郡王王子王孙，共七十七人。更请将窜匿各朝士，一概捕戮。还是蒋镇从旁劝解，才得全活多人。泚且传檄奉天，招诱扈驾诸臣，并说当亲统大军，来收奉天，他日玉石俱焚，后悔无及云云。德宗甚是焦急，又闻襄城为李希烈所陷，哥舒曜退保东都，不如意事，杂沓而来。适右龙武将军李观，率卫兵千余人，驰抵行在，乃急令他募兵为备。数日得五千余人，布列通衢，旗鼓严整，人心少安。泾原兵马使冯河清，知泾州事姚况，闻德宗出驻奉天，大骂姚令言负国不忠，独召集将士，涕泣宣谕，誓保唐室。遂筹得甲兵器械百余车，运往奉天。奉天方苦无械，得此益觉气壮，大众磨拳擦掌，专待逆兵到来。德宗进河清为泾原节度使，况为司马，又因右仆射崔宁趋至，格外欢慰，劳问有加。宁退语诸将道："主上英武，从善如流，可惜为卢杞所误，致有今日。"诸将或转告卢杞，杞即与王翃密谋，构陷崔宁。翃诈为宁遗泚书，入献德宗，德宗览毕，未免变色。卢杞在侧，趁势进谗道："臣本邀宁同来，宁至今才至，已有可疑，况又与泚通书，显见是与泚联谋，约为内应，愿陛下先事预防，勿堕狡谋。"德宗遂召宁入帐，托称传示密旨，却阴嘱二力士随后暗算，抱扼宁颈，把他扼死。宁为杞害，原是含冤，但后至奉天，与出言未慎，亦莫非致死之征。遂命邠宁留后韩游环，庆州刺史论惟明，监军翟文秀，率兵三千，往守便桥。行至中途，正值朱泚先锋姚令言，与副将张光晟，驱军杀来。游环语文秀道："彼众我寡，战必不利，不若返趋奉天，卫驾要紧。"文秀尚拟留军，游环不从，竟引兵还奉天。泚军随至，游环与浑瑊，督兵出战，禁不住逆兵锐气，纷纷退还。逆兵争门欲入，瑊亟令都虞侯高固，曳草车塞门，纵火御贼，火盛势烈，烟焰外扑，官军乘火杀出，统用长刀乱砍，杀贼多人，

贼兵乃退。泚亲自驰至，列营城东，张火布满原野，击柝声驰百里。游环在城上遥望，但见贼众夜毁西明寺，很是忙碌。游环顾语左右道："贼兵夤夜毁寺，无非欲借着寺材，作为梯冲。须知寺材统是干柴，一或遇火，毫不中用，我军但多备火具，便足破他了。"次日，泚督众扑城，一攻一守，未曾交锋。又越日，泚督兵运到云梯等件，鼓众登城。城中早备火具，接连抛下，火猛梯焦，贼多坠死，泚只好收兵回营。嗣是日来攻城，经浑瑊、韩游环两将，多方捍御，或用强弩射贼，或出奇兵挠贼，贼兵屡却，但总是相持不下。

德宗募使四出，告急外军。魏县行营奉诏感动，李怀光首先踊跃，誓众勤王。马燧、李芃，引兵还镇，李抱真退屯临洺，仍防东路。还有李晟自定州接诏，即率四千骑西行。张孝忠倚晟为重，不欲晟往，晟语众道："天子播越，人臣当即日赴难，奈何作壁上观？"遂令子往质孝忠营，愿与孝忠结婚，并以良马为赠。孝忠乃拨精兵六百人，随晟同行。录晟言行，表明忠悃。两军行道需时，急切不能至奉天。泚得幽州散骑，及普润戍卒，合成数万人，攻城尤急。左龙武大将军吕希倩，开城搦战，中箭身亡。将军高重捷，与希倩友善，悲愤交迫，誓报友仇。翌日，带同健儿数十人，怒马出战，突入贼阵。贼将李日月，素称骁勇，挺枪出斗，与重捷大战数十合，不分胜负，浑瑊出兵接应，日月未免慌忙，手法一松，几被重捷刺落马下。亏得马性灵捷，跳出圈外，才得脱走。重捷不肯舍去，乘胜逐北，追至梁山，日月转身再战，又约一二十合，仍然拖枪败去。这才是诱敌了。重捷当先再进，不防山前伏着贼兵，用着铙钩铁索，将重捷马绊倒。重捷随仆地上，贼兵正上前擒拿，那重捷麾下十数人，冒死抢夺，好容易夺回重捷，已变做无头将军。日月尚转身驱杀，正值官军赶到，才得将抢尸各人，接应回去。德宗见重捷尸首，抚哭尽哀，结蒲为首，厚礼殓葬，追赠司空。日月持重捷首，献进朱泚，泚亦下泪，叹为忠臣，也束蒲为身，用棺埋讫。

重捷亲卒，禀命浑瑊，誓再与日月拼命。浑瑊用兵护着，授他密计，各上马出城，驰至日月营前，交口辱骂。日月持枪跃出，各健士略与交锋，四散遁还。日月赶了一程，正思停步，那健士又复凑合，仍然痛骂。待日月追来，又复走散，一追一逃，惹得日月怒起，卸了甲胄，拼命赶来。官军一齐突出，把日月围住，日月尚不惊忙，左挑右拨，无人敢近。怎奈箭如飞蝗，避不胜避，至贼军突围来救，日月已是中箭，呕血毕命。一报还一报。贼军舁尸出围，走报朱泚，泚令归葬长安。日月母竟不恸哭，且对尸骂道："奚奴，国家何事负汝？乃从逆贼造反，死已迟了。"原来日月本是奚人，所以母有此说。及泚败死，叛党尽诛，惟日月母免罪不坐，这也算是忠奸有报呢。奚人也有此贤母，莫谓夷族无义。

自日月战死，贼军夺气，泚遣苏玉至陇州，授陇右留后韦皋为中丞，令发兵相助。玉至汧阳，遇陇州戍将牛云光，率五百人来投朱泚，两个晤谈，云光谓皋不肯降，本拟设法诛皋，不幸谋泄，所以率众来奔。玉答语道："韦皋书生，不知兵事，君不如与我俱往陇州，皋若受命，不必说了。否则君麾兵诛皋，如取孤豚相似，怕他甚么？"云光欣然道："这也使得。"去寻死了。遂偕行至陇州。皋已闭城守备，由苏玉大呼开城，令接诏书。皋登城问明情由，先放苏玉进去，受了伪命，然后再登城语云光道："君去而复来，愿从新命否？"云光道："正为公有新命，所以复来，愿托腹心。"皋又道："彼此果是同心，请悉纳甲兵，使城中勿疑。"云光以皋为易与，随口允诺。皋即出城验收兵械，邀同入城。当下开庭设宴，请玉与云光入座。酒过数巡，突有壮士数十人，趋入庭中，将两人杀死一双。皋因筑坛誓众，愿讨凤翔伪节度使李楚琳，一面遣兄平弁诣奉天，奏报德宗。德宗改陇州为秦义军，擢皋为节度使。惟朱泚闻玉被杀，越加愤闷，复驱兵攻城，恨不得顷刻踏平。亏得浑瑊、韩游环昼夜血战，还算守住，只粮道早被截断，城中无粮可食，害得人人枵腹，就是供奉御食，亦只粝米二斛。德宗召谕公卿将吏道："朕实不德，应取败亡。卿等无罪，不若出降，自保身家。"群臣皆顿首流涕，愿尽死力。浑瑊因城中食尽，每伺贼军休息，乘夜缒人出城，采芜青根还城，聊充饥肠。且每日泣谕将士，晓以大义，众虽饥寒交迫，尚无变态。忽见贼

军中拥出一座云梯，高广数丈，下架巨轮，上容壮士五百人，前来攻城。浑瑊急令军士暗凿地道，通出城外，储薪蓄火，专待云梯到来。神武军使韩澄，视城东北隅最广，足容云梯，因亟饬部军搬运引火各物，如膏油松脂薪苇等，储积城上。泚盛兵攻南城，韩游环瞧着道："这是声东击西的诡计，快严备东北隅。"韩澄已在东北隅守着，再经游环分军相助，兵力已足，果然贼众运到云梯，向东北隅爬城。经官军燃着火具，一齐掷去，贼不敢近，才行退去。越日北风甚劲，云梯又至，用湿毡为顶，且悬水囊，上下俱载兵士，上面持械扑城，下面抱薪填堑，矢石火炬，俱不能伤。浑瑊等拼死抵敌，怎奈贼众亦拼死前来，矢石如雨，守卒多被死伤。瑊亦身中流矢，裹创力战，尚是禁遏不住。他见形势危急，忙返身往报德宗。德宗无法可施，只有呜咽流涕，侍从诸臣，也都没法，大家仰首问天，哀声祷祝。好似一班妇女，济甚么事。瑊亦不禁泣下，转思兵来将挡，除死战外无别法，遂请德宗速给告身，即任官凭证，再募死士。德宗就取出无名告身千余通，授瑊领受，且把案上的御笔，亦递给与瑊，随口嘱道："由卿自去填发。倘告身不足，就将功绩写在身上，朕总依卿办理。"瑊接笔后，又对着德宗道："万一围城被陷，臣总以死报陛下。陛下关系宗社，须速筹良策。"德宗听了，不觉起座，握住瑊手，与他诀别。蓦闻外面一声异响，好似城墙坍陷一般，他急辞别德宗，飞马驰出，遥见城上已有贼兵，正与官军苦斗，外面烟焰冲天，并有一股臭气，扑鼻难闻，他亦不识何因，登陴一望，云梯已成灰烬，贼众统乌焦巴弓了。当下改愁为喜，督饬军士，立将登城的贼兵，尽行杀死。莫非皇天保佑？

看官道这云梯如何被焚？原来东北角上，本有地道凿通，云梯随处往来，未尝留意地道，突然间一轮偏陷，不能行动，火从地中冒出，凑巧遇着大风，梯不及移，人不及逃，顿时化为灰烬，贼众乃退。瑊又返报德宗，请乘势出战。德宗饬太子督军，分兵三队，从三门出发，奋击过去。贼众不及防备，被官军驱击一阵，杀死数千人。余众入垒固守，官军乃鸣金还城。是夜泚复来攻城，德宗亲巡城上，鼓励士卒，贼众望见御盖，特用强弩射来。矢及御前，相去不过尺许，经卫士用枪拨落，才免龙体受伤。但德宗已吃一大惊，正欲下城退避，忽城下有人大叫道："我是朔方使人，快引我上城。"守卒忙掷绳下去，将来使引上，来使身中，已受了数十矢，血满衣襟，见了德宗，匆匆行礼，便解衣出表，取呈御览。德宗览毕，不禁大喜，忙令兵士将他舁住，绕城一周，说是朔方兵来援，大众欢声如雷。原来李怀光已至醴泉，遣兵马使张韶，用蜡丸藏表，先报行在。韶微服至城下，适值贼众攻城，随同逾堑，因得呼令缒上，朱泚闻怀光到来，亟分兵还截怀光。哪知去了两日，即有败报到来，接连是警信迭至，神策兵马使尚可孤，自襄阳入援，军至蓝田，镇国军副使骆云光，自潼关入援，军至华州，河东节度使北平郡王马燧，亦遣行军司马王权，及子痒率兵五千，自太原入援，军至中渭桥。四面勤王兵，陆续趋集，任你逆泚如何凶悍，也吓得魂胆飞扬，连夜收兵，遁回长安去了。一场空高兴。

奉天解围，从臣皆贺。卢杞、白志贞、赵赞等，自命有扈驾功，扬扬得意，偏有谣言传到，李怀光带兵来谒，有入清君侧的意思。杞未免心虚，急进白德宗道："叛众还据长安，必无守志。李怀光千里来援，锐气正盛，何不令他亟攻长安，乘胜平贼呢？"你说朱泚不反，何故要怀光急攻。德宗又相信起来，遂遣中使赴怀光军，教他不必进见，速引军收复长安。怀光不觉懊怅道："我远来赴难，咫尺不得见天子，可见是贼臣卢杞等，从中排挤了。"乃遣还中使，引众趋咸阳。李晟亦至东渭桥，遣人奏闻。德宗也禁他入见，令与怀光同攻长安。怀光到了咸阳，顿兵不进，上表指斥卢杞、白志贞、赵赞三人。德宗尚宠眷杞等，不忍加斥。怀光一奏不已，至再至三，德宗仍然不从。是谓昏愚。会李晟奏称怀光逗留咸阳，以除奸为名，乞陛下速行裁夺等语。就是扈驾诸臣，亦归咎杞等，啧有烦言。乃贬杞为新州司马，白志贞为恩州司马，赵赞为播州司马，一面慰谕怀光，怀光复申斥宦官翟文秀，恃宠不法，应加诛戮。德宗不得已诛了文秀，因促怀光进兵，偏怀光另易一词，只说须伺衅后进，仍然坚壁不出。德宗

也无可奈何。适河南都统李勉，报称汴滑二州，为李希烈所陷，自请惩处。德宗叹道："朕尚失守宗庙，勉且自安，力图恢复便了。"遂遣使驰慰，待遇如初。转瞬间又是冬季，在奉天过了残年，德宗进陆贽为考功郎中，贽极陈时弊，差不多有数万言，且请德宗下诏罪己，德宗乃于建中五年元日，改称兴元元年，颁诏大赦道：

致理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于已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明征其义，以示天下。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昧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思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泽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居籍马，远近骚然。行赍居送，众庶劳止。或一日屡交锋刃，或连年不解甲胄，祀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离，怨气凝结。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于诛求。疲甿古氓字。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闾，邑里邱墟，人烟断绝。天谴天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至乱阶，变兴都邑，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祖宗，下负蒸庶，痛心靦貌，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泉谷。自今中外所上书奏，不得更言神圣文武之号，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已勋旧，各守藩维，朕抚驭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宜并所管将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虽缘朱泚连坐，路远必不同谋，念其旧勋，务在弘贷，如能效顺，亦与维新。朱泚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胁从将吏百姓等，在官军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顺，并散归本道本军者，并从赦例。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及进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其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以示朕悔过自新，与民更始之意。

这道赦书，颁发出来，人心大悦。王武俊、田悦、李纳皆去王号，上表谢罪。惟李希烈自恃兵强，谋即称帝，遣人向颜真卿问仪。真卿道："老夫常为礼官，只有诸侯朝天子礼，尚是记着，此外非所敢闻呢。"希烈竟称大楚皇帝，改元武成，建置百官，用私党郑贲、孙广、李缓等为相，以汴州为大梁府，分境内为四节度。希烈遣部将辛景臻语真卿道："不能屈节，何不自焚？"遂在庭中积薪灌油，作威吓状。真卿即令纵火，奋身欲入。景臻慌忙阻住，返报希烈。希烈惊叹不置。一面遣将杨峰，赍着伪敕，往谕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及寿州刺史张建封。少游已通好希烈，当然受命，独建封拘住杨峰，腰斩以徇，且奏称少游附贼状。德宗授建封为濠、寿、庐三州都团练使。希烈欲取寿州，为建封所扼，兵不得过，再南寇蕲黄及鄂州，为曹王皋及鄂州刺史李兼所败，希烈乃不敢进窥江淮。德宗贬卢杞，罢关播，令姜公辅萧复同平章事。萧复请德宗屏逐奸邪，抑制阉寺，说得非常悚切。德宗反疑他凌侮，出复为江淮等道宣慰安抚使。究竟不明。又因田悦、王武俊、李纳三人，曾上表谢罪，尽复官爵，更遣秘书监崔汉衡，往吐蕃征兵。吐蕃大相尚结赞，愿遣大将论莽罗，率兵二万人助，但说要主兵大臣署敕，方可前进。汉衡问须何人署名，尚结赞指名李怀光。于是汉衡归报，德宗乃命陆贽往谕怀光，命他署敕。怀光已蓄异图，不肯遵署，且说出三大害来。正是

陈害无非生异议，设词顿已改初心。

究竟怀光所说三害，是何理由，容至下回详叙。

朱泚之叛，谁使之乎？莫不曰德宗使之。朱滔逆命，泚入朝待罪，不亟远斥，一误也；车驾出奔，姜公辅叩马进谏，德宗不召令同行，二误也；泚既自总六军，尚信卢杞奸言，日望迎舆，不亟戒备，三误也。有此三误，至于叛兵犯顺，围攻行在，倘非浑瑊等之血战，及李怀光等之赴援，奉天尚能苦守乎？怀光至而泚围乃解，正应令之入朝，面加慰劳，厚恩以抚之，推诚以与之，则怀光初无叛谋，何至激成变乱？而乃复信谗言，致生怨望，是朱泚之乱尚不足，且欲进李怀光以益之，何愚暗至此乎？罪己一诏，史称为人心大悦，是盖由唐初遗泽，尚在人心，加以乱极思治，感动较速耳。岂真区区文诰，即能便遐迩悦服乎哉？阅者悉心浏览，自知当日之趋势矣。

第六十六回
趋大梁德宗奔命　战贝州朱滔败还

却说李怀光见了陆贽，力陈三害，第一害是得克京城，吐蕃纵兵大掠；第二害是吐蕃建功，必求厚赏，京城已遭寇掠，国库如洗，何从筹给；第三害是吐蕃兵至，必先观望，我军胜，彼来分功，我军败，彼且生变，戎狄多诈，不宜轻信。这三大害处，好似语语有理，转令陆贽无从指驳，贽只好说是奉命来前，如不署敕，未便复命。怀光却瞋目道："何不教卢杞等署名？却未迫我，就是汝等日侍君侧，不能除一内奸，有什么用处？"贽扼了一鼻子灰，没奈何告别回来。怀光竟阴与朱泚通谋，阳请与李晟合军，晟恐为所并，情愿独当一面，有诏允晟所请，晟乃自咸阳还军东渭桥，惟鄜坊节度使李建徽，神策行营节度使杨惠元，尚与怀光联营。陆贽自咸阳还奏道："李晟幸已分军，李杨两使，与怀光联合，必不两全。应托言李晟兵少，恐被逆泚邀击，须由两使策应，既免怀光生疑。且使两军免祸，解斗息争，无逾此策了。"德宗徐徐道："卿所料甚是。但李晟移军，怀光已不免怅望，若更使建徽惠光东行，恐怀光因此生辞，转难调息。且再缓数日，乃行卿计。"你欲从缓，而人家不肯延挨，奈何？适李晟又上密奏，谓："怀光逆迹已露，须急务严防，分戍蜀汉，毋令遏壅。"德宗意尚未决，拟亲总禁兵，东趋咸阳，促怀光等进讨朱泚。有人探闻消息，往报怀光道："这便是汉高游云梦的遗策呢。"怀光大惧，反谋益甚，表文越加跋扈。德宗还疑是谗人离间，因有此变，乃诏加怀光太尉，颁赐铁券。怀光对着中使，把券掷地道："怀光不反，今赐铁券，是促我反了。"中使惊惧奔还。朔方左兵马使张名振，当军门大呼道："太尉视贼不击，待天使不敬，果欲反么？"怀光召语道："我并不欲反，不过因贼势方强，蓄锐待时，尔何故遽出讹言？且天子所居，必有城隍，须赶紧筑城，方可迎驾。"随即命名振出令军士，即日筑城。城已竣工，怀光却移军居住。名振入问道："太尉说是不反，为何移军到此？今不攻长安，杀朱泚，建立大功，乃徙据此城，究是何意？"怀光无词可答，反觉老羞成怒，但说他是病狂，叱令左右，把名振牵出拉死。

右兵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怀光爱他智勇，养为己子，他却把怀光密谋，使门客郜成义潜告行在。怀光有子名璀，曾由怀光遣令扈跸，德宗授璀为监察御史。成义到了奉天，与璀相会，说明底细，璀作书贻父，劝父勿为逆谋，但不合将演芬情事，也叙述在内。怀光得书，立召演芬呵责道："我以尔为子，尔奈何欲破我家。"演芬道："天子以太尉为股肱，太尉以演芬为心腹，太尉既负天子，演芬怎能不负太尉？且演芬胡人，性本简直，既食天子俸禄，应为天子效忠。若今日事君，明日事贼，演芬宁死，不愿受此恶名。"好演芬。怀光大怒，命左右脔食演芬。左右目为义士，不忍下手，演芬引颈就刃，方用刀断喉，叹息而去。璀闻演芬被杀，懊悔不迭，乃进白德宗道："臣父必负陛下，愿早为防备。臣闻君父一体，恩义相同。惟臣父今日负陛下，陛下未能诛臣父，臣故不忍不言。"德宗瞿然道："卿系大臣爱子，何弗为朕委曲弥缝？"璀答道："臣父非不爱臣，臣亦非不爱父，但臣已力竭，无术挽回，只好为君舍父。"德宗道："卿父负罪，卿将何法自免？"璀又答道："臣父若败，臣当与父俱死，此外尚有何策？假使臣卖父求生，陛下亦何所用处？"璀既舍生取义，何不尸谏乃父，必待与父同尽耶？言已泣下。德宗亦洒泪抚慰，待璀趋出，乃申严门禁，暗嘱从臣整装待着，拟转往梁州。

忽由咸阳传到急报，杨惠元被怀光杀死，李建徽走脱，怀光已拥兵谋变了。正如赞言。未几，又由韩游环入见，呈上怀光密书，系约游环同反。德宗道："似卿忠义，岂为怀光所诱？但欲除怀光，应用何策？"游环道："怀光总诸道兵，因敢恃众作乱，今邠宁有张昕，灵武有宁景璿，河中有吕鸣岳，振武有杜从政，潼关有唐朝臣，渭北有窦觎，皆受陛下诏命，分地居守，陛下若举众相授，各受本府指麾，一面削怀光兵权，但给高爵，那时怀光势孤，自不足虑了。"德宗又道："怀光既罢兵权，将来委何人往讨朱泚。"此语又是近呆。游环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邠府兵以万计，若使臣为将，便足诛泚，况诸道将士，必有仗义来前，逆泚何足惧呢？"德宗虽然点首，心下尚是狐疑。游环乃退。到了傍晚，浑瑊趋入报道："怀光遣赵昇鸾到此，嘱为内应。昇鸾前来自首，恐怀光即将进攻，此处已经被寇，不堪再受蹂躏，陛下既决幸梁州，不如即日启行。"德宗被他一说，又不觉慌忙起来，便命瑊速出部署。瑊出整队伍，尚未毕事，德宗已挈着妃嫔，径出城西，留刺史戴休颜居守。朝臣将士，狼狈扈从，浑瑊率兵断后，向梁州进发。

到了骆谷，忽闻怀光遣将追来，大众惊惶得很。浑瑊亟列阵待战，俟车驾及扈从诸臣，统已逾谷，未见追兵到来，方放胆前进。原来怀光闻德宗奔梁，曾遣骁将孟保惠、静寿、孙福达等，邀劫车驾，行至盩厔，遇着诸军粮料使张增，便问天子何在？增还诘道："汝等是来护驾么？"三将不觉愧悟道："彼使我为逆，我以追不及还报，不过被黜罢了。但军士未曾得食，奈何？"增佯向东指道："去此数里有佛祠，我储有粮饷，由汝等往取罢！"三将皆喜，引兵自去。及到了佛寺，并无粮储，方知受绐，就从民间剽掠一番，才行返报。怀光怒他无功，一并罢黜，拟督众自追德宗，惟恐李晟袭击后路，意欲先发制人，遂下令军中，命袭李晟。大众面面相觑，不发一言。怀光再三晓谕，众仍不应，且窃窃私语道："若击朱泚，惟力是视，今乃教我造反，我等虽死不从。"人孰无良，于此可见。怀光闻知，不免加忧，因向僚佐王景略问计。景略答道："为公计，莫如取长安，诛朱泚，散军还诸道，单骑诣行在，庶臣节未亏，功名还可长保哩。"怀光倒也心动，景略复顿首恳请，甚至流涕。偏是都虞侯阎晏等，入劝怀光，谓宜东保河中，徐图去就。怀光乃语景略道："我本欲依汝计议，怎奈军心不从，汝宜速去，毋自罹害！"景略知不可谏，便趋出军门，回顾军士道："不意此军竟陷入非义。"说至此，泪随声下，恸哭移时，方驰归良乡原籍去了。

怀光遂召众与语道："今与尔等相约，且至邠州迎接家属，共往河中。俟春装既办，再攻长安，也不为迟。况东方诸县，多半殷实，我不禁尔掳掠，尔等可愿否？"大众乃齐声应诺。见利忘义，可为一叹。因遣使往邠州，令留后张昕，悉发所留兵万余人，及行营将士家属，共至泾阳。怀光本兼镇邠宁，张昕实仗他提拔，至是奉命维谨，饬军士摒挡行李，指日起行。凑巧韩游环自奉天驰还，来防邠州，麾下尚有八百人，遂入语张昕道："李太尉甘弃前功，自蹈祸机，公今可自取富贵，如不与朔贼同污，我有旧部八百骑，愿为公前驱。"昕不待说毕，便接入道："昕本微贱，赖太尉提拔至此，不忍相负。况太尉曾有檄文，署公为本州刺史，公亦朔方旧将，何至遽负太尉哩。"游环暗忖道："我来劝他，他反欲诱我，徒争无益，不如用计除他罢。"遂辞别回寓，托病不出，暗中却与诸将高固、杨怀宾等相结，拟举兵杀昕。昕亦谋杀游环，两造尚未动手，适崔汉衡率吐蕃兵至，驻扎城南，游环潜告汉衡，请率吐蕃兵逼近邠城，昕惧不敢动，游环即与高固等，突入军府，将昕杀毙，即遣杨怀宾表奏行在，一面迎汉衡入城，汉衡伪传诏旨，命游环知军府事，军中大悦。怀光子玫在邠，由游环遣去，或问他何不杀玫？游环道："杀玫必致怒敌，不如令他往报，俾泾军知家属无恙，自分德怨为是。"果然玫至泾阳，怀光恐军心变动，拟走蒲州，且贻书朱泚，商决进止。

泚正征吏募兵，自增声焰，太子少师乔琳，本随德宗西行，他却托词老病，潜应泚召，受伪命为吏部尚书，且引入失职诸吏，分掌伪职。泚改国号汉，骄态复萌，既得怀光来书，遂召他进京辅政，公然自称为朕，称怀光为卿，摆出那皇

帝的架子来了。怀光接到复文，且惭且愤，掷弃地上。原来朱泚初结怀光，愿以兄事，约分帝关中，永为邻国，不意此次忽然变卦，哪得不令他气沮？于是毁营复走，大掠泾阳等十二县，人民四散，鸡犬一空。河中守将吕鸣岳，因兵少难支，不得已迎纳怀光，怀光复分攻同坊各州。坊州已为所据，由渭北守将窦觎夺还。同州刺史李纾，奔诣行在，幕僚裴向，权摄州事，亲诣敌将赵贵先营，晓示大义。贵先感悟，反与裴向入城协守，同州亦得保全。德宗乃授李晟为河中节度使，兼京畿渭北鄜坊商华兵马副元帅。浑瑊为朔方节度使，兼朔方、邠宁、振武、永平、奉天行营兵马副元帅，俱命同平章事，规复长安。又授韩游环为邠宁节度使，令屯邠州，戴休颜为行营节度使，令屯奉天，骆元光屯昭应，尚可孤出蓝田，各归两帅节制，便宜调遣。李晟涕泣受命，号召将士，指日进行。左右或言："晟家百口，及神策军家属，俱在长安，一或进攻，恐遭毒手。"晟太息道："天子何在，敢顾及家室么？"会泚使晟吏王无忌婿，趋谒军门，报称晟家无恙，晟怒叱道："尔为贼作间，罪当死。"遂喝令左右，推出斩首。军士未授春衣，盛夏尚着裘褐，经晟日夕鼓励，终无叛志。逻骑捕得长安谍使，晟命释缚与食，好言慰问，知系姚令言差来，即纵令回去，且嘱道："为我谢令言等，善为贼守，毋再事贼不忠。"冷隽有味。乃率众径叩都门，贼闭门不出。晟仍还东渭桥，筹备攻具，再行大举。

浑瑊率诸军出斜谷，进至邠州，崔汉衡率吐蕃兵往会，韩游环亦遣部将曹子达等，与瑊合师。凤翔伪节度使李楚琳，见官军势盛，也入贡梁州，并拨兵助瑊。瑊进拔武功，朱泚遣将韩旻等往攻，不值一扫，孑身遁还。瑊遂引兵屯奉天，与李晟东西相应，共逼长安。长安城内，日必数惊，不由朱泚不惧。遂募能言善辩的使人，赍着金帛，往赂各军。泾原节度使冯河清，屡杀泚使，偏偏牙将田希鉴，被泚买通，刺杀河清，愿为泚属。泚即命为节度使，并令他转赂吐蕃。吐蕃得了厚贿，也收兵回国。黄白物究属有灵。泚又召弟滔趋洛阳，滔遣使至回纥乞师，回纥许发骑兵三千人，入塞助滔。看官阅过前文，应知回纥与郭子仪联盟，已经两国结好，为何此时转助朱滔呢？原来德宗初年，回纥可汗移地健，唐曾封为英义建功可汗。为从兄顿莫贺所弑，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遣使朝唐。德宗曾册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可汗有女嫁奚王，奚王被乱众刺死，女得脱归，道出平卢。滔盛设供帐，锦绣夹道，待回纥女到来，殷勤款待，且微露求婚意。女见他礼意周到，状貌伟岸，遂愿委身相事，随滔入府，成为夫妇。嗣是滔通使回纥，修子婿礼。回纥甚喜，报以名马重宝。及滔欲入洛，因向回纥乞师，翁婿相关，求无不应。滔又遣约同田悦，共取河洛。悦方与王武俊等，上表谢罪，仍受唐封，当然不肯从行。滔遂与回纥兵攻掠悦境，夺去馆陶平恩诸县，置吏而去。悦闭城自守，不敢出兵。会德宗遣孔巢父为魏博宣慰使，巢父至魏州，为众申陈利害，悦及将士皆喜。田承嗣子绪，任魏博兵马使，素性凶险，常遭杖责，免不得与悦有嫌。悦宴巢父，夜醉归寝，绪与左右密穿后垣，入室杀悦，并悦母妻等十余人，当下假传悦命，召行军司马扈萼，判官许士则，都虞侯蒋济议事。济与士则，不知有变，闻召即入，统被砍死。绪率左右出门，遇悦亲将刘忠信，领众巡逻，绪即大呼道："刘忠信与扈萼谋反，刺杀主帅！"众不禁大哗，忠信方欲自辩，已是饮刀而毙。扈萼闻乱，方招谕将士，共谋杀绪。绪登城呼众道："绪系先相公子，诸君受先相公恩，若能立绪，赏二千缗，大将减半，士卒百缗，限五日取办。"将士贪利侥功，竟杀了扈萼，统愿归绪。军府已定，乃至客馆语孔巢父，巢父不假细问，便命绪权知军事，自还梁州。直至过了数日，魏博将士，方知绪实杀兄，但木已成舟，也只好将错便错，领取赏银，暂顾目前富贵罢了。误人毕竟是金钱。

滔闻悦死，喜为天假，自率兵攻贝州，遣部将马寔等攻魏州，一面使人诱绪，许为本道节度使。绪正踌躇莫决，适李抱真、王武俊等，也遣使白绪，愿如前约，有急相援。绪乃上表行在，守城待命。至德宗授绪为魏博节度使，绪遂壹意拒滔，并向李抱真、王武俊处乞援。抱真因再遣贾林，往说武俊道："朱滔志吞贝魏，倘不往救，魏博必为滔有了。魏博一下，张孝忠必转为滔属。

滔率三道兵进临常山，益以回纥兵士，明公尚能保全宗族么？不若乘魏博未下，与昭义军连合往援，戮力破滔。滔既破亡，朱泚势孤，必为王师所灭，銮舆反正，天下太平，首功当专归明公了。”贾林两次说下武俊，功名不亚鲁仲连。武俊甚喜，即使贾林返报抱真，约会南宫。抱真得报，即自临洺往会武俊，武俊已至南宫东南，与抱真相距十里。两军尚有疑意，抱真欲径诣武俊营，宾佐相率劝阻，抱真不从，且嘱行军司马卢俊卿道：“今日一行，关系天下安危，若不得还，领军事以听朝命，惟汝是望，励将士以雪仇耻，亦惟汝是望。”俊卿奋然允诺。抱真遂率数骑径行，至武俊营，武俊盛军出迎。抱真下马，握武俊手，慨然与语道：“朱泚李希烈，僭窃帝号，滔又进攻贝魏，反抗朝廷，足下明达，难道舍九叶天子，不愿臣事，反向叛徒屈膝么？况国家祸难，天子播越，公食唐禄，宁忍安心？”说至此，泪下交颐。武俊亦不禁感泣，左右相率泪下，莫能仰视。武俊邀抱真入帐，开筵相待，抱真即与武俊约为兄弟，誓同灭贼。武俊称抱真为十兄，且泫然道：“十兄名高四海，前蒙开谕，令武俊弃逆效顺，得免死罪，已是感激万分。今又不嫌武俊为胡人，辱为兄弟，武俊将何以为报呢？惟十兄为国效忠，武俊愿执戈前驱，力破逆贼，报国家便是报十兄了。”抱真见武俊意诚，很是欣慰，畅饮了数巨觥，饶有醉意，便入武俊帐后，酣寝多时。并非真醉。武俊越加感激，至抱真醒悟，出来相见，款待益恭，且指心对天道：“此身已许十兄死了。”不枉十兄一行。抱真告别回营，两下里拔营同进，并救贝州。

朱滔闻两军将至，急令马寔解魏州围，合兵抵敌。寔兼程至贝州，人马劳顿，请休息三日，然后出战。滔迟疑未决。会回纥部酋达干，引兵到来，入帐与滔语道：“回纥与邻国战，尝用五百骑破敌数千骑，与风扫落叶相似。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后无算，愿为大王立效，明日请大王立马高邱，看回纥兵翦灭敌骑，务使他匹马不返哩。”番酋亦喜说大话耶？滔部下有常侍杨布，及将军蔡雄亦在旁进言道：“大王武略盖世，亲率燕蓟全军，锐然南向，势将扫河洛，入关中，今见小敌，尚不急击，如何能定霸中原？况内外合力，将士同心，难道尚不能破敌么？”又是两个性急鬼。滔被他激动，决计出战，翌日晨刻，鼓角一鸣，全军齐出。回纥骤马先进，直扑武俊、抱真军营，武俊、抱真，已列阵待着，武俊军在前，抱真军在后。回纥部酋达干，毫不在意，驱着番兵，杀入武俊阵内。武俊并不拦阻，反麾兵分趋两旁，让他过来。回纥兵喜跃而前，穿过武俊垒中，迫抱真军。抱真却坚壁不动，回纥兵正拟冲突，不防武俊军又复趋合，左右夹击，杀死回纥兵无算。回纥酋达干，料不可支，只好勒兵退还。武俊把他驱出阵外，停马不追。回纥兵放心回去，趋过桑林，猛听得鼓声一响，又是一彪军杀出，将回纥兵冲作两截。看官道这支伏兵，从何而来？原来是王武俊预先布置，遣兵马使赵琳，率五百骑伏着，此次乘势横击，掩他不备，好杀得一个爽快。回纥兵马大乱，滔正率军趋救，那武俊、抱真两军，却相继杀来，势如泰山压卵，所当辄碎，更被那回纥乱兵，没命窜入，遂致队伍错乱，自相践踏，慌忙收军还营。奈一时无从部勒，一半战死，一半逃散，只剩了数千人，入营坚守。会日暮天昏，阴雾四塞，武俊、抱真不便再战，就在滔营附近，择地下寨。守至夜半，忽见滔营中火光熊熊，照彻远近，料知他是毁营遁去了。小子有诗咏道：

两将连镳逐寇氛，十兄义略冠三军。
贝州一战枭雄遁，好挈河山报大君。

滔既北遁，两军曾否追击，且看下文便知。

李怀光未战即奔，朱滔一战即败，此皆唐室中叶，人心未去，故怀光与滔，终不能大逞所欲耳。怀光欲反，赞助之人，石演芬，怀光之养子也，璀且为怀光之亲子，骨肉尚不相从，遑论将士？河中之奔，已知其无能为矣。滔为四国盟主，又有兄泚，僭号长安，势力较怀光为盛，然田悦、李纳、王武俊归国，而外援失；李晟、浑瑊进讨朱泚，而内援又失。贝州一役，虽由李抱真之善结武俊，得以破滔，然非由滔之势已孤危，武俊岂敢反颜相向乎？故德宗之不亡，赖有人心，而诸将之功次之，于德宗实无与焉。

第六十七回
朱泚败死彭原城　李晟诱诛田希鉴

却说王武俊、李抱真两军，闻朱泚遁还，本拟出兵追击，因为夜雾四翳，恐穷追有失，乃按兵不进，但把朱滔所弃的粮械，收取无遗，即行返镇。滔懊怅异常，归咎杨布、蔡雄，斩首泄忿，连夜驰回幽州。又恐范阳留守刘怦，因败图己，未免徬徨，幸刘怦搜兵缮铠，出城二十里迎谒，才敢返入范阳。两下会叙，悲喜交集，还想整顿兵马，出报前耻，谁料乃兄朱泚，亦被李晟逐出长安，败遁泾州去了。李晟与浑瑊，东西并进，瑊檄韩游环、戴休颜等，西攻咸阳，晟檄骆元光、尚可孤等，东略长安，分道进军，各专责成。于是晟召集诸将，商议进取方法，诸将请先取外城，占据坊市，然后北攻宫阙。晟独定计道："坊市狭隘，贼若伏兵格斗，不特扰害居民，亦与我军有碍。不若自苑北进兵，直捣中坚，腹心一溃，贼必奔亡。那时宫阙不残，坊市无扰，才不失为上计。"诸将齐声称善。晟遂引兵至光泰门外，督众筑垒，垒尚未就，突见贼将张庭芝、李希倩等，率众前来，晟顾诸将道："我只恐贼潜匿不出，坐老我师，今乃自来送死，这真是天赞我了。"数语是安定众心，并非真欲速战。遂命兵马使吴诜等，纵马奋击，两下鏖斗，统拼个你死我活，不肯少让。晟自率锐骑前往，立将贼骑冲散，追入光泰门，贼众也来策应，再战又却，统向白华门退入，闭关拒守。晟因天色已晚，不便再攻，乃敛军还营。翌日，又下令出兵，诸将请待西师到来，方可夹攻。晟正色道："贼已战败，不乘机扑灭，还欲守待西军，令他缮备，岂非一大失策么？"遂复麾兵至光泰门，贼众又来出战，仍然败退。是夕尚可孤、骆元光依次驰至，晟令休息一宵，到了天明，晟升帐调军，遍嘱诸将道："今日定当破贼，不得却顾，违令立斩。"诸将齐称得令，乃命牙前将李演，及牙前兵马使王佖，带着骑兵，牙前将史万顷，带着步兵，并作为冲锋队，自督大军齐进，杀入光泰门，直抵苑北神瑄村，扑毁苑墙二百余步。贼竖起木栅，堵塞缺口，且自栅中刺射官军，前队多被死伤，稍稍退步，晟一声呵叱，万众复振。史万顷左手持盾，右手执刀，劈断木栅数排，步兵继进，冒死攻栅，好容易把栅拔去。王佖、李演，引骑兵随入，纵横驰骤，所向无前，贼将段诚谏，尚欲拦截官军，被王佖等斫伤右臂，倒地成擒。诸军分道并入，姚令言、张庭芝、李希倩等，尚拼命力斗。晟命决胜军唐良臣等，步骑四蹙，且战且进，冲荡至好几十合，贼不能支，方才大溃。官军突入白华门，如潮涌入，晟亦趋进，忽有贼众数千骑，在门右伏着，出击官军背后。晟率百余骑还御，令左右大呼道："相公来！"三字甫经出口，贼众都已惊散。声威夺人，不必力战。泚闻全城被破，吓得魂不附体，张光晟劝泚出走，乃与姚令言等，率残众西走，尚近万人。光晟送泚出城，还降晟军。

晟令兵马使田子奇，用骑兵追泚，再督兵搜捕余孽，擒住李希倩、敬滔、彭偃等数十人，遂至含元殿前，号令诸军道："晟赖将士功力，得清宫禁，顾念长安士庶，久陷贼庭，若再去骚扰，甚非吊民伐罪的本意。晟与公等室家，相见非晚，五日内不得通家信，违令有刑！"遂出示严申军律，慰谕民居。别将高明曜，私取贼妓一人，尚可孤偏将司马伷，私取贼马一匹，俱由晟察觉，斩首示众，全军股栗，秋毫无犯。不愧义师。乃使京西兵马使孟涉屯白华门，尚可孤屯望仙门，骆元光屯章敬寺，再派牙前兵三千人，屯安国寺，分镇京城。当下将逆徒李希倩等，共缚旗下，批验正法。忽有一刑犯呈入衣衫，及判文一纸，由晟仔细检

视，不禁惊异。原来是当年给与桑道茂的判词，及与他掉换的衣衫，题痕宛在，字迹不磨。直接六十二回，至此才作一结束。因即召刑犯进来，当面审视，果是桑术士，便问道："你既知未来的事情，为何同流合污？"道茂道："命数注定，自知难逃，所以前恳相公，预求赦宥。"晟半晌才道："晟为国除逆，不便顾私，但念汝虽列伪官，终究是为贼胁从，情有可原。待奏闻皇上，请旨发落便了。"乃将道茂暂系狱中，余犯悉数正法。遂使掌书记于公异，撰一露布，飞报行在，并附入表忠诛逆，及胁从减罪的详文，呈上御览。德宗见露布中，有云："臣已肃清宫禁，祇谒陵园，钟虡不移，庙貌如故。"不由的潸然下泪道："天生李晟，实为社稷，并非为朕呢。"似你这般昏昧，原不该有此忠臣。及览至详表，如表忠请旌一条，第一人乃是吴溆，说是被贼羁留，不屈遇害，德宗且泣且语道："金吾将军吴溆，系章敬皇后兄弟，与吴凑同为懿亲，有功王室，朕在奉天时，拟宣慰朱泚，左右无人敢往，溆独犯难请行，不料竟为所害，痛悼何如？"回应六十四回及六十一回。再看下去，第二人乃是刘迺，迺曾为给事中，权知兵部侍郎，京城失守，迺不及随行，泚屡加胁诱，他却佯作喑疾，始终不答一词，及闻德宗转奔梁州，搏膺呼天，绝食而死。叙吴溆事，从德宗口中演述，叙刘迺事，由作者说明，此系笔法变换处。晟表中载明原委，德宗复为洒泪。此外便如蒋沇等人，或已死，或尚存，当由德宗按官褒录，追赠溆为太子太保，赐谥为忠，迺为礼部尚书，赐谥为贞。此外各有封恤，不必细表。至如诛逆各条，悉如晟拟，所有胁从诸人，多半赦免。桑道茂亦得免罪。

长安捷报，已经察办，咸阳捷报，也即到来。浑瑊与戴休颜、韩游环等，已克复咸阳，由浑瑊一一奏明，免不得叙功论赏，非常忙碌。隔了几日，又接到两处好音，一道是田希鉴所奏，谓已诛死朱泚，一道是李楚琳所奏，谓已诛死泚党源休李子平，德宗更加喜慰。原来朱泚自长安败走，奔往泾州，沿途部众尽散，只剩得骑士数百人，既至泾州城下，城门尽闭，泚令骑士大呼开门，但见一将登城与语道："我已为唐天子守城，不愿再见伪皇帝。"泚仰首一望，乃是节度使田希鉴，便与语道："我曾授汝旌节，奈何临危相负？"你欲责人，何不先自责己？希鉴道："汝何故负唐天子？"还语得妙。泚闻言怒甚，便命骑士纵火焚门。希鉴取节投下火中，且道："还汝节！汝再不退，休怪无情。"泚众皆哭。希鉴又语泚众道："汝等多系泾原故卒，为何跟着姚令言，自寻死路？现唐天子不追既往，悉予自新，汝等能去逆效顺，便可起死回生了。"泾卒应声愿降。姚令言尚在泚侧，忙上前喝阻，被泾卒拔刀乱砍，立即倒毙。泚恐被累及，亟与范阳亲卒，及宗族宾客，北向驰去。泾卒遂留降希鉴，任泚自往。泚走至驿马关，为宁州刺史夏侯英所拒，不得前进，转趋彭原，随身不过数十人。泚将梁庭芬，起了歹心，与韩旻密谋诛泚，庭芬在泚背后，暗发一箭，正中泚项，泚坠落马下，滚入坑中。旻上前斩泚，枭取首级，偕庭芬同诣泾州，投降希鉴。源休李子平，转奔凤翔，为李楚琳所杀，先后奏报德宗，且一并传首梁州。

德宗乃命楚琳为凤翔节度使，希鉴为泾原节度使，把他前通朱泚的罪状，概置不问。楚琳、希鉴，反复无常，实不应赏他旌节。进封李晟为司徒中书令，浑瑊为侍中，骆元光、尚可孤、韩游环、戴休颜等，各迁官有差，一面下诏回銮，改梁州为兴元府，即自梁州启行。到了凤翔，巧值泚党李忠臣捕获，献至御前，立命斩首。李晟复捕获乔琳、蒋镇、张光晟诸人，并奏称光晟虽为贼臣，但灭贼时亦颇有力，应贷他一死。德宗不许，令将三人一律正法。乃再从凤翔动身，直抵长安。浑瑊、韩游环、戴休颜，自咸阳迎谒，扈从至京。李晟、骆元光、尚可孤，出京十里，恭迓御驾，步骑十余万，旌旗数十里，晟先贺平贼，继谢收复过迟，匍伏请罪。德宗停銮慰抚，为之掩涕，即命左右扶晟上马，入城还宫。每隔日宴飨功臣，李晟居首，浑瑊居次，将相等又递次列座，仍然是壶中日月，袖里乾坤。语中有刺。

惟当时尚有两大叛臣，一个就是李怀光，一个乃是李希烈，希烈既入据汴州，僭称帝号，遂分兵略陈州境，抄掠项城县，县令李侃，不知所为，拟弃城逃生。侃妻杨氏道："寇至当守，不能守当死，奈何逃去？"斩钉截铁之言，不意出自巾帼。侃

皱眉道："兵少财乏，如何可守？"杨氏道："此城如不能守，地为贼有，仓廪为贼粮，府库为贼利，百姓为贼民，国家尚得携去么？今发财粟募死士，共守此城，或当有济。"乃召吏民入庭中，由杨氏出庭与语道："县令为一邑主，应保汝吏民，但岁满即迁，与汝等不同。汝等生长此土，田庐在是，坟墓在是，当共同死守，岂忍失身事贼么？"大众凄声许诺。杨氏复下令道："取瓦石击贼，赏千钱！持刀矢杀贼，赏万钱！"众皆踊跃。遂由侃率众登城，杨氏亲为炊爨，遍饷吏民，俄有一贼将鼓噪而至，杨氏即登陴语贼道："项城父老，共知大义，誓守此城。汝等得此城，不足示威，不如他去，免得多费心力。"贼众见是妇人，又听她言语近迂，忍不住大笑起来，待杨氏下城，便即攻扑。侃率众抵御，仓猝间中一流矢，忍痛不住，返身下城，正与杨氏相遇。杨氏道："君奈何下城？试想吏民无主，何人耐守？就使战死城上，也得千古留名，比死在床中，荣耀得多了。"勉夫取义，乃有此语，并非祈夫速死。侃乃裹创登陴，麾众竞射。贼将架上云梯，首先跃上，突被守卒射中面颊，坠死城下，贼众夺气，相率散去，项城得全。刺史列功上闻，诏迁侃为太平令。史称唐武后时，契丹寇平州，刺史邹保英妻高氏，率家僮女丁守城，默啜攻飞狐，县令古玄应妻高氏，亦助夫守城，均得却敌。及史思明叛乱，卫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歃血立盟，共赴行营讨贼，数妇女皆得受封，但慷慨知义，尚不及杨烈妇，独封赏只及乃夫，不及杨氏，这还是朝廷失赏哩。事见《唐书·杨烈妇传》，本编不肯从略，实为女史扬芬。

希烈因项城小邑，无暇顾及，别遣将翟崇晖围攻陈州，但也相持不下。嗣闻李希倩伏法，怒不可遏，看官道是何因？希倩是希烈亲弟，他为此动怒，遂遣使至蔡州，令杀颜真卿以泄忿。真卿见了使人，问为何事？使人道："有敕赐死。"真卿道："老臣无状，罪固当死，但不知贵使何日发长安？"使人道："我从大梁至此。"真卿接口道："照你说来，乃是贼使，怎得称为敕使呢？"使人遂将他缢死，年七十六。曹王皋驻守江淮，正遣将拔安州，擒斩希烈甥刘戒虚，且进军厉乡，击走希烈将康叔夜。及闻真卿死难，不禁大恸，全军皆泣，乃表陈真卿大节，请速旌扬。德宗因追赠真卿为司徒，加谥文忠。希烈自督兵攻宁陵，为刘洽将高彦昭所破，遁还汴梁，但日望崇晖攻下陈州，因遣人督促，且派兵帮助崇晖。刘洽遣都虞候刘昌，与陇右节度使曲环等，率兵三万，往救陈州。曲环用埋伏计，与刘昌夹击崇晖，斩首至三万五千级，连崇晖都擒了回来，于是兵威大振，远近惊心。伪节度使李澄，焚去希烈所授旌节，举郑滑二州归唐，会同刘洽各军，进攻汴州。希烈恐不能守，留大将田怀珍居守，自奔蔡州，田怀珍开门迎纳官军，汴州平复。诏授李澄为汴滑节度使，召河南都统李勉入朝。李勉至长安，素服待罪，时李泌复应召入都，受职左散骑常侍，日直西省，专备咨询。德宗因李勉失守大梁，拟加贬黜，泌独进言道："李勉公忠雅正，不过未娴战略，试看大梁不守，将士愿弃妻孥，从勉至睢阳，约有二万余人，可见他平时抚驭，尚得众心。且刘洽实出勉麾下，今洽克复大梁，亦足为勉补过，还乞陛下鉴原！"德宗乃只罢勉都统，仍令同平章事。

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效顺唐廷，贡献不绝，或谮他聚兵修城，阴蓄异志，德宗又未免起疑，密问李泌。泌愿百口保滉，且言滉性忠直，不附权贵，因致毁谤交加，幸乞详察！德宗尚未肯信，经泌再三剖解，力祛主惑，最后复献议道："滉子韩皋，现为考功员外郎，今因乃父被谤，几至不敢归省。现在关中饥荒，斗米千钱，惟江东尚称丰稔。若陛下遣皋归省，令滉速运粮储，接济关中，这是朝廷大计，幸陛下俯听臣言，决不误事！"德宗乃赐皋绯衣，遣皋南归，且谕皋道："卿父近遭疑谤，朕皆不信，惟关中乏粮，须由卿父赶紧筹给，幸勿延误。"皋欢跃而去，及与父相见，备述上语，滉感激涕零，即日发米百万斛，运送关中。皋但留五日，亦即遣他还朝，陈少游闻滉发粮，也贡米二十万斛，偏刘洽攻克汴州，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某日，陈少游上表归顺。"这事一传十，十传百，少游也有所闻，免不得羞惭无地，郁郁病死。犹有耻心，还算天良未曾丧尽。德宗尚追赠太尉，赙赠如仪。于韩滉则疑之，于少游则

赠之，主德可知。淮南大将王韶，欲自为留后，滉遣使与语道："汝敢为乱，我即日全师渡江，来诛汝了。"韶惧不敢动。德宗闻知，喜语李泌道："滉不但镇定江东，且并能镇定淮南，真不愧为大臣。但非如卿知人，朕几误疑及滉了。"至此才晓得么？又加滉同平章事，兼江淮转运使。滉运江淮粟帛，西入关中，几无虚月，朝廷始安。越年，复改易年号，称为贞元元年，颁诏大赦。

新州司马卢杞，遇赦得还，转任吉州长史，欣然告人道："我必再得重用。"果然历时无几，德宗令给事中袁高草制，拟任杞为饶州刺史。高不肯下笔，奏称："杞反易无常，卒致乘舆播迁，海内疮痍，奈何复用？"德宗不从，顾令别官草制，补阙陈京、赵需、裴佶宇、文炫、卢景亮等，联名上疏，极言杞罪。袁尚又申词劾奏，德宗乃语李勉道："廷臣多不直卢杞，朕意拟授他小州，何如？"勉答道："陛下君临四海，如欲用杞，就使畀他大州，亦无不可。只惜天下失望，终累圣明呢。"乃只授杞为澧州别驾。杞病死澧州，李泌入见德宗道："外人或议陛下为桓灵，今观陛下贬死卢杞，恐尧舜亦有所未及呢。"德宗甚喜。继又皱着眉头道："河中未靖，朕遣孔巢父宣慰，反被李怀光杀死，这却是一件大患哩。"泌答道：当今可患的事件，不止一端。若怀光擅据河中，虐杀使臣，为天下所共弃，将来必被大军枭灭，臣窃谓不足忧呢。"德宗复道："吐蕃助讨朱泚，朕曾许畀安西北庭等地，今吐蕃求如前约，朕不便食言，看来只好割畀了。"泌谏阻道："安西北庭，民性骁悍，足以控制西域，捍卫边疆，奈何拱手让人？况吐蕃曾受逆赂，勒兵观望，大掠而去，何足言功？陛下决不宜割地。"孔巢父被杀，及吐蕃求地，俱借德宗口中叙过，以省笔墨。德宗乃拒绝番使，遣李晟为凤翔陇右节度使，进爵西平王，令屯田储粟，控制吐蕃，再命浑瑊、骆元光等，往讨怀光。

晟奉命将行，适李楚琳入朝，即请与同往凤翔，乘便处死，为叛逆戒。德宗以京都新复，反侧宜安，不肯遽许，但留楚琳在京，任为金吾大将军。晟虽未便违敕，心下总不以为然。及驰至凤翔，查出谋杀张镒的将士，共十余人，首恶叫作王斌，剖心祭镒，余俱斩首，众皆股栗。会吐蕃借索地为名，入寇泾州，节度使田希鉴，贻书李晟，乞请济师。晟语亲将史万岁道："李楚琳幸得逃生，田希鉴尚在泾原，我决不使漏网了。"遂命万岁率精兵三千，作为先行，自率五千骑继进。虏兵素惮晟威名，闻他到来，陆续退去，及晟至泾州，已是烽烟静息，塞漠安恬。希鉴出城迎谒，晟与他寒暄数语，并辔入城。下马登堂，开樽话旧，两下里很是投机，并不露一些形迹。希鉴妻李氏，与晟虽是疏族，究系同宗，当由希鉴令她出见，排叙辈分，应呼晟为叔父，晟亦视若侄女，改称希鉴为田郎。嗣是朝夕过从，屡与欢宴。盘桓了好几日，晟拟还师，因语希鉴道："我留此已久，日承款待，未免疚心，今欲归镇，亦应具一杯酒，聊报田郎。且诸将多系故人，俱请邀至敝营，举觞话别。"希鉴唯唯从命。晟营本在城外，返营后暗嘱史万岁，专待明日行事。翌日巳牌，营中已整备酒席，候希鉴等到来，希鉴与诸将鼓兴出城，趋入晟营。晟迎他入座，且语泾原诸将道："诸君到此，请自通姓名爵里，以便序坐。"诸将一一报明，依晟派定坐席，鞠躬坐下。忽有一将报毕，晟忽勃然道："汝实有罪，不应列座。"遂呼史万岁入帐，指麾军士，将他推出斩首。军士持首还报，希鉴不觉心惊，勉强坐在晟侧，晟笑语希鉴道："田郎！汝亦不得无罪。"希鉴正思答辩，已被史万岁上前拖出，令军士缚住希鉴。晟复正色道："天子蒙尘，汝乃擅杀节度使，受贼伪命，今日尚有面目来见我么？"说得希鉴魂飞天外，不能对答一词。小子有诗咏道：

叛臣竟复握兵符，不死何由伏贼辜。
杯酒邀来伸国法，泾原才识有天诛。

未知希鉴性命如何，且至下回说明。

朱泚攻奉天累月，卒不能下，及退还长安，得李怀光之相与连结，复不能分兵四出，略夺唐土，李晟一举，长安即破，辗转奔至彭原，仍为部将所杀。泚之无能，可以想见。然亦由去顺效逆，自速其祸，人心去而身首即随之耳。李希烈、李怀光等，逆同朱泚，若乘收复京城以后，即命李晟、浑瑊等，分军进讨，当可立平。乃回都盛宴，苟且偷安，犹且遣使宣慰，令陷死地。颜真卿效节于前，孔巢父遇害于后，人谓德宗好猜，德宗岂徒蹈好猜之失者？盖亦犹是祖若考之庸柔，而未克自振也。李楚琳、田希鉴等，反复无常，可讨不讨，李晟欲诛楚琳，复不见许，惟希鉴为晟所诛，聊快人意。有靖国之忠臣，无靖国之英主，惜哉！

第六十八回
窦桂娘密谋除逆　尚结赞狡计劫盟

却说田希鉴既被拿住，无可辩罪，即由史万岁牵入帐后，将他勒死，诸将相顾失色，还有何心饮酒。李晟顾语诸将道："我奉天子命，来此诛逆，诸君无罪，何妨痛饮数杯。"诸将按定了神，勉尽两三觥，便即起座告别。晟即同入城，揭示希鉴罪状，并言除希鉴外，不复过问，将士帖然。乃令右龙武将军李观，代为节度，使嘱希鉴妻李氏扶榇回籍，然后从容还镇，表达朝廷。未免难为侄女。会闻浑瑊等进讨怀光，屡战不利，朝臣议赦怀光罪，遣宦官尹元贞谕慰河中。惹得李晟忠愤填膺，力劾元贞，请即治罪，并自愿率兵讨怀光。德宗因吐蕃屡扰，不便易帅，乃别命马燧为河东行营副元帅，援应浑瑊。燧以晋慈隰三州，为河中咽喉，即遣辩士说他反正。于是晋州守将要廷珍，慈州守将郑抗，隰州守将毛朝敭，皆举地归降。有旨令燧兼镇三州，燧曾举荐康日知为晋慈隰节度使，因地失无着，未曾莅任，至是仍让与日知。德宗乃令日知镇守，燧乃拔绛州人宝鼎，与怀光部将徐伯文相值，掩杀一场，射死伯文，斩首万余级，复分兵会合浑瑊，且逼长春宫，连败逆众，进围宫城。怀光诸将，相继出降。吕鸣岳也通款马燧，密约内应，不料为怀光所闻，杀死鸣岳。燧乃与诸将谋道："长春宫不下，怀光必不可获。但长春宫守备甚严，亦非旦夕可拔，我当亲自往谕，令他来降便了。"遂径造城下，呼守将答话。

守将乃是徐庭光，曾与燧相识，登城见燧，便率将士罗拜城上。燧料他意屈，便仰语道："我自朝廷来此，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复向西下拜。燧复宣谕道："公等皆朔方将士，自禄山以来，为国立功，已四十余年，何忍为灭族计，若肯从我言，非止免祸，富贵也可立致呢。"庭光尚未及答，燧又道："尔等以我为谎语么？尔若不信我言，何妨射我！"遂披襟袒胸，待他射来。与李抱真释憾，也用此计。庭光感泣，守卒无不流涕。燧复语道："怀光负国，于尔等无与，尔等但坚守勿出便了。"庭光等应声许诺，燧乃回营。次日与浑瑊、韩游环进捣河中，留骆元光屯兵城下。行至焦篱堡，守将尉珪，即率七百人迎降，余戍望风遁去。燧正欲渡河，忽得元光急报，说是："徐庭光尚然不服，屡加垢詈。"燧乃再返长春宫，问明原委，系庭光只服马燧，不服骆元光，因复带着数骑，呼庭光开城。庭光开门迎入，由燧慰抚大众，众皆欢呼道："我辈复为王人了。"燧即表荐庭光，有诏令试殿中监，兼御史大夫。浑瑊顾语僚佐道："我始谓马公用兵，与我相等，今乃知胜我多了。"浑瑊却也虚心。燧既降服庭光，遂率全军济河。怀光闻官军大集，举烽召兵，无人肯至，就是部下将士，也自相惊扰，忽喧声道："西城擐甲了。"又忽哗噪道："东城捉队了。"又过了半刻，将士都改易章饰，自署太平字样。怀光不知所措，遂自经死。朔方将牛石俊，断怀光首级出降。燧麾众入城，捕杀怀光亲将阎晏等七人，余俱不问。独骆元光为庭光所辱，怀怒未释，竟把他一刀杀死，及入城见燧，顿首请罪。燧大怒道："庭光已降，汝敢擅杀，还要用什么统帅？"说至此，即顾视左右，欲将他推出斩首。韩游环忙趋入道："元光杀一降将，欲将他处死，公杀一节度使，难道天子不要发怒吗？"燧乃叱退元光，不复加罪。河中兵尚有万六千人，尽归浑瑊统辖，即令浑瑊镇守河中，自是朔方军分守邠蒲，不再北返了。

先是怀光子璀，曾云随父俱尽，德宗很是怜惜，不欲令死，应六十六回。且命他再赴河中，劝父归顺。璀往劝不从，未便复命。适陕虢兵马使达

奚抱晖，鸩杀节度使张劝，自掌军务，邀求旌节。德宗召泌入商，泌自请赴陕，相机办理，乃授泌为都防御水陆运使，经理陕事。泌辞行时，德宗与语道："卿至陕州，试为朕招谕李璀，毋使彼死。"泌答道："璀若果贤，必与父俱死，假使畏死偷生，也不足责了。"及泌既至陕，河中平复，怀光已经缢死，璀亦手刃二弟，自刎身亡。事为德宗所闻，很加悲悯，且念怀光旧功，不应无后。特查得怀光外孙燕氏，赐姓为李，名曰承绪，令为左卫率府胄曹参军，继怀光后。并归怀光身首，命怀光妻王氏收葬，赐钱百万，置田墓侧，用备祭享。加马燧兼侍中，浑瑊检校司空，余将卒各有赏赉。就是进讨淮西的将士，亦调还本镇，各守圻疆，算做与民休息，不再用兵的意思。

是时李泌已邀同马燧，偕赴陕州，陕军不待抱晖命令，出城远迎，抱晖料不能抗，亦只好出来迎谒。泌偕燧入城，毫不问罪，但索簿书，治粮储。有人谒泌告密，泌皆不见，军中镇静如常，乃召抱晖与语道："汝擅杀朝使，罪应加诛，惟今天子以德怀人，泌亦不愿执法相绳，汝且赍着币帛，虔祭前使，此后慎无入关，自择安处，潜来接取家属，我总可保汝无虞了。"抱晖不禁涕泣，唯唯而去，陕州遂定。泌复凿山开渠，自集津至三门，避一运道，以便转漕，数月告成。会关中仓廪告竭，禁军脱巾索饷，喧扰不休，亏得韩滉运米三万斛，解至陕州，由泌令从新运道转给关中。德宗大喜，语太子诵道："我父子得生了。"随即遣中使遍给神策六军，军士皆呼万岁。若非信任韩滉，乌能得此。时关中连岁旱荒，兵民多有菜色，及粮既运至，麦又继熟，市中始见有醉人，相率称瑞，这也可谓剥极才复呢。

朱滔闻河陕皆平，非常恐惧，上表待罪，嗣即忧死。将士奉刘怦知军事，怦奏达朝廷，词极恭逊，乃命怦为幽州节度使。已而怦又病逝，诏令怦子济知节度事，且调曹王皋为荆南节度使，韦皋为西川节度使，曲环为陈许节度使，招抚流亡，安辑四境。惟李希烈尚负固称雄，倔强不服，贞元二年正月，遣将杜文朝寇襄州，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樊泽所擒，三月复发兵袭郑州，复为义成节度使李澄所破，希烈兵势日衰，到此也积忧成疾，奄卧床中。他有一个宠妾，本姓窦氏，小字桂娘，系汴州户曹参军窦良女儿，貌美能文。希烈入汴，闻桂娘艳名，即遣将士至良家，强劫桂娘以去。桂娘语乃父道："阿父无戚，儿此去必能灭贼，使大人得邀富贵。"也是一个奇女子。及见了希烈，却也并不峻拒，竟任希烈搂入帏中，曲尽所欢。希烈日夕相依，爱逾珍宝，即册桂娘为伪妃。桂娘以色相媚，以才相炫，复以小忠小信，笼络希烈，因此希烈有事，无论大小机密，均为桂娘所知。及希烈奔归蔡州，桂娘语希烈道："妾观诸将中非无忠勇，但皆不及陈光奇，闻光奇妻窦氏，甚得光奇欢心。若妾与联络，将来缓急有恃，可保万全。"希烈称善，遂令桂娘结纳窦氏，互相往来。桂娘小窦氏数岁，因呼窦氏为姊，日久情暱，肺腑毕宣，桂娘因乘间语窦氏道："蔡州一隅，怎敌全国？迟晚总不免败亡，姊应早自为计，毋致绝种。"窦氏颇以为然，转告光奇。光奇乃谋诛希烈，常欲伺隙下手。凑巧希烈有疾，遂密嘱医士陈山甫，投毒入药。希烈服药下去，毒性发作，顷刻暴亡。十载枭雄，一女子即足了之。希烈子秘不发丧，欲尽诛故将，代以新弁，计尚未决，适有人献入含桃，桂娘复进白道："请先遗光奇妻，且足免人疑虑。"希烈子依她所嘱，即由桂娘遣一女使，赍赠窦氏。窦氏见含桃内，有一格形色相似，却是一颗蜡丸，外涂朱色，心知有异，俟遣还女使后，与光奇剖丸验视，中藏一纸，有细小蝇楷云："前日已死，殡在后堂，欲诛大臣，请自为计。"光奇即转告僚将薛育，薛育道："怪不得希烈牙前，乐曲杂发，昼夜不绝，试想希烈病剧，哪有这般闲暇？这明是有谋未定，佯作此状，倘不先发难，必遭毒手了。"光奇即与育各率部兵，闯入牙门，请见希烈。希烈子仓皇出拜道："愿去帝号，一如李纳故事。"光奇厉声道："尔父悖逆，天子有命，令我诛贼。"遂将希烈子杀死，并及希烈妻，且枭希烈尸首，共得头颅七颗，献入都中，只留桂娘不杀。德宗以光奇诛逆有功，即命为淮西节度使。偏希烈旧将吴少诚，佯与光奇同意，暗中却欲为希烈报仇。不到两月，竟纠众杀死光奇，连两个窦家少妇，一古脑儿迫入冥途。桂娘已诛希烈，宿愿已偿，可以远去，乃留死蔡州，未免智而不智。德

宗又授少诚为留后，这真是寻人椎刃，贻祸无穷了。伏笔不尽，直注到宪宗时淮蔡之役。

义成节度使李澄病死，子克宁也秘不发丧，墨滚视事，增兵守城。宣武节度使刘玄佐，就是刘洽改名，他却出师境上，使人告谕克宁道："汝敢不待朝命，擅做节度，我当即日进讨了。"克宁乃不敢袭位，静待诏敕。德宗命工部尚书贾耽，继任义成节度使，出镇郑滑，郑滑自李澄反正后，改称义成军，耽既到任，克宁乃去。玄佐归镇，适韩滉过境，约为兄弟，联袂入朝，曲环亦凑便同行。及至都中，正值西寇告警，李晟受谤，朝右讹言四起，又似有变乱情形。看官道为何因，原来吐蕃因索地不与，屡次寇边，德宗令浑瑊、骆元光移屯咸阳，接应李晟。晟遣部将王佖，率骁勇三千人，往伏汧城，授以密计道："虏过城下，勿遽出击，俟见有五方旗，虎豹衣，必是虏兵中坚，若突起掩杀，必获大胜。"佖领计而去。果然吐蕃统帅尚结赞，盛气前来，麾下亲兵旗饰，一如晟言。

佖杀将出去，尚结赞惊走，猝死千余人，退屯数十里。尚结赞语部将道："唐朝良将，只李晟、马燧、浑瑊三人，我当用计除他，方可得志。"乃转入凤翔境，禁止掳掠。至直凤翔城下，大呼道："李令公召我来，何不出来犒师？"这明是反间计，若非张延赏在内，也是容易瞧破。守将当然不答，他却经宿退去。晟复遣蕃落使野诗良辅，与王佖合兵追击，又破吐蕃部众，攻入摧沙堡，毁去吐蕃蓄积，然后班师。邠宁节度使韩游环，又邀击虏兵，夺还所掠货物。

尚结赞西窜归国，嗣乘天气严寒，复入陷盐夏银鳞四州，尚说是李晟召他进来。晟有两婿：一为工部侍郎张彧，一为幕僚崔枢。彧自恃通显，看枢不在眼中。偏晟却格外优待，彧未免介意。给事中郑云逵，常为晟行军司马，被晟诃责，亦挟有夙嫌。最与晟有宿怨的，乃是左仆射张延赏。延赏系故相嘉贞子，曾因父荫任参军，累官至西川节度使。德宗初年，吐蕃寇剑南，晟率神策军往征，击退虏兵，班师还朝。见六十二回。延赏正往镇西川，见晟挈一蜀妓随行，竟嘱吏夺还，李晟亦曾渔色耶？晟因是挟恨。至德宗出奔奉天，延赏常贡献不绝，转趋梁州，仍然如故，乃召延赏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晟未免不平，竟奏劾延赏，说他不足为相。德宗不得已，罢为尚书左仆射。延赏才度原不足为相，但晟以私意奏劾，究属非是。延赏怀怨益深，偶闻吐蕃闲言，乐得投井下石，诬毁李晟。再经张彧、郑云逵等，作为证据，说得这位李西平王，差不多与李希烈、李怀光相似，德宗也自然动起疑来。晟得知消息，昼夜悲愤，哭得双目尽肿，乃悉遣子弟入都，表请为僧。有诏不许，复称疾入朝，面请辞职，又不见允。韩滉素与晟善，趁着入朝时候，探知启衅情由，遂面白德宗，愿为调人。德宗亦颇乐允，滉乃与刘玄佐左右劝解，令晟与延赏聚饮释嫌，约为弟昆。晟因复荐延赏为相，前劾后荐，俱可不必。德宗仍拜延赏同平章事，且令两人同宴禁中，各赐彩锦一端，以示和解。晟有少子未娶，愿与延赏女为婚，延赏竟严词谢绝，晟懊怅道："武人性直，既已杯酒释怨，即不复介怀，哪知文士难犯，外虽和解，内仍蓄憾，可不惧么？"

滉陛辞还镇，临行时荐兵部侍郎柳浑入相，德宗即令浑同平章事。浑秉性刚正，夙负重名，时论称为得人，惟与延赏未合。及滉既还镇，未几谢世，德宗欲起用白志贞为浙西观察使，浑谓："忠贞揹人，不可复用。"偏延赏逢迎上意，竟怂恿德宗，授志贞官。又密奏李晟权重，不应再令典兵，乃留晟在京，册拜太尉，兼中书令。延赏荐郑云逵出镇凤翔，还是德宗记晟前功，令他择贤自代。晟举都虞侯邢君牙，因授君牙为凤翔尹，别命陈许兵马使韩全义，率步骑万二千人，会邠宁军趋盐州。又命马燧领河东军击吐蕃，收降河曲六胡州。吐蕃大相尚结赞，退屯鸣沙，闻马燧、浑瑊等，大举出击，未免惊惶。更因云南王异牟，即阁罗凤孙。为西川节度使韦皋招抚，自己失一臂助，乃遣使至唐廷乞和。德宗尚未允许，尚结赞又卑辞厚礼，通好马燧。燧乃留屯石州，上表陈请。李晟入谏道："戎狄无信，不宜许和。"张延赏独与晟反对，主张和议。德宗遂遣左庶子崔澣，出使吐蕃。澣与尚结赞相见，责他败盟，尚结赞道："我国助讨朱泚，未得厚赏，所以东来质问，乃诸州不肯相容，以致用兵。今公前来修好，

实所深愿。但浑侍中忠信过人，名闻远近，应请他前来主盟，互昭信实。”辫返报德宗，德宗召浑瑊入朝，命为会盟正使，兵部尚书崔汉衡为副使，都监郑叔矩为判官。两下共议会盟地点，约在平凉。瑊出发长安，李晟语瑊道：“此行甚险，一切戒备，不可不严。”张延赏得闻晟言，即入白德宗道：“晟不欲两国联盟，故戒瑊严备，须知我疑人，人亦疑我，盟何由成？”德宗因复召瑊入内，嘱他推诚待虏，勿自猜贰，致阻虏情。瑊遵嘱而去。

既而遣使入报，谓已订定盟期，决于五月辛未日，延赏召集百官，执瑊表示众道：“李太尉谓吐蕃难信，必不易和，今浑侍中有表到来，说是盟期已定，谅浑侍中总不欺上呢。”说罢，甚有得色。休欢喜！晟亦在侧，忍不住泪下道：“臣生长西陲，备悉虏情，虽已会盟有日，怎保他不临时变卦？窃恐朝廷不戒，终不免为犬戎所侮呢。”德宗始命骆元光屯潘原，韩游环屯洛口，遥作瑊援。元光亟往见瑊道：“潘原距盟地约七十里，公若有急，元光何从得闻，请与公同行为妥。”瑊答道：“皇上嘱我推诚，若用兵自卫，便是违诏了。”元光道：“事贵预备，一或遇险，后悔无及，他日论罪，宁坐元光。”遂派千骑至瑊营西面，暗地埋伏，又约韩游环派兵五百骑，相连伏着，且嘱语道：“倘或生变，汝等西趋柏泉，作为疑兵，可分虏势。”韩军依计而行。瑊之不死，幸有此耳。

尚结赞使人至瑊营，约各遣甲士三千人，列坛东西，四百人穿着常服，得随至坛下，瑊一一许诺。辛未日辰刻，尚结赞又请各遣游骑数十名，互相觇察，瑊复应允。瑊为名将，奈何全不知防？哪知吐蕃在大营左右，伏兵至数万人。唐游骑往觇虏营，悉数被掳，一个儿没有放还。虏骑却梭织唐营，往来无禁。瑊与崔宋两人，全不知黠虏诡计，反从容趋至盟坛，入幕易服，准备行礼。蓦听得一声鼓响，万马声嘶，仿佛似广陵怒潮，震动幕外。宋奉朝方欲出视，不防虏骑突入，先把他拿来开刀。崔汉衡慌忙失措，急欲觅路逃生，已被虏众追上，把他揿倒，似缚猪般的捆了出去。独浑瑊从幕后逸出，幸得一马，即纵身跃上，扯住马鬣，向前飞驰。背后虏众追赶，箭镞从背上擦过，亏得身伏马上，才免受伤。及奔近营前，望将过去，已剩得一座空营，那追骑尚紧紧不舍，不由的着急道：“天亡我了！”道言未绝，营西有一大将呼道：“侍中快来！我等在此。”瑊侧身西顾，见有一簇官军，整队列着，才觉得绝处逢生。小子有诗咏浑瑊道：

百密如何致一疏，虎臣竟被困群狙。
若非良将先筹备，受击宁徒丧副车。

俗知何人来救浑瑊，待至下回再表。

前半回连叙数事，而标目独及窦桂娘，为巾帼中标一异采，不得不略彼言此，补前史之所未详。盖桂娘以一女子身，为李希烈所劫，大加宠信，女子最易移情，畴肯始终如一，勉践前言？柔忍如桂娘，殆亦不可多得之女子，宜乎杜牧之为彼立传也。况怀光困死，而希烈独存，若无桂娘，几似乱臣贼子，可以安享天年，无逆报矣。然则桂娘之密谋诛逆，乌得不大书特书耶？若夫李晟、浑瑊、马燧，为唐德宗时三大名将，晟知吐蕃之难信，不宜与和。而瑊与燧皆未曾料及，是晟之智烛几先，固非二人所可逮者。但以一蜀妓故，怨及延赏，互相报复，误国政，堕虏计，晟亦安得为无咎乎？夫以忠智如李晟，尚为色所误，况如李希烈之骄侈灭义，其能不桂娘所制哉？

第六十九回
格君心储君免祸　释主怨公主和番

却说浑瑊奔回故营，营中将士，已皆遁去，幸营西尚列有严阵，迎接浑瑊，统将非别，就是骆元光。元光迎瑊入营，即令军士持械待虏，且促邠宁向西进行，候虏骑追至，骤见官军阵势严肃，已是惊心，更瞧着西边一带，有官军驰去，恐他绕出背后，阻截归路，乃即收军却还。瑊与元光招集散卒，捡点伤亡，已不下二千余人，只好付诸一叹，快快而还。还是天幸。是日德宗视朝，语宰辅道："今日和戎息兵，好算国家幸福。"柳浑接口道："戎狄豺狼，恐非盟誓可结，今日事实足深忧。"李晟亦插入道："诚如浑言。"德宗变色道："柳浑书生，不知边计，大臣亦作此言么？"晟与浑皆顿首谢罪，德宗拂袖退朝。到了傍晚，由韩游环急奏，报称狡虏劫盟，入寇近镇。德宗大惊，即召浑等入议道："卿本书生，乃能料敌如此，朕适才失言了。但虏人近镇，都城可虞，究应如何处置？"浑尚未答，李晟趋进道："臣愿出屯奉天，防御虏兵。"德宗沉吟未决。仍然不忘延赏语。适浑瑊奏报亦至，备详一切，因命瑊屯兵奉天，留晟不遣。

看官听着！那尚结赞的狡计，第一着是离间李晟，已经逞志。第二着是佯和马燧，谋执浑瑊，欲将两人一并致罪，因纵兵直犯长安。这策但行了一半，未得成功，尚结赞还是失望，退至故原州，查得擒住将校，最大的是崔汉衡，次为马燧侄弇，及中使俱文珍。他又想了一策，释三人缚，引他入座道："我欲执浑侍中，不意误致公等，未免抱歉。"又指马弇道："君是马侍中侄儿，前日马侍中至石州，若渡河掩击，我军必覆，幸蒙侍中许和，因得全师而返，侍中为我造福，我怎得拘他子侄？今特遣君归国，请烦转谢侍中。"说罢，便纵马弇、俱文珍东还，仍将崔汉衡等拘留。弇还见燧，述及尚结赞语，燧尚不知是计。及文珍入语德宗，德宗竟信为真言，撤燧副元帅节度使职权，只命为司徒兼侍中。张延赏恰也惭惧，常托病不朝。德宗乃召李泌同平章事。泌入都受职，与李晟、马燧等，一同进见。德宗语泌道："朕今与卿约，卿慎勿报仇。如他人有德及卿，朕当为卿代报。"泌答道："臣素奉道教，不愿与人为仇，从前李辅国元载，均欲害臣，今已皆死去了。就是臣的故友，或早显达，或已沦亡，臣亦无德可报。惟臣今日亦愿与陛下立约，未知陛下肯否俯从？"乘便还他一语，长源毕竟慧人。德宗道："有何不可？"泌即道："愿陛下勿害功臣！即如李晟、马燧，功高遭忌，若陛下过信谗言，一或加害，恐藩臣卫士，无不愤惋，变乱即从此再生了。陛下诚坦然相待，合保无虞。有事使专征伐，无事入朝奉请，岂不是君臣至乐么？二臣亦不可自恃有功，恪尽臣道，天下可长保太平，臣等均得受庇呢。"德宗道："朕始听卿言，自觉惊疑，及闻卿剖决，实是社稷至计。朕谨当书绅，与二大臣共保安全。"晟与燧俱伏地泣谢。德宗又语泌道："从今日始，军旅储粮事，一概委卿，吏礼委张延赏，刑法委柳浑。"泌答道："陛下录臣菲才，便待罪宰相，宰相职兼内外，天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便成为有司，不得称为宰相了。"语语中肯。德宗笑道："朕知误了，卿言原不错呢。"嗣是待泌益厚，加封邺侯。泌又请复吏职，汰冗官，停番使廪给，分隶禁军，调边境戍卒，屯田京师，与番贾互市，鬻缯易牛，募边人输粟，救荒济乏，经德宗一一施行，俱足挽救时弊。

德宗喜文雅，恨质直，泌语多文采，尤得主心。惟柳浑素性朴直，常发俚言，为德宗所不悦，且与张延赏屡有龃龉。延赏尝使人通意道："公

能寡言，相位可久保了。”浑正色道：“为我致谢张公，浑头可断，舌不可禁呢。”确是个硬头子。已而浑竟罢为左散骑常侍，相传为延赏排挤，乃致免相。延赏又与禁卫将军李叔明有隙，且欲设法构害，并连及东宫。叔明本鲜于仲通弟，赐姓为李，有子名昪，与郭子仪子曙，令狐彰子建，同为卫士。德宗西奔时，三人皆扈驾有功，及还銮后，俱得任禁卫将军，甚邀上宠。昪常出入郜国长公主第，致有蜚言。公主系肃宗幼女，夙具姿首，初嫁裴徽，继适萧升。升殁役，又与彭州司马李万通奸，还有蜀州别驾萧鼎，澧阳令韦恽，亦常私相往来。李昪不知自捡，也去问津，半老徐娘，素饶风韵，恰也无所不容。可谓多多益善。公主女为太子妃，延赏欲构成大狱，先将李昪等私侍公主，入白德宗。德宗命李泌探察虚实，泌徐答道：“臣想此事关系，必有人摇动东宫，来诉陛下，别人无此能力，大约惟张延赏一人。”德宗道：“卿从何处料得？”泌又道：“延赏与昪父有嫌，昪现承恩眷，一时无从中伤，郜国长公主，系太子妃生母，从此入手，就可兴一巨案了。”不愧智囊？德宗不禁点首道：“卿料事甚明，一说便着。”泌复道：“昪入居宿卫，既已被嫌，应该罢斥，免得延赏再来生波。”德宗依言罢昪，且渐疏延赏。延赏弄巧反拙，郁郁而死。昪因延赏去世，少了一个冤家对头，乐得与长公主朝夕言欢，亲近芗泽。德宗本欲罢昪示戒，不意脱离禁掖，反做了无拘无束的淫夫，镇日里在长公主第中。或告长公主淫乱如故，且敢为厌祷事，德宗大怒，把长公主幽锢禁中，流昪岭表，杖毙李万，谪戍萧鼎、韦恽，并召入太子训责一番。太子恐惧，情愿与妃萧氏离婚。

德宗怒尚未息，即召李泌入商，且语道：“舒王近已成立，孝友温仁，足主大器。”泌答道：“陛下已经立储，今反欲废子立侄，臣实不解。”德宗道：“舒王幼时，朕已取为己子，有何分别？”泌又道：“侄终不可为子，陛下原有嫡嗣，反致生疑，难道侄可必信么？且舒王今日尽孝，倘闻有易储情事，恐转未必能孝了。”德宗勃然道：“卿强违朕意，难道不顾家族么？”訑訑拒人。泌毫不愧惧，反逼进一层道：“臣惟欲顾全家族，所以今日尽言，若畏惮天威，曲意阿顺，恐太子废黜，他日陛下生悔，必怨臣道：‘我任泌为相，不谏我过，害我嫡子，我亦杀泌子泄恨。’臣惟一子，既遭冤死，即致绝嗣，虽有侄辈，恐臣不便血食了。”说至此，呜咽流涕。悱恻语不可多得。德宗不禁动容。泌又道：“从古到今，父子相疑，多生惨祸，远事不必论，建宁事非尚在目前么？”德宗道：“建宁叔实冤死，所以皇考嗣祚，曾追谥为承天皇帝，至今回忆，我祖考肃宗皇帝，也太觉性急了。”建宁王倓事，见前文，惟代宗追谥建宁，借此补明。泌答道：“臣曾为此事，所以辞归，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待罪宰相，又睹此事。且当时代宗皇帝，常怀畏惧，臣向肃宗辞行时，因诵章怀太子贤《黄台瓜辞》，肃宗亦悔悟泣下，还愿陛下不蹈前愆！”德宗又道：“贞观开元，俱易太子，何故不生危乱？”泌答辩道：“承乾谋反，事被察觉，由亲舅长孙无忌，及大臣数十人，讯问确实，因命废斥，但言官尚人奏太宗，请太宗不失为慈父，承乾得终享天年。太宗依议，并废魏王泰。今太子无过可指，怎得以承乾为比？况陛下既知建宁蒙冤，肃宗性急，更宜详细审慎，力戒前失。万一太子有过，犹愿陛下依贞观故事，并废舒王，另立皇孙，庶百代以后，仍然是陛下子孙。至若武惠妃谮死太子瑛兄弟，海内冤愤，可为痛戒，何足效尤？愿陛下勿信谗言！即有手书如晋愍怀，衷甲如太子瑛，尚当辨明真伪，难道妻母不法，女夫也宜坐罪么？臣敢以百口保太子。设使臣如杨素、许敬宗、李林甫辈，得承此旨，早已私结舒王，密谋佐命了。”详哉言之！德宗道：“这乃是朕家事，于卿何与？必欲如此力争。”又是呆话。泌答道：“天子以四海为家，臣今得任宰相，四海以内，一物失所，臣当负责。况坐视太子冤枉，不为力解，臣罪且愈大了。”德宗道：“容朕细思，明日再议！”泌又叩首泣谏道：“陛下果信臣言，父子必慈孝如初，但陛下还宫，当默自审思，勿露微意，倘与左右言及，恐有佥壬宵小，乘隙生风，竞为舒王效力，太子从此危了。”这一着更是要紧。德宗点首道：“具晓卿意。”泌乃退归。

太子密遣人谢泌道：“若必不可救，当先自仰药。”泌语来使道：“为我好语太子，必无此虑。

但愿太子起敬起孝，勿存形迹，若泌身不存，此事或未可知呢。”勉太子以孝，尤是正理。来使自去。隔了一日，德宗御延英殿，独召泌入见，流涕与语道：“非卿切谏，朕今日就要自悔了。太子仁孝，实无他过，从今以后，所有军国重务，及朕家事，均当与卿熟商了。”泌乃拜贺，且辞职道：“臣报国已毕，惊悸余魂，不可复用，乞赐骸骨归里。”德宗极力慰谕，不准辞官。会吐蕃相尚结赞，遣使送还崔汉衡，及同时被虏的孟日华、刘延邕诸人。到了泾原，与节度使李观相见，再请求和。李观恐有诈谋，受汉衡等，拒绝和议。尚结赞因再集羌浑部落，大举入寇，进趋陇州及汧阳间，连营数十里，关中震动，连京城都受影响。所有西陲屯将，多闭壁自守，不敢出战。陇右民居，尽被掳掠，丁壮妇女，悉作俘囚。见有老弱，辄断手凿目，抛弃道旁。邠宁节度使韩游环，及陇州刺史韩清沔，神策副将苏太平等，先后遣发奇兵，击败虏众，尚结赞乃大掠而去。李泌欲结回纥大食云南天竺，共图吐蕃，因恐德宗记念陕州故事，怀恨回纥，故未敢遽请。陕州故事，见五十八回。会回纥合骨咄禄可汗，见六十六回。遣使贡献方物，并乞和亲。德宗不许，且召泌与商道：“和亲事待诸子孙，朕若在位，不愿与回纥结婚。”泌即进言道：“陛下不愿和亲，莫非为陕州遗憾么？”德宗道：“诚如卿言。朕因天下多难，未能雪耻，怎得议和？”泌又道：“辱韦、少华等，乃牟羽可汗，后复入寇，为今可汗所杀，今可汗实有功陛下，奈何怨他呢？”德宗摇首不答。泌乃趋退。会边将报称乏马，德宗又与泌商议，泌答道：“臣有愚策，可使马贱十倍。”德宗喜道：“卿有此妙策，何勿亟言？”泌又道：“请陛下屈己从人，为社稷计，臣方敢言。”德宗道：“果有良策，朕亦不惜屈己，卿且说来！”泌即答道：“愿陛下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不但马可易致，就是吐蕃亦为我所困了。”德宗道：“除回纥外，可依卿计。”泌答道：“臣知陛下怀恨回纥，所以未敢早言。但为今日计，回纥最大，应先与连和，三国却尚可从缓呢。”德宗道：“照卿说来，应先和回纥，但朕与回纥连和，便是负少华诸人了。”泌又道：“臣谓陛下不负少华，少华实负陛下，”德宗惊问何故？泌答道：“从前回纥叶护，率兵助国，臣正为行军司马，受命邀宴，未尝轻入彼营。及大军将发，先帝始与相见，这正为戎狄豺狼，不得不预防一着呢。陛下持节赴陕，春秋未壮，乃渡河轻入番营，身蹈不测，岂非危甚？少华等若不负陛下，应当与回纥可汗，先定会见礼仪，然后相见，奈何贸然轻赴？陛下试想当日危险情形，是少华负陛下，还是陛下负少华呢？且从前叶护入京，助讨逆贼，意欲纵兵大掠。先帝曾亲拜叶护马前，保全京城。当时道旁列观，约十万余人，统称广平王真华夷主。应五十四回。先帝枉尺直寻，且使中外称许，况牟羽身为可汗，举国来援，陛下未曾下拜，实足伸威。倘使牟羽留住陛下，不必论意外事，就使与陛下欢饮十日，天下已共为寒心。幸而天助威神，豺狼驯服，仍送陛下回营，陛下尚只感少华，怨牟羽，臣窃以为未可呢。”这是达权之论。德宗听着，旁顾左右，见李晟、马燧，亦适在侧，便与语道：“朕素怨回纥，今闻泌言，亦自觉少理，卿等以为何如？”晟与燧同声道：“泌言甚是，请陛下采纳！”泌又接说道：“臣以为回纥不足怨，向来宰相处事未善，才觉可怨哩。回纥再复京城，今可汗又杀牟羽，尚有何罪？吐蕃陷我河陇数千里，又入京城，使先帝蒙尘陕州，这是百代必报的仇耻，陛下奈何当怨不怨，不当怨反怨哩？”德宗又道：“朕与回纥久已结怨，今往与修和，恐反为夷狄所笑，或且拒我。这却如何处置？”泌答道：“臣愿作书相遣，约用开元故事，如突厥可汗奉表称臣，来使不得过二百人，市马不得过千匹，不得携中国人及商胡出塞，这五事若皆如约，请陛下即许和亲，他日威震北荒，旁慑吐蕃，必能如陛下所愿了。”德宗称善，乃由泌遗书回纥。回纥即遣使上表，一一如命。德宗大喜，乃命将第八女咸安公主，遣嫁回纥可汗，先遣中使赍着公主画图，往至回纥，回纥可汗遣使报谢，约定次年礼迎。

德宗复召入李泌，问及招致云南大食天竺的计策。泌答道：“回纥称臣，吐蕃已不敢入犯了。云南苦吐蕃赋役，前已经韦皋招抚，有意内附。大食在西域为最强，与天竺皆久慕中国，且代与吐蕃为仇，若遣使往抚，当无不输诚听命。”

德宗乃分选使臣，前往三国，及得还报，果皆如泌所料，各无异言。

会有妖僧李软奴，私结殿前射生韩钦绪等，潜谋作乱，事发被捕，德宗命内侍省鞫治，李晟闻知此事，大惊倒地，好容易扒将起来，尚流涕不绝道："此次恐要族灭了。"亟命家人往邀李泌。及泌至晟第，晟无暇寒暄，即仓皇与语道："晟新罹谤毁，中外有家人千余，此次妖僧谋逆，倘有家人误入党中，必致全家受累，奈何奈何？"泌劝慰道："不妨！不妨！有泌在朝，断不使公受祸哩。"晟慌忙拜谢，泌即归第，密上一疏，略言："大狱一起，牵引必多，国家甫值承平，不应辗转扳引，致失人情，请将李软奴一案，出付台官鞫治。"德宗当然俯允，即命把全案移交台省，至审讯结果，但罪及李软奴、韩钦绪两人。钦绪系韩游环子，逃至邠州，由游环械送京师，与软奴一并腰斩。游环且入朝待罪，德宗仍令还镇，一场巨案，止死二人，朝臣无一连及，这都是李邺侯暗中挽回，所以迅速了案，争颂清明。不略此事，无难记邺侯功德。

吐蕃闻唐和回纥，却也知惧，敛兵不进。诏令浑瑊回屯河中，赐骆元光姓名为李元谅，回屯华州。兵马使刘昌，分众五千归汴州，此外防秋兵都退守凤翔京兆间。未几为贞元四年，泾原节度使李观入朝，留官京师，任少府监检校工部尚书。李观病逝，改授刘昌为泾原节度使，李元谅为陇右节度使，两将皆督兵屯田，军食渐足，泾陇少安。到了秋季，韩游环因疾卸职，德宗令张献甫往代。献甫尚未莅任，戍卒裴满等作乱，奏请改任前都虞侯范希朝。希朝素得众心，因为游环所忌，奔至凤翔。德宗召领神策军，至此得裴满等奏请，颇欲改授希朝。希朝面辞道："臣避游环而来，今往代任，转似臣与逆卒通谋，臣怎敢受职？"希朝颇知大义。德宗乃授希朝为宁州刺史，令副献甫。及两人到任，戍卒裴满等，已为都虞侯杨朝晟，勒兵诛死，余众大定，不必细表。

且说回纥可汗，因婚期已届，遣妹骨咄禄毗伽公主，及大臣妻五十人，并兵众千人来迎公主。德宗御延喜门，接见番使。番使奉上表章，内云："昔为兄弟，今为子婿，陛下若患西戎，子愿以兵除患，且请改号回鹘，取捷鸷如鹘的意义。"德宗许诺。嗣欲飨骨咄禄公主，召李泌入问礼仪。泌奏道："从前敦煌王承宷，尝妻回纥女，见前文。嗣至彭原谒见肃宗，肃宗与敦煌王，系从祖兄弟，乃呼回纥公主为妇，不称为嫂。公主亦拜谒庭下，彼时国势艰难，借彼为助，尚不失君臣大节，况今日呢。"于是引骨咄禄公主入银台门，由长公主三人延入，谒见德宗，下拜如仪，转入宴所，乃由贤妃降阶相迎。俟骨咄禄公主先拜，然后贤妃答礼。妃与公主邀坐席间，遇帝赐必降拜，非帝赐亦避席才拜，俱由译史传导，免至失礼。盛宴两次，方命设咸安公主官属，制视王府。授嗣滕王湛然为昏礼正使，右仆射关播护送，偕骨咄禄公主等，一同西行。且命湛然赍给册书，封合骨咄禄为长寿天亲可汗，咸安公主为长寿孝顺可敦。公主到了回鹘，合骨咄禄可汗，盛礼恭迎，老夫得了少妻，番酋幸谐帝女，格外欢昵，自不必言。湛然等礼毕东归，俱得厚贶。可惜长寿不长，老夫竟老，不到一年，天亲可汗，竟至病逝，子多逻斯袭位。讣闻朝廷，德宗又命鸿胪郭锋，持节册封多逻斯为忠贞可汗，且谕慰咸安公主。那知胡俗通例，得妻庶母，公主方值盛年，多逻斯亦当壮岁，两人从宜从俗，居然你贪我爱，变做了一对好夫妻了。可为咸安公主贺喜。小子有诗叹道：

胡族原来是聚麀，胡为帝女屡相攸？
和亲自古称非策，只为华夷俗不侔。

回鹘既已和亲，李泌自陈衰老，上表辞官。究竟德宗是否允准，容至下回续叙。

本回全为李泌演述。泌历事三朝，功业卓著，而其最足多者，莫如调护骨肉，善格君心。自玄武门喋血以来，贻谋未善，故太宗高宗玄宗三朝，无不易储，睿宗时幸有宋王之克让，肃宗时且有建宁之蒙冤，代宗为张良娣所忌，幸李泌咏《黄台瓜辞》，隐回上意，顺宗为郜国长公主所累，又幸得泌之一再力谏，始得保全。泌可谓清源正本，不愧为社稷臣矣。惟与回纥和亲一事，虽若为当时至计，然可与言和，不必定婚帝女，咸安遣嫁，历配四汗。隋有义成，唐有咸安，非皆足为中国羞乎？著书人隐示抑扬，而褒贬之义，自可于言外得之。

第七十回
陆敬舆斥奸忤旨　韩全义掩败为功

却说李泌自陈衰老，上表辞职，德宗不肯照准，泌又入朝面请，乞更除授一相。德宗道："朕亦知卿劳苦，但恨未得贤能，为卿代劳。"泌即说道："天下不患无才，但教陛下留意枚卜，自庆得人。"德宗道："卢杞忠清强介，人多说他奸邪，朕至今尚未觉悟，究竟奸在何处？邪在何处？"便是真愚。泌答道："如使陛下知杞奸邪，杞便不成为奸邪了。陛下如能早时觉悟，何至有建中的祸乱呢？杞因私隙杀杨炎，遣李揆害颜真卿，激叛李怀光。幸亏陛下后来窜逐，得慰人心，天亦悔祸，否则祸乱且迭出不穷了。"德宗道："建中祸乱，非尽关人事，卿亦闻桑道茂语否？"泌复道："陛下以为是命数注定么？须知命数二字，只可常人说得，君相却不便挂口，因为君相有造命的职务，与常人不同，若君相言命，是礼乐政刑，统可不用了。古来暴君莫如桀纣，桀常谓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数纣罪恶，亦云谓己有天命，人君以命自解，恐便同桀纣了。"德宗点首，嗣复说道："卢杞佐治不足，小心有余，他相朕数年，每遇朕言，无不恭顺。"原来为此，所以时常系念。泌答道："言莫予违，孔子所谓一言丧邦，据此一端，便可见卢杞的奸邪了。"德宗道："卿原与杞不同，朕言合理，卿常有喜色；朕言不合理，卿常有忧色。虽有时卿言逆耳，却也气色和顺，并没有傲慢态度，能使朕为卿所化，自然屈服，不能不从，朕所以深喜得卿哩。"泌乃荐户部侍郎窦参，说他材具通敏，可兼度支盐铁使；尚书左丞董晋，人品方正，可处门下侍郎。德宗虽然面允，意中却不以为然。既而命泌兼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纂修国史。泌辞去大字，但以学士知院事。是年八月，月蚀东壁，泌自叹道："东壁图书府，今遭月蚀，大臣中未免当灾，我位居宰相，兼学士衔，恐此灾即加在我身上。从前燕国公张说，亦因此逝世，我位置与他相等，应亦难免此祸了。"果然隔了一年，一病不起，竟尔告终。

泌有智略，七岁时即受知玄宗，当召见时，玄宗正与张说观奕，因使说面试泌才，说令赋方圆动静。泌即问及要旨，说随口道："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泌亦信口答道："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说也叹服，贺得奇童。张九龄与结为小友，后来历事三朝，数立奇功，惟好谈神仙，颇尚诡诞，未免为世所讥，但也好算是一位贤相了。持论平允。泌卒年六十八，得赠太子太傅，未得美谥，德宗亦不免少恩。遗疏仍荐窦参、董晋二人可用，德宗乃用二人同平章事，并命参兼度支盐铁等使。参为人峭刻，少学术，多权数，每值入朝，诸相皆出，参独居后，但说是详核度支，暗中却曲事逢迎，希邀主宠。又往往援引亲党，分置要地，使为耳目。董晋只备员充位，随声附和，不过硁硁自守，慎重自持。比那窦参的营私挟诈，自然较胜一筹，但总不得为宰相器，未识这位足智多谋的李邺侯，何故荐此二人？这也是今人难解呢。当时朝臣中莫如陆贽，泌独不为荐引，大约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是时前邠宁节度使韩游环，与横海节度使程日华、义武节度使张孝忠、宣武节度使刘玄佐、平卢节度使李纳，先后病殁。邠宁早由张献甫接任，余镇均由子承袭。日华子名怀直，孝忠子名升云，玄佐子名士宁，纳子名师古，皆由军士推戴，奏请留后。德宗也得过且过，无不准行。就是回鹘忠贞可汗，为弟与少可敦鸩死，回鹘国俗，可汗妃妾，号为少可敦。国人攻杀乃弟，拥立忠贞子阿啜为可汗，遣将军梅录告丧，听候朝命，德

宗也未尝详问，即遣鸿胪少卿庾铤，往册阿啜为奉诚可汗。最可怪的是咸安公主，即配忠贞，复配奉诚，祖父孙同享禁脔，德宗亦听她所为，但视为胡俗常例，不足深怪。及吐蕃转寇北庭，回鹘大相颉干迦斯，为唐往援，与战不利，率兵奔还，北庭陷没，安西遂绝音问，不知存亡。惟西州尚为唐守，德宗也无暇顾及，置诸度外罢了。慷慨得很。

光阴似箭，寒暑迭更。已是贞元七年，窦参为相，约已三载，权势日盛，翰林学士陆贽，屡有弹劾，参视若眼中钉，只因贽尚见宠，急切不能捽去，乃奏调为兵部侍郎，解去内职，省得他多来絮聒。德宗尚未察阴谋，会参奏称福建观察使吴凑，病风不能治事，应即另选，当由德宗召凑入京，见他体健神清，并没有甚么疾病，才知参是挟嫌诬奏，有意排挤，随即任凑为陕虢观察使，把原任官李翼解职。翼是参党，一经掉换，中外称快。参仍怙恶不改，引族子申为给事中，招权受赂，绰号喜鹊。德宗颇有所闻，乃召参入诫道："卿族子申，所为不法，将来难免累卿，不如黜之为是。"参恳请道："臣子族无多，申虽疏属，尚无他恶，乞陛下鉴原！"德宗道："朕非不欲为卿保全，奈人言藉藉，不可不防。"参仍然固请，德宗方才罢议。参又恐陆贽进用，阴与谏议大夫吴通元兄弟，造作谤书，构得贽罪。偏被德宗察觉，赐通元死，逐申为道州司马，参亦坐贬为郴州别驾。乃进贽为中书侍郎，与尚书左丞赵憬，同平章事。所有管理度支等事，委户部尚书班宏代理，宏未几亦殁。贽请召用湖南观察使李巽，入判度支。德宗已经允许，忽又变卦，拟用司农少卿裴延龄。贽上言道："度支司须准平万货，吝即生患，宽又容奸，延龄诞妄小人，倘或误用，适伤圣鉴。"德宗不从，竟任延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事。又是一个奸臣进来了。

至贞元九年，湖南观察使李巽，奏称宣武留后刘士宁，私遗参绢五千匹，德宗大怒，即欲诛参。贽入谏道："刘晏冤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借口有词。参性贪纵，天下共知，但必说他私交藩镇，潜蓄异图，未免太甚。若骤加重辟，转骇人情。"以直报怨，不愧君子。乃再贬参为驩州司马，没入家赀。内侍尚毁参不已，竟赐参自尽，杖杀窦申，诸窦一并谪戍。董晋因与参同事有年，见参得罪，亦自觉不安，乃请免职。有诏罢晋为礼部尚书，召义成节度使贾耽，为尚书右仆射，与尚书右丞卢迈，同平章事。德宗恐相权过重，仍蹈前辙，乃命四人辅政，分权任事。哪知权任不专，遇事推诿。每值有司关白，辄面面相觑，不肯署判。陆贽乃奏请依至德故事，至德系肃宗年号，见前文。宰相更迭秉笔，旬日一易，德宗准如所请。寻复逐日一易，虽案牍不至沉滞，终未免互相顾忌，无所责成。贽先后奏陈治道，不下数十万言，至论边防六失，尤中时弊。大略谓："措置乖方，课责亏度，兵众致财匮，将多致力分，怨起自不均，机失于遥制。须酌量裁并，慎简统帅，督垦闲田，自筹兵食"等语。德宗常优诏褒答，终究不能施行。

会回鹘击破吐蕃于灵州，遣使献俘，云南王异牟，袭击吐蕃，取十六城，擒名王五人，亦遣使献捷，且献地图方物，及吐蕃所给金印，请复号南诏。德宗遣郎中袁滋等，往册异牟为南诏王，赐银窠金印。异牟至大和城受册，很是恭顺，优待唐使。滋等尽欢而还，详报德宗。德宗欣慰得很，遂拟大修神龙寺，报答神庥。户部侍郎裴延龄，奏称："同州谷中，有大木数十株，高约八十丈，可供寺材。"德宗惊喜道："开元天宝年间，在近畿搜求美材，百不得一，今怎得有此嘉木？"延龄即献谀道："天生珍材，必待圣君乃出，开元天宝，何从得此。"德宗甚喜。对子孙诋毁祖宗，德宗尚视为可喜，非愚而何？嗣又由延龄上疏，谓："在粪土中得银十三两，缎匹杂货，百万有余，这皆是左藏羡余，应移入杂库，供别敕支用。"太府少卿韦少华，与死陕州之韦少华姓名相同，别是一人。劾论："延龄欺君罔上，请令三司查核左藏，何来此粪土中物，无非延龄移正为羡，恣为诡谲等情。"德宗既不罪延龄，亦不罪少华。延龄所奏，不能欺三尺童子，德宗昏耄已甚，所以麻木不仁。盐铁转运使张滂，司农卿李厓，京兆尹李充，俱因职任相关，常斥延龄谬妄。陆贽更志切除奸，极陈延龄罪恶，略云：

延龄以聚敛为长策，以诡妄为嘉谋，以掊克敛怨为匪躬，以靖谮服谗为尽节，可谓

尧代之共工，鲁邦之少卯。迹其奸蠹，日长月滋，移东就西，便为课绩，取此适彼，遂号羡余。昔赵高指鹿为马，臣谓鹿之与马，物类犹同，岂若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臣以卑鄙，任当台衡，情激于衷，欲罢难默，务乞陛下明目达聪，亟除奸慝，毋受欺蒙，则不胜幸甚！

这疏上后，德宗非但不罪延龄，反待延龄加厚。贽复约宰相赵憬，面奏延龄奸邪，德宗恨贽多言，面有怒色。憬却一语不发，退朝后反密告延龄，延龄恨贽益深。或谓贽嫉恶太严，恐遭谗害，贽慨然道："我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此外非所敢计了。"果然不到数日，有敕颁下，罢贽为太子宾客。越年为贞元十一年，初夏天旱，延龄诬贽怨望，并李充、张滂、李铦，乘旱造谣，摇动众心。德宗竟贬贽为忠州别驾，充为涪州长史，滂为汀州长史，铦为邵州长史。

先是定州人阳城，隐居中条山，以学行著名，李泌荐为谏议大夫。城拜官不辞，未至京师，都人已想望丰采，料他必尽言敢死。及城入京后，独与二弟及客，日夜痛饮，并无谏章。河南人进士韩愈，作《争臣论》讥城，他人亦啧有烦言，城仍不介意，但以杯中物消遣，恍若无闻。至贽等坐贬，主怒未解，中外惴恐，莫敢营救，城独奋然道："不可令天子信用奸臣，杀无罪人。"乃公也酒醒了。遂与拾遗王仲舒，补阙熊执易崔邠等，伏阙上书，极陈延龄奸佞，贽等无罪。德宗大怒，欲罪城等，幸太子在旁劝解，乃命宰相出谕，令他退去。金吾将军张万福，大声称贺道："朝廷有直臣，天下从此太平了。"因遍拜城等，已而连呼太平万岁，太平万岁。万福武人，年八十余，自万福称贺后，城乃得重名。会闻德宗欲进相延龄，城泣语廷臣道："果欲用延龄为相，当取白麻撕坏，免他误国。"白麻系宣诏用纸。随即续草奏稿，尽列延龄罪状，使李泌子繁缮写。繁本不端品，城因他是故人子，嘱令缮正，哪知他竟私告延龄。延龄亟入见德宗，一一自解。及城疏呈入，德宗遂视为诬妄，搁置不理，虎父生犬子，可为邺侯一叹。且改城为国子司业，进延龄为户部尚书。延龄年已衰老，尚自恨不得相位，居常牢骚郁愤，谩骂近臣。至遇疾卧第，擅载度支官物至家，人无敢言。越岁竟死，年六十九，中外相贺。惟德宗悼惜不置，追赠太子太傅。延龄常荐谏议大夫崔损，才可大用，适赵憬病殁，卢迈老疾，中书省虚位十日，德宗即令损同平章事。损委鄙无能，人相后毫无建白，母殡不葬，女兄为尼，殁不临丧。德宗恰喜他唯唯诺诺，倚任了好几年。

是时太尉中书令西平王李晟，司徒侍中北平王马燧，相继去世，晟谥忠武，燧谥庄武。昭义节度使李抱真，也已病终，都虞侯王延贵，奉诏继任，赐名虔休。魏博节度使田绪，曾在贞元元年，尚德宗妹嘉诚公主，代宗第十女。有庶子三人，幼名季安，公主抚为己子。绪于贞元十二年殁世，左右推季安为留后，德宗即命为节度使。为后文魏博归朝张本。山南东道节度使曹王皋，亦已病逝，赐谥为成，接任为陕虢观察使于頔，各镇粗报平安。惟宣武军迭经变乱，宣武节度使刘士宁，淫乱残忍，为兵马使李万荣所逐，奔归京师，万荣得受制为留后，用子迺为兵马使，牙将刘沐为行军司马，不到一年，宣武军又复作乱，都虞侯邓惟恭，因万荣寝疾，执迺送京师，并杀万荣亲将数人。这次还算德宗有些主意，特授董晋为宣武节度使，令即赴镇。又恐晋太宽柔，未能镇定，更命汝州刺史陆长源为行军司马，随晋东行。既用董晋，不必用陆长源，仍是种一祸苗。晋兼程至宣武军，万荣已经病死，惟恭代领军事，仓猝不及抗命，只好出迎朝使。晋不用兵卫，接见惟恭，辞气甚和。且仍委以军政，暗中却加意防备。等到惟恭谋乱，已是布置绵密，先将乱党捕诛，然后把惟恭拿住，械送京师。陆长源性刚且刻，最喜更张旧事，经晋从容裁抑，军中乃安。不意董先生却有此经济。后来过了两年，晋病殁任所。长源知留后，扬言道："将士弛慢已久，我当振饬法纪，方可扫清宿弊。"军士听了此言，不禁恟惧。或劝长源散财劳军，长源道："我岂效河北贼，用钱买将士心么？"未几变起，长源被杀。监军俱文珍，急召宋州刺史刘逸准靖难，逸准曾为宣武将，颇得众心，闻文珍召，引兵入汴州，抚定大众，请命朝廷。诏授逸准为节度使，赐名全谅，不到数旬，全谅复殁，军中推玄佐甥韩弘为留后。韩弘曾为

兵马使，至是因宣武军屡次作乱，特查出乱首，及党与三百人，历数罪状，斩首以徇。一面恭请朝命，受敕为节度使，乃整肃号令，抚循军士，汴中才无后忧。

偏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密谋抗命，遣人阴约韩弘，为弘所杀。少诚知逆谋已泄，索性举兵发难，掠寿州，袭唐州，杀死镇遏使谢详张嘉瑜。会陈许节度使曲环身故，陈州刺史上官涚，继为留后，少诚乘隙进击，涚遣将往阻，不幸败殁，反致寇逼城下。涚方接奉朝旨，进任节度使，蓦闻寇至近郊，不禁仓皇欲走。营田副使刘昌裔入阻道："朝廷方授公节钺，奈何弃此他去？况城中不乏将士，固守有余，昌裔不才，愿为城守。"涚乃委以军事，集众登陴。兵马使安国宁，谋为内应，被昌裔察出，诱入诛死，然后誓众拒敌。少诚围攻累日，昌裔伺他懈怠，凿城出击，大破敌兵。又经刘弘发兵三千，来援许州，少诚遁去，许城得全。

德宗闻少诚叛乱，褫夺官爵，令诸道会师进讨，于是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安黄节度使伊慎，知寿州事王宗，与上官涚、韩弘联兵，进讨淮西。起初颇称得利，于頔前驱进行，迭拔吴房朗山，嗣因军无统帅，号令不一，各军至小溵水，自相惊骇，纷纷溃散，委弃器械资粮，均为少诚所有，少诚气势益强。西川节度使韦皋，闻诸军失利，表请授浑瑊、贾耽为元帅，统辖诸军。若不愿烦劳元老，臣愿选精锐万人，下巴峡，出荆楚，翦除凶逆。否则谕少诚悔罪，加恩赦宥，罢免两河诸军，休息兵民，尚不失为次策。如少诚罪恶贯盈，为麾下所杀，仍举爵位授他麾下，是去一少诚，复生一少诚，祸且无穷云云。末数语，最中时弊。德宗接奏，方在踌躇，忽报中书令咸宁王浑瑊，因病致亡，不由的嗟叹道："国家又失一大将了。"遂予谥忠武，另拟择将讨吴少诚，时宦官窦文玚、霍仙鸣，正得上宠，进任护军中尉，势倾朝野，内外官吏，多出门下。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尤为文玚厚爱，特地荐引，令为蔡州招讨使，统率十七道兵马，出征少诚。全义素无勇略，惟贿托权阉，得邀超擢。既为大帅，即用阉寺数十人，充作监军。每议军事，阉寺高坐帐中，争论哗然，无一成议。并且天时溽暑，士卒病殁，全义亦不加抚慰，以致人人离心。行至溵南，淮西将吴秀、吴少阳等，驱军前来，两个未及交锋，诸道军已经溃退。吴秀等乘势掩杀，全义连忙回走，返保五楼。嗣是三战三北，逐节退还，直至陈州各道兵多半还镇，惟陈许将孟元阳，神策将苏光荣，尚留军溵水，并力杀退追兵，少诚乃引军还蔡州，全义尚归昭义将夏侯仲宣，义成将时昂，河阳将权文变，河中将郭湘等，诱至帐中，设伏捕戮，夸示权威，军心愈觉不服。幸少诚未悉详情，遣使赍献书币，求监军代为昭雪。监军乐得代奏，有诏赦少诚罪，仍复官爵，召全义班师。全义至长安，文玚力为袒护，掩饰败迹。德宗仍然厚待全义。全义托言足疾，但遣司马崔放入对，放为全义引咎，自谢无功。德宗道："全义为招讨使，能招徕少诚，也是功劳，何必定要杀人呢？"全义乃谢归夏州。小子有诗叹道：

> 元戎失律咎难辞，谁料庸君反受欺？
>
> 功罪不明纲纪隳，晚唐刑赏早违宜。

吴少诚外，还有余镇节度使，互有更替，容至下回再表。

古来计臣，多工心术，裴延龄虚妄无能，尚不足与计臣同列，德宗独深信之，意者其殆由天性好猜，隐相契合欤？不然，得韦少华之讦发，与陆贽等之极陈，宁有不为之感悟耶？阳城之名，实延龄玉成之，延龄死而中外相贺，德宗独追惜不置，好人所恶，恶人所好，其不亡也亦幸矣。夫不能斥裴延龄，无怪其用韩全义，溵南之败，全义实尸其咎，乃复任阉竖播弄，掩败为功，德宗之德，固若是耶？读此回不禁为之三叹焉。

第七十一回
王叔文得君怙宠　韦执谊坐党贬官

却说成德节度使王武俊，于贞元十七年殁世，子士贞受命为留后，此外如滑亳许节度使，即义成节度使。迭经李复、姚南仲、卢群、李元素等，先后交替，幸无变故。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病卒，军士推建封子愔为留后，德宗命淮南节度使杜佑兼任，偏经军士抗拒，只好收回成命，令愔为节度使，改名武宁军。大权已经旁落。改名何益？朔方节度使杨朝晟殁后，由兵马使高固接任，军心尚安。昭义节度使，改用卢从史，也是由军士拥立。总之德宗时代，藩镇坐大，已成了上陵下替的局面。德宗又专务姑息，过一日，算一日，但教目前无恙，便自以为天下太平。如见肺肝。就是朝中宰辅，亦多用那庸庸碌碌的人物，崔损为裴延龄所荐，入相九年，无一嘉谟，反始终倚畀。直至一病不起，方进太常卿高郢为中书侍郎，吏部侍郎郑珣瑜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其实这两人也没甚用处。还有辅政多年的贾耽，见前回。出将入相，颇负重望，但也遇事模棱，苟全禄位。宰相如此，他官可知。太学生薛约，上书言事，坐徙连州。国子司业阳城，与约有师生谊，出送郊外，被德宗闻知，说他党庇罪人，亦贬为道州刺史，且饬观察使随时考课。城自署道："抚字心劳，催科政绌。"考下，观察使遣判官督收赋税，城自系狱中，判官惊退。又遣他判官往验，他判官载妻孥同行，中道逸去，城名益盛。独朝廷视为废吏，置诸不问。京兆尹李实，为政暴戾，遇旱不准免租，监察御史韩愈，请收征从缓，被黜为山阳令，朝政昏愦，已可见一斑了。

太子诵操心虑患，颇称练达，平居有侍臣二人，最为莫逆，一个是杭州人王伾，一个是山阴人王叔文，俱官翰林待诏，出入东宫。叔文诡谲多谋，自言读书明理，能通治道。太子常与诸侍座谈，论及宫市中事，大众刺刺不休，独叔文在侧，不发一词。及侍臣齐退，太子乃留住叔文，问他何故无言？叔文道："殿下身为太子，但当视膳问安，不宜谈及外事。且皇上享国日久，如疑殿下收揽人心，试问将何以自解？"太子不禁感泣道："非先生言，寡人实尚未晓，今始得受教了。"遂大加爱幸，与王伾相依附。伾善书，叔文善棊，两人娱侍太子，日夕不离，免不得有所陈议。或说是某可为相，或说是某可为将，既言太子不宜论外事，奈何复引荐将相。看官听说！他所谈述的将相才，并不是因公论公，其实统是他的死友，无非望太子登台，牵连同进，结成一气，可以长久不败呢。当时翰林学士韦执谊，左司郎中陆淳，左拾遗吕温，进士及第景俭，侍御史陈谏，监察御史柳宗元、刘禹锡、程异，司封郎中韩晔，户部郎中韩泰，翰林学士凌准等，皆与叔文、王伾，结为死友，常同游处，踪迹诡秘，莫能推测。左补阙张正一上书言事，得蒙召见，叔文恐他上达阴谋，即嗾韦执谊参劾正一，说他与吏部侍郎王仲舒，主客员外郎刘伯刍等，私结朋党，游宴无度。以致正一坐贬，仲舒、伯刍，亦皆远谪，于是朝右侧目。就是各道藩臣，亦或阴进资币，与为交通。不料太子忽染风疾，甚至瘖不能言，贞元二十一年元日，德宗御殿受朝，王公大臣等，循例入贺，独太子不能进谒。德宗悲感交乘，且叹且泣，退朝后便即不豫，日甚一日。过了二十多天，并没有视朝消息，太子也未闻病愈，中外不通，宫廷疑惧。

一夕，由内廷宣召，传入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令草遗诏。两学士才知德宗弥留，握笔匆匆，立即定稿。忽有一内侍出语道："禁中方议及嗣君，尚未定夺。"次公即接口道："太子虽然有疾，

地居冢嫡，中外属心，必不得已，也应立广陵王，见后。否则必致大乱。敢问何人能担当此责？"赖有此人。郑絪亦应声道："此言甚是。"内侍方才入报。宦官李忠言等，料难违众，方传言德宗驾崩，立太子诵为嗣皇帝。郑絪卫次公，缮就制书，即刻颁发。太子知人心忧疑，力疾出九仙门，召见诸军使，京师粗安，次日即位太极殿。卫士尚有疑议，及入谒，引颈相望道："果真太子呢。"大众喜甚，反至泣下。即位礼成，九重有主，是谓顺宗，尊谥德宗为神武皇帝。德宗在位二十六年，享寿六十四岁，改元三次。后来奉葬崇陵，以德宗后王氏祔葬。后来顺宗生母，德宗贞元三年，由淑妃进册为后，素来多疾，册礼方讫，即报崩逝。德宗不再册后，只有贤妃韦氏，总摄六宫，性敏行淑，言动有法，为德宗所爱重，至是自请出奉园陵。及德宗既葬，遂在崇陵旁居住，守制终身，这才是不愧贤妃了。历叙德宗后妃，补前文所未及，至称颂韦贤妃处，尤关名节。

顺宗失音未痊，不能躬亲庶务，每当百官奏事，辄在内殿施帷，由帷中裁决可否，令内侍传宣出来。百官在帷外窥视，常隐隐见顺宗左右，陪着两人，一是顺宗亲信的宦官，就是李忠言，一是顺宗宠爱的妃子，就是牛昭容。外面翰林院中，职掌草诏，主裁是王叔文。出纳帝命，便是王伾，叔文有所奏白，往往令伾入告忠言，忠言转告牛昭容，昭容代达顺宗，往往言听计从，无不照行，因此翰苑大权，几高出中书门下二省。叔文复荐引韦执谊为相，得邀允准，遂进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伾与叔文，同进为翰林学士。韩泰、柳宗元、刘禹锡等，竞相标榜，不曰伊周复出，即曰管葛重生，所有进退百官，悉凭党人评骘，可即进，不可即退。又恐众心不服，也提出几种合法的条件，请旨施行，一是命杜佑摄行冢宰，兼掌度支等使；一是罢进奉宫市五坊小儿；一是追召陆贽、阳城；一是贬京兆尹李实为通州长史，数道诏命，蝉联而下，大众争颂新主圣明。惟陆贽阳城，未及接诏，已皆病殁贬所，有诏赠贽为兵部尚书，追谥曰宣，城为左散骑常侍，各令地方有司，派吏护丧归葬，中外俱惋惜不置。惟王叔文党与，共庆弹冠，或为御史，或为中丞。侍御史窦群，素来刚直，独语叔文道："天下事未可逆料，公亦宜稍自引嫌。"叔文惊问何故？群答道："李实常怙恩挟贵，睥睨一世，当时公逡巡路旁，尚只江南一吏，今李实遭贬，公为后起，怎保路旁无与公相等呢？"恰是忠告。叔文全然不睬。群即退草弹文，劾奏刘禹锡等挟邪乱政，不宜在朝。不明斥叔文，想是尚留情谊。次日呈将进去，禹锡等当然得知，忙与叔文商议，设法逐群。叔文转告韦执谊，执谊道："群以直声闻天下，倘骤加斥逐，我辈必负恶名，还请暂时容忍，待后再议！"叔文面有愠色。执谊终执前说，不欲罢群，群因仍在位。御史中丞武元衡，兼山陵仪仗使，禹锡向元衡前，求为判官，元衡不许。叔文以元衡职操风宪，密遣人诱啖权利，讽使附己，元衡又不从。由是互进谗言，左迁元衡为左庶子。一班干禄市宠诸徒，见他大权见握，不得不昏暮乞怜。叔文与伾，及党人数十家，都是门庭似市，日夜不绝。且往往不得遽见，多就邻近寓宿，凡饼肆酒垆中，尽寄宦迹，每夕须出旅资千钱，方准容膝。那热心做官的人，还管甚么小费，就使要许多贿赂，也不惜东掇西凑，供奉党人。王伾最号贪婪，按官取贿，毫无忌惮，所得金帛，用一大柜收藏，伾夫妇共卧柜上，以防盗窃，好算是爱财如命了。何不喝孝弄汤？

顺宗久疾不愈，大臣等罕见颜色，拟请立储备变。独伾与叔文等，欲专大权，多方阻挠。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阴忌党人，密启顺宗，速建太子。顺宗召入翰林学士郑絪等，商议立储事宜，絪并不多言，但书"立嫡以长"四字，进呈御览。顺宗点首示意。絪遂承制草诏，立广陵王淳为太子，改名为纯。原来顺宗有二十七子，长子纯，系王良娣所出，年已二十有八，夙号英明，德宗时已受封为广陵郡王，至是立为太子。全由郑絪一人主持，就中惟俱文珍等几个近侍，算是预闻，此外没人参议，连牛昭容都不得知晓。一经诏下，内外惊为特举，相率称贺。付畀得人，不可谓顺宗非贤，但刱议出自阉宦，终贻后患。惟叔文面带愁容，独吟杜甫题诸葛祠诗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二语吟毕，旁人多半窃笑，他益加疑惧，日召党人谋议，且常至中书

省，与韦执谊密谈。

一日已值午牌，独乘车往见执谊，门吏出阻道："相公方食，不便见客。"叔文怒叱道："你敢不容我进去么？"门吏婉言道："这是向来旧例。"叔文不待说毕，便厉声道："有什么例不例？"门吏乃入白执谊，执谊只好出迎，与叔文同往阁中。杜佑、高郢、郑珣瑜三人，本与执谊会食，见执谊入内，彼此停箸以待，良久方有人出报道："韦相公已与王学士同食阁中，诸相公不必再待了。"佑与郢方敢续食。珣瑜草草食罢，退语左右道："我岂可复居此位，长做一伴食中书么？"遂跨马径归，称疾不出。还有资格最老的贾耽，已有好多时不到省中，一再上表辞职，乞许骸骨归里，惟未见诏书下来。执谊妻父杜黄裳，曾任侍御史，为裴延龄所忌，留滞台阁，十年不迁，及执谊入相，始迁太常卿，因劝执谊率领群臣，请太子监国。执谊惊讶道："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即开口议禁中事？"黄裳勃然道："我受恩三朝，怎得因一官相属，遂卖却本来面目？"说罢，拂衣趋出。执谊因受叔文嘱托，特荐陆质为侍读使，潜伺太子意，并得乘间进言。陆质即陆淳，因避太子原名，改名为质。质入讲经义，免不得兼及外事，太子变色道："皇上令先生来此，无非为寡人讲经，奈何旁及他务？寡人实不愿与闻！"质碰了一个钉子，赧颜而退。

叔文又虑宦官作梗，复引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神策京西行营节度使，即用韩泰为行军司马。泰有筹画，为叔文等所倚重。叔文推荐希朝，明明是借他出面，暗中实恃泰为主，令泰号召西北诸军，与为联络，抑制宦官。宦官俱文珍等，窥透机谋，亟遣人密告诸镇，慎勿以兵属人。及希朝与泰，到了奉天，檄令诸镇将入会。诸镇将托词迁延，始终不至，任你韩泰足智多谋，至此也束手无策，只好快快回都。叔文得泰还报，正在懊怅，不意制书又下，调他为户部侍郎，仍充度支盐铁转运等副使，这一惊非同小可，便语诸学士道："我逐日来翰院中，商量公事，今把我院职撤销，将来如何到此呢？"说至此，几乎泣下。王伾代为疏请，乃许三五日一入翰院，叔文方解去一半愁肠。

宣化巡官羊士谔，因事入京，公言叔文罪恶。叔文大怒，即商诸韦执谊，欲请旨处斩。执谊不答。叔文道："就使免斩，亦当杖死。"执谊仍然摇首。叔文悻悻出去，执谊乃贬士谔为宁化尉。适剑南度支副使刘辟入京，求领剑南三川，且假韦皋名目，语叔文道："太尉使辟，向公道达诚意，若与辟三川，当效死相助，否则亦当怨公。"叔文怒道："节使岂可自请？韦太尉也太觉糊涂了。"遂将辟拒退。又与执谊面议，欲斩刘辟，韦执谊仍然不允。辟实可杀。叔文忍无可忍，当面垢责，备极揶揄，执谊无词可对，及叔文已归，乃使人谢叔文道："非敢负约，实欲曲成兄事，不得不然。"叔文总说他忘恩负义，与为仇隙。未几叔文母病，将要谢世，叔文却盛设酒馔，邀请诸学士，及宦官李忠言、俱文珍、刘光琦等，一同入座。酒行数巡，叔文语众道："叔文母病，因身任国事，不得亲侍医药，未免子道有亏，今拟乞假归侍。自念在朝数年，任劳任怨，无非为报国计，不避危疑。一旦归去，谤必随至，在座诸公，若肯谅我愚诚，代为洗刷，叔文即不胜衔感了。"如此胆怯，何必植党营私。满座俱未及答，独俱文珍冷笑道："礼义不愆，何恤人言？王公亦未免多心呢。"大众应声附和，说得叔文无可措辞，可见宦官势盛。但斟酒相劝，各尽数杯而散。

越日，叔文母殁，丁忧去位。韦执谊本迫持公议，与叔文常有异同，至此更乏人牵掣，乐得任所欲为，就使叔文密函相托，他亦置诸不理，叔文因此益愤，日谋起复，拟得任原官后，先杀执谊，然后将反对诸人，一律除尽。王伾代为帮忙，常至各宦官处疏通，且与杜佑商议，请起叔文为相，兼总北军，偏偏没人答应，再请起叔文为威远军使，也是不得奥援。他只得自己出名，接连上了三疏，说得叔文如何通文，如何达武，满纸中天花乱坠，始终不见纶音。伾知不能济事，在翰院中卧至夜半，忽失声自叫道："王伾中风了！"遂乘车竟归，不敢再出。

西川节度使韦皋，上表请太子监国，略言："陛下哀毁成疾，请权令太子亲监庶政，俟皇躬痊愈，太子可复归东宫。"又上太子笺云："圣上谅阴不言，委政臣下，王叔文、王伾、李忠言等，

谬当重任，树党乱纪，恐误国家。愿殿下即日奏闻，斥逐群小，令政出人主，治安天下”等语。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笺表继至，语与皋同。再经俱文珍等，从中怂恿，不由顺宗不从，遂许令太子监国，即日颁敕。太子纯既揽重权，遂命太常卿杜黄裳为门下侍郎，左金吾大将军袁滋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罢郑珣瑜为吏部尚书，高郢为刑部尚书。太子出莅东朝堂，引见百官，百官入朝拜贺，太子逡巡避席，掩袖拭泪。大众知太子忧父，交相称颂。过了半月，由顺宗禅位太子，自称太上皇，制敕称诰，改元永贞，循例大赦。越五日，太子纯即位太极殿，是为宪宗，奉太上皇居兴庆宫，尊生母王氏为太上皇后，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升平公主即郭暧妻。入贺，并献人女伎数人，宪宗道："太上皇尚不受献，朕何敢违例？”遂将女伎却还。荆南表献毛龟，宪宗又下诏道：“朕所宝惟贤，嘉禾神芝，统是虚美，不足为宝。所以春秋不书祥瑞，从今日始，勿再以瑞兆上闻，所有珍禽奇兽，亦毋得进献！”于是天下向治，共仰清明。

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镇蜀已二十一年，服南诏，摧吐蕃，威德及民，功勋无比，累加官阶，至检校太尉，爵南康郡王。宪宗即位，因他表请监国，有定策功，当然再沛恩纶，厚加宠遇，不意恩诏尚未到蜀，太尉率尔归天，生荣死哀，全蜀悲悼，到处绘像立祠，享祭不绝。皋本是京兆人氏，气宇轩昂，性度豁达。张延赏为女择婿，苦无当意，延赏妻苗氏，系故相苗晋卿女，夙善风鉴，既见韦皋，即语延赏道：“此人后必大贵，可选作东床。”延赏尚未允许，经苗氏再三怂恿，乃赘皋为婿。皋时尚微贱，随延赏出镇剑南，倜傥不羁，傲睨一切。延赏渐加白眼，连婢仆也瞧他不起，他也不以为意，唯苗氏待遇如常。张女泣语皋道：“韦郎！韦郎！七尺好男儿，学兼文武，乃常沉滞儿家，贻人笑骂么？”勖夫上达，却也是个奇女。皋投袂而起，即向延赏处辞行。张女摒挡妆奁，尽作赆仪。延赏喜皋他往，亦赠以七驮物。皋出门东去，每过一驿，即遣还一驮，行以七驿，七驮物悉数璧还，惟挈妻所赠，及布囊书策，径至京师，投入帅府幕中；辗转推荐，得擢监察御史，出知陇州行营留事。德宗奔奉天，皋斩牛云光。诛朱泚使，遣使上闻，因超迁奉义节度，镇守西陲。见六十五回。贞元初年，加任金吾大将军，持节西行，往代张延赏职。他却改易姓名，以韦作韩，以皋作翱，疾驰至天回驿，去西川城仅三十里。延赏闻韩翱到来，正因他素不相识，未免滋疑，忽有属吏入报道：“今日来代相公，系是韦皋将军，并不是韩翱呢。”苗夫人在旁道：“若是韦皋，必系韦郎。”延赏笑道：“天下岂没有同姓同名的官吏？似韦生不通音问，已越数年，我料他早填沟壑，怎得来代我位呢？可笑你妇人家，太没见识，致误女儿。”苗夫人道：“韦郎前虽贫贱，妾观他气凌霄汉，每与相公接谈，从未尝一言献媚，因致见尤，今日立功任重，舍彼为谁？相公莫笑妾无目哩。”延赏仍然不信，到了次日，新使入府，果然是张门快婿韦皋，延赏无颜出迎，但自叹道：“我不识人。”遂从西门窃出，扬长自去。皋入谒外姑苗夫人，下拜甚恭，与张女相见，欢然道故，自不消说。惟见了张家婢仆，免不得惹起前嫌，立即提出数人，痛加杖责，有一两个暴死杖下，竟将遗尸投弃蜀江。小人何足深责，皋后来亦致暴死，恐是冤魂为厉。乃大开盛宴，替苗夫人饯行，随派兵吏护送出境。自是抚御将士，整饬边防，迭破吐蕃骁帅，威震西南；南诏称臣，群蛮内附。年六十一暴卒，由宪宗追赠太师，予谥忠武。

支度副使刘辟，竟自称西川剑南留后，表求旌节。宪宗派袁滋为安抚大使，考察全蜀情形，另任尚书左丞郑余庆同平章事。既而贾耽复殁，再进中书舍人郑絪同平章事。一面追究王叔文余党，连贬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等为远州刺史，嗣又因议罚太轻，再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惟陆质已死，李景俭适居母丧，得免严谴。着末一诏，乃是将同平章事韦执谊，迭降了好几级，黜为崖州司马；越年且赐王叔文自尽。王伾韦执谊凌准，相继忧死。小子有诗叹道：

漫夸管葛与伊周，朝值槐堂暮远流。
试看八人同坐贬，才知富贵等云浮。

叔文余党，贬黜无遗，天时已值残冬，朝廷又要改元了。欲知宪宗元年时事，容待下回表明。

王叔文非真无赖子，观其引进诸人，多一时知名士，虽非将相才，要皆文学选也。王伾与叔文比肩，较为贪鄙，招权纳贿，容或有之，乱政误国，尚未敢为。观其贬李实，召陆贽、阳城，罢进奉宫市五坊小儿，举前朝之弊政，次第廓清，是亦足慰人望。即欲夺宦官之柄，委诸大臣，亦未始非当时要着。阉寺祸唐，已成积习，果能一举扫除，宁非大幸？误在材力未足，夸诞有余，室官早已预防，彼尚自鸣得意。及叔文请宴自陈，王伾卧床长叹，徒令若辈增笑，不待宪宗即位，已早知其无能为矣。韦执谊始附叔文，终摈叔文，卒之同归于尽。八司马相继贬窜，数腐竖益长权威，加以韦皋、裴均、严绶等，上表请诛伾文，复开外重内轻之祸，自是宦官方镇，迭争权力，相合相离，以迄于亡，可胜慨哉！故史称顺宪二宗，俱英明主，读此回而未敢尽信云。

第七十二回
擒刘辟戡定西川　执李锜荡平镇海

却说顺宗改元永贞，因关系一代正朔，所以就贞元二十一年间，即已改行。至宪宗禅位，应复改元，当下将永贞二年，改为元和元年。正月朔日，宪宗带领百官，至兴庆宫朝贺顺宗，奉上尊号，称为应乾圣寿太上皇，礼毕还朝，方受群臣庆贺。过了数日，太上皇病体增剧，医药罔效，竟尔升遐，享年四十六岁，在位仅阅半年，总算作为一年。宪宗侍疾治丧，连日无暇，偏刘辟不肯用命，居然造起反来。辟欲继韦皋后任，因宪宗不许，特阻兵自守。宪宗已遣袁滋为安抚使，寻又命充西川节度使，征辟为给事中。辟仍不肯奉诏，滋畏辟不进，为宪宗所闻，贬滋为吉州刺史，本拟发兵讨辟，但念履位方新，力未能讨，只好再事羁縻，授辟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右谏议大夫韦丹上疏，谓："释辟不诛，外此无不效尤，恐将来朝廷命令，不能出两京以外。"宪宗颇以为然，因命丹为东川节度使，防制西川。哪知辟气焰益骄，又表请兼领三川。宪宗不允，辟竟发兵攻梓州。推官林蕴极力谏阻，惹动辟怒，将蕴械系起来，且屡嘱军士持刀威吓，刃拟蕴颈，已非一次。蕴怒叱道："竖子！要斩便斩，我颈岂汝砺石么？"辟不禁旁顾道："此人真忠烈士，饶他去罢！"公道自在人心，即叛贼犹知忠义。乃黜为唐昌尉，复益兵东向，将梓州围住。

东川节度使韦丹，尚未到任，前节度使李康，督众拒守，一面飞章告急。宪宗召集群臣，会议讨逆事宜，大众谓蜀地险固，不易进兵。独杜黄裳奋然道："辟一狂妄书生，得良将往取，譬如拾芥，有甚么难事？"原来辟曾举进士，参入戎幕，累经韦皋信任，厚自储藏，因潜谋不轨，致遭此变。韦皋亦大不识人。黄裳知辟无能，决计主讨，特荐神策军使高崇文，勇略可用，并请宪宗勿置监军，以专责成。翰林学士李吉甫，亦劝宪宗从黄裳言，宪宗乃命高崇文，率步骑五千，作为前军，神策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率步骑二千，作为次军，并会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同讨刘辟。当时宿将尚多，各自命为征蜀统帅。哪知诏命一下，偏用了一个高崇文，顿令他惊异不置。崇文方屯长武城，练兵五千，常如寇至，一经受诏，即日启行，器械糗粮，均无所阙，在途严申军律，秋毫无犯。有一兵士就食逆旅，折人已箸，被崇文察觉，立斩以徇。将吏相率股栗，奉命惟谨。崇文出斜谷，李元奕出骆谷，同趋梓州，途次接得警报，梓州已经失守，李康被擒，崇文引兵亟进。从阆中入剑门，正值辟将邢泚，乘胜前来，崇文也不与答话，立即擂鼓，驱军猛击。邢泚慌忙对仗，战不数合，已杀得旗靡辙乱，无力抵敌，没奈何返奔梓州。崇文追至城下，悬赏攻城，自己亲冒矢石，限期登陴。泚已经过第一次厉害，自知非崇文敌手，不如趁早逃生，遂引众夜出后门，一溜烟的去了。崇文入屯梓州，休息一日，拟再行进兵，可巧辟送归李康，为辟代求昭雪。崇文叱道："汝败军失守，已负死罪，尚敢替逆贼求免么？"康尚欲乞请，怎奈崇文铁面无私，立命左右推出，把康斩首。嗣接严砺军报，也已攻克剑州，斩贼吏文德昭，当下覆告严砺，联名奏捷，宪宗得报甚喜。又接韦丹自汉中递奏，请命崇文知蜀中事，乃即以崇文为东川节度副使。

不意西川尚未告靖，夏绥又复称戈，几乎有铜山西崩，洛钟东应的状态。亏得河东节度使严绶，表请讨贼，不待朝廷发兵，已遣牙将阿跌光进，阿跌系复姓。及弟光颜，率兵戡乱。两将勇冠河东，联镳并进，足令逆军丧胆。夏州兵马使张承金，斩了首逆，传首京师，夏绥复安。究竟首逆为

谁？原来是韩全义甥杨惠琳。倒戟而出，笔墨一新。全义自经水败还，不朝而去，见七十回。宪宗时在藩邸，即斥他不尽臣节，至宪宗嗣位，全义颇自戒惧，拜表入朝。杜黄裳勒令致仕，全义只好归休，独全义甥杨惠琳，乘全义入朝，权知留后。宪宗简将军李演为夏绥节度使，反为惠琳所拒，因此严绶遣将往讨，不匝月而乱平。高崇文闻光颜名，调令至蜀，自督兵攻鹿头关，关距成都百五十里，倚山带川，非常雄险。辟连筑八栅，分兵屯守，严拒官军，辟将仇良辅，与辟子方叔，婿苏强，统领屯兵，出战崇文，大败而还。崇文督兵攻栅，也不能下，复因天雨连绵，未便猛扑。他却想了一计，令骁将高霞寓，专攻关左的万胜堆。堆在鹿头山上，高出关城数仞，原有贼将驻守，霞寓招募死士，扳缘而上，任他矢石如雨，只管冒死上去，前队仆，后队继。且纵火焚栅，烟焰薰天，贼众无处逃遁，不是焚死，就是杀死，既夺得万胜堆，俯瞰鹿头关，一一可数，了如指掌。屯兵先后出战，官军无不预晓，八战八捷，贼心始摇。崇文复分兵破贼于德阳，又败贼于汉州，严砺亦遣将严泰，进拔绵州石牌谷，会河东将阿跌光颜，与崇文约期会师，途中为天雨所阻，迟了一日。光颜闻崇文军律，很是严厉，自恐误期得罪，乃深入鹿头关西面，断贼粮道，贼众大惧。鹿头守将仇良辅，与绵江栅将李文悦，依次请降。崇文遂收鹿头关，擒住辟子与婿，长驱指成都，所向崩溃，军不留行。辟恃鹿头关为屏蔽，尊闻关城失守，吓得魂不附身，即与亲将卢文若，率数十骑西走，拟奔吐蕃。崇文令高霞寓领兵追捕，到了羊灌田，见前面踯躅西行，正是刘辟、文若等人，便鼓噪直进。辟仓猝投江，尚未得死，霞寓偏将郦定进，亟下马泅水，把辟擒住。文若先杀妻子，自系石缒入江心，徒落得葬身鱼腹，尸骨无存，霞寓囚辟还报，崇文即槛辟送京师，自入成都安民，市肆不扰，鸡犬无惊，所有投降诸将，一律优待。惟辟将邢泚，馆驿巡官沈衍，已降复贰，乃饬令枭首。军府事无巨细，命一遵韦南康故事，韦南康即韦皋。从容指挥，全境皆平。

辟有二妾，皆具国色，监军请献入朝廷，崇文道："天子命我讨平凶竖，安抚百姓，并未嘱我采访妇女，我怎得献女求媚呢？"遂查得军中鳏夫，给为配偶。不知哪两个鳏夫，得消受此艳福。知邛州崔从，曾贻书谏辟，辟发兵往攻，从婴城固守，卒全邛州。崇文上表推荐，并及唐昌尉林蕴，还有韦皋旧吏，房式、韦乾度、独孤密、符载、郗士美、段文昌等，陷入城中。俱素服麻屦，衔土请罪，经崇文一律释免，优礼相待，且具录入荐书，惟语段文昌道："君他日必为将相，未敢奉荐。"乃特具厚赆，遣送京师。刘辟被俘至都，尚冀不死，途次饮食如常。及既近都门，神策兵出系辟首，牵曳而入。辟始惊惧道："奈何至此。"呆鸟。宪宗御兴安楼受俘，诘问反状。辟答辩道："臣不敢反，五院子弟作乱，不能制服，因此被逼为非。"宪宗又诘他："遣使赐诏，如何不受？"辟不能答。乃献诸庙社，徇诸市曹，诛死城西南独柳树下，子婿等一并伏诛。卢文若族党，亦皆夷灭。韦皋子行式，尝娶文若女弟，按例当没入掖庭，宪宗以皋有大功，悉命赦宥，随即叙功论赏，宰相以下入贺。宪宗瞧着黄裳道："这统是卿的功劳呢。"遂进高崇文为西川节度使。严砺为东川节度使，另授将作监柳晟，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晟至汉中，适府兵平蜀还镇，有诏仍遣戍梓州，军士怨怒，共谋作乱。晟疾驱入城，好言抚慰，并问道："汝辈为何事得功？"军士答道："为诛反贼刘辟，因得成功。"晟接入道，"辟不受诏命，因致汝辈立功，岂可复令他人诛汝，转为彼功呢？"众皆拜谢，愿奉诏共诣戍所，军府遂定。

杜佑以年老乞休，先举李巽为度支盐铁转运等使，自解兼任各职，然后表辞相位。宪宗因佑年高望重，拜为司徒，封岐国公，令他每月一再入朝，三五日入中书省，商议大政。佑不得已应命，后来复上表固辞，乃准令致仕，仍饬入朝朔望，累遣中人顾问，锡予甚隆。佑京兆人，生平好学，显贵犹读书不辍，常搜补刘秩政典，参益新礼，成二百篇，号为通典，奏行于世。为人平易逊顺，与物无忤，人皆乐与亲近，故得以功名终身。至元和七年乃殁，年七十八，追赠太傅，予谥安简。佑虽无甚功绩，然学术甚优，故详叙始末。杜黄裳与佑同里，具有经济大略，平蜀定夏，实出彼力，但不修小节，未能久安相位。元和二年，即出为河

中节度使，封邠国公，越年病殁任所，年七十岁，追赠司徒，谥曰宣献。

宪宗特擢武元衡为门下侍郎，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吉甫即赞皇公李栖筠子，曾为太常博士，故相陆贽，疑他有党，出为明州长史，及贽贬忠州，裴延龄与贽有嫌，独起吉甫为忠州刺史，令得报复。吉甫却与贽结欢，毫不提及前事，人已服他雅量，特揭此事，以风世人。及宪宗召为翰林学士，参议平蜀，因得邀结主知，升任宰辅。

先是浙西观察使李锜，厚赂权幸，得领盐铁转运等使，吉甫常入谏道："韦皋蓄财甚多，刘辟因是构乱，李锜已有叛萌。若再得征榷盐铁，凭倚长江，岂不是促令速反么？"宪宗乃调锜为镇海节度使，撤去盐铁转运等差委，令归李巽统辖。锜虽失利权，尚得节钺，所以逆谋未发。嗣因夏蜀迭平，藩镇多畏威入朝，李锜亦内不自安，表请入觐。宪宗授锜左仆射，即遣使至京口慰抚，讯问行期。锜佯署判官王澹为留后，表示行状，但只是逐日延挨，今日不行，明日又不行，拖延了好几日，仍然不行。澹与敕使再三催促，他反动起怒来，托词有疾，请至岁暮入朝。相臣武元衡入白宪宗道："锜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锜，如何号令四海？"宪宗乃征锜入朝。锜无词可说，即欲兴兵造反，且因王澹通同敕使，制置军务，心下很是不平，乃遣心腹将五人，分镇部属五州。苏州属姚志安，常州属李深，湖州属赵惟忠，杭州属邱自昌，睦州属高肃，伺察刺史动静，作为预备，一面选练兵士，募集丁壮，有力善射的士卒，叫作挽强，胡奚杂类，叫做藩落，给赐十倍他卒，留充帐下亲兵。

会岁晚天寒，例须给发衣服，锜与亲兵定就密计，高坐帐中，森列甲仗。王澹与敕使入谒，锜尚作欢语状，及澹等出帐，忽有军士数百名，露刃大哗道："王澹何人？擅主军务。"澹尚未及答，已由军士砍翻，脔割而食。牙将赵琦，未与密谋，尚冒冒失失的出去谕止，又被军士脔食，且用刀拟敕使颈，谩骂不休。锜佯作惊惶，自出救解，乃将敕使囚系室中。于是令李钧主挽强兵，薛颉主蕃落兵，再派公孙玠、韩运等，分统各军，出戍险要。并密饬五州镇将，各杀刺史，反抗朝廷，表面上还想掩饰，奏称兵变启衅，致杀留后大将。一味欺饰，难道常瞒得过去？哪知常州刺史颜防，早瞧破机关，用门下客李云计，矫制称招讨副使，诱斩李深，且传檄苏杭湖睦，请同进讨。湖州刺史辛秘，也潜募民兵数百人，夜袭赵惟忠营，将惟忠拖出杀死，严守州境。惟苏州刺史李素，为姚志安所执，械送李锜，锜把素悬系船舷，示众声威。当下派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等，率精兵三千，往袭宣州。

是时诏命已下，因李锜为宗室子孙，削去属籍及官爵，遣淮南节度使王锷为招讨处置使，统率诸道行营兵马，征调宣武、义宁、武昌、淮南、宣歙及浙东西各军，由宣杭信三州进讨。宣州向称富饶，锜欲先行占据，因特遣张子良等袭击。偏子良等知锜必败，潜与牙将裴行立商议，谋执锜送京师。行立本系锜甥，锜有谋划，无不预闻，此次见官军四逼，也欲为免祸计，乃与子良等订定密约，里应外合，讨逆图功。子良等领兵出发，才至数十里外，即召士卒宣谕道："仆射造反，官军四集，常湖二镇将，已悬首通衢，大势日蹙，必至败亡，今乃使我辈远取宣城，我辈何为随他族灭？计不如去逆效顺，还可转祸为福，汝等以为何如？"大众应声道："愿听将令。"子良便命大众乘夜趋还，潜至城下。裴行立已在城上探望，见子良等领兵回来，即举火为应，内外合噪，响震全城。行立且引兵攻牙门，锜从睡梦中惊醒，骇问左右。左右据实通报，锜复问道："城外兵马，是何人统带？左右答是张中丞。锜又问门外兵马，是何人主使？左右答是裴侍御。锜惊堕床下，并抚膺大恸道："行立尚且叛我，我还有何望呢？"汝要叛君，何怪甥儿叛汝！遂跣足而起，走匿楼下。亲将李钧，引挽强兵三百，名趋出庭院，与行立格斗。行立伏兵邀击，俟李钧出来，四面兜截，把钧手下三百人，冲得七零八落。钧不及遮拦，被行立一槊刺倒，枭了首级，传示城下。锜举家皆哭。子良晓谕城中，说明顺逆祸福，且呼锜束身归朝。兵士遂趋入执锜，用幕裹住，缒出城外，系送京都。

神策兵自长乐驿接着，押送至阙，宪宗仍御

兴安门问罪。锜答道："臣初无反意，张子良等教臣为此。"至此还想诬赖，可恨可笑！宪宗道："汝为元帅，子良等谋反，何不将他斩首，然后入朝？"锜理屈词穷，遂并锜子师回，腰斩伏罪。群臣联翩入贺，宪宗愀然道："朕实不德，以致海内多事，叛乱迭起，自问不免怀惭，何足言贺？"数语颇得大体。宰相武元衡等，议诛锜大功以上亲族，兵部郎中蒋乂道："锜大功以上宗亲，均系淮安靖王后裔，淮安靖王名神通，见前文。锜系神通六世孙。淮安王曾有佐命功，陪陵享庙，怎得因末孙为恶，累及同宗？"宰相等又欲诛锜兄弟。乂又道："锜兄弟皆故都统国贞子，国贞殉难绛州，忠烈卓著，亦不应令他绝祀。"事见前肃宗时代。乃一律贷死，但将锜从弟宋州刺史李铦等，贬谪有差。有司籍锜家产，输送京师。翰林学士裴洎李绛，上言："李锜僭侈，剥削六州人民，敛财致富，陛下痛民无告，所以兴师问罪，申明国法，今乃辇取金帛，输入京中，恐远近失望，转滋疑议，臣请将逆人资财，分赐浙西百姓，俾代今年租赋，庶几圣德及人，万民悦服。"云云。宪宗览疏嘉叹，依言施行。擢张子良为左金吾将军，封南阳郡王，赐名奉国；田少卿为左羽林将军，封代国公；李奉仙为右羽林将军，封邠国公。裴行立为泌州刺史，追赠王澹给事中，赵锜和州刺史，李素从贼中救出，仍还原官。镇海军帖然就范，无庸琐叙。

惟高崇文镇蜀期年，屡次上表，谓："西川为宰相回翔地，臣未敢自安，且川中安逸，无所陈力，情愿移戍边陲，报恩效死"等语。宪宗乃出武元衡为西川节度使，调崇文为邠宁节度使。崇文寻卒，予谥威武。宪宗有意求才，策试制举，得元稹独孤郁白居易、萧俛、沈传师等人，各授拾遗校书郎等职。居易字乐天，尤有才名，常作乐府百余篇，规讽时事，流传禁中，宪宗特擢为翰林学士。寻又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等，直陈时政得失，毫不避讳。考官杨于陵、韦贯之署为上第，独李吉甫恨他切直，泣诉宪宗，并言："湜为翰林学士王涯甥，涯与学士裴垍，覆阅策文，不自引嫌，实属有心舞弊"云云。宪宗不得已罢垍，贬涯为虢州司马，于陵为岭南节度使，贯之为巴州刺史。既而吉甫遇疾，留医士夜宿诊治，御史中丞窦群，劾吉甫交通术士，宪宗查讯不确，贬窦群官。吉甫亦上书求免，乃出吉甫为淮南节度使，再起裴垍同平章事。垍绛州人，器局严峻，人不敢以私相干。常有故人自远方来，与垍相见，垍款待甚优，及故人求为京兆判官，垍恰正色道："公才不称此官，垍何敢因私害公，他日有盲相当道，若肯怜公，公或可得此任。今垍在相位，愿公勿言！"故人才赧然别去。人人如垍，何至情弊百出。嗣是内外僚吏，益自戒慎。宪宗常问垍治要，垍举大学先正其心一语，引为箴规。凡谏官敢言阙政，尤为垍所称赏。给事中李藩，抗正不阿，垍入白宪宗，谓藩有宰相器。宪宗正因郑絪太尚循默，有易相意，郑絪前颇敢言，岂阅官已久，亦学作琉璃蛋耶？既闻垍言，因即罢絪相藩。元和四年春季大旱，李绛、白居易上陈数事，第一条是减轻租税，第二条是简放宫人，第三条禁诸道横敛，免他进奉，第四条是饬南方各道，不得掠卖良人，充作奴婢。垍与藩极力赞成。宪宗乃一一准行。制敕甫下，即日大雨。会因成德节度使王士贞病死，子承宗自为留后，承宗叔父士则，与幕客李栖楚，恐延祸及己，均归京师。宪宗令士则为神策大将军，另拟简人往代，若承宗抗命，当兴师往讨，好把河北诸镇世袭的积弊，乘此廓清。偏同平章事裴垍，及翰林学士李绛，先后奏阻。右军中尉吐突承璀，独自请将兵往讨承宗，两下里各执一说，免不得龃龉起来。正是：

老成持重谋休战，腐竖怀私欲弄兵。

究竟如何处置承宗，且看下回续叙。

肃代以后，节度使由军士擅立，已成积弊，至刘辟、李锜，自恃多财，相继生变。微杜黄裳之定策于先，武元衡之赞谋于后，则狂妄书生，尚思构逆，贪婪计吏，且得称戈。彼拥强兵，娴武略者，几何而不欲坐明堂，朝诸侯乎？高崇文一出而刘辟丧胆，虽有鹿头之险，不能阻堂堂正正之师，弃城投水，卒就擒诛。取戆书生如拾芥，黄裳之言验矣。李锜无能，视辟尤甚，张子良等倒戈相向，如缚犬豕，此而欲盗弄潢池，何其不知自量欤，杨惠琳一起即灭，更不足道，本回依次叙述，有详有略，笔下固自斟酌也。

第七十三回
讨成德中使无功　策魏博名相定议

却说王承宗自为留后，无非是积习相沿，看人榜样。最近的就是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师道即李纳庶子，李纳死，长子师古袭职，师古死，判官高沐等，奉师古异母弟师道为节度副使，杜黄裳时尚为相，请设官分治，免致后虑。宪宗因夏蜀迭乱，不宜再激他变，乃命师道为节度使。至是承宗擅立，宪宗反欲进讨，裴垍乃面奏道："师道父李纳，跋扈不恭，承宗祖王武俊，有功国家，陛下前许师道，今夺承宗，教他如何心服？不如待衅而动为是。"宪宗又转问李绛，绛答道："河北不遵声教，莫不愤叹，但欲今日削平，恐尚未能。成德军自武俊以来，父子相承，已四十余年。今承宗又总军务，军士看成习惯，不以为非，今若遣人往代，恐彼未必奉诏。况范阳魏博易定淄青，人地相传，与成德同例，成德摇动，诸镇寒心，势必结连拒命，朝廷不能坐视，须遣将调兵，四面攻讨。彼将吏各给官爵，士卒各给衣粮，按兵玩敌，坐观胜负，国家转因此劳敝了。且关中旱荒未靖，江淮又报大水，公私交困，兵事不应轻试，且待他日。"按情度势，言之甚明，并非姑息之谈。宪宗颇也心许。偏左军中尉吐突承璀，由宦官入为黄门，常侍宪宗潜邸，以机警得幸，至此欲阴夺相权，力请统兵往讨。宪宗又未免狐疑。还有昭义军节度使卢从史，因父丧守制军中，未曾起复，他却附会承璀，愿率本军讨承宗。有诏起复从史为金吾大将军，统兵如故。承宗闻朝廷有意加讨，恰也惊惧，因累表自诉，格外恭顺。宪宗乃遣京兆尹裴武，诣真定宣慰。承宗下拜庭前，跪接诏命，起语裴武道："承宗何敢擅为留后？只因三军见迫，不暇恭俟朝命，今愿献德棣二州，聊表微诚。"说罢，即盛宴裴武，挽他善达宪宗。裴武一力担承，欢宴数日，才辞归覆命。宪宗乃命承宗为成德节度使，兼恒冀深赵州观察使，即授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兼德棣二州观察使。

昌朝为故节度使薛嵩子，又系王氏门婿，与承宗亲戚相关，所以特加任命。哪知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独遣人语承宗道："昌朝阴结朝廷，故得骤受节钺。足下奈何不察！"承宗被他一激，立遣数百骑驰入德州，把昌朝拘至真定，囚系狱中。反复若此，却也应讨。宪宗以裴武欺罔，欲加严谴，亏得李绛替他救解，方得免罪。乃再遣中使往谕承宗，令释昌朝还镇。承宗不肯受命，于是宪宗削夺承宗官爵，命吐突承璀为神策河中东道行营兵马使，兼诸军招讨处置等使，北伐承宗。翰林学士白居易上疏极谏，略云：

> 国家征伐，当责成将帅，近岁始以中使为监军。自古及今，未有征天下之兵，专令中使统领者也。今神策军既不置行营节度使，则承璀乃制将也；又充诸道招讨处置使，则承璀为都统也。臣恐四方闻之，必轻朝廷，四夷闻之，必笑中国，陛下忍令后代相传，谓以中官为制将都统，自陛下始乎？臣恐刘济即卢龙节度使。张茂昭张孝忠子，任易定节度使，亦称义武军节度使。范希朝时调任河东节度使。卢从史等，以及诸道将校，皆耻受承璀指挥。心既不齐，功何由立？此是资承宗之计，而挫诸将之势也。陛下念承璀勤劳，贵之可也；怜其忠诚，富之可也。至于军国权柄，动关理乱，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宁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从人之欲，而自损圣明，何不审慎一时之间，而取笑于万代之后乎？臣愿陛下另简良将，毋任近臣，申国威，肃军纪，则立法无阙，而成效可期矣。

疏入不省。度支使李元素，盐铁使李鄘，京兆尹许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简，谏议大夫孟简，给事中吕元膺孟质，右补阙独孤郁等，更伏阙奏对，大旨如居易言。宪宗不得已改承璀为宣慰使，削去诸道兵马使职权，仍令会同诸镇，即日进讨。

承璀才出都门，田季安先已闻知，便聚众计议道："王师不越大河，已是二十五年，今一旦越魏伐赵，赵若受擒，魏亦被虏，如何是好？"有一将超伍出言道："愿假骑兵五千，为公除忧？"季安大呼道："壮哉勇士！愿如所言。"忽旁座又闪出一人道："不可不可。"季安正欲叱责，因见他是幽州来使谭忠，只好暂时耐气，问明情由。谭忠说道："王师伐赵，公出兵相阻，是先为赵受祸，恐赵未被兵，魏已糜烂了。忠有一计，令彼为鹬蚌，公为渔人。"季安问是何计？忠抵掌道："往年王师讨平蜀吴，算不一失，是皆相臣谋画，与天子无关。今天子专任中使，不用老臣宿将，是明明欲夸服臣下，自显威武。倘一人魏境，即遭挫衄，且必任智士，画长策，仗猛将，练精兵，毕力再举，与魏从事，公不是为赵受祸么？为今日计，王师入境，公且厚给犒赏，整顿甲兵，阳称代赵，一面阴遗赵书，但说伐赵是卖友，不伐赵是叛君，两名都不愿受。执事若能贻魏一城，俾魏有词奏捷，不必再入赵境，庶西得对君，北得对友。如此说法，赵若果不拒我，是魏得两利，并可借此图霸了。"仿佛战国策士。季安不禁大喜道："好计好计！先生此来，实是天助魏博哩。"遂一面欢迎承璀，一面致书承宗。承宗覆书照允，竟将当阳县赠魏。谭忠以魏策已成，乃辞行还镇，季安厚赠而别。

及忠还幽州，正值刘济会议军情，济宣言道："天子命我伐赵，赵亦必防我往伐，究竟伐赵好呢？不伐赵好呢？"忠入内应声道："天子未必使公伐赵，赵亦未必防公往伐，忠谓公可缓日出师。"济怒道："我岂可与承宗同反么？"遂不待忠再说，便将忠下狱系住。已而使人探视赵境，果不增防，唐廷有诏旨到来，亦止令济护北边，毋庸伐赵。济不觉惊讶，遂释忠出狱，问他何故先知？忠答道："卢从史外虽亲我，内实联赵，他必为赵画策，故意弛防，一示赵不欲抗我，二使我获疑天子，暗中必遣告朝廷，只说是燕赵相联，忠所以知赵不备燕，天子亦不愿燕伐赵呢。"料事如神。济复问道："前事被君料着，我究应若何处置？"忠又道："天子伐赵，君据全燕地，拥兵坐粮，若一人未渡易水，适堕从史诡计，公怀忠受谤，天子以为不忠，赵人又不见德，徒落得恶声嘈杂，请公自思便了。"遣将不如激将，忠两次进言。统用此术。济奋袂起座道："我知道了！"遂下令军中道："五日毕出，落后者斩！"乃自统兵七万，出攻赵境，连拔饶阳束鹿。

各道兵会集定州，承璀亦至行营，军无统帅，号令不专，只有张茂昭一军，还算纪律严明。卢从史虽派兵与会，暗地里恰与承宗通谋，因此人各一心，威令不振。左神策大将军郦定进，颇称骁勇，率部兵轻进，被承宗设伏截击，竟致败死，全军夺气，大家观望不前。会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宠任大将吴少阳，呼为从弟，出入如至亲。少诚有疾，少阳杀死少诚子元庆，竟将少诚软禁起来。少诚忧病交迫，遂致死去，少阳自为留后。宪宗方用兵河北，不能顾及淮西，没奈何加以任命，且待河北平定，再作计较。怎奈河北败多胜少，日久无功。白居易又复疏请罢兵，谏陈利害，宪宗仍然不许。适卢从史遣牙将王翊元入都奏事，宰相裴垍与言君臣大义，激动翊元。翊元遂将从史阴谋，一一告知，并言有计可取，当为国除患。垍乃嘱使还镇，联络将士，候谋定后，再来京师。翊元往而复返，报称兵马使乌重胤等，均愿归诚，但教王师一到，即可下手。裴垍乃入白宪宗道："从史必将为乱，今闻他与承璀对营，视承璀似婴儿，毫不设备，幸有乌重胤王翊元等，愿归朝廷，失今不取，后虽兴师动众，恐非岁月可平呢。"恰是机会。宪宗熟思良久，方才允行，亟遣使密告承璀。承璀与行营兵马使李听定议，先日邀从史过宴，盛陈珍玩，问他所欲，立即移赠。从史大喜，常相往来。一日，复由承璀邀与同博，俟从史入帐，掷局为号，有数十壮士突出，把从史擒住，牵至帐后，打入囚车，飞送京师。从史营中，士卒争出，欲与承璀拼命。乌重胤挡住军门，拔刀指叱道："天子有诏，命承璀执送从史，我已

早闻密旨，从命有赏，不从命有诛。"士卒方敛兵归伍，不敢逆命。及从史解到京师，入谒宪宗，惶恐谢罪，宪宗从轻发落，贬为欢州司马，且因重胤有功，拟即令为昭义节度使。承璀亦驰奏入都，谓已牒知重胤，使权充留后。独翰林学士李绛抗疏道：

昭义五州，据山东要害，向为从史所据，使朝廷旰食。今幸而得之，承璀复以与重胤，臣闻之实为惊心。昨国家诱执从史，虽为长策，已失大体，今承璀又擅移文牒令为留后，并敢代求旌节，无君之心，孰甚于此？陛下昨日得昭义，人神同庆，威令再立，今日忽以授本军牙将，物情顿沮，纲纪大紊。校计利害，更不若从史为之。何则？从史虽蓄奸谋，已是朝廷牧伯，重胤出于列校，以承璀一牒代之，窃恐河南北诸侯闻之，无不愤怒，耻与为伍。且谓承璀诱重胤，使逐从史而代其位，彼人人麾下，各有将校，能毋自危乎？倘刘济、张茂昭、田季安、韩弘、李师道等，继有章表，陈其情状，并指承璀专命之罪，不知陛下何以处之？若皆不服，则众怨益甚，若为之改除，则朝廷之威重去矣。臣意谓重胤有功，可移镇河阳，即令河阳节度使孟元阳，调镇昭义。如此则任人之权，仍在朝廷，重胤得镇河阳，已为望外之福，岂敢更为抗拒？况重胤所以能执从史，本以仗顺成功，一旦自逆诏命，安知同列不袭其迹而动乎？重胤军中，等夷甚多，必不愿重胤独为主帅，移之他镇，乃惬众心，何忧其致乱乎？幸陛下采择焉！

宪宗览奏，不觉称善，乃调孟元阳为昭义节度使，乌重胤为河阳节度使。惟王承宗失一臂助，不免焦急，更因范希朝、张茂昭两军，进逼木刀沟，累战失利，不得不上表谢罪，把从前过失，都推到卢从史身上。但说是误信间言，今始觉悟，乞许自新等语。李师道又代为申请，宪宗亦因师久无功，决计罢兵，仍令承宗为成德节度使，给还德棣二州，令诸道兵各归原镇，分赐布帛二十八万匹，加刘济为中书令。济有数子，长子绲为副大使，次子总为瀛州刺史，济出军瀛州，适患重疾，不能遽归，总与判官张玘等，密谋弑父，伪使人从京师来，入白济道："朝廷责相公逗留无功，已除副大使为节度使了。"济已有怒意，次日，又使人报济道："使节已至太原了。"旋又使人走呼道："副大使已过代了。"全军皆惊，即欲溃归。济愤不可遏，竟杀主兵大将数十人，且召绲诣行营，令玘兄皋代领军事。济自朝至日昃，未得饮食，乃召总使吏唐弘实入室，向索酏浆。弘实阴受总嘱，置毒浆中，济一饮而尽，毒发暴死。及绲至涿州，总矫传济命，逼绲自尽。可怜刘济父子，统死得不明不白，那弑杀兄的刘总，为父发丧，但说是有病身亡，表奏朝廷。宪宗不知是诈，即命他承袭父职，寻且加封楚国公。弑父杀兄之逆贼，反得加官封爵，朝廷岂尚有纪纲耶？

吐突承璀自行营还朝，有旨仍令为左卫上将军，充左军中尉。裴垍入谏道："承璀首倡用兵，疲敝天下，卒无成功，陛下即顾念旧恩，不加显戮，怎得全不贬黜以谢天下？"给事中段平仲吕元膺，且请诛承璀。李绛亦奏言："不责承璀，他日将帅失律，如何处置？"宪宗撤去承璀中尉，令充军器使，中外始相率称贺。张茂昭奉诏班师，得加官检校太尉，兼太子太傅。茂昭愿举族还朝，乞另简后任，表至数上，乃诏从所请，令左庶子任迪简为行军司马，乘驿往代。茂昭悉举簿书管钥，授与迪简，立挈妻子就道，且嘱语道："人人贪恋旌节，试看节使子孙，有几家能保全过去？我使汝等还朝，正不欲子孙习染污俗，同归沦亡。汝等毋谓我迂拘呢。"见机而作，不俟终日者，君子之谓乎？都虞侯杨伯玉、张佐元，相继作乱，为将士所诛，共奉迪简主持军务。迪简与士卒同尝甘苦，军心感附，易定皆定。宪宗命颁绫绢十万匹，犒赐二州将士，即授迪简为节度使。至茂昭入觐，面加慰谕，晋拜中书令，复授河中节度使。茂昭奉命往镇，越年首上生疽，竟至暴殁，年止五十，册赠太师，谥曰献武。茂昭公忠卓著，乃享年不永，反致病疽暴亡，天道岂真无知么？茂昭弟茂宗，曾尚德宗女义章公主，茂宗出任兖海节度使，官至左龙武统军。茂和亦仕至诸卫将军，茂昭子克勤，后亦官左武卫大将军，子弟世贻令名，如茂昭言。

河东节度使范希朝，出屯河北，宪宗命王锷为河东节度使，锷有吏才，颇善完聚，进奉甚优，且常纳赂中官，求加相衔，中人竞为揄扬，宪宗亦颇心动，密诏中书门下道："锷可兼宰相。"同平章事李藩，遽取笔濡墨，抹去宰相二字，再从左方写着不可二字，呈还宪宗。时太常卿权德舆，正人任同平章事，见藩所为，不禁失色道："诏书如不可行，亦当另疏谏阻，奈何用笔涂诏呢？"藩从容道："势已迫了，一出今日，便不可止，我不能不破例上陈。"德舆因亦入奏道："向来方镇得兼相职，必有大忠大功，否则为羁縻计，不得已权给兼衔。今锷无忠勋，朝廷又非不得已，何为遽假此名？"宪宗乃止。裴垍适患风痹，乞假养疴，三月不愈，乃罢为兵部尚书，再召李吉甫为相。吉甫自淮南入都，常欲修怨，因裴垍与史官蒋武等，上德宗实录，遂上言垍已引疾，不宜冒奏，乃徙垍为太子宾客，罢蒋武等史官。垍竟病殁，不得追赠。给事中刘伯刍，表称垍忠，始追封太子太保。李藩由垍引进，吉甫既已倾垍，复欲去藩，密白宪宗道："臣还都时，道逢中使，持印节与吴少阳，臣窃为陛下深恨哩。"宪宗不觉变色，退朝自忖：少阳前为留后，今加任节度使，藩曾赞议，彼不容王锷，独请任少阳，恐未免有私弊等情，遂竟下手诏，罢藩为太子詹事。吉甫可谓善谮。

李绛常面奏吐突承璀专横，语极恳切，宪宗尚未肯信，已而弓箭库使刘希光，受羽林大将军孙俩钱二万缗，为求方镇，事觉赐死。承璀亦与有干连，出为淮南监军，承璀坐贪赇重案，仅出为监军，宪宗之宠幸寺宦，于此可见。因进李绛同平章事。京兆尹元义方，为承璀心腹，李吉甫欲自托承璀，因擢为京兆尹。吉甫初次入相，德望已损，及再相时，更倒行逆施，令人不解。绛入相，奏请外谪义方，宪宗但调义方为鄜防观察使，吉甫已是不悦。绛又素与吉甫争论殿前，益为吉甫所忌。幸宪宗尚有微明，常语左右道："吉甫专为谀悦，不及李绛忠直，如绛才算真宰相呢。"既已辨明直枉，何不罢去吉甫？吉甫乃稍稍敛束。会魏博事起，吉甫与绛，又有一番争议，吉甫主讨，绛独奏阻，究竟孰是孰非，待小子叙述出来。魏博节度使田季安，袭父遗职，差不多将二十年。他尝娶洛州刺史元谊女，生子怀谏，为节度副使，用族人田兴为兵马使。兴父庭玠，当田悦抗命时，曾为节度副使，劝悦谨守臣节，悦不肯从，庭玠忧死。事见前文。兴幼通兵法，夙娴骑射，承嗣常目为奇童，语庭玠道："他日必兴吾宗。"因名为兴。及为兵马使，操行循谨，与人无争。季安淫虐好杀，兴屡次进规，季安非但不从，反疑他笼络众心，出为临清镇守，意欲伺罪加戮。兴佯为风痹，灼艾满身，卧家不出，才得免祸。未几，季安病死，怀谏年只十一，母元氏，以兴得众心，召还旧职。唐廷闻季安已殁，欲乘势收取魏博，特遣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郑滑节度使，伺察动静。李吉甫请即兴兵往讨，李绛独谓魏博不必用兵，自能归顺朝廷。两下里争执多时，尚未决议。过了数日，吉甫又极言用兵利便，且谓刍粮金帛，均已有备，宪宗乃复问绛。绛答道："兵不可轻动，他事不必论，即如上年北讨承宗，四面发兵，近二十万，又发左右神策军，自京师出发，天下骚动。费用约七百余万缗，迄无成功，徒为人笑。今疮痍未复，人皆惮战，田怀谏一乳臭小儿，何能统军？将来必有别将崛起，代为主帅，那时妥为处置，自可不战屈人。今即欲以诏敕驱迫，恐非徒无功，反生他变，愿陛下勿疑。"宪宗至此方悟，便奋身抚案道："朕决计不用兵了。"绛又道："陛下虽有是言，恐退朝后，尚未免有淆乱圣听，幸陛下勿再为所惑？"宪宗正色道："朕志已决，谁敢惑朕？"绛乃拜贺道："这乃是社稷幸福呢。"于是按兵不发，专候魏博消息。过了月余，即得魏博监军奏报，魏博军士，推田兴为留后，把怀谏徙出牙门，兴坐待诏命，听候处置，果然不出李绛所料。小子有诗赞绛道：

谈兵容易用兵难，功效虚悬兵力单。
幸有宰臣能料事，顿教内外尽熙安。

宪宗接了此奏，又召宰相等人商，欲知后来如何解决，俟至下回表明。

宪宗之待藩镇，忽宽忽严，忽抚忽讨，毫无定见，殊为可笑，李师道之自为留后，与王承宗相等，绳以祖父功罪，则师道可以先讨，而承宗次之。乃师道加封，承宗受讨，已非情理之正。乃任中官为统帅，徒劳动数十万众，无功而还，威令果

安在乎？卢从史之执，功出裴垍，与承璀无与，且诱而执之，亦失大体。李绛之论，实为明允，何宪宗之漠不加察，始终为奄人所荧惑也？吴少阳逼死主帅，擅杀元庆，其罪已甚，刘总弑父杀兄，其罪尤大，不声罪而致讨，反概加任命，且进总公爵，非特劝人不臣，抑且教人不孝不友。而于魏博田氏，独欲从李吉甫言，兴师致讨，匪李绛之一再辩白，几何而不蹈承璀之覆辙也。文中陆续叙述，而宪宗之喜怒无常，显然若揭，褒贬不在多言，善读者自能体会得之。

第七十四回
贤公主出闺循妇道　良宰辅免祸见阴功

却说宪宗得魏博消息，即召李吉甫、李绛等入商大计，且顾李绛道："卿料魏博事，若合符契，可谓先见，但此事将如何办法？"说至此，便将原奏递示二李。二李瞧罢，才悉魏博详情。原来田怀谏幼弱，军政皆委家僮蒋士则主持。士则不问贤否，但凭私爱私憎，调易诸将，众皆愤怒，朝命又久未颁到，愈觉人心不安。田兴凌晨入府，将士数千人，环拜兴前，请为留后。兴惊惶仆地，徐起语众道："汝等能勿犯副大使，谨守朝廷法令，申版籍，清官吏，然后可暂任军务。"大众唯唯听命。兴乃率军士驰入牙门，诛蒋士则等十余人，迁怀谏母子，出外安居，即托监军表闻，静候朝命。吉甫请遣中使宣慰，再行观变。绛力言不可，且白宪宗道："田兴奉土地，辑兵众，坐待诏命，不乘此时推心招抚，结以大恩，必待魏博将士，表请节钺，然后给与。是恩出自下，非出自上，将士为重，朝廷为轻，恐他未必诚心感戴呢。"宪宗意尚未决，转问枢密使梁守谦。守谦本吉甫旧交，当然如吉甫言。且谓中使宣劳，乃是故例，今不能无故翻新。宪宗遂遣中使张忠顺，为魏博宣慰使。忠顺已行，绛复入谏宪宗道："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举，奈何自失机会？臣计忠顺行期，今日才得过陕，乞明旦即除白麻，除兴为节度使，尚或可及哩。"宪宗且欲命为留后，绛复道："兴恭顺如此，非恩出不次，无以示感，愿陛下勿再迟疑！"宪宗乃复遣使持节，授兴为魏博节度使。忠顺未还，制命已至魏州，兴感激涕零，士众无不鼓舞。至中使还报情状，绛又上言："魏博五十余年，不沾皇化，一旦举六州版籍，守听朝命，不有重赏，如何能慰服人心，使邻镇劝慕？请发内帑钱百五十万缗，赐给魏博将士。"宪宗亦将从绛，偏中官以为赏给过多，后难为继，于是宪宗复欲酌减。绛因申谏道："田兴不贪地利，不顾邻患，即毅然归命圣朝，陛下奈何爱小费，失大计，俾彼觖望？试想钱财用尽，他日再来，机会一失，不能复追。设如国家发十五万众，往取六州，逾年始克，宁止费百五十万缗？"宪宗点首道："卿言甚是。朕平时恶衣菲食，蓄聚货财，正为平定四方起见，否则徒贮库中，亦有何用？"既知此道，何尚为宦官所蔽？乃遣司封郎中知制诰裴度，持钱百五十万缗，宣慰魏博，颁赏军士，六州百姓，免赋一年。军士受赐，欢声如雷。适有成德兖郓务使，均在魏州，见将士均得厚赏，也相顾惊叹道："倔强无益，究不如恭顺为宜哩。"裴度为兴陈君臣大义，兴久听不倦，并请度遍行所部，宣布朝命。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员，请有司简任；奉法令，输赋税，旧有正寝，僭侈无度，避不敢居，另就采访使厅署治事。河北各镇，屡遣游客多方间说，兴终不为动。李师道传语宣武节度韩弘道："我世与田氏约，互相保援，今兴非田氏本支，又首变两河旧约，想亦公所恶闻，我当与成德合军往攻，公肯出援一臂否？"弘复答道："我不知利害，但知奉诏行事，若汝军朝出渡河，我当暮取曹州。"师道乃不敢动，魏博大定。田兴既葬田季安，送怀谏至京师，宪宗命怀谏为右监门卫将军，进兴检校工部尚书，兼魏博节度使，赐名弘正。

转瞬间已是元和八年，宪宗以权德舆简默不言，有亏相职，出德舆为东都留守，召西川节度使武元衡还朝，入知政事。既而李绛因疾辞相，罢为礼部尚书，别用河中节度使张弘靖同平章事，弘靖系故相张延赏子，少有令名，至是入相。张氏自嘉贞延赏弘靖，三世秉政，当时称他里第，为三相张家。但自李绛罢职，此后无论何

人，都不及李绛忠直，独叹宪宗既已知绛，乃仍令罢相，不能久用，且相绛时曾出吐突承璀，绛罢相，即召承璀为神策中尉，这可见宪宗任相，反不如待遇宦官，较为信用，怪不得阉人横肆，好好一代大皇帝，后来反死在阉寺手中呢！直注下文。

翰林学士独孤郁，为权德舆女婿，貌秀才长，宪宗长叹道："德舆选婿得人，难道朕反不及么？"原来宪宗颇多子女，长子名宁，为纪美人所出，曾封邓王，元和四年，由李绛奏请立储，因立宁为皇太子，越二年病殁，继立三子遂王恒为太子。恒母为郭贵妃，贵妃是郭子仪孙女，父暖尚升平公主，有女慧美，因纳入宪宗潜邸。宪宗嗣位，册为贵妃，群臣请立为后，并不见报。当时后宫多宠，美不胜收。宪宗恐妃得尊位，致受钳掣，所以终不立后。后主阴教，如何不立？这也是一大误。借选婿事，补叙帝眷，是行文连缀法。郭贵妃颇循礼法，也未常觊觎中宫，她既生太子恒，后生岐阳公主。公主秉性贤淑，女道淑娴，母女皆贤，不愧郭氏家风。宪宗乃历命宰相，拣择公卿子弟，视有才貌清秀，即选为快婿。诸家多不合式，或得了一二人，恰恐帝女非耦，不愿尚主，但托疾告辞，惟太子司议郎杜悰应选。悰祖杜佑，以门荫得官，宪宗召见麟德殿，视悰彬彬有文，遂许尚岐阳公主，择吉成婚。届期这一日，宪宗亲御正殿，遣主下嫁，由西朝堂出发，再由宪宗御延喜门，顾送主舆，大赐宾从金钱，开第昌化里，疏凿龙首池为沼，且命辟公主外祖家，就尚父大通里亭，作为别馆。杜氏向系贵阀，复遇尚主隆仪，当然竭力张皇，备极丰腆。独公主不挟尊贵，一入杜门，毫无骄倨状态，孝事舅姑，敬事尊长，杜家老少长幼，不下数百人，公主俱以礼相待，肃雍和顺。人无闲言，成婚才数日，即语悰道："主上所赐奴婢，恐未肯从命，倘有偃蹇，转难驾驭，不如奏请纳还，另市寒贱，入供驱使，较为易制。"悰依计而行。自是闺门静寂，喧噪无闻。悰升任殿中少监驸马都尉，旋出为澧州刺史，公主随悰莅任，仆从止十余人，奴婢悉令乘驴，不准肉食。州县所具供张，悉拒不受。悰亦廉洁自持，未敢骄侈。既而悰母寝疾，公主日夕侍奉，夜不解衣，所有药糜，非亲尝不进，及遇舅姑丧，哭泣尽哀。总计在杜家二十余年，无一事不循法度，无一人不乐称扬，唐朝宫壶，生此贤女，真足令彤史生光，得未曾有呢。大书特书，垂作女箴。这且按下慢表。

且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驻节蔡州，常阴聚亡命，牧养马骡，又随时抄掠寿州茶山，劫夺商旅，以济军需。子名元济，摄蔡州刺史，元和九年，少阳病死，元济秘不发丧，自领军务。少诚有婿董重质，勇悍知兵，为元济所倚重，重质代为筹画，劝元济乘间兴兵，联李师道，逐严绶，规取中原。元济尚费踌躇，独判官苏兆杨元卿，大将侯惟清，素主效顺。元济杀兆，囚惟清，幸元卿先时入都，奏事未归，才得免祸。至是闻元济抗命，遂将淮西虚实，及平蔡计策，详告宰相李吉甫。吉甫乃奏调河阳节度使乌重胤，徙治汝州，兼充怀汝节度使，阴防元济。宁州刺史曹华，为重胤副，且入白宪宗道："淮西跋扈多年，久失臣节，国家常屯数十万大兵，控御淮西，劳费已不可胜计。今日有机可图，正应声罪致讨，一举荡平，过此恐无好机会呢。"紫议平蔡，实由吉甫，故笔下不没其功。同平章事张弘靖，谓不如遣使吊赠，乘便伺察，果有逆迹，然后加兵。宪宗因遣工部员外郎李君何吊祭，赠少阳为右仆射，元济不迎敕使，反驱兵四出，屠舞阳，焚叶县，掠鲁山襄城，关东震骇。君何不得入蔡州，驰还京师，李吉甫正详绘淮西地图，预备进讨，适遇疾暴卒，未及献图。宪宗敕吉甫子呈览，追赠吉甫为司空，赐谥忠懿，进授韦贯之同平章事。贯之自巴州召还，应七十二回。入为中书公舍人，迁授礼部侍郎，取士务先实行，不尚浮华，寻进尚书右丞，至此复得入相，亦请讨伐淮西，乃任李光颜为忠武军节度使，严绶兼申光蔡等州招抚使，会集诸道兵马，讨吴元济。

魏博节度使田弘正，遣子布率兵三千，隶严绶军，宣武节度使韩弘，亦遣子率兵三万，隶李光颜军。严绶进至蔡州西鄙，稍得胜仗，夜不设备，为淮西兵所袭，溃败磁邱，退还五十余里，保守唐州，寿州刺史令狐通，方受任防御使，出与淮西兵接仗，亦被杀败，还保州城。境上诸栅，一概失陷。有诏贬通为昭州司户，令左金吾大将军

李文通代任，并饬鄂岳观察使柳公绰，发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听，使讨元济。公绰奋然道："朝廷以我为白面书生，不知军旅么？"遂自请督兵效力，复旨准行。公绰驰至安州，署李听为都知兵马使，选卒六千，归听节制，且嘱部校道："行营事尽属都将，尔等休得违令！"听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绰号令严肃，威爱兼施，所乘马忽踶杀圉人，他竟杀马以祭，不少宽假。因此人人自奋，每战皆捷。李光颜即阿跌光颜，见七十二回。因积功赐姓，得授节钺，部下将士，无不精练，到了临颍，一鼓即克，再战南颍，又败蔡军，元济颇惮光颜，因遣使向恒郓告急。恒州为王承宗所驻，郓州乃李师道所居，两人见了蔡使，愿为营救，各上表请赦元济。宪宗不从，且促诸道兵会攻蔡州。师道发兵二千人，往屯寿春，阳言协助官军，暗实援应元济，且收养刺客奸人，商就狡计，遣攻河阴转运院，毁去钱帛三十余万，谷二万余斛，河阴为接济官军要区，骤遭此劫，遂致人情惶惶，不胜恟惧。当下在廷诸臣，多请罢兵。宪宗不从，但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营，并察用兵形势。度往返甚速，极言淮西可取，且陈李光颜有勇知义，为诸将冠，必能立功。果然不到数日，光颜捷书到来，大破蔡军，原来光颜进军经水，列营时曲，淮西兵凌晨压阵，光颜毁栅突出，自率数骑冲入敌中，往来数次，身上集矢如蝟，有子揽辔劝阻，被光颜举刃叱去。部将见主帅效死，自然争奋，杀死叛众数千人，余皆遁去。光颜乃派使报捷，宪宗览表，称度知人，遂大有用度意。

度字中立，藉隶闻喜，形体眇小，不入贵格，少年时每屈名场。洛中相士，说他形神独异，恐致饿死，度亦坦然不校。一日，出游香山寺，见一素衣妇人，拜佛甚虔，匆匆出去，遗落包裹一件。度初时不甚留意，及拾得包裹，知为妇人遗失，自料追付不及，及留待来取，日暮不至，方才携归。翌晨复往寺守候，寺门甫辟，即有妇人踉跄奔来，且寻且泣。度问为何事？妇人道："老父无罪被系，昨向贵人处假得玉带二条，犀带一条，值千余缗，往赂要津，替父求免。不幸到此祷佛，竟致遗忘，可怜我父亲从此难免了。"此妇人太不小心，但非入寺祷佛，当不至遗失，可见迷信神佛，多损少益。说至此，泪下如雨，痛不欲生。度出包裹启视，果如妇言，乃悉数缴还，妇人拜谢，愿留一赠度，度笑道："我若贪此，何容今日再来守候呢？"妇人再拜而去。后来相士复见度面，大惊道："君必有阴德及人，所以神色迥殊，前程万里，不可限量了。"度因将前事略告，相士叹道："修心可以补相，此语果不诬呢。"度即于是年登进士，累官显要。百忙中叙入此事，劝醒世人不少。及淮蔡事起，遂邀大用。

同平章事武元衡，由宪宗嘱使专握兵权，师道门客定计道："天子锐意讨蔡，想是元衡一力赞成，若刺死元衡，他相不敢主张，必争劝天子罢兵，是即救蔡的良策呢。"师道因给发厚资，遣令入都。适平卢牙将尹少卿，奉王承宗密命，为元济游说都中，入见武元衡，辞多不逊，被元衡叱出，返报承宗，承宗又上书诋元衡，朝廷不答。会当盛暑，元衡格外早朝，出所居靖安坟东门，天色未明，不能远视，忽有一箭射来，正中元衡颊上。元衡忍不住痛，正在惊呼，突遇数盗扑至，击灭火炬，持刀乱砍，仆从奔散。元衡无处躲避，竟被杀死，取一颅骨而去。裴度家住通化坊，亦于是时入朝，被贼击伤头颅，坠入沟中。侍从王义，抱贼大呼，贼刃断义臂，尚欲上前杀度，忽度首上现出金光，似有金甲神护着，方才惊遁。度虽受伤，幸帽中裹毡，不致损脑，得免大害。非有阴佑，恐亦难免。京城大骇，宪宗命金吾将军及京兆尹以下，严索凶犯，一面诏宰相出入，各加卫士，张弦露刃，作为护从，所过坊门，呵索甚严。朝士未经天晓，不敢出门。那金吾署中及府县各处，都经刺客遗纸，内书二语，有"毋急捕我，我先杀汝"二语，所以有司不敢急捕。兵部侍郎许孟客，面奏宪宗道："从古以来，未有宰相横尸道旁，尚不能获一盗，这是朝廷大辱，应该若何加严？"宪宗点首。孟客复诣中书省，请亟进裴中丞为相，大索贼党，乃诏内外搜捕，悬赏获盗，如有庇匿，罪至族诛。有司不敢玩旨，随处搜索。查有复壁重垣，无不入寻，就使阀阅名家，亦不得免。神策将军王士则等，捕得恒州张晏等数人，由京兆尹裴武，监察御史陈中师，严刑鞫问，

未得正凶。诏令出王承宗前后三表，颁示百寮，证明张晏等入京，定由承宗主使，于是裴陈二人，阴承意旨，奏称："张晏等已经具服，应按律伏诛。"张弘靖疑非真犯，劝宪宗慎刑，宪宗不以为然，批令置诸重辟，一时李代桃僵，竟将晏等十数人，一并杀死，不留一个，那刺客实已遁去。应为张晏等呼冤。

裴度病创，卧养兼旬，宪宗命卫兵值宿裴第，且屡遣中使讯问安否。或请罢度官以安恒郓，宪宗怒道："若罢度官，正中奸计，朝廷还有什么纲纪？我用度一人，足破二贼。"遂授度同平章事。度力疾入朝，面奏宪宗道"淮西如腹心大病，不得不除。况朝廷已命讨，怎得中止？两河诸镇，视淮西为从违，一或因循，各镇均要离心了。"宪宗道："诚如卿言，此后军事，委卿调度，朕誓平此贼，方准班师。"度奉命而出，即传旨促诸道进兵。李师道闻元衡虽死，命讨愈急，乃变计进袭东都。他尝在东都置留后院，兵役往来不绝，吏不敢诘，及淮西兵犯东畿，防兵悉屯伊阙，守御益疏。师道潜遣贼众数百，混入东都院中，为焚掠计。留守吕元膺，尚未察悉，幸有一小卒驰入告变，元膺亟追还伊阙屯兵，围攻留后院，贼众突出，向长夏门遁去。东都人士，相率惶骇，经元膺坐镇皇城门，从容指使，不露声色，民赖以安。都城西南，统是高山深林，民不耕种，专以射猎为业，彼此团聚，叫作出棚。元膺特出赏格，购令捕贼，山棚民鬻鹿遇盗，致为所夺，乃急召侪类，并引官军共同追捕，获住数人。盗魁是一个老僧，常住持中狱寺，名叫圆净，年已八十有余，从前本是史思明部将，史氏败灭，亡命为僧，至是复为师道罗致，阳治佛光寺，结党定谋，拟入城为乱。此次由兵民围捕，刺击多时，方得擒获，尚恐他中途脱走，用锤击胫，竟不能折。圆净睁目叱道："汝等鼠子，欲断人胫，尚且不能，还敢自称健儿么？"汝虽是健，难逃一死，亦岂遂足称健儿？乃置胫石上，教使击断。至由元膺审验，立命处斩，圆净却自叹道："误我大事，不能使洛城流血，真是可惜。"百姓与汝何仇？元膺复穷治盗党，共得数千人，连自己部下防御二将，及驿卒八人，亦已受师道伪职，阴作耳目，迭经捕讯，才知刺死武元衡，实师道门下的暗杀党，并不是承宗所为，乃把二部将槛送京师，且拜表请讨师道，外此俱就地正法，无一漏网，东都才得平安。小子有诗叹道：

罪人已得伏奸谋，才悉当时误录囚。
看到郓州函首日，误人自误向谁尤。

欲知宪宗曾否东征，且至下回叙明。

本回叙魏博淮西事一顺一逆，前后相对。就中插入岐阳下嫁，及裴度还物二条，本是随笔带叙，无关大体，而标目偏以此命题，似觉略大计小，不知个人私德，实为公德之造端。唐室之公主多矣，问如岐阳之循妇道者有几人乎？唐朝之宰辅亦多矣，问如裴度之著阴功者有几人乎？是书为通俗教育起见，故于史事之足以风世者，特别表明，垂为榜样。即以本回之大端论之，魏博事是承上回，淮西事是启下回，本为过脉文字，不必定成片段，非真略大计小也。

第七十五回
却美妓渡水薄郾城　用降将冒雪擒元济

却说吕元膺表请东征，宪宗亦欲加讨，但当时已将元衡被刺，列入王承宗罪案中，严诏谴责，拒绝恒州朝贡，此次既不便改词，且因讨元济，绝承宗，南北并营，不暇东顾，乃将师道事暂行搁置。裴度以淮西各军，日久无功，屡上书归咎严绶，乃特命宣武节度使韩弘，为淮西诸军都统，兼同平章事职衔，俾专责成。不料弘竟变易初志，亦欲倚贼自重，不愿淮西速平。李光颜勇冠一时，威震淮蔡，弘欲结他欢心，特向大梁城中，觅一美妓，遣使赠送。使人先致书光颜。光颜开筵宴使，并大飨将士，置酒高会，正欢饮间，那美妓已轻移莲步，姗姗而来，先至光颜前屈膝叩见，再向各座中道了万福。阖座都刮目相看，恍疑是西施复出，洛女重生，而且珠围翠绕，玉质金相，除美人价值不计外，就是满身妆饰，也值数百万缗。来使复令她歌舞，继进丝竹管弦，无一不中腔合拍，应节入神，座中多目眩神迷，啧啧称羡。光颜独顾语来使道："相公悯光颜羁旅，赐以美妓，感德诚深。但战士数万，俱弃家远来，冒犯白刃，光颜忝为统将，宁忍自娱声色么?"说至此，涕泪满颐，四座不禁骇服，也忍不住流下泪来。推诚动人，竟忘色相。光颜即命左右取出金帛，厚赠来使，且命将美妓带还。俟来使谢别，复申嘱道："为光颜致谢相公，光颜以身许国，誓不与逆贼同戴日月，虽死无贰心了。"好德胜于好色，不意于光颜得之。韩弘接使人还报，也颇起敬，表请增兵益械，合攻淮西。

宪宗再命户部侍郎李逊为襄复郢均房节度使，右羽林大将军高霞寓为随邓节度使。霞寓专任攻讨，逊专任馈输，会田弘正为王承宗所攻，屡战不胜，累表请讨承宗。宪宗乃命出军贝州，兼发振武义武各军，会同助击。承宗尚纵兵四掠，幽沧定三镇，均为所苦，亦各请出征，宪宗拟从所请。张弘靖谓："两役并兴，恐国力不支，请先平淮西，后征恒冀。"宪宗不从。弘靖乃自请免相，出为河东节度使。越年正月，幽州节度使刘总，奏称攻克武疆，俘斩成德兵数千。宪宗遂削承宗官爵，命河东、幽州、义武、横海、魏博、昭义六道进讨。韦贯之进谏道："陛下不闻建中遗事么？初不过讨魏及齐，乃蔡燕赵发兵抗命，卒致朱泚内乱，糜烂都城，前鉴不远，愿陛下勿求速效，毋事兼营。"宪宗仍然不省，但促六道进兵。昭义节度使郗士美，义武节度使浑镐，横海节度使程执恭，与田弘正、刘总等，陆续出师，虽屡次告捷，总未免夸张声势，所报多虚。还有淮西各军，也是遇胜张皇，遇败掩饰，迁延到了六月。高霞寓到了铁城，为淮西兵所乘，全军尽覆，仅以身免，一时无从掩盖，只好据实奏闻。但仍推在李逊身上，说他应接不至，因致大溃。宪宗贬霞寓为归州刺史，逊亦坐谪，另调荆南节度使袁滋，为申光蔡唐随邓观察使，驻节唐州。滋抵镇后，比高霞寓还要懦弱，反将斥候撤去，禁兵入淮西境。元济分众围新兴栅，滋卑辞厚币，求他缓攻，元济因不以为意。惟李光颜与乌重胤，屡败淮西兵士，力拔溵水西南的陵云栅，这栅据陈蔡要道，元济恃为险阻，屯置重兵，此次被光颜重胤，两次夹攻，好容易占据了来，淮西兵大为夺气，李师道也闻风丧胆，表请输款。宪宗因力未能讨，暂事笼络，特加师道检校司空。师道阳为拜命，其实仍通好淮西，作壁上观。上下都是姑息，师道亦非真枭雄。

时诸军进讨淮西，数近九万，只柳公绰入为京兆尹，他将俱在军前，旷日持久，未见成功，乃再命中使梁守谦监军，授给空名告身五百通，并

金帛数万，劝励将士。始终不离中官。更置淮颍水运使，饷馈各军，贬袁滋为抚州刺史，改任太子詹事李愬，为左散骑常侍，出任唐随邓节度使。愬系西平王李晟子，即安州刺史李听兄，表字元直，少有孝行，晟殁时，庐墓终丧，服阕入官，历任晋坊二州刺史，治绩课最，加官金紫光禄大夫，进任太子詹事。淮西事未有起色，愬疏请自效，宪宗尚未识愬才，不敢轻用。会韦贯之请罢北讨，隐忤上旨，致左迁吏部侍郎。知贡举李逢吉，晋授同平章事。逢吉知愬具将略，特为保荐，乃授他旌节，出讨淮西。愬至唐州，闻士卒惮战，因下令军中道："天子知愬柔弱，故使愬拊循尔曹，若战胜攻取，非愬所能，但教尔曹静守疆场，愬也便足报命了。"将士等以为真言，安心听令。愬巡阅士卒，厚加抚恤，不尚严威。或以军政未肃为戒，愬微笑道："袁尚书专以恩惠怀贼，贼不复注意，今闻我来代任，必然戒备。我守袁公故辙，令他仍不加防，然后可出奇制胜了。"元济果轻视李愬，依然弛防。愬却推诚待士，日勤搜练，并暗察淮西地势，尽知虚实。贼或来降，问有父母妻孥，辄给与粟帛，遣使还省，面加慰谕道："汝亦皇帝子民，毋弃亲戚！"降众闻言，亦皆感泣。

居镇半年，知士卒可用，遂于元和十二年仲春，谋袭蔡州，表请益兵。诏益河中鄜坊兵二千骑，乃缮铠厉兵，出攻淮西，步步进逼。贼将丁士良前来侦探，被愬将马少良，设伏擒住，押至军门。营将都大喜道："士良系元济骁将，屡扰我境，今为我擒，好剖心泄忿了。请节帅俯顺众心。"愬点首许诺。及见了士良，诘责数语。士良毫无惧色，愬不禁叹道："好一个大丈夫，可惜汝不明顺逆，死且污名，汝若肯诚心归降，为国立功，不但可盖前愆，并足流芳千古。"士良乃跪伏请降，自言"贞元中为安州属将，被吴氏擒去，释置不杀，反得重用，因为吴氏父子效力。今复受擒，又沐重生，愿尽死报德。"愬即命释缚，给他衣服器械，署为帐下亲将。自古名将克敌，必先使敌为我用，然后可以制胜，愬素得家传，故独能用敌。愬欲进攻文城栅，士良入帐献计道："文城栅为贼左臂，贼将吴秀琳拥兵三千，据栅自固，秀琳才具寻常，全仗陈光洽为谋主，光洽轻佻好战，士良当为公先擒此贼。秀琳失助，不降何待？"愬闻言大喜，便拨锐骑千人，令士良率领，往攻文城栅，自己静坐以待。不到半日，士良果将光洽擒归，献诸帐下。愬亦不加诛，劝光洽降。光洽愿致书秀琳，邀令投诚。秀琳复报如约，愬即遣唐州刺史李进诚，率甲士八千，至文城栅下，径召秀琳。不意守兵迭发矢石，把官军前队，伤毙了好几十名。进诚忙即退回，报称秀琳诈降。愬怡然道："彼待我招抚，我至自降。"遂盛气前行。将到栅前，秀琳果率众出迎，匍伏马下。愬下马扶起秀琳，好言抚慰，即由秀琳导愬入城。愬检阅守兵，三千兵不少一个，仍令留守文城，但将兵士妻女，迁居唐州，嗣见秀琳副将李宪，具有材勇，独赐名忠义，令隶麾下，于是士气复振，各有斗志。变弱为强，确是名将作用。

会各道官军，陆续渡过溵水，进逼郾城。李光颜率部军先进，遇贼将张伯良，驱杀过去。伯良不能抵敌，大败而逃。郾城令董昌龄，系蔡州人，由元济令守郾城。留他母杨氏为质，杨氏曾嘱昌龄道："从逆得生，不如从顺致死，汝肯去逆效顺，我亦虽死无恨，否则生何足恋呢？"不愧贤母。昌龄受教而出。至光颜围攻郾城，李愬又进捣青陵，截断郾城后路。守将邓怀金谋诸昌龄，昌龄劝他归国，怀金乃通使光颜道："城中将士，俱已愿降，但父母妻子，统在蔡州，计惟请公攻城，由城中举烽求救，蔡兵来援，由公兜头痛击，俾他败去，然后举城归降，庶父母妻子，或可保全了。"光颜允诺。待蔡兵到来，早已布置妥当，杀得蔡兵纷纷败北。昌龄怀金乃出降光颜，光颜仍命昌龄为郾城令，昌龄母幸得不死，后来受封北平郡太君。有善心者有善报。李愬亦得拔青陵城，又分派部将破西平，袭朗山，据青喜城，乃谋取蔡州。吴秀琳语愬道："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可。"愬答道："李祐守兴桥栅，我亦闻他骁悍，当设计擒他便了。"忽有侦骑入报，贼兵至张柴村割麦。愬问贼首为谁？侦骑说是李祐。愬大喜道："我正要擒他，他却自来上钩么？"遂召厢虞侯史用诚入帐，嘱他如此如此。用诚依计出发，先就村旁丛林中，伏骑兵三百，乃摇旗入村，径

击贼众。贼众已将麦割完，正要捆载而归，突见官军到来，即由李祐当先跃出，持刀相迎，用诚略与交锋，佯作力怯，曳兵而走。祐拨马追来，渐渐的到了林间，见前面林荫蓊蔚，也疑有伏，竟停住不追。恰也乖刁。用诚恐他瞧破兵谋，却故意的回马叫道："李祐狡贼！我有精兵数千，伏住林中，汝敢来么？"激之使来，用计尤妙。祐素轻官军，又被他一激，索性策马复追。才入林中，已被绊马索绊倒。部众急来相救，已是不及，早由官军捆缚了去。用诚回杀一阵，贼众四逸，因将祐执送军营，推至愬前。愬佯叱用诚道："我教汝往请李将军，如何把他拘来？快替他解缚罢！"全是智谋。用诚不好违慢，将祐松去了绑，使延祐上座，待以客礼。祐感愬厚意，也竭诚愿效。愬遂用为谋士，与李忠义同作幕宾，时常召入密商，甚至夜半方休。他人不得预闻，往往恐祐为变，屡次谏愬。愬待祐益厚，将士越加疑忌，毁谤甚多，甚至别军亦移牒至愬，谓不应用祐。愬恐谤语上闻，反受朝廷诘责，因握祐手泣语道："天岂不欲平淮蔡么？何为我二人相知甚深，独不能掩众口呢？"乃与祐附耳数语，然后出语大众道："汝等既以祐为疑，请令归死朝廷。"因出祐械送京师，先遣使密奏，谓杀祐不能成功。宪宗时方向愬，释令归还。愬遂置祐为散兵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帐中。有时留祐同宿，密语不寐，帐外有人窃听，但闻祐感泣声。诸将渐释嫌疑，乃遵令如初。

愬派将再攻朗山，淮西兵数万来援，击退官军。败将奔回请罪，愬独欣然道："我亦知朗山难下哩。胜负兵家常事，何足介意？"语语有意。大众闻败，统觉怅恨，偏见愬谈笑自若，又不知他有什么高见。他惟募敢死士三千人，亲自教练，号为突将，一时娴习未熟，更因天雨连绵，到处积水，暂且按兵不动。吴元济闻兵势日蹙，未免焦灼，乃上表谢罪，情愿束身归朝。宪宗命中使赐诏，待他不死。元济便欲入觐，怎奈左右相率劝阻，大将董重质愿出守洄曲，力任捍护，决保无虞。元济乃悉发亲兵，及守城锐卒，尽归重质带去。重质夙负勇名，官军颇带三分畏怯，相戒不敢近前。

总计自元和九年冬季，饬诸道兵进讨淮西，到了十二年秋月，尚无成效，馈运疲敝，兵民困苦。宪宗宵旰焦劳，亦颇厌兵，乃召问宰辅诸臣。李逢吉等俱言师老力竭，不如罢兵为是。独裴度不发一言，宪宗因向度问计。度答道："臣知进不知退，若虑诸军无功，臣愿自往督战。"成算在胸。宪宗道："卿肯为朕一行，足见忠忱，但淮西究能平定否？"度又道："臣近观元济表文，势实穷蹙，只因军心不一，未肯并力进攻，所以至今乏效。若臣自诣行营，诸将恐臣分功，必争往破贼了。"宪宗大悦，遂命度以平章事兼节度使，仍充淮西宣慰处置招讨使。度因韩弘已为都统，不愿更为招讨，面辞招讨二字，奏调刑部侍郎马总为宣慰副使，韩愈为行军司马，指日启程。临行时，陛见宪宗，慨然道："臣若灭贼，庶朝天有期，否则归阙无日，臣誓不与此贼俱生。"宪宗不禁流涕，亲御通化门送行。度既出发，进授户部侍郎崔群同平章事，出李逢吉为东川节度使，专意用度，督促进兵。

度至郾城，适李愬进攻吴房，斩淮西骁将孙献忠，是日据阴阳家言，乃是往亡日，诸将劝愬勿出。愬笑道："正因今日为往亡日，彼不备我，我乃往击，彼亡我不亡，何必多虑？"遂乘锐攻克吴房外城，即日收军折回。孙献忠率骁将五百，奋勇追来，当由愬返旆力战，枭献忠首，仍徐徐还营。诸将请乘胜取城，愬却以为城未可取，不从众言。又伏一层疑团。到了冬季，愬决计袭蔡，遣书记郑澥至郾城，密白裴度。度语澥道："兵非出奇不胜，常侍良谋，度很赞成，请常侍便宜行事！"澥辞归报愬，愬与李祐、李忠义二人，又密商了好几次。一日，天气甚寒，阴霾四合，愬独升帐调兵，命李祐、李忠义率突骑三千为前驱，自与监军率三千人为中军，李进诚即唐州刺史。率三千人断后，留都虞侯史旻等守文城。既出城门，乃下令东向，疾行约六十里，至张柴村。村中有淮西兵居守，统因天寒入帐，毫不备防，被突骑杀将进去，好似切瓜削菜一般。有几个逃出帐外，外面又似天罗地网，围得水泄不通，没奈何只好自尽。连守住烽堠的贼吏，也杀得干干净净，一个不留。

愬据住村栅，命士卒少休，食干粮，整辔鞍，留五百人屯守，截住朗山来兵，复派兵堵塞洄曲，及诸道桥梁。布置已毕，时已天晚，风声猎猎，雪片飘飘，四面都是寒气笼住，大众瑟缩得很，偏帐内传出号令，乘夜进兵，诸将入请所向。愬正色道："入蔡州去擒吴元济。"大众面面相觑，但又不敢违令，只好硬着头皮，持械起行。监军泣下道："果堕李祐奸计，奈何奈何？"愬又传令衔枚疾走，不得声张，可怜各军冒寒前进，两旁被雪所蒙，融成一片白光，途次不辨高低，就是手中火炬，也为冷风所吹，十有九灭。军中旗帜，亦多吹裂，人马偶然失足，便致僵仆。夜半风雪愈大，吃了无数苦楚，才走得六七十里，远远的望见岩城。愬又下令道："蔡州城就在前面，须格外寂静，喧噪者斩！"军士相率箝口，只满肚中怀着怨苦。又行里许，见有一个方池，中伏鹅鸭。愬远远望见，恰令军士用槊搅击，那鵝鴨喋喋的声音，顿时纷起，大众又不免惊惶。处处为下文返照。城内守卒，统畏寒睡着，拥絮熟寐。就是有几个更夫，微闻声浪，也以为鹅鸭苦冷，因此喧扰，哪个愿巡城了望。到了四鼓，愬军尽集城下，李祐、李忠义，令突骑凿墙为坎，逐节攀援，猱升而上，直达城楼。守兵兀自睡着，被官军一一杀死，但把更夫留着，仍命照旧击柝，遂下城开门，招纳众军。到了内城，也是这般做法，两城俱拔。

愬入居元济外宅，元济尚高卧未起。美哉睡乎？有人入告元济道："官军到了。"元济朦胧开眼，不禁大笑道："何事慌张，大约是俘囚为盗啰，天明当尽杀了罢。"不到一刻，又有人入报道："官军已入内城了。"元济披衣方起，呵叱道："城外不到官兵，已三十多年，哪能无端飞至？想是洄曲子弟，向我求寒衣呢。"仿佛做梦。乃徐徐出室，但听外面传官军口号，一呼百应，接续不休，方惊问左右，探知是李常侍号令，始大骇道："何等常侍？能神速至此？"乃率左右登牙城拒战。时已天晓，俯视城下，已由官军围住，忍不住觳觫起来，惟尚望董重质来援，勉力拒守。愬督攻半日，城上矢石如雨，急切不能得手，因按兵罢攻，召语众将道："董重质家属何在？快去查明，好好抚慰。"将士领命而去，一查便获，且将重质子传道，带了前来。传道入见，向愬下拜，愬面谕道："汝父也是好汉，汝去传报，教他不得再误，速即投诚，我决不亏待，否则幸勿后悔。"语至此，即给与手书，令往谕重质。传道去不多时，即与重质同至，入帐乞降。愬欢颜相待，遂令重质招降元济。元济见重质已降，半晌说不出话，只有泪下似丝，惟尚不肯遽降。愬因令李进诚等再攻牙城，接连射箭，矢集城垣，几似猬毛。复纵火焚南门，百姓争负薪刍，帮助官军，霎时间火势炎炎。南门已经焦灼，任你吴元济猖狂跋扈，到此也智术两穷，不得不束手成擒了。小子有诗赞李愬道：

兵法留言攻不备，将臣制胜在多谋。
试看雪夜行军日，大好岩城一旦休。

毕竟元济如何被擒，容至下回说明。

是回以李愬为主，李光颜为辅。光颜却还美妓，为将帅中所仅见，观其对韩弘使语，寥寥数言，能令四座感泣。人孰无情，有良将以激厉之，自能收有勇知方之效。见色不动，见利不趋，此其所以可用也。郾城一役，董昌龄举城请降，虽平时得诸母教，然亦安知非闻风畏慕，始稽首投诚乎？若李愬之忠勇，不亚光颜，而智术尤过之。当其笼络降将，驾驭将士，处处不脱智谋，至雪夜往取蔡州，尤能为人所不能为。出奇方能制胜，但非平日拊循有道，纪律素严，则当风雪交下，宵深奇冷之时，孰肯冒死急进？恐文城未出，乱几已先发矣。智者沉机观变，养之有素，故能好谋而成，非侈谈谋略者，所可同日语也。

第七十六回
谏佛骨韩愈遭贬　缚逆首刘悟倒戈

却说吴元济见南门被毁，吓得心胆俱裂，慌忙跪在城上，向官军叩头请罪。威风扫尽。李进诚令军士布梯，呼他下来。元济不得已下城，由进诚押见李愬。愬将元济羁入囚车，槛送京师，一面遣使驰告裴度。愬率军入城，守兵俱伏地迎降，不戮一人，就是元济所置官吏，及帐下厨厩厮役，概令仍旧，使他不疑；乃屯兵鞠场，静待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诸镇兵二万余人，一律请降。李光颜亦驰入洄曲，所有董重质遗下部众，均归光颜接收。裴度接愬捷报，先遣副使马总，驰入蔡州，然后建旄杖节，趋至城下。李愬具櫜鞬出迎，拜谒道旁。度揽辔欲避，愬急说道："蔡人顽悖，不识尊卑上下，已有好几十年，愿公本身作则，使知朝廷尊严，不敢玩视。"度乃直受不辞。愬引度入城，交卸蔡事，仍还至文城驻守。诸将始向愬请教道："公前败朗山，并未加忧，战胜吴房，仍令退兵。遇大风雪，偏欲进行，孤军深入，毫不畏惧，后来终得成功；事后追思，还是莫名其妙，敢请指教！"愬微笑道："朗山失利，贼恃胜而骄，不甚加防了。吴房本容易攻取，但我取吴房，贼众必奔往蔡州，并力固守，如何可下？风雪阴霾，贼必不备，孤军深入，人皆死战，我岂欲诸军毕命？但视远不能顾近，虑大不能计细，所以终得成功。若小胜即喜，小败即忧，自己且不能镇定，还想甚么功劳呢？"前回逐层疑团，至此始一一揭出。诸将乃相率敬服。愬自奉甚俭，待士独丰，知贤不疑，见可即进，卒能荡平淮蔡，称为功首。裴度在蔡州城，亦推诚待下，且用蔡卒为亲兵。或劝度不应轻信，度辗然道："元恶既擒，胁从罔治。蔡人莫非王臣，疑他甚么？"蔡人听了，感泣交并，先是吴氏父子，苛禁甚严，蔡人不准偶语，夜间又不准燃烛，遇有酒食馈遗，以军法论。度一并除去，唯盗贼斗死抵法，蔡人始知有生人乐趣。

元济由官军押解京师，宪宗御兴安门受俘，命将元济献诸庙社，枭首市曹，妻沈氏没入掖庭，二弟三男，流戍江陵，寻皆骈诛。又封尚方剑二口，赐给监军梁守谦，令悉诛贼将。度最恨中官，从前诸镇兵由中官统辖，牵制甚多，经度上表奏罢，使诸将专制号令。因得平贼。至是守谦复奉诏到蔡，拟依旨骈戮贼将。度坚持不可，但诛元济亲将刘协庶、赵晔、王仁清等十余人，余悉上书申解，多庆更生。乃奏留副使马总为留后，自己启节还朝，宪宗进度为金紫光禄大夫，赐爵晋国公，复知政事。李愬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赐爵凉国公，加韩弘兼侍中，李光颜、乌重胤等，悉行还镇，赏赉有差。李祐以功授神武将军，惟董重质虽已归降，宪宗因他为元济谋主，决欲加诛。李愬已许重质不死，竭力疏救，乃贬为春州司户，即命韩愈撰《淮西碑》文，表扬战功。宪宗已有侈心。愈承制撰辞略云：

> 唐承天命，遂臣万方，孰居近土？袭盗以狂。往在玄宗，崇极而圮，河北悍骄，河南附起，四圣不宥，屡兴师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妇织不裳，输之以车，为卒赐粮，外多失朝，旷不岳狩，百隶怠官，事亡其旧。帝时继位，顾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斩吴蜀，旋取山东。魏将首义，六州降从。淮蔡不顺，自以为疆，提兵叫欢，欲事故常。始命讨之，遂连奸邻。阴遣刺客，来贼相臣，方战未利，内惊京师。群公上言，莫若惠来，帝为不闻，与神为谋，及相同德，以讫天诛。及敕颜李光颜。胤，乌重胤愬李愬。武韩弘子公武。古李道古即曹王皋子，时代柳公绰为鄂岳

观察使。通，寿州刺史李文通。咸统于弘，韩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万其师。大兵北乘，厥数倍之。尝兵时曲，军士蠢蠢。既翦凌云，蔡卒大窘。胜之邵陵，郾城来降。自夏及秋，复屯相望。兵顿不利，告功不时。帝哀征夫，命相往厘。士饱而歌，马腾于槽。试之新城，贼遇败逃。尽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师跃入，道无留者。额额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顺俟。帝有恩言，相度来宣。诛止其魁，释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妇女，迎门笑语。蔡人告饥，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赐以缯布。始时蔡人，禁不往来，今相从戏，里门夜开。始时蔡人，进战退戮，今眠而起，左餐右粥，为之择人，以收余惫。选吏赐牛，教而不税。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觉，羞前之为。蔡人有言，天子明圣，不顺族诛，顺保性命。汝不吾信，视此蔡方。孰为不顺？往斧其吭。凡叛有数，声势相倚，吾强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长，而父而兄，奔走偕来，同我太平！淮蔡为乱，天子伐之，既伐而饥，天子活之。始议伐蔡，卿士莫随，既伐四年，小大并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断乃成。四语扼要。既定淮蔡，四夷毕来，遂开明堂，坐以治之。原文有一序，因限于篇幅，故从略。

碑文大意，是归功君相，少述将功。李愬以功居第一，未免不惬。愬妻系唐安公主女，唐安公主系德宗长女。出入禁中，为诉愈文不实。宪宗将愈文磨去，更命段文昌另撰。文昌已入都为翰林学士，隐承上意，归美李愬，愬乃无言。有功不伐，原是难能。当裴度在淮西时，布衣柏耆，入谒韩愈，谓："元济就擒，王承宗定然胆落，愿得丞相书，劝令悔过投诚。"愈转达裴度，度作书给耆，遣谕承宗。承宗颇有惧意，乃向田弘正乞怜，请送二子入质，及献德棣二州。弘正代为奏请，宪宗尚未肯许，继思六道兵马，往讨成德，迄无功效，更因义武节度使浑镐，吃一败仗，丧失无算。昭义横海两军，亦多退归，刘总又屯兵不进，应前回。眼见得不易讨平，乃从弘正言，赦承宗罪。承宗送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图印至京师，于是复承宗官爵，仍令镇成德军。

李师道闻淮西告平，也觉惊心，判官李公度，牙将李英昙等，劝师道遣子入侍，献沂密海三州以自赎。师道勉强允诺，依言上表。宪宗因遣左散骑常侍李逊，至郓州宣慰，不意师道竟盛兵相见，语多倨傲。逊正辞驳诘，愿得要言奏天子。师道含糊相答，口中虽说是遵约，实不过敷衍目前，并无诚意。逊返奏宪宗，宪宗调李光颜为义成节度使，会同武宁节度使李愿，宣武节度使韩弘，魏博节度使田弘正，横海节度使程权，同讨师道。程权即程执恭，赐名为权，权不欲再膺节钺，表请举族入朝。宪宗乃命华州刺史郑权代任。程权卸职入都，诏授检校司空，嗣复出为邠宁节度使，卒得考终。宪宗自淮西平后，侈心渐起，修鳞德殿，浚龙首池，筑承晖殿，大兴土木。判度支皇甫镈，盐铁使程异，迎合上意，屡进羡余。宪宗很是宠幸，竟令两人同平章事，诏敕传宣，中外骇愕，裴度崔群，连疏进谏，终不见从。皇甫镈用李道古言，荐入方士柳泌，浮屠大通，谓能合长生药。宪宗召泌入见，泌奏称天台山多灵草，可以采服延年。宪宗即命泌权知台州刺史。言官纷纷进谏，略言："历代君主，或喜用方士，从未有使他临民。"宪宗不悦，且面谕谏臣道："只烦一州民力，能令人主致长生，臣子亦何爱呢，"群臣知无可挽回，乐得闭口不宣，虚縻禄位。至元和十四年正月，凤翔法门寺塔，谣传有佛指骨留存，宪宗遣僧徒往迎佛骨，奉入禁中，供养三日，乃送入佛寺。王公大臣，瞻仰布施，惟恐不及。韩愈已迁任刑部侍郎，独慨切上谏道：

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始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皞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其后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史不言其寿，推其年数，当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武王年九十三，穆王在位百年，当其时佛法未至中国。非因事佛使然也。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

年，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舍身施佛，宗庙祭不用牲牢，尽日一食，止于菜果。后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浸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识见不远，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今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加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但以丰年之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如陛下，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信向，百姓微贱，岂宜更惜身命？遂至灼顶燔指，十百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生业，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佛本夷狄，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使其身尚在，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岂宜以入宫禁？乞付有司，投诸水火，断天下之疑，绝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因出于寻常万万也。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悉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宪宗览到此奏，不禁大怒，持示宰相，欲加愈死罪。裴度、崔群竝上言道："愈语虽近狂，心实忠恳，宜宽容以开言路。"宪宗道："愈言我奉佛太过，尚或可容，至谓东汉以后诸天子，年皆夭促，这岂非妄加谤刺么？愈为人臣，如此狂妄，罪实难恕。"群与度又再三乞免，乃贬愈为潮州刺史。愈至潮州，问民疾苦，皆言恶溪有鳄鱼，屡食畜产，大为民害。愈即往巡视，且命屡吏秦济，用一羊一豚，投入溪水，自撰祭文数百言，向溪宣读，备极感慨，限期督徙。果然夜间疾风震电，起自溪中，溪水逐渐干涸，鳄竟西徙，潮州遂无鳄鱼患。信及豚鱼，奈不能感动君心，殊为可叹。愈又上表吁诚，宪宗颇自感悔，意欲召还。皇甫祇素忌愈直，奏言愈终疏狂，只可酌量内移，因命愈改刺袁州。袁人多质押男女，过期不赎，便没为奴仆，愈令计傭赎身，得归还七百余人，且与立禁约，此后不准鬻良为贱。袁人歌颂不衰，不没政绩。后文再表。

且说李师道本欲归命，遣子入质，因为妻魏氏所阻，遂有悔意。魏氏更连接婢妾蒲氏袁氏，家奴胡惟堪、杨自温，及孔目官王再升，进语师道，略谓："先司徒抚有十二州，如何无端割献？现计境内兵士，约数十万，不献三州，不过以兵相加，若力战不胜，献地未迟。"力战不胜，恐要汝等首级，岂献地所能免么？师道遂决计抗命。至朝旨已调兵进讨，他尚推在军士身上。谓众情不愿纳质割地，臣亦不便专主等语。宪宗越觉气忿，下诏宣布师道罪状。又以李愿多病，郑权新任，未便战阵，特调李愬为武宁节度使。愿系愬兄，召入为刑部尚书，再徙乌重胤为横海节度使，令郑权移镇邠宁。愬既代兄任，与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进逼平卢。累战皆捷，获得平卢兵马使李澄等四十七人，悉送入都。宪宗概令免诛，各发遣行营，效力赎罪。且遥命行营诸将道："所遣诸徒，如家有父母，意欲归省，仅可给赀遣回，朕惟诛师道，余皆不问。"此诏一下，平卢士卒，相继来降。

师道素信判官李文会及孔目官林英，所有旧吏高沐、郭昈、李存等，俱为文会等所谮，沐被杀，昈存被囚。又有幕僚贾直言，冒刃谏师道二次，舆榇谏师道一次，并绘槛车囚系妻孥图上献，也被师道囚住，连前时劝他归命的李公度，并羁入狱中，牙将李英昙，且遭勒毙。及官军四临平卢，兵势日蹙，将士哗然。师道不得已释放囚犯，令还幕府，出李文会摄登州刺史。但势已无及，屡战屡败。李愬进拔金乡，韩弘进克考城，楚州刺史李听，又由淮南节度使李夷简差遣，趋海州，下沭阳朐山，进戍东海。田弘正进战东阿阳谷，连破戍卒。李光颜攻濮阳，进收斗门、杜庄二屯，仿佛四面楚歌，同时趋集，吓得师道脚忙

手乱，忧悸成疾。至李愬破鱼台，入丞县，郓州益危。师道募民夫修治城堑，整缮守备，男子不足，役及妇人，郓城恟恟，怨言蜂起。都知兵马使刘悟，曾由师道遣守阳谷，拒田弘正。悟务为宽惠，颇得士心，军中号为刘父，但与魏博军接仗，往往败绩。有人入白师道，谓："悟不修军法，专收众心，后必为患，亟应除去。"师道乃潜遣二使，赍贴授行营副使张暹，令乘展杀悟。暹与悟善，怀帖相示，悟即使人潜执二使，立刻杀死。悟召诸将与语道："悟与公等不顾死亡，出抗官军，自思原不负司空，今司空过信谗言，来取悟首，悟死，诸公恐亦不免了。今官军奉天子命，只诛司空一人，我辈何为随他族灭？不若卷甲束甲，同还郓城，奉行朝命，铲除逆首，非但可免危亡，富贵且可立致呢。"兵马副使赵垂棘，当先立着，半晌才答道："事果济否？"悟应声叱道："汝与司空合谋为逆么？"便即拔出佩刀，将赵剁毙，且复宣言道："今当赴郓，违令立斩！"将士尚未敢遽应，又被悟杀死三十余人。余众股栗，乃皆战声道："惟都头命！"军中称都将为都头。悟又下令道："入郓城后，每人赏钱百缗，惟不得擅取军帑，逆党与仇家，任令掠取。"军皆允诺，遂令士卒饱食执兵，夜半即行。人衔枚，马缚口，悄悄的进薄郓城。及至城下，天尚未明，先遣十人叩门，但说刘都头接奉密帖，连夜驰归，门吏尚未知有变，开城出见，请俟入报师道，然后迎入。十人拔刀相向，门吏窜去。悟引军趋至，直入外城，内城守卒，亦开门纳悟，只有牙城还是键闭，不肯遽启。悟督军纵火，劈开城门，牙兵不满五百，起初尚发矢相拒。嗣见悟军如潮涌至，料知不支，俱执弓投地，一哄而散。悟勒兵升厅，使捕索师道，师道方才起床，惊悉巨变，忙入白师古妻裴氏道："嫂！……刘悟已反，奈何奈何？"何不求教床头人，乃与嫂言何益？裴氏是个女流，有甚么方法，但以泪珠儿相报。师道越加惶急，即退出嫂室，闻外面已汹汹搜捕，急觅得二子弘方，走匿厕所。不意厕旁有隙，竟被悟兵瞧着，大踏步走了进来，七手八脚，把师道父子抓去，牵至厅前，悟不欲见师道，但使人传语道："悟奉密诏，送司空归阙，但司空尚有何颜，往见天子？"师道尚流涕乞怜。弘方二子，却慨然道："事已至此，速死为幸。"虽是与父同尽，却还有些气节。当下由悟传令，推出师道父子，至牙门外隙地，一并斩首。悟再命两都虞侯巡行城市，禁止掳掠，自卯至午，全城安定。又经悟大集兵民，亲自慰谕，但将逆党二十余人，按罪伏诛，余皆令照旧办事。文武将吏，且惧且喜，朕翩入贺。悟见李公度贾直言两人，下座与语，握手唏嘘，遂引入幕府，令为参佐。一面函师道父子三首，遣使送魏博军田弘正营，一面搜得师道妻魏氏，及奴妾蒲氏、袁氏等，一一审讯。魏氏本有三分姿色，更兼伶牙俐齿，宛转动人，就是蒲袁二氏，也是郓城尤物，已经牵到案前，匍伏乞哀，个个是颦眉泪眼，楚楚可怜。那倒戈逞志的刘悟，本也是个屠狗英雄，偏遇了这几个长舌妇人，不由的易威为爱，化刚成柔，小子有诗叹道：

到底蛾眉善蛊人，未经洞口已迷津。
任他铁石心肠似，不及红颜一笑颦。

欲知刘悟如何处置，且至下回分解。

韩退之一生学术，以《谏佛骨》一疏，为最著名之条件，其次莫如《淮西碑》文。《淮西碑》归美君相，并非虚谀，乃以妇人一诉，遂令勦灭，宪宗已不能无失。佛骨何物，不必论其真伪，试问其有何用处，乃欲虔诚奉迎乎？疏中结末一段，最为剀切，而宪宗不悟，反欲置诸死地，是何蒙昧，一至于此？其能平淮西，下淄青，实属一时之幸事，宪宗固非真中兴主也。吴元济本非枭雄，李师道尤为懦怯，良言不用，反受教于妻妾臧获。谋及妇人，宜其死也，何足怪乎？刘悟一人而全州瓦解，父子授首，左右之芒刃，严于朝廷之斧钺，徒致身亡家没，贻秽千秋。师道之愚，固较元济为尤甚欤？然宪宗亦志满意骄，因是速死矣。

第七十七回
平叛逆因骄致祸　好盘游拒谏饰非

却说刘悟见魏氏等楚楚可怜，不忍加诛，仍令返入内室，复遣妻李氏入慰。原来悟是前平卢节度使刘正臣孙，正臣为国殉难，叔父全谅，节度宣武，置悟为牙将，悟得罪他去。辗转奔徙，仍入平卢。李师古见悟状貌，尝语左右道："此人必贵，但恐败坏吾家。"既有此识，何故重用？乃令统领后军，并妻以从妹，欲令他诚心归附，谁知他倒戈入郓，果如师古所料。悟遣妻抚慰魏氏，姑嫂间自然欢洽。至夜间悟入休息，魏氏复来道谢，悟很是怜爱，竟与魏氏小宴叙情，还有蒲袁二氏，一同旁侍。蒲氏向称蒲大姊，袁氏向号袁七娘，两人本为李家婢，师道见姿色可人，遂与有私，列为小星。至是入侍刘悟，做了魏氏的红娘，从旁兜揽，竟劝魏氏伴悟同榻。魏氏也没有甚么廉耻，乐得撑篙近舵，与悟成了好事。蒲大姊、袁七娘，也沾染余润，挨次轮流，女三成粲，悟乐可知。不怕李氏吃醋么？且因朝廷初下诏令，曾有赏格，谓能杀师道，率众来降，即畀师道官爵。悟以为坐得十二州，遂补署文武将佐，更易州县长吏，且面语僚属道："军府政事，一切仍旧，我但与诸君抱子弄孙，尚复何忧？"想是得了三美，遂思多育子孙。

过了三日，魏博行营，遣使修好，悟接待来使，开庭设宴，席间命壮士手搏，娱骋心目。悟本多力，也摇肩攘臂，离座助势，且顾语来使，自夸勇武。来使面谀数语，引得悟心花怒开，连尽数大觥。宴毕，来使辞行，乃厚赆遣归。看官道魏博使人，果当真修好么？他是受了田弘正密命，来觇刘悟举动。弘正自得师道父子首级，即露布告捷，因恐师道首级非真，特召夏侯澄辨认，澄系师道麾下，受擒后归弘正差遣，至是见师道首，长号晕绝，良久方苏，复抱首舐面，恸哭不置。弘正也为改容，目为义士。但已见得逆首非虚，立遣人传送京师。宪宗大喜，命户部侍郎杨于陵为淄青宣抚使，分十二州为三道，郓曹濮为一道，淄青齐登莱为一道，兖海沂密为一道。自李正己据有淄青，历李纳及师古师道，凡四世，共计五十四年，名为唐属，实是独霸一方，自除官吏，不供贡赋。即如淮西成德各军，亦皆与平卢相似，经宪宗依次略定，河南北三十余州，乃尽遵唐廷约束，不再跋扈了。这是宪宗得人之效。

宪宗惩前毖后，欲徙刘悟至他镇，因恐悟不受代，复须用兵，乃密诏田弘正侦察。弘正遂阳称修好，阴使窥伺。及得使人还报，不禁冷笑道："匹夫小勇，有何能为？若闻改徙，必行无疑。"一语道破。当即密报宪宗。宪宗遂徙悟为义成节度使，且令弘正带兵入郓，迫令交代。刘悟正耽情酒色，乐以忘忧，忽接到移镇诏敕，顿吃了一大惊。又闻田弘正引兵到来，更急得形神沮丧，手脚慌忙，夜间草草整装，也不及与魏氏等欢叙。俟到天明，已有人入报道："魏博军无数到来，距此只数里了。"悟仓皇出迎，李公度、贾直言、郭昈、李存等随着，离城二里，即与田弘正遇着，客亭相见，寒暄数语，弘正便欲入城。悟尚拟同入，想总为了三妇。弘正道："天子命不可违。郓城事由弘正料理，倘如公以下，尚有眷属等人，未曾挈领，自当护送前来，请勿多虑！"悟懊怅自去。惟郭昈、李存，谋除李文会，先已遣使至登州，诈传悟命，召他入郓，途次将他刺死，及携首回来，昈存等已随往滑州，无从复命，只好报知田弘正。弘正以文会助逆，理当处死，不必再议。此外悉除苛禁，听民安居，所有赴滑诸将吏家属，统遣吏护送入境。惟师道家属，照例应当连坐，特表请诏敕施行。旋得诏旨下来，师道妻魏氏以下，

应没入掖庭，师古子明安，令为郎州司户参军，明安母裴氏，得随子赴任，其余宗属，流徙远方。看官道宪宗此诏，何故重罪轻罚？这也是刘悟有情魏氏，特地上表陈请，诈称魏氏是魏征后裔，应该援议贤议功两例，免她死罪。明安母子，与师道本不同谋，理难连坐等语，悟为明安母子营救，当是受教妻室。所以宪宗从轻处置。弘正依诏办理，复查得师簿书，有赏王士元等十六人，系为刺杀武元衡案件，遂按名索捕，尽行搜获，解送京师，讯实正法。其实王士元等，尚非真正凶手，他是冒功受赏，被捕后亦知难免，索性供认了案。京兆尹崔元略，颇探知隐情，宪宗以为罪恶从同，也无暇辨正了。

田弘正得加授检校司徒，兼同平章事，仍令还镇。调义成节度使薛平，为平卢节度使，兼淄青齐登莱等州观察使；任淄青行营供军使王遂，为沂海兖密等州观察使；徙淮西留后马总，为郓曹濮等州节度使，分镇而治，总道是力弱易制，永远相安，哪知王遂残酷不仁，激成怨讟，不到半年，便被役卒王弁等拘住，责他盛暑兴工，用刑刻暴等罪，乱刀砍死，弁自称留后。嗣经棣州刺史曹华，受命赴沂，拘送王弁，腰斩东市，余党尽歼。华继任沂海兖密观察使，祸乱才算敉平。宰相裴度，曾为宪宗讨平元济，至师道授首，亦由度在朝密议，始得成功。度又极言中官专恣，祸甚藩镇，并与皇甫祇程异不协。鎛异遂潜引中人，百端构度，度竟被出为河东节度使，不过同平章事职衔，尚未撤销。既而程异病死，鎛荐河阳节度使令狐楚入相，楚与鎛为同年进士，所以引入。河东节度使张弘靖，卸职还朝，适宣武节度使韩弘入朝，请留京师，乃命弘靖往代，进韩弘为司徒，兼中书令。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也入都朝觐，情愿留京，三表不许，命他兼职侍中，优诏遣归。弘正虽奉命还镇，但兄弟子侄，多留官京中，宪宗皆擢居显列，朱紫满朝，人以为荣。

惟宪宗以两河平定，群藩帖服，愈觉得太平无忌，功德巍巍。皇甫鎛等献媚贡谀，奉宪宗尊号。称为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一班度支盐铁等使，随时进奉，多多益善。从前藩镇未平时，进奉的名目，叫作助军，及藩镇已平，易助军为助赏，至进上尊号，又改称为贺礼，就是左右军中尉，亦各献钱万缗。无非导君以侈。看官试想！天下有几个毁家纾难的大忠臣，所有进奉诸官吏，哪个不是刻剥百姓，吸了民间的膏血，移作媚上的资本？库部员外郎李渤，出使陈许，还言：“渭南诸县，民多流亡，弊由计臣聚敛，剥下媚上，以致如此。”皇甫鎛等恨他多言，伺隙图渤。渤却见机谢病，辞职告归，他本号为少室山人，前因朝廷迭召，无奈就征。此次见忌当道，他当然不应恋栈，一官敝屣，还我本来，才不愧为高士呢。阐表清操。

台州刺史柳泌，奉旨莅任，日驱吏民采药，岁余不得一仙草，自恐得罪，逃匿山中。浙东观察使捕泌送京，皇甫鎛、李道古等，代为庇护，泌竟免罪，反得待诏翰林。又令他合药进供，宪宗取服以后，日加燥渴。起居舍人裴璘上言：“药止疗疾，不应常服。况金石酷热有毒，益以火气，更非脏腑所能胜受。古语有云：‘君饮药，臣先尝。’请令泌先饵一年，试验利害，然后再服不迟。”宪宗不但不从，反謬为江陵令。

同平章事崔群，为皇甫鎛所排挤，出为湖南观察使。知制诰武儒衡，系故相元衡从弟，抗直敢言，又为令狐楚所嫉忌，特想出一法，荐用狄兼谟为左拾遗。兼谟为狄仁杰族曾孙，尝登进士第，辟襄阳府使，刚正有祖风，举为言官，本是才足称职，但观令狐楚荐牍，内言：“天后窃位，诸武专横，赖狄仁杰保佑中宗，克复明辟，兼谟为功臣后裔，更且才行优长，亟宜录用”云云。看他文字，似与武儒衡没甚关系，其实指斥武氏，便是影射儒衡。儒衡知他言外有意，忙泣诉宪宗道：“臣祖平一，当天后朝，遁迹嵩山，并未在位……，”宪宗不待说完，便点首道：“朕知道了。”武平一不见前文，便是高隐之故。儒衡乃退。未几，迁中书舍人，左军中尉。

吐突承璀自淮南还都后，仍然得宠，辗转援引，党类甚繁。后来党派分裂，内侍王守澄、陈弘志等，与承璀势力相当，互为倾轧，萧墙里面，早已隐伏戈予。宪宗误服金石，致多暴躁，左右宦官，往往获罪致死，因此人人自危，时虞不测。承璀尝与宪宗次子澧王恽友善，从前太子宁病殁

时，劝宪宗立恽为储，宪宗因恽母微贱，特立遂王恒为太子。至是宪宗有疾，承璀复谋立恽，太子恒得知消息，密遣人问诸司农卿郭钊。钊系太子母舅，嘱使传语道："殿下但应孝谨，静俟天命，幸勿他谋。"郭氏子弟，始终尽礼。太子才耐心静待。到了元和十五年元日，宪宗因寝疾罢朝，群臣惶恐，会义成节度使刘悟来朝，赐对麟德殿，及悟趋出，语群臣道："主体平安，保毋他虑。"群臣听了悟言，总道是易危为安，放心归第，不料过了一宵，宫中竟传出骇闻，说是圣驾宾天，宰相以下，仓猝入临，趋至中和殿，就是御寝所在。但见殿门外面，已由中尉梁守谦，带兵环卫，里面寝室，为王守澄、陈弘志及诸宦官马进潭、刘承、韦元素等把守，不准群臣趋进龙床。陈弘志且扬言道："皇上误服金丹，毒发暴崩，真是出人意料，幸留有遗诏，命太子嗣位。授司空兼中书令韩弘，摄行冢宰。太子现在寝室，应即日正位，然后治丧便了。"别人不言，独让陈弘志出头，明明是贼胆心虚，自欲洗清逆案。皇甫鎛令狐楚等，本来是没甚气节，且见寝殿内外，已被一班阉竖，占了先着，盘踞牢固，料知不便抗争，只好唯唯从命。陈弘志手段甚辣，密遣心腹伺诸道旁，俟吐突承璀及澧王恽奔丧，竟出其不意，将他杀死，外人亦不知为谁氏所遣，宫廷中且未悉两人死耗，专办太子即位礼仪，及料理丧具等事。太子恒即位太极殿东序，是谓穆宗，赐左右神策军钱，每人五十缗。

皇甫鎛已毕朝贺，退回私第，翌晨复拟入朝，忽由中使颁到诏敕，数责罪状，谪窜崖州，令为司户参军。鎛不觉泪下，待中使出去，与家人叙别，免不得相对凄惶，继且自叹道："王守澄、陈弘志等谋逆，我身为宰相，不能讨叛，罪固当死，若说我荐引方士，药死皇上，这却未免冤枉哩。"自知颇明，然已迟了。乃出都南行，后来竟死崖州，中外称贺。左金吾将军李道古，亦坐贬循州司马，杖死方士柳泌，及浮屠大通。中尉梁守谦以下，都进官有差。弑君逆党，反得蒙赏，唐事可知。进任御史中丞萧俛，及翰林学士段文昌同平章事，尊生母郭贵妃为皇太后，追赠太后父暧为太尉，母为齐国大长公主，兄钊晋授刑部尚书，鏦为金吾大将军。太后移居兴庆宫，朔望三朝。穆宗每率百官诣宫门上寿，或岁时庆问燕飨，后宫戚里，暨内外命妇，联袂入宫，车骑杂沓，环珮铿锵，豪华烜赫，备极一时。迭应七十四回。

穆宗务为奢侈，尤好嬉游。即位未几，御丹凤门，宣诏大赦，召入教坊倡优，令演杂戏，纵观恣乐。越数日，又至左神策军，观角牴戏，即手搏戏。监察御史杨虞卿等，上疏谏阻，穆宗阳为优答，仍然未改。柳公绰弟公权，书法遒劲，得邀主赏，召入为翰林侍书学士。穆宗尝问道："卿书何这般佳妙？"公权答道："用笔在心，心正笔自正。"穆宗亦悚然动容，知他借笔作谏。但江山可改，本性难移，更兼左右宵小，逢君为恶，日加怂恿，单靠着两三直臣，几句正话，哪能挽回主听，骤改前非？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江陵士曹元稹，具有文才，善作歌曲，常与监军崔潭峻交游。潭峻录稹旧作，归白宫中，宫人多喜歌诵，宛转悠扬，曲尽妙趣。穆宗问为何人所制？当由潭峻报明姓氏，并盛称稹才可用，遂召他入都，命为知制诰。中书舍人武儒衡，瞧他不起，会当溽暑，与同僚食瓜阁下，稹亦在座，儒衡见瓜上有蝇，用扇挥去，且语道："适从何来？遽集于此。"同僚大半失色，儒衡意气自如，稹怀惭而退。稹字微之，宪宗时曾为左拾遗，奏议颇多，寻为监察御史，辄出外按狱。少年喜事，日遭诟病，遂被当道参劾，贬为江陵士曹参军。武儒衡因他交通中官，复得干进，所以格外奚落。若论他文才诗思，与白居易实相伯仲，所传歌词，天下称颂，时号为《元和体》，往往播诸乐府，宫中呼为元才子。不过出处未慎，身名两败，可见才德两字，是缺一不可呢。为有才者作一棒喝。

是年六月，葬宪宗于景陵，宪宗在位十四年，享年四十二岁，史称宪宗志平僭叛，所向有功，好算一中兴主，可惜晚节不终，致为宦官王守澄、陈弘志等所弑，这正是一代公评。惟穆宗既葬宪宗，益事游畋，趁着秋凉天气，带了后宫佳丽，游鱼澡宫，浚池竞渡，赐与无节。且欲开重阳大宴，拾遗李珏，与同僚上疏道："元朔未改，山陵尚新，虽陛下俯从人欲，以月易年，究竟三年心丧，礼不可紊，合宴内廷，究应从缓为宜。"

穆宗不听。到了九月九日，宴集百官，格外丰腆，足足畅饮了一天。既而群臣入阁，谏议大夫郑覃、崔郾等五人进言，略谓："陛下宴乐过多，游幸无度，日夕与近习倡优，互相狎昵，究非正理。就是一切赏赐，亦当从节。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与，虽然内藏有余，总望陛下爱惜，留备急需！"穆宗自践位后，久不闻阁中论事，此次忽闻阁议，便问宰相道："此辈何人？"宰相等答是谏官。穆宗乃令宰相传语道："当如卿言。"宰相传谕毕，相率称贺。哪知穆宗口是心非，不过表面敷衍，何曾肯实心改过？常语给事中丁公著道："闻外间人多宴乐，想是民和年丰，所以得此佳象，良慰朕怀。"公著道："这非佳事，恐渐劳圣虑。"穆宗惊问何因？公著道："自天宝以来，公卿大夫，竞为游宴，沉酣昼夜，猱杂子女，照此过去，百职皆废，陛下能无忧劳么？愿少加禁止，庶足为朝廷致福。"穆宗似信非信，迁延了事。

未几，已是仲冬，又拟出幸华清宫，此时韩弘已罢，令狐楚亦因掊克免相，累贬至衡州刺史，另用御史中丞崔植同平章事。植与萧俛、段文昌，率两省供奉官，诣延英门，三上表切谏，且言御驾出巡，臣等应设扈从，乞赐面对。穆宗并不御殿，也无复音。谏官等又俯伏门下，自午至暮，仍然没有音响，不得已陆续散归，约俟翌晨再谏。不料次日进谒，探得宫中消息，车驾已从复道出城，往华清宫，只公主驸马及中尉神策六军使，率禁兵千余人，扈从而去，群臣统皆叹息。好容易待到日暮，方闻车驾已经还宫，大众才安心退回。小子有诗叹道：

为臣不易为君难，勤政从虞国未安。

宁有庙堂新嗣统，遨游终日乐盘桓？

内政丛脞，外事亦不免相因，欲悉详情，请看下回续叙。

古人有言："外宁必有内忧。"夫外既宁矣；内忧胡自而至？盖自来好大喜功之主，当其从事外攘，非不刚且果也，一经得志，骄侈必萌。嬖臣媚子，毕集宫廷，近则不逊，远之则怨，未有不酿成祸乱者。如宪宗之信方士，任宦官，好进奉，都自削平外患而来。卒之身陷大祸，死于非命，史官犹第书暴崩，不明言遭弑。本编依史演述，虽未直书弑逆，而首恶有归，情事已跃然纸上，岂必待显揭乎哉？况穆宗为宦官所立，已为晚唐开一大弊，即位后又不讨贼，专事嬉游，甚且举乱臣贼子而封赏之，然则弑父与君穆宗应为首逆，许世子不尝药，《春秋》犹书弑君，况如穆宗之狎暱乱贼乎？故王守澄陈弘志之弑君，可书而不书，穆宗之无父无君，虽不书与直书等。皮里阳秋，明眼人自能瞧破，此即所谓微而显也。

第七十八回
河朔再乱节使遭戕　深州撤围侍郎申命

却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自遣质献地后，还算安分守己，至元和十五年十月病殁。子知感知信，尚留质京师，秘不发丧。军中推立承宗弟承元，承元年方二十，语军士道："诸公未忘先德，不因承元年少，欲令暂摄军务；承元愿尽节天子，勉成忠烈王遗志，诸公肯相从否？"忠烈王即王武俊。大众许诺。承元乃视事旁厅，不称留后，密表请朝廷除帅。朝廷始知承宗已殁，特调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徙承元为义成节度使，且遣谏议大夫郑覃宣慰成德军，赍钱百万缗，分赏将士。将士闻承元移镇义成，俱涕泣挽留。承元亦涕泣与语道："诸公厚爱，不欲承元他去，盛情可感。但使承元违诏，适增承元罪戾。从前李师道未败时，朝廷尝下诏赦罪，召他入朝，师道欲行，诸将攀辕固留，后来杀死师道，就是这等将士。愿诸公勿使承元为师道，便是承元的幸事了。"言毕，且遍拜将士，将士统已无言，独大将李寂等十余人，尚然强谏，不肯令往。承元忍不住变色道："承元不敢违诏，你却敢抗命么？"呼左右缚住李寂等，推出斩首。有胆有识，不意于少年得之。军心乃定，承元遂移赴滑州去了。成德自李宝臣始，至王承元终，共易二姓，传五世，凡五十九年。

越年改元长庆，卢龙节度使刘总，奏请弃官为僧，乞另简大员继任。看官阅过上文，应知刘总弑父杀兄，窃据节钺，为何此次不愿做官，反愿为僧呢？原来总虽得位，心中未免危惧，当夜深人静时，屡见父兄在旁，怒目相视，他不得已延僧忏醮，朝诵经，夕礼佛，几乎无日空闲，偏是佛法无灵，冤魂屡扰，甚至青天白日，也觉父兄随着，因此越加惊惶。天下事最怕心虚，心越虚，胆越小，自悔前事做错，将来难免受祸，不如趁早出山，省得吃苦。又见河南北皆已归他，遂决计弃官为僧，奏分所属为三道，幽涿营为一道，平蓟妫檀为一道，请除张弘靖薛平为节度使；瀛莫为一道，请除卢士玫为观察使。并又择麾下宿将，如朱克融即朱滔孙。等送京师，乞量才内用，为燕人劝。并献征马万五千匹，然后削发待命。好几日不见诏下，他将印节交代留后张玘，静俏俏的遁去。倒也清脱。

穆宗接刘总表文，尚不在意，专务酣宴冶游。过了数日，方令宰臣等会议，时萧俛段文昌相继罢职，改用户部侍郎杜元颖同平章事。元颖为杜如晦五世孙，与崔植先后入相，植尚有操守，未达世务，元颖实庸碌无能，较植尤为暗昧。两人拟定办法，乃是许总为僧，惟分道一说，不尽相从。但调河东节度使张弘靖继任，就原镇内止割瀛莫二州，归卢士玫管领。士玫曾权知京兆尹，为总妻族亲戚，总特别举荐，却有些假公济私的意思。两相不便却情，曲从所请，所有兵马使朱克融等，留京待选。穆宗当然准奏，只待遇刘总，恰有两条敕旨，一是准他为僧，赐给僧服，一是晋任侍中，移镇天平军。即前回郓曹濮三州，赐号天平军。两事令他自择，即遣中使赍诏赴镇。哪知到了幽州，刘总早已他去，当由留后张玘，四处找寻，及寻至定州境内，才见刘总遗骸，暴露山下。岂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耶？乃购棺具殓，通报刘氏子弟，扶榇归里。刘氏建节幽州，自怦至总凡三世，共三十六年。

先是河北诸帅，皆亲冒寒暑，与士卒同甘苦，及张弘靖移镇，雍容骄贵，深居简出，政事多委诸幕僚，所用判官韦雍等，又皆年少浮躁，专尚豪纵，出入传呼甚盛，或朝出夜归，烛炬满街，燕人惊为罕见。朝廷赏给卢龙军百万缗，由弘靖

截留二十万，充军府杂用。韦雍等复克扣军士衣粮，且屡诟军士道："今天下太平，汝等能挽两石弓，不若识一丁字。"军中闻诟，各有怨言。祸在此矣。会朱克融等被当道勒还，仍令归本镇驱使。克融求官不遂，恰耗了许多旅资，及回见弘靖，弘靖亦没甚礼貌，不过淡漠相遭。克融积忿不平，暗生异志，可巧韦雍出游，遇小校纵辔前来，冲撞马头，雍命导役把小校曳下，即欲在街中杖责，小校不服。雍将小校带回，入白弘靖，弘靖命拘系定罪。是夕即生变乱，士卒呼噪入府，扭住弘靖，劫掠货财妇女，杀死幕僚韦雍、张宗元、崔仲卿、郑埙，及都虞侯刘操、押牙张抱元。惟判官张彻，素性长厚，大众不忍加刃，与他商议后事。彻骂道："汝等如何造反？将来恐要族灭哩。"道言未绝，已被士卒杀毙。士卒拥弘靖至蓟门馆，将他囚禁，另议推立留后，商量一夜，未曾就绪，次日众有悔心，统至蓟门馆谢罪，请改心服事弘靖。待到半日，未见弘靖回答。真是饭桶。大众乃相语道："相公不发一言，是不肯赦宥我等，我等不应待死，只好另立镇帅罢。"遂往迎旧将朱洄为留后。洄即克融父，时方因废疾卧家，自辞老病，愿举子自代。亦欲效晋祈奚么？众乃奉朱克融为留后。穆宗闻变，贬弘靖为吉州刺史，调昭义节度使刘悟为卢龙节度使。悟不愿移节，表称克融方强，不如且授节钺，待作后图，乃仍令悟镇昭义军，另议对付克融，不欲遽授旌节。

偏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成德兵马使王庭凑，竟勾结牙兵，戕杀节度使田弘正，自称留后，累得唐廷应接不暇，愈觉惊惶。原来田弘正徙镇成德，自思前时与镇军交战，积有宿嫌，恐军士尚思报复，特带魏博兵二千人，留作自卫，且表请度支使另给粮赐。户部侍郎判度支崔俊，刚褊无远虑，不肯照给，弘正四上表不报，没奈何遣魏博兵归镇。果然不到半年，都知兵马使王庭凑，纠众作乱，攻入府署，杀死弘正，并家属二百余人。所有弘正僚属，亦多遭害。庭凑竟自称留后。是时李愬正调镇魏博，闻弘正遇害，特素服令将士道："魏人所以得通圣化，至今富乐安宁，究系何人所赐？"大众齐声道："幸有田公弘正。"愬又道："诸君既受田公厚惠，今田公为成德军所害，将若何报怨？"众又道："愿从公令。"愬又搜阅兵马，自请往讨成德，一面出宝剑玉带，遣使持赠深州刺史牛元翼，且传语道："昔我先人用此剑立功，我又奉此剑平蔡州，今特赠公，请努力剪除庭凑。"元翼本成德良将，深州属成德管辖，至是感愬知遇，即捧剑执带，晓示军中，且令魏使返报李愬，誓尽死力。愬遂表荐元翼忠诚可用，有诏授元翼为深冀节度使。元翼受命，作书谢愬，并约愬为援，即日发兵。愬整军将发，忽尔染疾，卧不能起，乃亟请简贤代任。廷议以魏人素服弘正，拟起复弘正子布，继任魏博，当无后虑。穆宗准议，拜布检校工部尚书，兼魏博节度使，召愬归东都养疴。布曾任河阳节度使，转徙泾原，因弘正遇害，丁忧解职。至是奉诏起复，固辞不获，始涕泣受命。且与妻子及宾客诀别道："我此行恐不能生还了。"隐伏死谶。遂屏去旌节，襆被即行。距魏州三十里，披发徒跣，号哭而入。李愬见布已莅镇，即日交卸，还至东都，不久即殁。年四十九，朝廷追赠太尉，予谥曰武。愬当服官之年，即行病逝，殊足深惜；否则将才如愬，必能平定成德，何至河朔再失耶？

布虽受任，身居垩室，月俸千缗，一无所取，且卖去旧产，得钱十余万缗，尽给将士，誓众复仇。那时朱克融却日益猖獗，诱降莫州都虞侯张良佐，逐去刺史吴晖，再煽动瀛州军士，执住观察使卢士玫，送至幽州，囚住客馆。一面又与王庭凑联络，合攻深州。诏令殿中侍御史温造为起居舍人，充镇州即恒州，属成德军。四面诸军宣慰使，遍历泽潞、河东、魏博、横海、深冀、易定等道，预戒军期。各道多观望不前，再调裴度为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度受命即发，偏翰林学士元稹，与知枢密魏弘简，潜相勾结，求为宰相，恐度为先达重望，一或有功，必当大用，有碍自己进取，因此从中阻挠，凡遇度所陈军事，多不使行。元才子之丧名败节，莫此为甚。度乃上疏极谏，略云：

> 陛下欲扫荡幽镇，先宜肃清朝廷，河朔逆贼，只乱山东，禁闱奸臣，必乱天下。是则河朔患小，禁闱患大。小者臣与诸将必能剪灭，大者非陛下觉悟制断，无自驱除。臣自

兵兴以来，所陈章疏，事皆切要，所奉诏书，多有参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轻，遭奸臣抑损之事不少。臣素与佞幸，无甚仇隙，不过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抑，进退皆受羁牵，意见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无成，则天下理乱，山东胜负，悉不顾矣。为臣事君，一至于此。若朝中奸臣尽去，则河朔逆贼，不讨自平，若朝中奸臣尚存，则逆贼虽平无益。陛下倘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议，彼不受责，臣当伏辜。臣不胜翘首待命之至！

疏入不省。接连又是两疏，明斥魏弘简、元稹，乃罢弘简为弓箭库使，稹为工部侍郎，暗中仍宠遇如故。横海节度使乌重胤，率全军往救深州，独当幽镇东南诸军，倚以为重，重胤老成持重，见贼势方盛，未易剿除，因深沟高垒，按兵观衅。左领军大将军杜叔良，以善事权幸得宠，中官遂交口称扬，谓重胤逗留误事，不若令叔良往代。穆宗信为真言，遂徙重胤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令叔良代统横海军，兼深州行营节度使。叔良驰至深州，与成德军接仗，屡战屡败，至博野一战，丧亡七千余人。叔良狼狈奔还，连旌节都至失去。穆宗始知误用，另调凤翔节度使李光颜为忠武军节度使，德宗时称陈许为忠武军。兼深州行营节度使，代杜叔良。已是迟了。自宪宗征讨四方，国用已空，穆宗即位，侈奢无度，府藏尤匮。更兼幽镇用兵，日需军饷，左支右绌，拮据异常，宰臣为节费起见，特上呈奏议，大略谓："庭凑杀弘正，克融囚弘靖，罪有轻重，不应同讨，请赦克融罪，专讨庭凑。"无非姑息。穆宗乃命克融为平卢节度使，克融虽得旌节，仍然遣兵四出，陷弓高，围下博。前翰林学士白居易，素有直声，屡遭时忌，累贬至江州司马，唐时有浔阳曲，便为此时所作。寻迁忠州刺史，长庆初复入任中书舍人，目击时艰，忍无可忍，乃复上书言事道：

自幽镇逆命，朝廷讨诸道兵计十七八万，四面攻围，已逾半年。王师无功，贼势犹盛。弓高既陷，粮道不通，下博深州，饥穷日蹙。盖有节将太众，其心不齐，朝廷赏罚，又复误用。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败衄者不闻得罪，既无惩劝，以至迁延，若不改张，必无所望。请令李光颜将诸道劲兵，约三四万人，从东速进。开弓高粮路，令下博诸军解深州重围，与元翼合势，令裴度将太原全军，兼招讨旧职，四面压境，观衅而动，若乘虚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战胜贼穷，亦许受降纳款，如此则夹攻以分其势，招谕以动其心，必未及诛夷，自生变故，仍诏光颜选留诸道精兵，余悉遣归本道，自守土疆。盖兵多而不精，岂惟虚费资粮？兼恐挠败军陈故也。诸道监军，请皆停罢，众齐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报父仇，令领全师出界，供给度支，数月以来，都不进讨，非田布固欲如此，实由魏博一军，累经优赏，兵骄将富，莫肯为用。况其军一月之费，约需钱二十八万缗，若更迁延，将何供给？此尤宜早令退军者也。若两道止共留兵六万，所费无多，既易支持，自然丰足。否则兵数不抽，军费不减，食既不足，众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况有司迫于供军，百端搜括，不许则用度交缺，尽许则人心无餍，自古安危，皆系于此，伏乞圣虑察而念之！

穆宗得奏，毫不在意。崔植、杜元颖，也逐日延宕，未尝过问，还有西川节度使王播，以赂结宦官进幸，入为盐铁使，寻且为相，专事逢迎，不谈政治。至长庆二年，魏博又复作乱，遂致河朔三镇，相继沦胥。魏博节度使田布，素与牙将史宪诚相善，及出师复仇，命为先锋兵马使，军中精锐，悉归调度。宪诚前驱出发，布为继进，出至南宫，适值大雪缤纷，军不得进，度支馈运，又复不至。布令发六州租赋，供给军糈，将士不悦，入白布道："我军出境，向例由朝廷供给，今尚书刮六州膏血以奉军，虽尚书瘠己肥国，六州人民，究系何罪？"布默然不答。将士退出，转语宪诚。宪诚已蓄异图，非但不加劝慰，并且从旁煽动，于是军心益离。会有诏分魏博军与李光颜，使救深州，布军遂溃，多归宪诚。布独与中军八千人归魏，复召诸将会议，再行出兵。诸将益哗噪道："尚书能行河朔旧事，指田承嗣。愿与共死生，若使复战，恐无能为力了。"布再欲与语，诸将尽拂袖

而出。布不禁泪下道："功不成了。"便自作遗表，具陈情状。略谓："臣观众意，终负国恩。臣既无功，敢忘即死，伏愿陛下速救光颜元翼，勿使义士忠臣，尽为河朔屠害，臣虽死亦瞑目了。"表既写就，号哭下拜，当将表文授与幕僚李石，乃入启父灵，抽刀自言道"上以谢君父，下以示三军。"言毕，刺心自尽，年止三十八岁。徒死无补，亦愚忠愚孝之流。宪诚闻布已死，即宣告大众，仍遵河北故事。众皆欢跃，愿拥宪诚为留后，乃将布死状奏闻，但说布愤功难成，因致短见，且叙及众情归向，愿拥宪诚等事。唐廷亦不遑细察，但赠布右仆射，予谥曰孝，竟授宪诚节度使。

宪诚阳奉朝廷，阴实与幽镇连结，于是王庭凑气焰尤盛，幽镇军围攻深州，官军三面往援，均因衣粮缺乏，冻馁兴嗟，还有何心恋战？就是庸中佼佼的李光颜，亦只能闭壁自守。招讨使裴度，贻书幽镇，以大义相责，朱克融撤围退去，王庭凑虽引兵少退，尚有余兵留着。度拟专讨庭凑，怎奈朝内有一个元才子，是裴晋公的对头，始终忌他成功，屡劝穆宗赦庭凑罪，罢兵息民，穆宗竟命度入朝，加拜司空，令为东都留守。一面授克融庭凑检校工部尚书，各兼节度使。克融释出张弘靖卢士玫，上表称谢。庭凑虽然受命，镇军尚留深州城下。诏令兵部侍郎韩愈，宣慰庭凑，盈廷大臣，均为愈危，诏中亦有"可行则行，可止则止"二语。愈喟然道："君止仁，臣死义，怎得不往？"韩公大名，在此数语。遂持敕启行，直抵镇州。庭凑令军士拔刃张弓，迎愈入馆。愈见甲仗罗列，毫无惧容。庭凑乃语愈道："频年不解兵事，实皆军士所为，庭凑本心，不愿出此。"愈厉声道："天子以尚书有将帅才，故特赐节钺，难道尚书不能与健儿语么？"庭凑语塞。甲士却向前道："先太师指王武俊。为国击走朱滔，血衣犹在，我军何负朝廷，乃视同盗贼呢？"愈答语道："汝等尚能记先太师，甚善甚善。试想从前叛逆，自禄山思明，以及元济师道，所遗子孙，今尚有在朝为官么？田令公以魏博归朝廷，子孙孩提，日为美官。王承元以此军归朝廷，弱冠为节度使，刘悟李祐，今皆为节度使，汝等曾亦闻知否？"气盛言宜，胜读昌黎文集。大众皆不能对。庭凑恐众心摇动，麾众令出，徐语愈道："侍郎来此，欲使庭凑何为？"愈说道："神策六军诸将，如牛元翼才具，却也不少，但朝廷顾全大体，不忍弃置，敢问尚书既受朝命，如何围攻不退？"庭凑道："我便当放他出去了。"随即设宴待愈，厚礼遣归，深州围解。牛元翼率十骑出城，奔往襄阳，家属尚陷没城中。为下文伏线。深州守将臧平等，举众出降。庭凑责他坚守不下，杀平等百八十余人，自是成德军六州，恒、定、易、赵、深、冀。卢龙军九州，幽、蓟、营、平、涿、莫、檀、妫、瀛。魏博军六州，贝、博、魏、相、卫、洺。皆跋扈不臣，不奉朝命，河朔复非唐有了。后人推原祸始，无非因君相昏庸，坐致此失。小子有诗叹道：

强藩方幸免喧呶，谁料前功一旦抛。
主既淫荒臣亦昧，野心狼子复咆哮。

三镇已失，昭义军又复不靖，欲知如何启衅，且待下回说明。

王承元徙镇而成德安，刘总弃官而卢龙安，合以魏博、田弘正，谨守朝旨，河朔之乱，庶乎息矣，唐廷乃激之使变，果胡为耶？田弘正与成德有隙，不应轻徙，张弘靖有文无武，更不应轻调。一变骤起，一变复乘，至起复田布，再令遭祸。既害其父，又害其子，弘正与布，虽未尝无失，要之皆唐廷处置失宜之弊也。当时相臣如裴度，将臣如李光颜，皆一时名流，乃为奸臣腐竖所牵制，不能成功。集天下之兵，不能讨平二贼，反以节钺委之，乱臣贼子，岂尚知有天子耶？韩愈宣慰庭凑，理直词壮，稍折贼焰，然仅救一牛元翼，不得大伸国权，愈固忠矣，其如国威之已替何也。唐至此盖已陵夷衰微矣。

第七十九回
裂制书郭太后叱奸　信卜士张工头构乱

却说昭义节度使刘悟，因不肯移节，仍守原镇。监军刘承偕，在宫时得宠太后，视为养子，既为昭义监军，恃恩傲物，常在大众前窘辱刘悟，且阴与磁州刺史张汶，谋缚悟送阙下。悟窥破阴谋，讽军士杀汶，并执住承偕，举刀拟颈。幕僚贾直言责悟道："公欲为李司空么？安知军中无人如公。"名足副实。悟乃不杀承偕，拘系以闻。时裴度正奉诏入朝，穆宗问处置昭义，应如何办法？度顿首道："臣现充外藩，不敢与闻内政。"穆宗道："卿职兼内外，何妨直陈所见。"度答道："臣素知承偕怙宠，悟不能堪，尝贻书诉臣，谓曾托中人赵弘亮，奏闻陛下，陛下可亦闻知否？"穆宗道："朕未及闻知，但承偕为恶，悟何不早日奏闻？"度又道："臣入觐天颜，相距咫尺，有所陈请，陛下尚未肯俯从，况千里单言，能遽邀圣听么？"穆宗道："前事且不必再提，但论今处置方法。"度答道："必欲使帅臣归心，为陛下效力，应该敕使至昭义军，把承偕枭示。"度素嫉监军故有此请。穆宗道："朕亦何爱承偕，但太后曾视如养子，当更思及次。"度请投诸荒裔，穆宗许可，乃诏流承偕至远州，悟遂释出承偕，上表谢恩。

既而武宁副使王智兴，复逐去节度使崔群，朝廷以力未能讨，即命智兴继任节度使。当时崔植、杜元颖，又陆续免相。元稹得入任同平章事，劝穆宗远调裴度，令他出镇淮南，制敕一下，言路大哗，交章请留度辅政。穆宗乃留度为相，命王播代镇淮南，兼盐铁转运使。度与稹同居相位，当然似冰炭难容。稹屡欲害度，但苦无隙，宦寺多与度未协，特讽穆宗召用李逢吉，逢吉曾为东宫侍读，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阴谲多谋，密结近倖，至是荐入为兵部尚书，明明是挤排裴度。哪知逢吉心肠尤狠，甫经受职，便欲将裴度、元稹，一并摔去，自己好夺取钧席。凑巧有一个善讲谣言的李赏，为逢吉所赏识，即令他至左神策军营，讦告元稹阴谋，说他与裴度有嫌，密结私党于方，募客刺度。神策中尉入奏穆宗，穆宗即命尚书左仆射韩皋，给事中郑覃，与逢吉会同鞫讯，并无实证，当即复奏上去，大约是："查无实据，事出有因。裴、元二相，同职不同心，所以群疑纷起，有此谣言，请求圣明察夺。"看官试想！这数句奏语，真是妙不可阶，既好把二相同时坐免，复好把李赏轻轻脱罪，一举三得，若非李尚书足智多谋，怎能有此巧计？冷隽有味。果然穆宗览奏，堕入彀中，罢度为尚书右仆射，出稹为同州刺史。有几个謇謇谔谔的言官，未免代抱不平，上疏言："裴度无罪，不宜免相，稹蓄邪谋，虽未成事，不为无因，应从重谴罚。"穆宗不得已，再贬稹为长春宫使，惟不复相度，竟令李逢吉同平章事。相位到手，究竟长厚者吃亏，刁狡者生色。但读李逢吉死后无子，冥冥中卒有报应，诈谋亦何益乎？

时李愿出任宣武节度使，宠任妻弟窦瑗，骄贪不法，贻怨军中。牙将李臣则作乱，杀瑗逐愿，推押牙李齐为留后。监军据实奏闻，有诏令宰相及三省官会议，或谓当如河北故事，授齐节钺。逢吉力驳道："河北事出自无奈，今若并汴州弃置。恐江淮以南，均非国家有了。"此语确是。适宋亳颍州，亦各奏请命帅，逢吉入白穆宗，请征齐入朝，令韩弘弟韩充出镇宣武。穆宗从逢吉言，遣使召齐，齐不受命，诏令忠武节度使李光颜，兖海节度使曹华，出兵讨齐，屡败齐军。韩充入汴境，又败齐兵于郭桥。齐常与兵马使李质友善，质屡次劝谏，齐不肯从。会齐因郁愤，疽发卧家质乘间突入，斩齐示众，众皆骇服，遂出城迎充。充既视事，人心粗定，乃密籍军中党恶千余

人，尽行逐出，且下令道："敢少留境内者斩！"于是军政大治。李质得加授金吾大将军。

穆宗因南北粗平，内外无事，奉郭太后游幸华清宫，自率神策军围猎骊山，车马仪仗，夹道如林。及返入宫中，屡与内侍击球，忽有一人坠马，马奔御前，险些儿撞倒穆宗。幸经左右揽住马辔，用力扯转，穆宗方得免伤，但已惊成风疾，两足抽搐，不能履地，好几日不见临朝，李逢吉等屡乞入见，终不见答。裴度三上疏请立太子，且屡入内殿求见，穆宗不得已御紫宸殿，度请速下诏立储，副天下望。逢吉亦请立景王湛为太子。原来穆宗在位二年，尚未立后，有子五人，长名湛，封景王，系后宫王氏所出，逢吉所请，却是立嫡以长的正理。穆宗意尚未决，复经中书门下两省，及翰林学士等，接连陈请，乃立景王湛为太子，册湛母王氏为妃，既而疾瘳。

越年仲春，进户部侍郎牛僧孺同平章事。御史中丞李德裕，即故相李吉甫子，声望本高出僧孺。不意僧孺为相，自己反被黜为浙西观察使，料知李逢吉私袒僧孺，特为僧孺报复私仇，将已排出，牛僧孺等对策不讳，为李吉甫所恨，事见七十二回。因此怏怏失望。牛李党隙，实始于此。逢吉又密结中官王守澄，倾轧裴度，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削去同平章事职衔。韩愈转任吏部侍郎，复徙为京兆尹，六军不敢犯法，常私相语道："是人欲烧佛骨，怎得冒犯呢？"偏逢吉亦忌他刚直，又想出一箭双雕的法儿，既倾韩愈，复陷御史中丞李绅。绅尝排沮王守澄，守澄托逢吉图绅，逢吉遂声东击西，就韩愈身上设法。故例京兆新除，必诣台参，逢吉请加愈兼御史大夫，可免行台参故例。穆宗准奏，绅不知逢吉诈谋，竟与愈相争，往来辞气，各执一是。逢吉即奏二人不协，徙愈为兵部侍郎，绅为江西观察使。及二人入谢，穆宗令各自叙明，方知为逢吉所播弄，乃仍令愈为吏部侍郎，绅为户部侍郎，再拟易人为相。不意三年将满，病根复发，过了残腊，竟尔卧床不起，连元旦都不能受贺。看官听着！穆宗甫及壮年，如何一再抱病？他是效尤乃父，专饵金石，以致燥烈不解，灼损真阴。处士张皋，常上谏穆宗，毋循宪宗覆辙，穆宗亦颇称善，奈始终饵药，不肯少辍，得毋为壮阳计乎？真阴日涸，元气益枵，遂成了一个不起的症候。当下命太子湛监国，湛时年止十六，内侍请郭太后临朝，太后怒叱道："尔等欲我效武氏么？武氏称制，几倾社稷，我家世代忠贞，岂屑与武氏比例？就使太子年少，亦可选贤相为辅，尔等勿预朝政，国家自致太平。试想从古到今，女子为天下主，果能治国安邦么？"说至此，即将内侍所上制书，随手撕裂，掷置败字簏中。足为汾阳增色。太后兄郭钊正任太常卿，闻宫中有临朝密议，即向太后上笺道："母后临朝，系历代弊政，若太后果循众请，臣愿先率诸子纳还官爵，辞归田里。"太后泣道："祖考遗德，锺毓吾兄，我虽女流，亦岂肯自背祖训？"乃手书复钊，决不预闻外事。是夕，穆宗崩逝，年三十岁，在位只四年。太子湛即位太极殿东序，是谓敬宗。令李逢吉摄冢宰事，尊郭太后为太皇太后，母妃王氏为皇太后，次弟涵仍江王，三弟凑仍漳王，四弟溶仍安王，幼弟瀍仍颍王，涵母萧氏以下，皆尊为妃。为后回文武二宗伏笔。还有尚宫宋若昭，素有才望，为穆宗所敬爱，宫中呼为先生，相率师事。

若昭贝州人，父廷芬，以文学著名，子多愚蠢，不可教训，女有五人，长名若莘，次即若昭，又次为若伦、若宪、若荀，若莘、若昭，才艺尤优，性皆高洁，屏除铅华炫饰，且不愿适人，欲以学问名家。若莘尝著《女论语》十篇，以汉朝韦宣文君代孔子，曹大家等代颜冉，推明妇道，羽翼壶教。若昭又为传申释，阐发余义。贞元中，昭义节度使李抱真，表扬五女才能，德宗悉召入禁中，面试文章，并问经史大义，应对如流，无不称旨。德宗很为褒美，均留侍宫中，号为女学士，凡秘禁图籍，统命若莘总领。宪宗时宠遇如旧。元和末年，若莘病逝，赠河内郡君。穆宗即位，拜若昭为尚宫，嗣若莘职。及敬宗改元，若昭亦殁，赠梁国夫人，若伦，若荀，亦皆早世，若宪代若昭主宫中秘书，文宗时被诬赐死，后文再表。叙宋若昭事，不没贤女。

且说敬宗嗣位，童心未化，才阅数日，即率领内侍，往中和殿击球。越日，又至飞龙院蹴踘。又越日，召集乐工，令在踘场奏乐。嗣是习以为

常，比乃父更进一层，无怪后来不得其死。赏赐宦官乐人，不可胜计，往往今日赐绿，明日赐绯，昼与内侍戏游，夜与后宫宴狎。第一个专宠的嫔嫱，乃是右威卫将军郭义的女儿，敬宗为太子时，以姿容选入东宫。及将即位，得生一男，取名为普，敬宗越加宠幸。此外复选了好几个美人，充作媵侍。春宵苦短，日高未兴。百官每日入朝，辄在紫宸门外，鹄立待着，少约一二时，多约三四时，年老龙锺的官吏，足力不胜，几至僵踣。一日，视朝愈晚，群臣望眼将穿，均至金吾仗待罪。好容易才见敬宗升殿，方联翩入朝，朝毕欲退，左拾遗刘栖楚进谏道："陛下春秋方盛，今当嗣位，应该宵旰求治，为何嗜寝恋色，日宴方起？梓宫在殡，鼓吹日喧，令闻未彰，恶声已布，臣恐如此过去，福祚未必灵长，愿碎首玉阶，聊报陛下知遇。"说至此，用额叩地，见血未已。敬宗闻言，顾视李逢吉，意欲令他谕止。逢吉乃宣言道："刘栖楚不必叩头，静俟进止！"栖楚乃捧首而起，复论及宦官情事，才说数语，敬宗双手乱挥，令他出去。确是狂童情状。栖楚道："不用臣言，愿继以死。"栖楚何人？亦欲效朱云折槛么？牛僧孺恐敬宗动怒，亦代为宣言道："所奏已知，可至门外静俟。"栖楚乃出，待罪金吾仗。逢吉、僧孺俱称栖楚忠直，敬宗乃命中使宣谕令归，自己退朝入内，仍旧寻欢纵乐去了。翌日下诏，擢栖楚为起居舍人，栖楚辞疾不拜。看官阅到此文，总道刘栖楚直声义胆，冠绝一时，哪知他是李逢吉心腹，有恃无恐。特借此讪上沽直，立言可采，居心殆不可问呢。揭破隐情。

逢吉内结中官，外联党与，当时有八关十六子的传闻，八关是张又新、李续、张权舆、李虞、李仲言、姜洽、程昔范等，连刘栖楚在内，共计八人。又有八人从旁附会，所以叫作八关十六子。中外有所陈请，必先贿通关子，后达逢吉，然后可得如愿，逢吉素恨李绅，密嘱李虞、李仲言，伺求绅短。虞系逢吉族子，仲言乃逢吉侄儿，两人寻不出李绅短处，乘着敬宗即位，便与逢吉密商，贿托权阉王守澄，令他入白敬宗，诬称："李绅等欲立深王悰，即穆宗弟。亏得逢吉力为挽回，陛下始得践阼。"敬宗虽然童昏，听到处言，恰也未曾深信，逢吉又自进谗言，请即黜李绅，乃贬绅为端州司马。张又新为补阙官，讨好逢吉，复上言："贬绅太轻，非正法不足伏罪。"敬宗几为所惑，幸翰林侍读学士韦处厚，极力营救，为绅辨诬，方得少沃君心。奸党心尚未餍，日上谤书，敬宗查阅遗牍，得裴度、杜元颖等，请立自己为储贰一疏，李绅名亦列在内，于是绅冤得白，把所有诬绅奏章，一并毁去，仍如迁擢，后文再见。何不加罪诬告？乃仅以一毁了事，敬宗终属不明。

韩愈亦为逢吉所忌，他到敬宗嗣统，已经抱病，数月而殁，还算死得其时，蒙赠礼部尚书，赐谥曰文。愈字退之，南阳昌黎人氏，父仲卿曾为武昌令，政绩卓著，仕至秘书郎。愈三岁丧父，随兄会贬官岭表，会病殁贬所，赖嫂郑氏鞠养成人，童年颖悟，能日记数千百言，及长，尽通六经百家学，下笔有奇气，以进士知名。既登显要，所得俸给，常赡恤亲朋。居嫂郑氏丧，服期报德。立朝抗直有声，及门弟子甚众，如李翱、皇甫湜、贾岛、刘乂等，皆以诗文见称。愈常言历代文章，自汉司马相如太史公迁刘向、杨雄后，久失真传，因特为探本钩元，吐弃一切，卓然自成一家言。同时与愈齐名，莫若柳宗元。宗元坐王叔文党，被贬永州，寻迁柳州刺史，终死任所。生平流离抑郁，多借文词抒写，顿挫沉雄，人不易及，世号柳柳州。韩愈常谓柳子厚文，子厚即宗元字。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所以也加器重。柳子厚墓志铭，实出韩愈手笔，韩柳文名，几不相让。惜柳党叔文，贻讥身后，不及韩愈闻望，后世且封愈为昌黎伯。韩文公扬名后世，故特为详叙，且随笔补述柳宗元事，回应七十一回，一褒一惜，寓有深情。这且休表。

单说敬宗游戏无恒，少理朝事，内由王守澄、梁守谦等揽权，外由李逢吉、牛僧孺专政，堂廉暌隔，上下不通，遂致变起萧墙，出人意料。这肇祸的魁首，说将起来，尤属可笑，一个是卖卜术士苏玄明，一个是染坊工人张韶，两个不伦不类的人物，也想做起皇帝来了。确是奇怪。玄明与韶，素相往来，韶问终身祸福，玄明替他占课，掷过金钱，沉吟半晌，忽离座揖韶道："可喜可贺，日内得升坐御殿，南面称孤，我恰亦得伴食，这真是意外洪福呢。"韶不禁大噱道："你是卜人，

我是染工，如何走得入朝门，坐得上龙廷，真正梦话，可发一笑！”玄明反正色道：“我的卜课，很是灵验，你不闻姜子牙钓鱼，汉沛公斩蛇，后来拜相称帝，名闻古今，难道我等定不及古人么？”援引古人，宛肖术士口吻。韶尚大笑不止。玄明又道：“目下正是发迹的日子，你想皇帝昼夜游猎，时常不在宫中，不乘此图谋大事，尚待何时。”韶被他激说，却也有些心热起来，便道：“宫禁森严，岂凭空可得飞入？”玄明道：“我自有妙计，包管你得升御座，你若不信，也随你罢了，只错过这等好机缘，实是可惜。”韶问有甚么妙计，玄明即与他附耳数语，顿令一个染坊工匠，眉飞色舞，喜极欲狂，便语玄明道：“我做皇帝你拜相，一刻也是好的。”癞虾蟆想吃天鹅肉。于是两人联作一气，密结染工无赖百余人，匿入柴草车内，混进银台门。韶与玄明充做车夫，门役见车载过重，前来盘诘，被韶抽刀杀死。遂令徒党下车，彼此易服，持刀大呼，直趋殿廷。敬宗方在清思殿击球，诸宦官同侍上侧，突闻殿外有喧噪声，急出外探望，正值乱党持刀奔来，慌忙返殿闭门，走白敬宗。敬宗也觉着急，仓猝欲逃。便语内侍道：“快……快往右神策军营！”内侍道：“右军距此太远，不若亟幸左军，较为近便。”敬宗本宠任右神策中尉梁守谦，所以欲奔右军，至闻内侍奏请，不得已向左角门逃出，径诣左军。左神策中尉马存亮，猝闻敬宗到来，急出迎驾，捧足涕泣，自负敬宗入营，立遣大将康艺全，带领骑卒，入宫讨贼。敬宗语存亮道：“两宫隔绝，未知安否，如何是好？”存亮复令兵马使尚国忠，率五百骑往迎太皇、太后，及太后同入营中，再令尚国忠往助艺全。时张韶等已斩关直入，升清思殿，径登御榻，与苏玄明同食道：“果如汝言。汝的卜课，真正灵验，我已做过皇帝，汝亦做过宰相，我等好同出去了。”还算知足，但既容你入，恐不容你出去。玄明惊道：“事止此么？奈何出去？”韶起座道：“这宝位岂可长据？倘禁兵到来，如何对敌？”言未已，康艺全已领军杀入，韶与玄明等忙出来抵挡，夺路奔逃。哪经得禁军甚多，杀透一层，又是一层，手下百余人，已倒毙了一大半。更兼尚国忠前来拦阻，眼见得有死无生，乱刀齐下，韶与玄明，同时就戮。尚有几个余党，逃匿苑中，搜查了一昼夜，悉数擒斩，宫禁乃定。是夕，宫门皆闭，敬宗留宿左军，中外不知所在，人情惶骇。翌日，敬宗还宫，宰相李逢吉等入贺，尚不过数十人，当下查问守门宦官，纵盗进来，共得三十五人，法当处死。敬宗只令杖责，仍供旧职，且厚赏两军立功将士。小子有诗叹道：

> 里闬犹应管鐍严，况居帝后隔堂廉。
> 如何纵贼斩关入，尚事姑容未尽歼。

敬宗惊魂已定，仍然游宴，当由内外直臣，一再讽谏，欲知如何说法，且待下回再叙。

穆敬二朝，藩镇之乱未消，朋党之祸又起。内外交讧，唐室益危。加以穆宗荒耽，敬宗尤甚，万几丛脞，唐之不亡亦仅矣。郭太后怒叱中宫，不愿预政，惩武韦之覆辙，守祖考之遗规，为唐室宫闱中呈一异彩，未始非挽回国脉之一端。惜乎敬宗童昏，游畋无度，宰相李逢吉，复树党擅权，不知匡正。以百余人之无赖工匠，乃能斩关升殿，如入无人之境，朝廷岂尚有君相耶？若张韶、苏玄明之愚妄，何足道焉？

第八十回
蛊敬宗逆阉肆逆 屈刘蒉名士埋名

却说翰林学士韦处厚，素抱公忠，见敬宗仍不知戒，乃入朝面奏道："先帝耽恋酒色，致疾损寿，臣当时未曾死谏，只因陛下年已十五，主器有归。今皇上才及周年，臣怎敢怕死不谏呢？"敬宗颇加奖许，赐他锦彩百匹，银器四具。未几，送穆宗归葬光陵。是时吏部侍郎李程，户部侍郎窦易直，均入为同平章事。两人任职月余，适成德节度使王庭凑，因牛元翼病死襄阳，竟将他留寓深州的家族，尽行屠戮。敬宗闻耗，自叹任相非才，使凶贼纵暴至此。韦处厚乃力荐裴度，说他勋高中夏，声播外夷，不应处诸闲地。李程亦劝敬宗礼待裴度，敬宗乃加度同平章事，仍未召还。既而中官李文德，潜谋作乱，事泄伏诛，敬宗尚宠信宦寺，不以为意。一再示儆，仍然不悟，怎得令终？

越年，改元宝历，敬宗亲祀南郊，还御丹凤楼，大赦天下。唐制，遇着赦令，必由卫尉建置金鸡，使囚犯立金鸡下，然后击鼓宣诏，释放诸囚，是日正在击鼓，忽有中官数十人，执梃而出，乱捶一囚，竟将囚犯殴伤，僵毙数刻，方得复苏。看官道囚犯为谁？原来是鄠令崔发。先是发为邑令，闻五坊人殴辱百姓，命役捕入曳入庭中，细诘姓氏，乃是中使，发已知惹祸，慰遣使去。次日即由台官接奉御敕，收发下狱，一系数旬，得逢恩赦，发亦随各犯立金鸡下，仰望鸿恩，哪知中人正恐他赦宥，所以出来乱殴，御驾当前，胆敢出此，若使敬宗稍有刚德，应该立惩中人。偏敬宗倒行逆施，只赦各犯，不赦崔发，仍令还系狱中。呆极昏极。谏议大夫张仲方等，上书规谏，均不见从。李逢吉从容入白道："崔发敢曳中使，诚大不敬，但发母年垂八十，自发下狱，积忧成疾。陛下方以孝治天下，还望格外矜全？"敬宗乃愍然道："谏官但言发冤，未尝说他不敬，亦不叙及老母，果如卿言，朕奈何不赦哩？"即命中使释发送归，并慰劳发母。母对中使，杖发四十，中使欢颜辞去。究竟崔发有罪，还是中官有罪，请看官自行辨明。牛僧孺看不过去，又畏罪不敢进言，但累表求出，乃升鄂岳为武昌军，出僧孺为节度使。

浙西观察使李德裕，闻敬宗昵比群小，屡不视朝，特献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二曰正服，三曰罢献，四曰纳诲，五曰辨邪，六曰防微，语皆切直可诵。敬宗虽优诏相待，终不能用，荒淫如故。到了五月五日，往鱼藻宫观竞渡船，因嫌龙舟太少，特命盐铁转运使王播，督造龙舟二十艘，预估价值，约需半年转运费。张仲方等力谏，乃始减半。裴度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已阅二年，言官屡称度忠，敬宗亦常遣使慰问。度因敬宗失政，自求入觐，拟面伸忠悃。李逢吉百计阻挠，私党张权舆特造伪谣云："绯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绯衣寓裴字，坦腹寓度字，天上有口寓吴字，指吴元济被擒事。又因都城西南，横亘六冈，堪舆家谓应乾象六数，度宅正居第五冈，权舆遂借此诬度，说他名应图谶，宅占冈原，无故求朝，隐情可见。十六字很是厉害。敬宗似信非信，又经韦处厚从旁力辩，奸计卒不得行。

会昭义节度使刘悟病终，子从谏匿丧不发，捏造刘悟遗表，求知留后。司马贾直言诃责道："尔父提十二州地，归献朝廷，功劳不小，只因张汶煽祸，自谓不洁淋头，竟至羞死，尔孺子何敢如此？况父死不哭，如何为人？"从谏方才丧发，惟遗表已经入都。宰相李程等，均说是不应轻许，独李逢吉与王守澄，谓不如径从所请，竟令从谏为留后，寻且命为节度使。程与逢吉，因是不协。程族人水部郎中仍叔，与袁王绅顺宗子。长

史武昭往来，常同小饮，当酒酣耳热时，昭语带牢骚，仍叔应声道："我族中相公，也欲畀君显阶，奈为李逢吉所持，不能如愿。"昭不禁攘臂道："我前随裴相公麾下，往讨淮西，裴相遣我谕示吴元济，元济用兵胁我，我誓死不挠，及还营后，复随大军平贼，裴相因我有功，累表举荐，始终不得大用，想都是这班狐群狗党，从中阻挠，似我尚不足惜，试想忠勋如裴相公，尚被他排挤出去，国家有此奸蠹，怎得治安？我当为国家捕杀此贼？"借昭口中，自述履历。言毕，愤愤欲出。仍叔恐他闯祸，连忙挽住，偏禁不住武昭勇力，脱手便去。昭行至途中，遇着金吾兵曹茅汇，复与谈及逢吉事。汇听他语不加检，料知酒醉，急忙挽至别室，婉言劝解。昭亦酒意渐醒，辞归寓中，不意侦密多人，属垣有耳，那昭汇叙谈的一席话儿，已有人通报张权舆，权舆即转告逢吉，逢吉笑道："两大鱼当入我网中了。"故态复萌。遂嘱人告发，捕昭汇入狱。李仲言且传语告汇道："汝但说李程主使武昭，便可无罪，否则且死。"汇慨然道："诬人求免，汇不敢为。"及对簿时，汇竟将仲言嘱语，和盘说出，于是仲言亦难免罪，狱成定谳。昭杖死，汇流崖州，仍叔流道州，仲言亦流至象州。诬人自坐，何苦乃尔？李逢吉一番巧计，此次却全成画饼。裴度、李程，丝毫无损。

适前尚书李绛，奉召为左仆射，绛素有直声，眼见得是不肯缄默，逢吉又多了一个对头，一时没法摆布，只好虚与周旋。时当仲冬，敬宗欲幸骊山，至温泉洗澡，李绛即率同张仲方等，伏阙谏阻，不见俞允。张权舆为左拾遗，也想借端买直，至紫宸殿下，叩首上陈道："昔周幽王幸骊山，为犬戎所杀，秦始皇幸骊山，即至亡国，玄宗作宫骊山，安禄山作乱，先帝亦尝幸骊山，享年不长，陛下不应再蹈覆辙。"敬宗道："骊山有这般凶险么，朕越要一往，试看有应验否？"翌日，即启跸至骊山，就浴温汤，日暮乃返，顾语左右道："若辈叩头进言，有何应验？可见是不足信哩。"骊山亦未必果凶，但好事游幸，不亡亦危，后来敬宗遇弑，实是狎游之咎。李绛闻言叹息，又遇着足疾，遂自请免职。敬宗令为太子少师，出守东都。李逢吉稍稍放怀，偏偏李绛方去，裴度又来，正是防不胜防，暗暗叫苦。

度入朝时，已是残冬。越年仲春，复有诏进度为司空，兼同平章事，急得逢吉心慌意乱，连日与八关十六子，构造蜚言，诬蔑裴老。怎奈上意倾向裴公，反将逢吉渐渐疏淡，逢吉智尽能竭，徒唤奈何。也有此日。一日，度在中书省饮酒，左右忽报称失印，满座失色，度宴饮自若，少顷，复有人入报，印已觅着了，度亦不应。或问度何若是从容？度答道："此必由吏人窃去，偶印书券。若急欲搜查，彼且投诸水火，灭迹图免，不若从容镇定，自然复还故处。"确是相度，但亦安知非由奸党播弄。时人俱服他识量。会敬宗欲幸东都，谏牍日有数起，并不见报。度入奏道："国家本设两都，预备巡幸，但自国家多难，东都宫廨，半多荒圮，陛下果欲行幸，应命有司徐加修葺，然后可往。"敬宗道："百官多说不当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乃暂罢东幸，只遣使按修宫阙，卢龙节度使朱克融，执住赐衣使者杨文端，诡言文端无礼，且所赐滥恶，愿假美锦三十万匹饷军，如果得赐，当遣工五千，助治东都，静候车驾东巡。敬宗恨他跋扈，欲遣重臣宣慰。度献议道："克融多行不义，必且自毙，陛下何庸另派重使？但颁一诏书，说是中使倨骄，可还我自责，春服不谨，已诘有司，东都宫阙，营缮将竣，不烦远路劳工，朝廷未尝靳惜布帛，惟独与范阳，即幽州。未免厚汝薄人。如此说法，狡谋自阻了。"敬宗依言下诏，果然克融送归文端。既而幽州军乱，杀死克融及长子延龄，拥立少子延嗣为留后。延嗣暴虐，又为都知兵马使李载义所屠，载义自称恒山王承乾后裔，拜表陈朱氏父子罪。敬宗不遑查究，即授载义为节度使。嗣是待度益厚，遣李程出镇河东，令李逢吉出镇山南东道，统皆免相。

度屡劝敬宗早朝，且节劳少游，敬宗临朝较早，游戏如故，素嗜击球手搏诸戏，宦官乏力角逐，往往断臂碎首，于是出钱万缗，招募力士，禁军及诸道多采力士上献。敬宗俱令侍侧，常引与游畋，又好深夜自捕狐狸，叫做夜打猎。力士或恃恩不逊，辄配流籍没。宦寺小有过失，动遭棰挞，流血方休。因此侍从诸人，且怨且惧。十二月辛丑日，敬宗夜猎还宫，与宦官刘克明、田务

澄、许文端，及击球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王惟直等，共二十八人饮酒。酒已将酣，敬宗入室更衣，忽然殿上烛灭，大众毫不惊哗，惟闻室中一声狂呼，确是敬宗声音。刘克明方命左右爇烛，烛方半明，苏佐明从室内出来，语克明道："大事已了，速筹善后方法。"弑敬宗事，用虚写笔法，高人一层。克明道："不若迎立绛王罢。"遂诈传诏敕，宣翰林学士路隋入内，与语主上暴崩，留有遗命，令绛王悟权领军国事。路隋知他有异，不敢穷诘，只好遵草遗制，一面由田务澄、苏佐明等，迎绛王悟入宫。

绛王悟系宪宗子，乃敬宗叔祖行，他见中使来迎，好似喜从天降，冒冒失失的趋入宫中。天已黎明，宰相以下皆入朝，但见刘克明、苏佐明等，先宣遗诏，继拥绛王悟出紫宸殿，就外庑引见百官，百官俱面面相觑，不发一言，独裴度怡然道："度等只知遵奉诏旨，皇上猝崩，遗言犹在，应该遵行。"克明插入道："裴公已三朝元老，一切政策，全仗主裁。"度又道："度已衰朽，但凭公等裁酌，可行即行便了。"裴公可与言权。同平章事窦易直，本来是没有人格，当然随声附和。度即退归私第，决意讨逆，百忙中想不出甚么良法，可巧中尉梁守谦来见，度即延入，便语道："我正要来邀中尉，今日事情，中尉以为何如？"守谦道："弑君逆贼，可杀可恨。"度又道："度等在外，君等在内，究竟弑逆与否？亦当查明。"守谦道："何必多查，闻逆贼刘克明且要将我辈驱逐，我所以来见司空，同靖大难。"度即道："中尉手握禁兵，一呼百诺，何不速入讨贼？稍纵即逝了。"守谦道："果得除贼，绛王亦不应继立。"度答道："这个自然，名不正，言不顺。"守谦道："是否立皇子普？"度半晌才道："皇子年幼，不如立江王涵。"守谦即行，遂与枢密使王守澄、杨从和，右神策中尉魏从简，时马存亮已出监淮南军。用牙兵迎江王涵入宫，发左右神策飞龙兵，进讨贼党，一体骈诛。连绛王悟亦死乱军中。忠勇如裴晋公，犹必借宦官诛逆，国事可知。

守澄等欲号令中外，苦无成例可援，特商诸翰林学士韦处厚。处厚道："正名讨逆，何嫌何疑？"守澄又问江王如何践阼，处厚道："先用王教布告中外，说是内难已平。然后有群臣三表劝进，即以太皇太后令，册命即位，便无可指摘了。"守澄等统皆欢洽，也不暇再问有司，凡百仪制，都付处厚裁决。当令裴度摄冢宰，率百官谒见江王。江王素服出见，涕泣陈辞。度与百官奉笺劝进，继以太皇太后命令，遂即位宣政殿，改名为昂，是为文宗。乃为敬宗发丧，奉葬庄陵。可怜十八岁的嗣皇帝，在位仅及两年，只因淫荒过度，乐极生悲，徒落得烛残身殒，授命家奴，甚至遗骸暴露，好几日才得棺殓，这岂非咎由自取么？评断精严。

文宗年才十七，颇知孝谨，尊生母萧氏为皇太后，奉居大内；太皇太后郭氏居兴庆宫，称王太后为宝历太后，居义安殿，当时号为三宫太后。文宗每五日问安，凡羞果鲜珍，及四方供奉，必先荐宗庙，次奉三宫，然后进御。就是敬宗妃郭氏，已封贵妃，敬宗子普，已封晋王，文宗一体优待，礼嫂抚侄，始终不衰。并且去佞幸，出宫人，放鹰犬，裁冗官，省教坊乐工，停贡纂组雕镂，及金筐宝床等类，去奢从俭，励精图治，擢韦处厚为同平章事，每遇奇日视朝。奇读如期。对宰相群臣，延访政事，历久方罢。待制官旧虽设置，未尝召对，文宗独屡加延问，中外想望太平，翕然称庆。无非善善从长之意。但也有一大弊处，军国重事，不能果决，往往与宰相等已经定议，后辄中变，所以宽柔有余，明强不足。众善不胜一弊。

越年，改元太和，韦处厚因文宗过柔，乞请避位。文宗再三慰劳，不令辞职。淮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王播，力求复相，所献银器以千计，绫绢以十万计，经权幸再四揄扬，乃召他入朝，仍命同平章事。于是小人复进，正士日疏。横海、魏博、成德诸镇，且有不靖消息，免不得又动兵戈。事见后文。勉强过了一年，至太和二年三月，诏举贤良方正，及直言极谏诸士，由文宗临轩亲策，命题发问，大旨在如何端化，如何明教，如何察吏，如何阜财等条目。昌平进士刘蕡，独痛心阉祸，条陈万言，小子录不胜录，但摘要叙述如下。

臣闻不宜忧而忧者国必衰，宜忧而不忧者国必危。陛下不以国家存亡，社稷安危

之策，降于清问，岂以布衣之臣，不足与定大计耶？或万几之勤有所未至也。臣以为陛下所先忧者，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四海将乱，此四者国家已然之兆，故臣谓圣虑宜先及之。夫帝业不易成，亦不易守，本朝开国二百余年，其间圣明相因，未有不用贤士近正人而能兴者。伏愿陛下思开国之艰，杜篡弑之渐，居正位，近正人，远刀锯之残，亲骨鲠之直，辅相得以专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则朝政自理。奈何以亵近五六人，总揽国务，臣恐祸稔萧墙，奸生帷幄，曹节侯览，汉中常侍。复生于今日，此宫闱将变也。伏后来甘露之变。臣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以先君不得正其终，则后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无正也。今忠贤无腹心之寄，阍寺专废立之权，陷先帝不得正其终，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太子未立，郊祀未修，将相之职未归，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将危也。天之所授者命，君之所存者令，操其令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专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将倾也。晋赵鞅以晋阳之兵叛，入于晋，书其归者，通逐君侧之恶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镇跋扈，有不达人臣大节而首乱者。将以安君为名，不究春秋之微而称兵者，且以逐恶为义，政刑不由于天子，征伐必出自诸侯，此海内之将乱也。眼光直注唐末。今公卿大臣，非不欲为陛下言之，虑陛下不能用也。臣下既言而不行，言泄而祸且随之。是以欲尽其言，则有失身之惧，欲尽其意，则有害成之忧，徘徊郁塞以须陛下感悟，然后得尽其启沃。陛下何不于听朝之余，时御便殿，召当时贤相老臣，访持变扶危之谋，求定倾救乱之术，塞阴邪之路，屏狎亵之臣，制侵陵迫胁之心，复门户扫除之役。戒其所宜戒，忧其所宜忧，既不得治其前，当治其后，既不能正其始，当正其终，则可以虔奉典谟，克成丕构矣。昔秦之亡也，失于强暴，汉之亡也，失于微弱。强暴则奸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则强臣窃权而震主。伏见敬宗不虞亡秦之祸，不翦其萌，还原陛下深轸亡汉之忧，以杜其渐。诚能揭国柄以归于相，持兵柄以归于将，去贪臣聚敛之政，除奸吏因缘之害，惟忠贤是进，惟正直是用，内宠便僻，无所听焉，如此而有不万国欢康，兆庶苏息者，臣不信也。夫制度立则财用省，财用省则赋敛轻，赋敛轻，则人富矣。教化修则争竞息，争竞息则刑谓清，刑罚清则人安矣。尤有进者，古时因井田以制军赋，闲农事以修武备，提封约卒乘之数，命将在公卿之列，故兵农一致，而文武同方，用以保乂邦家，式遏乱略。太宗置府兵台省军卫，文武参掌，闲岁则櫜弓力穑，有事则释耒荷戈，所以修复古制，不废旧物。今则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请，六军不主武事，止于养阶勋，军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内臣之职。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雠，足一蹈军门，视农夫如草芥。谋不足以翦除奸凶，而诈足以抑扬威福，勇不足以镇卫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闾里。羁绁藩臣，干陵宰辅，隳裂王度，汩乱朝经。张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观衅之心，无伏节死难之谊，岂先王经文纬武之旨耶？昔龙逄死而启商，比干死而启周，韩非死而启汉，陈蕃死而启魏，今岂之来也？有司或不敢荐臣之言，陛下又无察臣之心，退必戮于权臣之手，臣幸得从四子游于地下，固臣之愿也，岂忍姑息时忌，窃陛下一命之宠乎哉？

是时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悚等，阅读蕡策，相率叹服。只因王守澄、梁守谦等，盘踞宫禁，势焰逼人，一或取录，必且遭祸，不得已将他割爱。当时有二十二人中第，统皆除官。道州人李郃，亦在选列，得除河南府参军。他独奋然道："刘蕡下第，我辈登科，能勿厚颜么？"遂邀集同科裴休、杜牧、崔慎由等，联名上疏，愿将自己科名，让与刘蕡，以旌蕡直。文宗也怕中官为难，不好批答，但将原疏搁置不提。后来蕡终不得仕，仅由牛僧孺等，召为幕僚，后来且为阉宦所诬，贬为柳州司户参军，抑郁以终。小子

有诗叹道：

制举由来待有才，如何名士屈尘埃？
雷鸣瓦釜黄钟毁，无怪灵均泽畔哀。

刘蕡被斥，朝廷又失了一位贤相，看官道是何人，且至下回表明。

敬宗在位二年，未尝行一虐政，且于裴度、李绛、韦处厚诸臣，亦知其忠直可用，非直淫昏无道者比，而卒为逆阉所弑者，好游宴，暱佞幸故也。裴度系三朝元老，不能亲自讨贼，乃委权于王守澄、梁守谦等人，何唐室季年，阉人权力，一至于此？文宗有心图治，终受制于家奴，有一刘蕡而不敢用，黜直言之士，增中官之焰，是而欲治安也得乎？读刘蕡疏，令人三叹不置云。

第八十一回
诛叛帅朝使争功　诬相臣天潢坐罪

却说同平章事韦处厚，表字德载，原籍京兆，以进士第入官，素性介直，穆宗时入为翰林学士，文宗绥靖内难，擢居宰辅。太和二年冬季，因横海留后李同捷叛命，屡入朝会议军情，不意早起遇寒，入殿白事，竟晕仆案前。文宗亟命中人掖出登舆，送归私第，越宿即殁，追赠司空。窦易直同时罢职，改任兵部侍郎翰林学士路隋同平章事。看官欲知李同捷如何叛命，待小子约略叙明。横海军属州有四，便是沧、景、德、棣四州，从前是乌重胤任职，最号恭顺。重胤徒镇山南西道，由杜叔良接任，叔良免职，用德州刺史王日简为横海节度使，参见七十八回。赐姓名为李全略。已而授李光颜兼镇横海军，另授全略为德棣节度使。光颜任事未几，仍乞还镇忠武军。敬宗末年，光颜病卒，追赠太尉，予谥曰忠。随笔带叙李光颜，不没功臣。忠武军由王沛高瑀，依次递任，不劳细叙。惟李全略与李光颜同逝，子同捷擅领留后，敬宗毫不过问。至文宗元年，仍命乌重胤复任，调李同捷为兖海节度使。同捷不愿移镇，托言为将士所留，拒命不纳。一面出珍玩女妓，遍赂河北诸镇，要结党援。卢龙节度使李载义，见前回。执住同捷来使，及所有馈遗，并献朝廷。魏博节度使史宪诚，与李同捷世为婚姻，潜助同捷，当时韦处厚尚未去世，颇疑宪诚，裴度独谓宪诚无二心。裴度公料事颇明，至此几失之宪诚，可见知人之难。可巧宪诚遣亲吏入朝，隐侦朝事，处厚与语道："晋公百口保汝主帅，我却不以为然。若使汝主帅暗助同捷，国法具在，怎得轻恕？′只晋公未免为难，汝去归语主帅，负朝廷不可，负晋公愈不可呢。"裴度封晋国公，见七十六回。宪诚亲吏，如言归报，宪诚颇有惧意，不敢与同捷往来。成德节度使王庭凑，替宪诚代求节钺，文宗不许，遂发兵械盐粮，接济同捷。

武宁节度使王智兴，愿率本军三万人，自备五阅月粮饷，讨同捷罪。平卢节度使康志睦，康日知子。继薛平后任，薛平移镇平卢，见七十七回。亦愿先驱往讨。奏章陆续入都，文宗乃命乌重胤、康志睦、李载义、史宪诚四帅，会同义成节度使李听，义武节度使张璠，各率本镇军，进讨同捷。重胤素得士心，受命即行，屡战皆捷，偏是天不假年，中道谢世。文宗因他累积忠勋，赙遗加厚，追赠太尉，予谥懿穆。重胤字保君，系河东将乌承泚子，屡任重镇，始终守礼，幕僚如温造石洪，皆知名士，入为谏官。至重胤殁时，门下士二十余人，刲股以祭，可见他惠爱及人，所以有此食报呢。旌扬美德。王智兴奏荐保义节度使李寰，可继重胤，有诏允准。李寰自晋州赴军，所过残暴，部下多无纪律，既至行营，拥兵不进，但坐索饷糈。惟智兴还算出力，拔棣州，破无棣，康志睦亦下蒲台，相继奏捷。史宪诚首鼠两端，阴怀观望，独长子副大使唐，泣谏宪诚，自督军二万五千趋德州，得拔平原，余军多徘徊不进。

王庭凑出助同捷，屯兵境上，牵制史唐，一面往赂沙陀酋长朱邪执宜，拟与连兵。沙陀本西突厥别部，自唐太宗时入修朝贡，累代不绝，至德宗贞元年间，中国多故，北庭不通，沙陀酋长尽忠，乃降附吐蕃。既而回鹘取吐蕃凉州，吐蕃疑尽忠为导，命徙河外。尽忠惶惧，因与子执宜率三万人，仍来归唐，途次为吐蕃兵追袭，尽忠战死，执宜领残众至灵州，叩关请降。节度使范希朝据实奏闻，诏令就盐州置阴山府，令执宜为府兵马使，率众居住。为后文要李国昌父子张本。至是拒绝王庭凑，遣归使人，却还原赂。庭凑没法，又嗾使魏博兵马使元志绍，引部兵还逼魏州。史宪

诚上表告急，唐廷派金吾大将军李祐，为横海节度使，专讨庭凑。又令义成节度使李听，调沧州行营诸军，往救魏博。李听与史唐合兵击败志绍，志绍走降昭义军，安置洺州，既而缢死。于是李祐会同李载义各军，攻克德州，进薄沧州，直入外城。

沧州为李同捷住所，见外城被破，当然惶急，乃致书李祐，悔罪乞降。祐遣部将万洪入城抚众，趁便留守，并将详情奏闻，静候朝旨。文宗遣谏议大夫柏耆，驰往宣慰。耆至祐营，大言不逊，威胁诸将，诸将已愤懑不平。耆又疑同捷有诈，自率数百骑入沧州城，诱令同捷入朝，并使挈同眷属，即日启行。万洪谓宜转告李祐，耆怒叱道："我奉天子命来取同捷，就是汝主帅李祐，也不能违命。汝有甚么权力，敢来拦阻？"万洪不肯伏气，便抗声道："同捷叛命，已是三年，幸我主帅努力破贼，才得使叛臣畏服，献地归朝。否则公虽远来，三寸舌能说降一贼么？奈何借天子威，藐视功臣，不一告知呢。"道言未已，那柏耆已拔刀砍去，洪不及防备，竟被斫倒，接连又是一刀，结果性命。洪语虽未免唐突，但亦非尽无理，奈何擅加残戮？当下即押同捷等出城，也不再入祐营，即取道将陵，向西进发。途次闻王庭凑发兵将至，来劫同捷，因将同捷枭首，传入京师。看官试想！诸道劳师三载，好容易得平同捷，偏经一无拳无勇的柏耆，篡取渠魁，前去献功，几把诸道将帅，一概抹煞，那诸将帅肯甘心忍受么？自是彼上一表，此陈一疏，均言柏耆载宝而归，恐同捷面陈阙下，因把他杀死灭口。文宗不得已，贬耆为循州司户参军，贪人之功，以为己力，终究不妙。流同捷母妻子弟等至湖南。

李祐因柏耆返京，乃整军入城。是时祐已抱病，入城后闻万洪惨死，愈觉悲忿，病遂加剧，乃驰奏乞代，并述耆擅杀万洪，有功被戮，愧无以对将士等语。文宗得奏，不禁愤慨道："祐前平淮蔡，今平沧景，为国立功，不为不巨。今为柏耆加疾，脱或致死，岂非是柏耆杀他么？"谁叫你遣使非人。遂再流耆至爱州。既而祐讣又至，复赐耆死。特简卫卿殷侑，为横海节度使。侑至沧州，招辑流亡，劝民农桑，与士卒同甘苦，百姓大悦，文宗更拨齐州隶横海军，一年足兵，二年足食，三年后户口蕃殖，仓廪充盈，又是一东海雄镇了。

史宪诚闻沧景告平，令子唐奉表请朝，请愿纳地听命，唐附表改名孝章，有诏进宪诚兼官侍中，调任河中节度使，命李听兼镇魏博，分相、卫、澶三州，归史孝章管辖，即授为节度使。李听屯兵馆陶，迁延未进，宪诚棱括府库，整治行装。将士忿怒，私相告语道："主帅无故求代，卖地邀恩，今又欲席卷以去，难道我等军人，应该饿死么？"嗣是辗转煽乱，激成变衅，遂乘夜闯入军府，杀死宪诚，并监军史良佐，另推都知兵马使何进滔为留后。进滔下令道："诸君既迫我上台，须听我号令，方可任事。"大众唯唯从命。进滔遂查捕乱首，责他擅杀军使及监军，斩首示众。乃为宪诚发丧，自己素服临哭，将吏统令入吊，一面拜表奏陈详情。李听闻魏州有变，方才趋往，已是迟了。进滔率领魏博将士，出阻李听。听尚未戒备，被进滔杀入营中，一阵冲突，顿时骇散，慌得听昼夜逃奔，到了浅口，人马丧亡过半，辎重器械，尽行抛弃。还亏昭义军出来救听，才将追兵截回。听还至滑台，报称败状，御史中丞温造，劾听奉诏逗留，致有魏博乱事，奏请论罪如律。文宗好事优容，但召听入朝，令为太子太师，又因河北用兵日久，饷运不继，未能再讨进滔，乃授进滔为魏博节度使。史孝章自请守制，因将相、卫、澶三州，仍归进滔管领。进滔抚治兵民，颇有权术，人皆听命，他却安枕无忧了。王庭凑始助同捷，已有诏削夺官爵，令邻镇严兵防守，休与往来。庭凑因同捷伏辜，不免忧惧，因上表谢罪，愿纳景州自赎。文宗得过且过，返还景州，赐复官爵，于是河朔一带，勉强弭兵。写尽文宗优柔。

裴度因年高多疾，屡乞辞职，文宗不许。度又荐称李德裕才可大用，乃召入为兵部侍郎，欲令为相。偏吏部侍郎李宗闵，与德裕有隙，暗地里贿托宦官，求为援助。王守澄等内揽大权，力荐宗闵为相，文宗恐他内逼，没奈何擢居相位。宗闵喜出望外，遂设法排挤德裕。适值李听入朝，因奏派德裕出镇义成军，又引入牛僧孺为兵部尚书，做一帮手。牛僧孺出为武昌军节度使，见前文。

可巧王播病死，王播为相，亦见前文。僧孺坐继相职，与宗闵交嫉德裕。回应七十二回与七十九回。德裕甫抵滑州，接受义成军节度使旌节，朝旨又复颁下，令他调镇西川，防御南诏。南诏由韦皋收服后，本无贰心，韦皋事见七十一回。自国王异牟寻病殁，再传至劝龙晟，为藩酋嵯巅所弑，拥立劝龙晟弟劝利，劝利隐感嵯巅，赐姓蒙氏，号为大容，蛮人称兄为容，表明尊敬的意思。劝利传弟丰祐，丰祐勇敢过人，具有大志。会故相杜元颖，出任西川节度使，元颖本没甚才具，自诩文雅。玩视军人，往往减扣衣粮。西南戍卒，转至蛮境劫掠，丰祐与嵯巅，趁势引诱戍卒，给他衣食，令为向导，即由嵯巅率众随入，袭陷巂、戎二州。元颖发兵与战，大败而还。嵯巅复进据邛州，并逼成都。文宗贬元颖为邵州刺史，另调东川节度使郭钊为西川节度使，兼权东川节度事。又令右领军大将军董重质，发太原凤翔各道兵，往救西川。钊贻书嵯巅，责他无故败盟，嵯巅复书道："杜元颖侵扰我境，所以兴兵报怨，今既易帅，自当退兵修好。"钊复遣使与订和约，嵯巅遂大掠子女玉帛，引众南去。嗣复遣使上表，谓："蛮人近修职贡，怎敢犯边？只因杜元颖不知恤下，以致军士怨苦，竞为向导，求我转诛虐帅，今元颖尚未受诛，如何安慰蜀士？愿陛下速奋天威，惩罪安民，勿负众望！"文宗乃再贬元颖为循州司马，令董重质及诸道兵士，一概引还。

郭钊至成都，因疾求代，牛、李两相，遂又请将德裕远调。文宗未悉私衷，即诏令德裕西行。德裕至镇，作筹边楼，每日登楼眺览，窥察山川形势，又日召老吏走卒，咨问道路远近，地方险易，一一绘图立说，详尽无遗。自是南至南诏，西至吐蕃，所有城郭堡寨，无不周知，乃练士卒，葺堡障，置斥堠，积粮储，慎固边防，全蜀大定。确是有才。惟南诏寇成都时，曾调东都留守李绛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令募兵进援成都，绛招兵千人赴援，及南诏修和，罢兵还镇。既而绛接奉朝旨，遣散新军，每人各给廪麦数斗，新军多怏怏失望。监军杨叔元，因绛莅镇后，绝无馈遗，暗暗怀恨。遂激动新军，说是恩饷太薄，众情已是不平。更经监军煽惑，索性鼓噪起来，入掠库储，狂奔使署。绛方与僚佐宴饮，闻变登城。或劝绛缒城逃走，绛慨然道："我为统帅，怎得逃去？尔等只管听便。"僚佐多半散去。只牙将王景延，及推官赵存约在侧，绛亦麾手令去。景延下城与战，为乱军所杀。存约尚随绛未行，绛急语道："乱军将至，何不速行？"存约道："存约受明公知遇，要死同死，何可苟免。"言甫毕，乱兵已一拥上城，可怜绛与存约，先后遇害。绛一生忠直，不意竟遭此难。杨叔元奏报军变，尚诬称绛克扣新军募值。因致肇乱。谏官崔戎等，共论绛冤，及叔元激怒乱军罪状。文宗乃赠绛司徒，予谥曰贞，立派御史中丞温造，继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往平乱事。

造行至褒城，正值兴元都将卫志忠，征蛮归来，两下相遇，密与定谋，即分志忠兵八百人为牙队，五百人为前军，趋入兴元，守住府门。造声色不动，但说是飨犒士卒，那乱军靠着杨叔元势力，仍然入受犒赏，不意驰入府门，已由志忠指麾牙兵，把他围住。见一个，杀一个，诛死了八百名，单剩百余名逸去。叔元正与造叙谈，造得志忠复报，便语叔元道："监军是朝廷命官，奈何嗾使乱军，戕杀主帅？"叔元无可抵赖，跪伏造前，捧着造靴，哀求饶命。造乃答道："待我表闻朝廷，恐朝廷未必赦汝哩。"当下命将叔元系狱，奏请朝命发落。嗣接文宗诏书，流叔元至康州，乃将叔元释去。绛在地下，恐难瞑目。

越年为太和五年，卢刘副兵马使杨志诚，煽动徒众，逐去节度使李载义，又杀死莫州刺史张庆初，事闻于朝。时元老裴度，屡次乞休，文宗尚不忍令去，加官司徒，限三五日一入中书，平章军国重事。继由牛李两人，妒功忌能，再进谗言，度亦申请辞职，乃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擢任尚书右丞宋申锡同平章事。当下由李宗闵、牛僧孺、路隋、宋申锡四相，同至殿前，会议卢龙善后事宜。牛僧孺进议道："范阳自安史以来，久非国有，刘总暂献土地，朝廷费钱八十万缗，丝毫无获。今日为志诚所得，与前日载义无异，若就此抚慰，使捍北狄，也是一策，不必计较顺逆了。"真是好计。李宗闵本是牛党，路隋系好好先生，申锡乃是新进，当然不加异议。文宗乃命志诚为留后，召载义入京，拜为太保。载义自易州至京师，

不到数旬，受诏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调温造镇河阳，进志诚为卢龙节度使。惟宋申锡由文宗特擢，因他沉厚忠谨，不附中官，所以拔充宰辅，时常召入内廷，谋除阉党。申锡引用吏部侍郎王璠为京兆尹，谕以密旨，璠竟转告郑注，看官道郑注是何等人物？他本是翼城人，形体渺小，两目短视，常挟医术游江湖间，元和末至襄阳，为节度使李愬疗疾，愬署为推官，从愬至徐州，渐参军政，妄作威福，军士多半侧目。中官王守澄，方为监军，密将众情白愬，请即逐注。愬笑道："注虽不逊，却是奇才，将军试为叙谈，果无可取，斥逐未迟。"守澄默然退去，愬即令注往谒守澄，守澄颇有难色，不得已与注相见，座谈数语，机辩横生，守澄惊喜交集，延入中堂，促膝与语，说得守澄非常佩服，相见恨晚。次日即语愬道："郑生才具，确如公言。"守澄不足道，李愬未免失人。及守澄入典枢密，注亦随行，日夜为守澄计事，益见宠任，所有关通纳贿等情，多由注一手经营。守澄更为注营宅西邻，达官贵人，陆续趋往，门前如市。王璠与注，素通声气，闻得这番机密，便去通报郑注。看官！你想注为王守澄心腹，怎得不闻风相告呢？守澄忙与计议，当由注想出一法，只说宋申锡谋立漳王，嗾令神策都虞侯豆卢著，先行讦发，然后由守澄密白文宗。漳王凑为文宗弟，向有令望，文宗得守澄言，免不得疑惧交并，立命守澄查讯。文宗既引申锡为心腹，谋除中官，奈何复信守澄。守澄即召集党羽，拟遣二百骑屠申锡家。飞龙厩使马存亮，虽也是个宦竖，倒也有些天良，便挺身出争道："宋相罪状未明，遽加屠戮，岂不要激成众怒？万一京中生乱，如何抵制？不如召问他相，再定进止。"守澄乃遣中使悉召宰相，至中书省东门，牛、李等鱼贯而入，独申锡为中使所阻，且与语道："奉命传召，无宋公名。"申锡自知得罪，望着延英门持笏叩头而退。牛、李诸相，入延英殿，文宗与语申锡阴谋，牛、李等相顾惊愕，良久方同答道："请确实讯明，方可定罪。"文宗乃命王守澄往捕漳王内史晏敬则朱训，及申锡亲吏王师文等，鞫问虚实。师文逸去，敬则与训，系神策狱，叠经搒掠，屈打成招。谳词既定，一王二相，几蹈不测。还亏左常侍崔玄亮，给事中李固言，谏议大夫王质，补阙卢钧舒、元褒、蒋系、裴休、韦温等，伏阙力谏，请将全案人犯，移交外廷复讯。文宗乃道："朕已与大臣议定了。"玄亮叩头流涕道："杀一匹夫，尚应慎重，况宰相呢！"文宗乃复召相臣入商，牛僧孺谏道："人臣极品，不过宰相，今申锡已为相臣，尚有何求？臣料申锡不至出此。"文宗略略点首。郑注恐复讯有变，劝守澄入奏文宗，止加贬黜，乃贬漳王凑为巢县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晏敬则、朱训坐死。马存亮倍加愤惋，即日乞休，挂冠而去。宋莫谓中官无人。申锡竟病殁贬所，漳王凑亦未几告终。及王守澄、郑注，相继伏法，乃追复申锡官爵，封漳王凑为齐王，小子有诗叹道：

甘将心腹作仇雠，庸主何堪与密谋？
更有贤王冤莫白，无端受贬死遐陬。

申锡案已经了结，维州事争案又起，欲知详情，请看官且阅下回。

河朔三镇，叛服靡常，不谓又增一横海军。李同捷袭父遗业，竟尔抗命，成德魏博，又从而阴助之，微李祐之努力进讨，不亦如王庭凑、史宪诚等，逍遥法外，坐拥旌节耶？柏耆奉使至沧州，擅杀万洪，并诛同捷，诛同捷犹可，杀万洪实属不情。苟李祐稍有变志，恐横海亦非唐有矣。甚矣哉，文宗之所使非人也！此后如成德卢龙，以乱易乱，无一非姑息养奸，兴元兵变，祸起监军，杨叔元死有余辜，犹得幸生，不特李绛沉冤，即被诛之新军八百人，恐亦未能瞑目，是何凶竖？独沐天恩，无怪王守澄等之久踞宫禁，势倾朝野也。宋申锡不密害成，咎尚自取，漳王何辜？乃亦遭贬。况文宗固欲除阉人，而反信阉人之诬构，庸昧至此，可胜慨哉！周赧汉献，原不是过矣。

第八十二回
嫉强藩杜牧作罪言 除逆阉李训施诡计

却说维州在西川边境，地当岷山西北，一面倚山，三面濒江，本是唐朝故壤，为吐蕃所夺，号为无忧城，遣将悉怛谋居守。悉怛谋闻蜀帅得人，有志内附，即率众投奔成都。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喜得悉怛谋，欣然迎纳，即遣兵据维州城，奏称："维州为西川保障，自维州陷没，川境随在可虞，今幸故土重归，内足屏藩全蜀，外足抵制吐蕃，就使吐蕃来争，维州可战可守，亦足控御"云云。文宗览奏，即召百官集议，大众皆请从德裕言，独牛僧孺发言道："吐蕃全境，四面各万里，失一维州，亦无大损，近来与我修好，约罢戍兵，我国对待外夷，总以守信为上，若纳彼叛人，彼必责我失信，驱马蔚茹川，直上平凉阪，万骑遥来，怒气直达，不三日可到咸阳桥，京城且守备不暇。就令得百维州，亦远在西南数千里外，有何用处？"文宗本来懦弱，被僧孺说是如此危险，禁不住胆怯起来，便应声道："如卿言，不如遣还悉怛谋罢！"僧孺道："陛下圣明，臣很敬佩。"维州一案，后儒聚讼甚多，实则僧孺欲倾轧德裕，是非且不必计，居心已不可问。文宗乃饬德裕归还维州，并执悉怛谋畀吐蕃。德裕大为不忍，因恐僧孺再加谗构，没奈何依旨施行。吐蕃得悉怛谋，立刻诛夷，备极惨酷，事为德裕所闻，不胜叹息。西川监军王践言，亦谓朝廷失计，代为扼腕。可巧践言奉召入京，令知枢密，乘便与文宗谈及，谓缚送悉怛谋，既快虏心，尤绝外望。文宗闻言知悔，亦咎僧孺失策。僧孺内不自安，累表请罢，乃出为淮南节度使，另征德裕入朝，授同平章事。

德裕一入，李宗闵与他有隙，当然不安。工部侍郎郑覃，与德裕亲厚，素为牛、李所忌，德裕引为御史大夫，从中宣诏。宗闵语枢密使崔潭峻道："黜陟俱由内旨，何用中书？"潭峻微哂道："八年天子，听令自行，亦属何妨。"宗闵愀然而止。给事中杨虞卿等，均由牛、李进阶，德裕复请出为刺史。文宗常与德裕、宗闵等，论朋党通弊，宗闵道："臣素恨朋党，所以杨虞卿等具有美才，臣不给他美官。"德裕笑语道："给事中尚不算美官吗？"宗闵不禁失色，自请卸职，遂罢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调李载义移镇河东，另任盐铁转运使王涯，兼同平章事。卢龙节度使杨志诚，既逐去李载义，骄恣不法，屡遣使求兼仆射，朝廷但授吏部尚书兼衔。志诚愤怒，竟留住朝使魏宝义。文宗不得已命为右仆射，别遣使臣慰谕，殿中侍御史杜牧，见朝廷专事姑息，慨然论河朔大势，名为罪言，略云：

天宝末，燕盗起，出入成皋函潼间，若涉无人地。郭李辈兵五十万，不能过邺，人望之若回鹘吐蕃，无敢窥者。国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齐鲁梁蔡，传染余风，因以为寇。以里拓表，以表撑里，浑濒回转，颠倒横邪，天子因之，幸陕幸汉中，焦焦然七十余年。宪宗皇帝浣衣一肉，不畋不乐，自卑冗中拔取将相，凡十三年，乃能尽得河南山西地。惟山东未服，今天子圣明，超出古昔，志于平治，若欲悉使生人无事，应先去兵。不得山东，兵不可去，窃谓上策莫如自治，何者？当贞元时，山东有燕、赵、魏叛，河南有齐、蔡叛，梁徐陈汝白马津盟津襄邓安黄寿春，皆戍厚兵十余所，才足自护，不能他顾，遂使我力解势弛，熟视不轨者无可如何，因此蜀亦叛，吴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时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间，得蜀得吴，得蔡得齐，收郡县二百余城，所未能得者，唯山东百城耳。土地人户，

财物甲兵，较之往年，岂不绰绰乎？亦足自以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条章，果自治乎？贤才奸恶，搜选置舍，果自治乎？障戍镇守，干戈车马，果自治乎？井闾阡陌，仓廪财赋，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虏为虏，环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复有天下阴为之助，则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于山东最重，于河南亦最重。魏在山东，以其能遮赵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赵。尤不可越赵以取燕，是燕赵常取重于魏。魏常操燕赵之命，故魏在山东最重。黎阳距白马津三十里，新郑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陴垒相望，朝驾暮战，是二津虏能溃一，则驰入成皋，不数日间耳。故魏于河南亦最重。元和中举天下兵诛蔡诛齐，顿之五年，无山东忧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诛沧，顿之三年，无山东忧，亦以能得魏也。长庆初诛赵，一日五诸侯兵，四出溃解，以失魏也。昨日诛赵，罢敝如长庆时，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东之轻重在魏，非魏强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为中策。最下策为浪战，不计形势，不审攻守是也。兵多粟多，驱人使战者便于守，兵少粟少，人不驱自战者便于战，故我尝失于战，虏常困于守，自十余年来，凡三收赵，食尽且下，郗士美败，赵复振，杜叔良败，赵复振，李听败，赵复振，故曰不计地势，不审攻守，为浪战，最下策也。

此外如伤府兵废坏，作原十六卫，更作战论守论，亦颇中肯棨。李德裕素奇牧才，很为赏鉴，牧因得素迁左补阙，及史馆修撰，并改膳部员外郎，惟素性好游，更兼渔色。牛僧孺出镇淮南时，牧常随为书记，供职以外，专以游宴为事。扬州为烟花渊薮，六朝金粉，传播古今，十里歌楼，名娼似鲫，牧出入往来，殆无虚夕，留诗裙带，成为常事。及入居台省，议论风生，压倒四座，所陈利病，切实不虚。嗣复出守外郡，历任黄州、池州、睦州、湖州各刺史，豪游畅咏，不减少年，时人以才同杜甫，号为小杜。后仕至中书舍人，感怀迟暮，不获大用，竟抑郁而终。其实是才不胜德，非必果胜大任。晚唐诗才，除元稹、白居易外，如孟浩然、卢纶、李益、司空曙、韩翃、钱起、李端、李商隐等，均负盛名。宗人李贺，字长吉，七岁能诗，韩愈、皇甫湜疑为讹传，亲往贺家，面加试验，果然援笔立就，一鸣惊人，愈与湜叹为奇才。后著乐府数十篇，被入管紘，音韵悉合，因入为协律郎，年二十七岁，自言见绯衣使者，召他作《白玉楼记》，因即去世。总之才气有余，德量未足。或自悲落魄，致促天年；或不顾细行，终累大德，这也是文人缺憾，可叹可叹。总括一段，得将晚唐文人，约略叙过。

惟白居易自入谏穆宗，不见信用，见第七十八回。求出为杭州刺史，每当公暇，辄至西湖游赏。因筑堤湖中，蓄水溉田，可润千顷，世称白堤。又复浚李泌所开六井，民得汲饮，均沾惠泽。旋受命为左庶子，分司东都，更调为苏州刺史。文宗即位，召为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嗣见二李党争，不愿留京，乞病仍还东都，除太子宾客分司。自思随俗浮沉，忽进忽退，所蕴终不能施，乃与弟行简，及从祖弟敏中，流连诗酒，乐叙天伦。且就东都所居，疏沼种树，凿八节滩，傍香山麓构一石楼，暇辄游览，自号醉吟先生，亦称香山居士。常与胡杲、吉旼、郑据、刘真、卢真、张浑、狄兼谟、卢贞宴集，年皆七十左右，时称香山九老，至绘图传真，播为韵事。却是一朝特色。居易初生，才七月，即识"之无"两字，九岁能识声律，善属文，尤工诗歌。初与元稹酬咏，故号元白，继与刘禹锡齐名，又号刘白，每出一诗，时人争诵。鸡林朝鲜地名。行贾，录居易诗售与国相，每篇得一金，国相尚以未窥全豹，引为深恨。至开成初年，开成亦文宗年号，见后文。起为同州刺史，固辞不拜，乃改授太子太傅 进冯翊县侯。武宗初年乃殁，年七十五，得谥曰文。刘禹锡亦于是时病终，禹锡自贬所起复，迭任诸州刺史，进为集贤殿学士，寻加检校礼部尚书。凡连坐王叔文党案，还算禹锡得全晚节，但也因阅历已多，诗酒韬晦，所以得终享天年。刘、白生平，借此毕叙，亦寓爱才深意。

话休烦叙，且说卢龙节度使杨志诚，既得右仆射兼衔，踌躇满志，密制天子衮冕，被服皆拟乘舆，居然有帝制自为的思想，渐渐的骄侈淫暴，酿成众怒，致为军士所逐，另推部将史元忠

主持军务。元忠将志诚僭物，悉数取献，乃由朝廷遣使按治，授元忠为留后，并传旨再逐志诚，令戍岭南。志诚带领家属，及亲卒数十人，狼狈奔太原。李载义正镇守河东，出兵报怨，把志诚妻子，及从行士卒，尽行捕戮，及欲并杀志诚，幕僚因未奉朝旨，劝令释放，志诚乃得脱去，孑身至商州，又是一道正法的诏令，传与商州刺史，送他归阴。拥兵者其鉴之！进史元忠为卢龙节度使。成德节度使王庭凑，凶横专恣，幸得善终，军士愿拥庭凑次子元逵为留后。元逵却循守礼法，岁时贡献如仪。文宗嘉他恭顺，特遣绛王悟女寿安公主，下嫁元逵。元逵遣人纳币，备具六礼，迎主而归，自是益加逊慎。

外患幸得少纾，内讧又复继起。王守澄与郑注，狼狈为奸，经侍御史李款，连章弹劾，得旨查究，守澄匿注不出，令潜伏右军中。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亦颇恨注，左军将李弘楚，因密白元素道："郑注奸滑无双，卵觳不除，使成羽翼，必为国患。今因御史劾奏，伏匿军中，请中尉诈称有疾，召注诊治，弘楚愿侍中尉左右，俟中尉举目，擒出杖毙。然后中尉向上请罪，陈注奸伪，窃料杨王诸使，定必替中尉解说，中尉决可无祸，不必迟疑。"元素允诺。当由弘楚召注，注见元素毫无疾病，自知有变，他却从容跪伏，叩首贡谀，但说了几句媚词，已把元素一片杀心，销化净尽。当下亲自扶起，延他入座，殷勤导问，听言忘倦。弘楚屡顾元素，元素却目不转瞬，一意与郑注接谈。语已终席，注即起辞，元素又厚赠金帛，遣还右军。贡谀献媚，足以起死回生，无怪拍马风气，终古不改。弘楚不便下手，郁怒非常，便辞职自去。未几，疽发背上，便即毕命。此人亦太气急。

王守澄入白文宗，言注无罪，且荐为侍御史，充神策判官。文宗内惮守澄，只好允诺，诏敕一下，朝野惊叹。既而文宗忽得风疾，瘖不能言，守澄遂引入郑注，为上疗治。文宗饵服下去，果然灵验，渐能出声，欢颜谢注。注自是更得上宠。会值李仲言遇赦还家，见李逢吉，仲言被流，见第八十回。逢吉正调守东都，意欲复相，即遣仲言入赂郑注，令作内助。仲言素与注相识，旧雨重逢，握手道故，便由注引见守澄，仲言口才，不亚郑注，既说动守澄欢心，复得守澄推荐，入谒文宗。文宗见他仪状秀伟，应对敏捷，也道是个旷世英才，面许内用。越日视朝，李德裕入谏道："仲言前事，谅陛下应亦闻悉，奈何引居近侍？"文宗道："人孰无过？但教改过便好了。"德裕道："仲言心术已坏，怎能改过？"文宗道："就使仲言不能内用，亦当别除一官。"德裕又道："不可不可。"文宗回目右顾，见宰相王涯，亦适在旁，便问道："卿意以为何如？"涯正欲奏答，忽见德裕向他摇手，未免词色支吾。文宗察知有异，转从左顾，见德裕手尚高举，已是瞧透隐情，便即怏怏退朝，寻命仲言为四门助教。仲言及注，皆嫉德裕，仍引李宗闵入相，请出德裕镇兴元军。文宗已心疑德裕，依言下诏。德裕入见文宗，愿仍留阙下，因复拜兵部尚书，但免相职。至宗闵入相，谓德裕已奉节钺，奈何中止？乃更命德裕出镇浙西。尚书左丞王璠，曾泄宋申锡密谋，赞成漳王冤狱。见第八十回。至是复与郑注等进谗，谓德裕常阴结漳王，谋为不轨。文宗大怒，召王涯、路隋等人商，将下严谴。路隋道："德裕身为大臣，不宜有此，果如所言，臣亦应得罪。"六七年宰相，未闻进一嘉谟，至此始为德裕辨诬。大约是相运已满了。文宗意虽少解，但不免迁怒路隋，竟令他代德裕职任，罢德裕为宾客分司，擢李仲言为翰林侍讲学士。仲言改名为训，隐然有训诲的寓意。太觉厚颜。御史贾𫗧，褊躁轻急，与李宗闵郑注友善，夤缘为相，得继路隋后任。𫗧喜出望外，忽夜梦见亡友沈传师，瞋目与语道："君可休了！奈何尚贪恋相位？"说着，复兜胸一掌，将𫗧击醒，吓得𫗧浑身冷汗，起坐待旦，特备肴私祭传师。亡友好意示梦，岂为求一餐耶？越数日，复梦见传师道，"君尚不悟，祸至无悔。"一面说，一面摇手自去。𫗧尚欲追问，被传师一推而寤，默思亡友垂诫，少吉多凶，意欲辞职归里，晨起与妻妾等谈及梦兆，女流有何见识，都贪恋目前富贵，争说梦兆无凭，何足深信？𫗧亦辗转寻思，自以为有恃无恐，不至罹祸，遂安心任职。居高官，食厚禄，拥着娇妻美妾，坐享太平。怎晓得祸福无常，一念因循，竟至后来灭族呢？凡身婴夷戮诸徒，往往为贪心所误。

忽京城大起谣言，谓郑注供奉金丹，是由小儿心肝，采合成药，慌得全城士庶，统将小儿藏匿家中，不令外出。注也觉奇异，拟将此事架陷仇人杨虞卿，奏称由虞卿家人，捏造出来。虞卿正为京兆尹，凭空受诬，被逮下狱。李宗闵亟为救解，由文宗当面叱退。注与李训，又交谮宗闵，竟贬宗闵为明州刺史，虞卿亦受谪为虔州司马。训欲自取相位，因恐廷臣不服，先引御史李固言，同平章事。郑注亦得受命为翰林侍读学士。注与训更迭入侍，均为文宗规划太平，首除宦官，次复河湟，又次平河北，开陈方略，如指诸掌。语非不是，奈不能力行何？文宗本隐嫉宦官，只因无力驱逐，不得已含忍过去。又尝虑二李朋党，互相倾轧，每与左右谈及，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至是得训注两人，奏对称旨，又非二李党羽，遂大加宠任，倚为腹心。训注无仇不报，凡有纤芥微嫌，不是说他贿通中官，就是说他党同二李，非贬即逐，殆无虚日。又恐王守澄权焰薰天，一时摇他不动，特设一以毒攻毒的计策，功文宗引用五坊使仇士良，令为神策中尉，隐分守澄权势。引虎逐狼，祸且益甚。士良本与守澄有隙，乃与训注合谋，提出一个大题目来，削除凶孽。看官阅过前文，应知宪宗崩逝，实是不明不白，宫廷内外，已俱疑是王守澄、陈弘志等所为，一经仇士良证实，便拟追究前凶，借伸义愤。题目恰是正大。陈弘志方出为兴元监军，当由李训计嘱士良，令他潜遣心腹，诱令入京，且特授封杖，叫他半途了结弘志。好几日得去使返报，已引弘志至青泥驿，杖毙了事。李训大喜，再与郑注入劝文宗，授王守澄为左右神策军观容使，出就外第。阳示尊礼，阴撤内权。更劾二李阴赂宦官韦元素、王践言等，求再执政，就是宫人宋若宪，亦曾得贿。于是贬德裕为袁州长史，宗闵为处州长史，韦元素、王践言等俱流岭南，连宋若宪亦遣归赐死。应七十九回。权阉已去了一半，乃即遣守澄鸩酒，逼令自尽，表面上却不明宣逆案，但说他暴病身亡，追赠扬州大都督，更将元和逆党梁守谦、杨承和等，诛斥略尽。极大义举，反以隐秘出之，便见邪奸伎俩，好为鬼祟。文宗以李训有功，擢任同平章事。注亦欲入相，偏李训又阴怀忮忌，托称除阉未尽，须由内外协势，方可成功。注遂愿出镇凤翔。同平章事李固言，未知李训计划，独入争殿前，谓注不宜出镇，文宗以固言不能顺旨，免他相职，派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令镇兴元军。即授注为凤翔节度使，命即赴镇。训复荐御史中丞舒元舆，入为同平章事，引王涯兼榷茶使，又欲羁縻人望，请加裴度兼中书令，令狐楚郑覃加左右仆射，并密结河东节度使李载义，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拟尽诛宦官，独揽朝纲。当时王涯、贾𫗧、舒元舆三相，俱承顺风指，不敢有违。他如中尉枢密禁卫诸将，亦皆趋承颜色，迎拜马前。看官！你想李训是一个流人，幸得赦还，因郑注、王守澄等，辗转推荐，骤得致身通显，乃始杀守澄，继并忌注，已是以怨报德，公义上或尚可原，私德上实说不过去。而且排去数相，屡斥廷臣，刁狡的了不得，似此行为，难道能富贵寿考么？小子及诗叹道：

天道喜谦且恶盈，倾人还使自家倾。

半年宰相骄横甚，专欲由来事不成。

果然历时未几，竟闯出一场大祸祟来了。欲知如何闯祸，待至下回再说。

杜牧作罪言，以自治为上策，诚哉其为上策也！但未知其所谓自治者，究指何事？观牧之不谨小节，沉湎酒色，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是牧且未能自治，遑问国家之自治乎？假使一时得志，骤登台辅，恐亦似训注一流人物。训起自流人，注起自方伎，不数年间，秉钧轴，侍讲筵，诛积年未除之逆党，进累朝久屈之耆臣，谁得谓其非是？然异己者必排去之，厚己者亦芟锄之，暴横太甚，识者早料其不终。乃知君子可大受不可小知，小人可小知不可大受，圣言固不我欺也，杜牧不得逞志，自怨沉沦，吾则犹为牧幸。否则不为训注者，亦几希矣。

第八十三回
甘露败谋党人流血　钩垣坐镇都市弭兵

却说李训欲尽除宦官，起初本与郑注定议，俟注至镇后，选壮士数百为亲兵，奏请入护王守澄丧葬，俟内臣送丧，乘便由壮士下手，一并杀毙，使无噍类。彼此订下密约，注乃启行往凤翔。不料训又变计，因恐事成后注得大功，自己反落注后，乃与舒元舆等密谋，另遣大理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户部尚书王璠为河东节度使，令多募壮士，作为部曲。又命刑部郎中李孝本，为御史中丞，京兆少尹罗立言，权知府事，进京兆尹李石为户部侍郎，太府卿韩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数人除李石外，统是李训私党，分置要地，指日起事，一俟大功告成，不但尽杀宦官，就是始终合谋的郑注，也拟一并捽去。用心太险，无怪不成。元和九年十一月间，文宗御紫宸殿视朝，百官鱼贯而入，依班序立。韩约匆匆入奏，谓："左金吾厅事后，石榴上夜有甘露，为上天降祥征兆，非圣明感格，不能得此。"说罢，即蹈舞再拜。李训、舒元舆，亦率百官拜贺，且请文宗亲自往视，仰承天庥。天降甘露，岂独在金吾厅后？这已足令人滋疑，怎得称为善策？文宗许诺，乃乘舆出紫宸门，升含元殿。先命李训等往视，良久乃还，报称甘露非真，未可遽行宣布。文宗道："有这般事么？"遂顾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等，率宦官再往复验。士良等已去，训即召郭行余、王璠两人，入殿受敕。璠战栗不敢前，独行余拜受殿下。时两人所募部曲，已有数百，皆持刀立丹凤门外，训亦召令受敕。河东兵陆续进来，邠宁兵却观望不至。济甚么事？仇士良等至金吾厅，遇着韩约，见他行色仓皇，额有微汗，又是一个没用家伙。士良不觉惊讶道："将军何为如是？"道言未绝，忽见风吹幕起，里面伏着兵甲，慌忙返奔，走还含元殿，报称祸事。既伏兵甲，何不突出追击，也好杀死数人。

训见士良等还殿，亟呼金吾卫士道："快上殿保护乘舆，每人赏钱百缗。"金吾兵将要登殿，那士良眼明手快，先已指麾阉党，扶文宗上了软舆，从殿后毁藩突出。训上前攀舆道："臣奏事未毕，陛下不可入宫。"士良瞋目呼道："李训反了！"文宗尚说训未敢反，士良不听，竟来殴训，为训所仆。训从靴中拔刃，拟诛士良，不意为阉党救去。于是罗立言率京兆逻卒三百余名，自东趋至，李孝本率御史台从人二百余名，自西奔来，并会同金吾卫士，登殿纵击宦官，杀伤十余人。士良令群阉挡住外面，自导乘舆北进，迤逦至宣政门，训尚追蹑舆后，攀呼益急。天子已被人挟去，追呼何益？宦官郗志荣，颇有勇力，奋拳殴训，训竟仆地，乘舆便驰入门内，将门阖着。至训从地上趴起，已是双鐶重闭，无隙可钻，但听门内一派喧呼，统是万岁二字。自思所谋不遂，只好觅一脱身的方法，急忙脱从吏绿衫，穿在身上，乘马跃出，口中却扬言道："我有何罪？乃被窜谪。"且呼且走，竟得逸出。郭行余、王璠两人，早已奔退，罗立言、李孝本等，见训已远逸，料已无成，也即窜去。含元殿中，寂静无人，那时李家的天下，又变成了阉宦的天下。

宰相王涯、贾悚，本不与谋，见殿中忽起变端，究不知为着何事？仓猝间驰还中书省，静候消息。舒元舆也即趋至，也佯作不知，语王涯、贾悚道："究竟是何人谋变？想皇上总要开延英门，召我等议事。"两省官即中书门下两省。入问三相，俱说我等尚未查明，请诸公自便。少顷，已近午餐，将要会食，忽有吏人入报道："左神策军副使刘泰伦，右神策军副使魏仲卿，带领禁兵千余人，从閤门杀出来了。"舒元舆闻报先逃，毕竟心虚。王涯、贾悚，也狼狈步走，两省及金吾吏卒千

余人，填门争出，甫及半数，那禁兵已经杀到，好似刈割麦一般，砍死了六百余人。士良等又分兵掩闭宫门，横加屠戮，所有诸司吏卒，及贩卖小民，都冤冤枉枉的饮了白刃，血流狼籍，满地朱红。又遣骑兵千余，追捕逃人，舒元舆易服单骑，出安化门，被禁兵追至，擒捉而去。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也被禁兵擒入左军，各加桎梏，兼施箠楚。涯年已七十有余，哪里忍受得起？只好依言诬服，自书供状，谓与李训谋行大逆，尊立郑注。王璠归长兴坊私第，闭门自固，用兵防卫，神策将到了门前，叩门不应，却佯呼道："王涯等谋反，主上拟召尚书入相，我等奉鱼护军令，请尚书立即入閤，快快出来，幸勿自误！"璠信以为真，忙开门出见，神策将尚是道贺，请他上马速行，及与左军相近，才将他一把抓下，加上铁链，牵入左军。璠始知受绐，涕泣而入，见王涯等局居一旁，便与语道："王公自反，何为见引？"涯答道："老弟前为京兆尹，不向王守澄漏言，何至有今日呢？"驳诘得妙。璠乃俯首无词。又搜捕罗立言、郭行余，及涯等亲属奴婢，均至两军中系住。户部员外郎李元皋，系李训再从弟，训与他未协，亦遭捕戮，王涯有再从弟沐，年老且贫，闻涯为相，跨驴入都，留居岁余，方得一见。涯白眼相待，经沐嘱托涯家嬖奴，求他关说，涯始许一微官，自是日造涯门，专候涯命。偏小官尚未到手，大祸先已临头，无辜株连，同时毕命。前岭南节度使胡证，家称巨富，禁兵利他多财，托言搜捕贾𫗧，闯入胡家，任情掠夺。证子溵忍耐不住，免不得反抗数语，那禁兵仗势行凶，用刀砍去，可怜溵立时倒毙，无从诉冤。又转入左常侍罗让，詹事浑𫓩，翰林学士黎植等家，劫掠货财，扫地无遗。坊中恶少年，乘势评扰，伪托禁兵，杀人越货，互相攻劫，尘埃蔽天。

攘乱了一昼夜，百官入朝，日出始开建福门，禁兵露刃夹道，只准各官随着一人。各官屏息徐行，至宣政门，尚未启户。四顾无宰相御史，亦无押班官长，乱次站立，无复秩序。好容易待至启扉，才得进去。文宗已御紫宸殿，顾问宰相王涯等，如何不来？仇士良应声道："王涯等谋反，已收系狱中。"说至此，即将涯供状呈上。文宗略略一览，即命召左仆射令狐楚，及右仆射郑覃等入殿，将供状递示，并泪眦荧荧道："这是王涯手笔么？"楚覃同答道："笔迹果是王涯，涯果谋反，罪不容诛。"文宗乃留他两人值宿中书，参决机务，并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叙李训、王涯谋反事，语涉模棱。总是怕死。仇士良尚然不悦，因不欲楚为相，只命覃同平章事。已而添任户部侍郎李石，与覃并相。内事略定，外面恶少年，还剽掠不止，神策将杨镇、靳遂良等，各率五百人，分屯通衢，击鼓警众，不准再扰。且杀死恶少年十余人，余众方才骇散，吏民粗安。已吃苦得够了。

贾𫗧易服逃匿，避居民间，住宿一夜，探闻各处都有禁兵把守，料不能逃，乃素服乘驴，诣兴安门，途中适遇禁兵，便自言道："我宰相贾𫗧，也不幸为奸人所污，可送我诣左右两军。"禁兵遂将他执送右军。李孝本改服绿衣，用帽障面，单骑奔凤翔，至成阳西境，为追骑所擒，也解送京师。李训自殿中逸出，直往终南山，投奔寺僧宗密处。宗密素与训相善，欲将他剃度为僧，以便藏匿，偏徒侣谓私藏罪犯，祸且不测，乃纵令出山。训转奔凤翔，为盩厔镇遏使所擒，械送京师。至昆明池，训自分一死，因恐至都中多受酷辱，便语解差道："得我可致富贵，但汝等不过数人，一入都城，必为禁兵所夺，不若取我首去。"到死尚且逞刁，但始终不免一死，刁狡何益？解差遂枭了训首，携送入都。仇士良即命左神策军三百人，持李训首，并王涯、王璠、罗立言、郭行余四人，绑缚出来。右神策军三百人，也绑住贾𫗧、舒云舆，李孝本，依次献入庙社，兼徇市曹，且饬百官临视，推各犯至独柳树下，一一斩首，悬示兴安门外。各犯亲属，不论亲疏，悉数处死，孩稚无遗。或有妻女免死，亦均没为官婢。冤血模糊，惨不忍睹。惟王涯因榷茶苛刻，暗丛众怨，百姓见他处刑，无不称快，死后尚被人乱投瓦砾，且掷且詈，聊雪宿愤。

复有诏授令狐楚为盐铁转运使，左散骑常侍张仲方，权知京兆尹，且使人赍密敕至凤翔，令监军张仲清，速斩郑注。注本率亲兵五百人，出至扶风。途次闻李训事败，折回凤翔。仲清用押牙李叔和计，邀注过饮。注自恃兵卫，贸然赴

约。想是死期已到，所以转智为愚。仲清迎注入厅，格外殷勤。叔和又引注护兵，出外就宴，再藏刀入厅，见注正与仲清茗谈，便抢步近注，出刀猛挥，飕的一声，注首落地。妙语。厅后突出伏兵，用着大刀阔斧，跑出厅外，专杀随注兵士。门吏又将外门关住，立将郑注护兵，杀得一个不留，再开门收捕副使钱可复，节度判官卢简能，观察判官萧杰，掌书记卢弘茂等，一并处斩。可复有女，年止十四，抱父求免，仲清不从，但令免女。女凄然道："我父被杀，我尚何面目求生？"遂亦被杀。不没孝女。余如郑注及钱可复等家属，屠戮净尽。惟弘茂妻萧氏，临刑时带哭带骂道："我系太后妹子，奴辈敢来杀我，尽管从便。"此语一出，兵皆敛手，才得免死。唐廷尚未接诛注消息，有诏褫注官爵，改任神策大将军陈君奕为凤翔节度使。君奕尚未出都，仲清已遣李叔和传送注首，又悬示兴安门。还有一个韩约，走避了好几日，夜半潜出崇义坊，被神策军瞧见，一把抓住，当即拥至左军中，眼见得是束手就戮了。于是全案人犯，一网打尽，仇士良、鱼弘志以下，各进阶迁官有差。

总计自甘露变后，生杀除拜，皆由两中尉主持，文宗已是木偶一般，得能保全生命，还是大幸，哪敢再与阉党呕气？枉为人主，可怜可叹。仇士良、鱼弘志等，气焰益盛，上胁天子，下凌宰相，每至延英殿议事，士良傲然自若。郑覃、李石，有所陈请，往往被士良面斥，或引李训、郑注事折驳。覃与石齐声道："训注原为乱首，但不知训注因何人得进，闹出这般大祸。"解铃仍须系铃人。士良听到此言，也觉怀惭，嗒然退去。惟宦官深怨训注等人，牵藤摘蔓，诛贬不休，朝吏尚日夕不安。一日，文宗视朝，问宰辅道："坊市已平安否？"李石道："坊市渐安，但近日天气甚寒，恐由刑杀太过所致。"郑覃亦接入道："罪人亲属，前已皆死，余人可不必问了。"文宗点首退朝。接连过了数日，并不见有赦文，忽京城谣言又起，宣传寇至，士民骇走，尘埃四起，两省诸司，也没命的乱跑，甚至不及束带，乘马便奔。突如其来，笔法不测。郑覃、李石，正在中书省中，旁顾吏卒，已逃去一半。覃亦不觉惊惶，顾语李石道："耳目颇异，不如出避为是。"石怡然道："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属，不宜轻动。况事情虚实，尚未可知，全仗我等镇定，或可弭患。若宰相一走，中外都大乱了。且使果有大乱，避将何往？"覃始勉强坐着。石坐阅文案，安静如常。嗣又有敕使传呼，令闭皇城及诸司各门，左金吾大将军陈君赏，率众立望仙门下，语敕使道："门外未见有贼，就使贼至，闭门未迟，请少安毋躁，待衅乃动，不宜预先示弱。"敕使乃退。坊市恶少年，俱着皂衣，执弓刀，眼巴巴的望着皇城，但俟皇城闭门，即思动手掳掠，幸内有李石，外有陈君赏，从容坐镇，才得无虞。到了日暮，毫无变动，人心方才平定，统还家安枕去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看官听说：谣言虽不足准，未必无因而起。究竟当日惊扰，为着何事？原来王守澄未死时，曾与宦官田全操等未协，训注乘间献计，遣他分巡盐灵等州，密饬边帅就地捕诛。总计遣发六人，分巡六道。会守澄已死，训注又诛，六道镇帅，不敢下手。仇士良等既得权势，便将六人召还。全操等余恨未息，在途中扬言道："我等还都，见有儒冠儒服，不论贵贱，均当杀死。"这语传达都下，遂致人人惊恐，以讹传讹，好似有强寇来攻的情状。及全操等乘驿入城，究竟人少势孤，未便惹祸，更兼仇士良等杀死多人，也恐激成众怒，乐得下台休息，暂享荣华，所以乱事不至再起。赦书亦即下颁，凡罪人亲党，除前已就戮，及指名收捕外，概置不问。诸司官吏，惧罪避匿，亦勿复追捕，各听自归本司。自此诏一下，天日少开，阴霾渐散，惟禁军仍然横暴，京兆尹张仲方，素来懦弱，不敢过问。李石因他才不胜任，奏出为华州刺史，改派司农卿薛元赏继任。元赏刚正不阿，饶有气节，偶至李石第中，闻石方坐厅事，与一神策军将，争辩甚喧，遂大踏步趋入厅中，正色语石道："相公辅佐天子，纲纪四海，今近不能制一军将，使他无礼至此，哪里还能制服四夷呢？"说毕，即呼侍从入厅，擒住军将，令至下马桥候审。侍从拥军将先行，元赏上马趋出，至下马桥，那军将已被褫军衣，长跪道旁，元赏即命动刑，忽有一宦官前来，说是奉仇中尉命，请大尹过谈。元赏道："适有公事，一了即

来。”当下杖杀军将，始改服白衣，往见士良。士良冷笑道：“痴书生乃具大胆，敢杖杀禁军大将么？”元赏道：“中尉是国家大臣，宰相亦国家大臣。宰相属吏，若失礼中尉，中尉将若何处置？中尉属将，今失礼宰相，难道可轻恕么？中尉与国同体，当为国惜法，元赏已囚服而来，任凭中尉裁断，生死惟命！”士良见他理直气壮，反温颜道谢，呼酒与饮，尽欢乃散。不怕死者偏不至死。

越年元旦，文宗御宣政殿，受百官朝贺，大赦天下，改元开成。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独上表诘问王涯等罪名，中有“内臣擅领甲兵，妄杀非辜，流血千门，僵尸万计，臣当缮由练兵，入清君侧”云云。仇士良等得知此奏，也颇畏沮，因劝文宗加从谏官，进爵司徒，从谏复申表辞让，有“死未申冤，生难荷禄”语。且直陈仇士良等罪恶，请正典刑。士良虽说从谏借端谋逆，心下恰很是惊惶，因此稍稍敛迹。郑覃、李石，还好略伸意见。就是文宗也借此活命，苟延岁月。令狐楚乃得奏称王涯等身死族灭，遗骸暴露，请有司收瘗，上顺阳和天气。文宗也惨然欲泣，因命京兆尹收葬涯等十一人，各赐衣一袭。仇士良尚存余恨，私令人发掘瘗坟，弃骨渭水。小子有诗叹道：

> 阉竖穷凶极恶时，杀人未足且漂尸。
> 堂堂天子昏庸甚，国柄甘心付倒持。

文宗再召李固言入相，又擢左拾遗魏谟为补阙，谟为魏征五世孙，欲知他蒙擢情由，待看下回便知。

李训、郑注，皆小人耳，小人安能成大事？观本回甘露之变，训注志在诛阉，似属名正言顺，但须先肃纲纪，正赏罚，调护维持，俾天子得操威令，然后执元恶以伸国法，一举可成，训注非其比也。注欲兴甲于送葬之日，已非上计，然天子未尝临丧，内官无从挟胁，尚无投鼠忌器之忧，成固万幸，不成亦大致起大狱。何物李训？索私变计，蛮触穴中，危及乘舆，带诸持刀刺人，反先授人以柄，亦曷怪其自致夷灭也。王涯、贾悚、舒元舆辈，不知进退，徒蹈危机，死何足惜？但亲属连坐，老幼悉诛，毋乃惨甚。郑覃、令狐楚，不能为涯悚辨冤，但知依阿取容，状亦可鄙。至于讹言再起，覃且欲趋而避之，率李石从容坐镇，始得无事，铁中铮铮，唯石一人。其次则为薛元赏，正人寥落，邪焰熏迷，唐之为唐，已可知矣。

第八十四回
奉皇弟权阉矫旨　迎公主猛将建功

却说前御史中丞李孝本，本来是唐朝疏远的宗室，孝本被杀，家属籍没，有二女刺配右军，统是豆蔻年华，芙蓉脸面，文宗闻她有色，召令入宫。自己方得倖生，又想拥抱美人，非昏庸而何？拾遗魏谟上书谏阻，略言："数月以来，教坊选女，不下百数，又召李孝本女，不避宗姓，大兴物议，臣窃为陛下痛惜"云云。文宗乃遣出二女，且擢谟为补阙。谟入谢时，由文宗面谕道："朕采选女子，无非欲分赐诸王，因怜孝本女孤露无依，所以收育宫中。卿遇事敢言，虽与朕意尚有隔膜，究竟为爱朕起见，可谓无忝厥祖了。"谟拜谢而出。嗣复进谟为起居舍人，文宗向取《注记》，谟对道："《注记》兼书善恶，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行善政，何必取阅。若必经御览，史官有所避讳，如何取信后世？"文宗乃止。又尝命谟献祖遗笏，宰相郑覃道："在人不在笏。"文宗道："笏虽无益，也是甘棠遗爱哩。"赞魏征处，便是赞魏谟处。既而在便殿召见群臣，文宗举衫袖相示道："此衣已三浣了。"群臣俱称扬俭德。独中书舍人柳公权谏道："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当进贤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方可渐致雍熙。徒服浣衣，尚是末节哩。"文宗温颜道："卿却是个诤臣，惟为中书舍人，似属未当，不若改任谏议大夫罢。"公权便即受命。看似文宗虚心纳谏，然未能刚断，终患庸柔。无如内讧未已，朋党复兴，李固言入相未几，又出为西川节度使，别任工部侍郎陈夷行，同平章事。到了开成三年正月，李石入朝议事，忽闻前面有箭镞声，石连忙闪避，已受微伤。左右奔散，马惊驰归第，又有一人邀击坊门，亏得石伏住马上，那马疾驰而过，尾被剁断，石尚无恙。乃上表奏闻文宗，文宗急命神策六军，遣兵防卫，且饬中外索捕暴客，竟无所获。石自思忘身殉国，反遭此变，辗转寻思，定是阉人主使，倘再或恋栈，必为所戕！不若趁早辞职，免得受祸，于是累表称疾，固辞相位。文宗亦知石忠诚，实因不便强留，只好令他仍挂相衔，出充荆南节度使。另简户部尚书杨嗣复，及户部侍郎李珏，同平章事。嗣复与珏，又与郑覃陈夷行未协，屡有龃龉，文宗尝面谕道："朕读圣贤书，也不愿为庸主，怎奈势不得行，无可奈何。愿卿等和衷共济，朕只能醇酒求醉，聊写殷忧。"但知求人，不知求己，如何自治？四宰相虽然应命，但彼此私见，总难消融。嗣复与珏，且力排郑覃，更欲召李宗闵入相，先浼宦官进言。文宗转语宰相，覃即进言道："陛下若怜宗闵，只可酌量移调，若召入内用，臣愿避位。"夷行亦言："宗闵贪鄙，前尝聚党乱政，如何再行？"嗣复强与争辩，珏亦旁助嗣复，龂龂力争。还是文宗代作调人，徙宗闵为杭州刺史，总算暂时解决，得免争端。越年，郑覃、陈夷行，终为杨嗣复、李珏所排，辞职退位，又丧了一位四朝元老，讣达朝廷。元老为谁？就是司徒中书令晋公裴度。

太和末年，李逢吉因病致仕，旋即身死。度移守东都，目击时艰，自悲衰老，不愿再问国事，就是朝廷令兼中书令，表辞不获，亦只一笺报谢，未曾入朝。至甘露变后，更以文酒自娱，葛冠野服，徜徉终身。不意开成二年，又奉诏令移镇河东，且由吏部郎中传达旨意，令他卧护北门，不得已启行赴镇，适易定节度张璠病死，子元益欲自为留后，经度遣使晓谕祸福，乃束身归朝。莅镇一年，因老病乞还东都，越年去世，寿七十六岁。文宗震悼辍朝，追赠太傅，予谥文忠，时人比诸郭汾阳。度身后无遗表，由文宗遣使往问，寻得半稿，以储嗣未定为忧，语不及私。去使赍

表归献，文宗益加叹惜。了过裴晋公，引起下文事实。原来唐自宪宗以降，历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均不立后。文宗生有二子，长子名永，为后宫王德妃所出，次子名宗俭，十岁即殇，永初封鲁王，廷臣多请立为太子。文宗欲立敬宗子普，因迁延未定，太和二年，普竟夭逝，文宗很是悲恻，追赠普为悼怀太子，余痛未忘。复将储嗣问题，搁起了好几年。至太和六年，始立永为皇太子。太子永母王德妃，姿貌不过中人，素来失宠，更兼后宫有个杨贤妃，生得花容玉貌，俐齿伶牙，文宗爱若掌珍，惟言是用，王德妃竟被谮死。永年及成童，颇好游宴，狎近小人，杨贤妃又日夕进谗，屡言永短。杨贤妃未闻产子，何为屡谮储君？可见妇人阴险，妒母及子，无非斩草除根起见，独怪唐室宫闱，遇有宠妃姓杨，往往生事，岂杨李果不相容耶？文宗逐渐入耳，免不得怒气积胸。开成三年九月，召见群臣，谓："太子行多过失，不堪承统，应废立为是。"群臣俱顿首谏道："太子年少，近虽有过，将来自能知改。且储君关系国本，不可轻动，还望陛下矜全！"中丞狄兼谟伏阙固争，甚至流涕，给事中韦温道："陛下只有一子，不善教导，乃至陷入狎邪，这岂尽太子的过失吗？"文宗才不便决议，快快退朝。群臣又连章论救，因召太子还少阳院，敕侍读窦宗直周敬复二人，诣院授经，申明大义。太子终未能尽改前非，那杨贤妃又密嘱坊工刘楚才等，及禁中女优十人，诋毁太子。文宗每有所闻，辄召太子面责，惟废立事始终不行。过了月余，太子留居院中，未尝得疾，不料夜间猝毙，甚至五官流血，四肢发青，文宗亲自验视，见他死状甚惨，也不觉悲从中来，默思暴毙原因，好似中毒，但无从觅证，只好殉葬了事，谥曰庄恪。写尽庸柔。

又越一年，群臣请立东宫，屡陈章奏。杨贤妃又乘间进言，请立穆宗子安王溶为皇太弟。杀子立弟，究为何意。文宗商诸宰相，李珏谓立弟不如立侄，较为合宜。乃立敬宗少子陈王成美为皇太子，饬有司谨具册仪。越日车驾幸会宁殿，召入俳优，演剧作乐，有童子缘竿而上，一中年男子，在下走视，状甚惊惶。文宗怪问左右，左右答是童子的父亲。文宗忽增怅触，泫然流涕道："朕贵为天子，尚不能保全一儿，岂不可叹？"谁叫你宠爱杨妃？遂命驾返宫，即召刘楚材等四人，及女优张十十等数人，面加叱责道："构害太子，统出尔曹，今太子已死，须尔曹偿命！"刘楚材等伏地乞免。文宗不许，命左右执付京兆尹，即日杖毙。恕首犯而毙从犯，毕竟不公。嗣是感伤成疾，寝馈不安，卧床数日，勉起至赐政殿。召当直学士周墀入问道："朕可比前代何主？"墀答道："陛下系当代贤君，可比古时尧舜。"文宗道："朕岂敢上比尧舜，但拟诸周赧汉献，究属何如？"墀惊对道："彼乃亡国主子，怎得上拟圣德？"文宗道："周赧汉献，不过受制强藩，今朕却为家奴所制，恐尚不如赧献呢。"墀伏地流涕。文宗亦潸潸泪下，俟墀告退，复还宫睡下。自是御膳日减，瘠弱不支，到了开成五年元日，病不能起，饬百官免行朝贺礼。越宿，命枢密使刘弘逸、薛季棱，引杨嗣复、李珏至禁中，嘱奉太子监国。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得知消息，即闯入御寝，并谓："太子年幼，且尝有疾，须另议所立。"李珏道"储位已定，怎得中变？"士良、弘志，愤愤而出。嗣复与珏，也知他不好轻惹，只好敷衍数语，退了出去。不意到了夜间，竟由士良、弘志，颁发伪诏，立穆宗第五子颍王瀍为皇太弟，权勾当军国事。且言："太子成美，年尚冲幼，未便入嗣，仍复封为陈王。"翌晨，百官入朝思政殿，那颍王瀍已伫立殿庑，与百官相见。杨嗣复李珏等，料知由权阉矫旨，只是不敢发言，彼此虚与周旋，便即散去。越二日，文宗驾崩，年只三十二岁。共计享国十四年，改元二次。颍王瀍即位柩前，是为武宗皇帝，命杨嗣复摄冢宰事

士良即劝武宗除去杨贤妃，及安王溶、陈王成美三人，武宗也乐得应允，一道诏命，赐三人自尽，可怜安陈二王，平白地死于非命，就是这个倾国倾城的杨贤妃，无术求生，没奈何仰药自尽，渺渺芳魂，同归地下，仍陪伴文宗去了。杨氏该死。士良等尚追怨文宗，凡从前得邀亲幸的内臣，尽加诛逐。他人不敢多口，惟谏议大夫裴夷直，上疏谏阻，也似石沉大海一般，济甚么事？武宗改名为炎，追尊生母韦氏为皇太后，徙萧太后居积庆殿，号积庆太后。即文宗生母。尚有太皇太后郭氏，宝历太后王氏，居处照旧。过了数月，罢

杨嗣复授刑部尚书，崔珙同平章事。又过数月，罢李珏，召入李德裕，令他同平章事。葬文宗于章陵，别号生母韦太后葬园为福陵。魏博节度使何进滔病殁，子重顺自称留后，上表请授诏命。武宗以履位方新，不欲遽加声讨，乃令袭节度使遗缺，赐名弘敬。为后文饬讨泽潞事伏案。越年改元会昌，枢密使刘弘逸、薛季棱，谋举兵攻杀仇士良，事泄被捕，下诏赐死，并出杨嗣复为湖南观察使，李珏为桂管观察使。士良又屡进邪谋，谓："杨李二人，不愿陛下登基，今既外调，恐有异图，应早除为是。"武宗性颇残忍，闻士良言，即遣中官往诛杨李二使。户部尚书杜悰，亟奔马往见德裕，入门也不及寒暄，便扬声道："天子新即位，便欲杀二故相，此事不可不谏，幸勿手滑。"时太常卿崔郸，及御史大夫陈夷行，先后入相，德裕即邀同崔珙、崔郸、陈夷行，联衽入奏，请开延英殿赐对，待至日晡，始开门召入，德裕等涕泣极言，请赦杨李二人，免致后悔。武宗连说"不悔"二字，一面却令四相旁坐。德裕道："臣等愿陛下免二人死罪，勿使已死难生，徒贻冤恨。今未奉圣旨，臣等何敢侍坐？"语至此，又叩首请命。武宗方徐徐道："朕为卿等免此二人。"德裕等起身下阶，舞蹈颂德。武宗复召令升座，喟然长叹道："朕嗣位时，宰相等何尝心服？李珏、季棱，志在陈王，嗣复、弘逸，志在安王，陈王尚是文宗遗意，安王专附杨妃，觊觎神器，且嗣复与杨妃同宗，曾致妃书，谓姑何不效则天临朝。倘使安王得志，朕何得有今日？"全是私意，即如嗣复致杨妃书，亦安知非阉人捏造？德裕道："兹事暧昧，虚实难知。"武宗道："杨妃尝有疾，文宗令妃弟玄思入侍月余，因此得通意旨。朕细询内人，确系实迹。但免死二字，已出朕口，朕不食言，卿等可退听后命。"四人乃出。武宗即令追还二使，更贬嗣复为潮州刺史，李珏为昭州刺史。

会回鹘可汗兄弟嗢没斯，与宰相赤心那颉啜，各率众抵天德城外，求买粮食，且乞内附。天德军使田牟，田布弟。欲出兵迎击，借端邀功，当时表闻朝廷，谓："回鹘叛将嗢没斯等，侵逼塞下，愿督兵驱逐，安静边境"等语。武宗览表踌躇，免不得召集群臣，会议可否。小子于回鹘事，久未叙及，正应乘此补叙，方好前后贯通。看官听着！自咸安公主和番后，见七十八回。回鹘主天亲可汗，当即病死，天亲子多逻斯嗣立，受唐封为忠贞可汗，才阅一年，为弟所弑。国人复杀忠贞弟，立忠贞子阿啜，得受册为奉诚可汗。在位五年，即遭病殁，无子可传，当由国人拥立宰相骨咄禄为主。骨咄禄也得唐封册，号为怀信可汗，阅十年去世。怀信子亦得受封，称腾里可汗。宪宗初年，腾里可汗屡遣使入朝，始与摩尼偕来。摩尼系回鹘僧名，立有戒法，每至日晏乃食，不问荤素，唯不食湩酪。回鹘使归，摩尼留居中国，从前唐廷借援回鹘，回鹘人多入内地，尝请在京城内外，建摩尼寺，至摩尼入国，复就河南太原各处，分置摩尼寺。摩尼往来都市，未免为奸，后来遣归回鹘，惟咸安公主，居回鹘几二十一年，历配天亲、忠贞、怀信、腾里四可汗，至元和三年始死，由回鹘遣人告丧。未几，腾里可汗亦殁，嗣主为保义可汗，保义求婚，宪宗不许。保义死后，崇德可汗继立，复表请和亲，是时唐廷已立穆宗，乃遣宪宗女太和长公主，下嫁回鹘。至敬宗即位，崇德可汗又死，弟曷萨特勒嗣封，号昭礼可汗。文宗六年，昭礼为下所杀，从子胡特勒入嗣，受封彰信可汗。至文宗末年，国相掘罗勿发难，引沙陀共攻彰信，彰信自杀。国人立㕎驭特勒为可汗。㕎驭特勒方遣使请封，不意部将勾录莫贺，潜结邻部黠戛斯，合兵十万，掩击回鹘。㕎驭特勒仓猝迎敌，竟为所杀。掘罗勿亦战死，余众溃散。自天亲可汗后，多是一班短命鬼，安得不衰？嗢没斯赤心那颉啜等，穷无所归，乃来款塞。廷臣多请如田牟言，独李德裕进议道："穷鸟入怀，尚思庇护，况回鹘屡建大功，今为邻国所破，远依天子，奈何欲乘他困敝，发兵出击呢？臣意应遣使慰抚，赐给粮食，令他感恩知报，愿为我用。从前汉宣帝收服呼韩邪，便是此法，愿陛下勿疑！"武宗道："太和公主，不知生死何如？"德裕道："这正好发使赍诏，问明嗢没斯等，借知公主下落。"武宗乃遣使至天德城，告戒田牟，毋得操切生事，且令牟乘便探问公主。

朝使方行，忽由太和公主遣人入朝，报称回鹘牙部十三姓，已立乌介特勒为可汗，请朝廷即

赐册命。看官道太和公主，如何替乌介求封？原来回鹘被破，公主亦为黠戛斯所虏，黠戛斯系汉李陵后裔，自谓与唐同宗，因令使臣达干，奉主归唐，乘势结好。那时回鹘余部，推立乌介，引兵邀击达干，把他杀死，遂劫公主南下，进窥天德城。振武军节度使刘沔，出兵屯云伽关，严行拒守，乌介知不可犯，因胁公主上表请封，嗣又由乌介通使，乞借振武一城，寓居公主及可汗，来使叫作颉干伽斯，当由武宗宣令入见，问他何故推立乌介。颉干伽斯道："乌介可汗，系昭礼可汗亲弟，所以众情爱戴。"武宗道："城不便借，朕当颁给粮米，今汝汗规复旧疆便了。"乃即派右金吾大将军王会，赍着宣慰敕书，偕颉干伽斯北往。书中大略，谕："乌介率领部众，渐复旧疆，借城向无此例，如欲别迁善地，求上国声援，亦只应暂驻漠南，朕当俟公主入觐，亲问事宜。倘须接应，亦无所吝"云云。复令王会发边粟二万斛，赐给乌介部众。哪知乌介可汗，阳受朝命，待王会南归，仍然屯兵边境，不肯退归，且反纵兵四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还有赤心那颉啜等，亦潜谋犯塞，经嗢没斯先告田牟，因诱赤心至帐下，设伏击毙。那颉啜收集赤心遗众，东走大同，联结室韦黑沙诸番众，南窥幽州。卢龙节度使史元忠，是已为牙将陈行泰所杀，行泰又为张绛所诛，雄武军使张仲武，起兵逐绛，平定幽州。由武宗特授旌节，命为卢龙留后。仲武闻那颉啜入境，突出痛击，杀得那颉啜孤身窍奔，往投乌介。乌介把他杀死，复入云朔，剽横水，屠掠甚众，有众十万，驻牙大同，抗表求粮食牛羊，并索交嗢没斯。

武宗已授嗢没斯为金吾大将军，爵怀化郡王，即以所部军为归义军，拜他为归义军使，赐姓为李，赐名思忠，当下责令乌介北迁，不得无理要索。乌介不肯奉诏，武宗因调刘沔为河东节度使，兼招抚回鹘使，张仲武为东面招抚回鹘使，李思忠为回鹘西南面招讨使，会军太原，共讨乌介。沔有武略，出营雁门关，与乌介相持。起初与乌介接仗，未见得利，乃按兵不动，故示羸弱，令李思忠、张仲武两军，先戢乌介羽翼。乌介见沔军不出，总道他是畏怯无能，不以为意，便移军侵逼振武，营帐如林。沔遣麟州刺史石雄，及都知兵马使王逢，带领沙陀朱邪赤心部众，袭击乌介牙帐，沔自率大军接应。石雄到了振武，登城望回鹘营帐，见氈车数十乘，侍从多着朱碧，状类华人，遂使侦骑探问，返报是太和公主牙帐。雄复使侦骑往告道："公主至此，应求归路，今将出兵掩击可汗，请公主潜与侍从相保，驻车勿动，静候来迎。"公主允诺，侦骑复还报石雄，雄凿城为十余穴，引兵夜出，直攻乌介可汗牙帐。乌介本未预防，突闻官军杀入，吓得手足失措，忙从帐后逸出，连辎重尽行弃去，雄追乌介至杀虎山，大破乌介部众，乌介身受数创，与数百骑北遁。雄斩首万级，降番众二万余人，遂回迎太和公主，送还京师。正是：

逐寇功臣逢大捷，和番帝女幸重归。

欲知公主还京后事，待至下回分解。

唐至文宗之世，威柄已为宦官所握，文宗叹息流涕，自恨受制家奴，不如周赧汉献，情殊可悯，但亦未免自贻伊戚耳。一误于宋申锡，再误于李训、郑注，用人不明，已司其咎，乃复暱幸宠妃，不善教子，骨肉且未能保全，遑问他事？至于权阉矫诏，擅立颍王，不能正始者，复不能正终，何莫非优柔寡断之所致也？回鹘雄长北方，虽屡扰唐室，而一再败盟，数犯边境，为唐患者亦非浅鲜。帝女和亲，甘出下策，唐之不能驭夷，亦可见矣。迨回鹘残破，跌没斯诚心内附，而乌介复劫主横行，忽服忽叛。幸李德裕建以夷攻夷之策，于是强虏退，帝女归，朔方仍得安定。乃知"为政在人"之固非虚语也。文宗有一德裕而不能用，此其所以赍恨终身欤。

第八十五回
兴大军老成定议　堕狡计逆竖丧元

却说太和公主，还至京师，有诏令宰相等出迎章敬寺前，又命神策军四百名，备具卤簿，迎主入都。群臣当然奉命，肃班出迎。公主进谒宪穆二庙，欷歔呜咽，退诣光顺门，去盛服，脱簪珥，自陈和亲无状，有负国恩。武宗遣中使慰问。仍令服饰如恒，乃入谒太皇太后。母女重逢，悲喜交集，越日进封为安定大长公主，使居兴庆宫左近，得叙母子欢情。一面令太仆卿赵蕃，为安抚黠戛斯使。黠戛斯为古坚昆国，唐初号为结骨，地在西突厥西面，贞观年间，曾修朝贡，历太宗、高宗、中宗、玄宗四朝，通使不绝，至回鹘强盛，始被隔绝，不得往来。酋长号为阿热，屡受回鹘侵掠。回鹘渐衰，阿热乃自称可汗，与回鹘构兵不解，约二十年，卒破回鹘，送太和公主归唐。会闻乌介杀死国使，料知诚意未达，因复遣注吾合素东来，再申情状，注吾系是夷姓，夷人称猛为合，左为素，合素是猛力左射的意义，就是所称黠戛斯，也就是结骨的转音。注吾合素，在途历一两年，始达唐廷，献上名马二匹，并上书请求册命。补叙数语，尤见详明。武宗乃命赵蕃往慰，并使李德裕手草敕书。德裕谓须俟黠戛斯称臣，且叙同姓执子孙礼，乃行册命。武宗亦以为然，德裕遂草制道：

> 考贞观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授左屯卫将军兼坚昆都督，迄于天宝，朝贡不绝。比为回鹘所隔，回鹘陵虐诸蕃，可汗能复仇雪耻，茂功壮节，近古无俦。今回鹘残兵不满千人，散投山谷，可汗既与为怨，须尽歼夷，倘留余烬，必生后患。又闻可汗受氏之原，与我同族，国家承北京太守即汉李广。之后，可汗乃都尉指李陵。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册命可汗，特加美号，缘未知可汗之意，姑遣太仆卿赵蕃喻意，待赵蕃回日，当别命使展礼，以慰可汗之望。先此谕知，毋负朕意！

是时武宗方专任德裕，凡与回鹘黠戛斯交涉事件，必与德裕熟商，所有诏敕，亦多命德裕属草。德裕请委诸翰林学士，武宗道："学士不能尽如人意，劳卿属稿，方免贻误。"因此慰谕黠戛斯敕书，亦由德裕下笔。赵蕃赍敕与注吾合素偕行，到了黠戛斯，黠戛斯可汗，愿为藩属，再遣将军温仵合，随藩入贡，且上言："得乌介可汗，走保黑车子族，应会同王师，合力进讨。"武宗谕以速平回鹘黑车子，乃遣使册封，温仵合应命而去。既而黠戛斯又遣使入贡，请示师期，武宗遂饬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镇，出兵会同黠戛斯，兜剿乌介，且令给事中刘濛为巡边使，拟复河湟四镇十八州。河湟自安史乱后，陷没吐蕃，已历多年，至是因回鹘已衰，吐蕃复有内乱，乃倡此议。刘濛系刘宴孙，武宗悯宴冤死，特擢濛出巡，令预备器械糗粮，俟回鹘告平，进图吐蕃。

会值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病死，子稹秘不发丧，胁监军崔士康，奏称从谏病剧，请命稹为留后。武宗览奏即召李德裕崔珙等入议，还有新任宰相二人，一是淮南节度使李绅，是代崔郸后任，一是尚书右丞李让夷，是代陈夷行后任。夷行已出镇河中，郸出镇四川，所以改相二李。与德裕合成三李。绅与让夷，均上言："回鹘余烬，未尽扑灭，边鄙尚须警备，若再讨泽潞，昭义军统辖泽潞邢洺滋五州。恐国力不支，不如令刘稹权知军事。"李德裕独献议道："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所以累朝置诸度外。泽潞近处腹心，一军素称忠义，如李抱真成立此军，德宗且不许承袭。敬宗不恤国务，相臣又无

远略，刘悟死后，遂授从谏，今从谏垂死，复欲将兵权私付竖子。若又令他承袭，诸镇将群起效尤，那时天子尚有威令么？”说得甚是。武宗道：“朕意亦作是想。”乃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谕从谏，使就东都疗疾，且遣稹入朝，另加官爵。士幹行至潞州，稹已为从谏发丧，抗不受诏，因亟还朝报命。武宗也怒从心起，便召德裕入问道：“卿前谓刘氏跋扈，不宜承袭，今刘稹公然抗命，朕欲声讨，拟用何法？”德裕道：“稹心中所恃，不过河朔三镇，但得镇魏两处，不相援助，稹便无能为了，今请速遣重臣，往谕王元逵、何弘敬，令他助讨刘稹，委以山东三州，邢洺磁。成功以后，将士并加厚赏，果使两镇听命，不复沮挠官军，刘稹竖子，还有甚么难擒呢？”武宗大喜，立命德裕草诏，颁赐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中有数语云：“泽潞一镇，与卿事体不同，勿为子孙之谋，欲存辅车之势，但能显立后效，自然福及后昆。”武宗览此数语，大加称许，且语德裕道：“应该如此直告，省得他疑议呢。”当下遣发两使，分头去讫。又赐卢龙节度使张仲武诏书，令他专御回鹘，并调忠武节度使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邠宁节度使王宰，为忠武节度使，专待镇魏两处报命，便即出兵。

未几，得两镇奏报，并皆听命，于是削夺从谏及稹官爵，授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泽潞南面招讨使，与河东节度使刘沔，河中节度使陈夷行，河阳节度使王茂元，合力攻讨，再调武宁节度使李彦佐，为晋绛行营招讨使，会合诸军，五道齐进。王元逵既受朝旨，即日出屯赵州，进次临洺，渐逼尧山。刘沔守昂车关，分兵屯榆社，何弘敬立栅肥乡，进略平恩，陈夷行驻营冀城，入侵冀氏。王茂元出驻万善，别遣兵马使马继等至天井关，营科斗寨，惟李彦佐自徐州启行，很是迂缓，又表请休兵绛州，兼求济师。李德裕入白武宗道：“彦佐逗留观望，无讨贼意，所请皆不可许，宜下诏切责，令即进军冀城。”武宗依言颁诏，德裕又荐天德军防御使石雄，为彦佐副，因调雄为晋绛行营节度副使，复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铭州，王茂元取泽州，李彦佐、刘沔取潞州，各专责成，毋得取县，这也是德裕所献的计议。武宗得平潞泽，全是德裕一人主持，故处处归功德裕。

先是刘从谏未殁时，累表言仇士良罪恶，士良亦言从谏窥伺朝廷，至刘稹逆命，士良益借口有资，每扬言宫中，自诩不出所料。武宗以士良有拥立功，曾命为观军容使，外示尊宠，内实疑忌，故命讨泽潞，全然不用禁军。士良又阴嫉德裕，多方进谗，偏武宗委任甚专，毫不见信。同平章事崔珙，伴食无能，武宗将他罢去，特召学士韦琮入内草制，擢中书舍人崔铉入相，内外官吏，全未与闻。仇士良自知失权，乃告老致仕，得旨允准，因出居私第。阉党统送他出宫，士良密嘱道：“天子不可令闲，须常举奢靡华丽，取悦心志。令他日积月累，无暇顾及他事，然后我辈可以得志。若使读书礼士，得知前代兴亡，他必心存忧惕，疏斥我辈，这是事上要诀，幸勿忘怀。”阉党谢教而去。士良以为要诀，实是愚谋，须知人主蛊惑心志，必致危亡，难道若辈尚得安荣么？且此策亦只能惑庸主，不能欺英辟，试问士良何故告退呢？士良既去，李德裕少一牵制，越好殚精竭虑，与武宗规划平贼。

王元逵拔宣务栅，进击尧山，击败刘稹救兵，上书奏捷。德裕请加元逵同平章事，激厉他镇。至元逵前锋，早入邢州境内，何弘敬尚未出师。元逵密表弘敬阴怀两端，德裕上言：“忠武军累有战功，声威颇震，王宰年力方壮，谋略可称，请诏宰率忠武全军，取道魏博，直抵磁州，以分贼势，弘敬必惧，这便是攻心伐谋的良策。”武宗即命王宰悉选步骑精兵，自相魏趋磁州。果然弘敬闻知，恐忠武军一入魏境，或致兵变，急督军进渡漳水，先赴磁州。独河阳兵马使马继等，驻兵科斗寨，为刘稹牙将薛茂卿所袭，全军溃散，马继被擒。王茂元忧惧成疾，奏达败状，于是朝议又复纷起，争说：“刘悟有功，不应绝他后嗣。且从谏练兵十万，储粟十年，甚不易取，何如趁早班师。”武宗听了群议，也不免心动起来，复召问李德裕。德裕道：“小小胜负，兵家常事，愿陛下勿听外议，定可成功。”武宗乃语群臣道：“此后如有朝士沮挠军情，朕必将他驱入贼境，斩首示众。”自是异议乃止。惟断乃成。

德裕复乞调王宰全军，移援河阳，即以宰兼

行营攻讨使，武宗也悉从所请。会何弘敬奏拔肥乡平恩，杀贼甚众，武宗因召语相臣道："弘敬已拔两县，可释前疑，既有杀伤，虽欲阴持两端，也无可如何了。"乃加弘敬检校左仆射。嗣闻王茂元病殁军中，复诏擢河南尹敬昕为河阳节度使，专主饷运，接济行营，把战事悉付王宰。宰治军严整，颇为昭义军所惮。昭义军将薛茂卿，因科斗寨一役，独建奇功，未获重赏，心下很是怏怏，闻王宰屯兵万善，遂密使通问，愿为内应。宰遂引兵趋天井关，茂卿略略接仗，便即退走，把关相让。宰得据关隘，进毁大小箕村。茂卿更召宰攻泽州，宰疑不敢进，竟至失期。刘稹探知茂卿隐情，诱至潞州，将他杀死，累及家族，如此残忍，宜其速亡。改用兵马使刘公直，来拒王宰。宰攻泽州，不利而退。公直复乘胜据天井关，嗣经宰整兵再进，大破公直，得拔陵川。刘沔亦攻克石会关，惟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因刘沔破回鹘时，独得太和公主归朝，功为所夺，不免怨沔。朝廷恐他挟嫌掣肘，徒沔为义成节度使，另起前荆南节度使李石，驻节河东。

河东兵多派守要隘，所有府库余蓄，又被沔运往义成军。至李石莅镇，兵少饷绌，是万分为难。河东行营兵马使王逢，且请添兵至榆社，以资战守，石不得已调回横水戍卒千五百人，令都将杨弁带领，驰诣行营。向来军士出征，每人给绢二疋，石因军用缺乏，益以自己绢帛。尚止人得一疋。时已为会昌三年残腊，军士请过了岁朝，方才登程。偏监军吕义忠，定要他年内就道，军士俱有怨言。杨弁趁势煽动，拟除夕倡乱，佯于是日启行，到了晚间，仍混入城中。夜漏方阑，哗声忽起，兵众随处剽掠，横行城市。都头梁季叶出来弹压，被乱军持刀砍死。李石正起床整衣，遥谒北阙，庆贺元旦，不意府门外面，人喊马嘶，巡吏即入报兵变。石左右并无将士，如何出御？只好挈领亲属数人，从后门出奔，还幸城尚未阖，一溜烟似的奔往汾州，杨弁入据军府，居然自称留后，且遣从子至潞州，愿与刘稹约为兄弟。刘稹大喜，报书如约，监军吕义忠亦逃出城外，遣人飞奏河东乱状，朝议复为之大哗。或说应招抚杨弁，令讨刘稹，或说两地俱应罢兵，惟坚强不屈的李文饶文饶系德裕字。独上言："太原人心，太原即河东。素来忠顺，不过因赏犒未足，乃致变乱，并非别怀觊觎，况乱兵止千五百人，亦何能为？应令李石、吕义忠还赴河东行营，召兵讨乱，一面令王逢留太原兵守榆社，另调易定汴兖兵，共讨杨弁。"武宗一一照允。更遣中使马元实，往太原晓谕乱军，并觇强弱。杨弁欢迎元实，盛筵相待。酣饮三日，且厚贿送归。元实还都复命，极言军心附弁，不如议抚。金钱之效力如此。武宗令与宰相商议，元实乃往见德裕，开口便道："相公今日，须早授杨弁旌节。"德裕问为何因？元实道："自牙门至柳子营，约十五里，遍地统是光明甲仗，如何可取？"德裕道："李相李石为相，见前。正因太原无兵，乃发横水兵赴榆社，此外库中留甲，尽给行营，弁何从得此甲士？"元实道："太原民俗强悍，经弁召募，即可成军。"德裕道："召募须有赀财，李相止欠军士一疋绢，因致此乱，弁岂能点石成金，立集巨款，可以广募徒众么？"元实语塞，不能再对。德裕道："就使他有十五里光明甲，亦必须杀此贼。"诚然诚然。遂叱退元实，自草数语奏陈，略言："杨弁微贼，决不可恕！如虑国力不及，宁舍刘稹。"过了两旬，吕义忠捷报已至，擒杨弁，诛乱兵，平定太原。看官！你道吕义忠能讨平乱贼么？原来榆社戍兵，闻朝廷令客军取太原，恐妻孥亦遭屠戮，乃情愿还兵平乱。可巧吕义忠奔至行营，遂拥回太原，攻入军府，立将杨弁擒住，所有乱卒，悉数诛夷。弁被槛送京师，当然处斩。

河东既定，召还李石，降为太子少傅分司，河中节度使陈夷行，已因疾乞休，改任崔元式继任，至此复调元式镇河东，令石雄为河中节度使。雄与王宰有宿嫌，宰忌雄立功，故意缓攻，令刘稹得专力御雄。李德裕侦得隐情，即入奏武宗道："行军全仗锐气，不经激发，难望成功。陛下命王宰趋磁州，何弘敬乃先出师，遣客军讨太原，戍卒乃先取杨弁。今王宰久不进军，请徙刘沔镇河阳，仍令率义成军二千，直抵万善，蹑宰后尘，宰恐沔前来争功，必不愿逗留。宰果进军，沔为后应，亦未始非一大声援呢。"武宗乃令刘沔为河阳节度使，令出军万善。宰果如德裕所

料，进攻泽州，刘稹拒战经年，军心渐怠，更兼都神牙郭谊王协，宅内兵马使李士贵等，揽权用事，专知聚财，见功不赏，将士愈觉离心。刘从谏妻裴氏，系故相裴冕孙女，有弟裴问，典守邢州，裴氏索劝从谏归命，至从谏死后．又虑稹叛命致亡，令他召归裴问，执掌军政。李士贵恐问到来，大权被夺，亟语稹道："山东三州，惟恃五舅，若五舅召还，将靠何人守住山东三州呢？"稹年少寡识，信为真言，遂不愿召回。问尝募兵五百，号为夜飞，就中多富商子弟，王协令军将刘溪、往邢州征税，大肆婪索，往往拘禁富商。夜飞军闻父兄被拘，当然向问呼吁。问转白刘溪，溪复语不逊，激成众忿。问即与刺史崔嘏，杀溪归唐，举州投顺王元逵。洺州守将郭钊，磁州守将安玉，闻邢州降唐，亦并降何弘敬，山东三州，均已效顺，当由王何二镇帅奏闻，德裕请即令给事中卢弘止为三州留后，且敕山南东道节度使卢钧，调任昭义节度使，乘驿赴镇。武宗尚在踌躇，德裕道："今不另简镇帅，若王何二人，欲占三州，朝廷将如何对付呢？"一语破的。武宗大悟，立即下诏。德裕又道："昭义根本，尽在山东，三州既降，潞州必将生变了。"武宗道："朕料郭谊等人，必诛稹自赎。"德裕道："诚如圣料，不日即有好音。"已而得王宰军报，刘稹已诛，郭谊乞降，原来谊本为刘稹心腹，稹阻兵抗命，皆谊主谋。至山东三州，一并失去，谊不免惶急，遂与王协密谋，拟杀稹赎罪。乃令私党董可武说稹道："山东叛去，事由五舅，城中人莫敢相保，敢问留后如何主张？"稹答道："今城中尚有五万人，且当闭门自守，再图良策。"可武道："五万人何足久持？为留后计，不如束身归朝，令郭谊为留后，自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归还东都，这还是保身良策呢。"稹又道："谊果不负我么？"可武道："可武已与谊定约，誓不相负。"稹乃引谊入室，再与面约，复入告从谏妻裴氏，裴氏道："归朝诚为佳事，可惜已晚。我有弟尚不能保，怎能保郭谊？汝自去酌夺便了。"裴氏非无见识，患在太懦。稹沉吟半晌，自思余无善策，没奈何素服出门，以母命署谊都知兵马使，谊谢稹毕，出见诸将，稹治装内厅，李士贵闻得此事，知稹为谊所赚，率后院兵数千攻谊。谊叱众道："何不自取赏物，乃欲与士贵同死么？"军士遂退，共杀士贵。谊易置将吏，部署士卒，一夕俱定。次日，使董可武入邀刘稹，出议公事。稹随可武出牙门，至北宅，与谊等相见，置酒作乐，饮至半酣，可武遽前执稹手，别将崔玄度自后杀稹，刀光一闪，垂首座前，遂乘势收稹宗族，及亲属故旧，无论老幼，骈戮无遗，只留裴氏不杀，囚诸别室，当下函稹首献与王宰，并奉降表。宰露布奏闻，唐廷称贺。小子有诗叹道：

竖子无知欲逞雄，三州坐失智谋穷，
须知授首归朝日，早在良臣擘划中。

究竟唐廷如何处置郭谊，待至下回再详。

观武宗之讨泽潞，全由李德裕主谋，故本回于德裕规划，叙述较详。当时前敌诸将，非真公忠无二，经德裕操纵有方，能令悍夫怯将，并效驰驱。决机庙堂之上、转移俄顷之间，中使不得关说．武人乐为尽死，即斐度、杜黄裳诸相臣，恐亦未之逮也。山东三州，相继归朝，郭谊、王协等，即定谋杀稹，始则导稹为乱，继则杀稹求封，而无知狂竖，适堕狡谋，徒惟是身死族灭已耳、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于稹乎何惜；于郭谊、王协等何诛？

第八十六回
信方士药死唐武宗　立太叔窜逐李首相

却说武宗闻泽潞已降，刘稹授首，即与李德裕等，商酌善后事宜。德裕面奏道："泽潞已平，邢洺磁三州，无须再置留后，但遣卢弘止宣慰三州，及成德魏博两镇，便可了事。"武宗道："郭谊应若何处置？"德裕道："刘稹竖子，胆敢拒命，统由郭谊等主谋，到了势孤力竭，又卖稹求赏，如此不诛，何以惩恶？"武宗点首道："卿言甚是。朕当令石雄入潞，藉应谣言便了。"原来潞州曾有妄男子，在市喧叫道："石雄七千人到了。"是时刘从谏尚在，目为妖言，把他捕戮。及刘稹逆命，德裕曾将此事奏闻，且言欲破潞州，必用石雄，所以武宗特遣石雄入潞，令带七千人随行。郭谊既献入刘稹首级，满望朝廷封赏，即授旌节，好几日不见命下，乃语部众道："大约朝廷将徙我别镇，所以这般迟滞。"遂阅鞍马，治行装，专待朝使到来，约定行止。你亦想作刘悟么，奈福命不及何？忽由巡卒入报道："河中节度使石雄，带兵来了。"谊颇有惧色，但此时不能再拒，只好率众出迎。

雄与敕使张仲清，联辔入城，谊参贺已毕，张仲清宣言道："郭都知告身，来日当至，此外将吏告身，俱已带到，请晚间来牙交代。"谊等唯唯而出。雄即命河中七千人，环集毬场，至晚召谊等受命，一一唱名引入。谊先进去，即由雄喝声动手，将他拿下。余如王协、董可武、安全庆、李道德、李佐尧、刘武德等，一并拘住，悉送京师，还有刘稹部将刘公直，已将泽州降与王宰，亦由宰槛送入京。唐廷已得稹首，悬示都门，复令石雄发从谏尸，暴露潞州市三日。雄剖棺验视，面色如生，一目尚开，经雄手刃三次，血流如沛。想是命数中应该斩首。陈尸三日，仇人各用刀剔骨，几无遗骸。文士张谷、张沿、陈扬庭，常屡言古今成败，规戒从谏。雄颇闻文名，饬吏查访，已被郭谊杀死，未免嗟悼。张谷尝纳邯郸女为侍妾，名叫新声，曾劝谷挈族西去，且语谷道："天子以从谏为节度，并非有攻城野战的功劳，足以褒录，不过因乃父挈齐十二州，归还朝廷，方不忍夺他嗣袭，自从谏据有泽潞，未尝具一缕一蹄，为天子寿，左右又皆无赖徒，试想宪宗朝数镇颠覆，大都雄才杰器，尚不能固天子恩，况从谏擢自儿女手中，以不法始，必以不法终。大丈夫当见机而作，毋得顾一饭恩，以骨肉畀健儿啖食呢。"言讫，悲泣呜咽，几不自胜。谷终不能决，迁延至三月有余，反恐新声语泄，竟将她用帛缢死。有此慧女子，却不得令终，所遇非人，特志之以存感慨。后来谷竟遭难，家属骈诛。宜哉。从谏妻裴氏，由雄送入都中，候旨发落。武宗因裴氏系出名门，弟裴问首先效顺，不忍诛及裴氏，拟下诏免死。偏刑部侍郎刘三复，固言不可，乃将裴氏赐死，以尸还问，令他殓葬。所有郭谊、王协、董可武等，尽行正法。加李德裕太尉，爵卫国公。德裕入朝固辞，武宗道："朕只恨无官赏卿，卿若不应得此，朕也不愿授卿了。"德裕乃拜谢而退。昭义节度使卢钧，驰入潞州，慰抚兵民。钧素宽厚爱人，当镇守襄阳时，已是众志咸孚，一入天井关，昭义散卒，闻风趋附，俱蒙厚待。至入潞城后，人情悉洽，昭义遂安。武宗从德裕议，割泽州归隶河阳，减杀昭义军势力，免生后乱；且饬各道兵一律归镇，封赏有差。

德裕复追论维州悉怛谋事，归咎牛僧孺。武宗但赠悉怛谋为右卫将军，不加僧孺罪责。德裕乃申奏道："刘从谏据泽潞十年，太和中入朝，牛僧孺、李宗闵执政，不留从谏在京，纵令还镇，致酿成今日大祸。且闻昭义孔目官郑庆，曾言从谏

每得二人书牍，皆自焚毁，可见二人阴庇从谏，实为乱阶，今幸陛下威灵，得平叛逆。惟欲清源正本，还应谴及牛李二人。”报复太甚，私憾何深？武宗徐徐道：“且俟再议？”德裕意终未释。过了数日，复呈入河南少尹李述书，略言：僧孺闻刘稹败死，有失声叹恨等情。安知非德裕架诬？当下恼动武宗，再贬僧孺为循州长史，流宗闵至封州。德裕因率同百官，请上尊号，称武宗为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武宗不受。经德裕等固请，表至五上，方才允准。于是郊天祭庙，下诏大赦，赐文武官阶勋爵，遍宴群臣，庆贺了好几日。皇太后王氏即敬宗母。得病身亡，变喜为哀，易贺为吊，免不得又有一番忙碌。礼官上太后尊谥，乃是“恭僖”二字，祔葬光陵东园。光陵即穆宗陵。

是时同平章事李绅，以足疾辞职，复出为淮南节度使，召淮南节度使杜悰入朝，拜言仆射，兼同平章事。悰本岐阳公主夫婿，见七十四回。文宗季年，公主已殁，悰由澧州刺史，升任凤翔节度使，复自凤翔徙镇淮南。武宗尝闻扬州倡女，善为酒令，因饬淮南监军，选贡数人。监军转告杜悰，请他同选，悰摇首道：“我不奉诏，怎得妄进倡女？”监军即奏悰不肯选旨，武宗叹道：“杜悰得大臣体，朕知愧了。”遂召悰入相。悰既受职，独好宴饮，不甚理事，乃复出为西川节度使。既而李绅病殁任所，悰移镇淮南。惟杜悰罢相时，崔铉亦同时免职，改任户部侍郎李回同平章事。回系唐室宗族，颇有胆识，泽潞事起，曾奉诏宣慰河北三镇，并促进师。三镇无不畏服，以此为武宗所器重，特加拔擢，但军国重事，仍专任李德裕评议。李回、李让夷，不过奉令承教，署名画诺，便算尽职。

德裕以西域军事，尚未告竣，因上言：“回鹘衰微，乌介穷蹙，应乘此荡平回鹘，规复河湟，望遣使赐张仲武诏书，谕以镇魏两镇，已平昭义，只回鹘未灭，仲武尚兼北面招讨使，应早思立功，毋落人后。”武宗依言颁诏，促仲武进逼乌介，仲武出兵数次，收降回鹘散卒，约数万人。巡边使刘沔，亦报称吐蕃内乱，可乘机收复河湟。武宗拟大举平西，偏偏志未毕偿，病已缠体，遂令一位英明果断的主子，渐渐的形神瘦弱，力不从心。看官可知武宗即位时，年只二十七龄，改元后仅历五年，还只三十二岁，春秋方盛，大可有为，如何疾病加身，害得支撑不住？虚设问答，较便梳栉。小子查考唐史，才知有一大病源，不得不从头叙来。

唐自高祖立老子庙，尊为太上玄元皇帝，后世子孙，奉为成例，待遇方士，无不加厚，所以道教尝盛行一时，此外又有佛教、袄教、摩尼教、景教、回教五种，佛教自汉迄唐，愈沿愈盛，唐太宗时，僧玄奘至西域取经，携归佛典六百五十余部，译成华文，辗转流传，徒侣日众。武宗以前，全国佛寺，多至四万余所，僧尼达四十万人。袄教由波斯国转入，敬火以表天神，亦称拜火教，唐初已盛行中国，朝廷为立袄正祓祝等官，管辖教徒。摩尼教就从袄教脱胎，参入佛教、景教等旨，别成一派，相传为波斯人摩尼所创。其实摩尼二字，就是中国高僧的意义，由波斯传入回纥，更由回纥传入唐朝。京都内外，多建摩尼寺，凡回纥人留居中国，常借寺中栖宿。景教实耶稣教的一派，唐太宗时，波斯人阿罗本，赍经至长安，自称为景教徒，取教旨光华的意义。太宗为建波斯寺，至玄宗时，波斯为大食国所并，因改波斯寺为大秦寺，大秦即罗马国的变称，景教实发源罗马，所以易名存实。德宗时，长安大秦寺僧京静，曾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穷溯原委，颇称详明。至回教为摩罕默德创行，摩罕默德系阿剌比亚人，阿剌比亚即今之阿剌伯。参酌耶稣教及犹太教等，别成一教，广集教徒，征服异域，创成一大食国。大食即阿剌比亚，波斯人有此称呼，所以唐廷亦呼为大食。莫非因他蚕食四方么？大食人来华互市，请诸唐廷，得在广东一带，建造会堂，广传教旨。这四种宗教，统是西洋输入，唐廷准他传布，不加禁止。源源本本，殚见洽闻。独武宗专信道教，不准异教流行，凡国中所有大秦寺摩尼寺，一并撤毁，斥逐回纥教徒，多半道死。京城女摩尼七十人，无从栖身，统皆自尽。景僧袄僧二千余人，并放还俗。又令京都及东都，只准留佛寺二所，每寺留僧三十人，各道只留一寺，余皆毁去。僧尼勒令归俗，田产归官，寺材改葺公廨

驿舍，铜像钟磬，熔作制钱，共计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及招提有常住之寺。兰若佛徒静室。四万余间，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碑十五万人。

古来帝王排佛，共有三人，魏太武帝、周武帝、及唐武宗，释家称为三武之祸，武宗排斥异教，不遗余力，专心致志的迷信道教。即位初年，即召入方士赵归真，向受法箓，称归真为道门教授先生，即至禁中筑一望仙观，令他居住。政躬稍暇，常至观中听讲法典，信奉甚虔。归真引入徒侣，为武宗修合金丹，说是长生不老的仙药，武宗服药下去，自觉精神陡长，阳兴甚酣，一夜能御数女，畅快无比。哪知情欲日浓，元气日耗，各种兴阳的药饵，多半是催命的毒物。武宗年甫逾壮，日服此药，渐渐的容颜憔悴，形色枯羸。当时专宠的嫔御，第一位要算王才人，才人系邯郸人氏，家世失传，穆宗时选入宫中，年仅十三，已善歌舞，后来赐与颍邸。一及笄年，性情儿很是机警，模样儿愈觉苗条，亭亭似玉，袅袅如花。武宗本是颀晰，王女亦颇纤长，一对璧人，天作之合，当然情投意合，我我卿卿。及武宗即位，封王氏为才人，宠擅专房，武宗每畋苑中，王才人必跨马相随，袍服雍容，几与武宗相似。道旁人士，远远窥视，还疑有两位至尊，相与出入。有时也能握轻弓，发一二矢，射倒几个小禽小兽，色艺俱工，确是难得。武宗越加宠爱，拟立她为皇后。偏李德裕谓才人无子，家世又未曾通显，恐贻天下讥议，武宗乃止。但因后宫佳丽，无过王才人，宁将正宫位置，虚悬以待，不愿滥竽充数。自宪宗以降，已五代不立皇后。及武宗有疾，王才人每谏武宗道："陛下日服丹药，无非希望长生，妾见陛下近日肤泽枯槁，深抱杞忧，还望陛下审慎，少服丹药。"武宗尚说无妨，且言赵归真说是换骨，应该瘦损，所以愈服愈病，愈病愈服。又召入衡山道士刘玄静，令为崇玄馆学士，还是玄静有些见识，固辞还山。好算明哲保身。武宗尚是未悟，阴精日烁，性加躁急，往往喜怒无常，常同德裕道："近来外事如何？"德裕道："陛下威断不测，外人颇加惊惧，现在四境承平，愿陛下宽待吏民，务使为善不惊，得罪无怨，然后中外咸安？"武宗默然不答，返入内寝，德裕自退，原来德裕专政有年，才高量浅，所有恩怨，无不报复。方士赵归真得宠，德裕再三指斥，引为深恨。泽潞一役，又由德裕奏明武宗，不准宦官预事。内如中尉枢密，外如各道监军，无人掣肘，因得成功。但内外阉竖，视德裕如眼中钉，常欲把他撵逐，因此勾结方士，日夕进谗。武宗也滋不悦，惟表面上仍敷衍过去。德裕虽上疏乞休，也不见许。给事中韦弘质，上言宰相权重，为德裕所驳斥，贬令出外。德裕又常言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因请罢郡县吏约二千余员。在德裕的意思，原是为国除弊，顾不得甚么仇怨。无如内外怨声，已是丛集，只因主眷未衰，一时动弹他不得。至会昌五年残腊，武宗抱病已剧，诏罢来年正旦朝会，到了六年正月，并不见武宗视朝，德裕除叩阍问安外，专理朝廷政务，无暇顾及宫禁。哪知左神策中尉马元贽等，已密布心腹，定策禁中，竟传出一道诏旨，立光王怡为皇太叔，权勾当军国政事。皇太弟后，又出一位皇太叔，正是闻所未闻。

先是李锜伏诛，家属没入掖廷，见七十二回。有妾郑氏，生有美色，为宪宗所爱幸，纳入后宫，几度春风，得产一子，取名为怡，排行在第十三。宪宗有子二十人。幼时即寡言笑，宫中统目为痴儿。少长，受封光王，益自韬晦，虽群居游处，未尝出言，至武宗疾笃，旬日不颁一谕，马元贽等乘此生心，拟择嗣统，好做一班佐命功臣。武宗本有五子，长名峻，封杞王，次名岘，封益王，三名岐，封兖王，四名峄，封德王，五名嵯，封昌王。不过年皆幼弱，未识大政，宫内一般宦竖，更以为子承父统，乃是寻常旧例。就是拥立起来，也没甚功绩可言，不若迎戴光王，较为得计。如见肺肝。于是遂擅传诏命，但说皇子年幼，令皇太叔处分国事。李德裕等未知诡谋，总道是武宗亲命，不敢对驳，哪知武宗已死多活少，连人事尚且不省，还顾甚么传统不传统呢？会昌六年六月甲子日，武宗疾已大渐，王才人侍立榻旁，武宗瞪视良久，好容易说出一语道："我要与汝长别了。"王才人忍着泪道："陛下大福未艾，怎得出此不祥语？"武宗再想发言，偏喉中已是痰塞，不能再语，只好用手指口，两目却注视不瞬。王才人已

揣透意旨，便道："陛下万岁后，妾愿以身殉。"武宗方略有欢容，模模糊糊的说了一个"好"字，嗣是遂不复言。承统问题，全不提及，徒望王才人殉节，恋恋私情，何足道哉？未几驾崩，在位六年，止三十三岁。王才人悉取贮遗，分给左右，遂哭拜榻前道："陛下英灵，契妾同去，妾谨遵前约了。"遂解带自尽榻下。不愧烈妇。马元贽等奉光王怡即位，改名为忱，是为宣宗，命李德裕摄行冢宰事，奉上册宝。宣宗朝见百官，哀戚满容，及裁决庶务，独操刚断，宫廷内外，才知他有隐德，并不是全然愚柔。即位礼成，宣宗顾左右道："适才奉册的大臣，就是李太尉么？他每顾我，使我毛发洒淅，不寒而栗呢。"德裕贬死，伏此数语。当下尊生母郑氏为皇太后，追赠王才人为贤妃。阅数月，安葬武宗，告窆端陵，并将王贤妃附葬陵旁。妃生前得专房宠，后宫嫔媛，多怀顾忌，至殉节捐躯，大义凛然，宫人都为感动，把旧怨一齐蠲释，相率送葬，同声一哭，这可见公道犹存，无德不报哩。一再称扬，无非风世。

宣宗既阴忌德裕，践阼才经数日，即罢德裕为检校司徒，出任荆南节度使。迅雷不及掩耳，非但德裕所不料，就是中外吏民，亦觉是意外奇闻。接连又将李让夷罢相，改任翰林学士白敏中，及兵部侍郎卢商，同平章事，且命牛僧孺、李宗闵、崔珙、杨嗣复、李珏五人，一并内迁。惟宗闵未及启行，病死封州。赵归真诛死，仍度僧尼，京中增置八寺，嗣且令各处寺址，尽行修复。尽改旧政，太觉无谓。惟闻刘玄静道术高深，前曾辞归衡山，不与俗伍，应非赵归真可比，乃复征聘入都，由宣宗亲受三洞法箓。更可不必。既而腊鼓催残，改元期届，元旦，朝献太清宫。越日，朝享太庙。又越日，至南郊祭天，改称大中元年，受百官朝贺，大赦天下。会值天旱，自正月至二月不雨，宣宗避殿减膳，理京师囚，罢太常教坊习乐，出宫女五百人，放五坊鹰犬，停飞龙厩马粟。果然甘霖下降，沛泽如膏，朝野都称颂皇恩。同平章事白敏中，本由李德裕引入翰苑，至德裕失势，敏中入相，独希承上旨，令党与颂德裕罪，遂贬德裕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过了半年，廷臣尚交构德裕，册贬为端州司马。越年，又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德裕竟病死贬所，年六十三，怨家多半称快。惟否补阙丁柔立，前遭德裕摈斥，至是独上疏讼德裕冤，又被谪为南阳尉。宣宗常问白敏中道："朕昔送宪宗安葬，道遇风雨，百官皆散，惟山陵使身长多髯，攀住灵舆，冒雨不避，这是何人？"敏中答是令狐楚，现已去世了。宣宗问有无子嗣？敏中谓："有子名绹，颇有才能。"宣宗即召令狐绹入见，问及元和政事。绹奏对甚详，遂得擢为知制诰，寻升授翰林学士。绹夜梦见德裕，与语道："公幸哀我，使得归葬。"绹梦中允诺。翌晨起床，长子滈入问起居，绹即与语梦中情形，滈惶然道："执政皆蓄憾李公，如何发言？"绹亦犹豫未决。不意是夕又复入梦，那前任太尉后贬司户的李文饶，目光炯炯，竟来责他负约。绹正无词可对，突闻鸡声一叫，才得惊醒，早起复语子滈道："卫公精爽，确是可畏，我若不言，祸将及我。"乃冠带入朝，请许德裕归葬。宣宗方向用令狐绹，勉允所请。后至懿宗即位，用左拾遗刘邺言，追复德裕太子少保卫国公官爵，赐尚书左仆射。叙及后事，寓善善从长之意。小子有诗咏李德裕道：

汉代乘骖霍子孟，唐廷奉册李文饶。
假使功成身早退，祸机宁致及身招。

大中元年，文宗母萧太后崩，追谥贞献。越年太皇太后郭氏暴崩，外人颇有异言，欲知隐情，试至下回再阅。

宪宗服丹药而崩，穆宗亦然，武宗岂未闻及，乃亦误信赵归真，饵服金丹，以致速死。俗语有言："做了皇帝想登仙"，岂非愚甚？且弥留之际，专为爱妃顾虑，而于后嗣问题，全未提及，何其恋私情而忘大局耶？王才人以身殉主，节义可风，但于武宗实多惭德。褒王才人，实隐刺武宗，书法固微而显欤。太叔承统，古今罕闻，李德裕以一代功臣，骤遭贬死，虽德裕未得为完人，究无窜殛之罪，直书窜死，所以甚宣宗之失也。德裕死而托梦令狐绹，冤魂其果未泯乎？

第八十七回
复河陇边民入觐　立郓夔内竖争权

却说太皇太后郭氏，入居兴庆宫，颐养多年，历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四朝，俱得嗣君敬礼，侍奉不衰。独宣宗即位，与太皇太后，乃是母子称呼，本应格外亲近，偏宣宗不甚孝敬，礼意寖薄，推究原因，却由生母郑氏而起，郑氏为李锜妾，前回已曾道及，当郑氏及笄，相士谓郑氏当生天子，因此锜纳为侍人，后来没入宫掖，适为太皇太后的侍儿，太皇太后尚为贵妃，宪宗出入往来，见郑氏秀色可餐，遂召入别室，演了一出龙凤配。妇人家容易怀妒，况郑氏是个犯妇，骤得宠幸，哪得不令旁观气愤？惟宪宗前不便诋斥，一腔郁闷，不能不从郑氏身上发泄。郑氏受骂熬打，料非一次，此番郑氏得为太后，母以子贵，当然欲报复宿嫌。统是一片小肚肠。宣宗也思为母吐气，所以对着这位太皇太后，未免失礼。郑氏又说宪宗暴崩，太皇太后亦曾预谋，惹得宣宗越加悲恨，几视太皇太后，如仇人一般。妇女含血喷人，尚是惯技，宣宗信以为真，也太糊涂。太皇太后年力已衰，忽遭此变，怎能禁受得起？悲感交集，郁郁无聊。一日，登勤政楼，眺望一回，几欲效坠楼的绿珠，跳出窗外，还亏身后有个侍儿，将她抱住，才免陨命。宣宗闻到此事，很是不悦，免不得背后讥弹。不料到了夜间，太皇太后竟尔暴崩，宫中谣诼纷纭，多说是服毒自尽。宣宗余怒未息，反不欲她祔葬宪宗，有司请葬景陵外园。景陵即宪宗陵，见七十七回。太常官王皞，且奏乞合葬祔庙，宣宗大怒，令宰相白敏中，责问王皞。皞抗声道："太皇太后系汾阳王孙女，宪宗在东宫时的元妃，事宪宗为妇，身历五朝，母仪天下，怎得以暧昧情事，遽废正嫡大礼呢？"理直气壮。敏中闻言，怒形于色，皞辞气益厉，斥责敏中逢君为恶。敏中正要入奏，可巧走过一位新任宰相，举手加额道："主圣臣直，古有是言，今幸得见直臣了。"看官道此人为谁？乃是姓周名墀，曾为兵部侍郎，此时因卢商罢相，与刑部侍郎马植，并入拜同平章事。墀颇忠谠，乃有是言。敏中闻墀誉王皞，也不免顾忌三分，复奏时较为和平。但宣宗意终未惬，竟贬皞为句容令。至懿宗咸通年间，皞复入为礼官，再伸前议，乃始以郭氏配飨宪宗，这且慢表。

惟宣宗既贬去王皞，遂也不悦周墀，会值河湟议起，墀谏阻开边，愈拂上意，遂罢为东川节度使。这规复河湟的计策，在武宗时早有此议，小子于前两回中，亦曾略叙，因看官尚未明白，不得不再行声明。河湟陷没吐蕃，唐廷无暇规复，一则由国家多故，二则由吐蕃尚强。到了武宗时候，正值吐蕃内乱，若要规复河湟，却也是个绝大的机会。原来吐蕃自尚结赞后，君相多半庸弱，赞普乞立赞死，传子足之煎，足之煎再传之可黎可足，久病不能视事，委任臣下，纪纲日紊。至弟达磨赞普嗣位，淫虐益甚，国人不附，灾异相继。勉强拖延了三四载，到了武宗会昌二年，达磨死去，无子承袭，有妃綝氏，素为达磨所宠，至是与一佞相连络，立足尚延力子乞离胡为赞普，年仅三岁，妃与佞相共执国政。首相结都那不肯入拜，愤然道："先赞普宗族尚多，奈何立洩氏子为嗣？老夫无权无勇，不能拨乱反正，报先赞普大德，计惟一死自明便了。"遂拔刀剺面，恸哭而出。忠有余而智不足。佞相嗾动党羽，追杀结都那，且把他家族尽加屠戮。番俗虽然野蛮，也有一派公论，你怨我谤，交相訾议。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悍狡多谋，乃号召徒众道："贼舍国族，擅立綝氏，屠害忠良，又未受大唐册命，怎得称为赞普？我当与汝等共举义旗，入诛妖妃及贼

臣。天道助顺，功无不成。”也想出些风头。遂与青海节度使同盟起兵，自称国相，进兵渭州，连破防兵。转战至松州，所过残灭，伏尸枕藉。鄯州节度使尚婢婢，本姓没卢，名叫赞心，表字号为婢婢，宽厚沉勇，颇有谋略。论恐热假名仗义，实图篡国，恐婢婢袭他后路，因移兵往击，婢婢佯与结欢，遣使犒师，既啗重币，又饵甘言。恐热以为懦怯，即退营大夏川，哪知婢婢用埋伏计，来诱恐热。恐热追陷伏众，被她杀得七零八落，大败而逃。嗣又连战数次，尽为婢婢所败。婢婢因传檄河湟，历数恐热罪状，且语道：“汝等本是唐人，吐蕃无主，宁可归唐，休被恐热猎取，自同狐鼠呢。”时唐朝巡边使刘濛，得知此事，立即遣使报闻，且乘机收复河湟。且因回鹘乌介可汗，为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及黠戛斯阿热，两路夹攻，已是亲离众散，不堪哀敝。武宗末年，诏遣陕虢观察使李拭，出使黠戛斯，册阿热为宗英雄武诚明可汗。拭尚未行，武宗已崩，乃暂将此事搁起。宣宗即位，国是粗安，可巧回鹘乌介可汗，为下所杀，另立弟遏捻为可汗，遏捻兵食两穷，仰给奚部。张仲武出破奚人，遏捻立足不住，转投室韦。唐廷改派鸿卢卿李业，充黠戛斯册封使，令他剿除遏捻。黠戛斯可汗，遂遣相臣阿播，率诸番兵往破室韦，悉收回鹘余众。遏捻率妻子等九骑遁去，后来不知下落，大约是窜死穷荒了。惟回鹘别部龙勒，尚居甘州总碛西诸城，自称可汗，保存一线，后文再行表见。补应八十回余文。

宣宗因回鹘已平，改图吐蕃，适吐蕃、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来降，诏令太仆卿陆耽为宣谕使，再遣泾原节度使康季乐，收取原州及石门驿藏石峡木峡六盘制胜六关，灵武节度使朱叔明，收取安乐州，邠宁节度使张君绪，收取萧关，凤翔节度使李玭，收取秦州，各州收复后，独改安乐州为威州，且令送河陇老幼千余人，诣阙朝天。宣宗亲御延熹门楼，俯受朝谒，河陇诸民，欢呼舞跃，解胡服，著冠带，伏呼万岁。诏许给资遣还，令垦辟三州七关土田，五年不收租税，就是土著人民，未曾入朝，亦准援例垦荒，将吏若能营田，令给耕牛及种粮，戍卒倍给衣食，三年一代。此外尚未收复诸州县，命各道量力规复。西川节度使杜悰，取得维州，亦即报闻。宰相白敏中等，因克复河湟，盛颂宣宗功德，请上尊号。宣宗道：“宪宗常志复河湟，未遂即崩，今幸得成先志，应议加顺宪二庙尊号，藉昭先烈，朕却未敢当此。”归功先人，算是孝思。乃加谥顺宗为至德弘道大圣大安孝皇帝，宪宗为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

越年四月，因同平章事马植，与中尉马元贽交通，坐贬常州刺史，另任御史大夫崔铉，及户部侍郎魏扶，同平章事。魏扶受职即殁，又令户部尚书崔龟从，及兵部侍郎令狐绹入相，出白敏中充招讨党项都统制置使。党项屡为边患，宣宗颇不愿用兵，崔铉谓应遣大臣镇抚，乃令敏中出任制置，敏中使边将史元，破党项九千余帐，党项大恐，情愿修和，不敢再犯。敏中上表奏闻，宣宗允党项归顺，俞敏中与他定约，办理告竣，移充兖邠宁节度使，不必返朝。惟吐蕃论恐热与婢婢交哄，婢婢虽然得胜，食尽引还。恐热大掠河西诸州，所过捕戮，待下残暴，部众竞起怨言。恐热乃扬言道：“我今入朝唐室，当借唐兵五十万，平定婢婢。”于是入唐都求见宣宗。宣宗遣左丞李景让延入宾馆，且问所欲。恐热词色骄倨，求为河渭节度使，景让复白宣宗，宣宗不许，召对三殿，亦大略问答数语，没甚慰抚。恐热告辞，但照寻常胡客例遣归。恐热还居落门川，招集旧众，欲为边患，会天雨乏食，部众散去，才有三百余人，奔往廓州。沙州首领张义潮，奉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州地图，献入唐廷。自是河湟尽行归唐，诏任义潮为沙州防御使。嗣就沙州置归义州，即命义潮镇守，拜为节度。宣宗既尽复河湟，一意休息，唐室好几年无事，内只宰相换易数人，崔龟从罢职，改任户部侍郎魏謩，及礼部尚书裴休，既而崔铉出调外任，裴休依次去职，复另任工部尚书郑朗，户部侍郎崔慎由，同平章事。未几，魏謩、郑朗、崔慎由，又陆续罢去。兵部侍郎萧邺，户部侍郎刘瑑，诸道盐铁转运使夏侯孜，相继入相。刘瑑病逝，继任为兵部侍郎蒋伸。一班相臣，更番进退，幸值国家粗安，大家旅进旅退，倒也无优劣可言。实是一班庸碌徒，不过福命较优。

外如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卒，子直方为留后，直方荒淫暴虐，为军士所逐，别推牙将周琳为留后。越年琳死，军人复立张允伸为留后，宣宗未尝过问，听他自乱自止。就是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逝世，军中立元逵子绍鼎为留后。绍鼎嗣立二年，亦即病终，弟绍懿代立．均得受唐廷封爵。惟武宁军乱了二次，先逐节度使李廓，由卢弘止往代，后逐节度使康季荣，由田牟往代，这是由朝廷特任，不归军人拥立。岭南都将王令寰作乱，囚节度使杨发，为后任节度使李承勋讨平，湖南都将石载顺，逐观察使韩琮，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讨平。江西都将毛鹤，逐观察使郑宪，为观察使韦宙讨平。宣州都将康全泰，逐观察使郑薰，为淮南节度使崔铉讨平。以上数种乱事，统是倏起倏灭，无甚可述。

宣宗得享太平岁月，垂裳坐治，就中有几种可称的美政。宣宗事太后郑氏，颇为孝敬，孝生母而逼死嫡母，难免缺憾。郑太后弟光，出镇河中，入朝奏对，语多鄙浅，宣宗留为右羽林统军，不再令他治民。太后屡言光贫，亦不过厚赐金帛，始终不给好官。还有宣宗长女万寿公主，下嫁起居郎郑颢，向例用银饰车，宣宗命易银为铜，以俭约示天下，且尝诏公主谨守妇道，毋得轻夫族，预时事。颢弟颛偶得危疾，宣宗遣中使探视，还询公主何在，中使答言在慈恩寺观戏，宣宗怒道："我每怪士大夫家，不欲与我家为婚，至今才得情由了。"乃亟召公主面责道："小郎有病，怎得自去观戏，不往省视哩？"公主谢罪而出。从此贵戚皆谨守礼法，不敢骄肆。次女永福公主，本拟下嫁于琮，公主与宣宗同食，稍不适意，即把匕箸折断，宣宗艴然道："这般性情，尚可为士大夫妻么？"乃改命四女广德公主，嫁为琮妻，且下诏谓："国家教化，原始夫妇，凡公主县主有子，已寡不得复嫁。"这数种政教，恰是有关道德，可谓一朝模范，史官称他明察沈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大中政治，媲美贞观，所以号为小太宗。看官试阅上文编叙各节，究竟宣宗得媲美太宗呢？还是未及太宗呢？小子不暇评议，想看官自应理会，闲文少表。不断之断，尤妙于断。

且说宣宗在位十三年，寿数已满五十，因为年力渐衰，不得不借需药物。偏又误信术士李元伯，用了许多金石燥烈等药，供奉宣宗，初服时有效验，到了大中十三年秋季，药性猝发，背上生疽，好几日不见大臣。又蹈覆辙。宣宗有十一子，长子名温，曾封郓王，但未得宣宗欢心。宣宗独爱第三子夔王滋，拟立为嗣，因恐乱次建储，必至臣下谏驳，所以逐年延宕。从前裴休入相时，曾请早建太子，宣宗变色道："朕尚未老，若亟建太子，是置朕为闲人了。"休乃不敢复言。至宣宗不豫，密嘱枢密使王归长等三人，拟立夔王滋为太子，惟右军中尉王宗实，素不同心，为王归长等所忌，归长等恐他作梗，先调他为淮南监军，擅颁诏敕。宗实受敕将出，左军副使元实，语宗实道："圣上不豫，已经逾月，今出公往淮南，是假是真，尚不可辨，中尉何不一见圣上，然后就道呢？"宗实顿时大悟，便入寝殿谒见宣宗。哪知寝门里面，正起哭声，宣宗已经归天，正位东首。王归长及马公儒，王居方，三人姓名，一并点明。方在寝殿中安排后事，将拥立夔王滋即位。宗实叱道："御驾已崩，奈何不先告中外？乃一般鬼祟，背地设谋，意欲行为。"说至此，即从袖中取出敕旨，掷示归长等三人道："皇上大渐，如何尚有此敕，显见是汝等捣鬼。汝等自思，假传圣诏，敢当何罪？"归长等只有内柄，并无外权，忽见宗实进来，已有三分惧怕，况又被他三言两语，抉透隐情，益觉情虚畏罪，吓得面如土色，当下接连跪地，捧足乞命。实是没用。宗实道："立嫡以长，古今同然，汝等既已知罪，速即起来．往迎郓王，还可稍图自赎呢。"二人忙趴将起来，去迎郓王温，不到一时，郓王已到，至御榻前痛哭一场。宗实亦召进元实，即刻草诏，立郓王温为皇太子，改名为漼。次日宣宗大殓，停柩殿中。太子漼即位柩前，召见百官，晋封令狐绹为司空。待百官退班，即传出一道诏旨，拿下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说他矫诏不法，当日处斩。全是宣宗害他。尊皇太后郑氏为太皇太后，追尊母鼂氏为皇太后，鼂氏为宣宗侍儿，宣宗即位，封为美人，越数年病逝，晋赠昭容。至是加谥元昭，祔主宣宗庙。越年，葬宣宗于贞陵，称鼂氏墓为庆陵。总计宣宗在位十三

年，寿五十岁。

太子漼即位后，史号懿宗，罢同平章事萧邺，及首相令狐绹，复召荆南节度使白敏中入相，兼官司待，再授兵部侍郎杜审权，同平章事。会敕使自南诏还都，报称："南诏酋长丰祐，适经去世，嗣子酋龙，礼遇甚薄"云云。原来宣宗崩逝，唐廷仍照旧例，讣告外夷。南诏自韦皋抚服后，朝贡惟谨，贡使利得厚赐，傔从甚多。及杜悰为西川节度使，奏请节减悰从数目，南诏乃有怨言。酋长丰祐，已生变志，酋龙袭位，接得唐使丧讣，不觉动怒道："我国亦有大丧，不闻唐廷遣吊，且诏书系赐故王，与我无涉，何必礼待来使呢?"遂居使外馆，不愿接见。唐使等候数日，怒别而归，因将情状奏闻。朝议以酋龙名字，与玄宗名讳相近，隆龙两字，音近字异，若以此为嫌，何不读韩退之讳辩文。且未曾遣使报告嗣位，显系有意抗命，遂不行册礼，搁过一边，偏酋龙自称皇帝，国号大礼，竟发兵寇陷播州。懿宗方预备改元，行庆贺礼，一时无从过问。次年元旦，改元咸通，行赏施赦，做过了一套旧文章，正思剿抚南诏，忽由浙东观察使郑祇德，飞表告急，系是土贼裘甫造反，连败官军数次，攻陷象山，并破郯县，亟请朝廷派将南征。正是：

蛮服叛王方僭号，潢池小丑又跳梁。

欲知裘甫作乱情形，容至下回表明。

观宣宗之复河陇，未始非一时机会，遣将四出，不血刃而得地千里，天子御延喜楼，亲受河陇人民朝谒，反夷为夏，易左衽而为冠裳，岂不足雪累朝之耻，副万民之望？时人号为小太宗，良有以也。然版籍徒隶强藩，田税未归司计，有克复之名，无克复之实，终非尽善尽美之举。即如大中政治，亦不过粉饰承平，瑜不掩瑕，功难补过。甚至以立储之大经，不先决定，及驾崩以后，竟为宦竖握权，视神器为垄断之物，英明者果若是乎？夫豫宗本为冢嗣，大中已乏权阉，乃无端委任中官，再令其拥立嗣君，尤惑乎唐室之天下，与阉人共为存亡也。世有贾生，岂徒痛哭流涕已哉？

第八十八回
平浙东王式用智　失安南蔡袭尽忠

却说浙东贼裘甫，本是一个土匪，纠合无赖子弟，横行乡里，适因两浙久安，人不习战，甲兵朽钝，备御空虚，他即乘势揭竿，攻入象山，观察使郑祇德遣兵往讨，反被扫得干干净净，非逃即死。甫遂进陷郯县，开府库，募壮士，聚众至数千人。郑祇德再派讨击副使刘勍，副将范居植，率兵迎击，至桐柏观前，一场决斗，贼势很是厉害，居植阵亡，勍连忙遁回，侥幸得生。祇德大惧，更令牙将范君纵，副将张公署，望海镇将李珪，招集新卒五百人。驰至剡西，见前面列着贼垒，便杀将过去。贼略战即走，越溪北奔，三将也渡溪追贼，甫经半涉，不料溪水大涨，甲兵漂没，三将急挈残兵，向后退归，偏后面钻出许多悍贼，恶狠狠的拦住岸边，此时三将才识中计，前不得进，后不能退，没奈何投入水窟，同赴幽冥去了。原来贼党中有个刘晊，颇有谋略，他想了一计，设伏溪南，壅溪上流，诱令官军徒涉，待官军半济，决去壅水，使他沉没，再发伏兵邀截，杀个净尽。果然官军堕入计中，竟尔尽覆。小丑中也有小智，故古人谓蠭虿有毒。裘甫连战皆捷，威风大震，山海诸盗，皆遥通书币，愿属麾下。还有各处亡命叛徒，陆续奔集，众至三万，分为三十二队，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居然改易正朔，纪元罗平，铸成国玺，镌文天平，用刘晊为谋主，刘庆、刘从简为偏帅，造兵械，储资粮，大有并吞两浙的气焰。郑祇德无法可施，累表告急，且向邻道乞援。浙西遣牙将凌茂贞率四百人，宣歙遣牙将白琮率三百人，同赴浙东。两将畏贼众势盛，不敢进击，但远远驻着，作壁上观。

朝廷知祇德懦弱，援兵无用，乃用宰相夏侯孜言，特任前安南都护王式，为浙东观察使，召入祇德为太子宾客。式受命入朝，懿宗问以讨贼方法，式对道："但得兵多，贼必可破。"懿宗尚未及言，旁有中官插嘴道："发兵若多，所费必巨。"式应声道："兵多即足破贼，看似多费，实是省费。若兵少不能胜贼，延长岁月，贼势益张，恐江淮群盗，辗转勾连，一旦运道不通，上自九庙，下及十军，羽林、龙武、神武、神威、神策各分左右，为北门十军。皆无从取给，所费何可胜计呢。"懿宗方顾中官道："式言甚是，应该多发兵士。"不与宰相商议，乃与宦官定谋，国政可知。乃下诏发忠武义成淮南诸军。合平浙乱，并尽归王式节制，式拜命即行。

裘甫方分兵寇衢婺台明各州，自率万余人掠上虞，入余姚，转破慈溪，陷奉化，据宁海，置酒高会，开怀畅饮。忽有探贼入报，朝廷已派王中丞式，统各道兵马前来了。裘甫不觉失色，用箸击案道："奈何奈何？"刘晊在侧侍饮，相顾太息道："火来水掩，将来兵挡。我兵数万，不谓不众，难道未战先怯么？今王中丞统兵前来，闻他智勇无敌，不出四十日，必到此地。兵马使宜急引兵取越州，凭城郭，据府库，遣锐卒五千守西陵，沿浙江一带，筑垒拒守。并大集舟舰，进取浙西，幸而得克，乘胜过大江，掠取扬州财货，作为军饷，还修石头城为国都。窃料宣歙江淮必有人闻风响应，再派刘从简率万人循海南行，袭取福建。照此办法，唐廷贡赋要道，已为我据，但恐子孙不能长守移。若我身始终，保可无忧。"却是独霸一方的良策。甫沉吟道："今日已醉，明日再议。"晊见甫迟疑不决，未免动怒，也以酒醉为辞，悻悻趋出。

裘甫想了一夜，未得主意，暗思王式虽有盛名，究竟虚实未明，不如遣人请降，窥伺动静。乃即于次日派一党弁，奉书官军。王式正至西陵，接着贼使，便顾左右道："这是来窥我虚实，且欲

使我骄怠呢。”一口道破。乃传见使人，取阅来书，便即正色道：“裘甫果降，当面缚来前，许以不死，否则彼能造反，尽可来战，缓兵计休得欺我。”贼使闻言，咋舌而去。式即驰入越州，由郑訏德交卸军政，隔宿饯行，与訏德欢饮而别；乃蒐戎行，申军令，振衰起懦，饬纪整纲，才越三日，已是规模大变，耳目一新。

先是贼谍入越，军吏多与贼通谋，与约城破以后，保全身家，或诈引贼将来降，潜窥虚实，所有城中动静，均为贼知。式详察情伪，一一捕诛。并严申门禁，如无门照，不准出入，夜间分段巡逻，格外周密，贼计乃无所施。贼将洪师简、许会能，率众来降。式与语道：“汝等能去逆效顺，尚有何言，但必须立效奏功，方得迁官。”遂使率徒众为先锋，部将为后应，往与贼战，得擒斩数百人，始给一阶。又命诸县开发仓廪，分赈贫乏，有人谓军食方急，如何散赈？式说道：“此非汝等所知，我自有主张。”或请在远郊分设烽燧，诇贼远近多寡，式又微笑不答，良将沈几，大都如此。且故意挑选懦卒，令乘健马，少给甲兵，使为候骑。大众暗暗惊讶，但只不敢入问。式复巡阅诸营，选得士卒及土团子弟，共四千人，命导各军分路讨贼，临行下令道：“毋争险易，毋焚庐舍！毋杀平民！歼渠魁，宥胁从，得贼金帛，官无所问。”嗣是捕得贼党，多系越人，不但尽行释放，并量给父母妻孥。受捕诸徒，皆泣拜欢呼，情愿效死。贼众闻风反正，陆续归降，遂分部军为东南两大路，节节进剿。南路军转战至唐兴，大破贼将刘晊毛应天，应天败死，刘晊遁去。东路军至宁海，亦连拔贼寨。

式尚嫌兵少，再奏调忠武、义成、昭义各军，共至越州，乃遣忠武将张茵率三百人屯唐兴，截贼南出，义成将高罗锐率三百人，益以台州土匪，径趋宁海，攻贼巢穴，昭义将跌跌戣率四百人益东路军，断贼入湖州路。贼无从远窜，尽锐出海游镇，与官军角一胜负，偏又为南路官军所败，窜入甬溪洞中。官军围住洞口，贼出洞再战，又遭杀退。此外如各处贼寨，亦多为官军捣破。义成将高罗锐，进拔宁海，收集散民，得七千余人。王式屡得捷报，便道：“贼窘且饥，必逃入海，海澨辽远，非岁月间可以擒贼，应亟阻海兜拿，方免他远窜呢。”遂命罗锐军速趋海口，拦截逃贼。又令望海镇将云思益，浙西将王克容，率水军巡行海澨，防贼四窜。贼将刘从简，正从宁海东奔，航船下海，不防水军大至，急弃船登陆，遁匿山谷中，各船尽被官军毁去，报知王式。式喜道：“贼计已穷，无从逃遁了。”现只有黄罕岭一路，尚可入剡，恨一时无兵可守，但亦必为我所擒了。料事几如指掌。果然裘甫带领残贼，从黄罕岭窜去，各路军四面兜缉，不知盗魁下落。至义成将张茵，捕得贼将一人，坚讯裘甫所在，贼将不肯实供，经张茵加以严刑，方吐实道：“裘甫已经入剡，如肯舍我，我请为将军向导，往追裘甫。”茵乃释贼将缚，使为前驱。到了剡县东南，果见贼众已入城中，当即飞使入越，乞速调兵会剿。越人闻贼又至剡，都有惧色，式独笑道：“贼来就擒呢。”遂檄东南两路军，倍道进击。贼登城固守，累攻不能下。诸将议壅遏溪水入城，令贼无从觅饮。贼众也防此着，更番出战，计三日间，战至八十三次，贼虽屡败，官军亦疲。裘甫縋使请降，诸将向式请命。式微哂道：“贼尚非真降，不过欲稍图休息呢。诸将应乘此急攻，擒渠获丑，在此一举。”既而贼果复出，三战皆败。裘甫、刘晊、刘庆，率百余人出降，离城数十步，遥与诸将问答。官军疾趋前进，绕出裘甫等后面，前后合围，立将裘甫等擒住，解至越州。式命枭斩晊庆等二十余人，械甫送京师。惟剡城尚为贼将刘从简所守，官军因渠魁已获，略一疏防，被从简带领五百骑，突围出走，奔往大兰山。诸将连忙追蹑，好容易攻克山寨，复被从简遁去。

台州刺史李师望，募贼相捕，悬赏示励，当有降贼数百人，携从简首级，前来献功。师望转报王式。式因贼众荡平，召诸将还越，置酒犒军。诸将乘着酒兴，争问王式道：“末将等生长军中，久历行阵，今年得从公破贼，有好几事未识公意，敢问公始至时，军食方急，奈何遽散贫乏呢？”式答道：“这事最易知晓。贼方聚谷，诱动饥民，我先给以食，饥民得安，谁愿从盗？且诸县尚无守兵，贼或入城，仓谷适为贼资，何若先行赈饥为妙？”诸将又问道：“何故不置烽燧？”式又

道："烽燧所以促救兵，我兵已尽集城中，无兵为继，徒举烽以惊士民，是反自溃乱了。"诸将又问使懦卒为候骑，少给甲兵，究是何意？式复道："候骑苟用锐卒，遇敌即斗，斗死将何人通报呢。"于是诸将皆下拜道："如公智谋，非末将等可及，敢不拜服。"王式所言，实皆情理中事，但诸将未曾深思耳。当下尽欢而散。未几诏命已下，加王式官右散骑常侍，诸将各赏赉有差。惟此次成功，外由王式，内由夏侯孜，孜既荐举王式，且与式书道："公但期擒住贼魁，所需军费，有我在朝，定当不误。"式赖此行军。所奏军情，求无不允，因此不到数月，即已平贼。裘甫解到京师，当然是做了刀头面，不消细说了。

浙乱既平，乃图南诏。时安南都护李鄠，已克复播州，拟向南诏进兵，偏安南土蛮，因前时鄠至安南，曾杀死蛮酋杜守澄，各图报怨，乃潜引南诏兵众，乘虚攻陷交趾。鄠猝不及防，只好逃奔武州，告急唐廷。廷议发邕管及邻道兵，往救安南，另诏盐州防御使王宽为安南经略使，贬鄠为儋州司户。鄠尚未接诏，方收集士兵，击破群蛮，再取安南。正思将功抵罪，不意王宽到来，传到诏书，已经遭贬。再经宽举发鄠杀守澄罪状，更流鄠至崖州。朝廷以杜氏强盛，暂事羁縻，特赠守澄父存诚为金吾将军，并为守澄申冤。其实蛮人未尝感德，南诏益复横行。咸通二年，南诏复攻陷邕州，经略使李弘源，弃城奔峦州。嗣因南诏兵引去，始复还城。前邕管经略使段文楚，已入为殿中监，此时再受命复任，贬弘源为建州司户。懿宗方免白敏中相职。进左仆射杜悰代相，悰上言："南诏强盛，西川兵食单寡，未便与争，不若遣使吊祭，谕以新王名号，适犯庙讳，所以未行册命，待他改名谢恩，然后遣使，庶全大体"云云。乃是掩耳盗铃之计。懿宗乃遣左司郎中孟穆为吊祭使。穆尚未发，闻南诏又入寇巂州，转攻邛崃关，穆遂不行。

转瞬间又是一年，安南经略使王宽，屡上紧急奏章。说是南诏屡寇安南，懿宗特授前湖南观察使蔡袭。代任安南经略，且调发许滑徐汴荆襄潭鄂诸道兵马，归袭派遣。兵势既盛，寇乃引退。岭南旧分五营，广桂邕容安南，皆隶岭南节度使。左庶子蔡京，性多贪诈，时相独说他有吏才，奏遣京制置岭南。京奏请分岭南为二道，以广州为东道，邕州为西道。朝廷依议，即命岭南节度使韦宙为东道节度使，蔡京为西道节度使。蔡袭率诸道军，镇守安南。京恐他立功，特奏称："南蛮远遁，边徼无虞，多留戍兵，徒费无益，不如各遣归本道。"有诏依议，令袭遣还戍兵。袭奏言："群蛮伺隙，不可无备，乞留戍兵五千人！"朝廷不省。袭又以蛮寇必至，交趾兵食皆缺，势且谋力两穷，乃作十必死状申告中书。怎奈一班行尸走肉的宰辅，专顾目前，不知后患，任他如何说得要紧，仍然搁置不提。可恨可叹。

会当徐州兵变，逐去节度使温璋，徐州曾号武宁军，自王智兴镇守后，募勇士三千人自卫，有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名，骄横不法，为历任镇帅所畏惮。一夫猝呼，千人响应，节度使辄为所逐，所以宣宗时叠经两乱，经田牟莅镇后，饮酒犒赐，日以万计，乃得少安。回应前文。牟殁璋继，银刀军闻璋素严饬，阴怀猜忌，璋虽开诚慰抚，始终未惬众望，仍为所逐。有诏调王式移镇徐州，令带许滑两军随行。许军即忠武军，滑军即义成军，前从式平浙东，尚未归镇，至此由式奉命启程，即率两军自随。既至徐州，银刀军怕他势盛，不敢不出城迎谒，式不动声色，好言劝慰，入城三日，宴飨两镇兵士，但说是饯他归镇。银刀军暗地生欢，总道好拔去眼中钉，乐得醉酒食肉，高枕而卧。不料到了夜间，有无数兵士杀入，才伸了头，已被割去，或先伸出手足，也被剁断。内有几个眼明手快，脚长身俏的人物，溜将出去，那外面却已围得密密层层，无隙可钻，结果是仍然一死。至杀到天明，把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骄兵，一古脑儿杀尽。看官道兵从何来？就是那许滑两镇兵士，暗受王式指挥，来歼这种骄卒。可怜数千人性命，悉数了完。虽是咎由自取，王式亦太觉辣手。式先斩后奏，廷议以为办理妥协。且敕改武宁为徐州团练使，隶属兖海，划徐州归淮南，更置宿泗观察使，留二千人守徐州，余皆分隶兖宿，令式分配将士，赴诸道讫，然后将许滑两军，遣归本镇，并召式还京，任左金吾大将军。式系王播从子，父名起，曾入翰林，为侍讲学士，

出任东都留守，进官尚书左仆射，封魏国公，平生饱学，书无不窥，殁谥文懿。起以文学显，式以武功称，父子扬名，富贵终身，这也好算是贤桥梓呢。《旧唐书》谓式系播子，今从《新唐书》。

且说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行政苛刻，尝设炮烙刑毒虐兵民，终为军士所逐，出奔藤州。事闻于朝，诏贬为崖州司户，京不肯南行，还至零陵，受敕赐死，改用桂管观察使郑愚，接受岭南西道节度使旌节。惟安南自遣还戍兵后，边备空虚，南诏遂号召群蛮，有众五万人入寇。经略使蔡袭，上表告急，诏发京南湖南兵二千，桂管义征子弟三千，往诣邕州，受郑愚节制，遣援安南。俗语说得好："远水难救近火。"援兵虽出发，哪能飞至安南？那南诏兵已经围攻交趾，蔡袭婴城固守，一面又飞书乞援。懿宗虽复下敕，调山南东道弓弩手千人，续往救急，偏一时未能到达。交趾危急万分，好容易守过残冬，到了咸通四年正月间，城中兵粮皆尽，竟被蛮兵陷入。袭巷战半日，左右无遗，只剩孤身一人，徒步力斗，身中十矢，没奈何大吼一声，杀开一条血路，趋往海滨。安南亦有监军，他已先时出城，下船逃命，至袭仓皇赶到，船早离岸，后面蛮兵又至，忍不住仰天下泪道："袭一死报国了。"遂跃海而死。忠义可嘉。适荆南将士四百余人，本在交趾助守，至是因城陷出奔，走至城东水际，四顾无船。荆南将元惟德等语众道："我辈无船可渡，入水必死，不若还与蛮斗，我等以一身易二蛮，也还值得。"众士应声许诺，遂还入东罗门，乱砍乱剁，杀毙蛮兵二千余名。以一身易四五蛮，愈觉值得。蛮将杨思缙领众来攻，惟德等力尽身亡，四百人同时毕命。南绍两陷交趾，掳杀至十五万人，留兵二万，令杨思缙据守。所有溪峒夷獠，尽行降附。

急报驰达唐都，有诏召还诸道兵，分保岭南东西道。蛮兵复进寇东西江，寖逼邕州，岭南西道节度使郑愚，恐慌的了不得，忙表请辞职，但说自己是个儒臣，素无将略，乞速任武臣，镇遏蛮方。懿宗乃调义武节度使康承训，出镇岭南西道，发荆、襄、洪、鄂四道兵马，给他调遣。又任右监门将军宋戎，为安南经略使，发山东兵万人，随往控御。各道兵络绎奔赴，饷运甚艰。润州人陈磻石，请造千斛大舟，自福建运达广州，稍得接济军食。但大舟入海，有时遇着飓风，不免漂没。有司辄系住舟人，令他偿还。或竟夺商舟载米，把他原有货物，委弃岸上。舟子商人，欲诉无门，多半蹈海自尽。小子有诗叹道：

保全王室仗屏藩，外域何堪撤戍屯。
良将捐躯强寇炽，徒劳士马效星奔。

究竟康承训等能否收复安南，且至下回续表。

袭甫一无赖子，揭竿而起，骚扰浙东，得良将以荡平之，本非难事。郑訏德非其伦也，王式受命讨贼，严申军令，制敌有方，以之平贼，绰有余裕。然非夏侯孜主持于内，财专阃虽得良才，举动必多掣肘，恐亦难望成功。即幸成矣，要未必若是神速也。孜为相无他长，独专任王式，不让晋公，至若安南之遇寇，不闻孜发一策，献一议，岂能任王式，偏不能任蔡袭耶？袭请留戍卒，不得邀允，卒至蹈海以殉，可悲可惜。盖将相不和，断未有能成事者。式之成功也以幸，袭之致死也不幸，观于此而知行军之道矣。

第八十九回
易猛将进克交趾城　得义友夹功徐州贼

却说岭南西道节度使康承训，本来是没甚将略，到了邕州，正值蛮寇大炽，他无法摆布，只是接连上奏，屡请添兵，诏发许、滑、青、汴、兖、郓、宣、润八道往援。各兵陆续趋集，他又自恃兵众，毫不防备，远郊也不设斥堠，好似没事一般。那南诏带领群蛮，入邕州境，承训才接到警报，遣六道兵约万人，出拒寇锋。六道兵统是新到，路径不熟，用獠为导。獠人与群蛮私通，竟引各军至绝地，一声暗号，蛮兵四集，将各军冲作数橛。各军没处逃避，一万死了八千，惟天平军二千名，尚在后面，所以转身逃还。承训闻报，吓得手足无措。节度副度李行素，率众修治濠栅，甫经毕工，蛮兵即至，围住邕城，大治攻具。诸将请乘夜往劫蛮营，承训不许，有天平小校再三力争，方才允准。小校即召集勇士三百人，夜缒而出，潜抵蛮寨，或呐喊，或纵火，并力闯将进去，一阵乱斫，得蛮首五百余级。蛮众大惊，解围径去。承训乃遣数千人驰追，已是无及，但杀死溪獠二三百人，都是由蛮众胁从，无一渠酋。承训却腾奏告捷，说是大破蛮贼，朝廷信以为真，相率称贺，承训讳败报胜，殊不足责，唐廷不察虚实，遽尔称贺，亦觉可丑。且加承训为检校右仆射。此外奏功受赏，无一非承训子弟亲旧，至若烧营小校，一级没有超迁，嗣是军中失望，怨声盈路，独岭南东道韦宙，具知承训所为，上白宰相。承训亦自疑惧，累表称疾，乃罢承训为右武卫大将军分司，调容管经略使张茵，代镇岭南。茵胆小如鼷，不敢进军，于是同平章事夏侯孜，特荐骁卫将军高骈，出为安南都护，兼本管经略招讨使。

骈系高崇文孙，家传武略，好读兵书，尤能折节为文，与诸儒共谈治道。神策两军，交相称美。骈尝见二雕并飞，抽矢默祝道："我若得贵，当射中一雕。"祝毕，发矢射去，见二雕并落，很是欣慰。后为右神策军都虞侯，时人号为落雕侍御。骈有叛志，自是初萌。此次骈受命南下，先至海门治兵，屯留至一年有余，监军李维周，与骈不协，屡促骈进军，骈乃率五千人先济，约维周发兵接应。维周当面许可，及骈既启行，偏拥众不进。骈却鼓行而南，进至南定峰州，正值蛮众获田，便掩杀过去。蛮众猝不及防，顿时骇散，所有收获诸稻，均由骈军捆载而归，充作饷糈。捷奏至海门，李维周匿住不报，数月不通音问。懿宗不免动疑，传诏诘问维周。维周反奏骈驻军峰州，玩寇不进，是时朝中已迭易数相，蒋坤、杜审权、杜悰、夏侯孜，先后外调，还有礼部尚书毕𫍯，兵部侍郎杨收、曹确、路岩、高璩，徐商等，递次接任，始终不得一贤相。当下懿宗召问诸臣，出示维周奏牍，彼此都认是真确，奏请另易统帅。懿宗乃遣左武卫将军王晏权，代骈镇安南，因即召骈诣阙，拟加重谴。骈尚未得闻，但乘胜进逼交趾，杀获甚众，遂将交趾城围住，安南蛮帅杨思缙，已经归国，换了一个段酋迁，据守交趾。他出城冲突数次，均为骈军所败，城中孤危，旦夕可下。骈遣偏校王惠赞曾衮二人，驾着快船，入报胜状；驶至海中，遥见前面有大船数艘，悬着旌旗，鼓棹而来，两人不胜惊异。巧值海中另有游船，便去探问大船来历。游船中有人答道："想是新经略使及监军呢。"两人越加惊疑，互相商议道："高经略屡得胜仗，如何朝廷换用别人！莫非监军李维周，妒功不报，我等若被瞧着，必夺我表文，将我羁住，不如觅地暂匿，待他过去，方可北行。"两校却也细心。计议已定，便摇船入海岛间，俟大舟过去，乃兼程驰赴京师。懿宗大喜，即加骈检校工部尚书，仍镇安南，立遣二校归报。

骈已得王晏权牒文，料知监军舞弊，把军事交与副将韦仲宰，只率麾下百人北归。行至海门，方由二校赍到诏敕，乃再还攻交趾城。王晏权素来懦弱，李维周专知贪诈，虽然到了军前，诸将皆不乐为用，他二人也自觉扫兴，至高骈复到，朝旨亦即随下，召他二人还阙，二人只好奉旨回去。骈复督兵攻城，亲冒矢石，一鼓不克，再鼓乃下。段酋迁尚裸身死斗，被韦仲宰抢将过去，拦腰一刀，劈作两段。土蛮朱道古，系诱南诏入寇的头目，也做了无头死尸。骈军四处搜杀，共毙三万余人，再攻破蛮峒二区，尽诛酋长。蛮人始不敢抗命，率众归附，共得万七千人。捷书既达唐廷，懿宗用宰相议，就安南置静海军，即以高骈为节度使，一面大赦天下，饬安南邕州及西川诸军，召保疆域，不必进攻南诏。且令西川节度使刘潼，晓谕南诏王酋龙，如能更修旧好，一切不问，加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同平章事，其余出力诸将，亦赏赉有差。凑巧吐蕃将拓跋怀光，亦杀毙论恐热，传首京师，乞离胡君臣，也不知所终。唐廷以南诏败退，吐蕃衰绝，西南边境，可保无事，遂庆贺了好几日，仿佛有国泰民安的幸事。为下文返照。

懿宗素好宴游，并耽音乐，供奉乐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必大宴十余次，水陆佳肴，无不搜集。偶一行幸，扈从多至十余万人，耗费不可胜计。乐工李可及，善为新声，竟得擢为左威卫将军。左拾遗刘蜕，一再进谏，反被黜为华阴令。同平章事曹确，上言李可及不应为将军，亦不见从。至咸通九年，桂州戍卒作乱，杀都将王仲甫，推粮料判官庞勋为主，劫库兵北还，所过剽掠，州县不能御。接连递入警报，几与雪片相似，唐廷君臣，才脚忙手乱起来，会议了一两次，想出了将就的方法，遣中使高品张敬思，赦他前罪，令勒众安归徐州。原来前时南诏入寇，徐州奉诏募兵，计八百人往援。就中有都虞侯许佶，及军校赵可立、姚周、张行实等，本是徐州群盗，投入戎伍，当下出戍桂州，初约三年一代，至六年尚不得归，戍卒各有怨言。许佶等遂煽众作乱，杀毙都将，奉勋北还；既得中使慰抚，乃暂止剽掠。到了湖南，监军设法招诱，令悉输甲兵。山东南道节度使崔铉，派兵扼守要害，戍卒始不敢入境，泛舟东下。许佶等计议道："我辈罪大，比银刀军为尤甚，朝廷颁敕赦罪，无非暂时牢笼，若到徐州，必致葅醢了。"遂各出私财，购造甲兵旗帜，过浙西，入淮南。

淮南节度使令狐綯，着人慰劳，并给刍米。都押牙李湘谏綯道："徐卒擅归，势必为乱，虽无敕令诛讨，藩镇大臣，亦当临时制宜。高邮岸峻，水狭且深，请焚荻舟塞住前面，用劲兵截住后路，然后可以尽歼。若纵令出淮，必成大患。"养痈成患，原不若去火抽薪。綯素懦怯，且因无诏不便擅行，乃对李湘道："彼在淮南，未曾为暴，随他过去便了。"勋等过了淮南，适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奉敕抚循，遣使喻以敕意，令他不必惊疑。勋尚自申状，辞礼甚恭。及行至徐城，勋与许佶等，复宣告大众道："我等擅归，无非欲还见妻孥，今闻已有密敕，颁下本省，俟我等到后，即须屠灭，与其自投罗网，何若戮力同心，共赴汤火，不但可以免祸，富贵亦或可图，尔等以为何如？"大众踊跃称善。勋复递申状，略言："将士等自知罪戾，各怀忧疑，今已及符离，尚未释甲，实因军将尹勘、杜璋、徐行俭等，狡诈多疑，必生衅隙，乞即将三人罢职，借安众心，仍乞戍还将士，别置二营，共设一将，如肯俯允，不胜感德"云云。全是要索。彦曾览到申状，因召诸将与谋，众皆泣语道："近因银刀凶悍，使一军皆蒙恶名，歼夷流窜，不无枉滥。今冤痛未消，复来桂州戍卒，猖狂至此，若纵使入城，必为逆乱，恐全境将从此糜烂了，不若乘他远来疲敝，发兵往讨，彼劳我逸，料无不胜。"彦曾尚未能决。团练判官温庭皓，复谓："讨乱有三难，不讨乱有五害，利弊相较，还是进讨为宜。"彦曾乃检阅师徒，得兵四千三百人，命都虞侯元密为将，援兵三千人讨勋。一面声明勋罪，檄令宿泗二州，也出军邀击。

元密出至任山，逗留不进，但遣侦卒变服负薪，往探贼踪，拟俟贼众到来，设伏掩击。不意侦卒为贼所执，搒讯得实，遂诡道转趋符离。宿州戍卒五百人，出御濉水，望风奔溃，贼众得进攻宿州。观察副使焦璐，方摄行州事，城中无兵可守，只好弃城逃命，勋即率众入城，自称兵马留

后，发财散粟，名为赈给穷民，实是选募徒众，如或不愿，立即杀死。仅一日间，已得数千人，乘城分守。元密闻勋陷宿州城，始引兵进攻，驻营城外，贼用火箭射城外茅舍，延及官军营帐。官军正在扑救，不防贼众出城突击，慌忙抵敌，伤亡了三百人。贼众还入城中，夜使妇人持更，大掠城河船只，备载资粮，顺流而下，拟入江湖为盗。到了天明，已是走尽，官军才得察觉，乘晓追去，约行二三十里，始见贼艤舟堤下，岸上亦有数队贼兵，三三五五，郤走林间。密望将过去，还道临阵畏缩，便驱兵进击。军士尚未早餐，各有饥色，因不敢违拗将令，忍着饥追赶上前；将及贼舟，舟中忽起啸声，突出许多悍徒，前来拦截。官军奋力搏战，哪知岸上的贼兵，却从林间绕出，竟至官军后面，拊背突入，官军顿时大乱，密料不可敌，且战且行，仓猝中不辨路径，竟陷入荷泽中。贼众追至，四面攒射，密与麾下约死千人，尚有残众数百，一齐降贼，没一人得还徐州。勋探回降卒，得知彭城空虚，即引众北渡濉水，逾山进攻。

彦曾尚未悉元密败状，及贼已入境，才有人报闻，急募城中丁壮，登陴守御。怎奈阖城震惧，已无固志。或劝彦曾速奔兖州，彦曾怒道："我为元帅，与城存亡，是我本职，怎得说好逃走呢。"说毕，拔出佩刀，将他杀死。忠而寡谋，死亦无补。过了两日，贼至城下，有众六七千人，鼓噪动地。城外居民，由勋好言抚慰，毫不侵扰。自是人民争附．相助攻城，或纵火焚门，或悬梯攀堞。守卒无心抵御，一哄而逃，坐见城池被陷。彦曾高坐堂上，由贼众将他扯下，牵禁馆中。尹勘、杜璋、徐行俭三人，无从趋避，俱为贼掳，枭首刳腹，备极惨毒，且将他三家屠灭。勋盛陈兵卫，召见文武将吏，自己高踞厅座，点名传入。将吏等都惶恐伏谒，不敢仰视。统是贪生怕死。勋又召判官温庭皓，令作草表，求请节钺。庭皓道："此事甚大，非顷刻可成，容我还家徐草，方免朝廷驳斥。"勋乃许诺。翌晨，勋着人取稿，庭皓随人见勋，从容答道："昨日未曾拒命，不过欲一见妻子，面诀死生，今已与妻子诀别，特来就死。"勋注视良久，不禁狞笑道："书生独不怕死么？我庞勋能取徐州，何患无人草表，汝不肯为，权寄头颅，改日再与汝算帐。"庭皓趋出，勋另延文生周重为上客，属令草表，重援笔写道：

> 臣庞勋上言：臣军居汉室兴王之地，顷因节度刻削军府，刑赏失中，遂致迫逐。陛下夺其节制，翦灭一军，或死或流，冤横无数。今闻本道复欲诛夷将士，不胜痛愤，执臣权兵马留后，弹压十万之师，抚有四州之地。巨闻见利乘时，帝王之资也。臣见利不失，遇时不疑，伏乞圣慈，复赐旌节！不然，挥戈曳戟，诣阙非迟，谨擐甲待命！语气狂甚。

勋览表甚喜，即遣押牙张琯赍诣京师，令许佶为都虞侯，赵可立为都游奕使，党羽各补牙职。连日募兵，分屯要害。泗州刺史杜慆，系杜悰弟，闻庞勋已据徐州，亟完城缮甲，整顿守备。勋党李圆，为勋所遣，率二千人略泗州，先使精卒百名，入城招降。慆封贮府库，佯为投顺，开城迎入贼兵，一俟百人趋入，即阖住城门，杀得一个不留。越日，李圆进攻，城上早已防备，矢石如注，射死贼兵数百名。圆退屯城西，求勋添兵。勋再遣众万人，往助李圆。广陵人辛谠，辛云京孙。素性任侠，隐居不仕，常与杜慆交游，至是因泗州被寇，入城见慆，劝慆挈家远避。慆答道："平安时坐享禄位，危难时即弃城池，负君负国，我不敢为，誓与将士共死此城。"谠慨然道："公能如是，仆亦愿与公同死，当回家一诀便了。"为君为友，情义兼至，却是一个侠士。遂辞还广陵，与家属诀别，再往泗州。途次遇着避乱的泗民，扶老携幼，络绎逃来，就中有几个认识辛谠，即与言贼众大至，城已被围，幸毋轻进取死。谠微笑不答，径趋城下，果见贼众环攻，只有水西门留出。他只身棹着小舟，驶进水西门，侥幸得入。慆相见大喜，立署他为团练判官。都押衙李雅，饶有勇略，为慆严设守备，觑贼懈怠，出奇击贼。贼众败退，还屯徐城，众心少安。

已而朝廷降旨讨贼，令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兼徐州行营都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宴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大发诸道兵，分属三帅，承训复奏乞调发沙陀三部落，使

朱邪赤心率众随行，有旨允他所请。且因泗州方急，敕淮南监军郭厚本，领兵往援，厚本至洪泽湖，闻庞勋部下吴迥，又率众数万，再围泗州，他未免胆怯，逗留不前。杜慆日夕望援，待久不至。辛谠夜乘小舟，潜出水西门，径至洪泽湖，谒见厚本，敦促进师。厚本佯与约期，至谠返泗城，仍然按兵不发。那贼众攻城益急，并将水西门围住，负草填濠，为火攻计。城中惶急万分，谠复请求救。慆说道："前往徒劳，今往何益？"谠忿然道："此行得兵乃来，否则死别。"两语足抵《易水歌》。遂复乘小舟，负着户门，抵挡矢石，好容易突出围城，往见厚本，极陈利害，继以涕泣。厚本颇为感动，意欲发兵。淮南都将袁公弁进言道："贼势至此，自顾且不暇，怎能救人？"谠瞋目喝叱道："贼猛扑泗城，危在旦夕，公受诏赴援，乃逗留不进，岂非有负国恩？若泗州不守，淮南必为寇场，难道公能独存么？我当杀公谢国，然后自杀谢公。"说至此，拔剑遽起，欲击公弁。厚本急将谠抱住，公弁才得走脱。谠回望泗州，痛哭不休。淮南军士，亦皆流涕。厚本乃许分五百人，随谠还援。谠对五百人下拜，乃率同渡淮，遥望贼众耀武扬威，势甚披猖。有一军士失声道："贼势似已入城，我辈不若归去。"谠不觉大怒，一手扯住该兵，一手拔剑拟颈。淮南军连忙劝阻，谠叱道："临敌妄言，律应斩首。"大众见不可争，向前抢救。谠素多力，便将该兵提起，挡住大众，众无力可施，没奈何哀求乞免。谠答道："诸君但驶舟前行，我舍此人。"众亟鼓棹而进，谠乃将该兵放下，驱至淮北，登岸击贼，喊杀连天。慆在城上瞧着，也出兵接应，内外夹攻，贼乃败走，追逐至十里外，至晡乃还。小子有诗赞辛谠道：

平生好爵敢虚縻，临难奋身独不辞。
为语古今诸侠士，忘躯为国是男儿。

贼众既退，泗州果能免兵否，容至下回说明。

高骈复交趾时，原是一员猛将，不得因后时变节，遽没前功。若尽如李维周之忮刻，王晏权之庸懦，安南岂尚为唐室有耶？庞勋之乱，不过因戍卒怨望，激而一决，原其本意，固非有胜广之志也。唐廷专务姑息，酿成骄焰，令狐绹出镇淮南，当勋等东下时，不从李湘之言，纵使出柙，星星之火，遂至燎原，绹罪可胜诛乎？泗州当江淮之冲，杜慆誓众固守，已越寻常，然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典守者固不得辞其责。幸谠隐居不仕，独趋见杜慆，愿与同死，突围请救，一再不已，卒能乞师而来，与慆夹攻，得退劲贼。上不负君，下不负友，彼游侠如朱家郭解，宁足望其项背？诚哉一忠义士也！读是回，足令薄夫敦，懦夫有立志云。

第九十回
斩庞勋始清叛孽　葬同昌备极奢华

却说庞勋闻吴迥败退，再派许佶率众数千，助攻泗州。濠州贼将刘行及，拘杀刺史卢望回，据有濠城，亦遣党羽王弘立，引兵趋会。杜慆闻贼众又至，告急邻道。镇海节度使杜审权，遣都头翟行约，率四千人救泗州，将抵城下，被贼迎头邀击，行约战死，全部覆没。淮南节度使令狐绹，亦遣押牙李湘率兵往援，至洪泽湖，会同郭厚本袁公弁，进屯都梁城，与泗州隔淮相望。贼众既破翟行约，遂渡淮围住都梁城，李湘挥兵出战，为贼所败，退入城中，门不及闭，骤被贼众捣入，把湘擒住。李湘前劝令狐绹，恰有先见，谁知他毫不耐战。郭厚本亦被拿获，只袁公弁走脱，究竟是他脚长。许佶将郭李二人，械送徐州，庞勋大喜，进据淮口，分派党羽丁从实等，南寇舒庐，北侵沂海，破沐阳下蔡乌江巢县，攻陷滁州，杀刺史高锡望，又转寇和州。刺史崔雍，引贼入城，登楼共饮，贼乘着酒兴，大掠城中，屠害兵民八百余人。都招讨使康承训，闻贼势甚盛，由新兴退还宋州。于是泗州孤立无援，粮又垂尽，每人每日，仅得食薄粥数碗。义士辛谠，复愿至淮浙求救，夜率敢死士十人，执长柯斧，乘小舟潜出水门，斫入贼水寨中。贼不意官兵猝至，纷纷自乱，谠得夺路而去。诘旦，贼始知谠仅十人，乃水陆分追。谠舟轻行速，急驶至三十里外，方才得脱。至扬州见令狐绹，又至润州见杜审权，审权乃遣押牙赵翼，率甲士二千人，与淮南输米五千斛，盐五百斤，往救泗州，谠又转趋浙西，借给兵粮去了。

徐州南面招讨使戴可师，恃勇轻进，率麾下三万人，渡淮而南，迭破淮滨诸贼垒，直薄都梁城。城中贼少，登城再拜道："方与都头议出降，请王师少退，当即投诚！"可师乃退五里下寨。及次日往探，已只剩一空城，守贼不知去向，他还道是贼众畏己，恃胜生骄，毫不设备。是日天适大雾，不防濠州贼将王弘立，引众数万，疾趋而至，纵击官军。官军不能成列，遂致大败。将士伤毙兵刃，及溺死淮水，约二万余名。器械资粮车马，丧失殆尽。可师亦为贼将所杀，传首彭城。庞勋自谓天下无敌，纵情淫乐，掠得美妇数十人，日事荒耽。贼幕周重进谏道："骄满奢逸，断难成事，就使得亦必失，成亦必败，况未得未成，怎宜出此？"周重既知此理，奈何附贼？勋仍不省，安乐过冬。

次年为咸通十年，唐廷授右威卫大将军马举，继任徐州南面招讨使，又因王宴权畏敌不进，将他撤回，改任泰宁节度使曹翔，代任徐州北面招讨使。一面诏令河北诸镇，发兵助剿。魏博节度使何弘敬，时已去世，子全皞嗣为留后。奉诏出师，遣部将薛尤，率兵万三千人，进驻丰萧，与曹翔驻滕沛军，相为犄角。康承训召集诸道兵马，得七万余人，自宋州出屯柳子镇，连营三十余里。勋党分戍四境，徐城中不及数千人，勋始恟惧，日夕募民为兵，百姓不愿应募，多半穴地潜处，冀免迫胁。勋不胜焦灼，调回各处戍卒，保守徐州。那时魏博军已战胜丰县，贼将王敬文败走，阴蓄异谋，被勋诱归杀死。海州寿州各路贼寇，亦多为官军杀败。辛谠又借得浙西军，到了楚州，贼众尚水陆布兵，锁断淮流，谠选敢死士数十人，作为前驱，先用米船三艘，盐船一艘，乘风直进，冒死奋斗，任他矢石如雨，只是有进无退。谠督敢死士用着大斧，砍断铁锁，方得越淮抵城。城上守卒，已拚一死，忽见辛谠到来，好似绝处逢生，欢呼动地。杜慆带领将佐，出城相迎，握手涕泣，及入城后，登陴南望，遥见舟师张帆东来，旗上标明浙西军号，为贼所拒，帆

止不进，说挺身再出，复率敢死士出城，驾船猛进，冲透贼阵。贼见他来势猛锐，恰也畏避，说得自由出入，迎浙西军同入城中。既而说复率骁勇四百，往润州乞粮，贼夹岸攻击，经说转战而前，力斗百余里，得至广陵，过家不入，径向润州乞得盐米二万石，钱万三千缗，还至斗山。贼将密布战舰，截击中途，两下鏖战，自卯至未，不分胜败。说令勇士改乘小舟，分趋贼舰两旁，用枪揭草，爇火乱投。贼舰为火所燃，不战自乱，说得乘机杀出，安抵泗城。勇哉辛说！

泗州既得军粮，当然巩固。庞勋以泗州地扼江淮，锐意进取，屡次益兵助攻，偏偏不能如愿。徐州又为康承训所逼，累与交锋，不得一利。承训本是个庸帅，没甚能耐，只朱邪赤心部下三千骑，冲锋陷阵，无坚不摧，所以贼兵屡败。贼将王弘立，自淮口驰回，愿率部众破承训。恐无第二个戴可师。庞勋喜甚，即令他出渡濉水，往捣鹿头寨。弘立夤夜进袭，潜至寨边，一声呼啸，将寨围住，寨中固守不动。天已黎明，弘立督众猛扑，满拟灭此朝食，谁知寨门一开，突出沙陀铁骑，纵横驰骤，无人敢当，贼众披靡。寨中诸军，又争出奋击，杀得贼尸满地，流血成渠。弘立单骑走免。官军复追至濉水，溺贼无算，共毙贼二万余人。足报可师之败，只恨失一弘立。庞勋以弘立骄惰致败，意欲处斩，周重代为劝解，始令他立功赎罪。弘立收集散卒，才得数百人，请取泗州自赎。勋乃添兵遣往，一面再括民兵，敛取富家财帛，商旅货贿，作为军饷。民不聊生，始皆怨恨。

康承训既破弘立，进薄柳子寨，与贼将姚周，大小数十战，周支持不住，弃寨遁宿州。宿州守将梁丕，与周有隙，开城縋入，将周杀死。勋闻报大惊，欲自将出战，周重献计道："柳子寨地要兵精，姚周亦勇敢有谋，今一旦覆没，危如累卵，不如速建大号，悉兵四出，决死力战。且崔彦曾等久禁城中，亦非良策，请一律处决，藉绝人望。"绝计何益？许佶等亦均赞成，遂杀崔彦曾及温庭皓，并截郭厚本、李湘手足，赍示康承训军。乃命城中男子，尽集球场，如匿居不出，罪至灭族。百姓无奈趋集，由勋选得壮丁三万名，更造旗帜，自称为天册将军，授庞举直为大司马，与许佶等留守徐州。举直系是勋父，勋以父子至亲，不便行礼，或说勋道："将军方耀兵威，不能顾及私谊。"乃令举直趋拜庭前。勋据案直受，既已无君，自然无父。待举直受了印信，即麾众出城，夜趋丰县，击败魏博军。更引兵西击康承训，直趋柳子寨。可巧有淮南败卒，自贼中奔诣承训，报明贼踪，承训秣马整众，设伏待着，勋令前队先趋柳子，陷入伏中，四面齐起，把他击退。至勋率后队到来，正遇前队败还，惊惶不知所措，哪禁得承训带着诸将，乘胜追击，步骑踊跃，四蹙贼兵。勋部下皆系乌合，只恨爹娘生得脚短，不及急走，顿时自相践踏，僵尸数十里。勋即脱去甲胄，改服布襦，仓皇遁归彭城，甫得喘息，那围攻泗州的吴迥，也狼狈奔来，报称为招讨使马举所败，王弘立阵亡，自己独力难支，只好解泗州围，退保徐城。勋叫苦不迭，忽又接濠州急报，马举由泗州围濠，数寨被焚，请速济师。勋急命吴迥往救濠州，迥出城自去。

康承训既击走庞勋，逐路进军，迎刃即解。及抵宿州，环攻不克。宿州守将梁丕，因擅杀姚周，为勋所易，改任张玄稔据守，玄稔与党人张儒、张实等，分遣城中兵数万，出城列寨，倚水自固，似虎负隅。张实且贻书徐州，为勋设计道："今国兵尽在城下，西方必虚，将军可出略宋亳，攻他后路，他必解围西顾，将军设伏要害，兜头迎击，实等出城中兵，追蹑后尘，前后夹攻，定可破敌。"勋正虑承训进逼，更兼曹翔部将朱玫，拔丰县，克下邳，紧报日至，急得不知所措，镇日间祷神饭僧，妄期冥佑。及既得实书，乃仍使庞举直、许佶留守，自引兵出城西行，并复书返报张实。实与张儒日御官军，官军纵火焚寨，儒实两人，没法抵御，退保外城，承训督军攻扑，城上箭如飞蝗，射死官军数千人，承训暂退，但遣辩士至城下，劝令降顺。儒实等哪里肯从？唯张玄稔系徐州旧将，陷没贼中，心常忧愤，夜召亲党数十人，密谋归国，得众赞成，乃令心腹张皋，出白承训，约期杀贼，愿为内应。承训大喜，厚待张皋，令返报如约。玄稔即使部将董厚等，埋伏柳溪亭，然后邀两张入亭宴饮。酒未及半，掷杯为号，董厚等持刀抢入，手起刀落，将两张挥作四

段，并搜杀两张私党，城中大扰。玄稔出谕兵民，示以逆顺利害，众心才定。越宿开门出降，膝行至承训前，涕泣谢罪。承训下座慰劳，亲自扶起，即宣敕拜为御史中丞，馈赐甚厚。玄稔乃复进策道："今举城归国，四远未知，请诈为城陷，引众趋符离及徐州，贼党不疑，定可悉数擒获了。"承训允诺。承训本无将才，惟收降玄稔，颇得推诚相与之术。玄稔还入城中，夜令部下负薪数千束，掷积城下，一俟天明，燃火焚薪。九城陷伏，便率众出趋符离，佯称败军。符离守将，开城纳入，被玄稔一刀杀毙，号令兵民，劝谕归国，众皆听命。玄稔收得兵士万人，亟趋徐州。庞举直、许佶，已有所闻，登陴拒守。玄稔引兵围城，先谕守卒道："朝廷但诛逆党，不杀良民，汝等奈何为贼守城？若尚狐疑，恐尽成鱼肉了。"守卒闻言，或弃甲，或投兵，下城遁去。崔彦曾故吏路审中，开门纳官军，庞举直、许佶，自北门出走。玄稔亟遣兵往追，得斩举直与佶，周重等赴水自尽，所有前戍桂州的叛卒，一一按名收捕，无论亲属，一概诛夷，骈死至数千人，徐州乃平。

庞勋将兵二万，自石山西出，沿途焚掠，鸡犬不留。康承训引步骑八万，西向往击，使朱邪赤心为先锋，追勋至亳州。勋正大掠宋亳，猝遇沙陀骑兵，不战而溃，遁至蕲水，官军大集，纵击贼众，贼多溺死，勋亦毙命。越数日始得勋尸，枭首传示，远近贼寨，皆自杀守将，次第请降。惟吴迥守住濠州，不肯归命，马举屡攻未下。自夏及冬，城中食尽，甚至杀人充食，吴迥乃突围夜出，由举勒兵追剿，杀获殆尽。迥窜死昭义，一番叛乱，自是荡平。朝廷颁诏赏功，进康承训同平章事，兼河东节度使，杜慆为义成节度使，张玄稔为右骁卫大将军，辛谠为亳州刺史，朱邪赤心特别召见，赐姓名为李国昌，授左金吾上将军，即就云州置大同军，赐以旌节，并处置徐州后事，乃在徐州设观察使，统徐濠宿三州。惟泗州置团练使，划隶淮南，未几复令在徐州置感化军，特设节度使，以资弹压。康承训为廷臣所劾，说他讨庞勋时，一再逗挠，虚报功绩，竟迭贬至恩州司马，这也未免罪轻罚重了。语淡旨永。

且说懿宗在位十年，也未立后，独宠幸淑妃郭氏，氏生一女，数年不能言，忽张口说道："今日始得活了。"懿宗大为惊异，及年已长成，姿貌不过中人，独得懿宗锺爱，封为同昌公主。右拾遗韦保衡，美秀而文，为郭淑妃所赏识，遂与懿宗熟商，愿将同昌公主，嫁与为妻。临嫁时，尽出宫中珍玩，作为奁资，并在皇宫附近，赐宅一区，窗户俱用杂宝为饰，器皿一切，非金即银，甚至井栏药臼，亦由金银制成，耗费约五百万缗。所行婚仪，备极奢华，就是从前太平安乐两公主，与她相较，也几乎稍逊一筹。韦保衡得此贵妇，当然奉若天神，不敢少忤，除入朝办事外，时常居处内宅，与公主敦伉俪欢。郭淑妃爱女情深，随时探问，或且留宴主第，深夜不归，宫禁里面，免不得生出一种谣诼，说是丈母女婿，也有暧昧情事。这恐是捕风捉影，不足为凭，小子不敢妄断，不过援据史传，有闻必录。不肯诬蔑郭氏，便是下笔忠厚。当时懿宗爱妃及女，一任出入自由，毫不过问。韦保衡得迁授翰林学士，咸通十一年间，曹确罢相。韦氏快婿，竟得与兵部侍郎于悰，户部侍郎刘瞻，同时入相，并握枢机。故相高璩早卒，徐商亦已罢去，杨收坐罪窜死，只路岩尚在相位。岩因保衡是皇亲国戚，格外交欢，遂与他串同一气，表里为奸，一班蝇营狗苟的臣僚，乐得趋承伺候，希沐余光，遇有反对人物，群起弹击，时人目他为牛头阿旁，无非说他阴恶可畏，与鬼相同。

但天下祸福无常，祸为福倚，福为祸伏，保衡尚主，仅及年余，偏公主得了一种绝症，卧床不起。医官二十余人，同时诊治，想不出甚么起死回生的方法，勉强拟进一两张药方，配服全不济事，奄奄数日，玉殒香消。郭淑妃陡失爱女，当然痛悼，就是懿宗亦悲念不休，自制挽歌，饬群臣毕和，又令宰相以下，尽往吊祭。追封公主为卫国公主，予谥文懿，一面捕获医官二十余人，说他用药错误，冤死公主，竟不令分辩，一并处斩。且将医官亲族三百余人，悉数系狱。胡乱得很。宰相刘瞻，召集言官，嘱令劝阻，言官以天威难测，各为保全身家起见，不敢进陈。瞻乃自草奏牍，即日进呈，略云：

修短之期，人之定分，咋公主有疾，医

官非不尽心，而祸福难移，竟成磋跌。械系老幼，物议沸腾，奈何以达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谤。

懿宗览奏不悦，搁置不报。瞻又与京兆尹温璋等力谏，顿触懿宗怒意，将他叱出，旋即出瞻为荆南节度使；贬璋为振州司马。璋叹道："生不遇时，死何足惜？"竟仰药自杀。此人亦未免过激。韦保衡又与路岩，共谮刘瞻，谓与医官通谋，进投毒药，遂再贬瞻为康州刺史。岩意尚未惬，阅十道图，见驩州去都最远，因复窜瞻为驩州司户。次年正月，葬同昌公主，懿宗与郭淑妃，坐延兴门，目送灵车，恸哭尽哀。护丧仪仗，达数十里，冶金为俑，怪宝千计，此外服玩，多至百二十舆，锦绣珠玉，辉煌蔽日。乐工李可及作叹百年曲，率数百人为地衣舞，用杂宝为首饰，絁八百匹，舞罢珠玑散地，任民拾取，所有服玩等件，悉置墓中。这岂非暴殄天物，溺爱不明么？

韦保衡座师王铎，是王播从子，前在礼部校文，擢保衡进士及第。保衡因荐他入相，继刘瞻后任，铎却轻视保衡，议政时常有龃龉。路岩本与保衡联络，嗣因彼此争权，凶终隙末，遂被保衡进谗，出岩为西川节度使。岩出城时，路人争以瓦砾相投，忍不住动起忿来。适值权京兆尹薛能，前来送行，他不禁冷笑道："京兆百姓，劳君抚治，今日我奉命西行，百姓却以瓦石相饯，可谓治绩昭彰了。"薛能答道："宰相出镇，不一而足，府司从未发人防护，人民亦从无瓦砾相加，奈何今日公行，演此恶剧？这还当由公自问，究竟为何取怨人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薛能可谓善言。岩被他一诘，反觉满面怀惭，踉跄而去。及行抵任所，幸值南诏退兵，阖境粗安．还得侥幸无事。先是南诏主酋龙，因安南败退，转寇成都，陷入嘉黎雅三州，成都戒严。亏得西川节度使卢耽，与东川节度使颜庆复，联兵战守，击败蛮兵。将军宋威，复奉诏往援，杀死蛮兵无算，残众夜烧攻具，遁出境外。成都旧无濠堑，颜庆复始筑壅门，掘长濠，植鹿角，设营寨，守备既固，蛮人始不敢进窥。朝廷欲处置路岩，因将卢耽他调，令岩接任。岩好游宴，耽声色，一切政务，俱委任亲吏边咸郭筹。两人相倚为奸，先行后申。岩至都场阅操，边郭侍侧，有所建白，辄默书相示，阅毕焚去，军中相率惊疑，恟恟不安。事为朝廷所闻，乃徙岩改镇荆南。自岩出镇，由礼部尚书刘邺继任，既而于悰复为韦保衡所谮，贬为韶州刺史。悰妻广德公主，系懿宗亲妹，至是随悰赴韶，行必肩舆相并，坐即执住悰带，悰才得保全。悰去后，改用刑部侍郎赵隐为相，上下因循，一年挨过一年，到了咸通十四年正月，懿宗遣敕使诣法门寺，奉迎佛骨，言官多半谏阻，甚且谓宪宗迎入佛骨，遂至宴驾。懿宗道："朕得见佛骨，死亦何恨？"呆极。自春至夏，佛骨始迎至京师，懿宗膜拜甚虔，宰相以下，竞施金帛，乃将佛骨入禁供养，颁诏大赦，过了两月，懿宗竟至患病，服药无效，数日大渐，乃立皇储。未几驾崩，享寿四十一岁，共计在位十四年。小子有诗叹道：

奢淫适启败亡忧，况复流连未肯休。
十四年来浑一梦，令终还是逊天麻。

欲知何人嗣统，试看下回便知。

庞勋以戍卒八百人猝起为乱，徐淮一带，多遭屠毒，迭经唐廷发兵，先后不下十万人，始得荡平叛逆，再见廓清，虽曰成功，唐威已所余无几矣。康承训之将略，原无足称，但奏调朱邪赤心自随，战胜逆寇，不可谓非明于知人。复能招用张玄稔，以盗攻盗、不可谓非善于因敌。徐乱之平，承训之功居多，乃路岩韦保衡，妒功进谗，贬窜恩州，亦曷怪志士灰心，功臣懈体乎？韦保衡本乏相才，徒以尚主隆恩，骤登揆席。懿宗之溺爱不明，已可概见。至同昌一死，惨戮诸医，株连亲族，当时相臣刘瞻，尚为庸中佼佼，乃因一再进谏，致为所诬，流戍万里，冤乎不冤？及葬同昌时，糜费无算，朽骨无知，饰终何益？而宠幸保衡，犹然未衰，妹倩可贬，女夫不可黜，甚至死期将至，犹迎佛骨入都，何其昏愚若是也？史称懿宗在位十四年，无一善可纪。诚哉是言！

第九十一回
曾元裕击斩王仙芝　李克用叛戮段文楚

却说懿宗生有八子，长为魏王佾，次为凉王侹，蜀王佶，威王偘，普王俨，吉王保，寿王杰，最幼为睦王倚，这八子统是后宫所出．不分嫡庶。但据无嫡立长的故例，论将起来，魏王佾应该嗣立。偏是左神策中尉刘行深，右神策中尉韩文约，利立幼君，竟将懿宗第五子普王俨，立为皇太子。俨系王氏所生，年仅十二，母族微贱，全仗那两个典兵的阉竖，佐命定策。阉官立君，成为常例，唐廷实是无人。懿宗已是弥留，还晓得甚么后事。刘韩即矫称遗诏，传位普王。宰相如韦保衡、刘邺、赵隐三人，但知居官食禄，不管甚么继统问题。王铎已经罢职，越觉袖手旁观。至懿宗入殓，普王俨即位柩前，是为僖宗。僖宗母王氏已殁，追尊为皇太后，加谥惠安。进韦保衡为司徒，不到两月，保衡为言官所劾，坐罪免职，贬为贺州刺史。嗣又被人讦发，谓与郭淑妃有暧昧情事，再贬为澄迈令，寻且赐死。路岩罪同时并发，降为新州刺史，就道后又下敕削官，长流儋州，越年亦赐令自尽。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边咸郭筹，亦皆伏诛，另任兵部尚书萧仿同平章事。

过了残腊，改元乾符，关东水旱相寻，民不聊生，翰林学士卢携，请敕令遇荒州县，概停征税，并发义仓赈济贫民。僖宗如言下敕，但不过一纸虚文，有司竟未实行。已而罢同平章事赵隐，进华州刺史裴坦为相，未几坦卒，召还故相刘瞻，令复原职。瞻字几之，祖籍彭城，后徙桂阳，平生清介自持，所得俸禄，悉赡贫乏，家无留储；至被窜驩州，无论远近，莫不称冤。幽州节度使张允伸病殁，由平州刺史张公素接任，公素慕瞻忠直，上疏申枉，乃得移徙康虢二州刺史。僖宗召为刑部尚书，即复任同平章事。长安两市，闻瞻得还都，醵钱雇演百戏，藉表欢迎。瞻特为改期，另由他道入都，受任三月，去烦除弊，政简刑清。同僚刘邺，前曾在韦保衡路岩前，痛词诋瞻，至是恐瞻闻声报复，不免心虚，因邀瞻共饮，尽兴而别。哪知瞻醉后归寓，竟一病不起，遽尔谢世，时人共谓邺有意鸩瞻，不为无据。宣宗以降，朝无贤相，仅得刘瞻一人，清直可风，又为奸党播弄至死，特揭录之，以志余慨。兵部侍郎崔彦昭，继瞻后任，彦昭颇有令名，与萧仿和衷办事．执要不烦，且因刘邺毒死刘瞻，情迹可疑，特上章弹劾，出邺为淮南节度使。翰林学士卢携，与吏部侍郎郑畋，相继入相。四相才略，似非全不足用，怎奈僖宗年少，未化童心，暇时辄与孌僮宠竖，征逐游戏。遇有大臣奏议，往往搁置不理，或且委枢密田令孜处决。令孜是一个小马坊使，读书识字，很有巧思，僖宗在普邸时．已与令孜朝夕相亲，呼为阿父。及即位后，即擢置枢密，倚若股肱。令孜专哄动僖宗欢心，所有僖宗爱嗜的果食，常自去购办，携陈御榻，与僖宗对坐畅饮。且引入内园小儿，侍奉僖宗，击鞠抛球，赏赐万计。僖宗虑府藏空虚，令孜代为划策，劝籍两市商货，悉输内库，遇有陈诉，辄付京兆尹杖毙。僖宗未识民艰，但教库中取用不穷，便好任情挥霍，且从此益宠令孜，加官中尉。小儿最易受骗，况遇阴柔之小人，自然水乳俱融。令孜揽权纳贿，量赂除官，一切黜陟，多不关白。宰相以下，也不敢过问。唐室江山，要在他手中断送了。看官！你想少主童昏，权阉骄恣，人怨沸腾，天变交作，东荒西瘠，饿殍载道，朝廷不加赈，有司不知恤，哪里还能太平呢？

当时西陲不靖，南诏为患，唐廷特调高骈往镇西川，制置蛮事，发兵退敌，擒住蛮酋数十人，修复邛崃关大渡河诸城栅，择要置戍，还算有备无患，全蜀粗安。蜀事用简文带过，与前回笔意相同。只

是边境少宁，内乱迭起，盗贼到处横行，官军不能控御，就中有两大盗魁，最号猖獗：一个是濮州盗王仙芝，一个是冤句盗黄巢。仙芝向贩私盐，出没江湖。巢善骑射，喜任侠，麄读书传，屡试进士科，不得一第，乃与仙芝往来，同做这种贩私行业。仙芝于乾符元年，聚众数千人，揭竿长垣，次年即胁从数万，攻陷濮州曹州。天平军节度使薛崇，出兵往剿，反为所败。巢闻仙芝得利，也纠众起应，剽掠州县，与仙芝同扰山东，此外各处盗贼，都遥与联合，四处侵轶。自山东至淮南，几无宁宇，有诏令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军节度使，分别御盗，剿抚兼施。同平章事萧仿，目击时艰，屡劝僖宗勤政求治。偏为田令孜等所忌，迭加驳斥。萧仿抑郁病终，用吏部尚书李蔚代任，右补阙董禹，谏陈僖宗游畋击球，颇蒙褒赐，嗣因邠宁节度使李侃，为宦官义子，特为假父请赠官阶，禹上疏指驳，语侵宦官。枢密使杨复恭，入宫谗诉，竟贬禹为柳州司马。自是上下壅蔽，内外隔阂。仙芝等寇焰浸炽，进逼沂州，平卢节度使宋威，表请率兵讨贼，乃降敕命威为诸道行营招讨使，凡各镇所遣讨贼将士，均归威节制调遣。威俟诸道兵至，出击仙芝，大杀一阵，毙贼甚多，仙芝遁去。遥传仙芝已死，威即奏称贼渠已歼，尽可无虞，诸道兵悉数遣归，自还青州。百官闻捷，入朝称贺，不意过了三日，仙芝又复出现，转掠阳翟郏城。地方官飞章奏闻。御寇几如儿戏，如何平寇。乃诏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发兵往剿；再令昭义、义成两镇，各发步骑，保护东都宫室；授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出守东都；又敕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选步骑三千，守汝邓要路；邠宁节度使李侃，凤翔节度使令狐綯，选步兵一千，骑兵五百，守陕州潼关。各道将士，本由宋威遣归，欣然就道，偏途次复令赴敌，免不得忿怨交乘，各怀观望。仙芝得由齐入豫，攻陷汝州，执住刺史王镣。镣系王铎从弟，铎正由郑畋推荐，复入为相。罢崔彦昭为太子太傅，一闻王镣被掳，他人没甚惊慌，独王铎非常着急，乃倡议抚盗，赦仙芝罪，且给官阶。仙芝转陷郢复二州，大掠申光舒寿庐通一带，并与黄巢西攻蕲州。王镣尚在贼中，劝仙芝归国拜官，且因蕲州刺史裴渥，为王铎知贡举时所擢进士，彼此交谊相关，特为仙芝致书，浼渥奏保仙芝。无非为免死计。渥敛兵不战，报称如约，即开城迎入仙芝及黄巢等三十余人入城，置酒款待，并赠厚贿，一面拜表奏闻，仙芝与巢，恰也心喜，便谢别出城，驻营待命。未几有敕使到来，授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渥与镣皆向仙芝道贺，仙芝也笑逐颜开。偏黄巢不得一官，勃然大怒，指仙芝道："我与君并立大誓，横行天下。今君独取官而去，试问五千余众，何处安身？"说至此，提起老拳，殴击仙芝。仙芝闪避不及，左额上已遭一击，色青且红，贼众亦附和巢语，群起喧哗。唐廷既欲抚盗，应该为众盗设法，徒官仙芝，不及黄巢等人，糜烂地方，失策孰甚？仙芝为众所逼，只好不受朝命，仍然为盗，大掠蕲州，毁民庐舍。裴渥奔鄂州，敕使奔襄州，王镣仍为贼所拘。贼众三千人归仙芝，二千人归巢，分道驰去。

乾符四年，仙芝陷鄂州，黄巢陷郓州、沂州，再合众并攻宋州。宋威督兵往援，反为所围，幸左威卫上将军张自勉，率忠武军七千名，往救宋州。杀贼二千余人，贼乃解围遁去。宰相王铎、卢携，欲令张自勉归宋威节制，独郑畋谓自勉必不服威，多使疑忌，必致相争，因不肯署奏。铎与携乃自请免职，畋亦请归㶏州养疴，僖宗皆不肯许。铎携两相，复议罢归张自勉，改令张贯为将，令率忠武军七千，隶属宋威。畋又与力争，辩论大廷，一口不能胜两口，乃还草奏牍，再行呈请。略言："王仙芝倡乱，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尝请会师力剿，至今贼党不敢入境。又以本道兵授张自勉，解宋州围，使江淮漕运流通，不入贼手，今遽罢归自勉，易将统兵，使隶宋威，臣见威忌功讳败，所奏多非实迹，崔安潜以兵授人，良将空还，若勍寇忽至，如何支持？臣请分四千人归威，三千人仍令自勉统率，还守本道，庶几战守两全，不分厚薄"云云。卢携仍不以为然。必袒宋威，是何用意。畋又劾威欺罔朝廷，屡致败衄，应早行罢黜，亦不见从。宋威有恃无恐，专务欺上冒功。会值招讨副都监杨复光，遣人招谕仙芝，仙芝遣悍党尚君长等请降。威邀击道中，执住君长等，献入京师，但说是临阵生擒。复光奏系来降，非威

所获，诏令侍御史归仁绍等讯问，始终不能审明。结果是将君长等牵至狗脊岭，一刀一个，枭首了事。仙芝闻朝廷诱降逞暴，越加咆哮，令黄巢寇掠蕲黄，自趋荆南。黄巢为曾元裕所破，回遁濮州。仙芝至荆南城下，正值乾符五年元旦，荆南节度使杨知温，粗擅文学，素不知兵，元日大雪，犹受僚属谒贺，忽闻城外喊杀连天，才知寇众大至，急忙召集将佐，调兵守堵，外城已被捣入，将佐亟围住内城，请知温出督士卒，登陴御贼。知温尚纱帽皂裘，从容赋诗，且夸示群僚。迂腐可笑。将佐知他无用，忙发使至山南东道告急。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悉众赴援。巧有沙陀兵五百骑，留寓襄阳，遂引与俱行。到了荆门，与贼相遇，由沙陀兵纵骑奋击，大破贼党。仙芝闻风生惧，焚掠江陵而去，转至申州，被曾元裕大杀一阵，击毙万人，招降又万人。仙芝自蕲州出掠，沿途胁从，众至七八万，此次丧失二万名，仓皇远窜，荆南解严。

元裕一再报捷，朝廷乃把招讨使的职务，付诸元裕，饬宋威还驻青州，并令张自勉为副使，贬杨知温为郴州司马。又添些迂戌诗料。元裕既握全权，遂与自勉互逐贼众，追至黄梅，四面兜剿，杀毙贼党五万余名。仙芝穷窜无路，被诸军追及，乱刀砍死，斩首以归，尚有党目尚让，为尚君长弟，招集残众，往归黄巢。巢方攻亳州未下，见让到来，当然迎纳。让因推巢为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设官署吏，再陷沂州濮州，分众陷朗州岳州。有诏令曾元裕移屯荆襄，张自勉充东南面行营招讨使，再发河南兵千人赴东都，与宣武昭义军二千人，共卫行宫。遣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为东都应援防遏使，管辖三镇军士，河阳节度使郑延休，领兵三千，屯驻河阴，为东都后援。巢窜突中州，均为所遏，乃遣书于平军，情愿降顺。天平节度使张裼，上书奏闻，诏授巢为右卫将军，令就郓州解甲。哪知巢是个缓兵计，伺官军少懈，即引众渡江，连陷虔吉、饶信等州，顺道入浙。朝议调高骈为镇海节度使，专力防巢，并拟与南诏和亲，暂免西顾忧。

自南诏主酋龙，屡寇西陲，为患几十余年，唐廷屡遣使招抚，终不奉命。至高骈徙镇西川，筑城守堡，稍遏寇氛。骈又因南诏迷信释教，特遣浮屠景仙，南行游说，劝酋龙归附中国，愿与和亲。酋龙颇欲允议，会酋龙病死，子法嗣立，遣使段瑳宝等，往诣岭南，面议和约。亳州刺史辛谠，正调升岭南西道节度使，接见段瑳宝后，即奏称诸道兵共戍邕州，兵饷浩繁，不如与南诏修和，得使边境息肩。朝廷正因内乱蔓延，欲调回戍兵，剿平群盗，乃即从谠议，许和南诏，令将戍兵遣归，但留荆南宣歙数军。已而南诏遣使赵宗政入都，乞请和亲，所赍国书，但给中书省，称弟不称臣。礼部侍郎崔澹等，言南诏骄僭无礼，高骈不达大体，徒遣一僧呫嗫，卑辞诱和，若果从所请，必致贻笑后世。语非不是，但按诸当日情势，安内为先，不应再开外衅。僖宗不能遽决，再令高骈妥议。骈上表与澹等驳辩，有诏委曲谕解，进骈检校司徒，封燕国公，一面遣宰臣再议。卢携主张和亲，郑畋力言不可，携不觉大怒，拂衣起座，袂适触砚，堕地有声。僖宗闻知此事，喟然叹道："大臣相诟，如何仪型四方？"乃将卢、郑两相，一并罢职，改命户部侍郎豆卢瑑，吏部侍郎崔沆，同平章事。宣诏时大风拔木，隐兆不祥，时人已知新任二相，未能令终。伏后文。且南诏事终未定议，但遣赵宗政归国，不加答复，付诸缓图便了。

谁料媮安不安，防乱生乱，大同军又起变端，竟杀死防御使段文楚，推李克用为留后，克用系李国昌子，国昌即朱邪赤心，事见前回。为沙陀副兵马使，出戍蔚州。国昌由大同调镇振武军，会代北荐饥，漕运不继，防御使段文楚减扣军士衣粮，用法亦不免苛峻，以致军士怨谤。沙陀兵马使李尽忠，与牙将康君立、薛志勤、程怀信、李存璋等私议道："今天下大乱，朝廷号令，不能远行，此正英雄立功建业的时期，段使苛暴，不足与议大计，李振武功大官高，名闻天下。子克用勇冠诸军，若经我等推戴，代北唾手可定，我等可共取富贵，岂不甚善？"康君立等同声赞成，乃由君立潜诣蔚州，劝克用起事，立除文楚。克用道："我父现在振武，俟我禀明，举事未迟。"君立道："事在速行，缓即生变，尚何暇千里禀命呢？"克用许诺，遂募得士卒万人，直趋云州。李尽忠闻克用将到，即夜率牙兵，攻入牙城，执住段文

楚及判官柳汉璋等，械系狱中，并遣人送交克用，请为防御留后。克用率众至斗鸡台下，台在城东，设帐屯兵，尽忠即将文楚等，驱至克用营前，克用命军士剐死文楚，并用骑践骸，究竟是狼子野心。乃入城视事，嘱将士表求敕命。朝廷不许，正思诘问李国昌，国昌已表请速除大同防御使，若克用逆命，臣当率本道兵往讨，决不溺爱一子，至负国家。初意却是不错。僖宗以命太仆卿卢简方为大同防御使。克用拒命不纳，乃由朝廷改诏，命卢简方调任振武，李国昌复镇大同。哪知国昌忽然变计，竟撕去制书，杀死监军，与克用合谋为逆，派兵攻宁武及岢岚军。真是出人意表。

是时幽州节度使张公素，为部将李茂勋所逐，代主军务，闻大同军乱，上表荐子可举，具有武略，愿讨大同，且请授可举旌节，自乞息肩。僖宗本欲令他出平代乱，授为幽州节度使，及见他上表陈情，遂悉从所请，令可举代父统军，与昭义节度使李钧，合兵讨国昌父子。可举复约吐谷浑酋长赫连铎白义诚，沙陀酋长安庆，萨葛酋长米海万，联兵夹攻。赫连铎饶有勇力，兼程急进，直趋振武。国昌猝不及防，被铎攻入，慌忙挈骑兵五百，遁往云州。云州闭城不纳，乃转奔蔚州。铎取得振武军资械，追国昌至云州，乘势入城，复闻克用屯兵新城，即引兵万人往击，三日不能下。国昌自蔚州往援，铎乃引退，朝廷再命河东宣慰使崔季康为河东节度使，兼代北行营招讨使，与李可举、赫连铎部众，共讨沙陀。可举与铎，会兵攻蔚州。李国昌率众抵敌，相持未下。克用却独领一队，趋遮虏城，拒击李钧。钧方与崔季康军，共至洪谷，天适大雪，士卒相继冻仆。不防克用杀到，冲入官军队里，沙陀铁骑，本是勇悍，更兼生长沙漠，索性耐寒，任他大雪飘飘，越发精神健旺。那河东昭义两镇兵士，又冻又馁，如何招架得住？拚命乱逃。季康押着后队，还得侥幸逃生，钧在前驱，竟战死乱军中。小子有诗叹道：

国乱纷纷太不平，强藩逐鹿擅行兵。
可怜大将无才略，枉向沙场把命倾。

两镇兵败，沙陀兵气焰益盛，遂长驱入雁门关。欲知后事，且阅下回。

读此回而已知唐之将亡。亡唐者非他，一田令孜足以尽之，内而宰相，外而寇盗，犹不足责也。僖宗年少嗣统，非得老成夹辅，不足致治，乃独宠任田令孜，导之游狎，厚赋敛，贪货贿，天怒于上而不之知，人怨于下而不之问。王黄二盗，乘势揭竿，朝廷议剿议抚，茫无定见，一二贤相，复被佞幸摧抑至死，国家宁尚有豸乎，宋威老而贪功，欺君罔上，不加斥逐，卒至寇势日炽，迨改任曾元裕，始得击斩仙芝，一盗虽殄，一盗犹存，祸本固尚未芟也。李国昌父子，复起代北，叛命不臣，南顾多忧，何堪再遇北寇，中原抢攘无虚日，而皇纲从此扫地，故观于此而已可知唐之将亡。

第九十二回
镇淮南高骈纵寇　入关中黄巢称尊

却说李克用乘胜长驱，入雁门关，进寇忻代二州，时已为僖宗七年，新改元为广明元年，忻代刺史，乘城把守，幸免陷没。克用转逼晋阳，攻入太谷．诏遣汝州防御使诸葛爽，率宁都防御兵往救河东，再命太仆卿李琢为蔚朔等州招讨都统。琢系前西平王李晟孙，治军严整，奉诏启行，率兵万人至代州，与幽州节度使李可举，吐谷浑都督赫连铎，共讨克用。克用遣部将高文集守朔州，自率众拒李可举。铎遣辩士入朔州城，劝文集归国，文集被他感动，遂执克用将傅文达，与沙陀酋长李友金，同降李琢，开城延纳官军。克用闻文集降唐，顿时大忿，即引兵还击可举，遣行军司马韩玄绍，邀击药儿岭。岭路很是崎岖，玄绍三伏以待，克用乘怒前来，到了岭旁，天色将晚，将士请择险驻营，休息一宵。克用怒道："我恨不得今夜踏平朔州，哪里还有闲工夫在此休息。"忿兵必败。将士不好违令，只好策马前进。沿途七高八低，昏黑莫辨，蓦听得一声号炮，有一彪人马突杀出来，冲动沙陀兵。克用尚自恃骁勇，持着一支长槊，当先开路，左挑右拨，把官军驱开两旁，麾兵急进。官兵也不紧追，但慢慢儿随着后面。克用不暇后顾，一味前闯，天色越昏，岭路越仄，号炮声接连又震，岭上岭下，均有官军杀到，口口声声，要捉克用。克用到此，也不禁慌乱起来，自思逃命要紧，只好易骑为步，尽把所有健马，塞住两旁，单剩一条血路，狂奔而去。至官军挑开战马，来杀克用，他已走得甚远，但把他部将李尽忠、程怀信等，一阵剁死，并杀毙沙陀兵万余人。收拾悍骑，最好在狭路中。克用虽逃得性命，人马均已丧尽，狼狈奔至蔚州，正值李琢、赫连铎，合军杀败国昌，父子相见，好似哑子吃黄连，说不出的苦楚。自知蔚州难守，索性弃城北走，遁往鞑靼去了。

李琢、李可举等，连章告捷，有诏加可举兼侍中，徙琢镇河阳，授铎云州刺史，兼大同军防御使，白义诚为蔚州刺史，米海万为朔州刺史。铎闻国昌父子，遁往鞑靼，特派人入鞑靼部，啗以金帛，索交逃犯，鞑靼系靺鞨别部，素居阴山，专以游猎为生，克用入鞑靼后，常与番酋游畋，就木叶中置着马鞭，或悬针为的，射无不中，番酋统惊为神技。又常置酒共饮，饮至半酣，克用拊髀叹道："我得罪天子，无从效忠，今黄巢扰攘中原，必为大患。若天子肯赦我罪，得与公等南向，杀贼立功，岂非一大快事，人生几何，怎可老死沙碛，没世无称呢？"此子亦有悔意么？鞑靼颇服他豪爽，且知无留意，乃谢绝铎使，仍令他父子寓居。事有凑巧，那大盗黄巢，由北而南，复由南而北，杀人如麻，占夺两都，于是亡命外域的李克用，复得遇赦归国，为唐立功。说来又是话长，待小子演述出来。

先是黄巢渡江南下，窜入浙东，中原稍舒盗患。平卢节度使宋威病死，由曾元裕接任，东都亦已解严，只东南各道，渐渐吃紧。镇海节度使高骈，令部将张璘梁缵，分道讨巢，连败巢众，收降贼将秦彦毕、师铎、李罕之等；还有仙芝余党曹师雄，寇掠两浙州县，杭州募兵使都将董昌等，随处抵御，昌部下有临安人钱祀，勇敢著名，屡摧贼党，积功至兵马使。钱镠事始此。两浙少安。巢由浙赴闽，开山路七百余里，袭击福州，观察使韦岫，仓皇失措，弃城出走，眼见得一座闽城，为巢所据。巢贻浙东观察使崔祀，广州节度使李迢书，求为天平节度使，二人均为奏请，朝廷不许，僖宗以巢要索无状，深以为忧。王铎入奏道："臣久居相位，不能不分陛下忧，抱愧滋甚，愿出

督诸将，剿平逆贼。”僖宗甚喜，即命铎以宰相出镇荆南，兼南面行营招讨都统。铎复奏调泰宁节度使李系为副使。系为李晟曾孙，徒具口才，实无勇略，铎因他系出将门，特请为行营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令率精兵五万，出屯潭州，截阻岭北要路。巢又自己上表，乞授广州节度使。僖宗命大臣会议，俱未能决。时于悰早已还都，受任为左仆射，独上言广州滨海，为市舶宝货所集，岂可畀贼？乃由群臣议定，只许除巢为卫率府率，卫率府率系护卫东宫，执掌兵仗羽卫，不过一个微员。看官试想：这野心勃勃的黄巢，岂肯降心下气，受此微职么？当下由朝廷颁给告身，巢掷置地上，大骂执政，且愤愤道：“唐廷不给我广州，难道我不能往取么？”随即鼓众至广州，四面架梯，扒城而入。执住节度使李迢，逼使草表，令代掌节钺，迢慨然道：“我世受国恩，腕可断，表不可草。”还算硬汉。巢即拔刀割迢两臂，并截迢头，且分众转掠岭南州县。岭南素多瘴疠，巢众四处侵扰，不免传染，日死数人，徒党劝巢北还，共图大事。巢乃自桂州编筏，顺道湘江，经过衡、永二州，直抵潭州。李系不敢出战，吓做一团，巢即日攻陷，大杀戍兵，独系跳身走免，奔往朗州。脚生得长，却也是一种技艺。巢党尚让，乘胜进逼江陵，众号五十万，江陵兵不满万人，王铎料知难守，托词至山东南道，往会节度使刘巨容，联兵拒巢，但留部将刘汉宏居守，竟率众趋襄阳。未见一敌，即已趋避，好一个大都统。汉宏手下，不过三千兵士，多半羸弱无用，索性弃官为盗，焚掠江陵，满载而去。一个乖似一个。士民都逃窜山谷，天适大雪，僵尸满野，过了旬日，尚让始至，据住江陵，汉宏籍隶兖州，归里后复出掠中原，为各道兵所攻，始再投诚，这且休表。

且说黄巢闻尚让得胜，王铎北遁，遂进兵趋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曹全晸同至荆门御贼，巨容伏兵林中，诱贼入伏，四起奋击，贼众大溃，十成中伤亡七八成。巢渡江东走，或劝巨容急追勿失，巨容叹道：“国家专事负人，事急乃不爱官赏，稍得安宁，即弃如敝屣，或反得罪，不若纵贼远飏，还可使我辈图功哩。”负功固朝廷之咎，但既为将帅，何得纵寇殃民？巨容之言大误。遂按兵不追，全晸却不肯舍贼，渡江追击，途次接得朝命，令泰宁都将段彦模代为招讨使，于是全晸亦怏怏而还。唐廷以王铎无功，降为太子宾客分司，又进卢携同平章事，携尚荐高骈才，说他能平黄巢，骈将张璘，屡破巢众，僖宗以携为知人，所以复用。且调骈为淮南节度使，兼充盐铁转运使，内官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户及胡商货财，骈独上言道：“天下盗贼蜂起，皆为饥寒所迫，只有富户胡商，尚未至此，不宜再令饥寒，驱使为盗。”僖宗乃止。

原来僖宗游戏无度，赏赐无节，左拾遗侯昌业，尝上疏极谏，且斥田令孜导上为非，将危社稷。一番危言笃论，反惹得僖宗怒起，竟召昌业至内侍省，赐令自尽。嗣是越加游荡，凡骑射剑槊法算，以及音律蒱博，皆加意研习，务求精妙。最喜蹴踘斗鸡，且与诸王赌鹅，鹅一头值五十缗；尤善击球，常语优人石野猪道：“朕若应试击球进士，必得状元。”野猪答道：“若遇尧舜做礼部侍郎，恐陛下亦不免驳放。”石优颇知谲谏。僖宗一笑而罢。惟是本性难移，始终不改，更可笑的是击球赌彩，得胜即选，简放几个边疆大臣出来。中尉田令孜，本姓陈氏，冒宦官姓为田，有兄陈敬暄，尝业饼师，自令孜得宠，敬暄连类升官，得封神策将军。令孜见关东群盗，势日鸱张，阴为幸蜀计，特荐敬暄及私党杨师立、王勖、罗元杲三人，出镇蜀中。僖宗令四人击球赌胜，敬暄得第一筹，即授西川节度使；次为师立，命镇东川；又次为勖，命镇兴元；元杲最劣，不得迁擢。这种制度，旷古无闻。这等擅长击球的人物，叫他如何治民？眼见得川陕百姓，活遭晦气。惟任郑从谠为河东节度使，尚算得人。先是河东军乱，戕杀节度使崔季康，僖宗令宰相李蔚，出镇河东，即用吏部尚书郑从谠，代蔚为相，蔚戡定河东乱事，整缮军行，朝旨又将蔚罢去，改命康传圭接手。传圭阘茸无能，无术驭众，又被军士杀死，置帅如奕棋，安得不乱？乃派从谠为河东节度使。从谠外和内刚，多谋善断，遇有将士谋乱，辄能预知，先事除去。部将张彦球，亦预乱谋，从谠爱他智勇，且知他事出胁从，特召入慰谕，涕泣与谈。彦球不禁感服，愿为效死，乃委以兵柄，并奏用王

调、刘崇、龟崇鲁、赵崇为参佐。均系一时名士，时人号为小朝廷。

同平章事卢携，因河北粗安，只有江南一带，为巢蹂躏，特荐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骈既接诏，乃传檄征各道兵马，且就近招募丁壮，得兵七万，威望大振。部将张璘，渡江击贼，屡破巢军，降贼将王重霸、常宏。巢自饶州退保信州，被璘追至城下，督兵猛攻，巢卒多死。巢乃用金帛赂璘，且致书高骈，悔过乞降，求骈代为保奏。骈欲诱巢前来，复称如约。适昭义感化义武等军，俱至淮南，骈恐各军分功，奏称贼已穷蹙，即可平定，不烦诸道相助，尽将各军遣归。哪知巢刁滑得很，竟向骈告绝请战。骈再促璘进剿，被巢用埋伏计，将璘击死。巢势复振，分兵陷睦婺两州，再入宣州，自督众渡江北趋，围攻天长六合，气焰甚盛。淮南将毕师铎谏骈道："朝廷倚公为安危，今黄巢率致十万众，乘胜长驱，若不据险邀击，令得逾淮而东，必为大患，"骈以张璘已死，诸道兵又复遣还，自思力未能制，不敢出兵，且上表告急。有诏责骈误事，骈遂称风痹，不复出战。诏发河南诸道兵出戍溵水，并敕泰宁节度使齐克让屯兵汝州，备御黄巢。忠武节度使薛能，遣牙将秦宗权助戍蔡州，又令大将周岌，引兵赴溵水驻扎。会徐州亦派兵三千，至溵水镇守，道过许州，向能索饷，经能好言劝慰，并加厚待，方得免乱。不意周岌闻乱趋还，夜至城下，袭杀徐卒，且怨能厚待外兵，索性入城逐能，能竟死乱兵手中，岌遂自称留后，表称薛能为徐卒所戕，自率兵还城靖难，朝廷亦不暇查究，即令岌继任忠武节度使。秦宗权到了蔡州，亦将刺史逐去，自掌州事。周岌又表荐宗权为蔡州刺史，亦邀批准。周岌秦宗权同恶相济，唐廷处置愦愦，无怪乱端迭起。齐克让恐为岌所袭，引还兖州，诸道兵到了溵水，闻许州不靖，亦皆散去。黄巢遂得率众渡淮，经过颍宋徐亳一带，沿途无犯，惟略取丁壮，充作部兵。自称天补大将军，移牒各道，劝他各守城寨，勿得撄锋，本将军将入东都，顺道至京师问罪，与众无预云云。齐克让得此牒文，飞章上奏，僖宗大惊，急召宰相等入议。卢携称疾不至，豆卢瑑崔沆请发关内兵及神策军守潼关，田令孜独倡议幸蜀，且举玄宗故事为证。别事应从祖制，此事应从祖制么？豆卢瑑亦附和一词，僖宗不禁泣下，徐语令孜道："卿且为朕发兵守潼关。"令孜荐左军骑将张承范，右军步将王师会，左军兵马使赵珂，材可大用。僖宗召见三人，即授承范为兵马先锋使，兼把截潼关制置使，师会为制置关塞粮料使，珂为勾当寨栅使。三人拜谢出朝，僖宗复特简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等使，阿父原宜重用，可惜断送祖基。以飞龙使杨复恭为副。兵尚未出，东都已陷，原来东都留守刘允章，并不拒战，一俟黄巢入境，即派人恭迎，开城出谒，巢喜溢眉宇，入城劳问，恰也假仁假义，揭榜安民，禁止部下掳掠，闾里晏然。

齐克让忙上表告急，奏称黄巢已入东都，臣收军退守潼关，乞速发资粮及援兵。僖宗亟命张承范等，挑选两神策军弓弩手，得二千八百人，率赴潼关。看官试想两神策军，多是富家子弟，厚贿宦官，隶名军籍，平时鲜衣怒马，从未经过战仗。一闻出征命令，害得父子聚泣，妻妾牵襟，没奈何取出私资，专雇坊市贫民，顶替出去。这种受雇的人夫，晓得甚么战斗？只为了若干银钱，勉强充选。承范点齐兵数，入朝辞行，僖宗御章信门楼，亲自慰遣。承范进言道："黄巢拥数十万众，鼓行西来，锋不可当。齐克让只率饥卒万人，依托关下，今遣臣率二千余人，往屯关上。兵力未足，馈饷不继，臣实觉寒心，还望陛下速促诸道精兵，指日来援，或尚可勉强保守哩。"承范不足为将，但语恰甚是。僖宗道："卿等且行！朕自当促兵进援。"承范与师会出赴潼关，偕齐克让驻军数日，未见饷运到来，援兵亦无一至，很是焦急。那黄巢军却漫山遍野，疾驱而来，呼喊声达数十里。克让出军接战，倒也拼命相争，自午至酉，士卒饥甚，枵腹如何杀贼；顿时溃散。克让走入关中，关左有谷，平时禁人往来，专榷征税，叫作禁阬，官军仓猝忘守，溃兵自谷趋入，贼亦随进，夹攻潼关。承范尽散辎囊，分给士卒，令他拒守，一面飞表告急，催兵及饷，且有谏阻西巡等语。怎奈兵饷未来，贼众猛扑，勉力固守一日，箭已射尽，贼不少却。且驱民填堑，积尸堑间，由贼

践尸逾越，纵火焚关，楼俱被毁。承范所率二千余人，本是不耐久战，况经此眉急，自然弃械逃生。有一日可支，还是难得。师会自杀，承范易服走还，克让早已远去。黄巢入潼关，转陷华州，留党目乔钤居守，自率众趋长安。唐廷迭接警报，非常惊惶，不得已颁下诏敕，授巢为天平节度使，令他即日莅镇。此时巢已痴心为帝，哪里还肯受命？当然拒绝。僖宗急得没法，日召宰相等议事。卢携屡次不赴，乃贬携为太子宾客分司，另授尚书左丞王徽，户部侍郎裴澈，同平章事。会承范逃回都中，报称潼关失守状，田守孜恐僖宗见责，独归咎卢携，携仰药自杀。僖宗至南郊祈天，默求神佑。何必如此，还是击球有趣。及还朝议政，忽由田令孜入报道："贼众来了，陛下不如幸蜀罢！"僖宗大惊道："有这般事么？"令孜又道："臣已召集神策兵五百人护驾，请陛下赶即启行。"僖宗被他一吓，慌忙返宫，但挈得妃嫔三人，与福、穆、潭、寿四王，寿王即昭宗，余俱无考。踉跄趋出，当由令孜接着，指麾神策兵五百名，拥驾西行，出金光门而去。

看官道贼众入京，如何这般迅速？原来令孜召募新军，统是裘马鲜明，适有凤翔博野援兵，来至渭桥，见新军如此华丽，不禁大怒道："若辈有甚功劳，反令我辈冻馁！"遂掠夺新军衣服，出为贼众向导，亟趁京师。京中无主，军士及坊市人民，竞入府库，盗取金帛。百官始知车驾西行，有几个出城追去，余多手足失措，不知所为。到了日晡，黄巢前锋将柴存入都，金吾将军张直方，与群臣迎贼灞上，巢乘黄金舆，戎服兜鍪，昂然直入，徒党皆华帻绣袍，乘着铜舆，随在后面，骑士数十万，多半被发执兵，紧紧跟着。所有辎重，自东都至京师，千里相属，都民夹道聚观，贼众见他衣衫褴褛，便分给金帛，且由尚让晓示道："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为李唐不爱尔曹，尔曹但安居无恐！"人民颇相率欢呼。及巢入春明门，升太极殿，有宫女数千人迎谒，拜称黄王。这是浊乱宫闱之报。巢大喜道："这真是天意了。"遂派党目守住宫廷，自己出居田令孜宅，还不过自称将军，申明军律，约束徒众。过了数日，贼党渐渐恣肆，四处骚扰，既而焚掠都市，杀人满街，见有富家贵阀，越觉逞情搜掠，任意淫戮。做官发财者其听之。巢亦不能禁止，嗣见劝进文牍，联翩递入，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大杀唐家宗室，至无噍类。于是挈眷入宫，自称大齐皇帝，即位含元殿，画皂缯为衮衣，击战鼓数百，权代乐音，列长剑大刀为卫，大赦天下，改元金统。凡唐官三品以上，悉令罢职，四品以下守官如故。因自陈符命，谓："广明二字，隐光瑞谶，唐去丑口，易一黄字，见得黄当代唐，明字是日月相拼，黄家日月，一览可知。"又黄为土金所生，因号金统。立妻曹氏为皇后，拜尚让、赵璋、崔璆、杨希古为宰相，郑汉璋为御史中丞，李俦，黄谔、尚儒为尚书，孟楷、盖洪为左右仆射，王播为京兆尹，许建、米实、刘塘、朱温、张全、彭攒、季逵等为诸将军。朱温砀山人，少孤且贫，与兄存昱依萧县刘崇家，崇常加侮辱，崇母独申戒道："朱三非常人，汝等宜优待为是。"后来温入巢党，遂为巢将，朱温将篡唐为帝，故特别表明。巢命温屯东渭桥，守御唐师。又征召唐室大臣，令诣赵璋处报名，仍复原官。大臣多不敢出报，乃大索里闾。宰相豆卢瑑崔沆等，避匿张直方家，直方已为巢臣，惟友情尚笃，所以容纳公卿，藏匿复壁，不料被巢察觉，发兵攻入，搜得豆卢瑑、崔沆等数人，一并枭斩，连直方亦被诛夷。谁叫他首先迎贼。将作监郑綦，库部郎中郑系，义不从贼，举家自杀。贼发卢携尸，戮诸市曹。左仆射于悰，右仆射刘邺，太子少师裴谂，御史中丞赵濛，刑部侍郎李汤，匿居民间，都被搜斩。于悰妻广德公主，见悰被杀，执住贼刃，慨然道："我是唐室女，誓与于仆射同死。"贼不加诘问，抽刀砍去，可怜一位贤德公主，也随于驸马同逝黄泉。小子有诗赞道：

巾帼犹知不惜生，殉夫殉国两成名。
长安不少名门女，谁及当时公主贞？

巢既僭号长安，且遣尚让等寇凤翔，追赶僖宗，欲知僖宗蒙尘情状，待至下回再详。

黄巢渡江而南，中原已经解严，北方可稍纾寇患，所赖高骈一人，镇守淮南，截住寇踪。骈将张璘，勇冠一时，屡破贼众，假使巢在饶信时，骈率诸道兵，戮力攻巢，则巢易就擒，大盗可立平矣。奈何堕巢诡计，兼起私心，遣归外兵，致

丧良将，后且逍遥河上，任贼长驱。故刘巨容之纵寇，已不胜诛，骈身膺都统，误国若是，罪不较巨容为尤甚乎？巢渡淮入关，如入无人之境，僖宗但恃一田令孜，而令孜尤为误国大蠹，倡议幸蜀，仓皇出走，卒致逆巢入都，僭号称尊，宗室尤噍类，都市成灰烬，谁为厉阶，酿成此劫乎？故观于黄巢之乱，而益叹僖宗之不明。

第九十三回
奔成都误宠权阉　复长安追歼大盗

却说田令孜拥驾西行，日夜奔驰，不遑休息。趋至骆谷，适郑畋出镇凤翔，迎谒道左，请僖宗留跸讨贼。僖宗道："朕不欲密迩巨寇，且西幸兴元，征兵规复，卿可纠合邻道，勉立大功。"畋知僖宗不肯留跸，乃启奏道："道路梗涩，奏报难通，陛下委臣恢复，还请假臣兵权，便宜从事。"僖宗允诺，住了一宵，复启跸向兴元进发。畋送至十里外而还，乃召集将佐，会议拒贼，将佐齐声道："贼势方炽，且徐俟兵集，再图恢复。"畋勃然道："诸君欲畋臣贼么？"道言未绝，气向上冲，晕仆地上。经将佐扶救入寝，用药灌饮，好多时才得苏醒，但身子不能动弹，口亦不能出声，只是涕泣交下，忠义可敬。将佐见畋情状，不禁天良发现，愿效驱驰。畋用手点额，且麾令暂退。次日将佐等复入问疾，畋尚未能言，将佐叹息而出。忽由监军袁敬柔，召将佐会议，将佐应召而往，但见监军陪着一位贼使，盛筵相待，音乐铿锵，大家不胜惊愕。那袁敬柔恰宣言道："现在新天子颁下赦书，我等理应申谢，只因节使风痹，由我代为署名，草呈谢表。"说到表字，将佐忽发哭声，霎时间泪洒一堂。贼使惊问何故？幕宾孙储道："节使风痹，不能延客，所以大众生悲呢。"贼使亦觉扫兴，宴毕即去。当有人报知郑畋。畋跃起床上，不觉发言道："人心尚未厌唐，贼从此授首了。"前此不言，恐系做作，但借此感励将士，虽诈亦忠。遂刺指出血，写就表文，遣亲将赍诣行在，再召将佐喻以顺逆，众皆听命，复歃血与盟，然后完城堑，缮器械，训士卒，密约邻道，合兵讨贼。有声有色。

各道兵慕义向风，依次趋集。尚有禁军分镇关中，不下数万人，亦皆响应，来会凤翔。畋散财犒众，士气大振。巢相尚让，率众往攻，由畋将宋文通带领各军，一鼓杀退。让败归报巢，巢再遣部将王晖，赍书招畋，畋扯碎来书，杀死王晖，又令子凝绩报捷行在。僖宗早至兴元，诏令诸道出兵，收复京师。义成节度使王处存，涕泣入援，且遣千人从间道赴兴元，扈卫车驾。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本已向巢通款，巢遣使征发，几无虚日。重荣语众道："我本思屈节纾患，哪知反苦我吏民，此贼不除，如何得安？"乃将巢使一并杀死，整兵拒贼。巢遣朱温进攻，经重荣慷慨誓师，大破温众，夺得粮仗四十余船，遂遣使与王处存结盟，引兵出屯渭北，一面向行在告捷。僖宗在兴元过了残年，越年元旦，改广明二年为中和元年，从官因捷书屡至，相率庆贺。僖宗欲驻驾兴元，静俟规复，偏田令孜以储峙不丰，坚劝僖宗幸蜀。西川节度使陈敬暄，亦遣步骑三千奉迎，僖宗乃转趋成都，由敬暄迎入城中，借府舍为行宫。会兵部侍郎萧遘，及太子宾客分司王铎，先后驰抵行在，僖宗俱命为同平章事。裴澈由贼中自拔来归，亦得官兵部尚书。且恐南诏乘隙入寇，遣使招抚，愿与和亲。更命高骈为东面都统，促使讨巢。还要用他。加河东节度使郑从谠兼侍中，守前行营招讨使，特任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所有蕃汉将士，赴难有功，悉听畋墨敕除官。畋奏调泾原节度使程宗楚为副都统，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为行营司马，传檄四方，征兵讨贼。

黄巢再遣尚让，率众五万，进寇凤翔，畋使唐弘夫伏兵要害，自督兵数千人，出阵高冈，多张旗帜，诱贼来攻。贼本书生视畋，料无将略，更见他据冈列阵，适犯兵忌，遂贪功竞进，鼓行而前。群贼争先恐后，无复行伍，趋至龙尾陂，被弘夫横击而出，冲断贼兵。贼众前后不及顾，彼此不相救，正觉得心慌意乱，招架为难。畋又麾兵

趋下，奋呼杀贼。贼腹背受敌，且不知畋军多寡，总道有无数雄师，覆压下来，顿时东奔西窜，情急求生。哪知逃得越快，死得越多，凌藉了半日余，把头颅抛去了二万多颗。尚让仓皇走脱，遁归长安。

唐弘夫得此大胜，遂由程宗楚、唐弘夫等，追贼至都，且檄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义成节度使王处存，权知夏绥节度使拓跋思恭，并为后应。大家兴高采烈，趋集长安城下。尚让已经入城，报知黄巢，巢闻官军大至，无心固守，即率众东走，程宗楚自延秋门杀入，唐弘夫继进，王处存也率锐卒五千，鱼贯入城，坊市人民，欢呼出迎，或取瓦砾击贼，或拾箭械奉给官军，不到一夕，已是全京恢复，无一贼兵。宗楚恐诸将分功，不欲通报外军，但令军士释甲，就宿第舍。军士尚未肯安枕，掠取金帛妓妾，恣意图欢。王处存令部兵首系白巾为号，坊市无赖少年，也模仿军装，冒充名号，掠夺良民。却是自己寻死。贼众露宿灞上，诇知官军不整，且无后军相继，即引兵还袭，掩入都门。宗楚、弘夫，未曾防备，蓦闻贼众又至，仓猝出战。军士方挟金帛，拥妓妾，分居取乐，一时不及调集。可怜宗楚、弘夫二人，手下只有数百名士卒，不值贼众一扫，两人亦相继阵亡。贪功丧躯，可作殷鉴。王处存急召集部众，出城还营。黄巢复入长安，恨人民迎纳官军，纵兵屠杀，流血成川，他却取出一个新名目，叫作洗城。各道官军闻报，一并退去，贼势益炽，上巢尊号，称为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

代北监军陈景思，方率沙陀酋长李友金等，入援京师，到了绛州，将要渡河，绛州刺史瞿稹，亦沙陀人，迎白景思道："贼势方盛，未可轻进，不若且还代北，募兵数万，方可进行。"景思乃与稹同还雁门，招兵勤王，逾旬得三万人，统是北方杂胡，犷悍暴横，稹与友金不能制。友金系李克用族父，欲乘此召还克用父子，即劝景思拜表奏功，请赦克用父子罪，令他入统代北军士，立功赎愆。景思依言代奏，有诏依议。友金遂率五百骑士，赍诏至鞑靼，赦还克用父子。克用甚喜，即率鞑靼诸部万人，入屯雁门。克用移牒河东，说是奉诏讨巢，令招讨使郑从谠，具给资粮，一面进兵汾东。从谠恐克用尚有异心，特闭城设备，不应所请。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与从谠相见。从谠乃登城与语，许给钱米，待克用退去，遣人运给钱千缗米千斛，克用意尚未足，还陷忻代二州，遂在代州留驻，按兵不发。东面都统高骈，虽出屯东塘，移檄讨贼，但也口是心非，迁延观望。郑畋自宗楚等丧师长安，声威挫失，僖宗加封司空，兼同平章事，都统如故，仍令他锐图恢复，怎奈畋有志未逮，徒唤奈何！

忠武节度使周岌，已奉表降巢，监军杨复光，颇具忠忱，与岌常有违言，一日，岌正夜宴，邀杨预席。左右进言道："周为贼臣，恐不利监军，不如勿往！"复光摇首道："事已如此，义不苟全。"即毅然前往，入席与饮。酒至半酣，岌语及唐事。复光泣下，良久与语道："大丈夫感恩图报，见义勇为，公自匹夫为公侯，奈何舍十八叶天子，甘心臣贼呢？"岌亦忍不住泪，徐徐答道："我不能独力拒贼，所以阳奉阴违，今日召公，正为此事。"复光立即起座，沥酒与盟，难得有此义阉。且因巢使方去，即遣养子守亮，追往驿馆，杀毙巢使。当下出召兵士，调集三千人，亲自带领，径诣蔡州。蔡州刺史秦宗权，素来跋扈，不从岌命。复光入城，勉以大义，宗权也觉心折，遣将王淑率兵三千，随复光往击邓州。邓州正为巢将朱温所陷，所以引兵急攻，王淑虽然从行，途次一再逗挠，被复光数罪处斩，并有淑众。乃再召忠武牙将鹿晏弘、晋晖、王建、韩建、张造、李师泰、庞从等至军，进破朱温，攻克邓州，逐北至蓝桥，方收军还镇。王建事始此。黄巢遣党目王玫为邠宁节度使，邠州镇将朱玫起兵诛贼，推别将李重古为节度使，自率部众讨巢，出屯兴平，与巢将王播接战，失利而退，返屯奉天。为下文谋逆伏案。

僖宗寓居成都，已是半年，因各道军胜负不一，终未能规复长安，他也不免焦烦。但终信任一田令孜，令为行在都指挥处置使，又由令孜倚畀陈敬暄，拜他为相。敬暄奏遣西川左黄头军使李鋋，往讨黄巢。还有右使郭琪，留卫成都，令孜犒赏扈驾诸军，尝从优给，独不及西川军。琪因诱众作乱，焚掠坊市，令孜奉僖宗保东城，闭门登楼，命诸军击琪。琪突围夜走，渡江奔广陵，往

依高骈。令孜骄横益甚，蔑视宰相，所有军国大事，俱由令孜处决，宰相不得与闻。先是宦官权重，分宫廷为南北两司，北司属内侍，南司属宰相，两权分峙，及令孜专政，北司权过南司。左拾遗孟昭图痛心阉祸，愤然上疏，略云：

治安之代，遐迩犹应同心；多难之时，中外尤当一体。去冬车驾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为贼所屠，独北司平善。前夕黄头军作乱，陛下独与田令孜及诸内臣，闭城登楼，并不召宰相入商，翌日亦不闻宣慰朝臣，臣备位谏官，至今未知圣躬安否，况疏冗乎？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尽可信，南司未必尽无用，岂天子与宰相，了无关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复之期，尚劳宸虑。尸禄之士，得以宴安。臣躬被宠荣，职司补兖，虽遂事不谏，而来者可追，还愿陛下熟察！

这疏呈将进去，田令孜屏匿不奏，反矫诏贬昭图为嘉州司户。昭图去后，又遣人挤溺蟆颐津，一道忠魂，竟归水窟。足令阅者发指。自是天愈怒，人愈乱，靖陵雨血，河东霜杀禾，流星如织，或大如杯碗，陨落成都，这是天怒的见端。至若乱端蜂起，更不胜述，最关紧要的是感化军牙将时溥，逐杀节度使支祥，纳赂令孜，即颁诏令溥为留后。寿州屠夫王绪．与妹夫刘行全，聚众五百，也居然倡乱，盗据寿州，转陷光州。秦宗权反保奏他为光州刺史，固始县佐王潮及弟审邽、审知，皆以材气知名，愿为绪用。屠狗果出英雄，居然高坐黄堂，驱使名士。王潮事始此。就是凤翔节度使，兼京城四面诸营的郑司空，也为行军司马李昌言所围。郑畋登城诘问，众皆下马罗拜道："相公原不负我曹，但粮馈不继，饥寒交迫，不得已出此一举。"畋叹息道："汝等愿从司马，司马若能戢兵爱民，为国灭贼，我情愿让主军务，但望司马勿负我言。"昌言许诺，畋即开城自去，奔赴行在。畋亦如此，大杀风景。诏降畋为太子少傅分司，授李昌言凤翔节度使，时溥为感化节度使，令讨黄巢，且屡促高骈进兵。

骈与镇海节度使周宝，同出神策军，相待如兄弟，及封壤相邻，屡争细故，遂与有隙。骈檄宝入援，宝知骈无真意，亦不应召，骈遂表称宝将为患，不便离镇，竟罢兵还府。首相王铎，闻骈无心讨贼，乃发愤请行，泣涕面奏。僖宗乃命铎为诸道行营都统，权知义成节度使，得便宜行事，罢高骈都统职衔，但领盐铁转运使。中和二年正月，王铎自成都启行，奏举太子少师崔安潜为副都统，忠武节度使周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为左右司马，河阳节度使诸葛爽，宣武节度使康实为先锋使，感化节度使时溥，为催遣纲运租赋防遏使，右神策观军容使西门思恭，为诸道行营都监。又令义成节度使王处存，鄜延节度使李孝昌，夏绥节度使拓跋思恭，为京城东西北三面都统，授杨复光为左骁卫上将军，兼南面行营都监使，且赐号夏州军为定难军，鄜坊军为保大军，共趋关中，行在一方面，复命郑畋为司空，兼同平章事。畋等议撤去高骈盐铁转运使，但加给侍中虚衔，以示笼络。骈既失兵柄，又解利权，遂攘袂大诟，上表诋毁朝廷。僖宗令畋草诏切责，骈因与朝廷决绝，不通贡赋。

王铎会同诸道兵马，进逼黄巢。巢将朱温，方署同华防御使，屡向巢请兵，捍御河中。巢因官军四逼，粮匮兵空，急切无从调遣。温知巢势日蹙，变计归唐，遂向王重荣通款，杀死监军严实，举州归降。重荣申告王铎，铎令温署同华节度使，且替温奏乞官阶。有诏授温为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全忠。种一绝大祸根。是时各道兵皆趋集关中，惟平卢不至，平卢节度使安师儒，为牙将王敬武所逐，自称留后，奉款附巢。王铎遣判官张浚往说道："人生应先晓逆顺，次知利害。黄巢系一贩盐虏，试问公叛累代帝王，靦颜事贼，究有何利？今天下各道兵马，竞集京畿，独淄青不至，一旦贼平，天子反正，公等有何面目见天下士？"敬武竦然起谢，即发兵数千，随浚西行。惟各道军尚畏贼焰，未敢轻进。王重荣商诸都监杨复光，复光请召李克用，且言："克用观望，系与郑从谠有嫌，若以朝旨喻郑公，令与修好，料克用必肯前来，定可平贼。"铎用墨敕召李克用，并谕郑从谠。从谠不得已贻克用书，劝令释嫌报国。克用因率兵四万，进趋河中。步兵皆着黑衣，

沿途疾行如飞，势甚慓悍，贼党望尘却走，私相告语道："鸦子军到了，快逃生罢！"贼运已衰，故见克用军愈觉生畏。王铎奏请授克用为雁门节度使，克用受命，格外踊跃。中和三年正月，进击沙苑，大破巢弟黄揆，直捣华州。铎再向行在请命，授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杨复光为东面都统监军使，陈景思为北面都统监军使。僖宗已经允议，颁诏施行，偏田令孜欲归重北司，谓："铎讨黄巢，日久无功，幸得杨复光计议，始召沙陀兵破贼，铎不胜重任，应饬令赴义成军，罢去兵柄。"僖宗奉命维谨，但教阿父如何主张，无不乐从。好一个宦官孝子。遂诏命王铎赴镇，任令孜为十军十二卫观军容使。

会魏博节度使韩简，与巢相应，寇掠郓州及河阳，牙将乐行逢诛简，还镇上表，诏令为留后，寻加节度使，赐名彦桢。成德节度使王景崇卒，景崇系元逵孙。子熔年仅十龄，嗣为留后，诏授检校工部尚书，命发粟济师。李克用得熔输粟，士饱马腾，围攻华州。黄巢遣尚让往援，克用与王重荣，同率军邀击零口，大败尚让，尚让遁去，克用遂进军渭桥。忠武将庞从，河中将白志迁等，率军继进，黄巢亦倾众出来，至渭桥拦截官军。克用跃马构槊，领沙陀兵充当头阵，无坚不摧，任他逆巢是百战悍贼，见了克用，亦吓退三舍。庞白两将，也不肯落后，奋勇杀贼，贼众三却三进，官军三战三捷。更有义成、义武诸军，陆续杀到，贼党方才大奔。寥寥数语，已写尽当日大战。克用等追薄城下，猛扑一昼夜，次日由光泰门杀入。黄巢巷战又败，焚去宫阙，出都遁去，擒住巢相崔璆，余众半死半降。巢出都后，恐官军追蹑，沿途散掷珍宝，以啗官军。官军果然争取，不愿追贼，巢得远遁。杨复光遣使告捷，百官入贺，诏留忠武等军二万人，居守京师，饬将巢相崔璆，就地处斩，加李克用、朱玫，及保大军节度使夏侯逵，同平章事。升陕州为方镇，命王重盈为节度使，又建延州为保塞军，即命保大军司马李孝恭为节度使，各道镇帅中，惟克用年二十八，最号少壮，破黄巢，复长安，功居第一，兵亦最强。克用一目微眇，时人称为独眼龙。诸军入京，乘机四掠，无异贼众。长安民居，所存无几，好好一座首都，除四围城墙外，几成一片瓦砾场。回首当年，唏嘘欲绝。各军亦不愿久留，或归镇，或追贼。巢自蓝田入商山，使骁将孟楷往击蔡州，秦宗权出战不利，竟背唐降巢。陈州刺史赵犨，闻蔡州降贼，料知陈州必先被兵，亟缮城掘濠，募兵积粟，令弟昶珝及子麓林，分率兵士，出守项城要路，四面埋伏，专待贼众到来。果然贼将孟楷，移兵进攻，行至项城，恃胜无备，赵昶赵珝等一齐杀出，立斩孟楷，且将余贼扫尽无遗。

巢得败报，不禁大怒，即与秦宗权合兵，围攻陈州，掘堑五重，百道攻扑，犨慨谕兵士，誓死固守，有时觑贼少懈，即引锐卒开城出击，杀贼甚多。巢益大愤，扎营州北，为久持计。且掠人为粮，生投碓磑，并骨取食，号为舂磨寨。犨一面拒贼，一面向邻镇乞援。朱全忠方受命镇宣武军，邀同周岌时溥，引兵援陈，至鹿邑杀败贼党，嗣因巢奋力与斗，势且不支，因转向李克用告急。克用方出争昭义，一时无暇移师，至中和四年，告急书连番迭至，乃引蕃汉兵五万，往救陈州。陈州被围，几三百日，赵犨兄弟，与贼大小数百战，艰苦备尝，终不少懈。极写赵犨。至克用进援，击败贼将尚让，巢始解围趋汴。尚让且率败兵五千，转逼大梁。全忠又致书克用，请他速援。克用追贼至中牟，乘贼渡河，逆击中流，歼贼万余人。尚让穷蹙请降，巢逾汴北走，克用穷追不舍，至封邱杀贼数千。至兖州又杀贼数千，追至冤句，巢已远飏。俘巢幼子及乘舆服器等物，并贼所掠男女万余名。克用因裹粮已罄，尽将男女遣散，自回汴州。命尚让再行追巢。巢手下只有千人，走保泰山。时溥又遣将陈景瑜，与尚让穷追至狼虎谷。巢屡战屡败，自知难免，顾甥林言道："我本意欲入清君侧，洗濯朝廷，事成不退，原我自误。汝可取我首献天子，保得富贵。"你亦自知悔么？言尚不忍下手，巢自刎不殊，气已垂绝。言乃把巢首砍下，并斩巢兄弟妻子，函首往献时溥，途次为博野沙陀军所夺，且将言首一并取去，送至溥军。溥复派兵搜狼虎谷，得巢姬妾数十人，并巢首赍献行在。共计巢自倡乱至败亡，共历十年，杀人无算，好算是古今一大浩劫。唐室宗社，虽幸得尚存，也已保全无几了。小子有

诗叹道：

连年寇贼酿兵灾，父老相传话劫灰。
巢贼杀人八百万，至今追忆有余哀。

巢首献至行在，僖宗御楼受俘，一切详情，容后再详。

郑畋倡义于先，功将成而忽败，李克用赴援于后，兵一奋而即成。非畋之忠义，出克用下也。畋以书生掌戎政，借一时之鼓励，号召诸军，程宗楚、唐弘夫等，挟锐入都，一得手而即贪功弛备，复为贼乘，两将战死，余军不振，畋虽孤忠，究系儒者，徒凭意气以为感召，安能久持不敝乎？克用以新进英雄，奉诏讨贼，才足以御众，勇足以制人，而诸军又不足以牵制之，故一举而复京都，再举而歼逆贼。事半功倍，游刃有余，盖求人者难为功，求己者易为力也。余子碌碌，因人成事，王铎两出统军，始未战而即遁，继大举而仍无功，虽无田令孜之嫉忌，亦非真有专阃才。而昏庸如僖宗，骄横如田令孜，更不值齿数焉。

第九十四回
入陷阱幸脱上源驿　劫车驾急走大散关

却说僖宗闻巨寇已平，献入巢首，即御大玄楼受俘，当命将巢首悬示都门，至黄巢姬妾等，跪在楼下，约有二三十人，僖宗望将下去，统是花容惨澹，玉貌凄惶，美人薄命，天子多情，倒也动起怜香惜玉的意思来了。当下开口宣问道："汝等皆勋贵子女，世受国恩，如何从贼？"这句话由上传下，总道必是叩首乞怜，便好借此开恩，充没掖廷，慢慢儿的召幸。谁知跪在前面第一人，举首振喉道："狂贼凶悖，国家动数十万大众，不能剿除，竟致失守宗祧，播迁巴蜀。试想陛下君临宇宙，抚有万乘，尚且不能拒贼，乃反责一女子。女子有罪当诛，满朝公卿将相，应该从何处置？"强词颇足夺理。僖宗听了，不禁变怜为嗔，易爱成怒，即传谕左右，概令处斩，自己返驾入宫。可怜那数十个美人儿，只为那一念偷生，屈身从贼，终难免刀头一死。临刑时，吏役多生悯惜，争与药酒，各犯且泣且饮，统皆昏醉，独为首的妇女，不饮不泣，毅然就刑。前后总是一死，何不决死前日。刀光闪处，螓首蛾眉，都成幻影，不必细说。色即是空。

且说李克用回军汴州，朱全忠开城出迎，固请克用入城，就上源驿作为客馆，款待甚优，馔具皆丰，音乐毕备。克用少年好酒，免不得多饮数杯，醉后忘情，言多必失，全忠更假意谦恭，克用却一味倨傲，于是全忠挟嫌生忿，遂起了一片毒心，欲将克用置诸死地。克用不无小过，全忠何竟太毒？是晚，宴犒克用兵士，统令部将劝酒，灌得他酩酊大醉。全忠返室，召部将杨彦洪入商，议定一策，密令兵士至大路间，联车竖栅，塞住不通，一面发兵围攻上源驿，呼声动地。克用醉卧方酣，毫不觉悟，帐外亲卒，只有薛志勤、史思敬等十余人，已是惊醒，猛闻汴兵杀入，料知有变，亟持械出斗，独留郭景铢入内，唤醒克用。景铢叫了数声，并不见答，忙将克用掖置床下，用水浇面，才解去克用睡魔，报知祸事。克用始张目援弓，起身外出，志勤见克用出来，亟拈弓发矢，射毙汴兵数人，欲夺走路。怎奈汴兵纵起火来，烟焰四合，迷住双目，忍不住叫起苦来。老天却还保全克用，竟雷电交作，大雨倾盆，把烟焰扑灭无余，但黑沉沉的罩住驿门。克用酒意未消，尚是支撑不定。幸经志勤见机奋勇，扶住克用，招呼左右数人，逾垣突围，趁着电光隐现，觅路急走。汴兵扼桥守住，由志勤力战得脱，史思敬孤身断后，竟至战死。志勤保护克用，登尉氏门，缒城得出。监军陈景思手下三百余人，本与克用同入汴城，至此均为所害。枉死城中，却多了一班枉死鬼。朱全忠闻克用得脱，忙与杨彦洪乘马急追，彦洪语全忠道："胡人急必乘马，节使如见有乘马胡人，便当急射，休使走脱。"全忠点首应诺，相偕出城。彦洪见前面有人走动，飞马急追。全忠落后，因天黑不能辨认，错疑彦洪是沙陀将士，一箭立殪，这是该死。那克用却早已远远飏去了。

克用妻刘氏，颇多智略，随克用驻军营，克用左右，仓皇奔归，说是汴人为变，上下尽死。刘氏声色不动，竟把还兵杀毙，隐召大将入议，令约束全军，翌日还镇。到了天明，克用走归，欲勒兵往攻全忠，为雪恨计。刘氏道："君为国讨贼，救人急难，今汴人不道，隐谋害君，君当上诉朝廷，剖明曲直，若遽举兵相攻，反致曲直不明，彼转有所借口了。"说得甚是。克用乃引兵北返，移书责问全忠。全忠复书，托言前夕兵变，仆未预闻，朝廷自遣使臣，与杨彦洪密议，彦洪已经伏罪，请公谅察！既经归咎彦洪还要架诬朝廷，凶狡尤甚。克用明知是假，怀恨不平。及返至晋阳，即表陈："朱

全忠负义反噬，命几不保，监军陈景思以下，枉死三百余人，乞即遣使按问，发兵讨罪！"僖宗得见此表，不禁大骇，暗思黄巢伏诛，方得少息，怎可再启兵端？乃与宰相等熟商，颁诏和解。克用不肯伏气，表至八上，极言全忠包藏祸心，他日必为国患，乞朝廷削他官爵，委臣率本道兵往讨，得除祸首，才免后忧。僖宗仍然不从，但遣中使杨复恭等传谕，说是事变甫定，卿当力顾大局，暂释私嫌。克用勉强遵旨，心下总是未怿，乃大治兵甲，密图报怨。

他有养子嗣源，本系胡人，名必佶烈，年方十七，克用爱他骁勇，养为己子。上源一役，嗣源跟着克用，护翼出城，身冒矢石，独无所伤，因此益得克用爱宠，委以军务。还有韩嗣昭、张嗣本、骆嗣恩、张存信、孙存进、王存贤、安存孝七人，俱系少年多力，愿为克用养子，冒姓李氏，当时号为义儿，分统部众。克用又奏请令弟克修镇潞州，潞州本系昭义军属境。昭义迭经兵变，屡篡主帅，自孟方立得受旌节。因潞州地险人劲，意欲迁地为良，改就邢州为治所，潞人不悦，潜向李克用处乞师。克用正战胜黄巢，因遣弟克修等攻取潞州，且争邢洺磁三州地。嗣因朱全忠等，一再乞援，乃移师至汴。补前回所未详。此次乐得奏请，朝廷不敢不允，即命克修镇潞，惟此后分昭义为二镇，泽潞为一区，邢洺磁为一区。克修管辖泽潞二州，克用又晋爵陇西郡王。中使杨复恭往返数次，劝慰克用，克用暂按兵不发。复光即复恭兄，复光自收复长安，即致病殁，军中恸哭，累日不休。惟田令孜忌他威名，闻讣甚喜，且因复恭曾司枢密，屡与龃龉，即降复恭为飞龙使。幸僖宗素宠复恭，仍然倚任，所以复恭尚得自全。

复光麾下八都将，即前回所述忠武牙将鹿晏弘等。各率步兵散去。忠武将鹿晏弘，托言西赴行在，所过残掠，到了兴元，逐去节度使王勖，自称留后。僖宗闻报，亦无可奈何。并有东川节度使杨师立，居然谋变，独移檄行在及诸道，历数陈敬暄十罪，也以入清君侧为名，造起反来。一击球镇将被逐，一击球镇将造反，确是优劣不同。这造反的原因，系为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违期，亡命为盗，聚众万人，横行邛雅。余盗罗浑擎勾胡僧罗夫子韩求等，群起响应，官军往讨，屡为所败。因恐上司见罪，往往掠取村民，充作俘虏。西川节度使陈敬暄，不问是非，捕到即斩，于是村民亦逃避一空，或反趋附盗巢，遂致盗党益盛。峡贼韩秀升、屈行从等，又霸占三峡，骚扰民间。陈敬暄乃遣押牙官高仁厚，为都招讨指挥使，出讨阡能。仁厚谋勇兼优，六日即平五贼。即上文所述罗浑擎等。归报敬暄。敬暄大喜，保奏仁厚为行军司马，再令出讨峡路群贼，临行时且语仁厚道："此去得成功回来，当为代奏，以东川旌节相酬。"仁厚谢别至峡，焚贼寨，凿贼船，贼众穷蹙，执秀升行从以降。仁厚槭送二犯，献至行在，按律枭首，不劳细说。惟东川节度使杨师立，闻敬暄语，将以东川赏功，好好一个大官，怎肯甘心让人？当然起了怨谤，传入敬暄耳中。敬暄转告田令孜，令孜召师立为仆射，师立越加愤迫，竟将令孜所遣的朝使，一刀杀死。并杀川监军，发兵进屯涪城，声讨敬暄。敬暄复荐仁厚为东川留后，令孜讨师立。仁厚至鹿头关，与师立部将郑君雄接仗，用埋伏计，杀败君雄。君雄退保梓州，仁厚进攻不下，乃作书射入城中，但言师立元恶，应加诛戮，余皆不问。君雄遂引众倒戈，返攻师立，师立惶急自杀，由君雄入枭师立，取了首级，出献仁厚。仁厚传首行在，有诏授仁厚为节度使，安镇东川。

田令孜、陈敬暄二人，既得平乱，权焰益张，令孜为判官吴圆求郎官，郑畋不许，敬暄自恃有功，欲班列宰相上首。畋援例指斥，谓使相品秩虽高，向来在首相下，不得上僭。两人遂交谮郑畋，罢畋为太子少保，以兵部尚书裴澈代相。令孜敬暄，益肆行无忌，索性挟制天子，任所欲为。降贼叛唐的秦宗权，纵兵四出，侵掠汴州，朱全忠与战不利，向天平军乞援。急则求人，宽则噬人，乃是朱三惯技。天平军节度使朱瑄，本为天平牙将，署濮州刺史。节度使曹全晸，与兄子存实，当黄巢叛乱时，先后阵亡，幸瑄入守郓州，击退贼众，因功拜节度使，有众三万人，即接全忠来牍，乃遣从弟瑾赴汴救急。瑾至合乡，破宗权兵，宗权退去，汴州解严。朱全忠出城犒军，厚待朱瑾。及

瑾告别，托致瑄书，与瑄约为兄弟。靠不住。宗权旁寇他镇，到处焚掠，残暴比黄巢尤甚，北至卫滑，西及关辅，东尽青齐，南出江淮，均被蹂躏，千里间不见烟火。还有鹿晏弘据住兴元，仍摩众四扰，王建、韩建、张造、晋晖、李师泰等，也率众相从，不过因晏弘好猜，众心未曾固结。田令孜遣人招诱，王建等率众数千，奔诣行在，拜令孜为义父，各得封诸卫将军，受了朝命，往攻晏弘，晏弘弃去兴元，转陷襄州。山东南道节度使刘巨容，仓皇出走，逃往成都。前在荆门破黄巢，颇有智略，惟纵寇勿追，大为失计；此次未战即溃，想是天夺其魄。巨容有炼汞成银的秘方，田令孜向求不得，竟将巨容害死，并至灭族。那晏弘得了襄阳，旁掠房邓，转寇许州。忠武节度使周岌，也弃城遁去。又是一个逃将军。晏弘引众入城，自称留后。僖宗方拟回跸，恐沿途不靖，有碍行程，不得已授晏弘为节度使，且遣使招抚秦宗权。时王铎为中书令，上言："汴许接壤，朱全忠在汴，已是骄悍难制，再加一鹿晏弘，两恶相济，必为国患。不如召还全忠，改授他官，方为釜底抽薪的良策。"僖宗恐全忠不肯应召，反致节外生枝，但命铎为义昌节度使，令他就近监制。

义昌军即沧州地，是太和中创设，与汴许相近，铎既受命，即携带眷属，指日启程。他本厚自奉养，侍妾仆从，不下百人，更有许多箱笼等件，统是惹人眼目，道出魏州，魏博节度使乐彦祯子从训，奉了父命，出迎王铎，行地主礼。从训少年好色，瞧着王铎侍妾，统是珠围翠绕，玉貌花姿，不由的垂起涎来。冶容诲淫。既已迎铎入馆，他却想了一计，令亲卒易去军服，扮了盗装，自己做了盗魁，乘夜至客馆中，明火执杖，破门直入。铎惊醒好梦，披衣出望，凑巧遇着从训，兜头一刀，首随刀落，复将仆从尽行杀死，单留着几个娇娇滴滴的丽姝，由从训搂住一个，怀抱而出。余皆令亲卒掠取，或抱或背，回寝取乐去了。铎老且淫，应遭此报，但侍妾等得了少夫，应该贺喜。彦桢舐犊情深，将从训事代为隐瞒，但说是王铎遇盗，表闻行在，一面殓铎入棺，送归铎家。僖宗正安排回都，还有何心查问，乐得糊涂过去。

会值南诏遣使迎女，僖宗曾许与和亲，因封宗女为安化长公主，遣嫁南诏，于是启跸还都。沿途一带，已是苍凉满目，触景生悲，及入都城，更觉得铜驼荆棘，狐兔纵横。趋至大内，只有几个老年太监，出来迎谒，所有前时宫嫔采女，都不知去向，连懿宗在日最爱的郭淑妃，也无影无踪。叙安化公主，及郭淑妃事，统是补足上文，不使遗漏。僖宗很是叹息，忽闻秦宗权僭号称尊，不奉朝命，免不得愁上添愁，勉强颁诏大赦，改元光启。惟宗权不赦，命时溥为蔡州行营都统，往讨宗权。溥尚未出兵，宗权部将孙儒，已陷入东都，逐去留守李罕之，复攻下邻道二十余州。只陈州刺史赵犨，与蔡州相距百里，日与宗权战争，始终不为所夺。有诏令犨为蔡州节度使，犨与朱全忠联络，共拒宗权，宗权乃不敢过犯。此外如光州刺史王绪，与宗权声气相通，已两三年。见前回。宗权发兵四扰，向绪催索租赋，作为饷需，绪不能给。宗权竟引众攻绪，绪弃城渡江，掠江洪虔诸州，南陷汀漳。他因道险粮少，下令军中，不得挈眷随行。惟王潮兄弟，奉母从军，绪恨他违令，欲斩潮母。潮等入请道："天下未有无母的人物，潮等事母，如事将军，若将军欲杀潮母，不如潮等先死。"将士等亦代潮固请，绪乃舍潮母子，惟令潮不得奉母自随，潮只好唯唯而出。适有术士语绪，谓军中有王者气，绪因此疑忌，往往枉杀勇将，众皆危惧。及转趋南安，潮与前锋将商议，派壮士伏竹篁中，突出擒绪，反缚徇众。众遂奉潮为将军，拟引兵还光州，所过秋毫无犯。行及沙县，泉州人张延鲁等，因刺史廖彦若贪暴，偕耆老迎潮，愿奉潮为州将。潮乃袭击泉州，杀廖彦若，奉书与观察使陈岩，自请投诚。岩表请潮为泉州刺史。潮招携怀远，均赋缮兵，颇得吏民欢心，泉州以安，王绪被系数月，料知不能脱身，自尽了事。屠夫终无善果。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各藩镇互争权势，又惹动兵戈，闯出一场大祸。自僖宗返驾后，号令所及，不过河西、山南、剑南、岭南数十州，义武节度使王处存，尚遵朝旨，且与李克用亲善，卢龙节度使李可举，与成德节度使王熔，忌克用兼忌处存，遂密约分义武地。当由可举遣将李全忠攻陷易州，熔亦遣将攻无极县，处存忙向克用处

告急，克用率兵驰援，大破成德军。处存亦夜袭卢龙兵，击走李全忠，复取易州。全忠败还幽州，恐致得罪，竟掩攻可举，可举无从抵拒，阖室自焚。李全忠自为留后，朝廷随他起灭，倒也不必说了。偏田令孜招添禁军，自增权势，所虑藩镇各专租税，无复上供，一时腾不出军饷，如何赡给新军？令孜想出一法，奏请收安邑解县两池盐赋，尽作军需，且自兼两池榷盐使，哪知有人出来反对，不使令孜得专盐榷。原来两池盐税，本归盐铁使征收，充作国用，至中和年间，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截留盐赋，但岁献盐三千车，上供朝廷。此次所得余利，复被令孜夺去，当然不肯干休，便上章奏驳令孜。彼此罪实从同。令孜竟徙重荣为泰宁节度使，调王处存镇河中，齐克让镇义武。看官试想，重荣不肯割舍盐利，与令孜争论，难道要他舍去河中，他反俯首从命么？当下再表弹劾令孜，说他离间君臣，釐陈至十大罪。令孜尚不止十罪，惟重荣亦岂得无过？令孜乃密结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抗拒重荣，更促王处存赴河中。处存谓重荣有功无罪，不应轻易，累表不省，只是颁诏促行。处存不得已引军就道，到了晋州，碰着一碗闭门羹，也无心与较，从容引还。重荣知已惹祸，也向李克用求救，克用正怨朝廷不罪朱全忠，招兵买马，将击汴州，乃复报重荣，俟先灭全忠，还扫鼠子。重荣又催促克用道："待公自关东还援，我已为所虏了。不若先清君侧，再擒全忠未迟。"克用闻朱玫、李昌符，亦阴附全忠，乃上言："玫与昌符，与全忠相表里，欲共灭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汉兵十五万，决定来春济河，北讨二镇，不近京城，保无惊扰。再还讨全忠，藉雪仇耻，愿陛下勿责臣专擅"云云。僖宗览表大骇，忙遣使谕解，冠盖相望，克用不应。朱玫欲朝廷声讨克用，屡遣人潜入京城，焚掠积聚，或刺杀近侍，伪言克用所为，京师大震，日起讹言。田令孜遣朱玫、李昌符。及神策鄜延灵夏等军，合三万人出屯沙苑，讨王重荣。重荣又乞克用相援，克用乃率兵趋至，与重荣同至沙苑，与朱玫、李昌符等对垒，且表请速诛田令孜及朱玫、李昌符，僖宗只颁诏和解，克用怎肯依命？于是即日开战。玫与昌符，本非克用敌手，又有重荣一支人马，也是精悍得很，战了半日，纷纷溃散，各败归本镇。克用遂进逼京城。自食前言。

田令孜闻报大惊，亟挟僖宗出走凤翔，长安宫室，方经京兆尹王徽，修治补葺，十完一二，至是复为乱兵入毁，仍无孑遗。克用闻僖宗出走，乃还军河中，与王重荣联名上表，请上还宫，仍乞诛田令孜。僖宗再授杨复恭为枢密使，将与复恭同行还都。偏令孜请转幸兴元，僖宗不从，谁知到了夜间，令孜竟引兵入行宫，胁迫僖宗，再走宝鸡。黄门卫士，扈从只数百人，宰相等俱未及闻，独翰林学士杜让能，值宿禁中，夤夜出城，追及御驾。翌日，复有太子少保孔纬等继至，宗正奉太庙神主至鄠，中途遇盗，将神主尽行抛去。朝臣陆续追驾，也被乱兵所掠，衣装俱尽。全是盗贼世界。僖宗授孔纬为御史大夫，令还召百官。纬复至凤翔宣诏，宰相萧遘裴澈等，方嫉令孜挟兵弄权，皆辞疾不见，台吏百官等，亦皆以无袍笏为辞。纬召三院御史，涕泣与语道："布衣亲旧，有急相援，况当天子蒙尘，臣子可奉召不往么？"御史等无辞可答，只托言办装，缓日可行。纬拂衣欲走道："我妻得病将死，尚且不顾，诸君乃这般迟疑，请善自为谋，纬从此辞！"我亦愤愤。乃出诣李昌符，请骑卫送至行在。昌符颇感他忠义，即赠装遣兵，送纬至宝鸡。看官阅过上文，应知朱玫、李昌符二人，本与田令孜合谋，谁料联军败后，僖宗出走，两人亦幡然变计，与令孜反抗。统是小人行径。可巧宰相萧遘，令玫追还车驾，玫即引兵五千至凤翔，又与凤翔兵同追僖宗。令孜得报，复劫僖宗西走，命神策军使王建、晋晖为清道斩斫使，官名奇突。沿途多系盗贼，由建率长剑手五百人，前驱奋击，乘舆乃得前进。僖宗以传国玺授建，令他负着，相偕登大散岭。适凤翔兵追至，焚去阁道丈余，势将摧折，建挟僖宗自烟焰中跃过，方得脱险，夜宿板下。僖宗枕住建膝，稍稍休息，既觉始得进食，僖宗解御袍赐建道："上有泪痕，所以赐卿，留为纪念。"都是阿父所赐，奈何不孝敬阿父？建乃拜谢。待至食毕，复启行入大散关，闭关拒邠岐兵。邠岐兵进攻不下，方才引归，途过遵涂驿，见肃宗玄孙襄王煴，

病卧驿中，不能从行，朱玫即挟与同还凤翔。这一番有分教：

欲思靖乱反滋乱，未报丧君又立君。

朱玫既得襄王煴，遂欲奉煴为帝，又有一番大变动了。看官试阅下回，便知分晓。

田令孜，内贼也，各道镇帅，外贼也。内贼外贼，互相争阋，而乱日炽，而祸益迫，天下尚有不危且亡耶？惟内贼田令孜，罪不胜数，无善可言，而各镇帅中尚有彼善于此之别。李克用奉诏入援，击败黄巢，拔朱温于虎口，恩施最厚，第以醉后谩言，即遭上源驿之围攻，负德如温，抑何太甚？是固曲在温而不在克用也。及克用脱归，表请罪温，朝廷置诸不问，曲直不明，欲已乱而反滋乱，加以田令孜之东挑西拨，如抱薪而益火，遂致藩镇相攻，祸延畿辅。沙苑一败，令孜夺气，乃挟天子西行，闭关奔走，十军阿父，以此报君，可胜慨耶！克用请诛令孜，理直气壮，王重荣等不足以比之，故外臣中只一克用，尚知有国，尚知有君，不得尽目为贼，外此无在非贼也，贼盗满天下，唐事已不可为矣。

第九十五回
襄王煴窜死河中　杨行密盗据淮甸

却说朱玫与襄王煴俱还凤翔，即与凤翔百官萧遘等，再行会奏行在，请诛田令孜，且对遘宣言道："主上播迁六年，将士冒矢石，百姓供馈饷，或战死，或饿死，十减七八，仅得收复京城。主上但将勤王功绩，属诸敕，委以大权，终致纲统废坠，藩镇扰乱，玫奉尊命，来迎大驾，不蒙明察，反类胁君，我辈心力已尽，怎能俯首帖耳，仰承阉人鼻息呢？李氏子孙尚多，相公何不变计，另立嗣君？"遘答道："主上无大过恶，不过因令孜专权，遂致蒙尘，近事本无行意，令孜陈兵帐前，迫上出走，为足下计，只有引兵还镇，拜表迎銮，废立重事，遘不敢闻命！"遘若能坚持到底，何致身污逆名。玫闻言变色，出即下令道："我今立李氏一王，敢有异议，即当斩首！"百官统是怕死，只好权词附和。玫遂奉襄王煴权监军国事，承制封拜百官，仍遣大臣西行迎驾。玫自兼左右神策十军使，令遘为册命襄王文。遘托言文思荒落，乃使兵部侍郎郑昌图撰册，由煴北面拜受，然后朝见百官，即授昌图同平章事，兼判度支盐铁户部各置副使；调遘为太子太保，遘托疾辞官。适遘弟蘧为永乐令，乃往与弟处，不闻朝事。玫即奉煴至京师，自加侍中，大行封拜，藩镇多半受封。淮南节度使高骈，进爵中书令，充江淮盐铁转运副使。淮南右都押牙和州刺史吕用之，升授岭南东道节度使，两人很是喜欢，奉表劝进。独凤翔节度使李昌符，本与玫谋立煴，煴已受册，玫自专大权。昌符毫无好处，怏怏失望，乃更通表行在，报称朱玫擅立襄王，应加声讨。有诏进昌符为检校司徒，令就近图玫。

田令孜因人心愤怒，自知不为所容，因荐枢密使杨复恭为左神策中尉，自除西川监军。往依陈敬瑄，复恭斥令孜党羽，出王建为利州刺史，晋辉为集州刺史，张造为表州刺史，李师泰为忠州刺史；调他出外，亦未必无祸。一面与新任宰相孔纬、杜让能等，共商还都事宜。计尚未定，忽报朱玫遣将王行瑜，率邠宁河西兵五万，进逼乘舆，已经占住凤翔。各道贡赋，都被遮断，令转运长安去了。看官！你想僖宗寓居兴元，从官卫士，却也不少，此次运道不通，坐致乏食，怎得不上下惊惶哩？杜让能乃献议道："从前杨复光与王重荣，同破黄巢，甚相亲善，复恭系复光兄，若由复恭致重荣书，晓以大义，想重荣当回心归国，重荣既来，李克用应亦服从，诛逆也不难了。"僖宗乃颁敕慰谕重荣，并附以杨复恭书，遣使往河中。重荣果然听命，且表献绢十万匹，愿讨朱玫自赎。去使回报僖宗，僖宗再欲宣慰克用，可巧克用亦表诣行在，愿讨朱玫及襄王煴。原来煴亦赐书到晋阳，通知克用，谓已由藩镇推戴，受册嗣统。克用大怒，毁来书，囚来使，表请进讨。诏令扈跸都将杨守亮，率兵二万出金州，会同重荣、克用，共讨朱玫。

玫将王行瑜自凤州进拔兴州，势如破竹，僖宗急命神策都将李茂贞等，出兵抵御。茂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因保驾有功，得赐姓名。茂贞事始此。茂贞颇有能力，与行瑜交战数次，俱得胜仗，复取兴州，且由杨复恭移檄关中，谓能得朱玫首级，立赏静难节度使。行瑜为茂贞所败，正在惶急，忽闻檄文中赏格，不禁转忧为喜，密与部众商议道："今无功回去，也是一死，死且无益，若与汝等斩玫首，定京城，迎帝驾，取邠宁节钺，岂不是绝好的机会么？"大众欣然应诺，遂引兵还长安。玫方立煴为帝，改元建贞，揽权行事，闻行瑜擅归，即召他入问。行瑜率众直入，玫即怒目相视道："汝擅自回京，欲造反么？"行瑜亦

厉声答道："我不造反，特来捕诛反贼。"说至此，即麾众向前，竟将玫擒住，立刻斩首，并杀玫党百余人，京城大乱。郑昌图、裴澈，亟奉襄王煴奔河中，王重荣正欲发兵，有人入报襄王煴到来，即跃起道："他自来寻死，尚有何说？"当下麾兵出迎，诱煴等入城中，刀兵齐起，将煴杀死。昌图与澈，无从逃避，没奈何束手就缚。重荣先函煴首，赍送行在，刑部请御兴元城南门受馘，百官毕贺，独太常博士殷盈孙，上言："煴为贼胁，并非倡逆，只是未能死节，不为无罪。古礼公族加刑，君且素服不举，今煴已就诛，应废为庶人，将首级归葬，俟玫首献至，方可行受俘礼。"僖宗如言施行，随授李茂贞为武定节度使，王行瑜为静难节度使。静难军即邠宁镇，武定军驻扎洋州，是新设的藩镇，且下诏夺田令孜官爵，长流端州。令孜竟依兄陈敬瑄，并未往戍，后又自有表见。郑昌图、裴澈，传旨并诛，连萧遘亦戮死岐山。当时朝士皆受煴伪封，法司都欲处置极刑，还是杜让能再三力争，才得十全七八，这也算是阴德及人呢。

僖宗乃还跸至凤翔，节度使李昌符，恐车驾还京，自己失宠，因托词宫室未完，固请驻跸府舍，僖宗也得过且过，将就数天，偏各道迭来警告，不是擅行承袭，就是互相攻夺。卢龙节度使李全忠死，子匡威自为留后；江西将闵勖逐荆南观察使，自主军务，勖又为淮西将黄皓所杀，皓又为衡州刺史周岳所杀，岳遂代为节度使；董昌部将钱镠，攻克越州，昌自往镇越，令镠知杭州事，天平牙将朱瑾，逐去泰宁节度使齐克让，自为节度使；镇海军将刘浩作乱，节度使周宝，出奔常州，浩迎度催勘使薛朗为留后，已而钱镠迎宝至杭州，宝即去世，镠擒杀薛朗，竟取常润二州；还有利州刺史王建，袭据阆州，逐去刺史杨茂实，自称防御使。头绪纷繁，不得不总叙数语。僖宗连番得报，也是无可奈何。

淮南都将毕师铎，曾由高骈遣戍高邮，控御秦宗权，宗权未曾入境，师铎先已倒戈，看官道是何因？原来高骈心腹，莫若吕用之，用之以邪术惑骈，得补军职，又引私党张守一诸葛殷为助。每日与骈同席，指天画地，诡辩风生，说得骈情志昏迷，非常悦服。骈初与郑畋有隙，用之语骈道："宰相遣刺客刺公，今日来了。"骈大惊惧，急向用之问计。用之转托张守一，守一许诺，乃使骈着妇人服，匿居别室。自代骈卧寝榻中，夜掷铜器，铿然有声，又密用猪血涂洒庭宇，似格斗状。及旦，始召骈回寝道："几落奴手。"骈见寝室中血迹，且谢且泣，竟视守一为再生恩，厚赠金宝。用之又刻青石为奇字，文为玉皇授白云先生高骈，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骈得石甚喜，用之进贺道："玉皇因公焚修功著，将补仙官，想鸾鹤即当下降了。"仿佛是骗小孩儿。骈亦喜慰，遂就道院庭中，刻一木鹤，且着羽服跨行，妄称仙曹。用之自云磻溪真君，谓守一即赤松子，殷即葛将军，暗中劫夺人财货，掠人妇女，荒淫骄恣，无恶不为。又虑人漏泄奸谋，劝骈屏除俗累，潜心学道。骈乃悉去姬妾，谢绝人事，宾客将吏，多不得见。用之得专行威福，毫无顾忌，将吏多归他署置，未尝白骈。平居出入，导从多至千人，侍妾百余，统由评花问柳，强夺而来。可充玉女。毕师铎有美妾，为用之所闻，必欲亲睹娇姿，聊慰渴念，偏是师铎不许。用之是色中饿鬼，伺师铎不在家中，突入彼家，逼令一见，问答时未免狎亵，及师铎回家，闻知此事，怒斥侍妾，遂与用之有隙，至出屯高邮，辄怀疑惧，心腹诸将，亦均劝师铎还诛用之。师铎遂与淮宁军使郑汉章，高邮镇遏使张神剑，割臂沥血，喝了一杯同心酒，当下推师铎为行营使，移书境内，极言："用之凶恶，与张守一、诸葛殷朋比为奸，蟠据淮南，近由都中授他为岭南节度使，仍不赴任，横行无忌，应亟加诛，特奋义师，为民除恶"云云。神剑原名，本一雄字，因他善能使剑，所以叫作神剑。神剑以师铎成败，究未可料，愿留部众在高邮，接济兵粮，乃推汉章为行营副使，与师铎出兵逼广陵。城中互相惊扰，吕用之尚匿不告骈，骈登阁闻諠噪声，始问左右。左右才述变端，骈亟召用之入商。用之徐答道："师铎戍众思归，为门卫所阻，遂致惊譟，现已随宜处置，就使有变，但求玄女遣一力士，便可靖患，愿公勿忧！"玄女何处寻找，不若令侍妾摆一虚牝阵罢。骈沉着脸道："近已知君多涉虚诞了，幸勿使我作周宝第二。"你也知他虚诞么？还算聪

明。说至此，不禁呜咽起来。用之退出，悬赏军中，令出城力战，稍稍杀退师铎，方得断桥塞门，为守御计。师铎初战不利，又见广陵城坚兵众，颇有惧色，忙遣属将孙约驰往宣州，向观察使秦彦处求援，预允破城以后，迎彦为帅。彦乃遣将秦稠，率三千人助师铎，日夕攻城。用之令讨击副使许戡，出劳师铎，竟为所杀。用之没法，大索城中丁壮，不论官吏书生，悉用白刃加颈，胁使登城。自朝至暮，不得休息，于是阖城怨苦，均生叛意。师铎射书入城，劝骈速诛朱吕张等三人，书为用之所得，立即毁去，且率甲士百人，入内见骈。骈骇匿寝室，良久方出语道："节度使居室无恙，为何领兵进来，莫非造反不成？"遂命左右驱出用之。用之誓与骈绝，再率壮士出御。那外城已被攻入，慌忙麾众出内城门，向北遁去。

师铎纵兵大掠，骈不得已遣人议和，愿撤兵备，与师铎相见。师铎乃入见骈，两下晤谈，如宾主礼。骈署师铎为节度副使，如左仆射，郑汉章等各迁官有差。都虞侯申及语骈道："逆党不多，诸门尚未曾把守，公须乘夜出发，募诸镇兵还取此城，还可转祸为福，若迟延过去，恐一二日后，逆党蟠固，及亦不得侍左右了。"骈犹豫不从。该死。到了次日，师铎即派兵分守城门，搜捕用之亲党，尽行处死，一面遣人促秦彦过江。或语师铎道："仆射举兵，无非为用之奸邪，高公不能区理，所以入城除害，今用之既败，军府廓清，仆射宜仍奉高公，自为副佐，但教握住兵权，号令境内，何敢不服？用之一淮南叛将，移书所至，立可成擒。外有推奉美名，内得兼并实效，若使高公聪明，必知内愧，万一不改，也是一机上肉，奈何如此功业，转付他人呢？"师译不以为然，但逼骈出居南第，用兵监守，并将骈亲党十余人，一概收禁，所有高氏累年蓄积，都被乱兵劫掠一空。悖入悖出。既而捕得诸葛殷，杖毙道旁，怨家争抉眼舌，且投以瓦石，顷刻成冢。何不请仙翁救命？

独吕用之自广陵逸出，手下尚有千人，闻郑汉章妻孥，留居淮口，遂率众往攻，旬日不克。郑汉章引兵趋救，用之乃奔投杨行密。行密方署庐州刺史，前由用之诈为骈牒，令为行军司马，促使入援，行密乃悉众东趋，并借和州兵数千人，同至天长。用之情急往投，行密不即拒绝，留居军中。张神剑向师铎求赂，不得如愿，也归行密。海陵镇遏使高霸，及曲溪人刘金，盱眙人贾令威，复率属至行密军营。行密有众万七千人，声威颇盛，张神剑输粮接济，军食更不患虚枵，遂步步进逼，趋至广陵城下。是时秦彦已入广陵，自称权知节度使事，闻行密来攻，闭城自守，但遣毕师铎及部将秦稠，领兵八千，出城西迎击行密。行密军势甚锐，师铎招架不住，先行遁还。秦稠战死，八千人只剩了一二千。秦彦再遣毕师铎郑汉章为将，悉发城中兵士，出阵城西，延袤数里，与行密相持。行密命将金帛粮米，搬集一寨，寨内只留羸卒，寨外暗伏精兵，待两阵相交，行密佯败，绕寨西走。广陵兵入空寨中，争取金帛，一声鼓响，伏兵四起，行密又复杀还，那广陵兵如何抵挡？被杀几尽。师铎汉章，单骑走还。秦彦乃不敢出师。高骈局居道院，尚是日夜祈祷，虔祝长生，怎奈秦彦毕师铎，供馈日薄，甚至左右乏食，取木像中革带，煮食疗饥。彦与师铎，因出兵屡败，且疑骈为厌胜，愈加疑忌。适有妖尼王奉仙白彦，谓扬州分野，应有灾祸，必死一大人，方无后忧。彦遂命部将刘匡时，入道院杀骈，并杀骈子弟甥侄，同埋坎中。这消息传达城外，行密命士卒尽服缟素，向城大哭三日，宣告大众，誓破此城。秦彦毕师铎，屡遣兵出战，大小数十仗，均被行密杀败。城中粮食早尽，连草根木实，亦采食无遗，甚至用堇泥为饼，取给军士。军士怎肯平白地饿死，不得不掠人为粮。彦部下更是凶横，驱缚屠割，视人似鸡犬一般，血流城市，满地朱红。吕用之部将张审威，潜率部下登城，启关纳外兵，守卒不战自溃。彦与师铎，急召妖尼王奉仙问计，奉仙道："走为上策。"骈信方士而死，秦彦毕师铎且信重妖尼，真是每况愈下。乃出开化门奔东塘。行密麾诸军入城，改葬高骈及族属，城中遗民，止数百家，统已槁饿不堪，奄奄垂尽。行密运西寨米赈给，才得生全。行密自称淮南留后，且遣兵追击秦彦毕师铎。秦毕两人，竟往投孙儒去了。

孙儒前为忠武军指挥使，出戍蔡州，部下有许人马殷，亦素称材勇，与儒同拒黄巢。及秦宗

权判命，儒等皆附属宗权，宗权令儒攻陷郑州，进取河阳，自称节度使。前东都留守李罕之，与濮州人张全义，联兵拒儒，儒乃弃去河阳，移兵东下。罕之收复河阳城，全义亦收复东都，因恐孙儒复来，共向河东求救。李克用得二人书，遂表荐罕之为河阳节度使，全义为河南令。全义明察，治民有惠政，劝农树艺，薄赋轻徭，无事横耒，有事荷戈，诸县户口，逐渐归复，野无旷土，桑麻蔚然。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复纠合兖郓兵马，大破秦宗权，因此河南一带，更乏盗踪。独凤翔节度使李易符，初意欲挟持天子，号令诸镇，嗣与杨复恭养子守立，争道相殴。僖宗命中使谕解，昌符不从，反纵火焚毁行营。守立急部勒禁军，杀败昌符，昌符退保陇州，诏命李茂贞往讨，昌符屡战屡败，穷蹙自杀。茂贞得受命为凤翔节度使，行在稍得纾忧。惟淮南迭经变乱，终未安靖，秦宗权且遣弟宗衡，领万人渡淮，与孙儒合兵攻广陵。即就城西下寨。秦彦毕师铎，也引众来会，大有并吞扬州的声势。会宗权为朱全忠所破，召宗衡等还蔡，同拒全忠，孙儒知宗权不能久持，称疾不行。宗衡屡次催促，激动儒怒，佯邀宗衡入宴，酒未及半，竟拔剑砍死宗衡，枭下首级，献与全忠。一面与秦彦毕师铎，往袭高邮。张神剑仓猝遇敌，弃城奔广陵，孙儒入高邮城，大肆屠戮。高邮残兵七百人，溃围至广陵城，杨行密虑他为变，使分隶诸将，夜间将七百人坑死，不留一人；次日复将张神剑诱至府中，也是一刀两段；又诱入海陵镇遏使高霸兄弟，亦一并杀死。想是杀星转世。吕用之初至天长，曾给行密，谓有银五万锭，埋藏居宅，俟入城后，足供麾下一醉。行密记在胸中，入城后诸事匆忙，不暇提及，至此因孙儒退兵，检阅士卒，始向用之索银。用之本是诳言，哪里取得出白镪，当然瞠目无词。用之偏遣兵搜掘，逼令同往，到了前时居宅，内外掘转，并无藏银，只中堂得一桐人，胸书高骈姓名，加钉于上，手足俱加桎梏，当由来兵携报行密。行密指责用之，用之无言可答，即被牵至阶下，腰斩以徇，家属屠割无遗。张守一亦归行密，为诸将采合仙丹，且欲干预军政，亦为行密所诛。两人却是该死。

僖宗闻淮南久乱，命朱全忠兼淮南节度使，全忠以行密势盛，表为留后。河阳节度使李罕之，与张全义甚是亲暱，嗣闻全义勤俭力穑，乃笑为田舍郎，屡向全义征求粟帛。全义勉力供应，罕之意尚未足，纵兵剽掠，且悉众攻降绛州，转略晋州。河南将佐，无不愤怒，遂怂恿全义，夜袭河阳。罕之逾垣遁去，全义尽俘罕之家属，自兼河阳节度使。及罕之奔往泽州，借李克用军来攻河阳，朱全忠发兵来救，击退河东军，命丁会为留后，仍令全义为河南尹。全义感全忠恩，尽心依附全忠，独罕之抄掠怀孟晋绛，数百里无人烟。河中牙将常行儒作乱，攻杀王重荣，重荣弟重盈，为兄复仇，捕诛行儒。僖宗令重盈承袭兄职，原是应分的处置，独魏博牙将罗弘信，擅杀乐彦桢父子，亦令他充魏博留后，这真是赏罚倒置，益长骄风，唐廷成为故事，毫不见怪。僖宗自凤翔回京，天禄已终，一病不起。小子有诗叹道：

世衰总为主昏多，丧乱相仍可若何？
十五年来无一治，虚名天子老奔波。

僖宗病剧，免不得又要立储，究竟何人嗣立，容至下回表明。

史称襄王煴素性谨柔，无过人才智，观其所为，确是一个傀儡。朱玫挟为奇货，无非欲借名窃权耳，玫败而煴罹祸，愚夫为人所愚，往往致此。郑昌图、裴澈等，甘受伪命，死不足惜，萧遘拒玫不坚，同遭夷戮，无怪胡致堂之为遘叹息也。高骈系出将门，射雕擅誉，当其初操旌节，颇似有为，及移镇淮南，误信方士，身坐围城，毫无一策，是岂前勇而后怯，始明而终愚者欤？抑毋乃狂易失心，自取灭亡欤？杨行密为骈部将，兴兵援骈，不谓无名。骈死而缟素举哀，尤似理直气壮，但既得广陵，横加屠戮，杀吕用之张守一可也，杀张神剑高霸，果胡为乎？背盟不义，滥杀不仁，朱全忠之表为留后，亦盗与盗应之征耳，故识者不称行密为侠士，而当斥行密为盗臣。

第九十六回
讨河东王师败绩　走山南阉党失机

却说僖宗还都，已经抱病，勉强趋谒太庙，颁诏大赦，改称光启五年为文德元年，入宫寝卧，无力视朝，未几即致大渐。群臣因僖宗子幼，拟立皇弟吉王保为嗣君，独杨复恭请立皇弟寿王杰。杰系懿宗第七子，为懿宗后宫王氏所出，僖宗一再出奔，杰随从左右，常见倚重。至是由复恭倡议，奏白僖宗，僖宗约略点首，遂下诏立寿王杰为皇太弟，监军国事。当由中尉刘季述，率禁兵迎入寿王，居少阳院，召宰相孔纬、杜让能入见。群臣见他体貌明粹，饶有英气，亦皆私庆得人。恐是以貌取人。越日，僖宗驾崩，遗诏命太弟嗣位，改名为敏，僖宗在位十五年，改元五次，乾符、广明、中和、光启、文德。年止二十七岁。寿王即位柩前，是谓昭宗，追尊母王氏为皇太氏，进宰相孔纬为司空，韦昭度为中书令。昭度初党田令孜，得宠僖宗，竟得入相，僖宗末年，且进爵太保。又授户部侍郎张浚同平章事。昭宗嗣统，各宰相依旧供职，纬与昭度，且得加封，未几出昭度为西川节度使，兼招抚制置使。

原来西川节度使陈敬暄，庇匿田令孜，诱杀高仁厚，骄横日甚，利州刺史王建，袭据阆州，与续任东川节度使顾彦朗，互相联络，潜图敬暄。敬暄商诸田令孜，令孜谓建系义子，可以招致，乃作书相召。建颇喜从命，率麾下精兵千人与从子宗锷等，均趋鹿头关。哪知敬暄复信参谋李乂言，遣人止建，不准入关。建不禁发怒，破关直入，迳达成都。田令孜登楼慰谕，令他退还。建率诸军罗拜道："十军阿父，既召建来，奈何复使建去？建能进不能退，只好辞别阿父，他去作贼了。"令孜也无词可答，还报敬暄。敬暄登城拒守，建向顾彦朗处乞师，得众数千，急攻成都，三日不克，退屯汉州。敬暄上表朝廷，乞发兵讨建。诏遣中使和解，敬暄不从，反断绝贡赋。王建得知消息，乐得据为口实，也上表请讨敬暄，愿效力赎罪，并求邛州为屯兵地。顾彦朗亦代为申请，昭宗方恨藩镇跋扈，欲借此伸威，遂命昭度出镇西川，召敬暄为龙武统军。敬暄拒不受诏，乃割邛、蜀黎雅四州，置永平军，命建为节度使，偕昭度同讨敬暄，并宣布敬暄罪状，削夺官阶。昭度西行，与建会师进攻，一时未能得手，只好蹉跎过去。

惟朱全忠受命讨蔡，屡破秦宗权，蔡将申丛，执宗权出降，全忠将宗权槭送京师。可巧昭宗改元龙纪，百官庆贺，又得把累年横行的强寇，一旦捕诛，正是喜气盈廷，欢腾中外。偏宗权余党孙儒，东驰西突，骚扰不休，秦彦、毕师铎、郑汉章等，均为所杀，且悉锐袭入广陵。杨行密遁至庐州，收集余众，往攻宣州，宣州方为赵锽所得，不意行密猝至，急切不能抵御，又兼粮食未备，只好仓皇出奔，中途为行密部将田頵所擒，眼见得宣州一城，为行密所据。行密既入宣州，诸将争取金帛，独徐温据囷为粥，散给饥民，人已知有大志。徐温事始此。朱全忠与锽有旧，遣人索锽。行密将锽斩首，以首相遗，一面表闻朝廷，只说是为国除奸。朝廷不便细问，授他为宣歙观察使。行密转陷常州，刺史杜棱被擒毕命，留田頵居守。偏孙儒自广陵来争常州，頵复败走，常州又为儒所得。两下转战不息，江淮间成为赤地。还有朱全忠与李克用，仇怨日深，各思占拓地盘，为并吞计。全忠攻下洛孟诸州，克用也攻下邢磁洺诸州。全忠又联结云中防御使赫连铎，与卢龙节度使李匡威，上表请讨克用，乞朝廷速简统帅。昭宗正加上尊号，改龙纪二年为大顺元年，既见三镇表章，遂召宰相等集议。杜

让能等俱言未可，台官等亦多主杜议，独张浚献议道："先帝再幸山南，统是沙陀所为，臣尝虑他与河朔相连，今得两河藩镇，共请声讨，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万不可失，愿陛下假臣兵柄，旬月可平。"谈何容易？杨复恭出驳道："先帝播迁，虽由藩镇跋扈，亦因在朝大臣，措置失宜，因致乘舆再出。今宗庙甫安，国家粗定，如何再造兵端？"复恭虽是权阉，足为唐祸，但此语却是可取。昭宗沉吟半晌，亦启口道："克用有兴复大功，今欲乘危往讨，未免不公。"偏孔纬亦赞成浚议，竟面奏道："陛下所言，是一时大体，张浚所言，是万世远利，还乞陛下俯从浚议。"一时尚是难保，还能顾到万世么？昭宗因两相同意，且正忌复恭擅权，不欲依言，乃语张浚、孔纬道："此事颇关重大，朕特付卿二人，幸勿贻羞！"随即授浚为河东行营都招讨制置使，以京兆尹孙揆为副。且命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王熔为东面招讨使，李匡威为北面招讨使，副以赫连铎。

浚奉诏出师，陛辞时再白昭宗道："俟臣先除外忧，然后为陛下除内患。"杨复恭在外窃听，料知此语，与己有关，遂到长乐陂饯浚，携酒欢饮。浚一再固辞，复恭戏语道："相公杖钺专征，乃即欲作态么？"浚答道："待平贼回来，作态未迟，目下尚未敢出此呢！"复恭佯笑而别。浚出都西行，檄召宣武镇国静难凤翊保大诸军，同会晋州。朱全忠且乘势进图昭义。昭义军节度使，本是克用从弟克修，克用尝巡阅潞州，因克修供具不丰，横加诟辱，克修惭病即死，弟克恭代为留后。克恭骄暴，不习军事，牙将安居受作乱，焚杀克恭，贻书全忠，自愿归附。全忠遂遣河阳留后朱崇节，率兵往潞，到了潞州，居受已为众所杀，别将冯霸拒战不利，奔往克用。崇节得入潞城，克用遣将康君立李存孝围潞。存孝系克用养子，骁悍异常，既至城下，与崇节交战两次，崇节哪里是他的对手，杀得大败亏输，还城拒守，急向全忠处求援。全忠遣骁将葛从周，率健骑千名，乘夜犯围，入潞助守，遣别将李谠等，至泽州往攻李罕之，牵制克用，且奏促孙揆速援潞州。张浚亦恐昭义为全忠所据，即请旨命揆为昭义节度使，促使赴镇。揆乃自晋州出发，建牙杖节，褒衣大盖，拥众而行。至长子西谷中，忽有一彪军突出，为首一个少年，手执铁挝，径至孙揆马前，大呼道："孙揆哪里走！"揆急欲拔剑招架，哪知已被来将拨下，活擒而去。揆众欲趋前往救，尽被敌骑杀退，死伤甚众。看官道何人擒揆？原来就是李存孝。存孝闻揆将至潞，率三百骑伏住长子谷，掩击揆军，果然将揆擒住，解送克用。克用召揆入见，诱令降附，许为河东副使，揆奋然道："我为天子大臣，兵败身死，分所当然，怎能复事镇使哩？"克用怒起，命用锯杀揆。锯不能入，揆骂道："死狗奴，锯人当用夹板，奈何不知？"克用乃改用夹板锯揆，揆至死骂不绝口，好算是唐季一位忠臣。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克用再令存孝救泽州，直压汴寨。汴将邓季筠自恃勇力，引兵出战，存孝也出阵相迎，战不数合，但听存孝喝声道着，已把季筠擒去，余众窜散。李谠亦解围遁还，存孝罕之又合军追击，斩获汴军万人，及追至怀州，方收兵西归。罕之仍屯泽州，存孝复攻潞州，葛从周、朱崇节等，惮存孝英勇，也弃城走还。昭义军归入克用，克用命康君立为昭义留后，存孝为汾州刺史，李匡威攻蔚州，也为克用养子李嗣源击退。嗣源慎重廉俭，口不言功，他将多自夸战绩，嗣源独徐徐道："诸将喜用口击贼，嗣源但用手击贼哩。"诸将始惭沮而退。张浚闻汴军败走，尚不肯班师，率诸军出阴地关。克用遣存孝领兵五千，出屯赵城。镇国军节度使韩建，夜率壮士三百，劫存孝营。偏存孝先已防备，用一个空营计，诱建杀入，待建慌忙退还，存孝却麾兵横击，亏得建策马飞奔，才算侥幸逃还。静难凤翔各军，闻建袭营失利，各生惶恐，不战先走，禁军亦溃。存孝乘胜逐北，直抵晋州西门。张浚出战，又复败绩，各镇兵陆续遁去，只剩禁军及宣武军，共计万人，闭城守御，不敢再出。存孝攻城三日，城将垂克，反号令军中道："张浚宰相，俘获无益，天子禁军，亦不宜加害。"乃退五十里下寨。浚与韩建，始得开城遁归。存孝既入晋州，复取绛州，并大掠慈隰诸州，唐廷闻张浚败还，君臣震惧，独杨复恭自鸣得意。那李克用复连上二表，一再陈冤，首表尚在张浚未败时，略云：

> 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庞勋，翦黄巢，黜襄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玺，未必非臣之力也。朝廷当阽危之时，誉臣为韩彭伊吕，既安之后，骂臣为戎羯胡夷，天下握兵立功之臣，宁不畏陛下他日之骂乎？况臣果有大罪，六师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而后取之耶？今张浚既已出师，则臣固难束手，已集蕃汉兵五十万，欲直抵蒲潼，与浚格斗，若其不胜，甘从削夺，不然，轻骑叫阍，顿首丹陛，诉奸回于扆座，纳制敕于庙廷，然后自投司败，恭候铁质。

第二表乃在张浚既败以后，至大顺二年正月，始达唐廷，略云：

> 张浚以陛下万代之业，邀自已一时之功，知臣与朱温深仇，私相连结，臣今身无官爵，名是罪人，不敢归陛下藩方，且欲于河中寄寓，进退行止，伏候指挥！

是时昭宗已加惩张浚，将他罢职，孔纬亦连坐免官，改相兵部侍郎崔昭纬，及御史中丞徐彦若，至克用二次表至，再贬绛为均州刺史，浚为连州刺史，赐克用诏，赏还官爵，令归晋阳。未几，又加克用中书令，更贬浚为绣州司户。浚至蓝田，转奔华州，依附韩建，密向全忠求救。全忠上表，代为诉冤，昭宗不得已并听自便。纬至商州驰还，亦寓居华州，李克用既得逞志，声焰越盛，乃父国昌，已经早殁，这是补笔。沙陀兵马及代北将士，尽归克用管辖。克用转攻云州，赫连铎败走吐谷浑，嗣为克用追击杀死。克用复转攻王熔，经李匡威出兵相救，克用方大掠而还，朱全忠欲攻克用，假道魏博，罗弘信不许，全忠遂遣丁会葛从周击魏，自率大军继进，五战皆捷。弘信不得已乞和，全忠乃命止攻掠，归还俘虏，还军河上。魏博自是附汴。徐州节度使时溥，亦与全忠失和，屡相争哄。南北东西，彼此逐鹿，几不识当时天下，究竟是谁氏的天下了。藩镇之弊，一至于此。

惟韦昭度、王建两军，奉诏西征，昭度毫无韬略，但知沿途逗挠，一切攻守事宜，俱听王建处置。建取得邛州，降西川将杨儒，杀刺史毛湘；复略定简资嘉定四州，进逼成都，累攻未下。韦昭度率诸道兵十余万，逗留不进，反请赦陈敬暄罪，撤归各道兵马。朝廷居然下诏，依昭度议，令王建等率兵归镇。建奉到诏书，慨然太息道："大功垂成，奈何弃去？"参谋周庠在侧，便进言道："公何不请韦公还朝，自攻成都，独成巨业？"建点首称善，即表称敬暄令孜，罪不可赦，愿毕命以图成功。一面又劝昭度道："关东藩镇，互相吞噬，这是腹心大疾，相公宜早归朝堂，与天子谋定关东，敬暄不过疥癣，但责建办理，指日可除哩。"昭度迟疑未决。建竟擒昭度亲吏骆保，脔割烹食，说他私盗军粮。昭度大惧，遂托疾东归，将印节授建。建与昭度别后，奋力攻城，环城烽堑，亘五十里。陈敬暄力不能支，田令孜登城语建道："老夫前待君甚厚，何为见逼如是？"建答道："父子至恩，建不敢忘，但朝廷命建来此，无非因陈公拒命，不得不然。若果改图，建复何求？"令孜下城商诸敬暄，敬暄无法可施，只好缴出旌节，托令孜至建营交付。建泣涕拜谢，愿为父子如初。建亦遑刁。令孜还白敬暄，敬暄开城迎建，建率军入城，自称西川留后，令敬暄出居新津，给以一县租税，且表称收复成都，由敬暄自甘退让，应令他子陶为雅州刺史。昭宗当然照准，并即授建为西川节度使。

东川节度使顾彦朗病逝，军中推顾弟彦晖知留后，彦晖据情奏闻，也即命为节度使，敕赐旌节。朝使宋道弼，赍诏出都，中途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所执，并发兵攻东川。守亮姓訾，因拜杨复恭为义父，冒姓杨氏，前为扈跸都将，后得出镇山南，全是复恭一手提拔。复恭总掌宿卫，独揽大权，诸假子统出司方镇，又养宦官子六百人，多充监军，内外勾连，威赫莫比。昭宗母舅王瓌，求为节度使，复恭不可，瓌怒诟复恭，复恭佯为谢过，奏请王瓌为黔南节度使。及瓌奉节至桔柏津，却被杨守亮阻住中流，拨翻瓌舟，瓌覆水溺死。昭宗闻耗，已疑是复恭主使，可巧天威都将李顺节，也将复恭阴谋，入白昭宗。昭宗大愤，出复恭为凤翔监军，复恭托疾不赴，自愿致仕。有昭赐官上将军，致仕归第。复恭居第近玉山营，因假子守信为玉山军使，屡往探视，且

与他密谋为乱。事为昭宗所闻，亲御安喜门，命李顺节等往攻复恭居第。复恭与守信，乃挈族走兴元，往依杨守亮。守亮决计造反，所以拍住宋道弼，遣绵州刺史杨守厚，攻顾彦晖。彦晖急求王建过援，建发兵至梓州，守厚引还。守亮以讨李顺节为名，更欲自金商通道，入袭京师。幸金州防御使冯行袭邀击，大破守亮，才不得逞。守亮、守厚，统是复恭假子，就是天威都将李顺节，原名叫作杨守立，也系复恭义儿，昭宗恐他好勇作乱，特召居左右，赐姓名李顺节，令掌六军管钥，擢为天威都将，隐示笼络。顺节骤得贵显，遂与复恭争权，所以复恭密谋，多由顺节报达宫廷。乃复恭被逐，顺节恃恩骄横，出入必用兵自随。中尉刘景宣，及西门君遂，屡为所辱，遂入奏昭宗，请除顺节，昭宗允诺。二人诱顺节入银台门，把他杀死，百官皆奉表称贺。全是丑态。昭宗亦颇喜慰，乃于大顺三年正月，改元景福。祸且日至，何福可言？

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静难节度使王行瑜，镇国节度使韩建，同州节度使王行约，秦州节度使李茂庄，相继上表，谓杨守亮容匿叛臣杨复恭，请即出兵加讨。王行瑜等并乞加茂贞为山南西道招讨使。昭宗接览各表，便令群臣集议，大众谓茂贞若得山南，不可复制，不如下诏和解为是。全靠和解，亦非政体。昭宗颁诏慰谕，五节度无一受命。茂贞行瑜，竟擅举兵击兴元，一面由茂贞上表，自求招讨使职衔，且贻杜让能及西门君遂手书，有怨谤朝廷等语。昭宗亦忍耐不住，再召群臣入商，宰相等多面面相觑，不敢发言。独给事中牛徽道："先朝多难，茂贞有翼卫功，诸杨阻兵，亟出攻讨，未始非有心嫉恶，不过未奉诏命，太觉专擅，近闻他兵过山南，杀伤甚多，陛下倘尚靳节麾，不授他为招讨使，恐山南百姓，尽被屠灭了。"昭宗不得已授茂贞为招讨使。茂贞遂进取兴元，杨复恭及守亮等均奔往阆州，茂贞乃自请镇守兴元。朝廷特改任茂贞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将他凤翔节度使职任撤销。偏茂贞又不肯奉诏，累得昭宗无法对付，且模模糊糊的延宕过去。是时成德节度使王熔，为李克用所攻，卢龙节度使李匡威，率兵救熔，击退克用。匡威引还，谁知行至半途，乃弟匡筹，竟占据军府，自称留后，不欲匡威还镇，且用兵符追还行营兵。匡威部众，闻风离散。那时匡威归路已断，没奈何返奔镇州，这也是匡威自作自受，所以遭此剧变呢。原来匡筹妻有美色，匡威很是艳羡，只因匡筹同在军中，没法下手，望梅不能止渴，已不知滴了多少馋涎。至出救卢龙时，家人会别，阖室畅饮，匡筹夫妇，不觉多饮几杯，统皆醉倒。匡威却是有心，趁他弟妇醉卧床间，竟去做了一个采花使者，了却生平夙愿。及匡筹妻醒悟转来，才知着了道儿，悔已无及，当下泣诉匡筹。匡筹因此恨兄，乃把匡威拒绝。匡威奔往镇州，王熔事他如父，非常恭敬，偏匡威又欲图熔，镇人不服，攻杀匡威。该死久矣。匡筹闻报甚喜，遂得安据幽州。可惜绿头巾终难洗净。幽州将刘仁恭，前由匡威遣戍蔚州，过期未代，至是闻匡筹擅立，自为军帅，还攻幽州，不利而去，投奔河东，依附李克用。此外如杨行密攻杀孙儒，得封淮南节度使，朱全忠攻拔徐州，感化节度使时溥，登燕子楼，举族自焚。王建杀死陈敬暄、田令孜，只说敬暄谋乱，令孜私通凤翔，当令判官冯涓草表，中有切要语云："开柙出虎，孔宣父不责他人，当路斩蛇，孙叔敖盖非利己。专杀不行于阃外，先机恐失于彀中。"国家失刑，故得令强藩借口。昭宗也无可奈何，置诸不问。福建观察使陈岩病殁，都将范晖自称留后，晖骄侈不法，被王潮攻死。潮代任观察使，寻且进职节度使。群雄角逐，寰宇分崩，到了景福二年秋季，李茂贞抗表不逊，公然责备昭宗，与敌国相去无二。昭宗恼羞成怒，掷置来表，再拟兴师。正是：

河东覆辙方宜戒，京右来车又妄行。

欲知茂贞是否被讨，且至下回再详。

李克用功罪参半，不必讨而反欲讨之；杨复恭有罪无功，应讨而反不欲讨。此已可见昭宗之不明，其他可无论已。或谓昭宗固不欲讨克用，迫于张浚、孔纬之力请，乃有招讨制置使之命，然试思君主时代，国家大事，究竟由谁主持耶？一击不胜，丧师无算，转不得不屈体调停，上替下凌，因此益甚。杨复恭已走兴元，虽有若干义儿，实皆朝秦暮楚之流，不足一试。即如杨守立、杨守亮等，匹夫徒勇，亦宁足大事？为昭宗计，正可遣师进讨，借伸主威，况有五节度使

之联表上请乎？乃迟回不决，转令李茂贞等擅自兴师，一再胁迫，不得已授以兵柄，于是朝廷日加退让，而方镇即日加跋扈矣。要之无主之国，非乱即亡，唐至昭宗之季，有主与无主等，虽欲不乱，乌得而不乱？虽欲不亡，亦乌得而不亡？

第九十七回
三镇犯阙辇毂震惊　一战成功邠宁戡定

却说李茂贞恃功骄横，不受朝命，且上表讥毁昭宗，表文略云：

> 陛下贵为万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指王瓌事。尊极九州，不能戮恭之一竖。但观强弱，不计是非，体物锱铢，看人衡纩，军情易变，戎马难羁，唯虑甸服生灵，因兹受祸，未审乘舆播越，自此何之？

昭宗览此数语，禁不住愤怒起来，便拟发兵进讨，命宰相杜让能，专司兵事。让能进谏道："陛下初登大宝，国难未平，茂贞近在国门，不宜与他构怨，万一不克，后悔难追。"昭宗叹息道："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这正志士愤痛的时候，朕不能坐视陵夷，卿但为朕调兵输饷，朕自委诸王用兵，成败与卿无干。"让能道："陛下必欲兴师，亦当商诸中外大臣，集思广益，不应专事委臣。"昭宗又道："卿居元辅，与朕义关休戚，不宜畏难避事。"让能泣道："臣岂敢畏避？但时有未可，势又未能，恐他日徒为晁错，不能弭七国兵祸，所以临事踌躇。如陛下必欲委臣，臣敢不奉诏，效死以报。"果然死了。昭宗乃喜，命让能留居中书，计划调度，月余不归。偏崔昭纬阴结邠岐，代作耳目，让能朝发一言，二镇夕即知晓。茂贞暗令党羽混入都中，纠合市民数千，俟观军容使西门君遂，及崔昭纬等出来，即遮集马前，泣诉："茂贞无罪，不宜致讨，免使百姓涂炭。"君遂谓："事关宰相，于己无与。"昭纬且说道："此事由主上专委杜太尉，我辈不得预闻。"市人因乱投瓦石，昭纬等慌忙走避，才得脱身。昭宗闻报，命捕诛为首乱民，并一意遣将调兵，遂命覃王嗣周顺宗子经之后。为京西招讨使，讨李茂贞，神策大将军李𨱇为副，出宰相徐彦若为凤翔节度使，令嗣周带着禁军三万，送徐赴镇，出驻兴平。茂贞联同王行瑜军，合兵六万，共至盩厔，抵拒禁军，禁军多系新募少年，哪里敌得过两镇雄师？一闻两镇兵至，未战先怯，至茂贞等进逼兴平，禁军多已骇散。嗣周及𨱇，也只得奔还。茂贞乘胜进攻三桥，京师大震，盈廷惶惶。崔昭纬更密遣茂贞书，谓："用兵非主上意，全出杜太尉一人。"茂贞因陈兵临皋驿，表列让能罪状，请即加诛。让能亦入白昭宗道："臣尝料有此变，今已至此，请以臣为辞。"昭宗且泣且语道："今与卿成诀别了。"遂下诏贬让能为梧州刺史，流观军容使西门君遂至儋州，内枢密使李周潼至崖州，段诩至驩州。茂贞等仍然未退，昭宗又御安福门，命斩君遂周潼诩三人，再贬让能为雷州司户，且遣使语茂贞道："惑朕举兵，实出君遂等三人，非让能罪。"茂贞定欲诛死让能，方肯退兵。崔昭纬复从中怂恿，乃竟将让能赐死，连让能弟户部侍郎弘徽，亦迫令自尽。让能已是枉死，弘徽更属沉冤。再召东都留守韦昭度为司徒，御史中丞崔胤为户部侍郎，并同平章事，授茂贞为凤翔节度使，兼山南西道节度使，并官中书令。王行瑜进爵太师，加号尚父，特赐铁券，两镇兵方卷甲退归。嗣是朝廷动息，均须禀受邠岐二镇意旨，不得擅行。

景福三年，复改元乾宁，李茂贞入朝，大陈兵卫，阅数日归镇，自昭宗以下，无敢少忤。右散骑常侍郑綮，素号诙谐，多为歇后诗，讥嘲时事。昭宗还道他蕴蓄深沉，特手注班簿，命他为相。堂吏争往告綮，綮微笑道："诸君太弄错了，就使天下无人，也未必轮到郑綮。"堂吏答道："事出圣意，的确不误。"綮又道："果有此事，岂不令人笑话？"既而贺客趋集，綮搔首道："歇后郑五作宰相，时事可知了。"自知颇明。当即上书固辞，有

诏不许，乃勉强受职。已而复累表避位，解组竟归。却是明哲保身。昭宗复命翰林学士李谿为相，知制诰刘崇鲁，出班大恸。昭宗问为何因？崇鲁极言李谿奸邪，不胜重任，乃罢谿为太子少傅，谿上书自讼，亦丑诋崇鲁庭拜田令孜，为朱玫作劝进表，恸哭正殿，为国不详，于是崇鲁亦即免官，内政不纲，外乱益炽。平卢节度使，任了王师范，镇海节度使，任了钱镠，柳玭为泸州刺史，刘隐为封州刺史，还算由朝廷封拜，奉命就职。他如杨行密擅取庐歙舒泗诸州，所置守吏，毫不禀承。孙儒余党刘建锋、马殷，南走至洪州，招集党羽，得十万余人，攻下潭州，杀死节度使邓处讷，自称留后。王建也擅夺彭州，杀死节度使杨晟，及马步使安师建。李克用尝为养子存孝，表求为邢洺磁节度使。存孝为存信所谮，无从申诉，存信为张氏子，亦为克用义儿，已见前九十四回。竟潜结王熔及朱全忠，背叛克用。克用自引兵围攻邢州，存孝固守经年，城中食尽，乃出见克用，泥首谢罪。克用将他械住，囚归晋阳，车裂以徇。存孝骁勇绝伦，克用很加怜惜，意下令用刑时，诸将必代为请免，偏诸将嫉忌存孝，无一进言，坐致令出难回，一个昂藏勇士，分作四裂。存孝部将薛阿檀，勇悍不亚存孝，因与存孝通谋，恐致事泄，也即自杀。克用失去两人，心中好生不悦，好儿日不视军事。过了半年，方因李匡筹屡侵河东，乃出师北向，拔武州，降新州，连败匡筹兵众，直捣幽州。匡筹逃往沧州，为义昌节度使卢彦威所杀。他的艳妻，不知如何下落？幽州军民，开城欢迎河东军，克用趋入府舍，命刘仁恭及养子李存审，略定各属，又表荐刘仁恭为卢龙节度使，唐廷不敢不从。

可巧护国节度使王重盈病亡，军中愿奉重荣子珂为留后，珂实重荣兄子，重荣养为己儿，重盈子王珙，曾为保义节度使，同弟晋州刺史王瑶，与珂争位。珂系李克用女夫，当然向克用告急，克用即为珂代求节钺。朝廷准珂为留后，珙与瑶未肯便休，却厚结王行瑜李茂贞韩建三帅，表称珂非王氏子，不应袭职。昭宗下敕相报，谓已先允克用所奏，不便食言。看官！你想这王行瑜、李茂贞、韩建三人，果肯降心相从，不复异议么？茂贞方攻拔阆州，逐走杨复恭，且献复恭致守亮书，中有："承天门为隋家旧业，汝但应积粟训兵，勿复贡献。试想我在荆榛中推立寿王，才得尊位。今废定策国老，天下有如此负心门生天子么？此恨不雪，决非丈夫。"昭宗得书甚怒，适韩建捕住复恭，及余党多人，书献阙下，枭首独柳。随笔了过杨复恭。两镇立此宏功，愈有德色。偏王珂、王珙争位一案，联名上奏，竟撞了一鼻子灰，面子上很过不下去，王珙更遣使语三帅道："珂与河东联婚，将来必不利诸公，请先机加讨！"王行瑜首先发兵，令弟同州刺史王行约攻河中，自与茂贞及建，各率精骑数千人入朝。昭宗御安福门，整容以待。还算胆大。三帅到了门下，盛陈甲兵，拜伏舞蹈。昭宗俯语道："卿等不奏请俟报，便称兵驰入京城，意欲何为？若不能事朕，今日请避贤路。"行瑜、茂贞，听到此言，倒也无词可答。惟韩建略述入朝情由，昭宗乃谕令入宴，三帅宴毕，又复面奏，略言："南北司互分朋党，紊乱朝政，韦昭度前讨西川，甚为失策，李谿虽已免相，尚且蟠踞朝堂，非亟诛无以慰众心。"昭宗不愿允行，又不敢毅然拒绝，只得以"且从缓议"四字，对付三帅。偏三帅出了殿门，竟招呼甲士，捕杀韦昭度李谿，及枢密使康尚弼数人。目中岂尚有天子耶？又请除王珙为河中节度使，徙王珂至同州。昭宗惧为所胁，不得已暂从所请。三帅又密谋废立，拟另戴昭宗弟吉王保为帝。忽闻李克用起兵勤王，约期入关，三帅各有戒心，乃各留兵三千人宿卫京师，匆匆的辞归本镇去了。

后来昭宗察知三帅犯阙，由崔昭纬暗中怂恿，乃决意易相，再起孔纬同平章事，张浚为诸道租庸使，李克用闻浚复任事，因抗表固争，有"浚朝为相，臣夕至阙"等语。昭宗遣使慰谕，谓未尝相浚。克用乃申表王行瑜、李茂贞、韩建称兵犯阙，戕害大臣，愿率蕃汉兵南下，为国讨贼，一面移檄三镇，指斥罪状，王行瑜等统皆惊惶，克用长驱至绛州，刺史王瑶闭城守御，相持十日，竟被克用攻破，斩瑶示威，复进兵河中。王珂迎谒道旁，克用也不暇入城，即趋同州，王行约弃城遁走。行约弟行实，时为左军指挥使，奏称同华已没，沙陀将至，请车驾转幸邠州。枢密使

骆全瓘，却请昭宗往凤翔，昭宗道："克用尚驻军河中，就使到来，朕自有法对付，卿等但各抚本军，勿使摇动为是。"两人怏怏退出。全瓘却去联结右军指挥使李继鹏，谋劫上趋凤翔。继鹏本姓阎名珪，因拜茂贞为假父，所以易姓改名。骆李等正在安排，事为中尉刘景宣所闻，告诸王行实。行实也欲劫上往邠州，孔纬面折景宣，谓车驾不应轻离宫阙。到了傍晚，继鹏又连请出幸，昭宗不从。哪知王行实竟召入行约，引左军攻右军，两下相杀，鼓噪震地。辇毂下如此横行，尚得谓有法纪么？昭宗闻乱，亟登奉天楼，传谕禁止，且命捧日都头李筠，率部军侍卫楼前。继鹏竟召凤翔兵攻筠，矢拂御衣，射中楼桷。左右扶昭宗下楼，继鹏复纵火焚宫门，烟焰蔽天，阖宫鼎沸。先是有盐州六都兵屯驻京师，为左右两军所惮，昭宗急令入卫，两军方才退走，昭宗至李筠营避乱，护跸都头李居实率众继至，昭宗稍稍放心。未几，复有谣言传入，说是行瑜茂贞，将入都来迎车驾。昭宗又恐他胁迫，乃命筠居实两都兵自卫，径出启夏门，道过南山，寄宿莎城镇。士民追从车驾，约数十万人，及至谷口，三成中渴死一成，夜间复遭盗劫，哭声遍野；百官多扈从不及，唯户部尚书薛王知柔先至，昭宗命权知中书事及置顿使。既而崔昭纬等皆至莎城，昭宗乃复移跸石门镇。

李克用闻昭宗出奔，遣判官王瓌趋问起居，一面督兵攻华州。韩建登城呼克用道："仆与公未尝失礼，何为见攻？"克用应声道："公为人臣，逼逐天子，公为有礼，何人为无礼呢？"说罢，即麾兵进攻。建亦极力拒守，彼此相持不下。适内侍郗延昱，赍诏至克用军，略言邠岐二镇，有劫驾消息，请即过援。克用乃释华州围，移驻渭桥。昭宗复遣供奉官张承业，诣克用营，克用留使监军，遂遣部将李存贞为先锋，又令史俨统三千骑士，诣石门扈驾，再命李存信、李存审令同保大节度使李思存，即拓跋思恭弟。往梨园寨攻王行瑜，擒住敌将王令陶等，械送行在。李茂贞闻风知惧，召还李继鹏，把他斩首，传示石门，奉表谢罪，且遣使向克用求和。昭宗亦遣延王戒丕，玄宗子玢之后。往谕克用，令且赦茂贞，专讨行瑜。克用受命，遣子存勖还报行在。存勖年仅十一，状貌魁梧，昭宗叹为奇儿，用手抚顶道："儿方为国栋梁，他日宜尽忠我家。"存勖拜谢而还。昭宗即命克用为邠宁四面行营都招讨使，保大节度使李思存为北面招讨使，定难节度使李思谏为东面招讨使，彰义节度使张𫄨为西面招讨使，共讨行瑜。

克用复表请还京，并愿拨骑兵三千，驻守三桥，防蔽京师。昭宗始启跸回都，到了京城，但见宫阙被焚，尚未完葺，没奈何寓居尚书省，百官随驾往来，流离颠沛，亦多半无袍笏仆马，面目憔悴，形色苍凉。乱世君臣，大率如是。宰相孔纬，在途中感冒风寒，即致病死。崔昭纬罢为右仆射，再贬为梧州司马。徐彦若本出镇凤翔，因不得莅任，还为御史大夫，仍进授同平章事；户部侍郎王抟，亦得入相；崔胤已免复起；京兆尹孙偓，也受命为户部侍郎，一同辅政。相臣四人，一个儿也不少，可惜都未能称职。王抟较孚物望，但硕果仅存，何足济事。昭宗专任克用。进命为行营都统，授昭义节度使，李罕之为检校侍中，充行营副都统，且特把后宫中的魏国夫人陈氏，赐与克用，不怕做元绪公么？陈氏才色双全，竟畀克用享受，当然感恩图报，愿尽死力，于是与邠宁兵交战数次，无不奏捷，再令李罕之、李存信等，急攻梨园，堵绝粮道。城中无粮可食，自然溃散。罕之等纵兵邀击，杀获万余人，擒住行瑜子知进，及大将李元福。克用复亲往督攻，王行约行实等遁去。行瑜率精骑五千，退守龙泉寨，且飞使至凤翔告急，李茂贞发兵五千名往援，遇着沙陀将士，好似风卷残云，顷刻四散。行瑜复弃寨入邠州，克用追至城下，行瑜登城号哭，顾语克用道："行瑜无罪，胁迫乘舆，皆茂贞继鹏所为，请公移兵责问凤翔，行瑜愿束身归朝。"你是首先发难，为何诿过他人？克用答道："王尚父何谦恭乃尔？仆受诏讨三贼臣，公实与列，若欲束身归朝，仆却不敢擅允哩。"答语颇妙。行瑜知不可免，涕泣下城，越宿，挈族出走。克用得入邠州，封府库，抚居民，禁兵四掠，邠人大悦。行瑜走至庆州境，为部下所杀，传首京师，邠宁告平。

克用还军渭北，昭宗封克用为晋王，加李罕

之兼侍中，以河东大将盖寓领容管观察使，其余克用子弟及将佐，并进秩有差。克用遣书记李袭吉入朝谢恩，乘间代奏道："近来关辅不宁，强臣跋扈，若乘此胜势，遂取凤翔，这是一劳永逸的至计。臣今屯军渭北，取候进止。"昭宗迟疑未决，特与近臣熟商。或谓："茂贞复灭，沙陀益盛，朝廷且听命河东，亦非良策。"昭宗乃赐克用诏书，褒他忠勇，且言："跋扈不臣，惟一行瑜、茂贞、韩建，近已悔罪，职贡相继，且当休兵息民，徐观后衅。"克用奉诏乃止，但私语诏使道："朝廷用意，似疑克用有异心，克用居心无他，特自料茂贞不除，关中恐仍无宁日哩。"诚如公言。言下很是叹息。未几，又有诏免他入觐，克用尚欲入朝，经盖寓劝止，乃表称臣总领大军，不敢径入朝觐，惊动宫廷。表至京师，上下始安。

克用引兵北归，茂贞仍骄横如故，河西州县，多为所据，还有威胜节度使董昌，历年苛敛，充作贡赋，唐廷宠命相继，他欲求为越王，未邀允准，竟居然称起越帝，自称大越罗平国，改元顺天，署城楼曰天册之楼，令群下呼为圣人。当时吴越间谣传有怪鸟，四目三足，鸣声几似人言，仿佛有"罗平天册"四字。昌指为鸑鷟，依鸟声为国号。实是妖孽。节度副使黄碣，会稽令吴镣，山阴令张逊，先后进谏，均被诛夷。又移书钱镠，详告开国情形，并授镠为两浙都指挥使。镠复书道："与其闭门作天子，与九族百姓，俱陷涂炭，何若开门作节度使，长保富贵？"昌不见省，镠遂表称董昌僭逆，不可不诛。昭宗乃命镠为浙东招讨使，令击董昌。镠遣部将顾全武许再思等，进兵浙东，昌发兵迎战，屡次失败。余姚石城，接连失守，慌忙向淮南乞援。杨行密令宁国节度使田頵，润州团练使安仁义，往攻杭州戍军，遥应董昌，且自率兵攻苏州，拔常熟镇，虏去刺史成及。镠急召全武还军，令防行密。全武已乘胜抵越州，不愿再还，因复报镠书道："越州系贼根本，愿先取越州，再复苏州未迟。"镠依议而行。全武即猛攻越州，破入外郭，昌尚据牙城拒战，镠令降将骆团，往贻昌书，伪言已奉有诏命，令大王致仕归临安。昌乃送交牌印，出居清道坊。全武遣都监使吴璋，用舟载昌至杭州，途次把他杀死，并诛家属三百余人。镠得昌首，献入京师。罗平应改称荡平。昭宗加镠兼中书令，出王抟为威胜节度使。威胜军即浙东镇。镠却嘱两浙吏民，公同上表，请任镠兼领浙东。昭宗不得已仍留抟为相，命镠为镇海威胜两军节度使，更名威胜为镇东军。镠复令全武等克复苏州，淮南兵遁去。吴越一区，遂长为钱氏守土了。小子有诗叹道：

果然乱世出英雄，戡定东南立巨功。
为溯当年吴越事，迄今犹著大王风。

东南暂定，东北又启纷争，待小子下回续叙。

李茂贞、王行瑜、韩建，同为晚唐逆臣，为昭宗计，非不可讨，但讨罪须仗将士，试问当日有良将否乎？有勇士否乎？覃王嗣周，素无将略，贸贸然任为元戎，杜让能一书生耳，无裴晋公李赞皇之才略，而遽委以兵事，多见其不知量也。迨三帅犯阙，恃众横行，杜让能之贬死，冤过鼂错，韦昭度、李谿之被杀，惨过武元衡，废立将成，神器不保，是非昭宗之自贻伊戚耶？幸李克用仗义兴师，吓退三帅，梨园一战，行瑜授首，假令移讨凤翔，更及华州，茂贞、韩建，指日可平，关辅从此弭兵，亦未可知也。乃惑于蜚言，阻止克用，前之讨茂贞也何其急？后之赦茂贞、韩建也又何其宽？自相凿枘，适召强藩之侮弄而已。至若吴越一区，更不暇问，钱镠自愿讨逆，始得平定董昌，于昭宗固无与焉。

第九十八回
占友妻张夫人进箴　挟兵威刘太监废帝

却说李克用还兵晋阳，正值朱全忠进攻兖郓，兖郓为天平军属境，节度使朱瑄兄弟，曾助全忠破秦宗权，全忠与他约为弟昆，倚若唇齿。见九十四回。及全忠兼有徐州，遂欲并吞兖郓，只苦无词可借，未便出师。蓦然想了一计，架诬朱瑄，但说他诏诱宣武军士，移书诮让。瑄怎肯受诬？自然复书抗辩。全忠即遣部将朱珍葛从周袭据曹州，并夺濮州。嗣是连年战争，互有胜负。乾宁二年，全忠大举攻兖州，朱瑄遣将贺瓌、柳存、薛怀宝，率兵万余人，往袭曹州，不意为全忠所闻，夤夜往追，至巨野南，生擒瓌存及怀宝，并获兖军三千余名，乃再至兖州城下，望见朱瑾巡城，便将俘虏推示，指语瑾道："卿兄已败，何不早降？"瑾因兄瑄留守郓州，未闻失陷消息，料知全忠诳言，遂将计就计，伪称愿降，出送符节。全忠大喜，即使朱琼往迎。瑾披甲出城，立马桥上，令骁将董怀进埋伏桥下，待琼一到，即呼怀进何在。当由怀进突出，擒琼入城，不到片刻，即将琼首掷出城外。全忠易喜为怒，也将柳存、薛怀宝杀毙，只因贺瓌素有勇名，留为己用，自己引兵还镇，但命葛从周屯兵兖州。

朱瑄闻兖州围急，屡遣使至河东，求他出援。李克用发兵数千，令史俨李承嗣为将，假道魏州，往援兖郓。继又遣李存信率兵万骑，作为后应，再向魏州假道。魏博节使罗弘信，初意颇愿和克用，放过史俨等军，及存信将至，适接到朱全忠书，谓克用志吞河朔，休中他假途灭虢的诡计。弘信信为真言，朱三反复狙诈，难道弘信尚未闻知么？遂发兵三万，夜袭存信。存信未曾防备，哪里敌得住许多魏军，立即大溃，资粮兵械，委弃殆尽。克用见存信逃归，始知弘信依附全忠，便兴兵往攻魏博。全忠正遣大将庞师古，会同葛从周军，径攻郓州，一闻克用攻魏，亟调从周赴洹水，为魏博声援。克用引兵击从周，从周令军士多掘深坎，引河东将士追击，屡踬坎中，俘去甚众。克用性起，也策马驰救，哪知一脚落空，也入坎窞，险些儿为汴军所擒。幸克用眼明手快，拈弓射毙一汴将，始得脱险奔还，河东兵退去，从周复还击兖郓，连破朱瑄兄弟。兖郓属境，统为汴军所据。克用再发兵赴援，辄为魏人所拒，不得前进。全忠遂命庞葛两将，并力攻郓，朱瑄兵少食尽，不复出战。但凿濠引水，聊以自固，师古等夜筑浮桥，冒险渡濠，直薄城下。瑄料不可守，弃城奔中都。葛从周麾兵追蹑，瑄为野人所执，献从周军，全忠得入郓城，命庞师古为天平留后，至从周解到朱瑄，复令从周速袭兖州。朱瑾方虑乏食，留部将唐怀贞守城，自与河东将史俨李承嗣，出掠徐境，接济军需。怀贞孤立失援，突闻汴军奄至，不觉大惊，只好开城迎降。

从周入兖州，捕得朱瑾妻孥，送往郓城。瑾妻饶有姿色，为朱全忠所见，即命侍寝，妇人家畏威怕死，没奈何含垢忍耻，供他淫污。这是妇人最坏处。全忠欢宿数宵，始引兵返汴，到了封邱，正值爱妻张氏，率众来迎。这位张夫人籍隶砀山，甚有智略，素为全忠所敬惮，无论军府大事，必经帷闼参谋，此次全忠还见妻面，不禁带着三分惭色。张夫人已瞧透机关，用言盘诘，知全忠已纳瑾妻，便笑语道："妾虽妇人，不怀妒意，何妨请来相见。"全忠乃令瑾妻入谒，瑾妻俯首下拜。亏她老脸。张夫人亦答拜，且持瑾妻手泣语道："兖郓与我同宗，约为兄弟，只因小故起嫌，遂致互动兵戈，使吾姒辱至此地。他日汴州失守，恐我亦不免似吾姒今日哩。"这一席话，说得瑾妻无地自容，泪涔涔下，连全忠亦自觉赧颜，汗流

满面。晋汴举事不同，偏各得一贤妇。乃送瑾妻至佛寺为尼，斩朱瑄于汴桥。自是郓齐曹棣兖沂密徐宿陈许郑滑濮诸州，俱属全忠。惟王师范保有淄青一道，还算独立，但也与全忠通好，不敢擅行。

朱瑾闻兖郓俱失，无路可归，乃与史俨李承嗣走保海州，又恐为汴军所逼，即拥州民渡淮，投奔杨行密。行密至高邮迎劳，并表瑾为武宁节度使。淮南旧善水战，不娴骑射，及得河东兖郓兵，水陆兼备，军声大振。全忠闻行密招纳朱瑾，发兵往击，遣庞师古屯清口，葛从周屯安丰，自将中军屯宿州。行密与朱瑾统兵三万，出御汴军，瑾闻师古营地汙下，拟决淮水上流，灌入敌垒，当下向行密献计。行密欲先趋寿州，李承嗣进言道："朱公计划甚善，清口破败，全忠夺气，何必再行劳师。"行密遂依瑾议，瑾令军校潜决淮水，自率五十骑先渡。有人报知师古，师古尚谓讹言惑众，将他杀毙。及瑾已逼营，仓猝拒战，适值淮水大至，营中几成泽国，士卒骇乱。师古方手足失措，不料行密又统军杀到，与朱瑾并力夹攻，那时汴军大败，师古竟死乱军中。葛从周闻报骇退，被行密等乘胜追击，杀溺殆尽，生还只数百人，全忠亦扫兴奔归。行密大会诸将，极称李承嗣有谋，表领镇海节度，且待史俨亦甚厚，还军后各赐第宅及姬妾，两人遂愿为行密效力，屡次立功。李克用亦遣人贻书，求还史李二人，行密留住不放，但复书修好，只说待缓日遣归，由是得保据江淮，全忠不能与他争锋了。这是借用客将之效。

梧州司马崔昭纬，沿途逗留，不肯往就贬所，且因武安军方有乱事，节度使刘建锋，私通亲卒陈赡妻，为赡所杀，军中另立马殷为留后，他便借此借口，只推说道梗难通，一面贻书朱全忠，求他挽回，全忠置诸不理。唐廷已有所闻，乃遣中使追及荆南，勒令自尽，中外称快。独李茂贞、韩建两人，素与昭纬表里为奸，不忍闻他诛死，因又欲伺隙发难，可巧昭宗置殿后四军，选补数万人，使延王戒丕等统带，借资护卫。李茂贞乘间上表，诡说延王将称兵讨臣，臣今勒兵入朝请罪。昭宗览表大惊，亟向河东告急。急时抱佛脚，已属无益。偏偏远水难救近火，河东尚未接洽，凤翔兵已逼京畿。覃王嗣周，带了卫军，出阻茂贞，茂贞不待晤谈，便指挥众士，杀退嗣周，直薄长安城下。延王戒丕，入白昭宗，谓："关中藩镇，无可依托，不如由鄜州渡河，往幸太原。"昭宗因草草整装，挈着嫔妃嗣王等数十人，潜出都城，奔至渭北。连番奔波，莫非自取。韩建遣子从允奉表，请幸华州，昭宗知建不怀好意，未肯遽从，但命建为京畿都指挥，兼安抚制置，及催促诸道纲运等使，自启驾至富平。建又奉表固请，从官亦不愿远去，乃召建至行在，面议去留。

建抵富平，谒见昭宗，顿首泣陈道："方今藩镇跋扈，不止茂贞一人，陛下若去，宗庙园陵，何人居守？臣恐车驾渡河，无复还期。今华州兵力虽微，控带关辅，尚足自固，臣积聚训厉，已十三年，西拒长安不远，愿陛下惠临，徐图兴复，臣愿为陛下尽力。"口是心非。昭宗因偕建至华州，就府署为行宫。建请罢崔胤相职，改授尚书左丞陆扆同平章事，王抟亦相继免相，用左谏议大夫朱朴代任。崔胤密求朱全忠，替他转圜，且教他营修东都宫阙，表迎车驾。全忠依言上表，力言崔胤忠臣，不应免职，自愿率兵迎跸。韩建不免惊慌。乃复召胤为相，遣人谕止全忠，胤再黜再进，遂排挤陆扆，诬他党同李茂贞。扆竟遭贬为硖州刺史。茂贞入长安，又放了一把无名火，将重修的宫室市肆，焚毁俱尽。昭宗闻报，命宰相孙偓，为凤翔四面行营招讨使，讨李茂贞。茂贞才上表请罪，献助修宫室钱。韩建暗中袒护茂贞，阻偓出师，且奏称睦济韶通彭韩仪陈八王，均系唐朝宗室。谋劫车驾往河中。昭宗似信非信，召建入问。建又托疾不入，昭宗不得已，令八王诣建自陈。建又拒绝不见，但再表申请勒归私第，妙选师傅，教以诗书，不准典兵预政。昭宗已陷虎口，无法推诿，乃诏令诸王所领军士，遣归田里，建又请撤去殿后四军，昭宗亦不敢不从。天子亲军，至此尽撤。捧日都头李筠，为石门扈从第一功臣，建诬他谋变，请旨处斩。筠既冤死，建心尚未足，索性大起杀心，纵兵围诸王第，拿住覃王嗣周，延王戒丕，通王滋，沂王禋，彭王惕，丹王允，及韶王、陈王、韩王、济王、睦王等十一人。韶王以下，史失其名。共牵至石堤谷，冤诬反状。可怜诸王被

发徒跣，极口呼冤，随他叫破喉咙，没一个出来救护。号炮一鸣，刀光四闪，十一王首级，都垂地下。暗无天日。建竟先斩后奏，以谋反闻。看官！你想昭宗至此，果安心不安心么？建又强慰昭宗，奏请立德王裕为皇太子，裕系昭宗冢嗣，为淑妇何氏所出。何氏方从幸华州，建向何氏讨好，立裕为储，并请册何氏为皇后。唐自宪宗以降，好几代不立正宫，至此复行册后礼，行辕草率，粗备仪文，看官听着！这已是着末一出了。

孙偓受诏不行，撤去招讨使，并罢相位。朱朴亦免，王抟再相，也无术维持国政。李茂贞官爵，忽夺忽还，毫无定策。东川为王建所并，节度使颜彦晖自杀。威武节度使王潮逝世，弟审知知军府事，魏博节度使罗弘信死，子绍威自称留后。当时虽皆上表奏闻，昭宗还有甚么辩论。不过有求必应，滥给诏书，予他旌节，便算了事。回鹘别部庞特勤后裔，及南诏嗣酋舜化，先后上书，唐廷也无暇报答，幸外夷亦多衰微，无心入寇，所以边疆尚靖，只内部分扰乱难平。李克用闻茂贞犯阙，拟再发兵进援。茂贞素惮克用，因诈称改过，累表谢罪。嗣又闻朱全忠营洛阳宫，有迎驾意，复驰表行在，愿修复宫阙，奉昭宗归长安。韩建已与茂贞串同一气，也劝昭宗还都，昭宗乃令建为修宫阙使。建与茂贞共致书河东，愿与克用修和。克用正用兵幽州，乐得应允，韩建乃奉驾还都。看官阅过前回，应知幽州节度使刘仁恭，为克用所保荐，何故互动兵戈哩？原来仁恭莅镇，克用曾派亲兵千人监守，所有租赋，除供给军需外，悉令输送晋阳。至昭宗出奔华州，克用向仁恭征兵，一同入援，仁恭不应，经克用移书责备，他反掷书谩骂，拘住使人。克用大怒，自率兵往攻幽州，中途饮酒，被仁恭将单可及，设伏杀败，奔还晋阳。仁恭恐克用复仇，亟与朱全忠联络，全忠因会同幽州、魏博两镇军士，攻拔邢、洺、磁三州。昭宗方还京大赦，下诏罪己，改元光化，一面命太子宾客张有孚，为河东汴州宣慰使，替他双方和解。克用颇欲奉诏，独全忠不从，泽州守将李罕之，本依附克用，平王行瑜，他本思代镇邠宁，克用谓不应恃功要君，乃快快还泽州。

会昭义节度使薛志勤病逝，罕之即自泽州入潞州，据有昭义军，克用遣使诘责，罕之遽输款朱全忠，乞为援助。全忠遂表荐罕之为昭义节度使。克用遣李嗣昭袭取泽州，掳得罕之家属，囚送晋阳。罕之惊惶成疾，竟致不起。全忠急使部将贺德伦代守潞州，嗣昭移军围攻，德伦夜遁，泽潞复归克用，克用表授孟迁为留后。你也上表，我也上表，其实统是盗名欺世。刘仁恭与魏州失欢，大举攻贝州，魏博节度使罗绍威，乞师汴梁，由朱全忠遣将李思安等，率兵救魏，大破幽州，斩仁恭骁将单可及。可及系仁恭妹婿，骁勇绝伦，绰号单无敌，至是堕思安计，中伏败死，幽州夺气。仁恭自督兵拒战，又被汴将葛从周杀退，丧失元算，仅与子守文狼狈遁还。从周乘胜攻河东，拔承天军，别将氏叔琮拔辽州。克用遣将周德威往破叔琮，生擒叔琮骁将陈夜叉，叔琮遁去，从周亦引还。保义军乱，杀死节度使王珙，另推都将李璠为留后。璠又为都将朱简所杀，简与全忠同姓，因作书相遗，改名友谦，愿为全忠子侄。全忠笑允来使，自是陕虢一带，亦为全忠属土。全忠又北攻镇州，也被全忠将张存敬所攻，出战大败。奔赴晋阳。兵马使王处直，出降全忠，用缯帛十万犒师，全忠乃还，仍为处直表求节钺。河北诸镇，又折入全忠肘下，全忠势力，直占有中原大半，各方镇莫与比伦了。为篡唐张本。

宰相崔胤，恃全忠为外援，屡与昭宗谋去宦官，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专权自恣，也连结岐华二镇，抵制崔胤。王抟从容入奏道："人君当明大体，不宜意存偏私，宦官擅权已数十年，何人不知弊害？但势难猝除，且俟外难渐平，再惩内蠹。"昭宗转告崔胤，胤即谓抟依附中官，万难再相。昭宗又疑胤怀私，竟将胤免职，复相陆扆。胤怎肯干休？乃浼全忠出头，硬要昭宗贬逐王抟，及道弼务修等人。昭宗乃贬抟为崖州司户，流道弼至驩州，务修至爱州，再用崔胤为相。胤更请命昭宗，令王抟等自尽，于是胤专制朝政，势震中外，宦官相率侧目，遂复闯出一场废立的大祸祟来。当时中尉刘季述，统领左军，曾与韩建谋杀诸王，及道弼务修等贬死，不免动了兔死狐悲的念头，遂与右军中尉王仲先，继任枢密使王彦

范薛齐偓等密谋道："主上轻佻多诈，不堪奉事，我辈恐终罹祸患，不若奉立太子，引岐华二镇兵入援，控制诸藩，方得免害。"仲先等同声赞成。会昭宗出猎苑中，夜宴归来，醉后模糊，手刃黄门侍女数人，内外交讧，危亡在即，尚且游宴好杀，是非速祸而何？翌晨日上三竿，尚是酣寝宫中，未曾启户。季述诣中书省，语崔胤道："宫中必有变故，我系内臣，不便坐视，愿便宜从事。"胤半晌无言，季述竟率禁军千人，破门直入，访问宫中，具得昨晚情状，乃复出白崔胤道："主上所为如此，怎堪再理天下？不如废昏立明，为社稷计，不得不然。"胤怕他凶威，含糊答应。季述即召集百官，陈兵殿廷，令胤等连名署状，请太子监国。胤等统是怕死，无奈署名。季述仲先，带领禁军，大呼入思政殿，杀死宫人多名。昭宗闻殿前鼓噪，惊堕床下，及勉强起身，见季述仲先已在面前，吓得毛发直竖。季述等掖令坐定，出百官状递示昭宗。宫人忙走报何后，后趋入拜请道："中尉勿惊动官家，有事不妨徐议。"季述道："陛下厌倦大宝，中外群情，愿太子监国，请陛下移养东宫！"昭宗支吾道："昨与卿曹乐饮，不觉过醉，今日已悔悟了。"季述瞋目道："这非臣等所为，事出南司，众怒难犯，愿陛下且往东宫。待事稍就绪，再当迎还大内，休得自误！"何后见他声色俱厉，颇有惧容，乃顾昭宗道："陛下且依中尉语。"随即从床内取出传国玺，交与季述。季述叱令群阉，扶昭宗及何后登辇，并嫔御侍从十余人，诣少阳院。季述用银挝划地，数昭宗过失道："某时汝不从我言，某事汝又不从我言，罪至数十，尚有何说？"仿佛似父训子。语毕出门，亲自加锁，熔铁锢住，复遣左军副使李师虔率兵环守，穴墙为牖，俾通饮食。昭宗求钱帛纸笔，一概不与。天适大寒，嫔御公主无衣衾，号哭声直达墙外。季述迎太子入宫，矫诏令太子即位，改名为缜，奉昭宗为太上皇，何后为皇太后，加百官爵秩，优赏将士，凡宫人左右，前为昭宗宠信，一律搒死，更欲杀司天监胡秀林，秀林正色道："中尉幽求君父，尚欲多杀无辜么？"季述倒也不敢下手，听令自去。复恐崔胤密召朱全忠，立遣养子希度至汴，许把唐室江山，作为赠品。小子有诗叹道：

拚将社稷送强臣，逆竖居然作主人。
试看唐朝阉寺祸，江山从此付沉沦。

欲知全忠是否乐从？且至下回说明。

乱世无公理？亦几无天道。朱瑾曾救朱全忠，全忠乃诬罪加兵，夺其地，辱其妻，杀其兄，张夫人虽有微言，得释瑾妻为尼，然一经玷污，毕生难涤，全忠之恶，可胜数乎？然犹得横行河朔，无战不克，非后日老贼万段之举，尚何有所谓公理，又何有所谓天道也？若昭宗之被幽，无非自取，权幸虱于内，悍帅鏖于外，尚游畋酣宴，恬不知戒，鱼游釜中，蝇集刀上，不死被幽，犹为幸事。但穷凶极恶如刘季述，亦为宦官最后之终点，观其银挝划地之言，试问由何人纵容，乃至于此？而且丧心病狂，竟欲送唐社稷于朱全忠，犬马犹思报主，而晚唐乃有此近臣，不吾忍闻，吾几不欲终读此篇矣。

第九十九回
以乱易乱劫迁主驾　用毒攻毒尽杀宦官

却说刘季述遣人至汴，愿以唐社稷为赠品，崔胤亦密召全忠，令他勤王。全忠接阅两书，踌躇莫决。已有心篡唐了。副使李振进言道："王室有难，是助公霸业，今公为唐室桓文，安危所系，季述宦竖，乃敢囚废天子，若不能讨，如何号令诸侯？况且幼主位定，天下大权，尽归宦官，岂不是倒授人柄么？"全忠大悟，即将希度囚住，遣亲吏张玄晖赴京，与崔胤共谋反正。计尚未定，巧值神策指挥使孙德昭，因季述废立，常有愤言，胤微有所闻，即令判官石戬，往说德昭道："自上皇幽闭，中外大臣，莫不切齿。今独季述、仲先等数人，悖逆不臣，公诚能诛此二人，迎上皇复位，岂非功成名立，传誉千秋？若再狐疑不决，恐此功将为他人所夺呢。"德昭且泣且谢道："德昭不过一个小校，国家大事，怎敢擅行？若相公有命，德昭何敢爱死？"戬即还白崔胤，胤割衣带为书，令戬转授德昭。德昭复结右军都将董彦弼、周承诲等，拟至除夕举事，伏兵安福门外，掩捕凶竖，是时已为光化二年的暮冬了。

残冬已届，宫廷内外，统是团圞守岁，畅饮通宵，独德昭等部勒军士，分头潜伏。转眼间天色熹微，鸡声报晓，王仲先驰马入朝，甫至安福门外，即由德昭突出，麾动兵士，将他拿下，趁手一刀，砍作两段。名为仲先，应该先诛。德昭持首诣少阳院，叩门大呼道："逆贼已诛，请陛下出劳将士！"何后正与昭宗对泣，骤闻呼声，尚是未信，因即应声道："逆贼果诛，首级何在？"德昭亟将仲先首级，从穴中递入。何后持示昭宗，果然不谬，乃破扉直出，崔胤也已到来，奉御上长乐门楼，自率百官称贺。周承诲亦擒住刘季述、王彦范，押至楼下，昭宗正欲诘责，已被各军士用梃乱击，打成了一团糟，薛齐偓投井自尽，由军士搜出枭尸，遂灭四人家族，诛逆党二十余人。宦官奉太子匿左军，献还传国玺。昭宗道："裕尚幼弱，为凶竖所立，不足言罪，可还居东宫。"乃仍降裕为德王，仍复原名。赐德昭姓名为李继昭，承诲姓名为李继诲，彦弼亦赐姓李，继昭充静海节度使，继诲充岭南西道节度使，彦弼充宁远节度使，均兼同平章事职衔，留掌宿卫。阅十日始出还家，赏赐倾府库，时人号为三使相。进崔胤为司徒，朱全忠为东平王。李茂贞闻昭宗复位，特自凤翔入朝，诏封他为岐王。无功加封，益令跋扈。改元天复，大赉功臣子孙。

崔胤陆扆，联名上疏，谓："国家祸乱，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臣胤主左军，臣扆主右军，庶宦官无从专擅，诸侯亦不敢侵陵，王室自然渐尊了。"李茂贞闻了此言，谓崔胤等欲翦灭诸侯，大加反对。昭宗乃召李继昭、李继诲、李彦弼三人入商，三人同声说道："臣等累世在军中，未闻书生可为军帅，且禁军若属南司，必多所变更，不若仍归北司为便。"于是复命枢密使韩全诲，凤翔监军张彦弘为左右军尉，祸水又成了。另用袁易简、周敬容为枢密使。李茂贞辞行还镇，崔胤与茂贞商议，令留兵三千人，充作宿卫，监督宦官。茂贞允诺，令养子继筠为将，率三千人留京。谏议大夫韩偓道："留此兵必为国患。"胤不肯从，但日思裁抑宦官，削除内柄。从前杨复恭为中尉时，常向度支使借拨卖曲榷赋，赡养两军，此后不复归偿。胤不欲宦官专利，特令酤酒家自己造曲，月输榷钱至度支，并近镇亦照例办理。李茂贞亦失利权，表乞入朝论奏。韩全诲更代为申请，乃许茂贞入朝。茂贞至京，全诲厚与相结，约为党援，胤始戒惧，益与朱全忠交欢，抵制茂贞。昭宗方倚胤为重，事无大小，先咨后行，每日召

胤坐论，至晚方休。胤惟以除绝宦官为职志，奏对时辄加怂恿，宦官越觉侧目。中书舍人令狐涣，及谏议大夫韩偓，已擢为翰林学士。闻胤欲尽诛宦官，从旁屡谏，谓相持过急，恐防他变，胤始终不省。

磋砣磋砣，过了半年，昭宗召偓入问道："敕使中多半为恶，如何处置？"偓答道："前时东宫发难，敕使统是同恶，欲加处置，应在正旦，今已错过时机了。"昭宗道："卿在前日，何不与崔胤商决？"偓又道："臣见诏书，谓除刘季述四家外，余人一概勿问。人主所重惟信，既下此诏，不宜食言，若复戮一人，势必人人怕死，转致恟恟不安。况此辈杂居内外，不下万计，怎能一一尽诛？陛下不若择他最恶诸人，声罪正法，然后抚谕余党，选二三忠厚长者，令侍左右，庶几劝善惩恶，激浊扬清。目下至要事体，在方镇有权，朝廷无权，陛下能集权朝廷，中官亦何能有为？愿陛下熟权缓急，毋致误施。"偓语亦是非参半。昭宗颇以为然，无心诛阉。偏崔胤日夕营谋，先令宫人掌管内事，阴夺宦官权柄。韩全诲等泣语昭宗，求免摈斥，且求知书识字的美女数人，纳诸宫中，令之迴察胤谋。胤有所陈，辄为所闻，乃教禁军对上喧噪，只说胤减扣冬衣。胤方兼握三司使事，昭宗不得已撤胤盐铁使。胤知谋泄事急，不得不致书全忠，令他入清君侧。全忠正取河中晋绛等州，擒斩王珂，复攻下河东沁泽潞辽等州，威振四方，奉诏兼任宣武宣义即义成军，因全忠父名诚，改名宣义。天平护国节度使。既得胤书，遂自河中还大梁，指日发兵。韩全诲闻知消息，急与李继昭、李继诲、李彦弼，及李继筠等潜谋劫驾，先往凤翔，继昭独不肯允议，全诲以事在燃眉，势所必行，无论继昭允否，他却决计劫驾，便增兵分守宫禁诸门，所有出纳文书，及进退诸人，一律搜察，盘诘甚严。昭宗闻报，忙召韩偓入语道："全忠入清君侧，大是尽忠，但须令李茂贞共同合谋，方不致两帅交争，卿可转告崔胤，速即飞书两镇，令他联络。"偓徐答道："这事恐办不到。"昭宗道："继诲彦弼等，骄横日甚，朕恐为他所害。"偓又道："此事实失诸当初，前时诸人立功，但应酬以官爵田宅金帛，不宜使他出入禁中，且崔胤欲留岐兵，监制中尉，令中尉岐兵合为一气，汴兵若来，必与斗阙下，臣窃寒心，不知将如何结局哩。"昭宗但愀然忧沮，不知所措。悔之晚矣。及偓既退出，全诲竟令继诲、彦弼等，勒兵登殿，请车驾西幸凤翔。昭宗支吾对付，说是待晚再商，继诲等暂退。昭宗亲书手札，遣人密赐崔胤，札中有数语云："我为宗社大计，势须西行，卿等但东行便了。惆怅惆怅！"是夕即开延英殿，召全诲等议事。李继筠已遣兵入内库，劫掉宝货法物。全诲见了昭宗，但云"速幸凤翔"四字。昭宗不答，全诲退出，竟遣兵迫送诸王宫人，先往凤翔。适朱全忠有表到来，请昭宗幸东都，两下交逼，内外大骇。昭宗遣中使宣召百官，待久不至，惟全诲等复带兵登殿，厉声奏请道："朱全忠欲劫天子幸洛阳，求传禅，臣等愿奉陛下幸凤翔，集兵拒守。"昭宗不许，拔剑登乞巧楼。拔剑为何？全诲等随至楼上，硬逼昭宗下楼。昭宗才行及寿春殿，李彦弼已在御院纵火，烟焰外腾。比强盗还要凶悍。昭宗不得已，与后妃诸王百余人，出殿上马，且泣且行。沿途供奉甚薄，到了田家磑，始由李茂贞来迎。昭宗下马慰谕，茂贞请昭宗上马，相偕至凤翔。

朱全忠发兵至赤水，闻昭宗已经西去，拟即还兵。左仆射致仕张浚入劝道："韩建系茂贞私党，今正好乘便往取，否则必为后患。"全忠乃引兵至华州，建料不能拒，出城迎谒，愿献银三万两助军。全忠徙建为忠武节度使，派兵送往，令前商州刺史李存权知华州。独行独断，简直是个皇帝。会接崔胤来书，请全忠速迎车驾。全忠复书道："进以胁君，退即负国，不敢不勉力从事。"便顺道诣长安。胤率百官出迎长乐坡，列班申敬。全忠入都，因李继昭不肯附逆，格外礼待，命为两街制置使，赏给甚厚。继昭尽献部众八千人，全忠即使判官李择、裴铸，赴凤翔奏事，谓臣系接奉密诏，及得崔胤书，令臣率兵入朝。昭宗已同傀儡，统由全诲、茂贞等作主，矫诏复答全忠，但言朕避灾至此，并非宦官所劫，所有从前密诏，都出自崔胤矫制，卿宜敛兵归保土宇，不必西来。茂贞遣部将符道昭，屯兵武功，拒遏全忠。全忠与胤，接到矫诏，知非昭宗本意，遂由全忠派

得康怀贞，领兵数千，作为前驱，全忠自统大军继进。怀贞击破符道昭，直抵凤翔城下，全忠亦至，耀武城东。茂贞登城语全忠道："天子避灾，非由臣下无礼，公为谗人所误，不免多劳。"全忠应声道："韩全诲劫迁太子，故我特来问罪，迎驾还宫。岐王若不与谋，何烦陈谕。"茂贞下城，逼昭宗登陴，自谕全忠，令他退兵。全忠本非实心勤王，不过经崔胤苦劝，勉强前来，既由昭宗面谕退还，乐得拜命奉辞，移趋邠州。彼此都是好心肠。

邠宁节度使李继徽，本是茂贞养子，闻全忠移师来攻，没法抵御，只好出城迎降。全忠引兵入城，继徽设宴相待，且出妻奉酒。全忠见她杏靥桃颗，非常美艳，不由的四肢酥麻，心神俱醉。待宴罢还营，寝不安枕，默筹了好多时，想定一策。待至天晓，即引兵再见继徽，令复姓名为杨崇本，仍镇邠州，但须交出妻孥，徙质河中，方许留镇。继徽惮他兵威，没奈何唯唯从命，当下唤出艳妻爱子，与他们诀别。全忠不待多言，即麾兵直前，把他妻子拥去，终不脱盗贼行径。自率兵退出邠州，蓦闻河东将李嗣昭，由沁州至晋州，来援凤翔，接应茂贞，当下不得不分兵往御，自己却匆匆还至河中，安置继徽妻孥，晚间即召继徽妻入行幄，不管她愿与不愿，把她解带宽衣，自逞肉欲。淫贼。

恋色忘时，又过了天复元年的残冬。河东将李嗣昭，在平阳击退汴兵，复会同别将周德威，攻克慈隰二州，进逼晋绛。全忠接连闻警，方遣兄子友宁，及部将氏叔琮，率精兵十余万人，往击河东。河东兵少，不及汴军半数，闻汴军大至，众情恟惧。周德威出战失利，密令嗣昭率后军先退，自督兵士且战且行。叔琮友宁，长驱追击，大败河东军，擒住克用子廷鸾。克用接得败报，忙遣李存信领兵往迎，到了清源，河东军多弃甲抛戈，狼狈奔还。随后便是汴军追至，存信登高遥望，见汴兵漫山遍野，吓得魂胆飞扬，慌忙收军还晋阳。汴军取还慈、隰、汾三州，乘胜薄晋阳城。周德威、李嗣昭，甫入城中，余众尚未尽归，克用仓猝拒守，巡城俯视，见叔琮等攻城甚急，不由的长叹道："我不该信用李茂贞，遣兵攻凤翔，此次被汴军环攻，恐是城且将不保哩。"借克用口中，补述出兵缘由。遂召诸将入议，欲北走云州。存信主张北行，李嗣昭、嗣源及周德威，一齐劝阻道："儿辈在此，必能固守，王勿为此谋，摇动人心。"克用乃昼夜登城，督众力守，甚至寝食不暇，日虞危险，复欲乘夜北走。刘夫人亦谏阻道："王常笑王行瑜轻意弃城，终致身死，奈何王亦蹈彼辙，且王前奔鞑靼，几不能免，幸朝廷多事，始得复归，今一足出城，祸且不测，塞外尚可得至么？"克用乃止。阅数日，溃兵还集，军府渐安，嗣昭嗣源，又屡募死士，夜袭汴营，辄有斩获。汴军惊扰不安，复因霪雨连绵，疫疾大作，叔琮等乃引兵退还。嗣昭与周德威，出城追敌，复取慈、隰、汾三州，河东复振。但克用遭此虚惊，敛兵静守，不敢与汴军相争，约有数年。全忠便得篡唐了。

昭宗寓居凤翔，已经半载，但任兵部侍郎卢光启，权勾当中书事，参知机务。韩全诲请罢免崔胤，李茂贞荐给事中韦贻范为相，昭宗不得不从，一面分道征兵，命讨朱全忠。杨行密据有江淮，特旨加封吴王，兼任讨汴行营都统。王建并有两川，亦由昭宗颁诏，令出师讨汴，其实统是全诲、茂贞，强迫昭宗，下此敕命。行密与建，也是阳奉阴违，各营私利，崔胤因罢相情急，奔赴河中，泣请全忠迎驾。全忠与宴，胤且亲执檀板，长歌侑酒。不知自居何等。全忠乃发兵五万，再赴凤翔。李茂贞也督军出拒，行至虢县，与汴军相遇，斗了一仗，大败奔还。全忠进军凤翔城下，朝服向城泣拜道："臣但欲迎驾还宫，不愿与岐王角胜哩。"嗣是分设五寨，环攻凤翔。茂贞出兵拒击，屡战屡败，保大节度使李茂勋，系茂贞弟，引兵救凤翔，为汴将康怀贞击败，全忠且遣部将孔勍李晖，乘虚袭取鄜坊，茂勋进退无路，只好乞降全忠，改名周彝。茂贞养子继远、彦询等，又皆奔赴全忠，王建又袭据山南州镇，弄得茂贞穷蹙失援，镇日里坐守孤城，愁眉不展，汴军诟城上人为劫天子贼，城上人诟汴军为夺天子贼，彼此一攻一守，又过数旬。凤翔城中食尽，天气已值隆冬，连番雨雪，冻死饿死，不可胜计。人肉每斤值百钱，犬肉值五百钱，每日进奉御膳，就把此肉充当。昭宗令鬻御衣、及后宫诸王服饰，暂充

日用。军士多缒城出降汴军，茂贞无法可施，乃密谋诛戮宦官，自赎前愆，遂贻全忠书，归罪全诲，请全忠扈跸还都。全忠复书道："仆举兵至此，无非为乘舆播迁，公能协力诛逆，尚有何言？"茂贞得复，独入见昭宗，请诛韩全诲等，与全忠议和，奉驾还京。昭宗当然乐从，便遣殿中侍御史崔构，供奉官郭遵训，赍诏出慰全忠，密订和议。时又年暮，约以正月为期，尽诛阉党。全忠允约，遣崔构等还城，并饬军士缓攻，就在凤翔行营，过了残年。

天复三年正月，李茂贞收捕韩全诲，及李继筠、继诲、彦弼等十六人，一并斩首，改任第五可范为左军中尉，仇承坦为右军中尉，王知古、杨虔朗为枢密使，当由昭宗遣后宫赵国夫人，及翰林学士韩偓，囊全诲等首级，持诣汴营，遣一妇人为使，不知何意。且传述诏语道："向来胁留车驾，不欲协和，均出若辈所为，今朕已与茂贞决议，一体诛夷，卿可将朕意晓谕诸军，俾伸众愤。"全忠总算拜受诏旨，遣判官李振奉表入谢，惟兵围仍然未撤。茂贞疑崔胤从中作梗，请昭宗飞书召胤，令率百官赴行在。胤竟迟迟不至，诏书连下，至六七次，仍不见胤到来。再令全忠作书相招，全忠乃作书戏胤道："我未识天子，请公速来，辩明是非。"胤才来至凤翔，入城谒见昭宗，请即回銮。茂贞无法挽留，但请求何后女平原公主，赐为子妇，后意却是未愿，昭宗叹道："且令我得还长安，何忧尔女？"剜肉补疮，且顾眼前。于是将平原公主，下嫁茂贞子侃，当即启跸出城，幸全忠营，崔胤搜诛扈从宦官，共七十二人。全忠又密令京兆尹，捕斩致仕诸阉，及留居京中各内侍，约九十人。一面迎驾入营，素服谢罪，顿首流涕。全是做作。昭宗命韩偓扶起全忠，且语且泣道："宗庙社稷，赖卿再安，朕与宗族，赖卿再生，卿真可谓再造王室了。"恐就要砍你的脑袋。说罢，即解下玉带，赐给全忠。全忠拜谢，遂命兄子朱友伦，统兵护驾先行，自留部兵后队，焚撤诸寨。驾至兴平，始由崔胤召集百官，迎谒昭宗。昭宗复命胤为司空，兼同平章事，仍领三司如故。

及昭宗还都，全忠亦至，与胤上殿面奏，谓宦官典兵预政，倾危社稷，此根不除，祸终未已，请悉罢内诸司使，事务悉归省寺。诸道监军，俱召还阙下。昭宗听一句，应一声，及两人奏毕，退朝出来，即由全忠麾动兵士，大索宦官，捕得左右中尉，及枢密使等以下数百人，驱至内侍省，悉数枭首，冤号声远达内外。又命远方宾客诸中使，不问有罪无罪，概由地方官长，就近捕诛，止留黄衣幼弱三十人，在宫洒扫。嗣是宣传诏命，概令宫人出入，所有两军八镇兵，悉属六军，命崔胤兼判六军十二卫事。胤益专权自恣，忌害同僚，贬陆扆、王溥、韩偓，逼死卢光启，且奏诸令皇子为诸道兵马元帅，副以朱全忠。昭宗欲简任德王裕，胤承全忠密旨，利在幼冲，特请任昭宗第九子辉王祚。昭宗不能坚拒，悉从胤议，且加封胤为司徒兼侍中，全忠进爵梁王，赐号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凡全忠部将敬翔、朱友宁以下，各赐号有差。全忠奏留步骑万人戍京，用朱友伦为宿卫使，张廷范为宫苑使，王殷为皇城使，蒋玄晖为卫使，随即陛辞还镇。正是：

宦官扫尽权归去，悍将留屯待再来。

全忠辞归，当有一番饯别情形，且俟下回申叙。

刘季述后，又有韩全诲，以天子为傀儡，任情侮弄，崔胤之志在尽诛，宜也。但胤身居何职，就近不能诛逆阉，但借外兵以快私忿，始倚李茂贞，继恃朱全忠，亦思茂贞、全忠为何如人，而可教猱升木乎？且季述既诛，不闻惩前毖后，以致全诲复起，再劫乘舆。朱全忠逆迹久著，倚若长城，宦官虽歼，而唐室终覆，是亡唐者全忠，崔胤实其伥也。汉袁绍召董卓而汉亡，唐崔胤召朱全忠而唐亡，岂不哀哉？

第一百回
徙乘舆朱全忠行弑　移国祚昭宣帝亡唐

却说朱全忠辞行归镇，昭宗御延喜楼，亲自宴饯，席间赐全忠诗，全忠依章属和，又进《杨柳枝词》五首，一褒一颂，无非是纸上风光。全忠奏荐清海节度使裴枢，可任国政，且谓臣与克用，无甚大嫌，乞厚加抚慰。昭宗惟命是从，全忠即谢宴启行。百官送长乐驿，崔胤更远送至灞桥，至夜间二鼓，始还都城。昭宗尚召胤入对，问及全忠安否，置酒奏乐，至四鼓乃罢。方得息肩，又要长夜饮，可谓至死不变。克用闻胤得宠，语僚属道："胤外倚强贼，内胁孱君，权重怨必多，势均衅必生，破国亡家，就在目前了。"又闻全忠请抚慰河东，也不觉冷笑道："此贼欲有事淄青，恐我乘虚袭汴，所以假作慈悲呢。"亿则屡中。看官道全忠何故欲攻淄青？原来平卢节度使王师范，曾接凤翔伪诏，出讨全忠，攻克兖州。及全忠还汴，师范正遣兵围齐州，全忠令朱友宁援齐，击退师范，乘胜拔博昌临淄二县，直抵青州城下。师范向淮南乞援，杨行密遣将王茂章往救，与师范共破汴军，追斩友宁，汴军伤亡几尽。全忠闻报大愤，统兵二十万，兼程东行。师范逆战，大败亏输。茂章手下，不过数千人，眼见得支持不住，收兵退归。全忠留杨师厚攻青州，令葛从周攻兖州，自率余军还汴。师厚连败师范，擒住师范弟师克，师范恐弟为所杀，不得已乞降。兖州守将刘鄩，由师范谕令归汴，亦举城降从周。全忠表鄩为保大留后，师范为河阳节度使。既而友宁妻泣请复仇，全忠乃拘杀师范，并将他族属骈戮无遗。

会出南东道节度使赵德諲病卒，子匡凝依附全忠，复得全忠荐表，得袭父职。匡凝令弟匡明并据荆南，使为留后，岁时贡献朝廷，还算是方镇中的一位忠臣。褒中寓贬。邠宁节度使杨崇本，因妻为全忠所占，免不得惭怒交并，事见前面。乃复姓名为李继徽，遣使白李茂贞道："唐室将灭，朱温猖狂，阿父何忍坐视？"为了爱妻，始记义父，也是情理倒置。茂贞遂与继徽合兵，侵逼京畿，迫昭宗加罪全忠。全忠恐他再行劫驾，特出兵屯河中。左仆射张浚，致仕居长水，当王师范举兵时，欲取浚为谋主，事不果行，全忠虑浚为患，嘱令河南尹张全义，捕杀张浚。浚次子格孑身逃脱，由荆南入蜀，投奔王建。这时建已晋封蜀王，与全忠本不相容，便留格在侧，待若子侄。全忠既出屯河中，欲乘势篡夺唐祚，辄与崔胤密书往来，隐露心迹。胤不禁良心发现，外面虽仍与全忠亲厚，暗中却徐图抵制。迟了！迟了！乃复告全忠，但说："长安密迩茂贞，不可不防，六军十二卫，徒有虚名，愿募兵补足，使公无西顾忧。"偏全忠窥破胤意，佯为应允，却密令麾下壮士，入都应募，诇察隐情。一个乖逾一个。胤全未知晓，每日与京兆尹郑元规等，缮治兵仗，兴高采烈。适宿卫使朱友伦，击毬坠马，重伤身死，全忠疑胤所为，遥令张廷范、王殷、蒋元晖，查出友伦击毬时伴侣，杀毙十余人。更遣兄子友谅，代掌宿卫，并密表崔胤专权乱国，请穷究党与，一体严惩。昭宗不得已罢免胤职，另授礼部尚书独孤损，同平章事，与裴枢分掌六军三司。更进兵部尚书崔远，翰林学士柳璨，一同辅政，胤虽罢相，但尚得为太子少傅，留居京师。不意朱友谅受全忠命，竟带领长安留军，突入胤宅，将胤砍毙，复出捕郑元规等，杀得一个不留。昭宗御延喜楼，正要召问友谅，那全忠已飞表到京，请昭宗迁都洛阳，免为邠岐所制。昭宗览表下楼，同平章事裴枢，也得全忠贻书，昂然入殿，严促百官东行。越日复驱徙士民，概令往洛。可怜都中人士，号哭满途，且泣且詈道："贼臣崔胤，召朱温来倾覆社

稷，使我辈流离至此。"张廷范、朱友谅等，令人监谤，任情捶击，血流满衢。昭宗尚不欲迁居，怎奈前后左右，统变作全忠心腹，不由昭宗主张，硬要他启驾东行。遂于天复四年正月下旬，挈后妃诸王等，出发长安。

车驾方出都门，张廷范已奉全忠命令，任御营使，督兵役拆毁宫阙，及官廨民宅，取得屋料，浮渭沿河而下。长安成为邱墟，洛阳却大加兴造，全忠发两河诸镇丁匠数万，令张全义治东都宫室，日夜赶造，所需材料，就是取诸长安都中，工匠却是交运。一面遣使报知昭宗。昭宗行至华州，人民夹道呼万岁，昭宗泣谕道："勿呼万岁！朕不能再为汝主了！"及就宿兴德宫，顾语侍臣道："都中曾有俚言云：'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说至此，泪下沾襟，谁为之。孰令听之？左右亦莫能仰视。二月初旬，昭宗至陕，因东都宫室未成，暂作勾留。全忠自河中来朝，昭宗延他入宴，并令与何后相见。何后掩面涕泣道："自今大家夫妇，委身全忠了。"除死方休。全忠宴毕趋出，留居陕州私第。昭宗命全忠兼掌左右神策军，及六军诸卫事。全忠置酒私第中，邀上临幸，面请先赴洛阳，督修宫阙，昭宗自然面允。次日昭宗大宴群臣，并替全忠饯行，酒过数巡，众臣辞出，留全忠在座，此外更有忠武节度使韩建一人。何后自室内出来，亲捧玉卮，劝全忠饮。偏后宫晋国夫人至昭宗身旁，附耳数语，留宴强臣，亦不应使宫人耳语，这正自速其死。全忠已未免动疑。韩建又潜蹑全忠右足，全忠遂托词已醉，不饮而去。越宿全忠即赴东都，临行时，上书奏请改长安为佑国军，以韩建为佑国节度使。昭宗虽然准奏，心下很怀着鬼胎，夜间密书绢诏，遣使至西川、河东、淮南，分投告急。诏中大意，谓："朕被朱全忠逼迁洛阳，迹同幽闭，诏敕皆出彼手，朕意不得复通，卿等可纠合各镇，速图匡复"云云。未几就是孟夏，全忠表称洛阳宫室，已经构成，请车驾急速启行。适司天监王墀，奏言星气有变，期在今秋，不利东行。昭宗因欲延宕至冬，然后赴洛，屡迁宫人往谕全忠，说是皇后新产，不便就道，请俟十月东行，且证以医官使阎佑之诊后药方。全忠疑昭宗徘徊俟变，即遣牙官寇彦卿，带兵至陕，且嘱语道："汝速至陕，促官家发来。"彦卿到了行在，狐假虎威，迫昭宗即日登程。昭宗拗他不过，只好动身。全忠至新安迎驾，阴嗾医官许昭远，告讦阎佑之王墀及晋国夫人，谋害元帅，一并收捕处死。自崔胤被戮，六军散亡俱尽，所余击毬供奉内园小儿二百余人，随驾东来。全忠设食幄中，诱令赴饮，悉数缢死，另选二百余人，大小相类，代充此役。昭宗初尚未觉，数日乃寤。已是死了半个。嗣是御驾左右，统是全忠私人，所有帝后一举一动，无不预闻。

至昭宗已至东都，御殿受朝，改元天祐，更命陕州为兴唐府，授蒋玄晖、王殷为宣徽南北院使，张廷范为卫使，韦震为河南尹，兼六军诸卫副使。召朱友恭、氏叔琮为左右龙武统军，并掌宿卫，擢张全义为天平节度使，进全忠为护国、宣武、宣义、忠武四镇节度使。昭宗毫无主权，专仰诸人鼻息，事事牵制，抑郁无聊，乃封钱镠为越王，罗绍威为邺王，尚望他热心王室，报恩勤王。那李茂贞、李继徽、李克用、刘仁恭、王建、杨行密等，却移檄往来，声讨全忠，均以兴复为辞。全忠方欲西攻茂贞，恐昭宗尚有英气，不免生变，拟乘势废立，以便篡夺，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阳，与蒋玄晖、朱友恭、氏叔琮等，共同谋议。数人只知全忠，不知有昭宗，索性想出绝计，做出弑君大事来了。是年仲秋，昭宗夜宿椒殿，玄晖率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宫门，托言有紧急军事，当面奏皇帝。由宫人裴贞一开门，史太等一拥而进，贞一慌张道："如有急奏，何必带兵？"道言未绝，玉颈上已着了一刃，晕倒门前。玄晖在后大呼道："至尊何在？"昭仪李渐荣披衣先起，开轩一望，只见刀芒四闪，料知不怀好意，便凄声道："宁杀我曹，勿伤大家。"昭宗亦惊起，单衣跣足，跑出寝门，正值史太持刀进来，慌忙绕柱奔走。史太追赶不舍，李渐荣抢上数步，以身蔽帝，太竟用刀刺死渐荣，昭宗越觉惊慌，用手抱头，欲窜无路，但听得砉然一声，已是不省人事，倒地归天。年止三十八岁，在位一十六年，改元六次。龙纪、景福、乾宁、光化、天复、天祐。

何后披发出来，巧巧碰着玄晖，连忙向他乞

哀。玄晖倒也不忍下手，释令还内，遂矫诏称李渐荣、裴贞一弑逆，宜立辉王祚为皇太子，改名为柷，监军国事。次日，又矫称皇后旨意，令太子柷在柩前即位。柷为何后所生，年仅十三，何知大政，就是昭宗死后，匆匆棺殓，何后以下，也不敢高声举哀，全是草率了事。惟全忠闻已弑昭宗，佯作惊惶，自投地上道："奴辈负我，使我受万代恶名。"还想美名么？乃趋至东都，入谒梓宫，伏地恸哭。装得还像，可惜欲盖弥彰。寻即觐见嗣皇，奏称友恭、叔琮不戢士卒，应加贬戮，随即贬友恭为崖州司户，叔琮为白州司户，概令自尽，友恭系全忠养子，原姓名为李彦威，临死时，向人大呼道："卖我塞天下谤，但能欺人，不能欺鬼神，似此行为，尚望有后么？"你自己甘为所使，难道得免刑诛。嗣皇帝柷御殿受朝，是谓昭宣帝，尊何后为皇太后，奉居积善宫，号为积善太后。天平节度使张全义来朝，复任河南尹，兼忠武节度使，判六军诸卫事，命全忠兼镇天平。全忠乃辞归大梁，故相徐彦若，曾出任清海军节度使，彦若病故，遗表荐封州刺史刘隐，权为留后。隐重赂全忠，得他庇护，令掌节钺。

倏忽间又是一年，昭宣帝不敢改元，仍称天祐二年。全忠已决意篡唐，特使蒋玄晖邀集昭宗诸子，共宴九曲池。那时联翩赴宴，就是德王裕、棣王栩、虔王禊、沂王禋、遂王祎、景王秘、祁王祺、雅王禛、琼王祥等九人。全忠殷勤款待，灌得诸王酩酊大醉，即命武士入内，一一扼死，投尸池中。行同蛇蝎。昭宣帝怎敢过问，但奉昭宗安葬和陵，算是人子送终的大典。同平章事柳璨举进士及第，不过四年，骤得相位，专知求媚全忠，暨蒋玄晖、张廷范等一班权奴，同列裴枢、崔远、独孤损三人，统负朝廷宿望，看轻柳璨，璨引为深憾。张廷范以优人得宠全忠，表荐为太常卿，枢支吾道："廷范是国家功臣，方得重任，何需乐官？这事恐非元帅意旨，不便曲从。"全忠闻言，语宾佐道："我尝谓裴十四想是裴枢小字。器识真纯，不入浮党，今有此议，是本态毕露了。"璨正欲推倒裴枢等人，乐得投石下井，向全忠处添些坏话，并将损远两相，一并牵入，谓系与枢同党。全忠遂请罢三相，另荐礼部侍郎张文蔚，吏部侍郎杨涉，同平章事。

到了孟夏，彗星出西北方，光长亘天，占验家谓变应君臣，恐有诛戮大祸，璨遂将平时嫉忌诸人物，列作一表，密贻全忠，且传语道："此等皆怨望腹诽，可悉加诛戮，上应星变。"全忠尚在迟疑，判官李振进言道："大王欲图大事，非尽除此等人物，不能得志。"璨振等比全忠尤凶。全忠乃奏贬独孤损为棣州刺史，裴枢为登州刺史，崔远为莱州刺史，吏部尚书陆扆为濮州司户，工部尚书王溥为淄州司户，太子太保致仕赵崇为曹州司户，兵部侍郎王赞为潍州司户。此外或系世胄，或由科名，得入三省台阁诸臣，稍有声望，俱一律贬窜，朝右为之一空。李振尚不肯干休，更劝全忠斩草除根。原来振屡试进士，终不中第，所以深恨缙绅，欲把他一网打尽。全忠因派兵至白马驿，截住裴枢等三十余人，尽行杀死，投尸河中。振始得泄恨，笑语全忠道："此辈清流，应投浊流。"全忠亦含笑点首，引为快事。柳璨既诛逐同僚，因恐人心未服，特召前礼部员外郎司空图诣阙，欲加重任。图本见朝事丛脞，弃官居王官谷，至是不得已入朝，佯为衰野，坠笏失仪。璨复传诏，说他匪夷匪惠，难列朝廷，可仍放还，这数语正中图意，便飘然出都，还我初服。后来全忠篡位，又征图为礼部尚书，仍然不起。昭宣帝遇弑，图不食而死，完名全节，亘古流芳。特别表扬。这且不必细表。

且说朱全忠既揽大权，复受命为诸道兵马元帅，别开幕府，因闻赵匡凝兄弟，也与杨行密等联络一气，声言匡复，乃令杨师厚带兵到襄阳，进拔江陵。匡凝奔广陵，匡明奔成都，全忠欲乘胜攻淮南，亲督大军至襄州。敬翔谏阻不从，复进次枣阳，道遇大雨，尚不肯回军，再进至光州，路险泥泞，人马疲乏，士卒多半逃亡，没奈何敛兵退归。光州刺史柴再用，引兵抄截全忠后队，斩首三千级，获辎重万计。全忠悔不用敬翔言，很是躁忿，因欲急篡唐祚，乃返大梁。杨行密却命数将终，生了一年余的大病，他的长子名渥，曾出为宣州观察使，喜击毬，好饮酒，没有甚么令名。行密因诸子皆幼，不得不将渥召还，嘱咐后事。且令牙将徐温、张颢，并同夹辅。未几，

行密即死，渥袭职为节度使。朱全忠亦无暇过问，惟密嘱蒋玄晖等，迫令昭宣帝禅位。玄晖与柳璨等计议道："自魏晋以来，大臣代有帝祚，必先封大国，加九锡殊礼，然后受禅。事当循序，不宜欲速。"柳璨亦以为然。偏宣徽副使王殷等，嫉玄晖权宠，隐思加害，遂私白全忠，谓玄晖与璨，欲延唐祚，所以从中阻挠。全忠大怒，诟责玄晖。玄晖亟至大梁，进谒全忠，全忠忿然道："汝等巧述闲事，阻我受禅，难道我不加九锡，便不能作天子么？"玄晖道："唐祚已尽，天命归王。玄晖与柳璨等，受恩深重，怎敢异议？但思晋燕岐蜀，统是劲敌，王遽受禅，恐反滋人口实，计不若曲尽义理，然后受禅，较为名正言顺呢。"无论迟速，总是篡位，从何处窃取义理？玄晖、柳璨等恶贯已盈，因有此议，以自速其死耳。全忠呵叱道："奴才奴才！汝果欲叛我了。"玄晖惶遽辞归，亟与柳璨议定，封全忠为相国，总掌百揆，晋封魏王，兼加九锡。全忠愤不受命，玄晖与璨，越加惶急，即奏称："中外物望，尽归梁王，陛下宜俯顺人心，择日禅位！"看官！你想昭宣帝童年无识，朝政统由汴党主持，所有一切诏敕，名目上算是主命，其实昭宣帝何曾过目，统是一班狐群狗党，矫制擅行，一面修表呈入，一面即由柳璨承旨，出使大梁，传达禅位的意思。全忠又是拒绝，璨只好扫兴回来。卖国也这般为难，莫谓天下无难事。何太后居积善宫，得知消息，镇日里以泪洗面，且恐母子生命不保，暗遣宫人阿秋阿虔，出告玄晖，哀乞传禅以后，幸全母子两命。为此一着，又被王殷等借口，诬称玄晖柳璨张廷范，在积善宫夜宴，与太后焚香为誓，兴复唐祚。全忠不问真假，即令王殷等捕杀玄晖，揭尸都门外，焚骨扬灰。为附贼为逆者，作一榜样。王殷又说玄晖私侍太后，由宫人阿虔阿秋，作为牵头，通导往来。于是全忠密令殷等人积善宫，弑何太后，且请旨追废太后为庶人。阿秋阿虔，并皆仗死，贬柳璨为登州刺史，张廷范为莱州司户。才阅一日，复将柳璨张廷范拿下，置璨大辟，加廷范本裂刑。璨被推出上东门外，仰天呼道："负国贼柳璨，该死该死！"要他自认，始知空中应有鬼神。这消息传达各镇，凡与全忠反对的镇帅，当然多一话柄，传檄讨罪，格外激烈。全忠却一时不敢篡夺，又延挨了一年。

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曾娶全忠女为子妇，平时因军士跋扈，力不能制，乃遣人密告全忠。全忠发兵屯深州，伪言将进击幽沧，暗中欲援助绍威，可巧全忠女得病身亡，全忠即选精兵千人，充作担夫，贮兵械满橐中，挑入魏州，诈云会葬，全忠率大军为后继，会同绍威夜击牙军，屠灭军将八千家，老稚无遗。绍威深感全忠，留馆客舍，供张甚盛，声乐美妓，无不采奉。全忠耽恋声色，一住半年，绍威只好勉力供给，所杀牛羊豕等，不下七千万头，资粮亦耗费无算，蓄积一空。及全忠引兵渡河，往攻沧州，绍威始得息肩，且悔且叹道："合六州四十三县铁，铸成大错，虽悔无及了。"

全忠至沧州城下，督兵围城。刘仁恭搜括兵民，得十万人，自幽州出驻瓦桥关，一面乞师河东。李克用恨他反复，未肯许援，还是存勖进谏，请克用释怨助兵，共御朱温。克用乃召幽州兵共攻潞州，牵制全忠。潞州节度使丁会，本由全忠举荐，因闻全忠弑帝及后，也觉心怀不忍，尝缟素举哀，至是闻克用进攻，竟举城请降。克用留李嗣昭为昭义节度使，令丁会诣河东，厚加待遇。全忠闻潞州失守，复返魏州，绍威情急，亟出迎全忠道："今四方称兵，与王构怨，无非以翼戴唐室为名，王不如趁早灭唐，以绝人望。"全忠乃匆匆还镇。唐廷遣御史大夫薛贻矩，往劳全忠。贻矩到了大梁，请以臣礼相见，北面拜舞，且语全忠道："大王功德在人，三灵改卜，皇帝将行舜禹故事，臣怎敢违慢？"全忠侧身避座，心下很是喜欢，当下厚礼遣还。贻矩返白昭宣帝，劝令禅位，昭宣帝因即下诏，拟于天祐四年二月，禅位大梁，全忠佯上表乞辞。唐宰相张文蔚、杨涉等，复共请昭宣帝逊位，且至大梁劝进，全忠尚不肯受。保必做作？文蔚等返至东都，再请昭宣帝降札禅位，老奸巨滑的朱全忠，方应允受禅。张文蔚为册礼使，礼部尚书苏循为副，杨涉为押传国宝使，翰林学士张策为副，薛贻矩为押金宝使，尚书左丞赵光达为副，六个唐室大臣，带领百官，把唐朝二百八十九年的国祚，赠送盗魁朱全忠。

全忠受了册宝，改名为晃，居然被服兖冕，做起大梁皇帝来了，唐朝自是灭亡，昭宣帝被废为济阴王，徙居曹州，由全忠派兵监守，越年将他鸩死，追谥为哀皇帝。及后唐明宗即位，始改谥为昭宣帝，昭宣帝在位止三年，年只一十七岁。

看官听着！当全忠受禅时，淮南节度使杨渥，并吞洪州，掳得镇南军留后锺匡时，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为子守光所囚，守光自称节度使；武贞节度使雷彦恭，屡寇荆南，留后贺瓌闭门自守。朱全忠虑他怯懦，别调颍州防御使高季昌为留后，总计唐室故土，四分五裂，最大的为梁，次为晋李克用。岐李茂贞。吴杨渥。蜀，王建。共成五国，尚有吴越钱镠。湖南马殷。荆南高季昌。福建王审知。岭南，刘隐。历史上称为五大镇。此外如魏博卢龙等，也是犬牙相错，割据一隅。小子叙述唐事，至此已完，所有五国五镇，及各处未了情形，不能琐叙，只好续编《五代史演义》，再行详述。看官少安毋躁，请续阅《五代史演义》便了。小子有七言诗二绝，作为《唐史演义》的终篇：

三百年间世乱多，几经流血几成波。
追原祸始由来久，开国诒谋已半讹。
妇寺乘权藩镇继，长安荆棘遍铜驼。
百回写尽沧桑感，留与遗民话劫磨。

本回叙朱温篡唐事，一气呵成，为全书之结束。弑昭宗，弑何太后，弑昭宣帝，并滥杀大臣及诸王，凶暴残虐，至温已极，但皆由贼臣等卖国而成。前有崔胤，后有柳璨，引狼入室，后为狼噬，朱友恭、氏叔琮、蒋玄晖、张廷范等，本为全忠爪牙，乃亦死诸全忠之手，党恶为虐者，果有何幸乎？张文蔚、杨涉等，迫主传禅，手捧册宝，赠献大梁，益足令人愧死。或谓唐之得国也由受禅，其失国也亦由传禅，冥冥之中，固自有天道存焉。然则祖宗创业，其果可不慎乎哉？

五代通俗演义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第六卷

自　序

读史至五季之世，辄为之太息曰：“甚矣哉中国之乱，未有逾于五季者也！”天地闭，贤人隐，王者不作而乱贼盈天下。其狡且黠者，挟诈力以欺凌人世，一或得志，即肆意妄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铤而走险，虽夷虏犹尊亲也；急则生变，虽骨肉犹仇敌也。元首如弈棋，国家若传舍，生民膏血涂草野，骸骼暴原隰，而私斗尚无已时，天欤人欤？何世变之亟，一至于此？盖尝屈指数之，五代共五十有三年，汴、洛之间，君十三，易姓者八，而南北东西之割据一隅，与五代相错者，前后凡十国，而梁、唐时之岐燕，尚不与焉。辽以外裔踞朔方，猾诸夏，史家以其异族也，而夷之。辽固一夷也，而如五代之无礼义，无廉耻，亦何在非夷？甚且恐不夷若也。宋薛居正撰《五代史》百五十卷，事实备矣，而书法未彰。欧阳永叔删芜存简，得七十四卷，援笔则笔，削则削之义，逐加断制，体例精严。既足声奸臣逆子之罪，复足树人心世道之防，后人或病其太略，谓不如薛史之渊博，误矣！他若王溥之《五代会要》、陶岳之《五代史补》、尹洙之《五代春秋》、袁枢之《五代纪事本末》，以及路振之《九国志》、刘恕之《十国纪年》、吴任臣之《十国春秋》等书，大都以裒辑遗闻为宗旨，而月旦之评，卒让欧阳。孔圣作《春秋》而乱贼惧，欧阳公其庶几近之乎？鄙人前编唐、宋《通俗演义》，已付手民印行，而五代史则踵唐之后，开宋之先，亦不得不更为演述，以餍阅者。叙事则搜证各籍，持义则特仿庐陵，不敢拟古，亦不敢违古，将以借粗俗之芜词，显文忠之遗旨，世有大雅，当勿笑我为效颦也。抑鄙人更有进者，五代之祸烈矣，而推厥祸胎，实始于唐季之藩镇。病根不除，愈沿愈剧，因有此五代史之结果。今则距五季已阅千年，而军阀乘权、争端迭起、纵横捭阖、各戴一尊。几使全国人民，涂肝醢脑于武夫之腕下，抑何与五季相似欤？况乎纲常凌替，道德沦亡，内治不修，外侮益甚，是又与五季之世有同慨焉者。殷鉴不远，覆辙具存。告往而果能知来，则泯泯棼棼之中国，其或可转祸为福，不致如五季五十余年之扰乱也欤？书既竣，爰慨然而为之序。中华民国十有二年夏正暮春之月，古越蔡东帆自识于临江书舍。

第　一　回
睹赤蛇老母觉异征　得艳凤枭雄偿夙愿

治久必乱，合久必分，这是我中国古人的陈言。其实是太平日久，朝野上下，不知祖宗创业的艰难，守成的辛苦，一味儿骄奢淫逸，纵欲败度，所有先人遗泽，逐渐耗尽。造化小儿，又故意弄人，今年大水，明年大旱，害得饥馑荐臻，盗贼蜂起，平民无可如何。与其饿死冻死，不如跟了强盗，同去掳掠一番，倒反得食粱肉、衣文锦，或且做个伪官，发点大财，好夺几个娇妻美妾，享那后半世的荣华。于是乱势日炽，分据一方，就中有三五枭雄，趁着国家扰乱的时候，号召徒党，张着一帜，不是僭号称帝，就是拥土称王。咳！天下有许多帝，许多王，这岂还能平靖么！绝大道理，绝大议论。

小子旷览古史，查考遗事，似这种乱世分裂的情状，实是不止一两次。东周时有列国，后汉时有三国，东晋后有南北朝。晚唐后有五代，统是东反西乱，四分五裂，南北朝五代，更闹得一塌糊涂，小子方编完《唐史演义》。凡残唐时候的乱象，及四方分割的情形，还未曾交代明白，因此不得不将五代史事，继续演述。五代先后历五十三年，换了八姓十三个皇帝，改了五次国号，叫作梁、唐、晋、汉、周。史家因梁、唐、晋、汉、周五字，前代早已称过，恐前后混乱不明，所以各加一个字，称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还有角逐中原，称王称帝，与梁、唐、晋、汉、周五朝，或合或离，不相统属的国度，共计十数，著名史乘，称作十国，就是吴、楚、闽、南唐、前蜀、后蜀、南汉、北汉及吴越、荆南。提纲挈领。

看官！听说这五代十国的时势，简直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篡弑相寻，烝报无已。就使有一二君主，如后唐明宗，后周世宗两人，当时号为贤明英武，但也不过彼善于此，未足致治。故每代传袭，最多不过十余年，最少只有三四年，各国亦大都如此。古人说得好，木朽虫生，墙空蚁入，似此荡荡中原，没有混一的主子，那时外夷从旁窥伺，乐得乘隙而入，喧宾夺主，海内腥膻，土地被削，子女被掳，社稷被灭，君臣被囚。中国正纷纷扰扰，无法可治，再加那鲜卑遗种，朔漠健儿，进来蹂躏一场。看官！你想中国此时，苦不苦呢？危不危呢？言之慨然。

照此看来，欲要内讧不致蔓延，除非是国家统一，欲要外人不来问鼎，亦除非是国家统一！暮鼓晨钟。若彼争此夺，上替下凌，礼教衰微，人伦灭绝，无论什么朝局，什么政体，总是支撑不住。眼见得神州板荡，四夷交侵，好好一个大中国，变做了盗贼世界，夷虏奴隶，岂不是可悲可痛么！伤心人别具怀抱。列位不信，《五代史》就是殷鉴！待小子从头至尾，演述出来。

且说《五代史》上第一朝，就是后梁。后梁第一世皇帝，就是大盗朱阿三。原名是一温字，唐廷赐名全忠，及做了皇帝，又改名为晃。他的皇帝位置，是从唐朝篡夺了来，小子前编《唐史演义》，已将他篡夺的情状，约略叙明。只是他出身履历，未曾详述，现下续演《五代史》，他坐了第一把龙椅，哪得不特别表明。他是宋州砀山午沟里人，父名诚，恰是个经学老先生，在本乡设帐课徒。娶妻王氏，生有三子，长子名全昱，次名存，又次名温。温排行第三，小名便叫作朱阿三。相传朱温生时，所居屋上，有红光上腾霄汉，里人相顾惊骇，同声呼号道："朱家火起了！"当下彼汲水，此挑桶，都奔到朱家救火。那知庐舍俨然，并没有甚么烟焰，只有呱呱的婴孩声，喧达户外。大家越加惊异，询问朱家近邻，但说朱家新生一个孩儿，此外毫无怪异。大家喧嚷道："我等明明见有红光，为何到了此地，反无光焰。莫非此儿生后，将来大要发迹，所以有此异征哩！"

说本《旧五代史·梁太祖本纪》，盗贼得为帝王，也应该有此怪象。

一世枭雄，降生僻地，闹得人家惊扰。已见得气象不凡，三五岁时候，恰也没甚奇慧，但只喜欢弄棒使棍。惯与邻儿吵闹，次兄存与温相似，也是个淘气人物，父母屡次训责，终不肯改。只有长兄全昱，生性忠厚，待人有礼，颇有乃父家风。朱诚尝语族里道："我生平熟读五经，赖此糊口。所生三儿，惟全昱尚有些相似，存与温统是不肖，不知我家将如何结局哩！"

既而三子逐渐长大。食口增多，朱五经所入修金，不敷家用。免不得抑郁成疾，竟致谢世。身后四壁萧条，连丧费都无从凑集，还亏亲族邻里，各有赙赠，才得草草藁葬。但是一母三子，坐食孤帏，叫他如何存活，不得已投往萧县，佣食富人刘崇家，母为佣媪，三子为佣工。全昱却是勤谨，不过膂力未充，存与温颇有气力，但一个是病在粗疏，一个是病在狡惰。

刘崇尝责温道："朱阿三，汝平时好说大话，无事不能，其实是一无所能呢。试想汝佣我家，何田是汝耕作，何园是汝灌溉。"温接口道："市井鄙夫，徒知耕稼，晓得怎么男儿壮志，我岂长作种田佣么？"刘崇听他出言顶撞，禁不住怒气直冲，就便取了一杖，向温击去。温不慌不忙，双手把杖夺住，折作两段。崇益怒，入内去觅大杖。适为崇母所见，惊问何因。崇谓须打死朱阿三，崇母忙阻住道："打不得，打不得，你不要轻视阿三。他将来是了不得哩。"

看官！你道崇母何故看重朱温，原来温至刘家，还不过十四五岁，夜间熟寐时，忽发响声，崇母惊起探视，见朱温睡榻上面，有赤蛇蟠住，鳞甲森森，光芒闪闪，吓得崇母毛发直竖，一声大呼，惊醒朱温，那赤蛇竟杳然不见了。事见《旧五代史》，并非捏造。嗣是崇母知温为异人，格外优待，居常与他栉发，当做儿孙一般，且尝诫家人道："朱阿三不是凡儿，汝等休得侮弄！"家人亦似信非信，或且笑崇母为老悖。崇尚知孝亲，因老母禁令责温，倒也罢手。温复得安居刘家，但温始终无赖，至年已及冠，还是初性不改，时常闯祸。

一日，把崇家饭锅窃负而去，崇忙去追回，又欲严加杖责，崇母复出来遮护，方才得免。崇母因戒朱温道："汝年已长成，不该这般撒顽，如或不愿耕作，试问汝将何为？"温答道："平生所喜，只是骑射；不若畀我弓箭，到崇山峻岭旁，猎些野味，与主人充庖，却是不致辱命。"崇母道："这也使得，但不要去射死平民！"这是最要紧的嘱咐。温拱手道："当谨遵慈教！"崇母乃去寻取旧时弓箭，给了朱温，并浼温母亦再三叮咛，切勿惹祸。

温总算听命，每日往逐野兽，矫捷绝伦，就使善走如鹿，也能徒步追取，手到擒来。刘家庖厨，逐日充牣，崇颇喜他有能。温兄存也觉技痒，愿随弟同去打猎，也向崇讨了一张弓，几支箭，与温同去逐鹿。朝出暮归，无一空手的时候，两人不以为劳，反觉得逍遥自在。

一日骋逐至宋州郊外，艳阳天气，明媚春光，正是赏心豁目的佳景，温正遥望景色，忽见有兵役数百人，拥着香车二乘，向前行去，他不觉触动痴情，亟往追赶。存亦随与俱行，曲折间绕入山麓，从绿树阴浓中，露出红墙一角，再转几弯，始得见一大禅林。那两乘香车，已经停住，由婢媪扶出二人。一个是半老妇人，举止大方，却有宦家气象；一个是青年闺秀，年龄不过十七八岁，生得仪容秀雅，骨肉停匀，眉宇间更露出一种英气，不等小家儿女，扭扭捏捏，腼腼腆腆。为张夫人占一身份。温料是母女入寺拈香，待她们联步进殿，也放胆随了进去。至母女拜过如来，参过罗汉，由主客僧导入客堂，温三脚两步，走至该女面前，仔细端详，确是绝世美人，迥殊凡艳。勉强按定了神，让她过去。该女随母步入客堂，稍为休息，便即唤兵役伺候，稳步出寺，连袂上车，似飞的始行去了。温随至寺外，复入寺问明主客僧，才知所见母女，年大的是宋州刺史张蕤妻，年轻的便是张蕤女儿。温惊竦道："张蕤么？他原是砀山富室，与我等正是同乡，他现在尚做宋州刺史吗？"主客僧答道："闻他也将要卸任了。"温乃偕兄存出寺。

路中语存道："二哥！你可闻阿父在日，谈过汉光武故事么？"存问何事，温答道："汉光武未做皇帝时，尝自叹道：为官当做执金吾！娶妻当

得阴丽华！后来果如所愿。今日所见张氏女，恐当日的阴丽华，也不过似此罢了。你道我等配做汉光武否？”写出朱温好色。存笑道：“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真是自不量力！”温奋然道：“时势造英雄，想刘秀当日，有何官爵，有何财产？后来平地升天，做了皇帝，娶得阴丽华为皇后。今日安知非仆？”存复笑语道：“你可谓痴极了！想你我寄人庑下，能图得终身饱暖，已算幸事，还想甚么娇妻美妾！就是照你的妄想，也须要有些依靠，岂平白地能成大事么？”温直说道：“不是投军，就是为盗。目今唐室已乱，兵戈四起，前闻王仙芝发难濮州，近闻黄巢复起应曹州，似你我这般勇力，若去随他为盗，抢些子女玉帛，很是容易，何必再在此厮混，埋没英雄！”志趣颇大，可惜不是正道。

这一席话，把朱存也哄动起来，便道：“说得有理，我与你便跟黄巢去罢。”温又道：“且回去辞别母亲，并及主人，明日便可动身。”两人计议已定，遂返至刘崇家，先去禀明老母，但说要出外谋生。朱母还放心不下，意欲劝阻，两人齐声道：“儿等年已弱冠，不去谋点生业，难道要老死此间么？母亲尽管放心！”全昱闻二弟有志远出，也来问明行径，两人道：“目下尚难预定，兄要去同去，否则在此陪着母亲，也是好的。”全昱是个安分守己的人物，便答道：“我在此侍奉母亲，二弟尽管前去，得有生路，招我未迟。”两人应声称是，温感刘母好意，即入内陈明，刘母却也嘱咐数语，不消絮述。惟刘崇因两人在家，没甚关系，也听他自由。

两人过了一宿，越日早起，饱餐一顿，便去拜别母亲。再向刘母及崇告辞。由刘母赠给干粮制钱等，作为路费。又辞了全昱，欢跃而去。时正唐僖宗乾符四年。点醒年月，最是要笔。黄巢正据住曹州，横行山东，剽掠州县。郓州、沂州一带，也渐被巢众占夺。所有各处亡命子弟，统向投奔，巢无不收纳。朱温弟兄两人，趋往贼寨，贼目见他身材壮大，武艺刚强，当然录用。两人既入贼党，便与官军为敌，仗着全身勇力，奋往直前，官军无不披靡，遂得拔充队长。朱存乘势掠夺妇女，作为妻房。独温记念张女，几有除却巫山，不是行云的意思，因此尚独往独来，做个贼党中的光棍。

过了年余，在贼中立功尤多，居然得在黄巢左右，充做亲军头目。他遂怂恿黄巢，往攻宋州，巢便遣他领众数千，进围宋州城。醉翁之意不在酒。哪知宋州刺史张蕘，早已去任，后任守吏，恰是有些能耐，坚守不下，温已失所望，复闻援兵大至，遂率众趋归。

既而黄巢僭称冲天大将军，驱众南下，温留守山东，存随巢南行。巢众转战浙、闽，趋入广南，沿途骚扰，鸡犬皆空。偏南方疫疠甚盛，贼众什死三四，更兼官军四集，险些儿陷入死路。巢乃变计北归，从桂州渡江，沿湘而下，免不得与官军相遇，大小数十战，互有杀伤，存战死。命该如此。巢由湘南出长江，渡淮而西，再召集山东留贼，并力西攻，拔东都，即洛阳，唐号为东都。入潼关，竟陷长安。即唐朝京都。唐僖宗奔往兴元，巢竟僭号称大齐皇帝，改元金统。命朱温屯兵东渭桥，防御官军。嗣复令温为东南面行营先锋，攻下南阳，再返长安，由巢亲至灞上，迎劳温军。

未几又遣温西拒邠、岐、鄜、夏各路官军，到处扬威，巢又欲东出略地，令温为同州防御使，使自攻取。温由丹州移军，攻入左冯翊，遂陷同州。这时候的唐室江山，已半归黄巢掌握，中原一带，统已糜烂不堪，所有民间村落，多成为瓦砾场。老弱填沟壑，丁壮散四方。最可怜的是青年妇女，被贼掠取，无非做了行乐的玩物，任意糟蹋，不顾生命。

朱温从贼有年，历次得伪齐皇帝拔擢，东驰西突，平时掠得美人儿，也不知几千几百，他素性好色，那里肯做了猫儿，尽管吃素？惟情人眼里爱定西施，就使拣了几个娇娃，叫他侍寝，心中总嫌未足，还道是味同嚼蜡，无甚可取。今日受用，明日舍去，总不曾正名定分，号为妻室。老天有意做人美，偏把他的心上人，也驱至同州，为他部下所掠取，献至座前，趋伏案下。温定神一瞧，正是寤寐不忘的好女郎，虽然乱头粗服，尚是倾国倾城，便不禁失声道：“你是前宋州刺史的女公子么？”张女低声称是，温连声道：“请起！请起！女公子是我同乡，猝遭兵祸，想是受惊不小了！”

张女方含羞称谢，起立一旁。温复问他父母亲族，女答道："父已去世，母亦失散，难女跟了一班乡民，流离至此，还幸得见将军，顾全乡谊，才得苟全。"温拊掌道："自从宋州郊外，得睹芳姿，倾心已久，近年东奔西走，时常探问府居，竟无着落。我已私下立誓，娶妇不得如卿，情愿终身鳏居，所以到了今朝，正室尚是虚位，天缘辐辏，重得卿卿，这真所谓三生有幸呢！"天意好作成强盗，却也不知何理？

张女闻言，禁不住两颊生红，俯首无言。温即召出婢仆，拥张女往居别室，选择好日子，正式成婚。到了吉期，温穿着伪齐官服，出做新郎，张氏女珠围翠绕，装束如天仙一般，与温并立红毡，行过了交拜礼，然后洞房花烛，曲尽绸缪。欧史张后传，谓后为温少时所聘，案张女为富家子，温一孤贫儿，何从得耦，惟薛史谓温闻女美，曾有阴丽华之叹，后在同州得后于兵间，较为合理，今从之。小子有诗叹道：

居然强盗识风流，淑女也知赋好逑。

试看同州交拜日，和声竟尔配雎鸠。

朱温既得张女为妇，朝欢暮乐，正是快活极了。忽由黄巢传到伪诏，命他进攻河中，他才不得已督兵出发。欲知胜负如何，容小子下回表明。

本编踵《唐史演义》之后，虽尚为残唐时事，但唐室如何致亡，黄巢如何作乱，俱已见过唐史，无庸重述。惟朱温是本编第一代人物，所有出身履历，为《唐史演义》中所未及详者，应该就此补叙。温本一无赖，故后虽幸得帝位，究不令终。温素来好色，故始虽幸得如愿，仍致荒亡。观此回逐段叙来，已把朱温一生品行，全盘托出，盖能成大事者，即不为小节所拘，而窃釜等事，终非豪杰所屑为。汉光武固有阴氏感，然光武之不愧中兴，大端并不在此处；且岂如温之得陇望蜀。犹是纵淫无忌乎？赤蛇之征《旧五代史》载之，而《新五代史》略之，欧阳公之不肯右温。有以夫！

第　二　回
报亲恩欢迎朱母　探妻病惨别张妃

却说唐僖宗西走兴元，转入蜀中，号召各镇将士，令他并力讨贼，克复长安。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本已投顺黄巢，因巢屡遣使调发，不胜烦扰，乃决计反正，驱杀巢使，纠合四方镇帅，锐图兴复。黄巢闻知消息，即命朱温出击河中。温正新婚燕尔，不愿出师，但既为伪命所迫，没奈何备了粮草，带了人马，向河中进发。已是败象。途次与河中兵相遇，一场交战，把他杀得一败涂地，丧失粮仗四十余船，还亏自己逃走得快，侥幸保全性命。

重荣进兵渭北，与温相持。温自知力不能敌，急遣使至长安，报请济师，偏偏黄巢不允。温又接连表请，先后十上，起初是不答一词，后来且严词驳责，说他手拥强兵，不肯效力。温未免愤闷，及探明底细，才知为伪齐中尉孟楷暗中谗间，因致如此。

可巧幕客谢瞳，入帐献议道："黄家起自草莽，乘唐衰乱，伺隙入关，并非有功德及人，足王天下，看来是易兴易亡，断不足与成大事。今唐天子在蜀，诸镇兵闻名勤王，云集景从，协谋恢复，可见唐德虽衰，人心还是未去呢。且将军在外力战，庸奴在内牵制，试问将来能成功否？章邯背秦归楚，不失为智，愿将军三思！"

温心下正恨黄巢，听了这番言语，不禁点首。复致书张氏，说明将背巢归唐，张氏也复书赞成。遂诱入伪齐监军严实，把他一刀杀死，携首号令军前，即日归唐。一面贻书王重荣，乞他表奏僖宗，情愿悔过投诚。时僖宗正遣首相王铎，出为诸道行营都统，闻得朱温投降，喜出望外，也代为保奏。僖宗览两处奏章，非常欣慰，且语左右道："这是上天赐朕哩。"他来夺你国祚，你道是可喜么？遂下诏授温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充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全忠。自是温与官军联络，一同攻巢。《唐史演义》上改称全忠，全编仍名为温，诛其首恶也。

僖宗自乾符六年后，复两次改元，第一次改号广明，一年即废；第二次改号中和，总算沿用了四年。朱温降唐，是在中和二年的秋季。越年三月，又拜温为汴州刺史，兼宣武军治汴州。节度使，仍依前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俟收复京阙，即行赴镇。

是年四月，河东治晋阳。节度使李克用等，攻克长安，逐走黄巢。巢出奔蓝田，温乃挈领爱妻张氏，移节至宣武军，留治汴州。可见长安收复，并非温功。即遣兵役百人，带着车马，至萧县刘崇家，迎母王氏，并及崇母。

崇家素居乡僻，虽经地方变乱，还幸地非冲要，不遭焚掠，所以全家无恙，惟自朱温弟兄去后，一别七载，杳无信息。七年无家禀，温亦未免忘亲。全昱却已娶妻生子，始终不离崇家。朱母时常惦念两儿，四处托人探问，或说是往做强盗，或说是已死岭南，究竟没有的确音信。及汴使到了门前，车声辘辘，马声萧萧，吓得村中人民，都弃家遁走，还道大祸临头，不是大盗进村劫掠，就是乱兵过路骚扰，连刘崇阖家老小，也觉惊惶万分。嗣经汴使入门，谓奉汴帅差遣，来迎朱太夫人及刘太夫人，朱母心虚胆怯，误听使言，疑是两儿为盗，被官拿住，复来搜捕家属，急得魂魄飞扬，奔向灶下躲住，杀鸡似的乱抖。还是刘崇略有胆识，出去问明汴使，才知朱温已为国立功，官拜宣武军节度使，特来迎接太夫人。

当下人报朱母，四处找寻，方得寻着，即将来使所言，一一陈述。朱母尚是未信，且颤且语道："朱……朱三，落拓无行，不知他何处作贼，送掉性命！哪里能自致富贵？汴州镇帅，恐非我儿，想是来使弄错哩。"崇母在旁，却从容说道："我原说朱三不是常人，目今做了汴帅，有何不

确！朱母，朱母！我如今要称你太夫人了！一人有福，得挈千人，我刘氏一门，全仗太夫人照庇哩！”说至此，便向朱母敛衽称贺。朱母慌忙答礼，且道：“怕不要折杀老奴！”崇母握朱母手，定要她走出厅堂，自去问明，朱母方硬了头皮，随崇母出来。崇母笑语汴使道：“朱太夫人出来了！”汴使向朱母下拜，并询及崇母，知是刘太夫人，也一并行礼。且将朱温前此从贼，后此归正，如何建功，如何拜爵等情，一一详述无遗。朱母方才肯信，喜极而泣。确有此态，一经描写，便觉人神。

汴使复呈上盛服两套，请两母更衣上车，即日起程。朱母道：“尚有长儿全昱，及刘氏一家，难道绝不提及吗？”汴使道：“节帅俟两夫人到汴，自然更有后命。”朱母乃与刘母入内，易了服饰，复出门登车而去。萧县离汴城不远，止有一二日路程，即可到汴。距汴十里，朱温已排着全副仪仗，亲来迎接两母，既见两母到来，便下马施礼，问过了安，随即让两车先行，自己上马后随。道旁人民，都啧啧叹羡，称为盛事。及到了城中，趋入军辕，温复下马，扶二母登堂，盛筵接风。刘母坐左，朱母坐右，温唤出妻室张氏，拜过两母，方与张氏并坐下首，陪两母欢饮。

酒过数巡，朱母问及朱存。温答道：“母亲既得生温，还要问他做甚？”朱母道：“彼此同是骨肉，奈何忘怀！”温又道：“二兄已早死岭南，闻有二儿遗下，现因道途未靖，尚未收回，母亲也不必记念了。”是好心肠。朱母转喜为悲，因见温带有酒意，却也未敢斥责，但另易一说道：“汝兄全昱，尚在刘家，现虽娶妇生子，不过勉力支撑，仍旧一贫如洗。汝既发达，应该顾念兄长。况且刘家主人，也养汝好几年，刘太夫人如何待汝，汝亦当还记着。今日该如何报德呢？”温狞笑道：“这也何劳母亲嘱咐，自然安乐与共了。”朱母方才无言。及饮毕撤肴，军辕中早已腾出静室，奉二母居住，且更派人送往刘家，馈刘崇金千两，赠全昱金亦千两。

既而黄巢窜死泰山，唐僖宗自蜀还都，改元光启。大封功臣，温得晋授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封沛郡侯。温母得贻封晋国太夫人。全昱亦得封官。就是刘崇母子，亦因温代请恩赐，俱沐荣封。温奉觞母前，上寿称庆，且语母道：“朱五经一生辛苦，不得一第，今有子为节度使，晋登相位，洊膺侯爵，总算是显亲扬名，不辱先人了！”言毕，呵呵大笑。已露骄盈。

母见他意气扬扬，却有些忍耐不住，便随口答应道：“汝能至此，好算为先人吐气，但汝的行谊，恐未必能及先人呢。”温惊问何故，母凄然道：“他事不必论，阿二与汝同行，均随黄巢为盗，他独战死蛮岭，尸骨尚未还乡，二孤飘零异地，穷苦失依。汝幸得富贵，独未念及，试问汝心可安否？照此看来，汝尚不能无愧了！”温乃涕泣谢罪，遣使往南方取回兄棕，并挈二子至汴，取名友宁、友伦。全昱已早至汴，见过母弟，自受封列官后，携家眷归午沟里，大起甲第，光耀门楣。他亦生有三子，长名友谅，次名友能，又次名友诲，后文自有表见。

光启二年，温且晋爵为王，自是权势日张，兀成强镇。俗语说得好，江山可改，本性难移。他生成是副盗贼心肠，专喜损人利己，遇着急难的时候，就使要他下拜，也是乐从；到了难星已过，依然趾高气扬，有我无人，甚且以怨报德，往往将救命恩公，一古脑儿迫入死地，好教他独自为王，这是朱温第一桩的黑心。特别表明。小子前编《唐史演义》已曾详叙，此处只好约略表明。先是巢党尚让，率贼进逼汴城，河东军帅李克用，好意救他，逐去尚让。他邀克用入上源驿，佯为犒宴，夜间偏潜遣军士，围攻驿馆，幸亏克用命不该绝，得逾垣遁去，只杀了河东兵士数百人。是唐僖宗中和四年间事。后来尚让归降，又出了一个秦宗权，也是逆巢余党，据住蔡州，屡次与温争锋。温多败少胜，复向兖郓求救。兖郓为天平军驻节地，节度使朱泚，与弟瑾先后赴援。温得藉他兵势，破走秦宗权。他又故态复萌，诬称朱泚兄弟，诱汴亡卒，发兵袭击二朱，把他管辖的曹濮二州，硬夺了来。是唐僖宗光启三年间事。一面进攻蔡州，擒住秦宗权，槛送京师，得进封东平郡王。

唐僖宗崩，弟昭宗嗣，他又阴赂唐相张浚，嗾他出征河东，浚为李克用所败，害得公私两丧，流贬远州。是昭宗大顺元年间事。他却乘间取利，故向魏博假道，要发兵助讨河东。魏博军帅罗弘

信，与河东素无仇隙，当然不允，他既倾兵击魏，连战连胜。弘信敌他不过，没奈何奉贿乞和。他既得了厚贿，并不向河东进兵，又去攻略兖郓。前军为朱瑾所败，无从得志，索性迁怨徐州，由东而南。徐州节度使时溥，资望本出温上，偏权位不能如温，未免啧有烦言。会秦宗权弟宗衡，骚扰淮阳，唐廷命温兼淮南节度命，令他出剿宗衡，温遂借道徐州，溥竟不许，因为温援作话柄，移军攻徐州，连拔濠泗二州。溥累战不利，死守彭城，温再四进攻，卒为所拔，溥举族自焚。是昭宗景福二年间事。

温兵势益张，便进图兖郓。可怜朱泚兄弟，连年被兵弄得师劳力竭，没法支持，不得已乞师河东。李克用恨温刁滑，倒也发兵东援，偏罗弘信与温和好，在中途截住克用，不令东行。兖郓属城，陆续被温夺去，朱泚成擒，为温所杀。瑾脱身走淮南，妻子陷入温手。温见瑾妻姿色可人，迫令侍寝，奸宿数宵，挈归汴梁。经爱妻张夫人婉言讽谏，方出瑾妻为尼。是昭宗乾宁四年间事。张夫人讽谏语见《唐史演义》中，故不重述。

先是温母在汴，尝戒温妄加淫戮。温虽未肯全听母教，尚有三分谨慎，至是温母已早归午沟里，得病身亡，温失了慈训，自然任性横行，还亏妻室张氏，贤明谨饬，动遵礼法，无论内外政事，辄加干涉。温本宠爱异常，更因张氏所料，语多奇中，每为温所未及，所以温越加敬畏，凡一举一动，多向闺门受教。有时温已督兵出行，途次接着汴使，说是奉张夫人命，召还大王，温即勒马回军。就是平时侍妾，也不过三五人，未敢贪得无厌。古人谓以柔克刚，如温妻张氏，真是得此秘诀。不知老天何故生这慧女，为强盗的贤内助呢？褒贬悉宜。

温既据有兖郓等地，兼任宣武见前。宣义治滑州。天平见前。三镇节度使，复会同魏博军，攻李克用，拔洺、邢、磁三州。唐廷威令，已不能出国门一步，哪里还敢过问，温要什么，便依他什么。昭宗光化三年，中官刘季述，竟将昭宗幽禁。另立太子裕为皇帝。宰相崔胤，召温勤王。温正进取河中，未肯遽赴，好好一场复辟大功，归了神策指挥使孙德昭。季述诛，太子废，昭宗仍旧登基，改元天复。温不得与闻，后来亦未免自悔，但河中已幸夺取，因讽吏民上表唐廷，请己为帅，昭宗亦不敢不从。

偏偏唐宫里面，又出了一个韩全诲，代刘季述做了中尉，比季述还要狡黠。潜通凤翔节度使岐王李茂贞，劫了帝驾，竟赴凤翔。那时唐相崔胤，复召温西迎天子，温出兵至凤翔城东，耀武扬威，一住数日。茂贞胁昭宗下诏，饬温还镇，他本无心迎驾，不过假托名目，为欺人计；既接昭宗诏命，便引还河中。又遣将进攻河东，取慈、隰、汾三州，直抵晋阳。围攻了好几天，被河东军杀败，方命退师，慈、隰、汾三州，仍然弃去。可巧崔胤奔诣河中，坚劝温迎还昭宗，温乃再督兵五万，进围凤翔。茂贞连战失利，诛死韩全诲，放出唐昭宗，与温议和。温奉驾还京，改元天祐，大杀宦官，特旨赐温号为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大功臣，加爵梁王，兼任各道兵马副元帅。

当时唐室大权，尽归温手，温遂思篡夺唐祚，把宫廷内外的禁卫军，一概撤换。自派子侄及心腹将士，代握宫禁兵权。待部署已定，即当强迫昭宗，令他禅位。偏得了汴梁消息，张夫人抱病甚剧，势将不起，乃陛辞昭宗，回汴探妻。

既返军辕，见爱妻僵卧榻中，已是瘦骨如柴，奄奄待毙。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到此也不免洒了几点悲泪。张夫人闻有泣声，顿觉惊寤转来，勉睁病目，向外瞧着，见温立在榻前，自弹老泪，便强振娇喉，凄声问道："大王已回来了么？"温答声称是，张夫人道："妾病垂危，不日将长别大王了。"温越觉悲咽，握住妻手，恻然答道："自从同州得配夫人，到今已二十多年，不但内政仗卿主持，就是外事亦赖卿参议。今已大功告成，转眼间将登大宝，满望与卿同享尊荣，再做几十年太平帝后，那知卿病至此，如何是好！"张夫人亦流泪道："人生总有一死，死亦何恨！况妾身得列王妃，已越望外，还想甚么意外富贵。就是为大王计，也算备受唐室厚恩，唐室可辅，还须帮护数年，不可骤然废夺。试想从古到今，有几个太平天子，可见皇帝是不容易做呢！"巾帼妇人，难得有此见识。温随口应道："时势逼人，不得不尔。"张夫人叹道："大王既有大志，料妾亦无能挽回，

但上台容易，下台为难，大王总宜三思后行。果使天与人归，得登九五，妾尚有一言，作为遗谏，可好么？”温答道：“夫人尽管说来，无不乐从。”张夫人半晌才道：“大王英武过人，他事都可无虑，惟‘戒杀远色’四字，乞大王随时注意！妾死也瞑目了。”药石名言，若朱温肯遵闺诫，可免剖腹之苦。说至此，不觉气向上涌，痰喘交作，延挨了一昼夜，竟尔逝世。温失声大恸，汴军亦多垂泪。原来温性残暴，每一拂性，杀人如草芥。部下将士，无人敢谏，独张夫人出为救解，但用几句婉言，能使铁石心肠，熔为柔软。所以军士赖他存活者，不可胜计，生荣死哀，也是应有的善报。言下寓劝世意。

温有嬖妾二人，一姓陈，一姓李，张夫人亦和颜相待，未尝苛害。就是温所掠归的朱瑾妻，已出为尼，亦时由张夫人赒给衣食，不使少匮。史家称她以柔婉之德，制豺虎之心，可为五代中第一贤妇。这原是真品评呢！张氏受唐封为魏国夫人，生子友贞，为温第四子，后来温篡唐室，即位改元，追封张氏为贤妃，寻复追册为元贞皇后。小子有诗咏道：

巾帼聪明胜丈夫，遣箴端的是良谟。
妇言不用终罹祸，淫恶难逃身首诛！

张氏既殁，丧葬告终，野心勃勃的朱阿三，遂日谋夺唐祚，要想帝制自为了。欲知后事，试阅下回。

本回叙朱温事，以母妻二人为关键。《唐史演义》中皆未详叙，故是回特别表明。温之迎母至汴，非真孝思也，为自示豪侈计耳。观其母之询及朱存，而温不以为念，天下有孝子而不知悌弟乎！惟既经母训，尚知涕泣谢罪，取还兄榇，召抚二孤，是大盗犹有天良，彼世之不孝不友者，视温且有愧色矣。张氏为温贤妻，临殁之言，史中虽未曾尽载，但亦不得谓全出虚诬，苏长公所谓想当然者，此类是也。汴有张氏，晋有刘氏，皆为开国内助，贤妇之关系国家，固如此其重且大者。书中述朱温拓地一段，用简笔略过，免至繁复，阅者欲览详文，固自有《唐史演义》在也。

第　三　回
登大宝朱梁篡位　明正义全昱进规

却说朱温急欲篡唐，逐渐布置，首先与温反对的镇帅，乃是平卢军治青州。节度使王师范。纲目于师范攻兖州，曾以讨贼美名归之。故本书亦郑重揭出。师范颇好学，尝以忠义自期。岐王李茂贞，自凤翔贻师范书，谓温围逼天子，包藏祸心。师范不禁愤起，即发兵讨温，遣行军司马刘鄩攻取兖州，自督兵攻齐州。温遣兄子友宁领兵救齐，击退师范，更派别将葛从周围兖州。友宁乘胜拔博昌、临淄各城，直抵青州城下，师范得淮南援兵，大破汴军，友宁马蹶被杀。送死一个侄儿。

温闻败报，亲率强兵二十万，昼夜兼行，至青州城东，与师范大战一日，师范败走。乃留部将杨师厚攻青州，自引军还汴，师厚复连败师范，擒住他胞弟师克。师范恐爱弟受戮，没奈何举城请降。刘鄩亦将兖州城献还从周。温徙师范家族至汴梁，本拟举师范为河阳节度使，寻因友宁妻泣请复仇，乃将师范杀死，并及族属二百余人。残暴不仁。独署刘鄩为元帅府都押衙，权知鄜州留后。

会闻李茂贞与养子继徽，举兵逼京畿。遂复出屯河中，请昭宗迁都洛阳。唐相崔胤，始知温有异图，拟召募六军十二卫，密为防御，且与京兆尹郑元规等，缮治兵甲，日夜不息。温正思诘问，适值兄子友伦，在京中留典禁军，因击球坠马，竟致毙命。又断送一个侄儿。他遂借此为由，谓友伦暴死，实由崔胤、郑元规等，暗中加害，表请昭宗案诛罪犯，毋使专权乱政等语。昭宗览表大惊，即将崔胤等免职。温尚恨恨不平，且遣兄子友谅，带兵入都，令为护驾都指挥使。一面胁昭宗迁洛，一面捕住崔胤、郑元规等，尽行杀毙。

昭宗已同傀儡，只好随了友谅，挈领何皇后等出都。行至陕州，温自河中入觐，由昭宗延入寝室，面赐酒器及衣物。何后泣语道："此后大家夫妇，委身全忠了。"昭宗命温兼判左右神策军，及六军诸卫事。温且将昭宗左右，如小黄门等十余人，及打球供奉内园小儿等二百余名，也诱入行幄，一并斩首，把众尸埋瘗幕下，另选二百余人，入侍昭宗，于是昭宗名为共主，简直如犯人一般，悉受汴人管束。便好开刀。

温佯为恭顺，先赴洛整治宫阙，然后迎驾至洛，自己返入汴城。昭宗已入牢笼，自知命在旦暮，尚分颁绢诏，告难四方。晋王李克用、岐王李茂贞、蜀王王建、吴王杨行密，彼此移檄，声罪讨温，温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竟令养子友恭，及部将氏叔琮、蒋玄晖等，弑了昭宗，改立昭宗第九子辉王祚为帝。他却假惺惺的驰至洛阳，匍伏昭宗柩前，放声大哭。恐是有声无泪。并且诿罪友恭、叔琮，牵出斩首，友恭临刑大呼道："卖我塞天下谤，人可欺，鬼神可欺么？"你也该死。温辞别还镇，辉王祚年只十三，后世号为昭宣帝。他虽身登帝座，晓得甚么国事，连年号都不敢更张。何皇后受尊为皇太后，移居积善宫，本来是个女流，没甚能力，此时更如坐针毡，自料母子难保，惟以泪洗面罢了。温又令蒋玄晖诱杀唐室诸王，昭宗长子德王裕以下，共死九人。更奏贬唐室故相裴枢、独孤损、崔远、陆扆、王溥等官，俟他出寓白马驿，发兵围捕，一古脑儿结果性命，投尸河中。尚有唐相柳璨，一味媚温，屡替温谋禅代事。温自思逆谋已遂，因遣使传示诸镇，表明代唐意思。晋、岐、蜀、吴当然不从，山南东道治襄州。节度使赵匡凝，与弟荆南留后赵匡明，也不肯听令。温立派大将杨师厚，率大兵攻襄州，逐去匡凝，再进拔江陵，逐去匡明，荆襄俱为温有。柳璨等反谓温有南征大功，请旨进温为相国，总制百揆，兼任二十一道节度使。温篡唐心急，还要甚么荣封，当下密嘱蒋玄晖，令与柳璨计议，指日

迫唐帝传禅。偏玄晖与璨，谋事迂远，谓必须封过大国，加过九锡，然后禅位，方合魏晋以来的古制。乃再晋封温为魏王，加九锡，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兼充天下兵马元帅。温勃然怒道："这等虚名，我有何用？但教把帝位交付与我，便好了事。"遂拒还诏命，不愿受赐。宣徽副使王殷、赵殷衡平时与璨等有隙，乘间至温处进谗，谓璨等欲延唐祚，所以种种留难，静候外援。温因此益愤，欲杀柳璨、蒋玄晖。璨闻信大惧，亟奏请传禅，且往汴自解，偏受了一碗闭门羹。还至东都，正值宫人传何太后旨，乞璨代为保护传禅后子母生全，璨含糊答应。蒋玄晖、张廷范处，亦经太后谕意，复语如璨略同。王殷、赵殷衡又得了间隙，密报汴梁，诬称璨与玄晖、廷范，入积善宫夜宴，对太后焚香为誓，兴复唐祚。温素性暴戾，管甚么虚虚实实，竟令殷等搜捕玄晖，殷等且说玄晖私通太后，索性把何太后一并弑死。玄晖枭首，焚骨扬灰。又执璨至上东门，赏他一刀，璨自呼道："负国贼柳璨，该死！该死！"死有余辜。廷范亦被拿下，车裂以殉。助逆者其听之。温即欲赴洛，把帝位篡夺了来，偏魏博军帅罗绍威，有密书到汴，请温发兵代除悍将，温乃自往魏州，屠戮魏州牙军八千家。又因幽州军帅刘仁恭，屡为魏患，便顺道渡河，围攻沧州。仁恭向河东乞援，李克用遣将周德威、李嗣昭等，出兵潞州，作为声援。潞州节度使丁会，即昭义节度使。本已归顺汴梁，至是为河东兵所攻，力不能支，且嫉温弑逆不道，竟举城降河东军。温攻沧州不下，又闻潞州失守，乃引兵还魏，由魏返梁。自经这番奔波，唐祚才得苟延了一年。唐昭宣帝天祐四年三月，东都遣御史大夫薛贻矩，到了汴城，传述禅位诏旨。温盛称符瑞，自言有庆云盖护府署，继又谓家庙中生五色芝，第一室神主上，有五色衣，显是代唐的预兆。贻矩北面拜舞，实行称臣，及返至东都，请昭宣帝即日禅位。昭宣帝无可奈何，只得遣宰相张文蔚、杨涉及薛贻矩、苏循、张策、赵光逢等一班大臣，奉玉册传国宝，及诸司仪仗法驾。驰往汴梁，温命馆待上源驿，即下令改名为晃，取日光普照的意义。四月甲子日，张文蔚等自驿馆入城，登大梁殿廷，殿名金祥也是温临时定名。温戴着通天冕，穿着衮龙袍，大摇大摆，从殿后簇拥出来，汴将早已鹄立两旁。拱手伺候。张文蔚、苏循奉册以进，由文蔚朗声读册道：

咨尔天下兵马元帅相国总百揆梁王：朕每观上古之书，以尧舜为始者，盖以禅让之典，垂于无穷，故封泰山，禅梁父，略可道者七十二君；则知天下至公，非一姓独有。自古明王圣帝，焦思劳神，揣若纳隍，坐以待旦，莫不居之则兢畏，去之则逸安。且轩辕非不明，放勋非不圣，尚欲游于姑射，休彼大廷，矧乎历数寻终，期运久谢，属于孤藐，统御万方者哉？况自懿祖之后，嬖幸乱朝，祸起有阶，政渐无象，天纲幅裂，海水横流，四纪于兹，群生无庇，洎乎丧乱，谁其底绥？洎于小子，粤以冲年，继兹衰绪，岂兹冲昧，能守洪基？惟王明圣在躬，体于上哲，奋扬神武，戡定区夏，大功二十，光著册书。北越阴山，南逾粤海，东至碣石，西暨流沙，怀生之伦，罔不悦附，矧予寡昧，危而获存。今则上察天文，下观人愿，是土德终极之际，乃金行兆应之辰。十载之间，彗星三见，布新除旧，厥有明征，讴歌所归，属在睿德。今遣持节银紫光禄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文蔚等，奉皇帝宝绶，敬逊于位。于戏！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天禄永终，王其祗显大礼，享兹万国，以肃膺天命！

文蔚读毕，将册文交温，再由张策、杨涉、薛贻矩、赵光逢，依次递呈御宝，均由温接受。温遂俨然升座，文蔚等降至殿下，率百官舞蹈称贺。自问有愧心否？

礼毕退班，温休息半日。午后在内殿设宴，遍赐群臣。这殿叫做玄德殿，隐以虞舜自比，引用"玄德升闻"的成语。文蔚等俱蒙赐宴，侍坐两旁。温举觞与语道："朕辅政未久，区区功德，未能遍及人民，今日得居尊位，实皆由诸公推戴，朕未免且感且惭！请诸公畅饮数杯！"何其客气！文蔚等听着此言，离席叩谢，但一时无词可答，也只有噤声不语。独苏循、薛贻矩，及刑部尚书张祎，极力献谀，盛称陛下功德巍巍，正宜应天顺人，臣等毫无功力，唯深感陛下鸿恩，誓图后效云云。天良丧尽。温掀髯大笑，开怀痛饮，直至鼍鼓冬冬，方才撤席，大家谢恩而归。

越日大赦改元，国号大梁，废昭宣帝为济阴王。特下一诏令道：

王者受命于天，光宅四海，祇事上帝，宠绥万民。革故鼎新，谅历数而先定，造业垂统，知图箓以无差。神器所归，祥符合应，是以三正互用，五运相生。前朝道消，中原政散，瞻乌莫定，失鹿难追。朕经纬风雷，沐浴霜露，四征七伐，垂三十年，纠合齐盟，翼戴唐室。随山刊本，罔惮胼胝；股袂挥戈，不遑寝处。洎上穹之所赞，知唐运之不兴；莫谐辅汉之文，徒罄事殷之礼。忽比夏禹，忽拟周文，适足令人齿冷！唐主知英华易竭，算祀有终，释龟鼎以如遗，推剑绂而相授。朕惧德匆嗣，执廉允恭，避景命于南河，眷清风于颍水。吾谁欺，欺天乎。而乃列岳群后，盈廷庶官，东西南北之人，斑白缁黄之众，谓朕功盖上下，泽被幽深，宜顺天以应时，俾化家而为国。恐只有寡廉鲜耻等人，如是云云。拒彼亿兆，至于再三。史策无闻。且曰七政已齐。万几难旷；勉遵令典，爰正鸿名。告天地神祇，建宗庙社稷。顾惟凉德，曷副乐推，栗若履冰，怀如驭朽。金行启祚，玉历建元。方宏经治之规，宜布维新之令。可改唐天祐四年为开平元的，国号大梁。书载虞宾，斯为令范，《诗》称周客，盖有明文，是用先封，以礼后嗣，宜以曹州、济阴之邑奉唐主，封为济阴王。凡百轨仪，并遵故实。姬庭多士，比是殷臣。楚国群材，终为晋用。历观前载，自有通规。但遵故事之文，勿替在公之效。应是唐朝中外文武旧臣，现任前资官爵，一切仍旧。凡百有位，无易厥章，陈力济时，尽瘁事朕。此诏。

嗣是升汴州为开封府，定名东都。旧有唐东都洛阳，改称西都，废京兆府，易名大安府，长安县为大安县。置佑国军节度使，即令前镇国军治华州。节度使韩建充任。授张文蔚、杨涉为门下侍郎，薛贻矩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改枢密院为崇政院；命太府卿敬翔为院使。敬翔系梁主温第一功臣，凡一切篡唐谋划，无不与商。所以梁主受禅，仍使他特掌机要。此后军国大事，必经崇政院裁定，然后宣白宰相。宰相非时奏请，皆由崇政院代陈。又特设建昌院，管领国家钱谷，即令养子朱友文知院事，友文本姓康，名勤，为梁主温所特爱，视如己出，改赐姓名，排入亲子行中。温有七子，长名友裕，次为友珪、友璋、友雍、友徽、友孜，友孜一作友敬。连友文共称八儿。友裕时已逝世，追封郴王，友珪为郢王，友璋为福王，友贞为均王，友雍为贺王，友徽为建王，友文亦受封博王；友孜尚幼，故未得王爵。追尊朱氏四代庙号，高祖黯为肃祖皇帝，妣范氏为宣僖皇后，曾祖茂琳为敬祖皇帝，妣杨氏为光孝皇后，祖信为宪祖皇帝，妣刘氏为昭懿皇后；父诚为烈祖皇帝，母王氏为文惠皇后。封长兄全昱为广王，追封次兄存为朗王。全昱子友谅为衡王，友能为惠王，友诲为邵王，存子友宁、友伦已死，亦得追封；友宁为安王，友伦为密王。

温特开家宴，召集诸王宗戚，酣饮宫中。喝到酩酊大醉，尚是余兴未消，顿时取出五色骰子，与族属戏起赌来。一掷千金，呼喝甚豪，几把那皇帝架子，丢抛净尽，依然是个砀山无赖，满口呶呶，醉骂不休。倒是本色。

全昱平时本无心富贵，尝居砀山故里，携杖逍遥。唐廷曾授他为岭南西道治桂州。节度使，他却不愿赴任，仍旧辞职家居。此次闻温受禅，不得已来至大梁，就是得封王爵，也不过随遇而安，没甚喜欢。难能可贵。及见温使酒狂赌，很觉看不过去，便斜视温面道："朱阿三，汝本砀山小民，从黄巢为盗，目无法纪，一旦反正归唐，遭逢盛遇，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使，位极人臣，穷享富贵，也可谓不负汝志，汝奈何起了歹心，竟灭唐家三百年社稷！似此忘恩背义，恐鬼神未必佑汝，我恐朱氏一族，将被汝覆灭！还赌出什么来！"快人快语。说至此，顺手取过骰盆，将骰子散掷地上。

看官！你想朱温到了此时，叫他如何忍受，不由的奋袂起座，要与全昱拚命。族属展望忙劝解，令全昱退出宫外，温尚恨恨不已，乱呼乱骂，几乎把朱氏祖宗十七八代，也一并揶揄在内。写尽狂奴。经大众劝他返寝，才算免事。全昱竟飘然自去，仍回砀山故里中，芒鞋竹杖，安享清福去了。及温次日起床，细思兄言，恰也有理，便搁过一边，不再提及。全昱竟得享天年，直至贞明二年，贞明为梁主友贞年号，见后文。寿终故里。

这且休表。且说唐祚已移，正朔复改，梁廷传诏四方，不准再用前唐年号。各镇多畏梁主势力，不敢抗命，独有四镇未服，仍奉唐正朔，且移檄讨梁，兴复唐宗。看官道是哪四镇，就是上文所说的晋、岐、吴、蜀。小子更略述来历如下：

晋　即河东，为沙陀人李克用所据。原姓朱邪，父名赤心，以功任云州刺史，赐姓名为李国昌。克用为云中守捉使，擅杀大同防御使段文楚，据住云州，败奔鞑靼。后因黄巢僭乱，入征有功，拜河东节度使，加封晋王。唐亡后不服梁命。仍称天祐四年。

岐　即凤翔，为深州人李茂贞所据。茂贞本姓宋，名文通，讨黄巢有功，改赐姓名，官凤翔节度命，累封至岐王。唐亡后亦不服梁命，仍称天祐四年。

吴　即淮南，为庐州人杨行密所据。行密少为盗，转投军伍，乘乱据庐州，平黄巢余党，得拜淮南节度使，晋封吴王。唐昭宣帝季年，行密殁，子渥嗣职，因见晋、岐不受梁命，亦仍奉唐正朔，称天祐四年。

蜀　即四川，为许州人王建所据。建从盐枭从忠武军。治许州。入关逐黄巢，得补禁军八都间之一。嗣入蜀并有两川，洊封至蜀王。唐亡后不受梁命，并因天祐为朱氏所改，不应遵名，但称为天复七年。

那时四镇变做四国，与梁分峙中原。晋最强，次为吴、蜀、岐。四国移檄讨梁，梁亦传檄讨四国，这真叫做中原逐鹿了。小子有诗叹道：

人心世道已沦亡，元恶公然作帝王。
差幸纲常存一线，尚留四镇抗强梁。

欲知四国后事，且看下回续表。

朱温于唐，无甚功绩，第因乘乱崛起，得肆其狡猾凶暴之手段，据唐祚而有之。从前王莽、曹操、司马懿、刘裕诸奸雄，其险恶犹不若温也。当时之献媚贡谀者，不一而足，温自以为一手掩尽天下耳目，庸讵知骨肉宗亲中，独有皎皎如全昱，仗义直言，足以丧其魂而褫其魄耶！观全昱寥寥数语，使阅者浮一大白。而温敢弑昭宗，弑何太后，弑昭宣帝，独不能戕害一兄；盖义正词严，令彼无从躲闪，即令彼无从下手。而全昱复飘然归里，自适其适，卒得寿终，是亦一武攸绪之流亚欤？安得以为温兄而少之哉？

第　四　回
康怀贞筑垒围潞州　李存勖督兵破夹寨

却说晋王李克用、岐王李茂贞、吴王杨渥、蜀王王建，有志抗梁，移檄四方，兴复唐室。当时四方各镇，号称最大的，为吴越、湖南、荆南、福建、岭南五区。这五区见了檄文，并没有甚么响应，转令晋、岐、吴、蜀四国，亦急切未敢发难。究竟这五镇军帅，是何等人物，也不得不表明如下：为后文十国伏案。

吴越　系临安人钱镠据守地。殷曾贩盐为盗，改投石镜镇将董昌麾下，以功补都知兵马使。后与昌分据杭越。昌居越州，僭号称帝；镠由杭州发兵斩昌，传首唐廷，唐封镠为越王，继又改封吴王。

湖南　系许州人马殷据守地。殷初为秦宗权党孙儒裨将，儒败死，殷与同党刘建锋走洪州。建锋据湖南，为下所杀，众推殷为帅。殷表闻唐廷，唐乃授殷为淮南节度使。

荆南　系陕州人高季昌据守地。季昌少为汴州富人李让家僮。朱温镇汴，让以入赀见温，温令为义子，易姓名为朱友让。季昌亦因让进见，温与语颇以为能，命让畜为义儿，遂亦冒姓朱氏。后随温攻凤翔有功，得拜宋州刺史，仍复高姓。及温击走越匡凝兄弟，见前回。遂保奏季昌为荆南留后，唐廷从之。

福建　系光州人王审知据守地。审知兄潮为县史，因乱从军，略定闽邑，由福建观察使陈岩举荐，得任泉州刺史。岩卒，潮进代岩职，审知亦得官副使。及潮殁，审知继任，寻且升任节度使，加封琅琊王。

岭南　系闽人刘隐据守地。隐祖安仁经商南海，留家居此。父谦为封州刺史，兼贺江镇遏使。谦殁，隐得袭职，岭南节度使徐彦若，表荐隐为节度副使，委以军事。彦若卒，军中推隐为留后，隐表闻唐廷，且纳贿朱温，遂得实授节度使。

看官，你想这五镇中，高季昌为梁主温所拔擢，当然为温效力，刘隐也得温好处，怎肯背梁？吴越、湖南、福建与温素无恶感，乐得袖手旁观。况自温受禅后，格外笼络，加封钱镠为吴越王，马殷为楚王，王审知为闽王，高季昌实授节度使，兼同平章事职衔，刘隐加检校太尉兼侍中，旋且晋封为南平王。这五镇自然岁修朝贡，稽首称臣，哪里还记得唐朝厚恩，愿附入晋、岐、吴、蜀四国，协图兴复呢？富贵误人。

此外尚有河北著名数大镇，唐季尝称雄割据，不奉朝命，至唐室衰亡，各镇非削即弱。成德军治镇州。节度使王镕，为唐累世藩臣，年龄未高，资望最著，向来与河东连和。自朱温得势，会同魏博军攻河东，取得邢、洺、磁三州，见第二回。遂作书招镕，令他绝晋归梁。镕尚犹豫未决，温率军进薄镇州城下，焚去南关，镕乃乞和，愿以子昭祚为质。温带昭祚还汴，妻以爱女，与镕结为儿女亲家，至开平元年，且封镕为赵王。时成德军已倾心归梁了。一镇属梁。

魏博军节度使罗绍威，素与梁和，长子廷规，娶温女为妇，结为婚姻。温尝替他屠灭悍卒，隐除内患。见前回。虽费了无数供亿，绍威尝有铸成大错的悔语；但德多怨少，总不肯无故背梁。温即帝位，且进贡魏州良木，为建造宫殿的材料，温赐他宝带名马，作为酬仪，彼此欢洽，不问可知。又一镇属梁。

卢龙军治幽州。节度使刘仁恭，据有幽、沧各州，与魏博不协。曾经温替魏往攻，因仁恭得河东声援，未能得利。见前回。这一镇是与晋通好，与梁为仇。哪知仁恭骄侈性成，既得击退梁兵，越觉穷奢极欲，恣情淫佚。幽州有大安山，四面悬绝，他偏在山上筑起宫室，备极华丽，采选良家妇女，令他居住，以供游幸。自恐精力不继，镇日里召集方士，共炼丹药，冀得长生，凡百姓所得制钱，勒令缴出，窖藏山中；民间买卖交易，但令用墐土代钱，各处怨声载道，他尚自称得计。平时第一爱妾，为罗氏女，生得杏脸桃腮，千娇百媚，偏为次子守光暗中艳羡，勾搭上手，竟代父荐寝，与罗氏作云雨欢。事为仁恭所闻，立将守光笞责百下，逐出幽州。子肯代你效劳，何故黜逐？可巧梁将李思安，奉梁主命，领兵来攻幽州，仁恭尚在大安山，淫乐自如。守光从外引兵到来，击走梁军，随即遣部将李小喜、元行钦等袭入大安山，把仁恭拘来，幽住别室，自称卢龙节度使。凡父妾罗氏以下，但见得姿色可人，一概取回城中，轮流伴宿，日夕烝淫。舍老得少，想彼时伴宿妇女，应亦赞同。乃兄守文，为义昌军治沧州。节度使，闻父被囚，召集将吏，且泣且语道："不意我家生此枭獍，我生不如死，誓与诸君往讨此贼！"将吏应诺，守文遂督众到芦台，与守光部兵对仗。战了半日，互有杀伤，两下鸣金收军。越日，守文再进战蓝田，反为守光所败，乃返兵至镇，遣使向契丹乞援。守光恐守文复至，又虑梁兵乘隙来攻，因差人至梁，赍表乞降。梁主温即颁发诏命，授守光为卢龙节度使。想是性情相同，故不暇指斥。于是幽沧一方面，也为朱梁的属镇了。又一镇属梁。此三镇叙笔与前五镇不同。盖前五镇为后文十国伏案，与此三镇互有重轻，故详略互异。

此外如义武军治定州。节度使王处直，夏州节度使李思谏，朔方节度使韩逊，匡国军治同州。节度使冯行袭等，均已臣事朱梁，不生异心。此四镇为唐室旧臣，非由朱梁特授，故亦略表。所以晋、岐、吴、蜀各檄文，传达远近，终归无效。

蜀王王建，因贻晋王李克用书，请各帝一方。克用复书答云："此生誓不失节！"克用生平，功不掩过，惟此一语特见忠忱。王建得书，又延宕数月，毕竟皇帝心热，竟僭号称尊。国号大蜀，改元武成，用王宗佶、韦庄为宰相，唐道袭为内枢密使，立子宗懿为皇太子。嗣复自上尊号，称英武睿圣皇帝。岐王李茂贞，也想照这般行为，究因地狭兵虚，未敢称帝，但开府置官，所有宫殿号令，略逊帝制罢了。

梁主温最忌晋王，篡位后即遣大将康怀贞，率兵数万，往攻潞州。晋将李嗣昭拒守，怀贞日夕猛攻，竟不能克。乃四面筑垒，成蚰蜒堑，蚰蜒虫名，取以名堑有坚耐意。分兵屯守，为久围计。嗣昭向晋告急，晋王李克用，即派周德威为行营都指挥使，率同李嗣本、史建瑭、安元信、李嗣源、安金全等，往援潞州。行至高河，遇着梁将秦武，前来拦阻，即麾兵杀去。秦武败走，康怀贞也向梁廷添兵。梁主温恨他无能，另授亳州刺史李思安为潞州行营都统，降怀贞为行营都虞侯。思安领河北兵西行，至潞州城下，更筑重城，内防城中冲突，外拒城中援军，取名叫作夹寨。且调山东人民，馈运军粮，俨然有垒高粮足，虎视眈眈的形势。晋将德威，不与力争，但日遣轻骑抄袭，彼出即归，彼归复出，为牵制梁军的计划，思安恐粮车被劫，再从东南山口，筑起甬道，与夹寨相接，免得疏漏。怎奈周德威与部下诸将，更番进攻，排墙填堑，时来骚扰，害得梁军日不得安，夜不得眠，只好坚壁不出，与晋军积久相持。李克用却命李存璋等分攻晋州、洺州，使梁军往来援应，东西奔命。梁主温也发河中、陕州将士，驰赴行营，愿添兵力，两下里旗鼓相当，誓决雌雄，自梁开平元年秋季开战，直至二年正月，尚未解决。此为梁、晋第一次大战争。

李克用因军务倥偬，半年不解，免不得忧劳交集，竟致疽发背中。卧床数日，疽患尤剧，无药可疗，自知病将不起，乃命弟振武军治故单于东都护府。节度使克宁，监军张承业，及大将李存璋、吴珙，掌书记吴质等，立长子存勗为嗣。存勗为克用次妻曹氏所出，小名亚子，幼娴骑射，胆力过人，克用早目为奇儿。年十一，随克用立功，献捷唐廷。唐昭宗见他异表，特赏他鸂鶒卮，翡翠盘，且抚背道："儿有奇姿，他日富贵，毋忘我家！"因此克用益加钟爱，特令袭封，并语克宁等

道："此儿志气远大，必能成我遗志，愿汝等善为教导，我死无恨了！"又召存勖至卧榻前，叮咛嘱咐道："嗣昭守潞，方困重围，恨我不能亲身往援，恐与他要长别了。我死后，丧葬事了，汝连与德威等竭力救他，勿令陷没为要！"语至此，又令取过平时佩带的箭袋，拔出三矢，分交存勖。交付一支，谆嘱数语。第一矢是教他灭梁，第二矢是教他扫燕，第三矢是教他逐契丹。梁晋世仇，克用不能灭梁，原是一生大恨。燕指刘守光，守光叛晋降梁，也是克用所恨的。契丹酋长耶律阿保机，阿保机一译作按巴坚。曾与克用约为兄弟，及梁主受禅，阿保机与梁通好，自食前言，所以克用也引为恨事。存勖涕泣受命。事见欧阳氏《五代史·伶官列传》。克用复语克宁道："此后以亚子累汝，汝勿负我！"说到我字，已是忍不住痛苦，一声狂呼，竟尔毕命。享年五十三岁。

存勖号哭擗踊，非常哀恸。克宁等料理丧事，忙乱了好几天。惟克用在日，养子甚多，衣服礼秩，与存勖相等，共有六七人。存勖嗣位，彼等心怀不服，捏造谣言，意图作乱。克宁久握兵权，又为军士所倾向，因此也涉嫌疑，监军张承业，本是唐朝宦官，当朱温扈驾入京，与崔胤大杀宦官时，见第二回。曾令各镇悉诛临军。李克用与承业友善，但杀罪犯一人，充作承业；承业仍监军如故，感克用恩，格外效力，至是代为衔忧。且见存勖久居丧庐，未曾视事，乃排闼入语存勖道："大孝在不坠基业，非寻常哭泣可了。目今汴寇压境，利我凶哀，我又内势未靖，谣言百出，一或摇动，祸变立至，请嗣王墨缞听政，勉持危局，方为尽孝。"存勖才出庐莅事，闻军中私议纷纷，也觉惊心。便邀克宁入室，凄然与语道："儿年尚幼，未通庶政，恐不足上承遗命，弹压各军。叔父勋德俱高，众情推服，且请制置军府，俟儿能成立，再听叔父处分。"克宁慨语道："汝系亡兄冢嗣，且有遗命，何人得生异议？"本意却是不错。遂扶存勖出堂，召集军中将士，推戴存勖为晋王，兼河东节度使。克宁首先拜贺。将士等亦不敢不从，相率下拜。惟克用养子李存颢等，托疾不至。

至克宁退归私第，他独乘夜入谒，用言挑拨道："兄终弟及，也是古今旧事，奈何以叔拜侄呢？"克宁正色道："这是体统所关，怎得顾全私谊？"语未毕，忽屏后有人窃笑道："叔可拜侄，将来侄要杀叔，也只好束手受刃了！"克宁闻声返顾，见有一人出来，原来是妻室孟氏。便道："你如何也来胡说！"孟氏道："天与不取，必且受殃！你道存勖是好人么？"存颢得了一个大帮手，复用着一番甜言蜜语，竭力撺掇。说得克宁也觉心动。坏了！坏了！便叹息道："名位已定，叫我如何区处？"存颢道："这有何难？但教杀死张承业、李存璋，便好成功。"克宁道："你且去与密友妥商，再作计较。"

存颢大喜，出与同党计议，决奉克宁为节度使，并执晋王存勖，及存勖母曹氏归梁，愿为梁藩。大约是丧心病狂了。都虞侯李存质，也是克用养子，时亦在座与议，惟尝与克宁有嫌，议论时不免龃龉。存颢诉知克宁，竟诬称存质罪状，把他杀毙。克宁遂求为云中节度使。且割蔚、应、朔三州为属郡。存勖已是动疑，但表面上尚含糊答应。

既而幸臣史敬镕，入见太夫人曹氏，将克宁及存颢等阴谋，详细告闻，曹氏大骇，亟语存勖，存勖召张承业、李存璋入内，滋泣与语道："吾叔欲害我母子，太无叔侄情；但骨肉不应自相鱼肉，我当退避贤路，少抒内祸。"这是欲擒故纵之言，看官莫被瞒过。承业勃然道："臣受命先王，言犹在耳，存颢等欲举晋降贼，王从何路求生？若非大义灭亲，恐国亡无日了！"存勖乃与存璋等定谋，伏兵府署，诱克宁、存颢等入宴。才行就座，伏兵遽起，即将克宁、存颢等拿下。存勖流涕责克宁道："儿前曾让位叔父，叔父不取；今儿已定位，奈何复为此谋，竟欲将我母子执送仇雠，忍心至此，是何道理？"克宁惭伏不能对。存璋等齐呼速诛，存勖乃取出祖父神主，摆起香案，才将克宁枭首，存颢等一并伏诛，令克宁妻孟氏自尽。长舌妇有何善果！一场内乱，化作冰销。

正拟出救潞州，忽闻唐废帝暴死济阴，料知为朱温所害，遂缟素举哀，声讨朱梁。随笔了过唐昭宣帝。部众以周德威外握重兵，恐他谋变。且素与嗣昭不睦，未肯出力相援，因怂恿晋王存勖，

调回德威。适梁主温自至泽州，黜退李思安，换用刘知俊，另派范君实、刘重霸为先锋，牛存节为抚遏使，驻兵长子。一面派使至潞州，谕令李嗣昭归降。嗣昭焚书斩使，厉兵死守，梁军又复猛扑。流矢中嗣昭足，嗣昭潜自拔去，毫不动容，仍然督兵力拒，因此城中虽已匮乏，兀自支撑得住。

梁主温闻潞州难下，拟即退师，诸将争献议道："李克用已死，周德威且归，潞州孤城无援，指日可下，请陛下暂留旬月，定可破灭潞城。"梁主温勉留数日，恐岐人乘虚来攻，截他后路，乃决自泽州还师，留刘知俊围攻潞州。

周德威由潞还晋，留兵城外，徒步入城，至李克用柩前，伏哭尽哀，然后退见嗣王，谨执臣礼。存勗大喜，遂与商及军情，且述先王遗命，令援潞州。德威且感且泣，固请再往。存勗乃召诸将会议，首先开言道："潞州为河东藩蔽，若无潞州，便是无河东了。从前朱温所患，只一先王，今闻我少年嗣位，必以为未习戎事，不能出师，我若简练兵甲，倍道兼行，出他不意，掩他无备，以愤卒击惰兵，何忧不胜？解围定霸，便在此一举了！"颇有英雄气象。张承业在旁应声道："王言甚是，请即起师。"诸将亦同声赞成。

存勗乃大阅士卒。命丁会为都招讨使，偕周德威等先行，自率军继进。到了三垂冈下，距潞州只十余里，天色已暮，存勗命军士少休，偃旗息鼓，衔枚伏着。待至黎明，适值大雾漫天，咫尺不辨，驱军急进，直抵夹寨。梁军毫不设备，刘知俊尚高卧未起，陡闻晋兵杀到，好似迅雷不及掩耳，慌忙披衣趿履，整甲上马，召集将士等出寨抵御，哪知西北隅已杀入李嗣源，东北隅已杀入周德威，两路敌军，手中统执着火具，连烧连杀，吓得梁军东逃西窜，七歪八倒，知俊料不能支，领了败兵数百，拨马先逃。梁招讨使符道昭，情急狂奔，用鞭向马尾乱挥，马反惊倒，把道昭掀落地上。凑巧周德威追到，手起刀落，剁成两段，梁军大溃，将士丧亡逾万，委弃资粮兵械，几如山积。败报到了汴梁，梁主温惊叹道："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虽死犹生！若似我诸儿，简直与豚犬一般呢！"似你得有美媳，也足慰你老怀。小子有诗咏道：

> 晋阳一鼓奋雄师，夹寨摧残定霸基。
> 生子当如李亚子，虎儿毕竟扫豚儿。

夹寨已破，周德威至潞州城下，呼李嗣昭开门，偏嗣昭弯弓搭箭，竟欲射死德威。究竟为着何事，容小子下回说明。

唐亡以后，虽有四国反抗朱梁，实则皆纯盗虚声，非真有心兴唐。惟晋王李克用，犹为彼善于此尔，余镇皆利禄熏心。受梁笼络，更不足道，惟唐、梁之交，土宇分崩。群雄割据，几如乱猬一般，经作者一一叙清，才觉头头是道，得使阅者爽目。看似容易却艰辛，幸勿轻口滑过。至四五镇，及关系《五代史》等藩属，俱已交代明白，方折到梁、晋交战事。夹寨一役，为梁、晋兴亡嚆矢，故叙事从详。至若克用父子，一终一继，亦不肯少略，俱为后文处处伏案。阅者悉心浏览，自知作者苦心，非寻常小说比也。

第　五　回
策淮南严可求除逆　战蓟北刘守光杀兄

却说周德威至潞州城下，呼李嗣昭开门。且遥语道："先王已薨，今嗣王亲自来援，破贼夹寨，贼兵都遁去了，快开门迎接嗣王！"嗣昭闻言，竟抽矢欲射德威。左右连忙劝阻，嗣昭道："我恐他为贼所得，由贼使他来诳我呢！"左右道："他既说嗣王自来，何不求见嗣王，再作区处。"嗣昭乃答德威道："嗣王既已到此，可否一见？"德威才退告存勖。存勖亲至城下，仰呼嗣昭。嗣昭见存勖素服，不禁大恸起来，军士亦相率泣下。乃下城开门，迎存勖入城。存勖好言慰劳，并述克用遗言，与德威同来援潞。嗣昭因与德威相见，彼此释嫌，欢好如初。

德威请进攻泽州。存勖令与李存璋等偕行。适梁抚遏使牛存节，率兵接应夹寨，至天井关遇见溃兵，才知夹寨被破，且闻晋军有进攻泽州消息，便号令军前道："泽州地据要害，万不可失，虽无诏命，亦当趋救为是！"大众都有惧色，存节又道："见危不救，怎得为义？畏敌先避，怎得为勇？诸君奈何自馁呢？"你从了弑君逆贼，难道可称义勇么？遂举起马鞭，麾众前进。到了泽州城下，城中人已有变志，经存节入城拒守，众心乃定。周德威等率众到来，围攻至十余日，存节多方抵御，无懈可击。刘知俊又收集溃兵，来援存节，德威乃焚去攻具，退保高平。

晋王存勖，亦引兵归晋阳，休兵行赏。命德威为振武军节度命，更兄事张承业，升堂拜母，赐遗甚厚。一面饬州县举贤才，黜贪残，宽租税，抚孤穷，伸冤滥，禁奸盗，境内大治。复训练士卒，严定军律，信赏必罚，蔚成强国。潞州经李嗣昭抚治，劝课农桑，宽租缓刑，不到数年，军城完复，依旧变作巨镇。自是与朱梁争衡，成为劲敌了。为后唐灭梁张本。

梁主温既鸩死唐帝，复因苏循等为唐室旧臣，勒令致仕。共斥去十五人。贡谀何益。张文蔚死，杨涉亦免官，改用吏部侍郎于兢，礼部侍郎张策，同平章事。且因韩建忠尽忠梁室。亦加他同平章事职衔。越年复迁都洛阳，改称大梁为东都。命养子博王友文留守，会岐、蜀、晋三国，联兵攻梁雍州，为梁将刘知俊所拒，不能得志。三国兵陆续引还，再拟联结淮南，共图大举，偏淮南陡起内乱，也闯出弑逆大事来了。

淮南节度使杨渥，年少袭位，性好游饮，又善击球，居父丧时，尝燃烛十围，与左右击球为乐。一烛费钱数万，或单骑出外，竟日忘归，连帐前亲卒，都不知他的去向。左牙指挥使张颢，右牙指挥使徐温，统是行密旧臣，面受遗命，辅渥袭爵，渥尝袭取洪州，掳归镇南节度使钟匡时，镇南军治洪州。兼有江西地，嗣是骄侈益甚，日夜荒淫。颢与温入内泣谏，渥怒斥道："汝两人谓我不才，何不杀我。好教汝等快心？"自己讨杀，真是奇闻。颢、温失色而出。渥恐两人为变，召入心腹将陈璠、范遇，令掌东院马军，为自卫计。那知颢、温已窥透渥意，乘渥视事，竟率牙兵数百人，直入庭中。渥不觉惊骇道："汝等果欲杀我么？"你既怕死，何必讨杀。颢、温齐声道："这却未敢，但大王左右，多年挟权乱政，必须诛死数人，方可定国。"渥尚未及言，颢、温见陈璠、范遇侍侧，立麾军士上前，把璠、遇两人曳下，双刀并举，两首落地，颢、温始降阶认罪，还说是兵谏遗风，非敢无礼。渥亦无可奈何，只好强为含忍，割免罪名。从此淮南军政，悉归颢、温两人掌握。渥日夜谋去两人，但苦没法。两人亦心不自安，共谋弑渥。分据淮南土地，向梁称臣。计亦太左。颢尤迫不及待，竟遣同党纪祥等，夤夜入渥帐中，拔刃刺渥。渥尚未就寝，惊问何事，纪祥直言不讳。渥且惊且语道："汝等能反

杀颢、温，我当尽授刺史。"大众颇愿应允，独纪祥不从，把手中刀砍渥。渥无从闪避，饮刃倒地，尚有余气未尽。又被纪祥用绳缢颈，立刻呃死。当即出帐报颢。颢率兵驰入，从夹道及庭中堂下，令兵站着，露刃以待，然后召入将吏，厉声问道："嗣王暴薨，军府当归何人主持？"大众都不敢对，颢接连问了三次，仍无音响，不由的暴躁起来。忽有幕僚严可求，缓步上前，低声与语道："军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将何人主持？但今日尚嫌太速。"颢问为何故，可求道："先王旧属，尚有刘威、陶雅、李简、李遇等人，现均在外，公欲自立，彼等肯为公下否？不若暂立幼主，宽假时日，待他一致归公，然后可成此事。"颢听了这番言语，倒也未免心慌，十分怒气，消了九分，大众也莫名其妙。但见可求趋入旁室，不到半刻，仍复出来，扬声呼道："太夫人有教令，请诸君静听！"说着，即从袖中取出一纸。长跪宣读，诸将亦依次下跪，但听可求朗读道：

"先王创业艰难，中道薨逝，嗣王又不幸早逝，次子隆演，依次当立，诸将多先王旧臣，应无负杨氏，善辅导之，予有厚望焉！"

读毕乃起，大众亦齐起立道："既有太夫人教令，应该遵从，快迎新王嗣位便了。"张颢此时也已出来，闻可求所读教令，词皆明切，恰也不敢异议。乃由他主张，迎入隆演，奉为淮南留后。看官，你道果真是太夫人教令么？行密正室史氏，本来是没甚练达，不过渥为所出，并系行密元妃，例当奉为太夫人。可求乘乱行权，特从旁室中草草书就，诈称为史氏教令，诸将都被瞒过，连张颢亦疑他是真，未敢作梗。杨氏一脉，赖以不亡。可求诚杨氏功臣。

颢专权如故，默思徐温本是同谋，此次迎立隆演，温却置诸不问，转令自己孤掌难鸣，此中显有可疑情迹，计惟调他出去，免得一患。乃入白隆演，请出温为浙西观察使。可求闻知消息，即潜往说温道："颢令公出就外藩，必把弑君罪状，加入公身，祸且立至了！"温大惊问计，可求道："颢刚愎寡智，可以计诱，公能见听，自当为公设法。"温起谢可求，可求即转说颢道："公与徐温同受顾命，今调温外出，他人都说公夺温卫兵，意图加害，此事真否？"颢惊道："我无此意。"可求道："人言原是可畏，倘温亦从此疑公，号召外兵，入清君侧，公将何法对待呢？"三寸舌确是善掉。颢少断多疑，闻可求言，果将原议取消，乃劝隆演任温如旧。隆演也是个庸柔人物，一一依从。

既而行军副使李承嗣，知可求有附温意，暗中告颢。颢夜遣刺客入可求室，阴刺可求，亏得可求眼明手快，用物格刀，讯明来意，刺客谓由颢所遣，可求神色不变，即对刺客道："要死就死，但须我禀辞府主，方可受刃。"刺客允诺，执刀旁立，可求操笔为书，语语激烈，刺客颇识文字，不禁心折，便道："公系长者，我不忍杀公，但须由公略出财帛，以便复命。"可求任他自取，刺客掠得数物，便去复颢，但说可求已闻风遁去，但俟异日，颢亦只得静待。

可求恐颢再行加害，忙向温告变，力请先发制人，且谓左监门卫将军钟泰章，可与共事，温遂使亲将翟虔，邀泰章入室，与谋杀颢。泰章一力担承，归与壮士三十人，商定秘谋，刺臂流血，沥酒共饮。翌晨起来，装束停当，直入左牙都堂，正值颢升座视事，被泰章掷刀中脑，顿时倒毙，壮士一齐下手，杀死颢左右数十人，温率右牙兵亲来接应，左牙兵惮不敢动，当由温宣言道："张颢实行弑逆，按律当诛，今已诛死首恶，尚有余党未尽，无论左右牙兵，但能捕除逆党，一概行赏！"左牙兵得此号令，踊跃而出，捕得纪祥等到来，由温命推出市曹，处以极刑。

一面入白史太夫人，史氏惶恐失色，向温泣语道："我儿年幼，不胜重任，今祸变至此，情愿自率家口，返归庐州原籍，请公放我一条生路，也是一种大德呢。"可见她实是无能。温逡巡拜谢道："颢为大逆，不可不诛，温岂敢负先王厚恩，愿太夫人勿再疑温，尽可放心！"史氏方才收泪，温乃趋退。当时淮南人士，总道徐温是杨氏忠臣，从前弑渥实未与闻，那知温与颢实是同谋，不过颢为傀儡，转被温所利用，强中更有强中手，就是这事的注脚哩。总断数语坐实温罪。

温既杀颢，遂得兼任左右牙都指挥使，军

府事概令取决，隆演不过备位充数，毫无主意。严可求升任扬州司马，佐温治理军旅，修明纪律。支计官骆知祥，由温委任财赋，纲举目张，丝毫不紊，淮南人号为严、骆，很是悦服。温原籍海州，少随杨行密为盗，行密贵显，倚为心腹，自是得握重权，尝语严可求道："大事已定，我与公等当力行善政，使人解衣安寝，方为尽职。否则与张颢一般，如何安民！"可求当然赞成，举颢所行弊政，尽行革除，立法度，禁强暴，通冤滞，省刑罚，军民大安。不没善政。是善善从长之意。

温乃出镇广陵，大治水师，用养子知诰为楼船副使，防遏升州。知诰系徐州人，原姓李名升，幼年丧父，流落濠、泗间。行密攻濠州，升为所掠，年仅八岁，却生得头角峥嵘，状貌魁梧，行密取为养子，偏不为杨渥所容，乃转令拜温为义父，温命名知诰。及长，喜书善射，沉毅有谋，温尝语家人道："此儿为人中俊杰，将来必远过我儿。"自是益加宠爱，知诰亦事温惟谨。所以温修治战舰，特任知诰为副使，知诰虽然称职，经营舟师，整而且严。为南唐开国伏笔，故叙徐知诰较详。

过了三月，抚州刺史危全讽，联合抚、信、袁、吉各州将吏，进攻洪州。节度使刘威，遣使至广陵告急，自与僚佐登城宴饮，佯示从容。全讽疑威有备，不敢轻进，但屯兵象牙潭，派人至湖南乞师，楚王马殷，见第四回。遣指挥使苑玫围高安，遥作声援。会广陵派将周本，率七千人援洪州，倍道疾趋，径抵象牙潭。全讽临溪营栅，绵亘数十里。本隔溪布阵，令羸卒挑战，诱全讽兵追来，全讽轻进寡谋，想打他一个下马威，便倾寨出追，不管好歹，麾众渡溪。甫至半渡，那周本却带领锐卒，前来截击。全讽始知中计，慌忙对仗，奈部众已无行列，东奔西散，只剩得亲卒数百人，保住全讽，又被周本兵围住，杀毙无数。好容易冲开一条血路，奔回溪岸，才得登陆，兜头碰着冤家，一声大呼，竟将全讽吓落马下，活活的被他捉去。真不济事。看官道是何人擒住全讽，原来就是周本。他见部兵围住全讽，便觑隙过溪，截他归路，可巧全讽奔回，掩他不备，遂得顺手擒来。复乘胜攻克袁州，获住刺史彭彦章；吉州刺史彭玕，率众奔湖南；信州刺史危仔倡，单骑奔吴越，湖南将苑玫，闻全讽被擒，撤去高安围军，正思引还，偏被淮南大将米志诚杀到，吃了一个败仗，抱头窜归。江西复平，淮南无恙，小子正好续述河北军情。

义昌节度使刘守文，因弟守光囚父不道，发兵声讨，偏偏连战不胜，不得已用着重贿，向契丹借兵。见前文。契丹酋长阿保机，发兵万人，并吐谷浑部众数千，来援守文，守文尽发沧、德两州战士，得二万余人，与契丹、吐谷浑两军会合，有众四万，出屯蓟州。守光闻守文又至，也将幽州兵士，全数发出，亲自督领，与乃兄相见鸡苏，争个你死我活。阵方布定，契丹、吐谷浑两路铁骑，分头突入，锐气百倍。守光部下，见他来势甚猛，料知抵敌不住，便即倒退。守光也无法禁止，只好随势退下。守文见外兵得胜，也骤马出阵，且驰且呼道："勿伤我弟！"迂腐之至。语尚未绝，忽听得飕的一声。知是有暗箭射来，急忙勒马一跃，那来箭正不偏不倚，射中马首，马熬痛不住，当然掀翻，守文亦随马倒地。仓猝中，不知谁人把他掖起，夹入肘下，疾趋而去，又仔细辨认，才晓得是守光部将元行钦。此时暗暗叫苦，也已无及了。

守光见行钦擒住守文，胆气复豪，又麾兵杀回，沧、德军已失主帅，还有何心恋战，霎时大溃。契丹、吐谷浑两路人马，也被牵动，索性各走自己的路，一哄儿都去了。守光命部将押回守文，禁居别室，围以丛棘，更督兵攻沧州。

沧州节度判官吕兖、孙鹤，推立守文子延祚为帅，登陴守御，守光连日猛攻，终不能下，乃堵住粮道，截住樵采，围得他水泄不通。相持到了百日，城中食尽，斗米值钱三万，尚无从得购，人民但食堇泥，驴马互啖鬃尾，吕兖拣得羸弱男女，饲以麹面，乃烹割充食，叫作宰杀务。究竟人肉有限，不足饷军，满城枯骨垒垒，惨无人烟，孙鹤不得已输款守光。拥延祚出降，守光入城，命将沧州将士家属，悉数掳回幽州，连延祚亦带了回去，留子继威镇义昌军。派大将张万进、周知裕为辅，鸣鞭奏凯，得意班师。全无人

心。且遣使告捷梁廷，并代父乞请致仕。梁主温准如所请，命仁恭为太师，养老幽州。封守光为燕王，兼卢龙、义昌两军节度使。义昌留守刘继威，后为张万进所杀，守光亦不能制。惟遣人刺死守文，佯为弟泣，归罪刺客，把他杀死偿命。又大杀沧州将士，族灭吕兖家，仅留孙鹤不杀。兖子琦年十五，被牵出市中，将要处斩。吕氏门客赵玉，急至法场大呼道："这是我弟赵琦，误投吕家，幸勿误诛。"临刑官乃命停刑。玉挈琦逃生，琦足痛不能行，由玉负他奔窜，变易姓名，沿途乞食，得转辗至代州，琦痛家门殄灭，刻苦勤学，始得自立。晋王存勗闻琦名，命署代州判官，并旌玉义，赐他金帛。小子有诗叹道：

幽父杀兄刘守光，朔方黑黯任猖狂。
尚余一个忠诚仆，窃负遗孤义独彰。

梁主温既得服燕，遂欲乘势并岐，遣大将刘知俊出兵，取得丹、延、鄜、坊四州，不意知俊竟起了变志，叛梁降岐，欲知他叛梁情由，容待下回声明。

淮南之乱，首恶为张颢，徐温其从犯也。颢既弑渥，而仍不得逞其志，是由严可求达权之效，追与温定谋，结钟泰章，手刃逆颢，虽未免存右袒之心，使温得避弑君之罪，然微温不能除颢。颢岂长肯为隆演下乎？然则杨氏之犹得保存，因可求之力居多，本编归功可求，良有以也。刘守光幽父不道，守文乞师外族，幸得少胜，此时苟得捕获守光，虽诛之不为过，乃对众号呼，愿勿伤弟，以丈夫之义愤，忽变而为妇人之仁柔。一何可笑！卒之身为所絷，死逆弟手，天下之愚昧寡识者，无过守文，而守光之行同枭獍，丧尽天良，且自是益著矣。作者叙守光事，略略点染，而恶已尽露，是固有关世道之文，不得以断烂朝报目之。

第　六　回
刘知俊降岐挫汴将　周德威援赵破梁军

却说梁将刘知俊，曾受梁主温命令，为西路行营都招讨使，防御岐晋。梁佑国军注见第三回。节度使王重师，与知俊友善，尝偕知俊会师幕谷，大破岐兵。梁廷闻捷，更令知俊乘胜进军，连拔丹、延、鄜、坊四州。梁主温即令牛存节为保大军节度使，镇守鄜、坊，高万兴为保塞军节度使，镇守丹、延，唐曾置保大军于延州，统辖四州，后折为二镇。再命知俊进取邠州。邠州为岐王茂贞养子继徽所据，继徽原姓杨，名崇本，拥兵不多，尚有势力。知俊恐不能拔，托言缺粮，不肯遽进。

梁主温疑有异志，召使还朝。知俊正拟赴洛，忽闻王重师被逮，身诛族灭，另用刘捍为留后，不由的吃一大惊，原来重师镇长安数年，贡奉不时，统军刘捍，欲夺重师位置，密向梁主处进谗，但说重师暗通邠、岐，梁主遂召还重师，严刑惩罪，即以刘捍继任。看官，试想此时的刘知俊，能不动了兔死狐悲，鸟尽弓藏的念头么？接连又得弟知浣密书，教他切勿入朝，入朝必死，他越加恐惧，观望不前。知浣曾任梁廷指挥使，复在梁主前面请，愿自迎乃兄还朝，梁主温不知是假，当即允准，他竟挈领弟侄，同至知俊行营。知俊喜家属生全，遂据了同州，降附岐王茂贞，并阴赂长安诸将，令他执住刘捍，械送凤翔，自率部兵占住潼关。

梁主温再遣近臣诏谕知俊，知俊不从，乃削知俊官爵，特派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率同马步军都指挥使刘鄩，往讨知俊。鄩至关东，得悉知俊伏兵，令为前导，乘夜叩关，关吏未曾辨明，立即开门，鄩兵一拥而入，害得知俊措手不及，只得弃关西走，挈族奔岐。

岐王茂贞，正杀死刘捍，发兵援应知俊，不料知俊仓猝前来，不得已好言抚慰，特授中书令。命他往取灵州，俟得地后，即授封镇帅。知俊请得岐兵数千人，克日就道，径至灵州城下，把城池围困起来。梁朔方节度使韩逊，飞使告急，梁主温立遣镇国军唐镇国军治华州，梁迁置陕州，改华州为感化军。节度使康怀贞，感化军唐称徐州为感化军，梁改置。节度使寇彦卿，会师往援，兼攻邠宁。

怀贞等星夜前进，连下宁、衍二州，直入泾州境内。知俊解围还援，怀贞等亦退兵三水，偏知俊已绕出前面，据险邀击，把怀贞麾下的兵士，冲作数段，怀贞仓皇失措，不知所为。亏得左龙骧军使王彦章，持着两大杆铁枪，当先开路，左挑右拨，搠死岐兵数百人，岐兵吓退两旁，让出一条走路，放过梁军。怀贞方得走脱。偏将李德遇、许从实、王审权等，统皆失散，不知下落。狼狈奔至升平，蓦有大山当道，两面峭壁，只一狭径可通人马，怀贞正在担忧，猛闻一声胡哨，那岐兵从谷中出来，堵住山口，为首一员大将，正是刘知俊，大呼怀贞快来受死。知俊亦颇能军，梁被岐用，全是好猜所致。怀贞吓得手足冰冷，顾着王彦章道："这，这将奈何？"彦章道："节帅只随我前进。怕他甚么？"遂舞动两枪，杀入山口，一杆枪足重百斤，经他两手运动，好似篾片一般。知俊上前拦阻，怎经得彦章神力，战到三五个回合，已杀得汗流浃背，招架不住，慌忙勒马退还。彦章且战且前，怀贞紧紧随后，费了若干气力，才得杀透山谷，麾鞭遁去。手下许多军士，多被岐兵截住，不是杀死，就是受擒，一个都没有生还。独寇彦卿与怀贞分途进兵，闻怀贞败还，急急收军回来，还算不吃大亏。

知俊向岐王献捷，岐王授知俊为彰义节度使，镇治泾州。梁主温因怀贞丧师，懊怅了好几日，复接了外镇许多军报，无心批驳，只好敷衍了事。一是夏州节度使李思谏病殁，子彝昌嗣

职，为部将高宗益所杀，宗益又被将吏诛死，另推彝昌族叔仁福为帅，表闻梁廷，梁主即刻批准，授仁福为夏州节度使。后来即成为西夏国。一是魏博节度使罗绍威病亡，绍威长子廷规，即梁主女夫，亦早去世，次子周翰在镇，表请袭位，梁主亦批准发行。一是楚王马殷，求给赐号为天策上将军，梁主不觉自忖道："我既封他王，还要这上将军名号，却是何用。"我亦不解。意欲批斥不准，转思笼络要紧，不如依他所请，免令反侧，乃亦许给名号，令为上将。楚王殷得报大喜，遂借天策上将军名目，开府置官，令弟賨存为左右相，居然也独霸一方了。三处皆用简笔叙过，不涉浪墨。

忽由成德军节度使赵王王镕，报称祖母寿终，乃遣使臣赍赐赙仪，兼令吊问。及使臣回来，谓晋使亦曾与吊，转令梁主温大起疑心，便欲并吞河北，省得为晋爪牙。乃遣供奉官杜廷隐、丁延徽为赵监军，且命他发魏博兵数千，分屯深、冀二州，托词助赵守御，暗中实嘱使袭赵。

赵将石公立方戍深州，急遣白王镕，愿拒绝梁使，镕不肯从，反召公立还镇州，公立出门，指城下涕道："朱氏灭唐社稷，三尺童子，犹知他居心叵测，我王反恃为姻好，令他屯兵，这叫做开门揖盗，眼见得全城为虏了！"至公立已去，梁使杜廷隐等，率魏博兵入城，深州人民，相率惊骇，奔匿城外，廷隐即将城门关住，尽杀赵戍卒，复照样袭取冀州。

石公立返谒王镕，极言梁人无信，镕尚半信半疑。至深、冀失守消息，报入镇州，才令公立再攻深、冀，杜廷隐等已浚濠拒守，严兵以待，哪里还能攻入！看官听着，这成德军的管辖地，只有镇、赵、深、冀四州，此时失去一半，教王镕如何不慌？当下四出求援，先遣说客至定州，用了甘言厚币，买通义武节度使王处直，与约拒梁。王处直见第四回。再派使至燕、晋告急。

燕王刘守光不报，惟晋王李存勖接见赵使，却毫不迟疑，允令出援。晋将多谏阻道："王镕臣事朱温，已有数年，岁输重赂，并结婚姻，此次向我求，必有诈谋，愿大王勿允彼言！"存勖摇首道："汝等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试想王氏在唐，尚且叛服无常，怎肯长为朱氏臣属？今朱氏出兵掩袭，王镕救死不暇，还顾及甚么姻好？我若不救，正堕朱氏计中。应急速发兵，会同赵军，共破朱氏，免得他踏平河朔，侵及河东哩！"英断过人。语未毕，定州亦派使到来，谓愿联合镇州，推晋王为盟主，合兵攻梁。存勖允诺，即将两使遣发，命周德威率兵万人，往屯赵州，助镕防守。

梁主温闻晋军援赵，也命王景仁、韩勍、李思安诸将，领兵十万，进逼镇州，直至柏乡。王镕大惧，复遣使向晋乞师。存勖乃亲自出马，留蕃汉副总管李存番等守晋阳，自率大军东下，王处直亦派兵五千，前来从行。存勖至赵州，与周德威合军，进营野河，与柏乡只隔五里，梁兵坚壁不出，存勖命德威率兵挑战，仍没有一人出来接仗。德威令游骑进薄梁营，痛骂梁军，且发矢射入营帐。恼了梁军副使韩勍，开营逆战，出兵三万，怒马奔来，德威即麾军退回，勍那里肯舍，分三万人为三队，追击晋军。晋军见梁军盔甲鲜明，光耀夺目，不禁心摇气馁，各有惧容，德威瞧着，便下令道："敌军皆汴州屠贩徒，衣铠虽是鲜明，统是没用，十人不足当汝一人，汝等尽可无虑，且汝等能擒他一卒，便得小富，这是奇货可居，不应坐失哩。"军士得令，方有起色，统回头想与搏斗。德威就分兵两路，攻击梁军两头，左驰右突，出入数四，俘获得百余人。乃且战且行，回至野河，存勖出兵接应，梁兵乃退。

德威既驰入大营，上帐献议道："贼势甚锐，宜按兵持重，待他疲敝，方可进攻。"存勖道："我率孤军远来，救人急难，利在速战，奈何按兵持重呢！"德威道："镇定兵只能守城，不能野战，我兵虽能驰骋，但惟旷野间方可冲突，今压贼寨门，无从展技，并且彼众我寡，势不相敌，倘被彼知我虚实，我必危了！"是谓知彼知己。存勖愀然不答，退卧帐中。德威出语张承业道："大王骤胜而骄，不自量力，专务速战，今去贼咫尺，只有一水相隔。彼若造桥迫我，我众恐立尽了，不如退屯高邑，依城自固，一面诱贼离

营，彼出我归，彼归我出，再派轻骑掠彼粮饷，不出月余，定可破敌。”仍是从前攻夹寨之计。承业点首，入帐语存勗道：“这岂大王安枕时么？周德威老将知兵，言不可忽，愿大王注意！”存勗跃然起床道：“我正思德威言，颇有至理。”即出帐召入德威，令拔营徐退，回屯高邑。

嗣获得梁营侦卒，果然王景仁饬兵编筏，拟多造浮桥，以便进兵。存勗始称德威先见，奖劳有加，时已为梁开平四年冬季，两军休兵不战。

过了残冬，越年正月，晋军屡出游骑，截敌刍牧，凡刈刍饲马诸梁兵，多为所虏，梁兵遂闭门不出。周德威令游骑环噪梁营，梁兵疑有埋伏，愈不敢动，惟锉屋第坐席，喂饲战马，马多饿毙。德威见梁兵连日不战，定欲诱他出来，乃与史建瑭、李嗣源两将，带着精骑三千，自往诱敌，驰至梁寨门前，令骑士辱骂梁将，并及梁主，寨门仍寂然无声。再饬骑士下马，席地坐着，信口痛詈，直把那汴梁君臣的丑史，一古脑儿宣扬出来。约骂到一两个时辰，才把寨门骂开，梁兵似潮涌出，当先为梁将李思安，挺枪跃马，引兵前来。周德威忙令骑士上马，与他接战，约略数合，便即引退，一面走，一面追，至野河旁，已有浮桥筑着，晋将李存璋带镇定兵士，护守浮桥，让过德威等人，方上前拦住梁兵，梁兵横亘数里，竞前夺桥，镇定兵左右抵御，多被梁兵杀退，势将不支，晋王存勗方登高观战，顾语都指挥使李建及道：“贼若过桥，不可复制了。”建及奋然跃出，号召长枪兵二百名，奔助存璋，一当十，十当百，努力向前，竟将梁兵杀退。梁兵稍稍休息，复来夺桥，存璋、建及等，仍然死斗，不许越雷池一步。自巳牌杀到未牌，尚是胜负未分。这是梁、晋第二次恶战。

存勗语德威道：“两军已合，势不相下，我军兴亡，在此一举。我愿为公等先驱，公等继进，定要杀败了他，方泄我恨！”说至此，援辔欲行，德威叩马力谏道：“梁兵甚众，只可计取，不能力胜。彼去营数里，虽带着干粮，也无暇取食，俟战至日暮，饥渴两迫，兵刃外交，士卒劳倦，必有退志，我方出精骑击，必得大胜，此时还须静待哩！”存勗乃止。两军尚喊杀连天，奋斗不已。

既而夕阳西下，暮色横天，梁兵尚未得食，当然疲乏，渐渐地倒退下去，周德威乘高大呼道：“梁兵遁走了！”说着，即麾动锐骑，鼓噪而进，梁兵已无斗志，纷纷逃生。王景仁、韩勍、李思安等，也拍马飞奔，远扬而去。李存璋率兵追击，且令军士齐呼道：“梁人也是吾民，但教解甲投戈，悉令免死！”梁兵闻言，统把甲兵弃去，委地如山。赵军怀着深、冀旧恨，不愿掠取，但操刀追敌，杀一个，好一个，汴梁精兵，斩馘几尽，自野河至柏乡，尸骸枕藉，败旗断戟，沿途皆是，晋军追至柏乡，梁营内已无一人，所弃辎重粮械，不可胜计。凡斩首二万级，获马三千匹，铠甲兵仗七万件，擒梁将陈思权以下二百八十五人。

晋王存勗，收军屯赵州，拟休息一宵，进攻深、冀，哪知梁使杜廷隐等，即弃城遁去，所有二州丁壮，都掳去充做奴婢，老弱坑死。及赵州军人检视，城中只乘得坏垣碎瓦，一片荒凉了。梁人凶毒一至于此。嗣是镇、定两军，均与梁绝，改用唐天祐年号。

晋王李存勗，因魏博军助梁为虐，决计会同镇、定两军，移节攻魏。先颁发一篇檄文，说得堂堂正正，慷慨淋漓。文云：

王室遇屯，七庙被陵夷之酷，昊天不吊，万民罹涂炭之灾，必有英主奋庸，忠臣仗顺，斩长鲸而清四海，靖袄祲以泰三灵，予位忝维城，任当分阃，念兹颠覆，讵可宴安！故仗桓文辅合之规，问羿、浞凶狂之罪，逆温砀山庸隶，巢孽余凶，当僖宗奔播之初，我太祖指克用。扫平之际，束身泥首，请命牙门，包藏奸诈之心，惟示妇人之态。我太祖抚怜穷鸟，曲为开怀，特发表章，请帅梁汴，才出萑蒲之泽，便居茅社之尊，殊不感恩，遽行猜忌，我国家祚隆周汉，迹盛伊唐，二十圣之镃基，三百年之文物，我则五侯九伯，内则百辟千官，或代袭簪缨，或门传忠孝，皆遭陷害，永抱沉冤。且镇、定两藩，国家巨镇，冀安民而保族，咸屈节从称藩。逆温唯伏阴谋，专行不义，欲全吞噬，先据属州。赵州特发使车，来

求援助。予情惟荡寇，义切亲仁，躬率赋舆，赴兹盟约。贼将王景仁，将兵十万，屯据柏乡，遂驱三镇之师，授以七擒之略。鹳鹅才列，枭獍大奔，易如走阪之丸，势若燎原之火，僵尸仆地，流血成川，组甲雕戈，皆投草莽，谋夫猛将，尽作俘囚，群凶既快于天诛，大憝须垂于鬼箓，今则选搜兵甲，简练车徒，乘胜长驱，翦除元恶。凡尔魏、博、邢、洺之众，感恩怀义之人，乃祖乃孙，为盛唐赤子，岂徇虎狼之党，遂忘覆载之恩？盖以封豕长蛇，凭陵荐食，无方逃难，遂被胁从。空尝胆以衔冤，竟无门而雪愤。既闻告捷，想所慰怀，今义旅徂征，止于招抚。昔耿纯焚庐而向顺，萧何举族以从军，皆审料兴亡，能图富贵，殊勋茂业，翼子贻孙，转祸见机，决在今日。若能诣辕门而效顺，开城堡以迎降，长官则改补官资，百姓则优加赏赐，所经诖误，更不推穷，三镇诸军，已申严令，不得焚烧庐舍，剽掠马牛，但仰所在生灵，不安耕织，予恭行天罚，罪止元凶，已外归明，一切不问，凡尔士众，咸谅予怀，檄到如律令。末数语，隐然以皇帝自命。

檄文既发，遂令周德威、史建瑭趋魏州，张承业、李存璋趋邢州，自率李嗣源等继进。魏博军师罗周翰，急向梁廷乞援，一面出兵五千，堵住石灰窑口。周德威率骑兵掩击，迫入观音门，周翰闭壁自固。晋王存勖，亦率军到了魏州，会闻梁主温亲出援魏，屯兵白马坡，遣杨师厚领兵数万，先驱至邢州，存勖拟速拔魏城，再拒梁兵。

忽由镇州王镕，递到一书，连忙启视，乃是刘守光给与王镕，由王镕转递军前。匆匆一览，禁不住冷笑起来，正是：

狡猾难逃英主鉴，聪明反被别人欺。
欲知书中所说大略，待看下回表明。

四国抗梁，岐为最弱。所据共二十州，势不足与梁敌，梁将刘知俊率军西进，即夺去丹、延、鄜、坊四州，大局盖岌岌矣。乃天厌朱氏，偏令温猜忌知俊，迫其走险，叛梁降岐，康怀贞为知俊所挫，而梁军始不敢人岐境，是岐之得以保全，知俊之力也。晋王存勖，出军援赵。幸赖周德威之善谋，方得战胜柏乡，歼除大敌。故本回特推美德威，以明其功之所由成。至录入晋王檄文，特为朱氏声明罪恶，而深许晋王之加讨，盖亦一欧阳公之遗意也。

第　七　回
杀谏臣燕王僭号　却强敌晋将善谋

却说燕王刘守光，前次不肯救赵，意欲令两虎相斗，自己做个卞庄子。偏晋军大破梁兵，声势甚盛，他亦未免自悔。又想出乘虚袭晋的计策，竟治兵戒严，且贻书镇、定，大略说是两镇联晋，破梁南下，燕有精兵三十万，也愿为诸公前驱，但四镇连兵，必有盟主，敢问当属何人？既欲乘虚袭晋，偏又致书二镇，求为盟主，是明明使晋预防。彼以为智，我笑其愚。王熔得书，因转递存勖，存勖冷笑数声，召语诸将道："赵人尝向燕告急，守光不能发兵相助。今闻我战胜，反自诩兵威，欲来离间三镇，岂不可笑！"诸将齐声道："云、代二州，与燕接境，他若扰我城戍，动援人情，也是一心腹大患，不若先取守光，然后可专意南讨了。"存勖点头称善，乃下令班师，还至赵州。赵王熔迎谒晋王，大犒将士，且遣养子德明，随从晋军。德明原姓张，名文礼，狡猾过人，后来王熔且为所害，事见下文。存勖留周德威等助守赵州，自率大军返晋阳。

梁将杨师厚到了邢州，奉梁主温命令，教他留兵屯守。且遣户部尚书李振，为魏博节度副使，率兵入魏州。但托言周翰年少，未能拒寇，所以添兵防戍，其实是暗图魏博，阳窥成德。

王熔闻报大惊，又致书晋王存勖，相约会议。两王至承天军，握手叙谈，很是亲昵。存勖因熔为父执，称熔为叔，熔以梁寇为忧，面庞上似强作欢笑，不甚开怀。存勖既然道："朱温恶贯将满，必遭天诛。虽有师厚等助他为恶，将来总要败亡。倘或前来侵犯，仆愿率众援应，请叔父勿忧。"熔始改忧为喜，自捧酒卮，为晋王寿。晋王一饮而尽，也斟酒回敬，熔亦饮毕，又令幼子昭诲，谒见存勖。昭诲年仅四五龄，随父莅会，存勖见他婉娈可爱，许妻以女，割襟为盟。彼此欢饮至暮，方各散归。晋、赵交好，从此益固。

熔返至镇州，正值燕使到来，求尊守光为尚父。熔大起踌躇，只好留入馆中，飞使往报晋王。存勖怒道："是子也配称尚父么？我正要兴兵问罪，他还敢夜郎自大么？"遂拟下令出师，诸将入谏道："守光罪大恶极，诚应加讨，但目今我军新归，疮痍未复，不若佯为推尊，令他稔恶速亡，容易下手，大王以为何如？"这便是骄兵计。存勖沈吟半晌，才微笑道："这也使得。"便复报王熔，姑尊他为尚父。熔即遣归燕使，允他所请。义武节度使王处直，也依样画葫芦，与晋、赵二镇，共推守光为尚父，兼尚书令。

守光大喜，复上表梁廷，谓晋、赵等一致推戴，惟臣受陛下厚恩，未敢遽受，今请陛下授臣为河北都统，臣愿为陛下扫灭镇、定、河东。两面讨好，恰也心苦。梁主温也笑他狂愚，权令任河北采访使，遣使册命。

守光命有司草定仪注，将加尚父尊号。有司取唐册太尉礼仪，呈入守光，守光瞧阅一周，便问道："这仪注中，奈何无郊天改元的礼节？"有司答道："尚父乃是人臣，未得行郊天改元礼。"守光大怒，将仪注单掷向地上，且瞋目道："方今天下四分五裂，大称帝，小称王，我拥地三千里，带甲三十万，直做河北天子，何人敢来阻我！尚父微名，我简直不要了！你等快去草定帝制，择日做大燕皇帝！"有司唯唯而退。

守光遂自服赭袍，妄作威福，部下稍稍拂意，即捕置狱中，甚且囚入铁笼，外用炭火炽热，令他煨毙，或用铁刷刷面，使无完肤。孙鹤看不过去，时常进谏，且劝守光不应为帝，略谓"河东伺西，契丹伺北，国中公私交困，如何称帝？"守光不听，将佐亦窃窃私议。守光竟命庭中陈列斧锧，悬令示众道："敢谏者斩！"梁使王

瞳、史彦章到燕，竟将他拘禁起来，各道使臣，到一个，囚一个，定期八月上旬，即燕帝位。孙鹤复进谏道："沧州一役，臣自分当死，幸蒙大王矜全，得至今日，臣怎敢爱死忘恩！为大王计，目下究不宜称帝！"与禽兽谈仁义，徒自取死，不得为忠。守光怒道："汝敢违我号令么？"便令军吏捽鹤伏锧，剐肉以食，鹤大呼道："百日以外，必有急兵！"守光益怒，命用泥土塞住鹤口，寸磔以徇。

越数日即皇帝位，国号大燕，改元应天。从狱中释出梁使，胁令称臣，即用王瞳为左相，卢龙判官齐涉为右相，史彦章为御史大夫。这消息传到晋阳，晋王存勗大笑道："不出今年，我即当向他问鼎了。"张承业请遣使致贺，令他骄盈不备。存勗乃遣太原少尹李承勋赴燕，用列国聘问礼。守光命以臣礼见，承勋道："我受命唐朝，为太原少尹，燕王岂能臣我？"守光大怒，械击数日，释他出狱，悍然问道："你今愿臣我否？"承勋道："燕王能臣服我主，我方愿称臣，否则要杀就杀，何必多问！"守光怒上加怒，竟命将承勋推出斩首。晋王闻承勋被杀，乃大阅军马，筹备伐燕，外面恰托言南征。

梁主温正改开平五年为乾化元年，大赦天下，封赏功臣，又闻清海军即岭南。节度使刘隐病卒，也辍朝三日。假惺惺。令隐子岩袭爵，既而连日生病，无心治事，就是刘守光拘住梁使，自称皇帝，也只好听他胡行，不暇过问。

到了七、八月间，秋阳甚烈，他闻河南尹张宗奭家，园沼甚多，遂带领侍从，竟往宗奭私第。宗奭原名全义，家世濮州，曾从黄巢为盗，充任伪齐吏部尚书，巢败死，全义与同党李罕之，分据河阳。罕之贪暴，尝向全义需索，全义积不能平，潜袭罕之，罕之奔晋，乞得晋师，围攻全义，全义大困，忙向汴梁求救。朱温遣将往援，击退罕之，晋军亦引去，全义得受封河南尹，感温厚恩，始终尽力，且素性勤俭，教民耕稼，自己亦得积资巨万，特在私第中筑造会节园，枕山引水，备极雅致，却是一个家内小桃源。朱温篡位，授职如故，全义曲意媚温，乞请改名，温赐名宗奭，屡给优赏，及温到他家避暑，自然格外巴结，殷勤侍奉，凡家中所有妻妾妇女，概令叩见。

温一住数日，病竟好了一大半，食欲大开，色欲复炽，默想全义家眷，多半姿色可人，乐得仗着皇帝威风，召他几个进来，陪伴寂寥。第一次召入全义爱妾两人，迫他同寝，第二次复改召全义女儿，第三次是轮到全义子妇，简直猪狗不如。妇女们惮他淫威，不敢抗命，只好横陈玉体，由他沾污。甚至全义继妻储氏，已是个半老徐娘，也被他搂住求欢，演了一出高唐梦。张氏妻女何无廉耻。

全义子继祚，羞愤交并，取了一把快刀，就夜间奔入园中，往杀朱温。还是他有些志气。偏被全义看见，硬行扯回，且密语道："我前在河阳，为李罕之所围，啖木屑为食，身旁只有一马，拟宰割饲军，正是命在须臾，朝不保暮，亏得梁军到来，救我全家性命，此恩此德，如何忘怀！汝休得妄动，否则我先杀汝！"不是报恩，直是怕死。继祚乃止。

越宿，已有人传报朱温，温召集从臣，传见全义，全义恐继祚事发，吓得乱抖，妻储氏从旁笑道："如此胆怯，做甚么男儿汉？我随同入见，包管无事！"遂与全义同入，见温面带怒容，也竖起柳眉，厉声问道："宗奭一种田叟，守河南三十年，开荒掘土，敛财聚赋，助陛下创业，今年齿衰朽，尚何能为？闻陛下信人谗言，疑及宗奭，究为何意？"恃有随身法宝，故敢如此唐突。温被她一驳，说不出甚么道理，又恐储氏变脸，将日前暧昧情事，和盘托出，反致越传越丑，没奈何假作笑容，劝慰储氏道："我无恶意，幸勿多言！"好一个箝口方法。储氏夫妇，乃谢恩趋出，朱温也未免心虚，即令侍从扈跸还都。

忽闻晋、赵将联军南来，又想出些风头，亲至兴安鞠场，传集将吏，躬自教阅。待逐队成军，乃下令亲征。出次卫州，正在就食，又有人来报道："晋军已出井陉了。"当下匆匆食毕，即拔寨北趋，兼程至相州，始接侦骑实报，晋军尚未南来，乃停兵不进，已而移军洹水，又得边吏奏报，晋、赵兵已经出境，累得梁主温坐食不安，急引军往魏县。军中时有谣传，一日早起，

不知从何处得着风声，哗言沙陀骑兵，杂沓前来，顿时全营大乱，你逃我散，梁主命严刑禁遏，尚不能止。嗣探得数十里间，并无敌骑，军心才定。

梁主温疾已经年，只因夹寨、柏乡两次失利，不得不力疾北行，勉图报复。谁知又着了晋王声东击西的诡计，徒落得奔波跋涉，冒犯风霜。还是幸免，否则军志浮嚣，宁能不败？他不禁躁忿异常，所有功臣宿将，略犯过误，不是诛戮，就是斥逐，因此众心益惧，日夕恟恟。待了一月有余，仍不见有一个敌兵，乃南还怀州。怀州刺史段明远，出城迎谒，很是恭谨，梁主入城，供馈甚盛，明远有一妹子，豆蔻年华，芙蓉脸面，蓦被梁主温瞧着，问明明远，硬索侍寝，明远无可奈何，便令妹子盛饰入谒，亲承雨露。少妇嫁老夫，恐非段妹所愿。春风一度，深惬皇心。即面封段妹为美人，挈归洛阳，怎奈年周花甲，禁不住途中辛苦，并因色欲过度，精力愈衰，还洛后旧病复发，服过了无数参茸，才得起床。可巧前使史彦章回来，替刘守光代乞援师，梁主温怒道："汝已臣事守光，尚敢来见朕么？"彦章伏奏道："臣怎敢负恩事燕。只因晋、赵各镇，推尊守光，唼他背叛陛下，出来当冲，他却以渔人自居，隐收厚利，臣与王瞳暂时居燕，力劝守光勿负陛下，守光因复与各镇绝交，为陛下往攻易、定。定州王处直，向晋、赵乞得援兵，夹攻幽州，幽州危急万分，若陛下坐视不救，恐河朔终非梁有了。"这一番花言巧语，又把梁主温的怒气平了下去。彦章又将随来的燕使，召入见温，呈上守光表文，中多悔过乞怜等语，惹动梁主雄心，许出援师，遂又督兵亲出。

到了白马顿，从官多不愿随行，勉强趱程，有三人剩落后面，一是左散骑常侍孙隲，一是右谏议大夫张衍，一是兵部郎中张儁，都至隔宿才到。梁主温恨他后至，一并处斩。行至怀州，段明远供张极盛，比前次还要华朊，此次变作国舅，应该比前巴结。梁主大喜，厚加赏赐，且改令明远名凝，及进次魏州，决议攻赵以纾燕难，乃命杨师厚为都招讨使，李周彝为副使，率三万人围枣强县，贺德伦为招讨接应使，袁象先为副使，也率三万人围蓨县。

两路兵马，同时发出，梁主温安居行幄，专候捷音，突有哨卒踉跄奔入，大声奏报道："晋兵来了！"梁主温仓皇失措，忙出帐骑了御马，只带亲兵数百名，奔往杨师厚军前。看官！你道晋军有否到来？原来并不是晋军，乃是赵将符习，引数百骑逻侦消息，梁兵误作晋军，竟弃幄远扬，眼见得军心不固，便是败象哩。

杨师厚到了枣强，督兵急攻。枣强城小而坚，赵人用精兵守住，很是坚忍，任他如何攻扑，死战不退。一攻数日，城墙屡坏屡修，内外死伤，约以万计，既而城中矢石将竭，共议出降。有一卒奋然道："贼自柏乡战败，恨我赵人切骨，今若往降，徒自取死，我愿独入虎口，杀他一二员大将，或得使他解围，也未可知。"遂乘夜缒城而下，径至梁营诈降。李周彝召他入帐，问及城中情形，赵卒答道："城中粮械尚多，足有半月要持，但军使既收录微材，乞赐一剑，效死先登，愿取守城将首。"周彝恰还小心，不肯给剑，上去令荷担从军，赵卒觑得间隙，竟举担击周彝首，周彝呼痛踣地。左右急救周彝，立将赵卒砍死。赵卒颇有忠胆，可惜史册中不留姓名。梁主温闻报大怒，限令三日取城，师厚亲冒矢石，昼夜猛攻，越二日，得陷入城中，不问老幼，一概骈戮，可怜这枣强城中，变做了一座血污城。极写梁主暴虐。

那贺德伦等进攻蓨县，蓨县为赵州属地，相距不远。赵州本由晋将周德威驻扎，后来调镇振武军，仅留李存审、史建瑭、李嗣肱等戍守，既得蓨县急报，当由存审主议，与建瑭、嗣肱熟商道："我王方有事幽蓟，无暇到此，南方军事，委任我等数人，今蓨县告急，我等怎能坐视？况贼得蓨县，必西侵深、冀，为患益深，我当与公等别出奇谋，使贼自遁。"建瑭、嗣肱齐声道："果有奇计，愿听指挥！"存审乃引兵趋下博桥，令建瑭、嗣肱分道巡逻，遇有梁卒刍牧，立刻擒来。自分麾下为五队，统令衔枚疾走，沿途遇着梁兵，无论为侦探，为樵采，一概捕住，带回下博桥，建瑭、嗣肱，也有一二百人捉回，存审命一一杀死，只留活数人，断去一臂，纵使还

报道:“汝等为我转达朱公,晋王大军已到,叫他前来受死!”断臂兵奔回梁营,当然依言禀报。适值梁主温引杨师厚兵,自就贺德伦营,助攻蓨县,听得断臂兵报语,恰也惊心,即与德伦分驻营寨,相隔里许。德伦也很是戒备,派兵四巡,慎防不测。不意到了日暮,营门外忽然火起,烟雾冲霄,接连是噪声大作,箭镞齐来,德伦忙命亲卒把守营门,严禁各军妄动,外面却乱了一两个时辰,待至天色昏黑,方闻散去。当由德伦检查军士,又失了一二百名,或说是变起本军,究竟不知真伪,偏是梁主营前,又有断臂兵突入,大呼晋军大至,贺军使营,已陷没了。梁主温惊愕异常,立命毁去营寨,乘夜遁走。天昏不辨南北,竟至失道,委曲行二三百里,始抵贝州。如此胆小,何必夸亲征?

德伦闻梁主遁还,也即退军。再遣侦骑探明虚实,返入梁营,报称:晋军实未大出,不过令先锋游骑先来示威。德伦听着,虽带着三分惭色,尚得谓梁主先遁,聊自解嘲。只梁主闻知,叫他如何忍受,且忧且恚,病又增剧,不得已养疾贝州,令各军陆续退归。

当时晋军计却大敌,欢声雷动,统称存审善谋。小子把存审计划,上文叙明一半,还有一半详情应该补叙。存审闻梁主自至,与德伦分营驻扎,已知梁主堕入计中。再将前时俘斩的梁卒,从尸身上剥下衣服,令游骑穿着,伪充梁兵,三三五五,混至德伦营前。德伦虽有巡兵四察,还道是本营士卒,不加查问。那伪充梁兵的晋军,遂就梁营前放火射箭,喊杀连天,乘间捕得几十个梁兵,依着存审密计,把他截臂纵去,令他往吓梁主。梁主被他一吓,果然远遁,连德伦也立足不住,拔营退去。仅仅几百个晋军,吓退了七八万梁兵,这都是李存审的妙计。小子有诗咏存审道:

> 疆场决胜在多谋,用力何如用智优。
> 任尔貔貅七八万,尚输良将幄中筹。

梁主温一病兼旬,好容易得有起色,复自贝州至魏州,博王友文,自东都过觐,请驾还都,梁主温乃启程南归。欲知后事,且阅下回。

刘守光一騃竖耳,如尚父皇帝之尊卑,尚不能辨,顾欲侈然称帝,凌压各镇,何不自量力若此!况前幽父,继杀兄,后且淫刑求逞,妄戮谏臣,天下有如此狂騃,而能不危且亡者,未之闻也。若梁主温之老奸巨滑,较守光固胜一筹,但暴虐不亚守光,淫恶比守光为尤甚。夹寨破,柏乡败,乃亲出报怨,两次督师,未遇敌而先怯,是正天夺之魄,阴促老奸之寿算耳。此而不悟,愈老愈虐,愈虐愈淫,几何而不受刳刃之惨也?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斯言虽俚,亶其然乎!

第　八　回
父子聚麀惨遭刲刃　君臣讨逆谋定锄凶

却说梁主温还至洛阳，病体少愈，适博王友文，新创食殿，献入内宴钱三千贯，银器一千五百两，乃即就食殿开宴，召宰相及文武从官等侍宴。酒酣兴发，遽欲泛舟九曲池。池不甚深，舟又甚大，本来是没甚危险，不料荡入池心，陡遇一阵怪风，竟将御舟吹覆。梁主温堕入池中，幸亏侍从竭力捞救，方免溺死。别乘小舟抵岸，累得拖泥带水，惊悸不堪。不若此时溺死，尚免一刀之惨。

时方初夏，天气温和，急忙换了龙袍，还入大内。嗣是心疾愈甚，夜间屡不能眠，常令妃嫔宫女，通宵陪着，尚觉惊魂不定，寤寐彷徨。那燕王刘守光屡陈败报，一再乞援，梁主病不能兴，召语近臣道："我经营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余孽，猖獗至此，我观他志不在小，必为我患，天又欲夺我余年，我若一死，诸儿均不足与敌，恐我且死无葬地了！"语至此，哽咽数声，竟至晕去。近臣急忙呼救，才得复苏。只怕晋王，谁知祸不在晋，反在萧墙之内。嗣是奄卧床褥，常不视朝，内政且病不能理，外事更无暇过问了。

是年岐、蜀失和，屡有战争，蜀主王建，曾将爱女普慈公主，许嫁岐王从子李继崇，岐王因戚谊相关，屡遣人至蜀求货币，蜀主无不照给。寻又求巴、剑二州，蜀主王建怒道："我待遇茂贞，也算情义兼尽，奈何求货不足，又来求地？我若割地畀彼，便是弃民。宁可多给货物，不能割地。"乃复发丝茶布帛七万，交来使带还。赔贴妆奁，确是不少。奈彼尚贪心未餍何？茂贞因求地不与，屡向继崇说及，有不平意，继崇本嗜酒使气，伉俪间常有违言，至是益致反目，普慈公主潜遣宦官宋光嗣，用绢书禀报蜀主，求归成都。蜀主王建，遂召公主归宁，留住不遣，且用宋光嗣为阁门南院使。

岐王大怒，即与蜀绝好，遣兵攻蜀兴元，为蜀将唐道袭击退。岐王复使彰义节度使刘知俊，及从子李继崇，发大兵攻蜀。蜀命王宗侃为北路行营都统，出兵搦战，被知俊等杀败，奔安远军，安远军为兴元城西县号，障蔽兴元。知俊等进兵围攻，经蜀主倾国来援，大破岐兵，知俊等狼狈走还。后来知俊被岐将所谗，兵权被夺，举族寓秦州。越三年，秦州为蜀所夺，知俊因妻孥被掳，又背岐投蜀去了。后文慢表。

且说梁主温连年抱病，时发时止，年龄已逾花甲，只一片好色心肠，到老不衰。自从张妃谢世，篡登基，始终不立皇后，昭仪陈氏，昭容李氏，起初统以美色得幸，渐渐的色衰爱弛，废置冷宫。应第二回。陈氏愿度为尼，出居宋州佛寺，李氏抑郁而终。此外后宫妃嫔，随时选入，并不是没有丽容，怎奈梁主喜新厌故，今日爱这个，明日爱那个，多多益善，博采兼收。甚至儿媳有色，亦征令入侍，与他苟合，居然做个扒灰老。博王友文，颇有材艺，虽是梁主温假子，却很是怜爱，比亲儿还要优待，梁主迁洛，留友文守汴梁，见第五回。历年不迁。惟友文妻王氏，生得一貌似花，为假翁所涎羡，便借着侍疾为名，召她至洛，留陪枕席。王氏并不推辞，反曲意奉承，备极缱绻，但只有一种交换条件，迫令假翁承认，看官道是何事？乃是梁室江山，将来须传位友文。还记得乃夫么？

梁主温既爱友文，复爱王氏，自然应允，偏暗中有一反对的雌儿，与王氏势不两立，竟存一个你死我活的意见。这人为谁？乃是友珪妻室张氏。张氏姿色，恰也妖艳，但略逊王氏一筹，王氏未曾入侍，她已得乃翁专宠，及王氏应召进来，乃翁爱情，一大半移至王氏身上，渐把张氏冷淡下去，张氏含酸吃醋，很是不平，因此买通宫女，专伺王氏隐情。

一日合当有事，梁主温屏去左右，专召王氏入室，与她密语道："我病已深，恐终不起，明日汝往东都，召友文来，我当嘱咐后事，免得延误。"为了肉欲起见，拟把帝位传与假子，扒灰老也不值得。王氏大喜，即出整行装，越日登程。这个消息，竟有人瞧透机关，报与张氏，张氏即转告友珪，且语且泣道："官家将传国宝付与王氏，怀往东都，俟彼夫妇得志，我等统要就死了！"友珪闻言，也惊得目瞪口呆，嗣见爱妻哭泣不休，不由得泪下两行。

正在没法摆布，突有一人插口道："欲要求生，须早用计，难道相对涕泣，便好没事么？"友珪愕然惊顾，乃是仆夫冯廷谔，便把他呆视片刻，方扯他到了别室，谈了许多密语。忽由崇政院遣来诏使已入大厅，他方闻信出来接受诏旨，才知被出为莱州刺史。他愈加惊愕，勉强按定了神，送还诏使，复入语廷谔，廷谔道："近来左迁官吏，多半被诛，事已万急，不行大事，死在目前了！"

友珪乃易服微行，潜至左龙虎军营，与统军韩勍密商，勍见功臣宿将，往往诛死，心中正不自安，便奋然道："郴王指友裕。早薨，大王依次当立，奈何反欲传与养子？主上老悖淫昏，有此妄想，大王诚宜早图为是！"又是一个薪上添火。遂派牙兵五百人，随从友珪，杂入控鹤士中，唐已有控鹤监，系是值宿禁中。混入禁门，分头埋伏，待至夜静更深，方斩关突入，竟至梁主温寝室，哗噪起来，侍从诸人，四处逃避，单剩了一个老头儿，揭帐启视，披衣急起，怒视友珪道："我原疑此逆贼，悔不早日杀却！逆贼逆贼！汝忍心害父，天地岂肯容汝么？"友珪亦瞋目道："老贼当碎尸万段！"臣忍弑君，子亦何妨弑父！惜友珪凶莽，未能反唇相讥！冯廷谔即拔剑上前，直迫朱温，温绕柱而走，剑中柱三次，都被温闪过，奈温是有病在身，更兼老惫，三次绕柱，眼目昏花，一阵头晕，倒翻床上，廷谔抢步急进，刺入温腹，一声狂叫，呜呼哀哉！年六十一岁。

友珪见他肠胃皆出，血流满床，即命将裀褥裹尸，瘗诸床下，秘不发丧。立派供奉官丁昭溥，赍着伪诏，驰往东都，令东都马步军都指挥使均王友贞，速诛友文。友贞不知是假，即诱入友文，把他杀死。友文妻王氏，未曾登途，已被友珪派人捕戮，一面宣布伪诏道：

朕艰难创业，逾三十年，托于人上，忽焉六载，中外协力，期于小康。岂意友文阴蓄异图，将行大逆，昨二日夜间，甲士突入大内，赖郢王友珪忠孝，令兵剿戮，保全朕躬，然疾因震惊，弥至危殆，友珪克平凶逆，厥功靡伦，宜立权主军国重事，再听后命。

越二日，丁昭溥自东都驰还，报称友文已诛，喜得友珪心花怒开，弹冠登极，再下一道矫诏，托称乃父遗制，传位次子。乃将遗骸草草棺殓，准备发丧，自己即位柩前，特授韩勍为侍卫诸军使，值宿宫中。勍劝友珪多出金帛，遍赐诸军，取悦士心，诸军得厚赉，也乐得取养妻孥，束手旁观。惟内廷被他笼络，外镇却不受羁縻。

匡国军闻知内乱，都向节度使告变，时值韩建调任镇帅，置诸不理，竟为军士所害。此匡国军为陈许军号，与唐时之同州有别。杨师厚留戍邢魏，也乘隙驰入魏州，驱出罗周翰，据位视事。友珪惧师厚势盛，只好将周翰徙镇宣义，注见第二回。特任师厚为天雄军节度使。天雄军就是魏博，唐时旧有此号，屡废屡行，梁尝称魏博为天雄军，小子因前文未详，故特别表明。护国军治河中。节度使朱友谦，少时为石壕间大盗，原名只一简字，后来归附朱温，因与温同姓，愿附子列，改名友谦，温篡位后命镇河中，加封冀王。他闻洛阳告哀，已知有异，泣对群下道："先帝勤苦数十年，得此基业，前日变起宫掖，传闻甚恶，我忝位藩镇，未能入扫逆氛，岂不是一大恨事！"道言未绝，又有洛使到来，加他为侍中中书令，并征他入朝[illegible]友谦语来使道："先帝晏驾，现在何人嗣立？[illegible]要来前问罪，还特征召么？"

来使返报友珪，友珪即遣韩勍等往击河中，友谦举河中降晋，向晋乞援。晋王李存勖统兵赴急，大破梁军，勍等走还。看官听着，这朱友珪的生母，本是亳州一个营娼，从前朱温镇守宣武，见第一回。略地宋亳，与该娼野合生男，取名友珪，排行第二，弟兄多瞧他不起，况

又加刃乃父，敢行大逆，岂施罪友文，平空诬陷，就可瞒尽耳目，长享富贵么？至理名言。

糊糊涂涂的过了半年，已是梁乾化三年元旦，友珪居然朝享太庙，返受群臣朝贺。越日祀圜丘，大赦天下，改元凤历，均王友贞，已代友文职任，做了东都留守，至是复加官检校司徒，令驸马尉赵岩，赍敕至东都，友贞与岩私宴，密语岩道："君与我系郎舅至亲，不妨直告，先帝升遐，外间啧有烦言，君在内廷供职，见闻较确，究竟事变如何？"岩流涕道："大王不言，也当直陈。首恶实嗣君一人，内臣无力讨罪，全仗外镇为力了。"友贞道："我早有此意，但患不得臂助，奈何？"岩答道："今日拥强兵，握大权，莫如魏州杨令公，近又加任都招讨使，但能得他一言，晓谕内外军士，事可立办了。"友贞道："此计甚妙。"

待至宴毕，即遣心腹将马慎，驰至魏州，入见杨师厚，并传语道："郢王弑逆，天下共知，众望共属大梁，公若乘机起义，帮立大功，这正所谓千载一时呢！"师厚尚在迟疑，慎又述均王言，谓事成以后，当更给犒军钱五十万缗。师厚乃召集将佐，向众质问道："方郢王弑逆时，我不能入都讨罪，今君臣名分已定，无故改图，果可行是否？"众尚未答，有一将应声道："郢王亲弑君父，便是乱贼，均王兴兵复仇，便是忠义，奉义讨贼，怎得认为君臣？若一旦均王破贼，敢问公将如何自处理？"这人不知谁氏，也惜姓名不传。师厚惊起道："我几误事，幸得良言提醒，我当为讨贼先驱哩！"遂与马慎说明，令归白均王，伫候好音，自派将校王舜贤，潜诣洛阳，与龙虎统军袁象先定谋；复遣都虞侯朱汉宾屯兵滑州，作为外应。舜贤至洛，可巧赵岩亦自汴梁回来，至象先处会商，岩为梁主温婿，象先为梁主温甥，当然有报仇意，妥商大计，密报梁魏。

先是怀州龙骧军系梁主温从前随军。三千，推指挥刘重霸为首，声言讨逆，据住怀州，友珪命将剿治，经年未平，汴梁戍卒，亦有龙骧军参入，友珪也召令入都，均王友贞也遣人激众道："天子因龙骧军尝叛怀州，所以疑及尔等，一概召还，尔等一至洛下，恐将悉数坑死。均王处已有密诏，因不忍尔等骈诛，特先播闻。"戍卒闻言，统至均王府前，环跪呼吁，乞指生路。友贞已预书伪诏，令他遍阅，随即流涕与语道："先帝与尔等经营社稷，共历三十余年，千征万战，始有今日，今先帝尚落人奸计，尔等从何处逃生呢？"说至此，引士卒入府厅，令仰视壁间悬像，大众望将过去，乃是梁主温遗容，都跪伏厅前，且拜且泣。友贞亦唏亦嘘道："郢王贼害君父，违天逆地，复欲屠灭亲军，残忍已极，尔等能自趋洛阳，擒取逆竖，告谢先帝，尚可转祸为福呢！"大众齐声应诺，惟乞给兵械，以便趋洛。友贞即令左右颁发兵器，令士卒起来，每人各给一械，大众无不踊跃，争呼友贞为万岁，各持械而去。此计想由赵岩等指授。

友贞遣使飞报赵岩等人，赵岩、袁象先夜开城门，放诸军入都，一面贿通禁卒千人，共入宫城。友珪仓猝闻变，慌忙挈妻张氏，及冯廷谔共趋北垣楼下，拟越城逃生。偏后面追兵大至，喧呼杀贼，自知不能脱走，乃令廷谔先杀妻，后杀自己。廷谔亦自刭。都中各军，乘势大掠，百官逃散，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晓，侍讲学士李珽，均为乱兵所杀，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宣政院使李振代敬翔。被伤，骚扰了一日余，至暮乃定。

袁象先取得传国宝，派赵岩持诣汴梁，迎接均王友贞，友贞道："大梁系国家创业地，何必定往洛阳，公等如果同心推戴，就在东都受册，俟乱贼尽除，往谒洛阳陵庙便了。"岩返告百官，百官都无异辞。乃由均王友贞，即位东都，削去凤历年号，仍称乾化三年，追遵父温为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母张氏为元贞皇太后，给还友文官爵，废友珪为庶人，颁诏四方道：

我国家赏功罚罪，必协朝章，报德伸冤，敢欺天道？苟显违于法制，虽暂滞于岁时，终振大纲，须归至理，重念太祖皇帝尝开霸府，有事四方，迨建皇朝，载迁都邑，每以主留重务，居守需才，慎择亲贤，方膺寄任，故博王友文，才兼文武，识达古今，俾分忧于在浚之郊，亦共理于兴王之地，一心无易，二纪于兹，尝施惠于士民，实有劳于家国。去岁郢王友珪，尝怀逆节，

已露凶锋，将不利于君亲，欲窃窥夫神器，此际值先皇寝疾，大渐日臻，博王乃密上封章，请严宫禁。因以莱州刺史授于郢王，友珪才睹宣纶，俄行大逆，岂有自纵兵于内殿，翻诿罪于东都？伪造诏书，枉加刑戮，且夺博王封爵，又改姓名，冤耻两深，欺罔何极！伏赖上穹垂祐，宗社降灵，俾中外以叶谋，致遐迩之共怒。寻平内难，获诛元凶，既雪耻于同天，且免讥于共国，朕方期遁世，敢窃临人？遽迫推崇，爰膺缵嗣。冤愤既伸于幽显，霈泽宜及于下泉。博王宜复官爵，仍令有司择日归葬，友珪凶恶滔天，神人共弃，生前敢为大逆，死后且有余辜，例应废为庶人，以昭炯戒。特此布敕，俾远近闻知。

此诏下后，又改名为锽，进天雄军节度使杨师厚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加封邺王。西京左龙虎统军袁象先为检校太保同平章事，加封开国公。这两人最为出力，所以封爵最优，余如赵岩以下，各升官晋爵有差。又遣使招抚朱友谦，友谦仍复归藩，称梁年号。惟对晋仍然未绝，算是一个骑墙派人物，梁廷至此，才得苟安。越二年始改元贞明，梁主友贞，又改名为瑱。小子有诗叹道：

多行不义必遭殃，稽古无如鉴后梁。

乃父淫凶子更恶，屠肠截脰有谁伤？

梁室粗定，晋已灭燕，欲知燕亡情形，且至下回再叙。

淫恶如朱温，宜有刲刃之祸，但为其子友珪所弑，岂彼苍故演奇剧，特假手友珪，以示恶报之巧乎！温为臣弑君，友珪为子弑父，有是父乃有是子，果报固不爽也。惟友珪弑逆不道，尚得窃位半年。杨师厚兼雄镇，擅劲兵，未闻首先倡义，乃迫于均王之一激，部将之一言，始幡然变计，盖当时礼教衰微，几视篡弑为常事。非有大声疾呼者，唤醒其旁，几何不胥天下为禽兽也！然淫恶者终遭子祸，凶逆者卒受身诛。苍苍者天，岂真长此晦盲乎？老氏谓天地不仁，夫岂其然！

第　九　回
失燕土伪帝作囚奴　平宣州徐氏专政柄

却说刘守光僭称帝号，遂欲并吞邻镇，拟攻易定。参军冯道，系景城人。长乐老出身，应该略详。面谏守光，劝阻行军，守光不从，反将道拘系狱中，道素性和平，能得人欢，所以燕人闻他下狱，都代为救解，幸得释出。道料守光必亡，举家潜遁，奔入晋阳，晋王李存勖，令掌书记，且问及燕事，得知虚实。

正拟发兵攻燕，可巧王处直派使乞援，遂遣振武节度使周德威，领兵三万，往救定州。德威东出飞狐，与赵将王德明，义武即定州，见前。将程严，会师易水，同攻岐沟关。一鼓即下，进围涿州。刺史刘知温，令偏将刘守奇拒守，守奇有门客刘去非，大呼城下道："河东兵为父讨贼，干汝甚事，乃出力固守呢？"守兵被他一呼，各无斗志，多半逃去。知温料不能守，开门迎降。守奇奔梁，得任博州刺史。晋将周德威，即率众抵幽州城下，另派裨将李存晖等往攻瓦桥关，守关将吏，及莫州刺史李严皆降。守光连接败报，惊惶的了不得，卑辞厚币，向梁求援。梁主温督兵攻赵，为晋将李存审所却，见第七回。本段是回溯文字。幽州失一大援，益觉孤危，只好誓死坚守。

晋将周德威，因幽州城大且固，兵不敷用，再向晋阳济师，晋王李存勖，便调李存审援应，带领吐谷浑、契苾两部番兵，往会德威。德威已得增兵，即四面筑垒，为围攻计，守光益惧。

燕将单廷珪，素号骁勇，独请出战，守光乃拨精兵万人，令他开城逆击。珪披甲上马，扬鞭出城，一声狂呼，万人随进，左冲右突，恰是有些利害。晋军拦阻不住，退到龙头冈，冈峦高出云表，势颇险峻，周德威倚冈立寨，据险自固，猛见单廷珪跃马前来，势甚凶猛，即令部将排定阵势，自己登冈指挥，准备对敌。廷珪遥见德威，便顾左右道："今日必擒周阳五以献！"大言何益？阳五系德威小字。说毕，持着一枝长枪，当先突阵，枪锋所至，无人不靡，晋军三进三却，由廷珪冲过阵后，一人一骑，不管甚么死活，竟上冈去捉德威。德威究竟是老将，没甚慌忙，但佯作胆怯状，回马急走，跑上峰峦。廷珪也跃马追上，觑着德威背后，一枪刺去，正道是洞穿胸腹，那知德威早已防着，闪过一旁，让开枪头，右手恰掣出铁村，向廷珪马头猛击。马忍痛不住，滚了下去，冈峦本是不平，这一滚约有数丈。任你廷珪如何骁悍，也是约束不住，人仰马翻，统跌得皮开血裂。凑巧下面尚有晋军，顺手揿住廷珪，把他捆绑起来，燕兵见主将被擒，慌忙退走。被晋军驱杀一阵，斩首三千级，余众逃入城中，全城夺气。

德威斩了廷珪，又分兵攻下顺州、檀州，复拔芦台军，再克居庸关，刘守光惶急异常，屡使人赴梁告急，正值梁廷内乱，不暇应命，他只得自去设法，命大将元行钦募兵山北，骑将高行珪出守武州，作为外援。晋王李存勖，即遣李嗣源往攻武州，行珪出战失利，遂降嗣源，嗣源乃退，元行钦闻武州失守，亟引兵攻行珪，行珪令弟行周往质晋军，求他援助。嗣源再进兵击行钦，八战八胜，行钦力屈乃降，嗣源爱他材勇，养为己子，令为代州刺史。

行周留事嗣源，常与嗣源养子从珂，分领牙兵，转战有功。从珂母魏氏，先为王氏妇，生子名阿三，嗣源随克用出师河北，掠得魏氏，见她秀色可餐，便纳为妾媵，阿三即拜嗣源为义父，取名从珂。及年已成立，以勇健闻。晋王存勖，尝呼他小字道："阿三与我同年，勇敢亦与我相类，恰是个不凡子。"后来叛唐篡国，就是此人，事见下文。不第叙过从珂，并带过高行周。

且说周德威围攻幽州，已是逾年。从前因幽州四近，尚有燕兵散布，须要远近兼顾，内外合筹，一时不便进逼，唯连营竖栅，与燕相持。嗣闻四面犄角，均已毁灭，乃进军南门，专力攻城。守光昼夜不安，自知兵力不支，不得已致书乞怜，愿为城下盟，德威笑语来使道："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故雌伏如此！我受命讨罪，不知他事，继盟修好，更非乐闻，请为我转语燕帝，休想乞和，快来一战。"揶揄得妙。遂叱退来使，不答一字。守光闻报，越加窘迫，又遣将周遵业，赍绢千匹，银千两，锦百段，献入晋营，哀求德威道："富贵成败，人生常理，录功叙过，也是霸主盛业。我王守光，不欲为朱温下，所以背梁称尊，那知得罪大国，劳师经年，现已自知罪戾，还祈少恕！"德威道："能战即来，不能战即降，何必多言！"遵业尚欲开口，见德威起身入内，只好怏怏退还，报知守光。守光搔首挖耳，无法可施，踌躇了许多时候，突闻城外喊声大震，又来攻城，不得已硬着头皮，登陴巡守。遥见周德威跨着骏马，手执令旗，指挥战士，遂凄声遥呼道："周将军！汝系三晋贤士，奈何迫人危急，不开一网呢？"淫威扫地。德威答道："公已为俎上肉，但教责己，不必责人！"守光语塞，流涕而下。

既而平、营、莫、瀛诸州，均已降晋，他却情急智生，暗觑晋军少懈，自引兵夜出城中，潜抵顺州城下，假充晋军，呼开城门。守卒被他所绐，又当黑夜无光，竟开城放入。城门甫启，守光麾兵大进，乱杀乱砍，伤毙许多守卒，占住城池，复乘胜转趋檀州。那时周德威已经闻知，急引兵至檀州邀击。适与守光相遇，一场混战，大破守光，守光带领残卒百余骑，逃回幽州。晋王存勖，遣张承业犒慰行营，并与德威商议军情。事为守光侦悉，又致书承业，举城乞降。承业知他狡猾，拒回来使。急得守光真正没法，再派人往契丹，吁请援兵。契丹酋长阿保机，也闻他平日无信，不肯出援。无信之害如此。守光急上加急，除出降外无别法，乃屡遣使向德威乞降，德威始终不许，守光复登城语德威道："我已力屈计穷，只求将军少宽一线，俟晋王亲至，我便开门迎谒，泥首听命！"皇帝也不愿做了。

德威乃托张承业返报晋王。晋王命承业居守，权知军府事，自诣幽州，单骑抵城下，呼守光与语道："朱温篡逆，我本欲会合河朔五镇兵马，兴复唐祚，公不肯与我同心，乃效尤逆温，居然僭号称帝，且欲并吞镇、定，是以大众愤发，至有今日。成败亦丈夫常事，必须自择所向，敢问公将何从？"守光流涕道："我今已为釜中鱼，瓮中鳖了，惟王所命！"晋王也觉动怜，即折断弓矢，向他设誓道："但出来相见，保无他虞。"守光闻言，又道他是仁柔易欺，便含糊答应道："再俟他日！"是谓无信。

晋王且笑且愤，返入德威营中，决定明日督军猛攻，誓入此城。是夕由燕将李小喜，缒城来降，报称城中力竭。看官道这小喜是何等人物？他原是守光嬖臣，教守光切勿降晋，守光被他哄动，遇着危急时候，不得不作书乞降，其实是借此缓兵，并非实心投诚，不料小喜却先走一着，竟已奔投晋营。欺人者反为人欺，可为后鉴。晋王存勖，即命五更造饭，饬各军饱餐一顿。俟至黎明，一声鼓角，全营涌出，晋王亲披甲胄，督令进攻，这边竖梯，那边攀堞，四面八方，同时动手。燕兵已经力尽，哪里还能支持，就是有心拒守，也是防不胜防，霎时间阖城鼎沸，纷纷乱窜。晋兵一齐登城，拔去燕帜，改张晋帜，趁势下城往捉守光。守法已挈妻李氏、祝氏，子继珣、继方、继祚等，逃出城外，南走沧州。只有乃父仁恭，还幽住别室，被晋军马到擒来，此外有家族三百口，逃奔不及，一齐作了俘囚。

晋王存勖入幽州城，禁杀安民，授德威卢龙节度使，兼官侍中，改命李嗣本为振武节度使，更遣别将追捕守光。可怜守光抱头南奔，途次又复失道，向荒径中走了数日，身旁未带干粮，只是枵腹逃难。到了燕乐界内，见有村落数处，乃遣妻祝氏乞食田家，可称作讨饭皇后。田家见她衣服华丽，并没有乞人形相，遂向她盘问，祝氏直言不讳，大抵想用皇后威势去吓平民。田家主人张师造，假意留他食宿，且令家人往绐守光，一同到家，暗中却飞报晋军。晋军疾趋而至，将守光及二妻三子，一并捉住，械送军门。晋王存

勗，方宴犒将士，见将吏擒到守光，便笑语道：“王是本城主人，奈何出城避客？”守光匍伏阶下，叩首乞命。晋王命与仁恭同系馆舍，给与酒食。守光正是腹饥，乐得一饱。写尽狂愚。

越数日，晋王下令班师，令守光父子，荷校随行，守光父母，对着守光，且唾且骂道：“逆贼破灭我家，竟到这般！”守光俯首无言。路过赵州，赵王镕盛帐行幄，迎犒晋军，且请晋王上坐，奉觞称寿，酒酣起请道：“愿见大燕皇帝刘守光一面。”挖苦之极。晋王乃命将吏牵入仁恭父子，脱去桎梏，就席与饮。仁恭父子拜镕，镕亦答拜，又赠他衣服鞍马，守光饮食自如，毫无惭色。

及晋王辞别赵王返至晋阳，即将仁恭父子，用白练牵入太庙，自己亲往监刑。守光呼道：“守光死亦无恨，但教守光不降，实出李小喜一人！”晋王召小喜入证，小喜瞋目叱守光道：“囚父杀兄，上烝父妾，难道亦我教汝么？”晋王怒指小喜道：“汝究竟做过燕臣，不应如此无礼！”便喝令左右，先将小喜枭首，然后命斩守光，守光又呼道：“守光素善骑射，大王欲成霸业，何不开恩赦罪，令得自效！”晋王不答，二妻恰在旁叱责道：“事已至此，生亦何为？我等情愿先死。”即伸颈就戮。还是二妇豪爽。守光监刑，尚哀求不已，直至刀起首落，方才寂然。独留住仁恭，不即处斩，另派节度副使卢汝弼，押仁恭至代州，剖心祭先王克用墓，然后枭首示众。所有刘氏家口，尽行处死，不消絮述。

王镕与王处直，推晋王存勗为尚书令，晋王三让乃受，始开府置行台，仿唐太宗故事，再命李嗣源会同周德威及镇州兵马，攻梁邢州，梁天雄节度使杨师厚，发兵救邢，晋军前锋失利，便即引还。

话分两头，且说淮南节度使杨隆演，既得嗣位，又由徐温遣将周本，戡定江西，内外无事。回应第五回。乃令军将万全感分诣晋、岐，报告袭位。晋、岐两国，承认他为嗣吴王，隆演自然喜慰。惟徐温辅政，权势日盛一日，镇南节度使刘威，歙州观察使陶雅，宣州观察使李遇，常州刺史李简，统是杨行密宿将，恃有旧勋，蔑视徐温。李遇尝语人道：“徐温何人！我未曾与他会面，乃俨然为吴相么？”这语传入温耳，温派馆驿使徐玠，出使吴越，令他道过宣州，顺便召遇入朝。遇踟蹰未决。玠又说道：“公若不即入谒，恐人将疑有反意了！”遇忿然道：“君说遇反，日前与杀侍中，指杨渥，渥曾自兼侍中。还是反不是反呢？”及玠回来报温，温触着隐情，顿时动怒，便令淮南节度副使王坛，出为宣州制置使，即加遇抗命不朝的罪状，遣都指挥使柴再用，及徐知诰两人，领兵纳坛，乘势讨遇。遇怎肯听命！闭城拒守，再用等围攻月余，竟不能下。遇少子曾为淮南牙将，被温捕送军前，由再用呼遇指示道：“如再抗命，当杀汝少子。”遇见少子悲号求生，心中好似刀割，乃答再用道：“限我两日，当即报命！”再用乃牵遇少子还营，适值典客何荛，由温派令劝遇，即入城语遇道：“公若不肯改图，荛此来亦不想求生，任凭斩首，止靠此一城，恐未能长持过去，不若随荛纳款，保全身家！”遇左思右想，实无良法，没奈何依了荛言，开门请降。那知徐温却是利害，竟令柴再用把遇杀死，且将遇全家人口，一并诛夷。如此残虐，宜其无后。于是诸将相率畏温，不敢逆命。

知诰以功升升州刺史，选用廉吏，修明政教，特延洪州进士宋齐邱，辟为推官，与判官王令谋，参军王翊，同主谋议，牙吏马仁裕、周宗、曹悰为腹心，隐然有笼络众心，缔造宏基的思想。惟向温通问，恪守子道，一些儿不露骄态。温尝谓诸子道：“汝等事我，能如知诰否？”恐也着了道儿。从此知诰所请，无不依从。

知诰密陈刘威专恣，不可不防，温又欲兴兵往讨。

威有幕客黄讷，向威献议道：“公虽遭谗谤，究竟未得确据，若轻舟见温，自然嫌疑尽释。”威如讷言，便乘一小舟，只带侍从二三人，径诣广陵，陶雅亦至，与温相见，温馆待甚恭，以后进自居，且转达吴王隆演，优加二人官爵，威、雅很是悦服，一住经旬，方才告别。温盛筵饯行，席间备极殷勤，佯作恋恋不舍的状态，引得威、雅两人，死心塌地，誓不相负，方洒泪还

镇去了。徐温颇有莽操手段。

已而温与威、雅，推吴王杨隆演为太师，温亦得升官加爵，领镇海军治润州。节度使，兼同平章事职衔。温尚在广陵，遣将陈章攻楚，取得岳州，擒归刺史苑玫。又在无锡击退吴越兵。楚与吴越，先后诉梁，梁命大将王景仁为淮南招讨使，率兵万人，进攻庐、寿二州，温与东南诸道副都统朱瑾，联兵出御，大破梁军。温遂超任马步诸军都指挥使，并两浙招讨使，兼官侍中，晋爵齐国公。乃徙镇润州，留子知训居广陵，知训已得充淮南行军副使，至是更握内政，小事悉由知训裁决，大事始遥与温商，当时淮南一大镇，只知有徐氏父子，不知有杨隆演了。

梁主友贞，闻淮南势盛，恐东南各镇，或与淮南连兵，将为梁患，正拟设法牢笼。可巧荆南节度使高季昌，见第四回。造战舰五百艘，治城堑，缮器械，招兵买马，有志称雄，梁主亟封他为渤海王，赐给衮冕剑佩，为羁縻计。季昌意气益豪，日谋拓地，探得蜀有内变，即亲率战船，攻蜀夔州。小子先将蜀中乱事，大略补述，方好叙明战事。

蜀王王建，自僭号称帝后，与岐王失和构兵，争战经年，得将岐兵击退，气焰益张。见第八回。左相王宗佶，本王建养子，与太子宗懿不协，并因枢密使唐道袭，以舞僮得宠，素常轻视，致为所谮，被建扑死。宗懿改名元膺，豭喙龋齿，好勇善射，既与道袭谮死宗佶，复好面辱大臣，最喜与道袭戏谑，尝在大庭广众中，效为舞僮模样，任意揶揄。道袭老羞成怒，引为深恨，他本是王建宠臣，每事必与熟商，遂得乘隙进谗，诬称元膺谋乱。王建初尚未信，禁不得道袭再三浸润，复由诸王大臣，加添数语，也不觉动疑起来，遂令道袭召兵入卫。也怕作刘仁恭耶！元膺闻信，惊惧交并，遂嘱大将徐瑶、常谦等，引兵猝攻道袭，道袭身中流矢，坠马而亡。那时王建得报，果道是元膺为逆，即遣王宗侃调集大军，出讨元膺。瑶与谦皆败死，元膺逃匿龙池舰中，到次日登岸乞食，为卫兵所杀。建追废元膺为庶人，改立幼子宗衍为太子。

高季昌以蜀遭内乱，有隙可乘，遂进攻夔州，夔州刺史王成先出兵逆战，季昌令军士乘风纵火，焚蜀浮桥。蜀兵颇有惧色，幸蜀将张武，举铁絙拒住敌舰，季昌仍不能进军。忽然间风势倒吹，害得季昌放火自燃，荆南兵不被焚死，已被溺死，季昌忙易小舟，狼狈奔还。小子有诗咏道：

返风扑火自当灾，数载经营一炬灰！
天意未容公灭蜀，艨艟多事溯江来。

荆蜀战罢，梁、晋又复交兵，欲知胜负如何，试看下回便知。

刘守光父子，有必亡之道，亦有应诛之罪。晋王存勗，出兵灭燕，挚归守光父子，声其罪而诛之，宜也，但必骈戮家属，毋乃过甚。李遇自恃旧勋，蔑视徐温，不过骄矜之失，无甚大恶，且既夺命出降，黜其官而赦之，可也，即不赦之，而家族何辜，宁必诛夷而后快！周文王治岐，罪人不孥，方卜世至八百年，盖不嗜杀人，方垂久远。李存勗已为过暴，而徐温尤甚。是欲垂裕后昆，其可得乎？蜀事随手叙入，亦为按时叙事起见，僭伪之徒，且不能自全骨肉，雄鹫亦何益乎？

第　十　回
逾黄泽刘鄩失计　袭晋阳王檀无功

却说梁任杨师厚为天雄节度使，兼封邺王。师厚晚年，拥兵自恣，几非梁主所能制，幸享年不久，遽尔去世，梁廷私相庆贺。租庸使赵岩、判官邵赞，请分天雄军为两镇，减削兵权，梁主友贞依计而行。天雄军旧辖疆土，便是魏、博、贝、相、澶、卫六州，梁主派贺德伦为天雄节度使，止领魏、博、贝三州，另在相州置昭德军，兼辖澶、卫，即以张筠为昭德节度使，二人受命赴镇。梁主又恐魏人不服，更遣开封尹刘鄩，率兵六万名，自白马顿渡河，阳言往击镇、定，实防魏人变乱，暗作后援。

德伦至魏，依着梁主命令，将魏州原有将士，分派一半，徙往相州。魏兵皆父子相承，族姻结合，不愿分徙，甚至连营聚哭，怨苦连天。德伦恐他谋变，即报知刘鄩，鄩屯兵南乐，先遣澶州刺史王彦章，率龙骧军五百骑入魏州。魏兵益惧，相率聚谋道："朝廷忌我军府强盛，所以使我分离，我六州历代世居，未尝远出河门，一旦骨肉分抛，生还不如死罢！"当即乘夜作乱，纵火大掠，围住王彦章军营，可见一动不如百静。彦章斩关出走，乱兵拥入牙城，杀死德伦亲卒五百人，劫德伦禁居楼上。德伦焦虑万分，适有乱军首张彦，禁止党人剽掠，但逼德伦表达梁廷，请仍旧制，德伦只好依他奉表梁主。梁主得表大惊，立遣供奉官扈异，驰抚魏军，许张彦为刺史，惟不准规复旧制。彦一再固请，梁使一再往返，只是赍诏宣慰，始终不许复旧。彦怒裂诏书，散掷地上，戟手南指，诟詈梁廷，且愤然语德伦道："天子愚暗，听人穿鼻，今我兵甲虽强，究难自立，应请镇帅投款晋阳，乞一外援，方无他患。"仍要求人，何如不乱。德伦顾命要紧，又只得依他言语，向晋输诚，并乞援师。

晋王得书，即命李存审进据临清，自率大军东下，与存审会。途次复接德伦来书，说是梁将刘鄩，进次洹水，距城不远，恳速进军。晋王尚虑魏人多诈，未肯轻进，德伦遣判官司空颋往犒晋军。颋系德伦心腹，既至临清，密陈魏州起乱情由，且向晋王献言道："除乱当除根，张彦凶狡，不可不除，大王为民定乱，幸勿纵容乱首！"

晋王乃进屯永济，召张彦至营议事，彦率党与五百人，各持兵仗，往谒晋王。晋王令军士分站驿门，自登驿楼待着，俟彦等伏谒，即喝令军士，将他拿下，并捕住党目七人，彦等大呼无罪，晋王宣谕道："汝陵胁主帅，残虐百姓，尚得说是无罪么？我今举兵来此，但为安民起见，并非贪人土地，汝向我有功，对魏有罪，功小罪大，不得不诛汝以谢魏人。"彦无词可答，即由晋王出令处斩，并及党目七人。杀得好。余众股栗，晋王复传谕道："罪止八人，他不复问。"众皆拜伏，争呼万岁。

越日，皆命为帐前亲卒，自己轻裘缓带，令他擐甲执兵，冀马前进，众心越觉感服。贺德伦闻晋王到来，率将吏出城迎谒。晋王从容入城，由德伦奉上印信，请晋王兼领天雄军，晋王谦让道："我闻城中涂炭，来此救民，公不垂察，即以印信见让，诚非本怀。"未免做作。德伦再拜道："德伦不才，心腹纪纲，多遭张彦毒手，形孤势弱，怎能再统州军？况寇敌逼近，一旦有失，转负大恩，请大王勿辞！"晋王乃受了印信，调德伦为大同节度使。德伦别了晋王，行抵晋阳，为张承业所留，不令抵任，后文再表。

且说晋王存勖，既得魏城，令沁州刺史李存进，为天雄都巡按使，巡察城市。遇有无故讹言，及掠人钱物，悉诛无赦，城中因是帖然，莫敢喧哗。一面派兵袭陷德、澶二州，梁将王彦章，奔往刘鄩军营，家属犹在澶州城内，被晋

军掠取，仍然优待，且遣使招置彦章，彦章置家不顾，杀毙晋使，晋军乃把彦章家属，骈戮无遗。刘鄩进次魏县，晋王出军抵御，他素好冒险，但率百余骑往探鄩营，偏为鄩所探悉，分布伏兵，待晋王驰至，鼓噪而出，围绕数匝。晋王跃马大呼，麾骑冲突，所向披靡，骑将夏鲁奇，手持利刃，翼王突围，自午至申，杀死梁兵百余名，方得跃出，夺路驰回。梁军尚不肯舍，在后急追，鲁奇请晋王先，自率百骑断后，又手刃梁兵数十人，身上亦遍受创伤，正危急间，救星已到，李存审率军前来，击退梁兵，随王回营。晋王检点从骑，虽多受伤，阵亡只有七人，乃顾语从骑道："几为虏笑。"从骑应声道："敌人怎敢笑王，适使他见王英武哩！"晋王因鲁奇独出死力，抚赏有加，赐姓名为李绍奇。

刘鄩驰入魏县城中，数日不出，杳无声迹。晋王怀疑，便命侦骑往探鄩军，返报城中并无烟火，只有旗帜竖着，很是整齐。晋王道："我闻刘鄩用兵，一步百计，这必是有诈谋哩！"乃再命侦探。始得确报，果系缚刍为人，执旗乘驴，分立城上。晋王笑道："他道我军尽在魏州，必乘虚袭我晋阳，计策却是很利害，但他的长处在袭人，短处在决战，我料他前行不远，速往追击，不难取胜。"料事颇明。遂发骑兵万人，倍道急追，果然鄩军潜逾黄泽岭，欲袭晋阳，途次遇着淫雨，道险泥滑，部众扳藤援葛，越岭西行，害得腹疾足肿，或且失足堕死，因此不能急进。晋阳城内，也已接到军报，勒兵戒严，鄩军行至乐平，粮食且尽，又闻晋阳有备，后面又有追兵到来，免不得进退两难，惊惶交迫，大众将有变志，势且溃散，鄩泣谕道："我等去家千里，深入敌境，腹背皆有敌兵，山谷高深，去将何往？惟力战尚可得免，否则一死报君便了。"部众感他忠诚，才免异图。

晋将周德威本留镇幽，见前回。闻刘鄩西袭晋阳，亟引千骑往援，行至土门，鄩已整众下山，自邢州绕出宗城，欲袭据临清，绝晋粮道。又复变计。德威兼程追鄩，到了南宫，捕得鄩谍数人，断腕纵还，令他还报道："周侍中已到临清了！"鄩始大惊，按兵不进，哪知中了德威诡计，直至次日迟明，始由德威军略过鄩营，驰入临清。煞是斗智。鄩始悔为德威所赚，亟引兵趋贝州，晋王连得军报，已知鄩由西返东，追兵不能得手，乃出屯博州，遥应德威。德威追鄩至堂邑，杀了一仗，互有死伤，鄩移军莘县，设堑固守，自莘及河，筑甬道以通粮饷。晋王存勖也出屯莘县西偏，烟火相望，一日数战，未分胜负，晋王分兵攻鄩甬道，用着大刀阔斧，斩伐栅木，鄩督兵坚拒，随坏随修，晋军亦无可奈何，只捕得数十人，便即退还。刘鄩也算能军。

梁主友贞，偏责鄩劳师费粮，催令速战，鄩历奏行军情形，且言晋系劲敌，不能轻战，只有训兵养锐，徐图进取云云。这报呈将进去，又接梁主手谕，问他何时决胜，鄩很是懊怅，竟复奏道："臣今日无策，惟愿每人给千斛粮，始可破贼。"看官！试想这梁主友贞，虽是素性优柔，见了这种奏语，也有些忍耐不住，便复下手谕道："将军屯军积粮，究竟为疗饥呢？还是为破贼呢？"鄩接得此谕，不得已召问诸将道："主上深居禁中不知军旅，徒与少年新进，谋划军机，急求一逞，无如敌势方强，战必不利，奈何奈何？"智囊也没法了。诸将齐声道："胜负总须一决，旷日持久，亦非善策。"鄩不禁变色，退语亲军道："主暗臣谀，将骄卒惰，我未知死所了！"

越日，又召集诸将，每人面前置水一器，令他饮尽，大众皆面面相觑，无人敢饮。鄩便对诸将道："一器中水，尚难尽饮，滔滔河流，能一口吸尽么？"众始知他借水喻意，莫敢发言。偏是朝使到来，总是促战，鄩乃自选精兵万余人，开城薄镇定军营，镇定军猝不及防，到也惊乱，偏晋将李存审、李建及等，左右来援，冲断鄩军，鄩腹背受敌，慌忙收兵奔还，已丧失了千余人，乃决计坚守，不准出兵，且详报梁主友贞，请勿欲速。

梁主友贞，疑信参半，连日不安，又因宠妃张氏，忽然得病，很是沉重。妃系梁功臣张归霸女，才色兼优，梁主友贞，早欲册她为后，张妃请待帝郊天，然后受册。友贞因连年战争，无心

改元，所以郊天大礼，也延宕过去。至妃病已剧，亟册她为德妃，日间行礼，夜半去世，未免有情，谁能遣此！那梁主友贞，悲悼了好几日，自觉形神俱惫，未晚即寝。到了夜间，梦寐中似有人行刺，骇极乃寤。正在彷徨时候，突闻御榻中有击刺声，越觉惊异。仔细一听，乃出自剑匣中，就开匣取剑，披衣亟起，自言自语道："难道果有急变么？"道言未绝，寝门忽启，有一人持刀直入，竟来行凶，不防梁主持剑以待，急忙转身返奔，被梁主抢上一步，将他刺倒，结果性命。侥幸侥幸。乃急呼卫士入室，令他验视尸骸，有人识是康王友孜的门客，因即令卫士往捕友孜，友孜正待刺客返报，一闻叩门，亲来启视，被卫士顺手牵来，押入内廷。梁主面加审讯，友孜无可抵赖，俯首无词，便由梁主喝令处斩。原来友孜系梁主幼弟，双目有重瞳子，遂自谓有天子相，欲弑兄自立，不意弄巧成拙，竟自丧命。既自命有异相，何不待兄终弟及，乃遽自送命耶？

越宿，梁主视朝，顾语租庸使赵岩及张妃兄弟汉鼎、汉杰道："几与卿等不得相见！"赵岩等尚未详悉，经梁主说明底细，方顿首称贺，且面奏道："陛下践祚，已越三年，尚未郊天改元，倒被奸人觊觎，猝生内变，若陛下早已亲郊，早已改元，当不致有此事了！"梁主友贞，乃改乾化五年为贞明元年，亲祀圜丘，颁诏大赦，即命次妃郭氏，暂摄六宫事宜。郭氏为登州刺史郭归厚女，亦以姿色见幸，无容琐述，惟自友孜伏诛，梁主遂疏忌宗室，专任赵岩及张妃兄弟，参预谋议。岩等依势弄权，买官鬻爵，谗间故旧将相，如敬翔、李振等一班勋臣，名为秉政，所言皆不见用。大家灰心懈体，眼见得朱梁七十八州，要陆续被人占去，不能长此安享了。为朱梁灭亡断笔。

梁主改元贞明，已在乾化五年十一月中，转瞬间就是贞明二年，刘鄩仍坚守莘城，闭壁不出。晋军乃屡次挑战，终无人出来接应，城上却守得甚固，无隙可乘。晋王存勖，留李存审守营，自往贝州劳军，扬言当返归晋阳。刘鄩乃奏请袭击魏州，梁主友贞答书道："朕举全国兵赋，付托将军，社稷存亡，关系此举，愿将军勉力！"鄩因令杨师厚故将杨延直，引兵万人，往袭魏州。延直夜半至城南，总道城中未曾备防，慢慢儿的扎营。不料营未立定，突来了一彪人马，统精壮绝伦，所当辄靡。况且夜深天黑，几不知有多少敌军，只好见机急走，其实城中只有五百名壮士，潜出劫寨，却吓退了梁兵万人。

翌日晨刻，刘鄩率兵至城东，与延直相会，正拟督兵进攻，但听城中鼓声大震，城门洞开，有一大将领军杀出，前来接仗，鄩遥认是李嗣源，也摆开阵势，与他交锋。将对将，兵对兵，正杀得难解难分，突见贝州路上，也有一军杀到，当先一员统帅，服色不等寻常，面貌很是英伟，手中执着令旗，似风驱来。鄩惊语道："来帅乃是晋王，莫非又被他赚了？"果如尊言。遂引兵却退。晋王与嗣源合兵，步步进逼，鄩且战且行，奔至故元城西，后面喊声又震，李存审驱军杀来，鄩叫苦不迭，急麾兵布成圆城，为自固计，偏西北是晋王军，东南是存审军，两军皆布方阵。鼓噪而前，害得鄩军四面受敌，合战多时，鄩军不支，纷纷溃散。鄩急引数十骑突围出走，所有步卒七万，经晋军一阵环击，杀死了一大半，余众侥幸逃脱，又被晋军追至河上，杀溺几尽，仅剩数千人过河，跟着刘鄩退保滑州。

梁匡国军节度使王檀，密奏梁廷，请发关西兵掩袭晋阳，廷臣以为奇计，即令照行。檀发河中、陕、同、华诸镇兵，合三万人，出阴地关，掩至晋阳城下，果然城中未及预防，即由监军张承业，调发诸司丁匠，并市民登城拒守，檀昼夜猛攻，险些儿陷入城中，承业慌急异常。代北故将安金全，退居晋阳，入见承业道："晋阳系根本地，一或失守，大事去了！仆虽老病，忧兼家国，愿授我库甲，为公拒敌。"幸有此人。承业易忧为喜，立发库中甲械，给与金全，金全召集子弟，及退职故将，得数百人，夜出北门，袭击梁营。梁兵惊退，金全乃还。

过了一日，又由昭义军即泽、潞二州。昭义军本统五州，自泽、潞入晋。余如邢、洺、磁三州，尚为梁有，统称昭义军，故五代初有两昭义军。节度使李嗣昭，拨出牙

将石君立，引五百骑来援，君立朝发潞州，夕至晋阳，突出汾河桥，击败梁兵，直抵城下，佯呼道："昭义全军都来了！"承业大喜，开城迎人。君立即与安金全等，夜出各门，分劫梁营。梁兵屡有死伤，王檀料不能克，又恐援军四集，遂大掠而还。是时贺德伦尚留住晋阳，部兵多缒城逃出，往投梁军。承业恐他内应，收斩德伦，然后报达晋王，晋王也不加罪。惟晋阳解围，并非由晋王授计，晋王素好夸伐，竟不行赏，还亏张承业抚慰有方，大众始无怨言。晋室功臣，要算承业。梁主友贞，闻刘鄩败还，王檀又复无功，忍不住长叹道："我事去了！"乃召刘鄩入朝。鄩恐战败受诛，但托言晋军未退，不便离滑。梁主权授鄩为宣义节度使，使将兵进屯黎阳。晋王使李存审往攻贝州，刺史张源德固守，屡攻不下。晋王自攻卫、磁二州，均皆得手，降卫州刺史米昭，斩磁州刺史靳绍。再派将分徇洺、相、邢三州，守吏或降或走，三州俱下。晋王命将相州仍归天雄军，惟邢州特置安国军，兼辖洺、磁。即令李嗣源为安国节度使，又进兵沧州。沧州已为梁所据，守将毛璋，至是亦降。只有贝州刺史张源德，始终拒晋，城中食尽，甚至啖人为粮，军士将源德杀死，奉款晋营，因恐久守被诛，请擐甲执兵，出城迎降。存审佯为应允，俟开城后，麾兵拥入，抚慰一番，乃令降众释甲，降众不知是计，各将甲兵卸置，不料一声号令，四面被围，见一个，杀一个，把降众三千人，杀得干干净净，一个不留。存审亦太惨毒。自是河北一带，均为晋有。惟黎阳尚由刘鄩守住，总算还是梁土。晋军往攻不克，班师而回。

晋王存勗，亟倍道驰归晋阳。原来存勗颇孝，累岁经营河北，必乘暇驰归，省视生母曹氏。此次因行军日久，所以急归。看官听着，晋祖李克用正室，本是刘氏。克用起兵代北，转战中原，尝令刘氏偕行。刘氏颇习兵机，又善骑射，尝组成宫女一队，教以武技，随从军中。克用所向有功，半出内助，及克用封王，刘氏亦受封秦国夫人。惟刘氏无子，与克用妾曹氏，相得甚欢，每与克用言及，曹氏相当生贵子，后来果生存勗，存勗嗣立，曹氏亦推为晋国夫人，母以子贵，几出刘氏右。刘氏毫不妒忌，欢爱逾恒，存勗归省曹氏，曹氏亦必令问候嫡母，不致缺仪。难得有此二贤妇。小子有诗咏道：

尹邢相让不相争，王业应由内助成。

到底贤明推大妇，周南樛木好重赓。推重刘氏，为后文易嫡为庶伏案。

晋王存勗归省后，过了残年，忽闻契丹酋长阿保机，称帝改元，竟取晋新州，入围幽州。那时又要大动干戈了。欲知契丹人寇情事，请看官续阅下回。

本回叙梁、晋交争，为梁、晋兴亡一大关键。刘鄩守住，总算还是梁良将也，一步百计，可谓善谋，然晋为劲敌，非智力足以胜之。观鄩守住，总算还是梁之固守莘城，坚壁不出，最为良策，司马懿之所以能拒诸葛者，即是道也。梁主不察，屡次促战，卒致鄩守住，总算还是梁不能牢守成见，堕人晋王诈计，魏州一役，丧师无算，渡河奔还，而河北遂为晋有矣。王檀之袭击晋阳，智不在刘鄩下，乃顿兵城下，又复无功。河东方盛，人谋无益，梁亡晋兴，实关此举。然梁主不分天、雄二镇，尚不致有此败。兴亡之灵敏，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况友孜谋逆，内变频兴，不能安内，乌能攘外，识者以是知朱梁之必亡！

第十一回
阿保机得势号天皇　胡柳陂轻战丧良将

却说中国北方，素为外夷所居，历代相沿，屡有变革，唐初突厥最大，后来突厥分裂，回鹘、奚、契丹，相继称盛。到了唐末，契丹最强，他本是鲜卑别种，散居潢河两岸，乘唐衰微，逐渐拓地，成为北方强国，国分八部。但皆利部、乙室活部、实活部、纳尾部、频没部、内会鸡部、集解部、奚嗢部。每部各有酋长，号为大人。又尝公推一大人为领袖，统辖八部，三年一任，不得争夺。居然有选举遗风。

到了唐朝季年，正值阿保机为八道统领，善骑射，饶智略，尝乘间入塞，攻陷城邑，掳得中国人民，择地使耕，辟土垦田，大兴稼穑，不到数年，居然禾麦丰收，户口蕃息。阿保机为治城郭，设廛市，立官置吏，仿中国幽州制度，称新城为汉城，汉人安居此土，不复思归。阿保机闻汉人言，谓中国君主，向来世袭，未尝交替，因此威制诸部，不肯遵行三年一任的老例，悠悠忽忽，已越九年。八部大人，各有违言，阿保机乃通告诸部道："我在任九年，所得汉人，不下数万，现皆居住汉城，我今自为一部，去做汉城首领，不再统辖各部，可好么？"各部大人，当然允诺。阿保机遂徙居汉城，练兵造械，四出略地。

党项在汉城西，他率兵往攻，欲取党项为属地，不意东方的室韦部，乘虚来袭汉城，城中闻报皆惊，偏出了一个英雄，披甲上马，号召徒众，竟开城搦战，击破韦部众，追逐至二十里外，斩获无数，始收众回城。这人为谁？就是阿保机妻述律氏。述律一作舒噜。述律氏名平，系回鹘遗裔，小字月理朵。一作鄂尔多。生得身长面白，有勇有谋，阿保机行兵御众，多由述律氏暗中参谋，屡建奇功。此次阿保机西侵党项，留她居守，她日夕戒备，竟得从容破敌。及阿保机闻变回来，敌人早已败走，全城安然无恙了。梁兴有张妃，晋兴有刘妃，契丹之兴有述律氏，可见开国成家，必资内助。汉城在炭山西南，素产盐铁，所出食盐，往往分给诸部。述律氏为阿保机设法，拟借此召集诸部大人，为聚歼计，阿保机遂遣使语诸部道："我有盐池，为诸部所仰给，诸部得了盐利，难道不知有盐主么？何不一来犒我！"诸部大人乃各赍牛酒，亲诣汉城，与阿保机共会盐池，阿保机设筵相待，饮至酒酣，掷杯为号，两旁伏兵突发，持刀乱杀，八部大人，无一生还。阿保机即分兵往徇八部。八部已失了主子，那个敢来抵挡，只好俯首听命，愿戴阿保机为国主，阿保机遂得雄长北方了。阿保机并吞八部，叙笔不略。

晋王李克用，闻梁将篡唐，意图声讨，因欲联络契丹，作为臂助，乃遣人往约阿保机，愿与联盟。阿保机率兵三十万，来会李克用。到了云州东城，由克用迎入宴饮，约为兄弟，共举兵击梁，临别时赠遗甚厚。阿保机亦酬马千匹，不意梁既篡唐，阿保机竟背盟食言，反使袍笏梅老诣梁，袍笏系番官名。献上名马貂皮，求给封册。梁主温遣使答报，令他翦灭晋阳，方给封册，许为甥舅国。看官！你想李克用得此消息，能不引为大恨么？克用病终，曾付一箭与存勖，嘱他剿灭契丹。见前第四回。

存勖嗣立，先图河北，不便与契丹绝交，所以贻书契丹，仍称阿保机为叔父，述律氏为叔母。及存勖伐燕，燕王刘守光，使参军韩延徽往契丹乞师，阿保机不肯发兵。见第九回。但留住延徽，令他为契丹臣。延徽不屈，惹动阿保机怒意，罚使喂牛饲马，独述律氏慧眼识人，徐劝阿保机道："延徽守节不屈，正是当今贤士，若能优礼相待，当为我用，奈何使充贱役呢！"阿

保机乃召入延徽，令延旁坐，与语军国大事，应对如流。阿保机大喜，遂待若上宾，用为谋主，延徽感怀知遇，竭力赞襄，教他战阵，导他侵略，东驰西突，收服党项、室韦诸部，又制文字，定礼仪，置官员，一切法度，番、汉参半，尊阿保机为契丹皇帝。阿保机自称天皇王，令妻述律氏为天王皇后，改元天赞。即以所居横帐地名为姓，叫作世里，由中国文翻译出来，便是耶律二字。别在汉城北方，营造城邑宫室，称为上京，上京四近，各筑高楼，为往来游畋，登高憩望的区处，俗尚拜日崇鬼，每月逢朔望，必东向礼日，所以阿保机莅朝视事，亦尝东向称尊，这是梁贞明二年间事。

韩延徽却潜归幽州，探视家属，乘便到了晋阳，入见晋王李存勖，存勖留居幕府，命掌书记。偏有燕将王缄，密白晋王，说他反复无常，不宜信任。反复无常四字，确是延徽定评。晋王因也动疑，延徽瞧透隐情，便借省母为名，复走契丹，阿保机失了延徽，如丧指臂，乃延徽复至，几疑他从天而下，大喜过望，即令延徽为相，叫作政事令。延徽致晋王书，归咎王缄，且云延徽在此，必不使契丹南牧，惟幽州尚有老母，幸开恩赡养，誓不忘德。晋王存勖，乃令幽州长官，岁时问延徽母，不令乏食，哪知契丹竟大举南寇，自麟、胜二州攻入，直抵蔚州，晋振武军节度使李嗣本，发兵往拒，众寡不敌，嗣本被擒。又值新州防御使李存矩，骄惰不恤军民，为偏将卢文进等杀死，文进亡入契丹，引契丹兵入据新州，留部校刘殷居守，云、朔大震。

晋王李存勖，正自河北归来，接连得着警报，亟调幽州节度使周德威，发兵三万，往拒契丹。德威至新州城下，望见契丹兵士，精悍绝伦，已有退志。嗣闻契丹皇帝阿保机率兵数十万，前来援应，料知不能抵敌，引兵退还。到了半途，突闻后面喊声大震，契丹兵已经杀到，德威回马北望，那胡骑漫山遍野，踊跃奔来，急忙下令布阵，准备对仗。阵方布定，敌骑已至，凭着一股锐气，突入阵中，德威招架不住，没奈何麾军再走。偏敌骑驰骋甚速，霎时间又被冲断，裹去了无数人马，仅得数千人保住德威，狼狈急奔，始得回入幽州。德威老将也有此败。契丹兵乘胜进薄城下，声言有众百万人，毡车毳幕，弥漫山泽，沿途俘获兵民，统用长绳捆住，连头带足，似缚豚相似，悬诸树上。兵民到夜间，往往潜自解脱，伺隙逸去，契丹主也不过问，但督兵围攻幽州。周德威一面乞援，一面固守，契丹降将卢文进，请造火车地道，仰攻俯掘，德威用铜铁熔汁，上下挥洒，敌众多被沾染，无不焦烂，因此攻势少懈。

相持至百余日，晋将李嗣源、阎宝、李存审等，奉晋王命令，率步骑七万，进援幽州，嗣源与存审商议道："敌利野战，我利据险，不若自山中潜行，趋往幽州，倘或遇敌，亦可依险自固，免为所乘。"存审称善，遂逾大防岭东行，由嗣源与养子从珂率三千骑为先锋，衔枚疾走，距幽州六十里，与契丹兵相值，力战得进，行至山口，契丹用万骑阻住去路，嗣源仅率百余骑，至契丹阵前，免胄扬鞭，口操胡语道："汝无故背盟，犯我疆土，我王已麾众百万，直抵西楼，灭汝种族，汝等还在此做甚么？"契丹兵听了此语，不免心惊，互相顾视，嗣源乘势突入，手舞铁杖，击死敌目一人，后军怒马继进，得将契丹兵冲退，径抵幽州。契丹主阿保机，攻城不下，又值大暑霖潦，班师回国，止留部将卢国用围城，本《辽史·太祖纪》。国用闻救兵到来，列阵待着，李存审命步兵伏住阵后，戒勿妄动，但令羸卒曳柴燃草，鼓噪先进，那时烟尘蔽天，弄得契丹兵莫名其妙，不得已出阵逆战，存审始令阵后伏兵，齐向前进，趁着烟雾迷离的时候，人自为战，蹂躏敌阵。契丹兵大败而逃，由晋军从后追击，俘斩万计，乃收军入幽州。前写嗣源，后写存审。德威接见诸将，握手流涕，越日始遣人告捷。

晋王闻契丹败归，又决计伐梁，调回李嗣源等将士，指日出师，会值天寒水涸，河冰四合，晋王大喜道："用兵数载，只因一水相隔，不便飞渡，今河冰自合，自是天助我了！"遂急赴魏州，调兵南下。

是时梁黎阳留守刘鄩守住，总算还是梁，应召入朝，接应前回。朝议责他失守河朔，贬为亳

州团练使。河北失一大将，没人抵挡晋军，晋王视河冰坚冱，即引步骑渡河，河南有杨刘城，由梁兵屯守，沿河数十里，列栅相望。晋王麾军突进，毁去各栅，竟抵杨刘城，饬步兵各负葭苇，填塞城濠，四面攻扑，即日登城，擒住守将安彦之。梁主友贞，正在洛阳谒陵，拟行西郊祀天礼，忽闻杨刘城失守，晋军将抵汜水，急得不知所措，慌忙停罢郊祀，奔还大梁。嗣探得晋王略地濮郓，大掠而还，才得略略放心，安稳过了残年。

越年为贞明四年，梁主友贞，与近臣会议，欲发兵收复杨刘，梁相敬翔上疏道："国家连年丧师，疆宇日蹙，陛下居深宫中，惟与左右近臣商议军务，所见怎能及远？试想李亚子继位以来，攻城野战，无不身先士卒，亲冒矢石，近闻攻杨刘城，且身负束薪，为士卒先，所以一鼓登城，毁我藩篱，陛下儒雅守文，宴安自若，徒令后进将士，攘逐寇仇，恐非良策。为今日计，速宜周谘黎老，别求善谋，否则来日方长，后患正不少哩！"颇切时弊。梁主览奏，仍与赵、张诸臣商议。赵、张诸臣，反说敬翔自恃宿望，口出怨言，竟请梁主下诏谴责。还是梁主曲意优容，但将奏疏搁起，置诸不理。

过了数日，令河阳节度使谢彦章，领兵数万，攻杨刘城。晋王存勖，已还寓魏州，接到杨刘警报，亟率轻骑驰抵河上。彦章筑垒自固，决河灌水，阻住晋军。晋王泛舟测水，见水势弥漫数里，深且没枪，也觉暗暗出惊。沉吟半晌，始笑顾诸将道："我料梁军并无战意，但欲阻水为固，使我自敝，我岂堕他狡计！看我先驱渡水，攻他不备哩。"翌晨即调集将士，下令攻敌。自率魏军先涉，各军继进，褰甲横枪，整队后行。可巧水势亦落，深才及膝。大众欢跃而前。梁将谢彦章，率众数万，临水拒战，晋军冲突数次，统被击退。晋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即麾军却还。到了中流，回顾梁兵追来，复翻身杀回。军士亦皆返战，奋呼杀贼。彦章不防这着，竟被晋军冲散队伍，及奔还岸上，已是不能成列。晋王驱军大杀一阵，流血万人，河水为赤。彦章仓皇遁走，晋军遂陷入滨河四寨。极写晋王智勇。

晋王欲乘胜灭梁，四面征兵，令周德威率幽州兵三万人；李存审率沧、景兵万人；李嗣源率琊、洺兵万人；王处直遣将率易、定兵万人；及麟、胜、云、朔各镇兵马，同集魏州，还有河东、魏各军，齐赴校场，由晋王升座大阅，慷慨誓师。各军齐声应诺，仿佛似海啸山崩，响震百里。梁兖州节度使张万进，望风股栗，遣使纳款。晋王乃带领全军，循河直上，立营麻家渡，梁命贺环为北面行营招讨使，率师十万，与谢彦章会兵濮州，出屯州北行台，相持不战。原是上策。

晋王屡发兵诱敌，梁营中始终不动。恼得晋王性起，自引轻骑数百人，到梁营前，踞坐辱骂。梁兵却出营追赶，险些儿刺及晋王，亏得骑将李绍荣，力战得免。众将皆谏，赵王镕及王处直亦致书晋王道："元元命脉，系诸王身，大唐命脉，亦系诸王身，奈何自轻若此！"晋王笑语来使道："自古到今，平定天下，多由百战得来，怎可深居帷闼，自溺宴安哩！"来使既去，晋王又出营上马，亲往挑战，李存审叩马泣谏道："大王当为天下自重，先登陷阵，乃是存审等职务，并非大王所应为！"晋王尚不肯止，经存审揽住马缰，方下马还营。

越日觑存审外出，复策马驰往敌营，随身仍不过百骑，且顾语左右道："老子妨人戏，令人惹厌！"既近梁营，营外有长堤，晋王跃马先登，随登的骑将，仅及十余人，不防堤下伏有梁兵，一声呼噪，持械突发，围住晋王至数十匝，晋王拚命力战，一时冲突不出，幸后骑陆续登堤，从外面攻入，方杀开一条血路，策马飞奔，李存审也领兵来援，方将梁兵杀退，晋王方信存审忠言，待遇益加厚了。存勖之不得善终，亦未始非轻躁之失。

两军相持，转瞬百日，晋王又暴躁起来，饬令进军，距梁营十里下寨。梁招讨使贺环，屡欲出战，均被谢彦章阻住，一日环与彦章阅兵营外，对营数里，适有高地，环指示彦章道："此地可以立栅，"彦章不答，及晋军进逼，果在高地上竖栅屯军，环遂疑彦章与晋通谋，密报梁主，

诬称彦章挠阻军谋，私通寇敌。一面与行营都虞侯朱珪密谋，诱杀彦章，并骑将孟审澄、侯温裕。当下再奏梁主，只说三人谋叛，已与朱珪定计，将他诛死，梁主不辨虚实，竟升珪为平卢节度使，兼行营副指挥使。

晋王闻彦章被杀，喜语诸将道："将帅不和，自相鱼肉，这正是有隙可乘！我若引军直指梁都，他岂能仍然坚壁，不来拦阻？我得与战，当无不胜了。"周德威谏阻道："梁人虽屠上将，兵甲尚是完全，若冒险轻行，恐难得利。"晋王不从，下令军中，老弱悉归魏州，所有精兵猛将，一概随行。当即毁营亟进，竟向汴梁进发。至胡柳陂，有侦骑来报道："梁将贺环也率大兵追来了。"晋王道："我正要他追来，好与一战。"周德威又谏道："贼众倍道来追，未曾休息，我军步步为营，所至立栅，守备有余，兵法上所谓以逸待劳，便是此策。请王按兵勿动，但由德威等分出骑兵，往扰敌垒，使他不得安息，然后一鼓出师，可以立歼。否则梁人顾念家乡，内怀愤激，锐气方盛，暮气未生，骤然与战，恐未必得志呢。"晋王勃然道："前在河上，恨不得贼，今贼至不击，尚复何待？公何胆怯至此！"说至此，复顾李存审道："尔等令辎重兵先发，我为尔等断后，破贼即行。"勇则有余，慎则不足。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从行，向子流涕道："我不知死所了。"也是命数该终，所以良谋不用。

已而梁军大至，横亘数十里，晋王自领中军，镇定军居左，幽州军居右，辎重兵留屯阵西，晋王率亲军陷入梁阵，所向无前，十荡十决，往返至十余次，梁马军都指挥使王彦章，支持不住，竟率部众西走。晋辎重兵望见梁帜，还道他来袭辎重，顿时惊溃，驰入幽州军。幽州军亦被他扰乱，反令彦章乘隙捣入，斫死许多幽州军，周德威慌忙拒战，已是不及拦阻，再经贺环部众，也来帮助彦章，一场蹂躏，可怜德威父子，竟战死乱军中！小子有诗叹道：

统兵百战老疆场，具有兵谋保晋王。
谁料渡河偏梗议？将军难免阵中亡。

德威已死，晋军夺气，晋王存勖，忙据住高邱，收集散兵，梁兵四面会合，贺环亦占了对面的土山，与晋王再决胜负。欲知再战情形，俟小子下回续叙。

契丹阿保机之强，谋略多出述律氏，彼徒执哲妇倾城之语，以律人家国者，毋乃其所见太小耶！盖惟妖媚妒悍之妇人，不误人家国不止，若果智勇深沉，好谋善断，则佐兴一国且有余，遑论一家乎！但为阿保机设法，诱入八部大人，聚而歼旃，虽从此得统一契丹，而居心未免太毒，述律氏亦悍矣哉！若夫晋之攻梁，名正言顺，不劳赘述。晋王之冒险轻进，原违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之诫，胡柳陂一役，宿将如周德威，亦致战死，此皆由轻率之害。但德威行军日久，奈何不预先戒备，竟为各军所乘！然则其战死也，殆亦有自取之咎乎？盖德威年已衰迈，暮气亦深，无怪其前遇契丹，即望风奔靡也。

第十二回
莽朱瑾手刃徐知训　病徐温计焚吴越军

却说梁将贺环，据住土山，为晋王所望见，即顾语将士道："今欲转败为胜，必须往夺此山。"说着，即引骑兵下丘，驰至对面土山前，奋勇先登，李从珂、王建及等，随后踵至，统是努力向前，一拥而上。梁兵抵敌不住，纷纷下山，改向山西列阵，尚是气焰逼人。晋军相顾失色，各将请晋王敛兵还营，诘朝复战，独阎宝进言道："王彦章骑兵，已西走濮阳，山下只有步卒，向晚必有归志，我乘高临下，定可破敌，且大王深入敌境，偏师失利，若再引退，必为敌乘，就使收众北归，河朔恐非王有，成败决诸今日，奈何退去？"晋王尚犹豫未决，此时何亦迟疑耶？李嗣昭亦进谏道："贼无营垒，日暮思归，但使精骑往扰，使彼不得晚食，待他引退，麾众退击，必得全胜。"王建及擐甲横槊，慷慨陈词道："敌兵已有倦容，不乘此时往击，更待何时？大王尽管登山，看臣为王破贼！"晋王见他声容俱壮，也奋然道："非公等言，几误大计！"便令嗣昭、建及率领骑兵，先驱突阵，自率各军继进。

梁兵正虑枵腹，不防嗣昭、建及两员大将，盛怒前来，大刀长槊，搅入阵中，刀过处头颅乱滚，槊到时血肉横飞，大众逃命要紧，立即溃散。那晋王又率大军驱到，好似泰山压卵一般，所当辄碎，贺环拍马返奔，部众大溃，死亡约三万人。这是梁、晋第三次鏖战。

晋王存勖，得胜还营，检点军士，倒也死了不少。又闻德威父子阵亡，不禁大恸道："丧我良将，咎实在我，悔无及了！"德威尚有子光辅，为幽州中军兵马使，留守幽州，当即命为岚州刺史。惟李嗣源与从珂相失，且因军中讹传，晋王已渡河北返，也即乘冰北渡，嗣闻晋王得胜，进拔濮阳城，乃再南渡至濮阳，进谒晋王。晋王冷笑道："汝道我已死么？仓猝北渡，意欲何为？"嗣源顿首谢罪。晋王以从珂有功，不忍加谴，且罚他饮酒一大觥，聊示薄惩。自引军北还魏州，遣嗣昭权知幽州军府事。

梁主友贞，接到贺环败耗，已是不安，随后有王彦章败卒奔还，说是晋军将至，越加惊惶，亟驱市人登城，又欲奔往洛阳，及得行营确报，方知晋军北还，始免奔波，但已是吃惊不小了。写出友贞庸柔。

先是晋王发兵攻梁，曾遣使至吴，约他南北夹攻，吴王杨隆演，命行军副使徐知训，为淮北行营都招讨使，偕副都统朱瑾等，领兵趋宋亳，与晋相应，且移檄州县，进围颍州，梁令宣武节度袁象先，出兵救颍，吴军不战即退。看官！你道吴军何故如此怯弱呢？原来徐知训骄倨淫暴，未惬舆情，所以士无斗志，不愿接仗，知训亦乐得退军，返至广陵，自耽淫乐。但是有势不可行尽，有福不可享尽，似徐知训的生平行谊，哪里能保有富贵，安佚终身？借古警世，不啻暮鼓晨钟。说来又是话长，待小子略述知训的行为。

知训凭藉父威，累任至内外都军使，兼同平章事职衔。平时酗酒好色，遇有姿色的妇女，百计营取。知抚州李德诚，有家妓数十人，为知训所闻，即贻书德诚，向他分肥。德诚复书道："寒家虽有数妓，俱系老丑，不足侍贵人，当为公别求少艾，徐徐报命。"知训得书大怒道："他连家妓也不肯给我，我当杀死德诚，并他妻室都取了回来！看他能逃我掌中否？"德诚闻之大恐，亟购了几个娇娃，献与知训，知训方才罢休。

吴王隆演幼懦，尝被知训侮弄，一日，知训待隆演宴饮，喝得酩酊大醉，便迫隆演下座，令与优人为戏，且使隆演扮作苍鹘，自己扮作参军。什么叫作参军苍鹘呢？向例优人演戏，一

人袱头衣绿，叫作参军，一人总角敝衣，执帽跟着参军，如僮仆状，叫作苍鹘。隆演不敢违拗，只好勉强扮演，胡乱一番罢了。想入非非。又尝与隆演泛舟夜游，隆演先行登岸，知训恨他不逊，用弹抛击隆演，还幸隆演随卒，格去弹子，才免受伤。既而至禅智寺赏花，知训乘着酒意，诟骂隆演，甚至隆演泣下，尚呶呶不休。左右看不上眼，潜扶隆演登舟，飞驶而去。知训怒上加怒，急乘轻舟追赶，偏偏不及，竟持了铁树，寻击隆演亲吏，扑死一人，余众逃去，知训酒亦略醒，归寝了事。隆演有卫将李球、马谦，意欲为主除害，俟知训入朝时，挟隆演登楼，引着卫卒出击知训，知训随身也有侍从，即与卫士交战，只因寡不敌众，且战且却，可巧朱瑾驰至，知训急忙呼救，瑾返顾一麾，外兵争进，得将李球、马谦两人杀死，卫卒皆遁。知训欲入犯隆演，为瑾所阻，始不敢行，但从此益加骄恣，不特凌蔑同僚，并且嫉忌知诰。

知诰为升州刺史，修筑府舍，振兴城市，很有富庶气象。润州司马陈彦谦，劝徐温徙治升州，调知诰为润州团练使，知诰乘便入朝，辞行时，知训佯为宴饯，暗中伏甲，欲杀知诰，幸知训季弟知谏，素睦知诰，此时亦在座中，蹑知诰足，知诰始知诡计，佯称如厕，逾垣遁去。知训闻知诰已遁，拔剑出鞘，授亲吏刁彦能，令速追杀知诰。彦能追及中途，但以剑示知诰，纵使逃生，自己返报知训，只说是无从追寻，知训无法可施，也即罢论。

朱瑾前助知训，幸得脱难，他却不念旧德，阴怀猜忌，瑾尝遣家妓问候知训，知训将她留住，欲与奸宿。家妓知他不怀好意，乘间逸出，还语朱瑾，瑾亦愤愤不平，嗣又闻知训将他外调，出镇泗州，免不能恨上加恨。于是想出一计，请知训到家，盛宴相待，席间召出宠妓，曼歌侑酒，惹动知训一双色眼，目不转睛地瞟着歌妓。瑾暗中窃笑，佯为奉承，愿以歌妓相赠，并出名马为寿。引得知训手舞足蹈，喜极欲狂，瑾因知训仆从，多在厅外，急切未便下手，乃复延入内堂，召继妻陶氏出见，瑾妻为朱温所掳，已见第二回。陶氏敛衽而前，下拜知训，知训当然答礼，不防背后被瑾一击，立足不住，竟致踣地，户内伏有壮士，持刀出来，刀锋一下，那淫凶暴戾的徐知训，魂灵透出，向鬼门关挂号去了。趣语。

瑾枭下知训首级，持出大厅，知训从人，立即骇散，瑾复驰入吴王府，向杨隆演说道："仆已为大王除了一害！"说着，即将血淋淋的头颅举示隆演，隆演吓得魂不附体，慌忙用衣障面，嗫嚅答道："这……这事我不敢与闻。"一面说，一面走入内室，实是没用。瑾不禁忿怒交集，大声呼道："竖子无知，不足与成大事！"你亦未免太粗莽了。随即将首击柱，掷置厅上，挺剑欲出。不料府门已阖，内城使翟虔等竟勒兵拥至，争来杀瑾，瑾即奔回后垣，一跃而上，再跃坠地，竟至折足，后面追兵，也逾垣赶来，瑾自知不免，便遥语道："我为万人除害，以一身任患，也可告无罪了。"言已，把手中剑向颈一横，也即殒命。

徐温向居外镇，未知子恶，一闻知训被杀，愤怒得了不得，即日引兵渡江，径至广陵，入叩兴安门，问瑾所在。守吏报称瑾死，乃即令兵士搜捕瑾家，自瑾妻陶氏以下，一并拘至，推出斩首。陶氏临刑泣下，瑾妾却怡然道："何必多哭，此行却好见朱公了！"陶氏闻言，遂亦收泪，伸颈就刑。一妻受污，一妻受戮，难乎其为朱瑾妻。家口尽被诛夷，并令将瑾尸陈示北门，瑾名重江淮，人民颇畏威怀德，私下窃尸埋葬。适值疫气盛行，病人取瑾墓土，用水和服，应手辄愈，更为墓上培益新土，致成高坟，徐温闻知，命劚发瑾尸，投入雷公塘下。后来温竟抱病，梦见瑾挽弓欲射，不由得惊惧交并，再命渔人网得瑾骨，就塘侧立祠，始得告痊。总计朱瑾一生，尚无大恶，也应受此庙祀。温本欲穷治瑾党，为此一梦，才稍变计，又因徐知诰、严可求等，具述知训罪恶，乃幡然道："孽子死已迟了！"遂斥责知训将佐，不能匡救，一律落职，独刁彦能屡有诤言，特别加赏。恐是由知诰代陈。进知诰为淮南节度使，兼内外马步都军副使，通判府事，命知谏权润州团练事，温仍然还镇，庶政俱决诸知诰。

知诰乃悉反知训所为，事吴王尽恭，接士大夫以谦，御众以宽，束身以俭，求贤才，纳规

谏,杜请托,除奸猾,蠲逋税,士民翕然归心。就是悍夫宿将,亦无一不悦服。用宋齐邱为谋主,齐邱劝知诰兴农薄赋,江淮间方无旷土,桑柘满野,禾黍盈郊,国以富强。务本之策,原无逾此。知诰欲重用齐邱,偏是徐温不愿,但令为殿直军判官,齐邱终为知诰效力,每夕与知诰密谋,恐属垣有耳,只用铁筋画灰为字,随书随灭,所以两人秘计,无人得闻。

严可求料有大志,尝语徐温道:"二郎君知诰。非徐氏子,乃推贤下士,笼络人望,基不早除,必为后患!"温不肯从,可求又劝温令次子知询,代掌内政,温亦不许。知诰颇有所闻,竟调可求为楚州刺史,可求知已遭忌,亟往谒徐温道:"唐亡已十余年,我吴尚奉唐正朔,无非以兴复为名,今朱、李争逐河上,朱氏日衰,李氏日盛,一旦李氏得有天下,难道我国向他称臣么?不若先建吴国,为自立计。"这一席话,深中徐温心坎,原来温曾劝杨隆演为帝,隆演不答,因致迁延。在温的意思中,自虑权重位卑,得使吴王称,自己好总掌百揆,约束各镇。独严可求却另有一种思想,自恐知诰反对,不得不推重徐温,作一靠山。既要推重徐温,不得不阳尊吴王,彼此各存私见,竟似心心相印。

温即留可求参总庶政,令他草表,推吴王为帝。吴王杨隆演,仍然却还,温再邀集将吏藩镇,一再上表,乃于唐天祐十六年,这是淮南旧称。即梁贞明五年四月,杨隆演即吴王位,大赦国中,改元武义,建宗庙社稷,置百官宫殿,文物皆用天子礼,惟不称帝号。追尊行密为太祖,谥曰孝武王,渥为烈祖,谥曰景王,母史氏为太妃。拜徐温为大丞相,都督中外军事,封东海郡王,授徐知诰为左仆射,参知政事,严可求为门下侍郎,骆知祥为中书侍郎,立弟濛为庐江郡公,溥为丹阳郡公,浔为新安郡公,澈为鄱阳郡公,子继明为庐陵郡公。濛有材气,尝叹息道:"我祖创造艰难,难道可为他人有么?"温闻言,惧不能制,竟出濛为楚州团练使,吴王杨隆演本意是不愿称制,只因为徐氏所迫,勉强登台。且见徐氏父子,专权日久,无论如何懊怅,不敢形诸词色。所以居常怏怏,镇日里沉饮少食,竟致疾病缠身,屡不视朝。想是没福为王。

那知吴越忽来构衅,吴越王钱鏐竟遣仲子传瓘,率战舰五百艘,自东洲击吴。警报与雪片相似,连达广陵,吴王隆演,病中不愿闻事,一切调兵遣将的事情,当然委任大丞相大都督了。先是吴越王钱鏐,本与淮南不和,梁廷因得利用,令他牵制淮南,且加他兼职,授淮南节度使,充本道招讨制置使。钱鏐亦尝奉表梁廷,极陈淮南可取状。嗣是屡侵淮南,互有胜负,及梁主友珪篡位,册钱鏐为尚父,友贞诛逆嗣统,又授鏐为天下兵马元帅,鏐遂立元帅府,建置官属,雄据东南,至吴王隆演建国改元,梁主友贞,又颁诏吴越,令大举伐吴,因此钱鏐复遣传瓘出师。

吴相徐温亟调舒州刺史彭彦章,及裨将陈汾,带领舟师,往拒吴越军,舟师顺流而下。到了狼山,正与吴越军相遇,可巧一帆风顺,不及停留,那吴越战舰,又复避开两旁,由他驰过,明明有计。吴军踊跃前进。不意后面鼓角齐鸣,吴越军帅钱传瓘,竟驱动战舰,扬帆追来,吴军只好回船与战,甫经交锋,吴越舰中,忽抛出许多石灰,乘风飞入吴船,迷住吴军双目,吴军不住地擦眼,他又用豆及沙,散掷过来,吴军已是头眼昏花,怎禁得脚下的沙豆,七高八低,立脚不住,又经吴越军乱劈乱斫,杀得鲜血淋漓,渍及沙豆,愈加圆滑,顿时彼倾此跌,全船大乱。传瓘复令军士纵火,焚毁吴船,吴军心惊胆落,四散奔逃。彭彦章还想力战,身被数十创,智穷力竭,情急自刭;陈汾却先已逃回,坐视彦章战死,并不顾救。遂致战舰四百艘,多成灰烬,偏将被掳七十人,兵士伤亡数千名。

徐温闻报,立诛陈汾,籍没家产,半给彦章妻子,赡养终身。一面出屯无锡,截住敌军;一面令右雄武统军陈璋,率水军绕出海门,断敌归路。吴越军乘胜进军,与温相值。时当孟秋,暑气未退,温适病热,不能治军。判官陈彦谦亟从军中选一弁目,面貌似温,令他充作军帅,身环甲胄,号令军士,温得少休。既而吴越军来攻中军,温疾已少闲,亲自出战,遥见秋阳暴烈,两岸间萑苇已枯,又值西北风起,正好乘势放

火，烧他一个精光。便令军士挟着火具，四散纵火，火随风猛，风引火腾，吴越军立时惊溃，当由温驱兵追击，斩首万计。吴越将何逢、吴建亦被杀死，只传瓘遁去。前曾以火攻胜吴，奈何自不及防，岂真一报还一报耶！走至香山，又被吴将陈璋，截住去路，好容易夺路逃回。十成水师，已失去七八成了。

徐温令收兵回镇，知诰请派步卒二千，假冒吴越旗帜，东袭苏州，温喟然道："汝策原是甚妙，但我只求息民，敌已远遁，何必多结仇怨！"也是有理。诸将又齐请道："吴越所恃，全在舟楫，方今天旱水涸，舟楫不便行驶，这正天亡吴越的机会，何不乘胜进兵，扫灭了他！"温又叹道："天下离乱，已是多年，百姓困苦极了，钱公亦未可轻视，若连兵不解，反为国忧，今我既得胜，彼已惧我，我且敛兵示惠，令两地人民，各安生业，君臣高枕，岂非快事！多杀果何益呢！"具有保境息民之意。遂引兵还镇。

嗣复用吴王书，通使吴越，愿归无锡俘囚，吴越王钱鏐亦答书求和，两下释怨，休兵息民，彼此和好度日，却有二十年不起烽烟，这未始非徐温所赐呢。应该称美。

越年五月，吴王杨隆演，病已垂危，温自升州入朝，与廷臣商及嗣位事宜。或语温道："从前蜀先主临终时，尝语诸葛武侯，谓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温不待词毕，即正色道："这是何言，我若有意窃位，诛张颢时即可做得，何必待至今日？杨氏已传三主，就使无男有女，亦当拥立，如有妄言，斩首不赦！"大众唯唯听命，乃传吴王命令，召丹阳公杨溥监国，徙溥兄濛为舒州团练使，未几隆演病逝，年仅二十四岁，弟溥嗣立，尊生母王氏为太妃，追尊兄隆演为高祖宣皇帝，小子有诗咏徐温道：

权兼内外总兵屯，报国犹知戴一尊。
试看入朝排众议，徐温毕竟胜朱温。

吴王溥已经嗣位，国中好几年无事，小子好别叙蜀中情形，欲知蜀事，且阅下回。

是回除首数行外，纯余吴事，如徐知训之不道，朱瑾诛之宜也。但瑾之所为，未免卤莽。投鼠且忌器，岂有内为孱主，外有强镇，顾可为孤注一掷乎？况徐温亦非真懵于事者，特未闻其子之过恶耳。为瑾计，何不致书徐温，直陈知训罪状，令他自行废置，乃诱诛知训，卒致杀身亡家？武夫之一往直前，不知审慎，往往有此大弊。幸徐温入都，心目中尚有吴王，不致篡夺，否则隆演之首，几何而不立陨也！史称温梦瑾挽射，始为改葬，瑾未必有此灵异，但亦因严可求、徐知诰之先陈子恶，未免生悔，悔则因致成梦耳。且隆演幼懦，内外军事，亦赖有徐氏主持，观吴越之大举侵吴，幸温用火攻计，转败为胜，淮南得以无恙，厥后隆演病剧，且使杨氏无男有女，亦当拥立之言，宁得以父子专政，遽谓其罪大功小哉？篇中抑扬得当，可作史评一则。

第十三回
蜀嗣主淫昏失德　唐监军谏阻称尊

却说蜀主王建，杀死太子元膺，改立幼子宗衍为太子。见第九回。建有子十一人，为何独立这幼子呢？原来蜀主正室周氏，才貌平常，且无子嗣，虽有妾媵数人，生了数子，怎奈没有丽色，嗣得眉州刺史徐耕二女，入侍后宫，一对姐妹花，具有丽容，仿佛与江东大小乔相似。看官！你想蜀主得此二美，尚有不爱逾珍璧么？大徐女生子宗衍，小徐女生子宗鼎。宗鼎先生，排行第七，宗衍后生，排行最幼。此外尚有宗仁、淙纪、宗辂、宗智、宗特、宗杰、宗泽、宗平等，均系别媵所出，王建僭号，十一子均得封王。元膺既死，建因宗辂类己，宗杰有才，两子中拟择一为嗣。大徐女已进封贤妃，小徐女亦进封淑妃，两妃专房用事，怎肯令一把龙椅，付与别子？当下令心腹太监唐文扆，赍金百镒，送与宰相张格，嘱他号召百官，立宗衍为太子。张格既得重贿，即草得一表，令百官署名，但说是已奉密旨，决立宗衍。百官以君相定策，不便违议，乐得署名呈入。蜀主览表惊疑道："宗衍幼弱，好立做太子么？"未始无识。适值大徐妃在旁，便即进言道："宗衍已十多岁了，相士谓后当大贵；不过陛下今日，却很为难；诸王十数，后宫充斥，哪里挨得着宗衍，妾情愿挈他出宫，免遭人妒，也省得陛下为难呢！"说至此，面上的泪珠儿，已扑簌簌地坠了下来。妇人惯技。蜀主连忙慰谕道："我并非不愿立宗衍，但恐他少不更事，反误国计。"徐妃复答道："相臣以下，且一致赞成，只有陛下圣明，虑及此着，妾恐陛下并不为此，无非是左右为难，借此诳妾呢！"蜀主一再申辩，徐妃一再撒娇，弄得蜀主情急起来，便道："罢！罢！我明日决立宗衍便了。"徐妃方含泪谢恩。翌日即立宗衍为太子。

宗衍方颐大口，垂手过膝，顾目见耳，颇知学问，童年即能属文。只是性好靡丽，酷爱郑声，尝集艳体诗二百篇，署名《烟花集》，传诵全蜀。但不合人主身分。既得立为储贰，开府置官，专任一班淫朋狎客，充作僚属，除倡和淫词外，斗鸡击球，镇日戏狎。蜀主尝过东宫，闻里面喧呼声很是热闹，问明底细，乃是太子与诸王蹴踘，不禁长叹道："我百战经营，才立基业，此辈岂能守成么？"嗣是颇恨及张格，且有废立意。怎奈徐贤妃从中把持，但将一笑一颦的作态，竟制住这狡猾枭雄的蜀主王建，一成不变，无法改移。

宗杰为蜀主所爱，屡陈时政，不知为何中毒，四肢青黑，霎时身亡。明明是徐妃下毒。蜀主益加忧疑，并因年力衰迈，禁不住这般播弄，伤感成疾，无药可医，私念惟北面行营招讨使王宗弼，沈重有谋，可属大事，遂召还成都，令为马步都指挥使，当下宣入寝殿，并饬同宰相张格等，共受面嘱道："太子仁弱，朕曲循众请，越次册立，若他未能承业，可置居别宫，幸勿加害。我子尚多，幸择贤继立，徐妃兄弟，只可优给禄位，慎勿使他掌兵预政，藉示保全。"偏不由你算奈何？宗弼等唯唯而退，偏此语被徐妃闻知，转告唐文扆。文扆为内飞龙使，久握禁兵，兼参枢密，他竟派兵守住宫门，不令大臣再入。宗弼等三十余人，日夕问安，不得入见，只有慰抚的命令，逐日外颁。宗弼料文扆谋乱，正拟设法抵制，可巧皇城使潘在迎，密报宗弼，说是文扆谋害大臣，宗弼遂带领壮士，排闼入谒，极言文扆罪状。蜀主王建，病虽加剧，尚知人事，乃召太子宗衍，入宫侍疾，并令东宫掌书记崔延昌，权判六军事，贬文扆为眉州刺史，翰林学士承旨王保晦，亦坐文扆私党，褫夺官爵，流戍泸州。所有内外财赋，及中书除授诸司，与一切刑牍案狱，统委翰林学士庾凝绩承办；都城及行营

军旅，统委宣徽南院使宋光嗣管领。光嗣系小太监出身，专务揣摩迎合，因得重用。本来蜀主平时，内置枢密使，专用士人。此次恐太子年少，士人不为所用，因特改任宦官，那知这两川土宇，要被这阉人破裂了！士人不可用，宦官更不可用，王建系残唐狡将，难道未鉴唐事么？

既而蜀主弥留，令宗弼兼中书令，光嗣任内枢密使，与功臣王宗绾、王宗瑶、王宗夔等，同受遗诏。宗弼、宗绾、宗瑶、宗夔，统是王建养子，改姓王氏，辅建有功，俱得兼中书令。及建已病殁，太子宗衍嗣位，除去宗字，单名为衍。宗弼等进封为王，尊父建为高祖皇帝，嫡母周氏为昭圣皇后。周氏哀毁成病，未几去世，乃尊生母徐贤妃为皇太后，太后妹徐淑妃为皇太妃，命宋光嗣判六军诸卫事，再夺唐文扆官爵，赐他自尽。王保晦亦诛死，贬宰相张格为茂州刺史，寻又谪为潍州司户。援立宗衍，究有何益？礼部尚书杨玢，吏部侍郎许寂，户部侍郎潘峤，皆坐格党贬官。一朝天子一朝臣，同平章事的位置，授与兵部尚书庾传素，即凝绩从兄。又用内给事王廷绍、欧阳晃、李周辂、宋光葆、宋承蕴、田鲁俦为将军，各参军事，兄弟诸王，俱使他兼领军使。彭王宗鼎，独遍白兄弟道："亲王掌兵，实是祸本，况主少臣强，谗间必兴，缮甲训兵，殊非我辈应做的事情哩！"遂辞去军使兼职，自营书舍，植松竹自娱，倒也逍遥快活，无是无非。惟宗弼已封巨鹿王，复晋封齐王，总揽大权，职兼文武，凡内外迁除官吏，均出他一人掌握，他得纳贿营私，擅作威福。蜀主衍毫不过问，镇日里醉酒唱歌，靡靡忘倦。即位时，册立一位皇后，乃是前兵部尚书高知言女，端庄沉静，颇有妇德，衍独谓她朴陋少文，不甚惬意，乃更令内教坊严旭，选取良家女子二十人，入备后宫。旭强搜民家，见有姿色女子，无论她家愿与不愿，硬要她献入宫中，惟该家厚给金帛，才得免选。民间怨声载道，旭却腰囊丰盈。至二十人已经满额，入宫复旨，蜀主见他所选各女，统是芙蓉为面，杨柳为眉，不由得喜笑颜开，极称旭办事才能，即擢为蓬州刺史。嗣是左拥右抱，备极欢娱，还有太后太妃，也最喜冶游，时常至亲贵私第，酣饮达旦。有时蜀主亦与偕行，或同游近郡名山。饮酒赋诗，耗费不可胜计。太后太妃，又各出教令，卖官鬻爵，出价最多，得官最速。礼部尚书韩昭，素无才具，但以便佞得幸，又纳赂太后太妃，得升任文思殿大学士，位出翰林承旨上。后妃卖官，古今罕闻。他尝出入宫禁，面恳蜀主，乞卖数州刺史官职，得金营第。蜀主衍居然应诺，这真可谓特别加恩了。

蜀主衍改元乾德，乾德元年，改龙跃池为宣华池，就池造苑，大兴工作，越年立高祖庙于万岁桥，蜀主衍奏明太后、太妃，挈后宫妃嫔等，入庙祭祀，参用亵味，并及郑声。华阳尉张士乔，上疏切谏，顿触衍怒，饬令处斩，还是徐太后当面谕阻，始得免诛，流窜黎州，士乔愤激得很，竟投水自尽。

未几下诏北巡，蜀主衍出发成都，披金甲，冠珠帽，执弓矢而行，旌旗兵甲，亘百余里，人民疑为灌口妖神。到了安远城，令王宗俦、王宗昱、王宗晏、王宗信等，俱王建养子。统兵伐岐，进入陇州。岐王李茂贞出屯汧阳，遥为援应，蜀偏将陈彦威，出散关至箭筈岭，遇着岐兵，打了一回胜仗，便即引还。蜀主衍接得捷报，亲赴利州，龙舟画舸，辉映江渚，州县供张，穷奢极丽，百姓各有怨言。

及抵阆州，见州民何康女，美丽过人，即命侍人强行取来。何女已经字人，出嫁有日，经蜀主问明底细，乃赉帛百匹，赐他夫家，饬令别娶，还算是浩荡皇恩，不使向隅，那何女却占为己有，乐得受用。谁料该未婚夫闻这急变，竟致一恸而亡！想也是个情种，可惜何女未能报他。

蜀主衍既得何女，也无心再游，即日归还成都，与何女缱绻月余，又觉得味同嚼蜡，平淡无奇。会奉徐太后往省母家，瞥见一个绝代佳人，极嫋娜，极娉婷，端的玉骨仙姿，不同凡艳。王衍怎肯轻轻放过，询明太后，知是徐耕孙女，与衍为中表姐妹，当下召令出见，携带进宫。看官！你想王衍是个蜀帝，叫徐氏如何违慢，只好睁着双眼，由他携去，入宫以后，颠鸾倒凤，自在意中。那徐女不但美艳，并且曲尽柔媚，极善奉承。引得这位伪天子，非常恋爱，宠

冠六宫。既有大小徐妃，复有这位徐女，何徐娘之多耶！徐太后姐妹，因侄女又得专宠，可为母族增光，也为欣慰。偏王衍不欲娶诸母族，反托言是韦昭度女孙，竟封她为韦婕妤，嗣又加封为韦元妃。六宫粉黛，当然怀妒，最难堪的是正宫高氏，平时本已失宠，自韦妃入宫，更被疏薄，免不得略有怨言，王衍竟将她废去，遣令还家。乃父高知言，时已老迈，闻着此变，顿时惊仆，好容易灌救转来，还是涕泣涟涟，不愿进食，饿了数日，竟致死去。何必如此。王衍也不加赙恤，即欲立徐妃为继后，无如宫内还有一位金贵妃，姿容恰也秀媚，兼通绘事。她出世时，天大风雨，母梦见赤龙绕庭，因得分娩，所以闺名叫作飞山，乾德初选入掖庭，曾得专宠，至韦妃入幸，也逐渐见疏。但资格比韦妃为优，势不能后来居上，且有赤龙梦兆，已具瑞征。王衍踌躇多日，不得已立金妃为继后，后来又欲废立，幸亏钱贵妃代为力争，才得定位。惟名目上虽然未易，情意中不甚相亲。蜀宫内佳丽日增，镇日里酣歌恒舞，变成一个花天酒地。俗话说得好，乐极悲生，似这蜀主衍的淫荒无度，尚能不自速危亡么？为下文伏笔。

可巧梁、晋交争，晋王李存勖，出次魏州，得了一个传国宝，系是僧人传真献入，谓由唐京丧乱时所得，秘藏已四十年，于是晋臣相率称贺，接连是上表劝进，怂恿晋王为帝，蜀主衍得知消息，也遣使致书，请晋王嗣唐称尊。劝人称帝，即能自保耶？晋王出书示僚佐道："昔王太师指王建。亦尝遗先王书，请各帝一方，先王尝语我云：'昔唐天子幸石门，我尝发兵诛贼，当然威震天下，我若挟天子，据关中，自作九锡禅文，何人敢阻？但我家世代忠良，不忍出此，他日务当规复唐室，保全唐祚，慎勿效若辈所为！'此语犹在耳中，我怎好背弃父训呢？"言已泣下，群臣乃暂将称尊事搁起，一时不敢多言。

这时候的梁、晋两国，方在德胜两城间，穷年鏖兵，德胜是个渡名，正当河北要冲，晋王命李存审夹河筑城，分作南北二郭，亦称夹寨。梁将贺环，率兵往争，大小百余战，终不能克。梁河中节度使冀王朱友谦，因为子令德表求节钺，不得所请，复举河中降晋。梁又起用刘鄩为招讨使，令攻河中。鄩与友谦素有婚谊，先移书谕以祸福，然后进兵。友谦不答，但向晋王处告急，晋王遣李存审往援。及鄩待复不至，始进逼同州，那时李存审亦已驰至，两下交绥，鄩军败走，梁副使尹皓、段凝等，密表梁主，诬鄩徇亲误国，沿途逗挠，乃有此败。梁主友贞，遂潜令西都留守张宗弼，将鄩鸩死，贺环又复病殁。

梁将中智推刘鄩勇推贺环，相继毕命，诸军夺气。晋军连得胜仗，声威愈振，于是一班攀龙附凤的臣僚，复提出劝进文，陆续呈入，无非说是天命攸归，人心属望，宜应天顺人，亟正大位等语。各镇节度使，又各献货币数十万，充作即位经费，还有吴王杨溥，亦贻书劝进，遂令这无心称帝的李存勖，也不能抱定宗旨，居然雄心勃勃，想做起皇帝来了。皇帝趣味，究竟动人。

独有一个唐室遗臣，闻知此信，大为不然，遂自晋阳趋魏州，面加谏阻。这人为谁？就是监军张承业，承业竭诚事晋，凡晋王出征，所有军府政事，俱委承业处置。承业劝课农桑，贮积金谷，收养兵马，征租行法，不宽贵戚，因此军政肃清，馈饷不乏，刘、曹两太夫人，尝重视承业，有时承业忤存勖意，两太夫人必痛责存勖，令谢承业。存勖加授承业为左卫上将军，兼燕国公，承业皆固辞不受，但称唐官终身。至是诸臣劝进，晋王已为所动，即至魏州面谏道："我王世忠唐室，历救患难，所以老奴事王，至今三十余年，为王聚积财赋，召补兵马，誓灭逆贼，恢复本朝宗社，藉尽臣心。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王乃遽好大位，实与前时征伐初意，殊不相同，天下谓王自相矛盾，必致失望，尚有不因此解体么？今为王计，最好是先灭朱氏，为列圣复仇，然后求立唐后，南取吴，西取蜀，泛扫宇内，合为一家。那时功德无比，就使高祖太宗，再生今世，也未能高居王上，王让国愈久，即得愈坚，老奴并无他意，不过受先王大恩，欲为王立万年基业，请王勿疑！"为唐进言，志节可嘉。李存勖徐答道："这事原非我意，但众志从同，不便相违，奈何？"承业知不可止，忍不住恸哭道："诸侯血战，本为唐家，今王乃自取，不特

误诸侯，兼误老奴了！”遂辞归晋阳，郁郁成疾，竟不能起。

存勗闻承业得病，一时也不愿称帝。会值成德军变，王镕养子王德明，原姓名为张文礼，竟弑死主将王镕，屠灭王氏家族，且遣使向晋告乱，乞典旌节，为这一番意外情事，又惹动李家兵甲，假仁仗义，往讨镇州，正是：

乱世屡生篡夺祸，强王又逞甲兵威。

欲知张文礼何故弑主，且看下回分解。

蜀主王建，明知幼子不能守成，乃为徐贤妃所迫，唐文扆、张格等所怂恿，卒立为太子，举两川数十载之经营，不惜为孤注之一掷，何其误甚？但溯厥祸源，实为一妇人而起，好色者终为色误，王建其明鉴也！夫其父行劫，其子必且杀人。建因好色而误国，衍即因好色而亡国，父作而子述，其祸必有甚于乃父者。故祖父贻谋，断不可不慎耳！自来国家之患，莫如女色，尤莫如宦官，但宦官中亦非无贤者，如张承业之乃心唐室，始终不渝，洵足为庸中佼佼，铁中铮铮之特色。观其谏阻晋王，沥肝披胆，无非为复唐起见，及力谏不从，恸哭而返，遂至悒悒不起，彼其悔所辅之非人乎？笃于效忠，而短于料事，承业亦不得为智，但略迹原心，固足告无愧于天下！故《纲目》于承业之殁，特书曰唐河东监军使，而本回亦特别提明，不没忠节云。

第十四回
助赵将发兵围镇州　嗣唐统登坛即帝位

却说成德节度使赵王王镕，自与晋连和后，得一强援，因乏外患，他不免居安忘危，因佚思淫，大治府弟，广选妇女，又宠信方士王若讷，在西山盛筑宫宇，炼丹制药，求长生术。居然一刘仁恭。每一往游，辄使妇人维系锦绣，牵持而上，既入离宫，连日忘归，一切政务，委任宦官李弘规、石希蒙。希蒙素善谄谀，尤见宠幸，尝与镕同卧起。会镕宿西山鹤营庄，李弘规进谏道："今天下强国莫如晋，晋王尚身自暴露，亲冒矢石，今大王搜括国币，充作游资，开城空宫，旬月不返，倘使一夫闭门不纳，试问大王将归依何处？"镕闻言颇知戒惧，急命还驾。偏石希蒙从旁阻住，不令镕归。弘规怒起，竟遣亲事军将苏汉衡，率兵擐甲，直入庄中，露刃逼镕道："军士已劳敝了，愿从王归国！"镕尚未及答，弘规又继进道："石希蒙逢君长恶，罪在不赦，请亟诛以谢众士。"镕仍不应，弘规竟招呼甲士，捕斩希蒙，掷首镕前，镕无奈驰归。时长子昭祚，已挈梁公主归赵。镕遂与熟商，谋诛弘规、汉衡，昭祚转告王德明，遂将弘规、汉衡拿下，一并枭首，且骈戮二人族属。一面搜缉余党，穷究反状，亲军皆栗栗自危。

德明本来狡狯，至此有隙可乘，即煽诱亲兵道："大王命我尽坑尔曹，从命实不忍，不从又获罪，应如何区处？"众皆感泣，愿听指挥，德明乃密令亲军千人，夜半逾垣，往弑王镕。适镕与道士焚香受箓，想是祈死。军士不费气力，立断镕首，携报德明。德明索性毁去宫室，大杀王氏家族，自昭祚以下，悉数毙命。惟梁女普宁公主，留下不杀，还有镕少子昭诲，年方十龄，由亲将救出，藏置穴中，幸得不死，后来潜往湖南，髡发为僧，易名崇隐。即晋王许婚之昭诲。德明仍复姓名为张文礼，向晋告乱，求为留后。晋王即欲加讨，群臣谓方与梁争，不宜更树一敌，乃暂准所请。偏张文礼又密表梁主，但称王氏为乱兵所屠，幸公主无恙，请朝廷亟发精兵万人，由臣更乞契丹为助，自德隶渡河，往攻河东，晋可从此扫灭了。梁主友贞，览表未决，敬翔请乘衅规复河北，赵岩、张汉鼎、汉杰等，谓文礼首鼠两端，万不可恃，梁主仍按兵不发，文礼且一再驰书，多被晋军中途搜获。

赵将都指挥使符习，曾率兵万人，从晋王驻德胜城，文礼阴怀猜忌，召令还镇，愿以他将代任。习入谒晋王，涕泣请留，晋王与语道："我与赵王同盟讨贼，谊同骨肉，不料一旦遇祸，竟为所戕，我心很是痛悼，汝若不忘故主，能为复仇，我愿助汝兵粮，往讨逆贼！"有心讨逆，何必许为留后，此次遣习复仇，无非恨他通梁耳。习与部将三十余人，举身投地，且泣且语道："大王诚记念故主，许令复仇，习等不敢上烦府兵，情愿领本部前往，搏取凶竖，报王氏累世隆恩，虽死亦无恨了！"晋王大喜，立命习为成德留后，领本部兵先进。且遣大将阎宝、史建瑭为后应，自邢、洺北趋，直抵赵州，刺史𨱏琎，自知不支，开城乞降。晋王仍令为刺史，即饬移军攻镇州。

文礼已经病疽，闻赵州失守，便即吓死。子处瑾秘不发丧，与他将韩正时等，悉力拒晋。晋王渡滹沱河，进薄镇州，城上矢石雨下，史建瑭中箭身亡。晋王得建瑭死耗，拟分兵自往策应，凑巧获得梁军谍卒，俯首乞降。且言梁北面招讨使戴思远，将乘虚来袭德胜城，晋王亟使李存审屯兵德胜，李嗣源伏兵戚城，先用羸骑往诱梁兵，待他入境，鼓起伏发，李嗣源先出接仗，已将梁兵冲乱，李存审又从城中发出，晋王复自率铁骑三千，迎头痛击，斩获梁兵二万余人。

思远窜去，晋王乃拟自往镇州，忽接到定

州来书，劝阻进兵，转令晋王动起疑来，暗暗自忖道："王处直从我有年，奈何阻我！"乃即取出文礼与梁蜡书，寄示处直，且传语道："文礼负我，不能不讨！"看官道处直为何劝阻晋王？原来处直闻晋讨文礼，即与左右商议道："镇、定二州，互为唇齿，镇州亡，定州不能独存，此事不可不防，"乃致书晋王，请赦文礼。偏晋王复词拒绝，害得处直日夕担忧。

处直有庶子名郁，素来无宠，亡奔晋阳，晋王克用，曾妻以爱女。累迁至新州防御使，此时处直贰晋，潜遣人语郁，令他重赂契丹，乞师南下，牵制晋军。郁求为继嗣，方才听命，处直不得已许诺，怎奈定州军士，都不欲召入契丹，就中又有处直养子刘云郎，改名为都，向为处直所爱，有嗣之意。至是闻郁得为嗣，眼见得定州节钺，被他取去，心下甚是不安，适有小吏和昭，劝都先行发难，都遂率新军数百人，闯入府第，挟刃大噪道："公误信孽子，私召外寇，大众无一赞成，昏谬如公，不能再理军事，请退居西宅，聊尽天年！"处直正要面驳，哪知军士一哄而上，把他拥出府中，竟往西第，又逼勒处直妻妾，同至西第中，一并锢住，所有王氏子孙，及处直心腹将士，杀戮无遗。引狼入室，宜遭此祸。都遂遣使报晋王，晋王以处直被幽，免为晋患。即令都代握兵权，都罪不亚文礼，胡为一讨一赏？都得晋王书，诣西第见处直，处直投袂奋起，捶胸大呼道："逆贼！我何负尔？"说至此，四顾无械，竟牵住都袂，张口噬鼻。都慌忙躲闪，掣袖外走，处直忧愤竟死。都复拨兵助晋王，晋王即留李存审、李嗣源居守德胜，自率大军攻镇州，城中防守颇严，旬日不克。

蓦得幽州急报，契丹大举南下，涿州被陷，幽州亦在围中。晋王拟分兵往援，偏定州亦来告急，报称契丹前锋，已入境内。那时晋王不能兼顾，只好先救定州。当下率军北进，行至新城，闻契丹兵已涉沙河，士卒皆有惧容，或潜自亡去，严刑不能止。诸将入帐请道："契丹锋盛，恐不可当，又值梁寇内侵，不如还师以救根本。"晋王却也难决，或说宜西入井陉，暂避寇锋。

正在聚议纷纭的时候，忽有一人朗声道："契丹前来，意在利人金帛，并非为镇州急难，诚意相授，大王新破梁兵，威振夷夏，若挫他前锋，他自然遁走了。"晋王瞧着，乃是中门副使郭崇韬，方欲答言，又有一人接入道："强兵在前，有进无退，怎可无故轻动，摇惑人心？"这数语出自李嗣昭，晋王挺身起座道："我意亦是如此！"遂出营上马，自麾铁骑五千，奋勇先进，诸将不敢不从。

至新城北，前面一带，统是桑林，晋军从林中分趋，逐队驰至，可巧契丹兵骤马前来，见桑林中尘埃蔽天，几不知有多少人马，当即回辔返奔。晋王分兵追击，驱契丹兵过沙河，多半溺死。契丹主阿保机子，被晋军擒还，阿保机退保望都。晋王收兵入定州，王都迎谒马前，愿以爱女妻王子继岌。继岌系晋王第五子，为宠妃刘氏所出，尝随晋王军前，晋王慨然许婚。

休息一宵，便引兵趋望都，中途遇奚酋秃馁，一作托辉。带着许多番骑，前来拦截。晋王兵少，被番骑困在垓心，晋王麾军力战，出入数四，尚不能解。幸李嗣昭率兵三百骑，上前救应，横击奚兵。奚酋乃退，晋王乘势奋击，连败奚酋，契丹主立足不住，北奔易州。晋王追赶不及，转入幽州，契丹兵解围遁去，会大雪经旬，平地数尺，虏兵冻毙甚多，阿保机懊怅而还。

先是契丹出兵，实由王郁乞请，郁曾语阿保机道："镇州美女如云，金帛如山，天皇即速往取，可以尽得，否则将为晋有了。"阿保机大喜，独番后述律道："我有羊马千万头，坐踞西楼，自多乐趣，为何劳师远出，乘危徼利呢？况我闻晋王用兵，天下无敌，倘一失败，后悔难追！"此非述律预能知败，实恐阿保机取得赵女，自己必致失宠，故有此谏。阿保机跃然道："张文礼有金五百万，留待皇后，我当代为取来，供给内费。不出郭崇韬所料。遂不从述律言，悉众南下，不幸吃了几个败仗，嗒然回去，私心懊闷，无处可泄，遂将王郁絷归，锢住狱中。

晋王闻番兵远遁，巡阅番营故址，见他随地布藁，回环方正，均如编剪，虽去无一枝倒乱，不禁长叹道："用法严明，乃能至此，非我中

国所可及，后患正不浅哩！”隐伏后文。道言甫毕，那德胜城递到军报，说是梁兵乘虚袭魏，现正吃紧，亟请济师。晋王忙招呼亲军，倍道南行，五日即抵魏州，梁将戴思远，烧营遁去。

晋王以南北两敌，均已击退，镇州援绝势孤，可以立拔。偏偏兵家得失，不能逆料，大将阎宝，竟为镇州兵所破，退保赵州。原来阎宝抵镇州城下，筑起长垒，连日围攻，又绝滹沱水环城，断绝内外。城中食尽，夜出五百人觅食，宝亦探知消息，故意纵使出来，拟伏兵掩捕，一鼓尽歼，谁知这五百人鼓噪而至，竟攻长围。宝见他兵少，尚不为备，俄顷有数千人继至，各用大刀阔斧，破围径出，来烧宝营。宝抵挡不住，只好弃营窜去往守赵州，营中刍粟甚多，统被镇州兵搬去，数日不尽。

晋王闻报，急改任李嗣昭为招讨使，代宝统军。嗣昭驰至镇州，正值镇州守将张处瑾遣兵千人，出城迎粮，被嗣昭率军掩至，杀获几尽。有数人避匿墙墟间，嗣昭跃马弯弓，迭发迭中，不意城上有暗箭射来，正中嗣昭脑上。嗣昭忍痛拔箭，返射守卒。一发即殪，时已日暮，回营裹创，血流不止，竟尔晕毙。凶信传到魏州，晋王很是悲悼，好几日不食酒肉，继闻嗣昭遗言，暂将泽潞兵授判官任圜，令督诸军政镇州，晋王依言而行。一面调李存进为招讨使，进营东垣渡，立栅未就，镇州将张处球即处瑾弟。领兵七千人，突来劫寨。存进慌忙对敌，出斗桥上，杀毙镇兵无数，自己亦战殁阵中。

镇州力竭粮尽，张处瑾等束手无策，只好遣使至魏州乞降。使人方去，晋王已遣李存审到来，挥兵猛扑，两下相持至暮，城中守将李再丰，愿为内应，乘着夜阑月黑，投縋招引晋军，晋军缘縋而上，到了黎明，全军毕登，擒住张文礼妻，及子处瑾、处球、处琪，及余党高蒙、李翥、齐俭等，拟送魏州。赵人请命军前，愿得此数人，为故主泄恨。存审报明晋王，准如所请，赵人将数人醢为肉泥，顷刻食尽。又掘发张文礼尸，寸磔市曹。且向故宫灰烬中，捡出赵王王镕遗骸，以礼祭葬。授赵将符习为成德节度使，习泣辞道：“故使无后，习当斩衰送葬，俟礼毕听命。”既而葬毕，仍诣魏州，赵人请晋王兼领成德军。晋王许诺，另拟割相、卫二州，置义宁军，即命习为节度使。习复辞道：“魏博霸府，不应分疆，愿得河南一镇，归习自取，方不虚糜廪禄呢。”乃以习为天平节度使，兼东南面招讨使，加李存审兼侍中。

是时晋、魏州刺史李存儒，原姓名为杨婆儿，以俳优得幸。既为刺史，专事剥民，州民交怨，梁将段凝、张朗等，引兵袭入，执住存儒，遂拔卫州，又与戴思远攻陷淇门、共城、新乡。于是澶州以西，相州以南，复为梁有。还有泽潞留后李继韬，竟叛晋降梁，受梁命为节度使。继韬系李嗣昭次子。嗣昭曾任泽潞节度使，及战殁镇州，长子继俦袭职，因秉性懦弱，为弟继韬所囚。晋王以用兵方殷，无暇过问，权命继韬为留后，泽潞本置昭义军，至是改称安义军。继韬虽得窃位，心中终不自安，幕僚魏琢，牙将申蒙，复语继韬道：“晋朝无人，将来终为梁所并，不如先机归梁为是。”继韬弟继远亦劝兄降梁，继韬乃遣继远奉表梁廷，梁主喜甚，立授继韬节度使。

惟昭义旧将裴约，曾戍泽州，涕泣誓众道：“我服事故使，已逾二纪，尝见故使分财享士，志灭仇雠，不幸一旦捐馆，柩尚未葬，乃郎君遽背君亲，甘心降贼，诚不可解？我宁死不肯相从哩！”也是符习流亚。遂据城自守，梁遣偏将董璋往助，久不能克。继韬散财募士，尧山人郭威应募，尝杀人系狱，继韬惜他才勇，纵令逸去。郭威事始此。一面发新募各兵，往助董璋，裴约向魏州乞援，偏晋王李存勖，创行帝制，镇日间编订礼仪，竟无心顾及泽州。

看官阅过上文，应知晋臣劝进，已不止一二次，只因监军张承业，力加谏阻，又延宕了一两年。偏承业得病不起，奄卧年余，竟致逝世。晋王虽似含哀，却带着三分喜意，僚佐觑透隐情，因复上笺劝进。五台山僧人，又献入古鼎，目为祥瑞。晋王乃命有司制置百官省寺，仗卫法物，定期四月举行，派河东判官卢质为大礼使，就在魏州牙城南面，筑起坛幄，行即位礼。晋王本奉唐正朔，称为天祐二十年，至四月上

旬，升坛称帝，祭告天神地祇，改元同光，国号唐。宣制大赦，授行台左丞相豆卢革为门下侍郎，右丞相卢澄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中门使郭崇韬、昭义监军使张居翰，并为枢密使，判官卢质，掌书记冯道，俱充翰林学士，升魏州为东京兴唐府，号太原即晋阳。为西京，镇州为北都，令魏博判官王正言为兴唐尹，都虞侯孟知祥为太原尹，充西京副留守，泽潞判官任圜为真定尹，充北京副留守，凡李存审、李嗣源等一班功臣，统加官进秩，兼任节度使如旧。追尊曾祖执宜为懿祖皇帝，祖国昌为献祖皇帝，父克用为太祖皇帝，立庙晋阳，除三代外，又奉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四主，分建四庙，与懿祖以下，合成七室，尊生母曹氏为皇太后，嫡母刘氏为皇太妃。刘氏毫不介意，依着故例，向太后曹氏处称谢，曹氏恰有惭色，离坐起迎，露出那跼蹐不安的状态，刘氏独怡然道："愿我儿享国无穷，使我得终天年，随先君于地下，已是万幸！此外还计较甚么？"曹氏亦相向欷歔。嗣命宫中开宴，彼此对坐，略寄言情，尽欢而罢。后人共称刘太妃的美德，小子恰有一诗道：

并后犹防祸变随，况经嫡庶乱尊卑。
私图报德成愚孝，亚子开基礼已亏！

晋王李存勗，已改号为唐，当然称为唐主，其时尚留魏州，意欲攻梁，巧值梁郓州将卢顺密奔唐，献袭取郓州策，唐主乃召群臣会议，议决后如何进止，待至下回表明。

张文礼弑养父王镕，固有应讨之罪，晋王讨之，宜也。但文礼宜讨，而王都亦曷尝不宜讨？晋王独以私废公，授彼节钺，闻急赴援，且与之约为婚姻，所谓见利忘义者非耶！即是以观晋王之心术，已可见矣。镇州虽下，逆子骈诛，而卫州一带，复为梁取，李继韬又以潞州降梁，是固非称帝之时，乃以张承业之去世，五台山僧之献鼎，即称尊魏州，前时之假面具，一举尽撤，即食前言，兼露骄态，识者已知其不终。况于生母而尊之，于嫡母而抑之，嫡庶倒置，贻谋不臧，宁待刘后之专权乱政，始肇危机耶？阅者于文字间细心求之，褒贬固自不苟云。

第十五回
王彦章丧师失律　梁末帝陨首覆宗

却说唐主李存勗，因郓州将卢顺密来降，即欲依顺密计议，进袭郓州。当下与诸臣商定进止，郭崇韬等都说未可。唐主独召李嗣源入商，嗣源尝自悔胡柳渡河，致遭谴罚，见十一回。至是欲立功补过，即慨然进言道："我朝连年用兵，生民疲敝，若非出奇取胜，大功何日得成？臣愿独当此任，勉图报命！"唐主大悦，立遣他率兵五千，潜趋郓州。行至河滨，天色昏暮，夜雨沉阴，军士多不欲进行，前锋将高行周宣言道："'这是天助我成功哩！'郓人今日，必不防务，我正好出他不意，进取此城。"遂渡河东趋，直抵城下，李从珂缘梯先登，军士踊跃随上，守卒至此始觉，哪里还及抵敌，徒落得身首分离，做了数十百个刀头鬼。从珂开城迎入嗣源，再攻牙城，一鼓即下，擒住州官崔篙，判官赵凤，送入兴唐府。唐主喜甚，叹嗣源为奇才，即命为天平节度使。

梁主友贞，闻郓州失守，惊惶得了不得，斥罢北面招讨使戴思远，严促他将段凝、王彦章等，发兵进战。梁相敬翔，自知梁室将危，即入见梁主道："臣随先帝取天下，先帝录臣菲才，言无不用，今敌势益强，陛下乃弃忽臣言，臣尸位素餐，生亦何用，不如就此请死罢！"说至此，即从靴中取出一绳，套入颈中，作自经状。居常未见良谟，遇急则以死相胁，是乃儿女态，不足与言相道。梁主急命左右救解，问所欲言，敬翔道："大局日危，事机益急，非用王彦章为大将，万难支持了！"用一王彦章，即能救亡么？梁主点首，即擢彦章为北面招讨使，段凝为副。彦章入见梁主，梁主问他破敌的期限，彦章答以三日，左右都不禁失笑。

及彦章退出，即向滑州进发，两日即至，召集将士，置酒大会，暗中却遣人至杨村具舟，夜命甲士六百人，各持巨斧，与冶工一同登舟，顺流而下。时饮尚未散，彦章佯起更衣，从营后趋出，引精兵数千，循河南岸，直趋德胜南城。德胜守将为朱守殷，唐主曾遥嘱道："王铁枪勇决过人，必来冲突德胜，汝宜严备为是。"守殷屯兵北城，总道彦章出兵，无此迅速，所以未曾预防。哪知彦章所遣的兵船，乘风前来，先由冶工炽炭，烧断河中的铁锁，再由甲士用斧砍断浮桥，南城孤立失援。王彦章麾兵驰至，急击南城，立被破入，杀毙守兵数千人，计自彦章受命出师，先后正值三日，已将德胜南城夺下，朱守殷忙用小船载兵，渡河往援，又被彦章杀退。彦章复进拔潘张、麻家口、景店诸寨，军势大振。

唐主闻报，亟遣宦官焦守宾，趋杨刘城，助镇使李周固守，且命守殷弃去德胜北城，拆屋为筏，载着兵械，俱至杨刘。王彦章亦拆南城屋材，浮河而下，作为攻具。两边各行一岸，每遇弯曲，便即交斗，飞矢雨集，一日百战，兵械往往覆没，各有损伤。彦章又偕副使段凝，率十万众进攻杨刘，好几次冲毁城堞，赖李周悉力堵御，始得保全。彦章猛攻不下，退屯城南，另用水师据守河津。

李周飞使告急，唐主自率兵赴援，至杨刘城，见梁兵堑垒复叠，无路可通，也不禁忧急起来。当下向郭崇韬问计，崇韬答道："今彦章据守津要，实欲进取东平，若我军不能南进，彼必指日东趋，郓州便不可守了。臣请在博州东岸筑城戍兵，截住河津，既可接应东平，复可分贼兵势，但或被彦章诇知，前来薄我，使我无暇筑城，恰是一桩大患。臣愿陛下募敢死士，日往挑战，牵缀彦章，彦章十日不得东行。城已筑就，当可无虑了。"唐主一再称善，即命崇韬率兵万人，夤夜往博州，至麻家口渡河筑城，昼夜不息。

唐主在杨刘城下，与彦章日夕苦战，杀伤相当，才阅六日，彦章得知崇韬筑城，便统兵往攻。

城方筑就，未具守备，且沙土疏恶，不甚坚固。崇韬亟鼓励部众，四面拒战，彦章兵约数万，且用巨舰十余艘，横亘河流，断绝援路，气势张甚。犹幸崇韬身先士卒，死战不退，尚自支持得住，一面请唐主济师，唐主自杨刘驰援，列阵新城西岸。城中望见援师，顿时增气，呼叱梁军。梁军始有惧色，断绁收缆，彦章亦自知无成，解围退去。前时虽得幸胜，此次不免却退，王铁枪亦徒勇耳。郓州奏报始通，李嗣源密表唐主，请正朱守殷罪状，唐主不从。守殷系唐主旧役苍头，所以不忍加罪。为私废公，终属未当。随即引兵南下，彦章等复趋杨刘，唐骑将李绍荣，先驱至梁营，擒住梁谍数人，复纵火焚梁连舰，段凝首先怯退，彦章亦自杨刘退保杨村，唐军奋力追击，斩获梁兵万人，仍得屯德胜城。杨刘城中，已三日无食，至此始得解围，守兵乃共庆更生了。

先是彦章在军，深恨赵、张乱政，尝语左右道："待我成功还朝，当尽诛奸臣以谢天下。"机事不密则害成，可见彦章是徒勇无谋。这二语为赵、张所闻，私相告语道："我等宁受死沙陀，不可为彦章所杀！"因结党构陷彦章，段凝尝倚附赵、张，素与彦章不协，在军时动与龃龉，多方牵制，每有捷奏，赵、张即归功段凝，至败书报入，乃归咎彦章，梁主友贞，高居深宫，怎知外事？且恐彦章成功难制，召还汴梁，把军事悉付段凝，自是将士灰心，梁室覆亡不远了。叙出梁亡之由来。

唐主闻彦章已退，乃还军兴唐府，泽州守将裴约，连章告急，唐主叹息道："我兄不幸，生此枭獍！嗣昭为克用养子，故唐主称嗣昭为兄。裴约能知顺逆，不可使陷没敌中。"乃顾指挥使李绍斌道："泽州系弹丸地，朕无所用，卿为我救裴约，叫他回来。"绍斌奉命而去，及趋至泽州，城已被陷，裴约战死，乃返报唐主，唐主悲悼不已。

嗣闻梁将段凝，继任招讨使，督军河上，且从酸枣决河，东注曹濮及郓州，隔绝唐军，不由的冷笑道："决水成渠，徒害民田，难道我不能飞渡么？"遂统军出屯朝城。可巧梁指挥使康延孝得罪梁主，引百骑来奔，唐主召入，赐他锦袍玉带，温颜问以梁事，延孝答道："梁朝地不为狭，兵不为少，但梁主暗懦不明，赵岩、张汉杰等，揽权专政，内结宫掖，外纳货赂，段凝本无智勇，徒知克剥军饷，私奉权贵，王彦章、霍彦威诸宿将，反出凝下。梁主不善择帅，并且用人不专，每一发兵，辄令近臣监制，进止可否，悉取监军处分，近又闻欲数道出兵，令董璋趋太原，霍彦威寇镇定，王彦章攻郓州，段凝当陛下，定期十月大举，臣窃观梁朝兵力，聚固不少，分即无余，陛下但养精蓄锐，待他分兵，趁着梁都空虚的时候，即率精骑五千，自郓州直抵大梁，不出旬月，天下可大定了。"策固甚善，但叛梁降唐，又为唐献议灭梁，心术殊不可问。唐主大喜，即授延孝为招讨指挥使。

果然不到数日，即闻王彦章进攻郓州，原来彦章应召还梁，入见梁主，用笏画地，历陈胜败形迹，赵岩等劾他不恭，勒归私第。旋拟分道进兵，乃再命彦章攻郓州，仅给保銮将士五百骑，及新募兵数千人，归他统领。另使张汉杰监彦章军，彦章怏怏东行，梁主又令段凝带着大兵，牵制唐主，凝屡遣游骑至澶、相二州间，抄掠不休，泽、潞二州，为梁援应，契丹因前次败还，日思报复，传闻俟草枯冰合，深入为寇。唐主至此，颇费踌躇，宣徽使李绍宏等，都说是郓州难守，不如与梁讲和，掉换卫州及黎阳，彼此划河为界，休兵息民，再图后举。"唐主勃然变色道："诚如此言，我等无葬身地了！"遂叱退绍宏等人，另召郭崇韬入议，崇韬进言道："陛下不栉沐，不解甲，已十有五年，无非欲翦灭伪梁，雪我仇耻，今已正尊号。河北士庶，日望承平，方得郓州尺寸土，乃仍欲弃去，还为梁有，臣恐将士解体，将来食尽众散，就使画河为境，何人为陛下拒守哩？臣尝细问康延孝，已知伪梁虚实，梁悉举精兵授段凝，据我南鄙，又决河自固，谓我不能飞渡，可以无患，彼却使王彦章侵逼郓州，两路下手，摇动我军，计非不妙。但段凝本非将才，临机未能决策，彦章统兵不多，又为梁主所忌，亦难成事，近得敌中降卒，俱言大梁无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自率精兵与郓州合势，长驱入汴，彼城中既经空虚，势必望风瓦解，伪主授首，敌将自降。否则今年秋谷不登，军粮将尽，长此迁延，且生内变，俗语有云：筑室道旁，三年不成，愿陛下奋志独断，勿惑众议！帝王应运，必有天命，为

甚么畏首畏尾哩？”崇韬智勇，确是过人。唐主闻言，不禁眉飞色舞道：“卿言正合朕意，大丈夫成即为王，败即为虏，我便决计进行了！”

既而得李嗣源捷报，谓已遣李从珂等，击败王彦章前锋，彦章退保中都。唐主顾语崇韬道：“郓州告捷，足壮吾气，就此进兵，不必迟疑！”当下命将士遣还家属，尽入兴唐府，并将随身第三妃刘氏，及皇子继岌，也遣归兴唐，自送至离亭，唏嘘与诀道：“国家成败，在此一举，事若不济，当就魏宫中聚我家属，悉数尽焚，毋污敌手！”刘氏独怡然道：“陛下此去，必得成功，妾等将长托鸿庥，何致变生意外呢？”言已，从容告别。能博唐主欢心，就在此处。

唐主嘱李绍宏送归刘氏母子，且饬他与宰相豆卢革、兴唐尹、王正言等，同守魏城，自率大军由杨刘渡河，直至郓州，与李嗣源会师。即命嗣源为前锋，乘夜进军，三鼓越汶河，逼梁中都，中都素无守备，虽由王彦章屯扎，怎奈兵不满万，且多是新来募兵，将卒不相习，行阵不相谙，任你百战不殆的王彦章，也是有力难使，孤掌难鸣。初得侦报，闻唐主亲自到来，忙选前锋数千人，出城十里，前往堵截，不值唐军一扫，剩得几个败卒，逃回中都。彦章焦急异常，正拟弃城奔回，城外已鼓角齐鸣，炮声大震，唐军数万人，乘胜杀到。彦章登城遥望，但见戈铤耀日，旌旗蔽空，一班似虎似熊的将士，拥着一位后唐主子李存勖，踊跃前来，禁不住仰天叹道：“如此强敌，叫我如何对付呢？”当下饬军登陴，谕令固守。偏各兵士望见唐军，统已魂驰魄散，意变神摇，勉强守了半日，那唐军的强弓硬箭，接连射上，飞集城头，守兵多中箭晕仆，余卒哗走城下，彦章料不可支，没奈何开城突围，仗着两杆铁枪，挑开血路，破了一重，又有一重，破了两重，又有两重，等到重重解脱，向前急奔，身上已遍受重创，手下已不过数十骑，只因逃命要紧，不得不勉力趱路。偏后面有人叫道：“王铁枪！王铁枪！”彦章不知为谁，回马相顾，那来人手起槊落，刺伤彦章马头，马即仆地，彦章当然跌下，时已重伤，无力逃免，眼见被来将捉去。徒勇者终不得其死。

看官道是何人捉住彦章？原来是唐将李绍奇，唐主麾动兵士，围捕梁将，擒住监军张汉杰，曹州刺史李知节，及裨将赵廷隐、刘嗣彬等二百余人，斩首至数千级，王彦章尝语人道：“李亚子系斗鸡小儿，怕他做甚？”至是被绍奇缚送帐下，唐主笑问道：“汝尝目我为小儿，今日肯服我否？”彦章不答，唐主又问道：“汝系著名大将，奈何不守兖州，独退处危城？”彦章正色道：“天命已去，尚复何言？”唐主惜彦章材勇，谕令降唐，且赐药敷他创痕，彦章长叹道：“我本一匹夫，蒙梁朝厚恩，位至上将，与皇帝交战十五年，今兵败力竭，不死何为！就使皇帝意欲生我，我有何面目见天下士，岂可朝为梁军，暮作唐臣么？”忠壮可见。

唐主令暂居别室，再遣李嗣源往谕，嗣源小名邈佶烈，彦章倨卧自若，毅然说道：“汝非邈佶烈么？休来诱我！”嗣源忿然归报，唐主大开盛筵，宴集将佐，即命嗣源列坐首席，举酒相属道：“今日战功，公为首，次为郭卿崇韬，向使误听绍宏等言，大事去了。”又语诸将道：“从前所患，只一王彦章，今已就擒，是天意已欲灭梁了，但段凝尚在河上，究竟我军所向，如何为善？”诸将议论不一，或言宜先徇海东，或言须转攻河上，独康延孝请亟取大梁。李嗣源起座道：“兵贵神速，今彦章就擒，段凝尚未及知，就使有人传报，他必半信半疑。如果知我所向，即发救兵，亦应由白马南渡，舟楫何能猝办？我军前往大梁，路程不远，又无山险梗阻，可以方阵横行，昼夜兼程，信宿可至，窃料段凝未离河上，友贞已为我所擒了！陛下尽可依延孝言，率大军徐进，臣愿带领千骑，为陛下前驱！”唐主遂令撤宴，即夕遣嗣源先行。

翌晨，唐主率大军继进，令王彦章随行，途次问彦章道：“我此行能保必胜否？”彦章道：“段凝有精兵六万，岂肯骤然倒戈，此行恐未必果胜呢！”唐主叱道：“汝敢摇我军心么？”遂令左右推出斩首，彦章慨然就刑，颜色不变。及处斩后，献上首级，唐主亦叹为忠臣，即命藁葬。越二日，到了曹州，梁守将开城迎降。

梁主友贞，迭接警报，慌得手足无措，亟召群臣问计，大众面面相觑，不发一言，梁主泣语

敬翔道："朕自悔不用卿言！今事已万急，幸勿怨朕，为朕设一良谋！"翔亦拜道："臣受先帝厚恩，已将三纪，名为宰相，不啻老奴，事陛下如事郎君。臣尝谓段凝不宜大用，陛下不从，今唐兵将至，段凝限居河北，不能入援，臣欲请陛下避狄，谅陛下必不肯从，欲请陛下出奇合战，陛下亦未必决行。今日虽良、平复出，亦难为陛下设法，请先赐臣死，聊谢先帝！臣不忍见宗社沦亡哩！"全是怨言，何济国难。梁主无词可答，只得相向恸哭。哭到无可如何，乃令张汉伦驰骑北去，追还段凝军，汉伦到了滑州，坠马伤足，又为河水所限，竟不能达，梁都待援不至，越加惶急。城中只有控鹤军数千，朱珪请率令出战，梁主不从，但召开封尹王瓒，嘱托守城。瓒无兵可调，不得已驱迫市民，登城为备，唐军尚未薄城，城内已一日数掠，朝不保夕了。

先是梁故广王全昱子友诲，为陕州节度使，颇得人心，或诬他勾众谋乱，召还都中，与友诲兄友谅、友能并锢别第，及唐军将至，梁主恐他乘危起事，一并赐死。并将皇弟贺王友雍、建王友徽，亦勒令自尽，自登建国楼，欷歔北望，或请西奔洛阳，或请出诣段凝军，控鹤都指挥使皇甫麟道："凝本非将材，官由幸进，今时事万急，能望他临机制胜，转败为功么？且凝闻彦章军败，心胆已寒，恐未必能为陛下尽节呢！"赵岩亦从旁接口道："事势至此，一下此楼，谁心可保？"既亡梁室，复死梁主，汝心果如何生着？梁主乃止，复召宰相郑珏等问计，珏答道："愿请将陛下传国宝，赍送唐营，为缓兵计，徐待外援。"梁主道："朕本不惜此宝，但如卿言，事果可了否？"珏俯首良久，乃出言道："尚恐未了。"左右皆从旁匿笑，珏怀惭而退。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为，及在卧寝间检取传国宝，已不知何时失去，想已被从臣窃出，往献唐军了。越日传到急耗，唐军将至城下，最信任的租庸使赵岩，又不别而行，潜奔许州。梁主已无生望，乃召语皇甫麟道："李氏是我世仇，理难低头，我不俟他刀锯，卿可先断我首！"麟答道："臣只可为陛下仗剑，效死唐军，怎敢奉行此诏？"梁主道："卿欲卖我么？"麟急欲自刎，梁主阻手道："当与卿俱死！"说至此，即握麟手中刃，向颈一横，鲜血直喷，倒毙楼侧，麟亦自杀。史称梁主友贞为末帝，在位十年，享年止三十六岁，梁自朱温篡位，国仅一传，共得一十六年而亡。小子有诗叹道：

登楼自尽亦堪哀，阶祸都由性好猜。
宗室骈诛黎老弃，覆宗原是理应该！

过了一日，唐前锋将李嗣源，始到大梁城下，王瓒即开城迎降，欲知后事，且至下回再阅。

梁室大将，只一王彦章，然角力有余，角智不足。观其取德胜南城，适与三日之言相符，第一时之侥幸耳。彼守德胜者为朱守殷，故为所掩袭，若易以他将，宁亦能应刃而下耶？迨晋主自援杨刘，用郭崇韬计，筑城博州东岸，而彦章即无从施技，迭次败北，及奉召还朝，用笏画地，亦无非堂陛空谈，何怪梁主之不肯信任也！若段凝更不足道！决河阻敌，反致自阻，及梁室已亡，又不能如王彦章之决死，欧阳公作死节传，首列彦章，其固因彼善于此，而特为表扬乎？梁主友贞，所任非人，敌未至而已内溃，首先陨而即亡家，愚若可悯，咎实自取，且死期已至，尚忍摧残骨肉，在下有如是忮刻者，而能长享国家乎？史称其宠信赵、张，疏弃敬、李，以至于亡，是尚未能尽梁主之失也。

第十六回
灭梁朝因骄思逸　册刘后以妾为妻

却说唐将李嗣源，到了大梁城下，王瓒开门迎降。嗣源入城，抚安军民。未几唐主亦至，嗣源率梁臣出迎。梁臣拜伏请罪，由唐主温词抚慰，令仍旧职，又举手引嗣源衣，用首相触道："我有天下，统是卿父子的功劳，此后富贵，应与卿父子同享了！"暗射下文。既入城，御元德殿受贺，梁相李振语敬翔道："新主已有诏赦罪，我辈理当入朝。"翔慨然道："我二人同为梁相，君昏不能谏，国亡不能救，新君若问及此事，将如何对答呢？"李振退出，次日竟入谒唐主。有人报告敬翔，翔叹道："李振谬为丈夫，国亡君死，有何面目入建国门呢？"遂投缳自尽。还算有志。

唐主命缉梁主友贞，有梁臣携首来献，当由唐主审视，怃然叹道："古人有言，敌惠敌怨，不在后嗣。朕与梁主十年对垒，恨不得生见他面，今已身死，遗骸应令收葬；惟首级当函献太庙，可涂漆收藏。"左右闻谕，当然依言办理。一面遣李从珂等，出师封丘，招降段凝，凝正率兵入援，遣部将杜晏球为先锋，途次接得唐主诏敕，晏球即贻书从珂，情愿投降，凝众五万，统随凝投诚。凝诣阙请罪，唐主好言抚慰，并温谕将士，仍使得所。

凝扬扬自得，毫无愧容。梁室旧臣，相见切齿，凝遂暗地进谗，极力排斥。于是贬梁相郑珏为莱州司户，萧倾为登州司户，翰林学士刘岳为均州司马，任赞为房州司马，封翘为唐州司马，李怿为怀州司马，窦梦徵为沂州司马，崇政院学士刘光素为密州司户，陆崇为安州司户，御史中丞王权，为随州司户，共计十一人，同日黜逐。段凝意尚未足，再与杜晏球联名上书，谓梁要人赵岩、张汉杰、朱珪等，窃弄威福，残害群生，不可不诛。唐主再下诏令，首罪敬翔、李振，说他党同朱氏，共倾唐祚，宜一并诛夷。朱珪助虐害良，张氏族属，涂毒生灵，一应骈戮。赵岩在逃，饬严加擒捕，归案正法。

这诏一下，除敬翔已死外，所有李振、朱珪、张汉杰、张汉伦等，均被缚至汴桥下，尽行处斩。所有妻孥人等，亦被收戮，敬翔家属，也并受诛。赵岩逃至许州，为匡国节度使温韬所杀，献首唐廷。岩家满门抄斩，自不必说。以上诸人非无应诛之罪，但由段凝媒孽，始命诛夷，唐主于凝何德？于群臣何仇耶？赐段凝姓名为李绍钦，杜晏球姓名为李绍虔。追废朱温、朱友贞为庶人，毁去梁宗庙神主，并欲发朱温墓，斫棺焚尸，河南尹张宗奭，已复名全义，自河南入朝唐主，唐主与语掘墓事，全义面陈道："朱温虽陛下世仇，但死已多年，刑无可加，乞免焚斫，藉示圣恩！"不忆妻女被淫否？唐主乃止，只令铲除阙室，削去封树，便算了事。乃颁诏大赦，凡梁室文武职员将校，概置不问。令枢密使郭崇韬权行中书事，寻进封为太原郡侯，赐给铁券，并兼成德军节度使，崇韬职兼内外，竭忠无隐，唐主亦倚为心膂，豆卢革、卢程等，本没有甚么才能，无非因唐室故旧，得厕相位，坐受成命罢了。

唐主命肃清宫掖，捕戮朱氏族属，所有梁主妃嫔，多半怕死，统是匍匐乞哀，涕乞求免，独贺王友雍妃石氏，兀立不拜，面色凛然。唐主见她丰容盛鬋，体态端庄，不禁爱慕起来，便谕令入侍巾栉。石氏瞋目道："我乃堂堂王妃，岂肯事你胡狗，头可斩，身不可辱！"朱氏中有此烈妇，安可不传！唐主怒起，即令斩首。继见梁末帝妃郭氏，缟裳素袂，泪眼愁眉，仿佛似带雨梨花，娇姿欲滴，便和颜问她数语，释令还宫。此外一班妃妾，或留或遣，多半免刑，是夕召郭氏侍寝，郭氏贪生畏死，没奈何解带宽衣，一任唐主戏弄，这也是朱温淫恶的孽报，该当有此出丑哩。好淫者其听之。

已而唐主第三夫人刘氏，及皇子继岌，自兴唐府至汴，当由唐主迎入，重叙欢情。刘氏家世本微，籍隶成安，乃父黄须，通医卜术，自号刘山人。唐主攻魏，裨将袁建丰掠得刘女，年不过六七龄，生得伶俐，娇小风流。唐主爱她秀慧，挈入晋阳，令侍太夫人曹氏。太夫人教她吹笙，一学即能，再教以歌舞诸技，无不心领神会，曲尽微妙。转瞬间已将及笄，更觉得异样鲜妍，居然成了一代尤物。唐主随时省母，上觞称寿，自起歌舞，曹氏即命刘女吹笙为节，悠扬宛转，楚楚动人，尤妙在不疾不徐，正与歌舞相合。唐主深通音律，闻刘女按声度曲，一些儿没有舛误，已是惊喜不置，又见她千娇百媚，态度缠绵，越觉可怜可爱，只管目不转睛，向她注视，曹太夫人也已觉着，便把刘女赐与为妾。唐主大喜过望，便拜谢慈恩，挈她同至寝室，去演那龙凤配了。当时唐主正室，为卫国夫人韩氏，次为燕国夫人伊氏，自从刘女得幸，作为第三个妻房，也封为魏国夫人，刘氏生子继岌，貌颇类父，甚得唐主欢心，刘氏因益专宠。

唐主经营河北，每令刘氏母子相随。刘叟闻女已贵显，诣魏宫入谒，自称为刘氏父，唐主令袁建丰审视，建丰谓得刘氏时，曾见此黄须老人，挈着刘氏，偏刘氏不肯承认，且大怒道："妾离乡时，尚略能记忆，妾父已死乱兵中，曾由妾恸哭告别，何来这田舍翁，敢冒称妾父呢？"忍哉此妇！因命笞刘叟百下，可怜刘叟老迈龙钟，那里禁受得起？昏晕了好几次，方得苏转，大号而去。入谒时，何不一卜，乃受此无情杖耶！看官！你想这位刘夫人，连生父尚不肯认，何况是他人呢？

既至汴宫，闻唐主召幸梁妃，自然生了醋意，便提出一番正语，与唐主大起交涉，唐主也自觉不合，乃出梁妃为尼，这位梁妃郭氏，被唐主占宿数宵，仍然不得享受荣华，只好洒泪别去。唐主慨赠金帛，并赐名誓正，作为最后的恩典。刘氏尚恐他藕断丝连，定要唐主遣发远方，唐主因命送往洛阳，为尼终身。

此事一传，内外共知刘氏权重，相率献谀。宋州节度使袁象先入朝，辇珍宝数十万，先赂刘夫人，次及唐主亲幸，遂得宫廷称誉，备邀宠赉，赐姓名为李绍安，此外如梁将霍彦威、戴思远等，亦皆纳贿宫中，阴结内援，得蒙唐主恩赐。段凝既改姓名为李绍钦，仍为滑州留后，他又因伶官景进，献宝入宫，刘夫人替他揄扬，竟升任泰宁节度使。还有河中节度使朱友谦，博州刺史康延孝，相继入朝，无一不打通内线，厚沐恩施。友谦得赐姓名为李继麟，延寿得赐姓名为李绍琛，匡国节度使温韬，从前助梁肆虐，发唐山陵，此次因献赵岩首，仍居方镇，闻袁象先等俱受宠荣，也辇金入都，遍赂宫禁，即由唐主召见，再三慰劳，赐姓名为李绍冲，旬日遣还许州。郭崇韬劾他罪状，唐主不问。

既而楚遣使入贡，吴遣使入贺，岐遣使奉表称臣，引得唐主志满气盈，不是出外游畋，就是深居宴乐，刘夫人善歌舞，唐主欲取悦刘氏，尝自傅粉墨，与优人共戏庭中，优人呼为"李天下"，唐王亦以"李天下"自称。一日在庭四顾道："李天下！李天下！"优人敬新磨，竟上前批唐主颊，唐主失色，余优大骇。新磨从容说道："李天下只有一人，尚向谁呼呢？"唐主乃转怒为喜，厚赏新磨。

越数日出畋中牟，践害民禾，中牟令叩马前谏道："陛下为民父母，奈何损民稼穑，令他转死沟壑呢！"唐主恨他多言，叱退中牟令，意欲置诸死刑，新磨追还该令，牵至马前，佯加诟责道："汝为县令，独不知我天子好猎么？奈何纵民耕种，有碍吾皇驰骋哩！汝罪当死！"唐主听了此言，也不禁哑然失笑，乃赦该令罪，仍使还宰中牟。该令不失为强项，新磨也有谲谏风。

惟伶官流品混杂，有几个能如敬新磨，并因刘夫人爱看戏剧，辄召伶人入戏，多多益善，诸伶得出入宫掖，侮弄搢绅。群臣侧目，莫敢发言，或反相依附，取媚深宫。最有权势的伶官景进，平时常采访民间琐事，奏闻唐主，唐主亦欲探悉外情，遂恃进为耳目，进得乘间行谗，蠹民害政，连将相都怕他凶威。唐主本英武过人，乃灭梁以后，即如此糊涂，殊不可解。

宰相卢程，才不称职，已罢为左庶子。郭崇韬荐引尚书左丞赵光胤，豆卢革荐引礼部侍郎

韦说，俱授为同平章事，其实光胤是轻率好夸，说亦不过谨重守常，都没有相国材。况值此嬖幸当道，朝政昏蒙，单蒙这几个庸夫，怎能斡旋大局呢？

荆南节度使高季昌，闻唐已灭梁，颇加畏惮，特避唐祖国昌庙讳，改名季兴，亲自入朝。司空梁震进谏道："大王系梁室故臣，今唐已灭梁，必将南下，大王严兵守险，尤恐难保，奈何自投虎口，甘为鱼肉呢？"季兴不从，留二子居守，但率卫士三百人，竟至汴都，唐主果欲留住季兴，经郭崇韬婉言相劝，谓新得天下，宜示宽大，乃优礼相待，并赐盛宴。席间趁着酒兴，由唐主笑问季兴道："朕仗着十指，得取天下，现在各镇多已称臣，惟吴、蜀二国，未肯归命，令欲为统一计，应先取吴呢？还是先取蜀呢？"季兴暗思蜀道艰险，未易进攻，乃故意答道："吴地卑下，不如蜀土富饶，况蜀主荒淫日甚，民多怨言，若王师进攻，无患不胜。待全蜀扫平，顺流东下，取吴亦似反掌哩。"唐主称善，尽欢而散，越宿，即遣使归镇。

季兴闻命，立即陛辞，倍道南归，行至襄州，反宿驿馆，忽然心动起来，即命卫士斩关夜逸。果然襄州刺史刘训，夜得唐主飞诏，令他羁住季兴，哪知季兴已早驰去，追亦无益，只好据实复命。原来季兴入朝，伶官阉人，屡向季兴索赂，季兴虽有馈赠，尚未偿他心愿，所以季兴辞行，便由伶宦等互劝唐主，拘住季兴。季兴幸已脱身，驰回江陵，握梁震手道："不用君言，几致不免，但新朝百战经营，才得河南，便自矜功烈，色荒禽荒，怎能久享？我可无庸多虑了！"旁观者清。乃缮城积粟，招纳梁朝散卒，日加操练，为战守计。那唐主藐视季兴，就使被他幸脱，也不甚注意。

河南尹张全义，因前时梁主至洛，将行郊礼，被唐军一鼓吓回，见十一回。剩下仪仗法物，俱未取归。此时江山易姓，乐得趋奉新主，表请唐主幸洛郊天，仪物俱备，唐主大喜，加拜全义太师尚书令，即择期仲冬吉日，挈着家属，由汴赴洛，全义竭诚迎接，匍伏道旁，怎奈年力衰迈，一经跪下，两足已觉酸痛。至唐主谕令平身，他欲伸足起来，偏偏一个脚软，复致跌倒。描写丑态。唐主亟命左右扶持，方得勉强起身，导入洛城。当下检验仪物，准备南郊，独刘夫人别具私心，但言仪物未齐，不足示尊，须再加制造，方可大祀。唐主专信妇言，遂嘱全义增办仪物，改期来年二月朔日，行郊祀礼，且见洛阳宫阙，较汴梁尤为华丽，索性就此定都，不愿还汴。仍复汴州开封府为宣武军。且改前梁永平军大安府即长安。为西京，仍置京兆尹。称晋阳为北京，仍复镇州为成德军。此外如宋州宣武军，改名归德军。华州感化军，改名镇国军。许州匡国军，复为忠武军。滑州宣义军，复为义成军。陕府镇国军，复为保义军。耀州静胜军，复为顺义军。潞州匡义军，复为安义军。郎州武顺军，复为武贞军。延州置彰武军，邓州置威胜军，晋州置建雄军，安州置安远军，所有天下官府名号，及寺观名额，曾经梁室改名，一律复旧。

安义军李继韬，前已叛唐降梁，见十四回。梁亡后，欲北走契丹，唐主召他诣阙，他尚却顾虑不前，惟生母杨氏，素善蓄财，积资百万。以为钱可通灵，不妨入朝，遂率子偕行，一入洛阳，遍赂伶宦，且由杨氏入宫，厚赠刘妃金宝，乞为解免。刘妃即代白唐主，极言嗣昭功臣，宜加恩贷，伶宦等亦替继韬乞哀，说他本无邪意，但为奸人所惑，因致误为，唐主乃召入继韬。继韬叩头谢罪，泣言知悔，当经唐主慨谕赦免，且屡命从畋，渐渐的宠幸起来。独唐主弟薛王存渥，不直继韬，屡加面责，继韬未免不安，复赂宦官伶人，乞请还镇。唐主不许，继韬密贻弟继远书，令佯嘱军士纵火，冀唐主遣归安抚。那知诡谋被泄，立遭枭首，继远亦受捕伏诛。

乃兄继俦，前为继韬所囚，至此受命袭职，出来报怨，悉取继韬产物，并将他妻妾一并夺去，恣意淫污。继韬弟继达大怒道："吾兄被诛，大兄无骨肉情，毫不悲痛，反劫他货财，淫他妻妾，此等人面兽心，尚堪与同处么？"乃为继韬服缞麻，使私党入杀继俦。节度副使李继珂，又募市人攻继达，继达自刎而亡。唐主闻报，即命李继珂知潞州事，便算了案。

越年为同光二年，唐主遣皇弟存渥，及皇子继岌，同往晋阳，迎太后太妃至洛。刘太妃道："陵庙在此，若同往洛阳，岁时何人奉祀呢？"因留居晋阳，但与曹太后饯行，涕泣而别。曹太后遂诣洛阳，由唐主迎居长寿宫，还有唐主正妃韩氏，次妃伊氏，也随同到洛，分居宫中，母子团圆，妻妾欢聚，经唐主开筵接风，畅饮通宵，自不消说。独有这位貌美心凶的刘夫人，外面佯作欢容，暗中非常焦灼。她本想册为皇后，一意蛊惑唐主，求达奢愿，唐主颇有允意，只因韩、伊两夫人，位次在刘氏上，究不便越次册立，所以随时迁延，怀意未发。刘夫人屡次设谋，未见成效，前此拟行郊祀，从旁力阻，也是她借端梗议，欲令唐主立她为后，然后再行郊礼，唐主虽改定郊期，终究未定后位。此次韩、伊两夫人，又复到来，眼见得正宫位置，要被她两人夺去，当下情急智生，亟嘱使伶人宦官，运动相臣。

豆卢革素来模棱，自然乐允，惟郭崇韬位兼将相，遇事不阿，平常嫉视伶宦，未易进言。乃转令他故人子弟，往说崇韬。崇韬正虑伶宦用事，与己不利，见了故人子弟，谈及后患，故人子弟便答道："为公计，莫如请立刘氏为后，刘氏专宠。公所深知，主上早有意册立，惟恐公不肯相从。今公能先行陈请，上结主欢，内得后助，虽有千百谗人，也无从撼公了。"崇韬不禁点首，遂与豆卢革等联名上书，请立刘氏为皇后。徒中后计，无补后来。

唐主自然欣慰。因郊祀届期，崇韬复献劳军钱十万缗，二月朔日，唐主亲祀南郊，命皇子继岌为亚献，皇弟存纪为终献，礼毕退班，宰相以下，就次称贺，还御五凤楼，宣诏大赦。过了数日，即册刘氏为皇后，皇子继岌为魏王。时洛都已建太庙，皇后刘氏既受册宝，遂乘重翟车，卤簿鼓吹，行庙见礼，她本是脂粉班头，更兼那珠冠玉佩，象服翚衣，愈显得万种妖娆，千般阿娜，洛阳士女，夹道聚观，称美不置。可惜不合国母身分。还宫后相率朝贺，只韩、伊两夫人，很是不平，未肯往朝。唐主不得已封韩氏为淑妃，伊氏为德妃，小子有诗叹道：

漫将妾媵册中宫，禁掖甘心启女戎。
纵使英雄多好色，小星胡竟乱西东！

刘氏既得为后，益复选用伶宦，群小幸进，宫廷竟从此多事了。欲知后来如何，待至下回再表。

本回叙后唐兴亡关键，为承上启下之转捩文字。唐主李存勗，以英武闻，虽有强兵猛将，不足以制之，而独受制于一妇人之手！所谓以柔克刚者非耶？刘氏出身微贱，无德可称，徒以色进，而唐主乃宠爱逾恒，视如珍宝，随军数载，朝夕不离，其蛊惑唐主也，亦已久矣。灭梁以后，先至汴都，唐主自傅粉墨，与优为戏，取悦爱妾，何其惑也！且伶人宦官，由此而进，媚子谐臣，藉此而荣，以视前日知人善任，披甲枕戈之唐主，几不啻判若两人。盖骄则思佚，佚则思淫，而刘氏益得乘间献媚，玩弄唐主于股掌之上。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斯言其信然乎？其至以妾为妻，越次册立，嫡庶倒置，内乱已生，外侮乘之而起，自在意中。独惜郭崇韬名为智士，乃不能急流勇退，反堕刘氏阴谋，代为陈请，富贵误人，一至于此，可胜叹哉！

第十七回
房帏溺爱牝鸡司晨　酒色亡家牵羊待命

却说唐主既册立刘后，嫡庶倒置，已成大错。更且听信刘氏，复用宦官为内诸司使，及诸道监军，嗣更命伶人陈俊、储德源为刺史。郭崇韬力谏不从，功臣多半愤惋，渐起怨声。再加租庸副使孔谦，得兼任盐铁转运副使，凡赦文所蠲赋税，仍旧征收。自是每有诏令，人多不信，百姓亦愁怨盈途，唐主尚自加尊号，封赏幸臣，并加封岐王李茂贞为秦王，荆南节度使高季兴为南平王，夏州节度使李仁福为朔方王，赐吴越王钱镠金印玉册，并遣客省使李严赴蜀，探察虚实。严返报唐主，谓蜀主王衍，童騃荒纵，不亲政务，斥逐故老，昵比小人，贤愚易位，刑赏失常，若大兵一临，定可成功等语。唐主乃决意攻蜀，整备兵马粮械，指日出师。

会秦王李茂贞病死，此老竟得善终，可谓万幸。遗表令长子继曮权知军府事，唐主拜继曮为凤翔节度使，赐名从曮，且征兵会同伐蜀，从曮尚未出军，那契丹已进蔚州，乃将攻蜀事暂行搁起，即授李嗣源为招讨使，出御契丹，嗣源既奉命出师，唐主又与郭崇韬商议，令嗣源镇守成德军，调崇韬兼镇汴州，崇韬兼镇成德军事，见前回。崇韬面辞道："臣富贵已极，何必更领藩方？且群臣或经百战，所得不过一州，臣无汗马功劳，得居高位，本已深抱不安，今因委任亲贤，使臣得解旄节，正出陛下圣恩，使臣免疚！况汴州冲要富繁，臣不至治所，徒令他人摄职，也与空城无二，为甚么设此虚名，无补国本呢？"唐主道："卿言亦是，但卿为朕画策，保固河津，直趋大梁，成朕帝业，岂百战所得比么？"崇韬一再固辞，乃许他解除兼职，令蕃汉总管李嗣源，出镇成德军。嗣源受命莅镇，因家在太原，表请授从珂为北京内牙指挥使，俾得顾家。唐主览表，恨他为家忘国，竟斥从珂为突骑指挥使，令率数百人戍石门镇，嗣源正击退契丹，闻从珂被黜，惶恐求朝，唐主不许。嗣源至此，更不免疑上加疑，忧上加忧了。唐主与嗣源曾有富贵与共之约，此时嗣源并无异志，乃激使起疑，岂非自寻祸祟么？且说唐主闻契丹已退，北顾无忧，又好肆意畋游，耽情声色，尝与刘后私幸大臣私第，酣饮达旦，最多往返的是张全义宅中。全义屡陈贡献，半输内府，半入中宫，刘后很是满意。自念母家微贱，未免为妃妾所嫌，不如拜全义为养父，得借余光。乃面奏唐主，自言幼失怙恃，愿父事张全义，唐主慨然允诺。刘后遂乘夜宴时，请全义上坐，行父女礼，全义怎敢遽受？刘后令随宦强他入座，竟尔亭亭下拜。惹得全义眼热耳红，急欲趋避，又被诸宦官拥住，没奈何受了全礼。唐主在旁坐着，反喜笑颜开，叫全义不必辞让，并亲酌巨觥，为全义上寿。全义谢恩饮毕，复搬出许多贡仪，赠献刘后。大约算是妆奁。俟帝后返宫时，赍送进去。

越日，刘后命翰林学士赵凤，草书谢全义，凤入奏道："国母拜人臣为父，从古未闻，臣不敢起草！"唐主微笑道："卿不愧直言，但后意如此，且与国体亦没其大损，愿卿勿辞！"凤无可奈何，只好承旨草书，缴入了事。

唐主复采访良家女子，充入后庭，有一女生有国色，为唐主所爱幸，竟得生子，刘后很怀妒意，时欲将她捽去。可巧李绍荣丧妇，唐主召他入宫，赐宴解闷，且谕行钦道："卿新赋悼亡，自当复娶，朕愿助卿聘一美妇。"刘后即召唐主爱姬，指示唐主道："陛下怜爱绍荣，何不将此女为赐？"唐主不便忤后，佯为允许。不意刘后即促绍荣拜谢，一面即嘱令宦官，扶掖爱姬出宫，一肩乘舆，竟抬入绍荣私第去了。绍荣何幸，得此美妇！唐主愀然不乐，好几日称疾不食，始终拗不过刘皇后，只好耐着性子，仍然与刘后交欢。

刘后素性佞佛，自思贵为国母，无非佛力保护，平时所得货赂，辄赐给僧尼，且劝唐主信奉

佛教，有胡僧从于阗来，唐主率刘后及诸子，向僧膜拜，僧游五台山，因遣中使随行，供张丰备，倾动城邑。又有五台僧诚惠，自言能降伏天龙，呼风使雨，先时尝过镇州，王镕不加礼待，诚惠忿然道："我有毒龙五百，归我驱遣，今当遣一龙揭起片石，恐州民皆成鱼鳖了！"越年镇州大水，漂坏关城，人乃共称为神僧。唐主闻他神奇，饬中使延令入宫，自率后妃下拜。诚惠居然高坐，安身不动，至唐主已经拜毕，留居别馆，他乘着闲暇，昂然出游，百官道旁相遇，莫敢不拜。独郭崇韬不肯从众，相见不过拱手，诚惠尚傲不为礼，冤冤相凑，洛阳天旱，数旬不雨，崇韬奏白唐主，请令诚惠祈雨，诚惠无可推辞，便令筑坛斋醮，每日登坛诵咒，也似念念有词，偏龙神不来听令，赤日仅管高升，遂被崇韬指摘，说他祷雨无验，拟在坛下积薪，将他焚死。不意有人报知诚惠，吓得诚惠神色仓皇，乘夜遁去。后来闻他逃回五台，只恐都中饬捕，竟致忧死。妖僧惑人，大都如此。唐主及刘后，尚自言信佛未虔，不能留住高僧，引为悔恨！刘氏不足责，唐主何昏庸至此？许州节度使温韬，闻刘后佞佛，情愿改私第为佛寺，替后荐福。奏疏一上，得旨嘉奖，还有皇后教令，亦联翩下去，优加褒美。当时太后旨意称诰令，皇后旨意称教令，与唐主诏旨并行，势力相等。内外官吏，接到后教，也奉行维谨，不敢稍违，所以中宫使命，愈沿愈多，还幸太后诰令，罕有所闻，大众尚得少顾一面，免得头绪纷繁。

同光三年，太妃刘氏得病晋阳，曹太后亲拟往省，为唐主谏止。嗣闻太妃病逝，又欲自往送葬，再经唐主泣谏，与群臣交章请留，太后虽难怫众意，未曾启行，但哀痛异常，累日不食。过了一月，也魂归地下，往寻那位刘太妃，再续生前睦谊去了。都是难得。唐主初遭母丧，却也号恸哭泣，至绝饮食，百官连表劝慰，阅五日始进御膳，渐渐的悲怀减杀，又把那佚游故态，发作出来。

是年春夏大旱，至六月中方才下雨，一雨至七十五日，天始开霁，百川泛滥，遍地浸淫。宫中本是高地，至此亦患暑湿，唐主欲登高避暑，苦乏层楼，似乎闷闷不乐，宦官等即进言道："臣见长安全盛时，宫中楼阁，不下百数，今陛下乃无一避暑楼，亦太不适意了。"唐主道："朕富有天下，岂不能缮筑一楼？"宦官又道："郭崇韬常眉头不展，屡与租庸使孔谦，谈及国用不足，陛下虽欲营缮，恐终不可得呢。"借端诬人，利口可畏。唐主变色道："朕自用内府钱，何关国帑？"遂命宫苑使王允平，赶造清暑楼，因恐崇韬进谏，特遣中使传谕道："朕昔在河上，与梁军对垒，虽行营暑湿，被甲乘马，未尝觉疲，今居深宫，荫大厦，反不堪苦热，未识何因？"崇韬即托中使转奏道："陛下前在河上，强敌未灭，深念仇耻，虽遇盛暑，不介圣怀。今外患已除，海内宾服，虽居珍台凉馆，尚患郁蒸，这乃是艰难逸豫，为虑不同！陛下能居安思危，便觉今日暑湿，变为清凉了！"唐主闻言，默然不语，宦官又进谗道："崇韬居第，无异皇宫，怪不得未识帝热哩。"唐主由是隐恨崇韬。崇韬闻允平营楼，日役万人，费至巨万，因复进谏道："今河南水旱，军食不充，愿息役以俟丰年！"看官试想，唐主既偏信谗言，尚肯依他奏请么？还有河南令罗贯，人品强直，系由崇韬荐拔，伶宦有所请托，贯守正不阿，屡将请托书献示崇韬。崇韬一再奏闻，唐主亦置诸不理，伶宦等尤加切齿。张全义亦恨罗贯，密诉刘后，刘后遂谮贯不法，唐主含怒未发。会因曹太后将葬坤陵，先期往祀，适天雨道泞，桥梁亦坏，唐主问明宦官，谓系河南境内，属贯管辖，当即拘贯下狱，狱吏拷掠，几无完肤，至祀陵返驾，且传诏诛贯。崇韬进谏道："贯不过失修道路，罪不至死。"唐主怒道："太后灵驾将发，天子朝夕往来，桥路不修，尚得说是无罪么？"崇韬又叩首道："陛下贵为天子，乃嫉一县令，使天下谓陛下用法不公，罪在臣等！"唐主拂袖遽起道："卿未免与贯为党，但卿既爱贯，任卿裁决！"言已，返身入宫。崇韬也起身随入，还欲辩论，唐主竟阖门不纳，崇韬懊怅而出，贯竟被杀，暴尸府门，远近共呼为冤，独伶宦等互相道贺。崇韬尚恋栈不去，意欲何为？

既而唐主召集群臣，会议伐蜀，宣徽使李绍宏，保荐李绍钦为帅，崇韬奋然道："段凝即绍钦，详见前回。系亡国旧将，徒知谀谄，有何材略！"群臣乃更举李嗣源。崇韬又说道："契丹方炽，李总管即嗣源。不应调开河朔。"唐主乃问崇韬道："公

意果属何人？”崇韬道：“魏王地当储嗣，未立殊功，请授为统帅，俾成威望。”保荐继岌，亦是误处。唐主道：“继岌年幼，何能独往？当更求副帅。”崇韬尚未及答，唐主复道：“朕意属卿，烦卿一行。”崇韬不好违命，便拜称遵谕。乃命魏王继岌充西川四面行营都统，崇韬充西川北都招讨制置等使，悉付军事。又命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充西川东南面行营招讨使；凤翔节度使李从曮，充供军转运应接等使；同州节度使李令德，充行营副招讨使；陕府节度使李绍琛，充蕃汉马步军都排阵斩斫使；西京留守张筠，充西川管内安抚应接使，华州节度使毛璋，充左厢马步军都虞侯；邠州节度使董璋，充右厢马步军都虞侯；客省使李严为安抚使，率兵六万，西向进发。寻又任工部尚书任圜，翰林学士李愚，并随魏王出征，参预军机。

蜀主王衍，尚南巡北幸，淫昏无度。中书令王宗俦，与王宗弼密谋废立，宗弼犹豫未决，宗俦忧愤身亡。蜀主衍仍得安位，日与狎客美人，纵情游豫。自宣华苑告成后，中有重光、太清、延昌、会真等殿，清和、迎仙等宫，降真、蓬莱、丹灵等亭，又有飞鸾阁、瑞兽门、怡神院等名目，统是金碧辉煌，备极奢丽。每令后宫妇女，戴金莲冠，着女道士服，扈从至苑，列座畅饮，不问晨夕。又往往参入近臣，得与宫人并坐并饮，到了得意忘情的时候，男女媟亵，脱冠露髻，恣意喧呶，毫无禁忌。大约是与人同乐的意思。有时令宫人浓施朱粉，号为醉妆，上行下效，全国通行。会逢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宫人衣服，统绘云霞，飘飘如神仙中人。衍自作甘州曲，侈述仙状，往返山中，沿途歌唱。宫人依声属和，娇喉清脆，娓娓可听，确是一种赏心悦耳的形景，他又以为与唐修好，可以无虞，撤出边疆兵戍，安享太平。

宣徽北院使王承休，本是一个宦官，恰娶有妻室严氏。严氏具有绝色，由王衍屡召入宫，与他同梦，承休与严氏，本是一对假夫妇，乐得借妻求宠，仰沐恩荣。后世之纵事为奸，冀得升官者，想都从承休处学来，可惜身非阉宦。果然夫因妻贵，得升任龙武军都指挥使，用裨将安重霸为副，重霸狡佞善媚，劝承休入求秦州节度使，且授他奏语。承休即入见王衍道：“秦州多美妇人，愿为陛下采献。”王衍大悦，即授承休为秦州节度使，兼封鲁国公。承休挈妻赴镇，毁府署，作行宫，大兴力役。强取民间女子，教导歌舞，当将歌女绘成图像，并画秦州花木，赍送成都尹韩昭，托他代奏，请驾东游。

衍览图甚喜，即似登程，群臣交章谏阻，衍皆不从。王宗弼上表力争，反被衍掷弃地上。徐太后涕泣劝止，亦不见效。前秦州判官蒲禹卿上书极谏，几二千言，韩昭语禹卿道：“我收汝表，俟主上西归，当使狱吏字字问汝！”恐不及待了。禹卿退去。王衍既记念严氏，欲续旧欢，承休既借妻求宠，何不留妻在宫？又因承休所呈各图，统皆中意。无论何人规谏，也是阻他不住。当下改元咸康，颁诏东巡，令兵士数万扈跸，出发成都。

衍次汉州，武兴节度使王承捷，报称唐军西来，衍尚未信。且大语道：“我正欲耀武，怕他甚么？”及进至梓潼，遇大风发木拔屋，随行史官占兆，谓此风为贪狼风，当有败军覆将的大患。衍亦未省，在途与狎客赋诗，毫不为意。再进抵利州城，始接到警信，威武城守将唐景思，已迎降唐将李绍琛了。衍方信承捷军报，实非谎言。越宿由威武溃军，陆续奔来，说是凤、兴、文、扶四州，已由节度使王承捷，一并献唐，那时才觉惶急，令随驾清道指挥使王宗勋、王宗俨及侍中王宗昱，并为招讨使，率兵三万，往拒唐军。

唐军倍道前进，势如破竹，李绍琛等为先驱，所过城邑，不战自破。既收降威武城，并得凤、兴、文、扶四州，遂令降将为向导，入攻兴州。兴州刺史王承鉴弃城遁去，郭崇韬命承捷摄兴州刺史，再促绍琛等进兵，拔绍州，下成州，到了三泉，与蜀三招讨使相遇，凭着一股锐气，横冲直撞，杀将过去。蜀兵连年不练，很是窳惰，怎禁得百战雄师，乘胜前来，顿时你惊我惧，彼逃此散。三招讨本非将才，统吓得魂魄飞扬，抱头鼠窜。所领部众，被唐军杀死五千人，余皆四溃。

蜀主衍闻三泉又败，急自利州西还。留王宗弼屯戍利州，且令斩三招讨使，以振士心。唐将李绍琛，昼夜兼行，径向利州进发，西川大震。蜀武德留后宋光葆，贻郭崇韬书，请唐军不入辖境，当举巡属内附，否则当背城决战。崇韬复书

如约，光葆遂举梓、绵、剑、龙、普五州降唐。武定节度使王承肇，山南节度使王宗戚，阶州刺史王宗岳，也闻风生畏，各遣使至唐营中，奉土投诚。一班降将军，送完蜀土。秦州节度使王承休，与副使安重霸谋袭唐军，重霸道："一击不胜，大事去了；但公受国恩，闻难不可不赴，愿与公西行入援。"承休以为真情，整军出城，重霸随至城外，忽向承休下拜道："国家取得秦陇，何等竭力，若从公还朝，谁人守此？重霸愿代公留守！"说至此，竟麾亲军还城，承休无可奈何，只好西行。重霸竟举秦陇归唐。

王宗弼闻各属瓦解，正在惊惶，可巧唐使到来，投入郭崇韬书，为陈利害，勉令归降。他已怦然心动，无意守城，又值王宗勳等狼狈到来，即出示诏书，相持而泣。宗勳等流涕道："国危至此，统由主上一人，荒淫所致，公今日依诏，杀我三人，他日必轮及公身了！愿公亟图变计！"宗弼道："我正怀此意，所以出示诏书，同筹良策。"三人齐声道："不如降唐罢？"宗弼徐说道："公等先送款唐军，我且往成都一行，何如？"宗勳等当然赞成，便分头行事。

宗弼弃城西归，距蜀主衍返都时，仅隔五六日。衍至成都，百官及后宫出迎，衍驰入妃嫔中，令宫人排作回鹘队，送拥入宫。还有这般兴致。至宗弼到来，登太元门，严兵自卫，徐太后与蜀主衍，同往慰劳，宗弼竟趁势图逆，劫迁太后及蜀主，幽置西宫。所有后宫，及诸王，一同锢禁，收取国宝，及内库金帛，俱入私第，自称西川兵马留后。嗣闻唐军已入鹿头关，进据汉州，当即拨出币马若干，牛酒若干，遣人迎犒唐军。且因唐安抚使李严，曾至蜀聘问，与有一面交，遂伪作蜀主书，送达李严道："公来我即降！"降将军外，又出这叛将军，西蜀可谓多人。严既得书，便欲驰往，或阻严道："公首议伐蜀，蜀人怨公，深入骨髓，奈可轻往！"严微笑不答，竟率数骑入成都，抚谕吏民，告以大军继至，悉命撤去楼橹。且入西宫见蜀主衍，衍向严恸哭，儿女子态，有何用处。严婉言劝慰，谓出降以后，必能保全家属。衍乃收泪，引严见太后，以母妻为托。一面令翰林学士李昊草降表，同平章事王锴草降书，遣兵部侍郎 欧阳彬，赍奉书表，偕严同迎唐军，唐统帅继岌、郭崇韬等，闻蜀已愿降，即兼程至成都，令李严再行入城，引蜀君臣出降马前。蜀主衍白衣首绖，衔璧牵羊，蜀臣衰绖徒跣，舆榇俟命，继岌受璧，崇韬解缚焚榇，承制赦蜀君臣罪，衍率百官向东北拜谢，导唐军入成都，总计蜀自王建据守，一传即亡，共计三十五年。小子有诗叹道：

休言蜀道是崎岖，徒险终难阻万夫。
刘李以来王氏继，荒淫亡国付长吁！

蜀主出降时，尚有王宗弼一番举动，且至下回表明。

前半回承述前文，历述刘后行谊，一无可取，而唐主反事事听从，益见唐主之为色所迷，致兆危亡之渐。郭崇韬已遭主忌，尚不知引退，为唐主慨，尤为崇韬惜，寓意固深且远也。下半回叙伐蜀事，蜀主以淫昏致亡，正为唐主一大对照。唐军西入，势如破竹，仅有三泉之战，一交锋而即溃，各镇望风迎降，不待遗镞。而王宗弼且弃城走还，劫迁蜀主及太后，并后宫诸王，卒致牵羊衔璧，面缚舆榇，淫昏失德者，终局如是，非唐主之殷鉴乎？然郭崇韬以得蜀而益危，唐主以得蜀而益骄，是蜀之亡，未见唐利，反为唐害。杜牧所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使后人复哀后人，正本回之注脚也。

第十八回
得后教椎击郭招讨　遣兵乱劫逼李令公

却说王宗弼纳款唐军，并斩内枢密使宋光嗣、景润澄，及宣徽使李周辂、欧阳晃，说他荧惑唐主，函首送唐帅继岌，又责韩昭佞谀，枭首金马坊门，又令子从班，劫得蜀主后宫，及珍奇宝玩，赍献继岌及郭崇韬，求为西川节度使。继岌笑道："这原是我家应有物，何用他献来呢？"及大军既入成都，露布告捷，当由崇韬禁止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师至此，只七十日，得方镇十，州六十四，县二百四十九，兵三万，铠仗钱粮，金银缯帛，以千万计。当时平蜀首功，要算李绍琛，独崇韬与董璋友善，每召璋入议军情，不及绍琛。绍琛位在璋上，很是不平，顾语董璋道："我有平蜀大功，公等朴樕喻小材也。相从，反向郭公前饶舌，难道我为都将，不能用军法斩公么？"璋不禁怀惭，转诉崇韬，崇韬竟表荐璋为东川节度使，绍琛益怒道："我冒白刃，越险阻，手定两川，乃反令董璋坐享么？"遂入见崇韬，极言东川重地，不应位置庸臣，现惟任尚书兼文武材，宜表为镇帅。崇韬变色道："我奉上命，节制各军，公怎得违我处置？"绍琛怏怏而退。绍琛固误，崇韬尤误。王宗弼欲镇西川，为继岌所拒，复密赂崇韬，乞令保荐，崇韬佯为允许，始终不为出奏，宗弼乃率蜀人列状，请留崇韬镇蜀，宦官李从袭，随继岌至成都，他本挟望而来，想乘此多得财帛，偏军中措置，全属崇韬，无从染指，遂入语继岌道："郭公专横，今又使蜀人请己为帅，心迹可知，王宜预防为是！"继岌道："主上倚郭公如山岳，怎肯令他出镇蛮方？且此事亦非我所应闻，姑俟班师以后，由汝等诣阙自陈便了。"原来崇韬有五子，长廷诲，次廷信，随父从军，廷诲私受货赂，蜀臣自宗弼以下，多由廷诲先容，馈遗崇韬，宝货妓乐，连日不绝。惟都统牙门，寂然无人，继岌所得，不过匹马束帛，及唾壶麈尾等件，心下亦觉不平，再加从袭在旁谗构，自然疑忿交乘，有时与崇韬晤谈，语多讥讽，崇韬不能自明，乃欲归罪宗弼，特向宗弼索犒军钱数万缗。宗弼靳不肯给，由崇韬唆动军士，纵火喧噪，一面入白继岌，召入宗弼，责他贪黠不忠，牵出斩首该杀。并收诛宗勳、宗渥，骈戮族属，籍没家产，并将宗弼尸骸，陈诸市曹，蜀人剖肉烹食，聊泄怨恨。

先是乾德中曾传童谣云："我有一帖药，名目叫阿魏，卖与十八子。"至是始验。原来宗弼系王建养子，原姓名为魏宏夫，自王建为假父，始改姓名。宗弼已诛，王承休亦自秦州到来，进谒崇韬，崇韬亦数责罪状，枭示军辕。也是该死，但严氏不知如何下落。因复荐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知祥本留守北都，与崇韬为故交，所以荐引。屡引私人，已觉不当，且使全蜀得归孟氏，未始非崇韬贻患。知祥从北到西，一时未能莅蜀，蜀中留驻的大军，不便遽行班师，且因盗贼四起，随处须剿，特由崇韬派遣偏师，令任圜、张筠等分领，四出招讨。

唐主遣宦官向延嗣，促令大军还朝。延嗣到了成都，崇韬未尝郊迎，及入城相见，叙及班师事宜，崇韬且有违言，延嗣好生不乐。因与李从袭僚谊相关，密谈情愫，从袭得间进言道："此间军事，统由郭公把持，伊子廷诲，复日与军中骁将，及蜀土豪杰，把酒狎饮，指天誓日，不知怀着何意？诸将皆郭氏羽党，一或有变，不特我等死无葬地，恐魏王亦不免罹祸了！"言已泣下，阉人丑态，不啻妇女。延嗣道："俟我归报宫廷，必有后命。"

越日，即向继岌、崇韬处辞行，匆匆还洛，入诉刘后，刘后亟白唐主，请早救继岌，唐主闻蜀人请崇韬为帅，已是怀疑，及阅蜀中府库各

籍，更不惬意。至此闻刘后言，即召入延嗣，问明底细。延嗣统归咎崇韬，且言蜀库货财，俱入崇韬父子私囊，惹得唐主怒气上冲，复遣宦官马彦珪，速诣成都，促崇韬归朝，且面谕道："崇韬果奉诏班师，不必说了，若迁延跋扈，可与魏王继岌密谋，早除此患！"彦珪唯唯听命，临行时入见刘后道："蜀中事势，忧在朝夕，如有急变，怎能在三千里外，往复禀命呢？"刘后再白唐主，唐主道："事出传闻，未知虚实，怎得便令断决！"后不得请，因自草教令，嘱彦珪付与继岌，令杀崇韬。

崇韬方部署军事，与继岌约期还都。适彦珪至蜀，把刘后教令，出示继岌，继岌道："今大军将还，未有衅端，怎可作此负心事？"唐主父子，非无一隙之明，乃卒为所蒙，以底危亡。彦珪道："皇后已有密敕，王若不行，倘被崇韬闻知，我辈无噍类了。"继岌道："主上并无诏书，徒用皇后手教，怎能妄杀招讨使？"李从袭等在旁，相向环泣，并捕风捉影，说出许多利害关系，恐吓继岌，令继岌不敢不从。乃命从袭召崇韬议事，继岌登楼避面，嘱使心腹将李环，藏着铁椎，俟立阶下。崇韬昂然入都统府，下马升阶，那李环急步随上，出椎猛击，正中崇韬头颅，霎时间脑浆迸裂，倒毙阶前。

继岌在楼上瞧着，见李环已经得手，亟下楼宣示后教，收诛崇韬子廷诲、延信，崇韬左右，统皆窜避，惟掌书记张砺，诣魏王府前抚崇韬尸，恸哭失声。推官李崧进语继岌道："今行军三千里外，未接皇上敕旨，擅杀大将，若军心一变，归路皆成荆棘了。大王奈何行此危事？"继岌方着急起来，自述悔意，且向李崧问计。崧乃召书吏数人，登楼去梯，伪造敕书，钤盖蜡印，再行颁示，但言罪止及崇韬父子，不及他人，于是军心略定。适任圜平盗还军，继岌令他代总军政，乃遣彦珪还报阙廷，唐主再饬继岌还都，且令王衍入觐，赐他诏书道："固当裂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险，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奉诏大喜，语母及妻妾道："幸不失为安乐公！"未必。遂转告继岌，愿随入洛。继岌正要动身，凑巧孟知祥亦至，遂留部将李仁罕、潘仁嗣、赵廷隐、张业、武璋、李延厚等，佐知祥守成都。自率大军启程，押同王衍家属，向东北进发，沿途山高水长，免不得随驿逗留，那时唐主已下诏暴崇韬罪状，并杀崇韬三子，抄没家资。保大军节度使，睦王李存乂，系唐主第五弟，曾娶崇韬女为妻，宦官欲尽诛崇韬亲党，杜绝后患，乃入奏唐主道："睦王闻郭氏诛夷，攘臂称冤，语多怨望。"唐主大怒，竟发兵围存乂第，悉加诛戮。全然昏愦。伶官景进，又诬称存乂与李继麟通谋。继麟就是朱友谦，任护国军节度使，常苦伶宦索货，屡拒不与，大军征蜀，曾遣子令德从行，谗人罔极，藉端株连，刚值继麟惧谗入朝，意欲自白心迹，偏唐主已先惑蜚言，待他入居馆舍，竟嘱令朱守殷，发兵至馆，驱他出徽安门外，一刀杀死，复姓名为朱友谦，且传诏至继岌军前，令诛令德，继岌尚未出蜀境，才至武连，遇着敕使，即谕令董璋依敕行事，董璋将令德杀毙。

李绍琛率领后军，与继岌相隔三十里，闻令德被诛，但委董璋，不及自己，遂怒语诸将道："国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定策由郭公，战胜由我侪，至若去逆效顺，与国家协力破梁，实出朱公友谦。今朱郭皆无罪族灭，我若归朝，亦必及祸，冤哉！冤哉！奈何！奈何！"部将焦武等，本由河中拨隶绍琛，曾随友谦麾下，闻绍琛言，便一齐号哭道："朱公何罪？阖门受戮！我辈归即同诛，决不复东行了。"遂同拥绍琛，由剑州西还。绍琛自称西川节度使，移檄成都，招谕蜀人，有众五万。

继岌闻变，立授任圜为副招讨使，令与董璋率兵数万，追绍琛至汉州，绍琛麾众接战，胜负未分，忽后队纷纷溃乱，另有一彪人马，长驱突入，穿过绍琛阵内，接应任圜等军，绍琛腹背受敌，那里支持得住，当下拚命杀出，仅率十余骑奔绵竹，途又被唐军追及，一鼓围住，任你绍琛勇武绝伦，也只好束手成擒了。看官道后军何来？原来就是新任西川节度使孟知祥。知祥得绍琛檄文，料他必进窥成都，不如先行出兵，堵截绍琛，可巧绍琛与任圜等对仗，便乘机夹攻，把绍琛一阵杀败，追擒而归。

当下至汉州犒军，与任圜、董璋，置酒高

会，引绍琛槛车至座中，知祥自酌大卮，递饮绍琛，且与语道："公身立大功，何患不富贵，乃甘心觅死么"绍琛道："郭公为佐命第一功臣，兵不血刃，手定两川，一旦无罪族诛，如绍琛等怎能保全？因此不敢还朝。今日杀绍琛，明日恐将及公等了！"知祥却也心动，但对着大众，不便措词，伏下文王蜀事。只好令任圜等押送洛阳。绍琛被解至凤翔，由宦官向延嗣赍敕到来，诛死绍琛，复姓名为康延孝。朱友谦与康延孝，首先叛梁归唐，至此亦相继被戮，可为卖国求荣者戒。

继岌因绍琛变后，恐王衍在途脱逃，特令李从曮发凤翔军，与李严送衍入洛，得先交卸，从曮等押衍家族，及蜀臣眷属三千人，行至长安，忽接唐主敕书，止令入都。这事发生的原因，系由邺都作乱，洛阳亦未免惊慌，恐王衍入都为变，所以将他截留长安，督令西京留守，把他看管。邺都就是魏州，唐主在魏州即位，因号为邺都。

魏博指挥使杨仁晸，曾率兵戍瓦桥关，逾年受代，当然归邺，偏唐主因邺都空虚，恐还兵生变，降敕令仁晸留屯贝州，当时邺下谣传，谓郭崇韬杀死继岌，自王蜀中，因致族灭。或且说继岌被杀，刘皇后归咎唐主，已加弑逆。邺都留守兴唐尹王正言，年老怕事，急召监军史彦琼入商，彦琼本由伶人得宠，在邺专恣，藐视将佐，及与正言密议终日，便令人心惶惑，讹言益甚。

仁晸部兵皇甫晖，因人情不安，遂号召徒众，入劫仁晸道："主上抚有天下，都是我魏军百战得来，魏军甲不去体，马不解鞍，约有十余年，今天子不念旧劳，更加猜忌，远戍逾年，方喜代归，乃去家咫尺，不使相见，今闻皇后弑逆，京师已乱，将士愿与公俱归。表闻朝廷，若天子万福，兴兵致讨，似我魏博兵力，亦足拒敌，或更得意外富贵，也未可知，请公不必迟疑！"仁晸怒道："这是何言？"晖亦厉色道："公如不允，祸在目前！"仁晸尚欲呵叱，已被晖指麾徒众，乱刀交挥，立将仁晸砍死，又欲劫一小校为帅，仍不见从，并为所杀。

效节指挥使赵在礼闻乱，衣不及带，逾垣出走，晖率众追及，曳在礼足，示以二首。在礼恐遭毒手，勉强承认。晖等遂奉他为帅，焚掠贝州，南越临清、永济、馆陶等县，所过剽掠，警报飞达邺都，都巡检使孙铎等，急白史彦琼，请授甲登城。彦琼尚疑铎有异志，谓俟贼到来，防守未迟，贼竖可杀。那知到了黄昏，贼队已到城下，环攻北门，彦琼仓猝召兵，登北门楼拒守，蓦闻贼众大噪，便即骇散，彦琼单骑奔洛阳，贼拥在礼入邺都，孙铎等拒战不胜，也即遁去。在礼据住宫城。署皇甫晖、赵进为马步都指挥使，纵兵大掠。王正言尚莫名其妙，方据案召吏草奏，竟无一至，他遂拍案大呼。家人入禀道："贼已入城，焚掠都布，吏皆逃散，公尚呼谁人呢？"正言才惊起道："有这等事么？"不是老昏，定是重听。急命家人索马，四觅无着，踌躇良久，不得已走出府门，走谒在礼，再拜请罪。倒是个急救药方。在礼亦答拜道："士卒思归，不得不然，公勿过自卑屈，尽可无虞。"正言涕泣求归，由在礼送他出城，晖等以邺都无主，即推在礼为魏博留后。在礼出示安民，闻北京留守张宪家族，留住邺都，即着人慰问，且致书张宪，诱使入党。宪得书未曾启封，立将使人斩讫，举原书奏闻唐主。

唐主正欲派将往剿，适值史彦琼奔还洛阳，由唐主令他择将。不加彼罪，反令择将，真是糊涂！彦琼推荐李绍宏，绍宏转荐李绍钦，独刘皇后谓些须小事，但使李绍荣往办，即足敉平。唐主乃颁敕宋州，令归德节度使李绍荣，诣邺都招抚，仍使史彦琼监绍荣军。绍荣率兵至邺都，驻扎南门，先遣人入城，持敕抚谕。赵在礼用羊酒犒师，且罗拜城上道："将士思家擅归，劳公代为奏明，如得免死，敢不自新？"遂奉敕遍谕将士，偏彦琼戟手大骂道："群死贼！城破万段！"可恨可杀。皇甫晖见彦琼情状，便语众道："史监军这般说法，想不得蒙恩赦了！"遂鼓噪拒守，撕坏敕书，绍荣攻城失利，退至澶州，招集兵马，再行进攻，裨将杨重霸，率数百人，奋勇登城，后面无人继上，徒落得身首分离，无一生还。

唐主闻报，欲自征邺都，适从马直军士王温等，擅杀军使，闯乱都下，虽幸得即日捕诛，

终究是惊疑不安。看官听着！唐主尝选勇士为亲军，叫作从马直，亲军生变，心腹已溃，教唐主如何放心自行出征。接连是邢州兵赵太等，结党四百人，戕官据城，居然自称留后。沧州相继生乱，由小校王景戡讨平，亦以留后自称，彼此俱自说有理，表闻洛都。唐主命东北面招讨副使李绍真，往讨赵太，绍真即霍彦威，由唐主改赐姓名，另派人抚谕王景戡。独邺都日久未下，又拟督师亲征。宰相等交章谏阻，并荐李嗣源为帅，代李绍荣。

嗣源已为唐主所忌，征令入朝，宣徽使李绍宏，与嗣源友善，力为救护，唐主密令朱守殷伺察嗣源，守殷反私语嗣源道："令公勋业震主，宜自图归藩，毋自撄祸！"嗣源道："我心诚不负天地，所遇祸福，听诸命数罢了！"及邺都乱起，嗣源尚在洛中，廷臣以绍荣无功，乃奏令赴邺。唐主道："朕惜嗣源，欲留他为宿卫，所以不便遣往。"李绍宏从旁力请，张全义亦乞命嗣源出师，唐主乃令他总率亲军，渡河北讨。

嗣源拜命即行，至邺城西南，正值李绍真荡平邢州，擒住赵太等叛徒，亦来邺会师。嗣源与绍真相见，即令绍真推出赵太等人，至城下斩首以徇，为邺都作一榜样，当即下令军中，立营休息，待诘旦攻城。不意时至夜半，从马直军士张破败，竟纠众大哗，杀都将，焚营舍，直逼中军，嗣源率亲军出营，大声呵叱道："尔等意欲何为？"乱众哗声道："将士从主上十余年，百战得天下，今贝州戍卒思归，主上不赦，从马直数卒喧闹，便欲悉众诛夷，我等本无叛志，今为时势所逼，不得不死中求生，现经大众定议，与城中合势同心，请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全是唐主一人激使出来。嗣源不禁失色，涕泣劝导，终不见从。嗣源复道："尔等不听我言，任尔所为，我当自归京师。"乱众又道："令公去将何往？若不见机，将蹈不测了！"遂押戈露刃，护嗣源入城。

嗣源尚不肯行，经李绍真蹑足示意，乃越濠而入。城中不受外兵，由皇甫晖开城邀击，阵斩张破败，乱众尽溃。只剩嗣源、绍真，进退无路。正巧赵在礼出迎，率将校罗拜嗣源，且泣谢道："将士等负令公，在礼愿从公命！"嗣源偕绍真入城，在礼设宴相待，酒酣登南楼，阅视形势，当由嗣源诡词道："此城险固，可作根据，但必须借资兵力，城中兵不敷用，应由我出招各军，才好举事。"在礼随口赞成，嗣源即与绍真出城，寄宿魏县。将佐稍集，但亦不过百人。

先是李绍荣屯兵城南，众尚逾万，嗣源为乱兵所逼，即遣牙将高行周等，密召绍荣，共攻乱卒，绍荣不应，引众径去。及嗣源出次魏县，才得百人归集，又无兵仗，幸绍真所领镇兵五千，留营以待，仍来归命。嗣源流涕道："国家患难，一至于此！我惟有归藩待罪，再图后举。"绍真道："此语不便果行。公为元帅，不幸为凶人所劫，李绍荣不战而退，必且指公为逆，公若归藩，便是据地邀君，适资谗人口实。不若亟驰诣阙，面陈天子，尚可自明。"中门使安重诲，所言略同，嗣源乃南趋相州，遇马坊使康福，给官马数千匹，始得成事。

嗣闻绍荣退至卫州，飞章奏嗣源叛逆，与贼通谋，嗣源很是惶急，忙遣使上章申辩，接连数奏，并不见有朝旨到来，益觉慌张得很，忽有一人驰入道："明公何不速筹善策！难道愿束手受戮么？"嗣源便惊问道："公意将如何办法？"那人不慌不忙，便说出一条计策来。为这一计，有分教：

佐命国臣同叛命，平戎大将反兴戎。

欲如何人献计，容待下回表明。

郭崇韬有取死之咎，而无应诛之罪，刘后何人，敢自草教令，命继岌杀崇韬！继岌又何人，敢私奉后教，令李环击死崇韬？母子二人，轻信谗言，擅戕功臣。唐主不罪刘后，不罪继岌，且并崇韬家属而尽戮之，溺爱不明，偏听生乱，曾有如此昏愦，而尚不亡国败家乎！贝州戍兵之乱，一也；都城从马直之乱，二也；邢州赵太等之乱，三也；沧州王景戡之乱，四也。四乱俱起，或幸得立时扑灭，而邺都终未得告平。李嗣源一至邺下，即为乱兵所劫，乱愈炽而国亦愈危矣。谁生厉阶，相寻不已，阅是书者当有以知乱源之由来也。

第十九回
郭从谦突门弑主　李嗣源据国登基

却说李嗣源正在惶急，帐下有人献议，请嗣源速决大计。这人为谁？乃是左射军使石敬瑭。敬瑭沙陀人，父名臬捩鸡，从李克用转战有功，官至洺州刺史。臬捩鸡殁，子敬瑭得随嗣源麾下，所向无前，得署左射军使。敬瑭为后晋开国主，故世系较详。至是独进言道："天下事成自果决，败自犹豫，宁有上将为叛卒所劫，同入贼城，他日尚得无恙么？大梁为天下要会，愿假敬瑭三百骑，先往占据，公引军亟进，藉大梁为根本地，方可自全！"突骑都指挥使康义诚亦接入道："主上无道，军民怨愤，公从众乃生，守节必死。"嗣源想了多时，除此亦无别法，乃令安重诲移檄会兵，决向大梁。

唐主先得绍荣奏报，即遣嗣源长子从审，往谕嗣源。行至卫州，为绍荣所阻，欲杀从审。从审道："公等既不谅我父，我亦不能径往父所，愿复还宿卫。"绍荣乃释令还都。从审返见唐主，泣诉绍荣阻挠，唐主恰也矜怜，赐名继璟，待他如子。嗣源前后奏辩，亦被绍荣截住，不使上达。

是时两河南北，屡患水溢，人民流徙，饿莩盈途。京师财赋减收，军食不足，唐主尚挈领后妃，出猎白沙，历伊阙，宿龛潼，卫士万骑，责民供给，可怜百姓已卖妻鬻子，啼饥号寒，还有甚么钱财，上应征求？辇驾所经，逃避一空。卫兵愤无所泄，甚至毁庐舍，坏什器，东隳西突，比强盗还要逞凶，地方有司，亦畏他如虎，亡窜山谷。至唐主还都，军士因在途枵腹，各起怨声，租庸使孔谦，且因仓储将罄，克扣军粮，各营中流言愈甚。唐主亦有所闻，反下一诏敕，预借明年夏秋租税。

看官试想，当年租赋，百姓尚无从措缴，那里缴得出次年的租税哩？官吏奉诏苛迫，累得人民怨苦异常，激成天变，太史上奏客心犯天库，防有兵变，宜速颁内帑，散给禳灾。宰相等亦上表固请。唐主意欲准奏，偏是刘后不肯，愤语唐主道："我夫妇君临天下，虽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不足畏了！"颇似桀、纣口吻，不过男女不同。唐主乃停诏不下，宰相等又入陈便殿。刘后在屏后窃听，闻相臣等仍固执前议，她即令宫人取出妆具，及银盆三件，并皇幼子三人，挈至帝前，竖着两道柳眉，带嗔带笑道："四方贡献，给赐已尽，宫中只有此数，鬻财给军！"唐主不禁色变，宰相等统瞠目伸舌，陆续退去。及嗣源举事，警报频传，河南尹张全义，恐连坐嗣源，竟致急死。唐主乃令指挥使白从晖，扼守洛阳桥，且出内府金帛，给赐诸军，军士诟詈道："我等妻子，均已饿死，还要这金帛何用？"唐主闻言，悔已无及，飞诏李绍荣还洛。

绍荣至鹞店，由唐主亲出慰劳。绍荣面请道："邺都乱兵，欲渡河袭取郓、汴，愿陛下亟幸关东，招抚各军，免为所诱。"唐主点首，返入都城，调集卫士，计日出发。

伶官景进，因事生风，即入白唐主道："西南未安，王衍族党不少，闻车驾东征，未免谋变，不如早除为妥。"唐主已忘却前言，急遣向延嗣赍敕西行，敕中写着，乃是王衍一行，并从杀戮云云。枢密使张居翰，取敕复视，亟就殿柱上揩去"行"字，改为"家"字。一字活人无数。始付延嗣赍去。延嗣到了长安，由西京留守接诏，即至秦川驿中，收捕王衍全眷，尽行处斩。衍母徐氏临刑，搏膺大呼道："我儿举国迎降，反加夷戮，信义何在？料尔唐主亦将受祸了！"徐氏母子既死，所有衍妻妾金氏、韦氏、钱氏等，一并陨首。惟幼妾刘氏，最为少艾，发似乌云，脸若朝霞，被临刑官瞧着，暗生艳羡，指令停刑。刘氏慨然道："国亡家破，义不受污，幸速杀我！"不没烈妇。刑官无可如何，乃概令受刃。此外蜀臣家属，及王衍仆役，悉数获免，不下千余人。亏得张居翰。

延嗣还都复命，唐主乃出发洛阳，遣李绍荣带着骑兵，沿河先行，自率卫兵徐进。行次汜水，凡与嗣源亲党相关，多半逃亡。独嗣源子继璟，尚然随着。唐主命他再谕嗣源。他终不肯应命，情愿请死。旋经唐主慰谕再三，强使召父，不得已奉谕登程。道遇绍荣，竟被杀死。还有嗣源家属，留居真定，经虞侯将王建立，出为保护，杀毙监军，正拟与嗣源通书告慰，凑巧嗣源养子从珂，自横水率军到来，遂与建立会合，倍道从嗣源，嗣源大喜，即分兵三百骑，归石敬瑭统带，令为前驱。李从珂为后应，向汴梁进发。又檄召齐州防御使李绍虔，即杜晏球。泰宁节度使李绍钦，即段凝。贝州刺史李绍英，原姓名为房知温，由唐主改赐姓名。北京右厢马军都指挥使安审通，约期来会。随即渡河至滑州，再召平卢节度使符习。习自天平军徙镇平卢，习镇天平，见十四回。闻梁臣多半被诛，已有惧意，一闻嗣源相召，便即过从，安审通亦引兵驰至，军势大振。

知汴州孔循，既遣使奉迎唐主，复遣使输款嗣源。好一条两头蛇。嗣源前锋石敬瑭，星夜抵汴，突入封邱门，遂据大梁，亟使人催促嗣源。嗣源从滑州急行，亦夤夜赶入大梁城。时唐主方至荥泽，命龙骧指挥使姚彦温，率三千骑为前军，且面谕道："汝等俱系汴人，我入汝境，不欲使他军前驱，恐扰汝室家，汝宜善体我意！"彦温应声即发，行抵汴城，见嗣源已经据守，便释甲入见，向嗣源进言道："京师危迫，主上为绍荣所惑，不可复事了。"嗣源冷笑道："汝自不忠，何得妄毁！"遂夺他军印，收三千骑为己属。指挥使潘环，守王村寨，有刍粟数万，亦献入大梁。

唐主进次万胜镇，接得各种军报，不由得神色沮丧，登高唏嘘道："吾事不济了！"前日英雄，而今安在？遂下令旋师。还至汜水，卫军已逃去半数，乃留秦州都指挥使张唐，驻守汜水关。李绍荣请唐主招抚关东，便是此关。自率余军西归，道过罂子谷，山路险窄，见从官执仗扈卫，辄用好言慰抚，且与语道："魏王已将入京，载回西川金银五十万，当尽给汝等。酬汝劳绩！"从官直陈道："陛下至今日慨赐，已太迟了！恐受赐各人，亦未感念圣恩哩。"唐主又恨又悔，不禁流涕，乃向内库使张容哥，索取袍带，欲赐从臣。容哥方说出"颁给已尽"四字，那卫士一拥直上，大声叱道："国家败坏，都出尔阉竖手中，尚敢多言么？"道言未绝，即抽刀逐容哥，还是唐主涕泣谕止，才得罢休。容哥私语同党道："皇后吝财至此，今乃归咎我等，事若不测，我等必被他碎尸，我不待遭此惨了！"竟投河自尽。唐主至石桥西，置酒悲涕，凄然语绍荣等道："卿等事我有年，富贵休戚，无不与共，今使我至此，难道无一策相救么？"绍荣等百余人，皆截发置地，共誓死报。无非相欺。唐主乃驰入洛都。

越宿，即闻汜水关急报，嗣源前军石敬瑭，已抵关下，李绍虔、李绍英等皆与嗣源合军，气势益盛云云。宫廷很是惊惶，宰相枢密等，奏称魏王将率军到来，请车驾亟控汜水，收抚散兵，静候西军接应。唐主乃自出上东门，搜阅车乘，约期诘旦启行，复赴汜水。

同光四年四月朔日，急述年月，点醒眉目。为唐主再往汜水的行期，严装将发，骑兵到宣仁门外，步兵到五凤门外，专候御驾出巡。唐主方在早餐，忽闻皇城兴教门口，喊声大震，料知有变，慌忙放下匕箸，召集近卫骑兵，亲督出御。至中左门，见乱兵已突入门内，声势汹汹，乱首乃是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惹得唐主躁怒异常，麾动卫骑，迎头痛击。从谦抵敌不住，率乱军退出门外，当将城门关住，再遣中使至宣仁门外，速召骑兵统将朱守殷，入剿乱党。那知守殷并不见到，郭从谦更纠集多人，焚兴教门，且有许多乱兵，援城而入，唐主再欲抵御，四顾近臣宿将，多半逃匿。只有散员都指挥使李彦卿，军校何福进、王全斌等，尚随着唐主，挺刃血战，唐主亦冒险格斗，杀死乱兵百余人。突有一箭飞来，正中唐主面颊，唐主痛不可忍，几乎晕倒。鹰坊人善友，见唐主中箭，忙上前扶掖，还至绛霄殿庑下，拔去箭镞，流血盈身。唐主渴懑求饮，宦官承刘后命，奉进酪浆，一杯才下，遽尔殒命。年才四十二岁。

李彦卿、何福进，王全斌等，见唐主已殂，皆恸哭而去，善友敛乐器覆尸，放起一把无名火，将乐器及唐主遗骸，俱付灰烬，免得乱兵蹂躏，

然后遁去。统计唐主称帝，仅及四年，先时承父遗志，灭伪燕，扫残梁，走契丹，三矢报恨，还告太庙，及家仇既雪，国祚中兴。几与夏少康、汉光武相似，偏后来妇寺擅权，优伶乱政，戮功臣，忌族戚，不恤军民，酿成祸患，就是作乱犯上的郭从谦，也是优人出身，平白地令典亲军，致为所弑。这可见女子小人，最为难养，两害相兼，断没有不危且亡哩。伏笔如椽。

刘皇后最得恩宠，闻夫主伤亡，并不出视，亟与唐主第四弟申王存渥，及行营招讨使李绍荣等，收拾金宝，贮入行囊，匆匆出宫，焚去嘉庆殿，引七百骑出狮子门，向西遁走。宫中大乱，纷纷避匿。那朱守殷至此才入，并不设法平乱，先选得宫人三十余名，各令自取乐器珍玩，带回私第，去做那李存勗第二，寻欢取乐了。夫妻尚且不顾，遑问苍头。各军遂大掠都城，昼夜不息。

是夕李嗣源已至罂子谷，闻唐主凶耗，泣语诸将道："主上素得士心，只为群小所惑，惨遭此变，我今将何归呢？"好去做皇帝了。诸将当然劝慰，才见收泪。越日，由朱守殷遣使到来，报告京城大乱，请即入抚。嗣源乃引军入洛，暂居私第，禁止焚掠，守殷进见，当由嗣源面语道："公善为巡徼，静待魏王，淑妃、德妃在宫，淑妃、德妃见十六回。供给尤应丰备！我俟山林葬毕，社稷有主，仍当归藩尽职，为国家捍御北方呢！"真耶！假耶！说至此，即命守殷往收唐主遗骨，在灰烬中拾出，妥加棺殓，留殡西宫。宰相豆卢革、韦说等，即率百官奉笺劝进，嗣源召谕道："我奉诏讨贼，不幸部曲叛散，意欲入朝自诉，偏为绍荣所遏，披猖至此，我本无他意，今为诸君所推，殊非知己，幸勿复言！"于是驰书远近，报告主丧。

魏王继岌，因蜀乱稽延，至此始至兴平，得悉洛阳变乱，恐嗣源不能相容，复引兵西行，谋保凤翔。西京推官张昭远，劝留守张宪，上劝进表，宪慨然道："我一书生，自布衣至服金紫，均出先帝厚恩，怎可偷生怕死，背主求荣呢？"昭远感泣道："公能如此，忠义不朽了！"先是晋阳城中，曾由唐主遣吕、郑二幸臣，监督后赋，至是又有唐主近属李存沼，自洛阳奔至晋阳，与吕、郑二人密谋，拟害死张宪，据住晋阳，汾州刺史李彦超，得知消息，即劝宪先发制人。宪又说道："仆受先帝厚恩，不忍出此，若为义亡身，乃是天数，怎得趋避呢！"未免近迂。彦超趋出，免不得与将士叙谈，将士不待命令，乘夜起事，杀毙存沼，及吕、郑二人。宪闻变起，出奔忻州。适值洛都使至，出嗣源书，由彦超号令士卒，城中始安。当即遣回洛使，奉表劝进。都中百官，又三次上笺，请嗣源监国。嗣源始允，入居兴圣宫，百官班见，下令称教，后宫尚存侍女千余人，宣徽使选将数百名，献诸嗣源，嗣源道："留此何用？"宣徽使答道："宫中使令，亦不可阙。"嗣源道："宫中充使，宜谙故事，此辈年少无知，不能充选。"乃悉令出宫还家，无家可归，令戚党领去，另用老旧宫人，分掌各职。即用安重诲为枢密使，张延朗为副使，延朗本梁旧臣，善事权要，与重诲相结，所以引入。

嗣源又令内外有司，访求诸王。永王存霸，系唐主存勗次弟，本留守北京，李绍荣自洛阳奔出，撇去刘后，欲往依存霸，行至平陆，为野人所执，送往虢州，刺史石潭，击断绍荣足骨，置入囚车，解至洛阳。嗣源怒骂道："我儿有何负汝，乃遭汝毒手？"绍荣道："先皇帝有何负汝，乃叛命入都？"嗣源怒甚，即命推出斩首，还有通王存确、雅王存纪，系唐主季弟，逃匿民间，安重诲查有着落，即与李绍真密谋，遣人杀死二王，免人属目。过了月余，嗣源方才闻知，切责重诲，但已不能重生，只好付诸一叹罢了。也是一番假慈悲。

存渥与刘后奔晋阳，途次昼行夜宿，备历艰辛。刘后因绍荣他去，只恐存渥也即分离，索性相依为命，献身报德。存渥见嫂氏多姿，虽已三十余龄，风韵不减畴昔，乐得将错就错，与刘后结成露水缘。妇人之坏，无所不至。及抵晋阳，李彦超不纳存渥，存渥走至凤谷，被部下所杀。刘后无处存身，没奈何削发为尼，就把怀金取出，筑一尼庵，权作羁栖。偏监国嗣源，不肯轻恕。竟遣人至晋阳，刺死刘后，一代红颜，到此才算收场。无非恶贯满盈。

北京留守永王存霸，闻兄弟多遭杀戮，自然寒心，即弃镇奔晋阳，往依彦超，愿为山僧。彦超欲奏取进止，偏部众不肯纵容，定要置他死地。

存霸骇极，即祝发披缁，潜出府门，奈被军士阻住，拔刀斫去，死于非命。薛王存礼，是唐主二弟，与唐主子继潼、继潼、继憧、继峣等，俱不知所终。惟唐主介弟存美，素有风疾，幸得免死。克用本有七子，只一存美仅存。存勗五子，四子未知下落。

继岌行至武功，宦官李从袭，又劝继岌驰赴京师，往定内难。继岌又复东行，到了渭河，西都留守张篯，折断浮桥，不令东渡，乃只好沿河东趋，途中随兵，陆续奔散，从袭又语继岌道："大事已去，福不可再，请王早自为计。"继岌彷徨泣下，徐语李环道："我已道尽途穷，汝可杀我。"环迟疑多时，乃语继岌乳母道："我不忍见王死，王若无路求生，当卧榻踣面，方可下手。"乳母泣白继岌，继岌面榻偃卧，环遂取帛套颈，把他缢死。从袭自往华州，也为都监李冲所杀。任圜后至，收集余众，得二万人还洛。嗣源命石敬瑭慰抚，军士皆无异言，各退还原营。

百官因继岌已死，仍累表劝进。嗣源始有动意，大行赏罚，先责租庸使孔谦奸佞苛刻，将他处斩。废去租庸使名目，悉除苛政。又罢诸道监军使，历数宦官劣迹，令所在地一概加诛。李绍真总决枢机，擅收李绍钦、李绍冲下狱。安重诲语绍真道："温、段罪恶，皆在梁朝，今监国新平内乱，冀安万国，岂专为公复仇么？"绍真意沮，乃禀明监国，复两人姓名为段凝、温韬，放归田里。召孔循为枢密使。循与绍真，皆入白监国，请改建国号。嗣源道："我年十三事献祖，即李国昌，见十四回。献祖因我关宗属，视我犹子，又事太祖，指克用，亦见十四回。先帝垂五十年，经营攻战，未尝不预，太祖基业，就是我的基业，先帝天下，就是我的天下，哪有同家异国的道理？当令执政更议！"礼部尚书李琪，承旨入对道："若改国号，是先帝成为路人，梓宫何所依托？不但殿下不忘三世旧君，就是我辈人臣，问心也自觉不安！前代以旁支入继，不一而足，请用嗣子柩前即位礼，才算得情义两全了。"嗣源称善，群议乃定。

过了两日，嗣源自兴圣宫转赴西宫，自服斩衰，至柩前即位。百官俱服缟素，既而御衮冕受册，百官皆改着吉服，行朝贺礼，颁诏大赦。即改同光四年为天成元年。酌留后宫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其余任从他适。中外毋得献鹰犬奇玩，诸司有名无实，一体裁革。分遣诸军就食近畿，减省馈运，除夏秋税省耗，各道四节供奉，不得苛敛百姓，刺史以下，不得贡奉，封赏百官，进任圜同平章事，复李绍真、李绍虔、李绍英等姓名，仍为霍彦威、房知温、杜晏球。晏球又自称为王氏子，仍复姓王。又有河阳节度使夏鲁奇、洺州刺史米君立，本由唐主李存勗赐姓名为李绍奇、李绍能，至是俱复原姓名，听郭崇韬归葬，赐还朱友谦官爵，安葬先帝李存勗于雍陵，庙号庄宗，小子有诗叹道：

得国非难保国难，霸图才启即摧残。

沙陀派接虽犹旧，毕竟雍陵骨早寒！

朝廷易主，庶政维新，欲知后事，请看下回续叙。

唐主存勗，不死于他人，而独死于伶人郭从谦之手。天之留示后世，何其微而显也！堂堂天子，宁有与人为戏，足以治国平天下者？其遇弑也，正天之所以加谴也！然则李嗣源果为无罪乎？曰：薄乎云尔，恶得无罪。嗣源为部众所逼，拥入邺都，尚出于不得已，及移檄会兵，进据大梁，无君之心，固已暴露，入洛以后，何不亟诛首逆，为故主复仇；且魏王在外，未尝遣使奉迎，通、雅二王，由安重诲、霍彦威等，定谋致毙。徒以一责了事，自饰逆迹，古人所谓欲盖弥彰者，可为嗣源论定矣。至若存霸之死于晋阳，继岌之死于渭南，且未闻一痛悼，并假面具亦揭去之。百僚劝进，腼然即真，谓非篡逆得乎？读是回毕，当下一断词曰：弑庄宗者为郭从谦，令从谦得弑庄宗者实李嗣源！

第二十回
立德光番后爱次子 杀任圜权相报私仇

却说李嗣源即位以后，更张庶政，改易百官。宰相任圜，尽心佐治，朝纲渐振，军民各饱食无忧。邺都守将赵在礼，却请唐主嗣源，转幸邺都。唐主颇以为疑，徙在礼为义成节度使，在礼不肯离邺，但表称军情未协，乃改拜邺都留守唐尹。尚有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本是个弑君首恶，唐主嗣源入都，并未过问，仍复旧职。既而出调为景州刺史，乃遣使加诛，并令夷族。人洛时，并未声讨，直至后来诛夷，转若罚非其罪，赵在礼明是乱首，乃一意优容，嗣源之心不大可见耶。嗣源自不知书，四方奏事，统令安重诲亦旁读。重诲亦不能尽通，因奏请选用文士，上供应对。乃命翰林学士冯道、赵凤、俱充端明殿学士，端明学士的职位，向无此官，至是创设。唐主因侍读得人，使重诲兼领山南东道节度使，重诲奏言襄阳重地，不可乏帅，未便兼领，因此表辞。唐主始收回成命。但重诲自恃功高，未免挟权专恣，盈廷大臣，又要从此侧目了。奈何不鉴郭崇韬！

这且慢表，且说契丹主阿保机，自沙河败退，未敢入寇。见十四回。同光年间，反遣使聘唐通好，唐亦释嫌馆使，优礼相待。阿保机南和东战，恰出击渤海，进攻扶余城，适唐廷遣使姚坤，至契丹告哀，且报明新主嗣位。阿保机尚未返西楼，由番官伴坤东行，往谒行幄。坤人帐中，但见阿保机锦袍大带，与妻述律氏对坐。俟坤行过了礼，便启问道："闻尔河南北有两天子，可真么？"坤答道："天子因魏州军乱，命总管李令公往讨，不幸变起洛阳，御驾猝崩，总管返兵河北，赴难京师，为众所推，勉副人望，现已正位有日了。"

阿保机闻言变色，突然起座，仰天大哭道："晋王与我约为兄弟，河南天子，就是我兄弟的长儿，今果因变致亡么？我闻中国有乱，未知确实，正拟率甲马五万，来助我儿，只因渤海未除，从此迁延，那知我儿竟长逝了！"说毕复哭，哭毕复说道："我儿既殁，现应遣人北来，与我商量，新天子怎得自立？"仿佛是无赖徒口吻。坤又道："新天子统师二十年，位至大总管，所领精兵三十万，上应天时，下从人欲，那里还好延宕呢？"阿保机尚未及言，长子突欲，一作托允。人帐指驳道："唐使不必多渎，尔新天子究臣事故主！擅自称尊，岂不为过！"坤正色道："应天顺人，岂徇匹夫小节，试问尔天皇王得国，究由何人授受？难道也是强取么！"突欲不能再驳，只好默然。阿保机乃和颜语坤道："理亦应尔。"随即延坤旁坐，徐语坤道："我闻此儿有宫婢二千人，乐宫千人，放鹰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应该遭祸致败。我得知消息，即举家断酒解放鹰犬，罢散乐官，若效我儿所为，亦将同归覆没了！"外人尚知借鉴，所以渐臻强盛。坤答道："今新天子圣明英武，剔清宿弊，庶政一新，即位才经旬月，海内慰望，亿兆咸怀。天皇王诚有心修好，令南北人民，共享太平，岂不甚善！"阿保机道："我与汝新天子并无宿怨，不妨修好。但须割河北地归我，我从此决不南侵，与汝国长敦睦谊了！"坤又说道："这非使臣所敢与闻！"阿保机复道："河北不肯让我，但与我镇、定、幽州，也算了事。"说至此，从案上取过纸笔，令草让书。坤朗声道："外臣为告哀来此，岂为割地来么？"遂缴还纸笔，不肯草写。

阿保机将他拘住，不使南归，及夺得扶余城，改名东丹国。留长子突欲镇守，号为人皇王，挈次子德光回国，号为元帅太子，途次遇病，竟致殁世。由皇后述律氏护丧返西楼，突欲亦奔丧归来，当由述律氏召集部酋，商议继统问题。述律后素爱德光，至是命二子乘马，俱立帐前，乃宣告诸部酋道："二子皆我所爱，未知所立，还请汝等审择一人，如已审择得宜，可趋前执辔。"说至此，以目斜视德光，诸酋长素惮雌威，瞧着述

律后形状，已经窥测意旨，便各趋德光马前，握住马缰，述律后喜道："众志从同，我怎敢故违？"遂立德光为契丹嗣主。舍长立次，究属未当。令突欲仍归东丹，一面释出唐使姚坤，令他归国报丧。

坤还洛都，报明唐主嗣源，唐主以使臣得归，不便决裂。乃遣使吊问德光，尊述律氏为太后，送阿保机归葬木叶山，庙号太祖。述律太后征集各酋长夫妻，一同会葬。临葬时，问诸酋长道："汝等思先帝否？"诸酋长自然同声道："我等受先帝恩，怎得不思？"述律太后微笑道："汝等既思先帝，我当令汝相见地下。"遂指令左右，引诸酋长至墓前，杀死殉葬，各酋长妻皆失色大恸。述律太后又传谕道："汝等不得多哭，我今寡居，汝等岂可不效我么？"全没道理。各酋长妻无法违拗，只好退去。述律太后见左右桀黠，又尝与语道："为我传达先帝！"说毕，即牵至阿保机墓前，杀毙了事。前后被杀，不下百数，最后轮到阿保机宠臣赵思温，独不肯行。述律太后道："汝尝亲近先帝，怎得不往？"思温答道："亲近莫如皇后；太后若行，臣自当相随！"此子可谓有胆。述律太后道："我非不欲随先帝，侍奉地下，但因嗣子幼弱，国家无主，所以不便往殉呢。"道言未已，竟取剑截去左腕，令左右携置墓中，恰是一奇。赵思温竟得免死。

述律太后临朝谕政，大小国事，均由裁决，仍令韩延徽为政事令，见第十一回。纳侄女为德光帝后。德光心颇孝谨，每遇太后有恙，忧急异常，甚至不进饮食，太后疾愈，仍复常度。礼失求野，所以叙及。越三年始改元天显，述律太后素有智谋，德光亦勇略过人，所以雄长北方，依然如旧，并不闻有甚么大变哩。惟契丹卢龙节度使卢文进，由唐主嗣源遣人游说，谓易代以后，无复嫌怨，何不归朝！文进部下皆华人，闻言思归，不由文进不从，乃率众归唐。文进降契丹亦见第十一回。唐主令为义成军节度使，寻复徙镇威胜军，加授同平章事，这真所谓特别宠荣了。

是时蜀亡岐降，吴尚照旧。岭南镇将南海王刘岩，因兄隐死后，承袭旧封，梁末建国号越，自称皇帝，改元乾亨，寻又改国号汉，更名为陟。尝与唐主存勖书，自称大汉国主。唐廷令改定国书，汉使何词不从，返报汉主。谓唐主骄淫，必不能久，汉主遂与唐绝好。南诏与汉境接壤，当时酋长蒙氏，为部下郑旻所灭，改国号为长和。旻遣使郑昭淳至汉，献上朱鬃白马，并乞和亲。汉王赐昭淳宴，赋诗属和，昭淳随口吟咏，压倒汉臣。汉主乃以兄女增成公主遣嫁郑旻。其实旻已有后马氏，就是楚王马殷女，那增城公主到了长和，无非是备作嫔嫱罢了。既而汉南宫忽现白龙，汉王应瑞改名，易陟为龚。有胡僧呈入谶书，谓灭刘者龚，汉主乃更采飞龙在天的意义，杜造一个龑字，定音为俨，取以为名。白龙已不足信，臻至自造名了，更属无谓。未几与楚失和，楚人入攻封州，龑颇有惧意，筮《易》得"大有卦"，乃改元大有，遣将苏章救封州，用诱敌计，尽覆楚军。楚王马殷，乃遣使贡唐，联唐拒汉，自是楚汉相持，各按兵不动。

汉东就是福建，自王审知受梁封爵，称号闽王。同光三年，审知病殁，子延翰嗣，受唐封为节度使。至庄宗遇弑，中原多故，延翰也建国称王，表面上尚奉唐正朔。只是延翰好色，妻崔氏貌甚丑陋，却异常妒悍，延翰广选良家女，充当妾媵，被崔氏接连加害，一年中伤毙至八十四人，崔氏为冤鬼所祟，也致暴亡。延翰得拔眼中钉，很是欣幸，乐得淫纵暴虐，任所欲为。弟延钧上书极谏，反被黜为泉州刺史，延钧很是不平，便与延禀私下设谋，欲杀延翰。延禀为审知养子，本姓周氏，原名彦琛，素与延翰有隙，曾任建州刺史，此次遂合兵进袭福州，延禀先至，缘城得入。延翰为色所迷，一些儿未曾预闻，至延禀突入宫门，方惊走床后，延禀早已瞧着，令部兵牵出门外，面数罪状，将他杀死。即开城迎纳延钧，推为留后。延钧仍令延禀还守建州，一面详报唐廷。唐封延钧为闽王。但闽已立国，与汉相似，不过汉已绝唐，闽尚臣唐，所以后唐天成元年，分为四国三镇。唐、吴、汉、闽为四国，吴越、荆南、湖南为三镇，吴、汉不服唐命，此外还算称臣唐室，列作屏藩。此段是补叙文字，亦即是点醒文字，遥应第三回，表明大势沿革。但荆南节度使南平王高季兴，与唐是阳奉阴违，当唐师伐蜀时，曾命充西川东南面行营招讨使，见十七回。他却请自取夔、忠、万、

归、峡等州，唐庄宗当然允许。那知他实作壁上观，按兵不发，嗣闻蜀已被灭，不禁大惊道："这是老夫的过失哩！"司空梁震道："唐主得蜀，势必益骄，骄必速亡，何足深虑！且安知不为吾福？"季兴乃放着大胆，竟遣兵士截住江中，遇有唐吏押解蜀物，送往洛阳，即就中途邀劫，夺得蜀货四十万，并杀死唐押牙官韩珙等十余人。会唐都大乱，不暇过问。至嗣源即位，遣人诘问季兴，季兴满口抵赖，只说是押官覆溺，当问水神。嗣源闻报，未免含愤，但因即位不久，不便劳师进讨。那知季兴得步进步，且乞将夔、忠、万等州，归属荆南。唐主嗣源，还是含忍优容，勉强允许，惟刺史须由唐廷简放。偏季兴先袭据夔州，拒绝唐官。那时唐主忍耐不住，遥饬襄州镇帅刘训为招讨使，进攻荆南。老天似暗助季兴，竟连日淫雨，不肯放晴，刘训部军，多半病疫，且因粮运不继，没奈何引兵退还。季兴遂并取忠、万、归、峡四州，已而唐将西方邺，突出奇兵，把夔、忠、万三州夺还，更欲入攻荆南，季兴才有惧意，竟举荆、归、峡三州，向吴称臣去了。同一称臣，何必舍北逐南。

唐相豆卢革、吴说，为谏议大夫萧希旨所劾，说他不忠故主，一并罢职，朝政悉令任圜主持。枢密使孔循，独荐引梁臣郑珏，得擢为相，寻又荐入太常卿崔协，任圜以协无相才，拟改用吏部尚书李琪。偏郑珏与琪不协，极力阻挠，安重诲又袒护郑珏，与任圜屡起龃龉，一日在御前争议，任圜愤然道："重诲未悉朝中人物，为人所卖，协虽出名家，识字无多，臣方愧不学，谬居相位，奈何复添入崔协，惹人笑议！"唐主嗣源道："宰相位高责重，应仔细审择。朕前在河东时，见冯书记博学多才，与人无忤，看来且可任为相呢。"语毕退朝。孔循面带愠色，拂衣先走，且行且语道："天下事统归任圜，究竟任圜有甚么才能？如果崔协暴死，也不必说了；协如不死，总要入相，看任圜如何对待呢？"全是蛮话。嗣是好几日称疾不朝。唐主令重诲慰谕，方入朝莅事，重诲私语任圜道："现在朝廷乏人，姑令崔协备员，想亦无妨。"圜答道："公舍李琪，相崔协，好似弃苏合丸，取蛣蜣粪了。"重诲不答，心中很是不乐，每与孔循相结，毁琪誉协，唐主竟为所蒙，命冯道、崔协同平章事，看官！你想圜既短协，协必嫉圜，两人共掌朝纲，还能和衷共济吗？

任圜自蜀入相，兼判三司。素知成都富饶，前时除犒军外，尚余钱数百万缗，乃遣太仆卿赵季良，为三川制置转运使，令送犒军余钱至京使。西川节度使孟知祥，怒不奉命，但因季良旧交，留居蜀中，不使任事。知祥妻李氏，系唐庄宗从姊，曾封琼华长公主，自与董璋分镇两川，内恃帝戚，外拥强兵，权势日盛，及季良至蜀，不得输送犒军余钱，唐廷颇加疑忌。安重诲尤欲设法除患，客省使李严，自请为西川监军，严母面谕道："汝倡谋伐蜀，侥幸成功。今日尚好再往么？"严谓食君禄，当尽君事，竟不尊母教，得请即行。得意不宜再往，此去真是送死了。既至成都，知祥盛兵出迎，入城与宴，酒至半酣，知祥勃然道："公前奉使王衍，归即请公伐蜀，庄宗信用公言，遂至两川俱亡，今公复来，蜀人能不怀惧么？况现今各镇，俱废监军，公独来监我军，究是何意？"严方欲答辩，知祥已顾部将王彦铢，令他动手。彦铢率严下座，严始惶恐乞哀。知祥道："蜀人俱欲杀公，并非出自我意，公亦知众怒难违吗？"遂不由分说，竟被彦铢推至阶下，一刀两段。遂上表唐廷，诬严他罪，且请授赵季良为节度副使。

唐主嗣源，尚欲以恩信羁縻，再遣客省使李仁矩赴蜀慰谕。并因琼华公主，及知祥子昶，尚留住都中，亦命仁矩乘便送去，知祥总算厚待，遣归洛阳，申表称谢，但心中已不免藐视唐廷了。为后文伏案。

时平卢军校王公俨作乱，幸得讨平，公俨伏诛，支使官名。韩叔嗣坐党并死。叔嗣子熙载奔吴，邺都军亦蠢然思动，留守赵在礼恐不能制，密求移镇。唐主徙在礼为横海节度使，授皇甫晖为陈州刺史，赵进为贝州刺史，遣皇次子从荣镇守邺都。卢台兵变，由副招讨使房知温，与马军指挥使安审通，合兵围击，才得荡平。

宰相任圜，与安重诲同议内外重事，多半未合，唐主因敉平外乱，多出重诲主张，所以专信重诲，向例使臣出四方，必由户部给券，重诲拟改从内出。任圜与他力争廷前，声色俱厉，唐主

也看不过去，怏怏入内。适有宫嫔接着，见唐主含有怒意，便问道："陛下与何人议事，声彻内廷？"唐主说是宰相任圜，宫嫔道："妾在长安宫中，从未见宰相奏事，如此放肆，莫非轻视陛下不成？"想是花见羞，详见下文。唐主被她挑拨，愈滋不悦，卒从重诲言。圜因求罢，遂免他相职，令为太子少保，圜心不自安，更请致仕，也由唐主允准，退老磁州。已经迟了。

嗣因唐主出巡汴州，行至荥阳，民间讹言纷起，都说车驾将调迁镇帅，朱守殷正出镇宣武军，颇怀疑惧。判官孙晟，劝守殷先发制人，守殷遂召都指挥使马彦超，与谋叛命。彦超不从，守殷便砍死彦超，登城拒守。唐主急遣宣徽使范延光往谕，延光道："往谕何益？不如急攻。否则彼得缮备，反致城坚难下了。臣愿得五百骑速趋汴城，乘他无备，方可收功。"唐主乃拨骑兵五百，星夜前进，飞驰二百里，到了大梁城下，天尚未明，喊声动地，守殷从睡梦中惊醒，急忙号召徒众，开城搦战，两下里杀到黎明，御营石敬瑭，又率亲军趋至，杀得汴军人仰马翻。守殷正要退回，遥见有一簇人马，拥着黄盖乘舆，呼喝前来，不由的意忙心乱，策马返奔，那知城上已竖起降旗，守兵一齐拥出，向前迎降，眼见得是禁遏不住，无路可归，没奈何拔刀自刎，血溅身亡！死有余辜。

唐主入城，搜诛余党，共死数十百人，独孙晟乘间逃脱，径奔淮南。安重诲尚恨任圜，诬称圜与守殷通谋，密遣供奉官王镐赴磁州，矫制赐任圜自尽。圜受命怡然，聚族酣饮，然后仰药自杀。圜系京兆人氏，素有政声，相业卓著，不幸抗直遭谗，无辜毕命。小子有诗叹道：

折槛留旌抗直臣，汉成庸弱尚知人。
如何五季称贤辟，坐使忠良枉杀身！

重诲既矫制杀圜，然后出奏。究竟唐主嗣源如何主张？待至下回说明。

本回多叙外事，是前后过渡文字。前数回是专叙后唐，无暇述及外情。即如灭蜀一段，亦系唐廷直接用兵，唐为主，蜀固为客也。此回叙契丹事，兼及南方各镇，是契丹为主，而各镇为客，经此一回表明，则既足顾应上文，俾阅者知所沿革，下文因事叙人，自不至无绪可寻矣。至若孟知祥之杀李严，及平卢之乱，邺都之乱，汴州之乱，俱用简笔叙过，绝不渗漏。而任圜枉死，即顺手带出，后唐贤相莫如圜，特别提明，正所以表其贤而惜其死也。

第二十一回
王德妃更衣承宠　唐明宗焚香祝天

却说唐主李嗣源，宠任枢密使安重诲，连他矫制与否，亦未尝过问。重诲冤杀任圜，才行奏闻。唐主反诏数圜罪，说他不遵礼分，潜附守殷，应该处死。惟骨肉亲戚仆役等，并皆赦罪云云。在唐主的意见，还算是格外矜全，其实已为重诲所蒙蔽，枉害忠良了。

重诲为佐命功臣，因此得宠。还有一个后宫宠妃，与重诲阴相联络，每在唐主面前，陈说重诲好处，唐主益深信不疑。原来唐主正室，系是曹氏，只生一女，封永宁公主，次为夏氏，生子从荣、从厚，妾为魏氏，就是从珂生母，由平山掳掠得来。见前文。又有一个王氏女，出自邠州饼家，为梁将刘鄩守住，总算还是梁所买，作为侍儿，及年将及笄，居然生成一副绝色，眉如远山，目如秋水，鼻似琼瑶，齿以瓠犀，当时号为"花见羞"，得鄩钟爱，鄩死后，此女无家可归，流寓汴梁。适嗣源次妻夏夫人去世，另求别耦，有人至安重诲处，称扬王氏美色，重诲即转白嗣源，嗣源召入王氏，仔细端详，果然是艳冶无双，名足称实。虽王氏行谊不同刘后，但也是一朝尤物。从来好色心肠，人人所同，难道唐主嗣源，见了美色，有不格外爱怜么？况王氏身虽无主，尚带得遗金数万，至此多赍给嗣源，嗣源既得丽姝，又得黄金，自然喜上加喜，宠上加宠，即位未几，封曹氏为淑妃，王氏为德妃。

王氏尚有余金，又赠遗嗣源左右，与嗣源诸子。大家得了钱财，哪个不极口称赞，并且王氏性情和婉，应酬周到，每当嗣源早起，盥栉服御，统由她在旁侍奉，就是待遇曹淑妃，亦必恭必敬，不敢少忤。及曹淑妃将册为皇后，密语王氏道："我素多病，不耐烦劳。妹可代我正位中宫。"王氏慌忙拜辞道："后为帝匹，即天下母，妾怎敢当此尊位呢？"初意却还可取。既而六宫定位，曹氏虽总掌内权，如同虚设，一切外置，多出王氏主张。

王氏既已得志，倒也顾念恩人，如遇重诲请托，无不代为周旋。重诲有数女，经王氏代为介绍，欲令皇子从厚娶重诲女为妇，唐主恰也乐允。偏重诲入朝固辞，转令王氏一番好意，无从效用。看官阅此，几疑安重诲是个笨伯，有此内援，得与后唐天子，结作儿女亲家，尚然不愿，岂不是转惹冰上人懊怅么？哪知重诲并非不愿，却是受了孔循的愚弄。循也有一女，方运动作太子妃，一闻重诲行了先着，不禁着急起来，他本是刁滑绝顶的人，便往见重诲道："公职居近密，不应再与皇子为婚，否则转滋主忌，恐反将外调呢？"重诲是喜内恶外，又与循为莫逆交，总道是好言进谏，定无歹意，因此力辞婚议。聪明反被聪明误。循遂托宦官孟汉琼，入白王德妃，愿纳女为皇子妇。王氏因重诲辜负盛情，未免介意，此时由汉琼入请，乐得以李代桃，便乘间转告唐主，玉成好事。重诲渐有所闻，才觉大怒，即奏调孔循出外，充忠武军节度使，兼东都留守，唐主勉从所请。

可巧秦州节度使温琪入朝，愿留阙下。唐主颇喜他恭顺，授为左骁卫上将军，别给廪禄。过了多日，唐主语重诲："温琪系是旧人，应择一重镇，俾他为帅。"重诲答道："现时并无要缺，俟日后再议。"又隔了月余，唐主复问重诲，重诲勃然道："臣奏言近日无阙，若陛下定要简放，只有枢密使可代了。"唐主亦忍耐不住，便道："这也无妨，温琪岂必不能做枢密使么？"重诲也觉说错，无词可对。谁叫你如此骄横。温琪得知此事，反暗生恐惧，好几日托疾不出。

成德节度使王建立，亦与重诲有隙，重诲说他潜结王都，阴怀异志。建立亦奏重诲专权，愿

入朝面对。唐主即召令入都，建立奉诏即行，驰入朝堂，极言重诲植党营私，且说枢密副使张延朗，以女嫁重诲子，得相援引，互作威福。唐主已疑及重诲，又听得建立一番奏语，当然不乐，便召重诲入殿。重诲也含怒进来，惹得唐主愈加懊恼，便顾语重诲道："朕拟付卿一镇，暂俾休息，权令王建立代卿，张延朗亦除授外官。"重诲不待说毕，厉声答道："臣披除荆棘，随陛下已数十年，值陛下龙飞九重，承乏机密，又阅三载，天下幸得无事，一旦将臣摈弃，移徙外镇，臣罪在何处？敢乞明示！"唐主愈怒，拂袖遽起，退入内廷。

适宣徽使朱弘昭入侍，便与语重诲无礼，弘昭婉奏道："陛下平日待重诲如左右手，奈何因一旦小忿，遽加摈斥，臣见重诲语多拗戾，心实无他，还求陛下三思！"唐主怒为少霁，越日复召入重诲，温言抚慰。建立乃陛辞归镇，唐主道："卿曾言入分朕忧，奈何辞去？"建立道："臣若在朝，反累陛下动怒，不若告辞！"唐主道："朕知道了。"会同平章事郑珏，表请致仕，有诏允准，即令建立为右仆射，兼同平章事。

既而皇子从厚纳孔循女为妃，循乘便入朝，厚赂王德妃左右，乞留内用。安重诲再三奏斥，仍促令赴镇。皇侄从璨，素性刚猛，不为人屈。从前唐主幸汴，往讨朱守殷，留他为皇城使，他召客宴会节园，酒后忘情，戏登御榻，当日并无人纠弹，蹉跎年余，反由重诲提出劾奏，贬为房州司户参军，寻且赐死。此外挟权胁主，党同伐异。尚难尽述。

义武节度使王都，在镇十余年，因与庄宗结为姻亲。曾将爱女嫁与继岌，所以累蒙宠眷，属州得自除刺史，所出租赋，皆赡本军。至庄宗已殁，继岌自杀，唐主嗣源即位，尚是曲意优容，不加征索，独安重诲屡加裁抑，且说他逼父夺位，心不可问，因之唐主亦随时预防。会契丹屡次犯塞，唐廷调兵守边，多屯驻幽、易间，免不得仰给定州，都不愿输运，遂有异图。再加心腹将和昭训，劝都为自全计，都即遣人至青、徐、岐、潞、梓五镇，赍投蜡书，约同起事。偏五镇概不答复，令都孤掌难鸣，乃复募得说客，令劝北面副招讨使王晏球。晏球不但不从，反飞表唐廷，报称都反，唐主便命晏球为招讨使，发诸道兵进攻定州。

都至此已势成骑虎，不能再下，只好纠众拒守。不反乌乎死，不死乌能泄养父遗恨！一面向奚酋秃馁处求救，啗以重贿，秃馁遂率万骑来援，突入定州。晏球见番兵气盛，不如让他一舍，退保曲阳。那秃馁即扬扬自得，与都合兵进攻。将至曲阳附近，伏兵猝发，左右夹击，把秃馁等一鼓杀退。晏球乘胜追击，拔西关城，作为行府，令祁、易、定三州土民，输税供军。都与秃馁困守孤城，呼秃馁为馁王，屈身奉事，求他设法免患。秃馁乃替他乞师契丹，契丹亦发兵相助。都遣部将郑季璘、杜弘寿等，往迎契丹军。适被晏球侦悉，潜师邀击，把季璘、弘寿一并擒回，斩首示众。

都益觉气沮，至契丹兵到，方与秃馁开城相会，合兵袭破新乐，复逼曲阳。晏球凭城遥望，见来军轻佻不整，可以力破，便召集将校，指示敌隙，方下城宣谕道："王都恃有外援，跃马前来，我看他趾高气扬，必然无备，可一战成擒哩。今日乃诸军报国的时间，宜悉去弓矢，概用短兵接战，不得回顾，违令立斩！"此令一下，全军应命，当即开城出战，骑兵先驱，步兵继进，或奋梃，或挥剑，或持斧，或挺刃，不管甚么死活，一齐冲杀过去。晏球在后督战，有进无退，任你番骑精壮得很，也被杀得七零八落，死亡过半，余众北遁，都与秃馁，拚命逃还。

契丹败卒，走回本国，途中又被卢龙军截杀一阵，只乘得寥寥无几，脱归告败。契丹主耶律德光，再遣酋长惕隐，一作特哩衮，系契丹官名。来救定州，又为王晏球杀败，仍然遁回。卢龙节度使赵德钧，复遣牙将武从谏，埋伏要路，截住归踪。惕隐不及防备，被从谏突出一枪，搠落马下，活捉而去，并擒得番目五十人，番兵六百人。赵德钧遣使献俘，解至洛都。廷臣请骈戮求威，唐主道："此等皆虏中骁将，若尽加诛戮，使彼绝望，不如暂行留存，藉纾边患。"乃赦惕隐及番目五十人，余六百人一体处斩。

契丹两次失败，不敢再入。唐主即遣使促晏球攻城，晏球与朝使联辔并行，至定州城下，指阅形势，扬鞭密语道："此城如此高峻，就使城主听外兵登城，亦非梯冲所及，徒丧精兵，无损贼

势，不若食三州租赋，爱民养兵，静俟内溃，自可不战而下了。”确是将略。朝使返报唐主，唐主乃不再催逼。好容易过了残年，直至次年即天成四年。二月，定州内乱，都指挥使马让能，开城迎纳官军，晏球麾军直入，都阖家自焚，负心人应该如此。秃馁被唐军擒住，槭送大梁，就地枭首。贪小失大。晏球振旅而还，已而入朝，唐主褒劳有加。晏球口不言功，但说是久劳馈运，不免怀惭，因此益契主心，拜为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未几又徙镇平卢，寻即病逝。追赠太尉。晏球虽是两朝臣，但将略可称，故特详叙。会吴丞相徐温病殁，吴主杨溥，自称皇帝，改元乾贞，追尊行密为太祖武皇帝，渥为烈宗景皇帝，隆演为高祖宣皇帝，授徐知诰太尉兼侍中，拜温子知询为辅国大将军，兼金陵尹。因荆南高季兴称藩表贺，特封秦王。应前回。季兴侵楚，至白田击败楚师，获将吏三十四人，献入吴国，楚王马殷，遣使诉唐，且请建行台。唐封殷为楚国王，殷始升潭州为长沙府，立宫殿，置百官，命弟宾为静江军节度使，子希振为武顺军节度使，次子希声，判内外诸军事，姚彦章为左相，许德勋为右相，整兵添戍，控制边疆。

吴主杨溥，闻唐楚相结，遣使与唐修好，国书中自称皇帝。安重诲谓杨溥敢与朝廷抗礼，遣使窥视，不应延纳，遂将吴使拒绝，吴使自去。杨溥以唐既绝好，索性再发兵攻楚。到了岳州，楚人早已预备，不待吴兵列阵，便迎头痛击，擒得吴将苗璘、王彦章。尚有几个败卒，逃归报知吴主，吴主方有惧色，亟遣人赴楚求和，请放还苗、王二将。楚王殷乃将二将释归，与吴息争。

荆南节度使高季兴死，有子九人，长子从诲，向吴告哀，吴令从诲承袭父职。从诲既得嗣位，召语僚佐道：“唐近吴远，务远舍近，终非良策，不如服唐为是。”乃遣使如楚，浼楚王殷代为谢罪，情愿仍修职贡，一面令押牙官刘知谦，奉表唐廷，进赎罪银三千两。唐主许令赦罪，拜从诲节度使，追封季兴为楚王。

先是季兴在日，闻楚得富强，赖有谋臣高郁，乃屡遣门客至楚，进说楚王，阴加反间。楚王殷始终不信，待郁如初。及希声用事，又向楚散布谣言，谓马氏当为高郁所夺，希声已是动疑，又经妻族杨昭遂，谋代郁任，屡向希声前谮郁，希声竟夺郁兵柄，左迁为行军司马，郁愤愤道：“犬子渐大，即欲咋人，我将归老西山，免为所噬！”这数语为希声所闻，立矫父命杀郁，并及族党。数语杀身，可见语言不可不慎。是日大雾四塞，马殷深居简出，尚未知郁死耗，及瞧着大雾，方语左右道：“我昔从孙儒渡淮，每杀无辜，必遭天变，难道今日有冤死的人么？”翌日始闻郁死，殷拊膺大恸道：“我已老耄，政非己出，使我勋旧横罹冤酷，可悲可痛！看来我亦不能长久了。”不死何为。越年殷即病死，年已七十九。

长子希振，因弟握大权，自愿让位，遂由希声承袭父职，报达唐廷。唐以殷官爵俱高，无可追赠，惟赐谥武穆。并授希声为武安、静江等军节度使，希声嗜食鸡汁，每日必烹五十鸡，至送殷安葬，并无戚容，且食尽鸡臛数器，然后出送。礼部侍郎潘起道：“从前阮籍居丧，尝食蒸豚，何代没有贤人呢！”希声尚莫名其妙，还道他是赞美词，烹鸡如故。惟去建国成制，复藩镇旧仪，尽心事唐，尚不失畏天事大的意义。且因享国不永，二载即亡，所以保全首领，尚得善终。

此外如吴越王钱镠，当庄宗末年，也据国称尊，改元宝正。后来致安重诲书，语多倨傲，重诲奏遣供奉官乌昭遇、韩玫，出使吴越，传旨诘问，吴越王钱镠，还算照旧接待，不曾摆出帝王的架子，胁迫唐使。及唐使北返，韩玫却诬劾昭遇，说他屈节称臣，向镠拜舞，昭遇竟致枉死。重诲请削镠王爵，但令以太师致仕，所有吴越朝聘使臣，悉令所在系治。镠令子传瓘等上表讼冤，均被重诲搘阻，不得自伸。嗣是重诲身为怨府，连藩镇亦痛心疾首了。死期将至。

惟自唐主嗣源即位后，励精图治，不事畋游，不耽货利，不任宦官，不喜兵革，志在与民更始，共享承平，所以四方无事，百谷用成。唐主改名为亶，表示诚意，且与宰相等从容坐论，谈及乐岁，亦自觉有三分喜色。冯道在旁讽谏道：“臣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道出井陉，路甚险阻。臣自忧马蹶，牢持马缰，幸不失坠。及行入坦途，放辔自逸，竟至颠陨。可见临危时未必果危，居安时未必果安，行路尚且如此，可况治国平天下

呢！”述冯道语，是不以人废言之意。唐主点首称善，又接口问道：“今岁虽是丰年，百姓果家给人足否？”道又答道：“凶年患饿殍，丰年伤谷贱，丰凶皆病，惟农家如是。臣尝记进士聂夷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语虽鄙俚，却曲尽田家情状。总之民业有四，农为最苦，人主最应体恤呢。”

唐主甚喜，命左右录聂夷诗，时常讽诵，差不多似座右铭，且因自己年逾花甲，料不能久，每夜在宫中沐手焚香，向天叩祝道：“某本胡人，因天下扰乱，为众所推，权居此位，自惭不德，未足安民，愿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主，俾某早得息肩，乃是四海的幸福了！”相传宋太祖赵匡胤，便是后唐天成二年，降生洛阳的夹马营内。乃父叫作赵弘殷，曾在后唐掌领禁军，至匡胤开国登基，海内才得统一，这都由唐主嗣源，一片诚心，感格上苍，方生此真命天子呢。小子有诗咏道：

敢将诚意告苍穹，一片私心愿化公。
夹马营中征诞降，果然天意与人同。

天成五年二月，唐主复改元长兴。过了二月，河中忽报兵变，逐去节度使李从珂。欲知变乱原因，容待下回分解。

史称唐明宗不迩声色，语难尽信。王德妃为梁将刘鄩侍儿，曾有“花见羞”之美名，至为唐主所得，极承宠眷，尚得谓非好色耶！况唐主纳德妃时，度其年已逾半百，此时已非少壮，尚为美色所迷，盥栉服御，悉出妃手，是其溺情床第，朝夕不离，已可想见。安重诲虽为佐命功臣，而挟权专恣，实由妃酿成之。设重诲不失妃欢，始终固结，吾知在明宗朝，未必其即遭危祸也。自王都受诛，四方无事，亦不过为一时之幸遇。至焚香祝天一事，史家播为美谈，夫既无心为帝，则何不迎立继岌，岂必知继岌之不足治民，乃起而暂代耶？第时当五季，如天成、长兴之小康，已属仅见，故史官不无溢美之词。本编叙明宗事，瑕瑜并采，毁誉存真，是固犹是董狐史笔也。

第二十二回
攻三镇悍帅生谋　失两川权臣碎首

却说唐主养子李从珂，屡立战功，就是唐主得国，亦亏他引兵先至，才得号召各军，从珂未免自恃，与安重诲势不相下。一日重诲宴饮，彼此争夸功绩，究竟从珂是武夫，数语不合，即起座用武，欲殴重诲。幸重诲自知不敌，急忙走匿，方免老拳。越宿，从珂酒醒，亦自悔鲁莽，至重诲处谢过，重诲虽然接待，总不免怀恨在心。度量太窄。唐主颇有所闻，乃出从珂为河中节度使。从珂至镇，性好游猎，出入无常。重诲意欲加害，矫传密旨，谕河东牙内指挥使王彦温，令觑隙逐从珂。彦温奉命，会从珂出城阅马，彦温即勒兵闭门，不容从珂入内，从珂叩门呼问道："我待汝甚厚，奈何见拒？"彦温从城上应声道："彦温未敢负恩，但受枢密院密札，请公入朝，不必还城！"从珂没法，只好退驻虞乡，遣使表闻。

唐主毫不接洽，自然召问重诲。重诲不便实陈，诈称由奸人妄言，应速加讨。唐主欲诱致彦温，面讯虚实，乃除授彦温为绛州刺史，促令入朝。看官试想，此时矫诏害人的安重诲，肯令彦温入朝面证么？当下一再请讨，始由西都留守索自通，步军都指挥使药彦稠，率兵往讨彦温。唐主却面嘱彦稠道："彦温拒绝从珂，想是有人主使，汝至河中，须生絷彦温回来，朕当面问底细。"彦稠应命而去，及驰抵河中，彦温尚未悉情由，出城相迎。不料见了彦稠，未曾发言，那刀锋已经过来，好头颅竟被斫去。恐做鬼也莫明其妙。彦稠既杀了彦温，即传首阙下，唐主怒彦稠违命，下敕严责，重诲独出为解免，竟不加罪。明是串通一气。从珂知为重诲所构，诣阙自陈，偏唐主不令详辩，责使归第。重诲再讽令冯道、赵凤等，劾奏从珂失守河中，应加罪谴。唐主道："我儿为奸党所倾，未明曲直，奈何亦出此言，岂必欲置诸死地么？朕料卿等受托而来，未必出自本意。"道与凤不禁怀惭，无言而退。

翌日由重诲独自进见，仍劾从珂罪状。唐主艴然道："朕昔为小校时，家况贫苦，赖此儿负石灰，收马粪，得钱养活，朕今日贵为天子，难道不能庇护一儿！卿必欲加他谴责，试问卿将若何处置？"愤懑已极。重诲道："陛下谊关父子，臣何敢言！惟陛下裁断！"唐主道："令他闲居私第，也算是重处了，此外何必多言！"重诲更奏保索自通为河中节度使，有诏允准。自通至镇，承重诲意旨，检点军府甲仗，列籍上陈，指为从珂私造。赖王德妃从中保护，从珂因得免罪。看官阅过前回，已知王德妃为了婚议，渐疏重诲。是时德妃已进位淑妃，取外库美锦，造作地毯，重诲上书切谏，引刘后事为戒。这却不得咎重诲。惹起美人嗔怒，始与重诲两不相容。重诲欲害从珂，王淑妃偏阴护从珂，究竟枢密权威，不及帷房气焰，重诲尚未知敛抑，特徙磁州刺史康福，出镇朔方。朔方为羌胡出没地，镇帅往往罹害，福受知唐主，为重诲所忌，欲令他出当戎冲，亏得主恩隆重，特遣将军牛知柔、卫审峪等，率万人护送，沿途掩击逆羌，杀获几尽，转令福安抵塞上，大振声威。人各有命，谋害何益？

重诲计不得逞，也只好付诸缓图。偏是一波才了，一波又起，西川节度使孟知祥，雄踞成都，渐露异志，重诲又出预军谋，献上二议，一是分蜀地以铩蜀势，一是增蜀官以制蜀帅。两策不得谓非，可惜调度未善。唐主却也称善，便委重诲调度。重诲令夏鲁奇为武信军节度使，镇治遂州。又割东川中的果、阆二州，创置保宁军，授李仁矩为节度使。并命武虔裕为绵州刺史，务置戍兵。这种处置，实为防备两川起见，东川节度使董璋，首先动起疑来，原来李仁矩曾往来东川，先时因唐主祀天，持诏谕璋，令献礼钱百万缗，仁矩到了梓州，由璋设宴相待，一再催请，至日中尚然

未至。璋不禁怒起，带领徒卒，持刃入驿，仁矩方拥妓酣饮，蓦闻璋至，仓皇出见。璋令他站立阶下，厉声诃斥道："公但闻西川斩李客省，难道我不能杀汝么？"仁矩始有惧意，涕泣拜请，才得乞免。璋乃遣仁矩归，但献钱五十万缗。仁矩本唐主旧将，又与安重诲友善，挟怒归来，极言璋必叛命，重诲因命他出镇阆州，使与绵州刺史武虔裕联络，控制东川。虔裕系重诲表兄，重诲益恃为心腹，密令诇璋。嗣是唐廷屡得密报，竞言璋将发难，重诲又饬武信军节度使夏鲁奇，亟治遂州城隍，严兵为备。

那时董璋很是惊怕，不得不自求生路，实行抵制。他与孟知祥素有宿嫌，未尝通问，此次因急求外援，不得不通好知祥，愿与知祥结为婚媾。知祥见梓州使至，召入问明，本意是不愿连和，只因道路谣传，朝廷将割绵、龙二州为节镇，自思祸近剥肤，与董璋同病相怜，也只好弃嫌修好。当下商诸副使赵季良，季良亦请合纵拒唐，知祥遂遣梓州使还报，愿招璋子为女夫，并令季良答聘梓州。季良归语知祥："董公贪残好胜，志大谋短，将来必为患西川，不可不防！"后来两川交哄，由此一言。知祥始欲悔婚，但一时不好渝盟，姑与董璋虚与周旋，约他联名上表，略言"阆中建镇，绵遂增兵，适启流言，震动全蜀，请收回成命"等语。嗣得唐廷颁敕，不过略加慰谕，毫不更张。董璋乃诱执武虔裕，幽锢府廷，发兵至剑门，筑起七寨，复在剑门北置永定关，布列烽火，一面募民入伍，剪发黥面，驱往遂、阆二州，剽掠镇军。孟知祥又表请割云安十三盐监，隶属西川，将盐值拨给宁江戍兵。于是两难并发，反令唐廷大费踌躇。

唐主嗣源，因董璋已露叛迹，不若知祥尚隐逆萌，乃许知祥所请，另派指挥使姚洪，率兵千人，从李仁矩戍阆州。董璋闻阆州又增兵戍，忍无可忍，他本有子光业，在都为宫苑使，便致书嘱子道："朝廷割我支郡，分建节镇，又屡次拨兵戍守，是明明欲杀我了。你为我转白枢要，若朝廷再发一骑入斜谷，我不得不反，当与汝永诀呢。"光业得书，取示枢密院承旨李虔徽，虔徽转告安重诲，重诲怒道："他敢阻我增兵么？我偏要增兵，看他如何区处！"既已挑动二憾，还要抱薪赴火。随即派别将荀咸乂再率千人西行。光业闻知，急语虔徽道："此兵西去，我父必反，我不敢自爱，恐烦朝廷调发，糜饷劳师，不若速止此兵，可保我父不反。"虔徽又转白重诲，重诲哪里肯依，果然咸乂未到阆州，董璋已经倡乱。

阆州镇将李仁矩，遂州镇将夏鲁奇，与利州镇将李彦琦，飞表奏闻。唐主召君臣会议军事，安重诲进言道："臣早料两川必反，但陛下含容不讨，因致如此！"若非你去逼反，度亦未必至此。唐主道："我不负人，人既负我，不能不讨了。"遂饬利、遂、阆三州，联兵进讨。偏三镇尚未出师，两川先已入犯，反使三镇自顾不暇，还想甚么联军，看官道两川兵马，如何这般迅速？原来唐廷会议发兵，适有西川进奏官苏愿，得知消息，立遣从官驰报知祥。知祥与赵季良计议。季良道："为今日计，莫若令东川先取遂阆，然后我拨兵相助，并守剑门。彼时大军虽至，我已无内顾忧了！"知祥依议而行，遣使约董璋起兵。璋愿引兵击阆州，请知祥进攻遂州，知祥乃遣指挥使李仁罕为行营都部署，汉州刺史赵廷隐为副，简州刺史张业为先锋，率兵三万，往攻遂州，再派牙内指挥使侯弘实、孟思恭等，领兵四千助董璋攻阆州。

阆中镇帅李仁矩，本来是个糊涂虫，一闻川兵到来，便欲出城搦战，部将皆进谏道："董璋久蓄反谋，来锋必不可当，不如固垒拒守，挫他锐气，俟大军到来，贼自然走了。"仁矩怒道："蜀兵懦弱，怎能当我精卒呢？"遂不从众言，居然出战。诸将因良谋不纳，各无斗志，未曾交锋，便即溃退，仁矩亦策马逃归。董璋乘势追击，险些儿突入城中，幸经姚洪断后，抵敌一阵，才得收兵入城，登陴拒守。璋曾为梁将，姚洪尝隶璋麾下，至是用密书招洪，诱令内应，洪投诸厕中。璋昼夜攻城，城中除姚洪外，都不肯为仁矩效力。眼见得保守乏人，坐致陷没。仁矩立被杀毙，家属尽死。姚洪巷战被执，由董璋向他面责道："我尝从行间拔汝，今日如何相负！"洪瞋目道："老贼！汝昔为李氏奴，扫除马粪，得一脔残炙，感恩无穷，今天子用汝为节度使，有何负汝，乃竟尔造

反呢？汝犹负天子，我受汝何恩，反云相负！我宁为天子死，不愿为人奴并生！”璋闻言大怒，令壮士扛镬至前，封洪肉入镬烹食，洪至死尚骂不绝声。不没忠节。

唐廷闻阆州失守，乃下诏削董璋官爵，诛璋子光业，命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瑭为招讨使，夏鲁奇为副，右武卫上将军王思同为先锋，率兵征蜀，且令孟知祥兼供馈使。知祥已与璋同反，唐主尚欲笼络，所以有此诏命。毋乃太愚。知祥当然不受，反益兵围遂州，并促董璋速攻利州，璋向利州进兵，途次遇雨，饷运不继，仍退还阆州。知祥闻报大惊道：“阆中已破，正好进取利州，我闻李彦琦无甚勇略，必望风循去，一旦剑门失陷，两川都吃紧了！”知祥谋略，远过董璋，故董璋卒为所败。遂遣人驰白董璋，愿发兵三千人，助守剑门。璋答言剑门有备，不劳遣师。知祥乃派将下夔州，取泸州，更分道往略黔涪。

过了旬日，果得董璋争报，谓石敬瑭前军，已袭据剑门，守将齐彦温被他擒去。知祥顿足道：“董公果误我了！”急召都指挥使李肇入见，令他率兵五千，倍道往据剑州。又遣人诣遂州，令赵廷隐分兵万人，会屯剑州。再派故蜀永平节度使李筠领兵四千，据守龙州要害。西川诸将多系郭崇韬留戍，崇韬冤死，诸将多归咎朝廷，故愿为知祥效力。时适隆冬，天寒道滑，赵廷隐自遂州移军，士卒多观望不前，廷隐泣谕道：“今北军势盛，若汝等不肯力战，妻孥皆为人有了！”于是众志始奋，亟向剑州进发。

先是西川牙内指挥使庞福诚，昭信指挥使谢锽，屯来苏村，闻剑门失守，互相告语道：“若北军更得剑州，两蜀恐难保了。”遂引步兵千余人，从间道趋剑州，适值石敬瑭前锋王思同，与阶州刺史王弘贽，泸州刺史冯晖等，从此山驰下，望将过去，不下万余人，福诚便语谢锽道：“我军只有千余名，来军总在万人以上，就使以一敌十，尚虑不足，今已天暮，待至明晨，我辈恐无遗类了。”谢锽道：“不若乘着今夜，先去劫营，杀他一个下马威，免他轻视。”福诚道：“我意也是如此！但敌众我寡，只好用着疑兵计，前后夹攻，令他惊退，便好保住剑州了。”锽奋然道：“我挡敌前，君挡敌后，可好么？”福诚大喜，便与锽分路潜进，是夜唐军已越北山，就在山下扎营，约至黎明进攻剑州。夜色将阑，忽闻营外喊声骤起，急忙出兵对敌，不意来兵甚猛，所持皆系利刃，乱冲乱斫，好似生龙活虎一般。时当黑夜，也不知来兵若干，情急心虚，已觉遮拦不住，又听得山上吹角鸣鼓，响彻行营，不由得惊上加惊，立即弃营遁去，还保剑门，十多日不敢出军。

庞、谢二将，已将唐军吓退，安返剑州，计议用明写，攻战用虚写，笔法灵活。赵廷隐、李肇两军，亦陆续到来，剑州已保无虞，再加董璋遣将王晖也来助守，兵厚势盛，足敌官军。那庞、谢二将，仍出镇原汛去了。

石敬瑭到了剑门，才奏称知祥拒命。有诏夺知祥官爵，促敬瑭即日进讨。知祥闻剑州已固，方大喜道：“我但恐唐军进据剑州，扼宁险要，或分兵直趋朴州，董公必弃阆州奔还，我军失援，也只好撤遂州围，两川震动，势甚可虞，今乃屯兵剑门，连日不出，我定可济事了。”遂命赵廷隐、李肇等整备迎敌。石敬瑭带着大军，进屯北山。赵廷隐在牙城后面，依山列阵，使李肇、王晖出阵河桥。敬瑭引步兵南宁击廷隐，饬骑兵冲突河桥，两路兵马，统被蜀兵用强弩射退，到了日暮，敬瑭引退，又被廷隐等追杀一阵，丧失至千余人，仍还屯剑门。

当下飞使至洛，极言蜀道险阻，未易进兵，关右人民，转饷多劳，往往窜匿山谷，聚为盗贼，情势可忧，务乞睿断等语。敬瑭亦不免推诿。唐主接得军报，愀然语左右道：“何人能办得了蜀事？看来朕当自行呢。”安重诲在旁进言道：“臣职忝机密，军威不振，由臣负责，臣愿自往督战！”唐主道：“卿愿西行，尚有何言！”

重诲拜命即行，日夜驰数百里，西方藩镇，闻重诲西来，无不惶骇，急将钱帛刍粮，运往利州。天寒道阻，人畜毙踣，不可胜计。凤翔节度使季从昶，已徙镇天平军，继任为朱弘昭，闻重诲过境，迎拜马前，留馆府舍，供张甚谨，连妻子也出来拜谒。重诲还道他是义重情深，与语朝事，无非说是谗言可畏，此行暂为国家宣力，杜塞谗口。弘昭尚极力称扬，及重诲既去，他即上

书奏陈，说是重诲怨望，不可令至行营。小人之不可与处也如此。又贻书石敬瑭，劝他阻止重诲，免夺兵权。敬瑭正防到此着，再引兵出屯北山，与赵廷隐等交战数次，未见得利。且因遂州被陷，夏鲁奇阵亡，心下很是焦烦，一得弘昭来书，连忙拜表唐廷，但言重诲远来，转惑军心，乞即征还。

唐主早不悦重诲，别用范延光为枢密使，又因宣徽使孟汉琼出使军前，还言两川变乱，统由重诲一人所致，现加王淑妃从旁媒孽，越使唐主动疑，遂召重诲东归。重诲方到三泉，接到诏敕，不得已马首东瞻。

石敬瑭闻重诲东还，即生退志，适知祥枭夏鲁奇首，遣人持示行营。鲁奇有二子随军，共向敬瑭泣陈，愿取父首。敬瑭道："知祥长厚，必葬汝父，较诸身首异处，不更好么？"越日果由知祥传命，收还首级，备棺殓葬。敬瑭即毁去营寨，班师北归，两川兵从后追蹑，直至利州。李彦琦亦弃城奔还。自是利、遂、阆三镇，尽为蜀有。知祥复遣李仁罕等，攻夺忠、万、夔三州，声势大振。董璋乃收兵还东川。

唐主闻石敬瑭奔还，并不加谴，但欲归罪重诲。重诲还，过凤翔，再想与朱弘昭谈心，弘昭已经变脸，闭门不纳。重诲怅怅还都，途中奉诏，命为河中节度使，不必入觐，方转趋河中去了。

未几由唐廷宣敕，复吴越王钱镠官爵，再起李从珂为左卫上将军，出镇凤翔。重诲愈觉不安，乃上章乞休，朝命以太子太师致仕，另简皇侄从璋为河中节度使，并遣步军药彦稠率兵同行，使防重诲变状。重诲有二子，长崇绪，次崇赞，宿卫京师，一闻制下，即日私奔至河中，省视重诲。重诲道："尔等来此，有无朝命？"二子答言未曾，重诲大惊道："未奉敕旨，怎得擅来！"说至此，不禁顿足，半晌才欷歔道："我知道了，这事非尔等意，有人诱使尔等，陷我重罪，我以死报国罢了，余复何言！"乃将二子械送阙下，行至陕州，已有制敕传到，令就地下狱。

重诲既发遣二子，自知不妙，日夕防有后命。忽有中使到来，见重诲，尚未开口，即向他恸哭。重诲亦流涕问故。中使道："人言公有异志，朝廷已遣药彦稠领兵来了。"重诲泫然道："我久受国恩，死不足报，尚敢另生异志，更烦国家发兵，贻主上忧么？"已而李从璋、药彦稠到来，与重诲相见，尚无恶意。重诲正要交卸，不防来了皇城使翟光邺，传着密旨，令从璋转图重诲。从璋即带兵围重诲第，自入门见重诲。甫至庭中，便即下拜，重诲惊出，降阶答礼，偏从璋手出一锤，趁着重诲俯首时，猛击过去，砉然一声，流血满庭。重诲妻张氏，三脚两步的走了出来，抱住重诲，大呼道："令公就使得罪，死亦未晚，何必这般辣手！"从璋又用锤击张氏首，可怜一对夫妇，就此毕命，同归地下。享尽荣华，难免有此一日。

看官听着！翟光邺奉遣至河中，不过由唐主密嘱，谓重诲果有异志，可与从璋密商。光邺素恨重诲，即授意从璋击死重诲夫妇，然后返报唐主，只说重诲已蓄异图。唐主即日下诏，把断绝钱镠及离间孟知祥、董璋等事，一古脑儿归至重诲身上，并将他二子并诛，惟族属得免连坐，小子有诗叹道：

大臣风度贵何休，贪利终贻家国忧，
一奋铁锤双陨命，生前何不早回头！

唐主已诛死重诲，又命四川进奏官苏愿，东川进奏军将刘澄，各还本道，传谕安重诲专命兴兵，今已伏辜了。毕竟两川如何对待，且至下回表明。

安重诲恃宠擅权，其足以致死也。由来久矣，从珂虽唐主养子，但为唐主所垂爱，且已立有大功，语云疏不间亲，宁重诲独未之闻乎？顾因杯酒小嫌，必欲陷害从珂，计尚未遂，而君臣之疑忌，已从此生矣。王德妃为重诲内援，特以制锦铺地之谏阻，即致失权，重诲不乘此乞休，尚欲何为？至于两川发难，杯激之使变，已属乖方。且李仁矩、武虔裕等，皆非将才，乃一以私党而令镇阆州，一以私亲而使守绵州，用人失当，专顾私图，几何而不偾事也！逮夫内外交构，不死何待，彼尚自诩为一死报国。为问其所谓报国者，果属何在耶？或犹以死非其罪惜之，夫罪如重诲，死何足惜，所惜者唐主嗣源，不能明正其罪，乃徒为李从璋所击毙耳。重诲不死于国法，而死于从璋之手，宜后人之为彼呼冤也。

第二十三回
杀董璋乱兵卖主　宠从荣骄子弄兵

却说孟知祥据有西川，得进奉官苏愿归报，已知朝廷有意诏谕，且闻在京家属，均得无恙，乃遣使往告董璋，欲约他同上谢表。璋勃然道："孟公家属皆存，原可归附，我子孙已经被戮，还谢他甚么？"遂将来使斥归。知祥再三遣使，往说董璋。略言主上既加礼两川，若非奉表谢罪，恐复致讨。我曲彼直，反足致败，不如早日归朝，得免后祸。璋始终不从。越年为唐主长兴元年，知祥再遣掌书记李昊诣梓州，极陈利害。璋不但不允，反将昊诟骂一番，撵出府门。昊怏怏回来，入白知祥道："璋不通谋议，且欲入窥西川，公宜预备为是。"知祥乃增戍设防，按兵以待。

果然到了孟夏，董璋率兵入境，攻破白杨林镇，把守将武弘礼擒去。当董璋出兵时，与诸将谋袭成都，诸将统皆赞成，独部将王晖道："剑南万里，成都为大，时方盛夏，师出无名，看来似未必成功哩。"璋不肯依言，遂进兵白杨林镇。

知祥闻武弘礼被擒，亟集众将会议，副使赵季良道："董璋为人，轻躁寡恩，未能拊循士卒，若据险固守，却是不易进攻，今不守巢穴，前来野战，乃是舍长用短，不难成擒了。惟董璋用兵，轻锐皆在前锋，公宜诱以羸卒，待以劲兵，始虽小衄，终必大捷。愿公勿忧！"季良善谋。知祥又问何人可为统帅，季良道："璋素有威名，今举兵突至，摇动人心，公当自出抵御，振作士气。"赵廷隐独插入道："璋有勇无谋，举兵必败，廷隐当为公往擒此贼！"知祥大喜，即命廷隐为行营马步军都部署，率三万人出拒董璋。

廷隐部署军伍，已经成队，乃入府辞行，适外面递入董璋檄文，指斥知祥悔婚败盟，又有遗季良、廷隐及李肇书，文中语气，似与三人已订密约，有里应外合的意思。知祥阅毕，递视廷隐，廷隐举书掷地道："何必污目！想总是行反间计，欲公杀副使及廷隐呢。"再拜而行，知祥目送廷隐道："众志成城，当必能济事了。"

才阅两日，又接汉州败报，守将潘仁嗣，与董璋交战赤水，大败被擒，接连又得汉州失守警耗。知祥投袂起座，命赵季良守成都，自率八千人趋汉州。行至弥牟镇，见廷隐驻营镇北，遂与他会师。次日见董璋兵至，命廷隐列阵鸡踪桥，扼住敌冲，又令都知兵马使张公铎，列阵后面，自登高阜督战。

董璋至鸡踪桥畔，望见西川兵盛，也有惧意，退驻武侯庙前，下马休息，帐下骁卒忽大噪道："日已亭午，曝我做甚？何不速战！"璋乃上马趋进，前锋甫交，东川右厢马步指挥使张守进，即弃甲投戈，奔降知祥。知祥召问军情，守进道："璋兵尽此，无复后继，请急击勿失。"知祥乃麾军逆击，两下里一场鏖斗，东川兵恰也利害，争夺鸡踪桥，廷隐部下指挥使毛重威、李瑭，相继阵亡，惹得廷隐性起，拚死力战，三进三却，总敌不住东川兵。都指挥副使侯弘实，见廷隐不能得利，也挥兵倒退。知祥立马高阜，瞧着情形，不禁捏着一把冷汗，亟用马箠指麾后阵，令张公铎上前救应。公铎部下，养足锐气，一经知祥指麾，骤马突出，大呼而进。东川兵已杀得筋疲力软，不防一支生力军，从刺斜里杀将过来，顿时旗靡辙乱，不能支持。廷隐、弘实，又乘势杀转，把东川兵一阵蹂躏，擒住东川指挥使元瓌、董光裕等八十余人。先败后胜，果如季良所料。董璋拊膺长叹道："亲兵已尽，我将何依？"遂率数骑遁去，余众七千人投降知祥。潘仁嗣也得逃还。知祥再引兵穷追，至五侯津，又收降东川都指挥使元环，长驱入汉州城，董璋早弃城东奔，西川兵入璋府第，觅璋不得，但见有刍粮甲械，遗积甚多，大众相率搬取，无心去追董璋，璋因是得脱。

惟赵廷隐带着亲卒，追至赤水，复得收降东川散卒三千人。知祥命李昊草榜，慰谕东川吏民，且草书劳问董璋，谓将至梓州，诘问负约情由，及见侵罪状，一面至赤水会廷隐军，进攻梓州。璋奔至梓州城下，肩舆入城。王晖迎问道："公全军出征，今随还不及十人，究属何因？"报复语虽然痛快，究非臣下所宜。璋无言可答，只向他流涕下泪。晖却冷笑而退。及璋入府就食，不意外面突起喧声，慌忙投箸出窥，略略一瞧，乱兵不下数百，为首有两员统领，一个正是王晖，一个乃是从子都虞侯董延浩，自知不能理喻，亟率妻子从后门逃出，登城呼指挥使潘稠，令讨乱兵。稠引十卒登城，竟把璋首取去，献与王晖。璋妻及子光嗣，统自经死。适西川军将赵廷隐，驰抵城下，晖即开城迎降。

廷隐趋入梓州，检封府库，候知祥到来发落。偏是知祥中疾，中途逗留，那李仁罕自遂州到来，由廷隐出迎板桥，仁罕并不道贺，且侮慢廷隐。廷隐非常衔恨，强延仁罕入城。既而知祥疾瘳，方入梓州，犒赏将士，本欲令廷隐为东川留后，偏是仁罕不服，也欲留镇梓州，乃由知祥自行兼领，调廷隐为保宁军留后，仍饬仁罕还镇遂州，两人才算受命，各归镇地。

山南西道王思同，奏达唐廷，谓董璋败死，知祥已并有两川。当由唐主商诸辅臣，枢密使范延光道："知祥虽据全蜀，但士卒皆东方人，知祥恐他思归为变，亦欲借朝廷威望，镇压众心，陛下不如曲意招抚，令彼自新。"唐主道："知祥本我故人，为谗人离间至此，朕今日招抚故交，也不好算是曲意哩。"乃遣供奉官李存瓌赴蜀，宣慰知祥。知祥已还成都，闻存瓌持诏到来，即遣李昊出迎，延入府第，存瓌即开读诏词，略云：

董璋狐狼，自贻族灭，卿邱园亲戚，皆保安全，所宜成家世之美名，守君臣之大节。既往不咎，勉释前嫌，卿其善体朕意！

知祥跪读诏书，拜泣受命。存瓌将诏书递交知祥，然后与知祥行甥舅礼。原来存瓌系李克宁子，克宁妻孟氏，即知祥胞妹。克宁为庄宗所杀，子孙免罪。克宁被杀，见第四回。存瓌留事阙下，得为供奉官。知祥见甥儿无恙，恰也欢慰。留住数日，便遣存瓌东归，上表谢罪。且因琼华长公主，即知祥妻，见前文。已经病逝，补告丧期，又表称将校赵季良五人，平东有功，乞授节钺。唐主再命存瓌西行，赐故长公主祭奠，赠绢三千匹，赏还知祥官爵，并赐玉带。所有赵季良等五将，候知祥择地委任，再请后命。知祥乃复请西川文武将吏，乞许权行墨制，除补始奏。唐主一一允许。知祥遂用墨制授季良等为节度使，越年且由唐廷派遣尚书卢文纪，礼部郎中吕琦，册封知祥为东西川节度使蜀王，自是知祥得步进步，隐然有帝蜀的思想了。隐伏下文。

是时吴越王钱镠，亦已老病，奄卧多日，自知病必不起，召诸将吏入寝室，流涕与语道："我子皆愚懦，恐不足任后事，我死，愿公等择贤嗣立！"诸使吏皆泣下道："大王令嗣传瓘，素从征伐，仁孝有功，大众俱愿受戴，请以为嗣！"镠乃召入传瓘，悉出印钥相授道："将士推尔，尔宜善自守成，无忝所生！"传瓘拜受印钥，起侍寝侧，镠又与语道："世世子孙，当善事中国，就使中原易姓，亦毋失事大礼，切记勿忘！"传瓘亦唯唯遵教，未几镠殁，享寿八十一岁。

相传镠生时适遇天旱，道士东方生指镠所居，谓池龙已生此家，时镠正产下，红光满室，父宽以为不祥，弃诸井旁。惟镠祖母知非常儿，抱归抚养，名为婆留，且号井为婆留井。及镠年數歲，嘗在村中大木下，指示群兒，戲為隊伍，頗得軍法。后來驍勇絶倫，善射與槊，邑中有衣錦山，上列石鏡，闊二尺七寸，镠对石自顾，身服冕旒，如封王状。虽尝隐秘不言，但因此有自负意。至受梁封为吴越王后，广杭州城，筑捍海石塘，江中怒潮急湍，版筑不就，镠采山阳劲竹，制成强弩五百，硬箭三千，选弓弩手出射潮头，潮乃退趋西陵，遂得竖桩垒石，筑成长堤。射潮事传为美谈，其实潮汐长落，本有定时，镠特借此以鼓动工役耳。且建候潮、通江等城门，并置龙山、浙江两闸，遏潮入河。嗣是钱塘富庶，冠绝东南。为民奠土，不为无功。

镠自少年从军，夜未尝寐，倦极乃就圆木小枕，或枕大铃，枕欹辄寤，名为警枕。寝室内置一粉盘，有所记忆，即书盘中，至老不倦。平时立法颇严，一夕微行，还叩北城门，门吏不肯启关，自

内传语道："就使大王到来，亦不便启门！"诘旦鏐乃从北门入，召入北门守吏，嘉他守法，厚给赏赐。有宠姬郑氏父，犯法当死，左右替他乞免，鏐怒道："为一妇人，欲乱我法么？"立命宫人牵出郑姬，斩首以徇。纯是权术。每遇春秋荐享，必呜咽道："今日贵盛，皆祖先积善所致，但恨祖考不及见哩。"孝思可嘉。晚年礼贤下士，得知人誉。自传瓘袭职，传讣唐都，唐主赐谥武肃，命以王礼安葬，且令工部侍郎杨凝式撰作碑文。浙民代请立庙，奉诏俞允。越二年庙成供像，历代不移。浙人称为海龙王，或沿称为钱大王。补叙钱鏐故事，亦不可少。

传瓘为鏐第五子，《十国春秋》谓为第七子。曾任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嗣位后改名元瓘，以遗命去国仪，仍用藩镇法，除民逋赋，友于兄弟，慎择贤能，所以吴越一方，安堵如恒。

惟闽王王延钧杀兄攘位，据闽数年，会遇疾不能视事，延禀竟率子继雄自建州来袭福州。延钧忙遣楼船指挥使王仁达往御，仁达遇继雄军，伪立白帜，作乞降状。继雄信为真情，过舟慰抚，被仁达一刀杀死，乘势追擒延禀，牵至延钧帐前。延钧病已少愈，面责延禀道："兄尝谓我善继先志，免兄再来，今日烦兄至此，莫非由我不能承先么？"回应前二十回。延禀惭不能答，即由延钧喝令推出，枭首示众，复姓名为周绍琛。遣弟延政往抚建州，慰抚军民，闽地复安。

延钧渐萌骄态，上书唐廷，内称楚王马殷，吴越王钱鏐，统加尚书令，今两王皆殁，请授臣尚书令。唐廷置诸不理。延钧遂不通朝贡。已而信道士陈守元言，建宝皇宫，自称皇帝，改名为鏻。守元又妄称黄龙出现，因改元龙启，国仍号闽，追尊审知为太祖，立五庙，置百官，升福州为长乐府，独霸一方。唐廷力不能讨，由他逞雄。

武安军节度使马希声病死，弟希范向唐报丧，唐主准令袭职，不烦细表。定难军治夏州。节度使李仁福，也因病去世，子彝超自称留后，唐主欲稍示国威，徙彝超镇彰武军，治延州。别简安从进为定难留后。偏彝超不肯奉命，但托词为军民所留，不得他往。唐廷令从进往讨彝超，卒因饷道不断，无功引还。彝超上表谢罪，自陈无叛唐意，不过因祖父世守，上下相习，所以迁徙为难。乞恩许留镇。廷议以夏州僻远，不若权事羁縻，省得劳师费财，唐主也得过且过，授彝超得节度使，姑息偷安罢了。将外事并作一束，无非是插叙文字。

外事粗定，内乱复萌，骨肉竟同仇敌，萧墙忽起干戈，这也是教训不良，酿成祸变，说将起来，可叹可悲！突起一峰，笔不平直。原来唐主嗣源，生有四子，长名从璟，为元行钦所杀，元行钦即李绍荣。已见前文。次名从荣，又次名从厚，又次名从益。天成元年，从荣受命为天雄军节度使，兼同平章事。次年，授从厚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从荣闻从厚位出己上，未免怏怏。又越年，徙从荣为河东节度使，兼北都留守。未几，又与从厚互易，从荣得为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两人为一母所生，见二十一回。性情却绝不相同，从厚谨慎小心，颇有老成态度，独从荣躁率轻夸，专喜与浮薄子弟，赋诗饮酒，自命不凡。唐主屡遣人规劝，终不肯改，也只好付诸度外。教之不从，奈何置之。长兴元年，封从荣为秦王，从厚为宋王，从荣既得王爵，开府置属，益招集淫朋为僚佐，日夕酣歌，豪纵无度，一日入谒内廷，唐主问道："尔当军政余暇，所习何事"从荣答道："暇时读书，或与诸儒讲论经义。"唐主道："我虽不知书，但喜闻经义，经义所陈，无非父子君臣的大道，足以益人智思，此外皆不足学。我见庄宗好作歌诗，毫无益处，尔系将家子，文章本非素习，必不能工，传诸人口，徒滋笑谤，顾汝勿效此浮华哩！"从荣勉强答应，心中却不以为然，惟当时安重诲尚在禁中，遇事抑制，为从荣所敬惮，故尚未敢为非。及重诲已死，王淑妃、孟汉琼居中用事，授范延光、赵延寿为枢密使。延光以疏属见用，没甚重望。延寿本姓刘，为卢龙节度使赵德钧养子，冒姓刘氏，因巧佞得幸，尚唐主女兴平公主，参入枢要。从荣都瞧不上眼，任意揶揄。石敬瑭自西蜀还朝，受任六军诸卫副使。他本娶唐主女永宁公主为妻，公主与从荣异母，素相憎嫉，敬瑭恐因妻得祸，不愿与从荣共事，屡思出补外任，免惹是非。就是延光、延寿也与敬瑭同一思想，巴不得离开殿廷，省却无数恶

气，只恨无隙可请，没奈何低首下心，虚与周旋。会契丹东丹王兀欲，怨及母弟，越海奔唐，唐赐姓名为李赞华，授怀化军治慎州。节度使，就是从前卢龙献俘的惕隐，见二十一回。也授他官职，赐姓名为狄怀忠。契丹遣使索还，唐廷不许，遂屡次入寇，唐主欲简择河东镇帅，控御契丹，延光、延寿遂荐举石敬瑭，及山南东道节度使康义诚。敬瑭幸得此隙，立即入阙，自请出镇，乃授敬瑭为河东节度使，敬瑭拜命，即日登程。既至晋阳，用部将刘知远、周瓌为都押衙，委以心腹，军事委知远，财政委瓌，静听内外消息，相机行事。后晋基业，肇始于此。唐主调回康义诚，令掌六军诸卫副使，代敬瑭职。出从珂为凤翔节度使，加封潞王。四子从益为许王，并加秦王从荣为尚书令，兼官侍中。从益乳母王氏，本宫中司衣，因见秦王势盛，欲借端依托，为日后计，乃暗嘱从益至唐主前，求见秦王。唐主以幼儿思兄，人情常事，乃遣王氏挈往秦府。王氏见了从荣，非常谄谀，甚且装出许多媚态，殷勤凑奉。从荣最喜奉承，又见王氏有三分姿色，乐得移篙近舵，索性将从益哄出，令婢媪抱见王妃刘氏，自与王氏搂入别室，做了一出鸳鸯梦。待至云收雨散，再订后期，且嘱王氏伺察宫中动静。王氏当然依嘱，仍带从益回宫。嗣是王氏常出入秦府，传递消息，所有宫中情事，从荣无不与闻。又有太仆少卿致仕何泽，乘机希宠，表请立从荣为皇太子。唐主览表泣下，私语左右道："群臣请立太子，朕当归老太原旧第了！"六十余岁，尚恋恋尊荣耶？不得已令宰相枢密会议。从荣闻信，亟入见唐主道："近闻有奸人请立太子，臣年尚幼，愿学治军民，不愿当此名位呢。"唐主道："这是群臣的意思，朕尚未曾决定。"从荣乃退，出语延光、延寿道："执政欲立我为太子，是欲夺人兵权，幽入东宫哩。"延光等揣知上意，且惧从荣见怪，遂奏请授从荣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位宰相上。有诏准奏，于是从荣总揽兵权，得用禁军为牙兵。每出入，侍卫盈途，就是入朝时候，从骑必数百人，张弓挟矢，驰骋皇衢，居然是六军领袖，八面威风。小子有诗咏道：

皇嗣何堪使帅师？春秋大义贵先知。
只因骄子操兵柄，坐使萧墙祸乱随。

从荣擅权，朝臣畏祸，最着急的莫若两人，看官道两人为谁？待小子下回再表。

读此回而知唐明宗之未足有为，不过一庸柔主耳。两川交争，正可借此进兵，坐收渔人之利，董璋出师，能间道以袭东川，易如反手，否则俟孟知祥入东川时，乘虚捣成都，亦是攻其无备之一策。璋固败死，知祥亦疲，卞庄子之所以能刺二虎者，由是道也。乃事前毫不注意，事后徙知慰谕，遂令知祥坐大，并有两川，是非失策之甚者乎？至若对待藩镇，同一柔弱，甚至不能制驭其子，酿成骄戾，卫州吁之致乱，咎在庄公，岂尽厥子罪哉？况年已老迈，尚不欲择贤为嗣，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识者有以窥明宗之心术矣。

第二十四回
毙秦王夫妻同受刃　号蜀帝父子迭称雄

却说唐廷大臣，见秦王从荣擅权，多恐惹祸，就中最着急的，乃是枢密使范延光、赵延寿两人，屡次辞职，俱不得唐主允许。嗣因唐主有疾，好几日不能视朝，从荣却私语亲属道："我一旦得居南面，定当族诛权幸，廓清宫廷！"如此狂言，奈何得居南面！延光、延寿得闻此语，越加惶急，复上表乞请外调。唐主正日夕忧病，见了此表，遽掷置地上道："要去便去，何用表闻！"延光、延寿急得没法。究竟延寿是唐室驸马，有公主可通内线。公主已进封齐国，颇得唐主垂爱，遂替延寿入宫陈情，但说是延寿多病，不堪机务，唐主还未肯遽允。延寿又邀同延光，入内自陈道："臣等非敢惮劳，愿与勋旧迭掌枢密，免人疑议。且亦未敢俱去，愿听一人先出，若新进不能称职，仍可召臣，臣奉诏即至便了。"唐主乃令延寿为宣武节度使，延寿欢跃而去。枢密使一缺，召入节度使朱弘昭继任。弘昭入朝固辞，唐主怒叱道："汝等皆不欲侍侧，朕养汝等做什么？"弘昭始不敢再言，悚惶受命。前日待安重诲机变得很，此次却上钩了。

范延光见延寿外调，欣羡得很，他恨无玉叶金枝作为妻室，只好把囊中积蓄，取了出来，送奉宣徽使孟汉琼，托他恳求王淑妃，代为请求，希望外调。无非拜倒石榴裙下，不过难易有别。毕竟钱可通灵，一道诏下，授延光为成德军节度使。延光如脱重囚，即日陛辞，向镇州莅任去了，晦气了一个三司使冯赟，调补枢密使，枢密使非不可为，但惜朱、冯二人，才不称职耳。此外如近要各官，亦多半求去，有蒙允准的；有不蒙允准的，允准的统是喜慰，不允准的统是忧愁。康义诚度不能脱，遣子服事秦王，为自全计，唐主还道他朴忠可恃，命为亲军都指挥使，兼同平章事，其实义诚是佯为恭顺，阴持两端，有甚么朴忠可恃呢！一班狡徒，任内外事，安得不乱？

先是大理少卿康澄，目击乱萌，曾有五不足惧，六可畏一疏。奏入宫廷，当时称为名论。疏中略云：

臣闻安危得失，治乱兴亡，曾不系于天时，固非由于地利，童谣非祸福之本，妖祥岂隆替之源？故雊雉升鼎而桑谷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马长嘶而玉龟告兆，不能延晋祚之长。是知国家有不足惧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阴阳不调不足惧，三辰失行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川涸不足惧，蟊贼伤稼不足惧，此不足惧者五也。贤人藏匿深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蔑闻深可畏，此深可畏者六也。伏惟陛下尊临万国，奄有八纮，荡三季之浇风，振百王之旧典，设四科而罗俊彦，提二柄而御英雄，所以不轨不物之徒，咸思革面，无礼无义之辈，相率悛心。然而不足畏者，愿陛下存而勿论，深可畏者，愿陛下修而靡忒。加以崇三纲五常之教，敷六府三事之歌，则鸿基与五岳争高，盛业共磐石永固矣，谨此疏闻。

唐主览疏，虽优诏褒答，但总未能切实举行，所以六可畏事，始终失防，徒落得优柔寡断，上下蒙蔽，几乎又惹出伦常大变，贻祸宫闱。

长兴四年十一月，唐主病体少瘳，出宫赏雪，至士和亭宴玩半日，免不得受了风寒。回宫以后，当夜发热，急召医官诊视，说是伤寒所致，投药一剂，未得挽回。次日且热不可耐，竟至昏昏沉沉，不省人事。秦王从荣，与枢密使朱弘昭、冯赟，入问起居，三呼不应，王淑妃侍坐榻旁，代为传语道："从荣在此。"唐主又不答。淑妃再说道："弘昭等亦在此。"唐主仍然不答。从荣等无言可说，只好退出。

既至门外，闻宫中有哭泣声，还疑是唐主已

崩。从荣还至府中，竟夕不寐，专俟中使迎入。那知候到黎明，一些儿没有影响，自己却倦极思眠，便在卧室中躺下，呼呼睡去，等到醒来，已是午牌时候，起问仆从，并没有宫廷消息，不由的惊惧交并，一心思想做皇帝，可惜运气未来。当即遣人入宫，诈称遇疾，私下召集党人，定一密谋，拟用兵入侍，先制权臣。遂遣押衙马处钧，往告朱弘昭、冯赟道："我欲带兵入宫，既便侍疾，且备非常，当就何处居住？"弘昭等答道："宫中随便可居，惟王自择。"嗣又私语处钧道："皇上万福，王宜竭力忠孝，不可妄信浮言。"处钧还白从荣，从荣又遣处钧语二人道："尔等独不念家族么？怎敢拒我！"二人大惧，入告孟汉琼，汉琼转白王德妃，德妃道："主上昨已少愈，今晨食粥一器，当可无虞，从荣奈何敢蓄异图！"汉琼道："此事须要预防，一经秦王入宫，必有臣变！看来惟先召康义诚，调兵入卫，方免他虑。"德妃点首，汉琼自去。

原来唐主嗣源，昏睡了一昼夜，到了次日夜半，出了一身微汗，便觉热退神清，蹶然坐起。四顾卧室，只有一守漏宫女，尚是坐着。便问道："夜漏几何？"宫女起答道："已是四更了。"唐主再欲续问，忽觉喉间微痒，忙向痰盂唾出数片败肉，好似肺叶一般，随又令宫女携起溺壶，撒下许多涎液，当由宫女启问道："万岁爷曾省事否？"唐主道："终日昏沉，此刻才能知晓，未知后妃等何往？"宫女道："想是各往寝室，待去通报便了。"语毕，便抢步外出，往报后妃，六宫闻信，陆续趋集，互相笑语道："大家还魂了！"汝等去做什么？因相率请安，并问唐主腹可饥否？唐主颇欲进食，乃进粥一器，由唐主食尽，仍然安睡，到了天明，神色更好了许多。

惟从荣尚未得知，还疑是宫中秘丧，将迎立他人，不得不先行下手。至孟汉琼往语康义诚，义诚爱子情深，未免投鼠忌器，但嗫嚅对答道："仆系将校，不敢预议，凡事须由宰相处置！"汉琼见义诚首鼠两端，忙去转告朱弘昭，弘昭大惊，夜邀义诚入私室，一再详问，义诚仍执前言，未几辞去。是夕已由从荣召集牙兵千人，列阵天津桥，待至黎明，即遣马处钧至冯赟第，叩门传语道："秦王决计入侍，当居兴圣宫，公等各有宗族，办事应求详允，祸福在指顾间，幸勿自误！"赟未及答，处钧已去，转告康义诚，义诚道："王欲入宫，自当奉迎。"于是冯赟、康义诚，各怀私意，俱驰入右掖门，朱弘昭相继驰至，孟汉琼自内趋出，与弘昭等共至中兴殿门外，聚议要事。赟具述处钧传语，且顾语义诚道："如秦王言，心迹可知，公勿因儿在秦府，左右顾望，须知主上禄养吾徒，正为今日，若使秦王兵得入此门，将置主上何地！我辈尚有遗种么？"义诚尚未及答，门吏已仓皇趋入，大声呼道："秦王已引兵至端门外了。"孟汉琼闻报，拂袖遽起道："今日变生仓猝，危及君父，难道尚可观望么？如我贱命，有何足惜，当自率兵拒击哩！"说着，即趋入殿门，朱、冯两人，联步随入。义诚不得已，也跟在后面。汉琼入白唐主道："从荣造反，已引兵攻端门，若纵他入宫，便成大乱了！"宫人听了此言，相向号哭，唐主亦惊语道："从荣何若出此！"还是溺爱。便问朱、冯两人道："究竟有无此事？"两人齐声道："确有此事，现已令门吏闭门了。"唐主指天泣下，且语义诚道："烦卿处置，勿惊百姓！"还是相信。

适从珂子控鹤指挥使重吉在侧，也由唐主与语道："我与你父亲冒矢石，手定天下，从荣等有何功劳，今乃为人所教，敢行悖逆！我原知此等竖子，不足付大事，当呼你父来朝，授他兵柄。汝速为我闭守宫门！"重吉应命，即召集控鹤兵，把宫门堵住。

孟汉琼披甲上马，出召入马军都指挥使朱弘实，令率五百骑讨从荣。从荣方扼住天津桥，踞坐胡床，令亲卒召康义诚。亲卒行至端门，见门已紧闭，转叩左掖门，亦没人答应，便从门隙中瞧将进去，遥见朱弘实引着骑兵踊跃而来。慌忙走白从荣。从荣惊惶失措，忙起座擐甲，彎弓执矢。俄而骑兵大至，冒矢直进，朱弘实摇呼道："来军何故从逆，快快回营，免得连坐！"从荣部下的牙兵，应声散去，慌得从荣狼狈奔回。走入府第，四顾无人，只有妻室刘氏，在寝室中抖做一团。正在没法摆布，又听得人声鼎沸，突入门来，刘氏先站入床下，从荣急不暇择，也匍匐进

去，与刘氏一同避匿。似此怯弱，何故作威！皇城使安从益，先驱驰入，带兵搜寻，从外至内，上下一顾，已见床下伏着两人，便即顺手拽出，一刀一个，结果性命。夫妻同死，不意安重诲后，复有从荣。再从床后搜寻，尚躲着少子一人，也即杀死，各枭首级，携归献功。

唐主闻从荣被杀，且悲且骇，险些儿坠落御榻。再绝再苏，疾乃复剧。从荣尚有一子，留养宫中，诸将请一体诛夷。唐主泣语道："此儿何罪？"语未毕，孟汉琼入奏道："从荣为逆，应坐妻孥，望陛下割恩正法！"唐主尚不肯遽允，偏将吏哗声遽起，无可禁止。只得命汉琼取出幼儿，毕命刀下，追废从荣为庶人。诸将方才散归。

宰相冯道率百寮入宫问安，唐主泪下如雨，呜咽与语道："我家不幸，竟致如此，愧见卿等！"冯道等泣下沾襟，徐用婉言劝慰，然后退出。行至朝堂，朱弘昭等正在聚议，欲尽诛秦府官属，道即抗声道："从荣心腹，只有高辇、刘陟、王说三人，若判官任赞任事才及半月，王居敏、司徒诩，因病告假，已过半年，岂与从荣同谋？为政宜尚宽大，不宜株连无辜！"弘昭尚不肯从，冯赟却赞同道议，与弘昭力争，乃止诛高辇一人。刘陟、王说，也得免死，长流远方。任赞、王居敏、司徒诩等贬谪有差。

时宋王从厚，已调镇天雄军，唐主命孟汉琼驰驿往召，即令汉琼权知天雄军府事。从厚奉命还都，及至宫中，那唐主李嗣源，已先三日归天了。总计唐主嗣源在位，共得八年，寿六十有七。史称他性不猜忌，与物无竞，即位后年谷屡丰，兵革罕用，好算是五代贤君，小子也不暇评驳，请看官自加体察便了。不断之断，尤善于断。越年四月，始得安葬徽陵，庙号明宗。这且慢表。

且说宋王从厚，既至洛都，便在柩前行即位礼。阅七日始缞服朝见群臣，给赐中外将士。至群臣退后，御光政楼存问军民，无非是表示新政，安定人心。及还宫后，谒见曹后、王妃，恰也尽礼，不消细说。适朱弘实妻入宫朝贺，司衣王氏与语秦王从荣事，欷歔说道："秦王为人子，不在左右侍疾，反欲引兵入卫，原是误处；但必说他敢为大逆，实是冤诬！朱公颇受王恩，奈何不为辨白呢？"语虽近是，但汝与他私通，忽出此语，转令人愈加疑心。弘实妻归告弘实，弘实大惧，亟与康义诚同白嗣皇，且言王氏曾私通从荣，尝代诇宫中情事。一番奏陈，断送王氏生命，有诏令她自尽，好去与从荣叙地下欢了。既而辗转牵连，复累及司仪康氏，也一并赐死，寻复株连王德妃，险些儿迁入至德宫，幸曹后出为洗释，才算无事，但嗣皇从厚，待遇王德妃，即因是寖薄了。

越年正月，改元应顺，大赦天下。加封冯道为司空，李愚为右仆射，刘煦为吏部尚书，并兼同平章事。进康义诚为检校太尉，兼官侍中，判六军诸卫事。朱弘实为检校太保，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且命枢密使朱弘昭、冯赟及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并兼中书令。赟以超迁太过，辞不受命，乃改兼侍中，封邠国公。康义诚以下并得加封，岂因其杀兄有功耶？居心如此，安得令终！外如内外百官，俱进阶有差。就是荆南节度使高从诲，也进封南平王，湖南节度使马希范，得进封楚王，两浙节度使钱元瓘，并进封吴越王。惟加蜀王孟知祥为检校太师。知祥却不愿受命，遣归唐使，嘱使代辞。

看官听着！知祥既并有两川，野心勃勃，欲效王建故事。闻唐主已殂，从厚入嗣，遂顾语僚佐道："宋王幼弱，执政皆胥吏小人，不久即要生乱哩。"僚佐闻言，已知他寓有深意，但因岁月将阑，权且蹉跎过去。未几就是孟春，乃推赵季良为首，上表劝进，且历陈符命，什么黄龙现，什么白鹊集，都说是瑞征骈集，天与人归。知详假意谦让道："孤德薄不足辱天命，但得以蜀王终老，已算幸事！"季良进言道："将士大夫，尽节效忠，无非望附翼攀鳞，长承恩宠，今王不正大统，转无从慰副人望，还乞勿辞！"季良本臣事后唐，乃赴蜀后，专媚知祥，曲为效力，可鄙可叹！知祥乃命草定帝制，择日登位，国号蜀，改元明德。

届期衮冕登坛，受百寮朝贺。偏天公不肯做美，竟尔狂风怒号，阴霾四塞，一班趋炎附势的人员，恰也有些惊异。但且享受了目前富贵，无暇顾及天心。何不亦称符瑞。当下授赵季良为司空同平章事，王处回为枢密使，李仁罕为卫圣诸军马步军指挥使，赵廷隐为左匡圣步军都指挥使，张业为右匡圣步军都指挥使，张公铎为捧圣控

鹤都指挥使，李肇为奉銮肃卫都指挥使，侯弘实为副使，掌书记。毋昭裔为御史中丞，李昊为观察判官，徐光溥为翰林学士。所有季良等兼领节使，概令照旧。追册唐长公主李氏为皇后，夫人李氏为贵妃。妃系唐庄宗嫔御，赐给知祥，累从知祥出兵，备尝艰苦。一夕梦大星坠怀，起告长公主，公主即语知祥道："此女颇有福相，当生贵子。"既而生子仁赞，就是蜀后主昶。昶系仁赞改名，详见下文。史家称王建为前蜀，孟知祥为后蜀。

知祥僭号以后，唐山南西道张虔钊，武定军节度使孙汉韶，皆奉款请降，兴州刺史刘遂清尽撤三泉、西县、金牛、桑林戍兵，退归洛阳，于是散关以南，如阶、成、文诸州，悉为蜀有。

过了数月，张虔钊等入谒知祥，知祥宴劳降将。由虔钊等奉觞上寿，知祥正欲接受，不意手臂竟酸痛起来，勉强受觞，好似九鼎一般，力不能胜，急忙取置案上，以口承饮，及虔钊等谢宴趋退，知祥强起入内，手足都不便运动，成了一个疯瘫症。延至新秋，一命告终。遗诏立子仁赞为太子，承袭帝位。

赵季良、李仁罕、赵廷隐、王处回、张公铎、侯弘实等，拥立仁赞，然后告丧。仁赞改名为昶，年才十六，暂不改元。尊知祥为高祖，生母李氏为皇太后。

知祥据蜀称尊，才阅六月，当时有一僧人，自号醋头，手携一灯檠，随走随呼道："不得灯，得灯便倒！"蜀人都目僧为痴，又知祥去世，才知灯字是借映登极。又相传知祥入蜀时，见有一老人状貌清癯，挽车趋过，所载无多。知祥问他能载几何？老人答道："尽力不过两袋。"知祥初不经意，渐亦引为忌讳，后来果传了两代，为宋所并。小子有诗咏道：

两川窃据即称尊，风日阴霾蜀道昏。

半载甫经灯便倒，才知释子不虚言。

知祥帝蜀，半年即亡，这半年内，后唐国事，却有一番绝大变动。待小子下回再详。

观从荣之引兵入卫，谓其即图杀逆，尚无确证，不过急思承祚，恐为乃弟所夺耳。孟汉琼、朱弘昭、冯赟等，遽以反告，命朱弘实、安从益率兵迎击，追入秦府，杀于床下。从荣死不足责，但罪及妻孥，毋乃太甚！唐主嗣源，始不能抑制骄儿，继不能抑制莽将，徒因悲骇增病，遽尔告终。宋王入都，已死三日，幸当时如潞王者，在外尚未闻丧讣。否则阋墙之衅，早起阙下，宁待至应顺改元后耶！蜀王知祥，乘间称帝，彼既知从厚幼弱，不久必乱，奈何于亲子仁赞，转未知所防耶！观人则明，对己则昧，知祥亦徒自哓哓耳。

第二十五回
讨凤翔军帅溃归　入洛阳藩王篡位

却说唐主从厚，已改元应顺，尊嫡母曹氏为太后，庶母王氏为太妃，所有藩镇文武臣僚，更一体覃恩，俱给赏赐。独疑忌潞王从珂，听信朱、冯两枢密，出从珂子重吉为亳州团练使。重吉有妹名惠明，在洛为尼，亦召入禁中。从珂闻子被外黜，女被内召，料知新主有猜忌意，免不得瞻顾彷徨。他本为明宗所爱，夙立战功，明宗病剧，只遣夫人刘氏入省，自在凤翔观望。及明宗去世，亦谢病不来奔丧。彼时已料有内衅，坐觇成败。果然嗣皇从厚，信谗见猜，屡遣使侦察从珂。朱弘昭、冯赟，又捕风捉影，专喜生事。内侍孟汉琼，与朱、冯结为知己，朱、冯说他有功，加官至开府仪同三司，且赐号忠贞扶运保泰功臣。汉琼有何功绩，只杀从荣一事，由他首倡。此时汉琼出守天雄军。见上回。意欲邀他回都，协同办事，于是奏请召还汉琼，徙成德节度使范延光，转镇天雄军。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移镇成德军。潞王从珂，却叫他改镇河东，兼北都留守。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从厚也不知利害，俱从所请，遣使出发四镇，分头传命。

从珂镇守凤翔，距都最近，第一个接到敕使，满肚中怀着鬼胎。忽又闻洋王从璋，前来接替，更觉疑虑不安。看官阅过上文，应知从璋为明宗从子，前时简任河中，手杀安重诲。这番调至凤翔，从珂也恐他来下辣手，随即召集僚佐，商议行止。大众应声道："主上年少，未亲庶事，军国大政，统由朱、冯两枢密主持。大王威名震主，离镇是自投罗网，不如拒绝为是！"观察判官冯胤孙，独出为谏诅道："君命召，不俟驾而行，诸君所议，恐非良图。"大众闻言，统哑然失笑，目为迂谈。从珂乃命书记李专美，草起檄文，传达邻镇，大略谓朱弘昭、冯赟等，乘先帝疾亟，杀长立少，专制朝权，疏间骨肉，动摇藩垣，从珂将整甲入朝，誓清君侧，但虑力不逮心，愿乞灵邻藩，共图报国云云。

檄文既发，又因西都留守王思同，挡住出路，不得不先与联络，特派推官郝诩，押牙朱廷乂等，相继诣长安，说以利害，饵以美妓。思同却慨然道："我受明宗大恩，位至节镇，若与凤翔同反，就使成事，也不足为荣。一或失败，身名两丧，反致遗臭万年。这事岂可行得！"遂将郝诩、朱延乂拘住，详报唐廷。此外各镇，接到从珂檄文，或与反对，或主中立，惟陇州防御使相里金，有心依附，即遣判官薛文遇，往来计事。

唐主从厚，既闻从珂叛命，拟遣康义诚出兵往讨。义诚不欲督师，请饬王思同为统帅，羽林都指挥使侯益为行营马步都虞侯。益知军情将变，辞疾不行，遂被黜为商州刺史，侯益尚不失为智，义诚却很是狡诈。即命王思同为西面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前静难军节度使药彦稠为副，前绛州刺史苌从简为马步都虞侯，严卫步军左厢指挥使尹晖，羽林指挥使杨思权等，皆为偏裨，出师数万，往讨从珂。又命护国节度使安彦威，为西面行营都监，会同山南、西道，及武定，彰义、静难各军帅，夹攻凤翔。一面令殿直楚昭祚，往执亳州团练使李重吉，幽锢宋州。洋王从璋，行至中途，闻从珂拒命，便即折还。

王思同等会同各道兵马，共至凤翔城下，鼙鼓喧天，兵戈耀日，当即传令攻城。城堑低浅，守备不多，由从珂勉谕部众，乘陴抵御。怎奈城外兵众势盛，防不胜防，东西两关，为全城保障，不到一日，都被攻破，守兵伤亡，不下千百，急得从珂危惧万分，寝食不遑。好容易过了一宵，才见天明，又听得城外喧声，一齐趋集，好似那霸王被困，四面楚歌。极写唐军声势，反射后文降溃。

从珂情急登城，泣语外军道："我年未二十，

即从先帝征伐，出生入死，金疮满身，才立得本朝基业。汝等都随我有年，亦应目睹，今朝廷信任谗臣，猜忌骨肉，试想我有何罪，乃劳大军痛击！必欲置我死地呢？”说至此，就在城上大哭起来。内外军士，相率泣下。忽西门外跃出一将，仰首大呼道：“大相公真是我主哩！”遂率部众解甲投戈，愿降潞王。从珂开城放入，思权用片纸呈入，内书数语云：愿王克京城日，授臣节度使，勿用作防团。从珂即下城迎劳，援笔批入纸中，写就思权为邠宁节度使七字，授与思权。思权舞蹈称谢。为彼一人，断送社稷，试问彼心何忍？且登城招诱尹晖，尹晖即遍呼各军道：“城西军已入城受赏了！我等应早自为计！”说着，也将甲胄脱卸，作为先导，各军遂纷纷弃械，乞降城中。从珂复开了东门，迎纳尹晖等降军。

王思同毫不接洽，骤见乱兵入城，顿时仓皇失措。与安彦威等五节度使，统皆遁去，凤翔城下，依旧是风清日朗，雾扫云开。从珂转惊为喜，大括城中财帛，犒赏将士，甚至鼎釜等器，亦估值作为赏物。大众都得满愿，欢声如雷。长安副留守刘遂雍，闻思同败还，也生异志，闭门不纳。思同等只好转走潼关。从珂建大将旗鼓，整众东行，尚恐思同据住长安，并力拒守。及行次岐山，闻刘遂雍不纳思同，大喜过望，便即遣人慰抚，遂雍悉倾库帑，遍赏从珂前军，前军皆不入城，受赏即去。至从珂到来，由遂雍出城迎接，复搜索民财，充作供给。从珂也无暇入城，顺道东趋，径逼潼关。

唐廷尚未得败报，至西面步军都监王景从等，自军中奔还，才知各军大溃。唐主从厚，惊慌得了不得，亟召康义城入议，凄然与语道：“先帝升遐，朕在外藩，并不愿入都争位，诸公同心推戴，辅朕登基。朕既承大业，自恐年少无知，国事都委任诸公，就是朕对待兄弟，也未尝苛刻。不幸凤翔发难，诸公皆主张出师，以为区区叛乱，立可荡平，今乃失败至此，如何能转祸为福？看来只有朕亲往凤翔，迎兄入主社稷，朕仍旧归藩。就使不免罪谴，亦所甘心，省得生灵涂炭了！”徒然哀鸣，有何益处？朱弘昭、冯赟等，面面相觑，不发一言。不能收火，如何放火？

康义诚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进议道：“西师惊溃，统由主将失策，今侍卫诸军尚多，臣请自往抵敌，扼住要冲，招集离散，想不至再蹈前辙，愿陛下勿为过忧！”唐主从厚道：“卿果前往督军，当有把握，但恐寇敌方盛，一人不足济事，且去召入石驸马，一同进兵，可好么？”义诚道：“石驸马闻徙镇命，恐亦未愿，倘有异心，转足资寇，不如由臣自行，免受牵制！”巧言如簧。从厚总道他语出至诚，毫不动疑，便召将士慰谕，亲至左藏，悉发所储金帛，分给将士。且更面嘱道：“汝等若平凤翔，每人当更赏二百缗。”将士无功得赏，益加骄玩，各负所赐物，出语途人道：“到凤翔后，再请给一份，不怕朝廷不允！”途人闻言，有几个见识较高，已料他贪狡难恃，康义诚独扬扬得意，调集卫军，入朝辞行。

都指挥使朱弘实，进白唐主道：“禁军若都出拒敌，洛都归何人把守？臣意以为先固洛阳，然后徐图进取，可保万全。”义诚正恨弘实主兵，击毙从荣。此时又出来阻挠，顿觉怒气上冲，厉声叱道：“弘实敢为此言，莫非图反不成？”弘实本是莽夫，怎肯退让，也厉声答道：“公自欲反，还说别人欲反么？”这二语的声音，比义诚还要激响，适值从厚登殿，听得弘实口音，心滋不悦，便召二人面讯。二人争讼殿前，弘实仍盛怒相向，义诚独佯作低声，两下各执一词。义诚便面奏道：“弘实目无君上，在御座前，尚敢这般放肆，况叛兵将至，不发兵拦阻，却听他直入都下，惊动宗社，这尚得谓非反么？”从厚不禁点首，义诚又逼紧一层道：“朝廷出此奸臣，怪不得凤翔一乱，各军惊溃，今欲整军耀武，必须将此等国蠹，先正典刑，然后将士奋振，足以平寇！”从厚被他一激，遂命将弘实绑出市曹，斩首以徇，各禁军见弘实冤死，无不惊叹，那康义诚得泄余恨，遂带着禁军，一麾出都去了。

从厚见义诚就道，还以为长城可靠，索性令楚匡祚杀死李重吉，并将重吉妹惠明，也勒令自尽，眼巴巴的专待捷音。当下宣诏军前，命康义诚为凤翔行营都招讨使，王思同为副。那知思同奔至潼关，被从珂前军追至，活擒而去，解至从珂行辕。从珂面加诘责，思同慨然道：“思同起自

行间，蒙先帝擢至节镇，常愧无功报主；非不知依附大王，立得富贵，但人生总有一死，死后何颜往见先帝？今战败就擒，愿早就死！”忠有余而才略不足，终致杀身。从珂也自觉怀惭，改容起谢道：“公且休言！”遂命羁住后帐，偏杨思权、尹晖二人，羞与相见，屡劝从珂心腹将刘延朗，谋毙思同。延朗遂乘从珂醉后，擅将思同杀死。及从珂醒后报闻，托言思同谋变，从珂徒付诸一叹罢了。

再进军入华州，前驱又执到药彦稠，命系狱中。越日进次阌乡，又越日进次灵宝，各州邑无一拒守，如入无人之境。护国节度使安彦威，与匡国节度使安重霸，望风迎降。独陕州节度使康思立，闭门登城，拟俟康义诚到来，协同守御。从珂前驱至城下，中有捧圣军五百骑，前曾出守陕西，至此为从珂所诱，令充前锋，便向城上仰呼道：“城中将吏听着！现我等禁军十万，已奉迎新帝，尔等数人，尚为谁守？徒累得一城人民，肝脑涂地，岂不可惜！”守兵应声下城，开门出迎。思立禁遏不住，也只好随了出来，迎从珂入城。

从珂入城安民，与僚佐再商行止。僚佐献议道：“今大王将及京畿，料都中人必皆丧胆，不如移书入都，慰谕文武士庶，令他趋吉避凶，定可不劳而服了。”从珂依言，即驰书都中，略言大兵入都，惟朱弘昭、冯赟两族不赦外，此外各安旧职，不必忧疑。时侍卫马军指挥使安从进，方受命为京城巡检，一得此书，即潜布腹心，专待从珂军到，好出城迎降。

唐主从厚，尚似睡在梦中，诏促康义诚进兵。义诚军至新安，部下将士，争弃甲兵，赴陕投降。及抵乾壕，十成中走去了九成半，只剩得寥寥数十人。义诚心本叵测，此次自请出兵，意欲尽举卫卒，迎降从珂，作为首功，不意卫卒已走了先着，顿失所望。可巧途次遇着从珂候骑，即与他相见，自解所佩弓剑，令携去作为信物，传语请降。心术最坏，莫如此人。警报飞达都中，可怜唐主从厚，急得不知所为，忙遣中使宣召朱弘昭。弘昭正忧心如焚，突然闻召，即惶遽出涕道：“急乃召我，是明明欲杀我谢敌呢！”当即投井自尽。安从进闻弘昭已死，竟引兵入弘昭第，枭了弘昭首级，乘便往杀冯赟，把冯家男女长幼，尽行屠戮，遂将朱、冯两颗头颅送入陕中。

从厚得弘昭死耗，复闻冯族被屠，自知危在旦夕，不得不避难出奔。适值孟汉琼自魏州归来，便令他再往魏州，整备行辕，以便出幸。汉琼佯为应命，及趋出都门，却扬鞭西驰，投奔陕府去了。保泰功臣，所为也如是么？从厚尚未得知，自率五十骑至玄武门，顾语控鹤指挥使慕容进道：“朕且幸魏州，徐图兴复，汝可率控鹤兵从行！”进系从厚爱将，便即应声道：“生死当从陛下！请陛下先行一步，俟臣召集部众，出卫乘舆！”从厚乃驰出玄武门。一出门外，门便阖住。看官道是何人所阖？原来就是慕容进。进给出主子，立即变卦，安安稳稳地居住都中，并没有从驾的意思。

宰相冯道等入朝，到了端门，始知朱、冯皆死，车驾出走，因怅然欲归。李愚道：“天子出幸，并未向我等与谋，今太后在宫，我等且至中书省，遣小黄门入宫请示，取太后进止，然后归第，诸公以为何如？”道摇首道：“主上失守社稷，人臣将何处禀承，若再入宫城，恐非所宜。潞王已处处张榜，不若归俟教令，再作计较。”已生变志。乃共归至天宫寺，安从进遣人与语道：“潞王倍道前来，行将入都，相公宜带领百官，至谷水奉迎。”道等乃入憩寺中，传召百官。中书舍人卢导先至，道与语道：“闻潞王将至，应具书劝进，请舍人速即起草！”便欲劝进，太无廉耻。导答道：“潞王入朝，百官只可班迎，就使有废立情事，亦当俟太后教令，怎得遽往劝进呢？”道又说道：“凡事总须务实。”导答驳道：“公等身为大臣，难道有天子出外，遽向别人劝进吗？若潞王尚守臣节，举大义相责，敢问公等具何词对答呢？为公等计，不如率百官径诣宫门，进名问安，取太后进止，再定去就，方算是情义兼尽了。”

道尚踌躇未决，那安从进复遣人催促道：“潞王来了，太后太妃，已遣中使迎劳潞王，奈何百官尚未出迎？”道慌忙出寺，李愚、刘昫等，也纷然随行。到了上阳门外，伫候了半日有余，并不见潞王到来，但只有卢导趋过。道复召与语，导对答如初。李愚喟然道：“舍人所言甚当，我等

罪不胜数了。”罪止贪生，何必过廉。仍相偕还都。

是时潞王从珂，尚留陕中，康义诚至陕待罪，从珂面责道：“先帝晏驾，立嗣由诸公，今上居丧，政事出诸公，何为不能终始，陷吾弟至此？”你也口是心非。义诚大惧，叩头请死。本意想立首功，谁知当场出丑！从珂冷笑道：“你且住着，再听后命！”已露杀机。义诚不得已留住行营，马步都虞侯苌从简，左龙武统军王景戡，均为从珂军所执，匍匐乞降。从珂俱命系狱，遂遣人上笺太后，一面由陕出发，东趋洛都。至渑池西，遇着孟汉琼，汉琼伏地大哭，欲有所陈。一哭便能保命么？从珂勃然道：“汝也不必多言，我已早知道了！”遂命左右道：“快了此阉奴！”汉琼魂不附体，连哀求语都说不出来，刀光一闪，身首分离。杀得好。

从珂复引兵至蒋桥，唐相冯道等，已排班恭迎。丑极。从珂传令，说是未谒梓官，不便相见。道等又上笺劝进，越丑。从珂并不审视，但令左右收下，竟尔昂然入都。先进谒太后太妃，再趋至西宫，拜伏明宗柩前，泣诉诣阙的缘由。冯道等跟了进来，俟从珂起身，列班拜谒，从珂亦答拜，冯道等又复劝进，从珂道：“我非来夺位，实出自不得已。俟皇帝归阙，园寝礼终，当还守藩服，诸公遽议及此，似未谅我的苦衷了！”吾谁欺？欺天乎！看官！你道从珂此言，果然好当真么？翌日即由太后下令，废少帝从厚为鄂王，命从珂知军国事。又翌日复传出太后教令，谓潞王从珂，应即皇帝位。从珂并不固辞，居然在柩前行即位礼，受百官朝贺了。写得从珂即位之速，反射上文伪言。

先是从珂在凤翔，有瞽者张濛，自言知术数事，尝事太白山神，神祠就是北魏崔浩庙，每遇人问休咎，由濛祷告，神即附体传语，颇有应验。从珂亲校房暠，酷信濛术，曾托濛代询潞王吉凶，濛即传神语道：“三珠并一珠，驴马没人驱，岁月甲庚午，中兴戊己土。”暠茫然不解，请濛代释。濛答道：“这是神语，我亦未能解释呢。”暠转白从珂，从珂亦莫名其妙，至入都受册，文中起首，便是应顺元年岁次甲午，四月庚午朔三语，从珂回视房暠道：“张濛神言，果然应验了！”惟三珠两语，尚难索解，再令暠往延张濛，共相研究。濛言三珠指三帝，驴马没人驱，便是失位的意义。是耶非耶！乃授濛为将作少监同正，敕赐金紫，作为酬谢。

还有一种奇怪的应兆，凤翔人何叟，年逾七十，无疾猝死。冥中见了阴官，凭几告叟道：“为我白潞王，来年三月，当为天子二十三年。”叟方闻此语，一声怪响，竟尔还阳。自思阴官所言，不便转告，仍秘匿过去。逾月又死，复见阴官，向他怒叱道：“怎得违我命令，不去转达！今再放汝还阳，速即传报！”阴官必欲转白，究是何因？叟惶恐遵教，退见廊庑下簿书，便问守吏。守吏道：“朝代将易，这就是升降人爵的簿籍呢。”及叟已再苏不敢隐匿，乃转告从珂亲校刘延朗，延朗转白从珂，从珂召叟入问，叟答道：“请待至来年三月，必有征信，否则戮我未迟。”从珂乃给与金帛，嘱他不再泄漏，遣令还家，及期果验。但从珂据国，先后仅及三年，何故论作二十三年，后人仔细研求，方知从珂生日，是正月二十三日，小字二十三，诨名便叫作阿三。二十三年，就是三年，究竟此事真假，小子也无从辨明。但史乘上载有此语，不妨依言录述，聊供看官谈助。并随笔写入一诗道：

同胞兄弟尚操戈，异类何能保太平！
养子可曾如养虎，明宗以后即从珂。

从珂篡位，故主从厚，究竟往何处去了？欲知详情，试阅下回便知。

明宗既殂，从厚依次当立，名正言顺，本无可乘之隙。且即位仅及数月，无甚失德，亦何至速即危亡，所误者任用非人耳！朱弘昭、冯赟等，前时尝畏惮从荣，不敢入任枢密使。至从荣既死，从珂犹存，阿三骁勇善战，出从荣上，亟宜设法笼络，曲予羁縻，彼于从厚入都之时，不过在外观望，未尝反唇相讥，是固非觊觎神器者比，何物朱、冯，仍轻令徙镇，激之使反乎！且王思同等率领大军，围攻凤翔，东西关陷，围城岌岌，而杨思权大呼先降，尹晖随靡，遂致众军大溃，是思权之罪，且比朱、冯为尤甚。康义诚居心叵测，更过思权，从厚误信而用之，几何而不亡国杀身耶！然观当时卖国诸臣，皆属先朝遗老，是其咎尤不在从厚，而在明宗。祖父欲传国于子孙，不为之择贤而辅，虽举国家而授之，亦属无益。此贻谋之所以宜慎也。

第二十六回
卫州廨贼臣缢故主　长春宫逆子弑昏君

却说潞王从珂，入洛篡位的期间，正值故主从厚，流寓卫州驿，剩得一个匹马单身，穷极无聊的时候，他自玄武门趋出，随身只五十骑兵，四顾门已阖住，料知慕容进变卦，不由地自嗟自怨，踯躅前行。到了卫州东境，忽见有一簇人马，拥着一位金盔铁甲的大员，吆喝而来。到了面前，那大员滚鞍下马，倒身下拜，仔细瞧着，乃是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便即传谕免礼，令他起谈。敬瑭起问道："陛下为什么到此？"从厚道："潞王发难，气焰甚盛，京都恐不能保守，我所以匆匆出幸，拟号召各镇，勉图兴复，公来正好助我！"敬瑭道："闻康义诚出军西讨，胜负如何？"从厚道："还要说他甚么？他已是叛去了！"敬瑭俯首无言，只是长叹。也生歹心。

从厚道："公系国家懿戚，事至今日，全仗公一力扶持！"敬瑭道："臣奉命徙镇，所以入朝。麾下不过一二百人，如何御敌？惟闻卫州刺史王弘赟，本系宿将，练达老成，愿与他共谋国事，再行禀命！"从厚允诺。敬瑭即驰入卫州，由弘赟出来迎见，两下叙谈。敬瑭即开口道："天子蒙尘，已入使君境内，君奈何不去迎驾？"弘赟叹息道："前代天子，亦多播越，但总有将相侍卫，并随带府库法物，使群下得所依仰。今闻车驾北来，只有五十骑相随，就使有忠臣义士，赤心报主，恐到了此时，亦无能为力了！"乐得别图富贵。

敬瑭闻言，也不加评驳，但支吾对付道："君言亦是，惟主上留驻驿馆，亦须还报，听候裁夺。"便别了弘赟，返白从厚，尽述弘赟所言。从厚不禁陨涕。旁边恼动了弓箭使沙守荣、奔洪进，奔与贲，同系洪进姓。直趋敬瑭前，正辞诘责道："公系明宗爱婿，与国家义同休戚，今日主忧臣辱，理应相恤，况天子蒙尘播越，所恃惟公，今公乃误听邪言，不代设法，直欲趋附逆贼，卖我天子呢！"说至此，守荣即拔出佩刀，欲刺敬瑭。忠义可嘉，惜太莽撞。敬瑭连忙倒退，部将陈晖即上前救护敬瑭，拔剑与守荣交斗，约有三五个回合。敬瑭牙将指挥使刘知远，遽引兵入驿，接应陈晖。晖胆力愈奋，格去守荣手中刀，把他一剑劈死，洪进料不能支，也即自刎。知远见两人已死，索性指挥部兵，趋至从厚面前，将从厚随骑数十人杀得一个不留。从厚已吓做一团，不敢发声，那知远却麾兵出驿，拥了敬瑭，竟驰往洛阳去了。不杀从厚，还算是留些余地。看官！你想此时的唐主从厚，弄得形单影只，举目无亲，进不得进，退不得退，只好流落驿中，任人发落。卫州刺史王弘赟，全不过问，直至废立令下，乃遣使迎入从厚，使居州廨。明知从厚难保，因特视为奇货。一住数日，无人问候，惟磁州刺史宋令询，遣使存问起居。从厚但对使流泪，未敢多言。皇帝失势，一至于此，后人亦何苦欲做皇帝。既而洛阳遣到一使，入见弘赟，向赟下拜，这人非别，就是弘赟子峦，曾充殿前宿卫。赟问他来意，他即与赟附耳数语，赟频频点首，便备了鸩酒，引峦往见从厚。从厚识是王峦，便询都中消息，峦不发一语，即进酒劝饮。从厚顾问弘赟道："这是何意？"弘赟道："殿下已封鄂王，朝廷遣峦进酒，想是为殿下饯行呢。"从厚知非真言，未肯遽饮，弘赟父子，屡劝不允，峦竟性起，取过束帛，硬将从厚勒毙，年止二十一岁。

从厚妃孔氏，即孔循女。尚居宫中，生子四人，俱属幼稚。自王峦弑主还报，从珂遣人语孔妃道："重吉等何在？汝等尚想全生么？"孔妃顾着四子，只是悲号。不到一时，复有人持刃进来，随手乱斫，可怜妃与四子，一同毕命。从厚只杀一重吉，却要六人抵命，如此凶横，宁能久存！

磁州刺史宋令询，闻故主遇害，恸哭半日，

自缢而亡。从厚之死，尚有宋令询死节，后来从珂自焚，无一死事忠臣，是从珂且有愧多矣。从珂即改应顺元年为清泰元年，大赦天下，惟不赦康义诚、药彦稠。义诚伏诛，并且夷族，此举差快人意。余如苌从简、王景戡等，一律释免。葬明宗于徽陵，并从荣、重吉遗棺，及故主从厚遗骸，俱埋葬徽陵城中。从厚墓土，才及数尺，不封不树，令人悲叹。至后晋石敬瑭登基，乃追谥从厚为闵帝，可见从珂残忍，且过敬瑭，怪不得他在位三年，葬身火窟哩。莫谓天道无知。

从珂下诏犒军，见府库已经空虚，乃令有司遍括民财，敲剥了好几日，也止得二万缗。从珂大怒，硬行科派，否则系狱。于是狱囚累累，贫民多赴井自尽，或投缳自经。军士却游行市肆，俱有骄色。市人从旁聚诟道："汝等但知为主立功，反令我等鞭胸杖背，出财为赏，自问良心，能无愧天地否？"军士闻言，横加殴逐，甚至血肉纷飞，积尸道旁，人民无从呼吁。犒军费尚属不敷，再搜括内藏旧物，及诸道贡献，极至太后太妃，亦取出器物簪珥，充作犒赏，还不过二十万缗。当从珂出发凤翔时，曾下令军中，谓入洛后当赏人百缗，至是估计，非五十万缗不可，偏仅得二十万缗，不及半数。从珂未免怀忧。

适李专美夜值禁中，遂召入与语道："卿素有才名，独不能为我设谋筹足军赏么？"专美拜谢道："臣本驽劣，材不称职，但军赏不足，与臣无咎。自长兴以来，屡次行赏，反养成一班骄卒。财帛有限，欲望无穷，陛下适乘此隙，故能得国。臣愚以为国家存亡，不在厚赏，要当修法度，立纪纲，保养元气，若不改前车覆辙，恐徒困百姓，存亡尚未可知呢！今财力已尽，只得此数，即请酌量派给，何必定践前言哩！"从珂没法，只得下了制敕，凡在凤翔归命，如杨思权、尹晖等，各赐二马一驼，钱七十缗，下至军人钱二十缗，在京军士各十缗。诸军未满所望，便即造谣道："去却生菩萨，扶起一条铁。"生菩萨指故主从厚，一条铁指新主从珂，玩他语意，已不免怀着悔心了。全为下文写照。

当下大封功臣，除冯道、李愚、刘昫三宰相，仍守旧职外，用凤翔判官韩昭胤为枢密使，刘延朗为副，房暠为宣徽北院使，随驾牙将宋审虔为皇城使，观察判官马裔孙为翰林学士，掌书记李专美为枢密院直学士。康思立调任邢州节度使，安重霸调任西京留守，杨思权升任邠州节度使，尹晖升任齐州防御使，安从进升任河阳节度使，相里金升任陕州节度使。加封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为齐国公，宣武军节度使驸马都尉赵延寿为鲁国公，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封北平王，青州节度使房知温，封东平王，天平节度使李从曮仍回镇凤翔，封西平王。惟石敬瑭自卫州入朝，虽由从珂面加慰劳，礼貌颇恭，但前此同事明宗，两人各以勇力自夸，素不相下，此时从珂为主，敬瑭为臣，不但敬瑭是勉强趋承，就是从珂亦勉强接待。相见后留居都中，未闻迁调，敬瑭很自不安，以致愁病相侵，形同骨立。亏得妻室永宁公主，出入禁中，屡与曹太后谈及，请令夫婿仍归河东。公主本曹太后所出，情关母女，自然竭力代谋。从珂入事太后太妃，还算尽礼，因此太后较易进言。有时公主入谒，与从珂相见，亦尝面陈微意，从珂乃复令敬瑭还镇河东，加官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公主为魏国长公主。

凤翔旧将佐，入劝从珂，都说应留住敬瑭，不宜外任。惟韩昭胤、李专美两人，谓敬瑭与赵延寿，并皆尚主，一居汴州，一留都中，显是阴怀猜忌，未示大公，不如遣归河东为便。从珂也见他骨瘦如柴，料不足患，遂遣使还镇。敬瑭得诏即行，好似那凤出笼中，龙游海外，摆尾摇首，扬长而去。原是得意。

既而进冯道为检校太尉，相国如故。李愚、刘昫，一太苛察，一太刚褊，议论多不相合，或至彼此诟詈，失大臣体。从珂乃有意易相，问及亲信，俱说尚书左丞姚顗，太常卿卢文纪，秘书监崔居俭，均具相才，可以择用。从珂意不能决，因书三人姓名，置诸琉璃瓶中，焚香祝天，用箸挟出，得姚、卢两人。遂命姚顗、卢文纪同平章事，罢李愚为左仆射，刘昫为右仆射。寻册夫人刘氏为皇后，授次子重美为右卫上将军，兼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嗣且命兼同平章事职衔，加封雍王。一朝规制，内外粗备，那弑君篡国的李从珂，遂高拱九重，自以为安枕无忧了。笔伐口诛。

不肯放过。小子按时叙事,正好趁着笔闲,叙及闽中轶闻。回应二十三回。

闽主延钧,既僭称皇帝,封长子继鹏为福王,充宝皇宫使,尊生母黄氏为太后,册妃陈氏为皇后。先子而后及母妻,是依时事为录述,并非倒置,于此见闽主之溺爱不明,卒遭子祸。看官道陈氏是何等人物?她本是延钧父王审知侍婢,小名金凤。说起她的履历,更属卑污。她本是福清人氏,父名侯伦,年少美丰姿,曾事福建观察使陈岩。岩酷嗜南风,与侯伦常同卧起,视若男妾。偏岩妾陆氏,也心爱侯伦,眉来眼去,竟与侯伦结不解缘,只瞒了一个陈岩。未几,岩死,岩妻弟范晖,自称留后。陆氏复托身范晖,产下一女,便是金凤。此女系侯伦所生,由晖留养,至王审知攻杀范晖,金凤母女,乘乱走脱,流落民间。幸由族人陈匡胜收养,方得生成。审知据闽,选良家女充入后宫,金凤幸得与选,年方十七,姿貌不过中人,却生得聪明乖巧,娇小玲珑。一入宫中,便解歌舞。审知喜她灵敏,即令帖身服事。

延钧出入问安,金凤曲意承迎,引得延钧很是欢洽,心痒难熬。惟因老父尚在,不便勾搭,没奈何迁延过去。至审知一殁,延钧嗣位,还有甚么顾忌,便即召入金凤,侑酒为欢,郎有心,妾有意,彼此不必言传,等到酒酣兴至,自然拥抱入床,同作巫山好梦。这一夜的颠鸾倒凤,备极淫荡。延钧已娶过两妻,从没有这般滋味,遂不禁喜出望外,格外情浓。及僭号称帝,拟册正宫,元配刘氏早卒,继室金氏,貌美且贤,不过枕席上的工夫,很是平淡,延钧本不甚欢昵。到了金凤入幸,比金氏加欢百倍。那时闽后的位置,当然属诸金凤了。只是要做元绪公,奈何!既立金凤为皇后,即追封她假父陈岩为节度使,母陆氏为夫人,族人守恩、匡胜为殿使。别筑长春宫,作藏娇窟。

延钧尝用薛文杰为国计使,文杰敛财求媚,往往诬富人罪,籍没家资,充作国用,以此得大兴土木,穷极奢华。并且广采民女,罗列长春宫中,令充侍役。每当宫中夜宴,辄燃金龙烛数百枝,环绕左右,光明如昼,所用杯盘,统是玛瑙琥珀及金玉制成,且令宫婢数十人擎住,不设几筵。匪夷所思。饮到醉意醺醺,延钧与金凤,便将衣服尽行卸去,裸着身体,上床交欢。床四围共有数丈,枕可丈余,当两人交欢时,又令诸宫人裸体伴寝,互为笑谑。嗣复遣使至安南,特制水晶屏风一具,周围四丈二尺,运入长春宫寝室。延钧与金凤淫狎,每令诸宫女隔屏窥视,金凤常演出种种淫态,取悦延钧。或遇上巳修禊,及端午竞渡,必挈金凤偕游。后宫妇女,杂衣文锦,夹拥而行。金凤作乐游曲,令宫女同声歌唱。悠扬宛转,响遏行云。还有兰麝气,环佩声,遍传远近,令人心醉。这真可谓淫荒已极了。

延钧既贪女色,复爱娈僮。有小吏归守明,面似冠玉,肤似凝酥,他即引入宫中,与为欢狎,号为归郎。淫女尤喜狂,且顿令这水性杨花的金凤姑娘,也为颠倒梦想,愿与归郎作并头莲。归郎乐得奉承,便觑隙至金凤卧房,成了好事。金凤得自母传,不意归郎竟似侯伦。起初尚顾避延钧,后来延钧得疾,变成一个疯瘫症。于是金凤与归郎,差不多夜夜同床,时时并坐了,但宫中婢妾甚多,有几个狡黠善淫的,也想亲近归郎,乘机要挟。害得归郎无分身法,另想出一条妙计,招入百工院使李可殷与金凤通奸。金凤多多益善,况可殷是个伟岸男子,仿佛是战国时候的嫪毒,独得秘缄,益足令金凤惬意,归郎稍稍得暇,好去应酬宫人,金凤也不去过问。惟可殷不在时,仍令归郎当差。当时延钧曾命锦工作九龙帐,掩蔽大床,国人探悉宫中情形,作一歌词道:"谁谓九龙帐,只贮一归郎!"延钧哪里得知,就使有些知觉,也因疾病在身,振作不起。

天下事无独必有偶,那皇后陈金凤外,又出一个李春燕。凤后有燕,何畜生之多也!春燕为延钧侍妾,妖冶善媚,不下金凤。姿态比金凤尤妍。延钧也加爱宠,令居长春宫东偏,叫作东华宫。用珊瑚为棁榆,琉璃为棂瓦,檀楠为梁栋,缀珠为帘幕,范金为柱础,与长春宫一般无二。自延钧骤得疯瘫,不能御女,金凤得了归守明、李可殷等,作为延钧的替身,春燕未免向隅,势不免另寻主顾。凑巧延钧长子继鹏,愿替父代劳,与春燕联为比翼,私下订约,愿作长久夫妻。乃运动金凤,乞她转告延钧,令两人得为配偶。延钧本

来不愿，经金凤巧言代请，方将春燕赐给继鹏，两人自然快意，不消絮述。

惟延钧素性猜忌，委任权奸。内枢密使吴英，为国计使薛文杰所谮，竟致处死。英尝典兵，得军士心，军士因此嗟怨。忽闻吴人攻建州，当即发兵出御，偏军士不肯出发，请先将文杰交出，然后起程。延钧不允，经继鹏一再固请，乃将文杰捕下，给与军士，军士乱刀分剸，脔食立尽，始登途拒吴，吴人退去。

既而延钧复忌亲军将领王仁达，勒令自尽，一切政事，统归继鹏处置。皇城使李仿，与春燕同姓，冒认兄妹，遂与继鹏作郎舅亲，自恣威福。李可殷尝被狎侮，心怀不平，密与殿使陈匡胜勾结，谗构李仿及继鹏，继鹏弟继韬，又与继鹏不睦，党入可殷，密图杀兄。偏继鹏已有所闻，也尝与李仿密商，设法除患。会延钧病剧，继鹏及仿，放胆横行，竟使壮士持梃，闯入可殷宅中。正值可殷出来，当头猛击，脑裂而死。死得猝不及防。

看官试想，这李可殷是皇后情夫，骤遭惨毙，教阿凤何以为情？慌忙转白延钧，不意延钧昏卧床上，满口谵语，不是说延禀索命，就是说仁达呼冤。金凤无从进言，只好暗暗垂泪，暂行忍耐。到了次日，延钧已经清醒，即由金凤入诉，激起延钧暴怒，力疾视朝。呼入李仿，诘问可殷何罪？仿含糊对付，但言当查明复旨。踉跄趋出，急与继鹏定计，一不做，二不休，号召皇城卫士，鼓噪入宫。

延钧正退朝休息，高卧九龙帐中，蓦闻哗声大至，亟欲起身，怎奈手足疲软，无力支撑，那卫士一拥突入，就在帐外用槊乱刺，把延钧搠了几个窟窿。金凤不及奔避，也被刺死。归郎躲入门后，由卫士一把抓住，斫断头颅。李仿再出外擒捕陈守恩、匡胜两殿使，尽加杀戮。继韬闻变欲逃，奔至城门，冤家碰着对头，适与李仿相值，拔刀一挥，便即陨首。延钧在九龙帐中，尚未断气，宛转啼号，痛苦难忍，宫人因卫士已去，揭帐启视，已是血殷床褥，当由延钧嘱咐，自求速死，令宫人刺断喉管，方才毕命。小子有诗叹道：

九龙帐内闪刀光，一代昏君到此亡！
荡妇狂且同一死，人生何苦极淫荒！

延钧被弑，这大闽皇帝的宝座，便由继鹏据住，安然即位。欲知此后情形，俟小子下回说明。

唐主从厚，与闽主延钧，先后被弑，正是两两相对。惟从厚生平行事，不若延钧之淫昏，乃一则即位未几，即遭变祸，一则享国十年，才致陨命；此非天道之无知，实由人事之有别。明宗末年，乱机已伏，不发难于明宗之世，而延及于从厚之身，天或者尚因明宗之逆取顺守，尚有令名，特不忍其亲罹惨祸，乃使其子从厚当之耳。延钧嗣位，闽固无恙，初年尚不甚淫荒，至僭号为帝，立淫女为后，于是愈昏愈乱，而大祸起矣。本回叙入闽事，全从《十国春秋》中演出，并非故意媟亵，导人为淫。阅者当知淫昏之适以致亡，勿作秽语观可也。

第二十七回
嘲公主醉语启戎　援石郎番兵破敌

却说王继鹏弑父杀弟，并将仇人一并处死，喜欢得了不得，遂假传皇太后命，即日监国。到了晚间，没一人敢生异议，便登了帝座。召见群臣，群臣皆俯伏称贺。继鹏改名为昶，册李春燕为贤妃，命李仿判六军诸卫事。仿为弑君首恶，心常自疑，多养死士，作为护卫。继鹏恐他复蓄异谋，密与指挥使林延皓计议，托名犒军，大享将士，暗中布着埋伏，专候李仿进来，顺便下手。仿昂然直入，趋至内殿，猝遇伏甲突出，将他拿下，立即枭首。当下阖住内城，严防外乱，并将仿首悬示启圣门外，揭仿弑君弑后，及擅杀继韬等罪状。仿部众不服，攻应天门，未能得手，转焚启圣门，由林延皓率兵拒守，也不得逞，但将仿首取去，东奔吴越。

继鹏闻乱兵溃去，心下大悦。当命弟继严权判六军诸卫，用六军判官叶翘为内宣徽使，追号父鏻即延钧，见前。为惠宗皇帝，发丧安葬，改元通文。尊皇太后黄氏为太皇太后，进册李春燕为皇后。继鹏本有妻李氏，自得了春燕，将妾作妻，正室反贬入冷宫。春燕好淫工媚，善伺主意，继鹏非常宠爱，坐必同席，行必同舆，别造紫微宫，专供春燕游幸，繁华奢丽，且过东华。好算跨灶。春燕所言，继鹏无不允从。内宣徽使叶翘，博学质直，本为福邸宾僚，继鹏待以师礼，多所裨益。及入为宣徽使，反致言不见用，翘固请辞职，却屡承慰留。既而为李后事，上书切谏，惹动继鹏怒意，援笔批答道："一叶随风落御沟！"是古今批语中所罕有。遂放翘归永泰原籍，翘幸得寿终。

这且慢表，且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既抵晋阳，尚恐为朝廷所忌，阴图自全，常称病不理政事。有二子重殷、重裔，留仕都中，重殷任右卫上将军，重裔为皇城副使，皆受敬瑭密嘱，侦探内事。两人贿托太后左右，每有所闻，即行传报，所以唐主从珂，与李专美、李崧、吕琦、薛文遇、赵延乂等，日夕密谈，无不探悉。适契丹屡寇北边，禁军多屯戍幽州。敬瑭乃与幽州节度使赵德钧，联名上表，乞请增粮，有诏借河东菽粟，及镇州输绢五万匹，出易粮米。特派镇、冀二州车千五百乘，运粮至幽州戍所。敬瑭复自率大军，出屯忻州。

是时天旱民饥，百姓既苦乏食，又病徭役。敬瑭督促甚急，未免怨声载道。凑巧唐廷遣使到来，赐给敬瑭军夏衣，军士急呼万岁，声彻全营。敬瑭独自担忧，幕僚段希尧进言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军士不由将令，预先传呼万岁，是目中已无主帅了。他日如何使用？请查出首倡，明正军法！"敬瑭乃令刘知远查究，得三十六人，推出处斩，为各军戒。朝使闻此消息，返报从珂，从珂越生疑忌，即派武宁军节度使张敬达，为北面行营副总管，名目上是防御契丹，实际上是监制敬瑭。敬瑭并非笨伯，猜透从珂微意，格外加防。药线已设，总要爆裂。

好容易到了清泰三年，正月上浣，即值从珂诞辰，宫中号为千春节，置酒内廷，文武百官，联翩趋入，奉觞进贺。从珂已喝了许多巨觥，带着一片醉意，宴毕回宫。巧值魏国长公主，自晋阳来朝祝寿，便即捧上瑶觞，表达贺忱。从珂接饮毕，便笑问道："石郎近日何为？"公主答道："敬瑭多病，连政务都不愿亲理，每日惟卧床调养，需人侍奉罢了。"为夫托疾，究竟女生外向。从珂道："我忆他筋力素强，何致骤然衰弱，公主既已至京，且在宫中宽留数日，由他去罢。"公主着急道："正为他侍奉需人，所以今日入祝，明日即拟辞归。"从珂不待词毕，便作醉语道："才行到京，便想西归，莫非欲与石郎谋反么？"公主闻言，不禁俯首，默然趋退。从珂亦即安寝。

次日醒来，即有人入谏从珂，说他酒后失言。此人为谁？乃是皇后刘氏。从珂即位后，曾追尊生母鲁国夫人魏氏为太后，册正室沛国夫人刘氏为皇后。此是补叙之笔。刘氏素性强悍，颇为从珂所畏，她闻从珂醉语，一时不便进规，待至诘旦，方才入谏。从珂已经失记，至由刘后述及，方模模糊糊地记忆起来，心中亦觉自悔。当下召入魏国长公主，好言抚慰，并说昨夕过醉，语不加检，幸勿介怀。公主自然谦逊。一住数日，方敢告辞。从珂且进封她为晋国长公主，俾她悦意，且赐宴饯行。

毕竟夫妇情深，远过兄妹，公主还归晋阳，即将从珂醉语，报告敬瑭，敬瑭益加疑惧，即致书二子，嘱令将洛都存积的私财，悉数载至晋阳，只托言军需不足，取此接济。于是都下谣言，日甚一日，都说是河东将反。

唐主从珂，时有所闻，夜与近臣从容议事，因与语道："石郎是朕至亲，本无可疑，但谣言不靖，万一失欢，将如何对待呢？"群臣皆不敢对，彼此支吾半晌，便即退出。学士李崧，私语同僚吕琦道："我等受恩深厚，怎能袖手旁观？吕公智虑过人，究竟有无良策？"琦答道："河东若有异谋，必结契丹为援。契丹太后，以赞华投奔我国，屡求和亲，赞华事见二十三回。只因我拘留番将，未尽遣还，所以和议未成，今若送归番将，再饵以厚利，岁给礼币十余万缗，谅契丹必欢然从命，河东虽欲跳梁，当亦无能为了。"和亲亦非良策，不过少延岁月。崧答道："这原是目前至计，惟钱谷皆出三司，须先与张相熟商，方可奏闻。"说着，即邀吕琦同往张第。

张相乃是张延朗，明宗时曾充三司使，从珂篡位，命他为吏部尚书，兼同平章事职衔，仍掌三司。后唐称度支、盐铁、户部为三司。闻李、吕二人进谒，当即出迎。李崧代述琦计，延朗道："如吕学士言，不但足制河东，并可节省边费。若主上果行此计，国家自可少安，应纳契丹礼币，但向老夫责办，定可筹措，请两公速即奏陈。"二人大喜，辞了延朗。至次日入内密奏，从珂颇以为然，令二人密草国书，往遗契丹，静俟使命。

二人应命退出，从珂复召入枢密直学士薛文遇，与商此事。文遇道："堂堂天子，若屈身夷狄，岂不足羞！况虏性无厌，他日求尚公主，如何拒绝！汉成帝献昭君出塞，后悔无穷，后人作昭君诗云：'安危托妇人。'这事岂可行得？"从珂不禁失声道："非卿言，几乎误事！"

越日急召崧、琦入后楼，两人总道是索阅国书，怀稿入见。不料从珂在座，满面怒容，待二人行过了礼，便叱责道："卿等当力持大体，敷佐承平，奈何徒出和亲下策！朕只一女，年尚乳臭，卿等欲弃诸沙漠么？且外人并未索币，乃欲以养士财帛，输纳虏廷，试问二卿究怀何意？"两人慌忙拜伏道："臣等竭愚报国，并非敢为虏计，愿陛下熟察！"从珂怒尚未息，李崧只管磕头，吕琦拜了两拜，便即停住。从珂瞋目道："吕琦强项，尚视朕为人主么？"琦亦抗声道："臣等为谋不臧，但请陛下治罪，若多拜即可邀赦，国法转致没用了！"尚有丈夫气。从珂被他一驳，颜才少霁，令二人起身，各赐卮酒压惊。二人跪饮，拜谢而退。

未几即降调琦为御史中丞，不令入直。朝臣窥测意旨，那敢再言和亲。忽由河东呈入奏章，系是石敬瑭自陈羸疾，乞解兵柄，或徙他镇。从珂览奏，明知非敬瑭真意，但事出彼请，乐得依从，便拟将石敬瑭移镇郓州。李崧、吕琦又上书谏阻，还有升任枢密使房皓，亦力言不可。独薛文遇奋然道："俗语有言，道旁筑室，三年不成，此事应断自圣衷，群臣各为身谋，怎肯尽言！臣料河东移亦反，不移亦反，不若先事防维为是！"也是汉晁错流亚。从珂大喜道："卿言正合朕意。前日有术士言，谓朕今年应得贤佐，谋定天下，想应验在卿身了！"不从彼言，何致焚身？立命学士院草制，徙敬瑭为天平节度使，特命马军都指挥使宋审虔出镇河东，且令张敬达为西北蕃汉马步都署，促敬瑭速移郓州。

看官试想，这石敬瑭表请移镇，明明是有意尝试，哪知弄假成真，竟颁下这道诏命。慌忙召集将佐，私下与商道："我再来河东时，主上曾许我终身在此，不更换人接替，今忽有是命，是与千春节向公主言，同一忌我，我难道便来就死么？"幕僚段希尧，及节度判官赵莹，观察判官薛融等，俱劝敬瑭暂且忍耐，姑往郓州。旁有一将

闪出道："不可不可！明公今往郓州，是所谓迁乔入谷了。试思明公在此，兵强马壮，若称兵传檄，帝业可成，奈何以一纸诏书，甘投虎口呢？"敬瑭闻言瞧着，正是都押牙刘知远，彼固不屑在人下者。方欲出言回答，又有一人接入道："明公入朝，今上新即位，岂不知蛟龙异物，不宜纵入深渊，乃仍把河东授公，这是天意相助，非人谋所得违。况明宗遗爱在人，今上以养子入继，名不正，言不顺，公系明宗爱婿，反招今上疑忌，若不早图，后悔无及了！"敬瑭视之，是掌书记桑维翰，一推一挽，拥起此石。乃向二人拱手道："二公所言甚明，但恐河东一镇，未能抵制朝廷？"维翰又道："从前契丹主子，与明宗约为兄弟，今部兵出没西北，公诚能推诚屈节，服事契丹，万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不成？"甘心事狄，沦十六州为左衽，维翰实为罪魁。敬瑭遂决意发难，特令维翰草起表文，表唐主从珂让位，略云：

臣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谨顿首上言：古者帝王之治天下也，也储以长，传位以嫡，为古今不易之良法。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之乱者数十年。秦始皇不早立储君，杀扶苏，立胡亥，卒至自亡其国。唐之天下，明宗之天下也。明宗皇帝，金戈铁马之所经营，麦饭豆粥之所收拾，持三尺剑，马上得天下，厥功亦非小可。近者宫车晏驾，宋王登基，陛下乃以养子入攘大统，天下忠义之士，皆为扼腕。区区臣愚，欲望陛下退处藩邸，传位许王，有以对明宗皇帝在天之灵，有以服天下忠臣义士之心，不然，同兴问罪之师，稍正篡位之罪，徒使流血污庭，生灵涂炭，彼时悔之，亦噬脐矣！冒昧上言，复候裁夺。

原来从珂篡位时，除弑死故主从厚外，所有明宗后妃，及少子许王从益，俱安居宫中，未尝冒犯。所以敬瑭此表，迫从珂传位从益。情理颇正，但问汝人洛后，何故不拥立许王？看官！你想从珂是肯依不肯依呢？表文到京，一入从珂目中，无名火引起三丈，立即撕碎，抛掷地上，令学士书诏斥责道：

卿与鄂王，固非疏远，卫州之事，卿实负之，许王之言，何人肯信？卿其速往郓州，毋得徘徊不进，致干罪戾，特此谕知。

敬瑭得诏，复与刘知远等商议，知远道："先发制人，后发为人制，今日已成骑虎，不能再下，请即传檄四方，且求救契丹，即日举义，当无不克！"敬瑭依计而行，忽报雄义都指挥使安元信，率部下六百人来降，即由敬瑭迎入，婉言慰问道："朝廷称强，河东称弱，公为何舍强归弱呢？"元信道："元信不能知星识气，但据人事而论，帝王能治天下，惟信最重。今主上与明公最亲，尚不能以信相待，况疏贱呢？无信如此，亡可立待，怎得为强！"敬瑭大悦，委以军事，命为亲军巡检使。既而振武西北巡检使安重荣，及西北先锋指挥使安审信、张万迪等，各率部兵归晋阳，敬瑭一一欣纳。

嗣闻朝旨次第颁下，削夺河东节度使官爵，这尚是意中所有的事情。未几，由探卒入报，张敬达为四面排阵使，张彦琪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安审珂为马军都指挥使，相里金为步军都指挥使，武廷翰为壕塞使，率兵数万，杀奔太原来了。一急。又未几再得急报，张敬达为太原四面都部署，杨光远为副，高行周为太原四面招抚排阵等使，调集各道马步兵，已自怀州进行，不日要到太原了。二急。

敬瑭召语将佐道："事急了！快到契丹求救罢。"言未已，复有一凶耗传来，乃是亲弟都指挥使敬德，及从弟都指挥使敬威，并二子重殷、重裔，一并被诛，险些儿将敬瑭痛死，半晌才哭出声来。此急非同小可。一声大恸，又复将喉咙塞住，但用两手捶胸，好容易迸出声泪，且哭且语道："我受明宗皇帝厚恩，出力报国，今乃使子弟冤死，含恨九泉！若非举兵向阙，恐一门无噍类了！我非敢负明宗，实朝廷激我至此，不得不然。皇天后土，实闻此言！"各将佐等都从旁劝慰。

敬瑭亟命桑维翰草表，向契丹称臣，且愿事以父礼，乞即发兵入援。事成以后，愿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作为酬谢。刘知远忙出阻道："称臣已足，何必称子，厚许金币，亦足求援，何必割畀土地。今日因急相许，他日必为中国大患，悔无及了！"颇得先见，可惜敬瑭不从。敬瑭道："且管眼前要紧，顾不得日后了。"便令维翰缮讫，遣使持表赴契丹。

契丹主耶律德光，曾梦一神人从天而下，庄容与语道："石郎使人唤汝，汝宜速去！"及醒后，转告述律太后，太后以为梦兆无凭，不足注意。及敬瑭使至，览表大喜，慨然允诺。入白述律太后道："梦兆已验，天意早使我援石郎呢！"述律太后也即喜慰，因打发回书，仍令原使赍还，约言秋高马肥，当倾国入援。敬瑭得书，稍稍放怀，惟整缮兵备，固守城濠。

过了数日，张敬达率军大至，来攻晋阳。敬瑭授刘知远为马步军指挥使，所有安重荣、张万迪诸降将，悉归节制。知远用法无私，不分新旧，因此士心归附，俱乐为用。敬瑭身披重甲，亲自登城，任他城下各军，飞矢投石，一些儿没有畏缩，只是坐镇城楼。知远在旁进言道："观敬达辈无他奇策，不过深沟高垒，为持久计，愿明公分道遣使，招抚军民，免得与我为难。若守城尚是容易，知远一人，已足担当，请公勿忧！"敬瑭握知远手，且抚背道："得公如此，我自无忧了。"遂下城自去办事，一切守城计划，悉委知远。

知远日夕不懈，小心拒守，张敬达屡攻不下。那催督攻城的朝使，却一再至军，嗣又令吕琦犒师。兵马副使杨光远语琦道："愿附奏皇上，幸宽宵旰，贼若无援，旦夕当平，就使契丹兵到来，亦可一战破敌呢！"谈何容易。琦返报唐主从珂，从珂很是欣慰。偏偏过了旬日，未见捷报，免不得再下诏谕，饬诸军速攻晋阳。敬达恰也心焦，四面围攻，适值秋雨连绵，营垒多被冲坏，长围竟不能合；晋阳城中，粮储日罄，也不免焦急起来，专望契丹入援。

契丹主耶律德光，如约出师，号令军前道："我非为石郎兴兵，乃奉天帝敕使，汝等但踊跃前进，必得天助，保无他患！"可见梦兆之言，或由德光设词欺众，并非果有此事。军士齐声应命，共得五万铁骑，浩荡南来，扬言大兵三十万，从扬武谷趋入，直达晋阳，列营汾北。德光先遣人通报敬瑭道："我今日即拟破敌，可好么？"敬瑭亟遣人驰告德光，谓南军势盛，未可轻战，不如待至明日。使人方去，遥闻鼓角齐鸣，喊声大震，料知两边已经交锋，忙令刘知远带着精兵，出城助战。

说时迟，那时快，契丹主德光，已遣轻骑三千，进薄张敬达大营。敬达早已防着，见来兵皆不披甲，纵马乱闯，还道他轻率不整，便尽出营兵搦战，一场驱逐，把契丹兵赶至汾曲，契丹兵涉水自去。唐兵尚不肯舍，沿岸追击，那知芦苇中尽是伏兵，几声胡哨，尽行突出，将唐兵冲做数截。唐步兵已追过北岸，多为所杀，惟骑兵尚在南岸，一齐引退。敬达忙收军回营，营内忽突出一彪人马，首先一员大将，跃马横枪，大声呼道："张敬达休走，刘知远已守候多时了。"敬达不觉着忙，急率败军南遁。又被追兵掩杀一阵，伤亡约万余人。

晋阳解围，敬瑭即整备羊酒，亲出犒契丹兵士。见了契丹主德光，行过臣礼，德光用手搀扶，且语敬瑭道："会面恨迟，今日是君臣父子，幸得相会，也好算是盛遇了！"敬瑭拜谢，认虏为父已出不情，况敬瑭年龄当比德光为长，奈何以父礼事之！起身复问道："皇帝远来，士马疲倦，骤与唐兵大战，竟得大胜，这是何因？"德光大笑道："闻汝带兵多年，难道尚未知兵法么？"乐得嘲笑。敬瑭怀惭，只好侧身恭听。正是：

战败适形中国弱，兵谋竟让外夷优。

毕竟德光如何说法，且看下回续叙。

有从珂之弑君篡位，必有石敬瑭之叛命兴师，以逆召逆，非特天道，人事亦如是耳。从珂，明宗之养子也，敬瑭，明宗之爱婿也。养子得之，何如爱婿得之，从珂因而忌敬瑭，敬瑭亦因之拒从珂。薛文遇谓河东移亦反，不移亦反，原是确论，但不结契丹以制河东之死命，徒激之使反，果何益乎？敬瑭急于叛命，甘臣契丹。称臣不足，继以称子，称子不足，继以割燕、云十六州，刘知远谏阻不从，卒使十六州人民，沦入夷狄。敬瑭之罪，莫大于此。故其叛从珂也，情尚可原，而其引契丹入中国也，罪实难恕。敬瑭其五代时之祸首乎！

第二十八回
契丹主册立晋高祖　述律后笑骂赵大王

却说契丹主耶律德光，因石敬瑭问及兵谋，便笑答道："我出兵南来，但恐雁门诸路，为唐军所阻，扼守险要，使我不得进兵，嗣使人侦视，并无一卒，我知唐无能为，事必有成，所以长驱深入，直压唐营。我气方锐，彼气方沮，若非乘势急击，坐误时机，胜负转未可知了。这乃是临机应变，不能与劳逸常理，一般评论哩。"敬瑭很是叹服，便与德光会师，进逼唐军。

张敬达等奔至晋安寨，收集残兵，闭门固守，当下被两军围住，几乎水泄不通。敬达检点兵卒，尚不下五万人，战马亦尚存万匹，怎奈士无斗志，无故自惊，敬达也自知难恃，忙遣使从间道驰出，赍表入京，详告败状，并乞济师。唐主从珂，当然惶急，更命都指挥使符言饶，率洛阳步骑兵，出屯河阳，天雄节度使范延光，卢龙节度使赵德钧，耀州防御使潘环，三路进兵，共救晋安寨。一面下敕亲征。次子雍王重美入奏道："陛下目疾未痊，不宜远涉风沙，臣儿虽然幼弱，愿代陛下北行！"从珂巴不得有人代往，既得重美奏请，即欲依议，尚书张延朗及宣徽使刘延朗等人谏道："河东联络契丹，气焰正盛，陛下若不亲征，恐士卒失望，转误大事。还请陛下三思！"从珂不得已，自洛阳出发。

途次语宰相卢文纪道："朕素闻卿有相才，所以重用，今祸难至此，卿可为朕分忧否？"文纪无言可答，惟惶恐拜谢。及进次河阳，再由从珂召集群臣，谘询方略。文纪才进言道："国家根本，实在河南，胡兵忽来忽往，怎能久留？晋安大寨甚固，况已发三路兵马，克日往援，兵厚力集，不难破敌。河阳系天下津要，东驾可留此镇抚南北，且遣近臣前往督战，就使不得解围，进亦未晚。"善承旨意，总算相才。张延朗亦插入道："文纪所言甚是，请陛下准议便了。"

看官听着！张延朗曾劝驾亲征，为什么到了中途，骤然变计。他因忠武节度使赵延寿随驾北行，兼掌枢务，大权为彼所握，自己未免失势。此时闻文纪请遣近臣，正好将他派往，免得争权，因此竭力赞成。到此还要倾轧，可叹可恨！从珂怎识私谋，还道两人爱己，只是点首。待延朗说毕，乃问何人可派往督战，延朗又开口道："赵延寿父德钧，率卢龙兵赴难，陛下何不遣延寿往会，乘便督战。"从珂迟疑未答，翰林学士须昌、和凝等，一同怂恿，方命延寿率兵二万，前往潞州。延寿领命去讫。

从珂数日不接军报，因复出次怀州，遍谕文武官僚，令他设谋拒敌。各官吏多半无能，想不出甚么计策，惟吏部侍郎龙敏，上书献议道："河东叛命，全仗契丹帮助，契丹主倾国入寇，内顾必然空虚，臣意请立李赞华为契丹主，派天雄、卢龙两镇，分兵护送，自幽州直趋西楼，令他自乱。朝廷不妨露檄说明，使契丹主内顾怀忧，回兵备变，然后命行营将士，简选精锐，从后追击，不但晋安可以解围，就是寇叛亦不难扫灭，这乃是出奇捣虚的上计。"确是良策。从珂却也称妙，偏宰相卢文纪等，谓契丹太后，素善用兵，国内不致无备，反多使二镇将士，送命沙场，因是议久不决，从珂反弄得毫无主张，但酣饮悲歌，得过且过。

群臣或又劝从珂北行，从珂道："卿等勿言石郎，使我心胆堕地！"想是天夺其魄，所以索然气馁。于是群臣箝口，相戒勿言。独赵德钧上表行在，愿调集附近兵马，自救晋安寨，从珂总道他忠心为国，优诏传奖，且命他为诸道行营都统。赵延寿为河东道南面行营招讨使，父子在潞州相见，延寿便将所部二万人，尽付德钧。天雄节度使范延光，正奉命出屯辽州，德钧欲并延光军，

延光不从，德钧即逗留潞州，延挨不进。从珂一再敦促，未闻受命。又是一个变脸。乃遣吕琦赐德钧手敕，并赍金帛犒师，德钧乃引军至团柏，屯营谷口，再行观望。

契丹主耶律德光，进兵榆林，所有辎重老弱，留住虎北口，相机行事，胜即进，败即退。赵延寿欲探知消息，出兵掩击，入白德钧，德钧笑道："汝尚未知我来意么？我且为汝表奏行在，请授汝为成德节度使，若得旨俞允，我父子姑效忠朝廷，否则石氏称兵，欲图河南，我难道不能行此么？"延寿颇怨及延朗，也乐得依了假父，即日上表，略言臣德钧奉命远征，幽州势孤，欲使延寿往驻镇州，以便接应，请朝廷暂假旌节云云。从珂得表，面谕来使道："延寿方往击贼，何暇移驻镇州，俟贼平后，当如所请。"来使返报德钧。德钧又复上表，坚请即日简命。从珂大怒道："赵氏父子，必欲得一镇州，究为何意？他能击却胡寇，虽入代朕位，朕亦甘心。若徒玩寇要君，恐犬兔俱毙，难道畀一镇州，便能永远富贵么？"遂叱回来使，不允所请。

德钧闻报，即遣幕客厚赍金帛，往赂契丹。契丹主德光，问他来意，幕客便进言道："皇帝率兵远来，非欲得中国土地，不过为石郎报怨。但石郎兵马，不及幽州，今幽州镇帅赵德钧，愿至皇帝前请命；如皇帝肯立德钧为帝，德钧兵力，自足平定洛阳，将与贵国约为兄弟，永不渝盟。石氏一面，仍令常镇河东，皇帝不必久劳士卒，尽可整甲回国，待德钧事成，再当厚礼相报。"这番言语，却把德光哄动起来。暗思自己深入唐境，晋安未下，德钧尚强，范延光又出屯辽州，倘或归路被截，反致腹背受敌，陷入危途，不若姑允所请，一来可卖情德钧，二来仍保全石郎，取了金帛，安然归国，也可谓不虚此行了。便留住德钧幕客，徐与定议。

早有敬瑭探马，报知敬瑭，敬瑭大惊，忙令桑维翰谒见德光。德光传入，由维翰跪告道："皇帝亲提义师，来救孤危，汾曲一战，唐兵瓦解，退守孤寨，食尽力穷，转眼间即可扫灭。赵氏父子，不忠不信，素蓄异图，部下皆临期召集，更不足畏。彼特惧皇帝兵威，权词为饵，皇帝怎可信他诡言，贪取微利，坐隳大功。且使晋得天下，将尽中国财力，奉献大国，岂小利所得比呢！"德光半晌答道："尔曾见捕鼠否？不自防备，必致啮伤，况大敌呢！"维翰又道："今大国已扼彼喉，怎能啮人！"德光道："我非背盟，不过兵家权谋，知难乃退。况石郎仍得永镇河东，我也算是保全他了。"维翰急答道："皇帝顾全信义，救人急难，四海人民，俱系耳目，奈何一旦变约，反使大义不终，臣窃为陛下不取哩。"德光尚未肯允，经维翰跪在帐前，自旦至暮，涕泣固争，说得德光无词可驳，只好屈志相从。便召出德钧幕客，指着帐外大石，且示且语道："我为石郎前来，石烂乃改此心。汝去回报赵将军，他若晓事，且退兵自守，将来不失一方面，否则尽可来战！"德钧幕客，料知不便再说，只好辞归。

德光乃使维翰返报敬瑭，敬瑭即至契丹军营，亲自拜谢。但管自己，不管子孙，真正何苦！德光喜道："我千里来援，总要成功方去。观汝气貌识量，不愧中原主，我今便立汝为天子，可好么？"敬瑭闻言，好似暖天吃雪，非常凉快。但一时不好承认，只得推辞道："敬瑭受明宗厚恩，何忍遽忘？今因潞王篡国，恃强欺人，致烦皇帝远来，救危纾难。若自立为帝，非但无以对明宗，并且无以对大国！此事未敢从命！"德光道："事贵从权，立汝为帝，方使中国有主，何必固辞！"敬瑭含糊答应，但言回营再议。

既返本营，诸将佐已知消息，当然奉书劝进。遂在晋阳城南，筑起坛位，先受契丹主册封，命为晋王。然后择吉登坛，特于唐清泰三年十一月间，行即位礼。届期这一日，契丹主德光，自解衣冠，遣使赍授，并给册命。相传册中词句，因夷夏不同，特命桑维翰主稿，册文有云：

维天显九年。天显系契丹年号，见前文。岁次丙申，十一月丙戌朔，十二日丁酉，大契丹皇帝若曰：于戏！元气肇开，树之以君，天命不恒，人辅惟德。故商政衰而周道盛，秦德乱而汉图昌。人事天心，古今靡异。咨尔子晋王，神钟睿哲，天赞英雄，叶梦日以储祥，应澄河而启运。迨事数

帝，历试诸艰，武略文经，乃由天纵，忠规孝节，固自生知。猥以眇躬，奄有北土，暨明宗之享国也。与我先哲王保奉明契，所期子孙顺承，患难相济，丹书未泯，白日难欺。顾予纂承，匪敢失坠，尔维近戚，实系本支，所以予视尔若子，尔待予犹父也。朕昨以独夫从珂，本非公族，窃据宝图，弃义忘恩，逆天暴物，诛翦骨肉，离间忠良，听任娇谀，威虐黎献，华夷震悚，内外崩离。知尔无辜，为彼致害，敢征众旅，来逼严城。虽并吞之志甚坚，而幽显之情何负！达予闻听，深激愤惊，乃命兴师，为尔除患。亲提万旅，远殄群雄，但赴急难，罔辞艰险。果见神祇助顺，卿士协谋，旗一麾而弃甲平山，鼓三作而僵尸遍野。虽已遂予本志，快彼群心，将期税驾金河，班师玉塞。矧今中原无主，四海未宁，茫茫生民，若坠涂炭。况万几不可以暂废，大宝不可以久虚，拯溺救焚，当在此日。尔有庇民之德，格于上下；尔有戡难之勋，光于区宇；尔有无私之行，通乎神明；尔有不言之信，彰乎兆庶。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尔躬，是用命尔，当践皇极。仍以尔自兹并土，首建义旗，宜以国号曰晋。朕永与为父子之邦，保山河之誓。于戏！诵百王之阙礼，行兹盛典，成千载之大义，遂我初心，尔其永保兆民，勉持一德，慎乃有位，允执阙民，亦惟无疆之休，其诫之哉！中国主子，受外夷册封，史不多见，故录述全文。

敬瑭登坛，拜受册命，并接过义冠，穿戴起来。好一个不华不夷的主子，南面就座，受部臣朝贺。礼毕乃鼓吹而归。当时附和诸臣，又盛言符谶，托为符瑞。相传朱梁开国时，壶关县庶穰乡中，有乡人伐树，树分两片，中有六字云："天十四载石进。"潞州行营使李思安，呈报梁主朱温，温令大臣考察，均不能解。乃藏诸武库。至敬瑭称帝，遂有人强为解释，谓天字两旁，取四字旁两划加人，便成丙字，四字去中间两划，加入十字，便成申字。如此牵强，无不可解。这就是应在丙申年。周易晋卦彖辞，有晋者进也一语，国号大晋，岂非明验。又当晋阳受困时，城中北面，有毗沙门天王祠，夤夜献灵，金甲执殳，巡行城上，既而不见，内外俱惊为神奇。牙城内有崇福坊，坊西北隅有泥神，首上忽出现烟光，如曲突状。询诸坊僧，谓唐庄宗得国时，神首上亦曾出烟。今烟又重出，当有别应。嗣是日旁多有五色云气，如莲芰状，术士多指为天瑞。敬瑭也目为祥征，固此乘势称帝，号令西方。

即位以后，又至番营拜谢德光，愿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环、朔、蔚十六州，作为酬谢，并输契丹岁币三十万匹。何其慷慨。德光自然心喜，就在营内设宴，与敬瑭欢饮而别。

敬瑭返入晋阳，即于次日御崇元殿，降制改元，号为天福。一切法制，皆遵唐明宗故事。命赵莹为翰林学士承旨，桑维翰为翰林学士，权知枢密院事。刘知远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客将景延广为步军都指挥使。此外文武将佐，封赏有差，册立晋国长公主李氏为皇后，大赦天下。布置已定，再会契丹兵攻晋安寨。

晋安寨已被围数月，待援不至，营将高行周、符彦卿等，屡出突围，均被契丹兵杀回。寨中刍粮俱尽，张敬达决志死守，毫无叛意。杨光远、吕审琦等，入劝敬达，谓不如投降契丹，保全一营性命。敬达怒叱道："我为元帅，兵败被围，已负重罪，奈何反教我降敌呢！且援兵旦暮且至，何妨再待数日。万一援绝势穷，汝等可降，我却不降，宁可刎首，俾汝等出献番虏，自求多福，我终不愿背主求荣哩！"还算忠臣。光远斜睨审琦，意欲令他下手，审琦不忍加害。转身趋出，告知高行周，行周也服敬达忠诚，常引壮骑为卫。敬达未识情由，反语人道："行周尝随我后，意欲何为？"不识好人，终致一死。行周乃不敢相随。杨光远觑得此隙，屡召诸将密议，诸将常称敬达为张生铁，各有怨言，遂与光远合谋，决杀敬达。诘旦敬达升帐，光远佯称启事，趋至案前，拔出佩刀，竟将敬达刺死，开寨出降契丹。

契丹主德光，收纳降众，入寨检查，尚存马五千匹，铠仗五万件，悉数搬归，交与敬瑭，并将降将降卒，亦尽归敬瑭约束，且面谕道："勉事尔主！"又因张敬达为忠死事，收尸礼葬，语部众及晋诸将道："汝等身为人臣，当效法敬达

呢！"唐马军都指挥使康思立，听了此言，且惭且愤，即致病终。思立尚有人心，足愧杨光远等。敬瑭复请命德光，会师南下，德光语敬瑭道："桑维翰为汝尽忠，汝当用以为相。"敬瑭乃授维翰为中书侍郎，赵莹为门下侍郎，并同平章事，赐号推忠兴运致理功臣。敬瑭欲留一子守河东，亦向德光询明。德光令尽出诸子，以便审择，敬瑭当然遵命，令诸子进谒德光。德光仔细端详，见有一人貌类敬瑭，双目炯炯有光，即指示敬瑭道："此儿目大，可任留守。"敬瑭答道："这是臣养子重贵。"德光点首，乃令重贵留守太原，兼河东节度使，看官听说！这重贵是敬瑭兄敬儒子，敬儒早卒，敬瑭颇爱重贵，视若己儿，就是后来的出帝。

晋阳既有人把守，遂由德光下令，遣部将高谟翰为先锋，用降卒前导，迤逦进兵，自与敬瑭为后应。前锋到了团柏，赵德钧父子，未战先遁，符彦饶、张彦琪、刘延朗、刘在明各将吏，本皆由从珂遣往救应，至是亦相继溃散。士卒自相践踏，伤亡无算，再经契丹兵从后尾击，杀得唐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渠。及德光、敬瑭至团柏谷口，唐军早不知去向，仅剩得一片荒郊，枯骨累累了。

唐主从珂，留寓怀州，尚未得各军消息。至刘延朗、刘在明等，狼狈奔还，方知晋安失守，团柏又溃，敬瑭已自称帝，杨光远等统皆叛去，急得神色仓皇，不知所措。众议天雄军未曾交战，军府远在山东，足遏敌氛，不如驾幸魏州，再作计较。从珂也以为然。但因学士李崧，素与范延光友善，乃召崧入议。薛文遇未知情由，亦踵迹入见，从珂勃然变色。崧料知为着文遇，急蹑文遇靴尖，文遇会意，慌忙退出。从珂乃语崧道："我见此物，几乎肉颤，恨不拔刀刺死了他！"本是贤佐，奈何欲将他刺死？崧答道："文遇小人，浅谋误国。何劳陛下亲自动手！"从珂怒意少解，始与崧议东幸事。崧谓延光亦未必可恃，不如南还洛阳，从珂依议，遂谕令起程还都。

洛阳人民，闻北军败溃，东驾遁还，顿时谣言四起，争出逃生。门吏禀请河南尹重美，出令禁止，重美道："国家多难，未能保护百姓，倘再欲绝他生路，愈增恶名，不如听他自便罢！"乃纵令四窜，众心少安。

从珂自怀州至河阳，闻都下有慌乱情形，也不敢遽返，且在河阳暂住，命诸将分守南北城。一面遣人招抚溃将，为兴复计。那知人心瓦解，众叛亲离，诸道行营都统赵德钧，与招讨使赵延寿，已迎降契丹，被耶律德光拘送西楼去了。原来德钧父子，奔至潞州，敬瑭先遣降将高行周，劝令迎降，德钧倒也乐从。既而敬瑭与德光同至潞州，德钧父子，即迎谒高河。德光尚好言慰谕，惟敬瑭掉头不顾，任他谒问，始终不与交言。德光知两下难容，及将德钧父子送解西楼。

德钧见述律太后，把所赍宝货，及田宅册籍进献。述律太后问道："汝近日何故往太原？"德钧道："奉唐主命。"述律太后指天道："汝从吾儿求为天子，奈何作此妄语？"说着，又自指胸前道："此心殊不可欺哩！"德钧俯伏在地，不敢出声。至此亦知愧悔否？述律太后又说道："我儿将行，我曾诫我儿云：赵大王若伺我空虚，北向渝关，汝急宜引归，自顾要紧！太原一方的成败，管不得许多了。汝果欲为天子，俟击退我儿，再行打算，也不为迟。汝本为人臣，既不思报主，又不能击敌，徒欲乘乱徼利，不忠不义，尚有甚么面目，来此求生呢？"爽快之至，读至此应浮一大白！德钧吓得乱抖，只是叩首乞哀。述律太后又问道："货物在此，田宅何在？"德钧道："在幽州。"述律太后道："幽州今属何人？"德钧道："现属太后！"述律太后道："既属我国，要你献什么？"德钧惭汗交流，只恨地上无隙，不能钻入。还是述律太后大发慈悲，令暂拘狱中，俟德光回来，再行发落。可怜德钧至此，又不能不磕头称谢，退至番狱待罪。及德光北归，才将他父子释出。德钧怏怏而亡，延寿却得为翰林学士。小子有诗叹道：

番妇犹知忠义名，如何华胄反偷生！
虏廷俯伏遭呵责，可有人心抱不平！

欲知耶律德光何时归国，容至下回叙明。

从珂以骁勇著名，乃石郎一反，即致心胆坠地，是非前勇

而后怯也，盖未得富贵以前，冒险进取，虽死不顾，故能以百战成名。既得富贵以后，志愿既盈，其气渐衰，故转至一蹶不振。且也从珂得国，由于篡窃而来，不意石郎之起而议其后，自问心虚，益致气馁。而当时文武将佐，又属朝秦暮楚，成为习惯，四顾无一人可恃，安能不为之沮丧也。惟石敬瑭乞怜外族，恬不知羞，同一称臣，何如不反，既已为帝，奈何受封，虽为唐廷所迫，不能不倒行逆施，然名节攸关，岂宜轻骤！谋之不臧，非特贻害子孙，抑且沦陷民族，惜不令述律太后，以责赵德钧者责石敬瑭，而意使其觍为民上也。

第二十九回
一炬成灰到头孽报　三帅叛命依次削平

却说晋王石敬瑭，既入潞州，即欲引军南向。契丹主耶律德光，意欲北归，乃置酒告别，举杯语敬瑭道："我远来赴义，幸蒙天佑，累破唐军。今大事已成，我若南向，未免惊扰中原，汝可自引汉兵南下，省得人心震动，我令先锋高谟翰，率五千骑护送，汝至河梁，尚欲谟翰相助，可一同渡河，否则亦听汝所便。我且留此数日，候汝好音，万一有急，可飞使报我，我当南来救汝，若洛阳既定，我即北返了。"敬瑭很是感激，与德光握手，依依不舍，泣下沾襟。亦知德光之为胡酋否？德光亦不禁泪下，自脱白貂裘，披住敬瑭身上。且赠敬瑭良马二十匹，战马千二百匹，并与订约道："世世子孙，幸勿相忘！"敬瑭自然应命。德光又说道："刘知远、赵莹、桑维翰，统是汝创业功臣，若无大故，不得相弃！"敬瑭亦唯唯遵教，随即拜别德光，与契丹将高谟翰，进逼河阳。

唐都指挥使符彦饶、张彦琪等，自团柏败还，密白唐主从珂道："今胡兵得势，即日南来。河水复浅，人心已离，此处断不能固守，不如退归洛都。"从珂乃命河阳节度使苌从简，与赵州刺史刘在明，协守河阳南城，自断浮桥归洛阳。遣宦官秦继旻，与皇城使李彦绅，突至李赞华第中，将他击死，聊自泄忿。那知石敬瑭一到河阳，苌从简马上迎降，且代备舟楫，请敬瑭渡河，一面执住刺史刘在明，送入敬瑭营中。敬瑭释在明缚，令复原官，遂渡河向洛阳进发。

唐主从珂，亟命都指挥使宋审虔、符彦饶，及节度使张彦琪，宣徽使刘延朗，率千余骑至白马阪，巡行战地，准备驻守。忽见晋军渡河而来，约有五千余骑，登岸先驱，符彦饶等已相顾骇愕，共语审虔道："何地不可战？何苦在此驻营，首当敌冲！"说着，便即驰还。审虔独力难支，也即退归。从珂见四将还朝，尚是痴心妄想，与议恢复河阳，四将面面相觑，不发一言。迎新送旧，已成常态。

那警报如雪片传来，不是说敌到某处，就是说某将迎敌，最后报称是胡兵千骑，分扼渑池，截住西行要路。从珂方仰天叹道："这是绝我生机了！"既有今日，何必当初！遂返入宫中，往见曹太后、王太妃，潸然泪下。王太妃不待说出，已知不佳，便语曹太后道："事已万急，不如权时躲避，听候姑夫裁夺！"太后道："我子孙妇女，一朝至此，我还有何颜求生，妹请早自为计！"曹太后亦有呆气，何不死于从厚时，而独为养子死耶？王太妃乃抢步趋出，带了许王从益，窜往球场去了。

从珂奉着曹太后，并挈皇后刘氏，及次子雍王重美，并都指挥使宋审虔等，携传国宝，登玄武楼，积薪自焚。刘皇后回顾宫室，语从珂道："我等将葬身火窟，还留宫室何用？不如一同毁去，免入敌手！"妇人心肠，究比男子为毒。重美在旁谏阻道："新天子入都，怎肯露居！他日重劳民力，死且遗怨，亦何苦出此辣手哩！"于是后议不行，就在玄武楼下，纵起火来。一道烟焰，直冲霄汉，霎时间火烈楼崩，所有在楼诸人的灵魂，统随了祝融氏驰往南方去了。

从珂一死，都城各将吏，统开城迎降，解甲待罪。晋主石敬瑭，即率兵入都，暂居旧第。命刘知远部署京城，扑灭玄武楼余火，禁止侵掠，使各军一律还营。所有契丹将卒留馆天宫寺中，全城肃然，莫敢犯令。从前窜匿诸人民，数日皆还，悉复旧业。当由晋主下诏，促朝官入见，文武百官，俱在宫门外谢恩，车驾乃移入大内，御文明殿，受群臣朝贺，用唐礼乐，大赦天下。惟从珂旧臣张延朗、刘延浩、刘延朗三人，罪在不赦，应正典刑。延浩自缢，两延朗皆处

斩。追谥鄂王从厚为闵帝，改行礼葬，闵帝妃孔氏为皇后，祔葬闵帝陵。并为明宗皇后曹氏举哀，辍朝三日，拾骨安埋。觅得王淑妃及许王从益，迎还宫中。妃自请为尼，晋主不许，引居至德宫，令皇后随时省问，事妃若母。封从益为郇国公，独废故主从珂为庶人。或取从珂膂及髀骨以献，乃命用王礼瘗葬。从珂享年至五十一岁，史家称为废帝。总计后唐，自庄宗起，至废帝止，四易主，三易姓，只过了十三年。

后唐已亡，变作后晋，仍用冯道同平章事，卢文纪为吏部尚书，周瓌为大将军，充三司使。符彦饶为滑州节度使，苌从简为许州节度使，刘凝为华州节度使，张希崇为朔方节度使，皇甫遇为定州节度使，余镇多沿用旧帅。命皇子重乂为河南尹，追赠皇弟敬德、敬殷为太傅，皇子重英、重裔为太保，改兴唐府为广晋府，唐庄宗晋陵为伊陵。饯契丹将士归国，送回李赞华丧，封赠燕王。前学士李崧、吕琦，逃匿伊阙，晋主闻他多才，赦罪召还，授琦为秘书监，崧为兵部侍郎，兼判户部。寻且擢崧为相，充枢密使。桑维翰兼枢密使。

时晋主新得中原，藩镇未尽归服，就使上表称贺，也未免反侧不安。再加兵燹余生，疮痍未复，公私两困，国库空虚，契丹独征求无厌，今日索币，明日索金，几乎供不胜供，屡苦支绌。维翰劝晋主推诚弃怨，厚抚藩镇，卑辞厚礼，敬事契丹，训卒缮兵，勤修武备，劝农课桑，藉实仓廪，通商惠工，俾足财货，因此中外欢洽，国内粗安。

契丹主耶律德光，闻晋主已经得国，当即北还，道出云州，节度使沙彦珣出迎，为德光所留。城中将吏，奉判官吴峦，管领州事，闭城拒寇。德光自至城下，仰呼吴峦道："云州已让归我属，奈何拒命？"言未已，忽有一箭射下，险些儿穿通项领，幸亏闪避得快，才将来箭撇过一旁。德光大怒，立命部众攻城，城上矢石如雨，反击伤许多番兵，一连旬日，竟不能下。倒是一位硬汉子。德光急欲归国，乃留部将围攻，自己带领亲卒，奏凯而回，吴峦固守至半年，尚不稍懈，但苦城孤粮竭，不得已遣使至洛，乞即济师。晋主不便食言，一面致书契丹，请他解围，一面召还吴峦，免他作梗，契丹兵果解围引去，峦亦奉召入都，晋主令为宁武军节度使。还有应州指挥使郭崇威，亦耻臣契丹，挺身南归。十六州土地人民，悉数割与契丹，中国外患，从此迭发，差不多有三百年，这都是石晋酿成大祸呢！痛乎言之！

卢龙节度使卢文进，自思为契丹叛将，恐契丹向晋索捕，乃弃镇奔吴。文进归唐见前文。吴徐知诰方谋篡国，引为己用，当时中原多故，名士耆儒，多拔身南来，知诰预使人招迎淮上，赠给厚币。既至金陵，即縻以厚禄，客卿多乐为效用。知诰又阴察民间，遇有婚丧之资，辄为赒恤。盛暑不张盖操扇，尝语左右道："士众尚多暴露，我何忍用此！"士民为所笼络，相率归心。他因生时曾得异征，有一赤蛇从梨中出，走入母刘氏榻下，刘氏就此得孕，满月而产。及为杨行密所掠，令拜徐温为义父，温又梦得一黄龙，所以格外垂爱。为此种种征兆，遂靠了养父余烈，牢笼人士，日思篡吴。

吴王杨溥，尚无失德，知诰苦无隙可乘，乃阳请归老金陵，留子景通为相，暗中却嘱使右仆射宋齐邱，劝吴王溥徙都金陵。不怀好意。吴人多不愿迁都，溥亦无心移徙，仍遣齐邱往谕知诰，罢迁都议。知诰计不得逞，再令属吏周宗，驰诣广陵，讽吴王传禅。齐邱独以为未可，请斩宗以谢吴人，因黜宗为池州刺史。既而节度副使李建勋，及司马徐玠等，屡陈知诰功业，应早从民望。乃复召宗为都押牙，封知诰为东海郡王，嗣复加封尚父太师大丞相天下兵马大元帅，进封齐王。

知诰复忌吴王弟临川王濛，诬他藏匿亡命，擅造兵器，竟降濛为历阳公，幽锢和州，令控鹤军使王宏监守。濛突出杀宏，奔往庐州，欲依节度使周本。本子祚将濛执住，解送金陵，为知诰所杀。知诰遂开大元帅府，自置僚属。闽、越诸国，皆遣使劝进。那时吴王杨溥已成赘瘤，乐得推位让国。把乃父传下的土地人民，悉数交给，即遣江夏王璘奉册宝至金陵，禅位齐王。知诰建太庙社稷，改金陵为江宁府，即皇帝位，

改吴天祚三年为升元元年，国号大齐。尊吴王溥为高尚思玄弘古让皇帝，上册自称受禅老臣。用宋齐邱、徐玠为左右丞相，周宗、周廷玉为内枢密使，追尊徐温为太祖武皇帝。温子知询，与知诰未洽，已被褫官。独知询弟知证、知谔，素与知诰亲睦，因封知证为江王，知谔为饶王。且以知字应该避嫌，不如自将知字除去，单名为诰。吴太子琏，尝娶诰女为妃，宋齐邱请与绝婚，且迁让皇溥居他州。诰遂徙让皇溥至润州丹阳宫，派兵防守，阳称护卫，阴实管束。降吴太子琏为弘农郡公，封琏妃即诰女。为永兴公主。可怜杨溥父子，仰郁成疾，父死丹阳宫，子死池州康化军。得保首领，还是大幸。就是这位皇女永兴公主，也朝夕悲切，闻宫人呼公主名，越多涕泪，渐渐形瘵骨瘦，也致病终。

诰立宋氏为皇后，子景通为吴王，改名为璟。徐氏子知证、知谔，请诰复姓，诰佯为谦抑，只言不敢忘徐氏恩。旋经百官申请，乃复姓李氏，改名为昪。自言为唐宪宗子建王恪四世孙，因再易国号为唐，立唐高祖、太宗庙，追尊四代祖恪为定宗，曾祖超为成宗，祖志为惠宗，父荣为庆宗。奉徐温为义祖。以江宁为西都。广陵为东都。庐州节度使周本，亦曾至金陵劝进，归途自叹道："我不能声讨逆臣，报杨氏德，老而无用，还有何颜事二姓呢？"返镇未几，即至去世。既知自愧，何必劝进。

自李昪改国号为唐，史家恐与唐朝相混，特标明为南唐。先是江南童谣云："东海鲤鱼飞上天，"至是南唐大臣，趁势附会，谓鲤李音通，东海系徐氏祖籍，李昪过养徐氏，乃得为帝，这便是童谣的应验。又江西有杨花一株，变成李花，临川有李树生连理枝，相传为李昪还宗预兆。江州陈氏，宗族多至七百口，仍不析居，每食必设广席，长幼依次坐食。又畜犬百余，也共食一牢，一犬不至，诸犬不食，当时称为德政所及。因有此瑞。州县有司，采风问俗，报明孝子悌弟，不下百数，五代同居，共计七家，由李昪颁下制敕，旌表门闾，蠲免役赋。这也无非是铺张扬厉，粉饰承平罢了。抹倒一切。

事且慢表，且说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闻晋军入洛，自辽州退归魏州，及晋主颁敕招抚，不得已奉表请降。但事出强迫，未免阳奉阴违。他未贵显时，曾有术士张生，与谈命理，谓他日必为将相。至张言果验，格外信重。又尝梦蛇入腹，仍要张生详梦，张生谓蛇龙同种，将来可做帝王。蛇钻七窍，还有何吉。嗣是侈然自负，阴怀非望。因唐主从珂，素加厚待，一时不忍负德，所以蹉跎过去。到了石晋开国，还有什么顾恋，不过仓猝发兵，恐非晋敌，乃虚与周旋，敷衍面子。暗中致齐州防御使秘琼书，欲与为乱，琼得书不报，延光恐他密报晋主，使人伺琼，乘他因事出城，把他刺死。随即聚卒缮兵，意图作乱。

晋主闻知消息，颇以为忧。桑维翰请晋主徙都大梁，且献议道："大梁北控燕赵，南通江淮，是一个水陆都会，资用很是富足。今延光反形已露，正好乘时迁都。大梁距魏，不过十驿，彼若有变，即可发兵往讨，迅雷不及掩耳，庶可制彼死命！"晋主称善，遂托词东巡，出发洛都。留前朔方节度使张从宾为东都巡检使，辅皇子重乂居守，自挈后妃等赴汴。沿途由百官扈跸，安安稳稳，到了大梁。下诏大赦，进封凤翔节度使李从曮为岐王，平卢节度使王建立为临淄王，两人是范延光陪宾。就是将反未反的范延光，也加封临清王，权示羁縻。

延光得了王爵，也把反意一半打消，偏左都押牙孙锐，与澶州刺史冯晖合谋，屡劝延光发难，延光尚是踌躇，会有病恙，不能视事，锐竟擅上表章，诋斥朝廷。及延光得知，使人已经出发，不能追回。乃召锐面询，锐本延光心腹，久知一切底细，便伸述延光梦兆，催他乘机发难，必得成功。否则何至速死！延光又觉心热，遂依了锐计，遣兵渡河，焚劫草市。

滑州节度使符彦饶，据实奏闻。当由晋主调动兵马，令马军都指挥使白奉进，率骑兵千五百人，出屯白马津，再命东都巡检使张从宾为魏府西南面都部署，续派侍卫都军使杨光远，率步骑万人屯滑州。护圣都指挥使杜重威，率步骑五千屯卫州。那知人情变幻，不可预料，西南面都部署张从宾，出兵讨魏，反为延光所诱，也一同造起反来。

晋主方令杨光远为魏府四面都部署，以从宾为副，忽闻此报，急调杜重威移师往讨。重威未及移兵，从宾已还陷河阳，杀死节度使皇子重信，再入洛阳，杀死东都留守皇子重乂，并进兵据汜水关，将逼汴州。有诏令都指挥使侯益，统禁兵五千，会同杜重威，往击从宾，并饬宣徽使刘处让，从黎阳分兵会讨。远水难救近火，急得汴城里面，烽火惊心，从官无不惊惧。独桑维翰指画军事，从容不迫，神色自如。晋主戎服戒严，密议奔往晋阳。夺位时非常踊跃，即位后非常胆怯，这都为富贵所误。维翰叩头苦谏道："贼烽虽盛，势不能久，请少待数日，不可轻动！"晋主乃止，但促各军分头进剿。

白奉进至滑州，与符彦饶分营驻扎。军士有乘夜掠夺，由奉进遣兵出捕，共得五人，三人系奉进部下，二人系彦饶部下，奉进尽令斩首，然后通知彦饶。彦饶以奉进不先关白，很觉不平，奉进乃率数骑至彦饶营，婉言谢过。彦饶道："军中各有部分，公奈何取滑州军士，擅加诛戮！难道不分主客么？"奉进也不禁怒起，便勃然答道："军士犯法，例当受诛，仆与公同为大臣，何分彼此！况仆已引咎谢公，公尚不肯解怒，莫非欲与延光同反么？"语亦太激。说着，拂衣竟去，彦饶并不挽留，由他自去。偏帐下甲士大噪，持刀突出，竟杀奉进。所有奉进从骑，仓皇逃脱，且走且呼。诸军各擐甲操兵，喧噪不休。左厢都指挥使马万，禁遏不住，意欲从乱。巧遇右厢都指挥使卢顺密，率兵出营，厉声语万道："符公擅杀白公，必与魏州通谋，我等家属，尽在大梁，奈何不思报国，反欲助乱，自求灭族呢？今日当共擒符公送天子，立大功，军士从命有赏，违命即诛，何必再疑！"万默然不答，部下且还有数人，呼跃而出，被顺密麾动亲军，捕戮数人，余众才不敢动。万亦只好依了顺密，与都虞侯方太等，共攻牙城，一鼓即拔，擒住彦饶，令方太解送大梁，诏赐自尽。即授马万为滑州节度使，卢顺密为果州团练使，方太为赵州刺史。

杨光远为滑州变乱，急自白皋至滑城，士卒欲推光远为主。光远叱道："天子岂汝等贩弄物！晋阳乞降，出自穷蹙，今又欲改图，乃真是反贼了！"士卒始不敢再言。及抵滑城，已是风平浪静，重见太平。乃奏请滑州平乱情形，归功卢顺密。

晋主因三镇迭叛，不免惊惶，遂向刘知远问计，知远道："陛下前在晋阳，粮不能支五日，尚成大业，今中原已定，内拥劲兵，外结强邻，难道尚怕这鼠辈么？愿下抚将相以恩，臣等驭士卒以威，恩威并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枝叶自不致伤残了！"确是至论。晋主转忧为喜，委知远整饬禁军。知远严申科禁，用法无私，有军士盗纸钱一幞，事发被擒，知远即令处死。左右因罪犯轻微，代求赦宥。知远道："国法论心不论迹，我诛彼情，岂计价值呢！"由是众皆畏服，全城安堵。

及得杨光远奏报，复命光远为魏府行营都招讨使，兼知行府事。调昭义节度使高行周为河南尹，兼东都留守，授杜重威昭义节度使，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命侯益为河阳节度使。且因重威方在讨逆，卢顺密平乱有功，先调顺密为昭义留后，令重威、侯益与光远进军讨贼。光远驱众到六明镇，正值魏州叛将冯晖、孙锐等，渡河前来。当即掩他不备，横击中流，晖与锐不能抵挡，大败走还，众多溺死。重威、侯益乘胜至汜水，遇张从宾众万余人，迎头痛击，俘斩殆尽。从宾慌忙西走，乘马渡河，竟致溺死。党羽张延播、张继祚、娄继英等统被擒住，送至阙下。那时还有何幸，当然身首分离，妻孥骈戮了。两镇既平，范延光知事不济，归罪孙锐，把他族诛。因贻书杨光远，乞他代奏阙廷，情愿待罪。正是：

失势复成摇尾犬，乞怜再作磕头虫。

杨光远代为奏闻，能否邀晋主允准，容待下回叙明。

俚语有云：风吹墙头草，东吹西倒，西吹东倒。观五代时之将吏，正与俚谚相符。从珂得势，则归从珂，从珂失势，即降敬瑭。是而欲国家治安，百年不乱，其可得乎！但从珂弑鄂王，杀孔妃，及其四子，篡逆不道，隐干天诛，其举室自焚，宜也，非不幸也！敬瑭入洛，虽未能迎立从益，昌言仗义，但奉养王淑妃，仍封从益以公爵，不忘故主，犹为可取。范延光为唐大

臣，不能效死于晋阳，反欲称兵于魏博。朝降晋，夕叛晋，不忠不义，乌能成事？符彦饶、张从宾等，益等诸自郐以下，不足讥焉。然敬瑭入洛，仅阅一年，而叛者迭起，降臣之不足信也，固如是夫！

第三十回
杨光远贪利噬人　王延羲乘乱窃国

却说晋主得杨光远奏报，不欲遽允，仍敕光远进攻魏州。光远意存观望，遇有军事调度，辄与朝廷龃龉。晋主曲意含容，且令光远长子承祚，尚帝女长安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美官，光远乃整军徐进。到了魏州城下，驻立大营，亦不过虚张声势，迁延时日。自天福二年秋季进兵，直至次年秋季，仍不损魏州片堞，惟招降前澶州刺史冯晖，荐请授官。晋主特擢晖为义成节度使，欲借此诱劝魏州将士，偏魏州坚守如故，杨光远旷日无功。为下文谋叛伏案。

晋主因师老民疲，没奈何再议招抚，乃遣内职朱宪，往谕延光，许以大藩，且使朱宪传谕道："汝若投降，决不杀汝，如或食言，白日在上，不得享国！"至此与设重誓，何如前日允请！延光乃顾副使李式道："主上重信，许我不死，想不至有他虑了。"遂撤去守备，厚待朱宪，遣令归报。宪复命后，好几日不得延光降表，因复遣宣徽使刘处让往谕，申说再三，始由延光令二子入质，并派牙将奉表待罪。晋主颁赐赦书，延光素服出迎，顿首受诏。接连是恩诏迭下。改封延光为高平郡王，调任天平军节度使，仍赐铁券。所有延光将佐李式、孙汉威、薛霸等，各授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牙兵皆升为侍卫亲军，就是张从宾，符彦饶余党，一并赦罪，不再株连。未免太宽。魏州步军都监使李彦珣，本为河阳行军司马，随张从宾同反。从宾败死，他得脱奔魏州，延光令为都监使，登城拒守。彦珣有母在邢州，为杨光远军捕取，推至城下，招降彦珣，彦珣拈弓搭箭，竟将老母射死。及延光复降，晋主却令彦珣为坊州刺史。近臣言彦珣杀母，恶逆已甚，不宜轻赦。晋主道："赦令已行，如何再改呢？"即许令莅任。叛君之罪尚可赦，弑母之罪乌可恕！恶主欲全小信，反失大义，故特揭之。授杨光远为天雄节度使，加官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光远已恃宠生骄，尝与宣徽使刘处让叙谈，多不平语。处让答言朝廷处置，均由李、桑二相主议，并非出自宸断。光远不禁动怒道："宰相得兼枢密，自前代郭崇韬后，无此重官。今闻李、桑二相，皆兼枢密，怪不得他独断独行。主上尚肯优容，我光远却忍耐不下呢！"既而处让归朝，光远即托呈密奏，极言执政过失。晋主明知他有意刁难，但因军事甫平，不得已曲从所请。乃加桑维翰兵部尚书，李崧工部尚书，撤去枢密使兼职，即令刘处让代任。光远益加专恣，随进上表，尚指斥宰辅不已。晋主见他跋扈，恐将来势大难制，密与桑维翰熟商。维翰谓天雄重镇，屡生叛乱，应析土分众，减杀势力。延光可使守洛阳，调虎离山，免为后患。晋主依议，即升汴州为东京，置开封府，改洛京为西京，雍京为晋昌军，即加杨光远为太尉，命任西京留守，兼河阳节度使。升广晋府为邺都，即魏州。设置留守，就命高行周调任。升相州为彰德军，以澶、卫二州为属郡，置节度使，由贝州防御使王延胤升任。升贝州为永清军，以博、冀二州为属郡，也置节度使，由右神武统军王周升任。自高行周以下，俱奉命莅镇，毫无异言。独杨光远怏怏失望，勉强移镇，密贻契丹货赂，诋毁晋室君臣。自养壮士千余人，作为爪牙，既而诬劾桑维翰，迁除不公，与民争利。晋主不得已出维翰镇相州，调王延胤为义武节度使，另用刘知远、杜重威同平章事。知远有佐命大功，得升宰辅，自谓应当此职。重威出讨魏州，略有微勋，怎能与知远相比。不过尚帝妹乐平公主，得列外戚，也居然与揽朝纲，知远羞与为伍，杜门托疾，不受朝命。晋主不觉怒起，召问赵莹道："知远坚拒制敕，太觉不恭，朕意拟削夺兵权，令归私第。"莹拜请道："陛下前在晋阳，兵不过五千人，为唐兵

十余万所攻，危如朝露，若非知远心同金石，怎能成此大业？奈何因区区小过，便欲弃置，窃恐此语外闻，反不足示人君大度呢！"晋主意乃少解，既命学士和凝，诣知远第慰谕。知远才起床拜受。范延光自郓州入朝，面请致仕，经晋主慰留，仍行还镇。嗣复屡表乞休，乃命以太子太师致仕，留居大梁。越年，延光又请归河阳私第，奉诏允准，遂重载而行。西京留守杨光远，偏奏称延光叛臣，不居洛汴，归处里门，他日逃入敌国，适贻后患，请思患预防，禁止归里云云。晋主乃命延光寓居西京，延光到了洛阳，光远即遣子承贵，带领甲士，把他围住，逼令自杀。延光道："天子在上，赐我铁券，许我不死，尔父子怎得如此！"承贵不允，挺着白刃，驱延光上马，胁见光远。途中遇河过桥，被承贵推落桥左，连人带马，坠了下去，活活沉死。死固其宜，只不应为光远父子所杀。所有延光载归宝货，统为承贵所劫，一古脑儿搬回府署，光远大喜。无非为此。

奏闻晋廷，但说延光赴水自尽。晋主也调破阴谋，但畏光远强盛，不敢诘责，只征令光远入朝。光远还算听命，入阙面觐，晋主与语道："围魏一役，卿左右各立功劳，未授重赏，今当各除一州，遍给恩荣，免他失望。"光远代为谢恩，晋主遂选择光远亲将数人，分授各州刺史。待他出发，却下了一道诏敕，徙光远为平卢节度使，进爵东平王。光远才识中计，惘惘出都，驰赴青州去了。

时契丹改元会同，国号大辽。公卿百官，皆仿中国制度，且参用中国人，进赵延寿为枢密使，兼政事令。一面遣人入洛，接归延寿妻燕国长公主，即兴平公主，进爵燕国。夫妇同入虏廷，延寿遂一心一意，为辽效力。晋主闻契丹改辽，乃遣使上辽尊号，命宰相冯道为辽太后册礼使，左仆射刘昫为辽主册礼使，备着卤簿仪仗，直抵西楼。辽主大悦，优待二使，厚赏遣归。晋主事辽甚谨，奉表称臣，尊辽主为父皇帝，每辽使至，必至别殿拜受诏敕。岁输金帛三十万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相续不绝。凡辽太后元帅太子诸王大臣，各有馈遗，稍不如意，即来诮让。朝廷均引为耻事，独晋主卑辞厚礼，忍辱含羞。前已铸成大错，此时不得不尔。辽主见他诚意，屡止晋主上表称臣，但令称儿皇帝，如家人礼。嗣且颁给册宝，加晋主号为英武明义皇帝。晋主受册，事辽益恭。辽主既得幽州，改名南京，用唐降将赵思温为留守。思温子延照在晋，晋主命为祁州刺史。思温密令延照代奏，谓虏情终变，原以幽州内附，晋主不许。吐谷浑在雁门北面，本属中国，自卢龙一带，让归辽有，吐谷浑亦皆辽属。因苦辽贪虐，仍思归晋，遂挈千余帐来奔。辽主因此责晋，晋主忙派兵逐回，才得无事。

北方稍得安静。始思控驭南方。吴越王钱元瓘，楚王马希范，南平王高从诲，均向晋通好，尚守臣礼。独闽自王延钧称帝后，与中原久绝通问，嗣主继鹏，改名为昶，晋天福二年，曾遣弟继恭，入修职贡，且告嗣位。晋主以三镇方乱，不暇南顾。但礼待继恭，即日遣还。次年冬季，始命左散骑常侍卢损为册礼使，封闽主昶为闽王，赐给赭袍，闽主弟继恭为临海郡王。

使节方发，闽主昶已有所闻，即令进奏官林恩，入白晋相，谓已袭帝号，愿辞册使。晋主不追回卢损，损竟至福州，昶辞疾不见，但令弟继恭招待，不受册命。有士人林省邹，私语卢损道："我主不事君，不爱亲，不恤民，不敬神，不睦邻，不礼宾，怎能久享国家？我将僧服北逃，他日当相见上国呢！"不为国讳，亦非所宜。损遂辞归。昶仍不出面，但令继恭署名奉表，遣礼部员外郎郑元弼，随损入贡。晋主召元弼入见，谕令归国禀明，此后上表，不应再由继恭出名。元弼唯唯而去，还白闽主。闽主昶置诸不理，但与宠后李春燕，及六宫嫔御，彻夜宴饮，淫媟不休。弑父逆子，独守家法，也算难得。应二十七回。

方士陈守元、谭紫霄，以房术得幸。守元号天师，紫霄号正一先生，两人受贿入请，言无不从。通文二年建白龙寺，四年作三清殿，统是雕甍画栋，备极辉煌。白龙寺的缘起，是由谭紫霄等捏称白龙夜现，乃命建筑。三清殿是由天师怂恿，内供宝皇大帝，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统用黄金铸成，约需数千斤。日焚龙脑熏陆诸香，佐以铙钹诸乐。每晨祷祝，谓可求大还丹，命巫祝林兴住持殿中。一切国政，均由兴传宝

皇命，裁决施行。确是捣鬼。兴与闽主叔父延武、延望有怨，假托神语，谓二叔将生内变。闽主昶不察虚实，即令兴率壮士夜杀二叔，及他五子。判六军诸卫事建王继严，即昶弟，见二十七回。颇得士心，昶又信林兴言，罢他兵柄，令改名继裕，别命季弟继熔掌判六军，革去诸卫字样。既而兴谋发觉，尚不加诛，只流戍泉州。方士等又上言紫微宫中，恐有灾祲，乃徙居长春宫，两宫俱见二十六七回。淫酗如故。有时且召入诸王，强令饮酒，伺他过失。从弟继隆，因醉失礼，即命处斩。又屡因醉后动怒，诛戮宗室。

左仆射平章事延羲，系昶叔父，佯狂避祸，由昶赏给道士服，放置武夷山中。嗣复召还，幽锢私第。国用不足，专务苛征，甚至果蔬鸡豚，无不有赋，因此天怒人怨，众叛亲离。

先是昶父在日，曾袭开国遗制，设二卫军，号为控宸、控鹤二都，昶独另募壮士二千人为腹心，号为宸卫都，禄赐比二都较厚。或言二都怨望，恐将为乱。昶因欲将他遣出，分隶漳、泉二州，二都相率惊惶。控宸军使朱文进，控鹤军使连重遇，又屡为昶所侮弄，阴怀不平。会北宫大火，求贼不得，昶令重遇率内外营兵，扫除灰烬，限日告成。又疑重遇与谋纵火，意欲加诛。内学士陈郯，私告重遇，重遇因夜入值，竟号召二都卫兵，焚毁长春宫，攻逼闽王。且使人就延羲私第，迫出延羲，令从瓦砾中直入，奉为主帅，共呼万岁。复召外营兵共逐闽主。

闽主昶仓皇出走，引着皇后李春燕，及妃妾诸王，奔至宸卫都营中，宸卫都慌忙拒战。怎奈火势燎原，不可向迩，那控宸、控鹤二部，又乘势杀来，令人无从拦阻。彼此乱杀多时，宸卫都一半伤亡，剩得残兵千余人，奉闽主昶等逃出北关，行至梧桐岭，众稍溃散。忽闻后面喊声大震，延羲兄子继业，统兵追来。昶素来善射，引弓射毙多人。俄而追兵云集，射不胜射，昶投弓语继业道："卿为人臣，臣节何在？"继业道："君无君德，臣怎得有臣节？况新君系是叔父，旧君乃是兄弟，孰亲孰疏，不问可知！"可作昏君棒喝。昶无词可答，即由继业麾动兵士，拥与俱还。行至陁庄，用酒灌昶，令他醉卧，用帛缢死。皇后李春燕，及昶诸子，并昶弟继恭，一并被杀，藁葬莲花山侧。后来冢上生树，树生异花，似鸳鸯交颈状，时人号为鸳鸯树。可谓一双同命鸟。

继业返报延羲，延羲遂自称闽王，易名为曦，改元永隆。讣闻邻国，反说是宸卫都所弑，假意改葬故主，谥昶为康宗，一面向晋称藩，遣商人间道上表。晋乃遣使至闽，授曦为检校太师中书令，福州威武军节度使，兼封闽国王。曦虽受晋命，一切措施，仍如帝制。天师陈守元等，已为重遇所杀，更命泉州刺史，诛死林兴，用太子太傅致仕李真为司空，兼同平章事，闽中粗安。

曦因宫阙俱焚，另造新宫居住，册李真女为皇后。曦性嗜酒，后性亦嗜酒，一双夫妇，统视杯中物为性命，闽主累世嗜饮，应改称为酒国。所以终日痛饮，不醉不休。一日在九龙殿宴集群臣，从子继柔在侧，向不能饮，偏曦令概酌巨觥，不得少减。继柔实饮不下去，伺曦旁顾，倾酒壶中。不意被曦瞧着，怒他违令，竟命推出斩首。群臣相顾骇愕，不知所措，勉强饮了数觥，偷看曦面，亦有醉容，便陆续逃席，退出殿外，只翰林学士周维岳，尚在席中。曦醉眼模糊，顾左右道："下面坐着，系是何人？"左右答是维岳，曦微笑道："维岳身子矮小，为何独能容酒？"左右道："酒有别肠，不在长大。"曦作色道："酒果有别肠么？可捽他下殿，剖腹验肠。"此语说出，吓得维岳魂不附身，面无人色。幸亏左右代为解免，向曦禀白道："陛下如杀维岳，何人侍陛下终饮？"曦乃免杀维岳，叱令退去。维岳忙磕头谢恩，急趋而出，三脚两步地逃回私第。

泉州刺史余廷英，尝矫曦命，掠取良家女，曦闻报大怒，即欲加诛。廷英即进买宴钱十万缗，曦尚是嫌少，便道："皇后之贡，奈何没有！"廷英乃复献皇后钱十万，因得赦罪。

曦尝嫁女，全朝士尽献贺礼，否则加笞。御史刘赞，坐不纠举，亦将笞责。谏议大夫郑元弼，入朝面诤，曦叱责道："卿何如魏郑公，乃敢来强谏么？"元弼答道："陛下似唐太宗，臣亦敢自拟魏征了！"曦乃心喜，释赞不笞。

曦又纳金吾使尚保殷女为妃，尚妃生有殊色，甚得宠幸。每当曦酣醉时，妃欲杀即杀，欲宥即宥，朝臣时虞不测。曦弟延政，出任建州刺史，屡上书规兄，曦不但不从，反复书痛詈，且遣亲吏邺翘，监建州军。

翘与延政议事，屡起龃龉，翘语延政道："公欲反么！"延政遽起，欲拔剑斩翘。翘狂奔而出，往投南镇，依监军杜汉崇。延政发兵进攻，南镇兵溃，翘与汉宗俱逃回福州。曦见二人奔归，乃遣统军使潘师逵、吴行真等，率兵四万，往击延政。兵至建州城下，分扎二营，师逵驻城西，行真驻城南，皆阻水自固，所有城外庐舍，悉数焚毁，镇日里烟雾迷蒙。延政登城四顾，未免惊心，亟遣使至吴越乞援。吴越王元瓘，命同平章事仰仁诠，都监使薛万忠，领兵救建州。兵尚未至，那延政已攻破闽军，杀退大敌。原来师逵在营，轻率寡谋，被延政探悉情形，先遣将林汉徽等，出兵挑战，诱至茶山，由城中出军接应，两路夹攻，斩首千余级。越宿复募敢死士千余人，昏暮渡水，潜劫师逵营，因风纵火，城上鼓噪助威，吓得师逵脚忙手乱，闯营出奔。凑巧碰着建州都头陈诲，一枪刺去，坠落马下，再复一枪，断送性命。余众四溃。待至黎明，整兵再攻行真寨，行真闻潘营尽覆，正想遁走，蓦闻鼓声遥震，亟弃营奔逃。建州兵追杀一阵，约死万余人。延政遂分兵进取永平、顺昌二城。

会值吴越兵至，延政出牛酒犒师，说是闽军败去，请他回军。偏仰仁诠等不肯空回，竟至城西北隅下营，想与建州为难。正是多事。建州已经过两战，人马劳乏，更因分兵出攻，愈觉空虚。不得已想出一策，延入名幕，写了一封急书，遣人诣闽求救，闽主曦本与延政为敌。得了来书，怎肯遽允，但书中说得异常恳切，引着阋墙御侮的大义，前来劝勉，乃令泉州刺史王继业为行营都统，率兵二万驰援，并遣轻兵绝吴越粮道。吴越军食尽欲归，由延政麾兵出击，大破吴越军，俘斩万计，仁诠等仓皇窜免。这叫做自讨苦吃。

延政乃遣牙将赍了誓书，女奴捧了香炉，赴闽盟曦。曦与建州牙将，同至太祖审知墓前，歃血与盟，总算是罢战息争，再敦睦谊。但宿嫌未泯，总不能贯彻始终。

未几延政添筑建州城，周围二十里，一面向闽王乞请，拟升建州为威武军，自为节度使。曦以威武军是福州定名，不应复称，但称建州为镇安军，授延政节度使，加封富沙王。延政复改镇安为镇武，不从曦议。曦因是复忌延政。

汀州刺史延喜，系是曦弟，曦疑他与延政通谋，发兵捕归。又闻延政与继业书，有勾通意，因即召继业还闽，赐死郊外。并杀继业子于泉州，别授继严为刺史。后来复疑及继严，罢归鸩死，专用子亚澄同平章事，掌判六军诸卫，自称为大闽皇。已而僭号为帝，授子亚澄为威武节度使，兼中书令，封长乐王。寻且加封闽王。王延政亦自称兵马大元帅，与曦失和，再行攻击，两下互有胜负。至晋天福八年，也公然称帝，国号殷，改元天德。偌大一个闽国，生出了两个皇帝来。仿佛两头蛇。小子有诗叹道：

阋墙构衅肇兵争，宁识君臣与弟兄！
分守一隅蜗角似，如何同气不同情！

闽乱未靖，晋廷亦变故多端，俟小子下回再表。

杨光远为后唐部将，从张敬达出讨晋阳，战败以后，遽杀敬达出降，其心迹之不足恃，已可概见。及魏州一役，侥幸成功，彼即拥兵自恣，要挟多端。晋主曲为优容，愈足养成跋扈。范延光乞休归里，载宝甚多，虽象齿焚身，咎由自取。然光远安得而杀之，亦安得而夺之！身为人臣，目无法纪，彼岂尚肯为晋室臣乎？闽祖王审知，虽起自盗贼，而好礼下士，有长者风。乃子孙不贤，淫酗无度，鏻后有昶，昶后有曦，篡杀相寻，祸乱无已。要之五季之世，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一晦盲否塞之天下也，胥中国而夷狄之，禽兽之，可悲也夫！

第三十一回
讨叛镇行宫遣将　纳叔母嗣主乱伦

却说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出自行伍，恃勇轻暴，尝语部下道："现今时代，讲甚么君臣，但教兵强马壮，便好做天子了。"府署立有幡竿，高数十尺，尝挟弓矢自诩道："我射中竿上龙首，必得天命。"说着，即将一箭射去，正中龙首。投弓大笑，侈然自负。嗣是召集亡命，采买战马，意欲独霸一方，每有奏请，辄多逾制，朝廷稍稍批驳，他便反唇相讥。镇帅多跋扈不臣，都是当日的主子教导出来。

晋主惩前毖后，尝有戒心，义武军节度使皇甫遇，与重荣为女儿亲家，晋主恐他就近联络，特徙遇为昭义军节度使，并命刘知远为北京留守，隐防重荣。重荣不愿事晋，尤不屑事辽，每见辽使，必箕踞谩骂，有时且将辽使杀毙境上。辽主尝贻书诮让，晋主只好卑辞谢罪。重荣越加气愤。适遇辽使拽剌一作伊呼。过境，便派兵捕归，再遣轻骑出掠幽州人民，置诸博野。又上表晋廷，略言吐谷浑，突厥、契苾、沙陀等，各率部众归附，党项等亦纳辽牒，愿备十万众击辽。朔州节度副使赵崇，已逐去辽节度使刘山，求归中国，此外旧臣沦没虏廷，亦皆延颈企踵，专待王师，天道人心，不便违拒，兴华扫虏，正在此时。陛下臣事北虏，甘心为子，竭中国脂膏，供外夷欲壑，薄海臣民，无不惭愤。何勿勃然变计，誓师北讨，上洗国耻，下慰人望，臣愿为陛下前驱云云。晋主览奏，却也有些心动，屡召群臣会议，北京留守刘知远，尚未出发，劝晋主毋信重荣，桑维翰正调镇泰宁军，闻知消息，亦即密疏谏阻，略云：

窃谓善兵者待机乃发，不善战者彼己不量。陛下得免晋阳之难，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不可负也。今安重荣恃勇轻敌，吐谷浑假手报仇，皆非国家之利，不可听也。臣观契丹数年以来，士马精强，吞噬四邻，战必胜，攻必取。割中国之土地，收中国之器械，其君智勇过人，其臣上下辑睦。牛马蕃息，国无天灾，此未可与为敌也。且中国初定，士气雕沮，以当契丹乘胜之威，其势相去甚远。若和亲既绝，则当发兵守塞，兵少不足以待寇，兵多则馈运无以继之，我出则彼归，我归则彼至。臣恐禁卫之士，疲于奔命，镇定之地，无复遗民。今天下粗安，疮痍未复，府库虚竭，兵民疲敝，静而守之，犹惧不济，其可妄动乎？契丹与国家恩义非轻，信誓甚著，彼无间隙而自启衅端，就使克之，后患愈重，万一不克，大事去矣！议者以为岁输缯帛，谓之耗蠹，有所卑逊，谓之屈辱。殊不知兵连而不休，祸结而不解，财力将匮，耗蠹孰甚焉！用兵则武吏功臣，过求姑息，边藩远郡，得以骄矜，屈辱孰甚焉！臣愿陛下训农习战，养兵息民，俟国无内忧，民有余力，然后观衅而动，则动必有成矣。近闻邺都留守，尚未赴镇，军府乏人。以邺都之富强，为国家之藩屏，臣窃思慢藏诲盗之言，勇夫重闭之戒，乞陛下略加巡幸，以杜奸谋，是所至盼，冒昧上言，伏乞裁夺。

晋主看到此疏，方欣然道："朕今日心绪未宁，烦懑不决，得桑卿奏，似醉初醒了。"遂促刘知远速赴邺都，并兼河东节度使，且诏谕安重荣道：

尔身为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难，弃君与亲。吾因契丹得天下，尔因吾至富贵，吾不敢忘德，尔乃忘之，何耶？今吾以天下臣之，尔欲以一镇抗之，不亦难乎！宜审思之，毋取后悔！

重荣得诏，反加骄慢，指挥使贾章，一再劝谏，反诬以他罪，推出斩首。章家中只遗一女，年仅垂髫，因此得释。女慨然道："我家三十口，俱罹兵燹，独我与父尚存。今父无罪见杀，我何忍独生！愿随父俱死。"重荣也将女处斩，镇州

人民，称为烈女，已料重荣不能善终。不没烈女。饶阳令刘岩，献五色水鸟，重荣妄指为凤，畜诸水潭。又使人制大铁鞭，置诸牙门，谓铁鞭有神，指人辄死，自号铁鞭郎君，每出必令军士抬鞭，作为前导。镇州城门，有抱关铁像，状似胡人，像头无故自落。重荣小字铁胡，虽知引为忌讳，但反意总未肯消融。取死之兆。

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与重荣同姓，恃江为险，隐蓄异谋，重荣遂阴相结托，互为表里。晋主既虑重荣，复防从进，乃遣人语从进道："青州节度使王建立来朝，愿归乡里，朕已允准。特虚青州待卿，卿若乐行，朕即降敕。"要徙就徙，必先使人探问。主权已旁落了。从进答道："移青州至汉江南，臣即赴任。"晋主闻他出言不逊，颇有怒意，但恐两难并发，权且含容。从进子弘超，为宫苑副使，留居京师，从进请遣子归省，晋主也依言遣归。弘超既至襄州，从进遂决计造反。

天福六年冬季，晋主忆桑维翰言，北巡邺都。学士和凝已升任同平章事，独入朝面请道："陛下北行，从进必反，理应预先布置。"晋主道："朕已留郑王重贵，居守大梁，卿意还有何说？"凝又奏道："兵法有言，先人乃能夺人。陛下此行，京中事恐难兼顾，愿留空名宣敕三十通，密付留守郑王。一旦闻变，便可书诸将名，遣往讨逆了。"晋主称善，依议而行，遂留重贵居守，自向邺都进发。及驾入邺都，留守刘知远，已遣亲将郭威，招诱吐谷浑酋长白承福，徙入内地，翦去安重荣羽翼，专待晋主命令，听候发兵。晋主因重荣虽有反意，尚无反迹，但遣杜重威为天平节度使，马全节为安国节度使，密令调军储械，控制重荣。

重荣致书从进，教他即日起事，趁着大梁空虚，掩击过去，从进遂举兵造反，进攻邓州。郑王重贵闻报，立派西京留守高行周，为南面行营都部署，前同州节度使宋彦筠为副，宣徽南院使张从恩为监军，就从空敕填名，颁发出去，令讨从进。邓州节度使安审晖，方闭城拒守，飞促高行周赴援，行周亟命武德使焦继勋，先锋都指挥使郭金海，右厢都监陈思让等，带着精兵万人，往援邓州。从进得侦卒探报，谓邓州援师将至，不禁惊诧道："晋主未归，何人调兵派将，来得这般迅速呢？"乃退至唐州，驻扎花山，列营待战。陈思让跃马前来，挺枪突入，焦、郭二将，挥兵后应，一哄儿冲入从进阵内。从进不防他这般勇猛，吓得步步倒退。主将一动，士卒自乱，被思让等一阵扫击，万余人统行溃散。襄州指挥使安弘义，马蹶被擒，从进单骑走脱，连山南东道的印信，都致失去。如此不耐战，也想造反，真是自不量力。既返襄州，慌忙集众守御。高行周、宋彦筠、张从恩等，陆续至襄州，四面围住。从进很是危急，重荣尚未闻知，竟集境内饥民数万，南向邺都，声言将入朝行在。晋主知他诈谋，即命杜重威、马全节进讨，添派前贝州节度使王周，为马步都虞侯。重威率师西趋，至宗城西南，正与重荣相值。重荣列阵自固，由重威一再挑战，均被强弩射退。重威颇有惧色，便欲退兵。指挥使王重胤道："兵家有进无退，镇州精兵，尽在中军，请公分锐卒为二队，击他左右两翼。重胤等愿直冲中坚，彼势难兼顾，必败无疑。"重威依议，分军并进，重胤身先士卒，闯入中坚，镇军少却。重威、全节，见前军已经得势，也麾众齐进，杀死镇军无数。镇州将赵彦之，卷旗倒戈，奔降晋军。晋军见他铠甲鞍辔，俱用银饰，不由的起了贪心。也无暇问及来由，即把他乱刀分尸，掷首与敌，所有铠甲鞍辔等当即分散。此等军士，实不中用，奈安重荣更属不济，所以败死。重荣见全军失利，已是惊心，更闻彦之降晋被杀，益觉战栗不安。遂退匿辎重中，飞奔而去。部下二万余人马，一半被杀，一半逃散。是年冬季大冷，逃兵饥寒交迫，至无孑遗。重荣仅率十余骑，奔还镇州，驱州民守城，用牛马皮为甲，闹得全城不宁。重威兵至城下，镇州牙将自西郭水碾门，引官军入城，杀守陴民二万人，城中大乱。重荣入守牙城，又被晋军攻破，没处奔逃，束手就戮，枭首送邺。晋主御楼受馘，命漆重荣首级，赍献辽主，改镇州成德军为恒州顺国军，即用杜重威为顺国节度使，令镇恒州。

先是辽主耶律德光，闻重荣擅执辽使，即遣人驰责晋廷，晋主恐他犯塞，亟遣刑州即安国

军。节度使杨彦珣为使，至辽谢罪。辽主盛怒相见，彦珣却从容说道："譬如家出逆子，父母不能制伏，奈何？"辽主怒乃少解，但尚拘留彦珣，不肯放归。至重荣已反，始信罪在重荣，与晋无涉，乃释彦珣归晋。既而重荣首级，已至西楼，晋廷以为可告无罪。那知辽使复来诘责，问晋何故招纳吐谷浑？晋主以吐谷浑酋长，阴附重荣，不得已徙入内地。偏辽使索白承福头颅，致晋主无从应命，为此忧郁盈胸，渐渐地生起重病来了。谁叫你向虏称臣，事虏为父？

是时已是天福七年，高行周攻克襄州，安从进自焚死，执住从进子弘超，及将佐四十三人，送往大梁。晋主尚在邺都，病已不起，但闻捷报，不能还京受俘，徒落得唏嘘叹息，一命呜呼。统计在位七年，寿五十一岁，后来庙号高祖，安葬显陵。

晋主生有七子，四子被杀，散见上文，二子早歿，只剩幼子重睿，尚在冲龄。晋主卧疾，宰相冯道入见，由晋主呼出重睿，向道下拜。且令内侍抱置道怀，意欲托孤寄命，使道辅立幼主。及晋主病终，道与侍卫马步都虞侯景延广商议，延广谓国家多难，应立长君。道本是个模棱人物，依了延广，竟与议定拥立重贵，飞使奉迎。

重贵已晋封齐王，接得来使，星夜赴邺，哭临保昌殿，就在柩前即位，大赦天下。内外文武官吏，进爵有差。会襄州行营都部署高行周，都监张从恩等，自大梁献俘至邺，由嗣主重贵御乾明门受俘，命将安弘超等四十余人，斩首市曹。随即就崇德殿宴集将校，行饮至受赏礼，命高行周为宋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尉。改调宋州节度使安彦威为西京留守，兼河南尹，张从恩从东京留守，兼开封尹，加检校太尉。降襄州为防御使，升邓州为威胜军，即授宋彦筠为邓州节度使，此外立功将校，并皆进阶。加景延广同平章事，兼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延广恃定策功，乘势擅权，禁人不得偶语，官吏相率侧目。从前高祖弥留，曾有遗言，命刘知远辅政，延广密劝重贵，抹煞遗旨，加知远检校太师，调任河东节度使，知远由是怏怏，失望而去。暗映下文。

冯道、景延广等，拟向辽告哀，草表时互有争议，延广谓称孙已足不必称臣。既已称孙，何妨称臣。道不置一词。长乐老惯作此态。学士李崧，新任为左仆射，独从旁力争道："屈身事辽，无非为社稷计，今日若不称臣，他日战衅一开，贻忧宵旰，恐已无及了！"延广犹辩驳不休。重贵正倚重延广，便依他计议，缮表告哀。晋使至辽，辽主览表大怒，遣使至邺，问何故称孙不称臣。且责重贵不先禀命，遽即帝位，亦属非是。景延广怒目道："先帝为北朝所立，所以奉表称臣。今上乃中国所立，不过为先帝盟约，卑躬称孙，这已是格外逊顺，有什么称臣的道理！况国不可一日无君，若先帝晏驾，必须禀命北朝，然后立主，恐国中已启乱端。试问北朝能负此责任么？"强词非不足夺理，奈将士乏材何？辽使倔强不服，怀忿北归，详报辽主，辽主已怒上加怒。再经政事令兼卢龙节度使赵延寿，从旁挑拨，好似火上添油。那时辽主德光，自然愤不能平，便欲兴兵问罪，入捣中原了。后来战祸，实始于此。

晋主重贵，毫不在意，反日去勾搭一位嫠居娇娘，竟得称心如愿，一淘儿行起乐来。看官道嫠妇为谁？原来是重贵叔母冯氏。冯氏为邺都副留守冯濛女，很有美色，晋高祖素与濛善，遂替季弟重胤，娶濛女为妇，得封吴国夫人。不幸红颜薄命，竟失所天，冯氏寂居寡欢，免不得双眉锁恨，两泪倾珠。重贵早已生心，只因叔侄相关，尊卑须辨，更兼晋高祖素严阃范，不敢胡行，蓝桥无路，徒唤奈何！及为汴京留守，正值元配魏国夫人张氏，得病身亡，他便想勾引这位冯叔母，要他来做继室。转思高祖出幸，总有归期，倘被闻知，必遭谴责。况且高祖膝下，单剩一个幼子重睿，自己虽是高祖侄儿，受宠不殊皇子，他日皇位继承，十成中可希望七、八成。若使乱伦得罪，岂非这个现成帝座，恰为了一时淫乐，把他抛弃吗？于是捺下情肠，专心筹画军中事，得平定安从进，成了大功。

到了赴邺嗣位，大权在手，正好任所欲为，求偿宿愿。可巧这位冯叔母，也与高祖后李氏，重贵母安氏等，同来奔丧，彼此在梓宫前，素服举哀。由重贵瞧将过去，但见冯氏缟衣素袂，越

觉苗条。青溜溜的一簇乌云,碧澄澄的一双凤目,红隐隐的一张桃靥,娇怯怯的一搦柳肢,真是无形不俏,无态不妍。再加那一腔娇喉,啼哭起来,仿佛莺歌百啭,饶有余音。此时的重贵呆立一旁,几不知如何才好。那冯氏却已偷眼觑着,把水汪汪的眼波,与重贵打个照面,更把那重贵的神魂,摄了过去。及举哀已毕,重贵方按定了神,即命左右导入行宫,拣了一所幽雅房间,使冯氏居住。

到了晚间,重贵先至李后、安妃处,请过了安,顺便踱至冯氏房间。冯氏起身相迎,重贵便说到:"我的婶娘,可辛苦了么?我特来问安!"冯氏道:"不敢不敢!陛下既成大统,妾正当拜贺,哪里当得起问安二字!"开口已心许了。说至此,即向重贵裣衽。重贵忙欲搀扶,冯氏偏停住不拜,却故意说道:"妾弄错了!朝贺应在正殿哩。"重贵笑道:"正是,此处只可行家人礼,且坐下叙谈。"冯氏乃与重贵对坐,重贵令侍女回避,便对冯氏道:"我特来与婶娘密商,我已正位,万事俱备,可惜没有皇后!"冯氏答道:"元妃虽薨,难道没有嫔御?"重贵道:"后房虽多,都不配为后,奈何?"冯氏嫣然道:"陛下身为天子,要如何才貌佳人,尽可采选。中原甚大,宁无一人中意么?"重贵道:"意中却有一人,但不知她乐允否?"冯氏道:"天威咫尺,怎敢不依!"满口应承。重贵欣然起立,凑近冯氏身旁,附耳说出一语,乃是看中了婶娘。冯氏又惊又喜,偏低声答道:"这却使不得,妾是残花败柳,怎堪过侍陛下!"重贵道:"我的娘!你已说过依我,今日是就要依我了。"说着,即用双手去搂冯氏,冯氏假意推开,起身趋入卧房,欲将寝门掩住。重贵抢步赶入,关住了门,凭着一副膂力,轻轻将冯氏举起,掖入罗帏。冯氏半推半就,遂与重贵成了好事。这一夜的海誓山盟,笔难尽述。

好容易欢恋数宵,大众俱已闻知。重贵竟不避嫌疑,意欲册封冯氏为后。先尊高祖后李氏为皇太后,生母安氏为皇太妃,然后备着六宫仗卫,太常鼓吹,与冯氏同至西御庄,就高祖像前,行庙见礼。宰臣冯道以下,统皆入贺。重贵怡然道:"奉皇太后命,卿等不必庆贺!"道等乃退。重贵挈冯氏回宫,张乐设饮,金樽檀板,展开西子之颦,绿酒红灯,煊出南威之色。重贵固乐不可支,冯氏亦喜出望外。待至酒酣兴至,醉态横生,那冯氏凭着一身艳妆,起座歌舞。曼声度曲,宛转动人,彩袖生姿,翩跹入画。重贵越瞧越爱,越爱越怜,蓦然间忆及梓宫,竟移酒过奠,且拜祷道:"皇太后有命,先帝不预大庆!"真是昏语。一语说出,左右都以为奇闻,忍不住掩口葫芦。重贵亦自觉说错,也不禁大笑绝倒,且顾语左右道:"我今日又做新女婿了!"冯氏闻言,嗤然一笑,左右不暇避忌,索性一笑哄堂。重贵趁势揽冯氏手,竟入寝宫,再演龙凤配去了。小子有诗咏道:

叔母何堪作继妻,雄狐牝雉太痴迷!
北廷暴恶移文日,曾否疚心悔噬脐?

转瞬间又阅一年,晋主重贵,已将高祖安葬,奉了太后太妃,及宠后冯氏,一同还都。欲知后事,请看下回。

安从进与安重荣,才具平庸,且无功绩之足言,徒以攀龙附凤,得为镇帅。富贵已达极点,而犹不知足,敢生异志者,无非欲为石敬瑭第二,妄冀非分之尊荣耳。迨晋军分道出兵,而二悍即归殄灭,不度德,不量力,害必至此,何足怪乎!重贵以兄子继统,甫经莅事,即听景延广言,开罪契丹。外衅已开,自速其祸,而又纳叔母冯氏,渎伦伤化,败德乱常。名为人主,而行同禽兽,亦安能不危且亡也!若冯氏以叔母之尊,甘与犹子为偶,淫妇无耻,殊不足责,厥后与重贵同毙沙漠。正天道恶淫之报,此淫之所以为万恶首也!

第三十二回
悍弟杀兄僭承汉祚　逆臣弑主大乱闽都

却说晋主重贵，由邺都启行还汴，暂不改元，仍称天福八年。自幸内外无事，但与冯皇后日夕纵乐，消遣光阴。冯氏得专内宠，所有宫内女官，得邀冯氏欢心，无不封为郡夫人。又用男子李彦弼为皇后都押衙，正是特开创例，破格用人。重贵已为色所迷，也不管甚么男女嫌疑，但教后意所欲，统皆从命。独不怕为元绪公么！后兄冯玉，本不知书，因是椒房懿戚，擢知制诰，拜中书舍人。同僚殷鹏，颇有才思，一切制诰，常替玉捉刀，玉得敷衍过去。寻且升为端明殿学士，又未几升任枢密使，真个是皇亲国戚，比众不同。可惜是块碱砆。

小子因专叙晋事，把别国别镇的状况，未免失记。此处乘晋室少暇，不得不将别国情形，略行叙述。南汉主刘龑，自遣何词入唐后，已知唐不足惧，并因击败楚军，越加强横。事见第二十回。龑生十九子，俱封为王。长子耀枢，次子龟图，已皆早世。三子弘度，受封秦王。四子弘熙，受封晋王，两人素性骄恣。惟五子弘昌封越王，颇能孝谨，具有知识，龑欲使为储贰，惟越次册立，心殊未安，因此蹉跎过去。且自龑僭位后，岭南无恙，全国太平，他却安安稳稳过了二十多年。年龄虽越五十，尚属体强力壮，没甚病痛，总道是寿命延长，不妨将立储问题，宽延时日。那知六气偶侵，二竖为祟。当后晋天福七年，即南汉大有十五年，竟染了一场重症，医药罔效。当下召入左仆射王翻，密与语道："弘度、弘熙，寿算虽长，但终不能任天下大事。弘昌类我，我早欲立为太子，苦不能决。我子孙不肖，恐将来骨肉纷争，好似鼠入牛角，越斗越小呢。"说至此，泣下唏嘘。翻劝慰道："陛下既属意越王，须赶紧筹备，臣意拟将秦、晋二王，调守他州，方可无虞。"龑点首称是，乃拟徙弘度守邕州，弘熙守容州。

计议已定，适崇文使萧益入问起居，龑又述明己意。益力谏道："废长立少，必启争端，此事还求三思！"龑被他一说，又害得没有主意，蹉跎了好几日，竟尔毕命。弘度依次当立，遂即南汉皇帝位，更名为玢，改大有五年为光天元年。命弟晋王弘熙辅政，尊龑为天皇大帝，庙号高祖。龑僭位二十六年，享年五十四岁，生平最喜杀人，创设汤镬、铁床等具，有灌鼻、割舌、肢解、刳剔、炮炙、烹蒸诸刑。或就水中捕集毒蛇，即将罪人投入，俾蛇吮噬，号为水狱。每决罪囚，必亲往监视，往往垂涎呀呷，不觉朵颐。想是豺狼转生。又性好奢侈，尽聚南海珍宝，作为玉堂璇宫。晚年更筑起一座南薰殿，柱皆镂金饰玉，础石间暗置香炉，朝夕燃香，有气无形，真个是穷奢极丽，不惜工资。

到了弘度即位，比乃父更觉骄奢，更添一种好色的奇癖，专喜观男女裸逐，混作一淘。外面作乐，里面饮酒，镇日间嬉戏淫媟，不亲政事。或夜间穿着墨缞，与娼女微行，出入民家，毫无顾忌。左右稍稍谏阻，立被杀死。惟越王弘昌及内常侍吴怀恩，屡次进谏，虽然言不见从，还算是顾全脸面，不加杀戮。

晋王弘熙，日进声伎，诱他荒淫，昏迷了好几月，度过残冬，已是光天二年。弘熙阴图篡位，知乃兄素好手搏，特嘱指挥使陈道庠，引力士刘思潮、谭令禋、林少强、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人，聚习晋府，习角抵戏，技艺有成，献入汉宫。弘度大悦，亲加验视，果然拳法精通，不同凡汉，遂留五人为侍卫，有暇辄令角逐，评量优劣，核定赏罚。未几已届暮春，召集诸王至长春宫，宴饮为欢。侑乐以外，即令五力士演角抵戏，且饮且观，五力士抖擞精神，卖弄拳技，引

得弘度心花大开，尽管把黄汤灌将下去，顿时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弘熙发出暗号，那陈道庠即指示刘思潮等，掖着弘度，就势用力，竟将弘度干骨拉断。但听得一声狂叫，遽尔暴亡。可怜这位少年昏君，只活得二十四岁，就被害死，速死为幸。后来谥为殇帝。所有宫内侍从，都杀得一个不留，诸王乘势逸出，不敢入视。待至翌晨，始由越王弘昌，带着诸弟，哭临寝殿。因即迎弘熙嗣位，易名为晟，改光天二年为应乾元年。命弟弘昌为太尉，兼诸道兵马都元帅，少弟循王弘杲为副，并预政事。陈道庠及刘思潮等，皆赏赉有差。南汉吏民，虽不敢公然讨逆，但宫中篡弑情形，已是无人不晓，免不得街谈巷议，传作新闻。循王弘杲，请斩刘思潮等以谢中外。不能仗义讨逆，徒欲归咎从犯，安得不自取死亡！看官试想，这弑君杀兄的刘弘熙，岂肯把佐命功臣，付诸典刑么？思潮等闻弘杲言，反诬称弘杲谋反，弘熙遂嘱思潮暗伺行踪。会弘杲宴客，思潮即纠集谭令禋等，带同卫兵，持械突入。弘杲不及趋避，立被刺死。弘熙闻报，很是欣慰，且大出金帛，厚赏思潮、令禋等人。一面严刑峻法，威吓臣下，并且猜忌骨肉，比前益甚。南汉高祖十九子，除长次二子早死外，三子五子被害，第九子万王弘操，先在交州阵亡，此时尚剩十四子。弘熙欲将十三人尽行加害，陆续设法，杀一个，少一个，结果是同归于尽，这便是汉主龑好杀的惨报呢。大声疾呼。

小子因隔年太远，不应并述下去，只好将汉事暂搁，另述唐事。唐主徐知诰，已复姓李氏，改名为昪。见二十九回。自命为江南强国，与晋廷不相聘问，独向辽通使，彼此互有来往。每当辽使至唐，辄给厚贿，及送至淮北，已入晋境，暗使人刺杀辽使，竟欲嫁祸晋廷。令他南北失和，自己可收渔人厚利。晋天福五年，晋安远节度使李金全，为亲吏胡汉筠所怂恿，擅杀朝使贾仁沼，为晋所讨，不得已奉表降唐。唐主昪遣鄂州屯营使李承裕、段处恭等，率兵三千，往迎金全。金全驰诣唐军，承裕遂入据安州。晋廷别简节度使马全节，兴师规复，与李承裕交战安州城南，承裕败走。晋副使安审晖，领兵追击，复破唐兵，斩段处恭，擒李承裕，自唐监军杜光邺以下，尽被捕获。全节杀死承裕及俘卒千五百人，械送光邺等归大梁。

时晋主石敬瑭尚存，闻光邺等被械入都，不禁叹息道："此曹何罪！"遂各赐马匹及器服，令还江南。唐主昪严拒不纳，送还淮北，且遗晋主书，内有边校贪功，乘便据垒，军法朝章，彼此不可四语。晋主仍遣令南归，偏唐主昪派了战船，力拒光邺，光邺只好仍入大梁。晋主授光邺官，编光邺部兵为显义都，命旧将刘康统领，追赠贾仁沼官阶，算是了案。李金全到了金陵，唐主昪待他甚薄，只命为宣威统军，金全已不能归晋，没奈何靦颜受命。此段文字，补前文所未详。嗣是昪无心窥晋，惟知保守吴疆。

即而吴越大火，焚去宫室府库，所储财帛兵甲，俱付一炬。吴越王钱元瓘，骇极成狂，竟至病殁。将吏奉元瓘子弘佐为嗣，弘佐年仅十三，主少国疑，更因火灾以后，元气萧条。吴越事就便带过。南唐大臣，多劝昪进击吴越，昪摇首道："奈何利人灾殃！"这是李昪仁心，不得谓其迂腐。遂遣使厚赍金粟，吊灾唁丧，此后通好不绝。昪客冯延己好大言，尝私讥昪道："田舍翁怎能成大事？"昪虽有所闻，也并不加罪。但保境安民，韬甲敛戈，吴人赖以休息。

好容易做了七年的江南皇帝，年已五十六岁，未免精力衰颓。方士史守冲，献入丹方，照方合药，服将下去，起初似觉一振，后来渐致躁急。近臣谓不宜再服，昪却不从。忽然间背中奇痛，突发一疽，他尚不令人知，密召医官诊治，每晨仍强起视朝。无如疽患愈剧，医治无功，乃召长子齐王璟入侍，未几已近弥留，执璟手与语道："德昌宫积储兵器金帛，约七百余万，汝守成业，应善交邻国，保全社稷，我试服金石，欲求延年，不意反自速死，汝宜视此为戒！"说至此，牵璟手入口，啮指出血，才行放下，涕泣嘱咐道："他日北方当有事，勿忘我言！"为后文伏笔。

璟唯唯听命。是夕昪殂，璟秘不发丧，先下制命齐王监国，大赦中外。越数日不闻异议，方宣遗诏，即皇帝位，改元保大。太常卿韩熙载上

书，谓越年改元，乃是古制，事不师古，勿可以训。璟优旨褒答，但制书已行，不便收回，就将错便错的混了过去。

璟初名景通，有四弟景迁、景遂、景达、景逿。景迁早卒，由璟追封为楚王。景遂由寿王进封燕王，景达由宣城王进封鄂王，景逿为昪妃种氏所出。昪既受禅，方得此子，颇加宠爱。种氏以乐妓得幸，至此亦加封郡夫人。蛾眉擅宠，便思夺嫡，尝乘间进言，谓景逿才过诸兄。昪不禁发怒，责他刁狡，竟出种氏为尼，且不加景逿封爵。及昪殁璟继，种氏恐璟报怨，且泣且语道："人彘骨醉，将复见今日了！"以小人心，度君子腹。幸璟笃爱同胞，晋封景逿为保宁王，并许种氏入宫就养。璟母宋氏，尊为皇太后，种氏亦受册为皇太妃。议定父昪庙号，称为烈祖。

寻改封景遂为齐王，兼诸道兵马元帅，鄂王景达为副。璟与诸弟立盟柩前，誓兄弟世世继立，景遂等一再谦让。璟终不许。给事中萧俨疏谏，亦不见报，但封长子弘冀为南昌王，兼江都尹。虔州妖贼张遇贤作乱，派将荡平。中书令太保宋齐邱，自恃勋旧，树党擅权，由璟徙宋为镇海军节度使。宋齐邱暗生忿怼，自请归老九华，一表即允，赐号九华先生，封青阳公。齐邱去后，引用冯延巳、常梦锡为翰林学士，冯延鲁为中书舍人，陈觉为枢密使，魏岑、查文徽为副使。这六人中除梦锡外，半系齐邱旧党，且专喜倾轧，贻误国家，吴人目为五鬼。梦锡屡言五人不宜重用，璟皆不纳。

既而璟欲传立景遂，令他裁决庶政。冯延巳、陈觉等乘机设法，令中外不得擅奏，大臣非经召对，不得进见。给事中萧俨，复上疏极谏，俱留中不发。连宋齐邱在外闻知，亦上表谏阻。侍卫都虞候贾崇，排闼入诤道："臣事先帝三十年，看他延纳忠言，孜孜不倦，尚虑下情不能上达，陛下新即位，所恃何人，遽与群臣谢绝。臣年已衰老，死期将至，恐从此不能再见天颜了！"言毕，泣下呜咽。璟亦不觉动容，引坐赐食，乃将前令撤销。表扬谏臣。

忽由闽将朱文进，弑主称王，遣使入告，唐主璟斥他不道，拘住来使，拟发兵声讨，群臣谓闽乱首祸，为王延政，应先讨伪殷，方足代除乱本。延政不过叛兄，未尝弑主，唐臣所言不免偏见。因将闽使遣归，特派查文徽为江西安抚使，令觇建州虚实，再行进兵。看官道，闽中大乱，从何而起？小子在前文三十回中，已叙闽主曦酗乱情形，早见他不能久享。唐主璟即位，曾贻闽主曦及殷主延政书，责他兄弟寻戈，有乖友爱。曦复书辩驳，引周公诛管、蔡，及唐太宗杀建成、元吉事，作为比附，自护所短。延政且驳斥唐主篡吴，负杨氏恩。唐主怒起，便与两国绝好，尤恨延政无礼，意图报怨。释闽攻殷，伏机于此。可巧闽拱宸都指挥使朱文进，突然发难，再弑闽主，激成祸乱，于是全闽大扰，利归南唐。

先是文进与连重遇，分统两都，重遇弑昶立曦，入任阁门使，控鹤都归魏从朗统带，从朗亦朱、连党羽，统军未久，为曦所杀。文进、重遇，未免兔死狐悲，阴生疑贰。曦又召二人侍宴，酒兴方酣，遽吟唐白居易诗云："惟有人心相对间，咫尺之情不能料！"二人知曦示讽，忙起座下拜道："臣子服事君父，怎敢再生他志？"曦微笑无言，二人佯为流涕，亦不闻慰答。宴毕趋出，文进顾语重遇道："主人忌我已深，毋遭毒手！"重遇应诺。

会曦后李氏，妒害尚妃，俱见三十回。密欲图曦，改立子亚澄为闽主，遂使人告文进、重遇道："主上将加害二公，如何是好？"夫主不可信，别人可信么？二人闻言益惧，即密谋行弑。适后父李真有疾，曦至真第问安，文进、重遇暗嘱拱宸马步使钱达，掖曦上马，乘便拉死。

侍从奔散，文进、重遇，拥兵至朝堂，率百官会议。当由文进宣言道："太祖皇帝，光启闽国，已数十年，今子孙淫虐，荒堕厥绪，天厌王氏，应该择贤嗣立，如有异议，罪在不赦！"大众统是怕死，没一人敢发一言。重遇即接口道："功高望重，无过朱公，今日应当推立了！"大众又噤不发声。文进并不推让，居然升殿，被服兖冕，南面坐着。重遇率百官北面朝贺，再拜称臣，草草成礼。即由文进下令，悉收王氏宗族，自太祖子延熹以下，少长共五十余人，一体骈戮。就是曦后李氏，曦子亚澄，也同时被杀。李

真闻变惊死，余官得过且过，乐得偷生。惟谏议大夫郑元弼，抗辞不屈，拟奔建州，为文进所害。元弼虽死犹荣，不若曦后、曦子之死有余辜。文进自称威武军留后，权知闽国事，葬闽主曦号为景宗，用重遇总掌六军，兼礼部尚书判三司事，进枢密使鲍思润同平章事，令羽林统军使黄绍颇，为泉州刺史，左军使程文纬为漳州刺史，汀州刺史许文稹，举郡降文进，文进许为原官。部署少定，因派人四出报告，且向晋奉表称藩。晋授文进为威武节度使，知闽国事。独殷主延政，倡议讨逆，先遣统军使吴成义，率兵击闽，与战不利。再遣部将陈敬佺，领兵三千，屯尤溪及古田，卢进率兵二千屯长溪，作为援应。

泉州指挥使留从效，语同僚王忠顺、董思安、张汉思道："朱文进屠灭王氏，遣腹心分据诸州，我辈世受王氏恩，乃交臂事贼，一旦富沙王攻克福州，我辈且死有余愧了！"王、董等也以为然，从效即召部下壮士，夜饮家中，酒酣与语道："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我等讨黄绍颇，我观诸君状貌，皆非贫贱士，何不乘此讨贼？能从我言，富贵可图，否则祸且立至了！"众壮士不以为诈，踊跃效命，各出持白梃，逾垣入刺史署，擒住绍颇，剁作两段。从效入取州印，赴延政族子王继勳宅中，请主军府，自称平贼统军使，函绍颇首，遣兵马使陈洪进赍诣建州。延政立授继勳为泉州刺史，从效、洪进为都指挥使。漳州将陈谟，闻风起应，亦杀刺史程文纬，请王继成权知州事。继成也是延政族子，与继勳同居疏远，所以文进篡位，王氏亲族多死，惟二人幸全。汀州刺史许文稹，又见风使帆，奉表降殷。

朱文进闻三州生变，慌得手足无措，忙悬重赏募兵，得二万人，令部下林守谅、李廷谔为将，往攻泉州，钲鼓声达百里。殷主延政，也遣大将军杜进，率兵二万救泉州。留从效得了援师，开城出战，与杜进夹攻闽军。闽军兵皆乌合，似鸟兽散，林守谅战死，李延谔被擒。捷报飞达建州，延政因促吴成义，率战舰千艘，速攻福州。朱文进求救吴越，遣子弟为质，吴越尚未出师，殷军已集城下。那时唐王璟已从查文徽请，遣都虞侯边镐攻殷。吴成义吓迫闽人，反诈称唐军援已，闽人大恐。朱文进无法可施，因遣同平章事李光准诣建州，赍献国宝。

光准方行，部吏已有贰心。南廓承旨林仁翰，密语徒众道："我辈世事王氏，今受制贼臣，倘富沙王到来，有何面目相见呢？"众应声道："愿听公令！"仁翰便令众被甲，径趋连重遇第，重遇严兵自卫，由仁翰执槊直前，刺杀重遇。斩首示众道："富沙王将至，恐汝等要族灭了！现我已杀死重遇，去一逆党，汝等何不亟取文进，赎罪图功？"大众听到此言，一齐摩拳擦掌，闯入阙廷，饶你文进威焰熏天，至此变成一个独夫，立被乱军拖出，乱刀齐下，粉骨碎身！恶人终有恶报，世人何苦作恶！

当下大开城门，迎吴成义入城。成义验过二人首级，传送建州，并由闽臣附表，请殷主延政归闽。延政因唐兵方至，未暇徙都，但命从子继昌，出镇福州，改号福州为南都，且复国号为闽。发南都侍卫及左右两军甲士万五千人，同至建州，抵御唐兵。小子有诗叹道：

外侮都从内讧招，一波才了一波摇；
闽江波浪喧豗甚，春色原来已早凋。

欲知闽唐争战情形，且知下回续叙。

五季之世，虽为天地闭塞之时，然亦未尝无公理。南汉主刘龑，暴虐不仁，以杀人为快事，竟得安享国家，至二十有六年之久，且生子至十有九人，几疑天心助暴，公理尽亡。且弘熙杀兄屠弟，淫刑以逞，弘度荒耽酒色，死不足惜。诸弟无辜，亦遭毒手，冥漠岂真无凭，意者其假手弘熙，俾龑子之无噍类，以偿其杀人之罪恶乎。即如闽乱情形，成自篡弑，子可弑父，弟何不可叛兄！臣何不可戕君！朱文进、连重遇两逆，连毙二主，自以为凶横无敌，而卒归诛夷，报施不爽，公理固自在也。彼唐主昪虽得国不正，而休兵息民，终为彼善于此。嗣主璟笃爱同胞，迎养庶母，孝友可风，大节已著，即无失政，而卒免篡弑之祸。阅者于夹缝中求之，可知公理昭昭，著书人固已道破也。

第三十三回
得主援高行周脱围　追父降杨光远伏法

却说唐闽交争的时候，正晋辽失好的期间。晋主重贵，自信任一个景延广，向辽称孙不称臣，辽主已有怒意。见三十一回。会辽回图使乔荣，来晋互市，置邸大梁。回图使系辽官名，执掌通商事宜。荣本河阳牙将，从赵延寿降辽，辽主因他熟悉华情，令充此使。偏景延广喜事生风，说荣为虎作伥，力劝晋主捕荣，拘系狱中。晋主不管好歹，惟言是从，延广既将荣下狱，复把荣邸存货，尽行夺取。再命将境内所有辽商，一律捕诛，没货充分。仿佛强盗行径。晋廷大臣，恐激怒北庭，乃上言辽有大功，不应遽负。晋主重贵，难违众议，因释荣出狱，厚礼遣归。

荣过辞延广，延广张目道："归语尔主，勿再信赵延寿等诳言，轻侮中国，须知中国士马，今方盛强，翁若来战，孙有十万横磨剑，尽足相待，他日为孙所败，贻笑天下，悔无及了！"大言不惭者，其鉴之。荣正虑亡失货财，不便归报，既闻延广大言，遂乘机对答道："公语颇多，未免遗忘，敢请记诸纸墨，俾便览忆！"延广即令属吏照词笔录，付与乔荣。荣欢然别去，归至西楼，即将书纸呈上。辽主耶律德光，不瞧犹可，瞧着此纸，勃然大怒，立命将在辽诸晋使，絷住幽州，一面集兵五万，指日南侵。

是时晋连遭水旱，复遇飞蝗，国中大饥。晋廷方遣使六十余人，分行诸道，搜括民谷。一闻辽将入寇，稍有知识的官吏，自然加忧。桑维翰已入为侍中，力请卑辞谢辽，免起兵戈。独景延广以为无恐，再四阻挠，那晋主重贵，始终倚任延广，还道平辽妙策，言听计从。朝臣领袖，除延广外，要算维翰，维翰言不见用，还有何人再来多嘴？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料定延广卤莽，必致巨寇，只因不便力争，但募兵戍边，奏置兴捷武节等十余军，为固圉计。为后文代晋张本。

平卢节度使杨光远，已蓄异谋。见三十回。从前高祖尝借给良马三百匹，景延广又特传诏命，发使索还。光远不得已取缴，密语亲吏道："这明明是疑我呢！"遂发使至单州，召子承祚使归。承祚本为单州刺史，闻召后，即托词母病，夜奔青州。晋廷遣飞龙使何超权知单州事，且颁赐光远金帛，及玉带御马，隐示羁縻。这却不必。光远视恩若仇，竟密遣心腹至辽，报称晋主负德背盟，境内大饥，公私困敝，乘此进攻，一举可灭等话。辽主已跃跃欲动，再加赵延寿从旁怂恿，便语延寿道："我已召集山后及卢龙兵五万人，令汝为将。汝此去经略中原，如果得手，当立汝为帝！"

延寿闻命，喜欢得了不得，忙伏地叩谢。谢毕起身，即统兵起程。到了幽州，适留守赵思温子延照，自祁州奔至父所。见三十回。当由延寿命为先锋，驱军南下，直逼贝州。

晋主重贵方因即位逾年，御殿受贺，庆赏上元，忽接到贝州警报，说是危急异常。重贵召群臣计议，君臣多说道："贝州系水陆要冲，关系甚大，但前此已拨给刍粟，厚为防备，大约可支持十年，为什么一旦遇寇，便这般紧急哩！"重贵道："想是知州吴峦，虚张敌焰，待朕慢慢儿地遣将援他便了！"救兵如救火，奈何迟缓！

过了数日，又有警信到来，乃是贝州失守，吴峦死节，于是晋廷君臣，才觉着忙。看官阅过前文，应知吴峦在云州时，守城半年，尚不为动，此次何故速败，与城俱亡？原来贝州升为永清军，曾由节度使王周管辖，见三十回。王周调任，改用王令温，令温因军校邵珂，凶悖不法，将他斥革。珂阴怀怨望，潜结辽军。会令温入朝执政，保举吴峦，权知州事。峦才到任，辽兵大至，城中将卒，与峦素不相习，怎能驱使得

人。峦尚推诚抚士，誓众守城，将士颇为感奋，愿效死力。那居心叵测的邵珂，也居然在吴峦前，自告奋勇，情愿独当一面。峦不知有诈，优词奖勉，令他率兵守南门，自统将吏守东门。赵延寿麾众猛扑，经峦登陴督守，所有辽人攻具，多被峦用火扑毁，残缺不全。极写吴峦。既而辽主耶律德光，亲率大军至贝州城下，再行进攻。峦毫不胆怯，一面向晋廷乞援，一面督将吏死守。不意邵珂竟大开南门，迎纳辽兵，辽兵一拥而入，全城大乱。峦懊悔不及，尚率将吏巷战，待至支持不住，自赴井中，投水殉难，贝州遂陷，被杀至万人。

晋廷闻报，乃命归德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河阳节度使符彦卿为马军左厢排阵使，右神武统军皇甫遇为马军右厢排阵使，陕府节度使王周为步军左厢排阵使，左羽林将军潘环，为步军右厢排阵使，率兵三万，往御辽兵。晋主重贵，更下诏亲征，择日启銮。可巧成德节度使杜威，即杜重威，因避晋主名讳，去一重字。遣幕僚曹光裔至青州，为杨光远陈说祸福。光远即令光裔入奏，诡言存心不二，臣子承诈私归，实由省视母病，既蒙恩宥，全族荷恩，怎敢再作他想，重贵信以为真，乃命光裔复往慰谕。其实光远何尝变计，不过为缓兵起见，权作哀词。重贵以为东顾无忧，可以安心北征，命前邠州节度使李周为东京留守，自率禁军启行。授景延广为御营使，一切方略号令，悉归延广主裁。

途次连接各道警报，河东奏称辽兵入雁门关，恒、邢、沧三州，亦俱报寇入境内，滑州又飞奏辽主至黎阳。重贵乃命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成德节度使杜威为副。再派右武卫上将军张彦泽等，赴黎阳御辽，因恐辽兵势盛，未可轻敌，更派译官孟守忠，致书辽主，乞修旧好。辽主复书道："事势已成，不可复改了！"

重贵未免心焦，硬着头皮，行至澶州。探报谓辽主屯元城，赵延寿屯南乐，又觉得与敌相近，益加愁烦。镇日里军书旁午，应接不遑。太原刘知远，奏破辽伟王于秀容，斩首三千级，余众遁去。一喜。知郓州彦衎，遣观察判官窦仪驰报，说是博州刺史周儒举城降辽，又与杨光远通使往来，引辽兵自马家口渡河，左武卫将军察行遇战败，竟为所擒。一忧。

重贵忧喜交并，只好请出这位全权大使景延广，与议军情。窦仪语延广道："虏若渡河，与光远合，河南两面受敌，势且难保了！"延广也以为然，乃派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守贞，及神武统军皇甫遇，陈州防御使梁汉璋，怀州刺史薛怀让，统兵万人，沿河进御。蓦接高行周、符彦卿等急报，谓军至戚城，被辽兵围住，请即发兵相援。延广本已下令，饬诸将分地拒守，毋得相救，此次来使请师，稍与军令有违，不如观望数天，再作计较。以人命为儿戏，安能不亡国败家！

嗣是戚城军报，日紧一日，始入白重贵。重贵大惊道："这是正军，怎得不救！"延广道："各军已皆派往别处，现在只有陛下亲军，难道也派往不成！"重贵奋然道："朕自统军赴援，有何不可！"改怯为勇，想是被延广激起。遂召集卫军，整辔前行。

将至戚城附近，遥闻鼓角喧天，料知两军开战，当下麾军急进，仅越里许，已达战场。遥见敌骑甚众，纵横满野，一少年骁将，白袍白马，翼住行营都部署高行周，冲突出围。敌骑四面追来，被少将张弓迭射，左射左倒，右射右倒，敌皆披靡。重贵乘势杀上，高行周见御驾亲援，也翻身再战，救出左厢排阵使符彦卿，及先锋指挥使石公霸，杀毙辽兵甚多，辽兵遁去。

重贵登戚城古台，慰劳三将，三将齐声道："臣等早已告急，待援不至，幸蒙陛下亲临，始得重生。"重贵不禁失声道："这皆为景延广所误！延广迟报数日，所以朕来得太迟了。"三人凄然道："延广与臣等何仇，不肯遣兵救急！"说至此，相对泣下。经重贵好言抚慰，始各收泪。重贵问少将为谁？行周道："是臣儿怀德，"点出高怀德，语加郑重。重贵立即召见，赐给弓马，怀德拜谢，重贵仍还次澶州。

这边方奏凯班师，那边亦捷书驰至，李守贞等至马家口，正值辽兵筑垒，步兵为役，骑兵为卫，当由守贞等冲杀过去，骑兵退走。晋军乘胜攻垒，应手即下，辽兵大溃，乘马渡河，溺死

数千人，战殁亦数千人，还有驻扎河西的辽兵，见河东失败，也痛哭退还，辽人始不敢东侵了。守贞生擒敌将七十八人，及部众五百人，解送澶州，一并伏法。又有夏州节度使李彝殷，奏称合蕃汉兵四万，从麟州渡河，攻入辽境，牵制敌势，有诏授彝殷为西南面招讨使。寻闻杨光远欲西会辽兵，即命前保义节度使石赟，分兵屯戍郓州，防御光远。且命刘知远带领部众，自土门出恒州，会同杜威各军，掩击辽兵。知远不肯受命，但移屯乐平，逗留不进。

辽主耶律德光，闻各路失利，已萌退志，又未甘遽退。特想出一计，伪弃元城，声言北归，暗在古顿邱城旁，埋伏精骑，等候晋军。邺都留守张从恩，屡奏称虏已遁去，晋军意欲追击，为霖雨所阻，方才停止。辽兵埋伏经旬，并不见晋军追来，反弄得人马饥疲。辽主因计不得逞，唏嘘不已。赵延寿进策道："晋军畏我势盛，必不敢前，不如进薄澶州，四面合攻，得据住浮梁，便可长驱中原了！"辽主依议，即于三月朔日，自督兵十余万，进攻澶州。自城北列阵，横亘至东西两隅，端的是金戈挥日，铁骑成云。高行周等自戚城进援，前锋与辽兵对仗，自午至晡，不分胜负。辽主自领精骑，前来接应，晋主重贵，亦出阵待着。辽主望见晋军颇盛，顾语左右道："杨光远谓晋遇饥荒，兵多馁死，为何尚这般强盛呢？"遂分精骑为两队，左右夹击晋军，晋军屹立不动。等到辽兵趋近，却发出一声梆响，接连是万弩齐发，飞矢蔽空，辽兵前队，多半中箭，当然退却。又攻晋军东偏，两下里苦战至暮，互有杀伤。辽主知不能胜，引兵自去，至三十里外下营。

既而北去，有帐中小校窃马来奔，报称辽主已收兵北归，景延广疑他有诈，闭营高坐，不敢追蹑。那辽主却分军为二，一出沧德，一出深冀，安然归去。所过焚掠一空，留赵延寿为贝州留后，别将麻答陷德州，把刺史尹居璠掳去。嗣由缘河巡检梁进，募集乡社民兵，乘敌出境，复将德州取还。

晋主重贵，因辽兵已退，留高行周、王周镇守澶州，自率亲军归大梁。侍中桑维翰，劾奏景延广不救戚城，专权自恣，乃出延广为西京留守。延广郁郁无聊，唯日夕纵酒，藉以自娱。旋因朝使出括民财，河南府出缗钱二十万，延广擅增至三十七万，意欲把十七万缗，中饱私囊。判官卢亿进言道："公位兼将相，富贵已极。今国家不幸，府库空虚，不得已取诸百姓。公奈何额外求利，徒为子孙增累呢！"延广也不觉怀惭，方才罢议。尚有人心。

各道横敛民财，锁械刀杖，备极苛酷，百姓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再加朝旨驱民为兵，号武定军，得七万余人，每七户迫出兵械，供给一卒，可怜百姓无从呼吁，统害得卖妻鬻子，荡产破家。那晋主重贵，尚下诏改元开运，连日庆贺，朝欢暮乐，晓得甚么民间痛苦，草野流离。坐是速亡。

邺都留守张从恩，上言赵延照虽据贝州，部众统久客思归，正好伺隙进击。奉诏授为贝州行营都部署，督将士规复贝州。当下麾兵往攻，及抵贝州城下，赵延寿已弃城遁去。城中烟焰迷濛，余火未熄。从恩入城扑救，盘查府库，已无一钱，民居亦被劫无遗，徒剩得一座空城了。

未几滑州河决，水溢汴、曹、单、濮、郓五州，朝命发数道丁夫，堵塞决口，好容易才得堵住。晋主重贵，欲刻碑记事，中书舍人杨昭进谏，疏中有"刻石纪功，不苦降哀痛之诏，染翰颂美，不若颁罪己之文"，四语最为恳切。重贵方将原议搁起。

嗣有人谓宰相冯道，依违两可，无补时艰，特出道为匡国军节度使，进任桑维翰为中书令，兼枢密使。维翰再秉国政，尽心措置，纪纲少振，颇有转机。且授刘知远为北面行营都统，晋封北平王，杜威为招讨使，督率十三节度，控御朔方。维翰在内指挥，自行营都统以下，无敢违命，时人多服他胆略。惟权位既重，四方赂遗，竞集门庭，仅阅一岁，积资巨万。并且恩怨太明，睚眦必报，又生成一张大面，耳目口鼻，无不广大，僚属按班进见，仰视声威，无不失色，所以秉政岁余，渐有谤言。磨穿铁砚之桑维翰，亦未能免俗，可叹！

杨光远素为维翰所嫉，至是维翰必欲除去光远，遂专任侍卫马步都虞侯李守贞，率步骑二万，进讨青州。光远方自棣州败还，突闻守贞兵到，慌忙领兵守城，且遣使求救辽廷。守贞奋力督攻，四面兜围，困得水泄不通。光远日望辽兵来援，那知辽兵只来得千余人，被齐州防御使薛可言，中途击退。城中援绝势孤，粮食渐尽，兵士多半饿死。光远料不能出，自登城上，遥向北方叩首道："皇帝皇帝，误我光远了！"谁叫你叛国事虏？言已泣下，光远子承勋、承信、承祚等，劝光远出降，光远摇首道："我在代北时，尝用纸钱驼马祭天，入池沉没，人皆说我当作天子。我且死守待援，勿轻言降晋哩！"承勋等怏怏退下，回忆谋叛首领，实出判官邱涛，及亲校杜延寿、杨瞻、白承祚数人。乃俟光远回府，竟号召徒众，杀死邱、杜、杨、白四人，函首出送晋营。一面纵火大噪，劫光远出居私第，然后开城迎纳官军，派即墨县令王德柔上表谢罪。

德柔赍表入都，晋主重贵览表，踌躇未决，召桑维翰入问道："光远罪大宜诛，但伊子归命，可否为子免父？"维翰忙接口道："岂有逆状滔天，尚可轻赦？！望陛下速正明刑。"重贵始终怀疑，俟维翰退后，惟传命军前，饬李守贞便宜从事。守贞已入青州，接到廷寄，乃遣客省副使何延祚，率兵入光远私第，拉死光远，便算了案。上书报闻，诡言光远病死。晋主重贵，反起复杨承勋为汝州防御使，乃父叛君，诸子劫父，不忠不孝，同一负辜。可笑那重贵赏罚不明，纵容叛逆，徒养成一班无父无君的禽兽，那里能保有国家呢！评论精严。

先是光远叛命，中外大震，有朝士扬言道："杨光远欲谋大事么？我实不信！光远素患秃疮，伊妻又尝跛足，天下岂有秃头天子，跛脚皇后么？"为这数语，转令人心渐靖，不到一年，光远果然伏诛了！

辽主耶律德光，闻光远被诛，青州归晋，又拟大举入寇。令赵延寿引兵先进，前锋直达邢州。成德节度使杜威，飞章告急，晋主复欲亲征，会遇疾不果，乃调张从恩为天平节度使，马全节为邺都留守，会同护国军节度使安审琦，武宁军节度使赵在礼，共御辽兵。在礼屯邺都，余军皆屯邢州，两下俱按兵不战。辽主德光，复率大兵踵至，建牙元氏县，声势甚盛。各军已有惧意，再经晋廷戒他慎重，越加惶恐。顿时未战先却，沿途势弃甲仗，无复部伍。匆匆奔至相州，勉强过了残冬。

开运二年正月，朝旨命赵在礼退屯澶州，马全节还守邺都，另遣右神武统军张彦泽，出戍黎阳，西京留守景延广，出扼胡梁渡。辽兵大掠邢、洺、磁三州，进逼邺境，张从恩、马全节、安审琦三军，同时会集。列阵相州、安阳、水南，为截击计。神武统军皇甫遇，方加官检校太师，出任义成军节度使，也闻难前来，与濮州刺史慕容彦超，带着数千骑兵，作为游骑，先去侦探敌势。自旦至暮，未见回来，安阳诸将，免不得惊讶起来。正是：

军情艰险原难测，兵报稽迟促暗惊。

究竟皇甫遇驰往何处，容至下回表明。

石晋之向辽称臣，原一大谬。但铸错已成，势难骤改。重贵新立，皇纲未振，乃误信一景延广，向辽挑衅，辽主入寇无功，旋即引去。此岂重贵之果能却敌，实由天夺之鉴，促其速亡耳！景延广虽被劾外调，而进任者为一桑维翰，悉心秉政，颇有转机。然贿赂公行，恩怨必报，究非大臣风度。且幽涿十六州，沦没虏廷，创此议者为谁，而可谓无罪乎？杨光远引虏入侵，甘心叛主，实欲效石敬瑭故事，但秃疮天子，跛脚皇后，久为世笑，安能有成？惟重贵不能明正典刑，徒令李守贞之遣人拉死，反以病卒见告。叛命者可以免罪，则天下谁不思藉蛮夷力，窃皇帝位乎？故辽兵再举，而虎伥甚多。石晋不亡于内乱，而亡于外寇，有以夫！

第三十四回
战阳城辽兵败溃　失建州闽主覆亡

却说义成节度使皇甫遇，与濮州刺史慕容彦超，往探敌踪，行至邺县漳水旁，正值辽兵数万，控骑前来。遇等且战且却，至榆林店，后面尘头大起，见辽兵无数驰至，遇语彦超道："我等寡不敌众，但越逃越死，不如列阵待援。"彦超亦以为然，乃布一方阵，露刃相向。辽兵四面冲突，由遇督军力战，自午至未，约百余合，杀伤甚众。遇坐马受伤，下骑步战，仆人顾知敏，让马与遇，遇一跃上马，再行冲锋，奋斗多时，才见辽兵少却。旁觅知敏，已经失去，料知为敌所擒，便呼彦超道："知敏义士，怎可轻弃！"彦超闻言，便怒马突入辽阵，遇亦随往，从枪林箭雨中，救出知敏，跃马而还。义勇可风。

时已薄暮，辽兵又调出生力军，前来围击，遇复语彦超道："我等万不可走，只得以死报国了！"乃闭营自固，以守为战。安阳诸将，怪遇等至暮未归，各生疑虑。安审琦道："皇甫太师，寂无声问。想必为敌所困。"言未已，有一骑士驰来，报称遇等被围，危急万状。审琦即引骑兵出行。张从恩问将何往？审琦慨然道："往救皇甫太师！"如闻其声。从恩道："传言未必可信，果有此事，虏骑必多，夜色昏皇，公往何益！"审琦朗声道："成败乃是天数，万一不济，亦当共受艰难，倘使虏不南来，坐失皇甫太师，我辈何颜还见天子！"审琦亦颇忠勇。说至此，已扬鞭驰去，逾水急进，辽兵见有援师，便即解围。遇与彦超，才得偕归相州。

张从恩道："辽主倾国南来，势甚汹涌，我兵不多，城中粮又不支一旬。倘有奸人告我虚实，彼虏悉众来围，我等死无葬地了。不若引兵就黎阳仓，倚河为拒，尚保万全。"审琦等尚未从议，从恩麾军先走，各军不能坚持，相率南趋，扰乱失次，如邢州溃退时相同。从恩只留步卒五百名，守安阳桥，夜已四鼓。

知相州事符彦伦，闻各军退去，惊语将佐道："暮夜纷纭，人无固志，区区五百步卒，怎能守桥！快召他入城，登陴守御。"当下遣使召还守兵，甫经入城，天色已曙。遥望安阳水北，已是敌骑纵横。彦伦命将士乘城，扬旗鸣鼓，佯示军威。辽兵不知底细，总道是兵防严密，不敢轻进。彦伦复出甲士五百，列阵城北，辽兵益惧，至午退归。

北面副招讨使马全节等，奏称虏众引还，宜乘势大举，出袭幽州。振武节度使折从远，又表称截击归寇，进攻胜朔。于是晋主重贵，复起雄心，召张从恩入都，权充东京留守，自率亲军往滑州。命安审琦屯邺都，再从滑州趋澶州，马全节部军，依次北上。刘知远在河东，得知消息，不禁叹息道："中原疲敝，自守尚恐不足，今乃横挑强胡，幸胜且有后患，况未必能胜呢！"你也未免观望。

辽主尚未知晋主亲出，但取道恒州，向北旋师。前驱用羸兵带着牛羊，趋过祁州城下，刺史沈斌，望见辽兵羸弱，以为可取，遂派兵出击。不意兵已出发，那后队的辽兵，突然掩至，竟将州兵隔断，趁势急攻。斌登城督守，赵延寿在城下指挥辽兵，仰首呼斌道："沈使君！你我本系故交，想区区孤城，如何得保！不如趋利避害，速即出降。"斌正色答道："公父子失计，陷没虏廷，忍心害理，敢率犬羊遗裔，来噬父母宗邦。试问公具有天良，奈何不自愧耻，尚有骄色。斌弓折矢尽，宁为国家死节，终不效公所为！"对牛弹琴。延寿恼羞成怒，扑攻益急，两下相持一昼夜，待至诘朝，城被攻破，斌即自杀。延寿掳掠一周，出城自归。

晋主再命杜威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领本道兵，会马全节等进军。杜威乃进兵定州，派供

奉官萧处钧，收复祁州，权知州事。一面会同各军，进攻泰州，辽刺史晋廷谦开城出降。晋军乘胜攻满城，擒住辽将没刺，复移兵拔遂城。

辽主耶律德光，还至虎北口，迭接晋军进攻消息，又拥众南向，麾下约八万人。晋营哨卒，报知杜威，威不禁生畏，拔寨遽退，还保泰州。及辽军进逼，再退至阳城，那辽主不肯休息，鼓行而南，晋军退无可退，不得不上前厮杀。可巧遇着辽兵前锋，即兜头拦截，一阵痛击，杀败辽兵，逐北十余里，辽兵始逾白沟遁去。

越二日，晋军结队南行，才经十余里，忽遇辽兵掩住，四面环攻。晋军突围而出，至白团卫村，依险列阵，前后左右，排着鹿角，权作行寨，辽兵一齐奔集，攒聚如蚁，又把晋营围住，并用奇兵绕出营后断绝晋军粮道。是夜东北风大起，拔木扬沙，很是利害。晋营中掘井取水，方见泉源，泥辄倒入。军士用帛绞泥，得水取饮，终究不能解渴，免不得人马俱疲。挨至黎明，风势愈剧，辽主德光踞坐胡车，大声发令道："晋军止有此数，今日须一律擒住，然后南取大梁。"遂命铁鹞军辽人称精骑为铁鹞。同时下马，来踹晋营。拔击鹿角，用短兵杀人，后队更顺风扬火，声助兵威。

晋军至此，却也愤怒起来，齐声大呼道："都招讨使！何不下令速战！难道甘束手就死么？"杜威尚是迟疑，徐徐答道："俟风少缓，再定进止。"李守贞进言道："敌众我寡，现值风扬尘起，彼尚未辨我军多少，此风正是助我，若再不出军奋击，一俟风缓，吾属无噍类了！"说至此，便向众齐呼道："速出击贼。"又回头语威道："公善守御，守贞愿率中军决死了。"马军排阵使张彦泽欲退，副使乐元福力阻道："军中饥渴已甚，一经退走，必且崩溃。敌谓我不能逆风出战，我何妨出彼所料，上前痛击，这正是兵法中诡道哩！"马步军都排阵使符彦卿，亦挺身出语道："与其束手就擒，宁可拚死报国！"遂与彦泽、元福，拔关出战。皇甫遇亦麾兵跃出，纵横驰骤，锐不可当，辽兵辟易，倒退至数百步。风势越吹越大，天愈昏暗，几乎不辨南北，彦卿与守贞相遇，并马与语道："还是曳队往来呢？还是再行前进，以胜为度呢？"守贞道："兵利速进，正宜长驱取胜，怎得回马自沮！"彦卿乃呼集诸军，拥着万余骑，横击辽兵，呐喊声震动天地，辽兵大败而走，势如崩山，晋军追逐至二十余里。

辽铁鹞军已经下马，仓猝不能复上，委弃马仗，满积沙场，乃奔至阳城东南水上，始稍稍成列。杜威闻胜出追，行至阳城，遥见辽兵正在布阵，乃下令道："贼已破胆，不宜更令成列！"因遣轻骑驰击。也来驶顺风船么？辽兵皆逾水遁去。耶律德光乘车北走千余里，得一橐驼，改乘急走。诸将请诸杜威，谓急追勿失。杜威独扬言道："遇贼幸得不死，尚欲索取衣囊么？"总不肯改过本心。李守贞接入道："两日以来，人马渴甚，今得水畅饮，必患脚肿；不如全军南归为是。"乃退保定州，嗣复自定州引还，晋主也即还都。

杜威归镇，表请入朝，晋主不许。看官道他何意？原来杜威久镇恒州，自恃贵戚，贪纵无度，往往托词备边，敛取吏民钱帛，入充私囊，富室藏有珍货，及名姝骏马，必设法夺取，甚且诬以他罪，横加杀戮，没资充公。至虏骑入境，他却畏缩异常，任他纵掠，属城多成榛莽。自思境内残敝，又适当敌冲，不如入都觐主，面请改调。晋主重贵不许，他竟不受朝命，委镇入朝。

朝廷闻报，相率惊骇，桑维翰入奏道："威常凭恃勋亲，邀求姑息，及疆场多事，无守御意，擅离边镇，藐视帝命。正当乘他入朝，降旨黜逐，方免后患！"晋主重贵默然不答，面上反露出二分愠意。维翰又道："陛下若顾全亲谊，不忍加罪，亦只宜授他近京小镇，勿复委镇雄藩。"重贵才出言道："威与朕至亲，必无异志，但长公主欲来相见，所以入朝，愿卿勿疑！"维翰怏怏趋出。嗣是不愿再言国事，托词足疾，上表乞休，晋主总算慰留。

未几杜威入都，果挈妻同至。妻系晋主女弟，已进封宋国长公主，至是入宫私觐，替威面请，求改镇邺都。晋主重贵，立即应诺，命威为邺都留守，仍号邺都为天雄军，令兼充节度使。

为了兄妹的私情，竟把宗社送掉了。调故留守马全节镇成德军，威欣然辞行、挈妻偕往。马全节调任未几，即报病殁，后任为定州节度使王周，用前易州刺史安审约充定州留后，这也无容絮述。

且说辽主连年入寇，中国原被他蹂躏，受害不堪，就是北廷人畜，亦多致亡死。述律太后语德光道："今欲令汉人为辽主，汝以为可行否？"德光答言不可。述律太后复道："汝不欲汉人主辽，奈何汝欲主汉？"德光答道："石氏负我太甚，情不可容！"述律太后道："汝今日虽得汉土，亦不能久居，万一蹉跌，后悔难追！"又顾语群下道："汉儿怎得一向眠，自古但闻汉和蕃，不闻蕃和汉，若汉儿果能回意，我亦何惜与和。"这消息传入大梁，桑维翰含忍不住，复劝晋主向辽修和，稍纾国患。晋主重贵，乃使供奉官张晖，奉表称臣，往辽谢过。

辽主德光道："使景延广、桑维翰自来，再割镇、定两道与我，方可言和。"张晖不敢多辩，归白晋主。晋主谓辽无和意，不再遣使。且默忆辽兵两入，均得击退，自谓可无后虞，乐得安享太平，耽恋酒色。凡四方贡献珍奇，尽归内府，选嫔御，广宫室，多造器玩，崇饰后庭。在宫中筑织锦楼，用织工数百，制成地毯，期年甫成。又往往召入优伶，夤夜歌舞，赏赐无算。寻且因各道贡赋，统用银两，遂命将银易金，取藏内库，笑语侍臣道："金质轻价昂，最便携带。"后人即指为北迁预兆。骄侈如此，即无以金易银之举，宁能免虏！桑维翰复进谏道："强邻在迩，未可偷安！曩时陛下亲御胡寇，遇有战士重伤，且不过赏帛数端。今优人一谈一笑，偶尔称旨，辄赐束帛万缗，并给锦袍银带，彼战士宁无见闻！将谓陛下待遇优伶，远过战将，势必灰心懈体，尚谁肯奋身效力，为陛下保卫社稷呢？"重贵不从。

枢密使冯玉，专事逢迎，甚得主欢。兄妹本是同情。竟升任同平章事。玉尝有微疾，乞假在家，重贵语群臣道："自刺史以上，俟冯玉病愈视事，方可迁除。"嗣是内外官吏，多趋奉冯玉，门庭如市。还有宣徽南院使李彦韬，倾邪憸巧，素为高祖幸臣，至此复与冯玉联络，得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晋官检校太保，两嬖专权，朝政益坏。

先是重贵有疾，桑维翰尝遣女仆入宫，朝见太后，且问皇弟重睿，曾否读书。语为重贵所闻，未免芥蒂。至冯玉擅权，偶与谈及，玉即谓维翰有意废立，益触动重贵疑心。李彦韬是冯家走狗，当然与玉相联，排斥维翰。还有天平节度使李守贞，亦与维翰有隙，内外构陷，立将维翰捽去，罢为开封尹，进前开封尹赵莹为中书令，左仆射李崧为枢密使，司空刘昫判三司，维翰政权被夺，遂屡称足疾，谢绝宾客，不常朝谒。或语冯玉道："桑公系是元老，就使撤除枢务，亦当委任重藩，奈何令为开封尹，徙治理琐务呢！"玉半晌才道："恐他造反啰！"或又道："彼乃儒生，怎能造反？"玉复道："自己不能造反，难道不能教人造反么？"朝臣以玉党同伐异，啧有烦言。玉内恃懿戚，外结藩臣，遂把那石氏一家，轻轻地送与他人了。

小子因天运二年的秋季，闽为唐灭，不得不按时叙入，只好把晋事暂停，另述闽事。应三十二回。闽主延政，与唐相拒，不分胜负。唐安抚使查文徽，屡请益兵，唐主璟更派都虞侯何敬洙为建州行营招讨使，将军祖全恩为应援使，姚凤为都监，率兵数千攻建州，由崇安进屯赤岭。闽主延政，遣仆射杨思恭，统军使陈望，率兵万人，前往抵御。望列栅水南，旬余不战，唐人也不敢进逼。偏思恭传延政命，促望出击。望答道："江、淮兵精将悍，不可轻敌，我国安危，系此一举，须谋出万全，然后可动！"思恭变色道："唐兵深入，主上寝不交睫，委命将军。今唐军不过数千，将军拥众万余，不急督兵出击，徒然老师糜饷，试问将军如何对得住主上呢？"望不得已引军涉水，与唐交仗。

唐将祖全恩见闽兵到来，只用千人对仗，佯作亏输，诱望穷追。望猛力追去，蓦听得后队大噪，急忙回顾，已被唐兵截作数段，顿时脚忙手乱，不及施救。唐将姚凤搅入中坚，先将帅旗砍翻，祖全恩又自前杀入。两唐将交逼陈望，望心胆愈裂，偶然失防，身已中槊，一个倒栽葱，跌落马下，立刻送命。望能守，不能战，故致丧身。杨思恭并不援应，一闻陈望阵亡，即慌忙逃回。延

政大惧，婴城自守，且向泉州调将董思安、王忠顺，使率本州兵五千，分防建州要害。王、董二人见三十二回。

偏建州未能免兵，福州又复生变。从前福州指挥使李仁达，叛曦奔建州，延政用以为将。及朱文进叛曦，仁达复奔还福州，为文进谋取建州。文进虑他多诈，黜居福清。尚有著作郎陈继珣，亦叛延政入福州。至延政子继昌，由延政派为福州镇守，仁达、继珣，恐难免罪，意欲先发制人。继昌暗弱嗜酒，不恤将士，部下多生怨谤，延政曾防到此着，遣指挥使黄仁讽，为镇遏使，率兵保护继昌。继昌瞧不起仁讽，仁讽亦不免介意。仁达、继珣，乘间进语仁讽道："今唐兵乘胜南下，建州孤危，富沙王不能保有建州，怎能顾及福州？昔王潮兄弟，皆光山布衣，取福建尚如反掌，况我等乘此机会，自图富贵，难道不及王潮兄弟么！"仁讽也不多说，但点首示表同情。仁达、继珣退出，即密召党羽，乘夜突入府舍，杀死王继昌。吴成义闻变来援，双手不敌四拳，也为所杀。

仁达初欲自立，恐众心未服，特迎雪峰寺僧卓岩明为主，托言此僧两目重瞳，手垂过膝，真天子相。党徒同声附和，遂将秃奴拥入，代解衲衣，被服衮冕，就在南面高坐起来。大约亦是盘坐。仁达率将吏北面拜舞，年号恰遵晋正朔，称为天福十年。遣使至大梁，上表称藩。闽主延政闻报，族灭黄仁讽家，更派统军使张汉真，带领水军五千，会漳泉兵往讨岩明。

到了福州东关，船甫下碇，那城内突出一将，领着数千弓弩手，飞射来船。汉真不及备御，所带战舰，均被射得帆折樯摧。当下麾船欲遁，不防江中驶出许多小舟，舟中载着水兵，七铛八叉，来捉汉真。汉真措手不迭，被他叉落水中，活擒而去，余众或逃或死，不在话下。该统将入城报功，即将汉真砍为两段。看官道该将为谁？原来就是黄仁讽。仁讽因家族夷灭，无愤可泄，所以勇往直前，擒戮来将，聊报仇恨。亦是错想。那半僧半帝的卓岩明，毫无他能。惟在殿上噀水散豆，喃喃诵咒，谓为镇压来兵，因得胜仗。赏劳已毕，派人至莆田迎入乃父，尊为太上皇。仁达自判六军诸卫事，使黄仁讽守西门，陈继珣守北门。

仁讽事后追思，忽觉怀惭，是良心发现处。从容语继珣道："人生世上，贵有忠信仁义，我尝服事富沙王，中道背叛，忠在哪里？富沙王以从子托我，我反帮同乱党，将他杀毙，信在哪里？近日与建州兵交战，所杀多乡曲故人，仁在哪里？抛撇妻子，令为鱼肉，受人屠戮，义在哪里？身负数恶，死有余愧了！"说着，泪如雨下。继珣劝慰道："大丈夫建功立名，顾不到甚么妻子，且置此事，勿自取祸！"两人密谈心曲，偏为外人所闻，往报仁达。仁达竟诬称两人谋反，猝遣兵役捕至，枭首示众。仁讽实是该死。

既而大集将士，请卓岩明亲临校阅。岩明昂然到来，甫经坐定，由仁达目视部众，众已会意，竟登阶刺杀岩明，仁达却佯作惊惶，仓惶欲走，当被大众拥住，迫居岩明坐位。仁达令杀伪太上皇，自称威武军留后，用南唐保大年号，向唐称臣，又遣人入贡晋廷。唐命仁达为威武节度使，赐名弘义，编入国籍。仁达又派使至吴越修好。

闽主延政，因国势日危，亦遣使至吴越乞援，愿为附庸。吴越尚未发兵，那唐军却锐意进攻，日夕不休。延政左右，密告福州援兵，有谋叛情状，乃收还甲仗，遣归福州。暗中却出兵埋伏，待至半途，突起围住，杀得一个不留，共得八千余尸骸，载归为脯，充作兵粮。看官试想，兔死尚且狐悲，这守兵也有天良，怎忍残食同类，因此人人痛怨，瓦解土崩。或劝董思安早择去就，思安慨然道："我世事王氏，见危即叛，天下尚有人容我么？"部众感泣，始无叛意。

唐先锋使王建封，攻城数日，侦得守兵已无固志，遂缘梯先登。唐兵随上，守卒尽遁。闽主延政，无可奈何，只好自缚请降。王忠顺战死，董思安整众奔泉州，汀州守将许文稹，泉州守将王继勋，漳州守将王继成，闻建州失守，相继降唐。闽自王审知僭据，至延政降唐，凡七主，共六十年。小子有诗叹道：

不经弑夺不危亡，祸乱都因政失常。
六十年来王氏祚，可怜一战入南唐！

延政被解至金陵,能否保全性命,待至下回再表。

兵贵鼓气,气盛则一往莫御,观此回白团卫村之战,知晋之所以能胜辽者,全在气盛而已。然杜威、张彦泽之临阵畏缩,偷生畏死,已见一斑。若非李守贞、药元福、符彦卿、皇甫遇诸人,踊跃直前,彼早靦颜降虏矣。晋主重贵,任用非人,反以威为懿亲,有功王室,违命不诛,拒谏不从,能保狼子之不反噬乎!若闽主延政,势成弩末,既无保邦却敌之材,复有好猜嗜杀之失,倒行逆施,不亡何待!彼雪峰寺僧卓岩明,是何侥幸,一跃称帝!但有非分之福,必有无妄之灾。僭位未几,父子骈戮,求再披缁而不可得,富贵岂可幸致耶!览此书,可作当头棒喝。

第三十五回
拒唐师李达守危城　中辽计杜威设孤寨

却说王延政被虏至金陵，入见唐主。唐主降敕赦罪，授为羽林大将军，所有建州诸臣，一概赦免。惟仆射杨思恭，暴敛横征，剥民肥己，建州人号为杨剥皮。唐主特数罪处斩，以谢建人，另简王崇文为永安节度使，令镇建州。崇文治尚宽简，建人遂安。

越年三月，唐泉州刺史王继勋，贻书福州，意在修好。李弘义即李仁达。以泉州本隶威武军，素归节制，此时平行抗礼，与前不符，免不得暗生愤怒，拒书不受。嗣且遣弟弘通，率兵万人，往攻泉州。泉州指挥使留从效，语刺史王继勋道："李弘通兵势甚盛，本州将士，因使君赏罚不明，不愿出战，使君且避位自省罢！"继勋沉吟未决，当由从效指挥部众，把继勋掖出府门，逼居私第。自称代领军府事，部署行伍，出截弘通。战至数十回合，从效用旗一麾，部兵都冒死直上，弘通招架不住，回马返奔。主将一逃，全军大乱，走得快的还算幸免，稍迟一步，便即丧生。从效追至数十里外，方才凯旋，便遣人至金陵告捷。唐主璟授从效为泉州刺史，召继勋归金陵，徙漳州刺史王继成为和州刺史，汀州许文稹为蕲州刺史，惩前毖后，为休息计。

燕王景达，用属掾谢仲宣言，面白唐主，谓宋齐邱系国家勋旧，弃诸草莱，未惬众望。宋齐邱归老九华，见三十二回。唐主乃复召齐邱为太傅，但奉朝请，不令预政。偏齐邱未肯安闲，硬要来出风头。枢密使陈觉，向与齐邱交好，遂托齐邱上疏推荐，愿往召李弘义入朝。齐邱乐得吹嘘，未奉批答，觉又自上一书，谓孑身往说弘义，不怕弘义不来。唐主乃令觉为福州宣谕使，赍赐弘义金帛，并封弘义母妻为国夫人，四弟皆迁官。

觉到了福州，满望弘义出迎，就可仗他三寸舌，劝令入觐。不意弘义高坐府署，但遣属吏导觉入见，弘义惟稍稍欠身，面上含着一种杀气，凛凛可畏。两旁更站住刀斧手，仿佛与觉为仇，有请君入瓮的情状。吓得陈觉魂胆飞扬，但传唐主赐命，不敢说及入朝二字。弘义但拱手言谢，即使属吏送觉入馆，以寻常酒饭相待，觉很觉没趣，住了一昼夜，便即辞归。可谓扫脸。

行至剑州，越想越惭，越惭越愤，便矫诏使侍卫官顾忠，再至福州，召弘义入朝。自称权领福州军府事，且擅发汀、建、抚、信各州戍卒，命建州监军使冯延鲁为将，前往福州，促弘义入朝。延鲁先致弘义书，晓谕祸福，弘义毫不畏怯，竟复书请战，特遣楼船指挥使杨崇葆，率舟师抵拒延鲁。觉恐延鲁独力难支，续派剑州刺史陈诲，为沿江战棹指挥使，援应延鲁。一面拜表金陵，但说福州孤危，旦夕可克。

唐主璟并未接洽，接阅表文，才知觉矫制调兵，专擅得了不得，禁不住怒气勃发。学士冯延己已进任首相，与朝上一班大臣，多是陈觉党羽，慌忙上前劝解，统说是兵逼福州，不宜中止，且俟战胜后再作区处。唐主乃权时忍耐。未几接得军报，延鲁已得胜仗，击败杨崇葆。又未几复接军报，延鲁进攻福州西关，被弘义一鼓击退，士卒多死。连左神威指挥使杨匡邺，都为所擒。那时唐主不能罢手，只好将错便错地做了下去。当下命永安节度使王崇文，为东南面都招讨使，漳泉安抚使魏岑，为东面监军使，延鲁为南面监军使，会兵进攻福州。凭着人多势厚，陷入外郛。弘义收集残众，固守内城，改名弘达，奉表晋廷。晋授弘达为威武节度使，知闽国事，惟不过授他虚名，并没有甚么帮助。唐兵在福州外城，攻扑以外，一再招诱，福州排阵使马捷，愿为内应，遽引唐军至善化门桥。弘达不

防内变，几乎手足失措，还亏都指挥使丁彦贞，率敢死士百人，用着短兵，闯入唐兵阵内，再荡再决，才将唐兵击却，不令入门。但孤城总危急得很，弘达寝卧不安，复改名为达，遣使至吴越乞援，奉表称臣。再四改名，有何益处？适唐漳州将林赞尧作乱，杀死监军使周承义，剑州刺史陈诲，忙会同泉州刺史留从效，往平漳乱，逐去赞尧。即用故闽将董思安权知漳州事，且联名保荐思安，唐主因授思安为漳州刺史。思安以父名章，上书辞职，这也未免迂拘。唐主特改称漳州为南州，且令他与从效合兵，助攻福州。

福州已如累卵，怎禁得住唐兵合攻？只好再三派使，至吴越催促援军。吴越王弘佐，召诸将商议进止，诸将统言道路险远，不便往援，惟内都监使邱昭券，主张出师。弘佐道："唇亡齿寒，古有明戒，我世受中原命令，位居天下兵马元帅，难道邻国有难，可坐视不救么？诸君只乐饱食安坐，奈何为国！"说着，便命统军使张筠、赵承泰，调兵二万，水陆南下，往援福州。李达闻援兵到来，急开水城门迎接。吴越军自罾浦夜进，得入城中。偏唐军闻风急攻，进东武门。李达偕吴越军拚命出拒，鏖斗多时，不能得胜，只勉强保守危城。

唐主更遣信州刺史王建树，再往福州，满拟添兵益将，指日成功。偏建封素性倔强，不肯服从王崇文。陈觉、冯延鲁、魏岑、留从效等，又彼此争功，彼进此退，彼退此进，好似满盘散沙，不相团结，因此将士灰心，各无斗志。唐主召江州观察使杜昌业为吏部尚书，昌业查阅簿籍，慨然叹道："连年用兵，国帑将罄，如何能持久呢？"为下文伏笔。

且说晋主重贵，本欲发兵援闽，因北寇方深，无暇南顾，只好虚词笼络，得过且过。定州西北有狼山，土人入山筑堡，意在避寇。堡中有佛舍，由女尼孙深意住持，深意妖言惑众，远近奉若神明。中山人孙方简，及弟行友，与深意联宗，自居侄辈，敬事深意。深意病死，方简诡称深意坐化，用漆髹尸，置诸神龛中。服饰如生，香花供奉，徒党辗转依附，多至数百人。时晋、辽绝好，北方赋役繁重，寇盗充斥，方简兄弟，自言有天神相助，可庇人民。百姓奔趋如鹜，求他保护，他遂选择壮丁，勒成部伍，舍寺作寨，号为一方保障。初意却是可取。

辽兵入寇，即督众邀击，夺得甲兵牛马军资，分给徒众，众皆欢跃。乡民闻风往依，携老挈幼，络绎不绝，历久得千余家，自恐为吏所讨，归款晋廷。晋廷亦藉他御寇，令署东北招收指挥使，方简遂屡入辽境抄掠，辄有杀获，渐渐地骄恣起来，尝向晋廷多方要求。晋廷怎能事事依他，他不得如愿，即叛晋降辽。愿为向导，引辽入寇。匪人之不可恃也如此！会河北大饥，饿莩载道，兖、郓、沧、贝一带，盗贼蜂起，吏不能禁。天雄军节度使杜威，遣部将刘延翰，出塞市马，竟为方简所掳，押献辽廷。途次被延翰脱逃，还奔大梁。报称方简为辽作伥，亟宜预防。晋主乃命天平节度使李守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义成节度使皇甫遇为副。彰德节度使张彦泽充马军都指挥使，义武节度使李殷，充步军都指挥使，并遣指挥使王彦超、白延遇等，率步兵十营戍邢州。守贞虽为统帅。但与内廷都指挥使李彦韬未协。彦韬方党附冯玉，掌握军权，应前回。往往牵制守贞。守贞佯为敬奉，暗中实怒恨不平。看官！你想内外不和，形同水火，国事尚堪再问么！呼应语不可少。

晋主恐吐谷浑等再为辽诱，屡召白承福入朝，宴赐甚厚。白承福降晋，见三十一回。令戍滑州。承福令部众仍往太原，择地畜牧，番众不知法律，尝犯河东禁令。节度使刘知远依法惩办，不肯少贷。番目白可久，渐生怨望，率所部先亡归辽。

知远得报，密与亲将郭威计议道："今天下多事，番部出没太原，实是腹心大病，况白可久已先叛去，能保不辗转相诱么！"威答道："顷闻可久奔辽，辽授他云州观察使，倘被承福闻知，必望风欣羡，阴生异图。俗语说得好：'擒贼先擒王，'承福一除，部落自衰。且承福拥资甚厚，饲马尝用银槽，我若得资饷军，雄踞河东，就使中原生变，也可独霸一方。天下事安危难测，愿公早为决计！"威亦乱世枭雄。知远称善，因密表吐谷浑反复无常，请迁居内地，晋主遂派使押还

蓄众，分置诸州。

知远料承福势孤，即遣郭威召诱承福，俟承福入太原城，用兵围住，诬他谋叛，把承福亲族四百余口，杀得精光，所有承福遗资，一并籍没。事后奏达晋廷，仍然将谋叛二字作为话柄。晋主哪里知晓，颁敕褒赏，吐谷浑从此衰微，河东却从此雄厚了。为刘氏代晋张本。

既而辽兵三万寇河东，想由白可久导入！刘知远命郭威出拒阳武谷，击破辽兵，斩首七千级，露布告捷。张彦泽亦报称泰、定二州，连败辽人，俘馘二千名。晋廷君臣，得意扬扬，还道是北虏寖衰，容易翦灭。

适幽州来了一个弁目，谓赵延寿有意归国。枢密使李崧、冯玉信为真情，遽使杜威致书延寿，具述朝旨，啗他厚利。嗣得延寿复书，略言久处异城，思归故国，乞发大兵接应，即当自拔来归。冯玉等更怀痴望，且派使往幽州，与延寿约定师期，延寿假意承认，暗地里报知辽主。辽主将计就计，且嘱瀛州刺史刘延祚，遗乐寿监军王峦书，佯言愿举城内附，并云城中辽兵不满千人，朝廷若发兵往袭，自为内应，城可立下。今秋又值多雨，瓦桥以北，积水漫天，辽主已归牙帐，虽闻关南有变，道远水阻，如何能来，请朝廷乘势速行等语。王峦得书，飞使表闻。

冯玉、李崧喜欢得了不得，拟先发大军，往迎延寿与延祚。杜威亦上言瀛、莫可取状。深州刺史慕容迁，且献入瀛、莫地图。玉与崧遂奏白晋主，请用杜威为都招讨使，李守贞为副。中书令赵莹，私语冯、李二人道："杜为国戚，身兼将相，尚所欲无餍，心常慊慊，此岂还可复假兵权！必欲有事朔方，不如专任守贞，尚无他虑呢！"亦非知本之言。冯、李亦不以为然，遂授杜威行营都招讨使，李守贞为兵马都监，安审琦为左右厢都指挥使，符彦卿为马军左厢都指挥使，皇甫遇为马军右厢都指挥使，他如梁汉璋、宋彦筠、王饶、薛怀让诸将，统随往北征。且下敕榜道，专发大军，往平黠虏，先收瀛莫，安定关南、次复幽燕，荡平塞北。能说不能行奈何？结末一行，是有能擒获虏主者，除上镇节度使，赏钱万缗，绢万匹，银万两。是敕一下，各军陆续出发。偏偏天不助美，自六月积雨，至十月未止，军行粮输，免不得拖泥带水，各生怨言。

杜威到了广晋，与李守贞会师，北向进行，且恐兵马不足，再令妻宋国公主入都，乞请添兵。晋主将禁军多半拨往，顾不得宿卫空虚，但望他克期奏捷。威带领全军，直往瀛州，遥见城门大开，寂若无人，不由地暗暗惊疑，徬徨却顾。当下驻营城外，分遣侦骑四往探听。俟得侦报，谓辽将高漠翰，已引兵潜出，刺史刘延祚不知去向，威乃令马军排阵使梁汉璋，引二千骑往追辽兵。此时应知中计，何不速退，还要令梁汉璋往追，想是汉璋该死此地了。汉璋奉令前进，行至南阳务，陷入伏中，辽兵四面齐起，把汉璋困在垓心。汉璋左冲右突，竟不能脱，徒落得全军覆没，暴骨沙场。

败报递入威营，威慌忙引还。那时辽主耶律德光，闻知晋军已退，遂大举南来，追蹑晋军。杜威素来胆小，星夜南奔，张彦泽时在恒州，引兵往会，主张拒敌。威乃与同趋恒州，使彦泽为先锋，进至中渡桥。桥据滹沱河中流，辽兵已上桥扼守，由彦泽麾众与争，三却三进，辽兵焚桥退去，与晋军夹河列营。

辽主德光，见晋军大至，争桥失利，恐晋军急渡滹沱，势不可当，正拟引众北归。嗣闻晋军沿河筑砦，为持久计，乃逗留不去。杜威筑垒自固，闭门高坐，偏裨皆节度使，无一奋进，但日相承迎，置酒作乐，罕谈军事。磁州刺史李谷献策道："今大军与恒州相距，不过咫尺，烟火相望。若多用三股木置水中，就木上积薪布土，桥可立成，更密约城中举火相应，夜募壮士，斫入虏营，表里合势，虏自惊溃了！"确是退敌之策。诸将皆以为然，独杜威不从。惟遣谷南至怀孟，督运军粮。

辽主德光，见杜威久不出兵，料知恇怯无能，遂用大兵潜压晋营，暗遣部将萧翰，与通事刘重进，领骑兵百人，及步卒数百，潜渡滹沱河上游，绕出晋军后面，断晋粮道。途中遇着晋军樵采，便即掠去。有几个脚生得长的，逃回营中，张皇虏势，说有无数辽兵，截我归路，营中

得此消息，当然恟惧。辽将萧翰等驰至栾城，如入无人之境，城中戍兵千余人，猝不及防，竟被翰等闯入，没奈何狼狈乞降。翰俘得晋民，黥面为文，有奉敕不杀四字，各纵使南走。运粮诸役夫，从道旁遇着，总道是虏兵深入，不如赶紧逃生，遂把粮车弃去，四处奔溃。一时风声鹤唳，传遍中原。中国专思骗人，偏被外人骗去。李谷在怀孟闻警，忙自缮奏疏，密陈大军危急，请车驾速幸澶州，并召高行周、符彦卿扈从，急发兵守澶州河阳，防备敌冲。这疏由军将关勋飞马走报，晋廷接到谷疏，相率惊惶。那杜威又奏请益兵，都城卫士，已遣发军前，只剩得宫禁守兵数百名，又一齐调赴，并命发河北及滑、孟、泽、潞刍粮五十万，往诣军前，追呼严急，所在鼎沸。已而杜威复遣使张祚告急，晋廷无从派兵，但遣祚归报行营，令他严守。祚还至途中，竟被辽兵掳去。嗣是内外隔绝，两不相通。

开封尹桑维翰目击危状，求见晋主，拟进陈守御计画。晋主正在苑中调鹰，只图快乐，不欲维翰入见，当遣内侍拒绝。维翰不得已入枢密院，与冯玉、李崧，谈及国事。话不投机半句多，任你桑维翰韬略弘深，议论确当，那冯、李两公，只是摇首闭目，不答一词。维翰怅然趋出，还语所亲道："晋氏将不血食了！"

过了两三天，军报益急，晋主因欲亲自出征，都指挥使李彦韬入阻道："陛下亲征，孰守宗社，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陛下尊为天子，难道可屡冒矢石么？"晋主乃命高行周为北面都部署，副以符彦卿，共戍澶州，遣西京留守景延广，出屯河阳。

杜威在中渡桥，与辽兵相持多日，不展一筹，恼了指挥使王清，入帐见威道："我军暴露河滨，无城为障，营孤食尽，势且自溃。清愿率步兵二千为先锋，夺桥开道，公率诸军继进，得入恒州，守御有资，始可无恐了！"威踌躇半晌，方才许诺。派宋颜筠领兵千人，与清俱往。清挺身直前，逾河进战，约数十回合，杀毙辽兵百余人，虏势少却。宋彦筠胆小如鼠，一遇辽兵接仗，不到半刻，便即退缩，辽兵从后追杀，彦筠凫水逃回。独清尚带着孤军，猛力奋斗，互有杀伤，一再遣使至大营，促威进兵。威安坐营幄，竟不使一人一骑，往救王清。清力战至暮，顾语部众道："上将握兵，坐视我等围困，不肯来援，想必另有异谋。我等食君禄，当尽力君事，迟早总是一死，不如以死报国罢！"部众都为感动，死战不退。既而天色渐昏，辽主腾出新军，来围王清。可怜王清势孤力竭，与众尽死。临死时尚格毙辽兵数名。小子有诗叹道：

沙场战死显忠名，壮士原来不惜生；
只恨贼臣甘误国，前驱殉节尚无成。

王清既死，诸军夺气，辽兵乘胜逾河，环逼晋营。究竟杜威如何抵敌？容至下回再详。

倾南唐之全力，尚不能拔一孤城，可见师克在和，不和必败。彼李仁达四处乞援，仅得一吴越偏师，拒战失利。假令南唐各将，齐心协力，取孤城如反手，亦何至旷日无功耶？若杜威虽中辽计，坐失一梁汉璋，然尚无损大局。苟联合张彦泽等，逾滹沱河以杀敌，则一举可逐辽兵。抑或从王清言，并力俱进，亦得入据恒州，固守却敌。失此不行，徒至良将丧躯，强虏四逼，天下未有将帅不和，而能出师告捷者也。南唐尚不足责，如杜威者，其石氏之贼臣乎！

第三十六回
张彦泽倒戈入汴　石重贵举国降辽

却说辽兵环逼晋营，气焰甚盛，晋营中势孤援绝，粮食且尽。杜威计无所施，惟有降辽一策，或尚得保全性命。当与李守贞、宋彦筠等商议，众皆无言。独皇甫遇进言道："朝廷以公为贵戚，委付重任，今兵未战败，遽欲靦颜降虏，敢问公如何得对朝廷！"遇后来为晋殉难，故特别提出。威答道："时势如此，不能不委曲求全！"遇愤慨而出。威密遣心腹将士，驰往辽营请降，且求重赏。辽主德光道："赵延寿威望素浅，未足为中原主子。汝果降我，当令汝为帝。"仍是骗局。这语由将士还报，威大喜过望，即令书记官草好降表。越宿召集诸将，出表相示，令他依次署名。诸将虽然骇愕，但多半贪生怕死，依令书诺，惟皇甫遇未曾与列。威再遣阁门使高勋，赍奉降表，呈入辽营。辽主优诏慰纳，遣勋报威，即日受降。

威便令军士出营列阵，军士踊跃趋出，摩拳擦掌，等待厮杀。俄见威出帐宣谕道："现已食尽途穷，当与汝等共求生计，看来只有降敌了。"说着，遂命军士释甲投戈，军士惊出意外，禁不住号哭起来，霎时间声震原野。威与守贞同时扬言道："主上失德，信用奸邪，猜忌我军，我等进退无路，不如投顺北朝，别求富贵。"杜威原是丧心，不意守贞亦复如此。

语未毕，已有一辽将带着辽骑，整辔前来，身上穿着赭袍，很是鲜明。看官道是何人？原来就是赵延寿。延寿到了军前，抚慰士卒，杜威以下，相率迎谒。延寿命随行辽兵，递上赭袍，交与杜威，威欣然披服，向北下拜，及起身向众，居然趾高气扬，隐隐以中国皇帝自命。廉耻扫地。延寿即引威等往谒辽主。辽主语威道："汝果立功中国，我当不负前言！"威率众将舞蹈谢恩。辽主面授威为太傅，李守贞为司徒。

威愿为前驱，引辽主至恒州城下，诏谕守将王周，劝他出降。周即开城迎入，辽主率大军入城，派兵往袭代州，刺史王晖，亦举城迎降。辽主复遣通事耿崇美，招降易州，易州刺史郭璘，素具忠忱，每当辽兵过境，必登陴拒守，无懈可击。辽主德光，尝恐他邀截归路，屡有戒心，每过城下，必指城叹息道："我欲吞并中原，恨为此人所扼，迟早总要除他哩。"至是命崇美往抚易州，易州兵吏，闻风生畏，争先出降。璘不能禁阻。但痛詈崇美，崇美怒起，拔剑杀璘，应手而倒。不略忠臣。

易州归辽，义武军节度使李殷，安国军留后方泰，相继降辽。辽主命孙方简为义武节度使，麻答为安国节度使，另派客省副使马崇祚权知恒州事。遂引兵自邢相南行，杜威率降众随众。皇甫遇不欲降辽，偏辽主召他入帐，令先驱入大梁。遇固辞而出，泣谓左右曰："我位为将相，败不能死，尚忍倒戈图主么！"是夜引从骑数人，行至平棘，顾语从骑道："我已数日不食了，尚何面目南行！"遂扼吭而死。节尚可取。

辽主改命张彦泽先进，用通事傅住儿一译作富珠哩。为都监，偕彦泽前取大梁。彦泽引兵二千骑，倍道疾驰，星夜渡白马津，直抵滑州。晋主重贵，始闻杜威败降，接连收到辽主檄文，乃是由彦泽传驿递来，内有纳叔母于中宫，乱人伦之大典等语。想是晋臣所为。慌得重贵面色如土，急召冯玉、李崧、李彦韬三人，入内计事。三人面面相觑，最后是李崧开口道："禁军统已外出，急切无兵可调，看来只有飞诏河东，令刘知远发兵入卫呢！"重贵闻言，忙命李崧草诏，遣使西往。

过了一宵，天色微明，宫廷内外，竞起喧声。重贵惊醒起床，出问左右，才知张彦泽领着番骑，已逼城下。嗣又有内侍入报道："封邱门

失守，张彦泽斩关直入，已抵明德门了！”重贵越加慌忙，急令李彦韬搜集禁兵，往阻彦泽。不意彦韬已去，宫中益乱，有两三处纵起火来。重贵自知难免，携剑巡宫，驱后妃以下十余人，将同赴火，亲军将薛超，从后赶上，抱住重贵，乞请缓图。俄递入辽主与晋太后书，语颇和平，重贵乃令亲卒扑灭烟火，自出上苑中，召入翰林学士范质，含泪与语道：“杜郎背我降辽，太觉相负，从前先帝起太原时，欲择一子为留守，商诸辽主，辽主曾谓我可当此任，卿今替我草一降表，具述前事，我母子或尚可生活了。”

质依言起草，援笔写就，但见表中列着：

孙男臣重贵言：顷者唐运告终，中原失驭，数穷否极，天缺地倾。先人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兵连祸结，力屈势孤。翁皇帝救患摧刚，兴利除害，躬擐甲胄，深入寇场，犯露蒙霜。度雁门之险，驰风击电，行中冀之诛。黄钺一麾，天下大定，势凌宇宙，义感神明。功成不居，遂兴晋祚，则翁皇帝有大造于石氏也。旋属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遵承遗旨，纂绍前基。谅暗之初，荒迷失次，凡有军国重事，皆委将相大臣。至于嬗继宗祧，既非禀命，轻发文字，辄敢抗尊，自启衅端，果贻赫怒。祸至神惑，运尽天亡，十万师徒，望风束手，亿兆黎庶，延颈归心。臣负义包羞，贪生忍耻，自贻颠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视息。翁皇帝若惠顾畴昔，稍霁雷霆，未赐灵诛，不绝先祀，则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门衔罔报之恩，虽所愿焉，非敢望也。臣与太后暨妻冯氏，及举家戚属，见于郊野，面缚待罪，所有国宝一面，金印三面，今遣长子陕府节度使延煦，次子曹州节度使延宝，管押进纳，并奉表请罪，陈谢以闻。

表文草就，呈示重贵。重贵正在瞧着，突有一老妇踉跄进来，带哭带语道：“我曾屡说冯氏兄妹，是靠不住的，汝宠信冯氏，听他妄行，目今闹到这个地步，如何保全宗社！如何对得住先人！”重贵转眼旁顾，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皇太后李氏。当下心烦意乱，也无心行礼，只呆呆地站立一旁，李太后尚欲发言，外面又有人趋入道：“辽兵已入宽仁门，专待太后及皇帝回话！”太后乃顾问重贵道：“汝究竟怎么样办？”重贵答不出一句话儿，只好将降表奉阅，太后约略一瞧，又恸哭起来。

范质在旁劝慰道：“臣闻辽主来书，无甚恶意，或因奉表请罪，仍旧还我宗社，亦未可知。”痴呆子语。太后也想不出别法，徐徐答道：“祸及燃眉，也不顾得许多了。他既致书与我，我也只好复答一表，卿且为我缮草罢。”质乃再草一表。其文云：

晋室皇太后新妇李氏妾言：张彦泽、傅住儿至，伏蒙阿翁皇帝降书安抚。妾伏念先皇帝顷在并汾，适逢屯难，危同累卵，急若倒悬，智勇俱穷，朝夕不保。皇帝阿翁，发自冀北，亲抵河东，跋履山川，逾越险阻，立平巨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晋朝之社稷。不幸先皇帝厌代，嗣子承祧，不能继好息民，反且辜恩亏义。兵戈屡动，驷马难追，戚实自贻，咎将谁执！今穹旻震怒，中外携离，上将牵羊，六师解甲，妾举宗负衅，视景偷生。惶惑之中，抚问斯至，明宣恩旨，曲示含容，慰谕丁宁，神爽飞越，岂谓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责躬，九死未报。今遣孙男延煦、延宝，奉表请罪，陈谢以闻。

太后与重贵，把表文略瞧一周，便召入延煦、延宝，令他赍着表文，往谒辽营。相传延煦、延宝系是重贵从子，重贵养为己儿，或说由重贵亲生，未知孰是。两人素居内廷，所兼节度使职衔，乃是遥领，并未莅任。此次入奉主命，只好赍表前去。那辽通事傅住儿，已入朝来宣辽主敕命，重贵无法拒绝，勉强出见。傅住儿令重贵脱去黄袍，改服素衣，下阶再拜，听读辽敕。重贵顾命要紧，不得已唯言是从，左右皆掩面而泣。满朝皆妇人，如何守国！

待傅住儿读毕出朝，重贵垂泪入内，特遣内侍往召张彦泽，欲与商量后事，彦泽不肯应召，但使内侍复报道：“臣无面目见陛下！”重贵还道他怀羞怕责，因此不来。再遣使慰召，彦泽微笑不应，自至侍卫司中，捏称晋主命令，召开封尹桑维翰入见。维翰应命前来，行至天街，适与李崧相遇，立马与谈。才说了一二语，有军吏行近维翰马前，长揖与语道：“请相公赴侍卫

司。"维翰料为彦泽所欺，势难免祸，乃语李崧道："侍中当国，今日国亡，反令维翰死事，究为何因？"崧怀惭自去。

维翰既入侍卫司，望见彦泽堂皇高坐，面色骄倨，不禁愤恨交并，指斥彦泽道："去年脱公罪戾，使领大镇，继授兵权，主上待公不薄，公奈何负恩至此！"彦泽无词可答，但令置诸别室，派兵看守。

一面索捕仇人，稍有嫌隙，无不处死。复纵兵大掠，掳得珍宝，多取为己有。贫民亦乘势闯入富家，杀人越货，抢劫至两昼夜，都城一空。彦泽所居，宝货山积，自谓有功北朝，百益骄横。出入骑纵，常数百人，前面导着大旗，上书赤心为主四字。道旁士民，免不得笑骂揶揄，随军闻声拿捕，有几个晦气的，被他拿至彦泽面前，彦泽不问所犯，但瞋目竖起三指，便将犯人枭首。宣徽使孟承诲，匿避私第，也被彦泽捕至，结果性命。阁门使高勋，外出未归。彦泽乘醉入高勋家，勋有叔母及弟，出来酬应，片语未合，俱被杀死，陈尸门前。都下咸有戒心，差不多似豺虎入境，寝食不安。

先是彦泽尝为彰义军节度使，擅杀掌书记张式，甚至决口剖心，截断四肢。又捕住亡将杨洪，先截手足，然后处斩。河阳节度使王周，曾奏劾彦泽不法二十六条，刑部郎中李涛等，亦交章请诛，彦泽坐贬为龙武将军。后来御辽有功，因复擢用。上文所载桑维翰语，就指此事。补叙明白。

李涛时为中书舍人，私语所亲道："我若逃匿沟渎，仍不得免，何如亲自往见，听他处置！"遂大胆前往，至彦泽处投刺直入，朗声呼道："上疏请杀太尉人李涛，谨来请死！"彦泽欣然接见。且笑语道："舍人今日，可知惧否？"涛答道："涛今日惧足下，仿佛足下前日惧涛，向使朝廷早用涛言，何致有今日事！"彦泽益发狂笑，命从吏酌酒与饮。涛取饮立尽，从容自去，旁若无人，彦泽倒也无可如何。

未几令部兵入宫，胁迁重贵家属至开封府，宫中无不痛哭。重贵与太后李氏、皇后冯氏，得乘肩舆，宫人宦官十余名，随后步行。彦泽见重贵等携有金珠，又使人前语道："北朝皇帝，就要来京，库物却不应取藏哩。"重贵没法，悉数缴出。彦泽择取奇玩，余仍还封库中，留待辽主。及重贵等已入开封府署，更派控鹤指挥使李筠率兵监守，内外不通。汉奸比外夷更凶，彦泽可见一斑。重贵姑母乌氏公主，以金帛赂守卒，始得入见重贵及太后，相持一恸，诀别而归，夜自经死。倒还是个烈妇。重贵使取内库帛数匹，库吏不肯照给，且厉声道："这岂尚是晋主所有么？"重贵又向李崧求酒，崧语使人道："非敢爱酒，恐陛下饮酒后，更致忧躁，别生不测，所以不敢奉进。"宗社已失，还要酒帛何用，这是重贵自取其辱。重贵因所求不得，再欲召见李彦韬，待久不至，正在潸然泪下，忽由彦泽差来悍使，硬索楚国夫人丁氏。丁氏系延煦母，年逾三十，华色不衰，为彦泽所垂涎。重贵禀白太后，不欲使往，太后当然迟疑。怎奈彦泽一再强迫，连太后亦不能阻拦，丁氏更身不由主，被他载去，冶容诲淫，想总不能保全名节了！不索冯皇后，还保存重贵体面。是夕彦泽竟杀死桑维翰，用带加颈，遣报辽主，诡云维翰自缢身亡。辽主怅然道："我并不欲杀维翰，奈何自尽！"遂传命厚恤家属。晋将高行周、符彦卿，都诣辽营请降。辽主传入，两人拜谒帐前，但听辽主宣言道："符彦卿！你可记得阳城战事否？"见三十四回。彦卿答道："臣当日出战，但知为晋主效力，不暇他想，今日特来请罪，死生惟命！"你既知有晋主，到此何故变节！辽主解颐笑道："也好算一个强项士，我赦你前罪罢了！"彦卿拜谢，与高行周一同退出。

适延煦、延宝奉表入帐，并呈上传国宝等，辽主览过表文，也不多言，惟接受传国宝时，却反复摩挲，最后问延煦道："这印可真吗？"延煦答言是真，辽主沉吟道："恐怕未必！"遂从案上取过片纸，草草写了数行，递给延煦道："你去交与重贵便了。"二人趋出。即返报重贵。重贵见辽主手书，乃是模模糊糊的汉文。略云：

大辽皇帝付与孙石重贵知悉，孙勿忧恐，必使汝有啖饭处。惟所献传国家，未必是真，汝既诚心归降，速将真印送来！

重贵看了前数语，心下略略放宽。及瞧到

后数语，又不免焦急起来，便自言自语道："我家只有此宝，奈何说是假的！"忽又猛然省悟道："不错！不错！"旁顾左右，只有愁容惨淡的妃嫔几个，没人可代为书状。乃援笔自书道：

先帝入洛京时，为伪主从珂自焚。传国旧宝，不知所在，想必与之俱烬。先帝受命，旋制此宝，臣僚备知此事。臣至今日，何敢藏宝勿献！谨此状闻。

这奏状着人递去，才免辽主诘责。嗣闻辽主渡河来京，意欲与太后前往奉迎，先告知张彦泽，彦泽不欲令见辽主，特遣人奏白辽主道："天无二日，宁有两天子相见路旁？"辽主依议，不许重贵郊迎，赵延寿等语辽主道："晋主既已乞降，当使衔璧牵羊，大臣舆梓，恭迎郊外。"辽主摇首道："我遣骑兵直取大梁，并非前往受降，何必用这般古礼！惟景延广前言不逊，很是可恨，应即速捕来！"遂派兵往捕延广，自引亲军渡河南行。途次传令晋臣，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仍用汉仪。晋臣请备齐法驾，迎接辽主。辽主又复报道："我方擐甲督兵，太常仪卫，尚未暇用，尽可不必施行！"

及行至封邱，景延广自来谒见。辽主怒责道："两国失欢，皆汝一人所致，汝尚敢来见我么？十万横磨剑，今日何在！"妙甚，趣甚！延广极口抵赖。辽主召乔荣人证，那延广尚不肯承认，经乔荣取出一纸，就是当笔录，字迹分明。见三十三回。此时证据显然，百喙难辨。荣复证成延广罪案十条，每服一事，即授一筹。筹至八数，辽主忿然道："罪不胜诛，说他做甚！"延广浑身发抖，伏地请死。由辽主喝令锁着，押往北廷，延广夜宿陈桥，俟守兵少懈，扼吭而死。得免刀头痛苦，还是幸事。

时已岁暮，到了除夕这一日，晋廷文武百官，闻辽主翌日到京，夤夜出宿封禅寺。越日为正月元旦，百官在寺内排班，遥辞晋主，改服素衣沙帽，出迎辽主。但见辽兵整队前来，前步后骑，统是雄赳赳的健儿，声蹀蹀的壮马，当中拥着一位辽皇帝，貂帽貂裘，裹着铁甲，高坐逍遥马上，英气逼人。惹得晋臣眼花缭乱，慌忙匍伏道旁，叩头请罪。辽主见路左有一高阜，纵辔上登，笑盈盈的俯视晋臣，徐令亲军传谕，叫晋臣一律起身，仍易常服。晋臣三呼万岁，响彻云霄。越写越丑。

晋左卫上将军安叔千，起身出班，趋至高阜前，再行跪下，口作胡语。辽主哂道："汝就是安没字么？汝从前镇守邢州，已累表通诚，我尝记着，至今未忘。"叔千听着，好似小儿得饼，非常喜欢，便磕了几个响头，呼跃而退。毫无羞耻。他本喜习夷言，罕识汉文，时人呼为安没字，所以辽主亦如此相呼。

晋臣已皆起立，引导辽主入封邱门。才到门前，晋主重贵偕太后等一齐出城，来迎辽主。辽主拒不令见，但使往寓封禅寺中，自率大军径入。城内百姓，惊呼骇走，辽主上登城楼，遣通事宣谕道："我亦犹人，汝等百姓，无庸惊慌，此后当使汝等苏息！我本无意南来，汉人引我至此哩！"百姓闻谕，稍稍安静。辽主再下楼入明德门，门内就是宫禁，他却下马拜揖，然后入宫。令枢密副使刘敏权知开封尹事。到了日暮，辽主仍出屯赤冈。不欲污乱宫闱，夷狄尚知礼义。

晋阁门使高勋，上诉辽主，谓张彦泽妄杀家人，百姓亦争投牒疏，详列彦泽罪状。辽主命将彦泽系至，宣示百官，问彦泽应否处死，百官统言应斩。辽主道："彦泽应加死刑，傅住儿亦不谓无罪，索性叫他同死罢。"遂令并捕傅住儿，与彦泽绑至北市，派高勋监刑，号炮一响，双首齐落。彦泽前时所杀士大夫的子孙，俱绖杖来观，且哭且詈。高勋命将彦泽尸骸，断腕剖心，祭奠枉死诸人。百姓且破脑取髓，脔肉分食，顷刻即尽。未知延煦母丁氏意中如何？

辽主又命将晋主宫眷，尽徙入封禅寺，派兵把守。会连日雨雪，外无供亿，重贵等冻馁不堪。李太后使人语寺僧道："我尝饭僧至数万金，今日独不相念么？"可为施僧者鉴。僧徒谓虏意难测，不敢进食，太后哭泣不止，重贵复密求守兵，丐得粗粝烂饭，勉强充饥。过了数日，辽主颁下诏敕，废重贵为负义侯。晋自石敬瑭僭位，只得一传，共计二主，凑成十一年而亡。小子有诗叹道：

大敌当前敢倒戈，皇纲不正叛臣多；

追原祸始非无自，成也萧何败也何！

重贵被废后，还要迁他到黄龙府。欲知底细，请看官续阅下回。

观本回杜威、张彦泽事，令人发指，但亦由石氏自取其咎耳。石敬瑭为明宗婿而灭唐，杜威为石氏婿而灭晋，报应显然，何足深怪！张彦泽反颜事仇，为虏效力，屠掠京邑，劫辱帝妃，罪较杜威为尤甚。然当日杀人负罪，廷臣交章请诛，石氏何为姑息养奸，略从贬抑，便即迁擢，仍使之典握兵权，倒戈反噬耶！况石重贵奸淫叔母，宠信佞臣，太后屡诫不知悛，谋臣献议不知纳，国危身辱，仓皇出降，不亦宜乎！故有石敬瑭之为父，必有石重贵之为子，其父暴兴，其子暴亡，因果诚不爽哉！

第三十七回
迁漠北出帝泣穷途　镇河东藩王登大位

却说辽主废去晋主重贵，且令徙往黄龙府。黄龙府本渤海扶余城，辽太祖东征渤海，还至城下，见有黄龙出现城上，因改号为黄龙府。重贵闻要徙至辽东，哪得不慌，哪得不悲！就是李太后以下诸宫眷，统是相向号泣，用泪洗面。有何益处？辽主却使人传语李太后道："闻重贵不从母言，因致覆亡，汝可自便，不必与重贵偕行。"李太后泣答道："重贵事妾甚谨，不过违背先君，失和上国，所以一举败灭。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母不随子，将安所归？"语亦太迂。

辽主乃仍自赤岗入宫，所有内外各门，统派辽兵守门。每门磔犬洒血，并用竿悬挂羊皮，作为厌胜。当下面谕晋臣道："从今以后，不修甲兵，不买战马，轻赋省役，好与天下共享太平了。"遂撤消东京名目，降开封府为汴州，府尹为防御使。辽主改服中国衣冠，百官起居，悉仍旧制。赵延寿荐引李崧，说他才可大用。还有辽学士张砺，从前也做过晋臣，与延寿同时降辽，亦谓崧可入相，辽主因授崧为太子太师，充枢密使。适威胜军节度使冯道，自邓州入朝，辽主亦素闻道名，即时召见，道拜谒如仪。辽主戏问道："你是何等老子？"道答道："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辽主不禁微笑，又问道："汝看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应声道："此时即一佛出世，亦恐救不得百姓，惟皇帝尚可救得呢。"无非面谀。辽主甚喜，仍令道守官太傅，充枢密顾问。随即遣使四出，颁诏各镇，诸藩争上表称臣。独彰义节度使史匡威，据住泾州，不受辽命。雄武节度使何重建，手刃辽使，举秦、成、阶三州降蜀。

杜威自降辽后，仍复名重威，率部众屯驻陈桥。辽主在河北时，恐他兵众生变，曾令缴出铠仗数百万，搬贮恒州，战马数万，驱归北庭。及辽主渡河入梁，意欲派遣胡骑，驱众入河，尽行处死。部将谓他处晋兵，闻风知惧，必皆拒命，不若权时安抚，缓图良策。辽主虽然罢议，心中总不能无疑，所以供给不时，累得陈桥戍卒，昼饿夜冻，怨骂重威。

重威不得已表达军情，辽主召赵延寿入议，仍欲尽诛晋兵。延寿道："皇帝亲冒矢石，取得晋国，是归诸己有呢？还是替他人代取呢？"辽主变色道："我倾国南征，五年不解甲，才得中原，难道甘心让人么？"延寿又道："晋国南有唐，西有蜀，皇帝可曾闻知否？"辽主道："如何不闻！"延寿复道："晋国东自沂密，西及秦凤，延袤数千里，接连吴蜀，晋尝用兵防守，连年不懈。臣想南方暑湿，非北人所能久居。他日车驾北归，无兵守边，吴蜀必乘虚入寇。恐中原仍非皇帝所有，岂不是历年辛苦，终归他人么！"辽主愕然道："我未曾料到此着，据汝所说，今将奈何？"延寿道："最好将陈桥降卒，分守南边，吴蜀便不能为患了。"辽主道："我前在潞州，一时失策，尽把唐兵授晋，晋得此兵，反与我为仇，转战数年，才得告捷。今幸入我手，若非悉数歼除，后患仍不浅哩！"延寿道："从前留住晋兵，不质妻孥，故有此患，今若将戍卒家属，徙置恒、定、云、朔间，每岁分番，使戍南边，料他必顾念妻子，不敢生变。这却是目前上策哩！"辽主方才称善，即命陈桥降卒，分遣还营。

看官！你道延寿此言，是为辽呢？是为晋呢？还是为降卒呢？小子不必评断，但看上文辽主与延寿言，许他为中国皇帝，他喜出望外，便可知他的心术，话中有话了。含蓄得妙。

且说晋主重贵，得辽主敕命，迁往黄龙府，重贵不敢不行，又不欲遽行，延挨了好几日。那辽主已派骑士三百名，迫令北迁，没奈何挈眷起行。除重贵外，如皇太后李氏，皇太妃安氏，

皇后冯氏，皇弟重睿，皇子延煦、延宝，相偕随行。还有宫嫔五十人，内宫三十人，东西班五十人，医官一人，控鹤官四人，御厨七人，茶酒三人，仪銮司三人，亲军二十人，一同从行。辽主又派晋相赵莹，枢密使冯玉，都指挥使李彦韬，伴送重贵，沿途所经，州郡长吏，不敢迎奉。就使有人供馈，也被辽骑攫去。可怜重贵以下诸人，得了早餐，没有晚餐，得了晚餐，又没有早餐，更且山川艰险，风雨凄清，触目皆愁，噬脐何及！回忆在大内时，与冯后等调情作乐，谑浪笑傲，恍同隔世。富贵原是幻梦。

及入磁州境内，刺史李谷，迎谒路隅，相对泣下。谷且泣且语道："臣实无状，负陛下恩！"重贵流涕不止，仿佛似有物堵喉，一语都说不出来。谷倾囊献上，由重贵接受后，方说了"与卿长别"四字！辽兵不肯容情，催谷速去，谷乃拜别重贵，自返磁州。重贵行至中渡桥，见杜重威寨址，慨然愤叹道："我家何负杜贼，乃竟被他破坏！天乎天乎！"说至此，不禁大恸。谁叫你信任此贼。左右勉强劝慰，方越河北趋。

到了幽州，阖城士庶，统来迎观。父老或牵羊持酒，愿为献纳，都为卫兵叱去。不令与重贵相见。重贵当然悲惨，州民亦无不唏嘘。至重贵入城，驻留旬余，州将承辽主命，犒赏酒肉，赵延寿母，亦具食馔来献，重贵及从行诸人，才算得了一饱。

既而自幽州启行，过蓟州、平州，东向榆关，榛莽塞路，尘沙蔽天，途中毫无供给，大众统饿得饥肠辘辘，困顿异常。夜间住宿，也没有一定馆驿，往往在山麓林间，瞌睡了事。幸喜木实野蔬，到处皆有，宫女从官，自往采食，尚得疗饥，重贵亦藉此分甘，苟延残命。

又行七八日至锦州，州署中悬有辽太祖阿保机画像，辽兵迫令重贵等下拜。重贵不胜屈辱，拜后泣呼道："薛超误我！不使我死。"求死甚易，恐仍口是心非。再走了五六日，过海北州。州境内有东丹王墓，特遣延煦瞻拜。嗣是渡辽水，抵渤海国铁州，迤逦至黄龙府，大约又阅十余天，说不尽的苦楚，话不完的劳乏。李太后、安太妃两人，年龄已高，委顿得了不得。安太妃本有目疾，至是连日流泪，竟至失明。就是冯皇后以下诸妃嫔，均累得花容憔悴，玉骨销磨。这真所谓物极必反，数极必倾，前半生享尽荣华，免不得有此结果呢！当头棒喝。

辽主德光，已将重贵北迁，据有中原。遂号令四方，征求贡献。镇日里纵酒作乐，不顾兵民。赵延寿请给辽兵饷糈，德光笑道："我国向无此例，如各兵乏食，令他打草谷罢了。"看官道打草谷三字，作何解释？原来就是劫夺的别名，自辽主有此宣言，胡骑遂四出剽掠，凡东西两京畿，及郑、滑、曹、濮数百里间，财畜俱尽，村落一空。

辽主又尝语判三司刘昫道："辽兵应有特赏，速宜筹办！"刘昫道："府库空虚，无从颁给，看来只有括借富民了！"辽主允诺，遂先向都城士民，括借钱帛，继复遣使数十人，分诣各州，到处括借，民不应命，即加苛罚。百姓痛苦异常，不得已倾产输纳。那知辽主并未取作犒赏，一古脑儿贮入内库，于是内外怨愤，连辽兵亦都解体了。

杨光远子承勋，由汝州防御使调任郑州。见三十三回。辽主因他劫父致死，召令入都，承勋不敢不至。及进谒辽主，被辽主当面呵斥，且置诸极刑，令部兵脔割分食。别用承勋弟承信为平卢节度使，使承杨氏宗祀。匡国军节度使刘继勋，曾参预绝辽政策，至是入朝辽主，亦为辽主所责，命将他锁住，解送黄龙府。宋州节度使赵在礼，闻辽将述轧、拽剌等，入据洛阳，急自宋趋洛，进谒辽将。述轧、拽剌，踞坐堂上，绝不答礼，反勒令献出财帛。在礼很是愤闷，但托言入朝大梁，再行报命，侥幸脱身，转趋郑州，接得刘继勋被拘消息，自恐不免，便在马枥间缢死。死已晚矣。辽主闻在礼死耗，方将继勋释出，继勋已惊慌成疾，未几毕命。为此种种情事，遂致各镇担忧，别思拥戴一尊，驱逐胡兵。可巧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乘势崛起，雄长西陲。于是中原帝统，迫归刘氏身上，又算做了一代的乱世君主。特笔提出，成一片段。

刘知远镇守河东，本来是蓄势待时，沉机观变，所以晋主绝辽，他亦明知非策，始终未尝

入谏。及辽主入汴，亟派兵分守四境，防备不虞，且恐辽兵强盛，一时不便反抗，特遣客将王峻，赍奉三表，驰往大梁。一是贺辽主入汴；二是说河东境内，夷夏杂居，随在须防，所以未便离镇入朝；三是因辽将刘九一，驻守南川，有碍贡道，请将刘军调开，俾便入贡。辽主德光，览毕表文，很是喜欢 便令左右拟诏褒奖。诏书草定，由辽主过目，特提起笔来，将刘知远三字上，加一儿字。又取出木拐一支，作为赐物，命王峻持诏及拐，还报知远。向例辽主赏赐大臣，以木拐为最贵，大约如汉朝旧制，颁赐几杖相似。辽臣中惟皇叔伟王，才得此物。王峻负拐西行，辽兵望见，相率避路，可见得这枝木拐，是非常郑重的意思。

及峻到河东，复报知远，呈上辽主诏书，及所赐木拐，知远略略一瞧，并没有甚么希罕，但问及大梁情形。峻答道："辽主贪残，上下离心，必不能久有中原，大王若举兵倡义，锐图兴复，海内定然响应，胡儿虽欲久居，也不可得了。"知远道："我递去三表，原是缓兵计策，并不是甘心臣虏。借知远口中，说出赍表本意。但用兵当审察机宜，不可妄动，今辽兵新据京邑，未有他变，怎可轻与争锋，好在他专嗜财货，欲壑已盈，必将北去。况且冰雪已消，南方卑湿，虏骑断不便久留。我乘他北走，进取中原，方可保万全了。"计策固是，奈百姓何！于是按兵不发，专俟大梁动静，再定进止。

辽主未得知远谢表，疑有贰心，又派使催贡方物。知远乃遣副留守白文珂入献奇缯名马。辽主面语文珂道："汝主帅刘知远，既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究竟怀着甚么意思？"文珂权词解免。经辽主令他回报，即兼程西归，报明知远。孔目官郭威在侧，便即进言道："虏恨已深，不可不防！"知远道："且再探听虚实，起兵未迟。"

忽由大梁传到辽诏，上书大辽会同十年，大赦天下，知远大惊道："辽主颁行正朔，宣布赦文，难道真要做中国皇帝么？"行军司马张彦威入劝道："中原无主，惟大王威望日隆，理应乘此正位，号召四方，共逐胡虏。"知远笑道："这却未便，我究竟是个晋臣，怎可背主称尊！且主上北迁，我若可半道截回，迎入太原，再谋恢复，庶几名正言顺，容易成功了。"遂下令调兵，拟从丹陉口出发，往迎晋主。特派指挥使史弘肇，部署兵马，预戒行期。

看官！你道刘知远的举动，果是真心为晋么？他探听得大梁消息，多推尊辽主为中国皇帝，不禁心中一急，因急生智，独想出一个迎主的名目，试验军情。揭出肺肠。究竟大梁城内，是何实迹？小子不得不据实叙明。

辽主德光，入据大梁，已经匝月，乃召晋百官入议，开口问道："我看中国风俗，与我国不同，我不便在此久留，当另择一人为主，尔等意下如何？"语才说毕，即听得一片喧声，或是歌功，或是颂德，结末是说的中外人心，都愿推戴皇帝，大家都是摇尾狗。辽主狞笑道："尔等果是同情么？"语未已，又听了几十百个是字。辽主道："众情一致，足见天意，我便在下月朔日，升殿颁敕便了。"大众才退。

到了二月朔日，天色微明，晋百官已奔入正殿，排班候着。但见四面乐悬，依然重设，两旁仪卫，特别一新。大众已忘故主，只眼巴巴地望着辽主临朝，好容易待至辰牌，才闻钟声震响，杂乐随鸣。里面拥出一位华夷大皇帝，戴通天冠，着绛纱袍，手执大珪，昂然登座。晋百官慌忙拜谒，舞拜三呼。极写丑态。朝贺礼毕，辽主颁正朔，下赦诏，当即退朝。

晋百官陆续散归，都道是富贵犹存，毫无怅触。独有一个为虎作伥的赵延寿，回居私第，很是怏怏。他本由辽主面许，允立为帝，见三十三回。此时忽然变幻，无从称尊，一场大希望，化作水中泡，那得不郁闷异常，左思右想，才得一策，越日即进谒辽主，乞为皇太子。亏他想出。辽主勃然道："你也太误了！天子儿方可做皇太子，别人怎得羼入！"延寿连磕数头，好似哑子吃黄连，说不出的苦衷。辽主徐说道："我封你为燕王，莫非你还不足么？我当格外迁擢便了。"延寿又不好多嘴，只得称谢而出。辽主乃召入学士张砺，令为赵延寿迁官。时方号恒州为辽中京，张砺因奏拟延寿为中京留守，大丞

相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兼枢密使。辽主见了奏草，援笔涂去二语，单剩得中京留守兼枢密使八字，颁给延寿。延寿不敢有违，惟益怨辽主食言，越加愤愤。

谁知赵延寿未得称帝，刘知远恰自加帝号，居然与辽抗衡。河东指挥使史弘肇，奉知远命，召诸军至球场，当面传言，令他即日迎主。军士齐声道："天子已被掳去，何人作主？现在请我王先正位号，然后出师！"弘肇转白知远，知远道："虏势尚强，我军未振，宜乘此建功立业，再作计较。士卒无知，速应禁止乱言！"恐非由衷之论。遂命亲吏驰诣球场，传示禁令。军士方争呼万岁，俟闻禁令传下，方才少静，次第归营。

是夕即由行军司马张彦威等，上笺劝进，知远尚不肯允。翌日复迭上二笺，知远乃召郭威等入商。郭威尚未开言，旁有都押衙杨邠进言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王若再谦让不居，恐人心一移，反致生变了！"郭威亦接入道："杨押衙所言甚是，愿王勿疑！"知远道："我始终未忍忘晋，就使权宜正位，也不应骤改国号，另颁正朔。"郭威道："这也何妨！"知远乃诹吉称尊，择定二月辛未日，即皇帝位。

届期这一日，知远在晋阳宫内，被服衮冕，登殿受朝。将吏等联翩拜员，三呼万岁，即由知远传制，仍称晋朝，惟略去开运年号，复称天福十二年。蹊跷得很。礼成还宫，又传谕诸道，凡为辽括借钱帛，一概加禁，且指日出迎故主，令军士部署整齐，护驾启行。已经称帝，还要迎甚么故主，这明是掩耳盗铃。小子记得唐朝袁天罡，与李淳风同作推背图，曾传下谶语道：

宗亲散尽尚生疑，岂识河东赤帝儿！

顽石一朝俱烂尽，后图惟有老榴皮。

自刘知远称帝后，人始能解此谶文，首句是隐斥石重贵，次句是借汉高祖的故事，比例知远，三句是本辽主石烂改盟语，见二十八回。见得辽主灭晋，石已烂尽，应该易姓，四句老榴皮，是榴刘同音，作为借映。此语未免牵强。照此看来，似乎万事都有定数呢。闲文少表，且请看官续阅下回，再叙刘知远出兵详情。

前半回叙及晋主北迁，写出无限痛苦，为后世乱政失国者，作一龟鉴。李太后以下，随往沙漠，历受艰辛，尚足令人叹息。若如冯氏之嫁侄失节，得为皇后，始若以为可幸。及北徙以后，奔波劳悴，求死不得，乃知有奇福者必有奇祸，守节者未必果死，失节者亦未必幸生也。后半回述刘知远事，见得知远之处心积虑，无非私图。彼于五代史中，得国可谓较正，乃以堂堂正正之举，反作鬼鬼祟祟之为，忽臣晋，忽臣辽，忽欲自帝，心术不纯，终属可鄙，以视豁达豪爽之刘季，相去为何如耶？上下数千年，得汉高祖二人，名同迹异，优劣固自有别也。

第三十八回
闻乱惊心辽主遄返　乘丧夺位燕王受拘

却说刘知远已即位称帝，才亲督军士，出发寿阳，托词北趋，邀迎故主。是时石重贵等，早已过去，差不多要到黄龙府，哪里还能截回？知远乃分兵戍守，自率亲军还入晋阳。假惺惺何为。当下拟敛取民财，犒赏将士，将士巴不得有重赏，当然没有异言。独有一位新皇内助，闻知此事，便乘知远入宫时，直言进谏道："国家创业，虽由天意，但亦须与民同治。陛下即位，不闻惠民，先欲剥民，这岂是新天子救民的本意，妾请陛下毋取民财！"知远皱眉道："公帑不足，如何是好？"语未毕，又听得答语道："后宫颇有积蓄，何妨悉数取出，赏劳各军。就使不能厚赏，想各军亦当原谅，不生怨言。"知远不禁改容道："卿言足豁我心，敬当从命！"遂检出内库金帛，尽行颁赏，军士格外感激，愈加欢跃。看官道这位贤妇，系是何人？原来是刘夫人李氏。李氏本晋阳农女，颇有才色，知远为校卒时，牧马晋阳，偶然窥见李氏，便欲娶她为妻，先向李家求婚，偏李家不愿联姻，严词拒绝。惹得知远性起，邀同伙伴，夤夜闯入李家，把李氏劫取回来。实是强盗行为。李家素来微贱，无从申诉，只好由他劫去。李氏不得脱身，没奈何从了知远，成为夫妇。不意遇难呈祥，转祸为福，知远叠升大官，进王爵，握兵权，李氏随夫贵显，亦得受封为魏国夫人。农家女得此厚福，可谓难得！此次知远为帝，事业匆匆，未及立后，李氏已乘隙进言，情愿将半生私积，一并充分。农家女有此大度，怪不得身受荣封，转眼间就为国母了。

这且慢表。且说辽主德光，闻知远称帝河东，勃然大怒，立夺知远官爵，派通事耿承美为昭义节度使，守住泽潞，高唐英为彰德节度使，守住相州，崔廷勋为河阳节度使，守住孟州。三面扼定，断绝河东来路，且好相机进攻。哪知各处人民，苦辽贪虐，又经游兵辗转招诱，相聚为盗，所在揭竿。

滏阳贼帅梁晖，集众千人，送款晋阳，愿效驱策。磁州刺史李谷，也遣人密报知远，令晖往袭相州。晖侦知相州空虚，高唐英尚未到来，急率壮士数百名，乘夜潜行，直抵相州城下。城上毫无守备，便悄悄地架起云梯，有好几十个矫捷健儿，陆续登城。城内尚未闻知，直至健儿下城启关，纳入众人，一哄儿杀将过去，守城将吏，才得惊醒。急切如何抵御，只得拚命闯出，夺路飞跑，一半送命，一半逃生。梁晖入据相州，自称留后，一面报捷晋阳。

还有陕府指挥使赵晖、侯章，及都头王晏等，杀死辽监军刘愿，悬首府门。众推赵晖为留后，侯章为副，奉表晋阳，输诚投效。

刘知远闻两处响应，即欲进取大梁。郭威道："晋代未平，不宜远出，且先攻取二州，然后规画大梁。"知远乃遣史弘肇率兵五千，往攻代州。

代州刺史王晖，背晋降辽，总道是高枕无忧，忽闻晋阳兵到，慌忙调兵守城。无如兵难猝集，敌已先登，霎时间满城皆敌，无处逃避，立被河东兵拘住，牵至史弘肇马前，一刀毕命。

代州既下，晋州亦相继归顺。原来知远登极，曾遣部吏张晏洪、辛处明等，招谕晋州。适晋州留后刘在明，往朝辽主，由副使骆从朗，权知州事，从朗拘住张、辛二使，置诸狱中。可巧辽吏赵熙，奉命驰至，括借民财。从朗格外巴结，相助为虐，民不聊生。大将药可俦，代抱不平，且闻河东势盛，有意归向，乃纠众攻杀从朗，并戮赵熙，就在狱中释出张、辛二使，推张为留后，辛为都监。张、辛便奏报晋阳，知远自然欣慰。

接连是潞州留后王守恩，亦上表输诚，又未几得澶州表章，乞请速援。澶州已为辽属，由辽将耶律郎五或作郎乌，亦作郎鄂。居守，郎五贪酷，为吏民所苦。水运什长王琼，连接盗首张乙，得千余人，袭据南城，围攻郎五。郎五一面拒守，一面求救。王琼亦恐辽兵来援，寡不敌众，忙令弟超奉表晋阳，求发援师。知远召超入见，赏赉甚厚，越日遣还，但言援兵即发。超驰回澶州，琼已败死，徒落得怅断鸰原，自寻生路罢了！连叙数事，为辽去汉兴之兆。

惟辽主迭闻变乱，未免心惊，乃遣天雄军节度使杜重威，泰宁军节度使安审琦，武宁军节度使符彦卿等，各归原镇，用汉官治汉人，冀免反抗，仍用亲吏监军。适赵延寿新赋悼亡，意欲续婚，他的妻室，即燕国公主，本是唐明宗女。尚有妹子永安公主，出居洛阳，延寿闻阿姨有姿，遂请诸辽主，愿以妹代姊。辽主当然允诺，即遣人至洛，迎永安公主入京。

这永安公主，是许王从益胞妹，素由王德妃抚养。石敬瑭篡唐即位，曾迎王德妃母子，留养宫中。且封从益为郇国公，继承唐祀。见二十九回。自重贵嗣立，动加猜忌，王德妃自请出外，挈领从益兄妹，往居洛阳。此时接得辽敕，王德妃是一女流，怎敢违慢，即与郇国公从益，送永安公主入京，亲主婚礼，顺便请谒辽主。辽主德光，亦下座答礼，且语王德妃道："明宗与我约为弟兄，尔是我嫂，怎好受拜！"胡人尚顾名分。德妃令从益入谒，辽主亦欢颜相待，令母子俱居客馆。已而婚嫁礼毕，王德妃母子，向辽主辞行。辽主面授从益为彰信军节度使。德妃以从益年少，未达政事，替他代辞。辽主乃令随母还洛，仍封从益为许王。自己尚欲留主中原，命张砺、和凝同平章事，且亲临崇元殿，易服赭袍，令晋臣行入阁礼。唐朝故事，天子正殿叫做衙，便殿叫做阁。辽主饬行入阁礼，无非随时谘问，求治弭乱的意思。

不料礼仪甫定，那宋、亳、密各州，俱有警报，并称为盗所陷。辽主长叹道："中国人如此难制，正非我所意料！"嗣是惹动归思，即拟北返，天气渐暖，春光将老。辽主越不耐烦，便召晋臣入谕道："天时向暑，我难久留，意欲暂归北庭，省问太后。此处当留一亲将，令为节度使，料亦不至生变。"晋臣齐声道："皇帝怎可北去！如因省亲不便，何妨派使奉迎。"辽主道："太后族大，好似古柏蟠根，不便移动。我意已定，无容多议了！"晋臣不敢多言，纷纷退出。已而有诏颁下，复称汴梁为宣武军，令国舅萧翰为节度使，留守汴梁。翰系述律太后的兄子，有妹为辽主后，赐姓为萧，于是辽国后族，世称萧氏。

辽主欲令晋臣一并从行，嗣恐摇动人心，乃只命文武诸司，及诸军吏卒，随往北庭，统计已达数千人，又选宦官宫女数百名，饬令随侍，所有库中金帛，悉数捆载整装起行。萧翰送辽主出城，仍然还守。辽主向北进发，见沿途一带，村落皆空，却也不免唏嘘，立命有司发榜数百纸，揭示人民，招抚流亡。偏胡骑性喜剽掠，遇有人民聚处的地方，仍往劫夺，辽主也未尝禁止。夷夏大防，万不可溃，一溃防闲，必罹此祸。昼行夜宿，到了白马津，率众渡河，顾语宣徽使高勋道："我在北庭，每日射猎，很觉适意。自入中原后，局居宫廷，毫无乐趣，今得生还，虽死无遗恨了！"死在目前。

行抵相州，正值辽将高唐英围攻州城，与梁晖相持不下，辽主纵兵助攻，顿时陷入，梁晖巷战亡身。城中所有男人悉被屠戮，婴儿赤子，由胡骑掷向空中，举刃相接，多半刳腹流肠，或竟坠落地上，跌作肉饼。妇女杀老留少，驱使北去，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检阅城中遗民，只剩得七百人，髑髅约十数万具。看官试想，惨不惨呢！

辽主闻磁州刺史李谷，密通晋阳，派兵拘至，亲加质讯。谷诘问证据，反使辽主语塞，佯从车中引手，索取文书。经谷窥破诈谋，乐得再三穷诘，声色不挠，辽主竟被瞒过，乃命释归。算是大幸。

嗣因所过城邑，满目萧条，遂遍语蕃、汉群臣道："使中国如此受殃，统是燕王一人的罪过。"又顾相臣张砺道："汝也算一个出力人员！"虎伥原是可恨，亦不谓无罪。砺俯首怀惭，无言可

答，闷闷地随向北行，毋庸细述。

独宁国军都虞侯武行德，为辽主所遣，与辽吏督运兵仗，用舟装载，自汴入河，溯流北驶。行德麾下，有士卒千余人，驶至河阳，密语士卒道："我等为虏所制，离乡远去，人生总有一死，难道统去做外国鬼么？今虏主已归，虏势渐衰，何不变计逐虏，据守河阳，待中原有主，然后臣服，岂不是一条好计呢！"士卒一体赞成，愿归驱使，行德遂举舟中甲仗，分给士卒，一声号令，全军俱起，把辽吏砍成肉泥，乘势袭击河阳城。辽节度使崔廷勋，方派兵助耿廷美，进攻潞州，城内无备，突被行德杀入，逐去廷勋，据住河阳，令弟行友持奉蜡书，从间道驰诣晋阳，表明诚意。

那时潞州留守王守恩，已向晋阳告急，刘知远命史弘肇为指挥使，率兵援潞。弘肇用部将马诲为先锋，星夜进兵，驰诣潞州城下，寂静无声，并不见有辽兵，马诲大起疑心。及王守恩出城相迎，两下晤谈，方知辽兵闻有援师，已经退去。马诲奋然道："虏闻我军到来，便即退兵，这是古人所谓弩末呢。我当前往追杀，杀敌报功！"正说着，史弘肇继至，即由马诲请令，麾兵追虏。途中遇着辽兵，大呼直前，挟刃齐进，好似风扫落叶一般。不到一时，已枭得虏首千余级，余众遁去。

马诲方奏凯回军，辽将耿崇美退保怀州，崔廷勋亦狼狈奔至。就是洛阳辽将拽剌等，亦闻风胆落，趋至怀州，与崇美、廷勋等会晤，相对咨嗟，且会衔报闻辽主。

辽主得报，大为失意，继且自叹道："我有三失，怪不得中国叛我呢！我令诸道括钱，是第一失；纵兵打草谷，是第二失；不早遣节度使还镇，是第三失。如今追悔无及了！"前责人，后责己，尚非愚愎者比。看官听着！辽主德光，也是一个好大喜功的雄主，此番大举入汴，到处顺手，已经如愿以偿，但他尚思久据中原，偏偏不能满意，连得许多警耗，由愤生悔，由悔生忧，竟至恹恹成疾。到了栾城，遍体苦热，用冰沃身，且沃且啖。及抵杀狐林，病势愈剧，即日毕命。

亲吏恐尸身腐臭，特剖腹贮盐，腹大能容积盐数斗，乃载尸归国，晋人号为帝羓。辽太后述律氏，抚尸大哭，且作恨辞道："汝违我命，谋夺中原，坐令内外不安，须俟诸部宁一，才好葬汝哩。"

原来辽主一死，形势立变，赵延寿恨主背约，首先发难。他本内任枢密，遥领中京，至是扈跸前驱，欲藉中京为根据地。便引兵先入恒州，且语左右道："我不愿再入辽京了！"哪知人有千算，天教一算，似这卖国求荣，糜烂中原的赵延寿，怎能长享富贵，得使考终！借古讽世，是著书人本意。延寿入恒州时，即有一辽国亲王，蹑迹前来，亦带兵随入，延寿不敢拒绝，只好由他进城。这辽亲王为谁？乃是耶律德光的侄儿，东丹王突欲的长子。突欲奔唐，唐赐姓名为李赞华，留居京师。赞华为李从珂所杀，事见前文。独突欲子尚留北庭，未尝随父归唐。看官欲问他名字，乃是叫作兀欲。旧作乌裕，亦作鄂约。德光因他舍父事己，目为忠诚，特封为永康王。

兀欲随主入汴，复随主归国，尝见延寿怏怏，料他蓄怨，特暗地加防。此次追踪而至，明明是夺他根据。一入城门，即令门吏缴出管钥，进至府署，复令库吏缴出簿籍，全城要件，已归掌握。辽将又多半归附，愿奉他为嗣君。兀欲登鼓角楼，与诸将商定密谋，择日推戴。那赵延寿尚似在睡梦中，全然没有知晓，反自称受辽主遗诏，权知南朝军国事，且向兀欲要求管钥簿籍，兀欲当然不许。

有人通知延寿道："辽将与永康王聚谋，必有他变，请预备为要，今中国兵尚有万人，可藉以击虏，否则事必无成！"延寿迟疑未决，后来想得一法，拟于五月朔日，受文武官谒贺。晋臣李崧入语道："虏意不同，事情难测，愿公暂从缓议。"延寿乃止。

辽永康王兀欲，闻延寿将行谒贺礼，即与各辽将商定，届期掩击。嗣因延寿罢议，不得不另想别法。可巧兀欲妻自北庭驰至，探望兀欲，兀欲大喜道："妙计成了，不怕燕王不入彀中。"遂折柬往邀延寿，及张砺、和凝、冯道、李崧等，共至寓所饮酒。延寿如约到来，就是张砺以下，皆应召而至，兀欲欢颜迎入，请延寿入坐首席。

大众依次列坐，兀欲下坐相陪，酒醴具陈，肴核维旅。彼此饮了好几觥，谈了许多客套话，兀欲方语延寿道："内子已至，燕王欲相见么?"延寿道："妹果来此，怎得不见!"即起身离座，与兀欲欣然入内，去了多时，未见出来，李崧颇为担忧。和凝、冯道私问张砺道："燕王有妹适永康王么?"张砺摇首道："并非燕王亲妹，我与燕王在辽有年，始知永康王夫人，与燕王联为异姓兄姓，所以有此称呼。"借张砺口中说明，无非倒戟而出之笔法。道言未绝，兀欲已由内出外，独不见延寿偕出。李崧正要启问，兀欲笑语道："燕王谋反，我已将他锁住了!"这语说出，吓得数人面面相觑，不发一言。兀欲复道："先帝在汴时，遗我一筹，许我知南朝军国事，至归途猝崩，并无遗诏。燕王怎得擅自主张，捏称先帝遗命，惟罪止燕王一人，诸公勿虑。请再饮数觥!"和凝、冯道等唯唯听命，勉强饮毕，告谢而出。

越日由兀欲下令，宣布先帝遗制，略云："永康王为大圣皇帝嫡孙，人皇王长子，太后钟爱，群情允归，可就中京即皇帝位。"看官阅此，当知遗制为兀欲所捏造。但恐未知大圣皇帝及人皇王为何人?小子应该补叙明白。大圣皇帝，就是辽太祖阿保机的尊谥，人皇王就是突欲。阿保机在世时，自称天皇王，号长子突欲为人皇王，因此兀欲捏造遗制，特别声明。兀欲始举哀成服，传讣四方，并遣人报知述律太后，太后怒道："我儿平晋国，取中原，有大功业，伊子留侍我侧，应该嗣立。人皇王叛我归唐，兀欲为人皇王子，怎得僭立呢!"当下传谕兀欲，令取消成议。兀欲哪里肯从，竟在恒州即皇帝位，受蕃汉各官朝贺。寻即撤去丧服，鼓吹作乐，声彻内外。

忽闻述律太后，将发兵声讨，便恨恨道："我不逼人，人且逼我，这尚可坐视么!"遂命亲将麻答守恒州，并晋臣文武吏卒，一概留住，自率部兵北行。选得宫女宦官乐工数百人，随从马后。最后复有军士数十名，押着一乘囚车，内坐一个燕王赵延寿，揶揄极了。小子走笔至此，口占一诗，随笔录出，为赵延寿写照。诗云：

失身事虏已堪羞，况复甘心做寇仇!
自古贤奸终有报，好从马后看羁囚。

兀欲北去，刘知远南来。欲知南北各事，且看下回分解。

辽主之不能久据中原，或谓由天限华夷，迫令北返，事实不然。当时廉耻道丧，官吏以送旧迎新为得计，中原人民，手无尺寸柄，畴能反抗强虏?假令辽主入汴，但以噢咻小惠，笼络臣民，中国可坐而定也。误在贪酷残虐，激成众怨，遂至枭桀四起，与辽为难。辽主怅然北归，自陈三失，亶其然乎!赵延寿叛唐降辽，又引辽灭晋，嗣复欲背辽自主，居心叵测，不可复问。辽永康王兀欲，一举而拘縶之，诚为快事。且其称帝恒州，亦非全然无理。立嫡以长，古有明训，谁令辽太后溺爱少子，舍长立幼，违大经而生巨变，正辽太后之自取也!于兀欲乎何尤!

第三十九回
故妃被逼与子同亡　御史敢言奉母出戍

却说赵延寿为兀欲所拘，带归辽京，消息传至河东，河东军将，以河中节度使赵匡赞，为延寿子，正好乘势招谕，劝他归降。刘知远依议办理，派使至河中宣抚。既而传说纷纷。言延寿已死，再由郭威献策，着人往河中吊祭。其实延寿还是活着，过了二年，始受尽折磨，瘐死狱中。只难为永安公主。

知远遂召集将佐，商议进取，诸将哗声道：“欲取河南，应先定河北。为今日计，不若出师井陉，攻取镇、魏二州。镇州即恒州。二镇得下，河北已定，河南自拱手臣服了。”知远沉吟道：“此议未免迂远，我意从潞州进行。”言至此，有一人抗声谏阻道：“两议皆未可行，今虏主虽死，党众尚盛，各据坚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旁无应援，倘群虏合势共击，截我前锋，断我后路，我不能进，又不能退，援绝粮尽，如何支持！这是万不可行的。若从潞州进兵，山路险窄，粟少兵残，未能供给大家，亦非良策。臣意谓应从陕、晋进发，陕、晋二镇，新近款附，引兵过境，必然欢迎。饷通路便，万无一失，不出两旬，洛、汴可俱定了。”三议相较，自以此议为善。知远点首道：“卿言甚善，朕当照行。”

节度判官苏逢吉，已升任中书侍郎，独出班进言道：“史弘肇屯兵潞州，群虏相继遁去，不如出师天井关，直达孟津，更为利便。”知远也以为然。嗣经司天监奏称太岁在午，不利南行，宜由晋、绛抵陕。知远乃决，准于天福十二年五月十二日，自太原启銮。告谕诸道，一面部署内政，厘定乃行。遂册魏国夫人李氏为皇后，皇弟刘崇为太原尹，从弟刘信为侍卫指挥使。皇子承训、承祐、承勋及皇侄承赟为将军，杨邠为枢密使，郭威为副使，王章为三司使，苏逢吉、苏禹珪同平章事。凡首先归附诸镇将，如赵晖、王守恩、武行德等，皆实授节度使。

转瞬间已是启銮期限，即命太原尹刘崇留守北都，赵州刺史李存瓌为副，幕僚李骧为少尹，牙将蔚进为马步指挥使，佐崇驻守。知远挈领全眷，及部下将士三万人，由太原出发。越阴地关，道出晋、绛，意欲召还史弘肇，一同扈驾。苏逢吉、杨邠谏阻道：“今陕、晋、河阳，均已向化，虏将崔廷勋、耿崇美，亦将遁去。若召还弘肇，恐河南人心动摇，虏势复盛，转足为患了。”知远尚在踌躇，使人谕意弘肇，弘肇遣还使人，附呈奏议，与苏、杨相符。乃令弘肇屯潞，规取泽州。

泽州刺史翟令奇，坚壁拒守，弘肇已派兵往攻，经旬未下，部将李万超，愿往招降，得弘肇允许，骑至城下，仰呼令奇道：“今虏兵北遁，天下无主，太原刘公，兴义师，定中土，所向风靡，后服者诛。君奈何不早自计！”令奇迟疑未答，万超又道：“君为汉人，奈何为虏守节？况城池一破，玉石不分，尹甘为虏死，难道百姓亦愿为虏死么？”令奇被他提醒，方答称愿降，开门迎纳官军。弘肇闻报，亦驰入泽州。安民已毕，留万超权知州事，自还潞州镇守。

会辽将崔廷勋、耿崇美等，又进逼河阳，节度使武行德，与战失利，飞向潞州求援。弘肇率众南下，甫入孟州境内，廷勋等已拥众北遁。经过卫州，大掠而去。行德出迎弘肇，两下联合，分略河南。弘肇为人，沉毅寡言，御众严整，将校有过，立杀无赦，兵士所至，秋毫无犯，因此士皆用命，民亦归心。刘知远从容南下，兵不血刃，都由弘肇先驱开路，抚定人民，所以有此容易哩。反射后文。

辽将萧翰，留守汴梁，闻知远拥兵南来，崔、耿诸将，统已遁还，自知大势已去，不如北

归。筹画了好几日，又恐中原无主，必且大乱，归途亦不免受祸。乃从无策中想出一策，捏传辽主诏命，令许王李从益，知南朝军国事。当即派遣部将，驰抵洛阳，礼迎从益母子。王德妃闻报大惊道："我儿年少，怎能当此大任！"说着，忙挈从益逃匿徽陵城中，徽陵即唐明宗陵，见前文。辽将蹑迹找寻，竟被觅着，强迫从益母子，出赴大梁。萧翰用兵拥护从益，即日御崇元殿。从益年才十七，胆气尚小，几乎吓下座来，勉强支撑，受蕃、汉诸臣谒贺。翰率部将拜谒殿上，令晋百官拜谒殿下，奉印纳册，由从益接受。方才毕礼，王德妃明知不妙，自在殿后立着，至从益返入，心尚未定。偏晋臣联袂入谒，德妃忙说道："休拜！休拜！"晋臣只管屈膝，黑压压的跪下一地。此时屈膝，比拜虏还算有光。德妃又连语道："快……快请起来！"等到大众尽起，不禁泣下道："我家母子，孤弱得很，乃为诸公推戴，明明非福，眼见得是祸祟了！奈何奈何！"大众支吾一番，尽行告退。翰留部将刘祚带兵千人，卫护从益，自率蕃众北去。

王德妃昼夜不安，屡派人侦探河东军，当下有人入报到："刘知远已入绛州，收降刺史李从朗，留偏将薛琼为防御使，自率大军东来了。"未几又有人走报，谓刘知远已抵陕州。又未几得知远檄文，是从洛阳传到，宣慰汴城官民。凡经辽主补署诸吏，概置勿问。晋臣接读来檄，又私自聚谋，欲迎新主，免不得伺隙窃出，趋洛投效，也想做个佐命功臣。丑极。

王德妃焦急万分，与群臣会议数次，欲召宋州节度使高行周，河阳节度使武行德，共商拒守事宜。使命迭发，并不见到，德妃乃召语群臣道："我母子为萧翰所逼，应该灭亡，诸公无罪，可早迎新主，自求多福，勿以我母子为念！"说至此，那两眶凤目中，已堕落无数珠泪。花见羞要变成花见怜了。大众也被感触，无不泣下。忽有一人启口道："河东兵远道来此，势必劳敝，今若调集诸营，与辽将并力据守，以逸待劳，不致坐失，能有一月相持，北救必至，当可无虑。"德妃道："我母子系亡国残余，怎敢与人争夺天下，若新主怜我苦衷，知我为辽所劫，或尚肯宥我余生。今别筹抵制，惹动敌怒，我母子死不足惜，恐全城且从此涂炭了！"是谓妇人之仁，但此外亦别无良策。大众闻言，尚交相聚论，主张坚守。三司使刘审交道："城中公私俱尽，遗民无几，若更受围一月，必无噍类。愿诸公勿复坚持，一听太妃处分！"众始无言。德妃再与群臣议定，遣使奉表洛阳，迎接刘知远。表文首署名衔，乃是臣梁王权知军国事李从益数字，从益出居私第，专候刘知远到来。

知远至洛阳后，两京文武百官，陆续迎谒。至从益表至，因命郑州防御使郭从义，领兵数千，先入大梁清宫。临行时密谕从义道："李从益母子并非真心迎我，我闻他曾召高行周等，与我相争，行周等不肯应召，始穷蹙无法，遣使表迎。汝入大梁，可先除此二人，切切勿误！"郭从义奉命即行，到了大梁，便率兵围住从益私第，传知远命，迫令从益母子自杀。王德妃临死大呼道："我家母子，究负何罪，何不留我儿在世，使每岁寒食节，持一盂麦饭，祭扫徽陵呢！"说毕，乃与从益伏剑自尽。

大梁城中，多为悲惋，惟从义遣人报命，刘知远独欢慰异常，未免太忍。乃启行入大梁，汴城百官，争往荥阳迎驾。辽将刘祚，无法归国，亦只好随同迎降。知远纵辔入城，御殿受贺，下诏大赦。凡辽主所除节度使，下至将吏，各安职任，不复变更。乃称汴梁为东京，国号大汉，惟尚用天福年号。顾语左右道："我实未忍忘晋呢！"还要骗人。嗣是封赏功臣，犒劳兵士，当然有一番忙碌。小子述不胜述，姑从阙如。

当时各道镇帅，先后纳款。就是吴越、湘南、南平三镇，亦遣人表贺。大汉皇帝刘知远，得晋版图，南面垂裳，又是一新朝气象了。可惜不长。南唐主李璟，当辽主入汴时，曾派使贺辽，且请诣长安修复诸陵，即唐高祖、太宗诸陵。辽主不许。会晋密州刺史皇甫晖，棣州刺史王建，皆避辽奔唐，淮北贼帅，亦多向江南请命，唐史馆修撰韩熙载上疏道："陛下恢复祖业，正在今日。若虏主北归，中原有主，恐已落人后，必至规复无期。"唐主览书感叹，颇欲出师，怎奈福州军事，尚未成功，反且败报传来，丧师不少，自慨

国威已挫，哪里还能规取中原。

福州李达，得吴越援军，与唐兵相持，小子前已述过。见三十五回。两下里攻守逾年，未判成败，吴越复令水军统帅余安，领着战舰千艘，续援福州，行抵白虾浦，海岸泥淖，须先布竹簟，方可登岸。唐兵在城南瞧着，弯弓竞射，簟不得施，余安正没法摆布，静待多时，既而箭声已歇，便纵兵布簟，悉数登岸，进击唐兵。唐将冯延鲁，抵挡不住，弃师先走，冤冤枉枉的死了多人，并阵亡良将孟坚。原来唐兵停射，系是延鲁主见，延鲁欲纵敌登岸，尽加歼除，孟坚苦谏不从。至吴越兵登岸，大呼奋击，锐不可当，延鲁遁去，孟坚战死。唐将刘从效、王建封等，亦相继披靡，城中兵又出来夹攻，大破唐兵，尸横遍野。还亏唐帅王崇文，亲督牙兵三百人，断住后路，且战且行，才得保全残众，走归江南。这番唐兵败衄，丧师二万余人，委弃军资器械，至数十万，府库一空，兵威大损。

唐主以陈觉矫诏，冯延鲁失策，咎止二人，拟正法以谢中外，余皆赦免。御史江文尉本系中原文士，与韩熙载同具盛名，熙载奔唐，文尉亦坐安重荣叛党，惧罪南奔。安重荣事见三十一回。唐主喜他能文，令充谏职，他见唐主诏敕只罪陈觉、冯延鲁，不及冯延己、魏岑，心下大为不平，遂对仗纠弹，上书达数千言，说得淋漓痛快，小子不忍割爱，因限于篇幅，节录如下：

臣闻赏罚者帝王所重，赏以进君子，不自私恩，罚以退小人，不自私怒。陛下践阼以来，所信重者冯延己、延鲁、魏岑、陈觉四人，皆擢自下僚，骤升高位，未尝进一贤臣，成国家之美，阴狡弄权，引用群小，在外者握兵，居中者当国。师克在和，而四凶邀利，迭为前却，使精锐者奔北，馈运者死亡，谷帛戈甲，委而资寇，取弱邻邦，贻讥海内。今陈觉、冯延鲁虽已伏辜，而冯延己、魏岑犹在，本根未殄，枝杆复生。延己善柔其色，才业无闻，凭恃旧恩，遂阶任用，蔽惑天聪，敛怨归上。以致纲纪大坏，刑赏失中，风雨由是不时，阴阳以之失序。伤风败俗，蠹政害人，蚀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岑，朋合延己，蛇豕成性，专利无厌，逋逃归国，鼠奸狐媚，谗疾君子，交结小人，善事延己，遂当枢要，面欺人主，孩视亲王，侍燕喧哗，远近惊骇。进俳优以取容，作淫巧以求宠，视国用如私财，夺君恩为己惠，上下相蒙，道路以目。征讨之柄，在岑折简，帑藏取与，系岑一言。福州之役，岑为东面应援使，而自焚营壁，纵兵入城，使穷寇坚心，大军失势。军法逗留畏懦者斩，律云：主将守城，为贼所攻，不固守而弃去，及守备不设，为贼掩覆者皆斩。昨敕赦诸将，盖以军政威令，各非己出，岑与觉、延鲁更相违戾，互肆威权，号令并行，理在无赦。况天兵败衄，宇内震惊，将雪宗庙之羞，宜醢奸臣之肉。已诛二罪，未塞群情，尽去四凶，方祛众怒。今民多饥馑，政未和平，东有伺隙之邻，北有霸强之国，市里讹言，遐迩危惧，陛下宜轸虑殷忧，诛钼虺蜮。延己谋国不忠，在法难原，魏岑同罪异诛，观听疑惑，请并行典法以谢四方，则国家幸甚！

文尉上疏时，明知词太激烈，恐触主怒，先在江中备着小舟，载送老母，立待左迁。果然唐主下敕，责他诽谤大臣，降为江州司士参军。文尉即奉母赴江州。直臣虽去，谏草具存，江南人士，辗转传写，纸价为之一昂。究竟有名无利，宜乎谀媚日多。太傅宋齐邱，曾荐陈觉为福州宣谕使，见三十五回。至是竭力营救，竟得准请。赦免陈觉、冯延鲁死罪，但流觉至蕲州，延鲁至舒州。韩熙载亦忍耐不住，上书并劾齐邱，兼及冯延己、魏岑二人。唐主但撤延己相位，降为少傅，贬岑为太子洗马，齐邱全不加谴，宠任如故。熙载又屡言齐邱党与，必为祸乱。齐邱益与熙载为仇，劾他嗜酒猖狂，被黜为和州司士参军。是时辽主归死，辽将萧翰，亦弃汴北遁，唐主又想经略北方，用李金全为北面招讨使。哪知刘知远已捷足先得，驰入大梁，还要他费什么心，动什么兵哩！统是空思想。

吴越军将，解福州围，凯旋钱塘。吴越王弘佐，另派东南安抚使鲍修让，助戍福州。未几吴越王病殁，年仅二十，无子可承，弟弘倧依次嗣立，颁敕至福州，李达令弟通权知留后，自诣钱塘，朝贺新君。弘倧加达兼官侍中，赐名孺赟，

寻且遣归。达已返福州，与鲍修让两不相下，屡有龃龉，复欲举兵降唐，杀鲍自解，偏被修让察觉。先引兵往攻府第，一场蹂躏，不但杀死李达，并将他全家老小，一并诛夷。凶狡如达，应该至此。随即传首钱塘，报明情状。吴越王弘倧，别简丞相吴程，出知威武军节度使事。

自是福州归吴越，建州归南唐，各守疆域，相安无事。那北方最强的大辽帝国，偏由兀欲继统，仇视祖母，彼此争斗，兀欲得着胜仗，竟把一位聪明伶俐的述律太后，拘至辽太祖阿保机墓旁，锢禁起来。小子有诗叹道：

虏廷挺出女中豪，佐主兴邦不惮劳。
只为立储差一着，被孙拘禁祸难逃。

欲知辽太后被幽详情，且至下回再阅。

辽将北去，刘氏南来，偏夹出一个李从益来，权知南朝军国事。从益母子，系亡国遗裔，谁乐推戴，而萧翰乃迫而出之，舍安土而入危境，不死何待！但母子茕茕，受人迫胁，原为不得已之举。且于刘知远无名分之嫌，知远又臣事唐明宗，胡为必杀之而后快。残忍若此，宜其享年不永，而传祚最短也。南唐为当时强国，苟任用得人，本可乘时出师，与刘知远共争中原，尚未知鹿死谁手。乃庸臣当国，呆竖弄兵，仅攻一残破之福州，犹不能下，反且丧师败北，致遭大挫，何其无英雄气象耶！直言如江文蔚，反遭罢斥，而佥壬宵小，仍得窃位，南唐之不振也亦宜哉。读江中丞弹文，可为南唐一哭。

第四十回
徙建州晋太后绝命　幸邺都汉高祖亲征

却说辽永康王兀欲，在恒州擅立为帝，便即率兵北向，归承大统。到了石桥，正遇辽太后遣来的兵士，为首的乃是降将李彦韬。彦韬随晋主北去，进谒辽太后，太后见他相貌魁梧，语言伶俐，即令他隶属麾下。以貌取人，失之彦韬。此时闻兀欲进来，便命彦韬为排阵使，出拒兀欲。兀欲前锋，就是伟王。伟王大呼道："来将莫非李彦韬么？须知新主是太祖嫡孙，理应嗣位。汝由何人差遣，前来抗拒？若下马迎降，不失富贵。否则刀下无情，何必来做杀头鬼！"彦韬见来军势盛，本已带着惧意，一闻伟王招降，乐得滚鞍下马，迎拜道旁。伟王大喜，更晓谕彦韬部众，教他一体投诚，免受屠戮。大众亦抛戈释甲，情愿归降，两军一合，倍道急进，不到一日，便达辽京。述律太后方派彦韬出战，总道他肯尽死力，不意才阅一宵，即闻伟王兵到，惊得手足失措，悲泪满颐。老婆娘亦有此日耶！

城中将吏，又素感兀欲厚恩，争先出迎。原来兀欲平日性情豪爽，散财下士。前由德光赐绢数千匹，便悉数分散，顷刻而尽。所以将士多受笼络，相率爱戴。伟王入城，兀欲继至，述律太后束手无策，只好听他处置，当有数骑入宫，拥出太后，胁往木叶山。木叶山就是阿保机葬处，墓旁多筑矮屋，派人守护。那述律太后被迫至此，没奈何在矮屋栖身，昼听猿啼，夜闻鬼哭，任她铁石心肠，也是忍受不住，况且年力已衰，猝遭此变，自己也情愿速死，忧能致疾，未几告终。是前杀酋长之报。

兀欲易名为阮，自号天授皇帝，改元天禄。国舅萧翰驰至国城，大局已经就绪，孤掌当然难鸣，也只能得过且过，进见兀欲，行过了君臣礼，才报称张砺谋反，已与中京留守麻合，将他伏诛。兀欲也不细问，但令翰复职了事。

看官道张砺被杀，是为何因？砺随辽主德光入汴，尝劝德光任用镇帅，勿使辽人，翰因此怀恨。及自汴州还至恒州，即与麻合说明，麾骑围张砺第。牵砺出问道："汝教先帝勿用辽人为节度使，究怀何意？"砺抗声道："中国人民，非辽人所能治，先帝不用我言，所以功败垂成。我今还当转问国舅，先帝命汝守汴，汝何故不召自来呢？"理论固是，但问他何故引虏入寇，残害中原？翰无言可诘，惟益加忿恚，饬左右将砺锁住。砺又恨恨道："欲杀就杀，何必锁我！"翰置诸不理，但令左右牵他下狱。越宿由狱卒入视，砺已气绝仆地，想已是气死了。看官记着！张砺、赵延寿同是汉奸，同是虏伥。砺拜相，延寿封王，为虏效力，结果是同死虏手。古人有言："惠迪吉，从逆凶。"这两人就是榜样呢！苦口婆心。

兀欲已经定国，乃为先君德光安葬，仍至木叶山营陵，追谥德光为嗣圣皇帝，庙号太宗。临葬时遣人至恒州召晋臣冯道、和凝等会葬，可巧恒州军乱，指挥使白再荣等，逐出麻答，并据定州。冯道等乘隙南归，仍至中原来事新主，免为异域鬼魂。这正是不幸中的大幸。惟恒州乱源，咎由麻答一人。麻答为辽主德光从弟，平生好杀，在恒州时，残酷尤甚。往往虐待汉人，或剥面抉目，或髡发断腕，令他辗转呼号，然后杀死。出入必以刑具自随，甚至寝处前后，亦悬人肝胫手足。人民不胜荼毒，所以酿成变乱。已而白再荣等，表顺汉廷，于是恒、定二镇，仍为汉有。这且无庸细表。

惟辽负义侯石重贵，自徙居黄龙府后，曾奉述律太后命令，改迁至怀密州，州距黄龙府西北千余里。重贵不敢逗留，带领全眷，跋涉长途。故后冯氏，不堪艰苦，密嘱内宫搜求毒药，将与重贵同饮，做一对地下鸳鸯。可奈毒药难

求，生命未绝，不得不再行趱路。行过辽阳二百里，适辽嗣皇兀欲入都，幽禁述律，特下赦文，召重贵等还居辽阳，略具供给。重贵等仍得生机，全眷少慰。越年四月，兀欲巡幸辽阳，重贵带着母妻，白衣纱帽，往谒帐前。还算蒙兀欲特恩，令易常服入见。重贵伏地悲泣，自陈过失，兀欲令人扶起，赐他旁坐。当下摆起酒席，奏起乐歌，令重贵入座与饮，分尝一脔。那帐下的伶人从官，多由大梁虏去，此时得见故主，无不伤怀。至饮毕散归，各赍衣服药饵，饷遗重贵。重贵且感且泣，自思被虏至此，才觉得苦尽甘来，倒也安心过去。想冯氏亦不愿服药了。

偏偏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兀欲住居旬日，因天气已近盛夏，拟上陉避暑，竟向重贵索取内宫十五人，及东西班十五人，还要重贵子延煦，随他同行，重贵不敢不依，心中很是伤感，最苦恼的是膝下娇雏，也被番骑取去。父女惨别，怎得不悲！原来兀欲妻兄禅奴，一作绰诺锡里。见重贵身旁有一幼女，双髻绰约，娇小动人，便欲取为婢妾。面向重贵请求，重贵以年幼为辞，禅奴转白兀欲，兀欲竟遣一骑卒，硬向重贵索去，赐给禅奴。到了仲秋，凉风徐拂，暑气尽消，兀欲乃下陉至霸州。陉系北塞高凉地，夏上陉，秋下陉，乃向来辽主惯例。

重贵忆念延煦，探得兀欲下陉消息，即求李太后往谒兀欲，乘便顾视。李太后因驰至霸州，与兀欲相见，延煦在兀欲帐后，趋谒祖母，老少重逢，悲喜交集。兀欲顾李太后道："我无心害汝子孙，汝可勿忧！"李太后拜谢道："蒙皇帝特恩，宥妾子孙，没世衔感。但在此坐食，徒劳上国供给，自问亦未免怀惭。可否在汉儿城侧，赐一隙地，俾妾子孙得耕种为生？如承俯允，感德更无穷了！"向虏主求一隙地，何如速死为是。兀欲温颜道："我当令汝满意便了。"又顾延煦道："汝可从汝祖母同返辽阳，静待后命。"延煦遂与李太后一同拜辞，仍至辽阳候敕。

未几即有辽敕颁到，令南徙建州，重贵复挈全眷启行。自辽阳至建州又约千余里，途中登山越岭，备极艰辛。安太妃目早失明，禁不起历届困苦，镇日里卧着车中，饮食不进，奄奄将尽。当下与李太后等诀别，且嘱重贵道："我死后当焚骨成灰，南向飞扬，令我遗魂得返中国，庶不至为虏地鬼了！"悲惨语，不忍卒读。说着，痰喘交作，须臾即逝。重贵尊她遗命，为焚尸计，偏道旁不生草木，只有一带砂碛，极目无垠，哪里寻得出引火物！嗣经左右想出一法，折毁车轮，作为火种，乃向南焚尸。尚有余骨未尽，载至建州。

建州节度使赵延晖，已接辽敕，谕令优待，乃出城迎入，自让正寝，馆待重贵母子。一住数日，李太后商诸延晖，求一耕牧地，延晖令属吏四觅，去建州数十里外，得地五千余顷，可耕可牧。当下给发库银，交与重贵，俾得往垦隙地，筑室分耕。重贵随从尚有数百人，尽往种作，莳蔬植麦，按时收成，供养重贵母子。重贵却逍遥自在，安享天年，随身除冯后外，尚有宠姬数人，陪伴寂寥，随时消遣。

一日正与妻妾闲谈，忽来了胡骑数名，说是奉皇子命，指索赵氏、聂氏二美人。这二美人是重贵宠姬，怎肯无端割舍！偏胡骑不肯容情，硬扯二人上舆，向北驰去。看官！你想重贵此时，伤心不伤心么？重贵伏案悲号，李太后亦不胜凄惋，冯氏拔去眼中钉，想是暗地喜欢。大家哽咽多时，想不出甚么法儿，可以追回，只好撒手了事。惟李太后睹此惨剧，长恨无穷，蹉跎过了一年，已是后汉乾祐三年。李太后寝疾，无药可医，尝仰天号泣，南向戟手，呼杜重威、李守贞等姓名，且斥且詈道："我死无知，倒也罢了，如或有知，地下相逢，断不饶汝等奸贼！"骂亦无益。嗣是病势日重，延至八月，已是弥留。见重贵在侧，呜咽与语道："从前安太妃病终，曾教汝焚骨扬灰，我死，汝也可照办，我的烬骨，可送往范阳佛寺，我也不愿作虏地鬼哩！"语与安太妃略同，恰另具一种口吻。是夕即殁，重贵与冯氏宫人，及宦官东西班，均被发徒跣，舁柩至赐地中，焚骨扬灰，穿地而葬。

后来重贵夫妇，不知所终。至后周显德年间，有中国人自辽逃归，说他尚在建州，惟随从吏役，多半亡故，此后遂无消息，大约总难免一死，生作异乡人，死作异乡鬼罢了。卅六鸳鸯同命

鸟，一双蝴蝶可怜虫。史家因重贵北迁，号为出帝，或因他年少失国，号为少帝，究竟他何年死，何地死，无从查考。小子也不能臆造，权作阙文，愿看官勿笑我疏忽哩。叙法周密。

且说刘知远入主大梁，四方表贺，络绎不绝。河南一带，统已归顺，辽兵或降或遁。辽将高唐英驻守相州，为指挥使王继弘、楚晖所杀，传首诣阙。知远大悦，免不得有一番封赏。湖南节度使马希广，派人告哀，并报称兄终弟及，有乞请册封的意思。知远遂加希广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行天策上将军事，镇守湖南，加封楚王。

希广即希范弟，希范曾受石晋册封，岁贡不绝。生平豪侈，挥金如土，尝造会春园及嘉宴堂，费至巨万。继筑九龙殿，用沉香雕成八龙，外饰金宝，抱柱相向。自言己身亦是一龙，故称九龙。辽兵灭晋，中原大乱，湖南牙将丁思瑾，劝希范出兵荆襄，进图汴洛，成一时霸业。希范也惊为奇论，但终不能照行。思瑾意图尸谏，扼吭竟死，无如希范纵乐亡返，哪里肯发愤为雄！昼聚狎客，饮博欢呼，夜罗美女，荒淫狎亵，后宫多至数百人，尚嫌不足，甚至先王妾媵，多加无礼。又往往嘱令尼僧，潜搜良家女子，闻有容色，强迫入宫。一商人妇甚美，为希范所闻，胁令该夫送入。该夫不愿，立被杀毙，取妇而归。偏该妇颜如桃李，节若冰霜，誓志不辱，投缳自尽。足与罗敷齐名，可惜不载姓氏。希范毫不知悔，肆淫如故，尝语左右道："我闻轩辕御五百妇女，乃得升天，我亦将为轩辕氏呢？"果然贪欢成痨，一病不起。

濒危时召入学士拓跋常，常一作恒。以母弟希广相嘱，令他辅立。拓跋常有敢谏名，素为希范所嫉视，至是却嘱以后事，想是回光返照，一隙生明。但希广尚有兄希萼，为朗州节度使，舍长立少，仍然非计。希范殁，希广入嗣，拓跋常虑有后患，劝希广以位让兄，独都指挥使刘彦瑫，天策学士李弘皋，定欲遵先王遗命，乃即定议。继受汉主册封，似乎名位已定，可免后忧，那知骨肉成仇，阋墙不远。湖南北十州数千里，从此祸乱无已，将拱手让人了。插入楚事，为湖南人唐伏案。小子因楚乱在后，汉乱在先，且将楚事暂搁，再叙汉事。

天雄军节度使杜重威，天平军节度使李守贞等，前奉辽主命令，各得还镇。刘知远入汴，重威、守贞，皆奉表归命。适宋州节度使高行周入朝，朝命行周往邺都，镇天雄军，调重威镇宋州。并徙河中节度使赵匡赞镇晋昌军，调守贞镇河中，此外亦各有迁调，无非是防微杜渐，免得他深根固蒂，跋扈一方。各镇多奉命转徙，独有一反复无常的杜重威，竟抗不受命，遣子弘琏，北行乞援。时辽将麻答，尚在恒州，即拨赵延寿遗下幽州兵二千人，令指挥使张琏为将，南援重威。重威请琏助守，再求麻答济师，麻答又派部将杨衮，率辽兵千五百人，及幽州兵千人，共赴邺都。汉主刘知远，得知消息，忙命高行周为招讨使，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彦超为副，率兵往讨重威。并诏削重威官爵，饬二将速即出师。

行周与彦超，同至邺州城下，彦超自恃骁勇，请诸行周，愿督兵攻城。行周道："邺都重镇，容易固守，况重威屯戍日久，兵甲坚利，怎能一鼓即下哩！"彦超道："行军全靠锐气，今乘锐而来，尚不速攻，将待何时？"行周道："兵贵持重，见可乃进，现尚不应急攻。且伺城内有变，进攻未迟！"彦超又道："此时不攻，留屯城下，我气日衰，彼气益盛。况闻辽兵将至，来援重威，他日内外夹攻，敢问主帅如何对付？"行周道："我为统帅，进退自有主张，休得争执！"彦超冷笑道："大丈夫当为国忘家，为公忘私，奈何顾及儿女亲家，甘误国事！"行周闻言，越觉动恼，正要发言诘责，彦超又冷笑数声，疾趋而出。原来行周有女，为重威子妇，所以彦超疑他营私，且扬言军前，谓行周爱女及贼，因此不攻。应有此嫌。行周有口难分。不得已表达汉廷。

汉主虑有他变，乃议亲征。当下召入宰臣苏逢吉、苏禹珪等，商谘亲征事宜，两人模棱未决，汉主转询吏部尚书窦贞固，贞固与知远同事石晋，素相和协，至是独赞成亲征。还有中书舍人李涛，未曾与议，即密上一疏，促御驾即日征邺，毋误时机。汉主因二人同心，并擢为相，

便下诏出巡澶、魏，往劳五师。越二日即拟启行，命皇子承训为开封尹，留守大梁。凑巧晋臣李崧、和凝等，自恒州来归，报称辽将麻答，已经被逐，可绝杜重威后援。汉主甚喜，面授崧为太子太傅，凝为太子少保，令佐承训驻京。且颁诏恒州，宣抚指挥使白再荣，命为留后。见上文。复称恒州为镇州，仍原名为成德军。

号炮一振，銮驾出征，前后拥卫诸将吏，不下万人。行径匆匆，也不暇访察民情，一直趋至邺下行营。高行周首先迎谒，泣诉军情，汉主知曲在彦超，因当彦超谒见时，面责数语，且令向行周谢过。行周意及少解，随即遣给事中陈观，往谕重威，劝他速降。重威闭城谢客，不肯放人。陈观复命，触动汉主怒意，便命攻城。彦超踊跃直前，领兵先进，行周不好违慢，也驱军接应。汉主登高遥望，但见城上的矢石，好似雨点一般，飞向城下。城下各军，冒险进攻，也是个个争先，人人努力。怎奈矢石无情，不容各军进步，自辰至午，仍然危城兀立，垣堞依然。那时只得鸣金收军，检点士卒，万余人受伤，千余人丧命。汉主始叹行周先见，就是好勇多疑的慕容彦超，至此也索然意尽，哑口无言。

行周入帐献议道："臣来此已久，城中闻将食尽，但兵心未变，更有辽将张琏助守，所以相持不下，请陛下招谕张琏，琏若肯降，重威也无能为力了。"汉主依议，遣人招张琏降，许他不死。偏偏琏不肯从，一再往劝，始终无效。迁延至两旬有余，围城中渐觉不支。内殿直韩训献上攻具，汉主摇首道："守城全恃众心，众心一离，城自不保，要用甚么攻具呢？"韩训怀惭而退。忽由帐外报入，有一妇人求见，汉主问明底细，才命召入。正是：

猖獗全凭强虏助，窃危要仗妇人扶。

毕竟妇人为谁，待至下回表明。

辽太后为朔漠女豪，佐夫相子，奄有北方，而受制于其孙。李太后为石氏内助，因宴传言，激成大举，而被累于其子。南北暌违，事适相合，何两智妇结果之不幸也！但辽太后幽死墓侧，得随夫于地下，李太后羁死建州，徒作鬼于虏中。两两相较，当以李太后之死为尤惨焉。杜重威身亡晋室，引虏覆邦，罪不容于死，不特李太后骂为奸贼，至死不忘，即中原人士，亦谁不思食其肉，寝其皮乎？刘氏入汴，不加显罚，仍令守官，几若多行不义之人，亦得幸免；乃移镇命下，复思抗拒，枭獍心肠，不死不止。而天意亦故欲迫诸死地，以为奸恶者戒。汉主亲征，犹然招降，虽得苟延残喘，而终不免于诛夷。李太后有知，庶或可少泄余恨也夫！

第四十一回
奉密谕王景崇入关　捏遗诏杜重威肆市

却说汉主知远，传见来妇，看官道妇人为谁？原来是重威妻宋国公主。公主入谒汉主，行过了礼，由汉主赐令旁坐，问及重威情形，公主道："重威因陛下肇兴，重见天日，不胜庆幸，但恐陛下追究既往，负罪难逃。所以一闻移镇，虑蹈不测，适辽将又来监守，遂致触犯天威，劳动王师。今愿开城谢罪，令臣妾前来乞恩，望陛下网开一面，曲贷余生！"汉主道："朕信重威，重威尚不信朕么？况朕已一再招降，奈何拒命！"公主道："重威非敢抗陛下，实由虏将张琏，挟制重威，不使迎降。"虽是诳言，但欲为夫解免，不得不尔，阅者尚当为公主曲原。汉主道："虏将独不怕死么？"公主道："正为怕死，所以阻挠。"汉主沉吟半晌，方微笑道："朕一视同仁，既赦重威，何不可赦张琏？烦汝入城回报，如果真心出降，不问华、夷，一体赦免！"公主起身拜谢，辞别回城。

重威得公主传语，转告张琏，琏答道："公可全生，琏难幸免，愿守此城，以死为期！"倒是个硬汉。重威道："粮食早尽，兵皆枵腹，看来是不能不降了！汉主谓一体赦免，谅不欺人，请君勿虑！"琏又道："恐怕未必。"重威道："我再遣次子弘琏，前去请求，能得一朝廷赦书，大家好安心出降了。"琏方才允诺，弘琏即出往汉营。过了半日，持到汉主手谕，许琏归国，重威乃复遣判官王敏，先送谢表，旋即素服出降，拜谒汉主。汉主赐还衣冠，仍授检校太师，守官太傅，兼中书令。大家随汉主入城，城内已饿殍载道，满目萧条。辽将张琏，亦来拜见，汉主忽瞋目道："全城兵民，为汝一人，害得这般凄惨，汝可知罪否？"琏不意有此一诘，一时转无从措词。汉主便令推出斩首，复捕斩弁目数十人，天子无戏言，奈何背约！惟什长以下，放还幽州。辽众无从报怨，将出汉境大掠而去。枢密使郭威入帐，与汉主附耳数语，汉主即令他会同王章，按录重威部下诸亲将，一并拿下，悉数处斩。又将重威私资，及僚属家产，抄没充公，分赐战士。重威似刀剜肉，无从呼吁，只好与妻孥相对，暗地流涕罢了。还是小事，请看后来。

汉主住邺数日，下令还都，留高行周为邺都留守，充天雄军节度使。行周固辞，汉主语苏逢吉道："想是为着慕容彦超了，我当命他徙镇泰宁军，卿可为我谕意。"逢吉转谕行周，行周乃受命留邺。汉主且晋封行周为临清王，即命杜重威随驾还都。既归大梁，加封重威为楚国公，重威平时出入，路人辄旁掷瓦砾，且掷且詈。亏得他脸皮素厚，还是禁受得起，但威风已尽扫地了。所有宋州一缺，不愿再任重威，但令史弘肇兼镇，毋庸细表。看似闲文，实补前回未了之文。

且说汉主刘知远原籍，本属沙陀部落，知远以自己姓刘，改国号汉，强引西汉高祖，东汉光武帝，作为远祖。当尊汉高祖为太祖，光武帝为世祖，立庙祭享，历世不祧。高祖湍尊为文祖，妣李氏为明贞皇后，曾祖昂为德祖，妣杨氏为恭惠皇后，祖僎为翼祖，妣李氏为昭穆皇后，父琠为显祖，母安氏为章懿皇后，共立四庙，与汉高祖、光武帝并列，合成六庙。命太常卿张昭，厘定六庙乐章舞名。知远以邺都告平，入庙告祖，所有订定乐舞，概令举行，真个是和声鸣盛，肃祀明禋。

不料皇子开封尹承训，自助祭后，感冒风寒，逐日加剧。汉主因承训孝友忠厚，明达政事，格外留心看护，多方医治。怎奈区区药物，不能挽回造化，竟于天福十二年十二月中，悠然而逝，年止二十六。汉主在太平宫举哀，哭得涕泗滂沱，几致晕去。经左右极力劝慰，勉强收泪，亲视棺殓，追封魏王，送归太原安葬。此子若存，刘氏不至遽亡。嗣是常带悲容，少乐多忧，一代

枭雄，又将谢世。

蹉跎过了残年，便是元旦，汉主因身躯未适，不受朝贺，自在宫中调养。转眼间已过四天，病体少痊，乃出宫视朝，改天福十三年为乾祐元年，颁诏大赦。越数日，易名为暠，晋封冯道为齐国公，兼官太师。兵部递上奏牍，报称凤翔节度使侯益，与晋昌节度使赵匡赞，叛国降蜀，蟠踞关中，请速派将往讨云云。汉主闻变，即命右卫大将军王景崇，将军齐藏珍，调集禁兵数千，往略关西。

原来蜀主孟昶，嗣知祥位，除去强臣李仁罕、张业，国内太平，十年无事。辽主灭晋，晋雄武节度使何重建，举秦、成、阶三州降蜀。见三十七回。蜀主昶遂欲吞并关中。遣山南西道节度使孙汉韶等，攻下凤州。适晋昌军节度使赵匡赞，闻杜重威得罪，恐自己亦未必保全，索性向蜀投降，别图富贵。遂派人奉表蜀主，乞遣兵援应长安，即晋昌军。兼略凤翔。蜀主甚喜，即命中书令张虔钊，为北面行营招讨安抚使，宣徽使韩保贞为都虞侯，率兵五万，道出散关。又饬何重建为副使，领部众出陇州，与张虔钊等会师。同趋凤翔。一面令都虞侯李廷珪，统兵二万出子午谷，为长安声援。

凤翔节度使侯益，接得侦报，知蜀主大举入侵，惊慌得了不得，正拟拜表告急，忽来了雄武军弁吴崇恽，递入何重建手书，并附蜀枢密使王处回招降文，内容大意，无非是晓示利害，劝益归蜀。益恐待援不及，不如依书乞降，免得惊惶。遂缴出地图兵籍，使吴崇恽带还，附表请平定关中，且贻书赵匡赞，约为犄角，互相帮扶。偏赵匡赞狐疑未定，复听了判官李恕，仍然上表汉廷，自请入朝。东倒西歪，比墙头草且勿如。

这李恕本是赵延寿幕僚，延寿令佐匡赞，为晋昌军节度判官，当匡赞降蜀时，恕已出言谏阻，匡赞不从，至是复极谏道："燕王入胡，本非所愿，今汉家新得天下，方务招怀，若谢罪归朝，必能保全爵禄，入蜀恐非良策哩。蹄涔不容尺鲤，愿公三思，毋贻后悔！"匡赞听了，很觉有理。因遣恕入朝谢罪，情愿面觐汉主，听受处分。汉主问恕道："匡赞何故附蜀？"恕答道："匡赞以身受虏官、父在虏廷，恐陛下未肯俯谅，所以附蜀求生。臣一再谏诤，谓国家必应存抚，匡赞亦自知悔悟，故遣臣来祈哀！"汉主道："匡赞父子，本吾故交，不幸陷虏。今延寿方坠槛阱，我何忍再害匡赞呢？汝可返报匡赞，不必多疑，尽可来朝！"恕拜谢而去。

嗣得侯益表章，也与匡赞一般见解，谢罪请朝。时王景崇尚未启行，汉主召入卧内，密谕景崇道："赵匡赞、侯益，虽俱来请朝，未知他有无诡计，汝率兵西去，当密观动静！他若真心入朝，不必过问，倘或迁延观望，汝可便宜从事，勿堕狡谋！"景崇应声遵旨，即日启行，西赴长安。

赵匡赞恐蜀兵驰至，转难脱身，不待李恕返报，便离长安，趋入大梁。途次与李恕接着，得知汉主谕言，益放心前行。复与景崇晤谈，景崇亦让他过去，自率兵径诣长安。才入长安城中，军报已陆续到来，统说蜀兵已入秦州，就要来攻长安。景崇因随兵不多，恐未足敌蜀，忙发本道兵马，及赵匡赞牙兵千余人，同拒蜀人。又虑匡赞牙兵，或有叛亡等情，意欲黥字面中，使不得逞。当下与齐藏珍商议，藏珍尚不甚赞成，那牙兵将校赵思绾，已入请黥面，为部兵倡。景崇当然心喜。藏珍待思绾退出，私语景崇道："思绾面带杀气，恐非良将，况黥面命令，尚未发出，他即先来面请。越是谄谀，越是狡诈，此人万不可恃，速除为宜！"甚是，甚是。景崇摇首道："无罪杀人，如何服众！"遂不从藏珍计议，自督兵往堵蜀军。

蜀将张廷珪，正自子午谷出师，探得匡赞入朝音信，便欲引归。不意景崇突至，险些儿措手不及，仓猝对敌，已被景崇麾兵入阵，冲破中坚，没奈何且战且行，奔回至十里外，才免追袭。手下兵士，已伤亡至数千名，懊丧而去。侯益闻景崇得胜，廷珪败还，自然顺风使帆，决计拒蜀。蜀帅张虔钊行至宝鸡，略悉侯益反复情形，便与诸将会商。或主进，或主退，弄得虔钊无可解决，只好按兵暂住。忽闻汉将王景崇，召集凤翔、陇、邠、泾、鄜、坊各兵，纷纷前来，吓得魂不附体，急忙引兵夜遁。及景崇追到散关，蜀

兵已奔入关中，只剩得后队四百人，被景崇一鼓掳归。

景崇两次告捷，朝命景崇兼凤翔巡检使，因即引兵至凤翔。侯益开门迎入，与景崇谈入朝事，语带支吾。景崇未免动疑，即派部军分守诸门，再伺侯益行止。蓦然间接到朝旨，御驾升遐，皇次子承祐即皇帝位，不由得心下一动，倒有些踌躇起来。小子且慢叙景崇意见，先将汉主临崩大略，演述出来。顺事叙入，而文法独奇。

汉主刘知远，自长子承训殁后，感伤成疾，屡患不豫。亏得参苓补品，逐日服饵，才支撑了一两月。乾祐元年正月终旬，病体加重，服药无灵，乃召宰相苏逢吉，枢密使杨邠、郭威，入受顾命。还有都指挥使史弘肇，虽命他兼镇宋州，却是在都遥制，所以亦得奉召。四大臣同入御寝，见汉主病已大渐，俱作愁容，汉主顾谕道："人生总有一死，死亦何惧？但承训已殁，承祐依次当立，朕虑他幼弱，后事一切，不得不嘱托诸卿！"四人齐声道："敢不效力！"汉主又长叹道："眼前国事，尚无甚危险，但须善防杜重威！"说到威字，喉中如有物梗住，不能出声。四人慌忙趋退，请后妃皇子等送终。

未几即发哀声，当由苏逢吉趋入道："且慢！且慢举哀！皇帝有要旨传下，须立刻办了，方可发丧。"后妃等未识何因，只因逢吉身任首相，且是顾命中第一个大臣，料他必有要图。当即停住了哀，令他出办。逢吉退出，见杨邠、郭威等，已拟好诏敕，即饬侍卫带领禁军，往拿杜重威及重威子弘璋、弘琏、弘璲。重威在私第中，安然坐着，毫不预防，至禁军入门，仓皇接诏，甫经下跪，那冠带已被禁军褫去。且听侍卫宣诏道：

杜重威犹贮祸心，未悛逆节，枭首不改，虺性难驯。昨朕小有不安，罢朝数日，而重威父子，潜肆凶言，怨谤大朝，煽惑小辈。今则显有陈告，备验奸期，既负深恩，须置极法。其杜重威父子，并令处斩，所有晋朝公主及外亲族，一切如常，仍与供给，特谕。

重威听罢，魂飞天外，急得带哭带辩。偏侍卫绝不留情，即令禁军缚住重威，并将他三子拿下，一并牵出，连他妻室宋国公主，都不使诀别。匆匆驱至市曹，已有监刑官待着，指麾两旁刽子手，趋至重威父子身旁，拔出光芒闪闪的刀儿，剁将过去。只听得有三四声，重威父子的头颅，皆已堕落。父子同时入冥府，未始非天伦乐事。遗骸陈设通衢，都人士在旁聚观，统激起一腔义愤，或诟骂，或蹴击，连军吏都禁遏不住，霎时间成为肉泥，几无从辨认了。该有此报，但至此始见伏法，已不免为失刑。

重威既诛，方为故主发丧。并传出遗制，封皇子承祐为周王，即日嗣位，朝见百官，然后举哀成服。先是汉主刘知远欲改年号，宰臣进拟乾和二字。御笔改为乾祐，适与嗣主名相同，当时目为预征，所以后来沿称乾祐，不复改元。太常卿张昭，拟上先帝谥法，称为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庙号高祖，嗣葬睿陵。统计刘知远称帝，未满一年，不过时已易岁，历史上算做二年，享年五十四岁。

承祐既立，尊母李氏为皇太后，颁诏大赦，号令四方。关中接得诏书，王景崇踌躇未定，便是为处置侯益的问题，侯益非常狡黠，为景崇所疑。或劝景崇杀益，景崇叹道："先帝原许我便宜行事，但谕出机密，恐嗣皇帝未曾闻知，我若杀益，转近专擅。况赦文已下，更觉难行，我只好密奏朝廷，再作计较。"主见已定，便草密疏奏请，疏未缮发，那侯益已私离凤翔，星夜入都去了。景崇不禁大悔，甚至自诟不休。

这侯益却是机变，一入都门，便诣阙求见。嗣主承祐，问他何故引入蜀军？益并不慌忙，反从容答道："蜀兵屡寇西陲，臣意欲诱他入境，为聚歼计。"承祐不由地嗤了一声，令益退出。似乎有些识见。益见嗣主形态，倒也自危，幸喜家资富厚，好仗那黄白物，运动相臣。金银是人人喜欢，宰相以下，得了他的好处，哪有不替他说项。你吹嘘，我称扬，究竟承祐年未弱冠，也道是前日错疑，即授益为开封尹，兼中书令。益又贿通史弘肇等，谗构景崇，说他如何专恣，如何骄横。承祐不得不信，派供奉官王益至凤翔，征赵匡赞牙兵诣阙。

赵思绾很是不安，复由景崇激他数语，越

觉心慌，既随王益启行，到了半途，语同党常彦卿道："小太尉已落人手，我等若至京师，自投死路，奈何奈何！"小太尉指赵匡赞。彦卿道："临机应变，自有方法，愿勿再言！"

越日行抵长安，长安已改号永兴军。节度副使安友规，巡检使乔守温，出迎王益，置酒客亭。思绾入请道："部下军士，已在城东安驻，惟将士家属，多在城中，意欲暂时入城，挈眷出宿城东。"友规不知是计，且见思绾并无铠仗，乐得做个人情，应允下去，思绾便引弁目驰入西门。适有州校坐守门侧，腰剑下悬，为思绾所注目。突然趋进，顺手夺剑，挺刃一挥，剁落州校头颅。州校真是枉死。当下顾令党羽，一齐动手。急切里无从得械，便向附近觅得白梃，左横右扫，击死门吏十余人，遂把城门阖住。自入府署劈开武库，取出甲仗，分给部众，把守各门。友规等在外闻变，惊惶失措，不待饮毕，便已溜去。朝使王益，也逃之夭夭，不知去向。思绾据住城池，募集城中少年，得四千余人，缮城隍，葺楼堞，才经十日，守具皆备。王景崇不知声讨，反讽凤翔吏民上表，请令自己知军府事。正是：

功业未成先跋扈，嫌疑才启即猖狂。

欲知汉廷如何处置，容至下回说明。

汉主刘知远，杀张琏而赦杜重威，赏罚不明，无逾于此。琏不过一虏将耳，既已请降，抚之可也，纵之可也。诱使降顺，突令处斩，是为不信，是为不仁。重威引虏亡晋，罪已难逃；况复叛复靡常，负恶益甚，不杀果胡为者？彼侯益、赵匡赞之忽叛忽服，亦无非藐视汉威，同儿戏耳。迨知远已殂，始由苏逢吉等捏称遗诏，捕诛重威。所颁诏文，实是无端架诬，不足为重威罪。罪可杀而杀非其道，犹之失刑也。前过宽，后过暴，何怪三叛之又复连兵乎。

第四十二回
智郭威抵掌谈兵　勇刘词从容破敌

却说王景崇暗讽吏民，代求节钺，汉主承祐，与群臣会议，都料是景崇诡计，不肯允行。别徙邠州节度使王守恩，为永兴节度使，陕州节度使赵晖，为凤翔节度使，调景崇为邠州留后，令即赴镇。景崇迁延观望，不肯遽行。那时又突出一个叛臣，竟勾通永兴、凤翔两镇，谋据中原。这人为谁？就是河中节度使李守贞。守贞为三叛之首，故特提一笔。

守贞与重威为故交，重威诛死，也未免兔死狐悲。默思汉室新造，嗣君才立，朝中执政，统是后进，没一个可与比伦，不若乘时图变，倒可转祸为福。遂潜纳亡命，暗养死士，治城堑，缮甲兵，昼夜不息。参军赵修己，颇通术数，守贞召与密议。修己谓时命不可妄动，再三劝阻，守贞半信半疑。修己辞职归田，忽有游僧总伦，入谒守贞，托言望气前来，称守贞为真主。守贞大喜，尊为国师，日思发难。一日召集将佐，置酒大会，畅饮了好几杯，起座取弓。遥指一虎舐掌图，顾语将佐道："我将来若得大福，当射中虎舌。"说着，即张弓搭箭，向图射去，飕的一声，好似箭镞生眼，不偏不倚，正在虎舌中插住。将佐同声喝采，统离座拜贺。守贞益觉自豪，与将佐入席再饮，抵掌而谈，自鸣得意。将佐乐得面谀，益令守贞手舞足蹈，乐不可支。饮至夜静更阑，方才散席。

未几有使人自长安来，递上文书。经守贞启视，乃是赵思绾的劝进表，不由得心花怒开，使人复献上御衣，光辉灿烂，藻锦氤氲。守贞到了此时，是喜欢极了，略问来使数语，令左右厚礼款待，阅数日才命归报，结作爪牙。自是反谋益决，妄言天人相应，僭号秦王。遣使册思绾为节度使，令仍称永兴军为晋昌军。

同州节度使张彦威，因与河中相近，诇知守贞所为，时常戒备，且密表请师。汉廷派滑州指挥使罗金山，率领部曲，助戍同州。因此守贞起事，同州得以无恐。守贞遣骁将王继勋，出兵据潼关。军报驰入大梁，汉主乃命澶州节度使郭从义，充永兴军行营都部署，与客省使王峻，率兵讨赵思绾；邠州节度使白文珂，为河中行营都部署，率兵讨李守贞。继复派出夔州指挥使尚洪迁，为永兴行营都虞侯，阆州防御使刘词，为河中行营都虞侯。

各军同时西行，独尚洪迁恃勇前驱，趋至长安城下。赵思绾正养足锐气，专待官军对仗，遥望洪迁前来，立即麾众杀出，与洪迁交锋。洪迁尚未列阵，思绾已经杀到，主客异形，劳逸异势，就使洪迁骁悍过人，至此亦旗靡辙乱，禁遏不住。勉强招架，终究是不能支撑，看看士卒多伤，便麾兵退先，自率亲军断后，且战且行。思绾力追不舍。恼动了洪迁血性，拚死力斗，才把思绾击退。但洪迁身上，已受了数十创，回至大营，呕血不止，过了一宵，便即捐生。写洪迁阵亡情状，又另是一种写法。

郭从义、王峻二人，因洪迁战死，未免畏缩，敛兵不进。峻与从义，又两不相容，越觉得你推我诿，延宕不前。汉廷再遣泽潞节度使常恩，领兵援应，可巧郭从义也分兵往迎，两下会师，总算克复了一座潼关，由常恩屯兵守着。河中行营都部署白文珂，逗留同州，未尝进兵，新授凤翔节度使赵晖，到了咸阳，部署兵士，一时也不能急进。汉主承祐，颇以为忧，特派枢密使郭威为西面军前招谕安抚使，所有河中、永兴、凤翔诸军，悉归郭威节制。

威奉命将行，先诣太师冯道处问策，冯道徐语道："守贞宿将，自谓功高望重，必能约束士卒，令他归附。公去后，若勿爱官物，尽赐兵吏，势必众情倾向，无不乐从，守贞自无能为了！"威谢教即行，承制传檄，调集各道兵马，前

来会师。并促令白文珂趋河中，赵晖趋凤翔。晖已探得王景崇降蜀，并通李守贞，连表奏闻，有诏命郭威兼讨景崇。威乃与诸将会议军情，熟权缓急，诸将拟先攻长安、凤翔。时华州节度使扈彦珂，亦奉调从军，独在旁献议道："今三叛连兵，推守贞为主，守贞灭亡，两镇自然胆落，一战可下了。古人有言，擒贼先擒王，不取首逆，先攻王、赵，已属非计。况河中路近，长安、凤翔皆路远，攻远舍近，倘王、赵拒我前锋，守贞袭我后路，岂非是一危道么！"诚然！诚然！威待他说毕，连声称善，乃决分三道攻河中，白文珂及刘词自同州进，常恩自潼关进，自率部众从陕州进。沿途所经，与士卒同甘苦，小功必赏，微过不责，士卒有疾，辄亲自抚视，属吏无论贤愚，有所陈请，均和颜悦色，虚心听从。虽由冯道处得来秘诀，但亦能得法意外。因此人人喜欢，个个欢腾。

守贞初闻郭威统兵，毫不在意，且因禁军尝从麾下，曾受恩施，若一到城下，可坐待倒戈，不战自服。那知三路汉兵，陆续趋集，统是扬旗伐鼓，耀武扬威。郭威所带的随军，尤觉得气盛无前，野心勃勃。当下已有三分惧色，凭城俯瞩，见有认识军将，便呼与叙旧。未曾发言，已听得一片哗声，统叫自己为叛贼，几乎无地自容，转思木已成舟，悔恨无益，只得提起精神，督众拒守。郭威竖栅城西，白文珂竖栅河西，常恩竖栅城南。威见恩立营不整，又见他无将领才，遣令归镇，自分兵驻扎南城。诸将竞请急攻，威摇首道："守贞系前朝宿将，健斗好施，屡立战功。况城临大河，楼堞完固，万难急拔。且彼据高临下，势若建瓴，我军仰首攻城，非常危险，譬如驱士卒投汤火，九死一生，有何益处？从来勇有盛衰，攻有缓急，时有可否，事有后先。不若且设长围，以守为战，使他飞走路绝，我洗兵牧马，坐食转饷，温饱有余。城中乏食，公私皆竭，然后设梯冲，飞书檄，且攻且抚。我料城中将士，志在逃生，父子且不相保，况乌合之众呢！"一番大议论，确有特见。诸将道："长安、凤翔，与守贞联结，必来相救，倘或内外夹攻，如何是好？"威微笑道："尽可放心，思绾、景崇，徒凭血气，不识军谋，况有郭从义等在长安，赵晖往凤翔，已足牵制两人。不必再虑了！"成算在胸。乃发诸州民夫二万余人，使白文珂督领，四面掘长壕，筑连垒，列队伍，环城围住。越数日，见城上守兵，尚无变志，威又语诸将道："守贞前畏高祖，不敢嚣张；今见我辈崛起太原，事功未著，有轻我心，故敢造反；我正宜守静示弱，慢慢儿地制伏呢。"遂命将吏偃旗息鼓，闭垒不出。但沿河遍设火铺，延长至数十里，命部兵更番巡守。又遣水军舣舟河滨，日夕防备，水陆扼住。遇有间谍，无不捕获，于是守贞计无所出，只好驱兵突围一法。偏郭威早已料着，但遇守兵出来，便命各军截击，不使一人一骑，突过长围，所以守贞兵士，屡出屡败，屡败屡还。守贞又遣使赍着蜡书，分头求救，南求唐，西求蜀，北求辽，均被汉营逻卒，掩捕而去。城中益穷蹙无计，渐渐的粮食将尽，不能久持，急得守贞日蹙愁眉，窘急万状。国师总伦，时常在侧，守贞当然加诘。总伦道："大王当为天子，人不能夺，惟现在分野有灾，须待磨灭将尽，单剩得一人一骑，方是大王鹊起的时光哩。"真是呆话。守贞尚以为然，待遇如初。利令智昏，一至于此。

王景崇据住凤翔，既与守贞勾通，受他封爵，便杀死侯益家属七十余人，只有一子仁矩，曾为天平行事司马，在外得免。仁矩子延广，尚在襁褓，乳母刘氏，易以己子，抱延广潜逃，乞食至大梁。狡如侯益，不期得此乳母。侯益大恸，哀请朝廷诛叛复仇。汉主传诏军前，促攻凤翔。

赵晖时已进攻，与景崇相持，忽闻蜀兵来援景崇，已至散关。当即派遣都监李彦从，潜师袭击，杀退蜀兵，且乘势夺取凤翔西关。景崇退守大城，晖屡用羸兵诱战，不见景崇出师。乃别设一计，暗令千余人绕出南山，伪效蜀装，张着蜀旗，从南山趋下。又命围城军士，佯作慌张，哗称蜀兵大至。景崇本已遣子德让，诣蜀乞援，眼巴巴地望着好音，一闻蜀兵到来，还辨甚么真假，即派兵数千往迎。出城未及里许，蓦闻号炮声响，晖军四面攒集，把数千凤翔兵围住，凤翔兵士，方知中伏，可怜进退无路，统被晖军杀尽。晖颇能军。景崇闻报，徒落得垂头丧气，懊悔

不及，自是不敢轻出。

那蜀主孟昶，果遣山南西道节度使安思谦，率兵救凤翔，另派雄武节度使韩保贞，引兵出汧阳，牵制汉军。景崇子德让，先行人报，景崇才令部将李彦舜等，出迓蜀兵。赵晖得蜀兵来信，亟分兵遏守宝鸡。蜀将申贵，为思谦前驱，用诱敌计来诱汉兵。汉兵已入宝鸡城内，见蜀兵稀少，出城追赶，遇伏败还，不意城内已被蜀兵掩入。竟将宝鸡夺去。幸赵晖先事预防，恐宝鸡戍兵，不足敌蜀，更派精兵五千人援应。途中遇着败军，两下会合，复将宝鸡夺还。思谦引军至渭水，经申贵还报，始知先胜后挫。再欲进攻，因探得宝鸡有备，料一时不能攻下，遂语大众道："敌势尚强，我军粮少，未便与他久持，不若暂退，再作后图。"实是怯懦。乃退屯凤州，寻归兴元。

王景崇闻蜀兵退归，再遣使向蜀告急，蜀臣多不愿发兵。经景崇再三表请，始由蜀主下令，仍命安思谦出援。思谦请先运粮四十万斛，方可出境，蜀主太息道："思谦未曾出兵，先来索粮，意已可知，岂肯为朕进取？朕且拨粮颁给，看他愿出兵否？"乃发兴州、兴元米数万斛，交与思谦，思谦始自兴元出凤州，再由凤州进散关，另派部将申贵、高彦俦等，击破汉箭筈、安都诸寨。宝鸡戍卒，出截玉女津，也为蜀兵所败，仍然退归。思谦进驻模壁，韩保贞也出新关，同至陇州会齐，将攻宝鸡。赵晖再欲分军接应，因怕势分力弱，反为景崇所乘，乃饬宝鸡兵吏，严守城池，不得妄动。一面移文至河中，向郭威乞师。

威正欲破灭李守贞，适值南唐起兵，来援河中，不得不分师邀击，暂缓攻城。守贞幕下，有游客二人，一是狂士舒元，一是道士杨讷，二人见守贞围困，特扮作平民，出城南向，求救唐廷。舒元易姓为朱，杨讷易姓名为李平，好容易混出重围，奔至金陵，吁请救急。唐主璟犹豫未决，谏议大夫查文徽，兵部侍郎魏岑，怂恿唐主出师，唐主因命北面行营招讨使李金全出救河中，以清淮节度使刘彦贞为副，文徽为监军使，岑为沿淮巡检使，相偕俱出，同至沂州。

金全令部众暂憩，遣探骑侦察驻营，再定行止。探骑去了多时，至午未回，营中已备好午餐，一齐会食。那探骑入帐通报道："距此地十数里外，有一长涧，涧北有汉兵驻守，不过数百人，且甚羸弱，请急击勿失！"金全不待说毕，厉声叱退，仍然安坐食饭。诸将莫名其妙，待至大众食毕，都至金全面前，请即出战。金全又厉声道："敢言出战者斩！"两层写来，事奇笔亦奇。诸将默然退出，免不得交头接耳，私谤金全。待至夕阳西下，暮色苍茫，金全又下令道："营内队伍，须要整齐，各军器械，不得抛离。大家守住营门，毋得妄动，违令立斩！"又作一层疑案。诸将越加疑心，但军令如山，不敢不遵，只好依言备办。

蓦听得鼓声大震，四面八方，有兵掩至，统到营门前呐喊，几不知有多少人马。金全营内，但守住营壁，无人出战，那来兵喧嚷多时，恰也不闻进攻，四散而去。到了起更，已寂静无声，方奉金全命令，造饭会食。

金全问诸将道："汝等试想，午后可出战么？"诸将始齐声道："大帅料敌如神，幸免危祸，但究竟从何料着？"金全微笑道："兵法有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汉帅系是郭威，号称能军，难道我军远来，彼尚未能侦悉么？涧北设着羸兵，明明是诱我过涧，堕他伏中，我军至暮不出，伏兵无用，当然前来鼓噪，乱我军心，待见我壁垒森严，无隙可乘，不得已知难而退，明眼人何难预料呢！"诸将方才拜服。

金全一驻数日，复探得汉垒严密，料知河中必危，便语诸将道："郭威为帅，守贞断难幸免，我等进援，有损无益，不如退师为是。"查文徽、魏岑等，前时乘兴而来，至此也兴尽欲返，即拔营退驻海州。且遣使入奏唐主，详陈一切情形，唐主复贻汉书，婉谢前失，请仍通商旅，并乞赦李守贞。

汉廷置诸不答，但闻赵晖情急，饬郭威设法往援。威计却唐兵，亲督兵往援赵晖，行抵华州，接晖来文，谓蜀兵食尽退去，因即折回。途次过了残腊，便是乾祐二年，白文珂闻郭威将至，引兵往迎，河中行营，只留都指挥使刘词，主持一切。

先是郭威西行，曾戒白文珂、刘词道："贼不能突围，迟早难逃我手，若彼突出，我等且功败垂成，成败关键，全在此举。我看贼中骁锐，尽在城西，我去必来突围，汝等需要严防，切切毋忽！"白文珂、刘词两人，依着威言，日夕注意，守兵也不敢出来。到了文珂迎威，城中已经探悉，潜遣人夜缒出城，沽酒村墅，任人赊欠。逻骑多半嗜酒，见了这杯中物，不禁垂涎，况又是不需现钱，乐得畅饮数杯。你也饮，我也饮，饮得酩酊大醉，统向营中睡熟，不复巡逻。杯中物误人甚大，故酒色财气中列为第一。刘词恰也小心，惟这一着未尝预防，险些儿堕他狡计。

一夕已经三鼓，词觉有倦意，和衣假寐，正要朦胧睡去，忽闻栅外有鼓噪声，欻然惊起，趋出寝所，向外一望，已是火势炎炎，光明如昼，部兵东张西望，不知所为。词故意镇定，绝不变色，且下令道："区区小盗，怕他甚么！"遂率众堵御，冒烟而出。客省使阎晋卿道："贼甲皆黄，为火所照，容易辨认，惟众无斗志，颇觉可忧！"裨将李韬朗声道："无事食君禄，有急可不死斗么！我愿当先，诸将士快随我来！"说至此，即援矟先进，大众也趁势随上。俗语说得好，一夫拚命，万夫莫当，况经李韬一言，激动众愤，就使火势燎原，一些儿没有怕惧，只管向前奋击，河中兵相率辟易。为首骁将王继勋，勇敢善斗，至此也杀得大败，身受重伤，逃入城中。手中剩得百余骑，踉跄随回，余众皆死。

刘词方收军入栅，扑灭余火，夤夜修补，次日仍壁垒一新。待郭威到来，词出迎马首，向威请罪。威欣然道："我正愁此一着，非兄健斗，几为虏笑，今幸破贼，贼技已穷，可无他虑了。"至入栅后，厚赏刘词及李韬，将士等亦各给财帛。惟严申酒禁，非俟破城犒宴，不准私饮。爱将李审，首犯军令，饮酒少许，威察得情迹，召审入诘道："汝为我帐下亲将，敢违我令，若非加刑，何以示众！"遂喝令左右，推审出辕，斩首示众。小子有诗赞道：

用威用爱两无私，便是诸军用命时。

莫怪将来成帝业，尧山兵法本来奇。郭威尧山人，见下。

李审就诛，全营股栗，嗣是令出必行，成功就在目前了。欲知河中克复情形，请看官续阅下回。

三叛连兵，首发难者为赵思绾，继以李守贞、王景崇。似乎思绾之罪为最大，而守贞次之，景崇又次之，实则不然。守贞背晋降虏，罪与杜重威相同，倘有明王，早已不赦。乃幸得免死，仍予旌节，复敢效重威故智，再生叛乱，罪恶至此，死有余辜。景崇受命讨叛，反自为叛，春秋之戮，宁能后诸！赵思绾一狂暴徒耳，若非守贞、景崇之为逆，一将平之足矣。故本回叙事，于河中为最详，次凤翔，次长安，而于郭威之首攻河中，赵晖之分攻凤翔，亦具有褒词，一褒一贬，笔下固自有阳秋也。

第四十三回
覆叛巢智全符氏女　投火窟悔拒汉家军

却说河中叛帅李守贞，被围逾年，城中粮食已尽，十死五六，眼见是把守不住。左思右想，除突围外无他策。乃出敢死士五千余人，分作五路，突攻长围的西北隅。郭威遣都监吴虔裕，引兵横击，把河中军扫将过去，五路俱纷纷败走，多半伤亡。越数日又有守兵出来突围，陷入伏中，统将魏延朗、郑宾，俱为汉兵所擒。威不加杀戮，好言抚慰，魏、郑二人，大喜投诚。因即令他作书，射入城中，招谕副使周光逊，及骁将王继勋、聂知遇。光逊等知不可为，亦率千余人出降。嗣是城中将士，陆续出来，统向汉营归命。郭威乃下令各军，分道进攻，各军闻命，当然踊跃争先，巴不得一鼓就下。怎奈城高堑阔，一时尚攻他不进，因此一攻一守，又迁延了一两月。想是守贞命数中，尚有一两月可延。

可巧郭从义、王峻，报称赵思绾已有降意，惟此人不除，终为后患，应该如何处置，听命发落。郭威令他便宜行事。于是首先发难的赵思绾，也首先伏诛。思绾为郭从义、王峻所围，苦守经年，曾遣子怀义，诣蜀乞援。蜀兵尚未能到河中，怎能入援长安？援绝犹可，最苦粮空。思绾本喜食人肝，尝亲自持刀，剖肝作脍，脍已食尽，人尚未死。又好取人胆作下酒物，且饮且语道："吞人胆至一千，便胆气无敌了。"至城中食尽，即掠妇女幼稚，充作军粮。糜肉饲兵，自己吞食肝胆，权代饭餐。有时且用人犒军，计数分给，如屠羊豕一般。可怜城中冤气冲天，镇日里笼着黑雾，不论晴雨，统是这般。郭从义乃使人诱降。

先是思绾少时，求为左骁卫上将军李肃仆从，肃适致仕，谢绝不纳。肃妻张氏，系梁、晋两朝元老张全义女，具有远识，特问肃何故不纳思绾？肃慨然道："是人目乱语诞，他日必为叛贼！"张氏道："妾意亦然，但君今拒绝，他必挟恨无穷，一旦逞志，必遭报复，我家恐无遗类。不若厚赠金帛，遣令图生！"肃如言召入思绾，馈赠多金，思绾拜谢而去。

后来入据长安，正值李肃闲居城中，思绾即往谒见，拜伏如故。肃惊起避席，禁不住思绾勇力，将肃捺入座中，定要肃完全受拜，且尊呼肃为恩公。肃勉强敷衍，心中委实难过，及思绾退出，急入语张夫人道："我说是人必叛，今果闯乱，复来见我，我且受污，奈何！"张氏道："何不劝他归国！"肃又道："他已势成骑虎，怎肯遽下，我若劝他，反惹他疑心，自招屠戮了。"张氏道："长安虽固，料他必不能久据。他若舍此而去，不必说了，否则官军来攻，总有危急这一日，那时容易进言，自无他患。"肃也以为然，暂且纾忧。

思绾屡遣人送奉珍馐，加以裘帛，肃不好峻拒，又不便接受，百端为难。自思将来多凶少吉，不如图个自尽，免致株连，因觅得毒药，即欲服下。亏得张氏预先觉察，将药夺去，始得免死。及长安围急，日食人肉，张氏复语肃道："今日正可入府劝降。幸勿再延！"相时知机，好一个贤智妇人。肃乃往见思绾，思绾倒屣相迎，推肃上坐，便开口问道："恩公前来，想是怜念思绾，设法解围，愿乞明教！"肃答道："公本与国家无嫌，不过因惧罪起见，据城固守。今国家三道用兵，均未成功，公若乘此变计，幡然归顺，料朝廷必然喜悦，保公富贵，为二镇劝。公试自思，坐而待毙，亦何若出面全身呢！"思绾道："倘朝廷不容我归顺，岂不是欲巧反拙！"肃又道："这可无虑，包管在我手中。我虽致仕，朝廷未尝不知，若由公表明诚意，再附我一疏，为公洗释前愆，当无有不允了！"

思绾尚未能决，判官程让能，正受郭从义密书，有意出降，乘着李肃进言时，也即人劝，熟陈祸福。思绾乃即令让能起草，撰成二表，一表是由肃出名，一表是思绾出名，遣使诣阙。待过旬余，得去使返报，知朝廷已允赦宥，且调任他镇，思绾大喜。未几即有诏敕颁到行营，授思绾检校太保，调任华州留后，当由郭从义传入城中，令思绾出城受诏。思绾释甲出城，拜受朝命，遂与郭从义面约行期，指日往华州任事。从义允诺，许令还城整装，惟派兵随入，守住南门。思绾迟留未发，托言行装未整，改易行期，至再至三。从义乃与王峻商议道："狼子野心，终不可用，不如早除，杜绝后患！"王峻不甚赞成，但言须禀命郭威。便是两不相容之故。

从义因遣人至河中行营，请除思绾。既得威诺，即与王峻按辔入城，陈列步骑，直至府署。遣人召思绾出署道："太保登途，不遑出饯，请就此对饮一杯，便申别意。"思绾不得不从，一出署门，便被从义一声暗号，麾动军士，将他拿下。并入署搜捕家属，及都指挥常彦卿，一并牵至市曹，枭首示众。且籍没思绾家资，得二十余万贯，一半入库，一半赈饥。城中丁口，旧有十余万，至是仅遗万人。从义延入李肃，请他主持赈务，肃自然出办，两日即尽，入府销差。归家与张夫人说明，一对老夫妇，才得高枕无忧，白头偕老了。应该向阃中道谢。

思绾伏法，郭威免得兼顾，日夕督兵攻城，冲入外郭。李守贞收拾余众，退保内城，诸将请乘胜急攻，威说道："鸟穷犹啄，况一军呢！今日大功将成，譬如涸水取鱼，不必性急了。"守贞知己必死，在衙署中多积薪刍，为自焚计。迁延数日，守将已开城迎降，有人报知守贞，守贞忙纵火焚薪，举家投入火中，说时迟，那时快，官军已驰入府衙，用水沃火，应手扑灭。守贞与妻及子崇勋，已经焚死，尚有数子二女，但触烟倒地，未曾毙命。官军已检出尸骸，枭守贞首，并取将死未死的子女，献至郭威马前。

威查验守贞家属，尚缺逆子崇训一人，再命军士入府搜拿。府署外厅已毁，独内室岿然仅存。军士驰入室中，但见积尸累累，也不知谁为崇训，惟堂上坐一华妆命妇，丰采自若，绝不慌张。大众疑是木偶，趋近谛视，但听该妇呵声道："休来！休来！郭公与我父旧交，汝等怎得犯我！"好大胆识。军士更不知为何人，但因她词壮色厉，未敢上前锁拿，只好退出府门，报知郭威。威亦惊诧起来，便下马入府，亲自验明。那妇见郭威进来，方下堂相迎，亭亭下拜。威略有三分认识，又一时记忆不清，当即问明姓氏。及该妇从容说出，方且惊且喜道："汝是我世侄女，如何叫汝受累呢！我当送汝回母家。"该妇反凄然道："叛臣家属，难缓一死，蒙公盛德，贷及微躯，感恩何似！但侄女误适孽门，与叛子崇训结褵有年，崇训已经自杀，可否令侄女棺殓，作为永诀！得承曲允，来生当誓为犬马，再报隆恩！"威见该妇情状可怜，不禁心折，便令指出崇训尸首，由随军代为殓埋，该妇送丧尽哀，然后向威拜谢，辞归母家。威拨兵护送，不消细叙。惟该妇究为何人？她自说与崇训结褵，明明是崇训妻室。惟她的母家，却在兖州，兖州即泰宁军节度使魏国公符彦卿，就是该妇的父亲。画龙点睛。

先是守贞有异志，尝觅术士卜问休咎。有一术士能听声推数，判断吉凶，守贞召出全眷，各令出声，术士听一个，评一个，统不与寻常套语。挨到崇训妻符氏发言，不禁瞿然道："后当大贵，必母仪天下！"术士既知吉凶，如何专推符氏，不言守贞全家之多凶，守贞果信术士言，何不转诘崇训之可否为帝，史家所载，往往类此，本编亦依史演述云尔。守贞闻言，益觉自夸道："我媳且为天下母，我取天下，当然成功，何必再加疑虑呢！"于是决计造反。

及城破后，守贞葬身火窟。崇训独不随往，先杀家人，继欲手刃符氏。符氏走匿隐处，用帷自蔽，令崇训无从寻觅，崇训惶遽自杀，符氏乃得脱身，东归衮州。符彦卿贻书谢威，且因威有再生恩，愿令女拜威为父，威也不推辞，复称如约。惟女母对此嫠雏，说他夫家灭亡，孑身仅存，无非是神明佑护，不如削发为尼，做一个禅门弟子，聊尽天年。符氏独摇首道："死生乃是天命，无故毁形祝发，真是何苦呢？"还要去做皇后，怎肯为尼。后再嫁周世宗，果如术士所言，这且

待后再表。

且说郭威攻克河中，检阅守贞文书，所有往来信札，或与朝臣勾结，或与藩镇交通，彼此统指斥朝廷，语多悖逆。威欲援为证据，一并奏闻，秘书郎王溥进谏道："魑魅乘夜争出，见日自消，愿一概付火，俾安反侧！"保全甚多。威闻言称善，乃将河中所留文牍，尽行焚去。当即驰书奏捷。召赵修己为幕宾，掌管天文。四面搜缉伪丞相靖崊、孙愿，伪枢密使刘芮，伪国师总伦等犯，与守贞子女，分入囚车，派将士押送阙下。

汉主承祐，御明德楼，受俘馘，宣露布，百官称贺。礼毕，即命将罪犯徇行都城，悬守贞首于南市，诛各犯于西市。二叛既平，但有凤翔一城，朝夕可下。朝旨令郭威还朝，留扈彦珂镇守河中，所有华州一缺，即命刘词补任。授郭从义为永安节度使，兼加同平章事职衔。此外立功将士，封赏有差。

郭威奉诏还都，入阙朝见。汉主承祐，令威升阶，面加慰劳，亲酌御酒赐威。威跪饮尽卮，叩首谢恩。汉主又命左右取出赏物，如金帛衣服玉带鞍马等类，一一备具。威复拜辞道："臣受命期年，只克一城，何功足录！且臣统兵在外，凡镇安京师，拨运军食，统由诸大臣居中调度，使臣得灭叛诛凶，臣怎敢独膺此赐？请分赏朝廷诸大臣！"汉主承祐道："朕亦知诸大臣功勋，当有后命。此物但足赏卿，卿毋固辞！"威乃拜辞而出，翌晨威复入朝。汉主拟使威兼领方镇，威又拜辞道："杨邠位在臣上，未受茅土，臣何敢当此！且臣尝蒙陛下厚恩，忝居枢密，帷幄参谋，不能与将帅同例。史弘肇为开国功臣，夙总武事，所以兼领藩封，臣万不敢受！"汉主乃上威检校太师，兼职侍中，且加赐史弘肇、苏逢吉、苏禹珪、窦贞固、杨邠等兼职，与威略同。惟中书侍郎李涛，已早罢相，不得与赐。汉主尚欲特别赏威，威一再叩谢道："运筹建画，出自庙堂；发兵馈粮，出自藩镇；暴露战斗，出自将士。今功独归臣，再三加赏，反足使臣折福焉，愿匄余生为陛下效力，嗣有他功，再当领赏便了！"差不多似三揖三让。汉主方才罢议。

嗣因受赐诸臣，请恩赏只及亲近，不录外藩，未免重内轻外。于是再议加恩，加天雄节度使高行周为太师，山南东道节度使安审琦为太傅，泰宁即上文兖州。节度使符彦卿为太保，河东节度使刘崇兼中书令，忠武节度使刘信，天平节度使慕容彦超，平卢节度使刘铢，并兼侍中，朔方节度使冯晖，夏州节度使李彝殷，并兼中书令。义武节度使孙方简，武宁节度使刘赟，并加同平章事。他如镇州节度使武行德，凤翔节度使赵晖等，也各加封爵，不胜殚述。

赵晖围攻凤翔，已历年余，闻河中、长安，依次平安，独凤翔不下，功落人后，免不得焦急异常。遂督部众努力进攻，期在必克。王景崇困守危城，也害得智穷力竭，食尽势孤。幕客周璨，入语景崇道："公前与河中、长安，互为表里，所以坚守至今。今二镇皆平，公将何恃？蜀儿万不可靠，不如降顺汉室，尚足全生。"景崇道："我一时失策，累及君等，虽悔难追！君劝我出降，计亦甚是，但城破必死，出降亦未必不死，君独不闻赵思绾么？"璨知不可劝，退出署外。

越数日外攻益急。景崇登陴四望，见赵晖跨马往来，亲冒矢石，所有将士，无不效命，城北一隅，攻扑更是利害，不由得俯首长吁，猛然间得了一计，立即下城，召语亲将公孙辇、张思练道："我看赵晖精兵，多在城北，来日五鼓，汝二人可毁城东门，诈意示降，勿令寇入，我当与周璨带领牙兵，突出北门，攻击晖军，幸而得胜，或守或去，再作良图。万一失败，也不过一死，较诸束手待毙，似更胜一筹了。"两将唯唯听命，景崇又与周璨约定，诘旦始发，是时准备停当，专待天明。

既而城楼谯鼓，已打五更，公孙辇、张思练两人，行至东门，即令随兵纵起火来，周璨也到了府署，恭候景崇出门。不意府署中忽然火起，烧得烟焰冲天，不可向迩。璨急召牙兵救火，待至扑灭，署内已毁去一半，四面壁立，独有景崇居室，一些儿没有遗留，眼见是景崇全家，随从那祝融回禄，同往南方去了。辇与思练，正派弁目来约景崇，突然见府舍成墟，大惊失色。急忙返报，急得两将没法，只好弄假成真，毁门出

降。周璨早有降意，当然随降赵晖。晖引兵入城，检出景崇烬骨，折作数段。当即晓谕大众，禁止侵掠。立遣部吏报捷大梁，汉廷更有一番赏赐，无容细表，于是三叛俱亡。

当时另有一位大员，也坐罪屠戮，看官欲问他姓名，就是太子太傅李崧。李崧受祸的原因，与三叛不同。从前刘氏入汴，崧北去未归，所有都中宅舍，由刘知远赐给苏逢吉，逢吉既得崧第，凡宅中宿藏，及洛阳别业，悉数占有。至崧得还都，虽受命为太子太傅，仍不得给还家产。自知形迹孤危，不敢生怨，又因宅券尚存，出献逢吉。马屁拍错了。逢吉不好面斥，强颜接受。入语家人道："此宅出自特赐，何用李崧献券！难道还想卖情么？"从此与崧有嫌。崧弟屿，嗜酒无识，尝与逢吉子弟往来，酒后忘情，每怨逢吉夺他居第，逢吉闻言，衔恨益深。

翰林学士陶谷，先为崧所引用，至此却阿附逢吉，时有谤言。可巧三叛连兵，都城震动，史弘肇巡逻都中，遇有罪人，不问情迹轻重，一古脑儿置入叛案，悉数加诛。李屿仆夫葛延遇，逋负失偿，被屿杖责，积成怨隙，遂与逢吉仆李澄，同谋告变，诬屿谋叛。结怨小人，祸至灭家，但陶谷文士，以怨报德，遑论一仆！逢吉得延遇诉状，正好乘隙报怨，遂将原状递交史弘肇。且遣吏召崧至第，从容语及葛延遇事，佯为叹息。崧还道是好人，愿以幼女为托，逢吉又假意允许，不使归家，即命家人送崧入狱。

崧才识逢吉刁狡，且悔且忿道："从古以来，没有一国不亡，一人不死，我死了便休，何用这般倾陷呢！"及为吏所鞫，屿先入对簿，断断辩论。崧上堂闻声，顾语屿道："任汝舌吐莲花，也是无益，当道权豪，硬要灭我家族，毋庸哓哓了！"屿乃自诬伏罪，但说与兄弟潼仆二十人，同谋作乱，又遣人结李守贞，并召辽兵。逢吉得了供词，复改二十字为五十字，有诏诛崧及屿，兼戮亲属，无论少长，悉斩东市，葛延遇、李澄，反得受赏。都人士统为崧呼冤。小子有诗叹道：

> 遭谗诬伏愿拚生，死等鸿毛已太轻。
> 同是身亡兼族灭，何如殉晋尚留名！

欲知后事如何，且至下回续叙。

永兴围城中，有一李肃妻张氏，河中叛眷内，有一李崇训妻符氏，本回特别叙明，于军马倥偬之际，独显出两个女豪，尤足使全回生色。惟张氏以智全夫，且令叛贼出降，长安得以戡定，为家为国，共得保安，七尺须眉，对之俱有愧色矣。符氏胆识过人，智不在张氏下，但夫死不嫁，礼有明文，女母令削发为尼，实欲为女保全贞节，符氏乃不从母言，志在再醮。虽其后果为国母，而绳以礼律，毋乃犹有遗憾欤！若夫三叛之亡，咎皆自取，而李崧族灭，不无冤诬。然试问谁与亡晋，谁与降辽，而得长享富贵耶？故苏逢吉固不得杀崧，而崧之罪实无可道。都下称冤，其犹为一时之偏见也夫！

第四十四回
弟兄构衅湖上操戈　将相积嫌席间用武

却说汉主承祐，因三叛已平，内外无事，自然欣慰异常，除赏赐诸臣外，复加封吴越、荆南、湖南三镇帅。吴越王弘倧，秉性刚严，统军使胡进思，骄横不法，为弘倧所嫉视。密与指挥使何承训商议，谋逐进思，承训佯为定计，出与进思说明。进思即带领亲兵，夤夜叩宫，戎服入见。弘倧惊问何事，进思以下，语多狂悖，急得弘倧骇奔，跑入义和院，闭门避祸。进思反锁院门，矫传王命，诡言猝得疯痰，不得视事，可传位王弟弘俶等语。弘俶本出镇台州，当弘倧嗣立时，召入钱塘，赐居南邸，参相府事。进思既颁发伪敕，即召集文武大吏，至南邸迎谒弘俶。弘俶愕然道："能全我兄，方敢承命。否则宁避贤路，幸勿强迫！"进思拜手道："愿遵王言！"诸官吏亦俯伏称贺。弘俶乃入元帅府南厅，受册视事，徙故王弘倧至锦衣军，遣都头薛温率兵保护。且戒温道："此后有非常处分，均非我意，汝当死拒，不得相从。"温受命而去。

进思屡劝弘俶害兄，弘俶始终不从，且严防进思。何承训希承意旨，复请弘俶速诛进思。弘俶恨他反复无常，猝命左右拿下承训，推出斩首。杀得爽快。进思闻承训卖己，却也说是该杀，惟日虑弘倧报复，又捏称弘俶命令，饬薛温毒死弘倧。温抗声道："温受命时，未闻此言，不敢妄发！"进思复夜遣私党二人，逾垣突入，持刀前进。亏得弘倧日夜戒惧，闻声大呼，温急率众趋救，捉住二贼，剁毙庭中。诘旦面报弘俶，弘俶大惊道："保全我兄，全出汝力。"乃赏温金帛，仍令加意。进思无从下手，忧惧日积，猝然间疽发背上，呼号而死。命该如此。

弘俶仍奉汉正朔，奏达弘倧传位情形。汉主承祐，授弘俶为东南西兵马都元帅，兼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封吴越国王。未几以平乱覃恩，加授尚书令，弘倧得弘俶优待，移居东府，优游十二年，安然告终，吴越号为让王，友爱家风，足矫乱世。这是后话。同时荆南节度使高从海病殁，子保融嗣。先是汉高祖起兵太原，高从海尝遣使劝进，一面且入贡大梁，取媚辽主。至汉已定国，从海上表称贺，并求给郢州，未得俞允。从海遂潜师寇郢，被刺史尹实击退。又发水军袭襄州，也为节度使安审琦所破，败归荆南。从海两次失败，恐汉兵南讨，急向唐蜀称臣，求他援助。时人见他东奔西走，南投北降，见利即趋，见害即避，呼他为高无赖。乾祐元年，从海因与汉失和，北方商旅不通，境内贫乏，复上表汉廷，自陈悔过，愿修职贡。汉廷方虑三叛构兵，无暇诘责，乃派使臣宣抚荆南。既而从海寝疾，命三子保融判内外兵马事。从海旋殁，保融嗣知留后，告哀汉廷，汉授保融荆南节度使，同平章事。越年汉平三叛，推恩加封，命保融兼官侍中，与吴越同时颁诏。

尚有湖南节度使楚王马希广，亦得进授太尉，算是大汉隆恩。希广当然拜命，独希广兄希萼，据有朗州，也遣使至汉，表求节钺。小子于前四十回中，曾已叙明希萼为兄，希广为弟，弟承王位，兄独向隅，势不免同室操戈，想看官当已阅过。果然为时未几，即致暴裂。希广有庶弟希崇，曾为天策左司马，素性狡险，阴遗希萼书，内言指挥使刘彦瑫等，妄称遗命，废长立少。愿兄勿为所欺云云。希萼得书览毕，激动怒意，遂借奔丧为名，入探虚实。行至砆石，早被刘彦瑫闻知，请命希广遣都指挥使周廷海，带着水军，往迎希萼。两下会着，由廷海逼他释甲，然后导入。希萼见廷海军容，不敢不屈意相从，卸甲改装，随廷海入国城，成服丧次，留居碧湘宫。及丧葬礼毕，希萼求还。廷海入白希广

道："王若能让位与兄，不必说了，否则为国割爱，毋使生还！"劝人杀兄，亦属非是。希广道："我何忍杀兄，宁可分土与治。"乃厚赠希萼，遣归朗州。

希萼大为失望，还镇后即上诉汉廷，谓希广越次擅立，事出不经，臣位次居长，愿与希广各修职贡，置邸称藩。汉廷以希广已受册封，未便再封希萼，乃不允所请，但谕以兄弟一体，毋得失和，所有贡献，当附希广以闻。又别赐希广诏书，亦无非劝他友爱，弭衅息争。希广原是受命，希萼偏不肯从，募乡兵，造战舰，将与希广开衅，争个你死我活。

适南汉主晟，本名弘熙，见三十二回。杀死诸弟，骄奢淫佚，特遣工部郎中钟允章，赴楚求婚，那知希广不许，谢绝允章。允章还报，晟愤愤道："马氏尚能经略南土否？"允章道："马氏方启内争，怎能害我？"晟又道："果如卿言，我正好乘隙进取了。"允章极口赞成，晟遂遣指挥使吴珣，内侍吴怀恩，率兵攻贺州。楚主希广，忙派指挥使徐知新、任廷晖，统兵往救。到了贺州城下，见城上已遍竖敌旗，惹起众愤，立刻攻城，鼓声一起，各队竞进，忽听得几声怪响，地忽裂开，前驱兵士，统坠入地下去了。令人惊讶。徐知新等忙令收军，十成中已失去四五成，且恐敌兵出击，星夜奔回，乞请济师。希广责他不肯尽力，立将徐、任二将处斩。看官听着！这徐任二将的败衄，并非畏怯，实出卤莽。南汉统将吴珣，陷入贺州，就在城外凿一大阱，上复竹箔，附以土泥。复从堑中穿穴达阱，设着机轴，专待楚军来攻。若徐、任等能小心查察，可当免祸，误在麾兵轻进，徒然把前驱士卒，送死阱中。罪固难贷，情尚可原。希广当日，何妨令他带罪立功，乃骤加显戮，伤将士心，如何能御敌固防呢！评断精确。南汉兵转攻昭、桂、连、宜、严、梧、蒙诸州，多半被陷，大掠而去。希萼乘势发兵，督领战舰七百艘，将攻长沙。妻苑氏进阻道："兄弟相攻，无论胜负，俱为人笑，不如勿行！"希萼不听，引兵趋潭州。即长沙。希广闻变，召入刘彦瑫等，慨然与语道："朗州是我兄镇治，不可与争，我情愿举国让兄。"言之有理，惜为群小所误。刘彦瑫固言不可，天策学士李弘皋、邓懿文，亦同声谏阻，乃命岳州刺史王赟为战棹指挥使，出拒希萼。即命刘彦瑫监军。彦瑫与赟，驶舟至仆射洲，巧值朗州战船，逆风前来。赟据住上风，麾众截击，大破朗州兵，获住战舰三百艘，复顺风追赶，将及希萼坐船，忽后面有差船到来，传希广命，说是勿伤我兄！既不能让国，还要戒以勿伤，真是妇人之仁。赟乃引还，希萼得从赤沙湖遁归。苑氏闻希萼败还，泣语家人道："祸将到了！我不忍见屠戮呢。"遂投井自尽。未免轻生。

静江军节度使马希瞻，系希广弟，闻两兄交争，屡次作书劝戒，各不见从，也病疽而殁。希萼因败益愤，招诱辰溆州及梅山蛮，共击湖南，蛮众贪利忘义，争来赴敌，与希萼同攻益阳。希广遣指挥使陈璠往援，交战淹溪，璠竟败死。希萼又遣群蛮破迪田，杀死镇将张延嗣，希广再命指挥使黄处超赴剿，也致败亡。希萼连得胜仗，再向汉廷上表，请别置进奏务于京师。汉主承祐，仍优诏不许，惟劝他兄弟修和，希萼遂改道求援，臣事南唐，唐令楚州刺史何敬洙，将兵往助希萼，共攻希广。

希广到了此时，哪得不焦灼万分，慌忙遣使至汉，表称荆南、岭南、江南连兵，谋分湖南，乞速发兵屯澧州，扼住江南、荆南要路。汉廷并未颁发复谕，急得希广寝食不安。刘彦瑫入见希广道："朗州兵不满万，马不盈千，何足深惧！愿假臣兵万余人，战舰百五十艘，径入朗州，缚取希萼，为大王解忧。"言之不怍。希广大悦，即授彦瑫为战棹指挥使，兼朗州行营都统，亲出都门饯行。

彦瑫辞别希广，船行入朗州境，父老各赍牛酒犒军。彦瑫总道是民心趋附，定可进取，战舰既过，即用竹木自断后路，表示决心。也想学项羽之破釜沉舟耶！行次湄州，望见朗州战舰百余艘，装载州兵、蛮兵各数千，即乘风纵击，且抛掷火具，焚毁敌船。敌兵惊骇，正思返奔，忽风势倒吹，火及彦瑫战船，反致自焚。彦瑫不遑扑救，只好退走，无如后路已断，追兵又至，士卒穷蹙无路，战死溺死，不下数千人。

彦瑫单舸走免，败报传入长沙，希广忧泣

终日，不知所为。或劝希广发帑犒师，鼓励将士，再行拒敌，希广素来吝啬，没奈何颁发内帑，取悦士心。或又谓希崇流言惑众，反状已明，请速诛以绝内应。希广又是不忍，潸然流涕道："我杀我弟，如何见先王于地下。"迂腐之极。将士见希广迂懦，不免懈体。马军指挥使张晖，从间道击朗州，闻彦瑫败还，也退屯益阳。嗣因朗州将朱进忠来攻，诡词诳众道："我率麾下绕出贼后，汝等可留城中待我，首尾夹击，不患不胜。"说着引部众出城，竟从竹头市逃归长沙。进忠闻城中无主，驱兵急攻，遂陷益阳。守兵九千余人，尽被杀死。

希广见张晖遁归，急上加急，不得已遣僚属孟骈，赴朗州求和。希萼令骈还报道："大义已绝，不至地下，不便相见了！"希广益惧，忽又接朗州探报，希萼自称顺天王，大举入寇。那时无法可施，只好飞使入汉，三跪九叩首的，乞请援师。汉主承祐，倒也被他感动，拟调将遣兵，往援湖南。偏值外侮猝乘，内变纷起，连自己的宗社，也要拱手让人，哪里还能顾到南方！说来又话长，小子按年叙事，不得不依着次第，先述汉乱。界线划清，次第分明。

汉主承祐嗣位，倏经三年，起初是任用勋旧，命杨邠掌机要，郭威主征伐，史弘肇典宿卫，王章总财赋，四大臣同寅协恭，国内粗安。惟国家大事，尽在四大臣掌握，宰相苏逢吉、苏禹珪等，反若赘瘤。二苏多迁补官吏，杨邠谓虚糜国用，屡加裁抑，遂致将相生嫌，互怀猜忌。适关西乱起，纷扰不休，中书侍郎兼同平章事李涛，请调杨、郭二枢密，出任重镇，控御外侮，内政可委二苏办理。这明明是思患预防，调停将相的意思。不意杨、郭二人，误会涛意，疑他联络二苏，从旁倾轧，竟入宫泣诉太后，自请留奉山陵。李太后又疑承祐喜新厌旧，面责承祐，经承祐述及涛言，益增母怒，立命罢涛政柄，勒归私第。种种误会，构成隐患。承祐欲使母生欢，更重用杨、郭、史、王四大臣，除弘肇兼官侍中外，三大臣皆加同平章事兼衔。二苏益致失权，愈抱不平。既而郭威出讨河中，朝政归三大臣主持。邠司黜陟，重武轻文，文吏升迁，多方抑制，弘肇司巡察，怙权专杀，都人犯禁，横加诛夷。章司出纳，加税增赋，聚敛苛急，不顾民生，由是吏民交怨，恨不得将三大臣，同时捽去。

及三叛告平，郭威还朝，今日赐宴，明月颁赏。仿佛是四海清夷，从此无患。承祐年已寖长，性且渐骄，除视朝听政外，辄与近侍戏狎宫中。飞龙使后匡赞，茶酒使郭允明，最善谄媚，大得主宠。往往编造谀词，杂以媟语，不顾主仆名分，乱嘈嘈的聚做一堆，互相笑谑。李太后颇有所闻，常召承祐入宫，严词督责。承祐初尚遵礼，不敢发言，后来听得厌烦，竟反唇相讥道："国事由朝廷作主，太后妇人，管甚么朝事！"说至此，便抢步趋出，徒惹起太后一场烦恼，他却仍往寻乐去了。太常卿张昭，得知此事，上疏切谏，大旨在远小人，亲君子，承祐怎肯听受，置诸不理。

到了乾祐三年初夏，边报称辽兵入寇，横行河北，免不得召集大臣，共商战守。会议结果，是遣枢密使郭威出镇邺都，督率各道备辽。史弘肇复提出一议，谓威虽出镇，仍可兼领枢密。苏逢吉据例辩驳，弘肇愤然道："事贵从权，岂必定援故例，况兼领枢密，方可便宜行事，使诸军畏服。汝等文臣，怎晓得疆场机变哩！"逢吉畏他凶威，不敢与较，但退朝语人道："用内制外，方得为顺，今反用外制内，祸变不远了！"逢吉能料大局，如何不能料自身？越日有诏颁出，授郭威为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仍兼枢密使，凡河北兵甲钱谷，见威文书，不得违误。为此一诏，汉社遂墟。

是夕宰相窦贞固，为威饯行，且邀集朝贵，列座相陪，大家各敬威一樽，才行归座。弘肇见逢吉在侧，引酒满觥，故意向威厉声道："昨日廷议，各争异同，弟应为君尽此一杯。"说毕一饮而尽。逢吉亦忍耐不住，举觞自言道："彼此都为国事，何足介意！"杨邠亦举觞道："我意也是如此！"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遂与逢吉同饮告干。郭威恰过意不下，用言解劝。弘肇又厉声道："安朝廷，定祸乱，须恃长枪大剑，毛锥子有何用处？"王章闻言，代为不平，也插嘴道："没有毛锥子，饷军财赋，从何而出？史公亦未免欺

人了！”真是舌战，不是饯客。弘肇方才无言。

少顷席散，各怏怏归第。威于次日入朝辞行，伏阙奏请道：“太后随先帝多年，具有经验，陛下春秋方富，有事须禀训乃行。更宜亲近忠直，屏逐奸邪，善善恶恶，最宜明审！苏逢吉、杨邠、史弘肇，皆先帝旧臣，尽忠殉国，愿陛下推心委任，遇有谘询，当无失败！至若疆场戎事，臣愿竭愚诚，不负驱策，请陛下勿忧！”承祐敛容称谢。待威既北去，仍然置诸脑后，不复记忆，那三五朝贵，却暗争日烈，好似有不共戴天的大仇。

一日由王章置酒，宴集朝贵。酒至半酣，章倡为酒令，拍手为节，节误须罚酒一樽。大家都愿遵行，独史弘肇喧嚷道：“我不惯行此手势令，幸毋苦我！”客省使阎晋卿，适坐弘肇肩下，便语弘肇道：“史公何妨从众，如不惯此令，可先行练习，事不难为，一学便能了。”说着，即拍手相示，弘肇瞧了数拍，倒也有些理会，因即应声遵令。令既举行，你也拍，我也拍。轮到弘肇，偏偏生手易错，不禁忙乱，幸由晋卿从旁指导，才免罚酒。苏逢吉冷笑道：“身旁有姓阎人，自无虑罚酒了！”道言未绝，忽闻席上豁喇一声，几震得杯盘乱响。随后即闻弘肇诟骂声，大众才知席上震动，由弘肇拍案所致。好大的手势令。逢吉见弘肇变脸，慌忙闭住了口。弘肇尚不肯干休，投袂遽起，握拳相向。逢吉忙起座出走，跨马奔归。弘肇向王章索剑，定要追击逢吉，杨邠从旁泣劝道：“苏公是宰相，公若加害，将置天子何地！愿公三思后行！”弘肇怒气未平，上马径去，邠恐他再追逢吉，也即上马追驰，与弘肇联镳并进，直送至弘肇第中，方才辞归。

看官试想，逢吉虽出言相嘲，也无非口头套话，并不是甚么揶揄，为何弘肇动怒，竟致如此？原来弘肇籍隶郑州，系出农家，少时好勇斗狠，专喜闯祸，惟乡里有不平事，辄能扶弱锄强。酒妓阎氏，为势家所窘，经弘肇用力解决，阎氏始得脱祸。娼妓多情，以身报德，且潜出私蓄，赠与弘肇，令他投军。阎氏颇似梁红玉，可惜弘肇不及韩蕲王。弘肇投入戎伍，得为小校，遂感阎氏恩，娶为妻室。到了夫荣妻贵，相得益欢。逢吉所言，是指阎晋卿，弘肇还道是讥及爱妻，所以怒不可遏，况已挟有宿嫌，更带着三分酒意，越觉怒气上冲。还亏逢吉逃走得快，侥幸全生。逢吉遭此不测，始欲外调免祸，继且自忖道：“我若出都门，只烦仇人一处分，便成齑粉了。”乃打消初意。王章亦郁郁不乐，欲求外官。还是杨邠慰留，也致迁延过去。统是出去为妙。汉主承祐，探悉情形，特命宣徽使王峻设席和解，仍然无效。小子有诗叹道：

> 岂真杯酒伏戈矛，攘臂都因宿忿留。
> 天子徒为和事老，不临死地不知休！

将相不和，内变已伏，尚有各种谗构情形，待小子下回再叙。

希广、希萼，阋墙构衅，与吴越适成反比例。故吴越虽有内乱，而得免破裂，湖南一启纷争，而即促危亡。甚矣兄弟之不宜相残也！希萼凶悍，希广迂懦，刘彦瑫等喜懦惧凶，故舍长立少，庸讵知迂懦者之终难成事耶！但推原祸始，实由希范，有事或可达权，无事必宜守经，否则，未有不乱且亡者也。夫兄弟不和，家必破；将相不和，国必亡。楚以兄弟不和而破家，汉以将相不和而亡国，同时肇乱，又若不相谋而适相合。著书人读书得间，合成一回，使其两相对照，标目生新，是亦一文字中之特色也。

第四十五回
伏甲士骈诛权宦　溃御营窜死孱君

却说杨邠、史弘肇等，揽权执政，势焰熏天，就是皇帝老子，亦奈何他不得。汉主近侍，及太后亲戚，夤缘得位，多被邠等撤除。太后有故人子，求补军职，弘肇不但不允，反把他斩首示众。还有太后弟李业，充武德使，夙掌内帑，适宣徽使出缺，业密白太后，乞请升补。太后转告承祐，承祐复转语执政，邠与弘肇，俱抗声说道："内使迁补，须有次第，外戚不得超擢，紊乱旧纲！"理非不正，语亦太激。承祐入禀太后，只好作为罢论。客省使阎晋卿，依次当升宣徽使，久不得补。这是何理？枢密承旨聂文进，飞龙使后匡赞，茶酒使郭允明，皆汉主幸臣，亦始终不得迁官。平卢节度使刘铢，罢职还都，守候数月，并未调任。因此各生怨恨，渐启杀机。

承祐三年服阕，除丧听乐，赐伶人锦袍玉带。伶人知弘肇骄横，不得不前去道谢，果然触怒弘肇，当面叱辱道："士卒守边苦战，尚未得此重赏，汝等何功，乃得此赐。"立命脱下，还贮官库。伶人固不应重赏，但亦须上疏谏阻，不得如此专横。承祐尝娶张彦成女为妃，不甚和协。嗣得一耿氏女，秀丽绝伦，大加宠信，便欲立她为后。商诸杨邠，邠谓立后太速，且从缓议。何不辨明嫡庶。偏偏红颜薄命，遽尔夭逝。速死实是幸事。累得承祐哀毁，如丧考妣，且欲用后礼殓葬。又被邠从旁阻挠，不得如愿。承祐已恨为所制，积不能平，有时与杨邠、史弘肇商议政事，承祐面谕道："事须审慎，勿使人有违言！"邠与弘肇齐声道："陛下但禁声，有臣等在，还怕何人！"骄恣极了。承祐虽不敢斥责，心中却懊恨得很。退朝后与左右谈及恨事，左右趁势进言道："邠等专恣，后必为乱，陛下如欲安枕，亟宜设法除奸！"承祐尚不能决，是夕闻作坊锻声，疑有急兵，起床危坐，达旦不寐，嗣是虑祸益深，遂欲除去权臣，为自安计。

宰相苏逢吉与弘肇有隙，屡有微言挑拨李业，使诛弘肇，业即与文进、匡赞、允明定好密计，入白承祐，承祐令转禀太后。太后道："这事何可轻发，应与宰相等熟权利害，方可定义。"业答道："先帝在日，尝谓朝廷大事，不可谋及书生，文人怯懦，容易误人。"太后终不能为然，召入承祐，嘱他慎重。承祐愤愤道："国家重事，非闺阁所知，儿自有主张。"言已，拂衣径出。业等亦退告阎晋卿，晋卿恐谋不成，反致及祸，急指弘肇第求见，欲述所闻。也是弘肇恶贯已盈，适有他故，不遑见客，竟命门吏谢绝晋卿，晋卿不得已驰归。

越日天明，杨邠、史弘肇、王章入朝，甫至广政殿东庑，忽有甲士数十人驰出，拔出腰刀，先向弘肇砍去，弘肇猝不及防，竟被砍倒。杨邠、王章骇极欲奔，怎禁得甲士攒集，七手八脚，立将两人砍翻。结果又是三刀，三道冤魂，同往冥府。殿外官吏，不知何因，都惊惶得了不得。忽由聂文进趋出，宣召宰相朝臣，排班崇元殿，听读诏书。宰臣等硬着头皮，入殿候旨。文进复趋入宣诏道："杨邠、史弘肇、王章，同谋叛逆，欲危宗社，故并处斩，当于卿等同庆。"大众听诏毕，退出朝房，未敢散去。嗣由汉主承祐，亲御万岁殿，召入诸军将校，面加慰谕道："杨邠、史弘肇、王章，欺朕年幼，专权擅命，使汝等常怀忧恐。朕今除此大憝，始得为汝等主，汝等总可免横祸了！"大众皆拜谢而退。又召前任节度使、刺史等升殿，晓谕如前，大众亦无异言，陆续趋退。无如宫城诸门，尚有禁军守住，不放一人，待至日旰，始放大众出宫，大众步行归第，才知杨邠、史弘肇、王章三家，尽被屠戮，家产亦籍没无遗了。可为争权夺利者鉴。

到了次日，又闻得缇骑四出，收捕杨、史、王三人戚党，并平时仆从，随到随杀。大众都恐连坐，待至日暮无事，才得安心。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王殷，向与弘肇友善，此时正出屯澶州，承祐闻信李业等言，遣供奉官孟业，赍着密敕，令业弟澶州节度使李洪义，乘便杀殷。又因邺都留守郭威，素与杨、史等联络一气，也遣使赍诏，密授邺都行营马军指挥使郭崇威，步军指挥使曹威，令杀郭威及监军王峻。令两威杀一威，恐还是一威利害。

是时高行周调镇天平，符彦卿调镇平卢，慕容颜超调泰宁，俱由承祐颁敕，令与永兴节度使郭从义，同州节度使薛怀让，郑州防御使吴虔裕，陈州刺史李谷，一同入朝。命宰相苏逢吉权知枢密院事，前平卢节度使刘铢，权知开封府事，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李洪建，权判侍卫司事，客省使阎晋卿，权充侍卫军都指挥使。逢吉虽与弘肇有嫌，但李业等私下定谋，实是未曾预议。蓦闻此变，也觉惊心，私语同僚道："事太匆匆，倘主上有言问我，也不至这般仓皇了！"刘铢素性残忍，既任开封尹职务，便与李业合谋，为斩草除根的计画，凡郭威、王峻的家族，一律捕戮，老少无遗。李洪建本为业兄，业使他捕诛王殷家属，他却不肯逞凶，但派兵吏监守殷家，仍令照常寝食，殷家竟得平安。独殷在澶州，尚未知悉，忽由李洪义入帐，递交密诏，令殷自阅，殷览毕大惊，问从何处得来，洪义道："朝廷正遣孟业到此，嘱洪义依着密旨，加害使君，洪义与使君交好有年，怎忍下此毒手？"殷慌忙下拜道："如殷余生，尽出公赐，"又问孟业尚在否？洪义道："适与他同来，想在门外。"说至此，即出引孟业，同入见殷，殷问及朝事，略得数语，已是愤愤，便将业囚住，立派副使陈光穗，转报邺都。

郭威至邺都后，去烦除弊，严饬边将谨守疆场，不得妄动。如遇辽人寇掠，尽可坚壁清野，以逸待劳。边将相率遵令，辽人也不敢入侵，河北粗安。

一日正与宣徽使监军王峻，出城巡阅，坐论边事，忽来澶州副使陈光穗，便即延入。光穗呈上密书，由威披阅，才知京都有变，将来书藏入袖中，即引光穗回入府署，王峻尚未知底细，也即随归。威遽召入郭崇威、曹威及大小三军将校，齐集一堂，当面宣言道："我与诸公拔除荆棘，从先帝取天下，先帝升遐，亲受顾命，与杨、史诸公弹压经营，忘寝与餐，才令国家无事，今杨、史诸公，无故遭戮，又有密诏到来，取我及监军首级，我想故人皆死，亦不愿独生，汝等可奉行诏书，断我首以报天子，庶不至相累呢！"

郭崇威等听着，不禁失色，俱涕泣答言道："天子幼冲，此事必非圣意，定是左右小人，诬罔窃发。假使此辈得志，国家尚能安么？末将等愿从公入朝，面自清雪，荡涤鼠辈，廓清朝廷，万不可为单使所杀，徒受恶名！"威尚有难色，假意为之。枢密使魏仁浦进言道："公系国家大臣，功名素著，今握强兵，据重镇，致为群小所构，此岂辞说所能自解？时事至此，怎得坐而待毙！"翰林天文赵修己，亦从旁接入道："公徒死无益，不若顺从众请，驱兵南向，天意授公，违天是不祥呢！"威意乃决，留养子荣镇守邺都。

荣本姓柴，父名守礼，系威妻兄子，天姿沉敏，为威所爱，乃令为义儿。汉命荣为贵州刺史，荣愿随义父麾下，未尝赴任，故留居邺城，任牙内都指挥使，遥领贵州。为后文人嗣周祚，故特从详。威以留守有人，遂命郭崇威为前驱，自与王峻带领部众，向南进发。道出澶州，李洪义、王殷对威恸哭，愿举兵属威，乃率部众从威渡河。途次获得一谍，审讯姓名，叫作鸾脱，是汉宫中的小竖，受汉主命，来探邺军进止。威喜道："我正劳汝还奏阙廷。"当下命随吏属草，缮起一疏，置鸾脱衣领中，令他返奏。疏中略云：

臣威言：臣发迹寒贱，遭际圣明，既富且贵，实过平生之望，唯思报国，敢有他图！今奉诏命，忽令郭崇威等杀臣，即时俟死，而诸军不肯行刑，逼臣赴阙，今臣请罪廷前，且言致有此事，必是陛下左右谮臣耳！今鸾脱至此，天假其便，得伸臣心，三五日当及阙朝，陛下若以臣有欺天之罪，臣岂敢惜死。若实无谮臣者，请陛下缚送军前，以快三军之意，则臣虽死无恨矣！谨

托鸯脱附奏以闻。

郭威既遣还鸯脱，驱众再进。到了滑州，节度使宋延渥，本尚高祖女永宁公主，自思力不能敌，开城迎威。威入城取出库物，犒赏将士，且申告道："主上为谗邪所惑，诛戮功臣，我此来实不得已。但以臣拒君，究属非事，我日夜寻思，益增惭汗。汝等家在京师，不若奉行前诏，我死亦无恨了！"还要笼络军士。诸将应声道："国家负公，公不负国家，请公速行毋迟！安邦雪怨，正在此时！"威乃无言，王峻却私谕军士道："我得郭公处分，俟克京城，听汝等旬日剽掠。"观王峻言，则郭威之志在灭汉，不问可知。况剽掠何事，乃堪令经旬日耶！众闻命益奋，怂恿郭威，飞速进兵。威乃与宋延渥同出滑城，直趋大梁。

是时汉廷君臣，已闻郭威南来，拟发兵出拒。可巧慕容彦超，与吴虔裕应召入朝。汉主承祐，即与商发行兵事宜，慕容彦超，力请出师。前开封尹侯益，亦列朝班，独出奏道："邺军前来，势不可遏，宜闭城坚守，挫他锐气！臣意谓邺都家属，多在京师，最好是令他母妻，登城招致，可不战自下哩！"郭威正防到此着，故前此一再谕军。彦超应声道："这是懦夫的愚计哩！叛臣入犯，理应发兵声讨，侯益衰老，不足与言大计！"看你有何妙策。汉主承祐道："慎重亦是好处，朕当令卿等同行便了！"乃令益与彦超，及阎晋卿、吴虔裕，并前鄜州节度使张彦超，率禁军趋澶州。

诏敕甫下，正值鸯脱回朝，报称郭威军已至河上，且取出原疏，呈上御览。承祐且阅且惧，且惧且悔，忙召宰臣等入商。窦贞固首先开口道："日前急变，臣等实未与闻，既得幸除三逆，奈何尚连及外藩？"承祐也叹息道："前事原太草草，今已至此，说亦无益了。"李业在旁，抗声说道："前事休提！目今叛兵前来，总宜截击，请倾库赐军，重赏下必有勇夫，何足深虑！"苏禹珪驳业道："库帑一倾，国用将何从支给？臣意以为未可！"这语说出，急得李业头筋爆绽。向禹珪下拜道："相公且顾全天子，勿惜库资！"乃开库取钱，分赐禁军，每人二十缗，下军十缗。所有邺军家属，仍加抚恤，使通家信诱降。

未几接得紧急军报，乃是威军已到封邱，封邱距都城不过百里。宫廷内外，得此消息，相率震骇。李太后在宫中闻悉，不禁泣下道："前不用李涛言，应该受祸，悔也迟了！"我说尚不止此误。承祐也很觉不安，独慕容彦超自恃骁勇，入朝奏请道："前因叛臣郭威，已至河上，所以陛下收回前命，留臣宿卫，臣看北军如同蠛蠓，当为陛下生擒渠魁，愿陛下勿忧！"又来说大话了。承祐慰劳一番，令出朝候旨。彦超退出，碰见聂文进，问北来兵数，及将校姓名，由文进约略说明，彦超方失色道："似此剧贼，倒也未易轻视哩！"徒恃血气，不战即馁！

俄顷有朝旨颁出，令慕容彦超为前锋，左神武统军袁义，前邓州节度使刘重进，与侯益为后应，出拒郭威。彦超即领军出都，至七里店驻营，掘堑自守，令坊市出酒色饷军。袁义、刘重进、侯益，也出都驻扎赤岗，两军待了半日，未见邺军到来。俄而天色已暮，各退守都城，翌日复出，至刘子坡，与邺军相遇，彼此下营，按兵不战。

承祐欲自出劳军，禀白李太后，太后道："郭威是我家故旧，非死亡切身，何至如此！但教守住都城，飞诏慰谕，威必有说自解。可从即从，不可从再与理论，那时君臣名分，尚可保全，慎勿轻出临兵！"尚不失为下策。承祐不从，出召聂文进等扈驾，竟出都门。李太后又遣内侍戒文进道："贼军向迩，大须留意！"文进答道："有臣随驾，必不失策，就使有一百个郭威，也可悉数擒归！太后何必多心！"比彦超还要瞎闹。内侍自去，文进即导车驾至七里店，慰劳彦超，留营多时，又值薄暮，南北军仍然不动，乃启跸还宫。彦超送承祐出营，复扬声道："陛下宫中无事，请明日再莅臣营，看臣破贼！臣实不必与战，但一加呵叱，贼众自然散归了。"还要说大话。承祐很是欣慰，还宫酣睡。

越日早起，用过早膳，又欲出城观战。李太后忙来劝阻，禁不住少年豪兴，定要自去督军，究竟慈母无威，只好眼睁睁地由他自去。承祐率侍从出城，忽御马无故失足，险些儿将乘舆掀翻。已示不祥。亏得扈从人多，忙将马缰代为勒

住，方得前进。既至刘子坡，立马高阜，看他交战，南北军各出营列阵，郭威下令道："我此来欲入清君侧，非敢与天子为仇，如南军未曾来攻，汝等休得轻动！"

道言甫毕，突闻南军阵内，鼓声一震，那慕容彦超，引着轻骑，跃马前来。邺军指挥使郭崇威，与前博州刺史李筠，也领骑兵出战。两下相交，喊声震地，约有数十回合，未见胜负。郭威又遣前曹州防御使何福进，前复州防御使王彦超，领劲骑出阵，横冲南军，彦超未及防备，骤被突入，眼见得人仰马翻，不可禁遏，自尚仗着勇力，上前拦阻。怎禁得铁骑纵横，劲气直达，扑刺一声，竟将彦超坐马撞倒，邺军一齐上前，来捉彦超，幸彦超跃起得快，改乘他马。再欲督战，左右旁顾，见敌骑已围裹拢来，自恐陷入垓心，不如速走，乃怒马冲出，引兵退出。麾下死了百余人，汉军里面，全仗这位慕容彦超，彦超败退，众皆夺气，陆续走降北军。侯益、吴虔裕、张彦超、袁义、刘重进等，俱向威通款，威军大振。一班不要脸的狗官，令人愤叹！彦超知不可为，自率数十骑奔兖州。威知汉主孤危，顾语宋延渥道："天子方危，公系国戚，可率牙兵往卫乘舆。且又面奏主上，请乘间速至我营，免生意外！"延渥奉令，引兵趋汉营，但见乱兵云扰，无从进步，只得半途折还。

是夕汉主承祐，与宰相从官数十人，留宿七里寨。吴虔裕、张彦超等，相继遁去，侯益且潜奔威营，自请投降，余众已失统帅，当然四溃。到了天明，由汉主承祐起视，只剩得一座空营，慌忙登高北望，见邺营高悬旗帜，烨烨生光。将士出入营门，甚是雄壮，不由得魂飞天外，当即策马下岗，加鞭驰回。行至玄化门，门已紧闭，城上立着开封尹刘铢，厉声问道："陛下回来，如何没兵马！"承祐无词可对，回顾从吏，拟令他代答刘铢，蓦闻弓弦声响，急忙闪避，那从吏已应声倒地，吓得承祐胆裂，回辔乱跑，向西北驰去。苏逢吉、聂文进、郭允明等尚跟着同跑，一口气趋至赵村。后面尘头大起，人声马声，杂沓而来，承祐料有追兵，慌忙下马，将入民家暂避。不意背后刺人一刀，痛苦至不可名状，一声狂号，倒地而亡，享年只二十岁。小子有诗叹道：

主少由来虑国危，况兼群小日相随。
将军降敌君王走，刲刃胸中果孰悲！

欲知何人弑主，待至下回叙明。

杨邠、史弘肇，专权自恣，目无君上；王章横征暴敛，民怨日滋。声其罪而诛之，谁曰不宜！乃与群小密谋，伏甲图逞，已失人君之道。幸而得手，则权恶已诛，余宜赦宥以示宽大，乃必屠其家，夷其族，何其酷也！不宁唯是，且于积功最著之郭威，又欲并诛之而后快，天下有淫刑以逞者，而可保有国家耶！邺军一出，全局瓦解，仅一慕容彦超，亦乌足恃！刘子坡一战，彦超虽败，止伤亡百余人，而余将即通款邺营，不战自降，盖鉴于立功之被戮，毋宁卖主以求荣。有激而来，非必其皆无耻也。惟郭威引兵向阙，托言入清君侧，一再申令，似与窥窃神器者不同。抑知大奸似忠，大诈似信，观其申谕将士之言，无非激成众愤，入阙图君。王峻且谓克君以后，任军士剽掠旬日，是可忍，孰不可忍乎！《纲目》以承祐被弑，归罪郭威，谅哉！

第四十六回
清君侧入都大掠　遭兵变拥驾争归

却说汉主承祐，走入赵村，背后忽有刃刺入，立时倒毙。看官道是何人所刺？原来就是茶酒使郭允明。他见后面追兵大至，还道是邺都将士，因欲弑主报功，恶狠狠地下此毒手。不料追兵近前，仔细一望，并非邺军，乃仍是汉主承祐的亲兵，前来护卫。允明才知弄错，心下一急，便把弑主的刀儿，向脖颈上一横，也即倒毙。好与承祐同至森罗殿对簿受罪去了。苏逢吉还要逃走，偏前面有一人挡路，浑身血污，状甚可怖。模糊辨认，正是故太子太傅李崧，事见四十三回。这一吓非同小可，顿时心胆俱碎，跌落马下，立即归阴。独有聂文进逃了一程，被追兵赶上，乱刀竞斫，分作数段。李业、后匡赞，尚在城中，闻北郊兵败，便从宫中攫取金宝，藏入怀中，混出城外。业奔陕州，匡赞奔兖州。阎晋卿在家自尽，都中大乱。

郭威得汉主被弑消息，放声恸哭。这副急泪，如何得来？将佐都入帐劝慰，威且哭且语道："我早晨出营巡视，尚望见天子车驾，停着高坡，正思下马免胄，往迎天子，偏车驾已经南去。我总料是回都休息，不意为奸竖所弑，怎得不悲？思想起来，实是老夫的罪孽哩。"你既自知罪孽，何不自缚入都，听候太后发落。将佐道："主上失德，应有此变，与公无涉，请速入都平乱，保国安民！"威乃收泪，率军入都，甫在玄化门，尚见刘铢拒守，箭如雨下，乃转向迎春门，门已大开，难民载道。威无心顾恤，纵辔驰入，先至私第中探望，门庭无恙，人物一空，回首前时，忍不住几点痛泪。这是真哭。便遣何福进守明德门，纵兵四掠，可怜满城屋宇，悉被蹂躏。毁宅纵火，杀人取财，闹得一塌胡涂，不可收拾。前滑州节度使白再荣，闲居私第，被乱兵闯将进去，把他缚住，尽情劫掠。既将财物取尽，复向再荣说道："我等尝趋走麾下，今无礼至此，无面见公，公不如概给头颅吧！"说至此，即拔刀剁再荣首，扬长自去。

吏部侍郎张允，积资巨万，性最悭吝，虽亲如妻孥，亦不使妄支一钱。甚至箱笼锁匙，统悬挂衣间，好似妇人家环珮一般，行动震响，戛戛可听。妙语解颐。至是畏匿佛殿中，尚恐有人觅着，特在重檐下面的夹板间，扒将进去，踡伏似鼠。怎奈乱兵不可放过，先至他家中拷逼妻孥，迫令说明去向，然后入殿搜寻，到处寻觅，未见踪迹。便上登重檐，从夹板中窃视，果然有人伏着，当即用手牵扯。张允尚不肯出来，拚死相拒，一边躲，一边扯，两下里用力过猛，那夹板却不甚坚固，竟尔脱榫，连人带板，坠将下来。乱兵似虎似狼，揿住张允，把他衣服剥下，连锁匙一并取去。允已跌得头青眼肿，不省人事，渐渐地苏醒还阳，开眼一望，只剩得一个光身，又痛又冷，又可惜许多钥匙，急欲出殿还家，已是手不能动，足不能行。正在悲惨的时候，幸得家人来寻，才将他扛舁回去。一入家门，问明妻子，听得历年家蓄，尽被抢完，哇的一声，狂血直喷，不到半日，呜呼哀哉。守财奴请视此。

乱兵越抢越凶，夜以继日，满城烟火冲天，号哭震地。右千牛卫大将军赵凤，看不过去，挺身直出道："郭侍中举兵入都，为锄恶安良起见，鼠辈敢尔，与乱贼何异！难道侍中本意，教他这般么？"遂持弓挟矢，带着从卒数十名，出至巷口，踞坐胡床，遇有乱兵劫掠，即与从卒迭射。射死了好几人，巷中居民，才得安全。次日辰牌，郭崇威语王殷道："兵扰已甚，若不止剽掠，再经一日，要变成空城了。"乃请命郭威，严行部署，令将弁分道巡城，不得再加剽掠，违令立斩。兵士尚恃有原约，未肯罢手，及见有数人悬首市曹，乃敛迹归营，时已斜日下山了。

郭威偕王峻入宫，向李太后问安，太后已泣涕涟涟。只因事成既往，无法挽回，不得已出言慰抚。威复面请太后，此后军国重事，须俟太后教令，然后施行。太后也不多言，惟命威为故主发丧，另择嗣君。威唯唯而出，令礼官驰诣赵村，检验故主尸骸，妥为棺殓，移入西宫。威部下争议丧礼，或说宜如魏高贵乡公即魏曹髦。故事，以公礼葬，威太息道："祸起仓猝，我不能保护乘舆，负罪已大，奈何尚敢贬君呢！"乃择日举哀，命前宗正卿刘皞主丧，且禀承太后命令，宣召百官入朝，会议后事。

太师冯道，最号老成，实最无耻。率百官入见郭威，威尚下阶拜道，道居然受拜，仍如前日，且徐徐说道："侍中此行，好算是不容易呢？"威闻道言，不觉色变，半晌才复原状。语中有刺。旁顾百官，多半在列，惟不见窦贞固、苏禹珪二相。及问明冯道，方知二人从七里寨逃归，匿居私第。当下遣吏往召。二人不敢再拒，只好入朝。威仍欢颜与叙，请他照常办事，才得把二人忧虑，一概消除。

于是共同会议，指定罪魁为李业、阎晋卿、聂文进、后匡赞、郭允明等人，阎、聂、郭三人已死，李业、后匡赞在逃，还有权知开封府事刘铢，权判侍卫府事李洪建，亦属从犯，尚留都下，立即派兵往捕，将他拿到，囚往狱中。冯道乘间进言道："国家不可无君，明日当禀白太后，请旨定夺！"百官当然赞同，郭威也不能不允。文字中俱寓微意。大致议定，已是日晡，始退朝散归。翌晨由郭威会同冯道，诣明德门，候太后起居，且奏述军国大议，并请早立嗣君，太后召冯道入内商量了好多时，才由道赍着教令，出宫宣告，其词云：

懿维高祖皇帝，翦乱除凶，变家为国，救生民于涂炭，创王业于艰难，甫定寰区，遽遗弓剑！枢密使郭威、杨邠，侍卫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亲承顾命，辅立少君，协力同心，定邦定国。旋属四方多事，三叛连衡，吴、蜀内侵，契丹启衅，蒸黎恟惧，宗社阽危。郭威授任专征，提戈进讨，躬当矢石，尽扫烟尘，外寇荡平，中原宁谧。复以强敌未殄，边寨多艰，允赖宝臣，往临大邺。疆场有藩篱之固，朝廷宽宵旰之忧，不谓凶竖连谋，群小得志，密藏锋刃，窃发殿廷，已杀害其忠良，方奏闻于少主，无辜受戮，有口称冤，而又潜差使臣，娇赍宣命，谋害枢密使郭威，宣徽使王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王殷等。人知无罪，天不助奸，今者郭威、王峻，澶州节度使李洪义，前曹州防御使何福建，前复州防御使王彦超，前博州刺史李筠，北面行营马步都指挥使郭崇威，步军都指挥使曹威，获圣都指挥使白重赞、索万进、田景咸、樊爱能、李万全、史彦超、奉国都指挥使张铎、王晖、胡立，弩手指挥使何赟等，径领兵师，来安社稷。逆党皇城使李业，内客省使阎晋卿，枢密都承旨聂文进，飞龙使后匡赞，茶酒使郭允明，胁君于大内，出战于近郊，及至力穷，遂行弑逆，冤愤之极，今古未闻。今则凶党既除，群情共悦，神器不可以无主，万机不可以久旷，宜择贤君以安天下。河东节度使崇，许州节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州节度使赟，开封尹承勋，皆高祖之男。俱列磐维，皆居屏翰，宜令文武百辟，议择所宜，嗣承大统，毋再迁延！特此谕知。

教令读毕，郭威等与百官退入朝堂，择选嗣君。郭威宣言道："高祖子三人，只剩一前开封尹承勋，今欲择嗣，舍彼为谁？"大众齐声道："这是不易的至理，还有何疑！"郭威道："众志佥同，我等就入禀太后便了。"随即率众出朝，再入明德门，进至万岁宫，面谒李太后，请立承勋为嗣君。太后道："承勋依次当立，名正言顺，但他自开封卸任，久罹羸疾，致不能起，奈何！"威答道："可否令大众一见病状？"太后道："有何不可！"便令左右入内，舁出承勋坐床，举示大众，大众才无异言。

郭威顾王峻道："这且如何是好？"王峻道："看来只好迎立徐州节度使了。"威沉吟半晌，方徐声答道："且至朝堂再议罢。"言下有不悦意。遂相偕出宫，再至朝堂，询问大众，大众却愿立刘赟。威亦未便梗议，但淡淡地说道："时候不早，我等不应再入宫中，向太后絮烦，看来只好表闻罢。"大众又应声道："甚善！甚善！即请侍中属吏草表便了。"威应声而出，众亦散去。及

威归私第，便令书记草表，草就后，由威审阅，尚未惬意。再令改窜，仍然未惬，没奈何将就了事。无非是不愿立赟。

越日入朝，百官统已在列，即由威取出表文，推冯道为首，自己与百官陆续署名，名已署毕，乃命内侍呈入。俄而得太后旨，召入冯道、郭威，允议立赟。命冯道代撰教令，择日往迎。冯道是个著名圆滑的人物，实是老奸臣滑。料得此次迎赟，非威本意，不如用言推诿，较为妥当。遂禀太后道："迎立新主，须先酌定礼仪，就是教令亦须斟酌，俟臣与郭威出外商定，再行奏闻。"太后点首称是。道与威便即辞出，且行且语道："郭侍中幕下多才，所有教令礼仪，请侍中酌定为是。"威笑道："太师何必过谦。"道皱眉道："我已老了，前日教令，太后命我起草，我搜索枯肠，勉成此令，今番却饶了我罢。"郭威道："我是武夫，不通文墨，幕下亦无甚佳士，惟忆我出征河中，每见朝廷诏书，处分军事，均合机宜。当时问明朝使，说是翰林学士范质手笔，现未知他留住都中否？"道答言，范质未曾归里，想总尚在都中，威喜道："待我前去访求便是。"遂分途自行。

时已隆冬，风雪漫天，威冒雪前进，到处访问，方得范质住址。造门入见，相知恨晚，威即脱所服紫袍，披上质身，质当然拜谢。便由威邀他入朝，替太后代作教令。质谓前代故事，太上皇传言，例得称诰，皇太后称令，今是否仍遵古制？威答说道："目下国家无文，凡事须凭太后裁断，不妨径称为诰。"质即应命，提笔作诰文，一挥立就。诰曰：

天未悔祸，丧乱弘多。嗣王幼冲，群凶蔽惑，构奸谋于造次，纵毒虿于斯须。将相大臣，连颈受戮，股肱良佐，无罪见屠，行路咨嗟，群情扼腕。我高祖之弘烈，将坠于地，赖大臣郭威等，激扬忠义，拯救颠危，除恶蔓以无遗，俾缀旒之不绝。宗祧事重，缵继才难，既闻将相之谋，复考蓍龟之兆，天人协赞，社稷是依。徐州节度使赟，禀上圣之资，抱中和之德，先皇视之如子，钟爱特深，固可以子育兆民，君临万国，宜令所司择日备法驾奉迎，即皇帝位。于戏！神器至重，天步方艰，致理保邦，不可以不敬，贻谋听政，不可以不勤，允执厥中，祗膺景命！

看官览这诰文，应知刘赟是知远养子，并非亲生。究竟他生父为谁？就是河东节度使刘崇，崇为知远弟，赟即知远侄儿，知远爱赟，引为己子。此次奉迎礼节，为汉家所未有，范质援古证今，仓皇讨论，即日撰定。威取示廷臣，大家同声赞美，莫易一词。当由威上奏太后，请遣太师冯道，及枢密直学士王度，秘书监赵上交，同赴徐州，迎赟入朝。太后便即批准，颁下诰令。

冯道得诰，又不免吃惊，沉思良久，竟往见郭威道："我已年老，奈何还使往徐州。"威微笑道："太师勋望，比众不同，此次出迎嗣君，若非太师作为领袖，何人胜任？"道应声道："侍中此举，果出自真心么？"威怅然道："太师休疑，天日在上，威无异心。"好似西游记中猪八戒，专会罚咒。道乃与王度、赵上交，出都南下。途次顾语二人道："我生平不作谬语人，今却作谬语了。"

威既送道出都，复率群臣上禀太后，略言嗣皇到阙，尚须时日，请太后临朝听政。太后俞允，立颁诰命，想仍是翰林学士范质手笔。词云：

昨以奸邪构衅，乱我邦家，勋德效忠，翦除凶慝。俯从人欲，已立嗣君，宗社危而复安，纪纲坏而复振。皇帝法驾未至，庶事方殷。百辟上言，请予莅政，宜允舆议，权总万几，止于浃旬，即复明辟。此诰！

李太后既允听政，当然陟赏功臣，升王峻为枢密使兼右神武统军。袁𫖮为宣徽南院使，王殷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郭崇威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曹威为步军都指挥使。惟三司事宜，权命陈州刺史李谷充任。

忽接到兖州奏牍，乃是节度使慕容彦超，拿住前飞龙使后匡赞，押送东都，因有此奏。郭威待匡赞解到，便令押送法司，与刘铢、李洪建两犯，一并审讯，定谳后刑。嗣经法司呈入谳案，谓后匡赞、刘铢、李洪建，已一并伏罪。匡赞与苏逢吉，李业、阎晋卿、聂文进、郭允明等同谋，令散员都虞侯奔德等下手，杀害杨邠、史弘

肇、王章。刘铢、李洪建党附李业等，屠害将相家属，供据确凿，罪应诛夷。唯李业尚在逃未获，宜移文陕州，勒令节度使李洪信，速拿业赴阙，并案正法云云。威乃飞使赴陕，勒交李业。业前时奔赴陕州，正因节度使李洪信，为业从兄，欲往投靠。洪信知业闯祸，不敢容纳，挥令他适。业西奔晋阳，道出绛州，为盗所伺，利他多金，杀业夺货而去。洪信闻郭威入都，恐防连坐，遣人捕业，查知为盗所杀，便即奏闻。使人在途，与朝使相遇，一并入都，报知郭威，威遂将全案处置，奏闻太后，太后当然准议。

先是刘铢被获时，铢顾语妻室道："我死，汝不免为人婢。"妻泣答道："如君所为，正合如是，妾为君罹罪，恐为婢不足，还要一同枭首哩。"铢默然无言，随吏下狱，惟妻言适为郭威所闻，颇加怜念，因使人入狱责铢道："我尝与君同事汉室，岂无故人情谊！家属屠灭，虽有君命，汝何不留一线情，忍使我全家受戮！敢问君家有无妻子，今日亦知顾念否？"铢无可解免，竟强辩道："铢当时只知为汉，无暇他顾，今日但凭郭公处分，尚有何言！"使人还报郭威。威乃戮铢及子，但释铢妻。王殷家属，前由李洪建保全，殷屡向威请求，乞免洪建一死，威独不许，惟赦免家属。刘铢、李洪建、后匡赞，同日处斩，并枭苏逢吉、阎晋卿、郭允明、聂文进首级，悬诸市曹。允明弑主，罪恶尤甚，此时异罪同刑，已可见郭威之心。蓦接镇、刑二州急报，谓辽主兀欲，发兵深入，屠封邱，陷饶阳，乞即调师出援。郭威遂入禀太后，太后即令威统师北征，国事权委窦贞固、苏禹珪、王峻，军事委王殷，授翰林学士范质为枢密副使，参赞机要。威即于十二月朔日，领大军出发都城。行至滑州，接着徐州来使，乃是奉刘赟命，令慰劳诸将。赟亦未免太急。诸将见郭威辞色，微露不平，遂面面相觑，不肯拜命。且私相告语道："我等屠陷京师，自知不法，若刘氏复立，我等尚有遗种么？"威闻言，似作惊愕状，便遣还徐使，立麾军士趋澶州。

途次正值天晴，冬日荧荧，很觉可爱。诸将乘势献谀，谓郭威马前，有紫气拥护而行。威佯若不闻，驱兵渡河，进至澶州留宿，诘旦起来，早餐已毕，再下令启行。忽听得军士大噪，声如雷动，他却不慌不忙，返身入内，将门闭住。军士逾垣直入，向威面请道："天子须由侍中自为，大众已与刘氏为仇，不愿再立刘氏子弟了！"威未及答言，军士已将威绕住，前扶后拥，或即撕裂黄旗，披威身上，竞呼万岁。威无从禁止，累得声势沮丧，形色仓皇。入门时并未慌忙，对众时却似遑遽，好一种欺人手段！待至众声少静，方宣言道："汝等休得喧哗，欲我还朝，亦须奉汉宗庙，谨事太后，且不准骚扰人民！从我乃归，不从我宁死！"众应声道："愿从钧谕！"威乃率众南还，沿途禁止喧扰。

到了河滨，河冰初解，须筑浮桥，然后可渡。威命军士驻扎一宵，俟明日筑桥渡河，到了夜半，朔风大起，天气聚寒，待旦视河，冰复坚冱，各军即拥威南渡，号为凌桥。渡毕风止，冰亦渐解。小子有诗叹道：

入都报怨揽权威，北讨南侵任手挥。

岂是天心真是属，凌桥特渡"雀儿"归！雀儿系郭威绰号，详见下回。

威已越河南还，当有人驰报都中，朝内诸大臣，究竟如何对付？待至下回再详。

观本回写郭威事，处处似忠，却处处是诈。彼既以清君侧为名，奈何入都纵掠，置诸不理，反俟郭崇威、王殷之请，然后谕禁乎？冯道谓此行不易，乃不敢自立，初议立高祖三子承勋，继议立高祖从子赟，廷臣皆未知其伪，独冯道从旁窥破，知其言不由衷，道固料事明而虑患深者，惜其模棱苟合，甘为长乐老以终也！澶州之变，非郭威之暗中运动，谁其信之？经作者一一叙述，虽未揭猿隐衷，而已具匣剑帷灯之妙。欲知个中意，尽在不言中。妙笔亦妙文也。

第四十七回
废刘宗嗣主被幽　易汉祚新皇传诏

却说枢密使王峻，马步军都指挥使王殷，本是郭威心腹，一闻澶州兵变，料知威必南还，自为天子。当即派马军指挥使郭崇威，率骑兵七百人，驰赴宋州，阳言往卫刘赟，阴实使图刘赟。至崇威出发，便与窦贞固等商议，往迎郭威。窦、苏两相，本来是庸懦得很，况又手无兵权，怎能与郭威对垒，没奈何承认下去。可巧郭威有人差到，奉笺李太后，谓由诸军所迫，班师南归，军士一致戴臣，臣始终不忘汉恩，愿事汉宗庙，母事太后等语。掩耳盗铃。峻等即将笺呈入，一介女流，屡以巨变，只有在宫暗泣，一些儿没有他策。窦贞固、苏禹珪已与王峻、王殷等，出至七里店，迎接郭威，一俟威到，即在道旁伛偻鸣恭，趋跄表敬。可恨可叹。威尚下马相见，共叙寒暄，略谈数语，便由窦贞固等，捧呈一篇劝进文，所有朝内百僚，一并署名。威喜形眉宇，形式上很是谦逊，口口声声，说是未奉太后诰敕，不敢擅专。贞固等请即入都，威总以未奉诰敕为词，留驻皋门村。

是夕贞固等还朝，报明太后，不知如何胁迫，取了一道诰文。即于次日黎明，赍诣威营，当面宣读诰文。其词云：

枢密使侍中郭威，以英武之才，兼内外之任，翦除祸乱，弘济艰难，功业格天，人望冠世。今则军民爱戴，朝野推崇，宜总万机以允群议，可即监国。中外庶事，并取监国处分。特此通告。

威拜受诰敕，便称孤道寡起来，也有一道教令，传示吏民。略云：

寡人出自军戎，并无德望，因缘际会，叨窃宠灵。数语恰是的确。高祖皇帝甫在经纶，待之心腹，洎登大位，寻付重权。当顾命之时，受忍死之寄，与诸勋旧，辅立嗣君。旋属三叛连衡，四郊多垒，谬膺朝旨，委以专征，兼守重藩。俾当劲敌，敢不横身戮力，竭节尽心。冀肃静于疆场，用保安于宗社！不谓奸邪构乱，将相连诛，偶脱锋芒，克平患难。志安刘氏，顺报汉恩，推择长君以绍丕构，遂奏太后，请立徐州相公，奉迎已在于道途，行李未及于都辇。寻以北面事急，寇骑深侵，遂领师徒，经往掩袭。行次近镇，已渡洪河，十二月二十日，将登澶州，军情忽变，旌旗倒指，喊叫连天，引袂牵襟，迫请为主。环绕而逃避无所，纷纭而逼胁愈坚。顷刻之间，安危不保，事不获已，须至徇从，于是马步诸军，拥至京阙。今奉太后诰旨，以时运艰危，机务难旷，传令监国，逊避无由，黾勉遵承，夙夜忧愧。所望内外文武百官，共鉴微忱，匡予不逮，则寡人有深幸焉！布教四方，咸使闻知！

岁聿云暮，转眼新年，郭威仍留驻皋门村，拟俟新岁入都，即位改元，做一个新朝天子。那徐州节度使刘赟，尚未曾得悉，使右都押牙巩廷美，教练使杨温，居守徐州。自与冯道等西来，在途仪仗，很是煊赫，差不多似天子出巡，左右皆呼万岁。赟得意扬扬，昂然前进，到了宋州，入宿府署。翌晨起床，闻门外有人马声，不知是何变故，急忙阖门登楼，凭窗俯瞩，见有许多骑士，声势汹汹，环集门外。为首的统兵将官，扬鞭仰望，也觉英气逼人，便惊问道："来将为谁？如何在此喧哗！"言未毕，已听得来将应声道："末将是殿前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目下澶州军变，朝廷特遣崇威至此，保卫行旌，非有他意！"赟答道："既如此说，可令骑士暂退，卿且入见！"崇威不答，俯首迟疑。赟乃遣冯道出门，与崇威叙谈片刻，崇威才下马入门，随道登楼，向赟谒见。赟执崇威手，抚慰数语，继以泣下。来时何等轩昂，至此如何胆落。崇威道："澶州虽有

变动，郭公仍效忠汉室，尽可勿忧！”崇威并未称臣，内变可知。赟稍稍放心，彼此又问答数语，崇威即下楼趋出。

徐州判官董裔入见道：“崇威此来，看他语言举止，定有异谋。道路谣传，统说郭威已经称帝，陛下尚深入不止，未免少吉多凶！陛下有指挥使张令超护驾，何不召入与商，谕以祸福，令乘夜劫迫崇威，夺他部众，明日掠取睢阳金帛，北走晋阳，召集大兵，再行东下。想郭威此时，新定京邑，必无暇遣兵追袭，这乃是今日的上策呢！”赟犹豫未决。还应入做皇帝么？董裔叹息而出，赟夜不安枕，辗转筹思，才觉裔言有理。至天明宣召令超，那知令超已为崇威所诱，不肯进见，眼见得大事已去了。

未几由冯道入见，奉上一书，乃是郭威寄赟，内言兵变大略，召道先归安抚，留王度、赵上交奉辟入朝。赟亦明知是郭威欺人，一时却不便说破。道竟开口辞行，赟始愀然道：“寡人此来，所恃惟公，公为三十年旧相，老成望重，所以不疑。今崇威夺我卫兵，危在旦夕，问公何以教寡人？”还要自称寡人。道语带支吾，但云待回京后，抚定兵变，再行报命。赟部将贾贞在侧，瞋目视道，且举佩剑示赟，赟摇手道：“休得草率！这事与冯公无涉，勿疑冯公。”实可杀却，何必放归。道乘势辞出，星夜驰回。未几即有太后诰命，传到宋州，由郭崇威赍诏示赟，令赟拜受。诰云：

比者枢密使郭威，志安社稷，议立长君，以徐州节度使赟，为高祖近亲，立为汉嗣，爰自藩镇征赴京师。虽诰命寻行，而军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东，适取改卜之初，俾膺分土之命。赟可降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上柱国，封湘阴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五百户。钦哉唯命！

赟受诰后，面色如土，郭崇威更绝不容情，立迫赟出就外馆，不准逗留府署。董裔、贾贞，代抱不平，硬与崇威理论。崇威竟麾动部众，拿下二人，立即枭首。可怜这位湘阴公刘赟，鼻涕眼泪，流作一堆。没奈何迁居别馆，由崇威派兵监守，寸步难移。王度、赵上交，仍奉郭威命令，召还都中。

王峻等助威为虐，又遣申州刺史马铎，率兵诣许州，监制节度使刘信。信为刘知远从弟。曾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知远将殂，杨邠等出信镇许，不准入辞，信号泣而去。承祐嗣位，信任官如旧。及邠等被诛，信大集将佐，开宴庆贺，且与语道：“我还道老天无眼，令我三年不能适意，主上孤立，几落贼手，今幸天日重开，贼臣授首，乐得与诸公畅饮数杯了！”既而邺军入都，承祐被弑，信又惶急无计，食不下咽。寻闻迎立刘赟，即命子往徐州奉迎，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马铎竟领兵到来，突然入城。信情急无聊，索性自尽了事。铎遣人复命。

王峻、王殷等，已为郭威除去二患，便于正月五日，迎威入都。一面胁令李太后下诰，把汉室所有国宝，悉数赍送郭威，威敬谨受诰。诰云：

邃古以来，受命相继，系不一姓，传诸百王。莫不人心顺之则兴，天命去之则废。昭然事迹，著之典书。予否运所丁，遭家不造，奸邪构乱，朋党横行，大臣冤枉以被诛，少主仓猝而及祸，人自作孽，天道宁论！监国威，深念汉恩，切安刘氏，既平乱略，复正颓纲。思固护于基扃，择继嗣于宗室。而狱讼尽归于西伯，讴歌不在于丹朱，六师竭推戴之诚，万国仰钦明之德。鼎革斯启，图箓有归。予作佳宾，固以为幸。今奉符宝授监国，可即皇帝位。于戏！天禄在躬，神器自至，允集天命，永绥兆民，敬之哉！

威受诰后，并接收国宝，便自皋门入大内，被服衮冕，御崇元殿，受文武百官朝贺。苏禹珪、窦贞固以下，联翩入朝，舞蹈山呼。就是历朝元老冯太师，自宋州驰归，也入殿称臣，躬与朝谒。不记当日受拜时耶！礼毕退班，即由新天子下诏道：

自古受命之君，兴邦建统，莫不上符天意，下顺人心。是以夏德既衰，爰启有商之祚；炎风不竞，肇开皇魏之基。朕早事前朝，久居重位，受遗辅政，敢忘伊、霍之忠，仗钺临戎，复委韩、彭之任。匪躬尽瘁，焦思劳心，讨叛涣于河、潼，张声援于岐、雍，竟平大憝，粗立微劳。才旋师

于关西，寻统兵于河朔，训齐师旅，固获边陲。只将身许国家，不以贼遗君父。外忧少息，内患俄生。群小联谋，大臣遇害，柜梁既坏，社稷将倾。朕方在藩维，已遭谗构。逃一生于万死，径赴阙廷；枭四罪于九衢，幸安区宇。将延汉祚，择立刘宗，征命已行，军情忽变。朕以众庶所迫，逃避无由，扶拥至京，尊拥戴主。谁为为之！孰令听之！重以中外劝进，方岳推崇。黾勉虽顺于众心，临御实惭于凉德。改元建号，只率旧章，革故鼎新，宜覃沛泽。朕本姬氏之远裔，虢叔之后昆，积庆累功，格天光表，盛德既延于百世，大命复集于眇躬。今建国宜以大周为号，可改汉乾祐四年为周广顺元年。自正月五日昧爽以前，一应天下罪人，为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故枢密使杨邠，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等，以劳定国，尽节致君，千载逢时，一旦同命，悲感行路，愤结重泉。虽寻雪于沉冤，宜更伸于渥泽，并可加等追赠，备礼归葬，葬事官给，仍访子孙叙用。其余同遭枉害者，亦与追赠。马步诸军将士等，戮力协诚，输忠效义，先则平夷内难，后仍推戴朕躬，言念勋劳，所宜旌赏，其原属将士等，各与等等，超加恩命，仍赐功臣名号。内外前任现任文武官致仕官，各与加恩，如父母在未有恩泽者即与恩泽，已有恩泽者，更为恩泽；如亡未曾追封赠者，更与封赠。一应天下州县所欠乾祐二年以前夏秋残税，并与除放。澶州已来官路，两旁共二十里内，得除放乾祐三年残税欠税。河北沿边州县，曾经契丹蹂践处，豁免逋欠，如澶州同。凡天下仓场库务，宜令节度使专切钤辖，掌纳官吏，一依省条指挥，无得收斛余秤耗。旧所进羡余物色，今后一切停罢。乘舆服御，宫闱器用，大官常膳，概从俭约。诸道所有进奉，只助军国之费，诸无用之物，不急之务，并宜停罢。帝王之道，德化为先，崇饰虚名，朕所不取。未必。今后诸道所有祥瑞，不得辄有奏献。古者用刑，本期止辟，今兹作法，义切禁非，宽以济猛，庶臻中道。今后应犯窃盗贼赃及和奸者，并依晋天福元年以前条制施行。罪人非叛逆，毋得诛及亲族，籍没家资。天下诸侯，皆有戚友，自可慎择委任，必当克效参裨。朝廷选差，理或未当，宜矫前失，庶叶通规。其先时由京差遣军将，充诸州郡都押牙，孔目官，内知客等，并可停废，仍勒却还旧处职役。近代帝王陵寝，令禁樵采。唐庄宗、明宗、晋高祖诸陵，各置守陵十户，汉高祖陵前，以近陵人户充署职员及守官人，时日荐飨，并旧有守陵人户等，一切如故。仍以晋、汉之胄为二王后，委中书门下处分。值景运之方新，与天下为更始，兴利除弊，一道同风，朕实有厚望焉！此诏。

翌日再行视朝，派前曹州防御使何福进，权许州节度使；前复州防御使王彦超，擢徐州节度使；前澶州节度使李洪义，权宋州节度使。这三缺最是要紧。又越日上汉太后尊号，称为昭圣皇太后，徙居西宫。命有司择日为故主发丧，丧期已定，周主郭威，亲至西宫成服。祭奠举哀，辍朝七日。禁坊市音乐。追谥故主为汉隐帝，且遵古制殡灵七月，始遣前宗正卿刘皞，护灵辅，备仪仗，送葬许州。五代享年，汉祚最短，先后两主，仅得四年。汉前开封尹承勋，即于是年去世，追封陈王。汉太后又延寿三年。即显德元年。病殁宫中，祔葬汉高祖陵，这也不在话下。了结汉事。惟小子前叙郭威，只及官爵功勋，未曾叙及履历籍贯。此次郭威为帝，追尊四代。应将他少年家世，补叙明白。

威本邢州尧山人，父名简，曾为晋顺州刺史，被兵死难。威时仅数龄，随母王氏走潞州，母又道殁，赖姨母韩氏提携抚育，始得成人。潞州留后李继韬，即李嗣源子。招募壮士，威年方十八，依故人常氏家，闻命应募，编入行伍。素性好刚使气，不肯为人下。继韬爱他勇敢，就使逾法犯禁，亦特别贷免。尝游行市中，见有屠夫豪横武断，为众所惮，不由地愤怒起来。便呼屠割肉，稍不如意，便加呵叱。屠夫坦腹相示道："汝敢刺我否？"道言未绝，已被威刳刃入胸。市人大惊，拥威付吏，继韬不忍杀他，纵令亡去。嗣得友人李琼，授以《阃外春秋》，方折节读书，得谙兵法。娶同里女柴氏为妻，柴氏家颇殷实，所得嫁奁，易钱给威，令再出从军，乃走依汉高祖麾下，积功发迹，代汉为帝。追遵高祖璟为信

祖，妣张氏为睿恭皇后，曾祖湛为僖祖，妣申氏为明孝皇后，祖蕴为义祖，妣韩氏为翼敬皇后，父简为庆祖，母王氏为章德皇后。夫人柴氏早卒，进册为后，谥曰圣穆。继室杨氏，也早病逝，再继室为张氏，自威出镇邺都，留张氏居京师，为刘铢所杀。子青哥、意哥，侄守筠、奉超、定哥，孙宜哥、喜哥、三哥，同时被屠。周主顾念前情，追封继室杨氏为淑妃，再继室张氏为贵妃；子青哥赐名为侗，追赠太保；意哥赐名为信，追赠司空；守筠改名为愿，追赠左领军将军；奉超赠左监门将军；定哥赐名为逊，赠左千卫将军；宜哥赠左骁卫大将军，赐名为谊；喜哥赠武卫大将军，赐名为诚；三哥赠左领卫大将军，赐名为诚。家属以外，进封故旧，高行周进位尚书令，仍封齐王，安审琦封南阳王，符产卿封淮阳王，遣归原镇。王殷加同平章事职衔，充邺都留守，典军如故。前太师冯道为中书令弘文馆大学士，以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前宰相窦贞固为侍中，兼修国史，苏禹珪守司空平章事。此外各进爵有差。追封杨邠为恒农郡王，史弘肇为郑王，王章为琅琊郡王，召还郭崇威，令为洋州节度使，兼检校太保，曹威为荆州节度使，兼检校太傅，各领军如故。郭崇威避周主讳，省去威字，曹威易名为英。皇养子荣，闻镇邺有人，表请入觐，有旨不必来朝，调授澶州节度使，兼检校太保，封太原郡侯。

河东节度使刘崇，为赟生父，初闻故主遇害，拟发兵南向，继得赟人嗣消息，欣然说道："我儿为帝，尚有何求？"遂按兵不进，但使人至郭威处，探明虚实。威少时微贱，尝在颈上黥一飞雀，时人号为郭雀儿。当时语河东来使道："郭雀儿要做天子，也不待今日了！"继又自指颈上，示来使道："世上岂有雕青天子？请转告刘公，不必多疑。"来使便即辞行，返报刘崇，崇益喜慰。独太原少尹李骧进言道："公休信郭威，看他志不在小，必将自取。请公速引兵逾太行，据孟津，俟徐州殿下即位，然后还镇，方不为他所卖。"崇拍案大怒道："腐儒欲离间我父子么？左右快推出斩首！"良言不用，枉送儿命。还要杀死李骧，真是愚悖。骧大呼道："我负经济才，为愚夫谋事，死也应该！但家有老妻，愿与同死！"崇闻言益怒，竟令属吏捕取骧妻，一同处斩。

及赟既见废，被锢宋州，及遣徐州押牙巩廷美，奉表周廷，求赟调藩。为此一表，要将赟送到枉死城中去了。小子有诗叹道：

不听忠言错已成，旧藩一表促儿生；
雕青天子欺人惯，肯使湘阴入汴京！

欲知周主如何答复，请看下回便知。

刘赟以旁支人承正统，本非创闻；但内有郭威之专政，即令赟得入都，果嗣大位，能保威之不为曹丕、刘裕乎？为赟计，能辞则辞，不能辞，亦当向河东请兵，作为声援，自率大军诣阙，则郭氏或尚不敢动。至行抵宋州，受逼郭崇威，即从董裔言，遁归晋阳，已非上策。乃犹迁延不决，不死奚待乎？郭威人都称帝，易汉为周，新制下颁，犹有礼义，较之梁、唐、晋、汉，似进一筹，然亦由文字之优长，始觉规模之粗备。五季以乱易乱，文学凌衰，不值一盼，有范质以振兴之，始稍见右文之治。文事盛而武力绌，正天之所以开赵宗也。否则军阀骄横，兵争益甚，大乱果何日靖乎？

第四十八回
陷长沙马希萼称王 攻晋州刘承钧折将

却说周王郭威，接到巩廷美来表，踌躇一回，特想出数语，作为答复河东文书，大略说是：

湘阴公近在宋州，正拟令搬取赴京，但勿忧疑，必令得所。惟公在彼，固请安心，若能同力扶持，别无顾虑，即当便封王爵，永镇北门，铁契丹书，必无爱惜！特此复谕。

巩廷美接得复文，转达刘崇，且言周主多诈，不可不防，请即发兵援徐，愿与教练使杨温，固守徐州，静待后命。刘崇得报，也欲称帝晋阳，与周抗衡，一时无暇遣援。那知巩廷美、杨温二人，已奉刘赟妃董氏为主，仍张汉帜，不服周命。周主遣新授节度使王彦超，率兵驰诣徐州，且遗湘阴公刘赟书，令他转示廷美等人，嘱使静候新节度使入城，各除刺史。刘尚依言致书，嘱巩、杨迎王彦超，巩、杨不肯从命，一意拒守。王彦超到了城下，射书谕降，仍然不从，乃督兵围攻。巩、杨二将，日夜戒备，专待河东援兵。

河东节度使刘崇，决计抗周，就在晋阳宫殿中，南面称帝。国仍号汉，沿用乾祐年号，据有并、汾、忻、代、岚、宪、隆、蔚、沁、辽、麟、石十二州，命节度使郑珙，观察判官赵华，同平章事，次子承钧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兼太原尹，副使李存瓌为代州防御使，裨将张元徽为马步军都指挥使，陈光裕为宣徽使。存瓌、元徽等，请建立宗庙，崇慨然道："朕因高祖皇帝的基业，一旦坠地，不得已南面称尊，权承汉祚。究竟我是何等天子，尔等是何等将相呢？宗庙且不必立，但如家人祭礼，延我宗祀。得能规复中原，再修庙貌，妥我先灵，也未为迟哩。"将吏方才罢议。惟河东地窄民贫，岁入无多，百官俸给，不得不格外减省。宰相俸钱，月止百缗，节度使月止三十缗，此外惟薄有资给罢了。历史上称崇为东汉，或号为北汉，免与南汉相混。小子因南北分称，容易记忆，故此后叙及河东，概以北汉为名。叙事明析。

北汉主称帝这一日，就是湘阴公赟毕命的时期。当时宋州节度使李洪义，讣报周廷，只说是刘赟暴亡。后来《资治通鉴》、司马光著。《紫阳纲目》朱熹著。大书特书云："周主威弑湘阴公赟于宋州。汉刘崇称帝于晋阳。"可见得刘赟暴亡，实是李洪义密奉主命，暗中下手。且直书为弑，令郭威更无从躲闪，所以千秋万世，统称他是直笔呢。引古为证，取义谨严。

闲文少表，且说周主郭威即位，颁召四方，荆南节度使高保融，首先表贺，且报称去年十一月间，朗州节度使马希萼破潭州，十二月缢杀楚王马希广，自称天策上将军，武安、武平、静江、宁远等军节度使嗣楚王。周主郭威，因国家初定，无暇南顾，但优旨嘉奖高保融，加封渤海郡王。但高保融奏报楚事，仅据纲领，欲知详细，还须另行叙明。

自楚王马希广，出师屡败，益阳失守，长沙吃紧，希萼大举入寇，希广向汉告急，汉适内乱，不遑出援，应四十四回。希萼知希广势孤，急引兵进攻岳州，刺史王赟登城坚拒，无懈可击。希萼在城下呼赟道："公非马氏旧臣，不事我，反欲事异国么？既为人臣，独怀二心，岂非贻辱先人！"赟从容答道："亡父为先王将，亦破淮南兵，今大王兄弟构兵，适贻淮南厚利，且先王破淮南，后嗣臣淮南，贻辱何如！大王诚能释憾罢兵，不伤同气，赟愿尽死事大王兄弟，怎敢别生贰心！"希萼闻言，颇也知惭，引兵转趋长沙。部将朱进忠，已自益阳攻陷玉潭，再与希萼会师，屯兵湘西。

希广令刘彦瑫召集水师，与水军指挥使许可琼，率战舰五百艘，守城北津，迤及南津，独派庶弟希宗为监军。前已有人请诛，置诸不理，此时更派作监军，痴极笨极！又遣马军指挥使李彦温，领骑兵屯驼口，扼住湘阴路，步军指挥使韩礼，率步兵屯杨柳桥，扼住栅路。与希萼相持数日，胜负未决。强弩指挥使彭师暠，登城西望，入白希广道："朗人骤胜致骄，行列未整，更有蛮兵夹入，益见喧嚣。若假臣步卒三千，从巴陵渡江，绕出湘西，攻敌后面。再令许可琼带领战舰，攻敌前面，背腹夹攻，不怕敌人不走。一场败北，将来自不敢轻入了。"此计甚妙。希广却也称善，便召可琼入议，哪知可琼已阴与希萼密约，分治湖南，至是闻师暠计议，反瞠目伸舌道："这是危道，决不可从，况师暠出身蛮都，能保他不生异心么？"自己通敌，还说别人难恃，此等人安可不杀！希广乃止。且命诸将尽受可琼节制，日给可琼五百金，可琼时常闭垒，不使士卒知朗军进退，或且诈称巡江，与希萼密会水西，愿为内应。希广反叹为良将，言听计从。彭师暠闻可琼通敌，入谏希广道："可琼将叛，国人尽知，请速加诛。毋贻后患！"希广叱道："可琼世为楚将，岂有此事！"师暠退出，喟然长叹道："我王仁柔寡断，败亡可立俟呢！"

已而长沙大雪，平地积四尺许，两军苦不得战。希广迷信僧巫，抟土作鬼神形，举手指江，谓可却退朗人。又命众僧日夜诵经，向佛祷告，希广也披缁膜拜，高念宝胜如来，声彻户外。是谓祈死。朗州步军指挥使何敬真，乘雪少霁，即率蛮兵三千，迫韩礼营，阴遣小校雷晖，冒充长沙兵士，混入礼寨，用剑击礼。礼骇走狂呼，一军惊忧，敬真乘乱掩入，立将礼营捣破。礼军大溃，礼受创奔回，越日毙命。于是朗兵水陆齐进，急攻长沙。长沙某军指挥使吴宏，与小门使杨涤相语道："强敌凭陵，城且不保，我等不效死报国，尚待何时？"遂各引兵出战，宏出清泰门，涤出长乐门。统怒马争先，以一当十，奋斗至三四时，朗兵少却。刘彦瑫与许可琼，袖手旁观，并不出援。宏士卒饥疲，先退入城，涤亦还军就食。

朗兵复竞进扑城，彭师暠挺槊突出，与朗兵交战城北，未分胜负。朗将朱进忠带引蛮众，至城东纵起火来。城上守兵，为烟雾所迷，不免惊惶，忙招许可琼军，令他救城。可琼竟举军降希萼，守兵见可琼降敌，当然惊乱，朗兵遂一拥登城，长沙遂陷。希广亟带领妻孥，走匿慈堂。朗兵及蛮兵，杀官民，焚庐舍，彻夜不休。自马殷立国后，所积珍宝，尽被夺散。宫殿屋宇，统成灰烬，闹得人声鼎沸，烟焰迷离。

李彦温尚屯兵驼口，望见城中火起，急引兵还援。至清泰门，朗人已据城拒战，矢石交下，正拟冒险进攻，忽有千余人绕城而来，统是神色仓惶，备极狼狈。为首的且凄声呼道："李将军快寻生路罢！"彦温瞧着，正是刘彦瑫，便问主子如何？彦瑫道："不知下落。我已觅得先王及今王诸子，从旁门逃出，幸与君相遇，正好结伴同奔。朗兵利害得很，若不急走，恐一经追杀，必无噍类了！"彦温被他一吓，也觉惊慌，遂与彦瑫等同奔袁州，转降南唐。

希萼入城后，即与希崇相见，希崇率将吏进竭，上书劝进。吴宏战血满袖，顾视希萼道："我不幸为许可琼所误，今日虽死，地下也好对先王了！"彭师暠投槊地下，大呼道："师暠不降，情愿请死！"希萼叹道："这可谓铁石人了！"纵令自便，不欲加诛。也是保全忠臣，却是难得。希崇遂导希萼入府视事，闭城搜捕希广夫妇，及掌书记李弘皋、弘节，都军判官唐昭胤，学士邓懿文，小门吏杨涤等，先后拘至，尽作俘囚。

希萼首问希广道："你我承父兄余业，难道不分长幼么？"希广流涕道："将吏见推，朝廷见命，所以权受，并非出自本心。"希萼也不禁恻然，便顾左右道："这是钝夫，怎能作恶？徒受群小欺蒙，因致如此。"遂命牵往狱中。鞫讯弘皋、弘节等，多半说是先王遗命，不肯伏罪，惹得希萼怒起，命将弘皋、弘节、唐昭胤、杨涤四人，绑出府门，凌迟处死，分饷蛮军。邓懿文少说数语，总算从宽一线，枭首市曹。似此残忍，何能久享！遂自称天策上将军，武安、武平、静江、宁远等军节度使，嗣爵楚王。授希崇节度副使，判军府事，其余要职，悉用朗人充任。

越日，语将吏道："希广懦夫，受制左右，我欲使他不死，汝等以为然否？"诸将皆不敢对，独朱进忠尝为希广所笞，乘此报怨，奋然进言道："大王血战三年，始得长沙，一国不容二主，今日不除，他日悔无及了！"乃命牵出勒死。希广临刑，尚喃喃诵佛书，至死才觉绝口。希广妻棰毙杖下，彭师暠不忘故主，棺殓希广，瘗诸浏阳门外，后人号为废王冢。希萼命子光赞为武平留后，遣何敬真为朗州都指挥使，统兵戍守。且因故学士拓拔恒，曾劝希广让国，召令复职。恒称疾不起，希萼亦无可如何。

未几令掌书记刘光辅入贡南唐，唐主璟命右仆射孙晟，客省使姚凤为册礼使，册封希萼为楚王，希萼又令光辅报谢，唐主厚待光辅，并问湖南情形。光辅密奏道："湖南民疲主骄，陛下若发兵往取，易如反掌呢。"又是一个卖国臣。唐主乃命都虞侯边镐为信州刺史，屯兵袁州，渐渐地谋吞湖南了。

南方正扰攘不休，北方亦兵戈迭起，北汉主刘崇，闻赟死人手，向南大恸道："我悔不用忠臣言，致伤儿命！"遂命为李骧立祠，岁时致祭，一面整兵缮甲，锐意复仇。可巧辽将潘聿拈，奉辽主命，贻书崇子承钧，通问国情。刘崇即使承钧复出，略说本朝沦亡，因袭帝位，欲循晋室故事，求援北朝。聿拈转报辽主，辽主兀欲，得了复书，当然欣允，发兵屯阴地、黄泽、团柏，遥作声援。刘崇即命皇子承钧为招讨使，白从晖为副，李存瓌为都监，统兵万人，分作五道，出攻晋州。

晋州节度使王晏，闭门不出，城上旗帜兵仗，亦散乱不整。承钧还道他是不能拒守，饬兵士蚁附登城，不料一声鼓响，那堞内伏兵，霎时齐起，挟着硬弓毒矢，接连射下。还有长枪大戟，巨斧利矛，钩的钩，斫的斫，把北汉兵杀伤无数。承钧忙鸣金收军，退出濠外，王晏竟驱兵杀出，前来追击。承钧哪里还敢恋战，麾兵急奔，跑了十多里，方不见有追兵，择地下寨。招集散卒，死伤已千余人，并失去副兵马使安元宝，不知是否阵亡，后经探骑报闻，才知元宝被擒，投降晋州了。

承钧且惭且愤，移攻隰州，行至长寿村，突遇隰州步军指挥使孙继业，从刺斜里杀将出来，顿时承钧又吃一大惊。前锋牙将程筠，不管好歹，竟挺枪跃马，出战继业。两马相交，双枪并举。约有一二十合，被继业大喝声，把程筠刺落马下，隰州兵捉住程筠，立刻斩首，枭示军前。承钧大怒，麾兵前斗，要与继业拚命。偏继业刁猾得很，率军急退，竟回入城中去了。承钧追至城下，城上早已准备，由隰州刺史许迁，亲自督守，再加孙继业登陴相助，里守外攻，约过了数昼夜，北汉兵毫无便宜，反伤亡了许多人马，只好一齐退去。北汉兵两次败退，这叫作出手就献丑。

北汉主刘崇，接得败报，正在焦灼，怎奈不如意事，接踵而来。徐州一城，被周将王彦超陷入，杀死巩廷美、杨温，只湘阴公夫人董氏，还算由周主特恩，安抚保护，未曾殉难。徐州事虽用带笔，恰是毫不渗漏。崇忧愤交并，立遣通事舍人李訔，赴辽乞援。辽主兀欲，本来是用两头烧通的计策，当周主郭威称帝时，已从饶阳回师，应四十六回。派番将朱宪奉书周廷，称贺即位，周廷亦遣尚书右丞田敏报聘。此次联络北汉，明明使他鹬蚌相争，自己好做个渔翁。至李訔到辽乞师，兀欲尚不肯发兵，先遣使臣拽剌梅里，与訔同诣北汉，捏称周使田敏，已约输岁贡十万缗。刘崇不禁情急，忙使宰相郑珙，赍着金帛，与拽剌梅里同往，纳赂辽主。国书中且自称侄皇帝，致书于叔天授皇帝，见四十回。请行册礼，辽主兀欲，喜如所愿，厚待郑珙，日夕赐宴，珙在途已感受风寒，禁不起肉酪厚味，一夕宴毕归馆，竟致暴亡。兀欲发还珙丧，并遣燕王述轧，一作舒斡。政事令高勋，同至北汉，册封刘崇为大汉神武皇帝，妃为皇后。刘崇情急求人，也顾不得甚么屈膝，只好对着辽使，拜受册封，改名为旻，令学士卫融等，诣辽报谢，乞即济师。

辽主召集诸部酋长，拟即日大举，援汉侵周，诸部酋长多不愿南行，兀欲强令从军，自督部众至新州。驻宿火神淀，夜间忽遭兵变，由燕王述轧，及伟王子呕里僧为首，持刀入帐，竟将兀欲劈死。也有此日。

辽太宗德光子齐王述律，一作舒噜。在军闻变，走入南山，述轧即自立为帝，偏各部酋长不乐推戴，情愿往迎述律，攻杀述轧及呕里僧。述律乃自火神淀入幽州，即辽主位，号天顺皇帝，改元应历，当下为故主兀欲发丧，并遣使至北汉告哀。

刘崇派枢密直学士王得中等，贺述律即位，且吊兀欲丧，仍称述律为叔，请兵攻周。述律素好游畋，不亲政事，每夜酣饮，达旦乃寐，日中方起，国人号为睡王。北汉乞援再四，方遣彰国军节度使萧禹厥，统兵五万，与北汉会师，自阴地关进攻晋州。

时晋州节度使王晏，与徐州节度使王彦超对调，晏已离镇，彦超未至。巡检使王万敢权知晋州军事，与龙捷都指挥使史彦超，虎捷都指挥使何徽，募兵拒守。辽兵五万人，北汉兵二万人，共至晋州城北，三面营垒，日夜攻扑。王万敢等多方抵御，且飞使至大梁求援。周主郭威，命王峻为行营都部署，发诸道兵援晋州，威自至西庄饯行，亲赐御酒三卮，峻饮毕拜别，上马径去，驰至陕州，留军不进。周主闻报，免不得遣使促行，并欲督师亲征。正是：

将军故意留西鄙，天子劳心欲北征。

究竟王峻何故逗留，待至下回表明。

希广不能让兄，又不能拒兄，潭州之陷，威本自诒。况忠如彭师暠而不用，奸如许可琼而独任，迷信僧巫，至死且讽诵佛经。愚昧至此，安能不亡？若希萼之加刃同胞，脔食旧臣，残忍太甚，几何而不俱灭也！刘崇不从李骧之言，以致刘赟死于非命，虽悔奚追，厥后甘心事狄，出师屡败，欲泄忿而不得，欲报怨而未能，乃知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天下之不听忠言，自致危祸者，皆类是耳。特揭出之以为后世鉴云。

第四十九回
降南唐马氏亡国　征东鲁周主督师

却说王峻留驻陕州，并非故意逗挠，他却另有秘谋，不便先行奏闻。周主郭威，闻报惊疑，拟自统禁军出征，取道泽州，与王峻会救晋州。一面遣使臣翟守素，往谕王峻，峻与守素相见，屏去左右。附耳密语道："晋州城坚，可以久守，刘崇会合辽兵，气势方锐，不可力争。峻在此驻兵，并非畏怯，实欲待他气馁，然后进击，我盛彼衰，容易取胜。今上即位方新，藩镇未必心服，切不可轻出京师！近闻慕容彦超据住兖州，阴生异志，若车驾朝出汜水，彦超必暮袭京城，一或被陷，大事去了！幸转达陛下，勿生他疑！"守素唯唯遵教，即日驰还京城，报知周主郭威，威闻言大悟，手自提耳道："几败我事！"遂将亲征计议，下敕取消。郭雀儿亦有失策时耶？

是时已为广顺元年十二月，天气严寒，雨雪霏霏，峻乃下令各军，速即进发。到了绛州，也无暇休息，便语都排阵使药元福道："晋州南有蒙阬，地最险恶，若为敌兵所据，阻我前进，却很费事。汝引部卒三千，赶紧前行，得能越过蒙阬，便可无忧了！"元福应命前驱，冒雪急进，到了蒙阬相近，见地势果然险恶，幸无敌兵把守，便纵马飞越，出了蒙阬，方才扎住。令部校回报王峻，峻私喜道："我事得成了！"因即麾军继进，过了蒙阬径路，与药元福相会，向晋州进兵。

北汉主刘崇，及辽将萧禹厥，正虑攻城不下，粮食将尽，更兼大雪漫天，野无所掠，未免智穷力尽，日思退归。忽接哨骑探报，知王峻已逾蒙阬，不由得心惊胆战，立命烧去营垒，黄夜返奔。至王峻到了晋州，敌兵早遁，城内王万敢、史彦超、何徽等，出迎王峻，导入城中。彦超便禀王峻道："寇兵虽去，相距未远，若使轻骑追击，必得大胜。"峻答说道："我军远来劳乏，且休养一宵，明日再议。"彦超乃退。翌晨值峻升厅，彦超又来禀白，药元福等亦从旁怂恿，峻乃令药元福统兵，与指挥使仇弘超，左厢排阵使陈思让、康延诏，策马出追。驰至霍邑，追及敌众，便奋击过去。敌军后队，统是北汉兵，一闻追兵到来，都越山四跑，急不择路，或附崖，或堕谷，死了无数。元福催后军急进，偏偏延诏懦怯，沿途逗留，且语元福道："地势险窄，恐有伏兵，且回兵徐图进取。"元福忿然道："刘崇挟胡骑南来，志吞晋绛，今气衰力惫，狼狈遁还，不乘此时扫灭，必为后患。"言未已，那王峻遣人到来，说是穷寇勿追，饬令回军，元福长叹数声，收军而还。王峻亦非真良将。

辽兵还至晋阳，人马什丧三四，萧禹厥自耻无功，诿罪一部酋，钉死市中。刘崇亦丧兵无数，复因辽兵归去，不得不畀他厚贶，害得府库空虚，人财两失，只好付诸一叹，缓图报怨罢了。智力原不及郭威。

且说楚王马希萼，得据长沙，刑戮无度，已失人心。更且纵酒荒淫，尽把军府政事，委任希崇。小门使谢彦颙，系家僮出身，面目清扬，姣如处女，希萼很是宠爱，尝令与妃嫔杂坐，视同男妾。不怕作元绪公么？彦颙恃宠生骄，凌蔑大臣，就是手握大权的王弟希崇，他亦未加尊敬，或且拊肩搭背，戏狎靡常，希崇引为恨事。向例王府开宴，小门使只能伺候门外，希萼独使彦颙与座，甚至列诸将上，诸将亦愤愤不平。希萼因府舍被焚，命朗州指挥使王逵，副使周行逢，率部曲千余人修葺府署，执役甚劳，毫无犒赐。士卒统有怨言，逵与行逢密语道："众怒已深，不早为计，祸将及我两人了！"遂率众逃归朗州。

希萼沉醉未醒，左右不敢白，越宿始报知希萼。希萼大怒，立遣指挥使唐师翥，领兵往

追，直抵朗州城下，被王逵等伏兵邀击，士卒尽死，师翥孑身逃归。逵入朗州城，逐去留后马光赞，别奉希萼兄子光惠知朗州事。寻且立为节度使，光惠愚懦嗜酒，不能服众。逵与行逢，商诸朗州戍将何敬真，废去光惠，推立辰州刺史刘言，权知留后，逵自为副使。因恐希萼往讨，特向南唐求请旌节，唐主不许。乃奉表周廷，自称藩臣，周主也不给复谕，置诸不闻。

希萼本与许可琼密约，分治湖南，及攻入潭州，背约食言，且恐可琼怨望，暗通朗州，遽出为蒙州刺史。一面派马步指挥使徐威，左右军马步使陈敬迁，水军指挥使鲁公绾，牙内侍卫指挥使陆孟俊，率兵出城西北隅，立营置栅，预备朗兵。

徐威等劳役经旬，并未抚问，免不得怨声又起。希崇已知众怒，未尝进谏。一日希萼置酒端阳门，宴请将吏，徐威等不得预宴，希崇亦称疾不至，威等遂共谋作乱。先使人驱踶啮马数十匹，闯入府署。自率徒众持械相随，待马奔入府中，即托言絷马，掩入座上，纵横击人，颠踣满地，希萼骇奔，逾垣欲走，被威等追及，缚置囚车，并执小门使谢彦颙，自顶至踵，锉成齑粉。南风不竞，致罹此祸。遂推希崇为武安留后，大掠两日，方才安民。

希崇欲借刀杀人，特令彭师暠押住希萼，解往衡山县锢禁，随时管束。希萼已去，随接到朗州檄文，数希崇篡逆罪状，希崇方觉心惊。忽又闻朗州留后刘言，派马步军至益阳，将逼潭州，顿时仓皇失措，急发兵二千往御，且遣人赴朗州求和，愿为邻藩。平时很是刁滑，此时奈何若此。刘言见了潭使，颇费踌躇，掌书记李观象进议道："希萼旧将，尚在长沙，必不欲与公为邻。公不若先檄希崇，令他取各首来献，然后可和。希崇若从此议，取湖南如反掌了。"言依议而行，即令潭使返报，果然希崇畏言，杀死希崇旧臣杨仲敏、魏光辅、魏师进、黄勍等十余人，函首送朗州，派前辰阳令李翊为使。翊至朗州纳入首级，统已血肉模糊，不可辨认。言与王逵，遂说他以伪冒真，呵叱李翊。翊且愤且惧，撞死阶下。言也为心动，暂许希崇和议，调回益阳等军。希萼闻朗军调回，安然无忌，乐得纵情酒色，终日寻欢。不意彭师暠押送希萼，到了衡山，竟与衡山指挥使廖偃，共立希萼为衡山王，改县为府，断江立栅，编竹成战舰，居然与希崇为敌。这都是希崇弄巧成拙，反害自身！原来师暠受希崇差遣，明知是借刀杀人，仍与廖偃相见，慨然与语道："要我弑君，我却不愿，宁可以德报怨，不甘枉受恶名！"廖偃也以为然，即与师暠拥立希萼，召募徒众，旬日间得万余人，且遣判官刘虚已，向唐乞援。师暠以德报怨，已属矫枉过正，更且引敌亡楚，尤觉失策。

希萼得悉此变，也遣使奉表唐廷，请兵拒朗。唐主璟立命袁州戍将边镐，西趋长沙。楚将徐威等又欲杀希崇。被希崇先期察觉，左思右想，无可为计，只好赶紧迎镐，尚可自全。忽闻镐军已至醴陵，适如所望，急发库款犒军。去使回报希崇，传述镐言，谓此来拟平楚乱，并非代灭朗兵，如欲自保，速即迎降。希崇听了，半晌无言，嗣且泪下。没奈何追令前学士拓跋恒，奉笺镐军，情愿降唐。恒怅然道："我久不死，徒为小儿等赍送降表，岂不可叹！"乃诣镐军请降。究竟贪生。

镐率兵抵潭州，希崇率弟侄出城，望尘迎拜。镐下马宣慰，与希崇等同入城中，寓居浏阳门楼，湖南将吏，相率趋贺，镐即发湖南仓库，取出金帛粟米，金帛给将吏，粟米赈饥民，阖城大悦。慷他人之慨，何乐不为。唐武昌节度使刘仁赡，乘势取岳州，安抚吏民，舆情翕然。

捷报驰入金陵，唐百官额手称庆，独起居郎高远道："乘乱取楚，原是容易，但观统兵各将，均非良才，恐易取却难守哩。"为后文伏线。唐主璟独喜出望外，授边镐为武安节度使，征马氏全族入朝。希崇不欲东行，聚族相泣，并愿重赂边镐，令他代为奏请，仍准留居长沙。镐微笑道："我朝与公家世为仇敌，屈指将六十年，但未尝大举入境，欲灭公家。今公兄弟阋墙，穷蹙乞降，这是天意欲归我朝，公若再图反复，恐人肯恕公，天也未必肯恕公了！"可作世人棒喝。希崇无词可答，只得挈领宗族，及将佐千余人，号哭登舟，共赴金陵。谁叫你陷害骨肉？

马希萼据住衡山，还想经略岭南，特命龙峒戍将彭彦晖，移屯桂州。桂州节度副使马希隐，系是马殷少子，不愿彦晖前来，急檄蒙州刺史许可琼，同拒彦晖。可琼引兵趋桂州，与希隐合兵，杀退彦晖。彦晖奔回衡山，希萼大惊。适唐将李承戬，奉边镐命，引兵数千至衡山，促希萼入朝金陵，逼得希萼忧上加忧。就是廖偃、彭师暠，也想不出救急方法，索性投顺南唐，乃是无策中的一策，乃与希萼沿江东下，往朝南唐。

先是湖南有童谣云："鞭打马，马急走！"至是果验。马希隐闻二兄降唐，还想据守岭南，负嵎自固。偏南汉主刘晟，遣内侍吴怀恩入境，先乘虚袭入蒙州，继乘胜进逼桂州。希隐与许可琼，保守不住，乘夜斩关，带领遗众，向全州遁去。吴怀恩得了蒙桂，复略定连、梧、严、富、昭、流、象、龚等州，于是南岭以北属南唐，南岭以南属南汉。只有朗州一隅，尚为刘言所据，但亦不复属马氏。自马殷据有湖南，至希崇降唐，共得六主，合成五十六年。

希萼兄弟，先后至金陵，唐主璟嘉他恭顺，命希萼为江南西道观察使，驻守洪州，仍封楚王。希崇为永泰军节度使，驻守扬州。其余湖南将吏，以次拜官，且因廖偃、彭师暠二人，忠事故主，特授偃为左殿直军使兼莱州刺史，师暠为殿直都虞侯。湖南刺史，俱望风朝唐。最可惜的是前岳州刺史王赟，至此已改调永州，独伤心故国，不忍降唐。经唐廷一再征诏，勉强入觐。唐主璟责他后至，赐鸩而死。人生到此，天道难论，这叫做有幸有不幸呢！褒贬咸宜。

南唐既并有湖南，复议北略。参军韩熙载，入任户部侍郎，独上书谏阻道："郭氏奸雄，不亚曹、马，得国虽浅，守境已固，我若妄动兵戈，恐不独无成，反且有害呢！"唐主璟乃罢兵不发。偏是兖州节度使慕容彦超，叛周起兵，向唐求援，遂令唐主璟触动雄心，出兵五千人，令指挥使燕敬权为将，往援彦超。从南唐出援，接入彦超叛周事，绾合无痕。彦超自汴京逃归，心常疑惧，昼夜不安，特遣人贡献方物，自表歉忱，探试周主意向。周主加授彦超为中书令，并遣翰林学士鱼崇谅，至兖州传旨抚慰。略云：

向以前朝失德，少主用谗。仓猝之间，召卿赴阙，卿即奔驰应命，信宿至京，救国难而不顾身，闻君召而不俟驾。以至天亡汉祚，兵散梁郊，降将败军，相继而至。卿即便回马首，径返龟阴，为主为时，有终有始，所谓危乱见忠臣之节，疾风知劲草之心。若使为臣者皆复如是，则有国者谁不欲大用斯人！朕潜龙河朔之际，平难竣郊之时，缘不奉示谕之言，亦不得差人至行阙，且事主之道，何必如斯？若或二三于汉朝，又安肯效忠于周室，以此为惧，不亦过乎？卿但悉力推心，安民体国，事朕之节，如事故君，不惟黎庶获安，抑亦社稷是赖！但坚表率，未易替移，由衷之诚，言尽于此，卿其勿疑！

彦超得了此谕，心终未释，且闻刘赟暴死，益不自安。募壮士，蓄刍粮，购战马。潜使人通书北汉，为关吏所获，奏报周廷。周主郭威，命中书舍人郑好谦，申谕彦超，与订誓约。彦超始终未信，特令都押牙郑麟诣阙，伪输情款，实觇机事。又捏造天平节度使高行周书，说是约他造反，因此出首。周主郭威，披书审阅，语多指斥朝廷，不禁微笑道："鬼蜮伎俩，怎能欺人！"遂将书颁示行周，行周果然奏辩，兼且谢恩。周主即遣閤门使张凝，领兵赴郓州，为行周助守。彦超计不得逞，复表请入朝，竟由周主允准。未几又得彦超复奏，伪称境内多盗，不便离镇，周主付诸一笑，但待他发难，兴师问罪便了。并非姑息养奸，实是请君入瓮。

好容易过了一载，已是广顺二年，彦超召乡兵入城，引泗水注入城濠，预备战守。且令部吏伪扮商人，混入南唐，求请援师。一面募集群盗，剽掠邻境。寻得朝廷诏敕，命沂、密二州，不复属泰宁军。彦超怎肯失去二州，决计抗命。判官崔周度谏阻道："东鲁素习《诗》、《书》，自伯禽周公子。以来，不能霸诸侯，但用礼仪守国，自可长世。况公对朝廷，并无私憾，何必自疑？主上又再三谕慰，公能撤备归诚，定可长享富贵，安如泰山。公岂不闻杜重威、李守贞故事，奈何自取灭亡呢？"彦超不从，竟尔叛周。周主命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曹英，为兖州行营都部署，齐州防御史彦韬为副，皇城使向训为都监，陈州

防御使药元福为都虞侯，东讨彦超。

彦超闻周廷出师，忙遣人南行，约唐夹攻。唐将燕敬权已到下邳，恐众寡不敌，退屯沭阳，不料徐州巡检使张令彬，潜师袭击，捣破唐营，竟将燕敬权活捉了去，献入周廷。周主郭威，欲藉此笼络南唐，命将敬权释缚，赐他衣服金帛，放归本土。敬权感泣谢罪，周主面谕道："奖顺除逆，各国从同，难道江南独异致么？我国贼臣，据城肆逆，殃及万民，尔国乃出助凶逆，诚为不解！尔可归语尔主，勿再失算！"敬权应命辞行，返报唐主，唐主也觉感激，不敢再援彦超。

彦超失一大援，不得已登城守御。曹英等到了城下，猛攻不克，乃筑垒围城。可巧王峻自晋州还师，也由周主拨至兖州。彦超见周军迭至，很是心慌，屡率壮士出城突围，统为药元福所败，只好闭城固守。周军四面围住，困得兖州水泄不通。自春至夏，守兵疲敝不堪，彦超因库资告罄，令大括民财，犒赐守兵。前陕州司马阎弘鲁，倾资出献，彦超尚说有私藏，命崔周度至弘鲁家，实行搜括。到处搜遍，毫无所得，乃返报彦超。彦超斥周度包庇弘鲁，俱令下狱。适弘鲁家有乳母，从泥土中拾得金缠臂，献与彦超，欲赎弘鲁。彦超益恨弘鲁藏金，遣军校搒掠了弘鲁夫妇，硬要他献出私藏。可怜弘鲁夫妇，无从取献，宛转哀号，同毙杖下，死在眼前，还要这般毒虐。周度连坐处斩。看官听着！这周度坐罪，尚不是全为弘鲁，大半由前日忠谏，触怒彦超，所以遭此奇祸呢。

周主郭威，因兖州久攻未下，下诏亲征。命李谷、范质同平章事，留李谷权守东京，兼判开封府事，进郑仁诲为枢密使，权充大内都点检，郭崇充在京都巡检。布置已定，乃自京城出发，直抵兖州。先令人招谕彦超，守卒出言不逊，始督诸军进攻。诸军因御驾亲临，当然冒险进取。伐鼓渊渊，振旅阗阗，有分教：一座坚城，从此崩陷，凶狡贪横的慕容彦超，要全家诛戮了。小子有诗叹道：

休笑人家尽懦夫，蛮横到底伏天诛！
试看身首分离日，谁惜昂藏七尺躯！

欲知攻克兖州情形，下回再行续叙。

古人有言，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观马氏兄弟之阋墙构衅，遂致全国让人，举族入唐。边镐兵不血刃，即得三楚，非马氏之自致覆亡，曷由致此！阅边镐言，凡天下之兄弟不和者，亦曷不亟自猛省也！慕容彦超，有勇无谋，亡汉不足，反欲叛周。周主郭威，再三慰谕，始终不从，甚且杀崔周度，毙阎弘鲁，如此凶戾，不死何为？乃知马希崇之覆国，与慕容彦超之亡家，无在非自取也。

第五十回
逐边镐攻入潭州府　拘刘言计夺武平军

却说慕容彦超，困守兖州，已是势穷力竭。并且素性贪吝，所括民财，半犒兵士，半充囊橐。因此士无斗志，相继出降。周主郭威，又亲至城下，督军猛攻，眼见得保守不住，彦超无法可施，竟至镇星祠中，禳灾祈福。这镇星祠乃是何神？原来彦超将反，有术士占验天文，谓镇星行至角亢，角亢为兖州分野，当邀神祐。彦超信为真言，特设一祠，令民家遍立黄幡，每日一祭，此时穷蹙无计，不得不仰求星君。蓦闻城被摧陷，急忙出祠督战，那周军似潮冲入，怎能招架得住？巷战良久，手下兵皆溃散。再奔至镇星祠旁，放起一把无名火，将祠毁去，然后驰入府署，挈妻投井，顷刻溺毙。子继勋率残众五百人，出奔被擒，立即磔死。彦超枭尸，所有家族，悉数诛夷。应该如此。兖州平定，周主留端明殿学士颜衎，权知兖州军府事，降泰宁军为防御州，并欲尽诛彦超将佐。翰林学士窦仪，心下不忍，特商诸宰臣冯道、范质，请他释免。两宰臣面奏周主，说是胁从罔治，周主乃赦罪不问。

启跸赴曲阜县，谒孔子祠，行释奠礼。登殿将拜，左右劝阻道："孔子乃是陪臣，不当受天子拜！"周主道："孔子为百世帝王师，难道可不敬礼么！"遂虔诚拜讫，命将祭器留藏祠中。又至孔林拜孔子墓，访得孔子四十三世孙孔仁玉，命为曲阜令，颜渊后裔颜涉，命为主簿，即令视事。仍饬兖州修葺孔祠，永禁墓旁樵采，然后还都，饮至犒赏，当然有一番手续。

过了数日，德妃董氏，病殁宫中。天子悼亡，免不得辍乐举哀，饰终尽礼。董氏镇州人，本嫁同里刘进超。进超仕晋，充内廷职使。辽兵犯阙，进超殉难，董氏嫠居洛阳，汉高祖自太原入京师，郭威从军过洛，闻董氏德艺兼长，纳为妾媵。后来出镇邺中，只命董氏随行，所以家属被屠，董氏幸得脱祸。及威已称帝，中宫虚位，但册董氏为德妃，摄掌宫事。至此竟遭病殁，享年三十九岁。总觉命薄。叙出董氏，补前文所未逮。

郭威即悲妃殁，复触旧痛，好几日不愿视朝。接连是天平节度使高行周，病终任所，又辍朝数日，犹幸内外无事，朝政清闲。惟冀州边境，为辽兵所掠，由都监杜延熙，一鼓驱退，倒也损失有限，不足廑忧。既而武平军留后刘言，遣牙将张崇嗣入奏，报称收复湖南，愿如马氏故事，乞请册封。周主留馆来使，又有一番廷议，处置湖南事宜。

自唐将边镐入据长沙，潭民市不易肆，称镐为边菩萨，一体悦服。后来镐佞佛设斋，筑寺置观，所入赋税，除贡献金陵外，尽充佛事，浮费无节，凡地方一节政治，置诸不理，于是潭人失望。菩萨本来高搁，望他奚为？南汉内侍省丞潘崇彻，及将军谢贯，乘机攻郴州。镐出兵与争，大败奔还。郴州被陷。镐坐是挫失军威。

唐指挥使孙朗、曹进，从镐平楚，部下所得廪给，反不及湖南降卒，军士已有怨言。唐复遣郎中使杨继勋等，征取湖南租税，务从苛刻，行营粮料使王绍颜，希承继勋意旨，克减军粮，益激众怒。孙朗、曹进，投袂奋起，率部众入攻绍颜，绍颜走匿囷下，屏息无声。大众四觅无着，转趋府署，向镐要求，请斩绍颜以谢将士。镐含糊应允，待孙朗等退归营中，并不将绍颜取出，枭首示众。所以孙、曹两人，并谋杀镐，夜率部众焚府门。适值天雨，屡燃屡灭。镐本有戒心，至是闻府门被火，出兵格斗，且令传吹鼓角，作将旦状。孙朗等堕入镐谋，恐天晓军集，转难脱身，不如斩关出去，往投朗州。一声吆喝，麾退党徒，纷纷投关出城，夤夜向朗州奔去。

走了二三日，方抵朗州城外，求见刘言，言

召他入署，问明原委，很是喜欢。王逵在旁问朗道："我欲再取湖南，恐唐兵来援，多一阻碍，奈何？"朗答道："朗臣唐数年，备知底细，现在朝无贤臣，军无良将，忠佞无别，赏罚不当，得能保守淮南，已是幸事，还有何暇兼顾湖南，朗愿为公前驱，取湖南如拾芥呢！"朗为唐臣，嗾人往取湖南，亦非好人。逵心亦喜，厚待孙朗及曹进，整兵治舰，预谋大举。

唐主璟方用冯延己、孙晟同平章事。两相意见未合，晟尝语左右道："金杯玉碗，乃竟盛狗矢么？"延己闻言，恨晟益深。唐主尝遣将军李建期出屯益阳，使图朗州，又命知全州事张峦，兼桂州招讨使，使图桂州。两军出驻多日，未闻报功，唐主召语冯延己、孙晟道："楚人归我，意在息肩。我未能抚息疮痍，反欲劳民费财，恐失楚意。现欲将桂林、益阳两处戍军，悉数调回，特授刘言旌节，俾得息兵，卿等以为何如？"孙晟道："陛下诚念及此，不但安楚，并足安唐。"延己勃然道："臣意以为非是，前出偏将下湖南，远近震惊，一旦三分失二，适令他人藐视，请委任边将窥察形势，可进即进，可退乃退。"唐主因遣统军使侯训，率兵五千，往与张峦合兵，共攻桂州。训与峦联军南下，将到桂州城下，被南汉兵内外夹击，杀得大败亏输。训竟战死，峦收残卒数百人，奔回全州。败报到了唐廷，唐主决拟召回李建期，授刘言为节度使。偏冯延己又出来反对，谓宜召言入朝，察他举止，果肯效顺，再授旌节未迟。唐主乃遣使至朗州，召言入朝。

言与王逵密商行止，逵答道："武陵负江面湖，带甲百万，怎甘拱手让人！况边镐抚字无方，士民不附，可一战成擒，怕他甚么？"言尚在沉吟，逵又道："行军贵速，一或迟延，反令镐得为备，不易进攻了。"乃遣归唐使，佯约入朝。一面召集何敬真、张仿、蒲公益、朱全琇、宇文琼、彭万和、潘叔嗣、张文表等牙将，皆授指挥使，令周行逢为行军司马。部署队伍，即日发兵。行逢善谋，文表善战，叔嗣善冲锋，三人情好颇深，和衷共进。王逵为统军元帅，分道趋长沙，令孙朗、曹进为先锋，直抵沅江，擒住唐都监刘承遇，收降唐军校李师德。乘胜进逼益阳，用着大刀阔斧，砍入唐守将李建期寨内。建期慌忙抵敌，被孙朗、曹进二将，绕住厮杀。张文表、潘叔嗣，持槊助战，任你建期如何力大，也被他七手八脚，活捉了去。所有戍兵二千人，尽行授首，一个不留。嗣是朗兵水陆并进，势如破竹，破桥口，入湘阴，直薄潭州，这位大慈大悲的边菩萨，变做无人无势的边和尚，自知不能敌朗兵，慌忙遣使乞援。怎奈远水难救近火，唐兵不能速到，朗兵已是登城。边镐弃城夜走，吏民俱溃，人多马杂，把醴陵桥门踏断，溺死压死，共约一万余人。得之甚易，失亦甚易。

王逵入城视事，自称武平军节度副使，权知军府事，遣何敬真等追镐。镐已狂窜回去，追赶不及，但杀死溃卒五百名。逵又令蒲公益攻岳州，唐岳州刺史宋德权，及监军任镐，不战即溃。湖南各州县唐吏，闻风震栗，相继遁去。从前马氏岭北故土，一古脑儿归入刘言，只郴、连二州，为南汉有。王逵复欲攻取郴州，自督诸军及峒蛮，共约五万人，将郴州围住。南汉将潘崇彻，夤夜趋救，出其不意，掩击朗兵，朗兵大败。

王逵走还，乃发使至朗州，请刘言入主长沙。言不愿舍朗，因上表周廷，报捷称臣。且称潭州残破，乞移使府治朗州。周主与群臣会议，大众都主张招抚，乃于广顺二年正月，表刘言为武平节度使，兼朗州大都督，升朗州为湖南首府，位出潭州上。王逵为武安节度使，周行逢为武安行军司马，何敬真为静江节度使，朱全琇为静江节度副使，张仿为武平节度副使，这诏旨颁到朗州，刘言以下，统皆拜受。

惟唐主璟因败惩罪，削边镐官爵，流戍饶州，斩宋德权、任镐，罢冯延己、孙晟为左右仆射，自悔前失，乃议休兵息民。左右劝璟道："陛下能数十年不用兵，国可小康。"璟愤然道："璟将终身不用兵！何止数十年哩！"岂千年不死耶？不到数月，复召冯延己为相，廷臣统呼为怪事。这且待后再表。

且说王逵入潭州后，与何敬真、朱全琇等，各置牙兵，分厅视事，吏民几不知所从。有时宴集诸将，也不辨尊卑，不分主客，彼此喧呶，毫

无规律。逵引以为忧，惟周行逢、张文表二人，事逵尽礼。每有政议，逵倚二人为左右手。敬真、全琇，未免疑逵，且已受周廷命令，往镇静江军，当即辞去。逵得拔去眼中钉，恰也心慰。惟自恃有功，不肯为刘言下，平居于言通书，词多倨傲。言不肯容忍，积成嫌隙，隐欲图逵。

逵颇有所闻，时常戒惧。行逢亦语逵道："刘言与我辈不协，敬真、全琇，又与公有隙，若不先下手，将来两路发难，公将如何处置！"逵答道："君言甚是，逵早已加忧，苦无良策！"行逢及逵附耳数语，逵大喜道："与公除凶党，同治潭朗，尚复何忧？"遂遣行逢至朗州，进谒刘言。言问他来意，行逢道："南汉已兴兵入寇，全、道、永三州，统已吃紧，行逢特来报闻！"言说道："王节度何不出御？"行逢道："南汉势大，非潭州兵力，所能抵御，须合武平、静江两路军马，方足却寇。"言踌躇半晌，方答语道："我处兵马不多，且是军阃要地，不便远离，看来只好檄调静江军，与潭军会同御敌罢！"正要你出此策。行逢道："如此甚妙，请大都督照行！"言遂檄令何敬真为南面行营招讨使，朱全琇为先锋使，促赴潭州会师，共御南汉。

行逢辞言先归，复进逵密计，逵待敬真、全琇到来，出郊迎劳，相见甚欢。两人问及敌情，逵答道："我已拨兵往堵，想寇势不及蔓延，公等远来，且入城休息，缓日往剿便了！"遂邀敬真、全琇入城，摆酒接风，并召入美妓侑酒，惹得两人眼花缭乱，情志昏迷。饮罢散席，仍嘱各妓留侍客馆，夜以继日。俗语说得好，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敬真、全琇，一住数日，几与各妓结不解之缘，朝朝暮暮，怜我怜卿，还记得甚么军事。逵又日供佳酿，兼给佳肴，使他酒食流连，沉湎不醒。一面又着人至朗州，更请济师。

刘言又拨指挥使李仲迁，率部兵三千，到了潭州。逵使与敬真相见，敬真令他先发，趋往岭北，待着后军。仲迁率兵逾岭，在岭北扎营数日，并不见敬真到来，亦未闻有甚么南汉兵。正在惊疑得很，那都头符会，因士卒思归，竟劫仲迁还朗州。都在行逢计中。

敬真尚留居馆中，镇日昏醉，忽来了朗州使人，传刘言命，责敬真玩寇荒宴，把他缚住，送入潭州狱中。敬真醉眼朦胧，怎知真伪？其实朗州使人，是由潭卒假扮，就是南汉入寇，也由行逢捏造出来。朱全琇闻变急遁，由逵派兵追捕，也即拿还。当下从狱中牵出敬真与全琇，同斩市曹。并遣人报知刘言，诬称敬真、全琇，私通南汉，托故逗留，不得不军法从事。李仲迁等私自逃归，亦请加罪。言召诘仲迁，仲迁归罪符会，言竟将符会枭首，复报王逵。

行逢复语王逵道："武平节度副使李仿，系敬真亲戚，仿若不除，将为敬真复仇。公宜加意预防！"逵即转达刘言，请遣副使李仿，会同御寇。言本是个笨伯，一次中计，尚不觉悟，复遣仿至潭州。逵又殷勤迎入，设宴待仿，帐后暗置伏兵，待至酒意半阑，掷杯为号，立见伏兵杀出，将仿剁成肉泥。于是留行逢守潭州，由逵自率轻骑，往袭朗州。

朗州毫不防备，被逵掩入，直趋府署，指挥使郑玟，出来拦阻，未曾开口，项下已着了一刀，倒地而死。刘言闻变，尚不知为何，冒冒失失地走将出来，兜头碰着王逵，逵麾动徒众，将言拥至别馆，拘禁起来。朗州兵士，仓皇欲遁，逵下令城中，谓言通款南唐，故特问罪，此外概不株连。兵士未沐言恩，那个肯来助言，况朗州本由逵夺取，言不过坐享成功，各军又多逵故部，乐得依从逵命，得过且过。

逵安然据朗，奉表至周，也说刘言欲举周降唐。惟又添出许多诳语，谓言欲攻潭州，部众不从，将他幽禁，臣至朗州抚安军府，幸得平定，仍移军府至潭州，特此奏闻。周主郭威，虽然明睿，究竟相隔太远，无从辨别虚实。且湖南是羁縻地，更不必详细诘究，但教称臣纳贡，不仿俯从。因即派通事舍人翟光裔，宣抚王逵，悉如所请，且授逵为武平军节度使，兼中书令。逵厚赆光裔，送他还周，自取朗州图籍，还居潭州。别遣潘叔嗣往杀刘言。言镇朗州凡三年，朗人尝号言为刘咬牙。先是有童谣云："马去不用鞭，咬牙过今年。"鞭边音通，边镐徙马氏，刘言逐边镐，王逵又杀刘言，是童谣亦已应验了。暂

作一束。

且说镇宁节度使郭荣，莅镇以后，由周主选择朝臣，令为僚佐。用王敏、崔颂为叛官，王朴为掌书记，皆一时名士，辅导有方。荣妻刘氏，曾封彭城县君，前时留居大梁，为刘铢所屠。至周主即位，追封刘氏为彭城郡夫人，复因荣断弦待续，另为择配。荣闻符彦卿女，智足保身，嫠居母家，未曾他适，特请诸义父，愿纳为继室。周主本认符氏为义女，乐得为养子玉成，遂致书彦卿，求为义媳。彦卿自然遵命，当将嫠女送至澶州，与荣结为夫妇。怨女旷夫，各得其所，自不消说。回应二十三回。

荣在镇二年，屡请入朝，王峻时已入相，忌荣英明，辄从旁阻止。会黄河决口，峻奉命巡视，荣觑隙陈情，再乞入觐。果得周主批准。即日启行，驰诣阙下，父子相见，止孝止慈，即授荣为开封尹，兼功德使，加封晋王。王峻得知消息，遽自河上返大梁，固请辞职，周主不许。峻再乞外调，复经周主慰留，且命兼领平卢节度使。峻尚连章求解相职，并辞枢密，好几日不出视事。周主令近臣征召，仍然托疾不朝。嗣后因枢密直学士陈同，与峻相善，特遣他传示谕旨，谓峻再不出，当亲临视疾，峻乃不得已入谒。周主虽温言劝勉，心下已存芥蒂，峻尚不知反省，屡有请求，遂令患难君臣，凶终隙末，免不得变起脸来。小子有诗讥王峻道：

难得功臣保始终，鸟飞已尽好藏弓；
如何恃宠成骄态，坐使勋名一旦空！

欲知王峻如何得罪，容俟下回续详。

有边镐之俘马氏，即有刘言之逐边镐。有刘言之逐边镐，即有王逵之杀刘言。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已随其后，特当局未之觉耳。且刘言为逵所推，而逵杀之；何敬真、朱全琇等，佐逵成功，而逵并杀之。争权攘利，不杀不止，彼后世之拥兵求逞，酿成战祸者，何一不可作如是观也！本回叙述王逵之攻潭州，写得非常踊跃，及其图朗州也，又写得非常诡秘。此由笔性之妙，足夺人目，不得以寻常小说目之。

第五十一回
滋德殿病终留遗嘱　高平县敌忾奏奇勋

却说周枢密使同平章事王峻,恃宠生骄,屡有要挟,周主虽然优容,免不得心存芥蒂。峻又在枢密院中,增筑厅舍,务极华丽,特邀周主临幸。周主颇尚俭约,因不便诘责,只好敷衍数语,便即回宫。会周主就内苑中,筑一小殿,峻独入奏道:“宫室已多,何用增筑?”周主道:“枢密院屋宇,也觉不少,卿何为添筑厅舍呢?”峻惭不能对,方才趋退。

一日适当寒食,周主未曾视朝,百官亦请例假。辰牌甫过,周主因起床较迟,尚未早膳,偏峻趋入内殿,称有密事面陈。周主还道他有特别大事,立即召见。峻行礼已毕,便面请道:“臣看李谷、范质两相,实未称职,不若改用他人。”周主道:“何人可代两相?”峻答道:“端明殿学士尚书颜衎,秘书监陈观,材可大用,陛下何不重任!”周主怏怏道:“进退宰相,不宜仓猝,俟朕徐察可否,再行定议。”峻絮聒不休,硬要周主承认,周主时已枵腹,恨不将他叱退,勉强忍住了气,含糊说道:“俟寒食假后,当为卿改任二人便了。”亏他能耐。峻乃辞出。

周主入内用膳,越想越恨,好容易过了一宵,诘旦即召见百官。峻昂然直入,被周主叱令左右,将峻拿下,拘住别室。且顾语冯道诸人道:“王峻是朕患难弟兄,朕每事曲容,偏他凌朕太甚,至欲尽逐大臣,翦朕羽翼。朕只一子,辄为所忌,百计阻挠。似此目无君上,何人能忍?朕亦顾不得许多了!”冯道等略为劝解,请贷死贬官,乃释峻出室,降为商州司马,勒令即日就道。峻形神沮丧,狼狈出都,行至商州,忧恚成疾,未几遂死。颜衎、陈观坐王峻党,同时贬官。

邺都留守王殷,与王峻同佐周主,俱立大功。峻既得罪,殷亦不安。何不求去。先是殷出镇邺都,仍领亲军,兼同平章事职衔,自河以北,皆受殷节制。殷专务聚敛,为民所怨。周主尝遣使诫殷道:“朕起自邺都,帑廪储蓄,足支数年,但教汝按额课民,上供朝廷,已足国用。慎勿额外殊求,取怨人民!”殷不以为然,苛敛如故,且所属河北戍兵,任意更调,毫不奏闻,周主很是介意。广顺三年九月,为周主诞日,号永寿节,殷表请入朝庆寿,周主疑殷有异志,不准入朝。到了冬季,预备郊祀礼仪,不意殷竟擅自入都,麾下带着许多骑士,出入拥卫,烜赫异常。适值周主有疾,得此消息,很是惊疑。又因殷屡求面觐,并请拨给卫兵,藉防不测,周主越有戒心,遂力疾御滋德殿,召殷入见。殷甫上殿阶,即命侍卫出殿,将殷拿下,责他擅离职守,罪在不赦。一篇诏敕,把殷生平官爵,尽行削夺,长流登州。至殷既东去,复着将吏赍诏,追至半途,说他有意谋叛,拟俟郊祀日作乱,可就地正法等语。殷无从辨诬,只好伸颈就戮,一道冤魂,投入冥府,与前时病死的王峻,再做阴间朋友去了。功臣之不得其死,半由主忌,半由自取。

周主既杀死二王,方免后忧,当命皇子晋王荣判内外兵马事。改邺都为天雄军,调天平节度使符彦卿往镇,加封卫王。徙镇州节度使何福进镇天平军,加同平章事。镇州一缺,命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曹英出任,澶州一缺,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出任。此外亦各有迁调,不可殚述。惟周主病体,始终未痊。残冬已届,周主勉强支持,亲飨太庙,自斋宫乘辇至庙廷,才行下辇,由近臣扶掖升阶,甫及一室,已是痰喘交作,不能行礼。只得命晋王荣恭代,自己仍退居斋宫。夜间痰喘愈甚,险些儿谢世归天,幸经良医调治,始得重生。越日就是广顺四年元旦,周主又复强起,亲至南郊,大祀圜丘。自觉身体

疲乏，未能叩拜，只好仰瞻申敬，草草成礼。礼毕还宫，御明德楼，受百官朝贺，宣制大赦，改广顺四年为显德元年。内外文武百官，加恩优赍，命妇并与进封，毋庸细叙。周主经此一番劳动，疾愈加剧，停止诸司进奏，遇有大事，由晋王荣入禀进止，然后宣行。

晋王荣总握内外兵柄，每日在府中办事，人心少安。忽由澶州牙校曹翰，入都见荣，拜谒已毕，即与荣密言道："大王为国储嗣，当思孝养，今主上寝疾，大王不入侍医药，镇日在外办事，如何慰天下仰望呢！"言外寓意。荣不禁大悟，便留翰居府，代决政务，自己入侍禁中，朝夕侍奉。

周主谕荣道："朕若不起，汝速治山陵，毋令灵柩久留殿内。陵所务从俭素，不得劳役百姓，不得多用工匠，勿置下宫，不要守陵宫人，并不必用石人石兽，但用纸衣为殓，瓦棺为椁，入窆后，可募近陵人民三十户，蠲免征徭，令他守视。陵前只立一石，镌刻数语，可云周天子平生好俭，遗令用纸衣瓦棺。嗣主不敢有违，如此说法，便足了事，汝若违我遗言，我死有知，必不福汝！"防患未然，可云明哲。荣含糊应命，周主见他怀疑，又申诫道："从前我西征时，见唐朝十八帝陵，统遭发掘，这都由多藏金玉，致启盗心。汝平时读史，应知汉文帝素好俭素，葬在霸陵原，至今完好如旧。每年寒食，可差人祭扫，如没人差去，遥祭亦可。并饬在河间府、魏府间，各葬一副剑甲，澶州葬通天冠绛纱袍，东京葬天平冠兖龙袍，千万千万，勿忘遗言！"荣乃唯唯受教。

周主又命荣传敕，著宰臣冯道，加封太师，范质加尚书左仆射，兼修国史，李谷加右仆射，兼集贤殿大学士，升端明殿学士尚书王溥同平章事，宣徽北院使郑仁诲为枢密使，枢密承旨魏仁浦为枢密副使，司徒窦贞固进封沂国公，司空苏禹珪进封莒国公，授龙捷左厢指挥使樊爱能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虎捷左厢指挥使何徽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且加殿前都指挥使李重进为武信军节度使，检校太保，仍典禁军。

重进母系周主胞姊，曾封福庆长公主，周主以重进谊属舅甥，所以用为亲将。及周主大渐，特召重进入内，嘱受顾命。且令向荣下拜，示定君臣名分，重进一一遵旨，周主又叹息道："朕观当世文才，无过范质、王溥，今两人并相，我死无遗恨了！"那知他后来降宋？是夕周主病逝滋德殿，寿五十一岁。

晋王荣秘不发丧，越三日已经大殓，迁灵柩至万岁殿，乃召集文武百官，颁宣遗制，令晋王荣即皇帝位，百官奉敕，遂奉荣即位柩前。是岁自正月朔日起，天色屡昏，日月多晕，及嗣主即位，忽然晴朗，天日为开，中外相率称奇。嗣主荣居丧数日，由宰臣冯道等，表请听政；三疏乃允，见群臣于万岁殿东庑下，始亲莅事。命太常卿田敏为先帝拟谥，敏上尊谥为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庙号太祖。

忽由潞州节度使李筠，报称北汉主刘崇，与辽将杨兖，率兵数万，自团柏谷入寇潞州，周主荣甫经践阼，即闻此事，恰也有些心惊。幸亏他天姿英武，不以为忧，即召群臣会议，志在亲征。冯道等以为未可，且言刘崇自晋州奔还，势弱气夺，未必即能再振。现恐由潞州谣传，李筠未战先怯，遽行奏闻，贻忧宵旰。陛下初承大统，人心未定，先帝山陵，方才启工，不应轻率出征。如果刘崇入寇，但教命将出御，便足制敌云云。周主荣摇首道："刘崇幸我大丧，闻我新立，自谓良好机会，可以入伺中原。目下潞州告急，必非虚语，我若亲自出征，庶几先声夺人，免致轻觑！"冯道等一再固诤，周主荣又道："从前唐太宗创业，屡次亲征，朕岂怕河东刘崇么？"道独答道："陛下未可便学太宗。"周主荣奋然道："刘崇众至数万，统是乌合，如遇王师，可比泰山压卵，必胜无疑。"道又道："陛下试平心自问，果能作得泰山否？"冯道历事四朝，未闻献议，此次硬加谏阻，无非怯敌所致。周主荣拂袖起座，返身入内。

越宿颁出诏敕，分发各道，令他招募勇士，送入阙下。各道节度使得旨，陆续送致壮丁，由周主编入禁卫军，逐日操练，准备扈驾。俄又接得潞州急报，但见纸上写着：

昭义军节度使臣李筠，万急上言，河东叛

寇刘崇，幸祸伐丧，结连契丹入寇。臣出守太平驿，遣步将穆令均前往迎击，被贼将张元徽用埋伏计，诱杀令均，士卒伤亡逾千。寇焰愈张，兵逼驿舍，臣不得已回城固守，效死勿去，谨待援师。臣措置乖方，自取丧师之罪，乞付有司议谴！谨昧死上闻，翘切待命！李筠败绩，从奏报中叙明，亦一变体。

周主荣得此报，也不欲与冯道等续商。但召王溥、王朴两人，入议亲征事宜。溥与朴赞成亲征，奏请先调各道兵马，会集潞州，然后车驾启行。周主乃召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自磁州进兵赴潞州，击敌后路，以澶州节度使郭崇为副；河中节度使王彦超，自晋州进兵赴潞州，击敌东面，以陕府节度使韩通为副；又命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何徽，滑州节度使白重赞，郑州防御使史彦超，前耀州团练使符彦能等，引兵先赴泽州，以宣徽使向训为监军。一面令冯道恭奉梓宫，往赴山陵，留枢密使郑仁诲居守京师，车驾自三月上旬启行。

到了怀州，闻刘崇已引兵南向，拟兼程速进。控鹤都指挥赵晁，密语通事舍人郑好谦道："贼势甚盛，未可轻敌，主上拟倍道进兵，恐非良策。"好谦入阻周主，周主荣发怒道："汝怎得阻军情，想是有人主使，从速供出，免得受刑！"好谦慌忙吐实，说是赵晁所言。周主荣系晁入狱，即日下令启行，麾众急进。

不数日已到泽州，驻营东北隅。北汉主刘崇，引着辽兵，行过潞州，不欲进攻，竟向泽州进发。至南平南岸，听得周军已到，才据险立营，只派前锋挑战，被周军邀击一阵，便即败退。周主荣恐他遁去，再命诸军夤夜前进，且促河阳节度使刘词，赶紧派兵援应。诸将因刘词未至，不免寒心，但因周主军令甚严，又未敢中途逗挠，不得已驱军前行。翌晨至巴公原，望见敌兵，北汉将张元徽，在东列阵，辽将杨兖，在西列阵，行伍很是整齐。周主命滑州节度使白重赞，与马步都虞侯李重进，率左军居西，樊爱能、何徽，率右军居东，向训、史彦超率精骑居中央，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率禁兵护住御驾。

两阵对圆，周军与敌兵相交，不过三分有二。刘崇见周军较少，悔召辽兵，顾语诸将道："我观敌垒，与我本部兵相差不多，早知如此，何必借援外人！今日不但破周，且可使外人心服，倒也是一举两得了。"慢着。诸将上前道贺，独辽将杨兖，策马上前，望了多时，退见刘崇道："周军严肃，不可轻敌！"老将有识。刘崇奋髯道："时不可失，愿公勿言！看我与周军决战，今日必报儿仇。"徒夸无益。兖默然退去。忽东北风大起，吹得两军毛发森竖，个个惊栗，少顷转作南风，势亦少杀。北汉副枢密使王延嗣，及司天监李义，进语刘崇道："风势已小，正可出战。"刘崇便下令进兵，枢密直学士王得中叩马谏阻道："风势逆吹，与我不利，王义素司天文，乃未知风势顺逆，昏昧若此，罪当斩首！"确是可杀。刘崇怒叱道："我意已决，老书生休得妄言！如再多嘴，我先斩汝！"得中吓退一旁，刘崇即麾动东军，令张元徽先进。

元徽率千骑击周右军，正与樊爱能、何徽相遇，两下交锋，不过数合，樊爱能、何徽，忽然引退，右军遂溃。步兵千余人，解甲投戈，走降北汉，喧呼万岁。刘崇望见南军阵动，亲督诸军继进。矢如飞蝗，石如雨点，周军不免惊乱。

周主荣自引亲兵，躬冒矢石，向前督战。那时恼动了一位周将，大声呼道："主危如此，我等怎得不致死！"又语张永德道："贼气已骄，力战即可破敌，公麾下多弓弩手，请趁势西出为左翼，末将愿自为右翼，冒险夹击，不患不胜。国家安危，正在此一举了！"永德称善，遂与那将分统二千人，左右出战，那将身先士卒，驰犯敌锋，士卒亦接连跟着，捣入敌阵，无不以一当百。北汉兵不能抵御，纷纷倒退。看官道那将为谁？原来就是将来的宋太祖赵匡胤。提笔醒目。匡胤涿郡人，父名弘殷，曾任岳州防御使。匡胤系出将门，入充宿卫，此时随驾出征，见周主身入危境，不由得激动热忱，勇往直前，把北汉兵杀得大败。匡胤履历，详见《宋史演义》，故此编不过略叙。

内殿直马仁椲，也呼语徒众道："使乘舆受敌，何用我辈！"遂跃马直出，引弓迭射，连毙数十人，士气益振。殿前右番行首马全义，至周主前面请道："贼已披靡，将为我擒，愿陛下按兵

不动，徐观臣等破贼！”说着，即引数百骑进陷敌阵，可巧碰着张元徽，出来拦阻，全义即拨马舞刀，与永徽大战数十合，马仁楈暗助全义，觑正元徽马首，一箭射去，说一声着，正中马眼。马负痛乱跃，立将元徽掀落地上，全义乘势一刀，把元徽挥作两段。元徽为北汉骁将，骤被杀死，北汉兵大为夺气。天空中的南风，越吹越猛，周军顺风冲杀，其势益盛。刘崇料不可支，慌忙自举赤旗，鸣金收军。偏军士已经溃散，一时无从收拾。辽将杨兖，望见周军得胜，不敢进援，且恨刘崇妄自尊大，不知进退，乐得袖手旁观，引还全军。北汉大败，周军大胜。

惟樊爱能、何徽，领着残众，擅自南归，沿途遇着粮车，反控弦露刃，硬行剽掠。运夫仓猝骇走，伤亡甚多。周主荣遣军校追回，竟不奉诏，甚且杀死来使，纵辔奔驰。凑巧遇着河阳节度使刘词，率兵来援，爱能忙摇手道：“辽兵大至，我军退回，公何必前去寻死！”刘词道：“天子安否？”徽答道：“我辈亏得速奔，还保生命，主上尚不肯退归，大约已走入泽州了。”词勃然道：“主辱臣死，奈何不救？”足愧樊、何。遂引兵北趋，驰至战场。

正值敌众败退，尚有残兵万余人，阻涧屯列。天日将暮，南风尚劲，词带着一支生力军，越涧争锋，呐一声喊，杀入敌阵。北汉兵已经怯馁，还有何心对仗？死的死，逃的逃。词麾众追去，还有涧南休息的周军，遥见词军得胜，也鼓动余勇，跃涧齐进，与词军并力追击。可怜北汉兵没处逃生，或死或降，刘词等直追至高平，方才回军。但见僵尸满野，随便营宿，各军统夜巡逻，捕得樊、何麾下降敌诸兵，悉数处死。

越日复进军高平。刘崇闻周主将至，急忙被褐戴笠，乘着胡马，由雕窠岭遁归。入夜迷路，强迫村民为导，村民误引至晋州。行百余里，才知错误，杀死村民，返辔北走。所至得食，方拟举箸，传闻周兵追来，忙将碗筷抛去，上马急奔。格外夸能，格外胆小。崇已老惫，昼夜驰骤，几不能支。幸乘马为辽主所赠，特别精良。由崇伏住鞍上，始得奔回晋阳。

周主荣因刘崇已遁，料知追赶不及，且令各军休息高平。选得北汉降卒数千人，号为效顺指挥军，命前武胜行军司马唐景思为将，发往淮上，防御南唐。还有二千余降卒，每人赐绢二匹，并给还衣装，放归本部。各降卒罗拜而去。也是欲擒故纵之法。周主荣转入潞州，由节度使李筠迎入，正欲赏赉功臣，忽报樊爱能、何徽二人，前来请罪。周主微笑道：“他尚敢来见朕么？”遂呼左右趋出，将他二人拘住，不必进见，听候发落。正是：

到底英君能破敌，管教叛贼送残生。

未知二人性命如何？容俟下回再叙。

周主郭威临终之言，为死后计，未始不善。但徒尚薄葬，犹非知本之论。为人君者，诚能泽被生民，功昭当世，则后人谁不钦而敬之？试问五帝三王之墓，果有何人窃发耶？郭威自觉心虚，因有此嘱。且命在魏府、河间府，各葬剑甲，澶州、洛阳，葬冠服，既云示俭，何必多设虚冢？毋乃与曹操之七十二疑墓，隐隐相合耶？晋王嗣位，即有北汉之入寇，挟辽兵势，直抵泽潞。内有冯道，外有樊爱能、何徽，向使君主怯敌，大局立溃。郭威但诛及二功臣，不知卖国求荣者，固大有人在，微嗣君之英武聪明，宗社尚能自保乎？然以柴代郭，血统已亡，辛苦一生，徒为他人作牛马，亦可慨已！

第五十二回
丧猛将英主班师　筑坚城良臣破虏

却说周主荣夜宿行宫，暗思樊爱能、何徽，是先帝旧臣，徽尝守御晋州，积有功劳，不如贷他一死。转念二人不诛，如何振肃军纪，辗转踌躇，不能自决。适值张永德入内值宿，便加询问，永德道："爱能等本无大功，忝为统将，望敌先逃，一死尚未足塞责，况陛下方欲削平四海，不申军法，就使得百万雄狮，有何用处？"周主荣正倚枕假寐，听永德言，蓦然起床，掷枕地上，大呼称善。当下出帐升座，召入樊爱能、何徽，两人械系至前，匍伏叩头。周主叱责道："汝两人系累朝宿将，素经战阵，此次非不能战，实视朕为奇货，意欲卖与刘崇。今复敢来见朕，难道尚想求生么？"两人无法解免，除叩首请死外，乞赦妻孥。周主道："朕岂欲加诛尔曹，实因国法难逃，不能曲贷。家属无辜，朕自当赦宥，何必乞求！"两人拜谢毕。即由帐前军士，将两人如法绑出，斩首示众。并诛两人部将数十名，悬首至旦，便令棺殓，特给槥车归葬。恩威并用，令人心服。自是骄将惰卒，始知戒惧，不敢仍前疲玩了。

次日按功行赏，命李重进兼忠武军节度使，向训兼义成军节度使，张永德兼武信军节度使，史彦超为镇国军节度使，余亦升转有差。永德保荐赵匡胤，说他智勇双全，特授殿前都虞侯，领严州刺史。一面遣人至怀州，释赵晁囚，许令建功赎罪。晁忙至潞州谢恩，随驾如故。

周主荣更命天雄军节度使卫王符彦卿，为河东行营都部署，知太原行将事，澶州节度使郭崇为副，向训为都监，李重进为马步都虞侯，史彦超为先锋都指挥使，领步骑二万，进讨河东。又敕河东节度使王彦超，陕府节度使韩通，引兵入阴地关，与彦卿合军西进。用刘词为随驾都部署，以鄜州节度使白重赞为副。官职或叙或不叙，俱有斟酌，并非缺漏。彦卿、彦超两军，指日登程，刘词等尚在潞州，俟车驾出发，然后从行。

北汉汾州防御使董希颜，守城不下。彦超自阴地关进兵，第一重门户，就是汾州城，围攻数日，竟不能拔。彦卿前军亦到，与彦超合攻，四面猛扑，锐不可当。迩时守兵恟惧，彦超忽下令停攻，各部将都来谏阻，彦超道："城已垂危，旦暮可下，我士卒精锐，必欲驱使先登，非不可克，但死伤必多，何若少待一二日，令他降顺为是！"乃收兵入营，只遣部吏入城投书，谕令速降。果然希颜从命，开城相迎。彦超入城安民，休息一宵，彦卿继至，便会师进逼晋阳。

北汉主刘崇，收散卒，缮兵甲，完城堑，防御周军。辽将杨兖，还屯代州，刘崇遣部吏王得中送行，顺便至辽廷乞援。辽主述律许发援兵，先遣得中回报，途次未免耽搁，那刘崇待援未至，只好固守晋阳，无暇顾及属地。辽州刺史张汉超，沁州刺史李廷诲，先后降周。石州刺史安彦进，为王彦超所擒，解送潞州，城亦陷没。周主荣闻前军得手，也命驾启行，亲征河东。甫出潞州，又接符彦卿军报，北汉宪州刺史韩光愿，岚州刺史郭言，亦举城归顺。周主格外喜慰，既入北汉境内，河东父老，箪食壶浆，争迎王师，且泣诉刘氏苛征，民不聊生，愿上供军需，取攻晋阳。

周主本无意吞并河东。不过欲耀武扬威，使刘崇不敢轻视，及见河东人民，夹道相迎，始欲一劳永逸，为兼并计。当下与诸将商议，誓灭晋阳。诸将多虑刍粮未足，请且班师，再图后举。周主已经出发，怎肯退回！英武之主，大都类是。遂麾军亟进，直抵晋阳城下。符彦卿、王彦超等，已在晋阳城外安营。闻御驾亲临，当然出营

迎谒。周主入彦卿营，与彦卿谈及军事，彦卿密奏道："晋阳城固，未易猝拔，我军远来，师劳饷匮，恐一时未能取胜，况辽兵有来援消息，还望陛下三思，慎重进止！"周主默然不答。

嗣闻代州防御使郑处谦，逐去辽将杨兖，遣人纳款投诚，周主语彦卿道："代州来归，忻州必孤，卿可移军往攻。此处由朕督领，定要扫灭河东，方无后虑。"彦卿不便再说，勉强应命。周主遂命郭从义为天平军节度使，令与向训、白重赞、史彦超等，随彦卿北进，自率各军环城，旌旗蔽天，戈铤耀日，延袤至四十里，且取安彦进至城下，枭首揭竿，威慑守兵，一面令宰相李谷，调度刍粮，饬发泽、潞、晋、隰、慈、终各州，及山东近便诸人夫，运粮馈军。怎奈行营人马，差不多有数十万，所至粮草，随到随尽，军士不免剽掠，遂致人民失望，渐渐地窜入山谷，避死求生。周主颇为所闻，敕诸将招抚户口，禁止侵扰。但令征纳当年租税，及募民输纳刍粟，凡输粟至五百斛，纳草至五百围，即赐出身，千斛千围，即授州县官。亦伤政体。

看官！你想河东百姓，已经离散，还有何人再来供应？徒然颁出了一纸文书，有名无实，城下数十万兵马，仍旧是仰给饷运，别无他望。那符彦卿的奏报，络绎不绝。第一次要紧报闻，是辽主囚住杨兖，另派精骑至忻州。周主即授郑处谦为节度使，令他接济彦卿。第二次要紧报闻，是忻州监军李勍，杀死刺史赵皋，及辽通事杨耨姑，举城请降。周主又授李勍为忻州刺史，令彦卿速趋忻州。第三次要紧报闻，是代州军将桑珪、解文遇，杀死郑处谦，托言处谦通辽，彦卿防有他变，请速济师。周主再遣李筠、张永德将兵三千，往援彦卿。最后一次，是报称进兵忻口，先锋都指挥使史彦超，追敌阵亡。周主虽然英武，到此也不禁心惊。联翩叙下，借宾定主。原来符彦卿等行至忻州，正值郑处谦被杀，桑、解二人，因彦卿到来，却也迎谒，但彦卿总加意戒备。至李筠、张永德赴援，兵力较厚，稍觉安心。无如辽兵时来城下，游戈不休，彦卿乃决计出击，与诸将开城列阵，静待敌兵厮杀。俄见敌骑驰至，三三五五，好似散沙一般，前锋史彦超自恃骁勇，那里看得上眼，当即怒马突出，杀奔前去，从骑只二十余人，敌骑略略招驾，就四散奔走，彦超趋马急赶，东挑西拨，越觉得兴高采烈，不肯回头。

彦卿恐彦超有失，亟命李筠引兵接应，李筠走得慢，彦超走得快，两下里无从望见，及李筠行了一程，见前面统是山谷，林菁丛杂，崖壑阴沉，四面探望，并不见有彦超，也不见有辽兵。自知多凶少吉，只好仔细窥探，再行前进。猛听得几声胡哨，深谷中涌出许多辽兵，当先一员大将，生得眼似铜铃，面似锅底，手执一柄大杆刀，高声喝道："杀不尽的蛮子，快来受死！"李筠心下一慌，也管不及彦超生死，只好火速收军，回马急奔。说时迟，那时快，番兵、番将，已经杀到，冲得周军七零八落。筠至此不遑后顾，连部兵统行弃去，一口气跑回大营。番将那里肯舍，骤马追来，幸亏彦卿出兵抵住。放过李筠，与番将大战一场，杀伤相当。

日将西下，番将方收兵回去，彦卿亦敛兵回城，这一次开仗，丧失了一员大将史彦超，及彦超带去二十余骑，一个也没有逃回。就是李筠麾下，亦十死七八。彦卿长叹道："我原说不如回军，偏偏主上不允，害得丧兵折将，如何是好！"说至此，遂命侦骑夤夜出探，访问彦超下落。至翌晨得了侦报，彦超被辽兵诱入山中，冲突不出，杀毙辽兵甚多，力竭身亡。彦卿也堕了数点眼泪，便令随员缮好奏疏，报明败状，自请处分。且乞周主班师回朝。

周主荣接阅奏章，忍不住悲咽道："可惜可惜！丧我猛将，罪在朕躬！"乃追赠彦超为太师，命彦卿觅得遗骸，即返御营。周主本欲吞并北汉，日日征兵催饷，凡东自怀孟，西及蒲陕，所有丁壮夫马，无不调遣。役徒已劳敝不堪，更兼大雨时行，疫疠交作，更不便久顿城下。周主始兴尽欲归，一闻彦超战死，归计益决。

先是北汉使臣得中，被周军隔断，不能回入晋阳，暂留代州，桑珪将他拘住，送入周营，周主许令释缚，并赐酒食及带马，和颜问道："汝往辽求援，辽兵果何时到来？"得中道："臣受汉主命令，送杨兖北返，他非所知。"周主冷

笑道："汝休得欺朕。"得中答以不欺。周主乃令退居后帐，嘱将校再加盘诘。将校往语得中道："我主优容，待公不薄，若非据实陈明，一旦辽兵猝至，公尚得全生么？"得中叹息道："我食刘氏禄，应为刘氏尽忠！况有老母在围城中，若以实告，不特害我老母，恐且误我君上，国亡家亦亡，我何忍独生，宁可杀身取义，保我国家，我虽死亦瞑目了！"此人却有烈志。至周主决计南归，遂责得中欺罔，将他缢死。

会符彦卿等自忻州驰还，入见周主，面奏彦超遗骸，无从寻败。不得已招魂入棺，殓以旧时衣冠，饬令随兵舁归。周主也只好付诸一叹。出营亲奠，奠毕入营，便命军士收拾行装，即日班师。同州节度使药元福入奏道："进军容易退军难，陛下须慎重将事！"周主道："朕一概委卿，"元福乃部署卒伍，步步为营，俟各军先行，自为后殿。营内尚有粮草数十万，不及搬取，一并焰去。此外随军资械，亦多抛弃，大众匆匆就道。巴不得立刻入京，队伍散乱，无复行列。北汉主刘崇，出兵追蹑，亏得药元福断后一军，严行戒备，无隙可钻，渐渐的神颓气沮。那元福阵内，却发出一声梆响，把方阵变为长蛇阵，来击北汉兵，北汉兵顿时骇退，反被元福驱杀数里，斩首千余级，方徐徐再退，向南扈驾去了。元福能军。

周主还至潞州，休息数日，乃复启行至新郑县。县中为嵩陵所在处，嵩陵即周太祖陵，太师冯道，监工早竣，梓宫告窆，道亦病死。周主荣拜谒嵩陵，望陵号恸，俯伏哀泣，至祭奠礼毕，乃收泪而退。一意黩武，至送葬俱未亲到。柴荣亦未免负恩。饬赐守陵将吏，及近陵户帛有差。追封冯道为瀛王，赐谥文懿。道卒年已七十三，历相四代，且受辽封为太傅，逢迎为悦，阿谀取容。尝自作《长乐老》叙，自述历朝荣遇。后来宋欧阳修著《五代史传》，讥他寡廉鲜耻，有愧虢州司户王凝妻。

凝病殁任所，有子尚幼，妻李氏携子负尸，返过开封府，投宿旅舍，馆主不肯留宿，牵李氏臂，迫使出门。李氏仰天大恸道："我为妇人，不能守节，乃任他牵臂么？"见门旁有斧，便顺手取来，把臂砍去，晕仆门外，好容易才得苏醒，道旁行人，相顾嗟叹，都责主人不情。主人乃留他入舍，给帛缠臂，乃得无恙。开封尹闻知此事，厚恤李氏，笞责馆主，且为李氏请旌朝廷。看官听说，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如王凝妻才算烈女，冯道最是无耻，最是不忠，若与王凝妻相较，真正可羞。愿后世勿效此长乐老呢！仿佛晨钟。

周主荣还至大梁，立卫国夫人符氏为皇后，备礼册命。果被想到。进符彦卿为太傅，改封魏王。国丈应该加封。郭从义加兼中书令，刘词移镇长安，王彦超移镇许州，与潞州节度使李筠，并加兼侍中。李重进移镇宋州，加同平章事衔，兼侍卫军都指挥使，张永德加检校太傅，兼滑州节度使，药元福移镇陕州，白重赞移镇河阳，并加检校太尉，韩通移镇曹州，加检校太傅，这都算从征有功，所以迁官加爵。其实止高平一战，杀退勍敌，不谓无功。若进攻晋阳，有损无益，就是前时所得北汉州县，一经周主还师，所置刺史，望风遁回，地仍归入北汉。惟代州桑珪，婴城自守，终被北汉兵攻破，珪亦遁去。周主耗去了无数军饷，结果是不得一城，可见用兵是不应轻率哩！随笔示儆。

嗣是周主逐日视朝，政无大小，悉由亲断，百官但拱手受成，不加可否。河南府推官高锡，上书切谏，大致劝周主择贤任能，毋亲细事，周主不从。一日语侍臣道："兵贵精，不贵多。今有农夫百人，不足养甲士一名，奈何尚徒豢惰卒，坐涸民膏？且健懦不分，如何劝众？朕观历代宿卫，羸弱居多，又骄蹇不肯用命，一经大敌，非走即降，回溯数十年来，国姓屡易，都坐此弊。朕惟有简阅诸军，留强汰弱，方能振作军心，免蹈前撤哩！"侍臣一体赞成，遂命殿前都虞侯赵匡胤，大阅军士，挑选精锐，充作卫兵。又饬募各镇勇士，悉令诣阙，仍归匡胤简选，遇有才艺出众，即令补入殿前诸班。周主欲惩前弊，令匡胤简阅诸军，原是当时要策，但匡胤之得受周禅，即伏于此。人定不能胜天，令人徒唤奈何！此外马步各军，各命统将选择。凡从前骄兵惰卒，一概汰去。宫廷内外，尽列熊罴，军务方有起色了。

是年冬季，北汉主刘崇，忧愤成疾，竟至逝世。次子承钧向辽告哀，辽册承钧为汉帝，呼他为儿。承钧亦奉表称男，易名为钧。又在晋阳创立七庙，尊刘崇为世祖，改元天会，复向辽乞师复仇。辽遣高勋为将，率兵相助刘钧。刘钧即令部将李存瓌，与勋同攻潞州，不克乃还，勋亦归国。刘钧知不能胜周，乃罢兵息民，礼贤下士，境内粗安。只辽骑却屡窥周边，不免骚扰。周主因大兵甫归，疮痍未复，但戒各边将固守边疆，不得出战。

未几已是显德二年，周主仍遵旧时年号，不复改元。忽闻夏州节度使李彝兴，不奉朝命，拒绝周使。周主与群臣商议，群臣多说道："夏州地处偏隅，朝廷素来优待，此次不通周使，无非因府州防御使杜德扆，厚沐国恩，得加旌节，彝兴耻与比肩，所以有此变态。臣等以为府州褊小，无足重轻，不若抚谕彝兴，善全大体。"周主怫然道："朕至晋阳，德扆即率众来朝，且为我力拒刘氏。朕授他节钺，不过报功，奈何一旦弃置！夏州止产羊马，贸易百货，悉仰我国，我若与他断绝往来，他便穷蹙，有何能为呢？"借周君臣口中补叙夏州、府州事，笔墨较省。乃遣供奉官驰诣夏州，赍诏诘责，果然李彝兴惶恐谢罪，不敢抗违。

周主喜如所期，更下诏求言，详询内情，并及边事。边将张藏英上书献策，谓深、冀二州交界，有葫芦河横亘数百里，应改掘使深，足限胡马南来，以人力济天险，最为利便等语。周主因遣许州节度使王彦超，曹州节度使韩通，起发兵夫，往掘河道。一面令张藏英绘图立说，再行详闻。藏英奉诏，绘就地形要害，请旨入朝，面陈图说。请俟葫芦河凿深后，即就河岸大堰口，筑城置垒，募兵设戍，无事执耒，有事操戈，且愿自为统率，随宜进止等语。周主喜道："卿熟谙地势，悉心规画，定能为朕控御边疆。朕准卿所请，可即前去调度，毋负朕望！"

藏英立即拜辞，回镇月余，募得边民千余人，个个是身强力壮，矫健不群。那辽主述律，闻周军筑城堰口，派兵来争。王彦超、韩通分头堵御，却也敌得住辽兵。无如辽兵忽来忽去，行止无常；周军进击，他即退去，周军退回，他又进来，害得王、韩两将，日夕防备，不遑寝食。一班凿河筑城的民夫，也是惊惶得很，旋作旋辍。可巧张藏英募齐兵丁，前来大堰口，与王彦超、韩通会议，决计自作前驱，王、韩为后应，杀他一个痛快，使不再来，当下引众驰击，横厉无前，辽兵已是披靡，藏英又挺着长矛，左旋右舞，挑着处人人落马，刺着处个个洞胸。任你辽兵如何刁狡，也逃不脱性命。再经王彦超、韩通从后追上，杀毙辽兵无数，剩得几个脚长的，抱头鼠窜，不知去向。

藏英追赶至二十里外，远望不见辽兵，方才退归。于是葫芦河疏凿得成，大堰口城垒渐竣。王彦超、韩通同时返镇，单留张藏英保守城砦，已足抵制辽人。周廷改称大堰口为大宴口，号屯军为静安军，即令藏英为静安军节度使。小子有诗赞道：

> 凿河筑垒费经营，扼要才堪却虏兵。
> 胡骑不来河北静，武夫原可作干城。

长城有靠，朔漠无惊，英武过人的周主荣，又想西征南讨了。欲知后事，请看后文。

知进不知退，是英主好处，亦即英主坏处。高平之战，非周主荣之决计进兵，则北汉炽张，长驱南下，河北必非周有矣。至北汉主已败入晋阳，缮甲兵，完城堑，坚壁以待，志在决死，加以辽兵为助，左右犄角，此固非可轻敌者。况以逸待劳，以主待客，难易判然，安能必胜。周主知进而不知退，此其所以损兵折将，弃械耗财，而卒致废然自返也。若张藏英之浚河筑城，正以守为战之计，可进可退，绰有余裕，胡马不敢南来，两河可以无患，谓非良将得乎！史彦超恃勇而死，张藏英好谋而成。为将者于此觇休咎，为主者亦可于此判优劣焉。

第五十三回
宠徐娘赋诗惊变　俘蜀帅得地报功

却说周主荣既败汉却辽，遂思西征南讨，统一中国。当下召入范质、王溥、李谷诸宰臣，及枢密使郑仁诲等，开口宣谕道："朕观历代君臣，欲求治平，实非容易，近自唐、晋失德，天下愈乱，悍臣叛将，篡窃相仍。自我太祖抚有中原，两河粗定，惟吴、蜀、幽、并，尚未平服，声教未能远被。朕日夜筹思，苦乏良策，想朝臣应多明哲，宜令各试论策，畅陈经济，如可采择，朕必施行，卿等以为何如？"范质、王溥等齐声称善，乃召翰林学士承旨徐台符以下二十余人，入殿亲试，每人各撰二文，一是"为君难为臣不易论"，一是"平边策"。徐台符等得了题目，各去撰著，有的是攒眉蹙额，煞费苦心；有的是下笔成文，很是敏捷。自辰至未，陆续告成，先后缴卷。周主逐篇细览，多半是徒托空言，把孔圣人的"修文德、来远人"二语，敷衍成篇，不得实用。惟给事中窦仪，中书舍人杨昭俭，谓宜用兵江淮，颇合周主微意。还有一篇崇论闳议的大文，乃是比部郎中王朴所作。略云：

臣闻唐失道而失吴、蜀，晋失道而失幽、并，观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术。当失之时，君暗政乱，兵骄民困，近者奸于内，远者叛于外，小不制而至于大，大不制而至于僭，天下离心，人不用命。吴、蜀乘其乱而窃其号，幽、并乘其间而据其地。平之之术，在乎反唐、晋之失而已。必先进贤退不肖以清其时，用能去不能以审其材，恩信号令以结其心，赏功罚罪以尽其力，恭俭节用以丰其财，时使薄敛以阜其民。俟其仓廪实，器用备，人可用而举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强财足，人安将和，有必取之势，则知彼情状者，愿为之间谍，知彼山川者，愿为之先导。彼民与此民之心同，是即与天意同。与天意同，则无不成之功矣。凡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当今惟吴易图，东至海，南至江，可挠之地二千里。从少备处先挠之，备东则挠西，备西则挠东，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间，可以知彼之虚实，众之强弱，攻虚击弱，则所向我前矣。攻虚击弱之法，不必大举，但以轻兵挠之。南人懦怯，知我师入其地，必大发以来应；数大发则民困而国竭，一不大发，则我可乘虚而取利，彼竭我利，则江北诸州，乃国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扬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难平之也。如此则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吴则桂、广皆为内臣，岷、蜀可飞书而召之。若其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矣。吴、蜀平，幽州亦望风而至。惟并州为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之。然彼自高平之败，力已竭，气已丧，不足以为边患，可为后图。方今兵力精练，器用具备，群下知法，诸将用命，一稔之后，可以平边。臣书生也，不足以讲大事，至于不达大体，不合机变，惟陛下宽之！

周主览到这篇文字，大加称赏，便引与计议。朴谈论风生，无不称旨，因授为左谏议大夫。未几且命知开封府事。就是窦仪、杨昭俭也得升官：仪为礼部侍郎，昭俭为御史中丞。特用声东击西的计策，先命偏师攻蜀，继出正军击唐。

先是秦、成、阶三州入蜀，蜀人又取凤州。见前文。蜀主孟昶，好游渔色，浪费无度，国用不足，专向民间取偿。秦、凤人民，迭遭苛税，仍欲归隶中原，乃相次诣阙，乞举兵收复旧地。周主正要发兵，又得了这个机会，更加喜悦，立命凤翔节度使王景，及宣徽南院使向训，为征蜀正副招讨使，西攻秦、凤。蜀主闻报，忙遣客省使赵季札、趋赴秦、凤二州，按视边备。季札本没有什么材干，偏他目中无人，妄自尊大。一到秦

州，节度使韩继勋迎入城中，与谈军事，多经季札吹毛索瘢，免不得唐突数语，季札怏怏而去，转至凤州。刺史王万迪，见他趾高气扬，也是不服，勉强应酬了事。自大者必遭众忌。季札匆匆还入成都，面白蜀主，谓韩、王皆非将才，不足御敌。蜀主亦叹道："继勋原不足当周师，卿意属在何人?"季札朗言道："臣虽不才，愿当此任，管教周军片甲不回!"令人好笑。蜀主乃命季札为雄武节度使，拨宿卫兵千人，归他统带，再往秦、凤扼守。又派知枢密王昭远，按行北边城塞，部署兵马，防备周师。自己仍评花问柳，赌酒吟诗，日聚后宫佳丽，教坊歌伎，以及词臣狎客，一堂笑乐，好似太平无事一般。

广政初年，广政即蜀主昶年号，见前。内廷专宠，要算妃子张太华，眉目如画，色艺兼优，蜀主昶爱若拱璧，出入必偕，尝同辇游青城山，宿九天文人观中，月余不返。忽一日雷雨大作，白昼晦暝，张太华身轻胆怯，避匿小楼，不意霹雳无情，偏向这美人头上，震击过去，一声响亮，玉骨冰销。想系房帷不谨，触动神怒，故遭此谴。昶悲悼的了不得，因张妃在日，曾留恋此观，有死后瘗此的戏语，乃用红锦龙褥，裹瘗观前白杨树下。

昶即日回銮，悼亡不已。一班媚子谐臣，欲解主忧，因多方采选丽姝。天下无难事，总教有心人，果然得一绝色娇娃，献入宫中。昶仔细端详，花容玉貌，仿佛太华，而且秀外慧中，擅长文墨，试以诗词歌赋，无一不精，直把这好色昏君，喜欢得不可名状。绸缪数夕，即拜贵妃，别号花蕊夫人，寻又赐号慧妃。妃爱赏牡丹芙蓉，所以蜀有牡丹苑，有芙蓉锦城。牡丹苑中，罗列各种，无色不备。芙蓉锦城，是在城上种植芙蓉，秋间盛开，蔚若锦霞，因此号为锦城。

蜀地素称富饶，又经十年无事，五谷丰登，斗米三钱，都下士女，不辨菽麦，多半是采兰赠芍，买笑寻欢。上行下效，捷如影响。蜀主昶见近置远，居安忘危，除花蕊夫人外，又广选良家女子，充入后宫，各赐位号，有昭仪、昭容、昭华、保芳、保香、保衣、安宸、安跸、安情、修容、修媛、修娟等名目，秩比公卿大夫。甚至舞娼李艳娘，亦召入宫中，厕列女官，特赐娼家钱十万缗，代作聘金。

是年周、蜀开衅，适当夏日，昶既派出赵季札、王昭远两人，还道是御敌有余，依旧流连声色。渐渐天气炎热，便挈花蕊夫人等，避暑摩诃池上，夜凉开宴，环侍群芳，昶左顾右盼，无限欢娱。及谛视嫔嫱，究要推那花蕊夫人，作为首选，酒酣兴至，就命左右取过纸笔，即席书词，赞美花蕊夫人。第一句写下道："冰肌玉骨清无汗，"第二句接写道："水殿风来暗香满。"从战鼓冬冬中，忽插一段香艳文字，越觉夺目。再拟写第三句，突有紧急边报到来，乃是周招讨使王景，自大散关至秦州，连拔黄牛八寨。昶不禁掷笔道："可恨强寇，败我诗兴!"乃并撤酒肴，即召词臣拟旨，派都指挥使李廷珪为北路行营都统，高彦俦为招讨使，吕彦琦为副招讨使，客省使赵崇韬为都监，出拒周师。一面促赵季札速赴秦州，援应韩继勋。

季札奉命出军，连爱妾都带在身旁，按驿徐进，兴致勃然。到了德阳，闻周军连拔诸寨，气势甚盛，不由地畏缩起来。嗣经朝旨催促，越觉进退两难，床头妇人，权逾君上，劝令还都避寇，不容季札不依。季札遂疏请解任，托词还朝白事，先遣亲军保护爱妾，与辎重一同西归，然后引兵随返。既至成都，留军士在外驻扎，单骑入城。都中人民，还疑他是孑身逃回，相率震恐。及季札入见蜀主，由蜀主问他军机，统是支吾对答，并没有切实办法。蜀主大怒道："我道汝有甚么材能，委付重任，不料愚怯如此!"遂命将季札拘住御史台，付御史审勘。御史劾他挈妾同行，擅自回朝，应加死罪。蜀主批准，令把季札推出崇礼门外，斩首示众。谋及妇人，宜其死也。蜀行营都统李廷珪率兵至威武城，正值周排阵使胡立，带领百余骑，前来巡逻。廷珪即麾军杀上，把胡立困在垓心，胡立兵少势孤，冲突不出，被蜀将射落下马，活擒而去。立部下多为所获，只剩数十骑逃归周营。李廷珪得了小胜，报称大捷，并命军衣上绣作斧形，号为破柴都。周主本姓为柴，故有此号。虚名何益?

蜀主昶接着捷报，很是喜慰，且遣使至南唐、北汉，约共出兵攻周。偏是得意事少，失意

事多,捷报才到,败报又来,廷珪前军,为周将所败,掳去将士三百人。蜀主乃复遣知枢密使伊审征抚勉行营,再行督战。

审征驰诣军前,与廷珪商定军谋,遣先锋李进据马岭寨,截住周军来路。再派游击队旁出斜谷,进屯白涧,作为偏师。又令染院使王峦,引兵出凤州北境,至堂仓镇及黄花谷,绝周粮道,三路出师,审征、廷珪等择地扎营,专待消息,准备接应。

王峦率兵三千,径趋唐仓,先令侦骑至黄花谷中,探明敌踪,还报谷外有周军往来,统是输运辎重,接济周营,并没有大将弹压。峦大喜道:"我去把他辎重军,一齐夺来,管教他粮食中断,全军溃走了。"我亦说是妙计,无如不从汝愿。遂趋军前进,驰入黄花谷。谷长路窄,兵士不能并行,只好鱼贯而入,慢慢儿地蛇行过去。哪知周军伏在谷口,见蜀兵出谷前来,立即突出,打倒一个捉一个,打倒两个捉一双。王峦押着后队,尚未得知,只管催军速趱。待至前队已擒去千人,方悉谷外警报,慌忙传令退还。怎奈后面的谷口,也有周军出现,峦拚命杀出,手下只剩百余骑,紧紧随着,此外都陷入谷中,被周军前后搜捕,一古脑儿捉去。峦带百余骑还奔堂仓,急急如漏网鱼,累累如丧家犬,恨不得三脚二步,即抵大营。甫至堂仓镇附近,见前面摆着一彪人马,很是雄壮,为首的戴着兜鍪,穿着铁甲,立马横枪,朗声呼道:"我周将张建雄也!来将快下马受缚,免我动手。"峦至此叫苦不迭,自思进退无路,只好硬着头皮,纵马来战,两下交锋,一个是胆壮气雄,一个是心惊力怯,才及四五合,杀得王峦满身臭汗,招架不住。建雄大喝一声,把峦扯住衣襟,摔落马下,周军顺手揿住,将峦缚好,牵住马前。蜀兵只有百余骑,怎能夺回主将,兼且无路脱奔,没奈何哀求乞降。建雄令军士反绑蜀兵,仍然由原路回军。那时黄花谷内,已将蜀兵捉得精光,仔细检点,刚刚捉了三千人,一个也不少,一个也不多。更奇的是一个不死,各由建雄带去,回营报功。原来王景、向训等,早已防蜀兵劫粮,伏兵黄花谷口,巧巧王峦中计,遂致全军覆没。

李进在马岭寨中,得知此信,吓得战战兢兢,还道周军具有神力,能使片甲不留。要逃性命,走为上策,便弃了马岭寨,奔回大营,白涧屯兵,也闻声奔溃。伊、李两蜀将的规画,一并失败,自知立脚不住,不如见机早退。因弃营返奔,直至青泥岭下,依险扎住。雄武节度使韩继勋,亦乐得逃生,画个依样葫芦,走还成都。一班逃将军。秦州观察判官赵玭,召官属与语道:"敌兵甚锐,战无不胜,我国所遣兵将,向称骁勇,一经战阵,非死即逃,我等怎可束手待毙?去危就安,正在今日,未知诸君意下如何?"大众都是贪生怕死,听了玭言,应声如响,即开城迎纳周军。

王景等已入秦州,便分兵攻成、阶二州,自督军往围凤州。成、阶二州的刺史,闻秦州失守,当即迎降,独凤州固守不下。自韩继勋逃回成都,蜀主昶把他褫职,改用王环为威武节度使,赵崇溥为都监,往援秦州。两将行至中途,接得秦州降周消息,忙引兵转趋凤州。甫入凤州城,那王景已帅师来攻,急登陴守御。景四面攻扑,都被赵崇溥督兵拒却,乃筑垒成围,断绝城中樵汲,令他自毙。适曹州节度使韩通,奉周主命,来助王景。景令他往城固镇,堵住蜀中援师。城中饷竭援穷,渐渐支撑不住,每夜有兵将缒城出降。王景乘危督攻,一鼓登城,城上守兵俱靡,王环、赵崇溥,尚率众巷战。怎奈士无斗志,陆续逃散,只剩王、赵两将,无路可奔,统被周将擒住,崇溥愤不欲生,绝粒而死,环被拘狱中。于是秦、凤、成、阶四州,俱为周有。

王景露布秦捷,静候朝命。周主传谕优奖,且命赦四州所获将士,愿归诸人,给资遣还,愿留诸人,各予俸赐,编为怀恩军,即令降将萧知远带领,暂住凤州。嗣因兴兵南讨,欲罢西征,遂遣萧知远率兵西归。

蜀中兵败地削,上下震惊,伊审征、李廷珪等,奉表请罪。蜀主概置不问。但命在剑门、白帝城各处,多聚刍粮,为备御计。一面鼓铸铁钱,禁民间私用铁器,国人很觉不便,都归咎李廷珪等将士。昶母李氏,亦屡言典兵非人,除高彦俦忠诚足恃外,应悉数改置,昶不能从。后来

惟彦俦死节，方知李氏有识，可惜孟昶不用。但罢廷珪兵柄，令为检校太尉。及萧知远等还蜀，蜀主昶亦放还周将胡立等八十余人，并嘱立带转国书，向周请和。

立还至大梁，呈上蜀主昶书。周主展开一阅，但见起首二语。乃是大蜀皇帝，谨致书于大周皇帝阁下，不禁忿然道："他尚敢与朕为敌么？"嗣复看将下去，乃是一篇骈体文。略云：

窃念自承先训，恭守旧邦，匪敢荒宁，于兹二纪。顷者晋朝覆灭，何建来归，不因背水之战争，遂有仇池之土地。洎审晋君北去，中国且空，暂兴敝邑之师，更复成都之境，厥后贵朝先皇帝应天顺人，继统即位，奉玉帛而未克，承弓剑之空遗，但伤嘉运之难谐，适叹新欢之且隔。以至去载，忽劳睿德，远举全师，土疆寻隶于大朝，将卒亦拘于贵国。幸蒙皇帝惠其首领，颁以衣裘，偏裨尽补其职员，士伍遍加以粮赐，则在彼无殊于在此，敝都宁比于雄都！方怀全活之恩，非有放还之望。今则指导使萧知远等，押领将士子弟，共计八百九十三人，还入成都。具审皇帝迥开仁愍，深念支离，厚给衣装，兼加巾屦，给沿程之驿料，散逐分之缗钱，此则皇帝念疆场几经变革，举干戈不在盛朝，特轸优容，曲全情好。求怀厚谊，常贮微衷，载念前在凤州，支敌虎旅，曾拘贵国排阵使胡立以下八十余人，嘱令军幕收管，令各支廪食，各给衣装，只因未测宸襟，不敢放还乡国。今既先蒙开释，已认冲融，归朝虽愧于后时，报德未稽于此日。其胡立以下，令各给鞍马衣装钱帛等，专差御衣库使李彦昭部领，送至贵境，望垂宣旨收管，矧以昶昔在龆龄，即离并都，亦承皇帝风起晋阳，龙兴汾水，合叙乡关之分，以申玉帛之欢。倘蒙惠以嘉音，即伫专驰信使，谨因胡立行次，聊陈感谢。词不尽意，伏惟仁明洞鉴，瞻念不宣。

周主览毕，颜色少霁，便语胡立道："他向朕乞和，情尚可原，但不应与朕钧礼，朕不便答复。汝在蜀多日，能悉蜀中情形否？"立叩陈蜀主荒淫情事，且自请失败罪名。周主道："现在有事南方，且令蜀苟延一二年，俟征服南唐，再图西蜀未迟。朕赦汝罪，汝且退出去罢！"立谢恩而退。

蜀主昶俟周复书，始终不至，竟向东戟指道："朕郊祀天地，即位称帝时，尔方鼠窃作贼，今何得藐我至此！"遂仍与周绝好，复为敌国。小子有诗咏道：

丧师失地尚非羞，满口骄矜最足忧；
幸有南唐分敌势，尚留残喘度春秋。

蜀事暂从缓叙，小子要述及周、唐战争了。看官不嫌词费，还请再阅下回。

声色二字，最足误人，而国君尤甚。自古迄今，未闻有耽情声色，而能保邦致治者。蜀主孟昶，据有两川，因佚思淫，因淫致侈，幸经中原多故，方得十余年无事。然周师一出，即失四州，所遣诸将，非死即逃，盖淫靡成风，将骄卒惰，欲其杀敌致果也得乎？逮夫修书乞和，不得答复，复有庞然自大之言。师徒挠败不之忧，土宇侵削不之惧，几何而不亡国败家也。厥后徐妃入宋，咏述亡国之由来，有"十四万人齐解甲，可无一个是男儿！"二语，后世竞传诵之。然美人误国，厥罪维钧，半老徐娘，亦宁能辞咎乎？而蜀主昶固不足责焉。

第五十四回
李重进涉水扫千军　赵匡胤斩关擒二将

却说蜀主昶致书乞和，周主虽不答复，却为着南讨兴师，暂罢西征，令各将振旅言旋，别命宰臣李谷为淮南道前军行营都部署，兼知庐、寿等州行府事，许州节度使王彦超为副，都指挥使韩令坤等一十二将，一齐从征，向南进发，并先谕淮南州县道：

朕自缵承基构，统御寰瀛，方当恭己临朝，诞修文德，岂欲兴兵动众，专耀武功！顾兹昏乱之邦，须举吊伐之义。蠢尔淮甸，敢距大邦！因唐室之凌迟，接黄寇之纷扰，飞扬跋扈，垂六十年，盗据一方，僭称伪号。幸数朝之多事，与北境以交通，厚启兵端，诱为边患。晋汉之代，寰境未宁，而乃招纳叛亡，朋助凶慝。李金全之据安陆，李守贞之叛河中，大起师徒，来为援应，攻侵高密，杀掠吏民，迫夺闽越之封疆，涂炭湘潭之士庶。以至我朝启运，东鲁不庭，发兵而应接叛臣，观衅而凭陵徐部。沭阳之役，曲直可知，尚示包荒，犹稽问罪。迩后维扬一境，连岁阻饥，我国家念彼灾荒，大许籴易，前后擒获将士，皆遣放还。自来禁戢边兵，不令侵挠，我无所负，彼实多奸，勾诱契丹，至今未已，结连并寇，与我为仇。罪恶难名，神人共愤。今则推轮命将，鸣鼓出师，征浙右之楼船，下朗陵之戈甲，东西合势，水陆齐攻。吴孙皓之计穷，自当归命，陈叔宝之数尽，何处偷生！一应淮南将士军人百姓等，久隔朝廷，莫闻声教，虽从伪俗，应乐华风，必须善择安危，乐图去就。如能投戈献款，举郡来降，具牛酒以犒师，纳圭符而请命，车服玉帛，岂吝旌酬，土地山河，诚无爱惜，刑赏之令，信若丹青。若或执迷，宁免后悔！王师所至，军政甚明，不犯秋毫，有如时雨。百姓父老，各务安居，剽掳焚烧，必令禁止。须知助逆，何如效顺，伐罪乃能吊民，朕言尽此，俾众周知！

这道谕旨，传入南唐，江淮一带，当然震动。唐主璟只信用二冯，冯延己尝坐罪罢相，见前文潭州失守事。不到数月，便命复职。冯延鲁又入任工部侍郎，兼东都副留守。东都即广陵，见前。就是陈觉、魏岑等，亦相继起用，奸佞盈廷，国政日紊。每年冬季，淮水浅涸，唐主本发兵戍守，号为把浅兵。寿州监军吴廷绍，以为疆场无事，奏请撤戍，竟邀唐主俞允。清淮节度使刘仁赡，固争不得，自决藩篱。忽闻周师将至，正值天寒水涸的时候，淮上人民，很是恐慌。独刘仁赡神色自若，部分守御，不异平时，众情少安。唐主命神武统军刘彦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率兵二万趋寿州，奉化节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晖，为北面行营应援使，常州团练使姚凤为应援都监，率兵三万屯定远县，召镇南节度使宋齐邱，还至金陵，又授户部尚书殷崇义知枢密院事，与齐邱共预兵谋，居中调度。

周都部署李谷等，引兵至正阳镇，见淮上防守无人，便赶造浮梁，数夕即成，越淮而东，直指寿州城下。虽有唐兵二千余人，半途拦阻，哪里是周军对手，略略交锋，便即溃去。周都指挥使白延遇，乘胜长驱，进至山口镇，又遇唐兵千余名，也不值周军一扫。惟进攻寿州，却是城坚难拔，用了许多兵力，毫不见功。李谷屡驰书周廷，报明情实，周主即拟亲征。适枢密使郑仁诲病逝，朝右失一谋臣，周主很是叹息，亲往吊丧。近臣奏称年月方向，不利驾临，周主摇首道："君臣义重，尚顾得年月方向么？"可称豁达。遂亲至郑宅，哭奠而归。特叙仁诲之死，惜其贤也。

嗣由吴越王钱弘俶，遣来贡使，入献方物，周主召见使臣，嘱令赍诏回国，谕吴越王发兵击唐。吴越王应诏发兵，特简同平章事吴程，出

袭常州。唐右武卫将军柴克宏，引军邀击。大破吴越军，斩首万余级，吴程遁还，克宏复移援寿州，途中忽然遇疾，竟尔暴亡。也是寿州晦气。

寿州尚是固守，李谷久攻不克，便在行营中过年，越年已是周显德三年了。周主闻寿州不下，决计亲征，命宣徽南院使向训，权任留守，端明殿学士王朴为副，彰信节度使韩通，权任点检侍卫司，及在京内外都巡检。派侍卫都指挥使李重进为先锋，前往正阳，河阳节度使白重赞，出屯颍上，遥应重进。两人先发，自督禁军启行。

那时唐将刘彦贞，已引兵往援寿州，并具战船数百艘，令驶往正阳，毁周浮梁。李谷探知敌谋，召将佐集议道："我军不能水战，若正阳浮梁，为贼所毁，势且腹背受敌，退无所归，不如还保正阳，伫候车驾到来，听旨定夺。"乃一面报明周主，一面焚去刍粮，拔营齐退。

周主行至固镇，接到李谷奏报，不以为然。急遣中使驰往谷营，谕止退兵。谷已到正阳，才得谕旨，乃更复奏道："贼将刘彦贞来救寿州，臣却不惧，只虑贼舰顺流掩击，断我浮梁，截我后路，所以不得已退守正阳。今贼舰日进，淮水日涨，若车驾亲临，万一粮道断绝，危且不测，愿陛下驻跸陈颍，俟臣审度可否，再行进取未迟！"周主览奏，愀然不乐，飞促李重进驰诣淮上，与谷会师。且传谕道："唐兵且至，须急击勿失！"

重进奉命抵正阳，那唐将刘彦贞到了寿州，见周军退去，便欲追击。刘仁赡谏阻道："公军未至，敌已先退，想是畏公声威，故即遁去。但能固我边圉，何用速战！倘或追击失利，大事反去了。"彦贞道："火来水挡，兵来将御，敌已怯退，正好乘此进击，奈何不行！"池州刺史张全约，又劝为谏止，怎奈彦贞坚执不从，驱军急进。死期已至，如何挽回！仁赡长叹道："果遇周军，必败无疑！看来寿州是难保了。我当为国效死，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说毕泣下，部众统是感奋，乃入城登陴，修堞益兵，决计死守。

这位不识进退的刘彦贞，他本是无才无能，不娴军旅，平时靠着刻薄百姓的手段，日朘月削，积财巨万，一半儿充入宦囊，一半儿取赂权要，所以冯延己、陈觉、魏岑等，争相标榜，或称他治民如龚黄，龚遂、黄霸，汉时循吏。或誉他用兵如韩、彭，韩信、彭越，汉时良将。唐主信以为真，一闻周师入境，便把兵权交付与他，他亦直受不辞，贸然专阃，裨将咸师朗等，亦皆轻率寡谋，毫不足用。当下违谏进兵，直抵正阳，旌旗辎重，亘数百里。

周先锋将李重进，望见唐兵到来，便渡淮东进，也不及与彦贞答话，便身先士卒，冲入唐军。唐将咸师朗，自恃骁勇，策马舞刀，抵住重进，兵器并举，战到四五十合，不分胜负，重进佯输，跑马绕阵而走。师朗不知是计，骤马急追，约有二百余步，由重进按住了刀，挽弓搭箭，回放一矢。师朗刚刚追上，相距只有数步，急切无从闪避，左肩上着了一箭，忍痛不住，撞落马下，唐兵忙来抢救，被重进回马杀退，捉住师朗，遣部卒解入谷营。

谷闻重进得胜，也拨韩令坤等将士，越淮接应。重进正杀入唐阵，凭着一把大刀，左劈右斫，挥死多人。刘彦贞随兵虽众，统是酒囊饭袋，不耐争战。蓦遇重进一支人马，已似入羊群，望风奔避。再加韩令坤等相继杀来，哪里还敢抵敌，霎时间狂奔乱窜，四散逃生。单剩刘彦贞亲军数十百人，如何支持，当然拥着彦贞，落荒西走，重进怎肯饶他，紧紧追蹑。前面有一小坡，地势不高，却很峻削。唐军越坡而逃，彦贞也跃马上坡，不防马失后蹄，倒退下来，竟将彦贞送落马后，滚坠坡下。凑巧重进追到，顺手一刀，把彦贞劈做两段！钱难买命，何如不贪？此外四窜的唐兵，被周军分头赶杀，斩首万余级，伏尸三十里，军资器械，遍地抛弃。由周军慢慢搬去，共得二十余万件。

唐刺史张全约，方运粮进饷前军，途次见败卒逃归，报称彦贞战死，急将粮车折回寿州。所有彦贞残众，也共逃入寿州城内。刘仁赡表举全约为马步左厢都指挥使，同守州城。皇甫晖、姚凤，闻彦贞覆师，不敢屯留定远县，即退保清流关。滁州刺史王绍颜，已委城遁去。

周主得知正阳胜仗，也自陈州至正阳，命

李重进代为招讨使。但令谷判寿州行府事，自督大军进攻寿州，在淝水南下营，徙正阳浮梁至下蔡镇，且召宋、亳、陈、颍、徐、宿、许、蔡等处数十万，围攻寿州，昼夜不息，刘仁赡已备足守具，镇日里发矢掷石，鸣炮扬灰，使周军不能薄城。周军虽多，无从进步，只好顿留城下；周主亦无可奈何。

忽报唐都监何延锡，率战舰百余艘，驻营涂山，为寿州声援，乃召殿前都虞侯赵匡胤入帐道："何延锡来援寿州，但在涂山下立营，不敢到此，想亦没有甚么能力。惟寿州城内的守兵，得此声援，即不易摇动，汝可引兵前去，破灭此营。"匡胤领命，即率兵五千，趋往涂山。遥见唐兵维舟山下，一排儿却是很整齐，岸上只有一营，想是何延锡驻着，便顾语部将道："我军是陆兵，敌军是水师。主客殊形，如何破敌！我惟有用计除他便了。"遂选老弱兵百余骑，授他密语，往诱敌营，自引精骑埋伏涡口。何延锡正在营中坐着，自思寿州孤危，不好不救，又不能遽救，心下好同辘轳一般。突有军吏入报道："周军来了！"延锡忙即上马，招集水军，出营角斗。营外只有百余骑周兵，更兼老少不齐，或长或短，延锡不禁大笑道："我道周军如何利害，怎知是这等人物！也想来踹我营么？"便麾兵杀上。那周兵并未对仗，立即返奔。延锡追了一程，也欲回军，但听得敌骑笑骂道："料你这等没用的贼奴，不敢追来，我有大军在涡口，你等如再追我，管教你人人陨首，个个丧生！"不欺之欺，尤善于欺。延锡被他一激，不肯罢休，索性再赶，且嘱令战舰五十艘，驶至涡口，就使遇着不测，也可下船急走。于是周兵前奔，唐兵后追，不多时已至涡口，只见前面统是芦苇，长可称身，并没有周军驻扎。延锡胆愈放大，又听得敌骑揶揄，仍然如故，便当先力追，那敌骑却从芦苇中窜了进去。延锡不知好歹，也纵马入芦苇间，追杀敌骑。不意两旁伏着绊马索，竟将马足绊住，马忽坠倒，延锡也跌做个倒栽葱。慌忙爬起，突来了一位面红大将军，兜头一棍，击破延锡脑袋，死于非命。

看官不必细猜，便可知是赵匡胤，匡胤既击死何延锡，指挥伏兵，驱杀唐军，唐军都做了刀头鬼。有几个跑得快的，远远逃去，哪里还好下船！所有战船五十艘，急急驶来，正好被匡胤夺住，乘船至御营报功，周主自然嘉奖。又接得庐、寿、光、黄巡检使司超，奏称在盛唐地方，击败唐兵，夺得战舰四十余艘。周主大喜，且谕匡胤道："我军处处得胜，先声已振，只是寿州不下，阻我前进。我欲进击清流关，卿以为可行否？"匡胤道："臣愿得二万人，往取此关。"周主道："清流关颇称雄壮，除非掩袭一法，未易成功，卿既欲往，就烦前去。"匡胤道："臣即引兵前往便了。"周主便派兵二万名，令匡胤带领了去。复遣人往谕朗州节度使王逵，命他出攻鄂州，特授南面行营都统使。王逵应诏出师，后文自有交代。

且说赵匡胤往袭清流关，星夜前进，路上偃旗息鼓，寂无声响，但令各队衔枚疾走。及距关十里，分部兵为两队，前队兵直往关下，自引兵从间道而去。皇甫晖、姚凤两人，探得周兵到来，开关迎敌，正在山下列阵。不防山后杀出一队雄师，喊呐前来，径去抢关。晖、凤连忙回军，奔入关门，那周军已经驰到，守兵阖门不及，被周军一拥杀进。吓得晖、凤手足失措，没奈何逃往滁州。周军队里的大将，就是赵匡胤，既占住清流关，便进薄滁城。

晖、凤才入城中，后面已有鼓声传到，回头遥望，远远的旗帜飘扬，如飞而至。就中有一最大的帅旗，上面隐约露一赵字。皇甫晖叫苦不迭，忙令把城外吊桥，立即拆去，阻住来军。自与姚凤阖门拒守，登城俯眺，见周军已逼城濠，一齐下马凫水，越过濠西，那赵匡胤更来得突兀，勒马一跃，竟跳过七八丈阔的大渠，晖不禁伸舌！未几即见匡胤指麾兵士，督令攻城，当下开口传呼道："赵统帅不必逞雄，彼此各为其主，请容我列阵出战，决一胜负，幸勿逼人太甚。"匡胤笑道："你尽管出来交锋，我便让你一箭地，容你列阵，赌个你死我活，叫你死而无怨！"说至此，便用鞭一挥，令部众退后数步，自己亦勒马倒退，伫候守兵出战。好整以暇。

待了多时，听得城门一响，两扉骤辟，守兵

滚滚出来，后面便是晖、凤二人，并辔督军。两阵对圆，匡胤持着一杆通天棍，上前突阵，且大呼道："我止擒皇甫晖，他人非我敌手，休来送死！"唐兵见他来势甚猛，便即让开两旁，由他驰入。他即冲至皇甫晖马前，晖忙拔刀迎战，刀棍相交，才及数合，被匡胤用棍架开晖刀，右手拔剑，向晖脑袋上斫去。晖将首一偏，不由得眼花缭乱，再经匡胤用棍一敲，就从马上坠下，姚凤急来相救，那马首已着了一棍，马蹄前蹶，也将姚凤掀翻。周军乘势齐上，把晖、凤都活捉了去。唐兵失了主帅，自然溃散，滁州城唾手取来，匡胤入城安民，遣人报捷。

周主命马军副指挥使赵弘殷，东取扬州，道过滁城，已值昏夜。弘殷为匡胤父，拟入城休息，即至城下叩门。匡胤问明来意，便道："父子虽系至亲，但城门乃是王事，深夜不便开城，请父亲权宿城外，俟诘旦出迎便了！"公而忘私。弘殷只好依言，在城外留宿一宵。越日天明，方由匡胤出谒，导父入城。嗣又连接钦使，一个是翰林学士窦仪，来籍滁州帑藏，一个是左金吾卫将军马承祚，来知滁州府事。还有一个蓟州人赵普，来做滁州军事判官。匡胤一一接见，很是欢洽，一面将皇甫晖、姚凤等，解献行在。晖已受伤，入见周主，不能起立，但委卧地上道："臣非不忠于所事，但士卒勇怯不同，所以被擒。臣前此亦屡与辽人交战，未尝见兵精如此。今贵朝兵甲坚强，又有统帅赵匡胤，智勇过人，无怪臣丧师委命，臣死值得了！"虽是勉强解嘲，还算有些志节。周主颇加怜悯，命左右替他释缚，留在帐后养疴，晖竟病死。周主诇知扬州无备，令赵弘殷速即进兵，再派韩令坤、白延遇两将，援应弘殷。弘殷时已抱病，力疾从公，既与弘韩、白二人会晤，便即引兵去讫。

唐主璟屡接败报，很是惶急，特遣泗州牙将王知朗，奉书周主，情愿求和。书中自称唐皇帝奉书大周皇帝，请息兵修好，兄事周主，愿岁输货财，补助军需。周主得书不答，斥归知朗，唐主没法，再遣翰林学士钟谟，工部侍朗李德明，赍献御药，及金器千两，银器五千两，缯帛二千匹，犒军牛五百头，酒二千斛，直至寿州城下，奉表称臣。周主命大陈军备，自帐内直达帐外，两旁统站着赳赳武夫，握刃操兵，非常严肃，然后令唐臣入见。钟谟、李德明，一入御营，瞧着如许军容，已觉惊惶得很。没奈何趋近御座，见上面坐着一位威灵显赫的周天子，不由地魂悸魄丧，拜到案前。正是：

上国耀兵张御幄，外臣投地怵天威。

欲知周主如何对付唐使？请看下回便知。

观南唐之不能敌周，说者多归咎于唐主之第知修文，不知经武，实则不然。唐主之误，误在任用非人耳。五鬼当朝，始终不悟，又加一自命元老之宋齐邱，为五鬼之首领，斥忠良，进奸佞。贪庸如刘彦贞，第以权奸之称誉，任为统帅，一战即死，坐失藩篱。皇甫晖、姚凤等，皆庸碌子。清流关未战即溃，滁州城遇敌成擒，以阘茸无能之将士，欲其保守淮南，固必无是事也。子舆氏有言：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彼淮南之丧师削地，犹得苟延至十数年，意者其犹为淮南之幸欤！

第五十五回
唐孙晟奉使效忠　李景达丧师奔命

却说唐使钟谟、李德明，入谒周主，拜倒座前，战兢兢地自述姓名，说明来意。并呈上唐主表文，由周主亲自展阅，表中略云：

臣唐主李璟上言：窃闻舍短从长，乃推通理；以小事大，著在格言。伏惟皇帝陛下，体上帝之姿，膺下武之运，协一千而命世，继八百以卜年。大驾天临，六师雷动，猥以遐陬之俗，亲为跋扈之行。循省伏深，兢畏无所，岂因薄质，有累蒸人！今则仰望高明，俯存亿兆，虔将上国，永附天朝。冀诏虎贲而归国，用巡雉堞以回兵。万乘千官，免驰驱于原隰，地征土贡，常奔走于岁时，质在神明，誓诸天地。别呈贡物，另具清单，伏冀赏纳，伫望宏慈。谨表！

周主览毕，掷置案上，顾语唐使道："汝主自谓唐室苗裔，应知礼义。我太祖奄有中原，及朕嗣位，已经六年有余，汝国只隔一水，从未遣一介修好。但闻泛海通辽，往来报问，舍华事夷，礼义何在？且汝两人来此，是否欲说我罢兵，我非愚主，岂汝三寸舌所得说动。今可归语汝主，亟来见朕，再拜谢过，朕或鉴汝主诚意，许令罢兵。否则朕即进抵金陵，借汝国库资，作我军犒赏，汝君臣休得后悔呢！"谟与德明，素有口才，至此俱震慑声威，一语不敢出口，惟有叩头听命，立即辞行。文武都是怕死。周主留住钟谟，遣还德明。嗣又得广陵捷报，韩令坤、白延遇等，掩入扬州，逐去唐营屯使贾崇，执住扬州副留守冯延鲁。惟赵弘殷在途遇病，已返滁州云云。周主乃复命令坤转取泰州。看官听着！广陵就是扬州，从前扬州市中，有一疯人游行，诟骂市民道："俟显德三年，当尽杀汝等。"继又改语道："若不得韩、白二人，汝等必无遗类。"市民以为疯狂，毫不理睬。那知周显德三年春季，果然有周军掩至，周将白延遇先入城中。唐东都营屯使贾崇，不敢抵抗，即焚去官府民舍，弃城南走。继而韩令坤踵至，饬捕守吏，冯延鲁本为副留守，一时逃避不及，慌忙削发披缁，匿居僧寺。偏偏有人认识，报知周军，似僧非僧冯侍郎，竟被周军寻着，把他牵出，当作猪奴一般，捆缚了去。韩、白两将，既得延鲁，便禁止杀掠，使民安堵，果如疯人所言。令坤奉周主命，转取泰州。泰州为杨氏遗族所居，杨溥让位李昇，病死丹阳，子孙徙居泰州，锢住永宁宫中，断绝交通，甚至男女自为匹偶，蠢若犬豕。唐主璟因江北鏖兵，恐杨氏子孙，乘势为变。特遣园苑使尹延范，迁至京口，统计杨氏遗男，尚有六十余人，妇女亦不下数十。延范承唐主密嘱，竟将杨氏男子六十余人，驱至江滨，一并杀死，仅率妇女渡江，杨氏遂绝，唐主璟反归咎延范，下令腰斩。延范有口难言，也冤冤枉枉地受了死刑。不得谓之冤枉，恐难偿六十余人性命！后来唐主泣语左右道："延范亦成济流亚。魏成济助司马昭刺死曹髦，旋为司马昭所杀。我非不知他效忠，因恐国人不服，没奈何处他死刑呢！"遂命抚恤延范家属，毋令失所。国将危亡，尚如此残忍，莫谓李璟优柔。嗣闻泰州被韩令坤取去，刺史方讷遁归，接连是鄂州长山寨守将陈泽，为朗州节度使王逵所擒，解献周营。天长制置使耿谦，举城降周，常州、宣州，又有吴越兵入侵，静海军制置使姚彦洪，投奔吴越，急得李璟心慌意乱，日夕召入宋齐邱、冯延己等，会议军情。齐邱、延己等也是无法，只劝唐主向辽乞援。唐主不得已遣使北往，行至淮北，被周将截住，搜出蜡书，拘送寿州御营。

唐廷待援不至，再由冯延己奏请，特派司空孙晟，及礼部尚书王崇质，赍表如周，愿比两浙、湖南，奉周正朔。晟语延己道："此行本当属公，惟晟受国厚恩，始终当不负先帝。愿代公一行，可和即和，不可和即死。公等为国大臣，当

思主辱臣死的大义，毋再误国。”一士谔谔，但与冯延已相谈，未免对牛弹琴。延已惭不能答。惟更令工部侍郎李德明，与晟等偕行。晟退语王崇质道：“君家百口，宜自为谋，我志已定，终不负永陵一抔土，他非所计了！”永陵即李昪陵。遂草草整了行装，与崇质、德明二人，并及从吏百名，出都西去。

途次又迭闻败耗，光州兵马都监张延翰降周，刺史张绍弃城遁走，舒州亦被周军陷没，刺史周宏祚投水自尽，蕲州将李福，为周所诱，杀死知州王承勔，亦举州降周。唐失各州，叙笔随处不同，可谓化板为活。晟不禁长叹道：“国事可知，我此行恐不复返了！”仿佛易水荆卿。便兼程前进，直抵寿州城下，进谒周主。当将表文呈入，大略说是：

朝阳委照，爝火收光，春雷发声，蛰户知令。伏念天祐之后，率土分摧，或跨据江山，或革迁朝代，皆为司牧，各拯黎元。臣由是克嗣先基，获安江表，诚以瞻乌未定，附凤何从？今则青云之候，明悬白水之符，斯应仰祈声教，俯被遐方，岂可远动和銮，上劳薄伐！倘或俯悯下国，许作功臣，则柔远之风，其谁不服！无战之胜，自古独高。别进金千两，银十万两，罗绮二千匹，宣给军士，伏祈赐纳！

周主且阅且语道：“一纸虚文，又来搪塞，朕岂被汝所欺么？”晟从容答道：“称臣纳币，并非虚文；况陛下南征不庭，已由敝国谢罪归命，叛即讨，服即舍，古来圣帝明王，大都如是。望陛下俯纳臣言！”周主又道：“朕率军南来，岂为这区区金帛？如果欲朕罢兵，速将江北各州县，悉数献朕。休得迟疑！”晟亦正色道：“江北土地，传自先朝，并非得自大周，且江南亦奉表称臣，已不啻大周藩服，陛下何勿网开一面，稍假隆恩呢！”周主怒道：“不必多言，汝国若不割江北，朕决不退师！”随又顾语李德明道：“汝前来见朕，朕叫汝归语汝主，自来谢罪，今果何如？”德明慌忙叩首，且忆及延已密嘱，愿献濠、寿、泗、楚、光、海六州，更岁输金帛百万，乞请罢兵，当下便尽情吐出。周主道：“光州已为朕所得，何劳汝献！此外各州，朕亦不难即取。惟寿州久抗王师，汝国节度使刘仁赡，颇有能耐，朕却很加怜惜，汝等可替朕招来！”德明尚未及答，晟已目视德明，似含着一腔怒意。周主已经瞧透，索性遣晟前去，招降仁赡，晟却慨然请行。

周主遣中使监晟，同至城下，招呼仁赡答话。仁赡在城上拜手，问晟来意，晟仰语道：“我来周营议和，尚无头绪。君受国恩，切不可开门纳寇，主上已发兵来援，不日就到了！”也是一个晋解扬。语毕自回，中使入报周主，周主召晟叱责道：“朕令汝招降仁赡，如何反教他坚守？”晟朗声道：“臣为唐宰相，好教节度使外叛么？若使大周有此叛臣，未知陛下肯容忍否？”周主见他理直气壮，倒也不能驳斥，便道：“汝算是淮南忠臣，奈天意欲亡淮南，汝虽尽忠，亦无益了。”随命晟留居帐后，优礼相待。惟与李德明、王崇质商议和款，定要南唐献江北地，方准修好。

德明、崇质，不敢力争，但说须归报唐主，当遵谕旨。周主乃遣二人东还，并付给诏书。略云：

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万之甲兵，农战交修，士卒乐用。苟不能恢复内地，申画边疆，便议班旋，直同戏剧。至于削去尊称，愿输臣节，孙权事魏，萧詧奉周，古也固然，今则不取。但存帝号，何爽岁寒，倘坚事大之心，必不迫人于险，事资真悫，辞匪枝游。俟诸郡之悉来，即大军之立罢，言尽于此，更不烦云。苟曰未然，请从兹绝。特谕！

李德明、王崇质两人，得了诏书，便还诣金陵，把周主诏书，呈与唐主过目。唐主沉吟未决，宋齐邱从旁进言道：“江北是江南藩篱，江北一失，江南亦不能保守了。德明等往周议和，并不是去献地，如何反替周主传诏，叫我国割献江北呢？”德明忍耐不住，竟抗声答道：“周主英武过人，周军气焰甚盛，若不割江北，恐江南也遭蹂躏呢。”齐邱厉声道：“汝两人也想学张松么？张松献西川地图，古今唾骂，汝等奈何不闻？！”王崇质被他一吓，慌忙推诿，专归咎德明一人。于是枢密使陈觉，及副使李征古，同时入奏道：“德明奉命出使，不能伸国威，修邻好，反

且输情强敌，自示国弱，情愿割弃屏藩，坐捐要害，这与卖国贼何异！请陛下速正明刑，再图退敌！”德明闻言，越加暴躁，竟攘袂诟詈陈觉等人。惹得唐主大怒，立命绑出德明，责他卖国求荣的罪状，枭首市曹。德明若早知要死，不如死在周营，好与孙晟齐名。乃更简选精锐，得六万人，命太弟齐王景达为诸道兵马元帅，统兵拒周。授陈觉为监军使，起前武安节度使边镐为应援都军使，次第出发。

中书舍人韩熙载上书，略谓皇弟最亲，元帅最重，不必另用监军。唐主不听，又遣鸿胪卿潘承祐速赴泉州，招募勇士。承祐荐举前永安节度使许文缜，静江指挥使陈德诚，及建州人郑彦华、林仁肇，俱说是可为将帅。唐主因命文缜为西面行营应援使，彦华、仁肇，各授副将，再与周军决战。还有右卫将军陆孟俊，也自常州率兵万人，往攻泰州。

周将韩令坤，已回屯维扬，只留千人守泰州城，兵单力寡，哪里敌得过孟俊，当然遁走，泰州复被孟俊占去。俊又乘胜攻扬州，兵至蜀冈，令坤闻孟俊兵众，却也心惊。又且新纳爱妾杨氏，正在朝欢暮乐的时候，更不免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当下令部兵护出杨氏，先行避敌，自己也弃城出走。忽有诏旨颁到，已遣滑州节度使张永德来援，那时只好勒马回城，入城以后，复闻赵匡胤调守六合，下令军中，不准放过扬州兵，如有扬州兵过境，一概刖足。自思归路已断，不如决一死战，与孟俊见个高下。计划已定，索性将爱妾杨氏，亦追了回来，整兵备械，专待孟俊攻城，好与他鏖斗一场。

孟俊不管死活，领着兵到了扬州，方就城东下寨。令坤先发制人，骤马杀出，领着敢死士千人，大刀阔斧，搅入孟俊寨内。孟俊不及预防，顿时骇退，主将一逃，全军四溃。独令坤不肯舍去，只管认着孟俊，紧紧追上，大约相距百余步，即拈弓搭箭，把孟俊射落马下，麾兵擒住，收军还城。

正拟将孟俊解送行在，偏是冤冤相凑，由爱妾杨氏出厅哭诉，要将孟俊剖心复仇。原来杨氏是潭州人，孟俊前时，曾随边镐往攻潭州，杀死杨氏家眷二百余口，惟杨氏有色，为楚王马希崇所得，充作妾媵。希崇降唐，出镇舒州，留家属居扬州。及韩令坤得扬州城，保全希崇家属，惟见杨氏华色未衰，勒令为妾。杨氏系一介女流，如何抵拒，只好随遇而安。到底是杨花水性。此时见了仇人孟俊，便请令坤借公报私。令坤当然依从，便将孟俊洗刷干净，活祭杨氏父母，挖心取肝，脔割了事。

那边唐元帅李景达，闻孟俊败死，急自瓜步渡江。行至六合县附近，探知赵匡胤据守六合，料不是好惹的人物，便在六合东南二十余里，安营设栅，逗留不进。赵匡胤早已侦悉，也按兵勿动。诸将请进击景达，匡胤道：“景达率众前来，半道下寨，设栅自固，是明明怕我呢。今我兵只有二千，若前去击他，他见我兵寥寥，反足壮胆，不若待他来攻，我得以逸待劳，不患不胜。”果然过了数日，城外鼓声大震，有唐兵万余人杀来。匡胤已养足锐气，立即杀出，自己仗剑督军，与唐兵奋斗多时，不分胜负。两军都有饥色，各鸣金收军。翌晨匡胤升帐，令军士各呈皮笠，笠上留有剑痕，约数十人，便指示军士道：“汝等出战，如何不肯尽力！我督战时，曾斫汝皮笠，留为记号，如此不忠，要汝等何用？”遂命将数十人绑出军辕，一一斩讫。军法不得不严。部兵自是畏服，不敢少懈。

匡胤即令牙将张琼潜引千人出城，绕出唐军背后，截住去路，自率千人径捣唐营。唐营中方在早餐，蓦闻周军驰至，急忙开营迎敌。景达亦出来观战。不防周军勇猛得很，个个似生龙活虎，不可捉摸，突然间冲入中军，竟将景达马前的帅旗，用矛钩翻。景达吃一大惊，忙勒返奔。帅旗是全军耳目，帅旗一倒，全军大乱。况且景达奔去，军中已没人主持，你也逃，我也走，反被周军前截后追，杀毙了无数人马。景达奔至江口，巧值周将张琼，列阵待着，要想活擒景达。还亏景达部将岑楼景，抵住张琼，大战数十合，景达得带着残军，拚命冲出，觅舟径渡。岑楼景尚与张琼力战，后面又值匡胤追到，也只可舍了张琼，夺路逃生。张琼与匡胤合兵，追至江口，杀获约五千人，余众多泅水遁去，又溺

毙了数千。周军始奏凯还城。

这次大战，景达挑选精卒二万人，自为前驱，留陈觉、边镐为后应。觉与镐正要渡江，偏景达已经败归，精卒伤亡了一大半。惟赵匡胤兵只二千，能把唐兵二万人，驱杀过江，自然威名大震，骇倒淮南！为后来得国的预兆。

周主闻六合大捷，尚拟从扬州进兵，宰相范质等，叩马力谏，大致谓兵疲食少，乞请回銮。周主尚未肯从，经质再三泣谏，才有归意。可巧唐主又遣使上表，力请罢兵。大略说是：

圣人有作，曾无先见之明，王祭弗供，果致后时之责。六龙电迈，万骑云屯，举国震惊，群臣惴悚。遂驰下使，径诣行宫，乞停薄伐之师，请预外臣之籍。天听悬邈，圣问未回，由是继飞密表，再遣行人，致江河羡海之心，指葵藿向阳之意，伏赐亮鉴，不尽所云！

周主得表，乃整备回銮。留李重进围寿州，更派向训权淮南节度使，兼充沿江招讨使，韩令坤为副招讨使，自往濠州巡阅各军，再至涡口亲视浮梁。适值唐舒州节度使马希崇，率兄弟十七人奔周，独不记杨氏么？周主命为右羽林统军，随驾北归。并将唐使臣孙晟、钟谟，及所获冯延鲁等，也一并带回，且召赵匡胤父子还都，

匡胤留兵捍守六谷，自领亲兵入滁州，省父弘殷。弘殷病已少痊，乃奉父启行。判官赵普，相偕随归。道过寿州，正值南寨指挥使李继勋，被仁赡出兵袭破，所储攻具，多遭焚掠，将士伤毙数百人。继勋走入东寨，李重进在东寨中，仅能自保。军士经此一挫，相率灰心，意欲请旨班师。幸赵匡胤驰入行营，助他一臂，代为搜乘补阙，修垒济师，部署了十余日，周军复振。乃辞别重进，驰还大梁。

周主加封赵弘殷为检校司徒，兼天水县男，匡胤为定国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匡胤复荐普可大用，乃即令为定国军节度推官。

忽由吴越表奏常州军情，说为唐燕王弘冀所败，丧师万计，周主不胜惊叹，嗣又接到荆南奏表，代报朗州节度使王逵，为下所杀，军士推立潭州节度使周行逢为帅。周主又叹息道："吴越丧师，湖南又失去一支人马，恐唐兵乘隙猖狂，仍须劳朕再出呢。"小子有诗咏周主荣道：

南征北讨不辞劳，战血何妨洒御袍！
五代史中争一席，郭家养子本英豪。

究竟王逵何故被戕？下回再行补叙。

南唐非无忠臣，如司空孙晟，刚直不阿，颇胜大任，而乃为冯延已所排挤，令充国使。是明明欲借刀杀人，聊泄私愤而已。晟仗节至周，理直气壮，而往谕刘仁赡数语，可质天地，宁死不辱君命，足为淮南生色。淮南有此忠臣而不能用，无怪其日削月危以底于亡也。李景达以唐主介弟，不堪一战，尤为可鄙。亲贵无一足恃，仅恃此妃黄俪白之文词，欲乞周主罢兵，何其瞀欤！古谓有文事必有武备，武备不足，文盲奚益！本编选录唐表，正以见虚文之无补云。

第五十六回
督租课严夫人归里　尽臣节唐司空就刑

却说王逵据有湖南，始由潭州夺朗州，令周行逢知朗州事，自返长沙。继复由潭州徙朗州，调行逢知潭州事，用潘叔嗣为岳州团练使。周既授逵节钺，因谕令攻唐，逵乃发兵出境，道出岳州，潘叔嗣特具供张，待逵甚谨。逵左右毕竟是贪夫，屡向叔嗣索赂，叔嗣不肯多与，致遭谗构。逵不免误信，遂将叔嗣诘责一番。两下里争论起来，惹得王逵性起，当面呵斥道："待我夺得鄂州，再来问汝。"说毕自去。自取其死。

既入鄂州境内，忽有蜜蜂数万，攒麾盖上，驱不胜驱，或且飞集逵身，逵不禁大惊。左右统是谀媚，向逵称贺，谓即封王预兆，逵始转惊为喜。果然进攻长山寨，一战得胜，突入寨中，擒住唐将陈泽。正拟乘势再进，忽接朗州警报，乃是潘叔嗣挟恨怀仇，潜引兵掩袭朗州。逵骇愕道："朗州是我根本地，怎可令叔嗣夺去！"遂仓猝还援，自乘轻舟急返。行至朗州附近，先遣哨卒往探，返报全城无恙，城外亦没有乱兵。逵似信非信，命舟子急驶数里，已达朗州。遥见城上甲兵整列，城下却也平静，那时也不遑细问，立即登岸。

时当仲春，百卉齐生，岸上草木迷离，瞧不出甚么埋伏。谁知走了数步，树丛中一声暗号，跑出许多步卒，来捉王逵。逵随兵不过数十人，如何抵敌，当即窜去。逵亦抢步欲逃。偏被步卒追上，似老鹰拖小鸡一般，把他攫去。牵至树下，有一大将跨马立着，不是别人，正是岳州团练使潘叔嗣。仇人相见，还有何幸，立被叔嗣叱骂数语，拔刀砍死。原来叔嗣欲报逵怨，竟攻朗州，料知逵必还援，特探明行踪，伏兵江岸，得将逵获住处死。

当下引军欲还，部将具请入朗州，叔嗣道："我不杀逵，恐他战胜回来，我等将无噍类，所以不得已设此一策。今仇人已诛，朗州非我所利，我不如仍还岳州罢！"部将道："朗州无主，将归何人镇守？"叔嗣道："最好是往迎周公，他近来深得民心，若迎镇朗州，人情自然悦服了。"说着，即留部将李简，入谕朗州吏民，自率众回岳州。

李简入朗州城，令吏民往迎周行逢。大众相率踊跃，即与简驰往潭州，请行逢为朗州主帅。行逢乃趋往朗州，自称武平留后。或为叔嗣作说客，请把潭州一缺，令叔嗣升任。行逢摇首道："叔嗣擅杀主帅，罪不容诛，我若反畀潭州，是我使他杀主帅了。这事岂可使得！"因召叔嗣为行军司马，叔嗣托疾不至，可见前时退还岳州，实是畏惧周行逢。行逢道："我召他为行军司马，他不肯来，是又欲杀我了。"乃再召叔嗣，佯言将授付潭州，令他至府受命。叔嗣欣然应召，即至朗州。行逢传令入见，自坐堂上，使叔嗣立庭下，厉声斥责道："汝前为小校，未得大功，王逵用汝为团练使，待汝不为不厚，今反杀死主帅，汝可知罪否？我未忍斩汝，乃尚敢拒我命么？"说至此，即喝令左右，拿下叔嗣，推出斩首。部众各无异言，行逢即奉表周廷，陈述详状。周主授行逢为武平军节度使，制置武安、静江等军事。

行逢本朗州农家子，出身田间，颇知民间疾苦，平时励精图治，守法无私。女夫唐德，求补吏职，行逢道："汝实无才，怎堪作吏！我今日畀汝一官，他日奉职无状，反不能为法贷汝，汝不如回里为农，还可保全身家呢！"看似行逢无情，实是顾全之计。乃给与农具，遣令还乡。府署僚属，悉用廉士，约束简要，吏民称便。

先是湖南大饥，民食野草，行逢尚在潭州，开仓赈贷，活民甚众，因此民皆爱戴。独自奉不丰，终身俭约，有人说他俭不中礼。行逢叹道：

“我见马氏父子，穷奢极欲，不恤百姓，今子孙且向人乞食，我难道好效尤吗？”能惩前辙，不失为智。行逢少年喜事，尝犯法戍静江军，面上黥有字迹。及得掌旌节，左右统劝他用药灭字。行逢慨然道：“我闻汉有黥布，不失为英雄，况我因犯法知戒，始有今日，何必灭去？”左右闻言，方才佩服。惟秉性勇敢，不轻恕人，遇有骄惰将士，立惩无贷。一日闻有将吏十余人，密谋作乱，便即暗伏壮士，佯召将吏入宴。酒至半酣，呼壮士出厅，竟将十数人一并拖出，声罪处斩，部下因相戒勿犯，民有过失，无论大小，多加死刑。

妻严氏得封勋国夫人，见行逢用刑太峻，未免自危，尝从旁规谏道：“人情有善有恶，怎好不分皂白，一概滥杀呢！”行逢怒道：“这是外事，妇人不得预闻！”

严氏知不可谏，过了数日，乃伪语行逢道：“家田佃户，多半狡黠，他闻公贵，不亲琐务，往往惰农自安，倚势侵民，妾愿自往省视。”行逢允诺，严氏即归还故里，修葺故居，一住不返。居常布衣菜饭，绝无骄贵气象。行逢屡遣仆媪往迓，严氏却辞以志在清闲，不愿城居。惟每岁春秋两届，自著青裙，押佃户送租入城。行逢谕止不从，且传语道：“税系官物，若主帅自免家税，如何率下？”行逢也不能辩驳。

一日闲着，带领侍妾等人，驰回故里，见严氏在田亩间，督视农人，催耕促种，不禁下马慰劳道：“我已贵显，不比前时，夫人何为自苦？”严氏答道：“君不忆为户长时么？民租失时，常苦鞭挞，今虽已贵，如何把陇亩间事，竟不记忆呢！”行逢笑道：“夫人可谓富贵不移了！”遂指令侍妾，强拥严氏上舆，抬入朗州。严氏住了一二日，仍向行逢辞行。行逢不欲令归，再三诘问，严氏道：“妾实告君，君用法太严，将来必失人心。妾非不愿留，恐一旦祸起，仓猝难逃，所以预先归里。情愿辞荣就贱，局居田野，免致碍人耳目，或得容易逃生哩。”一再讽谏，用意良苦。行逢默然。俟严氏归去后，刑威为之少减。

严氏秦人，父名广远，曾仕马氏为评事，因将女嫁与行逢。行逢得此内助，终得自免，严氏亦获考终。史家采入烈女传，备述严氏言行，这真不愧为巾帼丈夫呢！极力褒扬，风示女界。

且说周主还入大梁，闻寿州久攻不下，更兼吴越、湖南，无力相助，又要启跸亲征。宰相范质等仍加谏阻，因此尚在踌躇。

唐驾部员外郎朱元，颇有武略，上书白事，历言用兵得失事宜，唐主因命他规复江北，统兵渡江。更派别将李平，作为援应。朱元往攻舒州，周刺史郭令图，弃城奔还。唐主即授元为舒州团练使，李平亦收复蕲州，也得任蕲州刺史。从前唐人苛榷茶盐，重征粟帛，名目叫作薄征，又在淮南营田，劳役人民，所以民多怨讟。周师入境，沿途百姓，很表欢迎，往往牵羊担酒，迎犒周军。周军不加抚恤，反行俘掠，于是民皆失望，周主前攻北汉，亦蹈上弊，可见用兵之难。自立堡寨，依险为固，襞纸作甲，操耒为兵，时人号为白甲军。这白甲军同心御侮，守望相助，却是有些利害。每与周军相值，奋力角斗，不避艰险，周军屡为所败，相戒不敢近前。朱元因势利导，驱策民兵，得连复光、和诸州，兵锋直至扬、滁。周淮南节度使向训，拟并力攻扑寿州，反将扬、滁二州将士，调至寿州城下，扬、滁空虚，遂被唐兵夺去。

刘仁赡守寿州城，见周兵日增，屡乞唐廷济师，唐主只令齐王景达赴援，景达惩着前败，但驻军濠州境内，未敢前进。还有监军使陈觉，胆子比景达要小，权柄却比景达要大，凡军书往来，统由觉一人主持，景达但署名纸尾，便算了事，所以拥兵五万，并无斗志。部众亦乐得逍遥，过一日算一日，惟唐将林仁肇等，有心赴急，特率水陆各军，进援寿州。偏周将张永德屯兵下蔡，截住唐援。仁肇想得一法，用战船载着干柴，因风纵火，来烧下蔡浮梁。永德出兵抵御，为火所熠，险些儿不能支撑。幸喜风回火转，烟焰反扑入唐舰，仁肇只好遁还。永德乃制铁绠千余尺，横绝淮流，外系巨木，遏绝敌船，大约距浮梁十余步外，东西缆住，免得唐军再来攻扑。惟仁肇等心终未死，一次失败，二次复来。永德特悬重赏，募得水中善泅的壮士，潜游至敌船下面，系以铁锁，然后派兵四蹙，绕击敌

船。敌船不能行动。被永德夺了十余艘，舰内唐兵，无处逃生，只好扑通扑通地跳下水去，投奔河伯处当差。仁肇单舸走免。

永德大捷，自解所佩金带，赐给泗水的总头目。惟见李重进持久无功，暗加疑忌。当上表奏捷时，附入密书，略谓重进屯兵城下，恐有贰心。周主以重进至戚，当下至此，特示意重进，令他自白。重进单骑诣永德营，永德不能不见，且设席相待。重进从容宴饮，笑语永德道："我与公同受重任，各拥重兵，彼此当为主效力，不敢生贰，我非不知旷日持久，有过无功，无如仁赡善守，寿州又坚，一时实攻他不入，公应为我曲谅，为什么反加疑忌呢？天日在上，重进誓不负君，亦不负友！"后来为周死节，已在言中。永德见他词意诚恳，不由的心平气和，当面谢过，彼此尽欢而散。军帅乘和，必有大功。一日重进在帐内阅视文书，忽由巡卒捉到间谍一名，送至帐下。那人不慌不忙，说有密事相报，请屏左右。重进道："我帐前俱系亲信，尽管说来！"那人方从怀中取出蜡丸，呈与重进。重进剖开一瞧，内有唐主手书。书云：

语曰：知彼知己，百战百胜，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今闻足下受周主之命，围攻寿州，顿兵经年，此危道也。吾守将刘仁赡，有匹夫不可夺之志，城中府库，足应二年之用，撄城自固，捍守有余。吾弟景达等近在濠州，秣马厉兵，养精蓄锐，将与足下相见。足下自思，能战胜否？况周主已起猜疑，别派张永德监守下蔡，以分足下之势，永德密承上旨，闻已腾谤于朝，言足下逗留不进，阴生贰心。以雄猜之主，得谋蘖之言，似漆投胶，如酒下麯，恐寿州未毁一堞，而足下之身家，已先自毁矣。若使一朝削去兵柄，死生难卜，亦何若拥兵敛甲，退图自保之为愈乎？不然，择地而处，惠然南来，孤当虚左以待，与共富贵。铁券丹书，可以昭信。惟足下察之。

重进览毕，大怒道："狂竖无知，敢来下反间书么？"一口喝破。即令左右拿住来人，特差急足驰奏蜡书。

周主亦阅书生愤，传入唐使孙晟，厉色问道："汝屡向朕言，谓汝主决计求成，并无他意，为何行反间计，招诱我朝军将？我君臣同心一德，岂听汝主诳言？但汝主刁滑得很，汝亦明明欺朕，该当何罪？"说着，即将原书掷下，令晟自阅。晟取阅毕，神色自若，且正襟答道："上国以我主为欺，亦思上国果真心相待否？我主一再求和，如果慨然俯允，理应班师示诚。乃围我寿州，经年不撤，这是何理？臣奉使北来，原奉我主谕意，订约修好，迄今已住数月，未奉德音，怪不得我主变计，易和为战了？"言之有理。周主越怒道："朕前日还都，原为休兵起见，偏汝唐兵不戢，夺我扬、滁各州，这岂是真心求和么？"晟又道："扬、滁各州，原是敝国土地，不得为夺。"周主拍案道："汝真不怕死吗？敢来与朕斗嘴！"晟奋然道："外臣来此，生死早置度外，要杀就杀，虽死无怨！"

周主起身入内，令都承旨曹翰，送晟诣右军巡院，且密嘱数语，并付敕书。翰应命而出，呼晟下殿，偕至右军巡院中，饬院吏备了酒肴，与晟对饮。谈了许多时候，无非盘问唐廷底细，偏晟讳莫如深，一句儿不肯出口。翰不禁焦躁，起座与语道："有敕赐相公死！"晟怡然道："我得死所了！"便索取靴笏，整肃衣冠，向南再拜道："臣孙晟以死报国了！"言已就刑，从吏百余人，一并遭戮。惟赦免钟谟，贬为耀州司马。

既而周主自悔道："有臣如晟，不愧为忠！朕前时待遇加厚，每届朝会，必令与俱，且常赐饮醇醴。哪知他始终恋旧，不愿受恩，如此忠节，朕未免误杀了。"恐仍是笼络人心。乃复召谟为卫尉少卿。谟首鼠两端，怎能及得孙晟。晟死信传至南唐，唐主流涕甚哀，赠官太傅。追封鲁国公，予谥文忠。擢晟子为祠部郎中，厚恤家属，这且不必细表。已经表扬得够了。

且说周主既杀死孙晟，更决意征服南唐。自思水军不足，特命就城西汴水中，造战舰数百艘，即令唐降将日夕督练，预备出发。但连年征讨，需用浩繁，国库未免支绌，遂致筹饷为艰。闻得华山隐士陈抟，具有道骨，能知飞升黄白各术，及遣吏驰召，征抟诣阙。抟因主命难违，没奈何随吏入都。由周主宣令入见，温颜咨询道："先生通飞升黄白诸术，可否指教一二。"

抟答道："陛下贵为天子。当究心治道，何用这种异术呢？"是高人吐属。周主道："先生期朕致治，用意可嘉，朕愿与先生共治天下，还请先生留侍朕躬！"抟又道："臣山野鄙人，未识治道，且上有尧舜，下有巢由，盛世未尝无畸士。今臣得寄迹华山，长享承平，未始非出自圣恩呢！"周主尚欲挽留，命为左拾遗，抟再三固辞，乃许令还山。临行时，只占一诗道：

十年踪迹走红尘，回首青山入梦频。
紫阁峥嵘怎及睡？朱门虽贵不如贫。
愁闻剑戟扶危主，闷听笙歌聒醉人，
携取旧书归旧隐，野花啼鸟一般春。

抟既还山，周主又令州县长吏，随时存问，且特赐诏书道：

朕以卿高谢人寰，栖心物外，养太浩自然之气，应少微处士之星。既不屈于王侯，遂甘隐于岩壑，乐我中和之化，庆乎下武之期。而能远涉山涂，暂来城阙，浃旬延遇，宏益居多。白云暂驻于帝乡，好爵难縻于达士。昔唐尧之至圣，有巢、许为外臣，朕虽寡德，庶遵前鉴。恐山中所阙，已令华州刺史，每事供须。乍返故山，履兹春序，缅怀高尚，当适所宜。故兹抚问，想宜知悉。

抟奉诏后，又尝作诗一章道：

华泽吾皇诏，图南抟姓陈。
三峰十年客，四海一闲人，
世态从来薄，诗情自得真。
超然居物外，何必使为臣？

这两首诗，俱传诵一时，时人称他为答诏诗。小子也有一诗赞陈抟道：

不贪荣利不求名，甘隐林泉老一生。
世俗浮尘都洗净，西山留得好风清。

陈抟事至后再表，下回又要叙南北战争了。看官幸勿性急，试看下回表明。

里谚曰：家有贤妻，不遭横祸。如周行逢妻严氏，可谓贤矣，行逢持己以俭，待民以恩，未始非湖南杰士，独用法太峻，不留余地，肘腋之间，危机存焉。严氏能居安思危，归里课耕，以命妇而操贱役，处豪家而忆微时，既足规夫，复足风世，一举而两善备，故本回特揭载不遗，所以示妇道也。唐司空孙晟，奉使求成，始终不屈，置死生于度外，卒未肯输情敌国，委曲求全。观其临死怡然，南向再拜，从容就义，有足多者，本回亦特从详叙，所以示臣道也。至如陈抟之入阙辞官，还山高隐，亦足矫末俗而愧鄙夫。连类并书，有以夫！有以夫！

第五十七回
破山寨君臣耀武　失州城夫妇尽忠

却说周兵围攻寿州，经年不下，转眼间已是显德四年，城中渐渐食尽，有些支持不住。刘仁赡连日求救，齐王景达，尚在濠州，闻报寿州危急万分，乃遣应援使许文缜，都军使边镐，及团练使朱元等，统兵数万，溯淮而上，来援寿州。各军共据紫金山，列十余寨，与城中烽火相通，又南筑甬道，绵亘数十里，直达州城。当下通道输粮，得济城中兵食。

李重进亟召集诸将，当面嘱咐道："刘仁赡死守孤城，已一年有余，我军累攻不克，无非因他城坚粮足，守将得人。近闻城内粮食将罄，正好乘势急攻，偏来了许文缜、边镐等军，筑道运粮。若非用计破敌，此城是无日可下了。今夜拟潜往劫寨，分作两路，一出山前，一从山后，前后夹攻，不患不胜。诸君可为国努力！"众将齐声应令，时当孟春，天气尚寒，重进令牙将刘俊为前军，自为后军，乘着夜半肃霜的时候，严装潜进，直达紫金山。

唐将朱元，也虑重进夜袭，商诸许文缜、边镐，请加意戒备。边、许自恃兵众，毫不在意。元叹息回营，惟令部下严行巡察，防备不虞。回应朱元武略。三更已过，元尚未敢安睡，但和衣就寝。目方交睫，忽有巡卒入报道："周兵来了！"元一跃起床，命军士坚守营寨，不得妄动，一面差人报知边、许二营。许文缜、边镐，已经睡熟，接得朱远军报，方从睡梦中惊醒，号召兵士，出寨迎敌。周将刘俊，已经杀到，一边是劲气直达，游刃有余，一边是睡眼朦胧，临阵先怯。更兼天昏夜黑，模糊难辨，前队的唐兵，已被周军乱斫乱剁，杀死多名。边、许两人，手忙脚乱，只好倾寨出敌。不防寨后火炬齐鸣，又有一军杀入，当先大将，正是李重进。吓得边、许心胆俱裂，急忙弃去正营，逃入旁寨。朱元保住营帐，无人入犯，惟觉得一片喊声，震动耳鼓，料知边、许失手，乃令壕寨使朱仁裕守营，自率部将时厚卿等，出营往援。巧值李重进跃马麾兵，蹂躏诸寨，元大吼一声，率众抵敌，与周军鏖战多时，杀了一个平手。边镐、许文缜见朱元来援，始稍稍出头，前来指挥。重进恐防有失，与刘俊等徐徐退回，朱元也不追赶，惟与边、许检查营盘，刚刚破了二寨，正是边、许二人的正营。士卒伤数千人，粮车失去数十车。边、许懊悔不及，只朱元寨中，不折一矢，不丧一兵。元向边、许冷笑数声，回营安睡去了。

刘仁赡闻边、许败绩，倍加愤悒，即致书齐王景达，请令边镐守城，自督各军决战。偏景达复书不从，仁赡懊闷成疾，渐渐地不能起床。少子崇谏，恐父病垂危，城必不守，不如潜出降周，还可保全家族，乃乘夜出城，拟泛舟渡往淮北，偏被小校拦住，执送城中。仁赡问明去意，崇谏直供不讳。仁赡大怒道："生为唐臣，死为唐鬼，汝怎得违弃君父，私出降敌呢！左右快与我斩讫报来！"左右不好违令，只好将崇谏绑出，监军使周廷构，止住开刀，独驰入救解。仁赡令掩住中门，不令廷构入内，且使人传语道："逆子犯法，理应腰斩，如有为逆子说情，罪当连坐。"廷构闻言，且哭且呼，号叫了好一歇，并没有人开门。慌忙另遣小吏，向仁赡夫人处求救。仁赡夫人薛氏，蹙然与语道："崇谏是我幼子，何忍置诸死地，但彼既犯令，罪实难容，军法不可私，臣节不可隳。若宥一崇谏，是我刘氏一门忠孝，至此尽丧，尚有何面目见将士呢！"夫妇同心，古今罕有。说着，更派使促令速斩，然后举丧。众皆感泣，周廷构独说他夫妇残忍，代为不平。为后文降周伏笔。

李重进闻得消息，也为感叹，部将多有归志，谓仁赡军令如山，不私己子，更有紫金山援兵，虽败未退，看来寿州是不易攻入，不如奏请

班师，姑俟再举。重进不得已出奏，候旨定夺。

周主得重进奏章，犹豫未决。适李谷得病甚剧，给假还都，周主特派范质、王溥，同诣谷宅，问及军事进止。谷答道："寿州危困，亡在旦夕，盖御驾亲征，将士必奋，先破援兵，后扑孤城。城中自知必亡，当然迎降，唾手便成功了。"

范质、王溥还白周主，周主再下诏亲征。仍命王朴留守京城，授右骁卫将军王环，为水军统领，带领战舰数十艘，自闵河沿颍入淮，作为水军前队，自己亦坐着大舟，督率战舰百余艘，鱼贯而进，端的是舳舻横江，旌旗蔽空。

先是周与唐战，陆军精锐，非唐可敌，惟水军寥寥，远不及唐，唐人每以此自负。至是见周军战棹，顺流而下，无不惊心。朱元留心军事，探得周军入淮，便登紫金山高冈，向西遥望，果见战船如织，飞驶而来，或纵或横，指挥如意，也不禁失声道："罢了！罢了！周军鼓棹，如此锐敏，我水军反不相及，真是出人不料了！"说着，那周军已薄紫金山。周主躬擐甲胄，带着许多将士，陆续登岸，就中有一威风凛凛的大将，随着周主。龙颜虎步，与周主不相上下，不由得暗暗喝采。有将校曾经战阵，认得是赵匡胤，随即报明。元即下冈至边、许寨中，与二人语道："周军来势甚锐，未可轻战，我军只好守住山麓，相戒勿动，待他锐气少衰，方可出与交锋。"许文缜道："彼军远来，正宜与他速战，奈何怯战不前！"

言未已，即有军吏入报道："周将赵匡胤前来踹营了！"许文缜便即上马，领兵杀出，边镐亦随了同去。独朱元留住不行，且语部曲道："此行必败。"果然不到多时，边、许两军，狼狈奔回，各说赵匡胤利害。朱元接着，便微哂道："我原说周军势盛，不便力争，只可坚壁以待，两公不听忠告，乃有此败。"边、许尚不肯认错，还埋怨朱元不救，朱元道："我若来接应两公，恐各寨统要失去了。"说罢，愤愤回营。

许文缜因此恨元，密报陈觉，请觉表求易帅。觉已因朱元恃功不逊，上书弹劾，此时又补上弹章，诬元如何骄蹇，如何观望，唐主璟信觉疑元，另派武昌节度使杨守忠代元，守忠至濠州，觉遂传齐王景达命令，召元诣濠州议事。元料有他变，喟然叹道："将帅不才，妒功忌能，恐淮南要被他断送了。我迟早总是一死，不如就此毕命罢！"说着，拔剑出鞘，意欲自刎，忽有一人突入，把剑夺住，抗声说道："大丈夫何往不富贵，怎可为妻子死！"元按剑审视，乃是门下客宋垍，便道："汝叫我降敌么？"垍答道："徒死无益，何若择主而事。"元叹息道："如此君臣，原不足与共事，但反颜事敌，亦觉自惭。罢罢！我也顾不得名节了。"朱元为南唐健将，唐不能用，原是大误。惟元甘降敌，终亏臣节。乃把剑掷去，密遣人输款周军。

周主当然收纳，乘势督攻紫金山。许文缜、边镐两人，尚恃着兵众，下山抵敌，被赵匡胤用诱敌计，引至寿州城南，三路杀出，把唐兵冲作数段。吓得边、许连声叫苦，飞马奔还。后面的周军，紧紧追来，他两人只望朱元出救，不防朱元寨内，已竖起降旗。自知立足不住，没奈何弃山逃走。朱元开营迎敌，只裨将时厚卿不肯从命，为元所杀。

周军既破紫金山大寨，又由周主督众追赶，沿淮东趋。周主自北岸进行，令赵匡胤等自南岸追击。水军统领王环，领着战船，自中流而下，沿途杀获万余人。那边镐、许文缜，正向淮东窜去，适遇杨守忠带兵来援，且言濠州全军，都已从水路前来。边、许又放大了胆，与守忠合作一处，来敌周军，冤冤见凑，又与赵匡胤相遇。

杨守忠不知好歹，便来突阵，周军阵内，由骁将张琼，抵住守忠。两人战了十多合，守忠战张琼不下，渐渐的刀法散乱。许文缜拨马来助，周将中又杀出张怀忠，四马八蹄，攒住厮杀。忽听得扑拓一声，杨守忠被拨落马，由周军活捉过去。文缜见守忠受擒，不免慌忙，一个失手，也被张怀忠擒住。唐军中三个将官，擒去一双，当然大乱。边镐拨马就走，由赵匡胤驱军追上，用箭射倒边镐坐马，镐堕落地上，也由周军向前，捆缚过来，余众逃无可逃，多半跪地乞降。

这时候的齐王景达，及监军使陈觉，正坐着艨艟大舰，扬帆使顺，来战周军。周水军统领

王环，适与相值，便在中流大战起来，两下里正在酣斗，但闻岸上鼓声大震，两旁统是周军站住，发出连珠箭，迭射唐兵。唐舰中多中箭倒毙，景达手足失措，顾陈觉道："莫非紫金山已经陷没么！"陈觉道："紫金山如已陷没，奈何杨守忠一军，亦杳无踪迹哩！"两人仿佛做梦。景达道："岸上统是周军，看来凶多吉少，我军将如何抵挡呢？"陈觉道："不如赶紧回军，再或不退，要全军覆没了。"景达忙传令退回。战舰一动，顿时散乱，王环乘势杀上，把唐舰夺了无数，所得粮械，更不胜计。唐兵或溺死，或请降，差不多有二三万名。景达、陈觉统逃还濠州去了。

周主追至镇淮军，方才停住，天色已暮，就在镇淮军留宿。越日又发近县丁夫数千人，至镇淮军筑城，夹淮为垒，左右相应。且将下蔡浮梁，移徙至此，扼住濠州来路，省得他再援寿州。会淮水盛涨，唐濠州都监郭廷谓，率水军溯淮，来毁浮梁，偏被周右龙武统军赵匡胤赞探悉，伏兵邀击，把他杀败。廷谓慌忙逃回，陈觉闻廷谓又败，连濠州都不敢留住，竟怂恿景达，同返金陵。只静江指挥使陈德诚一军，未曾对敌，还是完全无恙，他见景达等都已奔归，也恐孤军难保，渡江退还。

唐主闻诸军败退，拟自督诸将拒周。中书舍人乔匡舜，上书极谏，唐主说他阻挠众志，流戍抚州。嗣又将守御方略，问及神卫统军朱匡业、刘存忠。匡业不好直言，但诵罗隐诗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存忠亦从旁进言，谓臣意与匡业相同。唐主怒道："汝等坐视国危，不知为朕画策，反欲吟诗调侃，朕岂由汝等嘲弄么？"两人叩首谢罪，唐主怒终未释，竟贬匡业为抚州副使，流存忠至饶州。一面部署兵马，即欲亲行。偏经陈觉奔还，运动宋齐邱等，代为解免。且言周军精锐异常，说得唐主一腔锐气，化作虚无，竟把督军自出的问题，搁过一边，不再提起。于是濠、寿一带，孤危益甚。

周主命向训为淮南道行营都监，统兵戍镇淮军，自率亲军回下蔡，贻书寿州，令刘仁赡自择祸福。过了三日，未见复音，乃亲至寿州城下，再行督攻。刘仁赡闻援兵大败，扼吭叹息，遂致病上加病，卧不能起。至周主贻书，他亦未曾寓目，但昏沉沉地睡在床中，满口呓语，不省人事。周廷构见周主复来，攻城益急，料知城不可保，乃与营田副使孙羽，及左骑都指挥使张全约，商议出降。当下草就降表，擅书仁赡姓名，派人赍入周营，面谒周主。周主览表甚喜，即遣阁门使张保续入城，传谕宣慰。刘仁赡全未预闻，统由周廷构、孙羽等款待来使，且迫令仁赡子崇让，偕张保续同往周营，泥首谢罪。周主乃就寿州城北，大陈兵甲，行受降礼。廷构令仁赡左右，舁仁赡出城，仁赡气息仅属，口不能言，只好由他播弄。好汉只怕病来魔。周主温言劝慰，但见仁赡瞟了几眼，也未知他曾否听见，乃复令舁回城中，服药养疴。一面赦州民死罪，凡曾受南唐文书，聚迹山林，抗拒王师的壮丁，悉令复业，不问前过，平日挟仇互殴，致有杀伤，亦不得再讼。旧时政令，如与民不便，概令地方官奏闻。加授刘仁赡为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且下制道：

> 刘仁赡尽忠所事，抗节无亏，前代名臣，几人可比？朕之南伐，得尔为多，其受职勿辞！

看官试想！这为国效死的刘仁赡，连爱子尚且不顾，岂肯骤然变志，背唐降周？只因抱病甚剧，奄奄一息，任他舁出舁入，始终不肯渝节，过了一宿，便即归天。说也奇怪，仁赡身死，天亦怜忠，晨光似晦，雨沙如雾。州民相率巷哭，偏裨以下，感德自到，共计数十人。就是仁赡妻薛夫人，抚棺大恸，晕过几次，好容易才得救活，她却水米不沾，泣尽继血，悲饿了四五天，一道贞魂，也到黄泉碧落，往寻藁砧去了。夫忠妇节，并耀江南。

周主遣人吊祭，追封彭城郡王，授仁赡长子崇赞为怀州刺史，赐庄宅各一区。寿州故治寿春，周主因他城坚难下，徙往下蔡，改称清淮军为忠正军，慨然太息道："我所以旌仁赡的忠节呢！"唐主闻仁赡死节，亦恸哭尽哀，追赠太师中书令，予谥忠肃，且焚敕告灵，中有三语云：

> 魂兮有知，鉴周惠耶？歆吾命耶？

是夜唐主梦见仁赡，拜谒墀下；仿佛似生前受命情状。及唐主醒来，越加惊叹，进封仁赡为卫王。妻薛氏为卫国夫人，立祠致祭。后来宋朝亦列入祀典，赐祠额曰忠显，累世庙食不绝。人心未泯，公道犹存，忠臣义妇，俎豆千秋，一死也算值得了。小子有诗赞道：

孤臣拚死与城亡，忠节堪争日月光。

试看淮南隆食报，千秋庙貌尚留芳。

周主复命朱元为蔡州防御使，周廷构为卫尉卿，孙羽为太仆卿，开仓发粟，赈给寿州饥民。另派右羽林统军杨信，为忠正军节度使，管辖寿州，自率亲军还都，留李重进等进攻濠州。欲知濠州能否攻入？且待下回分解。

南唐健将，首为刘仁赡，次为朱元。朱元智能拒敌，而为陈觉、许文缜等所忌，迫令降周，元虽不免负主，然非激之使叛，亦何至铤而走险耶？许文缜、边镐，庸奴耳！景达骙竖，陈觉鄙夫，讵足与周主相敌。独刘仁赡誓守孤城，忠而且勇。妻薛氏亦知守大节，甘斩亲儿，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诚为古今所罕有。南唐有此忠臣，并有此义妇，乃忍使五鬼为蔽，双忠毕命，岂不足令人太息乎！阐扬名节，责在后人，大书特书，正以维纲常而砭末俗尔。

第五十八回
楚北麾兵阖城殉节　淮南纳土奉表投诚

却说唐将郭廷谓守住濠州，因闻周主北还，潜率水军至涡口，折断浮梁，又袭破定远军营，周武宁节度使武行德，猝不及防，竟将全营弃去，孑身逃免。廷谓报捷金陵，唐主擢廷谓为滁州团练使，兼充淮上水陆应援使。独周主接得败警，按律定罪，降武行德为左卫将军，又追究李继勋失寨罪名，见五十五回。降为右卫将军。

周主本生父柴守礼，以太子少保光禄卿致仕，常与前许州行军司马韩伦，游宴洛阳。韩伦系令坤父，也是一个大封翁，守礼更不必说。两人恃势恣横，洛人无敢忤意，竟以阿父相呼。

一日，与市民有小口角，守礼竟麾动家丁，格死数人，韩伦也在旁助恶，殴詈不休。市民不甘枉死，激动公愤，即向地方官起诉。地方官览这诉状，吓得瞠目伸舌，不敢批答，只好挽人调处，曲为和解。那柴、韩二老，怎肯认过？市民亦不愿罢休，索性叩阍讼冤。当时周廷对待守礼，虽未明言为天子父，但元舅懿亲，声势亦大，当时接得冤诉，无人敢评论曲直，只有上达宸聪。周主顾念本生，把守礼略过一边，惟查究韩伦劣迹，嗣闻韩伦干预郡政，武断乡曲，公私交怨，罪恶多端，乃命刑官定谳，法当弃市。韩令坤伏阙哀求，情愿削职赎罪，乃只夺韩伦本身官爵，流配沙门岛。令坤任官如故，守礼不复论罪。守礼为周主生父，似难坐罪，惟枉法全恩，亦属非是，此亦一瞽瞍杀人之案。误在周主未知迎养，致有此弊。

内供奉官孙延希，督修永福殿，役夫或就瓦中啖饭，用柿为匕，不意为周主所见，责延希虐待役夫，叱出处死，并黜退御厨使董延勋，副使张皓等。左库藏使符令光，历职内廷，素来清慎。至是周主又欲南征，敕令光督制军士袍襦，限期办集，令光不能如限，又有敕处斩。宰相等入廷救解，周主拂衣入内，不愿从谏，令光竟戮死都市。为这二案，都人代为呼冤，周主亦尝追悔，但素性暴燥，一或忤旨，便欲加刑。亏得皇后符氏，从中解劝，还算保全不少。

显德四年十一月，又欲出征濠、泗，符后以天气严寒，力为谏阻。周主执意不从，累得符后抑郁成疾，饮食少进。周主不遑内顾，命王朴为枢密使，仍令留守东京，自率赵匡胤等出都，倍道至镇淮军。五鼓渡淮，直抵濠州城西，濠州东北十八里，有一巨滩，唐人在滩上立栅，环水自固。周主使内殿直康保裔，乘着橐驼，率军先济，赵匡胤为后应。保裔尚未毕渡，匡胤已跃马入水，截流而进。骑兵追随恐后，霎时间尽登滩上，攻入敌栅。栅内守兵，措手不及，纷纷溃散，遂得拔栅通道，径至濠州城下。

李重进早攻濠州南关，连日不下，忽闻御驾复来督师，大众奋勇百倍，或缘梯，或攀堞，不到半日，已攻入南关城。城东复有水寨，与城中作为犄角，王审琦奉周主命，领兵捣入，也将水寨据住。城北尚屯敌船数百艘，船外植木，防遏周军，周主命水师拔木进攻，纵火焚船，敌船不能扑灭，被毁去七十余艘，余船遁去。

濠州诸防，种种失败，只剩得斗大孤城，如何保守！郭廷谓想出一法，遣人至周营上表，但说臣家属留居江南，今若遽降，必至夷族，愿先着人至金陵禀命，然后出降。周主微笑道："他无非是缓兵计，想往金陵乞援。朕亦不妨允他，等他援兵到来，一鼓歼灭，管教他死心榻地，举城出降了！"料事如神。遂留兵濠州城下，自移军往攻泗州。行至涣水东，遇着敌船，大约又有数百艘。当下水陆夹击，斩首五千余级，降卒两千余人，因即鼓行而东，所至皆下。赵匡胤为前锋，直薄泗州，焚南关，破水寨，拔月城。泗州守将范再遇，惊慌得了不得，即开城乞降。匡胤入城，禁止掳掠，秋毫无犯，州民大悦，争献刍粟

犒军。周主自至城下，再遇迎谒马前，受命为宿州团练使，拜谢而去。匡胤出奏周主，报称全城安堵，周主乃不复入城，分三道进兵。匡胤率步骑自淮南进，自督亲军从淮北进，诸将率水军由中流进。

淮滨因战争日久，人不敢行，两岸葭苇如织，且多泥淖沟堑。周军乘胜长驱，踊跃争趋，几忘劳苦。沿途与唐兵相值，且战且进，金鼓声达数十里。行至楚州西北，地名清口，有唐营驻扎，保障楚州，由唐应援使陈承昭扼守。赵匡胤溯淮而上，夤夜袭击，捣入唐营，陈承昭不及预备，慌忙逃生。匡胤入帐，不见承昭，料他从帐后遁去，急急追赶，马到擒来。所有清口唐船，除焚荡外，尚得三百余艘，将士除杀溺外，收降七千人。淮上唐舰，扫得精光，周水军出没纵横，毫无阻碍。

濠州守将郭廷谓，曾遣使至金陵乞援，及使人返报，谓当促陈承昭援泗，所以闭城待着。不料承昭被擒，全军覆没，廷谓无法可施，只得依着周主命令，送呈降表。当令录事参军李延邹起草。延邹勃然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这是人臣大义，奈何靦颜降敌！"廷谓道："我非不能效死，但满城生灵，无辜遭戮，我实未忍，况泗州已降，清口覆军，区区一城，如何保全，不如通变达权，屈节保民，愿君勿拘小节！"此语亦聊自解嘲。延邹掷笔道："大丈夫终不负国，为叛臣作降表！"掷地作金石声。廷谓大怒，拔剑相逼道："汝敢不从我命么？"延邹道："头可断，降表不可草！"言未毕，已被廷谓把剑一挥，头落地上。濠州尚有戍兵万人，粮数万斛，廷谓举城降周，全城兵粮，俱为周有。

周主因泗州已降，不必后顾，当然大喜，敕授廷谓为亳州防御使，另派将吏驻守，自往楚州攻城。廷谓驰谒行幄，周主语廷谓道："朕南征以来，江南诸将，败亡相继，独卿能断涡口浮梁，破定远寨，也可算是报国了。濠州小城，怎能持久，就使李璟自守，亦岂足恃！卿可谓知几。现命卿往略天长，卿可愿否？"廷谓便称愿往，周主即令自率所部，往攻天长。再遣铁骑右厢都指挥使武守琦，率数百骑趋扬州。甫至高邮，扬州守将，已毁去官府民庐，驱人民渡江南行。及守琦入扬州城，已是空空洞洞，成了一片瓦砾场。此外只剩十余人，不是老病，就是残疾，死多活少，未便远行，因此还是留着。守琦付诸一叹，据实奏闻。

周主仍命韩令坤往抚扬州，招缉流亡，权知军府事宜，又派兵将拔泰州，陷海州。惟楚州防御使张彦卿，与都监郑昭业，硬铁心肠，仿佛寿州的刘仁赡。周主亲御旗鼓，连日攻扑，城外庐舍，扫尽无遗，更发州民凿通老鹳河，引战舰入江，水陆夹击楚州城，炮声震地，鼓角喧天，彦卿绝不为动，惟与郑昭业同心堵御，视死如归。彦卿子光祚，随父登城，望见周军势盛，城中危在旦暮，乃泣谏彦卿道："敌强我弱，万难支持，城外又无一人来援，看来徒死无益，不如出降。"彦卿不答一词，旁顾诸将道："那里有敌军来攻，汝等可望见否？"诸将侧身他顾，光祚亦掉头瞧着，不防彦卿拔出腰剑，竟向光祚顶后劈去，砉然一声，首随刀落。诸将闻有剑声，慌忙转视，但见一颗血淋淋的头颅，已在城上摆着，禁不住大家咋舌！彦卿却泣语诸将道："这是彦卿爱子，劝彦卿降敌，彦卿受李氏厚恩，义不苟免，这城就是我死所哩！诸君畏死欲降，尽可从便，但不得劝我，若劝我出降，请视我子首级！"仁赡杀子，彦卿亦杀子，可谓无独有偶。诸将皆感泣思奋，莫敢言降。

苦守至四十日，猛听城外一声怪响，好似天崩地塌一般。城上守卒，腾入天空，城墙坍陷至数十丈，那时堵不胜堵，周军从城缺杀入，一拥进来。原来周主督攻月余，焦躁异常，乃命军士凿城为窟，内纳火药，引以为线，线燃药发，把城轰坍，城遂被陷。彦卿尚结阵城内，誓死巷斗，战到日暮，杀得枪折刀缺，尚未肯休。既而退至州廨，矢刃俱尽，彦卿举绳床搏斗，犹格毙周军数十人，自身亦受了重伤，便大呼："臣力竭了！"遂自刎而死。

郑昭业为周将所杀，余众千数百人，个个战死，无一生降，周军亦伤亡不少。周主大怒，下令屠城，自州署以及民舍，俱付一炬，吏民死了万余人。周主身死国亡，未始非由此所致。赵匡胤搜

诛彦卿家属，男女多死，惟留一彦卿少子光祐，谓是忠臣遗裔，不当尽歼。俟屠城已毕，方入奏周主，请留彦卿一脉，为臣教忠。周主怒气已平，乃准如所请。复令修筑城垣，募民实城。仍须百姓，何必尽屠。

嗣接郭廷谓奏报，唐天长军使易赟，已举城归顺，周主仍令赟为刺史。自发楚州，转趋扬州。韩令坤迎入城内，城乏居民，满目萧条。周主见城内空虚，特命在故城东南隅，另筑小城，俾便驻守。未几又接黄州刺史司超捷报，谓与控鹤指挥使王审琦，败舒州军，擒唐刺史施仁望，于是淮右粗平。

周主出巡泰州，复至迎銮镇，进攻江南，临江遥望，见有敌舰数十艘，停泊江心，即命赵匡胤带着战船，前往攻击。敌舰不敢迎战，望风退去。匡胤直抵南岸，毁唐营栅，乃收军驶回。越日，周主又遣都虞侯慕容延钊，右神武统军宋延渥，水陆并进，沿江直下。延钊至东沛州，大破唐兵，江南大震。

先是江南小儿，遍唱檀来。人不知为何因，颇以为怪。至周师入境，先锋骑兵，皆唱蕃歌，首句即为“檀来也”三字，才识童谣有验，益加恟惧。

是时已为周显德五年三月，即唐主璟中兴元年。唐主嗣位，年号保大，是年已为保大十六年，改称中兴元年。唐主闻周军临江，恐即南渡，又耻降号称藩。意欲传位皇弟景遂，令他出面求和。景遂本为皇太弟，至是上表辞位，略言不能扶危，自愿出就外藩。齐王景达，因出师败还，辞元帅职。唐主乃改封景遂为晋王，兼江南西道兵马元帅；景达为浙西道元帅，兼润州大都督。立皇子燕王弘冀为太子，参治朝政，派枢密使陈觉，奉表至迎銮镇，谒见周主，贡献方物，且请传位太子，听命中朝。

周主谕觉道：“汝主果诚心归顺，何必传位？且江北郡县，尚有庐、舒、蕲、黄四州，及鄂州汉阳、汉川二县，未曾归我，如欲乞和，即须献纳，方可开议！”觉叩伏案前，不敢违命。但言当遣还随员，再取表章。周主道：“朕欲取江南，亦非难事，不特我军鼓勇争先，战胜攻取，就是荆南、吴越，也助顺讨逆，来请师期。”说至此，即检出二表，取示陈觉。觉一一接阅，一表是荆南高保融，奏称本道舟师，已至鄂州；一表是吴越王钱弘俶，奏称已发战棹四百艘，水军一万七千人，停泊江岸，候命进止。两表阅罢，觉愈加惊惶，且见迎銮镇一带，战舶如林，兵戈如蚁，大有气吞江南的形状，不由得形神觳觫，磕了无数响头，再四乞哀。鬼头鬼脑，不愧为五鬼之一。周主方道：“汝速遣人取表，割献江北，朕得休便休，也不定要汝江南了。”觉拜谢而退，立遣随员还金陵，盛说周主声威，宜速割江北，还可保全江南。

唐主不得已，乃再遣阁门承旨刘承遇，至迎銮镇，愿将庐、舒、蕲、黄四州，及鄂州汉阳，汉川二县，尽行奉献。惟乞海陵盐监，仍属江南，周主不许。经承遇苦苦哀求，请岁结赡，军盐三十万石，方邀允准。此外如奉周正朔，岁输士贡等款，亦由陈觉、刘承遇等承认，周主乃许令罢兵，且颁诏江南道：

皇帝恭问江南主无恙，使人至此，奏请分割舒、庐、蕲、黄等州，画江为界，朕已尽悉。顷逢多事，莫通玉帛之欢，适自近年，遂构干戈之役。两地之交兵未息，蒸民之受弊斯多，日昨再辱使人，重寻前意，将敦久要，须尽缕陈。今者承遇爰来，封函复至，请割州郡，仍定封疆，猥形信誓之辞，备认始终之意，既能如是，又复何求！边陲顿静于烟尘，师旅便还于京阙，永言欣慰，深切诚怀。其常润一带，及沿江兵棹，今已指挥抽退，兼两浙、荆南、湖南水陆兵士，各令罢兵，以践和约。言归于好，共享承平，朕有厚望焉！

陈觉、刘承遇，既得求成，乃向周主处辞行。周主又语觉道：“传位一事，尽可不必，朕有手书，烦汝转达汝主便了。”随即取书给觉，觉与承遇，复拜谢而去。还至金陵，将周主原书呈与唐主。书中写着：

别睹来章，备形缛旨，叙此日传让之意，述向来高尚之怀。仍以数岁已还，交兵不息，备论追悔之事，无非克责之辞，虽古人有引咎责躬，因灾致惧，亦无以过此也。况君血气方刚，春秋

甚富，为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欢心。即今南北才通，疆埸甫定，是玉帛交驰之始，乃干戈载戢之初，岂可高谢君临，轻辞世务！与其慕希夷之道，曷若行康济之心。重念天灾流行，分野常事，前代贤哲，所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则景福之弥远。勉修政务，勿倦经纶，保高义于初终，垂远图于家国。流芳贻庆，不亦美乎！特此谕意，君其鉴之！

周主既遣还陈觉等人，乃诏吴越、荆南军各归本道，赐钱弘俶犒军帛二万匹，高保融帛一万匹，命就庐州置保信军，简授右龙武统军赵匡赞为节度使，自从迎銮镇还扬州。唐主又遣同平章事冯延己，给事中田霖，为江南进奉使，献入犒军银十万两，绢十万匹，钱十万贯，茶五十万斤，米麦二十万石，附以表文。略云：

臣闻孟津初会，仗黄钺以临戎，铜马既归，推赤心而服众。皇帝量包终古，德合上元，以其执迷未复，则薄赐徂征，以其向化知归，则俯垂信纳，仰荷含容之施，弥坚倾附之念。然以淮海遐陬，东南下国，亲劳玉趾，久驻王师，以是忧惭，不遑启处。今既六师返旆，万乘还京，合申解甲之仪，粗表充庭之实，望风陈款，不尽依依。

延己等既至扬州，呈入表文，接连又遣汝郡公徐辽，客省使尚全，恭上买宴钱二百万缗。又有一篇四六表文，有云：

伏以柏梁高会，展极居尊，朝臣咸侍于冕旒，天乐盛张于金石，莫不竞输宝瑞，齐献寿杯。而臣僻处偏隅，回承睠顾，虽心存于魏阙，奈日远于长安，无由觐咫尺之颜，何以罄勤拳之意！遂令戚属躬拜殿廷，纳忠则厚，致礼则微，诚惭野老之芹，愿献华封之祝。

周主连得二表，特在行宫赐宴。冯延己、田霖、徐辽、尚全，一并列座，聊代唐主李璟捧上寿觞，并进金酒器、御衣犀带、金银、锦绮、鞍马等物，周主亦各有赠赐。宴毕辞去，车驾乃启程还京。诏进侍卫诸军及诸道将士官阶，优给行营将士，追恤临阵伤亡各家属，子孙并量材录用。新得淮南十四州六十县，所欠赋税，并准蠲免。即授唐将冯延鲁为太府卿，充江南国信使，并以卫尉少卿前唐使钟谟为副，令赍国书及本年历书，还赴江南，并赐唐主御衣玉带，及锦绮罗縠共十万匹，金器千两，银器万两，御马五匹，散马百匹，羊三百匹，犒军帛千万匹。

唐主李璟得书，乃去帝号，自称国主，用周显德年号，一切仪制，皆从降损。并因周信祖庙讳为璟，即郭威高祖，见前文。特将本名除去偏旁，易名为景。再遣冯延鲁、钟谟至周都，奉表谢恩。周主命在京师置进奏院，馆待来使，更升任延鲁为刑部侍郎，谟为给事中，仍遣归江南。小子有诗咏道：

连年争战苦兵戈，割地称臣始许和；
我为淮南留一语，国衰只为佞臣多！

此外尚有俘获唐将，亦陆续放还，俟至下回开篇，再行详叙。

周师入淮，势如破竹，各城多望风乞降，其能为国捐躯者，除孙晟、刘仁赡外，尚有李延邹之不草降表，及张彦卿等之千人皆死。虽曰无补，忠足尚焉。彦卿杀子，见诸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子可杀，君不可负，大义灭亲，臣节凛然。说者或讥其愚忠，夫时当五季，纲纪沦亡，得张彦卿等之秉节不挠，实足羽翼名教。即曰近愚，愚亦不可及矣。否则如陈觉、冯延己等，匍匐乞哀，割地不知惜，屈节不知羞，偷生畏死，甘为奴隶，国家亦乌用此庸臣为耶！唐主璟之任用非人，以致蹙国降号，是乃所谓愚夫也已。

第五十九回
惩奸党唐主施刑　正乐悬周臣明律

却说唐使冯延鲁、钟谟，自周遣还，又释归南唐降卒，共五千七百五十人。嗣又将许文缜、边镐、周廷构等，也一并放归。先是冯延已、陈觉等，自诩多才，睥睨一切，尝侈谈天下事，以为经略中原，可运掌上。延已尤善长聚咏，著有乐章百余阕，统是铺张扬厉，粉饰隆平。唐主璟本好诗词，与延已互相倡和，工力悉敌，璟因引为同调。翰林学士常梦锡，屡次进谏，极言延已等浮夸无术，不应轻信。怎奈延已正得君心，任你舌敝唇焦，也是无益！淮南战起，唐兵屡败，梦锡又密谏道："延已等奸言似忠，若陛下再不觉悟，恐国家从此灭亡了！"唐主璟仍然不从。至李德明被杀，虽由宋齐邱、陈觉等从旁怂恿，见五十五回。延已也串同一气，斥德明为卖国贼，应该加诛。及许文缜等战败紫金山，同作俘虏，陈觉与齐王景达，自濠州遁归，国人恟惧，唐主璟召入延已等，会商军事，甚至泣下，延已尚谓无恐。枢密副使李征古，与延已同党，且大言道："陛下当治兵御敌，奈何作儿女子态，徒对臣等涕泣，莫非是酒醉不成，还是由乳母未至呢！"对君敢如此放肆，可知唐主之不堪为君。唐主不禁色变，征古却举止自若。

会司天监奏天文有变，人主应避位禳灾，唐主乃复召谕群臣道："国难未纾，我欲释去万机，栖心冲寂，究竟何人可以托国？"李征古先答道："宋公齐邱，系再造国手，陛下如厌弃国机，何不举国授与宋公！"陈觉亦从旁插嘴道："陛下深居禁中，国事皆委任宋公，先行后闻，臣等可随时入侍，与陛下同谈释老了。"唐主闻言，目顾延已，延已亦似表同情。乃命中书舍人陈乔草诏，将委国与宋齐邱。乔俟群臣退后，独持入草诏，造膝密陈道："宗社重大，怎可假人！今陛下若署此诏，从此百官朝请，皆归齐邱，尺地一民，俱非已有。就使陛下甘心澹泊，脱屣万乘，独不念烈祖创业，如何艰难，难道可一朝委弃吗？古有齐淖齿，赵李兑，皆战国时人。近有让皇，且为陛下所亲见，抚今思昔，能不寒心！臣恐大权一去，求为田舍翁，且不可得了！"唐主愕然道："非卿言，几落贼人彀中！"于此益见李璟之愚。乃将草诏撕毁，引乔入见皇后钟氏，及太子弘冀，且指语道："这是我国忠臣！他日国家急难，汝母子可托付大事，我虽死无遗恨了。"嗣是乃疑忌宋齐邱、陈觉等人。

觉诣周议和，还至金陵，矫传周主诏命，谓江南连岁拒周，皆由严续主谋，须立杀无赦。续为故相严可求子，尚唐烈祖李昪女，性颇持正，不入宋党。唐主命为门下侍郎，兼同平章事。觉与续有嫌，因借此构陷。唐主已有三分明白，不忍杀续，但罢为少傅，且令觉退出枢密，但令为兵部侍郎。并将左相冯延已，亦罢除相位，降为太子少傅，黜枢密副使李征古，令为晋王景遂副倅。

及钟谟南归，入见唐主，乘隙进言道："宋齐邱累受国恩，见危不能致命，反谋篡窃，陈觉、李征古等，阴为羽翼，罪实难容，请陛下申罪正法！"唐主忽忆及觉言，便问谟道："觉曾传周主命，迫诛严续，卿在周廷，果闻有此语否？"谟答道："臣未闻此言，恐是由觉捏造。就是前时李德明，与臣同往议和，他亦无非衡量强弱，因请割地求成，齐邱与觉，说他卖国，遂致诛死，试问今日觉往通款，比前时德明所请，得失何如？德明受诛，觉怎得无罪？"虽未免袒护德明，却是言之有理。唐主沉吟多时，乃语谟道："究竟周主欲诛严续否？"谟又道："臣谓周主必无此言。如若不信，臣可至周廷问明。"唐主点首，因令谟再赍表入周，略言久拒王师，皆由臣昏愚所致，严续无与，请加恩宽宥。周主览表，不禁惊

诧道："朕何曾欲诛严续？就使续欲拒朕，彼时桀犬吠尧，各为其主，朕亦何必过事苛求。"谟乃述及严续刚正，及陈觉等矫诈情状，周主又道："据汝说来，严续为汝国忠臣，朕为天下主，难道教人杀忠臣么？"谟叩谢而归，报明唐主。

唐主因欲诛宋齐邱等，又遣钟谟诣周禀白。周主道："诛佞录忠，系汝国内政，但教汝主自有权衡，朕不为遥制呢。"谟即兼程还报，唐主乃命枢密使殷崇义，草诏惩奸，历数宋齐邱、陈觉、李征古罪恶，放齐邱还九华山，谪觉为国子博士，安置饶州，夺征古官，流戍洪州。觉与征古，惘惘出都，途中复接唐主敕书，赐令自尽。南唐五鬼，陈觉为首，还有魏岑、查文徽，已病死，此外只剩二冯。唐主不得问罪，寻且迁任延巳为太子太傅，延鲁为户部尚书，宠用如故。

唐主尝曲宴内殿，从容语延巳道："吹皱一池春水，何干卿事！"延巳答道："怎能如陛下所咏。'小楼吹彻玉笙寒'，更为高妙呢。"时江南丧败不支，苟延岁月，君臣不能卧薪尝胆，乃各述曲宴旧诗，作为评谑，无怪他一蹶不振，终致灭亡。评断有识。惟宋齐邱至九华山，唐主命地方有司，锁住齐邱居宅，不准自由，但穴墙给与饮食。齐邱叹道："我从前为李氏谋画，幽住让皇帝族于泰州，天道不爽，理应及此，我也不想再活了！"遂自经死。唐主谥为丑缪，追赠李德明为光禄卿，赐谥曰忠。亦未见得。

因复遣使报周，并贡冬季方物。周主特派兵部侍郎陶谷报聘，谷素有才名，周主闻江南人士，多擅文才，故令谷充使职。谷既至金陵，见了唐主，吐属风流，温文尔雅，唐主亦颇起敬，特命韩熙载陪宾，殷勤款待。熙载素称江南才子，家中藏书甚多，谷向他借观，且嘱馆伴抄录，一时不能脱身。唐宫中有歌妓秦蒻兰，知书识字，色艺皆优，唐主命她至客馆中，充作女役。不怀好意。谷见她容颜秀丽，体态娉婷，已不禁暗暗喝采。惟身为使臣，不便细询姓氏，总还道是驿吏女儿，未敢唐突。那知娟娟此豸，故意撩人，有时眼角留情，有时眉梢传语，有时轻颦巧笑，卖弄风骚，惹得陶谷支持不定，未免与她问答数语。偏她应对如流，无论甚么诗歌，多半记忆，益令陶谷倾心钟爱，青眼垂怜，渐渐地亲近香肤，引为腻友。美人解意，才子多情，那有不移篙近岸，图成美事？一宵好梦，备极欢娱。

越宿起床，那美人儿出外自去，镇日里没有见面。谷已是启疑，适由韩熙载奉唐主命，邀令晚宴，谷不好固辞，随着同行。既入唐廷，自有内侍趋出，导引入内殿中，唐主已经待着，降阶相迎。寒暄已罢，即请入席，且召歌妓侑觞，谷很是矜持，唐主微讽道："公南来有日，久居馆中，独不嫌岑寂么？"谷答称借阅韩书，幸免岑寂。唐主道："江南春色，闻已为公采得一枝，何必相欺！"谷极力答辩，唐主付诸一笑，仍举觥劝饮，谷饮了一二杯，忽听得歌声幽咽。从屏后出来。歌云：

好姻缘，恶姻缘，只得邮亭一夜眠。

谷听此二语，已觉惊心，复又有歌词续下道：

别神仙，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

再把鸾胶续断弦，是何年！

这词名为"春光好"，谷博通词曲，当然知晓，且料有别因，忙从屏间一瞧，果然走出一个歌娘，似曾相识，微皱眉山，仔细谛视，就是昨夜相偎相抱的秦蒻兰，禁不住面上生惭，汗涔涔下，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便即起座谢宴，托言醉不能饮。经唐主嘲讽数语，也只好似痴似聋，转身退去。次日便即辞行，自回大梁去了，唐主如此弄人，成何大体。唐主自鸣得意，且不必说。

惟南汉主晟，闻唐为周败，不免加忧。他自篡位以后，猜忌骨肉，把弘昌以下十三弟，杀得一个不留。诸侄因尽加歼戮，惟选得几个美色的侄女，取入宫中，迫为婢妾。禽兽不如。且派兵入海，掠得商贾金帛，增筑离宫数千间，殿侧皆置宫人，令他候晓，名为候窗监。每值宴会，晟独坐殿廷间，侍宴百官，各结彩亭，列坐殿旁两庑，宴酣后，令有司槛兽而进，两旁翼以刀戟，晟下殿射兽，兽未死，即用戈戟戮毙，算作乐事。又尝夜饮大醉，用瓜置伶人尚玉楼项间，拔剑劈瓜，并斩尚首。翌日酒醒，再召玉楼侍宴，左右谓昨已受诛，方才叹息。后宫专宠，有两个

李妃，一号李丽妃，一号李蟾妃。宫人卢琼仙、黄琼芝，色美性狡，特授为女侍中，朝服冠带，参决政事。宦官中最宠林延遇，诸王夷灭，俱由延遇主谋。延遇临死，荐同党龚澄枢自代，澄枢刁滑，与延遇相类。朝政不修，权出嬖幸，至闻周征服淮南，意欲入贡周廷，因为湖南所隔，不便通道，乃治战舰，修武备，为自固计。未几又自叹息道："我身得免祸患，已是幸事，还要管教甚么子孙呢？"自知颇明。会月食牛女间，出书占卜，谓为自己应该当灾，乃纵情酒色，为长夜饮。渐渐的精枯色悴，加剧而亡，年三十九岁。

长子继兴嗣立，改名为𬬮。尊故主晟为中宗。时𬬮年十六，委政中官，龚澄枢、陈延寿权势最重，又进卢琼仙为才人，内政皆取决琼仙，台省官仅备员数，不得与闻国政。𬬮性好奢，筑万政殿，一柱费用，须白金三千锭，又建天华宫，筑黄龙洞，日费千万，毫不吝惜。宦官李托，有二养女，均有姿色。长女入为贵妃。次女亦得为才人，一时并宠。还有宫婢波斯女，黑腯而慧，光艳动人，性善淫媚，赐名媚猪。尚书右丞钟允章，欲整肃纲纪，惩治奸滑，适为宦官所忌，诬称允章谋反。迫𬬮加刑，竟致族诛。遂擢李托为内太师，兼六军观军容使，国事皆禀托后行，𬬮日与大小李妃，及波斯媚猪，恣为淫乐，自称萧闲大夫，不复临朝视事。中官多至七千余，或加至三公三师职衔，女官亦不下千人，也有师傅令仆的名目。陈延寿又引入女巫樊胡子，戴远游冠，衣紫霞裙。踞坐帐中，自称有玉皇附见，能预知祸福，呼𬬮为太子皇。𬬮极端迷信，往往向胡子就教，卢琼仙及龚澄枢等，争相依附。胡子乃伪言琼仙、澄枢、延寿等，统是上天差来，辅佐太子皇，不宜轻加罪谴。𬬮信用益坚，视国事如儿戏，但因僻处岭南，周天子无暇问罪，所以昏愦糊涂的刘𬬮，尚得荒纵数年，等到赵宋开国，然后灭亡。这且待《宋史演义》中，再行详述，本书已将终篇，不必絮谈了。界画分明。

且说周主还都后，皇后符氏薨逝，年止二十有六，谥曰宣懿。后妹亦颇有容色，出入宫中，周主欲册为继后，因南征得手，又思北讨，所以未遑行礼。未几即为显德六年，高丽女真，均遣人入贡方物。周主御崇德殿，召见番使，命有司遍设乐悬，藉示汉仪。四面钟磬陈列，有几处止属虚设，未闻击响。等番使退朝，周主召问乐工，何故不击钟磬，乐工谓向例如此，不敢妄击。周主再加细诘，乐工多不能答，乃命端明殿学士窦仪，讨论古今雅乐，考订阙失。窦仪谓通晓乐音，臣不如朴，因令朴订定乐律。朴援据古今，具疏胪陈，略云：

臣闻礼以检形，乐以治心，形顺于外，心和于内，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夫乐生于人心，而声成于物，物声既成，复能感人之心，是谓之乐。昔黄帝吹九寸之管，得黄钟正声，半之为清声，倍之为缓声，三分损益之，以成十二律，旋相为宫，以生七调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调而大备。遭秦灭学，历代罕能用之。唐祖孝孙考正大乐，其法始备，安史之乱，十之八九，至于黄巢，荡尽无遗。时有博士殷盈孙，铸镈钟十二，编钟二百四十。处士萧承训，校定石磬，今之在悬者是也。虽有钟磬之状，殊无相应之和，其镈钟不问音律，但循环而击，编钟编磬，徒悬而已。丝竹匏土，仅有七声，黄钟之宫，止存一调；盖乐之缺坏，无甚于今。陛下临视乐悬，知其亡失，以臣尝学律吕，宣示古今乐录，命臣讨论，臣虽不敏，敢不奉诏！

朴上疏后，援照古法，用秬黍定尺，一黍为分，十黍为寸，积成九寸，径三分，为黄钟律管。推演得十二律，因作律准。共分十有三弦，长九尺，依次设柱，系弦成声，第一弦为黄钟律，第二弦为大吕律，第三弦为太簇律，第四弦为夹钟律，第五弦为姑洗律，第六弦为仲吕律，第七弦为蕤宾律，第八弦为林钟律，第九弦为夷则律，第十弦为南吕律，第十一弦为无射律，第十二弦为应钟律，第十三弦为黄钟清声。声律既调，用七律为一均，错成五音：宫声为主，徵声、商声、羽声、角声，互为联属。五音相续，迭声不乱，合成八十四调，然后配以笙簧，间以钟磬，凡四面乐悬，无不协响，合成节奏。无论何种歌曲，但好谱入乐声，均能应腔合拍，不疾不徐。朴又上言此法久绝，出臣独见，乞集百官校正

得失，有诏令百官再行参酌。百官多半是门外汉，晓得甚么音律奥旨，彼此同声附和，统复称王朴高才，非臣等所及。乃命乐工演试，果然五声有序，八音克谐，乐得周主心花怒开，极称盛事。

周主又究心贡举，务求得人，裁并寺院，严禁左道。平居辄留意农事，刻木为农夫蚕妇，列置殿廷。且诏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分行诸州，均定田租。又诏诸州并乡村，率以百户为团，团置耆长三人，令司民事，课耕劝稼。又从汴口疏河通淮，以达舟楫，再导汴水入蔡水，以便漕运，公私交利，上下翕然。周世宗为五代贤主，故历叙美政。周主遣王朴巡视汴口，督建斗门。工既告竣，还过故相李谷第，忽然疾作，晕仆座上。慌忙用人舁归，医治无效，竟尔谢世，年五十四岁。周主亲往吊丧，用玉钺叩地，痛哭再四，不能自止。左右从旁劝慰，周主仰天叹道："天不欲我平中原么？何为夺我王朴，有这般迅速哩！"吊毕回宫，数日不欢。朴精究术数，谈言多中，周主志在统一，常恐运祚短促，不能如愿。一日从容问朴，谓朕躬践阼，能得几年？朴答道："陛下有心致治，尝以苍生为念，天高听卑，自当蒙福，臣本固陋，一知半解，推演数理，可得三十年。三十年后，非臣所能知呢。"周主喜道："诚如卿言，朕当为主三十年，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朕志足了！"后来征辽回师，便即晏驾，计在位止及五年另六个月，似与朴言不符，或谓五六乃三十成数，朴不便直言，故用隐谜相答，究竟朴能否预知，小子也不能定断，只好援据遗闻，随笔录叙。因继咏一诗道：

怀才挟术佐明王，天不假年剧可伤！

岂是庆陵周世宗陵将晏驾，先归地下待吾皇！

王朴既殁，周主失一股肱，但北伐雄心，仍然不改，因即下诏亲征。欲知周主北伐情形，下回再当详叙。

唐为周败，国威不振，至于割地请和，始正宋党之罪，论者已嫌其太迟。窃谓亡羊补牢，犹为未晚，越王勾践，其前师也。唐主璟诚自惩前败，黜佞任良，则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后，与北宋角逐中原，尚未知鹿死谁手。顾犹信用二冯，吟风嘲月，迨周使远来，则密嘱歌妓以狎侮之，饵人不足，结怨有余，多见其不知量也。刘晟父子，更出璟下，故其亡也，比江南为尤速。至若周世宗之英武过人，王朴之智谋绝俗，天独未假以年，不获共谋统一，命耶数耶？是固在可解不可解之间矣。然世宗美政，王朴长材，不容过略，故类叙之以风示后世云。

第六十回
得辽关因病返跸　殉周将禅位终篇

却说周主南征时，北汉主刘钧，乘虚袭周，兵发围隰州。隰州刺史孙议，得病暴亡，后任未至，骤闻河东兵至，不免惊惶，幸亏都监李谦溥，权摄州事，浚城隍，严兵备，措置有方，不致失手。时方盛夏，河东兵冒暑围城，谦溥引二小吏登城，从容督御。身服絺绤，手挥羽扇，毫无慌张形状，河东将士，却也料他不透，未敢猛攻。谦溥又潜约建雄军节度使杨廷璋，各募敢死士百人，夜劫河东兵寨。河东兵猝不及防，仓皇散走，谦溥自率守军，开城追击，逐北数十里，斩首数百级，隰州解围。

当下奏报行在。周主即令谦溥为隰州刺史，且命昭义军节度使李筠，与杨廷璋联兵北讨，共伐狡谋。李筠遂进攻石会关。连破河东六寨，廷璋仍命李谦溥往侵汉境，夺得一座孝义县城。北汉主刘钧，不禁生忧，小挫即忧，想甚么乘虚袭人？慌忙飞使至辽，乞请济师。辽主述律，不愿出兵，支吾对付，急得刘钧忧急万分。再三通使求援，辽主乃授南京留守萧思温为兵部都总管，助汉侵周。周主已征服南唐，返至大梁，接得辽、汉合寇的消息，决意亲征。他想北汉跳梁，全仗辽人为助，若要釜底抽薪，不如首先攻辽，辽人一败，北汉势孤，自然容易讨平。

计议已定，乃命宣徽南苑使吴延祚权东京留守，宣徽北院使昝居润为副，三司使张美为大内都部署。其余各将，各领马步诸军，及大小战船，驰赴沧州，自率亲军为后应。都虞侯韩通，由沧州治水道，节节进兵。立栅乾宁军南，修补坏防，开游口三十六，可达瀛、莫诸州。周主亦自至乾宁军，规画地势，指示军机。遂下令进攻宁州。宁州刺史王洪，自知不能守御，开城乞降。乃派韩通为陆路都部署，赵匡胤为水路都部署，水陆并举，向北长驱。车驾自御龙舟，随后继进。

朔方州县，自石晋割隶辽邦，好几年不见兵革，骤闻周师入境，统吓得魂胆飞扬。所有官吏人民，望风四窜，周军顺风顺水，直薄益津关。关中守将终廷辉，登阙南望，但见河中敌舰，一字儿排着，旌旗招飐，矛戟森严，不由得心虚胆怯，连打了好几个寒噤。正在没法摆布，可巧有一人到来，连呼开关，廷辉瞧将下去，乃是宁州刺史王洪。便问他来意，洪但说有密事相商，须入关面谈。廷辉见他一人一骑，不足生畏，乃开关纳入。两下晤谈，洪先自述降周的原因，并劝廷辉也即出降，可保关内百姓。廷辉尚在狐疑，洪又道："此地本是中国版图，你我又是中国人民，从前为时势所迫，没奈何归属北廷。今得周师到此，我辈好重还祖国，岂非甚善！何必再事迟疑？"廷辉听了这番言语，自然心动，便允出降。

周主令王洪返守宁州，留廷辉守益津关，各派兵将助守，遣赵匡胤为先锋，溯流西进。渐渐的水路促狭，不便行舟，乃舍舟登陆，入捣瓦桥关，匡胤到了关下，守将姚内斌，见来兵不多，即率数千骑士，出城截击。经匡胤大杀一阵，内斌麾下，伤亡数百名，方才退回。越日，周主亦倍道趋至，都指挥使李重进以下，亦相继到来，还有韩通一军，收降莫州刺史刘楚信，瀛州刺史高彦晖，沿途毫无阻碍，也到瓦桥关下会师，眼见得周军云集，慑服雄关。

匡胤督军攻城，先在城下招降姚内斌，大略谓王师前来，各城披靡，单靠这偌大关隘，万难把守。若见机投顺，不失富贵，否则玉石俱焚，幸勿后悔！内斌沉吟多时，方答言明日报命，匡胤也不强迫，便按兵不攻，静守一宵。次日拟再攻关，已有探骑报入，敌将姚内斌，开城

来降。匡胤乃待他到来，导见周主。内斌拜倒座前，周主好言抚慰，面授为汝州刺史，内斌叩首谢恩，随起引周军入关。

周主置酒大会，遍宴群臣，席间议进取幽州，诸将奏对道："陛下出师，只四十二日，兵不过劳，饷不过费，便得关南各州，这都由陛下威灵，所以得此奇功，惟幽州为辽南要隘，必有重兵把守，将来旷日持久，反恐不美，还请陛下三思！"周主默然不答，散宴后，便召指挥使李重进入帐道："我军前来，势如破竹，关南各州县，不劳而下，这正是灭辽扫北的机会，奈何中道还师！且朕欲统一中原，平定南北，时不可失，决意再进！汝可率兵万人，翌日出发，朕即统兵接应，不捣辽都，定不回军！"重进料难劝阻，只好应声退出，又传谕散骑指挥使孙行友，率骑兵五千名，往攻易州，行友亦奉旨去讫。

重进于次日启行，行至固安，城门洞辟，守吏已经遁去，一任周兵拥入。重进令军士略憩，另派哨骑探视行径，返报固安县北，有一安阳水，既无桥梁，又无舟楫，想是由辽兵惧我前往，所以拆桥藏舟，阻我去路。重进闻报，颇费踌躇，忽闻周主驾到，乃即出城迎谒，禀明前途阻碍。周主锐图进取，当即与重进往阅河流，果然水势汪洋，深不见底。巡视一回，便谕重进道："此水不能徒涉，只好速筑浮梁，方便进兵。"重进当然应命。周主乃令军士采木作桥，限期告竣，自率亲军还驻瓦桥关。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周主忽然得病，连日未痊，那孙行友却已攻下易州，擒住刺史李在钦，献入行营。周主抱病升帐，问他愿降愿死，在钦偏抗声不屈，触动周主怒意，即命推出斩首。此人却有别肠，莫非命中该死。自觉支持不住，退入寝所，又越两日，仍然未瘳，当由赵匡胤入帐劝归。周主不得已照允，乃改称瓦桥关为雄州，留陈思让居守，益津关为霸州，留韩令坤居守，然后下令回銮。

返至澶渊，却逗留不行。宰辅以下，只令在寝门外问疾，不许入见，大众都惶惑得很。澶州节度使，兼殿前都检点张永德，与周主为郎舅亲，独得入寝所问视，婉言进谏道："天下未定，根本空虚，四方藩镇，多是幸灾乐祸，但望京师有变，可从中取利。今澶、汴相去甚迩，车驾若不速归，益致人心摇动，愿陛下俯察舆情，即日还都为是！"周主拂然道："谁使汝为此言？"永德道："群臣统有此意。"周主目注永德道："我亦知汝为人所教，难道都未喻我意么？"未几又摇首道："我看汝福薄命穷，怎能当此！"永德闻言，竟莫名其妙，只管俯首沉思。实是一片疑团。猛听周主厉声道："汝且退去，朕便回京！"

永德慌忙趋出，部署各军，专待周主出来，周主也即出帐，乘辇还都。看官！你道周主何故疑忌永德？原来周主因病南还，途次稍觉痊可，偶从囊中取阅文书，忽得直木一方，约长三尺，上有字迹一行，乃是点检作天子五字！不由的惊忌起来，他亦不便询问左右，仍然收贮囊中，默思石敬瑭为明宗婿，后来篡唐为晋，今永德亦尚长公主，难道我周家天下，也要被他篡夺么？左思右想，无从索解，及见永德劝他回京，心中忍耐不住，遂露了一些口风。永德哪里知晓，当然摸不着头脑，只好搁过一边。

及周主入京，病体略松，便册宣懿皇后胞妹符氏为继后，封长子宗训为梁王，次子宗让为燕国公。命范质、王溥两相，参知枢密院事。授魏仁浦为枢密使，兼同平章事，吴延祚亦授枢密使。都虞侯韩通得兼宋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尉，赵匡胤为殿前都检点，加检校太傅，兼忠武军节度使。此外文武诸官，亦迁转有差。独叙韩通、赵匡胤，实为下文伏案。独免都检点张永德官，但令为检校太尉，留奉朝请。朝臣统是惊疑，不知葫芦里卖甚么药，惟啧啧私议罢了。

先是周主微时，尝梦神人畀一大伞，色如郁金，上加道经一卷，周主审视道经，似解非解。及醒后追思，尚记忆数语，嗣是福至心灵，举措无不合宜，遂得身登九五，据有大宝。及征辽归国，常患不豫，有时勉强视朝，数刻即退，御医逐日诊治，终乏效验。一日卧床休养，恍惚间复见神人，来索大伞及道经。周主当即交还，又欲向神探问后事，神人不答，拂袖竟去。周主追曳神衣，突闻一声朗语，竟致惊醒。开眼一瞧，手中牵着的衣袂，乃是榻前的侍臣。就是梦

中听见的声音，亦无非侍臣惊问，不觉自己也好笑起来，转思梦中情景，甚觉不详，便起语侍臣道："朕梦不详，想是天命已去了。"侍臣答道："陛下春秋鼎盛，福寿正长，梦兆不足为凭，请陛下安心！"周主道："汝等哪里能知？朕不妨与汝等说明。"随将前后梦象，略述一遍。侍臣仍然劝解，偏是得梦以后，病竟增剧。

显德六年六月，忽至弥留，急召范质等入受顾命，嘱立梁王宗训为太子，并命起用故人王著，委以相位。质等应诺。及退出宫门，互相窃议道："翰林学士王著，日在醉乡，怎堪为相，愿彼此勿泄此言。"众皆点头会意。是夕周主竟病崩万岁殿中，享年三十九岁，可怜这年华韶稚的新皇后，正位仅及匝旬，忽然遭此大故，叫她如何不哀，如何不哭！实属可怜，后来还要可痛。还有梁王宗训，年仅七岁，晓得甚么国事，眼见是寡妇孤儿，未易度日。

宰相范质等亲受遗命，奉着七龄帝子，即位柩前。服纪月日，一依旧制，翰林学士兼判太常寺窦俨，追上先帝尊谥，为睿武孝文皇帝，庙号世宗。是年冬奉葬庆陵。总计五代十二君，要算周世宗最号英明，文武参用，赏罚不淆，并且知民疾苦，兴利除害，所以在位五年有余，武功卓著，文教诞敷，升遐以后，远近哀慕。惟纳李崇训妻为皇后，夫妇一伦，不无遗议；纵本生父柴守礼杀人，父子一伦，亦留缺憾；就是因怒杀人，往往刑不当罪，未免有伤躁急。但瑕不掩瑜，得足抵失，可惜享年不永，赍志以终，遂使这寡妇孤儿，受制人手，一朝变起，宗社沉沦。这或是天数使然，非人力所可挽回呢！特加论断，为周世宗生色。

闲话休表，且说周幼主宗训嗣位，一切政事，均由宰相范质等主持，尊符氏为皇太后，恭上册宝。朝右大臣，也有一番升迁，说不胜说。惟宋州节度使兼检校太尉韩通，调任郓州节度使，仍充侍卫军副都指挥使。改许州节度使赵匡胤为宋州节度使，仍充殿前都检点，兼检校太傅。封晋国长公主张氏，即张永德妻。为大长公主，令附马都尉兼检校太尉张永德，为许州节度使，进封开国公。所有范质、王溥、魏仁浦、吴廷祚四人，均加公爵。仅叙数人升迁，均寓微意。

北面兵马都部署韩令坤，奏败辽骑五百人于霸州，周廷以国遇大丧，未暇用兵，但饬边戍各将，慎守封疆，毋轻出师。辽主述律，本来沉湎酒色，无志南侵，当关南各州失守时，他尝语左右道："燕南本中国地，今仍还中国，有甚么可惜呢？"可见后来辽兵入寇，实是故意讹传。北汉主刘钧，屡战皆败，亦不敢轻来生事。不过三国连界，彼此戍卒，未免龃龉，或至略有争哄情事，自周廷遥谕静守，边境较安。都为后文返照

好容易过了残年，周廷仍未改元，沿称显德七年。正月朔日，幼主宗训，未曾御殿，但由文武百僚，进表称贺，蓦然间接到镇定急报，说是辽兵联合北汉，大举入寇，请速发大兵防边。宰相范质等，亟入白符太后。符太后是年轻女流，安知军事，一听范质等处置。范质等派定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会师北征，令副都点检慕容延钊为前锋，率兵先发。此外如高怀德、张令铎、张光翰、赵彦徽等，陆续会齐，即祃纛兴师，逐队出都。匡胤亦陛辞而行。

京都下起了一种谣传，谓将册点检为天子，市民多半避匿。究竟这种传言，是由何人首倡，当时亦无从推究。廷臣中也有几个闻知，总道是口话荒唐，不足凭信。那符太后及幼主宗训，全然不闻此事，哪知正月三日出兵，正月四日晚间，即由陈桥驿递到警信，急得满廷百官，都错愕不知所为。原来赵匡胤到了陈桥，竟由都指挥使高怀德，都押衙李处耘，掌书记赵普等，与匡胤弟匡义密商，推立点检为天子。数人忙了一宵，已把将士运动妥当，便于正月四月黎明，齐至匡胤寝所，喧呼万岁。匡胤闻声惊觉，欠身徐起，当由匡义入室报闻，匡胤尚未肯承认，出谕将士，但见众校已露刃环列，由高怀德捧入黄袍，披在匡胤身上。众将校一律下拜，三呼万岁，匡胤还要推辞。总有这番做作。偏众人不由分说，竟将他扶掖上马，迫令还汴。匡胤揽辔传谕道："汝等能从我命，方可还都，否则我不能为汝主！"众皆听令。天胤乃与约法三条，一是不得惊犯太后母子，二是不得欺凌公卿大夫，三是不得侵掠朝市府库。经大众齐声答应，

然后肃队入都。

殿前都指挥石守信，都虞侯王审琦，已接匡义密报，俱知大略。他两人与匡胤兄弟，素来莫逆，有心推戴匡胤，便暗中传令禁军，放匡胤全军入城，禁军乐得攀龙附凤，不生异言，匡胤等竟安安稳稳，趋入大梁。甫抵都城，先遣属吏楚昭辅，入慰匡胤家属。时匡胤父弘殷已殁，独老母杜氏在堂，闻报惊喜道："我儿素有大志，今果然出此！"一语作为铁证。

及匡胤入城，已是正月五日上午。百官早朝，正议论陈桥消息，忽见客省使潘美，驰入朝堂，报称点检由各军推戴，奉为天子，现已入都，专待大臣问话。范质等仓皇失措，独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慌忙退朝，拟集众抵御。途次遇着匡胤部校王彦升，朗声呼道："韩侍卫快去接驾，新天子到了！"通大怒道："天子自在禁中，何物叛徒，敢思篡窃，汝等贪图富贵，去顺助逆，更属可恨！速即回头，免致夷族！"彦升不待说毕，已是怒不可遏，便即拔刀相向。通手无寸铁，怎能互敌，没奈何回身急奔。彦升紧紧相捕，通跑入家门，未及阖户，已被彦升闯入。彦升手下，又有数十名骑兵，一拥进去，通只有赤身空拳，无从趋避，竟被彦升手起刀落，砍翻地上，一道忠魂，奔入鬼门关，往见那周世宗，诉冤鸣枉去了。可对周世宗于地下。彦升已杀死韩通，索性闯将进去，把韩通一家老小，杀得一个不留，然后出报匡胤。

匡胤入城后，命将士一律归营，自己退居公署。不到半日，由军校罗彦瓌等，将范质、王溥等人，拥入署门。匡胤流涕与语道："我受世宗厚恩，被六军胁迫至此，惭负天地，奈何奈何！"范质等面面相觑，仓猝不敢答言。彦瓌即厉声道："我辈无主，今日愿奉点检为天子，如有人不肯从命，请试我剑！"说至此，即拔剑出鞘，露刃相向，吓得王溥面色如土，降阶下拜。范质不得已亦拜。有愧韩通。匡胤忙下阶扶住，导令入座，与商即位事宜。掌书记赵普在旁，便提出法尧禅舜四字，作为证据，范质等亦只好唯唯相从。遂请匡胤诣崇元殿，行受禅礼。一面宣召百官，待至日晡，始见百官齐集，仓猝中未得禅诏，偏翰林学士陶谷，已经预备，从袖中取出一纸，充作禅位诏书。宣徽使引匡胤就庭，北面拜受，随即登崇元殿，被服兖冕，即皇帝位，受文武百官朝贺。

草草毕礼，即命范质等入内，胁迁周主宗训，及太后符氏，移居西宫。寡妇孤儿，如何抗拒，当由符太后大哭一场，挈了幼主宗训，西宫去讫。匡胤下诏，奉周主为郑王，符太后为周太后，命周宗正郭圮祀周陵庙，仍饬令岁时祭享。周亡，总计周得三主，共九年有余，总算作了十年。未几，又徙周郑王至房州，越十二年而殁，年止一十九岁，追谥为周恭帝。周太后符氏，也随殁房州。

赵匡胤既为天子，改国号宋，改元建隆，遣使遍告郡国藩镇。所有内外官吏，均加官进爵有差。追赠周韩通为中书令，饬有司依礼敛葬。并拟加王彦昇罪状，经百官代为乞恩，方得宥免。擅杀一家，尚堪恩宥么？说也奇怪，那辽、汉合寇情事，竟不提起，华山隐士陈抟，闻宋主受禅，欣然说道："天下从此太平了！"后来果如抟言。

惟宋主嗣位初年，中原尚有五国，除赵宋外，就是北汉、南唐、南汉、后蜀。朔方尚有一辽，其余为南方三镇，一是吴越，一是荆南，一是湖南，嗣经宋朝遣兵派将，依次削平。惟辽主述律，后为庖人所杀。述律一作兀律，复改名璟，辽尊为穆宗。嗣子贤继立，不似乃父嗜酒渔色，反渐渐的强盛起来。一再相传，屡为宋患，这事都详叙《宋史演义》中。本编但叙五代史事，把十三主五十三年的大要，演述告终。看官欲要续阅，请再看《宋史演义》便了。小子尚有俚句二绝，作为本书的收场。诗云：

六十年来话劫灰，江山摇动令人哀。
一言括尽全书事，军阀原来是祸胎。

频年篡弑竟相寻，礼教沦亡世变深。
五代一编留史鉴，好教后世辨人禽。

周主征辽，不两月而三关即下，曩令再接再励，即不能人捣辽都，而燕云十六州，或得重还中国，亦未可知。况辽主述律，沉湎酒色，已视燕南为不足惜，乘势攻取，犹为易事。奈何天不祚周，竟令英武过人之周主荣，得病未痊，不得已而归

国。岂十六州之民族，固当长沦左衽耶！周主年未四十，即致病殂，符后入宫正位，仅及十日。梁王宗训嗣祚，不过七龄，寡妇孤儿之易欺，未有甚于此时者也。辽、汉合兵入寇，明明是匡胤部下，讹造出来，陈桥之变，黄袍加身，早已预备妥当，乌有匡胤未曾与闻，而仓猝生变者乎？即如点检作天子之谶，亦未始不由人谋，明眼人岂被瞒过？当时为周殉节者，止一韩通，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可为《五代史》上作一殿军而宋太祖之得国不正，即于此可见矣。

宋史通俗演义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第七卷

自　序

后儒之读《宋史》者，尝以繁芜为病，夫宋史固繁且芜矣，然辽、金二史，则又有讥其疏略者。夫《辽史》百十六卷，《金史》百三十五卷，较诸四百九十六卷之《宋史》，固有繁简之殊，然亦非穷累年之目力，未必尽能详阅也。柯氏作《宋史新编》凡二百卷，薛氏《宋元通鉴》百五十七卷，王氏《宋元资治通鉴》六十四卷，陈氏《宋史纪事本末》百有九卷，皆并辽、金二史于《宋史》中，悉心编订，各有心得，或此详而彼略，或此略而彼详，通儒尚有阙如之憾，问诸近今之一孔士，有并卷帙而未尽晰者，遑回其遍览否也。他如遗乘杂出，记载宋事，东一鳞，西一爪，多或数帝，少仅一王，欲会通两宋政教之得失，及区别两宋史籍之优劣者，不得不博搜而悉阅之。然岂所望于詹詹小儒乎？若夫宋代小说，亦不一而足，大约荒唐者多，确凿者少；龙虎争雄，并无其事，狸猫换主，尤属子虚；狄青本面涅之徒，貌何足羡？庞籍非怀奸之相，毁出不经；岳氏后人，不闻朝中选帅，金邦太子，曷尝胯下丧身？种种谬谈，不胜枚举。而后世则以讹传讹，将无作有，劝善不足，导欺有余。为问先民之辑诸书者，亦何苦为此凭虚捏造，以诬古而欺今乎？此则鄙人之所大惑不解者也。夫以官书之辞烦义奥，不暇阅，亦不易阅，乃托为小说演成俚词，以供普通社会之览观，不可谓非通俗教育之助；顾俚言之则可，而妄言之亦奚其可乎？鄙人不敏，曾辑元、明、清三朝演义，以供诸世，世人不嫌其陋，反从而欢迎之，乃更溯南北两宋举三百二十年之事实，编成演义共百回，其间治乱兴亡，贤奸善恶，非敢谓悉举无遗，而于宏纲巨目，则固已一一揭橥，无脱漏焉。且官稗并采，务择其信而有征者，笔之于书；至若虚无惝恍之谈，则概不阑入，阅者取而观之，其或有实事求是之感乎！书成，聊志数语，用作弁言。中华民国十一年元月古吴蔡东藩自识于临江书舍。

第　一　回
河神降神奇儿出世　孤矢见志游子离乡

“得国由小儿,失国由小儿”,这是元朝的伯颜,拒绝宋使的口头语,本没有什么秘谶作为依据,但到事后追忆起来,却似有绝大的因果隐伏在内。宋室的江山,是从周主宗训处夺来。宗训冲令践阼,晓得什么保国保家的法儿?而且周主继后符氏,又是初入宫中,才为国母。周世宗纳符彦卿女为后,后殂,复纳其妹,入宫才十日。所有宫廷大事,全然不曾接洽。陡然遇着大丧,整日里把泪洗面,恨不随世宗同去。可怜这青年嫠妇,黄口孤儿,茕茕孑立,形影相吊。那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便乘此起了异心,暗地里联络将弁,托词北征,陈桥变起,黄袍加身,居然自做皇帝,拥兵还朝。看官!你想七岁的小周王,二十多岁的周太后,无拳无勇,如何抵敌得住?眼见得由他播弄,驱往西宫,好好的半壁江山,霎时间被赵氏夺去,还说是甚么禅让,甚么历数,甚么保全故主,甚么坐镇太平。彼歌功,此颂德,差不多似舜、禹复出,汤、文再生。中国史官之不值一钱,便是此等谀颂所累。

这时正当五季以降,乱臣贼子,抢攘数十年,得了一个逆取顺守,彼善于此的主儿,百姓都快活得很,那个去追究隐情?因此远近归附,好容易南收北抚,混一区夏,一番事情,哪番做成,这真叫作时来福辏,侥幸成功呢。偏是皇天有眼,看他传到八九世,降下一个劲敌,把他河北一带,先行夺去,仍然令他坐个小朝廷。康王南渡,又传了八九世,元将伯颜,引兵渡江,势如破竹,可巧南宋一线,剩了两三个小孩子,今年立一个,明年被敌兵掳去,明年再立一个,不到两年,又惊死了。遗下赵氏一块肉,孤苦伶仃,流离海峤,勉勉强强地过了一年,徒落得崖山覆没,帝子销沉。就是文、陆、张几个忠臣,做到力竭计穷,终归无益,先后毕命,一死谢责。可见得果报昭彰,天道不爽,凭你如何巧计安排,做成一番掀天揭地的事业,到了子孙手里,也有人看那祖宗的样子,不是巧取,便是强夺,悖入悖出,总归是无可逃避呢!为世人作一棒喝,并非迷信之言。不过恶多善少,报应必速,善多恶少,报应较迟。试看朱温、李存勗、石敬塘、刘知远、郭威等人,多半是淫凶暴虐,善不敌恶,自己虽然快志,子孙不免遭殃。忽而兴,忽而亡,总计五季十三君,一古脑儿只四五十年。独两宋传了十八主,共有三百二十年,这也由赵氏得国以后,颇有几种深仁厚泽,维系人心,不似那五季君主,一味强暴。所以历世尚久,比两汉只短数十年,比唐朝且长数十年。等到山穷水尽,方致灭亡,这却是天意好善,格外优待呢!

小子闲览宋史,每叹宋朝的善政,却有数种:第一种,是整肃宫闱,没有女祸;第二种,是抑制宦官,没有阉祸;第三种,睦好懿亲,没有宗室祸;第四种,是防闲戚里,没有外戚祸;第五种,是罢典禁兵,没有强藩祸。不但汉、唐未能相比,就是夏、商、周三代,恐怕还逊他一筹。但也有两大误处,北宋抑兵太过,外乏良将;南宋任贤不专,内乏良相。辽、金、元三国,迭起北方,屡为边患。当赵宋全盛的时候,还不能收复燕云十六州,后来国势日衰,无人专阃,寇兵一入,如摧枯拉朽一般,今日失两河,明日割三镇,帝座一倾,主子被虏。到了南渡以后,残喘苟延,已成弩末,稍稍出了几员大将,又被那贼臣奸相,多方牵制,有力没处使,有志没处行。风波亭上,冤狱构成;西子湖边,骑驴归去。大家心灰意懒,坐听败亡,没奈何迎敌乞降,没奈何蹈海殉国。说也可怜,两宋三百二十年间,始终被夷狄所制,终

弄到举国授虏，寸土全无，彼时惩前毖后的赵太祖，哪里防得到这般收场？其实是人有千算，天教一算，若非冥冥中有此主宰，那篡窃得来的国家，反好长久永远，千年不败。咳！天下岂有是理吗？总冒一段，仍归到篡窃之罪，笔大如椽，心细似发。看官不要笑我饶舌，请看下文依次叙述，信而有征，才知小子是核实陈词，并非妄加褒贬哩。稗官野乘，一同俯首。

且说后唐明宗天成二年，洛阳的夹马营内，生下一个香孩儿，远近传为异闻。什么叫做香孩儿呢？相传是儿初生，赤光绕室，并有一股异香，围裹儿体，经宿不散，因此叫做香孩儿。从异闻入手，下笔突兀。或谓后唐明宗李嗣源，继阼以后，每夕在宫中焚香，向天拜祝。自言某本胡人，为众所推，暂承唐统，愿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主，拨乱反正，混一中原。谁知他一片诚心，感格上苍，诞生灵异。洛阳的香孩儿，便是将来的真命天子，生有异征，也是应有的预兆。香孩儿事见正史，虽或由史官谀颂，但崛起为帝，传统三百年，当非凡人可比。究竟这香孩儿姓甚名谁？看官听着！便是宋太祖赵匡胤。画龙点睛。他祖籍涿州，本是世代为官，不同微贱。高祖名朓，曾受职唐朝，做过永清、文安、幽都的大令。曾祖名珽，历官藩镇，兼任御史中丞。祖名敬，又做过营、蓟、涿三州刺史。父名弘殷，少骁勇，善骑射，后唐庄宗时，曾留典禁军，娶妻杜氏，系定州安喜县人，治家严毅，颇有礼法。第一胎便生一男，取名匡济，不幸夭逝。第二胎复生一男，就是这个香孩儿。香孩儿体有金色，数日不变，难道是罗汉投胎？到了长大起来，容貌雄伟，性情豪爽，大家目为英器。乃父弘殷，历后唐、后晋两朝，未尝失职。香孩儿赵匡胤，出入营中，专喜骑马，复好射箭。有时弘殷出征，匡胤侍母在家，无所事事，辄以骑射为戏。母杜氏劝他读书，匡胤奋然道："治世用文，乱世用武，现在世事扰乱，兵戈未靖，儿愿娴习武事，留待后用。他日有机可乘，得能安邦定国，才算出人头地，不至虚过一生呢?!"人生不可无志，请看宋太祖自负语。杜氏笑道："但愿儿能继承祖业，毋玷门楣，便算幸事，还想甚么大功名，大事业哩！"匡胤道："唐太祖李世民，也不过一将门之子，为什么化家为国，造成帝业？儿虽不才，亦想与他相似，轰轰烈烈做个大丈夫，母亲以为可好么？"杜氏怒道："你不要信口胡说！世上说大话的人，往往后来没用。我不愿听你瞎闹，你还是读书去罢！"匡胤见母亲动怒，才不敢多嘴，默然退出。

怎奈天性好动，不喜静居，往往乘隙出游，与邻里少年，驰马角射。大家都赛他不过，免不得有妒害的心思，一日，有少年某牵一恶马来访匡胤，凑巧匡胤出来，见了少年，却是平素往来，互相熟识，立谈数语，便问他牵马何事？少年答道："这马雄壮得很，只是没人能骑，我想你有驾驭才，或尚能驰骋一番，所以特来请教"。匡胤将马一瞧，黄鬃黑鬣，并没有什么奇异，不过马身较肥，略觉高大。便微哂道："天下没有难骑的马匹。越是怪马，我越要骑它，但教驾驭有方，怕它倔强到哪里去！"后来驾驭武臣，亦是此术。少年却故意说道："这也不可一概论的。的卢马常妨主人，也宜小心为是。"遣将不激将。少年亦会使刁。匡胤笑道："不能驭马，何能驭人？你看我跑一回罢！"少年对他嘻笑，且道："我去携马鞍等来，可好么？"匡胤笑道："要什么马鞍等物。"说至此，即从少年手中，取过马鞭，奋身一跃，上马而去。那马也不待鞭策，向前急走，但看他展开四蹄，似风驰电掣一般，倏忽间跑了五六里；前面恰有一城，城闉不甚高大，行人颇多。匡胤恐飞马入城，人不及避，或至撞损，不如阻住马头，仍从原路回来。偏这马不听约束，而且因没有衔勒，令人无从羁绊。匡胤不觉焦急，正在马上设法，俯首凝思，不料这马跑得越快，三脚两步，竟至城闉。至匡胤抬起头来，凑巧左额与门楣相触，似觉微痛，连忙向后一仰好一个倒翻觔斗，从马后坠将下来。我为他捏一把冷汗。某少年在后追蹑，远远的见他坠地，禁不住欢呼道："匡胤匡胤！你今朝也着了道儿，任你头坚似铁，恐也要撞得粉碎了。"正说着，蓦见匡胤仍安立地上，只马恰从斜道窜去，离了一箭多地。匡胤复抢步追马，越上一程，竟被追着，依然耸身腾上，扬鞭向马头一拦。马却随鞭回头，不似前次的倔强，顺着原路，安然回来。少年在途次遇着，见匡胤面不改色，从容自若，不由得惊问道："我正为你担忧，总道

你此次坠马，定要受伤，偏你却有这般本领，仍然乘马回来。但身上可有痛楚么？"匡胤笑道："我是毫不受伤，但这马恰是性悍，非我见机翻下，好头颅早已撞碎了。"言罢，下马作别，竟自回去，某少年也牵马归家，无庸细表。

惟匡胤声名，从此渐盛，各少年多敬爱有加，不敢侮弄。就中与匡胤最称莫逆，乃是韩令坤与慕容延钊两人。令坤籍隶磁州，延钊籍隶太原，都是少年勇敢，倜傥不群。因闻匡胤盛名，特来拜访，一见倾心，似旧相识。嗣是往来无间，联成知己，除研究武备外，时或联辔出游，或校射，或纵猎，戏蹴踘，或击毬，或作樗蒲戏。某日，与韩令坤至土室中，六博为欢。正在呼幺喝卢的时候，突闻外面鸟雀声喧，很是嘈杂，都不禁惊讶起来，匡胤道："敢是有毒虫猛兽，经过此间，所以惊起鸟雀，有此喧声。好在我等各带着弓箭，尽可出外一观，射死几个毒虫，几个猛兽，不但为鸟雀除害，并也为人民免患。韩兄以为如何？"令坤听了大喜道："你言正合我意。一主一将，应寓仁心。当下停了博局，挟了弓矢，一同出室，四处探望，并没有毒虫猛兽，只有一群喜雀，互相搏斗，因此噪声盈耳。韩令坤道："雀本同类，犹争闹不休，古人所谓雀角相争，便是此意。"匡胤道："我等可有良法，替它解围？"令坤道："这有何难，一经驱逐，自然解散了。"匡胤道："你我两人，也算是一时好汉，为什么效那儿童举动，去赶鸟雀呢？"令坤道："依你说来，该怎么办？"匡胤道："两造相争，统是很戾的坏处。我与你挟着弓箭，正苦没用，何妨弹死几只暴雀，隐示惩戒。来！来！你射左，我射右，看哪个射得着哩。"令坤依言，便抽箭搭弓，向左射去。匡胤也用箭右射。飕飕的发了数箭，射中了好几只，随箭堕下，余雀统已惊散，飞逃得无影无踪了。除暴之法，均可作如是观。两人方櫜弓戢矢，忽又听得一声怪响，从背后过来，仿佛与地震相似。急忙返身后顾，那土室却无缘无故坍塌下来。令坤惊讶道："好好一间土室，突然坍倒，正是出人意外。亏得我等都出外弹雀，否则压死室中，没处呼冤呢！"匡胤道："这真是奇极了！想是你我命不该死，特借这雀噪的声者，叫我出来。雀既救我的命，我还要他的命，这是大不应该的。现在悔已迟了，你我不如拾起死雀，一一掩埋才是。"莫非仁术。令坤也即允诺，当将死雀尽行埋讫，然后分手自归。

会晋亡汉继，中原一带多被辽主蹂躏，民不聊生。匡胤年逾弱冠，闻着这种消息，未免忧叹，恨不得立刻从军，驱除大敌。既而辽主道殁，辽兵北去。事见五代史，故此处从略。匡胤父弘殷，已为匡胤聘定贺女，择吉成婚。燕尔新欢，自在意中，免不得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到了汉乾祐中，隐帝时。弘殷出征凤翔，战败王景，积功擢都指挥使。匡胤未曾随征，在家闲着，又惹起一腔壮志，便欲辞母西行。乃母杜氏，不肯照允，他竟潜身外出，直往襄阳。在途寄信回家，劝慰母妻，那母妻才得知晓，但已无法挽留，只好听他前去。匡胤初出远游，未识路径，本拟向西从父，不意走错了路，反绕道南行。及自知有误，索性将错便错，顺道行去。所苦随身资斧，带得不多，行至襄阳，一无所遇，反将川资一概用尽。关山失路，日暮途穷，那时进退维谷，不得已投宿僧寺。僧徒多半势利，看他行李萧条，衣履黯敝，已料到是落魄征夫，乐得白眼相对，当下哗声逐客，不容羁留。匡胤没法，只好婉词央告，借宿一宵。说至再三，仍不得僧徒允洽，顿时忍耐不住，便厉声道："你等秃奴，这般无情，休要惹我懊恼！"一僧随口戏应道："你又不是个皇帝，说要甚么，便依你甚么。我今朝偏不依你，看你使出什么法儿！"道言未绝，那右足上已着了一踢，不知不觉地倒退几步，跌倒地上。旁边走过一僧，叱匡胤道："你敢是强徒吗？快吃我一拳！"说时迟，那时快，这僧拳已向匡胤胸前，猛击过来。匡胤不慌不忙，轻轻地伸出右手，将他来拳接住，喝一声"去"，那僧已退了丈许，扑塌一声，也向地上倒下了。几个小沙弥，吓得魂不附体，向内飞奔。不一时，走出了一个老僧，衲衣锡杖，款款前来。匡胤瞧将过去，却是庞眉皓首，癯骨清颜，比初见的两僧，大不相同，不由地躁释矜平，肃然起敬。小子有诗咏老僧道：

莫言方外乏奇人，参透禅关悟夙因。
愿借片帆风送力，好教真主出迷津。

欲知老僧如何对付，且听下回表明。

看本回一段总冒，已将宋朝三百年事，包括在内。所谓振衣揭领，举网定纲，以视俗本小说，空空洞洞的说了几句套话，固自大相径庭矣。后半叙入宋太祖出身，都是依据正史，不涉虚诞。偏下笔独有神采，令人刮目相看，是盖具史家小说家之二长，故能隽妙若此，古人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吾于作者亦云。

第 二 回
遇异僧幸示迷途　扫强敌连擒渠帅

却说寺中有一老僧，出见匡胤，匡胤知非常僧，向他拱手。老僧慌忙答礼，且道："小徒无知，冒犯贵人，幸勿见怪！"匡胤道："贵人两字，仆不敢当，现拟投效戎行，路经贵地，无处住宿，特借宝刹暂寓一宵。哪知令徒不肯相容，并且恶语伤人，以至争执，亦乞高僧原谅！"老僧道："点检作天子，已有定数，何必过谦。"匡胤听了此语，莫名其妙，便问点检为谁。老僧微笑道："到了后来，自有分晓，此时不便饶舌。"埋伏后文。说毕，便把坠地的两僧唤他起来，且呵责道："你等肉眼，哪识圣人？快去将客房收拾好了，准备贵客休息。"两僧无奈，应命起立。老僧复问及匡胤行囊，匡胤道："只有箭囊弓袋，余无别物。"老僧又命两徒携往客房，自邀匡胤转入客堂，请他坐下，并呼小沙弥献茶。待茶已献入，才旁坐相陪。匡胤问他姓名，老僧道："老衲自幼出家，至今已将百年，姓氏已经失记了。"正史不载老僧姓氏，故借此略过。匡胤道："总有一个法号。"老僧道："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老僧尝自署空空，别人因呼我为空空和尚。"匡胤道："法师寿至期颐，道行定然高妙，弟子愚昧，未识将来结局，还乞法师指示。"老僧道："不敢不敢。夹马营已呈异兆，香孩儿早现奇征，后福正不浅哩！"匡胤听了，越觉惊异，不禁离座下拜，老僧忙即避开，且合掌道："阿弥陀佛，这是要折杀老衲了。"匡胤道："法师已知过去，定识未来，就使天机不可泄漏，但弟子此时正当落魄，应从何路前行，方可得志？"老僧道："再向北行，便得奇遇了。"匡胤沉吟不答。老僧道："贵人不必疑虑，区区资斧，老衲当代筹办。"有此奇僧，真正难得。匡胤道："怎敢要法师破费。"老僧道："结些香火缘，也是老衲分内事。今日在敝寺中荒宿一宵，明日即当送别，免得误过机缘。"说至此，呼小沙弥至前，嘱咐道："你引这位贵客到客房暂憩，休得怠慢！"小沙弥遵了师训，导匡胤出堂，老僧送出门外，向匡胤告辞，扶杖自去。

匡胤随至客房，见床榻被褥等都已整设，并且窗明几净，饶有一种清气，不觉欣慰异常。过了片刻，复由小沙弥搬入晚餐，野蔌园蔬，清脆可赏。匡胤正饥肠辘辘，便龙吞虎饮了一番，吃到果腹，才行罢手。待残肴撤去，自觉身体疲倦，便睡在床上，向黑甜乡去了。一枕初觉，日已当窗，忙披衣起床。当由小沙弥入房，伺候盥洗，并进早餐。餐毕出处，老僧已扶杖伫候。两下相见，行过了礼，复相偕至客堂，谈了片刻。匡胤即欲告辞。老僧道："且慢！老衲尚有薄酒三杯，权当饯行，且俟午后起程，尚为未晚。"匡胤乃复坐定，与老僧再谈时局，并问何日可致太平。老僧道："中原混一，便可太平，为期也不远了。"匡胤道："真人可曾出世？"老僧道："远在千里，近在眼前，但总要戒杀好生，方能统一中原。"赵氏得国之由，赖此一语。匡胤道："这个自然。"两下复纵论多时，但见将亭午，由小沙弥搬进素肴，并热酒一壶。陈列已定，老僧请匡胤上坐。匡胤谦不敢当，且语老僧道："蒙法师待爱，分坐抗礼，叨惠已多，怎敢僭居上位哩？"老僧微哂道："好！好！月下蛟龙失水，潜德韬光，老衲尚得叨居主位。贵客还未僭越，老衲倒反僭越了。"语中有刺。言毕，遂分宾主坐下。随由老僧与匡胤斟酒，自己却用杯茗相陪，并向匡胤道："老衲戒酒除荤，已好几十年了，只得用茶代酒，幸勿见罪！"匡胤复谦谢数语。饮了几杯，即请止酌。老僧也不多劝，即命沙弥进饭。匡胤吃了个饱，老僧只吃饭半碗。匡胤动疑，问何故少食？老僧道："并无他

奇，不过服气一法。今日吃饭半碗，还是为客破戒哩。"匡胤道："此法可学否？"老僧道："这是禅门真诀，如贵客何用此法。"天子玉食万方，何必辟谷。匡胤方不多言。老僧一面命沙弥撤肴，一面命僧徒取出白银十两，赠与匡胤。匡胤再三推辞，老僧道："不必不必！这也由施主给与敝寺，老衲特转赠贵客。大约北行数日，便有栖枝，赆仪虽少，已足敷用了。"匡胤方才领谢。老僧复道："老衲并有数言赠别。"匡胤道："敬听清诲！"老僧道："遇郭乃安，历周始显，两日重光，囊木应谶。这十六字，请贵客记取便了。"匡胤茫然不解，但也不好絮问，只得答了："领教"两字。当下由僧徒送交箭囊弓袋，匡胤即起身拜别，并订后约道："此行倘得如愿，定当相报。法师鉴察未来，何时再得重聚？"老僧道："待到太平，自当聚首了。"太平二字，是隐伏太平年号。匡胤乃挟了箭囊，负了弓袋，徐步出寺。老僧送至寺门，道了"前途珍重"，便即入内。

匡胤遵着僧嘱，北向前进。在途饱看景色，纵观形势，恰也不甚寂寞。至渡过汉水，顺流而上，见前面层山叠嶂，很是险峻。山后隐隐有一大营，依险驻扎，并有大旗一面，悬空荡漾，烨烨生光。旗上有一大字，因被风吹着，急切看不清楚。再前行数十步，方认明是个"郭"字。当即触动心事，自忖道："老僧说是'遇郭乃安'莫非就应在此处么？"回顾前文。便望着六营，抢步前趋。不到片刻，已抵营前。营外有守护兵立着，便向前问讯道："贵营中的郭大帅可曾在此么？"兵士道："在这里。你是从何处来的？"匡胤道："我离家多日了。现从襄阳到此。"兵士道："你到此做什么？"匡胤道："特来拜谒大帅，情愿留营效力。"兵士道："请道姓名来！"匡胤道："我姓赵名匡胤，是涿州人氏，父现为都指挥使。"兵士伸舌道："你父既为都指挥，何不在家享福，反来此投军？"匡胤道："乱世出英雄，不乘此图些功业，尚待何时？"壮士听着！兵士道："你有这番大志，我与你通报便了。"看官！你道这座大营，是何人管领，原来就是后周太祖郭威，他此时尚未篡汉，仕汉为枢密副使。隐帝初立，河中、永兴、凤翔三镇，相继抗命。李守真镇守河中，尤称桀骜，为三镇盟主。郭威受命西征，特任招慰安抚使，所有西面各军，统归节制。此时正发兵前进，在途暂憩，凑巧匡胤遇着，便向前投效。至兵士代他通报，由郭威召入，见他面方耳大，状貌魁梧，已是器重三分。当下问明籍贯，并及他祖父世系，匡胤应对详明，声音洪亮。郭威便道："你父与我同寅，现方报绩凤翔。你如何不随父前去，反到我处投效呢？"匡胤述及父母宠爱，不许从军，并言潜身到此的情形。郭威乃向他说道："将门出将，当非凡品。现且留我帐下，同往西征，俟立有功绩，当为保荐便了。"郭雀儿恰也有识。匡胤拜谢。嗣是留住郭营，随赴河中，披坚执锐，所向有功。至李守真败死，河中平定，郭移任邺都留守，待遇匡胤，颇为有礼。惟始终不闻保荐，因此未得优叙。无非留为己用。

既而郭威篡立，建国号"周"，匡胤得拔补东西班行首，并拜滑州副指挥。未几复调任开封府马直军使。世宗嗣位，竟命他入典禁兵。历周始显，其言复验。会北汉主刘崇，闻世宗新立，乘丧窥周，乃自率健卒三万人，并联结辽兵万余骑，入寇高平。世宗姓柴名荣，系郭威妻兄柴守礼子，为威义儿。威无子嗣，所以柴荣得立，庙号世宗。幼年已逾壮，晓畅军机，郭威在日，曾封他为晋王，兼职侍中，掌判内外兵马事。既得北方警报，毫不慌忙，即亲率禁军，兼程北进。不两日，便到高平。适值北汉兵大至，势如潮涌，人人勇壮，个个威风。并有朔方铁骑，横厉无前，差不多有灭此朝食的气象。周世宗麾兵直前，两阵对圆，也没有什么评论，便将对将、兵对兵，各持军械、战斗起来。不到数合，周兵阵内，忽窜出一支马军，向汉投降，解甲弃械，北向呼万岁。还有步兵千余人，也跳了过去，情愿作为降虏。周主望过去，那甘心降汉的将弁，一个是樊爱能，一个是何徽。禁不住怒气勃勃，突出阵前，麾兵直上，喊杀连天。北汉主刘崇，见周主亲自督战，便令数百弓弩手，一齐放箭，攒射周主。周主麾下的亲兵，用盾四蔽，虽把周主护住，麾盖上已齐集箭镞，约有好几十支。匡胤时在中军，语同列道："主忧臣辱，主危臣死，我等难道作壁上观么？"言甫毕，即挺马跃出，手执一条通天棍，捣入敌阵。各将

也不敢退后，一拥齐出，任他箭如飞蝗，只是寻隙杀人。俗语尝言道："一夫拼命，万夫莫挡"，况有数十健将，数千锐卒，同心协力地杀将进去，眼见得敌兵扰乱，纷纷倒退。是匡胤第一次大功。周主见汉兵败走，更率军士奋勇追赶。汉兵越逃越乱，周兵越追越紧。等到汉主退入河东，闭城固守，周主方择地安营。樊爱能、何徽等军被北汉主拒绝，不准入城，没奈何仍回周营，束手待罪。周世宗立命斩首，全军股栗。应该处斩。翌日，再驱兵攻城，城上矢石如雨，匡胤复身先士卒，用火攻城，城上越觉惊慌，所有箭镞，一齐射下。那时防不胜防，匡胤左臂竟被流矢射着，血流如注。他尚欲裹伤再攻，经周主瞧着，召令还营。且因屯兵城下，恐非久计，乃拔队退还，仍返汴都。擢匡胤为都虞侯，领严州刺史。

世宗三年，复下令亲征淮南。淮南为李氏所据，国号南唐，主子叫作李璟，南唐源流，见五代史。他与周也是敌国。周主欲荡平江淮，所以发兵南下。匡胤自然从征。就是他父亲弘殷，也随周主南行，先锋叫作李重进，官拜归德节度使。到了正阳，南唐遣将刘彦贞，引兵抵敌，被重进杀了一阵，唐兵大败，连彦贞的头颅，也不知去向。匡胤继进，遇着唐将何延锡，一场鏖斗，又把他首级取了回来。这等首级，太属松脆。南唐大震，忙遣节度使皇甫晖、姚凤等，领兵十余万，前来拦阻。两人闻周兵势盛，不敢前进，只驻守在清流关，拥众自固。清流关在滁州西南，倚山负水，势颇雄峻，更有十多万唐兵把守，显见是不易攻入。探马报入周营，周主未免沉吟。匡胤挺身前奏道："臣愿得二万人，去夺此关。"又是他来出头。周主道："卿虽忠勇，但闻关城坚固，皇甫晖、姚凤也是南唐健将，恐一时攻不下哩。"匡胤答道："晖凤两人，如果勇敢，理应开关出战。今乃逗留关内，明明畏怯不前。若我兵骤进，出其不意，一鼓便可夺关。且乘势掩入，生擒二将，也是容易。臣虽不才，愿当此任！"周主道："要夺此关，除非掩袭一法，不能成功。朕闻卿言，已知卿定足胜任。明日命卿往攻便了。"世宗也是知人。匡胤道："事不宜迟，就在今日。"周主大喜，即拨兵二万名，令匡胤带领了去。

匡胤星夜前进，路上偃旗息鼓，寂无声响，只命各队鱼贯而行。及距关十里，天色将晓，急命军士疾进，到关已是黎明了。关上守兵，全然未知，尚是睡者。至鸡声催过数次，旭日已出东方，乃命侦骑出关，探望敌情。如此疏忽，安能不败。不意关门一开，即来了一员大将，手起刀落，连毙侦骑数人。守卒知是不妙，急欲阖住关门，偏偏五指已被剁落，晕倒地上。那周兵一哄而入，大刀阔斧，杀将进去。皇甫晖、姚凤二人，方在起床，骤闻周兵入关，吓得手足无措。还是皇甫晖稍有主意，飞走出室，跨马东奔。姚凤也顾命要紧，随着后尘，飞马窜去，可怜这十多万唐兵，只恨爹娘生得脚短，一时不及逃走，被周兵杀死无数。有一半侥幸逃生，都向滁州奔入。皇甫晖、姚凤一口气跑至滁城，回头一望，但见尘氛滚滚，旗帜央央，那周兵已似旋风一般，追杀过来。他不觉连声叫苦，两下计议，只有把城外吊桥，赶紧拆毁，还可阻住敌兵。当下传令拆桥，桥板撤去，总道濠渠宽广，急切不能飞越。谁知周兵追到濠边，一声呐喊，都投入水中，凫水而至。最奇怪的是统帅赵匡胤，勒马一跃，竟跳过七八丈的阔渠，绝不沾泥带水，安安稳稳地立住了。晖、凤看了，这一惊非同小可，忙避入城中，闭门拒守。

匡胤四面架起云梯，集众猛攻。将要督兵登城，忽城上有声传下道："请周将答话！"匡胤应声道："有话快说！"言毕，即举首仰望，但见城上传话的人，并非别个，就是南唐节度使皇甫晖。他向匡胤拱手道："来将莫非赵统帅？听我道来：我与你没甚大仇，不过各为其主，因此相争。你既袭据我清流关，还要追到此地，未免逼人太甚。大丈夫明战明胜，休要这般促狭。现在我与你约，请暂行停攻，容我成列出战，与你决一胜负。若我再行败衄，愿把此城奉献。"匡胤大笑道："你无非是个缓兵计。我也不怕你使刁，限你半日，等军出来，与我厮杀一场，赌个你死我活，教你死而无怨。"皇甫晖当然允诺。自己还道好主计，其实不如仍行前策，弃城了事，免得为人所擒。匡胤乃令停攻，列阵待着。约过半日，果然城门开处，拥出许多唐兵，皇甫晖、姚凤并辔出城。正要上前搦

战，忽觉前队大乱，一位盔甲鲜明的敌帅，带着锐卒冲入阵来，皇甫晖措手不及，被来帅奋击一棍，正中左肩，顿时熬受不起，啊哟一声，撞落马下。姚凤急来相救，不防刀枪齐至，马先受伤，前蹄一蹶，也将姚凤掀翻。周兵乘势齐上，把皇甫晖、姚凤两人，都生擒活捉去了。这是匡胤第二次立功。小子有诗咏道：

大业都从智勇来，偏师一出敌锋摧。
试看虏帅成擒日，毕竟奇功出异才。

看官不必细猜，便可知这位敌帅是赵匡胤了。欲知以后情状，请看官续阅下回。

读宋太祖本纪，载太祖舍襄阳僧寺，有老僧素善术数，劝之北往，并赠厚贶，太祖乃得启行。独老僧姓氏不传，意者其黄石老人之流亚欤？一经本回演述，借老僧之口，为后文写照，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声后界闻，于此可以见呼应之法焉。至太祖事周以后，所立功绩，莫如高平、清流关二役。著书人格外从详，不肯少略。为山九仞，基于一篑，此即宋太祖肇基之始，表而出之，所以昭实迹也。

第　三　回
忧父病重托赵则平　肃军威大败李景达

却说皇甫晖、姚凤，既被周兵擒住，唐兵自然大溃，滁州城不战即下，匡胤入城安民，即遣使押解囚虏，向周主处报捷。周主受俘后，命魁林学士窦仪，至滁州籍取库藏，由匡胤一一交付。既而匡胤复欲取库中绢匹。仪出阻道："公初入滁，就使将库中宝藏，一律取去，亦属无妨，今已籍为官物，应俟皇帝诏书，方可支付。请公勿怪！"匡胤闻言，毫无怒意，反婉言谢道："学士言是，我知错了！"惟能知过，方期寡过。过了一天，复有军事判官到来，与匡胤相见。两人叙谈，甚是投契。看官道是何人？乃是宋朝的开国元勋，历相太祖，太宗二朝，晋爵大师魏国公，姓赵名普，字则平。太祖受禅，普实与谋，此处特别表明，寓有微意。窦仪亦宋太祖功臣，故上文亦曾提出。他祖籍幽蓟，因避乱迁居洛阳，匡胤本与相识，至是由周相范质荐举，乃至滁州。旧雨重逢，倍增欢洽。令匡胤部下，受命清乡，捕得乡民百余名，统共指为匪盗，例当弃市。赵普独抗议道："未曾审问明白，便将他一律杀死，倘或诬良为盗，岂非误伤人命？"匡胤笑道："书生所见，未免太迂。须知此地人民，本是俘虏，我将他一律赦罪，已是法外施仁。今复甘作盗匪，若非立正典刑，如何儆众？"赵普道："南唐虽系敌国，百姓究属何辜？况明公素负大志，极思统一中原，奈何秦越相视，自分畛域？王道不外行仁，还乞明公三思！"已阴目匡胤为天子。匡胤道："你若不怕劳苦，烦你去审讯便了。"赵普即去讯鞫，一一按验，多无佐证，遂禀白匡胤，除犯赃定罪外，一律释放。乡民大悦，争颂匡胤慈明。匡胤益信赵普先见，凡有疑议，尽与筹商。赵普亦格外效忠，知无不言。

适匡胤父弘殷，亦率兵到滁，父子聚首，当然欣慰。不料隔了数日，弘殷竟生起病来，匡胤日夕侍奉，自不消说。谁料扬州警报，纷纷前来，周主也有诏书颁达，命匡胤速趋六合，兼援扬州。原来滁州既下，南唐大震。唐主李璟，遣李德明乞和，愿割地罢兵。周主不许。德明返唐，唐主遂挑选精锐得六万人，命弟齐王李景达为元帅，向江北进发，直抵扬州。扬州亦南唐所据，与六合相距百余里，同为江北要塞。是时已由匡胤父弘殷受周主命，夺据扬州，弘殷西还入滁，留韩令坤居守，令坤闻唐兵大至，恐寡不敌众，飞向滁州求援。周主又敦促匡胤出师，匡胤内奉君命，外迫友情，怎敢坐视不发？无奈父病未痊，一时又不忍远离，公义私恩，两相感触，不由得进退彷徨，骤难解决。当下与赵普熟商，赵普答道："君命不可违，请公即日前行。若为尊翁起见，普愿代尽子职。"匡胤道："这事何敢烦君？"赵普道："公姓赵，普亦姓赵，彼此本属同宗。若不以名位为嫌，公父即我父，一切视寒回暖，及进奉药饵等事，统由普一人负责，请公尽管放心！"后世如袁某等人，强认同姓为同宗，莫非就从此处学来？匡胤拜谢道："既蒙顾全宗谊，此后当视同手足，誓不相负。"赵普慌忙答礼道："普何人斯？敢当重礼。"于是匡胤留普居守，把公私各事，都托付与普，自选健卒二千名，即日东行。

既至六合，闻扬州守将韩令坤，已弃城西走，不禁大愤道："扬州是江北重镇，若复被南唐夺回，大事去了。"便派兵驻扎冲道，阻住扬州溃军，并下令道："如有扬州兵过此，尽行刖足，不准私放。"一面遣书韩令坤，略言："总角故交，素知兄勇，今闻怯退，殊出意料。兄如离扬州一步，上无以报主，下无以对友，昔日英名，而今安在"云云，韩令坤被他一激，竟督兵返旗，仍还扬州拒守。

可巧南唐偏将陆孟俊，从泰州杀到。令坤誓师道："今日敌兵到来，我当与他决一死战，生与尔等同生，死与尔等同死。如或临阵退缩，立杀无赦，莫谓我不预言！"兵士齐声应命。令坤即命开城，自己一马当先，行出城外，各军陆续随上，统是努力向前，拼命突阵。唐将陆孟俊，即麾军对仗，不防周兵盛气前来，却似生龙活虎一般，见人便杀，逢马便斫，没一个拦阻得住。霎时间阵势散乱，被周兵捣入中坚。孟俊知不可敌，回马就逃，唐兵也各寻生路，弃了主帅，随处乱窜。韩令坤如何肯舍，只管认着陆孟俊，紧紧追去，大约相距百步，由令坤取箭在手，搭住弓上，飕的一声，将孟俊射落马下，周兵争先赶上，立将孟俊揿住，捆绑过来。令坤见敌将就擒，方掌得胜鼓回城。此功当归赵匡胤。左右推上孟俊，令坤命絷入囚车，械送行在。正拟派员押解，忽由帐后闪出一妇人，带哭带语道："请将军为妾作主，脔割贼将，为妾报仇。"令坤视之，乃是新纳簉室杨氏，便问道："你与他有什么大仇？"杨氏道，"妾系潭州人氏，往年贼将孟俊，攻入潭州，杀我家二百余口，惟妾一人，为唐将马希崇所匿，方得免死。今仇人当前，如何不报？"原来杨氏饶有姿色，唐将马希崇，掳取为妾。韩令坤攻克扬州，希崇遁去，杨氏为令坤所得，见她一貌如花，也即纳为偏房，而且很加宠爱。此时闻杨氏言，即转讯孟俊。孟俊也不抵赖，只求速死，令坤乃令军士设起香案，上供杨氏父母牌位，爇烛焚香，命杨氏先行拜告，然后将孟俊洗剥停当，推至案前，由自己拔出腰刀，刺胸挖心，取祭杨家父母，再命左右将他细剐。霎时间将肉割尽，把尸骨拖出郊外，喂饲猪犬去了。为残杀者鉴。这且按下不提。

且说南唐元帅李景达，闻孟俊被擒，亟与部下商议进兵。左右道："韩令坤雄居扬州，不易攻取。大王不如西攻六合，六合得下，扬州路断，也指日可取了。"不能取扬州，乌能取六合？唐人全是呆鸟。景达依计行事，乃向六合进发，距城二十里下寨，掘堑设栅，固守不出。匡胤也按兵勿动，两下相持，约有数天。周将疑匡胤怯战，入帐禀白道："扬州大捷，唐元帅必然丧胆，我军若乘势往击，定可得胜。"匡胤道："诸将有所未知：我兵只有二千，若前去击他，他见我兵寥寥，反且胆壮起来。不若待他来战，我恰以逸待劳，不患不胜。"前时攻清流关，妙在速进，此时屯兵六合，又妙在静待。诸将道："倘他潜师回去，如何是好？"匡胤道："唐帅景达，是唐主亲弟，他受命为诸道兵马元帅，俨然到此，怎好不战而遁，自损威风？我料他再阅数日，必前来挑战了。"诸将始不敢多言。又数日，果有探马来报，敌帅李景达，已发兵前来了。匡胤即整军出城，摆好阵势，专待唐兵到来，不一时，果见唐兵摇旗呐喊，蜂拥而至，匡胤即指挥将士，上前奋斗。两下金鼓齐鸣，喧声震地，这一边是目无全虏，誓扫淮南，那一边是志在保邦，争雄江右。自巳牌杀到未牌，不分胜负，两军都有饥色，匡胤即鸣金收军，李景达也不相逼，退回原寨去了。

周兵闻金回城，匡胤仔细检点，伤亡不过数十名。恰也没甚话说。既而令将士各呈皮笠，将士即有奉笠献上。匡胤亲自阅毕，忽令数将士上前，瞋目语道："你等为何不肯尽力？难道待敌人自毙么？"言毕，即喝令亲卒，把数将士缚住，推出斩首。众将茫然不解，因念同袍旧谊，不忍见诛，乃各上前代求，吁请恩宥。匡胤道："诸将道我冤诬他么？今日临阵，各戴皮笠，为何这数人笠上，留有剑痕？"言至此，即携笠指示，一一无讹，众将见了，愈觉不解。我亦不解。匡胤乃详语道："彼众我寡，全仗人人效力，方可杀敌致功。我督战时，曾见他们退缩不前，特用剑砍他皮笠，作为标记。若非将他正法，岂不要大家效尤，那时如何用兵？只好将这座城池，拱手让敌了。"众将听到此言，吓得面面相觑，伸舌而退。转眼间已见有首级数颗，呈上帐前。军令不得不严，并非匡胤残忍。才将尸首埋葬。翌日黎明，便即升帐，召集将士，当面诫谕道："若要退敌，全在今日，尔等须各自为战，不得后顾！果能人人奋勇，哪怕他兵多将广，管叫他一败涂地哩。"诸将一一允诺。匡胤复召过牙将张琼，温颜与语道："你前在寿春时，翼我过濠，城上强弩骤发，矢下如注，你能冒死不退，甚至箭镞入骨，尚无惧色，确是忠勇过人。今日拨兵千名，令你统率，先从间道绕

至江口，截住唐兵后路。倘若唐兵败走，渡江南归，你便可乘势杀出，我亦当前来接应，先后夹攻，我料景达那厮，不遭杀死，也要溺死了。”独操胜算。寿春事，从匡胤口中叙出，可省一段文字。张琼领命去讫。

匡胤令将士饱食一餐，俟至辰牌时候，传令出兵。将士等踊跃出城，甫行里许，适见唐兵到来，大家争先突阵，不管什么刀枪剑戟，越是敌兵多处，越要向前杀入。唐兵招架不住，只得倒退。景达自恃兵众，令部下分作两翼，包抄周军，不意围了这边，那边冲破，围了那边，这边冲破。忽有一彪人马，持着长矛，搠入中军，竟将景达马前的大纛旗钩倒。景达大惊，忙勒马退后，那周兵一哄前进，来取景达首级。亏得景达麾下，拼命拦截，才得放走景达，逃了性命。唐兵见大旗已倒，主帅惊逃，还有何心恋战？顿时大溃，沿途弃甲抛戈，不计其数。匡胤下令军中，不准拾取军械，只准向前追敌。军士不敢违慢，大都策马疾追。唐帅景达等，没命乱跑，看看到了江边，满拟乘船飞渡，得脱虎口，蓦闻号炮一响，鼓角齐鸣，刺斜里闪出一支生力军，截住去路。景达不知所措，险些儿跌下马来。还是唐将岑楼景稍有胆力，仗着一柄大刀，出来抵敌。对头碰着一员悍将，左手持盾，右手执刀，大呼：“来将休走！俺张琼在此，快献头来！”张琼出现。楼景大怒，抡刀跃马，直取张琼。张琼持刀相迎，两马相交，却是棋逢敌手，战遇良材。战到二十余合，匡胤率军追至，周将米信、李怀忠等，都来助战，任你岑楼景力敌万夫，也只得跳出圈外，拖刀败走。这时候的李景达，早已跑到江滨，觅得一只小舟，乱流径渡。唐兵尚有万人，急切寻不出大船，如何渡得过去？等到周兵追至，好似斫瓜切菜，一些儿不肯留情，眼见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有几个善泅水的，解甲投江，凫水逃生。有几个不善泅水的，也想凫水逃命，怎奈身入水中，手足不能自主，旋涡一绕，沉入江心。岑楼景等都跨着骏马，到无可奈何的时节，加了一鞭，跃马入水，半沉半浮，好容易渡过江去了。这是匡胤第三次立功。

南唐经这次败仗，精锐略尽，全国夺气。周世宗自攻寿州，数月未克，正拟下令班师，接六合奏报，知匡胤已获大胜，亟召宰相范质等入议，欲改从扬州进兵，与匡胤等联络一气，下攻江南。范质奏道：“陛下自孟春出师，至今已入盛夏，兵力已疲，饷运未继，再出师征唐，恐非万全之策。依臣愚见，不如回驾大梁，休息数月，等到兵精粮足，再图江南未迟。”世宗道：“偌大的寿州城，攻了数月，尚未能下，反耗我许多兵饷，朕实于心不甘。”范质再欲进谏，帐下有一人献议道：“陛下尽可还都，臣愿在此攻城！”世宗瞧着，乃是都招讨使李重进，便大喜道：“卿肯替朕任劳，尚有何说。”遂留兵万人，随李重进围攻寿州，自率范质等还都。并因赵匡胤等在外久劳，亦饬令还都，另遣别将驻守滁、扬。

匡胤在六合，闻命引军还滁，入城省父。见弘殷病已痊可，并由弘殷述及，全赖赵判官一人，日夕侍奉，才得渐愈。匡胤再拜谢赵普。至别将已来瓜代，即奉父弘殷与赵普一同还汴都，既至汴都，复随父入朝，世宗慰劳有加，且语匡胤道，“朕亲征南唐，历数诸将，功劳无出卿右；就是卿父弘殷，亦未尝无功足录。朕当旌赏卿家父子，为诸臣劝。”匡胤叩首道：“此皆陛下恩威，诸将戮力，臣实无功，不敢邀赏。”何必客气。世宗道：“赏功乃国家大典，卿勿过谦！”匡胤道：“判官赵普，具有大材，可以重用，幸陛下鉴察！”以德报德。世宗点首。退朝后，即封弘殷为检校司徒，兼天水县男；匡胤为定国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赵普为节度推官。三人上表谢恩。自是匡胤父子，分典禁兵，桥梓齐荣，一时无两。相传唐李淳风作推背图，曾留有诗谶一首云：

此子生身在冀州，开口张弓立左右。

自然穆穆乾坤上，敢将火镜向心头。近见推背图中，此诗移置后文，闻由宋祖将图文互易，眩乱人目，故不依原次。

匡胤父子，生长涿郡，地当冀州；开口张弓，就是弘字；穆穆乾坤，就是得有天下；宋祖定国运，以火德王，所以称作火镜。还有梁宝志铜牌记，亦有“开口张弓左右边，子子孙孙万万年”二语。南唐主璟，因名子为弘冀，吴越王亦学以弘字名子，统想符应图谶，哪知适应在弘殷身上，

这真是不由人料了，欲知匡胤如何得国，且看下回分解。

宋太祖之婉谢窦仪，器重赵普，皆具有知人之明，而引为己用。至激责韩令坤数语，亦无一非用人之法。盖驾驭文士，当以软术牢宠之，驾驭武夫，当以威权驱使之，能刚能柔，而天下无难驭之材矣。若斫皮笠而诛惰军，振士气以挫强敌，皆驾驭武人之良策，要之不外刚柔相济而已。观此回，可以见宋太祖之智，并可以见宋太祖之勇。

第 四 回
紫金山唐营尽覆　瓦桥关辽将出降

却说周世宗还都后，尚拟再征江南，因思水军不及南唐，未免相形见绌。乃于城西汴水中，造了战舰百艘，命唐降将练水师。一面搜乘补卒，连日阅操，约期水陆大举。适唐遣员外郎朱元，出兵江北，攻夺舒、和、蕲各州，兵锋直至扬、滁。扬、滁守城诸周将，闻风遁走，转入寿春。周主闻知，正是忿恨，只因水师尚未练就，不得不忍待时日，惟遥饬李重进，严行戒备，休为唐兵所乘。重进围攻寿州，又阅半年。唐节度使刘仁赡，扼守寿州城，多方抵御，无懈可击，所以重进仍顿兵城下，不能攻入，接奉周主诏命，格外小心，把步兵分为两队，一队屯驻城下，专力围攻，一队遏守要冲，专防敌援，自己居中调度，日夕不怠。重进系周室忠臣，故叙笔亦较从详。会唐将朱元，边镐、许文缜等，率师数万，来援寿州。各军据住紫金山，共立十余寨，与城中烽火相应。又南筑甬道，输粮入城，绵亘数十里。重进乘夜袭击，杀败唐将，夺了数十车粮草，得胜回营。朱元等吃了败仗，不敢逼攻，只守住紫金山，遥作声援。

周主闻唐兵援寿，恐重进有失，遂命王环为水军统领，自己亲督战船，从闵河沿颍入淮。旌旗蔽空，舳舻横江，这消息传到唐营，朱元等不胜惊骇，飞向金陵乞援。唐主遣齐王景达，及监军使陈觉，率兵五万，来援唐军。过了数日，周主渡淮抵寿春城。朱元登山遥望，但见战船如织，顺水而来，纵横出没，无不如意，不禁大惊道："尝谓南人使船，北人使马，谁料北人今日，也能乘船飞驶，反比我南人敏捷，这真是出人不料了。"事在人为，何分南北。既而复见一艨艟大舰，蔽江前来，正中坐着一位兖衣龙袍的大元帅，料知是周世宗，旁边有一位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的大将，比周主还要威武，禁不住称羡起来，便指问将校道："他是何人？"将校有经过战阵，认识周将的，便道："这便叫作赵匡胤。"作者注意在此，下笔特著神采。朱元叹息道："我闻他智勇兼全，屡败吾将。今日遥望丰仪，才知名不虚传了。"后来倾寨降周，已伏于此。说着，周主已薄紫金山，号炮三声，即饬军士登岸。周主亲环甲胄，率兵攻城。赵匡胤领着偏师，来攻紫金山唐寨，唐将边镐、许文禛，开寨搦战，两阵对圆，刀枪并举。战不多时，匡胤忽勒兵退去，边镐、许文禛，不知有计，驱兵大进。匡胤且战且走，行到寿州城南，突然翻身杀转，各用长枪大戟，刺入唐阵。唐兵前队，纷纷落马。边、许两将，才知中计，正拟整队奋斗，忽左边冲入一队，乃是周将李怀忠的人马，右边又冲入一队，又是周将张琼人马。两队周军，捣入阵内，好似虎入羊群，大肆吞嚼，急得边镐、许文缜无法拦阻，慌忙退还原路。哪知部兵已被橛数截，首尾不能相顾，只剩了数十骑，随着边、许，奔回紫金山。匡胤率众大呼："降者免死！"进退两难的唐兵，都下马投甲，跪降道旁。是匡胤第四次立功。屡叙匡胤战事，无一重复，是笔法矫变处。匡胤收了降军，再逼紫金山下寨。边镐、许文禛已丧失全师，只望朱元寨中，出来救应，不防朱元寨内，已竖起降旗，输款周军，看官！试想这妙手空空的边许两将，如何退敌？没奈何卸甲改装，潜越紫金山后，抱头窜去。

唐齐王景达，及监军陈觉，正率兵入淮，巧遇周水师统领王环，迎头痛击。两下里正在酣斗，那周主已经闻着，自率数百骑，夹岸督战。水军见周主亲到，越战越勇。还有赵匡胤一军，也因紫金山已经荡平，分兵相助。景达、陈觉，尚未知边、许败耗，兀自勉强支持，及见周兵越来越多，不胜惊讶，方令弁目缘桅遥望，不瞧犹可，瞧

将过去，那紫金山，已遍悬大周旗号了。当下报知景达，景达语陈觉道："莫非紫金山各寨，已被周兵夺去？"陈觉道："若不夺去，如何悬着周字旗号？看来我等只好回军，再或不退，也要全军覆没哩。"正是鼠胆。景达遂传令回军。军士接到此令，自然没有斗志。战舰一动，周军乘势追杀，夺去舰械无算，唐兵或乞降，或溺死，共失去二万余人。景达、陈觉，都逃回金陵去了。

寿州城内的刘仁赡，连年防守，已是鼓衰力竭，械尽食空。此次又闻援军败衄，急得疾病交乘，卧不能起。周主耀兵城下，且射入诏书，劝令速降。唐监军使周廷构与左骑都指挥使张全约议道："主帅病重，不能理事，况又兵疲粮尽，如何保守此城？与其被敌陷入，致遭屠戮，不如见机迎降，尚望瓦全。君意以为如何？"全约连声赞成，乃代仁赡草定降表，并舁仁赡出降。仁赡已不省人事，由周主仍令还城，传谕仁赡家属，安心侍奉，并封他为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仁赡即日逝世，追赐爵为彭城郡王。仁赡确是忠唐。并改名清淮军为忠正军。

寿州已下，周主还都，匡胤亦随驾北归，加拜义成军节度使，晋封检校太保。未几，周主又出攻濠泗，匡胤自请为前锋。兵至十八里滩，见岸上唐营森列，周主拟用橐驼济师。匡胤独跃马入水，截流先渡，骑兵追随恐后，霎时间尽登彼岸。唐营中不及防备，骤被匡胤捣入，害得脚忙手乱，纷纷溃散。营外泊有战舰，舰内已虚无一人，匡胤乘势下船，进薄泗州城下。泗州守将范再遇，惊慌得了不得，当即开城乞降。匡胤入城后，禁止掳掠，秋毫无犯，人民大悦，争献刍粟给军。是匡胤第五次立功。周主闻泗州已定，移师攻濠。濠州团练使郭廷谓，自知力不能支，命参军李延邹草表降周。延邹不允，被廷谓杀死，自作降表，举城归降。周主即遣郭廷谓徇天长，别派指挥使武守琦趋扬州。南唐守将，望风披靡，天长、扬州，陆续平定，泰州、海州，亦相率归附。于是周主进攻楚州，楚州防御使张彦卿，与都监郑昭业，督兵登陴，誓死固守，周主猛攻不克。唐节度使陈承诏，复出兵清口，与城中连为犄角，互相呼应，因此楚城益固，周主愁烦得很，乃调赵匡胤助战。总需此人出马。

匡胤即调集水师，泝淮北上，将到清口，已值黄昏时候，诸将请觅港寄泊。匡胤道："清口闻有唐营，他不意我军骤至，势必无备。我正好乘夜掩袭，捣破唐营，奈何中流停泊呢？"言讫，即命扬帆疾驶，直达清口。是夕天色沉阴，淡月无光，唐营中虽有逻卒，巡至夜半，不见什么动静，便都回营安睡。匡胤正率兵驶至，悄悄登岸，爇起火炬，呐一声喊，竟向唐营奔入。营兵方入睡乡，及至惊醒，见营帐已是通明，连忙起床，不及携诫，凭着赤手空拳，如何对敌？周兵已杀进寨门，顺手乱斫，杀死唐兵数千名，尸如山积。匡胤踹入后帐，不见陈承诏，料他先行逃走，遂带着百骑，从帐后越出，向前追赶，约行五六里，已至山阳境内，方见前面有一黑影，隐约奔驰。当即加鞭疾驱，急行里许，才得追着。这黑影正是陈承诏。他自梦中惊觉，孤身潜遁，好容易跑了若干里，偏偏冤家路狭，不肯放手，没奈何束手就擒，任他缚去，匡胤既擒住承诏，遂转趋楚州，献俘军前。是匡胤第六次立功。周主大喜，便与匡胤并力攻城，城中势孤援绝，哪里抵挡得住？当被周兵攻入。张彦卿与郑昭业，尚率众巷战，杀到矢尽刀缺，彦卿尚举起绳床，舍命抗拒，卒被乱军杀死。郑昭业拔剑自刎，守兵千余人，一律斗死，无一生降。周主不禁嗟叹，命将张、郑两人的尸首，棺殓安葬。随即出示安民，休息数天，再行南下。

唐主闻报大惧，寝食俱废，若坐针毡。嗣闻周主复出扬州，乃遣陈觉奉表，愿传位太子弘冀，听命中国，并献庐、舒、蕲、黄四州地，画江为界，哀恳息兵。周主道："朕兴师只取江北，今尔主举国内附，尚有何求？"乃赐书唐主，通好罢兵。唐主自去帝号，奉周正朔。江北悉平，周主奏凯还朝，大小百官，依次行赏；赐赉匡胤，特别从优。既而唐主遣使至周，私贻匡胤书，并馈白金三千两。匡胤笑道："这明明是反间计，我难道为他所算么？"遂将书函白金，悉行呈入，周主嘉他忠荩，温言褒奖；嗣复改授忠武军节度使。会弘殷旧疾复发，医药无效，竟至谢世。周主又厚赐赙仪，追赠太尉，并武清节度使官衔；封匡胤

母杜氏为南阳郡太夫人。匡胤世受周恩，不为不厚，历叙封赠，以著匡胤负周之罪。匡胤居丧守制，不闻政事。越年为周世宗显德六年。周统终于是年，故特笔点醒。周主以北鄙未复，北汉尝引辽入寇，屡为边患，乃下诏亲自征辽。当召匡胤入朝，命为水路都部署，另简亲军都虞侯韩通，为陆路都部署，两将先行出发，水陆并进，车驾自御龙舟，作为后应。

匡胤带领战舰，克日出发，顺风顺水，驶过瀛、莫各州。辽地兵民，毫不防备，骤见周兵到来，都心惊胆落，逃得不知去向。辽宁州刺史王洪，也接到周兵入境消息，正拟请兵守城。谁知辽兵尚没有影响，周师已飞薄城河，王洪居守空城，自知不能抵敌，便即开城乞降。匡胤乃收降王洪，令为响导，进抵益津关。关中守将终廷辉，登关南望，但见河中敌舰，一字儿排着，旌旗招展，戈戟森严，不觉大惊失色。正在彷徨失措，忽闻关下有人大叫道："快快开关！"当下俯视来人，乃是宁州刺史王洪，便问道："你来此何事？"王洪道："我为关内生灵，单骑到此，特欲与君商议。"廷辉乃下关迎入。相见后，王洪便言："周兵势大，未易迎敌，不如降周为是。"廷辉踌躇半晌，想不出甚么方法，只好依王洪言，随他出降。匡胤好言抚慰，并问廷辉路径。廷辉道："此去到瓦桥关，不过数十里。但水路狭隘，不便行船，大帅若要前行，须舍舟登陆，方可前进。"匡胤乃即派遣裨将，与王洪返守宁州，并留兵数百，助廷辉守益津关；自思韩通未至，不应久待，索性乘势前行，入捣瓦桥关。于是令军士一齐登岸，鼓行而西。

不一日，即至瓦桥关下。守将姚内斌，率着马兵数千骑，出来袭击。不值匡胤一扫，内斌遁回关中。匡胤攻扑一昼夜，未曾得手。翌日，韩通亦到，报称莫州刺史刘楚信，瀛州刺使高彦晖，俱已降服了。韩通一路用虚写法，因本书注重宋祖，故详此略彼。匡胤大喜，便亲至关下，召姚内斌答话。内斌在关上相见，匡胤朗声道："守将听着！天军到此，所有瀛、莫各州，及宁州、益津关诸吏，都已望风降顺，畏威怀德。独你据住此关，不肯归服，难道我不能捣破么？但念南率生民，莫非赤子，若为你一人，害得玉石俱焚，你心何忍？不如早日投降，免致糜烂。"内斌道："且待明日报命。"匡胤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若明日不降，管教你粉骨碎身，悔无可及。"言毕返营。巧值都指挥使李重进等，带领禁军，呼喝前来。匡胤知周主亲到，便与韩通出营按驾，行櫜鞬礼。周主入营巡视，慰问劳苦，三军无不欣跃。是夕，周主便留宿营中。到了次日，姚内斌亲至营前，奉表请降。是匡胤第七次立功。匡胤引见周主，内斌拜跪毕，周主亦嘉他效顺，温语褒奖。内斌复叩首谢恩，叙述各降将，亦无一条重复。随起导周主入关。

周主置酒大会，遍宴群臣。席间议进取幽州。诸将奏对道："陛下离京，不过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即得燕南各州。此正陛下威灵远播，所以得此奇功。惟辽主闻失燕南，势必大集虏骑，扼守幽州，还望陛下先机审慎，幸勿轻入。"周主默然不答。已露不悦之意。散宴后，便召先锋都指挥使李重进入帐，与语道："朕志在统一，削平南北。今已出兵到此，幸得燕南各州，难道就此罢手不成？你率兵万人，明日出发，朕即统军后至。不捣辽都，决不返师！"李重进唯唯而退。又传谕散骑指挥孙行友，令带骑卒五千，即日往攻易州。孙行友亦奉命去讫。

越日，李重进发兵先行。到了固安，守吏已逃避一空，城门大开，一任周兵拥入。重进略命休息。转眼间周主亦到，当下奉驾前进。行至固安县北，只见一带长河，流水潺潺，望将下去，深不可测。询问土人，叫作安阳水，水中本有渡筏，因对岸辽人，闻有敌军，将筏收藏，眼见得汪洋浩森，不便轻涉。周主乃命各军采木作桥，限日告竣，自率亲军还宿瓦桥。不意夜间竟发寒疾，本是孟夏天气，偏觉挟纩不温。到了翌晨，尚未痊可。一卧两日，孙行友捷报已至，并押献辽刺史李在钦。周主抱病升帐，左右绑入囚犯，便问他：愿降愿死？在钦瞋目道：，要杀就杀，何必多言！"周主喝令枭首，自觉头晕目眩，急忙退入寝室。又越两日，疾仍未瘳，诸将欲请驾还都，因恐触动主怒，未敢请奏。匡胤独奋然道："主疾未愈，长此羁留，倘或辽兵大至，反为不美。待我入

请还跸便了。”乃径入周主寝门，力请还驾。正是：

雄主一生期扫虏，老臣片语足回天。

未知周主是否允准，且看下回表明。

周世宗为五季英主，而拓疆略地之功，多出匡胤之力。史家记载此特详，虽未免有溢美之辞，而后此受禅，除韩通诸人外，未闻与抗，是必其平日威望，足以制人，故取周祚如反掌耳。本回叙匡胤破紫金山，降瓦桥关，写得声容突兀，如火如荼。且妙在与前数回战仗，叙笔不同，令阅者赏心豁目。至若旧小说中捏造杜撰，概不采入。无征不信，著书人固不敢妄作也。

第　五　回
陈桥驿定策立新君　崇元殿受禅登大位

却说赵匡胤入谏周主，至御榻前，先问了安，然后谈及军事。周主道："本想乘此平辽，不意朕躬未安，延误戎机，如何是好？"匡胤道："天意尚未绝辽，所以圣躬未豫，不能指日荡平。若陛下顺天行事，暂释勿问，臣意天必降福，圣躬自然康泰了。"援天为解，可谓善谏。周主迟疑半晌，方道："卿言亦是。朕且暂时回都，卿可调还各处兵马，明日就启銮罢！"匡胤退出，即传旨调回李重进、孙行友等，一面准备返跸。到了次日，周主起床升座，饬改瓦桥关为雄州，命韩令坤留守，益津关为霸州，命陈思让留守，然后乘舆启行。匡胤以下，均随驾南归。周主在道，病势略痊，就从囊中取出文书，重行披阅。忽得直木一方，约长三尺，上有五个大字，不禁奇怪得很。看官道是何字？便是从前异僧所传，"点检作天子"一语。应第二回。当下把玩一回，仍收贮囊中。及还至大梁，便免都点检张永德官。永德妻即郭威女，与世宗有郎舅谊。世宗恐他暗蓄异图，仿石敬瑭故事，事见五代史。所以将他免职，改用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兼检校太傅。故意使错，岂冥冥中果有主宰耶？匡胤威名，自是益盛。宰相范质等，因世宗病未痊愈，请立太子以正国本。世宗乃立子宗训为梁王。宗训年仅七龄，未谙国事，不过徒挂虚名罢了。是年世宗后符氏去世，改册后妹为继后，入宫未几，世宗又复病剧。数日大渐，亟召范质等入受顾命，重言嘱托，令他善辅储君；且与语道："翰林学士王著，系朕藩邸故人。朕若不起，当召他入相，幸勿忘怀！"既欲王著为相，何勿先时召入，必待身后乃用，殊为不解。质等应诺。既出宫门，大家私语道："王著日在醉乡，乃是一个酒徒，岂可入相？此必主子乱命，不便遵行，愿彼此勿泄此言。"大家各点头会意。是夜，周主崩于寝殿，范质等奉梁王宗训即位，尊符后为皇太后。一切典礼，概从旧制，不必细表。

惟匡胤改受归德军节度使，兼检校太尉，仍任殿前都点检，以慕容延钊为副都点检。延钊与匡胤，夙称莫逆，见第一回至是复同直殿廷，格外亲昵，平居往来密议，人不能知。著此二语，含有深意。光阴易过，又是残年。转眼间，便是元旦，为幼帝宗训纪元第一日，文武百官，朝贺如仪。过了数日，忽由镇、定二州，飞报京都，说是："北汉主刘钧，约连辽兵入寇，声势甚盛，请速发大兵防边！"幼主宗训，只知嬉戏，晓得甚么紧急事情?！符太后闻报，亟召范质等商议。范质奏道："都点检赵匡胤，忠勇绝伦，可令作统帅。副都点检慕容延钊，素称骁悍，可令作先锋。再命各镇将会集北征，悉归匡胤调遣，统一事权，定保无虞。"不过将周祚让与他，此外原无他虞。符太后准奏，即命赵匡胤会师北征，慕容延钊带着前军，先行出发。延钊领命，简选精锐，克日起程。匡胤调集各处镇帅，如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张光翰、赵彦徽等，陆续到来，乃祃纛兴师，逐队出发。都下谣言甚盛，将册点检为天子，市民惊骇，相率逃匿。其实宫廷里面，并没有这般消息，不知何故出此新闻，真正令人莫测呢？若非有人暗中运动，哪有这等新闻。

匡胤率着大军，按驿前进。看看已到陈桥驿，天色渐晚，日影微昏，便令各军就驿下营，寓宿一宵，翌晨再进。前部有散指挥使苗训，独在营外立着，仰望云气，旁边走过一人，向他问讯道："苗先生，你在此望什么？"原来苗训素习天文学，凡遇风云雷雨，都能先时逆料，就是国家灾祥，又往往谈言微中，因此军中呼他为苗先生。苗训见问的人，乃是匡胤麾下的亲吏楚昭

辅，便用手西指道："你不见太阳下面，复有一太阳么？"昭辅仔细远眺，果见日下有日，互相摩荡，熔成一片黑光。既而一日沉没，一日独现出阳光，格外明朗。日旁复有紫云环绕，端的是祥光绚彩，乾德当阳，好一歇方才下山。昭辅很是惊异，问苗训道："这兆主何吉凶？"苗训道："你是点检亲人，不妨与你实说。这便叫作天命，先没的日光，应验左周，后现的日光，应验在点检身上了。"昭辅道："何日方见实验？"苗训道："天象已现，就在眼前了。"说着，两人相偕归营。昭辅免不得转告别人，顿时一传十，十传百，军中都诧为异征。

都指挥领江宁节度使高怀德，首先倡议道："主上新立，况兼幼弱，我等身临大敌，虽出死力，何人知晓？不如应天顺人，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未知从征诸公，以为何如？"众将应声道："高公所言甚当，我等就依计速行。"都押衙李处耘道，"这事须禀明点检，方可照行。但恐点检不允，好在点检亲弟匡义，亦在军中，且先与他说明底细，令他入白点检，才可望成功。"大众齐声称善，便邀匡义入商，匡义道："此事非同小可，且与赵书记计议，再行定夺。"看官阅过上文，可记得节度推官赵普么？赵普此时，适任归德掌书记，从匡胤出征。匡义即以此事语普，普答道："主少国疑，怎能定众？点检威望素著，中外归心，一入汴京，即可正位。今夜安排定当，明晨便可行事。"有志久了。匡义乃偕普出庭，部署诸将，环列待旦。看看天色将明，大众齐逼匡胤寝所，争呼万岁。寝门侍卒，摇手禁止道："点检尚未起床，诸公幸勿高声！"大众道："今日策点检为天子，难道你尚未知么？"言未已，匡义排众趋入，正值匡胤惊觉，起问何事？匡义略言诸将情形。匡胤道："这、这事可行得么！"匡义道："曾闻兄长述及僧言，两日重光，囊木应谶。这语已经表现，兄长不妨就为天子。"再应第二回。匡胤道："且待我出谕诸将，再作计较。"言毕趋出，见众校露刃环列，齐声呼道："诸军无主，愿奉太尉为皇帝。"匡胤尚未及答，那高怀德已捧进黄袍，即披在匡胤身上。众将校一律下拜，三呼万争。匡胤道："事关重大，奈何仓猝举行？况且我曾世受国恩，岂可妄自尊大，擅行不义？"赵普即进言道："天命攸归，人心倾向，明公若再推让，反至上违天命，下失人心。若为周家起见，但教礼遇幼主，优待故后，亦好算始终无负了。"只好自己解嘲。说至此，各将士已拥匡胤上马。匡胤揽辔语诸将道："我有号令，你等能从我否？"诸将齐称听令。匡胤道："太后主上，我当北面事他，你等不得冒犯！京内大臣，与我并肩，你等不得欺凌！朝廷府库，及士庶人家内，你等不得侵扰！如从我命，后当重赏，否则戮及妻孥，不能宽贷！"诸将闻令载拜，无不允诺，匡胤乃整军还汴。当遣楚昭辅及客省使潘美，加鞭先行。

潘美先去授意宰辅，楚昭辅先去安慰家人，两人驰入汴都，都中方得消息。时值早朝，突闻此变，统吓得不知所为。符太后乃召谕范质道："卿等保举匡胤，如何生出这般变端？"语至此，已将珠喉噎住，扑簌簌地流下泪来。妇女们只有此法。范质嗫嚅道："待臣出去劝谕便了。"这是脱身之策。符太后也不多说，洒泪还宫。范质退出朝门，握住右仆射王溥手道："仓猝遣将，竟致此变。这都是我们过失，为之奈何？"你若能为周死节，还好未减。王溥噤不能对，忽口中呼出呻吟声来。范质急忙释手，哪知这指甲已掐入溥腕，几乎出血。若辈不啻巾帼，应该有此柔荑。质向他道歉。适值侍卫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从禁中趋出，遇着范质、王溥等人便道："叛军将到，二公何尚从容叙谈？"范质道："韩指挥有什么良法？"韩通道："火来水淹，兵来将挡。都中尚有禁军，亟宜请旨调集登陴守御，一面传檄各镇，速令勤王。镇帅不乏忠义，倘得他星夜前来，协力讨逆，何患乱贼不平？"虽是能说不能行，然忠义之概，跃然纸上。范质道："缓不济急，如何是好？"韩通道："二公快去请旨，由通召集禁军便了。"言毕，急忙驰去。质与溥尚踌躇未决，但见有家役驰报道："叛军前队，已进城来了。相爷快回家去！"他二人听到这个急报，还管什么请旨不请旨，都一溜烟跑到家中去了。只知身家，真是庸夫。这时匡胤前部都校王彦升，果已带着铁骑，驰入城中，凑巧与韩通相遇，大声道："韩侍卫快去接驾！新天子到了。"通大怒道："哪里来的新天子？你等贪图富贵，擅谋叛

逆，还敢来此横行么？"说着，亟向家门驰回。彦升素性残忍，闻得通言，气得三尸暴炸，七窍生烟，当下策马急追，紧紧地随着通后。通驰入家门，正想阖户，不防彦升已一跃下马，持刀径入，手起刀落，将韩通劈死门内，再闯将进去，索性把韩通妻子尽行杀毙，然后出来迎接匡胤。通固后周忠臣，然前尝臣汉臣唐，至是独为周死节，当亦豫让一流人物。

匡胤领着大军，从明德门入城，命将士一律归营，自己退居公署。过了片刻，军校罗彦环等，将范质、王溥诸人拥入署门。匡胤见了，呜咽流涕道："我受世宗厚恩，被六军逼迫至此，违负天地，怎不汗颜？"还要一味假惺惺，欺人乎？欺己乎？质等正欲答言，罗彦环厉声道："我辈无主，众议立点检为天子。哪个再有异言，如或不肯从命，我的宝剑却不肯容情哩。"言已，竟拔剑出鞘，挺刀相向。王溥面如土色，降阶下拜。范质不得已亦拜。匡胤忙下阶扶住两人，赐他分坐，与议即位事宜，范质道："明公既为天子，如何处置幼君？"赵普在旁进言道："即请幼主法尧禅舜，他日待若虞宾。如此，便是不负周室。"何尧舜之多也？匡胤道："太后幼主，我尝北面臣事，已早下令军中，誓不相犯。"总算你一片好意。范质道，"既如此，应召集文武百官，准备受禅。"匡胤道："请二公替我召集，我决不忍薄待旧臣。"范质、王溥当即辞出，入朝宣召百僚。待至日晡，百官始齐集朝门，左右分立。少顷，见石守信、王审琦等拥着一位太平天子，从容登殿。翰林承旨陶谷即从袖中取出禅位诏书，递与兵部侍郎窦仪，由仪朗读诏书道：

> 天生烝民，树之司牧。二帝推公而禅位，三王乘时而革命，其揆一也。惟予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天命有归，咨尔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兼检校太尉赵匡胤，禀天纵之姿，有神武之略，佐我高祖，格于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纳麓，东征西讨，厥绩隆焉。天神鬼神，享于有德，讴歌讼狱，归于至仁，应天顺人，法尧禅舜，如释重负，予其作宾。于戏钦哉，畏天之命！

窦仪读诏毕，宣徽使引匡胤退至北面，拜受制书；随即掖匡胤登崇元殿，加上衮冕，即皇帝位，受文武百官朝贺。万岁万岁的声音，响彻殿庑。无非一班赵家狗。礼成，即命范质等入内，胁迁幼主及符太后，改居西宫，可怜这二十多岁的嫠妇，七令有奇的孤儿，只落得凄凄楚楚，呜呜咽咽，哭向西宫去了。唐虞时有此惨状否？当下由群臣会议，取消周主尊号，改称郑王，符太后为周太后。命周宗正郭玘祀周陵庙，仍饬令岁时祭享，一面改定国号。因前领归德军在宋州，特称宋朝；以火德王，色尚赤；纪元建隆，大赦天下。追赠韩通为中书令，厚礼收葬。首赏佐命元功：授石守信为归德军节度使，高怀德为义成军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安军节度使，王审琦为泰宁军节度使，张光翰为江宁军节度使，赵彦徽为武信军节度使，并皆掌侍卫亲军；擢慕容延钊为殿前都点检，所遗副都点检一缺，令高怀德兼任；赐皇弟匡义为殿前都虞候，改名光义；赵普为枢密直学士。周宰相范质，依前守司徒兼侍中；王溥守司空兼门下侍郎；魏仁甫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均同平章事。一班攀龙附凤的人员，一并进爵加禄，不可殚述。从此方面大耳的赵匡胤遂安安稳稳地做了宋朝第一代祖宗，史称为宋太祖皇帝，后人有诗叹道：

> 周祚已移宋鼎新，首阳不食是何人？
> 片言未合忙投拜。可惜韩通致杀身。

还有一切典礼，依次举行，容至下回续叙。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史家俱言非宋祖意，吾谓是皆为宋祖所欺耳。北汉既结辽为寇，何以不闻深入，其可疑一；都下甫事发兵，点检作天子之谣，自何而来？，其可疑二；诸将谋立新主，而匡义、赵普，何以未曾入白，即部署诸将诘朝行事？其可疑三；奉点检为天子，而当局尚未承认，何来黄袍，即可加身？其可疑四；韩通为王彦升所杀，并且戮及妻孥，而宋祖入都以后，何不加彦升以擅杀之罪？其可疑五；既登大位，于尊祖崇母诸典，尚未举行，何以首赏功臣，叠加宠命？其可疑六。种种疑窦，足见宋祖之处心积虑，固已有年，不过因周世宗在日，威武过人，惮不敢发耳。世宗殂而妇寡儿孤，取之正如拾芥，第借北征事瞒人耳目而已。吾谁欺？欺天乎？本回虽就事叙事，而微意已在言表，阅者可于夹缝中求之。

第 六 回
公主钟情再婚志喜 孤臣败死一炬成墟

却说宋太祖既登大位，追崇祖考，用兵部尚书张昭言，立四亲庙，尊高祖朓为僖祖文献皇帝，曾祖珽为顺祖惠元皇帝，祖敬为翼祖简恭皇帝，妣皆为皇后，父弘殷为宣祖昭武皇帝，每岁五享，朔望荐食荐新，一年一祫，五年一禘，庙祀既定，尊母杜氏为皇太后。先是楚昭辅入都，驰慰太祖家属，杜氏闻报，惊语道："我儿素有大志，今果然成功了。"杜氏此言，已将宋祖阴谋和盘托出。及尊为太后，御殿受朝，太祖下拜，群臣皆行朝贺礼，杜氏并无喜色，反觉满面愁容。左右进言道，"臣闻母以子贵，今子为天子，太后反有忧色，究为何事?"杜氏道："先圣有言：'为君难'。天子置身民土，果能制治得宜，原可尊荣过去，倘或失道，恐将来欲做一匹夫，尚不可得。你等道可忧不可忧么?"却是名言。太祖闻言再拜道："谨尊慈训，不敢有违!"既退殿，宋祖又复临朝，拟册立夫人王氏为皇后。太祖原配贺氏，生一子二女，子名德昭，显德五年病殁；嗣聘彰德军节度使王饶女为继室，周世宗曾赐给冠帔，封琅邪郡夫人。至是册立为后，免不得又有一番典仪，这且毋庸细表。

惟宋祖有妹二人，一已夭逝，追封为陈国长公主；一曾出嫁米福德，不幸夫亡，竟致寡居。太祖封她为燕国长公主。公主韶年守孀，寂寞兰闺，时增伤感，对着春花秋月，尤觉悲从中来。自从太祖为帝，及尊母册后诸隆仪，陆续举行，阖宫统是欢忭，独公主勉强入贺，整日里颦着双眉，并不见有解颐的时候，太祖情笃同胞，瞧着这般情形，自然格外怜悯。可巧殿前副点检高怀德，适赋悼亡，他遂想出一个移花接木的法儿，玉成两美，这高怀德系真定郡人，父名行周，曾任周天平节度使。怀德生长将门，素有膂力，且生得一副好身材，虎臂猿躯，豹头燕颔，此时正在壮年，理应速续鸾胶，再敦燕好。太祖遂与太后商议，拟将燕国长公主嫁与怀德。杜太后迟疑道："这事恐未便做得。"太祖道："我妹华年，不过逾笄，怎忍令她长守空闺，终身抱恨?"阿兄既可负君，阿妹何妨变节！杜太后道："且待问明女儿，再作计较。"太祖退出，太后即召入公主，与她密谈。公主听到再嫁二字，不禁两颊微酡，俯首无语。春心已动。杜太后道："为母的也不便教你变节，但你兄怜你寂寂寡欢，是以设此一法。"公主恰支吾对付道："我兄贵为天子，无论宫廷内外，均应遵他命令，女儿怎好有违?"说到"违"字，脸上的桃花，愈现愈红，自觉不好意思，即拜别出室去了。原来高怀德入直殿廷，公主曾窥他仪表过人，暗中叹羡。今承母兄意旨，欲与他结为夫妇，真是意外遭逢，三生有幸。宋太祖闻妹有允意，即谕意赵普、窦仪，浼他作伐，两人欣然领命，即与怀德面商。怀德也尝见过公主，知姿色很是可人，况又是天子胞妹，娶为继室，就是现成的皇亲，乐得满口应允，毫不支吾。有愧汉宋弘多矣。普、仪大喜，即去复旨。得喝媒酒，如何不喜。当饬太史择定吉日，行合婚礼，并赐第兴宁坊。藏娇合筑金屋。

届期这一日，高第备了全副仪仗，拥着凤舆，由怀德乘马亲迎。到了宫门，下马而入，司礼官引就甥馆，当有诏书颁下，特拜为驸马都尉。怀德北面叩谢，卤簿使整备送亲仪仗。陈列宫中。司礼官再引怀德出馆，至内东门外，鞠躬西向，令随员执雁敬呈，司礼官奉雁以进。至奠雁礼成，笙簧叠韵，琴瑟谐声，但见这位燕国长公主，装束与天仙相似，由宫娥彩女等，簇拥出来，缓步登舆。怀德再拜。拜毕，司礼官即导出宫门，

看怀德上马，才行退去。怀德回至本第，下马恭候。待凤舆到来，向舆一揖，至公主下舆，乃三揖引入，升阶登堂。公主东向，怀德西向，行相见礼；既而彼此易位，行交拜礼。礼成，导入寝室，洞房合卺，一一如仪。是时文武百官，相率趋贺，宾筵丰备，雅乐铿锵，说不尽的繁华，描不完的热闹。怀德出房陪宾，等到酒阑席散，方才归寝。公主已易浅妆，和颜相迎，彼此在灯下窥视，一个是盛鬋丰容，倍增艳丽，一个是广颐方额，绰有丰神。大家都是过来人，当即携手入帏，同圆好梦。这一夜的枕席风光，比那第一次婚嫁时，更添几倍。从此情天补恨，缺月重圆，好算是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了。逐层写来，语多讽刺。

哪知么眩方续，鼙鼓复兴，一道诏书，传入高第，竟令高怀德同讨李筠，即日出师。燕国长公主又不免有陌头春色之感，应暗怨阿兄太不解事。李筠，太原人，历事唐、晋、汉三朝，累积战功。至周擢检校太尉，领昭义军节度使，驻节潞州。正与宋祖比肩。守太祖受禅，加筠中书令，遣使赐册。筠即欲拒命，因宾佐切谏，勉强拜受。及延使升阶，张乐设宴，酒过数巡，忽命悬周太祖画像，瞻望再三，涕泣不已。宾佐在旁惶骇，亟语使臣道："令公被酒，致失常度，幸弗怀疑！"及罢宴后，使臣拜别还京，奏陈详情，太祖尚搁置不提。会北汉主刘钧，闻筠有拒宋意，遣人驰递蜡书，约筠一同起兵。筠即欲举事，长子守节进谏道："潞州一隅，恐不足当大梁，还乞父亲持重，幸勿暴举！"筠怒道："你晓得什么？赵匡胤欺弄孤寡，诈称辽、汉犯边，出兵陈桥，买嘱将士归己，回军逼宫，废少主，幽太后，大逆不道，我还好北面事他么？今日为周讨逆，就使不成，死亦甘心。"说一死字，已伏祸谶。守节复涕泣道："父亲即欲举兵，亦须预策万全。依儿想来，不如将北汉来书，寄上汴都，宋主见我效忠，当然不生疑忌，那时我可相机行事，袭他不备了。"筠答道："这却是条好计。我就遣你南去，赍递北汉来书，一面窥伺宋廷举动。倘遇故人，亦可预约内应。事关机密，你应慎行！"守节领了父命，即日南下。既至汴都，便入朝太祖，呈上北汉书信。太祖阅毕，便道："你父有此忠诚，朕深嘉慰。你可在此为皇城使，朕当命使慰谕便了。"守节谢恩而出。太祖即亲写诏书，派使复往潞州。守节留仕汴中，见都下很是安稳，各镇俱奉表归诚，毫无异言。料知潞州不便窃发，乃作书寄父，劝父效顺宋廷，勿生异图。不意李筠不从，反将朝使羁住，不肯放归。宋祖闻得此言，便召谕守节道："你父逆迹已著，你应在此抵罪。"前留为皇城使，已是不怀好意。守节慌忙叩首道："臣尝泣谏臣父，勿生异心。"太祖道："朕早知道了。留意已久，故无不察悉。朕特赦你，着你归语你父：朕未为天子时，你父可自由行动，朕既为天子，奈何不守臣节哩？"守节复叩头辞归，返至潞州，入见李筠，备陈一切。且劝父切勿用兵，归使谢罪，筠复怒道："你既得归来，还怕甚么？"当下嘱幕府草定檄文，历数宋祖不忠不孝的罪状，布告天下。并执监军周光逊等，押送北汉，求即济师；一面遣骁将儋珪，往袭泽州。儋珪善驰马，每日能行七百里，受遣后，带兵数百，飞行至泽州。泽州刺史张福，尚未闻潞州变事，开城迎珪。未及开口，已被珪一刀杀死，珪即麾兵入城，据住泽州，驰书告捷。李筠大喜。从事闾丘仲卿献议道："公孤军起事，势甚危险，虽有河东援师，恐未必足持。河东指北汉。大梁甲兵精锐，难与交锋。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怀孟，塞虎牢，据洛邑，东向争天下，方为上计。"原是良策。筠毅然道："我乃周朝宿将，与世宗义同兄弟，禁卫军皆我旧部，闻我起兵讨逆，势必倒戈归我，况有儋珪等骁悍绝伦，何愁不踏平汴梁哩？"慢着！仲卿见计议不用，默然退去。嗣闻北汉主刘钧率兵到来，筠即至太平泽迎谒，拜伏道旁。不愿臣宋，胡甘拜汉？汉主即面封筠为平西王，赐马三百匹，召入与语，筠略言："受周厚恩，不敢爱死。"刘钧默然不答。原来周汉系是世仇，李筠提及周朝，反惹汉主疑忌，因此不愿答言，反令宣徽使卢赞，监督筠军。筠与赞偕返潞州，心甚不平，时与赞有龃龉。赞密报汉主。汉主复遣平章事卫融，替他和解。筠总是不乐，且见汉兵甚少，越加悔恨。怎奈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好留守节居守，自率部众南来。

警报传达宋廷，太祖即诏命石守信为统帅，高怀德为副，兴师北征。怀德正在私第，与燕国

长公主小饮，把酒言欢，蓦闻诏书颁到，即忙出厅拜受。俟赍诏官已去，入语公主道："北汉刘钧，此次与李筠连兵，真来入寇了。"前借刘钧口中，叙及宋祖诈谋，此复借高怀德言，以证实之。可见陈桥出师，并非真因防寇，故受禅后，全未提及寇警。公主闻言，不觉惹起情肠，含着三分忧色。极力揶揄。不肯放过一笔。怀德道："公主休忧！区区小丑，有甚么难平？我军一出，指日即可凯旋了。"公主含泪道："但愿马到成功，免得深闺悬念。"怀德复劝慰数语，再与公主饮了数杯，便冠带入朝。石守信既在朝听训，怀德抢步入殿，朝见礼毕，闻太祖宣谕道："两卿此行，慎勿纵李筠西下太行。须迅速进兵，扼住要隘，自可破敌。朕亲为后应便了。"闾丘仲卿之计，宋祖也自防着。怀德与守信，叩头领旨，退朝整军，准备出发。

濒行时，怀德又回第别过公主。公主谆嘱小心，送出门外，然后启行。途次，复闻太祖诏命，遣慕容延钊、王全斌出兵东路，夹击李筠，越觉放胆前进。行至长平，望见前面有敌营驻扎，当即列阵搦战。李筠跃马而出，望见石守信，高怀德，便大呼道："石、高两将军，为何甘心附逆？快快倒戈，随我杀入汴都，尚可悔罪补过！"石守信怒道："李筠匹夫听着！你是唐、晋旧臣，为什么改事周室？唐、晋亡国，你却坐视？目今大宋受禅，故君无恙，休反跋扈猖獗，是何道理？快快下马受缚，免你一死！"无瑕者始可戮人，李筠亦未免失着。高怀德不待说毕，便挺枪出阵，麾兵大进。李筠也率兵抵敌，彼此鏖战一场。看看天色将晚，各自收军。次日复战。正杀得难解难分，忽见慕容延钊一军杀到，突入李筠阵内，李筠部下，顿时散乱，石守信、高怀德等，乘势掩杀，把筠军冲作数截。李筠不敢恋战，刺斜冲出，拨马返奔。宋军追了一程，方才退回。

诸将纷纷献功，呈上首级，共约三千余颗。石守信一一记录，复与慕容延钊、高怀德商议进兵，慕容延钊道："王将军全斌，已绕道进捣泽州，我等须前去接应为是。"石守信道："这却不宜迟缓，应即刻进行。"当下传令拔营，三军并进。约行数十里，已至大会寨。这寨倚山为固，势甚扼要，李筠收集败兵，在此把守，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形状。宋军鼓着锐气，猛扑数次，都被矢石射回。高怀德大愤，拟亲冒矢石，引兵攻砦。不念公主谆嘱么？延钊道："且慢！王将军若至泽州，寨内必有消息，待他军心一乱，便容易攻入了。"于是择地立营。休息一宵，次日再去进攻，仍不能下。又越日依然未克。石守信复语延钊道："寨中坚守加故，并没有内溃情状，想是王将军未到泽州呢？"延钊道："这也未能臆料，且设法攻入此寨，再作计较。"守信道："计将安出？"延钊遂与守信附耳数语，守信大喜，便依计而行。翌日，由延钊出马，直至寨前，大呼李筠败贼，快出寨来，与我斗三百合。寨卒入报李筠。李筠忍耐不住，即出寨迎敌。两下相见，也不答话，便抡刀酣斗。战了二十余合，高怀德纵马前来，大呼道："待我来杀这叛贼罢！"延钊闻声，就虚幌一刀，勒马回阵。怀德挺枪出斗，又是二、三十合，故意地装着力怯，倒退下来，延剑又复接战。杀得李筠性起，高叫道："任你一齐都来，我也不怕。"说着，舞动大刀，越战越紧。寨内复趋出卢赞、卫融两人，各执兵器，前来胁阵。慕容延钊佯为失色，勒马奔回。李筠见已得势，步步紧逼。延钊、怀德，索性招兵退走，奔驰了五、六里。筠与卢赞、卫融等，奋力追赶，蓦听得一声炮响，石守信伏兵齐起，从旁突出，杀入筠军。延钊、怀德，也即杀回。卢赞、卫融，料不能胜，竟返军北走，此所谓强不相让，败不相救。剩得李筠一支孤军，如何支撑？慌忙返奔，那手下兵士，已伤亡无算。及奔至寨旁，但见寨外已竖起大宋赤帜，有一员金盔铁甲的宋将，领着宋军，从寨内杀出，吓得李筠莫名其妙，只好大吼一声，向西北角遁去。那将也不追赶，便迎接石守信等，一同入寨。看官道此将是谁？原来就是王全斌。叙笔突兀。全斌本欲潜往泽州，因看路上多山，崎岖得很，恐孤军有失，所以中途返辔，绕出大会寨，来会石守信、高怀德等军。入寨后表明一切，彼此统是欢喜。忽有殿前侍卫到来，报称御驾将至，石守信等忙出寨十里，恭迓御跸。既与太祖相见，行过了礼，便拥护入寨，暂憩一宿。

翌日即下令亲征。途次山岭复杂，乱石嵯峨，太祖亲自下马，先负数石。将校不敢少懈，争

将大石搬出，立刻平为大道，各队陆续启行。将近泽州，见敌寨据住要隘，阻兵前进，原来李筠向北遁去，与卢赞、卫融遇着，择险扼守，扎下数营。太祖便令进攻。李筠，卢赞，并马出来，慕容延钊、高怀德上前厮杀。李筠接住延钊，卢赞接住怀德，四匹马搅做一团，盘旋了好几合，但听怀德叫声"下去！"把卢赞刺落马下，筠军中一将趋出，大呼道："怀德休得逞威！我来也。"怀德视之，乃是河阳节度范守图，与李筠串同一气，便道："叛贼！你也来寻死么？"随即挺枪再战。王全斌也舞枪拨马，来助怀德。双枪并举，害得范守图手忙脚乱，一个破绽，被怀德活擒过去，李筠见两将失手，只好撇下延钊，与卫融一同回马，跑入泽州；宋军追至城下，四面围攻，都校马全义攻打南门，率敢死士数十人，攀堞登城，城中霎时火起，只见得黑烟遍地，烈焰冲天，小子有诗叹道：

拼将一死效孤忠，臣力穷时恨不穷。
厝火积薪甘烬骨，满城烟雾可怜红。

毕竟城中何故火起，且看下回说明。

宋史公主列传，燕国长公主初适米福德，福德卒，再适高怀德。是公主再醮事，确有证据，且载明系建隆元年事。李筠为周拒宋，涕泣兴师，不得谓非义举。但彼尝臣事唐、晋、汉、周四朝矣，不为唐、晋、汉出死力，独为郭氏表孤忠，是岂郭家以国士待之，乃以国士报乎？然不从闾丘仲卿之计，徒欲借北汉为后援。所倚非人，所为未善，徒付诸煨烬而已，可悲亦可叹也！

第七回

李重进阖家投火窟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

却说泽州城中，忽然火起，看官道火从何来？说来又是话长，小子只好大略叙明：原来李筠遁入绎州，即遣儋珪守城。珪见宋军势大，竟缒城遁去，本是善驰，不走何待？急得李筠仓皇失措，筠妾刘氏，随之军中，劝筠备马夜遁，返保潞州，筠犹豫未决。或谓城门一发，部下或劫公出降，悔不可及，不如固守为是。筠乃决计死守。会宋将马全义登城，城已被破，筠遂拟取薪自焚。刘妾亦欲从死。筠叹道："我自问已无生理，所以甘心赴火。你肯从死，志节可嘉。但你方有娠，倘得生男，将来或可报仇。快自去逃生罢！"刘氏号泣而去。筠遂纵火焚死。火随风猛，转眼间红光四映，照彻全城，守卒骇散。宋将马全义下城开门，放入宋军。王金斌首先杀人，正遇卫融匹马奔逃，当即喝声休走，卫融勉强抵敌，不到三合，便被全斌擒住。城内兵民，亦多被全斌杀毙。经太祖入城，先令人救灭了火，然后揭榜安民。军士推上卫融，太祖劝他降顺。卫融奋然道："你敢负周，我不负汉！"痛快！这两语惹动太祖怒意，命卫士用铁挝猛击卫融额，血流满面。融大呼道："死不负主，死也值得了。"太祖见他语直气壮，又不觉怜悯起来，并非不忍杀融，实由自己心虚。即令卫士将融释缚，善言劝慰，使为太府卿。融乃愿降。有始无终。

越日，复进攻潞州。守节大惊，飞向汉主求援。哪知汉主刘钧，早已遁去。一时没法摆布，只好束手待毙。至太祖已到城下，谕令守节速降，免罪不究。守节乃出城迎驾，匍匐乞死。太祖道："你父为逆，你却知忠，朕岂不分善恶，专事孥戮么？今特赦你，且授作为团练使，你好好干蛊，毋负朕恩！"守节叩谢。太祖入潞州城，安民已毕，遍宴从臣，并令守节预宴，赐他袭衣锦带，银鞍勒马。守节感激万分，匍匐地上，磕了好几个响头。如死父何。待至宋祖还跸，方查访父妾刘氏。刘氏逃入民家，经守节寻还。后来果生一男。守节历任单、济、和三州团练使，才逾壮年，病殁，无子。幸刘氏所生的男孩儿，得承李祀，不致绝后。这或是李筠孤忠的报应，亦未可知。意在勉人。

话休叙烦。且说宋太祖既平潞州，班师还都，过了数日，有南唐使人入朝，赍表贺捷，并附呈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密书。由太祖展阅，内云：

> 周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奉书南唐主麾下，重进周室之懿亲，藩镇之旧臣，世受先帝深恩，不忍背负。今将举兵入汴，乞大王援助一旅之师，联镳齐进，声罪致讨。若幸得成功，重进当拱手听命，还爵朝廷，少效臣节于万一，宁敢穷兵黩武为哉？惟大王垂谅焉！

太祖览毕，勃然道："重进竟敢叛朕么？我曾遣陈思海前去，赐他铁券，优旨抚慰。今思海尚未回来，他却潜结南唐，竟敢为逆，情殊可恨！"又语唐使道："尔主竭诚事朕，朕心甚慰。尔可回去，转告尔主，守住要隘，勿使叛兵侵入，朕即日发兵平淮便了。"唐使领命去讫。太祖即饬石守信、王审琦、李处耘、宋偓四将，分领禁兵，出征重进。此次不及高怀德，想是怜念胞妹。四将亦启程去了。小子叙到此处，不得不将重进履历，略行表明：重进系周太祖郭威甥，生长太原，历事晋、汉、周三朝，周末任为淮南节度使，镇守扬州。太祖禅位，加授中书令，命移镇青州。重进本与太祖比肩事周，分握兵柄。至闻太祖受禅，恐为所忌，常不自安，及移镇命下，心益怏怏。李筠举兵，消息传到扬州，重进特遣亲吏翟守珣，往潞

联盟，定议南北夹攻。那知守珣反潜至汴都，求见太祖。太祖问明底细，便语守珣道："他无非防朕加罪，因蓄异图。朕今赐他铁券，誓不相负，他可能相信否？"守珣道："臣见重进终有异志，愿陛下先事预防！"太祖点首道："朕与你相识有年，所以你特报朕，可谓不负故交了。但朕欲亲征潞州，恐重进乘虚掩袭，多一掣肘。烦你归劝重进，令他缓发，休使二凶并作，分我兵势。待朕平潞后，再征重进，较易为力了。"守珣唯唯遵旨。太祖复厚赐守珣，命返扬州。守珣见了重进，说了一派谎语，止住重进发兵，重进乃按兵不动。误了误了。至太祖北征，尚恐重进袭他后路，特遣方宅使宋初武职诸司，有六宅正副使。陈思诲赍奉朝书，赐重进铁券。重进留住思诲，只说待太祖还汴，一同入朝。既而太祖奏凯回来，重进颇有惧意，拟即整理行装，随思诲朝汴，偏部将向美、湛敬等，入阻重进道："公是周室至亲，总不免见忌宋主，若再入朝，适中他计，恐一去不得再复还了。"重进道："倘或宋主加责，奈何？"向美道："古人有言：'宁我薄人，毋人薄我'。今当宋主平潞，兵力已疲，何不即日兴兵，直捣汴京。这乃叫作先发制人呢。"重进道："兵力不足，恐不济事。"湛敬答道："可拘住汴使，向唐乞援。若得唐兵相助，何愁大事不成？"李筠乞师北汉，并未成功，岂湛敬独未闻知么？重进道："事宋拒宋，始终难免一死，我就依你照办罢！"又是一个死谶。当下拘住思诲，投书南唐，一面修城缮甲，准备战守。

转瞬数日，忽有探卒来报，宋军已南来了。重进大惊道："唐兵未出，宋军已至，如何是好？"向美、湛敬统不免有些惊慌。但此次兵祸，是由他两人惹引出来的，也只好硬着头皮，请兵前往。重进发兵万人，令他带去对仗，自己在城居守，静听战阵消息。谁知警报送来，都是败耗。嗣闻太祖又亲自南征，更惊慌得了不得。正拟添募兵士，接应前敌，忽见湛敬狼狈逃回，报称向美阵亡，兵士多半丧失了。扬州战事，全用虚写，盖因重进兵力，不逮李筠，史家概从简略，故本书亦用简笔。重进经此一惊，更吓得面色如土，蓦闻城外喊声大振，鼓角齐鸣，料知宋军杀到，勉勉强强地登城一望，但见军士如蚁，矛戟如林，迤逦行来，长约数里。最后拥着一位宋天子，全身甲胄，耀武扬威，端的是开国英君，不同凡主。当下长叹一声，下城语众道："我本周室旧臣，理应一死报主，今将举族自焚。你等可自往逃生罢！"左右请杀思诲，聊以泄恨。重进道："我已将死，杀他何益？"言已，即令家人取薪举火，先令妻子投入火中，然后奋身跃入，一道清烟，都化为焦骨了。想与李筠同事祝融去了。重进已死，全城大乱，还有何人防守？宋军当即登城，鱼贯而进，拿住湛敬等数百人。至太祖入城，查系逆党，尽令枭首。复问及陈思诲。当有将士探报，已被逆党杀毙，横行狱中。太祖很是叹惜，命厚礼殓葬。再访翟守珣，好容易才得寻着，太祖慰谕道："扬州已平，卿可随朕同去！"守珣道，"臣恐重进怀疑，所以避死，今日复见陛下，不啻重逢天日。但臣事重进有年，不忍见他暴骨扬灰，还乞陛下特别开恩，许臣收拾烬余，藁葬野外，臣虽死亦无恨了。"太祖道："依卿所奏，朕不汝罪！"守珣乃自去拾骨，贮棺出埋，然后随驾还朝。

太祖将发扬州，唐主李景，原名璟，改名为景。遣使犒师，并遣子从镒朝见，太祖慰劳有加。忽有唐臣杜著、薛良二人，投奔军前，献平南策。太祖怒道："唐主事朕甚谨，你乃欲卖主求荣，良心何在！"随喝左右道："快与我拿下！"全是权术。卫上将两人缚住，由太祖当面定刑，命将杜著斩首，薛良戍边。其实他两人本得罪南唐，乘间逃来，意欲脱罪图功。不料弄巧反拙，一杀一戍，徒落得身名两丧，悔已无及。这也所谓自作孽，不可逭哩。为卖主求荣者，作一般鉴。

且说扬州已平，太祖还汴，饮至受赏，不消细说。惟翟守珣得补官殿直，未几即为供奉官，有时且命守珣等，随驾微行。守珣进谏道："陛下幸得天下，人心未安，今乘舆轻出，倘有不测，为之奈何？"太祖笑道："帝皇创业，自有天命，不能强求，也不能强拒。从前周世宗在日，见有方面大耳的将士，时常杀死，朕终日侍侧，未尝遭害，可见得天命所归，断不至被人暗算呢。"这也是聪明人语，看官莫被瞒过。一日，又微行至赵普第。赵普慌忙出迎，导入厅中。拜谒已毕，亦劝太祖慎自珍重。太祖复笑语道："如有人应得天命，任他所

为，朕亦不去禁止呢。”普又答道：“陛下原是圣明，但必谓普天之下，人人悦服，无一与陛下为难，臣却不敢断言。就是典兵诸将帅，亦岂个个可恃？万一乘间窃发，祸起萧墙，那时措手不及，后悔难追。所以为陛下计，总请自重为是！”太祖道：“以石守信、王审琦等，俱朕故人，想必不致生变。卿亦太觉多虑。”赵普道：“臣亦未尝疑他不忠。但熟观诸人，皆非统驭才，恐不能制服部下。倘或军伍中胁令生变，他亦不得不唯众是从了。”太祖不禁点首，寻复语普道：“朕未尝耽情花酒，何必出外微行？正因国家初定，人心是否归向，尚未可料，所以私行察访，未敢少怠哩。”原来如此。赵普道：“但教权归天子，他人不敢觊觎，自然太平无事了。”太祖复谈论数语，随即回宫。

一日复一日，又是建隆二年，内外各将帅，依然如故，并没有变动消息。赵普私下着急，但又不便时常进言，触怒武夫，没奈何隐忍过去。到了闰三月间，方调任慕容延钊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撤消殿前都点检一职，不复除授。拔去一钉。嗣是过了两三月，又毫无动静。直至夏秋交界，太祖召赵普入便殿，开阁乘凉，从容坐谈。旁无别人，太祖喟然道：“自从唐季至今，数十年来，八姓十二君，篡窃相继，变乱不休。朕欲息兵安民，定一个长久计策，卿以为如何而可？”普起对道：“陛下提及此言，正是人民的幸福。依臣愚见，五季变乱，统由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若将他兵权撤消，稍示裁制，何患天下不安？臣去岁也曾启奏过了。”太祖道：“卿勿复言，朕自有处置。”普乃退出。

次日，太祖晚朝，命有司设宴便殿，召石守信、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人入宴。酒至半酣，太祖屏退左右，乃语众将道：“朕非卿等不及此。但身为天子，实属大难，不若为节度使时，尚得逍遥自在。朕自受禅以来，已是一年有余，何从有一夕安枕哩。”守信等离座起对道：“陛下还有什么忧虑？”太祖微笑道：“朕与卿等统是故交，何妨直告，这皇帝宝位，哪个不想就座呢。”守信等伏地叩首道：“陛下奈何出此一谕，目今天下已定，何人敢生异心？”太祖道：“卿等原无此心。倘麾下贪图富贵，暗中怂恿，一旦变起，将黄袍加汝身上，汝等虽欲不为，也变作骑虎难下了。”推己及人。守信等泣谢道：“臣等愚不及此。乞陛下哀矜，指示生路！”太祖道：“卿等且起！朕却有数语，与卿等熟商。”守信等遵旨起来。太祖道：“人生如白驹过隙，忽壮忽老忽死，总没有几百年寿数，所以萦情富贵，无非欲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令子孙不至穷苦罢了。朕为卿等打算，不如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拣择良好田园，购置数顷，为子孙立些长业。自己多买歌童舞女，日夕欢饮，藉终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世世亲睦，上下相安，君臣无忌，岂不是一条上策么？”守信等又拜谢道：“陛下怜念臣等，一至于此，真所谓生死肉骨了。”是日尽欢乃散。越日均上表称疾，乞罢典兵。太祖遂命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赵彦徽为武信节度使，皆罢宿卫就镇。就是驸马都尉高怀德，也出为归德节度使，撤去殿前副都点检。防之耶？抑借之以解嘲耶？诸将先后辞行，太祖又特加赐赉，都欢欢喜喜的去了。从此安享天年，不再出现。

过了数年，太祖欲召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入典禁兵。这彦卿系宛邱人，父名存审，曾任后唐宣武军节度使。彦卿幼擅骑射，壮益骁勇，历晋、汉两朝，已累镇外藩。周祖即位，授天雄军节度使，晋封卫王。世宗迭册彦卿两女为后，就是光义的继室，也是彦卿第六女。所以周世宗加封彦卿为太傅，宋太祖更加封他为太师。至此因将帅多已就镇，乃欲召彦卿入值。赵普闻知消息，忙进谏道：“彦卿位极人臣，岂可再给兵柄？”太祖道：“朕待彦卿素厚，谅他不至负朕。”妹夫尚令他就镇，难道姻长独可靠么？赵普突然道：“陛下奈何负周世宗。”兜心一拳。太祖默然，因即罢议。既而永兴军节度使王彦超、安远军节度使武行德、护国军节度使郭从义、定国军节度使白重赞、保大军节度使杨廷璋等同时入朝。太祖与宴后苑，从容与语道：“卿等均国家旧臣，久临剧镇，王事鞅掌，殊非朕优礼贤臣的本意。”说至此，彦超即避席跪奏道：“臣素乏功劳，忝膺荣宠。今年已衰朽了，幸乞赐骸骨，归老田园！”太祖亦离座亲扶，

且嘉慰道："卿可谓谦谦君子了。"武行德等不知上意，反历陈平昔战功，及履历劳苦。太祖冷笑道："这是前代故事，也不值再谈呢。"行德等碰这钉子，实是笨伯。至席散后，侍臣已料有他诏，果然次日下旨，将武行德等俱罢节镇，惟王彦超留镇如故。小子有诗叹道：

尾大原成不掉忧，日寻祸乱几时休？

谁知杯酒成良策，尽有兵权一旦收。

宿卫藩镇，先后裁制，太祖方高枕无忧，谁知国事粗安，大丧又届，竟何人归天，俟至下回分解。

李重进为周室懿亲，如果效忠周室，理应于宋祖受禅之日，即起义师，北向讨，虽或不成，安得谓为非忠？至于李筠起事，始遣翟守珣往潞议约，晚矣。然使与筠同时并举，南北夹攻，则宋祖且跋前疐后，事之成败，尚未可知也。乃迟回不决，直至潞州已平，乃思发难，昧时失机，莫此为甚。且令后世目为宋之叛臣，不得与韩通、李筠相比，岂非死有余憾乎？赵普惩前毖后，力劝宋祖裁抑武夫，百年积弊，一旦革除，读史者多艳称之。顾亦由宋祖智勇，素出诸将右，石守信辈惮其雄威，不敢立异，乃能由彼操纵耳。不然区区杯酒，寥寥数言，宁能使若辈帖服耶？然后世子孙，庸弱不振，卒受制于夷狄，未始非由此成之。内宁即有外忧，此方正学之所以作"深虑论"也。

第八回
遣师南下戡定荆湘　冒雪宵来商征巴蜀

却说建隆二年夏六月，杜太后寝疾。宋祖日夕侍奉，不离左右。奈病势日重一日，未几痰喘交作，势且垂危。太后自知不起，乃召集子孙，并枢密使赵普，同至榻前，先语太祖道："你身登大宝，已一年有余，可知得国的缘由么？"太祖答道："统是祖考及太后余庆，所以得此幸遇。"太后道："你错想了！周世宗使幼儿主天下，所以你得至此。你百年后，帝位当先传光义。光义传光美，光美传德昭。国有长君，乃是社稷幸福。你须记住！"太祖泣道："敢不遵教！"太后复顾赵普道："你随主有年，差不多似家人骨肉，我的遗言，烦你亦留心记住，不得有违！"赵普受命，就于榻前写立誓书，先书太后遗嘱，末后更连带署名，写了"臣赵普谨记"五字。即收藏金匮中，着妥当宫人掌管，总道是开国成规，世世勿替了。为后文背誓张本。原来杜太后生五子，长匡济，次即太祖，三匡义，四匡美，五匡赞。匡济、匡赞早亡。太祖即位，为了避讳的缘故，将所有兄弟原名，统改匡为光，所以太后遗嘱中，也称光义、光美。德昭乃太祖子，即元配贺夫人所出。金匮立誓后，不到两日，太后即崩于滋德殿，年六十，谥曰明宪。乾德二年，复改谥昭宪，合祔安陵。这且搁下不提。

且说太祖用赵普计，既尽收宿将兵柄，及藩镇重权，乃选择将帅，分部守边，命赵赞屯延州，姚内斌屯庆州，董遵诲屯环州，王彦升守原州，冯继业镇灵武，控扼西陲；李汉超屯关南，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镇常山，贺维忠守易州，何继筠领棣州，防御北狄；又令郭进镇西山，武守琪戍晋州，李谦溥守隰州，李继勋镇昭义，驻扎太原。诸将家族留居京师，抚养甚厚。所有在镇军务，尽许便宜行事。每届入朝，必召对命坐，赐宴赉金。因此诸将多尽死力，西北得以无虞。羁留家属以防其叛，优加赐赉以买其欢，驭将之道，无逾于此。惟关南汛地，忽有人民来京控诉，吁称李汉超强占己女，及贷钱不偿事。太祖诏语道："汝女可适何人？"该民答道："不过农家。"太祖又问道："汉超未到关南时，辽人曾来侵扰否？"该民道："年年入寇，苦累不堪。"太祖道："今日若何？"该民答言没有。宋祖怫然道："汉超系朕贵臣，汝女畀他为妾，比出嫁农家，应较荣宠。且使关南没有汉超，你的子女，你的家资，能保得全否？区区小事，便值得来此控诉么？下次再来刁讼，决不宽贷！"言毕，喝左右将该民逐出，此种言动，全是权术，不足与言盛王之治。该民涕泣回乡。太祖却遣一密使，传谕汉超道："你亟还民女，并清偿贷款，朕暂从宽典。此后慎勿再为！如果入不敷出，尽可告朕，何必向民借贷哩！"钱财可向你乞济，妻妾不肯令之蓝任，奈何？汉超闻言，感激涕零，即遵旨将人财归还，并上表谢罪。嗣是益修政治，吏民大悦。

还有环州守将董遵诲，系高怀德外甥。父名宗本，曾仕汉为随州刺史。太祖微时，尝客游汉东，至宗本署中，宗本颇器重太祖，留住数日，独遵诲瞧他不起，常多侮慢。一夕，语太祖道："我尝见城上紫云如盖，又梦登高台，遇一黑蛇，约长百尺，忽飞腾上天，化龙竟去，这是何故？"太祖微笑不答。越数日，又与太祖谈论兵事，遵诲理屈词穷，反恼羞成怒，奋袂起座，欲与太祖角力。太祖匆匆避出，遂向宗本处辞别，自行去讫。至周末宋初，遵诲已任骁武指挥使，太祖在便殿朝见，遵诲惶恐得很，伏地请死。太祖令左右扶起，因慰谕道："卿尚记从前紫云化龙的事情么？"遵诲复再拜道："臣当日愚呆，不识真主。今蒙赦罪，当衔环报德。"骄子失势，往往如是。太祖大

笑。俄而遵诲部下,有军卒击鼓鸣冤,控告不法事数十件,遵诲益惶恐待罪。太祖复召谕道:"朕方赦过赏功,何忍复念旧恶?卿勿复忧!但教后此自新,朕且破格重用。"遵诲又叩首谢恩。遵诲父宗本,世籍范阳,旧隶辽降将赵延寿部下,及延寿被执,乃挈子南奔,惟妻妾陷入幽州,太祖因令人纳赂边民,赎归遵诲生母,送与遵诲。遵诲更加感激,誓以死报。太祖特授为通远军使,镇守环夏。遵诲至镇,召诸族酋长,宣谕朝廷威德,众皆悦服。未几复来扰边,由遵诲发兵深入,斩获无算,边境乃宁。虎狼非不可用,在用之得其道耳。太祖复令文臣知州事,置诸州通判,设诸路转运使,选诸道兵入补禁卫,无非裁制镇帅,集权中央。于是五代藩镇的积弊,一扫而空了。煞费苦心,方得百年保守。

会太祖复改元乾德,以建隆四年为乾德元年,百官朝贺。适武平节度使周保权,遣使告急。保权系周行逢子。行逢当周世宗时,因平定湖南,受封为朗州大都督,兼武平军节度使,管辖湖南全境。宋初任职如故,且加授中书令。行逢在镇,颇尽心图治,惟境内一切处置,概仍方镇旧态,行动自由。太祖初定中原,不遑过问,行逢得坐镇七年,安享宠荣。既而病重将死,召嘱将校道:"我子保权,才十一岁,全仗诸公保护。所有境内各官属,大都恭顺,当无异图。惟衡州刺史张文表,素性凶悍,我死后,他必为乱,幸诸公善佐吾儿,无失土宇。万不得已,宁可举族归朝,无令陷入虎口。这还不失为中策哩。"言讫遂逝。保权嗣位,果然讣至衡州,文表悍然道:"我与行逢俱起家微贱,同立功名。今日行逢已殁,不把节镇属我,乃教我北面事小儿,何太欺人!"当下带领军士,袭据潭州,杀留后廖简。又声言将进取朗州,尽灭周氏。朗州大震,保权遣杨师璠往讨,并遣使至宋廷乞援。荆南节度使高继冲,亦拜表上闻。继冲系高保勖侄儿。保勖祖季兴,唐末为荆南节度使,历梁及后唐,晋封南平王。季兴死后,子从诲袭爵。从诲传子保融,保融传弟保勖,保勖复传侄继冲,世镇江陵。荆南与湖南毗连,继冲恐文表侵入,所以驰奏宋廷。太祖闻报,先下诏荆南,令发水师数千名,往讨潭州,已寓深意。然后令慕容延钊为都部署,李处耘为都监,率兵南下。临行时,面谕二将道:"江陵南逼长沙,东距建康,西迫巴蜀,北近大梁,乃是最要的区域。现闻他四分五裂,正好乘势收归。卿等可向他假道,伺隙入城,岂不是一举两得么?"这便是假道灭虢之计。二将领命而去。到了襄州,即遣阁门使丁德裕,先赴江陵,向他假道。高继冲正遣水军三千人,令亲校李景威统率,出发潭州。已堕宋祖计中。至丁德裕到来,说明假道情形,乃即召僚属会议。部将孙光宪进言道:"中国自周世宗,已有统一天下的志向。今宋主规模阔大,比周世宗还要雄武。江陵地狭民贫,万难与宋主争衡,不若早归疆土,还可免祸,就是明公的富贵,当也不至全失哩。"知机之言。继冲踌躇未决,再与叔父保寅密商。保寅道:"且准备牛酒,借犒师为名,往觇强弱,再作计较。"继冲道,"即请叔父前往便了。"保寅乃采选肥牛数十头,美酒百瓮,往荆门犒师。既至军前,由李处耘接待,很是殷勤,保寅大喜。次日复由慕容延钊召保寅入帐,置酒与宴,相对甚欢。保寅已遣随卒飞报继冲,令他安慰。哪知李处耘即带领健卒,夤夜前进,竟达江陵。继冲正待保寅回来,忽闻大兵掩至,急得束手无策,只得出城相迎。北行十余里,正与处耘遇着。处耘揖继冲入寨,令待延钊自率亲军入江陵城。及继冲得还,见宋军已分据要冲,越觉慌惧,不得已缴出版籍,将全境三州十六县,尽献宋廷,当遣客将王昭济,奉表贡纳。太祖自然欣慰,遂遣王仁赡为荆南都巡检使,乃令赍衣服玉带,器币鞍勒,赏给继冲,并授为马步都指挥使,仍官荆南节度如故。且因孙光宪劝使归朝,命为黄州刺史,荆南自高季兴据守,传袭三世五帅,凡四十余年,至是纳土归宋。继冲寻改任武宁节度使,至开宝六年病殁,总算富贵终身,了却一世。应了孙光宪之言。

惟慕容延钊、李处耘,既袭据江陵,遂进图潭州,是时湖南将校杨师璠,已在平津亭大破敌军,擒住张文表,脔割而食。也太残忍。潭州城守空虚,延钊等乘虚掩入,不费兵刃,即得潭州。复率兵进攻朗州。保权尚属冲年,毫无主见。牙将张从富道:"目下我兵得胜,气势方盛,不妨与宋军

决一胜负。且此处城郭坚完,就使不能战胜,尚可据城固守。待他食尽,自然退去,何足深虑!”以张文表目宋军,拟于不伦。诸将亦多半赞同,遂整缮兵甲,决计抗命。慕容延钊令丁德裕先往宣抚,劝朗州献土投诚。德裕率从骑数百人,直抵朗州城下,呼令开门。张从富在城上应声道:“来将为谁?”丁德裕道:“我是阁门使丁德裕,特来传达朝旨,宣谕德意!”从富冷笑道:“有甚么德意?无非欲窃据朗州。汝去归语宋天子,我处封土,本是世袭。张文表已经荡平,不劳汝军入境,彼此各守境界,毋伤和气!”德裕怒道:“你敢反抗王师么?”从富道:“朗州不比江陵,休得小觑!若要强来占据,我也不怕,请看此箭!”言已,即将一箭射下。德裕乃退,返报延钊。延钊即日奏闻。太祖又遣中使往谕道:“汝本请师救援,所以出发大军,来拯汝厄。今妖孽既平,汝等反以怨报德,抗拒王师,究是何意?”从富又拒而不纳,反尽拆境内桥梁,沉船阻河,伐树塞路,一意与宋军为难。延钊、处耘,乃陆续进兵。处耘先到澧江,遥见对岸摆着敌阵,旗帜飘扬,恰也严整得很。处耘阳欲渡江,暗中却分兵绕出上游,潜行南渡。那朗州牙将张从富,只知防着处耘,不料刺斜里杀到一支宋军,冲入阵内,慌忙麾兵对仗。战不数合,那对岸宋军,又复渡江杀来,害得手足无措,只好逃回朗州。大言无益。宋军俘获甚众,至处耘前报功,处耘检阅俘虏,视有肥壮的,割肉作糜,分啖左右。又择少壮数名,黥字面上,纵还朗州。被黥的逃入城中,报称宋军好啖人肉,顿时全城惊骇,纷纷逃避。朗州军曾吃过张文表的肉,奈何闻宋军食人,乃惊溃至此? 及处耘进抵城南,城中愈乱,张从富自知不支,遁往西山。别将汪端,护出周保权,及周氏家属,避匿江南岸僧寺中。处耘一鼓入城,待延钊兵到,复出搜逃虏。寻至西山下,巧值从富出来,意欲再往别处。冤冤相凑,与宋军遇着,眼见得是束手成擒,立即身首异处了。再探访至僧寺,又将保权护住,周氏家眷,亦尽做俘囚。只汪端被逃,拥众四掠,复经宋军追剿,把他击死,湖南乃平。保权解至京师,上章待罪。太祖令释缚入朝。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骤睹天威,吓得杀鸡似的乱抖,连“万岁”两字,都模模糊糊的叫不清楚。仿佛刘盆子。太祖不禁怜惜,便优旨特赦,授右千牛卫上将军,赐京城旧邸院,令与家属同居。后来保权年长,累迁右羽林统军,并出知并州,也与高继冲同一善终。这未始非宋祖厚恩呢。

荆、襄既平,太祖复拟荡平南北,因恐兵力过劳,暂令休养。忽军校史珪、石汉卿入白太祖,诬称殿前都虞侯张琼,拥兵自恣,擅作威福等情。太祖召琼入殿,面讯一切。琼未肯认罪,反顶撞了几句,引起太祖怒意,喝令掌嘴。那时走过了石汉卿,用铁树猛击琼首,顿时血流如注,晕厥过去。汉卿将他曳出,锢置狱中,及琼苏醒,自觉伤重,痛不可忍,乃泣呼道:“我在寿春时,身中数矢,当日即死,倒也完名全节。今日死得不明不白,煞是可恨!”言毕,遂解下所系腰带,托狱吏寄家遗母,自己咬着牙,把头向墙上撞去,创破脑裂,霎时毙命。太祖既闻琼言,复探得琼家毫无余财,未免自悔,命有司厚恤琼家。且严责石汉卿粗莽,便即了案。

乾德二年,范质、王溥,魏仁浦三相并罢,用赵普同平章事。宋初官制,多仍唐旧,同平章事一职,在唐时已有此官,就是宰相的代名。太祖既相赵普,复拟置一副相,若无名称,问诸翰林承旨陶谷。陶谷谓唐有参知政事,比宰相稍降一级。太祖乃命枢密直学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吕余庆,并以本官参知政事,敕尾署衔,随宰相后,月俸杂给,视宰相减半。自是垂为定例。惟赵普入相,任职独专,太祖也格外信任,遇有国事,无不咨商。有时在朝未决,到了夜间,太祖且亲至普宅,商及要政。所以普虽退朝,尚恐太祖亲到,未敢骤易衣冠。一日大雪,辇毂萧条,普退朝后,吃过晚膳,语门客道:“主上今日,想必不来了。”门客答道:“今夜寒甚,就是寻常百姓,尚不愿出门,况贵为天子,岂肯轻出? 丞相尽可早寝了。”普乃易去冠服,退入内室,闲坐片时,将要就寝,忽闻叩门有声,正在动疑,司阍已驰入报道:“圣上到了。”普不及冠服,匆匆趋出,见太祖立风雪中,慌忙迎拜,且云:“臣普接驾过迟,且衣冠未整,应该待罪。”太祖笑道:“今夜大雪,怪不得卿未及防,何足言罪?”一面说着,一面即扶起赵

普,趋入普宅。太祖复道:“已约定光义同来。渠尚未到么?”赵普正待回答,光义已经驰至。君臣骨肉,齐集一堂。太祖戏问赵普道:“羊羔美酒,可以消寒,卿家可有预备否?”普答言有备。太祖大喜,且命普就地设裀,闭门共坐。普一一领旨,即就堂中炽炭烧肉,唤出妻室林氏,令司酒炙。林氏登堂,叩见太祖,并谒光义。太祖呼林氏道:“贤嫂!今日多劳你了。”赵普代为谦谢。须臾,肉熟酒热,由林氏供奉上来,普斟酒侍饮。酒至半酣,太祖语道:“朕因外患未宁,寝不安枕。他处或可缓征,惟太原一路,时来侵扰,朕意将先下太原,然后削平他国,卿意以为如何?”普答道:“太原当西北二面。我军若下太原,便与契丹接壤,边患要我当其冲了,臣意不如先征他国。待诸国削平,区区弹丸黑子,哪里保守得住?当然归入版图呢!”老成有识,不愧良相。太祖微笑道:“朕意也是这般,前言不过试卿。但今日欲平他国,当先从何处入手?”普答道:“莫如蜀地。”太祖点首。嗣复议及伐蜀计策。又谈论了一两时,夜色已阑,太祖兄弟,方起身辞去。普送出门外而别。小子有诗咏道:

风雪漫天帝驾来,重裀坐饮相臣陪。

兴酣商画平西策,三峡烟云付酒杯。

西征议定,战鼓重鸣,宋廷上面,又要遣将调兵,向西出发了。欲知征蜀胜负,请看下回便知。

荆、襄两处,唇齿相依,即并力拒宋,亦恐不逮,况外交未善,内乱相寻,宁能不相与沦亡乎?宋太祖欲收荆湖,何妨以堂堂之师,正正之旗,平定两境,而必师假虞伐虢之故智,袭据荆南,次及湖南,是毋乃所谓杂霸之术,未足与语王道者。且观其羁縻李汉超,笼络董遵诲,无一非噢咻小惠之为。至于击死张琼,信谗忘劳,而真态见矣。厚恤家属,亦胡益哉?迨观其雪夜微行,至赵普家,定南征北讨之计,后人方传为美谈。夫征伐大事也,不议诸大廷,乃议诸私第,鬼鬼祟祟,君子所勿取焉。

第九回

破川军孱王归命　受蜀俘美妇承恩

却说蜀主孟昶，系两川节度使孟知祥子，后唐明宗封他为蜀王，历史上叫作后蜀。详见五代史。唐末僭称蜀帝，未几病殁，子仁赞嗣立，改名为昶，昶荒淫无度，滥任臣僚，所用王昭远、伊审征、韩保正、赵崇韬等，均不称职。昶母李氏，本唐庄宗嫔御，赐给孟知祥，尝语昶道："我见庄宗及尔父，灭梁定蜀，当是统兵将帅，必须量功授职，所以士卒畏服。今王昭远本给事小臣，韩保正等又是纨绔子弟，素不知兵，一旦有警，如何胜任？"昶母颇有见识。昶不肯从。及宋平荆湖，蜀相李昊又进谏道："臣观宋氏启运，不类汉、周，将来必统一海内，为我国计，不如遣使朝贡，免启戎机。"昶颇以为是，商诸昭远。昭远道："蜀道险阻，外扼三峡，岂宋兵所得飞越？主上尽可安心，何必称臣纳贡，转受宋廷节制呢？"昶乃罢朝贡议，并增兵水陆，防守要隘，既而昭远从张廷伟言，劝昶通好北汉，夹攻汴梁。昶乃遣部校赵彦韬等，赍送蜡书，令由间道驰往太原。偏彦韬阳奉阴违，竟入汴都，奏闻太祖。太祖展书略阅，但见上面写着：

> 早岁曾奉尺书，远达睿听。丹素备陈于翰墨，欢盟已保于金兰，洎传吊伐之嘉音，实动辅车之喜色。寻于褒汉添驻师徒，只待灵旗之济河，便遣前锋而出境。

太祖阅书至此，不禁微笑道："朕正拟发兵西征，偏他先来寻衅，益令朕师出有名了。"遂把原书掷下，安排选将。命忠武军节度王全斌，为西川行营都部署，都指挥使刘光义、崔彦进为副，枢密副使王仁赡，枢密承旨曹彬为都监，率部兵六万人，分道入蜀。全斌等入朝辞行，太祖面谕道："卿以为西川可取否？"全斌道："臣等仰仗天威，谨遵庙算，想必克日可取哩。"右厢都校史延德前奏道："西川一方，倘在天上，人不能到，原是无法可取，若在地上，难道如许兵力，尚不能平定一隅么？"太祖喜道："卿等勇敢如此，朕复何忧！但若攻克城寨，所得财帛，尽可分给将士，朕止欲得他土地，此外无所求了。"恐尚有一意中人。全斌等叩首受训。太祖又道："朕已为蜀主治第汴滨，共计五百余间，供[illegible]什物，一切具备。倘或蜀主出降，所有家属，无论大小男妇，概不准侵犯一人，好好地送他入都，来见朕躬，朕当令他们安居新第哩。"言中有意，请看下文。全斌等领旨而去，遂分两路进兵。全斌及彦进等，由凤州进，光义及曹彬等，由归州进，浩浩荡荡杀奔西川。

蜀主昶闻得警报，亟命王昭远为都统，赵崇韬为都监，韩保正为招讨使，李进为副，率兵拒宋；且令左仆射李昊，在郊外饯行。昭远酒酣起座，攘臂大言道："我此行不止克敌，就是进取中原，也容易得很，好似反手一般哩。"李昊暗暗笑着，口中只好敷衍数语，随即告别。昭远率兵启行，手执铁如意，指挥军事，自比诸葛亮。我说他可比王衍。到了罗川，闻宋帅王全斌等，已攻克万仞、燕子二寨，进拔兴州，乃亟派韩保正、李进率军五千，前往拒敌。韩、李二人行至三泉寨，正值宋军先锋史延德，带着前队，骤马冲来。李进舞戟出迎，战未数合，被延德用枪拨戟，轻舒左臂，将李进活擒过去。保正大怒，抡刀出战。延德毫不惧怯，挺枪接斗。又战了十余合，杀得保正气喘吁吁，正想回马逃奔，不防延德的枪锋，正向中心刺来，慌忙用刀遮拦，那枪枝便缩了回去，保正向前一扑，又被延德活捉去了。正是纨绔子弟，不堪一战。延德驱兵大进，乱杀一阵。可怜这班蜀兵，多做了无头之鬼。还有三十万石粮米，也由

宋军搬去，一粒不留。王昭远闻着败信，遂列阵罗川，准备拒敌。延德也不敢轻进，在途次暂憩，静待后军。至崔彦进率兵到来，方会同前进。遥见蜀兵依江为营，桥梁未断。彦进前行，张万友呼道："不乘此抢过浮桥，更待何时？"道言未绝，他已飞马突出，驰上浮桥。蜀兵忙来拦阻，挡不住万友神力，左一槊，右一刀，都把他杀落水中。宋军一齐随上，霎时间驰过桥西。王昭远见宋军骁勇，不禁失色，便率兵退走，回保漫天寨。未战先怯，岂诸葛亮军师的骄兵计耶？一面调集各处精锐，并力守御。

崔彦进分兵三路，同时进击，自与史延德为中路，先抵漫天寨下。寨在山上，势极高峻，彦进知不易仰攻，只令兵士在山下辱骂，引他出来。昭远仗着兵众，倾寨出战，彦进率军迎敌，约略交锋，就一齐退去。昭远麾军力追，铁如意用得着了。看看赶了十余里，自觉离寨太远，拟鸣金收军。迟了。偏偏左右两面，两路宋军杀到，左路是宋将康延泽，右路便是张万友。彦进、延德又领军杀回，三路夹击蜀军。任你指挥如意的王昭远，到此也心慌意乱，没奈何驰马奔归，蜀兵随即大溃。宋军乘胜追赶，驰至寨下，凭着一股锐气，踊跃登山。昭远料难保守，复弃寨西奔。宋军掩入寨中，夺得器甲刍粮，不可胜数。待王全斌驰到，再派崔彦进等进兵。王昭远收集溃卒，复来拒敌，三战三北，乃西渡桔柏江，焚去桥梁，退守剑门。

全斌因剑门险峻，恐急切难下，且探听刘光义等消息，再定行止。未几得光义来书，已攻克夔州，进定峡中了。原来夔州地扼三峡，为西蜀江防第一重门户。刘光义、曹彬等，自归州进兵，正要向夔州攻入，蜀宁江制置使高彦俦，与监军武守谦，率兵扼守，就在夔州城外的锁江上面，筑起浮桥，上设敌棚三重，夹江列炮，专防敌船。刘光义等出发汴京，已由太祖指示地图，令他水陆夹攻，方可取胜。至是光义等溯江入蜀，距锁江三十里，即舍舟步进，夤夜袭击。蜀兵只管江防，不管陆防，骤被宋军自陆攻入，立即溃散。光义等既夺浮梁，进薄城下，蜀监军武守谦拟开城搦战，高彦俦出阻道："北军跋涉前来，利在速战，不如坚壁固守，休与交锋。待他师老粮尽，士无斗志，那时彼竭我盈，一鼓便足退敌了。"以逸待劳，莫如此策。守谦不从，独领南下千余骑，大开城门，跃马出战。正值光义骑将张廷翰，挺枪过来，两马相交，双枪并举。战到一两个时辰，廷翰枪法越紧，守谦抵敌不住，虚幌一枪，驰回城中。说是迟，那时快，廷翰紧追守谦，也以马入城。守卒亟欲闭门，被廷翰戮毙数人，门不及闭，宋军一拥而进。曹彬、刘光义也先后驰入，高彦俦忙来拦阻，已是招架不住，守谦遁去。彦俦身中数十创，奔归府第，整衣及冠，望西北再拜，自焚而亡。算是后蜀忠臣。光义等既克夔州，安抚百姓，礼葬彦俦遗骸，再向西北进兵。所过披靡，如万、施、开、忠等州，次第收降，峡中郡县悉定，乃驰书报知全斌。全斌闻东路大捷，即进次益光。途次获得蜀中侦卒，厚赐酒食，劝他降顺，并问入蜀路径。该卒言："益光江东，越大山数重，有一狭径，地名来苏。由此径通过，即可绕出剑门南面，与官道会合，前途没有险阻了。"全斌大喜，遂依降卒言，自来苏径趋青疆，一面分兵与史延德，潜袭剑门。果然王昭远闻警，令偏将在剑门居守，自引众至汉源坡，来阻全斌。谁料全斌尚未遇着，剑门失守的信息，已经报到，吓得昭远魂不附体，举措失常。既而，尘头大起，号炮连声，全斌、崔彦进，自青疆杀到，昭远僵卧胡床，好像死去。铁如意拿不动么？还是都监赵崇韬，布阵出战。看官，你想这时候的蜀军，统已胆战心寒，哪里还敢对仗？一经接手，略有几个受伤，就一哄而逃散了。崇韬还想支持，偏坐骑也像胆小，只向后倒退下去，累得崇韬坐不安稳，平白地翻落马下。部下没人顾着，活活地被宋军缚住。力避词复，故笔下特开生面。全斌本是个杀星，但教兵士砍杀过去，好似刀劈西瓜，滚滚落地，差不多有万余颗头颅。有几个败兵，侥幸逃脱，奔回寨中，忙将昭远掖坐马上，加鞭疾奔，逃至东川，下马匿仓舍中，悲嗟流涕，两目尽肿。何不设空城计？俄而追骑四至，入舍搜寻，见昭远缩做一团，也不管什么都统不都统，把他铁索上头，似猢狲般牵将去了。涉笔成趣。

蜀主孟昶，正与爱妃花蕊夫人，点出尤物。饮

酒取乐。突然接到败报，把酒都吓醒了一半，忙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为统帅，李廷珪、张惠安等为副将，出赴剑门，援应前军。玄喆素不习武，但好声歌，当出发成都，尚带着好几个美女，好几十个伶人，笙箫管笛，沿途吹唱，并不像行军情形。大约是出去迎亲。廷珪、惠安，又皆庸儒无识，行到绵州，得知剑门失守，竟遁还东川。孟昶惶骇，亟向左右问计。老将石斌献议道："宋师远来，势不能久，请深沟高垒，严拒敌军。"蜀主叹道："我父子推衣解食，养士之四十年，及大敌当前，不能为我杀一将士，今欲固垒拒敌，敢问何人为我效命？"言已，泪下如雨。忽丞相李昊入报道："不好了！宋帅全斌已入魏城，不日要到成都了，"孟昶失声道："这且奈何？"李昊道："宋军入蜀，无人可挡，谅成都亦难保守，不如见机纳土，尚可自全。"孟昶想了一会，方道："罢罢！我也顾不得什么了，卿为我草表便是。"李昊乃立刻修表。表既缮成，由孟昶遣通奏伊审征，赍送宋军。全斌许诺，乃令马军都监康延绎，领着百骑，随审征入成都，宣谕恩信，尽封府库乃还。越日，全斌率大军入城，刘光义等亦引兵来会。孟昶迎谒马前，全斌下马抚慰，待遇颇优。昶复遣弟仁贽诣阙上表，略云：

> 先臣受命唐室，建牙蜀川，因时势之交迁，为人心之拥迫。先臣即世，臣方壮年，猥以童昏，谬承余绪。乖以小事大之礼，阙称藩奉国之诚，染习婾安，因循积岁。所以上烦宸算，远发王师，势甚疾雷，功如破竹。顾惟懦卒，焉敢当锋？寻束手以云归，上倾心而俟命。当于今月十九日，已领亲男诸弟，纳降礼于军门，至于老母诸孙，延残喘于私第。陛下至仁广覆，大德好生，顾臣假息于数年，所望全躯于此日。今蒙元戎慰恤，监护抚安，若非天地之重慈，安见军民之受赐？臣亦自量过咎，谨遣亲弟诣阙奉表，待罪以闻！

这篇表文，相传亦李昊手笔。昊本前蜀旧臣，前蜀亡时，降表亦出昊手，蜀人夜书昊门，有"世修降表李家"六字，这也是一段趣闻。总计后蜀自孟知祥至昶，凡二世，共三十二年。宋太祖接得降表，便简授吕余庆知成都府，并命蜀主昶速率家属，来京授职。无非念着妙人儿。孟昶不敢怠慢，便挈族属启程，由峡江而下，径至汴京，待罪阙下。太祖御崇元殿，备礼见昶。昶叩拜毕，由太祖赐坐赐宴，面封昶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授爵秦国公。所有昶母以下，凡子弟妻妾及官属，均赐赏有差。就是王昭远一班俘虏，也尽行释放。

看官！你道太祖何故这般厚恩？他闻昶妾花蕊夫人，艳丽无双，极思一见颜色，藉为渴念。但一时不便特召，只好借着这种金帛，遍为赏赐，不怕她不进来谢恩。昶母李氏，因即带着孟昶妻妾，入宫拜谢，花蕊夫人当然在列。太祖一一传见，挨到花蕊夫人拜谒，才至座前，便觉有一种香泽，扑入鼻中，仔细端详，果然是国色天姿，不同凡艳。及折腰下拜，几似迎风杨柳，袅娜轻盈。嗣复听娇语道："臣妾徐氏见驾，愿皇上圣寿无疆。"或云花蕊夫人姓费，未知孰是？这两句虽是普通说话，但出自花蕊夫人徐氏口中，偏觉得珠喉宛转，呖呖可听。当下传旨令起，且命与昶母李氏，一同旁坐。昶母请入谒六宫，当由宫娥引导前去，花蕊夫人等，也即随往。太祖尚自待着，好一歇见数人出来，谢恩告别。太祖呼昶母为国母，并教她随时入宫，不拘形迹。醉翁之意不在酒。昶母唯唯而退。太祖转着双眸，盯住花蕊夫人面上。夫人亦似觉着，瞧了太祖一眼，乃回首出去。为这秋波一转，累得这位英明仁武的宋天子，心猿意马，几乎忘寝废餐。且因继后王氏，于乾德元年崩逝，六宫虽有妃嫔，都不过寻常姿色，王皇后之殁，就从此带过。此时正在择后，偏遇这倾国倾城的美人儿，怎肯轻轻放过？无如罗敷有夫，未便强夺，踌躇了好几天，想出一个无上的法儿来。

一夕，召孟昶入宴，饮至夜半，昶才告归。越宿昶竟患疾，胸间似有食物塞住，不能下咽，迭经医治，终属无效。奄卧数日，竟尔毕命，年四十七岁。太祖废朝五日，居然素服发哀，赙赠布帛千匹，葬费尽由官给，追封昶为楚王。好一种做作。昶母李氏，本奉旨特赐肩舆，时常入宫，每与太祖相见，辄有悲容。太祖尝语道："国母应自爱，

毋常戚戚。如嫌在京未便，他日当送母归。”李氏问道：“使妾归至何处？”太祖答言归蜀。李氏道：“妾本太原人氏，倘得归老并州，乃是妾的夙愿，妾当感恩不浅了。”太祖欣然道：“并州被北汉占据。待我平定刘钧，定当如母所愿。”李氏拜谢而出。及孟昶病终，李氏并不号哭，但用酒酬地道：“汝不能死殉社稷，贪生至此，我亦为汝尚存，所以不忍遽死。今汝死了，我生何为？”遂绝粒数日，也是呜呼哀哉，伏惟尚飨。太祖命赙赠加等，令鸿胪卿范禹偁护理丧事，与昶俱葬洛阳。葬事粗毕，孟昶的家属，仍回至汴都，免不得入宫谢恩。太祖见了花蕊夫人，满身缟素，愈显得丰神楚楚，玉骨姗姗，是夕竟留住宫中，迫她侍宴，花蕊夫人也身不由主，只好惟命是从。饮至数杯，红云上脸，太祖越瞧越爱，越爱越贪，索性拥她入帏，同上阳台。永夕欢娱，不消细述，次日即册立为妃。这花蕊夫人，系徐匡璋女，绰号花蕊，无非因状态娇柔，仿佛与花蕊相似。她本与孟昶很是亲爱，此次被迫主威，勉承雨露，惟心中总忆着孟昶。遂亲手绘着昶像，早夕供奉，只托言是虔奉张仙，对他祷祝，可卜宜男。宫中一班嫔御，巴不得生男抱子，都照样求绘，香花顶礼去了。俗称张仙送子，便由这花蕊夫人捏造出来。小子有诗咏花蕊夫人道：

供灵诡说是张仙，如此牵情也可怜。
千古艰难惟一死，桃花移赠旧诗篇。

花蕊夫人入宫后，宋太祖非常钟爱。欲知以后情事，容至下回表明。

蜀主孟昶，嬖幸宠妃，信任庸材，已有亡国之咎。乃反欲勾通北汉，自启战衅，虽欲不亡，其可得乎？王昭远以侍从小臣，谬任统帅，反以诸葛自比，可嗤孰甚。宋祖算无遗策，其视蜀主孟昶，已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其所以预筑新第，特别优待者，无非欲买动花蕊夫人之欢心耳。正史于孟氏世家，载明孟昶入汴，受爵秦国公，数日即卒，而于花蕊夫人事，略而不详。此由《宋史》实录，为君者讳，后人无从证实，乃特付阙如耳。然稗官野乘，已遍录轶闻，卒之无从掩迹。且昶年仅四十有余，而入汴以后，胡竟暴卒？大明殿之赐宴，明载史传，蛛丝马迹，确有可寻。著书人非无端诬古，揭面出之，微特足补正史之缺，益以见欲盖弥彰者之终难文过也。

第十回
戢兵变再定西川　兴王师得平南汉

却说宋太祖得了花蕊夫人，册封为妃，待她似活宝贝一般。每当退朝余暇，辄与花蕊夫人调情作乐。这花蕊夫人却是个天生尤物，不但工颦解媚，并且善绘能诗。太祖尝令她咏蜀，她得心应手，立成七绝数首，中有二语最为凄切，传诵一时。诗云："十四万人齐解甲，也无一个是男儿。"太祖览此二语，不禁击节称赏，且极口赞美道："卿真可谓锦心绣口了。"惟孟昶初到汴京，曾赐给新造大厦五百间，供帐俱备，俾他安居。至孟昶与母李氏，次第谢世，花蕊夫人，已经入宫，太祖便命将孟宅供帐，收还大内。卫卒等遵旨往收，把孟昶所用的溺器，也取了回来。看官！试想这溺器有何用处，也一并取来呢？原来孟昶的溺器，系用七宝装成，精致异常，要与花蕊夫人相配，应该有此宝装。卫卒甚为诧异，所以取入宫中。太祖见了，也视为稀罕，便叹道："这是一个溺器，乃用七宝装成，试问将用何器贮食？奢靡至此，不亡何待！"即命卫卒将它撞碎，扑的一声，化作数块。溺器可以撞碎，花蕊奈何采用。既而见花蕊夫人所用妆镜，背后镌有"乾德四年铸"五字。史称蜀宫人入内，宋主见其镜背有乾德四年铸五字，蜀宫人想即花蕊夫人，第史录讳言，故含混其词耳。不觉惊疑道："朕前此改元，曾谕令相臣，年号不得袭旧，为什么镜子上面，也有乾德二字哩？"花蕊夫人一时失记，无从对答。乃召问诸臣，诸臣说不知所对，独翰林学士窦仪道："蜀主王衍，曾有此号。"太祖喜道："怪不得镜上有此二字。镜系蜀物，应记蜀年。宰相须用读书人，卿确具宰相才呢。"窦仪谢奖而退。自是朝右诸臣，统说窦仪将要入相，就是太祖亦怀着此意，商诸赵普。普答道："窦学士文艺有余，经济不足。"轻轻一语，便将窦仪抹煞。太祖默然。窦仪闻此，料是赵普忌才，心中甚是怏怏，遂至染病不起，未几遂殁。太祖很是悼惜。

忽川中递到急报，乃是文州刺史全师雄，聚众作乱，王全斌等屡战屡败，向京乞援。能平蜀主昶，不能制全师雄，终归失败。太祖乃命客省使丁德裕，即前回之丁德裕，时已改任客省使。率兵援蜀；并遥命康延泽为东川七州招安巡检使，剿抚兼施。看官道这全师雄何故作乱？原来王全斌在蜀，昼夜酣饮，不恤军务。曹彬屡请旋师，全斌不但不从，反纵使部下掳掠子女，劫夺财物，蜀民咸生怨望。嗣由太祖诏令蜀兵赴汴，饬全斌优给川资，全斌格外克扣。蜀兵大愤，行至绵州，竟揭竿为乱，自号兴国军，胁从至十余万。且劫住文州刺史全师雄，推他为帅。全斌遣将朱光绪，领兵千人，往抚乱众。哪知光绪妄逞淫威，先访拿师雄家属，一一杀毙，只有师雄一女，姿色可人，但便把他饶命，占为妾媵。上行下效，捷于影响。师雄闻报大怒，遂攻据彭州，自称兴蜀大王。两川人民，群起响应，愈聚愈众。崔彦进及弟彦晖等分道往讨，屡战不利，彦晖阵亡。全斌再遣张廷翰赴援，亦战败遁回，成都大震。

时城中降兵，尚有二万七千名。全斌恐他应贼，尽诱入夹城中，把他围住，杀得一个不留。于是远近相戒，争拒官军，西川十六州，同时谋变。全斌急得没法，只好奏报宋廷，一面仍令刘光义、曹彬出击师雄。刘光义廉谨有法，曹彬宽厚有恩，两人入蜀，秋毫无犯，军民相率畏怀。此次从成都出兵，仍然严守军律，不准扰民。沿途百姓，望着刘、曹两将军旗帜，都已额手相庆。到了新繁，师雄率众出敌，才一对垒，前队都解甲往降，弄得师雄莫名其妙，没奈何麾众返回。哪知阵势一动，宋军即如潮入，大呼："降者免死！"乱众抛戈弃械，纷纷投顺，剩得若干悍目，来斗宋

军,不是被杀,就是受伤,眼见得不能支持,统回头跑去。师雄奔投郫县,复由宋军追至,转走灌口。此古人所谓仁者无敌也。全斌闻刘、曹得胜,也星夜前进,至灌口袭击师雄。师雄势已穷蹙,不能再战,冲开一条血路,逃入金堂。身上已中数矢,鲜血直喷,仆地而亡。乱党迅据铜山,改推谢行本为主。巡检使康延泽,用兵剿平;丁德裕亦已到蜀,分道招辑,乱众乃定。西南诸夷,亦都归附。

捷报传达汴京,太祖乃促全斌等班师。及全斌还朝,由中书问状,尽得黩货杀降诸罪。因前时平蜀有功,姑从末减,只降全斌为崇义节度留后,崔彦进为昭化节度留后,王仁赡为右卫将军。仁赡对簿时,历诋诸将,冀图自免,惟推重曹彬一人。且对太祖道:"清廉畏慎,不负陛下,只有曹都监,此外都不及了。"仁赡明知故犯,厥罪尤甚。太祖查得曹彬行囊,止图书衣衾,余无别物,果如仁赡所言,乃特加厚赏,擢为宣徽南院使。并因刘光义持身醇谨,亦赏功进爵。蜀事至此告终,以后慢表。

且说西蜀既平,宋太祖以乾德年号,与蜀相同,决意更改;并欲立花蕊夫人为后,密与赵普商议。普言:"亡国宠妃,不足为天下母。宜另择淑女,以肃母仪。"太祖沉吟道:"左卫上将军宋偓的长女,容德兼全,卿以为可立后否?"普对道:"陛下圣鉴,谅必不谬。"太祖乃决定立宋女为后。这宋女年未及笄,乾德元年,曾随母入贺长春节,太祖生日为长春节。太祖曾见她娇小如花,令人可爱。越四年,复召见宋女,面赐冠帔。宋女年已二八,豆蔻芳年,芙蓉笑靥,模样儿很是端妍,性情儿又很柔媚。当时映入太祖眼帘,便已记在心中,只因花蕊夫人,专宠后宫,乃把宋女搁置一边。此次提及册后事情除了花蕊夫人,只有这个宋女,尚是萦情,当下通知宋偓,拟召他长女入宫。宋偓自然遵旨,当即将女儿送纳。哪个不要做国丈?乾德五年残腊,有诏改元开宝。开宝元年二月,由太师择定良辰,册立宋氏为后。是时宋氏年十七,太祖年已四十有二了,老夫得了少妻,倍增恩爱。宋氏又非常柔顺,每值太祖退朝,必整衣候接,所有御馔亦必亲自检视,旁坐侍食,因此愈得太祖欢心。俗语说得好:"痴心女子负心汉。"那花蕊夫人,本有立后的希望,自被宋女夺去此席,倒也罢了,谁知太祖的爱情,也移到宋女上去,长门漏静,谁解寂寥?痛故国之云亡,怅新朝之失宠,因悲成怨,因怨成病,徒落得水流花谢,玉殒香消。数语可抵一篇吊花蕊夫人文。太祖回念旧情,也禁不住涕泪一番,命用贵妃礼安葬。后来境过情迁,也渐渐忘怀了。

会接得北方消息,北汉主刘钧病殂,养子继恩嗣立。太祖因有隙可乘,遂命昭化军节度使李继勋,督军北征。继勋至铜锅河,连破汉兵,将攻太原。北汉主继恩,忙遣使向辽乞援。司空郭无为,与继恩有嫌,竟密嘱供奉官霸荣,刺死继恩,另立继恩弟继元。太原危乱得很。宋太祖得悉情形,一面促李继勋进兵,一面遣使赍诏,谕令速降。拟封继元为平卢节度,郭无为为邢州节度。无为接诏,颇欲降宋,偏是继元不从;可巧辽主兀律,发兵救汉,李继勋恐孤军轻进,反蹈危机,乃收兵南归。北汉兵反结合辽兵,进寇晋降二州,大掠而去。太祖闻报大愤,下令亲征,命弟光义为东京留守,自统兵进薄太原,围攻三月,仍不能下。汉将刘继业,即杨业,详见下文。善战善守,宋将石汉卿等阵亡,辽复出兵来援。宋太常博士李光赞劝太祖班师,太祖转问赵普,普意与光赞相同,乃分兵屯镇潞州,回驾大梁。此系开宝二年事,厥后荡平北汉,在太宗太平兴国四年,非太祖时事,故此处不得不叙入。

越年,由道州刺史王继勋上书,内称:"南汉主刘鋹,残暴不仁,屡出寇边,请速兴王师,吊民伐罪"等语。太祖尚不欲用兵,遣书南唐,令唐主传谕刘鋹,劝他称臣。这时唐主李景,已早去世,第六子煜继立,煜仍事宋不怠,既得太祖诏书,即遣使转告南汉;刘鋹不服,反拘住唐使,驰书答煜,语多不逊。煜乃将原书奏闻。太祖因命潭州防御使潘美,朗州团练使尹崇珂领兵南征。小子欲叙南汉亡国,不得不略述南汉源流。南汉始祖叫作刘隐,朱梁时据有广州,受梁封为南海王。隐殁后,弟陟袭位,僭号称帝,改名为龑。龑读若俨,古时字书不成载,想系刘陟杜撰。龑传子玢。玢为弟晟所弑。晟子名鋹,淫昏失德,委政宦官龚

澄枢，及才人卢琼仙，整日里深居宫中，荒耽酒色。偶得一波斯女，丰艳善淫，曲尽房术，遂大加宠幸，赐号媚猪；更喜观人交媾，选择美少年，配偶宫人，裸体相接，自与媚猪往来巡察，见男胜女，乃喜，见女胜男，即将男子鞭挞，或加阉刑。群臣有过，及士人释道，可备顾问，概下蚕室。蚕室即阉人之密室。令得出入宫闱，又作烧、煮、剥、剔、刀山、剑树等刑，或令罪人斗虎抵象，辄为所噬。每岁赋敛，异常烦重，所入款项，多筑造离宫别馆，及奇巧玩物。内宦陈延寿，制作精巧，出入必随。延寿且劝𬶐除去诸王，藉免后患。于是刘氏宗室，屠戮殆尽，故臣旧将，非诛即逃。内侍监李托，有二女，均饶姿色，𬶐选他长女为贵纪，次为才人。进托任内太师。自是南汉宫廷，第一个有权力的就是李托，第二个有权力的要算龚澄枢。至宋将潘美等，率兵进攻，龚澄枢方握兵权，无从推诿，只好出赴贺州，画策守御。甫至中途，闻宋军已至芳林，距贺州仅三十里，不禁大惊失色，慌忙引军遁还。毕竟是个阉人，带着一半女态。汉主刘𬶐急得没法，大将伍彦柔，自亲督兵，乃命率水师援贺。舟至城外，适当夜半，待至迟明，彦柔挟弹登岸，踞坐胡床，指挥兵士。王昭远第二。不意宋军已预伏岸侧，突然杀出，把汉兵冲作数段，汉兵大乱，多半被杀。彦柔不及遁走，被宋军擒住，枭首悬竿，晓示城中。守卒惊讶失措，遂于次日陷入。

刘𬶐与李托等商议，李托等均束手无策。或请起用故将潘崇彻。𬶐意尚不欲用，无如警耗迭来，急不暇择，没奈何召入崇彻，命领兵三万，出屯贺江。崇彻本因谗被斥，居常怏怏，此时虽受命统军，免不得心存芥蒂，坐观成败。急时抱佛脚，尚有何益？宋军连拔昭、桂、连三州，进逼韶州。韶州系岭南锁钥，此城一失，广州万不可守。刘𬶐令将国中锐卒，及所有驯象，悉数出发，遣都统李承渥为元帅，往韶州防御。承渥至韶州城北，驻军莲花峰下，列象为阵，每象载十余人，均执兵仗，气势甚盛。宋军猝睹此状，也未免张皇起来。潘美道："这有什么可怕？众将士可搜集强弩，尽力攒射，管教他众象返奔，自遭残害呢。"将士得令，各用强弓劲矢，向前射去，果象阵立解，各象向后退窜，骑象士兵，纷纷坠地。宋军乘势掩击，杀得汉兵七歪八倒。承渥抱头窜还，还算保全性命。宋军遂攻入韶州。

刘𬶐闻报，战栗失容，驯象失败，何不遣媚猪去？环顾诸臣，统是面面相觑，没人敢去打仗，不由地涕泣入宫。宫媪梁鸾真，独上前道："妾有养子郭崇岳，颇娴战略。主上若任他为将，定可退敌。"刘𬶐大喜，亟命将崇岳召入，面加慰劳，授官招讨使，令与大将植廷晓，统兵六万，出屯马径。这郭崇岳毫无智能，专知迷信鬼神，日夜祈祷，想请几位天兵天将，来退宋军。想由梁鸾真所教导。偏偏鬼神无灵，宋军大进，英州、雄州均已失守，潘崇彻反颜降宋，大敌已进压泷头。郭崇岳返报刘𬶐道："宋军已到泷头了，看来马径也是难保，应请固守城池，再图良策！"刘𬶐大惧，半晌才道："不如着人请和罢！"当下遣使赴潘美军，愿议和约。潘美不许，叱退来使，更进兵马径，立营双女山下，距广州城仅十里。𬶐逃生要紧，命取船舶十余艘，装载妻女金帛，拟航海亡命。不意宦官乐范，先与卫卒千余，盗船遁去。𬶐益穷迫，复遣左仆射萧漼，诣宋军乞降。潘美送漼赴汴，自率军进攻广州城。刘𬶐再欲遣弟保兴，率百官出迎宋师。郭崇岳入阻道："城内兵尚数万，何妨背城一战。战若不胜，再降未迟。"乃与植廷晓再出拒战，据水置栅，夹江以待。宋军渡江而来，廷晓、崇岳出栅迎敌。怎奈宋军似虎似熊，当着便死，触着便伤，汉兵十死六七，廷晓亦战殁阵中。崇岳奔还栅内，严行扼守，刘𬶐又遣保兴出助。潘美语诸将道："汉兵编木为栅，自谓坚固，若用火攻，彼必扰乱。这乃是破敌良策呢。"遂分遣丁夫，每人二炬，俟夜静近栅，乘风纵火，万炬齐发，烈焰冲霄，各栅均被燃着。可怜栅内守兵，都变作焦头烂额，逃无可逃，连崇岳也被烧死，只保兴逃回城中。鬼神不会无灵，竟迎崇岳西去。

龚澄枢、李托私自商议道："北军远来，无非贪我珠宝财物。我不若先行毁去，他得一空城，不能久驻，自然退去了。"呆极。乃纵火焚府库宫殿，一夕俱尽。城内大乱，没人拒守，宋军到了城下，立即登城，入擒刘𬶐，并龚澄枢、李托等，及

宗室文武九十七人。保兴逃入民舍，亦被擒住，悉押送阙下。媚猪曾否在内？有奄侍数百人，盛服求见。潘美道：“我奉诏伐罪，正为此等，尚敢来见我么？”遂命一一缚住，斩首示众。广州乃平。总计南汉自刘隐据广州，至鋹亡国，凡五主，共六十五年。当时广州有童谣云[illegible]，白天雨至”，人莫能解，至刘鋹亡[illegible]二月四日，天雨二字，取王师如时雨的意思。小子有诗咏道：

妇寺盈廷适召亡，王师南下效鹰扬。
羊头戾气由人感，童语宁真兆不祥。

刘鋹等解入汴京，能否保全首领，且待下回表明。

阅此回可知淫暴之徒，必至败亡。王全斌已平两川，乃以淫暴好杀，复召全师雄之乱，非刘光义、曹彬之尚得民心，出师征讨，其有不功败垂成乎？刘鋹淫暴称最，宋师一入，如摧枯朽，虽有良将，亦且未克支持。况加龚澄枢、李托、李承渥，郭崇岳之庸驽，用以御敌，虽欲不亡，何可得也？彼宋祖不免好淫，未尝好暴，故虽纳蜀妃，尚无大害，后之有国有家者，当知所戒矣。

第十一回
悬绘像计杀敌臣　造浮梁功成采石

却说南汉主刘铱，彼宋军擒住，押送汴都，太祖御崇德门，亲受汉俘。当即宣谕责铱，铱此时反不慌不忙，向前叩首道："臣年十六僭位，龚澄枢、李托等，俱先考旧人，每事统由他作主，臣不得不自专。所以臣在国时，澄枢等是国主，臣实似臣子一般。还乞皇上明察！"史称铱善口辩，即此数语，已见辩才。太祖闻奏，乃命大理卿高继申，审讯澄枢等一干人犯，得种种奸谀情状。当即请旨，将澄枢、李托推出午门外斩首。特诏赦铱，授检校太保右千牛卫大将军，封恩赦侯。铱有可诛之罪，赦且封之，刑赏两失矣。铱谢恩退朝，当有大宅留着，俾他居住。铱弟保兴，亦得受封为右监门左仆射，所有萧漼以下各官属，俱授职有差。潘美等凯旋后，载归刘铱私财，由太祖仍然给还，尚有美珠四十六瓮，金帛相等，铱用美珠结成一龙，头角爪牙，无不毕具，且极巧妙，当下入献大内。太祖瞧着，语左右道："铱好工巧，习与性成。若能移治国家，何至灭亡？"左右皆唯唯称是。一日，太祖幸讲武池，从官未集，铱先禀见，由太祖赐酒一卮。铱接酒不饮，竟叩头流涕道："臣承祖父基业，违拒朝廷，致劳王师征讨，罪固当诛。陛下既待臣不死，臣愿做个大梁百姓，沐德终身。承赐卮酒，臣未敢饮。"你也怕死，为何置酖杀人？太祖道："你疑此酒有毒么？朕推心置腹，怎敢暗计杀人？"说着，命左右取过铱酒，一饮而尽，复另酌一卮赐铱。铱饮毕拜谢，面上很有惭色。原来铱在广州，专用毒酒害死臣下，所以推己及人，也恐太祖用此一法。其实也应该鸩死。太祖不但无心加害，且加封铱为卫公，这且搁下不提。

且说南汉既平，南唐主煜震恐异常，遣弟从善上表宋廷，愿去国号，改印文为江南国主，且请赐诏呼名。太祖准他所请，惟厚待从善，除常赐外，更给他白银五万两，作为赆仪。看官！道是何因？原来江南主李煜，曾密贻赵普计银五万两，普据实入奏，太祖道："卿尽可受用，但复书答谢，少赠来使，便可了事。"普对道："人臣无私馈，亦无私受，不敢奉旨！"太祖道："大国不宜示弱，当令他不测。朕自有计，卿不必辞。"至从善入朝，乃特地给银，仍如李煜赠普的原数。从善还白李煜，君臣都惊讶不置。忽江都留守林仁肇，上书阙下，略言："淮南戍兵，未免太少，宋前已灭蜀，今又取岭南，道远师疲，有隙可乘，愿假臣兵数万，自寿春径渡，规复江北旧境。宋或发兵来援，阻当据淮守御，与决胜负。幸得胜仗，全国受福；否则陛下可戮臣全家，藉以谢宋。且请预先告知宋廷。只说臣叛逆，不服主命，那时宋廷也不能归咎陛下，陛下尽可安心哩。"林仁肇此策，实足挑衅，李煜如或依言，灭亡当更早一年。李煜不从。

林仁肇夙负勇名，为江南诸将的翘楚。太祖亦闻他骁悍，未敢轻敌，所以暂从羁縻，画江自守。但心中总不忘江南，屡思除去仁肇，以便进兵。可巧开宝四年，李从善又奉兄命，赴汴入朝。太祖把从善留住，特赐广厦，授职泰宁军节度使。从善不好违命，只得函报李煜，留京供职。李煜手疏驰请，求遣弟归，偏偏太祖不许，只诏称："从善多才，朕将重用。当今南北一家，何分彼此，愿卿毋虑"等语。明是就从善身上设计除仁肇，否则乌用彼为？李煜未识何因，常遣使至从善处，探听消息。嗣是南北通使，不绝于道。太祖即遣绘师同往，伪充使臣，往见仁肇，将他面目形容，窃绘而来。至从善入觐，即将仁肇绘像，悬挂别室，由廷臣引使入观，佯问他认识与否？从善惊诧道："这是敝国的留守林仁肇，何故留像在此？"廷臣故意嗫嚅，半晌才道："足下已在京供职，同是朝

廷臣子，不妨直告。皇上爱仁肇才，特赐诏谕，令他前来。他愿遵旨来归，先奉此像为质。”言毕，又导往一空馆中，并与语道：“闻皇上已拟把此馆赐与仁肇。待他到汴，怕不是一个节度使么？”从善口虽答应，心下甚觉怀疑。至退归后，便遣使驰回江南，转报乃兄。究竟仁肇有无异志？李煜即传召仁肇，问他曾受宋诏与否？仁肇毫不接洽，自然答称没有。那李煜也不访明底细，便疑仁肇有意欺蒙，当下赐仁肇宴，暗中置鸩。仁肇饮将下去，回至私第，毒性一发，七窍流血，竟到枉死城去了。这条反间计，也只可骗李煜兄弟，若中知以上，也不至中计。

太祖闻仁肇已死，大加欢慰。惟从善仍留住不遣，且令他能达意旨，召煜入朝。煜只令使臣入贡方物，且再请遣弟归国。太祖仍然不允，且促煜即日赴阙。煜佯言有疾，始终不肯入京。太祖乃拟发兵往征。做到本题。时故周主母子，已迁居房州；周主病殁，太祖素服发丧，辍朝十日，谥为周恭帝，还葬周世宗庆陵左侧，号称顺陵。叙周恭帝之殁，文无漏笔。周恭帝年甫逾冠，即闻去世，也不免有可疑情事。葬事才了，又值同平章事赵普，生出种种疑案，免不得要调动相位，所以将南征事又暂搁起。

原来太祖于岭南平后，复乘暇微行。某夕至赵普第中，正值吴越王钱俶寄书于普，且赠有海物十瓶，置诸庑下。骤闻太祖到来，仓猝出迎，不及将海物收藏，等到太祖入内，已经瞧见，当即问是何物？普不敢虚言，据实奏对。太祖道：“海物必佳，何妨一尝！”普不能违旨，便取瓶启封，揭开一视，并不是什么海物，乃是灿然有光的瓜子金。真是佳物。看官曾阅过上文，普曾谓人臣无私受，如何这种海物，却陈列室中呢？这真是冤冤相凑，反令这位有胆有识的赵则平，弄得局蹐不安，没奈何答谢道：“臣未发书，实不知情。”太祖叹息道：“你也不妨直受。他的来意，以为国家大事，统由你书生作主，所以格外厚赠哩。”此语与前文大不相同。言已即去。赵普匆匆送出，懊丧了好几天。嗣见太祖优待如初，方才放心。哪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普遣亲吏往秦陇间，购办巨木，联成大筏，至汴治第。亲吏乘便影戤，多办若干，能鬻都中，藉取厚利。三司赵玭，查得秦陇大木，已有诏禁止私贩，普潜遣往购，已属违旨，且贩卖牟利，更属不法。当将详情奏闻。太祖大怒道：“他尚贪得无厌么？”遂命翰林学士承旨，拟定草诏，即日逐普。亏得故相王溥，力为解救，方停诏不发。后因翰林学士卢多逊，与普未协，召对时屡谈普短，太祖更滋不悦，待普益疏。普乃乞请罢政，当有诏调普出外，令为河阳三城节度使。

卢多逊得擢为参知政事。多逊父亿，尝任职少尹，时已致仕。闻多逊讦普事，不禁长叹道：“赵普是开国元勋，小子无知，轻诋先辈，将来恐不能免祸。我得早死，不致亲见，还算是侥幸哩！”为后文多逊流配伏笔。既而亿即病殁，多逊丁忧去位，奉诏起复，他即入朝视事，很得太祖信任。太祖复封弟光义为晋王，光美兼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内顾无忧，乃复议及外事，仍召江南主李煜入朝。煜迭次奉诏，颇虑入京被留，夺他土地，因此托疾回辞，阴修战备。无如声色萦情，忧乐无常，他本立周氏为后，嗣见后妹秀外慧中，遂借姻戚为名，召他入宫，密与交欢。后愤恚成疾，遽尔谢世。后妹即入为继后，凭着这天生慧质，曲意献媚。按谱徵声，得杨玉环霓裳羽衣曲，日夕研摩，竟得神似。自是朝歌暮舞，惹得李煜意荡神迷，无心国事。太祖屡征不至，遂命曹彬为西南路行营都部署，潘美为都监，曹翰为先锋，将兵十万，往伐江南。彬等受命后，即日陛辞。太祖谕彬道：“前日全斌平蜀，多杀降卒，朕时常叹恨。此次出师，江南事一概委卿，切勿暴掠生民，须要威信兼全，令自归顺。幸得入城，慎毋杀戮！设若城中困斗，亦当除暴安良。李煜一门，不应加害，卿其勿忘！”观此数语，似不愧仁人之言。彬顿首听命。太祖令起，拔剑授彬道：“副将而下，如不用命，准卿先斩后奏。卿可将此剑带去！”彬受剑而退。潘美等闻到此语，无不失色，彼此相戒，各守军律，乃随彬出都南下。

先是，江南池州人樊若水，在南唐考试进士，一再被黜，遂谋归宋。他于平居无事时，在采石江上，借鱼钓为名，暗测江面的阔狭。尝从南岸系着长绳，用舟引至北岸，往还十数次，尽得

江面尺寸，不失纤毫。至是，闻宋廷出师，即潜诣汴都，上书陈平南策，请造浮梁济师。太祖立即召见。若水呈上长江图，由太祖仔细审视，所有曲折险要，均已载明；至采石矶一带，独注及水面阔狭，更加详细，不禁大喜道："得此详图，虏在我目中了。"遂面授若水为右参赞大夫，令赴军前效用，复遣使往荆湖造黄黑龙船数千艘，又用大船载运巨竹，自荆渚东下，是时江南屯戍，见宋军到来，尚疑是江上巡卒，只备牛酒犒师，未尝出兵拦阻。宋军顺流径下，直抵池州；池州守将戈产，遣侦骑探视。方知宋军南征确音，急得手足无措，竟弃城遁去。曹彬等驰入池州，不戮一人。复进兵铜陵，才有江南兵前来抗御，怎禁得宋军一阵驱杀，不到数时，统已无影无踪，宋军再进至石牌口。先由樊若水规造浮桥，作为试办，然后移置采石，三日即成，不差尺寸。曹彬令潘美带着步兵，先行渡江，好似平地一般。当有探马报入金陵，煜召群臣会议。学士张洎进言道："臣遍览古书，从没有江上造浮桥的故事，想系军中讹传。否则宋军即来，似这般笨伯，怕他甚么？"赵括徒读父书，无救长平之败，张洎亦如是尔。煜笑道："我亦说他是儿戏罗，不足深虑。"言未已，又有探卒来报，宋军已渡江了。煜略觉着急，乃遣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郑彦华，督水军万人，都虞侯杜真领步兵万人，同拒宋师。并面嘱道："两军水陆相济，方可取胜，幸忽互诿为要！"郑杜两人唯唯趋出。郑彦华带领战船，溯江鸣鼓，急趋浮梁。潘美闻他初至，选弓弩手五千人，排列岸上。一声鼓号，箭如飞蝗，射得来舰樯折帆摧，东歪西倒，急切无从停泊，只好倒桨退去。未几，杜真所领的步军，从岸上驰到，潘美也不待列阵，便杀将过去。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又将杜军杀得七零八落，向南溃散。煜闻败报，方下令戒严，一面募民为兵；民献财粟，得给官爵。可奈江南百姓，素来文弱，更兼日久无事，一闻当兵两字，多已胆战心惊，哪个肯前去充役？就是家中储着财粟，也宁可藏诸深窖，不愿助国。因此文告迭颁，无人应命。南人之专顾身家，不自今始。

那宋师已捣破白鹭洲，进泊新村港，并分军攻克溧水；江南统军使李雄，有子七人，先后战死。宋曹彬亲督大军，进次秦淮。秦淮河在金陵城南，水道可达城中。江南兵水陆数万，列阵城下，扼河防守。潘美率兵渡河，因舟楫未集，各军相率裹足，临河待舟。潘美勃然道："我提兵数万，自汴到此，战必胜，攻必克，无论什么险阻，我也要亲去一试，况区区这衣带水，难道不好徒涉么？"说毕，将马一拍，竟跃入水中，截流而渡。各军见主将渡河，自然跟了过去。就是未曾骑马的步卒，也凫水径达对岸。江南兵前来争锋，均被宋军杀败。宋都虞侯李汉琼，用巨舰入河，载着葭苇，因风纵火，毁坏城南水寨，寨内守卒，多半溺死。这时候，江南主李煜信用门下侍郎陈乔学士张洎等计策，坚壁固守，自谓无恐。至若兵士指挥专属都指挥使皇甫继勋，毫不过问，他却在后院召集僧道，诵经念咒，专祈仙佛默佑。霓裳羽衣曲，想已听厌了。及宋军已逼城下，方听得炮声震耳，自出巡城，登陴一望，见城外俱驻着宋军，列栅为营，旌旗遍野，便顾问守卒道："宋军已到城下，如何不来报我？"守卒答道："皇甫统帅，不准入报，所以未曾上达。"煜不禁忿怒，此时才觉发忿，尚有何用。即召见皇甫继勋，问他何故隐蔽。继勋答道："北军强劲，无人可敌，就令臣日日报闻，徒使宫庙震惊，想陛下亦没有甚么法儿！"倒也说得爽快。煜拍案道："照你说来，就使宋军入城，你也只好任他杀掠。依你这等人物，卖国误君，该当何罪！"遂喝令左右，把他拿下，付狱定谳，置诸死刑。一面飞诏都虞侯朱令赟，令速率上江兵入援。

令赟驻师湖口，号称十五万，顺流而下，将焚采石浮梁。曹彬闻知，即召战棹都部署王明，授他密计，命往采石矶防堵。王明受计去讫。且说朱令赟驾着大舰，悬着帅旗，威风凛凛，星夜前来。遥望前面一带，帆樯林立，差不多有几千号战舰，他不觉惊疑起来，当命水手停桡，暂泊皖口。时至夜半，忽闻战鼓声响，水陆相应，江中来了许多敌船，火炬通明，船上帅旗，乃是一个斗大的"王"字。岸上复来了无数步兵，也是万炬齐爇，帅旗面上现出一个"刘"字。两下里杀将过来，也不辨有若干宋师，令赟恐忙中有失，不便分军相拒，只命军士纵火，先将来船堵住。不

意北风大起，自己的战船适停泊南面，那火势随风吹转，刚刚烧着自己，霎时全军惊溃，令赟亦惊惶万状，也想拔碇返奔，偏是船身高大，行动不灵。敌兵四面相逼，跃上大船，同舟都成敌国，吓得令赟魂飞天外。正思跳水脱身，巧值一敌将到来。一声呼喝，奔上许多健卒，把他打倒船中，用绳捆缚，似扛猪般扛将去了。叙笔离奇，令人莫测。看官道来将为谁？就是宋战棹都部署王明。他依着曹彬密嘱，在浮梁上下竖着无数长木，上悬旗帜，仿佛与帆樯相似，作为疑兵，复约合步将刘遇，乘夜袭击，令他自乱。统共不过五千名水军，五千名步军，把令赟部下十万人，半夜间扫得精光。这真是无上的妙计。阅此始知上文之妙。金陵城内，眼巴巴地望着这支援军，骤闻令赟被擒，哪得不魂胆飞扬？没奈何遣学士徐铉，至汴都哀恳罢兵。正是：

谋国设防须及早，丧师乞好已嫌迟。

未知太祖曾否允许，且看下回表明。

国有良臣，为敌之忌，自古至今，罔不如是。保如江南之林仁肇，欲乘定师之敝，规复江北，志虽足嘉，而谋实不臧。宋方新造，战胜攻取，何畏一江南。此时为仁肇计，亟宜劝李煜勤修内政，亲贤远色，方足维持于不敝，轻开边衅胡为者？故即令反间之计，无自得行，仁肇其能免为朱令赟乎？不过江南国中，除仁肇，更不足讥，李雄父子，较为忠荩，俱战死无遗，殆亦忠有余而智勇不足者。然以李煜之昏庸不振，虽有良将，亦无能为力。霓裳羽衣，法鼓僧铙，安在其不足亡国乎？本回纯叙江南国事，中述郑王之殁，赵普之罢，系为时事次序，乘便叙入。但承上启下，亦关紧要，阅者勿轻轻滑过也。

第十二回
明德楼纶音释俘　万岁殿烛影生疑

却说江南使臣徐铉，驰入汴都，谒见太祖，哀求罢兵。太祖道："朕令尔主入朝，尔主何故违命？"铉答道："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并没有甚么过失，就是陛下征召，无非为病体缠绵，因致逆命。试思父母爱子，无所不至，难道不来见驾，就要加罪？还愿陛下格外矜全，赐诏罢兵！"太祖道："尔主既事朕若父，朕待他如子，父子应出一家，哪有南北对峙，分作两家的道理？"铉闻此谕，一时也不好辩驳，只顿首哀请道："陛下即不念李煜，也当顾及江南生灵。若大军逗留，玉石俱焚，也非陛下恩周黎庶的至意。"太祖道："朕已谕令军帅不得妄杀一人。若尔主见机速降，何至生民涂炭？"铉又答道："李煜屡年朝贡，未尝失仪，陛下何妨恩开一面，俾得生全。"太祖道："朕并不欲加害李煜。只教李煜献出版图，入朝见朕，朕自然敕令班师了。"铉复道："如李煜的恭顺，仍要见伐，陛下未免寡恩呢。"这句话惹动太祖怒意，竟拔剑置案道："休事多言！江南有什么大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旁怎容他人酣睡？能战即战，不能战即降。你要饶舌，可视此剑。"有强权无公理，可视此语。铉至此才觉失色，辞归江南。

李煜闻宋祖不肯罢兵，越觉惶急，忽由常州递到急报，乃是吴越王钱俶，遵奉宋命，来攻常州。煜无兵可援，只命使遣书致俶道："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一旦宋天子易地酬勋，恐王亦变作大梁布衣了。"语亦有理，但也不过解嘲罢了。俶不答书，竟进拔江阴、宜兴，并下常州。江南州郡，所存无几，金陵愈围愈急。曹彬遣人语煜道："事势至此，君仅守孤城，尚有何为？若能归命，还算上策，否则限日破城，不免残杀，请早自为计！"李煜尚迟疑不决，彬乃决计攻城。但转念大兵一入，害及生民，虽有禁令，恐不能顾及。左思右想，遂定出一策，诈称有疾，不能视事。众将闻主帅有恙，都入帐请安。彬与语道："诸君可知我病源么？"众将听了，或答言积劳所致，或说由冒寒而成。彬又道："不是，不是。"众将暗暗惊异，只禀请延医调治。彬摇首道："我的病，非药石所能医治。但教诸君诚心自誓，等到克城以后，不妄杀一人，我病便可痊愈了。"众将齐声道："这不难，末将等当对着主帅各宣一誓。"言毕，遂焚起香来，宣誓后退出。

越宿，彬称病愈，督兵攻城。又越日，陷入城中。侍郎陈乔入报道："城已被破了。今日国亡，皆臣等罪愆，愿加显戮，聊谢国人。"李煜道："这是历数使然，卿死何益？"陈乔道："即不杀臣，臣亦有何面目，再见国人？"当下退归私宅，投环自尽。勤政殿学士钟蒨，朝冠朝服，坐在堂上，闻兵已及门，召集家属，服毒俱尽。张洎初与乔约，同死社稷，至乔死后，仍旧扬扬自得，并无死志。彰善瘅恶，褒贬悉公。李煜至此，无法可施，只好率领臣僚，诣军门请罪。彬好言抚慰，待以宾礼，当请煜入宫治装，即日赴汴。煜依约而去，彬率数骑待宫门外。左右密语彬道，"主帅奈何放煜入宫？倘他或觅死，如何是好？"彬笑道："煜优柔寡断，既已乞降，怎肯自裁？何必过虑！"既而煜治装已毕，遂与宰相汤悦等四十余人，同往汴京。彬率众凯旋。太祖御明德楼受俘。因煜尝奉正朔，诏有司勿宣露布，只令煜君臣白衣纱帽，至楼下待罪。煜叩首引咎，但听得楼上宣诏道：

> 上天之德，本于好生，为君之心，贵乎含垢。自乱离之云瘼，致跨据之相承，谕文告而弗宾，申吊伐而斯在，庆兹混一，加以宠绥。江南伪主李煜承弈世之遗基，据偏方

而窃号。惟乃先父，早荷朝恩，当尔袭位之初，未尝禀命，朕方示以宽大，每次为含容。虽陈内附之言，罔效骏奔之礼，聚兵峻垒，包蓄日彰。朕欲全彼始终，去其疑问，虽颁召节，亦冀来朝，庶成玉帛之仪，岂愿干戈之役？蹇然勿顾，潜蓄阴谋，劳锐旅以徂征，傅孤城而问罪。洎闻危迫，累示招携，何迷复之不悛？果覆亡之自掇。昔者唐尧光宅，非无丹浦之师，夏禹泣辜，不赦防风之罪。稽诸古典，谅有明刑。朕以道在包荒，恩推恶杀。在昔骡车出蜀，青盖辞吴，彼皆闰位之降君，不预中朝之正朔，及颁爵命，方列公侯。尔戾我恩德，比禅与皓，又非其伦。特升拱极之班，赐以列侯之号，式优侍遇，尽舍愆尤。今授尔为光禄大夫、检校太傅右千牛卫上将军，封违命侯。尔其钦哉！毋再负德！此诏。平蜀平南汉，不录原诏，而此特备录者，以宋祖之加兵藩属，语多掩饰故也。

李煜惶恐受诏，俯伏谢恩。太祖还登殿座，召煜抚问，并封煜妻为郑国夫人，又好作霓裳羽衣曲了。子弟等一并授官，余官属亦量能授职。大众叩谢而退，总计江南自李升篡吴，自谓系唐太宗于吴王恪后裔，立国号唐，称帝六年。传子李璟(改名为景)，潜袭帝号十九年，嗣去帝号，自称国主凡四年。又传子煜。嗣位十九年。共历三世，计四十八年。

先是彬伐江南，太祖曾语彬道："俟克李煜，当用卿为使相。"潘美闻言，即向彬预贺。彬微哂道："此次出师，上仗庙谟，下恃众力，方能成事。我虽身任统帅，幸而奏捷，也不敢自己居功，况且是使相极品呢？"潘美道："天子无戏言，既下江南，自当加封了。"彬又笑道："还有太原未下哩。"潘美似信未信，及俘煜还汴，饮至赏功，太祖语彬道："本欲授卿使相，但刘继元未平，容当少待。"彬叩首谦谢。适潘美在侧，视彬微笑。巧被太祖瞧着，便问何事？美不能隐，据实奏对，太祖亦不禁大笑。彬为宋良将第一，太祖何妨擢为使相，乃刓印弗予，背约失信，殊非王者气象。当赐彬钱五十万，彬拜谢而退，语诸将道："人生何必做使相，好官亦不过多得钱呢。"总算为太祖解嘲。未几，乃得拜枢密使。潘美得升任宣徽北院使。惟曹翰因江州未平，移师往征。江州指挥使胡则，集众固守，翰围攻五月，始得入城。擒杀胡则，且纵兵屠戮，民无噍类，所掠金帛，以亿万计，用巨舰百余艘载汴都。太祖叙录翰功，迁桂州观察使，判知颍州。彬不好杀而犹靳使相，翰大肆屠掠，乃得升迁。谁谓太祖戒杀之命，果出自本心耶？

吴越王钱俶，遣使朝贺，太祖面谕使臣道："尔主帅攻克常州，立有大功，可暂来与朕相见，藉慰朕思，朕即当遣归。上帝在上，决不食言！"使臣领命去讫。钱俶祖名鏐，曾贩盐为盗。唐僖宗时，纠众讨黄巢，平定吴越，唐乃封镠为越王，继封吴王，后梁时，又加封为吴越王。传子元瓘，元瓘传于弘佐，弘佐传弟弘倧，弘倧被废，弟弘俶嗣位，因避太祖父弘殷偏讳，单名为俶。太祖元年，封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俶岁贡勿绝。至是奉太祖命，与妻孙氏，子惟濬入朝。太祖遣皇子德昭，出郊迎劳，并特赐礼贤宅，亲视供帐，令俶寓居。倧入觐太祖，赐坐赐宴，且命与晋王光义，叙兄弟礼，俶固辞乃止。太祖又亲幸俶宅，留与共饮，欢洽异常。嗣又诏命剑履上殿，书诏不名。封俶妻孙氏为吴越国王妃，赏赍甚厚。开宝九年三月，太祖将巡幸西京，行郊祀礼。俶请扈跸出行。太祖道："南北风土不同，将及炎暑，卿可早还国，不必随往西京。"俶感谢泣下，愿三岁一朝。太祖道："水陆迂远，也不必预定限期，总教诏命东来，入觐便是。"俶连称遵旨。太祖乃命在讲武殿饯行。俟宴饮毕，令左右捧过黄袱持以赐俶，且言途中可以启视，幸无泄人。俶受袱而去。及登程后，启袱捡视，统是群臣奏乞留俶，约有数十百篇。安知太祖授意群臣，特令上疏，藉示羁縻俶且感且惧，奉表申谢。太祖遣俶归国，即启跸西幸。

原来太祖仍周旧制，定都开封，号为东京，以河南府为西京。是时江南戡定，淮甸澄清，乃西往河洛，祭告天地，且欲留都洛阳。群臣相率谏阻，太祖不从。晋王光义入陈，力言未便。太祖道："我不但欲迁都洛阳，还要迁都长安。"光义问是何故？太祖道："汴梁地居四塞，无险可守。我意徙都关中，倚山带河，裁去冗兵，复依

周、汉故事，为长治久安的根本，岂不是一劳永逸么？”光义道：“在德不在险，何必定要迁都？”太祖叹息道：“你也未免迂执了。今日依你，恐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已尽敝哩。”都汴原不若都陕，太祖成算在胸，所见固是。但于孙不良，即都陕亦无救于亡。乃怅然归汴。过了月余，复定议北征。遣侍卫都指挥使党进，宣徽北院使潘美，及杨光美，牛光进、米文义等，率兵北伐，分道攻汉。党进等依诏前进，连败北汉军。将及太原，太祖又命行营都监郭进等，分攻忻、代、汾、沁、辽、石等州，所向克捷。

北汉主刘继元，急向辽廷乞师，辽相耶律沙统兵援汉，正拟鏖战一场，互决雌雄，忽接得汴都急报：有太祖病重消息，促令班师，党进等乃返旆还朝。太祖自西京还驾，已觉不适，后因疗治得愈。到了孟冬，自觉身体康健，随处游幸，顺便到晋王光义第，宴饮甚欢。太祖素性友爱，兄弟间和好无忤。光义有疾，太祖与他灼艾，光义觉痛，太祖亦取艾自灸。尝谓光义龙行虎步，他日必为太平天子，光义亦暗自欣幸。因此对着乃兄，亦颇加恭谨。偏太祖寿数将终，与宴以后，又觉旧疾复发，渐渐地不能支持。嗣且卧床不起，一切国政，均委光义代理。光义昼理朝事，夜侍兄疾，恰也忙碌得很。一夕，天方大雪，光义入宫稍迟，忽由内侍驰召，令他即刻入宫。光义奉命，起身驰入，只见太祖喘急异常，对着光义，一时说不出话来。光义待了半晌，未奉面谕，只好就榻慰问。太祖眼睁睁地瞧着外面。光义一想，私自点首，即命内侍等退出，只留着自己一人，静听顾命。其迹可疑。内侍等不敢有违，各退出寝门，远远地立着外面，探看那门内举动。俄听太祖嘱咐光义，语言若断若续，声音过低，共觉辨不清楚。过了片刻，又见烛影摇红，或暗或明，仿佛似光义离席逡巡退避的形状，既而闻柱斧戳地声，又闻太祖高声道：“你好好去做！”这一语音激而惨，也不知为着何故。蓦见光义至寝门侧，传呼内侍，速请皇后皇子等到来。内侍分头去请，不一时，陆续俱到，趋近榻前，不瞧犹可，瞧着后，大家便齐声悲号。原来太祖已目定口开，悠然归天去了。看官！你想这烛影斧声的疑案，究竟是何缘故？小子遍考稗官野乘，也没有一定的确证。或说是太祖生一背疽，苦痛得了不得。光义入视，突见有一女鬼，用手捶背。他便执着柱斧，向鬼劈去，不意鬼竟闪避，那斧反落在疽上。疽破肉裂，太祖忍痛不住，遂致晕厥，一命呜呼。或说由光义谋害太祖，特地屏去左右，以便下手。至如何致死，旁人无从窥见，因此不得证实，独《宋史·太祖本纪》只云，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把太祖所有遗命，及烛影斧声诸传闻，概屏不录。小子也不便臆断，只好将正史野乘，酌录数则，任凭后人评论罢了。以不断断之。

且说皇后宋氏，及皇子德昭、德芳等，抚床大恸，哀号不已。就是皇弟光美，亦悲泣有声。独不及晋王光义，意在言表。内侍王继恩入劝宋后，并言先帝奉昭宪太后遗命，传位晋王，金匮密封，可以复视。现请晋王嗣位，然后准备治丧。宋后闻言，索性擗踊大号，愈加哀感。光义瞧不过去，亦劝慰数语。宋后不禁泣告道：“我母子的性命，均托付官家。”光义道：“当共保富贵，幸毋过虑！”宋后乃稍稍止哀，原来皇子德芳，系宋后所出，宋后欲请立为太子，因太祖孝友性成，誓守金匮遗言，不欲背盟，所以宋后无法可施，没奈何含忍过去。此次太祖骤崩，自思孤儿寡妇，如何结果？且晋王手握大权，势不能与他相争，只好低首下心，含哀相嘱。光义乐得客气，因此满口承认敷衍目前。太祖夺国家于孤儿寡妇之手，故一经晏驾，即有宋后之悲。报应之速，如影随形。越日，光义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即以本年为太平兴国元年。号宋后为开宝皇后，授弟光美为开封尹，进封齐王。所有太祖、廷美子女，并称皇子皇女。光美因避主讳，易名廷美，封兄子德昭为武功郡王，德芳为兴元尹，同平章事。薛居正为左仆射，沈伦为右仆射，卢多逊为中韦侍郎，曹彬仍为枢密使，并同平章事，楚昭辅为枢密使，潘美为宣徽南院使。内外进秩官有差，并加封刘铢卫国公，李煜陇西郡公。越年孟夏，乃葬太祖于永昌陵。总计太祖在位，改元三次，共一十三年。小子有诗咏太祖道：

帝位原从篡窃来，孤雏嫠妇也罹灾。
可怜烛影摇红夜，尽有雄心一夕灰。

晋王光义嗣位后，史家因他庙号太宗，遂称

为太宗皇帝。欲知后事，下回再详。

江南主李煜，耽酒色，信浮屠，固足以致亡，前回已评论及之。然其事宋之道，不可谓不备，宋祖亦不能指斥过恶，第以屡行不至，遂兴师以伐之。古人所谓国不竞亦陵，何国之为者？观于李煜而益信矣。明德楼之宣诏，语多掩护自己。要不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两语，较为直截了当。彼恃人不恃己者，其盍援为殷鉴乎？若夫烛影斧声一案，事之真否，无从悬断。顾何不于太祖大渐之先，内集懿亲，外召宰辅，同诣寝门，面请顾命。而乃屏人独侍，自启流言，遗诏未闻，遽尔即位。甚至宋后有母子相托之语，此可见当日宫廷，实有不可告人之隐情，史家无从录实，因略而不详耳。谓予不信，盍观后文！

第十三回
吴越王归试纳土　北汉主穷蹙乞降

却说太宗即位以后，转瞬间即为太平兴国二年。有诏改御名为炅。音炯。至太祖葬后，即将开宝皇后，迁居西宫。太宗元配尹氏，为滁州刺史尹廷勋女，不久即殁。继配魏王符彦卿第六女，于开宝八年病逝。太宗嗣立为帝，追册尹氏为淑德皇后，符氏为懿德皇后，惟中宫尚在虚位，只有李妃一人，与太宗很相亲爱，生女二人，以次夭殁。继生子名元佐，后封楚王，次生子名元侃，就是将来的真宗皇帝，开宝中封陇西郡君。太宗进封夫人，正拟册他为后，偏李氏又复生病，病且日剧，于太平兴国二年夏月，竟尔去世。后位未定，何必急急徙嫂，此与暮冬改元更名为炅之意，同一无兄之心，宁待后日之逼死二侄耶？翌年，始选潞州刺史李处耘第二女入宫，至雍熙元年，乃立李氏为后。这且慢表。

且说太平兴国三年三月，吴越王钱俶，与平海节度使陈洪进，相继入朝。钱俶履历，已见前文，独陈洪进未曾提及，容小子约略叙明。洪进泉州人，系清源节度使留从效牙将。从效受南唐册命，节度泉、漳等州，号为清源军，并封鄂国公晋江王。从效殁后无嗣，兄子绍镃继立，年尚幼，陈洪进诬绍镃将附吴越，执送南唐，另推副使陈汉思为留后，自为副使。寻复迫汉思缴印，将他迁居别墅，复遣人请命南唐，只说是汉思老耄，不能治事。自己为众所推，权为留后。唐主李煜，信为真情，即命他为清源军节度使。嗣因宋太祖平泽潞，下扬州，取荆湖，威震华夏，旁达海南，洪进大惧，忙遣衙将魏仁济间道至汴，上表宋廷，自称清源军节度副使，权知泉南州军府事，因汉思昏耄无知，暂摄节度印，恭候朝旨定夺，太祖遣使慰问，自是朝贡往来，累岁不绝。乾德二年，诏改清源军为平海军，即以洪进为节度使，赐号推诚顺化功臣。开宝八年，江南干定，洪进心益不安，遣子文灏入贡。大祖因诏令入朝，洪进不得已起行，至南剑州，闻太祖驾崩，乃回镇发丧。太宗三年，加洪进检校太师。次年春季，洪进入觐宋廷，大宗赐钱千万，白金万两，绢万匹，礼遇优渥。洪进遂献上漳、泉二州版图。有诏嘉纳，授洪进为武宁节度同平章事，赐第京师。叙陈洪进事，简而不漏。为这一番纳土，遂令吴越十三州土地，亦情愿拱手出献，归入宋朝。吴越王钱俶，正在入觐，闻洪进纳土事，未免震竦。乃上表乞罢所封吴越国王，乃撤销天下兵马大元帅，并书诏不名的成命，情愿解甲归田，终享天年。真是鼠胆。太宗不许。俶臣崔冀进言道："朝廷意旨，不言可知，大王若不速纳土，祸且立至了。"俶尚在迟疑，左右俱争言未可。崔冀复厉声道："目今我君臣生命，已在宋主手中。试思吴越距此，约有千里，除非身生羽翼，或得飞还，否则如何脱离？不若见机纳土，免蹈危机。"俶闻言乃决，于次日奉表道：

> 臣俶庆遇承平之运，远修肆觐之仪，宸眷弥隆，宠章皆极。斗筲之量，实觉满盈，丹赤之诚，辄兹披露。臣伏念祖宗以来，亲提义旅，尊戴中京，略有两浙之土田，讨平一方之僭逆，此际盖隔朝天之路，莫谐请吏之心。然而禀号令于阙廷，保封疆于边徼，家世承袭，已及百年。今者幸遇皇帝陛下，嗣守丕基，削平诸夏，凡在率滨之内，悉归舆地之图，独臣一邦僻介江表，职贡虽陈于外府，版籍未归于有司，尚令山越之民，犹隔陶唐之化，太阳委照，不及蔀家，春雷发声，不为聋俗，则臣实使之然也。罪莫大焉！不胜大愿，愿以所管十三州献于阙下执事，其

间地里名数，别具条析以闻。伏望陛下念奕世之忠勤，察乃心之倾向，特降明诏，允兹至诚。谨再拜上言。

表既上，太宗当然权纳，下诏褒美道：

表悉！卿世济忠纯，志遵宪度，承百年之堂构，有千里之江山。自朕纂临，聿修觐礼，睹文物之全盛，喜出轨之混同，愿亲日月之光，遽忘江海之志。甲兵楼橹，既悉上于有司，山川土田，又尽献于天府，举宗效顺，前代所无，书之简编，永彰忠烈。所请宜依，藉光卿德。

越日，又封俶为淮海国王，及他子弟族属，也有一篇骈体的谕道：

盖闻汉宠功臣，聿著带河之誓，周尊元老，遂分表海之邦。其有奄宅勾吴，早绵星纪，包茅入贡，不绝于累朝，羽檄起兵，备尝于百战；适当辑瑞而来勤，爰以提封而上献。宜迁内地，别赐爰田，弥昭启土之荣，俾增书社之数。吴越国王钱俶，天资纯懿，世济忠贞，兆积德于灵源，书大勋于策府。近者，庆冲人之践阼，奉国珍而来朝，齿革羽毛，既修其常贡，土田版籍，又献于有司，愿宿卫于京师，表乃心于王室。眷兹诚节，宜茂宠光，是用列西楚之名区，析长淮之奥壤，建兹大国，不远旧封，载疏千里之疆，更重四征之寄，畴其爵邑，施及子孙，永夹辅于皇家，用对扬于休命，垂厥百世，不其伟欤！其以淮南节度管内，封俶为淮海国王，仍改赐宁淮镇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即以礼贤宅赐之。子惟浚为节度使兼侍中，惟治为节度使，惟演为团练使，惟灏暨侄郁昱并为刺史，弟仪、信并为观察使，将校孙承祐，沈承礼并为节度使。各守尔职，毋替朕命！

嗣是命范质长子范旻，权知两浙诸州军事。所有钱氏缌麻以上亲属，及境内旧吏，统至汴京，共载舟一千零四十四艘。吴越自钱镠得国，历五世，共八十一年而亡。东南一带尽为宋有，太宗乃立谋统一，拟兴师往伐北汉。左仆射薛居正等，多言未可。更召枢密使曹彬入议。曹彬独言可伐。太宗道："从前周世宗及太祖俱亲征北汉，何故未克？"想是薛居正等所陈之语。彬答道："周世宗时，史彦超兵溃石岭关，人情惊扰，所以班师。太祖屯兵草地，适值暑雨，军士多疾，是以中止。这并非由北汉强盛，无可与敌呢。"太宗道："朕今日北征，卿料能成功否？"彬又答道："国家方盛，兵甲精锐。欲人攻太原，譬加摧枯拉朽，何患不成？"太宗遂决意兴师。任潘美为北路招讨使，率崔彦进、李汉琼、刘遇、曹翰、米信、田重进等，断路进兵，分攻太原；又命邢州判官郭进，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阻截燕蓟援师。

北汉主刘继元，闻宋师大举，急遣使向辽求救。先是开宝八年，辽曾通使宋廷，愿修和好，太祖曾答书许诺。至是，辽遣挞马官名，系扈从官。长寿南来，入谒太宗，问伐汉的情由。太宗道："河东逆命，应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故，否则惟有开战呢。"长寿悻悻自去。太宗料辽必往助，恐有剧战，因下诏亲征，藉作士气。当拟命齐王廷美职掌留务。廷美倒也惬意，惟开封判官吕端，入宫白廷美道："主上栉风沐雨，往申吊伐，王地处亲贤，当表率扈从；若职掌留务，恐非所宜。应请裁夺为是。"廷美乃请扈驾同行。太宗改命沈伦为东京留守，王仁赡为大内都部署，自率廷美等北征。到了镇州，接着郭进捷报，已将辽兵击退石岭关外，可无忧了。太宗大喜，原来辽主贤得长寿还报，遣宰相耶律沙为都统，冀王敌烈为监军，领兵救汉，至白马岭，遥见宋军阻住前面，约有好几营扎住。耶律沙语敌烈道："前面有宋师扼守，不宜轻进。我军且阻涧为营，申报主子，再乞添兵接应，方不致误。"敌烈道："丞相也太畏怯了。我看前面的宋营，至多不过万人，我兵与他相较，众寡相等。何勿乘着锐气，杀将过去？丞相若果胆小，尽可在后押阵，看我上前踏平宋营哩。"要去寻死，尽可向前。耶律沙道："并非胆怯，惟打仗总须小心为要。"亏有此着，才得免死。敌烈不从，耶律沙忙遣将校，返报辽主，一面随敌烈前行。约里许，即至涧旁。敌烈自恃骁勇，争先渡涧，部兵亦抢过涧去，三三五五，不复成列。猛听得一声炮响，宋军自营内突出，来杀辽兵。辽兵尚未列阵，不觉宋军猝至，先吓得手忙

脚乱，胆落魂消。敌烈不管死活，还是向前乱闯，凑巧碰着郭进，两马相交，战到三四十合，被郭进卖个破绽，手起刀落，劈敌烈于马下。该死得很。是时耶律沙尚未渡涧，正思上前救应，那辽兵已逃过涧来，反冲动耶律沙军的阵脚。宋军又乘胜追击，尽行渡涧，争杀耶律沙军。耶律沙如何抵挡，只好策马返奔。辽兵只恨脚短，逃得不快，要吃宋军的刀头面。宋军也毫不容情，杀一个，好一个，追一程，紧一程。郭进且下令军前，须擒住耶律沙，方准收军。军士得令，奋勇力追，不防刺斜里杀到一支人马，截住宋军，来救辽兵，看官道是何来？乃是辽将耶律斜轸，斜轸一译色轸。奉了主命，接应前军，途次遇了耶律沙军报，急从间道疾趋，来做帮手，刚遇耶律沙败北，正好仗着一支生力军，救应耶律沙，抵敌宋军。郭进见辽兵得救，即勒马止追，整队回师。耶律沙亦引兵退去，两下罢战。

郭进回至石岭关，驰书奏捷，太宗遂自镇州出发，进逼太原。时北路招讨使潘美等，屡败汉兵，直抵太原城下，筑起长围，四面合攻，自春徂夏，累攻不息。城中专望辽援，日久至，又遣健卒从间道赴辽，赍奉蜡丸帛书，催促援师。哪知辽兵已被郭进击退，所遣急足，又为进所捕住，斩首示众。继元闻报大惧，甚至寝食不安。亏得建雄军节度使刘继业，入城助守，昼夜不懈，尚得苟延。推重刘继业。至太宗驰至，亲督卫士猛力攻扑，毁去城堞无数，均由刘继业冒险修筑，仍得堵住。太宗见城不能下，手书诏谕，劝继元出降。守卒不纳，继元也无从知悉。太宗再令攻城，城上矢石如雨，击退宋军。马军都军头辅超，气愤得了不得，大呼道："偌大城池，有这般难攻么？如有壮士，快随我来，好登城立功！"言毕，有铁骑军呼延赞等，踊跃而出，随着辅超驾梯而上。辅超攀堞欲登，适为刘继业所见，急命长枪手攒刺辅超。辅超用刀格斗，不肯退步。怎奈双手不敌四拳，终被戳伤了好几处，不得已退归城下。解甲审视，身受十三创，血迹模糊。太宗嘉他忠勇，面赐锦袍银带，并令后营休息。辅超尚不肯休，自言翌晨定要入城，虽死无恨。到了明朝，果然一马跃出，复去登城，梯甫架就，身上已叠中八矢，他左手执盾，右手执刀，尚拟冒死直上，幸由太宗闻悉，忙传令辅超回营，才得不死。写辅超处，正是写刘继业。太宗乃禁兵士登城，只令弓弩手万名，排列阵前，蹲甲交射。矢集城上如猬毛，每给矢必数万。继元用十钱购一矢，约得数百万支，仍还射宋军，又支持了月余。外援不至，饷道又绝，太宗屡射书城中，招降将士。城中宣徽使范超，逾城出降。宋军疑是奸细，不待细问，且将他一刀两段。继元闻范超降宋，也将范超妻小，一一杀死，投首城下。真是冤枉。太宗闻范超枉死，又得他妻小首级，不禁悲悼，令将士置棺敛葬，亲往赐祭。城内守将瞧着，又感动起来。指挥使郭万超，复密令军士缒城约降，太宗与他折矢为誓，决不加害。郭万超遂潜行出城，投奔宋营，太宗格外优待。自是继元帐下诸卫士，多半出降。太宗又草诏谕继元道：

> 越王吴主，献地归朝，或授以大藩，或列于上将，臣僚子弟，皆享官封。继元但速降，必保终始。富贵安危两途，尔宜自择！

这诏颁到城下，城中总算接待宋使，引见继元。继元读诏毕，沉吟半晌，方答宋使道："果蒙宋天子优礼，谨当遵旨！"宋使出城报命。待了半日，未见继元出降消息，宋军又愤不可遏，锐意攻城。太宗又出谕将士，只说是："城陷害民，不如少待。俟明日尚未出降，当即破城"等语。无非笼络城中士卒。宋军乃少退。是夕，继元遣客省使李勋奉表请降。太宗赐勋袭衣金带，银鞍勒马，另遣通事舍人薛文宝，同勋入城，赍诏慰谕。翌日黎明，太宗幸城北，亲登城台，张乐设宴，继元率官属出城，缟衣纱帽，待罪台下。太宗召使升台，传旨特赦，且封继元为检校太师右卫上将军，授爵彭城郡公，给赐甚厚。继元叩首谢恩。太宗即令继元下台，导宋军入城，偏城上立着金甲银鍪的大将，高声呼道："主子降宋，我却不降，愿与宋军拼个死活。"宋军仰首上望，那将不是别人，就是北汉节度使刘继业。当下走报太宗。太宗爱继业忠勇，很欲引为己用，至是令继元好言抚慰。继元乃遣亲信入城，与言不得已的苦衷，不如屈志出降，保全百姓为是。继业大哭一场，北面再拜，乃释甲开城，迎入宋军。太宗入城后，召

见继业，立授右领军卫大将军，并加厚赐。继业原姓杨，太原人氏，因入事刘崇，赐姓为刘，降宋后仍恢复原姓，以业字为名。后人称为杨令公，便是此人。自是北汉遂亡。小子有诗咏道：

晋阳卅载据雄封，徒仗辽援保汉宗。

两代螟蛉空入继，速亡总自主昏庸。

欲知北汉降后情形，且待下回再表。

宋初各国，吴越最称恭顺，而其见机纳土，免害生灵，亦不可谓非造福浙民。天下将定，一隅必不能终守，何若奉表赍献之为愈乎！浙人拜赐，迄今未忘，庙祀而尸祝之，宜也。北汉则异是，恃辽为援，固守坚城，至于饷尽援绝，方出降宋，顾视军民，伤亡已不少矣。且以数十万锐卒，攻一太原，数月始下，宋师老矣，再图燕蓟，尚可得耶？故北汉之降，不足为宋幸，而刘继元之罪案，亦自此可定矣。

第十四回
高梁河宋师败绩　雁门关辽将丧元

却说刘继元降宋后，太宗命中使康仁宝监督继元，催他部署行装，召齐族属，限日离开太原，驰赴汴都，继元除携眷随行外，所有宫妓，尽献与太宗。太宗分赐立功将士，仍饬康仁宝监护继元等，赴京去讫。北汉始祖刘崇，本后汉高祖刘知远弟，受封太原。自郭氏篡汉，刘崇乃僭称帝号，传于刘钧。有甥继恩、继元二人，继恩姓薛，继元姓何，都是崇女所出。崇女初适薛钊，生继恩，再醮何氏．生继元。崇以刘钧无嗣，均命收为养子。钧殁后，养子继恩立，继恩被弑，继元入嗣。继元弑钧妻郭氏，幽杀刘崇诸子，又好残杀臣民，至穷蹙乃降。或请太宗按罪加惩，太宗道："亡国君主，非失诸暗懦，即失诸残暴，否则何至灭亡？这等人只应悯惜。若朕也把他虐待，岂非与他相似么？"此语亦似是而非。随命毁太原旧城，改为平晋县，以榆次县为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往居。复纵火焚太原庐舍，老幼迁避不及，焚毙甚众。这是何意？

太宗即出发太原，意欲顺道伐辽，夺取幽蓟。潘美等多以师老饷匮，不欲北行，独总侍卫崔翰道："势所当乘，时不可失，臣意恰主张北伐，不难取胜。"太宗遂决计北行，进次东易州，辽刺史刘宇献城出降。太宗留兵千人协守，复入攻涿州。辽判官刘原德，亦以城降。乘胜至幽州城南，辽将耶律奚底，一译作耶律希达。率着辽兵，自城北来攻宋军。宋军杀将过去，锐不可当，辽兵败走。太宗乃命宋偓，崔彦进，刘遇、孟玄喆四将，各率部将，四面攻城，另分兵往徇各地。蓟州、顺州次第请降。但幽州尚未攻克，守将耶律学古，多方守御。经太宗亲自督攻，昼夜猛扑，城中倒也恟惧起来，几乎有守陴皆哭的形景。忽有探卒入报宋营，辽相耶律沙来救幽州，前锋已到高梁河了。太宗道："敌援已到高梁河么？我军不如前去迎战，杀败了他，再夺此城未迟。"言毕，即拔营齐起，统向高梁河进发。将到河边，果见辽兵越河而来，差不多有数万人。宋将均跃马出阵，各执兵械，杀奔前去，耶律沙即麾兵抵拒，两下里金鼓齐鸣，旌旗飞舞，几杀得天昏地暗，鬼哭神号。约有二三个时辰，辽兵伤亡甚众，渐渐地不能支持，向后退去。太宗见辽兵将却，手执令旗，驱众前进。蓦听得数声炮响，又有辽兵两翼，左右杀来，左翼是辽将耶律斜轸，右翼是辽将耶律休哥。哥一作格休哥系辽邦良将，智勇兼全，他部下很是精锐，无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况宋军正战得疲乏，怎滤两支劲卒横冲过来，顿时抵挡不住，纷纷散乱。休哥趁这机会，冲入中坚，来取太宗。太宗亟命诸将护驾。无奈诸将各自对仗，一时不能顾到，急得太宗也仓皇失措。幸亏辅超舞着钢刀，呼延赞挥着铁鞭，前遮后护，翼出太宗，南走琢州。宋将亦陆续逃回。检查军士，丧亡至万余人。这是宋军第一次吃亏。时已日暮，正拟入城休息，不料耶律休哥，带着辽兵，又复杀到。宋军喘息未定，还有何心成列？一闻辽军到来，大家务寻生路，统逃了开去，就是太宗的卫队，也多奔散。太宗此时，除了三十六计的上计，简直没法，只好加鞭疾走，向南逃命。偏偏天色渐昏，苍茫莫辨，路程又七高八低，蹀躞难行，后面喊杀的声音，尚是不绝。那时候心下越慌，途中越黯，连这马也一跷一突，跑不过去。太宗性急得很，只将马缰收紧，用鞭乱捶，马忍痛不住，不管什么艰险，索性乱窜，扑塌一声，陷入泥淖中。忙呼卫卒救驾，哪知前后左右，已无一人。自己欲下骑掀马，犹恐马足难拔，连自身先坠渊莫测，不禁仰天呼道："我为崔翰所误，亲

蹈危机，目今悔已无及了。”并非崔翰所误，实是骄盈取败。

言未已，但见前面火光荧荧，有一队人马到来，也不知是南军，是北军，越觉惶惑不定。待来军行至附近，方见旗帜上面，现出一个杨字，又不觉喜慰道：“大约是杨业来了。”原来是杨业降宋后，本已从征幽蓟。只因太宗命他赴太原，搬运粮械，接济军需，所以去了好几日，至此才运粮回军，适值太宗遇险，中途接着。太宗急忙呼救，杨业跃马入淖，把太宗轻轻掖起，递交岸上的小将，然后再去牵引御马。好容易才得登岸。太宗早在岸上坐着，业复率小将拜谒自称：“救驾来迟，应该负罪。”太宗道：“卿说哪里话来？朕非卿到，恐性命都难保哩。”随问小将何人？业答道：“这是臣儿延朗。”太宗道：“卿有此儿，也好算作千里驹了。”说着，后面尘头起处，似有辽军赶至。太宗皱眉道：“追军又至，奈何？”业答道：“请陛下先行一程，由臣父子退敌便了。”言已，即去牵御马过来。哪知马已卧地，不能再骑。乃返奏太宗道：“御马不可再驾，请乘臣马先行。”太宗道：“卿欲退敌，不能无马。朕看卿装载饷械，备有驴车，可腾出一乘，由朕暂坐先行罢。”杨业遵旨，遂命部卒腾出驴车，请太宗坐入，命部卒保护前行。所有饷械，亦一律载回，自与延朗勒马待敌。未几，有军马趋至，乃是孟玄喆、崔彦进、刘廷翰、李汉琼等一班宋将，并带着败兵残卒，均已垂头丧气，狼狈不堪。又未几，潘美等亦复驰到，且问杨业道：“皇上到哪里去了？将军有无遇着？”你为招讨使，如何连主子也不顾着。杨业述明情形，潘美道：“后面尚有追兵，如何是好？”杨业道：“业父子二人，尚思退敌，今得诸将帅到来，怕他什么？”潘美自觉惭愧，即命杨业部勒残兵，列阵以待。不到一时，果有辽兵追至，前队二将，一名兀环奴，一名兀里奚。杨业策马抡刀，当先出阵，大呼“胡虏慢走！”兀环奴、兀里奚大怒，上前迎战，杨业双战二将，毫不惧怯。延朗恐乃父有失，急挺枪出战，与兀里奚对仗。杨业与兀环奴，战不数合，被杨业一刀砍死。兀里奚心中一慌，刀一松，被延朗当胸一枪，也刺落马下。宋将等见杨业父子，杀毙辽将，统来助阵。辽兵见不可支，慌忙退去，当由宋军追杀数里，夺还资械若干，方才收军。驰至定州，得遇太宗。太宗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彦进屯关南，刘廷翰、李汉琼屯真定，又留崔翰、赵延进等，援应各镇，自率军返汴梁，镇日里怏怏不乐。

武功郡王德昭，曾从征幽州。当宋军败溃时，军中不见太宗，多疑太宗被难，诸将谋立德昭为帝。未成事实，偏被太宗闻知，愈加愤闷。德昭尚未察悉，因见太宗还京，已有多日，并不闻战下太原的例赏。且诸将多怀怨望，恐不免有变动情形，乃入谒太宗，请即叙功给赏。太宗不待词毕，便怒目道：“战败回来，还有什么功劳，甚么赏赐？”德昭道：“这也不可一概而论。征辽虽然失利，北汉究属荡平，应请陛下分别考核，量功行赏罢！”语虽合理，然适中太宗之忌。太宗复怒道：“待你为帝，赏亦未迟。”这两语是把心中的疑恨，和盘说出。看官！试想这地处嫌疑的德昭，如何忍受得起？他低了头，迅出宫廷，还至私第，越想越恼，越恼越悲。默思父母早逝，无可瞻依，虽有继母宋氏，季弟德芳，一个是被徙西宫，亦类幽囚，一个是才经弱冠，少不更事。痛幽衷之莫诉，觉生趣之毫无。一时情不自禁，竟从壁间悬着的剑囊中，拔出三尺青锋，向颈一横，顿时碧血模糊，晕倒地上。渺渺英魂，往鬼门关去寻父母去了。自寻短见，愚等申生。及他人得知，已是死去多时，无从解救，只好往报太宗。太宗亟往探视，但见他僵卧榻上，目尚未瞑，不觉良心发现，涕泪交横，带哭带语道：“痴儿痴儿！何遽至此？”恐尚不免做作。随即命家属好生殓葬，自己即还至宫中，颁诏赠德昭为中书令，追封魏王。于是论平汉功，除赏生恤死外，加封弟齐王廷美为秦王，算是依从德昭的遗奏。这且慢表。

且说辽军杀败宋军，回国报功。辽主贤尚欲报怨，遣南京留守韩匡嗣，与耶律沙、耶律休哥等，率兵五万，入寇镇州。刘廷翰闻警，忙约崔彦进、刘汉琼等，商议抵御方法。廷翰道：“我军方败，元气未回，今辽兵又来侵扰，如何是好？”彦进道：“若与他对仗，胜负未可逆料。不如用诈降计，诱他入内，然后设伏掩击，定可取胜。”廷翰道：“我闻耶律休哥，素有才名，恐他持重老成，

未必纳降。”汉琼道：“先去献他粮饷，令他信我情真，料无不纳之理。”廷翰点首道：“且依计一试，再行定夺。”当下差人至辽营中，赍粮请降。匡嗣见有粮饷，问他何日出降？差人答以明日。匡嗣允诺，差人自去。耶律休哥进谏道：“宋军未曾交锋，即来请降，莫非有诈谋？元帅不可不防！”也不出廷翰所料。匡嗣道：“他若用诈降计，怎肯到此献粮？”休哥道：“这乃是欲取姑与的计策。”匡嗣道：“我兵锐气方盛，杀败宋师数十万，理应人人夺气。今闻我军复出，怎得不惊？我想他是真情愿降哩。就使诈降，我也不怕。”休哥见他不从，只得退出。自去号令部兵，不得妄动，待有自己军令，方准出发。匡嗣与耶律沙约定明日入城，很是欣慰。仿佛做梦。

且说宋将刘廷翰，得差人回报，即忙整点军马，令李汉琼率步兵万名，埋伏城东，掩击辽兵来路，崔彦进率步兵万名，埋伏城北，截断辽兵去途，再约边将崔翰、赵延进连夜发兵，前来夹攻。分布已定，安宿一宵。翌晨，大开城门，自率兵往伏城西，专待辽兵到来。辽帅韩匡嗣当先开道，耶律沙押着后军，望镇州城前来。将到城下，见城门开着，并无一人，匡嗣即欲挥众入城，辽护骑尉刘雄武谏阻道：“元帅不可轻入。他既请降，如何城外不见一人？”匡嗣闻言，恰也惊异，猛听得一声炮响，响彻天空，城西杀出刘廷翰，城东杀出李汉琼。匡嗣料知中计，拍马便走，部众随势奔回，冲动耶律沙后队。耶律沙也禁遏不住，只好倒退。忽然间炮声又响，崔彦进又复杀出，截住辽兵去路。辽兵腹背受敌，没奈何拼着性命，寻条血路。不料宋将崔翰、赵延进各军，又遵约杀到。人马越来越众，把辽兵困在垓心。韩匡嗣、耶律沙领着将校冒死冲突，怎奈四面八方与铁桶相似，几乎没缝可钻，宋军又相继射箭，眼见得辽邦士卒，纷纷落马，伤亡无数。层层反跌，为耶律休哥作势。韩匡嗣与耶律沙，正当危急万分，忽有一大将挺刀跃马，带领健卒，从北面杀入。韩匡嗣瞧将过去，不是别人，正是耶律休哥，不觉大喜过望，急与耶律沙随着休哥，杀出重围。宋军追了一程，夺得辎重无数，斩获以万计，比前日所献之粮，获利应加数倍。直至遂城，方收兵回屯原汛，随即报捷宋廷。

太宗闻报，语群臣道：“辽兵入寇镇州，不能得志，将来必移寇他处。朕看代州一带，最关重要，须遣良将屯守，才可无患。”群臣齐声道：“陛下明烛万里，应即简择良将，先应预防。”太宗道：“朕有一人在此，可以胜任。”随语左右道：“速宣杨业入殿。”左右领旨，往诏杨业。须臾杨业传到，入谒太宗。太宗语业道：“卿熟习边情，智勇兼备，朕特任卿为代州刺史，卿其勿辞！”业叩首道：“陛下有命，臣怎敢推诿？”太宗大喜，便敕赐橐装，令他指日启程。业叩谢而出，即率子延玉、延昭等，出赴代州。延昭即延朗，随父降来后，受职供奉官，改名延昭。业尝谓此儿类我，所以屡次出师，必令他随着。既到代州，适值天时寒冻，业亲督修城，虽经风雪，仍不少懈。转眼间已是太平兴国五年了，寒尽春回，塞草渐茁。那辽邦复大举入寇，由耶律沙、耶律斜轸等，领兵十万，径达雁门。雁门在代州北面，乃是紧要门户，雁门有失，代州亦危。杨业闻辽兵大至，语子延玉、延昭道：“辽兵号称十万，我军不过一二万人，就使以一当十，也未必定操胜局。看来只好舍力用智，杀他一个下马威，方免辽人轻觑哩。”延昭道：“儿意应从间道绕出，袭击辽兵背后，出他不意，当可制胜。”杨业道：“我亦这般想，但兵不在多，只教夤夜掩击，令他自行惊溃，便足邀功。”当下议定，即挑选劲卒数千名，由雁门西口西陉关出去，绕至雁门北口。正值更鼓沈沈，星斗黯黯，遥见雁门关下，黑压压的扎着数大营。便令延玉带兵三千人，从左杀入，延昭带兵三千人，从右杀入。业自领健卒百骑，独踹中坚。三支兵马，衔枚疾走，一到辽营附近，齐声呐喊，捣将进去，耶律沙、耶律斜轸等，只防关内兵出来袭营，不意宋军恰从营后杀来，正是防不及防，几疑飞将军从天而下，大都吓得东躲西逃。中营里面，有一辽邦节度使驸马侍中萧咄李，自恃骁勇，执着利斧，从帐后出来抵敌。凑巧碰着杨令公，两马相交，并成一处，战到十余合，但听杨令公大叱一声，那萧咄李已连头带盔，飞落马下。小子穷诗咏道：

百骑宵来捣虎营，刀光闪处敌人惊。

任他辽将如何勇，一遇杨公命即倾。

萧咄李既死，辽兵越觉惊慌，顿时大溃。俟小子下回再详。

高粱河一役，为宋辽胜败之所由分，宋太宗挟师数十万，乘胜伐辽，而卒为辽将所乘，几至生命不保，宋军自此胆落矣。镇州之捷，雁门关之胜，均不过却敌之来，不能入敌之境。且皆由用智徼功，然则全宋兵力，不能敌一强辽，可断言也。德昭之自刎，本应与廷美之死，联络一气，然事相类而时有先后，太原之赏不行，德昭之言不纳，于是德昭愤激自刎。作者依时叙入，免致混乱，坊间旧小说中，有称德昭为八大王，至真宗时尚辅翊宋廷，此全系臆造之谈，固不值一辩也。

第十五回
弄巧成拙妹倩殉边　修怨背盟皇弟受祸

却说辽相耶律沙，与辽将耶律斜轸等，因部兵溃散，也落荒遁走，黑暗中自相践踏，伤毙甚多。杨业父子，杀退辽兵，便整军入雁门关，检查兵士，不过伤了数十人。当即休息半日，驰回代州，露布奏捷，不消细说。惟辽人经此一挫，多号杨业为"杨无敌"，自是望见杨字旗号，当即引去。辽主贤闻将相败还，勃然大怒，竟亲自督军，再举侵宋。命耶律休哥为先行，入寇瓦桥关。守关将士，因闻辽兵两次败退，料他没甚伎俩，竟开关迎敌，面水列阵。耶律休哥简率精锐，渡水南来。宋将欺他兵少，未曾截击，待至辽兵齐渡，方与交锋，哪知休哥部下，是百炼悍卒，横厉无前，宋军不是对手，被他杀得七零八落，连关城都守不住，一哄儿弃关南奔，逃入莫州。休哥追至莫州城下，饬兵围攻。警报飞达宋廷，太宗复下诏亲征，调集诸将，向北进行。途次，又接官军败绩消息，忙倍道前进。到了大名，才闻辽主已退，乃令曹翰部署诸将，自回汴京。还汴数日，尚欲兴师伐辽。廷臣多迎合上意，奏称应速取幽蓟，左拾遗张齐贤，独上书谏阻，略云：

> 方今天下一家，朝野无事，关圣虑者，莫不以河东新平，屯兵尚众，幽蓟未下，辇运为劳。臣愚以为此不足虑也。自河东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纳粟典吏，皆云自山后转粟以授河东。以臣料，契丹能自备军食，则于太原非不尽力，然终为我有者，力不足也。河东初平，人心未固，岚、宪、忻、代，未有军寨，入寇则田牧顿失，扰边则守备可虞，及国家守要害、增壁垒，左控右扼，疆事甚严，乃于雁门阳武谷来争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圣人一事，动在万全，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胜。若重之慎之，则契丹不足吞，燕蓟不足取。自古疆场之难，非尽由敌国，亦多边吏扰而致之。若缘边诸寨，抚驭得人，但使峻垒深沟，畜力养锐，以逸自处，宁我致人，此李牧之所以用赵也。所谓择卒不如择将，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则边鄙宁，边鄙宁则辇运减，辇运减则河北之民获休息矣。臣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势而已乎？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陛下以德怀远，以惠勤民，内治既成，远人之归，可立而待也，何必穷兵黩武为哉？谨此奏闻！

这张齐贤系曹州人，素有胆识，称名远近。先是太祖幸洛阳，齐贤曾以布衣献策，条陈十事，四说称旨，尚有六条，太祖以为未合。齐贤坚称可行，惹动太祖怒意，令武士将他牵出。既而太祖还汴，语太宗道："我幸西都，惟得一张齐贤，他日可辅汝为相，汝休忘怀！"既已器重齐贤，胡不立加擢用，而必留遗与弟？人谓其友，我谓其私？太宗谨记勿忘。至太平兴国二年，考试进士，齐贤亦在选中。有司将他置诸下第，太宗不悦，特开创例，令一榜尽赐京官，齐贤乃得出仕，历任知州，入为左拾遗。至是上疏直谏，太宗颇为嘉纳，乃暂罢出师。

且说前同平章事赵普，当出任河阳节度使时，曾上表自诉，略言："皇弟光义，忠孝兼全。外人谓臣轻议皇弟，臣怎敢出此？且与闻昭宪太后顾命，宁有贰心？知臣莫若君，愿赐昭鉴"等语，这表文经太祖手封，同藏金匮。太祖崩后，太宗践位，赵普入朝，改封太子太保。因为卢多逊所毁，命奉朝请，居京数年，尝郁郁不得志。他有妹夫侯仁宝，曾在朝供奉，卢多逊因与普有嫌，亦将仁宝调知邕州。邕州在南岭外，与交州相近。

交州即交趾地，唐末为大理所并，旋入于唐，五代时归属南汉。及南汉平定，交州帅丁琏曾入贡宋廷。琏死，弟璿袭职，年尚幼稚，彼部将黎桓，把他拘禁，自称权知军府事。赵普恐仁宝久居邕州，数年不调，免不得老死岭外，乃设法上书，力陈交州可取。太宗本是喜功，阅读普奏，即拟召仁宝入京，面询边事。哪知卢多逊刁滑得很，即入朝面奏太宗道："交州内乱，正可往取。但若先召仁宝，反恐有泄机谋，臣意不如密令仁宝，整兵长驱，较为万全。"太宗以为是，遂命仁宝为交州水陆转运使，孙全兴、刘澄、贾湜等并力部署，同伐交州。偏出赵普意外。

仁宝奉诏，不敢有违，只得整备兵马，与孙全兴等先后并发。行至白藤江口，适有交州水兵，倚江驻扎，江面列战船数百艘，侯仁宝当先冲入，交兵未及预防，霎时溃散，由仁宝夺取战舰二百，大获全胜。再拟深入交地，仁宝自为前锋，约孙全兴等为后应。全兴等顿兵不行，只有仁宝一军，杀入交趾，沿途进去，势如破竹。忽接到黎桓来书，情愿出降。仁宝信以为真，不甚戒备，到了夜间，黎桓率兵劫营，害得仁宝营内，人不及甲，马不及鞍，仓猝抵敌，哪里支持得住？仁宝竟死于乱军中。实是赵普害他。转运使许仲宣据实奏闻，有诏班师，拿问全兴，立斩刘澄、贾湜，全兴入京，寻亦弃市。后来黎桓复遣使入贡，并上丁璿让表，太宗因惩着前败，含糊容应，事见后文。本回总旨在叙赵卢交恶事，故叙交州战史，特从略笔。

赵普闻仁宝败殁，愈恨多逊，恨不能将他枭首剖心，抵偿妹夫的性命。怎奈多逊方邀主眷，一时无隙可乘。多逊且一意防普，只恐他运动廷臣，上章弹劾，所有群臣章奏，必先令禀白自己，又须至阖门署状，亲书二语，乃是"不敢妄陈利便，希望恩荣"十字，可谓防备严密。所以朝右诸臣，对着多逊，大家侧目，连普亦没法摆布，镇日里怨苦连声。一日过一日，忽有晋邸旧僚柴禹锡、赵熔、杨守一等，竟直入内廷，密奏太宗，说是秦王廷美，骄恣不法，势将谋变。卢多逊交好秦王，恐未免有勾通情事。史第言讦告秦王，不及多逊。吾谓太宗方亲信多逊，胡不问多逊而问赵普？得此揭出，方释疑团。这数语触动太宗疑忌，遂召普入见，与他密商。普竟自作毛遂，愿备位枢轴，静察奸变。且叩首自陈道："臣忝为旧臣，与闻昭宪太后遗命，备承恩遇。不幸戆直招尤，反为权幸所阻，耿耿愚忠，无从告语。就是臣前次被迁，曾有人说臣讪谤皇上，臣尝上表自诉，极陈鄙悃，档册具在，尽可复稽。若蒙陛下察核，鉴臣苦衷，臣虽死不朽了。"太宗略略点首，待普退后，即令近侍检寻普表，四觅无着。有旧侍忆及前事，谓由太祖贮藏金匮。当即禀过太宗，启匮检视，果得普前表。因复召普入语道："人谁无过，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的非了。从今以后，才识卿忠。"普顿首拜谢，太宗即面授普为司徒，兼职侍中，封梁国公，并命密察秦王廷美事。是时太祖季子德芳，亦已病殁，年仅二十三岁，距德昭自刎只隔一年有余。廷美颇不自安，尝言太宗有负兄意。俗语说得好："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廷美几句口风，免不得传入太宗耳中。还有一班谄臣媚子，火上加炭，只说廷美即谋作乱，应亟预防。太宗遂罢廷美开封尹，出为西京留守，特擢柴禹锡为枢密副使，杨守一为枢密都承旨，赵熔为东上阁门使。无非因他告变有功，特别宠眷的意思。赵普与廷美无甚宿嫌，不过欲扳倒卢多逊，只好从廷美着手，陷他下井。卢多逊也曾料着，明知祸将及己，可奈贪恋相位，不甘辞职，因此延宕过去。富贵之误人大矣哉！赵普怎肯干休？明访暗查，竟得卢多逊私遣堂吏，交通秦王事。这堂吏叫做赵白，与秦王府中孔目官阎密，小吏王继勋、樊德明等，朋比为奸，秦卢交好，都由他数人往来介绍。赵白尝将中书机事，密告廷美，且述多逊言云："愿宫车晏驾，尽力事大王。"廷美亦遣樊德明，往报多逊道："承旨言合我意，我亦愿宫车早些晏驾呢。"又私赠多逊弓箭等物。普一一入奏。太宗道："兄终弟及，原有金匮遗言。但朕尚强壮，廷美何性急乃尔？且朕待多逊也算不薄，难道他尚未知足，必欲廷美为帝么？"普奏对道："自夏禹至今，只有传子的公例。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两语足死廷美。太宗不禁点首，遂颁诏责多逊不忠，降为兵部尚书。越日，下多逊于狱，摘系赵白、阎密、王继勋、樊德明等，令翰林学士承旨李昉、学士扈蒙、卫尉卿崔仁冀、御史滕正中等，秉

公讯鞫。赵白等一一伏罪，复令多逊对簿，多逊亦无可抵赖，李昉等具狱以闻。太宗再召文武常参官集议朝堂，太子太师王溥等七十四人，老而不死，是为贼，王溥有焉。联名奏议道：

谨案兵部尚书卢多逊，身处宰司，心怀顾望，密遣堂吏，交结亲王，通达语言，咒诅君父，大逆不道，干纪乱常，上负国恩，下亏臣节。宜膏铁钺，以正刑章。其卢多逊请依有司所断，削夺在身官爵，准法处斩。秦王廷美，亦请同卢多逊处分，其所缘坐，望准律文裁遣。谨议！

议上，即有诏颁发道：

臣之事君，贰则有辟，下之谋上，将而必诛。兵部尚书卢多逊，顷自先朝擢参大政，洎予临御，俾正台衡，职在燮调，任当辅弼，深负倚畀。不思补报，而乃包藏奸宄，窥伺君亲，指斥乘舆，交结藩邸，在逆不道，非所宜言。爰遣近臣杂治其事，丑迹尽露，具狱以成。有司定刑，外廷集议，佥以枭夷其族，污潴其宫，用正宪章，以合经义。尚念尝居重位，久事明廷，特宽尽室之诛，止用投荒之典，实汝有负罪，非我无恩。其卢多逊在身官爵，及三代封赠、妻子官封，并用削夺追毁，一家亲属，并配流崖州。所在驰驿发遣，纵经大赦，不在量移之限。期周以上亲属，并配隶边远州郡，部曲奴婢纵之。余依百官所议，列状以闻。

当下再由群臣议定，赵白、阎密、王继勋、樊德明等，并斩都门外，仍籍没家产，亲属流配海岛。廷美勒归私第，所有子女，复正名称：子德恭、德隆等仍称皇侄，皇侄女适韩崇业，去公主、驸马名号。贬西京留守阎矩为涪州司户参军，前开封推官孙屿为融州司户参军，两人皆廷美官属，因责他辅导无状，连带坐罪。卢多逊即日被戍，发往崖州，至雍熙二年，竟殁于流所。多逊籍隶河南，累世祖墓，均在河南，未败前一夕，天大雷电，将他祖墓前的林木，尽行焚去，时人诧为奇异。及多逊流徙，始信这造化小儿，已预示谴责了。天道有知，应该加谴。

且说赵普计除卢多逊，复黜谪廷美，尚恐死灰复燃，潜嗾开封府李符上言：廷美未肯悔过，反多怨望，乞徙居边郡，藉免他变。于是严旨复下，降廷美为涪陵县公，安置房州。妻楚国夫人张氏，削夺国封。命崇仪使阎彦进知房州，御史袁廓通判州事，各赐白金三百两，令他监伺廷美，不得有误。廷美至房州，举动不得自由，阎彦进、袁廓日加侦查。累得廷美气郁成疾，时患肝逆等症，渐渐地尫瘠不堪。太宗因左仆射沈伦，未能觉察秦卢阴谋，不无旷职，亦将他免去相位，降授工部尚书。左仆射薛居正，又复去世，乃改任窦偁、郭贽参知政事。寻又以郭贽嗜酒，出知荆南府，另命李昉继任。且因赵普专相，好修小怨，也不免猜忌起来。因语群臣道："普有功国家，并与朕多年故交，朕深倚赖，但看他齿落发斑，年已衰迈，不忍再以枢务相劳。当择一善地，俾他享些老福，才不负他一生知遇呢。"心实刻忌，语却和婉。乃作诗一首，命刑部尚书宋琪，持赐赵普。普捧读毕，不禁泣下，暗思诗中寓意，明是劝他辞职。好容易重登枢辅，又要把这位置让与别人，真是冤苦得很。但事已如此，无可奈何，只好对宋琪道："皇上待普，恩谊兼至。普余生无几，自愧报答不尽，愿来世再效犬马微劳。幸乞足下转达！"宋琪劝慰数语，当即告别，返报太宗。翌日，普呈上辞职表，太宗准奏，出普为武胜军节度使，赐宴长春殿，亲与饯行，复作诗赠别。普泣奏道："蒙陛下赐诗，臣当刻石，他日与臣朽骨同葬泉下。臣死或有知，尚当铭恩不忘哩。"无非恋恋富贵。太宗亦洒泪数点。俟普谢宴告退，送至殿外，又命宋琪等代送出都，然后还宫。以假应假。普径赴武胜军去了。

太宗乃命宋琪、李昉同平章事，且因窦偁复殁，别选李穆、吕蒙正、李至三人，参知政事。随诏史官修《太平御览》一千卷，日进三卷，准备御览。越年复改元雍熙。即太宗九年。群臣正拜表称贺，粉饰承平，欢宴数日，忽由房州知州阎彦进驰驿入奏，涪陵公廷美已病故了。太宗方与宋琪、李昉等，商议封禅事宜，一闻讣音，不禁叹息道："廷美自少刚愎，长益凶恶。朕因同气至亲，不忍加他重辟，暂时徙置房州，令他闭门思过。方欲推恩复旧，谁料他遽尔殒逝？回溯兄弟五

人，今只存朕，抚躬自问，能不痛心。”言已，呜咽流涕。亏他装得像。宋琪、李昉等，当然出言奏慰，不劳细表。翌日下诏，追封廷美为涪王，谥曰悼。命廷美长子德恭为峰州刺史，次子德隆为瀼州刺史，廷美女夫韩崇业为靖难行军司马。小子有诗咏道：

尺布可缝粟可舂，如何兄弟不相容？

可怜骨肉参商祸，刻薄又逢宋太宗。

廷美方死，忽由李昉人奏，又死了一个著名的人物。欲知此人为谁？且待下回表明。

赵普与卢多逊，积衅成隙。彼此设计构陷，而旁人适受其殃。侯仁宝，普之妹倩也，卢多逊因普迁怒，假南交之役，致死仁宝，仁宝死不瞑目矣！廷美为太宗胞弟。金匮之盟，兄终弟及，普实与闻。顾以卢多逊之嫌，构成煮豆燃萁之祸。推普之意，以为此狱不兴，不足以除卢多逊，多逊得除，何惜廷美？况更借此以要结主宠，为一举两得之计乎！故死廷美者为太宗，而实由于赵普。孔子有言：“苟患失之，无所不至。”卢多逊不足责，赵普名为良相，乃与鄙夫相等，何其惑也？呜呼侯仁宝！呜呼廷美！呜呼卢多逊、赵普！阅此回，窃不禁为之三叹焉。

第十六回
进治道陈希夷入朝　遁穷荒李继迁降虏

却说李昉入奏，报称大臣病故。大臣为谁？就是参知政事李穆。太宗闻丧，更加嗟悼，遂亲往赐奠，语侍臣道："穆操履纯正，真不易得，朕方倚用，遽尔沦没，实属可悲。这并非穆的不幸，乃是朕的不幸呢！"言下甚是惨切，且对灵哭了一场，然后还朝。待兄弟如彼，待臣子如此，以见太宗之亲疏倒置。既而群臣请封禅，太宗不许。至阖廷联衔奏请，乃命学士扈蒙等，详定仪注，拟至仲冬往祀泰山。不意时当仲夏，乾元、文明二殿，忽然失火。太宗以天象示儆，诏求直言，并罢封禅。

到了孟冬，来了华山隐士陈抟，入京觐见。陈抟亳州人，四五岁时，戏涡水岸侧，有青衣媪给乳与饮，得辟性灵，每读经史百家，一见成诵，毫不遗忘。至后唐中与试进士，试文非有司能解，摈置不录。抟自此不求禄仕，惟游放山水间，怡情自适。嗣得遇奇士二人，导以服气辟谷诸术，并与言武当山九室岩中，可以隐居，待遂受教往隐，历二十余年，但日饮酒数杯，便算了事。既而移居华山云台观，又止少华石室，每寝时，或至百余日不起，俗人有大睡三千日，小睡八百日的谣传。周世宗好黄白术，尝召抟至阙下，叩问方术。抟从容奏道："陛下为四海主，当以致治为念，奈何留意黄白术呢？"甚是甚是。世宗爽然自失，留抟住京月余，命为谏议大夫，抟固辞不就，嗣见抟无他技能，乃放还华山。及太祖受禅，抟正乘驴过天津桥，闻受禅消息，竟堕驴大笑道："天下从此太平了！"太宗元年，有旨召抟入京。抟奉命至汴，进见太宗，很蒙优待，赐以金帛，不受而去。雍熙元年，抟复入朝，太宗益加礼重，语相臣宋琪等道："抟有志独善，不求利禄，这真所谓方外散人呢。朕与他谈及世事，他自言历经离乱，今幸天下太平，所以复来朝觐。朕看他年近百岁，终日不食，却觉得精神矍铄，步履雍容，真正难能，真正难得！"可令汝自愧。宋琪道："从前巢父，许由，想亦如是。"贡谀之言。太宗笑而不答，随命中使送抟至中书省，宋琪等相率迎入，款待殷勤，座间问道："先生玄默修养，得此道术，可否赐教一二？"抟答道："抟系山野人民，无益世用。所有神仙炼丹，及吐纳养生的方术，统未知晓，怎就传人？就使白日升天，与国家无补。今皇上龙颜秀异，冠绝天人，抟达古今，深究治乱，真有道仁圣的主子。诸公生当盛世，正君臣协心同德，兴化致治的时候，勤行修炼，无出此右，不必再求异术了。"不谈左道，见识独高。琪等闻言，无不称善。翌日奏对，即述抟所言，太宗益加叹赏。诏赐抟号希夷先生，复给紫衣一袭，留抟阙下。暇时与谈诗赋，辄令属和。抟夙擅诗才，随口吟成，无不中律，以此益称上旨。一面命有司增葺云台观，俟修筑告竣，乃送归华山，由太宗亲书"华山石室"四字，作为赆仪，抟拜辞而返。至端拱元年，即太宗十三年。抟令弟子贾德升就张超谷下，凿石为室，室成，抟手书数百言，嘱咐弟子赍送汴京，略言："臣抟大数已终，圣朝难恋，当于本月二十二日，化形于莲花峰下张超谷中。"是表上后，太宗遣使往视，至二十九日始到，抟尸陈石榻上，肢体犹温，有五色云遮蔽洞口，冉冉不散。使臣返报太宗，太宗嘉叹不已。抟好读《易》，手不释卷，尝自号扶摇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详言导养及还丹各事。宰相王溥亦著《笺注》八十一章，抟又有《三峰寓言》，及《高阳集》诗六百首，大半雅澹冲夷，自成一格，后世有传有不传，总之陈抟系一隐君子，独行高蹈，不受尘埃，若目他为仙怪一流，实属未当。俗小说中，或称为陈抟老师，捏造许多仙法，作为证据，其实是荒

唐无稽，请看官勿为惑哩！辟除迷信。

闲文少表。且说太宗因中宫虚位，尚未册立，不得不选择继配，作为内助，李妃容德俱茂，入宫数年，素无过行，特册立为后。应上三回。仪文繁备，典礼裔皇，不但内宫外廷，赐宴数天，并赐京师人民，大酺三日，仿佛有庆泽均行，醉人为瑞的景象。翌年春季，复召宰相近臣，齐集后苑赏花，并面谕群臣道："春风暄和，万物畅茂，四方无事。朕愿与臣民共乐，卿等可各赋一诗，抒写情意。"群臣奉命，大家搜索枯肠，挖出几个尧天舜日，帝德皇恩的字样，配搭亭匀，凑成律句，呈上藻鉴。挖苦得很。太宗一一取阅，多半是敲金戛玉，鼓吹休明，乐得心花怒开，满口称美。群臣均叩谢天褒，尽欢而散。到了孟夏，又召辅臣、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三馆学士，均至后苑赏花钓鱼，各赐宴饮，免不得又令赋诗。大家换汤不换药，仍旧是一曲贺圣朝。太宗又命习射水心殿，你想穿杨，我夸贯虱，彼此竞射一场。或中或不中，不过是陶情作乐，无关功过，足足闹了一日，统向太宗叩谢，一并散去。

先是，太宗长子元佐，为李妃所出，幼即聪警，貌类太宗，很得太宗欢心。及长，善骑射，尝从征太原、幽、蓟，返拜检校太傅，加职太尉，晋封楚王，另营新邸。廷美得罪，元佐力为营救，再三请免，屡受乃父呵斥。元佐谊属懿亲，情实可嘉。至闻廷美忧死，他愤极成狂，尝手操挺刃，击伤侍人。迹类佯狂。旋因医治少瘳，太宗颇加喜慰，为赦天下。重九佳节，诏诸王宴射苑中，元佐因新瘥不预。及诸王宴归，暮过元佐门。元佐问明左右，方知诸王侍宴消息，便愤愤道："他人都得与宴，我有何罪，不闻宣召？这是明明弃我呢！"左右从旁劝解，并呈上佳酿，俾他解闷，元佐取来就饮。饮尽索添，连下数十大觥，已是酩酊大醉，他尚不肯罢休。直饮到夜阑人静，方才停杯，回入寝室。左右总道他是熟睡，谁料他竟放起火来，霎时间烟雾弥漫，光烛霄汉。内外侍从，慌忙入救，已是不及，只把元佐及所有眷属，救出门外，可惜一座大厦，倏成焦土。倪来富贵均可作是观。太宗闻楚邸被焚，正在惊疑，嗣有人报称由元佐纵火，不禁大怒，立遣御史捕治，将他废为庶人，安置均州，宋琪率百官上表，请恕他病狂，仍留京师，太宗不许，竟令元佐即日出都，不得逗留。嗣经宋琪等三次奏请，乃下诏召还。元佐时已行至黄山，奉诏乃归，幽居南宫，余事后表。

且说秦陇以北，有银、夏、绥、宥、静五州地，为拓跋氏所据，唐初拓跋赤辞入朝，赐姓李。至唐末，黄巢作乱，僖宗奔蜀，拓跋思恭纠合蕃众，入境讨贼，得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复赐李姓。五代时据境如故。周显德中，适李彝兴嗣职，受周封为西平王。宋太祖初年，彝兴遣使入贡，太祖授彝兴为太尉。彝兴旋殁，子克睿嗣。未几克睿又死，子继筠立。太宗伐北汉，继筠曾遣将李光远、光宪，渡河略太原境，遥作声援。既而继筠复殁，弟继捧袭位。太平兴国七年，继捧入觐太宗，献银、夏、绥、宥四州地，且自陈亲族不睦，愿居汴京。太宗乃遣使至夏州，迎接继捧亲属，且授他为彰德节度使，另派都巡检曹光实，往戍四州。独继捧族弟继迁，为定难军都知蕃落使，留居银州，不愿入汴。闻宋使到来，诈言乳母故，出葬郊外。竟与同党数十人，奔往地斤泽。泽距夏州东北三百里，继迁号召部落，声势渐盛。曹光实恐为边患，率师袭击，斩首五百级，焚四百余帐，继迁仓猝遁去。母与妻不及随奔，均被光实拿住，押回夏州，不善抚辑，徒逞诈谋，曹光实亦太失策。继迁辗转迁徙，连聚豪族，复日强大。随即召集众人，慨然与语道："李氏世有西土，一旦让人，岂不可恨！尔等若不忘李氏，幸大家努力，共图兴复！"番众齐声许诺。继迁复道："用力不如用谋，我当设诈降计，诱杀那曹光实。一则可报前仇，二则可恢复先业。尔等以为何如？"番众复应声道："全凭调度。"继迁大喜，遂率众向夏州进发；先遣人致书光实，略言："势蹙途穷，幸网开一面，俯允归降，以后生成，全出公惠"等语。言甘心苦。光实信是真言，即与来人面约期会葭芦川，收纳降众，来使自去。光实届期，带领百骑，至葭芦川，见继迁已率致十人，守候该处，彼此相见，继迁拜谒马前，执礼甚恭，并请光实往抚余众。光实志得意骄，全不加察，竟昂然随往。及到继迁帐前，番众尽出，约有数千人，继迁忽

举手挥鞭，大声呼道："仇人已到，大众何不动手？"言未毕，但听番众一声喊杀，都持着大刀阔斧，向光实杀来。光实手下只有百人，就是每人生着三头六臂，也是挡架不住.眼见得同时毙命，一个不留，继迁遂乘势袭据银州。

边警传达汴京，太宗亟命知秦州田仁朗等，会师往讨。仁朗奉命调军，待各路兵马，陆续会齐，乃启程北行。到了绥州，闻继迁围攻三族寨，有众数万，自恐寡不敌众，飞章至汴，请再添兵。嗣又闻三族寨失守，寨将折裕木，杀死监军使者，与继迁联合，进攻抚宁寨。将士请速即赴援，仁朗笑道："不妨！不妨！番人乌合，同来寇边，胜即进，败即退。今继迁啸聚数万，尽锐出攻孤垒，抚宁寨虽狭小，势甚险固，断非十日五日可能攻入。我待他劳敝，发兵掩击，再遣强弩数百人，截他归路，我料虏必成擒了。"

将士各默然退出。仁朗战术闲暇，纵酒樗蒲，流连竟夕。副将王侁先乘间媒孽，上诉宋廷。仁朗亦有自取之咎。太宗得悉情形，遂下诏征仁朗还京，下御史狱，廷讯三族寨被陷，及无故奏请添兵等事。仁朗抗声答道："银、绥、夏三州守兵，均托词守城，不肯出发，所以奏请添兵。三族寨相距太远，待臣勉集人马，行至绥州，已闻失守。一时未及赶救，臣不负责。且臣已定有良策，足擒继迁，但因奉诏还京，计不得行。臣料继迁颇得人心，若此时不能擒他，只好优诏怀徕，或用厚利啗饵他酋，令图继迁，早除一日好一日，否则边蠹未除，必为大患。"太宗怒道："朕闻纵酒樗蒲，种种不法，难道继迁肯自来就死么？"仁朗道："这便是臣的诱敌计。"太宗又怒道："什么诱敌不诱敌，朕不用你，看继迁果猖獗否？"遂命将仁朗仍复系狱。越日又下诏贷他一死，贬窜商州，惟副将王侁，既排去仁朗，统兵出银州北面，连破敌寨，斩番酋折罗遇。麟州诸蕃，因此惶惧，均请纳马赎罪，助讨继迁。侁遂大集各兵，入浊轮川。正值折裕木纠众前来，两下交锋.折裕木杀得大败，被王侁军士擒住。继迁从后驰至，又由王侁麾兵，驱杀一阵，十成中丧亡六七成，竟落荒遁去。王侁奏凯而回。适有诏令郭守文到边，与侁同领边事。守文复与知夏州尹宪，共击盐城诸番，焚于余帐。自是银、麟、夏三州，所有番众百二十五族，尽行内附，户口计万六千有余。西北一带，皆就敉平。惟继迁穷蹙无归，不得已奉书辽廷，愿作外臣。辽许他归附，册封他为夏国王，并将宗女义成公主，嫁给了他。继迁既得荣封，复配豪女，真个是两难兼并，三生有幸了。怪不得人喜降虏。

小子历叙辽事，未曾将辽国源流，交代明白，本回将要结束，下回又须接说宋辽交战情形，趁这笔底余闲，略略一叙。辽本鲜卑别种，初居潢河附近，自称神农氏后裔，聚成部落，号为契丹。朱梁初年，契丹主耶律阿保机，并吞诸部，僭称帝号，辽人称为太祖。阿保机死，子耶律德光嗣，助晋灭唐，得幽蓟十六州。至晋出帝不愿称臣，德光举兵灭晋，改国号辽，纵兵饱掠，归死杀狐岭，是谓辽太宗。侄兀欲嗣立，更名为阮，在位五年遇弑，称世宗，德光子兀律入继，亦改名为璟。嗜酒好猎，不恤国事，又被近侍谋毙，称穆宗。兀欲子贤继立，是为景宗。用萧守兴为尚书令，即立萧女燕燕为后。燕燕色技过人，兼通韬略，既得为后，遂干预国政。景宗又夙婴风疾，诸事皆委燕燕裁决，国中只知有萧后，不知有景宗。俗呼为萧娘娘者即此。太宗七年，辽景宗贤殂，子隆绪嗣位。隆绪年尚冲幼，由母后燕燕摄政，史称为萧太后，复国号大契丹。用韩德让即韩匡嗣子。为政事令，兼枢密使，总摄卫兵。耶律勃古哲，一译博郭济。总领山西诸州事，耶律休哥为南面行军都统，号令严明，威震朔漠。至收降李继迁后，且使他窥伺宋边，阴图南下，偏三交屯将贺怀浦父子，竟献议宋廷，极言幽蓟可取状，于是鼙鼓复鸣，王师又出。这一番有分教：

雄主喜功偏失律，元戎偾事又亡师。

欲知宋廷出师情形，且待下回续叙。

五季有一陈抟.得无道则隐之义。宋初有一陈抟，得高尚其志之象。观其入朝论治，不尚虚无，不谈隐怪，其持行之纯正，可以想见。以视陶渊明贺季真辈，且高出一筹，苟目为张道陵，佛图澄之流亚.毋乃太轻视之乎！元佐力救廷美，甚至病狂，彼岂真狂人哉？不悦父行，甘心让国，有吴泰伯之遗风焉。彼李继迁一酋耳，田仁朗之用计袭取，未始非策。只以纵酒樗蒲，启王侁媒蘖之口，卒至良谋不用，狡寇降辽，秦陇

以北，从此多事。夫平一李继迁尚不能，遑问耶律氏乎？朝曰取燕蓟，暮曰取燕蓟，燕蓟果若是易复乎？观于此而已知宋之渐弱矣。

第十七回
岐沟关曹彬失律　陈家谷杨业损躯

却说贺怀浦父子，好谈边事，共守朔方。怀浦曾任指挥使，即太祖元配贺皇后胞兄，子名令图，出与雄州。他因契丹主幼，委政萧氏，似属有机可乘，乃请即出师，北取幽蓟。计非不是，但彼有耶律休哥，试问有谁人可制耶？太宗遂命曹彬为幽州道行营都部署，崔彦进为副，米信为西北道都部署，杜彦圭为副，出师雄州。田重进为定州都部署，出师飞狐。潘美为云、应、朔都部署，杨业为副，出师雁门。诸将陛辞，太宗语曹彬道："潘美可先趋云州。卿等率十万众，但声言进取幽州，途次宁持重缓行，休得贪利急进，虏闻大兵到来，必悉众救范阳，不暇顾及山后，那时掩杀前去，可望成功。"曹彬等领命登程，分道并进。彬遣先锋将李继隆，北向攻入，连拔固安、新城二县，进攻琢州。守将贺斯，出城迎敌，李继隆横槊直前，与贺斯战三十多合。贺斯力怯，拍马便走，继隆急追数步，用力一槊，正中贺斯背心，翻身落马，再一槊结果性命。契丹兵遂溃，继隆乘势夺取涿州。未几，契丹兵来攻新城，与米信相遇。米信麾下只有二百人，契丹兵恰有万余名，彼多此少，将去悬绝，顿被契丹兵围住，重重包裹，如箍铁桶。信大喝一声，挺着大刀，当先突围，三百骑紧随后面，并力一处，冲破西隅。契丹兵怎肯放松，再上前围绕，巧值崔彦进、杜彦圭等两路杀到，顿将契丹兵赶散。曹彬亦已驰至，会集各军，并趋涿州。一路叙过。时田重进亦出飞狐县南。部将荆嗣，率五百骑先行，遥见胡骑漫山塞野而来，差不多有两三万人，就中统兵的大将，乃是契丹西面招安使大鹏翼。荆嗣急报田重进，重进连忙赶到，列阵岭东，命荆嗣出岭西，乘暮薄敌。大鹏翼越崖前来，嗣用短兵接战，彼此拚命将争，互有杀伤。战至夜半，方才收军。契丹兵结营崖上，宋军结营崖下，越宿再战，契丹兵自崖杀下，势似建瓴，荆嗣几抵挡不住，亏得重进遣兵相救，才得杀个平手。嗣因敌势颇张，不便久持，忽想到谭延美屯兵小沼，可资臂助，急遣使驰书，请他列队平川，另遣二百人执着白帜，驰骋道旁。大鹏翼登崖遥望，见山下旗帜绵亘，疑是援兵继至，意欲遁去。嗣即率所部，疾驱往斗，一面促重进会师。大鹏翼正与嗣军酣战，不防重进杀到，惊得不知所措，相率奔溃。荆嗣觑定大鹏翼，拈弓搭箭，飕的一声，将他射落马下。宋军一拥上前，把大鹏翼牵了过来。枉叫做大鹏翼，如何不能飞遁。大鹏翼成擒，飞狐、灵邱诸守将，闻风胆落，次第请降，还有潘美一路，从西陉入，与契丹兵大战寰 州城下。契丹兵败退，寰州刺史赵彦章出降，进围朔州。节度副使赵希赞亦举城降，遂转攻应云诸州，所至皆克。此路亦简而不漏。捷报迭达汴都，百官皆贺，丑。独武胜军节度使赵普上书进谏道：

> 伏睹今春出师，将以收复关外，屡闻克捷，深快舆情。然晦朔屡更，荐臻炎夏，飞挽日繁，战斗未息，劳师费财，诚无益也。伏念陛下自翦平太原，怀徕闽浙，混一诸夏，大振英声，十年之间，遂臻广济。远人不服，自古圣王，置之度外，何足介意？窃念邪谄之辈，蒙蔽睿聪，致兴无名之师，深蹈不测之地。臣载披典籍，颇识前言，窃见汉武时主父偃、徐乐、严安所上书，及唐相姚元崇，献明皇十事，忠言至论，可举而行。伏望万机之暇，一赐观览。其失未远，虽悔可追。臣窃念大发骁雄，动摇百万之众，所得者少，所丧者多。又闻战者危事，难保其必胜。兵者凶器，深戒于不虞，所系甚大，不可不思。

臣又闻上古圣人，心无固必，事不凝滞，理贵变通。前书有兵久生变之言，深为可虑。苟或更图稽缓，转失机宜，旬朔之间，时涉秋序，边庭早凉，弓劲马肥，我军久困，切虑此际或误指纵。臣方冒宠以守藩，曷敢兴言而沮众？盖臣已日薄西山，余光无几，酬恩报国，正在斯时。伏望速诏班师，无容玩敌，臣复有全策，愿达圣聪。望陛下精调御膳，保养圣躬，挚彼疲氓，转之富庶，将见边烽不警，外户不扃，率土归仁，殊方异俗，相率向化，契丹独将焉往？陛下计不出此，乃信邪谄之徒，谓契丹主少事多，可以用武，以中陛下之意。陛下乐祸求功，以为万全，臣窃以为不可。伏愿陛下审其虚实，究其妄谬，正奸臣误国之罪，罢将士伐燕之师，非特多难兴王，抑亦从谏则圣也。古之人尚闻尸谏，老臣未死，岂敢面谀，为安身而不言伐？冒渎尊严，无任待命！

这奏甫上，又有捷报到来，田重进再破敌兵，攻入蔚州，获住契丹监城使耿绍忠，进逼幽州了。太宗以三军屡捷，不从普言，仍锐意用兵。忽接曹彬急奏，说是居涿旬日，粮饷不继，暂退雄州就饷。太宗不觉变色道："从前朕命他缓进，他反欲速，今则大敌在前，反致退师，倘或被袭，岂不要前功尽弃吗？"当下飞使传诏，令曹彬不得骤进，饬引师与米信军相会，藉固兵力。彬奉诏后，遵旨行事。会闻潘美已尽略山后地，偕重进东下，乘势图幽州。崔彦进等，均请命曹彬道："朝旨三路出师，我军乃是正路，将士最多，今乃逗留不进，转让两路偏师建功立业，岂不可羞？元帅何不统兵前进，急取幽蓟，免落人后呢？"曹彬道："皇上有诏，不得轻进。"彦进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元帅能克日成功，难道尚遭主谴么？"曹彬暗暗沉吟，自思彦进所言，亦有至理，乃与米信联络一气，各裹粮怀食，径趋涿州。

契丹大将耶律休哥，初因部下兵寡，不敢轻敌，专令轻骑锐卒，截宋粮道，一面报知辽廷，速发援兵。萧太后燕燕，本是一个女中丈夫。接得休哥禀报，竟自统雄师，挟着幼主，出都南援。休哥闻援兵将至，便先至涿州，只命轻兵挑战，遇着宋军，一战即退。俟宋军蓐食，复冲杀过去，宋军撤食与斗，他又退了下去，每日约有数次。夜间四伏崖谷，或吹胡哨，或鸣鼓角，待至宋军杀出，却又不见一人。是即所谓亟肄以敝、多方以误之策。宋军日夕被扰，累得昼不安食，夜不安眠，只好结着方阵，堑地两边，缓缓前进。偏天公又不作美，时方五月，竟与盛暑无二，赤日悬空，纤云无翳，军士汗流遍体，屡患口渴，奈沿途又无井泉，只有浅溪汙淖。大众渴不暇择，彼此漉淖而饮，直至四日有奇，方得行至涿州。

俄有侦骑来报，耶律休哥已统兵前来。曹彬忙饬令各军，列阵应敌。嗣又有探马报："契丹太后萧氏及少主隆绪，尽发国中精锐，前来接仗了。"迭用探语，笔亦惊人。这一惊非同小可，顿令宋营将士，无不失色。曹彬与米信商议道："我看全营兵士，已疲乏极了，粮又将尽，如何当得起大敌？不如见机回军罢！"米信道："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这是行军要诀，将军何必多疑？"彬乃下令退师，为这一退，顿使全营兵马不复成列，一哄儿向南飞奔。曹彬称为将，乃忽进忽退，并无主宰，我殊不解。耶律休哥闻宋军已退，出兵追来，至岐沟关，追着宋军。宋军已无心恋战，勉勉强强地返旆交锋。无如用兵全仗作气，气已疲馁，万万振作不起，况耶律休哥部下，本是强壮得很，兼且养精蓄锐，盛气杀来，看官试想，这困顿劳饿的宋军，哪里支撑得住？战不数合，仍旧返奔。曹彬、米信，不能禁遏，也只好随势退却，沿途弃甲抛戈，不可胜数。好容易奔至沙河，才觉追兵已远，大众濒河休息，埋锅造饭，准备夜餐。忽又听得战炮连天，契丹兵从后追到。彬与信不敢再战，弃食忍饥，渡河南走。宋军渡未及半，敌兵已经杀至，把宋军乱劈乱斫，差不多似削瓜切菜。可怜这班宋军，一半儿杀死，一半儿溺死，河中尸首填满，水俱为不流。所有抛弃战仗，积同丘壑，均被契丹兵搬去。萧太后母子两人，统兵到了沙河，与休哥会着，见休哥已经大捷，很是喜慰。休哥请乘胜南追，杀至黄河以北，方才回军。萧太后道"盛夏不便行军。宋师正犯此忌，所以败绩，我军何可蹈他覆辙？不如得胜回朝，俟至秋高马肥，再行进兵便了。"言已，即命班师还燕。封休

哥为宋国王。改遣耶律斜轸调集生力军，再行南下不提。

且说曹彬等逃至易州，计点兵士，伤亡大半，只好拜本上奏，自行请罪。太宗览奏，懊丧得很，乃下诏召曹彬、米信及崔彦进等还京，令田重进屯定州，潘美还代州，徙云、应、朔、寰四州吏民，分置河东、京西。各路布置，尚未妥帖，契丹将耶律斜轸，已率兵十万，至定安西，知雄州贺令图，自恃骁勇，选兵出战，哪禁得敌兵势盛，徒落得一败涂地，拼命逃回。斜轸进攻蔚州，贺令图急乞师潘美。美率军往援，与令图再行进兵。到了飞狐，正遇斜轸兵。与战又败，于是浑源、应州诸守将，统弃城南走。斜轸乘胜入寰州，杀守城吏卒千余人。潘美既败绩飞狐，退至代州，再议出兵保护云、朔诸州。副将杨业入谏道："今虏兵益盛，不应与战，战亦难胜。朝廷止令徙数州吏民，入居内地，我军但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州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时，云州吏民，即可先出，我师进次应州，虏兵必来拒战，那时朔州吏民，也可乘间出城。我军直入石竭谷，遣强弩千人，陈列谷口，再用骑师援应。那时三州吏民，可保万全，强虏亦无从杀掠了。"潘美闻言，不免沉吟. 旁边闪出护军王侁，阻挠业议。大声道："我军多至数万，乃畏懦如此，岂非令人耻笑？为今之计，竟趋雁门北川中，鼓行前进，堂堂正正地与他交战一场，未必定他胜我败。"业摇首道："胜败虽难逆料，但他已两胜，我已两败，倘再受挫，后事更不堪设想了。"这是知己知彼之言。侁冷笑道；"君侯素号无敌，今逗挠不进，莫非有他志不成？"小人之口，真是可畏。业愤然道："业何敢避死，不过因时尚未利，徒令杀伤士卒，有损无益耳！护军乃疑我有二，业当为诸公先躯。须知业非怕死哩。"遂号召部兵，准备出发。临行时，向潘美涕泣道："业本太原降将，应当早死，蒙皇上不杀，擢置连帅，交付兵柄。业并非纵敌不击，实欲伺便立功，藉报恩遇。今诸君责业避敌，业尚敢自爱么？业此去，恐不能再见主帅了。"美闻言哼了一声，复装着笑脸道："君家父子，均负盛名，今乃未战先馁，无怪令人不解。汝尽管放胆前去，我当前来救应。"业复道："虏兵机变莫测，须要预防。此去有陈家谷，地势险峻，可以驻守，请主帅遣兵往驻，俟业转战到此，即出兵夹击，方可援应，否则恐无遗类了。"潘美复淡淡地答道："我知道了。"只此四字，已见妒功害能口吻。杨业乃率兵自石跌口出发，延玉、延昭随父同行。途遇契丹兵，当即杀上，耶律斜轸稍战即走，业挥兵赶去。沿途多是平原，料无伏兵，只管尽力穷追。斜轸且战且行，诱至中途，放起号炮，四面伏兵，如蜂而至，斜轸又还兵再战，把业兵困住垓心。业带领二子，舍命冲突，硬杀出一条血路，退趋狼牙村，兵士已丧亡过半。那敌兵尚不肯舍，一齐追来。业只得驱兵南奔，自己断后，战一程，退一程，好容易到了陈家谷口。眼巴巴地望着援军，哪知谷中并无一人。业忍不住恸哭道："这遭死了。"延玉、延昭亦涕泣不止。业复道："父子俱死，也是无益。我上受国恩，下遭时忌，舍死以外，更无他法。你两人可自寻生路，返报天子，须知我忠信见疑，为人所卖。若蒙皇恩昭雪，我死亦瞑目了。"延玉道："儿愿随父亲同死，不愿逃生。"业摇头不答。延昭语延玉道："潘帅已应允来援，就是不到陈家谷，也总可以出师，牙弟且保护父亲，据住谷口，我前去乞援。若得请兵到来，尚可父子俱全呢。"计议已定，契丹兵已经杀到，万弩齐发，箭如雨点，延昭慌忙走脱，已是流矢贯臂，鲜血淋漓，他也不遑裹创，飞马乞援去了。业与延玉，尚率麾下血战。延玉身中数十矢，忍痛不住，哭对乃父道："儿去了，不能保护父亲。"说至"亲"字，口吐狂血，晕绝身亡。业见延玉已死，好似万箭攒胸，回顾手下，已不过数百人。便流泪与语道："汝等都有父母妻孥，与我俱死，有何益处？快各自逃生，回报天子罢！"阅至此处，可悲可恫，怪不得坊间小说，唾骂潘美。各将士也流涕道："生则俱生，死则俱死，我等怎忍舍割将军？"业乃拼死再战，尚手刃胡兵数十百人，身上也受数十创，反觉得麻木不仁，不知痛痒，可奈马亦负伤，不能再进，没奈何暂避林中，契丹将耶律希达，望见袍影，用强弩射来，正中马腹，马仆地上，业亦随堕。契丹副部署萧挞览，纵马抢入，把业捉去，业部下均战死，无一生还。契丹兵拥业至胡原，见道旁有一行碑，上书李陵碑三字，业

不禁长叹道："主上待我甚厚，我本思讨贼捍边，上报主恩。今为奸臣所迫，兵败成擒，尚有何面目求活呢！"又大呼道："宁为杨业死，毋为李陵生。"两语不见史传，系作者借杨业口中警醒后世。呼毕，遂向碑上撞将过去，头破脑裂，霎时毕命。后人有诗咏杨业道：

矢尽兵亡战力摧，陈家谷口马难回。

李陵碑下成忠节，千载行人为感哀。

业已撞死，究竟潘美是否出援，待小子下回叙明。

宋初健将，首为曹彬，其次尊加潘美。然彬谦仁有余，智能不足。岐沟之败，误在不智，又误在不勇。勇者非浪战之谓也，遇事有断，是谓之勇，宋太宗既戒彬轻进矣，彬应持重以待，毋惑歧谋。乃遽信诸将之言，引兵深入，裹粮三日，行军五月，以为行险侥幸之计。及闻敌军大至，遽尔骇退，谓非不勇得乎？若潘美则更不足道矣，杨业骁将也，久历行阵，匪惟勇号无敌，即料事度势，亦有先见之明，美乃不信其言，反误信一忮刻之王侁，卒至孤军应敌，力竭人亡，侁之罪固不容诛，美之罪亦岂可逭，后人悯业嫉美，至生出种种讹传，目潘美为大奸，虽属言之过甚，然究非尽也无稽，以视曹彬之不伐不矜，相去尤远甚焉。故有识者尝为之叹曰："北宋无将！"

第十八回
张齐贤用谋却敌　尹继伦奋力踹营

却说潘美遣业出师，本与王侁等随后力援，趋至陈家谷口．列阵以待，自寅至巳不得业报，令人登托逻台遥望，毫无所见。美未免怀疑，王侁却入禀道："杨业如或败退，必有急报，乃许久不得消息，大约已从败敌兵。主师何不赶紧上前，趁势图功哩？"美踌躇半晌，方道："且再待一二时，再定行止。"侁退出后，语众将道："此时不去争功，尚待何时？我却要先去了。"写尽忮求情态。言已，遂自率部兵，径出谷口。众将亦争功心急，跃跃欲动，美不能制，也只得随行。身为阃帅，乃不能制驭诸将，乌得谓为无罪？遂沿交河西进，行二十里，忽见王侁领兵退回，美问明缘由，侁答道："杨业已败，契丹兵猖獗得很，恐不可挡，因此驰回。"美听到此言，也不觉惊慌，索性麾兵退归，把陈家谷的预约竟致失记，一直退至代州去了。明明是陷业死地，不愿践约。业失援败死，边境大震，云、应、朔诸州的将吏，都弃城遁去。眼见将三州疆土，复送契丹。这种警耗，传达宋廷，太宗恨失边疆，悼丧良将，分别旌诛，下诏宣示道：

> 执干戈而卫社稷，闻鼓鼙而思将帅，尽力死敌，立节迈伦，不有追崇，曷张义烈？故云州观察杨业，诚坚金石，气激风云，挺陇上之雄才，本山西之茂族。自委戎乘，或资战功，方提貔虎之师，以效边陲之用。而群帅败约，援兵不前，独于孤军，陷于沙漠，劲果猋厉，有死不回，求之古人，何以加此！是用特举徽典，以旌遗忠。魂而有灵，知我深意。可赠太尉、大同军节度，赐具家布帛千匹，粟千石。大将军潘美，坐失良将，监军王侁贻误戎机，国有明刑，应置重典。姑念立功于前日，特从末减于今时，美降三官，侁即除名，以示惩儆。此诏！

业子延昭，至代州乞援，潘美尚靳不发兵。业已早死，延昭大恸一场。上表奏闻。太宗召令还京，任为崇仪副使，并追赠延玉官阶。还有业子延浦、延训，俱授供奉官，延环、延贵、延彬并为殿直，杨氏一门，均承余荫。业总算不虚死了。

曹彬、米信等回京，诏就尚书省讯鞫，令翰林学士贾黄中等定谳，责他违犯失律，均应坐罪，降彬为右骁卫上将军，信为右屯卫上将军。余如崔彦进以下，贬黜有差。惟田重进全军不败，李继隆所部，亦成列而还，两人不复加罪，且任重进为马步军都虞侯，继隆为马军都虞侯，兼知定州。又以代州关系紧要，杨业已死，须择另任，适张齐贤上书言事，忤宗意，太宗遂命他出知代州，与潘美同领军务，加意防边。齐贤文臣，乃以忤上意调边，太宗仍不免怀私，幸彼文能兼武，后且用计却敌，边塞得安，否则宁尚有幸耶？是年仲冬，契丹主隆绪又随萧太后统兵入寇，耶律休哥为先锋都统，率兵十万，浩浩荡荡，杀奔前来。瀛州部署刘廷让即第九回之刘光义，因避太宗讳，改名廷让。闻契丹出师，约同边将李敬源、杨重进等，集兵十万人，沿海北赴，将乘虚进袭燕地。计非不佳，可惜遇着耶律休哥。耶律休哥正防他这着，随处派探骑侦查，一闻侦报，即往扼要隘。廷让等到了君子馆，天甚寒冷，士卒手皆皴瘃，连弓弩都不能开张，哪知耶律休哥，正因这寒冻时候，攻他不备，掩杀过来。廷让等慌忙对敌，怎奈朔风冽冽，黑雾沉沉，兵士都无斗志，相率溃散。契丹兵素性耐寒，更仗着一股锐气，包抄宋军，顿将廷让等围住。廷让尝分兵给李继隆，令为后援，偏继隆退保灵寿，并不往救。都是顾己不顾人。廷让待援不至，只得与李敬源、杨重进两人，冒死突围。待至血路杀出，敬源、重进都负重伤，倒毙地上。廷让带着数骑，飞

马奔逃，才得保全性命。

休哥得了胜仗，遂进图雄州，私遣贺令图书，并重锦十两，但说："自己得罪本国，情愿归顺南朝，请足下代为先容，当约期归降。"令图深信不疑，休哥已得胜仗，就使一个笨伯，也应知他是诈降计。令图信为真言，大约是利令智昏之故。复书约休哥相会。休哥大喜，即带兵至雄州，距十里下寨，遣原使速报令图，与约相见。令图意欲擅功，也不与将校商议，竟引数十骑往迎。既至休哥营内，休哥据胡床高坐，厉声骂道："你好经营边事，今乃送死来么？"确是送死。喝令左右拿下。令图懊恨不迭，还想指挥从骑。与他对抗。看官！试想羊落虎口，哪里还能挣脱？所有从骑，立被杀尽，单剩令图一人，赤手空拳，自然被他擒住，槛送燕都，一刀了事。休哥遂乘胜南驱，连陷深、刑、德三州，杀官吏，俘士民，把城中子女玉帛，尽行掠取，辇载而归。贺怀浦于杨业战死时，已先败殁，一年中父子皆死，时人统说他贪功启衅，致有此报。

话休叙烦。且说耶律休哥南下略地，势如破竹，即乘势进薄代州。副部署卢汉赟畏懦得很，只主张固守，不敢出战。知代州张齐贤奋然道："胡骑充斥城下，志骄气盈，须用计破他一阵，才好保全代州。若一被围攻，转眼间粮尽食空，尚能保壁自固么？"时潘美驻师并州，齐贤遂遣使往约，夹击敌兵。美得报，即令原使返报齐贤，准如所约。不料使人被敌骑拿去，齐贤尚未得知，日夕盼望回音。嗣得潘营来使，递上密书，内称："前日复函，谅应接洽，本即践约，出师柏井。奈今得密诏，据云东路失败，只应慎守汛地，不得妄发。现部众已退还并州了。"齐贤道："潘将军前日答复我处并未接到，想使人已陷没敌中。但敌知潘来，不知潘退，我当设法退敌便了。"遂留住美使，令居室中，自选厢军二千，涕泣与语，并诈言潘军将到，两下夹攻，不怕敌军不退。军士闻言，各感愤得很，誓效死力。齐贤复乘夜发兵二百人，令各持一帜，负一束刍，潜往州西南三十里，列帜燃刍，不得有误。二百人奉命去讫。又令步卒千人，从间道绕出，往伏土镫寨，掩击敌兵归路。步卒亦去，布置已定，时方夜半，齐贤竟亲率败百骑，往捣敌营。休哥倒也准备，俟宋军冲至，即开寨出战。宋军以一当百，都似生龙活虎一般，拦截不住。休哥正麾军围裹，忽见西南一带，火光烛天，隐隐有旗帜摇动，疑是并州兵至，当即骇走。到了土镫寨，又闻连珠炮响，伏兵杀出，箭如飞蝗。休哥不知宋军多少，但催兵急遁。契丹国舅详稳挞烈哥，详稳一译详衮。系契丹诸官府监治长官之名号，挞烈哥一译特尔格。宫使萧打里，打里一译达哩。俱中矢落马，被宋军杀死。这一仗，斩首数百级，获马二千匹，所得兵械无算。直至虏兵去远，方收兵回城，时正鸡声报晓，晨光熹微了。以少胜多，全恃智谋。

太宗屡得边报，拟大发兵北伐契丹，下诏募兵，令大河南北四十余郡，八丁取一，充作义旅。京东转运使李惟清私叹道："此诏若行，天下无农夫了。"乃上疏力争，至再至三。宰相李昉等亦上言："河南人民，不知战斗，若勒令当兵，窃恐民情摇动，反为盗贼。请收回成命，免多骚扰！"太宗乃再行颁诏，独选河北，不及河南。会雍熙四年暮冬，太宗欲刷新庶政，复下诏改元端拱，于次年元旦举行。越年，却改称端拱元年。上元节届，亲耕籍田，布赦天下。赵普自任所入朝，太宗慰抚数四，留住京都。适布衣翟颖，与知制诰胡旦相狎。旦令改名马周，隐以唐观周为比，复嗾使出登闻鼓，攻讦李昉，说他"赋诗饮酒，不知备边，旷职素餐，有惭鼎辅"等语。想系胡旦与昉有嫌，特借翟颖为傀儡，且窥伺上意，就边备上弹劾，旦真一险诈小人耳。太宗闻言，未免厌昉，昉即自请解职，因罢为右仆射，有诏授赵普为太保兼侍中，吕蒙正同平章事，普至是已三次入相，太宗欲重用蒙正，恐他资望尚浅，未洽舆情，特借普作为表率。普与蒙正同登相位，一系元老，一乃后进，只因蒙正秉正敢言，普也不觉折服。会枢密副使赵昌言，与胡旦、翟颖等表里为奸。尝令翟排毁时政，且历举知交数十人，推为公辅。普察得赵、胡私情，遂与蒙正联名奏请，依法论罪。昌言遂出贬为崇信行军司马，旦谪为坊州团练副使，翟颖充戍。还有郑州团练侯莫，陈利用以幻术得幸，骄恣不法、居处服御，僭拟乘舆。普陈他十罪，力请正法。太宗令发配商州。普仍上书请诛。太宗

道："朕为万乘主，难道不能庇护一人么？"普叩首道："陛下若不诛奸幸，便是乱法，法可惜，一竖子何足惜呢？"太宗不得已，命即按诛。时利用已至商州，自恃主宠，尚是大言不惭。经朝旨到来，由商州刺史奉诏行刑。至利用伏法，又有朝使驰至，闻利用已经磔市，不由地叹息道："朝旨已令缓刑，偏我迟了一步，竟致不及。大约利用恶贯满盈，应该受诛。只我恐未免受谴哩！"原来朝使至新安，马适陷淖，及出泞易马，驰至商州，巧巧该犯戮死。汴陕官民，都不禁拍手称快。这正叫作"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呢。奸臣听着。

且说降王李煜、刘铱等，已早病殁，只故吴越王钱俶及定难节度使李继捧尚留京中。端拱元年八月，适遇钱俶生辰，太宗赐宴便殿，是夕暴亡。恐是中毒。独李继捧在京无事。乃弟继迁，借契丹为护符，日肆侵扰。普以继捧留京无益，且恐泄漏机密，反致有损，不如令归镇夏州，招抚继迁。太宗也以为然，遂召继捧入见，赐他姓名，叫作赵保忠，并厚加赏赉，遣往夏州，劝弟归诚。继捧庸懦，安能制服狡弟？纵之使归，殊为失策。隔了数日，连接三次警报：第一次是琢州失守了，第二次是祈州失守了，第三次是新乐失守了。太宗愁容满面，语群臣道："契丹不肯收兵，时扰河朔，看来只好大举北伐哩？"赵普道："时已隆冬，不便出师。但令边将坚壁清野，因守汛地，俟来春大举，亦尚未迟。"太宗踌躇未决。右拾遗王禹偁复上御戎策，大致在任贤修政，省官畜民，选将励士等情。有旨优答。至端拱二年正月，契丹复进陷易州，乃再诏群臣上备边策。同知贡举张洎应诏陈言。略云：

> 中国御戎，惟恃险阻。今自飞狐以东，皆为契凡所有，既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具城自固，莫可出战，此又分兵之过也。请于沿边建三大镇，各统十万之众，鼎峙而守，仍令亲王出临魏府以控其要，则契丹虽有精兵，岂敢越而南侵？制敌之方，尺于此矣。幸陛下垂察！

是时同平章事宋琪，亦已罢免相职，还任刑部尚书，再迁吏部尚书。琪籍隶幽蓟，素知边事，亦应诏陈词，洋洋洒洒，差不多有数千言。小子录不胜录，但撮举大要云：

> 国家规画燕地，由雄霸路直进，陂淀坦平，贼来莫测，实属非便。若令大军会于易州，循孤山之北，漆水以西，倚山而行，援粮而进，涉涿永，并大房，抵桑乾河，出安祖寨，则东瞰燕城，才及一舍，此周德威收燕之路。下视孤垒，浃旬必克，山后八州，闻蓟门不守，必尽归降，势使然也。然兵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若精选使臣，不辱君命，通盟继好，弭战息民。此亦策之得也。臣每见国朝发兵，未至屯戌之所，已于两河诸郡，调民运粮，烦费苛扰，臣生居边上，习知其事。此后每逢调发，应各自赍粮粮，不劳馈运，俟大军既至，定议取舍，然后再图转饷，亦未为晚。愿加省览，采择施行！

此外如李昉、王禹偁等，亦多主张修好，毋轻用兵。太宗乃不复大举，但令边将固守要塞，以守为战。契丹闻宋不发兵，又进兵入犯，朝命知定州李维隆发真定兵万余人，护送粮饷数千乘，赴威虏军。耶律休哥侦悉，率精骑数万，遁截途中。北面都巡检使尹继伦，适领兵巡路，遇休哥军，避入林间，休哥明明瞧见，但看继伦手下，寥寥无几，不值一扫，索性由他避匿，竟自控骑南趋。骄态如绘。继伦待虏兵已过，语军士道："狡虏欺我太甚！他明是蔑视犹举，不顾而去。若得胜回来，即驱我北行，否则借我泄忿，我军将无噍类了。为今日计，不如卷旆衔枚，轻蹑敌后。他方锐气无前，断不回顾。我能出他不意，奋力战胜，尚可自立边疆。就使战他不过，殉节沙场，尚不愧为忠义，岂可泯然徒死，空做一班胡地鬼么？"军士闻言，都愤激起来，齐声应道"敢不如命！"继伦即令秣马蓐食，俟至傍晚，饬每人各持短兵，鱼贯启行，静悄俏地走了数十里，天尚未明。继伦登高遥瞩，见前面已至徐河，契丹兵飞驻营河滨，隐隐有炊烟数缕，起散天空。隔河四五里，亦有大营扎住，料知是李继隆军。便指示军士道："虏兵想在此造饭了，我等正好杀将过去，休使他安食哩！"军士听令，即一拥上前，奔至河旁，捣入敌营。敌兵正在会食，忽见宋军杀到，也不知从何处过来，慌忙抛下饭碗，准备迎

敌。哪知宋军已经闯入，当先一员大将，就是尹继伦，生得面目漆黑，又带着黑盔，穿着黑甲，坐着黑马，好似一团黑云。手执亮晃晃的大刀，左斫右砍，杀死无数。契丹将皮室，出来抵御，不到三合，头已落地。契丹兵骇呼道："黑面大王来了，快逃命罢！"继伦姓尹，未曾姓阎，为何辽人都怕他索命？顿时惊溃，宋军杀到后帐，耶律休哥方食失箸，忙转身逃走，不意右臂已被斫一刀，不由的失声叫痛。正是：

强中更有强中手，智将还须智将摧。

欲知休哥能否逃生，待至下回说明。

耶律休哥，为契丹良将，亦未尝无失策之时。代州被赚于张齐贤，徐河见败于尹继伦，是休哥非真无敌者。误在防边诸将，多半如贺令图，无功而思争功，不才而夸有才，死在目前，尚不及觉，乃为休哥所屠害耳！或谓以宋朝全盛之时，终不能下燕蓟，意者由天命使然，非人力所可及。不知天定胜人，人定亦能胜天，况君相有造命之权。顾乃任将非人，竟令山前后十六州，久沦左衽耶？人谋不臧，诿之于天，天何言哉？岂为人任咎乎？

第十九回
报宿怨故王索命　讨乱党宦寺典兵

却说耶律休哥右臂受伤，正在危急的时候，幸帐下亲卒，死命与宋军相搏，才得放走休哥。休哥乘马先遁，余众亦顿时散走。俟李继隆闻报，渡河助战，天色已经大明，敌兵不剩一人，继隆大喜，与继伦相见，很是叹服，至两下告别，继隆得安安稳稳地押着粮饷，运至威虏军交讫。这且按下。尹继伦因功受赏，得领长州刺史，仍兼都巡检使。契丹自是不敢深入，平居尝相戒道："当避黑面大王。"就是耶律休哥也不敢再来问津了。一战之威，至于如此。

越年，太宗又下诏改元，号为淳化。屡次改元，无谓之至。赵普上表辞职，太宗不许，表至三上，乃出普为西京留守，仍授太保兼中书令。原来太宗再相赵普，本为安置吕蒙正起见，普亦渐窥上意，不愿久任。且因李继捧还镇夏州，非但不能抚弟，反与继迁同谋，尝为边患，时论多谓："纵兕出柙，由普主议。"普心愈不自安，遂称病乞休。至西京留守的诏命下来，普尚三表恳让，太宗就赐手谕道："开国旧勋，只卿一人，不同他等。无至固让，俟首途有日，当就第与卿为别。"普捧谕涕泣，乃入朝请对，赐坐左侧，颇谈及国家事。太宗频频点首，逾时始退。普将启行，太宗亲幸普第，握手叙别。及淳化二年春日，普以年老多病，令留守通判刘昌言奉表到京，哀求致仕，乞赐骸骨。太宗遣中使驰传抚问，授普太师，封魏国公，给宰相俸，且命养疾就痊，再行赴阙相见。普感激涕零，因复力疾办公，勉图报效。怎奈衰躯尚可支持，冤累偏来缠绕，每夜梦魇，往往呼着太后娘娘及秦王殿下，或断断忿争或哀哀乞免。至左右唤他醒来，他尚讳莫如深，未肯明言，及朦胧睡去，又呼号如故。自是精神恍惚，梦寐不安，惭惭间形尪食少，卧病不起。每一交睫，即见秦王廷美坐着床侧，向他索命，他无法可施，只得延请羽流，设醮诵经，上章禳谢。羽流问为何事？他又不便与说，开着眼想了一会，就从枕上跃起，索了纸笔，手书数语道：

> 情关母子，弟及自出于人谋；计协臣民，子贤难违乎天意。乃凭幽祟，遽逞强阳，瞰臣血气之衰，肆彼魇呵之厉。信周祝霾魂于鸠诉，何普巫雪魄于雉经。倘合帝心，诛既不诬管蔡；幸原臣死，事堪永谢朱均。仰告穹苍，无任祈向！

书就后，末署自己姓名，亲加密缄，令羽流向空焚祷。羽流即遵命持焚，火方及函，不意一阵狂风，吹入法坛，将封章刮起空中，疾风而去。诸人不胜惊异。嗣有人过朱雀门，拾得一函，两旁似被火烧焦，中间尚是完固。拆开一瞧，乃是赵普祷告上天的表章，字迹依然存在，丝毫不曾毁去。且见他词句清新，情意斐然，不由的爱不忍释，遂信口记诵。念到烂熟，传诸友人，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把这一篇祷告文，视作圣经贤传一般，大半耳熟能详。连小子今日，尚可隶述简中，作为谈助，这便是欲盖弥彰，无微不显呢。有心人幸勿作亏心事。

赵普因祷告无灵，病日加重，再解所宝双鱼犀带，遣亲吏甄潜诣上请太平宫醮谢。道士姜道元，为普扶乩，乞求神语，但见乩笔写着道："赵普系开国元勋，可奈冤累相牵，不能再避。"姜又叩问道："冤累为谁？"乩笔又绘一巨牌，牌上乱书数字，多不可识，只牌末有一火字。姜不能解，转告甄潜，令返报普。普太息道："此必是秦王廷美无疑。但渠与卢多逊勾结，事露逅祸，咎岂在我？不知他何故祟我呢？"一闻火字，即知必是秦王，可见得贼胆心虚，尚说是于己无与么？言已，涕泪不止，是

夕竟卒，年七十一。讣达殿廷，太宗很是震悼，语近臣道："普事先帝，与朕故交，能断大事。向与朕尝有不足，尔等应亦深知。但自朕君临以来，他颇为朕效忠，好算得一个社稷臣，今闻溘逝，殊为可悲！"因辍朝五日，为出次发哀，赠尚书令，追封真定王，谥忠献。太宗亲撰神道碑铭，作八分书以为赐，并遣右谏议大夫范杲摄鸿胪卿，护理丧理，赙绢布各五百匹，米面各五百石。葬日，有司设卤簿，鼓吹如仪。

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太祖尝劝以读书，乃手不释卷。及入居相位，每当退食余闲，辄阖户读书，次日临政，取决如流。及病假，家人检点遗书，藏有一箧，启视箧中，并无异物，只有书籍两本。看官道是何书？乃是《论语》二十篇。普平时亦尝对太宗道："臣有《论语》一部，半部佐太祖定天下，半部佐陛下致太平"。恐怕未必，如果身体力行，何致患得患失？太宗亦很为嘉叹。又普善强谏，太祖尝怒扯奏牍，掷弃地上。普颜色不变，跪拾以归，越日，复补缀旧纸，复奏如初。卒得太祖感悟，如言施行。太宗信用佞臣弭德超，疏斥曹彬。普力为曹彬辩诬，挽回主意，德超窜锢，彬官如旧，惟廷美冤狱，实由普一人构成，时论以此少普。普有子数人，承宗为羽林大将军，出知潭、郓二州，颇有政声；承煦为成州团练使。又有二女皆及笄，矢志不嫁，及送父归葬，自请为尼。太宗婉谕再三，终不能夺，乃赐长女名志愿，号智果大师，次女名志英，号智圆大师。两女遂自建家庵，奉佛终身。赵氏有此二女，智过乃父多矣。真宗咸平初年，复追封普为韩王。话休叙烦。

且说普罢相后，用张齐贤、陈恕、王沔为参知政事，张逊、温仲舒、寇准为枢密副使。沔聪察敏辩，首相吕蒙正尝倚以为重，但沔太苛刻，未免与同僚龃龉。张齐贤、陈恕与沔不和，互相疑忌。太宗罢沔、恕官，并及蒙正，即任李昉、张齐贤为同平章事，贾黄中、李沆为参知政事。嗣又思吕端参政。未几又罢张齐贤，仍用吕蒙正。蒙正河南人，父名龟图，曾任起居郎。平素多内宠，与妻刘氏不睦，甚至出妻逐子。蒙正流栖古寺，尝被僧徒揶揄。寺中故例，每饭必敲钟，僧众以蒙正寄食，不欲与餐，已饭乃击钟。所以"饭后钟"二字，便是蒙正落魄的古典。至蒙正贵显，未尝报怨，反厚给寺僧。又迎父母就养，同堂异室，侍奉极诚。父母相继谢世，蒙正服阕，得入为参政。有朝士指而议道："此子亦得参政么？"蒙正佯为不闻，从容趋过。同列不能平，欲究诘朝士姓名，蒙正遽摇手禁止道："不必不必。若一知姓名，便终身不能忘，还是不知的好。"同列相率叹服。插此一段，所以风世。及擢登相位，守正不阿，有僚谓藏一古镜，拟献与蒙正，自言能照二百里。蒙正笑道："我面不过楪子大。何用照二百里呢？"谐语有味。遂固辞不受。平居辄储一夹袋，无论大小官吏，进谒时必详问才学，书藏袋中，及朝廷用人，即从袋中取阅，按才奏荐，所以用无不宜。太宗每有志北伐，蒙正谏阻道："隋唐数十年中，四征辽碣，民不堪命。隋炀帝全军覆没，唐太宗自运土木攻城，终归无效，可见治国大要，总在内修政事。内政修明，远人自然来归，便足致安静了。"也是知本之论。太宗颔首称善。因此蒙正为相，不闻劳师。

惟淳化四年，青城民王小波作乱，免不得调兵遣将，西向行军。原来青城系西蜀属县。蜀为宋灭，府库所积，悉运汴京，官吏治蜀，喜尚功利，往往额外征求，苛扰民间。青城县令齐元振，性尤贪婪，专务敲剥。百姓怨声载道，恨入骨髓。土豪王小波，乘机纠众，揭竿作乱。尝对众语道："贫的贫，富的富，很不均平，令人痛恨！我今日起事，并不想争城夺地，无非欲均平贫富呢。"贫民听到此语，越觉欢迎，不到数日，集众至万人，遂攻入县城，捉住齐元振，指斥罪状，把他剖腹挖出心肝肚肠，用钱盛入，且绑尸门外，揭示罪名。自是旁掠彭山，所在响应。西川都巡检使张圮，调众往讨，与战江原，射中小波左目，乱党败走。张圮得胜而骄，夜不戒备，谁知被小波袭击，一阵乱捣，杀死官兵无数，圮亦遇害。小波因目痛加剧，也竟毙命。乱党更推小波妻弟李顺为帅，寇掠州县，陷邛州永康军，时有众数十万，越年，转陷汉彭诸州，乘胜攻成都。转运使樊知古、知府郭载及官属出奔梓州，李顺遂入据城中，僭号大蜀王。并遣党四出骚扰，两川大震。区区小丑，竟猖獗至此，蜀中可谓无人。

是时李昉、贾黄中、李沆、温仲舒、均已免职，改用苏易简、赵昌言参知政事。太宗因蜀乱甚炽，召集廷臣，特开会议。或请派遣大臣入川抚谕，太宗颇也许可。昌言独毅然道："潢池小丑，敢行弄兵，若非遣师急讨，如何整肃天威？且恐滋蔓难图，更宜从速进剿。"太宗乃命宦官王继恩为两川招安使，率兵西行，雷有终为陕路转运使，管理饷务，继恩等尚未到蜀，李顺已遣党徒杨广率全数万，进逼剑门。都监上官正只有疲卒数百人，由正勉以忠义，登陴固守。杨广围攻三日，均被矢石击退。会成都监军宿翰，引兵来援，与杨广搏斗城下。正领数百骑出城，大呼杀贼，自己挺刃当先，往来击刺，锐不可当，贼众披靡。由官军前后夹攻，斩馘几尽，只剩残党三百人，奔还成都。李顺怒责杨广，说他挫损锐气，绑出斩首，又将三百人一律杀死，贼众多半不服，渐渐内溃。顺再遣众攻剑门，那时王继恩已从剑门驰入，长驱至研石寨，杀退贼众，斩首五百级。逐北过青疆岭，平剑州，进攻柳池泽，又大破贼众。李顺闻北路失败，拟向西路进攻，遂驱众围梓州。知梓州张雍初闻王小波作乱，即募练士卒，为城守计，一面修城凿濠，备粮缮械，专待贼党到来。果然贼众大至，差不多有十余万，猛扑城濠。雍率练兵三千人，悉力守御，无隙可乘，相持至两月有余，贼众已是疲敝，守卒尚有余勇。又由王继恩遣将赴援，李顺知不能下，因此退去。未几，王继恩连败贼党，直捣成都。李顺尚有众十万。开城搦战，被官军一场鏖斗，杀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顺入城死守，经官军昼夜环攻，四面缘梯，冒险登城，城遂攻破。顺尚率军巷战，被官军奋力兜拿，将顺擒住，斩首三万级，遂复成都。顺解陕伏法。

还有贼党张余，溃出城外，收集残众，复攻陷嘉、戎、泸、渝、涪、忠、万、开八州。开州监军秦傅序战死，川境复震。王继恩奏捷汴都，中书叙功论赏，拟任继恩为宣徽使，太宗道："朕读前代史，宦官预政，最干国纪；就是我朝开国，掖庭给事，不过五十人，且严禁干预政治，今欲擢继恩为宣徽使，宣徽即参政初基，怎可行得？"宦官不应预政，如何可以领兵？太宗若明若昧，令人发噱。参政赵昌言、苏易简等又上言："继恩平寇，立有大功，非此不足酬庸。"昌言力主讨蜀，想受继恩运动。太宗怒道："太祖定例，何人敢违，"金匮盟言，反可背弃么？遂命学士张洎、钱若水别议官名，并立一个宣政使名目，赏给继恩，进领顺州路防御使。继恩手握重兵，久留城都，专务宴饮。每一出游，前呼后拥，音乐杂奏，骑士左执博局，右执棋枰，镇日荒戏，恣行无忌。仆使辈骄盈横暴，淫妇女，掠玉帛，任所欲为。小人得志，往往如此。州县遣人乞救，置诸不理。贼目张余，势焰大张，比李顺尤为猖獗。事为太宗所闻，亟命同知司事张咏出知益州。益州就是成都府，因李顺乱后，降府为州。咏即至蜀，邀集上官正、宿翰等晓他大义，正与翰甚为感动，誓扫余贼。乃即日出师。临行时，咏又举酒相饯，遍及军校，涕泣与语道："尔辈受国厚恩，此行得荡平丑类，朝廷自有旌赏。若劳师旷日，坐误戎机，就使归还此地，亦不能相贷，恐也难免一死哩！"军校唯唯而去。咏复亲自下乡，晓谕百姓，各安生业，毋得从盗。且传语道："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我化贼为民，可好么？"又探得城中屯兵尚有三万人，无半月粮，民间旧苦盐贵，仓廪却有余积。乃采盐至城，令民得用米易盐。不到一月，得米数十万斛，兵民咸安。并礼士举贤，理刑恤狱，遐迩讴歌，益州大治。理乱之分，全在官吏。上官正、宿翰等用兵屡捷，所失州县次第克复。张余退走嘉州，被官军中途追及，一鼓擒来，蜀寇乃平。太宗即召王继恩还都，留雷有终、上官正为两川招安使，并下诏罪己，自言："委任非人，致有此乱，此后当慎用官吏，与民更始"云云，由是蜀民大悦。小子有诗咏道：

掖庭贱役任檀车，纵有微功宁足夸？
幸得一麾循吏去，两川士庶始无哗！

蜀事就绪，西夏又复入寇，待小子下回再表。

宋初功臣，不止一普，而普之功力最大。即其挂人清议亦最多：陈桥之变，普尝典谋，为太祖成不忠不义之名者，普也；廷美之狱，普实主议，为太宗成不孝不友之名者，亦普也。夫陈桥受禅，隐关气运，定策佐命者实繁有徒，尚得以天与人归为解；廷美之狱，太宗犹畏人言，普乃谓太祖已误，陛下不容再误，而大狱遂由是构成。试问前日金匮之盟，谁为

署尾？如以兄终弟及为非，何不谏阻于先，而顾忍背盟于后耶？及普之临殁，冤累相随，正史稗乘中，俱叙述及之，此虽未足尽信，然即幻见真，无冤不报，安在其全出子虚乎？二女为尼，未始非由激而成。本回独详叙普之死，所以揭阴私，垂炯戒也。彼夫西蜀之乱，宿将尚多，乃独任阉人为将，吾不知太宗是何居心？幸乱民乌合，尚易荡平，否则不蹈唐季覆辙者几希矣。至叙功论赏，乃反斤斤于一字之辨，改宣徽为宣政，夫宣徽不可，宣政其可乎？厥后童贯、梁师成之祸，实自此贻之。法之不可轻弛也，固如此哉！

第二十回
伐西夏五路出师　立新皇百官入贺

却说李继捧还镇夏州，不到数月，即上言继迁悔过，情愿投诚，太宗遂任继迁为银州刺史。其实继迁并无降意，不过借此休息，为集众计。过了一年，即招继捧叛宋，约同寇边。继捧不从，继迁反进攻继捧。亏得继捧有备，将他击败，流矢中继迁身上，继迁飞马遁去。嗣复入寇夏州，继捧上表乞师，太宗遣翟守素往援，复为继迁侦悉，恐势不能敌，又与继捧讲和，令代为谢罪。继捧是个优柔寡断的人物，又替继迁上书宋廷，只说是："决计归款，誓改前非。"恋情骨肉，心尚可原。有诏授继迁为银州观察使，赐姓赵，名保吉，并用他子德明为管内蕃落使行军司马。既而继迁又胁诱继捧，令降服契丹，可封王爵。继捧也觉心动，复告继迁，词涉模棱。继迁即向契丹代请，果得契丹封册，命继捧为西平王。富贵动人。转运副使郑文宝，闻继迁狡诈，设法预防。查得银夏一带，旧有盐地，每岁产盐颇巨，继迁得收为己利。文宝令归官卖，不得私占。继迁失一利源，甚是愤恨，遂率边人四十二族，寇掠环州，大为边害。嗣又欲徙绥州民至平夏。即夏州，唐时党项居夏州者号平夏部，故名。部将高文岯等不愿转徙，反抗继迁，竟将继迁逐去。继迁复纠领部众，入攻堡砦，掠居民，焚积聚，进寇灵州。太宗闻继迁兄弟，同谋叛逆，立命李继隆为河西都部署，调兵往征。继隆奉命，即带领数千骑，向夏州进发。继捧闻继隆且至，先挈母妻子女屯营郊外，且上言与继迁解怨，献马五十匹，乞即罢兵！太宗览奏微笑道："两竖反复无常，朕岂常受他诳么？"当下遣中使传谕继隆，令即进师，且授以密计。继隆遂贻书继捧，相约会师，往讨继迁，一面又与继迁书，令同讨继捧。继迁竟夜袭继捧营，继捧方寝，不意继迁杀至，忙从帐后逃出，孑身还城。指挥使赵光嗣，诱继捧入别室，把他禁锢起来，用兵守着，当即开城迎继隆军。继隆入城，即将继捧羁入囚车，押送京师。又率军往讨继迁，继迁遁去。继捧到汴，待罪阙廷，由太宗诘责数四，继捧叩道谢罪。有诏特赦，授右千牛卫上将军，封宥罪侯，赐第都中，并削赵保吉姓名，隳夏州城，迁民居至绥银，饬兵固守。

继迁又献马谢罪，并遣弟延信入觐，把那违叛事情，尽推在继捧身上。太宗却温言慰谕，抚赉甚厚，复遣内侍张崇贵招谕继迁，并赐茶药器币衣物。淳化五年冬季，复命于次年改元至道，至道元年，继迁遣押牙张浦，贡献良马、橐驼。适卫士校射后圃，太宗令张浦往观，卫士皆拓两石弓，且有余力。射毕，太宗问浦道："你看我朝卫士，艺力如何？"浦又答道："统是矫矫虎臣。"太宗复道："羌人敢对敌否？"浦又答道："羌部弓弱矢短，但见这长大人物，已是畏避不遑，还敢出来对敌么？"无非贡谀。太宗大喜，遂命浦为郑州团练使，留居京师，另遣使持诏拜继迁鄜州节度使。继迁佯不敢受，上表固辞。且言："郑文宝诱他部属，屡加逼迫。"太宗为弛监禁，且贬文宝为蓝山令。徒示以弱，反启戎心。看官！你想这刁狡万分的李继迁，威不足惩，恩不足劝，怎肯为这区区羁縻，甘心降服？静养了好几月，竟率千骑攻清远军。幸守将张延预先戒备，设伏要路，一俟继迁兵到，即发伏出击，杀死敌骑三五百名，继迁慌忙遁去。

越年，太宗命洛苑使白守荣等护送刍粟四十万，出赴灵州，嘱令辎重分作三队，丁夫持弓箭自卫。士卒布着方阵，步步为营，遇敌乃战，才可无失。复令会州观察使田绍斌，率兵援应，谁知守荣不遵谕旨，并作一运，绍斌也未尝往援，

辎重到了浦洛河，竟被继迁邀击，军士逃命要紧，还管什么粮饷，那四十万刍粟，被继迁部下抢掠一空。太宗闻报，拿问守荣、绍斌，按律治罪，即命李继隆为环庆州都部署，再讨继迁。

会值四方馆使曹璨，即彬之子。自河西还汴，上言："继迁率众万余，围攻灵武，城中上书告急，偏使人被继迁捉去，因此消息隔绝，请速发兵救解，方保无虞。"太宗又下枢臣复议。时吕蒙正又罢相，用参政吕端继任。端请分道出师，由麟府、鄜延、环庆三道，会攻平夏，直捣继迁巢穴，不怕继迁不还顾根本，灵武自可解围。此即孙膑击魏救赵之计。太宗也以为是，但主张五路出师，与吕端大同小异。或言时将盛暑，兵士涉旱海，无水泉，沿途饥渴劳顿，不能无失，还不如缓日出师。太宗怒道："寇犯边境，畏暑不救，若寇入内地，难道也听他进来么？况现当孟夏，时尚清和，不速发兵，更待何时？"乃诏令李继隆出环州，丁罕出庆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张守恩出麟府，五路进讨，直趋平夏。继隆以环州道迂，拟从清冈峡出师，较为便捷，遂遣继和驰奏，自率部兵万人，径从清冈峡出发，太宗得继隆奏板，召见继和，厉声呵责道："汝兄不遵朕言，必致败事。朕嘱他出发环州，无非因灵武相近，欲令继迁闻风解围，驰还平夏。汝速回去，与汝兄说明朕意，毋得违旨获罪！"宋臣多违上命，也是主权旁落之故。继和奉旨亟返，那时继隆已去得远了。

继隆出清冈峡，与丁罕合兵，续行十日，不见一敌，竟引军回来。张守恩与敌相遇，不战即走。独范廷召与王超两军行至乌白池，遥见敌兵蜂拥前来，超语廷召道："敌势甚锐，我军宜各守营寨，坚壁勿动，免为所乘。"廷召应诺，遂彼此依险立营，饬军士不准妄动，遇有敌兵，只准射箭，不准出战。约过了一时，继迁督众到来，左右分攻，均被射回，相持至一昼夜。超子德用，年方十七，随父从军。入禀父前道："敌兵虽盛，不甚整齐，儿愿出营一战。"超怒道："你敢违我军令么？"德用道："儿非有意违命，但我不出战，他未肯退。此地转饷艰难，不应久持，还是杀将出去，把他一鼓击退，我等方可从容班师。"超沈吟半晌，方道："且再待半日，俟他锐气少衰，才可得利。"德用乃待至日昃，请得军令，挺身杀出，继迁倒也一惊，嗣见先驱为一少年，欺他轻弱躁率，即分兵两翼，来围德用。德用执着一枝银枪，盘旋飞舞，枪锋所至，无不倒毙，继迁方觉得是个劲敌，率锐与搏，哪知王超又来接应，还有廷召营中，亦发兵夹至，眼见得继迁不支，向北遁去。德用驱军追赶，行至中途，继迁又回军再战，三战三北，方麾众远飏，确是一个剧寇。王超鸣金收军，德用乃回。次日还师，德用道："归师遇险必乱，应整饬军行，休为虏袭。"此子才过乃父。超与廷召，均以为然，乃令德用开道，所经险阻，侦而后进。且下令军中道："乱行者斩！"全军肃然。继迁本预遣轻骑，散伏要途，乃见宋军严阵而归，才不敢逼。王超、范廷召两军，退回汛地，没甚死伤。

只继迁抗命如故，太宗再议往征。可奈历数将终，皇躬不豫，免不得舍外图内，筹及国本问题。先是，至道改元，适开宝皇后宋氏崩，太宗不成服，连群臣亦不令临丧。翰林学士王禹偁代为不平，尝对同僚语道："后尝母仪天下，应遵用旧礼为是。"太宗闻知此语，说他谤上不敬，谪知滁州。自己不忠不敬，还要责人，太宗之心术，尚堪问耶？会廷臣冯拯等疏请立储，太宗又斥他多事，贬置岭南。嗣是宫禁中事，无人敢言。寇准因抗直遭谗，出知青州，嗣复由青州召还。正当太宗足疾，褰衣示准道："朕年衰多疾，今又病足，奈何？"寇准道："臣非奉诏命，不敢到京。既已到此，窃有一言上达陛下，幸陛下采纳！"太宗问是何言？寇准遂说出"立储"二字。太宗道："卿试视朕诸子中，何人足付神器？"准答道："陛下为天下择君，不应谋及近臣，尤不应谋及妇人中官。总求宸衷独断，简择得宜，就可付托无忧了。"太宗俯首细思。想了好一歇，乃屏去左右，密语寇准道："襄王可好么？"准又答道："知子莫若父，圣意既以为可，请即决定。"寇准两对太宗，足为君主国良法。太宗点首称善。原来太宗长子元佐，病狂致废，次子就是元侃，与元佐同母所生，端拱元年，受封襄王，嗣复晋封寿王。自寇准奏对后，大宗已决计立储，遂于至道元年八月，立寿王元侃为皇太

子，改名为恒，大赦天下。太子既立，庙见还宫，都下士民，遮道欢呼，齐称他是少年天子。太宗闻知，反滋不悦，召寇准入见，与语道："人心遽属太子，将置我何地？"准再拜称贺道："这是社稷的幸福呢！"太宗不觉感悟，入语后嫔，都相率称庆。太宗益喜，复出赐准饮，尽欢乃罢。诏命李沆、李至并兼太子宾客，并嘱太子以师傅礼事二李。太子每见二人，必先下拜。沆与至上表辞谢，太宗不许，手谕二李道：

> 朕旁稽古训，肇建承华，用选端良，资于辅导。藉卿夙望，委以护调，盖将勖以谦冲，故乃异其礼数。勿饰当仁之让，副予知子之心！特此手谕。

二李复相偕入谢，大宗又面谕道："太子贤明仁孝，足固国本。卿等可尽心规诲，有善应劝，有过应规。至若礼乐诗书，系卿等素习，不烦朕絮嘱了。"二李叩首而退。太子年逾弱冠，资禀聪明，相传母妃李氏，夜梦尝用裾承日，因此有娠。及产生后，左足指纹，成一天字。此皆史臣谀颂之辞。五六岁时，与诸王嬉戏，好作战阵，自称元帅。又尝登万岁殿，上升御座。太宗尝手抚儿顶，笑颜问道："这是皇帝的宝座，儿愿做皇帝么？"太子即答道："天命有归，孩儿亦不敢辞。"太宗暗暗称奇。既而就学受经，一览即能成诵。至是立为储贰，入居东宫，越二年三月，太宗寝疾，渐至弥留。宣政使王继恩，忌太子英明，阴与李昌龄、胡旦等谋立故楚王元佐。后令王继恩召吕端。端料有变故，佯邀继恩入书阁中，秘密与商。至继恩既入，他竟出户反键，将继恩锁置阁内，自己匆匆入宫，谒见皇后。后涕泣与语道："宫车已宴驾了！"吕端也为泣下，即又问道："太子何在？"后复道："立嗣以长，方谓之顺，今将若何？"端收泪正色道："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怎敢再生异议？"后默然无语。端即嘱内侍迎太子，待太子到后，亲视大殓，即位柩前。越日，奉太子登福宁殿，垂帘引见群臣。端平立殿阶，不遽下拜，请侍臣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退降殿阶，率群臣拜呼万岁，是为真宗皇帝。尊母后李氏为皇太后，晋封弟越王元份为雍王，吴王元杰为兖王，徐国公元偓为彭城郡王，泾国公元偁为安定郡王，季弟元俨谆曹国公，侄惟吉太祖孙。为武信军节度使。追复涪王廷美为秦王，追赠兄魏王德昭为太傅，岐王德芳为太保。复封兄元佐为楚王，加授同平章事，吕端为右仆射，李沆、李至并参知政事。册继妃郭氏为皇后。真宗元配潘美女，端拱元年病殁，继聘郭氏，系宣徽南院使郭守文二女。郭氏为后，元配潘氏，亦追给后号，谥庄怀。复追封生母李氏为贤妃，进上尊号为元德皇太后。葬先考大行皇帝于永熙陵，庙号太宗。以明年为咸平元年。总计太宗在位二十二年，改元五次，寿五十九年。小子有诗咏宋太宗道：

> 寸心未许乃兄知，虎步龙行饰外仪。
> 二十五年称令主，伦常缺憾总难弥。

欲知真宗初政，且至下回再详。

李继迁一狡虏耳。待狡虏之法，只宜用威，不应用恩。田仁朗欲厚啖酋长，令图折首，张齐贤议招致蕃部，分地声援，二说皆属可行，而尚非探本之论。为宋廷计，应简择良将，假以便宜，俾得联络蕃酋，一鼓擒渠，此为最上之良策，乃不加挞伐，专务羁縻，彼势稍蹙则托词归降，力转强即乘机叛去。至若至道二年之五路出师，李继隆等不战即还，王超、范廷召虽战退继迁，亦即回镇，彼殆视庙谟之无成算，姑为是因循推诿，聊作壁上观乎？然威日堕而寇且日深矣！若夫建储一事，为君主国之要典，太宗年近周龄，犹未及此，且怒斥冯拯诸人之奏请，何其疏也？幸寇准片言决议，主器有归，于是王继恩不得逞私，吕端得以持正，闭寺人于阁中，觐真主于殿上，人以是美吕司空，吾谓当归功寇莱公。曲突徙薪，应为上客，若迟至焦头烂额，不已叹为无及乎？

第二十一回
康保裔血战亡身　雷有终火攻平匪

却说真宗即位，所有施赏大典，已一律举行。只王继恩、李昌龄等谋立楚王，应该坐罪，特贬昌龄为行军司马，王继恩为右监门卫将军，安置均州，胡旦除名，长流浔州。到了改元以后，吕端以老疾乞休，李至亦以目疾求罢，乃均免职，特进张齐贤、李沆同平章事，向敏中参加政事。越年，枢密使兼侍中鲁公曹彬卒，彬在朝未尝忤旨，亦未尝言人过失，征服二国，秋毫无取，位兼将相，不伐不矜，俸禄所入，多半赒济贫弱，家无余资。病亟时，真宗亲往问视，询及契丹事宜，彬答道："太祖手定天下，尚与他罢言和，请陛下善承先志。"真宗道："朕当为天下苍生计，屈节言和。但此后何人足胜边防？"彬又答道："臣子璨、玮，均足为将。内举不避亲，不得谓曹彬怀私。真宗又问二子优劣，彬言璨不如玮。知子莫若父。真宗见他气喘吁吁，便不与多言，只宣慰数语而出。及彬殁，真宗非常痛悼，赠中书令，追封济阳王，谥武惠。又越年，太子太保吕端卒。端为人持重，深知大体。太宗用端为相时，廷臣或说他糊涂，太宗道："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后来锁阁定策，卒正嗣君，果如太宗所言。至端已病剧，真宗也亲自慰问，抚劳备至。殁赠司空，谥正惠。亦可谓二惠竞爽。一将一相，详叙其卒，无非阐扬令名。咸平二年十月，契丹主隆绪，复大举入寇，镇定高阳关都部署傅潜，拥兵八万余人，畏懦不前，闭营自守。将校等请发兵逆战，潜勃然道："你等欲去寻死么？好好的头颅，被人家斫去，有何趣味？"贪生畏死，口吻毕肖。将校道："敌骑深入，将来攻营，请问统帅如何对待？"潜索性大骂道："一班糊涂虫，全不晓得我的苦心，我欲保全你等的性命，所以主守不主战。奈你等定要寻死，死在虏手，不如死在我的刀下。若再道半个战字，立即斩首！"一味蛮话，全无道理。将校等拗他不过，忿忿趋出。适值副将范廷召到来，大众遂向他谈及，并述潜言。廷召道："且待我入见，再作计较！"及廷召进去，傅潜已料他前来请战，装着一副伊齐面孔，与廷召相对。廷召行礼毕，未曾坐定，即开口道："大敌到来，总管从容坐镇大约总有退敌的妙计？"潜乃淡淡地答道："我主守不主战，此外要用甚么法儿？"廷召道："可守得住么？"潜又道："你又来了，敌势甚大，不应轻敌，总是守着为是。"廷召道："据廷召想来，公拥兵八九万，很足一战，今日即应发兵，出扼险要，与敌对仗。但教一鼓作气，士卒齐心，定能得胜。"潜只是摇首。廷召不禁大忿道："公恇怯至此，恐还不及一老妪呢！"言已，也不行及告别，竟自趋出，遇着傅潜部下都钤辖张昭允，便与语道："傅总管这般怯敌，恐边防有失，朝廷必加谴责，连你也难免罪呢！"隐伏下语。昭允道："现在有廷寄到来，饬本部发兵，昭允正要进报，想总管也不好逆旨了。"廷召乃让昭允进去，自己出入候信。昭允入见傅潜，捧递朝旨，潜接阅后，语昭允道："朝廷亦来摧我出师，莫非由诸将密奏不成？须知敌势方强，若一战而败，转足挫我锐气，所以我持重不发呢。"昭允道："朝命也是难违，请统师酌行才是。"潜冷笑道："范廷召正来请战，他既愿为国效力，我便拨骑兵八千，步兵二千，凑足万人，令他前去拒敌便了。"挟怨陷人，其情如见。昭允奉命趋出，报知廷召。廷召道："敌兵闻有十余万，我兵只有万人，就使以一当十，也恐不敷，这是明明叫我替死。"说到死字，竟大踏步趋入里面，大声语潜道："总官要我先驱，我食君禄，尽君事，怎敢不去，但万人却是不够，应再添发三五万人，方足济用。"潜佯笑道："将在谋不在勇，兵贵精

不贵多。况你为前茅，我为后劲，还怕甚么？”廷召道：“公果来作后援么？”潜复道：“你知忠君，我难道不晓？劝你尽管前去，我当为后应便了。”廷召乃退，自思傅潜所言，未必足恃，不如别行乞师。免致孤军陷敌。当下修书一通，遣使赍往。

看官！你道廷召向何人乞援，乃是并代都部署康保裔，驻师并州一带，地接高阳，因此就近乞师。保裔洛阳人，祖父皆战殁王事，他因屡承世荫，得任武职，开宝中，开宝系太祖年号，详见前。尝从诸将至石岭关，战败辽兵，辽于太宗时，复号契丹，故本书于太祖时称辽，太宗后称契丹，仍其旧也。积功至任马军都虞侯，领凉州观察使。真宗初，调任并代都部署，治兵有方，且生就一副血性，矢忠报国，平居对着将士，亦用大义相勉，所以屡经战阵，未闻退缩，身受数十创，血痕斑斑，不知所苦。阐扬忠义，故叙述较详。至是得廷召书，遂率兵万人，倍道赴援。时契丹兵已破狼山砦，悉锐深入。祁、赵、邢、洺各州，虏骑充斥，镇定路久被遮断，行人不通，保裔拟绕攻敌后，直抵瀛州，一面约廷召夹击。哪知廷召尚未到来，敌兵却已大集，保裔结营自固，待旦乃战。到了黎明，营外已遍围敌骑，环至数重，将士入报道：“敌来甚众，援兵不至，我军坐陷虏中，如何杀得出去？为主帅计，不如易甲改装，驰突出围，休使虏骑注目。俟脱围调兵，再与决战未迟。”保裔慨然道：“我自领兵以来，只知向前，不愿退后，今日为虏所算，被他围住，古人说得好：‘临难毋苟免’，这正是我效死的日子哩。”当命开营搦战，由保裔当先指麾，奋力杀敌。那敌兵越来越众，随你如何奋勇，总是不肯退围，保裔杀开一重，复有一重，杀开两重，复有两重。自晨至暮，杀死敌骑约数千人，自己部下，也伤亡了数千名。眼见得不能出围，只好再入营中，拒守一夜。契丹兵也觉疲乏，未曾进攻，惟围住不放，越宿又战，两下里各出死力，拼命相搏，杀得天昏地暗，鬼哭神号。地上砂砾，经人马践踏，陡深二尺，契丹兵又死得无数。怎奈胡骑是死一个，添一个，保裔兵是死一个，少一个。看看是又到了日暮，矢尽道穷，救兵不至。保裔已身中数创，手下只有数百人，也是多半受伤，不堪再战。保裔顾看残卒，不禁流涕道：“罢罢！我死定了。你等如有生路，尽管自去罢！”说毕，便从敌兵最多处，持刀直入，手刃敌兵数十名。敌兵一拥上前，你枪我槊，可怜一员大忠臣，竟就千军万马中杀身成仁。为国杀身，虽死犹荣，叙笔亦奕奕有光。保裔既死，全军覆没，那时高阳关路钤辖张凝，与高阳关行营副都部署李重贵，为廷召先驱，率众往援。正值契丹兵乘胜而来，声势甚锐，张凝不及退避，先被胡骑围住，凝死战不退。亏得李重贵杀到，救出张凝，复并力掩击一阵，契丹兵方才退去。两军返报廷召，廷召闻保裔战殁，不敢再进，只得在瀛州西南，据住要害。暂行驻扎。《续纲目》谓廷召潜遁，以致保裔战殁。《纪事本末》即本此说。然《宋史》康保裔、傅潜、范廷召传，均未载及廷召潜遁事，惟廷召不至，亦未免愆期。故本书说及廷召，亦隐有贬词。契丹兵又进攻遂城，城小无备，众情恟惧。杨业子延昭，方任缘边都巡检使，驻节遂城，当下召集丁壮，慷慨与语道：“尔等身家，全靠这城为保障，若城被敌陷，还有甚么身家？不如彼此同心，共守此城，倘得戮力保全，岂不是国家两益么？”大众齐声应诺。延昭遂编列队伍，各授器甲，按段分派，登陴护守。自己昼夜巡逻，毫不懈怠。契丹兵连扑数次，均被矢石击退，时适大寒，延昭命汲水灌城。翌晨，水俱成冰，坚滑不可上。敌兵料难攻入，随即引去，改从德棣渡河，进掠淄齐。

真宗闻寇入内地，下诏亲征，命同平章事李沆，留守东京，令王超为先锋，示以战图，俾识路径。车驾随后进发，直抵大名，途次闻保裔死耗，震悼辍朝，追赠保裔为侍中，命保裔子继英为六宅使顺州刺史，继彬为洛苑使，继明为内园副使，继宗尚少，亦得授供奉官，孙惟一为将作监主簿。继英等接奉恤诏，驰赴行在，叩谢帝前道：“臣父不能决胜而死，陛下未曾罪孥，已为万幸，乃犹蒙非常恩宠，臣等如何敢受！”随即伏地呜咽，感泣不止。真宗也不觉凄然，随即面谕道：“尔父为国捐躯，旌赏大典，例应从厚，不必多辞！且尔母想尚在堂，亦当酌予封典，藉褒忠节。”继英叩首道：“臣母已亡。只有祖母尚存，享年八十四岁了。”真宗乃顾语随臣道：“保裔父祖，累代效忠，深足嘉尚，他的母妻，应即加封，

卿等以为然否?”群臣自然赞同,遂封保裔母为陈国太夫人,妻为河东郡夫人,并遣使劳问老母,赐白金五十两。继英等叩谢而出。集贤院学士钱若水,上书请诛傅潜,擢杨延昭、李重贵等以作士气,真宗乃命彰信军节度使高琼,往代傅潜,令潜赴行在,即命钱若水等按讯,得种种逗挠妒忌罪状,议法当斩。真宗特诏贷死,削潜官爵,流徙房州。张昭允亦坐罪褫职,流徙道州。昭允未免受冤。真宗在大名过年,越元旦十日,得范廷召等奏报,略言:“虏兵闻车驾亲征,知惧而退,臣等追至莫州,斩首万余级,尽获所掠,余寇已遁去境外”云云。真宗乃下诏奖叙,擢廷召为并代都部署,杨延昭为莫州刺史,李重进知郑州,张凝为都虞侯,并召延昭至行在,询及边防事宜。延昭奏对称旨,真宗大喜,指示群臣道:“延昭父业,系前朝名将,延昭治兵护塞,绰有父风,这真不愧将门遗种呢!”乃厚赠金帛,仍令还任,真宗即日回京。

是年冬,契丹复南侵,延昭设伏羊山,自率羸兵诱敌,且战且退。诱至羊山西面,信号一发,伏兵齐起,契丹兵骇退。延昭追杀敌将,函首以献,进官本州团练使。契丹望风生畏,呼他为杨六郎。杨业本生七子,详见前文,惟延昭独著战功,契丹目为杨六郎,见《延昭本传》。俗小说中,乃有大郎及七郎等名目,附会无稽,概不录入。尚有澄州刺史杨嗣,亦因屡战有功,擢任本州团练使。与延昭同日并命,边人称作二杨。这且按下慢表。

且说真宗还汴时,途中接得川报,益州兵变,推王均为乱首,都巡检使刘绍荣自经,兵马钤辖符昭寿被戕,贼势猖獗,火急求援。真宗览毕,即日传诏,命雷有终为川峡招安使,李惠、石普、李守伦并为巡检使,给步骑八千名,往讨蜀匪。所有留蜀各官,如上官正、李继昌等,均归有终节制。有终等奉诏后,即领兵入川去了,先是雷有终为四川招安使,张咏知益州,文武得人,蜀境大治。应第十九回。既而有终与咏,相继调迁,改用牛冕知益州,符昭寿为兵马钤辖,牛冕懦弱无能,符昭寿骄恣不法,部下兵士,已多半怀怨,阴蓄异图。益州戍兵,由都虞侯王均、董福分辖,福驭众有法,所部皆得优赡。均好饮博,军饷多刻扣入囊,作为私费,会牛、符两人,阅兵东郊,蜀人相率往观,但见福军甲仗鲜明,均军衣装粗敝,免不得一举一毁。均部下赵延顺等,亦自觉形秽,顿生惭愤,且衔怨昭寿,竟于咸平二年除夕,胁众为乱,戕杀昭寿。越日为元旦令节,益州官吏,方相庆贺,忽闻兵变消息,阖城惊窜。牛冕缒城逃去,转运使张适亦遁,惟都巡检使刘绍荣在城。待乱兵闯入,欲奉绍荣为主帅,绍荣怒叱道:“我本燕人,弃虏归朝,难道与尔等同道么?”叛兵欲趋杀绍荣,绍荣冒刃格斗,卒因众寡不敌,败回署中,投缳自尽。监军王泽,忙召王均与语道:“汝部下作乱,奈何袖手旁观?速宜招安为要。”均出谕叛兵,叛兵即拥他为主,均直任不辞,均素克扣军粮,奈何叛卒夏奉之为主?可见叛兵,亦全无智识。遂号大蜀,改元化顺,署置官称,用小校张锴为谋士,出兵陷汉州,进攻绵州不克,直趋剑州,被知州李士衡所败,退回益州。知蜀州杨怀忠,传檄各州,会兵往讨,初战得利,乘胜攻城北门。至三井桥,乱党似樯而至,怀忠恐为所乘,勒兵倒退,回走蜀州。再檄嘉、眉等七州,合军复进,战败乱党,暂驻鸡鸣原,静待王师。过了数日,雷有终等到益州,拟一面攻城,一面派兵攻汉州。巧值都巡捡张思钧,已将汉州克复,遂进军升仙桥。匪首王均,遣众拦截,被官军一阵击退,乘势追至城下,乱兵绕城遁去,城门亦开得洞彻。有终总道王均怯遁,麾军径入,军士不烦血刃,竟夺得一座益州城。顿时心花怒开,乐得劫掠民居,抢些财帛,搂抱几个妇女,畅快一番。恐没有这般运气。蓦闻一声怪响,叫杀连天,官军不暇寻欢,慌忙觅路逃生。到了路口,尽被败床破榻,堵塞不通。好容易搬开败物,成一隙路,哪知叛兵在外面等着,见官军出来,统用刀枪乱搠,有几个杀死,有几个戳毙,有几个脚生得长,侥幸漏网。匆匆地逃至城闉,把门一望,叫苦不迭,那门儿已上键了,且有叛兵守着,非但不准他出去,还要向他情借头颅,于是又冤冤枉枉地死了无数。调侃得很。雷有终、石普、李惠等,都着了忙,各自逃去。有终、石普,跑上城头,缘堞而坠,幸得不死。李惠迟了一步,被王均率众追上,双手不敌四拳,白白地送了性命。为这一场被赚,官

军丧亡一大半。有终、石普，奔至汉州，由张思钧接着，入城休憩，才得少安。嗣是不敢躁进，慢慢儿整顿兵马，徐图大举。王均计败官军，越觉骄横，掠民女，侑酒不可无此。索民财，酿酒不可无此。整日里左抱右拥，朝饮暮博，把战事搁过一边，至官军元气已复，又来与战，方率众出拒，分路往袭。官军到了升仙桥，早防贼众袭击，戒备甚严。王均不知就里，掩杀过去，怎禁得四面伏兵，一齐截住，把他困住垓心，杀得落花流水。均冒死突出，踉跄还城，当即撤桥塞门，一意固守。有终与普，进屯城北，分遣将校等，攻城东西南三面。均尚屡次出战，统被击退。会值淫雨兼旬，城滑不能上，一时无从攻入。至天气少霁，有终命用火箭火炬等，抛射城头，将城上所设敌楼，尽行毁去。城中未免哗噪，有终便趁这机会，四面登城，遂得攻入。王均尚有二万余人，溃围夜走，有终仍恐有伏，纵火焚庐舍，光焰熊熊，通宵达旦。一年被蛇咬，三年怕稻索。次日，复搜获伪官二百人，一古脑儿推入火中。正是：

可怜巢鸟无完卵，莫道池鱼应受殃。

后来王均曾否擒获，容至下回说明。

《宋史·忠义传》中，首列崇保裔，故本回于保裔战事，演述从详，彰忠节也。傅潜拥兵塞外，俱不复兵，坐令良将陷敌，虽诛之不为过，真宗贷死议流，未免失刑，而张昭允转连带坐罪，得毋大官可为，而小官不可为耶？若西蜀之乱为时无几，李顺以后，继以张余，至用兵三载而始敉干。为宋廷计，正宜久任良吏，毖后惩前。奈何雷张诸人，相继调迁，改用牛冕、符照寿等，复酿成王均之变，虽前难后易，期月奏功，而兵民已死伤不少，茫茫川峡，能经几次扰乱乎？雷有终被赚而兵熸，王均败走而民熸，观此不能无遗憾云！

第二十二回
收番部叛王中计　纳忠谏御驾亲征

却说雷有终既复益州，即遣巡检使杨怀忠，往追王均，均逃至富顺监，招集蛮酋，在监署中饮酒，吃得酩酊大醉。至此还要喝酒，真是一个酒鬼。党羽亦各沾余沥、统已酒气醺醺，带着八九分倦意。猛闻官军追至，都吓得不知所为。王均料不能脱，用手击案道："罢了！罢了！"说毕，即解下腰带，悬壁套颈，不到一刻，魂灵飞到酒乡去了，乱党无主，自然溃散。杨怀忠率领部兵，杀入监署，擒住乱党六千余人，并割取均首，及僭伪法物，旌旗甲仗甚众，当下返入益州，由有终申报朝廷，诏进有终、怀忠等官阶，流牛冕至儋州，张适牙连州，遣翰林学士王钦若，知制诰梁颢，往抚蜀民。越二年，复命张咏知益州．蜀民闻张咏再至，欢呼相庆。咏威惠并行，政绩大著。真宗下诏褒美，并令巡抚使谢涛传谕道："得卿在蜀，朕无西顾忧了。"

西匪已定，北方一带，总觉不安。契丹西夏，时来扰边，小子按年月次序，先叙西夏，继叙契丹。真宗即位，李继迁上表称贺，且求请封藩，真宗也知他狡诈，只因蒙国有大丧，姑从所请，命为定难节度使，且把夏，绥、银、宥、静五州，一并给与。且将从前留任的张浦亦赉资遣归。张浦可以遣还，五州何必遽与。继迁令弟继瑗诣阙申谢，真宗优诏慰答，仍赐还赵保吉姓名。偏继迁阳奉阴违，仍然抄掠边疆，四出为患，可巧同平章事张齐贤，与李沆不甚相得，竟以冬至朝会，被酒失仪，坐免相位，真宗乃遣他为泾原诸路经略使。齐贤入朝辞行，真宗详问边要，齐贤答道："臣看灵武孤城，陡悬塞外，万难固守，徒使军民六七万，陷入危境，多费饷糈，不如弃远图近，徙守环庆，较为省便。"真宗沈吟半晌，方道："卿且去巡阅一番，可弃乃弃，可守必守。"齐复领旨去讫，既而通判永兴军何亮，上安边书，言灵武决不可弃，略云：

> 灵武地方千里，表里山河，舍之则戎狄之利，广且饶矣，一患也。自环庆至灵武凡千里，西域戎狄，合而为一，二患也。冀北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无匹马南来，惟资西域。西域既分为二：其右乃西戎之东偏，实为贼夏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如舍灵武，复合为一。夏贼桀黠，俾诸戎不得货马，未知战马何来，三患也。为今计，请筑溥乐、耀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粮道，则灵武有粮可恃，虽居绝域之外，亦可以无恐矣。若不筑此二城，与灵武倚为唇齿，则与舍灵武何异？窃恐灵武一失，内地随在可虞也。谨奏！

真宗览奏后，复诏令群臣复议。知制诰杨亿，引汉弃珠崖为喻，请快弃灵武，守环庆，与齐贤议相同。辅臣多言灵州为必争地，万不可弃，应如何亮所陈。众议纷纷，莫衷一是，转令真宗无从解决，乃与李沆熟商，沆徐答道："保吉不死，灵州终不可保，臣意应遣使密召诸将，令他部署军民，空垒而返，庶几关右尚得息肩，这也是螫手断腕的计策。"戎狄得步进步，如何可以拱让？宋臣多半畏缩，故卒致南迁。真宗默然不答，嗣命王超力西面行营都部署，率兵六万，往援灵州。张齐贤自任所上书，谓朝廷若决守灵武，请募江南丁壮，往益戍兵，真宗道："南人远戍西鄙，甚属不便，且转足摇动人心，此奏如何可行？"真宗所言甚是，齐贤岂尚醉酒耶？当将原奏搁起。

过了一月，李继迁寇清远军，都监段义，叛降继迁，都部署杨琼，拥兵不救，城遂被陷。继迁复进攻定州，并及怀远，劫去辎重数百辆，幸亏副都署曹璨，召集蕃兵，出去邀击，才将继迁击

退。越年为咸平五年，继迁复转寇灵州，知州事裴济，率兵固守，相持月余，继迁益增兵围攻，截断城中饷道，守兵遂至乏食，裴济齧指成书，奏请救兵。怎奈望眼已穿，不闻援至，军士连日枵腹，如何支持？眼见得一座孤城，为贼所陷。济犹率众巷战，力竭身亡。济知灵州数年，议大兴屯田，藉实边粟，治民亦颇有惠泽，可惜功尚未成，寇已大至，徒落得荒邱暴骨，枉史流芳。忠臣不没，也还值得。继迁改灵州为西平府，居然作为夏都。真宗得报，优恤裴济家属，且悔不用沆言，致丧良吏，且诏令王超屯永兴军，毋得再误。超奉命往援灵州，乃中道退留，坐令城亡吏死，有罪不谴，亦属失刑。又越年，知镇戎军李继和，上言六谷酋长巴喇济，一译作潘罗支。愿讨继迁，请授职刺史，张齐贤且上书，请封巴喇济为六谷王，兼招讨使，真宗又令辅臣会议。辅臣以巴喇济已为酋长，授职刺史，未免太轻，若骤封王爵，又似太重，招讨使名号，亦不应轻假外夷，乃酌量一职，拟授为朔方节度使，兼灵州西面都巡检使，真宗准议颁旨，巴喇济奉旨后，表称："感激图效，已集骑兵六万，静待王师到来，合讨继迁，收复灵州。"真宗优诏嘉许。既而李继迁攻麟州，为知州卫居宝击退，转寇西凉，杀死西凉府丁惟清，踞住城池。巴喇济居六谷，本为西凉蕃属，当下想了一计，前去诈降。继迁尚未知他受职宋廷，只道是一个蕃酋，畏势投诚，有甚么疑虑，便传见巴刺济，巴喇济向他跪谒，并说："大王威德及人，六谷蕃部，但愿归降。"说得继迁满面春风，立命起来，给他旁坐，且抚慰了好几语。巴喇济称谢不置。继迁更令他招徕部落，藉厚兵力，巴喇济欣然领诺，遂往招六谷蕃部，共至西凉，进谒继迁。继迁亲往校场检阅，各番兵俱负弩挤矢，鱼贯而入，报名应选。继迁正留心察核，猛听得弓弦一响，忙睁口四顾，巧巧一箭飞来，不偏不倚，正中左目，不觉大叫一声道："快快！拿匪徒！"你也是个匪，为何转拿别人？左右方上前拥护，不料番兵已各出短刀，一哄上前，来杀继迁。继迁部下，死命抵拒，已被他杀毙多人，剩了几个骁悍的弁目，保着继迁，且战且逃。番兵奋勇驱杀，几乎将继迁擒住。旋经继迁党羽，出来相救，做无数替死鬼，继迁才得脱身。好容易奔回灵州，左目暴痛，睛珠突出，一时忍耐不住，晕绝数次，后来终无法医治，呜呼死了。看官！想这一箭的原因，当亦不必细猜，便可知是巴喇济所射。巴喇济与番部密约，发矢为号，一齐动手，也是继迁该死箭下，虽得幸脱，总归没命。子德明嗣，遣使赴告契丹，契丹赠继迁为尚书令，封德明为西平王。环庆守吏，因德明初立，部落方衰，奏请降旨招降，真宗乃颁诏灵州，令德明自审去就，德明乃遣牙将王旻，奉表归顺，朝议加封德明，独知镇戎军曹玮，请乘势灭夏，略云：

> 叛酋李继迁，擅河西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国有西顾之忧。今其子危国弱，不即捕灭，后更强盛，不可制矣。愿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阙下，复河西为郡县，此其时也。枕戈待命，无任翘企！

这奏章上达宋廷，真宗未以为然。廷臣亦言伐丧非议，不如恩致德明，迂儒之论。乃授德明充定难军节度使，统辖夏、银、绥、宥、静五州。寻闻契丹封德明为西平王，也就封他为西平王。德明再进奉誓表，请藏盟府，且言："父有遗命，竭诚归附。"当由真宗优诏褒嘉，这且待后再表。

惟契丹自莫州败退，边境安静了两年。按前回。至李继迁陷清运军，宋廷又接边报，说契丹将乘隙入寇。真宗亟遣王显为镇定高阳关都部署，王超为副，预防契丹。果然契丹兵入寇遂城，被王显发兵痛击，斩首二万级，追逐出境。又二年，咸平六年。契丹复遣耶律奴瓜等，奴瓜一译诺郭。寇望都，高阳关副都部署王继忠，约国王超、桑赞等军，至康村拒战。继忠列阵东偏，超、赞列阵西偏，彼此严阵以待。俄见契丹兵长驱而来，势甚锐悍，继忠适当敌冲，怒马直出，率麾下力战。超与赞偏按兵不动，遥见敌骑麕集，将向西来，他两人竟相顾愕眙，遽令退师，剩下王继忠一支人马，怎能支撑到底？不得已且战且行，敌骑迭次赶上，继忠迭次战脱。及退至白城，天色昏晚，道路崎岖，追兵反且大集，四下里喊声震地，摇动山岳。继忠仰天叹息："我与王超、桑赞，合兵到此，满望杀敌报功。哪知他两军不战而去，单剩我孤军抵敌，为虏所乘，真正可恨！"后来甘心降

虏，全是超赞两人激成。说至此，见追骑愈逼愈紧，他令残卒先行，自率亲兵断后。霎时间敌兵已至，把他围绕数重，他死战不退，看看手下将尽，正思自刎全节，奈马中流矢，竟至仆地，继忠随马坠下，被敌兵活捉而去，解至炭山，见契丹主隆绪，劝令降顺，继忠初不肯从，萧太后闻他骁勇，饬令软禁，复遣辩士诱导再三，继忠竟变志降虏，改姓名为耶律显忠，受官户部使，宋廷还道他战殁，优诏赠官，其实他为虏廷显宦了。暗寓贬意。

咸平六年残腊，下诏改元，越年元旦，称为景德元年。朝贺礼毕，京师即闻地震，越日又震，过了十余日，又复大震，免不得有蠲租缓逋，勉图修省等具文。春季尚幸无事，至春夏交界，皇太后李氏崩，又有一番忙碌。丧葬已了，尊谥明德。到了新秋，首相李沆病逝。沆字太初，洺州人，太宗尝称他风度端凝，不愧正士，因擢为参政。真宗初进任右相，居位慎密，遇事敢言，及殁，真宗亲临吊奠，痛哭移时，顾语左右道：“沆忠良纯厚，始终如一，怎料他不享遐寿呢？”回朝后，追赠太尉中书令，予谥文靖，不没良相。进毕士安、寇准同平章事。

相位甫定，忽由边吏连递警报，仿佛与雪片相似，大致是说契丹主隆绪与母后萧氏，率众二十万，前来入寇了。真宗忙召问群臣，寇准独主战，毕士安赞成寇议，参政以下王钦若等，或主守或主和，纷纷不决。嗣闻契丹攻威虏顺安各军，均已败去，转攻北平砦保州，亦不得志，真宗稍稍放心。续接定州捷报，王超在唐河击退虏兵。岢岚军捷报，高继勋力战却敌，瀛州捷报，李延渥接仗获胜。寇准入奏道：“虏兵东侵西扰，无非是恐吓我朝，我岂受他恐吓么？请速练师命将，扼守要害，与他决一雌雄！”真宗口虽答应，心中尚是迟疑。及准退后，又接莫州都部署石普奏章，报称契丹遣使议和等请，又附故将王继忠密表，内言：“臣孤军失援，致为所虏，徒死无益，勉强偷生，今特劝契丹议和修好，各息兵争，聊报皇恩，为此遣使李兴赍表莫州，乞代上奏”云云，真宗闻奏，召问毕士安。士安道：“这也是羁縻之策，不妨准他议和。”真宗道：“敌悍如此，恐不可恃。”士安道：“臣尝得契丹降人，据言虏虽深入，未尝逞志，阴欲引去，又耻无名，他既倾国前来，又恐人乘虚袭入，臣所以料他请和，未始非实情呢。”真宗乃诏示石普，令传谕继忠，许他通知。继忠复乞石普复奏，请先遣使至契丹，真宗因遣阁门祗候使曹利用，往契丹军。利用陛辞，真宗面谕道：“契丹南来，不是求地，就是索赔，朕想关南地久归中国，万难轻许。惟汉用玉帛赐单于，尚有故事可循，卿或可酌量应允。”利用道：“臣此去，务期不辱君命，他若妄有所以，臣不望生还了。”语颇壮愤。真宗道：“卿竭诚报国，朕复何言！”利用衔命即行。既至契丹营，入见萧太后母子，果欲索关南地。利用道：“关南地系我国疆土，如何得给与贵国？”萧太后道：“晋尝畀我，周乃夺我，今不见还，尚待何时？”利用道：“晋周故事，于我朝无与。贵国如欲议和，请勿再言索地！就是岁求金帛，亦未知帝意如何？”萧太后不待说毕，便竖起柳眉道：“不割地，不输款，如何前来议和？你难道不怕死么？”威势压人，不愧为萧娘娘。利用亦抗声道：“若怕死，我也不来了。我皇上不忍劳兵，所以许贵国议和，若仍要索地索金，有何议和可言？”说毕，拱手欲辞。帐下闪出王继忠，劝住利用，邀赴别帐去讫。

萧太后复下令军中道：“宋使前来，无和可议，不若就此进兵罢！”当下炮声三响，拔寨再进，攻陷德清军，进逼冀州，直澶州，边书告急宋廷，一夕五至，真宗复召群臣会议。王钦若系临江人，请驾幸金陵，陈尧叟系阆州人，请驾幸成都，真宗不答，左右四顾，不见寇准，便问群臣道：“寇相如何不来？”钦若曰：“他尚在家中饮博哩。”一语已足倾人。真宗愕然道：“他还有这般闲暇么？”遂命左右宣准入朝，准既至，便与语道：“虏兵已至澶州，朕心甚忧，闻卿却闲暇，是否已得良策？”准答道：“陛下如信臣言，不过五日，便可退敌。”真宗转惊为喜道：“卿有何妙计？”准又道：“莫如御驾亲征。”真宗道：“敌势甚盛，亲征亦未必得胜，现有人奏请，或谓宜幸金陵，或谓宜幸成都，卿以为可行否？”寇准朗声道：“何人为陛下画此策？臣意请先斩此人，取血衅鼓，然后北伐！试思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御驾亲征，

敌当自遁。否则出奇挠敌，坚守老敌，彼劳我佚，可操胜算。奈何弃宗庙社稷，转幸楚蜀，大驾一移，人心崩溃，虏骑长驱深入，天下尚可保么？”声容俱壮。真宗闻言，尚是沈吟。毕士安在旁奏对道：“准言甚是，请陛下俯允！”真宗方道：“两卿既已同意，朕就下诏亲征罢！”又奏道：“虏骑内侵，天雄军最为重镇，万一陷没，河朔皆成虏境，请陛下简择大臣，出守为要。”真宗道：“卿以为何人可使？”准答道：”莫如参政王钦若。”钦若退列朝班，历闻准言，已气得面红耳赤，忽听准荐他出守，不由得脸色变青，慌忙趋至座前，正欲跪奏，准即与语道：“主上亲征，臣子不得辞难，现我已保荐参政，出守天雄军，参政应即领敕启行。”观此言动，似准未免断，然不如此，乌能远开佥人？钦若道：“寇相是否居守？”寇准道：“老臣应为王前驱，怎敢自安？”一语破的。真宗也开口道：“王卿应善体朕意，朕命你判天雄军，兼都部署，卿其勿辞！”钦若不敢再说，只得叩首受敕，辞行而去，是日即由寇准预备亲征事宜，议定雍王元份为留守，元份系太祖第五子。并申简命。越日，车驾起行，将相皆从，扈驾军士，浩浩荡荡出发京师，小子有诗咏道：

胡骑南来杀运开，征云黯黯覆尘埃。
若非御驾亲临敌，怎得澶渊振旅回？

若知亲行情形，且看下回续叙。

灵武为河西要塞，岂可轻弃。何亮一疏，言之甚明，而张齐贤、李沆等俱主张弃地，实书生畏葸迂谈耳。真宗虽有心保守，而任将非人。当日曹彬临殁，曾谓其子璨玮，均擅将才，何不擢之专阃，乃任一阘茸无能之王超耶？裴济陷殁，皆超之罪。至于巴喇济计败继迁，继迁速死，曹玮上书请缨，朝议不从，又欲以恩致之，且有援春秋不伐丧之例，以驳玮议者。迂如宋儒，何怪宋之终受制于夷狄乎。迨契丹入境，王钦若请幸金陵，陈尧叟请幸成都，微寇公，宋早成为小朝廷矣。时人犹讥寇为不学无术，试问博学者果能安内攘外否耶？宋儒宋儒！吾不欲多责焉。

第二十三回
澶州城蹉商和约　承天门伪降帛书

却说真宗下诏亲征，驾发京师，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继隆，为驾前东面排阵使，武宁节度石保吉，守信子。为驾前西面排阵使，各将帅护驾前行，适值天气严寒，朔风凛冽，左右进貂帽毳裘，真宗摇首道："臣下都苦寒，朕亦何得用此？"将士闻谕，各自感激，顿时勇气百倍，挟纩皆温。鼓励将士之法，莫善于此。前军到了澶州，契丹统军顺国王萧挞览，一译作萧达兰。自恃骁勇，直犯宋军，压营列阵。李继隆闻报，奏过真宗，上前抵御。两军尚未接战，挞览带领数骑，出阵四眺，审视地形。继隆部将张环，正守着床子弩，弩有机，机一触动，百矢齐发，宋军恃为利器。环见契丹阵内，有一黄袍大将出来，料知不是常人，他也不遑禀报，竟捻动床子弩。机动箭发，接连射去，刚中挞览要害，应声而倒。其余数骑随将，一半射死，一半受伤，契丹阵内，慌忙抢出将士，扶伤舁死，奔驰而去。至张环报告继隆，麾兵驱杀，契丹兵早已远飏了。

是时知安肃军魏能，知广信军杨延昭，均当敌冲，敌兵屡次围攻，百战不能下。人称两军为铜梁门，铁遂城。梁门即安肃军治，遂城即广信军治。独王钦若往守天雄军，束手无策，整日里修斋诵佛，闭门默祷，幸契丹兵未曾进攻，还得支持过去。想是我佛有灵。及真宗将至澶州，复有人上言："契丹势盛，未可轻敌，不如往幸金陵。"定是王钦若嗾使。真宗又不免滋疑，召寇准入问。准正色道："陛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诸军，日夜望銮舆到来，并力对敌，若回辇数步，万众失望，势必瓦解，虏骑随后追蹑，恐金陵也不能到了。"真宗道："卿言亦是，容朕细思！"还想甚么？准乃趋出，适遇殿前都指挥晋职太尉高琼，即与语道："高太尉受国厚恩，今日应该报国！"琼矍然道："琼一介武夫，累蒙超擢，应当效死。"准握琼手道："我与你入奏天子，即日渡河杀敌。"琼点首称善。两人入见真宗，准厉声道："陛下若不信臣言，请问高琼便了。"琼即跪奏道："寇准言是，机不可失，请速驾渡河！"真宗乃决，遂命琼麾兵复进。

既至澶州南城，遥见河北一带，敌营垒垒，似星罗棋布一般，真宗也不觉惊慌，左右复请驻跸，且静觇敌势，再决进止。寇准亟趋至驾前，固请道："陛下若再不过河，敌气未慑，人心益危，怎能取威决胜？现在王超领着劲兵，驻扎中山，可扼敌喉，李继隆、石保吉，东西列阵，可制敌左右肘；西方镇将，相率来援，还怕甚么契丹，逗留不进？"高琼道："臣愿保驾前行，决可无虑。"于是麾军渡河，进次澶州北城。真宗亲御城楼。远近将士，望见御盖，踊跃鼓舞，齐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契丹自萧挞览射死，人人夺气，又见真宗亲来督师，益觉气沮。只萧太后不肯罢手，饬精骑数千名，前来薄城。寇准奏真宗道："这是来试我强弱哩，请诏下将士，痛击一阵，免他轻觑！"真宗道："军事悉已付卿，卿替朕调遣便了。"真是没用。准遂奉旨发兵，开城迎击。战不数合，契丹兵果然退走，由宋军追杀过去，斩获大半，余众走脱。

真宗闻捷，乃留准居北城上，自还行宫。嗣又使人觇准，所为何事，究竟不放心。使臣还报道："寇准方与杨亿，饮博欢呼。"故示镇定，也是一策，然亦何必饮博？真宗大喜道："准如此从容，朕可无忧了。"未几，闻曹利用回来，并偕契丹使臣韩杞，一同求见。当即传入利用，利用行过跪叩礼，便上奏道："契丹欲得关南地，臣已拒绝，就是金帛一节，臣尚未曾轻许哩。"真宗道："若欲与地，宁

可决战，金帛不妨酌许，尚与国体无伤。朕本意原是这般，至今也是这般哩。"复命宣韩杞进见，杞跪谒毕，呈上国书，并言奉国主命，索还关南地，即可成盟。真宗道："这却不便，国书权且留下罢！"随顾利用道："外使到此，我朝总当以礼相待，你且引他出宴，待朕议定，遣回去罢！"利用领旨，引韩杞退出。真宗复召准入议，准奏道："陛下若为久安计，须要虏廷称臣，及献还幽、蓟地。一切岁币等件，概不许与。那时虏廷畏服，方保百年无事，否则数十年后，他必生心，仍然来扰中国了。"言之非艰，行之维艰。真宗道："若如卿言，非战不可，但胜负究难预料。就是得胜，也须伤亡若干兵民，朕心殊属不忍。且数十年后，如得子孙英明，自能防御外人，目下且许与和，总教边境如故，不妨将就了事呢。"准答道："这总非永远计策，臣且去诘问来使，再行复命。"真宗应诺。准自去与韩杞辩论，两下争议未决，准尚欲决战，会闻有蜚语谮准，说他挟主徼功，准不禁叹息道："忠且被谤，尚复何言？"遂入复真宗，但言："臣意在计画久安，如陛下不忍劳师，悉听圣裁！"真宗因遣还韩杞，复命曹利用赴契丹军，且谕利用道："但教土地不失，岁帛不妨多给，就使增至百万，亦所不惜。"岁币亦人民膏血，奈何视若粪土？利用唯唯而退。寇准闻这消息，召利用至幄，正色与语道："敕旨虽许多给岁币，我意不得过三十万，你若多许，我当斩汝首级，你休后悔！"寇准好刚使气，可见一斑。利用暗暗伸舌，随答道："少一些，好一些，利用岂有不知？"当下辞别寇准，径往敌营。

契丹政事舍人高正始接着，即向前问道："和议如何？"利用道："岁币或可酌给，土地万难如议。"正始道："我等引众前来，无非图复故地，若止得金帛归去，如何对付国人？"利用道："君为大臣，也应为国家熟计，倘贵国执政，信用君言，恐兵连祸结，也非贵国利益，请君熟思！"正始无词可驳，倒也默然。利用入见萧太后，萧太后尚坚执前议，利用仍然拒绝，乃留利用暂驻营中，另遣监门卫大将军姚东之，再持书至宋营，复议和款。真宗不许，东之乃去。萧太后始再召利用，磋商和议，两国境界如旧，宋廷每岁给契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契丹国主，以兄礼事宋帝。议既定，利用返报真宗，真宗很是喜慰。减去七十万，如何不乐？复遣李继隆往契丹军，签定和约。契丹也遣使丁振，赍缴盟书，再命姚东之来献御衣食物。真宗御行营南楼，赐宴契丹来使，并及从官。至契丹使去，颁诏边吏，不得出兵邀契丹军归路。契丹主遂奉萧太后，引众北归，真宗也自澶州回京，录契丹盟书，颁告两河诸州。

转眼间已是景德二年，正月初旬，因契丹讲和，大赦天下，放河北诸州强壮归农。毕士安请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广储蓄，一面择要任将，保荐马知节守定州，杨延昭守保州，李允则守雄州，孙全照守镇州，此外尚有数人，名不胜述。自是河北大定，烽燧不惊。朝议复以南北修和，未免有往来庆吊诸仪，特奏设国信司，归内侍职掌。外交大事，如何领以奄人？既而请太子中允孙仅，北往契丹，贺萧太后生辰，所具国书，自称南朝，号契丹为北朝。直史馆王曾上言："春秋外夷狄，爵不过子，今只从他国号，于他无损，于我有名，何必对称两朝？"所言甚当。真宗也以为然，嗣又有人谓："既称兄弟，应作两朝称呼，庶较示亲睦"云云，乃仍用原书赍去。真宗实无定见。此后南北通问，概用南北朝相称，已兆南渡之机。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知天雄军王钦若，因南北通好，奉诏还京，仍任参知政事。钦若以与准不协，迭请解职，乃命冯拯代任，改授钦若为资政殿学士。未几，毕士安病殁，惟准独相。准刚直，赖士安曲为调停，澶州一役，政策虽多出自准，但也幸有士安襄助，因得成功。真宗谓士安饬躬畏谨，有古人风，因此深信不疑。士安殁后，赐谥文简，车驾哭临，辍朝五日。准因士安已殁，一切政令，多半独断独行。每当除拜官吏，辄不循资格，任意选用，僚属遂有怨言。真宗因他有功，累加优待，就是他语言挺撞，也尝含忍过去。一日会朝，准奏事侃侃，声彻大廷，真宗温言许可。及准既奏毕，当即趋退，真宗目送准出，注视不已。适王钦若在朝，亟趋前跪奏道："陛下敬准，是否因准有社稷功？"真宗点首称是。钦若又道："澶州一役，陛下不以为耻，乃反目准为功臣，臣实不解。"真宗

愕然问故。钦若又道："城下乞盟，《春秋》所耻，澶州亲征，陛下为中国天子，反与外夷作城下盟，难道不是可耻么？"宋儒专尚《春秋》，钦若特举以为证，果足摇动帝心。真宗不禁变色。钦若见已入彀，索性逼进一层，更申奏道："臣有一句浅近的譬喻：譬如赌博，输钱将尽，倾囊为注，这便叫'孤注一掷'。陛下乃准的孤注，岂不危甚？幸陛下量大福弘，才得免败。"真宗面颊发赤道："朕今知道了。"着了道儿。钦若乃退。由是真宗待准，礼意日衰，嗣竟罢准为刑部尚书，出知陕州。准亦知为钦若所谗，奈诏命难违，只好启程赴陕。适知益州张咏，自成都还京，道过陕州，准出郊迎饯，欢宴竟日。临行时，准问咏道："君治蜀有年，政绩卓著，准方愧慕得很，敢问何以教准？"咏徐答道："这也未免太谦了。但《霍光传》却不可不读。"准闻言，一时莫名其妙，只得答了"领教"二字。及咏已辞去，准还署中，取《汉书·霍光传》，随读随思。读至不学无术一句，不由地自笑道："张公语我，便指此语了。"准并非无术，实是少学。未几，复徙知天雄军，契丹使过大名，与准相会，出言讯准道："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书？"准答道："我朝天子，因朝廷无事，特遣我到此，执掌北门管钥，你何必多疑！"此语却是得体。契丹使方才无言，竟赴汴都去了，这且慢表。

且说真宗罢准后，用参政王旦代任，旦大名人，器量宏远，有宰相器，当时称为得人。惟真宗为钦若所惑，尚以澶州修好，引为己辱，平居怏怏不乐。钦若窥伺意旨，特至内廷奏请道："陛下欲发扬威武，须用兵进取幽、蓟，才可得志。"明知真宗厌兵，特进一步探试。真宗道："河北生民，方免兵革，朕何忍再行动兵？须另图别法。"钦若道："陛下既不忍劳师，不如仿行封禅，或可镇服四海，夸示外国。但自古以来，封禅应得天瑞，必有世上罕见的瑞征，方足服人。"真宗道："天瑞哪可必得？"钦若旁顾左右，似有不敢遽言的形状。真宗喻意，命左右暂退。钦若方申奏道："天瑞原不可必得，前代都用人力造成，但教人主尊信崇奉，便足明示天下。陛下以为河图洛书，真有此事么？圣人神道设教，特借此诱服天下呢！"钦若毕竟聪明。真宗沉思片刻，复道："王旦恐未必赞成哩。"钦若道："圣意若果决定，臣当转告王旦，嘱他遵行。"真宗随即点首。钦若遂退，自与王旦密商去了。越日，又入内复命，报称旦已遵旨，真宗倒也欣慰。及钦若去后，展转图维，尚觉心下不安，当下亲幸秘阁，直学士杜镐等迎驾叩首。镐年已老，为学士首列，真宗骤问道："古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曾否实有此事？"镐未明上意，竟率尔奏对道："这恐是圣人神道设教呢！"好似钦若教他？真宗听到此语，便不复问，即命驾还宫。越日，召王旦至内廷，特别赐宴。宴毕，旦起谢，真宗又另赐一樽，亲给王旦道："此酒极佳，卿可持去，归于妻孥共饮。"旦不敢不受，急行跪接酒樽，拜赐而退。及归家，见樽口封得甚固，启封审视，并不是什么美酒，乃是宝光闪烁，粒粒似豆的珍珠。当下想了一会，即命眷属收藏，后经家人泄言，方知此事。

至景德五年正月，皇城司奏言守卒涂荣，见左承天门南鸱尾上，有黄帛曳着，约长二丈，为此奏闻。真宗即命中使往视，一面顾语群臣道："去冬十一月间，庚寅日夜半，朕方就寝，忽室中烨烨有光，朕深惊讶。蓦见一神人星冠绛衣，入室语朕，谓来月宜就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朕正欲起对，不意这位神人，竟不见了。朕自十二月朔日，已虔诚斋戒，在朝元殿建设道场，伫待天贶，因恐宫廷内外，反启疑言，所以未曾宣布。目今帛书下降，敢是果邀天贶么？"一派鬼话。钦若即出奏道："陛下至诚格天，应该上邀天眷。"真宗喜形于色，待了一刻，见中使驰回复命，匆匆跪奏道："承天门上，果有帛书，约长二丈许，缄物如书卷，外用青缕缠住，封处隐隐有字。"真宗竦然道："这莫非天书不成？"王旦等齐集殿阶，再拜称贺。真宗复道："这须由朕亲往拜受呢。"言毕，即步出殿阶，直抵承天门。百官尽行随着，仰瞻门上，那黄帛正随风飘荡，摇曳空中。真宗望空再拜。拜毕，即遣二内侍升梯上登，敬谨取书，下授王旦。旦捧书跪呈，真宗复再拜受书，亲置舆中，导至道场，命知枢密院事陈尧叟启帛书。帛上有文云："赵受命，兴于宋，付于眘，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真宗又向书跪拜，书中又有黄字三

幅，语类《洪范》、《道德经》。首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绍世，次谕以清净简俭，末述世祚延永的大意。陈尧叟捧书读讫，真宗重复跪受，乃将原帛裹书，贮诸金匮。群臣入贺崇正殿，真宗与辅臣，皆茹斋戒荤，遣官告天地宗庙社稷，大赦改元，以大中祥符为年号，遍宴群臣，并赐京师酺五日，改左承天门为承天祥符，置天书仪卫扶持使，遇有大礼，即命宰执近臣，兼任是职。嗣是陈尧叟、陈彭年、丁谓、杜镐等，更争言祥瑞，附和经义。独龙图阁待制孙奭上言道："天何言哉？岂有书也？"两语括尽诈欺。真宗不答。越数日，宰相王旦等，复率文武百官诸军将校官吏藩夷僧道耆寿共二万三千二百余人，上表请真宗封禅，真宗未决。表至五上，强奸民意，已兆于此。乃召权三司使丁谓，入问经费。谓答言大计有余，因决议封禅，命翰林太常详定仪注，任王旦为大礼使，王钦若等为经度制置使，冯拯、陈尧叟分掌礼仪，丁谓计度粮草，大家不胜忙碌，差不多举国若狂，足足筹议了好几月。乃命钦若东行，赴泰山预备封禅。钦若抵乾封，遣使驰奏："泰山有醴泉出，锡山泰山下小山。有苍龙现。"未几，又报称天书下降，遣中使驰捧诣阙。正是：

逢恶罪深逾长恶，欺人术尽且欺天。

这天书再降何处，由小子下回叙明。

澶渊修和，本出真宗本意，观其在道逗留，望敌惊心，一若身临虎口，栗栗危惧，赖寇准力请渡河，敌气少沮。化干戈为玉帛，得以振旅还京，此非寇公之功，乌能至此？王钦若乃以孤注之言，肆其谗间，木朽虫生，仍由真宗胆怯之所致耳。迨至天书下降，举国若狂，欺人欺天，不值一笑。钦若小人，不足深责。王旦名为正直，乃以钦若一言，美珠一樽，竟钳其口，后且力请封神，冒称众意，利令智昏，固如此哉！读毕为之三叹！

第二十四回
孙待制空言阻西幸　刘美人徼宠继中宫

却说王钦若抵乾封后，再上天书，据言："有木工董祚，在醴泉亭北，见黄帛曳林木上，帛中有字，苦不能识，因辗转告至臣处。臣遣人觇视，与前时所降天书相似，因特敬谨取奉阙下"云云。真宗御崇政殿，传集群臣，朗声宣谕道："朕五月丙子夜间，复梦前日的神人，入室告朕，说是来月上旬，当在泰山颁降天书，朕即密谕钦若，留心稽察，今果与梦兆相符，降书泰山。上天眷佑，可谓特隆。惟朕自愧无德，恐不得仰答天庥呢。"这种天书，虽千万函不难立致，真宗说是自愧无德，我想他宣谕时，正恐不免面赤哩。宰相王旦，又率百官拜贺道："圣德日增，天无不应，臣等不胜庆幸呢。"真宗欣然道："这也仗卿等辅弼的功劳。"上欺下，下罔上，真会捣鬼。说罢，又迎奉天书至含芳园，就正殿上面庋阁。一面斋戒沐浴，谨备法驾，诣殿拜受。仍命这位知枢密院事陈尧叟，启封宣读。百官敛足恭听，但闻尧叟读着道："汝崇孝奉，育民广福，锡尔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国祚延永，寿历遐岁。"读讫，复捧书升殿，百官遂表上尊号，称真宗为崇文广武仪天尊道宝应章感圣明仁孝皇帝。既而敕建玉清昭应宫，庋奉天书。知制诰王曾，都虞侯长旻，上书谏阻，均不见报。到了孟冬，真宗至泰山封禅，用玉辂载着天书，先行登途，自备卤簿仪卫，随后出发。途中历十七日，始至泰山。王钦若迎谒道旁，献上芝草三万八千余本。倒也亏他采办。真宗慰劳有加，复斋戒三日，才上泰山，道经险峻，降辇步行。总算虔心。享祀昊天上帝，左陈天书，配以太祖、太宗，命群臣祀五方帝及诸神于山下封祀坛。礼成，出金玉匮函封禅书，藏置石磩。音感，石篋也。真宗再巡视圜台，然后还幄，王旦复率从官称贺。翌日，禅祭皇地祇于社首山，如封祀仪。王钦若等连上颂词，什么彩霞起岳，什么黄云覆辇，什么瑞霭绕坛，什么紫气护幄，还有日重轮，月黄色，说得天花乱坠，弄假成真。真宗即御朝觐坛中的寿昌殿，受百官朝贺，上下传呼万岁，振动山谷。有诏大赦天下，文武进秩，令开封府及所过州郡，考选举人，赐天下酺三日。改乾封县为奉符县，大宴穆清殿，又宴泰山父老于殿门，真个是皇恩浩荡，帝泽汪洋。句中带刺。

过了数日，转幸曲阜，谒孔子庙，酌献再拜，命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饬此后祭用太牢。真宗复率从臣，游览孔林，到了兴尽思归，乃下诏回銮，仍用玉辂载奉天书，按驿还都。锭若护驾西归，更联合一班媚子谐臣，朝奏符瑞，暮颂功德，惹得真宗堕入迷团，自以为五帝三王，不过尔尔。丁谓又上封禅祥瑞图，揭示朝堂，于是东封不足，复议西封。可巧徐、兖大水，江、淮亢旱，无为烈风，金陵大火，各处灾祲，接连入报，这也可作符瑞。乃把西岳封禅，暂行停办。越年余，中外稍稍安靖，再将旧事重提，由群臣表请西祀汾阴，有旨准奏，定期来春西幸，所有典礼各使，免不得仍用熟手。嗣陕州奏称黄河清，集贤院校理晏殊献河清颂，真宗亲制奉天庇民述，宣示相臣。转眼间冬尽春来，命群臣戒备祭仪，毋得懈怠。适值京畿大旱，谷米腾贵，龙图阁待制孙奭，毅然上疏道：

> 臣闻先王卜征五年，岁习其祥，祥习则行，不习则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毕东封，更议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阴后土，事不经见，昔汉武帝将封禅，故先封中岳，祀汾阴，始巡幸郡县，遂有事于泰山。今陛下既已东封，复欲幸汾阴，其不可二也。古者圜丘方泽，所以

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汉初承秦，唯立五畤以祀天，而后土无祀。故武帝立祠于汾阴。自元成以来，从公卿之议，遂徙汾阴于北郊，后之王者多不祀汾阴。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远祀汾阴，其不可三也。西汉都雍，去汾阴至近，今陛下经重关，越险阻，轻弃京师根本，而慕西汉之虚名，其不可四也。河东唐王业之所由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间幸河东，因祀后土。圣朝之兴，事与唐异，而陛下无故欲祀汾阴，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灾而惧，故诗人美其中兴，以为贤主。比年以来，水旱相继，陛下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岂宜下徇奸回，远劳民庶，盘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计，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启蛰，八月收声，育养万物，失时则为异。今震雷在冬，为异尤甚。此天意丁宁以戒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今国家土木之工，累年未息，水旱灾潇沴，饥馑居多，乃欲劳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为此者，不过效汉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颂功，以崇虚名，夸示后世尔。陛下天资圣明，当慕二帝三王，何为下袭汉唐之虚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宠奸邪，内外交害，身播国危，兵交阙下，忘乱之迹如此，由狃于承平，肆行非义，稔致祸败。今议者引开元故事以为盛烈，乃欲倡导陛下而为之，臣窃为陛下不取，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为可取，愿少赐清问，以毕臣说，臣不胜翘首待命之至。

真宗览奏，因他有少赐清问一语，即召内侍皇甫继明，传旨再问，教他尽情说来。孙奭乃再上陈道：

陛下将幸汾阴，而京师民心匆宁，江、淮之众，困于调发，理须镇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工未息，而夺攘之盗公行，外国治兵，不远边境，使者杂至，宁可保其心乎？昔陈胜起于徭役，黄巢出于凶饥，隋炀帝勤远略，而唐高祖兴于晋阳。晋少主惑于小人，而耶律德光长驱中国。陛下俯从奸佞，远弃京师，涉仍岁灉饥之墟，修违经久废之祠，不念民疲，不恤边患，安知今日戍卒无陈胜，饥民无黄巢，枭雄将无窥伺于肘腋，外敌将无观衅于边陲乎？先帝尝议封禅，寅畏天灾，寻诏停寝。今奸臣乃赞陛下，力行东封，以为继承先志。先帝尝欲北平幽、朔，西取继迁，大勋未集，用付陛下，则群臣未尝献一谋，画一策，以佐陛下继先帝之志者，反务卑词重币，求和于契丹，蹙国縻爵，姑息于继迁，曾不思主辱臣死为可戒，诬下罔上为可羞。撰造祥瑞，假托鬼神，才毕东封，便议西幸，轻劳车驾，虐害饥民，冀其无事往还，便谓成大勋绩。是陛下以祖宗艰难之业，为奸民侥幸之资，臣所以长叹而痛哭也。夫天地神祇，聪明正直，作善降之祥，作不善降之殃，未闻专事笾豆簠簋，可邀福祥。《春秋》传曰："国之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臣遇非敢妄议，惟陛下终赐裁择！

真宗看到此疏，亦知孙奭是个忠臣，但一种虚夸的念头，已是萦绕胸中，无从解脱，因此将两疏留中，束诸高阁。

仲春吉日，乘着天气晴和，启銮西幸，仍奉天书发京师，出潼关，渡渭河，遣近臣祀西岳，遂进次宝鼎县。汉称汾阴。奉祀后土城祇，一切礼仪，略与前等，余如赏功赦罪，颁宴赐餔，亦与前例相同。迭召隐士李渎、刘巽、郑隐、李宁见驾，渎托言足疾，不愿逢迎。隐与宁总算到来，受赐茶果粟帛，仍乞请回山。惟巽受职为大理评事。还次阌乡，召见道士柴又玄，问他无为要旨。又玄略陈数语，不甚称旨，便即令退。及抵陕州，又遣陕令王希征召隐士魏野，野亦托疾不至。先是咸平五年，张齐贤闻京兆隐士种放名，奏请征命。真宗准奏往征，放即诣京师，受官左司谏，直昭文馆。后来东封西祀，无不随从，时论颇加鄙薄，至李渎、魏野，并辞不至，名盛一时。渎与野本相友善，均遁迹终身，及野殁，渎痛失良友，隔六日亦卒，尤觉奇异。还有杭州隐士林逋，终身不娶，隐居西湖，结庐孤山，妻梅子鹤。真宗料他高节，不肯就征，但赐他粟帛。逋至仁宗时乃殁，临终

时口吟自挽诗，有“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幸曾无封禅书”二语，传诵远迩，众口皆碑，这也不在话下。实是褒扬高节。

惟西封以还，尚有余岳未封，再遣向敏中为五岳奉册使，加上五岳帝号，并作会灵观奉祀五岳。一面任王钦若为枢密使，擢丁谓参知政事，另用林特为三司使，三人互相勾结，专言符瑞。经度制置副使陈彭年，素性奸媚，绰号九尾狐，与内侍刘承珪，也阴通声气，广修宫观，朝中目为五鬼。承珪又奏言：“汀州王捷，在南康遇一道人，自言姓赵，讳玄朗，即司命真君，授捷丹术，及小镮神剑，既而不见，因此上闻。”真宗即召捷入朝，授官左武卫将军，赐名中正。廷臣均不胜惊异，真宗却语辅臣道：“朕尝梦神人传玉皇命，谓令朕始祖赵玄朗，授朕天书。次日，复梦神人传圣祖言云，吾座西偏，应设六位候着。朕乃命在延恩殿设道场，五鼓一筹，果闻异香。俄顷，黄光满殿，圣祖竟至。朕再拜殿下，嗣复有六人到来，各揖圣祖，一一就坐。圣祖命朕道：‘我乃人皇九人的一人，是赵氏始祖，再降为轩辕皇帝。后唐时复降生赵氏，今已百年，愿汝后嗣，善抚苍生，毋怠前志。’说毕，各离座乘云而去。王捷所遇，想即这位圣祖了。”愈造愈奇。王旦等不敢指驳，只黑压压地跪在一地，齐声称贺，因颁诏天下，避圣祖讳，“玄”应作“元”，“朗”应作“明”，载籍中如遇偏讳，应各缺点画。寻复以“玄”“元”二字，声音相近，改“玄”为“真”，“玄武”为“真武”，命丁谓等修订崇奉仪注，上圣祖尊号曰：“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圣母懿号曰：“元天大圣后。”敕建景灵宫、太极观于寿丘，奉圣祖圣母，并诏建康军铸玉皇、圣祖、太祖、太宗尊像，授丁谓为奉迎使，迎像入玉清昭应宫。真宗又亲率百官郊谒，再命王旦为刻玉使，王钦若、丁谓为副，把天书刻隶玉籍，谨藏宫中。此后玉清昭应宫祀事，均归王旦承办，即赐他一个官名，叫作玉清昭应宫使。《纲目》于王旦病殁，特书玉清昭应宫使王旦卒，故本编亦特别提出。王旦虽自觉可笑，但帝命难违，也只得随来随受罢了。这是寓褒于贬之笔。

且说真宗皇后郭氏，谦约惠下，性疾侈靡。族属入谒禁中，服饰稍华，即加戒勖。母家间有请托，未尝允诺。以此真宗亦颇加敬礼，素无间言。景德四年，从真宗幸西京，拜谒诸陵，途中偶冒寒气，还宫寝疾，竟致不起。及崩，谥曰章穆。宫中尚有数嫔，最邀宠眷的要算刘德妃，次为杨淑妃。这位刘德妃的履历，不甚明白，她本随一蜀人龚美，流至京师。龚美素业锻银，自导妃入都后，仍执旧业，不知如何得识内侍，出入宫邸。是时妃年尚只十五，生得巧小玲珑，纤秾秀媚，兼且有一种特技，善能播鼗。鼗本寻常小鼓，没甚可听，偏经她纤手摇来，音韵悠扬，别具节奏。在色不在鼗。内侍等遇着闲暇，辄往听鼗，渐渐地哄动都下，连襄邸中也得闻知。真宗尚未为太子，年少好奇，即带着侍役，微服往游。既至龚美寓中，睹着这位刘美人芳容，已是目眩心迷，暗暗称赏；及令她播鼗，果然声调铿锵，比众不同。刘亦知真宗不是常人，除运动灵腕外，免不得有眉传目语的情形，惹得真宗心猿意马，一经还邸，便令侍役召入，作为侍女。当下问明籍贯，据说是：“先家太原，后徙益州，祖名延庆，曾在晋、汉间做过右骁卫大将军。父名通，即在宋朝做过虎捷都指挥使，因从征太原，中道病殁。时女尚在襁褓，因家世廉洁，向无余资，不得不鞠养外家。会因舅氏等相继去世，只剩表兄龚美，素业贱工，糊口四方，是以随徙至此。”话虽如此，未足尽信。她一面说，一面含着凄切态度，越觉楚楚可怜。看官！你想这真宗年当好色，怎肯将她轻轻放过？况这刘美人心灵手敏，乐得移篙近舵，图个终身富贵。洛皋解佩，幸遇陈思，神女行云，巧逢楚主。两下里相怜相爱，几似胶漆粘合，熔成一对鸾凤交。偏真宗乳母秦国夫人，秉性严整，看他两小无猜，料有情弊，遂乘间入白太宗。太宗即传入真宗，当面训责，令他斥逐刘女。真宗不得已，遣女出邸，潜置王宫指使张耆家。老婆子太不解事，几乎拆散鸳鸯。到了真宗即位，大权在握，当即召入宫中，封为美人。名称其实。破镜重圆，钟情倍甚。那美人确系聪明，对着那郭皇后，侍奉殷勤，就是与同列杨氏，亦和好无嫌，因此宫中相率称诵。未几进位修仪，且因她终鲜兄弟，即以龚美为后兄，令改姓刘，赐给官秩。银匠也交运

了。先是郭后连生三子，长名禔，次名祐，又次名祇，皆早殇。杨氏生子祉、祈，又皆夭逝。真宗望子心切，又选纳沈女为才人。沈氏本宰相沈伦孙女，父名继忠，亦曾任光禄卿。就是杨氏祖籍，亦尝通显，她本是天武副指挥使杨知信侄女，比刘氏先入襄邸，刘封修仪，杨亦封修仪。至郭后已崩，刘、杨名位相埒，均有嗣袭中宫的希望。沈才人虽是后进，但系将相后裔，望重六宫，却也是一个劲敌。刘氏外表谦和，内怀刻忌，日思产一麟儿，借得后位。怎奈熊罴不梦，祷祀无灵，只好想了一条以李代桃的计策，暗中授意李侍儿，令司御寝，按天里叠被铺床，抱衾送枕。也是真宗命该有子，竟要他侍寝当夕。春风一度，暗结珠胎。一日，随真宗临幸砌台，狭小金莲，稍被一绊，那头上玉钗，竟致震落。李不觉失色，真宗暗地卜祷，钗完当生男子。及左右拾钗进奉，果得不毁。真宗甚喜，既而果产一男，取名受益，就是后日的仁宗皇帝。李以是得封才人。刘氏取受益为己子，且商诸杨氏，合同保护，一面密嘱心腹，只说皇嗣为自己所生，不得泄漏外廷，一面悄语真宗求请立后。真宗本宠爱得很，当然言听计从，遂册刘氏为德妃，并召谕群臣，将立刘为继后。忽有一人出班跪奏道："不可不可！"正是：

蛾眉已博君王宠，鲠骨难移主上心。

欲知何人谏阻，且看下回分解。

东封西祀，全是瞎闹，不特无益而已，其劳民费财，尤不胜言。当时惟孙奭二疏，最是剀切，真宗明知其忠而不见从，盖理欲交战于胸中，烛理未明，卒为私欲所胜耳。彼刘美人以色得幸，专宠后宫，亦何尝不自私欲所致乎？幸刘氏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其事郭后也以谨，其待杨妃也以和；即宫中侍儿，得幸生子，饰为己有，迹近诡秘，但上未敢欺罔真宗，下未忍害死李侍，第不过借此以攫后位，希图尊宠，狡则有之，而恶尚未也。然后世已深加痛嫉，至有狸奴换主之讹传，归罪郭槐，归功包拯，捕风捉影，全属荒唐。宜圣所谓恶居下流者，其信然耶？本书褒不虚褒，贬不妄贬，足与良史同传不朽，以视俗小说之荒谬不经，固不啻霄壤之别矣。

第二十五回
留遗恨王旦病终　坐株连寇准遭贬

却说真宗欲立刘氏为后，有一大臣出班奏道："刘妃出身微贱，不足母仪天下。"观此言，益知刘妃履历，不足取信。真宗视之，乃是翰林学士李迪，便不觉变色道："妃父刘通，曾任都指挥使，怎得说是微贱？"言甫毕，又有参知政事赵安仁出奏道："陛下欲立继后，不如沈才人出自相门，足孚众望。"真宗道："后不可以僭先，且刘妃才德兼全，不愧后仪。朕意已决，卿等毋庸多渎！"李、赵两人，碰得一鼻子灰，只好告退。真宗即命丁谓传谕杨亿，令他草诏册后。亿有难色，谓语道："勉为此文，不忧不富贵。"亿听了此语，竟摇首道："如此富贵，却非所愿，请公改谕他人。"气节可嘉。谓乃命他学士草制，竟册刘为后，并晋授杨修仪为淑妃，沈才人为修仪，李才人为婉仪，所有典礼，概从华赡。刘氏既正位中宫，更留心时事，旁览经史。每当真宗退朝，阅天下章奏，辄至夜半，后侍坐右侧，得以预览。所见皆记忆不忘，真宗有所疑问，她即援古证今，滔滔不绝。因此愈得帝欢，渐渐地干预外政了。

真宗仍谈仙说怪，祈神祷天，闻亳州有太清宫，奉老子像，遂加号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亲往朝谒，又是一番铺张。且改应天府为南京，即宋州。太祖旧藩归德军在宋州，因改名应天府，至是复改称南京。与东西两京。并立为三。敕南京建鸿庆宫，奉太祖、太宗圣像。真宗亦亲去巡阅，相度经营。至还宫后，正值玉清昭应宫告成，修宫使就是丁谓。起初预估年限，应历十五年，方得竣工，真宗嫌时过迟，拟缩短期限，丁谓乃令工役日夕并营，七年乃就。凡二千六百一十楹，制度弘丽，金碧辉煌。内侍刘承珪，助谓监工，屋宇略不中式，便令改造，造好复拆，拆后复造，不知费了若干国帑，才算造成。宫中建一飞阁，高可插天，名曰宝符，贮奉天书。复仿真宗御容，铸一金像，侍立右侧。真宗亲制誓文，刻石置宝符阁下。张咏自益州还京，入直枢密，至是忍耐不住，上疏言："贼臣丁谓，诳惑陛下，劳民伤财，乞斩谓头，悬诸国门，以谢天下！然后斩咏头置丁氏门以谢谓。"数语传诵都下，偏真宗信任丁谓，竟命他出知陈州，未几遂殁，寻谥忠定。他如太子太师吕蒙正，司空张齐贤等，俱先后凋谢。吕谥文穆，张谥文定。不忘老成人。王旦亦衰迈多疾，累请致仕，奈因真宗不许，只好虚与委蛇。他本智量过人，明知真宗所为，不合义理，但已被五鬼挟持，没奈何随欲浮沉。合则留，不合则去，奈何同流合污？先是李沆为相，尝取四方水旱盗贼等事，奏白殿廷。旦方参政，以为事属琐屑，不必多渎，沆笑道："人主少年，当令知四方艰难，免启侈心，否则血气方刚，不留意声色犬马，即旁及土木神仙，我已老，不及见此，参政他日，或见及此事，应回忆老朽哩。"及沆殁，果然东封西祀，大营宫观，旦欲谏不能，欲去不忍，尝私叹道："李文靖不愧圣人，所以具有先见，我辈抱愧多多哩！"李沆殁谥文靖，故称作李文靖。嗣见五鬼当朝，老成迭谢，乃密白真宗，请仍召用寇准。真宗乃召准入京，命为枢密使。准因三司使林特，党附佥壬，辄加沮抑。特遂暗加谮诉，惹得真宗动恼，召语王旦道："准刚忿如昔，奈何？"旦复奏道："准喜人怀惠，又欲人畏威，这是他的短处。但本心仍是忠直，若非仁主，确是难容。"真宗默然，嗣竟出准为武胜军节度使，判河南府，徙永兴军。

至祥符九年残腊，真宗又拟改元，越年元旦，遂改元天禧，御驾亲诣玉清昭应宫上玉皇大帝宝册衮服。翌日，上圣祖宝册。又越数日，谢天地于南郊，御天安殿受册号，御制钦承宝训

述，颁示廷臣，命王曾兼卫灵观使。曾转推钦若，固辞不受。曾，青州人，咸平中，由乡贡试礼部，及廷对皆列第一。有友人向他贺喜道："状元及第，一生吃着不尽。"曾正色道："平生志不在温饱，难道单讲吃着么？"志不在小。未几，入直史馆，应四十二回。迁翰林学士，嗣擢任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至兼职观使的诏命，毅然不受。真宗疑曾示异，当面诘问。曾跪答道："臣知所谓义，不知所谓异。"两语说毕，从容趋退。王旦时亦在朝，暗暗点头，退朝后语僚属道："王曾词直气和，他日德望勋业，不可限量，恐我不及相见哩。"过了数日，决计辞职，连表乞休。真宗仍不肯照准，反加任太尉侍中，五日一朝，参决军国重事。旦愈不肯受，固辞新命，并托同僚代为奏白，乃将成命收回，止加封邑。但相位依然如故，旦却老病日增。应该愧悔增疾。一日，召见滋福殿，他无别人，惟旦独对。真宗见他形色甚癯，不禁黯然道："朕方欲托卿重事，不意卿疾如此，转滋朕忧。"说着，即唤内侍召皇子出来，及皇子受益登殿，真宗命拜王旦。旦慌忙趋避，皇子随拜阶下，旦跪答毕，起言："皇嗣盛德，自能承志，陛下何必过忧。"乃迭荐寇准、李迪、王曾等数人，可任宰辅，自己力求避位。真宗乃允他罢相，仍命领玉清昭应宫使，兼职太尉，给宰相半俸。寻又命肩舆入朝，旦不敢辞，力疾入内廷。有旨命旦子王雍，与内侍扶掖进见。真宗婉问道："卿今疾亟，万一不讳，朕把这国事付与何人？"旦答道："知臣莫若君，惟明主自择。"真宗固问道："卿不妨直陈！"旦举笏奏道："依臣愚见，莫若寇准。"真宗摇首道："准性刚量狭，他尝说卿短处，卿何故一再保荐？"旦答道："臣蒙陛下过举，久参国政，岂无过失！准事君无隐，臣所以说他正直，屡行荐举。他人非臣所素知，恐臣病困，不能久侍了。"此等处不愧名相。真宗乃命掖出殿门，上舆而去。真宗终未信旦言，竟任王钦若同平章事。

钦若从前入朝，必预备奏牍数本，但伺真宗意旨，方出奏章，余多怀归。枢密副使马知节，素嫉钦若，尝在帝前顾他道："怀中各奏，何不尽行取呈？"钦若闻言，未免失色。但力言知节虚诬，知节亦抗争不屈，嗣是两人结成嫌隙，往往面折廷争。知节退见王旦，犹恨恨道："本欲用笏击死这贼，但恐惊动君上，未敢率行。此贼不去，朝廷没有宁日呢。"也是一个硬头子，所以不肯略去。真宗因两人时常争执，索性一律罢免。钦若出枢密院，知节徙为彰德留后。至此因王旦免相，复念及钦若，仍拜为枢密使，进任同平章事。钦若貌状短小，项有附瘤，时人目为瘿相，他却哓哓语人道："为了王子明，迟我十年作相。"言下尚有愠色。看官！道王子明为谁？就是王旦的表字。旦闻钦若入相，愈加悔愤，病遂加剧。真宗遣使驰问，每日必三四次，有时亲自临问，御手调药，并薯蓣粥为赐。旦无甚奏对，只说是负陛下恩。悔无及了。及弥留时，邀杨亿入室，托撰遗表，且语亿道："我忝为宰辅，抱歉甚多，遗表中止叙我生平遭遇，感谢隆恩，并请皇上日亲庶政，进贤黜佞，庶可少减焦劳，切不可为子弟求官，徒滋后累。君系我多年好友，所以托办此事呢。"亿如言撰就，请旦自阅。旦尚窜易数语，并召子弟等人嘱道："我家世清白，槐庭旧德，幸勿遗忘！此后当各持俭素，共保门楣，我自问尚无大过，只天书虚妄，我不能谏阻，徒自滋愧，死后可削发披缁，依僧道例殓葬，或尚可对我祖考呢。"言已，瞑目而逝。原来王旦父祐，曾事太祖、太宗，为兵部侍郎，平生颇有阴德，尝在庭中手植三槐，自言后世子孙，应作三公，故王氏称为三槐堂。旦果贵为宰相，适应父言。家人因旦有遗嘱，拟即遵行，杨亿以为不可，乃止。遗表上闻，真宗临丧哀恸，追赠太师尚书令魏国公，予谥文正，还宫后辍朝三日，录旦子弟外孙门客十数人，诸子服阕，各进一官。总算是生荣死哀，恩宠无比了。王旦任相最久，故从详述，褒贬处亦自不苟。

且说王钦若入相后，毫无建树，惟奉祀神仙，引用奸幸。王曾以先时示异，被他进谗，出知应天府。越年春季，西京讹言忽起，说有妖物似席帽，夜间飞入人家，又变作犬狼状，不时伤人。百姓相率惶恐，每夕闭户深居，挟兵自卫。渐渐地传到汴都，都下亦哗噪达旦。诏立赏格捕妖，又渐渐地传到南京。王曾令夜开里门，如有倡言妖物，立捕治罪，妖物终没有到来，民居也得归安谧。妖由人兴，人定则妖从何起？既而汴京讹言亦

息。真宗以皇子渐长，自身亦常患疾，遂立皇子受益为太子，改名为祯，大赦天下。是年十月，参知政事张知白，又为钦若所排，出知天雄军。翌年为天禧三年，永兴军巡检朱能，密结内侍周怀政，诈为天书，伪降乾佑山。时寇准方判永兴，因朱能素未附己，乃将伪书上奏，有旨迎入禁中。谕德鲁宗道上言奸臣妄诞，荧惑圣聪，知河阳军孙奭，亦请斩朱能，聊谢天下，两疏均不见从，反有诏召准还京。准奉诏即还。有门生劝准道："先生若至河阳，称疾不入，坚求外补，乃是上策。倘或入觐，即面奏乾佑天书，不得为真，乃是中策，若再入中书，自隳志节，恐要变成下策了。"恰是忠告。准不以为然，竟入都朝见。可巧商州捕得道士谯天易，私蓄禁书，谓能驱遣六丁六甲各神。钦若坐与往来，也想借用六丁六甲么？也致免相。准即受命代任，用丁谓参知政事。准素与谓善，尝称谓为有才，是时李沆尚存，顾语准道："此人可使得志么？"准答道："才如丁谓，恐相公亦不能终抑呢。"沆微哂道："他日当思吾言。"及准三次入相，虽稍知丁谓奸邪，但向属故交，仍加礼貌，谓却事准甚谨，某夕，会食中书，准饮羹污须，谓起身代拂。准略带酒意，竟向谓戏语道："参政系国家大臣，乃替长官拂须么？"替你拂须，还要笑他，来免不中抬举了。这一席话，说得丁谓无地自容，双颊俱赤。马屁拍错了。当时不便发作，暗中很是惭恨，因此有意倾准，时常伺隙。既而准与向敏中，均加授右仆射，准素豪侈，贺客甚多，敏中独杜门谢客，真宗遣使觇视，极力褒美敏中，不及寇准。

天禧四年，真宗忽遇风疾，不能视朝，事多决诸刘后，准引为己忧。一日，入宫请安，乘间语真宗道："皇太子关系众望，愿陛下思宗庙重寄，传以神器，亟择方正大臣，预为辅翼，方保无虞。丁谓、钱惟演，系奸佞小人，断不足辅少主呢！"真宗道："卿言甚是。"准乃退出。看官阅过上文，已可知丁谓奸邪，惟钱惟演未曾见过，应该补叙明白。惟演即吴越王钱俶子，博学能文，曾任翰林学士，兼枢密副使。他见丁谓势盛，与结婚姻，情好甚密，因此寇准连类奏陈。准既奉旨俞允，即密令杨亿草表，请太子监国，并欲引亿辅政，总道是安排妥当，可无变卦，一时心满意骄，竟从酒后漏言，传人谓耳。谓不觉惊诧道："皇上稍有不适，即当痊可，奈何令太子监国呢？"当下转语李迪，迪从容答道："太子监国，本是古制，有何不可？"谓益加猜忌，竟运动内侍，入诉刘后，只言准谋立太子，将有异图。刘后已隐怀奢望，闻着这个消息，当然忿恨，也不遑报知真宗，竟从宫中发出矫制，罢准相位，授为太子太傅，封莱国公，改任李迪、丁谓同平章事。史称真宗失记前言，因致罢准，后云罢相三黜，皆非帝意，语近矛盾，何如称为刘后矫旨，直捷了当。真宗尚莫明其妙，自恐一病不起，尝卧宦官周怀政股上，与言太子监国事。怀政出告寇准，准怅然道："牝后预政，天子失权，教我如何摆布呢？"怀政道："监国不成，何妨竟请太子受禅。"准不待说毕，亟摇手道："你越说越远了。"怀政见左右无人，又密语道："公何故这般胆小？今上明明语我，欲令太子监国，倘竟奉今上为太上皇，传位太子，我想今上亦是愿意，有什么难行呢？"准又摇手道："内刘外丁，权焰熏天，谈何容易。"怀政奋然道："刘可幽，丁可杀，公可复相，看怀政去干一番呢。"看事太易，奚怪无成。但怀政究系内竖，倘侥幸成事，为祸更烈，寇公奈何未思耶？准复劝阻道："此计虽好，但事或不成，为祸不小，还请三思为是！"怀政道："事成大家受福，事不成有我受祸，决不牵累公等，请公勿虑！"准始终不与主张，临别时犹谆嘱小心。幸有此着，得保首领。怀政拂袖竟去。

准自怀政去后，杜门不出，唯暗侦宫廷消息。过了数日，忽闻怀政被拿下了；又越一日，怀政发枢密院审讯，竟直供不讳了。那时准捏着一把冷汗，只恐株连坐罪，随后探听确凿，只怀政一人伏法，不及他人，才稍稍放心。原来怀政秘谋，被客省使杨崇勋闻知，崇勋竟转告丁谓。谓即与崇勋微服，夤夜乘着犊车，至曹利用家计议，且欲乘此除准，利用因澶州议和时候，受准训斥，也挟有微嫌，应第二十二回。当即商定奏牍，待旦上陈。有诏捕怀政下狱，命枢密院讯问。可巧这日谳员，派着签书枢密院事曹玮，玮即曹彬子，累积战功，此时因边境安宁，入副枢密，当下坐堂讯鞫，止问怀政罪状，不愿株连。怀政亦挺

身自认，毫不妄扳，于是具案复奏，罪止怀政。曹玮原是贤吏，怀政也算好汉。丁谓等大失所望，复密启刘后，拟兴大狱。适值真宗略痊，刘后不便擅行，只乘间怂恿真宗，激动怒意。真宗力疾视朝，面谕群臣，欲彻查太子情弊。群臣面面相觑，莫敢发言，独李迪上前跪奏道："陛下有几子，乃有此旨？臣敢保太子无二心！"语简而明。真宗听了，不禁颔首，乃只命将怀政正法，随即退朝。丁谓尚不肯罢休。复与刘后通谋，讦发朱能、怀政，伪造天书，由寇准欺主入陈一事。准遂遭贬为太常卿，出知相州，一面遣使往捕朱能。准受诏后，暗自太息道："不遇大祸，还算幸事。丁谓！丁谓！你难道能长享富贵么？"因即束装出都，往就任所。谁知福不双逢，祸偏叠至，朱能竟拥众拒捕，经官军入剿，始惶惧自杀，准又连带加罪，再贬为道州司马。这种诏旨，均由刘后一人擅行，至真宗病愈以后，顾语群臣道："我目中何久不见寇准？"仿佛做梦。左右以坐罪加贬为辞。真宗方知是刘后矫制，但欷歔太息罢了。小子有诗咏寇莱公道：

臣道刚方叶利贞，只因多欲误身名。
河阳三尺分明在，应悔尽言不早行。

寇准既贬，丁谓益肆无忌惮了，下回续叙丁谓罪状，请看官续阅便知。

本回为王旦、寇准合传，两人皆称名相，而旦失之和，和则流；准失之刚，刚则褊；要之皆非全才，而患得患失之心，则旦与准皆不免。旦之所以同流合污者在此，准之所以屡进屡退者，亦何尝不在此？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旦与准若知此道，则和可也，刚亦可也，何致事后自悔，遗令披缁，阿旨求荣，坐罪迭贬耶？其余叙及诸人，贤奸不一，皆为本回之宾，然亦可因此而示优劣。通俗教育，于此寓之，固不得仅目为小说也。

第二十六回
王沂公劾奸除首恶　鲁参政挽辇进忠言

却说丁谓揽权用事，与李迪甚不相协。谓擅专黜陟，除吏多不使与闻，迪愤然语同列道：“迪起布衣至宰相，受恩深重，如有可报国，死且不恨，怎能党附权幸，作自安计？”于是留心伺察，不使妄为。是时陈彭年已死，王钦若外调，刘承珪亦失势，五鬼中几至寥落，只有林特一人，尚溷迹朝班。谓欲引林特为枢密副使，迪不肯允。谓悻悻与争，迪遂入朝面劾，奏称：“丁谓罔上弄权，私结林特、钱惟演，且与曹利用、冯拯，相为朋党，搅乱朝事。寇准刚直，竟被远谪。臣不愿与奸臣共事，情愿同他罢职，付御史台纠正。”这数语非常激烈，惹动真宗怒意，竟命翰林学士刘筠草诏，左迁迪知郓州，谓知河南府。翌日，谓入朝谢罪，真宗道：“身为大臣，如何与迪相争？”谓跪对道：“臣何敢争论？迪无故骂臣，臣不得不辩。如蒙陛下特恩赦宥，臣愿留侍朝廷，勉酬万一。”居然自作毛遂。真宗道：“卿果矢志无他，朕何尝不欲留卿。”谓谢恩而出，竟自传口诏，复至中书处视事；且命刘筠改草诏命。筠答道：“草诏已成，非奉特旨，不便改草。”名足副实，不愧竹筠。谓乃另召学士晏殊草制，仍复丁谓相位。筠慨然道：“奸人用事，何可一日与居？”因表请外用。奉命出知庐州。

既而真宗颁诏：“此后军国大事，取旨如故，余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枢密等，参议施行。”太子固辞不许，乃开资善堂议政。看官！你想太子年才十一，就使天纵聪明，终究少不更事。此诏一下，无非令刘后增权，丁谓加焰，内外固结，势且益危。可巧王曾召回汴京，仍令参知政事，他却不动声色，密语钱惟演道：“太子幼冲，非中宫不能立，中宫非倚太子，人心亦未必归附。为中宫计，能加恩太子，太子自平安了。太子得安，刘氏尚有不安么？”先令母子一心，然后迎刃而解。惟演答道：“如参政言，才算是国家大计呢。”当下入白刘后。后亦深信不疑。原来惟演性善逢迎，曾将同胞妹子，嫁与刘美为妻。银匠得配贵女，真是妻荣夫贵。因此与刘后为间接亲戚，所有禀白，容易邀后亲信。王曾不告他人，独告惟演，就是此意。

过了天禧五年，真宗又改元乾兴，大赦天下，封丁谓为晋国公，冯拯为魏国公，曹利用为韩国公。元宵这一日，亲御东华门观灯，非常欣慰。偏偏乐极悲生，数残寿尽，仲春月内，真宗又复病发，连日不愈，遣使祷祀山川，病反加剧，未几大渐，诏命太子祯即皇帝位，且面嘱刘后道：“太子年幼，寇准、李迪，可托大事。”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言至此，已不能成辞，溘然晏驾去了。总计真宗在位，改元五次，共二十六年，寿五十五岁。刘后召丁谓、王曾等入直殿庐，恭拟遗诏，并说奉大行皇帝特命，由皇后处分军国重事，辅太子听政。曾即援笔起草，于皇后处分军国重事间，嵌入一个权字。丁谓道：“中宫传谕，并没有权就意思，这权字如何添入！”曾正色道：“我朝无母后垂帘故事。今因皇帝冲年，特地从权，已是国家否运，加入权字，尚足示后。且增减制书，本相臣分内事，祖制原是特许。公为当今首辅，岂可不郑重将事，自乱典型么？”理直气壮。谓乃默然。至草诏拟定，呈入宫禁，刘后已先闻曾言，不便改议，就把这诏书颁示中外。太子祯即位柩前，就是仁宗皇帝，尊刘后为皇太后，杨淑妃为皇太妃。中书枢密两府，因太后临朝，乃是宋朝创制，会集廷议。曾请如东汉故事，太后坐帝右侧，垂帘听政。丁谓道：“皇帝幼冲，凡事总须由太后处置，但教每月朔望，由皇帝召见群臣，遇有大政，由太后召对，辅臣议决。若寻常小事，即由押班

传奏禁中，盖印颁行便了。”曾勃然道：“两宫异处，柄归宦官，岂不是隐兆祸机么？”名论不刊。谓不以为然。群臣亦纷议未决。哪知谓竟潜结押班内侍雷允恭，密请太后手敕，竟如谓议颁发下来。大众不敢反对，谓很是得意。雷允恭即由是擅权，还亏王曾正色立朝，宫廷内外，尚无他变。

嗣封泾王元俨为定王，赞拜不名。元俨系太宗第八子，素性严整，毅不可犯，内外崇惮丰采，各称为八大王。俗小说中误称德昭为八大王。命丁谓为司徒兼侍中尚书左仆射，冯拯为司空兼侍中枢密尚书右仆射，曹利用为尚书左仆射兼侍中。三人朋比为奸，谓尤骄恣。刘后因册立时候，李迪谏阻，引为深恨。谓事事欲取太后欢心，更因与寇准有嫌，索性将两人目为朋党，复添入迪、准故友，奏请一一坐罪。太后自然照允，即命学士宋绶草诏，贬准为雷州司户参军，迪为衡州团练副使，连曹玮也谪知莱州。王曾入语丁谓道：“罚重罪轻，还当斟酌。”谓捻须微笑道：“居停主人，恐亦未免。”曾乃不便固争。原来准在京时，曾尝将第舍假准，所以谓有此说。谓又授意宋绶，令加入“春秋无将，汉法不道”二语。绶虽不敢有违，但此处却还说得含糊。及草诏成后，谓意未足，竟提笔添入四语，看官道他甚么话儿？乃是“当丑徒干纪之际，属先帝违豫之初，罹此震惊，遂致沉剧”。这种锻炼周内的文字，颁示都中。都人士莫不呼冤，也编成四句俚词道：“欲得天下宁，须拔眼前丁。欲得天下好，不如召寇老。”谓不恤人言，遣使促迪速行，又令中官赍敕诣准，特赐锦囊，贮剑马前，示将诛戮状。准在道州，方与郡官宴饮，忽郡倅入报中使到来，有悬剑示威情形。郡官却不禁失色，独准形神自若，与郡官邀中使入庭，从容与语道：“朝廷若赐准死，愿见敕书。”中使无可措辞，乃登堂授敕。准北面拜受，徐徐升阶，邀中使入宴，至暮乃散。中使自去，准亦即往雷州。

是时真宗陵寝，尚未告成，命丁谓兼山陵使，雷允恭为都监。允恭与判司天监邢中和，往勘陵址，中和语允恭道：“山陵上百步，即是佳穴，法宜子孙。但恐下面有石，兼且有水。”允恭道：“先帝嗣育不多，若令后世广嗣，何妨移筑陵寝。”中和道：“山陵事重，踏勘复按，必费时日，恐七月葬期，不及遵制，如何是好？”允恭道：“你尽管督工改筑，我走马入白太后，定必允从。”心尚可取，迹实专横。中和唯唯而退。允恭即日还都，进谒太后，请改穿陵穴。太后道：“陵寝关系甚大，不应无端更改。”允恭道：“使先帝得宜子孙，岂非较善？”太后迟疑半晌，复道：“你去与山陵使商议，决定可否？”允恭乃出语丁谓。谓无异言，再入奏太后。太后才准所请，命监工使夏守恩，领工徒数万名，改穿穴道。起初掘土数尺，即见乱石层叠，大小不一。好容易畚去乱石，忽涌出一泓清水，片刻间变成小池，工徒大哗。夏守恩亦觉惊惧，不敢再令动工，即遣内使毛昌达奏闻。

太后责问允恭，并及丁谓。谓尚袒护允恭，但请另遣大臣按视。王曾挺然愿往，当日就道。不到三日，即已回都；时已近夜，入宫求见，且请独对。太后即召曾入内。曾叩首毕，竟密奏道：“臣奉旨按视陵寝，万难改移。丁谓包藏祸心，暗中勾结允恭，擅移皇堂，置诸绝地。”此是王沂公用诈处，但为锄奸计，不得不尔。太后闻言，不由的大怒道：“先帝待谓有恩，我待谓亦不薄，谁知他却如此昧良。”随语左右道：“快传冯拯进来！”未几冯拯进见，太后尚怒容满面，严谕冯拯道：“可恨丁谓，负恩构祸，若不将他加刑，是没有国法了。雷允恭外结大臣，更属不法，你速发卫士拿下丁、雷，按律治罪！”冯拯听了此旨，几吓得目定口呆，不能置词。太后复道：“你敢是丁谓同党么？”一语惊人，使冯拯无可置喙。冯拯忙免冠叩首道：“臣何敢党谓？但皇帝初承大统，即命诛大臣，恐骇天下耳目，还乞太后宽容！”仍是庇护。太后听了，面色少霁，乃谕道：“既这般说，且去拿问雷允恭，再行定夺。”拯乃退出，即遵旨将允恭拿下，立即讯鞫定谳，勒令自尽。邢中和一并伏罪，并抄没允恭家产，查出丁谓委托允恭，令后苑工匠造金酒器密书，及允恭托谓荐保管辖皇城司，及三司衙门书稿，并呈太后。太后召集廷臣，将原书取示，因宣谕道：“丁谓、允恭交通不法，前日奏事，均言与卿等已经议决，所以多半照允。今营奉先帝陵寝，擅行改易，若非按视明白，几误

大事。”冯拯等均俯伏道：“先帝登遐，政事统由丁、雷二人解决，他尝称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虚实。幸赖圣明烛察，始知奸状，这正是宗社幸福呢？”急忙自身卸火，这是小人常态。当下召中书舍人草谕，降丁谓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这谕旨榜示朝堂，颁布天下。擢王曾同平章事，吕夷简、鲁宗道参知政事，钱惟演为枢密使。夷简系蒙正从子，从前真宗封岱祀汾，两过洛阳，均幸蒙正私第，且问蒙正诸子可否大用？蒙正答称：“诸子无能，惟侄夷简有宰相才。”及真宗还都，即召夷简入直，累擢至知开封府，颇有政声，至是乃入为参政。宗道曾为右正言，刚直无私，真宗尝称为鲁直，故此时连类同升。王曾即请太后匡辅新君，每日垂帘听政，太后方才允行。

先是丁谓家中，有女巫刘德妙，尝相往来。德妙颇有姿色，与丁谓三子玘通奸，谓却未曾察悉，但教她托词老君，伪言祸福，借以动人。于是就谓家供老君法像，入夜设醮园中，每至夜静更深，玘往交欢，仿佛一对露水夫妻。得其所哉！雷允恭亦尝至谓家祈祷，及真宗崩后，德妙随允恭入宫，得谒太后，应对详明，谈宫中过去事，无不具知，引得太后亦迷信起来。刘后聪颖，亦着鬼迷，况寻常妇女乎？德妙又持龟蛇二物入内，给言出谓家山洞中，当是真武座前的龟蛇二将。谓又作龟蛇颂，说是混元皇帝，赐给德妙，俗称龟蛇相交，德妙与玘通奸，应有此赐。太后亦将信将疑。至谓已坐罪，乃将德妙系狱，令内侍刑讯。德妙一一吐实，当然坐罪，并贬谓为崖州司户参军。谓子玘奸案并发，一并除名。学士宋绶，奉旨草诏，首四语即为“无将之戒，旧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论称快。报应何速？

谓窜谪崖州，须经过雷州境内，寇准遣使持一蒸羊，作为赠品。谓领谢后，且欲见准，准固辞不见。家僮谋刺谓报仇，准不许，杜门纵家僮饮博，及谓已去远乃止。时人为之咏道：“若见雷州寇司户，人生何处不相逢？”这两语传诵不衰。观过知仁，于此可见？越年，准徙为衡州司马，尚未赴任，忽患病剧，即遣人至洛中取通天犀带，沐浴更衣，束带整冠，向北面再拜，呼仆役拂拭卧具，就榻而逝。这通天犀带系太宗所赐，夜视有光，称为至宝，准因此必欲殓葬。返柩西京，道出公安，人皆路祭，插竹焚纸。逾月枯竹生笋，众因为之立庙，号竹林寇公祠。准少年富贵，性喜豪奢，往往挟妓饮酒，不拘小节。有妾茜桃以能诗名。准殁后十一年，始奉诏复官，赐谥忠愍。丁谓在崖州三年，转徙雷州，又五年复徙道州。后以秘书监致仕，病殁光州。尚有诏赐钱十万，绢百匹，这且无庸细表。

且说乾兴元年十月，葬大行皇帝于永定陵，以天书殉葬，庙号真宗。越年改元天圣，罢钱惟演为保大节度使，知河南府，冯拯亦因疾免职。复召王钦若入都，用为同平章事。钦若复相两年，旅进旅退，毫无建白，只言：“皇上初政，用人当循资格，不宜乱叙。”编成一幅官次图，献入宫廷，便算尽职，未几病逝。仁宗后语辅臣道：“朕观钦若所为，实是奸邪。”少年天子，便识奸邪，仁宗原非凡主。王曾答道：“诚如圣谕。”仁宗仍擢参政张知白同平章事，召知河阳军张旻为枢密使。从前太后微时，尝寓旻家，旻待遇甚厚，因此得被宠命。枢密副使晏殊上言：“旻无勋绩，不堪重任。”大拂太后本意。既而晏殊从幸玉清昭应宫，家人持笏后至，殊接笏后，怒击家人，甚至折齿。太后有词可藉，遂遣殊出知宣州。晏殊亦太粗莽，太后实是有心。别令学士夏竦继任。竦小有才，善事逢迎，因得迁副枢密。太后称制数年，事无大小，悉由裁决，虽颇能任贤黜邪，总不免有心专擅。一日，参政鲁宗道进谒。太后忽问道：“唐武后何如？”宗道知太后命意，亟正笏直奏道：“武后实唐室罪人。”太后复问何故，宗道又申奏道：“幽嗣主，改国号，几危社稷，尚得谓非罪人么？”太后默然。嗣有内侍方仲弓，请立刘氏七庙，太后召问辅臣。大家尚未发言，宗道即出班前奏道：“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刘氏若立七庙，将何以处嗣皇？”太后为之改容，乃将此议搁置。会两宫同幸慈孝寺，太后乘辇先发，宗道上前挽住，并抗言道：“夫死从子，古有常经，太后母仪天下，不可以乱大法，贻讥后世。”语尚未毕，太后即命停辇，待帝驾先行，然后随往。还有枢密使曹利用，自恃勋旧，气焰逼人，太后亦颇加畏重，第呼他为侍中，未尝称名。独宗道不少挠屈，会朝时辄据理

与争，于是宫廷内外，赠他一个美名，叫作鱼头参政。小子有诗咏道：

赵宗未替敢尊刘，扶弱锄强弭国忧。

鲁直当年书殿壁，如公才不愧鱼头。

天不假年，老成复谢，不到数载宗道等又溘逝了。欲知后事，且看下回。

刘太后垂帘听政，多出丁谓、雷允恭之力。故丁、雷二人，得以重用，微王曾之正色立朝，恐萧墙之祸，亦所难免。或谓宋室无垂帘故事，曾何不据理力争，为探本澄源之计，乃仅龂龂于一权字，究属何补。至若准之再贬，又以居停之嫌，不复与辩，毋亦所谓患得患失者欤？不知此王沂公之通变达权，而有以徐图挽救者也。假使操切从事，势且遭黜，徒市直名，何裨国事？试观丁谓之终窜穷崖，雷允恭之卒归赐死，乃知沂公之才识，非常人所可几矣。贼臣已去，而吕、鲁等连类同升，鱼头参政，才得成名，而刘太后亦有从谏如流之美，史家或归美鲁直，实则皆沂公之功，有以致之。故本回实传颂沂公，而鲁参政其次焉者也。

第二十七回
刘太后极乐归天　郭正宫因争失位

却说天圣六年，同平章事张知白卒。越年，参知政事鲁宗道亦殁。知白，沧州人，虽历通显，仍清约如寒士，所以殁谥文节。宗道，亳州人，生平刚直嫉恶，殁谥简肃，刘太后亦亲临赐奠，称为遗直，嗟悼不置。宋史称刘为贤后，职是之故。曹利用举荐尚书左丞张士逊，入为同平章事。既而利用从子曹汭，为赵州兵马监押，偶因酒醉忘情，竟身著黄衣，令人呼万岁。事闻于朝，遂兴大狱，汭毙杖下，利用亦为内侍罗崇勋所谮，发交廷议。张士逊奏对廷前，谓："此事系不肖子所为，利用大臣，本不相与。"太后怒道："你感利用恩，应作此说。"王曾又进奏道："这事与利用无干。"太后复语王曾道："卿尝言利用骄横，今何故替他解释？"曾答道："利用素来恃宠，所以臣有微辞，今若牵连侄案，说他为逆，臣实不敢附和。"太后意乃少解，乃罢利用为千牛卫将军，出知随州。张士逊亦罢职。利用出都，复坐私贷官钱罪，安置房州。罗崇勋再遣同党杨怀敏，押利用至襄阳驿，恶语相侵。利用气愤交迫，竟至投缳自尽。原来利用自通好契丹后，以讲和有功，累蒙恩宠，平素藐视内侍，遇有内降恩典，辄力持不与，因此结怨宦官，至遭此祸。死非其罪。宋廷遂任吕夷简同平章事，夏竦、薛奎参知政事，姜遵、范雍、陈尧佐尧叟弟。为枢密副使，惟王曾任职如故。

先是太后受册，拟御大安殿，受百官朝贺，曾力言不可。及太后生日上寿，复欲御大安殿，曾又不可。太后勉从曾议，均就便殿供帐，当即了事。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请谒，曾更多方裁抑。太后心滋不悦，但不好无故发作，只得再三含忍。不意天圣七年六月间，天大雷雨，电光乱掣玉清昭应宫内，竟射入一大个火团，四处爆裂，霎时间烈焰飞腾，穿透屋顶。卫士慌忙扑救，用水扑火，偏偏水入火中，好似火上浇油，越扑越猛。烈烈轰轰地烧了一夜，竟将全座琳宫玉宇，变成一片瓦砾荒场，只剩得长生、崇寿二小殿，岿然尚存。天书已经殉葬，供奉处原可不必，一炬成墟，要算皇天有眼。太后闻报，传旨将守宫官吏，系狱抵罪；一面召集廷臣，向他流泪道："先帝竭尽心力，成此巨宫，一夕延烧几尽，如何对得住先帝？"枢密副使范雍抗声道："如此大宫，遽成灰烬，想是天意，非出人事。不如将长生、崇寿二殿，亦一律拆毁，倘因二殿尚存，再议修葺，不但民力不堪，就是上天亦未必默许哩。"中丞王曙，亦言是天意示戒，应除地罢祠，上回天变。司谏范讽且言："与人无关，不当置狱穷治。"乃下诏不再缮修，改二殿为万寿观，减轻守宫诸吏罪，并罢废诸宫观使。惟对着首相王曾，竟说他燮理无功，罢免相职，且令他出知青州。宋自仁宗以前，宰辅稍有微嫌，免职外迁，多为节度使，曾以首相罢知州事，乃是少见少闻，这可知刘太后的心理呢。

又过一年，仁宗年已逾冠，秘阁校理范仲淹，请太后还政。疏入不省，反将仲淹出判通州。翰林学士宋绶，请令军国大事，及除拜辅臣，由皇上禀请太后裁夺，余事皆殿前取旨。这数语又触忤太后，出绶知应天府。会仁宗改元明道，经过月余，生母李氏病剧，才由顺容进位宸妃。她自仁宗为刘后所攘，始终不发一言，平时安分自守，未尝示异。宫中咸惮刘太后，哪个敢泄漏前事；所以仁宗年龄日长，仍视刘太后为母，并不自知为李氏所生。及李宸妃殁后，刘太后欲用宫人礼治丧，移棺出外，吕夷简独入奏道："闻有宫嫔薨逝，如何未闻内旨治丧？"太后矍然道："宰

相亦干预宫中事么?”夷简答道:“臣待罪宰相,事无大小,均当预闻。”太后不悦,遽引帝入内,须臾复出,独立帘下,怒容可掬道:“卿欲离间吾母子么?”夷简不慌不忙,竟毅然奏对道:“太后不顾念刘氏,臣不敢多言。若欲使刘氏久安,宸妃葬礼,万难从轻。”夷简此奏,仍是为太后计。太后性究灵敏,一闻此言,不禁点首。有司奉太后意旨,只上言本年岁月,不利就葬。夷简又道:“葬即未利;殓应加厚;宫中举哀成服,择地暂殡,难道也不可行么?”太后乃语夷简道:“卿且退,我知道了!”言已趋入。内侍押班罗崇勋,亦欲随进,夷简竟将他扯住道:“且慢!烦申奏太后,宸妃当用后服成殓,且把水银满盛棺内,他日勿谓夷简未曾道及,致贻后悔。”崇勋允诺,入白太后。太后令如言照行,停柩洪福寺中。

既而宫中失火,诏群臣直言阙失,殿中丞滕宗谅,秘书丞刘越,均请太后还政,借赎天谴,两疏俱不见报。翌年春季,太后欲被服天子衮冕,入祭太庙,参政薛奎进谏道:“太后若御帝服,将用甚么拜礼?”太后不从,竟戴仪天冠,著衮龙袍,备齐法驾,至太庙主祭。皇太妃杨氏,皇后郭氏随从。太后行初献礼,拱手上香,皇太妃亚献,皇后终献。礼毕,群臣上太后尊号,称为应天齐圣显功崇德慈仁保寿皇太后。祭毕归宫,感寒成疾。仁宗为征天下名医,诣京诊治,终归无效,逾月竟薨。年六十五,谥章献明肃。旧制后皆二谥,称制加四谥,实自刘太后为始。刘太后临朝十一年,政令严明,恩威并用,左右近侍,不稍假借,内外赐与,亦有节制。三司使程琳,尝献武后临朝图,太后取掷地上道:“我不作此负祖宗事。”是鱼头参政一奏之功。漕使刘绰自西京还都,奏言:“在庾储粟,有羡余粮千余斛,乞付三司!”太后道:“卿识王曾、张知白、吕夷简、鲁宗道否?他四人曾进献羡余否?”绰怀惭而退。至太后晚年,稍进外家,宦官罗崇勋、江德明等,始乘间窃权,所有被服衮冕等事,多由罗、江二竖,怂恿出来。至太后弥留,口不能言,尚用手牵扯己衣,若有所嘱。仁宗在旁瞧着,未免怀疑,送终以后,出问群臣。参政薛奎即答道:“太后命意,想是为着衮冕呢。若再用此服,如何见先帝于地下?”随机进言,是薛奎通变处。仁宗乃悟,遂用后服为殓。且因太后遗嘱,尊杨太妃为皇太后,同议军国重事。

御史中丞蔡齐,入白相臣道:“皇上春秋已富,习知天下情伪,今始亲政,已嫌太晚,尚可使母后相继称制么?”吕夷简等终未敢决,适八大王元俨入宫临丧,闻知此事,竟朗声道:“太后是帝母名号,刘太后已是勉强,尚欲立杨太后吗?”夷简等面面相觑,连仁宗都惊疑起来。元俨道:“治天下莫大于孝,皇上临御十余年,连本生母尚未知晓,这也是我辈臣子,未能尽职呢。”得此一言,足为宸妃吐气。仁宗越加惊诧,便问元俨道:“皇叔所言,令朕不解。”元俨道:“陛下是李宸妃所生,刘、杨二后,不过代育。”仁宗不俟说毕,便道:“叔父何不早言?”元俨道:“先帝在日,刘后已经用事,至陛下登基,四凶当道,内蒙外蔽,刘后又讳莫如深,不准宫廷泄露此事。臣早思举发,只恐一经出口,谴臣尚不足惜,且恐有碍皇躬,并及宸妃。臣十年以来,杜门养晦,不预朝谒,正欲为今日一明此事,谅举朝大臣,亦与臣同一观念。可怜宸妃诞生陛下,终身莫诉,就是当日薨逝,尚且生死不明,人言藉藉呢。”《宋史·李宸妃传》,燕王入白仁宗陛下为宸妃所生。又《宗室诸王列传》,德昭、元俨各封燕王,是时当为元俨无疑。俗小说中,乃说宸妃被逐,由包拯访闻,后来迎妃还宫,刘后自尽,至有断太后打黄袍诸戏剧,种种妄诞,诬古实甚。仁宗闻言,忍不住泪眦荧荧,复顾问夷简道:“这事可真么?”夷简答道:“陛下确系宸妃诞生,刘太后与杨太妃,共同抚育,视若己子,宸妃薨逝,实由正命,臣却晓明底细,今日非八大王说明,臣亦当待时举发呢。”夷简亦多狡诈,故摹拟口吻,适肖生平。仁宗至此,竟大声悲号,即欲赴宸妃殡所,亲视遗骸。夷简复奏道:“陛下应先顾公义,后及私恩。且刘太后与杨太妃,抚养圣躬,恩勤备至,陛下亦当仰报哩。”仁宗只是哀恸,不发一言。元俨语夷简道:“杨太妃若尊为太后,李宸妃更宜尊为太后了。”夷简乃转白仁宗,仁宗略略点首,当即议定杨太妃尊为太后,删去同议军国事一语。李宸妃亦追尊为太后,谥曰章懿。一面为刘太后治丧,一面连日下诏,责躬罪己,语极沉痛。既而仁宗幸洪福寺,祭告宸妃,并易梓宫,但见妃面色如生,冠

服与皇后相等，水银之效。乃稍稍心慰。还宫后私自叹息道："人言究不可尽信呢。"自是待刘氏如故。刘美一家，应感谢夷简不置。惟召还宋绶、范仲淹，放黜内侍罗崇勋、江德明，罢修寺观，裁仰侥幸，中外称颂新政，有口皆碑。

吕夷简揣摩时事，条陈八议：(一)议正朝纲。(二)议塞邪径。(三)议禁货赂。(四)议辨佞壬。(五)议绝女谒。(六)议疏近习。(七)议罢力役。(八)议节冗费。说得肫诚恳切，语语动人。仁宗大为感动，遂召夷简入商，拟将张耆、即张旻改名。夏竦、范雍、晏殊等尽行罢职。惟姜遵已殁，不在话下。夷简自然如旨。越日复入朝押班，但听黄门宣诏，除张耆等依次免职外，着末又有数语云："同平章事吕夷简，着授武胜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陈州。"这数语似天上迅雷，不及掩耳，惊得夷简似醉似痴，不知为何事忤旨，致遭此谴？一时不及问明，只好领旨告退。还第后四处探听，无从侦悉，嗣托内侍副都知阎文应密查，方知事出郭后，不觉愤恨异常。看官欲究明此事原因，由小子补述郭后历史，以便先后贯通。郭后为平卢节度使郭崇孙女，与石州推官张尧封女，先后入宫。尧封即尧佐弟。天圣二年，拟册立皇后，仁宗因张女秀慧，欲选正中宫，刘太后不以为然，乃改立郭后。后虽得立，不甚见亲。这次偏冤冤相凑，由仁宗步入中宫，与郭后谈及夷简忠诚，并言把从前谄附太后诸人，一并罢斥。郭后本未与夷简有嫌，独随口相答道："夷简何尝不附太后，不过机巧过人，善能应对，所以得瞒过一时呢。"却是真话。仁宗听了，不觉也动疑起来，因不令中书草制，竟手诏罢免夷简，复召李迪入相，用王随参知政事，李咨为枢密副使，王德用佥书枢密院事。

不到数月，由谏官刘涣疏陈时事，内有"臣前请太后还政，触怒慈衷，几投四裔，幸陛下纳吕夷简言，察臣愚忠，准臣待罪阙下。臣受恩深重，故不避斧钺，渎陈一切"云云。仁宗览奏，记起前事，又以夷简为忠，后言非实，因复召还夷简，再令为相。且擢刘涣为右正言。涣与夷简，明是串通一气。又命宋绶参知政事，王曙为枢密使，王德用、蔡齐为副使。夷简再入秉政，日伺后隙，可巧宫中有两美人，一姓尚，一姓杨，均邀宠眷。郭后未免怀妒，常与两美人相争。一日，后与尚氏，同在仁宗前侍谈，两语未合，又起口角。尚氏恃宠成骄，不肯让后，居然对詈起来。郭后愤极，也不管什么礼节，竟上前动手，批尚氏颊。一骄一莽，厥罪维钧。尚氏当即悲啼，后尚不肯干休，还要再批数下。仁宗看不过去，起座拦阻，谁意郭后手已击来，尚氏闪过一旁，反中仁宗颈上，指尖锐利，掐成两道血痕。惹得仁宗恼起，诃斥郭后数语，引尚美人出还西宫。尚美人装娇撒赖，益发激动帝怒。内侍阎文应与夷简友善，夷简正托他寻隙，遂入奏仁宗道："寻常民家，妻尚不能凌夫，况陛下贵为天子，乃受皇后欺凌，还当了得。"仁宗半晌无声。文应又道："陛下颈上，血痕宛然，请指示执政，应该若何处置？"仁宗迭受激动，便愤然道："你去召吕宰相来！"文应通报夷简，夷简立刻趋入，向御座前请安。仁宗指示颈痕，并述明底细。夷简道："皇后太属失礼，不足母仪天下。"仁宗道："情迹殊属可恨，但废后一事，却亦有干清议。"夷简道："汉光武素称明主，为了郭后怨怼，竟致坐废，况伤及陛下颈中，尚得说是无罪么？"引东汉郭后为证，绝妙比例。大约郭家女儿，是祖传的泼辣货。仁宗乃决计废后，复与夷简商得一策，只称后愿修道，封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居长宁宫，并敕有司不得受台谏章奏。中丞孔道辅，与谏官范仲淹、孙祖德、宋庠、刘涣，御史蒋堂、郭劝、杨偕、马绛、段少通等，联名俱疏，入呈不纳。乃同诣垂拱殿，俯伏同声道："皇后乃是国母，不应轻废，愿待召赐对，俾尽所言。"说了数声，但见殿门紧闭，杳无消息。孔道辅忍无可忍，竟叩镮大呼道："皇后被废，累及圣德，奈何不听台臣言？"俄闻门内传旨，令至阁中与宰相答话。道辅等乃起至中书，见夷简已经待着，便语夷简道："大臣服事帝后，犹人子服事父母一般，父母不和，只可谏止，奈何顺父出母呢？"夷简道："后伤帝颈，过已太甚，且废后亦汉、唐故事，何妨援行。"道辅厉声道："大臣当导君为尧、舜，怎得引汉、唐失德事，作为法制？"夷简不答，拂袖径入。道辅等乃退去。翌日，昧爽入朝，拟留集百官，与夷简廷争。甫到待漏院，即闻有

诏旨下来，略言："伏阁请对，盛世无闻，孔道辅等冒昧径行，殊失大体。道辅着出知泰州，仲淹出知睦州，祖德等罚俸半年，以示薄儆。自今群臣毋得相率请对"云云。道辅等乃嗟叹数声，奉旨而去，于是废后之议遂定。小子有诗咏此事道：

废后只因嫡庶争，宫廷构衅失王明。

当年若得刑于化，樛木何由不再赓？

郭后既废，尚、杨二美人，益得宠幸，轮流伴寝，几无虚夕，累得仁宗生起病来，下回再行分解。

刘太后生平，有功有过，据理立说，实属过浮于功。垂帘听政，本非宋制，而彼独创之；衮冕为天子之服，彼何人斯，乃亦服之。设当时朝无忠直，不善规谏，几何而不为武后耶？史官以贤后称之，过矣。八大王元俨，为仁宗叙明生母，声容并壮，岂吕夷简等可望项背？宜其传诵至今。俗小说中误为德昭，又何其谬欤？郭后误批帝颈，不为无过，然试问仁宗当日，何以宠幸二美人，致有并后匹嫡之嫌乎？夷简挟怨，同谋废后，酿成主上之过，举史犹目为贤相，抑亦过谀。经本回一一揭出，事实既真，褒贬悉当，较之读史，功过半矣。是谓之良小说！

第二十八回
萧耨斤挟权弑主母　赵元昊僭号寇边疆

却说仁宗宠幸尚、杨二美人，每夕当御，累得仁宗形神疲乏，渐就尪羸，甚至累日不能进食，奄卧龙床，蛾眉原足伐性，仁宗亦太无用。中外忧惧得很。杨太后诇悉情由，命仁斥退二美，仁宗含糊答应，心中恰非常眷恋，怎肯把一对解语花，驱出宫中？杨太后又面嘱阎文应，传谕仁宗，速出二美，文应朝夕入侍，说至再三，仁宗不胜絮聒，便恨恨道："你叫她去罢！"文应即唤入毡车，迫二美人出宫。二美人哭哭啼啼，不肯即行，且欲央文应替她缓颊，文应叱道："宫婢休得饶舌！"勒令登车，驱使出宫。小人得志，往往如此。翌日下诏，命尚氏为女道士，居洞真宫，杨氏别宅安置。过了月余，仁宗病体已安，乃另聘枢密使曹彬孙女入宫。翌年，又改元景祐，立曹氏为皇后，令废后郭氏出居瑶华宫。曹后宽仁大度，驭下有方，册后以后，见仁宗体质羸弱，恐他无嗣，未免怀忧。当下密启仁宗，拟就宗室中取一幼儿，作为螟龄。适太宗孙允让多男，允让系太宗四子，商王元份子。第十三子名宗实，年方四岁，当即取入宫中，由曹后抚养，后来就是英宗皇帝。自故后郭氏徙居后，仁宗颇加忆念，赐号金庭教主冲静元师，且遣使。存问，赉给诗笺，仿古乐府体。郭氏亦和诗相答，词极凄惋。仁宗欲密召还宫，既立新后，又欲召还故后，试问将何以处置？当时何不预先审慎，乃欲出尔反尔耶？郭答来使道："若再见召，须由百官立班受册，方有面目见帝呢。"仁宗听到此语，当为难起来。阎文应尤加惶急，只恐郭后还宫，自己的性命，不能保全。会郭有小疾，由仁宗嘱太医诊视，文应亟与太医密商，不知如何贿嘱，竟把郭氏药毙。宫人疑文应进毒，苦无实据，只得以暴卒奏闻。仁宗很是悲悼，追复后号，用礼殓葬。惟谥册祔庙的仪制，概行停止。是时范仲淹已调知开封府，劾奏文应罪状，乃谪令出外，命为秦州钤辖，后徙相州，病死途中。未几杨太后亦崩，谥章惠，祔葬永定陵，这且按下慢表。

且说契丹自与宋讲和，彼此相安无事，萧太后燕燕，不久即殁。萧氏有机谋，善驭大臣，人乐为用，每发兵侵宋，辄被甲跨马，麾旗督战。及与宋通好，安享承平，不忘武事。惟胡人素乏名节，萧后又生得英颀白皙，未免顾影自怜。辽主贤在日，常患风疾，后已抑郁寡欢，未几即成嫠妇，盛年守寡，怎能忘情？可巧东京留守韩匡嗣子德让，入直朝班，貌胜潘安，才同宋玉，适中萧氏心怀，特别超擢，居然授他为政事令，总宿卫兵。他本契丹将韩延徽后裔，骤沐厚恩，感激图报。萧氏即令他出入禁中，特赐禁脔，俾尝风味。德让本是解人，极力奉承，引得萧后心花怒放，相亲恨晚，特赐姓名为耶律隆运，拜大丞相，加封晋王。嗣主隆绪尚幼，管什么敝笱嫌疑，后来逐渐长大，亦已如见惯司空，没甚奇异，所以萧后、韩相，不啻伉俪一般。等到萧氏病殁，韩德让亦相继去世。真是一对同命鸟。契丹主隆绪，且命将德让棺椁，陪葬母旁。可谓特别孝思。

既而高丽国有内乱，主诵为康肇所弑，另立诵兄名询，契丹主兴师问罪，擒诛康肇而还。夷狄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至宋仁宗即位，契丹遣使入汴，吊死贺生。越年，契丹主大阅兵马，声言将校猎幽州。宋廷虑他入寇，拟练兵备边。同干章事张知白道："契丹修好未远，想不欲轻启衅端，今乃声言校猎，无非欲尝试我朝，我若发兵防边，反贻口实，不若托言堵河，募工充兵，他即无可借口了。"仁宗如言照行，契丹兵亦罢去。嗣辽东因契丹加税，致扰兵变，详衮大延琳，集叛兵据辽阳，僭号兴辽，改元天庆。留守萧孝先被拘，契

丹主即令孝先兄孝穆，率兵往讨，扫平叛兵，获斩延琳。到了天圣九年，契丹主隆绪卒，立子宗真，尊号隆绪为圣宗。宗真系宫人萧耨斤一译作讷木谨。所生，隆绪后萧氏无出，取为己子。也学刘太后耶？隆绪疾笃，萧耨斤即骂隆绪后道："老物！福亦将享尽么？"隆绪稍有所闻，召宗真入嘱道："皇后事我四十年，因她无子，取汝为嗣。我死，汝母子切勿害她，这是至要！宋朝信誓，汝宜永守，他不生衅，终当和好，国家自可无忧了。"宗真唯唯受命。

至隆绪已死，萧耨斤自称太后，参预国事，左右希耨斤意旨，诬隆绪后弟谋逆。耨斤派官鞫治，词连隆绪后，宗真道："先帝遗命，怎可不遵？且后尝抚育朕躬，恩勤备至，不尊为太后，反欲加她罪名，如何使得？"宗真还有良心。萧耨斤道："此人不除，必为后患。"宗真道："她既无子，又已年老，还有什么异图？"耨斤不从，竟命将隆绪后迁至上京。宗真发使至宋廷告哀，宋亦遣中丞孔道辅等，充贺册及吊祭使，南北通好，仍然照常。宋仁宗明道元年，契丹主宗真往猎雪林，太后萧耨斤竟遣中使至临潢，勒隆绪后自尽。后慨然道："我实无罪，天下共知，既令我死，且待我沐浴更衣，就死未迟。"中使亦为怜惜，暂退室外。有顷入视，后已仰药自尽了。当下返报耨斤，耨斤当然欢慰。独宗真归知此事，怨母残忍，遂有违言。嗣是母子不和，心存芥蒂。过了两年，即仁宗景祐元年，萧耨斤阴召诸弟，谋废宗真，改立少子重元。偏重元入告乃兄，宗真至此，也顾不得母子之情，遂令卫卒收太后玺绶，迁耨斤居庆州，立重元为皇太弟，始亲决国政，与宋和好如初。

惟西夏主赵德明，既臣事宋朝，复臣事契丹，还算安分守己，事大尽礼。会六谷酋长巴喇济，为异族所戕，应二十二回。部众拥立巴喇济弟斯榜多为首领，斯榜多一译作斯铎督。宋廷续授他为朔方节度使。斯榜多未洽众望，或多散归吐蕃部。吐蕃本西域强国，唐时与回纥国屡寇边疆，后来两国自相侵伐，同就衰微。宋兴，两部酋先后入贡，真宗时，吐蕃部酋唃厮罗，一译作置勒斯赉。上表宋廷，请伐西夏，廷议以夏主德明，尚称恭谨，不许吐蕃往侵。唃厮罗竟入窥关中，知秦州曹玮，请兵预防，果然唃厮罗来寇伏羌寨，被曹玮率兵掩击，大败而还。唃厮罗自知势蹙，悔惧乞降，宋授唃厮罗为宁远大将军，兼爱州团练使。夏主德明，有子元昊，性极雄毅，兼多智略，常欲并吞回鹘、即回纥。吐蕃诸部，称霸西陲。嗣竟引兵袭破回鹘，夺据甘州，德明嘉他有功，立为太子。元昊且劝父叛宋，德明不从，且戒元昊道："自我父以来，连岁用兵，疲敝不堪，近三十年间，称臣中国，累沐锦衣，中国可算厚待我了，此恩怎可辜负？"元昊咈然道："衣毳毡，事畜牧，乃我蕃族特性，丈夫子生为英雄，非王即霸，奈何羡这锦衣，甘作宋朝奴隶呢？"也是石勒一流人物。既而德明病死，元昊袭位，宋遣工部郎中杨吉，册元昊袭封西平王，并授定难军节度，夏、银、绥、静、宥等州观察，及处置押蕃落使，元昊还算拜受。契丹亦遣使册元昊为夏国王。元昊圆面高准，身长五尺有余，善骑射，通蕃汉文字，登位后大改制度，部署兵行，隐欲与宋为难。仁宗景祐元年，竟引兵入寇环庆，杀掠居民。庆州柔远寨蕃部都巡检嵬通，嵬一译作威。乘夏兵饱飏，尾后袭击，攻破后桥诸堡。元昊反借口报仇，驱兵复出，缘边都巡检杨遵，与柔远寨押监卢训，领兵七百人，前往备御，哪禁得夏兵大至，被杀得七零八落，四散奔逃。环庆都监齐宗矩，与宁州都监王文等，未知败耗，只去援应卢训。行次节义峰，骤闻胡哨乱鸣，夏兵已漫山遍野而来，宗矩不及退避，挺身与战，力竭被擒，王文等逃还。既而元昊放归宗矩，只说是双方误会，无故兴兵，现愿彼此约束云云。仁宗尚欲羁縻，颁诏慰抚，且令他兼官中书令。元昊狡诈，酷肖乃祖，仁宗姑息，亦与太宗相同，彼此可谓善绳祖武。元昊佯为听命，暗遣部将苏奴儿，一译作苏木诺尔。率兵二万五千人，往攻吐蕃，被唃厮罗诱入险地，四面围住，差不多把夏兵杀光，连苏奴儿也活擒了去。元昊闻报大怒，复领众攻陷猫牛城，转围宗哥、带星岭诸城。唃厮罗复遣部将安子罗，截击元昊归路。元昊昼夜角战，杀到好几十日，方将子罗击退，移众往攻临湟。唃厮罗坚避不战，待元昊渡河，却用精骑杀出。夏兵猝不及防，多半溺死，元昊

遁归。唃厮罗报捷宋都，有诏擢他为保顺军留后。

既而元昊转侵回鹘，夺据瓜、沙、肃诸州，疆宇日拓，气势愈张。可巧华州有二书生。一姓张，一姓吴，屡试被黜，往游塞外，闻元昊威振西陲，颇思干进，因相偕至灵州，即夏都，见二十二回。入酒家豪饮，索笔书壁道："张元、吴昊到此。"寻被逻卒拘住，见元昊，元昊怒责道："入国问讳，你两人既入我都门，难道不知避讳么？"张、吴二人齐声道："姓尚不理会，却理会这名字，未免本末倒置了。"原来元昊尚用宋朝赐姓，舍李为赵，所以二人乘机进言。果然元昊竦然起敬，亲自下堂，替他解缚，延入赐坐，询及国事。两人抵掌高谈，指陈形势，所有西夏立国规模，寇宋计划，一古脑儿倾倒出来。元昊喜出望外，遂改灵州为兴州，号西平府为兴庆府，阻河带山，负隅自固，居然筑坛受朝，自称皇帝，国号大夏，称为天授元年，设十六司总理庶务，置十二监军司，派部酋分军管辖。军兵总得五十余万，四面扼守，自制蕃书，形体方正，颇类八分，教国人纪事。遣使诣五台山供佛宝，欲窥河东道路，与诸豪歃血为誓，约先攻鄜延，拟由靖德、塞门寨、赤城路三道并入。叔父山遇，劝勿叛宋，元昊不听，山遇挈妻子内降。不意知延州郭劝，反将山遇拿住，押还元昊，仿佛唐季之执还悉怛谋。元昊即将他杀死，决意寇宋，先遣使上表宋廷，词云：

> 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祖继迁，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举义旗，悉降诸部，临河五郡，不旋踵而归，沿边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从朝令。真王之号，夙感于颁宣，尺土之封，显蒙于割裂。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伏。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辐辏屡期，山呼齐举，伏愿一垓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于是再让靡遑，群集又迫。事不得已，显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为始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称大夏，年号天授。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及物，许以西郊之地，册号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欢好。鱼来雁往，任传邻国之音，地久天长，永镇边方之患。至诚沥恳，仰俟帝俞，谨遣使臣奉表以闻！

是年为仁宗宝元元年，景祐四年后，又改元宝元。吕夷简等均已罢职，王曾封沂国公，已经谢世，复起用张士逊，及学士章得象，同平章事，王鬷、李若谷参知政事，因元昊表词傲慢，各主张绝和问罪，独谏官吴育却上言："姑许所求，密修战备，彼渐骄盈，我日戒饬，万一决裂，也不足为我害，这便是欲取姑予的计策。"予以虚名，尚属可行。士逊笑为迂论，乃下诏削夺元昊官爵，禁绝互市，并揭榜示边，略言："能擒元昊，或斩首上献，当即授定难军节度使，作为酬庸。"能讨即讨，何必悬赏？一面任夏竦为泾原、秦凤按抚使，范雍为鄜延、环庆按抚使，经略夏州。两个饭桶，有何用处？知枢密院事王德用，即王超子，见二十回。请自将西征，仁宗不许。德用状貌雄伟，颇肖太祖，且平日很得士心。因此仁宗左右，交口进谗，谓不宜久典枢密，并授兵权。仁宗竟自动疑，不但不许西征，反将他降知随州，改用夏守赟知枢密院事。元昊竟入寇保安军，兵锋甚锐，到了安远寨附近，见有数千宋军到来，他是毫不在意，以为几千兵士，不值一扫，哪知两阵甫交，蓦然宋军里面，突出一位披发仗剑，面含金色的将官来，也不知他是人是鬼，是妖是仙，顿时哗动夏兵，纷纷倒退。这位披发金面的将官，逢人就砍，无一敢当。夏兵愈觉惊惶，连元昊也称奇不置，没奈何麾兵遁去。看官！道此人是谁？乃是巡检指挥使狄青。点名不苟。青字汉臣，河西人氏，骁勇善战，初为骑御散直，从军西征，累著战功。他平时临敌，往往戴着铜面具，披发督阵，能使敌人惊退。俗小说中便说他有仙术了。至是为巡检指挥使，屯守保安，钤辖卢守勤，檄令御敌。他手下只带兵士数千名，一场对垒，竟吓退元昊雄兵数万人。当下奏捷宋廷，仁宗欲召问方略，会闻元昊复议进兵，乃命图形以进。小子有诗咏道：

> 仗剑西征播战功，叛王枉自逞英雄。
> 试看披发戴铜面，已识奇谋在算中。

自元昊自保安败退，改从延州入寇，孰胜孰负，且至下回说明。

宋有刘太后，而契丹有萧太后，真可谓兄弟之国，内政相等。至曹后取宗实为己子，隆绪后亦取宗真为己子，举动又复相似。古所谓难兄难弟，不期于南北两国见之。惟萧太后老而淫，萧耨斤且敢弑主母。而宋尚不闻有此。得毋由夷狄之俗，不及华夏之犹存礼教耶？夏主德明，事南事北，仿佛一条两头蛇。元昊独锐生鳞角，至欲图王争霸，羌戎中偏出枭雄，而宋廷适当乏人，文不足安邦，武不足却敌，徒令元昊增焰耳。幸保安军尚有狄青，差足为中原吐气。然官小职卑，未握重权。屈良骥于枥下，美之适以惜之云。

第二十九回
中虏计任福战殁　奉使命富弼辞行

却说元昊欲寇延州，先遣人通款范雍，诈言两不相犯。雍信为真言，毫不设备。那元昊竟轻师潜出，攻破金明寨，执都监李士彬父子，直抵延州城下。雍始着急起来，飞召在外将士，还援延州。于是鄜延副总管刘平、石元孙，自庆州驰援，都监黄德和，巡检万俟政、郭遵等，亦由外驰入。数路兵合成一处，往拒元昊。两下相遇，夏兵左持盾，右执刀，踊跃前来。刘平令军士各用钩枪，撤去敌盾，大呼杀入，敌众败走。平当先追击，被敌兵飞矢射来，适中面颊，乃裹创退还。到了傍晚，忽来敌骑数千名，猝薄官军，官军未曾预防，竟至小却。黄德和在阵后，望见前军却退，竟率步兵先遁。平亟遣子宜孙，驰追德和，执辔与语道："都监当并力抗贼，奈何先奔？"德和不顾，脱辔径去，遁赴甘泉。万俟政、郭遵等，亦先后奔溃。德和可恨，万俟政等尤可恶。平复遣军校伏剑遮留，只拦住千余人，与夏兵转战三日，互有杀伤，敌稍稍退去。平率余众保西南山，立栅自固。夜半四鼓，突闻外面万马齐集，且厉声四呼道："这般残兵，不降何待！"平与元孙料敌大至，勉守孤营，相持达旦。俄而天色已明，开营迎敌，见敌酋举鞭四至，悍厉异常，两人手下，已不过数千人，且累日鏖斗，势已困乏，怎能当得这般悍虏？战不数合，已被敌酋冲作数截。平与元孙，不能相顾，战到筋疲力尽，都做了西夏的囚奴。平愤极不食，见了元昊，开口大骂，竟为所害。元孙被拘未死。延州得此败报，人心益惧，幸天降大雪，冻冱不开，元昊始解围退去。

黄德和反诬平降贼，因致败挫，宋廷颇闻悉情形，诏殿中侍御史文彦博，往河中问状，彦博汾州人，为人正直无私，一经讯鞫，当然水落石出。德和坐罪腰斩，范雍亦贬知安州，追赠刘平官爵，抚恤从优。罪不及万俟政等，还是失刑。诏命夏守赟为陕西经略按抚招讨使，内侍王守忠为钤辖，即日启行。知谏院富弼上言："守赟庸懦，不足胜任。守忠系是内臣，命为钤辖，适蹈唐季监军覆辙，请收回成命！"言之甚是。仁宗不从。适知制诰韩琦，使蜀还都，奏闻西夏形势，语颇详尽，仁宗遂命他按抚陕西。琦入朝辞行，面奏仁宗道："范雍节制无状，因遭败衄，致贻君父忧，臣愿保举范仲淹，往守边疆，定然无误。"仁宗迟疑半晌，方道："范仲淹么？"琦复道："仲淹前忤吕夷简，徙知越州，朝廷方疑他朋党，臣非不知，但当陛下宵旰焦劳，臣若再顾嫌疑，埋才误国，罪且益大。倘或迹近朋比，所举非人，就使臣坐罪族诛，亦所甘心。"百口相保，不愧以人事君之义。仁宗才点首道："卿且行！朕便令仲淹随至便了。"琦叩谢而出。未几即有诏令仲淹知永兴军。先是仲淹知开封府，因吕夷简当国，滥用私人，特上疏指陈时弊，隐斥夷简为汉张禹。夷简说他越职言事，离间君臣，竟面劾仲淹，落职外徙。集贤院校理余靖，馆阁校勘尹洙、欧阳修，奏称仲淹无罪，也致坐贬，斥为朋党。都人士却号作四贤。韩琦此次保荐仲淹，所以有这般论调。仲淹坐朋党落职，系景祐三年事，本回借韩琦奏事，补叙此事，文法绵密。仁宗依奏施行，也算是虚心听受了。

惟张士逊主议征夏，至军书旁午，反无所建白，坐听成败，谏院中啧有烦言。士逊心不自安，上章告老。诏令以太傅致仕，再起吕夷简同平章事。夷简再相，亦以夏守赟非专阃才，不如召还。仁宗乃命与王守忠一同还阙，改用夏竦为陕西经略按抚招讨使，韩琦、范仲淹为副。仲淹尚未赴陕，奉旨陛辞，仁宗面谕道："卿与吕相有隙，今吕相亦愿用卿，卿当尽释前嫌，为国效力。"仲

淹叩首道："臣与吕相本无嫌怨，前日就事论事，亦无非为国家起见，臣何尝预设成心呢？"仁宗道："彼此同心为国，尚有何言。"仲淹叩别出朝，即日就道。途次闻延州诸寨，多半失守，遂上表请自守延州。有诏令兼知州事，仲淹兼程前进，既至延州，大阅州兵，得万八千人，择六将分领，日夕训练，视贼众寡，更迭出御。又修筑承平、永平等寨，招辑流亡，定保障，通斥堠，羌、汉人民，相继归业，边塞以固，敌不敢近。夏人自相告戒道："此次来了小范老子，胸中具有数万甲兵，不比前日的大范老子，可以骗得，延州不必妄想了。"大范指雍，小范乃指范仲淹。

元昊闻仲淹善守，佯遣使与仲淹议和，一面引兵寇三川诸寨，副使韩琦，令环庆副总管任福，托词巡边，领兵七千人，夜趋七十里，直抵白豹城，一鼓攻入，焚去夏人积聚，收兵还汛。元昊又向韩琦求盟，琦勃然道："元约请和，明是诱我，我岂堕他诡计么？"遂拒绝来使。独范仲淹复元昊书，反复戒谕，令去帝号，守臣节，借报累朝恩遇等语。时宋廷遣翰林学士晁宗悫，驰赴陕西，问攻守策，夏竦模棱两可，具二说以闻。仁宗独取攻策，令鄜延，泾原会师进讨，限期在庆历元年正月。仁宗改元宝元后，越二年，又改元康定，又越年，复改元庆历。范仲淹主守，韩琦主战，两下各争执一词，彼此据情陈奏，累得仁宗亦疑惑不定，无从解决。那元昊却不肯罢手，竟遣众人寇渭州，薄怀远城。韩琦亲出巡边，尽发镇戎军士卒，又募勇士万八千人，命环庆副总管任福为统将，耿傅为参谋，泾原都监桑怿为先锋，朱观、武英、王珪为后应。大军将发，琦召任福人语道："元昊多诈，此去须要小心！你等可自怀远趋德胜寨，绕出羊牧隆城，攻击敌背，若势未可战，即据险人伏，截他归路，不患不胜。若违我节制，有功亦斩！"福奉令登程，径趋怀远，道遇镇戎军西路巡检常鼎、刘肃等人，传言夏兵在张家堡南，距此不过数里。福即会师亟进，果然遇着敌众，顿时并力掩击，斩馘数百级，敌众溃退，抛弃马羊橐驼，不计其数。先锋桑怿，驱兵再进，福接踵而前。参军耿傅，尚在后面，接得韩琦来檄，力戒持重，乃附加手书，遣人赍递任福，劝他遵从韩令，切勿躁率。福冷笑道："韩招讨太觉迂谨，耿参军尤觉畏葸，我看虏兵易与，明日进战，管教他只骑不回。"趾高气扬，安能不败？遂令来使速还，约后队迅即来会，越日定可破敌，万勿误期。及使人回报，耿傅、朱观、武英、王珪等，只好一同进兵。

到了笼络川，天色已晚，闻前军已至好水川，相隔只有五里，乃择地安营。次日天晓，桑怿、任福等，复循好水川西行，至六盘山下，途次见有银泥盒数枚，缄封甚固，桑怿取盒审视，未知内藏何物，但闻盒中有动跃声，疑不敢发。可巧任福亦到，即递交与他。福是个粗豪人物，不管甚么好歹，当即把盒启视，哪知盒内是悬哨家鸽，霎时间尽行飞出，回翔军上。桑怿、任福尚翘首视鸽，莫明其妙，忽闻胡哨四起，夏兵大集。元昊亲率铁骑，蹀躞前来。怿忙麾军抵敌，福尚未成列，被敌骑纵横驰突，顿时散乱。众欲据险自固，忽夏人阵中，竖起一张鲍老旗，戏幢名。长约二丈余，左动左伏起，右动右伏起，四面夹攻，宋军大败。桑怿、刘肃陆续战死。福身被十余创，尚力战不退。小校刘进，劝福急走，福愤然道："我为大将，不幸兵败，只有一死报国便了。"未几枪中左颊，血流满面，福扼喉自尽。福子怀亮随军，同时毕命，全军尽覆。

元昊乘胜人笼络川，正与朱英军相遇，趁势将朱英围住。英左冲右突，不能出围，王珪急往救援，硬杀一条血路，拔出朱英，但见英已身受重伤，不能视军，珪正焦急得很，正拟设法走脱，不意敌兵益至，又被围住。耿傅、朱观也欲往援，适渭川驻泊都监赵津，带领瓦亭骑兵二千，前来会战，耿傅即与赵津救珪，令朱观守住后军。赵津多来送死，然却是朱观的替死鬼。时王珪已经阵亡，朱英亦死，耿、赵两人，冒冒失失地冲杀过去，好似羊入虎口，战不多时，一同殉难。朱观见不可支，急率残军千余人，退保民垣，四向纵射。夏兵疑是有伏，更兼天色将昏，乃齐唱番歌，收军引去。这一场交战，宋将死了六人，士卒伤亡一万数千名，只朱观手下千余人，总算生还，关右大震。

韩琦退还，夏竦使人收集散兵，并任福等遗骸，见福衣带间尚藏着琦檄，并参军耿傅书，乃将详情奏闻，说是任福违命致败，罪不在琦、傅

等人。琦却上章自劾，仁宗很是惊悼，镌琦一级，徙知秦州。元昊自连胜宋军，声势张甚，作书答复范仲淹，语极悖嫚。仲淹对着夏使，把书撕碎，付之于火，夏使自去。这事传达宋廷，吕夷简语廷臣道："人臣无外交，仲淹擅与元昊书，已失臣礼，既得答复，又擅焚不奏，别人敢如此么？"参政宋庠遽答道："罪当斩首。"枢密副使杜衍，独辩论道："仲淹志在招叛，存心未尝不忠，怎可深罪？"彼此争议未决。仁宗命仲淹自陈，仲淹遥奏道："臣始闻元昊有悔过意，因致书劝谕，宣示朝廷德威，近因任福败死，虏势益张，复书遂多悖嫚，臣愚以为此书上达，若朝廷不亟声讨，辱在朝廷，不若对了虏使，毁去此书，还不过辱及愚臣，似与朝廷无涉。这是区区愚忱，乞即鉴察"等语。仁宗得奏，复命中书枢密两府复议。宋庠、杜衍仍各执前说，仁宗顾问夷简，宋庠总道夷简赞同己说，哪知夷简恰不慌不忙道："杜衍议是，止应薄责了事。"这语说毕，庠不禁瞠目退朝。想是夷简与庠有隙，故独从杜衍之议，不然，前既倡议罪范，此时何反袒范耶？仁宗乃降仲淹知耀州，未几复徙知庆州，诏命工部侍郎陈执中，同任陕西按抚经略招讨使，与夏竦同判永兴军。两人意见相左，屡起龃龉，乃又命竦屯鄜州，执中屯泾州。竦守边二年，遇事畏缩，首鼠两端，营中带着侍妾，整日里流连酒色，不顾边情。元昊悬募竦首，只出钱三千文，边人传为笑话。

既而元昊复寇麟府，破宁远寨，陷丰州，警报迭闻，知谏院张方平奏称："竦为统帅，已将三年，师惟不出，出必丧败，寇惟不来，来必残荡。这等统帅，究有何用？请另行择帅，藉固边防！"于是改竦判河中，执中知泾州，一面再经廷议，分秦凤、泾原、环庆、鄜延为四路，令韩琦知秦州，辖秦凤，范仲淹知庆州，辖环庆，王沿知渭州，辖泾原，庞籍知延州，辖鄜延，各兼经略按抚招讨使。四人除王沿外，均捍御有方，缮城筑寨，招番抚民。羌人尤爱仲淹，呼他为龙图老子。因仲淹曾任龙图阁待制，乃有是名。元昊却也知难而退，稍稍敛迹了。总贵得人。

庆历二年，忽契丹遣使萧特末、刘六符至宋，复求关南故地，且问兴师伐夏，及沿边浚河增戍的理由。朝命知制诰富弼为接伴使，偕中使往迎都外。特末等昂然而来，下马相见，当由中使传旨慰问。特末倔强不拜，弼抗声道："南北两主，称为兄弟，我主与汝主相等，今传旨慰劳，奈何不拜？"特末托言有疾，不能施礼。弼又道："我亦尝出使北方，卧病车中，闻汝主命，即起受尽礼，汝怎得因疾废礼呢？"特末无词可答，只好起拜。先声已足夺人。拜毕，随弼入都。弼导入客馆，开诚与语，特末却亦感悦，即将契丹主遣使本意，一一说出。弼据理辩驳，特末密语弼道："贵国可从则从，不可从，或增币，或和亲，亦无不可。"弼乃引两使入谒仁宗，并据特末言奏闻。仁宗召吕夷简入商，夷简道："西夏未平，契丹乘隙求地，断难允许。但我既与夏构兵，不应再战契丹，现来使萧特末，既有和亲增币两事，密相告语，我且酌允一件，暂作羁縻罢了。"仁宗道："朕意亦是如此，但何人可以报聘？"夷简道："不如就遣富弼，渠去年曾往使契丹，可称熟手，此次命往，谅想不致辱命。"借夷简口中，补叙富弼奉使契丹，且回应上文弼语特末之言。仁宗点首，遂命富弼报使契丹。诏命既下，廷臣多为富弼担忧。谓此去恐致陷虏，集贤院校理欧阳修，且引唐颜真卿使李希烈故事，请留弼不遣，疏入不报。自是谣诼繁兴，统说夷简与弼有嫌，计图陷害，因荐弼北行。弼却毅然愿往，陛辞时叩首奏道："主忧臣辱，臣怎敢爱死？此去除增币外，决不妄允一事。倘契丹意外苛索，臣誓死以拒便了。"仁宗闻言，也不禁动容，面授弼为枢密直学士。弼不肯受，复叩头道："国家有急，义不惮劳，怎敢先受爵禄呢？"仁宗复慰奖数语，弼即起身出朝，到了宾馆，邀同契丹两使，即日往北去了。小子有诗咏道：

衔命登程竟北行，国家为重死生轻。
折冲樽俎谈何易，恃有忠诚慑虏情。

欲知弼往契丹，如何定议，待小子下回说明。

世尝谓北宋无将，证诸夏事，北宋固无将也。仁宗之世，宋尚称盛，元昊骚扰西陲，得一良将以平之，犹为易事。夏竦、范雍，材皆庸驽，固等诸自郐以下。若夫韩琦、范仲淹二

人，亦不过一文治才耳。主战主守，彼此异议。主战者有好水川之败，虽咎由任福之违制，然所任非人，琦究不得辞责。主守者遭元昊之谩侮，微杜衍，仲淹几不免杀身。史虽称韩、范善防，然卒无以制元昊，使之帖然归命，非皆武略不足之明证耶？以专阃之乏材，而契丹遂乘间索地，地不给而许增岁币，亦犹二五一十之故智耳。外交以武力为后盾，仅恃口舌之争，虽如富郑公者，亦不能尽折虏焰，而下此更不足道矣。

第三十回
争和约折服契丹　除敌臣收降元昊

却说富弼出使，免不得途中耽搁，一时未到契丹。契丹却聚兵幽、蓟，声言南下。廷议请筑城洛阳，吕夷简谓不若建都大名，耀威河北，示将亲征以伐敌谋。仁宗从夷简言，乃建大名府为北京，即从前真宗亲征驻跸处，一面命王德用判定州，兼朔方三路都部署。德用抵任，日夜搜练士卒，择期大阅。契丹遣侦骑来视，见德用部下，人人强壮，个个威风，当下返报本国，契丹主宗真也觉夺气。宋廷赖有此着，故和议复成。待富弼已到契丹，即入见宗真，行过了礼，便开口问道："两朝人主，父子继好已四十年，乃无故来求割地，究属何故？"宗真道："南朝违约，塞雁门，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亦为着何事？我国大臣，均请举兵南向，我意谓遣使质问，并索关南故地，若南朝不肯相从，举兵未晚。"弼即接入道："北朝忘我先帝的大德么？澶渊一役，我朝将士，哪一个不主开战？若先帝从将士言，恐北兵均不得生还。我先帝顾全南北，特约修和，今北朝又欲主战，想是北朝臣子，均为身谋，不管主子的祸福呢。"说到此句，宗真不觉惊异道："为什么不管主子的祸福？"弼答道："晋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乱，土宇狭小，上下离叛，北朝乃得进克中原。但试问所得金币，果涓滴归公否？北朝费了若干军饷，若干兵械，徒令私家充牣，公府凋残。今中国提封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必胜么？就使得胜，劳师伤财，还是群臣受害呢，人主受害呢？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群臣有何利益？所以为群臣计，宜战不宜和，为主子计，宜和不宜战。"说得透切，不亚秦、仪。宗真听了，不由的点首数次。弼又道："塞雁门，为备元昊，并非防北朝；塘水开浚，在南北通好前，城隍无非修旧，民兵不过补阙，有何违约可言？"宗真道："如卿言，是我错怪南朝了。但我祖宗故地，幸乞见还！"语已少软。弼答道："晋以卢、龙赂契丹，周世宗复取关南地，统是前代故事。若各欲求地，幽、蓟曾隶属中国，难道是北朝故地么？"宗真亦无词可答，命刘六符引弼至馆，开宴叙谈。六符道："我主耻受金币，定欲关南十县，南朝何不暂许通融？"弼正色道："我朝皇帝尝云，为祖宗守国，不敢以尺地与人，北朝所欲，不过租赋，朕不忍两朝赤子，多罹兵革，所以屈己增币，聊代土地。若北朝必欲得关南十县，是志在败盟，借此为词。澶渊盟誓，天地鬼神，共鉴此言，北朝若首发兵端，曲不在我，天地鬼神，恐不肯受欺哩。"正襟危论，如闻其声。六符道："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大善。当彼此共奏，使两主情好如初。"是日尽欢而散。

翌日，契丹主宗真，召弼同猎，引弼马相近，婉语道："南朝若许我关南地，我当永感厚谊，誓敦和好。"仍是欺人之语。弼答道："北朝以得地为荣，南朝必以失地为辱，两朝既称兄弟，怎可一荣一辱呢？"舍理言情，语益动人。宗真默然。猎毕散归，六符复来语弼道："我主闻荣辱的谈论，意甚感悟，关南十县，暂且搁起。惟愿与南朝和亲，想南朝总允我结婚呢。"弼复道："结婚易生嫌隙，我朝长公主出降，赍送不过十万缗，哪能及得岁币的大利呢？"六符返报宗真。宗真乃召弼入见，令还取盟书，并与语道："俟卿再至，当择一事为约，卿可遂以誓书来。"弼乃辞归，据实奏陈。仁宗复遣使持和亲增币二议，及誓书再往契丹，并命至枢臣处亲受口传。弼领敕即行，途次乐寿，忽心有所触，亟语副使张茂实道："我奉命为使，未见国书，倘书词与口传不同，岂非败事？"茂实唯唯。及启书审视，果与口传不符，立即驰还。时

已日昃，叩阍求见，至仁宗召入，弼呈上国书，并跪奏道："枢臣意图陷害，特作此书，俾与口说不同，臣死何足惜，贻误国家，岂非大患？"仁宗恰也惊疑，转问晏殊。晏殊道："吕夷简想不至出此，或恐录述有误呢。"弼奏道："晏殊奸邪，党夷简，欺陛下，应得何罪？"仁宗遂命晏殊易书，弼审视乃行。吕夷简挟私害公，至此未免坐实。晏殊设词掩饰，明是党吕陷弼，史称弼娶晏女，岂翁婿之情，亦全不顾耶？既至契丹，不复议婚，但议增币。契丹主宗真道："南朝既增我岁币，应称为'献'。"弼答道："南朝为兄，岂有为兄献弟的道理？"宗真道："'献'字不用，改一'纳'字。"弼仍不可。宗真艴然道："岁币且增我，何在此区区一字？若我拥兵南来，得勿后悔么？"弼复道："我朝兼爱南北生民，所以屈己增币，并非有惮北朝。若不得已改和为战，当视曲直为胜负，使臣却不敢预料了。"宗真说："卿勿固执，古时亦曾有此例呢。"弼勃然道："古时惟唐高祖借兵突厥，当时赠遗，或称献纳，但后来颉利为太宗所擒，岂尚有此例么？"说毕，声色俱厉。宗真知不可夺，乃徐徐道："我当自遣人往议罢了。"乃留增币誓书，另遣使耶律仁先及刘六符二人，持誓书与弼偕来，且议"献""纳"二字。弼先入奏道："'献''纳'二字，臣已力拒，虏气已中沮了，幸勿再许！"仁宗允奏，后用晏殊议，竟许用"纳"字。一字都不能争得，宋君臣可谓委靡。于是岁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仍遣知制诰梁适持誓书，与仁先等往契丹。契丹亦遣使再致誓书，且报撤兵，总算依旧和好了。

弼始受命至契丹，适一女夭殇，弼不过问。及二次再往，闻得一男，亦不暇顾。在外得家书，未尝启阅，随至随焚。左右以为奇，弼与语道："这种家书，徒乱人意，国事尚未了结，何暇顾家？"录此为爱国者劝。至和议已成，仁宗复命他为枢密直学士。弼仍恳辞道："增币非臣本意，只因近日方讨元昊，不暇与契丹角逐，所以臣未敢死争，怎可无功受赏呢？"未几又授弼为枢密副使，弼又固辞，但表请仁宗坐薪尝胆，不忘修政。仁宗很加赞叹，改授弼为资政殿学士，这且按下慢表。

且说元昊据有西鄙，叛命如故，会夏境天旱年荒，兵民交困，乃渐有纳款意。知延州庞籍，报答宋廷，诏命知保安军刘拯，传谕元昊亲臣刚浪陵、一译作野利纲里拉。遇乞一译作雅奇。兄弟，令他内附，即分界西平爵土。刚浪陵很是刁猾，令部下浪埋、赏乞、媚娘三人，伪至鄜州乞降。鄜州判官种世衡，料知有诈，留住营中，佯加录用。刚浪陵又遣教练使李文贵，来报降期，也由世衡留住。既而元昊仍大举入寇，攻镇戎军，王沿使副总管葛怀敏，督诸寨兵出敌，至定州寨，被夏兵绕出背后，毁桥截住。怀敏部军，相率惊慌，顿时大溃。怀敏奔还长城，濠路已断，遂与将校十四人，陆续战死，余军九千六百名，马六百匹，均陷没敌中。元昊乘胜直抵渭州，焚荡庐舍，屠掠民畜，泾、汾以东，烽火连天。幸知庆州范仲淹，率蕃汉兵往援，夏兵乃退。先是翰林学士王尧臣，曾奉命安抚陕西，及还朝，上疏论兵，且言："韩、范具将帅材，不当置诸散地。"仁宗尚不以为意。至葛怀敏败殁，中外震惧，乃命文彦博经略泾原，并欲徙范仲淹知渭州，与王沿对调。仲淹以王沿无用，拟与韩琦并驻泾州，即行上奏，略云：

> 泾州为秦、陇要冲，贼昊屡出兵窥伺，非协力捍御，不足以制贼锋。臣愿与韩琦并驻泾州，琦兼秦凤，臣兼环庆，泾原有警，臣与琦合秦凤、环庆之兵，犄角而进。若秦凤、环庆有警，亦可率泾原之师为援。臣当与琦练兵选将，渐复横山，以断贼臂，不数年间，可期平定。愿招庞籍兼领环庆，以成首尾之势。秦州委文彦博，庆州用滕宗谅，总之渭州一武臣足矣。

仁宗准奏，乃用韩琦、范仲淹、庞籍为陕西按抚经略招讨使，置府泾州，分司行事。并召王沿还都，命文彦博守秦州，滕宗谅守庆州，张亢守渭州。韩、范二人，同心捍边，号令严明，爱拊士卒，诸羌乐为所用，怀德畏威。边人闻韩、范名，编成四句歌谣道："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得人之效，可见一斑。

惟种世衡因刚浪陵遣人诈降，总欲以假应假，用反间计除灭了他，免为元昊心腹。当时有僧人王光信，足智多谋，世衡招致部下，奏补三

班借职，令改名为嵩，持招降书，往投刚浪陵、遇乞。刚浪陵接到书函，当下展阅，内言："朝廷知王有内附心，已授夏州节度，王其速来！"书后，又绘一枣及一龟，刚浪陵懵然不解，王嵩在旁代解道："枣早同音，龟归同声，请大王留意！"原来刚浪陵、遇乞，皆属野利氏，元昊娶野利氏女为第五妃，即二人女弟，二人因此得宠，且具有才谋，并握重权，夏人号为大王，所以世衡贻书，及王嵩与语，亦沿用夏人称呼。刚浪陵毕竟乖刁，狞然笑道："种使君年已长成，何故弄此把戏，难道视我为小儿么？"遂将王嵩拿下，并原书献与元昊。王嵩本有胆智，见元昊后，元昊喝令斩首。嵩并不惊慌，反大笑道："人人说你夏人多诈，我却不信，谁料话不虚传呢。"元昊拍案道："你等多诈，欲来用反间计，还说是我国多诈么？"一语喝破。仿佛《三国演义》中曹操之于阚泽。王嵩道："刚浪大王，若非先遣浪埋等来降，种使君亦不至无故送书。现浪埋等尚在鄜州，李文贵居然重用，我朝已授刚浪大王，为夏州节度使，今乃有如变卦，岂非你夏人多诈吗？罢罢！我死也还值得。我死，有李文贵等四人偿命呢？"元昊听了，不禁惊诧，遂转问刚浪陵。刚浪陵前遣浪埋等人，尚未与元昊说明，至此反无从详对，但说是别有用意。元昊益觉动疑，当命将王嵩缓刑，囚禁阱中，一面盘诘刚浪陵。刚浪陵才将前情详陈，偏元昊似信非信，也将刚浪陵留住帐中，潜遣人作为刚浪陵使，返报世衡。世衡已料为元昊所遣，却故意将错便错，格外优待，并与约两大王归期。来使怎识诈谋，当然据情还报。元昊不禁怒起，竟召还刚浪陵，与使臣对质。刚浪陵尚想分辩。偏元昊已拔剑出鞘，手起剑落，把刚浪陵挥作两段，除了一个。并将遇乞拘置狱中。种世衡闻刚浪陵被杀，知计已得行，复著成一篇祭文，内说："刚浪陵大王兄弟，有意本朝，忽遭惨变，痛失垂成。"写得非常惨怛，潜令人投置夏境。夏人拾得，赍献元昊。元昊又令人将遇乞处斩。又除了一个。看官！试想这元昊也是一个雄酋，难道这般反间计，竟全然没有分晓，空把那两个有用的妻舅，一一杀死么？小子搜考野乘，才悉元昊另有一段隐情。遇乞妻没藏氏，因与元昊第五妃有姑嫂关系，往往出入夏宫，她不合生着三分姿色，被元昊看上了眼，极想与她通情，奈因遇乞手握重权，未免投鼠忌器，没奈何勉强忍耐，含着一种单相思，延挨过去。巧值种世衡投书与他，劝令内附，他正好借公济私，除了遇乞，便将没藏氏拘入宫中，一吓两骗，哄得没藏氏又惊又喜，只好献出秘宝，供他享受。元昊已经如愿，索性放出王嵩，厚礼相待，令作书报种世衡，愿与宋朝讲和。世衡转告庞籍，籍即令世衡遣还李文贵，往议和约。元昊大喜，仍使文贵与王嵩偕至延州，赍书议款。庞籍接得来书，见书意尚是倔强，有云："如日方中，止能顺天西行，安可逆天东下"等语。当下将来书飞报宋廷，仁宗已经厌兵，诏令籍复书许和，但令他稍从恭顺。籍乃如旨示复，遣文贵持去。嗣得夏国六宅使贺从勖，与文贵赍书同来，书中自称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庞籍即问道："何谓泥定国兀卒曩霄？"从勖道："曩霄系吾主改定新名，泥定国是立国意义，兀卒是我国主子的称呼。"庞籍道："如此说来，你主仍不肯臣事本朝，令我如何上闻？"从勖道："既称父子，也是君臣一般，若天子不许，再行计议。"庞籍道："你只可入阙自陈。"从勖答言："愿入京师。"乃送从勖至阙下，并奏言元昊来书，名体未正，应谕令称臣，方可议和。仁宗览奏，即召谕从勖道："你主元昊，果愿归顺，应照汉文格式，称臣立誓，不得说什么兀卒，什么泥定国。"从勖叩首道："天朝皇帝，既欲西夏称臣，当归国再议。惟天朝仁恩遍覆，每岁应赐给若干，俾可还报。"仁宗道："朕当遣使偕行，与你主定议便了。"从勖乃退。有诏命邵良佐、张士元、张子奭、王正伦四人，偕从勖一同西行，与夏主元昊妥议。四人领命而去。到了西夏，因元昊多索岁币，议仍未洽。元昊乃再遣使臣如定聿舍、一译作儒定裕舍。张延寿等，入汴再议。当议定按年赐给绢十万匹，茶三万斤。夏主元昊，应称臣立誓，不得渝盟。夏使乃返。越年，庆历四年。元昊始遣使来上誓表，文云：

> 臣与天朝，两失和好，遂历七年，立誓自今，愿藏明府。其前日所掠将校民户，各不复还。自此有边人逃亡，亦毋得袭逐。臣

近以本国城寨，进纳朝廷，其栲栳、镰刀、南安、承平故地，及他边境，蕃汉所居，乞画中为界，于内听筑城堡。凡岁赐绢茶等物，如议定额数，臣不复以他相干，乞颁誓诏，盖欲世世遵守，永以为好。倘君亲之义不存，或臣子之心渝变，当使宗祀不永，子孙罹殃。谨上誓表以闻！

仁宗亦赐答诏书，付夏使赍还。略云：

朕临制四海，廓地万里，西夏之土，世以为胙，今既纳忠悔咎，表于信誓，质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诸子孙，无有渝变，申复恳至，朕甚嘉之！俯阅来誓，一皆如约。

夏使去后，复拟派遣册礼使，册封元昊为夏王，忽契丹遣使来汴，请宋廷勿与夏和，现已为中国发兵，西往讨夏，累得宋廷君臣，又疑惑起来。正是：

中朝已下和戎诏，朔漠偏来讨虏书。

究竟契丹何故伐夏，试看下回便知。

读本回盟辽盟夏两事，见得宋室君臣，志在苟安，毫无振作气象。契丹主宗真时，上无萧太后燕燕之雄略，下无耶律休哥之将才，富弼一出，据理与争，即折敌焰，何必多增岁币，自耗财物，甚至献纳二字，亦不能尽去乎？元昊堕种世衡之计，自剪羽翼，又复惑于没藏氏之女色，渐启荒眈，其愿和不愿战也明矣。况手韩、范、庞三人御边，已属无懈可击，彼若修和，我正当令他朝贡，乃反岁赐绢茶，亦胡为者。总之一奄奄不振，得休便休已耳，观此而已知宋室之将衰。

第三十一回
明副使力破叛徒　曹皇后智平逆贼

却说契丹遣使至宋，请勿与夏和，且来告伐夏，就中有个原因，乃是契丹旧属党项部，被元昊吞并，契丹主宗真遣使索还，元昊不答，于是契丹决议兴师。宗真亲率骑兵十万，往伐元昊，一面向宋廷报告师期。仁宗正拟册封元昊，不意遭此打击，反弄得疑惑不定，当与廷臣议决，暂留夏国封册，止使不遣。别命知制诰余靖，报使契丹，托词致贶，探明情实。至余靖到了契丹，契丹主已经败归，原来契丹兵三路西进，直达贺兰山，战胜元昊。元昊退师十里，情愿与契丹讲和，偏契丹枢密使萧惠，请荡平夏国，不可许成。契丹主犹豫未决，元昊以未得成言，每日退三十里，直退至九十里外，方才下寨。他知契丹兵必来追击，先将经过的地方，所有草木，一概焚去，自己坚壁以待。果然契丹兵追蹑过去，马不得食，不堪临阵，没奈何与元昊议款。元昊确是狡黠，阳与周旋，潜自夜间发兵，袭萧惠营。惠未曾预备，一时招架不及，全营溃散。元昊乘胜攻契丹大营，契丹主仓猝走免。驸马萧胡睹，被元昊擒住，他却不去杀他，反好言抚慰，酒食相待，与语讲和事宜。萧胡睹一力担承，愿返报宗真，再敦和好。自己要命，当然愿和。元昊乃纵使归去，并遣人往议和约。宗真无可奈何，只得各还俘虏，仍旧修和。元昊的是能手。余靖探悉情形，即入见宗真，述及宋夏交好事。宗真不便异议，因遣余靖南还。靖既还都，仁宗又遣员外郎张子奭充册礼使，册元昊为夏国主，赐他金带银鞍，并银二万两，绢二万匹，茶二万斤，赐诏不名，许自置官属。元昊总算称臣奉朔，岁贡方物，彼此敷衍过去。

惟元昊既诱占没藏氏，大加宠幸。应前回。没藏氏水性杨花，把那杀夫的冤仇，撇在脑后，一味儿献媚纵欢。独野利氏非常妒恨，好几次与元昊争论，欲将没藏氏撵逐。元昊正在眷恋，哪里肯依？可巧太子宁宁哥，本野利氏所生，年大须婚，聘定没哆氏女为室。没哆氏一译作玛伊克氏。结婚期届，没哆氏嫁了过来，貌美年轻，苗条可爱。元昊性好渔色，不知如何勾搭，竟将没哆氏引入寝室，也与她颠鸾倒凤，做些不正经的勾当。新台一诗，不妨移赠。看官！你想野利氏的母子，如何忍耐得住？于是两人设法，先行下手，没藏氏正在失宠，野利氏乘间过去，指挥女侍，把没藏氏一头黑发，尽行髡去，撵出为尼。没藏氏有兄讹庞，一译作鄂博。将妹收养，那妹子正怀六甲，产得一男，密报元昊。元昊移情子妇，得新忘旧，也不愿他母子重还，但令取名宁令哥，给发若干金帛，寄养母家。独宁宁哥日伺父隙，正苦无从得手，勉强挨过了一年，适值元昊出猎，他借随侍为名，带剑跟着，觑了一个空隙，拔剑出鞘，从元昊脑后劈去。元昊闻有剑声，急忙回顾，凑巧剑锋削来，一时闪避不及，这鼻准随剑落地。好淫之报，应烂鼻准。元昊忍痛呼救，卫兵一拥齐上，那宁宁哥恐被缚住，一溜风的跑走了。元昊力疾还宫，越痛越气，越气越痛，急忙召入讹庞，取宁令哥母子入宫，改立宁令哥为太子，并令讹庞带兵觅宁宁哥。宁宁哥正匿黄庐，被讹庞搜着，一刀两段，取了首级，回宫复命。元昊因鼻创甚剧，已晕厥数次，至闻讹庞返报，遗命辅立宁令哥，竟一蹶不醒了，年四十六岁。是第二个朱三。讹庞遂立宁令哥为夏主，年甫及期，别名谅祚，尊没藏氏为太后，把野利氏锢置宫外。没哆氏不知如何处置？设三大将分治国政，大权均为讹庞所握，并遣使讣宋及契丹。宋廷仍遣使慰奠，并册谅祚为夏王，这是仁宗庆历八年的事情。

是年，贝州叛卒王则，由河北宣抚使文彦博，副使明镐，执送汴都，审实伏诛。因元昊病死，与诛王则同时，故用倒提法。王则本涿州人，因岁饥流入贝州，自鬻为奴，牧羊糊口，后投宣毅军为小校，出入军营，免不得引朋呼类，征逐往来。先是贝冀地方，俗尚妖幻，王则更好作讹言，引人迷信，又尝出五龙滴泪等经，及诸图谶书，令兵民诵习。自言释迦佛衰谢，弥勒佛持世，天下将有大乱，惟投入己党，方保无虞。顽卒愚民，不辨真假，竟相与倡和，哄动一时。还有州吏张峦，居然引为同调，替他主谋，约于庆历八年元旦，毁澶州浮桥，纠众作乱，会同党致书北京留守贾昌朝，谓他内应。昌朝将来人拿住，拘置狱中，王则恐机谋被泄，不及待期，亟于庆历七年冬至日，揭竿起事。知州张得一，方与官属谒天庆观，不意叛众骤至，无处逃避，竟被拘住。叛众又拥至库门，拟劫财物，当向通判董元亨索钥。元亨厉声骂贼，致为所害。又杀死司理王奖，节度判官李浩等，遂大肆劫掠，扰乱全城。无非为了阿堵物。兵马都监田斌率步卒巷战，因众寡不敌，逸出城外，城门遂闭。提点刑狱田京等，缒城出走，退保南关，抚营兵，诛匪党，南关得不陷。北京指挥使马遂，闻王则叛乱，忙报知贾昌朝，请兵讨贼。昌朝尚视为易与，徒令马遂持谕，往贝州招降。马遂至贝州，指陈祸福，王则不答，惹得马遂动恼，攘臂起座，力扼则喉。怎奈一夫拼命，究竟敌不住万人，并且赤手空拳，如何击刺？眼见得捐躯报国了。这是贾昌朝借刀杀人。

王则据住贝州，僭称东平王，居然建立国号，叫作安阳，改元得圣，旗帜号令，均用佛号，什么斗胜佛，什么无量寿佛。城上四面有楼，他竟改称为州，各署州名。用徒众为知州，每面置一总管。他不过这些范围。城内人民，多半缒城逃命，他却立出伍伍为保的禁令，一人缒城，四人悉斩。看官！试想这种无知无识的草头王，能成得大事么？宋廷闻警，即命开封知府明镐为安抚使，率兵往讨。镐直抵城下，州民汪文庆等，自城上射下帛书，愿为内应。夜半垂絙导引官军，官军数百人登城，为贼所觉，麾众拒战。官军不利，仍与文庆等缒城出来。贝州城高且固，镐叠土成闉，踞高攻城，被城贼纵火击射，焚去营帐，不能立足，乃改从下面着想，从南城穿掘地道，佯从北面攻城，牵制贼军。适宣抚使文彦博到来，传旨令镐为副使，镐拜受诏命，遂迎文入帐。寒暄已毕，谈及军务，彦博道："副使前日奏议，多半中阻，可曾知道否？"镐答道："想是这位夏枢密呢。"原来庆历三年以后，吕夷简老病辞政，既而病逝，八大王元俨亦薨。仁宗改相晏殊，召夏竦为枢密使。谏官蔡襄、欧阳修等，交章劾竦，说他在陕误事，挟诈逞奸，断不足胜大任。仁宗乃徙竦知亳州，改任杜衍为枢密使，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为枢密副使。未几，晏殊罢相，代以杜衍，另用贾昌朝为枢密使，陈执中参知政事，昌朝阴柔险诈，好倾善类，密结御史中丞王拱辰，排挤杜衍，及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执中亦互联声气，乃目诸贤为朋党，屡被进谗。仁宗渐为所惑，竟将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陆续外调，且擢执中同平章事，与昌朝同一职位。嗣昌朝与参政吴育，互起龃龉，仁宗将他两人尽行罢职，又一心一意地召用夏竦，竟命他同平章事。复经谏官御史，一再劾奏，乃改授枢密使，令文彦博参政。仁宗必欲重用夏竦，令人不解！夏竦忌镐立功，遇镐上奏，多方阻挠。文彦博代为不平，所以出使河北，即与镐谈及此事。镐亦料到此着，便觉应对相符。插入此段文字，非但说明夏竦奸诈，即庆历中之用人得失，亦就此补叙详明。文彦博又语镐道："副使可谓料事如神，但此后可不必过虑，我已奏闻皇上，得有专阃权了，请副使放胆做去！"镐答道："这却很好。但破城擒渠，便在这旬日内了。"彦博问及军谋，镐详述穿道情形，彦博大喜。越宿，地道已通，遂选募壮士，潜由地道入城，里应外合。王则纵火牛拒敌，官军用枪击牛鼻，牛负痛返奔，贼众大溃。王则开东门遁去。总管王信，忙率军追则，竟将他活捉了来。余众走保村舍，尽被官军焚死。捷报上达京师，夏竦还说他获盗非真，乃诏令槛送至京。彦博即亲押王则，到了阙下，由两府审讯非虚，方磔死市中。总计王则据城，共得六十六日。张得一以降贼伏法，有旨赏功进爵。授彦博同平章事，明镐为端明殿学士。改贝州为恩州，贾昌朝亦受封安国公。侍读学士杨偕

上言："贼发昌朝部下，昌朝又未尝出讨，应该坐罪，不宜滥赏。"奏入不省。惟后来彦博推荐明镐，谓可大用，乃擢镐参知政事。贝州叛案，就此了清。仁宗自然欣慰。

适是年为闰正月，两度元宵，仁宗再欲张灯祝庆。曹皇后以徒耗资财，有损无益，极力劝止。过了三日，仁宗正夜宿中宫。忽闻外面有呼噪声，蹴踏声，既而响触檐溜，音随屋瓦。曹后从梦中惊醒，忙披衣起床，仁宗亦起，即欲出外观望，当被曹后拥住，且谏阻道："宫寝中有此怪声，必是内侍谋变，现在黑夜仓皇，陛下切勿轻出，只有传旨出去，亟召都知王守忠引兵入卫，方保万全。"是时值宿宦侍，俱已起来，当由仁宗命召守忠，速即入卫。俄闻怪声愈近，杂以悲号，呼杀呼救，嘈嘈切切。曹后变色道："守忠未来，贼已阑入，不可不预先防备。"复命宦侍齐集，勒成队伍，环守宫门。一太监奏语道："莫非宫中乳媪，殴打小女子，所以有此哭声？"曹后不待说毕，便竖起柳眉，大声呵叱道："贼在殿外杀人，你还敢妄言么？"一面命宦侍速去挈水。待水已挈入，复手执绣剪，把宦侍鬓旁，各剪一缺，并面嘱道："你等各奋力守门，静待外援，明日当视发征赏。"宦侍闻言，都大家踊跃起来，齐至门前拒守。曹后亲自督率，相机应变，忽门外火炬齐明，贼已踵至，但听有贼哗语道："不如纵火毁门罢。"曹后急命将所挈各水，移近门侧，至贼举炬焚门，即用水扑救，火得随扑随灭。智勇兼全，不愧将门孙女。两下里正在相持，都知王守忠已引兵到来，不消片刻，即将贼徒擒住，当下呼报贼平，叩门请安。曹后在门内传语道："叛贼共有几人？"守忠道："共计数十名。贼目是卫士颜秀。"曹后道："知道了。你押带出去，即交刑部，确是擒住的贼人，命即正法，不得妄事株连！"免兴大狱，智而且仁。守忠奉命去了。仁宗见曹后布置井井，立刻平乱，不禁大悦道："卿如此镇定，济变有方，想是祖传的家法哩。"曹后答道："仗陛下洪福，得平内变，妾有甚么韬略呢？"谦尊而光。

正说着，妃嫔等也陆续到来，问安门外，当由后命启扉迎入。为首的进来，就是张美人，乃后宫第一个宠妃。应二十七回。巧慧多智，素善逢迎，仁宗早欲立她为后，因与刘太后意见未合，因册立郭氏。至郭后见废，又欲立妃为继后，妃却自辞，乃改立曹氏。平居与两后相处，倒也谦退尽礼，无甚忽忤，因此愈得主眷。庆历元年，封清河郡君，嗣迁为修媛，忽然被疾，申奏仁宗道："妾姿薄不胜宠名，愿仍列美人。"仁宗点首允许。她名目上虽居后列，实际上几已专房，此次入内请安，仁宗反答言抚慰，就是曹后也曲意周旋。还有一位周美人，紧随张美人后面，他本是四岁入宫，为张美人所钟爱，抚为养女。及年将及笄，生得妩媚动人，居然引动龙心，排入凤侣。仁宗渔色，可见一斑。又有苗才人、冯都君等，也依次进谒。苗系仁宗乳媪女，冯是良家子，祖名起，曾任兵部侍郎，以德容入选，这且不胜缕述。大家问安已毕，次第退还。

越日下诏，谴斥皇城使，及卫官数人。副都知杨怀敏，坐嫌疑罪，参知政事丁度，请执付外台穷治。偏枢密使夏竦，奏言事关宫禁，不必声张，但由台官内侍，审鞫禁中，便可了案。仁宗准奏。及审问怀敏，夏枢密早已替他安排，查不出什么逆证，乃止将怀敏降官，仍充内使，这明明是护符得力了。夏竦且巴结宫闱，明知张美人得宠，想就此结一内援，遂上言美人有扈跸功，应进荣封。功在何处？仁宗眷恋张美人，日思把她进位，但苦无词可借，此次得夏竦奏牍，顿觉借口有资，即命册张美人为贵妃。竦且得步进步，复唆使谏官王贽，奏言："叛贼起自中宫，请彻底追究！"他的本意，无非欲摇动后位，拔帜易帜，讨好张妃。仁宗也不禁起疑，亲见曹后守阁，有何可疑？自来做皇帝者，多半是负心人。可为一叹。转问御史何郯，郯答道："中宫仁智，内外同钦，这是奸徒蜚语中伤，不可不察。"仁宗乃搁置一边。

惟张贵妃伯父尧佐，骤擢高位，命兼宣徽、节度、景灵、群牧四使，殿中侍御史唐介，与知谏院包拯、吴奎等，力言不可。中丞王举正，又留百官列廷论驳，乃罢尧佐宣徽、景灵二使。未几，又命知河阳，兼职南院宣徽使。御史唐介复抗章上奏，极言："外戚不可预政，前皇上从谏如流，已经收回成命。此次何复除拜，自紊典章"云云。仁宗召介入语道："除拟本出中书，亦并非尽由朕

意。”说不过去，便推到宰相身上。介复道：“相臣文彦博，也想联络贵戚，希宠固荣么？”，仁宗闻言，拂袖竟入。介退朝后，又亲自缮成一疏，劾奏文彦博交通宫掖，引用贵戚，不称相位，请即日罢免，改相富弼等语。次日入朝，当面递呈。仁宗略阅数语，便即掷下，并怒叱道：“你若再来多言，朕且远窜你了！”介毫不畏怯，竟拾起奏章，从容跪读。读已，复叩首道：“臣忠愤所激，鼎镬且不避，何惮远谪呢？”仁宗召谕辅臣道：“介为谏官，论事原是本职，但妄劾彦博，擅荐富弼，难道黜陟大权，他也得干预么？”时文彦博也在殿前，介竟向他注目道：“彦博应自省！如有此事，不该隐讳。”亦太沽直。彦博向仁宗拜谢道：“臣不称积，愿即避位。”仁宗益怒，叱介下殿，声色俱厉。谏官蔡襄趋进道：“介诚狂直，但纳谏容言，系仁主美德，乞赐宽贷！”仁宗怒尚未释，竟贬介为青州别驾。嗣由王举正等再谏，乃改徙英州。文彦博后亦罢职，出知许州。相传张贵妃父尧封，曾为彦博父洎门下客，贵妃未入选时，认彦博为伯父。及入宫专宠，彦博献蜀锦为衣，这锦名为灯笼锦，系特别制成。仁宗初怒介妄言，及调查得实，因将彦博外调，另派中使护介至英州。后来中官作诗咏事，有“无人更进灯笼锦，红粉宫中忆佞臣”二语。究竟是真是假，无从考明。或说灯笼锦由文夫人入献，彦博原未与闻，这也是未可知呢。不欲苟毁贤臣，因复历述所闻。小子有诗咏道：

交通宫掖有还无，偏惹台臣口笔诛。
当日潞公无辩论，想因献锦未全诬。

彦博既去，夏竦亦死，势不得不另简相臣，试看下回分解。

仁宗之驾驭中外，未尝不明，而失之于柔。元昊之跋扈无论已，贝州王则一幺幺小丑耳，假使留守得人，闻乱即讨，指日可平，乃犹烦大臣出使，竟致小题大做。迨至王则擒诛，赏功且及贾昌朝，得毋谓失入宁失出，乃有此滥赏之过欤？及卫士变起，守閤御乱之方，俱出曹皇后，仁宗竟不展一筹，何其无丈夫气？事平以后，张美人并无扈跸功，乃以夏竦一言，竟欲将曹后大功，移归张氏。迨王贽谎奏，且疑曹后亦涉嫌疑，微何郯之据理直陈，中宫又且摇动矣。要而言之：一优柔寡断之失也。夫惟失之于优柔，故贤人不能久用，佞臣得以幸进，而阴柔奸诈之夏竦，遂得以揣摩迎合，适中上意耳。仁宗以仁称，吾谓乃妇人之仁，非明主之仁。

第三十二回
狄青夜夺昆仑关　包拯出知开封府

却说文彦博为相时，陈执中罢职，用宋庠同平章事。庠，安州人，本名郊，仁宗初年，与弟祁同举进士，祁列第一，庠列第三。时刘太后临朝称制，以兄弟名次，不宜倒置，乃擢郊第一，置祁第十，对人呼为大宋、小宋，二宋联翩入仕，均以才藻闻。及郊为翰林学士，因姓名联合，与宋室郊天事相混，乃改名为庠。庠累擢为相，执政数年，无所建树。会祁子与张彦方交游，彦方伪造敕谍，事发论死，谏官包拯等，奏庠不戢子弟，治家无术，势难治国，应请免职。庠亦求去，遂出知河南府。至文罢夏死，遂用庞籍同平章事，高若讷为枢密使，梁适参知政事，狄青为枢密副使。青本以戍卒起家，历官西陲，善攻善守，经略判官尹洙，目为异材，尝与经略使韩琦、范仲淹谈及。应二十八回及三十回。韩、范遂召青入见，询问战略，无不中彀，遂倚为臂助。仲淹且授以《左氏春秋》，并语青道："为将不知古今，止一匹夫勇呢。"青唯唯受教。自是折节读书，举秦、汉以后将帅兵法，无不通晓，遂积功至都指挥使。元昊称臣，西蕃渐靖，奉召为殿前都虞侯。是时面涅犹存，仁宗尝命他敷药除字，青跪谢道："陛下以臣有微功，屡加迁擢，并非论及门第。臣得有今日，正为此涅，臣愿留示军中，可作劝勉。臣不敢奉诏。"俗小说中说青貌赛潘安，致有单单国公主临阵招亲诸事。当时并无单单国，何来公主？荒诞不经，一何可笑。仁宗道："卿言亦是有理，随卿所欲罢了。"旋命为彰化军节度使，兼知延州。至是复擢为枢密副使。

仁宗于庆历八年后，复改元皇祐。皇祐初年，广源州蛮酋侬智高叛命，僭称南天国，改元景瑞。广源州地近交趾，唐末交趾强盛，并有此州。州东为傥犹州，也属交趾。知州侬全福，被交人杀死。全福妻阿侬，改嫁商人，生子名智高，冒姓侬氏。智高年方十三，恨有二父，复将商人杀害，嗣与母占据傥犹州。交人兴兵进攻，执住智高母子，见智高状貌雄伟，把他赦宥，且令知广源州。智高仍怨恨交人，潜集部曲，袭据安德州，居然僭号改元，一面入贡中国，自愿内附。宋廷以交趾一隅，自黎桓受封后，更历二传，素修职贡，不愿收纳智高，结怨交人，应十五回。遂却还贡使。智高复奉金函书，力请投诚，仍不见报。于是智高恼羞成怒，竟入窥中国，居然欲与宋朝争衡。广州进士黄师宓，郁郁不得志，忽投入智高，愿为谋主。先劝智高屯积粮食，令出敝衣等物，与边民换易粟米。邕州境地，与广源州相近，邕人多输粟出边，与智高交易。知州陈珙，差人诘问，智高只说是："洞中饥馑，恐部中离散，反来扰边，所以易粟赈饥，免得暴动"云云。陈珙信为真情，毫不设备。智高复用师宓计，自毁居室，因召众与语道："生平积聚，被火毁尽，现只有入取邕广，谋一生机，否则大家共死了。"部众闻言，遂各磨拳擦掌，齐声听命。智高即率众五千，沿江东下，攻邕州横江寨，守将张日新等战死，进薄邕州。陈珙不知所为，被智高一鼓攻入，将他缚住。司户孔宗旦，都监张立，皆骂贼遇害。智高遂自称仁惠皇帝，国号大内，改元启历。又要改元，想是摹仿宋朝。

广南一带，久不被兵，军同虚设，智高麾众四出，连陷横、贵、藤、梧、康、端、龚、封八州，守臣相率逃遁。只知封州曹觐，知康州赵师旦，出战阵亡。智高进围广州，知州魏瓘，鼓励兵民，登陴死守。知英州苏缄，及转运使王罕，先后往援，城得不陷。仁宗接得警报，命余靖为广西安抚使，杨畋为广南安抚使，即调广东钤辖陈曙，发

兵西征。会知秦州孙沔入朝，仁宗以秦事为勖。沔奏对道："秦州事不烦圣虑，岭南事却是可忧。臣观贼势方张，官军虽已往讨，尚未闻得将材，恐未必即能报捷哩。"仁宗默然。过了数日，果得败书，昭州钤辖张忠败歿，仁宗乃授沔为湖南、江西安抚使。沔请得骑兵七百人，即日就道，且分檄湖南、江西各州县，略言："大兵且至，应亟缮营垒，多具燕犒，休得延误！"智高本拟越岭北向，闻得此檄，乃不敢北侵。中沔计了。及沔至鼎州，加广南安抚使，召还杨畋。智高却移书行营，求为邕桂节度使。仁宗拟如所请，参政梁适道："智高猖獗已甚，若再姑息了事，岭南非朝廷有了。"仁宗道："杨畋无功，余靖等亦未见奏捷，如何是好？"道言未毕，忽有一人出班奏道："臣愿奉旨南讨，生擒贼首，槛致阙下。"如闻其声。仁宗视之，乃是枢密副使狄青，便喜道："卿愿南征，应用若干人马？"狄青道："臣起行伍，非战伐无以报国，愿得蕃落数百骑，更益禁兵万人，便足破贼擒渠。"仁宗道："卿既欲去，事不宜迟，朕命卿宣抚荆湖，卿即去整顿行装，指日出发便了。"青拜谢而退。

宋制右文轻武，文臣除授节钺，成为习惯，此次独任武人，免不得廷议纷纷。谏官韩绛竟奏称："青一武夫，不应专任。"仁宗遂欲命内都知任守忠为副使。知谏院李兑又上言"宦官不应掌兵"，惹得仁宗疑惑不定，这是此老常态。召问首相庞籍。籍答道："青智足平贼，不妨专任，如号令不一，不如勿遣罢！"仁宗乃置酒垂拱殿，特饯青行，且诏令岭南诸军，概受宣抚使狄青节制。适余靖在军中驰奏，略谓："交趾愿助讨智高，请下旨允行！"青已出都门，闻得此信，亟拜疏上达，略言："借兵平寇，有害无利，一侬智高横践两广，力不能制，反欲假兵蛮夷，适为所笑。蛮夷贪得忘义，倘轻视中国，因之启衅，祸且十倍智高。乞饬罢交趾助兵，毋贻后患！"名论不刊。仁宗准奏，遂由青檄止余靖，不得与交趾连兵，并戒前敌各将士，不得妄与贼斗，候令乃发。钤辖陈曙，乘青未至，遽发兵出击，至昆仑关，为敌所乘，立即溃退。殿直袁用等皆遁。青至宾州，会集孙沔、余靖各军，设营立栅，驻扎士卒。沔、靖等人报陈曙败溃状，青勃然道："号令不齐，怎得不败？明晨请诸位到来，严申军律，方可破贼哩！"沔、靖等允约而退。次日天明，青传命各军齐集，大小将校，尽会堂上，依次列座。青见陈曙在座，便起身与揖，曙亦起立。青即问曙道："日前往击昆仑关，共有若干兵马？"曙无可隐讳，只得答言步卒八千名，将校三十二人。青又令曙一一召入，当即升堂高坐，传卫士入帐，森列两旁，召曙至案前，厉声叱责道："皇上授我特权，来讨贼酋，我已在途次传谕诸将，不得妄战，钤辖何故违我号令，致遭败衄？按法当斩！"便喝令卫士，将曙拿下，又传袁用等三十二人与语道："违令的罪状，出自陈曙，但汝等既随陈出战，应该努力杀贼，奈何遇贼即走，不斩汝等，不足申军法。"也令卫士一一捆绑，驱出辕门，尽行枭首。不到一刻，血淋淋的三十余颗首级，由卫士携入堂来，复令销差。沔与靖相顾失色，余将相率股栗，莫敢仰视。青命将首级悬竿徇众，越日方令备棺掩埋。自是肃行伍，明约束，昼夜戒备，壁垒一新。孙武斩美姬，穰苴斩庄贾，胥操是术，否则不足肃军纪。

时已残腊，转眼间已是皇祐五年的新春，青除按兵止营外，仍饬行庆贺礼，且传令休息十天，大众都莫名其妙。就是贼中间谍，也探不出甚么兵谋，只返报智高，如十日约。慎重兵机，理应如是。谁知过了一天，青即自将前军，麾兵先发，孙沔为次军，余靖为后军，相机并进，进次昆仑关。智高安居邕州，尚未闻悉。阅二三日，乃再遣侦骑觇视，适值是日为上元节，官军各营，大张灯乐，宴饮尽欢，侦骑当据实回报去了。青料知有敌来窥，故意张筵夜饮。次日复饮，直至二鼓，尚是你斟我酌，兴味盎然。青自言未适，暂起入内，一面传谕军官，劝他尽量饮酒，待翌晨下令进关。军官等又欢饮多时，方才散席。待至黎时，均至帐前听令，忽帐内走出传令官，语诸将道："元帅已进关去了。诸位将军，请即前往会食，不得有误！"诸将统不胜惊异，慌忙领兵入关。孙沔、余靖，也引军亟进。看官道狄青何时入关？原来青起座入内，即改易军装，从帐后潜出，暗约先锋孙节等，乘夜度关。关在昆仑山上，当宾、邕两州交界，最关冲要。青恐敌人来争，因

偷越关外，直趋归仁铺列阵，静待后军。至各军陆续到齐，差不多已是辰牌，那时智高部众，也已得信，倾寨前来，抗拒官军。先锋孙节，与敌相遇，便上前搏斗。敌众来势甚锐，枪矢并发，节力战不退，中枪殒命。沔与靖驻兵冈上，遥见孙节阵亡，不觉大惊。俄闻鼓声大震，一彪人马，从山麓杀出。分兵为左右翼，夹击敌众，为首一员大元帅，银盔铜面，手执白旗，向官军左右指挥，忽纵忽横，忽开忽合，杀得敌众东倒西歪，那官军却步骤井井，行伍不乱。孙沔顾语余靖道："这不是狄元帅督战么？看他部下的将士，如生龙活虎一般，端的名不虚传。我等快上前去，助他一阵，管教贼众片甲不回。"靖即允诺，于是沔军在前，靖军在后，从山上冲将下去，搅入敌阵。敌众已抵不住狄军，怎禁得两军杀人，顿时大败，拼命乱窜。官军追奔五十里，斩首数千级，敌将黄师宓、依建中，及伪官属等，死了一百五十七人，生擒敌弁五百余，方才收军。青即乘胜进攻邕州，哪知智高已纵火焚城，夤夜遁去。官军陆续入城，扑灭余火，搜得金帛巨万。赦胁从，招流亡，邕人大悦。一气叙来，极写狄青。惟查觅智高，竟无着落。适有一贼尸穿着龙衣，大众认作智高，说他已死，拟即上闻。青摇首道："安知非诈？我宁失智高，不敢欺君冒功哩。"乃据实奏报。仁宗喜慰道："青果破贼了，庞籍可谓知人。就是梁适主张讨贼，亦不为无功，否则南方安危，尚未可料呢。"乃诏余靖经制广西，追捕智高，召狄青、孙沔还朝，擢青为枢密使，沔为枢密副使，南征各将，赏赉有差。杨延昭子文广，亦因从征有功，授广西钤辖，嗣复令知邕州。是时延昭早殁，杨氏一门，要算文广是绰有祖风了。结束杨家，扫尽穆柯寨、天门阵诸谬说。智高母阿依，及弟智光，侄继宗，逃至特磨道，由余靖遣将追获，解京伏法。独智高窜死大理，靖辗转索取，才函首入献。当时广南一带，有农种籴收的童谣，到此始应验了。

狄青入任枢密，庞籍等均言位不相宜，仁宗不听。俗小说中，有奸相庞洪，屡谋害青，想是庞籍之误，但庞籍尚称贤相，即奏阻枢密使，亦非有意害青。籍女且未尝为妃，更属捏造，此如潘美之加名仁美害死杨业诸讹词，同一影射，而荒谬尤过之。青在枢密四年，很加慎重，只因平素恤下，每一公出，士卒辄环拥马前，且谓青家狗生两角，并屡有光怪，以讹传讹，哗动京师。学士欧阳修，及知制诰刘敞统奏称："青掌机密，致启讹言，不如调赴外任，转得保全。"仁宗乃用韩琦为枢密使，罢青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陈州。越年，病终任所，赠中书令，谥武襄。有子数人，长名谘，次名咏，并为阁门使。咏承父志，以战略闻。特叙二子，以正小说中狄龙、狄虎之误。这且无庸细表。

且说皇祐五年后，仁宗下诏改元，号为至和。适值张贵妃一病不起，竟致玉殒香消，仁宗哀悼逾恒，竟辍朝七日，且禁城举乐一月，追册为皇后，治丧皇仪殿，赐谥温成，加赠妃父尧封为郡王，晋封尧佐为太师。知制诰王洙，迎合意旨，阴与内侍石全斌附会，拟令孙沔读册，宰相护葬。庞籍时已罢相，又用陈执中继任。执中奉命维谨，独孙沔入朝抗奏道："陛下命臣沔读册，臣何敢不遵？但臣职任枢密副使，非读册官，臣不读册，是谓违旨，臣欲读册，是谓越职，请陛下将臣罢免，臣才可告无罪了。"志节可嘉。仁宗默然不答。越日，竟罢沔枢密副使，徙知杭州，且令参政刘沆，充温成皇后园陵监护使。葬毕叙功，擢同平章事。宫闱私宠，滥恩至此，色之迷人大矣哉！既而知谏院范镇，及殿中侍御史赵抃等，交章劾论陈执中，非宰相才，且纵妾笞婢至死，亦当坐罪云云。执中乃免职。其时中外人士，属望老成，莫如范仲淹、文彦博、富弼三人，这三人忠正相符，不喜阿附，因此在朝未久，俱被外调。直道难容，古今同慨。仲淹徙知青州，竟于皇祐四年，病殁任所，追赠兵部尚书，予谥文正。他祖籍是邠州人氏，徙居江南吴县，二岁丧父，随母更嫁，及长，始知家世，辞母归宗，苦志励学。及贵显后，食不重肉，衣不重裘，俸禄所得，留赡族里，尝置义庄一所，赈恤孤贫，所守各郡，恩威并济，人民多立生祠，就是羌夷亦爱戴如父。及殁，远近皆哀，如丧考妣。补述范文正生平，无非旌善。生四子，历有政绩，事见后文。文彦博出知许州，见前回。富弼出判并州，均尚在任，并著政声。

仁宗既罢免执中，当然要另择相才，适枢密直学士王素，因别事入奏，陈言已毕，仁宗道：

"卿系故相王旦子，与朕为世旧，非他人比，朕所以与卿熟商。今日择相，何人可任？"素对道："但教宦官宫妾，不知姓名，便可充选。"仁宗道："据卿所云，只有富弼一人。"素顿首贺道："臣庆陛下得人了。"仁宗又问及文彦博，素答言亦一宰相才。乃遂下诏召二人入朝，并受同平章事，士大夫都额手称庆。过了至和二年，又改称嘉祐元年，仁宗御大庆殿受朝，忽眩晕欲仆，急命群臣草草行礼，入返寝宫，嗣是数日不朝，大臣不得见，中外忧惧，亏得文、富二相，借祈祷为名，直宿殿庐，方得镇静如常。彦博因乘间请立储君，仁宗含糊答应。越月，仁宗疾瘳，亲御延和殿，彦博与弼才退还私第。只立储一事，又复搁起。知谏院范镇，屡请立储，竟忤帝意，罢免谏职。学士欧阳修，侍御史赵抃，知制诰吴奎等，上疏力请，又不见从。殿中侍御史包拯，又上疏极谏，说得非常恳切，也把他徙调出外，权知开封府。包拯字希仁，合肥县人，初举进士，授建昌知县。因父母俱老，辞不就职。后数年双亲并逝，拯庐墓终丧，始出知天长县。人第知拯之廉明，不知拯之孝养，故特为揭出。县中有盗，割人牛舌，豢牛主人，投署控诉。拯语道："牛舌已去，不能复活，你速回去，烹宰这牛，免得不值一钱！"主人道："小民是来追究割牛舌的人。"拯佯怒道："一个牛舌，值得甚么，你也要来刁讼，快出去罢！"主人吞声而去，即将牛杀讫，鬻肉易钱。未几即有人来告他私宰耕牛，拯忽道："你为何割他牛舌？"那人不禁失色，一讯即服。自是以善折狱闻。已而入拜御史，加按察使，又历三司户部判官，出为京东转运使，复入为天章阁待制，更知谏院，除龙图阁直学士，兼殿中侍御史。素性刚毅，不阿权贵，豪戚宦官，皆为敛手。既知开封府，大开正门，任人民诉冤，无论何种案件，概令两造上堂直陈，立剖曲直。遇有疑难讼狱，亦必多方诇察，务得真情。锄豪强，罪奸枉，奖节义，伸冤屈，一介不取，铁面无私，童稚妇女，群知大名，或呼为包待制，或呼为包龙图，京师为之语道："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后人撰有《包公案》一书，却有一半实迹。至说包公殁后，为阴司阎罗王，乃是随口附会，不足凭信。小子有诗咏包公道：

> 立朝一笑比河清，见《包拯传》。
> 妇稚由来识大名。
> 尽说此公能折狱，
> 得情仍不外廉明。

越二年，复召入为御史中丞，他又要面请立储了。未知得邀俞允与否，且看下回便知。

狄青、包拯两人，垂誉至今，称颂不衰。而包龙图三字，盛名尤出狄上。即妇人孺子，无不知有包龙图者。甚且谓狄之荣显，多由包拯之力，是则子虚乌有之谈，固难取信耳。尝考狄之立功，莫大于夺昆仑关，包之成名，莫要于知开封府，著书人不敢溢美，亦不敢没善，就两人功名，择要演述，已足存其实迹；而当时朝政之得失，亦销纳其间，以视俗小说之附会荒唐，不值一噱者，固不啻霄壤之别也。此书一出，可以扫尽卮言。

第三十三回
立储贰入承大统　释嫌疑准请撤帘

却说包拯奉诏为御史中丞，受职以后，仍然正色立朝，不少挠屈，甫经数日，又伏阙上奏道：“东宫虚位，为日已久，中外无不怀忧。陛下试思物皆有本，难道国家可无本么？太子系国家根本，根本不立，如何为国？”仁宗怫然道：“卿又来说此事了。朕且问卿，何人可立？”拯叩首答道：“臣本不才，叨蒙恩遇，所以乞请建储，无非为宗庙万世至计，陛下今问臣应立何人，仍是疑臣多言，臣年将七十，且无子嗣，还想甚么后福？不过耿耿孤忠，不能自默呢。”语诚且挚。仁宗面色转和，方道：“忠诚如卿，朕亦深知，建储事总当举行，待朕妥议便了。”拯乃退出。原来拯有一子名繶，娶妻崔氏，尝通判潭州，壮年去世。崔氏无出，守节不再嫁，因此拯面奏仁宗，自称无子。但拯有媵妾，已娠被出，在母家产生一男，事为崔氏所知，密为赡养，母子俱全。嘉祐六年，拯进为枢密副使。越年，遇疾将殁，崔乃白拯取回媵子，由拯命名曰綖。拯并留遗嘱道：“后嗣倘得为官，当谨守清白家风。如或犯赃，生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我子孙。”言讫乃逝。有诏追赠礼部尚书，谥孝肃。随笔结过包拯事，免得后文另起炉灶。惟立储一事，也至嘉祐六七年间，方才定夺。

先是张贵妃殁后，仁宗痛失爱妃，追怀故剑，复召回前时所宠的杨美人。应二十八回。杨本刘太后姻戚，色艺兼优，自重入宫后，晋封婕妤，历加修媛、修仪诸名位，怎奈秀而不实，诞玉无期，就是曹后以下诸妃嫔，或生而不育，终成虚愿。史称仁宗有三子，曰昉，曰昕，曰曦，皆夭殇。仁宗复采选良家女十人，一一召幸，宫中号为十阁。刘氏、黄氏在十阁中，尤称骄恣，免不得有内外请托等弊。当嘉祐四年秋间，月食几尽，御史中丞韩绛，密奏十阁恃宠，不足毓麟，反伤阴教，应严加裁抑云云。仁宗检查得实，乃将十阁尽行遣出，并放宫女一、二百人。既而文彦博告老辞职，富弼因母丧丁忧，就是黑王相公王德用，德用面黑，人呼为黑王相公。前曾召为枢密使，至是亦已免职，刘沆亦罢去，乃用韩琦同平章事，宋庠、田况为枢密使，张昇为副使。琦既入相，即以建储为请。仁宗谓后宫有孕，待分娩后再议，哪知满望弄璋，变成弄瓦，琦乃怀《汉书·孔光传》进呈，且奏道：“汉成无嗣，曾立犹子，彼系中材主，尚能若此，况陛下呢？太祖手定天下，传弟不传子，陛下知法先祖，何妨择宗室为嗣呢。”仁宗仍然不决。会宋庠以惰弛免官，擢学士曾公亮为枢密使，嗣更与韩琦并相，以张昇代公亮后任，并进欧阳修参知政事。公亮娴法令，修长文学，昇通治术，与韩琦同心辅政，朝廷称治。四人均以建储未定为忧，一再疏陈，终未见报。会知谏院司马光及知江州吕诲，又连章固请，词极剀切，仁宗颇为感动，将二疏送交中书。及琦入对，即申读光、诲二疏。仁宗遽谕道：“朕有意久了，究竟何人可嗣？”琦忙答道：“这事非臣等所敢私议，请陛下自择！”仁宗复道：“宫中尝养二子，年少的近时不慧，就是大的罢！”琦闻旨，便即请名。仁宗道：“就是宗实。”琦极力赞成。仁宗道：“宗实现居濮王丧，须降旨起复，方可册立。”琦复道：“事若果行，不可中止，陛下断自不疑，乞从内中批出！”仁宗道：“且先由中书传旨，起复他知宗正寺，何如？”畸便应声遵旨，当即出传上旨，起复宗实。宗实父允让，见二十八回。封汝南郡王，嘉祐四年冬薨逝，追封濮王。宗实居庐守制，因有诏起复，固辞不拜，哀乞终丧。仁宗再召问韩琦，琦对道：“陛下为宗社计，乃择贤而立，今固辞不受，勉尽

孝道，这便是所谓贤呢，请令终丧视事便了。”定策立储，是韩魏公生平大业，故言之特详。至嘉祐七年秋季，宗实终丧，尚坚卧不起。琦复入朝启奏道：“宗正一诏，已见明文，中外臣民，已知陛下择嗣，不如即日正名为是。”仁宗道：“准卿所奏！”琦退至中书处，即召翰林学士王珪草制。珪奋然道：“这是国家大事，应面授上命，方可拟诏。”琦答道：“既如此，快去请对罢！”珪翌日请对，由仁宗召见。珪跪奏道：“海内望陛下立储，不啻望岁，这事果出自圣意吗？”仁宗道：“朕意已决定了。”珪再拜称贺，乃退朝草制。制命既下，宗实复称疾固辞，章十余上。知谏院司马光入奏道：“皇子固辞主器，延至旬月，可谓贤德过人。但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这是臣子大义，请陛下举义相绳，皇子自不敢有违了。”仁宗乃召同判大宗正寺安国公从古等往传旨意，宗实尚不肯受命。记室周孟阳私问宗实，究为何意。宗实道：“非敢邀福，实欲避祸呢。”孟阳道：“今皇上屡次传诏，乃固辞不受，倘中宫等别有所奏，转启嫌疑，尚能宴安无患否？”宗实始悟，乃与从古等相约入宫。临行时语家人道：“谨守吾舍！待上有嫡嗣，我即归来了。”及既入宫中，谒见清居殿，赐名曰曙，自是每日一朝，有时或入侍禁中，过了一月，受封为巨鹿郡公。转瞬间已是嘉祐八年，正月中无事可表，一到二月，仁宗复患疾卧床，不能视朝，令中书枢密奏事，须至福宁殿内的西阁中。旋经太医调治，稍有起色，三月初旬，曾亲御内殿二次，嗣复寝疾不起，渐加沉重，竟至驾崩。遗诏皇子曙即皇帝位，皇后曹氏为皇太后。总计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寿五十四岁，改元多至九次，两宋诸帝，要算仁宗享国，最号长久。仁宗恭俭仁恕，出自天性，治术尚宽，刑决尚简，所用枢要诸臣，虽贤奸直枉，迭为消长，究竟君子多，小人少，因此力持大体，没甚变故。就是庆历年间，党议蜂起，韩、范、富、欧等为一派，吕、夏、宋、陈等为一派，互相排斥，各是其是，但也不过内外迁调，未尝妄兴大狱，所以宋史上称为仁主，极力颂扬，这且不必絮述。

且说仁宗已崩，皇后曹氏即命将宫门各钥，收置身旁，俟至黎明。命内侍召皇子入宫，且传集韩琦、欧阳修等，共议皇子即位事宜。皇子哭临已毕，遽欲退出。曹后道：“大行皇帝遗诏，令皇子嗣位，皇子应承先继志，不得有违！”皇子曙变色道：“曙不敢为。”韩琦忙掖留道：“承先继志，乃得为孝，圣母言不可不从！”皇子乃遵即帝位，御东楹见百官，是为英宗皇帝。英宗欲循行古制，谅阴三年，命韩琦摄行冢宰。琦奏称古今异宜，不应遵行，乃遵皇后为皇太后，请太后权同处分军国重事。太后因御内东门小殿垂帘，宰辅等逐日复奏，由太后援经据史，处决事件，遇有疑难，每语辅臣道：“公等妥议，应该如何处置，便可解决了。”自是韩琦等悉心赞议，太后未尝不从。独对待曹氏懿戚，及宫中内侍，丝毫不肯假借，内外为之肃然。既而立皇后高氏，后系故侍中高琼曾孙女，母曹氏，为太后胞姊，既生女，幼育宫中。既长出宫，为英宗妃，封京兆郡君，至是册为皇后，与太后如母女一般，当然爱敬有加。太后复重富弼名，召为枢密使，忽英宗偶然不豫，渐渐的举措乖常，左右有所陈请，辄遭暴怒，甚且杖挞相加。内侍等受虐不平，遂交诉内都知任守忠。守忠初为仁宗所黜逐，嗣复召入，累擢至内都知，仁宗欲立英宗，守忠恐英宗明察，拟援立庸弱，谋攬内权，旋因计不得逞，未免失望。适内侍等人诉帝状，遂乘间设法，谗构两宫。看官！试想天下有几个慈明不昧的贤母，诚孝无私的令主，能不听亲幸媒孽么？守忠等日夕浸润，惹得两宫都动疑起来，由疑生怨，由怨成隙，好好的继母继子，几乎变成仇雠。知谏院吕诲，亟上书两宫，开陈大义，词旨恳切，多言人所难言，两宫意终未释。

一日，韩琦、欧阳修奏事帘前，太后呜咽涕泣，具述英宗变态。韩琦道：“皇躬不豫，因致失常，痊愈以后，必不至此。且太后为母，皇上为子，子有疾，母可不容忍么？”太后尚流泪不止。欧阳修复进奏道：“太后事先帝数十年，仁德昭闻，天下共仰，从前温成得宠，太后尚处之泰然，如今母子相关，何至不能相容呢？”太后闻言，方才收泪。修又道：“先帝在位日久，德泽在人，所以一旦晏驾，天下奉戴嗣君，无敢异议。今太后原是贤明，究竟是一妇人，臣等五六人，统是措

大书生，若非先帝遗命，哪个肯来服从呢？”前以婉言动之，后用危言警之，欧阳公也算善言。太后沉吟不答。琦竟朗声道：“臣等在外，皇躬若失调护，太后不得辞责。”索性逼进一层。这数语，引动太后开口，即矍然道：“这话从哪里说来？我心更愁得紧哩。”正是引你此语。琦与修均叩首道：“太后仁慈，臣等素来钦佩，所望是全始全终哩。”叩毕乃退。内侍等听着，统不禁瞠目咋舌，阴谋为之少懈。

越数日，琦独入内廷，向英宗问安，英宗略谕数语，便道：“太后待朕，未免寡恩。”琦遽对道：“古来圣帝明王，也属不少，独称舜为大孝，难道此外多不孝么？不过亲慈子孝，乃是常道，未足称扬，惹父母不慈，子仍尽孝，乃得称名千古。臣恐陛下事亲未至，尚亏孝道，天下岂有不是的父母么？”英宗不觉改容。嗣英宗疾已少瘳，命侍臣讲读迩英阁，翰林侍讲学士刘敞，进读《史记》，至尧授舜天下事，即拱手讲解道：“舜起自侧陋，乃乃禅授大位，天下归心，万民悦服，这非由舜别有他术，只因他孝亲友弟，德播远近，所以讴歌朝觐，不召自来呢。”借史讽主，语重心长。英宗悚然道：“朕知道了。”遂进问太后起居，自陈病时昏乱，得罪慈躬，伏望矜宥等语。太后亦欣慰道：“病时小过，不足为罪，此后能善自调护，毋致违和，我已喜慰无穷，还有甚么计较？况皇儿四岁入宫，我旦夕顾复，抚养成人，正为今日，难道反有异心么？”英宗泣拜道：“圣母隆恩，如天罔极，儿若再忤慈命，是无以为人，怎能治国？”太后亦不禁下泪，亲扶帝起，且道：“国事有大臣辅弼，我一妇人，不得已暂时听政，所有目前要务，仍凭宰相取决，我始终未敢臆断，待皇儿身体复原，我即应归政，莫谓我喜称制呢。”如此明惠，即间或被蒙，亦不过如日月之蚀而已。英宗道：“母后多一日训政，儿得多一日受教，请母后勿遽撤帘！”太后道：“我自有主意。”英宗乃退。自是母子欢好如初，嫌疑尽释。

韩琦等闻知此事，自然放心，惟因英宗久不御朝，中外耽忧，致多揣测。会值京师忧旱，英宗适御紫宸殿，琦遂请乘舆祷雨，具素服以出，人情乃安。是年冬，葬大行皇帝于永昭陵，庙号仁宗，封长子仲鍼为光国公，寻复晋封为淮阳郡王，改名顼。时英宗已生四子，俱系高后所出，除淮阳王顼外，次名颢，又次名颜，幼名頵。颜甫生即夭，余见后文。越年，改元治平，自春至夏，帝疾大瘳。琦欲太后撤帘还政，乃就入朝奏事时，请英宗裁决十余件。裁决既毕，琦即复奏太后，且言：“皇上明断，裁决悉合机宜。”太后一一复阅，亦每事称善。琦因叩首道：“皇上亲断万几，又兼太后训政，此后宫廷规画，应无不善，臣年力将衰，恐不胜任，愿就此乞休，幸祈赐准！”太后道：“朝廷大事，全仗相公，相公如何可去！我却不妨退居深宫呢。”琦复道：“前代母后，贤如马、邓，尚不免顾恋权势，今太后便拟复辟，诚属盛德谦冲，非马、邓诸后所可及。臣幸际慈明，钦承无已，但不知于何日撤帘？”太后道：“我并不欲预政，无非为皇上前日，抱恙未痊，不得已而在此。要撤帘就可撤帘，何必另定日子呢？”言已即起。临事果断，不愧贤后。琦即抗声道：“太后已有旨撤帘，銮仪司何不遵行？”当下走过銮仪司，把帘除下。太后匆匆趋入，御屏后尚见后衣，内外都惊为异事。英宗加琦为右仆射，每日御前后殿，亲理政事。并上太后宫殿名，称作慈寿宫，所有太后出入仪卫，如章献太后故事。

既而知谏院司马光上疏，极言：“内侍任守忠，谗间两宫，为国大蠹，若非母后贤明，皇上诚孝，几乎祸起萧墙，乞即援照国法，将守忠处斩都市！”英宗览奏，却也动容，惟一时未见降旨。越宿，郭琦至中书处，骤出空头敕一道，自已署名签字，复令两参政同时签名。参政一是欧阳修，一是赵概。概于仁宗末年，入任是职。欧阳修接敕后，也不多说，当即签名。赵概却有难色，修语概道：“不妨照签，韩公总有说法。”概乃勉强签字。签毕，琦即坐政事堂，召守忠至，令立庭下，即面叱道：“你可知罪么？本当伏法，因奉旨从宽，姑把你安置蕲州，你当感念圣恩，勿再怙恶！”言毕，便取出空头敕，亲自填写，付与守忠，即日押令出都。手段似辣，然处置奄人，不得不如是神速。且韩魏公定已密奏得旨，当非专擅者比。又把守忠余党史昭锡一律斥出，窜徙南方，中外称快。过了数月，适琦入朝，英宗忽问琦道：“三司使蔡襄，品行如何？”琦未知问意，但答言：“襄颇干练，可以任

用。”英宗不答。越日竟命襄出知杭州。看官道是何因？原来太后听政时，曾与辅臣言及，谓：“先帝既立皇子，不但宦妾生疑，就是著名的大臣，亦有异言，险些儿败坏大事，我不愿追究，已将章奏都毁去了。”为了这几句懿旨，时人多猜是蔡襄所奏，究竟襄有无此事，无从证实，不过他素好诙谐，语言未免失检，遂致同列滋疑。小子尝记蔡襄平日，与陈亚友善，襄戏令陈亚属对，口占出句云：“陈亚有心终是恶。”陈即应声道：“蔡襄无口便成衰。”当时旁坐诸人，共推为绝对。且因襄欲嘲人，反被人嘲，共笑为诙谐的报应。因国事带叙及此，隐寓劝戒之意。其实襄擅吏治才，遇有案件，谈笑剖决，吏不敢欺。尝知泉州，督建万安桥，长三百六十丈，利济行人。又植松七百里，广为庇荫，州民无不颂德。万安桥一名洛阳桥，迄今碑石尚存，蔡襄亲书碑文，约略可辨。俗说蔡状元造洛阳桥，就是此处。只因戏语招尤，致触主忌。治平三年丁母忧，归兴化原籍，越年卒于家，追赠礼部侍郎，后来赐谥忠惠。仍不掩长，是忠厚之笔。小子有诗叹道：

泽留八闽起讴歌，一语招尤可若何？

才识慎言存古训，不如圭玷尚堪磨。

英宗既降调蔡襄，复诏议崇奉濮王典礼。朝右大臣，又互有一番争议，容至下回表明。

英宗入嗣，曹后听政及撤帘，皆韩琦一人之力。宣圣所云“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临大节不可夺者”，如韩魏公足以当之。欧阳修、曾公亮、张昪、王珪、司马光等，类皆附骥而彰，而曹后之贤明，英宗之孝敬，亦赖是以成。欧子谓“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诚非过誉也。彼夫真宗之初有吕端，仁宗之初有王曾，以韩相较，有过之无不及者。贤相与国家之关系，固如此哉！

第三十四回
争濮议聚讼盈廷　传颍王长男主器

却说英宗皇帝，系濮王允让第十三子。濮王三妃，元妃王氏，封谯国夫人；次妃韩氏，封襄国夫人；又次妃任氏，封仙游县君。英宗虽入嗣仁宗，但于本生父母，亦断然不能恝置。首相韩琦尝奏称："礼不忘本，濮王德盛位隆，理合尊礼，请下有司议定名称！"当由英宗批答，俟大祥后再议。知谏院司马光，即援史评驳，谓："汉宣帝为孝昭后，终不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帝上继元帝，亦不追尊巨鹿南顿君，这是万世常法，可为今鉴。"及治平二年，诏礼官与待制以上，谨议崇奉濮王典礼。各大臣莫敢先发，惟司马光奋笔立议。略言："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应准先朝封赠期亲等属故例，垂为常典"云云。于是翰林学士王珪等，即据司马光手稿，略行增改，随即上奏。其文云：

谨按《仪礼·丧服》，为人后者传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为所后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谓皆如亲子也。所后者，即指继父母言。又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传曰，何以期？不二斩，特重于大宗，降于小宗也。为人后者为其昆弟传曰，何以大功？为人后者降其昆弟也。先王制礼，尊无二上，若恭爱之心分于彼，则不得专于此故也。是以秦、汉以来，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统者，或推尊其父母，以为帝后，皆见非当时，取议后世，臣等不敢引以为圣朝法。况前代入继者，多宫车晏驾之后，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龄未衰，深惟宗庙之重，祇承天地之意，于宗室众多之中，简推圣明，授以大业。陛下亲为先帝之子，然后继体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濮王谥安懿。虽于陛下有天性之亲，顾复之恩，然陛下所以负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窃以为濮王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尊以高官大国，谯国、襄国、仙游，并封太夫人，考之古今，名称最合，谨具议上闻！

议上，韩琦等谓："珪等所议，未见详定，濮王当称何亲，名与不名，请令珪等复议！"珪等又议称："濮王系仁宗兄，皇帝宜称皇伯而不名。"欧阳修独加驳斥，援据丧服大记，撰成《为后或问》上下二篇，大旨说是："身为人后，应为父母降服，三年为期，惟不没父母原称，这便是服可降，名不可没的意思。若本身父改称皇伯，历考前世，均无典据，即如汉宣帝及光武帝，亦皆称父为皇考，未尝易称皇伯。至进封大国一层，尤觉与礼未合，请下尚书省，集三省御史台议！"于是廷臣又奉诏议礼，正在彼此斟酌，互相辩难的时候，忽接到太后手谕，诘责执政处事寡断，徒启纷呶。理该责问。英宗乃下诏道："朕闻廷臣集议不一，权且罢议，现着有司等博求典故，妥议以闻！"既而礼官范镇等又奏称："汉时称皇考，称帝称皇，立寝庙，序昭穆，均非陛下圣明所当法，宜如前议为是。"侍御史吕诲、范纯仁，监察御史吕大防，复主张珪议，力请照行。章凡七上，均不见报，乃共劾韩琦专权导谀。欧阳修首创邪议，曾公亮、赵概等附会不正，均乞贬黜！这种弹章，呈递进去，当然是不见批答。韩琦等亦上言："皇伯无稽，决不可称，请明诏中外，核定名实。至若立庙京师，干纪乱统等事，均非朝廷本意，应饬臣下不必妄引"等语。英宗正信用韩琦等人，胸中已有成见，不过廷臣互有争端，一时未便下诏。越年，竟由太后手敕中书道：

吾闻群臣议请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

今未见施行，吾载阅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谯国夫人王氏，襄国夫入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濮安懿王称皇，王氏、韩氏、任氏并称后，特此手谕！

韩琦等奉到此敕，即转递英宗。英宗即日颁诏，略云：

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所有称皇称后诸尊号，朕不敢闻，令内外臣民知之！此诏。

诏既下，又命就濮王茔建园立庙，封濮王子宗朴为濮国公，主奉祠事。所有濮王尊讳，令臣民谨避，濮议遂定。当时盈廷揣测，统说太后一敕，主张追崇，英宗一诏，半安退让，统由中书主谋，借此定议。平心而论，此议不得为谬。吕诲等以论列弹奏，不见听用，缴纳御史敕诰，自称家居待罪。英宗命阁门还敕，不令辞职。诲等又复奏固辞，且言与辅臣势难两立。并无不共戴天之仇，何必出此危词？宋臣虽有气节，究未免市直沽名。英宗览到此语，不免懊恼，因转问韩琦、欧阳修等。琦、修等齐声奏道："御史等以为理难并立，若臣等有罪，当留御史，黜臣等。"英宗不答。翌日，竟诏徙吕诲知蕲州，范纯仁通判安州，吕大防知休宁县。司马光等上疏，乞留诲等，不报。复请与俱贬，亦不许。侍读吕公著，上言："陛下即位二年，纳谏未著美名，反屡黜言官，如何风示天下？"英宗仍然不从。公著因乞外调，乃出知蔡州。一番大争论，从此罢休。

话分两头，且说文彦博罢相，出判河南，封潞国公。接应前回。至治平二年，自河南入觐，英宗慰劳有加，且语彦博道："朕得嗣立，多出卿力。"彦博悚然道："陛下入继大统，乃先帝意，及皇太后协赞成功，臣何力之有？况陛下即位，臣方在外，韩琦等仰承圣旨，入受遗诏，臣又未尝预闻。今蒙陛下奖及，实不敢当。"英宗徐答道："卿可谓功成不居了。今暂烦卿西行，不久即当召还呢。"彦博乃退。寻即有旨改判永兴军。彦博方去，忽富弼自称足疾，力请解政，英宗不允。弼偏隔日一奏，五日两疏，坚辞枢密。看官道是何因？原来嘉祐年间，弼入相，适韩琦为枢密使，应三十二回。凡中书有事，往往与枢密相商，至此琦与弼易一职位，琦事多专断，未尝问弼，弼颇不怿。当太后还政时，弼毫不预闻，忽韩琦促请撤帘，弼不禁惊讶道："弼备位辅佐，他事或不可预闻，这事何妨通知，难道韩公独恐弼分誉么？"褊心总未易去，富郑公尚且如此。琦闻弼言，也语人道："此事当如出太后意，不便先事显言。"弼心中总觉不快。英宗亲政，因弼尝与议建储，特加授户部尚书。弼曾乞辞道："建储系国家大计，廷臣等均有此议，何足言功？且陛下受先帝深恩，母后大德，尚未闻所以为报，乃独加赏及臣，臣何敢受！"此语恰很公正，与文彦博奏对略同。英宗不从。再奏仍不允，弼乃强受。至是连章求去，始命弼出判扬州，封郑国公。还有枢密使张昪，已加封太尉，亦上章告老。英宗道："太尉勤劳王家，怎可遽去？果因筋力就衰，可不必每日到院，但五日一至便了。"昪总不愿再留，仍然求去，乃出判许州。韩琦、曾公亮，因富弼、张昪俱已外调，枢密院不能无主，拟迁欧阳修为枢密使。修微有所闻，便进与琦等道："皇上亲政，任用大臣，自有权衡，公等虽系见爱，但未免上凌主权，此事如何行得？"琦等乃止。果然英宗别有所属，召入文彦博，令为枢密使。又擢权三司使吕公弼，使副枢密。公弼先为群牧使，时帝尚未立，得赐马甚劣，商诸公弼，欲转易良马。公弼以为未奉明诏，不敢私易，竟谢绝所请。至是英宗擢用公弼，公弼入谢，英宗道："卿前岁不与朕马，朕已知卿正直了。"这是英宗知人处。公弼拜谢而退。嗣又召用泾原路副都部署郭逵，授检校太保，同签书枢密院事。逵本武臣，旧隶范仲淹麾下，仲淹勖以学问，遂成将材。从前任福战殁，及葛怀敏覆军，皆为逵所预料，时人服他先见，累任边镇，积有军功。仁宗季年，湖北溪蛮彭仕羲作乱，调逵知澧州，率兵往讨，尽平诸隘。仕羲窜死，余众悉降。寻复改知邵州，讨平武冈蛮，擢容州观察使，转迁泾原路副都部署。英宗闻他智勇，乃召入都中，令就职枢府。看官！你想宋室大臣，心目中只有文人，不顾武士，前次狄青荡平智高，大功卓著，一入枢府，便觉疑谤纷乘，弹章屡上，郭逵功绩，不及狄青，哪里能钳定众口？当由知谏院邵亢等，连疏奏劾，大略说是："祖宗故例，枢府参用武

臣，必如曹彬父子，及马知节、王德用、狄青，勋名威望，卓越一时，乃可无愧。郭逵黠佞小才，岂堪大用？乞改易成命！”英宗不报。《宋史》中，狄青与郭逵列传，先后相继，隐然以郭比狄，故本回特别提出，且以见宋臣倾轧之非。

会京师大雨，水潦为灾，宫廷门外，俱遭淹没。官私庐舍，毁坏不可胜计，人多溺死。英宗诏求直言，谏官等遵旨直陈，无非是进贤黜佞等语。未几，温州大火，又未几，彗星见西方，长丈有五尺。英宗撤乐减膳，加意修省，且令中书举士，得二十人，一体召试。韩琦以与试多人，恐难位置，英宗道：“台臣多说朕不能进贤，如果能得贤士，岂不是多多益善吗？”旋经琦等酌定，先召试十人，试后中彀，俱授馆职。宋制，进士第一人及第，往往仕至辅相，士人尤以登台阁，升禁从为荣。尝编一歌谣云：“宁登瀛，不为卿；宁抱椠，不为监。”可见当日人心，趋重科第，更艳羡台阁，所有出兵打仗的将士，就使孙、吴复出，颇、牧再生，也看做没用一般呢。宋室积弱，实中此弊。郭逵入枢府半年，终被同列排挤，出任陕西四路宣抚使，兼判渭州。治平三年十一月，英宗又复不豫，兼旬不能视朝。韩琦等入问起居，见英宗憔悴得很，虽是凭几危坐，已觉困惫难支，琦即进言道：“陛下久不视朝，中外惊疑，请早立储君，借安社稷！”英宗略略点言。琦复奏道：“圣意已决，请即手诏，指日行立储礼。”英宗尚未及答，琦即命召学士承旨张方平，入殿草制，先请英宗亲笔指麾，由方平进纸笔。英宗勉强提笔，草书数字。琦望将过去，纸上写着立大大王为皇太子，随复奏请道：“立嫡以长，想圣意必属颍王，惟还请圣躬亲加书明！”英宗乃又批了“颍王顼”三字。方平即遵着帝意，恭拟数语，自首至尾，立刻缮就，中留一空格，即应填太子名，乃请英宗亲笔加入。英宗不堪久坐，待了这一歇，含糊说了数语，韩琦等也听不清楚。至方平呈上草制，乃力疾书太子名，名既书就，不觉叹了一声，忍不住堕泪承睚，随即命内侍掖至龙床，就卧去了。韩琦等当然趋退。文彦博顾语韩琦道：“见上颜色否？人生到此，虽父子亦觉动情呢。”琦答道：“巨鹿受封，尚是眼前时事，不意相去无几，又要立请建储，这也是令人嗟叹呢。”话毕，各散归私第。越二日，即册立太子，奉旨大赦。自是英宗病体毫无起色，好容易度过年关，已是治平四年，文武百官恭上尊号，当于元旦辰刻，入朝庆贺。英宗已要归天，百官还在做梦，这是中国专务粉饰之弊。既至福宁殿，英宗并未御朝，大家惟对着虚座，舞蹈一番，依次退出。但见外面朔风怒号，阴霾四塞，统觉得天象告变，主兆不祥。过了七日，宫中传出讣音，英宗已升遐了，寿三十六岁，在位只四年。英宗夙有潜德，以孝亲著闻，局量弘远，情性谦和。濮王薨逝时，曾把所服玩物分赐诸子，英宗所受这一份，都转畀王府旧人，惟留犀带一条，值钱三十万，委交殿侍出售。殿侍竟把带失去，不胜遑急，英宗却淡然恕置，不索赔偿。即位以后，每命近臣，常称官不称名，臣下有奏，必问朝廷故事，与古治所宜，一经裁决，多出群臣意表，因此中外亦称为贤君。怎奈天不假年，遽尔晏驾，这也是宋朝恨事呢。结果英宗，无非善善从长。

皇太子顼即皇帝位，诏告中外，是谓神宗皇帝。尊皇太后曹氏为太皇太后，皇后高氏为皇太后，晋封弟灏为昌王，頵为乐安郡王。命韩琦守司空兼侍中。曾公亮行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进封英国公。文彦博行尚书左仆射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富弼改武宁军节度使，进封郑国公。张昪改河阳三城节度使。欧阳修、赵概并加尚书左丞，仍参知政事。陈升之为户部侍郎。吕公弼为刑部侍郎。其余百官，均进秩有差。二月朔日，神宗初御紫宸殿，朝见群臣，随即册立元妃向氏为皇后。向氏系故相向敏中曾孙女，父名经，曾为定国军留后。治平三年，出嫁颍邸，封安国夫人，至是立为皇后。忽御史蒋之奇上书劾欧阳修，说他帷薄不修，奸乱甥女等事。神宗览毕，转问故宫臣孙思恭。思恭力为辩释，神宗乃诏问之奇，令他证实。之奇无从取证，只好说出一个彭思永来。看官！你道之奇的御史。从何处得来？他本由欧阳修推荐，得任台官，自濮议纷争，修主张称亲，为吕诲等所斥驳，独之奇赞同修议，修因荐为御史。偏朝右目为邪党，对着之奇冷嘲热讽。之奇听不过去，便欲与修立异，借塞众谤。

会修妇弟薛良孺，与修有嫌，遂捏造蜚言，诬修淫乱，语为中丞彭思永所闻，转告之奇，之奇也不问真伪，遂上章劾修。恩将仇报，具何肺肠。及奉诏诘责，不得已将彭思永传语复奏上去。神宗再诘思永，思永也取不出真凭实据来，于是诬告反坐，将思永、之奇两人，一律贬谪。之奇自诒伊戚，却难为思永了。修本杜门请治，至辨明诬伪，仍力求退位，乃罢为观文殿学士，出知亳州。神宗具有大志，因见廷臣乏才，特出自真知，去请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来，有分教：

曲士从兹张异说，中朝自此紊皇纲。

毕竟所召何人？待小子下回报名。

宋臣专喜迂论，与晋代之清谈，几乎相同，其不即乱亡者，赖有一二大臣为之主持耳。英宗虽入嗣仁宗，缵承大统，而其本生父则固濮王也。以本生父称皇伯，毋乃不伦！欧阳修援引礼经，谓应称亲降服，议固甚当，韩琦即据以定议：于称亲之议，则请行之；于称皇称后之议，则请辞之，最得公私两全之道。吕诲等乃激成意气，至欲以去就生死相争，一何可笑？迨英宗疾亟，未闻廷臣有建储之请，赖韩琦入问起居，片言定策。夫濮议，末迹也，而必争之；立储，大本也，而顾忽之，宋臣之舍本逐末，如是如是。微韩魏公诸人，宋室恐早不纲矣。盖舆论与清谈，其足致乱亡一也。

第三十五回
神宗误用王安石　种谔诱降嵬名山

却说神宗因廷臣乏才，特下诏临川，命有司往征名士。看官道名士为谁？原来就是沽名钓誉、厌故喜新的王安石。安石一生，只此八字。安石，临川人，字介甫，少好读书，过目不忘。每一下笔，辄洋洋千万言。友人曾巩曾携安石文示欧阳修，修叹为奇才，替他延誉，遂得擢进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旧例判官秩满，得求试馆职，安石独不求试。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水陆咸利。又贷谷与民，立息令偿，俾得新陈相易，邑民亦颇称便。安石自谓足治天下，人亦信为真言，相率称颂。寻通判舒州，文彦博极力举荐，乃召试馆职，安石不至。欧阳修复荐为谏官，安石又以祖母年高，不便赴京为辞。修勖以禄养，并请旨再召，授职群牧判官，安石复辞，且恳求外补，因令知常州，改就提点江东刑狱。为此种种做作，越觉声名噪起。仁宗嘉祐三年，复召为三司度支判官，安石总算入京就职。居京月余，即上万言书，大旨在法古变今，理财足用等事。仁宗也不加可否，但不过说他能文，命他同修起居注，他又固辞不受。阁门吏赍敕就付，他却避匿厕所，吏置敕自去。他又封还敕命，上章至八、九次，有诏不许，方才受职。及升授知制诰，当即拜命，并没有推却等情。其情已见。旋命纠察在京刑狱，适有斗鹑少年，杀死狎友一案，知开封府以杀人当死，按律申详。安石察视案牍，系一少年得斗鹑，有旧友向他索与，少年不许，友人恃昵抢去，少年追夺，竟将友人杀死，因此拟援例抵罪。他不禁批驳道："按律公取窃取，皆以盗论。该少年不与斗鹑，伊友擅自携去，是与盗无异。追杀是分内事，不得为罪。"据此批驳，已见安石偏执之非。看官！你想府官见此驳词，肯俯首认错么？当下据实奏辩。安石亦劾府司妄谳。案下审刑大理两司，复按定刑，都说府谳无讹。安石仍不肯认过，本应诣阁门谢罪，他却自以为是，并不往谢。御史遂劾奏安石，奏牍留中不报。安石反迭发牢骚，情愿退休。适值母死丁艰，解职回籍。英宗时也曾召用，辞不就征。

安石父益都，虽官员外郎，究没有甚么通显，他思借重巨阀，遂虚心下气，与韩、吕二族结交。韩绛及弟维，与吕公著皆友安石，代为标榜。维尝为颍邸记室，每讲诵经说，至独具见解处，必谓此系故友王安石新诠，并非维所能发明，神宗记忆在心，嗣迁韩维为右庶子，维举安石自代。虽未见实行，在神宗一方面，已不啻大名贯耳。既得即位，即召令入都。安石高卧不起，神宗再拟征召，乃语辅臣道："安石历先帝朝，屡召不至，朝议颇以为不恭。今又不来，莫非果真有病，抑系有意要求呢？"曾公亮遽答道："安石真辅相才，断不至有欺罔等情。"神宗方才点首，忽一人出班奏道："臣尝与安石同领群牧，见他刚愎自用，所为迂阔，倘或重用，必乱朝政。"第一个料到安石。神宗视之，乃是新任参知政事吴奎，郑重点名。便怫然道："卿也未免过毁了。"奎复道："臣知而不言，是转负陛下恩遇呢。"神宗默然。退朝后，竟颁诏起用安石，命知江宁府。安石直受不辞，即日赴任。曾公亮复力荐安石，足胜大任。看官道公亮力荐，料不过器重安石，误信人言，其实他却另有一段隐情：他与韩琦同相，资望远不及琦，所有国家大事，都由琦一人独断，自己几同伴食，所以于心不甘，阴欲援用安石，排间韩琦；可巧神宗意中，亦因琦执政三朝，遇事专擅，未免有些芥蒂。学士邵元，中丞王陶，本是颍邸旧臣，又从中诋毁韩琦。琦内外受轧，遂上书求去。神宗得书，一时不好准奏，只得优诏挽留。会

因英宗已安葬永厚陵，庙谥一切，均已办妥，琦复请解职。神宗未曾批答，一面却召入安石，命为翰林学士。琦已窥透神宗意旨，索性连章乞休，每日一呈。果然诏旨下来，授琦司徒兼侍中，出任武胜军节度使，兼判相州。琦奉旨陛辞，神宗向他流泪道："侍中必欲去，朕不得已降制了。但卿去后，何人可任国事？"假惺惺做什么？琦对道："陛下圣鉴，当必有人。"神宗道："王安石何如？"情已暴露。琦复道："安石为翰林学士，学问有余，若进处辅弼，器量不足。"平允之论，莫过于此。神宗不答，琦即告辞而去。未几，吴奎亦出知青州，越年病殁。奎，北海人，喜奖善类。少甚贫，及贵，亦仿范文正故事，买田为义庄，所有禄俸，尽周族党。殁后，诸子至无屋以居，时人称为清白吏子孙。神宗以韩、吴并罢，擢张方平、赵抃参知政事，吕公弼为枢密使，韩绛、邵元为枢密副使。抃曾出知成都，召回谏院，未曾就职省府，骤命参政，几成宋朝创例，群臣以为疑。及抃入谢，神宗面谕道："朕闻卿匹马入蜀，一琴一鹤，作为随从，为治简易，想亦如此。朕所由破格录用呢。"抃顿首道："既承恩遇，敢不尽力！"自是抃竭诚图报，遇有要政，无不尽言。惟张方平未洽众望，御史中丞司马光，奏言方平位置不宜，神宗不从，且罢光中丞职，令为翰林学士。曾公亮复议擢王安石，方平亦力言不可。第二个料到安石。旋方平丁父艰去位，时唐介复入为御史，迁任三司使，神宗因令他参政，继方平后任，惟心中总不忘安石。熙宁改元，即令安石越次入对，神宗问治道何先？安石答称："须先择术。"神宗复道："唐太宗何如？"安石道："陛下当上法尧舜，何必念及唐太宗。尧舜治天下，至简不烦，至要不迂，至易不难，不过后世君臣，未能晓明治道，遂说他高不可及。尧亦人，舜亦人，有甚么奇异难学呢？"语大而夸。神宗道："卿可谓责难于君，但朕自顾眇躬，恐不足副卿望，还愿卿尽心辅朕，共图至治！"已经着迷。安石道："陛下如果听臣，臣敢不尽死力！"言毕乃退。

一日，侍讲经筵，群臣讲讫，陆续散去。安石亦拟退班，由神宗命他暂留，且特赐旁坐。安石谢坐毕，神宗乃道："朕阅汉、唐历史，如汉昭烈必得诸葛亮，唐太宗必得魏征，然后可以有为。亮、征二人，岂不是当日奇才么？"安石抵掌道："陛下诚能为尧、舜，自然有皋、夔、稷、契，诚能为高宗，自然有傅说，天下甚大，何材没有？诸葛亮、魏征还是不足道呢！但恐陛下择术未明，用人未专，就是有皋、夔、稷、契、傅说等人，亦不免为小人所挤，卷怀自去罗。"居然以古人自命，且语意多半要挟，其私可知。神宗道："历朝以来，何代没有小人？就是尧、舜时候，尚不能无四凶。"安石道："能把四凶一一除去，才得成为尧、舜。若使四凶得逞谗慝，似皋、夔、稷、契诸贤，怎肯与他同列，合流同污呢？"这一席话，说得神宗很是感动，至安石退后，尚嘉叹不置。于是这位坚僻自是的王介甫，遂一步一步的，跨入省府中去了。当时朝野人士，除吴奎、张方平、韩琦外，尚谓安石多才，定有一番干济，惟眉山人苏洵，已作一篇辩奸论，隐斥安石。还有知洛川县李师中，当安石知鄞县时，已说他眼内多白，貌似王敦，他日必乱天下。这两人事前预料，才不愧先知哩。

师中，楚丘人，父名纬，曾为泾原都监。师中少识边情，及长，举进士，知洛川县，后调任敷政县，益知边务。神宗嗣位，迁知凤翔府，适青涧守将种谔，收复绥州，师中谓种谔轻开边衅，请朝廷慎重。果然夏主谅祚，诱杀知保安军杨定等，几乎宋夏又复交兵。亏得故相韩琦，奉命经略陕西，才得支持危局。从李师中折入夏事，又是一种笔墨。这事说来话长，待小子叙明原委，方得一目了然。为下半回主脑。种谔复绥州，尚是治平四年事，本书上文叙王安石，已至熙宁元年，此处系是回溯，不得不从李师中折入，且从前宋夏交涉，亦可借此补叙。

先是夏主谅祚，奉册为夏王，宋廷岁赐如常，谅祚亦修贡如故。接应三十一回。英宗入承帝位，夏使吴宗来贺，宗出言不逊，有诏令谅祚罪宗。谅祚不肯奉诏，反于治平三年，寇掠秦凤、泾原一带，直薄大顺城。环庆经略使蔡挺，率蕃官赵明等，往援大顺，谅祚裹银甲，戴毡帽，亲自督战。挺遣弓弩手整列壕外，更迭发矢，夏兵前列多伤，谅祚亦身中流矢，率众遁去，转寇柔远。挺又使副总管张玉，领三千人夜袭敌营，夏兵惊溃，退屯金汤，会宋廷颁发赐夏岁币，知延州陆

诜留币不与，飞章上奏道："朝廷素事姑息，所以狡虏生心，敢尔狂悖，今若再赐岁币，是益令玩视，愈亵国威，请降旨诘责虏主，待他谢罪，再行给币未迟。"英宗转问韩琦，琦本主张问罪，当然赞成陆议，乃饬陆移牒宥州，诘问谅祚。谅祚连遭败仗，已经夺气，并因理屈词穷，无可解免，只得遣使谢罪，诿言咎由边吏，应按罪加诛云云。是书上达，已值英宗宾天，神宗践阼，当有新诏一道，赍付谅祚，诏曰：

> 朕以夏国累岁以来，数兴兵甲，侵犯边陲，惊扰人民，诱迫熟户，去秋复直寇大顺，围迫城寨，焚烧村落，抗敌官军，边奏累闻，人情共愤。群臣皆谓夏国已违誓诏，请行拒绝，先皇帝务存含恕，且诘端由，庶观逆顺之情，以决众多之论。逮此逊章之禀命，已悲仙驭之上宾，朕纂极云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谅乃诚。既自省于前辜，复愿坚于众好。苟奏封所叙，忠信无渝，则恩礼所加，岁时如旧。安民保福，不亦休哉！特谕尔夏主知之！

谅祚得诏，又遣人到宋，庆吊兼行。到了冬季，夏绥州监军嵬名山弟夷山，向青涧城求降。青涧城守将系种世衡子，就是种谔，也算世袭。谔受降后，即令夷山作书，招致乃兄，并特赠金盂一枚。适名山外出，有名山亲吏李文喜接得金盂，喜出望外，便与去使密定计策，令宋兵潜袭营帐，不怕名山不降，且乘势可得绥州。去使返报种谔，谔即密奏宋廷，一面通报延州知州陆诜。诜却谓虏众来降，真伪难测，也奏请戒谔妄动。神宗命转运使薛向，会同陆诜，询明种谔受降虚实，再定机宜。向与诜乃召谔问状，诜始终反对谔议，独向恰有意赞成。两下协定招抚三策，由向主稿，遣幕府张穆之入奏。穆之暗受向嘱，既至阙下，面陈谔议可成。看官！试想神宗是好大喜功，听了张穆之一番奏对，遂以为有机可乘，乐得兴兵略地。且疑陆诜不肯协力，从中掣肘，竟将他调徙秦凤，专任向、谔，规复绥州。哪知这种谔还要性急，不待朝命颁到，已起兵潜入绥州，围住名山营帐。名山毫不预防，突然遭围，自然脚忙手乱，当由亲吏李文喜，导入夷山，同劝名山降宋。名山无可奈何，只好举众出降，共计首领三百人，户一万五千，兵万兵，一概就抚，由谔督兵筑城，缮固守备。夏人来争，被谔发兵邀击，杀退夏众，遂复绥州。绥州久已陷没，规复未始非策，但不在谅祚寇边之先，而在谅祚谢罪以后，未免自失信用耳。陆诜以诏命未至，谔即擅自兴师，拟遣吏逮治，可巧穆之西还，传诏徙诜，诜乃叹息而去。

夏主谅祚，闻绥州失守，欲发兵入寇，部目李崇贵、韩道善两人，入帐献策道："大王如欲用兵，恐胜负难料，不如另用他计。"谅祚问用何策，李崇贵道："前宋使杨定到来，曾许归我沿边熟户，我曾送他金银宝物，他受了我的馈赠，却未闻遵约，反听种谔袭夺绥州，真是可恨！我不若诱他会议，杀死了他，就占领了保安，作为根据，然后进可战，退可守，不患不胜。"谅祚大喜道："果然好计，就照此行罢！"原来杨定曾出使夏国，见了谅祚，跪拜称臣。谅祚畀他金银，及宝剑一口，宝镜一具，定即许归沿边熟番。及定还，将金银匿住，只把剑镜献上，且言谅祚可刺状，神宗信为真言，竟擢定知保安军。自谅祚用计诱定，即遣韩道善赍书往请，约定会议。定竟冒冒失失的前去赴会，一到会场，未见谅祚，即由李崇贵责他爽约。定尚未及答，已被崇贵呼出伏兵，乱刀齐下，将定剁成肉泥。该死！该死！随即入攻保安，大肆劫掠。警报迭达汴都，神宗不免自悔。巧值李师中奏牍亦到，归咎种谔，朝议随声附和，竟欲诛谔弃绥。前时不闻谏阻，至此又如此畏缩，宋廷可谓无人。神宗未肯遽允，当命陕西宣抚使郭逵，移镇鄜延，就近酌夺。接应前回。逵用属吏赵卨议，卨读如歇。奏陈机宜，大致说是："虏杀王官，应加声讨，若反诛谔弃绥，成何国体？且名山举族来归，如何处置？言之甚是。一面贻书辅臣，请保守绥州，借张兵势，规度大理河川，择要设堡，画地三十里，安置降人，方为上计。"朝议仍然未决，乃调韩琦判永兴军，经略陕西。琦临行，曾言绥不当取，及既抵任所，复奏称绥不可弃。枢府驳他前后矛盾，令再明白复陈，琦遂复奏道："臣前言绥不当取，是就理论上立言，今言绥不可弃，是就时势上立言。现在边衅已开，无理可喻，只有就势论势，保存绥州，秣兵厉马，与他对待，俾

他不敢小觑，方能易战为和。”练达之言。奏既上，言官尚交论种谔，有旨将谔贬官，谪置随州。会郭逵诇知诱杀杨定，系李崇贵、韩道善主谋，遂传檄谅祚，索取罪人。凑巧谅祚得病，更闻韩琦镇边，料知不能反抗，只得执住李、韩二人，献与郭逵。未几，谅祚病死，子秉常嗣立，遣臣薛宗道等赴宋告哀。神宗问杀杨定事，宗道谓：“李、韩二犯，已执送边镇，不日可到。”果然隔了一宵，由郭逵将李、韩二人，槛送阙下。神宗亲自廷讯，李崇贵直陈颠末，神宗不禁叹息道：“照此说来，杨定纳贿卖地，罪不容诛，但你等何妨径自陈请，由朕明正典刑，今乃擅加诱杀，藐我上国，难道得称无罪么？”崇贵等乃叩首伏罪。神宗特赦崇贵等死刑，追削杨定官爵，籍没田宅。另遣使臣刘航，册秉常为夏国王。小子有诗咏韩魏公道：

入定皇纲出耀威，如公谁不仰丰徽？
三朝政绩昭然在，中外都凭只手挥。

夏事暂作结束，小子又要叙那王安石了。看官少待，且看下回。

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矫情立异之臣。如神宗之于王安石是已。神宗第欲为唐太宗，而安石进之以尧、舜，神宗目安石为诸葛、魏征，而安石竟以皋、夔、稷、契自况。试思急功近名之主，其有不为所惑乎？当时除吴奎、张方平、苏洵外，如李师中者，尝谓其必乱天下。夫师中亦一夸诞士，史称其好为大言，以致不容于时，吾谓大言者必未足副实，即如绥州之役，彼第归咎种谔，而于善后事宜，毫不提及，是殆亦责人有余，而责己不足者。赖韩琦坐镇，郭逵为辅，夏事始得就绪耳。吾以是叹韩魏公之不可及也。

第三十六回
议新法创设条例司　谳疑狱狡脱谋夫案

却说王安石既承主眷，渐渐露出锋芒，意欲变法维新，炫人耳目。是时大内帑银，所存无几，神宗年少气锐，方以富国强兵为首务，安石隐伺上意，遂倡理财足国的美谈，歆动神宗。熙宁元年仲冬，行郊天礼，辅臣以河朔旱灾，国用不足，乞南郊以后，不可再循故例，遍赐金帛。有诏令学士复议，司马光道："救灾节用，当自贵近为始，辅臣议应当照行。"王安石道："国用不足，乃不善理财的缘故，若徒事节流，未识开源，终属无益。"司马光又道："甚么叫做善理财？无非是头会箕敛罢了。"安石道："不必加赋，自增国用，才算是理财好手。"光笑道："天下哪有此理？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官府多一钱，民间便少一钱，若设法夺民，比加赋还要厉害。从前桑弘羊尝挟此说，欺骗汉武帝，太史公大书特书，显是指斥弘羊，讽刺汉武呢。"语虽未必尽然，但如桑弘羊、王安石等，实蹈此弊。安石尚不肯服理，仍然争论不已。神宗道："朕意亦与光同，但些须例赏，必欲吝啬，似亦未免失体了。"遂不从辅臣所议，行赏如故。仍是左袒安石。

既而郑国公富弼，自汝州入觐，诏许肩舆至殿门，令弼子扶掖进见，且命免拜跪礼，赐坐与谈。神宗开口问道："卿老成练达，定有高见，现欲治国安邦，须用何术？"弼对答："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否则奸人必伺隙售奸。譬如上天监人，善恶令他自取，乃加诛赏，庶几功罪两明。"神宗又道："北有辽，西有夏，边境未宁，如何是好？"弼又道："陛下临御未久，当首布德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对症发药。神宗踌躇多时，方道："朕常欲询卿，卿可留朝辅政。"弼答言："老不胜任。"仍辞退赴郡。至熙宁二年二月，复召弼入都，拜司空兼侍中，并特赐甲第。弼仍上表固辞，经优诏促使就道，乃奉旨入朝。途次闻京师地震，神宗减膳撤乐，独安石谓："灾异由天，无关人事。"安石距近今千年，已知新学，确是一个人才。弼不禁叹息道："人君所畏惟天，天不足畏，何事不可为？此必奸人欲进邪说，摇惑上心，不可以不救呢。"当即上书数千言，力陈进贤辨奸的大要。及入对，又说了数十语，无非是隐斥安石。神宗虽任弼同平章事，意中总不忘安石，拟擢为参政。会值唐介奏事，即与介述明本意，介言安石不胜大任。神宗道："文学不可任呢？经术不可任呢？吏事不可任呢？"介对道："安石好学泥古，议论每多迂阔，若令他为政，必多变更。"神宗不答。介退，语曾公亮道："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扰，诸公后当自知，莫谓介不预言呢！"公亮本推荐安石，哪里肯信？未几，神宗又问侍读孙固，谓安石可否令相？固对道："安石文行甚优，令为台谏侍臣，必能称职，若宰相全靠大度，安石狷狭少容，如何做得？陛下欲求贤相，臣心目中恰有三人，便是那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呢。"神宗总归不信，竟命安石参知政事。

安石入谢，神宗语安石道："廷臣都说卿但知经术，未通世务。"安石道："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他人谓臣未通世务，实即未通经术，请陛下详察！"神宗道："照卿说来，欲经世务，先施何术？"安石道："变风俗，立法度，正当今急务。"神宗点首称善。安石遂进言道："立国大本，首在理财，周朝设泉府等官，无非酌盈剂虚，变通民利。后世惟汉桑弘羊，唐刘晏，粗合此意。今欲理财，亟应修泉府遗制，借收利权。利权在握，然后庶政可行。"神宗道："卿言甚是。"安石又道："古语有言'为政在人'，但人才难得，更且难知。今使十人理财，有一二人不肯协力，便足败事。尧与

众人共择一人治水，尚且九载勿成，况择用不止一人，简选未尝询众，能保无异议么？陛下诚决计进行，首在不惑异说。”让你一人独做，可好么！神宗道：“朕知道了，卿去妥议条规，待朕次第施行。”安石应命退出。次日，即奏请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经画邦计，变通旧制，调剂利权。更举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协同办事。神宗准奏，当命安石、升之两人，总领制置三司条例司，令得自择掾属。安石遂引用吕惠卿、曾布、章惇、苏辙等，分掌事务。惠卿曾任真州推官，秩满入都，与安石谈论经义，意多相符。安石竟称为大儒，事无大小，必与商议，有所奏请，又必令他主稿，几乎一日不能相离。曾布即曾巩弟，事事迎合安石意旨，安石亦倚为心腹，与惠卿同一信任。当下悉心酌商，定了新法八条，六条谓足富国，两条谓足强兵，由小子录述如下：

富国法六条。

(一)农田水利　饬吏分行诸路，相度农田水利，垦荒废，浚沟渠，酌量升科，无论吏民，皆须同役，不准隐漏逃匿。

(二)均输　诸州郡所输官粮，俱令平定所在时价，改输土地所产物，官得徙贵就贱，因近易远，并准便宜蓄买，懋迁有无。

(三)青苗　农民播种青苗时，由朝廷出资贷民，至秋收偿金，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仍还朝廷。

(四)免役　使人民分等，纳免役钱，得免劳役，国家别募无职人民，充当役夫。

(五)市易　就京师置市易所，使购不卖之物于官，或与官物交换，又备资贷与商人，使遵限纳息，过限不输，息金外更加罚金。

(六)方田　以东南西北各千步为一方，计量田地。分五等定税，人民按税照纳。

强兵法二条。

(一)保甲　采古时民兵制度，十家为保，五百家为都保，都保置正副二人，使部下保丁，贮弓箭，习武艺。

(二)保马　以官马贷保丁，马死或病，令按值给偿。

这数条新法，议将出来，老成正士，没有一个赞成。参政唐介，抗直敢言，先与安石争辩。安石强词夺理，谓可必行。神宗又庇护安石，介不胜愤懑，气得背上生疽，竟尔谢世。先气死了一个。神宗遂将安石新法，依次举行。先遣刘彝、谢卿才、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巡行诸路，查核农田水利，酌定税赋科率，徭役利害；继即饬行均输法，起用薛向为江浙荆淮发运使，领均输平准，创行东南六路。两法颁行，言路已是哗然。知制诰钱公辅，知谏院范纯仁等，均言薛向开衅边疆，曾坐罪罢黜，应前回。不应起用。公辅且斥安石坏法徇私，安石不悦，竟奏徙公辅知江宁府。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翰林学士郑獬，知开封府滕元发，均为安石所忌，相继迁谪。恼了御史中丞吕诲，含忍不住，即撰成一篇弹文，入朝面奏。途中遇着司马光，问他何事。诲便道：“我将参劾一人，君实可赞成么？如肯赞成，请为后劲。”光问所劾何人。诲答道：“便是新参政王安石。”光愕然道：“朝廷方喜得人，奈何劾他？”诲叹道：“君实也作是说么？怪不得别人。安石好执偏见，党同伐异，他日必败国事，这是腹心大患，不劾何待？你如不信，尽管请便，我要入朝去了。”光答道：“我正去侍讲经筵，不妨同行。”原来君实系光表字，故诲以此相呼，两人同入朝堂，待至神宗御殿，诲即袖出弹章，上殿跪呈。神宗当即展阅，但见上面文字，无非指斥安石，最注目的却有数语，其文云：

臣闻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诚恐陛下悦其才辩，久而倚畀，大奸得路，群阴会进，则贤者尽去，乱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唯务改作，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窃忧之！误天下苍生者，必斯人也！

看官！你想神宗方信任安石，怎能瞧得进去？看到误天下苍生句，不禁怒形于色，立将原奏掷还。诲大声道：“陛下如不见信，臣不愿与奸佞同朝，乞即解职！”神宗也不多言，只命他退去，诲退后，即下诏出诲知邓州。范纯仁复申劾安石，留章不下。纯仁求去，奉诏免他谏职，改判

国子监。纯仁又续缮奏章，拟再恳辞，甫经缮就，忽由安石遣使，传语纯仁道："已议除知制诰了，请不为已甚。"纯仁勃然道："这是用利诱我了。我言不用，万钟亦非我所愿呢！"不愧家风。当下将奏稿取交来使，次日，即将奏本呈入，神宗尚未许去，蓦见安石入朝，疾言遽色，奏请立黜纯仁。神宗道："纯仁无罪，就使外调，亦当给一善地，可令出知河中府便了。"安石不便再言，只得悻悻而退。范纯仁即仲淹第二子，兄纯佑，曾随父镇陕，与将士杂处，评骘人才，无不具当。仲淹得任人无失，以此立功，及仲淹罢职，他奉侍左右，未尝少离。未几，废疾去世，弟纯礼、纯粹，依次出仕，后文慢表。惟纯仁以父荫得官，历任县令、判官，所向皆治。寻擢为侍御史，与议濮王典礼，复遭外谪。见三十四回。嗣又召还京师，命知谏院，至是又出守河中。寻徙成都转运使，因新法不便，戒州县不得遽行。安石恨他阻挠，诬以失察僚佐罪，左迁知和州，插此一段，叙明纯仁历史，且回应三十二回中语。这且按下再提。

且说王安石以两法既行，复议颁行青苗法。吕惠卿极端怂恿，独苏辙立言未可，安石问为何因，辙答道："出钱贷民，本欲救民，但钱入民手，不免妄用，满限多无力筹偿，有司饬吏追呼，鞭扑横施，是救民反至病民了。"安石道："君言诚有理，且从缓议。"于是有好几旬不谈此法。忽奉神宗诏命，令与司马光复议登州狱案。安石遂邀光合议，两人各据一见，免不得又争执起来。登州有一妇，许嫁未行，闻夫婿貌丑，心甚不平，竟暗挟利刃，潜往害夫。适乃夫卧田舍间，便拔刀斫人，幸乃夫尚未睡着，慌忙起避，才得不死。只因用手遮格，被断一指而去。乃夫遂鸣官诉讼，知州许遵，拘妇到案，见该妇姿色颇佳，与乃夫确不相配，遂有意脱妇，令她一一承认，当为设法保全，该妇自然听命。许遵即以自首减罪论，上达朝廷。遵有意全妇，莫非想娶她作妾么？安石谓遵言可行。光愤然道："妇谋杀夫，尚可减罪么？"安石道："妇既自首，应从末减。"光又道："律文有言，因他罪致杀伤，他罪得首原，今该妇谋杀乃夫，本属一事，岂谋自谋，杀自杀，可分作两事，得准首原么？"明白了解。安石道："若自首不得减罪，岂非自背律文？"无非好异，不顾纲常。两人相持不下，当即共请神宗判断。偏神宗左袒安石，竟准如安石议。文彦博、富弼等，谏阻不从，且将谋杀已伤，按问自首一条，增入律中，得减罪二等，发交刑部，垂为国法。侍御史兼判刑部官刘述，封还诏旨，驳奏不已。安石大愤，请神宗黜退刘述。述遂率侍御史刘琦、钱顗，共上疏论安石罪，略云：

> 安石执政以来，未逾数月，操管商权诈之术，与陈升之合谋，侵三司利权，开局设官，分行天下，惊骇物听。近复因许遵妄议，定按问自首之法，安石任偏见而立新议，陛下不察而从之，遂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妄事更张，废而不用，如此奸诈专权，岂宜处之庙堂，致乱国纪？愿早罢逐，以慰天下。曾公亮畏避安石，阴自结援以固宠，赵抃则括囊拱手，但务依违，皆宜斥免，臣等为国家安危计，故不惮刑威，冒渎天听，伏冀明断施行。

疏上，安石奏贬琦监处州盐酒务，顗监衢州盐税，并拘述狱中。司马光等上疏力争，乃将述贬知江州。琦、顗照安石议，贬谪浙东。殿中侍御史孙昌龄，同判刑部丁讽，审刑院详议官王师元，皆坐述党忤安石，谪徙有差。还有龙图阁学士祖无择，与安石意见不同，亦遭黜逐。正是：

> 黜陟不妨由我主，纲常何必为人拘？

既而三司条例司官苏辙，亦被谪为河南府推官，欲知苏辙如何得罪，容至下回表明。

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误在未审国情，独执己见，但知理财之末迹，而未知理财之本原耳。当安石知鄞时，略行新法，邑人称便，即哓哓然曰："我宰天下有余。"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执政非长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诟病，而安石愈觉自是，黜陟予夺，任所欲为。至若登州妇人一案，较诸斗鹑少年，尤关风化，同僚谓不宜减罪，而彼必欲减免之，盖无非一矫情立异之见耳。夫朝廷举措，关系天下安危，而顾可以矫情立异行之乎？我姑勿论安石之法，已先当诛安石之心。

第三十七回
韩使相谏君论弊政　朱明府寻母竭孝思

却说苏辙系安石引用，在三司条例司中，检详文字。安石欲行青苗法，为辙所阻，数旬不言。嗣由京东转运使王广渊，上言农民播种，各苦无资，富家得乘急贷钱，要求厚利，乞留本道钱帛五十万，贷民取息，岁可获利二十五万。安石览到此文，不禁喜跃道："这便是青苗法呢，奈何不可行？"遂亟召广渊入都，与商青苗法。广渊一口赞成。安石乃奏请颁行，先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开办，逐渐推广。有旨报可，自是从前常平通惠仓遗制，尽行变更。苏辙仍力持前说，再三劝阻，又与吕惠卿论多不合。惠卿遂进谗安石，谓辙有意阻挠。安石大怒，欲加辙罪，还是陈升之从旁劝解，乃罢辙为河南府推官。安石复荐惠卿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司马光谓："惠卿佥巧，心术不正，安石误信惠卿，因致负谤中外，如何可以重用？"神宗不从，竟依安石所请。首相富弼见神宗信任安石，料想不能与争，托病求去，乃出判亳州，擢陈升之同平章事。

升之就职后，神宗问司马光道："近相升之，外议如何？"光对道："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曾公亮晋江人，陈升之建阳人，俱属闽地。二参政皆楚人，王安石临川人，赵抃西安人，俱属楚地。他日援引亲朋，充塞朝堂，哪里能培厚风俗呢？"神宗道："升之颇有才智，晓畅民政。"光又道："才智非不可用，但必须旁有正士，隐为监制，方能无患。"神宗又问及王安石，光答道："外人言安石奸邪，未免过毁，但他性太执拗，不明事理，这也是一大病呢。"评论确当。神宗始终不听。

陈升之既经入相，颇欲笼络众望，请罢免三司条例司。这便是才智的见端。安石以为负己，又同他争论起来。升之称疾乞假，安石遂引枢密副使韩绛，制置三司条例。安石每奏事，绛亦随入。常奏称安石所陈、无不可用，安石大得臂助。绛复上言："青苗法便民，民间多愿贷用，乞遍下诸路转运使施行！"于是诏置诸路提举官，执掌贷收事件。提举官多方迎合，以多贷青苗钱为功，不论贫富，随户支配。又令贫富相兼，十人为保首。王广渊在京东，分民户为五等，上等户硬贷钱十五千，下等户硬贷钱一千，到限不还，即着悍吏敲比征呼，民间骚然。广渊入奏，反说百姓欢呼感德。谏官李常，御史程颢，劾论广渊强为抑配，掊克百姓，神宗不报。河北转运使刘庠，不放青苗钱，奏称百姓不愿借贷，神宗又不报。安石反恨恨道："广渊力行新法，偏遭弹劾，刘庠欲坏新法，不闻加罪，朝事如此，尚可望富强么？"依了你，反要贫弱，奈何？横渠人张载，与河南程颢、程颐兄弟，素相友善，平居共谈道学，归本六经。及出为邑宰，不假刑威，专务敦本善俗，民化一新。御史中丞吕公著，登诸荐牍，当由神宗召见，问以治道。载对道："为政必法三代，否则终成小道呢。"时安石方倡言古道，神宗亦有心复古，听了此言，还道张载亦安石一流，即留他在朝，命为崇文院校书。哪知张载所说的古法，与安石不同。他见安石托古病民，料难致治，竟称疾辞去。洁身自好，足称明哲。

前参政张方平，服阕还朝，应三十五回。受命为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省，安石以方平异己，极力排挤，因出知陈州。及陛辞，极言新法弊害，神宗亦怃然动容，随即召为宣徽北院使。又事事受安石牵制，坚请外调，乃复出判应天府。时已熙宁三年了。河北安抚使韩琦，忽上疏请罢青苗法，略云：

> 臣准散青苗，诏书务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邀倍息，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今

所列条约，乃自乡户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数，三等而下，更许皆借。且乡户上等，并坊郭有物业者，乃从来兼并之家，今令借钱一千，纳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钱取息，与初诏相违。又条约虽禁抑勒，然不抑勒，则上户必不愿请，下户虽或愿请，请时甚易，纳时甚难，将必有督索同保均赔之患。陛下躬行节俭以化天下，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臣，纷纷四行，以致远迩之疑哉？乞罢诸路提举官，第委提刑点狱，依常平旧法施行！

神宗览到琦疏，亦稍有所悟，便将原疏藏在袖中，出御便殿，召辅臣等入议。曾公亮先入，神宗即从袖中，取出琦疏，递示公亮道："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青苗等法，可以利民，不料害民如此。且坊郭间何有青苗，乃亦强令借贷呢？"说至此，忽有一人趋进道："如果从民所欲，虽坊郭亦属何害？"神宗命曾公亮递示原疏，安石略略一瞧，不禁勃然道："似汉朝的桑弘羊，括取天下货财，供奉人主私用，乃可谓兴利之臣。今陛下修周公遗法，抑兼并，赈贫弱，并不是剥民自奉，如何以是兴利之臣呢？"神宗终以琦说为疑，沉吟不答。安石趋出，神宗乃谕辅臣道："青苗法既不便行，不如饬令罢免。"公亮道："待臣仔细访查，果不可行，罢免为是。"无非回护安石。神宗允准，公亮等方才退出。安石即上章称病，连日不朝。神宗乃命司马光草答琦诏，内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等语。安石闻知，上章自辩，神宗又转了一念，似觉薄待安石，过不下去，乃巽辞婉谢，且命吕惠卿劝使任事。安石仍卧疾不出，神宗语赵抃道："朕闻青苗法多害少利，才拟罢免，并非与安石有嫌，他如何不肯视事？"赵抃道："新法都安石所创，待他销假，再与妥议，罢免未迟。"赵抃素称廉直，何亦有此因循？韩绛道："圣如仲尼，贤如子产，初入为政，尚且谤议纷兴，何怪安石？陛下如果决行新法，非留用安石不可！安石若留，臣料亦先谤后诵呢。"这一席话，又把神宗罢免青苗的意思，尽行丢去，仍敦促安石入朝。一面遣副都知张若水，押班蓝元振，出访民情。哪知这两人早受安石贿托，回宫复命，只说是民情称便。神宗益深信不疑，竟将琦奏付条例司，命曾布疏驳，刊石颁示天下。安石乃入朝叩谢，由神宗温词慰勉。安石自此执行新政，比前益坚。

文彦博看不过去，入朝面奏，力陈青苗害民。神宗道："朕已遣二中使亲回民间，均云甚便，卿奈何亦有此言？"彦博道："韩琦三朝宰相，陛下不信，乃信二宦官么？"神宗不觉变色，但因彦博系先朝宗臣，不忍面斥，惟有以色相示。彦博知言不见听，亦即辞出。韩琦闻原奏被驳，复连疏申辩，且言安石妄引周礼，荧惑上听，终不见答。琦遂请解河北安抚使，止领大名府一路。这疏一上，却立邀批准了。嗣是知审官院孙觉，因指斥青苗法，被贬知广德军，御史中丞吕公著，亦因言新法不便，被贬知颍州。知制诰兼直学士院陈襄，推荐司马光、韩维、吕公著、范纯仁、苏轼等人，见忤安石，出知陈州。参知政事赵抃，自悔前时主持不力，致复行青苗法，上章劾论安石，并求去位，亦出知杭州。参政一缺，即命韩绛继任。那时又来了一个护法幺么，姓李名定，曾为秀州判官，居然因附会安石，得擢为监察御史里行。定为安石弟子，自秀州被召，入京遇右正言李常。常问道："君从南方未，民谓青苗法如何？"定答道："民皆称便。"弟子不可不从师。常愕然道："果真么？举朝方争论是事，君勿为此言。"定与常别，即去谒见安石，且禀白道："青苗法很是便民，如何京师传言不便？"安石喜道："这便叫作无理取闹呢。改日入对，你需要明白上陈。"定唯唯遵命。安石即荐定可用，神宗即召定入问，定历言新法可行。及询至青苗法，定尤说得远近讴歌，舆情悉洽。神宗大悦，即命定知谏院，曾公亮等言查考故例，选人未闻为谏官，应请改命，乃拜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谓："定不由铨考，擢授朝列，不缘御史，荐置宪台，朝廷虽急欲用才，破格特赏，但紊乱成规，所益似小，所损实大。"遂封还制书。经神宗诏谕再三，颂等仍执奏不已。安石劾他累格诏命，目无君上，遂坐罪落职，时人称为熙宁三舍人。

未几，有监察御史陈荐劾定，说他为泾县主

簿时，闻母仇氏丧，匿不为服，应声罪贬斥。定上书自辩，谓："实不知由仇氏所生，所以疑不敢服。"看官阅到此处，恐不能不下一疑问，定出应仕籍，并非三五岁的小孩儿，况他父名问，也曾做过国子博士，定并非生自空桑，难道连自己的生母，都未晓得么？说来也有一段隐情。仇氏初嫁民间，生子为浮屠，释名了元，相传是与苏轼结交的佛印禅师。后仇氏复为李问妾，生下一子，就是李定。寻又出嫁郜氏，生子蔡奴，工传神。此妇所生之子，却都有出息。定因生母改嫁，不愿再认，因此仇氏病死，他未尝持服。偏被陈荐寻出瘢点，将他弹劾，他只好含糊解说，自陈无辜。安石谊笃师生，极力庇护，反斥荐捕风捉影，劾免荐官，改任定为崇政殿说书。监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复上言："定既不孝，怎可居劝讲地位？"并交论安石袒徒罪状。安石又入奏神宗，说他朋串为奸，应加惩处。神宗此时，已是百依百顺，但教安石如何说法，当即准行，林旦等又复落职，言路未免哗然。定也觉不安，自请解职，乃改授检正中书吏房，直舍人院。总仗师力。

宋室旧制，文选属审官院，武选属枢密院，安石又创出一篇议论，分审官为东西院，东主文，西主武。看官道他何意？原来文彦博正主枢密，与安石不合，安石欲夺他政权，所以想出此法。神宗依议施行，彦博入奏道："审官院兼选文武，枢密院还有何用？臣无从与武臣相接，不能妄加委任，陛下不如令臣归休罢！"神宗虽慰留彦博，但审官院分选如故。知谏院胡宗愈，力驳分选，且言李定非才，有诏斥宗愈内伏奸意，中伤善良，竟贬为通判真州。会京兆守钱明逸，报闻知广德军朱寿昌，弃官寻母，竟得迎归。有"孝行可嘉，亟待旌扬"等语。有李定之背母，复有朱寿昌之寻母，一孝一不孝，互勘益明。李定当日恐不免有瑜、亮并生之叹。寿昌，扬州人，父名巽，曾为京兆守，巽妾刘氏，生寿昌，年仅三岁，刘氏被出，改适党氏。《宋史》寿昌本传，谓刘氏方娠即出，寿昌生数岁还家。但据王偁《东都事略》，苏轼《志林》，皆云寿昌三岁出母，今从之。至寿昌年长，父巽病亡，他日夕思母，四处访求，终不可得。寿昌累知各州县，除办公外，辄委吏役探听生母消息，又遍贻同僚书函，托访母刘氏住址。不意愈久愈杳，越访越穷，他竟摒绝酒肉，戒除嗜欲，甚至用浮屠言，灼背烧顶，刺血书佛经，誓诸神明，得母方休。熙宁初年，授知广德军，他莅任数月，竟太息道："年已五十，尚未得见生母，如何为人？古人说得好：'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孝且未尽，怎好言忠？罢罢！我宁舍一官，再往寻母，好歹总要得一确音。万一我母西归，就使森罗殿上，我也要去探觅哩。"孝子忠臣多人做成，自呆。随即辞职，并与家人诀别道："我此行若不见母，我亦不回来了。"家人挽留不住，他竟背着行囊，飘然径去。在途跋山涉水，触暑冒寒，也顾不得甚么辛苦，只是沿途探问，悉心侦察，好容易行入关中，到了同州，复逐村挨户的查问过去。恰巧有一老妇人，倚门立着，他竟向问刘母下落。那老妇却似有所晓，便令寿昌入内，盘问底细。寿昌一一陈明，老妇不禁流泪道："据你说来，你便是朱巽子寿昌么？"当下将自己如何被逐，后来如何改嫁，也说明情由。寿昌听了数语，已知情迹相符，遂不待辞毕，倒身下拜道："我的母亲，想煞儿了！"老妇亦对着寿昌，抱头同哭。哭了一会，又由寿昌自述寻母始末，更不禁破涕为笑。老妇道："我已七十多岁了，你亦五十有零，谁料母子尚得重逢？想是你至诚格天，因得如此哩。"言毕，复召入壮丁数人，与寿昌相见。这几个壮丁，乃是刘适党氏后，所生数子。寿昌问明来历，即以兄弟礼相待，大家暄叙一场。当由党氏家内，草草的备了酒肴，畅饮尽欢。越两日，寿昌即将老母刘氏，及党氏数子，悉数迎归。事闻于朝，一班老成正士，均说他孝行卓绝，须破格赐旌。奈王安石回护李定，不得不阻抑朱寿昌，仍请诸神宗，令还就原官。寿昌以养母故，求通判河中府，总算照准。士大夫作诗相赠，极为赞美。监官告院苏轼，亦赠寿昌诗，并有诗序一篇，阳誉寿昌，阴斥李定。定见诗及序，大加恚恨，后来遂有诬轼等事。寿昌判河中数年，母殁居忧，终日哭泣，几乎丧明。既丧，有白乌集于墓上，时人以为孝思所致。小子有诗咏道：

人生百行孝为先，寻母何辞路万千。
留得一编《孝义传》，好教后世仰前贤。

寿昌仕至中散大夫而终。《宋史》列入《孝义

传》，这且不必絮述。下回接入朝事，请看官续阅下文。

青苗法非必不可行，弊在立法未善耳。春贷秋还，本钱一千，须加息三百，利率何其重耶？愿借者固贷与之，不愿借者亦强令贷钱，勒派何其苛耶？坊郭本无青苗，乃亦放钱取息，是更名实未符，第借此以括民财而已。韩琦上疏，几已感格君心，乃复为邪党所误，韩绛等不足责，赵抃亦与有过焉。安石坚僻自是，顺己者虽奸亦忠，逆己者虽忠亦奸。不孝如李定，且始终回护之，矧在他人？惟既生李定，复生朱寿昌，造化小儿，恰亦故使同时，俾其互相比例，是得毋巧于撮弄欤？本回于韩琦奏牍，特行提叙，于朱寿昌行谊，又特行表明，劝忠教孝，寓有微忱，匪特就史述史已也。

第三十八回
弃边城抚臣坐罪　徙杭州名吏闲游

却说监察御史程颢，系河南人，与弟颐皆究心圣学，以修齐治平为要旨。颢尝举进士，任晋城令，教民孝悌忠信，民爱戴如父母，后入京为著作佐郎，吕公著复荐为御史。神宗素闻颢名，屡次召见。颢前后进对甚多，大要在正心窒欲，求言育才，神宗亦尝俯躬相答。至新法迭兴，颢屡言不便，请罢青苗钱利息，及汰去提举官等。安石虽怀怒意，但颇敬他为人，不欲遽发。颢忍无可忍，复上疏极言，略云：

> 臣闻天下之理，本诸简易，而行之以顺道，则事无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舍之而于险阻，则不足以言智矣。盖自古兴治，虽有专任独决，能就事功者，未闻辅弼大臣，人各有心，暌戾不一，致国政异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为者也。况于措制失宜，沮废公议，一二小臣，实预大计，用贱陵贵，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设令由此侥幸，事有小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日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复天时未顺，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摇动，此皆陛下所当仰测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职不肖，议论无补，望早赐降责，以避官谤，不胜翘企之至！

疏入后，奉旨令诣中书自言。颢乃至中书处，适安石在座，怒目相视。颢恰从容说道："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心听受，言可乃行，不可便否，何必盛气凌人？"安石闻言，不觉自愧，乃欠身请坐。颢方坐定，正欲开言，忽同僚张戬亦至。无独有偶。安石见他进来，又觉得是一个对头；他与台官王子韶，上疏论安石乱法，并弹劾曾公亮、陈升之、韩绛、吕惠卿、李定等，疏入不报，竟向中书处面争。时适天暑，安石手携一扇，对着张戬，竟用扇掩面，吃吃作笑声。确有奸相。戬竟抗声道："如戬狂直，应为公笑，但笑戬的不过公等两三人，公为人笑，恐遍天下皆是呢！"陈升之在旁道："是是非非，自有公论，张御史既知此理，也不必多来争执。"戬不待说完，便应声道："公亦不得为无罪。"升之也觉惭沮。安石道："由他去说，我等总有一定主意，睬他何为？"戬知无理可喻，转身自去。颢亦辞归，复上章乞罢。诏令颢出为江西提刑，颢又固辞，乃改授签书镇宁军节度使判官。戬与子韶亦求去，于是戬出知公安县，子韶出知上元县。还有右正言李常，因驳斥均输、青苗等法，比安石为王莽。安石怎肯相容，亦出常通判滑州。不数日间，台谏一空，安石却荐一谢景温为侍御史。谢与安石有姻谊，所以援引进去。且将制置条例司，归并中书，所有条例司掾属，各授实官。命吕惠卿兼判司农寺，管领新法事宜。枢密使吕公弼屡劝安石守静毋扰，安石不悦。公弼将劾安石，属稿甫就，被从孙吕嘉问窃去，持示安石。安石即先白神宗，神宗竟将公弼免官，出知太原府。吕氏赠嘉问美名，就是"家贼"两字，嘉问亦安然忍受，但邀安石欢心，也不管甚么贼不贼了。可谓无耻。既而曾公亮因老求去，乃罢免相位，拜司空兼侍中，并集禧观使。当时以熙宁初年，五相更迭，有生、老、病、死、苦的谣言：安石生，曾公亮老，唐介死，富弼称病，赵抃叫苦。虽是一时诙谐，却也很觉确切呢。

安石正力排正士，增行新法，忽西陲呈报边警，夏主秉常，大举入寇，环庆路烽烟遍地了。安石遂自请行边，韩绛入奏道："朝廷方赖安石，何暇使行？臣愿赴边督军！"神宗大喜，便令绛为陕西宣抚使，给他空名告敕，得自除吏掾。绛拜命

即行。总道是马到成功，谁知骑梁不成，反输一跌。先是建昌军司理王韶，尝客游陕西，访采边事，返诣阙下，上平戎三策。大略谓："西夏可取，欲取西夏，须先复河湟，欲复河湟，须先抚辑边沿诸番。自武威以南，至洮、河、兰、鄯诸州，皆故汉郡县，地可耕，民可役，幸今诸羌瓜分，莫能统一，乘此招抚，收复诸羌，就是河西李氏，即西夏。即在我股掌中。现闻羌种所畏，惟唃氏即唃厮罗，见第十八回。子孙，若结以恩信，令他纠合族党，供我指挥，我得所助，夏失所与，这乃是平戎的上策呢。"此策非必不可用。神宗以为奇计，即召王安石入议。安石也极口赞许，乃命韶管干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一面封唃厮罗子董毡为太保，董毡一译作董戬，系唃厮罗三子。仍袭职保顺军节度使，且封董毡母乔氏为安康郡太君，董毡因遣使入谢。至王韶到了秦凤，收降青唐蕃部俞龙珂，遂请筑渭泾上下两城，屯兵置戍，并抚纳洮河诸部。秦凤经略使李师中，反对韶议，安石以师中阻挠，令罢帅事。王韶又上言："渭源至秦州，废田多至万顷，愿置市易司，笼取商利，作为垦荒经费。"安石正要行市易法，哪有不从之理？即请旨转饬李师中，给发川交子，即钞票之类。易取货物，并令韶领市易事。师中又上言："韶所指田，系极边弓箭手地，不便开垦。市易司转足扰民，恐所得不补所亡。"看官！你想安石肯听从师中么？当下奏罢师中，徙知舒州，另命窦舜卿知秦州，与内侍李若愚，往查闲田所在。哪知仅得地一顷，还是另有地主，舜卿、若愚只好据实奏报。安石又说舜卿隐蔽，把他贬谪，令韩缜往代。缜遂报无为有，顺安石意。要想保全官职，也不得不尔。乃进韶为太子中允，寻复令主洮河安抚司事。看官记着！为了王韶倡议平戎，不但吐蕃境内，从此多事，就是宋夏交涉，也因此决裂，竟先闹出战事来。

熙宁三年五月，夏人筑闹讹堡，一译作诺和堡。屯兵甚众，知庆州李复圭，闻朝廷有意平夏，竟欲出师邀功，当遣裨将李信、刘甫等，率蕃、汉兵三千，往袭该堡。偏被夏人得知，一阵驱杀，大败信等，信等逃归。复圭不觉自悔，却想了一计，把无故兴兵的罪状，都推在李信、刘甫身上，斩首徇军，复由自己领兵，追袭夏人，杀了老弱残兵二百名，即上书告捷。真好法子。夏人不肯干休，乘着秋高马肥，大举入环庆州，攻扑大顺城及柔远等寨。钤辖郭庆、高敏等战死。及韩绛巡边，在延安开设幕府，选蕃兵为七军。绛不习兵事，措置乖方，且起用种谔为鄜延钤辖，知青涧城，命诸将皆受谔节制，蕃兵多怨望。绛与谔谋取横山，安抚使郭逵道："谔一狂生，怎知军务？朝廷徒以种氏家世，赐荫子孙，若加重用，必误国事。"绛甚不谓然。适陈升之因母丧去位，两个同平章事，去了一双。一即曾公亮。神宗擢用两人，做了接替，一个便是王安石，一个偏轮着韩绛。安石为首相，即就此带叙。绛在军中，有诏遥授为同平章事。绛兴高采烈，即劾郭逵牵掣军情。逵奉敕召还，谔遂率兵二万人，袭破罗兀，筑城拒守，进筑永乐川、赏逮岭二寨。又分遣都监赵璞、燕达等，修葺抚宁故城，及分荒惟三泉、吐浑川、开光岭、葭芦川四寨，相去各四十余里。韩绛方保荐种谔，盛叙功绩，不意夏人已入顺宁寨，进围抚宁。是时边将折继世、高永能等，方驻兵细浮图，去抚宁不过数里。罗兀城兵势尚厚，且有赵璞、燕达等防守抚宁。谔在绥德闻报，惊惶的了不得，拟作书召回燕达，偏偏口不应心，提起了笔，那笔尖儿好似作怪，竟管颤动，不能成字。适运判李南公在旁，看他这般情形，不禁好笑，他却掷笔旁顾道："甚么好？甚么好？"说了两个好字，竟眼泪鼻涕，一齐流将出来。穷形尽相。南公劝解道："大不了的弃掉罗兀城，何必害怕哩？"谔一言不发，尚是涕泪不已。及南公趋退，那警报杂沓进来，所有新筑诸堡，陆续被陷，将士战殁千余人。谔束手无策，绛亦无可隐讳，只得上书劾谔，且自请惩处。有诏弃罗兀城，贬谔为汝州团练副使，安置潭州。绛亦坐罢，徙知邓州。夏人既得罗兀城，却也收兵退去。

惟王安石转得独相，把揽大权，新任参政冯京、王珪。珪曲事安石，仿佛王氏家奴，京虽稍稍腹诽，但也未敢直言。翰林学士司马光、范镇，依次罢去。神宗新策贤良方正，太原判官吕陶，台州司户参军孔文仲，对策直言，已登上第，为安石所阻，饬孔文仲仍还故官，吕陶亦止授通判蜀州。于是保甲法，免役法，次第举行。并改诸路

更戍法，更定科举法，朝三暮四，任意更张。小子于保甲、免役诸法，已在上文约略说明，所有更戍法系太祖旧制，太祖惩藩镇旧弊，用赵普策，分立四军，京师卫卒称禁军，诸州镇兵称厢军，在乡防守称乡军，保卫边塞称藩军。禁军更番戍边，厢军亦互相调换，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所以叫做更戍。时议以兵将不相识，缓急无所恃，不如部分诸路将兵，总隶禁旅，使兵将相习，有训练的好处，无番戍的烦劳。安石称为良策，乃改订兵制，分置诸路将副。京畿、河北、京东西路，置三十七将，陕西五路，置四十二将，每将麾下，各有部队将训练官等数十人，及诸路旧有总管钤辖都监监押等。设官重复，虚縻廪禄，并且饮食嬉游，养成骄惰，是真所谓弄巧反拙了。

宋初取士，多仍唐旧，进士一科，限年考试，所试科目，即诗赋杂文，及帖经墨义等条。仁宗时，从范仲淹言，有心复古，广兴学校，科举须先试策论，次试诗赋，除去帖经墨义。及仲淹既去，仍复旧制。安石当国，欲将科举革除，一意兴学。当由神宗饬令会议，苏轼谓："仁宗立学，徒存虚名，科举未尝无才，不必变更。"神宗颇以为然。安石以科法未善，定欲更张。当由辅臣互为调停，以经义、论策取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后来更立太学生三舍法，注重经学。安石且作《三经新义》，注释《诗》、《书》、《周礼》，颁行学官，无论学校科举，只准用王氏《新义》，所有先儒传注，概行废置。安石的势力，总算膨胀得很呢。这两条不第解释新法，即宋初成制，亦借此叙明。苏轼见安石专断，甚觉不平，尝因试进士发策，拟题命试，题目是：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代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为问，这是明明借题发挥，讥讽安石。安石遂挟嫌生衅，奏调轼为开封府推官，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著，再上疏指斥新法，略云：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又创制置三司条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君臣宵旰，几有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人皆知其难也。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自古役人，必用乡户，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官污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汉武以财力匮竭，用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是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臣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时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仁宗持法至宽，用人有序，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向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多不振，乃欲矫之以苛察，济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臣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将以折奸臣之萌也。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今者物议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纲纪一废，何事不生？臣愿陛下存纲纪者此也。事关重大，用敢直言，伏乞陛下裁察！

这疏一上，安石愈加愤怒，使御史谢景温妄奏轼罪，穷治无所得，方才寝议。轼乞请外调，因即命他通判杭州。轼字子瞻，眉山人。父洵，尝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诗书，及弱冠，博通经史，善属文，下笔辄数千言。仁宗嘉祐二年，就试礼部，主司欧阳修，得轼文，拟擢居冠军，嗣恐由门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列第一。嗣入直史馆，为安石所忌，迁授判官告院。至是又徙判杭州。杭城外有西湖，山水秀丽，冠绝东南，轼办公有暇，即至湖上游览，所有感慨，悉托诸吟咏，一时文士，多从之游。又仿唐时白居易遗规，浚湖除葑，在湖中筑土成堤，植桃与柳，点缀景色。后人以白居易所筑的堤，称为白堤，苏轼所筑的堤，称为苏堤。相传苏轼有妹名小妹，亦能诗。适文士秦观，字少游，与轼唱和最多。轼又与佛印作方外交，与琴操作平康友，闲游湖上，诗酒联欢，这恐是附会荒唐，不足凭信。轼有弟名辙，与兄同登进士科，亦工诗文，曾任三司条例司检详，以忤安石意被黜，事见上文。小妹不见史乘，秦观曾任学士，与轼为友。佛印、琴操，稗乘中间有记载，小子也无暇详考了。尝有一诗咏两苏云：

> 蜀地挺生大小苏，后人称轼为大苏，辙为小苏。
> 才名卓绝冠皇都。
> 昭陵试策曾称赏，
> 可奈时艰屈相儒。仁宗初，读两苏制策，退而喜曰："朕为子孙得两宰相。"

苏轼外调，安石又少一对头，越好横行无忌了。本回就此结束，下回再行续详。

本回以程疏起手，以苏疏结局，前后呼应，自成章法。中叙宋、夏交涉一段，启衅失律，仍自王安石致之。有安石之称许王韶，乃有韩绛之误用种谔。韶议虽非不可行，然无故开衅，曲在宋廷。绛、谔坐罪，而安石逍遥法外，反得独揽政权，神宗岂真愚且蠢者？殆以好大喜功，堕安石揣摩之术耳。程颢为道学大家，以言不见用而求去。苏轼为文学大家，以言反遭忌而外调。特录两疏，与上回之韩疏相映，盖重其人乃重其文，笔下固自有斟酌也。

第三十九回
借父威竖子成名　逞兵谋番渠被虏

却说苏轼外徙以后，又罢知开封府韩维，及知蔡州欧阳修，并因富弼阻止青苗，谪判汝州。王安石意犹未足，比弼为鲧与共工，请加重谴。居然自命禹、皋。还是神宗顾念老成，不忍加罪。安石因宁州通判邓绾，贻书称颂，极力贡谀，遂荐为谏官。绾籍隶成都，同乡人留宦京师，都笑绾骂绾。绾且怡然自得道："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总是我做了。"为此一念，误尽世人。绾既为御史，复兼司农事，与曾布表里为奸，力助安石，安石势焰益横。御史中丞杨绘，奏罢免役法，且请召用吕诲、范镇、欧阳修、富弼、司马光、吕陶等，被出知郑州。监察御史里行刘挚，陈免役法有十害，被谪监衡州盐仓。知谏院张璪，因安石令驳挚议，不肯从命，亦致落职。又去了三个。吕诲积忧成疾，上表神宗，略言："臣无宿疾，误被医生用术乖方，浸成风痹，祸延心腹，势将不起。一身不足恤，惟九族无依，死难瞑目"云云，这明明是以疾喻政，劝悟神宗的意思，奈神宗已一成不变，无可挽回。至诲已疾亟，司马光亲往探视，见诲不能言，不禁大恸。诲忽张目顾光道："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言讫遂逝。诲，开封人，即故相吕端孙，元祐初，追赠谏议大夫。既而欧阳修亦病殁颍州。修四岁丧父母，郑氏画荻授书，一学即能；至弱冠已著文名，举进士，试南宫第一。与当世文士游，有志复古。累知贡举，厘正文体。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苏轼尝作序云："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时人叹为知言。修本籍庐陵，晚喜颍川风土，遂以为居。初号醉翁，后号六一居士，殁赠太子太师，谥文忠。大忠大奸，必叙履历，其他学术优长，亦必标明，是著书人之微旨。又死了两个。

安石有子名雱，幼甚聪颖，读书常过目不忘，年方十五六，即著书数万言。举进士，调旌德尉，睥睨自豪，不可一世。居官未几，因俸薄官卑，不屑小就，即辞职告归。家居无事，作策二十余篇，极论天下大事。又作《老子训解》及《佛书义解》，亦数万言。他本倜傥不羁，风流自赏，免不得评花问柳，选色征声，所有秦楼楚馆，诗妓舞娃，无不知为王公子。安石虽有意沽名，侈谈品学，但也不能把雱约束，只好任他自由。况且他才华冠世，议论惊人，就是安石自思，也觉逊他一筹。由爱生宠，由宠生怜，还管他甚么浪迹？甚么冶游？当安石为参政时，程颢过访，与安石谈论时政，正在互相辩难的时候，忽见雱囚首丧面，手中执一妇人冠，惘然出庭。闻厅中有谈笑声，即大踏步趋将进去。见了程颢，也没有甚么礼节，但问安石道："阿父所谈何事？"安石道："正为新法颁行，人多阻挠，所以与程君谈及。"雱睁目大言道："这也何必多议！但将韩绛、富弼两人枭首市曹，不怕新法不行。"其父行劫，其子必且杀人。安石忙接口道："儿说错了。"颢本是个道学先生，瞧着王雱这副形状，已是看不过去，及听了雱语，更觉忍耐不住。便道："方与参政谈论国事，子弟不便参预。"雱闻言，气得面上青筋，一齐突出，几欲饱程老拳。还是安石以目相示，方怏怏退出。到了安石秉国，所用多少年，雱遂语父道："门下士多半弹冠，难道为儿的转不及他么？"安石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执政子不能预选馆职，这是本朝定例，不便擅改哩。"你尚知守法么？雱笑道："馆选不可为，经筵独不可预么？"安石被他一诘，半晌才说道："朝臣方谓我多用私人，若你又入值经筵，恐益滋物议了。"你尚知顾名么？雱又道："阿父这般顾忌，所以新法不

能遽行。"安石又踌躇多时，方道："你所做的策议，及《老子训解》，都藏着否？"雱应道："都尚藏着。"安石道："你去取了出来，我有用处。"雱遂至中书室中，取出藏稿，携呈安石。安石叫过家人，令付手民镂版，印刷成书，廉价出售。未免损价。都下相率购诵，辗转间流入大内，连神宗亦得瞧着，颇为叹赏。邓绾、曾布，正想讨好安石，遂乘机力荐，说雱如何大才，如何积学，差不多是当代英豪，一时无两。于是神宗召雱入见，雱奏对时，无非说是力行新法，渐致富强。神宗自然合意，遂授太子中允，及崇政殿说书。雱生平崇拜商鞅，尝谓不诛异议，法不得行，至是入侍讲筵，往往附会经说，引伸臆见，神宗益为所惑，竟创置京城逻卒，遇有谤议时政，不问贵贱，一律拘禁。都人见此禁令，更敢怒不敢言。

安石遂请行市易法，委任户部判官吕嘉问为提举。家贼变为国贼。继行保马法，令曾布妥定条规，遍行诸路。又继行方田法，自京东路开办，逐渐推行。用巨野县尉王曼为指教官。枢密使文彦博，副使吴充，上言保马法不便施行，均未见从。枢密都承旨李评，又诋毁免役法，并奏罢阁门官吏，安石说他擅作威福，必欲加罪。神宗虽然照允，许久不见诏命。且因利州判官鲜于侁，上书指陈时事，隐斥安石，神宗竟擢他为转运副使。安石入问神宗，神宗言："侁长文学，所以超迁。"并出原奏相示，安石不敢再言。利州不请青苗钱，安石遣使诘责，侁复称："民不愿借，如何强贷？"安石无法，遂想出一个辞职的法儿，面奏神宗，情愿外调。神宗道："自古君臣，如卿与朕，相知极少，朕本鄙钝，索乏知识，自卿入翰林，始闻道德学术，心稍开悟。天下事方有头绪，卿奈何言去？"安石仍然固辞。神宗又道："卿得毋为李评事，与朕有嫌？朕自知制诰知卿，属卿天下事，如吕诲比卿为少正卯、卢杞，朕且不信，此外尚有何人，敢来惑朕？"安石乃退。次日，又赍表入请，神宗未曾展览，即将原表交还，固令就职。安石才照常视事。乃创议开边，三路并进。一路是招讨峒蛮，命中书检正官章惇为湖北察访使，经制蛮方。一路是招讨泸夷，命戎州通判熊本为梓、夔察访使，措置夷事。一路便是洮河安抚使王韶，招讨西羌，进兵吐蕃诸部落。这三路中惟羌人狡悍，不易收服，所有蛮夷两路，没甚厉害，官兵一至，当即敛逆。安石遂据为己功，仿佛是内安外攘，手造升平，这也足令人发噱呢。

小子逐路叙明，先易后难，请看官察阅！西南多山，土民杂处，历代视为化外，呼作蛮夷，不置官吏。惟令各处酋长，部勒土人，使自镇抚。宋初，辰州瑶人秦再雄，武健多谋，为蛮人所畏服。太祖召至阙下，面加慰谕，命为辰州刺史，赐予甚厚，使自辟吏属，给一州租赋。再雄感恩图报，派选亲校二十人，分使诸蛮，招降各部，数千里无边患。嗣后各州虽稍有未靖，不久即平。仁宗时，溪州刺史彭仕羲，自号如意大王，纠众作乱，经官军入讨，仕羲遁去。见三十四回。宋廷遣吏传谕，许他改过自归，仕羲乃出降，仍奉职贡，嗣为子师彩所弑。师彩兄师晏，攻杀师彩，献纳誓表，神宗乃命师晏袭职，管领州事。蛮众列居，向分南北江，北江有土州二十，俱属彭氏管辖，南江有三族，舒氏、田氏，各领四州，向氏领五州，皆受宋命。既而峡州峒酋舒光秀，刻剥无度，部众不服，湖北提点刑狱赵鼎，据实上闻，辰州布衣张翘，又献策宋廷，言诸蛮自相仇杀，可乘势剿抚，夷为郡县。宋廷遂遣章惇为湖北察访使，经制南北。章惇既至湖北，先招纳彭师晏，遣诣阙下，授礼宾副使，兼京东州都监，北江遂定。再由惇劝谕南江各族，向永晤奉表归顺，献还先朝所赐剑印。舒光秀、光银等亦降，独田元猛自恃骁勇，不肯从命。惇率轻兵进讨，攻破元猛，夺踞懿州。南江州峒，闻风而下，遂改置沅州，即以懿州新城为治所。尚有梅山峒蛮苏氏，及诚州峒蛮杨氏，亦相继纳土。惇创立城寨，于梅山置安化县，隶属邵州。又以诚州属辰州，寻又改称靖州，蛮人平服，章惇还朝。一路了。

再说泸夷在西南徼外，地近泸水，置有泸州，因名泸夷。仁宗初年，夷酋乌蛮王得盖，居泸水旁，部族最盛。附近有姚州城，废置已久，得盖奉表宋廷，乞仍赐州名，辑抚部落，效顺天朝。仁宗准奏，仍建姚州，授得盖刺史，铸印赐给。得盖死后，子孙私号"罗氏鬼主"。但势日衰弱，不能驭诸族。乌蛮有二酋，一名晏子，一名箇恕，素属

得盖孙仆夜管辖。仆夜号令不行，二酋遂纠众思逞，擅劫晏州山外六姓，及纳溪二十四姓生夷，归他役属。六姓夷遂受二酋嗾使，入扰宋边。戎州通判熊本，素守边郡，熟识夷情，因受命为察访使，得便宜行事。本知夷人内扰，多恃村豪为向导，遂用金帛诱致村豪百余人，到了泸州，一并斩首，当下悬竿徇众，各姓股栗，愿效死赎罪。独柯阴一酋不至，本遣都监王宣，招集晏州降众，及黔州义军，授以强弓毒矢，进击柯阴。柯阴酋居然迎敌，哪禁得弩弓迭发，一经着体，立即仆地，夷众大溃。王宣追至柯阴，其酋无法可施，只得降顺马前。宣报知熊本，本驰至受俘，尽籍丁口土田，及重宝善马，悉数归官。晏子、箇恕，闻官军这般厉害，哪里还敢倔强？当下遣人犒师，并悔过谢罪。罗氏鬼主仆夜，本是个没用人物，当然拜表归诚。于是山前后十郡诸夷，皆愿世为汉官。本一一奏闻，乃命仆夜知姚州，箇恕知归徕州，晏子未受主命，已经身死，子名沙取禄路，亦得受官巡检。泸夷亦平，本还都。神宗嘉他不伤财，不害民，擢为集贤殿修撰，赐三品冠服。嗣又出讨谕州獠，破叛酋木斗，收溱州地五百里，创置南平军，本奏凯班师，入为知制诰，蛮夷均皆就范围了。两路了。惟王韶既收降俞龙珂，且为龙珂请赐姓氏，龙珂自言中国有包中丞，忠清无比，愿附姓为荣。神宗乃赐姓包氏，易名为顺。应前回。包顺导韶深入，韶遂与都监张守约，就古渭寨驻戍，定名通远军，作为根本。然后西向进兵，入图武胜。蕃酋抹耳、一译作穆尔。水巴一译作舒克巴。等，据险来争。韶躬环甲胄，督兵迎战，大破羌众，斩首数百级，焚庐帐数座。唃厮罗长孙木征，来援抹耳，又被击退。看官！欲知木征的来历，还须约略表明。唃厮罗初娶李氏，生瞎毡一译作瞎戬。及磨毡角，又娶乔氏，生董毡，乔氏有姿色，大得唃宠，遂将李氏斥逐为尼，并李氏所生二子，尽锢置廓州。二子不服，潜结母党李巴全，窃母奔宗哥城。一译作宗噶尔。磨毡角抚有城众，就此居住。瞎毡别居龛谷。于是唃氏土地，分作三部，唃厮罗死后，妻乔氏与子董毡，居历精城，有众六七万，号令严明，人不敢犯。既受宋封，尚称恭顺。见前回。惟磨毡角与瞎毡，相继病死。磨毡角子瞎撤欺丁，孤弱不能守，仍归属董毡部下。瞎毡有子二，长名木征，次名瞎吴叱。一译作瞎乌尔戬。木征居河州，瞎吴叱居银川，木征恐董毡往讨，曾乞内附，至是因宋军入境，同族乞援，乃率众反抗王韶。偏被韶军击败，退守巩令城。当遣别酋瞎药，一译作恰约克。助守武胜，哪知韶军已长驱捣入，瞎药抵挡不住，只好弃城遁走。武胜遂为韶有，因择要筑城，建为镇洮军，一面连章报捷。朝议创置熙河路，即升镇洮军为熙州，授韶经略安抚使，兼知熙州事，及通远军；并领河、洮、岷三州。时三州实未规复，由韶遣僧智圆，潜往河州，赍金招诱，自率轻骑尾随。适瞎药败还河州，与智圆晤谈，得了若干金银，即愿归顺。待韶军已至，导入河州，杀死老弱数千名，连木征妻子，尽被擒住。木征在外未归，那巢穴已被捣破了。韶复进攻洮、岷，木征还据河州，韶又回军击走木征，河州复定。岷州首领木令征，闻风献城，洮州亦降。还有宕、叠二州，均来归附，总计韶军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斩首数千级，获牛羊马万余头。捷书上达，神宗御紫宸殿受贺，解佩带赐王安石，进韶左谏议大夫，兼端明殿学士。韶乃留部将分守，自率军入朝，不意韶甫还都，边警随至，知河州景思立竟战死踏白城。羌人多诈，宋将枉死。原来木征虽已败窜，心总未死，复诱合董毡别将青宜结、一译作青伊克结。鬼章一译作果庄。等，入扰河州。景思立麾军出战，羌众佯败，追至踏白城，遇伏而亡。木征势焰复张，进寇岷州。刺史高遵裕，令包顺往击，战退木征。木征又转围河州。是时王韶已奉诏还镇，行至兴平，闻河州被围，亟与按视鄜延军官李宪，日夜奔驰，直抵熙州，选兵得二万人，令进趋定羌城。诸将入禀道："河州围急，宜速往救，奈何不趋河州，反往定羌城？"韶慨然道："你等怎知军谋？木征敢围河州，无非恃有外援，我先攻他所恃，河州自然解围了。"却是妙计。乃引兵至定羌城，破西蕃，结河川族，断夏国通路，进临宁河，分命偏将入南山，截木征后路，木征果然解围，退保踏白城。韶军已绕出城后，出其不意，突入羌营，焚帐八十，斩首七千，木征无路可归，没奈何带领酋长八十余人，诣军门乞降。韶即遣

李宪押送木征，驰入京师，正是：

欲建战功因略远，幸操胜算得擒渠。

未知木征能否免死，容待下回说明。

既有王安石之立异沽名，复有王雱之矜才傲物，非是父不生是子，幸其后短命死耳，否则误国之祸，不且较乃父为尤烈耶？史称安石之力行新法，多自雱导成之，是误神宗者安石，误安石者即其子雱。本回特别表出，志祸源也。王韶创议平戎，而章惇、熊本相继出使，虽抚峒蛮，平泸夷，诸羌亦畏威乞降，渠魁如木征，且槛至阙下，然亦思劳师几何，费饷几何？捷书屡上，而仅得荒僻之地若干里，果何用乎？功不补患，胜益长骄，谁阶之厉？韶实尸之！故本回以章惇、熊本为宾，而以王韶为主，语有详略，意寓抑扬。若王安石则尤为主中之主者，叙笔固亦不肯放松也。

第四十回
流民图为国请命　分水岭割地畀辽

却说王韶受木征降，仍将木征解京，朝右称为奇捷，相率庆贺。丑态如绘。先是景思立战死，羌势复炽，朝议欲仍弃熙河，神宗亦为之旰食，屡下诏戒韶持重。韶竟轻师西进，卒俘木征。那时神宗喜出望外，御殿受俘，特别加恩，命木征为营州团练使，赐姓名赵思忠，授韶观文殿学士，兼礼部侍郎。未几，又召为枢密副使，总算是破格酬庸，如韶所愿了。句中有刺。安石本主张韶议，得此边功，自然意气洋洋，诩为有识。会少华山崩，文彦博谓为民怨所致，安石大加反对，彦博遂决意求去，乃出为河东节度使，判河阳，寻徙大名府。安石复用选人李公义，及内侍黄怀信言，造成一种浚川杷，说是浚河利器。看官道是甚么良法？他是用巨木八尺为柄，下用铁齿，约长二尺，形似杷状，用石压下，两旁系大船，各用滑车绞木，谓可扫荡泥沙，哪知水深处杷不及底，仍归无益，水浅处齿碍沙泥，初时尚觉活动，后被沙泥淤住，用力猛曳，齿反向上。这种器具，有什么用处，安石偏视为奇巧，竟赏怀信，官公义，将杷法颁下大名。文彦博奏言杷法无用，安石又说他阻挠，令虞部郎范子渊，为浚河提举，置司督办，公义为副。子渊是个蔑片朋友，专会敲顺风锣，只说杷法可行，也不管成功不成功，乐得领帑取俸，河上逍遥。目前之计，无过于此。

提举市易司吕嘉问，复请收免行钱，令京师百货行，各纳岁赋。又因铜禁已弛，奸民常销钱为器，以致制钱日耗。安石创行折二钱，用一当二，颁行诸路。嗣是罔利愈甚，民怨愈深。熙宁六年孟秋，至八年孟夏，天久不雨，赤地千里，神宗忧虑得很，终日咨嗟，宫廷内外，免不得归咎新法。惹得神宗意动，亦欲将新法罢除。安石闻得此信，忙入奏道："水旱常数，尧汤时尚且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至今始数月不雨，当没有甚么大害。如果欲默迓天庥，也不过略修人事罢了。"神宗蹙然道："朕正恐人事未修，所以忧虑，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恣怨，自近臣以及后族，无不说是弊政，看来不如罢免为是。"参政冯京，时亦在侧，便应声道："臣亦闻有怨声。"安石不俟说毕，即愤愤道："士大夫不得逞志，所以訾议新法。冯京独闻怨言，便是与若辈交通往来，否则臣亦有耳目，为什么未曾闻知呢？"看这数句话，安石实是奸人。神宗默然，竟起身入内。安石及京，各挟恨而退。未几，即有诏旨传出，广求直言，诏中痛自责己，语极恳切，相传系翰林学士韩维手笔。神宗正在怀忧，忽由银台司呈上急奏，当即披阅，内系监安上门郑侠奏章，不知为着何事？忙将前后文略去，但阅视要语道：

> 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麦苗焦槁，五种不入，群情惧死，方春斩伐，竭泽而渔，草木鱼鳖，亦莫生遂，灾患之来，莫之或御。愿陛下开仓廪，赈贫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冀下召和气，上应天心，延万姓垂死之命。今台谏充位，左右辅弼，又皆贪猥近利，使夫抱道怀识之士，皆不欲与之言。陛下以爵禄名器，驾驭天下忠贤，而使人如此，甚非宗庙社稷之福也。窃闻南征北伐者，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献，料无一人以天下之民，质妻鬻子，斩桑坏舍，遑遑不给之状上闻者。臣仅以逐日所见，绘成一图，但经眼目，已可涕泣，而况有甚于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神宗览到此处，即将附呈的图画，展开一阅，但见图中绘著，统是流民惨状，有的号寒，有

的尪饥，有的嚼草根，有的茹木实，有的卖儿，有的鬻女，有的尪瘠不堪，还是身带锁械，有的支撑不住，已经奄毙道旁；另有一班悍吏，尚且怒目相视，状甚凶暴，可怜这班垂死人民，都觉愁眉双锁，泣涕涟涟。极力写照。神宗瞧了这幅，又瞧那幅，反复谛视，禁不住悲惨起来；当下长叹数声，袖图入内，是夜辗转吁嗟，竟不成寐。翌日临朝，特颁谕旨，命开封府酌收免行钱，三司察市易，司农发常平仓，三卫裁减熙河兵额，诸州体恤民艰，青苗免役，权息追呼，方田保甲，并行罢免。共计有十八事，中外欢呼，互相庆贺。那上天恰也奇怪，居然兴云作雾，蔽日生风，霎时间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大雨倾盆而下，把自秋至夏的干涸气，尽行涤尽，淋漓了一昼夜，顿觉川渠皆满，碧浪浮天。辅臣等乘势贡谀，联翩入贺，神宗道："卿等知此雨由来否？"大家齐声道："这是陛下盛德格天，所以降此时雨。"越会贡谀，越觉露丑。神宗道："朕不敢当此语。"说至此，便从袖中取出一图，递示群臣道："这是郑侠所上的流民图，民苦如此，哪得不干天怒？朕暂罢新法，即得甘霖，可见这新法是不宜行呢。"安石忿不可遏，抗声道："郑侠欺君罔上，妄献此图，臣只闻新法行后，人民称便，哪有这种流离惨状呢？"门下都是媚子，哪里得闻怨声？神宗道："卿且去察访底细，再行核议！"安石怏怏退出，因上章求去，疏入不报。嗣是群奸切齿，交嫉郑侠，遂怂恿御史，治他擅发马递罪。侠，福清人，登进士第，曾任光州司法参军，所有谳案，安石悉如所请。侠感为知己，极思报效。会秩满入都，适新法盛行，乃进谒安石，拟欲谏阻。安石询以所闻，侠答道："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数事，与边鄙用兵，愚见却未以为然呢。"安石不答。侠退不复见，但尝贻安石书，屡言新法病民。安石本欲辟为检讨，因侠一再反对，乃使监安上门。侠见天气亢旱，百姓遭灾，遂绘图加奏，投诣阁门，偏被拒绝不纳；乃托言密急，发马递呈入银台司。向例密报不经阁中，得由银台司直达，所以侠上流民图，辅臣无一得闻。及神宗颁示出来，方才知晓。详叙原委，不没忠臣。大众遂设法构陷，当将擅发马递的罪名，付御史谳治。御史两面顾到，但照章记过罢了。

吕惠卿、邓绾复入白神宗，请仍行新法。神宗沉吟未答，惠卿道："陛下近数年来，忘寝废餐，成此美政，天下方讴歌帝泽，一旦信狂夫言，罢废殆尽，岂不可惜。"言已，涕泣不止。邓绾亦陪着下泪。小人女子，同一丑态。神宗又不禁软下心肠，顿时俯允，两人领旨而出，复扬眉吐气，饬内外仍行新法，于是苛虐如故，怨忿亦如故。太皇太后曹氏，也有所闻，尝因神宗入问起居，乘间与语道："祖宗法度，不宜轻改，从前先帝在日，我有闻必告，先帝无不察行，今亦当效法先帝，方免祸乱。"神宗道："现在没有他事。"太皇太后道："青苗免役各法，民间很是痛苦，何不一并罢除？"神宗道："这是利民，并非苦民。"太皇太后道："恐未必然。我闻各种新法，作自安石，安石虽有才学，但违民行政，终致民怨，如果爱惜安石，不如暂令外调，较可保全。"神宗道："群臣中惟安石一人，能任国事，不应令去。"太皇太后尚思驳斥，忽有一人进来道："太皇太后的慈训，确是至言，皇上不可不思！"神宗正在懊恼，听了这语，连忙回顾，来人非别，乃是胞弟昌王颢，当下勃然怒道："是我败坏国事么？他日待汝自为，可好否？"为了安石一人，几至神宗不孝不友，安石焉得无罪？颢不禁涕泣道："国事不妨共议，颢并不有什么异心，何至猜嫌若此？"太皇太后也为不欢，神宗自去。过了数日，神宗又复入谒，太皇太后竟流涕道："王安石必乱天下，奈何？"神宗方道："且俟择人代相，把他外调便了。"安石自郑侠上疏，已求去位，及闻知这个风声，乞退愈力。神宗令荐贤自代，安石举了两人，一个就是前相韩绛，一个乃是曲意迎合的吕惠卿。荆公夹袋中，只有此等人物。神宗乃令安石出知江宁府，命韩绛同平章事，吕惠卿参知政事。韩、吕两人，感安石恩，自然确守王氏法度，不敢少违，时人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

三司使曾布，与惠卿有隙，又因提举市易司吕嘉问，恃势上陵，遂奏言："市易病民，嘉问更贩盐鬻帛，贻笑四方。"神宗览疏未决，惠卿即劾布阻挠新法。于是布与嘉问，各迁调出外。惠卿又用弟和卿计策，创行手实法，令民间田亩物宅，资货畜产，据实估价，酌量抽税，隐匿有罚，

讦告有赏。那时民家寸椽尺土，都应输资，就是鸡豚牛羊，亦须出税，百姓更苦不胜言了。郑侠见国事日非，辅臣益坏，更激动一腔忠愤，取唐朝宰相数人，分为两编，如魏征、姚崇、宋璟等，称为正直君子，李林甫、卢杞等，号为邪曲小人；又以冯京比君子，吕惠卿比小人，援古证今，汇呈进去。看官！你想惠卿得此消息，如何不愤？遂劾侠讪谤朝廷，以大不敬论。御史张琥，时已复职，竟承惠卿旨，也劾京与侠交通不迹。不附安石，即附惠卿，想因前时落职，连气节都吓去了。侠因此得罪，被窜英州，京亦罢去参政，出知亳州。安石弟安国，任秘阁校理，素与乃兄意见不合，且指惠卿为佞人，此次亦坐与侠交，放归田里。安国不愧司马牛。

惠卿黜退冯京、郑侠等，气焰越盛，索性横行无忌，连那恩师王安石，也欲设法陷害，挤入阱中。居然欲学逄蒙。会蜀人李士宁，自言知人休咎，且与安石有旧交，惠卿竟欲借此兴狱，亏得韩绛暗袒安石，从中阻挠；至士宁杖流永州，连坐颇众，绛恐惠卿先发制人，亟密白神宗，复用安石。神宗恰也记念起来，即召安石入朝。安石奉命，倍道前进，七日即至，进谒神宗，复命为同平章事。御史蔡承禧，即上论惠卿欺君玩法，立党肆奸，中丞邓绾，亦言惠卿过恶，安石子雱，又深憾惠卿，三路夹攻，即将惠卿出知陈州。三司使章惇也为邓绾所劾，说与惠卿同恶相济，出知潮州，反复无常，险哉小人！韩绛本密荐安石，嗣因议事未合，也托疾求去，出知许州，安石复大权独揽了。

是时契丹主宗真早殁，庙号兴宗，子洪基嗣立，系仁宗至和二年事，此处乃是补述。复改国号，仍称为辽，此后亦依史称辽。与宋朝通好如前。神宗熙宁七年，遣使萧禧至宋，请重订边界。神宗乃遣太常少卿刘忱等偕行，与辽枢密副使萧素，会议代州境上，彼此勘地，争论未决。看官！试想辽、宋已交好有年，画疆自守，并无龃龉，此番偏来议疆事，显见是借端生衅，乘间侵占的狡谋。一语断尽。辽使萧禧来京，谓宋、辽分界，应在蔚、朔、应三州间，分水岭土垄为界，且诘宋增寨河东，侵入辽界。及刘忱往勘，并无土垄，萧素又坚称分水岭为界。凡山统有分水，萧素此言，明明是含糊影射，得错便错。刘忱当然与辩，至再至三，萧素仍执己意，不肯通融。辽人已经如此，无怪近今泰西各国。忱奏报宋廷，神宗令枢密院详议，且手诏判相州韩琦，司空富弼，判河南府文彦博，判永兴军曾公亮，核议以闻。韩琦首先上表，略云：

> 臣观近年朝廷举事，似不以大敌为恤，彼见形生疑，必谓我有图复燕南之意，故引先发制人之说，造为衅端。臣尝窃计，始为陛下谋者，必曰治国之本，当先聚财积谷，募兵于农，庶可鞭笞四夷，复唐故疆，故散青苗钱，设免役法，置市易务，新制日下，更改无常，而监司督责，以刻为明，今农怨于畎亩，商叹于道路，长吏不安其职，陛下不尽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兴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摇，众心离怨，此则为陛下始谋者大误也。臣今为陛下计，具言向来兴作，乃修备之常，岂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旧境，不可持此端，以隳累世之好。且将可疑之形，因而罢去。益养民爱力，选贤任能，疏远奸谀，进用忠鲠，使天下悦服，边备日充，若其果自败盟，则可一振威武，恢复故疆，摅累朝之宿忿矣。谨具议上闻！

富弼、文彦博、曾公亮亦先后上书，大致与韩琦略同，神宗不能遽决。那辽主复遣萧禧来致国书，只说是忱等迁延，另乞派员会议。神宗再命天章阁待制韩缜，与萧禧叙谈，两个仍各执一词，毫无结果。禧见留馆不去，自言必得所请，方可回国。宋廷不便驱逐，乃先遣知制诰沈括报聘。括至枢密院，查阅故牍，得前时所议疆地书，远不相符，即奏称："宋、辽分境，本以古长城为界，今所争在黄嵬山，相差三十余里，如何可让？"神宗也不觉叹息道："大臣不考本末，几误国事。"遂赐括白金千两，令即启行。括至辽都，辽相杨遵勖，与议至六次，括终不屈。遵勖道："区区数里，不忍界我，莫非自愿绝好么？"又欲恫吓。括奋然道："师直为壮，曲为老，北朝弃信失好，曲有所归，我朝有甚么害处？"因辞辽南归，在途考察山川关塞，风俗民情，绘成一图，返献神宗。神宗恐疆议未成，意图北伐，王安石谓战

备未修，且俟缓举。此外一班辅臣，主战主和，意见不一。神宗入禀太皇太后，太皇太后道："储蓄赐与，已备足否？士卒甲仗，已精利否？"神宗茫然答道："这是容易筹办的。"大皇太后道："先圣有言，吉凶悔吝生乎动，若北伐得胜，不过南面受贺，万一挫失，所伤实多。我想辽果易图，太祖太宗，应早收复，何待今日？"神宗才悟着道："敢不受教！"既退尚有所疑，拟再使问魏国公韩琦。不料琦竟病逝，遣疏到京，乃辍朝发哀，追赠尚书令，予谥忠献，配享英宗庙庭。琦字稚圭，相州人，策立二帝，历相三朝，宋廷倚为社稷臣。殁前一夕，大星陨州治，枥马皆惊。及殁，远近震悼。韩魏公身殁，不可不志，故借此叙过。神宗无可与商，只得再问王安石。安石道："将欲取之，必姑与之，这是老氏遗训，何妨照行。"神宗乃诏令韩缜，允萧禧议，就分水岭为界，计东西丧地七百里，萧禧欣然辞去，小子有诗叹道：

外交原不仗空谈，我弱人强固未堪。
独怪宋辽同一辙，胡为弃地竟心甘？

辽事既了，交趾忽大举入寇，究竟如何启衅，请看官续阅下回。

神宗权罢新法，天即大雨，是或会逢其适，非必天心感应，果有若是之神且速者。但如郑侠之上流民图，足为《宋史》中第一忠谏，神宗几被感悟，罢新法至十有八事。古人视君若天，侠其果有回天之力耶？乃稍明复昧，仍沍群阴，安石、惠卿迭为进退，至辽使以勘界为名，借端索地，廷议不一，而安石却援欲取姑与之说，荧惑主听，卒至东西丧地七百里，试问终宋之世，能取偿尺寸否耶？后人称安石为政治家，吾正索解无从矣。

第四十一回
奉使命率军征交趾　蒙慈恩减罪谪黄州

却说交趾自黎桓篡国，剪灭丁氏世祚，宋廷不遑讨罪，竟将错便错，封桓为交趾郡王。应第十五回。桓死，子龙钺嗣，龙钺弟龙廷，杀兄自立，入贡宋廷，宋仍封他为王，且赐名至忠。不有兄弟，何有君臣？既而交州大校李公蕴，又弑了龙廷，遣使入贡，依然受宋封册，嗣复晋封南平王。公蕴传子德政，德政传子日尊，均袭南平王原爵。日尊又传子乾德，神宗封他为郡王，乾德修贡如故。适章惇收峒蛮，熊本平泸夷，王韶又克河州，边功迭著，恩赏从隆，于是知邕州萧注，也艳羡起来，居然欲南平交趾，献策徼功。及神宗召他入问，他又一味支吾，说不出甚么方法。徒知迎合，有何良策？偏度支判官沈起，大言不惭，竟视南交为囊中物。硬要来出风头。神宗以为有才，便命他出知桂州。起既抵任，遣使入溪峒募集土丁，编为保伍，令出屯广南，派设指挥二十员，分督部众，又在融州强置城寨，杀交人千数。交趾王乾德，奉表陈诉，神宗也觉无理可说，只好归咎沈起，把他罢职，另调知处州刘彝，往代起任。彝到桂州，虽奏罢广南屯兵，恰仍遣枪杖手，分戍边隘。复听偏校言论，大造戈船，似乎有立平南交的意思。交人入境互市，被他拒绝，又沿途派置巡逻，不准交趾通表，一蟹不如一蟹。于是交人大愤，竟分三道入寇：一自广府，一自钦州，一自昆仑关，连陷钦廉二州，杀死土丁八千人。宋廷接到边警，把彝除名，并再贬沈起，安置郢州。初则所用非人，致启边衅，继则后先加罚，益张寇焰，是谓一误再误。交人不肯罢手，竟入逼邕州。知州苏缄，悉力拒守。一面向各处乞援，哪知附近州吏，统是一班行尸走肉的人物，袖手旁观，坐听成败，缄虽日夕抵御，究竟寡不敌众。看看粮竭矢穷，料已不能再守，乃命家属三十六人，先行自尽，一一埋置坎中，然后纵火自焚。城中兵民，感缄忠义，无一降寇。至交人攻入，所有城内五万八千余人，被交人屠戮殆尽。这都是沈、刘二人所害。这一番失败，非同小可，神宗得了消息，不胜惊悼，有诏赠缄奉国节度使，赐谥忠勇，授天章阁待制赵卨为诏讨使，宦官领嘉州防御使李宪为副，往讨交趾。

卨与宪议事不合，因上言："宪系内侍，不便掌兵，请另行简命！"神宗乃召卨入问道："李宪既不便偕行，由卿另举一人便了。"卨对道："据臣愚见，莫如宣徽使郭逵，他熟识边情，定能胜任。臣才不及逵，伏乞命逵为使，臣愿为副！"颇能让贤。神宗准奏，改易诏命。及郭逵陛辞，请调鄜延、河东旧吏士，随军南下，亦奉谕照允，并赐宴便殿，特给中军旗章剑甲，借示威宠。逵申谢即行，与赵卨一同前往。会交人露布，传达汴都，略言："中国逐行新法，大扰民生，因特地出兵，来相救济"等语。王安石见了此言，很是恚怒，至亲草敕牍，极力诋斥，且令郭逵檄谕占城、占腊即真腊国。二国，夹击交州。逵率军行至长沙，行令驰檄，并遣裨将往攻钦廉，自与卨西向进发，将至富良江，接到钦廉捷报，两州已克复了。逵乘势进兵，到了江边，遥见敌舰纷至，帆樯如林，舰中满载兵甲，来势甚锐，倒不禁疑虑起来。当下与赵卨商议道："南蛮狡悍，鼓锐前来，急切难与争锋，看来我军是不能速渡哩，应如何设法，方可破敌？"卨答道："不如先造攻具，毁坏蛮船，再出奇兵逆击，无虑不胜。"逵欣然道："就照此办理罢！请君督行便是。"卨唯唯而出，即分遣将吏，登山伐木，制成机械，运至江滨，用石发机，抛击如雨。蛮船未曾预防，遭此一击，统害得帆折樯摧，七颠八倒。卨已备着大筏，选锐卒万人，乘筏急攻，交人正虑船破，修补不及，怎禁得宋

军驶至，乱砍乱剁，霎时间各船大乱，纷纷溃散。伪太子洪真，尚拟勒兵截杀，亲登船楼，指挥左右，不料一箭飞来，正中要害，当即堕船毙命。蛇无头不行，兵无主越乱，大家逃命要紧，除晦气的蛮兵，杀死溺死，其余都奔回交州去了。

宋军夺住战船数十艘，斩首数千级，各返报军门，献功陈绩。卨一一记录，转达郭逵。逵飞章告捷，又与卨面商道："此次战胜，贼应丧胆，正好乘势入攻，无如我军远来，触犯烟瘴，非死即病，昨由我派吏查核，我军本有八万名，现已死亡逾万，有一半也是病疫，这却如何是好哩？"赵卨道："既如此，且缓渡富良江，就在江北略地，借此示威。若李乾德肯来谢罪，我等就得休便休罢！"逵点首道："我也这般想呢。"乃勒兵不渡，只分兵略定广源州、门州、思浪洲、苏茂州及桄榔县。李乾德却也震惧，遣使奉表，诣军门纳款。郭逵、赵卨遂与来使议和，班师还朝。廷臣又相率称贺，神宗谕改广源州为顺州，赦乾德罪，复治沈起、刘彝开衅罪状，安置随、秀二州。讨好反跌一交，我替二人呼枉。既而乾德遣使来贡，并归所掠兵民，廷议以乾德悔罪投诚，赐还顺州，寻复还他二州六县，交趾算不复叛了。他本无叛意，因激之使成，谁生厉阶，枉死若干兵士？

交事就绪，王安石也即罢相。原来吕惠卿既出知陈州，王雱尚欲倾害，事被惠卿所闻，即上讼安石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并及雱构陷情状。神宗取示安石，安石为子辩诬，及退归问雱，雱却并不抵赖，且言必致死惠卿，方能泄恨。顿时父子相争，惹起一场口角。雱盛年负气，郁郁成疾，背上陡生巨疽，竟尔绝命。安石又悲不自胜，屡请解职。御史中丞邓绾，恐安石一去，自己失势，力请慰留安石，赐第京师。神宗心滋不悦，转语安石。安石颇揣知上意，即还奏道："绾为国司直，乃为宰臣乞恩，大伤国体，应声罪远斥为是。"神宗遂责绾论事荐人，不循守分，斥知虢州。可为逢迎者鉴。看官！试想邓绾是安石心腹，安石指斥邓绾罪状，明明是尝试神宗，可巧弄假成真，教安石如何过得下去？当下申请辞职，神宗亦即允奏，以使相判江宁府，寻改集禧观使。安石既退处金陵，往往写"福建子"三字。福建子是指吕惠卿，或竟直言吕惠卿误我。惠卿再讦告安石，附陈安石私书，有"无使上知"，及"勿令齐年知"等语。神宗察知齐年二字，系指冯京一人，京与安石同年，自神宗览到此书，方以京为贤，召知枢密院事。复因安石女夫吴充，素来中立，不附安石，特擢为同平章事。王珪亦由参政同升。充乃乞召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及荐孙觉、李常、程颢等数十人。神宗乃召吕公著知枢密院事，复进程颢判武学。颢自扶沟县入京，任事数日，即由李定、何正臣，劾他学术迂阔，趋向僻异，神宗又疑惑起来，竟命颢仍还原官。吕公著上疏谏阻，竟不得请。且擢用御史中丞蔡确为参政，蔡确由安石荐用，得任监察御史，初时很谄事安石，至安石罢相，他即追论安石过失，示不相同，即此一端，已见阴险。并排去知制诰熊本，中丞邓润甫，御史上官均，自己遂得代任御史中丞。神宗反加信任，竟命为参政。士大夫交口叱骂，确反自喜得计。吴充欲稍革新法，他又说是萧规曹随，宜遵前制，因此各种新法，仍旧履行。既论王安石，复劝吴充遵行新法，反复无常，一至于此。

会中丞李定御史舒亶，劾奏知湖州苏轼怨谤君父，交通戚里，有诏逮轼入都，下付台狱。看官道苏轼如何得罪？由小子约略叙明。轼自杭徙徐，自徐徙湖，平居无事，每借着吟咏，讥讽朝政，尝咏青苗云："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咏课吏云："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咏水利云："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咏盐禁云："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数诗传诵一时。李定、舒亶，因借端进谗，坐他诽谤不敬的罪名，竟欲置诸死地。适太皇太后不豫，由神宗入问慈安，太皇太后道："苏轼兄弟，初入制科，仁宗皇帝尝欣慰道，吾为子孙得两宰相。今闻逮轼下狱，莫非由仇人中伤么？且文人咏诗，本是恒情，若必毛举细故，罗织成罪，亦非人君慎狱怜才的道理，应熟察为是。"神宗闻言，总算唯唯受教。及退，复得吴充奏章，为轼力辩，乃不忍加轼死罪，拟从末减。既而同修起居注王安礼，复从旁入谏道："自古以来，宽仁大度的主子，不以言语罪人，轼具有文才，自谓爵禄可以立致，今碌碌如此，不无怨望，

所以托为讽咏，自写牢骚，一旦逮狱加罪，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呢？”神宗道：“朕固不欲深谴，当为卿贯他罪名。但轼已激成众怒，恐卿为轼辩，他人反欲害卿，愿卿勿漏言，朕即有后命。”生杀大权，操诸君相之手，何惮何忌，乃戒他勿泄耶？同平章事王珪，闻神宗有赦轼意，又举轼咏桧诗，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二语，遂说他确系不臣，非严谴不足示惩。神宗道：“轼自咏桧，何预朕事？卿等勿再吹毛索瘢哩。”文字不谨，祸足杀身，幸神宗尚有一隙之明，轼乃得侥幸不死。舒亶又奏称驸马都尉王诜辈，与轼交通声气，居然朋比。还有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陈襄、刘挚等，托名老成正士，实与轼等同一举动，隐相联络，均非严惩不可。神宗不从，但谪轼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轼弟辙及王诜，皆连坐落职。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二十二人俱罚铜。

先是轼被逮入都，亲朋皆与轼绝交，未闻过视。至道出广陵，独有知扬州鲜于侁，亲自往见。台吏不许通问，侁乃叹息而去。扬州属吏，劝侁道：“公与轼相知有素，所有往来文字书牍，且悉毁勿留，否则恐遭延累，后且得罪。”侁慨然道：“欺君负友，侁不忍为，若因忠义获谴，后世自有定评，侁亦未尝畏怯呢。”至是侁竟坐贬，黜令主管西京御史台。轼出狱赴黄州，豪旷不异往日，尝手执竹杖，足踏芒鞋，与田父野老，优游山水间，且就东坡筑室自居，因自号东坡居士。每有宴集，笑谈不倦，或且醉墨淋漓，随吟随书。人有所乞，绝无吝色。就是供侍的营妓，索题索书，无不立应，因此文名益盛。神宗以轼多才，拟再起用，终为王珪等所阻。一日视朝，语王珪、蔡确道：“国史关系，至为重大，应召苏轼入京，令他纂成，方见润色。”珪答道：“轼有重罪，不宜再召。”神宗道：“轼不宜召，且用曾巩。”乃命巩充史馆修撰。巩进太祖总论，神宗意尚未惬，遂手诏移轼汝州。诏中有“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等语。轼受诏后，上书自陈贫士饥寒，惟有薄田数亩，坐落常州，乞恩准徙常，赐臣余年云云。神宗即日报可，轼乃至常州居住。这是后话。

且说神宗在位十年，俱号熙宁，至十一年间，改为元丰元年。苏轼被谪，乃是元丰二年间事。补叙岁序。未几，宫中即遇大丧，太皇太后曹氏，升遐而去，有司援刘后故例，拟定尊谥，乃是慈圣光献四字。神宗素具孝思，服事太皇太后，无不曲意承欢，太皇太后亦慈爱性成，闻退朝稍晚，必亲至屏扆间候瞩，或且持膳饷帝，因此始终欢洽，毫无间言。旧例外家男子，不得入谒，太皇太后有弟曹佾，曾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神宗常入白太皇太后，可使入见。太皇太后道：“我朝宗法，怎敢有违？且我弟得跻贵显，已属逾分，所有国政，不应令他干涉，亦不准令他入宫。”密示防闲，确是良法。神宗受教而退。及太皇太后违豫，乃由神宗申禀，得引佾入谒，谈未数语，神宗先起，拟暂行退出，俾佾得略迹言情。不意太皇太后已语佾道：“此处非汝所得久留，应随帝出去！”这两语不但使佾伸舌，连神宗听着，也为竦然。至太皇太后病剧，神宗侍疾寝门，衣不解带，竟至匝旬。太皇太后崩，神宗哀慕逾恒，几至毁瘠。一慈一孝，也可算作《宋史》的光荣了。特笔从长。嗣复推恩曹氏，进佾中书令，官家属四十余人，其间不无过滥，但为报本起见，不必苛议。力重孝字。况且曹佾有官无权，终身不闻侈汰，这也由曹氏一门犹知秉礼，所以除贤后外，尚有这贤子弟呢。极褒曹氏。

元丰三年，神宗拟改定官制，饬中书置局修订，命翰林学士张璪，枢密副承旨张诚一，主领局事。先是宋初官制，多承唐旧，但亦间有异同。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不常置，以同平章事为宰相，另置参知政事为副，中书门下，并列于外。别在禁中设置中书，与枢密院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天下财赋，悉隶三司。所有纠弹等事，仍属御史台掌管。他如三省、尚书令、侍中、中书令。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九寺、太常、宗正、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大府。六监、国子、少府、将作、军器、都水、司天。等，往往由他官兼摄，不设专官。草诏属知制诰及翰林学士两职。知制诰掌外制，翰林学士掌内制，号为两制。修史属三馆，便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首相尝充昭文馆大学士，次相或充集贤院大学士。有时设置三相，即分领三馆。馆中各员，多称学士，必试而后

命。一经此职，遂号名流。又有殿阁等官，亦分大学士及学士名称，惟概无定员，大半由他官兼领虚名。前文未尝叙明官制，此段原不可少。自经两张改订后，凡旧有虚衔，一律罢去，杂取唐宋成规，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分二十四阶，如领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等名，改为开府仪同三司，领左右仆射，改为特进，以下递易有差。换汤不换药，济甚么事？神宗以新官制将行，欲兼用新旧二派，尝语辅臣道："御史大夫一职，非用司马光不可。"时吴充已罢，惟王珪、蔡确两人，相顾失色。原来神宗时代，朝右分新旧两党，新党以王安石为首领，珪与确等，统传安石衣钵，与旧党积不相容。旧党便是富弼、文彦博等一班老成，司马光亦居要领，还有研究道学诸儒，也是主张守旧，与司马光等政论相同。道学一派，由胡瑗、周敦颐开宗。胡瑗，泰州人，字翼之，湛深经学，范仲淹曾聘为苏州教授，令诸子从学，知湖州滕宗谅，亦聘为教授，尝立经义治事二斋，注重实学。嘉祐中，擢为太子中允，与孙复同为国子监直讲。嗣因老疾致仕，还家旋殁，世称孙复为泰山先生，胡瑗为安定先生。周敦颐，濂溪人，字茂叔，历任县令、州佐，所至有治绩，平素爱莲，因居莲花峰下。南安通判程珦，与瑗交好，令二子颢、颐受业，颢尝谓吾见濂溪先生，得吟风弄月以归，几有吾与点也的乐趣，熙宁六年病殁。同时有河南人邵雍，字尧夫，苦学成名，尤精易理，宋廷屡征不至。程颢曾与雍议论数日，叹为内圣外王的学问。但性甘恬退，自名居室曰"安乐窝"。熙宁十年逝世，后来追谥康节。至若横渠先生张载，字子厚，前文亦已提及，一出为官，见新法不善，即托疾归家，著有《正蒙》、《西铭》等书，广谈性理，与邵雍同岁病终。这数人多反对新党，所以屏迹终身。二程兄弟，实得真传，叙入此段，志道学诸儒之缘起。且与司马光友善。王珪恐司马光起用，旧派将连类同升，故与蔡确同一惊惶。及退朝后，珪尚怏怏不乐，那蔡确默筹一番，竟不禁大笑道："有了有了！"奸状如绘。正是：

　　毕竟佥人多谲智，全凭巧计作安排。

欲知蔡确的妙策，请看下回便知。

交趾屡行篡逆，宋廷未闻加讨，至李公蕴篡国后，已历三传，乾德修贡，未尝失职，乃独欲出兵南征，开边启衅，创议者为萧注，为沈起，为刘彝，实则皆误于王安石，而成于神宗。邕州之陷，苏缄阖门殉难，兵民被屠，至五万八千余口，谁为为之，一至于此？及神宗既厌安石，复擢用王珪、蔡确，曾亦忆珪、确两人，为谁氏所引用耶？安石尚有好名之心，而珪与确则悍然不顾，隐嗾同党，文致轼罪，微太皇太后言，虽有吴充、王安礼，恐亦难为轼解，是则免轼于死者，实出自太皇太后，于神宗无与也。然能受慈训而赦才士，犹不失为孝思。著书人褒贬从严，有恶必贬，有善必扬，其寓劝世之意也深矣。入后附入两片段文字，关系政治学术，阅者亦幸勿滑过可也。

第四十二回
伐西夏李宪丧师　城永乐徐禧陷殁

却说蔡确想就一法，便笑语王珪道："公恐司马光入用，究为何意？"珪答道："司马光来京，必将参劾我辈，恐相位且不保了。"无非为此，确是鄙夫。确便道："主上久欲收复灵武，公能任责，相位便能终保，尚惮一司马光么？"为个人计，劳师费财，蔡确实是可杀。珪乃转忧为喜，一再称谢，乃荐俞充知庆州，使上平西夏策。神宗果然专心戎事，不暇召光，乃用冯京为枢密使，薛向、孙固、吕公著为枢密副使。诏民畜马，拟从事西征。向初赞成畜马议，旋恐民情不便，致有悔言。御史舒亶，遂劾他反复无常，失大臣体，竟斥知颍州。冯京亦因此求去，有诏允准，即命孙固知枢密院事，吕公著、韩缜同知院事。嗣复接俞充奏牍，略言："夏将李清，本属秦人，曾劝夏主秉常，以河西地来归。秉常母梁氏得悉，幽秉常，杀李清，我朝应兴师问罪，不可再延，这乃千载一时的机会呢。"神宗览奏大喜，即命熙河经制李宪等，准备伐夏，并召鄜延副总管种谔入问。谔本是个言不顾行的人物。既至阙下，便大声道："夏国无人，秉常小丑，由臣等持臂前来便了。"看时容易做时难。

神宗乃决计西征，召集辅臣，会议出师。孙固入谏道："发兵容易，收兵很难，还乞陛下三思后行！"神宗道："夏有衅不取，将为辽人所据，此机断不可失。"固答道："必欲用兵，应声罪致讨，幸得胜夏，亦当分裂夏地，令他酋长自守。"神宗笑道："这乃汉郦生的迂论，卿奈何亦作此言？"固复道："陛下以臣为迂，臣恐尚未必制胜，试问今日出兵，何人可做统帅？"神宗道："朕已托付李宪了。"固奋然道："伐夏大事，乃使奄人为帅，将士果肯听命么？"此言最是。神宗面有愠色。固知不便再谏，随即趋退。既而由王珪、蔡确等，议定五路出师，固复约吕公著入谏。固先启奏道："今议五路进兵，乃无大帅统率，就使成功，必致兵乱。"神宗道："内外无统帅材，只好罢休。"吕公著即进谏道："既无统帅，不若罢兵。"固又接口道："公著言甚是。请陛下俯纳！"神宗沉着脸道："朕意已决，卿等不必多言。"孙固、吕公著复撞了一鼻子灰，相偕出朝。神宗遂命李宪出熙河，种谔出鄜延，高遵裕出环庆，刘昌祚出泾原，王中正出河东，分道并进。又诏吐蕃首领董毡集兵会征，于是鼙鼓喧天，牙旗蔽日，又闹出一场大战争来。何苦乃尔？

李宪统领熙、秦七军，及董毡兵三万，突入夏境，破西市新城，袭据女遮谷，收复古兰州，居然筑城开幕，设置帅府。种谔也攻克米脂城，高遵裕夺还清远军，王中正率河东兵入宥州，刘昌祚进次磨哆隘，遇夏众扼险拒守，他却凭着一股锐气，横冲过去，夏军纷纷败走，遁还灵州。五路捷报，陆续入都，神宗很是喜慰，即诏令李宪统率五路，直捣夏都。哪知诏书才下，败耗旋闻，各路将士，不是溺死；就是冻死饿死；剩了若干将死未死的疲卒，幸全生命，狼狈逃归。一场空欢喜。原来夏人闻宋师大举，未免惊慌，当由秉常母梁氏召集诸将，共议防御方法。年少气盛的将士，无不主战。一老将独献策道："宋师远来，利在速战。我军不必拒敌，但教坚壁清野，诱他深入，一面在灵夏聚集劲兵，以逸待劳，再遣轻骑抄袭敌后，断他饷运，他已不战自困，恐退兵都来不及哩。"勿谓夏无人。梁氏大喜，依计而行。因此宋军五路并进，夏兵未与酣斗，尽管退走。及刘昌祚既薄灵州，乘胜猛攻，城几垂克，偏高遵裕忌他成功，飞使禁止。昌祚旧属遵裕部辖，不敢违命，只好按甲以待。等到遵裕到来，城中守备已固，

围攻十有八日，尚不能下。夏人且潜至灵州南面，决黄河七级渠，灌入宋营，宋军不意水至，溺毙多人；并因时值隆冬，就是凫水逃生，也是拖泥带水，寒冷不堪，可怜又死了若干名。当下遵裕、昌祚两军，丧亡大半，陆续溃归。在途又被夏人追杀一阵，十成中剩得两三成，得还原汛。两路败退。那时种谔从米脂进发，破石堡城，直接夏州，驻军索家坪，忽闻后面辎重，被夏人截住，兵士顿哗噪起来。大校刘归仁，竟先溃遁，余军随走。适大雪漫天，兵不得食，沿途倒毙，不可胜计。出兵时共九万三千，还军时只剩三万八。一路未败即退。王中正自宥州行至奈王井，粮食亦尽，六万人饿死二万，亦奔还庆州。一路亦未败而退。独李宪领兵东上，立营天都山下，焚去西夏的南牟内殿，并毁馆库，夏将仁多唆丁，一作新都喇卜丹。率众来援，由宪驱军夜袭，杀败夏兵，擒住百人，进次葫芦河；闻各路兵已经退归，不敢再进，当即班师。还是知机。

先是五路大兵，共约至灵州会齐，各路共至灵州境内，惟李宪不至。军报迭达京师，神宗始叹息道："孙固前曾谏朕，朕以为迂谈，今已追悔无及了。"谁叫你黩武用兵？乃按罪论罚，贬高遵裕为郢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种谔、王中正、刘昌祚并降官阶，惟不及李宪。孙固又入奏道："兵法后期者斩，况各路皆至灵州，宪独不至，这岂尚可赦罪么？"神宗以宪有开兰会功。即古兰州，唐名会州。不忍加罪，但诘他何故擅还。宪复称："馈饷不继，只好退归，且整备兵食，再图大举。"神宗又为宪所惑，竟授宪泾原经略安抚制置使，兼知兰州，李浩为副。方悔不用孙固言，谁知又复入迷。吕公著再上书谏阻，仍不见从。公著引疾求去，遂出知定州。时官制已一律订定，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右仆射，参知政事，为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即命王珪为尚书左仆射，蔡确为尚书右仆射，章惇为门下侍郎，张璪为中书侍郎，蒲宗孟为尚书左丞，王安礼为尚书右丞。一王安礼独如宋皇何？

神宗有志开边，屡不见效，帝闷闷不乐。平时召见辅臣，有人才寥落等语。蒲宗孟出班奏道："人才半为司马光邪说所坏。"神宗瞪目注视，半响方道："蒲宗孟乃不取司马光么？从前朕令光入枢密院，光一再固辞，自朕即位以来，独见此一人，他人虽令去位，亦未肯即行呢。"借神宗口中，补叙前事，且以神宗之迷，见贤而不能举，何以为君？何以为国？宗孟闻言，不禁面颊发赤，俯首归班。神宗又问辅臣道："李宪请再举伐夏，究靠得住否？"王珪对道："向患军用不足，所以中阻，今议出钞五百万缗，当必足用，不致再有前患了。"王安礼接入道："钞不可啖，必转易为钱，钱又必易为刍粟，辗转需时，哪能指日成事？"神宗道："李宪奏称有备，渠一宦官，犹知豫备不虞，卿等乃独无意么？朕闻唐平淮蔡，唯裴度谋议，与宪宗同，今乃不出自公卿，反出自阉寺，朕却很觉可耻哩。"安礼道："唐讨淮西三州，相有裴度，将有李光颜、李愬，尚穷竭兵力，历年后定。今西夏势强，非淮蔡比，宪及诸将，才度又不及二李，臣恐未能副圣志呢。"明白了解，尚无以唤醒主迷，奈何？神宗不答，随即退朝。

未几，得种谔奏议，乃是用知延州沈括言，拟尽城横山，俯瞰平复，取建瓴而下的形势，且主张从银州进兵。神宗览奏后，即命给事中徐禧，及内侍李舜举，往鄜延会议。王安礼又入谏道："徐禧志大才疏，恐误国事，请陛下另简妥员！"神宗不从。李舜举却往见王珪道："古称四郊多垒，乃卿大夫之辱，今相公当国，举边事属诸二内臣，内臣止供禁廷洒扫，难道可出任将帅么？"不以人废言。珪也自觉抱愧，没奈何随口敷衍，说了"借重"二字。舜举遂与徐禧偕行，既至鄜延，见了种谔。谔拟城横山，禧独拟城永乐，两人争议不决。当将两议上达都中，神宗独从禧议，竟令禧带领诸将，往城永乐，命沈括为援应。陕西转运判官司饷运，凡十四日竣工，赐名银川寨，留鄜延副总管曲珍居守，禧与括等俱退还米脂。这银川寨距故银州二十五里，地当银州要冲，为夏人必争地。从前种谔反对禧议，正恐夏人力争，未易保守。果然不出十日，即有铁骑数千，前来攻城，曲珍忙报知徐禧。禧遂与李舜举、李稷等，统兵往援，令沈括留守米脂。禧等至银川寨，夏人亦倾国前来，差不多与蜂蚁相似。

大将高永能献策道："虏来甚众，请乘他未

阵，即行掩击，或可取胜。”徐禧怒叱道：“你晓得甚么？王师不鼓不成列。”竟欲效宋襄公耶？言已，拔刀出鞘，麾兵出战。夏人耀武扬威，进薄城下，曲珍距河列阵，见军士皆有惧色，便语禧道：“珍见众心已摇，不应与战，战必致败，不如收兵入城，徐图良策。”禧笑道：“君为大将，奈何遇敌先退呢？”乃以七万人列阵城下。夏人纵铁骑渡河，曲珍又急白禧道：“来的是铁鹞子军，不易轻敌，须乘他半济，袭击过去，杀他一个下马威。若渡河得地，东冲西突，乃是无人敢当呢。”禧又大言道：“王师堂堂正正，用不着甚么诡计。”迂腐之论。曲珍退回本阵，忍不住长叹道：“我军无死所了！”说着，夏兵前队，已渡河东来。曲珍忙率兵拦阻，已有些招架不住。及铁骑尽行过河，纵横驰骤，如入无人之境，曲珍部下，先已胆寒，还有何心恋战，顿时纷纷退还，自蹂后阵。徐禧至此，亦手忙脚乱，急切顾不及王师，拍转马头，飞跑回城。何如何如？李舜举、李稷等也是没法，相率奔回，军士大溃。曲珍亟收集余众，逃入城中，夏人尽力围城，环绕数匝，且据住水寨，断绝城内的汲道。徐禧束手无策，只仗曲珍部卒，昼夜血战，勉强守住。怎奈城中无水可汲，四处掘井，俱不及泉，兵士多半渴死，危急万分。有溺死鬼，有冻死饿死鬼，不意还有渴死鬼。沈括与李宪援兵，又都被夏人遮断。种谔且怨禧异议，不发救兵，可怜银川寨内的将士，几不异瓮中鳖，釜中鱼。会夜半大雨，夏人环城急攻，守兵不及抵御，竟被陷入。徐禧、李舜举、李稷、高永能等，俱死乱军中。惟珍弃甲裸跣，幸得走免。将校死数百人，士卒役夫，丧亡至二十余万。夏人追至米脂，沈括忙阖门固守，总算未曾失陷。由夏人攻扑数次，随即退去。总计自熙宁以来，用兵西陲，已是数次，所得只葭芦、吴堡、义合、米脂、浮图、塞门六城，兵士已伤亡无数。钱谷银绢，尤不胜计。永乐一役，损失更多。神宗接得败报，也不禁痛悼，甚至不食，追赠徐禧等官，禧死有余辜，岂宜追赠？贬沈括为均州团练副使，安置随州，降曲珍为皇城使。咎不在沈括、曲珍，所罚亦误。自是无意西征，每临朝叹息道：“王安礼尝劝朕勿用兵，吕公著亦屡陈边民困苦，都是朕误信边臣，害到这般。”事过乃悔，事后又忘，都由利令智昏所致。

既而夏人又入寇兰州，夺据两关门，副使李浩，除困守外无他计。亏得钤辖王文郁，夜率死士七百余人，缒城潜下，各持短刀搠入夏营。夏人猝不及防，竟被冲破，吓得东逃西躲，鼠窜而去。当时比文郁为唐尉迟敬德，经廷议优叙，擢知州事。夏人又转寇各路，均遭击退，兵力亦敝，乃由西南都统昂星嵬名济，一译作茂锡克额不齐。移书泾原总管刘昌祚，略云：

> 中国者礼乐之所存，恩信之所出，动止猷为，必适于正。若乃听诬受间，肆诈穷兵，侵人之土疆，残人之黎庶，是亦乖中国之体，为外邦之羞。昨日朝廷暴兴甲兵，大穷侵讨，盖天子与边臣之议，为夏国方守先誓，宜出不虞，五路进兵，一举可定，故去年有灵州之役，今秋有永乐之战。然较其胜负，与前日之议为何如哉？落得嘲笑。朝廷于夏国，非不经营之，五路进讨之策，诸边肆扰之谋，皆尝用之矣；知侥幸之无成，故终于乐天事小之道。况夏国提封万里，带甲数十万，南有于阗，作我欢邻，北有大燕，为我强援，若乘间伺便，角力竞斗，虽十年岂得休哉？即念天民无辜，受此涂炭之苦，国主自见伐之后，夙夜思念，以为自祖宗以来，事中国之礼，无或亏怠，而边吏幸功，上聪致惑，祖宗之盟既阻，君臣之分不交，存亡之机，发不旋踵，朝廷岂不恤哉？至于鲁国之忧，不在颛臾，隋室之变，生地杨感，此皆明公得于胸中，不待言而后喻。何不进谠言，辟邪议，使朝廷与夏国欢好如初，生民重见太平！岂独夏国之幸，乃天下之幸也。

书中虽未免自夸，然诘问宋廷颇中要窾，故特录之。

昌祚得书上闻，神宗亦无可驳斥，即令昌祚答使通诚。夏乃复遣使上表，有“乞还侵地，仍效忠勤”等语，乃特赐诏命云：

> 顷以权强敢行废辱，朕用震惊，令边臣往问，匿而不报。只好推到幽主上去。王师徂征，盖讨有罪，今遣使造庭，辞礼恭顺，仍闻国政悉复故常，益用嘉纳。实是所答非所请。已戒边吏毋辄出兵，尔亦慎守先盟，毋再渝约！

夏使得诏自去。再命陕西、河东经略司，所有新复城寨，逻卒毋出二三里外。岁赐夏币，悉如前额。已而夏主复上书乞还侵疆，神宗不许，于是夏人仍有贰心。中丞刘挚，劾奏李宪贪功生事，遗祸至今，不可不惩，乃贬宪为熙河安抚经略都总管。越年为元丰七年，夏人又大举入寇，号称八十万，围攻兰州。云梯革洞，百道并进，阅十昼夜，城守如故，敌粮尽引还。这一次总算由李宪先事预防，守备甚严，所以不至陷落。一长必录。及夏人再寇延州德顺军，定西城，并熙河诸寨，均不得逞。未几又围定州城，为熙河将秦贵击退，夏人方卷甲敛师，稍稍歇手了。

神宗罢免蒲宗孟，用王安礼为尚书左丞，李清臣尚书右丞，调吕公著知扬州。且因司马光上《资治通鉴》，授资政殿学士，这《资治通鉴》一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终五代，年经国纬，备列事目，又参考群书，评列异同，合三百五十四卷，历十九年乃成。神宗降诏奖谕道："前代未闻有此书，得卿辛苦辑成，比荀悦《汉纪》，好得多了。"荀悦汉季颍阴人，曾册定《汉书》，作帝纪二十篇，所以神宗引拟司马光。小子也有诗咏道：

不经鉴古不知今，作史原垂世主箴。
十九年来成巨帙，爱君毕竟具深忱。

转眼间已是元丰八年，神宗有疾，竟是从此告终了。看官少待，试看下回接叙。

夏无可伐之衅，乃以司马光之将召，启蔡确西讨之谋，俞充为蔡确腹心，上书一请，出师五道，孙固、吕公著等力谏不从，且任一刑余腐竖，付之重权，就令得胜，尚足为中国羞。况伊古以来，断未有阉人统军，而可以成功者。多鱼漏师，竖刁为祟，相州溃败，朝恩监军，神宗宁独未闻耶？灵州一败，李宪尚不闻加罚，且复令经略泾原，再图大举，一之为甚，乃至于再。不待沈括、徐禧之生议，而已知其必败矣。要之兵不可不备，独不可常用。富郑公当熙宁初年，奉诏入对，已请二十年口不言兵，老成人固有先见之明，惜乎神宗之不悟也。

第四十三回
立幼主高后垂帘　拜首相温公殉国

却说元丰八年正月，神宗不豫，命辅臣代祷景灵宫。及群臣分祷天地宗庙社稷，均不见效，反且加剧，辅臣等入宫问疾，就请立皇太子，并皇太后权同听政。神宗已无力答言，只略略点首罢了。查神宗本有十四子，长名佾，次名仅，三名俊，四名伸，五名僩，六名傭，七名价，八名倜，九名佖，十名伟，十一名佶，十二名俣，十三名似，十四名偲。佾、仅、俊、伸、僩、价、倜、伟均早亡，要算第六子傭，挨次居长，神宗已封他为延安郡王，但年龄尚止十岁。

当拟立皇太子时，职方员外郎邢恕，想立异邀功，竟往谒蔡确道："国有长君，乃社稷幸福，公何不从岐、嘉二王中，择立一人？既可安国，复可保家，岂不是两全其美吗？"蔡确踌躇半晌，方道："君言亦是，但不知太后意见如何？"邢恕道："岐、嘉二王，皆太后所出，母子恩情，当必逾常，公还有什么疑虑？"一厢情愿。确喜道："且与高氏商量，免生枝节。"邢恕道："恕先去密议，包管成功。"言毕辞出，遂往见太后侄儿高公绘兄弟。公绘迎入，恕寒暄数语，即与附耳密谈。公绘摇首不答，恕复道："延安幼冲，何若岐、嘉？况岐、嘉本皆称贤王呢。"公绘道："这是断不便行，君难道欲贻祸我家么？"恕碰了一个钉子，未免乘兴而来，败兴而返。

看官道岐、嘉二王是何人？便是神宗胞弟昌王颢及乐安郡王頵。颢徙封岐王，頵进封嘉王，两王因神宗寝疾，尝入问起居，高太后却也防着，命他不必屡入，并阴敕中人梁惟简妻，预制一十岁儿可穿的黄袍，密教他怀藏进呈。偏邢恕心尚未死，再与蔡确密谋，拟约王珪入问帝疾，暗使知开封府蔡京，外伏剑士，胁迫王珪，倘珪持异议，即将珪枭首。哪知珪命不该绝，未待蔡确与约，先已入宫定议，册立延安郡王。确迟了一步，计不得行。满腹奸刁，至此也输人一筹。

三月朔日，延安郡王傭，立为太子，赐名煦，皇太后高氏权同处分军国重事。越五日，神宗驾崩，年三十有八。总计神宗在位，改元二次，共十八年。太子煦即皇帝位，尊皇太后高氏为太皇太后，皇后向氏为皇太后，帝生母德妃朱氏为皇太妃，是为哲宗皇帝。追尊先帝庙号曰神宗，葬永裕陵。晋封叔颢为扬王，頵为荆王，弟佶为遂宁郡王，佖为太宁郡王，俣为咸宁郡王，似为普宁郡王，尚书左仆射王珪为岐国公，潞国公文彦博为司徒，王安石为司空，余官一律加秩，赐致仕各官服带银帛有差。

太皇太后首先传旨，遣散修京城役夫，止造军器，及禁庭工技，戒中外无苛敛，宽民间保甲马，人民欢悦。王珪等并未预闻，及中旨传出，方得闻知。一经出手，便见高后贤明。过了数日，复下诏道：

> 先皇帝临御十有八年，建立政事以泽天下，而有司奉行失当，几于烦扰，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实惠，其申谕中外协心奉令，以称先帝惠爱元元之意！

这诏一下，都中卿大夫，已知太皇太后的命意，是欲改烦为简，易苛从宽了。蔡确恐朝政一新，自己或致失位，遂因上朝议政时，面奏太皇太后，请复高遵裕官。看官道遵裕是何人？乃是太皇太后的从父。蔡确此奏，明明是借此求媚，固宠希荣的意思。真会献谀。太皇太后偏凄然道："灵武一役，先皇帝中夜得报，环榻周行，彻旦不能寐，自是惊悸，驯至大故。追原祸始，实自遵裕一人。先帝骨肉未寒，我岂敢专徇私恩，不顾公议么？"理正词严。确惶悚而退。太皇太后又诏罢京

城逻卒，及免行钱，废浚河司，蠲免逋赋，驿召司马光、吕公著入朝。

光居洛十五年，田夫野老，无不尊敬，俱称为司马相公；就是妇人女子，亦群仰大名。神宗升遐，光欲入临，因自避猜嫌，不敢径行。适程颢在洛，劝光入京，光乃启程东进，将近都门，卫士见光到来，均额手相庆道："司马相公来了！司马相公来了！"两语重叠，益饶意味。沿途人民，亦遮道聚观，各朗声道："司马相公，请留相天子，活我百姓，勿遽归洛。"光见他一唱百和，反觉疑惧起来，竟从间道归去。太皇太后闻他入都，正要询问政要，偏待久不至，乃遣内侍梁惟简驰问。光请大开言路，诏榜朝堂。至惟简复命，蔡确等已探悉光言，先创六议入奏，大旨是："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重机，或迎合旧令，上则侥幸希进，下则眩惑流俗，有一相犯，立罚无赦。"太皇太后见了此议，又遣使示光。光愤然道："这是拒谏，并非求谏；人臣只好不言，一经启口，便犯此六语了。"乃具论以闻。太皇太后即改诏颁行，言路才得渐开。

嗣召光知陈州，并起程颢为宗正寺丞。颢正拟就道，偏偏二竖缠身，竟而去世。颢与弟颐受学周门，以道自乐，见二十四回。平时有涵养功，不动声色。既卒，士大夫无论识否，莫不衔哀。文彦博采取众论，题颢墓曰"明道先生"。惟光受命赴陈州，道经阙下，正值王珪病死，辅臣等依次递升，适空一缺。太皇太后即留光辅政，命为门下侍郎。蔡确等只恐光革除新法，又揭出三年无改的大义，传布都中。光独指驳道："先帝所行的法度，如果合宜，虽百世亦应遵守，若为王安石、吕惠卿所创，害国病民，须当亟改，似救焚拯溺一般。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并不是以子改父哩。"与强词夺理者不同。众议自是少息。

太皇太后又召吕公著为侍读，公著自扬州进京，擢授尚书左丞。京东转运使吴居厚，前继鲜于侁后任，大兴盐铁，苛敛横征，至是被言官交劾，谪置黄州，仍用鲜于侁为转运使。司马光语同列道："子骏甚贤，不应复使居外，但朝廷欲救京东困弊，非得子骏不可。他实是个一路福星呢。当今人才甚少，怎得似子骏一百人，散布天下呢？"原来子骏即侁表字，侁既到任，即奏罢莱芜、利国两冶，及海盐依河北通商，人民大悦，有口皆碑。于是司马光、吕公著两人，同心辅政，革除新法，罢保甲，罢保马，罢方田，罢市易，削前市易提举吕嘉问三秩，贬知淮阳军，吕党皆坐黜，并谪邢恕出知随州。越年，改为元祐元年，右司谏王觌，极论蔡确、章惇、韩缜、张璪等朋邪害正，章至数十上。右谏议大夫孙觉，侍御史刘挚，左司谏苏辙，御史王岩叟、朱光庭、上官均，又连章劾论确罪，乃免确相位，出知陈州，当下擢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公著为门下侍郎，李清臣、吕大防为尚书左右丞，李常为户部尚书，范纯仁同知枢密院事。

光时已得疾，因青苗、免役诸法，尚未尽革，西夏议亦未决，不禁叹息道："诸害未除，我死不瞑目了。"遂折简与吕公著，略言："光以身付医，以家事付愚子，只国事未有所托，特以属公。"公著为白太皇太后，有诏免光朝觐，许乘肩舆，三日一入省。光不敢当，且上奏道："不见天子，如何视事？"乃改诏令光子康扶掖入对，且命免拜跪礼。光遂请罢青苗、免役二法，青苗钱罢贷，仍复常平旧法，诸大臣没甚异议。独免役法议罢后，光请仍复差役法，章惇力言不可，与光辩论殿前，语甚狂悖。太皇太后亦不免动恼，逐惇出知汝州。会苏轼已奉诏入都，任中书舍人，独请行熙宁初给田募役法，条陈五利。监察御史王岩叟，谓五利难信，且有十弊，轼议遂阻。群臣又各是其是，诏令资政殿大学士韩维，及吕大防、范纯仁等，详定上闻。轼本与司马光友善，竟往见光道："公欲改免役为差役，轼恐两害相均，未见一利。"光问道："请言害处！"轼答道："免役的害处，是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从上聚，下必常患钱荒，这害已经验过了。差役的害处，是百姓常受役官府，无暇农事，贪吏猾胥，且随时征比，因缘为奸，岂不是异法同病么？"光又道："依君高见，应该如何？"轼复道："法有相因，事乃易成。事能渐进，民乃不惊。从前三代时候，兵农合一，至秦始皇乃分作两途，唐初又变府兵为长征卒，农出粟养兵，兵出力卫农，天下称便。虽圣人复起，不能变易了。今免役法颇与此相类，公欲骤

罢免役，改行差役，正如罢长征，复民兵，恐民情反多痛苦呢。”光终未以为然，只淡淡的答了数语，轼即辞出。越日，光至政事堂议政，轼复入白此事，光不觉作色。轼从容道：“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再三劝阻，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尝闻公自述前情，难道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么？”以子为矛，刺子之盾，坡公可谓善言。光始起谢道：“容待妥商。”范纯仁亦语光道：“差役一事，不应速行，否则转滋民病。愚意愿公虚心受言，所有谋议，不必尽从己出。若事必专断，恐奸人邪士，反得乘间迎合了。”光尚有难色，纯仁道：“这是使人不得尽言呢。纯仁若徒知媚公，不顾大局，何如当日少年时，迎合王安石，早图富贵哩！”语亦透彻。光乃令役人悉用现数为额，衙门用坊场河渡钱，均用雇募。先是光决改差役，以五日为限，僚属俱嫌太急促，独知开封府蔡京如约，面复司马光。光喜道：“使人人奉法如君，有何不可？”待京辞退后，光乃信为可行，拟坚持到底。其实蔡京是个大奸巨猾，专事揣摩迎合，初见蔡确得势，就附蔡确，继见司马光入相，就附司马光，这种反复小人，最足误人国事。司马光忠厚待人，哪里晓得他暗中机巧呢？为后文蔡京倾宋张本。

王安石宦居金陵，闻朝廷变法，毫不为意，及闻罢免役法，愕然失声道：“竟一变至此么？”良久复道：“此法终不可罢，君实辈亦太胡闹了。”既而病死，太皇太后因他是先朝大臣，追赠太傅，后人称他为王荆公。乃是元丰三年，曾封安石为荆国公，所以沿称至今。了王安石。安石既死，余党依次贬谪，范子渊贬知陕州，韩缜罢知颍昌，李宪、王中正等，罚司宫观。郑绾、李定放居滁州，吕惠卿贬为光禄卿，分司南京，再贬为建宁军节度副使，安置建州。相传再贬吕惠卿草诏，系出苏轼手笔，内有精警语数联，传诵一时。其文云：

> 吕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贪功，好兵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即免役法。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害民，率皆攘臂称首。先皇帝求贤如不及，从善若转圜，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苗之窜。此谕！

还有贬范子渊草制，亦由轼所拟，内称“汝以有限之才，兴必不可成之役，驱无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四语，亦脍炙人口，称为名言。新法党相继罢黜，吕公著进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韩维为门下侍郎。司马光又上言：“文彦博宿德耆臣，应起为硕辅。”太皇太后拟用为三省长官，言官以为不可，乃命平章军国重事。六日一朝，一月两赴经筵，班宰相上，恩礼从优。彦博此时，年已八十有一了。老成俱老，宋祚安得不老？光又与吕公著，交章荐程颢弟颐，遂有旨召为秘书郎。及颐入对，改授崇政殿说书，且命修定学制。于是诏举经明行修的士子，及立十科举士法：(一)行义纯固，可作师表。(二)节操方正，可备献纳。(三)智勇过人，可备将相。(四)公正聪明，可备监司。(五)经术精通，可备讲读。(六)学问该博，可备顾问。(七)文章典丽，可备著述。(八)善听狱讼，尽公得实。(九)善治财赋，公私俱便。(十)练习法令，能断清谳。这十科条例，统由司马光拟定，请旨颁令。

光见言听计从，越觉激发忠忱，誓死报国，无论大小政务，必亲自裁决，不舍昼夜，海内亦喁喁望治。就是辽、夏使至，俱必问光起居，且严敕边吏道：“中国已相司马公了，勿轻生事，致开边衅呢！”国有贤相，不战屈人。无如天不佑宋，梁栋浸颓。光因政体过劳，日益清瘦，同僚举诸葛亮食少事烦，作为劝戒，光慨然道：“死生有命，一息尚存，怎敢少懈呢？”嗣是光老病愈甚，竟致不起。弥留时尚呓语不绝，细听所谈，皆关系国家事。及卒，年六十八。光生平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在洛时，每往夏县展墓，必至兄室。兄名旦，年将八十，光奉若严父，爱若婴儿，自少至老，未尝妄语。尝谓吾无过人处，惟一生作事，无不可对人言。陕，洛间闻风起敬，居民相劝为善，稍有过恶，便私自疑惧道：“君实得无闻知否？”既殁，远近举哀，如丧考妣。略述行谊，为后人作一榜样。太皇太后亦为之恸哭，与哲宗亲临光丧，赠太师温国公。诏户部侍郎赵

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丧归陕州夏县原籍。予谥文正，赐碑曰“忠清粹德”，都人罢市往奠。岭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到了归丧以后，都下及四方人民，尚画像以祀，饮食必祝，这可见遗德及民，无远勿届呢。小子有诗咏道：

到底安邦恃老成，甫经借手即清平。

如何天不延公寿？坐使良材一旦倾。

光殁后，当然是吕公著继任，欲知后事如何，且至下回续表。

本回叙高后垂帘，及温公入相，才一改制，即见朝政清明，人民称颂。可知前时王、吕、蔡、章等之所为，实是拂民之性，强行己意，百姓苦倒悬久矣。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此所以一经着手，不啻来苏，宜乎海内归心，讴歌不已也。但司马光为一代正人，犹失之于蔡京，小人献谀，曲尽其巧。厥后力诋司马光者，即京为之首。且熙丰邪党，未闻诛殛，以致死灰复燃。人谓高后与温公，嫉恶太严，吾谓其犹失之宽。后与公已年老矣，为善后计，宁尚可姑息为乎？读此回犹令人不能无慨云。

第四十四回 分三党廷臣构衅 备六礼册后正仪

却说司马光病殁以后，吕公著独秉政权，一切黜陟，仍如光意，进吕大防为中书侍郎，刘挚为尚书右丞，苏轼为翰林学士。轼奉召入都，仅阅十月，三迁清要，寻兼侍读；每入值经筵，必反复讲解，期沃君心。一夕值宿禁中，由中旨召见便殿，太皇太后问轼道："卿前年为何官？"轼对道："常州团练副使。"太皇太后复道："今为何官？"轼对道："待罪翰林学士。"太皇太后道："为何骤升此缺？"轼对道："遭遇太皇太后，及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道："并不为此。"轼又道："莫非由大臣论荐么？"太皇太后又复摇首。轼惊愕道："臣虽无状，不敢由他途希进。"太皇太后道："这乃是先帝遗意，先帝每读卿文章，必称作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哩。"轼听了此言，不禁感激涕零，哭至失声。士伸知己，应得一哭。太皇太后亦为泣下，哲宗见之对哭，也忍不住呜咽起来。十余岁童子，当作此状。还有左右内侍，都不禁下泪。大家统是哭着，反觉得大廷岑寂，良夜凄清。太皇太后见了此状，似觉不雅，即停泪语轼道："这不是临朝时候，君臣不拘礼节，卿且在旁坐下，我当询问一切。"言毕，即命内侍移过锦墩，令轼旁坐，轼谢恩坐下。太皇太后问语片时，无非是国家政要。轼随问随答，颇合慈意，特赐茶给饮。轼谢饮毕，太皇太后复顾内侍道："可撤御前金莲烛，送学士归院。"一面说，一面偕哲宗入内。轼向虚座前申谢，拜跪毕仪，当由两内侍捧烛导送，由殿至院，真个是旷代恩荣，一时无两。确是难得。

轼感知遇恩，尝借言语文章，规讽时政。卫尉丞毕仲游贻书诫轼道："君官非谏官，职非御史，乃好论人长短，危身触讳，恐抱石救溺，非徒无益，且反致损呢。"轼不能从。时程颐侍讲经筵，毅然自重，尝谓："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因此入殿进讲，色端貌庄。轼说他不近人情，屡加抗侮。当司马光病殁时，适百官有庆贺礼，事毕欲往吊，独程颐不可，且引《鲁论》为解。谓："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或谓："哭乃不歌，未尝云歌即不哭。"轼在旁冷笑道："这大约是枉死市的叔孙通，新作是礼呢。"谐语解颐，但未免伤忠厚。颐闻言，很是介意。是不及乃兄处。轼发策试馆职问题有云："今朝廷欲师仁宗之忠厚，惧百官有司，不称其职，而或至于偷。欲决仁宗之励精，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流入于刻。"右司谏贾易，右正言朱光庭，系程颐门人，遂借题生衅，劾轼谤讪先帝。轼因乞外调。侍御史吕陶上言："台谏当秉至公，不应假借事权，图报私隙。"左司谏王觌亦奏言："轼所拟题，不过略失轻重，关系尚小，若必吹毛求疵，酿成门户，恐党派一分，朝无宁日，这乃是国家大患，不可不防。"范纯仁复言轼无罪。太皇太后乃临朝宣谕道："详览苏轼文意，是指今日的百官有司，监司守令，并非讥讽祖宗，不得为罪。"于是轼任事如故。

会哲宗病疮疹，不能视朝，颐入问吕公著道："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且主子有疾，宰辅难道不知么？"越日，公著入朝，即问帝疾。太皇太后答言无妨。为此一事，廷臣遂嫉颐多言。御史中丞胡宗愈，给事中顾临，连章劾颐，不应令直经筵。谏议大夫孔文仲，且劾颐污下憸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勾通台谏，睚眦报怨，沽直营私，应放还田里，以示典刑。诬谤太甚，孔裔中胡出此人？乃罢颐出管勾西京国子监。自是朝右各分党帜，互寻仇隙，程颐以下，有贾易、朱光庭等，号为洛党；苏轼以下，有吕陶等，号为蜀党。还有刘挚、梁焘、王岩叟、

刘安世等，与洛、蜀党又不相同，别号朔党，交结尤众。三党均非奸邪，只因意气不孚，遂成嫌怨。哪知熙丰旧臣，非窜即贬，除著名诸奸人外，连出入王、吕间的张璪、李清臣，亦均退黜。若辈恨入骨髓，阴伺间隙，这三党尚自相倾轧，自相挤排，这岂非螳螂捕蝉，不顾身后么？插人数语，隐伏下文。

文彦博屡乞致仕，诏命他十日一赴都堂，会议重事。吕公著亦因老乞休，乃拜为司空，同平章军国事。授吕大防、范纯仁为左右仆射，兼中书门下侍郎，孙固、刘挚为门下中书侍郎，王存、胡宗愈为尚书左右丞，赵瞻签书枢密院事。大防朴直无党，范纯仁务从宽大，亦不愿立党。二人协力佐治，仍号清明。右司谏贾易，因程颐外谪，心甚不平，复劾吕陶党轼，语侵文彦博、范纯仁。太皇太后欲惩易妄言，还是吕公著替他缓颊，只出知怀州。胡宗愈尝进君子无党论，右司谏王觌偏上言宗愈不应执政。前说不应有党，此时复因宗愈进无党论，上言劾论，自相矛盾，殊不可解。太皇太后又勃然怒道："文彦博、吕公著亦言王觌不合。"范纯仁独辩论道："朝臣本无党，不过善恶邪正，各以类分。彦博、公著，皆累朝旧人，岂可雷同罔上？从前先臣仲淹，与韩琦、富弼，同执政柄，各举所知，当时蜚语指为朋党，因三人相继外调，遂有一网打尽的传言。本王拱辰语。此事未元，幸陛下鉴察！"随复录欧阳修朋党论，呈将进去。太皇太后意未尽解，竟出觌知润州。门下侍郎韩维，亦被人谗诉，出知邓州。太皇太后初欲召用范镇，遣使往征。镇年已八十，不欲再起，从孙祖禹，亦从旁劝止，乃固辞不拜。诏授银紫光禄大夫，封蜀郡公。元祐三年，病殁家中。镇字景仁，成都人，与司马光齐名，卒年八十一，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谥忠文。

越年二月，司空吕公著复殁，太皇太后召见辅臣，流涕与语道："国家不幸，司马相公既亡，吕司空复逝，为之奈何？"言毕，即挈帝往奠，赠太师，封申国公，予谥正献。公著字晦叔，系故相吕夷简子，自少嗜学，至忘寝食，平居无疾言遽色，暑不挥扇，寒不亲火。父夷简早目为公辅，至是果如父言。范祖禹曾娶公著女，所以公著在朝，始终引嫌。尝从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在洛十五年，不事进取，至富弼致仕居洛，杜门谢客，独祖禹往谒，无不接见。神宗季年，弼疾笃，曾嘱祖禹代呈遗表，极论王安石误国，及新法弊害，旁人多劝阻祖禹，不应进呈，祖禹独不肯负约，竟自呈入。廷议却不与为难，赠弼太尉，谥文忠。富弼亦一代伟人，前文未曾叙及，故特于此处补出。哲宗即位，擢为右正言，避嫌辞职，寻迁起居郎，又召试中书舍人，皆不拜。及公著已殁，始任右谏议大夫，累陈政要，多中时弊。旋加礼部侍郎，闻禁中觅用乳媪，即与左谏议大夫刘安世，上疏谏阻，大旨："以帝甫成童，不宜近色，理应进德爱身。"又乞太皇太后保护上躬，言甚切至。太皇太后召谕道："这是外间的谣传，不足为信。"祖禹对道："外议虽虚，亦应预防，天下事未及先言，似属过虑。至事已及身，言亦无益。陛下宁可先事纳谏，勿使臣等有无及的追悔呢。"恰是至言。太皇太后很是嘉纳。

既而知汉阳军吴处厚，上陈蔡确游车盖亭诗，意在讪上。台谏等遂相率论确，乞正明刑。有旨令确自行具析，刘安世等言确罪甚明，何待具析，乃贬确为光禄卿，分司南京。谏官尚以为罪重罚轻，啧有烦言。范祖禹亦上言确有重罪，应从严议。于是文彦博、吕大防等，拟窜确岭峤，独范纯仁语大防道："此路自乾兴以来，荆棘丛生，近七十年，倘自我辈创行此例，恐四方震悚，转致未安。"大防乃不再言。越六日，又下诏再贬确为英州别驾，安置新州。纯仁复入白太皇太后道："圣朝宜从宽厚，不应吹求文字，窜诛大臣。譬如猛药治病，足损真元，还求详察。"蔡确罪大，诛之不得为过，纯仁亦未免太柔。太皇太后不从。会知潞州梁焘，奉召为谏议大夫，道出河阳，与邢恕相晤。恕言确有策立功，托焘入朝时声明。焘允诺，及入京，即据邢恕言入奏。太皇太后出谕大臣道："皇帝是先帝长子，分所应立，确有甚么策立功，似此欺君罔上，他日若再得入朝，恐皇帝年少，将为所欺，必受大害。我不忍明言，特借讪上为名，把他窜逐，借杜后患，这事关系国计，虽奸邪怨谤，我也不暇顾了。"司谏吴安诗与刘安世等，遂疏劾纯仁党确，吕大防亦言蔡确党盛，

不可不治。纯仁因力求罢政，出知颍州。尚书左丞王存，本确所举，亦知出蔡州。胡宗愈已早为谏官所劾，罢尚书右丞。乃擢刘挚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颂为尚书左丞，苏辙为尚书右丞。会赵瞻、孙固，先后并逝，即进韩忠彦同知枢密院事，王岩叟签书枢密院事，复召邓润甫为翰林学士承旨。润甫曾阿附王、吕，出知亳州，至是被召，梁焘、刘安世、朱光庭等，连疏弹劾，俱不见报。焘等乃力请外补，竟出焘知郑州，光庭知亳州，安世提举崇福宫。文彦博因老疾致仕，右司谏杨康国奏劾苏辙兄弟，文学不正，贾易复入为侍御史，与御史中丞赵君锡，先后论轼。轼出知颍州，寻改扬州，易与君锡一并外用。刘挚峭直，与吕大防议论朝政，辄致龃龉。殿中侍御史杨畏，方附大防，遂劾挚结党营私，联络王岩叟、梁焘、刘安世、朱光庭等为死友，觊觎后福，且与章惇诸子往来，交通匪人。太皇太后即面谕刘挚，挚惶恐退朝，上章自辩。梁焘、王岩叟果上疏论救。太皇太后愈觉动疑，出挚知郓州，王岩叟亦出知郑州。嗣复召程颐入直秘阁，兼判西京国子监，为苏辙所阻，颐亦辞不就职。这便是三党交攻，更迭消长的情形呢。一语结束，可见上文并叙，寓有深意。

元祐七年，哲宗年已十七了，太皇太后留意立后，曾历采世家女子百余人，入宫备选。就中有眉州防御使兼马军都虞侯孟元孙女，操行端淑，秉质幽娴。太皇太后及皇太后两人，教以女仪，格外勤慎，因此益得两后欢心。时年十六，与哲宗年龄相当，即由太皇太后宣谕宰臣，略言："孟氏后能执妇道，应正位中宫。惟近代礼仪，多从简略，应命翰林台谏给舍与礼官等，妥议册后六礼以闻！"这谕下来，那廷臣自有一番忙碌，彼斟古，此酌今，议论了好几日，方草定一篇仪制，呈入政事堂。吕大防等又详细核订，略行损益，再进慈览。太皇太后传旨许可，当由司天监择定吉日，准备大婚。先期数日，命尚书左仆射吕大防充奉迎使，尚书左丞苏颂充发策使，尚书右丞苏辙充告期使，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充纳成使，吏部尚书王存时王存复调入内用。充纳吉使，翰林学士梁焘充纳采问名使。六礼分司，各有专职，正使以外，且省副使，当以旧尚书省为皇后行第，先纳采问名，然后纳吉纳成告期。五月戊戌日，哲宗戴通天冠，服绛纱袍，临轩发册，行奉迎礼。百官相率入朝，吕大防等首先趋入，东西鹄立。典仪官奉上册宝，置御座前。大防率百官再拜，乃由宣诏官传谕道："今日册孟氏为皇后，命公等持节展礼！"大防等又复拜命，典仪官捧过册宝，交与大防。大防接奉册宝，复率百官再拜。宣诏官又传太皇太后制命道："奉太皇太后制，命公等持节奉迎皇后！"大防等拜辞出殿，即至皇后行第，当有傧介接待，导见后父。大防入内宣制道：

> 礼之大体，钦顺重正。其期维吉，典图是若。今遣尚书右仆射吕大防等以礼奉迎，钦哉维命！

后父跪读毕，敬谨答道：

> 使者重宣中制，今日吉辰备礼，以迎蝼蚁之族，猥承大礼，忧惧战悸，钦率旧章，肃奉典制。

答罢，即再拜受制。于是保姆引皇后登堂，大防等向后再拜，奉上册宝。后降立堂下，再拜受册，当由内侍接过册宝，转呈与后。大防等退出，后升堂。后父升自东阶，西向道："戒之戒之！夙夜无违命！"语已即退。后母进自西阶，东向施衿结帨，并嘱后道："勉之戒之！夙夜无违命！"后乃出堂登舆，及出大门，大防等导舆至宣德门。百官宗室列班拜迎，待后入门，钟鼓和鸣，再入端礼门，穿过文德殿，进内东门，至福宁殿，后降舆入次小憩。哲宗仍冠服御殿，尚宫引后出次，诣殿阶东西向立。尚仪跪请皇帝降座礼迎，哲宗遂起身至殿庭中，揖后入殿，导升西阶，徐步入室，各就榻前并立。尚食跪陈饮具，帝、后乃就座，一饮再饮用爵，三饮用卺，合卺礼成。尚宫请帝御常服，尚寝请后释礼服，然后入幄，侍从依次毕退。是夜龙凤联欢，鸳鸯叶梦，毋庸细述。历叙礼节，见得哲宗册后，格外郑重，为下文被废反笔。次日朝见太皇太后、皇太后，并参皇太妃，一如旧仪。越三日，诣景灵宫行庙见礼，归后再谒太皇太后。太皇太后语哲宗道："得贤内助，所关不小，汝宜刑于启化，媲美古人，方不负我厚望了。"及

帝、后俱退，太皇太后叹息道："此人贤淑，可无他虞，但恐福薄，他日国家有事，不免由他受祸哩。"既知孟后福薄，何必定要册立？此等处殊难索解。大婚礼成，宫廷庆贺兼旬，才得竣事。惟孟后容不胜德，姿色不过中人，哲宗少年好色，未免心怀不足。可巧御侍中有一刘氏女，生得轻秾合度，修短适宜，面滟滟若芙蓉，腰纤纤如杨柳，夷嫱比艳，环燕输姿。哲宗得此尤物，怎肯放过？便教她列入嫔御，进封婕妤，这一番有分教：

贯鱼已夺官人宠，飞燕轻贻祸水来。

看官欲知后事，且待下回分解。

朋党林立，为国家之大患，不意于元祐间见之。元祐之初，高后垂帘，群贤并进，此正上下泰交，拔茅汇征之象。且熙丰时各遭摈斥，同病相怜，一朝遇主，携手入朝，乐何如之？奈何程、苏交哄，洛、蜀成嫌，二党倾轧之不足，而复有所谓朔党者，与之鼎足而三耶？然则元祐诸君子，殆不能辞其过矣。若夫册后一事，已成常制，本书于前后各文，俱不过数语而止，独于孟后之立，纪载从详。盖自有宋以来，惟哲宗册立孟后，仪文特备，高后恐哲宗年少，易昵私爱，故特隆之以六礼，重之以宰执大臣，且亲嘱之曰："得贤内助，所关非细。"是其为哲宗计者，至周且挚，初不意后之竟背前训也。《宋史》中曾大书曰："始备六礼立皇后孟氏，正为后文废后反照。"故本书亦不敢从略，所以存史意也。

第四十五回
嘱后事贤后升遐　绍先朝奸臣煽祸

却说范纯仁外调后，尚书右仆射一缺，尚属虚位，太皇太后特擢苏颂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辙为门下侍郎，范百禄即范镇子。为中书侍郎，梁焘、郑雍为尚书左右丞，韩忠彦即韩琦子。知枢密院事，刘奉世签书枢密院事。嗣又因辽使入贺，问及苏轼。乃复召轼为兵部尚书，兼官侍读。原来轼为翰林学士时，每遇辽使往来，应派为招待员。时辽亦趋重诗文，使臣多文学选，每与轼谈笑唱和，轼无不立应，惊服辽人。会辽有五字属对，未得对句，遂商诸副介，请轼照对。看官道是什么难题？乃是"三光日月星"五字。轼即应声道："'四诗风雅颂'，这是天然对偶，你不必说是我对，但说你自己想着便了。"副介如言答辽使，辽使方在叹愕，轼又出见辽使道："'四德元亨利'，难道不对么？"辽使欲起座与辩，轼便道："你道我忘记一字么？你不必多疑。两朝为兄弟国，君是外臣，仁庙讳亦应知晓。"仁宗名祯，这是苏髯诙谐语，不可作正语看。辽使闻言，亦为心折。旋复令医官对云："六脉寸关尺。"辽使愈觉敬服，随语轼道："学士前对，究欠一字，须另构一语。"适雷雨交作，风亦大起，轼即答道："'一阵风雷雨'，即景属对，可好么？"辽使道："敢不拜服。"遂欢宴而散。至哲宗大婚，辽使不见苏轼，反觉怏怏，太皇太后乃召轼内用，寻又迁礼部兼端明侍读二学士。

御史董敦逸、黄庆基，又劾轼曾草吕惠卿谪词，隐斥先帝，轼弟辙相为表里，紊乱朝政。想又是洛党中人。吕大防替轼辩驳，且言近时台官，好用蛮语中伤士类，非朝廷之福。辙亦为兄讼冤。太皇太后语大防道："先帝亦追悔往事，甚至泣下。"大防道："先帝一时过举，并非本意。"太皇太后道："嗣主应亦深知。"乃罢董、黄两人为湖北、福建路转运判官。未几，轼亦罢知定州。苏颂保荐贾易，谓易系直臣，不宜外迁，与大防廷争。侍御史杨畏、来之邵即劾颂庇易。颂上书辞职，因罢为观文殿大学士。范百禄与颂友善，亦为杨畏所劾，出知河南府。梁焘亦因议政未合，遂称疾乞休，乃再召范纯仁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杨畏、来之邵复上论纯仁不可再相，乞进用章惇、安焘、吕惠卿，疏入不报。吕大防欲引畏为谏议大夫，纯仁谓："畏非正人，怎可重用？"大防微笑道："莫非恨他劾奏相公么？"纯仁尚莫名其妙，苏辙在旁，即读畏弹文。纯仁道："这事我尚未闻，但公不负畏，恐畏且负公！"隐伏下文。大防不信，竟迁畏礼部侍郎。畏劾范纯仁，且请用章、吕等人，其隐情已可窥见，何大防尚未悟耶？元祐八年八月，太皇太后寝疾，不能听政，吕大防、范纯仁入宫问视，太皇太后与语道："我病将不起了。"吕、范齐声道："慈寿无疆，料不致有意外情事。"太皇太后道："我今年已六十二岁，死亦不失为正命，所虑官家宫中称皇帝为官家。年少，容易受迷，还望卿等用心保护！"吕、范又同声道："臣等敢不遵命！"太皇太后顾纯仁道："卿父仲淹，可谓忠臣，在明肃垂帘时，惟劝明肃尽母道，至明肃上宾，惟劝仁宗尽子道，卿当效法先人，毋忝所生！"纯仁亦涕泣受命。高后岂亦虑哲宗之难恃耶？太皇太后复道："我受神宗顾托，听政九年，卿等试言九年间，曾加恩高氏否？我为公忘私，遗有一男一女，我病且死，尚不得相见哩。"时嘉王頵已薨，高后子只留一颢，徙封徐王，故尚未相见。言讫泪下，喘息了好一歇，复嘱吕、范二人道："他日官家不信卿言，卿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说至此，顾左右道："今日正值秋社，可给二相社饭。"吕、范二人，不敢却赐，待左右将社饭备齐，暂辞

出外，至别室草草食讫，复入寝门内拜谢。太皇太后呜咽道："明年社饭时，恐二卿要记念老身哩。"太后既预知哲宗心性，当力戒哲宗，奈何对吕、范二人，徒作颓唐语，亦令人难解？吕、范劝慰数语，随即告退。越数日，太皇太后竟崩。后听政九年，朝廷清明，华夏绥定，辽主尝戒群臣道："南朝尽行仁宗旧政，老成正士，多半起用，国势又将昌盛哩，汝等幸勿生事。"因此元祐九年，毫无边衅。夏主来归永乐所俘，乞还侵地，太皇太后有志安民，诏还米脂、葭芦、浮屠、安疆四寨，夏人遂谨修职贡，不复生贰。有司请循天圣故事，两宫同御殿，太皇太后不许。又请受册宝于文德殿，太皇太后道："母后当阳，非国家之美事，况文德殿系天子正衙，岂母后所当御？但就崇政殿行礼便了！"太皇太后侄元绘、元纪，终元祐世，只迁一秩，还是哲宗再三申请，方得特许。中外称为女中尧舜。礼臣恭上尊谥，乃是"宣仁圣烈"四字。

哲宗乃亲政，甫经着手，即召内侍刘瑗等十人，入内给事。翰林学士范祖禹入谏道："陛下亲政，未闻访一贤臣，乃先召内侍，天下将谓陛下私昵近臣，不可不防。"哲宗默然，好似不见不闻一般。侍讲丰稷，亦以为言，反将他出知颍州。出手便弄错。范祖禹忍无可忍，复接连上疏，由小子略述如下：

熙宁之初，王安石、吕惠卿造立新法，悉变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误国，勋旧之臣，屏弃不用，忠正之士，相继远引，又用兵开边，结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赖先帝觉悟，罢逐两人，而所引群小，已布满中外，不下二十万，可复去。蔡确连起大狱，王韶创取熙河，章惇开五溪，沈起扰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谔兴造西事，兵民死伤，皆不先帝临朝悼悔，谓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吴居厚行铁冶之法于京东，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辅行盐法于江西，李稷、陆师闵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刘定教保甲于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乱，赖陛下与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悬。惟是向来所斥逐之人，窥伺事变，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为是，如得至左右，必进奸言，万一过听而误用之，臣恐国家自此陵迟，不复振矣。

这疏大意，是防哲宗召用熙丰诸臣。还有一疏，仍系谏阻近幸，略云：

汉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同一轨辙。盖与乱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汉自元帝任用石显，委以政事，杀萧望之、周堪，废刘向等，汉之基业，坏于元帝。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决章奏，宦官遂盛，李林甫、杨国忠皆自力士以进。唐亡之祸，基于开元。熙宁、元丰间，李宪、王中正、宋用臣辈，用事总兵，权势震灼，中正兼干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违，师徒冻馁，死亡最多。宪陈再举之策，致永乐再陷，用臣兴土木之兵，无时休息，罔市井之微利，为国敛怨，此三人者虽加诛戮，未足以谢百姓。宪虽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内臣十人，而宪、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则中正、用臣必将复用，臣所以敢极言之，幸陛下垂察焉！

两疏呈入，哲宗仍然不省。范纯仁、韩忠彦等亦面请效法仁宗，均不见纳。吕大防受命为山陵使，甫出国门，杨畏即首叛大防，上言："神宗更立旧制，垂示万世，乞赐讲求，借成继述美名。"哲宗便召畏入对，并问："先朝旧臣，孰可召用？"畏举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润甫、李清臣等，各加褒美，且言："神宗建立新政，与王安石创行新法，实是明良交济，足使富强。今安石已殁，只有章惇才学，与安石相似，请即召为宰辅。"哲宗却很是信从，当下传出中旨，复章惇、吕惠卿官。寻用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润甫为尚书左丞。至宣仁太后葬毕，吕大防回都，闻侍御史来之邵，已有弹章，即上书辞职，哲宗立即准奏。拔去首辅，好算辣手。于是彼言继志，此言述事，哄得这位哲宗皇帝，居然想对父尽孝，一心一意的绍述神宗。元祐九年三月，廷试进士李清臣，发策拟题，题云：

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

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夫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圣人亦何有焉！

原来元祐变政，曾禁用王氏经义字说，科试仍用诗赋，补上文所未及。所以李清臣发策，看作甚重。第一条便驳斥词赋，第二条阴主青苗法，第三条指免役，第四条论治河，第五条斥还夏四寨，第六条讥盐铁弛禁事。门下侍郎苏辙抗言上奏道：

伏见策题历诋行事，有诏复熙宁、元丰之意。臣谓先帝设施，盖有百世不可易者。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至于事或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于前，子救于后，前后相继，此则圣人之孝也。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谶决事，上下恐惧，人怀不安。章帝深鉴其失，代之宽厚，恺悌之政，后世称焉。本朝真宗天书，章献临御，揽大臣之议，藏之梓宫，以泯其迹，仁宗听政，绝口不言。英宗濮议，朝廷汹汹者数年，先帝寝之，遂以安静。夫以汉昭帝之贤，与吾仁宗、神宗之圣，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陛下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岁不用之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辞，则大事去矣。

哲宗接阅奏章，竟勃然大怒道：“辙敢比先帝为汉武么？”我谓神宗尚不及汉武。言下即欲逐辙。辙下殿待罪，众莫敢救。范纯仁从容进言道：“武帝雄才大略，史家并无贬词，辙引比先帝，不得为谤。陛下甫经亲政，待遇大臣，也不当似奴仆一般，任情诃斥。”正说着，有一人越次入奏道：“先帝法度，都被司马光、苏辙等坏尽。”纯仁视之，乃是新任尚书左丞邓润甫，遂抗声道：“这语是说错了。法本无弊，有弊必改。”哲宗道：“秦皇汉武，古所并讥。”纯仁便接奏道：“辙所论是指时事言，非指人品言。”哲宗颜色少霁，乃不复发语，当即退朝。辙前时曾附吕大防，与纯仁议多不合，至是方谢纯仁道：“公乃佛地位中人，辙仗公包涵久了。”纯仁道：“公事公言，我知有公，不知有私。”名副其实，是乃谓之纯仁。辙又申谢而退。越日，竟下诏降辙官职，出知汝州。

及进士对策，考官评阅甲乙，上第多主张元祐。嗣经杨畏复勘，悉移置下第，把赞成熙丰的策议，拔置上列。第一名乃是毕渐，竟比王、吕为孔、颜，仿佛王、吕二人的孝子顺孙。自是绍述两字，喧传中外，曾布竟用为翰林学士，张商英进用为右正言。未几，即任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惇既相，憸人当道，还管什么时局，什么名誉？贬苏轼知英州，寻复安置惠州。罢翰林学士范祖禹，出知陕州。范纯仁当然不安，连章求去，也出知颍昌府。召蔡京为户部尚书，安石婿蔡卞为国史修撰，林希为中书舍人，黄履为御史中丞。先是元丰末年，履曾官中丞，与蔡确、章惇、邢恕相交结。惇与确有所嫌，即遣恕语履。履尽情排击，不遗余力，时人目为四凶，因被刘安世劾奏，降级外调。惇再得志，立即引用，那时报复私怨，日夕罗织，元祐诸君子，都要被他陷入阱中了。去恶务尽，元祐诸贤，不知此义，遂致受殃。

当下由曾布上疏，请复先帝政事，下诏改元，表示意向。哲宗准奏，即于元祐九年四月，改称绍圣元年。半年都不及待，何性急乃尔？遂复免役法，免行钱、保甲法，罢十科举士法，令进士专习经义，除王氏字说禁令。黄履、张商英、上官均、来之邵等，乘势修怨，迭毁司马光、吕公著妄改成制，叛道悖理。章惇、蔡卞且请掘光、公著墓冢。适知大名府许将，内用为尚书左丞，哲宗问及掘墓事。许将对道：“掘墓非盛德事，请陛下三思！”哲宗乃止，惟追夺司马光、吕公著赠谥，仆所立碑。贬吕大防为秘书监，刘挚为光禄卿，苏辙为少府监，并分司南京。章惇复钩致文彦博等罪状，得三十人，列籍以上，请尽窜岭表。李清臣独进言道：“变更先帝法度，虽不能无罪，但诸人多累朝元老，若从惇言，恐大骇物听，应请从宽为是。”哲宗点首。看官阅过前文，应知李清臣是主张绍述，仇视元祐诸臣，为何反请哲宗从宽呢？原来清臣本思为相，至章惇起用，相位被他夺去，于心不甘，所以与惇立异，有此奏请。哲宗乃颁诏道：“大臣朋党，司马光以下，各以轻重议罚，余悉不问，特此布告天下。”

会章惇复荐用吕惠卿，诏命知大名府，惇未以为然。监察御史常安民上言："北都重镇，惠卿且未足胜任，试思惠卿由王安石荐引，后竟背了安石，待友如此，事君可知。今已颁诏命，他必过阙请对，入见陛下，臣料他将泣述先帝，感动陛下，希望留京了。"哲宗也似信非信。及惠卿到京，果然请对，果然述先朝事，作涕泣状。哲宗正色不答，惠卿只好辞退，出都赴任。惇闻此事，隐恨安民，可巧安民复劾论蔡京、张商英，接连数奏，末疏竟斥章惇专国植党，乞收回主柄，抑制权奸。惇挟嫌愈甚，潜遣亲信进语道："君本以文学闻名，奈何好谈人短，甘心结怨？能稍自安静，当以高位相报。"安民正色呵斥道："尔乃为当道做说客么？烦尔传语，安民只知忠君，不知媚相。"傲骨棱棱。看官！试想章惇不立排安民，尚是留些余地，有意笼络，偏安民一味强硬，教章惇如何相容？遂嗾使御史董敦逸，弹斥安民，说他与苏轼兄弟，素作党援，安民竟被谪滁州，令监酒税。门下侍郎安焘上书救解，毫不见效，反为惇所谗间，出知郑州。蔡卞重修神宗实录，力翻前案，前史官范祖禹，及赵彦若、黄庭坚等，并坐诋诬降官，安置永、澧、黔州，并因吕大防尝监修神宗实录，亦应连坐，徙至安州居住。范纯仁请释还大防，大忤章惇，竟贬纯仁知随州。惇且记念蔡确，惜他已死，嘱确子谓叩阍诉冤，即追复确官，并赠太师，予谥忠怀。一面与蔡京定计，勾通阉寺，密结刘婕妤为内援，把灭天害理的事情，逐渐排布出来。小子有诗叹道：

宵小无非误国媒，胡为视作济时才？
堪嗟九载宣仁力，都被奸邪一旦摧。

究竟章惇等作何举动，容至下回表明。

宋代贤后，莫如宣仁，元祐年间，号称极治，皆宣仁之力也。但吾观宣仁弥留时，乃对吕、范二大臣，叮咛呜咽，劝以宜早引退，并谓明年社饭，应思念老身。意者其豫料哲宗之不明，必有蔑弃老成，更张新政之举耶？且哲宗甫经亲政，奸党即陆续进用，是必其少年心性，已多暗昧。宣仁当日，有难言之隐，不过垂帘听政，大权在握，尚足为无形之防闲；至老病弥留，不忍明言，又不忍不言，叮咛呜咽之时，盖其心已不堪酸楚矣。宣仁固仁，而哲宗不哲，吕、范退，章、蔡进，宋室兴衰之关键，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第四十六回
宠妾废妻皇纲倒置　崇邪黜正党狱迭兴

却说刘婕妤专宠内庭，权逾孟后，章惇、蔡京即钻营宫掖，恃婕妤为护符，且追溯范祖禹谏乳媪事，应四十四回。指为暗斥婕妤，坐诬谤罪，并牵及刘安世。哲宗耽恋美人，但教得婕妤欢心，无不可行，遂谪祖禹为昭州别驾，安置贺州，安世为新州别驾，安置英州。刘婕妤阴图夺嫡，外结章惇、蔡京，内嘱郝随、刘友端，表里为奸，渐构成一场冤狱，闹出废后的重案来。奸人得势，无所不至。

婕妤恃宠成骄，尝轻视孟后，不循礼法。孟后性本和淑，从未与她争论短长。惟中宫内侍，冷眼旁窥，见婕妤骄倨无礼，往往代抱不平。会后率妃嫔等朝景灵宫，礼毕，后就坐，嫔御皆立侍，独婕妤轻移莲步，退往帘下；孟后虽也觉着，恰未曾开口。申说二语，见后并非妒妇。偏侍女陈迎儿，口齿伶俐，竟振吭道："帘下何人？为什么亭亭自立？"婕妤听着，非但不肯过来，反竖起柳眉，怒视迎儿；忽又扭转娇躯，背后立着。形态如绘。迎儿再欲发言，由孟后以目示禁，方不敢多口。至孟后返宫，婕妤与妃嫔等，随后同归，杏脸还带着三分怒意。既而冬至节届，后妃等例谒太后，至隆祐宫，太后尚未御殿，大众在殿右待着，暂行就坐。向例惟皇后坐椅，朱漆金饰，嫔御不得相同，此次当然循例；偏刘婕妤立着一旁，不愿坐下。内侍郝随，窥知婕妤微意，竟替她易座，也是髹朱饰金，与后座相等，婕妤方才就坐。突有一人传呼道："皇太后出来！"孟后与妃嫔等，相率起立，刘婕妤亦只好起身。哪知伫立片时，并不见太后临殿，后妃等均是莲足，不能久立，复陆续坐下。刘婕妤亦坐将下去，不意坐了个空，一时收缩不住，竟仰着天跌了一交。却是好看。侍从连忙往扶，已是玉山颓倒，云鬓蓬松。恐玉臀亦变成杏脸。妃嫔等相顾窃笑，连孟后也是解颐。看官！试想此时的刘婕妤，惊忿交集，如何忍耐得住？可奈太后宫中，不便发作，只好咬住银牙，强行忍耐，但眼中的珠泪，已不知不觉的迸将下来。他心中暗忖道："这明明中宫使刁，暗嘱侍从设法，诈称太后出殿，诱我起立，潜将宝椅撤去，致令仆地，此耻如何得雪？我总要计除此人，才出胸中恶气。"后阁中人，原太促狭，但也咎由自取，如何不自反省？当下命女侍替整衣饰，代刷鬓鬟，草草就绪，那向太后已是出殿，御座受朝。孟后带着嫔妃，行过了礼，太后亦没甚问答，随即退入。

后妃等依次回宫，刘婕妤踉跄归来，余恨未息。郝随从旁劝慰道："娘娘不必过悲，能早为官家生子，不怕此座不归娘娘。"婕妤恨恨道："有我无她，有她无我，总要与她赌个上下。"说着时，巧值哲宗进来，也不去接驾，直至哲宗近身，方慢慢的立将起来。哲宗仔细一瞧，见她泪眦荧荧，玉容寂寂，不由的惊讶逾常，便问道："今日为冬至令节，朝见太后，敢是太后有甚么斥责？"婕妤呜咽道："太后有训，理所当从，怎敢生嗔？"哲宗道："此外还有何人惹卿？"婕妤陡然跪下，带哭带语道："妾、妾被人家欺负死了。"哲宗道："有朕在此，何人敢来欺负？卿且起来！好好与朕说明。"婕妤只是哭着，索性不答一言。这是妾妇惯技。郝随即在旁跪奏，陈述大略，却一口咬定皇后阴谋。主仆自然同心。哲宗道："皇后循谨，当不至有这种事情。"也有一隙之明。婕妤即接口道："都是妾的不是，望陛下撵妾出宫。"说到"宫"字，竟枕着哲宗足膝，一味娇啼。古人说得好："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自古以来，无论什么男儿好汉，钢铁心肠，一经娇妻美妾，朝诉暮啼，无不被她熔化。况哲宗生平宠爱，莫如刘婕妤，看她愁眉

泪眼，仿佛一枝带雨梨花，哪有不怜惜的道理？于是软语温存，好言劝解，才得婕妤罢哭，起侍一旁。哲宗复令内侍取酒肴，与婕妤对饮消愁，待到酒酣耳热，已是夜色沉沉，接连吃过晚膳，便就此留寝。是夕，除艳语浓情外，参入谗言，无非是浸润之谮，肤受之愬罢了。

会后女福庆公主，偶得奇病，医治无效，后有姊颇知医理，尝疗后疾，以故出入禁中，无复避忌。公主亦令她诊治，终无起色。她穷极无法，那觅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公主。后惊语道："姊不知宫中禁严，与外间不同么？倘被奸人谣诼，为祸不轻。"遂令左右藏着，俟哲宗入宫，具言原委。哲宗道："这也是人生常情，她无非求速疗治，因有此想。"后即向左右取出原符，当面焚毁，总道是心迹已明，没甚后患，谁料宫中已造谣构衅，啧有烦言。想就是郝随等人捏造出来。未几，有后养母听宣夫人燕氏，及女尼法端，供奉官王坚，为后祷祠。郝随等方捕风捉影，专伺后隙，一闻此信，即密奏哲宗，只说是中宫厌魅，防有内变。哲宗也不察真伪，即命内押班梁从政与皇城司苏珪，捕逮宦官、宫妾三十人，彻底究治。梁、苏两人，内受郝随嘱托，外由章惇指使，竟滥用非刑，把被逮一干人犯，尽情搒掠，甚至断肢折体。孟后待下本宽，宦妾等多半感德，哪肯无端妄扳？偏梁从政等胁使诬供，定要归狱孟后。有几个义愤填胸，未免反唇相讥，骂个爽快。梁、苏大怒，竟令割舌。结果是未得供词，全由梁、苏两人，凭空架造，捏成冤狱，入奏哲宗。有诏令侍御史董敦逸复录罪囚。敦逸奉旨提鞫，但见罪人登庭，都是气息奄奄，莫能发声，此时触目生悲，倒也秉笔难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敦逸虽是奸宄，究竟也有天良。郝随防他翻案，即往见敦逸，虚词恫吓。敦逸畏祸及身，不得已按着原谳，复奏上去。一念萦私，便入阿鼻地狱。哲宗竟下诏废后，令出居瑶华宫，号华阳教主玉清静妙仙师，法名冲真。是时为绍圣三年孟冬，天忽转暑，阴翳四塞，雷雹交下。董敦逸自觉情虚，复上书谏阻，略云：

> 中宫之废，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诏下之日，天为之阴翳，是天不欲废后也。人为之流涕，是人不欲废后也。臣尝奉诏录囚，仓猝复奏，恐未免致误，将得罪天下后世，还愿陛下暂收成命，更命良吏复核真伪，然后定谳。如有冤情，宁谴臣以明枉，毋污后而贻讥，谨待罪上闻！

哲宗览毕，自语道："敦逸反复无常，朕实不解。"次日临朝，谕辅臣道："敦逸无状，不可更在言路。"曾布已闻悉情由，便奏对道："陛下本因宫禁重案，由近习推治，恐难凭信，特命敦逸录问，今乃贬录问官，如何取信中外？"此奏非庇护敦逸，乃是主张成案。哲宗乃止。旋亦自悔道："章惇坏我名节。"照此说看来，是废后之举，章惇必有密奏。嗣是中宫虚位，一时不闻继立。刘婕妤推倒孟后，眼巴巴的望着册使，偏待久无音，只博得一阶，晋封贤妃。

贼臣章惇，一不做，二不休，既构成孟后冤狱，还想追废宣仁，因急切无从下手，乃再从元祐诸臣身上，层加罪案，谋达最后的问题。二省长官，统是章惇党羽，惇便教他追劾司马光等，说是："诋毁先帝，变易法度，罪恶至深，虽或告老或已死，亦应量加惩罚，为后来戒！"那时昏头磕脑的哲宗皇帝，竟批准奏牍，追贬司马光为清远军节度使，吕公著为建武军节度副使，王岩叟为雷州别驾，夺赵瞻、傅尧俞赠谥，追还韩维、孙固、范百禄、胡宗愈等恩诏。寻又追贬光为朱厓军司户，公著为昌化军司户。各邪党兴高采烈，越觉猖狂，适知渭州吕大忠，系大防兄，自泾原入朝，哲宗与语道："卿弟大防，素性朴直，为人所卖，执政欲谪徙岭南，朕独令处安陆，卿可为朕寄声问好，二三年后，当再相见！"大忠叩谢而退。章惇正在阁中，闻大忠退朝，即出与相见，并问有无要谕。大忠心直口快，竟将哲宗所嘱，一一告知，章惇佯作惊喜道："我正待令弟入京，好与他共议国是，难得上意从同，我可得一好帮手了。"至大忠去后，即密唆侍御史来之邵，及三省长官，奏称："司马光叛道逆理，典刑未及，为鬼所诛，独吕大防、刘挚等，罪与光同，尚存人世。朝廷虽尝惩责，尚属罚不称愆，生死异置，恐无以示后世。"乃复贬大防为舒州团练副使，安置循州，刘挚为鼎州团练副使，安置新州，苏辙为化州别驾，安置雷州，梁焘为雷州别驾，安置化

州，范纯仁为武安军节度副使，安置永州，刘奉世为光禄少卿，安置柳州，韩维落职致仕，再贬均州安置，王觌谪通州，韩川谪随州，孙升谪峡州，吕陶谪衡州，范纯礼谪蔡州，赵君锡谪亳州，马默谪单州，顾临谪饶州，范纯粹谪均州，孔武仲谪池州，王钦臣谪信州，吕希哲谪和州，吕希纯谪金州，吕希绩谪光州，姚缅谪衢州，胡安诗谪连州，秦观谪横州，王汾落职致仕，孔平仲落职知衡州，张耒、晁补之、贾易并贬为监当官，朱光庭、孙觉、赵卨、李之纯、李周均追夺官秩，嗣复追贬孔文仲、李周为别驾。这道诏命，系是中书舍人叶涛主稿，文极丑诋，中外切齿。那章惇、蔡京等，才把元祐诸臣，一网打尽，无论洛党、蜀党、朔党，贬窜得一个不留，大宋朝上，只剩得一班魑魅魍魉了。君子尚能容小人，小人断不能容君子，于此可见。

先是左司谏张商英，曾有一篇激怒君相的奏牍，内言："陛下无忘元祐时，章惇无忘汝州时，安焘无忘许州时，李清臣、曾布元忘河阳时。"为这数语，遂令哲宗决黜旧臣，章惇等誓复旧怨，遂兴起这番大狱。韩维子上书陈诉，略言："父维执政时，尝与司马光未合，恳请恩赦！"得旨免行。纯仁子亦欲援例，拟追述前时役法，父言与光议不同，可举此乞免。纯仁摇首道："我缘君实荐引，得致宰相，从前同朝论事，宗旨不合，乃是为公不为私，今复再行提及，且变做为私不为公。与其有愧而生，宁可无愧而死？"随命整装就道，怡然启行。僚友或说他好名，纯仁道："我年将七十，两目失明，难道甘心远窜么？不过爱君本心，有怀未尽，若欲避好名的微嫌，反恐背叛朝廷，转增罪戾呢。"忠臣信友，可谓完人。诸子因纯仁年老，多愿随侍，途次冒犯风霜，辄怨詈章惇，纯仁必喝令住口。一日，舟行江中，遇风被覆，幸滩水尚浅，不致溺死。纯仁衣履尽湿，旁顾诸子道："这难道是章惇所使么？君子素患难，行乎患难，何必怨天尤人。"纯仁可与言道。既至永州，仍夷然自若，无戚戚容，以此尚得保全。吕大防病殁途中。梁焘至化州，刘挚至新州，均因忧劳成疾，相继谢世。

张商英又劾文彦博背国负恩，朋附司马光，因降为太子少保。及诏命到家，彦博亦已得病，旋即身逝，年九十二岁。彦博居洛，尝与司马光、富弼等十三人，仿白居易九老会故事，置酒赋诗，筑堂绘像，号为洛阳耆英会，迄今留为佳话。徽宗初追复太师，赐谥忠烈。

会哲宗授曾布知枢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许将为中书侍郎，蔡卞、黄履为尚书左右丞，卞与惇同肆罗织，尚欲举汉、唐故事，请戮元祐党人。凶险之至。哲宗询及许将，将对道："汉、唐二代，原有此事，但本朝列祖列宗，从未妄戮大臣，所以治道昭彰，远过汉、唐哩。"许将亦奸党之一，但尚有良心。哲宗点首道："朕意原亦如此。"将即趋退。章惇更议遣吕升卿、董必等察访岭南，将尽杀流人。哲宗召惇入朝，面谕道："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卿毋为已甚！"惇虽唯唯应命，心中很是不快，暗中致书邢恕，令他设法诬陷。恕在中山，得书后，设席置酒，招高遵裕子士京入饮，酒过数巡，乃私问道："君知元祐年间，独不与先公推恩否？"士京答言未知。恕又问道："我记得君有兄弟，目今尚在否？"士京答称有兄士充，现已去世。恕又道："可惜！可惜！"士京惊问何事？恕便道："今上初立时，王珪为相，他本意欲立徐王，曾遣令兄士充，来问先公。先公叱退士充，珪计不行，所以得立今上。"一派鬼话。士京又答言未知。恕复道："令兄已殁，只有君可作证，我有事需君，君肯相从，转眼间可得高官厚禄，但事前切勿告人！"士京莫名其妙，但闻高官厚禄四字，不禁眉飞色舞，当即答称如命。饮毕，欢谢而别。恕即复书章惇，谓已安排妥当。惇即召恕入京，三迁至御史中丞。恕遂诬奏司马光、范祖禹等，曾指斥乘舆，又令王棫为高士京作奏，述先臣遵裕临死，曾密嘱诸子，有叱退士充，乃立今上等事。再嗾使给事中叶祖洽，上言册立陛下时，王珪尝有异言。三面夹攻，不由哲宗不信，遂追贬王珪为万安军司户，赠遵裕秦国军节度使。

自是天怒人怨，交迫而至。太原地震，坏庐舍数千户，太白星昼见数次，火星入舆鬼，太史奏称贼在君侧。哲宗召太史入问，贼主何人？太史答道："谗慝奸邪，皆足为贼，愿陛下亲近正

人，修德格天！”此语颇为善谏，可惜未表姓名。哲宗乃避殿减膳，下诏修省。何不黜逐奸党？绍圣五年元日，免朝贺礼。章惇、蔡京恐哲宗另行变计，又想出一条奇谋，蛊惑君心。小人入朝，无非蛊君。看官道是何事？乃是咸阳县民段义，忽得了一方玉印，镌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呈报地方长官。官吏称是秦玺，遣使赍京，诏令蔡京等验辨。看官听着！这玺来历，明明是蔡京等授意秦吏，现造出来，此时教他考验，如何说是不真？且附上一篇贺表，称作天人相应，古宝呈祥。哲宗大喜，命定此玺名称，号为天授传国受命宝。择日御大庆殿受玺，行朝会礼。仿佛儿戏。并召段义入京，赐绢二百匹，授右班殿直，骤然升官发财，未知段义交什么运？一面颁诏改元，以绍圣伍年为元符元年，特赦罪犯，惟元祐党人不赦，且反逮文彦博子及甫下狱，锢刘挚、梁焘子孙于岭南，勒停王岩叟诸子官职，当时称为同文馆狱。原来文彦博有八子，皆历要官，第六子名及甫，尝入值史馆，因与邢恕友善，为刘挚所劾，出调外任。时吕大防、韩忠彦等尚秉国政，及甫迁怨辅臣，曾致书邢恕，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又济以粉昆，可为寒心”等语。司马昭隐指大防，粉昆隐指忠彦，忠彦弟嘉彦，曾尚淑寿公主，英宗第三女。俗号驸马为粉侯，因称忠彦为粉昆。恕曾将及甫书，示确弟硕，至是恕令确子渭上书，讼挚等陷害父确，阴谋不轨，谋危宗社，引及甫书为证。乃置狱同文馆，逮问及甫，令蔡京讯问，佐以谏议大夫安惇。安惇本迎合章、蔡，因得此位，遂潜告及甫，令诬供刘挚、王岩叟、梁焘等人。及甫如言对簿，诡称：“乃父在日，尝称挚为司马昭，王岩叟面白，乃称为粉，梁焘字况之，况字右旁从兄，乃称为昆。”京、惇因据供上陈，遂言：“挚等大逆不道，死有余辜，不治无以治天下。”哲宗问道：“元祐诸臣，果如是么？”京、惇齐声道：“诚有是心，不过反形未著罗。”含血喷人。乃诏锢挚、焘子孙，削岩叟诸子官。及甫系狱数日，竟得释放，进安惇为御史中丞，蔡京只调任翰林学士承旨。京与卞系是兄弟，卞已任尚书左丞，由曾布密白哲宗，兄弟不应同升，因止转官阶，不得辅政。嗣被京探悉，引为深恨，遂与布有隙，格外谄附章惇。惇怨范祖禹、刘安世尤深，特嘱京上章申劾，竟将祖禹再窜化州，安世再窜梅州。嗣惇又擢王豪为转运判官使，令暗杀安世。豪立即就道，距梅州约三十里，呕血而死，安世乃得免。祖禹竟病殁贬所。惇又与蔡卞、邢恕定谋，拟将元祐变政，归罪到宣仁太后身上，竟欲做出灭伦害理的大事来。小子有诗叹道：

> 贼臣当国敢无天，信口诬人祸众贤。
> 不信奸邪如此恶，且连圣母上弹笺。

欲知章惇等如何画策，俟至下回叙明。

章惇乃第一国贼，蔡卞等特其爪牙耳。惇不入相，则奸党何由而进？冤狱何由而兴？人谓刘婕妤意图夺嫡，乃有孟后之废，吾谓婕妤何能废后？废后者非他，贼惇是也。人谓绍述之议，创自杨畏、李清臣，由绍述而罪元祐诸臣，乃有钩党之祸。吾谓杨畏、李清臣，何能尽逐元祐诸臣？逐元祐诸臣者非他，贼惇是也。废后不足，尽黜诸贤，妨贤不足，且欲上诬宣仁，是可忍，孰不可忍乎？呜呼章惇，阴贼险狠，较莽、操为尤甚，欲穷其罪，盖几罄竹难书矣。故读此回而不发指者，吾谓其亦无人心。

第四十七回
拓边防谋定制胜　窃后位喜极生悲

却说章惇、蔡卞等，欲诬宣仁太后，遂与邢恕、郝随等定谋，只说司马光、刘挚、梁焘，吕大防等，曾勾通崇庆宫内侍陈衍，密谋废立。崇庆宫系宣仁太后所居，陈衍为宫中干役，时已得罪，发配朱崖。尚有内侍张士良，从前亦与衍同职，外调郴州，章惇遣使召还，令蔡京、安惇审问，京、惇高坐堂上，旁置鼎镬刀锯，非常严厉，方召士良入讯，大声语道："你肯说一有字，即还旧职，若讳有为无，国法具在，请你一试！"全是胁迫。士良仰天大哭道："太皇太后不可诬，天地神祇不可欺，士良情愿受刑，不敢妄供！"京等胁迫再三，士良抵死不认，好士良。京与惇无供可录，只奏衍疏隔两宫，斥逐随龙内侍刘瑗等人，翦除人主心腹羽翼，谋为大逆，例应处死！哲宗神志颠倒，居然批准下来，章惇、蔡卞，遂擅拟草诏，呈入御览，议废宣仁为庶人。哲宗在灯下展览，正在迟疑未决，忽有内侍宣太后旨，传帝入见，哲宗即往谒太后，太后道："我曾日侍崇庆宫，天日在上，哪有废立的遗言？我刻已就寝，猝闻此事，令我心悸不休。试想宣仁太后，待帝甚厚，尚有不测的变动，他日还有我么？"言下带着惨容。哲宗连称不敢，既而退还御寝，即将惇、卞拟诏，就灯下毁去。郝随在旁窥见，即往告惇，卞。次日惇，卞再行具状，坚请施行，哲宗不待阅毕，已勃然怒道："汝等不欲朕入英宗庙么？"撕奏掷地，事乃得寝。既知惇、卞虚诬，奈何尚不加罪？这且慢表。

且说哲宗元符元年，夏主秉常病殂，子乾顺嗣立，遣使至汴都告哀。哲宗仍册封乾顺为夏王，乾顺申请封册，并归永乐俘虏。当时曾给还四寨，见四十五回。令彼此划界自守，夏人得步进步，屡思侵轶界外，所以画界问题，始终未定。不过元祐年间，宋廷称治，夏人尚不敢深扰。至绍圣改元，屡求塞门二寨，愿以兰州边境为易，廷议不许。绍圣三年，乾顺奉母梁氏，秉常母姓梁，乾顺母亦姓梁。率众五十万，大入鄜延，西自顺宁、招安寨，东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门、龙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间烽烟不绝。乾顺子母，亲督桴鼓，纵骑四掠，前队攻金明，后队驻龙安。宋将调集边民，掩击夏人，反为所败，金明被陷，守兵二千五百人，尽行陷没，只五人得脱。城中粮五万石，草十万束，统被掠去，将官张舆战死。时吕惠卿调任鄜延经略使，正拟请诸路出兵，往援金明，忽由夏人放还俘卒，颈上置有一书，两手尚被缚着，当经惠卿左右，替他解缚，并取来书呈上。惠卿当然展阅，但见书中略云：

> 夏国昨与朝廷议疆场时，惟小有不同。方行理究，不意朝廷改悔，却于坐团铺处立界。本国以恭顺之故，亦黾勉听从，亦于境内立数堡以护耕。而鄜延出兵，悉行平荡，又数数入杀掠，国人共愤，欲取延州。终以恭顺，止取金明一寨，以示兵锋，终不失臣子节也。调侃语。

惠卿览毕，问明还卒，方知夏人已经退去，乃将来书赍送枢密院，院吏匿不上闻。越年，知渭州章楶，献平夏策，请筑城葫芦河川，扼据形胜，严拒夏人，楶与章惇同宗，接得此书，称为奇计。当即请命哲宗，依议施行。与宰相同宗，自有好处。楶遂檄令熙河、秦凤、环庆、鄜延四路人马，善理他寨数十所，佯示怯弱，自率兵备齐板筑，竟出葫芦河川，造起两座城墙，一座在石门峡江口，一座在好水河北面。端的是据山为城，因河为池。夏人闻章楶筑寨，即来袭击，被章楶设伏掩杀，驱退夏人。二旬又二日，筑城告竣，取名平

夏城灵平寨，当下拜表上闻。章惇遂请绝夏人岁赐，命沿边诸路，择视要隘，次第筑城，共五十余所。总不免劳民伤财。于是鄜延经略使吕惠卿，乘势图功，疏请诸路合兵，出讨夏罪。哲宗立即批准，并饬河东、环庆各军，尽听惠卿节制。惠卿遣将官王愍，攻夺宥州，嗣复奏筑威戎、威羌二城。诏进惠卿银紫光禄大夫，其余筑城诸将士，爵赏有差。到了元符元年冬季，夏人复寇平夏城，章楶仍用埋伏计，就城外十里间，三覆以待。命偏将折可适，带领前军，向前诱敌，只准败，不准胜。夏将嵬阿理，一译作威明阿密。素有勇名，仗着一身膂力，超跃而来。折可适率军拦截，不到数合，便即奔回。嵬名阿理不知是计，急麾军追赶，后队的夏监军，名叫妹勒都逋，一译作穆尔图卜。闻先锋得胜，也鼓勇随来。章楶在山冈遥望，望见夏兵被折可适诱入，已到第二层伏兵境内，当即燃炮为号，一声爆响，伏兵齐起，把夏兵冲作数段。嵬名阿理尚不知死活，只管舞动大刀，东挑西拨，宋军奋力兜拿，一时恰不能近身。章楶命弓弩手一齐注射，箭如飞蝗，饶你夏先锋力大无穷，熬不住数枝箭镞，顿时中矢落马，被宋军活捉住了。妹勒都逋也被第三层伏兵围住，舍命冲突，竟不能脱，只好束手就擒。夏兵大败，死亡过半。章楶好算能军。这次战胜夏人，所有夏国精锐，多半陷没，夏人为之气夺。

章楶飞书奏捷，哲宗御紫宸殿受贺。章惇请乘胜平夏，令章楶便宜行事。楶乃创设西安州，并添筑荡羌、天都、临羌、横岭诸寨，及通会、宁韦、定戎诸堡，着着进逼。夏主乾顺，不禁畏惧，复值国母梁氏身亡，越觉乏人主张，遂遣使向辽乞援。辽遣签书枢密院事萧德崇至宋，代为议和，诏令郭知章持书复辽，略言："夏人如果出至诚，悔过谢罪，应当予以自新，再修前好。"于是夏主遣使告哀，上表谢过，朝议许夏通好，令再进誓表，仍给岁赐。西陲少安。

未几又有吐蕃战事。自王韶倡复河湟，絷归木征，因功封枢密副使后，应三十九回。旋与王安石有隙，出知洪州，未几遂死。韶将死时，生一背疽，终日闭目奄卧，尝延医就诊，医请开眼鉴色，韶谓一经开眼，即有许多斩头截脚等人，立在眼前，所以眼中无病，也不敢开。医生知为果报，勉强用药，敷衍数日，疽溃而亡。为好杀者戒，故特补叙。时人闻韶暴死，相戒开边。惟元祐二年，岷州将种谊复洮州，执吐蕃部族鬼章等，鬼章一译作果庄。槛送京师。鬼章本熙河首领，王韶定熙河，尝请封鬼章为刺史，鬼章总算投诚。会保顺军节度使董毡病卒，养子阿里骨嗣位。阿里骨一译作筛尔古。阿里骨诱使鬼章，入据洮河。至鬼章被擒，哲宗加恩赦宥，遣居秦州，令招子结呒龊，及部属自赎。阿里骨颇也知惧，上表谢罪，诏令照常纳贡，不再加兵。阿里骨旋死，传于辖征，一译作辖戬。辖征暴虐，部曲携贰，大酋沁牟钦毡一译作星摩沁占。等，阴蓄异谋，虑辖征叔父苏南党征，雄武过人，不为所制，遂日进谗言，哄动辖征加罪叔父。辖征昏愦异常，竟将叔父杀死，且翦灭余党，独篯罗结一译作沁鲁克节。投奔溪巴温。一译作希卜温。溪巴温系董毡疏族，曾居陇逋部，役属土人，篯罗结奔至，为溪巴温设法略地，与他长子杓拶，攻入辖征属境，夺据溪哥城。辖征出兵掩讨，攻杀杓拶，篯罗结转奔河州。洮西安抚使兼知河州王赡，收为臂助，密议攻取青唐，献策朝廷。章惇正贪功黩武，力言此议可行，于是王赡遂引军趋邈川。邈川为青唐要口，辖征虽设兵防守，猝闻王赡军至，不及预防，吓得仓皇失措。王赡督兵攻城，并射书招降。守兵知不可支，情愿投顺，遂开城迎纳赡军。辖征在青唐闻报，慌忙调兵抵敌，哪知号令不灵，无人听命。他穷急无法，不得已单身潜出，竟至邈川乞降。赡收纳辖征，露布奏捷，诏命胡宗回统领熙河，节制诸部。王赡以功由己立，不蒙特赏，反来一胡宗回，权出己上，心中很是不平，乃逗兵不进。沁牟钦毡等，竟迎溪巴温入青唐，立木征子陇拶一译作隆咱尔。为主，势焰复炽。宗回督赡进攻，赡尚未肯受命，寻由朝旨催促，赡乃进薄青唐。陇拶及沁牟钦毡，因急切无从固守，勉强出降。为后文伏笔。赡遂入据青唐城，驰书奏闻，诏改青唐为鄯州，命王赡知州事。邈川为湟州，命王厚知州事。当时中外智士，已料二酋乞降，非出本心，将来必有变动，不但青唐不能久据，就是邈川亦恐不可守。王赡等但顾目前，未遑后计，哪里防到后文这一着哩？这且待后再详。

且说哲宗废去孟后，未免自悔，磋跎三年，未闻继立中宫。刘贤妃日夕觊望，格外献媚，终不得册立消息，再嘱内侍郝随、刘友端，并首相章惇，内外请求，亦不见允。累得这位刘美人，彷徨忧虑，怅断秋波，就中只有一线希望，乃是后宫嫔御，未育一男，哲宗年早逾冠，尚乏储嗣，若得诞生麟儿，这中宫虚悬的位置，不属刘妃，将属何人？天下事无巧不成话，刘妃果然怀妊，东祷西祀，期得一子。至十月满足，临盆分娩，竟产下一位郎君。这番喜事，非同小可，刘妃原是心欢，哲宗亦甚快慰。于是宫廷章奏，一日数上，迭请立刘妃为后。哲宗乃命礼官备仪，册立刘氏为皇后，右正言邹浩，抗疏谏阻道：

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审？今为天下择母，而所立乃贤妃，一时公议，莫不疑惑。诚以国家自有仁宗故事，不可不遵用之尔。盖郭后与尚美人争宠，仁宗即废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则不选于妃嫔而卜于贵族，所以远嫌，所以为天下后世法也。陛下之废孟氏，于郭后无以异。果与贤妃争宠而致罪乎，抑亦不然也？二者必居一于此矣。孟氏垂废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贤妃为后，及读诏书，有“别选贤族”之语；又闻陛下临朝慨叹，以为国家不幸；至于宗景立妾，怒而罪之，于是天下始释然不疑。今竟立之，岂不上累圣德？臣观白麻所言，不过称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为证。臣请论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为后，则永平贵人，未尝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后宫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尝有子，所以立者，以钟英甲族故也。又况贵人实马援之女，德妃无废后之嫌，迥与今日事体不同。顷年冬，妃从享景灵宫，是日雷变甚异，今宣制之后，霖雨飞雹，自奏告天地宗庙以来，阴霪不止。上天之意，岂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时致命为难，而以万世公议为可畏。追停册礼，如初诏行之。

哲宗览奏至此，即召邹浩入问道：“这也是祖宗故事，并非朕所独创哩。”浩对道：“祖宗大德，可法甚多，陛下未尝遵行，乃独取及小疵，恐后世难免遗议呢。”哲宗闻言变色。至邹浩退朝，再阅浩疏，踌躇数四，若有所思，因将原疏发交中书，饬令复议。看官！试想废后立后，多半是章惇构成，此次幸已成功，偏来了一个邹浩，还想从旁挠阻，哪得不令惇忿恨？当下极端痛诋，力斥邹浩狂妄，请加严惩！哲宗本是个没主意的傀儡，看到惇疏，又觉邹浩多言，确是有罪，遂将他削职除名，羁管新州。尚书右丞黄履入谏道：“浩感陛下知遇，犯颜纳忠，陛下反欲置诸死地，此后盈廷臣子，将视为大戒，怎敢与陛下再论得失呢？愿陛下改赐善地，毋负孤忠！”强盗也发善心么？哲宗不从，反出履知亳州。

先是阳翟人田画，为前枢密使田况从子，议论慷慨，与邹浩友善，互相砥砺。元符中，画入监京城门，往语浩道：“君为何官？此时尚作寒蝉仗马么？”浩答道：“待得当进言，勉报君友。”至刘后将立，画语僚辈道：“志完再若不言，我当与他绝交了。”志完即邹浩表字，及浩以力谏得罪，画已病归许邸，闻浩出京，力疾往迎。浩对他流涕，画正色道：“志完太没气节了，假使你隐默不言，苟全禄位，一旦遇著寒疾，五日不出汗，便当死去，岂必岭海外能死人么？古人有言，‘烈士徇名，’君勿自悔前事，恐完名全节的事情，尚不止此哩。”浩乃爽然谢教。浩有母张氏，当浩除谏官时，曾面嘱道：“谏官责在规君，你果能竭忠报国，无愧公论，我亦喜慰，你不必别生顾虑呢。”宗正寺簿王回，闻浩母言，很是感叹。及浩南迁，人莫敢顾，回独集友醵资，替浩治装，往来经理，且慰安浩母。逻卒以闻，被逮系狱。回从容对簿，御史问回曾否通谋？回慨然道：“回实与闻，怎敢相欺？”遂诵浩所上章疏，先后约二千言，狱上除名。回即徒步出都，坦然自去。浩有贤母，并有贤友，亦足自慰。

哲宗因册后诏下，择日御文德殿，亲授刘后册宝。礼成，宫廷庆贺，欢宴数日，蛾眉不肯让人，狐媚竟能惑主，数年怨忿，一旦销除，正是吐气扬眉，说不尽的快活。哪知福兮祸伏，乐极悲生，刘后生子名茂，才经二月有余，忽生了一种奇疾，终日啼哭，饮食不进，太医都不能疗治，竟

尔夭逝。刘后悲不自胜，徒唤奈何。偏偏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皇子茂殇逝后，哲宗也生起病来，好容易延过元符二年，到了三年元日，卧床不起，免朝贺礼。御医等日夕诊视，参苓杂进，龟鹿齐投，用遍延龄妙药，终不能挽回寿数。正月八日，哲宗驾崩，享年只二十有五。总计哲宗在位，改元二次，阅一十五年。小子有诗叹道：

治乱都缘主德分，不孙不子不成君。

宫闱更乏刑于化，宋室从兹益泯棼。

哲宗已崩，尚无储贰，不得不请出向太后，定议立君。究竟何人嗣位，待至下回说明。

夏主乾顺，冲年嗣立，即奉母梁氏，率兵五十万寇边，其藐宋也实甚。纵还俘卒，贻书惠卿，语多调侃，彼心目中岂尚有上国耶？章楶定计筑寨，连破夏众，擒悍寇，馘夏卒，虽不免劳师费财，而夏人夺气，悔罪设诚，西陲得无事者数年，楶之功固有足多者。若夫王赡之议取青唐，情形与西夏不同。夏敢寇边，其曲在夏；青唐虽自相残害，于宋无关得失。贸贸然兴兵出塞，据藐川，入青唐，侥幸取胜，曾亦思取之甚易，守之实难乎？然则章楶，王赡，同一用兵，用功过之辨，固自判然，正不待下文之得而复失，始知其未克有成也。刘妃专宠，竟得册立，邹浩力谏不从，为刘氏计，乐何如之？然子茂遽夭，哲宗旋逝，天下事以阴谋窃取，侥幸成功者，终未能长享幸福，人亦何不援以自鉴耶？吉凶祸福，凭之于理。世有循理而乏善报者，未有蔑理而成善果者也。

第四十八回
承兄祚初政清明　信阉言再用奸慝

却说哲宗驾崩，向太后召入辅臣，商议嗣君，因泣对群臣道："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嗣，亟应择贤继立，慰安中外。"章惇抗声道："依礼律论，当立母弟简王似。"向太后道："老身无子，诸王皆神宗庶子，不能这般分别。"惇复道："若欲立长，应属申王佖。"太后道："申王有目疾，不便为君，还是端王佶罢。"惇又大言道："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轻佻二字，恰是徽宗定评，不得以语出章惇谓为诬妄。曾布在旁叱惇道："章惇未尝与臣等商议，如皇太后圣谕，臣很赞同。"蔡卞、许将亦齐声道："合依圣旨。"太后道："先帝尝谓端王有福寿，且颇仁孝，若立为嗣主，谅无他虞。"章惇势处孤立，料难争执，只好缄口不言。乃由太后宣旨，召端王佶入宫，即位柩前，是为徽宗皇帝。曾布等请太后权同处分军国重事，太后谓嗣君年长，不必垂帘。徽宗泣恳太后训政，移时乃许。徽宗系神宗第十一子，系陈美人所生，神宗崩，陈氏尝守陵殿，哀毁致亡。徽宗既立，追尊位为皇太妃，并尊先帝后刘氏为元符皇后，授皇兄申王佖为太傅，进封陈王，皇弟莘王俣为卫王，简王似为蔡王，睦王偲为定王。特进章惇为申国公，召韩忠彦为门下侍郎，黄履为尚书左丞，立夫人王氏为皇后，后系德州刺使王藻女，元符二年归端邸，曾封顺国夫人。于是徽宗御紫宸殿，受百官朝觐。韩忠彦首陈四事：一宜广仁恩；二宜开言路；三宜去疑似；四宜戒用兵。太后览疏，很是嘉许。适值吐蕃复叛，青唐邈川，相继失守，太后感忠彦，不愿穷兵，遂决计弃地，贬黜边臣。

原来王赡留守青唐，纵兵四掠，羌众都有怨言。沁牟钦毡纠众谋叛，被赡击破，尽戮城中诸羌，积尸如山。钱罗结因此生贰，诡言归抚本部，赡信以为真，听他自去，他遂招集千余人，围攻邈川，一面向夏乞援。夏人即发兵助攻，邈川危甚，青唐亦受影响。赡恐被叛羌隔断，遽弃了青唐，率兵东归。王厚亦守不住邈川，飞章告警。那朝旨接连颁下，先谪王赡至昌化军，继谪王厚至贺州，连胡宗回亦夺职知蕲州，仍将鄯州却青唐。给还木征子陇拶，授河西军节度使，赐姓名曰赵怀德，陇拶弟赐名怀义，为廓州团练使。同知湟州。即邈川。加辖征校尉太傅，兼怀远军节度使。王赡以前功尽弃，连遭贬窜，免不得悔愤交迫，惘惘然行到穰县，自觉程途辛苦，越想越恼，竟投缳自尽了。

未几，已是暮春时候，司天监步算天文，谓四月朔当日食，诏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鶠上书言事，略云：

> 比闻国家以日食之异，询求直言，伏读诏书，至所谓"言之失中，朕不加罪"，盖陛下披至情，廓圣度，以求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闻，不敢一吐，是臣子负陛下也。方今政令烦苛，民不堪扰，风俗险薄，法不能胜。未暇一一陈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为本。臣生于草莱，不识朝廷之士，但闻左右有指元祐诸臣为奸党者，必邪人也。使汉之党锢，唐之牛、李之祸，将复见于今日，可骇也。夫毁誉者朝廷之公议，故责授朱崖军司户司马光，左右以为奸，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为忠，而天下皆曰奸。此何理也？夫乘时抵巇以盗富贵，探微揣揣以固权宠，谓之奸可也；苞苴满门，私谒踵路，阴交不轨，密结禁廷，谓之奸可也；以奇技淫巧荡上心，以倡优女色败君德，独操刑赏，自报恩怨，谓之奸可也；蔽遮主听，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讥，直谏者陷以指斥，

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谓之奸可也。凡此数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以佞为忠，必以忠为佞，于是乎有谬赏乱罚。赏谬罚滥，佞入倘样，如此而国不乱，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谅，闻于华夷，虽古名臣未能过，而谓之奸，是欺天下也。至如惇狙诈凶险，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贼。贵极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为贼，岂非以其孤负主恩，玩窃国柄，忠臣痛愤，义士不服，故贼而名之耶？京师语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孙"，谓惇与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凶忍害人，根乎天性，随遇必发；天下无事，不过贼陷忠良，破碎善类；至缓急疑之际，必有反复卖国、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来，谏官不论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门下不驳诏令，共持喑默，以为得计。昔李林甫窃相位，十有九年，海内怨痛，而人主不知。顷邹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手观之，同列无一语者，又从而挤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乱安危所系，而一切若此，陛下虽有尧舜之聪明，将谁使言之？谁使行之？夫日阳也，食之者阴也。四月正阳之月，阳极盛，阴极衰之时，而阴于阳，故其变为大。惟陛下畏天威，听民命，大运乾纲，大明邪正，毋违经议，毋郁民心，则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币，素服彻乐，而无修德善政之实，非所以应天也。臣越俎进言，罔知忌讳，陛下怜其愚诚而俯采之，则幸甚！

徽宗览毕，顾左右道：鹏一微官，乃能直言无隐，倒也不可多得呢。"备录鹏疏，亦见此意。遂下诏嘉奖，擢鹏为相州教授，复进龚夬为殿中侍御史，召陈瓘、邹浩为左右正言。安惇入奏道："邹浩复用，如何对得住先帝？"徽宗勃然道："立后大事，中丞不言，独浩敢言，为什么不可复用呢？"初志却是清明。惇失色而退。陈瓘遂劾惇诳惑主听，妄骋私见，若明示好恶，当自惇始，乃出安惇知潭州。复哲宗废后孟氏为元祐皇后，自瑶华宫还居禁中。升任韩忠彦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清臣为门下侍郎，蒋之奇同知枢密院事。

忠彦请召还元祐诸臣，乃请中使至永州，赐范纯仁茶药，传问目疾，并令徙居邓州。纯仁自永州北行，途次复接诏命，授观文殿大学士。制词中有四语云："岂惟尊德尚齿，昭示宠优，庶几鲠论嘉谋，日闻忠告。"纯仁泣谢道："上果欲用我呢，死有余责。"至纯仁已到邓州，又有诏促使入朝。纯仁乞归养疾。乃诏范纯礼为尚书右丞。苏轼亦自昌化军移徙廉州，再徙永州，更经三赦，复提举玉局观，徙居常州。未几，轼即病殁。轼为文如行云流水，虽嬉笑怒骂，尽成文章，当时号为奇才。惟始终为小人所忌，不得久居朝列，士林中常叹息不置。徽宗又诏许刘挚、梁焘归葬，录用子孙，并追复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王珪等三十三人官阶。用台谏等言，贬蔡卞为秘书少监，分司池州，安置邢恕于舒州。向太后见徽宗初政，任贤黜邪，内外无事，遂决意还政，令徽宗自行主持。乃于七月中撤帘，总计训政期间，不过六月，好算一不贪权势，甘心后退的贤后了。

宋室成制，每遇皇帝驾崩，必任首相为山陵使；章惇例得此差，八月间哲宗葬永泰陵，灵轝陷泥淖中，越宿乃行。台谏丰稷、陈次升、龚夬、陈瓘等，劾惇不恭，乃罢知越州。惇既出都，陈瓘申劾："惇陷害忠良，备极惨毒，中书舍人蹇序辰，及出知潭州安惇，甘作鹰犬，肆行搏噬，应并正典刑。"诏除蹇序辰、安惇名，放归田里，贬章惇为武昌节度副使，安置潭州。蔡京亦被劾夺职，黜居杭州。林希也连坐削官，徙知扬州。韩忠彦调任首相，命曾布继忠彦任，布初附章惇，继与惇异趋，力排绍圣时人，因此得为宰辅。时议以元祐、绍圣，均有所失，须折衷至正，消释朋党，乃拟定年号为建中。复因建中为唐德宗年号，不应重袭，特于建中二字下，添入靖国二字。遂颁诏改元，以次年为建中靖国元年。到了正月朔日，徽宗临朝受贺，百官跄跄济济，齐立朝班，正在行礼的时候，忽有一道赤气，照入殿庑，自东北延至西南，仿佛与电光相似，赤色中复带着一股白光，炼绕不已。大家统是惊讶，至礼毕退朝，各仰望天空，赤白气已是将散，只旁有黑祲，还是未退。于是群相推测，议论纷纷。独右正言

任伯雨，谓年当改元，时方孟春，乃有赤白气起自空中，旁列黑祲，恐非吉兆。遂夤夜缮疏，极陈阴阳消息的理由，大旨谓："日为阳，夜为阴，东南为阳，西北为阴，赤为阳，黑与白为阴，朝廷为阳，宫禁为阴，中国为阳，夷狄为阴，君子为阳，小人为阴，今天象告变，恐有宫禁阴谋，以下犯上；且赤散为白，白色主兵，或不免夷狄窃发等事。望陛下进忠良，黜邪佞，正名分，击奸恶，务使上下同心，中外一体，庶几感格天心，灾异可变为休祥了。"暗为后文写照。次日拜本进去，没有什么批答出来。那宫禁中却很是忙碌，探问内侍，系是向太后遇疾，已近弥留，伯雨乃不复申奏。过了数日，向太后竟尔归天，寿五十有六。太后素抑置母族，所有子弟，不使入选。徽宗追怀母泽，推恩两舅，一名宗良，一名宗回，均加位开府仪同三司，晋封郡王。连太后父向敏中以上三世，亦追授王爵，这也是非常恩数呢。太后既崩，尊谥钦圣宪肃，祔葬永裕陵。复追尊生母陈太妃为皇太后，亦上尊谥曰钦慈。惟哲宗生母尚存，徽宗奉事惟谨，再越一年方卒，谥曰钦成皇后，与陈太后同至永裕陵陪葬，这却不必叙烦。

却说向太后升遐时，范纯仁亦病殁家中。由诸子呈入遗表，尚是纯仁亲口属草，劝徽宗清心寡欲，约己便民，杜朋党，察邪正，毋轻议边事，毋好逐言官，并辨明宣仁诬谤，共计八事。徽宗览表太息，诏赙白金三十两，赠开府仪同三司，赐谥忠宣。范仲淹四子中，纯仁德望素著，卒年七十五。褒美贤臣，备详生卒。先是徽宗召见辅臣，尝问纯仁安否，以不得进用为憾。至纯仁已逝，任伯雨追论纯仁被黜，祸由章惇，应亟寘重典，内有最紧要数语云：

> 章惇久窃柄，迷国罔上，毒流搢绅，乘先帝变故仓卒，辄呈异志，向使其计得行，将置陛下与皇太后于何地？若贷而不诛，则天下大义不明，大法不立矣。臣闻北使言，去年辽主方食，闻中国黜惇，放箸而起，称善者再。谓南朝错用此人，北使又问何为只若是行遣？以此观之，不独孟子所谓国人皆曰可杀，虽蛮貊之邦，莫不以为可杀也。

这疏上去，总道徽宗即加罪章惇，不意静待数日，尚不见报。伯雨接连申奏，章至八上，仍无消息，徽宗已易初志。乃与陈瓘、陈次升等商议，令他联衔具奏，申论惇罪。两陈即具疏再进，乃贬惇为雷州司户参军。从前苏辙谪徙雷州，不许占居官舍，没奈何赁居民屋，惇又诬他强夺民居，下州究治，幸赁券所载甚明，无从锻炼，因得免议。至惇谪雷州，也欲向民僦居，州民无一应允。惇诘问原因？州民道："前苏公来此，为章丞相故，几破我家，所以不敢再允。"惇惭沮而退。自作自受，便叫作现世报。方惇入相时，妻张氏病危，语惇道："君作相，幸勿报怨。"七字可作座右铭。有善必录，是书中本旨。惇不能从。及张氏已殁，惇屡加悲悼，且语陈瓘道："悼亡不堪，奈何？"瓘答道："徒悲无益，闻尊夫人留有遗言，如何不念？"惇不能答，至是已追悔无及，旋改徙睦州，病发即死。

曾布本主张绍述，不过与惇有嫌，坐视贬死，噤不一言。既得专政，当然故相复萌，仍以绍述为是。任伯雨司谏半年，连上一百零八篇奏疏，布恨他多言，调伯雨权给事中，并遣人密劝伯雨少从缄默，当令久任。伯雨不听，抗论益力，且欲上疏劾布。布预得消息，即徙伯雨为度支员外郎。尚书右丞范纯礼，沈毅刚直，为布所惮，乃潜语驸马都尉王诜道："上意欲用君为承旨，范右丞从旁谏阻，因此罢议。"诜遂衔恨胸中。会辽使来聘，诜为馆待员，纯礼主宴，及辽使已去，诜遂借端进谗，诬纯礼屡斥御名，见笑辽使，失人臣礼。徽宗也不问真假，竟出纯礼知颍昌府。嗣又罢左司谏江公望，及权给事中陈瓘，连李清臣也为布所嫌，罢门下侍郎。朝政复变，绍述风行，又引出一位大奸巨慝，入紊皇纲，看官道是何人？就是前翰林学士承旨蔡京。京被徙至杭州，正苦无事，日望朝廷复用，适来了一个供奉官，姓童名贯，为杭州金明局主管，奉诏南下，京遂与他结纳，联为密友，朝征暮逐，狼狈相依。徽宗性好书画及玩巧诸物，贯承密旨采办。京能书工绘，遂刻意加工，画就屏障扇带，托贯进呈，并代购名人书画，加入题跋，或竟冒己名。一面贿贯若干财帛，乞他代为周旋。贯遂密表揄扬，谓京实具大才，不应放置闲地。至返都后，复联络太常博士范致虚，及左阶道录徐知常，代京说项。

知常尝挟符水术，出入元符皇后宫中，因得谒侍徽宗，屡言京有相才。贯又替京遍赂宦官宫妾，大家得些好处，自然交口誉京，不由徽宗不信，乃起京至定州，改任大名府。继而曾布与韩忠彦有嫌，至欲引京自助，乃荐京仍为翰林学士承旨。京入都就职，私望很奢，意欲将韩、曾二相，一律排斥，自己方好专政。会邓绾子洵武入为起居郎，邓与京有父执谊，因串同一气，日夕往来。可巧徽宗召对，洵武遂乘间进言道："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彦，乃韩琦子。神宗变法利民，琦尝以为非，今忠彦改神宗法度，是忠彦做了人臣，尚能绍述父志，陛下身为天子，反不能诏述先帝么？"牵强已极。徽宗不觉动容。洵武复接口道："陛下诚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徽宗道："朕知道了。"洵武趋退后，复作一爱莫能助之图以献，图中分左右两表，左表列元丰旧臣，蔡京为首，下列不过五六人。右表列元祐旧臣，如满朝辅相公卿百执事，尽行载入，差不多有五六十人。徽宗以元祐党多，元丰党少，遂疑及元祐诸臣，朋比为奸，竟欲出自特知，举蔡京为宰辅了。正是：

宿雾渐消天欲霁，层阴复沍日重霾。

徽宗欲重用蔡京，当然有一番黜陟，待至下回表明。

牝鸡司晨，惟家之索，而宋独反是。有宣仁太后临朝，而始得哲宗之初政；有钦圣太后临朝，而始得徽宗之初政。是他史以母后临朝为忧，而《宋史》独以母后不久临朝为憾，是亦一奇事也。徽宗亲政，虽黜逐首恶，而曾布尝存，恶未尽去。且欲调和元祐绍圣诸臣，以致贤奸杂进，曾亦思薰莸异器，泾渭殊流。天下无贤奸并立之理，贤者或能容奸，而奸人断不能容贤乎？蔡京结纳童贯，贿托宫廷，内外俱为揄扬，尚不过迁调北镇。至布嫉忠彦，欲引京自助，乃入为翰林学士承旨，人谓进蔡京者童贯，吾谓进蔡京者实曾布也，导狼入室，必为噬，布亦可以已乎！

第四十九回
端礼门立碑诬正士　河湟路遣将复西蕃

却说徽宗既信邓洵武言，欲重用蔡京，且因京人都陈言，力请绍述，遂再诏改元，定为崇宁二字，隐示尊崇熙宁的意思。擢洵武为中书舍人给事中，兼职侍讲，复蔡卞、邢恕、吕嘉问、安惇、蹇序辰官，罢礼部尚书丰稷，出知苏州，再罢尚书左仆射韩忠彦，出知大名府，追贬司马光、文彦博等四十四人官阶，籍元祐、元符党人，不得再与差遣。又诏司马光等子弟，毋得官京师。进许将为门下侍郎，许盖为中书侍郎，蔡京为尚书左丞，赵挺之为尚书右丞。自韩忠彦去位，惟曾布当国，力主绍述，因此熙丰邪党，陆续进用。蔡京亦由布引入，但京本与布有隙，反日夜图布，阴作以牛易羊的思想。布亦稍稍觉着，怎奈京已深得主眷，一时无从撵逐，只好虚与委蛇。京得任尚书左丞，居然在辅政地位，所有一切政事，布欲如何，京必反抗，所以常有龃龉。会布拟进陈佑甫为户部侍郎，佑甫系布婿父，与布为儿女亲家，京遂乘隙入奏道："爵禄乃是公器，奈何使宰相私给亲家？"语甚中听。布忿然道："京与卞系是兄弟，如何亦得同朝？佑甫虽系布亲家，但才足胜任，何妨荐举。"京冷笑道："恐未必有才呢。"布益怒道："京以小人心，度君子腹，怎见得佑甫无才呢？"同一小人，何分彼此？说至此，声色俱厉。温益从旁叱布道："布在上前，怎得无礼？"布尚欲还叱温益，但见徽宗已带愠色，拂袖退朝，乃悻悻趋出。殿中侍御史钱遹，即于次日呈入弹文，略言："曾布援元祐奸党，挤绍圣忠贤。"当有诏罢布为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润州。布初由王安石荐引，阿附安石，胁制廷臣；至哲宗亲政，始助章惇，继排章惇；徽宗嗣立，章惇被逐，布为右揆，欲并行元祐、绍圣诸政，乃逐蔡京。嗣与韩忠彦有隙，又引京自助，至是终为京所排，落职出外。时人谓杨三变后，无过曾布。看官道杨三变为何人？就是前文所叙的杨畏。畏在元丰间，附安石等，元祐间，附吕大防等，绍圣间，附章惇等，后被谏官孙谔所劾，号他为杨三变，出知虢州。插入杨畏，补上文所未逮。布始终奸邪，机变益多，且曾居宰辅，比杨三变尤为利害，《宋史》编入奸臣传，与二惇二蔡并列，也算是名不虚传呢。力斥奸邪。

布既被斥，蔡京当然入相，即受命为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京入谢，徽宗赐坐延和殿，并面谕道："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志述事，中遇两变，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遗志，卿将何以教朕？"教你亡国何如？京避座顿首道："敢不尽死。"京既得志，遂禁用元祐法，复绍圣役法，仿熙宁条例司故事，就在都省置讲议司，自为提举讲议，引用私党吴居厚、王汉之等十余人为僚属，调赵挺之为尚书左丞，张商英为尚书右丞，凡一切端人正士，及与京异志，概目为元祐党人，尽行贬斥。就是元符末年疏驳绍述等人，亦均称为奸党，一律镌名刻石，立碑端礼门。这碑叫作"党人碑"，内列一百二十人，乃是蔡京请徽宗御书，照刊石上。姓名列下：

司马光　文彦博　吕公著　吕公亮　吕大防
刘　挚　范纯仁　韩忠彦　王　珪　梁　焘
王岩叟　王　存　郑　雍　傅尧俞　赵　瞻
韩　维　孙　固　范百禄　胡宗愈　李清臣
苏　辙　刘奉世　范纯礼　安　焘　陆　佃

上列为曾任宰执以下等官

苏　轼　范祖禹　王钦臣　姚　勔　顾　临
赵君锡　马　默　王　蚡　孔文仲　孔武仲
朱光庭　孙　觉　吴安持　钱　勰　李之纯
赵彦若　赵　卨　孙　升　李　用　刘安世

韩　川　吕希纯　曾　肇　王　觌　范纯粹
王　畏　吕　陶　王　古　陈次升　丰　稷
谢文瓘　鲜于侁　贾　易　邹　浩　张舜民
上列为待制以上等官
程　颐　谢良佐　吕希哲　吕希绩　晁补之
黄庭坚　毕仲游　常安民　孔平仲　司马康
吴诗安　张　来　欧阳棐　陈　瓘　郑　侠
秦　观　徐　常　汤　馘　杜　纯　宋保国
刘唐老　黄　隐　王　巩　张保源　汪　衍
余　爽　常　立　唐义问　余　卞　李格非
商　倚　张庭坚　李　祉　陈　祐　任伯雨
朱光裔　陈　郛　苏　嘉　龚　夬　欧阳中
立　　　吴　俦　吕仲甫　刘当时　马　琮
陈　彦　刘　昱　鲁君贶　韩　跋
上列为杂官
张士良　鲁　焘　赵　约　谭　裔　王　偁
陈　询　张　琳　裘彦臣
上列为内官
王献可　张　巽　李备胡
上列为武官

还有元符末，日食求言，当时应诏上书，不下数百本，由蔡京及私党检阅，定为正上、正中、三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于是钟世美以下四十一人为正等，尽加旌擢，范柔中以下五百余人为邪等，降责有差，且降责人不得同州居住。比章惇执政时，还要厉害。从此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昌州判官冯澥，窥伺朝旨，竟越俎上书，谓元祐皇后，不当复位，这一书正中蔡京心怀，他本由童贯贿赂宫中，密结刘后心腹，互为称扬，因得进用，孟后复位，刘后很是不快，内侍郝随等更滋疑惧，此次乘蔡京执政，重复哲宗旧规，遂暗托京再废孟后。京以事关重大，一时也不便发言，只好待机而动。凑巧冯澥呈上此议，即回请徽宗，乞交辅臣台官复奏。看官！试想这时候的辅臣台官，多半是蔡京爪牙，哪个不顺从京意？当下由御史中丞钱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肤等奏称："韩忠彦等，复瑶华废后，掠流俗虚美，物议本已沸腾，今至疏远小臣，亦效忠上书，天下公议，可想而知，望询考大臣，断以大义，勿为俗议所牵，致累圣朝"等语。说不出孟后坏处，乃反谓有累圣朝，试问为何事致累耶？蔡京遂邀集许将、温益、赵挺之、张商英数人，联衔上疏，大旨如钱遹等言。徽宗本不欲再废孟后，因被蔡京等胁迫，没奈何依议施行，撤销元祐皇后名号，再遣孟氏出居瑶华宫，且降韩忠彦、曾布官，追贬李清臣为雷州司户参军，黄履为祁州团练副使，安置翰林学士曾肇，御充中丞丰稷，谏官陈瓘，龚夬等十七人于远州，因他同议复后，所以连坐，擢冯澥为鸿胪寺主簿。

刘皇后私恨邹浩，复嘱郝随密语蔡京，令罪邹浩。浩自徽宗初召还，诏令入对，徽宗问谏立后事，奖叹再三，嗣复询谏草何在？浩答言："已经焚去。"及浩退朝，转告陈瓘，瓘惊语道："君奈何答称焚去，倘他时查问有司，奸人从中舞弊，伪造一缄，那时无从辩冤，恐君反因此得祸了。"瓘有先见之明。浩至此亦自悔失言，但已不及挽回，只好听天由命。蔡京受刘后密嘱，即令私党捏造浩疏，内有"刘后夺卓氏子，杀母取儿，人可欺，天不可欺"等语，因入呈徽宗，斥他诬蔑刘后，并及先帝。徽宗即视作真本，暴邹浩罪，立窜昭州。追册刘后子茂为太子，予溢献愍，并尊元符皇后刘氏为皇太后，奉居崇恩宫。

蔡京弟卞，以资政殿学士，擢知枢密院事。二蔡同握大权，黜陟予夺，任所欲为。复追论任伯雨等罪状，安置伯雨于昌化军，陈瓘徙连州，龚夬徙化州，陈次升徙循州，陈师锡徙郴州，陈祐徙澧州，李深徙复州，江公望徙安南军，常安民徙温州，张舜民徙商州，马涓徙吉州，丰稷徙台州，张庭坚亦编管象州。赵挺之升中书侍郎，张商英、吴居厚为尚书左右丞，安惇复入副枢密院。既而商英与京议不合，为京所嫉，罢知亳州，排入元祐党籍，商英得入元祐党，恐英以为辱，我以为荣。京又自书党人姓名，分布郡县，统令刻石，有长安石工安民，充刻字役，辞不承差。府官问他情由。安民道："小民甚愚，不识立碑的命意。但如司马光相公，海内统称为正直，今乃指为首奸，令小民无从索解，所以不忍镌刻呢。"是乃所谓天下公议。府官怒叱道："你晓得甚么？朝廷有命，我等且不敢违，你既为石工，应该充役，难道敢违反朝廷么？"说至此，即旁顾皂役，命取大杖过

来。安民泣禀道:"被役不敢辞,但小民的姓名,乞免镌石末。"府官又叱道:"你的姓名,有什么用处?哪个要你镌入?"安民乃勉强遵刻,工竣,痛哭而去。天下之良工也。

京乃更盐钞法,铸当十大钱,令天下坑冶金银,悉输内藏,创置京都大军器所。聚敛以示富,耀兵以夸武,遂又荐王厚、高永年为边帅,谋复湟、鄯、廓三州。自陇拶兄弟,沐赐姓名,分辖青唐、邈川等地,尚称恭顺,应前回。惟溪巴温于溪赊罗撒,一译作希卜萨罗桑。席权怙势,诱结羌众,胁逼陇拶。陇拶奔避河南,辖征也不自安,表求内徙,有诏令入居邓州。羌人金罗巴,一译作都尔本。遂拥溪赊罗撒为主,号令诸部,蟠踞西番。蔡京正欲假功张威,即上言:"王厚本有将才,前因韩忠彦等甘弃湟州,冤诬王厚,因致落职,今宜还他原秩,令复故地。还有河东蕃官高永年,足为副将,请一并录用,定卜成功。"徽宗准奏,当命王厚安抚洮西,合兵十万,指日西征。京又保举内客省使童贯,说他尝使陕右,熟悉五路事宜,及诸将能否,乞仿前朝用李宪故事,饬令监军。徽宗亦即照允,诏令童贯出监洮西军务。贯拜命就道,耀武扬威的到了湟州。王厚、高永年,已调集边兵,待童贯出发,贯与王厚等会晤,遂定期出师。适禁中太乙宫失火,徽宗恐天象告警,不应用兵,即下手札止贯,飞驿递去。贯接阅后,遽纳靴中,王厚在旁问故。贯微笑道:"没甚要事,不过促使成功呢。"此即宦官擅权之渐。厚乃率军西行,途次闻多罗巴大集众羌,据险固守,遂与高永年定议,佯命驻兵中途,自偕永年带着轻骑,从间道驰入。适遇多罗巴三子,各踞要害,被王厚、高永年两路杀进。猝不及防,三子中死了二人,惟少子阿蒙,带箭而逃。还亏多罗巴来援,随与俱遁,厚遂进拔湟州,驰报捷音。

徽宗大喜,进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恩赏,追论前时弃湟州罪,贬韩忠彦为磁州团练副使,安焘为祁州团练副使,曾布为贺州别驾,范纯礼为静江军节度副使,夺蒋之奇三秩,凡曾经预议等人,俱贬黜有差。一面令熙河、兰会诸路,宣布德音,再饬王厚督大军西进。厚分军为三,命高永年将左军,别将张诚将右军,自将中军,三路并发,约会宗噶尔川,群羌列阵拒战,背临宗水,面倚北山,气势颇盛。溪赊罗撒登高指挥,居然张黄屋,建大旆,威风凛凛,单望着中军旗鼓,麾众冲来。厚号令军中,不得妄动,只准用强弓迭射,拒住羌人。羌人三进三退,锐气渐衰,厚乃潜率轻骑,从山北杀上,攻击溪赊罗撒背后。溪赊罗撒见部众不能取胜,正在心焦,拟驱马下山亲攻宋营。不防宋军从山后杀到,大呼羌酋速来受死,谷声震应,聚成一片。溪赊罗撒不知有若干人马,惊得手足无措,慌忙逃窜。羌众见主子骇奔,也即一哄而走,渡水逃生。张诚也带领右军,越川奋击,可巧天起大风,飞沙走石,宋军顺风追赶,羌众欲回头迎敌,扑面都是沙泥,连两目都被迷住,不能开眼,只好四散奔逃。厚与永年,驱兵芟薙,斩首四千三百余级,俘三千余人,溪赊罗撒单骑窜去,厚拟乘夜穷追,童贯以为不能及,乃收军扎营。次日进薄鄯州,溪赊罗撒知不可守,复孑身远逸。其母龟慈公主,带着诸酋,开城迎降。厚率大兵趋廓州,羌酋落施军令结,一译作喇什钧棱节。亦率众投诚,于是鄯、湟、廓三州,一并克复。

捷书迭达都中,蔡京率百官入贺,当由徽宗下诏赏功,授蔡京为司空,晋封嘉国公,童贯为景福殿使,兼襄州观察使,王厚为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高永年、张诚等,亦进秩有差,送陇拶至京师,封安化郡王。京自恃有功,越觉趾高气扬,罢讲议司,令天下有事,直达尚书省。旧有讲议官属,依制置三司条例司旧例,尽行迁官。自张康国以下,得官几四十人,可以专断,无烦讲议。毁景灵宫内司马光等绘像,禁行三苏及范祖禹,黄庭坚、秦观等文集,另图熙宁、元丰功臣于显谟阁。且就都城南大筑学宫,列屋千八百七十二楹,赐名辟雍,广储学士,研究王氏《经义字说》,辟雍中供奉孔孟诸图像,以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轲下。重籍邪党姓名,得三百有九人,刻石朝堂。许将稍有异议,即由京嘱使中丞朱谔,劾将首鼠两端,罢知河南府。擢赵挺之、吴居厚为门下中书侍郎,张康国、邓洵武为尚书左右丞,召胡师文为户部待郎,调陶节夫经制陕西、河东五路。师文系蔡京姻家,最工掊克,陶节夫系蔡京私

党，本为鄜延总管，屡在无关紧要的地方，增筑堡寨，虚报经费。所有中饱，悉赂蔡京，因得入任枢密直学士。至是又出任五路经略，统是蔡京一手提拔。节夫遂诱致土蕃，贿令纳土，得邦、叠、潘三州，只报称远人怀德，奉土归诚，奏中极力誉京，益坚徽宗信任。京又欲用童贯为熙河、兰湟、秦凤路制置使，令图西夏，盈庭都是京党，当然不敢异词。偏乃弟蔡卞，谓用宦官守疆，必误边计，京竟诋卞怀私，卞即求去，遂出知河南府。兄弟间犹相冲突，况在他人？卞娶王安石女为妇，号为七夫人，颇知书能诗。卞入朝议政，必先受教闺中，因此僚属，尝互相嘲谑道："今日奉行各事，想就是床第余谈呢。"既已知之，何乃无耻？及入知枢密院事，家中设宴张乐，伶人竟扬言道："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带。"卞明有所闻，不敢诘责伶人。平居出入兄门，归家时或述兄功德，七夫人冷笑道："你兄比你晚达。今位出你上，你反向他巴结，可羞不可羞呢？"为这一语，遂令卞与兄有嫌，所以二府政议，常有不合，至此终为兄所排，出调外任。小子有诗叹道：

甘将骨肉作仇雠，构祸都因与妇谋。

天怒人愁多不畏，入闺只畏一娇羞。

卞既外调，童贯遂出任经略，又要与西夏开衅了，欲知后事，试看后文。

王安石之后有章惇，章惇之后有蔡京，所谓一蟹不如一蟹。宋室元气，能经几回斲丧耶？党人碑之立，如石工安民，犹不忍刻君实名，京犹人耳，胡必排斥旧臣，作一网打尽之计？彼以为专擅大权，无人掣肘，可以任所欲为。不知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国已亡矣，京能独存乎？或谓鄯、湟，廓三州之克复，实自京造成之，夫取其人不足以为民，得其地不足以为利，徒自劳师，已属无谓。况以六军之血战，为权佞之荣身，京得封公拜爵，而孤人子，寡人妻，布奠倾觞，哭望天涯者，已不知凡几矣。且自河湟幸胜，狃于用兵，卒酿成异日辽夏之祸，所得者一，所失者十，小人之不可与议国是也，固如此哉！

第五十回
应供奉朱勔承差　得奥援蔡京复相

却说童贯由蔡京保荐，任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阴图西夏，京复嘱令王厚，招诱夏卓罗右厢监军仁多保忠，令他内附。厚奉命招致，颇已说动保忠，奈保忠部下，无人肯从，只好迁延过去。京再四促厚，厚据实报闻，哪知京反责厚延宕，定要限期成功。厚不得已遣弟赍书，往劝保忠，途次被夏人捉去，机谋遂泄。夏主因召还保忠，厚复报明情形，且言："保忠即不遇害，亦必不能再领军政，就使脱身来降，不过得一匹夫，何益国事？"这数语是知难而退，得休便休。偏蔡京贪功性急，硬要王厚招致保忠，如若违命，当加重罪。正是强词夺理。一面饬令边吏，能招致夏人，不论首从，赏同斩级。于是夏国君臣，怒宋无理，遂号召边民，入寇宋边。适辽遣成安公主，嫁与夏主乾顺，乾顺恃与辽和亲，声言向辽乞援，并贻书宋使，争论曲直。童贯搁置不答，陶节夫且讨好蔡京，大加招诱，不惜金帛。徒以金帛动人，就使为所招诱，亦岂足恃？夏复上表婉请，并函诘节夫。节夫拒绝来使，反将夏国牧卒，杀死多名。夏人愤怒已极，遂简率万骑，入镇戎军，掠去数万口。一面与羌酋溪赊罗撒合兵，逼宣威城。时高永年正知鄯州，发兵驰援，行三十里，未见敌骑，天色将昏，乃择地扎营，安食而寝。到了夜半时候，蓦闻胡哨齐鸣，羌兵大至，高永年惊起帐中，正拟勒兵抵敌，不防羌众前后杀入，顿时营寨攻破，宋军大溃。永年手下亲兵，亦不顾主将，纷纷乱窜。那时永年惊惶失措，突被一槊刺来，不及闪避，竟刺中左胁，晕倒地上，羌众将他擒去。至永年醒来，已身在虏帐中，但见一酋高坐上面，语左右道："这人杀我子，夺我国，令我宗族失散，居无定所。老天有眼，俾我擒住，我将吃他心肝，藉消前恨。"说至此，即起身下座，拔出佩刀，对着永年胸膛，猛力戳入，再将刀上下一划，鲜血直喷，横尸倒地。那羌酋即挖取心肝，和血而食。看官道这酋为谁？就是羌人多罗巴。多罗巴既杀死高永年，遂拥众尽毁大通河桥，湟、鄯大震。徽宗闻报，不觉大怒，是蔡京叫了他来，何必动怒？亲书五路将帅刘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充侯蒙，往秦州逮治。蒙至秦州，刘仲武等囚服听命，蒙与语道："君等统是侯伯，无庸辱身狱吏，但据实陈明，蒙当为君等设法挽回。"仲武等乃一一实告，蒙即奏乞赦罪，内有数语，最足动人。略云：

> 汉武帝杀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缢而晋侯喜，孔明亡而蜀国轻，今羌杀吾一都护，而使十八将由之以死，是自戕其肢体也，欲身不病得乎？

徽宗览这数语，也觉有所感悟，遂释罪不治。惟王厚坐罪逗留，贬为郢州防御使。未几夏人复入寇，为鄜延将刘延庆所败，才行退军。自是边境连兵，数年不息，蔡京反得进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用赵挺之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挺之与京比肩，遂欲与京争权，屡次入白，陈京奸恶。京方得徽宗宠任，怎肯信及挺之？挺之上章求去，即罢免，京仍得独相，居然欲效法周公，制礼作乐，粉饰承平，置礼制局，命给事中刘昺为总领，编成五礼新仪，订新乐章，命方士魏汉津为总司，定黄钟律，作大晟乐，又创制九鼎，奉安九成宫。蔡京为定鼎礼仪使，导徽宗亲至鼎旁，行酌献礼，鼎各一殿，周环筑垣墙，安设中央曰"帝鼎"，北曰"宝鼎"，东曰"牡鼎"，东北曰"苍鼎"，东南曰"冈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徽宗一一酌献，挨次至北方宝鼎，酌酒方毕，忽听得一

声爆响，不由得吓了一跳。此时幸无炸弹，否则必疑为鼎中藏弹了。及仔细审视，鼎竟破裂，所酌的酒醴，竟汩汩地流溢出来，大家都惊异不置，徽宗也扫兴而归。时人多半推测，谓为北方将乱的预兆，这也似隐关定数呢。蔡京一意导谀，反说是北鼎破碎，系主辽邦分裂，与宋无关。且藉此可收复北方，亦未可知，引得徽宗皇帝转惊为喜，亲御大庆殿，受百官朝贺，赐魏汉津号虚和冲显宝应先生。未几，汉津病死，追封嘉成侯，诏就铸鼎地方，作宝成宫，置殿祀黄帝、夏禹、周成王、周公旦、召公奭，置堂祀唐李良及魏汉津。

自九鼎告成，徽宗心渐侈汰，由逸生骄，某日，召辅臣入宴，令内侍出玉琖玉卮，指示群臣道："朕欲用此物，恐言路又要喧哗，说朕太奢。"蔡京起奏道："臣前时奉使北朝，辽主尝持玉盘玉琖，向臣夸示，谓此系石晋时物，恐南朝未必有此，臣想番廷尚挟此居奇，难道我堂堂中国，反不及他么？但因陛下素怀俭德，不敢率陈，今既得此佳制，正好奉觞上寿，哪个敢说是不宜用呢？"徽宗道："先帝作一小台，言官已连章奏阻，朕早就制此器，正恐人言复兴，所以不便轻示。"徽宗尚知顾忌。京又答道："事苟当理，何畏人言？古人说得好：'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陛下富有四海，正当玉食万方，区区酒器，何足介怀？"逢君之恶，其罪大。徽宗闻言，不禁喜逐颜开，心满意足，至兴酣宴罢，群臣皆散，独留京商议多时，京始退出。

越宿即传出中旨，命朱勔领苏杭应奉局，及花石纲于苏州。先是蔡京过苏，拟修迫僧寺，务求壮观，预估材料，价约巨万，京不虑乏财，但虑无人督造，适寺僧保荐一人，姓朱名冲，乃是本郡人氏，京即令僧召至，与冲面商。冲一力担承，才阅数日，即请京诣寺度地。京偕冲到寺，但见两庑堆积大木，差不多有数千章。京已觉惊异，及经营裁度，所言统如京意。京极口奖许，即命监造。冲有子名勔，干练不亚于乃父，父子一同督理，匝月即成。京往寺游览，果然规模闳丽，金碧辉煌。乃复温言褒赏，令朱冲父子，随同入都。当下替他设法，将他父子姓名，列入童贯军籍中，只说是积有军功，应给官阶。这是官场通弊。自是朱冲父子，居然紫袍金带，做起官来。好运气。徽宗性好珍玩，尤喜花石，京令冲采取苏杭珍异，随时进献。第一次觅得黄杨三本，高可八九尺，确是罕见奇品，献入后大得睿赏。嗣后逐件献入，无物不奇，徽宗更觉心欢。至是蔡京遂密保朱勔，令在苏州设一应奉局，专办花石，号为"花石纲"、勔既得此美差，内帑由他使用，每一领取，辄数十百万。于是搜岩剔薮，索隐穷幽，凡寻常士庶家，间有一木一石，稍甚玩赏，即令健卒入内，用黄封表识，指为贡品，令该家小心护视，静待搬运。稍一不谨，便加以大不敬罪。到了发运的时候，必撤屋毁墙，辟一康庄大道，恭舁而出。士庶偶有异言，鞭笞交下，惨无天日。因此民家得一异物，共指为不祥，相率毁去。不幸漏泄风声，为所侦悉，往往中家破产，穷民至卖儿鬻女，供给所需，或既经毁去，被他察觉，又硬指他藏宝不献，勒令交出，可怜苏杭人民，无端罹此督责，真是冤无从诉，苦不胜言。而且叱工驱役，掘山辇石，就使穷崖削壁，亦指使搬取，不得推诿，或在绝壑深渊，也百计采取，必得乃止。及运物载舟，无论商船市舶，一经指定，不得有违。篙工柁师，倚势贪横，凌轹州县，道路侧目，朱勔假势作威，更了不得凶横。令从太湖取一巨石，高广俱约数丈，用大舟装运，水陆牵挽，凿城断桥，毁堤坼牐，历数月方达汴京，役夫劳敝，民田损害，几乎说不胜说。勔奏报中，反谓不劳民，不伤财，如此巨石，安抵都下，乃是川渎效灵，得此神捷，因此宫廷指为神运石。后来万岁山成，即将此石运竖山上，作为奇峰，下文再表。

且说赵挺之辞右相后，心恨蔡京不止，每与僚友往来，必谈蔡京过恶。户部尚书刘逵，与挺之最称莫逆，尝言有日得志，必奏黜蔡京。崇宁五年，春正月，彗星出现西方，光长竟天。徽宗因星象告警，避殿损膳，挺之与吴居厚请下诏求言，当即降旨准奏，且擢居厚为门下侍郎，逵为中书侍郎，逵遂乞碎元祐党人碑，宽上书邪籍禁令。徽宗亦俯如所请，夜半遣黄门至朝堂，毁去碑石。次日蔡京入朝，见党碑被毁，即入问徽宗。宗道："朕意宜从宽大，所以毁去此碑。"京厉声道："碑可毁，名不可灭呢！"这一语声彻朝堂，朝

臣都觉惊异，连徽宗也向京一瞧，微露怒容。敢怒不敢言，亦觉可怜。既而退朝，不到半日，即呈入刘逵奏牍，极陈："蔡京专横，目无君父，党同伐异，陷害忠良，兴役扰民，损耗国帑，应亟加罢黜，安国定民"等语。徽宗览奏未决，嗣司天监奏称太白昼见，应加修省。乃赦一切党人，尽还所徙，暂罢崇宁诸法，及诸州岁贡方物，并免蔡京为太乙宫使，留居京师。复用赵挺之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挺之入对，徽宗道："朕见蔡京所为，一如卿言，卿其尽心辅朕！"既知蔡京罪恶，何不罢黜他方？挺之顿首应命。自是与刘逵同心夹辅，凡蔡京所行悖理虐民的事情，稍稍改正，且劝徽宗罢兵息民。

一日，徽宗临朝谕大臣道："朝廷不应与四夷生隙。衅端一开，兵连祸结，生民肝脑涂地，这岂是人主爱民至意？卿等如有所见，不妨直陈！"挺之接奏道："西夏交兵，已历数年，现在尚未告靖，不如许夏和成，得抒边衅。"徽宗点首道："卿且去妥议方法，待朕施行。"挺之退语同列道："皇上志在息兵，我辈应当将顺。"同列应声称是，不过数人，余多从旁冷笑。看官不必细猜，便可知是蔡京旧党，尚遍列朝班呢。挺之归，属刘逵补登奏疏，大旨是罢五路经制司，黜退陶节夫，开诚晓谕夏人等事。奏入后，大旨照准，徙陶节夫知洪州，遣使劝谕夏主，夏主也应允罢兵，仍修岁贡如初。

惟蔡京为刘逵所排，愤怨已极，必欲将逵除去，聊快私忿。当下与同党密商，御史余深、石公弼等道："上意方向用赵、刘，一时恐扳他不倒，须另行设法为是。"京便道："我意也是如此，现已设有一法，劳诸君为后劲，何如？"余深问是何计，京作鸬鹚笑道："由郑入手，由公等收场，赵、刘其如予何？"王莽学过此调，蔡公亦欲摹仿耶！余石等已知京意，齐声赞成。揖别后，即分头安排，专待好音。看官听着！这"由郑入手"一语，乃是隐指宫中的郑贵妃，及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的郑居中。郑贵妃系开封人，父名绅，曾为外官，曾女少入掖庭，侍钦圣向太后，秀外慧中，得列为押班。徽宗时为端王，每识问太后起居，必由押班代为传报。郑女善为周旋，能得人意，况兼她一貌如花，哪得不引动徽宗？虽无苟且情事，免不得目逗眉挑。至徽宗即位，向太后早窥破前踪。即将郑女赐给，尚有押班王氏，也一同赐与徽宗。徽宗得偿初愿，便封郑女为贤妃，王女为才人。郑女知书识字，喜阅文史，章奏亦能自制，徽宗更爱她多才，格外嬖昵。王皇后素性谦退，因此郑氏得专房宠，晋封贵妃。《宋史·郑皇后传》有端谨名，故本书亦无甚贬词。居中系郑贵妃疏族，自称为从兄弟，贵妃以母族平庸，亦欲倚居中为重，所以居中恃有内援，颇得徽宗信用。蔡京运动内侍，令进言贵妃，请为关说，一面托郑居中乘间陈请。居中先使京党密为建白，大致为："蔡京改法，统禀上意，未尚擅自私行，今一切罢去，恐非绍述私意。"徽宗虽未曾批答，但由郑贵妃从旁窥视，已觉三分许可。贵妃复替京疏通，淡淡数语，又挽回了五六分，于是居中从容入奏道："陛下即位以来，一切建树，统是学校礼乐，居养安济等法，上足利国，下足裕民，有甚么逆天背人，反要更张，且加威谴呢？"徽宗霁颜道："卿言亦是。"居中乃退，出语礼部侍郎刘正夫。正夫也即请对，语与居中适合。徽宗遂疑及赵、刘，复欲用京。最后便是余、石两御史，联衔劾逵，说他："专恣反复，陵蔑同列，引用邪党。"一道催命符，竟将刘逵驱逐，出知亳州。赵挺之亦罢免为观文殿大学士神观使。再授蔡京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京请下诏改元，再行绍述。乃以崇宁六年，改为大观元年，所有崇宁诸法，继续施行。吴居厚与赵、刘同事，不能救正，亦连坐罢职，用何执中为中书郎，邓洵武、梁子美为尚书左右丞，三人俱系京党，自不消说。

郑居中因蔡京复相，多出己力，遂望京报答。京也替他打算，得任同知枢密院事。偏内侍黄经臣，与居中有嫌，密告郑贵妃，谓"本朝外戚，从未预政，应以亲嫌为辞，藉彰美德。"黄经臣想未得赂，故有此语。郑贵妃时已贵重，不必依赖居中，且想借此一请，更增主眷，也是良法。遂依经臣言谏阻。徽宗竟收回成命，改任居中为太乙宫使。居中再托京斡旋，京为上言："枢府掌兵，非三省执政，不必避亲。"政权不应畀外戚。兵权反可轻畀么？疏入不报。居中反疑京援己不力，遂有怨言。

京也无可如何，只好装着不闻。徽宗恐不从京言，致许京意，乃将京所爱宠的私人，擢为龙图阁学士，兼官侍读。正是：

权奸计博君王宠，子弟同侪清要班。

究竟何人得邀擢用，且看下回便知。

人主之大患，曰喜谀，曰好侈，曰渔色。徽宗兼而有之。因喜谀而相蔡京，因好侈而用朱勔，因渔色而宠郑贵妃。蔡京大憝也，朱滔小丑也，郑贵妃虽有端谨之称，然观其援引蔡京，倚庇郑居中，亲信黄经臣，均无非为固宠起见，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宣圣岂欺我哉？赵挺之、刘逵，未尝不与邪党为缘，第争权夺利，致与京成嫌隙。崇宁诸法之暂罢，岂其本心，不过借此以倾京耳。然京之邪尤甚于赵、刘。倏伏倏起，一进一退，爵禄为若辈播弄之具，国事能不大坏耶？而原其祸始，徽宗实尸之。徽宗若果贤明，宁有此事？读此回窃不禁为之三叹曰："为君难！"

第五十一回
巧排挤毒死辅臣　喜招徕载归异族

却说徽宗再相蔡京，复用京私亲为龙图阁学士，兼官侍读，看官道是何人？乃是长子蔡攸，攸在元符中，曾派监在京裁造院，徽宗尚在端邸，每退朝遇攸，攸必下马拱立，当经端邸左右，禀明系蔡京长子。徽宗嘉他有礼，记忆胸中，即位后，擢为鸿胪丞，赐进士出身，进授秘书郎，历官集贤殿修撰。此时复升任学士，父子专宠，势益薰人。攸毫无学术，唯采献花石禽鸟，取悦主心，京亦仍守故智，专以诱致蛮夷，捏造祥瑞，哄动徽宗侈心。边臣暗承京旨，或报称某蛮内附，或奏言某夷乞降，其实统是金钱买嘱，何曾是威德服人？还有甚么黄河清，甚么甘露降，甚么祥云现，甚么灵芝瑞谷，甚么双头莲，甚么连理木，甚么牛生麒麟，禽产凤凰，外臣接连入奏，蔡京接连表贺。都是他一人主使。既而都水使者赵霆，自黄河得一异龟，身有两首，赍呈宫廷，蔡京即入贺道："这是齐小白所谓象罔，见者主霸，臣敢为陛下贺。"齐小白所见，乃是委蛇，并非象罔，且徽宗已抚有中国，降而为霸，亦何足贺？徽宗方喜谕道："这也赖卿等辅导呢。"京拜谢而退。忽郑居中入奏道："物只一首，今忽有二，明是反常为妖，令人骇异。京乃称为瑞物，居心殆不可问呢！"一语已足。徽宗转喜为惊道："如卿言，乃是不祥之物。"说至此，即命内侍道，速将两首龟抛弃金明池，不要留置大内。内侍领旨，携龟自去。越日，竟降旨一道，命郑居中同知枢密院事。好官想到手了。蔡京闻悉情形，很是怏怏。

过了数月，又有人献上玉印，长约六寸，上有篆文，系是"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九字。龟不可欺，再用秦玺故智。徽宗赐名镇国宝，复选良工，另铸六印，仿合秦制天子六玺成数，与元符时所得秦玺，共称八宝。进蔡京为太尉。至大观二年元日，徽宗御大庆殿，祗受八宝，赦天下罪囚，文武进位一等。蔡京得晋爵太师，童贯竟加节度使，宣抚如故。未几，贯复奏克复洮州，诏授贯为检校司空。宦官得授使相，以此为始。又擢京私党林摅为中书侍郎，余深为尚书左丞。先是河南妖人张怀素，自言能知未来事，与蔡京兄弟秘密交通。至怀素谋为不轨，事发被诛，狱连蔡京兄弟，并及邓洵武诸人。洵武坐罪免官，蔡卞亦落职，京亦非常忧虑。亏得御史中丞及开封尹林摅同治是狱，替京掩覆，京乃免坐。由是京与余、林两人，结为死友，极力援引，遂得辅政。

是时尚书左丞张康国，已进知枢密院事，他本由蔡京荐引，不次超迁，及既任枢密，又与京互争权势，各分门户，有时入谒徽宗，免不得诋毁蔡京。徽宗也觉京骄横，密令康国监伺，且谕言："卿果尽力，当代京为相。"康国喜跃得很，日伺蔡京举动，稍有所闻，即行密报。翻手为云覆手雨，是小人常态。蔡京也已察悉，遂引吴执中为中丞，嘱令弹劾康国。哪知康国已得消息，竟尔先发制人，趁着徽宗视朝，急趋入，跪奏道："执中今日入对，必替京论臣，臣情愿避位，免受京怨。"徽宗道："朕自有主张，卿毋多虑！"康国退值殿庐，执中果然进见，面陈康国过失。徽宗不待词毕，便怒目道，"你敢受人唆使，来进谗言么，朕看你不配做中丞，与我滚出去罢！"执中撞了一鼻子灰，叩首退朝，面如土色。是夕，即有诏谴责执中，出知滁州。做蔡家狗应该如此。看官试想！这阴谋诡计的蔡京，遭此挫，怎肯干休？于是千方百计的谋害康国。康国恰也小心防备，无如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就使凡百慎密，保不住有一疏。一日，康国入朝，退趋殿庐，不过饮茗一杯，俄觉腹中大痛，狂叫欲绝。不到半时，已是仰天

吐舌,好似牛喘一般。殿庐直役的人,慌忙异他至待漏院,甫经入室,两眼一睁,顿觉呜呼哀哉,大命告终。廷臣闻康国暴死,料知中毒,但也不便明言。徽宗闻报,暗暗惊异,表面上只好照例优恤,追赠开府仪同三司,且给他一个美谥,叫作文简,算是了局。语带双敲,莫非讽刺。所有康国遗缺,即命郑居中代任,别用管师仁同知院事。

会集英殿胪唱贡士,当由中书侍郎林摅,传报姓名,贡士中有姓甄名盎,摅却读甄为烟,读盎为央。徽宗方御殿阅册,不禁笑语道:“卿误认了。”摅尚以为是,并不谢过。字且未识,奈何入任中书? 同列在旁匿笑,摅且抗声道:“殿上怎得失仪!”大众闻了此言,很是不平,当由御史劾他寡学,并且倨傲不恭,失人臣礼。乃罢摅职,降为提举洞霄宫。用余深为中书侍郎,薛昂为尚书左丞。昂亦京党,举家不敢言京字,倘或误及,辄加笞责。昂自误说,即自批颊。京喜他恭顺,荐擢是职,惟郑居中既秉权枢府,与蔡京本有夙嫌,暗地里指使台谏,陈京罪恶,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张克公等,受居中嘱托,挨次劾京,连上数十本,尚未见报,又经居中买通方士郭天信密陈日中有黑子,为宰辅欺君预兆,徽宗正宠信天信,不免惊心,乃罢京为太乙宫使,改封楚国公,朔望入朝。殿中侍御吏洪彦升、毛注等,申论京罪,请立遣出都。太学生陈朝老等,又上陈京恶,共积十四款,由小子揭纲如下:

渎上帝　罔君父　结奥援　轻爵禄　广费用　变法度　妄制作　喜导谀　箝台谏　炽亲党　长奔竞　崇释老　穷土木　矜远略

结末数语,是引用《左传》成文,有“投诸四裔,以御魑魅”等词。徽宗只命京致仕,仍留京师,用何执中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陈朝老又上言执中才不胜任,徽宗不从。到了大观四年夏季,彗星出现奎娄间,徽宗援照旧例,避殿减膳,令侍从官,直陈阙失。有名无实,终归无益。石公弼、毛注等遂极论京罪,张克公说京不轨不忠,多至数十事,因贬京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余深失一党援,心不自安,亦上疏乞罢,出知青州。

时张商英调知杭州,过阙赐对,语中颇不直蔡京,暗合帝意,遂留居政府,命为中书侍郎,商英因将京时苛政,奏改数条,中外颇以为贤,徽宗遂进商英为尚书右仆射,可巧彗星隐没,久旱逢雨,一班趋炎附势的狗官,称为天人相应,归功君相。连徽宗亦欣慰异常,亲书商霖二字,作为赐品。传说恐未必如此。商英益怀感激,大加改革,将蔡京所立诸法,次第罢除,并劝徽宗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一时推为至言。为节取计,亦应嘉许。徽宗初甚信任,后来觉得不甚适意,渐渐的讨厌起来。主德之替,即误于此。左仆射何执中,本是蔡京同党,所有一切主张,概从京旧,偏商英硬来作梗,大违初心,遂与郑居国互为勾结,想把商英推翻,便好由居中接任;且因王皇后崩逝,已隔二年,王后崩逝,在大观二年秋季,此处乃是补笔。眼见得中宫位置,是郑贵妃接替,居中与贵妃同宗,更多一重希望,所以与执中联同一气,日攻商英短处。果然大观四年十月,郑贵妃竟受册为后,居中以为时机已熟,稍稍着手,便好将商英挤去,稳稳的做右相了。不料郑皇后密白徽宗言:“外戚不当预政,必欲用居中,宁可改任他职。”徽宗竟毅然下诏,罢居中为观文殿大学士,以吴居厚知枢密院事。居中接诏大惊,明知郑后恃宠沽名,因此改任,但为此一激,越觉迁怒商英,先令言官劾他门下客唐庚,由提举京畿常平仓,窜知惠州。再由中丞张克公劾奏商英与郭天信往来,致触动徽宗疑忌,竟免商英职,出知河南府,寻复贬为崇信军节度使。天信亦安置单州。原来徽宗在潜邸时,天信曾说他当居天位,嗣因所言果验,因得上宠。此时恐商英亦有异征,为天信所赏识,乃将他二人相继黜逐,免滋后患。其实统是辅臣争宠,巧为排挤,有甚么意外情事呢!商英免职,似不甚惜,但何执中等且不若商英,岂不可叹?

商英既去,何执中仍得专政,蔡京贻书执中,请他援引。执中却也有意,但又恐蔡京入都,未免掣肘,因此踌躇未决。可巧检校司空童贯奉命使辽,带了一个辽臣马植,回至汴都,竟将马植荐做大官,一面召还蔡京,复太师衔,做一个好帮手,闹出那助金灭辽、引金亡宋的大把戏

来。好笔仗。小子于辽邦情事，已有好几回未曾谈及，此处接叙宋、辽交涉，理应补叙略迹，以便前后接洽。自神宗信王安石言，割新疆地七百里畀辽，辽人才无异议。应四十回。辽主洪基，有后萧氏，才貌超群，工诗文，好音乐，颇得主宠。偏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一译作耶律伊逊。专权怙势，忌后明敏，阴与宫婢单登等定谋，诬后与伶官赵惟一私通。洪基不辨真伪，即将赵惟一系狱，嘱耶律乙辛审问。病鬼碰着阎罗王，还有甚么希望。三木交逼，屈打成招，当由乙辛冤枉定谳，将惟一置诸极刑，连家族一并骈戮，那时害得这貌赛西施、才侔道韫的萧皇后，不明不白，无处伸诉，只好解带自经，死于非命。可怜可悯。萧后生子名浚，已立为太子，乙辛恐他报复，密令私党萧霞抹一作萧萨满。进妹为后，谗间东宫。洪基正在怀疑，那护卫耶律查剌查剌一译作扎拉。因乙辛嘱委，诬告都宫使耶律撒剌撒剌一译作萨喇。及忽古一译作和尔郭。等，密谋废立。洪基又信为实事，废浚为庶人，徙锢上京。乙辛确是凶狠，待浚就道，竟遣力士行刺途中，可怜浚与妃子萧氏同被杀死，浚子延禧未曾随徙，幼育宫中，乙辛又欲谋害，亏得宣徽使萧兀纳、一作乌纳。夷离毕、一作伊勒希巴。萧陶隗隗一作海。等，密谏洪基，请保护皇孙，为他日立嫡地步。洪基犹豫未决，会出猎黑山，见扈从官属，多随乙辛马后，方有些猜忌起来，遂改任乙辛知南院大王事。乙辛入谢，洪基即令出居兴中府，并逐乙辛余党，追谥萧后为宣懿皇后，浚为昭怀太子，封延禧为梁王。延禧年仅六岁，洪基令甲士为卫，格外保育。后来闻乙辛私鬻禁物，擅藏兵甲，即将他削职幽禁，已而伏诛。

徽宗元年，辽主洪基病死，孙延禧嗣立，自称为天祚帝，与宋仍修旧好。延禧时已逾冠，在位荒淫，不问国事。东北有女真部，乘机崛起，势焰日张。女真旧为靺鞨，属通古斯族，世居混同江东部，素为小夷，与中国不通闻问。唐开元中，部酋始通译入朝，拜为勃利州刺史。五季时，始称女真。辽兴北方，威行朔漠，女真已分南北两部，南部属辽，称熟女真，北部不为辽属，号生女真。生女真中有完颜部酋长名乌古乃，一作乌古廼。雄鸷过人，役属附近部落，辽欲从事羁縻，命为生女真节度使。自是始置官属，修弓矢，备器械，渐致盛强。乌古乃死，子劾里钵嗣。劾里钵一译作合理博。劾里钵死，弟颇剌淑嗣，颇剌淑一译作蒲拉舒。颇剌淑复传弟盈哥。一译作盈格。盈哥勇武，兼得兄子阿骨打一译作阿骨达，系乌古乃次子。为辅，威声渐震。徽宗崇宁元年，辽将萧海里一译哈里。谋叛，亡入女真阿典部。阿典一译作阿克占。遣族人斡达剌一译作乌达喇。往见盈哥，约同举兵。盈哥不从，竟将斡达剌囚住，转报辽主。辽主延禧已遣兵追捕海里，因接盈哥来使，遂命他夹攻，勿得纵逸。盈哥乃募兵千余人，率同阿骨打，进袭海里，既至阿典部，见海里正与辽兵交战，辽兵纷纷退后，势将败走。盈哥遂语阿骨打道："辽称大国，为何兵士这般无用？"见笑大方。阿骨打答道："不若令他退兵，我看取海里首如囊中物，让我去打一仗罢！"盈哥乃登高呼道："辽兵且退，待我军独擒海里。"辽兵正苦不能支，蓦闻有人呼退，当即勒兵却回。阿骨打即麾众上前，一场厮杀，把海里部下打得七颠八倒。海里见不可敌，策马返奔，哪知背后一声箭响，急欲闪避，已经中颈，当时忍不住痛，翻身落马。部下正想趋救，但见一大将跃马过来，左手执弓，右手舞刀，刀光闪闪生芒，哪个还敢近前？大将不慌不忙，跳下了马，把海里一刀两段，割取首级，上马自去。看官不必细问，便可知是阿骨打。笔亦有芒。阿骨打既杀死海里，余众自然溃散，当由盈哥函海里首，献与辽主。辽主大喜，赏赉从优。但辽兵疲弱的情形，已被女真瞧破机关，看得不值一战了。

未几盈哥又死，兄子乌雅束继立，乌雅束一作乌雅舒，系乌古乃长子。东和高丽，北收诸部，渐有与辽争衡的状态。童贯镇西已久，稍稍得志西羌，遂以为辽亦可图，因表请愿为辽使，借觇虚实。时徽宗又改元政和，正想出点风头，点缀国庆，便遣端明殿学士郑允中充贺辽主生辰使，童贯为副。两使道出芦沟，遇着辽人马植，自言曾为光禄卿，因见辽势将亡，不得不去逆效顺。甘背祖国，其心可知。贯与语大悦，至入贺礼毕，即载植俱归，易姓名为李良嗣，登诸荐书。植本辽国大族，确是做过光禄卿，不过由他品行卑污，且有内乱

情事，因此不齿人类。贯视为奇才，即令他献灭燕策略，谓："辽主荒淫失道，女真恨辽人切骨，若天朝自莱登涉海，结好女真，与约攻辽，不怕辽不灭亡。"徽宗令辅臣会议，有反对的，有赞同的，彼此相持不决。乃复召植入朝，由徽宗亲询方略。植对道："辽国必亡，陛下若代天谴责，以治攻乱，眼见得王师一出，辽人必壶浆来迎，既可拯辽民困苦，又可复中国旧疆。此机一失，恐女真得志，先行入辽，情势便与今不同了。"徽宗很是心欢，即面授秘书丞，赐姓赵氏，都人因呼他为赵良嗣。未几又擢为右文殿修撰，寖加宠眷。小子有诗叹道：

无端引得敌臣来，异类宁皆杞梓材。
莫道图燕奇策在，须知肇祸已成胎。

良嗣既用，蔡京复来，宋廷又闹个不休。容小子至下回陈明。

徽宗即位以后，所用宰辅，除韩忠彦外，无一非小人，蔡京固小人之尤者也。何执中、张康国、郑居中、张商英等，皆京之具体耳。何执中始终善京，固不必说，张康国、郑居中、张商英三人，始而附京，继而攻京，附京者为干禄计，攻京者亦曷尝不为干禄计耶？小人不能容君子，并且不能容小人，利欲之心一胜，虽属同类，亦必排击之而后快。徽宗忽信忽疑，正中小人揣摩之术。彼消则此长，彼长则此消，同室操戈，而国是已不可复问矣。童贯以刑余腐竖，居然授之节钺，厕列三公，艺祖以来，宁有是例？彼方沾沾然狃于小捷，侈言图辽，而不齿人类之马植，遂得幸进宋廷，夤缘求合。试思小人且不能容小人，而岂能用君子耶？公相有蔡京，媪相有童贯，虽欲不亡，宁可得哉？

第五十二回
信道教诡说遇天神　筑离宫微行探春色

却说童贯与蔡京，本相友善，京得入相，半出贯力，至是贯自辽归朝，又为京极力帮忙，劝徽宗仍召京辅政。徽宗本是个随东到东、随西到西的人物，听童贯言，又记念蔡京的好处，当即遣使驰召。京趱程入都，徽宗闻京至都下，即日召对，并就内苑太清楼，特赐宴饮，仍复从前所给官爵，赐第京师。京再黜再进，越觉献媚工谀，无微不至，徽宗因大加宠眷，比前日尤为优待。且令京三日一至都堂，商议国政。京恐谏官复来攻击，特想出一法，所有密议，概请徽宗亲书诏命，称作御笔手诏。从前诏敕下颁，必先令中书门下议定，乃命学士草制，盖玺即行。至熙宁时，或有内降诏旨，不由中书门下共议，但亦由安石专权，从中代草。蔡京独请御笔，一经徽宗写定，立即特诏颁行，如有封驳等情，即坐他违制罪名。廷臣自是不敢置喙，后来至有不类御书，也只好奉行无违。炀蔽已极。贵戚近幸，又争仿所为，各去请求，徽宗日不暇给，竟令中书杨球代书，时人号为书杨。蔡京又复生悔，但已作法自毙，无从禁制了。

京又欲仿行古制，改置官名，以太师、太傅、太保，古称三公，不应称作三师，宜仍称三公，以真相论。司徒、司空，周时列入六卿，太尉乃秦时掌兵重官，并非三公。宜改置三少，称为少师、少傅、少保。以次相论。左右仆射，古无此名，应改称太宰、少宰，仍兼两省侍郎。罢尚书令，及文武勋官，以太尉冠武阶，改侍中为左辅，中书令为右弼，开封守臣为尹牧。府分六曹，士、户、仪、兵、刑、工。县分六案，内侍省识，悉仿机廷官号，称作某大夫。这一条想是由童贯主议。修六尚局，尚食、尚药、尚酝、尚衣、尚舍、尚辇。建三卫郎。亲卫、勋卫、翊卫。京任太师，总治三省事，童贯进职太尉，掌握军权。美人亦可教战，媪相应当典兵。追封王安石为舒王，安石子雱为临川伯，从祀孔庙。熙宁新法，一律施行。

京又恐徽宗性敏，或再烛察奸私，致遭贬斥，乃更想一蛊惑的方法，令徽宗堕入术中，愈溺愈迷。看官道是何术？乃是惝恍无凭的道教。是一件亡国祸阶，不得不特笔提出。自徽宗嗣统后，初宠郭天信，继信魏汉津，天信被斥，汉津老死，内廷几无方士踪迹。可太仆卿王亶，荐一术士王老志，有旨召他入京。老志，濮州人，事亲颇孝，初为小吏，不受赂遗，旋遇异人，自称为锺离先生，授丹服药，遂弃妻抛子，结庐田间，为人决休咎，语多奇中。至奉召入都，京即邀入私第，馆待甚优。老志入对，呈上密书一函，徽宗启视，系客岁秋中，与乔、刘二妃燕好情词，不由得暗暗称奇，乃赐号洞微先生，老志谢退后，归至蔡第，朝士多往问吉凶，他却与作笔谈，辄不可解。大众似信非信，至日后，竟多奇验。于是其门似市。京恐蹈张商英覆辙，因与老志熟商，禁绝朝士往来，但令上结主知，便不负职。老志遂创制乾坤鉴，赍献徽宗，谓帝后他日恐有大难，请时坐鉴下，静观内省，借弭灾变。又劝京急流勇退，毋恋权位，老志颇识玄机。京不能从。老志见时政日非，渐萌退志，留京一年，抚言遇师谴责，不应溺身富贵，乃上书乞归。徽宗不许，他即生起病来，再三请去。至奉诏允准，便霍然起床，步行甚健，即日出都，归濮而死。徽宗赐金赙葬，追赠正议大夫。

惟蔡京本意，欲借王老志蒙蔽主聪，偏老志独具见解，反将清心寡欲的宗旨，作为劝导，当然与京不合。京乃舍去王老志，别荐王仔昔，仔昔籍隶洪州，尝操儒业，自言曾遇许真人，即晋许

逊。得大洞隐书豁落七元各法，出游嵩山，能道人未来事。京得诸传闻，遂列入荐牍。以人事君，果如是耶？徽宗又复召见，奏对称旨，赐号冲隐处士。会宫中因旱祷雨，遣小黄门索符，日或再至。仔昔与语，道今日皇上所祷，乃替爱妃求疗目疾，我疗疾要紧，你可持符入呈。言至此，即用朱砂篆符，焚符入汤，令黄门持去，并语道："此汤洗目疾，可立愈，"黄门以未奉旨意，惧不敢受，仔昔笑道："如或皇上加责，有我仔昔坐罪，你何妨直达？"黄门乃持汤返报。徽宗道："朕早晨赴坛，曾为妃疾默祷求痊，仔昔何故得知？他既有此神奇，何妨一试。"遂命宠妃沃目。不消数刻，果见目翳尽撤，仍返秋眸，乃进封仔昔为通妙先生。想是学过祝由科，若知妃目疾，恐由内侍所传，揣摩适合耳。嗣是徽宗益信道教，便命在福宁殿东，创造玉清和阳宫，奉安道像，日夕顶礼。

政和三年长至节，祀天圜丘，用道士百人，执仗前导，命蔡攸为执绥官。车驾出南薰门，徽宗向东眺望，不觉大声称异。攸问道："陛下所见，是否为东方云气？"徽宗道："朕不特见有云气，且隐隐有楼台复杂，这是何故？"莫非作梦？攸即答道："待臣仔细看来。"言毕下车，即趋向东方，择一空旷所在，凝眺片刻，便回奏徽宗道："臣往玉津园东面，审视云物，果有楼殿台阁，隐隐护着，差不多有数里迤长，且皆去地数十丈，大约是上界仙府哩。"海市耶？蜃楼耶？徽宗道："有无人物？"攸即对道："有若干人物，或似道流，或似童子，统持幢幡节盖，出入云间，眉目尚历历可辨。想总由帝德格天，因有此神明下降呢。"满口说谎。徽宗大喜，待郊天礼毕，即以天神降临，诏告百官。并就云气表见处，建筑道宫，取名迎真，御制天真降灵示现记，刊碑勒石，竖立宫中，并敕求道教仙经于天下。越年，又创置道流官阶，有先生处士等名，秩比中大夫，下至将仕郎，凡二十六级。嗣复添设道官二十六等，有诸殿侍宸校籍授经等官衔，仿佛与待制修撰直阁相似。于是黄冠羽客，相继引进，势且出朝臣上。王仔昔尤邀恩宠，甚至由徽宗特命，在禁中建一圆象徽调阁，畀他居住，一班卑琐龌龊的官僚，常奔走伺候，托他代通关节，希附宠荣。

中丞王安中看不过去，上疏谏诤，略谓："自今以后，招延术士，当责所属切实具保，宣召出入，必察视行径，不得与臣庶交通。"结末，又言蔡京引用匪人，欺君害民数十事。徽宗颇为嘉纳。安中再疏京罪，徽宗只答了"知道"二字，已为蔡京伺觉，令子攸泣诉帝前，说是安中诬劾。徽宗乃迁安中为翰林学士。未几，又命为承旨。安中工骈文，妃黄俪白，无不相当，所以徽宗特别器重，不致远斥，且因此猜疑仔昔，渐与相疏。怎奈仔昔宠衰，又来了一个仔昔第二，比仔昔还要刁狡，竟擅宠了五六年。这人姓甚名谁？乃是温州人氏林灵素。道流也有兴替，无怪朝臣。

灵素少入禅门，受师笞骂，苦不能堪，遂去为道士。善作妖幻，往来淮、泗间，尝丐食僧寺。寺僧复屡加白眼，以此灵素甚嫉视僧徒。左阶道箓徐知常，因王仔昔失宠，即荐灵素入朝。知常前引蔡京，此时又荐林灵素，名为知常，实是败常。至召对时，灵素便大言道："天有九霄，神霄最高。上帝总理九霄事务，以神霄为都阙，号称天府。所有下界圣主，多系上帝子姓临凡。现在上帝长子玉清王，降生南方，号称长生大帝君，就是陛下。次子号青华帝君，降生东方，摄领东北。陛下能体天行道，上帝自然眷顾，宁有亲为父子，不关痛痒么？"一派胡言。徽宗不觉惊喜道："这话可真么？"灵素道："臣怎敢欺诳陛下？陛下若非帝子降生，耶能贵为天子？就是臣今日得见陛下，亦有一脉相连，臣本仙府散卿，姓褚名慧，因陛下临凡御世，所以臣亦随降，来辅陛下宰治哩，"越发荒唐。徽宗闻了此言，即命灵素起身，赐令旁坐，又问答了一番。灵素自言，能呼风唤雨，驱鬼役神。徽宗大喜，会当盛暑，宫中奇热，徽宗出居水殿，尚苦炎熇，乃命灵素作法祈雨。灵素道："近日天意主旱，不能得雨，但陛下连日苦热，待臣往叩天阍，假一甘霖，为陛下暂时致凉罢。"徽宗道："先生既转凡胎，难道尚能升天么？"灵素道："体重不能上升，魂轻可以驾虚，臣自有法处置。"言已，即退入斋宫，小卧一时，复起身入奏道："四渎神祇，均奉上帝诰敕，一律封闭。唯黄河尚有路可通，但只可少借涓流，不能及远。"徽宗道："无论多少，能得微雨，也较为清凉呢。"灵素奉

命，即在水殿门下，披发仗剑，望空拜祷，口中喃喃诵咒，左手五指捏诀，装作了一小时，果然黑云四集，蔽日成阴，他即向空撒手，但听得隆隆声响，阿香车疾驱而来。震雷甫应，大雨立施，约三五刻时候，雨即停止，依然云散天清，现出一轮红日。惟水殿中的炎热气，已减去一半。最可怪的是，雨点降下，统是浊流，徽宗已是惊异，忽由中使入报，内门以外，并无雨点，赫日自若，于是徽宗愈以为神，优加赏赉，赐号通真达灵先生。史称灵素识五雷法，大约祷雨一事，便用此诀。

先是徽宗无嗣，道士刘混康，以法箓符水，出入禁中，尝言："京师西北隅，地势过低，如培筑少高，当得多男之喜。"徽宗乃命工筑运，叠起冈阜，高约数仞。未几，后宫嫔御，相继生男，皇后也生了一子一女。徽宗始信奉道教，蔡京乘势献媚，即阴嗾童贯、杨戬、贾详、何䜣、蓝从熙等中官，导兴土木。土木神仙，本是相连。遂于政和四年，改筑延福宫，宫址在大内拱辰门外。由童贯等五人，分任工役，除旧增新。五人又各为制度，不相沿袭，你争奇，我斗巧，专务侈丽高广，不计工财。及建筑告竣，又把花石纲所办珍品，派布宫中。这宫由五人分造，当然分别五位，东西配大内，南北稍劣，东值景龙门，西抵天波门。殿阁亭台，连属不绝，凿池为海，引泉为湖，鹤庄鹿砦，及文禽、奇兽、孔雀、翡翠诸栅，数以千计，嘉葩名木，类聚成英，怪石幽岩，穷工极胜。人巧几夺天工，尘间不殊仙阙。徽宗又自作延福宫记，镌碑留迹。后来又置村居野店，酒肆歌楼，每岁长至节后，纵民游观，昼悬彩，夕放灯，自东华门以北，并不禁夜。徙市民行铺，夹道僦居。花天酒地，一听自由。直至上元节后，方才停罢。寻又跨旧城修筑，布置与五位相同，号为延福第六位。复跨城外浚濠作二桥，桥下叠石为固，引舟相通。桥上人物，不见桥下踪迹，名曰景龙江。夹江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对峙，备极辉煌。徽宗政务余闲，辄往宫中游玩，仰眺俯瞩，均足赏心悦目，几不啻身入广寒，飘飘若仙，当下快慰异常，旁顾左右道："这是蔡太师爱朕，议筑此宫，童太尉等苦心构成，亦不为无功。古时秦始、隋炀盛夸建筑，就使繁丽逾恒，恐未必有此佳胜哩。"左右道："秦、隋皆亡国主，平时所爱，无非声色犬马，陛下鉴赏，乃是山林间弃物，无伤盛德，有益圣躬。岂秦、隋所可比拟？"一味逢君。徽宗道："朕亦常恐扰民，只因蔡太师查核库余，差不多有五六千万，所以朕命筑此宫，与民同乐呢。"哪知已为蔡太师所骗。左右又谀颂一番，引得徽宗神迷心荡，越入魔境。

看官听着！人主的侈心，万不可纵，侈心一开，不是兴土木，就是好神仙，还有征歌选色等事，无不相随而起。徽宗宫中，除郑皇后素得帝宠外，有王贵妃，有乔贵妃，还有大小二刘贵妃，最邀宠幸，以下便是韦妃等人。二刘贵妃俱出单微，均以姿色得幸。大刘妃生子三人，曰棫，曰模，曰榛，于政和三年病逝。徽宗伤感不已，竟仿温成后故事，温成事见仁宗时。追册为后，谥曰明达。小刘妃本酒保家女，夤缘内侍，得入崇恩宫，充当侍役。崇恩宫系元符皇后所居，元符皇后刘氏自尊为太后后，见四十九回。常预外政，且有暧昧情事，为徽宗所闻，拟加废逐。诏命未下，先饬内侍诘责，刘氏羞忿不堪，竟就帘钩悬带，自缢而亡。孟后尚安居瑶华，刘氏已不得其死，可见前时夺嫡，何苦乃尔？此即销纳法。宫中所有使女，尽行放还。小刘妃不愿归去，寄居宦官何䜣家。可巧大刘妃逝世，徽宗失一宠嫔，抑郁寡欢。内侍杨戬，欲解帝愁，盛称小刘美色，不让大刘，可以移花接木。徽宗即命杨戬召入，美人有幸，得近龙颜，天子无愁，重谐凤侣。更兼这位小刘妃，天资警悟，善承意旨，一切妆抹，尤能别出心裁，不同凡俗！每戴一冠，制一服，无不出人意表，精致绝伦，宫禁内外，竞相仿效。俗语说得好："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况徽宗春秋鼎盛，善解温存，骤然得此尤物，比大刘妃还要慧艳，哪有不宠爱的情理？不到一两年，即由才人进位贵妃。嗣是六宫嫔御，罕得当夕，惟这小刘妃承欢侍宴，朝夕相亲，今日倒鸾，明日颠凤，一索再索三、四索，竟得生下三男一女。名花结果，未免减芳，那徽宗已入魔乡，得陇又要望蜀。会值延福宫放灯，竟带着蔡攸、王黼及内侍数人，轻乘小辇，微服往游。寓目无非春色，触耳尽是欢声，草木向阳，烟云夹道。联步出东华门，但见百肆杂陈，万

人骈集，闹盈盈的卷起红尘，声细细的传来歌管。徽宗东瞧西望，目不暇接，突听得窗帘一响，便举头仰顾，凑巧露出一个千娇百媚的俏脸儿来，顿令徽宗口眙神驰，禁不住一齐喝采。酷似一出《挑帘》。曾记得前人有集句一联，可以仿佛形容，联句云：

杨柳亭台凝晚翠，芙蓉帘幕扇秋红。

毕竟徽宗有何奇遇，且看下回便知。

王老志也，王仔昔也，林灵素也，三人本属同流，而优劣却自有别。老志所言，尚有特识，其讽徽宗也以自省，其劝蔡京也以急退，盖颇得老氏之真传，而不专以隐怪欺人者。迨托疾而去，翛然远引，盖尤有敝屣富贵之思焉。王仔昔则已出老志下矣，林灵素狡猾逾人，荒唐尤甚。祷雨一事，虽若有验，然非小有异术，安能幸结主知？孔子谓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灵素固一异端也，奈何误信之乎？且自神仙之说进，而土木兴，土木之役繁，而声色即缘之以起。巫风、淫风、乱风，古人所谓三风者，无一可犯，一弊起而二弊必滋，此君子所以审慎先几也。

第五十三回
挟妓纵欢歌楼被泽　屈尊就宴相府承恩

却说延福宫左近一带，当放灯时节，歌妓舞娃，争来卖笑。一班坠鞭公子，走马王孙，都去寻花问柳，逐艳评芳。就中有个露台名妓，叫作李师师，生得妖艳绝伦，有目共赏，并且善唱讴，工酬应，至若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虽非件件精通，恰也十知四五，因此艳帜高张，喧传都市。这日天缘凑巧，开窗闲眺，正与徽宗打个照面。徽宗低声喝采，那蔡攸、王黼二人俱已闻知，也依着仰视，李师师瞧着王黼，恰对他一笑。原来王黼素美风姿，目光如电，曾与李师师有些认识，所以笑靥相迎。王黼即密白徽宗道："这是名妓李师师家，陛下愿去游幸否？"蔡攸道："这、这恐未便。"王黼道："彼此都是皇上心腹，当不至漏泄风声。况陛下微服出游，有谁相识？若进去游幸一回，亦属无妨。"蔡攸尚知顾忌，王黼更属好导。看官道这王黼是什么人物？他是开封人氏，曾在崇宁年间，登进士第，外结宰辅何执中、蔡京，内交权阉童贯、梁师成，累迁至学士承旨，与蔡攸同直禁中。平素有口辩才，专务迎合，深得徽宗欢心。此时见徽宗赞美李师师，因即导徽宗入幸。徽宗猎艳心浓，巴不得立亲芗泽，便语王黼道："如卿所言，没甚妨碍，朕就进去一游，但须略去君臣名分，毋令他人瞧破机关。"王黼应命，便引徽宗下车，徐步入李师师门。蔡攸亦即随入。李师师已自下楼，出来迎接，让他三人登堂，然后向前行礼，各道万福。徽宗仔细端详，确是非常娇艳。鬓鸦凝翠，鬟凤涵青，秋水为神玉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还有一抹纤腰，苗条可爱，三寸弓步，瘦窄宜人。师师奉茗肃宾，开筵宴客。徽宗坐了首座，蔡攸、王黼挨次坐下，李师师末坐相陪。席间询及姓氏，徽宗先诌了一个假姓名，蔡攸照例说谎。轮到王黼，也捏造了两字，李师师不禁解颐。王黼与他递个眼色，师师毕竟心灵，已是会意，遂打起精神，伺候徽宗。酒至数巡，更振起娇喉，唱了几出小曲，益觉令人心醉。徽宗目不转睛地看那师师，师师也浅挑微逗，眉目含情。蔡攸、王黼更在旁添入诙谐，渐渐地流至媟亵。好两个篾片朋友。寻且谑浪笑傲，毫无避忌，待到了夜静更阑，方才罢席。徽宗尚无归意，王黼已窥破上旨，一面密语李师师，一面又密语徽宗，两下俱已允洽，便邀了蔡攸一同出去。徽宗见两人已出，索性放胆留髡，便去拥了李师师同入罗帏。李师师骤承雨露，明知是皇恩下逮，乐得卖弄风情。这一夜的枕席欢娱，比那妃嫔当夕时，情致加倍。可惜情长宵短，转瞬天明，蔡攸、王黼二人，即入迓徽宗。徽宗没奈何，披衣起床，与李师师叮嘱后期，才抽身告别。

及回宫后，勉勉强强地御殿视朝，朝罢入内，只惦记李师师如何缱绻，如何温柔，不但王、乔诸妃，无可与比，就是最爱的小刘贵妃，也觉逊她一筹。但因身居九重，不能每夕微行，好容易挨过数宵，几乎寤寐彷徨，展转反侧。那先承意志的王学士，复导徽宗赴约。天台再到，神女重逢，这番伸续前欢，居然海誓山盟，有情尽吐。徽宗竟自明真迹，李师师也愿媵后宫。可奈折柳章台，究不便移栖禁苑，当由徽宗再四踌躇，只许师师充个外妾，随时临幸。师师装娇撒痴，定欲入宫瞻仰。徽宗不得不允，惟谕待密旨宣召，方得往来。师师才觉欣然，至阳台梦罢，铜漏催归，又互申前约，反复叮咛。

一别数日，李师师倚门怅望，方讶官家愆约，久待不至；直到黄昏月上，忽有内侍入门，递与密简，展览之下，笑逐颜开，当即淡扫蛾眉，入朝至尊，随了内侍，经过许多重门曲院，才抵深

宫。内侍也不先通报，竟引师师入室，徽宗早已待着，见了师师，好似得宝一般。及内侍退后，彻夜绸缪，自不消说。嗣是一主一妓，迭相往还，渐渐地无禁无忌，师师竟得与后宫妃嫔，晋接周旋。她本是平康里中的好手，无论何种人情，均被她揣摩纯熟，一经凑合，无不惬心。何况六宫嫔御，统不过一般妇女心肠，更容易体贴入微，日久言欢，相亲相近，非但徽宗格外狎昵，连乔、刘诸贵妃等，亦爱她有说有笑，不愿相离。描摹尽致。

时光易过，转瞬一年，徽宗正在便殿围炉，林灵素自外进谒，由徽宗赐他旁坐，与语仙机，谈至片刻，灵素忽起趋阶下道："九华玉真安妃将到来了，臣当肃谒。"又要捣鬼。徽宗惊问道："哪个是九华仙妃？"灵素道："陛下且不必问，少顷自至。"语毕，拱手兀立。既而果有三五宫女，拥一环珮珊珊的丽姝进来，徽宗亦疑是仙人，不禁起座，及该姝行近，并非别人，就是宠擅专房的小刘贵妃。徽宗禁不住大笑，灵素却恭恭敬敬地再拜殿下，至拜罢起来，又大言道："神霄侍案夫人来了。"言甫毕，又见一丽人，轻移莲步，带着宫婢二三名，冉冉而至。徽宗龙目遥瞩，乃是后宫的崔贵嫔。灵素复道："这位贵人，在仙班中，与臣同列，礼不当拜。"乃鞠躬长揖，仍复上阶就座。原来灵素出入宫禁，已成习惯，所有宫眷，不必避面，因此仍坐左侧。刘、崔二妃，向徽宗行过了礼，自然另有座位。才经坐定，灵素忽聘视殿外道："怪极怪极！"徽宗被他一惊，忙问何故。灵素道："殿外奈何有妖魅气？"一语未已，见有一美妇进来，珠翠盈头，备极秾艳。灵素突然起座，取过御炉火箸，大踏步趋至殿门，将击该妇，亏得内侍两旁遮拦，才得免击，那美人儿已吓得目瞪口呆，桃腮变白。徽宗也急唤灵素道："先生不要误瞧，这就是教坊中的李师师。"原来就是此人？灵素道："他是一个妖狐，若将她杀却，尸无狐尾，臣愿坐欺君大罪，立就典刑。"徽宗正爱恋师师，哪里肯依？便带笑带劝地说了数语。灵素道："臣不惯与妖魅并列，愿即告退。"李师师似妖，灵素亦未尝非怪。言讫，拂袖径去。

徽宗疑信参半，到了次日，又召见灵素，问廷臣有无仙侣。灵素答道："蔡太师系左元仙子，王学士黼恰是神霄文华使，郑居中、童贯等，亦皆名厕仙班。所以仍隶帝君陛下。"误国贼臣，岂隶仙籍？就使有点来历，无非是混世妖魔。徽宗道："朕已造玉清和阳宫，供奉仙像，请先生为朕斋醮！"灵素不待说毕，便接入道："玉清和阳宫，似嫌逼仄，乞陛下另行建造，方可奉诏。"徽宗道："这也无有不可，请先生择地经营！"灵素奉命而出，即在延福宫东侧，规度地址，鸠工建筑。由内侍梁师成、杨戬等，协同监造，师成曾为太乙宫使，以善谀得宠，甚至御书号令，多出彼手，就是蔡京父子，亦奉命维谨，王黼且视他如父。此次与灵素督建醮宫，自晨晖门，即延福宫东门。至景龙门，汴京北面中门。迤长数里，密连禁署。宫中山包平地，环绕佳木清流，所筑馆舍台阁，上栋下楹，概用楩楠等木，不施五采，自然成文，亭榭不可胜计。

宫既成，定名为上清宝箓宫，命灵素主斋醮事，王仔昔为副。且就景龙门城上，筑一复道，沟通宫禁，以便徽宗亲临祷祀，且令各路统建神霄万寿宫，灵素遂广招徒党，齐集都中，各请给俸。每设大斋，费缗钱数万，甚至穷民游手，多买青布幅巾，冒称道士，混入宝箓宫内，每日得一饱餐，并制钱三百文，称为施舍。政和七年，设立千道会，不论何处羽流，尽令入都听讲。徽宗亦在旁设幄，恭聆教旨。开会这一日，羽流云集，女士盈门，徽宗亦挈着刘、崔诸妃，入幄列坐，灵素戴道冠，衣法服，昂然登坛，高坐说法，先谈了一回虚无杳渺的妄言，然后令人人问要诀，坛下瞻拜多人，灵素随口荒唐，并无精义，或且杂入滑稽，间参媟语，引得上下哄堂，嘈杂无纪，御幄内亦笑声杂沓，体制荡然。上恬下嬉，安得不亡？罢讲后，御赐斋饭，很是丰盛，徽宗与妃嫔等，亦至斋堂内，吃过了斋，才行返驾。灵素复令吏民诣宝箓宫，授神霄秘录，朝士求他引进，亦往往北面称徒，靡然趋附，但得灵素首肯，无不应效如神。也可称做接引道人，既而道箓院中，忽接得一道密诏，内云：

朕乃上帝元子，为太霄帝君，悯中华被金狄之教，金狄二字，刘定之谓佛身若金色，故称金狄，未知是否。遂恳上帝，愿为人主，令天下归

于正道，卿等可册朕为教主道君皇帝。

道箓院当然应诺，即上表册徽宗为教主道君皇帝，想入非非。百官相率称贺，惟这个皇帝加衔，止在道教章疏内应用，余不援例。一面立道学，编道史。什么叫作道学呢？用内经道德经为大经，庄子、列子为小经，自太学辟雍以下，概令肄习，按岁升贡，及三岁大比，必通习道学，方得进阶，这是林先生说出来的。什么叫作道史呢？汇集古今道教事，编成一部大纪志，称为道史，这是蔡太师说出来的。可巧道法有灵，西陲一带，屡报胜仗，徽宗尤信为神佑，越觉堕入迷途。接入西夏事，也似天衣无缝。原来太尉童贯，自督造延福宫后，仍握兵权。适值夏人李讹哆，一译作李额叶。为环州定远军首领，本已降服中朝，暗中却通使夏监军，说是窖粟待师，可亟发大兵，来袭定远。夏监军哆唛。一译作多凌。遂率万人来应。讹哆转运使任谅，诇知讹哆诡谋，募兵潜发窖谷。至哆唛到来，讹哆已失所藏，只好率部众归夏。哆唛无粮可资，还兵臧底河，筑城扼守。任谅驰疏上闻，有诏授童贯为陕西经略使，调兵讨夏。贯至陕西，檄熙河经略使刘法率兵十五万，出湟州。秦凤经略使刘仲武，率兵五万，出会州。自率中军驻兰州，为两路声援。仲武至清水河，筑城屯守而还。法与夏右厢军相遇，在古骨龙地方，鏖斗一场，大败夏人，斩首三千级。童贯即露布奏捷，诏令贯领六路边事。永兴、鄜延、环庆、秦凤、泾原、熙河。贯复遣王厚、刘仲武等，合泾原、鄜延、环庆、秦凤各路兵马，进攻臧底河城，及为夏人所败，十死四五，贯匿不上闻，再命刘法、刘仲武调熙、秦兵十万，攻夏仁多泉城。城中力孤，待援不至，没奈何出降。法入城后，竟将城内兵民杀得一个不留。如此残忍，宜乎不得善终。捷书再至宋廷，复加贯为陕西、两河宣抚使。已而渭州将种师道复攻克臧底河城，贯又得升官加爵，进开府仪同三司，签书枢密院事。蔡京亦得连带沐恩，一再赐诏，始令他三日一朝，正公相位，总治三省事，继复晋封鲁国公，命五日一赴都堂治事。

寻又将茂德帝姬下嫁京四子鞗，帝姬就是公主，由京改制称帝姬。姬本古姓，春秋时女从母姓，故称姬，后世或沿称为姬妾，蔡京乃以称公主，愈觉不通。茂德帝姬，系徽宗第六女，蔡攸兼领各种美差，如上清宝箓宫、秘书省、道箓院、礼制局、道史局等，均有职司。攸弟翛亦官保和殿学士，一门贵显，烜赫无伦。会徽宗立长子桓为皇太子，桓系前后王氏所生，曾封定王，性好节俭。蔡京例外巴结，即将大食国所遗琉璃酒器，献入东宫。太子道："天子大臣，不闻勖我道义，乃把玩具相贻，莫非欲蛊我心志么？"太子詹事陈邦光在侧，又添说蔡京许多不是，惹得太子怒起，竟命左右击碎酒器，一律毁掷。这事为蔡京所闻，当然懊恨。讨好跌一交，哪得不恼？一时扳不倒太子，只好将一股毒气，喷在陈邦光身上，当下阴嗾言官，弹击邦光，自己又从旁诋斥，遂传出御笔手诏，窜邦光至陈州。太宰何执中始终与蔡京友善，辅政至十余年，毫无建树，一味唯唯诺诺，赞饰太平。徽宗恩宠不衰，直至年迈龙钟，才命以太傅就第，禄俸如旧，未几病死。郑居中继为太宰，兼少保衔，刘正夫为少宰，邓洵武知枢密院事，换来换去，无非这班庸奴。居中受职后，思改京政，存纪纲，守格令，抑侥幸，振淹滞，颇洽人望，但不过与京立异，并没有甚么干济才。正夫随俗浮沈，专务将顺，洵武阿附二蔡，人品学术，更不消说。既而正夫因疾辞职，居中以母丧守制，徽宗又擢余深为少宰。余本蔡家走狗，怎肯背德？应五十一回。一切政务，必禀白蔡公相，惟命是从。蔡氏父子势益滔天。攸妻宋氏系宋庠孙女，颇知文字，出入禁中，累承恩赏，攸子名行，亦得领殿中监。有时徽宗且亲幸京第，略去君臣名分，居然作为儿女亲家，所有蔡家仆妾，均得瞻近天颜。京设宴飨帝，一酌一餐，费至千金，各种肴馔，异样精美，往往为御厨所未有。徽宗不以为侈，反说由公相厚爱，自京以下，均命列坐，彼此传觞，如家人礼。徽宗又命茂德帝姬及姑嫜姨姒等，也设席左右，稚儿娇女，均得登堂，合庭开欢宴之图，上寿沐皇王之宠。妾媵俱蒙诰命，厮养亦沐荣封，真所谓帝德汪洋，无微不至了。及徽宗宴罢返宫，翌日京上谢表，有云："主妇上寿，请釂而肯从，稚子牵衣，挽留而不却。"这是实事，并非虚言。可惜蔡太师生平只有这数语是真。小子有诗叹道：

误把元凶作宰官，万方皆哭一庭欢。

试看父子承恩日，国帑民财已两殚。

蔡京贵宠无比，童贯因和夏班师，也得晋爵封公。于是公相以外，又添出一个媪相来。欲知详细，下回再表。

李师师不见正史，而稗乘俱载其事，当非虚诬。蔡攸、王黼为徽宗幸臣，微行之举，必自二人启之。夫身居九重，为社稷所由寄，为人民所由托，乃不惜降尊，与娼妓为耦，以视莫愁天子，犹有甚焉，而攸、黼更不足诛已。林灵素目师师为妖，师师固一妖孽也，君子不以人废言，吾犹取之。下半回述徽宗幸蔡京第，略迹言欢，妇孺列席，与上半回挟妓饮酒事，适成映射。李师师以色迷君，蔡京以佞惑主，迹虽不同，弊实相等。读《鲁论》"远郑声，放佞人"二语，足知本回宗旨，亦寓此意。喜郑声者未有不近佞人，吾于徽宗亦云。

第五十四回
造雄邦恃强称帝　通远使约金攻辽

却说童贯经略西陲，屡次晋爵，至政和八年，改元重和，贻恩内外文武百官，贯复得升为太保。越年，复改元宣和，贯又欲幸功邀赏，命刘法进取朔方。法不欲行，经贯连日催促，不得已率兵二万，出至统安城。适遇夏主弟察哥，一作察克。引兵到来，法即列阵与战，察哥自领步骑为三队，敌法前军，别遣精骑登山，绕出法军背后。法正与察哥酣斗，不防后队大乱，竟被夏兵杀入。法顾前失后，顾后失前，亟拟收军奔回，怎奈夏兵前后环绕，不肯放行。督战至六七时，累得人马困乏，且部兵多半死亡。料知招架不住，只好弃军潜遁。天色已晚，夤夜奔走，行至黎明，距战地约七十里，地名盖朱巇，四顾无人，乃下马卸甲，暂图休息。少顷，有数人负担前来，法疑是商贩，向他索食。数人不允，法瞋目道："你等小民，难道不识我刘经略么？"一人答道，"将军便是刘经略，我有食物在此，应该奉献。"言讫，便向担中取出一物，跑至刘法身旁。法尚道是甚么食物，哪知是一柄亮晃晃的短刀，急切不及躲避，突被杀死，首级也被取去。看官听着！这数人，乃是西夏的负担军，随充军前杂役，可巧碰着刘法，正是冤冤相凑，当即斩首报功。是屠城之报。察哥见了法首，恻然语左右道："这位刘将军，前曾在古骨龙、仁多泉两处，连败我军，我尝谓他天生神将，不敢与他交锋，谁料今日为我小兵所杀，携首而归，这是他恃胜轻出的坏处，我等不可不戒！"察哥有谋有识，却是西夏良将。当下麾军再进，直捣震武。震武在山峡中，熙、秦两路转饷艰难，自筑城三载，知军李明、孟清皆为夏人所杀，至是城又将陷。察哥道："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块，也是好的。"遂引军退去。

童贯闻夏人已退，反报称守兵击却，就是刘法败死，也匿不上闻，一面通使辽主，请他出场排解，再与夏人修好。辽正与金构兵，恐得罪中朝，更增一敌，乃转告夏主，令与宋修和。夏主乾顺亦颇厌用兵，乃因辽使进表纳款。贯遂上言，夏主畏威，情愿投诚。徽宗乃饬罢六路兵，加贯太傅，封泾国公，时人称贯为媪相，与公相蔡京齐名。贯班师回朝，刚值蔡京定议图辽，遣武义大夫马政浮海使金，与约夹攻。贯本首倡此议，当然极力怂恿，主张北伐。一时兴高采烈，大有唾手燕云的情景。全是妄想。

看官道金是何邦？便是前文所说的女真部。应五十一回。徽宗政和二年时，辽天祚帝延禧赴春州，至混同江钓鱼，女真各部酋长，相率往朝。阿骨打奉兄命，亦出觐辽主。钓罢张宴，饮至半酣，辽主命诸酋依次起舞，轮至阿骨打，独辞不能。辽主劝谕再三，始终不肯听命。辽主欲杀阿骨打，经北院枢密使萧奉先谏阻乃止。阿骨打脱归，恐辽主疑有异志，将加讨伐，遂日夕筹防，招兵买马，先并吞附近各族，拓地图强，嗣且建城堡，修戎器，扼险要，以备不虞。至长兄乌雅束病殁，阿骨打袭位，并不向辽告丧，且自称勃都极烈。一作达贝勒。辽主遣使诘责，阿骨打道："有丧不能吊，还说我有罪么？"因拒绝来使。先是辽主好猎，每岁至海上市鹰。征使四出，道出女真，往往需求无厌，因此各部亦相继怨辽。独纥石烈部酋阿疏，当盈哥在位时，与盈哥有怨，战败奔辽。盈哥、乌雅束相继索仇，终不见遣。阿骨打又迭使往索，仍属无效，乃召集诸部，约会来流水上，一作拉林水。得二千五百人，祷告天地，誓师伐辽，进军辽境，击败辽兵，射死辽将耶律谢十，谢十一作色锡。乘势攻克宁江州。辽都统萧嗣先，率兵万人，出援宁江。阿骨打时已引还，嗣先竟追至出

河店，一译作珠赫店。天晚驻营。翌晨闻阿骨打返兵迎击，急令前队往阻，不到半日，已被阿骨打杀败逃回，嗣先乃整军出迎，甫经交绥，忽大风陡起，飞沙迷目。阿骨打正居上风，麾兵奋击，辽兵不能支持，尽行溃散，将校多半死亡，嗣先踉跄遁归。于是阿骨打弟吴乞买等，劝兄称帝。阿骨打起初不从，旋经将佐等，再行劝进，乃于乙未年正月元日，即宋徽宗政和五年，就按出虎水旁，按出虎水一译作爱新水。即皇帝位，国号大金，取金质不坏的意义。建元取国，易名为旻，命吴乞买为谙班勃极烈。从兄撒改，一作萨拉噶，系劾里钵兄劾者子。及弟斜也，一译作舍音。为国论勃极烈。两种官名，均系女真部方言，尊贵的官长，叫作勃极烈，谙班是最尊的意思，国论就是国相。谙班一译作阿木班，国论一作固伦。

辽人尝言女真兵满万，便不可敌，至是已达万人以上，乃厉兵秣马，再议攻辽。辽主遣使僧家奴，一作僧嘉努。赍书往金，令为属国，金主复书，要求辽主送还阿疏，并遣黄龙府至别地，方可议和。辽主再贻书，呼金主名，谕令归降。金主亦复书，呼辽主名，谕令归降。煞是好看。两下里各争尊长，那金主已进兵益州，直捣黄龙府。辽兵屡战屡败，黄龙府竟被夺去。辽主闻报大怒，即下诏亲征，号称七十万，分路出师。金主闻辽兵大举，乃以刀剺面，涕泣语众道："我与汝等起兵，无非苦辽邦残忍，欲自立国，今天祚亲至，恐不可当，看来只有杀我一族，大众出去迎降，或可转祸为福。"遣将不如激将。吴乞买等趋进道："火来水淹，兵来将挡，况天祚淫虐不仁，众心离散，就使来了一二百万，也不过暂时乌合，怕他甚么？"金主乃道："你等果能尽死力，须听我号令，同去御敌！"诸将齐声应令，遂调齐人马，倾国而出。行至黄龙府东，遥见辽兵遍野，势如攒蚁，乃下令军中道："敌利速战，我利固守，且深沟高垒，静观敌衅，再行进兵。"将士遵令，择险驻扎，按兵不动。辽兵也不来挑战，越日，竟陆续退去。

原来辽副都统章奴，谋立天祚叔父耶律淳，诱将士亡归上京，遣淳妃萧迪里告淳。淳不愿依议，拘住迪里，会辽主闻章奴谋叛，亟遣使慰淳，淳斩迪里首，取献辽主，孑身待罪。辽主待遇如初。偏章奴入掠上京，至辽太祖庙，数天祚罪恶，移檄州县，将犯行宫。辽主亟从军中退归，军士均无斗志，也随了回去。事被金主察悉，遂拔寨齐起，西追辽主，至护步答冈，护步答一作和斯布达。见前面舆辇甲仗，迤逦行去，他即分开两翼，一鼓而上，自率精兵猛将，专向辽中军杀入。辽主猝不及防，急忙退走，辽兵亦纷纷四散。金主麾杀一阵，斩馘以万计，夺得车马帘幄，兵械军资，不可胜计，乃引兵回国。辽主奔赴上京，适章奴已为熟女真部所败，众皆溃散。逻卒擒住章奴，送至辽主所在，立斩以徇。辽主乃还都。

看官听着！从前辽都临潢，号为上京，自圣宗隆绪，徙都辽西，称为中京，又以辽阳为东京，幽州为南京，云州为西京，共计五京。提出五京，下文、金宋攻辽，庶有眉目可辨。章奴诛死，上京方才告靖。不意东京又闹出乱端。东京留守萧保先，虐待渤海居民，为暴徒所戕，经辽将大公鼎、高清明等，率兵剿捕，乱势少平。偏裨将高永昌收集溃匪，入据辽阳，匝旬间，得八千人，居然僭号，称为隆基元年。辽主遣韩家奴、张林等往征，永昌恐不能敌，向金求救。金主遣胡沙补一译作华布。报永昌道："同力攻辽，我愿相助，但须削去僭号，归顺我国，当以王爵相报。"永昌不从。金主遂命大将斡鲁，率诸军攻永昌，巧与辽将张琳相值，两下开仗，张琳败走，斡鲁乘势取沈州，进薄辽阳城下。永昌开城出战，哪里敌得住金军？遂败奔长松。辽阳人挞不野，一作托卜嘉。擒住永昌，献与金主，眼见得一刀两段，于是辽国的东京州县，及南路熟女真部，陆续降金。金主任斡鲁为南路都统，斡伦一作鄂楞。知东京事。辽主闻东京失陷，未免惊慌，乃授耶律淳为都元帅，募辽东人为兵，得二万二千余人，使报怨女真，叫作怨军，以渤海铁州人郭药师等为统领。耶律淳倡议和金，遣耶律奴哥一译作讷格。如金议好，金主要索多端，议不能决。旋由金主最后复书，迫辽以兄礼事金，封册如汉仪，方可如约，否则不必再议，辽主尚不肯许。适遇大饥，人自相食，各地盗贼蜂起，掠民充粮。枢密使萧奉先等，劝辽主暂从金议，乃册金主旻为东怀国皇帝。金主不悦，语册使道："什么叫作东怀国？我国明号大

金，应称为大金国便了。且册书中，并无兄事明文，我不能遵约。”当下将册书掷还。金主既迫辽兄事，何必再受辽册封，这也奇怪。看官，这东怀国三字，明是辽人暗弄金主，取小邦怀德的意义。他总道金主未达汉文，或可模糊骗过，偏金主要他兄事，要称大金，仍然和议不成，双方决裂。蔡京闻得此信，遂欲约金攻辽，规复燕云。武义大夫马政，航海至金，与金主面议辽事。金主亦令李善庆等赍奉国书，并北珠生金等物，偕马政同至汴都。徽宗即命蔡京与约攻辽，善庆等不加可否，居十余日乃去。徽宗复令马政持诏，及还赐礼物，与善庆等渡海报聘。行至登州，政奉诏止行，乃只遣平海军校呼庆送善庆等归金。金主遣呼庆归，且与语道：“归见皇帝，果欲结好，当示国书，若仍用诏命，我不便受，莫怪我却还来使。”呼庆唯唯而还。至童贯入朝，力主京议，请再遣使贻书。中书舍人吴时，独上疏谏阻，又有布衣安尧臣，亦谏止图辽。吴且言不应败盟。安尧臣一疏，却很是剀切详明，略云：

陛下临御之初，尝下诏求言，于是谔士效忠，而憸人乃误陛下，加以诋诬之罪，使陛下负拒谏之谤，比年天下杜口，以言为讳。乃者宦寺交结权臣，共倡北伐，而宰执以下，无一人肯为陛下言者，臣谓燕云之役兴，则边衅遂开，宦寺之权重，则皇纲不振。昔秦始皇筑长城，汉武帝通西域，隋炀帝辽左之师，唐明皇幽、蓟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伐猃狁，汉文帝备北边，元帝纳贾捐之议，光武斥臧宫马武之谋，其得如此。艺祖拨乱反正，躬环甲胄，当时将相大臣，皆所与取天下者，岂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盖以区区之地，契丹所必争，忍使吾民重困锋镝，章圣澶渊之役，与之战而胜，乃听其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今童贯深结蔡京，同纳赵良嗣以为谋主，故建平燕之议，臣恐异时唇亡齿寒，边境有可乘之衅，狼子蓄锐，伺隙以逞其欲，此臣之所以日夜寒心者也。伏望思祖宗积累之艰难，鉴历代君臣之得失，杜塞边衅，务守旧好，无使外夷乘间窥中国。上以安宗庙，下以慰生灵，则国家幸甚！生民幸甚！

徽宗连接两疏，正在怀疑，会有二御医自高丽归，入奏徽宗，亦以图燕为非。原来高丽尝通好中国，因国主有疾，向宋求医，徽宗遣二医往视。及高丽送二医归国，临歧与语道：“闻天子将与女真图契丹，恐非良策。苟存契丹，尚足为中国捍边。女真似虎似狼，不宜与交。可传达天子，预备为是。”高丽人颇有见语。二医遂归白徽宗，徽宗乃以吴时、安尧臣所言，不为无见，拟将联金伐辽的计议，暂从搁置，并拟擢安尧臣为承务郎，借通言路。可奈蔡京、童贯二人，坚执前议，谓天与不取，反致受害。还有学士王黼，时已升任少宰，郑居中乞请终丧，因进余深为太宰，王黼为少宰。与蔡、童一同勾结，斥吴时为腐儒，且以安尧臣越俎进言，目为不法，怎得再给官阶？三人并力奏请，徽宗又不得不从，因遣右文殿修撰赵良嗣，借市马为名，再出使金，申请前约。巧值辽使萧习泥烈一作萧锡里。至金续议册礼，金主仍不惬意，竟兴兵出攻上京，令宋、辽二使，随着军中。辽主方在胡土白山一译作瑚图哩巴里。围猎，闻金主出师，亟命耶律白斯不等，白斯不一作博硕布。简率精兵三千，驰援上京。金主至上京城下，先谕守兵速降，留守挞不野不从，金主乃督兵进攻，且语宋辽二使道：“汝等可看我用兵，以卜去就。”言讫，遂亲击桴鼓，促军猛扑，不避矢石，自辰及午，金将阇母一译作多昂摩。等，鼓勇先登，部众随上，遂克外城。挞不野无法可施，只好出降。耶律白斯不等将至上京，闻城已失守，不战自退。金主入城犒师，置酒欢宴。赵良嗣等捧觞上寿，皆称万岁。丑。越日，金主留兵居守，自偕赵良嗣等还国。良嗣因语金主道：“燕本汉地，理应仍归中国，现愿与贵国协力攻辽，贵国可取中京、大定府，敝国愿取燕京析津府，南北夹攻，均可得志。”金主道：“这事总可如约，但汝主曾给辽岁币，他日还当与我。”良嗣允诺，金主遂付良嗣书，约金兵自平地松林趋古北口，宋兵自白沟夹攻，否则不能如约。并遣勃董一作贝勒。偕良嗣申述己意，徽宗乃复遣马政报聘，且复致国书道：

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皇帝：远承信介，特示函书，致讨契丹，当如来约。已差童

贯勒兵相应，彼此兵不得过关。岁币之数同于辽，仍约毋听契丹讲和，特此复告！

马政持书至金，金主答称如约，协议遂成。至马政返报，有诏令童贯整军待发，独郑居中以为未可，特往语蔡京道："公为大臣，不能守两国盟约，致酿事端，恐非妙策。"京答道："皇上厌岁币五十万，所以主张此议。"居中道："公未闻汉朝和亲用兵的耗费么？汉尝岁给单于一亿九十万，西域一千八百八十万，与本朝相较，孰多孰少？今乃贪功启衅，徒使百万生灵，肝脑涂地，首祸惟公，后悔何及！"居中虽非好人，语却可取。京默然不答，但心中总以为可行。且已与金定约，势成骑虎，不能再下，仍与童贯决议兴兵。忽接到两浙警报，睦州人方腊作乱，睦、歙、杭诸州，接连被陷，东南几已糜烂了。徽宗大惊，急召辅臣会议，暂罢北伐，亟拟南征，正是：

满望燕云归故土，谁知吴、越起妖氛？

欲知南征时命将情形，且至下回续叙。

辽王延禧，淫荒无度，以致女真部崛起东北，僭号称尊，是辽固有败亡之道，而因致敌人之侮辱者也。宋之约金攻辽，议者皆谓其失策，吾以为燕云十六州，久沦左衽，乘隙而图，未始非计。但主议非人，用兵非时，妄启兵端，适以致祸。兵志有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试问君如徽宗，臣如蔡京、童贯，能控驭远人否乎？百年无事，将骄卒惰，能战胜外夷否乎？且与女真素未通好，乃无端遣使，自损国威，强弱之形未著，而外人已先轻我矣。拒虎引狼，必为狼噬，此北宋之所以终亡也。

第五十五回
帮源峒方腊揭竿　梁山泊宋江结寨

却说宣和二年，睦州清溪民方腊作乱。方腊世居县堨村，托词左道，妖言惑众，愚夫愚妇，免不得为他所惑。但方腊本意尚不过借此敛钱，并没有甚么帝王思想。惟清溪一带，有梓桐、帮源诸峒，山深林密，民物殷阜，凡漆楮杉樟诸木，无不具备，富商巨贾，尝往来境内，购取材料。腊有漆园，每年值价，数达百金，自苏、杭设置应奉局及花石纲，朱勔倚势作威，往往擅取民间，不名一钱。腊亦屡遭损失，漆被取去，无从索价，所以怨恨甚深。当下煽惑百姓，倡议诛勔，百姓正恨勔切骨，巴不得立时捕到，将他碎尸万段，聊快人心。既得方腊为主，当然一唱百和，陆续引集，请他举事。腊尚恐众心未固，乃假托唐袁天罡、李淳风的推背图，编成四语道：

十千加一点，冬尽始称尊。
纵横过浙水，显迹在吴兴。

十千是隐寓万字，加一点便成方字，冬尽为腊，称尊二字，无非是南面为君的意思，从来童谣图谶，多半由临时捏造，诱惑愚民。纵横二语，更是明白了解，没甚奥义。观此二语，见得方腊本意，不过欲扰乱苏、杭，并无燎原之志。还有睦州遗传，说有甚么天子台，万年楼，从前唐高宗永徽年间，曾有女子陈硕真叛据睦州，自称文佳皇帝，后来不成而死。方腊谓这道王气，应在己身方验，巾帼当不及须眉。一时信为真话，哄动至数千人，遂削木揭竿，公然造起反来，根据地就是帮源峒，自称圣公，建元永乐，也设官置吏，以头巾为别，自红巾而上，分作六等。急切无弓矢甲胄，专恃拳殴棒击，出峒四扰。又编给符箓，谓有神效，可得冥助。大约与清季之拳匪相似。于是毁民庐，掠民财，所有妇人孺子，一律掳至峒中，腊自择美妇娈童，供奉朝夕，余尽赏给党羽，作为仆妾。不到半月，胁从且至数万，乃勒为部伍，出攻清溪。两浙都监蔡遵、颜坦率兵五千人，星夜往讨，到了息坑，正值方腊前队到来，军士望将过去，先不禁惊讶起来，原来方腊前队，并不见有武夫，又不见有利械，只有妇女若干，童稚若干，妇女仍搽脂抹粉，惟服饰多系道装，手中各执拂尘麈，仿佛是戏剧中的师姑。童子面上统加涂饰，红黄蓝白，无奇不有，或梳发作两丫髻，或剪发成沙弥圈，遥对官军，嬉笑憨跳，并不像打仗的样子。恰是奇怪，非特见所未见，并且闻所未闻。官军面面相觑，还道他有甚么妖法，不敢前进。蔡遵恰也惊疑，颜坦本是粗率，便诘蔡遵道："这是惶惑我军的诡计，有何足怕？看我驱军杀尽了他。"言已，便督军进击。兵戈所指，那妇孺吓得倒躲，没命的乱窜了去。只耐肉战，那禁兵刃。

坦放胆杀入，一逃一追，但见前面的妇孺，均穿林越涧，四散奔逸，一行数里，连妇孺都不见了。此外也并无一人，惟剩得空山寂寂，古木阴阴。争战时，插此二语，倍增趣味。坦不管好歹，再向前力追，突听得一声号炮，震得木叶战动，不由的毛骨悚然。至举头四顾，又不见什么动静，煞是可怪。故曲一笔。大众捏着一把冷汗，足虽急行，面惟四望，不防扑蹋扑蹋的好几声，一大半跌入陷坑，连颜坦也坠了下去。两旁山谷中，跳出许多大汉，手执巨梃，一半乱捣陷阱，一半扫荡余军，可怜颜坦以下千余人，一古脑儿埋死坑谷。后队统领蔡遵闻前军得手，也依次赶上，但与前军相隔已远，未得确实消息，渐渐的行入山谷中，猛闻后面一阵鼓噪，料知不佳，急忙令军士返步，退将出来。还至谷口，顿觉叫苦不迭，那谷口已被木石塞断了。山上几声炮响，即有无数大石，抛掷下来，军士不被击死，也多受伤。蔡遵还

督令军士，移徙木石，以便通道，那后面的匪党，已持梃追到，冲杀官军。官军大乱，任他左批右抹，一阵横扫，个个倒毙，遵亦死于乱军之中。

腊众夺得甲仗，才有刀械等物，遂乘胜捣入清溪，且进攻睦州，揭示胁诱军民，只称："有天兵相助，赶紧投诚，否则蔡、颜覆辙，即在目前"云云。是时江浙一带，承平已久，不识兵革，就是郡县守吏，汛地将弁，也只知奉迎钦差，保全禄位，并未尝修浚城濠，整缮兵甲，一闻方腊到来，好似天篷下降，无可与敌，都逃得一个不留。方腊遂破陷睦州，又西攻歙州，守将郭师中，忙调兵御寇，甫经对阵，那匪党里面，忽突出一班披发仗剑的人物，向空一指，即横剑齐向官军，并力冲入。官兵本不知战，更防他有妖法，哪个敢去拦阻？霎时间旗乱辙靡，如鸟兽散，师中禁遏不住，反落得一命呜呼，眼见得歙县被陷。腊复麾众东趋，大掠桐庐、富阳诸县，直抵杭州城下，知州赵霆，登城西望，遥见寇来如樯，已是惊慌得很，蓦地里冲出几个长人，约高丈许，首戴神盔，身披氅衣，左手持矛，右手执旗，面目狰狞可怕，顿吓得魂不附体。其实这种长人，统是大木雕成，中作机关，用人按捺，所以两手活动，远望如生。方腊算会欺人。赵霆胆小如鼷，晓得什么真假，当即下城还署，踌躇一会，三十六着，逃为上着，便收拾细软，挈了一妻一妾，趁着城中惊扰的时候，改装出衙，一溜烟地奔出城外。恰是见机。置制使陈建，廉访使赵约，趋入州署，想与赵霆会商守御，不意署中已空空洞洞，并无一人，慌忙退出署门，那匪党已一拥入城，两人逃避不及，同时被缚。方腊煞是凶狠，既入城中，令党羽遍捕官吏，统共获得若干名，一一绑住州署门前，自己高坐堂上，置酒纵饮，饮一杯，杀一人，最凶的是不令全尸，或脔割肢体，或刳取肺肠，或熬煮膏油，或丛镝乱射，备极惨酷，反说是为民除害，足纾公愤。一面令党徒纵火，满城屠掠，除有姿色的妇女取供淫乐外，多半杀死，六日方止。

东南大震，警报与雪片相似，投入京中。太宰王黼因朝廷方整师北伐，无暇顾及小寇，竟将警奏搁起，并不上闻。至淮南发运使陈遘直接奏陈徽宗，乃始知乱事，命童贯为江、淮、荆、浙宣抚使，满朝只一媪相，愧煞宋臣。谭稹为两湖制置使，王禀为统制，分率禁旅，即日南下。又因陈遘疏中，谓浙兵无用，须调集外旅，速平匪乱，乃复飞饬陕西六路精兵，同时南征。于是边将辛兴忠、杨惟忠统熙河兵，刘镇统泾原兵，杨可世、赵明统环庆兵，黄迪统鄜延兵，马公直统秦凤兵，冀景统河东兵，六路兵马，共归都统制刘延庆节制。总计内外各军，调赴东南，约得十五万人。各军陆续南下，免不得费时需日。至童贯等至多陵，已是宣和三年孟春月中。方腊转陷婺州，又陷衢州。衢守彭汝方被执，骂贼遇害，贼屠衢城，未几又陷处州，缙云尉詹良臣率数十人出御，为贼所擒，诱降不屈，也被杀死。嗣又令杭州守贼方七佛引众六万，陷崇德县，转攻秀州，亏得统军王子武号召兵民，登陴力御，斗大的秀州城，兀自守住。与杭州成一反映。童贯留偏将刘镇守金陵，进次镇江，闻秀州被围，急檄王禀驰援，可巧熙河将辛兴宗、杨惟忠亦领兵到来，两路夹攻方七佛，七佛支持不住，只好却走，秀州解围。方腊东攻不克，转图西略，连陷宁国、旌德诸县，官军为所牵制，又只得分军西援，一时顾不到浙西。

那时淮南复出一大盗，姓宋名江，纠党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转掠十郡，京东又复戒严。害得宋廷诸臣，议剿议抚，急切想不出甚么法儿。宋江亦一渠魁，应特笔提醒。看官曾阅过《水浒传》么？《水浒》系元朝施耐庵手笔，演成七十回，所说皆关系宋江事，书中多系哄托，并非件件是真，不过笔墨甚佳，更兼金圣叹评注，所以流传至今，脍炙人口。但从正史上考证起来，只有淮南盗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由知海州张叔夜击降数语，且并未为宋江立传，可见宋江起事，转瞬即平，并不似《水浒传》中，有甚么大势力，大经营。惟旁览稗乘，又见有宋江归降后，曾效力军行，助讨方腊，克复杭州。小子生长古越，距杭州不到百里，时常往来杭地，访问古迹，那城内果有张顺祠，曾封涌金门内的土地，城外又有时迁庙，西子湖边，又有武松墓，想必定有所本，不至虚传。小子演述宋史，凡事多以正史为本，间或羼以稗乘，亦必确有见闻，明知个人识短，不敢

自信无遗。但凭空捏造的瞎说，究竟不好妄采，想看官总也俯谅愚衷哩。插入此段议论，所以祛阅者之疑。

闲文少表，且说宋江系郓城县人，表字公明，曾充当县中押司，平时性情慷慨，喜交江湖朋友，绰号遂叫作及时雨。嗣因私放盗犯，酿成命案，为了种种罪证，致遭捕系。当有一班江湖好友，救他性命，迫入梁山泊上，做个公道大王。数语已赅括《水浒传》。梁山泊在郓城、寿张两县间，山形突兀，路转峰回，周围约二十五里。冈上恰有一方旷地，足容千人居住。冈下有泊，可汲水取饮，虽旱不干。古时本名良山，因汉梁孝王出猎于此，乃改名梁山。宋季朝政不明，吏治废弛，贪官污吏，布满各路，盗贼乘时蜂起，所有淮南、京东一带，无赖亡命之徒，落草为寇，便借这梁山为逋逃薮，只因幺魔小丑，随聚随散，所以不甚著名。至宋江入居此山，由群盗推为首领，立起什么水浒寨，造起什么忠义堂，托词替天行道，哄动居民，于是梁山泊三大字，遂表现出来。标明梁山泊历史地理，足补《水浒传》之缺。看官试想！这宋公明既没有偌大家私，山上又没有历年积蓄，教他如何替着天，行着道?他无非四出劫掠夺些金银财宝，作为生计。不过他所往劫的，多是富而不仁的土豪，及多行不义的民贼，尚不似那睦州方腊，一味儿逞妖作怪，恣意淫乱，因此京东一带，还说宋江是个好人。知亳州侯蒙曾上言："宋江横行齐、魏，才必过人，现在清溪盗起，不若赦他前非，令南讨方腊，将功赎罪。"徽宗很以为是，拟调侯蒙任东平府，招降宋江。偏偏诏命甫下，侯蒙病剧，不能赴任，未几身亡，自是招抚一语，又成虚话。京东各军，一再往剿，反被梁山群盗，杀得七零八落，大败而回。宋江势且日盛，趋附的人物，亦因之日多。起初尚只有三十六个头目，连宋江也排列在内，后来又得了七十二人，合成一百零八个大强盗。他却自称上应列星，伪造石碣，把一百八人的姓名，镌刻碑上。三十六人，号为天罡星，七十二人，号为地煞星。每人又各有绰号，《水浒传》中，也曾载着，小子就此誊录一周，分列如下：

天罡星三十六员

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
天机星智多星吴用。
天闲星入云龙公孙胜。
天勇星大刀关胜。
天雄星豹子头林冲。
天猛星霹雳火秦明。
天威星双鞭呼延灼。
天英星小李广花荣。
天贵星美髯公朱仝。
天富星扑天雕李应。
天满星小旋风柴进。
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天伤星行者武松。
天立星双枪将董平。
天捷星没羽箭张清。
天暗星青面兽杨志。
天佑星金枪手徐宁。
天空星急先锋索超。
天异星赤发鬼刘唐。
天杀星黑旋风李逵。
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
天微星九纹龙史进。
天究星没遮拦穆弘。
天退星插翅虎雷横。
天寿星混江龙李俊。
天剑星立地太岁阮小二。
天平星火船儿张横。
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
天损星浪里白条张顺，
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
天牢星病关索杨雄。
天慧星拚命三郎石秀。
天暴星两头蛇解珍。
天哭星双尾蝎解宝。
天巧星浪子燕青。

地煞星七十二员

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
地煞星镇三山黄信，
地勇星病尉迟孙立。
地杰星丑郡马宣赞。
地雄星井木犴郝思文。
地威星百胜将军韩滔，
地英星天目将彭玘。
地奇星圣水将军单廷珪。
地猛星神火将军魏定国。
地文星圣手书生萧让。
地正星铁面孔目裴宣。
地辟星摩云金翅欧鹏。
地阖星火眼狻猊邓飞。
地强星锦毛虎燕顺。
地暗星锦豹子杨林。
地轴星轰天雷凌振。
地会星神算子蒋敬。
地佐星小温侯吕方。
地佑星赛仁贵郭盛。
地灵星神医安道全，
地兽星紫髯伯皇甫端。
地微星矮脚虎王英，
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
地暴星丧门神鲍旭。
地默星混世魔王樊瑞。
地猖星毛头星孔明，
地狂星独火星孔亮。
地飞星八臂哪吒项充。
地走星飞天大圣李衮。
地巧星玉臂匠金大坚。
地明星铁笛仙马麟。
地进星出洞蛟童威。
地退星翻江蜃童猛。
地满星玉旛竿孟康。
地遂星通臂猿侯健。
地周星跳涧虎陈达。
地险星白花蛇杨春。
地异星白面郎君郑天寿。
地理星九尾龟陶宗旺。
地俊星铁扇子宋清。
地乐星铁叫子乐和。
地捷星花项虎龚旺。
地速星中箭虎丁得孙。
地镇星小遮拦穆春。
地羁星操刀鬼曹正。
地魔星云里金刚宋万。
地妖星摸着天杜迁。
地幽星病大虫薛永。
地伏星金眼彪施恩。
地僻星打虎将李忠，

地空星小霸王周通。　地孤星金钱豹子汤隆。
地全星鬼脸儿杜兴。　地短星出林龙邹渊。
地角星独角龙邹润。　地囚星旱地忽律朱贵。
地藏星笑面虎朱富。　地平星铁臂膊蔡福。
地损星一枝花蔡庆。　地奴星催命判官李立。
地察星青眼虎李云。　地恶星没面目焦挺。
地丑星石将军石勇。　地数星小尉迟孙新。
地阴星母大虫顾大嫂。　地刑星菜园子张青。
地壮星母夜叉孙二娘。　地劣星活阎婆王定六。
地健星险道神郁保四。　地耗星白日鼠白胜。
地贼星鼓上蚤时迁。　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

一百八人已经会齐，梁山泊上的气运，要算是全盛了。宋江置酒大会百余人，依次列席，大众商量进行的方法。宋江首先倡议，一是静待招安，一是出图吴、会。旋经吴用等酌议，以吴、会地方富庶，若攻他无备，去干一番，事情得利，便从此做去；失利亦可还寨，就抚未迟。宋江恰也赞成。嗣又议定航海南行，伺间袭击淮、扬，大家很是同意。席散后，各检点兵械，准备停当，留卢俊义守寨，指日启程。不意海州方面，偏有一位赤胆忠心的贤长官，密伺宋江行径，预先布置，专待宋江等到来。正是：

军志毋入先薄我，古云有备总无虞。

欲知海州战事，容至下回说明。

方腊、宋江，虽皆亡命之徒，而非贪官污吏之有以激之，则必不能为叛逆之举。就令潜图不轨，而附和无人，亦宁能孑身起事？盖自来盗贼蜂起，未有不从官吏所致，苛征横敛，民不聊生，则往往铤而走险，啸聚成群，大则揭竿，小则越货，方腊、宋江，其已事也。惟方腊之为乱大，而宋江之为乱小，方腊之作恶多，而宋江之作恶少，本回分段叙述，于方腊无恕词，于宋江犹有曲笔，而总意则归咎于官吏。皮里阳秋，亶其然乎？

第五十六回
知海州收降及时雨　破杭城计出智多星

却说宋江带领党羽数千人，径趋海滨，适有商舶数十艘，停泊岸边，被江党一声吆喝，跳至船上。船中人多已没命，有被杀的，有自溺的，只水手等不遭杀害，仍叫他照常行驶，惟须听宋江指挥，不得有违。一艘被掳，各艘都逃避不及，一古脑儿被他劫住。他遂命水手鼓棹南行，将至海州附近，忽有水上巡卒，各驾小舟，舣集左右，将有盘查大船的意思。宋江瞧着，恐被露出破绽，不如先行动手，遂一声号令，驱逐巡船。巡船慌忙逃开，并作一路，向海滨奔回。宋江率党前进，将至海旁，见四面芦苇丛集，飘飒有声，智多星吴用忙语宋江道："对面恐防有伏，不应前进。"宋江闻言，亟命退回。舟行未几，果见芦苇丛中，突出兵船多艘，前来截击，那巡船亦分作两翼，围裹拢来。江麾众抵御，且战且退，不防敌舟里面，搬出许多种火物，对着宋江手下各船，陆续抛来，霎时间，各船火起，烈焰冲霄，宋江连声叫苦，也是无益；还是吴用有些主意，指挥党羽，一面扑火，一面射箭，冲开一条血路，向大海中奔去。《水浒传》中，尝写吴用计谋，所以本书亦特别叙明。此外各船，仓猝中不及施救，船中各盗目，或泅水逃逸，或恃勇杀出，剩着一大半，被官军捉住。宋江航海逃生，约行数十里，见后面已无官军，方敢就海岛下面，暂行停泊。

后来三阮、二童、二张等，陆续寻至，还有武松、柴进一班人物，领着几只七洞八穿的残船，狼狈来会，大家统垂头丧气，不发一言。宋江检点党羽，损失多人，不禁嚎啕大哭。吴用在旁劝道："大哥哭也无益，现在兄弟们多被捉去，须赶紧设法，保他性命为要。"宋江才停住了哭，含泪答道："偌大海州城，能有多少精兵猛将，凶横至此。我当通知卢兄弟，叫他倾寨前来，与他决一死战。"吴用道："不可不可，大哥曾见过官军旗帜，有一斗大的张字否？"宋江道："张字恰有，究系谁人？有这么厉害！"吴用道："怕不是张叔夜么？"宋江道："张叔夜有甚么材干？"吴用道："他字嵇仲，素善用兵，前为兰州参军，规划形势，计拒羌人，西陲一带，赖以无恐。兄弟曾闻他调任东南，莫非海州长官，便属此人！"叔夜系宋季忠臣，不得不表明履历，但借吴用口中叙出，又是一种笔法。说至此，有阮小二上前说道："确是这个张叔夜。"吴用道："既系老张在此，我等恐难与战，不若就此归抚罢！"宋江道："难道去投降不成？"吴用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且可保全兄弟们性命，请大哥不必再疑！"宋江徐答道："果行此策，亦须有人通使。"吴用道："兄弟愿往。"宋江迟疑不答。吴用道："兄长尽管放心，待弟前去，包管成功。"言已，便另拨一船，向海州去讫。

宋江待了半日，未见吴用回来，心中忐忑不定。转眼间，夕阳已下，天色将昏，乃自登船头，向西遥望。烟波一抹，掩映残霞，隐隐有一舟东来，想是去船已归，心下稍慰。至来舟驶近，果见船中坐着吴用，当下呼声与语，吴用亦应声而起。少顷，两船相并，由吴用踱过了船，与宋江叙谈。宋江问及情形，吴用道："还是恭喜，兄弟们都羁住囚中，明日就要押往汴京，亏得今日先去请降。张知州已一概允诺，并教我等助征方腊，图个进阶，弟已斗胆与约，明晨偕兄长往会便了。"复从吴用口中，叙出请降情形，可省许多的波折。宋江淡淡地答道："事已至此，也只好这般做去。"言为心声，可见宋江本意，未愿招安。随即与同党说明大略。同党也不加可否，但说了"惟命是从"四字。

是夕无话，翌日辰刻，宋江率同吴用，并手下头目数名，乘船至海州。海州虽在海滨，城却

距海数里，宋江舍舟登陆，徒步入城。到了州署，吴用首先通报，当有兵役传入，梆声一响，军吏统登堂站立。那仪表堂堂的张知州，由屏后出来，徐步登堂，即命兵役，传召宋江。宋江与吴用等，联步趋入，江向上一瞧，望见这位张知州仪容，不觉心折，便在案前跪禀道："淮南小民宋江谒见。"叔夜正色道："你就是宋江么？今日来降，是否诚心？不妨与本知州明言。如或未肯投诚，本知州也不加强迫，由你去招集徒众，来与本知州决一雌雄。"儒将风流。宋江闻言，越觉愧服，遂叩首道："宋江情愿投效，誓不再抗朝廷。"叔夜道："果愿投诚，不愧壮士。且起来，听我说明！"宋江、吴用等，申谢起立，叔夜乃温颜与语道："你等皆大宋子民，应知朝廷恩德，日前不服吏命，想亦有激使然。但背叛官吏，不啻背叛朝廷，就使有贪官污吏，逞虐一时，终属难逃国法，你等何勿少忍须臾，免为大逆呢！古人有言'既往不咎'，你等前日为非，今日知悔，本知州何忍追究？现当替你等保奏朝廷，令你等往讨方腊，成功以后，不但可赎前愆，且好算得忠臣义士，生得蒙赏，死亦流芳，岂不是名利两全吗？"大义名言，令人感佩。宋江等听这议论，都觉天良发现，感激涕零。叔夜又将俘虏释出，申诫数言，均叩头泣谢。随由宋江遵依命令，愿仍回梁山泊，调集党徒，同往江南，投效军前。叔夜即给与一札，限期赴军，宋江等拜谢而去。

叔夜将招降宋江事，奏闻朝廷，朝议以海州无事，复将叔夜调任济南府，叔夜奉命移节，自不消说。惟宋江回至梁山泊，与卢俊义等说明一切，当即将各寨毁去，并遣散喽罗，只与党徒百余人，同赴江南。刚值熙河前军统领辛兴宗等，在浙西境内的江涨桥，与方七佛等接战。两下相持未决，宋江即麾众杀入，一阵冲荡，即将方军驱退。当下遇着辛兴宗，忙缴呈叔夜手札，兴宗接阅毕，便道："既由张知州令你到此，且留在营中，静候差遣！"宋江道："江等来此投军，愿为朝廷效力。现在浙西一带，久苦寇氛，何不即日南下，规复杭州？杭州得手，便可溯江西上，进攻睦州了。"兴宗瞪视良久，方道："恐没有这般容易。"言下即有妒功忌能的意思。宋江道："江等愿为前锋，往攻杭州。"兴宗又瞋目道："你有多少人马？"宋江道："一百余人。"兴宗反冷笑道："一百多人，也想破杭州城么？"宋江道："这也仗统帅派兵接应呢。"兴宗哼了一声才答道："照你说来，仍须要我兵出力，何必劳你等前驱？惟你等既要前去，我便拨给弁目，带你同去，看你等能破杭州么，"这等统领，实属可杀。宋江愤懑交迫，急切说不出话来，还是吴用在旁接口，说道："此事全仗统帅威灵，小民等恭听指挥，胜负虽未敢预料，但既在统帅麾下，声威已足夺人，贼众自容易破灭哩。"兴宗听了这番恭维，才觉有些欢容，便召入裨将一名，令率所部千人，与宋江等同攻杭州。且语吴用道："你等须要仔细，可攻则攻，否则我即前来接应。须知本统领一视同仁，并没有异心相待呢。"还要掩饰。吴用等唯唯而出。宋江语吴用道："我实不耐受这恶声，若非张知州恩义，我仍返梁山泊去。"吴用道："梁山泊亦非安乐窝，我等且去破了杭州，聊报张州官知遇。此后大家同去埋迹，做个逍遥自在的闲民，可好么？"宋江道："这恰甚是。"言已，即带领百余人，先行登程。兴宗所派的裨将，亦随后进发。将到杭州，方军扼要驻守，均被百余人击退，乘势进薄城下。官军亦随至杭州，惟不敢近城，却在十里外，扎住营寨。

宋江与吴击计议道："看来官军是靠不住的，我等只有百余人，就使个个努力，亦怎能破得掉这座坚城？"吴用也皱起眉来，半晌才道："我等且退，慢慢儿计议罢！"道言未绝，忽见城门大开，方七佛驱众杀出，吴用忙命党徒退去。七佛等追了一程，遥望前面有兵营驻扎，恐防有失，乃回军入城。吴用见贼众已回，方择地安营。当夜编党徒为数队，令他潜往城下，分头探察，如或有隙可乘，速即报知。各人应声去讫。到了夜静更阑，才一起一起的回来，多说是守备甚坚，恐难为力，不如待大军到来，并力攻城。独浪里白条张顺，奋然入报道："我看各处城门，统是关得甚紧，惟涌金门下，恃有深池，与西湖相通，未曾严备，待我跳入池中，乘夜混入，放火为号，斩关纳众，不怕此城不破。"吴用沉思多时，方道："此计甚险，就使张兄弟得入杭城，我等只有

百余人，亦不足与守贼对敌，须通知官军一同接应。”宋江道：“这却是最要紧的。”鼓上蚤时迁道：“艮山门一带，间有缺堞未修，也可伺黑夜时候，扒入城去。”吴用道：“这还是从涌金门进去较为妥当。”商议已定，遂于次日下午，将密计报闻官军。官军到也照允，待到夜餐以后，张顺扎束停当，带着利刃，入帐辞行。吴用道：“时尚早哩。且只你一人前去，我等也不放心，应教阮家三兄弟，与你同行。”张横闻声趋进道：“我亦要去。”兄弟情谊，应该如此。吴用道：“这却甚好，但或不能得手，宁可回来再商。”张顺道：“我不论好歹，总要进去一探，虽死无恨。”已寓死谶。言已即出。

张横与阮家兄弟，一同随行，趋至涌金门外，时将夜半，远见城楼上面，尚有数人守着。张顺等即脱了上衣，各带短刀，攒入池内，慢慢儿摸到城边。见池底都有铁栅拦定，里面又有水帘护住，张顺用手牵帘，不防帘上系有铜铃，顿时乱鸣。慌忙退了数步，伏住水底。但听城上已喧声道：“有贼有贼！”哗噪片时，又听有人说道：“城外并无一人，莫非是湖中大鱼，入池来游么？”既而哗声已歇，张顺又欲进去。张横道：“里面有这般守备，想是不易前进，我等还是退归罢。”三阮亦劝阻张顺，顺不肯允，且语道：“他已疑是大鱼，何妨乘势进去。”一面说，一面游至栅边，栅密缝窄，全身不能钻入，张顺拔刀砍栅，分毫不动，刀口反成一小缺，他乃用刀挖泥，泥松栅动，好容易扳去二条，便侧身挨入。那悬铃又触动成声，顺正想觅铃摘下，忽上面一声怪响，放下闸板，急切不及退避，竟赤条条被他压死。煞是可怜。张横见兄弟毕命，心如刀割，也欲撞死栅旁。亏得阮家兄弟，将他拦住，一齐退出，仍至原处登陆，衣服具在，大家忙穿好了，只有张顺遗衣，由张横携归。物在人亡，倍加酸楚。这时候的宋江、吴用等，已带着官军，静悄悄的绕到湖边，专望城中消息，不防张横等踉跄奔来，见了宋江，且语且泣。张横更哭得凄切，吴用忙从旁劝住，仍转报官军，一齐退去，尚幸城中未曾出追，总算全师而退，仍驻原寨。

越日，中军统制王禀率部到来，宋江等统去谒见。王禀问及一切，由宋江详细陈明。他不禁叹息道：“烈士捐躯，传名千古，我当代为申报。惟闻城内贼众，多至数万，辛统领仅拨千人，助壮士们来攻此城，任你力大如虎，也是不能即拔，我所以即来援应。今日且休息一宵，明日协力进攻便了。”与兴宗性质不同。宋江等唯唯而出。

翌日黎明，王禀传命饱餐，约辰刻一同进军，大众遵令而行。未几已至辰牌，便拔寨齐起，直捣城下。方七佛开城搦战，两阵对圆，梁山部中的战士，先奋勇杀出，搅入方七佛阵中。王禀也驱军杀上，方七佛遮拦不住，即麾军倒退，急先锋索超，赤发鬼刘唐等，大声呼道：“不乘此抢入城中，报我张兄弟仇恨，尚待何时？”党徒闻言，均猛力追赶，看看贼众，俱已入城，城门将要关闭，刘唐等抢前数步，闯入门中，舞刀杀死三五个门卒，急趋而进。不防里面尚有重闉，已经紧闭，眼见得不能杀入，只好退回。行近门首，城上又坠下闸板，将刘唐等关入城闉，顿对进退无路，被守贼开了内城，一哄杀击。刘唐等料无可逃，拼命与斗，杀死守贼多人，等到力竭声嘶，不是被戕，就是自尽。又是一挫。宋江等留驻城外，无法施救，只眼睁睁地探望城头，不到一时，已将刘唐等首级悬挂出来。可怜宋江以下，统是咬牙切齿，恨不得将城踏破，可奈王禀已传令回军，只好退归原寨。是夕，时迁与同党密约，自去扒城，将到城头，蓦见有一大蛇，长可丈许，昂头吐舌，蜿蜒而来，那时心中大骇，一个失足，坠落城下，脑浆迸裂，死于非命。同党赶紧舁回，还算是个全尸，不致身首异处。看官试想！城中正在守御，哪里来的大蛇？相传此蛇是用木制成。夜间特地设着，借吓官军，时迁不知是假，竟为所算。做了一生的窃绒，到此亦遭贼算，可谓果报昭然。

宋江闻时迁又死，越觉愁闷。吴用也急得没法，闷守了一两日，忽由王禀召他入商。宋江偕吴用进见，王禀道：“此城只可智取，不可力攻，现有侦卒来报，钱塘江中，有贼粮运到，我想派诸位同去夺粮，若能得手，守贼无粮可依，当不战自溃了。”吴用拍手道：“不必夺粮，就此可以夺城。”王禀忙问何计，吴用请屏去左右，密与王禀谈了数语。王禀大喜，宋江、吴用返入本营，即

令凌振、杜兴、李云、石秀、邹渊、邹润、李立、穆春、汤隆及三阮、二童等人，扮作梢公，扈三娘、顾大嫂、孙二娘扮作梢婆，并将兵械炮石等物，装入袋中，充作粮米，用军船载运，从内河绕出外江，往随粮船后面。适值城中贼众，开城纳船，各粮船鱼贯而入，假粮船亦尾随进去，城门复闭。贼众正要逐船看验，忽报官军攻城，急忙登陴拒守。官军猛扑至晚，守贼只管抵御，无暇顾及粮船。凌振等乘隙行事，将袋中兵械炮石，潜行运出，弃舟上岸。寻至僻处，放起号炮，霎对间满城鼎沸，方七佛忙下城巡逻。城上守御顿疏，那梁山部中的武松、李逵等人，便架梯登城，守贼纷纷逃窜，王禀亦督众随入，杀毙贼众无数。方七佛料不能支，开了南门，向西逸去。武松见七佛窜出，飞步追赶，也不及招呼同党，只是大胆驰行。七佛手下尚有数十骑，回顾背后有人追来，欺他孑身孤影，便回马与战。武松虽然力大，究竟双手不敌四拳，斗了片刻，左臂忽被砍断，险些儿晕倒地上。七佛跳下了马，招呼从贼，来取武松性命，忽劈面一阵阴风，吹得头眩目迷，竟致倒地。可巧张横等也已赶到，你刀我斧，杀死七佛从骑。武松见有帮手，精神陡振，即将七佛揿住，张横忙替他反缚，牢押而归。俗称武松独手擒方腊，想即由此误传。行了数里，张横问武松道："武二哥！曾见我兄弟么？"武松道："约略看见，可惜未曾瞭明。"张横道："我也这般，想是阴灵未散，来助二哥。"武松道："是了是了。"及返入城中，余贼已经荡尽，当将方七佛推至军前，由王禀验明属实，遂摆了香案，剥去七佛衣服，作为牺牲，当下剖腹取心，荐祭张顺等一班烈士。小子有诗叹道：

休言草泽乏英雄，效顺王家肯死忠。
香火绵延祠墓在，浙西尚各仰英风。

祭毕，王禀拟论功加赏，忽闻辛兴宗、杨惟忠等到来，免不得出城相迎。欲知后事如何，容至下回再叙。

本回叙宋江归降，及克复杭城诸情形，事虽不见正史，而稗乘中固尝载及，且证诸杭人所言，更属历历可考。张顺也，时迁也，武松也，祠墓犹存，杭人犹尸祝之。倘非立功杭地，谁为之立祠而表墓者？惜俗小说中，有授宋江为平南都总管，令率全部往讨方腊，此乃子虚乌有之谈，不足凭信。即如武松独手擒方腊事，亦属以讹传讹。方腊为韩世忠所擒，正史中曾叙及之。况腊在睦州，不在杭州，其谬可知。作者虽有闻必录，而笔下自有斟酌，固非信手掇拾者所可比也。

第五十七回
入深岩得擒叛首　征朔方再挫王师

却说辛兴宗、杨惟忠等到了杭州，由王禀迎入城内。王禀即与言破城情形，并归功宋江、吴用等人。兴宗道："宋江本是大盗，此次虽破城有功，不过抵赎前罪罢了。"王禀道："他手下已死了多人，应该奏闻朝廷，量加抚恤。"兴宗摇首不答，王禀也不便再议。到了次日，各将拟进攻睦州，宋江等入厅告辞道："江等共百有八人，义同生死，今已多半阵亡，为国捐躯，虽是臣民分内事，但为友谊起见，不免悲悼。且余人亦多疲乏，情愿散归故土，死正首邱，还望各统帅允准！"急流勇退，也是知机。王禀道："你等不愿随攻睦州么？"说着，见武松左臂已殊，裹创上前道："看我已成废人，兄弟们亦多受伤，如何能进攻睦州？"王禀迟疑半晌，方道："壮士等既决计归林，我亦不便强留。"说至此，即令军官携出白银若干，散给众人，作为路费。武松道："我却不要。我看西湖景色甚佳，我恰要去做和尚了。"言毕，飘然竟去。宋江以下，有取路费的，有不取的，随即告别自去，王禀尚叹息不置。后来宋江等无所表见，想是隐遁终身。或谓康王南渡时，关胜、呼延灼曾在途次保驾，拒金死节，未知确否？惟武松墓留存西湖，想系实迹，这且搁过不提。了却宋江。

且说王禀等既定杭州，遂水陆大举，直向睦州进发。方腊闻报，不觉心胆俱落，急急地遁还清溪。看官道是何故？原来方腊部下的精锐，多在杭州，方七佛又是最悍的头目，此次全军陷没，教他如何不惊？就是西路一带，也纷纷解体。环庆将杨可世，由泾县过石壁隘，斩首三千级，进拔旌德县。泾原将刘镇，败贼乌村湾，进复宁国县。六路都统制刘延庆，又由江东入宣州，与杨可世、刘镇二军会合，同攻歙州。歙州贼闻风宵遁。这时候的杭州军将，也连复富阳、新城、桐庐各县，直捣睦州。睦州贼开城出战，王禀当先驱杀，辛兴宗、杨惟忠等，又分两翼夹击。任他贼众如何强悍，也被杀得落花流水，弃城而逃。各路军陆续得胜，拟会合全师，协攻清溪，总道是马到成功，一鼓可歼了。前回叙攻克杭城，是用详笔，此回叙攻克诸城，独用简笔，盖因杭城一下，方腊精锐已尽，所以势如破竹。且宋江攻杭城事，只载稗乘，未见正史，不得不格外从详，此即手笔矫变处，善读者自能知之。

不意霍城一方面，忽闯出一个妖贼，叫作富裘道人，居然响应方腊，甘心奉贼年号，肆行剽掠，迭劫东阳、义乌、武义、浦江、金华及新昌、剡溪、仙居诸县。台、越一带，又复大震。还有衢州余贼，也进逼信州，官军又免不得分援，于是方腊尚得负隅自固，再作一两月圣公。童贯以各军已逼清溪，不能再退，当拜本再乞调师。徽宗因复遣内官梁昶，监鄜延将刘光世，率兵一千八百余人，讨衢、信贼史珪，监河东将张思正，率兵二千六百余人，讨台、越贼关弼，监泾原将姚平仲，率兵三千九百余人，讨浙东余党。刘光世至衢，贼首郑魔王披发仗剑，出城迎击，手下亦统是五颜六色的怪饰，好像一群妖魔出现。魔王下应有这般妖魔。官军却也心惊，渐渐退后。光世毅然下令道："他是假术骗人，毫无艺力，众将士尽可向前杀入。就使他有妖术，本统领自能破他，不必惊惧。"将士闻令，各放胆前进，刀枪并举，冲入贼阵。果然贼众不值一扫，碰着枪就行仆地，受着刀即已断头。郑魔王回马就奔，被刘光世连发二箭，迭中项领，一时忍不住痛，猝然晕倒，官军赶将过去，立刻擒来。余党见魔王受擒，哪里还敢入城？四散逃去。光世遂麾兵入城，嗣是复龙潜，复兰溪，复婺州。姚平仲亦复浦江县，张思正又复仙居、剡溪、新昌等县。王禀遂专攻清溪，方腊

复自清溪奔回帮源峒。禀径入清溪，檄各军会攻方腊，于是刘镇、杨可世、马公直等，自西路进，王禀、辛兴宗、杨惟忠、黄迪等，自东路进，前后夹攻，戈铤蔽天。腊众据住帮源峒，依岩为屋，分作三窟，各口甚窄，用众守住，居然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形势。诸将一律纵火，烧入峒口，贼众扼守不住，只好退去。各军士鼓噪而进，既入峒中，又似别有一天，豁然开朗。惟路径丛杂，不知所向，就是捕得贼众，也不肯供出方腊住处，情愿受死。当下沿路搜觅，陆续剿杀。斩首至万余级，仍未得方腊下落。有一小校，挺身仗戈，带领同志数人，潜行溪谷间，遇一野妇，问明方腊所在，野妇却指明行径，他竟直前捣入。格杀数十人，大胆进去，见方腊拥着妇女，尚在取乐，纵乐如恐不及，想亦自知要死。不由地大喝道："叛贼速来受缚！"方腊瞧着，方将妇女推开，拔刀来斗，战不数合，被小校用戈刺伤，活擒而出。看官道小校何人？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韩世忠。世忠为南宋名将，应用特笔。世忠擒住方腊，行至窟口，适值辛兴宗领兵到来，便令世忠放下方腊，饬军士将他缚住，自己带兵，再入窟中，搜得腊妻邵氏，腊子亳二太子，并伪将方肥等五十二人，一并絷归，所有被掠妇女，概置不问。后来上表奏捷，只说方腊是自己擒住，把韩世忠的功劳，略去不提。看官你道他刁不刁，奸不奸呢？骂得痛快，并且找足前文。各军复搜荡贼党，总计斩首七万级。还有一班良家妇女，被贼淫掠峒中，自经官军杀入，连衣服都不及穿着，多赤条条的缢死林中。其余胁从诸百姓，尚有四十余万，概令归业。总计方腊作乱，共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官军自出征至凯旋，越四百五十日，用兵至十五万人。方腊解至京师，凌迟处死，妻子皆伏诛。富裘道人旋亦授首。余贼朱言、吴邦、吕师囊、陈十四公等散走两浙，亦先后荡平。有诏改睦州为严州，歙州为徽州，加童贯太师，封楚国公。各路统将，俱封赏有差，相率还镇。

会金主命斜也统帅侵辽中京，辽兵弃城遁去。金兵进拔泽州，辽主延禧尚在鸳鸯泺会猎，闻报大惊，即率卫士五千余骑，西走云中。途次恐金兵追至，仓忙得很，连传国玺都遗落桑乾河。金斜也复越青岭，令副将粘没喝，一译作泥吗哈，即撒改子。出瓢岭两路会合，径袭辽主行宫。辽主计无所出，复乘轻骑入夹山。金兵乘胜攻西京，击败大同府援兵，竟将西京城夺去，复派别将娄室分徇东胜诸州，得将阿疏，擒住执送金主。金主数责罪状，阿疏道："我乃是一个破辽鬼，若非我奔至，辽皇帝未必起兵。辽国的上京、中京、西京，怎见得为金所取哩？"虽属强词，却也有理。金主微哂道："你算是一个辩才，我便饶你死罪，活罪却不能宽免呢。"遂将加杖三百，逐出帐外。一面遣使至宋，请速出师攻燕京。是时睦寇初平，徽宗颇有心厌兵，蔡京时已奉诏致仕，独王黼进言道："古人有言：'兼弱攻昧，武之善经'，目前辽已将亡，我若不取燕、云，必为女真所有，中原故地，从此无归还日了。"你想燕、云故土，谁知故土不能重归，反要增他新土呢。徽宗乃决意出师，命童贯为两河宣抚使，蔡攸为副，勒兵十五万，出巡北边，遥应金人。

攸不习戎事，反自谓燕、云诸州，唾手可得，遂趾高气扬地入辞帝阙。可巧徽宗左右有二美嫔侍着，攸望将过去，不觉欲火上炎，馋涎欲滴，便大胆指着二嫔，顾语徽宗道："臣得成功归来，请将二美人赐臣！"侮慢极了。徽宗并不加责，反对他微笑。攸复道："想陛下已经许臣，臣去了。"言毕返身自去。中书舍人宇文虚中上书谏阻，王黼恨他多言，改除集英殿修撰。朝散郎宋昭，乞诛王黼、童贯，赵良嗣等，仍遵辽约，毋构兵端。疏上后，即有诏革除昭名，窜置海南。王黼就三省置经抚房，专治边事，不关枢密，且括全国丁夫，计口出算，得钱六千二百万缗，充作兵费。并贻童贯书道："太师北行，黼愿尽死力。"童贯遂偕蔡攸出师，浩浩荡荡地到了高阳关。途中遇着辽使，谓："奉天锡皇帝新命，愿与中朝，仍修盟好。宁免岁币，毋轻加兵。"童贯不许，辽使乃去。

小子前文所叙，只有辽天祚帝延禧，为什么有夹山天锡皇帝来？析明界限，是著书人惯技。原来辽主延禧走云中，曾留南府宰相张琳，参政李处温，与都元帅耶律淳，同守燕京。即辽南京。至辽主遁入夹山，号令不通，处温与族弟处能，及子奭，外联怨军，内结都统萧干，谋立淳为帝。张琳不

能阻，遂与诸大臣耶律大石一译作达什。左弓、虞仲文、曹勇义、康公弼等，集蕃汉诸军，趋至淳府，引唐将灵武故事，劝淳即位，淳不肯从，李奭竟持入赭袍，披上淳身，令百官就列阶前，拜舞山呼。黄袍加身以后，不谓复见此剧。淳推让再三，终不得辞，乃南面即真，遥降辽主延禧为湘阴王，自称天锡皇帝，建元天福，以妻萧氏为德妃，加封李处温为太尉，张琳为太师，改名怨军为常胜军，军中悉委耶律大石，旋闻宋军来攻燕京。因遣使议和，至得使臣返报。已知和议无成，乃遣达什统军御敌，佐以萧干，迎截宋师。

童贯用知雄州和诜计议，遍张黄榜，晓谕燕民，旗上悬揭"吊民伐罪"四大字。不足示威，反令人笑。且悬赏购求敌士，谓能归献燕京，当除授节度使。哪知辽人相率观望，并没有箪食壶浆，来迎王师。诸谑语。都统制种师道奉命从征，贯令护诸将进兵，师道入谏道："今日出师，譬如盗入邻家，即不能救，又欲与盗分赃，太师尚以为可行么？"贯叱道："天子有命，何人敢违？你怎得妄言惑众？如或违令，当正军法。"师道叹声而出。贯复命两路进兵，东西并发。东路兵，归师道节制，进趋白沟，西路兵，归辛兴宗节制，进趋范村。师道不得已，领兵前行，前军统制杨可世，已至白沟，忽见辽兵鼓噪前来，势如狂风骤雨，锐不可当。可世先已生畏，步步退却，那辽兵竟捣入阵中，来击后队。亏得师道先已预备，令军士各持巨梃，严防冲突，即闻前军溃退，忙督持梃兵出阻，两下混战一场，辽兵器械虽利，屡被巨梃格去，自午至暮，辽兵一些儿没有便宜，方才退去。师道亦退回雄州，辛兴宗到了范村，亦被辽兵击败，踉跄遁归。师道犹败，何怪兴宗。

童贯闻两军俱败，正弄得没法摆布，匆闻辽使又至，乃召他入见。辽使语贯道："女真背叛本朝，应亦南朝所嫉视，本朝方拟倚为后援。为什么贪利一时，弃好百年，结豺狼作毗邻，贻他日祸根呢？须知救灾恤邻，古今通义，还望大国统盘筹算，勿忘古礼，勿贻后忧。"看官试想！辽使这番说话，乃是理直气壮，教童贯如何答辩得出？当下支吾对付，但说当奏闻朝廷，再行复告。辽使自归，种师道复请与辽和，贯仍不纳，反密劾师道通虏阻兵。王黼从中袒贯，降师道为左卫将军，勒令致仕。用河阳三城节度使刘延庆代任。嗣接徽宗手诏，暂令班师，贯与攸乃相偕还朝。

既而辽耶律淳病死，萧干等奉萧氏为皇太后，主军国事，遥立天祚帝次子秦王定为帝，改元德兴。天祚帝有六子，长名敖卢干，一译作阿哒罕。封晋王，次即秦王定，又次为许王宁，又次为赵王习泥烈，一译作锡里，《辽史·天祚纪》，谓天祚四子，赵王居长，皇子表乃有六子，晋王第一，赵王第四，今依表叙明。又次为燕国王挞鲁，梁王雅里。晋王文妃萧氏，小字瑟瑟，才貌双全，尝因天祚帝无道将亡，作歌讽谏，歌只二首，第一首中有云："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这四语，传诵一时，偏天祚帝引为深恨。枢密使萧奉先为秦、许两王母舅，恐秦王不得嗣立，因欲谋害晋王，遂诬文妃与驸马萧昱及妹夫耶律余睹等，有拥立晋王情事。天祚帝遂赐文妃死，并杀萧昱等人，独耶律余睹脱身降金。金兵入辽，曾用余睹为向导。萧奉先又因此入谗，缢杀晋王敖卢干。及天祚帝遁入夹山，始悟奉先不忠，把他驱逐。奉先欲奔金，被辽军擒还，令他自尽，到了耶律淳疾笃，与李处温、萧干商议，欲迎立秦王。处温虽然面允，颇蓄异图。萧德妃称制，闻处温将通使金、宋，卖国求荣，乃将他处死、并置奭磔刑。

自是萧干专政，人心颇贰，消息传至宋廷，王黼又入白徽宗，申行北伐，因复命童贯、蔡攸整军再出。辽常胜军统帅郭药师，留守涿州，闻宋师又至，集众与语道："天祚失国，女政不纲，宋师又复压境，看来燕京以南，必归中国，男儿欲取斗大金印，何必恋恋宗邦，不思变计呢？"后来由宋降金，亦本此意。部众应声道："唯统帅命！"药师遂率所部八千人，及涿易二州版图，诣童贯处乞降。贯大喜，立即表奏，有诏授药师为恩州节度使，令所部归刘延庆节制。延庆奉童贯军令，出发雄州，用药师为前驱，领兵十万人，渡越白沟，延庆部下，多无纪律，药师入谏延庆道："今大军拔寨启行，多不戒备，若敌人置伏邀击，首尾不相应，不就要望尘奔溃么？"延庆不从。行至

良乡，辽萧干率众冲来，宋师略略与战，便即退走，被辽兵驱杀一阵，伤毙甚多。延庆收集败众，闭垒不出。药师又复献计道："萧干兵不过万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虚，愿得奇兵五千，倍道掩袭，定可得胜。惟请公次子先世策兵援应，万不可误！"药师此计，却是可用。延庆许诺，遂遣大将高世宣、杨可世与药师引兵六千，乘夜渡过芦沟，兼程而进。到了黎明，辽常胜军偏帅甄五臣已得消息，亟率五千骑入燕城。药师等继至，城中已有人守备，经宋军猛攻数次，得入外城，遂遣使促萧后出降。萧后已密报萧干，干急率精兵三千，还燕巷战。药师只望刘光世来援，不意杳无影响。甄五臣又复杀出，害得药师等前后受敌，只好与可世一同弃马，缒城奔回，世宣竟战死城中。刘延庆进驻芦沟，既不派遣光世，复不追蹑萧干，真是没用的饭桶。被萧干出截饷道，擒去护粮将王渊，及汉军二人，用布蔽目，羁留帐中。夜半却假意相语道："我军三倍宋军，明晨当分为三队，出击宋营。最精锐的兵士，可冲他中坚，左右翼为应，举火为号，好杀他片甲不回。"说罢，又阴纵一人出帐，令他还报。果然延庆中计，信为真言，待至明旦，遥见火起，疑是辽兵大至，烧营急遁，士卒自相践踏，死亡过半。萧干即纵兵追至涿水，方才退归。燕人知宋无能为，或作赋，或歌诗，讥讽宋军。延庆却没情没绪的，退保雄州，检查军实，丧失殆尽。小子有诗叹道：

痴心只望复燕、云，庸帅何堪领六军？

一败已羞偏再败，寇氛从此溢河汾。

宋师既败，童贯无法可施，没奈何遣使至金，求他夹攻燕京。毕竟燕京为谁所夺？待至下回表明。

方腊之乱，虽残破六州，究之小丑跳梁，容易荡平。乃犹调兵至十五万，劳师至四百五十日，方得穷溪荡穴，削平叛逆。原其擒渠之力，实出小校韩世忠之手，而于诸将无与，遑论童贯？贯竟俨为首功，晋爵太师，封公楚国，何其滥赏若此！未几而即有征辽之役，彼殆狃于小胜，而以为无功不可成者？讵知辽虽驽末，敌宋尚且有余，一出即败，再出复溃，不能制辽，安望制金？迨辽亡而宋自随之矣。夫燕本可图，而图者非人，望福而反以徼祸，谁谓功可妄觊乎？君子是以嫉贼臣。

第五十八回
夸功铭石艮岳成山　覆国丧身孱辽绝祀

却说童贯两次失败，无法图燕，又恐徽宗诘责，免不得进退两难。当下想了一策，密遣王瓌如金，请他夹攻燕京。金主也使蒲家奴一译作普嘉努。至宋，以出兵失期相责。徽宗复使赵良嗣往金，金主旻道：旻即阿骨打改名。“汝国约攻燕京，至今尚未成功，反要我国遣兵相助。试思一燕京尚不能下，还想甚么十余州？我今发兵攻燕，总可得手，我取应归我有。不过前时有约，我不能忘，灭燕以后，当分给燕京及蓟、景、檀、顺、涿、易六州。”良嗣道：“原约许给山前山后十七州，今乃只许六州，未免背约，贵国不应自失信义。”金主道：“前约原是有的，但十七州为汝国所取，我应让给。目今除涿、易二州自降汝国外，汝国曾取得一州否？”应该嘲笑。良嗣道：“我国曾发兵遥应，牵制辽人，所以贵国得安取四京。”金主勃然道：“汝国若不发兵，难道我不能灭辽么？现在汝国攻燕不下，看我遣兵往攻，能取得否？”由他自夸。良嗣尚欲再辩，金主起身道：“六州以外，寸土不与。”言至此，返身入内，良嗣怅然退出。

既而金支使李靖伴良嗣归，止许山前六州。徽宗复遣良嗣送还，命于六州以外，求营、平、滦三州。良嗣尚未到金，金已出兵三路，进攻燕京。辽萧后上表金邦，求立秦王定，愿为附庸，金主不许。表至五上，仍然未允。萧后乃遣劲兵守居庸关，金兵到了关下，辽兵正思抵御，不料崖石无故坍下，压死多人，大众哗然退走，金兵遂越关南进。辽统军都监高六等，送款降金，金主闻燕京降顺，也即趋至，率兵从南门入。辽相左企弓，参政虞仲文、康公弼，枢密使曹勇义、张彦忠、刘彦义等，奉表诣金营请罪，金主一律宽免，令守旧职，并遣抚燕京诸州县。独萧德妃与萧干乘夜出奔，自古北口趋天德，于是辽五京均为金有了。宋人攻辽如此其难，金人破辽如此其易，人事耶？天命耶？

赵良嗣转至金军，乞畀平、营、滦三州，金主哪里肯从？但遣使送良嗣归，且献辽俘。试问宋知自愧否？徽宗与王黼还是痴心妄想，令良嗣再去要求，金主非但不允所请，还要将燕京租税，留为己有。良嗣道：“有土地必有租税，土地畀我，难道租税独不归我么？”粘没喝在旁厉声道：“若不归我租税，当还我涿、易诸州。”良嗣只允输粮二十万石。片语偏种祸根。金又遣使李靖等，与良嗣至宋，请给岁币，且及租税。王黼议岁币如辽额，惟燕京租税，不能尽与金人。当又命良嗣赴金，先后往还数次，金主定要硬索租税，经良嗣再四力争，尚要每年代税钱一百万缗。粘没喝且只肯让给涿、易二州。降臣左企弓又作诗献金主云：“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你既晓明此意，为何把燕京降金？还是金主顾念前盟，才定了四条和约：一是将宋给辽岁币四十万，转遗金邦。二是每岁加给燕京代税钱一百万缗。三是彼此贺正旦生辰，置榷场交易。四是燕京及山前六州归宋，所有山后诸州，及西北接连一带山川，概为金有。良嗣不肯承认，返至雄州，着人递奏，自在雄州待命。王黼料难与争，遂怂恿徽宗，勉从金议，遥令良嗣再往允约。金主乃使扬璞，赍了誓书，及让给燕京六州约文，呈入宋廷。有诏令童贯、蔡攸入燕交割，谁料到燕京城内，所有职官富民子女玉帛，统已被金人掠去，单剩了一座空城。余如檀、顺、景、蓟诸州，也与燕京相似。交割既毕，金主旋师。童贯、蔡攸亦奉诏还朝。

贯且奏称：“燕城老幼，伏道迎谒，焚香称寿。”徽宗特下赦诏，布告燕、云，命左丞王安中为庆远军节度使，兼河北、河东、燕山路宣抚使，

知燕山府。郭药师为检校少保，同知府事。一面召药师入朝，格外优待，并赐他甲第姬妾，与贵戚大臣，更互设宴。又命至后园延春殿觐见，药师且拜且泣道："臣在虏中，闻赵皇如在天上，不意今日得觐龙颜。"徽宗闻言喜甚，极加褒奖，并谕他捍守燕京，作为外蔽。药师忙答道："愿效死力。"徽宗又命他追取天祚帝，药师竟变色道："天祚帝系臣故主，臣不敢受诏，请转命他人。"言下涕泣如雨。所谓小信固人之意，小忠动人之心。徽宗称为忠臣，自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赏给药师。狼子野心，岂小恩所足要结？药师拜领出殿，即将金盆翦给部众，且语众道："此非我功，乃是汝等劳力至此，我怎得坐享厚赐呢？"无非做作。越日，又加封少傅，遣他还镇。童贯、蔡攸等，还都复命，徽宗进封贯为徐豫国公，攸为少师，赵良嗣为延康殿学士。并命王黼为太傅，总治三省事，特赐玉带，郑居中为太保。居中自陈无功，不愿受命，未几人朝遇疾，数日而卒。几做郑康国第二。

是年适万岁山成，改名艮岳，遂将朱勔载归的大石，运至山顶，兀然峙立。因新得燕地，特赐嘉名，号为昭功敷庆神运石。看官记着！这万岁山的经营，自政和七年创造，至宣和四年乃成，其间六易寒暑，工役至千万人，耗费且不可胜计，地址在上清宝箓宫东隅，周围十余里。初名万岁山，嗣因山在国都的艮位，因改号艮岳。看不完的台榭宫室，说不尽的靡丽纷华，曾由徽宗自作《艮岳记》，标明大略。看官试拭目览观，容小子录述出来，记曰：

尔乃按图度地，庀徒僝工，累土积石，设洞庭、湖口、丝溪、仇池之深渊，与泗滨、林虑、灵璧、芙蓉之诸山。最瑰奇特异瑶琨之石，即姑苏、武林、明越之壤，荆、楚、江、湘、南粤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凤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风气之异，悉生成长养于雕栏曲槛，而穿石出罅。冈连阜属，东西相望，前后相续。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陇，连绵弥满，吞山怀谷。其东则高峰峙立，其下植梅以万数，绿萼承趺，花芳馥郁，结构山根，号绿萼华堂。又旁有承岚昆云之亭，有屋内方，外圆如半月，是名书馆。又有八仙馆，屋圆如规。又有紫石之岩，祈真之磴，揽秀之轩，龙吟之堂。其南则寿山嵯峨，两峰并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雁池，池水清泚涟漪，凫雁浮泳水面，栖息石间，不可胜计。其上亭曰噰，北直绛霄楼，峰峦特起，千叠万复，不知其几十里，而方广兼数十里。其西则参术杞菊，黄精芎䓖，被山弥坞，中号药寮。又禾麻菽麦，黍豆秔秫，筑室若农家，故名西庄。有亭曰巢云，高出峰岫，下视群岭，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冈脊两石间。绵亘数里，与东山相望，水出石口，喷薄飞注如兽面，名之曰白龙渊，濯龙峡，蟠秀练光，跨云亭，罗汉岩。又西半山间，楼曰倚翠，青松蔽密，布于前后，号万松岭。上下设两关，出关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两洲，东为芦渚，亭曰浮阳，西为梅渚，亭曰雪浪。沼水西流为凤池，东出为研池，中分二馆，东曰流碧，西曰环山，馆有阁曰巢凤，堂曰三秀，以奉九华玉真安妃圣像。一宠妃耳，为之立像，又称为圣，徽宗之昏谬可知。刘妃卒于宣和三年，追赠皇后。东池后结栋山，下曰挥云厅。复由磴道盘行萦曲，扪石而上。既而山绝路隔，继之以木栈，倚石排空，周环曲折，如蜀道之难跻攀。至介亭最高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许，号排衙。巧怪巉岩，藤萝蔓衍，若龙若凤，不可殚穷。丽云半山居右，极目萧森居左，北俯景龙江，长波远岸，弥十余里，其上流注山涧，西行潺湲，为漱玉轩，又行石间，为炼丹亭，凝观圌山亭。下视水际，见高阳酒肆清澌阁。北岸万竹，苍翠蓊郁，仰不见天。有胜筠庵，蹑云台，消闲馆，飞岑亭，无杂花异木，四面皆竹也。又支流为山庄，为回溪，自山溪石罅搴条下平陆，中立而四顾，则岩峡洞穴，亭阁楼观，乔木茂草，或高或下，或远或近，一出一入，一荣一雕，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顾，若在重山大壑深谷幽崖之底，不知京邑空旷，坦荡而平夷也。又不知郛郭寰会，纷萃而填委也。真天造地设，人谋鬼化，非人力所能为者，此举其梗概

焉。

看官阅视此文，已可知是穷工极巧，光怪陆离。还有神运石旁，植立两桧，一因枝条夭矫，名为朝日升龙之桧，一因枝干偃蹇，名为卧云伏龙之桧，俱用金牌金字，悬挂树上，徽宗又亲题一诗云：

拔翠琪树林，双桧植灵囿。上稍蟠木枝，下拂龙髯茂。撑拿天半分，连卷虹两负。为栋复为梁，夹辅我皇构。

后人谓徽宗此诗，已寓隐谶，桧即后来的秦桧，半分两负，便是南渡的预兆。着末一构字，只是康王的名讳，岂不是一种诗谶语么？未免附会。当时各宦官争出新意，土木已极宏丽，只有巧禽罗列，未能尽驯，免不得引为深虑。适有市人薛翁，善豢禽兽，即请诸童贯，愿至艮岳山值役。贯许他入值，他即日集舆卫，鸣跸张盖，随处游行。一面用巨盘，盛肉炙粱米，自效禽言，呼鸟集食。群鸟遂渐与狎昵，不复畏人，遂自命局所曰来仪所，一日，徽宗往游，闻清道声，翔禽毕集，作欢迎状。薛翁先用牙牌奏道："旁道万岁山瑞禽迎驾。"徽宗大喜，赐给官阶，赉予加厚。又就山间辟两复道，一通茂德帝姬宅，一通李师师家。徽宗游幸艮岳，辄乘便至两家宴饮。嗣因万寿峰产生金芝，复更名寿岳。惟徽宗喜怒无常，嗜好不一，土木神仙，声色狗马，无不中意。但往往喜新厌故，就是待遇侍臣，也忽然加膝，忽然坠渊。最宠用的是蔡京，然尝三进三退，其次莫如道流。王仔昔初甚邀宠，政和七年，用林灵素将他排斥，与内侍冯浩进谗，即把仔昔下狱处死；灵素得宠数年，至宣和二年春季，因他不礼太子，也斥还故里；就是童贯、蔡攸收燕归来，当时是一一加封，备极恩遇，未几又嫌他骄恣，渐有后言。王黼、梁师成共荐内侍谭稹，才足任边，可代童贯。乃令贯致仕。授谭稹两河、燕山路宣抚使，稹至太原，招朔、应、尉诸州降人，为朔宁军，威福自恣，遂又酿出宋金失和的衅隙来了。都是这班阉人，摇动宋室江山。

先是辽天祚帝延禧遁入夹山，接前回。复为金兵所袭，转奔讹莎烈，一译作郭索勒。且向夏主李乾顺处求援。夏师统军李良辅率兵三万往援辽主，到了宜水，被金将干鲁、娄室等，娄室一译作洛索。一阵杀败，匆匆逃归，经过野谷，又遇涧水暴发，漂没多人，夏兵不敢再发，辽主越觉穷蹙。金将干离不，一译作干喇布。复与降将余睹，追袭辽主至石辇驿。金兵不过千人，辽兵却有二万五千，辽兵以我众彼寡，定可获胜，遂命副统军萧特烈与战，自率妃嫔等登山遥观。不意余睹指示金兵上山掩击，辽主猝不及防，慌忙遁走，辽兵亦因此大溃，所有辎重，尽被金兵夺去。及辽主奔至四部族，萧德妃亦自天德趋至，与辽主相见。辽主竟将萧德妃杀死，追降耶律淳为庶人。独萧干别奔卢龙镇，招集旧时奚人及渤海军，自立为奚国皇帝，改元天复。奚本契丹旧部，与辽主世为婚姻，本姓舒噜氏，后改萧氏，所以契丹初兴，史官或称他为奚契丹。萧干既自称奚帝，当然与辽主反对，《通鉴辑览》中，改萧干名为和勒博，本书仍称萧干，免乱人目。辽主方命都统耶律马哥往讨萧干，哪知金将干鲁、干离不等，又统兵追蹑前来，辽主闻着金兵，好似犬羊遇虎一般，未曾相见，早已胆落，急忙逃往应州。干鲁等掳得辽将耶律大石，用绳牵住，令为向导，穷追辽主。途中被他赶着，把秦王定、许王宁、赵王习泥烈及诸纪公主并从臣等，尽行拿住。惟辽主尚在前队，抱头窜去。季子梁王雅里，及长女特里，幸有太保特母哥一译作特默格。护着，乘乱走脱。辽主尽失属从，凄惶万状，还恐金兵在后追赶，乃遣人持兔纽金印，向金军前乞降，自己亟西走云内。旋得去使持还复书，援石晋北迁事，待遇辽主。契丹曾虏晋出帝。降为负义侯，置黄龙府。辽主又答称乞为子弟，量赐土地，干离不不许。辽主欲奔依西夏，萧特烈谏阻不从，遂渡河西行。特烈竟劫梁王雅里走西北部，拥立为帝，改元神历。不到数月，雅里竟死，有辽宗室耶律尤烈辽兴宗宗真孙。随着，又由特烈等辅立。阅二十余日，竟遭兵乱，尤烈被弑，特烈亦死于乱军中。

萧干自为奚帝后，恰驱众出卢龙岭，攻破景州，继陷蓟州，前锋直逼燕城。郭药师麾众出战，大败萧干，乘胜追越卢龙岭，杀伤大半。萧干败遁，其下耶律阿古哲把他杀死，将首级献与药师。药师函自送京，得加封太尉。

那时辽地尽失，仅存一天祚帝，奔走穷荒，满望至西夏安身，免为俘虏。偏金人厉害得很，先遣使贻书夏主，令执送天祚帝，当割地相赠。夏主乾顺拒绝辽主，且遥奉誓表，愿以事辽礼事金。金遂如约畀地，令粘没喝割下寨以北，阴山以南，及乙室邪剌部，一译作伊锡伊喇部。吐禄一译作图噜。泺西地与夏。夏与金自此通好，信使不绝。惟辽主不得往夏，再渡河东还，适值耶律大石自金逃归，辽主责大石道："我尚未死，你何敢立淳?"大石答道："陛下据有全国，不能一次拒敌，乃弃国远逃，就是臣立十淳，均是太祖子孙，比诸乞怜他族，不较好么?"辽主不能答，反赐他酒食，仍令随驾。会有乌古迪里部谟葛失一译作玛克锡。迎辽主至部，奉承惟谨。辽主再出兵，收复东胜诸州，到了武州，与金人接战，败走山阴。徽宗欲诱致延禧，令番僧赍书往迎，许以帝礼相待。辽主初欲南来，继思宋不可恃，拟奔党项。途次复遇金兵，恐为所见，忙弃马窜免。途穷日暮，竟至绝粮，沿途啮冰饮雪，聊充饥渴，好容易到了应州东鄙，被金将娄室追及，活捉而去。金废他为海滨王，未几将他杀死，用万马践尸。辽亡。总计辽自太祖阿保机称帝，共历八主，凡二百有十年，惟耶律大石西走可敦城，可敦一译作哈舌。会集西鄙七州十八部，战胜西域。至起儿漫一译作克将木。地方，自称天祐皇帝，改元延庆。妻萧氏为昭德皇后，又绵延了三世。历史上号为西辽。小子有诗叹天祚帝道：

朔漠纵横二百年，后人失德祀难延。
从知兴替皆人事，莫向虚空问昊天。

辽亡以后，金欲恃强南下，正苦无词可借，偏宋人自去寻衅，引他进来，看官试阅下回，自知详情。

费无数心力，劳无数兵民，仅得七空城，反欲铭功勒石，何其侈也？艮岳山之成，需时六年，内恣佚乐，外矜挞伐，天下有如是淫昏之主，而能长保国祚耶?夫辽天祚亦一淫昏主耳，弃国远奔，流离沙漠，卒之身为金虏，万马践尸，徽宗苟有人心，应知借鉴不远。况国势孱弱，比辽为甚，辽不能敌金，宋且不能敌辽，燕、云之约，金敢背之，其蔑宋之心，已可概见。此时励精图治，犹且不遑，遑敢恣肆乎?故吾谓北有辽天祚，南有宋徽宗，天生两昏君，相继亡国，实足为后来之鉴。后人鉴之而不知惩，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第五十九回
启外衅胡人南下　定内禅上皇东奔

却说宣和五年六月，金平州留守张瑴或作觉。或作珏。归宋，大书特书为宋、金启衅张本。瑴本仕辽，为辽兴军节度副使，辽主走山西，平州军乱，瑴入抚州民，因知州事。金既灭辽，仍令瑴知平州，寻改平州为南京，命瑴留守。会金驱辽相左企弓、虞仲文、曹勇义、康公弼等，及燕京大家富民，悉行东徙。道出平州，燕民不胜困苦，入语瑴道："左企弓等不能守燕，害得我等百姓流离道旁，今公仍拥巨镇，握强兵，何不为辽尽忠，令我等重归乡土，勉图恢复呢？"瑴闻言不禁心动，遂召诸将商议。诸将如燕民言，且谓："复辽未成，亦可归宋。"瑴乃至滦河西岸，召左企弓等数人，数他十罪，一一绞死，掷尸河中。仍守辽正朔，榜谕燕民复业，燕民大悦。瑴恐金人来讨，乃遣张钧、张敦固持书至燕山府，愿以平州归宋，宣抚使王安中，喜出望外，立即奏闻。王黼亦以为奇遇，劝徽宗招纳降臣。但管目前，不顾日后。赵良嗣进谏道："国家新与金盟，若纳降张瑴，必失金欢，后不可悔。"徽宗不从，反斥责良嗣，坐削五阶。即诏安中妥加安抚，并蠲免平州三年常赋。

看官！你想金邦方当新造，强盛无比，怎肯令张瑴叛逆，不加讨伐？当即遣干离不、阇母等，督兵攻平州。阇母率三千骑，先至城下，见城上守备颇严，暂行退去。瑴即捏报胜仗，有诏建平州为泰宁军，授瑴节度使，犒赏银绢数万。朝使将至平州，瑴出城远迎，不料干离不乘虚掩击，设伏诱瑴。瑴闻警还援，遇伏败走，宵奔燕山。平州都统张忠嗣及张敦固开城出降，干离不令敦固还谕城中，并遣使偕人。城中人杀死金使，推敦固为都统，闭门固守。干离不大怒，遂督从围城，一面向燕山府，索交张瑴。王安中见瑴奔至，匿留不遣，偏金使屡来索取，安中没法，只好将貌与瑴相似的军民，杀了一个，枭首畀金。妄杀平民，成何体制？金使持去，既而又来，把首掷还，定要索张瑴真首级，否则移兵攻燕。安中又惊惧异常，奏请杀瑴畀金，免启兵端。徽宗不得已，准奏。安中遂缢杀张瑴，割了首级，并执瑴二子送金。

燕降将及常胜军，动了兔死狐悲的观念，相率泣下。郭药师忿然道："金人索瑴，即与瑴首，倘来索药师，亦将与药师首么？"于是潜蓄异图，讹言百出。安中大恐，力请罢职，诏召为上清宝箓宫使，别简蔡靖知燕山府事。会金主旻病殂，立弟吴乞卖，易名为晟，谥阿骨打为武元皇帝，庙号太祖，改元天会。宋遣使往贺，并求山后诸州，金主晟以新即大位，不欲拒宋，颇有允意。粘没喝自云中驰还，入阻金主，金主乃止许割让武、朔二州，惟索赵良嗣所许粮米二十万石。谭稹答道："良嗣口许，岂足为凭？"因拒绝金使。金人遂怒宋无礼，决意南侵，会阇母攻克平州，杀张敦固，移兵应蔚，势将及燕。宋廷以谭稹措置乖方，勒令致仕，仍起童贯领枢密院事，出为两河燕山路宣抚使。定要令他拱送河山。

时国库余积，早已用罄，当童贯伐辽时，已命上官李彦，括京东西路民田，增收租赋，又命陈遘，经制江淮七路，量加税率，号经制钱。至是又因燕地需饷，用王黼议，令京西、淮南、两浙、江南、福建、荆湖、广南诸路，编置役夫各数十万，民不即役，令纳免夫钱，每人三十贯。委漕臣定限督缴，所得不到二万缗，人民已痛苦不堪，怨声载道。

徽宗尚荒耽如故，每夕微行。王黼奏称宅中生芝，徽宗以为奇异，夜往游观。见堂柱果有玉芝，信为瑞征，倍加喜慰。芝生堂柱，就使非伪，亦是不

祥。黼设宴款待，并邀梁师成列席。师成自便门进来，谒见徽宗，原来师成私第，与王黼毗邻，黼事师成如父，尝称为恩府先生，应五十三回。因此开户相通，借便往来。经徽宗问明底细，也欲过去临幸，命从便门越入。师成当然备宴，一呼百诺，厨役立集，不到半时，居然搬出盛肴，宴飨徽宗。徽宗高兴得很，连举巨觥，痛饮至醉。嗣复再至黼宅，继续开宴，酒后进酒，醉上加醉，竟饮得昏昏沉沉，不省人事。若就此醉死，也省得囚死五国城。待至五更，方由内侍十余人，拥至艮岳山旁的龙德宫，开复道小门，引还大内。翌日尚不能御殿，人情汹汹，禁军齐集教场，严备不虞。及徽宗酒醒，强起视朝，已是日影过午，将要西斜，惟人心赖以少定。退朝后，适尚书右丞李邦彦，入内请安，徽宗与语被酒事，邦彦道："王黼、梁师成交宴陛下，敢是欲请陛下作酒仙么？"徽宗默然不答，看官道邦彦为何等人物？他本是银工李浦子，风姿秀美，质性聪悟，为文敏而且工。初补太学生，旋以上舍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好讴善谑，尤长蹴踘，每将街市俚语，集成俚曲，靡靡动人。徽宗喜弄文翰，因目为异才，累擢至尚书右丞，很加宠眷。邦彦自号李浪子，时人称他为浪子宰相。专用这等人物，如何治国？此次入见，轻轻一语，便引起徽宗疑心。太子桓尝私嫉王黼，黼欲援立徽宗三子郓王楷，与谋夺嫡，事尚未成，偏被邦彦探悉，即行密奏，蔡攸又从旁作证。中丞何㮚，复论黼专权误国十五事，乃勒黼致仕，擢白时中为太宰，李邦彦为少宰，张邦昌已任中书侍郎，守职如旧。赵野、宇文粹中为尚书左右丞。再起蔡京，领三省事。始终不忘此贼。京自是已四次当国，两目昏眊，不能视事，胡不遄死？一切裁判，均命季子絛取决。絛擅权用事，肆行无忌，白时中、李邦彦等尚畏他如虎，就是他胞兄蔡攸，亦屡讦絛罪，劝徽宗诛絛。好一个大阿哥，竟想大义灭亲。徽宗因勒停侍养，不得干政。攸意尚未释，必欲加罪季弟，且怨及乃父。看官阅过前文，应早知蔡攸父子，统是奸臣。蔡京夙爱季子，早为攸所怀恨，至攸得受封少师，权力与京相等。遂与京分党，父子几成仇敌。父即不忠，子自不孝。由是益加媒蘖，接连下诏，褫絛官，复勒京致仕，且复元丰官制，命三公毋领三省事，惟晋封童贯为广阳郡王，令治兵燕山，加意防金。

是时天狗星陨，有声若雷；黑眚现禁中，状如龟，长约丈余，腥风四洒。兵刃不能加。后复出入人家，掠食小儿，二年乃息；都中有酒保朱氏女生髭，长六七寸，疏秀若男人；又有卖青果男子，怀孕诞儿，有狐升御榻高坐；又有都门外的卖菜夫，至宣德门下，忽若痴迷，释去荷担，戟手詈道："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来言，宜速改为要！"逻卒捕他下开封狱，一夕省悟，并不自知前事，狱吏竟将他处死，他若京师、河东、陕西、熙河、兰州等地，相继震动，陵谷易处，仓库皆没。种种天变人异，杂沓而来。宋廷君臣，尚是侈语承平，恬不知惧。

至金使来汴，置酒相待，每将尚方珍宝，移陈座隅，夸示富盛，哪知金人已眈眈逐逐，虎视南方，闻得汴都繁盛，恨不得即日并吞，囊括而去。宣和七年十月，金命斜也为都元帅，坐镇京师，调度军事。粘没喝为左副元帅，偕右监军谷神一译作固新。右都监耶律余睹，自云中趋太原，挞懒一译作达赉，系盈哥子。为六部路都统，率南京路都统阇母，汉军都统刘彦宗，自平州入燕山。两路分道南侵，那宋徽宗尚昏头磕脑，令童贯往议索地事宜。实是做梦。先是金使至汴，徽宗向索山后诸州，金使不允，嗣经往复筹商，才有割让蔚、应二州，及飞狐、灵邱二县的允议，至是贯往受地，到了太原，闻粘没喝领兵南下，料知有变，遂遣马扩、辛兴宗赴金军问明来意，并请如约交地。粘没喝严装高坐，胁扩等庭参，如见金主礼。礼毕，扩问及交地事，粘没喝怒目道："尔还想我两州两县么？山前山后，俱我家地，何必多言！尔纳我叛人，背我前盟，当另割数城畀我，还可赎罪！"扩不敢再说，与兴宗同还，复告童贯，且请速自备御。贯尚泰然道："金初立国，能有多少兵马，敢来窥伺我朝？"道言未毕，忽报有金使王介儒、撒离拇持书到来，当由贯传令入见，两使昂然趋入，递上书函。贯展阅后，不禁气慑，便支吾道："贵国谓我纳叛渝盟，何不先来告我？"撒离拇道："已经兴兵，何必再告。如欲 我退兵，速割河东河北，以大河为界，聊存宋朝宗社。"贯闻

言，舌挢不能下，半晌才道："贵国不肯交地，还要我国割让两河，真是奇极！"撒离拇作色道："你不肯割地，且与你一战何如？"言已，竟偕王介儒自去。

童贯心怀畏怯，即欲借赴阙禀议为名，遁还京师。知太原府张孝纯劝阻道："金人败盟，大王应会集诸路将士，勉力支持，若大王一去，人心摇动，万一河东有失，河北尚保得住么？"童贯怒叱道："我受命宣抚，并无守土的责任，必欲留我，试问置守臣做什么？"要你做什么郡王？遂整装径行。孝纯自叹道："平日童太师作许多威望，今乃临敌畏缩，捧头鼠窜，有何面目见天子么？"他本不要甚么脸面。既而闻金兵攻克朔、代二州，直下太原，遂誓众登城，悉力固守。金兵进攻不下，才行退去。河东路已失二州，燕山路又遭兵祸，干离不等入攻燕山府，知府事蔡靖与郭药师商议，令带兵出御。药师早蓄异心，因蔡靖坦怀相待，不忍遽发，至是与部将张令徽、刘舜仁等，率兵四万五千名迎战北河，金兵尽锐前来。药师料不可当，未战先却，被金兵驱杀一阵，败还燕山。至金兵追至城下，他竟劫靖出降。干离不既得药师，燕山州县，当然归命，遂用药师为向导，长驱南下，直逼大河。

警报与雪片相似，飞达宋廷，徽宗急命内侍梁方平率领禁军，往扼黎阳。又用一个阉人。出皇太子桓为开封牧，且饬罢花石纲，及内外制造局，并诏天下勤王。宇文虚中入对道："今日事情危急，应先降诏罪己，改革弊端，或可挽回人心，协力对外。"徽宗忙道："卿即为朕草起罪己诏来。"虚中受命，就在殿上草诏，略云：

> 朕以寡昧之姿，借盈成之业，言路壅蔽，面谀日闻，恩幸持权，贪饕得志，缙绅贤能，陷于党籍，政事兴废，拘于纪年，赋敛竭生民之财，戍役因军旅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利源酤榷已尽，而牟利者尚肆诛求。诸军衣粮不时，而冗食者坐享富贵。灾异迭见，而朕不悟，众庶怨怼，而朕不知，追维己愆，悔之何及！思得奇策，庶解大纷。望四海勤王之师，宣二边御敌之略，永念累圣仁厚之德，涵养天下百年之余。岂无四方忠义之人，来徇国家一日之急，应天下方镇郡县守令，各率众勤王，能立奇功者，并优加奖异。草泽异材，能为国家建大计，或出使疆外者，并不次任用。中外臣庶，并许直言极谏，推诚以待，咸使闻知！

草诏既成，呈与徽宗。徽宗略阅一周，便道："朕已不吝改过，可将此诏颁行。"虚中又请出宫人，罢道官，及大晟府行幸局，暨诸局务，徽宗一一照准。并命虚中为河北、河东路宣谕使，召诸军入援。急时抱佛脚，已来不及了。虚中乃檄熙河经略使姚古，秦凤经略使种师中，领兵入卫。怎奈远水难救近火，宫廷内外，时闻寇警，一日数惊。金兵尚未过河，宋廷已经自乱，如何拒敌？徽宗意欲东奔，令太子留守。太常少卿李纲，语给事中吴敏道："诸君出牧，想是为留守起见，但敌势猖獗，两河危急，非把大位传与太子，恐不足号召四方。"也是下策。敏答道："内禅恐非易事，不如奏请太子监国罢！"纲又道："唐肃宗灵武事，不建号不足复邦，惟当时不由父命，因致贻讥。今上聪明仁恕，公何不入内奏闻？"敏欣然允诺。翌日，即将纲言入奏。徽宗召纲面议，纲刺臂流血，书成数语，进呈徽宗。徽宗看是血书，不禁感动，但见书中写道：

> 皇太子监国，礼之常也。今大敌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间，犹守常礼可乎？名分不正而当大权，何以号召天下，期成功于万一哉？若假皇太子以位号，使为陛下守宗社，收将士心，以死悍敌，则天下可保矣。臣李纲刺血上言。

阅毕，徽宗已决意内禅，越日视朝，亲书"传位东宫"四字，付与蔡攸。攸不便多言，便令学士草诏，禅位太子桓，自称道君皇帝。退朝后，诏太子入禁中。太子进见，涕泣固辞。徽宗不许，乃即位，御垂拱殿，是为钦宗。礼成，命少宰李邦彦为龙德宫使，进蔡攸为太保，吴敏为门下侍郎，俱兼龙德宫副使。尊奉徽宗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退居龙德宫。皇后郑氏为道君太上皇后，迁居宁德宫，称宁德太后。立皇后朱氏，后系武康军节度使朱伯材女，曾册为皇太子妃，至是正位中宫，追封后父伯材为恩平郡王，授李纲兵部侍

郎，耿南签书枢密院事。遣给事中李邺赴金军，报告内禅，且请修好。干离不遣还李邺，即欲北归，郭药师道："南朝未必有备，何妨进行？"坏尽天良。干离不从药师议，遂进陷信德府，驱军而南，寇氛为之益炽。太学生陈东率诸生上书，大略说是：

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贼于内，李彦敛怨于西北，朱勔聚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从而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使天下大势，危如丝发。此六贼者，异名同罪，伏愿陛下擒此六贼，肆诸市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

是书呈入，时已残腊，钦宗正准备改元，一时无暇计及。去恶不急，已知钦宗之无能为。越年，为靖康元年正月朔日，受群臣朝贺，退诣龙德宫，朝贺太上皇。国且不保，还要甚么礼仪？诏中外臣庶，直言得失。李邦彦从中主事，遇有急报，方准群臣进言，稍缓即阴加沮抑。当时有"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的传闻。忽闻金干离不攻克相、浚二州，梁方平所领禁军，大溃黎阳，河北、河东制置副使何灌，退保滑州，宋廷惶急得很。那班误国奸臣，先捆载行李，收拾私财，载运娇妻美妾，爱子宠孙，一古脑儿出走。第一个要算王黼，逃得最快，第二个就是蔡京，尽室南行。连太上皇也准备行囊，要想东奔了。搅得这副田地，想走到哪里去？

吴敏、李纲请诛王黼等，以申国法，钦宗乃贬黼官，窜置永州，潜命开封府聂昌，遣武士杀黼。黼至雍邱南，借宿民家，被武士追及，枭首而归。李彦赐死，籍没家产。朱勔放归田里。在钦宗的意思，也算从谏如流，惩恶劝善，无如人心已去，无可挽回。金兵驰至河滨，河南守桥的兵士，望见金兵旗帜，即毁桥远飏。金兵取小舟渡河，无复队伍，骑卒渡了五日，又渡步兵，并不见有南军，前去拦截。金兵俱大笑道："南朝可谓无人。若用一二千人守河，我等怎得安渡哩？"至渡河已毕，遂进攻滑州，何灌又望风奔还。这消息传入宫廷，太上皇急命东行，当命蔡攸为上皇行宫使，宇文粹中为副，奉上皇出都，童贯率胜捷军随去。看官道什么叫作胜捷军，贯在陕西时，曾募长大少年，作为亲军，数达万人，锡名胜捷军。可改名败逃军。至是随上皇东行，名为护跸，实是自护。上皇过浮桥，卫士攀望悲号，贯惟恐前行不速，为寇所及，遂命胜捷军射退卫士，向亳州进发。还有徽宗幸臣高俅，亦随了同去，正是：

祸已临头犹作恶，法当肆市岂能逃？

上皇既去，都中尚留着钦宗，顿时议守议走，纷纷不一。究竟如何处置，请试阅下回续详。

狃小利而忘大祸，常人且不可，况一国之主乎？张瑴请降，即宋未与金通和，犹不宜纳，传所谓得一夫，失一国，与恶而弃好，非谋也。徽宗乃贪小失大，即行纳降，至责言既至，仍函瑴首以畀金，既失邻国之欢，复懈降人之体，祸已兆矣。追索粮不与，更徼金怒，此时不亟筹守御，尚且观芝醉酒，沉湎不治，甚至天变儆于上，人异现于下，而彼昏不知，酣嬉如故，是欲不亡得乎？金兵南下，两河遽失，转欲卸责于其子，而东奔避敌。天下恐未有骄奢淫纵，而可幸免祸难者也。故亡北宋者，实为徽宗，而钦宗犹可恕云。

第六十回
遵敌约城下乞盟　满恶贯途中授首

却说钦宗送上皇出都，白时中、李邦彦等，亦劝钦宗出幸襄邓，暂避敌锋。独李纲再三谏阻，钦宗乃以纲为尚书右丞，兼东京留守。会内侍奏中宫已行，钦宗又不禁变色，猝降御座道："朕不能再留了。"纲泣拜道："陛下万不可去，臣愿死守京城。"钦宗嗫嚅道："朕今为卿留京，治兵御敌，一以委卿，幸勿疏虞！"试问为谁家天下？乃作此语。纲涕泣受命。次日，纲复入朝，忽见禁卫环甲，乘舆已驾，将有出幸的情状，因急呼禁卫道："尔等愿守宗社呢，抑愿从幸呢？"卫士齐声道："愿死守社稷。"纲乃入奏道："陛下已许臣留，奈何复欲成行？试思六军亲属，均在都城，万一中道散归，何人保护陛下？且寇骑已近，倘侦知乘舆未远，驱马疾追，陛下将如何御敌？这岂非欲安反危吗？"钦宗感悟，乃召中宫还都，亲御宣德楼，宣谕六军。军士皆拜伏门下，山呼万岁。随又命纲为亲征行营使，许便宜从事。纲急治都城四壁，缮修战具，草草告竣，金兵已抵城下，据牟驼冈，夺去马二万匹。

白时中畏惧辞官，李邦彦为太宰，张邦昌为少宰。钦宗召群臣议和战事宜，李纲主战，李邦彦主和。钦宗从邦彦计，竟命员外郎郑望之，防御使高世则，出使金军。途遇金使吴孝民，正来议和，遂与偕还。哪知孝民未曾入见，金兵先已攻城，亏得李纲事前预备，运蔡京家山石叠门，坚不可破，到了夜间，潜募敢死士千人，缒城而下，杀入金营，斫死酋长十余人，兵士百余人。干离不也疑惧起来，勒兵暂退。

越日，金使吴孝民入见，问纳张彀事，要索童贯、谭稹等人。钦宗道："这是先朝事，朕未曾开罪邻邦。"孝民道："既云先朝事，不必再计，应重立誓书修好，愿遣亲王宰相，赴我军议和。"钦宗允诺。乃命同知枢密院事李棁，偕孝民同行。李纲入谏道："国家安危，在此一举，臣恐李棁怯懦，转误国事，不若臣代一行。"钦宗不许。李棁入金营，但见干离不南面坐着，两旁站列兵士，都带杀气，不觉胆战心惊，慌忙再拜帐下，膝行而前。我亦腼颜。干离不厉声道："汝家京城，旦夕可破，我为少帝情面，欲存赵氏宗社，停兵不攻。汝须知我大恩，速自改悔，遵我条约数款，我方退兵，否则立即屠城，毋贻后悔！"说毕，即取出一纸，掷付李棁道："这便是议和约款，你取去罢！"棁吓得冷汗直流，接纸一观，也不辨是何语，只是喏喏连声，捧纸而出，干离不又遣萧三宝奴、耶律中、王汭三人，与李棁入城，候取复旨。翌旦，金兵又攻天津、景阳等门，李纲亲自督御，仍命敢死士，缒城出战，用何灌为统领，自卯至酉，与金兵奋斗数十百合，斩首千级。何灌也身中数创，大呼而亡。金兵又复退去。李纲入内议事，见钦宗正与李邦彦等，商及和约，案上摆着一纸，就是金人要索的条款，由李纲瞧将过去，共列四条：

> 一、要输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头，表缎万匹，为犒赏费。二、要割让中山、太原、河间三镇地。三、宋帝当以伯父礼事金。四、须以宰相及亲王各一人为质。

纲既看完条款，便抗声道："这是金人的要索么，如何可从？"邦彦道："敌临城下，宫庙震惊，如要退敌，只可勉从和议。"纲奋然道："第一款，是要许多金银牛马，就是搜括全国，尚恐不敷，难道都城里面，能一时取得出么？第二款，是要割让三镇地，三镇是国家屏藩，屏藩已失，如何立国？第三款，更不值一辩，两国平等，如何有伯侄称呼？第四款，是要遣质，就使宰相当往，亲

王不当往。”此语亦未免存私，转令奸相借口。钦宗道：“据卿说来，无一可从，倘若京城失陷，如何是好？”纲答道：“为目前计，且遣辩士，与他磋商，迁延数日，俟四方勤王兵，齐集都下，不怕敌人不退。那时再与议和，自不至有种种要求了。”邦彦道：“敌人狡诈，怎肯令我迁延？现在都城且不保，还论甚么三镇？至若金币牛马，更不足计较了。”设或要你的头颅，你肯与他否？张邦昌亦随声附和，赞同和议。纲尚欲再辩，钦宗道：“卿且出治兵事，朕自有主张。”纲乃退出，自去巡城。谁料李、张二人，竟遣沈晦与金使偕去，一一如约。待纲闻知，已不及阻，只自愤懑满胸，嗟叹不已。

钦宗避殿减膳，括借都城金银，甚及倡优家财，只得金十二万两，银四百万两，民间已空，远不及金人要求的数目，第一款不能如约，只好陆续措缴。第二款先奉送下三镇地图，第三款赍交誓书，第四款是遣质问题，当派张邦昌为计议使，奉康王构往金军为质。构系徽宗第九子，系韦贤妃所生，曾封康王，邦昌初与邦彦力主和议，至身自为质，无法推诿，正似哑子吃黄连，说不出的苦。谁叫你主和？临行时，请钦宗亲署御批，无变割地议。钦宗不肯照署，但说了“不忘”二字。邦昌流泪而出，硬着头皮，与康王构开城渡濠，往抵金营。

会统制官马忠，自京西募兵入卫，见金兵游掠顺天门外，竟麾众进击，把他驱退，西路稍通，援兵得达。种师道时已奉命，起为两河制置使，闻京城被困，即调泾原、秦凤两路兵马，倍道进援。都人因师道年高，称他老种，闻他率兵到来，私相庆贺道：“好了好了！老种来了！”钦宗也喜出望外，即命李纲开安上门，迎他入朝。师道谒见钦宗，行过了礼，钦宗问道：“今日事出万难，卿意如何？”师道答道：“女真不知兵，宁有孤军深入，久持不疲么？”钦宗道：“已与他讲好了。”师道又道：“臣只知治兵，不知他事。”钦宗道：“都中正缺一统帅，卿来还有何言。”遂命为同知枢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东宣抚使，统四方勤王兵及前后军。既而姚古子平仲，亦领熙河兵到来，诏命他为都统制。金干离不因金币未足，仍驻兵城下，日肆要求，且逞兵屠掠，幸勤王兵渐渐四至，稍杀寇氛。李纲因献议道：“金人贪婪无厌，凶悖日甚，势非用兵不可。且敌兵只六万人，我勤王兵已到二十万，若扼河津，截敌饷，分兵复畿北诸邑，我且用重兵压敌，坚壁勿战。待他食尽力疲，然后用一檄，取誓书，废和议，纵使北归，半路邀击，定可取胜。”师道亦赞成此计。钦宗遂饬令各路兵马，约日举事。偏姚平仲谓：“和不必战，战应从速。”弄得钦宗又无把握，转语李纲。纲闻士利速战，也不便坚持前议。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因与师道熟商，为速战计。师道欲俟弟师中到来，然后开战。平仲进言道：“敌气甚骄，必不设备，我乘今夜出城，斫入虏营，不特可取还康王，就是敌酋干离不，也可擒来。”师道摇首道：“恐未必这般容易。”究竟师道慎重。平仲道：“如若不胜，愿当军令。”李纲接口道：“且去一试！我等去援他便了。”未免太急。

计议已定，待至夜半，平仲率步骑万人，出城劫敌，专向中营斫入。不意冲将进去，竟是一座空营，急忙退还，已经伏兵四出，干离不亲麾各队，来围宋军。平仲拚命夺路，才得走脱，自恐回城被诛，竟尔遁去。李纲率诸将出援，至幕天坡，刚值金兵乘胜杀来，急忙令兵士用神臂弓射住，金兵才退。纲收军入城，师道等接着。纲未免叹悔，师道语纲道：“今夕发兵劫寨，原是失策，惟明夕却不妨再往，这是兵家出其不意的奇谋，如再不胜，可每夕用数千人分道往攻，但求扰敌，不必胜敌。我料不出十日，寇必遁去。”此计甚妙。纲称为善策。次日奏闻钦宗，钦宗默然无语。李邦彦等，谓昨已失败，何可再举？遂将师道语搁过一边。浪子宰相，何知大计？

干离不回营后，自幸有备，得获胜仗，且召康王构、张邦昌入帐，责以用兵违誓，大肆咆哮，邦昌骇极，竟至涕泣。康王独挺立不动，神色自若。此时尚肯舍命。干离不瞧着，因命二人退出，私语王汭道：“我看这宋朝亲王，恐是将门子孙，来此假冒，否则如何有这般大胆？你且往宋都，诘他何故劫营，并令易他王为质。”汭即奉令入都，如言告李邦彦。邦彦道：“用兵劫寨，乃李纲、姚平仲主意，并非出自朝廷。”明明教他反诘。汭便道：“李纲等如此擅专，为何不加罪责？”邦彦道：“平

仲已畏罪远窜，只李纲尚在，我当奏闻皇上，即日罢免。"汭乃去。邦彦入内数刻，即有旨罢李纲职，废亲征行营使。并遣宇文虚中至金营谢过。越是胆小，越是招祸。虚中方出，忽宣德门前，军民杂集，喧声大起。内廷急命吴敏往视，敏移时即还，手持太学生陈东奏牍，呈与钦宗。钦宗匆匆展阅，其词略云：

李纲奋身不顾，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谓社稷之臣也。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李棁之徒，庸谬不才，忌嫉贤能，动为身谋，不恤国计，所谓社稷之贼也。陛下拔纲，中外相庆，而邦昌等嫉如仇雠，恐其成功，因缘沮败。且邦彦等必欲割地，曾不知无三关四镇，是弃河北也。弃河北，朝廷能复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能保金人不复败盟否也？邦彦等不顾国家长久之计，徒欲沮李纲成谋，以快私愤。李纲罢命一传，兵民骚动，至于流涕，咸谓不日为虏擒矣。罢纲非特堕邦彦计中，又堕虏计中也。乞复用纲而斥邦彦等，且以阃外付种师道。宗社存亡，在此一举，伏乞睿鉴！

吴敏俟钦宗阅毕，便奏道："兵民有万余人，齐集宣德门，请陛下仍用李纲，臣无术遣散。恐防生变，望陛下详察。"钦宗皱了一回眉，命召李邦彦入商。邦彦应召人朝。被兵民等瞧见，齐声痛詈，且追且骂，并用乱石飞掷。邦彦面色如土，疾驱乃免。至入见时，尚自抖着，不能出声。殿前都指挥王宗濋，请钦宗仍用李纲，钦宗没法，乃传旨召纲，内侍朱拱之奉旨出召，徐徐后行，被大众乱拳交挥，顿时殴死，踏成肉饼，并捶杀内侍数十人。知开封府王时雍麾众使退，众不肯从，至户部尚书聂昌传出谕旨，仍复纲官，兼充京城四壁防御使，众始欢声呼万岁。嗣又求见种老相公，当由聂昌转奏，促师道入城弹压。师道乘车驰至，众褰帘审视道："这果是我种老相公呢。"乃欣然散去。

越日诏下，饬捕擅杀内侍的首恶，并禁伏阙上书。王时雍且欲尽罪太学诸生，于是士民又复大哗。钦宗又遣聂昌宣谕，令静心求学，毋干朝政。且言将用杨时为国子监祭酒，即有所陈，亦可由时代奏。诸生都大喜道："龟山先生到来，尚有何说！我等自然奉命承教了。"看官道龟山先生为谁？原来杨时别号叫作龟山，他是南剑州人氏，与谢良佐、游酢、吕大临三人，同为程门高弟，程颢殁后，时又师事程颐，冬夜与游酢进谒，颐偶瞑坐，时与酢侍立不去。至颐醒，觉门外已雪深三尺，颐很为嘉叹，尽传所学。及颐于大观初年病逝，世称伊川先生，并谓伊川学术，惟谢、游、吕、杨四子，最得真传，因亦称为程门四先生。不特补叙程伊川，并及谢、游、吕诸人。宣和元年，蔡京闻时名，荐为秘书郎，京非知贤，为沽名计耳。寻进迩英殿说书。至京城围急，时又请黜内侍，修战备，钦宗命为右谏议大夫，兼官侍讲。此次太学生等请留李纲，朝议以为暴动，时复上言："诸生忠事朝廷，非有他意，但择老成硕望的士人，命为监督，自不致轶出范围。"钦宗因有意用时，至聂昌复旨，并为陈述太学生情状，随即命时兼国子监祭酒。并除元祐党籍学术诸禁，令追封范仲淹、司马光、张商英等人。

会金营遣宇文虚中还都，并令王汭复来催割三镇地，及易质亲王。钦宗遂命徽宗第五子肃王枢代质，并诏割三镇畀金。王汭返报干离不，干离不接见肃王，乃将康王、张邦昌放还。且闻李纲复用，守备严固，遂不待金币数足，遣使告辞，以肃王北去，京城解严。御史中丞吕好问进谏道："金人得志，益轻中国，秋冬必倾国而来，当速讲求军备，毋再贻误。"钦宗不从，惟颁诏大赦，除一切弊政。贼出尚不知关门。李邦彦为言路所劾，出知郑州。张邦昌进任太宰，吴敏为少宰，李纲知枢密院事，耿南仲、李棁为尚书左右丞。会姚古、种师中及府州将折彦质引兵入援，凡十余万人，至汴城下，李纲请诏古等追敌，乘间掩击。张邦昌以为不可，遣令还镇。且罢种师道官。未几有金使自云中来，言奉粘没喝军令，来索金币。辅臣说他要索无礼，拘住来使。粘没喝即分兵向南北关。平阳府叛卒，竟引入关中。粘没喝见关城坚固，非常雄踞，不禁叹息道："关险如此，令我军得安然度越，南朝可谓无人了。"水陆皆然，反令外人窃叹。知威胜军李植，闻金兵过关，急忙迎降。金兵遂攻下隆德府，知府张确自尽。嗣闻泽州一带，守备尚固，乃仍退还云中，围攻太原。钦宗以金兵未归，召群臣会议，三镇应否当

割。中书侍郎徐处仁道："敌已败盟，奈何还要割三镇？"吴敏亦言："三镇决不可弃。"且荐处仁可相。于是钦宗又复变计。因张邦昌、李棁二人夙主和议，将他免职，擢处仁为太宰，唐恪为中书侍郎，何㮚为尚书右丞，许翰同知枢密院事，并下诏道：

金人要盟，终不可保。今粘没喝深入，南陷隆德，先败盟约。朕夙夜追咎，已黜罢原主议和之臣，其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保塞陵寝所在，誓当固守。

诏既下，起种师道为河东、河北宣抚使，出屯滑州。姚古为河北制置使，率兵援太原。种师中为副使，率兵援中山、河间。师中渡河，追干离不出北鄙，乃令还师。姚古亦克复隆德府，及威胜军，扼守南北关。钦宗闻得捷报，心下顿慰，遂拟迎还太上皇。时太上皇至南京，与都中消息久已不通，因此讹言百出，不是说上皇复辟，就是说童贯谋变。钦宗也觉疑惧，授聂昌为东南发运使，往讨阴谋。亏得李纲从旁谏止，自请往迎，钦宗乃命纲迎归上皇。上皇以久绝音信，并纷更旧政为诘问，经纲一一解释，才无异辞，当即启驾还都。钦宗迎奉如仪，立皇子谌为太子。谌系皇后朱氏所生，素得徽宗钟爱，赐号嫡皇孙，所以上皇还朝，特立为储贰，以便侍奉上皇。未必为此，殆所以杜复辟之谋。右谏议大夫杨时，奏劾童贯、梁师成等罪状，侍御史孙觌等复极论蔡京父子罪恶，乃贬梁师成为彰化军节度副使，蔡京为秘书监，童贯为左卫上将军，蔡攸为大中大夫。已而太学生陈东，布衣张炳，又力陈梁师成等罪恶，遂遣开封吏追杀师成，并籍没家产，再贬蔡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童贯为昭化军节度副使。京天姿凶谲，四握政权，流毒四方，天下共恨。贯握兵二十年，与京表里为奸，且专结后宫嫔妃，馈遗不绝，左右妇寺，交口称誉。因此大得主眷，权倾一时，内外百官，多出贯门，穷奸稔恶，擢发难数。都门早有歌谣道："打破筒，拨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筒与菜，暗寓二姓，自有诏再贬，言官乐得弹劾，就是京、贯私党，亦唯恐祸及己身，交章攻讦，乃复窜京儋州，赐京子攸、翛自尽。翛平时稍持正论，闻命后，恰慨然道："误国如此，死亦何憾！"遂服毒而死。攸尚犹豫未决，左右授以绳，乃自缢。京不日道死。季子絛亦窜死白州。惟鞗以尚主免流，余子及诸孙，皆分徙远方，遇赦不赦。童贯亦被窜吉阳军。贯行至南雄州，忽有京吏到来，向他拜谒，谓："有旨赐大王茶药，将宣召赴阙，命为河北宣抚，小吏因先来驰贺，明日中使可到了。"贯捻须笑道："又却是少我不得。"随令京吏留着，伫装以待。次日上午，果来了御史张澂，贯亟出相迎，澂命他跪听诏书，诏中数他十罪，将要宣毕，那京吏从外驰入，拔出快刀，竟枭贯首。看官道这京吏为谁？乃是张澂的随行官。澂恐贯多诡计，且握兵已久，未肯受刑，因先遣随吏驰往，伪言给贯，免得生变。奉旨诛恶，尚须用计，贯之势焰可知。相传贯状貌魁梧，颐下生须十数，皮骨劲如铁，不类阉人。受诛后，澂即函首驰归。还有梁方平、赵良嗣等，亦次第诛死，朱勔亦伏诛，惟高俅善终，但追削太尉官衔罢了。

只是旧贼虽去，新贼又生，耿南仲、唐恪等并起用事，杨时在谏垣仅九十日，以被劾致仕。种师道荐用河南人尹焞，也是程门高弟，焞奉召至京，因见朝局未定，仍然乞归。王安石《字说》，虽已禁用，但尚从祀文庙，只罢他配享孔子。最失策的一着，是战备未修，边防不固，反欲守三镇，逐强寇，日促姚古、种师中等进军太原。有分教：

老将丧躯灰众志，强邻增焰敢重来。

太原一战，宋军败绩，种师中阵亡，金兵遂又分道进攻了。欲知详细情形，再看第六十一回。

金兵南下，围攻汴都，此时尚欲议和，其何能及。《礼》曰："天子死社稷。"与其偷生以苟活，何若拼死以求存？况文有李纲，武有种师道，并有勤王兵一、二十万，接踵而至，试问长驱深入，后无援应之金军，能久顿城下否乎？陈东一疏，最中要害，果能依议而行，则寇必失望而去，不敢再来。而宋以李纲为相，种师道为将，诛贼臣，斥群奸，缮甲兵，搜卒乘，虽有十金，犹足御之，惜乎钦宗之不悟也。惟其不悟，故寇临城下，谋无一断，寇去而猜疑如故，即举京、贯等而诛黜之，仍不足振士气，快人心。矧尚有耿南仲、唐恪、何㮚诸人，其误国与六贼相等耶？读此回已令人愤惋不置。

第六十一回
议和议战朝局纷争　误国误家京城失守

却说金将粘没喝围攻太原，姚古、种师中两军，奉命往援。古复隆德府、威胜军，师中亦迭复寿阳、榆次等县，进屯真定。朝议以两军得胜，屡促进兵。师中老成持重，不欲急进，有诏责他逗挠。师中叹道："逗挠系兵家大戮，我自结发从军，从未退怯，今老了，还忍受此罪名么？"随即麾兵径进，并约姚古等夹攻，所有辎重犒赏各物，概未随行。未免疏卤。到了寿阳，遇着金兵，五战三胜，转趋杀熊岭，距太原约百里，静待姚古等会师。不意姚古等失期不至，金兵恰摇旗呐喊，四面赶来。师中部下，已经饥馁，骤遇大敌，还是上前死战，不肯退步。自卯至巳，师中令士卒发神臂弓，射退金兵，怎奈无米为炊，有功乏赏，士卒多愤怨散去，只留师中亲卒百余人。金兵又复驰还，把他围住，师中死战不退，身被四创，力竭身亡。死不瞑目。

金兵乘胜杀入，至盘陀驿，与姚古兵相遇，古兵稍战即溃，退保隆德。种师道闻弟战死，悲伤致疾，遂称病乞归。耿南仲接着败报，又惊惧万分，谓不如弃去三镇。李纲独力持不可，钦宗遂命纲为宣抚使，刘鞈为副，往代师道，纲受命出发，查得姚古失期，系为统制焦安节所误，遂将安节召至，数罪正法，并奏请谪姚恤种，乃赠种师中少师，谪戍姚古至广州，另授解潜为置制副使，代姚古职。纲留河阳十余日，练士卒，修器械，进次怀州，大造战车，誓师御敌。遣解潜屯威胜军，刘鞈屯辽州，幕官王以宁与都统制折可求、张思正等屯汾州，范琼屯南北关，约三道并进，共援太原。偏耿南仲、唐恪等，阴忌李纲，复倡和议，令解潜、刘鞈诸将，仍受朝廷指挥，不必遵纲约束。徐处仁、许翰等，又主张速战，促诸将速援太原。寇氛日恶，朝局尚自相水火。真令人不解。刘鞈恃勇先进，金人并力与战，鞈不能敌，当即败还。解潜继进，师抵南关，亦被金人击败。张思正等领兵十七万，与张孝纯子张灏，宵至文水，袭击金娄室营，小得胜仗。次日再战，竟至败溃，丧兵数万人。折可求一军亦溃，退子夏山，所有威胜、隆德、汾、晋、泽、绛诸民，都闻风惊避，渡河南奔，州县皆空。李纲奏言："节制不专，致有此败，此后应合成大军，由一路进，当有把握"等语。这疏上后，方拟召湖南统制范世雄，并招集溃军，亲率击敌。不意朝旨到来，召他还京，仍命种师道接任。最可笑的，是宋廷宰臣，不务择将练兵，反欲诱结亡国旧臣，阴图金人。于是摇动强邻，兴兵压境，赵宋一百六七十年的锦绣江山，要送去一大半了。好笔力。

先是肃王枢往金为质，宋廷亦留住金使萧仲恭，及副使赵伦。萧赵统辽室旧臣，降金得官，赵伦恐久留不遣，乃给馆伴邢倞道："我等不得已降金，意中恰深恨金人，倘有机会可图，也极思恢复故土。若贵国肯少助臂力，我当回去，联络耶律余睹，除去干离不、粘没喝两人。那时贵国可安枕无忧，即我等也可兴灭继绝了。"邢倞信为真情，忙去报知吴敏等人。吴敏等也以为真，遂将蜡书付与赵伦，令偕萧仲恭回金，转致余睹，令为内应。余睹首先叛辽，遑图兴复。就使果有此情，也不足恃宋廷辅臣，实是痴想。两人还见干离不，即将蜡书献出。干离不转达金主，金主大怒，遂令粘没喝为左副元帅，干离不为右副元帅，分道南侵。粘没喝遂急攻太原，城中久已粮尽，军民十死七八，哪里固守得住？知府张孝纯不能再支，城遂被陷，孝纯被执。粘没喝以为忠臣，劝令降金，仍为城守副都总管。王禀负太宗御容赴汾水死。通判方笈，转运使韩揆等三十人，一并遇害。

金兵遂分队破汾州，知州张克戬阖门死难。宋廷诸辅臣，接连闻警，又惹起一番议论。你言战，我主和，徐处仁、许翰是主战派，耿南仲、唐恪是主和派，就是吴敏，也附入耿、唐，与处仁等反对。处仁以吴敏向来主战，此次忽又主和，情迹反复，殊属可恨，遂与他面质大廷。小人皆然，何足深责。吴敏不肯服气，断断力争。处仁愤极，把案上的墨笔，作为斗械，提掷过去。凑巧碰在吴敏鼻上，画成了一道墨痕。实在都是倒脸朋友，不止吴敏一人。耿南仲、唐恪等，从旁窃笑。吴敏愈忿不可遏，竟要与处仁打架，还是钦宗把他喝住，才算罢休。退朝后，便有中丞李回奏劾徐处仁、吴敏，连许翰也拦入在内。分明是耿、唐二人唆使，所以将许翰列入。钦宗遂将徐处仁、吴敏、许翰等，一并罢斥，用唐恪为少宰，何㮚为中书侍郎，陈过庭为尚书右丞，聂昌同知枢密院事，李回签书枢密院事。当下决意主和，派著作佐郎刘岑，太常博士李若水，分使金军，请他缓师。及岑等还朝，述及干离不止索所欠金银，粘没喝定要割与三镇。钦宗不得已，再遣刑部尚书王云出使金军，许他三镇岁入的赋税。适值李纲回京，耿、唐二人，复恐他再来主战，即唆言官，交章论纲。说他劳师费财，有损无益，因即罢纲知扬州。中书舍人刘珏、胡安国，并言纲忠心报国，不应外调，谁知竟得罪辅臣，谪书迭下。珏坐贬提举亳州明道宫，安国也出知通州。

是时寇警日闻，朝议不一，何㮚请分天下二十三路为四道，各设总管，事得专决，财得专用，官得辟置，兵得诛赏，如京都有警，即可檄令入卫，云云。钦宗依议，即命知大名府赵野总北道，知河南府王襄总西道，知邓州张叔夜知南道，知应天府胡直孺总东道。又在邓州置都总管府，总辖四道兵马，当简李回为大河守御使，折彦质为河北宣抚副使。南道总管张叔夜，闻得都城空虚，请统兵入卫，陕西置制使钱益，亦欲统兵前来，偏是唐恪、耿南仲一意言和，竟函檄飞驰，令他驻守原镇，无故不得移师。一面遣给事中黄锷，由海道至金都，请罢战修和。看官！你想此时的金兵，已是分道扬镳，乘锐南下，还有什么和议可言？况且前时所许金币，未曾如额，所允三镇，未曾割界，并且羁留金使，诱结辽臣，种种措置乖方，多被金人作为话柄。除非宋朝有几员大将，有几支精兵，杀他一个下马威，还好论力不论理，与他赌个雌雄。明明曲在宋人。若要低首下心，向他乞和，你道金人是依不依呢？果然宋臣只管主和，金兵只管前进。干离不自井陉进军，杀败宋将种师闵，长驱入天威军，攻破真定。守将都钤辖刘竧音胥。自缢，知府李邈被执北去，复进捣中山，河北大震。

宋廷诸臣，至此尚坚持和议，接连遣使讲解。干离不因遣杨天吉、王汭等来京，即持宋廷与耶律余睹原书，入见钦宗，抗声说道："陛下不肯割界三镇，倒也罢了，为甚么还要规复契丹？"应该诘责。钦宗嗫嚅道："这乃奸人所为，朕并不与闻呢。"王汭冷笑道："中朝素尚信义，奈何无信若此？现惟速割三镇，并加我主徽号，献纳金帛车辂仪物，尚可言和。"钦宗迟疑半晌方道："且俟与大臣商议。"王汭道："商议商议，恐我兵已要渡河了。"言已欲行。钦宗尚欲挽留，王汭道："可遣亲王至我军前，自行陈请，我等却无暇久留。"随即扬长自去。强国使臣，如是如是。钦宗惶急万分，乃下哀痛诏，征兵四方。种师道料京城难恃，亟上疏请幸长安，暂避敌锋。辅臣等反说他怯儒，传旨召还，令范讷往代。师道到京，见沿途毫无准备，愤激得了不得，自念老病侵寻，不如速死，过了数日，果然病重身亡。看官阅过上文，前次汴京被围，全仗李、种二人主持，此时师道又死，李纲早出知扬州，耿南仲等尚咎纲启衅，贬纲为保静军节度副使，安置建昌军。

会王云自金营归来，谓金人必欲得三镇，否则进兵取汴都。宋廷大骇，诏集百官，至尚书省，会议三镇弃守。唐恪、耿南仲力主割地，何㮚却进言道："三镇系国家根本，奈何割弃？"唐恪道："不割三镇，怎能退敌？"何㮚道："金人无信，割地亦来，不割亦来。"两下争议多时，仍无结果。那金帅粘没喝已自太原，统兵南下，陷平阳，降威胜军隆德府，进破泽州。官吏弃城逃走，远近相望。宋宣抚副使折彦质领兵十二万，沿河驻扎，守御使李回，也率万骑防河。偏是金兵到来，夹河敲了一夜的战鼓，已把折彦质军吓得溃退。

李回孤掌难鸣，也即逃还京师。胆小如鼷。金兵测视河流，见孟津以下，可以徒涉，遂引军径渡。知河阳燕瑛，河南留守西道都总管王襄，闻风遁去。永安军郑州悉降金军，汴京又复戒严。

粘没喝且遣使索割两河，廷臣统面面相觑，不敢发言。独王云谓："前时至金，曾由干离不索割三镇，且请康王往谢，现若依他前议，当可讲和。万一金人不从，亦不过如王汭所言，加金主徽号，赠送冕辂罢了。"钦宗没法，乃进云为资政殿学士，命偕康王赴金军，许割三镇，并奉衮冕玉辂，尊金主为皇叔，加上徽号至十八字。云受命后，即与康王构出都，由滑、浚至磁州。知州宗泽迎谒道："肃王一去不回，难道大王尚欲蹈前辙么？况敌兵已迫，去亦何益？请勿再行！"幸有此着，尚得保全半壁。康王乃留次磁州。王云犹再三催迫，康王不从。会康王出谒嘉应神祠，云亦随着，州民亦遮道谏王切勿北去。云厉声呵叱，激动众怒，齐声呼道："奸贼奸贼！"云不知进退，尚欲恃威恐吓，怎禁得众怒难犯，汹汹上前，你一脚，我一拳，霎时间打倒地上，双足一伸，呜呼哀哉。该死的贼。康王也不便动怒，只好带劝带谕，解散全民。其实也怨恨王云。及返入州署，接到知相州汪伯彦帛书，请他赴相，康王乃转趋相州，伯彦身服橐鞬，带着步兵，出城迎谒。康王下马慰劳道："他日见上，当首以京兆荐公。"伯彦拜谢。又招了一个贼臣。康王遂留寓相州。

当下来了一位壮士，入城谒王。康王见他英姿凛凛，相貌堂堂，倒也暗中喝采。及问他姓氏，他却报明大略。看官听着！这人曾充过真定部校，姓岳名飞，表字鹏举，系相州汤阴县人。但叙略迹，已是烨烨生光。相传岳飞生时，曾有大鸟飞鸣室上，因以为名。家世业农，父名和，母姚氏。飞生未弥月，河决内黄，洪水暴至，家庐漂没。飞赖母抱坐大缸中，随水流去，达岸得生。好容易养至成人，竟生就一种神力，能挽强弓三百斤，弩八石。因闻周同善射，遂投拜为师，尽心习艺，悉得所传。适刘韐宣抚真定，招募战士，飞即往投效，并乞百骑，至相州扫平土匪陶俊、贾进和。至是家居无事，乃入见康王。王问明来历，留为护卫。嗣闻相州尚有剧贼，叫作吉倩，遂命飞前去招抚。飞单骑驰入倩寨，与倩角艺。倩屡斗屡败，情愿率众三百八十人，悔过投降。飞引见康王，王嘉飞功，授为承信郎。

飞因请康王募兵御寇，康王因未接朝命，尚在踌躇。忽有一人踉跄奔来，遥见康王，便呼道："大王不好了！快快募集河北兵士，入卫京师。"康王闻声，急瞧来人非别，就是尚书左丞耿南仲。当下不及邀座，便问道："金兵已到京城么？"南仲道："自从大王出都，金使连日到来，定要割让两河，皇上命聂昌赴河东粘没喝军，要南仲赴河北干离不军，分头磋商和议。南仲虽已年老，不敢违命，只得与金使王汭一同登途，不意到了卫州，兵民争欲杀汭。南仲忙替他解释，他得脱身逃去。偏兵民与南仲为难，幸亏南仲命不该绝，才能逃免，来见大王。"从南仲口中，叙出宋廷情事，免与上文笔意重复。康王道："聂昌到河东去，未识如何？"南仲道："不要说起，他一至绛州，便已被什么钤辖赵子清抉目脔割了。"康王不禁搓手道："奈何奈何？"南仲道："现在只仗大王募兵入卫，或尚可保全京师。"何不要康王同去议和？康王乃与耿南仲联名署榜，招募士卒，相州一带，人情少安。惟宋廷尚遣侍郎冯澥、李若水往粘没喝军议和，到了怀州，正值粘没喝破怀州城，掳住知州霍安国等，胁降不屈，共杀死十三人。此时气焰甚盛，还有甚么礼貌待遇宋使？可怜冯、李两人，进退两难，没奈何入申和议。被粘没喝诘责数语，驱使退还。粘没喝遂与干离不会师，直至汴京城下。干离不屯刘家寺，粘没喝屯青城，汴京里面，只有卫士及弓箭手七万人，分作五军，命姚友仲、辛永宗为统领，登陴守御。兵部尚书孙傅，调任同知枢密院事，保举了一个市井游民姓郭名京，说他能施六甲法，可以退敌。钦宗遂宣京入朝。京叩见毕，大言道："陛下若果信臣，臣只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便可生擒敌帅。"钦宗大喜，便道："若能如此，朕尚何忧？"要他来送命了。遂授京成忠郎，赐金帛数万，令他自行召募。京不问技艺能否，但择年命，配合六甲，即可充选。所得市井无赖，旬日即足。又有市民刘孝竭，亦借御敌为名，效京募兵，或称六丁力士，或称北斗神兵，或称天阙大将，整日里谈神说鬼，自

谓能捍城破敌。越发希奇。钦宗也恐难恃，遣使持蜡书夜出，约康王及河北守将入援，行至城外，多为金营逻兵所获。唐恪密白钦宗，请即西幸洛阳，何㮚引苏轼论“周朝失计，莫如东迁”二语，劝阻钦宗。钦宗用足顿地道：“朕今日当死守社稷，决不远避了。”能如此语，倒也是个好汉。随即被甲登城，用御膳犒赏将士。时值仲冬，连日雨雪，士卒冒雪执兵，多至僵仆，钦宗目不忍睹，因徒跣求晴。复亲至宣化门，乘马行泥淖中，民多感泣。独唐恪随御驾后，被都人遮击，策马得脱，乃卧家求去。误国至此。还想去么？钦宗准奏，命何㮚继任。且诏复元丰三省官名，不称何㮚为少宰，仍用尚书右仆射名号。换官不换人，有何益处？冯澥还朝，受职尚书右丞，南道总管张叔夜率兵勤王，令长子伯奋将前军，次子仲雍将后军，自将中军，合三万余人，转战至南薰门外。钦宗召他入对，叔夜请驾幸襄阳。钦宗不从，但命他统军入城，令签书枢密院事。又是失着。殿前指挥使王宗濋愿出城对仗，当即拨调卫兵万人，开城出战，哪知他到了城外，略略交锋，便即遁去。金兵即扑攻南壁，张叔夜及都巡检范琼，极力备御，才将金兵击退。粘没喝复遣萧庆入城，要钦宗亲自出盟，钦宗颇有难色，但遣冯澥与宗室仲温等赴敌请和。粘没喝立刻遣还，不与交一语。东道总管胡直孺，率兵入卫，被金人击败，擒住直孺，缚示城下，都人益惧。范琼以千人出击，渡河冰裂，溺死五百人，又不免挫丧了士气，何㮚屡促郭京出师，京初言非至危急，我兵不出，及诏令迭下，乃尽令守兵下城，毋得窃视。六甲兵大启宣化门，出攻金兵，金人分张四翼，鼓噪而前。六甲兵慌忙退步，多半坠死护龙河，城门亟闭。京语叔夜道：“金兵如此猖獗，待我出城作法，包管退敌。”叔夜又放他去出，京带领余众，出了城门，竟一溜烟地逃去了。总算享了几日威福。城中尚未知胜负，那金兵已四面登城，眼见得抵御不及，全城被陷。统制姚友仲，何庆言、陈克礼，中书舍人高振皆战死。内侍监军黄金国赴火自尽，守御使刘延庆夺门出奔，为追骑所杀。张叔夜父子，力战受创，也只好退回。钦宗闻报大恸道：“朕悔不用种师道言，今无及了。”何止此着。小子有诗叹道：

　　不信仁贤国已虚，如何守备又终疏？
　　前车未远应知鉴，覆辙胡堪及后车。

钦宗恸哭未终，忽闻门外大哗，越吓得魂不附体，究竟何人哗噪，待至下回表明。

读此回而不痛心者非人。读此回而不切齿者亦非人。三镇许割而不割，犹谓要盟无质，不妨食言，然亦必慎择将帅，大修武备，惩前日之游移，定后来之果断，方可挽回危局，勉遏寇氛。乃忽而议战，忽而议和。议和之误，固不待言，而议战者亦始终无保国之方，御敌之法，甚且堕敌使之计，愈致挑动强邻，至于金人日逼，朝议益棼，谋幸谋和，更无定见。李纲罢矣，师道死矣，将相非人，游手且进握兵柄，其失可胜道乎？钦宗谓悔不用师道言，吾料其所悔者，在西幸之不果，非在前时却敌诸谋，是仍一畏懦怯弱而已。呜呼钦宗！呜呼赵宋！

第六十二回
堕奸谋阖宫被劫　立异姓二帝蒙尘

却说钦宗闻京城已陷，恸哭未休，忽卫士等鼓噪进来，求见钦宗，钦宗只好登楼慰遣。凑巧卫士长蒋宣到来，麾众使退，并拟拥护乘舆，突围出走。孙傅、吕好问在旁，以为未可，宣抗声道："宰相误信奸臣，害得这般局面，尚有何说！"孙傅又欲与争，还是吕好问劝解道："汝等欲翼主出围，原是忠义，但此时敌兵四逼，如何可轻动呢？"宣乃道："尚书算知军情！"言讫乃退。何㮚欲亲率都人巷战，会得金使进来，仍宣言议和退师。还是欺骗宋人。钦宗乃命何㮚与济王栩，徽宗第六子。至金军请成。及还，述及粘没喝、干离不等，要上皇出去订盟。钦宗呜咽道："上皇已惊忧成疾，何可出盟？必不得已，由朕亲往。"何㮚、孙傅、陈过庭等，均束手无策。钦宗顿足涕泗道："罢！罢！事已至此，也顾不得什么了。"还是一死，免得出丑。遂命何㮚等草了降表，由钦宗亲自赍至金营乞降。丢脸已极。粘没喝、干离不高据胡床，传令入见。钦宗进营，向他长揖，递上降表。粘没喝道："我国本不愿兴兵，只因汝国君臣昏庸已极，所以特来问罪。现拟另立贤君，主持中国，我等便即退师。"又进一步。钦宗默然不答。何㮚、陈过庭、孙傅等随驾同往，因齐声抗议道："贵国欲割地纳金，均可依从，惟易主一层，请毋庸议及！"粘没喝只是摇首，干离不狞笑道："你等既愿割地，快去割让两河，讲到金帛一层，最少要金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何㮚等听到此层，不禁咋舌，一时不好承认。粘没喝竟将钦宗留着，并拘住何㮚等人，硬行胁迫。过了两日，钦宗与何㮚等，无术求免，只好允议，乃释令还朝，限日办齐。

钦宗自金营出来，已是涕泪满颐，仿佛妇人女子。道旁见士民迎谒，不禁掩面大哭道："宰相误我父子。"谁叫你误用奸相？士民等也流涕不止。及钦宗还宫，即遣刘韐、陈过庭、折彦质等为割地使，分赴河东、河北割地界金。又遣欧阳珣等二十人，往谕各州县降金。珣尝知盐官县，曾与僚友九人，上书极言："祖宗土地，尺寸不应与人。"及入为将作监丞，正值京师危极，又奏称："战败失地，他日取还，不失为直。不战割地，他日即可取还，也不免理曲。"数语触怒宰辅，因此命他出使，往割深州。到此时光，还想借刀杀人，这等辅臣，罪不容死。各路使臣，统有金兵随押。欧阳珣至深州城下，呼城上守兵，涕泣与语道："朝廷为奸人所误，丧师割地，我特拼死来此，奉劝汝等，宜勉为忠义，守土报国。"道言未绝，即被金人絷送燕京。珣痛詈不屈，竟被焚死。不肯略过忠臣，无非阐扬名教。此外两河军民，恰也不肯降金，多半闭门拒使，谢绝诏命。

陕西宣抚使范致虚集兵十万人入援，至颍昌，闻汴都已破，西道总管王襄先遁。致虚尚率副总管孙昭远，环庆帅王似，熙河帅王倚，同出武关，至邓州千秋镇，遇金将娄室军，不战皆溃。金帅在汴，越觉骄横，一切供应，俱向宋廷索取。今日要刍粮，明日要骡马，甚且索少女一千五百人，充当侍役。可怜一班宫娥彩女，闻这消息，只恐出去应命，供那鞑子糟蹋，稍知节烈的淑媛，便投入池中，陆续毙命。未几，已至除夕，宫廷里面，啼哭都来不及，还有何心贺年？翌日，为靖康二年元旦，钦宗朝上皇于崇福宫，金帅粘没喝也遣子真珠率偏将八人入贺，钦宗命济王栩如金营报谢。才阅两三日，金人即来索金币。宋廷已悉索敝赋，哪里取得出许多金帛？偏敌使连番催促，到了初十这一日，竟遣人入宫坐索，否则仍邀钦宗至军，自行面议。钦宗至此，自知凶多吉

少，不欲再行，何㮚、李若水进言道："圣驾前已去过，没有意外情事，今日再往，料亦无妨。"钦宗乃命孙傅辅太子监国，自与何㮚、李若水等，复如青城。

阁门宣赞舍人吴革，语何㮚道："天文帝座甚倾，车驾若出，必堕虏计。"㮚不听，仍拥帝出郊。张叔夜叩马谏阻，钦宗道："朕为人民起见，不得不再往。"叔夜号恸再拜，钦宗亦流泪道："嵇仲努力！"说至此，竟哽咽不能成声。此时满城皆虏，宋廷上下，都似瓮中之鳖，钦宗若要不去，除非死殉社稷。或谓此次不行，当不至被虏，其然岂其然乎？原来嵇仲即叔夜表字，钦宗以字称臣，也是重托的意思。及往抵金营，粘没喝即将钦宗留住，作为索交金帛的押券。太学生徐揆，至金营投书，请车驾还阙。粘没喝召他进去，怒言诘难。揆亦厉声抗论，竟为所害。割地使刘韐，返至金营，粘没喝颇重刘韐，遣仆射韩正，馆待僧舍。正语韐道："国相知君，将加重用。"韐答道："偷生以事二姓，宁死不为。"正又道："军中正议立异姓，国相欲令君代正，与其徒死无益，何若北去享身富贵？"韐仰天大呼道："苍天苍天！大宋臣子刘韐，乃听敌迫胁么？"随即走入耳室，觅得片纸，啮指出血，写了几句绝命辞。辞云：

> 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两君。况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此予所以必死也。

写毕，折成方胜，令亲信持归，报明家属。自己沐浴更衣，酌饮卮酒，投缳自尽。金人也悯他忠节，瘗诸寺西冈上，且遍题窗壁，载明瘗所。越八十日，始得就殓，颜色如生，后来得褒谥忠显。

是时汴都一带，连日大风，阴霾四塞。钦宗留金营中，日望还宫，传令廷臣等搜括金银，无论戚里宗室，内侍僧道，伎术倡优等家，概行罗掘，共计八日，得金三十万八千两，银六百万两，衣缎一百万匹，赍送金营。粘没喝以为未足，再由开封府立赏征求，凡十八日，复得金七万两，银一百十四万两，衣缎四万匹，仍然献纳。粘没喝反怒道："宽限多日，只有这些金银，显见得是欺我呢。"提举官梅执礼等，但答称搜括已尽，即被金人杀害，余官各杖数百下，再令续缴。一面宣布金主命令，废上皇及钦宗为庶人。知枢密院事刘彦宗，请复立赵氏，粘没喝不许，且设堑南薰门，杜绝内城出入，人心大恐。嗣复迫令翰林承旨吴幵，吏部尚书莫俦入城，令城中推立异姓，且逼上皇、太后等出城。上皇将行，张叔夜入谏道："皇上一出不返，上皇不应再出，臣当率励将士，护驾突围。万一天不佑宋，死在封疆，比诸生陷夷狄，也较为光荣哩。"此言却是。上皇嗟叹数声，竟欲觅药自殉。药方觅得，不意都巡检范琼趋入，劈手夺去，即劫上皇、太后乘犊车出宫，并逼郓王楷徽宗第三子。及诸妃公主驸马，与六宫已有位号的嫔御，一概从行。惟元祐皇后孟氏，因废居私第，竟得幸免。是谓祸中得福。

先是内侍邓述，随钦宗至金营，由金人威怵利诱，令具诸王皇孙妃名。金人遂檄开封尹徐秉哲，尽行交出。秉哲令坊巷五家为保，毋得藏匿，先后得三千余人，各令衣袂联属，牵诣金军。为丛驱雀，令人发指。粘没喝既得上皇，即令与钦宗同易胡服。李若水抱住钦宗，放声大哭，诋金人为狗辈。金兵将若水曳出，捶击交下，血流满面，气结仆地。粘没喝忙喝住兵士。且令铁骑十余人守视，严嘱道："必使李侍郎无恙，违令处死！"若水绝粒不食，金人一再劝降，若水叹道："天无二日，若水岂有二主么？"粘没喝又胁二帝召皇后太子，孙傅留太子不遣，且欲设法保全。偏是卖主求荣的吴幵、莫俦，定要太子出宫。范琼更凶恶得很，竟胁令卫士，牵住皇后太子共车而出。比金还要凶悖。孙傅大恸道："我为太子傅，义当与太子共死生。"当下将留守职务．交付王时雍，因从太子出宫，百官军吏，奔随太子号哭。太子亦泣呼道，"百姓救我！"哭声震天。至南薰门，范琼请孙傅还朝，守门的金人，亦语傅道，"我军但欲得太子，与留守何干？"傅答道："我乃宋朝大臣，兼为太子太傅，誓当死从。"乃寄宿门下，再待后命。

李若水留金营数日，粘没喝召他入问，议立异姓。若水不与多辩，但骂他为剧贼。粘没喝尚不欲加害，挥令退去，若水仍骂不绝口，恼动一班金将，用铁挝击若水唇，唇破血流，且喷且骂，甚至颈被裂，舌被断，方才气绝。粘没喝也不禁

赞叹道："好一个忠臣！"部众亦相语道："辽国亡时，有十数人死义，南朝只李侍郎一人，好算是血性男儿。"蛮貊也知忠信。粘没喝又令吴幵、莫俦召集宋臣，议立异姓。众官莫敢发言，留守王时雍密问幵、俦，幵、俦并答道："金人的意思，欲立前太宰张邦昌。"时雍道："张邦昌么？恐众心未服。"说至此，适尚书员外郎宋齐愈，自金营到来，传示敌意，用片纸书就张邦昌三字，且云："不立邦昌，金军未必肯退。"时雍乃决，遂将张邦昌姓名，列入议状，令百官署印。孙傅、张叔夜均不肯署，由吴幵、莫俦报知粘没喝，粘没喝遂派兵拘去孙、张，分羁营中，且召叔夜入，绐道，"孙傅不肯署名，已将他杀毙，公老成硕望，岂可与傅同死？"叔夜道："世受国恩，义当与国存亡，今日宁死不署名。"粘没喝不禁点首，仍令还絷。太常寺簿张浚，开封士曹赵鼎，司门员外郎胡寅，皆不肯书名，逃入太学。唐恪已经署名，不知如何良心发现，竟仰药自杀。既不惜死，何必署状。王时雍复集百官，诣秘书省，阖门胁署，外环兵士，近时胁迫选举，想亦由此处抄来。令范琼谕大众，拥立邦昌，大众唯唯听命。惟御史马伸、吴给，约中丞秦桧，自为议状，愿迎还钦宗，严斥邦昌。秦桧此时，尚有天良。事为粘没喝所闻，又将秦桧拿去。吴幵、莫俦遂持议状诣金营，一面邀张邦昌入居尚书省。此时邦昌初欲自尽，吴幵遣人与语道："相公前日不效死城外，今乃欲涂炭一城么？"邦昌遂安然居住，静听金命。阁门宣赞舍人吴革，不肯屈节异姓，密结内亲事言官数百人，谋诛邦昌，夺还二帝，约期三月八日举事。前期二日，闻报邦昌于七日受册，遂不暇延伫，即于三月六日，各焚居庐，杀妻子，起义金水门外。革披甲上马，率众夺门，适值范琼出来，问明来意，佯表同情，当即绐革入门。一声呼喝，琼党毕集，竟将吴革拿下，革极口痛詈，即被杀害。革有一子从军，亦同时受刃。麾下百人，俱遭擒戮。越日，金人赍到册宝，立张邦昌为楚帝。邦昌北向拜舞，受册即位，遂升文德殿，设位御座旁，受百官庆贺，遣阁门传令勿拜。王时雍竟首先拜倒，百官也一律跪地。无耻之至。邦昌自觉不安，但东面伫立罢了。

是日风霾日晕，白昼无光，百官虽然行礼，总不免有些凄楚。邦昌亦变色不宁，惟王时雍、吴幵，莫俦、范琼四人，欣欣然有得色。邦昌命王时雍知枢密院事，吴幵同知枢密院事，莫俦签书院事，吕好问领门下省，徐秉哲领中书省，职衔上俱加一权字。邦昌自称为予，命令称手书，百官文移，虽未改元，已撤去靖康字样，惟吕好问所行文书，尚署靖康二年，王时雍入殿，对着邦昌，尝自言臣启陛下，且劝他坐紫宸垂拱殿，接见金使。赖好问力争，乃不果行，上皇在金营，闻邦昌僭位，泫然下泪道："邦昌若能死节，社稷亦有光荣，今既俨然为君，还有甚么希望呢？"你要用这班贼臣，应该受此痛苦。金人也恐久居生变，遂于四月初旬，将二帝以下，分作二起，押解北行。张邦昌服柘袍，张红盖，亲诣金营饯行。干离不劫上皇、太后，与亲王驸马妃嫔，及康王母韦贤妃、康王夫人邢氏，向滑州北行。粘没喝劫帝后太子妃嫔宗室，及何㮚、孙傅、张叔夜、陈过庭、司马朴、秦桧等，由郑州北行。将要启程，张邦昌复带领百官，至南薰门外，遥送二帝，二帝相望大恸。忽有一半老徐娘，素服而来，装饰与女道士相似，竟不顾戎马厉害，欲闯入金营，来与上皇诀别。看官道此妇为谁？原来就是李师师。相违久了。师师自徽宗内禅，乞为女冠子，隐迹尼庵。金人夙闻艳名，早欲寻她取乐，因一时搜获无着，只好搁置。偏她自行送来，正是喜出望外，当下问明姓氏，将她拥住。师师道："乞与我见上皇一面，当随同北去。"金人遂导见上皇，两人会短离长，说不尽的苦楚，只把那一掬泪珠儿，做了赠别的纪念。金人不许多叙，就将她扯开一旁，但听她说了"上皇保重"四字，仿佛是出塞琵琶，凄音激越。粘没喝子真珠素性渔色，看她似带雨梨花，倍加怜惜，当即令同乘一车，好言抚慰。偏偏行未数里，那李师师竟柳眉紧蹙，桃靥损娇，口中模模糊糊的念了上皇几声，竟仰仆车上，奄然长逝了。师师虽误国尤物，较诸张邦昌等，不啻霄壤，特揭之以愧奸臣。真珠尚欲施救，哪里救得转来？及仔细查验，乃是折断金簪，吞食自殉。真珠非常叹惜，便令在青城附近，择地埋香，自己亲奠一卮，方才登程。

沿途带去物件，数不胜数，所有宋帝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府州县图及一切珍玩宝物，都向汴京城内括去，撵送金邦。钦宗每过一城，辄掩面号泣，到了白沟，已是前时宋、金的界河。张叔夜在途，早经不食，但饮水为生，既渡白河，闻车夫相语道："过界河了。"他竟矍然起立，仰天大呼，嗣是遂不复言，扼吭竟死。及将到燕山，金军两路相会，真珠转白干离不，欲有所求，干离不微笑允诺。看官道是何事？原来徽宗身旁有婉容王氏及一个帝姬，生得美丽无双，为真珠所艳羡。他因徽宗一部分，由干离不监押，只好向干离不请求，干离不转白徽宗，徽宗此时，连性命都不可保，哪里还顾及妻女？没奈何，割爱许给，干离不遂命真珠取纳，真珠即带进来，把这两个似花似玉的佳人，拥至马上，载归营中，朝夕受用去了。昏庸之害，一至于此，真是自作自受。未几，由燕山至金都，粘没喝、干离不奉金主命，先令徽、钦二帝穿着素服，谒见金太祖阿骨打庙，明是献俘。随后引见金主于乾元殿。两朝天子，同作俘囚，只因不肯舍命，屈膝虏廷，直把那黄帝以来的汉族，都丢尽了脸，真正可羞！真正可叹！金主晟封徽宗为昏德公，钦宗为重昏侯，徙锢韩州。后来复迁居五国城，事见后文。何㮚、孙傅在燕山时，已相继毕命。总计北宋自太祖开国，传至钦宗，共历九主凡一百六十七年而亡。小子有诗叹道：

父子甘心作虏囚，汴京王气一朝收。

当年艺祖开邦日，哪识云礽被此羞？

北宋已亡，南宋开始，帝位属诸康王构，张邦昌当然要退让了。事详下回，请看官续阅。

北宋之亡，非金人亡之，自亡之也。徽、钦之失无论已，试观金人陷汴，在靖康元年十一月，而掳劫二主，自汴启行，则在靖康二年之四月。此四五月间，盘桓大梁，不愿遽发，窥其来意，非必欲掳劫二帝，不过欲索金割地，饱载而归耳。不然，宋都已破，宋帝已掳，何必再立张邦昌乎？乃何㮚、吴幵、莫俦、范琼为虎作伥，既送钦宗于虎口，复劫上皇、太后及诸王妃嫔公主驸马等，尽入虎穴，是虎尚未欲噬人，而导虎者驱之使噬也，彼亦何惮而不受耶？惟是黜陟之权，操诸君主，谁尸帝位，乃误用匪人至此？且都城失守，大势已去，何不一死以谢社稷，而顾步青衣行酒之后尘，蒙羞忍辱，吾不意怀、愍之后，复有此徽、钦二主也。名为天子，不及一妓，虽决黄河之水，恐亦未足洗耻云。

第六十三回
承遗祚藩王登极 发逆案奸贼伏诛

却说金兵既退，张邦昌尚尸位如故，吕好问语邦昌道："相公真欲为帝么？还是权宜行事，徐图他策么？"邦昌失色道："这是何说？"好问道："相公阅历已久，应晓得中国人情，彼时金兵压境，无可奈何，今强虏北去，何人肯拥戴相公？为相公计，当即日还政，内迎元祐皇后入宫，外请康王早正大位，庶可保全。"监察御史马伸亦贻书邦昌，极陈顺逆利害，请速迎康王入京。邦昌乃迎元祐皇后孟氏入居延福宫，尊为宋太后，太后上加一宋字，邦昌亦欲效太祖耶？所上册文，有"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宫之礼"等语。知淮宁府子崧系燕王德昭五世孙，闻二帝北迁，即与江、淮经制使翁彦国等，登坛誓众，同奖王室。并移书呵斥邦昌，令他反正。邦昌乃遣谢克家往迎康王。

康王当汴京危急时，已受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佐以陈遘、汪伯彦、宗泽，由相州出发，进次大名。金兵沿河驻扎，约有数十营。宗泽前驱猛进，力破金人三十余寨，履冰渡河。知信德府梁扬祖率三千人来会，麾下有张俊、苗传、杨沂中、田师中等人，俱有勇力，威势颇振。宗泽请即日援汴，康王恰也愿从，偏来了朝使曹辅，赍到蜡诏，内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议和好，可屯兵近甸，勿遽来京！"宗泽道："此乃金人狡谋，欲缓我师，愚以为君父有难，理应急援，请大王督军，直趋澶渊，次第进垒。万一敌有异图，我军已到城下了。"如用此计，徽、钦或不至被掳。汪伯彦道："明诏令我暂驻，如何可违？"宗泽道："将在外，君命不受，况这道诏命，安知非由敌胁迫么？"康王竟信伯彦言，但遣泽先趋澶渊。泽遂自大名赴开德，连战皆捷，一面奉书康王，请檄诸道兵会京城，一面移书北道总管赵野，河东北路宣抚使范讷，知兴仁府曾楙，会兵入援，不料数路都杳无影响。泽只率孤军，进趋卫南，转战而东，忽见金兵四集，险些儿被他围住。裨将王孝忠阵亡。泽下令死战，军士都以一当百，斩首数千级。金人败走。到了夜间，金人复进袭泽营，亏得泽预先迁徙，只剩了一座空寨，反使金兵骇退。泽复过河追击，又得胜仗，陆续报闻康王，并催他火速进军。康王已有众八万，并召集高阳关路安抚使黄潜善，及总官杨维忠，移师东平，分屯济、濮诸州。旋得金人假传宋诏，令康王所有部众，交付副元帅，自己即日还京。幸张俊觑破诈谋，谏止康王。康王乃进次济州，静候消息。救兵如救火，无故逗留中道，已见康王之心。

宗泽屡催无效，且闻二帝已经北去，即提孤军回趋大名，传檄河北，拟邀截金人归路，夺还二帝。怎奈勤王兵无一到来，眼见得独力难支，不便轻进。康王尚安居济州，至谢克家由京到济，方得京城确报。克家当即劝进，康王不允。既而汴使蒋思愈又至，代呈张邦昌书，无非自力解免，请康王归汴正位云云。康王复书慰勉。独宗泽以邦昌篡逆，乞康王声罪致讨，兴复社稷。康王正在迟疑，既而吕好问贻书康王谓："大王不自立，恐有不当立的人，起据神器，应亟定大计为是。"张邦昌又遣原使谢克家及康王舅忠州防御使韦渊，奉大宋受命宝，诣济州劝进。孟后亦派冯澥等为奉迎使，同至济州。康王乃恸哭受宝，遂遣克家还京，办理即位仪物。时孟后已由邦昌尊奉，垂帘听政，乃命太常少卿汪藻，代草手书，谕告中外道：

> 比以敌国兴师，却城失守，祲缠宫阙，既二帝之蒙尘，祸及宗祊，谓三灵之改卜。众恐中原之无主，姑令旧弼以临朝。虽义形于色，而以死为辞，然事迫于危，而非权莫

济。内以拯黔首将亡之命，外以纾邻国见逼之威，遂成九庙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癃之质，起于闲废之中，迎置宫闱，进加位号，举钦圣已还之典，成靖康欲复之心，永言运数之屯，坐视邦家之覆。抚躬犹在，流涕何从？缅维艺祖之开基，实自高穹之眷命，历年二百，人不知兵，传序九君，世无失德。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贤王，越居近服，已徇群情之请，俾膺神器之归，繇康邸之旧藩，嗣宋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惟天意，夫岂人谋？尚期中外之协心，同定安危之至计。庶臻小愒，渐底丕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于吾志！

这道手书，传到济州。济州父老，争诣军门上言，州城四面，红光烛天，明是上苍瑞应，请即城内即皇帝位。康王慰谕父老，令散归听命。权应天府朱胜非自任所进谒，愿迎康王至应天，谓："南京即宋州。为艺祖兴王地，四方所向，且便漕运，请即日启行。"宗泽亦以为可。康王乃决趋应天府。临行时，鄜延副总管刘光世，自陕州来会，康王命他为五军都提举。既而西道总管王襄，宣抚使统制官韩世忠，亦陆续到来，均随康王至应天府。于是就府门左首，筑受命坛，定期五月朔即位。张邦昌先日趋至，伏地请死，继以恸哭，亏他做作。康王仍慰抚有加。王时雍等也奉乘舆服御，齐集应天。转瞬间，就是五月朔日，康王登坛受命，礼毕后，遥谢二帝，北向悲号。旋经百官劝止，乃就府治，即位受百官拜谒，改元建炎，颁诏大赦。所有张邦昌以下，及供应金军等人，概置不问。惟童贯、蔡京、朱勔，李彦、梁师成等子孙，不得收叙。遥上靖康帝尊号，曰孝慈渊圣皇帝，尊元祐皇后孟氏为元祐太后。遥尊生母韦氏为宣和皇后。遥立夫人邢氏为皇后。孟后即日在东京撤帘，一切政治，归新皇专决。历史上称为南宋。且因康王后来庙号，叫作高宗皇帝，遂也沿称高宗。

小子尚有一段遗闻，未经见诸正史，只有稗乘上间或载及，因亦采入，聊供看官参阅。相传徽宗是江南李主煜后身，神宗曾梦李主来谒，因生徽宗，所以性情学术，均与李主相似。至被掳入金，金主亦仿用宋太祖见李主故事。独高宗生时，徽宗与郑后，俱梦见钱王镠索还两浙，次日即报韦妃生男。钱王寿至八十一，高宗寿数，后来与钱王适合，所以世称为钱王后身。宣和年间，禁中赐宴诸王，高宗酒醉欲眠，退卧幄次，徽宗入幄揭帘，但见金龙丈余，蜿蜒榻上，当即骇退。及高宗往质金军，粘没喝疑为将家子，遣还换质，未几访问得实，遣使急追。高宗尚在途次，倦憩崔府君庙中，忽梦神人大呼道："快行快行！敌兵要追来了。"高宗惊醒，见有一马在侧，忙上马飞驰。既渡河，马不复动，视之乃是泥马，因此有泥马渡康王的传说。此说恐未必确，彼时有张邦昌同行，且金兵已围攻汴都，往返甚近，亦不至有倦憩等事。这数种轶闻，是真是假，小子亦未敢臆断，不过人云亦云罢了。

且说高宗即位后，命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同知枢密院事，授张邦昌太保，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参决大事，寻复加爵太傅。开手即用三大奸臣，后事可知。罢尚书左丞耿南仲，右丞冯澥，用吕好问为尚书右丞，召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置御营司，总齐军政。即令黄潜善为御营使，汪伯彦兼副使，王渊为都统制，刘光世为提举，韩世忠为左军统制，张俊为前军统制，杨维忠主管殿前公事。窜误国罪臣李邦彦至浔州，吴敏至柳州，蔡懋至英州，李棁、宇文虚中、郑望之、李邺等，均安置广南诸州。宇文虚中似不应同罪。又以宣仁太后高氏，从前保护哲宗，曾立大功，令国史馆改正诬谤，播告天下，追贬蔡确、蔡卞、邢恕等人，御史中丞张澄，复论耿南仲主和罪状，因将南仲窜死南雄州。宗泽入见高宗，慨陈兴复大计，适李纲亦应召而至。两人敷陈国事，统是志同道合，涕泣而谈，高宗亦为动容，偏汪、黄两人，阴忌宗泽，不欲令他内用，但说襄阳为江防要口，应令泽镇守。高宗因命泽知襄阳府。汪、黄又忌李纲，复加谗间。纲稍有所闻，力辞相位。高宗面语纲道："朕知卿忠义，幸勿固辞！"纲顿首泣谢道："今日欲内修外攘，还二圣，抚四方，责在陛下与宰相。臣自知愚陋，不

能仰副委任，必欲臣暂掌政柄，臣愿仿唐姚崇人相故例，首陈十事，仰干天听。如蒙陛下采择施行，臣方敢受命。”高宗道：“卿尽管直陈，可行即行。”纲乃逐条说出，由小子表述如下：

（一）议国是注意在守。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二）议巡幸请高宗至汴都谒见宗庙，若汴不可居，上策宜都长安，次都襄阳，又次都建康，均当先事预备。（三）议赦令祖宗登极，赦令皆有常式，不应赦及恶逆，及罪废官，尽复官职。（四）议僭逆张邦昌挟金图逆，易姓改号，宜正典刑，垂戒万世。（五）议伪命邦昌僭号，百官多受伪命，应仿唐肃宗故事，以六等治罪。（六）议战宜修明军律，信赏必罚，藉作士气。（七）议守宜于沿河、江、淮措置控御，严扼敌冲。（八）议本政宜整饬纲纪，一归中书以尊朝廷。（九）议久任戒靖康间任官不久之弊，令百官各专责成。（十）议修德劝高宗益修孝悌恭俭，副民望而致中兴。

高宗闻此十事，不加可否，但言明日当颁议施行。纲乃退出。待至次日，颁出八议，惟僭逆伪命二事，留中不发。纲又剀切上书，略云：

僭逆伪命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所关甚重。张邦昌在政府十年，渊圣即位，首擢为相，方国家祸难。金人为易姓之谋，邦昌如能以死守节，推明天下戴宋之义，以感动其心，敌人未必不悔祸而存赵氏。而邦昌方以为得计，偃然正位号，处宫禁，擅降伪诏，以止四方勤王之师。及知天下之不与，乃不得已请元祐太后垂帘听政，而议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议者不同，臣请以春秋之法断之。夫春秋之法，人臣无将，将则必诛。赵盾不讨贼，则书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号，敌退而止勤王之师，非特将与不讨贼而已。刘盆子以汉宗室，为赤眉所立，其后以十万众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于盆子，不得已而自归，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礼也？陛下欲建中兴之业，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谁不解体？又伪命臣僚，一切置而不问，何以厉天下士大夫之节乎？伏乞降下立申睿断，毋瞻徇以失民望！

高宗览书后，召汪、黄二人与商。黄潜善代为邦昌剖辩，营救甚力。高宗因召问吕好问道：“卿前在围城中，必知邦昌情形。”好问道：“邦昌僭窃位号，人所共知，业已自归，惟求陛下裁处。”首鼠两端。高宗闻言，愈加踌躇。李纲复入谏道：“邦昌为逆，仍使在朝，百姓将目为二天子，臣不愿与贼臣同居。如必欲用邦昌，宁罢臣职！”言下泣拜不已，高宗颇为感动。伯彦乃接口道：“李纲气直，为臣等所不及。”高宗乃出纲奏议，揭邦昌罪状，贬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安置潭州，并将王时雍、徐秉哲、吴幵、莫俦、李耀、孙觌等，尽行贬谪，分窜高、梅、永、全、柳、归诸州。

先是邦昌僭居禁中，曾有华国靖恭夫人李氏，屡持果实，赠遗邦昌，邦昌也厚礼答馈。一夕，李氏邀邦昌夜饮，特将养女陈氏装饰停当，令他侍宴。邦昌见了陈女，身子已酥了半边，更兼他殷勤斟酒，目逗眉挑，不由得心神俱醉，饮了数杯，便假寐席上，佯作醉状。李氏见邦昌已醉，即与陈女掖他起座，且与语道：“大家事已至此，尚复何言？”当下持赭色半臂，披邦昌身上，拥入福宁殿，令他小睡，且令陈女侍着。邦昌本是有心陈女，故作此态，既见李氏出去，即跃然而起，立把陈女搂住。陈女半推半就，一任邦昌所为，宽衣解带、成就好事，嗣是邦昌遂封陈女为伪妃。及邦昌还居东府，李氏私下相送，并有怨谤高宗等语。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为，邦昌既贬潭州，威势尽失，当有人传达高宗，高宗即饬拘李氏下狱，命御史审讯。李氏无可抵赖，只好直供。于是邦昌罪上加罪，由马申奉诏至潭，勒令自尽，并诛王时雍等。李氏杖脊三百，发配车营。尝阅《说岳全传》谓邦昌被兀术祭旗，充作猪羊，证诸史乘，全属不符，可见俗小说之难信。

吕好问曾受伪命，为侍御史王宾所劾，自请解职，因有诏出知宣州。宋齐愈阿附金人，首书张邦昌姓名，坐罪下狱，受戮东市。同是一死，何不死于前日。追赠李若水、刘韐、霍安国等官。高宗方向用李纲，既任为右仆射，并命兼御营使。纲亦力图报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总计纲所规画，共有数则，无一非当时至计，小子复汇述如下：

一、请置河北招抚司，河东经制司，特荐张所、傅亮二人充任。高宗乃命张所为河

北招抚使，王瓔为河东经制使，傅亮为副使。

二、因高宗登极时，赦诏未及两河，建炎元年六月，适潘贤妃生子旉，应援例大赦，特请遍赦两河，广示德义。

三、请调宗泽留守汴京，规复两河。泽因奉命为东京留守，兼知开封府事。

四、请立沿河、江、淮帅府，凡置府十有九，下列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府置帅，兼都总管。郡置守，兼钤辖都监。总置军九十六万七千五百人。另置水军七十七将，帅府置水兵二军，要郡一军，立军号曰凌波楼船军。造舟江、淮诸州。前此四道都总管，一并取消。

五、修明军法，定伍、甲、队、部、军各制。五人为伍，二十五人为甲，百人为队，五百人为部，二千五百人为军。上下相维，不乱统系。所有招置新军，及御营司兵，俱用新法团结。且诏陕西、山东诸路帅臣，并依此法，互相应援。

六、令诸路募兵买马，劝民出财，并制造战车，颁行京东西路。

七、议车驾巡幸，首关中，次襄阳，又次在邓州，不当株守应天。高宗特命范致虚知邓州，修城池，缮宫室，实钱谷，以为巡幸之备。

八、遣宣义郎傅雱使金军，但云通问二圣，不言祈请，俾上下枕戈尝胆，誓报国耻，徐使敌人生畏，自归二帝。

九、请还元祐党籍，及元符上书人官爵。

高宗此时，总算言听计从，无不施行。偏黄潜善、汪伯彦两人，同忌李纲，复倡和议。适值金娄室率领重兵，进攻河中，权知府事郝仲连阖门死义。娄室入河中府城，复连陷解、绛、慈、隰诸州。汪、黄二人闻警，密请高宗转幸东南，高宗也觉胆怯，竟有巡幸东南的诏命。当时恼动了一位忠臣，接连上表，请帝还汴，正是：

庸主偷安甘避敌，直臣报国独输忱。

欲知何人上表，俟至下回报明。

观康王构之留次济州，与即位应天，而已知其不足有为矣。当汴京危迫之时，能亟援君父之难，即早尽臣子之心。况宗泽连败金人，先声已振，各路兵亦陆续到来，有众至九万人，正可临城一战，力解汴围，胡为逍遥东土，但求自全，坐视君父之困乎？既而汴使来迎，一再劝进，亦应即日赴汴，先诛逆贼，继承帝祚，北向以御强虏，定两河，迎还二帝，期雪前耻。胡乃转趋应天，即位偏隅，预作避敌之计乎？且一经登极，首任汪、黄，已足为中兴之累，至僭逆如张邦昌，犹且赐以王爵，尊礼备至。微李纲之力请惩奸，则功罪不明，纪纲益紊，恐小朝廷且无自立矣。朱子谓李纲入相，方成朝廷，证以纲之谋议，其言益信。然有直臣，必贵有明主，主德不明，必有直道难容之虑，宜乎李纲之即遭摈斥也。

第六十四回
宗留守力疾捐躯　信王榛败亡失迹

却说高宗欲巡幸东南，偏有一人，接连上表，请他还汴。这人非别，就是东京留守宗泽。泽受命至汴，见汴京城楼隳废，盗贼纵横，即首先下令，无论赃物轻重，概以盗论，悉从军法，当下捕诛盗贼数人，匪徒为之敛迹。嗣是抚循军民，修治楼橹，阖城乃安。会闻河东巨寇王善，拥众七十万，欲夺汴城，泽单骑驰入善营，涕泣慰谕道："朝廷当危急时候，倘有一、二人如公，亦不至有敌患。现在嗣皇受命，力图中兴，大丈夫建立功业，正在今日，为什么甘心自弃呢？"善素重泽名，至是越加感动，遂率众泣拜道："敢不效力。"泽既收降王善，又遣招谕杨进、王再兴、李贵、王大郎等，各遵约束。京西、淮南，河南北一带，已无盗踪。乃就京城四壁，各置统领，管辖降卒，并造战车千二百乘，以资军用。又在城外相度形势，立坚壁二十四所，沿河遍筑连珠寨，联结河东、河北山水民兵。一面渡河，约集诸将，共议恢复事宜。且开凿五丈河，通西北商旅，百货骈集，物价渐平。乃上疏请高宗还汴，高宗尚优诏慰答，惟不及还汴日期。既而金使至开封，只说是通好伪楚，泽将来使拘住，表请正法，有诏反令他延置别馆。斩使或未免太甚，延使实可不必。他复申奏行在，不肯奉诏。旋得高宗手札，命他遣还。因不得已纵遣来使。会闻金人将入攻汜水，正拟遣将往援，巧值岳飞到汴，误犯军令，坐罪当刑。泽见他相貌非常，不忍加罪，及问他战略，所答悉如泽意。泽许为将材，遂拨兵五百骑，令援汜水，将功补过。飞大败金兵而还，因擢飞为统制，飞由是知名。泽又申疏请高宗还汴，哪知此次拜表，竟不答复，反遣使至汴，迎太庙神主，奉诣行在，且连元祐太后及六宫与卫士家属，统行接去。泽复剀切上书，极言汴京不应舍弃，仍不见报。既而闻李纲转任左仆射，正拟向纲致书，并力请高宗还汴，不意书尚未发，那左仆射李纲，竟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了。未几，又闻太学生陈东，布衣欧阳澈，请复用李纲，罢斥黄潜善、汪伯彦，竟致激怒高宗，同处死刑。看官你想！这赤胆忠心的宗留守，能不欷歔太息么？

原来汪、黄两人，常劝高宗巡幸扬州，李纲独欲以去就相争。高宗初意尚信任李纲，因汪、黄在侧，时进谗言，渐渐地变了初见，将李纲撇在脑后。纲有所陈，常留中不报。嗣欲进黄潜善为右相，不得已调李纲为左相。仅过数日，潜善即促傅亮渡河。亮以措置未就，暂从缓进，纲亦代为申请。偏潜善不以为然，竟责他有意逗留，召还行在。亮本李纲所荐，遂上言朝廷罢亮，臣亦愿乞身归田。高宗虽慰留李纲，竟罢亮职。纲再疏求去，因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统计纲在相位，仅七十七日，所建一切规摸，粗有头绪。自罢纲后，尽反前政，决意巡幸东南。不务争存，何处得安乐窝？陈东、欧阳澈本未识纲，因为忠义所激，乃请任贤斥奸，潜善奏高宗道："陈东等尝纠众伏阙，若不严惩，恐又有骚动情事，为患匪轻。"高宗遂将原书交与潜善，令他核罪照办，潜善领书而出。尚书右丞许翰，问潜善道："公当办二人何罪？"潜善道："按法当斩。"许翰道："国家中兴，不应严杜言路，须下大臣等会议！"潜善佯为点首，暗中恰嘱开封府尹孟庾竟将二人处斩。东字少阳，镇江人，欧阳澈字德明，抚州人。两人以忠义杀身，无论识与不识，均为流涕。四明李猷赎尸瘗埋。越三年，汪、黄得罪，乃追赠二人为承事郎，各官亲属一人，州县抚恤其家属。绍兴四年，又并加朝奉郎，秘阁修撰官。

阐扬忠义，不惮从详。惟许翰闻二人处斩，代著哀辞，且八上章求罢，因亦免职。

会河北州郡陆续被金军破陷，黄潜善、汪伯彦二人，力劝高宗幸扬州。高宗从二人言，指日启跸。隆祐太后以下，先期出行。看官道隆祐太后是何人？原来就是元祐太后。元祐的元字，因犯太祖讳，所以改为隆祐，这是高宗启跸以前，新经改定。不肯模糊一笔。及高宗到了扬州，还道是避敌较远，可以无虞。且把故相李纲，窜置鄂州，并遣朝奉郎王伦，及阁门舍人朱弁，同赴金邦，请休战议和，一心一意地讨好金人，想做个小朝廷罢了。哪知宋愈示弱，金益逞强，王伦等到了云中，反被粘没喝羁住，将他软禁起来，还要起燕京八路民兵，分三路来侵南宋。看官你想！一个国家，可不图自强，专想偷安么？大声棒喝，后人听着。先是金将干离不闻高宗即位，拟送归二帝，重修和好，独粘没喝以为未可。未几，干离不死，粘没喝独握兵权，仍拟侵宋，及见王伦到来请和，料知高宗是个没用的主子。况且不向北进，反从南退，畏缩情形，不问可知，此时不乘机南下，还待何时？当下报告金主，分道南侵，自率所部兵下太行，由河阳渡河，直攻河南，分遣银术可一译作尼楚赫。攻汉上，讹里呆一译作鄂尔多，系金太祖子。兀术一译作乌珠，金太祖四子。自燕山由沧州渡河，进攻山东。分阿里蒲卢浑一译作阿里富埒珲。军趋淮南，娄室与撒离喝一译作萨里千。黑锋一译作哈富。自同州、渡河，转攻陕西。各路金兵，分头攻入。粘没喝至汜水关，留守孙照远走死。娄室至河中，见西岸有宋军扼守，不敢径渡，乃绕道韩城，履冰涉河，连陷同州华州。沿河安抚使郑骧力战不支，赴井自尽。娄室遂破潼关，经制使王燮弃了陕州，竟奔入蜀，中原大震。惟兀术欲渡河窥汴，幸得宗泽预遣将士，保护河梁，兀术乃暂行退去。

转眼间，已是建炎二年了，一出正月，银术可即进陷邓州，知州范致虚遁去，安抚使刘汲战死，所备巡幸储峙，均被劫去，且分兵四陷襄阳、均、房、唐、陈、蔡、汝、郑州、颍昌府。通判郑州赵伯振，知颍昌府孙默，知汝阳县郭赞，皆不屈遇害。兀术又自郑州抵白沙，去汴甚近。宗泽尚对客围棋，谈笑自若，属僚忙入内问计，泽怡然道："我已有准备了。"既而兵报到来，果得胜仗。原来宗泽先遣部将刘衍趋滑州，刘达趋郑州，牵制敌势。至是又选精锐数千骑，令绕出敌后，邀击金兵归路。金兵方与衍战，不料后面又有宋军，前后夹攻，竟致败溃。宗泽既得捷报，料知金人势盛，不肯一败即退，乃复遣部将阎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率兵趋郑。途中果遇粘没喝大军，两下对垒，中立战死，景良遁去，俊民竟解甲降金。泽闻败警，即捕到景良，将他斩首。嗣因俊民引金使来汴，持粘没喝书，招降宗泽。泽撕毁来书，复喝令左右，将两人杀了一双。是司马穰苴一流人物。既而刘衍还汴，金兵乘虚入滑，泽部将张㧑往援，㧑手下不过一二千人，金兵却有一二万。或请㧑少避敌锋，㧑叹道："避敌偷生，有何面目还见宗公？"因力战而死。泽闻㧑急，忙遣王宣驰救，至已不及。宣率部兵与金人力战，竟破金兵。金兵复弃城遁去。宣入滑后，报知宗泽，泽令宣知滑州。

忽有河上屯将，获住金将王策，由泽询问原委，乃系辽室旧臣，遂亲与解缚，邀他旁坐，道及辽亡遗事，及金人虚实，尽得详情，乃召诸将泣谕道："汝等皆心存忠义，当协谋剿敌，期还二圣，共立大功。"众将闻言，皆感激思奋，誓以死报。泽遂决意大举，募兵储粮，并约前时招抚各盗魁，共集城下，指日渡河。因再上疏，请高宗还汴，一面檄召都统制王彦，还屯滑州。彦性颇忠勇，曾与张所、宗泽等，并图恢复。泽尝遣岳飞助所，所待以国士，更派令随彦渡河。彦率师至新乡，遥见金兵数万前来，气势甚盛，彦部下不过七千人，将校十一员，飞亦在列。他将均有惧色，不敢进战，飞独持丈八铁枪，冲入敌阵，左挑右拨，无人敢当，遂夺得大纛一面，向空掷去。诸将见岳飞得手，也奋勇杀上，顿时击退金人，克复新乡。越日，再战侯兆川，飞身被十余创，士皆死战，又将金人击退。会粮食将罄，诣彦营乞粮，彦不许，飞自行措粮，转战至太行山，擒金将拓跋耶乌。金骁帅黑风大王，自恃枭悍，来与飞交锋，战未数合，又被飞一枪刺死，金人骇退。插入此段，实为岳飞写生。飞因彦不给粮，不便再进，仍率所部

复归宗泽。

彦骤失良将，乏人御敌，寻被金人围住，彦溃围出走，退保西山，即太行山。潜结两河豪杰，勉图再举。部下各相率刺面，涅成“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既而两河响应，众至十万，金将不敢近垒，转截彦军饷道。彦勒兵待敌，斩获甚众，至接得泽檄，乃陆续拔至滑州。泽闻彦已还滑，即将所定规划，奏报行在，略云：

> 臣欲乘此暑月，是时当靖康二年夏月。遣王彦等自滑州渡河，取怀、卫、浚、相等州，王再兴等自郑州直护西京陵寝，马扩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杨进、王善、丁进等各以所领兵，分路并进。河北山寨忠义之民，臣已约响应，众至百万。愿陛下早还京师，臣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中兴之业，必可立致。如有虚言，愿斩臣首以谢军民！

这疏上后，未接复诏，各处消息，反且日恶。永兴军潍州、淮宁、中山等府相继失陷。经略使唐重，知潍州韩浩，知淮宁府向子韶，知中山府陈遘，俱死难。泽忠愤交迫，又复上疏，大略说是：

> 祖宗基业，弃之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尘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寝，为贼所占，今年寒食节，未有祭享之地。而两河、二京、陕右、淮甸百万生灵，陷于涂炭，乃欲南幸湖外，盖奸邪之臣，一为贼虏方便之计，二为奸邪亲属，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备，人气已勇锐，望陛下毋沮万民敌忾之气，而循东晋既覆之辙！

高宗看到此奏，也不觉怦然心动，拟择日还京。偏黄潜善、汪伯彦二人，阴恨宗泽所陈，牵连自己，遂百端阻难，不令高宗还汴，且戒泽毋得轻动。奸臣当道，老将徒劳，可怜泽忧愤成疾，致生背疽。诸将相率问疾，泽矍然起床道：“我因二帝蒙尘，积愤至此，汝等若能歼敌，我死亦无恨了。”诸将相率流涕，齐声道：“敢不尽力！”及大众退出，泽复吟唐人诗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不亚五丈原遗恨。越宿，风雨如晦，泽病已垂危，尚无一语及家事。到了临终的时候，惟三呼“过河”罢了。到死不忘此念。泽字汝霖，义乌人，元祐中登进士第，具文武才，累任州县，迭著政绩，尚未以将略闻。至调知磁州，修城浚池，誓师固守，金人不敢犯。嗣佐高宗为副元帅，渡河逐寇，连败金人，于是威名渐著。既守东京，金人屡战屡却，益加敬畏，各呼为宗爷爷。殁时已年七十，远近号恸，讣闻于朝，赠观文殿学士谏议大夫，予谥忠简。泽子名颖，襄父戎幕，素得士心。汴人请以颖继父任，偏有诏令北京留守杜充移任，但命颖为判官。充至汴，酷虐寡谋，大失众望。颖屡谏不从，乞归守制。所有将士，及抚降诸盗，统行散去。一座宅中驭外的汴京城，要从此不保了。

是时金兵所至，类多残破，娄室既陷永兴，鼓众西行，秦州帅臣李绩出降，复引兵犯熙河。都监刘惟辅率精骑二千，夜趋新店。翌晨，遇着金兵，前驱大将为黑锋，由惟辅一马突出，舞槊直刺。黑锋不及防备，一槊洞胸，堕马竟死，余众败退。都护张严锐意击贼，追至五里坡，骤遇娄室伏兵，被围败亡。粘没喝方占踞西京，即河南府。闻黑锋战殁，遂毁去西京庐舍，往援娄室，留兀朮屯驻河阳。河南统制官翟进得入西京，复用兵袭击兀朮，兀朮先已预备，设伏以待进。子亮为先行，中伏殉节，进亦几殆。适御殖统制韩世忠，奉诏援西京，路过河阳，可巧遇着翟进败军，遂击鼓进兵，救了翟进。嗣与兀朮相持数日，未得胜仗，不意兀朮恰竟走了。看官道为何事？原来粘没喝引兵西进，闻娄室已转败为胜，乃自平陆渡河，径还云中。兀朮得知信息，所以也有归志。惟娄室入侵泾原，由制置使曲端，遣副将吴玠迎击，至青溪岭，一鼓击退金兵。石壕尉李彦仙亦用计克复陕州，及绛、解诸县。会徽宗第十八子信王榛，本随二帝北行，至庆源，亡匿真定境中。适和州防御使马扩与赵邦杰，聚兵五马山，从民间得榛，奉以为王，总制诸寨。两河遗民，闻风响应，榛遂手书奏牍，令马扩赍赴行在，呈上高宗。高宗展视，见上面写着：

> 马扩、赵邦杰忠义之心，坚若金石，臣自陷城中，颇知其虚实。贼今稍惰，皆怀归心。今山西诸寨乡兵，约十余万，力与贼抗，但皆苦乏粮，兼阙戎器，臣多方存恤，惟望

朝廷遣兵来援，否则不能支持，恐反为贼用。臣于陛下，以礼言则君臣，以义言则兄弟，其忧国念亲之心无异。原委臣总大军，与诸寨乡兵，约日大举，决见成功。臣翘切待命之至！

高宗览毕，正值黄潜善、汪伯彦在侧，便递与阅看。潜善不待看完，便问高宗道："这可是信王亲笔么？恐未免有假。"妒心如揭。高宗道："确是信王手书。他的笔迹，朕素认得的。"伯彦道："陛下亦须仔细。"一唱一和。高宗乃召见马扩，问明一切，已经确凿无疑，当即授信王榛为河外兵马都元帅，并令马扩为河北应援使，还报信王。扩退朝后，潜善与语道："信王已经北去，如何还在真定？汝此去须要小心窥伺，毋堕奸人狡谋，致陷欺君大罪！"似乎还替马扩着想。马扩一再辩论，潜善便提出"密旨"二字，兜头一盖。且云密旨中，亦令汝听诸路节制，不得有违。扩乃不与多争，怏怏而去，既至大名，料知此事难成，逗留了好几日。上文宗泽疏中，言令马扩自大名取洛相、真定，便在此时。金将讹里朵探知此事，恐扩请兵援榛，亟攻五马山诸寨，并遣人约粘没喝军，速来接应。信王榛闻金兵到来，连忙督兵守御，哪知汲道被金兵截断，寨众无水可汲，顿时溃乱。讹里朵乘乱杀入，诸寨悉陷，信王榛亡走，不知所终。小子有诗叹道：

不共戴天君父仇，枕戈有志愿同仇。
如何孱主昏庸甚，甘弃同胞忍国羞？

马扩得知警报，募兵驰援，已是不及，反被金兵截击清平，吃了一个大败仗，也只好仍往和州去了。欲知后事，且看下回。

靖康之世，若信用李纲、种师道，则不致北狩。建炎之时，若信用李纲、宗泽，则不致南迁。李纲之效忠于高宗，犹钦宗时也。宗泽之忠勇，较师道尤过之，史称泽请高宗还汴，前后约二十余奏，均为黄潜善、汪伯彦所阻抑，抱诸葛之忱，婴亚夫之疾，高宗之不明，殆视蜀后主为更下乎？信王榛避匿真定，得马扩、赵邦杰等，奉以为主，一成一旅，犹思规复，高宗拥数路大兵，尚误听汪、黄之言，避敌东南，甘任二奸播弄。盖至宗泽殁，信王榛亡，而两河中原，乃俱沦没矣。本回于宗泽、信王榛，叙述独详，此外则均从略。下笔固自有斟酌，非徒录前史已也。

第六十五回
招寇侮惊驰御驾　胁禅位激动义师

却说金娄室为吴玠所败，退至咸阳，因见渭南义兵满野，未敢遽渡，却沿流而东。时河东经制使为王庶，连檄环庆帅王似，泾原帅席贡，追蹑娄室。两人不欲受庶节制，均不发兵。就是陕西制置使曲端，亦不欲属庶。三将离心，适招寇虏。娄室并力攻鄜延，庶调兵扼守，那金兵恰转犯晋宁，侵丹州，渡清水河，复破潼关。庶日移文，促曲端进兵，端不肯从，但遣吴玠复华州，自引兵迂道至襄乐，与玠会师。及庶自往御敌，偏娄室从间道出攻延安，庶急忙回援，延安已破，害得庶无处可归。适知兴元府王𤫊率兵来会，庶乃把部兵付𤫊，自率官属等，赴襄乐劳军，还想借重曲端，恢复威力。真是痴想。及和端相晤，端反责他失守延安，意欲将他谋死。幸庶自知不妙，将经制使印，交与曲端，复拜表自劾。有诏降为京兆守，方得脱身自去。端尚欲拘住王𤫊，令统制张中孚往召，且与语道："𤫊若不听，可持头来。"中孚到了庆阳，𤫊已回兴元去了。曲端为人，曲则有之，端则未也。

娄室复返寇晋宁军，知军事徐徽言，函约知府州折可求，夹攻金人。可求子彦文赍书往复可求，偏被金兵遇着，拘絷而去。娄室胁令作书招降可求，可求重子轻君，竟将所属麟府三州，投降金军。徽言曾与可求联姻，娄室又使可求至城下，呼徽言与语，诱令降金。徽言不与多谈，但引弓注射，可求急走。徽言乘势出击，掩他不备，大败金兵，娄室退走十里下寨，其子竟死乱军中。惟娄室痛子情深，恨不把晋宁军吞下肚去，随即搜补卒乘，仍复进攻。相持至三月余，粮尽援绝，城遂被陷。徽言方欲自刎，金人猝至，拥挟以去。娄室尚欲胁降，徽言大骂，乃被杀死，统制孙昂以下，一概殉难。不肯埋没忠臣，是作者本心。娄室又进破鄜、坊二州，未几复破巩州，秦陇一带，几已无干净土了。

那时粘没喝已与讹里朵相会，接应前回。合攻濮州，知州杨粹中登陴固守，夜命部将姚端潜劫金营。粘没喝未曾预防，跣足走脱。嗣是攻城益急，月余城陷，粹中被执不屈遇害。粘没喝遂遣讹里朵攻大名，并檄兀术再下河南。兀术连陷开德府及相州，守臣王棣、赵不试相继死节。讹里朵兵至大名城下，守臣张益谦欲遁。提刑郭永入阻道："北京即指大名府。所以遮梁宋，敌或得志，朝廷危了。"益谦默然。郭永退出，急率兵守城，且募死士缒城南行，至行在告急。会大雾四塞，守卒迷茫，金兵缘梯登城，益谦慌忙迎降。讹里朵责他迟延，吓得益谦跪求，归咎郭永。可巧永亦被执，推至帐前，讹里朵问道："你敢阻降么？"永直认不讳。讹里朵道："你若肯降，不失富贵。"永怒骂道："无知狗彘，恨不能醢尔报国，尚欲我投降吗？"讹里朵大愤，亲拔剑杀死郭永，并令捕永家属，一并屠害。

各处警报，接连传到扬州，黄潜善多匿不上闻。高宗还道是金瓯无缺，安享太平，且令潜善与伯彦为尚书左右仆射，兼门下中书侍郎。两人入谢，高宗面谕道："黄卿作左相，汪卿作右相，何患国事不济？"仿佛梦境。两人听了，好似吃雪的凉，非常爽快。退朝后，毫无谋议，整日里与娇妻美妾，饮酒欢谈。有时且至寺院中，听老僧谈经说法。蹉跎到建炎三年正月，忽屯兵滑州的王彦入觐高宗，先至汪、黄二处叙谈。甫经见面，即抗声道："寇势日迫，未闻二公调将派兵，莫不是待敌自毙么？"潜善沉着脸道："有何祸事？"王彦禁不住冷笑道："敌酋娄室扰秦、陇，讹里朵陷北京，兀术下河南，想已早有军报。近日粘没喝又

破延庆府，前锋将及徐州，是事前未叙过，特借王彦说明，以省笔墨。二公也有耳目，难道痴聋不成?”伯彦插嘴道：“敌兵入境，全仗汝等守御，为何只责备宰臣?”王彦道：“两河义士，常延颈以望王师，我王彦日思北渡，无如各处将士，未必人人如彦，全仗二公辅导皇上，剀切下诏，会师北伐，庶有以作军心，慰士望。今二公寂然不动，皇上因此无闻，从此过去，恐不特中原陆沉，连江南也不能保守呢。”汪、黄二人语塞，惟心下已忿恨得很，待王彦退后，即入奏高宗，说是王彦病狂，请降旨免对。高宗率尔准奏，即免令入觐，只命充御营平寇统领。彦遂称疾辞官，奉诏致仕。

不到数日，粘没喝已陷徐州，知州事王复，一家遇害。韩世忠率师救濮，被粘没喝回军截击，又遭败衄，走保盐城。粘没喝遂取彭城，间道趋淮东，入泗州。高宗才闻警报，亟遣江、淮制置使刘光世，率兵守淮。敌尚未至，兵已先溃。粘没喝长驱至楚州，守城朱琳出降，复乘胜南进，破天长军，距扬州只数十里，内侍邝询闻警，忙入报高宗道：“寇已来了。”高宗也不及问明，急披甲乘马，驰出城外。到了瓜州，得小舟渡江，随行惟王渊、张俊，及内侍康履，并护圣军卒数人，日暮始至镇江府。都是汪、黄二相的功劳。黄潜善、汪伯彦尚率同僚，听浮屠说法，听罢返食。堂吏大呼道：“御驾已行了。”两人相顾仓皇，不及会食，忙策马南驰。隆祐太后及六宫妃嫔，幸有卫士护着，相继出奔。居民各夺门逃走，互相蹴踏，死亡载道。司农卿黄锷趋至江上，军士误作黄潜善，均戟指痛詈道：“误国误民，都出自汝，汝也有今日。”锷方欲辩白姓名，谁知语未出口，头已被断了。同姓竟至受累。

时事起仓猝，朝廷仪物，多半委弃，太常少卿季陵亟取九庙神主以行，出城未数里，回望城中，已经烟焰冲天，令人可怖。蓦闻后面喊声大起，恐有金兵追来，急急向前逃窜，竟把那太祖神主，遗失道中。驰至镇江，时已天明，见车驾又要启行，探息缘由，才知高宗要奔向杭州了。原来高宗到了镇江，权宿一宵，翌晨，召群臣商议去留。吏部尚书吕颐浩乞请留跸，为江北声援，王渊独言镇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占据姑苏，镇江即不可保，不如钱塘有重江险阻，尚可无虞。你想保全性命，谁知天不容汝。高宗遂决意趋杭，留中书侍郎朱胜非驻守镇江。江、淮制置使刘光世充行在五军制置使，控扼江口，是夕即发镇江，越四日次平江，又命朱胜非节制平江、秀州军马，张浚为副，留王渊守平江。又二日进次崇德，拜吕颐浩为同签书枢密院事，兼江、淮两浙制置使，还屯京口。又命张浚率兵八千守吴江。嗣是一直到杭，就州治为行宫，下诏罪己，求直言，赦死罪以下，放还窜逐诸罪臣，独李纲不赦。看官不必细问，便可知是汪、黄二人的计划，想藉此以谢金人。自以为智，实是呆鸟。一面录用张邦昌家属，令阁门祗候刘俊民，持邦昌与金人约和书稿，赴金军议和。专想此策。嗣接吕颐浩奏报，据言：“金人焚掠扬州，今已退去，臣已遣陈彦渡江收复扬州，藉慰上意”云云。高宗稍稍放心。

中丞张澄，因劾汪、黄二人，有二十大罪。二人尚联名具疏，但说是国家艰难，臣等不敢具文求退。高宗方觉二人奸伪，乃罢潜善知江宁府，伯彦知洪州，进朱胜非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王渊同签书枢密院事。渊无甚威望，骤迁显职，人怀不平。苗傅自负世将，刘正彦因招降剧盗，功大赏薄，每怀怨望。至是见王渊入任枢要，更愤恨得了不得，且疑他与内侍康履、蓝珪勾通，因得此位。于是两人密谋，先杀王渊，次杀履、珪。中大夫王世修，亦恨内侍专横，与苗、刘联络一气，协商既定，俟衅乃动。会召刘光世为殿前指挥使，百官入听宣制，苗傅以时机已至，遂与刘正彦定议，令王世修伏兵城北桥下，专待王渊退朝，就好动手。王渊全未知晓，惘惘然进去，又惘惘然出来。甫经乘马出城，那桥下的伏兵，顿时齐起，一拥上前，将王渊拖落马下。刘正彦拔剑出鞘，立即砍死。当下与苗傅拥兵入城，直抵行宫门外，枭了渊首，号令行阙，且分头搜捕内侍，擒斩了百余人。康履闻变，飞报高宗，高宗吓得满身发抖，一些儿没有摆布。挖苦得很。朱胜非正入直行宫，忙趋至楼上，诘问傅等擅杀罪状。傅抗声道：“我当面奏皇上。”语未毕，中军统制吴湛从内开门，引傅等进来。但听得一片哗

声，统说是要见驾。知杭州康永之，见事起急迫，无法拦阻，只好请高宗御楼慰谕。高宗不得已登楼，傅等望见黄盖，还是山呼下拜。高宗凭栏问故。想此时尚在抖着。傅厉声道："陛下信任中官，赏罚不公，军士有功，不闻加赏，内侍所主，尽可得官，黄潜善、汪伯彦误国至此，尚未远窜，王渊遇贼不战，首先渡江，结交康履，乃除枢密，臣自陛下即位以来，功多赏薄，共抱不平，现已将王渊斩首，在宫外的中官，亦多诛讫，惟康履等犹在君侧，乞缚付臣等，将他正法，聊谢三军。"迹虽跋扈，语却爽快。高宗亟语道："潜善、伯彦，已经罢斥，康履等即当重谴，卿等可还营听命！"傅又道："天下生灵无罪，乃害得肝脑涂地，这统由中官擅权的缘故。若不斩康履等人，臣等决不还营。"高宗沉吟不决，过了片时，傅等噪声愈盛，没奈何命湛执履，缚送楼下。傅手起刀落，将履砍成两段，脔尸枭首，并悬阙门。高宗仍命他还营，傅等尚是不依，且进言道："陛下不当即大位，试思渊圣皇帝归来，将若何处置？"高宗被他一诘，自觉无词可对，只得命朱胜非缒至楼下，委曲晓谕。并授傅为承宣御营使都统制，刘正彦为副。傅乃请隆祐太后听政，及遣人赴金议和。高宗准如所请，即下诏请隆祐太后垂帘。傅等闻诏，又复变卦，仍抗议道："皇太子何妨嗣立，况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得步进步，乃成叛贼。胜非复缒城而上，还白高宗。高宗嗫嚅道："朕当退避，但须得太后手诏，方可举行。"乃遣门下侍郎颜岐入内，请太后御楼。太后已至，高宗起立楹侧，从官请高宗还坐，高宗不禁呜咽道："恐朕已无坐处了。"谁叫你信用匪人。太后见危急万分，乃弃肩舆下楼，出门面谕道："自道君皇帝误信奸臣，致酿大祸，并非关今上皇帝事。况今上初无失德，不过为汪、黄两人所误，今已窜逐，统制宁有不知么？"傅答道："臣等必欲太后听政，奉皇子为帝。"太后道："目今强敌当前，我一妇人，抱三岁儿决事，如何号令天下？且转召敌轻侮，此事未便率行。"恰是达理之言。傅等仍固执不从，太后顾胜非道："今日正须大臣果断，相公何寂无一言？"应该责备。胜非遽退，还白高宗道："傅等腹心中有一王钧甫，适语臣云：'二将忠心有余，学识不足。'臣请陛下，静图将来，目下且权宜禅位。"高宗乃即提笔作诏，禅位皇子旉，请太后训政。胜非奉诏出宣，傅等乃麾众退去。

皇子旉即日嗣位，太后垂帘决事，尊高宗为睿圣仁孝皇帝，以显宁寺为睿圣宫，颁诏大赦，改元明受，加苗傅为武当军节度使，刘正彦为武成军节度使，分窜内侍蓝珪、曾泽等于岭南诸州。傅遣人追还，一律杀毙，且欲挟太后幼主等转幸徽、越，赖胜非婉谕祸福，才得罢议。越二日改元，赦书已达平江，留守张浚，秘不宣布。既而得苗傅等所传檄文，乃召守臣汤东野，及提刑赵哲，共谋讨逆。巧值张俊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来会张浚。两张官名，音同字异，看官不要误阅。浚与语朝事，涕洟交下。俊答道："现有旨，令俊赴秦凤，只准率三百人，余众分属他将，想此必系叛贼忌俊，伪传此诏，故特来此，与公一决。"浚即道："诚如君言，我等已拟兴兵问罪了。"俊拜泣道："这是目前要计，但亦须由公济以权变，免致惊动乘舆。"浚一再点首，正商议间，忽由江宁传到一函，由张浚启阅，乃是吕颐浩来问消息。且言："禅位一事，必有叛臣胁迫，应共图入讨"等语。这一书，适中张浚心坎，随即作书答复，约共起兵，并贻书刘光世，请他率师来会。嗣又恐傅等居中，或生他变，因特遣辩士冯𬬻，往说苗、刘不如反正。刘正彦乃令𬬻归，约浚至杭面商，浚闻吕颐浩已誓师出发，且疏请复辟，遂也令张俊扼吴江上流，一面上复辟书，一面复告正彦，只托言张俊骤回，人情震惧，不可不少留泛地，抚慰俊军。会韩世忠自盐城出海道，将赴行在，既至常熟，为张俊所闻，大喜道："世忠到来，事无不济了。"当下转达张浚，招致世忠。世忠得浚书，用酒酹地，慨然道："吾誓不与二贼共戴天。"随即驰赴平江，入见张浚，带哭带语道："今日举义，世忠愿与张浚共当此任，请公无虑！"浚亦泪下道："得两君力任艰难，自可无他患了。"遂大犒张俊、韩世忠两军，晓以大义，众皆感愤。世忠因辞别张浚，率兵赴阙，浚戒世忠道："投鼠忌器，此行不可过急，急转生变，宜趋秀州据粮道，静俟各军到齐，方可偕行。"世忠受命而去。

到了秀州，称疾不行，暗中恰大修战具，苗

傅等闻世忠南来，颇怀疑惧，欲拘他妻子为质。朱胜非忙语傅道："世忠逗留秀州，还是首鼠两端，若拘他妻孥，转恐激成变衅。为今日计，不如令他妻子出迎世忠，好言慰抚。世忠能为公用，平江诸人，都无能为了。"欺之以方，易令叛贼中计。傅喜道："相公所言甚是。"当即入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为安国夫人，令往迓世忠。看官道梁氏为何等人物？就是那巾帼英雄，著名南宋的梁红玉。标明奇女，应用特笔。红玉本京口娼家女，具有胆力，能挽弓注射，且通文墨，平素见少年子弟，类多白眼相待。自世忠在延安入伍，从军南征方腊，还至京口，与红玉相见，红玉知非常人，殷勤款待。两口儿语及战技，差不多是文君逢司马，红拂遇药师。为红玉幸，亦为世忠幸。先是红玉曾梦见黑虎，一同卧着，惊醒后，很自惊异。及既见世忠，觉与梦兆相应。且因世忠尚无妻室，当即以终身相托，世忠也喜得佳偶，竟与联姻。伉俪相谐，自不消说。未几生下一子，取名彦直。至高宗即位应天，召世忠为左军统制，世忠乃挈着妻孥，入备宿卫。嗣复外出御寇，留妻子居南京。高宗迁扬州，奔杭州，梁氏母子，当然随帝南行。及受安国夫人的封诰，且命往迓世忠，梁氏巴不得有此一着，匆匆驰入宫中，谢过太后，即回家携子，上马疾驱出城，一日夜，趋至秀州，世忠大喜道："天赐成功，令我妻子重聚，我更好安心讨逆了。"未几有诏促归，年号列着明受二字。世忠怒道："我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遂将来诏撕毁，并把来使斩讫。随即通报张浚，指日进兵。

张浚因遗书苗刘，声斥罪状，傅等得书，且怒且惧，乃遣弟瑀、翊及马柔吉等，率重兵，扼临平，并除张俊、韩世忠为节度使，独谪张浚为黄州团练副使，安置郴州。浚等皆不受命，且草起讨逆檄文，传达远迩，吕颐浩、刘光世亦相继来会，遂以韩世忠为前军，张俊为辅，刘光世为游击，自与吕颐浩总领中军，浩浩荡荡，由平江启行。途次接太后手诏，命睿圣皇帝处分兵马重事，张浚同知枢密院事，李邴、郑瑴并同签书枢密院事。各军闻命，愈加踊跃，陆续南下。苗、刘闻报，均惊慌失措，朱胜非暗地窃笑道："这两凶真无能为。"你也非真大有为。苗、刘情急，只好与胜非熟商。胜非道："为二公计，速自反正，否则各军到来，同请复辟，公等将置身何地？"苗傅、刘正彦想了多时，委实没法，不得已从胜非言。即召李邴、张守等，作百官奏章，及太后诏书，仍请睿圣皇帝复位。傅等且率百官朝睿圣宫，高宗漫言抚慰，苗、刘各用手加额道："圣天子度量，原不可及呢。"越日，太后下诏还政，朱胜非等迎高宗还行宫，御前殿，朝见百官。太后尚垂帘内坐，有诏复建炎年号，以苗傅为淮西制置使，刘正彦为副，进张浚知枢密院事。又越四日，太后撤帘，诏令张浚、吕颐浩入朝。张、吕等已至秀州，闻知此信，免不得集众会议，商酌善后事宜，再定行止。正是：

复辟虽曾闻诏下，锄奸非即罢兵时。

究竟行止如何，且看下回续表。

汪、黄佞臣也，而高宗信之。苗、刘逆臣也，而高宗用之。信佞臣适以召外侮，用逆臣适以酿内变。即位未几，而外侮猝乘，内变又起，当乘马疾驰之日，登楼慰谕之时，呼吸存亡，间不容发，高宗曾亦自悔否耶？夫汪、黄无莽、懿之智，刘、苗无操、裕之权，驾驭有方，则四子皆仆隶耳，宁能误人家国，肇祸萧墙哉？惟倚佞臣为左右手，而后直臣退，外侮得以乘之。置逆臣于肘腋间，而后忠臣疏，内变得而胁之。假使天已弃宋，则高宗不死于外寇，必死于内讧，东南半壁，盖早已糜烂矣。观于此而知高宗之不死，盖犹有天幸存焉。

第六十六回
韩世忠力平首逆　金兀朮大举南侵

却说张浚、吕颐浩集众会议，颐浩仍主张进兵，且语诸将道："今朝廷虽已复辟，二贼犹握兵居内，事若不济，必反加我等恶名。汉翟义、唐徐敬业故事，非即前鉴么？"诸将齐声道："公言甚是，我等非入清君侧，决不还师。"议既定，复驱军直进，径抵临平。遥见苗翊、马柔吉等，沿河扼守，负山面水，扎就好几座营盘，中流密布鹿角，阻住行舟。韩世忠舍舟登陆，跨马先驱，张俊、刘光世继进，统是大刀阔斧地杀上前去。翊等见来势甚猛，麾众却退，世忠复舍马徒步，操戈誓师道："今日当效死报国，将士如不用命，一概处斩！"于是人人奋勇，个个舍生。霎时间，驰入敌阵，翊引神臂弓，持满待着，世忠瞋目大呼，万众辟易，连箭杆都不及发，相率奔窜。苗翊、马柔吉禁遏不住，统行反走。各军乘胜追入北关，苗傅、刘正彦方受赏铁券，闻勤王兵杀至，急趋入都堂，将铁券取出，拥精兵二千，夜开涌金门遁去。王世修正拟出奔，劈头遇见韩世忠，被他一把抓住，牵付狱吏。张浚、吕颐浩并马入城，即进谒高宗，伏地待罪。高宗问劳再三，且语浚道："日前居睿圣宫。两宫隔绝，一日啜羹，忽闻贬卿，不觉覆手。默念卿若被谪，何人能当此任？"言毕，即解下所佩玉带，赐给张浚。浚当然拜谢，韩世忠已剿除逆党，随即进见，高宗不待行礼，便下座握世忠手，涕泣与语道："中军统制吴湛，首先助逆，现尚在朕肘腋间，能替朕捕诛么？"一逆都不能除，做甚么皇帝？世忠忙称遵旨，待高宗释手，即自去寻湛。巧适湛趋过阙下，世忠佯与相见，趁势牵住湛手。湛情急欲遁，怎禁得世忠力大，彼牵此扯，但听得扑的一声，吴湛中指已被折断。湛痛不可耐，缩做一团，当被世忠擒付刑官，与王世修俱斩于市。逆党王元佐、马瑗、范仲容、时希孟等，贬谪有差。

高宗拟大加褒赏，朱胜非独入见道："臣昔遇变，义当即死，偷生至此，正为今日。现幸圣驾已安，臣情愿退职。"高宗道："朕知卿心，卿无庸告辞。"胜非一再固辞，高宗道："卿去，何人可代？"胜非道："吕颐浩、张浚均可继任。"高宗又问二人优劣如何？胜非道："颐浩练事而暴，浚喜事而疏。"照此说来，都不及你。高宗复道："浚年太少。"胜非道："臣向被召，军旅钱谷，都付诸浚，就是今日勤王，也是由浚创议，陛下莫谓浚年少呢。"高宗点首。待胜非退后，乃召吕颐浩为尚书右仆射，免胜非职，李邴为尚书右丞，郑瑴签书枢密院事，韩世忠、张浚为御前左右军都统制，刘光世为御营副使，凡勤王僚属将佐，各加秩进官。且禁内侍干预朝政，重正三省官名，诏左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中书门下侍郎为参知政事，省尚书左右丞。录此数语，似无关轻重，但后文除官拜爵，非经此揭出，不足划清眉目。

张浚等请高宗还跸，高宗乃自杭州启行，向江宁进发。临行时，命韩世忠为浙江制置使，与刘光世追讨苗、刘。及到了江宁，改江宁为建康府，暂行驻跸，立子旉为皇太子，赦傅党马柔吉等罪名，许他自新。惟苗傅、刘正彦，及傅弟瑀、翊不赦。韩世忠既受命追讨，即由杭州西进，道出衢信，南下至浦城县内的鱼梁驿，巧与苗傅、刘正彦遇着。世忠徒步直前，仗着一支戈矛，刺入贼垒，把贼众划开两旁。贼众望见世忠，统咋舌道："这是韩将军，我等快逃生罢！"当下左右分窜，辙乱旗靡。刘正彦尚不知死活，仗剑来敌世忠，两人步战数合，但听世忠大喝一声，已将正彦刺倒。苗翊连忙趋救，已是不及，眼见正彦被他擒去。世忠见了苗翊，哪里还肯罢手，乘势

用戈刺去，翊从旁一闪，那腰带已被世忠牵着。顺手一扯，翊已跌入世忠怀中，好似小儿吃奶一般，正好拿下。还有苗蒲，见兄弟被执，舞着大刀，来与世忠搏战，世忠正欲与他交锋，忽后面闪出一人道："主帅少憩！这功劳且让与末将罢。"道言未绝，已趋至世忠前面，往斗苗蒲。世忠视之，乃是裨将王德，德与蒲交战十合，也卖个破绽，将蒲擒住；又杀将进去，斫死了马柔吉。苗傅见不可敌，早已三脚两步地跑走了去。世忠追赶不上，择地驻营，复传檄各州县，悬赏缉傅。不到数日，果有建阳县人詹剽，将傅拿获，解到军前。世忠依着赏格，给付詹剽，遂把傅等押送行在。兄弟三人，同时正法。高宗亲书"忠勇"二字，悬揭旗上，颁赐世忠。叙功从详，亦无非表彰勋绩。

天下事祸福相倚，忧喜交乘，首逆方庆骈诛，储君偏遭夭逝。太子旉尚在保抱，从幸建康，途中免不得受了寒暑，致生疟疾。偏宫人误蹴地上金锣，突然发响，惊动太子，遂致抽搐成痉，越宿而亡。高宗悲愤交加，谥旉为元懿太子，随命将宫人杖毙，连保母也一并置死。宜乎后来无子。正怆悼间，忽由张浚入宫劝慰，乘便禀白密谋。高宗屏去左右，与浚谈了多时，浚方辞出。看官道是何因？原来高宗即位，命惩僭伪，张邦昌等已伏罪，惟都巡检范琼，恃有部众，出驻洪州。苗傅押送行在时，琼自洪州入朝，乞贷苗傅死罪。高宗不从，把傅正法。琼复入诘高宗，面色很是倨傲。高宗不禁色沮，只好卖他欢心，权授御营司提举，暗中却召张浚密议，嘱令设法除奸。浚乃与枢密检详文字刘子羽商定秘计，潜命张俊率千人渡江，佯称备御他盗，均执械前来。浚即密报高宗，请召张俊、范琼、刘光世等，同至都堂议事，就此执琼。高宗遂命浚草诏召入，且预备罪琼敕书，付浚携出。浚先传会议的诏旨，约翌日午前入议。到了次日，张俊、刘子羽先至，浚亦趋入，百官等相继到来，范琼恰慢腾腾地至晌午方到，该死的囚徒。都堂中特备午餐，大众会食已毕，待议政务。忽由刘子羽持出黄纸，趋至琼前道："有敕下来，令将军诣大理寺置对！"琼惊愕道："你说甚么？"语未毕，张俊已召卫士进来，将琼拥挟出门，送至狱中。刘光世又出抚琼部，略言："琼前时居围城中，甘心附虏，劫二帝北狩，罪迹昭著，现奉御敕诛琼，不及他人。汝等同受皇家俸禄，并非由琼豢养，概不连坐，各应还营待命！"大众齐声应诺，投刃而去。琼下狱具服，即日赐死。子弟俱流岭南。并有旨令琼属旧部，分隶御营各军。琼为罪魁，早应伏法，特志之以快人心。

张浚既除了范琼，又上书言中兴要计，当自关、陕为始。关、陕尽失，东南亦不可保，臣愿为陛下前驱，肃清关、陕，陛下可与吕颐浩同来武昌，以便相机趋陕云云。高宗点首称善，遂命浚为川、陕、京、湖宣抚处置使，得便宜黜陟。浚既拜命，即与吕颐浩接洽，克日启行。谁料边警复来，金兀术大举南侵，连破磁、单、密诸州，并陷入兴仁府城了。高宗又不免惊惧，迭遣二使往金，一是徽猷阁待制洪皓，一是工部尚书崔纵。皓临行，高宗令赍书贻粘没喝，愿去尊号，用金正朔，比诸藩卫。何甘心忍辱乃尔？及粘没喝与浩相见，粘没喝却胁皓使降，皓不少屈，被流至冷山。崔纵至金请和，并通问二帝，金人傲不为礼。纵以大义相责，且欲将二帝迎还，遂至激怒金人，徙居穷荒。后来纵竟病死，皓至绍兴十二年方归，这且慢表。

单说吕颐浩送别张浚，本拟扈跸至武昌，适闻金兵南来，遂变易前议，谓："武昌道远，馈饷难继，不如留都东南。"滕康、张守等且言："武昌有十害，决不可往。"高宗乃仍拟都杭，命升杭州为临安府，先授李邴、滕康二人，权知三省枢密院事，奉隆裕太后往洪州。时东京留守杜充，因粮食将尽，即欲离任南行。岳飞入阻道："中原土地，尺寸不应弃置，今一举足，此地恐非我有。他日再欲取还，非劳师数十万，不易得手了。"充不肯从，竟擅归行在。高宗并未加罪，反令他入副枢密，失刑若是，何以驭将。另命郭仲荀、程昌寓、上官悟等，相继代充，徒拥虚名，毫无能力。且复遣京东转运判官杜时亮及修武郎宋汝为，同赴金都，申请缓兵，并再贻粘没喝书，书中所陈，无一非哀求语，几令人不忍寓目。小子但录大略，已知高宗是没有志节了。书云：

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

奔而已。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所以鳃鳃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已。故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劳师远涉而后快哉？闻此书，令人作三日呕。

看官试想！从前太祖的时候，江南尝乞请罢兵，太祖不许，且谓卧榻旁不容他人鼾睡，难道高宗不闻祖训么？况戎狄蛮夷，唯力是视，有力足以制彼，无力必为彼制，徒欲痛哭虏廷，乞怜再四，他岂肯格外体恤，就此恩宥？这叫作妾妇行为，只可行于床笫，不能行于国际间呢。议论透切。果然宋使屡次求和，金兵只管南下。起居郎胡寅，见高宗这般畏缩，竟放胆直陈，极言高宗从前的过失，并胪列七策，上请施行！

（一）罢和议而修战略。（二）置行台以区别缓急之务。（三）务实效，去虚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图自强。（五）都荆襄以定根本。（六）选宗室贤才以备任使。（七）存纪纲以立国体。

统计一篇奏牍，约有数千言，直说得淋漓透彻，慷慨激昂。偏高宗不以为然，吕颐浩亦恨他切直，竟将胡寅外谪，免得多言。既而寇警益迫，风鹤惊心，高宗召集文武诸臣，会议驻跸的地方。张浚、辛企宗请自鄂、岳幸长沙，韩世忠道："国家已失河北、山东，若又弃江、淮，还有何地可以驻跸？"吕颐浩道："近来金人的谋画，专伺皇上所至，为必争地，今当且战且避，奉皇上移就乐土，臣愿留常润死守。"且战且避，试问将避至何地方为乐土？高宗道："朕左右不可无相。吕卿应随朕同行。江、淮一带，付诸杜卿便了。遂命杜充兼江、淮宣抚使，留守建康，王瓔为副。又用错两人。韩世忠为浙西制置使，守镇江，刘光世为江东宣抚使，守太平、池州，皆听杜充节制，自启跸向临安去了。

金兀术闻高宗趋向临安，遂大治舟师，将由海道窥浙，一面檄降将刘豫，攻宋南京。豫本宋臣，曾授知济南府，金将挞懒一作达赉。陷东平，进攻济南，豫遣子麟出战，为敌所围，幸郡倅张东引兵来援，方将金兵击退。挞懒招降刘豫，啖以富贵，豫竟举城降金。挞懒令豫知东平府，豫子麟知济南府，并令金界旧河以南，悉归豫统辖，豫甚为得意。及接兀术檄书，遂进破应天，知府凌唐佐被执，唐佐伪称降金，由豫仍使为守。唐佐阴欲图豫，用蜡书奏达朝廷，乞兵为援。不幸事机被泄，竟被豫捕戮境上，连家属一并遇害。高宗得唐佐蜡书，还想去通好挞懒，令阻刘豫南来。故臣尚不可保，还欲望诸虏帅，真是愚不可及。遂派直龙图阁张邵，赴挞懒军，邵至潍州，与挞懒相遇，挞懒令邵拜谒，邵毅然道："监军与邵，同为南北使臣，彼此平等，哪有拜礼？况用兵不论强弱，须论曲直，天未厌宋，贵国乃纳我叛臣刘豫，裂地分封，还要穷兵不已，若论恕理来，何国为直？何国为曲？请监军自思！"慨当以慷，南宋之不亡，还赖有三数直臣。挞懒语塞，但仗着强横势力，将邵押送密州，囚住祚山寨。还有故真定守臣李邈，被金人掳去，软禁三年，金欲令知沧州，邈不从命。及是，由金主下诏，凡所有留金的宋臣，均易冠服。邈非但不从，反加诋骂。金人挝击邈口，尚吮血四喷，旋为所害。总不肯漏一忠臣。高宗虽有所闻，心目中都只存着两个字儿，一个是"和"字，一个是"避"字。先因兀术有窥浙消息，诏韩世忠出守圌山、福山，并令兵部尚书周望，为两浙、荆、湖宣抚使，统兵守平江。旋闻兀术分两路入寇，一路自滁、和入江东，一路自蕲、黄入江西，他恐隆裕太后在洪州受惊，又命刘光世移屯江州，作为屏蔽，自己却带着吕颐浩等，竟至临安。留居七日。寇警愈逼愈紧，复渡钱塘江至越州。你越逃得远，寇越追得急。

那金兀术接得探报，知高宗越去越远，一时飞不到浙东，不如向江西进兵，去逼隆裕太后。当下取寿春，掠光州，复陷黄州，杀死知州赵令峸，长驱过江，直薄江州城下。江州有刘光世移守，整日里置酒高会，绝不注意兵事。至金兵已经薄城，方才觉着，他意无心守御，匆匆忙忙地开了后门，向南康遁去。知州韩相也乐得弃城出走，追步刘光世的后尘。金人入城，劫掠一空，再由大冶趋洪州，滕康、刘珏闻金兵趋至，亟奉太后出城。江西制置使王子猷，也弃城遁去。洪、抚、袁三州，相继被陷。太后行次吉州，蓦闻金兵又复追至，忙雇舟夜行。翌晨至太和县，舟子景信又起了歹心，劫夺许多货物，竟尔叛去。都指

挥使杨维忠，本受命扈卫太后，部兵不下数千，亦顿时溃变。宫女或骇奔，或被劫，失去约二百名，滕康、刘珏二人，也逃得无影无踪。可怜太后身旁卫卒，不过数十，还算存些良心，保着太后及元懿太子母潘贵妃，自万安陆行至虔州。也是他两人命不该死。土豪陈新，又率众围城，还亏杨维忠部将胡友自外来援，击退陈新，太后才得少安。

金人入破吉州，还屠洪州。转犯庐州、和州、无为军。守臣非遁即降，势如破竹。惟知徐州赵立方率兵三万，拟趋至行在勤王。杜充独留他知楚州，道过淮阴，适遇金兵大队，蜂拥前来，立部下劝还徐州，立奋怒道："回顾者斩！"遂率众径进与金人死斗，转战四十里，得达楚州城下。立两颊俱中流矢，口不能言，但用手指挥，忍痛不辍，及入城休息，然后拔镞，金人颇惮他忠勇，不敢进逼，却改道掠真州。破溧水县，再从马家渡过江，攻入太平。杜充职守江、淮，一任金人入寇，并未尝发兵往援，统制岳飞泣谏不从。至太平失守，与建康相去不远，乃遣副使王璎，都统制陈淬，与岳飞等截击金人。甫经交绥，璎军先遁，陈淬、岳飞相继突入敌垒，淬竟战死，独岳飞挺枪跃马，奋力冲突，金人不敢近身，只好听他驰骤。无如各军已经败溃，单靠岳飞一军，究恐众寡不敌，没奈何麾众杀出，择险立营，为自保计。写岳飞不肯下一直笔。杜充闻诸军败溃，竟弃了建康，逃往真州。诸将怨充苛刻，拟乘机害充，充闻知消息，不敢还营，独寓居长芦寺。会接金兀术来书，劝他降顺，且言："当封以中原，如张邦昌故事。"充大喜过望，遂潜还建康。巧值兀术驰至城下，即与守臣陈邦光，户部尚书李棁，开城迎降，拜谒道旁。兀术既入城，官属皆降，惟通判杨邦乂用指血大书襟上，有"宁作赵氏鬼，不为他邦臣"十字。金兵牵他至兀术前，兀术见他血书，心下恰是敬佩，惟婉言劝使归降，不失官位。邦乂大骂求死，兀术不得已，将他杀害，事后尚嘉叹不置。杀身成仁。也足怵强虏之胆。

高宗往还杭越，忽拟亲征，忽思他去。至闻杜充降金，不禁魂飞天外。忙召吕颐浩入议道："奈何奈何？"颐浩道："万不得已，莫如航海。敌善乘马，不惯乘舟，俟他退去，再还两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也是兵家的奇计呢。"这还称是奇计，果将谁欺？高宗即东奔明州。兀术乘胜南驱，自建康趋广德，发守臣周烈，驰越独松关，见关内外并无一人，[illegible]兵数百，扼守此关，[illegible]即不能遽度了。"当下直抵临安，寺臣康允之遁去。钱塘县令朱跸自尽。兀术安心入城，即遣阿里蒲卢浑率兵渡浙，往追高宗。那时高宗无可抵敌，真个是要航海了。小子有诗叹道：

未能战守漫言和，大敌南来竟弃戈。
不是庙谟输一着，乘舆宁至涉洪波。

欲知高宗航海情形，且至下回再阅。

苗、刘之平，虽尚易事，然非韩世忠之奋往直前，则前此未必即能驱逆，后此亦未必即能擒渠。高宗既已知其忠勇，则镇守江、淮之举，曷不付诸世忠，而乃嘱诸擅离东京，未战先逃之杜充，果奚为者？况令韩世忠、刘光世诸人，均受杜充节制，置庸驽于天闲之内，良骥固未肯屈服，即老马亦岂肯低首乎？彼江、淮诸将之闻风而逃，安知不怨高宗之未知任帅，而预为解体也？若夫吕颐浩、张浚同入勤王，颐浩之心术胆量，不逮张浚远甚，而高宗又专相之。武昌之巡幸未成，而奔杭，而奔越，而奔明州，甚且以航海之说进，亦思我能往，寇亦能往，岂一经入海，便得为安乐窝乎？以颐浩为相，以杜充为将，此高宗之所以再三播越也。

第六十七回
巾帼英雄桴鼓助战　须眉豪气舞剑吟词

却说高宗闻金兵追至，亟乘楼船入海，留参知政事范宗尹，及御史中丞赵鼎，居守明州。适值张俊自越州到来，亦奉命为明州留守，且亲付手札，内有“捍敌成功，当加王爵”等语。吕颐浩奏令从官以下，行止听便。高宗道：“士大夫当知义理，岂可不扈朕同行？否则朕所到处，几与盗寇相似了。”于是郎官以下，多半从卫。还有嫔御吴氏，亦戎服随行。吴氏籍隶开封，父名近，尝梦至一亭，匾额上有侍康二字，两旁遍植芍药，独放一花，妍丽可爱，醒后未解何兆。至吴女生年十四，秀外慧中，高宗在康邸时，选充下陈，颇加爱宠。吴近亦得任官武翼郎，才识侍康的梦兆，确有征验。及高宗奔波江、浙，惟吴氏不离左右，居然介胄而驰，而且知书识字，过目不忘，好算是一个才貌双全的淑女。至是随高宗航海，先至定海县，继至昌国县，途次有白鱼入舟。吴氏指鱼称贺道：“这是周人白鱼的祥瑞呢。”高宗大悦，面封吴氏为和义郡夫人。无非喜谀，但宫女中有此雅人，却也难得。百忙中插叙此文，为后文立后张本。未几已是残腊，接到越州被陷消息，不敢登陆，只好移避温、台，闷坐在舟中过年。到了建炎四年正月，复得张俊捷报，才敢移舟拢岸，暂泊台州境内的章安镇。过了十余日，忽闻明州又被攻陷，急得高宗非常惊慌，连忙令水手启椗，直向烟波浩渺间，飞逃去了。果得安乐否？

小子叙到此处，不得不将越州、明州陷没情形，略略表明。自金将阿里蒲芦浑带领精骑，南追高宗，行至越州。宣抚使郭仲荀奔温州，知府李邺出降。蒲芦浑留偏将琶八守城，自率兵再进。琶八送师出行，将要回城，忽有一大石飞来，与头颅相距尺许。他急忙躲闪，幸免击中。当下喝令军士，拿住刺客。那刺客大声呼道：“我大宋卫士唐琦也。如闻其声。恨不能击碎尔首，我今死，仍得为赵氏鬼。”琶八叹道：“使人人似彼，赵氏何致如此？”嗣又问道：“李邺为帅，尚举城迎降，汝为何人，敢下毒手？”琦厉声道，“邺为臣不忠，应碎尸万段。”说至此，见邺在旁，便怒目视邺道：“我月受石米，不肯悖主，汝享国厚恩，甘心降虏，尚算得是人类么？”琶八令牵出斩首，琦至死，尚骂不绝口，不没唐琦。这且按下。惟阿里蒲芦浑既离越州，渡曹娥江，至明州西门，张俊使统制刘保出战，败还城中。再遣统制杨沂中，及知州刘洪道，水陆并击，众殊死战，杀死金人数千名，是日正当除夕，沂中等既杀退敌兵，方入城会饮，聊赏残年。翌日为元旦，西风大作，金兵又来攻城，仍不能下。次日，益兵猛扑，张俊、刘洪道登城督守，且遣兵掩击，杀伤大半，余兵败窜余姚，遣人向兀术乞师。越四日，兀术兵继至，仍由阿里蒲芦浑督率进攻。张俊竟胆怯起来，出城趋台州，刘洪道亦遁，城中无主，当然被金兵攻入，大肆屠掠。又乘胜进破昌国县，闻高宗在章安镇，亟用舟师力追。行至三百余里，未见高宗踪迹，偏来了大舶数艘，趁着上风，来击金兵。金兵舟小力弱，眼见得不能取胜，只好回舟逃逸，倒被那大舶中的宋军，痛击了一阵。看官欲问那舶中主帅，乃是提领海舟张公裕。公裕既击退金兵，返报高宗，高宗始回泊温州港口。

翰林学士汪藻，以诸将无功，请先斩王瓆，以作士气，此外量罪加贬，令他将功赎罪，高宗不从。幸兀术已经饱欲，引兵还临安，复纵火焚掠，将所有金帛财物，装载了数百车，取道秀州，经过平江。留守周望奔入太湖，知府汤东野亦遁，兀术大掠而去，径趋常州、镇江府。巧值浙西制置使韩世忠，在镇江候着，专截兀术归路。兀

术见江上布满战船，料知不便径渡，遂遣使至世忠处通问，且约战期。世忠批准来书，即于明日决战。是时梁夫人也在军中，闻决战有期，向世忠献计道："我兵不过八千人，敌兵却不下十万，若与他认真交战，就是以一当十，也恐抵敌不住。妾身却有一法，未知将军肯见用否？"世忠道："夫人如有妙计，如何不从？"梁夫人道："来朝交战时，由妾管领中军，专任守御，只用炮弩等射住敌人，不与交锋，将军可领前后二队，四面截杀，敌往东可向东截住，敌往西可向西截住，但看中军旗鼓为号。妾愿在楼橹上面，竖旗击鼓，将军视旗所向，闻鼓进兵，若得就此扫荡敌兵，免得他再窥江南了。"写梁夫人。世忠道："此计甚妙，但我也有一计在此。此间形势，无过金山，山上有龙王庙，想兀术必登山俯望，窥我虚实。我今日即遣将埋伏，如兀术果中我计，便可将他擒来，不怕金兵不败。"写韩世忠。梁夫人喜道："何不急行。"世忠遂召偏将苏德，令带了健卒二百名，登龙王庙，百人伏庙中，百人伏庙下岸侧。俟闻江中鼓声，岸兵先入，庙兵继出，见敌即擒，不得有误。苏德领命去讫。世忠便亲登船楼，置鼓坐旁，眼睁睁地望着山上，不消数时，果见有五骑登山，驰入庙中。他急用力挝鼓，声应山谷。庙中伏兵先行杀出，敌骑忙即返驰，岸兵稍迟了一步，不及兜头拦截，只好与庙兵一同追赶。五骑中仅获二骑，余三骑飞马奔逃。一骑急奔被蹶，坠而复起，竟得逃脱。世忠望将过去，见此人穿着红袍，系着玉带，料知定是兀术，惟见他脱身而去，不禁长叹道："可惜可惜！"至苏德将二骑牵来，果然是兀术逃窜，愈觉叹惜不止，惟婉责苏德数语，便即罢事。

是夕，即依着梁夫人计议，安排停当，专待厮杀。诘朝由梁夫人统领中军，自坐楼橹，准备击鼓。但见她头戴雉尾，足踏蛮靴，满身裹着金甲，好似出塞的昭君，投梭的龙女。煞是好看。兀术领兵杀至，遥望中军楼船，坐着一位女钗裙，也不知她是何等人物，已先惊诧得很。辗转一想，管不得什么好歹，且先杀将过去，再作计较。当下传令攻击，专从中军杀入。哪知梆声一响，万道强弩，注射出来，又有轰天大炮，接连发声，数十百斤的巨石，似飞而至，触着处不是毙人，就是碎船，任你如何强兵锐卒，一些儿都用不着。兀术忙下令转船，从斜刺里东走，又听得鼓声大震，一彪水师突出中流，为首一员统帅，不是别人，正是威风凛凛的韩世忠。兀术令他舰敌着，自己又转舵西向，拟从西路过江。偏偏到了西边，复有一员大将，领兵拦住，仔细一瞧，仍是那位韩元帅。用笔神妙。兀术暗想道："我今日见鬼了。那边已派兵敌住了他，为何此处他又到来？"正在凝思的时候，旁边闪出一人，大呼杀敌，仗着胆跃上船头，去与世忠对仗。兀术瞧着，乃是爱婿龙虎大王，忙欲叫他转来，已是两不相问，霎时间对面敌兵，统用长矛刺击，带戳带钩，把这位龙虎大王钩下水去。兀术急呼水手捞救，水手尚未泅江，那边的水卒早已跳下水中，擒住龙虎大王，登船报功去了。兀术又惊又愤，自欲督兵突路，哪禁得敌矛齐集，部众纷纷落水，眼见得无隙可钻，只好麾众退去。

韩世忠追杀数里，听鼓声已经中止，才行收军。返至楼船，见梁夫人已经下楼，不禁与他握手道："夫人辛苦了！"梁夫人道："为国忘劳，有甚么辛苦？惟有无敌酋拿住？"世忠道："拿住一个。"夫人道："将军快去发落，妾身略去休息，恐兀术复来，再要动兵。"有备无患，的是行军要诀。言毕，自去船后。世忠即命将龙虎大王牵到，问了数语，知是兀术爱婿，便将他一刀两段，结果性命。只难为兀术爱女。此外检查军士，没甚死亡，不过伤了数名，统令他安心调治。忽有兀术遣使致书，请愿尽归所掠，放他一条归路。世忠不许，叱退来使。来使临行时，又请添送名马，世忠仍不许，来使只好自去。兀术因世忠不肯假道，遂自镇江泝流而上，世忠也赶紧开船。金兵沿南岸，宋军沿北岸。夹江相对，一些儿不肯放松。就是夜间亦这般对驶，击柝声互相应和。到了黎明，金兵已入黄天荡。这黄天荡，是个断港，只有进路，并无出路。兀术不知路径，掠得两三个渔父，问明原委，才觉叫苦不迭，再四踌躇，只有悬赏求计。俗语说得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就是得一谋士，也藉千金招致。当下果然有一士人献策道："此间望北十余里，有老鹳河故道，不过日

久淤塞，因此不通。若发兵开掘，便好通道秦、淮了。”此人贪金助虏，亦属可恨。兀术大喜，立畀千金，即令兵士往凿。兵士都想逃命，一齐动手，即夕成渠，长约三十余里，遂移船趋建康。薄暮到了牛头山，忽然鼓角齐鸣，一彪军拦住去路，兀术还道是留驻的金兵，前来相接，因即拍马当先，自去探望。遥见前面列着黑衣军，又当天色苍茫，辨不出是金军，是宋军，正迟疑间，突有铁甲银鍪的大将，挺枪跃马，带着百骑，如旋风般杀来。兀术忙回入阵中，大呼道：“来将是宋人，须小心对敌。”部众亟待械迎斗，那大将已驰突入阵，凭着一杆丈八金枪，盘旋飞舞，几似神出鬼没，无人可当。金人被刺死无数，并因日色愈昏，弄得自相攻击，伏尸满途。兀术忙策马返奔，一口气跑至新城，才敢转身回顾，见逃来的统是本部败兵，后面却没有宋军追着，心下稍稍宽慰，便问部众道：“来将是什么人？有这等厉害！”有一卒脱口应道：“就是岳爷爷。”兀术道：“莫非就是岳飞吗？果然名不虚传。”从金人口中，叙出岳飞，力避常套。是晚在新城扎营。命逻卒留心防守。兀术也不敢安寝，待到夜静更阑，方觉朦胧欲睡，梦中闻小校急报道：“岳家军来了！”当即霍然跃起，披甲上马，弃营急走。金兵也跟着奔溃。怎奈岳家军力追不舍，慢一步的，都做了刀下鬼，惟脚生得长，腿跑得快，还算侥幸脱网，随兀术逃至龙湾。兀术见岳军已返，检点兵士，十成中已伤亡三五成，忍不住长叹道：“我军在建康时，只防这岳飞截我后路，所以令偏将王权等，留驻广德境内，倚作后援，难道王权等已经失败么？现在此路不得过去，如何是好？”将士等进言道：“我等不如回趋黄天荡，再向原路渡江，想韩世忠疑我已去，不至照前预备哩。”兀术沉吟半晌，方道：“除了此策，也没有他法了。”遂自龙湾乘舟，再至黄天荡。

小子须补叙数语，表明岳飞行踪。岳飞自兀术南行，曾令部军在后追蹑，行至广德境内，可巧遇着金将王权，两下交战数次，王权哪里敌得过岳飞，活活的被他拿去。还有首领四十余，一并受擒。岳飞将王权斩首，余众杀了一半，留了一半；复纵火毁尽敌营，进军钟村，本思南下勤王，只因军无现粮，不便远涉，且料得兀术不能持久，得了辎重，总要退归原路，于是移驻牛头山，专等兀术回来，杀他一场爽快。至兀术既经受创，仍逼还黄天荡，又想江中有韩世忠守着，自己又带着陆师，未合水战，不如回攻建康，俟建康收复，再截兀术未迟，于是自引兵向建康去了。是承上起下之笔，万不可少。

且说兀术回走黄天荡，只望韩世忠已经解严，好教他渡江北归，好容易驶了数里，将出荡口，不意口外仍泊着一字儿战船，旗纛上面，统是斗大的韩字，又忍不住叫起苦来。将士等恰都切齿道：“殿下不要过忧，我等拼命杀去，总可护殿下过江，难道他们都不怕死吗？”兀术道：“但愿如此，尚可生还，今日休息一宵，养足锐气，明日并力杀出便了。”是夕两军相持不动，到了翌晨，金兵饱食一餐，便磨拳擦掌，鼓噪而出。那口外的战船，果被冲开，分作两道。金兵乘势驶去，不料驶了一程，各战船忽自绕旋涡，一艘一艘地沉向江底去了。怪极。看官道是何故？原来世忠知兀术此来，必拼命争道，他却预备铁绠，贯着大钩，分授舟中壮士，但俟敌舟冲出，便用铁钩搭住敌舟，每一牵动，舟便沉下。金兵怎知此计，就是溺死以后，魂入水晶宫，还不晓得是若何致死。兀术见前船被沉，急命后船退回，还得保全了好几十艘，但心中已焦急得了不得，只好请韩元帅答话。世忠即登楼与语，兀术哀求假道，誓不再犯。也有此日。世忠朗声道：“还我两宫，复我疆土，我当宽汝一线，令汝逃生。”兀术语塞，转舵退去。

会闻金将孛堇太一译作贝勒搭叶。由挞懒遣来，率兵驻扎江北，援应兀术，兀术遥见金帜，胆稍放壮，再求与韩元帅会叙。两下答话时，兀术仍请假道，世忠当然不从。兀术道：“韩将军你不要太轻视我！我总要设法渡江。他日整军再来，当灭尽你宋室人民。”世忠不答，就从背后拈弓注矢欲射，毕竟兀术乖巧，返入船内，连忙返棹。世忠一箭射去，只中着船篷罢了。兀术退至黄天荡，与诸将语道：“我看敌船甚大，恰来往如飞，差不多似使马一般，奈何奈何？”诸将道：“前日凿通老鹳河，是从悬赏得来，殿下何不再用此

法?”兀术道:“说得甚是。”遂又悬赏购募,求计破韩世忠。适有闽人王姓,登舟献策,谓“应舟中载土,上铺平板,并就船板凿穴,当作划桨,俟风息乃出。海舟无风不能动,可用火箭射他箬篷,当不攻自破了。”又是一个汉奸。兀术大喜,依计而行。韩世忠恰未曾预防,反与梁夫人坐船赏月,酌酒谈心。两下里饮了数巡,梁夫人忽颦眉叹道:“将军不可因一时小胜,忘了大敌。我想兀术是著名敌帅,倘若被他逃去,必来复仇,将军未得成功,反致纵敌,岂不是转功为罪么?”世忠摇首道:“夫人也太多心了。兀术已入死地,还有甚么生理,待他粮尽道穷,管教他授首与我哩。”梁夫人道:“江南、江北统是金营,将军总应小心。”一再戒慎,是金玉良言。世忠道:“江北的余兵,乃是陆师,不能入江,有何可虑?”言讫乘着三分酒兴,拔剑起舞,将军有骄色了。吟《满江红》一阕,词曰:

万里长江,淘不尽壮怀秋色,漫说道秦宫汉帐,瑶台银阙,长剑倚天氛雾外,宝光挂日烟尘侧,向星辰拍袖整乾坤,消息歇。龙虎啸,风江泣,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耿耿,泪沾襟血。汴水夜吹羌管笛,鸾舆步老辽阳幄,把唾壶敲碎,问蟾蜍,圆何缺?此词曾载《说岳全传》。他书亦间录及,语语沈雄,确是好词,因不忍割爱,故亦录之。

吟罢,梁夫人见他已饶酒兴,即请返寝,自语诸将道:“今夜月明如昼,想敌虏不敢来犯,但宁可谨慎为是。汝等应多备小舟,彻夜巡逻,以防不测。”诸将听命。梁夫人乃自还寝处去了。谁料金兵一方面,已用了闽人计,安排妥当,由兀术刑牲祭天,竟乘着参横月落,浪息风平的时候,驱众杀来。正是:

瞬息军机生巨变,由来败事出骄情。

毕竟胜负如何,且至下回续叙。

余少时阅《说岳全传》,尝喜其叙事之热闹。及长,得览《宋史》,乃知《岳传》中所载诸事,多半出诸臆造,并无确据,然犹谓小说性质,本与正史不同,非意外渲染,固不足醒阅者之目。迨阅及是编,载韩世忠、夫人与金兀术交战黄天荡事,与《说岳全传》中相类。第彼则犹有增饰之词,此则全从正史演出,而笔力之矫悍,独出《说岳全传》之上。乃知编著小说,不在伪饰,但能靠着一支笔力,纵横鼓舞,即实事亦固具大观也。人亦何苦为凭空架饰小说,以愚人耳目乎?

第六十八回
赵立中炮失楚州　刘豫降虏称齐帝

却说金兀术驱众杀出，时已天晓，韩世忠夫妇，早已起来，忙即戎装披挂，准备迎敌。世忠已轻视兀术，不甚注意，惟饬令各舟将士，照常截击，看那敌舟往来，却比前轻捷，才觉有些惊异。蓦闻一声胡哨，敌舟里面，都跳出弓弩手，更迭注射。正想用盾遮蔽，怎奈射来的都是火箭，所有篷帆上面，一被射中，即哔哔剥剥地燃烧起来。此时防不胜防，救不胜救，更兼江上无风，各舟都不能行动，坐见得烟焰蔽天，欲逃无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亏得巡江各小舟，统已舣集，梁夫人忙语世忠道："事急了，快下小船退走罢！"世忠也无法可施，只好依着妻言，跳下小舟。梁夫人亦柳腰一扭，蹿入小舟中央，百忙中尚用风韵语。又有几十个亲兵，陆续跳下，你划桨，我鼓棹，向镇江逃去。其余将弁以下，有烧死的，有溺毙的，只有一小半得驾小舟，仓皇走脱。兀术得了胜仗，自然安安稳稳的渡江北去。虽是人谋，恰寓天意。惟世忠奔至镇江，懊怅欲绝，等到败卒逃回，又知战死了两员副将，一是孙世询，一是严允。看官你想！世忠到了此际，能不恨上加恨，闷上加闷么？还是梁夫人从旁劝慰道："事已如此，追悔也无及了。"世忠道："连日接奉谕札，备极褒奖，此次骤然失败，教我如何复奏？"梁夫人道："妾身得受封安国时，曾入谢太后，见太后仁慈得很，对着妾身，已加宠眷，后来苗贼乱平，妾随将军同至建康，亦入谒数次，极蒙褒宠。现闻皇上已还越州，且向虔州迎还太后，妾当陈一密奏，形式上似弹劾将军，实际上却求免将军，想太后顾念前功，当辅语皇上，豁免新罪哩。"此为高宗及太后俱还越州，特借梁氏口中叙过。且稗乘中曾称梁氏劾奏世忠，夫妇间宁有互劾之理，得此数语，方为情理兼到。世忠道："这却甚好，但我亦须上章自劾哩。"当下命文牍员草了两奏，由夫妇亲加校正，遂录好加封，遣使赍去。过了数天，即有钦使奉诏到来，诏中谓："世忠仅八千人，拒金兵十万众，相持至四十八日，数胜一败，不足为罪。特拜检校少保，兼武成感德诏节度使，以示劝勉"云云。世忠拜受诏命。即送使南归，夫妇同一欢慰，不必细表。

且说金兀术渡江北行，趋向建康，还道建康由金兵守住，徐徐地到了静安镇。甫到镇上，遥见有旗帜飘扬，中书岳字，他不觉大惊，亟令退兵。兵未退尽，后面已连珠炮响，岳飞领大队杀到，吓得兀术策马飞奔，驰过宣化镇，望六合县遁去。到了六合，收集残兵，又失去了许多辎重，及许多士卒，当下顿足叹道："前日遇着岳飞，被他杀败，今日又遇着他，莫非建康已失去不成？"言甫毕，即接得挞懒军报，说是："建康被岳飞夺去，所有前时守兵，幸由孛堇太一救回。现我军围攻楚州，请乘便夹击"等语。了过孛堇太一及建康，事简而不漏。兀术想了一会，又问来人道："楚州城果容易攻入否？"来人道："楚州城不甚坚固，惟守将赵立很是能耐，所以屡攻不下。"兀术道："我现在急欲北归，运还辎重，赵立欲许我假道，我也没工夫击他，否则就往去夹攻便了。"遂备了一角文书，遣使至楚州投递，问他假道。待了三日，未见回来，还是挞懒着人走报，方闻去使已被斩讫，枭示城头。统用简文叙过。兀术不禁大怒道："甚么赵立？敢斩我使人？此仇不可不报。"随即遣还挞懒来使，并与语道："欲破楚州，须先截他的粮道，我愿担当此任。城内无粮，不战自溃，请转告汝主帅便了。"来使领命自去。兀术遂设南北两屯，专截楚州饷道。楚州既被挞懒围攻，又由兀术截饷，当然危急万分，任你守将赵立如何坚忍，也有些支持不住，不得不向行在告

急。时御史中丞赵鼎，正与吕颐浩作死对头，屡劾颐浩专权自恣，颐浩亦言鼎阻挠国政，诏改任鼎为翰林学士，鼎不拜，复改吏部尚书，又不拜，且极论颐浩过失至数千言。颐浩因求去，有诏罢颐浩为镇南军节度使，兼醴泉观使，仍命鼎为中丞。寻又令鼎签书枢密院事。鼎得赵立急报，拟遣张俊往援。俊与颐浩友善，不愿受鼎派遣，遂固辞不行。乃改派刘光世，调集淮南诸镇，往援楚州。看官阅过上文，应亦晓得刘光世的人品，他本不足胜方面的重任，除因人成事外，毫无能力。品评确当。部将如王德、郦琼等皆不服命，就使奉命赴援，也未必足恃，况又闻得张俊不行，乐得看人模样，逍遥江西。任用这等将军，如何规复中原？高宗迭次下札，催促就道，他却一味逗留，始终不进。那时楚州日围日急，赵立尚昼夜防守，未尝灰心。挞懒料他援绝粮穷，再四猛攻，立撤城内沿墙废屋，掘一深坎，燃将火来，城上广募壮士，令持长矛待着。每遇金人缘梯登城，即饬用矛钩入，投掷火中，金人却死了无数。挞懒又选死士穴城而入，亦被缚住，一一枭首。惹得挞懒性起，誓破此城，遂命兵士运到飞炮，向城轰击。立随缺随补，仍然无隙可乘。又相持了数日，立闻东城炮声隆隆，亟上登磴道，督兵防守，不意一石飞来，不偏不倚，正中立首。立血流满面，尚是站着，左右忙去救他，立慨然道："我已伤重，终不能为国殄贼了。"言讫而逝，惟身仍未倒。不愧其名。经左右舁下城中，与他殓葬。金兵疑立诈死，尚不敢登城，守兵亦感立忠勇，仍然照旧守御，又越十日，粮食已尽，城始被陷。赵立，徐州人，性强毅，素不知书，忠义出自天性。恨金人切骨，所俘金人，立刻处死，未尝献馘计功。及死事后，为高宗所闻，追赠奉国节度使，赐谥忠烈。

岳飞方引兵赴援，至泰州，闻楚州已陷，不得已还军，金兀术闻楚州得手，北路已通，便整装欲归。忽闻京、湖、川、陕宣抚使张浚，自同州、鄜延出兵，将袭击中途。因又变了归计，拟转趋陕西，为先发制人的计策。兀术固是能军。可巧金主亦有命令，调他入陕，遂自六合引兵西行。到了陕西，与娄室相会。回应六十五回。娄室谈及攻下各城，多被张浚派兵夺去，心实不甘，所以请命主子，邀一臂助。兀术道："张浚也这般厉害吗？待我军与决一战，再作区处。"原来张浚自建康启行，直抵兴元，适当金娄室攻陷鄜延及永兴军，关陇大震。浚招揽豪俊，修缮城湟，用刘子羽为参议，赵开为随军转运使，曲端为都统制，吴璘、吴玠为副将，整军防敌，日有起色。既而娄室攻陕州，知州李彦仙向浚求救。浚遣曲端往援，端不奉命，彦仙日战金兵，卒因援师不至，城陷自杀。娄室入关攻环庆，吴玠迎击得胜，且约端援应，端又不往。玠再战败绩，退还兴元，极言端失。浚本欲倚端自重，至是始疑端不忠；及闻兀术入寇江、淮，意欲治军入卫，偏端又从中作梗，但诿称西北兵士，不习水战。浚乃因疑生怒，罢端兵柄，再贬为海州团练副使，安置万安军，端实不端，加贬已迟。自督兵至房州，指日南下。一面遣赵哲复鄜州，吴玠复永兴军，复移檄被陷各州县，劝令反正。各州县颇多响应，再归宋有。

至兀术北归，浚还自关、陕，调合五路大军，分道出同州、鄜延，东拒娄室，南击兀术。是段补接六十六回中语。兀术因此赴陕，会娄室军相偕西进。浚亟召集熙河经略刘锡，秦凤经略孙偓，泾原经略刘锜，环庆经略赵哲，并及统制吴玠，合五路大兵，共四十万人，马七万匹，与金兵决一大战。当令刘锡为统帅，先驱出发，自率各军为后应。统制王彦入谏道："陕西兵将，不相联络，未便合作一气，倘或并出，一有挫失，五路俱殆，不若令各路分屯要害，待敌入境，檄令来援，万一不捷，尚未为大失哩。"浚未以为然。刘子羽又力言未可，浚慨然道："我岂不知此理？但东南事尚在危急，不得已而出此。若此处击退狡虏，将来西顾无忧，东南可专力御寇了。"志固可嘉，势却不合。吴玠、郭浩又皆入谏，浚仍然不从，遂麾军启行。前队进次富平，刘锡会集诸将，共议出战方法。吴玠道："兵以利动，此间一带平原，容易为敌所乘，恐有害无利，应先据高阜，凭险为营，方保万全。"各将多目为迂论，齐声道："我众彼寡，又前阻苇泽，纵有铁骑前来，也无从驰骋，何必转徙高阜哩！"刘锡因众议不同，亦未能定夺。诸将各是其是，统帅又胸无定见，安得不败？偏娄室引兵骤至，部下皆舆柴囊土，搬投泽中，霎时间泥淖

俱满，与平地相似。胡马纵辔而过，进逼宋将各营，兀术也率众趋到，与娄室为左右翼，列阵待战。刘锡见敌已逼近，当命开营接仗。吴玠、刘玨等敌左，孙偓、赵哲等敌右，左翼为兀术军，经刘锜、吴玠两人，身先士卒，鼓勇驰突，前披后靡。兀术部众，虽经过百战，也不免少怯，渐渐退后，兀术也捏了把冷汗。惟娄室领着右翼，与孙偓、赵哲两军厮杀，孙偓尚亲自指挥，不少退缩，偏赵哲胆小如鼷，躲在军后，适被娄室看出破绽，竟领铁骑直奔赵哲军，哲慌忙驰去，部众随奔，孙军也被牵动，不能支持，顿时俱溃。刘锜、吴玠两军，望见右边尘起，已是惊心，怎禁得娄室杀败孙、赵，又来援应兀术。并力攻击，于是刘锜、吴玠亦招架不住，纷纷败北。统帅刘锡见四路俱败，还有何心恋战？当然的退走了。一牵动全局，故师克在和，不在众。

张浚驻节邠州，专听消息，忽见败兵陆续逃回。料知邠州亦立足不住，只好退保秦州，及会见刘锡，痛加责备。刘锡归罪赵哲，乃召哲到来，数罪正法，并将锡谪窜，安置合州。饬刘锜等各还本镇，上书行在，自请待罪。旋接高宗手诏，尚多慰勉语，浚益加愤激。怎奈各军新败，寇陷日张，泾原诸州军，多被金兵攻陷，还有叛将慕洧，导金兵入环庆路，破德顺军，浚自顾手下，只有亲兵一二千人，哪里还好再战？且警耗日至，连秦州也难保守，没奈何再退至兴州。或谓兴州也是危地，不如徙入蜀境，就夔州驻节，才有险阻可恃，永保无虞。浚与刘子羽商议，子羽勃然道："谁创此议，罪当斩首！四川全境，向称富庶，金人非不垂涎，徒以川口有铁山，有栈道，未易入窥，且因陕西一带，尚有我军驻扎，更不能飞越入蜀。今弃陕不守，纵敌深入，我却避居夔峡，与关中声援两不相闻，他时进退失计，悔将何及？今幸敌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当留驻兴州，外系关中人望，内安全蜀民心，并急遣官属出关，呼召诸将，收集散亡，分布险要，坚壁以待，俟衅而动，庶尚可挽救前失，收效将来。"侃侃而谈，无一非扼要语。浚起座道："参军所言甚是，我当立刻施行。"言下，即召诸参佐，命出关慰谕诸路将士。参佐均有难色，子羽竟挺身自请道："子羽不才，愿当此任。"浚大喜，令子羽速往。子羽单骑径行，驰至秦州，檄召散亡各将士，将士因富平败后，惧罪而逸，几不知张浚所在。及奉命赦罪，仍复原职，自然接踵到来。不消数日，便集得十余万人，军势复振。子羽返报张浚，即请遣吴玠至凤翔，扼守大散关东的和尚原。关师古等聚熙河兵，扼守岷州的大潭县。孙偓、贾世方等，集泾原、凤翔兵，扼守阶、成、凤三州。三路分屯，断敌来路，金兵始不敢轻进。且因娄室病死，兀术自觉势孤，暂且择地屯兵，俟养足锐气，再图进步。这且待后再表。

且说金挞懒略地山东，进陷楚州，且分兵攻破汴京，汴守上官悟出奔，为盗所杀。汴京系北宋都城，旧称东京，河南府称西京，大名府称北京，应天府称南京，至是尽为金有，金主晟本无意中原，从前遣粘没喝等南侵，曾面谕诸将道："若此去得平宋室，须援立藩辅，如张邦昌故事。中原地由中原人自治，较为妥当。"粘没喝奉谕而出。及四京相继入金，复提及前议。刘豫闻这消息，亟用重金馈献挞懒，求他代为荐举。挞懒得了重赂，颇也乐从，遂转告粘没喝，请立刘豫为藩王。粘没喝不答。挞懒再致书高庆裔，令替刘豫作说客，庆裔受金命为大同尹，即就近至云中，谒见粘没喝道："我朝举兵，只欲取两河，所以汴京既得，仍立张邦昌。今河南州郡，已归我朝，官制尚是照旧，岂非欲仿张邦昌故事么？元帅不早建议，乃令恩归他人，窃为元帅不取呢。"粘没喝听了此言，不由地被他哄动，遂转达金主。金主即遣使至东平府，就刘豫部内，咨问军民，应立何人？大众俱未及对，独豫同乡人张浃，首请立豫。众亦随声附和，因即定议，使人返报金主。挞懒亦据情上闻，金主遂遣大同尹高庆裔，及知制诰韩昉，备玺绶宝册，立刘豫为齐帝。豫拜受册印，居然在大名府中，耀武扬威地做起大齐皇帝来了。

高宗建炎四年九月，即金主晟天会八年，大名府中，也筑坛建幄，请出那位卖国求荣的刘豫，穿戴了不宋不金的衣冠，郊过天，祭过地，南面称尊，即伪皇帝位。用张孝纯为丞相，李孝扬为左丞，张柬为右丞，李俦为监察御史，郑亿为

工部侍郎，王琼为汴京留守，子麟为大中大夫，提领诸路兵马，兼知济南府事。张孝纯尝坚守太原，颇怀忠义，后因粘没喝劝降，遂致失节。粘没喝遣他助豫，豫因拜为丞相。豫升东平府为东京，改东京为汴京，降南京为归德府，惟大名府仍称北京，命弟益为北京留守。且自以为生长景州，出守济南，节制东平，称帝大名，就四郡间募集丁壮，得数千人，号为云从子弟。尊母翟氏为太后，妾钱氏为皇后。钱氏本宣和宫人，颇有姿色，并习知宫掖礼节。豫乃舍妻立妾，格外加宠。君国可背，遑问妻室！即位时，奉金正朔，沿称天会八年，且向金廷奉上誓表，世修子礼。嗣因金主许他改元，乃改次年为阜昌元年。嗣是事金甚恭，赠遗挞懒，岁时不绝。挞懒心下甚欢，寻又想了一法，特将一个军府参谋，纵使南归，令他主持和议，计害忠良，作了金邦的陪臣，宋朝的国贼。这人非别，就是遗臭万年的秦桧。大忠大奸，必用特笔。自徽钦二帝被掳，桧亦从行，应六十二回。二帝辗转迁徙，至韩州时，桧尚随着。徽宗闻康王即位，作书贻粘没喝，与约和议，曾命桧润色书词。桧本擅长词学，删易数语，遂觉情文凄惋，词致缠绵。及粘没喝得了此书，转献金主，金主晟也加赞赏，因召桧入见，交与挞懒任用。挞懒本金主晟弟，颇握重权，及奉命南侵，遂任桧参谋军事，兼随军转运使。桧妻王氏，曾被金军掠去，同桧北行。桧既得挞懒宠任，王氏自然随侍军中。或说王氏与挞懒私通，小子未得确证，不愿形诸楮墨。《说岳全传》中谓王氏与兀术私通，尤属大谬。秦桧夫妇，并不在兀术军中，何从与私？后人恨他同害岳飞，姑作快论，但究不免虚诬耳。惟制造军衣，充当厨役，王氏亦尝在列。挞懒因秦桧夫妇，勤劳王事，格外优待。桧夫妇亦誓愿报效，所以将前此拒立异姓的天良，已在幽、燕地方，抛弃得干干净净。达懒相处已久，熟悉他两口儿的性情，遂与他密约，纵使还南。桧遂挈妻王氏航海至越州，诈言杀死监守，夺舟回来。廷臣多半滋疑，谓桧自北至南，约数千里，途中岂无讥察？就使从军挞懒纵令来归，亦必拘质妻属，怎得与王氏偕行？于是你推我测，莫名其妙。独参知政事范宗尹，同知枢密院事李回，素与桧善，力为析疑，并荐桧忠诚可任。高宗乃召桧入对，桧即首奏所草与挞懒求和书，并劝高宗屈从和议，为迎还二帝，安息万民地步。高宗甚喜，顾谓辅臣道："桧朴忠过人，朕得桧很是欣慰。既得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岂非是一大幸事么？"要他来误国家，原是幸事。遂拜桧为礼部尚书，未几即擢为参知政事。小子有诗叹道：

围城守义本成名，何意归来志已更？
假使北迁身便死，有谁识是假忠贞？

桧既邀宠用，因请高宗定位东南。高宗升越州为绍兴府，且诏令次年改元绍兴，一切后事，详见下回。

赵立为知州，而忠义若此，刘豫为知府，而僭逆若彼，两相比较，愈见立之忠，与豫之逆。若张浚，若秦桧，亦足为比较之资。浚与赵立，名位不同，原其心，犹之立也，不得因其丧师，而遂目为不忠。桧与刘豫，行迹不同，原其心，犹之豫也，不得因无叛迹，而遂谓其非逆。故立与豫固本回之主也，而浚与桧亦本回之宾中主耳。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不期于此回两见之。

第六十九回
破剧盗将帅齐驱　败强虏弟兄著绩

却说建炎四年冬季，下诏改元，即以建炎五年，改为绍兴元年。高宗因秦桧南归，得知二帝消息，因于元旦清晨，率百官遥拜二帝，免朝贺礼。自从金人南下，骚扰中原，兵民困苦流离，多啸聚为盗，迭经各路将帅，剿抚兼施，盗稍敛迹。惟尚有著名盗目，忽降忽叛，为地方患，宋廷复设法羁縻，令为各路镇抚使，如翟兴、薛庆、陈求道、李彦先等，既食宋禄，颇知效力王事，甘为国死。独襄阳盗桑仲，江、淮盗戚方、刘忠、邵青，襄、汉盗张用，建州盗范汝为，未曾剿平。又有叛贼李成，本为江东捉杀使，建炎二年，叛据宿州，为刘光世所破，窜迹江湖、淮湘，横行十数郡，势最强横，且多造符谶，煽惑中外。高宗特命吕颐浩为江东安抚制置使，令讨李成，反为成部马进所败，且将江州夺去。颐浩实属无能。时王彦破桑仲，岳飞破戚方，戚至张俊处乞降。俊拜表奏闻，高宗乃授俊江、淮招讨使，岳飞为副，往讨李成。俊遂约飞会师，飞尚未至，忽得筠州急报，州城被马进破陷了。俊奋然道："江、筠迭失，豫章危了，我不可不先往。"遂麾兵急赴，驰入豫章，自喜道："我得入洪州，破贼不难了。"当下令军士，坚壁清野，固守勿动。一面檄飞到洪州。马进领着党羽，乘胜进犯，连营南昌山，声势锐甚，俊并不发兵，但饬军固守。相持旬余，进致书约战，书中字迹，写得很大。俊偏用着蝇头小楷，约略答复，也未尝说明战期。进以为怯，殊不设备。可巧岳飞领兵到来，入城见俊，问及战守情状。俊与言大略，飞接口道："现在却不妨出战了。贼势虽众，只顾前不顾后，若用奇兵，沿着江流截住生米渡，再用重兵潜出贼右，攻他无备，定可破贼。"俊极口称善。飞因自请为先锋，俊益大喜，遂令杨沂中带精骑数千，往截生米渡，更遣飞自率所部，掩击贼寨。

飞重铠跃马，直趋西山，行近贼营，便当先突入，部众一齐随上。马进急出营抵敌，甫至门首，见岳飞已挺枪刺来，慌忙用刀招架，战不数合，即被飞杀败，拖刀逃走。飞率众追杀，但见得人仰马翻，血飞尸积，不到一时，已将各座营盘，一律扫净，化为平地。极写岳飞。进奔还筠州。飞赶至城下，扎营城东，料进未敢出战，遂想了一个诱敌的法儿，用红罗为帜，中刺岳字，选骑兵二百人，拥帜巡行，自己却伏在城隅，令骑兵诱进来追，然后杀出。进在城楼了望，见骑兵拥着岳字旗帜，往来城东，军中又未见岳飞，还疑飞未曾亲到，但遣骑兵扬旗示威，恐吓城中，随即引兵杀出。骑兵见进出城，立刻返奔，进策马力追，驰过城隅，背后忽大呼道："狗强盗往哪里去？"进勒马回顾，大呼的不是别人，正是岳飞。他已与飞交过了手，自知不敌，又因飞拦住归路，不能回城，便弃城东走。飞复大呼道："不愿从贼的，快快坐着，我不杀汝。"贼众闻言，多半弃械就坐，由飞按名录簿，共得八万人，好言慰谕，遣归乡里。复率军追赶马进。进拚命奔驰，不意张俊、杨沂中也领兵杀到，前后夹击，把进困在垓心。进用尽气力，才杀开一条血路，向南康急奔。张、杨两军，刚欲追赶，乃值岳飞驰到，自愿前驱，乃让飞先行，两军随后策应。飞夤夜追进，到了朱家山，与进后队相遇，刺死贼目赵万成，余贼四窜。飞趁势再追，到了楼子庄，遥见尘头大起，李成引贼十余万，蜂拥而来，飞毫不畏怯，但舞动一杆长枪，迎头乱刺。霎时间，戳倒了数十人。贼众从未见过这般猛将，都各顾生命，倒退下去，反致冲动自己的后队，互相践踏，乱个不休。李成见部众捣乱，亟上前弹压，恰巧

碰着岳飞杀入，便抖擞精神，舞刀接仗。谁料岳飞这支枪杆，与寻常大不相同，仅三五合，杀得李成一身臭汗，看看要败将下去。旁边闪出一骑，竟抡刀相助，双战岳飞。飞左挑右拨，纯任自然，三匹马盘旋片时，那来骑手下略松，竟被飞刺落马下。看官道是谁人？原来就是马进。不肯使一直笔。进坠马后，身尚未死，偏李成见他下马，纵辔返奔。岳家军随着主帅，一拥而上，马蹄杂沓，顿将马进踏得稀烂，名足副实。复追奔至十里外，斩馘至数千级，方下营待着后军。

张俊与杨沂中驰到，见飞已得胜，自然欢慰。俊语飞道："岳先锋天生神力，无患不胜，但部众未免劳苦，应休息为佳，待我等追杀一阵，何如？"飞乃让两军前进，自就险要处驻营。俊与沂中引兵追成，约行十余里，为河所阻，对岸恰遍立贼营，蚁屯蜂集。杨沂中语俊道："贼势尚众，不应力敌，须用智取，今夜由沂中从上流渡河，绕击贼后，制使可绝流径渡，腹背夹攻，必胜无疑。"俊称为妙计，当令沂中乘夜潜渡，越一二时，料知沂中已达对岸，也击鼓渡河。李成闻有鼓声，忙呼众迎敌，正在交锋，不防后面由沂中杀到，那贼众多半乌合，统是胜不相让，败不相救，一遇危急时候，便四面乱窜；其实是窜得越慌，死得越快。看似俚语，实是名言。十多万强盗，被张、杨二军，首尾截杀，伤毙了三四万，招降了两三万，逃去了一二万，可怜李成数年的积聚，一旦抛尽，单剩了三五千人，越江遁去。张俊也逾江穷追，至蕲州黄梅县，得及李成，成众看见张字旗号，好似老鼠遇猫，吓得魂不附体，且走且呼道："张铁山到了！张铁山到了！"俊面目黧黑，因呼他为张铁山。成复经此创，已是不能成军，只好走降刘豫。俊等乃还取江、筠诸州城，兴国军等处，伏盗闻风远遁。

惟张用自襄、汉东下，再袭江西，被岳飞探悉，飞与用同籍相州，即致书谕用道："我与汝同里，能战即来，不能战即降。"用得书，知飞不可敌，即复书愿降。飞亲往慰抚，用等皆喜服。自是江、淮悉平。俊表奏飞功第一，有诏进飞为右军都统制，令屯洪州，弹压余贼。既而邵青为刘光世部将王德所擒，献诣行在，奉旨特赦，编入御前忠锐军。范汝为由韩世忠往剿，五日破灭，汝为自焚死，东南少定。可巧江东、陕西两处，亦陆续有捷报到来，江、浙益安。

金挞懒自攻陷楚州，进窥通、泰诸州，适有武功大夫张荣，在兴化缩头湖畔，联舟作寨，为自守计。挞懒欲渡江南侵，拟先破荣寨，荣遂率舟师迎战，见敌舰不多，但用小舟出击。会值天旱水涸，敌舰为泥淖所阻，不能前进，荣分军为二，一半用舟，一半登陆。舟师大呼前进，奋击敌舰，敌舰不能行驶，禁不住荣兵四至，只好从舟中跃出，褰裳登岸，急不暇择，脚忙手乱，往往溺毙水中，或陷入泥淖，不能自拔，即遭杀死。幸而得达彼岸，又被荣兵截住，乱杀乱剁，经挞懒指麾健卒，冲开血路，方才走脱。荣收军回营，检点俘馘，约五千余人，遂奉表告捷。荣本梁山泺渔人，聚舟数百，专劫金人。杜充驻师江、淮，曾借补荣为武功大夫。金人屡攻不克，至是以杀敌报功，遂擢荣知泰州。

挞懒奔至楚州，闻刘光世引兵来攻，遂不敢逗留，退屯宿迁，未几北去，光世遂进复楚州。正好去凑现成。高宗又欲起用汪伯彦，命为江东安抚大使，旋经侍御史沈与求论劾，才将他褫职，勒令回籍。江东已无金人，只有陕西一带，尚为金兀术所盘踞，连破巩、河、乐、兰、郭、积石、西宁诸州。熙河副总管刘惟辅被执，骂敌遇害。兀术又进陷福津，蹂躏同谷，入逼兴州。宣抚使张浚退保阆州，令张深为四川制置使，刘子羽同趋益、昌，王庶为利、夔制置使，节制陕西诸路，兼知兴元府。寻复用吴玠为陕西都统制，且召曲端至阆州，仍欲重用。端与吴玠、王庶，均有宿嫌，迭见前文。玠遂入白张浚，谓端再起用，必与公不利。且在手中写着"曲端谋反"四字，密示张浚。王庶亦上言谮端，谓端尝作诗题柱，有"不向关中争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两语，意在指斥乘舆，浚乃逮端下恭州狱。适夔路提刑康健，曾因事忤端，被端鞭背，至此正好因公报私，命狱吏把端絷住，用纸糊端口，外熁以火。端口渴求饮，给以烧酒，遂致七窍流血，死于狱中。端有马名铁象，日驰四百里，豢爱如子息。及被逮下狱，闻康健提刑，呼天长叹，自知必死，又连称铁象可

惜。及端死，铁象亦毙。端早有可诛之罪，惟浚不杀之于前时，独杀之于此日，殊为非法。

时关、陇六路尽破，止余阶、成、岷、凤、洮五州，及凤翔境内的和尚原，陇州山内的方山原罢了。吴玠扼守和尚原，积粟缮兵，列栅固垒，为死守计。金兀术遣部将没立，一译作默呼　自凤翔出兵，乌勒折合　一译作额勒济格。自大散关出兵，约会和尚原，夹攻吴玠。或劝玠退屯汉中，玠慨然道："我在此，寇不敢越，保此地就是保蜀呢。"随即搜集兵甲，预备出师，旋有侦骑来报，金将乌勒折合已到北山，玠整军出发，严阵以待。乌勒折合贻书请战，玠不慌不忙，分军为前后二队，径逼北山。金兵沿山列阵。见玠军逼近，便麾众出战，玠怒马突出，劈头遇着金将，手起刀落，砍落马下，金兵为之夺气。玠率前队军杀入，与金兵鏖斗一场，自巳至午，杀伤过当。两军俱回阵午餐，餐毕复战。玠令前队休息，将后队抽出，与敌再斗。金兵已觉力乏，怎禁得一支生力军，杀将过来，顿时遮拦不住，逐步退后。玠督兵进逼，乌勒折合料难抵挡，就回马奔驰。主将一逃，无人不走，被吴玠驱杀数里，丧失无数。没立方攻箭筈关，玠复遣将往击，杀败没立，两军终不得合，急忙报知兀术。兀术大愤，会集诸将及兵卒十余万，亲自督领，就渭水上筑起浮梁，陆续渡兵，进抵宝鸡。当从宝鸡县起，结连珠寨，垒石为城，夹涧与玠军相拒，进薄和尚原。

玠闻金兵大至，恐部下骇愕，遂召齐将士，勉以忠义，并啮臂出血，与众设誓。众皆感泣，愿尽死力。玠弟名璘。亦在军中，玠与语道："今日是我兄弟报国的日子，万一兵败，宁我兄弟先死，决不使将士先亡。"璘奋然应诺，诸将亦齐声道："主将兄弟报国，我等亦愿报主将。"可见用兵全在主帅，主帅致命，将士自然随奋。玠大喜，遂与璘挑选劲弩，与诸将分番迭射，连发不绝，势如雨注，号为驻队矢，金兵少却。玠又分遣诸将，从间道绕出，断敌粮道，且令璘带弓弩手三千，往伏神岔沟，自度敌众，粮尽且走，竟纵兵夜击，连破敌营十余座，兀术仓皇败走，奔至神岔，一声炮响，箭如飞蝗。兀术抱头前窜，身上还中了两箭，耳中且听得有人呼道："兀术休走！"此时天色未明，不辨左右，兀术恐被敌认识，亟把须髯剃尽，飞马遁去。

嗣是知陕西地不易攻守，竟命归刘豫统辖，中原尽为豫有。豫遂于绍兴二年，徙居汴京，尊祖考为帝，就宋太庙立主。忽然间，暴风卷入，屋瓦皆振。豫所悬大齐旗帜，尽被狂飙卷去，竿亦吹折，宋祖有灵，胡不威吓金人，而独威吓刘豫耶？士民大惧，豫亦未免扫兴。时襄阳盗桑仲已就抚为襄阳镇抚使，上疏行在，请合诸镇兵复中原。吕颐浩正败贼饶州，进拜少保，入为尚书左仆射，见了仲奏，遂乞高宗准议，命仲节制军马，规复刘豫所置州郡，且令翟兴、解潜、王彦、陈规、孔彦舟、王亨等诸镇抚使，互为应援。仲受命后，至郢州调兵。知郢州霍明，疑仲有逆谋，诱他入门，击碎仲首。仲将李横，方任襄、邓统制，闻仲死耗，便起兵击明。明败走，横入郢州。既而河南镇抚使翟兴为裨将杨伟所戕，伟受豫重赂，因此杀兴，携首奔豫。横承仲志，闻这消息，即进兵阳石，破刘豫军，乘胜下汝州，破颍顺军，攻入颍昌府。豫接颍昌警报，遣降盗李成，率兵二万往援，并向金乞援。金调兀术救豫，两军同至牟驼冈，夹攻李横。横寡不敌众，只好退走，颍昌复失。

先是兀术在陕，因和尚原败退，不敢再行问津，诸将群以为怯。至兀术往援刘豫，吴玠闻信，留弟璘守和尚原，自率军驻河池，一面檄熙河总管关师古收复熙巩诸州。金将撒离喝得报大怒，即命降将李彦琪驻秦州，窥仙人关，牵制吴玠，复令游骑出熙河，牵制关师古，自统兵从商、於进发，直捣上津，攻金州。金、均、房三州镇抚使王彦，迎战败绩，退保石泉，三州均被陷没。撒离喝乘胜而进，直趋洋汉。时刘子羽调知兴元府，闻王彦败退，急命田晟守饶凤关，并遣人召吴玠入援。玠自河池驰救，日夜趋三百里，至饶凤关，用黄柑遗金将，且致书道："大军远来，聊用止渴。"撒离喝大惊，用杖击地道："尔来何速，真令人不解呢。"当下督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拥后，前仆后继，更番迭上。玠军弓弩乱发，兼用大石推压，相持至六昼夜，尸如山积，关仍如旧，撒离喝更募死士，由间道出祖溪关，绕至玠后，乘高瞰饶凤关，诸军支持不住，相继溃去，金兵入

洋州，玠邀子羽同去，子羽恰留玠同守定军山。玠以为难守，竟退保西县。子羽亦不得已，焚去兴元积贮，退屯三泉。撒离喝遂驰入兴元，进兵金牛镇，四川大震。子羽从兵不满三百，粮食复尽，但与士卒取草芽木甲，权作充饥，一面遗玠书，誓死诀别。子羽系刘韐长子，韐为国殉忠，应有是跨灶儿。玠已往仙人关，得子羽书，尚无行意，爱将杨政大呼道："节使不可负刘待制，否则政等亦舍去节使，自去逃生了。"义声直达。玠乃从间道往会子羽，子羽因留玠共守三泉。玠答道："关外为西蜀门户，不应轻弃。"乃留兵千人，助刘子羽守三泉，自己仍回守仙人关。

子羽既与玠别，即巡阅形势，设计保守。望见附近有潭毒山，峭壁陡绝，上面却宽平有水，乃督兵建设营垒。垒方筑就，金兵大至，相隔只数里。子羽据着胡床，危坐垒口，并没有慌张情状。诸将俱泣告道："这非待制坐处。"子羽道："死生有命，子羽命中该死，就死在这里，汝等不必惊慌，要死同死，或者倒未必死哩。"这言未绝，金兵蚁附而来，但仰见子羽戎服雍容，安然坐着，反令金人莫名其妙。撒离喝亲出觇视，也疑子羽是诱敌计，不敢近前。况又山势陡绝，不便援登，就使用箭上射，也万分吃力，未必能及，因即挥兵退去。子羽见金兵已退，方起兵回营。诸将均服他胆识，益加敬佩。撒离喝返至凤翔，复遣使十人，往招子羽。子羽将九人斩首，独放一人回去，且明谕道："归语尔帅，欲来即来，我愿与死战，岂肯降汝？"使人吓得心胆俱裂，抱头驰还。撒离喝终不敢再进，并因饷运不继，杀马以食。子羽与玠复屡用游兵四扰，弄得撒离喝寝食不安，只好还军。子羽复约玠出师掩击，金兵统有归志，无心返战，徒落得堕溪坠涧，丧毙无算，所有辎重，尽行弃去。王彦乘势复金、均、房三州。

越年，金兀术、撒离喝及刘豫部将刘夔，三路连合，攻破和尚原，转趋仙人关，吴玠先命弟璘设寨关右，号为杀金平。金兵凿崖开道，循岭东下，誓破此关。吴玠守第一隘，吴璘守第二隘，金人用云梯，用挠钩，用火箭，想尽攻关的法儿，始终不能破入，反死了若干士卒。玠与璘且带领诸将，分紫白旗，捣入金营，金阵大乱，金将韩常被射中目，金人始宵遁。玠又遣王浚等埋伏河池，扼敌归路，复得一回胜仗。那兀术、撒离喝、刘夔等人，都垂头丧气，奔还凤翔去了。小子有诗咏吴玠兄弟道：

一门竟出两名臣，伯仲同心拒敌人。
莫怪蜀民崇食报，迄今庙貌尚如新。仙人关下有吴氏庙。

吴氏兄弟，名扬陇蜀，金、齐诸军，始不敢再犯，有诏授玠为川陕、宣抚副使，璘为定国军承宣使，此外一切详请，容至下回续陈。

史称南渡诸将，莫如张、韩、刘、岳。张即张俊，非张浚也。俊与岳飞，同剿李成，遇事与商，言必听，计必从，同心破贼，让功与飞，告捷之时，推为第一。向使[illegible]恢复，无后来附桧之失，则名将之称，尚属无愧[illegible]不终也。韩世忠功虽逊岳，犹足副名，刘光世[illegible]将耳，岂不足道，或谓以刘锜当之，理或然欤？（锜事见后。）惟吴玠兄弟，保守陇蜀，迭建奇功，乃不与韩、岳并称，殊令后人无从索解。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春秋以后，岂尚有董狐哉？

第七十回
岳家军克复襄汉　韩太尉保障江淮

却说张浚镇守关、陕三年，因刘子羽及吴玠兄弟，赞襄军务，虽未能规复关、陕，但全蜀赖以安堵；且以形势牵制东南，江、淮亦少纾敌患。自吕颐浩入相后，与张浚虽无宿嫌，恰也不甚嘉许，更有参政秦桧，阴主和议，当然是反对张浚。桧平居尝大言道："我有二策，可安抚天下。"及问他何策，他又言"未登相位，说亦无益。"高宗还道他果有奇谋，即拜为尚书右仆射。桧乃入陈二策，看官道是何计？他说是："将河北人还金，中原人还刘豫。"这等计策，却是言人所不敢言。高宗此时，还有些明白，却驳斥道："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系北人，当归何处？"桧无词可对，复易说以进道："周宣王内修外攘，所以中兴，今二相一同居内，如何对外？"此语是排挤吕颐浩。高宗乃命颐浩治外，秦桧治内。颐浩请高宗移趋临安，自至镇江开府，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高宗准如所请，移跸临安。会召胡安国为中书舍人，兼官侍读，专讲《春秋》。秦桧欲延揽名士，布列清要，借作揄扬。既见安国入用，遂与他虚心论交。安国为所笼络，竟极力称桧，说他人品学术，在张浚诸人上，高宗亦颇信用。

会颐浩奉诏还临安，荐朱胜非代任都督，高宗遂起用胜非。安国劾胜非，附和汪、黄，尊视张邦昌，及苗、刘肆逆，又贪生畏死，辱及君父，此人岂可再用？高宗乃收回成命，改任胜非为侍读。安国复持诏不下。颐浩特命检正黄龟年，另行草诏，颁示行阙。安国遂托疾求去。颐浩劝高宗降旨谴责安国，将他落职，只命提举仙都观。秦桧三上章，乞留安国，均不见报。侍御史江跻，左司谏吴表臣等二十余人，上言胜非不可用，安国不当责，均坐桧党落职，台省为之一空。颐浩又暗使侍御史黄龟年等，劾秦桧专主和议，阻挠恢复远图，且植党专权，罪应黜逐。乃罢桧相，榜示朝堂，永不复用。遂进朱胜非为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胜非本与张浚有宿憾，因日言浚短，高宗乃遣王似为川、陕宣抚处置副使，名为辅浚，实是监浚。浚始不安于位，上疏辞职，且言似不胜任。看官你想吕、朱两相，左牵右掣，哪里容得住张德远？浚字德远。当下召浚至临安，但说要他入任枢密，及浚既奉命南还，即由中丞辛炳，侍御史常同等，劾浚丧师失地，跋扈不臣诸罪，竟将浚落职，奉祠居住福州，并安置刘子羽于白州，张浚已枉，子羽尤枉。擢王似为宣抚使，卢法原为副使，与吴玠并镇川、陕。既而辛炳、常同，又迭论颐浩过失，于是颐浩亦罢为镇南节度使，提举洞霄宫，命赵鼎参知政事，且授刘光世为江东、淮西宣抚使，屯兵池州，韩世忠为淮南东路宣抚使，屯兵镇江，王𤫉为荆、湖制置使，屯兵鄂州，岳飞为江西南路制置使，屯兵江州。

适刘豫将董质，以虢州归宋，由统制谢皋接收。刘豫复遣李成攻虢州，谢皋猝不及防，竟被执去。皋指腹示成道："我腹中只有赤心，不似汝等鬼蜮哩。"言毕，自破心腹，肠出而死。李成进破邓州、襄阳府，豫更派兵陷伊阳，并与金人合兵图西北。熙河总管关师古拒战败绩，竟举洮、岷二州降豫。豫更联络洞庭湖贼杨么，令与李成合军，自江西趋浙。岳飞闻警，即奏请规复襄阳六郡，除心膂大患，先逐李成，次平杨么，然后进图中原。规画秩然，不等空谈。高宗语朱胜非、赵鼎，胜非言："襄阳为江、浙上流，不可不急取。"鼎谓："知上流厉害，无如岳飞，当令飞专任此事。"乃命飞兼荆南制置使，规复襄阳，飞既接诏，即日渡江，顾语僚属道："飞不擒贼，誓不返渡。"大有祖逖击楫中流气象。遂长驱至郢州。郢州已为刘豫

所有，遣部将京超拒守。超有勇力，素号万人敌，闻飞抵城下，登陴守御，自恃勇力，不甚设备。飞下令道："先登者赏，退后者斩！"部将王贵、牛皋等，奋勇登城，飞麾众随上，前仆后继，霎时间拔去齐帜，换了宋帜。京超开城逃走，由飞遣将追蹑，超投崖死，郢州遂复。飞安民已毕，即进趋襄阳。李成率众迎战，分步骑为两队，步兵列平野，骑兵临襄江。飞瞭视后，微哂道："步兵利险阻，骑兵利平旷，今李成乃适与相反，显违兵法，虽有众十万，怕他甚么？"虏在目中，何妨笑视。遂从马上举鞭指示王贵道："尔可用长枪步卒，击他骑兵！"又指牛皋道："尔可率骑兵，击他步卒！"两将奉令，分头前进。王贵杀入敌骑阵内，专用长枪，刺他坐马，马中枪即坠，骑贼纷纷落马，戳毙无数，余骑多逼入江中，也多半溺死。牛皋杀入步兵队里，怒马驰骋，锐不可当，步贼不遭刃毙，也被踏毙，又伤亡了无数。李成顾命要紧，也无心管及部下，只好飞马逃去，飞遂克复襄阳。还有刘豫部将，驻扎新野，收成溃众，准备再战。飞派牛皋攻随州，王贵攻唐州、邓州，张宪功信阳军，自率裨将王万，分作左右两翼，掩击新野贼兵。成众已是虎口余生，早知岳家军厉害，一见岳字旗帜，早已魂胆飞扬，逃得不知去向，此外伪齐兵士，自觉形势孤单，当然溃散。被岳飞、王万两翼，痛剿一阵，徒落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待岳飞回至襄阳，牛皋、王贵、张宪等，陆续报道胜仗，所有随州、唐州、邓州、信阳军，一律收复。于是襄、汉悉平。飞移屯德安。军声大振，当即露布告捷。高宗闻报大喜道："朕素闻飞行军有律，不料他遽能破敌，竟成大功。"因下诏褒奖。飞疏陈恢复事宜，大旨略道：

> 金人所爱，惟子女玉帛，志已骄惰。刘豫僭伪，人心终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万，直捣中原，恢复故疆，诚易为力。襄阳、随、郢地皆膏腴，苟行营田，其利甚厚，臣候粮足，即过江北剿敌，以慰宸廑。谨闻！

高宗得奏，乃命赵鼎知枢密院事，兼都督川、陕、荆襄诸军事。鼎以不才辞，高宗面谕道："四川全盛，财赋半天下，朕尽以付卿，可便宜黜陟，朕不遥制。"鼎乃条奏便宜行事等件，高宗颇欲听从，偏朱胜非从中阻抑，有意牵制。鼎复上书直陈，略云：

> 顷者陛下遣张浚出使川、陕，国势百倍于今，浚有补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砺山带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无二，而终致物议，以被窜逐。夫丧师失地，浚则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专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权，则小人不安其分，谓爵赏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时蜀士，至于醵金募人，诣阙讼之，以无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为国立事者，每以浚为戒。今臣无浚之功，当此重任，去朝廷远，恐好恶是非，行复纷纷于阙廷之下矣。现臣所请兵，不满数千，半皆老弱，所赍金帛至微，荐举之人，除命甫下，弹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陈已艰难，况在万里之外乎？所望悯臣孤忠，使得展布四体，少宽陛下西顾之忧，则不胜幸甚！

疏入未报，会淫雨连绵，诏求直言，侍御史魏矼劾奏朱胜非，说他："蒙蔽主聪，致干天谴。"胜非亦自请去职，乃将胜非免官，左右两相，次第罢职。高宗正拟择人继任，忽闻刘豫向金乞援，金遣讹里朵、挞懒、兀术率兵五万人应豫。豫令子麟、侄猊，与金兵会，分道南侵，骑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大有吞视江南的气象。高宗甚为焦急，适值赵鼎入朝辞行，拟赴川、陕。高宗道："金、齐连寇，国势阽危，卿岂可离朕远去？当遂相卿。"鼎叩首而退。越日，即拜鼎尚书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另命沈与求为参政。鼎决意主战，与求亦与鼎同意。鼎乃劝高宗特颁手诏，促韩世忠进屯扬州。是时世忠正搜剿江湖剧盗，降曹成，斩刘忠，受爵太尉，功高望重。既接高宗手谕，便感泣道："主忧如此，臣子何可贪生？"遂自镇江济师，进屯扬州，使统制解元守承州，御金步卒，亲提骑兵驻大仪，抵挡敌骑。且伐木为栅，自断归路，誓与金、齐决一死战，会吏部员外郎魏良臣，奉使如金，途中与世忠相遇。世忠知良臣是主和派，故意撤去炊爨，然后与良臣会叙。且伪信已经奉诏移屯平江，兵不厌诈，不得谓世忠无信。良臣颔首，匆匆驰去。世忠待良臣出境，

即奋然上马，下令军中道："视吾手中鞭，鞭指何处，即向何处，不得稽迟！"将士应令，随世忠出发。世忠相视形势，随地设伏，少约百人，多约千人，计自大仪以北，设伏二十余处。自置营五座，令各伏兵，闻营中鼓声，一同出击，违令者斩！筹画既定，专等金兵到来。是谓好谋而成。

金前将军聂儿孛堇一译作聂呼贝勒。正拟遣派侦骑，探悉宋军所向，巧值魏良臣驰至，即问明宋军消息。良臣自述所见，孛堇大喜，急引兵至江口，距大仪不过数里。别将挞不野一译作托卜嘉。拥着铁骑，骤马向前，经过韩世忠五营东首。世忠早已瞧着，忙令营中擂鼓，鼓声一响，伏兵四起，各奋力突入金兵阵中。挞不野虽然骁悍，怎奈一人不能四顾，东塞西决，南防北溃，霎时间四面八方，统夹入宋军旗帜，几乎目眩神迷，无从指挥。蓦见有一队健卒，横入阵中，人持一斧，斧柄甚长，上揕人胸，下斫马足，眼见得金兵大乱，人马迭仆。挞不野到了此时，也顾不得许多了。三十六著，走为上着，也想觅路逃生，偏偏退了数步，竟陷入泥淖中，怎禁得宋军四至，围裹与铁桶相似，所有骑士，统被擒去。挞不野也只好束手待毙，坐受捆缚罢了。世忠既擒住挞不野，再进军攻金兵，一面遣偏将成闵率骑卒数千，往援解元。解元到了承州，也是设伏待着，且决河阻住金兵。金兵涉水攻城，将至北门，解元即放起号炮，呼召伏兵，伏兵一齐杀出，金兵怯退。既而又至，再战再却，却而又进，一日至十三次。解元也自觉疲乏，但总相持不退。总算勍敌。遥听东北角上，鼓声大震，一彪军远远杀到，解元疑是金军，却也未免心惊，忽见金兵阵脚已动，似有慌乱的情状。解元登高了望，见是韩字旗帜，便大呼道："韩元帅到了！"大众闻韩元帅三字，仿佛是天兵天将，前来相助，顿时精神倍奋，统鼓勇杀上。金兵腹背受敌，当然支撑不住，一哄儿逃走了。解元追将过去，正遇着前来的援师，仔细一瞧，乃是统领成闵，便问道："韩元帅到未？"成闵道："元帅已亲追金兵去了，派我前来援应。"解元听着，已知成闵一军，是冒着韩字旗号，恐吓金人，明人不消细说，遂与成闵合军，追蹑金兵。沿途俘获甚多，直追到三十里外方才回军。

成闵自往世忠处报捷，世忠已至淮上，大败金将聂儿孛堇等，金兵渡淮遁去。世忠得胜回营，见成闵进谒，方知承州并捷，遂将详情奏报行在。群臣相率称贺，高宗道："世忠忠勇，朕知他必能成功。"沈与求奏道："自建炎以来，我朝将士，未尝与金人迎敌，今世忠连捷，功勋卓著，要算是中兴第一功臣了。"高宗点首道："朕当格外优奖，卿可为朕拟赏哩。"与求奉命，将应赐世忠帛马，及世忠部将解元、成闵等，俱一一加秩。高宗自然照行。赵鼎更劝高宗亲征。藉作士气，高宗至此，也自觉胆大起来，居然下亲征诏命，孟庾为行宫留守，指日督兵临江。鼎退朝，僚属喻樗语鼎道："六龙临江，兵气百倍，但公自料此举，果否万全，还是孤注一掷呢？"鼎慨然道："中国累年退避，士气不振，敌情益骄，义不可以更屈，所以劝帝亲征。成败由天，非我所敢逆料。"樗答道："据此说来，公应先筹归路。张德远有重望，若令宣抚江、淮、荆、浙、福建，募诸道兵赴阙，他的来路，就是朝廷归路呢。"鼎不禁称善，乃入白高宗，请起用张浚。高宗准奏，召浚为资政殿学士。浚奉旨入朝，高宗与语亲征事，浚极力赞同，乃手诏为浚辩诬，复命知枢密院事。浚拜命退朝，往见赵鼎，与鼎握手道："此行举措，颇合人心。"鼎笑道："这是喻子才喻樗字。的功劳，他尚思推贤任能，难道鼎敢蒙蔽么？"归功喻樗，不愧相度。浚逊谢。鼎又道："公既复任，应即执殳赴敌，为王前驱。"浚即答道："明日即当陛辞，出赴江上。"鼎喜抚浚背道："如此才可杜人口呢！"浚遂告别。越宿入辞高宗，即赴江上视师。

高宗也启跸临安，刘锡、杨沂中率禁兵扈驾，赵鼎当然随行。途次饬刘光世移军太平州，为韩世忠声援。光世与世忠有私隙，不愿移兵，且遣人讽鼎道："相公既受命入蜀，何事为他人任患？"韩世忠也有传言，谓赵丞相真是敢为。鼎闻韩、刘等言，请高宗即日遣使劝勉韩、刘，并面奏道："陛下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若少加退沮，人心立涣。长江虽险，不足恃了。"高宗乃命御史魏矼往谕韩、刘，刘光世乃移驻太平州，高宗亦进次平江，始下诏暴刘豫罪，整厉六师，且欲渡

江决战。鼎恐胜负难料，不堪一挫，乃谏阻高宗道："敌众远来，利在速战，骤与争锋，恐属非计。且逆豫尚且遣子，陛下何必亲自临阵，但中途调度，已足声明天讨了。"高宗乃止。想是巴不得有此语。

会闻庐州告警，飞札令岳飞往援，岳飞提兵趋庐，命牛皋为先锋，徐庆为副。皋至庐州城下，见伪齐兵已围住城北，金兵且陆续继至，便一马当先，遥呼金将道："敌将听着！我乃岳元帅部下先锋牛皋是也！能战即来，可与我斗三百合。"仿佛《三国演义》中张翼德口吻。金将闻声相顾，果见岳字旗帜，飞扬城南，便语部众道："岳家军不可犯，我等不如退回罢！"言已遂去。伪齐兵见金人退走，也不战自溃。牛皋待岳飞到来，与飞相见。飞语皋道："快快追去！我若不追，便自回军，恐他又再来了。"皋乃追击三十余里，金、齐两军，还疑岳飞亲自追到，慌忙溃退，互相践踏，并被宋军杀死，不可胜计。

金兵返屯泗州竹墩镇。挞懒领泗州军，兀术领竹墩镇军，为韩世忠所扼，贻书币约战。世忠遣麾下王愈及两伶人，报以橘茗，且传言张枢密在镇江，已颁下文书，命决战期。兀术道："闻张枢密已贬岭南，何从在此？你不要欺我！"愈持浚文书出示，兀术不觉变色，半晌才答道："汝国尝遣使议和，现在魏良臣方自北归南，曾由我朝与约，拟在建州以南，封汝国为藩属，免得争战不休，汝国尚以为未足，乃欲与我开战，将来兵败国亡，恐尺寸地，非汝有了。"魏良臣使事，即借兀术口中叙过。愈答道："我国非不愿与贵国议和，但贵国逼我太甚，夺我两河三镇，羁我二帝，尚欲逞兵江、淮，册立叛逆，试问如何和得？自来国家存亡，半由天命，半由人事，人定亦能胜天，姑与贵国再决胜负，请看我朝，果毫无能为否？"理直气壮。兀术几无词可答，但说道："要战就战，难道我朝怕汝不成？"言毕遣还王愈等，世忠得愈归报，正拟调兵遣将，隔宿出发。到了翌晨，由侦卒来报，金兵已经夜遁，伪齐兵亦逃去了。世忠亟饬兵往追，途中只收得辎重若干，统是伪齐兵所弃，那人马早已去远，料知追赶不及，因即回营。看官道金、齐二军，何故速退？原来是时为绍兴四年暮冬，天大雨雪，饷道不通，军中杀马代粮，各有怨言，挞懒、兀术见部众已无斗志，宋军又防御甚严，料知不能深入，且因金主病笃，不得不赶紧退回。金兵一退，刘麟、刘猊哪里还敢独留？连辎重都不及携去，急急地遁走了。

世忠奏达平江，高宗喜语赵鼎道："各路将士，翕然效命，所以得却强敌，但皆由卿一人之力。"鼎拜谢道："事出圣断，臣何力可言？惟强寇今虽遁归，他日未必不来，须博采群言，为善后计。"实是要着。高宗称善。乃诏令宰执以下，会议攻战备御的方法。侍御史魏矼等，奏请罢"讲和"二字，代以"攻守"，饬厉诸将，力图攘敌。所以魏良臣持来金约，简直不复，命韩世忠屯镇江，刘光世屯太平，张俊屯建康，搜兵阅乘，协力防御。召张浚还行在，扈跸回临安，进赵鼎、张浚为左右仆射，并同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各路军马，时在绍兴五年二月。随时点清年月，以清眉目。小子有诗咏道：

将相同逢济世才，六飞一出敌人回。
当年庙算能长定，大业胡为不再恢？

嗣闻金主晟已殂，兄孙亶继立，免不得又要遣使了。欲知所使何人，待至下回再详。

得赵鼎、张浚为相，得岳飞、韩世忠为将，此正天予高宗以恢复之机，令其北向以图中原，不致终沦江左也。观岳飞之一出襄、汉，而六郡即平，观韩世忠之独扼江、淮，而二寇屡败，高宗亦尝褒奖岳飞，嘉许韩世忠，似非不知韩、岳之忠勇者。迨下诏亲征，出次平江，而金、齐二军，又即远飏，虽未必因战败而去，然亦可借此以作士心，挽国脉。此后能决定庙谟，用贤御寇，安知中原之不可复？讵必鳃鳃然议和为哉？本回所叙，实南宋转捩之机关。宋之所以不即亡者，赖有此尔。一阳初长，剥极而复，奈何高宗之得此已足乎？

第七十一回
入洞庭擒渠扫穴　返庐山奉榇奔丧

却说绍兴五年，金主晟病殁，金人称他为太宗，当由粘没喝、兀术等，拥立金太祖孙合剌为主。合剌一作赫拉。合剌易名为亶，继立后，却也没甚变动。偏宋廷诸大臣，以为金立新君，或肯许和，应遣使通问，藉觇情势。惟中书舍人胡寅，极力谏阻，高宗下诏褒谕。会张浚奏称："国家遣使，系兵家机权，将来能辟地复土，终归和好，未可遽绝。"乃遣忠训郎何藓使金。胡寅见所言不从，遂乞外调，因出知邵州。使臣非必不可通，但徒向虏廷乞和，殊属无益。

时洞庭贼杨么，异常猖獗，张浚以洞庭据长江上游，杨么为乱，不急讨平，恐滋蔓为害，乃自请视师江上。高宗准奏，命浚出视师，先至潭州，次至醴陵。沿途稽查狱囚，多系杨么部下的侦探，浚一一释出，好言抚慰，各给文牍，令他还招诸寨，各犯欢呼而去，自是贼寨，次第来降，惟杨么抗命如故。么本名太，系鼎州盗钟相部党，相尝以左道惑众，胁聚至数千人，自称楚王，改元天载，尝攻陷澧州，嗣被降盗孔彦舟所袭，把相擒住，并获相子子昂，槛送行在，一律伏诛。独杨太竟得漏网，收集散贼，盘踞龙阳，渐渐地鸱张起来。楚人向称少年为么，因呼杨太为杨么。太自恃剽悍，亦即以么自号，立钟相少子子仪为太子，令部众臣事子仪，自己也算在子仪属下，但僭称大圣天王，一切兵权，掌在手中，他要做这样，子仪只好依他这样，他要做那样，子仪也只好依他那样，因此洞庭湖中，单晓得杨么，不晓得有钟子仪。实是杨么使刁，看官莫说是恋情故主。高宗令都统制王𤫉，会兵往讨，𤫉本是个没用人物，但遣忠锐军统制崔增等，进攻杨么。崔增等一去不回，后来接得军报，才知是全军覆没了。既而杨么乘着水涨，麾众出来，攻破鼎州杜木寨，守将许筌战死。王𤫉却束手无策，不得已奏达败仗。

高宗既遣张浚视师，复封岳飞为武昌郡开国侯，兼清远军节度使，代王𤫉招捕杨么。飞部下皆西北人，不惯水战，至是奉命即发。且下令军中道："杨么据住洞庭湖，出没水中，人家都说他厉害，不便往剿。其实用兵讨寇，何分水陆？但教将帅得人，陆战胜，水战亦胜，本使自有良法，破这水寇，诸将士不用担忧，总叫依我号令，齐心并力，看杨么能逃我手么？"看得真，拿得稳，并非大言不惭。大众被辖有年，早知岳元帅智勇，自然惟命是从。飞先遣使招谕么党，旋接来使还报，黄佐愿降。飞喜道："佐系杨么谋士，得他来降，尚有何说！"言毕，遂欲起身往抚。牛皋、张宪等，俱劝阻道："贼党来降，恐有诡计，不可不防！"飞笑道："古人有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欲破灭杨么，全在黄佐一人身上，难道真要用我陆师，攻他水寇么？"当下命前使导着，竟单骑出营，去见黄佐，驰至佐寨，令前使传语道："岳制使来。"几似郭子仪单骑见虏。黄佐问有若干人？去使道："只有岳制使一人。"佐即召语部下道："岳节使号令如山，若与他对敌，万无生理，所以我拟往降。今岳节使单骑自来，诚信可知，必善待我等，我等开寨迎接便了。"部下都无异言，遂开门迎见岳元帅，执礼颇恭。岳飞亦下马慰劳，且用手抚佐背道："汝晓明顺逆大义，深足嘉尚，此后诚能立功，封侯也是易事。"佐不待说毕，便道谢节使裁成，随即引飞至寨，令部目一一进谒。飞温言慰谕，众皆悦服。飞复语佐道："彼此俱中国臣民，并非金虏可比，我此来特宣示大义，俾大众革面洗心，同卫王室，剿除异族。现拟遣汝至湖中，代达我意，可劝则劝，偕彼同来，视有才

能，定当保荐。不可劝，劳汝设法擒捕，我回营后，即当拜本上奏，先请朝廷奖赏，藉示鼓励。”恩威并济，何敌不克？佐不禁感泣，誓以死报。飞与佐握手为约，当即返营，立保佐为武义大夫，遣人报知，一面暂按兵不动，静待黄佐消息。

会值张浚至潭州，参谋席益疑飞玩寇，入语张浚，请浚上疏劾飞。浚摇首道，“岳侯忠孝兼全，怎得妄劾？汝疑他玩寇，他何至若是？兵有深机，非常人所能预测呢。”席益被浚驳斥，自觉怀惭，因即退出。隔了数天，飞往见张浚，述及战事，且云：“黄佐已袭破周伦寨，把伦击死，并擒伪统制陈贵等人，现已上表奏功，拟迁佐为武功大夫了。”浚答道：“智勇如公，何愁水寇？”相知有素。飞又道：“前统制任士安不服王𤫉命令，因此致败，如欲申明军律，不能不加罪士安。”浚点首示意。飞又与浚密谈数语，浚益大喜。飞即告别，还至营中，传任士安入帐，诘责罪状，加鞭三十；并指士安道：“限汝三日，便当平贼，否则斩首不贷。”士安唯唯而出，自率部下入湖，扬言岳家军二十万，朝夕可至。杨么素恃险固，尝大言道：“官军从陆路来，我可入湖，从水路来，我可登岸，欲要破我，除非飞来。”隐伏言谶。因此并不在意。部众报岳军进攻，乃调拨水兵数艘，出去迎敌。湖中遇着士安，不过数千兵士，便一拥上前，围住士安战船，并力猛攻。士安恐退后被诛，也拼命死战。士安亦知拚命，无非惮岳忠勇，否则不几降寇耶？正酣斗间，东西两面，俱有岳家军杀到，贼舟大乱。士安趁势杀出，与援兵会剿一阵，击沉贼舟好几艘，余贼遁去。

岳军与士安等回营报功，飞闻捷，即拟亲捣贼巢，忽接到张浚手书，内言：“奉旨防秋，即日入觐，洞庭事暂且搁置，俟来年再议。”飞览毕，忙驰见张浚，开口便道：“都督且少留，待飞八日，决可破败。”浚微哂道：“恐没有这般容易哩。”飞袖出小图，指示张浚道：“这是黄佐献来洞庭全势，及杨么平素守御，详列无遗，按图进攻，不出十日，可扫荡贼巢了。”浚尚以水战为难，飞答道：“王四厢即王𤫉。用王师攻水寇，所以难胜，飞用水寇攻水寇，自转难为易。水战我短彼长，我以短攻长，如何不难？若因敌将，用寇兵，翦他手足，离他腹心，使他孤立无助，然后用王师捣人，一鼓可平，八日内当俘诸酋，献诸帐下。”胸有成竹。浚半晌才道：“既如此，我权留八日，八日后恕不相待了。”飞应诺而出，遂督兵赴鼎州。

可巧黄佐求见，立即召入。佐禀道：“现有杨钦愿降，佐特与俱来，进谒节使。”飞喜道：“杨钦素称骁悍，今亦前来效顺，大事成了，快去引他进来！”佐领命召入场钦。钦至案前下拜道：“钦慕元帅盛名，久思拜谒，只因族兄倡逆，恐罪及同族，未蒙相容，所以不敢径投。今武功大夫黄佐，盛称元帅厚恩，不追既往，用特登门请罪，还乞元帅宽恕！”岳飞亲自下座，将钦扶起道：“朝廷定例，自首减等，况汝能先自振拔，不甘从逆，理应赦免前愆，本使还要特别保举，表荐汝为武义大夫，汝可再归湖中，招抚同侪，按功加赏。”钦欢跃而去，黄佐也即走了。

越两日，钦引余端、刘诜等来降，总道此次入见，定邀奖叙，哪知行近案前，仰见岳飞面上已带怒容，真是摸不着头脑，没奈何对他行礼，详禀招降情状。忽闻惊堂木一拍，随着厉声道：“我叫你尽招诸酋，你为何止招两三人，便来见我？显见你是乖刁得很。左右快拖他下去，杖责五十！”令人怪极！杨钦尚思分说，已被帐下健卒，七手八脚地牵了出去，揿倒地上，杖责了五十下。钦连声呼冤，那里面又传出号令，饬将士百人，押钦出湖，令他再往招抚。钦暗思岳飞如此糊涂，悔不该听了黄佐，前来投降，今着将士押我返湖，我当诱他深入，杀他一个精光，方泄我恨，随即与将士同行。已堕岳飞计中。时已天晚，湖上一带，烟波浩渺，暝色苍茫，更兼是仲夏天气，湖水为暑气所蒸，尤觉得烟雾迷濛，前后莫辨。岳飞既遣将士百名，押钦出湖，复嘱令牛皋、王贵等，率兵数千，随钦继进。钦不顾后面，只管前进，曲曲折折地导入深巢。有一绝大水砦，驻扎贼众约数万人，便传一口号，当有巡贼，前来迎接。钦引将士百人，正要入寨，忽听后面鼓角齐鸣，战船丛集，不由得吓一大惊，回头一望，见牛皋、王贵等，已从船头跃上水寨，眼见得不能对敌，只好把胸中所有盘算，一齐抛向湖水中去，

便招呼牛皋、王贵一同入寨。牛皋、王贵已受岳飞密嘱，未敢造次随入，即问钦道："寨内人士，果尽降否，如欲不降，我等便当杀入了。"钦无可奈何，乃大声呼道："全寨兄弟们听着！现岳元帅有数万人来到此地，问你等愿否归降？愿降大宋，请即迎谒，不愿降，速即出战。"看官！你想寨众全未预备，如何可以出敌？况岳军来势甚盛，若要与战，有死无生，大家顾命要紧，乐得应了一声，保全性命。牛皋、王贵又令他全数投械，才引兵入寨，一面遣报岳飞。

飞遂航湖自至，见水寨正在君山脚下，甚得形势，便登山四望，见湖右尚有贼舟，舟下有轮，鼓轮激水，行驶如飞，两旁置有撞竿，所当辄碎，当下长叹道："怪不得前此官军，常被撞沉呢。"随命军士，斩伐君山大木，穿成巨筏，塞堵港汊，又命用腐木乱草，乘上流浮下，择水浅处，使兵士驾着小舟，前行诱敌，且行且骂。贼众听着骂声，争来追赶，那诱敌兵却徐徐驶去。贼舟鼓轮撑篙，费尽气力，偏偏驶不上去，好像胶住一般。原来舟轮都被败草缠住，并有腐木拦着，处处都是窒碍，所以不便行驶。不料官军这方面，恰有大股战船，一齐杀到，连这位白袍银铠的岳元帅，也亲自到来。贼众未免丧胆，要想倒退，又是万分为难，不得已奔至港中。及入港口，复连声叫苦，见里面都是巨筏塞住，筏上载着官军，统跃上贼船，乱砍乱戳。港外又有官军进来，正是哑子吃黄连，说不尽的苦楚。说时迟，那时快，贼众正在危急，那杨么引兵来援，港口的官军，又退去抵挡杨么，港内贼舟，总道有生路可望，也逃出港口，一到港外，见两下正杀得厉害，官军各张着牛皮，抵挡矢石，且举巨木横撞，把杨么的坐船，都撞成好几个窟窿，俄听得官军大叫道："逆渠杨么投水了！"俄又听得官军拍手道："好好！逆渠受擒了。"贼众探头遥望，果然自己的大圣天王被一黑面将军从水中擒出，跳上岳元帅船中去了。从贼众眼中，叙出杨么被擒，又是一种笔墨。贼众愈觉慌忙，继复听得官军大呼："降者免死！"这时候除了此法，不能再活，自然口称愿降。岳飞派牛皋等收抚降众，自率张宪突入贼巢。巢中尚有余贼守着，闻岳飞猝至，群惊为神，俱开了寨门，挟着钟子仪，迎拜马前。飞亲行诸寨，示以忠义，令老弱归田，籍少壮为军。除将杨么枭首外，余皆赦免。当遣部将黄诚，携杨么首，至张浚处报捷。

浚得捷报，屈指计算，适合八日期限，不禁惊叹道："岳侯真是神算，无人可及！"乃令黄诚返报，请飞屯兵荆、襄，北图中原，自启节由鄂、岳二州，转入淮东，至行在觐见高宗。高宗召对便殿，浚奏事毕，复进《中兴备览》四十一篇，经高宗褒奖数语，命置座隅。浚又荐李纲忠诚可以重任，高宗乃命纲为江西安抚制置大使。纲自罢相落职，至绍兴二年，曾起为湖广宣抚使，兼知潭州。荆、湖、江、湘一带，流民溃卒，不可胜数，闻纲就宣抚任，均俯首帖耳，不敢为非。纲日思规复中原，迭陈大计，不下万言，偏抚臣与他反对，竟说他空言无补，且在任所，不闻善状，因又将他罢职，至是再命他安抚江西。纲入觐高宗，仍抱定规复宗旨，面陈："金、齐两寇，屡扰淮、泗，非出奇无以制胜，应速遣骁将，自淮南进兵，约岳飞为犄角，东西夹击，方可成功。"高宗颇为嘉许，纲告辞而去。

张浚因秋防紧要，拟再投师江淮，锐图大举，当即入朝面请，且力保韩世忠、岳飞两人，可倚大事，高宗又一一照准。浚尚未出，已得韩世忠军报，略言："在淮阳杀退金兵，惟城尚未下。"看官道这淮阳城是归何国？原来是属刘豫管辖。豫聚兵淮阳，为南侵计，世忠欲先发制人，竟引兵渡淮，直薄淮阳城下，适值金兀术来会刘豫，世忠即督兵与战。金先锋牙合孛堇一译作叶赫贝勒。恃勇前来，由世忠部将呼延通与他搏斗，战至数十合，未分胜负。两人杀得性起，各将兵械弃去，徒手步战，终被呼延通扼吭擒住。世忠乘胜掩击，金人败去。既而兀术、刘猊复引兵来援，世忠向张浚求救，待久不至，世忠竟勒阵向敌，且遣人驰语道："锦衣骢马，兀立阵前，便是韩相公，汝等何人善战，便即过来，一决雌雄！"一身都是胆。既而果有两敌将冲来，世忠不待近身，奋戈直出，左右一挥，两敌将死了一双，余兵怯退，世忠乃奏报行阙。高宗与张浚商议，浚言："且会师镇江，再作计较。"乃下诏令世忠还屯楚州。及

浚至镇江，诸将毕集，浚派张俊屯盱眙，韩世忠仍屯楚州，刘光世屯合肥，杨沂中为张俊后援，岳飞屯襄阳，令图中原。

飞自戡定洞庭，还军襄阳，每日枕戈待旦，以恢复中原为己任，自得张浚驰书奖勉，越发激昂鼓励，锐图恢复。未几朝命又下，改授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兼宣抚副使，命置司襄阳，且往武昌调军。飞即日部署，终朝毕事，越宿即趋往武昌。正在募兵集旅，忽接襄阳家报："姚太夫人病逝了。"飞不禁变色，只叫了"母亲"二字，便晕厥过去。左右忙将他掖住，齐声号呼，好容易唤醒了他，但见他仰天大恸道："上未能报国全忠，下未能事亲尽孝，忠孝两亏，如何为臣？如何为子？"左右竭力解劝，乃星夜奔丧，驰回襄阳。小子于岳飞履历，第六十一回曾已略叙，此处更宜补述一段故事。飞幼失怙，全赖母亲姚氏饮食教诲，始得成人。飞年渐长，事母至孝，但经母命，无一敢违。母尝以忠义勖飞，且把飞背上，刺着"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用醋墨涂在字上，令他永久不变。所以飞一生记着，孝字以外，就是忠字。揭出忠孝，借古讽今。先是庐州解围，飞得优叙，貤封母为太夫人，飞感朝廷恩遇，拟俟规复中原，辞官终养。庐州解围，事见前回。经此骤闻母丧，如何不痛？既至襄阳，将母尸棺殓，扶榇至庐州守制，一面上报丁忧，且乞终丧。偏有诏令他墨绖从戎，起复为京、湖宣抚使。飞再四奏辞，未邀俞允，但责令移孝作忠。乃不得已，仍就原职。朝廷又命他宣抚河东、节制河北诸路。飞因遣牛皋复镇汝军，杨再兴复河南长水县，自督军攻克蔡州，又饬王贵、郝政、董先等，复虢州及卢氏县，获粮十五万石，降敌众数万，再进军唐州，毁去刘豫兵营，于是慨然上表，请进军恢复中原。小子有诗咏岳制使道：

一生系念只君亲，亲殁惟存报主身。
愿复国仇三上表，如公才不愧忠臣。

未知高宗曾否准奏，且看下回便知。

岳武穆之忠孝，备见本回，而智勇亦寓于其间。观其入洞庭，擒杨幺，预定期限，不愆时日，此非料敌如神，因寇制寇，乌能得此奇捷耶？杨幺谓除非飞来，不意果有此飞将军自天而下，恃险者卒以险亡，捣险者不以险怯，此可知世无不可平之巨寇，视我之有以制寇否也。岳母姚氏，抱飞免厄，事载《宋史》本传，而背涅"尽忠报国"四字，见诸飞被诬对簿、裂裳示验之时，史虽不详为岳母所刺，而稗史所载，故老相传，当非无稽，故本回亦录及之。及母丧守制，屡诏起复，不得已墨绖从事，彼岂贪恋职位者比？殆激于忠义之忱，欲达恢复中原之本旨，因有此权宜之举耳。张浚称岳侯忠孝，诚然！

第七十二回
髯将军败敌扬威　愚参谋监军遇害

却说岳飞奏请进取中原，诏饬从缓。飞乃召王贵等引还鄂州。张浚闻高宗未从飞奏，心甚怏怏，遂自淮上入觐，面请驾幸建康，奖励三军，力图恢复。高宗意尚迟疑，会闻刘豫复欲南寇，浚申请益力。赵鼎亦劝高宗，进幸平江。高宗与张、赵二人，商议启跸，且欲用秦桧为行营留守。桧被斥后，本有永不复用的榜示，偏高宗是个没有主张的主子，今日说他是恶人，明日又说他是善人。想是贵人善忘的缘故。因此罢桧逾年，又令他知温州，寻复令知绍兴府。桧性成奸诈，料知张、赵为相，和议必不可成，不若虚与周旋，暂将议和二字搁起，换了一副假面目，对待张浚、赵鼎。浚本戆直，遂以桧为可用，荐为醴泉观使，兼官侍读。至是高宗又欲留桧守临安，浚当然赞成。鼎未以为然，因经浚力保，也不便多口，遂以桧为行营留守，孟庾为副，并准参决尚书省枢密院事。

高宗乃启行至平江，浚先往江上，探察伪齐消息，谍报刘豫令子麟、侄猊，分道入寇，且有金人为助。浚半晌才道："我料金人未必肯来，金人助豫数次，屡致失败，难道还欲相助么？"遂将此意入奏。嗣闻刘麟由寿春进犯合肥，刘猊由紫荆山出涡口，进犯定远。还有反覆无常的孔彦舟，前已降宋，继复降豫，也由光州进犯六安。张俊、刘光世俱张大敌势，俊请益兵，光世欲退师，浚即贻书二将道："贼豫以逆犯顺，若不剿除，何以立国？朝廷养兵，正为今日，只宜进战，不宜退保。"书发后，又接到赵鼎手书，令杨沂中急援张俊，同保合肥，于是促沂中趋濠州，与俊合兵，且特给手书道："朝廷待统制甚厚，应及时立功，借报知遇。"这书发出，复接高宗手札，谓："张俊、刘光世恐不足任，当令岳飞率兵东下，抵制逆豫。俊与光世等军，不如命他退守江滨。"浚不禁愤叹道："这事怎可使得？赵丞相日侍帝侧，难道亦不加谏阻么？"遂援笔写了数语，令文牍员装着首尾，即遣参谋吕祉驰奏。看官道是何语？由小子节叙如下：

> 浚等渡江，则无淮南，而淮南之险，与贼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贼得淮南，因粮就运，以为久计，江南其可保乎？今正当合兵掩击，可保必胜，若一有退意，则大事去矣。且岳飞一动，襄、汉有警，何所恃乎？愿朝廷勿专制于中，使诸将有所观望也。

奏入，又由庐州驰到军报，刘光世已退趋采石了。浚顿足道："光世这般畏怯，如何对敌？"道言未绝，正值吕祉驰回，入报浚道："上已有旨，诸从公议，如各将有不用命，听军法从事。"浚大喜，便命吕祉驰往光世军，传达谕旨。祉亟往采石，截住光世，且厉声语道："诏命已下，如有一人渡江，即斩以徇。"光世不觉股栗，乃仍回庐州。逐节叙写，见得军务倥偬，非常危急，于此可窥笔法。刘猊进军淮东，为韩世忠所拒，转趋定远。刘麟从淮西架三浮桥，接连渡军，进次濠州、寿春交界。张俊出兵抵御，相持未决。刘猊自定远趋宣化，欲寇建康，至越家坊，适与杨沂中相遇，正待整军交锋，不意沂中已奋杀过来，连迎战都属无暇。猊料不可当，忙麾军退去，改向合肥进发，意欲与麟合兵，集众后进。甫抵藕塘，望见前面有官军拦住，大纛上书一杨字，猊惊忿道："莫非又是这髯将军么？"原来沂中击退刘猊，料知猊军必趋合肥，遂从间道进军，赶过刘猊前面，立营待着。沂中多髯，猊因呼为髯将军，当下刘猊据山列阵，命骑士挽弓注射，矢下如雨。沂中令统

制吴锡，率劲兵五千，先行突阵，自率大军为后应。吴锡奉令登山，前队多中箭倒退。锡怒马突出，左持刀，右执盾，飞步上冈，部兵见主将前进，也不管死活，拼命随上。猊众不及拦阻，阵势稍动。沂中纵军四击，并自麾精骑，横冲猊军，且大呼道："贼破了！"猊不觉骇顾，部下亦错愕失色，顿时溃乱。可巧统制张宗颜，亦奉到张浚檄文，自泗州来援合肥，正当猊众背后，乘势夹攻，猊众大败，被杀无算。猊奔至李家湾，又值张俊统兵杀来，猊吓得魂胆飞扬，忙向前夺路，专想逃生。偏张俊不肯放他过去，指挥兵士，把他困住，猊左冲右突，不能脱身，亏得谋士李愕令猊卸甲弃盔，钻入步兵队里，方免官军注目，从斜刺里溜出重围，才得走脱。猊与愕狂奔数里，四顾无人，方敢少憩。事后愈觉恓惶，不由得痛哭起来，且用首触愕道："不意此次用兵，遇着一个髯将军，真正晦气，害得我全军覆没，真好苦呢！"愕问是何人？猊带哭带语道："闻官军称他为杨殿前，大约是杨沂中哩。他真是厉害，锐不可当。"愕也自觉没颜，只好劝慰数语，猊才止哭。俄见有败军数十人，骑马逃来，已是盔甲不全，狼狈得很，喘息片刻，方语猊道："此处非休息的地方，恐追兵又要到来了。"猊慌忙起立，向骑兵中牵得一马，扬鞭遁去。愕亦借马走脱。骑卒无马可乘，不免落后，嗣经杨沂中追到，大声呼叱，遂投械请降，沂中复赶了一程，不见刘猊，始收军退回。为这一役，把猊众杀死了好几万，收降了好几万，伪齐大为夺气。刘麟闻猊初败，已退军数十里，不敢与张俊相持，所以俊得转攻刘猊。至是闻猊众尽没，越觉丧胆，因即回去。孔彦舟也撤光州围，引众亟还。

是时金兀术亦屯兵黎阳，作壁上观，未尝进援，看官道是何故？先是刘豫发兵南侵，曾向金乞师，金主亶召群臣会议，太宗长子蒲卢虎道：蒲卢虎一作博郭勒。"先帝前日立豫，无非欲借作屏藩，使为宋害，今豫进不能取，退不能守，兵连祸结，无日休息，若屡从豫请，得一胜仗，惟豫收利，不幸致败，我且受弊。况前年因豫出师，已遭挫损，难道尚可许他么？"金主亶因不肯发兵，但遣兀术驻兵黎阳，坐观成败。至麟、猊等败还，且遣使诘责，说他无能。至是刘豫进退两难，渐失金人欢心了。

张浚因刘豫各兵俱已败退，请乘势攻河南，且乞车驾速幸建康。偏赵鼎谓不如回跸临安。看官试想！高宗果欲图恢复，理应北进，不应南退，鼎亦南宋名相，与浚协力图功，为何浚请高宗幸建康，鼎反请回临安呢？这其间也有一段隐情。自浚视师江上，尝遣参谋吕祉奏事。祉与鼎言，即极力夸张，鼎不免沮抑。及返报浚时，每言鼎有意牵掣，浚信以为真，将所有愤懑，形诸奏牍。高宗尝语鼎道："他日张浚与鼎不和，必出自吕祉一人，卿不可不防！"鼎答道："臣与浚本如兄弟，毫无嫌怨，今既由吕祉离间，致启浚嫌，不若留浚专政，俾得尽展才干，臣愿告退。"高宗道："俟浚归再议。"浚与鼎俱抱公忠，既知由吕祉启嫌，鼎何勿推诚相与？为高宗计，亦应剀切下谕，调和两相，乃鼎告退，高宗即有再议之言，君臣两失之矣。既而浚至平江，面请高宗进趋建康。又言："刘光世骄惰不战，请罢免军政。"时鼎亦在旁，奏言："光世累代为将，无端罢免，恐将士离心，反滋不安。"浚奋然道："朝廷方日图恢复，尚可令骄帅逍遥，自由往返么？现应严申赏罚，振作士气，庶可入攻河南，讨平逆豫。"鼎又答辩道："河南非不可取，但得取河南，能保金人不内侵么？平豫尚易，敌金实难。"越鼎两番奏辩，俱属未当，彼因与浚有嫌，故如是云云。浚复作色道："逆豫不平，是多一重寇敌，且株守东南，金虏亦未必不来。试思近年以来，陛下一再临江，士气百倍，成效已经卓著，尚可退然自沮么？"高宗顾浚道："卿言甚是，朕当从卿。"浚乃趋退。鼎遂力求解职，因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绍兴府。越年为绍兴七年，诏命陈与义参知政事，沈与求同知枢密院事。张浚复欲视师，不告与求，既得旨，与求叹息道："这是军国大事，我不得与闻，如何备位？"乃乞请辞官，高宗不许，未几病殁。与求遇事敢言，朝右颇倚以为重。病殁后，上下咸哀。

越数日，忠训郎何藓自金归来，报称道君皇帝及郑太后相继告崩，高宗不禁大恸道："隆祐太后爱朕如己出，不幸前已崩逝。就高宗口中，补叙隆祐之崩，亦一销纳笔法。所望太上帝后，得迎奉还

朝,借尽人子孝思,哪知复崩逝异域,抱痛何如?”遂命持服守制。百官七上表,请以日易月,知严州胡寅,独请服丧三年,衣墨临戎,以化天下。高宗因欲行三年之丧,会张浚奏言:“天子孝思,与士庶不同,当思所以奉宗庙社稷,不在缟素虚文。今梓宫未还,天下涂炭,愿陛下挥泪而起,敛发而趋,一怒以安天下,方为真尽孝道。”高宗乃命浚草诏,告谕群臣。外朝勉从众请,宫中仍服丧三年。看官听着!隆祐太后孟氏,崩逝在绍兴元年四月间,享年五十九,丧祭用母后临朝礼,所以追上尊谥,也用四字称为昭慈献烈皇太后。后来复改献烈为圣献,至道君皇帝去世,实在绍兴五年四月,郑太后去世,距道君只隔数月,年五十二,两人俱死于五国城。高宗服孟后丧,是临时即服的。服生父嫡母丧,直待何藓南归,才得闻知,因此距丧期已隔二年。当下追尊太上皇道君尊号曰徽宗,郑太后尊谥曰显肃。惟高宗生母韦贤妃,也从徽宗北徙,建炎初年,曾遥尊为宣和皇后。至是因郑太后已殁,又遥尊为皇太后。本文连类并叙,故于先后夹写中,仍标清年限。高宗且谕左右道:“宣和太后春秋已高,朕日夜记念,不遑安处,屡欲屈己讲和,以便迎养,怎奈金人不许,令朕无法可施。今上皇太后梓宫未归,不得不遣使奉迎,如金人肯归我梓宫,并宣和太后等,朕亦何妨少屈呢!”言已,遂召王伦入朝,命为奉迎梓宫使,且语伦道:“现在金邦执政,闻由挞懒等专权,卿可转告挞懒,还我梓宫,归我母后,当不惜屈己修和。且河南一带,与其付诸刘豫,不若仍旧还我,卿其善言,毋废朕命!”伦唯唯而出,即日北去。张浚闻高宗又欲议和,即入见高宗,请命诸大将,率三军发哀成服,北向复仇。高宗默然不答。浚退朝后,复上疏道:

> 陛下思慕两宫,忧劳百姓,臣之至愚,获遭任用,臣每感慨自期,拆歼敌仇,十年之间,亲养阙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顾。其意亦欲遂陛下孝养之心,拯生民于涂炭。昊天不吊,祸变忽生,使陛下抱无穷之痛,罪将谁执?念昔陕、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于此,刷此至耻,惟尔是属”,而臣终隳成功,使敌无惮。今日之祸,端自臣致,乞赐罢黜,以正臣罪,臣不胜惶恐待命之至!

这疏上呈,高宗乃下诏慰留。浚再疏待罪,高宗仍不许。浚乃请乘舆发平江至建康,随行奏对,始终不离“国耻”二字,高宗亦尝改容流涕,既至建康,申奏刘光世沉湎酒色,不恤国事,乃下诏罢光世为万寿观使,令部兵改隶都督府。浚命参谋吕祉,赴庐州节制刘军,枢密副使张守谏浚道:“光世既罢,军士未免觖望,必得一闻望素高,足以制服舆情,方可遣往,吕祉恐不可用呢。”浚不以为然。会飞自鄂入觐,高宗从容问道:“卿得良马否?”飞答道:“臣本有二马,材足致远,不幸相继以死,今所乘马,日行只百里,已力竭汗喘,实属驽钝无用。可见良材是不易得呢!”高宗称善,面授太尉,继除宣抚使,命王德、郦琼两军,受飞节制,且谕德、琼道:“听飞号令,如朕亲行。”飞又手疏,论规复大略,最关紧要的数语,节录如下:

> 金人所以立刘豫于江南,盖欲荼毒中原,以中国攻中国,粘罕即粘没喝。因得休兵观衅。臣欲陛下假臣日月,便则提兵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判将。判将既还,遣王师前进,彼必弃汴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然后分兵浚滑,经略两河,如此则刘豫成擒,金人可灭。社稷长久之计,实在此举。

高宗览奏,便批答道:“卿能如此,朕复何忧?一切进止,朕不遥制。”继复召飞至寝阁,殷勤面谕道:“中兴事一以委卿。”飞感谢而出,拟图大举。偏秦桧暗中忌飞,多方谗间,张浚又欲令王德、郦琼两人,往抚淮西,节制前时刘光世部军。高宗自觉为难,只得令飞诣都督府议事。于此可见高宗之庸。飞奉命见浚,浚与语道:“王德为淮西军所服,浚欲任他为都统,再命吕祉以督府参谋,助德管辖.太尉以为何如?”飞应声道:“德与郦琼素不相下,一旦德出琼上,定致相争。吕参谋未习军旅,恐不足服众。”浚又道:“张俊何如?”飞复道:“张宣抚系飞旧帅,飞本不敢多口,但为国家计,恐张宣抚暴急寡谋,尤为琼所不服。”浚面色少变,徐徐答道:“杨沂中当高出二人。”飞又道:“沂中虽勇,与王德相等,亦怎能控

驳此军?”浚不禁冷笑道:“我固知非太尉不可。”飞正色道:“都督以正道问飞,不敢不直陈所见,飞何尝欲得此军哩!”浚终心存芥蒂,面上露着慢色。飞立刻辞出,即日上章告假,乞终丧服。令张宪暂摄军事,自己竟步归庐山,至母墓旁,筑庐守制去了。浚固不能无私,飞亦未免率真。

浚闻飞去,恨上加恨,竟命张宗元权宣抚判官,监制岳军,一面令王德为淮西都统,郦琼为副,吕祉为淮西军统制。王德等甫至任所,郦琼即与德龃龉,吕祉不能调和,便即还朝。德与琼各自列状交诉都督府及御史台,浚无可奈何,召德还建康,命祉复赴庐州,别命杨沂中为淮西置制使,刘锜为副,就庐州驻扎。祉先至庐州,琼又向祉讼德,祉语琼道:“张丞相但喜人向前,倘能立功,虽大过且不计较,况小小嫌疑呢?祉当为诸公力辩,保无他虞。”琼闻言感泣,军事少定。祉见军心已靖,恰密请罢琼等兵权。奏疏方发,偏有书吏漏口语琼。琼即令人遮祉所遣邮置,得祉奏折,果如书吏所言,遂大加忿恨。会闻朝廷已命杨沂中为制置使,且召己赴行在,又觉惊惧交乘,左思右想,只有谋叛一法。越宿,诸将谒祉,琼亦在列,亟从袖中取出吕祉奏牍,示中军统制张璟道:“诸军官有何罪状?琼亦自想无他,吕统制乃无端诬人,奏白朝廷,令人不解。”祉闻声欲走,被琼抢上数步,将祉握住两手,且喝令左右缚祉。张璟看不过去曰:“凡事总可妥商,奈何擅执命官?”琼厉声道:“朝廷如此糊涂,我还要在此何为?汝等欲死中求生,快随我投刘豫去!”璟叱道:“你降刘豫,便是叛贼。”统制刘永衡,及兵马钤辖乔仲福等,大呼道:“叛臣贼子,人人得诛,我等应为国讨贼。”言未毕,琼已拔剑出鞘,指令军士来杀张璟等人,张璟、刘永衡、乔仲福也拔剑奋斗。毕竟寡不敌众,斗了片刻,三人相继毕命。不愧为忠。琼遂率全军四万人,挟着吕祉,北趋至淮。祉抗声语琼道:“刘豫逆贼,我岂可往见?”琼众牵祉前行,祉怒骂道:“叛奴!我死就死,不愿北渡。”琼尚不欲杀祉,祉又大声谕众道:“刘豫逆臣,何人不晓?尔军中岂无英雄,乃愿随郦琼去么?”众颇感动,有千余人环立不行。琼恐摇动军心,竟用刀刺杀吕祉,策马先渡,竟投刘豫去了。祉死后,地上遗落括发帛,有人拾得,归至吴中,交付祉妻吴氏。吴氏向西恸哭一番,竟持帛自谥。小子有诗叹道:

宁死江头不渡淮,报君甘掷罪臣骸。
原心略迹应堪恕,难得闺魂亦与偕。

张浚闻吕祉被害,方悔不信岳飞,致有此变,乃引咎自劾。究竟高宗是否允准,待小子下回陈明。

将相和则士心附,此古今不易之至言。赵鼎、张浚为左右相,鼎居内,实握相权,浚居外,相而兼将者也。观刘豫之分道入寇,而鼎、浚二人,内外同心,因得奏绩,此非将相二人和衷之效乎?厥后以吕祉之谗间,即至成隙,鼎固失之,而浚亦未为得也。高宗因父母之丧,复欲议和,浚请举哀北向,誓报国仇,其志可嘉。刘光世军无纪律,遇敌不前,罢之亦非过甚。惟必欲重用吕祉,及擢王德统淮西军,良言不用,反且迁怒,何其昧于知人,愚而自用若此。郦琼谋叛,吕祉遇害,祉虽不失为忠,然激变之咎,祉实阶之,而浚亦与有过焉。要之私心一起,无事可成,鼎与浚为宋良臣,犹蹈此失,此宋之所以终南也。

第七十三回
撤藩封伪主被絷　拒和议忠谏留名

却说张浚因郦琼叛逆，引咎自劾，力求去职。高宗问道："卿去后，秦桧可否继任？"浚答道："臣前日尝以桧为才，近与共事，方知桧实暗昧。"高宗道："既如此，不若再任赵鼎。"浚叩首道："陛下明鉴，可谓得人。"及浚退朝，即下诏命赵鼎为尚书左仆射，兼枢密使，罢浚为观文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且撤除都督府。惟秦桧本望入相，偏经张浚奏阻，如何不恼？遂唆使言官，交章论浚，高宗又为所惑，拟加窜谪。会赵鼎乞降诏安抚淮西，高宗道："俟行遣张浚，朕当下罪己诏。"鼎即对道："浚母已老，且浚有勤王功。"高宗不待说完，便艴然道："功罪自不相掩，朕惟知有功当赏，有罪当罚罢了。"恐未能如此。至鼎退后，竟由内旨批出，谪浚岭南。鼎持批不下，并约同僚奏解。翌晨入朝，即为浚辩白。高宗怒尚未息，鼎顿首道："浚罪不过失策，天下无论何人，所有计虑，总想万全，若一挫失，便置诸死地，他人将视为畏途。即有奇谋秘计，谁复敢言，此事关系大局，并非臣独私浚呢。"浚荐鼎，鼎亦救浚，两人不念夙嫌，可谓观过知仁。张守亦代为乞免，乃只降浚为秘书少监，分司西京，居住永州，李纲再上疏营救。不复见答。

惟浚既去位，高宗复念及岳飞。促召还职。飞力辞，不许，乃趋朝待罪，高宗慰谕有加，命飞出驻江州，为淮浙援。飞抵任，想了一条反间计，使金人废去刘豫，然后上疏请复中原。看官欲知飞策，待小子详细叙明：从前金立刘豫，系由挞懒运动粘没喝，因得成事。粘没喝尝驻守云中，及金主亶立，召入为相，高庆裔亦随他入朝，得为尚书左丞相。独蒲卢虎与二人未协，屡次加害。高庆裔窥透隐情，劝粘没喝乘机篡立，兼除蒲卢虎，粘没喝惮不敢发。既而高庆裔犯贪赃罪，被逮下狱。粘没喝乞免高为庶人，贷他一死，金主不许。及高临刑，粘没喝亲至法场，与他诀别，高庆裔哭道："公若早听我言，岂有今日？"粘没喝亦相对呜咽。转瞬间高已枭首，粘没喝泣归。金主又将粘没喝党羽加罪数人，粘没喝恚闷得很，遂绝食纵饮而死。既有今日，何不当初宽宋一线？刘豫失一外援，并因藕塘败后，为金人所厌弃，金人已有废豫的意思。岳飞探得消息，正想设法除豫，凑巧获得金谍，飞强指为齐使，佯叱道："汝主曾有书约我，诱杀金邦四太子，奈何到今未见施行？今贷汝死，为我致书汝主，不得再延！"金使顾着性命，乐得将错便错，答应下去。飞遂付与蜡书，令还报刘豫，且戒他勿泄。装得象。金谍得了此书，忙驰报兀术。兀术览书，大惊又急，返白金主。适刘豫遣使至金，请立麟为太子，并乞师南侵。金主因与兀术定谋，伪称济师，长驱到汴。将抵城下，先遣人召刘麟议事。麟至军，兀术即指挥骑士，将麟擒住，随即率轻骑驰入汴城。豫尚率兵习射讲武殿，兀术已突入东华门，下马呼豫。豫出殿相见，被兀术扯至宣德门，喝令左右，将他拥出，囚住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诏废豫，改置行台尚书省，命张孝纯权行台左丞相，胡沙虎为汴京留守，李俦为副，诸军悉令归农，听宫人出嫁，且纵铁骑数千，围住伪宫，抄掠一空。挞懒亦率兵继至，豫向挞懒乞哀，挞懒责豫道："昔赵氏少帝出京，百姓燃顶炼臂，号泣盈途，今汝被废，并无一人垂怜，汝试自想！可为汴京的主子么？"豫无词可对，只俯首涕泣罢了。福已享尽，势已行尽。兀术遂逼刘豫家属徙居临潢。

岳飞闻金已中计，即约韩世忠同时上疏，请乘机北征。哪知高宗此时，已受着秦桧的蒙蔽，一意主和，还想甚么北伐。可巧王伦自金归南，

入报高宗，谓金人许还梓宫及韦太后，且许归河南地。高宗大喜道："若金人能从朕所求，此外均无容计较哩。"已甘心臣虏了。越五日，复遣伦至金，奉迎梓宫，一面议还都临安。张守上言道："建康为六朝旧都，气象雄伟，可以北控中原，况有长江天堑，足以捍御强虏，陛下席未及暖，又拟南幸，百司六军，不免勤动，民力国用，共滋烦扰，不如就此少安，足系中原民望"等语。看官，你想秦桧得志，高宗着迷，哪里还肯听信忠言？当下自建康启跸，还都临安。首相赵鼎也受秦桧笼络，谓桧可大任，荐为右相，张守见朝局愈非，力求去职，竟出知婺州。秦桧居然得任尚书右仆射，兼枢密院使。吏部侍郎晏敦复道："奸人入相，恢复无望了。"朝士尚谓敦复失言，不料桧一入相，竟将和议二字，老老实实地抬了出来。赵鼎初时，曾说秦桧奸邪，后来桧入枢密，惟鼎言是从，鼎遂深信不疑，极力举荐。桧既与鼎并肩，遂改了面目，与鼎龃龉。既而王伦偕金使南来，高宗命吏部侍郎魏矼馆待金使，矼见秦桧，极言敌情狡狯，不宜轻信。桧语道："公以智料敌，桧以诚待敌。"矼冷笑道："但恐敌不以诚待相公，奈何？"桧恨他切直，竟改命吴表臣为馆伴，导金使至临安，入见高宗，备述金愿修好，归还河南陕西。高宗大悦，慰劳甚殷。

及金使已退，召谕群臣道："先帝梓宫，果有还期，稍迟尚属不妨。惟母后春秋已高，朕急欲迎归，所以不惮屈己，期得速和。"廷臣多以和议为非，高宗不觉动怒，赵鼎进奏道："陛下与金人，所谓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今欲屈己讲和，无非为梓宫及母后起见，惟群臣愤懑情词，亦由爱君所致，不可为罪。陛下如将此意明谕，自可少息众议了。"高宗乃从鼎言，剀切下谕，廷臣才无异词。但鼎意是不愿主和，参知政事刘大中，亦与鼎同意。秦桧欲排挤二人，特荐萧振为侍御史，令劾大中，高宗竟将大中免职。鼎语同僚道："振意并不在大中，但借大中开手呢。"振闻鼎言，亦语人道："赵丞相可谓知几，不待论劾，便自审去就。岂非一智士么？"未几，殿中侍御史张戒，弹劾给事中勾涛。涛上疏自辩，内言张戒劾臣，由赵鼎主使，且诋鼎内结台谏，外连诸将，意不可测，鼎遂引疾求罢，高宗竟从所请，命为忠武军节度使，出知绍兴。桧率僚属饯行，鼎不与为礼，一揖而去。

桧益憾鼎，极力反鼎所为，决计主和。其实尚不止此，无非受挞懒嘱托耳。每当入朝，群臣皆退，桧独留对，尝言："臣僚首鼠两端，不足与议，若陛下果欲讲和，乞专与臣议，勿许群臣预闻。"高宗便道："朕独委卿何如？"桧复道："臣恐不便，望陛下三思！"越三日，桧复留身奏对，高宗仍主前说。桧答言如故。又三日，桧再留身奏对，高宗始终不变，乃始出文字，乞决和议。要结主心，一至于此。中书舍人勾龙如渊献策语桧道："相公为天下大计，偏中外不察，异议朋兴，为相公计，何不择人为台谏，令尽击去异党？那时众论一致，和议自可就绪了。"桧大喜，即保荐如渊为中丞，遇有异议，立上弹章。又引孙近参知政事，近一一承桧意旨，差不多与孝子顺孙一般。

会金主遣张通古、萧哲为江南招谕使，许归河南陕西地。与伦偕来。既至泗州，传语州县须出城拜谒，知平江府向子湮不肯出拜，且奏言不应议和，竟乞致仕。及通古至临安，提出要求，须由高宗待以客礼，方宣布国书。桧疑国书中有册封语，劝高宗屈己听受。高宗道："朕嗣太祖太宗基业，岂可受金人封册？"初意原有一隙之明。桧亦语塞。嗣由勾龙如渊想了一法，拟与金使婉商，将金书纳入禁中，免得宣布。给事中楼炤复举古人谅阴三年事，推秦桧摄行冢宰，诣馆受封。桧依计而行。通古尚欲百官备礼，桧乃使省吏朝服至馆，引金使纳书禁中，方模模糊糊的混了过去。掩耳盗铃。桧又令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曾开，草答国书，体制与藩属相似。开不肯起草，桧婉语道："主上虚执政待君，君尽可拟草。"开答道："开只知有义，不知有利，敢问我朝对待金人，果用何礼？"桧语道："如高丽待遇本朝。"开正色道："主上以盛德当大位，公应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何忍耻若此？"真是无耻。桧勃然怒道："圣意已定，还有何言！公自取盛名而去。桧但欲息境安民，他非所计。"开始终不肯草诏，自请罢职，且与同僚张焘、晏敦复、魏矼、李弥逊、尹焞、梁汝嘉、楼炤、苏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实，馆职胡珵、朱松、

张扩、凌景、夏常明、范如珪、冯时中、许忻、赵雍等，联名具疏，极言不可和。又有枢密院编修胡铨，且请斩王伦、秦桧、孙近等，语尤激烈，时人称为名言。连金人都出千金买稿，真是南宋史上一篇大文章。曾记疏中有云：

臣谨按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举以使虏，专务诈诞，欺罔天听，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唾骂。今者无故诱致虏使，以诏谕江南为名，是欲刘豫我也。刘豫臣事丑虏，南面称王，自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不拔之业，一旦豺狼改虑，捽而缚之，父子为虏。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金虏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金虏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汙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朝廷宰执，尽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变为胡服，异时豺狼无厌之求，安知不加我以无礼如刘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无识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怫然怒；今丑虏则犬豕也，堂堂大国，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伦之议乃曰："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可归，中原可得。"呜呼！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谄陛下哉？然而卒无一验，则虏之情伪，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惜，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虏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况丑虏变诈百出，而伦又以奸邪济之，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渊圣决不可归，中原决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凌夷，不可复振，可谓痛哭长太息矣。向者，陛下间关海道，危如累卵，当时尚不忍北面称臣，况今国势稍张，诸将尽锐，士卒思奋，只如顷者，丑虏陆梁，伪豫入寇，固尝败之于襄阳，败之于淮上，败之于涡口，败之于淮阴，较之往时蹈海之危，固已万万。倘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则岂遽出虏人下哉？今无故而反臣之，欲屈万乘之尊，下穹庐之拜，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已索，此鲁仲连所以义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虚名，惜天下大势有所不可也。今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万口一谈，皆欲食伦之肉，谤议汹汹，陛下不闻，正恐一旦变作，祸且不测，臣窃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腹心大臣，而亦为之，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导陛下为石晋，孙近傅会桧议，遂得参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饥渴，而近伴食中书，不敢可否，桧曰虏可和，近亦曰可和；桧曰天子当拜，近亦曰当拜。臣尝至参事堂三发问，而近不答，但曰："已令台谏侍从议矣。"呜呼！参赞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虏骑长驱，尚能折冲御侮耶？臣窃谓秦桧、孙近亦可斩也。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而求活耶？冒死渎陈，伏维垂鉴！

看官！你想秦桧看到此奏，能不触目惊心，倍增忿恨。当下劾铨狂妄凶悖，鼓众劫持，应置重典，高宗下诏，除铨名，编管昭州。给舍台谏，多上章救解，桧亦为公论所迫，乃改铨监广州盐仓。宜兴进士吴师古，锓行铨疏，为桧所闻，坐流袁州。曾开也因是罢官。统制王庶，言金不可和，迭上七疏，且面陈六次，嗣因与桧辩论，笑语桧道："公不记东都抗节，力存赵宗时么？"桧且怒且惭。庶因累疏求去，遂罢为资政殿大学士，出知潭州。李纲在福州，张浚在永州，先后上疏，请拒绝和议，均不见报。时岳飞已奉诏还鄂，上言："金人不足信，和议不足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讥后世。"这语是明明指斥秦桧，桧当然引为恨事。未几为绍兴九年正月，和议已成，布诏大赦，赦文到鄂，飞又上疏力谏。中有"愿策全胜，收地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报国，誓心天地，尚令稽首称藩"云云。桧益加愤恨，遂与飞成仇隙。为矫诏杀飞伏笔。高宗进飞开府仪同三司，飞固辞，至奖勉再三，方才受命。史馆校勘范如珪，因金人

已归河南地，疏请速派谒陵使，上慰祖灵。高宗乃遣判大宗正事士褒，宗正一职，属诸皇室，故不书赵姓。及兵部侍郎张焘，赴河南修奉陵寝。秦桧以如珪不先白己，将他罢免，命王伦为东京留守，周聿为陕西宣谕使，方庭实为三京宣谕使。伦至汴，金人归河南、陕西地，由伦接收。庭实至西京，见先朝陵寝，皆被发掘，哲宗陵且至暴露，北宋之亡，祸启哲宗，宜其暴露。庭实解衣覆盖，还白高宗。桧亦因此嫉庭实，另派路允迪为南京留守，孟庾兼东京留守，李利用权留守西京。权吏部尚书晏敦复，与桧反对，桧以利禄为饵，敦复道："性同姜桂，到老愈辣，请勿复言。"桧竟入白高宗，将他出知衢州。

会岳飞因士褒谒陵，路过鄂州，请自率轻骑，随从洒扫。桧料飞有他谋，请旨驳斥。士褒出蔡颍，河南百姓，夹道欢迎，且喜且泣道："久隔王化，不图今日，复为宋民。"士褒沿途慰谕。既至柏城披历榛莽，随宜葺治，遂向诸陵，一一祭谒，礼毕乃还。张焘亦随返入朝复命，焘面奏道："金人入寇，祸及山陵，就使他日灭金，尚未足雪此仇耻，愿陛下勿恃和议，遂忘国仇。"高宗问诸陵寝，有无损动？焘叩首不答，但言万世不可忘此仇。不言甚于明言。高宗默然。秦桧又恨他激直，出焘知成都府。既而吴玠卒于蜀，李纲卒于福州，皆追赠少师。玠疾亟时，任四川宣抚使，扶拜受命，未几去世。蜀人因保土有功，立祠祭享。纲忠义凛然，名闻遐迩，每有宋使至金，金人必问他安否？终以谗间见疏，赍恨以终。著有文章歌诗及奏议百余卷，无非光明磊落，慷慨激昂，高宗亦尝称他有大臣风度。但罢相以后，终未闻召置殿庭，这真所谓见贤而不能举呢。一言断尽。金人既归还三京，要索日甚。议久未决，乃再遣王伦如金议事。权刑部侍郎陈橐，又疏驳和议，致遭罢斥。秦桧方得君专政，意气扬扬，但望梓宫太后归还，便算大功告成，可以受封拜爵。谁料一声霹雳，惊动奸魂。那位和事老王伦，竟被金人拿住，只遣副使蓝公佐回来。正是：

奸相主和甘卖国，强邻变计又生波。

欲知王伦被执情由，俟至下回再表。

金立刘豫，非有爱于豫也，借豫以制南宋耳。豫每寇宋，卒皆败北，金知其不可恃，乃从而废之，假使从岳飞、韩世忠之谋，乘间以捣中原，收复汴都，何难之有？高宗不信忠言，反从贼桧，甚至诏谕使自北而南，盈廷皆议拒绝，独桧劝高宗屈己听受，此可忍，孰不可忍乎？胡铨一疏，直足怵奸贼之胆，虽未邀听信，反遭贬谪，而正气自昭于天壤，南宋之不即亡，赖有此人，亦赖有此疏。读此可以起懦而警顽，令人浮一大白。

第七十四回
刘锜力捍顺昌城　岳飞奏捷朱仙镇

却说王伦赴金议事，正值金蒲卢虎等谋反的时期，蒲卢虎自以太宗长子，跋扈日甚，遂与挞懒密谋篡弑，不幸事泄，蒲卢虎伏诛。挞懒以位处尊亲，更立有大功，特置不问，命为行台左丞相，杜充为行台右丞相。挞懒奋然道："我是开国功臣，奈何使与降臣为伍？"遂复谋反。先是与宋议和，许割河南、陕西地，多出挞懒、蒲卢虎主张，至是金主亶疑他阴结宋朝，故有此议，遂命捕诛挞懒。挞懒南走，为追兵所及，将他杀死，于是并执住王伦，令宣勘官耶律绍文审问私通情弊。伦答言无有，绍文复问及来意，伦答道："前贵使萧哲曾以国书南来，许归梓宫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伦特来通好申议，有甚么别情？"绍文道："你但知有元帅，尚知有上国么？"遂将伦拘住河间，但遣副使蓝公佐还，议岁贡正朔誓命等事。时高宗皇后邢氏，亦病殁五国城，金人亦秘不使闻。蓝公佐返报高宗，高宗用秦桧言，再擢桧党莫将为工部侍郎，充迎护梓官，及奉迎两宫使。

莫将方行，哪知金兀术、撒离喝已分道入寇。兀术自黎阳趋河南，势如破竹，连陷各州县，东京留守孟庾，南京留守路允迪，不战即降。权西京留守李利用弃城遁回，河南复为金有。撒离喝自河中趋陕西，入同州，降永兴军、陕西州县，亦相继沦陷，金兵遂进据凤翔。警耗迭传，远近大震。宋廷方遣胡世将为四川宣抚使，世将至河池，闻金人已入凤翔，忙召诸将会议。吴璘、孙偓、杨政、田晟等相继到会，偓言河池不可守，政与晟亦请退守险要。璘厉声道："懦语沮军，罪当斩首！愿誓死破敌。"吴氏兄弟，迥异寻常。世将起座，指帐下道："世将亦愿誓死守此。"好世将。遂遣诸将分守渭南。寻接朝廷诏命，饬世将移屯蜀口，以璘同节制陕西诸路军马。璘既得节制全权，即令统制姚仲等，进兵至石壁砦，与金兵相遇。仲麾旗猛进，将士都冒死直前，立将金兵击退。撒离喝复使鹘眼郎君率精骑三千，从间道趋入，来击璘军。璘早令统制李师颜在途候着，见鹘眼郎君到来，突然杀出，鹘眼郎君猝不及防，竟被师颜军冲入队中，分作数橛。眼见得不能取胜，只好且战且逃，抛下许多兵杖，一溜烟的走了。撒离喝连接败报，顿时大怒，自督兵至百通坊，与姚仲等战了一仗，又是不利，只好退回。金人先在扶风，筑城设兵驻守，复被璘军攻入，擒住三将，及队目百余人。撒离喝自此夺气，仍返凤翔，不敢越陇行军了。了过陕西一方面。

只有河南一方面，金兀术已据东京，且派兵南下，适刘锜奉命为东京副留守，行至涡口，方会食，忽西北角上刮到一阵暴风，把坐帐都吹了开去，军士皆惊。锜从容道："这风主有暴兵，系贼寇将来的预兆，我等快前去抵御便了。"不识天文者不可为将。遂下令兼程前进，至顺昌城下，知府陈规出迎，且言金兵将至。锜即问道："城中有粮食否？"规答言："有米数万斛。"锜喜道："有米可食，便足战守。"遂偕规入城，为守御计，检点城中守备，一无可恃，诸部将相率怯顾，多说应迁移老稚，退保江南。惟一将姓许名清，绰号夜叉，挺身出语道："太尉奉命副守汴京，军士扶携老幼而来，一旦退避，欲弃父母妻孥，情有不忍，欲挈眷偕逃，易为敌乘，不如努力一战，尚可死中求生。"锜大悦道："我意亦是加比，敢言退者斩！"原来刘锜曾受爵太尉，部下多是王彦八字军，因往守东京，所以俱携带家属，连刘锜亦挈眷同行。锜既决计守城，遂命将原来的各舟，击沉江底，示无去意；并就寺中置居家属，用薪积

门，预戒守吏道："脱有不利，即焚吾家属，无污敌手。"于是军士争奋，男子备战守，妇人砺刀剑，各踊跃奋呼道："平时人欺我八字军，看我此番杀贼哩。"行军全在作气。锜取得伪齐所造痴车，以轮辕埋城上，又撤民户扉作为屏蔽，焚去城外民庐数千家，免为敌有。

阅六日，整缮粗竣，便有敌骑驰至。锜预设伏兵，骤然突出，获住骑士二人，当由刘锜讯问。一不肯答，为锜所杀，剩下一人，叫作阿黑，一译作阿哈。见同党被戮，不敢不据实相告。但说韩将军驻营白沙窝，距城三十里。看官道韩将军为谁？便是金将韩常。锜即夜遣锐卒千人，往捣韩营。韩常仓猝拒战，禁不住来军勇猛，更兼月黑灯昏，自相攻击，冤冤枉枉的死了数百人，不得已退兵数里，那来军却得着胜仗，全师自归，韩常只好自认晦气。涉笔成趣。既而金三路都统葛王乌禄率兵三万，与龙虎大王又出一个龙虎大王，未知是否前时龙虎大王之子？合兵薄城。锜却大开城门，似迎接一般，乌禄等反不敢进城，猛闻城楼上一声梆响，箭似飞蝗般射来。金兵多中箭落马，渐渐退走。锜亲督步兵，从城中杀出，可怜金兵落荒而逃，被锜军蹙至河边，溺毙无数。锜回军入城，休息二日，闻金兵又进驻东村，距城二十里，乃复遣部将阎充募敢死士五百人，乘夜袭敌。可巧是夕天雨，电光四闪，阎充领壮士突入金营。从电光影下，见有辫发兵，立即杀毙，金兵又骇退。锜闻阎充获胜，又募百人往追，每人各给一嘂，同叫。如市中儿戏的叫子，作为口号，且嘱他见电起击，电止四匿，百人受计而去。金兵正被阎充击却，退走十五里，正思下寨，蓦听得嘂声四起，不由得慌乱起来，那电光忽明忽灭，电光一明，便有刀光过来，飕飕的好几声，有几个好头颅，被他斫去，电光一灭，刀光也没有了，头颅也不动了。金兵疑神疑鬼，起初尚不敢妄动，等到队中兵士，多作无头鬼，忍不住奋起乱击，哪知击了一阵，统是自家人相杀，并没有宋军在内，统将命各爇火炬，偏是大风乱吹，随点随熄。俄顷嘂声又起，飞刀复至，害得金兵扰乱终宵，神情恍惚，自思站留不住，再退至老婆湾。锜军百人，一个儿也不少，金兵却积尸盈野，多向枉死城中叫冤去了。阎罗王恐也不管。

兀术在汴，屡得败警，即率兵十万来援，锜又会诸将计议，或云今已屡捷，可全师南归。陈规道："朝廷养兵十年，正所以备缓急，况已挫敌锋，军声少振，就使寡不敌众，也当有进无退。"锜接入道："府公是个文人，尚誓死守，况汝等本为将士呢？试思敌营甚迩，兀术又来，若我军一动，为敌所追，反致前功尽废，金虏得侵轶两淮，震惊江浙，我辈报国忠诚，岂不是变成误国大罪么？"将士闻言，方齐声道："惟太尉命！"于是军心复固，专待兀术到来。兀术抵城下，严责部将丧师，大众俱答道："南朝用兵，非前日比，元帅临城，自知厉害。"兀术不信，适锜遣耿训约战，兀术怒道："刘锜怎敢与我战？我视此城，一靴尖便可趯倒呢。"兀术亦成骄帅。训微哂道："太尉不但请战，且谓四太子必不敢渡河，愿献浮桥五座，令贵军南渡，然后接战。"兀术狞笑道："我岂畏刘锜么？你回去报知刘锜，休得误约！"耿训自回。锜即于夜间，使人至颍，置毒颍水上流，及水滨草际，戒军士毋得饮水。待至黎明，竟就颍水上，筑五座浮桥，令敌得渡。时当盛夏，天气酷暑，兀术率兵渡颍，人马多渴，免不得饮水食草，人中毒辄病，马中毒辄死，兀术尚未知中计，渡颍薄城，列阵以待。锜以逸待劳，按兵不动。至日已过午，天气少凉，乃遣数百人出西门，与敌对仗。兀术见锜兵甚少，毫不在意，但令前军接战。锜军统制赵撙、韩直麾兵奋斗，身中数矢，并不少却。兀术再遣兵助阵，把赵、韩两将围住。谁知城内发出一彪人马，从南门杀来，口中并没有呼喊声，但持巨斧乱斫，将金兵冲作数截。兀术见不可挡，亲督长胜军前进。什么叫作长胜军？军士皆着铁甲，戴铁鍪，三人为伍，贯以韦索，每进一步，即用拒马随上，可进不可退，以示必死。兀术屡恃此得胜，此次复用出故技来斗锜军。锜早已预备，即率长枪手、刀斧手两大队，亲自督战。长枪手在前，乱挑金兵所戴的铁鍪，刀斧手继进，用大斧猛劈，不是截臂，就是碎首。兀术复纵出铁骑，分左右翼，号为拐子马，前来抵敌。锜仍命长枪大斧，驱杀过去，拐子马虽然强健，也有些抵挡不住，逐步倒退。忽然大风四起，斜日

无光，錡恐为金军所乘，亟用拒马木为障，阻住敌骑，且高呼兀术道："金太子兀术听着！两军已斗了半日，想尔军亦应饥馁，不如彼此少休，各进夜餐，再行厮杀。"兀术也自觉腹饥，巴不得有此一语，遂应声允诺。錡即命军士入城担饭，须臾持至饭羹，分饷军士，錡亦下马进餐，从容如平时。是谓好整以暇。兀术也命部众饱食干粮，两下食竟，风势稍减，錡军复乘着上风，撤去拒马木，再行接仗。錡见兀术身披白袍，骑马督阵，便奋呼道："擒贼先擒王，何不往擒兀术？"军士闻命，都拼命上前，向兀术立马处杀入。兀术手下的亲兵，不及拦阻，只好拥着兀术，倒退下去，为这一退，阵势随动，顿时大乱，遂四散奔窜，兀术亦即退走。刘錡乘势追杀，但见道旁弃尸毙马，血肉枕藉，车旗器甲，积如山阜，好容易搬徙两旁，金兵已逃得很远，料知追赶无益，乐得将道旁弃物，搬凑数车，打着得胜鼓回城。是夕，大雨如注，平地水深尺余，兀术退军二十里外，仍然立足不住，竟率败军回汴去了。錡报称大捷，高宗甚喜，授錡武泰军节度使，兼沿淮置制使，将士等亦赏赍有差。了过顺昌战事。

岳飞闻刘錡奏捷，遂遣王贵、牛皋、杨再兴、李宝等经略西京，及汝、郑、颍昌、陈、曹、光、蔡诸州郡，又命梁兴渡河，纠合河北忠义社，分徇州县，一面上表密奏，请长驱以图中原。高宗进飞少保衔，授河南府路兼陕西、河东北招讨使，且传命道："设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寻复改授河南北诸路招讨使。飞遂誓师大举，进兵蔡州，一鼓入城。再遣张宪往颍昌，击败金将韩常，收复淮宁府，郝晸复郑州，张应、韩清复西京，杨遇复南城军，乔握坚复赵州，他将所至，无不得利。河南兵马钤辖李兴，也纠众应飞，收复伊阳等八县，并及汝州。金河南尹李成，弃城遁去。飞遂荐兴知河南府，且遣张应会兴复永安军，捷报屡达临安，秦桧反引为深忧。既而韩世忠又收复海州，张俊部将王德又收复宿州、亳州，金人大震，募死士致书秦桧，责他负约。桧益愧恨。得胜而忿，不知是何肺肠。先是金人败盟，桧恐为高宗所责，私谕给事中冯檝，令他密探上意。檝入奏道："金人长驱犯顺，势必兴师，为国家计，不如起用张浚，付以兵权。"高宗正色道："朕宁覆国，不用此人。"请问与浚挟何深仇？檝退报秦桧，桧窃自喜，自是又嗾中丞王次翁等诬劾赵鼎罪状，鼎被贬为清远军节度副使，安置潮州。桧因引次翁为参政，次翁乘间入奏道："前日国是，初无主议，事有小变，改用他相，恐后来继任，未必皆贤。且将排黜异党，纷更朝局，靖康已事，可为殷鉴，愿陛下引为至戒！"高宗顿首称善，因此任桧益坚。

桧遂复主和议，遣司农少卿李若虚驰抵飞营，劝他班师。看官！我想这赤胆忠心的岳少保，正当逐节进攻，逐节得胜的时候，肯半途回军么？当下谢绝若虚，一意进剿，留大军驻守颍昌，命诸将分道出战，自率轻骑赴郾城。兵势锐甚，兀术大惧，召集诸将拟并力一战，飞闻报大喜道："越来得多，越是好的，我能乘此杀败了他，免得他再觎中原。"正说着，又有钦使到营，传读谕旨，令飞自行审处，不得轻进。飞受诏后，语钦使道："金人伎俩已穷，飞自足破敌，请钦使回奏皇上，保毋他虞。"钦使自去。飞遂令游击日出挑战，兼加痛詈。兀术大怒，即会集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及将军韩常等兵，直逼郾城。飞召子岳云入帐，嘱使出战，且与语道："如若不胜，先当斩汝！"云领命而退，便领精骑数千，出城搦战。从前云年十二，已从张宪出征，手握两铁锤，重八十斤，所向无前，辄立战功，军中呼为嬴官人，至是又越十年，受官防御使，尝统数千骑兵，自成一队。叙岳云履历，亦万不可少。至是开城出斗，突入金兵阵内，鏖战数十合，杀伤甚众。兀术见岳云这般厉害，便又放出拐子马来，抵御岳云。这回的拐子马，约有一万五千骑，互相钩连，逐排驰骤，马上骑士，俱着重铠，连面上亦用铁皮为罩，只露出一双眼睛，所有刀剑等械，不能刺入，他却手执利器，随心刺击，这是兀术手下最强的雄兵，一向横行中原，没人敢挡。只颍昌一战，为刘錡所败，但彼时尚只有数千骑，面上且不罩假面，但戴着铁胄，所以被錡军枪挑斧斫，转致挫失。此次越加精练，补隙增兵，竟在郾城濠外，一齐驱出来困岳云。云也不管死活，抖擞精神，与他厮杀，复冲突了一小时，身上已中数创，尚是

勉力支撑。兀术见岳云被围，心下大喜，忽城中冲出一队藤牌军，到了阵前，左手用藤牌蔽体，右手各执麻扎刀，蹲身向地，专斫马足。拐子马互为连贯，一马倒仆，二马不能行。霎时间，人仰马翻，一万五千骑拐子马，都变做四分五裂，七颠八倒。实在是笨东西。岳云乘势杀出，岳飞又纵军奋击，杀得金兵大败亏输，向北遁去。兀术逃了一程，见岳军收回，方敢下营，忍不住大恸道："我自海上起兵，均赖拐子马得胜，今被岳飞破灭，从此休了。"韩常等劝解数语，乃转悲为恨道："我再添兵与战，誓决雌雄。"于是收集败兵，再从汴京调到生力军，复来决战。飞止率四千骑士，出麾敌垒，又将兀术杀败。兀术愤甚，复会师十二万众，转趋临、颍。杨再兴正率骑兵三百，巡至此地，望见金兵到来，也不顾敌多我少，即突入敌阵，左挑右拨，杀死金兵二千人，及金万户撒八孛堇千户百人，兀术见来势甚猛，麾兵佯退，诱再兴至小商桥，一阵乱箭，将再兴射死。再兴本剧盗曹成部将，归降岳飞，屡破寇虏，及射死小商河，张宪驰救不及，但将兀术击走，觅得再兴尸骸，检拔箭镞，共得二升，不觉为之泪下，驰报岳飞。飞亦悲悼不已，止哀后，见岳云在侧，忙与语道："兀术虽败，必还攻颍昌，那边只有王贵一人把守，恐遭挫衄，汝可速往援应！"云应声即行，甫抵颍昌。果见金兵大至，云与王贵左右夹击，十荡十决。兀术婿夏金吾握刃相迎，战未数合，被岳云一锤打死，金兵又骇奔十五里。云与贵既得全胜，方才收兵。

会太行忠义两河豪杰，与岳飞部将梁兴，连败金兵，夺回怀卫诸州，太行道绝。金人大恐。飞遂进军朱仙镇，距汴四十五里，与兀术对垒列阵。飞但遣背嵬军五百骑，北人呼酒瓶为嵬，大将之酒瓶，必令亲信人负之，故韩、岳皆取为亲随军之名。先驱杀入，已将兀术阵势冲动，再经岳飞挺枪跃马，驰入阵内，众将各奋勇向前，任你兀术是百战强寇，到此也没法遮拦。真个似猛虎入山，犬羊立靡，神龙搅海，虾蟹当灾。金兵十毙六七，兀术亦几乎丧命，幸亏转身得快，一口气跑回汴京，才得保全性命。岳飞遣使修治诸陵，一面联络河北义士李通等，克日会师，直捣黄龙，小子有诗咏岳武穆道：

丹忱誉欲保王家，忠勇完名震迩遐。

十万虏兵齐弃甲，千秋谁似岳爷爷。

岳飞正拟扫北，兀术意欲逃归，偏奸相秦桧，私通金虏，竟请旨促飞班师。究竟班师与否，下回再行叙明。

刘锜，岳飞，忠勇相似，锜力守顺昌，连败金兵，飞进军郾城，直抵朱仙镇，又连败金兵。是时金将之能军者，莫如兀术，兀术既不能敌锜，复不能敌飞，得毋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者耶？况有韩世忠等之为后劲，克复中原，不啻反手，设无贼桧，中兴自肇，安见梓宫之不可还，韦后之不复归也？本回前半叙刘锜之战，后半叙岳飞之战，写得奕奕有光，正为宋室恢复之兆。尤妙在演写正史，并无一语虚诬，然则作历史小说者，就事叙事，何尝不令人刮目，岂必凭空架造为哉？

第七十五回
传伪诏连促班师　设毒谋构成冤狱

却说兀术败回汴京，再议整军迎敌，偏诸将垂头丧气，莫敢言战。兀术复传檄河北，调集诸路兵士，亦没人到来。是时中原一带，如磁、湘、泽、潞、晋、涤、汾、隰诸境，多响应岳家军，遍悬岳字旗帜，父老百姓，争备糗粮，馈送义军。就是金骁将乌陵噶思谋，及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偏将李凯、崔虎、叶旺等，俱有意降宋。还有龙虎大王以下的将官忔查。一译作噶克察。千户高勇等，亦密受飞旗榜，连韩常也欲率众内附。兀术自知危急，便长叹道："我自带兵以来，从未有这等败衄。今已至此，还有何言！"随即带领亲卒，乘马欲奔。方拟出城，忽有一书生，叩马谏道："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兀术在马上答道："岳少保只用五百骑，能破我兵十万，汴京人士，日夕望他到来，我难道坐待俘囚，不管生死么？"书生笑道："太子说错了。从古未有权臣在内，大将能立功于外。岳少保尚且不免，怎得成功哩？"这书生不知谁，可惜姓名不传。这数语，提醒兀术，便返辔回入，仍留汴京。

那时气吞金虏的岳元帅，正召谕诸将，整装出发，且传语道："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言未已，忽有朝使到来，促飞班师。飞问朝使道："这是何故？"朝使答道：秦丞相与金议和，已有头绪，所以请少保还朝。"飞愤然道："恢复中原，十得七八，奈何中道班师？"朝使默然而去。飞即日上疏，略言："金人丧胆，尽弃辎重，疾走渡河。现在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正当猛进图功，时不再来，机难轻失"云云。桧得飞奏，非常懊恼，他想了一个釜底抽薪的计策，先致书张俊、杨沂中等，令他速回，然后上言："飞只孤军，不应久留。"高宗也糊糊涂涂地应了一声。桧遂连下十二道金牌，催飞速归。看官道什么叫作金牌？乃系牌上写着金字，凡遇紧急命令，即用此牌，飞一日接奉金牌十二道，不觉悲愤交集，向东再拜道："十载功劳，一旦废弃，奈何奈何？"拜毕泣下，阅至此，令人亦废书三叹。遂下令班师。百姓遮马挽留，且泣且诉道："我等戴香盆，运粮草，迎接官军，金人早已知晓。相公若去，我辈无噍类了。"飞亦悲泣，取金牌指示道："我食君禄，尽君事，既奉君命，不敢擅留。"百姓听了飞言，顿时哭声震野。飞乃下令道："愿从我去，速即整装，我当再待五日。"大众齐声应命。飞复下马暂留，至五日期满，因即启程。百姓随军南行，仿佛如市。飞亟从途次拜本，请将汉上六郡闲田，俾民暂住，总算复旨允准。

兀术闻飞已退军，复分道出兵，把江南新复州郡，尽行夺去。及飞至鄂，闻知寇警，越加愤悒，因奏请罢免兵权，高宗不许。嗣由庐州入觐，经高宗问及战状，兼慰谕数语。飞惟叩头拜谢，并不道及自己战功，退朝后，仍静待后命。秦桧复遣使谕韩世忠等，罢兵还镇，且贬秘阁修撰张九成等官阶。九成素不主和议，至是与同僚喻樗、陈刚中、凌景夏、樊光远、毛叔度、元盥等六人，一同降黜，专意与金人议和。偏金术戍留屯京亳，出入许郑各州，调集两河军与旧部，凡十余万，再图大举。撒离喝攻泾州不克，转破庆阳河东。经略使王忠植率兵往援，为叛将赵惟清所执，送至金军，忠植不屈遇害。兀术闻庆阳得手，也南向出师，攻陷寿春，且渡淮入庐州。有诏令张俊、杨沂中驰救淮西，岳飞进驻江州，且饬韩世忠、刘锜亦督兵出援。既招之来，胡为麾之使去？张俊部将王德，闻兀术前锋已至历阳，料到江上，急率所部渡采石矶，夜入和州。俊督军继进，兀术退保昭关，寻复来争和州，为俊所败。王德又

追击兀术，连获胜仗，收复含山及昭关。时刘锜亦自太平渡江，与张俊、杨沂中会议，谋复庐州。锜先引兵出清溪，两战皆捷。兀术率骑兵十万，驻扎柘皋，柘皋地面广坦，利于驰骤，所以兀术驻着，专待宋师。锜进兵石梁河，与兀术夹水列阵，河通巢湖，广约二丈。锜命曳薪垒桥，顷刻即成，遂遣甲士数队，逾桥卧枪而坐。且遣使促张俊、杨沂中，赶即进军。翌日，杨沂中及王德、田师中等，率军驰至，惟俊独后期。锜与诸将分军为三，渡河击敌，师中欲俟俊至，德奋然道："事当乘机，何必再待！"当下与锜上马临河，沂中继进。兀术将骑兵分为两翼，夹道而阵，德语锜道："敌骑右阵较坚，我独先击敌右。"遂麾军径渡，首犯敌锋。一敌将被甲跃马，出迎王德，德引弓注射，一发即殪，因大呼直前，冲入敌阵。诸军亦鼓噪而进，敌众辟易。兀求复用拐子马来战。不怕前时麻扎刀耶？德率众鏖斗，沂中道："虏恃弓矢，我有一法，可以制敌。"因令万人各持长斧，排列如墙，一鼓齐上，各斫马足。敌骑东倒西歪，当然不能成列，便即溃乱。锜、德、沂中三路并击，杀得金人积尸如山，流血成渠。金兵溃至东山，正思小憩，忽后面追兵又至，回头一瞧，乃是刘字及王字旗号，不禁大惊道："这是顺昌旗帜，还有王夜叉同来，如何可当？快避走罢！"随即退保紫金山。

看官阅过上文，应知刘锜力卫顺昌，杀败金兵，应为金人所惧，如何复夹出王夜叉来？原来王德在钦宗时，曾领十六骑，入隆德府，缚献金守臣姚太师。姚谓就缚时，只见夜叉，因此军中呼王德为王夜叉，连金人也闻他大名。嗣兀术复迎战店步，又为杨沂中所败，捷闻于朝，高宗急欲退敌，复札饬岳飞即日进兵。前日何故，召他回朝？飞方苦寒嗽，力疾启行，将至庐州，兀术正为沂中所窘，又闻岳家军到，便弃城遁去。飞乃回驻舒城，高宗以飞小心恭谨，国尔忘身，一再褒奖。独秦桧硬欲讲和，复促张俊、杨沂中、刘锜等班师。张俊首先退兵，杨沂中、刘锜亦只得退还，行才数里，谍报金人出攻濠州。俊驻军黄连镇，不敢往援。沂中进薄城下，遇伏败还，濠城被陷。高宗又促岳飞应援，飞至濠州，兀术又遁，渡淮北去。桧用给事中范同言，乘敌退还，召韩世忠、张俊、岳飞入朝，只说是柘皋得胜，论功行赏。于是世忠、俊同时入觐，独飞后至。桧又请旨敦促，及飞到来，遂拜世忠、俊为枢密使，飞为副使，各至枢密府治事，加杨沂中开府仪同三司，赐名存中。王德为清远军节度使，看官道是何意？无非是阳示推崇，隐夺兵柄，免得他在外作梗，好一心一意地与金议和了。一语道破。

岳飞在诸将中，年龄最少，三十岁即统领一军，独当方面，且累立战功，诸将多积不能平。张俊初时，颇盛称飞勇，及飞与并肩，也阴怀猜忌。淮西一役，即上文庐濠二州战事。张俊曾逐步缓进，每战愆期，回朝后，反诬飞逗留中道，托词乏饷，有观望意。飞虽闻知，也不与计较。及既入枢密，俊与飞奉诏至楚州阅军，乘便抚韩世忠旧部，俊欲分韩背嵬军，飞顾友谊，不肯从俊，俊尤失望。会世忠军吏景著与总领胡昉言："二枢密若分世忠军，恐致生事。"俊以告桧，桧因世忠不从和议，本与有隙，至是捕着下大理狱，将假谋变二大字，中伤世忠。飞得信，驰书向世忠报知，世忠即入白高宗，自明心迹，桧计因是不行，惟恨飞益甚。兀术复私遗桧书道："汝朝夕请和，奈何令岳飞掌兵，日图河北？汝必杀飞，然后可和。"桧至是极力营谋，必欲置飞死地，乃偿私愿，试问汝何德于金？何仇于宋？遂讽中丞何铸，侍御史罗汝楫，谏议大夫万俟卨，交章论飞，劾他"逗留舒州，不援淮西，近与张俊视兵淮上，复欲弃去山阳，居心殆不可问"云云。这种弹文，若经那明眼人瞭着，早知是挟嫌诬奏，应该反坐。偏高宗心地糊涂，瞧了这种奏章，又有些疑惑起来。岳飞满腔忠义，动遭谗谤，如何忍得下去？便累表请罢枢柄，高宗居然准奏，罢飞为万寿观使，出奉朝请。

桧因初次下手，即已得利，索性得步进步，陷飞至死，好拔去那眼中钉。当下与张俊密谋，诱飞部曲能告飞过，优与重赏。怎奈此令一出，没人应命。俊闻飞尝欲斩统制王贵，且屡加刑杖，乃诱贵讦飞罪状。贵摇首道："大将手握兵权，总不免以赏罚使人，若以此为怨，将怨不胜怨了。"言之甚是。俊以私事劫贵，贵不禁胆怯，勉强相从。是何私事？甘心从贼。桧又闻飞部将王俊，

绰号雕儿，素性奸贪，屡受张宪抑制，遂阴加嗾使，令他告讦。张俊自为讦状，交给王俊，王俊即向枢密府投诉。两俊相耦，飞命终矣。那状中捏造呈词，只说是："副都制张宪，谋据襄阳，还飞兵柄。"俊收了讦状。即遣王贵捕宪，亲行鞫炼。属吏王应求白俊，谓枢院无审讯权，俊叱退应求，竟高坐堂上，传宪对簿，宪极口呼冤，俊拍案骂道："飞子云与汝手书！教汝谋变，为飞图复兵权，汝尚得抵赖么？"宪答道："云书何在？"俊叱道："云书交与汝手，汝何故不先自首，反向我索书么？"宪抗声道："何人见有岳云的手书？"俊狞笑道："我料汝不受刑，汝亦未肯实供。"遂喝左右，先杖五十。左右一声吆喝，便将张宪拖了下去，重杖五十，打得鲜血淋漓，仍叫他上堂供状。宪大呼道："宪宁受死，不敢虚供。"俊又命重杖五十，左右照前动手。这次更是厉害，可怜宪身无完肤，已死复醒，仍然不肯伏罪。俊械宪入大理狱，自己捏造一纸口供，送交秦桧。张俊何苦？桧即入朝请旨，乞召飞父子，证明宪事。高宗道："刑以止乱，倘妄加追证，反至摇动人心。"桧默然趋出，竟假传诏旨，逮飞父子下狱，立命中丞何铸，大理卿周三畏讯问。飞见了二人，便道："皇天后土，可表此心。"言毕，即解衣露背，请何周两人审视，两人望将过去，乃是"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周三畏不觉起敬，就是与桧同党的何铸，也居然良心发现，说了一个"好"字，当下命飞还狱，即往白秦桧，言飞无辜。桧只摇首徐语道："这是上意。"吾谁欺，欺天乎？铸即接口道："铸亦何敢左袒岳飞，不过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恐士卒离心，非国家福。"桧亦不能答，支吾了一会，铸乃退出。周三畏挂冠自去。

桧遂命谏议大夫万俟卨，办理此案。卨素与飞有隙，审问数次，也经过几番拷讯，害得岳飞死去活来，始终不肯承认。万俟卨也自作供状，诬飞曾令于鹏、孙革致书张宪、王贵，令虚报敌至，耸动朝廷。云亦与宪通书，令宪设法，还飞兵柄。且云："书已被焚，无从勘证，应再求证人，以便谳狱。"桧又悬赏募集人证，悬宕了两个月，并无人出证飞罪。桧也没法，只好责成万俟卨。卨多方商榷，有人与卨定计，谓不如将淮西逗留事，作为证据。卨遂白桧，向飞家搜查得所赐御札，与往来道途日月，皆历历登录，并无逗留事迹。桧竟将御札等件尽行藏匿，为灭迹计，一面使于鹏、孙革证飞受诏逗留，且令评事元龟年取行军时日，颠倒窜改，附会成狱。那时恼了一班朝右忠臣，如大理卿薛仁辅，寺丞李若朴、何彦猷等，均为飞呼屈。判宗正寺士褭，且愿以百口保飞，并言："中原未靖，祸及忠义，是不欲中原恢复，二圣重还，如何使得？"偏这人面兽心的贼桧，除飞死二字外，没一语不是逆耳。韩世忠心怀不平，向桧诘问飞罪。桧答道："飞子云与张宪书，虽未得实据，恐怕是莫须有的事情。"世忠忿然道："莫须有三字，奈何服天下？丞相须审慎为是。"桧不与再言。

世忠还第，尚带怒容，梁夫人问着何事，世忠为述飞冤，梁夫人道："奸臣当道，尚有何幸？妾为相公计，不如见机而作，明哲保身罢！"好智妇。世忠道："我亦早有此意，只因受国厚恩，不忍遽去。目今朝局益紊，徒死无益，也只得归休了。"随即上书辞职。初不见允，及再表乞休，乃罢为醴泉观使，封福国公。自是世忠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事。有时跨驴携酒，带着一二奚童，纵游西湖，在家与梁夫人小饮谈心，自得乐趣，这真所谓优游卒岁，安享余生了。算是有福。

惟岳飞自绍兴十一年十月被系，迁延到了年底，尚未决案。十二月二十九日，桧偕妻王氏在东窗下，围炉饮酒，忽由门卒传进一书，桧瞧着书面，乃是万俟卨投来，启封谛视，系由建州布衣刘允升，汇集士民，上讼飞冤。卨恐久悬未决，反生他变，特请示办法等语。桧眉头一皱，似觉愁烦。王氏惊问何故，桧将原书递交王氏阅看，王氏笑道："这有什么要紧？索性除灭了他，免得多口。"世间最毒妇人心。桧尚在沉吟，王氏复道："缚虎容易纵虎难。"桧闻此言，私计遂决，当即取过纸笔，写了数语，折成方胜，遣干仆密付狱吏。是夕，即报飞死，或云被狱吏勒毙风波亭，或云由狱吏佯请飞浴，拉胁而殂，享年三十九岁。岳云、张宪同时毕命。狱卒隗顺，痛飞无罪致死，负尸出葬栖霞岭下。

飞家无姬妾，亦乏产业，吴玠素来敬飞，愿

与交欢，曾饰名姝以进。飞怫然道："主上宵旰焦劳，难道是大将安乐时么？"即令来使挈还名姝，玠益敬服。高宗欲为飞营第，飞辞谢道："金虏未灭，何以家为？"或问天下何时太平？飞答道："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天下自然太平。"名论不刊。平时待驭军士，严而有恩，部兵或取民束刍，立斩以殉。兵有疾苦，亲为调药。诸将远戍，尝遣妻慰问家属。朝廷颁给犒赏，立刻分给，秋毫不私。遇有将士死事，必替他抚孤育雏。因此军心爱戴，遇敌不挠。敌常为之语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张俊尝问以用兵要术，飞谓："仁、信、智、勇、严，阙一不可。"自飞统军后，无战不胜，上章报捷，辄归功将士。子云因功受赏，屡次乞辞，云以左武大夫终身，死时仅二十三岁，余四子雷、霖、震、霆均被窜岭南。有女痛父冤，抱银瓶投井自尽，后人因呼为银瓶小姐，号井为孝娥井。秦桧且遣吏抄没岳家，只得金玉犀带数条，及锁铠兜鍪，南蛮铜弩，镔刀弓剑鞍辔，及布绢若干匹，粟麦若干斛罢了。直至孝宗嗣立，诏复飞官，以礼改葬，相传尚尸色如生，还可更殓礼服，这也是忠魂未散的凭证。至淳熙六年，追谥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曾记清人袁子才有岳王墓吊古诗数首，小子节录二绝云：

灵旗风卷阵云凉，
万里长城一夜霜。
天意小朝廷已定，
岂容公作郭汾阳？
远寄金环望九哥，事见后文。
一朝兵到又回戈。
定知五国城中泪，
更比朱仙镇上多。

岳飞已死，还有代飞诉冤的人物，也一律坐罪，待小子下回报明。

岳飞奉诏班师，而中原无恢复之期，人皆惜之，至有以不能达权病飞者，是实不然。飞若孤军深入，内外乏援，亦安能长保必胜？知难而退，实飞之不得已耳。惟飞既明知秦桧专政，势无可为，何不效韩蕲王之乘时谢职，口不谈兵，免致奸党侧目？且年甫强仕，来日方长，或者天意祚宋，殄蔽无人，再出而图恢复，亦未为晚。乃见机不早，坐堕奸谋，忠有余而智未足，此则不能不为岳武穆惜也。若夫凶狡如秦桧，党恶如张俊、万俟卨等，皆不足诛，而高宗构固识飞忠，固不欲妄加追证者，胡飞死而并未闻诘及贼臣，为飞诛贼也？王之不明，岂足福哉？观此回而不禁长太息矣。

第七十六回
屈膝求和母后返驾　刺奸被执义士丧生

却说岳飞死后，于鹏等亦连坐六人，薛仁辅、李若朴、何彦猷等，亦皆被斥，刘允升竟被拘下狱，瘐死囹圄。连判宗正寺齐安王士㒟也谪居建州。非高宗昏庸，何至若此？桧遂通书兀术，兀术大喜，他将俱酌酒相贺，乃遣宋使莫将先归通意，嗣令审议使萧毅、邢具瞻同至临安。萧毅等入见高宗，议以淮水为界，索割唐邓二州，及陕西余地，且要宋主向金称臣，岁纳银币等物。高宗令与秦桧商议，桧一律承认。金使许归梓宫及韦太后，当下议定和约，共计四款：

一　东以淮水西以商州为两国界，以北为金属地，以南为宋属地。
二　宋岁纳银绢各二十五万。
三　宋君主受金封册，得称宋帝。
四　宋徽宗梓宫及韦太后归宋。

和议已成，即命何铸为签书枢密院事，充金国报谢使，赍奉誓表。一面令秦桧祭告天地社稷，即日遣何铸偕金使北行。萧毅等入朝告辞，高宗面谕道："若今岁太后果还，自当遵守誓约，如或逾期，这誓文也同虚设哩。"萧毅乐得答应，启行至汴，铸与兀术相见，兀术索阅誓表，但见表文有云：

臣只此一字，已把宋祖宋宗的威灵，扫地无余。构言：今来画疆，以淮水中流为界。西有唐、邓州，割属上国，自邓州西南属光化军，为敝邑沿边州城。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亏他说出。世世子孙，谨守臣节。连子孙都不要他挣气。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二十五万匹，自壬戌年为首。即绍兴十二年。每年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纳。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坠命亡氏，踣其国家。臣今既进誓表，伏望上国早降誓诏，庶使敝邑，永为凭焉。

兀术阅毕，一无异言，喜可知也。当令铸及萧毅等，共往会宁。金主看过誓表，即檄兀术向宋割地。兀术贪得无厌，且遣人要求商州及和尚、方山二原。秦桧也不管甚么，但教金人如何说，他即如何依，遂将商州及和尚、方山二原，尽行割畀，退至大散关为界。于是宋仅有两浙、两淮、江东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广东西十五路，余如京西南路，止有襄阳一府，陕西路，止有阶、成、和、凤四州。金既画界。因建五京，以会宁府为上京，辽阳府为东京，大定府为中京，大同府为西京，大兴府为南京。寻复改南京为中都，称汴京为南京。

知商州邵隆在任十年，披荆榛瓦砾，作为州治，且招徕商民，屡败金人。自被割后，隆徙知金州，居常怏怏，尝率兵出境，意图规复，金人因此责桧。桧复迁他知叙州，未几，隆竟暴卒，并说由桧使人鸩死。凶焰滔天，令人发指。金主尚不肯归还韦太后，经何铸再三恳请，始归徽宗及郑后、邢后棺木，与高宗生母韦氏。韦太后颇有智虑，既得许还消息，恐金人反覆无常，待役夫毕集，始启攒宫。钦宗卧泣车前，并对韦太后道："归语九哥与宰相，高宗系徽宗第九子，故呼九哥。为我请还。我若回朝，得一太乙宫使，已满望了，他不敢计。"韦太后见他泪容满面，心殊不忍，遂满口应许。钦宗复出一金环，作为信物。还有徽宗贵妃乔氏，与韦太后曾结为姊妹，送行时，携金五十两，赠金使高居安道："薄物不足为礼，愿好护送姊还江南。"复举酒饯韦太后道："姊途中保重！归即为皇太后，妹谅无还期，当老死沙漠罢了。"巫峡猿啼，无此哀苦。韦太后与他握手，恸哭而别。时当盛暑，金人惮行，沿途逐节逗留。韦太

后防有他变，托词称疾，须待秋凉进发，暗中却向高居安借贷三千金，作为犒赏。高居安肯贷多金，想尚不忘乔贵妃语。役夫得了犒金，连天热也忘记了，总是阿堵物最灵。便即趱程前进。行至楚州，由太后弟安乐郡王韦渊，奉诏来迎，姊弟相见，悲乐交并。及抵临安，高宗以下，俱在道旁竚候。宋奉迎使王次翁，金扈行使高居安，先白高宗。高宗慰劳已毕，遂前迎徽宗帝后梓宫。拜跪礼成，然后谒见韦太后。母子重逢，喜极而泣，嗣复迎邢后丧柩，高宗也不禁泪下，且语群臣道："朕虚后位以待中宫，已历十六年，不幸后已先逝，直至今岁，始得耗闻，回念旧情，能不增痛。"妻室可念，兄弟乃可忘怀么？秦桧等劝慰再三，悲始少解。乃引徽宗帝后两梓宫，奉安龙德别宫，并将邢后柩，祔殡两梓宫西北，然后奉韦太后入居慈宁宫。徽宗帝后，前已遥上尊谥，惟邢后未曾易名，因追谥懿节。

是时金已遣左宣徽使刘筈赍着衮冕圭册，册高宗为宋帝，高宗居然北面拜受，且御殿召见群臣，行朝贺礼，何贺之有？晋封秦桧为秦、魏两国公。桧嫌与蔡京同迹，辞不肯受，乃只封他为魏国公，兼爵太师。余官亦进秩有差。惟刘锜已早罢兵权，出知荆南府，王庶且安置道州。何铸自金还后，桧恨他不附飞狱，谪居徽州。张俊本附桧杀飞，不意亦为桧所忌，竟令台臣江邈劾俊，俊遂罢为醴泉观使，惟封他一个清河郡王虚衔，算是酬他杀飞的功劳。独刘光世早解兵柄，随俗浮沉，素与桧无嫌隙，总算保全禄位，奄然告终。既而徽宗皇帝显肃皇后均安葬永固陵，懿节皇后亦就陵旁祔葬，秦桧等累表请立继后，韦太后亦以为然。这时后宫的宠嫔，第一个是吴贵妃，她本是有侍康的瑞兆，更兼才艺优长，性情委婉，自韦太后南归后，亦能先意承旨，侍奉无亏，所以韦太后亦颇垂爱，高宗更不必说，即于绍兴十三年闰四月，册立吴贵妃为皇后。后初与张妃并侍高宗，每遇晋封，两妃名位相等，不判低昂。绍兴二年，张氏因元懿太子夭逝，后宫未得生男，特请诸高宗，召宗子伯琮入宫，育为养子。伯琮系太祖七世孙，为秦王德芳后裔，父名子偁，曾封左朝奉大夫。伯琮入宫时仅六岁，越年授和州防御使，赐名曰瑗。吴氏亦欲得一养子，因选宗室子伯玖为螟蛉，系太祖七世孙，子彦子，年七岁，赐名曰璩。绍兴十二年，张妃病殁，瑗与璩并为吴氏所育。瑗性恭俭，尤好读书，高宗爱他勤敏，累岁加封，至吴氏立后时，已封瑗为普安郡王。吴后语帝道："普安二字，系天日之表，妾当为陛下贺得人了。"

先是同知枢密院事李回，及参知政事张守，均上言："艺祖传弟不传子，德媲尧舜，陛下应远法艺祖，庶足昭格天命。"高宗颇为感动。所以于瑗璩二人内，拟择一人为皇嗣。独秦桧献媚贡谀，特为高宗代画二策，第一策，是教高宗不必迎还渊圣，免致帝位摇动；第二策，是劝高宗待生亲子，才立储贰，免得传统外支。叫高宗无祖无兄，确是个好宰相。高宗闻此二策，深合私衷，因此韦太后还朝，本带着钦宗金环，转遗高宗，高宗面色不怿，连韦太后也不便多言。了过钦宗卧泣之言。就是立嗣问题，亦累年延宕过去。

还有行人洪皓，张邵、朱弁三使，自金释归，三使留金多年，未尝屈节，及归朝，高宗俱欲加官封秩，偏三人辞旨愤激，语多忤桧。皓言金人素惮张浚，宜即起用。邵言金人有归还钦宗及诸王后妃意，应遣使奉迎。弁言和议难恃，当卧薪尝胆，图报国仇。这种论调，都是秦桧所厌闻，就是高宗，亦不愿入耳。于是皓出知饶州，邵出为台州崇道观使，弁仅县官宣教郎，入直秘阁，抑郁以终。桧且欲中伤赵鼎，兼及张浚，平时检鼎疏折，有请立皇储语，遂嗾中丞詹大方，劾鼎尝怀诡计，妄图侥福，有诏徙鼎至吉阳军。鼎出知绍兴府后，屡为桧党所劾，累贬至潮州安置，闭门谢客，不谈世事，至是复移徙吉阳。鼎上谢表，有"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等语。桧览表，冷笑道："此老倔强犹昔，恐未必能逃我手呢。"

未几，有慧星出现东方，选人康倬上书，谓慧现乃历代常事，毫不足畏，桧特擢倬为京官，且请高宗仰体天意，除旧布新，颁诏大赦。高宗当然听从，偏恼了一位被黜复进的旧臣，竟上疏极陈星变，应先事预备，任贤黜邪，以固社稷等语。桧见此疏，不禁大怒道："我正要与他拚命，

他却敢来虎头上搔痒么？”看官道此疏是何人所奏？原来就是故相张浚。浚谪居永州，因赦还朝，提举临安府洞霄宫。绍兴十一年，改充万寿观使，越年，因和议告成，太后回銮，推恩加封为和国公。浚嫉桧揽权，屡欲奏论时弊，只缘母计氏年老，恐言出祸随，致贻母忧。计氏窥知浚意，特诵浚父咸对策原文，中有二语云：“臣宁以言死斧钺，不忍不言以负陛下。”好浚母。浚意乃决，即上疏直陈。桧知浚有意斥己，怎肯干休？立令中丞何若等，联名劾浚。诏放浚出居连州，寻复徙至永州。仍回原处。自是朝廷黜陟，俱自桧出，但教阿顺桧意，无不加官，稍一忤桧，就使前时与桧同党，亦必罢斥。万俟卨附桧杀飞，得列参政，嗣因桧除拜私人，卨不肯署名，立即罢退。楼炤、李文会均得桧援，入副枢密，后来皆稍稍忤桧，相继被斥。高宗且待桧益厚，宠眷日隆，封桧母为秦魏国夫人，养子熺举进士，授秘书少监，领国史。桧妻系王晱妹，无出，熺系王晱庶子，桧被金掳去，晱妻出熺为桧后，名目上是为桧承宗，暗地里是因晱妒宠。不愧为长舌妻之嫂。至桧自金归，即率熺见桧，桧心颇喜，遂命熺为继子。熺既掌国史，进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凡五百九十卷，所有前时诏书章疏，稍侵及桧，即改易焚弃。且自诵桧功德，约二千余言，浼著作郎王扬英、周执高呈献高宗，王、周俱得显秩。桧又禁私家著述，遇有守正辟邪诸学说，辄视为曲学旁门，一律查毁，不得梓行。到了绍兴十五年，熺升任翰林学士，兼官侍读。未几，赐桧甲第，并缗钱金帛。又未几，高宗亲幸桧第，凡桧妻以下，皆加恩貤封。又未几，御书：“一德格天”四字，赐桧家立匾阁中。又未几，许桧立家庙，御赐祭器，真是恩遇优渥，享尽荣华，比那徽宗时代的蔡京，且有过无不及哩。

当时中外官吏，揣摩迎合，竞称桧为圣相，几乎皋、夔、稷、契，尚不足比。自是称祥言瑞，诸说又复纷起。雨雪称贺，海清称贺，日食不见又称贺。知虔州薛弼上言，朽柱中忽现文字，有“天下太平年”五字。五字出于朽柱，就使真确，亦不足谓祥瑞。桧执奏以闻，招付史馆，高宗越发偷安，视临安为乐国，不再巡幸江上了。桧又窜洪皓，流胡铨，贬郑刚中，且必欲害死赵鼎，令吉阳军随时检察，每月俱报赵鼎存亡。鼎遣人至家，遗书嘱汾道：“秦桧必欲杀我，我死汝辈尚可无虞，否则恐祸及全家了。”书发后，复自书墓石，记乡里及除拜岁月，且写了联语十四字，作为铭旌。上联云：“身骑箕尾归天上，”下联云：“气作山河壮本朝。”又作遗表乞归葬，遂绝粒而死。总计南宋贤相，赵鼎称首。鼎既殁，远近衔悲。参政段拂闻讣叹息，为桧所闻，竟降拂为资政殿大学士，旋且褫职，谪居兴国军。

至绍兴十八年，有诏令秦熺知枢密院事，桧问僚属胡宁道：“儿子近除枢密，外议何如？”宁答道：“外议谓公相谦冲，必不效蔡京所为。”桧听了此语，心中虽很是怀怨，口中却不能不道一“是”字。归与子熺商议，只好由熺具疏乞辞，掩饰耳目。熺因罢为观文殿学士，位次右仆射，寻又加授少保。桧心犹未怿，欲将生平反对的人物，一网打尽，直教他子子孙孙，永远不能翻身，然后可泄尽宿忿，任所欲为。就使将南宋半壁篡取了来，也是唾手的事情。直揭桧意，并非虚诬。筹画已定，便按次做去。先是绍兴八年，第一次与金议和，廷臣啧有烦言，桧独引吏部尚书李光，入为参政，并署和议。光始为桧所欺，因和图治，后见桧撤守备，黜诸将，才知桧纯是歹意，入朝时，面与桧争，桧大为怫然，光遂去职。桧余怒未息，累谪光至藤、琼诸州。至绍兴二十年，由两浙转运副使曹泳，讦称光次子孟坚，录记父光所作私史，语涉讥讪，请即查办。桧入朝奏白高宗，乞惩光父子罪，光遇赦不赦，孟坚流戍峡州。又有胡寅、程瑀、潘良贵、宗颖、张焘、许忻、贺允中、吴元许八人，均坐光私党，一应黜逐。此时的高宗，已被桧欺诈胁迫，毫无主意，简直是木偶一般，便即唯唯听从。桧大踏步，趋出朝堂，登舆而归。

行至中途，忽有一壮士突出，遮住秦桧肩舆，从腰间拔出利刃，向桧刺去。偏桧命未该死，连忙把身一闪，这刀锋只戳入舆中坐板，并不伤及桧身。那壮士拔刀费事，旁边走过秦氏家将，七手八脚，把壮士打倒，上前捉住壮士。可惜当时没有炸弹。桧虽幸免害，这一惊也是不小，当命左右带着刺客，随舆至家。惊魂少定，叫左右将壮

士牵到阶前，厉声问道："你是何人？擅敢大胆行刺！想总有人主唆，快说出来，我便饶你！"那壮士面不改色，也抗声怒骂道："似你这般奸贼，欺君误国，哪个不想食你肉？寝你皮？我姓施名全，现为殿前小校，意欲为天下除奸。生前不能诛你，死后必为厉鬼，勾你奸魂，看你逃到哪里去！"虽不能杀桧，恰也骂得爽快。桧被他痛詈，气得发抖，急命将施全拿交大理狱中，越宿全被磔死。桧经此一吓，派家将五十名，各待长梃，作为护卫，居则司阍，出必随护。但自此梦寐不安，时觉冤魂缠绕，免不得酿成一种怔忡病症，整日里延医调治，参茸等物，服了无数，才觉有点起色。高宗特地赐假，且诏执政赴桧第议事。桧因病已少愈，乃肩舆入朝，有诏令桧孙埙堪扶掖升殿，免拜跪礼。还第以后，复思大兴党狱，诛锄善类。念念不忘。

凑巧太傅韩世忠病殁，桧心中益欢，从前韦太后南还，因金人畏惮韩、岳，很加器重，岳已遇害，惟韩尚存，迎銮时，即特别召见，慰劳备至，后来且时加慰问，令高宗垂念功臣，晋封他为咸安郡王。韩虽不预政事，桧因两宫向他敬礼，尚有所惮，至韩已去世，无一足畏，闻王庶病死贬所，庶子之奇、之荀抚棺恸哭，曾有"誓报父仇"等语，遂命将之奇流戍海州，之荀流戍容州。且因赵鼎虽死，子侄尚多，竟欲斩草除根，藉杜后患，密谋了好几载，苦被老病侵寻，屡至中辍，直延到绍兴二十五年，潭州郡丞汪召锡，密告知泉州赵令衿，太祖五世孙。曾观桧家庙记，口诵："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二语。桧即谪令衿至汀州。嗣闻赵鼎子汾饮饯令衿，因大喜道："此次在我手中了。"遂暗嘱侍御史徐嘉，劾奏赵汾与令衿饮别厚饫，必有奸谋。有诏逮汾与令衿至大理鞫问。汾等被逮下狱。桧嗾狱吏胁汾自诬，与张浚、李光、胡寅、胡铨等五十三人，共谋大逆。狱吏承旨，不管汾诬供与否，竟捏造了一篇供状，献与秦桧。桧坐一德格天阁下，瞧到此状，喜欢得了不得，当下取过笔来，意欲加入数语，格外锻炼，不意这笔杆竟会作怪，好似有千钧力量，手力几不能胜。桧大为惊诧，向上一瞧，忽不觉大叫一声道："阿哟，不好了！"道言未绝，身子往后一仰，随椅倒地。正是：

恶贯已盈褫巨魄，忠臣有后庆更生。

毕竟秦桧是否死去，容待下回续详。

高宗不忘母后，因欲屈己求和，无识者或以为孝。亦思二帝未归，中原陆沉，恝情于父兄，而独睠怀于一母，尽孝者固如是乎？况朱仙镇之捷，兀术胆落思归，两河人士，翘待王师，设无金牌之召，而令岳武穆即日渡河，韩、刘等相继并进，安知不可直捣黄龙，迎还父母兄妻耶？顾乃听信贼桧，诤害忠良，向虏称臣，仅归一母，甚且今日封桧，明日赐桧，凡桧家妻妾子孙，无不累邀荣典，高宗犹有人心，应不至愚昧若此。其所以与桧相契者，贪位苟安，拒兄攘国，为贼桧逆揣而知，有以劫持于无形耳。忠哉施全，舍生取义，虽不即诛桧，而桧之魂魄，已因之沮丧。厥后大狱之不成，未始非一击一詈之阴为所怵也。桧死而南宋少宁，天不欲亡艺祖之后，乃为之绵延一线也欤。

第七十七回
立赵宗亲王嗣服　弑金帝逆贼肆淫

却说秦桧晕倒地上，顿时昏迷过去，不省人事。桧妻王氏及家人仆役等，疑他中风，慌忙扶救，一面召医灌药，好容易才得救醒。王氏将廷吏叱去，私问桧身所苦。桧不肯直说，但嘱道："快备后事，我已不能复活了。"到死不肯自陈罪恶，真是大奸。言已，又复晕去。再经王氏等极力呼号，方见他四肢颤动，与杀鸡相似，口中模模糊糊的，说了几声饶命。王氏亦不禁毛骨俱悚，贼胆心虚。当令家人往延御医。医师王继先，本是秦桧心腹，尝在宫中伺察动静，至是闻病，亟至就榻诊治。秦桧忽双目圆睁，呼他为岳少保，又忽呼他为施义士，既而又把赵鼎、王庶等官职名号，都叫了出来，连王继先都吓得心惊胆落，勉强拟了一方，慌忙趋出。桧服继先药，愈觉沉重，不是连声呼痛，就是满口呼冤，那身上的皮肤，忽红忽青，随时变色。王氏等正在着忙，有门役报称御驾到来，急命秦熺出外迎驾。至高宗入内问疾，桧稍觉清醒，想是皇帝到来，众鬼退避。但口中已不能出词，只对着高宗，流了几点鼻涕眼泪。高宗便语秦熺道："卿父病体，势已垂危，看来是不能挽救了。"熺跪奏道："臣父倘有不测，他日继臣父后任，应属何人？"居然想代父职。高宗摇首道："这事非卿所应预闻。"言讫拂袖出室，乘辇还宫，当命直学士沈虚中草制，令桧父子致仕。表面上却加封桧为建康郡王，熺为少师。熺子埙、堪并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是夕，桧嚼舌而死。

桧居相位十九年，除一意主和外，专事摧残善类，所有忠臣良将，诛斥殆尽。凡弹劾事件，均由桧亲手撰奏，阴授言官。奏牍中罗织深文，朝臣多知为老秦手笔，一时辅政人员，不准多言。十余年间，参政易至二十八人，而且贿赂公行，富可敌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高宗初奇桧，继恶桧，后爱桧，晚复畏桧，一切举措，辄受桧劫制。桧党张扶请桧乘金根车，吕愿中献秦城王气诗，桧窃自喜，几欲效王莽、曹操故事。至暴死后，高宗语杨存中道："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了。"然尚赠桧申王，赐谥忠献。至宁宗开禧二年，始追夺王爵。改谥缪丑。

张俊于桧死前一年，已经病死。桧妻王氏未几亦死。独万俟卨失秦桧欢，累贬至沅州。高宗因桧死择相，还疑卨非桧党，召为尚书右仆射，并同平章事，汤思退知枢密院事，张纲参知政事。汤思退向来附桧，桧卧病时，曾召嘱后事，赠金千两，思退不受。高宗闻却金事，遂加拔擢，其实思退却金，是怕桧故意尝试，所以谢却，并不是有心立异哩。沈该已列参政，本是个随俗浮沉的人物，惟张纲曾为给事中，嫉桧乞休，家居已二十余年，至是召为吏部侍郎，立升参政，颇有直声。御史汤鹏举等，得他为助，因累劾秦桧病国欺君，党同伐异诸罪状。乞黜退桧家姻党。于是户部侍郎曹泳谪窜新州，端明殿学士郑仲熊，侍御史徐嚞，右正言张扶，及待制吕愿中等，相继斥逐。赵汾、赵令衿免罪出狱，李孟坚及王之奇兄弟，许令自便。复张浚、胡寅、洪皓、张九成等原官，迁还李光、胡铨于近州，又追复赵鼎、郑刚中等官爵。

浚既复官，拟因丧母归葬，适值高宗因慧出求言，浚不待启行，即上言："沈该、万俟卨、汤思退等，未餍众望，难胜相位。且金人无厌，恐又将启衅用兵，宜亟任贤才，以期安攘"云云。此老也算好事。看官你想沈该、万俟卨、汤思退三人能不动恼么？万俟卨尤为忿懑，亟嗾台官劾浚，说他煽惑人心，摇动国是，因复将浚安置永州。二次至永，莫非有缘。既而卨亦暴死。卨与张俊，均附桧杀

飞，所以后世于岳王墓前，特铸铁人四个作长跪状，男三女一，三男即秦桧、张俊、万俟卨，一女即桧妻王氏，时人咏岳王墓诗有云："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二句脍炙人口。桧墓在江宁，至明成化年间，为盗所发，窃得珍宝，值资巨万。盗被执，有司饬吏往验，见桧与妻王氏，各僭用水银为殓，面色如生。当下碎尸投厕，且减轻盗罪，大众称为快事。千百年后，犹令人恨视逆桧夫妇，贼男贼女，其可为乎？

闲文少表，且说万俟卨既死，汤思退继代卨任，张纲罢职，用吏部尚书陈康伯为代。思退主和固位，与秦桧万俟卨相同。沈该无所建白，旅进旅退，朝廷幸还无事。至绍兴二十九年，该以贪冒被劾，落职致仕。思退转左仆射，康伯进右仆射。是年为韦太后八十寿期，行庆祝礼，不意祝嘏方终，大丧继起。太后不豫数日，竟崩逝慈宁宫。高宗事母甚谨，自迎归后，先意承志，惟恐不及，及居丧悲恸不已，谥曰显仁，葬永佑陵旁。时高宗年已五十有余，仍无子嗣，高宗意早属瑗，起初为秦桧所制，故尔迁延。桧死后，复恐母意未合，且有吴后养子璩同时长养，亦加封恩平郡王。东西开府，左右两难，所以仍然延宕。及母后既崩，密问吏部尚书张焘，求定大计。焘逆揣上意，便进言道："立储为国家大事，今日国计，无过于此。请早就两邸中，择人建立！"高宗喜道："朕亦早有此意，俟来春饬议典礼。"焘顿首而退。高宗已明知璩不及瑗，惟恐吴后尚有异言，无以杜口，特出宫女二十人，分给普安恩平两邸中，璩得十女，左抱右拥，其乐陶陶。瑗得十女，却仍令给役，毫不相犯。过了一年，高宗调回宫女，在瑗邸内十人，均尚完璧，在璩邸内十人，尽已破瓜。遂与吴后言及，决意立瑗。高宗择嗣，亦可谓历试诸艰。巧值利州提点刑狱范如圭，掇拾至和、嘉祐间名臣章奏，凡三十六篇，合力一编，囊封以献。高宗知他有意讽谏，即日下诏，立普安郡王瑗为皇嗣，更名为玮。加封璩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宗正寺，改称皇侄，仍将宫女一律给还。册储礼成，中外大悦。

忽由左相陈康伯入报高宗道："陛下应急筹边，防金人要败盟了。"汤思退在侧，便怫然道："去岁王伦使金，曾还言邻国恭顺，和好无他，不知今日有什么败盟消息？臣意以为沿边将吏，贪功觊权，所以有此讹言。"康伯微笑道："恐此番未必是讹传了。"高宗道："且待探问确实，再行计较。"陈、汤两人，依次退出。已而败盟警耗，日紧一日，侍御史陈俊卿，劾论思退巧诈倾邪，有意朦蔽，思退因即免职。康伯转任左仆射，参政朱倬，进任右仆射。饬利州西路都统吴拱，知襄阳府，派部兵三千戍边，兵备始逐渐讲求，南北又要开战了。暂作一束。

看官！欲知金人败盟的原故，说来又是话长，待小子补述出来：原来金主亶嗣位后，颇好文学，有志修文，在上京建立孔庙，求孔子支派四十九代孙璠，封为衍圣公。惟孔氏嫡派，从宋南渡，寓居衢州。今有衢州孔氏学。金干本、兀术两人，内外夹辅，初政清明，吏民安堵，后来亶后裴满氏一译作费摩氏。干政，朝臣多购通内线，得叨荣宠。亶欲立继嗣，为后所制，心怀抑郁，因纵酒自遣。哪知杯中物足以消愁，亦足以惹祸。亶嗜酒无度，往往因醉使性，妄杀大臣，连宋使王伦，亦为所戮。自是上下离心，国势渐衰。挞懒遗子胜花都郎君，挞懒被诛见七十五回。逃往西北，连结蒙古，屡寇金边，蒙古民族，就是唐朝的室韦分部，向居斡难河、克鲁伦河两流域，游牧为主。初属辽，继属金，至哈不勒有众数千，帮助挞懒遗胤，与金为敌。兀术自汴京回国，特带兵往剿，屡战不胜，没奈何与他讲和，册封哈不勒为蒙兀国王，蒙兀一作蒙辅。把西平河北二十七团寨，尽行割界，方得罢兵息民。插此数语，为蒙古肇兵张本。兀术班师，未几病逝。金主亶用从弟迪古乃平章政事。迪古乃改名为亮，自以为派衍九潢，与金主同为太祖孙，有觊觎帝位的思想。平居阴结党羽，揽窃大权，且与裴满后有勾通情事，金主亶茫无所闻，且进亮为右丞相。亮生辰受贺，金主亶赐亮玉吐鹘厩马，及宋司马光画像。后来闻裴满后亦有私馈，因大起猜嫌，夺回赐物。亮本怀怨望，哪堪金主如此慢待，免不得挟恨愈深。金主亶弟常胜曾封胙王，颇有权力，亮日加谗间，只说胙王阴谋篡立，惹动主怒，立逮胙王下狱。可怜胙王不明不白，竟受了大逆不道的冤诬，活

活处死。胙王妻名撒卯，本拟连坐，偏金主亶爱她美丽，竟赦罪入宫，令他侍寝。裴满后顿怀醋意，诘问金主。金主方宠撒卯，视裴满后如眼中钉，不待三言二语，便拔出腰剑，把后砍死。又将德妃乌古论氏一译作乌库哩氏。夹谷氏一译作瓜尔佳氏。张氏等，一并杀毙，居然把弟妇撒卯册为中宫。已开逆亮先声。于是怨声四起，物议沸腾，亮得乘间逞谋，暗结金主侍卫，作为内应。金主有护卫十人，卫长叫作仆散忽土，旧受干本厚恩，干本即亮父，亮遂倚为心腹。尚有卫士徒单，一作克徒坦。及阿里出虎，一作额勒楚克。与亮有姻戚谊，亦愿为亮臂助。内侍大兴国，及尚书省令史李老僧，也与亮联合一气，亮遂秘密合谋，竟做出一出谋王杀宫的把戏来了。

金主亶皇统九年，即宋高宗绍兴十九年十二月丁巳日，仆散忽土与阿里出虎，入值宫中，待至二鼓，大兴国盗出符钥，偷启宫门，亮与妹婿徒单贞，一作图克坦贞。及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古辨，大理卿乌达、李老僧等，各怀利刃，鱼贯而入。秉德、唐古辨曾受杖刑，怨恨金主，古辨本尚金主女，至此也为了私恨，竟欲剸刃乃翁。乌达系亮爪牙，当时守门禁卒，以古辨是国婿，亮系皇弟，俱属至亲懿戚，有何可疑？遂任他进去，直达寝殿，破扉径入。金主惊起，索刀四觅无着，不由得慌了手脚。阿里出虎拔刀先刺，仆散忽土随后继进，亦把金主砍翻地上。亮上前一刀，血溅满面，称帝十四年的金主亶，呜呼告终！咎由自取。亮麾众出宫，诈传金主诏旨，夜召群臣议事。群臣尚未闻耗音，错疑有特别大故，统共赶到，及至朝堂，方知亮欲称帝。曹国王宗敏，左丞相宗贤，稍有异言，均被杀死。群臣相顾错愕，莫敢再言，亮遂上登御座，竟自称帝。命秉德为左丞相，唐古辨为右丞相，乌达为平章政事。废故主亶为东昏王，独谥裴满后为悼平皇后，不忘旧情，惟撒卯不知如何处置？大赦国中，改元天德。何不改称暴德。追尊父干本为帝，庙号德宗。嫡母徒单氏一作徒克坦氏。及生母大氏，俱为太后。徒单氏居东宫，大氏居西宫，两氏向来辑睦，毫无间言。及亮弑亶，徒单氏语亮道："主虽失道，人臣究不应如此。"亮引为深憾。及徒单氏生日，宫中大开筵宴，酒至半酣，大氏起座，跪进寿觞。徒单氏方与诸公主宗妇笑谈，未及下视，大氏长跪片时，始为徒单氏所见，亟起身受觞。亮疑为故意，怀怒而出。次日，传召诸公主宗妇，诘她何故笑语，一一加杖。大氏闻知，慌忙出阻。亮忿道："今日儿为皇帝，岂尚同前日么？"及公主宗妇等忍痛而去，亮反大笑道："好教她们知我厉害呢。"既而大杀宗室，把太宗子孙七十余人，粘没喝子孙三十余人，一并屠戮，无一孑遗。诸宗室亦杀死五十余人，又杀宗室左副元帅撒离喝等，夷灭家族，并因左丞相秉德，不先劝进，也将他一刀两段，连亲属尽行骈诛。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天道不为无知。

自是大兴土木，留意声色，遣左丞相张浩，右丞相张通古，调集诸路匠役，改筑燕京宫室，一切制度，俱依汴京程式，宫殿遍饰黄金，加施五采，金屑在空中飞舞，几如落雪。每殿需费以亿万计，稍不合意，即令拆造，务极华丽。金屋既成，当然要选集娇娃，贮为妃妾。第一着下手，见叔母阿懒，饶有姿色，他即将叔父阿鲁补杀死，据阿懒为己妾，封为昭妃。继而一美不足，再求众美，遂命徒单贞语宰辅道："朕嗣续未广，前所诛党人诸妇，多朕中表亲，可尽令入宫，备朕选纳。"张浩等奉命维谨，即搜得罪妇百余人，送入宫中，亮仗着一双色眼，东瞧西望，就中美丽，恰也不少，惟有四妇，尤为妖艳。一个是阿鲁子莎鲁啜妻，莎鲁啜一译作莎罗绰。一个是胡鲁 译作华喇与阿鲁皆太宗子。子胡里剌妻，胡里剌一译作华喇。一个是胡里剌弟胡失打妻，胡失打一译作呼达。一个是秉德弟嘉哩妻，四妇收入后宫，轮流取乐。嘉哩妻尤工淫媚，封为修仪。正在寻欢纵乐的时候，忽由乌达妻唐括定哥一译作唐古定格。遣侍婢来朝，亮猛然记忆道："不错不错，唐括定哥，我本与她约为夫妇，只因乌达有功，我不忍杀他，特调他为崇议军制度使，令挈妻同去，免我眷恋。今唐括定哥愿践旧约，我也顾不得许多了。"遂宣来婢入见，且面谕道："你归报主母，她能自杀乌达，我定当纳她为后，否则将族灭她家。"婢领命而去。

不到半月，唐括定哥果盛妆前来。亮见他杏

脸桃腮，比前更艳，不由地搂抱入怀，笑颜问道："你夫乌达现尚存否？"唐括定哥道："上命难违，妾已将他缢死了。"亮大喜道：'好好！"随即拥人帏中，重续旧欢。次日即封为贵纪，大加宠幸。偏唐括定哥素不安分，在家时与傻仆私通，唐括定哥入宫，傻仆亦随入。亮虽宠幸唐括定哥，究竟有许多妃妾，总不免随时应酬，唐括定哥不耐孤寂，乘隙与傻仆叙情，不料为亮所闻，立将傻仆杖死，连唐括定哥亦令自尽。淫妇该有此结果。唐括定哥既死，亮又不觉追悔，闻唐括定哥有妹，名叫唐括石哥，亦颇姣好，曾为秘书监完颜文妻，当即颁诏下去，令完颜文将妻献出。完颜文只好奉诏，把唐括石哥献将上去。亮见她绰约风流，不亚乃姊，即面授为丽妃，列入嫔嫱。已而亮忆及姊女蒲察义察，一作富察彻辰。也有美色，惟已嫁乙剌补，一作伊里布。当令乙剌补出妻献纳，乙剌补亦不敢有违。嗣复闻济南尹葛王乌禄一作乌鲁。妻乌林荅氏，一译作乌凌噶氏。仪容秀整，又遣使召令入宫。乌林荅氏泣语乌禄道："我若不行，上必杀王，我当自勉，不致相累。"乌禄也不禁泪下。乌林荅氏复召王府臣仆道："为我往祷东岳，皇天后土，明鉴我心，我誓不失节哩，"言已即与乌禄诀别，上车北行。到了良乡，南向洒泪，暗中低语道："我今日与大王长别了。"遂袖出一剪，刺喉殉节。难得有此贞媛。亮闻报，迁怒乌禄，竟将他降为曹国公，且大括宗室美妇，无论亲戚姊妹，但有三分姿色，一古脑儿收入宫中，供他受用。

寿宁县主什古，一作什贵。系斡离不女，静乐县主蒲剌一作希拉。及习捻一作希延。系兀术女，师古儿一作锡古兰。系讹鲁观女，混同县君莎里古贞一作苏埒和琢。与妹余都，一作伊都。系阿鲁女，都是亮的从姊妹。郧国夫人崇节，一作重节。系蒲卢虎女孙，是亮侄女，张定安妻奈剌忽，一作鼐喇固。系太后大氏的兄嫂，蒲卢胡只一作富鲁和琢。系丽纪石哥妹，均已适人。亮毫无忌耻，一律召人，逼与之淫。起初尚令她出入，随后留在宫内，日夕淫恣。亮意尚未足，闻江南多美妇人，且有一刘贵妃宠冠宋宫，色艺无双，意欲兴兵南下，为劫掠计，不料太后大氏，一病不起，弥留时，召亮至榻前，泣嘱道："我与徒单太后，始终和好，汝迁都燕京，独将她留着会宁，未曾迎来。今我将死，不能见她一面，殊为可恨，此后汝须迎她到此，事她如事我一般，休要忘记！切嘱切嘱！"亮总算应命。及大氏已殂，丧葬礼毕，便亲自往迎，命左右持杖二束，跪语徒单太后道："亮自知不孝，久疏温凊，愿太后惩罪加笞。"是一条苦肉计。徒单太后究是女流，见他这般认过，自然软了心肠，便亲掖亮起，且道："百姓有克家子，尚不忍加笞，我有子如此，宁忍笞么？"随叱左右携杖退去。当下偕亮至燕，入居寿康宫。亮貌极恭顺，后出必随，后起必扶，后有所需，尝亲自供奉。宫廷内外，盛称亮孝。连徒单氏，亦喜慰非常。满身作伪。绍兴三十一年，钦宗病死五国城，亮秘不报丧，但令签书枢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员外郎王全，至宋贺天中节。临行时，亮语王全道："汝见宋主，可面责他沿边买马，招致叛亡，且毁去南京宫室，阴怀异志。如诚心修好，可速割汉淮地界我，方好赎罪。"全唯唯而出。到了临安，入见高宗，即将亮言转达。高宗道："公亦北方名家，奈何出言背理。"全厉声道："汝国君臣，莫非因赵桓已死，敢生变志么？"高宗闻此二语，立即起座入内，令辅臣询明渊圣死耗，全答言死了数日。于是诏令举哀，持服三年，尊谥渊圣庙号为钦宗。总计钦宗在位仅二年，被掳后，居金三十余年，寿六十有一，小子有诗叹钦宗道：

卧车泣语已嫌迟，老死冰天苦自知。
和虏已成身不返，九哥毕竟太营私。

毕竟宋廷如何对付金使？且至下回表明。

高宗一生行事，惟择立储贰，最称公允，其可以质天地告祖宗者，止此而已。然亦未始非由艺祖传弟，不私神器，彼苍者天，为艺祖后裔计，特隐牖高宗之私衷，令其独断不惑耳。不然，胡崇信奸邪，屈害忠良，甘为小朝廷以求活耶？金主亶始勤终怠，酗酒好色，身死亮手，实其自取。然族灭之惨，毋乃太酷。意者，由其父吴乞买灭辽侵宋，虐戾已甚，天特假手逆亮，以为好杀之报欤。且粘没喝、干离不席卷汴京，兀术、撤离喝尽锐南牧，金源将帅，为宋害者，无逾四人。亮或族其家，或淫其女，自来夷狄烝报，未有如此之横逆者也。天道岂果无凭乎？

第七十八回
金主亮分道入寇　虞允文大破敌军

却说钦宗死耗，传至宋都，廷议拟俟金使北还，然后治丧。左史黄中入语宰执道："这是国家大故，臣子至痛，奈何尚可失礼？"陈康伯即答道："左史言是。"当即日奏请治丧。中退后，康伯入奏照准，宫廷内外，相率举哀。一连数日，把金使要索条件，搁置不提。金使迫不及待，转问宰臣。康伯道："天子居丧，尚有何心议及此事？贵国如仍顾旧约，幸勿败盟，否则且俟缓议。"金使再欲争论，康伯不与一言，累得金使没趣，悻悻自去。康伯亟奏白高宗，有诏召同安郡王杨存中，及三衙帅赵密，同至都堂，共议军事。又令侍臣台谏，一并集议。康伯首先提议道："今日不必论和与守，但当论战。"存中接入道："强虏败盟，曲在彼，不在我，自应主战为是。"独赵密不发一言，右仆射朱倬亦未闻置议。康伯见二人作壁上观，便语存中道："现在国势虽弱，并非不足一战，但必须君臣上下，一德一心，方可制胜。我且入朝申请，俟上意坚定，然后再议，何如？"存中也即赞成，大众遂退。

康伯仔细探听，才知内侍省都知张去为，阴阻用兵，且有劝幸闽、蜀消息，于是手缮奏牍，极陈："金敌败盟，天人共愤，事已有进无退，请圣意坚决，速调三衙禁旅，出扼襄汉，观衅后动，勿再迁延"等语。殿中侍御史陈俊卿，也上疏乞诛张去为。杨存中又上备敌十策，乃命主管马军司成闵，率兵三万，出戍鄂州，与前时调守襄阳的吴珙，犄角相应。且将金使王全所述，遍谕诸路统制，郡守监司，令他随宜应变。命吴璘宣抚四川，与制置使王刚中措置边防。起刘锜为江、淮、浙西制置使，屯驻扬州，节制诸路军马。杨存中、刘锜二人，可谓当时的硕果。这边方慎修武备，那边亦妄动干戈。金主亮因高、王两使，返报宋事，顿时无名火高起三丈，勃然道："朕举兵灭宋，易如反手，此时讨平高丽、西夏，合天下为一家，才算得是一统哩。"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参政敬嗣晖、李通等俱献谀贡媚，怂恿起兵。亮遂修战具，造兵船，括民马，指日南下。独徒单太后屡次劝阻，亮遂因是挟嫌，并且征兵愈亟，使掌牌印官燥合一译作素赫。赴西北路，募故辽兵。辽人不愿行，偏燥合挟势逞威，鞭笞交下。该死的暴徒。西北路招讨使译史萨巴乘辽人怨望，攻杀燥合，及招讨使完颜沃侧。沃侧一作乌色。遂集众叛金，立故辽遗族老和尚一译作楞华善。为招讨使，联合咸平府穆昆括里，有众数万，声焰日张。金主亮令仆散忽土西征，忽土陛辞，且入谒徒单太后。太后忽颦眉道："国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今又欲往汴，且闻将兴兵渡江，往伐南宋，恐人民疲敝，将生他变。我尝好言谏阻，不闻见允，今辽人又复叛乱，为之奈何？"忽土劝慰数语，出宫西去。哪知徒单太后这番言论，已有人向亮报知。这人为谁？就是太后的侍婢高福娘。自徒单太后至燕后，尝令福娘问候起居，福娘面目妖娆，居然为亮所赏识，与她私通，因此太后言动，无不传报。亮闻此言，不禁忿怒道："这老妪又来絮聒，他想阻我，我偏要徙汴，偏要伐宋。"当下传令迁都，即日登程。徒单太后以下，均从行至汴，太后入居宁德宫。亮又命搜捕宋辽宗室，共得一百三十余人，均先时被掳至金，至此一律处死。且密嘱福娘道："此后宁德宫中，倘再有违言，我与他不两立了。"

福娘本已有夫，叫作特末哥。一作特默格。尤生得狡猾异常，福娘将亮语转告乃夫，特末哥道："你何不借此立功哩？"纵妻肆淫，还要导主弑母，想是别有心肝。福娘乃时进谗言，只说太后有废立

意。亮益怒道："怪不得他私养郑王充，现在充四子已长大了，他想抬举他做皇帝么？"借亮口中，叙出徒单氏被弑原因。遂召点检大怀忠等入内，特给一剑道："你去杀了宁德宫老妪，回来报我！"怀忠持剑而去，至宁德宫，适值徒单太后作樗蒲戏。怀忠叱太后道："快跪读诏敕！"太后莫名其妙，愕然问道："何人使我下跪？"言未已，那怀忠背后，已突出一人，乃是尚衣局使虎特末，一作华特默。贸然上前，捽后令跪，且向她背后连击三拳。后再起再仆，已是气息奄奄，势将垂毙。高福娘手持一绳，套入后颈，可怜这位金邦嫡母，双足一伸，呜呼哀哉！阅至此，令人发指。还有太后左右数人，亦一并杀死。怀忠等返报，亮命焚太后尸，弃骨水中。穷凶极恶。并拿捕郑王充子二人，一名檀板，一作塔纳。一名阿里白，一作阿里布。立即杀毙。郑王充及余二子，想已逃去，故不见史乘。且恐仆散忽土在外拥兵，蓄有异图，特召他还朝，结果性命。仆散忽土有弑君罪，死已晚矣。封高福娘为郧国夫人，特末哥为泽州刺史。何不封他为元绪公？一面大举南侵，分诸道兵为三十二军，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统制府，总率师干。命奔睹一译作㩦都。为左大都督，李通为副。纥石烈良弼一作吓舍哩良弼。为右大都督，乌延蒲卢浑为副。蒲卢浑一作富埒珲。苏保衡为浙东道水军都统制，完颜郑家奴家奴一作嘉奴。为副，由海道趋临安。刘萼为汉南道行营兵马都统制，自蔡州进瞰荆襄。徒单合喜一作图克坦喀尔喀。为西蜀道行营都统制，由凤翔趋大散关。左监军徒单贞别将兵二万入淮阴。亮召诸将授方略，赐宴尚书省，命皇后徒单氏，与太子光英居守，张浩、萧玉、敬嗣晖留治省事，自己戎服整装，跨马启程，后宫妃嫔，一律随行。一班娘子军，只耐肉战，不耐兵战，奈何？

先是亮尝遣使赴宋，令画工偕往，描写临安湖山，持归作屏。且命绘入己像，立马吴山顶上，自题一诗，有"立马吴山第一峰"七字。至是语侍臣道："朕此次南行，要实践图中绘事了。"要向鬼门关去了。亮众约六十万，号称百万，毡帐相望，旗鼓连绎不绝。徒单合喜长驱西进，直抵大散关，令游骑攻黄牛堡。守将李彦坚告急，人情汹汹，制置使王刚中乘快马驰二百里，突入吴璘营中。璘尚高寝，刚中呼璘速起，正色与语道："大将与国家同休戚，奈何敌已侵边，尚是高枕安卧？"璘大惊道："有这般事么？"随即率帐前亲卒，披甲上马，与刚中驰至杀金平，扼守青野原，益调内省兵，分道并进，援黄牛堡。徒单合喜见宋师四集，不敢进攻，退驻桥头寨。吴璘遣裨将彭青率兵夜进，劫破徒单合喜，迟还凤翔。在黄牛堡的金兵，亦被守将李彦坚用神臂弓射退，西路金兵已退。川边解严。璘又遣彭青复陇州，他将刘海复秦州，曹休复洮州，西北已无虞了。东北的大名府，早已属金，至是有高平人王友直少谙兵法，志复中原，闻金亮渝盟，遂联络豪杰，权称河北等路安抚制置使，遍谕州县勤王。未几，得数万人，分为十三军，进攻大名，一鼓即克，抚定众庶，令奉绍兴正朔，并遣人入朝奏事。后自寿春来归，诏授忠义都统制。有宿迁人魏胜，素号智勇，应募为弓箭手，及金亮南侵，跃然而起，立聚义士三百，渡淮取涟水军，进攻海州，遍张旗帜，举烟火为疑兵，又使人招降守卒，谕以金人败盟兴兵，朝廷特兴师问罪，如能开门迎降，秋毫无犯。城中人闻言甚喜，即开城相迓。魏胜驰入城中，擒住金知州高文富，阵毙文富子安仁，其余不戮一人。复招谕朐山、怀仁、沭阳、东海诸县，一律平定。胜蠲租税，释罪囚，发仓库，犒战士，驰檄远近，四方响应。居然有大将风。乘势进拔沂州，得甲具数万。金将蒙恬、镇国领万人来争海州，胜设伏以待，待金兵近城，伏兵猝发，击死镇国，余众遁去。淮南总管李宝，代奏胜功，诏命胜知海州事。

金主亮闻数路警报，亟拟渡淮南进，命李通至清河口，筑梁济师。且恐魏胜袭他后路，即分兵数万，往围海州。胜遣使向李宝乞援，宝正率师航海，拟从海道拒敌胶西。得魏胜急报，即带着手下兵士，往援魏胜。适值金兵到了新桥，距海州城仅十余里，宝麾兵迎击，战斗方酣。魏胜也出城夹攻，金兵腹背受敌，顿时溃走。胜还守北关，金兵又进，复被胜击退。既而金兵再攻东门，胜单枪匹马，出城呵叱，敌皆骇散。翌晨，阴雾四塞，金兵四面薄城，仍不能入，乃拔砦驰去。

李宝既解海州围，遂引舟师赴胶西白石岛。

会值金将完颜郑家奴驱战舰出海口，泊陈家岛，相距仅一山。宝祷诸石臼神，北风骤起，正好乘风出战，霎时间过山薄敌，鼓声震荡，海波腾跃，敌众大惊，连忙掣碇举帆，怎奈风浪卷聚，帆不得驶，反害得心慌意乱，无复行列。宝用火箭注射，火随风炽，延烧敌舟数百艘；尚有未曾被火的敌舟，还思向前迎敌，宝叱壮士跳跃而过，各用短刀四斫，金兵手足无措，但见得头颅乱滚，血肉横飞，完颜郑家奴无处奔避，也做了刀头面。余将倪洵等，情愿乞降。宝将降将絷献，降兵收留，夺得统军符印，及文书器甲粮斛，数以万计，余物不便载还，尽行焚毁。火光熊熊，历四昼夜才息。海上亦报肃清。航海金兵又尽覆没。

金主亮连得警报，忧怒交并，拟即向清河口济师。偏有宋老将刘锜用兵扼住，水中暗伏水手，遇有敌舟，用钉凿沉。亮又不敢径渡，没奈何改趋淮西。淮西守将王权，由锜所遣，独不从锜命，闻得金兵大至，即弃了庐州，退屯昭关。金主亮渡淮入庐州，权又自昭关退保和州。未几，又退屯采石。锜闻亮已渡淮，也只得引还扬州。亮进陷和州，又遣高景山率兵攻扬州，锜适患病，自扬州迁驻瓜州，扬州被陷，沿江上下，难民塞途。锜力疾趋皂角林，收抚流民，并命步将吴超、员琦、王佐等，整军御敌，金将高景山领兵前来，气势锐甚，锜跃马径出，麾军突阵。金兵分作两翼，来围锜军。锜左驰右骤，督众死斗，约有两个时辰，马受伤致蹶，锜遂下马步战，杀开一条血路，回趋本营。高景山从后追蹑，约半里许，道旁列有丛林，一声号炮，林中突出许多弓箭手，攒射金兵，金兵多半中箭，只好退去。这弓弩手系王佐步卒，佐见主帅被围，一面设伏，一面往援，可巧锜退敌进，遂督弓弩手，射退敌兵。回营易马，复招集各将，追击高景山。景山不及预防，被锜一马冲入，手起刀落，砍落马下，余众大溃，锜乃收兵回营。为此一战，锜病益剧，乃上疏求代。

时两淮警耗，迭至临安，高宗召杨存中至内殿，商议避敌，且命转询陈康伯。康伯闻存中到来，从容延入，解衣置酒，与商大计。存中道："主上又思航海去了。"想是还有余味。康伯道："我已闻有这般消息，明晨入朝，当极力谏阻。"存中意亦相同，尽欢而散。康伯于次日入奏，极陈航海非计。高宗亦颇感悟，康伯乃退。不意隔了一夕，忽接到高宗手诏，内有"敌若未退，当散百官"等语。专想逃走。康伯愤甚，竟取了一火，将手诏毁去，且驰奏高宗道："百官岂可散得？百官一散，主势益孤，臣请陛下发愤亲征，前时平江一役，陛下曾记忆否？"应七十回。高宗被康伯一激，方有些振作起来。仍是一种侥幸思想。乃命知枢密院事叶义问，督师江淮，往视锜疾。中书舍人虞允文，参赞军事，杨存中为御营宿卫使，择日亲征。殿中侍御史陈俊卿上言："张浚忠荩，决可起用。"高宗因复浚原官，召判建康，并褫王权职，编管琼州，命都统制李显忠往统权军。召刘锜还镇江养疴，兼顾江防。

锜留侄汜，率千五百人扼瓜州，都统制李横率八千人为援应。金主亮陷没两淮，分兵犯瓜洲。汜用克敌弓，接连发矢，金兵却退。叶义问到了镇江，见锜正病剧，未便与论战事，但令李横暂统锜军，督兵渡江，且饬刘汜继进。横以为未可，独汜颇欲出战，入问诸锜，锜意亦与汜相反，但摇手示意。汜尚未信，拜家庙而行。义问复促横并进，横不得已，与汜同时渡江。甫登对岸，蓦见敌骑奄至，似狂风骤雨，迎头冲来。汜不禁胆怯，下舟返奔。少年使气，往往如是。横孤军当敌，眼见得不能支持，左军统制魏俊，右军统制王方，陆续战死。横慌忙却走，连所佩都统制印，俱致失去，部军十死七八，徒落得血满长江罢了。

义问自得败耗，亟走建康。遣虞允文驰往芜湖迎李显忠，交代王权军，乘便犒师。允文到了采石，王权已去，显忠未来，军士三五星散，均解鞍束甲，坐列道旁。及见了允文，方起立行礼，通报各队将弁。统制时俊等出迓允文，允文才入帐中，忽有侦卒来报，金主亮已渡江前来了。令人愕然。原来亮闻瓜州大捷，即筑台江上，自披金甲登台，杀马祭天，并用一羊一豕，投入江中。下令全军渡江，先济有赏。蒲卢浑进谏道："臣观宋舟甚大，行驶如飞，我舟既小，行驶反缓，水战非我所长，恐不可速济。"亮怒道："汝昔从梁王疑指兀术。追赵构至海岛，曾有大舟么？"侍卫梁汉臣

道："诚如陛下所言，此时若不渡江，尚待何时？"亮转怒为喜，即在岸上，悬设红旗黄旗，号令进止。长江上下，舳舻如织，亮独乘龙凤大船，绝流而渡。采石矶头，钲鼓相闻，各将都面面相觑，不发一言，独虞允文慨然起座，语诸将道："大敌当前，全仗诸公协力同心，为国杀敌。现在金帛诰命，均由允文携带至此，以待有功。允文一介书生，未娴戎事，亦当执鞭随后，看诸公杀贼建功哩。"诸将经此数语，也一齐起立道："参军且如此忠勇，某等久效戎行，且有参军作主，敢不誓死一战。"正要汝等出此一语。允文大喜，惟随从允文的幕僚，掣允文衣，密语道："公受命犒师，不受命督战，若他人败事，公忍受此咎么？"允文怒叱道："危及社稷，我将奚避？"乃命诸将严阵以待，分戈船为五队，两队分列东西两岸，作为左右军，一队驻中流，作为中军，还有两队，潜伏小港，作为游兵，防备不测。部署甫毕，敌已大呼而至，亮在后面，自执红旗，麾舟数百艘，鱼贯前来。霎时间，已有七十艘渡至南岸，猛薄宋师。宋师见来势甚猛，稍稍退却。允文督战中流，拊统制时俊背上，婉颜与语道："将军胆略，素传远迩，今退立阵后，反似儿女子一般，威名宁不扫地么？"遣将不如激将。时俊闻言，即跃登船头，手挥双刀，拚命相搏。军士亦努力死战，两下里相持不舍。允文复召集海鳅船猛冲敌舟，敌舟不甚坚固，被海鳅船锐角相撞，沉没了好几艘。他尚仗着多舟，半死半战，直至日暮，尚不肯退。允文也觉焦灼，遥见西岸有许多官兵，陆续到来，便即驶舟拢岸，登陆招呼，约略询问，方知是光州溃卒。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遂与语道："你等到此，正好立功，我今授你旗鼓，绕道从山后转出，敌必疑为援兵，定当骇走了。"大家依计，受了旗鼓，欢跃而去。允文复下舟督战，不到片刻，那受计的军士，已绕出山后，携着大宋旗号，踊跃前进。金主亮果疑是援军，抛去红旗，改用黄旗，麾兵退去。允文又命强弓劲矢，尾击追射，把金兵射毙无算。直至金兵均迅至北岸，方才收兵。亮还至和州，检点兵士，丧失甚多，遂迁怒各将，捶杀了好几人。

蓦有警信传至，曹国公乌禄，已即位东京，改元大定。亮不禁拊髀长叹道："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不料乌禄先已如此，这难道是天意不成？因从文牍箧中，取出改元拟诏，有"一戎衣天下大定"等语，指示群臣，并与语道："乌禄既叛，朕只好北归，平定内乱，再来伐宋了。"李通接着道："陛下亲入宋境，无功即归，若众溃在前，敌乘诸后，大事去了。"亮又道："既如此，且分兵渡江，朕当北返。"李通复道："陛下北去，就使留兵渡江，恐将士亦皆懈体，为陛下计，不若令燕北诸军，先行渡江，免得他有异志，且敛舟自毁，绝他归望，那时众知必死，锐意南进，不怕宋室不灭。灭宋以后，陛下威灵大振，回旗北指，平乱如反掌了。"不如是，何由致毙？亮大喜道："事贵神速，明日再行进兵。"乃传谕诸将，越宿进发。到了次日，亮督军再进，甫至杨林河口，见已有海舟，排列非常严肃，不由得 惊诧起来。看官道海舟里面，系是何人？原来是宋将盛新。他受虞允文命令，料知亮必复来，已于夜半驶舟直上，整备着许多火箭来烧金船。亮还道宋军无备，因此诧异，正拟上前突阵，忽闻鼓声一响，宋船中的火箭，好似万道金光，一齐射至。天空中的风伯，也助宋逞威，把金舟尽行延烧。亮亟督兵扑救，偏宋师四面驶集，都来纵火，连亮自坐的龙凤舟，也被燃着。亮且扑且遁，好容易奔回北岸，龙头也焦了，凤尾也黑了，其余三百号战船，只剩了一半，还都是残缺不全，不能再驶。亮遭此大败，急得暴躁不堪，便欲将各舟尽行毁去。还是蒲卢浑献上一策，请招降宋将王权，为疑间计。仍似做梦。亮依计而行，遣使持诏至宋营。允文得书，微笑道："这明明是反间计，敢来欺我吗？"遂亲作复书，交来使去讫。金使持书回报，亮拆书阅读道："权因退师，已置宪典，新将李显忠，也愿再战，以决雌雄。"亮读毕，旁顾诸将道："我只知南宋老将，有一刘，怎么又有一个李显忠，也这般厉害？"诸将多不知显忠履历，无词可对，惟有一偏校道："莫非就是李世辅？"亮闻言益怒，遂召入梁汉臣，厉声叱道："你首先劝朕渡江，难道不知有李世辅么？"言未已，已拔剑一挥，把汉臣斩作两段。并命将龙凤舟毁去。连造舟工役，亦杀死两人，自率兵趋向扬州去了。正是：

一鼓竟能褫逆魄，六军从此服儒生。
看官欲问李显忠履历，待小子下回表明。

历代无道之主，莫如金亮。亮之罪上通于天，大举伐宋，正天益之疾而夺其魄耳。假使高宗构有恢复之志，声其罪而加之讨，则南北义士，奋起讨逆，大憝授首，炎宋中兴，宁非快事？乃闻寇南来，即思退避，愚弱不振，一至于此。幸陈康伯劝阻于内，虞允文达权于外，始得侥幸一胜，保全东南。论者谓以弱制强，以寡败众，允文之功居多。夫允文诚有功，然安知非天之嫉亮已甚，特借义士忠臣以诛逐之耶？故予谓采石一役，盖犹有天幸云。

第七十九回
诛暴主辽阳立新君　隳前功符离惊溃变

却说李显忠原名世辅，系绥德军青涧人，父名永奇，为本军巡检使。显忠年十七，即随父出入行阵，颇有胆略，绩功至武翼郎，充副将。至金人陷延安，授显忠父子官，永奇私语显忠道："我为宋臣，乃可为金人用么？"显忠尝念父言，每欲乘间归宋，嗣兀术令显忠知同州，适金将撒离喝到来，显忠用计擒住撒离喝，急驰出城，拟赴宋献功。偏为金人所追，至沿河，又无舟可渡，乃与撒离喝折箭为誓，一不准杀同州人，二不准害永奇等，方准释还。撒离喝情愿如约，因放他北还，一面急遣人告知永奇。永奇挈眷南行，途次被金人追及，家属三百口皆遇害。显忠西奔至夏，乞师复仇，愿取陕西五路，夏主令为延安经略使。显忠至延安，适延安复为宋有，遂有意归宋，执住夏将王枢，夏人用铁鹞子军来取显忠，被显忠一阵击退，获马四万匹。因用绍兴年号，揭榜招兵，匝旬得万余名，缉得杀父仇人，碎尸泄愤。四川宣抚使吴玠，遣使宣抚，谕以南北议和，毋多生事。显忠乃往见吴玠，玠送显忠至行在，高宗抚劳再三，赐名显忠，寻授为都统制。显忠上恢复策，为秦桧所忌，复至落职。桧死，显忠得复原官。叙入显忠履历，亦善善从长之意。

金主亮南侵，王权败退，因命显忠代将。显忠颇为金人所惮，所以虞允文虚声扬威，金主亮亦有戒心。已而显忠果至，允文接见甚欢，且与语道："敌人扬州，必与瓜州舟兵合，京口无备，我当往守，公能分兵相助么？"显忠道："同是朝廷军吏，有何不可？"遂分兵万六千人与允文。允文即日至京口，且谒刘锜问疾。锜执允文手道："疾何必问。朝廷养兵三十年，一技不施，大功反出一儒生，真令我辈愧死了。"言甫毕，有诏传入，召锜还朝，提举万寿观，别命成闵为淮东招讨使，李显忠为淮西招讨使，吴拱为湖北、京西招讨使，锜既接诏，遂与允文告别而去。未几杨存中奉诏，来守京口，与允文临江阅兵，命战士试船中流。三周金山，往来如飞。适金主亮至瓜州，命部众持矢射船，船疾矢迟，俱不能中，众皆骇愕。亮狞笑道："恐怕是纸船哩。"恐是你死在目前，眼先昏花了。言未已，有一将跪白道："南军有备，不可轻敌，陛下不如回驻扬州，徐图进取。"亮怒叱道："汝敢慢我军心么？"喝令左右，把该将杖责五十，随即召集诸将，限令三日渡江，否则尽杀不贷。自此令一下，军士都有变志，骁骑高僧一译作喝山。欲诱私党亡去，为亮所觉，命将高僧乱刀分尸。且下令军士逃走，应杀弁目，弁目逃走，应杀总管，众闻令，益加危惧。嗣又运鸦鹘船至瓜州，约期次日渡江，敢后者斩。自期速死，所以申令激变。军中遂私自会议，想出一条最后的计策，商诸浙西都统制耶律元宜等。元宜问明计议，大众齐声道："宋军尽扼淮渡，若我等渡江，个个成擒了。近闻辽阳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后举军北还，免得同死江南。"元宜迟疑半晌，方道："诸位果齐心否？"众复应声道："大众同心。"元宜道："既已齐心，事不宜迟，明晨卫军番代，即当行事。"众复允诺。

到了翌晨，元宜即会同各将，齐薄亮营。亮正驻龟山寺，闻变遽起，还疑是宋兵猝至，即令近侍大庆山出召军士迎敌，庆山将行，忽有一箭射入，被亮接住。顾视箭枝，不禁大骇道："这箭是我军所射，并不是宋军。"道言未绝，闻外面喧噪道："速诛无道昏君！"大庆山忙语亮道："事已急了，请陛下急走！"亮接口道："走将何往？"遂转身取弓，哪知背后有丛矢攒射，贯入项颈，禁不住一声叫痛，晕倒地上。延安少尹纳合干鲁补

一作纳哈塔干喇布。首先抢入，持刀径下，砍了数刀，但见他手足尚动，遂取带将他勒死。弑君弑母，还令自受。众将士陆续趋进，先将李通、郭安国、徒单永年、梁玧、大庆山等次第拿下，然后再把所有妃嫔，一古脑儿牵将出来，捆在一处。大众各呼道："速杀速杀！"霎时乱刀齐下，凡助亮为虐的从臣，及供亮宣淫的妖娆，统变作血肉模糊，几成菹酱。为妃嫔计，若知有这般结果，不若从前死节。再取骁骑指挥使大磐衣巾裹了亮尸，厝薪纵火，焚骨扬灰。应该如此。元宜自为左领军副大都督，派兵至汴，杀毙亮后徒单氏，及亮子光英。一面退军三十里，遣使持檄诣镇江军议和。杨存中拒绝来使，金使驰去。嗣闻荆襄江淮一带所有金兵，尽行北去。

先是亮发汴京，将士已有二心，曷苏一译作和硕。馆猛安福寿一作明安完颜福寿。高忠建、卢万家，婆娑一作博索。路总管谋衍，一作默音即娄室子。东京穆昆金住等，皆举部亡归，且在路中扬言道："我辈今往东京去立新天子了。"原来东京留守曹国公乌禄，素性仁孝，向得士心，自妻乌林答氏被召殉节，未免怨亮，且闻亮有弑母屠族等情，恐祸及己身，更怀忧虑。兴元少尹李石，本乌禄舅，劝乌禄先发制人，乌禄因将副留守高存福擒住，适值福寿等拥入东京，愿戴乌禄为主，乌禄遂杀高存福，御宣政殿，即位大赦，易名为雍，改元大定，下诏数亮罪恶数十事，饬部众截亮归路，追尊父讹里朵为帝，讹里朵系太祖子。号为睿宗。至亮已被杀，遂自辽阳入燕京，召归南征诸将士，追废亮为海陵炀王，斥退萧玉、敬嗣晖等，诛特末哥及高福娘，以张浩有贤名，仍任为尚书令，寻又复故主亶帝号，尊为熙宗，且讨弑熙宗罪，再废亮为庶人，一面令高忠建为招谕宋国使，并告即位。

时高宗已启跸至建康，由张浚迎拜道左，卫士见浚，俱以手加额，欢跃异常，高宗亦温言抚慰。入城后过了残年。即绍兴三十一年之末。虞允文自京口来朝，高宗语陈俊卿道："允文文武兼全，差不多是朕的裴度呢。"遂命他为川陕宣谕使。允文陛辞，面奏道："金亮既诛，新主初立，正天示我恢复的机会，若再主和，海内气沮，不如主战，海内气伸。"高宗道："朕知道了，卿且去，与吴璘经略西陲！"允文乃行，高宗仍欲还临安，御史吴芾，请驾留建康，北图恢复，高宗不从，只托言钦宗神主应祔太庙，随即启行，返至临安。适刘锜呕血而亡，因诏赠开府仪同三司，赐锜家银三百两，帛三百匹，寻谥武穆。锜系德顺军人，慷慨沉毅，有儒将风，为金人所敬畏。至是以刘汜败绩，病不能报，赍恨以终，远近叹息。

惟金使高忠建，已到临安，廷议当遣使报聘，且贺即位。工部侍郎张阐，请慎择使臣，正敌国礼，庶可复我声威，高宗也以为然，乃谕诸执政道："向日主和，本为梓宫太后，虽屈己卑词，亦所不顾，今两国已经绝好，宜正名分，画境界，改定岁币朝仪。"陈康伯奉命转告金使，高忠建不肯如约，且闻两淮州郡，由成闵、李显忠等依次收复，便因是抗言相责。康伯谓弃好背盟，咎在金，不在宋，说得忠建无词可答，只好默然。高宗乃遣洪迈为贺登极使，并用手札赐迈道："祖宗陵寝，睽隔三十年，不得按时祭扫，朕心甚痛。若金人能以河南见归，或可仍遵前约，否则非改议不可。"语意仍不免畏葸。当下给交国书，改去臣构字样，直称宋帝。迈赍书至燕，金阁门见国书不依前式，令迈改草，且令自称陪臣。朝见礼节，概用旧仪。迈坚执不允，被金人锢使馆中，三日水浆不通，迈不屈如故。金廷欲将迈拘住，独张浩谓使臣无罪，不如遣还，迈才得南归。惟和议仍无头绪，南北尚不能无争。

四川宣抚使吴璘，出屯汉中，复商、虢诸州，分兵收大散关，又遣姚仲攻德顺军，四旬不克。璘用李师颜代将，师颜子珽出战百亭，大败金兵，擒金将耶律九斤等百三十七人。金兵悉锐趋德顺，璘亲往督师，又与金人大战，仍得胜仗。金兵入营固守，会天大风雪，乃拔营遁去，璘遂整军入城，再派严忠取环州，姚仲、耿巩、王彦等，复兰、会、熙、巩等州及永兴军。虞允文至陕，与吴璘会同规画，次第进行，西陲好算顺手，东土亦得捷音。金遣豆斤太师一作乌珍太师。发诸路兵二十路，进攻海州，先派骑兵绕出州城西南，阻截饷道。知州魏胜，择劲悍三千余骑，往拒石阛堰，金军不能进，只得退还。胜留千骑扼守险要，

金兵十余万来争，胜率众往援，杀死金兵数千人，余众遁去。及胜还城中，金兵复乘夜薄城，围至数匝，胜竭力守御，且缒兵向李宝告急。宝飞章奏闻，高宗命镇江都统张子盖驰援。子盖发兵至石湫堰，见河东列着敌阵，即率精骑冲击。统制张汜，奋勇先驱，甫入敌阵，被流矢射中要害，倒毙马下。子盖大呼道："张统制殉难了，此仇岂可不报？"道言未绝，已跃马直前。部兵一并随上，纵横驰骤，锐不可当。金兵正苦难支，又见魏胜统军杀来，也似生龙活虎一般，那时如何招架？便相率奔溃。后面阻着石湫河，急切无从逃避，多半拥入河中。能泅水的，还侥幸逃生，不能泅水的，当然毙命。海州自是解围，魏胜收军还城，子盖亦带兵回镇。李显忠闻海州围解、金兵又败，拟乘势规复中原，奏请出师西向，自宿、亳趋汴京，直通关陕。关陕既通，鄜延一路，素知臣名，必皆响应，然后招集部曲，转取河东云云。哪知高宗非但不从，反下诏撤销三招讨使，召显忠主管侍卫军马司，成闵主管殿前衙司，吴拱主管侍卫步军司。显忠不得已，奉命还朝，又是枉费心机。途次接得内禅诏旨，亟驰贺新主去了。

当金亮入寇时，群臣多劝高宗避敌，皇子玮不胜忿懑，入白高宗，愿率师御寇。高宗亦颇感动，乃下诏亲征。玮扈跸同行，及还临安，高宗以年老倦勤，意欲禅位。仍然不脱主和故智，因此得休便休。陈康伯密赞大计，乞先正名，因立玮为太子，更名为昚。音慎。且追封太子父子称为秀王。未几，由高宗降诏，令太子即皇帝位，自称太上皇帝，后称太上皇后，退居德寿宫。太子昚固辞不受，高宗勉谕再三，又出御紫宸殿，面谕群臣，嗣即入内，由侍臣拥太子出殿，至御座旁，侧立不坐。侍臣扶掖至七八次，乃略就座。宰相率百僚拜贺，太子又遽起立。辅臣升殿固请，太子愀然道："君父有命，本诸独断，自恐无德，未克当此大位。"辅臣免不得恭维数语，于是草草成礼，片刻退班。高宗移驻德寿宫，太子自整袍履，步出祥曦门，冒雨扶辇随行。及宫门尚未止步，高宗一再麾退，并令左右扶掖以进，因顾群臣道："付托得人，我无忧了。"越日颁诏大赦。又越日，以即位礼成，告天地宗庙社稷，是为孝宗皇帝。定五日一朝德寿宫，旋因上皇未允，改为每月四朝。

孝宗闻张浚重名，既即位，即召浚入朝。浚至拜谒已毕，孝宗赐他旁坐，且改容与语道："久闻公忠勇过人，今朝廷所恃惟公，幸有以教朕！"浚从容对道："人主所恃，以心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济？古人所谓天即是理，秉理处事，使清明在躬，自然赏罚举错，毋有不当，人心皆归，敌仇亦服。"孝宗悚然道："当不忘公言！"遂加浚少傅，封魏国公，宣抚江淮。浚一再进谒，极陈："和议非计，请遣舟师，自海道捣山东。命诸将出师犄角，进取中原。"孝宗颇也称善。无如当时，有个潜邸旧臣，姓史名浩，曾任翰林学士，时预枢密。他是秦缪丑的流亚，专讲和议，从中掣肘，这也是天意已定，无可挽回，因此出了一位孝宗，复出一个史浩。实仍由孝宗用人不明。浩上言："官军西讨，东不可过宝鸡，北不可过德顺，若离蜀太远，恐致敌人潜袭，保蜀反以亡蜀。"孝宗竟为所惑，遂拟弃秦陇三路。虞允文遥谏不从，反将他罢知夔州，并诏吴璘班师，璘此时已收复十三州三军，正与金将阿撒相持，既接诏命，乃下令退兵，僚属交谏道："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此举所关甚重，奈何退师？"璘慨然道："璘岂不知此！但主上新政，璘远握重兵，若不遵诏，岂非目无君上么？"遂退师还河池。自是秦凤、熙河、永兴三路，新复十三州三军，又皆为金人夺去。及虞允文自川陕还朝，入对时，以笏划地，极言弃地利害，且云今日有八可战，孝宗始叹谓史浩误朕，这是后话慢表。

且说孝宗于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即位，越年改元隆兴，进史浩为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兼枢密使。备叙官衔，见孝宗之倚畀非人。且诏宰执以下，各陈应敌定论以闻。廷臣多半主战，独史浩主守。守字即和字之变相。正争议间，忽由张浚呈入金将来书，系索海、泗、唐、邓、商各州地，所有往来通问，悉如金熙宗时旧约，否则请会兵相见云云。原来金主雍称帝以后，本已诏罢南征，惟遣右副元帅谋衍等，往讨西北乱党。应前回萨巴之乱。时萨巴已为党羽移剌窝干所杀，老和尚亦就缚，移剌窝干自称都元帅，寻且潜号皇帝，改元天

正，兵势颇强。谋衍等师久无功，因遣他将仆散忠义一作布萨忠义。及讫石烈志宁，一作赫舍哩志宁。往代谋衍。两将驱兵深入，连败移剌窝干。移剌窝干北走沙陀被党徒执献金军，枭首以殉，余党悉平。金主遂进仆散忠义为都元帅，赴汴京节制诸军。纥石烈志宁为副元帅，驻军淮阳，为南攻计。纥石烈志宁贻书张浚，求如故约，且遣蒲察徒穆一作富察图们。大周仁屯虹县，萧琦屯灵璧，积粮修城，准备出发。浚既将来书呈入，又极力主战，劝孝宗临幸建康，鼓动士气，勿坠敌诈谋。孝宗览后，手诏召浚入议。浚仍执前说，且请乘敌未发，先捣虹县及灵璧。孝宗点头会意，独史浩进奏道："帝王出师，当策万全，岂可冒昧尝试，侥幸图逞？"浚与他力辩，并奏言："浩意主和，恐失机会。"孝宗道："魏公既锐意恢复，朕难道独甘偷安么？"浚拜谢而退。李显忠时已在朝，兼任淮西招抚使，亦请出师，愿为前驱。建康都统邵宏渊，复献捣虹县、灵璧的计策。孝宗遂决意兴师，且语陈俊卿道："朕倚魏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当下将兵马大权，付与张浚。

浚至建康，开府江淮，遣李显忠出濠州，趋灵璧。邵宏渊出泗州，趋虹县。这次出师的旨意，并不由三省枢密院决议。及兵已调发，浩始得闻，心中很是不平，面请辞职，侍御史王十朋劾浩怀奸误国等八罪，浩遂罢知绍兴府。十朋再疏劾浩，复斥令奉祠，李显忠自濠梁渡淮，直抵陡沟，金右翼都统萧琦，用拐子马来拒，金人只有此技。显忠麾众猛击，萧琦败走，遂克灵璧。惟宏渊围攻虹县，旷日不下，显忠遣灵璧降卒，至虹县开谕祸福。金守将蒲察徒穆、大周仁俱出降，连萧琦亦情愿投诚。偏宏渊自耻无功，阴怀妒忌，这种人最属可恨。会值显忠降将，入诉显忠，谓被宏渊部卒，夺去佩刀，显忠即向宏渊索得罪人，讯明属实，竟喝令斩首。宏渊愈加衔恨。显忠乘胜至宿州，大败金兵，追奔二十余里，至收军回营，方见宏渊到来。两下相见，宏渊微笑道："招抚真关西将军呢。"言下有不满意。显忠道："公既远来，请闭营休士，明日并力攻城。"宏渊默然，显忠知宏渊不可恃，独于次日督众登城。军士血薄上登，城已垂破，见宏渊军尚闲立濠外，大呼促进，方渡濠过来。及显忠已入城，宏渊才到，巷战逾时，寻斩数千人，宿州遂复。捷报到了临安，孝宗大喜，授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宏渊为副。宏渊欲发仓库犒士，显忠不可，止以现钱为赏，士卒始有怨词。显忠此举，未免失策。

会闻金副元帅纥石烈志宁自睢阳引兵来攻，部众约万余人，显忠道："区区万人，怕他甚么？当令十人执一人。"日与降人置酒高会。亦渐骄了。到了翌晨，金兵蝗附而至，显忠登城远视，差不多有十万。便道："这何止万人呢？"嗣得侦卒入报，来将系金帅孛撒一作博索。自汴京率步骑十万，前来攻城。显忠乃往语宏渊，合力出击，宏渊道："敌势甚锐，不如退守。"显忠勃然道："我只知有进，不知有退。"遂亲督部众，开南门出战。战未数合，统制李福，统领李保，忽然倒退。显忠大怒，驰到二李面前，拔刀挥去，左斩右劈，二李头颅依次落地。显忠宣示道："将士们瞧着！如不前进，请视此二人。"诸将不觉股栗，遂拚死向前，击退孛撒。翌日，孛撒复益兵进攻，显忠驻军城外，用克敌弓注射，一鼓退敌。时方盛夏，炎日当空，军士多解甲喘息，汗出不休。宏渊从容巡视，顾语大众道："天气酷暑，寻一清凉处，摇扇纳凉，尚且不堪，况蒸炙烈日中，被甲苦战呢。"可杀。看官你想！行军全靠着鼓气，怎可作此等语，令人懈体？于是人心遂摇，无复斗志，到了夜间，中军统制周宏，鸣鼓大噪，佯言敌至，自与邵世雍、刘侁等，率部下遁去，继而统制左士渊，统领李孚彦又遁。显忠急移军入城，统制张训通，张师颜、荔泽、张渊又一并遁去。金人乘虚薄城，显忠尚竭力抵御，斩首虏二千余人，忽见东北角上，有敌人架梯登城，急忙自执长斧，砍断云梯。梯间数十人坠下，尽行毙命，敌始退却。显忠太息道："若使诸军相与犄角，自城外掩击，敌兵可尽，敌帅可擒，奈何离心离德，自失机会呢？"宏渊闻言，竟收军自去。临行时，人语显忠道："闻敌人又添主力军二十万，来此攻城了。若再不退兵，恐变生不测。"显忠正欲答言，那宏渊已转身去了。显忠仰天长叹道："苍天苍天，尚未欲平中原么？为何阻挠至此？"乃待夜引还，退至符离，全军大溃。小子有诗叹道：

两将离心至覆兵，大功竟尔败垂成。
阜陵孝宗崩，葬永阜陵。空作长城倚，德远即张浚，注见前文。原无择将明。

显忠驰至盱眙，见了张浚，纳印待罪。欲知张浚如何处置，待至下回表明。

逆亮诛，乌禄立，国势未定，正天予宋以恢复之机会，虞允文之言当矣。高宗内禅，孝宗嗣位，当时以英明称之，有相如陈康伯，有帅如张浚，宜若可锐图恢复矣。显忠勇号无敌，尤一时于城选，而西北且有吴璘、王刚中等人，济以虞允文智勇兼优，俱足深恃。奈何内厕一史浩，外厕一邵宏渊，西北十三州三军，既得而复弃之，灵璧，虹县及宿州相继收复，淮西一带，将成而又隳之。盖忠奸不并容，邪正不两立，未有奸邪在侧，而忠正之士能竟大功者也。惟西北事误于史浩，而邵宏渊之忌李显忠，则张浚不能无咎。孝宗既以全权付浚矣，彼邵、李二人之龃龉，宁不闻之？不预察于几先，致隳功于事后。自是恢复之机遂绝，读宋史者盖不能无惜焉。

第八十回
废守备奸臣通敌　申和约使节还朝

却说张浚见了李显忠，闻知符离兵溃，所有军资器械，抛弃殆尽，免不得抚膺太息。乃改命刘宝为镇江军都统制，自渡淮入泗州，招抚将士，复退还扬州，上疏自劾。朝右一班主和党，纷纷论浚，孝宗尚不为所动，且赐浚手书道："今日边事，倚卿为重，卿不可遂畏人言，朕当与卿全始全终。"浚得此书，乃令魏胜守海州，陈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在淮阴聚水军，在寿春屯马军，大修两淮战备。孝宗复召浚子栻，入问守御情形。浚附呈奏折，略言："自古明良交会，必协谋同志，藉成治功。今臣孤踪外寄，动辄掣肘，陛下亦无所用臣，臣愿乞骸骨归里"等语。孝宗览奏，顾语栻道："朕信任魏公，不当令退。"既而和议复兴，汤思退复入为醴泉观使，右正言尹穑，遂附思退劾浚。孝宗亦未免动疑，竟降授浚为特进枢密使，宣抚江淮东西路，贬显忠为果州团练副使，安置潭州。邵宏渊虽降官阶，仍任建康都统制。贬李显忠，仍任邵宏渊，以此为明，谁其信之？参知政事辛次膺，前因力阻和议，触忤秦桧，落职至二十年，自孝宗召入枢密，寻擢参政，至是劾论汤思退，情愿免官，遂罢为奉祠。思退竟进任尚书右仆射，兼枢密使。

思退当然主和，去一史浩，复来一汤思退，如何恢复中原？独陈俊卿上疏抗章。谓和议必不可成，张浚仍当复用。孝宗乃仍令浚都督江淮军马。未几，复得金帅纥石烈志宁来书，大旨仍如前言。思退劝孝宗和金，参政赵葵亦附思退议。工部侍郎张阐奋进道："敌来议和，畏我呢，爱我呢？恐怕是款我呢！臣意谓决不当和。"恰是个硬头子。孝宗道："朕意也是如此。且随宜应付，再作计较。"乃遣卢仲贤如金师，赍交复书。仲贤陛辞，孝宗谕以海、泗、唐、邓诸州，不宜轻许。仲贤应命而出。偏汤思退伫待朝堂，私语仲贤道："如果可和，四州亦不妨许金。"必欲割地，是何用意？

是时金都元帅仆散忠义已进据宿州，仲贤至宿州，进见仆散忠义，恫喝多端，吓得仲贤不敢措词，但答言归当禀命。忠义乃再给文书，要索四事：一、南北通书，改称叔侄；二、割让海、泗、唐、邓四州；三、岁纳银币如旧额；四、须送交叛臣，及还中原归附人民。仲贤匆匆还朝，把来书献入。孝宗颇悔遣仲贤，张浚也遣子栻入奏，谓仲贤辱国无状。孝宗遂下仲贤狱，责他擅许四州罪状，镌夺三阶，寻复除名，窜往郴州，偏汤思退急欲求和，又奏遣王之望充金国通问使，龙大渊为副，暗中嘱之望许割四州，惟求减岁币的半数。之望等去后，右正言陈良翰始得闻知，亟奏言："朝议未决，之望遽行，恐辱国不止仲贤，应追还之望，先遣一使往议，改定原约，然后通问未迟。"张浚亦上言："金未可和，请车驾亟幸建康，锐图进兵。"孝宗乃诏饬之望等待命境上，毋得亟往，改命胡昉为金国通问所审议官，一面命廷臣会议和金得失。陈康伯谓："金人要索四事，最关重大的条目，便是欲得四州。我朝以祖宗陵寝，及钦宗梓宫为言，因此未决，乞召张浚还朝，悉心咨议。"汤思退等俱言和为上计。时虞允文已调任湖北京西宣谕使，胡铨已召为起居郎，还有监察御史阎安中，皆力阻和议。又有监南岳庙朱熹应召入对，谓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孝宗默然不答。其意可知。汤思退又从中谗间，止除熹为武学博士，熹辞职告归。康伯与思退不合，亦上章求去，孝宗准奏，竟调思退为左仆射，另授张浚右仆射，仍都督江淮军马。

越年，接得边报，使臣胡昉被金人执去，孝宗不禁叹息道："和议不成，大约是有天意呢。"

遂召王之望等回朝，且命张浚巡视江淮，整缮兵备。汤思退暗地焦灼，奏请孝宗禀达上皇，再定大计。孝宗亲自批答道："金人无礼如此，卿尚欲议和么？况今日敌势，非秦桧时比，卿乃日夕言和，比秦桧尚且不如。"思退得批大骇，可巧胡昉自金遣还，于是思退又得藉口，振振有词了。原来胡昉至金，金人责宋失信，把他拘留，嗣由金主雍释归，令昉传报宋廷，妥商和议。思退遂暗唆王之望，及户部侍郎钱端礼等，奏称守备未固，国帑已虚，愿以符离为鉴，易战言和。孝宗乃令之望、端礼两人，宣谕两淮，且召张浚入供相职。浚此时正大治战舰，号令两河豪杰，锐意兴师，并令降将萧琦，统领降众，檄谕辽人，约为声援。偏钱端礼到了淮上，竟遣人入奏，有"名曰守备，守未必备，名曰治兵，兵未必治"等语。看官！你想张浚如何不愤？如何不恼？还至平江，上表乞休，共至八次。孝宗乃授浚少师，兼保信军节度使，南判福州。侍御史周操，乞请留浚，反遭罢斥。且撤退两淮边备。浚行次余干，积郁成疾，寖至弥留，遗书嘱二子栻、杓道："我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湔涤国耻，死后不当葬我先人墓侧，但葬我衡山下便了。"既而讣闻于朝，孝宗颇思浚忠，初赠太保，进赠太师，予谥忠献。浚，绵竹人，夙具大志，终身不主和议。孝宗即位，颇加倚畀，称魏公不称名。所惜忠勇有余，才智不足，符离师溃，几令孝宗绝望，所以忽战忽和，终无定见。论断精当。

自浚殁后，又少了一个反对和议的健将，当由思退奏请，派遣宗正少卿魏杞使金，拟定国书称，侄大宋皇帝眘再拜奉书于叔大金皇帝，岁币二十万。孝宗又面谕杞道："今遣卿赴金议和，一正名，二退师，三减岁币，四不发还归附人。"杞又条陈十七事，由孝宗随事许可，乃叩首辞别道"臣奉旨出疆，怎敢不勉？万一敌人无厌，愿速加兵。"孝宗称善。杞乃退朝，整装北去。

胡铨又上疏极陈，谓："和议成，有十可吊，不成有十可贺。且有再拜不已，必至称臣；称臣不已，必至请降；请降不已，必至纳土；纳土不已，必至舆榇；舆榇不已，必至如晋怀帝青衣行酒，然后为快。今日举朝大臣，类似妇人，臣情愿放流窜殛，不愿朝廷再辱"云云。孝宗见疏，并不批答，也不加罪。最可恨的是汤思退，恐和议不成，竟遣私党孙造，潜往金军，劝他用重兵胁和。真是秦桧不若。于是金元帅仆散忠义等，复议渡淮南侵。宋廷闻警，又不觉惶急起来。汤思退尚嗾令御史尹穑，劾罢反对和议的官吏，多至二十余人。忽有诏旨发下，命他都督江淮军马。他是个和事佬，若叫他卖国求荣，倒是好手，怎么要他去做元帅呢？孝宗亦觉昏愦。当下入朝固辞，乃改命杨存中代任。存中甫受职，忽闻金兵已攻陷楚州，魏胜战死。那时存中亟驰至淮，连防守几来不及了。

看官道魏胜如何战死？原来魏杞奉使如金，由金帅仆散忠义求观国书。杞答言书经御封，须见过金主，方可廷授。忠义料不如式，又求割商、秦各州，及岁币二十万。杞遣人奏闻孝宗，从思退议，许割四州，岁币如二十万数目，再易国书，交杞赍去。哪知仆散忠义已与纥石烈志宁自清河口攻楚州，都统制刘宝，闻风出走，独魏胜领忠义军往拒河口，拟截击金兵饷道。偏刘宝檄止胜军，谓不应自挠和议。金既入侵，尚欲顾全和议，非痴即騃。胜只好按兵不动。及金兵渡淮而南，已入宋境，胜急往抵御，彼此交锋，自卯至申，未决胜负。不意金将徒单克宁带了数万生力军，自斜刺里杀到，眼见得众寡不敌，主客悬殊，胜尚率众死战，至矢尽力疲，自知必死，乃顾亲卒道："我当死此，尔等如得脱归，可上报天子。"言已，令步卒居前，骑兵殿后，且战且走。至淮阴东十八里，中箭身亡，楚州遂破。江淮又震，幸杨存中星夜驰到，檄调诸将，令互相援应，稍固边防。怎奈金兵得步进步，入濠州，拔滁州，都统制王彦又复南遁，朝议至欲舍淮渡江。想又是思退主张。独杨存中坚持不可，且追咎两淮守备，无端撤去，致有此变。孝宗始悔用思退言，台官仰窥上意，交劾思退，思退因得罪落职，谪居永州。大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复伏阙上书，极言："思退及王之望、尹穑二人，奸邪误国，招致敌人，乞速诛以谢天下！"孝宗虽不见从，这消息已传达远方，思退行至信州，闻信变色，发颤了好几日，当即死了。还是侥幸。孝宗复召陈康伯为尚书左仆射，进钱端

礼签书枢密院事，虞允文同签书枢密院事，三人中又夹一奸党。并命王之望劳师江上。之望系思退爪牙，当然奉着衣钵，专以割地啖金为得计。钱端礼与之望同谋，仍奏遣国信所大通事王抃，至金军议和。之望益檄令诸将，不得妄进。至言官劾罢之望，王抃已得金帅复书，核准和议了。这次和议的大纲，共计三条：

一　两国境界如前约。

二　宋以叔父礼事金。宋主得自称皇帝。

三　岁纳银币，照原约各减五万，计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和议既成，进钱端礼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虞允文同知枢密院事，王刚中签书院事，且下诏肆赦道：

比遣王抃远抵颍滨，得其要约，寻澶渊之信，仿大辽书题之仪，正皇帝之称，为叔侄之国，岁币减十万之数，地界如绍兴之时，怜彼此之无辜，约叛亡之不遣，可使归正之士，咸起宁居之心。重念数州之民，罹此一时之难，老稚有荡析之灾，丁壮有系累之苦，宜推荡涤之宥，少慰凋残之情。所有沿边被兵州军，除逃遁官吏不赦外，杂犯死罪情轻者减一等，余并放遣。此诏。

这篇诏命，相传系洪适所草，适亦主和党人，从前宋廷贬节求和，四方尚未尽闻知，自有此诏，才知朝廷近事。时论统咎洪适失词，其实南北两宋，均为和字所误，既已言和，还有甚么掩耳盗铃呢？评论亦是。且说孝宗嗣位之年，因南北修和，改元乾道，罢江淮都督府，授杨存中为宁远、昭庆节度使，又撤销两淮及陕西、河东宣抚招讨使。未几，陈康伯病殁，赐谥文恭。康伯，弋阳人，器识恢宏，临事明断，孝宗尝称他可比谢安。至陈康伯既殁，一时继相乏人，只命虞允文参知政事，王刚中同知枢密院事。既而刚中又殁，擢洪适为签书枢密院事。

到了暮春，魏杞自金归来，入谒孝宗，谓已与金正敌国礼了。先是杞至燕山，金馆伴张恭愈，见国书上列着大宋字样，便胁杞除去大字。杞毅然道："南朝天子，不愧圣神，现今豪杰并起，共思敌忾，北朝用兵，能保必胜么？不过为生灵计，能彼此息兵安民，方免涂炭，所以命杞前来修好。若北朝果允践盟，幸勿再加指摘，迫人所难。"张恭愈入白金主，金主御殿见杞，杞仍如前言。金主雍方道："朕亦志在安民，所以谕令息兵，此后当务照新约，固守勿替，朕不再苛求了。"杞才称谢，乃彼此签定和约，既不发还叛人，也没有再受册封，再上誓表。惟海、泗、唐、邓四州，及大散关外新得地，一律归金。杞告别南还，孝宗闻他详报，自然心喜，慰藉甚厚。金主雍召还仆散忠义等，只留六万人戍边，且将宋国岁币，分赏诸军。仆散忠义先还，拜为左丞相，寻召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入见，授平章政事，仍令他还镇南京。仆散忠义越年病逝，纥石烈志宁又越十年乃殁，《金史》上称为贤将相，这也毋庸细表。

单说宋廷自议和后，国家无事，孝宗乃立邓王愭为皇太子。愭系故妃郭氏所出，郭氏生四子，长即愭，次名恺，又次名惇，又次名恪，既而薨逝。及孝宗即位，追册郭氏为皇后，封愭为邓王，恺为庆王，惇为恭王，恪为邵王，一面续立贤妃夏氏为皇后。夏氏为袁州宜春人，生时有异光穿室，及长，姿貌秀丽，父协因将女纳宫中，得为吴太后阁中侍御。太后因郭妃去世，特以夏氏赐孝宗，寻受册为正宫。叙两后事，乃是插笔。及愭为皇储，愭妻钱氏，当然为太子妃，看官道钱氏为谁？乃是参政钱端礼的女儿。正意在此。端礼倚着贵戚，早已觊觎相位，至是因宰执久虚，女且益贵，满拟宰辅一席，在掌握中。偏侍御史唐尧封上言，端礼帝姻，不应执政，有诏迁尧封为太常少卿，朝右大哗。吏部侍郎陈俊卿，又面陈："本朝故事，从未闻帝戚为相，愿陛下谨守家法！"孝宗颇以为然。端礼阴怀私怨，出俊卿知建宁府，自己亦奏请避嫌，不意孝宗已批答出来，罢端礼为资政殿大学士，兼提举万寿观使。端礼没法，只好怏怏受命。又越数月，竟令洪适为右仆射，兼枢密使，适自中书舍人，半岁四迁，骤登右相，廷臣又不免生议。适亦无所建白，不安于位，至乾道二年春季，以淫雨引咎乞休。乃命参政叶颙为左仆射，魏杞为右仆射，蒋芾参知政事，陈

俊卿同知枢密院事，当时号为得人。

不幸宫廷内外，迭遭大丧，几乎老成凋谢，懿戚沦亡的痛苦，接踵而来。乾道二年十一月，宁远节度使杨存中卒，存中出入宿卫四十年，大小二百余战，未尝大衄，人共称为忠义。殁时，举朝震悼，予谥武恭。越年三月，秀王夫人张氏卒。秀王早薨，至是夫人张氏又殁，孝宗笃念本生，成服后苑，又不免一番哀戚。越两月，太傅四川宣抚使新安王吴璘又卒，遗疏请："毋弃四川，毋轻出兵。"孝宗览疏，也不禁泪下，追赠太师，加封信王。又越月，皇后夏氏崩，又越月，皇太子愭亦逝世，后谥安恭，太子谥庄文。孝宗哀上加哀，痛中增痛，还赖内外臣工，多方劝慰，才觉少解悲怀。不如意事，杂沓而来，却是难为孝宗。惟左右两相，随时变更，叶颙、魏杞罢相后，专任蒋芾。芾以母丧去位，改任陈俊卿、虞允文。允文拟遣使如金，以陵寝为请，俊卿以为未可，谓使节不应轻遣。孝宗方向用允文，罢俊卿，判福州，遣起居郎范成大为金国祈请使，求陵寝地，及更定受书礼。先是绍兴年间，金使至宋，捧书升殿，宋帝必降榻受书，转授内侍。至孝宗初年，陈康伯执政，每值金使到来，但令伴使取书以进。及汤思退为相，复寻绍兴故事，孝宗渐有悔心，乃令成大口请。成大密草章牍，怀诸袖中，当入谒金主时，先进国书，辞意慷慨。金君阻方倾听间，成大忽奏道："两国既为叔侄，受书礼尚未合式，外臣有章疏具陈。"言至此，即从袖中出疏，搢笏以进。金主雍愕然道："这岂是献书处么？"掷疏不受。成大拾疏再进，毫不动容。金太子允恭侍金主侧，禀金主道："宋使无礼，应加死罪。"金主雍不从，令退居馆所。越宿，发交复书，遣令南归。复书有云：

> 和好再成，界河山而如旧。缄音遽至，指巩、洛以为言。既云废祀，欲申追远之怀，正可奉还，即俟刻期之报。至若未归之旅榇，亦当并发于行涂，抑闻附请之辞，欲变受书之礼，于尊卑之分何如？顾信誓之诚安在？此复。

孝宗得书，心尚未死，复遣中书舍人赵雄往贺金主生辰，别函仍申前请。金主不许，至雄辞归，因语雄道："汝国为何舍去钦宗，专请巩、洛山陵呢？如不欲钦宗归榇，我当为汝国代葬。"语得有理。雄不便答词，但说当禀命再达，金主待了一年，杳无音信，遂用一品礼，葬钦宗于巩、洛之原，小子有诗叹道：

> 五国城中怨别离，生还无望死犹羁。
> 祖宗可念兄甘拒，莫怪南朝动虏疑。

嗣是允文所建两议，迄无成功，孝宗因建储立后，未遑顾及此事，暂从搁置。欲知建储立后等情，容待下回说明。

议战议和，迄无定见，盖犹是高宗朝之故态耳。史浩去，汤思退来，一意主和，无异史浩，甚且阴遣心腹，令敌以重兵胁宋，是贼桧之所不敢为者，而思退竟为之。孝宗既明知思退之奸，为贼桧所不若，何以胡昉一还，复依思退原议，拱手称侄，甘与敌和耶？人谓孝宗英明，远过高宗，谁其信之？魏杞第争一大字，有名无实，与宋何裨？范成大、赵雄一再至金，祈请陵寝，及改受书礼，终无成效，反滋敌笑。当日者，幸金主雍之亦欲罢兵耳。假使乘宋无备，度卷长驱，几何而不踵靖康之祸也。然则为国家者，其顾可临事寡断，任人不明乎哉？

第八十一回
朱晦翁创立社仓法　宋孝宗重定内禅仪

却说太子愭殁后，庆王恺依次当立，孝宗因第三子惇，英武类己，竟越次立为太子。孝宗自己亦未见若何英武，所以子更不逮，后且为悍妻所制。惟进封恺为魏王，判宁国府，命宰执设饯玉津园。宴毕，送恺登车，恺顾语虞允文道："还望相公保全！允文当然劝慰，恺乃挈眷而去。既而吴太后妹夫张说，攀援亲属，竟擢为签书枢密院事。诏命下后，朝议大哗。左司员外郎兼侍讲张栻，遂上疏切谏，且诣朝堂责虞允文道："宦官执政，自京黼始。近习执政，自相公始。"允文不禁惭愤，入白孝宗，孝宗乃收回成命。至乾道八年，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左相仍属虞允文，右相任用梁克家，嗣复出张栻知袁州，仍命张说入枢密院。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吕，又上书谏阻，直学士院周必大，不肯拟诏，给事中莫济，封还录黄，孝宗将他四人一齐罢免，都人士称为四贤。虞允文因谏院乏人，特荐用李彦颖、林光朝、王质三人，孝宗不报，独用幸臣曾觌所荐的人员，于是允文力求去位，孝宗竟调他宣抚四川，但进封雍国公。允文莅任逾年，即疾终任所，诏赠太傅，赐谥忠肃。他本隆州仁寿县人，夙具智略，采石一战，遂得成名。入相后，遇事纳忠，知无不言，也是一位救时良相。梁克家外和内刚，自允文去后，独相数月，旋与张说论及外交，语多未合，亦乞外调，遂出知建宁府。说好为欺罔，渐被孝宗察觉，才加罢斥。

乾道八年残腊，又拟改元，越日元旦，改为淳熙元年，左相虚位不设，右相亦屡有变更。曾怀、叶衡等，忽进忽退，多半是庸庸碌碌，没甚建树。叶衡且荐举左司谏汤邦彦，为金国申议使。邦彦至金，为金所拒，旬余乃得引见，两旁列着卫士，统是控弦露刃，耀武扬威，吓得邦彦心惊胆战，一语都不能发，竟匆匆辞归。孝宗恨他辱命，流戍新州。自是申请陵寝的朝议，乃不再提及了。徒向他人乞怜，究竟无益。是年冬季，立贵妃谢氏为后。后本丹阳人氏，幼年丧父，寄养翟氏，因冒姓为翟。及长，颇有容色。入宫侍吴太后。太后转赐孝宗，封为婉容，越年晋封贵妃。淳熙三年，孝宗挈妃至德寿宫，谒见上皇，上皇见她端肃恭谨，因谓可继位中宫。孝宗仰承亲命，乃立贵妃为后，复姓谢氏。孝宗不喜渔色，宫闱里面，除谢后外，只有蔡李两妃，此外不载史乘，小子据实叙明，不必多表。

惟当时有一位道学先生，远师孔孟，近法周程，专讲正心诚意的功夫，称为南宋大儒，看官欲知此人姓名，就是上回叙及的朱熹。郑重出之。从前北宋年间，有周敦颐、张载、邵雍及程颢、程颐等人，均以道学著名。程门中有谢良佐、游酢、吕大临、杨时四子，俱宗师说，称为河南程氏学。杨时授学罗从彦，从彦授学李侗。婺源人朱松，曾为吏部员外郎，生子名熹，字元晦，幼即颖悟，甫能言时，松指天示熹道："这就是天呢。"熹问道："天上尚有何物？"松不觉惊异。及就傅，授以孝经，熹题注书上，有"不若是非人也"六字。暇时与群儿出游，诸儿在沙上嬉嬲，独熹择僻处端坐，用手画沙，至群儿过视，乃画的先天八卦图，及后天八卦图，大家有笑他的，有敬他的，他毫不动容。叙熹幼时所为，可作儿童教育一则。松与李侗本同学友，因遣熹从学，熹尽得师传。绍兴十八年登进士第，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日与秀民讲论圣道，未几卸职，改监潭州南岳庙。孝宗践阼，诏求直言，熹上陈圣学，且力排和议，孝宗颇为嘉纳，拟加擢用。汤思退等暗地阻挠，止授武学博士，熹即辞归。见前回。后来陈俊卿、胡铨、梁克家等，

相继荐引，屡征不至。会孝宗复怀念史浩，召为醴泉观使，兼侍讲，孝宗复召史浩，仿佛高宗再用秦桧。浩欲延揽名人，借塞众口，遂荐熹知南康军。熹再辞不许，没奈何受命赴任。适值南康大旱，乃力行荒政，民赖以生。暇辄与士子讲学，且访唐李渤白鹿洞书院，奏复旧规，儒学大兴，一时称最。及史浩复入为相，曾觌、王抃、甘昪等，联作党援，招权纳贿，任意黜陟。继而浩亦与抃有嫌，竟至罢相。淳熙六年，夏日亢旱，又有诏访求直言，朱熹自南康上疏道：

臣闻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盖纪纲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立，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闭塞私邪，然后可得而正。今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而陛下所与亲密谋议者，不过二三近习之臣，上以蛊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悦于功利之卑说，不乐庄士之谠言，而安于私昵之鄙态；下则招集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所喜则阴为引援，擢置清显，所恶则密行訾毁，公肆挤排，交通货赂，所盗者皆陛下之财；命卿置将，所窃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谓宰相师傅宾友谏诤之臣，或反出其门墙，承望其风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过龊龊自守，而未尝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论者，乃能略警逐其徒党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伤，而终亦不敢正言，以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势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号令黜陟，不复出于朝廷，而出于一二人之门，名为陛下独断。而实此一二人者，阴执其柄，盖其所怀，非独坏陛下之纪纲而已，并与陛下所以立纪纲者而坏之。使天下之忠臣义士，深忧永叹，不乐其生，而贪利无耻，敢于为恶之人，四面纷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则民安得而恤？财安得而理？军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复？宗社之仇耻，又何自而雪耶？臣且恐莫大之祸，必至之忧，近在朝夕，而陛下尚可不悟乎？臣应诏直陈，不知忌讳，幸乞睿鉴。

孝宗览到此疏，不禁大怒道："这是讥我为亡国主呢。"幸枢密使赵雄在侧，上前奏解道："士人多半好名，若直谏被斥，反增其誉。不若格外包容，因长录用，看他措置，是否合宜，那时优劣自见了。"孝宗才觉霁颜，乃诏令熹提举常平茶盐。未几，即调任浙东。浙右大饥，熹单车入阙，复面奏灾异由来，请孝宗修德任人，且指陈时弊凡七事。孝宗改容静听，并褒他切直，熹乃陛辞至浙。甫下车，即移书他郡，募集米商，蠲免赋税，米商大集，浙民始无忧乏食。熹遂钩访民隐，按行境内，轻车简从，所经各处，往往为属吏所不及知。郡县有司，多惮他丰采，不敢为非。才阅半年，政绩大著。乃进熹入直徽猷阁。时各地尚旱蝗相仍，民多艰食，熹尚在浙，上言："乾道四年间，曾在乡请诸官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赈贷乡民，夏受粟，冬加息，计米以偿，逐年敛散，岁歉蠲半息，大饥将岁息尽蠲，先后历十四年，除原数六百石还官外，积得三千一百石，立为社仓，不复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所以一乡四十五里间，虽值荒年，民不歉食，此法可以推行"云云。孝宗闻声称善，因命熹草定规则，颁诏各路，一律仿行，当时号为社仓法，大略如下：

法以十家为甲，每甲推一人为首，五十家则推一人通晓者为社首。其逃军及无行之士，与有税粮暨衣食者，并不得入甲，其应入甲者，又问其愿与不愿，愿者开其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岁以下者不预，置籍以贷之。其以湿恶不实还者有罚。

越年，熹按行至台州，适知州唐仲友为民所讼，熹察得实情，确系仲友贪妄，进上章弹劾，接连三疏，并不见答。原来金华人王淮，累擢至左丞相，仲友与王淮同里，且有戚谊，因此暗中庇护，所有朱熹奏本，概行藏匿，但调仲友为江西提刑。熹不肯徇情，索性贻书王淮，但说是要入朝面陈，淮知不可匿，乃将熹疏进呈，仲友亦上疏自辩。恐亦由王淮指导。偏淮想了一法，竟将江西提刑一职，转授朱熹，不令仲友莅任，一面擢大府寺丞陈贾为监察御史，令他与熹反对。阳示德，

暗报怨,却是个好法儿。贾受职入朝,即奏言:"道学二字,无非假名售奸,愿陛下悉心考察,摈弃勿用,免为所欺。"这数语虽不指名斥熹,其实是为熹而发。还有吏部尚书郑丙,亦迎合淮意,力诋二程学说。借程倾熹,也是良策。看官!你想朱晦翁并非笨伯,闻得这种蜚语,怎肯贸然拜受新命?遂累乞奉祠,诏令他主管台州崇道观。右文殿修撰张栻,幸与熹学说相合,甚为投契。淳熙七年病殁,世称为南轩先生。熹与友书,谓为吾道益孤。著作郎吕祖谦,为吕夷简五世孙,与张栻、朱熹为友,熹尝谓学如伯恭,方是能变化气质。伯恭即祖谦别字。淳熙八年去世,世称为东莱先生。尚有婺州人陈亮,字同父,才气豪迈,议论风生。隆兴初,曾上中兴五论,未蒙见答。淳熙中又诣阙上书,极言时事,孝宗拟加擢用,亮慨然辞归。尝自言涵养功夫,应让道学诸儒,惟推倒一世智勇,开拓万古心胸,颇有所长。后来策试进士,御笔擢为第一,授签书建康判官,寻即病殁,也可谓一位志士了。

且说高宗自退居德寿宫后,自安颐养,不闻朝政。经孝宗始终侍奉,未尝失礼,颇也优游自适,乐享天年。至淳熙十四年间,已享寿八十一岁了。秋季遇疾,孝宗辍朝入侍。越月,高宗驾崩,孝宗号痛擗踊,二日不进膳,并谕宰相王淮道:"从前晋孝武、魏孝文二主,均实行三年丧服,素衣听政。司马通鉴中,纪载甚详,朕亦欲遵行此制呢。"淮答道:"晋孝武虽有此意,嗣在宫中,也止用深衣练冠。"孝宗道:"当时群臣不能顺上美意,所以见讥后世。"淮不便再言,孝宗乃下诏道:

> 大行太上皇帝,奄奄至养。朕当衰服三年,群臣自遵易月之命。特载此诏,以明孝宗之孝。

总计高宗在位,两次改元,凡三十六年。内禅后,安居德寿宫,又历二十五年。翰林学士洪迈,请庙号世祖。直学士院尤袤,谓汉光武为长沙王后,布衣崛起,不与哀平相继,所以称祖无嫌。上皇中兴,虽同光武,实继徽宗正号,以子继父,非光武比,乃定号高宗。高宗素性恭俭,器具服饰,概从简省。就是晚年爱宠的刘贵妃,恃色好奢,亦尝阴加抑制。刘贵妃系临安人,初入宫为红霞帔,系宋宫女使之称。艳丽轶群,大得宠幸,累迁婕好婉容。绍兴二十四年,进为贤妃,嗣封贵妃。从前金亮入寇,意图掠取,便是这位刘丽妃。补前文所未详。妃尝因盛夏天暑,用水晶作为脚踏,高宗取以作枕,妃乃稍加儆惕,不敢再踵旧饰。但高宗宠眷,至老未衰。贵妃去世,就在淳熙十四年间,高宗悲泣逾恒,因此得病,旋亦崩逝。也算一对比翼鸟。后人谓高宗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初为汪、黄所惑,终为秦桧所制,李刚、赵鼎、张浚,相继被斥,岳飞父子,冤死狱中。有可用的将相,有可乘的机会,终至臣事仇虏,残喘苟延,这也所谓愚不可及哩。总结高宗一朝行事。

孝宗次子魏王恺,先高宗数年病殁,孝宗尝泫然道:"前时越次立储,正为此儿福薄,不料他果然蚤世了。"究竟不足为训。因追赠徐扬二州牧,谥惠宁。恩平王璩,后高宗一年病殁,孝宗本待他甚厚,每召入内宴,呼官不呼名。殁后追封信王,累赠太保太师。这俱是销纳文字。孝宗居高宗丧,白衣布袍,视事内殿,朔望诣德寿宫,仍然衰绖持杖,且诏皇太子参决庶务。既而王淮罢相,右相周必大,仍荐朱熹为江西提刑。熹奉诏入朝,有熹友在途中相遇,语熹道:"正心诚意,上所厌闻,君此去幸勿再言!"熹慨然道:"我生平所学,只此四字,奈何入白大廷,反好隐默呢?"及入对,即极言天理人欲,不能并容,宗也不加可否,徐语道:"久不见卿,浙东事朕早闻知,今当处卿清要,不再以州县相烦了。"时曾觌已死,王抃亦逐,独内侍甘昪尚在,熹谓昪不应任用,孝宗谓昪曾侍奉上皇,颇有才识,熹对道:"小人无才,怎能动人主欢心?"孝宗默然,越日,改授熹为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待郎林栗,劾熹托名道学,自高声价,应急予罢斥。孝宗得栗言,顾语周必大道:"林栗所言,亦未免太甚了。"必大道:"熹上殿时,足疾未瘳,勉强登对,并非敢托词欺上呢。"孝宗道:"朕亦见他跛曳,所以谓栗言过甚。"左补阙薛叔似,太常博士叶适,均誉熹毁栗,陆续上奏。侍御史胡晋臣,复劾栗喜同恶异,妄毁正士,乃出栗知泉州,改命熹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越月,复召熹为崇政殿

说书。熹仍固辞不受，孝宗也不复勉强，只命他奉祠罢了。

淳熙十六年，孝宗调周必大为左丞相，擢留正为右丞相。必大入见，孝宗密给一绍兴传位亲札。留正愕然，孝宗道："礼莫如重宗庙，朕当孟享，尝因病分诣，孝莫若执丧，朕不得日至德寿宫，欲不退休，尚可得么？卿可预拟草诏，择日传位。"必大见上意已决，不再劝阻，遂退拟诏命。过了数日，改德寿宫为重华宫，移吴太后居慈福宫。必大进呈诏草，孝宗即命颁诏，传位太子。届期由孝宗吉服御紫宸殿，行内禅礼。太子惇出殿受禅，大致与孝宗受禅时，约略相同。礼毕，孝宗入内，仍易丧服，退居重华宫。太子惇即位，是为光宗皇帝，尊孝宗为寿皇圣帝，皇后谢氏为寿成皇后，皇太后吴氏为寿圣皇太后，大赦天下。立元妃李氏为皇后，后系安阳人，庆远军节度使李道中女，生时有黑凤集道营前，因名凤娘。道尝以为异，闻道士皇甫坦善相术，特邀令人相诸人。及凤娘出见，坦惊起道："此女当母天下，非善为抚视不可。"后来坦入白高宗，高宗遂聘凤娘为恭王妃，生嘉王扩，旋立为皇太子妃。哪知这位凤娘，貌虽轶群，性却妒悍，尝在高、孝二宫前，挑是翻非，屡言太子左右过失。高宗不怿，私语吴后道："是妇将种，不识柔道，我为皇甫坦所误，悔无及了。"谁叫你信方士。孝宗亦屡加训敕，令以皇太后为法，否则将要废汝。凤娘不但不戒，反引为深恨。及立为皇后，她遂一飞冲天，放出一番手段来了。小子有诗咏道：

阃范无如宋六宫，刑于犹有圣王风。
何来黑凤娇痴甚，方士虚言误阿蒙。

看官不必过急，还有金邦一段遗闻，须要先叙明白，然后述及李后凤娘事，一切情迹，均至下回表明。

孝宗称南宋贤辟，而求治不力，任人不专，较之高宗，不过五十里与百里之比，相去盖有限耳。观其践阼以后，所用诸相，贤否不一，且无数年不易之宰辅，其猜疑之私，已可见矣。朱熹为一代名儒，既知其贤，何不留侍经筵，常使启沃？乃第用一社仓法，而此外所言，未闻采纳，且迭置之于奉祠之列，一官冷落，虽有若无，于朝廷何裨乎？高宗因倦事而内禅，孝宗因居丧而内禅，情迹若异，而究其退避之心，实同一辙。人臣或以恬退为知几，人君系国家之大，宁亦可以恬退为智耶？故观于此回，而孝宗之为国，亦可得而论定矣。

第八十二回
揽内权辣手逞凶　劝过宫引裾极谏

却说孝宗末年，金主雍亦病殂，号为世宗。这金世宗却是一个贤主，即位后，以故妃乌林荅氏死节，终身不立后，已好算作世界上的义夫。至南宋讲和，偃武修文，与民休息，所用人士，多半贤良。性尤俭约，命宫中饰品，毋得用黄金。稍有修筑，即以官人所省的岁费，移作工资，因此薄赋宽征，家给人足。刑部每岁录囚，死罪不过十余人，国人称为小尧舜。夏相任得敬，胁迫夏主，割界土地，且为己向金请封。金世宗料事独明，谓必由权奸所逼，定非夏主本意，遂却还来使，并赐谕夏主道："祖宗世业，汝当固守，今来请命，事出非常，如系由奸人播弄，不妨直陈，朕当为尔兴师问罪。"得敬接到此谕，始有戒心。嗣夏主诛死得敬，因遣使申谢。未几高丽国王睍，为弟皓所废，皓上表乞请册封，但说是由兄所让。世宗疑皓篡国，更令有司详问。至得睍表文，谓遵父遗训，传与弟皓，乃不得已遣使册封。既而高丽西京留守赵位宠，占据四十余城，奉表降金，世宗又言："朕为共主，岂助叛臣为虐？"执位宠使付高丽，高丽王遂讨平位宠。世宗又兴太学，求直言，所有宋辽宗室，寓死金邦，悉移葬河南广宁旧陵旁。在位二十九年，远近讴歌，逝世时悲声彻野。太子允恭早卒，孙璟嗣立，不逮乃祖，金邦自是寖衰了。插入此段，隐仿孔子夷狄有君之义，且以见金主贤明，尚非孝宗所可及。惟南北两朝，吊死问生，已成常例，不必细叙。

且说光宗受禅后，改元绍熙，废补阙拾遗官，罢周必大，用留正为左丞相，王蔺为枢密使，葛邲参知政事，胡晋臣签书枢密院事。四大臣同心辅政，还算是黼黻承平，没甚弊政。无如宫中有个妒后李凤娘，不肯安分，日思离间三宫，乘间窃柄。偏光宗又懦弱不振，对了这位女娘娘，好似晋惠帝碰着贾南风，唐高宗碰着武则天，唯唯承命，不敢忤旨。但心中颇有一些浏亮，明知李后所恃，全仗宦官，欲要釜底抽薪，须将宦官一律诛逐，免得老虎添翼。只是计画虽良，一时又未敢实行，偏宦官已窥知上意，按日里谀媚李后，求她庇护。李后一力担承，每遇光宗憎嫌宦官，她即极口包庇，害得光宗有口难言，渐渐地酿成一种怔忡病。英武何在。寿皇闻光宗得着心疾，当然怀忧，随时召御医入问，拟得一个良方，好容易合药成丸，欲俟光宗问安时，教他试服。何不叫御医往诊，偏要这般鬼祟？不料光宗并不来朝，这合药的消息，却已传遍宫中。宦官乘此生风，便入诉李后道："太上皇合药一大丸，拟俟宫车往省，即当授药。万一不测，岂非贻宗社忧？"李后闻言，便深信不疑。非惟不疑，且将深幸。等到光宗稍稍痊可，即用出一番狐媚手段，暗嘱宦官备了可口的膳馐，搬入宫中，请光宗上面坐着，自己旁坐相陪，与光宗浅斟低酌，小饮谈心，席间语光宗道："扩儿年已长成了，陛下已封他为嘉王，何不就立为太子，也好助陛下一臂之力？隐恨寿皇，偏从此处用计，正是奇想。扩封嘉王，即从李后口中带过。光宗欣然道："朕亦有意，但非禀明寿皇不可。"李后道："这也须禀明寿皇么？"光宗道："父在子不得自专，怎得不先行禀明？"李后默然。

可巧过了两三天，寿皇闻光宗少痊，召他内宴，李后竟不使光宗闻知，乘辇自往重华宫。既至宫门，乃下辇入见寿皇，勉强行过了礼。寿皇问及光宗病状，李后道："昨日少愈，今日又不甚适意，特嘱臣妾前来侍宴。"寿皇皱眉道："为之奈何？"你道他英武类己，如何这般模样？李后即接口道："皇上多疾，据妾愚见，不如亟立嘉王扩为太子。"寿皇摇首道："受禅甫及一年，便要册立太

子，岂不是太早么？且立储亦须择贤，再待数年未迟。”李后不禁变色道：“古人有言，立嫡以长。妾系六礼所聘，嘉王扩又是妾亲生，年已长了，为何不可立呢？”振振有词，可谓悍妇。看官！试想这几句话儿，不但唐突寿皇，并唐突寿成皇后。寿成皇后谢氏，系是第三次的继后，并且世系寒微，本非名阀，光宗又是郭后所生，并非出自谢后。李凤娘有意嘲笑，所以特出此言。惟寿皇听了此语，忍不住怒气直冲，便叱道：“汝敢来揶揄我么？真正无礼！”李后竟转身退出，也不愿留侍内宴，即上辇还宫。冤冤相凑，一入寝室，恰不见了光宗，诘问内侍，才知到黄贵妃宫内去了。

黄贵妃本在德寿宫，光宗为皇太子时，旁无姬侍，孝宗因内禅在迩，移徙德寿宫，入见黄氏体态端方，特赐给光宗。光宗格外爱宠，即位后便封为贵妃，惟李后妒悍性成，平时见了黄贵妃，好似一个眼中钉。此次往重华宫，正被寿皇斥责，又闻光宗去幸黄贵妃，教她如何不气？如何不恼？当下转至黄贵妃处，不待内侍通报，便闯将进去。蓦见光宗与黄贵妃，正在促膝密谈，愈不禁醋兴勃发，就在门首大声道：“皇上龙体少愈，应节除嗜欲，奈何复在此处调情？”光宗见了，连忙起立，黄贵妃更吓得魂不附体，不由地屈膝相迎。李后竟不答礼，连眼珠儿都不去瞧她。光宗知已惹祸，不便再留，便握住李后的手，同往中宫，心中还似小鹿儿相撞。待至宫中，但见李后的眼眶内，簌簌地流了许多珠泪，光宗大惊，只好加意温存。李后道：“妾并不为着黄贵妃。陛下身为天子，止有几个妃嫔，难道妾不肯相容么？不过陛下新痊，未便纵欲，妾是以冒昧劝谏。此外还有一种特别事故，要与陛下商议。”黄贵妃是掌中物，不妨暂置，要是立储要紧言至此，更呜呜咽咽地大哭起来。亏她做作。光宗摸不着头脑，再三婉问，她方嘱内侍召入嘉王扩，令跪伏帝前，自己亦陡地下跪道：“寿皇要想废立了，妾与扩儿两人，将来不知如何结局。难道陛下尚不知么？”光宗听了，越觉惊得发抖，再加询问。李后才将寿皇所说，述了一遍，更添了几句不好听的话儿。光宗到了此时，自然被她引入迷团，便道：“朕不再往重华宫了。汝等起来，朕自有计较！”李后方挈嘉王扩起身，彼此密谈多时，无非说是抵制寿皇的计策。李后又欲立家庙，光宗也是允从，偏枢密使王蔺，以为皇后家庙，不应由公费建筑，顿时忤了后意，立请光宗将他罢职，进葛邲为枢密使。

一日，光宗在宫中盥洗，由宫人奉匜进呈，光宗见她手如柔荑，禁不住说了一个“好”字。适被李后听闻，怀恨在心。越日，遣内侍献一食盒，光宗亲自揭启，总道是果餔等物，哪知盒中是一双血肉模糊的玉手，令人惨不忍睹，那时又不好发作，只得自怨自悔，饬内侍携了出去。忍哉李后！懦哉光宗。自是心疾复作，梦寐中尝哭泣不休。至绍熙二年十一月，应祭天地宗庙。向例由皇帝亲祭，光宗无从推诿，没奈何出宿斋宫。这位心凶手辣的李凤娘，趁着这个空隙，召入黄贵妃，责她蛊惑病主，不异谋逆，竟令内侍持入大杖，把黄贵妃重笞百下。可怜她玉骨冰姿，哪里熬受得住？不到数十下，已是魂驰魄散，玉殒香消。李后见她已死，令内侍拖出宫外，草草棺殓，一面报知光宗，诡说她暴病身亡。光宗非常惊骇，明知内有隐情，断不至无端暴毙，可奈身为后制，不敢诘问，并且留宿斋宫，不能亲视遗骸，抚棺一诀，悲从中来，解无可解。是夕，在榻中翻去覆来，许久不曾合眼，直至四鼓以后，朦胧睡去，突见黄贵妃满身血污，泪眼来前，此时也顾不得什么，正要与她抱头大哭，忽外面一声怪响，顿将睡魔儿吓去。双眸齐启，并没有什么爱妃，但听得朔风怒号，檐马叮当，窗棂中已微透曙色了。急忙披衣起床，匆匆盥洗，连食物都无心下咽。外面早已备齐法驾，由光宗出门登辇，直抵郊外，天色已经大明，只是四面阴霾，好似黄昏景象。下辇后步至天坛，蓦觉狂风大作，骤雨倾盆，就使有了麾盖，也遮不住天空雨点，不但侍臣等满身淋湿，就是光宗的祭服上面，也几乎湿透。到了坛前，祭品均已摆齐，只是没法燃烛，好容易爇着烛光，禁不起封姨作对，随爇随灭。天亦发怒。光宗本已头晕目眩，又被那罡风暴雨，激射下来，越觉站立不住，勉强拜了几拜，令祝官速读祝文。祝官默承意旨，止念了十数句，便算读完，即由侍臣掖帝登辇，踉跄回宫。嗣是终日奄

卧，或短叹，或长吁，饮食逐日减少，渐渐地骨瘦形枯。

李后却乘此干政，外朝奏事，多由她一人作主，独断独行。事为寿皇所闻，轻车视疾，巧值李后出外，遂令左右不必通报，自己悄悄地径入殿幄，揭帐启视，见光宗正在熟寐，不欲惊动，仍敛帐退坐。既而光宗已醒，呼近侍进茗，内侍因报称寿皇在此，光宗矍然惊起，下榻再拜。寿皇看他面色甚癯，倍加怜恤，便令他返寝。一面问他病状，才讲得三两语，外面即趋入一人，形色甚是仓皇，寿皇瞧将过去，不是别人，正是平日蓄恨的李凤娘。李后闻寿皇视疾，不觉惊讶，便三脚两步地赶来，既见寿皇坐着，不得不低头行礼。寿皇问道："汝在何处？为什么不侍上疾？"李后道："妾因上体未痊，不能躬亲政务，所有外廷奏牍，由妾收阅，转达宸断。"寿皇不觉哼了一声，又道："我朝家法，皇后不得预政，就是慈圣指曹太后。宣仁指高太后。两朝，母后垂帘，也必与宰臣商议，未尝专断。我闻汝自恃才能，一切国事，擅自主张，这是我家法所不许哩。"李后无词可对，只好强辩道："妾不敢违背祖制，所有裁决事件，仍由皇上作主。"寿皇正色道："你也不必瞒我，你想上病为何而起？为何而增？"李后便呜咽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奈何推在妾一人身上？"寿皇道："上天震怒，便是示儆。"说至此，闻光宗在卧榻上，叹了一声，触着心病了。因即止住了口，不复再言。父母爱子心，无所不至。只劝慰光宗数语，即起身出去。光宗下榻送父，被李后竖起柳眉，瞋目一瞧，顿时缩住了脚。如此怕妻，真是可怜。李后俟寿皇去远，免不得带哭带骂，又扰乱了好多时，光宗只好闭目不语，听她咒诅罢了。

自光宗增病后，经御医多方调治，服药数十百剂，直至三年三月，才得告痊，亲御延和殿听政。群臣请朝重华宫，光宗不从，从前寿皇诞辰，及岁定节序，例应往朝，只因光宗多疾，辄由寿皇降旨罢免。至是群臣因请朝不许，再联络宰辅百官，以及韦布人士，伏阙泣谏。光宗始勉强允诺。谁知一过数日，仍然不往。宰执等又复奏请，方于夏四月间，往朝一次，自后并不再往。到了五月，光宗旧病复发，朝政依旧不管，哪里还顾及重华宫。及长至节相近，病已痊可，逐日视朝。节前一日，丞相留正等，面奏光宗，请次日往朝寿皇，光宗不答。留正只好约同百官，于翌晨齐集重华宫，入谒称庆，礼毕退归。兵部尚书罗点，给事中尤袤，中书舍人黄裳，御史黄度，尚书左选郎官叶适等，复上疏请朝重华宫，仍不见报。秘书郎彭龟年，更上书极谏，略云：

> 寿皇之事高宗，备极子道，此陛下所亲睹也。况寿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圣心惓惓，不言可知。特遇过宫日分，陛下或迟其行，则寿皇不容不降免到宫之旨，盖为陛下辞责于人，使人不得以窃议陛下，其心非不愿陛下之来。自古人君处骨肉之间，多不与外臣谋，而与小人谋之，所以交哄日深，疑隙日大，今日两宫万万无此。然臣所忧者，外无韩琦、富弼、吕诲、司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宰执侍从，但能推父子之爱，调停重华，台谏但能仗父子之义，责望人主，至于疑间之根，盘固不去，曾无一语及之。今内侍间谍两宫者，实不止一人，独陈源在寿皇朝，得罪至重，近复进用，外人皆谓离间之机，必自源始。宜亟发威断，首逐陈源，然后肃命銮舆，负罪引慝，以谢寿皇，使父子欢然，宗社有赖，讵不幸欤！

是时吏部尚书赵汝愚，未曾入奏，龟年责他谊属宗卿，何故坐视？汝愚被他激动，遂入奏内廷，再三规谏。光宗乃转告李后，令同往朝重华宫。李后初欲劝阻，继思自己家庙，已经筑成，不若令光宗朝父，然后自己可归谒家庙，免致外廷异言，于是满口应允。长至节后六日，光宗先往重华宫，后亦继至。此次朝谒，父子间甚是欢洽，连李凤娘也格外谦和，对着寿皇夫妇，只管自认罪愆。寿皇素来长厚，还道他知改前非，也是另眼相看。又被她瞒过了。因此欢宴竟日，才见帝后出宫。都下人士，欣然大悦。哪知才过两日，即有皇后归谒家庙的内旨，斯时无人可阻，礼部以下，只好整备凤辇，恭候皇后出宫。

李凤娘凤冠凤服，珠玉辉煌，装束与天仙相似，由宫娥内侍等人，簇拥而出，徐徐地登了凤

舆，才经大小卫役，呵道前行。及至家庙门内，凤娘始从容下辇，四面眺望，觉得祠宇巍峨，规模崇敞，差不多与太庙一致，心下很是喜慰。并因高祖以下，均已封王，殿中供着神主，居然玉质金相，异常华丽。那时喜上加喜，说不尽的快乐，瞻拜已毕，当有李氏亲属，入庙谒后，由凤娘一一接见。除疏戚外，计得至亲二十六人，立即推恩颁赏，各亲属不胜欢谢。无如驹光易过，未便留恋，没奈何辞庙回宫。是夕，即传出内旨，授亲属二十六人官阶，并侍从一百七十二人，俱各进秩。甚至李氏门客，亦得五人补官，这真是有宋以来特别的旷典。雌凤儿毕竟不凡。

转眼又是绍熙四年，元旦这一日，光宗总算往朝重华宫，到了暮春，再与李后从寿皇、寿成后，幸玉津园，自是由夏及秋，绝迹不往。至九月重明节，光宗生辰。群臣连章进呈，请光宗朝重华宫，光宗不省，且召内侍陈源为押班。中书舍人陈傅良，不肯草诏，并劾源离间两宫，罪当窜逐。给事中谢深甫，亦上言："父子至亲，天理昭然，太上皇钟爱陛下，亦犹陛下钟爱嘉王。太上皇春秋已高，千秋万岁后，陛下何以见天下？"光宗闻得此言，始传旨命驾往朝，百官排班鹄立，待了多时，见光宗已趋出御屏，大众上前相迎。不料屏后突出李凤娘，竟揽住光宗手，且作媚态道："天气甚寒，官家且再饮酒！"老脸皮。光宗转身欲退，陈傅良竟跑上数步，牵光宗背后的衣裾，抗声道："陛下幸勿再返！"李后恐光宗再出，复用力一扯，引光宗入屏后。傅良亦大着胆，跟了进去。李后怒叱傅良道："此处是何地？你秀才们不怕斫头么？"傅良只好放手，退哭殿下。李后遣内侍出问道："无故恸哭，是何道理？"傅良答道："子谏父不听，则号泣随之，此语曾载入礼经。臣犹子，君犹父，力谏不从，怎得不泣？"内侍入报李后，李后愈怒，竟传旨不复过宫。群臣没法，只好再行上疏，怎奈奏牍呈入，好似石沉大海，毫无转音。直待了两阅月，仍然没有影响，于是丞相以下，俱上疏自劾，乞即罢黜。嘉王府翊善黄裳，且请诛内侍杨舜卿、秘书郎彭龟年，又请逐陈源，均不见批答。太学生汪安仁等二百十八人，联名请朝重华宫，亦不见从。至十一月中，工部尚书赵彦逾，复入内力请，才得一回过宫。既而五年元日，也由光宗往朝寿皇，越十二日，寿皇不豫，接连三月，光宗毫不问疾，群臣奏请不报。父疾不视，光宗全无人心了。立夏后，光宗反偕李后游玉津园，兵部尚书罗点，请先过重华宫，光宗不允，竟与后游幸终夕，尽兴始归。彭龟年已调任中书舍人，三疏请对，概置不答。会光宗视朝，龟年不离班位，伏地叩额，血流满地。光宗才问道："朕素知卿忠直，今欲何言？"龟年奏道："今日要事，莫如过宫。"同知枢密院事余端礼随奏道："叩额龙墀，曲致忠恳，臣子至此，可谓万不得已了。"光宗道："朕知道了。"言毕退朝，仍无过宫消息。群臣又接连进奏，方约期过宫问疾，届期由丞相以下，入宫候驾。待至日昃，才见内侍出报道："圣躬抱恙，不便外出。"群臣懊怅而返。到了五月，寿皇疾已大渐，竟欲一见光宗，每顾视左右，甚至泣下。这消息传入大廷，陈傅良再疏不答，竟缴还告敕，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辅臣入宫谏诤，光宗竟拂衣入内。正引帝裾极谏，罗点也泣请道："寿皇病势已危，若再不往省，后悔无及。"光宗并不答言，尽管转身进去。留正等随着后面，至福宁殿，光宗趋入殿中，忙令内侍阖门。正等不能再进，恸哭出宫。越二日，正等又请对，光宗令知阁门事韩侂胄侂音托。传旨道："宰执并出。"正等闻旨，遂相率出都，至钱塘江北岸的浙江亭待罪去了。正是：

人纪无存胡立国？忠言不用愿辞官。

光宗闻正等出都，尚不为意，独寿皇闻知，忧上加忧，遂召韩侂胄入问。欲知侂胄如何对答，且看下回表明。

孝宗越次立储，已为非法，顾犹得曰："先宗即位以前，魏王已殁，福薄之说，信而有征，尚得为孝宗解也。至悍后专权，阉人交构，过宫礼阙，定省久疏，悍后不足责，光宗犹有人心，宁至天良汩尽乎？且宫人断臂，贵妃被杀，光宗应亦愤恨。愤之而不能斥，恨之而不能制，以天子之尊，不能行权于帷帟间，英武果安在乎？且因畏妻而成疾，因疾深而远父，甚至孝宗大渐，不敢过问，吾不知光宗何心，李后何术，而致演此逆伦之剧也？语有之："知子莫若父"，其然岂其然乎？

第八十三回
赵汝愚定策立新皇　韩侂胄弄权逐良相

却说韩侂胄入重华宫，见了寿皇，请过了安，寿皇问及宰臣出都事，侂胄奏对道："昨日皇上传旨，命宰执出殿门，并非令他出都，臣不妨奉命传召，宣押入城。"寿皇称善。侂胄往浙江亭，召回留正等人。次日，光宗召罗点入对，点奏请道："前日迫切献忠，举措失礼，陛下赦而不诛，臣等深感鸿恩；惟引裾也是故事，并非臣等创行。"光宗道："引裾不妨，但何得屡入宫禁？"点引魏辛毗故事以谢，且言寿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宁有不思见之理？光宗为之默然。嗣由彭龟年、黄裳、沈有闻等，奏乞令嘉王诣重华宫问疾，总算得光宗允许。嘉王入省一次，后亦不往，至六月中，寿皇竟崩逝重华宫。宫中内侍，先奔讣宰执私第，除留正外，即至赵汝愚处。汝愚时已知枢密府，得了此讣，恐光宗为后所阻，不出视朝，特持讣不上。翌晨入朝，见光宗御殿，乃将哀讣奏闻，且请速诣重华宫成服。光宗不能再辞，只好允诺，随即返身入内。谁知等到日昃，尚未见出来。父死之谓何？乃尚坐视耶？留正、赵汝愚等，只得自往重华宫，整备治丧。惟光宗不到，主丧无人，当由留正、赵汝愚，议请寿圣吴太后，暂主丧事。吴太后不许。正等申奏道："臣等连日至南内，请对不获，屡次上疏，又不得报，今当率百官再行恭请，若皇上仍然不出，百官或恸哭宫门，恐人情骚动，为社稷忧。乞太后降旨，以皇帝为有疾，暂就宫中成服。惟临丧不可无主，况文称孝子嗣皇帝，宰臣何敢代行？太后系寿皇母，不妨摄行祭礼"。太后乃勉从所请，有子而令母代，亦旷古所未有。发丧太极殿。计自孝宗受禅，三次改元，共历二十七年，至光宗五年终，享寿六十有八。孝宗为南宋贤主，但也未免优柔寡断，用舍失宜，不过外藩入继，奉养寿皇，总算全始全终，毫不少忤，庙号曰孝，尚是名实相副呢。

治丧期内，由光宗颁诏，尊寿圣皇太后为太皇后，寿成皇后为皇太后，惟车驾仍称疾不出。郎官叶适，语丞相留正道："皇上因疾，不执亲丧，将来何辞以谢天下？今嘉王年长，若亟正储位，参决大事，庶可免目前疑谤，相公何不亟图？"留正道："我正有此意，当上疏力请。"于是会同辅臣，联名入奏道："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应早正储位，借安人心。"疏入不报。越宿复请，方有御批下来，乃是"甚好"二字。又越日，再拟旨进呈，乞加御批，付学士院降诏。是夕，传出御札，较前批多了数字，乃是"历事岁久，念欲退闲"。正得此八个大字，不觉惊惶起来，急与赵汝愚密商。汝愚意见，谓不如请命太皇太后，竟令光宗内禅嘉王。正以为未妥，只可请太子监国。两下各执一词，正遂想了一法，索性辞去相位，免得身入旋涡。次日入朝，佯为仆地，装出一般老迈龙鐘的状态，及卫士扶回私第，他即草草写了辞表，命卫士带回呈入。表中除告老乞休外，有"愿下速回渊鉴，追悟前非，渐收人心，庶保国祚"等语。至光宗下札慰留，他已潜出国门，竟一溜烟似的走了。留正意议，较汝愚为正，但因所见未合，即潜身遁去，毋乃趋避太工。

正既出都，人心益震，会光宗临朝，也晕仆地上，莫非也学留正么？亏得内侍掖住，才免受伤。赵汝愚情急势孤仓皇万状。左司郎中徐谊，入讽汝愚道："古来人臣，不外忠奸两途，为忠即忠，为奸即奸，从没有半忠半奸，可以济事。公内虽惶急，外欲坐观，这不是半忠半奸吗？须知国家安危，关系今日，奈何不早定大计？"汝愚道："首相已去，干济乏人，我虽欲定策安国，怎奈孤掌难鸣，无可有为。"徐谊接口道："知阁门事韩侂

胄系寿圣太后女弟的儿子，何勿托他禀命太后，即行内禅呢？”汝愚道：“我不便径托。”谊又道：“同里蔡必胜，与侂胄同在阁门，待谊去告知必胜，要他转邀侂胄，何如？”汝愚道：“事关机密，请小心为是！”谊应命而别。是夕，侂胄果来访汝愚，汝愚既与谈及内禅事，面托代达太后，侂胄许诺。太后近侍，有一个张宗尹，素与侂胄友善，侂胄既辞别汝愚，即转至张宗尹处，嘱令代奏。宗尹入奏二次，不获见允。适侂胄待命宫门，见了内侍关礼，问明原委。关礼道：“宗尹已两次禀命，尚不得请。公系太后姻戚，何妨入内面陈，待礼为公先容便了。”侂胄大喜。礼即入见太后，面有泪痕。小人惯作此态。太后问他何故。礼对道：“太皇太后读书万卷，亦尝见有时事若此，能保无乱么？”太后道：“这……这非汝等所知。”礼又道：“事已人人知晓，怎可讳言？今丞相已去，只恃赵知院一人，恐他亦要动身了。”言已，声泪俱下。太后愕然道：“知院同姓，与他人不同，乃亦欲他往么？”礼复道：“知院因谊属宗亲，不敢遽去，特遣知阁门事韩侂胄，输诚上达。侂胄令宗尹代奏二次，未邀俯允，赵知院亦只好走了。”太后道：“侂胄何在？”礼答道：“小臣已留他待命。”太后道：“事果顺理，就命他酌办。”礼得了此旨，忙趋出门外，往报侂胄，且云：“明晨当请太皇太后在寿皇梓宫前，垂帘引见执政，烦公转告赵知院，不得有误。”侂胄闻命，亟转身出宫，往报汝愚。天色已将晚了，汝愚得侂胄报闻，也即转告参政事陈骙，及同知院事余端礼，一面命殿帅郭杲等，夤夜调集兵士，保卫南北大内。关礼又遣阁门舍人傅昌朝，密制黄袍。是夕，嘉王遣使谒告，不再入临。汝愚道：“明日禫祭，王不可不至。”来使应命而去。

翌日为甲子日，群臣俱至太极殿，嘉王扩亦素服到来。汝愚率百官至梓宫前，隐隐见太后升坐帘内，便再拜跪奏道：“皇上有疾，未能执丧，臣等曾乞立皇子嘉王为太子，蒙皇上批出‘甚好’二字，嗣复有‘念欲退闲’的御札，特请太皇太后处分。”太后道：“既有御笔，相公便可奉行。”汝愚道：“这事关系重大，播诸天下，书诸史策，不能无所指挥，还乞太皇太后作主。”太后允诺，汝愚遂袖出所拟太后指挥以进，内云：“皇帝抱恙，至今未能执丧，曾有御笔，欲自退闲，皇子嘉王扩可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帝，皇后为太上皇后。”太后览毕，便道：“就照此行罢！”汝愚复奏道：“自今以后，臣等奏事，当取嗣皇处分，但恐两宫父子，或有嫌隙等情，全仗太皇太后主张，从中调停。且上皇圣体未安，骤闻此事，也未免惊疑，乞令都知杨舜卿提举本宫，担负责任。”太后乃召杨舜卿至帘前，当面嘱讫，然后命汝愚传旨，令皇子嘉王扩嗣位。嘉王固辞道：“恐负不孝名。”汝愚劝谏道：“天子当以安社稷定国家为孝，今中外人人忧乱，万一变生，将置太上皇于何地？”遂指挥侍臣，扶嘉王入素幄，被服黄袍，拥令即位。嘉王尚却立未坐，汝愚已率百官再拜。拜毕，由嗣皇诣几筵前，哭奠尽哀，百官排班待立殿中。嗣皇衰服出就东庑，内侍扶掖乃坐。百官谨问起居，一一如仪。嗣皇乃起行禫祭礼，礼毕退班，命以光宗寝殿为泰安宫，奉养上皇。民心悦服，中外安然，这总算是赵知院的功劳了。计下有未足意。

越日，由太皇太后特旨，立崇国夫人韩氏为皇后，后系故忠献王韩琦六世孙，初与姊俱被选入宫，事两宫太后。独后能曲承意旨，因此归嘉王邸，封新安郡夫人，晋封崇国夫人。后父名同卿，侂胄系同卿季父，自后既正位，侂胄兼得两重后戚，且自居定策功，遂渐渐地专横起来。为后文写照。汝愚请召还留正，命为大行攒宫总护使，留正入辞，嗣复出城。太皇太后命速追回，汝愚亦入请帝前，乃特下御札，召留正还，仍命为左丞相，改令郭师禹为攒宫总护使。一面由嗣皇带领群臣，拜表泰安宫。光宗方才闻知，召嗣皇入见，韩侂胄随嗣皇进谒，光宗瞪目视道：“是吾儿么？”光宗已死了半个。复顾侂胄道：“汝等不先报我，乃作此事，但既是吾儿受禅，也无庸说了。”嗣皇及侂胄，均拜谢而退，自是禅位遂定，历史上称作宁宗皇帝，改元庆元。

侂胄欲推定策功，请加封赏，汝愚道：“我是宗臣，汝是外戚，不应论功求赏。惟爪牙人士，推赏一二，便算了事。”侂胄怏怏失望，大为不悦。汝愚但奏白宁宗，加郭杲为武康节度使。还有工

部尚书赵彦逾，定策时亦曾预议，因命为端明殿学士，出任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侂胄觊觎节钺，偏止加迁一官，兼任汝州防御使。徐谊往见汝愚道："侂胄异时，必为国患，宜俾他饱欲，调居外任，方免后忧。"汝愚不从，错了。别欲加封叶适，适辞谢道："国危效忠，乃人臣本务，适何敢徼功？惟侂胄心怀觖望，现若任为节度，便可加愿以偿，否则怨恨日深，非国家福。"汝愚仍然不允。适退后自叹道："祸从此始了，我不可在此遭累呢。"遂力求外补，出领淮东兵赋。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宁宗拜汝愚为右丞相，汝愚不受，乃命为枢密使。既而韩侂胄阴谋预政，屡诣都堂，左丞相留正，遣省吏与语道："此间公事，与知阁无与，知阁不必仆仆往来。"侂胄怀怒而退。会留正与汝愚，议及孝宗山陵事，与汝愚未合。侂胄遂乘间进谗，竟由宁宗手诏，罢正为观文殿大学士，判建康府，授汝愚为右丞相。汝愚闻留正罢官，事出侂胄，不禁愤愤道："我并非与留相有嫌，不过公事公议，总有未合的时候。为甚么侂胄进谗，竟请出内旨，将留相罢去，若事事统照此办法，恐谗间日多，大臣尚得措手足么？"你何不从徐、叶之言，将他调往外任？签书枢密院事罗点在侧，正要接入论议，忽报韩侂胄来谒相公。汝愚道："不必进来！"吏役即传命出去，罗点忙语汝愚道："公误了！"汝愚不待说毕，却也省悟，再命吏役宣侂胄入见。侂胄闻汝愚拒绝，正拟转身出门，嗣又闻吏役传回，乃入见汝愚。两下会面，各没情没绪地谈了数语，侂胄即辞去，自此怨恨越结越深了。

侍御史章颖，劾论内侍陈源、杨舜卿、林亿年等十人，离间两宫的罪状，乃将诸人贬官斥外。复因赵汝愚奏荐，召朱熹为焕章阁待制，兼官侍讲。熹奉命就道，途次即上陈奏牍，请斥近幸，用正士。及入对时，复又劝宁宗随时定省，勿失天伦。宁宗也不置可否，由他说了一通。熹见宁宗无意听从，复面辞新命，宁宗不许。汝愚又奏请增置讲读诸官，有诏令给事中黄裳，及中书舍人陈傅良、彭龟年充选，更有祭酒李祥，博士杨简，府丞吕祖俭等，均由汝愚荐引。在汝愚的意思，方以为正士盈朝，可以无恐，哪知挟嫌衔忿的韩侂胄，已日结奥援，千方百计地谋去汝愚。宁宗复向用侂胄。看官试想这赵丞相，还能长久在位么？已而罗点病逝，黄裳又殁，汝愚入朝，泣语宁宗道："黄裳、罗点，相继沦谢，这非官的不幸，乃是天下的不幸呢。"宁宗也没甚悲悼。但听了韩侂胄说话，用京镗代罗点后任。镗本任刑部尚书，宁宗欲命他镇蜀，汝愚道："镗望轻资浅，怎能当方面重任？"宁宗乃留用不发。镗闻汝愚言，当然怀恨，侂胄遂联为知交，荐镗入枢密院，日夜伺汝愚隙，以快私图。

知阁门事刘弢，即左弼字。自以不得预定策功，心怀不平，因语侂胄道："赵相欲专大功，君非但不得节钺，恐且要远行岭海了。"侂胄愕然道："这且奈何？"弢答道："只有引用台谏，作为帮手。"侂胄又道："倘他又出来阻挠，将奈何？"弢笑道："从前留丞相去时，君如何下手？"侂胄亦自哂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我已受教了。"过了一天，即有内批发出，拜给事中谢深甫为中丞，嗣复进刘德秀监察御史，也由内批授命。继而刘三杰、李沐等，统入为谏官，弹冠相庆。朱熹见小人幸进，密约彭龟年同劾侂胄，偏龟年奉命，出伴金使，遂不果行。熹乃转白汝愚，谓："侂胄怨望已甚，应以厚赏酬劳，出就大藩，勿使在朝预政。"汝愚道："他尝自言不受封赏，有甚么后患呢？"至此犹且不悟，汝愚真愚。熹遂自去进谏，面陈侂胄奸邪，宁宗不答。右正言黄度，将上疏论侂胄罪，偏被侂胄闻知，先请御笔批出，除度知平江府。度愤然道："从前蔡京擅权，天下遂乱，今侂胄假用御笔，斥逐谏臣，恐乱端也将发作了，我岂尚可供职么？"遂奏乞归养，飘然径去。

熹见黄度告归，因上疏极谏，略言："陛下即位未久，乃进退宰臣，改易台谏，均自陛下独断，中外人士，统疑由左右把持，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乱"云云。这疏呈入，侂胄大怒，会值宁宗召优人戏，侂胄暗嘱优人峨冠阔袖，扮大儒像，演戏上前，故意把性理诸说，变作诙谐，引人解颐。侂胄因乘此进言，谓："朱熹迂阔，不可再用。"宁宗点首。俟看戏毕，即书手诏付熹道："悯卿耆艾，恐难立讲，当除卿宫观，用示体恤耆儒之至意。"这诏颁出，应先经过都堂，赵汝愚见是御

笔，即携藏袖中，入内请见。且拜且谏，并将御批取出缴还。宁宗不省，汝愚因求罢政。宁宗摇首不许。越二日，侂胄乞得原诏，用函封固，令私党送交朱熹。熹即上章称谢，出都自去。中书舍人陈傅良，起居郎刘光祖，起居舍人邓驿，御史吴猎，吏部侍郎孙逢吉，登闻鼓院游仲鸿，交章留熹，均不见报，反将傅良、光祖落职，特进侂胄兼枢密院都承旨。

侂胄势焰益张，彭龟年以劾奸致罢。陈骙谓龟年不应罢职，也坐罪免官。用余端礼知枢密院事，京镗参知政事，郑侨同知枢密院事。京镗两次迁升，统由侂胄一力保举，他心中非常感激，每日至侂胄私第，商量私计。侂胄欲逐赵汝愚，苦无罪名，镗即献策道："他系楚王元佐七世孙，本是太宗嫡派，若诬他觊觎神器，谋危社稷，岂不是一击即中么？"奸人之计，煞是凶狡。侂胄欣然道："君也可谓智多星了。"镗复道："汝愚尝自谓梦见孝宗，授以汤鼎，背负白龙升天，是辅翼今皇的预兆，我等何妨指他自欲乘龙，假梦惑人。"汝愚履历，及自言梦事，均借京镗口中叙告，省笔墨。侂胄鼓掌道："甚善，我便嘱李沐照奏一本，不怕此人不去。"李沐尝向汝愚求节钺，汝愚不许，侂胄遂荐引李沐，入为右正言。至此召沐与商，教他劾奏汝愚。李沐极口应允，即日具疏入奏，略称："汝愚以同姓为相，本非祖宗常制，方上皇圣体未康时，汝愚欲行周公故事，倚虚声，植私党，定策自居，专功自恣。似此不法，亟宜罢斥，以安天位而塞奸萌"云云。汝愚闻得此疏，亟出至浙江亭待罪。有旨罢免右相，授观文殿学士，出知福州。中丞谢深甫等，又上言："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罢免，不应再加书殿隆名。帅藩重寄，乞收回出守成命。"于是又将汝愚降职，只命提举洞霄宫。祭酒李祥、博士杨简、府丞吕祖俭等，连章请留汝愚，俱遭内批驳斥。祖俭疏中，有侵及侂胄语，侂胄更入诉宁宗，加诬祖俭罪状，说他朋比罔上，窜往韶州。太学生杨宏中、周端朝、张衜、林仲麟、蒋传、徐范六人，不由得动了公愤，伏阙上书道：

近者谏官李沐，论罢赵汝愚，中外咨愤，而李沐以为父老欢呼，蒙蔽天听，一至于此。陛下独不念去岁之事乎？人心惊疑，变在旦夕，是时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议，虽百李沐，罔知攸济。当国家多难，汝愚位枢府，据兵柄，指挥操纵，何向不可？不以此时为利，今天下安恬，乃独有异志乎？章颖、李祥、杨简，发于中激，力辩前非，即遭斥逐，李沐自知邪正不两立，思欲尽覆正人以便其私，必托朋党以罔陛下之听。臣恐君子小人之机，于此一判，则靖康已然之验，何堪再见于今日耶？伏愿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简之非党，窜沐以谢天下，还祥等以收士心，则国家幸甚！天下幸其！特录此疏，以示学风。

看官！你看过书中所言，也算明白彻底，偏此时的宁宗，已被侂胄蛊惑成癖，把所有七窍灵气，尽行蔽住，辨不出甚么是奸，甚么是忠。看了此疏，反惑懊恼，即援笔批斥道："杨宏中等罔乱上书，煽摇国是，甚属可恨，悉送至五百里外编管。"这批发出，杨宏中等六人，呼冤无路，只好屈体受押，随吏远徙去了。

侂胄尚未快意，必欲害死汝愚，再令中丞何澹，监察御史胡纮，申行奏劾，只说："汝愚倡引伪徒，谋为不轨，乘龙授鼎，假梦为符，暗与徐谊造谋，欲卫送上皇过越，为绍兴皇帝等事。"宁宗也不辨真假，竟谪汝愚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永州。徐谊为惠州团练副使，安置南安军。汝愚闻命，从容就道，濒行语诸子道："侂胄必欲杀我，我死后，汝辈尚可免祸哩。"至此才知为侂胄所害，毋乃已迟。果然行至衡州，衡守钱鍪，受侂胄密谕，窘辱百端，气得汝愚饮食不进，竟至成疾，未几暴卒。是时正庆元二年正月中了。当有敖陶孙题诗阙门，隐寓感慨，小子止记得二句云：

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赖有史长存。

汝愚已死，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再叙。

光、宁授受，事出非常，留正以疑惧而去，独赖赵汝愚定策宫中，始得安然禅位，汝愚之功，固不可谓不大矣。然汝愚固非能成此举也。创议赖徐谊，成议赖韩侂胄，事定以后，自当按功论赏，岂可因己不言功，遂谓人之欲善，谁不如我乎？侂胄所望，不过一节钺耳，苟请命宁宗，立除外任，则彼已餍望，应不致遽起邪心。小人未尝无才智，亦未必不可用，在驭

之有道而已。乃靳其节使，反使居内，徐谊、叶适、朱熹等，屡谏不从，反自言乘龙授鼎诸梦兆，使奸人得援为口实，忠有余而智不足，古人之论汝愚也，亶其然乎？若第以功成不退，为汝愚咎，汝愚固贵戚之卿，非异姓之卿也。异姓可去，贵戚不可去，子舆氏有明训矣。然则汝愚之不早退，犹可自解，误在刓印不封，无以塞小人之望耳。故观于汝愚之行谊，殆不能无叹惜云。

第八十四回
贺生辰尚书钻狗窦　侍夜宴艳后媚龙颜

却说赵汝愚既死，擢余端礼为左丞相，京镗为右丞相，谢深甫参知政事，郑侨知枢密院事，何澹同知院事，端礼本与汝愚同心辅政，及汝愚窜逐，不能救解，未免抑郁不平，并因中外清议，亦有谤词，遂称疾求退。宁宗初尚不允，及再表乞休，乃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京镗遂得专政，他想把朝野正士，一网打尽，遂与河澹、刘德秀、胡纮三人，定出一个伪学的名目，无论是道学派，非道学派，但闻他反对侂胄，与攻讦自己，统说他是伪学一流。他才算是真小人。刘德秀首先上言，愿考核真伪，辨明邪正，宁宗即颁发原疏，令辅臣复议。京镗遂搜取正士姓名，编列伪籍，呈入宁宗，拟一一窜逐。太皇太后吴氏，闻这消息，劝宁宗勿兴党禁。宁宗乃下诏道："此后台谏给舍论奏，不必更及往事，务在平正，以副朕建中至意。"这诏一下，京镗等当然愤闷，韩侂胄愈加忿怒，国子司业汪逵、殿中侍御史黄黼、吏部诗郎倪思，均因推尚道学，先后被斥。又有博士孙元卿、袁燮、国子正陈武等，统皆罢去。端明殿学士叶翥，严斥伪学，得入枢密。御史姚愈，尝劾倪思倚附伪学，得擢为侍御史。太常少卿胡纮复极陈："伪学误国，全赖台谏排击，得使元恶殒命，群邪屏迹，今复接奉建中诏命，恐将蹈建中靖国的覆辙，宜严行杜绝，勿使伪学奸党，得以复萌"等语。大理司直邵裒然，亦上言："伪学风行，不但贻祸朝廷，并且延及场屋，自后荐举改官，及科举取士，俱应先行申明，并非伪学，然后可杜绝祸根"云云，宁宗居然准奏，命即施行。

先是朱熹奉祠家居，闻赵汝愚无辜被逐，不忍默视，因手草封事数万言，历陈奸邪欺主，及贤相蒙冤等情，拟即缮录拜发。惟子弟诸生，更迭进谏，俱言此草一上，必且速祸，熹不肯从。门人蔡元定，请卜易以决休咎，乃揲蓍成爻，占得遁及同人卦辞。熹亦知为不吉，因取稿焚毁，只上奏力辞职衔。有诏命仍充秘阁修撰，熹亦不至。当胡纮未达时，尝至建安谒熹，熹待学子，向来只脱粟饭，不能为纮示异，纮因此不悦。及为监察御史，即意图报复，以击熹为己任，只因无隙可寻，急切无由弹劾。至伪学示禁，便以为机会已至，乐得乘此排斥，草疏已成，适改官太常少卿，不便越俎言事，可巧来了一个沈继祖，因追论程颐为伪学，得任御史，滤遂把疏草授与继祖，令他奏陈，谓可立致富贵。继祖是抱定一条升官发财的宗旨，偶然得此奇缘，仿佛是天外飞来的遭际，遂把草疏带回寓中。除录述原稿外，再加添几条诬陷的话儿，大致是劾熹十罪，结末是熹毫无学术，惟剽窃张载、程颐的余论，簧鼓后进，乞即褫职罢祠。熹徒蔡元定，佐熹为妖，乞即送别州编管。果然章疏朝上，诏令暮发，削秘阁修撰朱熹官，窜蔡元定至道州。已而选人余嚞上书，乞诛熹以绝伪学，谢深甫披阅嚞书，看是一派狂吠，遂将书掷地道："朱熹、蔡元定，不过自相讲明，有甚么得罪朝廷呢？"还是他有点天良。于是书不得上，众论稍息。蔡元定字季通，系建阳人氏，父名发，博学群书，尝以程氏《语录》、邵氏《经世》、张氏《正蒙》等书，授与元定，指为孔孟正脉。元定日夕研摩，通晓大义，嗣闻朱熹名，特往受业，两下晤谈，熹惊诧道："季通你是我友，不当就弟子班列。"元定仍奉熹为师。尤袤，杨万里等，交相荐引，屡征不起。会伪学论起，元定叹道："我辈恐不免哩。"及道州遭谪，有司催迫甚急，元定毫不动容，即与季子沈徒步就道，驰行三千里，足力流血，无几微怨言，且贻书诫

诸子道："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勿因吾得罪，遂懈尔志。"逾年病殁，当世称为西山先生。

庆元三年冬季，太皇太后吴氏崩，遗诏谓："太上皇帝，疾未痊愈，应由承重皇帝服齐衰五月。"宁宗改令服丧期年，尊谥为宪慈圣烈四字，攒祔永思陵。越月诏籍伪学，列籍凡五十九人，一并坐罪。试录述姓氏如下：

赵汝愚　留　正　周必大　王　蔺曾居宰辅。

朱　熹　徐　谊　彭龟年　陈傅良　章　颖

薛叔似　郑　湜　楼　钥　林大中　黄　由

黄　黼　何　异　孙逢吉曾任待制以上官职。

刘光祖　吕祖俭　叶　适　杨　芳　项安世

李　埴　沈有开　曾三聘　游仲鸿　吴　猎

李　祥　杨　简　赵汝谠　赵汝谈　陈　岘

范仲黼　汪　逵　沈元卿　袁　燮　陈　武

田　澹　黄　度　张体仁　蔡幼学　黄　颖

周　南　吴柔胜　王厚之　孟　浩　赵　巩

白炎震曾任散官

皇甫斌　范仲壬　张致远曾任武官。

杨宏中　周瑞朝　张　衜　林仲麟　蒋　傅

徐　范　蔡元定　吕祖泰俱士人。

党禁既兴，《六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诸书，亦垂为世禁，朝右无一正士，所有宰辅以下，统是韩家门内的走狗，侂胄亦早封保宁军节度使，寻复加官少傅，封豫国公。吏部尚书许及之，谄事侂胄，无所不至，每思侂胄援引，得预枢要，偏待了两年有余，望眼将穿，一些儿没有佳报，他心中是说不出的苦楚，没奈何静俟机缘，再行乞请。想是官运未通。可巧侂胄生日，开筵庆寿，群臣各敬送寿仪，届期往祝。及之也硬着头皮，割舍千金，备得一份厚礼，先日恭送，到了往拜的时候，日未亭午，总道时候尚早，不妨迟迟吾行，谁知到了韩宅，阍人竟掩门拒客。他惊惶得了不得，轻轻地敲了数下，但听门内竟呵叱出来。再自述官衔，乞求放入，里面又屏声道："什么里部吏与里字同音。外部？如来祝寿，也须清早恭候，现在是甚么时候了。"及之心下益慌，情愿厚赠门金，恳他容纳。已是临渴掘井。阍人方指示一条门径，令他进去。看官道是何路？乃是宅旁一扇偏门，凡奴隶及狗，由此进出，及之已喜出望外，便向偏门中伛偻而入。那阍人已经待着，由及之馈他多金，方引入正厅拜寿，及之到寿坛前，恭恭敬敬地行了三跪九叩礼，然后转入客座，但见名公巨卿，统已先在座中。你会巴结，谁知别人比你还要巴结。自己愈觉懊悔。及酒阑席散，先抢步上前谢宴，最后方才退出。过了两日，再去拜见侂胄，寒暄已毕，便历叙知遇隆恩与自己衰癃情状，甚至涕泪满颐。侂胄慢吞吞地答道："我也念汝衰苦，正想替汝设法呢。"及之听得此语，好似恩纶下降，自顶至踵，无不感悦，不由地屈膝下跪道："全仗我公栽培！"侂胄微笑道："何必如此，快请起来！当即与君好音。"及之又磕了几个响头，才自起立，口中谢了又谢，始告别而去。不到两天，即有内批传出，令及之同知枢密院事。都下有知他故事的，遂赠他两行头衔，一行是"由窦尚书"四字，一行是"屈膝执政"四字。及之并不自惭，反觉意气扬扬，入院治事。笑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同时还有天潢贵胄，叫作赵师羼古作择字。是燕王德昭八世孙，曾举进士第，累任至大府少卿，自侂胄用事，更加意献媚，得擢司农卿、知临安府，当侂胄庆寿时，百官争馈珍异金珠等类，不胜枚举。师羼独袖出小盒，呈与侂胄道："愿献小果核贿觞。"大众都疑是甚么佳果，至开篋出视，乃是粟金蒲萄小架，上缀大珠百余粒，都是精圆秀润，烨烨生光，众人齐声称赏，侂胄却不过说了"还好"二字，顿使人人惭沮，自觉礼仪太轻，赧然而退。侂胄有张、谭、王、陈四妾，均封郡夫人，三夫人绰号满头花，妖冶异常，尤得宠幸。其次又有十婢，也是日抱衾裯，未曾失欢。适有趋炎附势的狗官，献入北珠冠四顶，侂胄分给四夫人，惟十婢统是向隅。十婢且羡且妒，自相告语道："我等未尝非人，难道不堪一戴么？"自是对着侂胄，不是明讥，便是暗讽，添了侂胄一桩心事。这消息传至师羼耳中，亟出钱万缗，购得北珠冠十枚，瞷得侂胄入朝，径自献入。十婢大喜，分持以去。至侂胄退归，十婢都来道谢，侂胄也是心欢。过了数日，都市行灯。十婢各带珠冠，招摇过市，观者如堵，无不称羡。十婢返语侂胄道："我辈得赵太卿厚赠，光价十倍，公何不酬给

一官呢。"侂胄允诺,次日即进师睪为工部侍郎。侂胄又尝与客饮南园,师睪亦得列座,园内装点景色,精雅绝伦,就中有一山庄,竹篱茅舍,独饶逸趣。侂胄顾客道:"这真田舍景象,但少鸡鸣犬吠呢。"客方谓鸡犬小事,无关轻重,不料篱间竟有狺狺的声音,震动耳鼓,侂胄未免惊讶。及仔细审视,并不是韩卢晋獒,乃是现任工部侍郎赵师睪,确是狗官。侂胄不禁大笑。师睪益摇头摆尾,作乞怜状,他客虽暗暗鄙薄,但也只好称他多能,取悦侂胄。侂胄益亲信师睪,太学诸生有六字诗道:"堪笑明廷鹓鹭,甘作村庄犬鸡。一日冰山失势,汤燖镬煮刀刲。"这真是切实描写,差不多似当头棒喝呢。

且说伪学禁令,愈沿愈严,前起居舍人彭龟年,及主管玉虚观刘光祖,俱追夺官职。京镗调任左丞相,谢深甫进任右丞相,何澹知枢密院事,韩侂胄竟晋授少师,封平原郡王。京镗、何澹、刘德秀等,尚日日排击善类,唯恐不尽,独朱熹在籍,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熹谢遣生徒,熹但微笑不答。至庆元三年六月,老病且笃,尚正座整衣冠,就寝而逝,年七十一。熹著述甚富,有《周易本义》、《启蒙》、《著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诸书。至若编次成帙、有《论孟集义》、《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仪礼经传通解》,无不原原本本,殚见洽闻。门人不可胜计,如黄干、李燔、张洽、陈淳、李方子、黄灏,辅广、蔡沈诸子,最为著名。干尝述熹行状,谓:"道统正传,自周孔以后,传诸曾子、子思、孟子,孟子以后,得周、程、张诸子,继承绝学。周、程、张以后,要算朱夫子元晦。"看官不要说他阿私所好呢。惟同时有金溪陆氏兄弟,以儒行著,与朱子学说不同,常相辩难。陆氏有兄弟三人,长名九龄,字子寿,次名九渊,字子静,又次名九韶,字子美。九龄曾知兴国军,九渊亦知荆门军,俱有政绩,因此声名益著,学徒号为二陆。九韶隐居不仕,惟著有《梭山文集》,流传后世。九渊尝至鹅湖访朱熹,互谈所学,宗旨各殊。及熹守南康,九渊又往访,熹邀九渊至白鹿洞,九渊对学徒演讲,为释《论语》中君子喻义,小人喻利一章,说得淋漓透彻,听者甚至泣下。熹亦佩服,叹为名论,足药学士隐痼。惟无极太极的论解,始终龃龉,辩论不置。杨简、袁燮、舒璘、沈焕等,均传陆学,称九渊为象山先生。后来韩侂胄遭诛,学禁悉弛,追赠朱熹宝漠阁直学士,赐谥曰文。理宗宝庆三年,晋赠太师,封徽国公。陆九龄亦得追赠朝奉郎,予谥文达,九渊得谥文安,朱子为道学名家,故特详述,二陆亦就此插叙,仍不没名儒之意。这也不必细表。

单说太上皇后李氏,自宁宗受禅后,却还安分守己,没甚做作。至庆元六年,一病即逝,尊谥慈懿,仅逾两月,太上皇亦崩。庙号光宗,合葬永崇陵。既而皇后韩氏亦殁,谥为恭淑。后父同卿,曾知泰州事,因后既正位,累迁至庆远军节度使,加封太尉。他却持盈保泰,不敢自恣,所以中外人士,但知侂胄为后族,不知同卿为后父。同卿先后一年卒,后殁后,侂胄仍骄横如故,引陈自强力签书枢密院事。自强为侂胄童子师,闻侂胄当国,乃入都待铨。侂胄即令从官交章论荐,不次超迁,计自选人至枢府,才阅四年。侂胄荐引陈自强,我谓其尚知有师。处士吕祖泰,即祖俭弟,击鼓上书,请诛韩侂胄,宫廷中诧为奇事。相传书中有警语云:

> 道学自古所恃以为国者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勋劳者也。立伪学之禁,逐汝愚之党,是将空陛下之国,而陛下尚不知悟耶?陈自强,韩侂胄童稚之师,躐至宰辅,陛下旧学之臣彭龟年等,今安在耶?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于此。愿急诛侂胄,而逐罢自强之徒,故大臣在者,独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将不测矣。

未几诏下,谓:"祖泰挟私上书,语言狂妄,着拘管连州。"右谏议大夫程松,与祖泰为总角交,闻祖泰得罪,恐自己不免被嫌,遂独奏称:"祖泰应诛,且必有人主使,所以狂言无忌,就使圣恩宽大,待以不死,亦当加以杖黥等罪,窜逐远方。"殿中侍御史陈说,亦以为言,乃杖祖泰一

百，发配钦州收管。周必大虽早罢相，尚存太保官衔，至是也为监察御史林采等所劾，贬为少保，侂胄反得加封太傅。至庆元七年，改元嘉泰，临安大火，四日乃灭，焚烧民居至五万三千余家，宁宗虽下诏罪己，避殿减膳。但侂胄仍然专权，进陈自强参知政事，程松同知枢密院事。松初知钱塘县，不到二年，即为谏议大夫，看官不必细问，便可知他是谄事侂胄，所以官运亨通。既而满岁未迁，特出重价购一美姝，取名松寿，送与侂胄。不怕四夫人吃醋么？侂胄问松道："奈何与大谏同名。"松答道："欲使贱名常达钧听呢。"侂胄不禁加怜，因令松升入枢府。越年，复以苏师旦兼枢密院都承旨，师旦本侂胄故吏，尝司笔札，侂胄爱他敏慧，特将师旦姓名，参入嘉王邸中，目为从龙旧臣，于是权势日盛。惟是时京镗早死，何澹、刘德秀、胡纮三人，亦渐失侂胄欢心，相继罢职。侂胄颇自悔党禁，意欲从宽。从官张孝伯、陈景思等，亦劝侂胄勿为已甚，乃追复赵汝愚、留正、周必大、朱熹等官。

会值继后议起，杨贵妃与曹美人，均得宠宁宗，各有册立的希望。杨性机警，颇涉猎书史，知古今事，曹独柔顺，与杨不同。平时韩家四夫人，出入宫闱，尝与杨、曹二妃，并坐并行，不分尊卑。杨心中颇存芥蒂，未免露诸词色，曹却和颜相待，毫不争论。四夫人转告侂胄，侂胄因劝宁宗册曹置杨，毕竟杨妃心灵，早有所觉，她与曹阳示和好，爱同姊妹，平居道及心事，尝谓："此后中宫，不外你我二人，应各设席请幸，觇知上意，以决此举。"曹当然应允。惟设席时须分迟早，杨却让曹居先，自愿落后。曹不知是计，反窃自欣幸，只面子上不得不推逊一番。偏杨氏决意照议，曹欢然如约而去。届期这一日，曹美人先邀帝饮，待至日旰，才见车驾到来，当由美人接入。请帝上坐，自己检点酒肴，侧坐相陪。酒甫二巡，忽有宫女入报道："贵妃娘娘来了。"曹美人只好起座，延令入室，邀他同席。杨妃对宁宗道："陛下一视同仁，此处已经赏光，应该转幸妾处。"宁宗闻言，便欲起身，急得曹美人连忙遮拦，再求宁宗加饮几杯。杨妃复道："曹姊何必着急，陛下到妾处一转，仍可回至姊处。"宁宗也连声称善，便挈杨妃竟行。既至杨妃宫内，杨妃放出一番柔媚手段，笼络宁宗，银缸绿酒，问夜未央，宝髻红妆，似花解语。睹娇姿兮如滴，觉酒意之更醺，等到霞觞催醉，玉山半颓，那边是倦眼微饧，留髡欲睡，这边是余情谴绻，乘势乞求。宁宗也不遑细想，便令杨妃取过纸笔，写了数字，乃是贵妃杨氏可立为皇后一语。够了。杨妃大喜，惟还要宁宗再书一纸，仍然照前语写就。于是屈膝谢恩，一面细嘱近侍，把御笔分发出去，一面撤去残肴，卸了晚妆，并替宁宗解去龙衣，拥入寝中，这一夕的龙凤交欢，比寻常侍寝的时候，更增十倍。小子有诗咏道：

到底名花不让人，一支竟占六宫春。

深宵侍宴承恩泽，雨露从来不许匀。

翌晨，百官入朝，但见一位椒房贵戚，匆匆登殿，从袖中取出御笔，宣布杨氏为皇后了。欲知此人是谁，待至下回交代。

观许及之、赵师羼及松寿事，仿佛是一部《官场现形记》。观杨贵妃及曹美人事，仿佛一篇宫闱夺宠录。而伪学之禁，与侂胄之横，均系本回中宾位文字。要之女子与小人，皆为难养，小人未有不献谀者，女子亦未有不取媚也，吾谓女子犹不足责，以须眉而同巾帼，耻已极矣。甚至比巾帼之不如，可耻更何若耶？孟子谓人之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且泣也几希，观此回而其言益信。

第八十五回
倡北伐丧师辱国　据西陲作乱亡家

却说后位已定，登殿宣布的贵戚，叫作杨次山。杨贵妃尝认他为兄，其实并不是至亲骨肉，但因他籍贯相同，彼此冒认。杨妃出身微贱，随母张氏，入隶德寿宫乐部，丽质聪明，闻声即悟，雏喉娇小，按节能歌，并且生就一副楚楚身材，亭亭玉貌，所有六宫妇女，自妃嫔以下，均觉相形见绌，因此都叹为尤物。未几母老归籍，独女留宫中，入侍吴太后，善承意旨。太后颇加怜爱，遂赐与宁宗。宁宗见她色艺过人，当然欣慰，遂封为婕妤，累迁至贵妃。此时与曹美人阴争后位，竟仗着心灵手敏，夺得锦标，又恐韩侂胄与她反对，或至封诏驳还，所以请宁宗书就两纸，一纸照常例颁发，一纸特交杨次山，嘱令先示朝堂，免致中变。确是智女。及侂胄闻知，没法变更，只好仰承上意，听百官准备册后隆仪，诹吉举礼罢了。一著输与娘子军。

册后礼成，群臣多半加秩，侂胄竟进位太师，独谢深甫力求罢政，奉诏准奏，进陈自强为右丞相，许及之知枢密院事，自强性甚贪鄙，四方致书，必加馈遗，方才启视，否则概置不阅。且纵令子弟亲戚，关通货贿，凡仕途干进，必先讲定价值，然后给官。当都城大火时，自强所贮金帛，俱成煨烬，侂胄首赠万缗，辅臣以下，闻风致馈，不数月间，得六十万缗，比较前时所失，竟得倍偿。自强喜跃得很，尝语人道："自强只有一死，以报师王。"有时与僚属谈及，必称侂胄为恩主恩父，父生师教，故父与师尚得相连，从来有称徒为父者，有之由自强始。苏师旦为叔，堂吏史达祖为兄，侂胄专揽国柄，自强与他表里为奸，朝政益不可问。只是恃宠生骄，久静思动，这个位极人臣的韩师王，居然欲整军经武，觊立大功，做一番掀天揭地的事业。看官道是何事？乃是恢复中原，北伐金邦的创议。是自寻死路了。

金自世宗殁后，嗣主璟沉湎酒色，不修朝政，内宠幸妃李师儿，外宠佞臣胥持国，师儿因父湘得罪，没入宫庭，寻以慧黠得幸，势倾后宫。胥持国曾与试童子科，以通经列选，为太子祗应司令。金主在东宫时，已加信任，及即位，遂召为参政。他与李师儿密通关节，相倚为援，金人为之语道："经童作相，监婢为妃。"自是政治大紊，兵刑废弛。北方鞑靼等部，屡来扰边，金廷遂连岁兴师，士卒疲敝，府库空匮。好容易击退外寇，又复内讧迭起，盗贼相寻，以是民不堪命，几无宁日。

韩侂胄闻这消息，以为有机可乘，乐得出些风头，自张权力。苏师旦更极力怂恿，于是聚财募卒，出封桩库金万两，待赏功臣。且市战马，造战舰，增置襄阳骑军，加设溆浦水军。安丰守臣厉仲方，上言淮北守臣，咸愿归附。浙东安抚使辛弃疾，又入称金国必亡，愿属元老大臣，备兵应变。又有邓友龙自使金归来，具言金国困弱，反手可取状。侂胄大喜，决计用兵，并追崇韩、岳诸人，风厉将士。韩世宗已于孝宗庙，追封蕲王，独岳飞只予谥武穆，未得王爵，侂胄乃请命宁宗，追封岳飞为鄂王。寻夺秦桧官爵，改谥谬丑。封岳夺秦，似属快心之举，但不应出诸韩侂胄。当下与许及之商议，意欲令守金陵，这及之是个篾片朋友，教他做个磕头虫，很是善长，若要他出守要塞，独当方面，他直是茫无所知，如何敢去？不得已坚辞不行。侂胄反懊恼起来，竟令致仕。这遭坏了，连磕头都没用了。惟陈自强却想出一条好计，请遵孝宗典故，创国用司，总核内外财赋。侂胄一力赞成，竟把这国用使职掌，令自强兼任，且命参政费士寅、张岩，同知国用事。这三人统是剥民

好手，一齐上台，正好将东南元气，斫丧殆尽。一面劝宁宗下诏改元，振作士气，宁宗无不依从，遂命将嘉泰五年，改作开禧元年。适武学生华岳上书，谓："朝廷不宜用兵，轻启边衅，并乞斩韩侂胄、苏师旦等以谢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旋编管建宁，命皇甫斌知襄阳府，兼七路招讨副使，郭倪知扬州，兼山东京东招抚使。侂胄尚恐中外反对，特令陈自强、邓友龙等，代为奏请，劝宁宗委任重权，得专戎政。宁宗遂令侂胄平章军国事，三日一朝，赴都堂议政。且将三省印信，并纳侂胄私第中。侂胄益自恣肆，升黜将帅，往往假作御笔，绝不奏白。倚苏师旦为腹心，使为安远节度使，领阁门事。

是时金主璟已闻宋将用兵，召诸大臣会议边防，诸大臣均奏对道："宋方败衄，自救不暇，恐未敢叛盟。"完颜匡独矍然道："彼置忠义保捷各军，取先世开宝天禧纪元，岂甘心忘中原么？"宁宗改元之意，却被完颜匡揭明。金主璟点首称是，乃命平章仆散揆，一译作布萨揆。会兵至汴，防御南军。仆散揆既至汴京，移文至宋，诘责败盟。宋廷诡言增戍防盗，并无他意。揆遂按兵不动，且入奏金主，不必加防。既而宋使陈景俊，往贺金主正旦，金主璟与语道："大定初年，我世宗许宋世为侄国，迄今遵守勿忘。岂意尔国屡犯我边，朕特遣大臣宣抚河南，尔国曾谓未敢败盟。朕念和好已久，委曲涵容。恐侄宋皇帝，未曾详悉，尔归国后，应详告尔主，谨守盟言！"景俊应命而归，先白陈自强，自强戒使勿言。嗣金使太常卿赵之杰来贺正旦，韩侂胄故意令赞礼官，犯金主父嫌名，挑动衅隙。之杰当然动怒，入朝相诘。侂胄请帝拒使，著作郎朱质且言："金使无礼，乞即斩首！"宁宗还算有些主意，不从质言，只令金使改期朝见。之杰忿恚自去。侂胄遂令邱崈为江淮宣抚使，崈辞不就命，且手书切谏侂胄道："金人未必有意败盟，为中国计，当力持大体，平时申儆军实，常操胜势，待衅自彼作，庶彼曲我直，方可动兵。否则胜负难料，恐未免误国呢。"侂胄不悦，竟饬皇甫斌、郭倪等，就近规复。

至开禧二年，皇甫斌进兵唐州，郭倪进兵泗州，侂胄因再令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兴州都统制吴曦为副。曦系吴璘孙，节度使吴珽次子，本任殿前副都指挥，郁郁不得志，因纳赂宰辅，自求还蜀。陈自强为白韩侂胄，侂胄遂使为兴州都统制。曦即日出都，既至兴州，便谮去副统制王大节，收揽兵权，潜蓄异图。及程松入蜀，召曦议事，拟责曦廷参，曦半途折回。松用东西军千八百人自卫，又被曦抽调以去。松尚未悟，寻有诏令曦兼陕西、河东招抚使。知大安军安丙，屡向松发曦异谋，松仍不省。献松寿时何其智？遇吴曦时何其愚？就是朝内的韩侂胄，也还道他是一个将种，可为爪牙腹心，日夕望他建功，哪知他已令门客姚巨源，潜至金都，愿献关外阶、成、和、凤四州，求封蜀王了，侂胄闻泗州得利，新息、褒信、颍上、虹县，陆续克复，心下大喜，遂嘱直学士院李璧草诏伐金，略云：

> 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顺，匹夫无不报之仇。蠢尔丑虏，犹托要盟，朘生灵之资，奉溪壑之欲，此非出于得已，彼乃谓之当然。军入塞而公肆创残，使来廷而敢为桀骜，洎行李之继迁，复嫚词之见加；含垢纳污，在人情而已极，声罪致招，属胡运之将倾。兵出有名，师直为壮，言乎远，言乎近，孰无忠义之心？为人子，为人臣，当念祖宗之愤。敏则有功，时哉勿失！

此诏一颁，即遣薛叔似宣抚京、湖，邓友龙宣抚两淮，按日里遣将调兵，逐队北伐。金主璟闻已宣战，仍遣仆散揆领汴京行省，尽征诸道籍兵，分守要塞；并因战事起自韩侂胄，恐人民发掘韩琦坟，特令彰德守巨，派兵守护。观金主此举，可见曲有攸归。侂胄尚未知金兵厉害，迭饬各路进兵，哪知金人已处处有备，无懈可击。郭倪遣郭倬、李汝翼等，进攻宿州，被金人杀得大败，遁还蕲州。金人追击郭倬，将倬围住，倬顾命要紧。竟把马军司统制田俊迈，执畀金人，只说是由他启衅。金人才放他一线生路，狼狈逃回。既而建康都统制李爽攻寿州，也为所败，皇甫斌又败绩唐州，江州都统王大节，往攻蔡州，金人开城搦战，大节部下，立即溃退。败报连达宋廷，韩侂胄方惊慌起来，没奈何请出邱崈，令代邓友龙职，往抚两淮。崈字宗卿，江阴军人，素怀忠义，他本主

张恢复，只因宿将凋零，时不可战，所以前次辞职不就；至是闻两淮日棘，不得不应命赴镇，窃非真将帅材，不过为当时计，尚算他是老成，故亦补叙履历。所有王大节、皇甫斌、李汝翼、李爽等，均皆坐贬。郭倬罪状较著，斩首镇江。侂胄也自咎轻举，悔为苏师旦所误，凑巧李璧入访，侂胄留与共饮，席间谈及师旦事，璧遂极言："师旦怙势招权，使公负谤，非窜逐不足谢天下。"侂胄因罢师旦官，籍没家资，谪令韶州安置。师旦罪固不贷，还问用师旦者为谁？如何不自知罪？

过了月余，忽有警报传入，金兵分九道南来了。原来仆散揆闻宋师败退，遂议定九道南侵的计策，自率兵三万出颍寿，完颜匡率兵二万五千出唐邓，纥石烈子仁纥石烈一作赫舍哩。率兵三万出涡口，纥石烈胡沙虎一译作赫舍哩呼沙呼。率兵二万出清河口，完颜充率兵一万出陈仓，蒲察贞率兵一万出成纪，完颜纲率兵一万出临潭，石抹仲温石抹一作舒穆噜。率兵五千出盐川，完颜璘率兵五千出来远。九路兵依次南下，急得韩侂胄寝食不安，只好重任两淮宣抚使邱窃，令签书枢密院事，督视江淮军马。金将胡沙虎自清河口渡淮，进围楚州。淮南大震。或劝窃弃淮守江，窃怫然道："我若弃淮，敌便临江，是与敌共长江的险阻了，此事岂可行得？我当与淮南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日夕戒严，

偏金兵逐节进攻，势如破竹，完颜匡陷光化，入枣阳，江陵副都统魏友凉，突围南奔，招抚使赵淳，焚樊城夜遁。完颜匡更破信阳、襄阳、随州，进围德安府，仆散揆也引兵至淮，潜渡八叠滩。守将何汝励、姚公佐，仓猝溃走，自相践踏，死亡无数。仆散揆遂夺濒口，下安丰军，及霍邱县，围攻和州，还有纥石烈子仁一军，破滁州，入真州，郭倪遣兵往援，不战而溃，倪遂弃扬州遁去。亏得副将毕再遇，引兵趋六合，截住金兵。纥石烈子仁麾兵大至，再遇伏兵南门，自督弓弩手登城，偃旗息鼓，持满以待，至金兵临濠，一声梆响，万弩齐发，射毙金兵无数，再令伏兵出关，掩杀过去，金兵立即惊溃，再遇收兵回城。翌日，纥石烈子仁自来督攻，城中矢尽，不免惊惶。再遇道："不妨不妨，我自有借箭的法儿。"当下令步兵张盖，往来城上，金兵总道是统兵大员，挽弓争射，不到多时，城楼上面，集矢如猬。再遇令守兵拔矢还射，不下数万支，再用奇兵出击，敌复遁去。

仆散揆闻子仁不利，仍欲通好罢兵，觅得韩琦五世孙元靓，遣令渡淮，示意邱窃。窃问所由来，元靓谓："两国交兵，北朝皆谓韩太师意，今相州宗族坟墓，皆不可保，只得潜踪南来，走依太师。"窃复询及金人情势，及和战大略，元靓始露讲解的意思。窃复使人护送北归，令他往求金帅文书，方可议和。未几，元靓复返，得仆散揆来函，约议和款。窃乃上表奏闻，侂胄已亟欲讲和，遂谕窃主持和约。窃乃遣刘佑持书贻揆，愿讲好息兵。揆谓："须称臣割地，献出首祸，才可言和。"刘佑返报，窃遣王文再往，言："用兵乃苏师旦、邓友龙、皇甫斌等所为，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贬黜，无庸再议了。"揆又道："侂胄若无意用兵，师旦等怎敢专权？此语未免欺人呢。"应有此语。仍遣文归报。窃复遣使继往，许还淮北流民，及本年岁币，揆乃暂许停战，自和州退屯下蔡，再行正式议和。

侂胄闻金人欲罪首谋，恐和议不成，尚遣人督促吴曦进兵，希冀一胜，或得容易言和。曦佯遣兵攻秦陇，暗待姚巨源还报消息。至巨源归来，报称金人许封蜀王，令他按兵闭境，曦遂令部将王喜等退师。金将蒲察贞入和尚源，陷西和州，乘势进大散关，曦节节退让，直至置口，由金将完颜纲遣使与会，令曦献出诰敕。曦尽行交付，纲乃传金主诏命，遣马良显赍给书印，封曦为蜀王。曦秘密拜受，遂还兴州。是夕，天赤如血，光焰烛地，到了黎明，曦召僚属与语道："东南失守，车驾已幸四明，此地恐亦难保。现金已遣使招降，封我王蜀，我拟从权济事，免得蜀民涂炭呢。"明明叛逆，还要作甚么诳语？部吏王翼、杨骙之抗议道："东南并未有这般警信，副使从何处得来？就使东南危急，亦应戮力效忠，否则相公忠孝八十年门户，一朝扫地了。"曦奋然道："我意已决，尔等不必多言。"遂遣任辛奉表至金，献蜀地图，及吴氏谱牒。一面致书程松，言金使欲得阶、成、和、凤四州，方肯许和。公可守则守、不

可守则去。程松时在兴元，闻报大惊，想是没有耳目。仓皇无措。会报金兵大至，慌忙夜走，逾米仓山西行，道出阆州，顺流至重庆，贻书与曦，径称蜀王，求给路费。所志如此。曦用匣封致馈，松望见大恐，疑为藏剑，起身亟奔。来使追及松后，传言匣中乃是馈金，松始敢发。及开箧，果系黄白物，乃返使道谢，亟兼程出峡，西向掩泪道："我今始保住头颅了。"留下这个头颅，有甚么用处？

邱峦闻吴曦叛信，上疏请勉成和议，申讨叛逆，且言："金人既指韩侂胄为首谋，移书金帅时，请免系韩名。"侂胄大怒，竟罢峦职，令张岩往代峦任，且拟封曦为蜀王，令他反正御敌。诏尚未发，曦已自称蜀王，改开禧三年为元年了。曦既受金命，遂遣部将利吉，导金兵入凤州，付给四郡版图，表铁山为界，即以兴州为行宫，乘黄屋，建左纛，改元，置百官，遣董镇至成都，修筑宫殿，以便徙居。并遣人告知伯母赵氏，赵氏怒绝来使，不令进见。转告叔母刘氏，刘日夜号泣，骂不绝口，曦扶令他去。族子僎为兴元统制，接得伪檄，心甚不平。独曦自鸣得意，分部兵十万为十军，各置统帅，遣禄祈、房大勋戍万州，泛舟下嘉陵江，声言约金人夹攻襄阳。且传檄成都、潼川、利州、夔州四路，募兵图宋，改兴州为兴德府，召随军转运使安丙为丞相长史，权行都省事。丙阳奉阴违，俟隙以图。曦又召权大安军杨震仲，震仲不屈，饮药自尽。曦从弟晛，劝曦引用名士，笼络人心，曦迭下征命，士人多不屑就征。陈威削发为僧，史次奉涂目为瞽，李道传、邓性甫等，均弃官潜走。又有权漠州事刘当可，简州守李大全、高州巡检郭靖，皆不屈自杀。孤忠可表。

知成都府杨辅，尝言吴曦必反，宁宗曾闻辅言，遂以为辅能诛曦，密授四川制置使，许他便宜行事。青城山道人安世通，遂劝辅仗义讨逆，辅自思不习兵事，且内郡无兵可用，因迁延不发。曦恐他有异谋，移辅知遂宁府，辅即以印授通判韩植，弃城自去。独监兴州、合江仓杨巨源，密谋讨曦，阴与曦将张林、朱邦宁，及忠义士朱福等，深相结好，共图举义。眉州人程梦锡，探得密图，转告转运使安丙。丙方称疾不视事，嘱梦锡函招巨源，延入寝室。巨源道："先生甘为逆贼的丞相长史么？"丙流涕道："目前兵将，我所深知，多是酒囊饭袋，不足与谋。必得豪杰，乃灭此贼。"巨源竟起座道："非先生不能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了此事。"丙转悲为喜，遂与巨源共议诛曦。会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亦结军士李贵，进士杨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数十人，谋倡义举。好义语众道："此事誓死报国，救西蜀生灵，但诛曦后，若后任非人，恐一变未息，一变复生，终无了局。我意宜奉安运使主事，才保无虞。"大众同声赞成。好义遂使坤辰来邀巨源，巨源立刻往会，与他定约，即返报安丙。丙始出视事。杨君玉与白子申，共草密诏，中有数语云："惟干戈、省厥躬，既昧圣贤之戒，虽犬马识其主，乃甘夷虏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诏已草定，待至夜半，好义即率徒众七十四人，潜至伪宫，转瞬间晨光熹微，阍人启户，好义突然闯入，且大呼道："奉朝廷密诏，用安长史为宣抚，令我入诛反贼，敢抗命者族诛！"曦卫兵千余，闻有诏到来，皆弃梃四逸。巨源出会好义，持诏乘马，自称奉使入室，至曦寝门。曦正启门欲逸，李贵拔刀相向道："逆贼往哪里走？"言未已，刃中曦颊。曦忍痛反扑，与贵同时仆地。好义亟呼王换，用斧斫入曦腰，贵得跃起，再用刀猛斫曦首，一颗好头颅，遂与身体分作两截了。好义拾取曦首，驰报安丙，丙即出厅宣诏，军民拜舞，声动天地。又持曦首抚定城中，市不易肆。遂尽收曦党，一一枭斩。众推丙权四川宣抚使，巨源权参赞军事。丙函曦首，及违制法物，与曦所受金人册印，遣使赍送朝廷。且自称矫制平贼，应受处分等语。总计曦僭位至此，只四十一日，小子有诗叹道：

西陲传首达行都，乱贼由来法必诛。
为问吴家贤祖父，生前可有逆施无？

欲知宋廷如何处置，且看下回叙明。

光、宁以前误于和，光、宁以后误于战，要之皆幸臣用事之故耳。韩侂胄之奸佞，不贼桧若，桧主和，侂胄主战，其立意不同，其为私也则同。桧欲劫制庸主，故主和，侂胄欲震动庸主，故主战。桧之世，可战而和者也。侂胄之时，不可战而战者也。苏师旦笔吏进身，程松献妾求宠，以卑鄙龌龊之徒，欲令其运筹帷幄，决胜疆场，能乎否乎？盖不待智者而已知

其必败矣。吴曦之叛，又下于刘豫，豫僭位有年，而曦仅得四十余日，且倡义者只数十人，直走伪宫，即斫逆首，须臾乱定。是而欲乘黄屋，建左纛，多见其不知量也。谚有之："一蟹不如一蟹"，微特光、宁以后无大忠，即大奸亦已歇绝无闻，彼韩侂胄、吴曦诸徒，亦不过乘时以逞奸耳，故秦桧得善终，而侂胄遭殛，刘豫不伏法而吴曦竟诛。

第八十六回
史弥远定计除奸　铁木真称尊耀武

却说吴曦伏诛，函首至都，入献庙社，且徇市三日。诏诛曦妻子，家属徙岭南，夺曦父挺官爵，迁曦祖璘子孙出蜀，存璘庙祀。曦年十余岁时，父挺尝问曦志，曦已有不臣语，挺顿时发怒，蹴曦仆炉火中，面目焦灼，家人号为吴巴子。及出调至蜀，校猎塞上，戴月而归，仰见月中有人，亦骑马垂鞭，与自己面目相似。问诸左右，谓所见皆符，因私念道："想我当大贵，月中人是我前身呢。"遂扬鞭作相揖状，月中人亦扬鞭作答，大约是魔眼昏花，误影作月，左右亦随口贡谀而已。于是异谋益决。从事郎钱巩之，夜梦曦祷神祠，用银杯为珓。甫掷地上，神忽起立与语道："公何疑？公何疑？政事已分付安子文了。"曦似未解，神又道："安子文有才，足能办此。"巩之醒后，遂以语曦，以子文即安丙别字，乃召丙用事。哪知为安丙所图，就此被诛，这也可谓妖梦是践哩。

时金主正遣术虎高琪，术虎一作珠赫呼。奉册至曦，尚未到蜀，曦已伏法。杨巨源、李好义与安丙道："曦死，敌已破胆了，何不亟复关外四州？否则必为后患。"安丙即遣好义攻西和州，张林、李简攻成州，刘昌国攻和州，张翼攻凤州，孙忠锐攻大散关，数路依次得手，金统将完颜钦遁去，四州及大散关，一并克复。宋廷命杨辅为四川宣抚使，安丙为副，许奕为宣谕使，改兴州为沔州。丙自恃功高，与辅未合，为政府所闻，乃复召辅南还，授知建康府，别授吴猎为四川置制使。李好义既复西和州，拟进取秦陇，牵制淮寇。偏为曦旧将王喜所忌，暗加媒孽。安丙听王喜言，檄令停军，士气皆沮。金将术虎高琪，复调集各军，夺去大散关，孙忠锐败走。安丙闻忠锐退还，密嘱杨巨源、朱邦宁率兵往援，乘间诛忠锐。巨源至凤州，闻忠锐来迎，遂命壮士伏在幕后，待忠锐入帐，突发伏兵，拿下忠锐，把他斩首，并杀忠锐子揆。丙以忠锐附金，奏闻朝廷，有诏仍奖丙有加。惟巨源前次诛曦，未得重赏，诏书中也无一字提及巨源，巨源疑丙掩功，颇有怨言。丙乃保荐巨源为宣抚使司参议官。至是掩杀忠锐，又不闻录叙。俄报王喜得任节度使，心益不平。喜为曦故将，贪淫狠愎，诛曦时不肯拜诏，且遣徒党入伪宫，劫掠几尽，又取曦姬妾数人，回家取乐。巨源与好义，统说他不法，独安丙不以为意。喜阴图陷害二人，特嘱令死党刘昌国，潜图好义。昌国投入好义军，佯与结欢，好义性情豪爽，不设城府，尝偕昌国畅饮。一夕，欢宴达旦，好义心腹暴痛，霎时晕毙。及入殓，口鼻爪指，均已青黑，往觅昌国，已早远飏。部众才知为昌国所毒，号恸如私亲。后来昌国报喜，喜极称其能，昌国也扬扬自得。偏偏忠魂未泯，竟来索命，昌国白日出游，忽见好义持刃相刺，遂至惊怖仆地，经旁人扶救回家，背中忽起一恶疽，痛不可忍，叫号数日，旋即死了。事见宋史李好义传，可为下手毒人者戒。

巨源闻好义被害，愈滋不悦，便贻书安丙，斥喜主谋。丙但将喜奏调，移任荆鄂都统制，始终不言喜罪，巨源抑郁不堪，作启与丙，内有数语道："飞矢以下连城，深慕鲁仲连之高谊；解印而去鼓泽，庶几陶靖节之清风。"丙得书，已知巨源阴怀怨望，免不得猜忌起来，王喜且屡遣人愬丙，谓："巨源与私党米福、车彦威谋乱。"喜尚未去沔州，丙即令喜捕鞫车、米两人。看官！你想此事由王喜发起，至此又令他鞫治，就使事无佐证，也要锻炼成狱。眼见得米福、车彦威，冤枉就刑了。丙闻谋乱属实，密使兴元都统制彭辂，往逮巨源，巨源正在凤州附近的长桥旁，与金人交

战，不利而还，途中与彭辂相值。辂询问数语，即令武士挽巨源裾，送至阆州对簿。舟行至大安龙尾滩，将校樊世显乘他不备，竟用利刃枭巨源首，不绝仅守。巨源既死，还说惧罪自刭。过了数日，方由安丙下令瘗埋，蜀人都代他呼冤。剑外士人张伯威，作文相吊，尤为悲切。直至朝廷记念旧功，才赐庙褒忠，赠宝漠阁待制，予谥忠愍。李好义亦追谥忠壮，这且无暇细表。

且说金帅仆散揆退屯下蔡，专待和议，宋廷亦遣使与商。仆散揆定要加罪首谋。议卒未决，会揆病逝，金主命左丞相完颜宗浩，继揆后任，再与宋议和，仍然不成。韩侂胄特征求使才，选得萧山丞方信孺，令为国信所参议官，驰赴金军。信孺至濠州，金将纥石烈子仁责令缚送首谋，信孺不屈，子仁竟缚置狱中，露刃环守，断绝饮食，迫允五事。信孺神色不变，从容与语道："反俘归币，尚可相从，若缚送首谋，向来无此办法。至若称藩割地，更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道："你不望生还么？"信孺道："我奉命出国门时，已将死生置诸度外了。"子仁恰也没法，释信孺缚，令他至汴，见完颜宗浩。宗浩也坚持五议，信孺侃侃辩答，说得宗浩无词可对，但畀他复书，令返报朝廷，再定和战事宜。信孺持书还奏，廷议添派林拱辰为通谢使，与信孺持国书誓草，并许通谢钱百万缗，再行至汴，入见宗浩。宗浩怒道："汝不能曲折建白，骤执誓书前来，莫非谓我刀不利么？"信孺仍不为动，旁有将命官进言道："此事非犒军可了，须别议条款。"信孺道："岁币不可再增，故把通谢钱作代，今得此求彼，我惟有一死报国了。"会闻安丙出师，收复大散关，宗浩乃遣信孺等返宋，仍致复书道："若能称臣，即以江、淮间取中为界；欲世为子国，即尽割大江为界。且斩首谋奸臣，函首来献，并添岁币五万两，犒师银一千万两，方可议和。"信孺归见韩侂胄，侂胄问金帅作何语。信孺道："金人要索五事：一割两淮，二增岁币，三索归附人，四犒军银，还有第五条不敢明言。"侂胄道："但说何妨。"信孺踌躇片刻，竟脱口道："欲得太师头颅。"侂胄不禁变色，拂袖而起，竟入白宁宗，夺信孺三级官阶，居住临江军。奸臣当道，忠臣还有何用？一面再议用兵，撤还两淮宣抚使张岩，另任赵淳为两淮置制使，镇守江淮。为了再战问题，复引出一个后来的奸臣，要与韩侂胄赌个死活，一判低昂。这人为谁？就是史浩子弥远。一奸未死，一奸又来。

弥远以淳熙十四年举进士，累迁至礼部侍郎，兼任资善堂直讲。侂胄轻开边衅，弥远独与反对，曾奏言不宜轻战。至是复密陈危迫，请诛侂胄以安邦，宁宗不省。可巧杨后闻知，也欲乘此报怨，暗嘱皇子荣王曮，弹劾侂胄。曮系燕王德昭九世孙，原名与愿，庆元四年间，丞相京镗等，因帝未有嗣，请择宗室子为养子，宁宗乃召入与愿，育诸宫中，赐名为曮，封卫国公。开禧元年，立曮为皇子，晋封荣王。荣王曮既奉后命，便俟宁宗退朝，当面禀陈，谓："侂胄再启兵端，将危社稷！"宁宗尚叱他无知，杨后复从旁进言，宁宗意仍未决，想是前生与侂胄有缘。杨后道："宫廷内外，哪个不知侂胄奸邪，只是畏他势力，不敢明言，陛下奈何未悟呢？"宁宗道："恐怕未确，且待朕查明，再加罢黜。"杨后道："陛下深居九重，何从密察？此事非嘱托懿亲不可。"宁宗方才首肯。后恐事泄，急召杨次山入商，令密结朝右大臣，潜图侂胄。次山应命而出，转语弥远。弥远遂召钱象祖入都、象祖曾入副枢密，因谏阻用兵，忤侂胄意，谪置信州，至是奉召即至，与弥远定议。弥远又转告礼部尚书卫泾，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张镃，共同决策。继复通知参政李壁，壁亦认可。弥远往来各家，外间已有人滋疑，报知侂胄。侂胄一日至都堂，忽语李壁道："闻有人欲变局面，参政知否？"李壁被他一诘，禁不住面色发赤，徐徐答道："恐无此事。"及侂胄退归，壁忙报弥远。弥远大惊，复商诸张镃。镃答道："势必不两立，不如杀死了他。"弥远本未敢谋杀侂胄，既闻镃言，乃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统兵三百，候侂胄入朝，下手诛奸，侂胄三夫人满头花，适庆生辰，张镃素与通家，遂移庖韩第，伴送寿筵，与侂胄等酣饮达旦。是夕，有侂胄私党周筠，密函告变。侂胄方被酒，启函阅毕，摇首道："这痴汉又来胡说了。"遂将来函付诸烛烬，俟至黎明，命驾入朝。筠复踵门谏阻，侂胄怒

叱道:“谁敢谁敢!”天夺其魄,所以屡劝不信。遂升车而去。甫至六部桥,见前面有禁兵列着,便问为何事?夏震出答道:“太师罢平章军国事,特令震赍诏来府。”侂胄道:“果有诏旨,我何为不知?莫非矫旨不成!”你亦尝假托御笔,所以得此报应。夏震不待辩说,即挥令部下夏挺、郑发、王挺等,率健卒百余人,拥侂胄车,竟往玉津园。既入园中,把侂胄拖出,勒令跪读诏旨。震即宣诏道:

> 韩侂胄久任国柄,轻启兵端,使南北生灵,枉罹凶害,可罢平章军国事。陈自强阿附充位,可罢右丞相。

读至此,夏挺等转至侂胄背后,用锤一击,将侂胄头颅捣碎,一道魂灵,往阎王殿中报到去了。史弥远等久待朝门,至晚尚未得消息,几欲易衣逃去,可巧夏震驰到,报称了事,于是众皆大喜。惟陈自强踢踏不安,钱象祖从怀中出诏,授陈自强道:“太师及丞相,俱已罢职了。”自强道:“我得何罪?”象祖道:“你不看御批中,说你阿附充位么?”自强乃退,登车自去。弥远、象祖等,遂入延和殿,以窜殛侂胄事奏闻。宁宗尚属未信,想尚未醒。及台谏交章论列,亦不加批。越三日,始知侂胄真死,乃下诏数侂胄罪恶,颁示中外,且令籍没侂胄家产。当下抄出物件,多系乘舆御服等类,惟各种珍宝,被侂胄宠妾张王二夫人,自行击碎,因此二妾坐徒。侂胄无子,养子𢓜亦流配沙门岛。四妾十婢,尚未得一后嗣,后之报恶人也亦酷矣。越日,窜陈自强至永州,诛苏师旦于韶州,安置郭倪于梅州,邓友龙于循州,郭僎于连州,张岩、许及之、叶适、薛叔似、皇甫斌等,皆坐党落职,连李壁亦降奇官阶。立荣王曮为皇太子,更名为洵。授钱象祖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卫泾、雷孝友参知政事,史弥远同知枢密院事,林大中签书院事,杨次山晋封府仪同三司,赐玉带。夏震亦得升任福州观察使。且改元嘉定,决计主和。时已遣右司郎中王相如金军,请依靖康故事,以伯父礼事金,增岁币为三十万,犒军钱三万百贯。金将完颜匡,仍索韩侂胄、苏师旦首级,枏谓俟和议定后,当函首以献。完颜匡乃转奏金主,金主仍命匡移文宋廷,索侂胄首,且须改犒军钱为银三百万两。匡奉命后,正值宋相钱象祖,致书金军,述侂胄伏法事,遂召枏入问道:“韩侂胄贵显,已历若干年?”枏答道:“已十余年。平章国事,不过二年余。”匡又道:“今日可否除去此人?”枏尚未知侂胄死耗,便答道:“主上英断,除去何难?”匡不禁微笑,遂与语道:“侂胄已诛死了,汝回去,可亟令送首级来!”枏唯唯而出。还白朝廷,有诏令百官集议,吏部尚书楼钥道:“和议重事,待此乃决。况奸恶已诛,一首亦何足惜。”如不顾国体何?随命临安府斫侂胄棺。检取首级,再由韶州解到苏师旦首,一并畀金,仍遣王枏持送金都。金主御应天门,备黄麾,立杖钺,受二人首,并命悬竿示众,揭像通衢,令吏民纵观。然后漆首藏库,与王枏签定和约。条款如左:

一　两国境界仍如前。

二　嗣后宋以侄事伯父礼事金。

三　增岁币为银帛各三十万。

四　宋纳犒师银三百万两与金。

和议告成,是谓宋金第五次和约。金主遣使归还侵地,命完颜匡等罢兵,王枏亦得南归,诏以和议已成谕天下。适形其丑。调钱象祖为左丞相,史弥远为右丞相,雷孝友知枢密院事,楼钥同知枢密院事,娄机参知政事。未几象祖罢相,弥远以母忧去位,逾年即诏令起复。自是弥远遂得专国政了。嘉定元年,金主璟病殁,璟无子嗣,疏忌宗室,只有世宗第七子永济,素来柔顺,为所钟爱,特封他为卫王。会金主罹疾,永济自武定入朝,遂留宫不遣,既而金主去世,元妃李氏,黄门李新喜,平章政事完颜匡等,定策奉永济即位,尊故主璟为章宗。永济闻章宗遗诏,曾谓:“妃嫔中有二人得孕,生男当立为储贰。”因此恐帝位不固,先事预防,当下令仆散端一译作布萨端。为平章政事,秘密与谋,仆散端遂奏称先帝承御贾氏,当以十一月分娩,今已逾期,还有范氏产期,合在正月,今医称胎形已失,愿削发为尼。永济即以贾氏无娠,范氏损胎,诏告中外。元妃李氏,与承御贾氏,因有违言,竟被永济鸩死,托词暴毙。永济实是阴险,安得称为柔顺。进仆散端为右丞相,军民自是不服。

那东北的斡离河旁,杭爱山下,已有一个蒙

古部长，建九斿白旗，自称成吉思汗，一译作青吉思汗。为后来建立元朝的太祖。他名叫铁木真，一译作特穆津，铁或作帖。系是哈不勒汗的曾孙，哈不勒汗受金封册，为蒙兀国王。相传他始祖叫做乞颜，曾在阿儿格乃衮山麓，辟地居住，数十传后，出了一个朵奔巴延，一译作抚奔默尔根。娶妻阿兰郭斡，一作阿兰果火。生下二子。朵奔巴延病死，阿兰郭斡寡居，夜寝帐中，梦白光自天窗中攒入，化为金色神人，来趋卧榻，与交有孕，复接连生了三子。季子名勃端察儿，状貌奇异，沉默寡言，后来子孙日蕃，各自为部。五传至哈不勒，就是蒙兀国主。见八十回。孙名也速该，并吞邻近诸部，威势颇盛。得妻诃额仑，一作谔楞。产下一男，手握凝血，色如赤石。巧值也速该攻塔塔儿部，擒住敌目铁木真，遂以铁木真名子。也速该被塔塔儿人毒死，铁木真母子相依，非常艰苦，幸赖诃额仑智艺轶群，抚育孤儿，得成伟器。好容易东剿西略，破了泰赤乌部，泰严竣乌一作泰楚特。平了蔑里吉部。又灭克烈部及塔塔儿部。邻境乃蛮部最强，乃蛮一作奈曼。部酋太阳汗率众来争，复被铁木真擒住，杀死了事，以此远近诸部落，相率恐慌，争来归附，情愿奉他为大汗。汗字是外国主子的通称，取名成吉思汗，就是最大的意义。铁木真既即汗位，事在宁宗开禧二年。又用兵西南，出攻西夏。西夏自李乾顺殁后，子仁孝嗣，仁孝庸懦，为相臣任得敬所，亏得金世宗扶助仁孝，讨平乱事，国乃不亡。仁孝遂一意服金，与南宋罕通往来。见八十二回。仁孝病殁，子纯佑继立，为从弟安全所篡，内乱相寻，势且衰弱，哪里敌得过威棱初震的铁木真？铁木真率兵亟进，连下数城，擒往夏将高令公、明威令公及太傅西壁氏，长驱至夏都。李安全惶急万分，飞使至金邦乞援。偏偏援师不至，敌兵反昼夜猛攻，那时没有别法，只好城下乞盟。凑巧铁木真遣使额特，入城招谕，遂与他议定和约，并将爱女察合献与铁木真。铁木真平时最爱人家妇女，见察合妩媚可人，乐得卖些情谊，撤兵回国。叙入铁木真事，笔甚简约，盖此系《宋史》，不是《元史》，看官欲知详细，请阅作者所编之《元史演义》可也。李安全因金援不出，动了怒意，竟转攻葭州。葭州为金国边地，守将庆山奴，一鼓击退夏人，安全愤无可泄，因北诉蒙古，怂恿伐金。铁木真也想南下，造箭制盾，练兵养马，为攻金计。适值金主永济，遣使至蒙古，布即位诏敕，令铁木真南向拜受。铁木真先问金使道："新天子是何人？"金使答是卫王。铁木真唾了一口，复正色道："我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的，哪知此等庸奴，也做了皇帝，还想要我下拜么？"即令撵出金使，金使怏怏而返。先是永济为卫王时，铁木真曾至静州，献纳岁币，与永济相见，知他柔弱，所以藐视得很。此时既不受命，遂趁着秋高马肥的时候，带着长子朮赤，一作卓齐特。次子察合台，一作察罕台。三子窝阔台，一作谔格德依。统兵数万，祃纛出发，浩浩荡荡的杀奔金国来了。小子有诗叹道：

金源浩荡契丹亡，谁料蒙人又代昌。
黄雀捕蝉方饱欲，他人弹雀已擎枪。

未知胜负如何，试看下回便知。

史弥远非可与有为者也，当其定计诛奸，一再被泄，非韩侂胄之恶贯满盈，应遭诛殛，则彼必先发制人，弥远等早身首异处矣。侂胄始而贪天之功，以为已有，滥叨厚赏，幸列高官，且函韩、苏二人之首，以献金人，试思侂胄系宋之罪臣，于金何与？刑赏乃宋之国典，于金何关？岂可冀和议之速成，不愿国威之亵辱耶？况蒙古初兴，金患方亟，控北且不暇，何暇南侵？诚能据理相争，亦何至再屈如此。故以诛奸和邻为弥远功，无惑乎奸伪益滋，而国且日弱也。彼铁木真崛起朔方，所向无敌，考其所为，徒以兵力屈人，绝无仁义之足言。而后来开国十传，混一区宇，岂真老氏所谓天道不仁耶？本书叙元事从略，已于细评中注明，姑不赘述云。

第八十七回
失中都金丞相殉节　获少女杨家堡成婚

却说铁木真率兵南下，特令部将哲别为先锋，径抵乌沙堡，金遣平章政事独吉千家奴，一译作通吉迁嘉努。及参政完颜胡沙，胡沙一作和硕。率兵抵御，未及设备，已被哲别淹至，顿时溃走。哲别遂拔乌沙堡及乌月营。铁木真也即继进，破白登城，进攻西京。留守纥石烈胡沙虎突围遁去，铁木真遂取西京及桓、抚各州，命三子各率一军，分道攻云内，东胜、武朔、丰靖诸州邑，所至皆下。金主永济再命招讨使完颜九斤，九斤一作纠坚。监军完颜万奴等，万奴一作鄂诺勒。统兵四十万，扼守野狐岭。这野狐岭势极高峻，相传雁飞过此，遇风辄堕，本是一个西北的要隘。完颜胡沙又奉诏为后应，端的是重兵扼境，飞鸟难行。九斤部将明安，劝九斤屯兵固守，九斤不从，再劝他发兵袭敌，又是不从。至铁木真进兵獾儿觜，与野狐岭只隔西冈，九斤乃遣明安至蒙古军，问他入寇的原因。真是笨鸟。明安恨九斤不从良言，竟降了铁木真，说明金军虚实。这也是个虎伥。铁木真遂乘夜进击，九斤毫不及防，顿时蒙古兵突入，一番蹂躏，大半伤亡。九斤、万奴等落荒而逃，蒙古兵乘胜追击，又杀伤了无数。完颜胡沙正来接应，闻败即走，至会河堡，为蒙古兵所追及，大杀一阵，全军覆没，胡沙仅以身免，逃入宣德州。铁木真攻克晋安县，分兵薄居庸关，守将完颜福寿，弃关遁去。蒙古兵驰入关中，径抵金都城下。金主永济，惶急失措，欲南徙汴京。幸得卫兵誓死迎战，杀了一日一夜，才把蒙古兵杀退。铁木真闻金都不下，留兵守居庸关，自率三子回国，再图后举。

金都解严，征上京留守徒单镒徒单一作图克坦。为右丞相，纥石烈胡沙虎为右副元帅，胡沙虎自西京遁还，至蔚州，擅取官库金银衣物，入紫荆关，又擅杀涞水县令，金主并不问罪，反令他为副元帅。胡沙虎益无忌惮，自请兵二万北屯宣德。金主只与他五千，令屯妫州。胡沙虎遂移文尚书省道："鞑靼兵来，时金人称蒙古为鞑靼。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为可忧。且恐十二关及建春、万宁宫，均将不保了。"金主始恨他跋扈，数责十五罪，罢归田里。会金益都防御使杨安儿，亡归山东，聚党横行，四出劫杀，千户耶律留哥哥一作格。本系辽人，降金得官，至是也归附蒙古，取金辽东州郡，自立为辽王。金将完颜胡沙往讨留哥，大为所败。金主乃复胡沙虎为右副元帅，令将兵屯燕城北，徒单镒切谏不听。胡沙虎终日驰猎，不顾军事，金主以蒙古兵尚留居庸关，饬胡沙虎整兵往击，诏令中有诘责语，胡沙虎不但不悛，反暗生忿恨，竟与私党完颜丑奴丑奴一作绰诺。薄察六斤一作富察呼尔锦。乌古论夺剌一作乌裤哩道喇。三人，私下定议，造起反来。他不说自己造反，反说人家造反，当下号令军中，诡言奉诏入讨知大兴府徒单南平。军士哪里知晓，便随他同入金都。胡沙虎屯兵广阳门，遣心腹徒单金寿往召南平，南平茫无头绪，奉召而至。胡沙虎乘马以待，见南平到来，大喝道："你敢谋反么？"南平不觉惊愕，正要答辩，那胡沙虎已拔出腰刀，将南平劈落马下，死得不明不白。遂进至东华门。

护卫斜烈一作色埒默。和尔一作纥儿。等，引他入宫，胡沙虎遂自称监国都元帅，陈兵自卫，遍邀亲党，置酒高宴，琼筵醉月，声伎侑觞，居然是酒地花天，流连忘倦。到了次日，用武士胁金主出宫，移居卫邸，留卫兵二百人监守，且令黄门入宫收玺。尚宫左人郑氏，执掌玺印，勃然愤道："玺乃天子所掌，胡沙虎乃是人臣，取玺何用？"

黄门道："今时势大变，主上且不保，况一玺呢。御侍亦当为自免计。"郑夫人厉声叱道："汝辈是宫中近侍，恩遇尤隆，主上有难，应以死报，奈何为逆臣夺玺呢？我可死，玺不可与。"不意金邦有此烈妇。遂瞑目不语。胡沙虎复遣人夺取宣命御宝，除拜乱党数十人。丞相徒单镒正坠马伤足，告假在家，胡沙虎意欲僭位，因镒为民望所关，特自行往访。镒从容答道："翼王珣系章宗兄，众望咸归，元帅诚决策迎立，乃是万世功勋呢。"胡沙虎默然。乃令宦官李思中，就卫王邸中，鸩杀金主永济，另遣徒单铭等，至彰德迎升王珣，珣初封翼王，后封升王。诣燕京即位。立子守忠为太子，追废永济为东海郡侯。

胡沙虎因完颜纲将兵十万，在缙山领行省事，特诱他回来，设伏击死，复尽撤沿边诸军，尽令回郡。铁木真闻金防已撤，复进兵怀来。金元帅右监军朮虎高琪，拒战败绩，蒙古兵乘胜薄中都。胡沙虎适患足疾，乘车督战，大败蒙古兵。惟足疾益剧，几乎不能行动，乃召高琪入卫，限次日到京。高琪逾期乃至，胡沙虎责他违令，意欲处斩，还是金主珣决意从轻，谕令免死。胡沙虎乃益高琪兵，令他出战，且面饬道："胜乃赎罪，不胜立斩。"高琪驱军迎敌，自夕至晓，北风大作，吹石扬沙，不能举目。金兵正处下风，适为敌人所乘，眼见得支撑不住，只好败回。高琪谕军士道："我等虽得脱归，仍然难免一死，不如往诛逆贼胡沙虎，再作计较。"军士齐声得令，一哄至胡沙虎第，将他围住。胡沙虎知事不妙，忙趋至后垣，逾墙欲遁，偏因足疾未痊，攀登不便，急切里为衣所绊，坠落地上，竟至伤股，卧不能起。高琪率兵突入，见了胡沙虎，哪里还肯容情？手起刀落，分作两段，逆贼终没有好结果。随即取首诣阙，自请坐罪。金主珣反加慰抚，下诏暴胡沙虎罪恶，追夺官爵。且命高琪为左副元帅，一行将士，论功行赏。

惟蒙古兵恰四处分略，所向残破，连陷金九十余郡。两河、山东数千里，尸骸遍道，鸡犬为墟，再进兵攻中都，铁木真因遣使告金主道："汝山东河北郡县，统为我有，汝所守只有燕京，我不难一鼓踏平。但天既弱汝，我不忍再逼汝，汝可速行犒师，消我诸将怒气，我便当回国了。"金主珣犹豫未决。高琪主战，独右丞完颜承晖主和，金主乃遣承晖出城议款，铁木真道："你主有子女么？何不遣来侍我？"专想人家的妇女。承晖无奈，还达金主，金主想得一法，把故主永济的少女，饰作公主，送给铁木真受用。他人女儿，乐得慷慨。并将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马三千匹，作为犒师费。铁木真乃驱军北还。出居庸关，把所虏两河山东少壮男女数十万，尽行杀毙，奏凯而去。真是一个杀星。

金主珣因国蹙兵弱，防敌再至，因欲迁都汴京，为苟安计。左丞相徒单镒进谏道："銮舆一动，北路皆不守了。今已讲和，聚兵积粟，固守京都，乃是上策。若恃辽东为根本，倚山负海，备御一面，尚不失为中策。若迁至汴京，四面受敌，恐真是无策呢。"切要之言。金主珣只是不从，徒单镒忧郁而亡，金主珣遂命完颜承晖为都元帅，穆延尽忠为左丞，奉太子守忠留夺中都，自率六官启行赴汴。事为铁木真所闻，竟愤愤道："既与我和，还要迁都，是明明疑嫌未释，不过借着和议，作个缓兵的计策，我难道为他所欺么？"遂大阅军马，再行南侵。会值金乣军乣即纠字，单纠，乣军所收之军也。作乱，戕杀主帅索温，一作索衮。另推卓达等卓达一作卓多，一作斫答。为帅，击败金都防兵，遣使至蒙古乞降。铁木真遂遣降将明安等出助卓达，会兵围攻燕京。金主珣闻燕京被围，亟召太子守忠来汴。守忠一行，燕人益惧，蒙古将木华黎，复分徇辽西，攻金北京，守将银青，出战败还，为裨将完颜昔烈、高德玉等所戕，改推寅答虎为帅。寅答虎是个没用的家伙，见蒙古势盛，当即出降。辽西诸郡，闻风归附，单剩了一座燕京城，就是铜浇铁铸，也是孤危万分。留守都元帅完颜承晖，因尽忠久在行阵，尽把兵权交付，自己得总揽大纲，飞书至汴，乞发援兵。金主珣命左监军永锡，率中山真定军，左都监乌古论庆寿乌古论一作乌库哩。率大名军，共约数万，驰援燕京。又命御史中丞李英主饷运，行省孛朮鲁为后应。孛朮鲁一作富珠哩。英赴大名，终日饮酒，蒙古兵竟来劫粮，英全然不觉，冒冒失失地到了霸州。途中正遇蒙古兵，大刀阔斧地冲杀过来，把所有

粮车，尽行夺去。英尚是酒气醺醺，似醒非醒，被蒙古兵杀到马前，乱枪搠死，余众悉毙。庆寿、永锡闻粮已失去，如何行军？当然遁归，自是燕都援绝，内外不通。完颜承晖与尽忠会议死守，尽忠言语支吾，承晖自知必死，索性辞别家庙，自作遗表，付尚书省令史师安石，赍送至汴。大致论尽忠奸状，并及平章政事左副元帅高琪，谋国不忠。且自言不能保燕，死有余辜，恳主上速任贤去邪，整军经武，以保孱局等语，一面尽出私财，分给家人，阖家统是号泣。独承晖神色泰然，仰药以殉。有此忠臣，也足为《金史》光。尽忠决计南奔，束装至通元门，忽见妇女拥杂，呼令挈逃。尽忠瞧着，都是留住燕京的妃嫔，他却出言相绐道："我当先出，与诸妃启途。"诸妃嫔乃让他出城，他带着爱妾，携着细软物件，竟急奔而去，毫不返顾。妃嫔等进退无路，正在惶急，被蒙古兵一拥杀入，老丑的死刀下，少壮的统被掳散，任情奸污去了。

燕都既陷，宫室被焚，府库财宝，搜括殆尽。金祖宗的神主，一古脑儿取掷坑中。至金主得承晖遗表，但赠他为尚书令，兼广平郡王，所有尽忠弃城的罪名，置诸不问，反令他为平章政事。也与永济一样糊涂。就是尤虎高琪亦任职如故。蒙古兵进攻潼关，急切不能攻下，另由嵩山小路趋汝州，直赴汴京。金急召花帽军往阻，击败蒙古兵前队，蒙古兵乃还。金主因敌兵已退，特遣仆散安贞统领花帽军，往平山东。山东自杨安儿作乱，群盗响应，势甚猖獗。回应上文。安儿少无赖，以鬻马鞍为业，市人呼为杨鞍儿，他即自称为安儿。安儿有妹年约二十，膂力绝伦，能在马上舞双刀，人莫敢敌。以此兄妹二人，招募徒众，结砦自固，号为杨家堡。金行山东省事完颜霆遣使招抚，任安儿为防御使。及蒙古兵薄燕都，金人募军往援，令唐括合打一作唐古哈达。为都统，安儿为副，军至鸡鸣山，安儿亡归，攻劫州县，杀掠官吏。适潍州北海人李全，起自农家，锐头蜂目，颇善骑射，能运铁枪，人号为李铁枪，也招集无赖子弟，出没淄青二州，寇掠州郡。徒党皆红衣衲袄以为识，因有红袄贼的名目。沿途所经，各村堡无不畏惧，各载牛酒往迎，期免抄掠。独杨家堡称霸一方，与李全分张盗帜，两不相容。李全径至杨家堡决斗，赌个强弱，安儿即带同徒众，出堡交锋。全大呼道："你我统算好汉，还是两人自行厮杀，我输与你，我便让你为霸王，你输与我，须要让我。"安儿道："我岂惧你，便和你战三百合。"言已，即抡刀出阵，与李全对杀。两边徒众，各退后作壁上观。二人战到四五十合，安儿刀法渐乱，几乎招架不住，忽后面有人娇声呼道："哥哥少歇！我来了。"全溜眼一瞧，乃是一个红颜女子，挺着双刀，直奔前来。他即用枪架住安儿的刀，抗声道："我有言在前，一个对一个厮杀，你为什么请出帮手来？"安儿道："你果是好汉，赢得我妹子手中刀，那时我才服你。"全便道："你且退去，我便与你妹子争个输赢。"安儿就退后数步，让妹子抢前角斗。一男一女，你抢我刀，大战了七八十合，不分胜负。全暗暗喝采，复抖擞精神，与她酣战，大约又是五六十合，仍然胜负不分。安儿恐妹子有失，便呼道："李全！你可愧服否？"全应声道："不服不服。"安儿道："今日天晚，明日再战，可好么？"全答道："我便让你等多活一夜罢！"言毕，彼此退回。

次日再战，全与杨家妹子，斗了一天，两下里全无破绽，端的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材。全且忿且惭，兼加爱慕，就是杨家妹回砦后，也称羡不置。为安儿许婚张本。越宿，全乘马至堡前讨战，杨家妹也怒马冲出，来与争锋。全问道："你我战了两日，尚未问你闺名，请先道来！今日决要擒你。"杨家妹道："我叫做四娘子。"全笑道："好一个闺名，我便擒你去做娘子罢了。"杨氏不禁面赤，向李全瞅了一眼道："休得胡说！"安儿在后掠阵，窥知妹子心事，便接入道："李全！你如果能赢我妹子，我便把妹子嫁你为妻。"全答道："甚好。"于是两人又奋力决战，约四五十合，全佯作力怯，虚幌一枪，拔马便走。杨氏还道他是真败，策马赶来，中计了。约数百步，两旁有竹筱夹杂，全跃马而前，杨氏亦驱马直进，相距不过数步，忽然蹋踏一声，杨氏马失前蹄。把杨氏掀落马下。全回身下马，竟将杨氏擒挟而去。看官道是何因？原来李全战杨氏不下，特令二壮士夜伏筱中，用刀斫马足，杨氏不及防备，所以为全

所擒。那时安儿也从后赶到，见妹子被擒，便呼李全道："快快释我妹子，便邀你同至我堡，今夕成婚。"全答道："你休得抵赖！"安儿道："天日在上，如违此言，神明不佑。"全乃放下杨氏，招引徒党，一同入杨家堡。安儿宰牛设酒，大开筵宴，即于是夕令两人交拜，成为夫妇。枕席欢娱，自不消说。《宋史》李全传中，谓与杨氏私通在安儿死后，惟弁阳周密所编《齐东野语》，系在安儿生时，两人交战结婚，今从之。

安儿既与李全和亲，威势益盛，遂僭号称王，分置官属，居然改元天顺，号令一方。金将仆散安贞，统花帽军至山东，与行省完颜霆，会师讨杨安儿。适值李全还归青州，惟安儿兄妹，与金人对敌，究竟乌合之众，不及纪律之师，连战连败，航舟入海。金人悬赏募李全首，有舟人曲成，袭击安儿。安儿投水自尽。惟四娘子仗着膂力，竟得逃生。安儿余党刘全等，收拾散卒，权奉四娘子为主，号称姑姑，且召李全回援。全星夜驰至，与杨氏合军再战，又为完颜霆所败，退保东海。金兵复剿平他盗刘二祖等，余盗霍仪、彭义斌、石珪、夏全、时青、葛德广诸人，穷无所归，混迹岛屿间，剽掠为生。李全夫妇，也只好做这桩买卖，聊且度日，会宋知楚州应纯之，令镇江武锋卒沈铎，定远民李先，招抚山东群盗，号为忠义军，分二道伐金。李全亦率五千人归附，与副将高忠皎，合兵攻克海州。嗣因粮运不济，退屯东海。未几，李全又与兄李福，袭金莒、密、青州，相继攻克。纯之遂密奏："山东群盗，均已归正，中原可复。且请授李全官阶，风厉余众。"于是宋廷遂授全为武翼大夫，兼京东副总管，时已在嘉定十一年正月中了。正是：

失马非忧得马惧，引狼容易驭狼难。

当李全归附时，宋、金又复开战，欲知战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金主珣避敌迁汴，最为失策。敌既退矣，为亡羊补牢计，亟宜缮边备，修内政，而乃弃燕南行，苟安旦夕，亦思我能往，寇亦能往乎？完颜承晖留守中都，援城亡与亡之义，仰药自殉，不失为金之忠臣。然中都失而汴京亦不可保矣。李全亦小丑耳，盗弄潢池，擒杨安儿妹，据境称雄，嗣为金人所迫，归附宋朝，论者以宋人纳盗为非计，夫盗非不可抚，在驭之得其道耳。若恩威并济，使供奔走，则红袄诸贼，亦未始非吾爪牙也。顾抚盗有人，而驭盗无人，卒至养盗贻患，祸乱相寻，惜哉！

第八十八回
寇南朝孱主误军谋　据东海降盗加节钺

却说金主珣迁汴以后，曾遣使告达宋廷，且督催岁币。宁宗召辅臣会议，或主张绝金，或仍主和金，这是宋人故智。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请绝岁币，图自治，略云：

女真以鞑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国之至忧也。盖鞑靼之图灭女真，犹猎师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猎必从之。既能越三关之阻以攻燕，岂不能绝黄河之水以趋汴？使鞑靼遂能如刘聪、石勒之盗有中原，则疆场相望，便为邻国。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则奸雄必得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当乘虏之将亡，亟图自立之谋，不可幸虏之未安，姑为自安之计也。语语中的。夫用忠贤，修政事，屈群策，收众心者，自立之本。训兵戎，择将帅，缮城池，饬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耻和戎为福，以息兵忘战为常，积安边之金缯，饰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则用之女真，强敌更生，则施之强敌，此苟安之计也。陛下不以自立为规模，则国势日削，人心日偷，虽弱虏仅存，不能无外忧。盖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当事变方兴之日，而示之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户内延敌也。微臣区区，窃所深虑，愿陛下详察。

宁宗得此疏后，遂罢金岁币。夏主李安全已殁，族子遵顼继立，贻书蜀中，请夹攻金人，同复故土。蜀臣以闻，宋廷不报。嗣复遣使贺金廷正旦，刑部侍郎刘钥等，及太学诸生，上章谏阻，亦皆不答。既而命真德秀为江东转运副使，德秀陛辞，奏陈五事：

(一)宗社之耻不可忘。指报金仇。(二)比邻之盗不可轻。指鞑靼及山东二寇。(三)幸安之谋不可恃。指金衰不足为幸。(四)导谀之言不可听。(五)至公之论不可忽。

五事以下，又历陈从前祸患，共有十失，反复约一二万言。宁宗也不置可否，随他说了一通，好似没有见闻一般，真德秀只好走了。嘉定十年，金主珣信王世安言，意图南侵，令为淮南招抚使。术虎高琪也劝金主侵宋，开拓疆土，金主即命乌古论庆寿、完颜赛不率兵渡淮，取光州中渡镇，杀死榷场官盛允升，庆寿复分兵犯樊城，围枣阳光化军，另遣完颜阿邻入大散关，攻西和、阶成诸州。宋廷闻警，亟命京湖制置使赵方，江淮制置使李珏，四川制置使董居谊，分御金人，便宜行事。赵方字彦直，衡山人氏，尝从张栻游，晓明大义，淳熙中举进士，授青阳县，政教卓著。尝谓："催科不扰，是催科中抚字；罪罚无差，是刑罚中教化。"时人叹为名言。嗣累迁至京湖制置使，闻金人入寇，召二子范、葵人语道："朝廷忽战忽和，计议未定，徒乱人意，我惟有提兵决战，效死报国罢了。"遂率二子赴襄阳，檄统制扈再兴、陈祥，钤辖孟宗政等，往援枣阳。复分扼要塞，作为犄角。再兴等甫抵团山，遥见金兵疾趋而来，势如风雨，急命陈祥、孟宗政，设伏以待，自率部军迎敌，稍战即退。金兵追了一程，两旁炮响，伏兵骤发，陈祥自左杀来，孟宗政自右杀来，那时金兵三面受敌，招架不迭，顿时逃的逃，死的死，尸骸枕藉，血肉模糊。孟宗政乘胜前进，夤夜赴枣阳，驰突如神，围住枣阳的金兵，立刻骇退。写扈、陈、孟三人，便是写赵方处。宗政入枣阳城，报捷襄阳，赵方大喜，便令宗政权知枣阳军。未几京湖将王辛、刘世兴，亦连败金人于光山、随州间，于是赵方遂请旨伐金。宁宗连闻胜仗，也激昂起来，当即下诏道：

朕励精更化，一意息民，犬羊跨我中原，天厌久矣，狐兔失其故穴，人竞逐之，岂不知机会可乘，仇耻未复？念甫申于信誓，实重起于兵端。今虏首败盟，敢行犯顺，彼曲我直，师出有名，偕作同仇，时不可失。合诏谕中原官吏军民，各申义愤，共讨逆胡。果有非常之勋，自有不次之赏。有能去逆效顺，倒戈用命者，亦当赦彼前愆，量能录用。朕有厚望焉！

这诏下后，两边备战日亟。李全适在是时破莒、密、青三州，应得任官。应前文。金完颜赛不复率众攻枣阳，号称十万。孟宗政修城掘濠，誓师守御，又约扈再兴为外应，与金兵相持三月，大小七十余战，无一挫失。赛不忿甚，仗着兵众，环濠筑垒，宗政乘间突击，垒不能成，复盛兵薄城。宗政随方力拒，城赖以全。随州守许国，率援军至白水，鼓声相闻，宗政遂统军出战，金兵披靡，相率遁去。惟金科完颜赟率步骑万人，西犯四川，破天水军，进焚大散关，入皂郊堡。利州统制王逸号召兵民，驱逐金兵，夺还大散关，追斩金统军完颜赟，复进秦州，至赤谷口。沔州都统制刘昌祖命退军，竟至全部溃散。金人又合长安、凤翔的屯卒，再攻入西和、成阶州，进薄河池。兴元都统吴政麾兵驰御，击退金兵，尽复所失土地。金兵已是强弩之末。金主珣闻各路将士，胜败无常，未免动了悔意。又兼河北郡县，多为蒙古所夺，腹背受敌，不便再战，乃遣开封府治中吕子羽为详问使，渡淮议和。中途为宋人所拒，因即折还，金主珣乃复遣仆散安贞为副元帅，辅太子守绪南侵，且令西路诸军，再攻西和、成、凤诸州，入黄牛堡。吴政拒战败绩，竟至阵亡。金兵长驱入武休关，破兴元府，陷大安军，直下洋州。沿途守将，望风奔溃，连四川制置使董居谊，也都逃走。亏得都统张威，令部将石宣等，至大安军邀截金兵，歼敌三千人，擒住金将巴土鲁安，巴土鲁一作巴图鲁。金兵乃退。

已而金兵复入洋州，焚掠而去。宋廷乃加罪董居谊，安置永州，改任聂子述为四川制置使。子述望浅资卑，不足镇压，兴元戍卒张福、莫简等作乱，头裹红巾为号，窜入利州，子述退保剑门。时故制置使安丙，早卸除兵柄，退为醴泉观使，只丙子癸仲知果州，子述檄令统兵讨贼，张福等竟转掠果州，并及阆州，四川大震。宋廷乃复起丙知兴元府，兼利州路安抚使，川民闻丙复至，私相庆慰。惟叛贼掠遂宁，入普州，负嵎茗山。丙自果州至遂宁，调集诸军，把茗山围住，绝贼樵汲。福众屡次冲突，均不能脱。沔州都统制张威，又奉檄到来，福穷蹙乞降，威执福献丙，丙斩福以徇。威又捕到莫简及贼众千三百人，尽行伏诛，红巾贼悉平，川境复安。丙乃班师还至利州，金人也不敢再进。

独金太子守绪等南侵，遣将完颜讹可等复围枣阳，讹可一作鄂和。孟宗政竭力拒守，且遣人至襄阳告急，乞请济师。赵方语二子道："金人大举攻枣阳，唐邓等处，势必空虚，尔等可会同许国、扈再兴两军，分攻唐邓，令敌还救，枣阳自可解围了。"二子遵命启程。临行时，方又嘱道："范可监军，葵可殿后，若不克敌，毋再相见！"言毕，又给刘文两道，令分投许扈两人。二子持劄而去，当即与许、扈会师，遵劄行事。国进攻唐州，再兴进攻邓州，两路锐进，焚敌粮储。敌人敛兵固守，两军各分驻城下，专待金兵还援，以便截杀。这时候的淮西一方面，又由金左都监纥石烈牙吾答一译作赫舍哩要赫德。及驸马阿海，围攻安丰军，及滁、濠、光诸州。又分兵数路，一攻黄州的麻城，一攻和州的石碛，一攻滁州的全椒、来安，及扬州的天长，真州的六合，淮南大扰。江淮制度使李珏，命池州都统制武师道，忠义军都统陈孝忠往援，皆畏金人声势，逗留不前。淮东提刑贾涉，继应纯之后任，权知楚州，节制京东忠义军。即山东降盗。闻江淮危急，飞檄陈孝忠赴滁州，夏全、时青赴濠州，季先、葛平、杨德广赴滁濠，李全兄弟断敌归路。全奉檄趋涡口，与金将纥石烈牙吾答等连战化湖陂，杀金将数人，得敌金牌。金人乃解诸州围，尽行北去。全追至曹家庄，复斩馘数百人，乃还军献俘，并缴上所获的金牌，向涉求赏，涉曾悬赏格，有条例数则，能杀金太子，赏节度使，能杀亲王，赏承宣使，能杀驸马，赏观察使。全只说杀死驸马阿海，请如约受赏，涉也不暇详查，竟替他奏请，授全广州观察使。

其实阿海仍然活着，并没有死过呢。据此一端，已见李全刁诈。

且说许国、扈再兴两军。分攻了数十日，本意是望枣阳解围，来援唐邓，所以不甚猛攻。偏金兵仍围住枣阳，未尝撤回。赵方迭接军报，令许国退回随州，扈再兴与二子移援枣阳。枣阳受攻已八十余日，金将完颜讹可百计攻扑，炮弩迭施，俱由孟宗政设法堵住。间出奇兵奋击，屡挫金兵。赵范、赵葵、扈再兴转战而南，连败金人，直抵枣阳城。孟宗政见援兵大至，亟自城中出击，内外合势，士气大振。自傍晚杀至三更，毙金兵三万人，余众大溃。完颜讹可单骑遁去，宗政等追到马磴寨，焚去城堡，夺得资粮器械，不可胜算，方才收军而还。金人自是不敢窥襄汉枣阳。中原遗民，陆续来归，宗政给以田庐，选择勇壮，号忠顺军，俾出没唐、邓间。金人惧宗政威名，争呼为孟爷爷。

赵方以金人屡败，必且复来，不若先发制人，藉沮敌谋。乃遣扈再兴、许国、孟宗政等，率兵六万，分三道伐金，戒以毋深入，毋攻城，但毁砦夺粮，撤彼守备，便足示威了。再兴、许国等遂分攻唐、邓，见金人有备，不过沿途抄掠，驰骤了好几日，随即退还。金人率众来追，径至樊城，赵方亲督诸军，击退金人。孟宗政复进破湖阳县，擒金千户赵兴儿，许国遣将耶律均，与金人会战北阳，杀金将李提控。扈再兴又攻入高头城，金兵连败，声势日蹙，新除观察使李全，因战胜化湖陂，渐萌骄志，佯与贾涉结欢，曲意趋承。涉已受朝廷命令，主管淮东制置司，节制京东河北军马。分忠义军为两屯，都统仍属陈孝忠，更令季先为副，李全自为一军，营领五砦。季先素有豪侠名，为降众所敬服，全独怀妒忌，阴结涉吏莫凯，令谮季先。涉误信为真，诡遣季先赴枢密院议事，暗令心腹刺先道中，先不及防，竟被刺死。涉遣统制陈选代统先众。看官！你想先无辜被杀，含冤莫白，他的部下，肯俯首帖耳，不起怨言么？坐实贾涉罪状。当下有裴渊、宋德珍、孙武正、王义深、张山、张友六人，为先发丧，倡义拒选，潜迎旧党石珪为统帅。选还报涉，涉无法可施，只得再用羁縻计策，笼络石珪，保举珪为涟水忠义军统辖。益启盗心。李全以去一季先，来一石珪，仍然是一个敌手，复欲设法除珪，一面招降金益都守将张林，得青、莒、密、登、莱、潍、淄、滨、棣、宁海、济南诸郡，奉表归宋，买动朝廷欢心，一面袭金泗州及东平，自夸威武。政府一再奖谕，贾涉亦一再慰劳，全志态益骄，降军多半不服。时青为金将所招，先行叛去，金命为济州宣抚使。蒙古帅木华黎，乘隙入济南，降将严实，亦至蒙古军前，奉款投诚。木华黎授实行尚书事，自是石珪亦渐萌异志，谋叛贾涉。李全以为时机已至，即向涉上书，自请讨珪。涉乃调全众至楚州，陈列南渡门，更移淮阴战舰至淮安，示珪有备。且诱招珪众，来者增粮，否则停饷，珪众逐渐解散。珪竟往降蒙古军。全复请诸涉，乞并统涟水军，涉不能却，竟以付全。全愈加骄悍，目空一切，旋假超度国殇为名，往金山寺作佛事。知镇江府乔行简，用方舟迎全，舟中备设筵宴，并及女乐，全入舟高坐，畅饮尽欢，旁顾左右，满列吴姬。这几个是纤秾合度，那几个是妖冶绝伦，待至度曲侑觞，歌声迭起，一片娇喉，传入耳鼓，令人不禁销魂。比四娘子何如？只碍着行简面上，一时不便搂抱，只好硬着心肠，自存官体。及到了金山，入寺设坛，除开场主祭外，尽好出外游赏，触目无非妖娆，到眼总是佳丽，不由地叹美道："六朝金粉，名不虚传，我得志后，定当在此处营一菟裘，方不虚过一生哩。"究竟是个盗贼。既而佛事已竣，仍返故镇，遍语徒党道："江南繁丽无比，汝等也愿往游么？"大众当然赞成。全始造方舟，寄泊胶西，扼宁海冲要，令兄福守舟榷货，为窟宅计。时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货，价值十倍。全诱商人至山阳，舟载车运，与商分利。舟由李福主运，车归张林督办，林一无所得，已是不平。且林已受命总管京东，所恃盐场税则，作为军饷，福又欲与林分场，林不肯允。福怒道："渠忘吾弟恩德吗？待与吾弟商量，取渠首级。"林闻言益惧，同党李马儿劝林归蒙古，林遂以京东诸郡，向蒙古乞降。木华黎任林行山东东路都元帅府事，又激走了一个。福恐林袭击，遁还楚州，嗣由知济南府仲赟，往讨张林，林败走。李全乘间据青州，宋廷竟授全为保宁节度使。兼京东、河北镇抚副使。

贾涉叹息道："朝廷但知官爵，可得士心，哪知愈宠愈骄，将来更不可制呢。"你也未尝无过。原来右丞相史弥远，早欲授全节钺，贾涉屡上书劝阻，至是骤然下诏，所以涉有此叹。涉知全必为变，不易控驭，因力求还朝，弥远不允。涉竟忧愤成疾，疾笃得请，卸任南归，竟在途中逝世了。

是时京湖制置使赵方，及四川宣抚使安丙，相继沦亡，几不胜宿将凋零的感痛。方守襄汉殆十年，以战为守，合官民兵为一体，知人善任，有儒将风。所以金人扰边，淮蜀皆困，独京西一境，安全无恙。嘉定十四年，在任病剧，召扈再兴等至卧室，勉以忠义。是夕，有大星陨襄阳，适与方死时相符。宋廷追封银青光禄大夫，累赠太师，谥忠肃。安丙再起抚蜀，转危为安，复遗夏人书，夹攻金边，夏遣枢密使宁子宁率众围巩州，丙亦命利州统制汪士信等，接应夏人。嗣由攻巩不克，双方退师。既而丙卒，讣闻于朝，追赠少师，立祠沔州。理宗朝赐谥忠定。丙颇有将材，为蜀人所畏服，惟杀害杨巨源、李好义，为世所诟，未免累德。后任为崔与之，拊循将士，开诚布公，蜀人亦安。

金主因侵宋无功，岁币复绝，尚不甘歇手，再命完颜讹可行元帅府事，节制三路军马，复出侵宋，以同签书枢密院事时全为副，由颍寿渡淮登陆，至高桥市，击败宋军，进攻固始县，破庐州将焦思忠援兵。嗣闻宋与蒙古通好，恐南北夹攻，无路可归，讹可乃定议北还，行至淮水，诸军将渡，偏时全矫称密旨，留军淮南，割取宋麦，令每人刈麦三石，作为军需。逗留三日，讹可语全道："今淮水浅涸，可以速渡，倘或暴涨，将不便渡军，更虑宋师乘我后路，追险邀击，那时转不能完归了。"全不肯从命，但说无妨。不意是夜即大雨滂沱，淮水骤涨，讹可乃决意渡淮，造桥济军，全亦不能独留，鱼贯而进。蓦闻炮声四响，鼓声随震，宋军从后杀来，全惶急无措，急乘轻舟先济，部卒不及随上，纷纷投水，多半溺死。尚有未投水的，留在岸上，被宋军杀了一阵，统作刀头之鬼。讹可遂归咎时全，禀白金主，金主下诏诛全，自是无南侵意。

蒙古帅木华黎，奉成吉思汗命令，受爵大师，晋封国王，经略太行山南，攻取河东诸州郡，又拔太原城。金元帅乌古论德升及行省参政李革等皆自尽。蒙古降将明安领偏师趋紫荆关，降金元帅左监军张柔。柔导蒙古军南下，攻克雄易、保安诸州，乘胜下河北诸郡。金主大封郡公，督令恢复，真定经略使武仙封恒山公，财富兵强，为各郡首，偏遇着蒙古将士，屡战屡败，竟举真定城出降，余郡更不消说得了。瓦解土崩，无可挽救。金主虽诛穆延尽忠，戮术虎高琪，去奸求贤，势已无及。屡次向蒙古求和，木华黎不允，且略山东，攻山西，直薄陕西凤翔府，累得金主珣昼夜不安，酿成心疾。到了宁宗嘉定十六年腊月，竟呜呼哀哉，伏维尚飨了。总计金主珣在位十一年，无岁不被兵，又无岁不弄兵，北不能御蒙古，南不能据宋境，徒落得跋前疐后，坐待衰亡。小子有诗叹道：

蒙儿势盛已堪忧，况复邦危主益柔。
北顾未遑南牧马，多招败辱向谁尤。

金主珣殁，太子守绪立，尊故主为宣宗。越年秋，宋宁宗也竟归天，为了嗣位问题，又酿成一场大变。看官欲知详细！试看下回便知。

金至宣宗之世，正蒙古勃兴，亟图南下之时，为宣宗计，正宜南和宋朝，北拒蒙古，备兵力于一方，或尚可杜彼强寇，固我边防。乃听高琪、王世安之邪言，以为取彼可以益此，亦思前门攘羊，后门进虎，羊未得而虎已先噬室人乎？况宋尚有赵方、安丙诸人，具专阃才，固不弱于完颜诸将也。然则金先败盟，宋乃北伐，直在宋而曲在金，原非开禧时比。惟淮西一带，降盗甚多，得良帅以驭之，容或收指臂相联之效，贾涉非其伦也。涉初任季先而招李全，旋信李全而杀季先，降盗因是离心，狡谋反且益逞。涉一举而蹈二失，其尚能坐镇淮西乎？及加授李全节钺，涉乃归咎于史弥远，夫弥远之谬，固不待言，然试问教猱升木者为谁？而顾欲以一去塞责，责其可塞否耶？语有之："父欲行劫，子必杀人。"无惑乎贾似道之再出误国也。

第八十九回
易嗣君济邸蒙冤　逐制帅楚城屡乱

却说宁宗本立荣王曮为皇子，改名为询。至嘉定十三年，询竟病逝，谥为景献，后宫仍然无出，免不得仍要另选。先是孝宗孙沂王柄无嗣，立燕王德昭九世孙均为后，赐名贵和，嘉定十四年，立贵和为皇嗣，改赐名为竑。惟竑已过继宁宗，是沂王一支，又要择人承继。宁宗曾命选太祖十世孙，年过十五，得储养宫中，如高宗择普安王故事。史弥远亦劝宁宗小心立嗣，不妨借沂王置后为名，多选一二人，以备采择。会弥远馆客余天锡，性甚谨厚，为弥远所器重，令为童子师。天锡，绍兴人，因欲还乡秋试，告假暂归。弥远密与语道："今沂王无后，君此去如得宗室中佳子弟，请挈他同来。"天锡应命而去。既渡浙江，舟抵越西门，天适大雨，不得已至全保长家，为暂避计。保长知为丞相馆师，当即杀鸡为黍，殷勤款待。席间有二少年侍立，天锡问为何人？保长道："此乃敝外孙与莒、与芮，系是天潢宗派，就是开国太祖的十世孙呢。"确是龙种。天锡不禁起座道："失敬失敬！"再问二人履历，始知父名希瓐，母全氏，还有一种奇怪的事情，与莒生时，室中有五采烂然，红光烛天，如日正中。既诞三日，家人闻户外车马声，出视无睹。及三五岁时，昼寝卧榻，身上隐隐有龙鳞，以此邻里争相诧异。平时令日者批命，亦谓与莒后当极贵，即与芮亦非凡品，天锡遂夸奖了一番。及还临安，具告弥远。弥远命召二子入见，全保长大喜，鬻田得资，为治衣冠，集姻党送行，几视为天外飞来的奇遇。弥远操相人术，既见二子状貌，亦暗暗称奇。嗣恐事泄干禁，遽使复归，全保长大失所望。既而弥远复嘱天锡，召入与莒，转白宁宗，立为沂王后，赐名贵诚，授秉义郎，时贵诚年已十七了。叙理宗皇帝出身，不得不格外从详。贵诚凝重端庄，洁修好学，每朝参待漏，他人或笑语，贵诚必整肃衣冠，不轻言动。弥远益叹为大器。

惟弥远秉政已久，内借杨后为护符，外结私人为党助，台谏藩阃，多所引荐，莫敢谁何。惟皇子竑积不能平，隐与弥远有隙，弥远亦颇觉着。因竑好鼓琴，特购一善琴的美人，献入青宫，令伺竑动息。竑既得知音，复逢佳丽，就使明知弥远不怀好意，也被这情魔迷住，一时无从解脱；更兼那美人知书慧黠，事事称意，浸润既久，反把她视作贤妇，无论甚么衷曲，都与密谈。尝书杨后及弥远事于几上，后加断语道："弥远当决配八千里。"又尝指宫壁地图，指琼崖地示美人道："我他日得志，当置弥远于此地。"有时呼弥远为新恩，言不窜新州，必置恩州。何疏率乃尔？那美人曾受弥远嘱托，当然转告弥远，弥远不觉大惊。一日，弥远至静慈寺，为父浩建设经坛，期加冥福，百官等多来助荐，国子学录郑清之亦至，弥远独邀清之登慧日阁，私与语道："皇子不堪负荷，闻沂邸后嗣甚贤，今欲择一讲官，我意属君，请君善为训导。事成后，弥远的座位，就是君的座位。但语出我口，止入君耳，一或漏泄，你我皆族灭了。"清之唯唯从命。越日，即派清之教授贵诚。清之日教贵诚为文，又购高宗御书，令他勤习。贵诚本是灵明，功随时进，清之遂往谒弥远，出示贵诚诗文翰墨，誉不绝口，且说他品学醇厚，端的不凡。弥远于是迭奏宁宗，历言竑短，且极赞贵诚，宁宗尚莫名其妙。终身糊涂。

及宁宗不豫，弥远径遣郑清之往沂王府，密语贵诚以易储意。贵诚噤不一言。清之道："丞相因清之从游有年，特将心腹语相告，今不答一言，教清之如何答复丞相？"贵诚始拱手徐言道："绍兴尚有老母，我何敢擅专？"不明言拒绝，只以老

母为词，想寸心已默许了。清之转告弥远，因共叹为不凡。过了五日，宁宗疾笃，弥运竟假传诏旨，立贵诚为皇子，赐名昀，授武泰军节度使，封成国公。又越五日，宁宗驾崩，弥远遣杨后兄子谷石，将废立事人白皇后。杨后愕然道："皇子竑系先帝所立，怎敢擅变？"谷等出报弥远，弥远再令人请，一夜至往返七次，后尚未许。谷等泣拜道："内外军民，皆已归心成国，若不策立，祸变必生，恐杨氏无噍类了。"设词恫赫，易动妇女之心。后迟疑了好一歇，方徐徐道："是人何在？"四字够了。谷不待说毕，便三脚两步地跨出宫门，往语弥远，弥远立遣快足宣昀，且语去使道："今所宣召，是沂王府中皇子，不是万岁巷中皇子，汝苟误宣，立即处斩。"及昀入宫见后，后抚昀背道："汝今为吾子了。"昀未尝辞谢，其情可见。弥远引昀至柩前，举哀已毕，然后召竑。竑已闻讣，跂足待召，良久不至，乃开门待着。但见快足经过府前，并未入内，不由地疑虑交乘，待至日暮，似有数人策马驰过，也不辨为谁氏。至黄昏以后，始有人宣召，急忙带着侍从，匆匆入宫。每过一个宫门必有卫士呵止从吏，到了停柩的殿前，已只有单身一人。弥远出来，引入哭临。止哭后，复送他出帐，令殿帅夏震监守。竑心中大疑，无从索解。俄见殿内宣召百官，恭听遗诏。百官入殿排班，竑亦登殿，由传宣官引至旧列。竑愕然道："今日何日？还要我仍列旧班？"夏震佯说道："未宣制前，应列在此，已宣制后，才可登位。"竑始点首无词。须臾，见殿上烛炬齐明，竟有一少年天子，出登御座，宣即位诏。宣赞官呼百官拜贺，竑不肯拜，被震在后推腰捽首，没奈何跪拜殿下。拜贺礼成，又颁出遗诏，授皇子竑开府仪同三司，进封济阳郡王，判宁国府，尊杨后为皇太后，垂帘听政。于是这位成国公昀，安安稳稳地占了大位，是为理宗皇帝，大赦天下。寻复封竑为济王，赐第湖州，追封本生父希瓐为荣王，本生母全氏为国夫人，以弟与芮承嗣。明年改元宝庆，越三月，葬宁宗于永茂陵，总计宁宗在位三十年，改元四次，享年五十七岁。初任韩侂胄，继任史弥远，两奸专国，宋室益衰。

理宗幼在家中，与群儿戏，尝登高独坐，自称大王，群儿亦共呼为赵大王。至是居然登基，有志求贤，召知潭州真德秀，入直学士院，知嘉定府魏了翁，入为起居郎。两人皆理学名家，一时并召，颇孚众望。改元才数日，忽闻湖州不靖，有谋立济王消息，于是丞相史弥远，亟遣殿司将彭壬，率禁军驰赴湖州。湖州人潘壬，及从兄甫弟丙，闻史弥远擅行废立，心甚不平，关卿甚事？至济王奉祠就第，意欲就近奉立，成不世功，乃遣甫密告李全，求他援助。全欲坐观成败，佯与约期起兵，其实口是心非，毫无诚意。甫还报壬，壬遂部分众人，待全到来。及期不至，当然着急，且恐密谋被泄，必遭逮捕，遂招集杂贩盐盗千余人，结束如全军状，扬言自山东来，夜入州城，求见济王。济王闻变，奔匿水窦中，被壬觅着，拥至州治，用黄袍加王身上。专抄袭陈桥故事。王号泣不从，恐亦非真意。壬等齐声道："大王若不肯允，我等有进无退，将与大王同死了。"王不得已，乃与约道："汝等能勿害太后官家么？"壬等复同声如约。于是发军库金帛，犒赏众人。知州谢周卿率官属入贺，壬等复伪为李全榜文，揭示城门，声明史弥远废立罪状，且有"领精兵二十万，水陆并进"等语，州人均被耸动。及黎明出视城外，陆上只有巡尉兵卒，水中只有太湖渔舟，并没有什么李全，也没有李全的水陆人马。济王闻报，知难成事，亟与谢周卿商议，遣州吏王元春入报朝廷，自率州兵讨壬。壬变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及彭壬到来，乱事已平。已而淮右小校明亮，捕壬送临安，立即伏法。史弥远始终忌竑，诈言济王有疾，令余天锡挟医至湖州，暗中却嘱委天锡，假称谕旨，逼竑自缢，反以疾薨奏闻。天锡以谨厚闻，胡为亦作是事？寻诏追贬竑为巴陵郡公，又降为县公，改湖州为安吉州。真德秀、魏了翁，及员外郎洪咨夔，共替济王竑鸣冤，理宗不省。

过了月余，接得淮东警报，制置使许国被李全所逐，窜死道中，楚州竟大乱了。许国曾为淮西都统，卸职家居，至贾涉死后，国上言："李全必反，非豪杰不能弭患。"朝廷即以国为豪杰，令继贾涉后任。国奉命至镇，适李全趋山东，全妻杨氏出郊迎国，国拒不令见，杨氏怀惭而归。及视事，痛抑北军，犒赏银十减八九。全从青州致

书称贺，国出示徒众道："全仰我养育，我略示恩威，便竭诚奔走了。"谈何容易。遂复书邀全，令来相见。全诱约不至，国屡致厚馈，坚欲邀全。全党刘庆福，亦使人觇国意，知国无意加害，便请全见国。全集将校道："我不往见制阃，未免理曲，我便一往便了。"乃径至楚州，入谒宾赞语全道："节使当庭参，制使必令免礼。"全乃入拜，国端坐不动。全出语道："全归本朝，未尝不拜人，但恨他非文臣，与我相等，他前以淮西都统谒贾制帅，亦免他庭参，他有何功业，一旦位出我上，便如许自大么？全赤心报朝廷，并不造反呢。"国闻全言，颇也自悔，乃设盛宴待全，慰劳加厚，全终未惬意，庆福谒国幕宾章梦先，梦先但隔幕唱喏，庆福亦怒。既而全欲往青州，恐国不允，遂自忖道："渠不过欲我下拜呢，我能得志，何惜一拜。"因折节为礼，动息必请，下拜至再。国喜语家人道："我已折伏此虏了。"一厢情愿。全请往青州，国即允诺，及全已至青，即遣庆福还楚为乱。

庆福与杨氏谋，拟蓄一妾男子，指为宗室，潜约盱眙四军谋变。盱眙四将不从，庆福乃止欲除国。计议官苟梦玉侦得密谋，劝国预防。国大言道："尽管令他谋变，变即加诛，我岂儒生不知兵吗？"梦玉见国不从，惧祸将自及，因求檄往盱眙，且转告庆福道："制使欲图汝。"庆福因迫不及待，胁众害国。适国晨起视事，庆福等挟刃而入，国料知有变，竟厉声道："不得无礼！"言未毕，矢已及额，流血蔽面而走。庆福遂指挥乱党，闯入内室，将国全家杀害，且纵火焚署，抢劫库财。国狼狈出奔，由亲兵数十人，掖登城楼，缒下逃命。行至中途，自思家属被害，下无以保妻孥，上无以报国家，还有甚么生趣，索性解带自缢，了却残生。不死何为？章梦先被庆福杀死，独苟梦玉家，反由乱党保护。

楚州既乱，扬州亦震，史弥远闻变，尚欲含忍了事。默思大理卿徐晞稷，曾守海州，与李全友善，遂授他为制置使。晞稷至楚，李全亦到，全佯责庆福不能弹压，戮乱党数人，自己上表待罪，一面庭参晞稷。晞稷忙降等止参，全乃喜慰。嗣是全益骄纵，不可复制。晞稷却一意媚全，甚称全为恩府，全妻杨氏为恩堂，尊卑倒置，煞是可笑。实是无耻。全竟檄恩州，内有"许国谋反，已经伏诛，汝等军士，应听我节制"等语。那恩州守将，也是一个降盗，就是上文所说的彭义斌，见七十七回。他却有点忠心，不似李全狡诈，当下扯碎来书，奋然大骂道："逆贼背国厚恩，擅杀制使，我必报此仇。"遂南向告天，誓师讨逆。全闻报大愤，即率众攻恩州。义斌出城迎战，击败李全，夺去马二十匹。刘庆福引兵救全，又为义斌所败，全不禁气馁，贻书晞稷，请代向义斌讲和。晞稷居然替他排解，义斌知晞稷无用，自与沿江制置使赵善湘书，愿共诛全。盱眙四总管，亦欲协力讨贼。知扬州赵范，又上书弥远，幸毋豢盗。偏弥远姑息偷安，禁止妄动，遂令狼心狗肺的李全，逍遥法外。

义斌以山东未定，拟先图恢复，后诛逆全，遂移兵攻东平。东平守将严实，已降蒙古，至是因兵少粮虚，阳与义斌连和，暗中却约蒙古将孛里海，一译作博勒和。共攻义斌。义斌全未闻知，竟转徇真定，道出西山，与孛里海军相值。两下交锋，未分胜负，不料严实从背后袭击，以致全军大乱。义斌马蹶被擒，蒙古将史天泽，劝他投降，义斌厉声道："我乃大宋臣子，岂降汝狡虏么"随即遇害。降盗中要算此人。京东州县，接连被陷，蒙古复进围青州。李全挟青州为营窟，怎肯弃去？便与蒙古军鏖战数次，始终不利，因与兄福相商。福自愿居守，劝全从间道南归，乞兵赴援。全摇首道："数十万劲敌，恐兄未能支持，不若留弟守城，兄去乞援便了。"福乃缒城夜出，自往楚州。史弥远闻全被困，乃欲乘间图全，调回徐晞稷，改任知盱眙军刘琸，为淮东制置使。琸赴任时，惟调镇江兵三万自随。盱眙忠义军总管夏全请从，琸料不易驭，令他留镇。偏镇江副都统彭忙，移住盱眙，也欲调开夏全，免为己患。乃语夏全道："楚城贼党，不满三千人，健将又在山东。刘制使今日到楚，明日便可平楚，太尉何不继往，共成大功。"全欣然许诺，竟俟刘琸去后，率部众五千名，蹑踪前往。琸至楚城，夏全已随入，那时无法使回，只好留他自卫。

会李福回楚，拟分兵援青州，琸不肯从，福与全妻杨氏，遂嗾动部众，哗噪不休。琸令夏军

驻扎楚城内外，严防兵乱，且限李福等三日出城。全妻杨氏，因想出一个离间的方法，密遣人告夏全道："将军非自山东归附么？兔死狐悲，李氏灭，夏氏宁得独存？愿将军垂盼。"数语易入夏耳。夏全不禁心动，遂往杨氏宅中。杨氏盛饰出迎，由夏全瞧入眼波，但见她丰容盛鬋，华服凝妆，威武中寓妩媚态，几惹的目眩神迷。杨氏故意地卖弄风骚，留夏宴饮，自己侧坐相陪。夏全屡顾杨氏，杨氏亦眉目含情，待酒至数巡，杨氏竟娇声语全道："人传三哥已死，三哥指李全，想是排行第三。我一妇人，怎能自立？便当事太尉为夫。子女玉帛，皆太尉物，且同出一家，何故相戕？若今日剿除李氏，太尉能自保富贵么！"原来夏全已受封太尉，所以前时的彭忭，此时的杨氏，均以太尉相呼。夏全闻到此语，喜出望外，几把那身都酥麻了半边，色之迷人，甚于盗贼。便斜着一双色眼道："姑姑！此语可当真吗？"杨氏索性进一步道："太尉若能诛逐刘琸，便即如约。"杨氏之狡，不亚李全。夏全大喜，召入李福，同谋逐琸。议既定，即于次日起事，合攻州署，焚官民舍，杀守藏吏，闹得天翻地覆，鬼哭神愁。琸赖镇江军保护，缒城而出。镇江军与贼夜战，将校多死，器甲钱粟，尽为贼有。夏全既将琸逐出，便跃马赴杨氏营，总道此夜是欢谐鱼水，颠倒鸳鸯，哪知到了营前，竟请他一碗闭门羹，而且满营兵士，列刃以待。当下策马回奔，招众出城，径趋盱眙，沿途大掠。盱眙将张惠、范成进，已知夏全为乱，竟闭城拒全，且将全母及妻，在城内捕至，一律斩首，抛掷城下，气得夏全咬牙切齿，恨不得将盱眙城吞了下去。满望多增一妻，谁知反失一妻，哪得不恨？正欲麾众攻城，那城中竟驱兵杀出，反被他蹂躏一阵，丧失部众千人，一时无路可归，竟奔降金人去了。

宋廷严责刘琸，琸已至扬州，恐坐罪被诛，竟尔忧死。有诏令军器少监姚翀知楚州，兼制置使。翀毫无材略，也是徐晞稷一流人物，临行时，留母及妻子居都城，自己购得二妾，驾舟径往。枪刃之下，岂可作藏娇窟耶？至楚城东，艤舟治事。探得杨氏无害己意，乃入城往见，用晞稷故例，更加谄媚。杨氏乃许翀入城，翀见州署被毁，尚未修筑，急切无从托足，乃寄治僧寺中，苟延时日。幸有二妾侍奉，到也不虑寂寞，镇日里左拥右抱，乐得寻欢，既而李全守不住青州，竟降蒙古。刘庆福尚分守山阳，自知已为厉阶，惶惧不安，意欲杀李福以赎罪。李福已有所闻，亦欲将庆福杀害。二人互相猜忌，不复相见。一日，杨氏请姚翀议事，翀不敢却，只好前往，既入李营，见刘庆福亦即到来，杨氏开口道："哥哥有疾，军务不能主持，所以请姚制帅及刘总管，共议军情。"庆福道："李大哥何时得恙，我却未曾闻知？"杨氏正要回答，里面已有人传出，说要请刘总管入见。刘以李福有疾，料也没甚意外，遂随了传报的人，趋入内室，迂曲数四，才至李福卧处。遥见福卧不解衣，未免疑虑，不得已走近榻前，开口问道："大哥有恙么？"福答道："烦恼得恁地。"刘左右一顾，见榻旁有剑出鞘，益觉心动，亟忙退出。福竟跃起床上，持刀追杀庆福，庆福徒手不支，立被杀死。福竟携首出外堂，交与姚翀。翀大喜道："庆福首祸，一世奸雄，今头颅乃落措大手么？"能杀庆福，岂不能杀汝么？遂驰还寺中，立刻草奏，遣白朝廷。复旨到来，翀蒙优奖，福得增秩，杨氏竟进封楚国夫人。惟楚州自夏全乱后，库储俱尽，纲运不继，李福常向翀索饷。翀无从应付，只说待朝廷颁发，便当拨给。福屡催无着，私下动怒道："朝廷若不养忠义军，何必建阃开幕？今建阃开幕如故，独不给忠义军钱粮，是明借这阃帅，来制压我忠义军呢。"随即与杨氏密谋，邀翀过宴。翀昂然竟往，就坐客次，并不见杨氏出陪，须臾见自己二妾，也被召入内，他不知葫芦里面，卖什么药，俄见一班赳赳武夫，在客次外狞目探望，料知不是好兆，便起身急走，甫出客次，但听得一片喧声道："姚制使走了！姚翀逃了！"吓得姚翀无处躲避，几乎心胆俱碎，正是：

逐帅几同棋易子，抢头好似杖惊儿。

毕竟姚翀能逃得性命否？待至下回再叙。

天下事莫不坏于一私字。私心一起，则内而作奸，外而犯科，皆因之而起。史弥远之擅谋废立，私也。杨后之允行废立，由恐无噍类之说所激，亦一私也。即济王竑之隐嫉弥远，形诸笔墨，亦无非一私也，即潘壬弟兄之欲奉济王，期建非

常之业，亦何一非私也？若夫许国、徐晞稷、刘琸、姚翀诸人，陆续被逐，均为一私字所致。许徐二人欲制全，而反为所制；刘姚二人尝媚全，而无益于媚。一念萦私，着着失败，彼夏全、刘义福辈，更不足道也。观此回，不禁为好私者慨矣。

第九十回
诛逆首淮南纾患　戕外使蜀右被兵

却说姚翀闻变，抱头出窜，见外面已露刃环列，几无生路可寻。还亏李全部下的郑衍德，挺身保护，翼他出围，沿途尚闻有哗噪声，连忙剃去须髯，缒城夜走。遁至明州，未几病死。二妾不知如何着落？宋廷以淮乱相仍，再四逐帅，乃欲轻淮重江，楚州不复建阃，就用统制杨绍云兼制置使，改楚州为淮安军，命通判张国明权守。盱眙守彭忔，想乘此建功立业，潜遣张惠、范成进入淮安，语全将国安用、阎通道："朝廷不降忠义军钱粮，无非因刘庆福、李福等，屡次生乱，所以停给。今庆福已除，李福尚在，何不一并除去，为朝廷弭患呢？"国、阎二人也以为然，并联络王义深、邢德一同举事。时张林又来降宋，亦欲除福复仇，遂与四人合议，同率众趋李福家。适李福出门，邢德兜头一刀，将福枭了首级。复闯入内室，杀死全次子通，并四觅杨氏，适得一妇人匿床下，便即牵出，杀死了事。遂将这妇人首，充作杨氏，与李福头颅，并至杨绍云处献功。绍云遣送临安，阖廷皆喜。看官试想！这杨氏李姑姑，曾善用双刀，具有一身胆力，难道便畏匿床下，坐听枭首么？原来这妇人首，乃是全妾刘氏，那杨氏早已轻装易服，逃往海州去了。雌儿毕竟不凡。朝廷以功由彭忔，即令他经理淮东。张惠、范成进不得邀赏，又因粮饷缺乏，密约降金，拟执忔为贽仪，遂趋还盱眙，设宴邀忔。两人奉觞上寿，接连灌到数十杯，忔竟醉倒席上，被两人捆缚起来，竟渡淮降金去了。

李全受蒙古命，经略山东，闻兄妾被害，当然不肯干休，便请诸蒙古元帅，愿报兄仇。蒙古元帅不肯遽从。全断指为示道："全若再归南朝，有如此指！"于是蒙古帅命令全下淮南。全服蒙古衣冠，移文两淮，自称山东淮南领行省事。杨绍云见了移文，便避往扬州。王义深也奔降金人。国安用独不奔避，诱杀张林、邢德，携首投全军，自行赎罪。全乃不杀安用，与他同入淮安，复移兵占住海州、涟水等处。全妻杨氏，又至淮安与全相会，仍然是夫妻完聚，骨肉团圆。史弥远尚专务招抚，使人说全，令毋用兵淮南，当仍加节钺。全以东南利用舟楫，急切里不得水师，不如阳顺朝命，阴习水战。绍定元年，即理宗四年，改颁正朔，李全广募水卒，不限南北，宋军多往应全募，遂增设战舰，与杨氏大阅海洋。一个是两邦阃帅，甲胄辉煌，一个是半老佳人，冠笄绚烂，好算作盗贼世界，儿女英雄。李全夫妇，不伦不类，故用笔亦若讽若刺。全又与金合纵，约把盱眙畀金，金封全为淮南王，全佯辞不受。自是盘踞淮境，对宋称臣，好索饷豢兵，对蒙古也称臣，就将淮南商税盐利，一并垄断，好作为蒙古岁贡，对金且虚与周旋，免他作梗。不愧狡兔。宋廷士大夫，都晓得全怀异志，只因弥远执政，专事羁縻，哪个敢来多嘴。全因节钺未加，复遣私人入都，请建阃山阳。一时未得所请，竟密令部将穆椿等，潜入皇城纵火，毁去御前军器库，把先朝庋藏的兵甲，尽付一炬。朝廷已明知由全所使，还是苟且偷安，不加责问。及全籴麦舟过盐城，知扬州翟朝宗，令尉兵出来夺麦，惹得全怒气冲天，立率水陆兵数万名，来捣盐城。戍将陈益、楼强皆遁，知县陈遇，亦逾城逃去，公私盐货，皆为全有。朝宗忙遣干官王节至盐城，恳全退师，全哪里肯依？留郑祥、董友守盐城，自提兵还淮安，上表朝廷，只说"捕盗过盐城，县令等弃城遁去。全恐军民惊忧，所以入城安众，现已返楚"云云。弥远尚以全守臣节，授彰化、保康节度使，兼京东镇抚使，谕令释兵。全勃然道："朝廷待我如小

儿，啼乃授果，我要这节钺何用?”你明明是个宠儿，屡次变脸。弥远复为罢朝宗，命通判赵璥夫暂摄州事。

全造舟益急，历招沿海亡命，充作水手。又贻书璥夫，托词防备蒙古，须增给五千人钱粮，并求誓书铁券。政府尚遗饷不绝，他军士见淮海输粟，都窃议道：“朝廷唯恐贼不饱，教我辈何力杀贼?”射阳湖人至有养北贼戕淮民的谣言。时赵范、赵葵已接奉朝命，节制镇江、滁州军马，赵善湘为江、淮制置使。三赵俱嫉如仇，力主用兵。会值弥远告假，诸执政不加可否，独参政郑清之深以为忧，遂与枢密袁韶、尚书范楷，力劝理宗讨逆。理宗准奏，清之又转告弥远。弥远乃亦改图，遂请旨削全官爵，并下诏谕道：

> 君臣天地之常经，刑赏军国之大柄，顺斯柔抚，逆则诛夷。惟我朝廷，兼爱南北，念山东之归附，即淮甸以绥来。视尔遗黎，本吾赤子，故给资粮而脱之饿莩，赐爵秩而示以宠荣，坐而食者逾十年，惠而养之如一日，此更生之恩也，何负汝而反耶? 蠢兹李全，侪于异类，蜂屯蝗聚，初无横草之功，人面兽心，曷胜擢发之罪。谬为恭顺，公肆陆梁，因馈饷之富以啸聚俦徒，挟品位之崇以胁制官吏，凌蔑帅阃，杀逐边臣，雹刈我民，输掠其众，狐假威以为畏己，犬吠主旁若无人，姑务包含，愈滋猖獗，稔兹恣暴，用怨酬恩，舍是弗图，孰不可忍?李全可削夺官爵，停给钱粮，勑江、淮制臣，整诸军而讨伐，因朝廷佥议，坚一意以剿除。蔽自朕心，诞行天罚。肆予众士，久衔激愤之怀，暨尔边氓，期洗沉冤之痛。益勉思于奋厉，以共赴于功名。凡曰胁从，举宜效顺，当察情而宥过，庸加惠以褒忠。爰饬邦条，式孚众听，能擒斩全首者，赏节度使钱二十万，银绢二万匹，同谋人次第擢赏。能取夺现占城壁者，州除防御使，县除团练使，将佐官民兵，以次推赏。逆全头目兵卒，皆我遗黎，岂甘从叛?良由创制，必非本心，所宜去逆来降，并与原罪，若能立功效者，更国异赏。噫! 以威报雪，既有辞于苗民，惟断乃成，斯克平于淮、蔡。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相传此诏即郑清之所草，诏下后，李全便率众至扬州湾头，来夺扬城，赵璥夫惶急欲奔，为副都统丁胜所阻，乃闭城拒守。会璥夫得史弥远书，许增全万五千人粮，劝归淮安，因即遣部吏刘易赴全营，持书相示。全笑道：“史丞相劝我归，丁都统与我战，非相绐么?”即掷书不受。易返报璥夫，璥夫亟发牌印，至镇江迎接赵范。范亦约葵同援。葵即率雄胜、宁淮、武定、强勇四军，共万五千名，驰赴扬州。全党郑衍德，劝全先取通、泰二州，再攻扬城，全乃引兵攻泰州。知州宋济迎降，全入掠子女货币，转趋扬州。途次闻范葵已入扬城，便举起马鞭，挞郑衍德道：“我本欲先取扬州，汝等劝我取通泰，今二赵已入扬州了，试问扬州易下否?”衍德无词可答。

全乃分兵守泰州，自率众攻扬州，进扑东门。赵葵出城搏战，拒濠回答。葵问全来何为?全答道：“朝廷动见猜疑，今复绝我粮饷，我并非背叛，但来索粮呢。”葵怒道：“朝廷视汝作忠臣孝子，汝乃反戈攻陷城邑，怎得不绝汝钱粮，汝云非叛，欺人呢?欺天呢?由汝道来!”揭破狡谋。全理屈词穷，竟弯弓抽矢，向葵射来。葵用枪拨矢，矢入濠中，遂驱军越濠，拟与全决战，全竟退去。翌日，全悉众攻城，也被葵击退。嗣是屡攻屡却，二赵更迭战守，并陆续有援军到来，无懈可击。全拟筑长围，困住守兵，自己跨马张盖，部下奏乐，督兵筑垒。范令诸门用轻兵牵缀，自领锐卒出堡砦，向西攻全。全亦分兵酣战，自辰至未，杀伤相当，两下方鸣金收军。越宿，范复出师大战，令偏将金玠，袭击全粮船，杀败全将张友，夺得粮船数十艘。又越宿，葵复出战，亦将全军杀败，惟全自恃兵众，始终不肯退去。

自绍定三年冬季，相持至四年孟春，全尚欲浚堑固垒，范葵遣诸将出城掩击。全不及防备，奔入土城，蹂溺甚众。范列阵西门，上马待战，偏全众闭垒不出。葵语范道：“贼俟我收兵，方来追击呢。”当下命将校李虎，伏骑破垣间，佯收步卒诱贼。贼果掩杀出来，李虎奋起力斗，城上亦矢石如雨，贼乃败回。到了上元，城中放灯张乐，故示整暇。全亦往海陵，召伎侑觞，张灯设宴。越

日，复置酒高会平山堂，有堡寨候卒，识全枪上垂有双拂，便入报赵、范。范语葵道："此贼好勇而轻，既出土城，定当成擒。"乃先授李虎密计，然后尽选精锐，西出攻全，却故意用嬴卒旗号，诱他迎击。全望见旗帜，突斗而前，范麾兵并进，葵轻出搏战，各军俱踊跃上前，无一落后，全始知不可敌，且战且退，欲奔还土城，将至瓮门，忽有一彪军突出，阻住马前，为首一员统帅，跃马抡刀，大呼道："贼全休走！李虎在比！"不亚虎名。全无心恋战，复拍马返奔。赵葵、李虎前后相迫，杀得全兵东倒四歪，十丧七八。全夺路北走，径趋新塘。新塘淖深数尺，适值久晴，浮尘如燥壤。全手下只有数十骑，拼命乱逃，急不择路，更兼天色将昏，前途难辨，扑通扑通的响了数声，那数十骑都陷入淖中，全亦当然被陷。官军从后追至，竞持长枪乱刺，全急呼道："毋杀我，我乃头目。"官军闻得头目两字，越发奋力刺全，全立被刺毙，所从三十余人，也毋一得生。军士且支解全尸，分夺鞍马器械，回营报功。看官！你道全陷淖中，何故尚自称头目？他以为头目两字，乃是普通贼目的称呼，并非贼帅，意欲将此哄骗官军，幸图脱难。那知官军里面的赏格，已有获一头目，应赏若干的条例，所以军士恐夺不调匀，索性把他支解，碎尸而去。好诈者终以诈败。全既死，余党欲溃，惟国安用不从，议推一人为首，莫肯相下，乃还趋淮安，欲奉全妻杨氏为主。赵范、赵葵追击，复大破贼党，方才四散。范葵收军还扬州，使人瘗新塘骸骨，检得一尸。左手无一指，方信全已真死。李全断指见前文。先是全祷茅司徒庙，不得应验，全怒，断神像左臂，或梦神语道："全伤我，全死亦当如我。"至是果然。

扬州解严，赵善湘露布上闻，朝右相庆，诏加善湘为江淮制置大使，范为淮东安抚使，葵为淮西提刑，余将亦赏赍有差。范与葵再率步骑十万，直捣盐城，屡败贼众，复进薄淮安城，杀贼万计，焚二千余家，城中哭声震天，未几城破，烧砦栅万余。全妻杨氏语郑衍德道："二十年黎花枪，天下无敌手，今事势已去，不能再支，汝等未降，想因我在的缘故。我今去了，汝等不妨出降呢。"遂带了亲卒百人，闯出城外，向北径去。至此尚能漏网，好算是奇妇人。贼党乃遣伪参议冯垍等，纳款军门，范准他降顺，淮安乃平。就是海州涟水等处，也即收复。杨氏窜归山东，又数年乃毙。十年强寇，至此始扫荡无遗了。归结李全。

且说理宗初年，亲用儒臣，有心求治，只以弥远当国，邪正不能并容，且因真德秀、魏了翁等，尝讼济王竑冤，更为弥远所侧目。弥远遂引用三凶，并入谏院。三凶为谁？一是梁成大，一是李知孝，一是莫泽。成大尤谄事弥远，由知县骤任御史，以排斥正士为要旨。会太后撤帘归政，国事由理宗亲理，三凶遂交劾真、魏，说他私袒济王，朋邪误国。真魏相继罢官，连员外郎洪咨夔，亦连坐被斥。魏了翁且谪居靖州。成大贻书亲友道："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为伪君子。"当时目为狂吠，因呼成大为成犬。理宗录用名贤后裔，如程、朱、张、陆等子孙，均授官秩，并建昭勋崇德阁，图绘先朝功臣，共二十四人，赵普为首，赵汝愚为殿。但徒追既往，不顾目前，所有真、魏诸贤，黜逐殆尽，这真所谓叶公好龙，欲得反失呢。

是时蒙古主铁木真，与木华黎分略南北，木华黎略南方，铁木真略北方，适乃蛮部酋太阳汗子屈曲律，逃奔西辽，西辽据葱岭东西地，自辽人耶律大石即耶律达什。痛辽被灭，往走回疆，联合回纥诸部，成一大国，有志规复，未成而死，再传至孙直鲁克，君临如故。惟东方属部，多为蒙古所夺，国势渐衰。屈曲律奔投西辽，由直鲁克招为女夫，畀以大权。屈曲律竟篡了王位，东向袭蒙古属境。铁木真遣哲别往征，哲别率军直入，屈曲律战败西遁，至巴克达山，被哲别追获，一刀了事。西辽全土，尽归蒙古。哲别归国后，蒙古商人往花剌子模，被他杀掠，花剌子模在西辽西境，向奉回教，铁木真遣使诘问，又复被杀，乃亲督兵攻花剌子模。花剌子模王谟罕默德，敌不住蒙古军，窜死里海岛中。谟罕默德长子札兰丁，奔至哥疾宁，纠集余众，出御蒙古，战了两三仗，被蒙古军杀得人仰马翻，只剩札兰丁一人一骑，逃至印度河边，投河南渡。铁木真再拟南追，遇着了一个奇兽，名叫角端，文臣耶律楚材乘势劝主罢兵，只说："这兽是旄星精灵，好生恶杀，特来儆告主子，罢兵息民。"铁木真闻言，才准班

师。尚有哲别、速不台二军，谕太和岭袭钦察部，阿罗思即俄罗斯。诸侯王，联兵援钦察，俱为哲速二将所破，歼馘无算。哲别遇疾退军，铁木真班师命令，亦已颁到，乃收兵而回。

铁木真回国后，因西征时征兵西夏，夏主不从，再饬夏主遣子入质，夏主又不从。惹得铁木真非常恼恨，更兼木华黎病殁南方，缺一统帅，因拟南征西夏，乘便经略中原。西夏自李安全后，又易二主，安全传与从子顼，遵顼复传子德旺，德旺本庸弱无能，国是由悍臣阿沙敢钵处决。前此蒙古使至，征兵征子，都是他一人拒绝。此次铁木真决意出师，行至中途，忽然罹疾，乃只遣使诘责夏主。阿沙敢钵对着蒙使，又挺撞了好几语。蒙使返报铁木真，铁木真勃然起床，麾兵大进，直指贺兰山。阿沙敢钵居然率众迎击，哪知蒙古兵煞是利害，任你阿沙敢钵如何大胆，至此全没用处，只好弃众逃走。也是一个景延广。铁木真遂下西凉，入灵州，破临洮，据洮河、西宁二州，进攻德顺。夏主李德旺，忧悸而死。弟子晛继立，晛尚幼弱，晓得甚么军务，官民统依山凿穴，偷避敌锋。及德顺被陷，敌逼夏都，夏主晛穷蹙出降。蒙古兵一齐入城，掳了财帛，劫了子女，所有夏主宫眷，一古脑儿牵扯了去，或杀或辱，自不消说。还有匿居土窟的官民，也被蒙古兵搜着，财物夺去，性命呜呼。总计夏自元昊称帝，共传十主，历二百有一年而亡。

铁木真养疾六盘山，病势日重，自知不起，语左右道："西夏已灭，金势益孤，我本拟乘胜灭金，奈天命已终，势难再延。若嗣君能继我遗志，南略中原，最好是假道南宋。宋金世仇，必肯假我，我下兵唐邓，直捣大梁，不怕他不为我灭。比那取道潼关，难易相去十倍哩！"此即避坚攻瑕之计。言讫遂逝，年六十六。蒙古人称为太祖，遗旨命少子拖雷监国。拖雷亦作图类。越年开蒙古大会，由诸王诸将等齐来会议，叫作库里尔泰会，推太祖第三子窝阔台为大汗。窝阔台既即汗位，承父遗志，一意攻金。宋理宗绍定三年冬月，偕弟拖雷等入陕西，连下山砦六十余所。进逼凤翔，分兵攻潼关。越年凤翔被陷，惟潼关不下。窝阔台汗忆父遗言，命速不罕一作绰斯工。为行人，往宋假道，到了沔州，被统制张宣杀死。窝阔台汗得了此信，自然不肯干休，遂命拖雷率骑兵三万人，竟趋宝鸡，攻入大散关，破凤州，屠洋州，出武休东南，围住兴元。军民走死沙窝，约数十万。再遣别将入沔州，取大安军路，开鱼鳖山，撤屋为筏，渡嘉陵江，略地至蜀。四川制置使桂如渊逃归，被蒙古拔取城寨，共四百四十所。有诏令李亘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赵彦呐为副使，知兴元府。两使正在出发，那蒙古兵已饱掠蜀境，舍蜀而去，小子有诗叹道：

无端戕使怒邻邦，骄子雄心岂肯降？
虽是偏师攻蜀右，几多血胔淹西江。

欲知蒙古兵何故去蜀，俟至下回再详。

李全之骄，史弥远酿之也。李全之悍，亦史弥远纵之也。全无文材，无武略，徒恃诈术以欺人，捽而去之，一将力耳。况彼已败降蒙古，复入楚州以报私仇，甚至旁陷郡邑，四掠人民，是明明一宋之叛贼也，弥远尚欲授以节钺，真令人无从索解。且于全则豢之唯恐不优，于真、魏则屏之唯恐不远，是诚何心？得毋所谓方以类聚，物以君分者欤？非郑清之之决讨于内，二赵之力制于外，几何不糜烂江淮也。若蒙古主之灭西辽，平西域，亡西夏，皆《元史》中事。本回第撮举大要，惟假道南宋一节，为《宋史》中最关紧要之事。夫假道伐虢，虞随以亡，绳以唇亡齿寒之谊，宋固不宜假道。然辞其使可也，戕其使不可也。杀一人而丧千万人，其得失为何如耶？

第九十一回
约蒙古夹击残金　克蔡州献俘太庙

却说蒙古太祖少子拖雷，分兵略蜀，拔取城寨四百四十所，因尚未遽绝宋好，但借偏师示威，即行召还。会兵陷饶凤关，渡汉江东行，将趋汴京。金主守绪急令诸将分屯襄邓，行省完颜合达合达一作哈达。及移剌蒲阿，一作伊喇丰阿拉。率诸军入邓州，杨沃衍、陈和尚一作禅华善。武仙等皆会，乃出屯顺阳。适蒙古兵渡过汉江，来袭金军背后，哈达见蒙兵势盛，拟从旁道走避，那敌骑已是驰至，几乎招架不住。还亏部将蒲察定住一作富察鼎珠。奋力截杀，敌骑始退。哈达屯留四日，不见敌兵，便引军还邓。不料行至半途，忽从林间突出敌骑，将他辎重劫去，金兵几不成列。幸敌骑得了辎重，即行远飏，军士才免丧亡。哈达返邓后，反称大捷，捏报汴都，金廷相率庆贺。

隔了数月，蒙古主窝阔台汗，亲自督兵南下，由白坡镇渡河，进次郑州，遣速不余领兵攻汴。金主守绪不意北兵猝至，吓得手足无措，忙召合达、蒲阿还援。合达等奉命即行，偏拖雷又出来作对，自率铁骑三千，追尾金军。金军还击，他却退去，金军启程，他又来袭，害得金军不遑休息，且行且战，至黄榆店，天忽雨雪，不能前进。蒙古将速不台已派兵阻金援师，于是金军前后被阻。至雨雪少霁，接连得汴京来使，催他速援。合达不得已再行，至三峰山，蒙古兵已两路齐集，四面兜围。金兵无从得食，饿至三日，顿时大溃，武仙率三十骑先奔，杨沃衍等战死。合达知大势已去，忙邀蒲阿与商，拟下马死战。哪知蒲阿已杳如黄鹤，不知去向，只有陈和尚等，尚是随着，乃相偕突围，走入钧州。窝阔台汗复遣将接应拖雷，合攻钧州。钧州城内，只有败兵数千，那里保守得住？眼见得被他攻入，合达、陈和尚皆被杀，连先行逃走的蒲阿，也被蒙古兵追获，结果性命。蒙古兵移攻潼关，守将李平迎降，转围洛阳。留守撒合辇一作萨哈连。背上生疽，不能出战，投濠自尽。兵民推警巡使强伸为府佥事，死守三月，无隙可乘，敌始退去。

窝阔台汗意欲北归，遣使自郑州至汴，谕令速降。金主没法，乃封荆王守纯于讹可一作鄂和为曹王，令尚书左丞李蹊，送往蒙古军前，纳质请和，仿佛徽钦受围时情景，天道好还，一至于此。偏蒙古将速不台仍然攻城，连日不懈。幸汴城坚固，炮石迭下，一守一攻，相持至十六昼夜，内外积尸如山。速不台知不可下，乃与金议和。金主乃遣户部侍郎杨居仁，出犒蒙古兵，酒肉以外，并有金帛珍异等件。速不台乃麾兵退去，散屯河洛间。已而蒙古行人唐庆等，来金通好，被金飞虎军头目申福等杀死，于是和议复绝。蒙古主窝阔台汗复议大举，特遣使臣王檝，南至京湖，与宋京湖制置使史嵩之，议协力攻金。史嵩之奏报宋廷，廷议统以为机不可失，应从蒙古所请，乘此复仇。独淮东安抚使赵范进言道："宣和时，海上定盟，初约甚坚，后卒取祸，不可不鉴。"理宗不从，命史嵩之遣使往报，愿出师夹攻金人。嵩之乃遣邹伸之往报蒙古，蒙古主许俟成功，当把河南地归宋。依然一约金灭辽的故辙。伸之乃还。

是时金主守绪因和议决裂，恐蒙古兵复来攻汴，遂募民为兵，括粟为粮，怎奈百姓多不愿充役，更兼民食缺乏，自己难谋一饱，哪里还有余粟，可以接济军饷？左丞相李蹊，及参政合周，一作哈准。不管人民死活，硬要他输粟入官，所括不满三万斛，已是满城萧索，死亡枕藉。金主守绪自思粮尽兵虚，汴城终恐难守，遂议徙都避难，命右丞相赛不，一作萨布。平章白撒，左丞相李蹊等，率军扈从。留参政奴申，一作讷苏肯。枢密副

使习捏阿不一作萨尼雅不。等守汴，自与太后皇后妃主等告别，大恸而去。既出城，茫无定向，诸将请幸河朔，乃自蒲城渡河。适归德统帅石盏女鲁欢，一作什嘉纽勒珲。送粮至蒲城，留船二百艘，张布为幄，请金主乘船北渡。渡未及半，忽然大风四起，波浪沸腾，后军不能再济。冤冤相凑，蒙古将回古乃，乘隙来追，金元帅贺喜力战捐躯，部兵溺死约千人。金主在北岸相望，吓得胆战心惊，亟奔往沤麻冈。嗣遣白撒领兵攻卫州，蒙古兵渡河来援，白撒急退，到了白公庙，被蒙古将史天泽，大杀一阵，弄得全军覆没，只剩白撒一人，狼狈遁还。金主大惧，忙趋往归德，遣人往汴京奉迎太后，及皇后妃主等人。哪知汴京西面元帅崔立，因此作乱，竟杀死留守大臣，请故主永济于梁王从恪监国，自为太师都元帅尚书令郑王，输款蒙古举城降敌了。蒙古将速不台进军青城，立盛服往见，称速不台为父。速不台大喜，赐以酒宴，立酣醉而归。托词金主出外，索随驾官吏家属。征集妇女至宅中，名为待送行在，实则藉此图欢，见有姿色的丽姝，便牵入卧室，硬令受污，日乱数人，尚嫌不足；一面将天子衮冕后服，出献速不台，既而复劫金太后王氏，皇后徒单氏，梁王从恪，荆王守纯，暨各宫妃嫔，统送至蒙古军前。宋有范琼，金有崔立，凶狡相同，立为尤甚。速不台杀死荆梁二王，所有金太后以下，俱派兵监送和林。在途艰苦万状，比金人掳徽、钦二帝时，尤加虐待，可见祖宗行恶，子孙还报，天理原是昭彰呢。当头棒喝。速不台入汴城，蒙古兵一并随入，径往崔家，把崔立的妻女玉帛，也一并掳去。立尚在城外，闻报归来，已是空空洞洞，不留一物，免不得顿足大哭。转思汴京尚在我手，已失当可取偿，遂也罢了。休想！休想！

且说金主守绪，既到归德，闻汴城失守，两宫被掳，当然忧上加忧。元帅蒲察官奴，一作富察固纳。劝金主转幸海州，为石盏女鲁欢所阻。官奴竟率众攻杀女鲁欢，及左丞相李蹊以下凡三百人，且将金主锢禁照碧堂。金主愤甚，密与内侍局令宋珪，奉御女奚烈完出、一作纽祜禄温绰。乌古孙爱实一作乌克逊爱锡。等，同谋讨贼。适东北路招讨使乌古论镐，一作乌库哩镐。运米四百斛至归德，劝金主南徙蔡州。金主转谕官奴，即日南迁，偏是官奴不从，且号令军民道："敢言南迁者斩！"金主乃与宋珪等定计，令完出、爱实埋伏门间，佯召官奴议事。官奴昂然入门，完出、爱实左右杀出，刺伤官奴。官奴负伤出走，被二人追及，杀死了事。金主乃御门慰抚诸军，俾安反侧，留元帅王壁守归德，径往蔡州。

蒙古兵又进薄洛阳，城内粮尽，留守强伸力战被擒，不屈遇害。宋京西兵马钤辖孟珙，复日枣阳出师，与金唐州守将武天锡，交战光化，斩天锡首，俘将士四百余人，进拔顺阳，逐金帅武仙，追击至马磴山，杀戮无算。武仙遁至石穴，珙冒雨前进，率锐攻入，仙又遁去。再追至鲇鱼砦，及银葫芦山，两战皆捷。那时武仙手下，只剩了五六骑，易服而逃，奔往择州，后为戍兵所杀。余众七万人，尽行降宋。珙乃收军还襄阳，方才解甲休息，接得史嵩之檄文，令速进兵攻蔡州。原来蒙古都元帅塔察儿，一作塔齐尔。复令王檝南来，与史嵩之约议攻蔡，嵩之允诺，即发兵先攻唐州。金将乌古论黑汉战死，城遂陷，乃拟进攻蔡州。适孟珙回至襄阳，乃令珙与统制江海，率兵二万，运米三十万石，向蔡州进发，往会蒙古军。

金主守绪，尚似睡在梦中，反遣完颜阿虎带，一作阿尔岱。至宋乞粮，且面谕道："我不负宋，宋实负我。我自即位以来，常戒饬边将，毋犯南界，今乘我疲敝，来夺我土。须知蒙古灭国四十，遂及西夏，夏亡及我，我亡必及宋，唇亡齿寒，势所必至。若与我连和，贷粮济急，为我亦是为彼，卿可将此言转告便了。"阿虎带到了宋廷，宋廷哪里肯依？顿时下逐客令。可怜阿虎带徒手而回，返报金主。金主无法可施，只得拜天祷祝，并赐宴群臣，谕他效力。酒尚未罢，侦骑已入奏道："蒙古兵到了！"武臣跃座而起，争愿出战。金主遂命诸将分为二队，一队守城，一队拒敌，果然出战的将士，踊跃异常，立将蒙古兵击退。塔察儿自来督攻，也致败却，蒙古兵不敢进逼，只分筑长垒，为围城计。可巧宋将孟珙、江海，带了兵粮，驰至蔡州城下，与塔察儿相会。塔察儿很是喜欢，当下与孟珙互约分攻，蒙古军攻北面，宋

军攻南面，南北军不得相犯。议约已定，遂各安排攻具，分头薄城。看官！你想金人到此，已是残局，一座斗大的孤城，怎经得两国夹攻，分明是危如系卵，朝不及夕了。

金尚书右丞完颜忽斜虎，一作完颜呼沙呼，亦作完颜仲德。日把国家厚恩，君臣大义，激励军民，誓死固守。塔察儿遣张柔率精兵五千，缘梯登城，城上守将，用长矛钩去二卒，且接连射箭。柔身上齐集流矢，状甚危急，宋将孟珙，忙麾先锋往援，才得将柔挟出。次日，珙进攻柴潭，立栅潭上，命部将夺柴潭楼。金人忙来堵御，被宋军一拥而上，无法拦阻，只好倒退。那柴潭楼即由宋军占住。蔡州恃潭为固，外即汝河潭，高出河身五六丈，珙语部众道："金人全仗此水，若决堤注河，涸可立待了。"遂命众凿堤，堤防一溃，水即泄尽。乃命刈薪填潭，以便通道。蒙古兵亦决练江，两军并济，捣入外城。金统帅孛术鲁一作富珠里。中娄室娄帘一作洛索。两人，率精锐五百，夜出西门，每人负一束藁，藁上沃油，拟毁两军营寨。蒙古兵先已觉着，埋伏隐处，用强弩迭射。火甫及发，矢已先到，金兵伤毙甚众，只好退回。两军遂合攻西城，前仆后继，又复陷入。惟里面尚有内城，忽斜虎乃饬兵抵御，昼夜不懈。金主守绪自知不支，泣语侍臣道："我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思无甚过恶，死亦何恨？所恨祖宗传祚百年，至我而绝，与古来荒暴的君主，等为亡国，未免痛心。但国君死社稷，乃是正义，朕决不受辱虏廷，为奴为仆呢。"还算有些志气。左右相率恸哭，金主乃取出御用器皿，分赏战士，并杀厩马犒军。可奈事势已去，无可挽回。已而金徐州复叛降蒙古，行省右丞相完颜赛不殉难，转瞬间已是理宗端平元年了。急点年月。

蔡州城内，人困马乏，粮绝援穷。孟珙见黑气压城，上日无光，因命诸军分运云梯，密布城下。金主守绪，闻外攻益急，乃召东面元帅完颜承麟入见，谕令传位。承麟泣拜不敢受。金主叹道："朕实不得已的计策，朕身体肥重，不便鞍马驰突，卿平时矫捷，且有材略，若幸得脱围，保存一线宗祚，我死也安心了。"承麟乃起身受玺。翌日承麟即位，百官亦列班称贺，礼甫毕，外面已有人入报道："宋军入南城了。"完颜忽斜虎忙出去巷战，但见宋军鼓噪而来，蒙古兵亦随至，自顾手下不过千人，就使以一当十，也觉众寡不敌，但到了此时，已是无可奈何，只得拚了命与他厮杀。奋斗多时，部下伤亡将尽，忽斜虎已蓄着死志，惟尚欲见金主一面，方才殉国。退至幽兰轩，闻金主守绪，已经自缢，遂语将士道："我主已崩，我尚在此做甚么？死也要死得明白，诸君可善自为计。"言讫，跃入水中，随流而没。将士皆道："相公能死，我辈独不能死吗？"于是兀术鲁、中娄室以下，统皆从死，共得五百余人。承麟退保子城，因金主自尽，偕群臣入哭，随语大众道："先帝在位十年，勤俭宽仁，图复旧业，有志未就，实是可哀，应追加尊谥为哀宗。"众无异议，乃酹卮为奠，奠尚未毕，子城又陷。奉御完颜绛山，绛山一作京锡。奉金主守绪遗命，急焚遗骸。霎时间兵戈四集，杀人盈城，承麟等无从脱逃，均死乱军中。宋将江海，抢入金宫，正值金参政张天纲，便麾兵将他缚住。孟珙亦到，问天纲道："汝主何在？"天纲道："已殉国了。"殉国两字，声大而宏。珙令他引觅遗尸，到了幽兰轩，屋已尽毁，当命军士扑灭余火，检出金主尸骨，已是乌焦巴弓，不堪逼视。适蒙古统帅塔察儿亦至，乃拟把金主守绪余骨，析作两份，一份给蒙古，一份给宋，此外如宝玉法物，均作两股分派，且议定以陈蔡西北地为界，蒙古治北，宋治南，彼此告别，奏凯而回。总计金自太祖阿骨打建国，传至哀宗守绪，历六世，易九主，共一百二十年而亡。

孟珙还至襄阳，当将俘获等件，交与史嵩之。嵩之即遣使赍送临安，除金主遗骨，及宝玉法物外，尚有张天纲、完颜好海等俘囚，一并押献。知临安府薛琼，问天纲道："汝有何面目到此？"天纲慨然道："一国兴亡，何代没有？我金亡国，比汝二帝何如？"琼不禁惭赧，但随口叱骂数语。徒自取羞。次日，奏白理宗，理宗召天纲问道："汝真不怕死吗？"天纲答道："大丈夫不患不得生，但患不得死，死得中节，有甚么可怕？请即杀我罢了。"理宗却也嘉叹，令还系狱中。刑官复令天纲供状，令书金主为虏主，天纲道："要杀就杀，要什么供状？"刑官不能屈，乃令随便书供。

天纲但书称："故主殉国。"余无他言，理宗乃献俘太庙，藏金主遗骨于大理寺狱库。朽骨何用？加孟珙带御器械，江海以下，论功行赏有差。

先是孟珙等出师攻蔡，外由史嵩之奏请，内由史弥远主持。至蔡城将下，弥远已晋封太师，兼任左丞相，郑清之为右丞相，薛极为枢密使，乔行简、陈贵谊参知政事。越数日，弥远因有疾乞休，乃准解左丞相职，加封会稽郡王，奉朝请。又越数日，弥远竟死。弥远入相，凡二十六年，理宗因他有册立功，恩宠不衰，二子一婿五孙，皆加显秩。初意颇欲收召贤才，力反韩侂胄所为，至济王冤死，廷臣啧有烦言，遂引用佥壬，排斥五士，权倾中外，全国侧目。就是理宗也不能自主，一切尽归弥远主裁。弥远死，理宗始得亲政，改元端平。逐三凶，远四木，三凶已见前回，四木乃是薛极、胡榘、聂子述、赵汝述，均系弥远私党，名字上各系一木，所以叫作四木。召用洪咨夔、王遂为监察御史。咨夔语遂道："你我既为谏官，须当顾名思义，愿勿效前此台谏，但知趋奉权相，徒作鹰犬呢，"遂很是赞成。于是献可赞否，荐贤劾邪，盈廷始知有谏官。至嵩之献俘，遂劾论嵩之，说他："素不知兵，矜功自侈，谋身诡秘，欺君误国。在襄阳多留一日，即多贻一日忧。"疏上不报。咨夔又上言："残金虽灭，邻国方强，加严守备，尚恐不及，怎可动色相贺，自致懈体？"这数语上陈，还算得了优奖的诏命。太常少卿徐侨，尝侍讲经筵，开陈友爱大义，隐为济王竑鸣冤。理宗亦颇感悟，复竑官爵，饬有司检视墓域，按时致祭。竑妻吴氏，自请为尼，特赐号慧净法空大师，月给衣资缗钱，朝政稍觉清明。忽由赵范、赵葵倡了一条守河据关，收复三京的计议，顿时兵衅复起，南北相争，惹出一场大祸祟来了。

燕、云未复虏南来，北宋沦亡剧可哀。
何故端平循覆辙，横挑强敌衅重开。

欲知二赵计画，且看下回说明。

本回文字，与作者所编之《元史演义》略有异同。元史以蒙古为主脑，故详蒙古军而略宋军；本书以宋为主脑，故详宋军而略蒙古军。即如金之失汴京，失蔡州，亦不及《元史演义》之详。盖金之被灭也，由于蒙古，而宋不过一臂之力，是书就宋论宋，故蒙古与金，皆从略叙而已。至若蒙古与金诸将帅，译名互歧，各史亦多歧出，本文均添附小注，以便与《元史演义》互相对证。非一手两歧，所以便阅者之互忆耳。惨澹经营，于此可见。

第九十二回
图中原两军败退　寇南宋三路进兵

却说赵范、赵葵，因蔡州已复，请乘时抚定中原，收复三京。廷臣多以为未可，就是赵范部下的参议官邱岳，亦以为不应败盟。史嵩之、杜杲等，又均言宜守不宜战。参政乔行简时方告假，更上疏谏阻，所言最详。其辞云：

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复之机，以大有为之资，当大有为之会，则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忧师出之无功，而忧事力之不可继，有功而至于不可继，则其忧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内而后治外。陛下视今日之内治，其已举乎？其未举乎？向未揽权之前，其弊凡几，今既亲政之后，其已更新者凡几。欲用君子，则其志未尽伸，欲去小人，则其心未尽革。上有励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仍苟且不务任责，朝廷有禁苞苴禁贪墨之令，而州县仍黩货不知盈厌。纪纲法度，多废弛而未张；赏刑号令，皆玩视而不肃。此皆陛下国内之臣子，犹令之而未从，作之而不用，乃欲阖辟乾坤，混一区宇，制奸雄而折戎狄，其能尽如吾意乎？此臣之所忧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以为根本，数十年来，上下皆怀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谓义，民方憾于守令，缓急岂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爱其将校，临阵岂有奋勇直前之士？蓄怒含愤，积于平日，见难则避，遇敌则奔。惟利是顾，遑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未有以转移固结之，遽欲驱之北向，从事于锋镝，忠义之心，何由而发？况乎境内之民：久困于县之贪刻，阨于势家之兼并，饥寒之氓，尝欲乘时而报怨，茶盐之寇，尝欲伺间而窃发，彼知朝廷方有事于北方，其势不能以相及，宁不动其奸心，酿成萧墙之祸？此臣之所忧者二也。自古英君，规恢进取，必须选将练兵，丰财足食，然后举事。今边面辽阔，出师非止一途，陛下之将，足当一面者几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辈，恐不足以备驱驰。陛下之兵，能战者几万，分道而趋京洛者几万，留屯而守淮襄者几万，非按籍得二三十万众，恐不足以事进取。借曰帅臣威望素著，以意气招徕，以功赏激劝，推择行伍，即可为将，接纳降附，即可为兵，臣实未知钱粮之所从出也。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千里馈饷，士有饥色。今之馈运，累日不已，至于累月，累月不已，至于累岁，不知累几千金而后可以供其费也。今百姓多垂磬之室，州县多赤立之帑，大军一动，厥费多端，其将何以给之？今陛下不爱金帛，以应边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后，兵事未已，欲中辍则弃前功，欲勉强则无多力，国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图，而南方已骚动矣。中原蹂躏之余，所在空旷，纵使东南有米可运，然道里辽远，宁免乏绝？由淮而进，纵有河渠可通，宁无盗贼劫取之患？由襄而进，必须负载三千钟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达。千里之外，粮道不继，当是之时，孙吴为谋主，韩彭为兵帅，亦恐无以为策。他日粮运不继，进退不能，必劳圣虑，此臣之所忧者三也。愿坚持圣意，定为国论，以绝纷纷之议，毋任翘切之至！乔之行谊不足道，惟谏图汴不为无识，故录之。

这一疏很是详明，偏右丞相郑清之，力主赵议，劝理宗立即施行。理宗也好大喜功，遂命赵范、赵葵移司黄州，刻日进兵。又令知庐州全子

才，合淮西兵万人赴汴。汴京由崔立居守，都尉李伯渊、李琦等，素为立所轻侮，密图报怨，闻子才军至，通书约降，佯与立会议守城。立未曾戒备，乘马赴会，被伯渊拔出匕首，就马上刺立，穿入立胸，立倒撞下马，仆地即毙。伯渊将尸首系住马尾，号令军前道："立杀害劫夺，蒸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无有，应该杀否？"大众齐声道："该杀该杀！他的罪恶，寸斩还是嫌轻哩。"公论难逃。乃枭了立首，望承天门祭哀宗，尸骸陈列市上，一听军民脔割，顷刻即尽。伯渊等出迎宋军，全子才整军入城，屯留旬余。赵葵率淮西兵五万，自滁州取泗州，又由泗趋汴，与子才相见。即语子才道："我辈始谋据关守河，汝师已到此半月，不急攻潼关洛阳，尚待何时？"子才道："粮饷未集，如何行兵？"葵忿然作色道："现在北兵未至，正好乘虚急击，若待史制使发饷到来，恐北兵早南下了。"子才不得已，乃命淮西制置司机宜文字徐敏子，统领钤辖范用吉、樊辛、李先、胡显等，提兵万三千名，先行西上。别命杨谊率庐州强弩军万五千人，作为后应。两军只各给五日粮。

徐敏子启行至洛，城中并无守兵，只有人民三百多家，即开城出降。敏子当然入城，次日军食便尽，惟采蒿和面，作饼充饥，那蒙古已调兵前来，与宋相争，适太常簿朱扬祖，奉命赴河南，谒告八陵，甫至襄阳，由谍骑走报，蒙古前哨，已至孟津，陕府、潼关、河南，皆增兵戍。且闻淮东驻扎的蒙兵，亦自淮西赴汴，扬祖不觉大惊，几至进退两难，忙与孟珙商议。珙答道："敌兵两路遥集，计非旬余不达，我为君挑选精骑，昼夜疾驰，不十日即可竣事。待敌至东京，君已可南归了。"扬祖尚是胆怯，珙愿与他同往，乃兼程而进，至陵下奉宣御文，成礼乃退。及返襄阳，来去都平安无恙。扬祖谢别孟珙，自回临安复旨去了。述此一事，应上文乔行简疏中语。惟杨谊为徐敏子后应，行至洛阳东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见数里以外，隐隐有麾盖过来，或黄或红，约略可辨。宋军方错愕间，不意胡哨一声，敌兵四至，杨谊仓猝无备，如何抵敌？急忙上马南奔，部众随溃。蒙古兵追至洛水，蹙溺宋军无数，谊仅以身免。行军怎可无备？杨谊也是一个饭桶。蒙古兵遂进迫洛阳城，敏子出城搦战，还幸胜负相当。无如士卒乏粮，万不能枵腹从戎，也只好弃洛退归。赵葵、全子才在汴，屡催史嵩之解粮，始终不至。蒙古兵又自洛攻汴，决河灌水，宋军既已苦饥，那堪再行遭溺？索性丢去前功，引军南还。一番规画，都成画饼。赵范自觉没颜，上表劾全子才，连亲弟葵也挂名弹章，说他两人轻遣偏师，因致挠败。自己要想脱罪，同胞也可不管，此等行迹，恐没人赞成。有诏将葵与子才各削一秩，余将亦贬秩有差。郑清之力辞执政，优诏慰留。史嵩之亦上疏求去，准令免职。嵩之不肯转饷，罪尤甚于清之。即命赵范代任京湖制置使，既而蒙古复使王檝来宋，以"何为败盟"四字相责，廷臣无可答辩，悻悻而去。自是河淮以南，几无宁日，南宋的半壁江山，要从此收拾呢。

当时宋朝的将才，第一个要算孟珙，珙系孟宗政子，智勇兼优，绰有父风，自留任襄阳，招中原健儿万五千名，分屯汉北、樊城、新野、唐、邓间，以备蒙古，名镇北军。诏命珙为襄阳都统制。珙赴枢密院禀议军情，乘便入对，理宗道："卿是将门子，忠勤体国，破蔡灭金，功绩昭著，朕深加厚望呢。"珙奏对道："这是宗社威灵，陛下圣德，与三军将士的功劳，臣有何力可言？"理宗道："卿不言功，益见德度。"遂授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嗣复令出驻黄州。珙入陛辞行，理宗问他恢复的计策。珙对道："愿陛下宽民力，蓄人材，静待机会。"理宗又问道："议和可好么？"珙又对道："臣系武夫，理当言战，不当言和。"理宗点首称善，优给赐赉，珙谢赐后，即赴黄州驻扎，修陴浚隍，蒐访军实，招辑边民，增置军砦，黄州屹成重镇。

理宗又欲俯从民望，召还真、魏二人，以真德秀为翰林学士，魏了翁直学士院。德秀入朝，终平时著述的《大学衍义》，进呈御览，且面言祈天永命，不外一"敬"字，如仪狄的旨酒，南威的美色，盘游弋射的娱乐，声色狗马的玩好，皆足害敬，请陛下详察！至了翁入对，亦以修身齐家，选贤建学为宗旨。理宗统敛容以听，温语相答。看官！你道真、魏所言，果真是纸上空谈，毫无所

指么？原来理宗初年，议选中宫，其时曾选入数人，一系故相谢深甫侄孙女，一系故制使贾涉女。涉女生有殊色，为理宗所属意，即欲册立为后。独杨太后语理宗道："谢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宫。"理宗不好违拗，只得册立谢女，别封贾女为贵妃。谢皇后曾翳一目，面且黧黑，父名渠伯，早已去世，家产中落。后尝躬视汲饪，至深甫入相，兄弟欲纳女入宫，叔父榉伯道："看渠面目，只可做一灶下婢，就使有势可援，得入大内，也不过做个老宫人，况且当厚给装资，急切也无从筹措呢。"事乃中止。会元夕张灯，天台县中，有鹊来巢灯山，众以为后妃预兆，县中巨阀，首推谢氏，乃共为摒挡行装，送后入宫。榉伯不能止。后就道病疹，已而脱痂，面竟转白，肤如凝脂，复得良医治目去翳，竟成好女，杨太后闻此异征，并因自己为后时，深甫亦阴为帮忙，乃决议册立谢后。但颦笑工妍，妩媚动人，究竟谢不及贾，所以谢正后位，左右共私语道："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么？"册立谢后，系绍定四年间，本文借此补叙。惟谢后素性谦和，待遇贾妃，毫无妒意，太后益以为贤，理宗亦待后以礼。越年杨太后崩，谥为恭圣仁烈。杨太后崩，亦就此叙过。贾贵妃益得专宠，弟名似道，素行无赖，竟得为籍田令。似道仍恃宠不检，每日纵游诸妓家，入夜即燕游湖上。理宗尝凭高眺望，远见西湖中灯火辉煌，便语左右道："想又是似道狎游呢。"翌日遣人探问，果如所料。乃令京尹史岩之戒饬似道，岩之奏对道："似道落拓不羁，原有少年习气，但才可大用，陛下不应拘以小节。"无非谄事贾贵妃。理宗竟信以为真，自此有向用似道意。岩之可杀。贾贵妃外，还有宫人阎氏，也累封至婉容，美艳不亚贾女，竟得并宠后宫，与内侍董宋臣等，表里用事，因此真魏二贤，一劝理宗远色，一劝理宗齐家，理宗虽然面从，但大廷正论，怎敌得床笫私情？内嬖当然如故，不过外面却虚示优容。论断确当。

当下进真德秀参知政事，德秀时已得疾，屡表辞职，乃改授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宫，逾旬即殁。追赠光禄大夫，谥文忠。德秀、浦城人，长身玉立，海内俱以公辅相期，出仕不满十年，奏疏积数万言，均切当世要务，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行不愧言。所著有《西山甲乙稿》、《对越甲乙集》、《经筵讲义》、《端平庙议》诸书，后世号为真西山先生。真既病逝，与真同志的名士，只剩一魏了翁，理宗乃召崔与之参政。与之曾为四川制置使，抚字称能，嗣召为礼部尚书，他竟乞归广州，不肯受命，自是屡诏不起。会粤东摧锋军作乱，诏授他为安抚使，他即肩舆入城，叛兵皆俯伏听命，散归田里。嗣后返家治事，至此复召为参政，仍然力辞，惟疏请理宗进君子，退小人。理宗召命益力，辞书至十三上，寻又召他为右丞相，谢征如故。越二年疾终原籍，予谥清献，加封南海郡公。此段统是销纳文字。魏了翁在朝，声气益孤。连疏请促与之入朝，与之又不至，他亦只好不顾利害，直言无隐，先后二十余奏，洞中时弊。理宗颇欲令参政务，偏为执政所忌，暗暗排挤。

会值蒙古主窝阔台汗，遣子阔端一作库腾。将塔海等侵蜀，忒木解一作特穆德克。张柔等侵汉，温不花一作珲布哈，亦作口温不花。察罕等侵江淮，三路南侵，宋廷大震。郑清之已任左丞相，乔行简进任右丞相，两人会议军务，保荐了一个文臣，出握兵权。看官道是何人？原来就是魏了翁。明是排挤。理宗以执政所奏，说他知兵体国，遂授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军马。又因江淮督府曾从龙，忧悸而死，遂并以江淮事付了翁。廷臣大骇，多上书谏阻，偏理宗概不见从，已有先入之言。竟命了翁即日视师，并赐便宜诏书，如张浚故事。了翁五辞不获命，恐宰臣责他避事，因把这副重担子，勉力承挑。可算好汉。陛辞时，御书唐人严武诗，及"鹤山书院"四大字，作为特赐，此外无非是金带鞍马等物。又由宰臣奉命，饮饯关外。了翁出都，竟赴江州、开封视事，用吴潜为参谋官，赵善瀚、马光祖为参议官，申儆将帅，调遣援师，献边防十议，大有一番振作气象。

蒙古将温不花攻唐州，全子才等弃师而逃，幸由赵范往援，至上闸击败敌兵，敌始退去。阔端一军入沔州，知州事高稼，孤军失援，力战身亡。蒙古兵进围青野原，经利州统制曹友闻，夤夜赴救，方却敌围。嗣又转援大安，击败蒙古先锋汪世显。宋廷闻两路军报，还道蒙古兵不甚利

害，容易守御，转恐了翁因此得功，反被他占了便宜，不如调回了他，撤去军权，遂由两相建议，召了翁还，命签书枢密院事。了翁固辞不拜，乃改授资政殿学士，出任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了翁仍旧力辞，诏令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未几复命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又未几，改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了翁累章乞休，理宗不许，寻即病逝。了翁，蒲江人，与真德秀齐名，著有《鹤山集》、《九经要义》、《周礼井田图》、《说古今考》、《经史杂抄》等书。理宗闻讣，以用才未尽为恨，特赠少师，赐谥文靖。

自了翁谢世，朝右乏敢言士，蒙古兵日益猖獗。赵范在襄阳，任北军将王旻、李伯渊、樊文彬、黄国弼等为腹心。北军权力出南军上，南军积不能平，遂致交江。范抚驭失宜，旻与伯渊，竟纵火焚城郭仓库，走降蒙古。南军将李虎等，又乘火大掠，席卷而去。襄阳自岳飞收复以来，城高池深，生聚日蕃，至是城中官民，尚四万七千有奇，库中所贮财粟，不下三十万，军器约二十四库，金银盐钞，尚不在内。南北一场劫夺，遂把累年蓄积，荡得精光。范坐罪落职，以范弟葵为淮东制置使，兼知扬州。葵垦田治兵，严饬边防，惟襄汉一带，由蒙古将忒木斛等，长驱直入，破枣阳军及德安府，陷随、郢二州及荆门军。温不花也乘势入淮西，蕲、舒、光州诸守臣，皆弃城远遁。三州兵马粮械，均为蒙古兵所得。温不花直趋黄州，游骑自信阳趋合肥。还有阔端一路，攻武休，陷兴元，直入阳平关。利州统制曹友闻，与弟友万、友谅，率军驰援，适遇风雨骤至，为敌所乘，友闻与弟友万均战死。阔端遂麾兵入蜀，不到一月，凡成都、利州、潼川三路所属府州军，多被陷没。西蜀全境，唯夔州一路，及潼川路所属泸、合二州及顺庆府，还算保存。阔端居成都数日，复移师北攻文州，知州刘锐，通判赵汝芗，固守待援，逾月不至。锐自知不免，召集家人，尽令服药。家人素守礼法，不敢违慢。幼子才六岁，饮药时尚下拜而受，及合家尽死，锐聚尸付火，并所有公私金帛诰命，尽行一炬，然后自刎而亡。州城遂陷，汝芗被执，大骂敌人，竟遭惨死，军民同死约数万人。碧血千秋。

警报迭达宋廷，理宗颇悔前事，下诏罪己。郑、乔二相，俱上疏辞职，因一并免官。特起史嵩之为淮西制置使，进援光州，赵葵援合肥，沿江统制陈韡遏和州，为淮西声援。嵩之闻忒木斛至江陵，亟檄孟珙往援。珙遣民兵部将张顺先渡，自率全军为后应，迭破蒙古二十四砦，援出难民二万余。既而蒙古将察罕攻真州，知州事邱岳，战守有方，连却敌军，复出战胥浦桥，设伏诱敌，俟敌来追，伏起炮发，击毙蒙古守将，敌乃引去。是年为端平四年，翌岁改元，号为嘉熙。理宗因继相乏人，仍用乔行简为左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邹应龙签书枢密院事，李宗勉同签书枢密院事，蒙古兵稍稍敛迹。至秋冬交季，温不花复率兵进攻黄州，正是：

蒿目边民遭惨劫，惊心虏骑又凭城。

毕竟黄州能否固守，待至下回申叙。

收复三京之议，廷臣多以为未可，言之固当。但吾以为三京非不可复，所误者将相之非人耳。赵范、赵葵，虽尚具将才，而恢复之责，不足以当之。清之夤缘权相，得秉大政，自问已属有愧，彼其果能立大功，建大业，得为中兴名佐乎？成事不足，贻祸有余，卒至强敌压境，风鹤频惊，推原祸始，清之何能辞焉？况贾、阎二纪，相继专宠，不闻有远色之言；真、魏二贤，同时就征，复至有遭忌之举。危不持，颠不扶，焉用彼相为哉？迨蒙古三路进兵，势如破竹，所恃者第一孟珙，天下事已岌岌矣。清之虽去，嵩之又来，有识者已知宋祚之将倾云。

第九十三回
宋蜀境累得贤才　勐史氏力扶名教

却说蒙古主窝阔台汗，既发兵南侵，复遣将撒里塔东征高丽。高丽本为宋属，自辽金迭兴，又转服辽金，至蒙古盛强，复入贡蒙古。会高丽王暾嗣位，夜郎自大，杀死蒙使，因此撒里塔奉命东征。高丽屡战屡挫，不得不遣使谢罪，愿增岁币。撒里塔转报窝阔台汗，窝阔台汗令遣子入质，才许言和，高丽王只得应命。既而窝阔台汗，又遣将绰马儿罕，击死札兰丁，即模罕默德子，事见前文。荡平西域，再遣太祖孙拔都、速不台等，西征钦察，乘势攻入阿罗思部，北向屠也烈赞城，陷莫斯科，进兵欧洲，分入马札儿即今匈牙利。孛烈儿即今波兰地。诸境。欧洲北部诸侯王，合兵迎击，俱遭杀败，仿佛似天兵下界，所向无前，全欧大震。捏迷思即今德意志。部民，均荷担遁去。窝阔台汗因从事西征，暂把南方军务，略从缓进，至西方接连报捷，才促南军进行。叙此数语，简而不漏，欲闻其详，请阅《元史演义》。

温不花进攻黄州，孟珙自江陵还援，仗着一股锐气，把温不花击退。温不花转攻安丰，知军事杜杲，缮城力守，城外炮声迭震，垣墙多被洞穿，杲随缺随补，始终不懈。敌复填濠为二十七坝，杲募壮士出夺坝路，踊跃死战。巧值池州都统制吕文德，也率军驰至，两下夹击，得将蒙古兵杀退，淮右粗安。越年，史嵩之奉命参政，督视京湖、江西军马，开府鄂州。蒙古将察罕入达庐州，嵩之急檄杜杲赴援，杲入城守御，望见蒙兵到来，差不多有数十万，所携攻具，比围安丰时，多至数倍。他却全不惧怯，看敌如何摆布，然后随宜抵拒。那蒙兵既薄城下，即搬运土木，赶紧筑坝，霎时间高埒城楼。杲用油灌草，以火爇着，纷掷坝下，坝遂被焚。杲又就串楼内筑立雁翅七层，堵御敌炮，敌开炮轰击，为雁翅所阻，反射敌营，敌众皆惊。杲趁这机会，开城出击，大败敌兵，追蹑至数十里乃还。且练舟师扼淮河，遣子庶及统制吕文德、聂斌等，分伏要隘，蒙古兵不能进，乃退去。杲以捷闻，有诏加杲为淮西制置使，力写杜杲。并命孟珙为京湖制置使，规复荆襄。珙谓必得郢州，乃可通馈饷，必得荆门，乃可出奇兵，于是檄江陵节制司，进捣襄邓，自至岳州召集诸将，指授方略。各将依计深入，遂复郢州、荆门军。再遣将士分取信阳、光化军及樊城、襄阳，因上言保守方法，略云：

> 取襄不难，而守为难。非将士不勇也，非车马器械不精也，实在乎事力之不给尔。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而得之，当加经理，如护元气，非甲兵十万，不足分守。与其抽兵于敌来之后，孰若保此全胜。上兵伐谋，此不争之争也。

理宗得奏，当令珙便宜行事。珙乃编蔡、息降人为忠卫军，襄、郢降人为先锋军，择要驻扎，襄、汉以固。会蒙古将塔海，复率兵入蜀，制置使丁黼自誓死守，先遣妻子南归，然后登城拒敌。塔海自新井进兵，诈竖宋将旗帜，诱惑城中。黼果疑为溃卒，遣人招徕，及蒙古兵将到城下，方审知情伪，乃领兵夜出城南，至石笋街迎战。众寡不敌，兵败身亡。塔海复蹂躏汉、印、简、眉、阆、蓬诸州，进破重庆、顺庆诸府，直达成都。再移趋蜀口，欲出湖南。孟珙探知消息，料他必道出施黔，亟请粟十万石，分给军饷，以三千人屯峡州，千人屯归州，命弟瑛率精兵五千驻松滋，为夔州声援，并增戍归州隘口万户谷，加派千人屯施州。嗣闻塔海渡江东下，忙分布战舰，增置营砦，且遣兵从间道抵均州，防遏要冲。及蒙兵渡万州湖滩，施夔震动，幸珙兄璟知峡州，出拒

归州大堙砦，击退蒙古前哨兵，进战巴东，复得胜仗，夔州始得保全。珙复谍知蒙古军帅，就襄樊、信阳、随州等处，招集军民布种。又在邓州的顺阳境内，屯积船林，遂分兵讥察，且将蒙古所储材料，暗地焚毁。又遣兵潜入蔡州，烧去蒙古屯粮，蒙古兵乃不敢进窥襄汉。

理宗因蜀事未平，特调珙为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节制归、峡、鼎、澧军马。珙受命至镇，招集散民为宁武军，用降人回鹘、爱里巴图鲁等为飞鹘军。适四川制置使陈隆之，与副使彭大雅不协，互相奏讦。珙贻书责二人道："国事如此，合智并谋，尚恐不克，两司乃犹事私斗，岂不闻廉蔺古风么？"不愧忠告。隆之、大雅得书，各自怀惭，因改怨为睦，不生龃龉。珙遂厘清宿弊，订立条目，颁发州县，最要数语，是"不择险要立砦栅，无从责兵卫民，不集流离安耕种，无从责民养兵"。此外如赏罚不明，减克军粮，官吏贪黩，上下欺罔等弊，均严行申诫。自是吏治一新，兵防亦密。寻复兼任夔州路制置、屯田两使，乃调夫筑堰。募农给种，自秭归至汉口，为屯二十，为庄百七十，为顷十八万八千二百八十。又创南阳、竹林两书院，居住襄、汉、四川流寓人士，用李庭芝权施州建始县。庭芝训农治兵，招选壮士，随时训练，甫至期年，士民皆知战守，无事服农，有事出战。珙将庭芝所行诸法，饬属遵行。珙不特长于武事，并且长于文教。

是时乔行简已为少傅，平章军国重事，李宗勉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史嵩之为右丞相，督视江淮、四川、京湖军马。这三相中，还算宗勉清谨守法，若行简遇事模棱，无好无恶，嵩之执拗任性，恶闻直言。当时谓乔失之泛，李失之狭，史失之专。已而行简告老，旋即病逝，宗勉亦卒，嵩之更独擅政柄，朝内正士，如杜范、游侣、刘应起、李韶、徐荣叟、赵汝腾等，多与嵩之不合，相继罢斥。惟孟珙一人，素为嵩之所推重，因此珙有所为，未尝牵制。

及嘉熙五年，又改元淳祐，会蒙古主窝阔台汗病殂，庙号太宗，第六后乃马真氏称制，乃马真一译作鼐玛锦。调回拔都等西征各军，应本回首文。独南军仍然未归。塔海部将汪世显等，再行入蜀，进围成都，制置使陈隆之固守经旬，誓与城同存亡。偏副将田世显送款蒙兵，乘夜开城，汪世显等立即突入，执住隆之，陈氏数百口皆死。隆之被执至汉州，世显命招守臣王夔降，隆之呼夔道："大丈夫当舍生取义，何畏一死？幸勿降虏，"言至此，已被蒙古军一刀两段。夔率汉州兵三千出战，兵败遁去，城遂破陷，人民尽被屠灭，蒙古兵又回师出蜀。是时蒙古使王檝，已五入宋都议和，两下终相持不决。檝病殁宋境，宋廷送归冇柩。蒙古复遣月里麻思一作伊拉玛斯。来宋续议，从行约七十余人，甫至淮上，被守将阻住，劝令归降。月里麻思不从，被拘长沙飞虎寨。无故拘使，其曲在宋。于是蒙古复遣也可那颜一作伊克那颜。耶律朱哥等，自京兆取道商房，直趋泸州。宋制置使孟珙，急分军往截，一军屯江陵及郢州，一军屯沙市，一军自江陵出襄阳，与诸军会。又遣一军屯涪州，且下令守兵官，不得失弃寸土。权开州梁栋，因乏粮还司，珙怒道："这便是违令弃城呢！"立斩以徇。诸将相率股栗，禀命惟谨。蒙古将士，闻守备甚严，当然畏惧三分，不复进窥，极写孟珙。

淳祐三年，宋廷又命余玠为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玠系蕲州人氏，家世贫微，落拓不羁，尝谒淮东制置使赵葵。葵颇奇玠材，留置幕府，旋令率舟师溯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推至淮东副使。自陈隆之死节，悬缺未补，玠入对称旨，遂授为四川宣抚使。未几，即加制置使。四川财赋，本甲天下，自宝庆三年，失去关外，端平三年，蜀地残破，所存州郡无几，国用益穷。历任宣抚制置各使，均支绌万分，咸叹束手。监司戎帅，各自为令，官无法纪，民不聊生。玠莅任后，大改弊政，简选守宰，又重贤礼士，特就府左筑招贤馆，量能录用。播州冉琎与弟璞，具有文武才，隐居蛮中，前后阃帅辟召，皆坚辞不至，及闻玠贤，自诣府上谒。玠以上客礼相待，琎璞留馆数月，毫无所陈，玠颇怀疑，遣人觇视。两人相对踞坐，终日用垩划地，或绘山川，或绘城池，非旁人所能解。玠亦莫名其妙。又隔旬余，始见他兄弟进谒，请屏左右。玠立即如教，冉琎乃献议道："为今日西蜀计，莫若徙合州城。"玠不禁起座

道："玠也见到此着，但虑无处可迁。"琎复道："蜀口形胜，无过钓鱼山，请徙城该处，择人扼守，积粟以待，功可过十万师，巴蜀自固若金汤了。"玠大喜道："玠固疑先生非浅士，今得此谋，玠不敢掠为己美，当上报朝廷，即日照行。"冉琎兄弟乃退。玠立刻拜表，照议陈请，并乞授二人官秩。真实爱才。诏命冉琎为承事郎，权发遣合州，璞为承务郎，权通判州事。徙城事悉委二人。阖府闻命，顿时大哗。玠忿然道："此城若成，蜀赖以安，否则玠独坐罪，与诸君无涉。"他人遂不敢再言。乃就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各山，筑十余城，均因山为垒，棋布星分，当将合州旧城，移徙钓鱼山，专守内水。利戎旧城，移徙云顶山，藉御外水。表里相维，声势联络，各屯兵聚粮，为必守计。蜀民始有所恃，共庆安居。

只江淮间仍遭寇掠，蒙古兵渡淮南指，攻入扬滁和各州，进屠通州。史嵩之以江淮保障，首推江陵，即调孟珙知江陵府，以资守御，理宗自然准奏。会嵩之父弥远去世，嵩之应居庐守制，及数日诏令起复，仍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将作监徐元杰，疏请收回成命，理宗不从。太学生黄恺伯等百四十四人，又叩阍上书道：

> 臣等窃谓君亲等天地，忠孝无古今，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自古求忠必于孝子之门，未有不孝而可望其忠也。昔宰予欲短丧，有期年之请，夫子犹以不仁斥之。宰予得罪于圣人，而嵩之居丧，即欲起复，是又宰予之罪人也。且起复之说，圣经所无，而权宜变化，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弼，一身关社稷安危，进退系天下轻重，所谓国家重臣，不可一日无者也。起复之诏，凡五遣使，弼经金革变礼，不可用于平世，卒不从命，天下至今称焉。至若郑居中、王黼辈，顽忍无耻，固持禄位，甘心起复，灭绝天理，卒以酿成靖康之祸，往事可鉴也。彼嵩之何人哉？心术回邪，踪迹诡秘，曩者开督府，以和议惰将士心，以厚资窃宰相位，罗天下之小人，为之私党，夺天下之利权，归之私室。蓄谋积虑，险不可测。在朝廷一日，则贻一日之祸，在朝廷一岁，则贻一岁之祸，万口一辞，惟恐其去之不速也。嵩之亡父，以速嵩之之去，中外方以为快，而陛下乃必欲起复之者，将谓其有折冲万里之才欤？嵩之本无捍卫封疆之能，徒有劫制朝廷之术。将谓其有经理财用之才欤？嵩之本无足国裕民之能，徒有私自封殖之计。陛下眷留嵩之，将以利吾国也，殊不知适以财无穷之害尔。嵩之敢于无忌惮，而经营起复，为有弥远故智，可以效尤。然弥远所丧者庶母也，嵩之所丧者父也；弥远奔丧而后起复，嵩之起复而后奔丧。以弥远贪黩固位，犹有顾恤，丁艰于嘉定改元十一月之戊午，起复于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如嵩之之匿丧罔上，殄灭天常，如此其惨也。且嵩之之为计亦奸矣！自入相以来，固知二亲耄矣，必有不测，旦夕以思，无一事不为起复张本。当其父未死之前，已预为必死之地，近畿总饷，本不乏人，而起复未卒哭之马光祖。京口守臣，岂无胜任？而起复未终丧之许堪。故里巷为十七字之谣曰："光祖作总领，许堪为节制，丞相要起复，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犹知其奸，陛下独不知之乎？台谏不敢言，台谏嵩之爪牙也。给舍不敢言，给舍嵩之腹心也。侍从不敢言，侍从嵩之肘腋也。执政不敢言，执政嵩之羽翼也。嵩之当五内分裂之时，方且擢奸臣以司喉舌，谓其必无阳城毁麻之事也；植私党以据要津，谓其必无惠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门，席宠怙势，至于三代，未有不亡人之国者。汉之王氏，魏之司马氏是也。史氏秉钧，今三世矣，军旅将校，惟知有史氏，而陛下之前后左右，亦惟知有史氏，陛下之势，孤立于上，甚可惧也。天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国，岂无君子？独信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艺祖三百年之天下，坏于史氏之手而后已。臣方惟涕泣裁书，适观麻制有曰："赵普当乾德开创之初，胜非在绍兴艰难之际，皆从变礼，迄定武功。"夫儗人必于其伦，曾于奸深之嵩之，而可与赵普诸贤，同日语耶？赵普、胜非之在相位也，忠肝贯日，一德享

天，生灵倚之以为命，宗社赖之以为安，我太祖高宗，夺其孝思。俾之勉陈王事，所以为生灵宗社计也，嵩之自视器局，何如胜非？且不能企其万一，况可匹休赵普耶？臣愚所谓擢奸臣以司喉舌者，此其验也。臣又读麻制有曰：“谍报愤兵之厌，边传哨骑之驰。况秋高而马肥，近冬寒而地凛。”方嵩之虎踞相位之时，讳言边事，通州失守，至逾月而复闻；寿春有警，至危急而后告。今图起复，乃密谕词臣，昌言边警，张皇事势以恐陛下，盖欲行其劫制之谋也。臣愚所谓擢奸臣以司喉舌者，又其验也。臣等于嵩之本无私怨宿忿，所以争趋阙下，为陛下言者，亦欲揭纲常于日月，重名教于邱山，使天下为人臣，为人子者，死忠死孝，以全立身之大节而已。孟轲有言：“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臣等久被化育，此而不言，则人伦扫地，将与嵩之胥为夷矣。惟陛下裁之！

疏入仍不见报。武学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学生刘时举、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又接连上书，始终未见听从。徐元杰再入朝面陈，略谓：“嵩之起复，士论哗然，乞许嵩之举贤自代，免从众谤。”理宗谕道：“学校虽是正论，但所言亦未免太甚。”元杰对道：“正论乃国家元气，今正论犹在学校，要当力与保存，幸勿伤此一脉。”理宗嘿然。元杰因自求解职，理宗亦不允。至元杰退后，左司谏刘汉弼入奏，亦请听嵩之终丧。理宗稍稍感动。嵩之也自知众论难违，疏乞终制，才见诏旨下来，从嵩之所请，改任范钟、杜范为左右丞相，并兼枢密使。小子有诗咏嵩之道：

如何父死不奔丧？世道人心尽汩亡。
幸有儒生清议在，尚留天壤大纲常。

杜范，黄岩人，素有令望，既登相位，当有一番举措，俟小子后文再表。

国有良将，无不可治之土，亦无不可守之城，孟珙驻节京湖而寇以却，移抚四川而寇又不敢近，诗所谓“公侯干城”，孟珙有焉。继以余玠镇蜀，礼贤下士，徙城设守，军民交安，是亦一干城选耳。乃外有将，内无相，史嵩之专政，第有器重孟珙之一长，外此则斥正士，引匪人。甚至父丧不欲守制，尚恋恋权位，阴图起复，吾不解理宗当日，何独于史氏有恩，而宠眷竟若是优渥也？夫史弥远有册立功、始终得邀上宠，犹为可说，嵩之何所恃而得君若此？父骨未寒，觍然起复，忍于亲者必忍于君，此岂尚堪重用耶？录黄恺伯等伏阙一书，所以揭嵩之无父之罪，即所以正天下后世忠孝之防，著书人固具有深心了。

第九十四回
余制使忧谗殒命　董丞相被胁罢官

却说杜范入相，即上陈五事：第一条是正治本，第二条是肃宫闱，第三条是择人才，第四条是惜名器，第五条是节财用。结末是应早定国本，借安人心。理宗颇为嘉纳。继又上十二事：一公用舍，二储材能，三严荐举，四惩赃贪，五专职任，六久任使，七杜侥幸，八重阃寄，九选军实，十招土豪，十一沟土田，十二治边理财。各项都详细规画，悉合时宜，当时称为至论。孟珙正移节江陵，驻军上流，朝廷方疑他握权过重，将来恐不可制，以珙之忠勇，犹有功高震主之嫌，况不如珙者乎？至是珙贻书杜范，语多颂扬，范复书道："古人谓将相调和，士乃豫附，此后愿与君同心卫国，若用虚言相笼络，殊非范所屑为哩。"这数语复达孟珙，珙很是愧服。范复拔徐元杰为工部侍郎，一切政事，辄与咨议。元杰知无不言，多所裨益。都人士喁喁望治，谁料天不假年，老成遽谢，总计范在相位，只八十日而卒，追赠少傅，予谥清献。

过了月余，元杰当入值，先一日谒见左丞相范钟，在阁堂吃了午餐，下午归寓，忽觉腹中未快。一入黄昏，寒热交作，至夜四散，指爪暴裂，大叫数声而亡。三学诸生，均伏阙上书，略言："历朝以来，小人倾陷君子，不过令他远谪，触冒烟瘴以死。今蛮烟瘴雨，不在岭海，转在朝廷，臣等实不胜惊骇"云云。于是有诏令阁中役使，逮付临安府鞫治，怎奈狱无左证，那个肯来实供？临安府尹也知事关重大，乐得延宕了事，何苦结怨权奸。未几，刘汉弼又以肿疾暴亡，太学生蔡德润等百七十三人，又叩阍上书讼冤，理宗也弄得没法，只好颁给徐刘两家官田五百亩，钱五千缗，作为抚恤。众议越觉藉藉。有谓："故相杜范，也是中毒"。大家惩前毖后，甚至堂食都不敢下箸，情愿枵腹从公。究竟是何人置毒，一时无从指定。惟史嵩之从子璟卿，因平日劝谏嵩之，也致暴毙，从此诇出毒谋，共谓由嵩之主使，范钟匿嫌。

既而知江陵府孟珙，因病乞休，诏授宁武军节度使，以少师致仕。使命才到江陵，珙已病殁任所，时当淳祐六年九月初旬。珙卒而京湖已不可保，故大书年月。是月朔日，有大星陨境内，声崩如雷。珙死日，又有大风怒号，飞石拔木。讣达都中，理宗震悼辍朝，赙银绢各千匹，累赠至太师，封吉国公，谥忠襄，立庙享祀，号曰威爱。后任委了一个贾似道。似道行谊，略见上文，如此重任，却令此人担当，已可见理宗的昏庸了。尚不止此。左丞相范钟，屡乞归田，乃免相职，令提举洞霄宫，任便居住。召用郑清之为右丞相，兼太傅衔。中使及门，清之方放浪湖山，寓居僧寺，诘旦始还。乃随使入朝，力辞不允，勉膺简命。又授赵葵为枢密使，督视江淮、京湖军马，兼知建康府，陈韡知枢密院事，任湖南安抚大使，兼知潭州。

史嵩之时已服阕，觊觎复用，理宗亦有起用意。殿中侍御史章琰，右正言李昂英，监察御史黄师雍，劾嵩之无君无父，竟忤上旨，均致落职。翰林学士李韶，又与同官抗疏力阻，乃命嵩之致仕，示不复用。未几，升任贾似道为两淮制置使，兼知扬州，李曾伯为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赵葵且因言官纠弹，上疏辞职，言官谓："葵不由科目进身，难任枢密。"葵辞表中有俪语云："霍光不学无术，每思张咏之语以自惭。后稷所读何书？敢以赵忭之言而自解。"四语流传人口，理宗竟改授葵为观文殿大学士，兼判潭州。葵亦一专阃选，理宗因谗罢葵，反用贾李等人，朝局可知。

自淳祐纪元后，京湖有孟珙，巴蜀有余玠，

淮西有招抚使吕文德，均能安排守备，无懈可击，所以蒙古兵屯留境上，未敢进行，但也由蒙古内乱未平，不遑外略，虽有游骑往来；毕竟没甚战事。看官道蒙古有何内乱？因六皇后乃马真氏称制，国内无君，竟历四年，宠用侍臣奥都剌合蛮一作谔多拉哈玛尔。及回妇法特玛，内外勾通，斥贤崇奸，把朝右旧臣，黜去大半。中书令耶律楚材，竟致忧死。嗣因太祖弟帖木格大王，以入清朝政为名，竟自藩镇起兵，由东而西。乃马真后不免着急，乃召长子贵由入都，贵由一作库裕克。立为国主，藉此杜帖木格话柄，帖木格才收兵回去。贵由汗虽然嗣位，朝政犹归母后，过了数月，后已逝世，贵由汗乃将奥都剌合蛮，及法特玛等，一并处死，宫禁肃清，渐有起色。无如贵由汗素多疾病，自谓都城水土，未合养疴，不如往居西域，乃托词西巡，直至横相乙儿地方，横相乙儿一译作杭锡雅尔。一住经年，抱病益剧，竟尔毕命。皇后斡兀烈海迷失，尊贵由汗为定宗，自抱侄儿失烈门一作锡哩玛勒，系太宗孙，父名曲出，亦作库春。听政，诸王大臣多半不服，别开库里尔泰大会，推戴拖雷子蒙哥一译作莽赉扣。为大汗，驰入都城。这时元都已奠定和林，都内官民，争出城相迓。及蒙哥正位，杀定宗后海迷失，及失烈门生母，徙太宗后乞里吉帖思尼一作克勒奇库塔纳。出宫，放失烈门至没脱赤，一作摩多齐。禁锢终身。

蒙哥汗有弟名忽必烈一作呼必赉。佐兄定命，素有大志，至是遂总治漠南，开府金莲川，延聘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士，访求治道。如刘秉忠、姚枢、许衡、廉希宪等，皆一时贤豪，尽归录用。量能授官，京兆称治。元朝一统，定基于此。忽必烈遂锐意南略，遣将察罕等，窥伺淮蜀，一面在汴京分兵屯田，俟机南下。宋廷尚姑息偷安，毫不为备。左丞相郑清之，年力已衰，政归妻孥，免不得招权纳贿，为世诟病。既而告老乞休，命充醴泉观使，越六日即死。理宗又欲起用史嵩之，念念不忘此人。草诏已成，不知如何省悟，竟令改制，命谢方叔为左丞相，吴潜为右丞相。潜颇有贤名，方叔却意气用事，遂令蜀右长城，又要从此隳坏了。西蜀制置使余玠，镇守四川，边关无警，偏利州都统王夔，素性残悍，向不受制使节度，所至残掠，蜀民号为夜叉；玠因此阅边，到了嘉定，夔率部众迎谒，班声若雷，江水为沸，所张旗帜，俱写着斗方大的"王"字，非常鲜明。玠孤舟径入，左右皆为失色，独玠毫不改态，传夔入见，从容与语。夔亦不禁心折，出语人道："不意儒生间乃有此人。"玠命吏颁赏，事毕乃回，密语亲将杨成道："我看王夔骄悍，终非善类，但欲乘此诛夔，恐他部下或有违言，转致生变，此事颇费踌躇了。"成答道："今若勿诛，养成势力，愈觉难图，他日变动，西蜀定恐难保呢。"玠点首道："既如此，只可用计除夔。"遂与成附耳数语。成直任不辞，应声而去。玠乃夜召夔议事，夔甫离营，杨成已单骑直入，传玠军令，暂代夔职。比至翌晨，闻夔已为玠所斩，悬首桅樯，且揭示罪状，部众相率惊讶，惟尚不敢为乱。会统制姚世安，欲继夔任，暗中运动戎州都统，保荐自己。玠得书，以军中举代，最为弊害，特复书不允，且调三千骑至云顶山下，径遣都统金某往代世安。世安素与谢方叔子侄，互相结纳，遂遣使求援方叔，自拥兵拒绝来将。玠方欲进讨世安，不意有诏到来，竟召他入都，授为资政殿学士。看官不必细问，就可知是丞相方叔，阴援世安了。

玠治蜀后，任都统张实治军旅，安抚使王惟忠治财赋，监抚朱文炳治宾客，皆有常度。宝庆以来，蜀中阃帅，要推玠为巨擘。但久假便宜，不免专擅，所有平时奏疏，词意间亦多未谨，理宗已是不平。一经方叔谗间，当即召他回朝，另调知鄂州余晦为四川宣谕使。玠闻命，郁郁不欢，晦尚未到，玠竟暴卒。或谓系仰药自尽，亦未知是真是假，无从证实。蜀人多悲惜不置。侍御史吴燧，反劾玠聚敛罔利共七罪，理宗也不加查察，竟令籍玠家资，犒师赈边。子若孙认钱三千万，征索累年，始得缴足。

及余晦至蜀，遣都统甘闰，率兵数万，筑城紫金山。蒙古将汪德臣，竟简选精骑，衔枚夜进，突击甘闰部卒，闰闻变即奔，全军大溃。所建新城，即被蒙古兵夺去。理宗方擢晦为制置使，接到甘闰败报，尚不欲将晦调开。参政徐清叟，本与方叔同排余玠，至此又入奏道："朝廷命令，不行西蜀，已是十有二年。今天毙余玠，正陛下大

有为的机会，乃以素无行检，轻儇浮薄的余晦，充当制使，臣恐五十四州军民，将自此懈体。就是蒙古闻知，也窃笑中国无人了。”理宗乃召晦还，命李曾伯继晦后任。晦小名再五，安抚使王惟忠尝呼道：“余再五来了。真正可怪！”晦闻言大怒，竟诬奏惟忠，潜通北国。诏捕下大理狱，经推勘官陈大方，锻炼成罪，斩首市曹。惟忠呼大方道：“我死当上诉天阍，看你能久生世上么？”果然惟忠死后，大方亦死。何苦逞刁。是时蒙古藩王忽必烈，命兀良合台即速不台子。统辖诸军，分三道攻大理，虏国王段智兴，进军吐蕃。国王唆火脱一作苏固图。惶恐乞降。忽必烈乃下令班师，转图西蜀。

理宗正改元宝祐，自庆升平。后宫贾贵妃殒命，阎婉容晋封贵妃，内侍董宋臣，因妃得宠，益邀主眷。理宗命他干办佑圣观，宋臣逢迎上意，筑梅堂、芙蓉阁、香兰亭，擅夺民田，假公济私。且引倡优入宫，蛊惑理宗，无所不至，时人目为董阎罗。监察御史洪天锡，弹劾宋臣，并不见报。还有内侍卢允升，也是夤缘阎妃，得与宋臣相济为奸，萧山县尉丁大全，本贵戚婢婿，面带蓝色，最善钻营，暗中与董、卢两宦官，勾通关节，托他在阎贵妃前，并作先容。董宋所爱惟财帛，阎贵妃所爱惟金珠，经大全源源送去，自然极力援引，累迁至右司谏，拜殿中侍御史。适值四川地震，闽、浙大水，并临安雨土，洪天锡又不忍不言，力陈阴阳消息的理由，并申劾董、卢两内侍。疏至六七上，统如石沉大海一般，并不闻有复音。天锡竟解职自去。宗正寺丞赵宗皤，贻书责丞相谢方叔，说他不能救正，方叔因对人道：“非我不欲格君，实因上意难回，徒言无益呢。”这数语是自己解嘲，并非反对董宋。偏被两人闻知，竟贿嘱台谏，力诋天锡，兼及方叔，无非说他朋奸误国，应加黜逐。这位好色信谗的理宗，竟将方叔、天锡免官。右丞相吴潜，已早卸职奉祠，两揆虚席，乃任参政董槐为右丞相。

槐系定远人，累任外职，素著政声，及入参内政，遇事敢言，既任右丞相，颇思澄清宦路，革除时弊。这时候的宫廷内外，已变做妇寺专横，戚幸交通的局面，单靠一个董丞相实心为国，如何行得过去？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槐未免郁愤，入白理宗，极言三害：一是戚里不奉法，二是执法大吏擅威福，三是皇城司不检士，力请理宗除害兴利。理宗尚将信将疑，一班蝇营狗苟的小人，已是闻风生怨，视董丞相如眼中钉。丁大全尤为忧虑，密遣心腹至相府，与槐结欢。槐正色道：“自古人臣无私交，我只知竭诚事上，不敢私自结约，幸为我谢丁君！”待小人之法，也不能徒事守经。大全得报，变羞成怒，遂日夜隐伺槐短，槐复入劾大全，不应重任。理宗道：“大全未尝毁卿，愿卿弗疑！”宰相有任贤退不肖之责，难道徒徇毁誉。这明是袒护大全语。槐对道：“臣与大全何怨，不过因大全奸邪，臣若不言，是负陛下拔擢隆恩。今陛下既信用大全，臣已难与共事，愿乞骸骨归田里！”理宗竟怫然道；“卿亦太过激了。”槐乃趋退。大全遂上章劾槐，尚未批答，那大全竟擅用台檄，调兵百余人，露刃围槐第，并迫令出赴大理寺。槐徐步入寺中，宫内竟传出诏旨，罢槐相职。妇寺戚幸，威权至此。于是士论大哗。三学生交章谏诤，乃诏授槐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太学生陈宜中、黄镛，林则祖、曾唯、刘黻，陈宗六人，又联名攻大全。大全嗾使御史吴衍，劾奏六人妄言乱政，遂致六人削籍，遍管远州，且立碑三学，戒诸生不得妄议国事。士论遂称宜中为六君子。大全反得迁任谏议大夫。惟右丞相一职，改任程元凤。未几且命大全签书枢密院事，马天骥同签书院事。元凤谨饬有余，风厉不足，天骥与大全同党，也是因阎妃进用。朝门外发现匿名揭帖，上书八字道：“阎马丁当，国势将亡。”大全等毫不为意。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至宝祐五年，且任贾似道知枢密院事。越年，程元凤自请罢职，竟擢大全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一丁一贾，并握枢机，宋室事可知了。不亡何待。

且说蒙古主蒙哥汗，闻前使月里麻思，锢死长沙，早欲兴兵报怨。且因兀良合台平西南夷，破交趾，宗王旭烈兀等，前后略定西域十余国，威震中外，乃决拟自行南下。留少弟阿里不哥守和林。当下分军三路，自由陇州趋散关，诸王莫哥一作穆格。由洋州趋米仓，万户李里叉一作布尔察克。由潼关趋沔州，一面令忽必烈率军攻鄂，且

命兀良合台自交、广引兵北还，往应忽必烈军。东西并举，宋廷大震。当时四川制置使李曾伯，早已还朝，后任为蒲择之，因蒙古入寇，亟遣安抚使刘整等，出据遂宁江箭滩渡，断敌东路。蒙古将纽璘一作耨埒。领兵到来，见宋军已截住渡口，遂麾兵大战。自旦至暮，刘整等支持不住，只好退回。纽璘长驱直进，径达成都。择之命杨大渊等守剑门及灵泉山，自率兵至成都城下。偏纽璘转袭灵泉山，大破杨大渊军，进围云顶山城，扼择之归路。择之军饷被断，顿时溃散。成都、彭、汉、怀、绵等州，及威、茂诸蕃，悉降蒙古。蒙哥汗闻前军得胜，遂渡嘉陵江，督军继进。行至白水，命总帅汪德臣造浮梁济师，进薄苦竹隘。守将杨立战死，张实被擒，亦为所害。蒙古兵直捣长宁山，守将王佐、徐昕，又相继阵亡。鹅顶堡不战即降，由是青居、大良、运山、石泉、龙州等处，望风输款，均向蒙古军投诚。惟运山转运使施择善，不屈被戕。

宋廷接连闻警，飞遣京湖制置使马光祖，移司峡州。六郡镇抚向士璧，移司绍庆，两军相会，合击蒙古兵。房州一战，总算奏捷。蒙哥汗转趋阆州，宋将杨大渊，自灵泉山败奔至阆，闻敌兵又至，急整军守城。蒙哥汗督兵猛攻，炮石交射，泥堞齐飞，大渊不觉惊骇，因开城出降。推官赵广殉难，蒙哥汗进图合州，先遣降人晋国宝，招谕守将王坚，被坚叱出，还至峡口。又由坚遣将捕归，牽至阅武场，责他不忠不孝，枭首以殉。当下涕泣誓师，登陴死守。蒙哥汗乃自引兵攻合州，坚乘他初至，督军出战。将士都拚着死命，大刀阔斧，杀上前去。任你百战雄军，也觉见所未见，不由的步步退让，直至十里外安营。坚收兵入城，固守如故。蒙古兵复更迭来攻，终不得手。会宋廷调回蒲择之，令吕文德代任。文德领兵援蜀，攻破涪江浮桥，转战至重庆，遂率艨艟千余，溯嘉陵江上渡。蒙古将史天泽分军为两翼，顺流纵击，文德势处逆流，眼见得不能抵敌，被蒙古兵夺去战舰百余，自率残众奔回。蒙哥汗得天泽捷书，索性大集各军，围攻合州。偏王坚守御有方，相待数月，竟不能下。军中又复遇疫，十病六七，恼了前锋将汪德臣，募集壮士，夜登外城。坚忙麾兵堵截，战了一夜，杀伤相当。德臣单骑驰呼道："王坚，我来活汝一城，快早投降！"道言未绝，那面前忽来一大石，正要击中面目，慌忙一闪，已被飞石压中右肩，大叫一声，坠落马下。为人不忠，应遭此击。正是：

巨石足倾胡虏命，孤城免被敌人屠。

未知汪德臣性命如何，且至下回交代。

宋廷非无贤将相，如杜范、吴潜、董槐等，皆相才也；孟珙、余玠、马光祖、向士璧、王坚等，皆将才也。若乘蒙古之有内乱，急起而修政治，整军实，勉图安攘，尚不为迟。乃嬖艳妃，昵腐竖，宠贵戚，引奸邪，即当承平之世，尚惧危亡，况强敌压境，触机立发，而可若是之颟顸乎？杜范殁矣，孟珙逝矣，内外已乏一贤将相，至谢方叔进而余玠蒙谗，丁大全用而董槐被逐，仅有二三材士以扶危局，反欲尽排去之，理宗之不知理国若此，几何而不沦胥也。然则淳宝之际，亡形已成，不过因蒙古大统、尚未遽集，故尚有合州之蹉跌，及蒙古君臣之沦谢耳。理宗之不为亡国主，幸哉！

第九十五回
捏捷报欺君罔上　拘行人弃好背盟

却说蒙古将汪德臣，被石击伤，坠落马下，当由蒙古兵救回。天意也未欲亡蜀，秋风秋雨，淅沥而来，竟致攻城梯折，蒙古兵愈觉气沮，遂相率退去。是夕，汪德臣伤重身亡，蒙哥汗顿兵城下，几及半年，又遇良将伤毙，免不得忧从中来，抑郁成疾。合州城外即钓鱼山，遂登山养疴，竟至不起。诸王大臣用二驴载尸，掩以绘楮，拥向北行，合州解围。王坚据实报闻，廷旨擢坚为宁远军节度使。坚益缮城凿濠，防敌再至，这且慢表。

惟蒙古将士，既已北还，因即治丧颁讣，尊蒙哥汗为宪宗。忽必烈方悉兵渡淮，自将兵进大胜关，令别将张柔进虎头关，分道并入，势如破竹。宋军皆闻风远飏，兀良合台亦引兵下横山，蹂躏宾州象州，入静江府，连破辰沅，直抵潭州。还有李全子李璮，也受蒙古命，陷入海州涟水军。京湖、江淮，同时告急。宋廷改元开庆，专任一贾似道为长城，官爵职权，接连下逮。俄而令为枢使，兼两淮宣抚使，俄而令为京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俄而令兼督江西、两广人马，南宋半壁江山，尽付这贾节使掌中。满望他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可谓匪夷所思。其实他是个色中魔鬼，酒里神仙。要他选色征歌，倒是一个能手，欲令出司阃事，真是用非所学，学非所用。忽必烈已窥破情实，料知必胜，忽闻凶讣南来，召令北归，他不肯遽还，便语众将道："我奉命到此，岂可无功而退？"乃自登香炉山，俯瞰大江，大江北有武湖，武湖东有阳逻堡，南岸即浒黄洲。宋军用大舟济师，军容甚盛。忽必烈欷歔道："北人使马，南人使舟，此语原不可易哩。"正道着，旁闪出一将道："长江天险，宋恃此立国，势必死守，我军非破他一阵，不足扬威。末将愿前去一试！"忽必烈视之，乃是董文炳，便点首称善。文炳即自山趋下，令弟文忠、文用，带领敢死士数百，驾着艨艟大舰，鼓棹渡江，自率马军沿岸往战。宋军水陆驻扎，不下数万，遇着蒙古兵到来，好似羊入虎口，未斗先溃。文炳兄弟，水陆大进，杀得宋军东逃西躲，没命乱窜。霎时间两岸肃清，一任蒙古兵渡江。至忽必烈率兵接应，文炳等早已安渡了。翌日全师毕济，进围鄂州，分兵破临江，知府事陈元桂死节。转入端州，知府事陈昌世，百姓素爱戴，不令殉难，拥他出城，向南逸去。

右丞相丁大全，初尚匿着军报，不令上闻，至都中人皆知，他无从壅蔽，始申奏军情，并附疏乞休。事宽则朦蔽，事急则趋避，真好计策。理宗乃罢大全为观文殿大学士，判镇江府。中书舍人洪芹缴，御史朱貔孙、饶虎臣等，相继纠弹，先时何不弹劾。乃诏令致仕，召吴潜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大出内府银币，犒赏军士，令出御敌。并将右丞相一职，特给贾似道，令进军汉阳，为鄂外援。权阉董宋臣，因边报日急，竟请理宗迁都四明，借避敌锋。惟小人最怕死。军器太监何子举，转报吴潜道："若銮舆一出，都中百万生灵，何所依赖？"潜即入廷谏阻，朱貔孙亦上书切谏，理宗意尚未决，经谢皇后坚请留跸，以安人心，才将迁都事罢议。宁海军节度判官文天祥，上疏乞斩宋臣，留中不报。鄂州副都统张胜，日坐围城，望援不至，乃登城给敌兵道："这城已为汝军所有，但子女玉帛，尽在将台，可往彼取给便了，"蒙古兵信为真言，遂焚城外民居，移师自去。

会襄阳统制高达，引兵来援，贾似道亦进驻汉阳，遥为声应。张胜复缮城为备，蒙古将苫彻拔都儿，一作哲辰巴图鲁。又领兵进攻，先遣使入鄂州城，诘他违约。张胜将来使杀死，竟出袭蒙古

营。谁知苦彻拔都儿已先防备，等到张胜杀到，竟张军两翼，把他围住。胜左冲右突，不能脱身，自知不免一死，遂刎颈而亡。幸各路重兵，都来援鄂，如吕文德、向士璧、曹世雄等，陆续至城外，请贾似道督战。似道闻各军云集，才放胆前来。高达自恃武勇，尝轻视似道，每语众将道："渠但峨冠博带，晓得甚么军情？也好来督制军马么？"因此开营接战，必须似道先自慰遣，然后出兵，否则常使军士哗噪军门。吕文德谄事似道，辄使人呵止道："宣抚在此，尔等何得乱哗？"由是似道亲吕恨高。还有曹世雄、向士璧两人，也瞧不起似道，一切举动未尝关白，似道亦暗中怀恨。为后文张本。方在抵拒敌军，忽有廷寄到来，乃是诏似道移军黄州。看官道是何因？原来蒙古将兀良合台，进攻潭州，江西大震。左丞相吴潜，用御史饶应予言，以鄂州已集重兵，当可无虑，不如令似道改防黄州。黄州在鄂州下流，正当两湖及江西要冲，蒙古兵若渡湖出江，黄州就要吃紧。似道明知冒险，但已接朝旨，不得不去。统制孙虎臣率精骑七百，送似道至芊草坪，俄接侦骑入报道："北兵来了。"似道吓得发抖，顾语虎臣道："怎么好？怎么好？"虎臣道："使相不必着急！待末将去抵挡一阵，再作计较！"总是武臣有胆。似道支吾道："我军只有七百骑，恐不足赴敌。"虎臣见他面如土色，料知不能督战，便道："使相且暂退一程，由我去拦截罢！"似道尚抖着道："你……你须小心！"虎臣带兵自去。似道奔回数里，拣一幽僻的地方，暂且躲避，还带抖带语道："死了死了！可惜死得不明白哩。"待至日昃，尚未见有音信，好容易到了黄昏，才敢出头探望；嗣见有数骑驰到，报称："孙统制已经得胜，擒住敌将一人，现已先往黄州，候使相入城！"似道方转忧为喜，夤夜赶至黄州，由虎臣迎入。当下禀白似道，北兵系是游骑，劫掠民间，由叛将储再兴为首领，现已将再兴擒住，候使相发落。似道大悦，夸奖数语，便令将再兴牵入，乐得摆些威风，叱骂一番，才命推出斩首。描摹丑态，惟妙惟肖。

过了两日，鄂州、潭州的警报，接沓而来，一些儿没有放松。心中又非常焦灼。没奈何想了一条下计，密令私人宋京，诣蒙古大营，情愿称臣纳币。忽必烈尚不肯允，遣还宋京。会合州守将王坚，使阮思聪兼程来鄂，以蒙古主讣闻，谓敌当自退，尽可放心。偏贾似道似信非信，再遣宋京往蒙古军求和，忽必烈尚坚持未决。部下郝经谏道："今国遭大丧，神器无主，宗族诸王，莫不窥伺。倘或先发制人，据有帝位，恐大王且腹背受敌，大事去了。现不如与宋议和，立即北归，别遣一军逆先帝灵舆，收皇帝玺，召集诸王发丧，议定嗣位，那时大宝有归，社稷自安，岂不善么？"忽必烈大悟，遂与宋京定议，令纳江北地，及岁奉银绢各二十万，乃退兵北去。并檄兀良合台，解潭州围，留偏将张杰、阎旺，至新生矶赶筑浮桥，渡兀良合台还师。

兀良合台奉檄，趋至湖北，由新生矶渡兵，不意后面却有宋军杀到，斯时蒙古兵已无心恋战，赶紧飞渡，只有殿卒百数十人，不及随行，被宋军攻断浮桥，一律杀死。看官道这宋军从何而来？乃是贾似道用刘整计。命将夏贵蹑敌归路，侥幸图功，偏偏迟了一步，只杀毙了一百多人，还报似道。似道想入非非，竟将称臣奉币的和议，隐匿不报，反捏称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的幸福。理宗览表大喜，以似道有再造功，召令还朝。及似道将至，诏百官郊劳，如文彦博故事。既入觐，面奖再三，进封少师，爵卫国公。吕文德功列第一，授检校少傅，高达为宁江军承宣使，刘整知泸州，兼潼川安抚副使。夏贵知淮安州，兼京东招抚使。孙虎臣为和州防御使，范文虎为黄州武定诸军都统制。向士璧、曹世雄以下，各加转有差。

似道既得售欺，入操巨柄，第一着即从事报复。闻前时移节黄州，议出吴潜，累得惶恐终日，至此即欲将潜捽去，聊以泄愤。适值皇储问题，延案未决，似道遂得乘机下手，设法倾陷。先是理宗嗣位，曾追封本生父希玙为荣王，母全氏为夫人，以母弟与芮承嗣袭爵，理宗有子名缉，早年夭游，后来妃嫔虽多，始终无子。至宝祐元年，理宗年逾半百，仍然乏嗣，乃令与芮子孜入宫，作为皇子，赐名曰禥，封永嘉郡王。越年进封忠王。至鄂州解围，贾似道以大捷入奏，理宗

接连改元；出兵时已纪元开庆，回兵时又纪元景定，趁这贺捷的时候，便欲立忠王禥为太子。吴潜独密奏道："臣无弥远才，忠王无陛下福。"理宗年力已衰，立储原系要务，若忠王不足主器，何妨劝旁改立，吴潜乃出此语，殊属未当。这两语已忤上旨。似道就进陈立储大计。并阴令侍御史劾潜谓："册立忠王，足慰众望，潜独倡为异议，居心殆不可问"云云。理宗遂罢潜相位，竟令似道专政。似道遂申请立储，即于景定元年六月，立忠王禥为皇太子。相传禥母黄氏，系湖州德[illegible]，与似道母胡氏，本属同邑，相去仅数里。两妇皆系出寒微，均生贵子。黄氏以媵仆入荣邸，适与芮苦未生男，见她面目韶秀，乃密令侍寝，一索得男，就是忠王禥，黄氏卒得封为隆国夫人。但自处极谦，每遇邸第亲戚，辄以奶子自称，人颇誉他盛德。似道母胡氏，为民家妇，尝出浣衣，遇似道父贾涉渡河，偶顾胡氏，不觉触起情感。胡氏亦眉目含情，浅挑微逗，涉遂随胡至家，问伊夫何在？胡答以未归。两下里互相问答，间及谐亵，胡氏竟半推半就，一任涉搂抱入床，宽衣解带，成就好事。一度春风，竟结蚌胎。及伊夫回来，涉尚在妇家，向伊夫购妇。伊夫询明底细，知涉已任朝官，自想势不可敌。乐得做个人情，受了金钱，将妇给涉。涉竟携妇归任，妇已失节，自不如受金弃妇，伊夫可谓智民。未几产下一子，名叫似道。既而胡色已衰，又被涉斥出，嫁为民妻。始爱终弃，涉亦负心。及似道年长，始觅母归养，性极严毅，似道颇加畏惮。当景定、咸淳系度宗年号见后。年间，胡氏已受封秦齐两国夫人，屡入禁中，至与隆国夫人，尝同寝处，恩宠甚渥。年至八十三乃卒，赐谥柔正。柔则有之，正则未也。赙赠无算。当时以一邑产两贵妇，传为奇事。事见《齐东野语》。

话休叙烦，且说忽必烈北还，到了开平，诸王莫哥合丹一作哈丹。塔察儿等来会。愿戴忽必烈为大汗，忽必烈佯不敢受。旭烈兀方镇守西域，亦遣使劝进，忽必烈遂允所请，不待库里尔泰会推许，竟登大泣，即于宋理宗景定元年五月中，建元为中统元年，命刘秉忠、许衡等改定官制，立中书省总理政务，设枢密院掌握兵权，置御史台管理黜陟，以下有寺、监、院、司、卫、府等名目，外官有行省、行台、宣抚、廉访诸官，牧民有路有府，有州有县，一代规模，创始完备。命王文统为中书平章政事，统领众官。授廉希宪为陕西、四川宣抚使，商挺为副。

希宪方就道，闻阿里不哥也称帝和林，遣部下刘太平、霍鲁怀等，至燕京慰谕人民，他即倍道前进，到了京兆，遭人诱执太平、鲁怀，锢毙狱中。六盘守将浑塔海，正起兵应和林，和林守将阿蓝答儿，一作阿拉克岱尔。也领兵往会浑塔海。希宪亟令总帅汪良臣，率秦巩诸军往讨，再命别将八春，一作边祟。领蜀卒四千为后援。忽必烈汗亦遣诸王合丹，统兵来会，三路俱进，与浑塔海等大战甘州东。浑塔海败死，阿蓝答儿亦被杀，关陇悉平。

忽必烈汗因遣郝经为国信使，至宋修好，通告即位，并促践前日和约。经本任翰林侍读学士，非行人职，因为王文统所忌，特地请遣。一面阴嘱李璮，潜师侵宋，为假手害经计。李璮不待经行，便出兵袭击淮安，幸主管制置司事李庭芝，先事预防，把璮击退。庭芝得升淮东制置使，贾似道正令门客廖莹中等，撰《福华编》，称颂鄂功，忽接宿州来报，蒙古遣使郝经南来，请求入国日期。似道一想，经若入都，前议必将败露，此事如何使得？随即飞使止住郝经。偏郝经贻书三省及枢密院，且转告淮东制置使李庭芝，欲指日入都。似道既接经书，复得李庭芝报闻，自思一不休，二不息，索性拘住了他，再作计较只管眼前，不管日后。便命真州忠勇军营，将经拘住。经上表有云："愿附鲁连之义，排难解纷，岂如唐俭之徒，款兵误国？"最后又上书数千言，无非以弭兵靖乱为宗旨，由小子节述如下云：

贵朝自太祖受命，建极启运，创立规模，一本诸理。校其武功，有不逮汉、唐之初，而革弊政，弭兵凶，弱藩镇，强京国，意虑深远，贻厥孙谋，有盛于汉、唐之后者。尝以为汉似乎夏，唐似乎商，而贵朝则似乎周，可以为后三代。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端委垂衣，而天下晏然穆清也哉？理有所不能，势有所难必，亦安夫所遇之理而已。贵朝祖宗，深见夫此，持

勒捏约，不肯少易。是以太祖开建大业，太宗丕承基统，仁宗治效浃洽，神宗大有作为，高宗坐弭强敌，皆有其势而弗乘，安于理而不妄为者也。今乃欲于迁徙战伐之极，三百余年之后，不为扶持安全之计，反断生民之余命，弃祖宗之良法，不以理以势，不以守以战，欲收奇功，取幸胜，为诡遇之举，不亦误乎？伏惟陛下之与本朝，初欲复前代故事，遣使纳交，越国万里，天地神人，皆知陛下之仁，计安生民之意，而气数未合，小人交乱，虽行李往来，徒费道路，迄无成命，非两朝之不幸，生民之不幸也。有继好之使，而无止戈之君；有讲信之名，而无修睦之实；有报聘之名，而无输平之纳。是以藉藉纷纷，不足以明信，而适足以长乱。我主上即位之初，推诚相与，唯恐不及，不知贵朝何故接纳其使，拘于边郡？蔽幂蒙覆，不使进退，一室宛转。不睹天日。试问经有何罪，而窘迫至此耶？或者以为本朝兵乱，有隙可乘，必有如范山语楚子，以为晋君不在诸侯，而北方可图，愚请以贵朝之事质之！熙丰之间，有意于强国矣，而卒莫能强，宣政之间，有意于恢复矣，百年之力，漫费于燕山之空费，而因以致变；开禧之间，又有意于进取矣，而随得随失，反致淮南之师；端平之间，再事夫收复矣，而徒敝师徒，失蜀汉。是皆贵朝之事，且有为陛下所亲见者。况本朝立国，根据绵括，包括海宇，未易摇荡，太祖皇帝倡义漠北，一举而取燕辽，再举而取河朔，又再举而取西夏，遂乃掇拾秦雍，倾覆汴蔡，穿澈巴蜀，绕出大理，东西北皆际海，西南际江淮，自周汉以来，未有大且强若是者。而其风俗淳厚，禁网疏阔，号令简肃，是以夷夏之人，皆尽死力，岂得一朝变故，便致沦弃者乎？事至今日，贵朝宜皇皇汲汲，以应我主上美意，讲信修睦，计安元元，而乃仍自置而不问，实有所未解者。抑天未厌乱，由是以缔造兵祸耶？抑别有所蕴蓄耶？皆不可得而知也。窃谓必有构议之人，将以敝贵朝误陛下者。就令贵朝所举皆中，图维皆获，返旧京，奄山东，取河朔，铲白沟之界，上卢龙之塞。而本朝亦不失故物，若为之而不成。图之而不获，复欲洗兵江水，挂甲淮壖，而遂无事，殆恐不能？一有所失，后将若何？且贵朝光有天下，三百有余年矣，举祖宗三百年之成烈，再为博者之一掷，遂以干戈为玉帛，杀戮易民命，战争易礼乐，窃为陛下不取。或稽留使人，不为无故，或宝有盖藏之迹，亦宜明白指陈，不宜摈而不问陈说不答，表请不报，嘿嘿而已，殆非贵朝之长策也。南望京华，无任待命！

这书上后，又不见报，驿吏反棘垣钥户，昼夜巡逻，欲以慑经。经语从人道："我若受命不进，负罪本国，今已入宋境，死生进退，惟彼所命，我岂肯屈身辱国？汝等从我南来，亦宜忍死以待，揆诸天时人事，宋祚殆不远了。"经实蒙古第一流人物。理宗闻有北使，语辅臣道："北朝使来，应该与议。"似道奏称："和出彼谋，不应轻徇所请，倘以交邻礼来，令他入见未迟。"看你能瞒到何时？理宗也即搁过一边。蒙古遣官访问经等所在，且以稽留信使，侵扰疆场两事，来诘宋吏。制置使李庭芝，奏称北使久留真州，应如何发落？偏宋廷一味延宕，毫无复音。小子有诗叹道：

北来信使为寻盟，累表修和愿息争。
怪底权奸不解事，欺心敢把赵宗倾。

似道拘住郝经，已开敌衅，还要报复私仇，变更成法，眼见得灾害并至了。欲知后事，再阅后文。

宋至贾似道专政，虽欲不亡，不可得矣。似道无专阃才，自知不足胜任，何不面请辞职？乃贪权忘位，谬膺节钺，逗留汉阳，狼狈黄州，所有丑态，尽情毕露。且既知蒙古之遭丧，忽必烈之将退，而犹必遣使乞和，称臣奉币，果何为耶？胆怯若此，不应诡词报捷，既讳败以欺君，复拘使以怒敌，天下事岂有长令掩饰者？况郝经再三上书，志在靖乱，不务游说，若令其人见，婉词与商，未始非弭兵息民之道，而乃幽之真州，自速其祸，谬误至此，而理宗乃终不察也，如之何而不亡？

第九十六回
史天泽讨叛诛李璮　贾似道弄权居葛岭

却说贾似道既拘住郝经，仍然把前时和议，一律瞒住。他尚恐宫廷内外，或有漏泄等情，因此把内侍董宋臣，出居安吉州。卢允升势成孤立，权势也自然渐减；阎贵妃又复去世，宦寺愈觉无权；似道又勒令外戚不得为监司，郡守子弟门客，不得干朝政，凡所有内外政柄，一切收归掌握，然后可任所欲为，无容顾忌。他前出督师，除吕文德外，多半瞧他不起，如高达、曹世雄、向士璧等，更对他傲慢不情。见前回。他遂引为深根，先令吕文德摭拾曹世雄罪状，置诸死地；高达坐与同党，亦遭罢斥。潼州安抚副使刘整，抱了兔死狐悲的观感，也觉杌陧不安。会值四川宣抚使，新任了一个俞兴。整与兴具有宿嫌，料知兴一到来，必多掣肘，心中越加顾虑。果然兴莅任后，便托贾丞相命令，要会计边费，限期甚迫。整表请从缓，为似道所格，不得上达。自是虑祸益深，索性想了一条狗急跳墙的法儿，把泸州十五郡，三十万户的版图，尽献蒙古，愿作降臣。似道固有激变之咎，若刘整背主求荣，罪亦难逭。参谋官许彪孙，不肯从降，阖门仰药，一概自尽。整遂受蒙古封赏，得为夔路行省兼安抚使。俞兴督各军往讨，进围泸州，日夕猛攻，城几垂拔。蒙古遣成都经略使刘元振，率兵援泸，与元振大战城下，胜负未分。偏整出兵夹击，害得兴前后受敌，顿时败走。宋廷以兴妒功启戎，罢任镌职，也是罚非其罪。改命吕文德为四川宣抚使。

文德入蜀，适刘整往朝蒙古，他得乘虚掩击，夺还泸州，诏改为江安军，优奖文德。贾似道意中，只以文德媚己，恃作干城。他将多拟驱逐，乃借着会计边费的名目，构陷诸将。赵葵、史岩之等，皆算不如额，坐了“侵盗掩匿”四字，均罢官索偿。向士璧已挂名弹章，被窜漳州，至是又说他侵蚀官帑，浮报军费，弄得罪上加罪，拘至行部押偿。幕属方元善，极意逢迎似道，欺凌士璧，士璧不堪凌辱，坐是殒命。还要拘他妻妾，倾产偿官，才得释放。似道又忌王坚，降知和州，坚亦郁愤而亡。良将尽了。理宗毫不觉察，一味宠任似道，到了景定三年，复赐给缗钱百万，令建第集芳园，就置家庙。

似道益颐指气使，作福作威。忽报蒙古大都督李璮，举京东地来归，似道大喜，即请命理宗，封璮为齐郡王。璮本陷入海州涟水军，迭下四城，杀宋兵几尽，淮扬大震。自蒙古主蒙哥卒，忽必烈嗣位，璮始欲叛北归南，前后禀白蒙古凡数十事，统是虚声恫吓，胁迫蒙主。寻又遣使往开平，召还长子彦简，修筑济南、益都等城壁，即歼蒙古戍兵，举京东地归宋。反覆无常，酷肖乃父。宋既封他为王，复令兼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路军马，并复璮父李全官爵，改涟水军为安东州。璮潜通蒙古宰相王文统，诱作外援，文统亦遣子荛向璮通好，偏为忽必烈汗所觉，拿下文统，按罪伏法。璮失一援应，亟引兵攻入淄州。蒙古遂令宗王哈必赤，一作哈必齐。总诸道兵击璮，兵势甚张，因复丞相史天泽出征，诸道兵皆归节制。天泽至济南，语哈必赤道：“璮心多诡计，兵亦甚精，不应与他力战。我军可深沟高垒，与他相持，待至日久，他自然疲敝，不患不为我所擒了。”哈必赤称善，乃就济南城下，筑起长围，只杜侵突，不令开仗。璮屡出城挑战，无一接应。及冲击敌营，恰似铜墙铁壁，丝毫不能得手。璮才知利害，遣人至宋廷乞援。宋给银五万两犒璮军，且遣提刑青阳梦炎，青阳复姓。领兵援璮。梦炎至山东，惧蒙古兵强，不敢进军。蒙古且添遣史枢阿术一作阿珠。各将兵赴济南，璮率兵出掠辎

重，被北兵邀击，杀得大败，逃回城中。史天泽因来兵大集，遂四面筑垒，环攻孤城。璮日夜拒守，待援不至，渐渐的粮尽食空，因分军就食民家。既而民粟又罄，乃发给盖藏，数日复尽，大家饥饿不堪，甚至以人为食。璮知城且破，不得已手刃妻妾，自乘舟入大明湖。主将一去，城即被陷。蒙古兵到处索璮，追至大明湖中，璮自投水间，水浅不得死，被蒙古兵擒住，献与史天泽。那时还有甚么侥幸，当然一刀两段，并把他尸骸支解，号令军前。

次日，蒙古兵东行略地，未至益都，城中人已开门迎降，三齐复为蒙古所有。蒙古主命董文炳为经略使。文炳本在军营，受命后，轻骑便服，到了益都，既入府，不设警卫，召璮故将吏抚谕庭下，所部大悦。先是璮兵有沂涟二军，数约二万，哈必赤欲尽行屠戮，文炳面请道："若辈为璮所胁从，怎可俱杀？天子下诏南征，原为安民起见，若妄加屠戮，恐大将亦不免罪哩。"哈必赤乃罢，班师而回，留文炳居守。宋廷闻璮已败死，赠璮检校太师，赐庙额曰显忠。

蒙古主忽必烈汗，因宋先败盟，拘郝经，纳李璮，理屈情虚，乃决意南侵，授阿术为征南都元帅，调兵南下。宋廷尚不以为意，贾似道既排去故将，且必欲杀故相吴潜，迭令台官追劾，窜谪循州。似道遥令武人刘宗申监守，伺间下毒，潜亦自知预防，凿井卧榻下，自作井铭，毒无从入。宗申苦难复命，乃托词开宴，邀潜赴席。潜一再不赴，宗申竟移庖至潜寓，强令潜饮，潜不能辞。筵宴已毕，宗申别去，潜即觉腹痛，便长叹道："我的性命休了。但我无罪而死，天必怜我，试看风雷大作，便是感及天心呢，"是夕，潜竟暴亡，果然风雷交至，如潜所言。潜字毅夫，宁国人，夙怀忠悃，两次入相，均不久即罢，至是中毒丧身，免不得有人惋惜。似道恐不容众议，竟归罪宗申，将他罢职。受人嗾使者其鉴诸。且许潜归葬，暂塞众口。是时丁大全迭次落职，安置贵州，州将游翁明，诉大全阴招游手，私立将校，造弓矢舟揖，势将通蛮为变。当由广西经略朱祀孙转达朝廷，诏命改窜新州，拘管土牢。似道以大全素有奸名，乐得下石投阱，买个为国诛奸的美名，遂贻书朱祀孙，令他下手。你自己思量，与大全能判优劣否？祀孙得书，召部将毕迁，授以密计，阳遣他护送大全，及舟过藤州，毕迁请大全登舱，玩景解闷，自己立在大全背后，把手一推，大全立刻落水，谒见河伯去了。大全尚得全尸，还是他的侥幸。迁返报祀孙，祀孙申报似道，也是应有的手续，无庸絮述。

且说贾似道报怨已毕，乃有意敛财，知临安府刘良贵，浙西转运使吴势卿，希承风智，想了一条买公田的计议，上献枢府。似道以为奇计，亟令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虑、张希颜等，上疏请行。书中大意是："规仿祖宗限田制度，请将官户田产逾限的数目，抽出三分之一，买回以充公田，计得田一千万亩，每岁收米六七百万石，可免和籴，可作军糈，可停造楮币，可平物价，可安富室，一举能得五利，是当今无上良法"云云。看官！你想井田制度，久已不行，各田早成为民有，豪民田连阡陌，穷民贫无立锥。虽是穷富不均，但由大势所迁，非一时所可补救。西汉北魏，屡有限田诸说，终究不能推行。就使豪贵不法，所有田产，籍没入官，也只可听民佃买，较为便民。南宋建炎初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作为官田，诏仍令佃户就耕，每岁减税三分。绍兴二年，以福建八郡官田，听民请买，岁入七八万缗，补助军衣，民皆称便。可见得置官领田，不若听民自为。此次贾似道妄信计臣，反欲将官田买回作公，已是违反人情的计画，而且种种弊害，均从此而起。给事中徐经孙，条陈弊端，反被御史舒有开劾令罢职。于是诏令置官田所，收买公田，命刘良贵为提领，通判陈訔为副，当下立一定额，每亩折价四十缗，不分肥硗。浙西田亩，或值百缗、数百缗，至千缗不等，经刘良贵等硬令抑买，民间当然大哗。安抚使魏克愚，上疏谏阻，并不见从。未几，由理宗手诏，谓："永免和籴，原不若收买公田。但东作方兴，且俟秋成后续议施行。"这数语触怒似道，竟奏乞归田，暗中却讽令言官，抗章请留，并劝理宗下诏慰勉。统是他手做成。理宗乃促似道仍然任职，且因似道入朝，温颜与语道："收买公田，当自浙西诸路开手，作为定则。"似道具陈私议，理

宗一律照行，三省奉命惟谨。

似道先把浙西私产万亩，为公田倡。荣王与芮，也卖出私田千亩，赵立奎且自请投卖，自是朝野无人敢言。刘良贵等又增立条款，硬为敷派，凡宦家置田二百亩以上，概令出卖三分之二。后因公田尚未足额，就是家止百亩，亦勒令卖出若干。现钱不敷，改给银绢各半，又或奖给虚荣，如度牒告身等类，充当缗钱。百姓失去实产，只换了一个纸上的诰封，试问他有甚么用处？可怜民间破家失业，怨苦连声，稍有良心的官吏，不愿操切从事，俱被刘良贵劾罢，且追毁出身，永不叙用。那时有司多半热中，只好掩了天良，争图多买。不过一月，浙西六郡，买就公田三百余万亩，诏进良贵官两阶，他官亦进秩有差。

似道谓公田已成，当派立四分司，分领浙西公田。这四分司派将出去，便将所买公田原额，照数征收，那时买入多虚报斛数，凡六七斗均作一石，遂致原数多亏。四分司无从交代，不得不取偿田主，甚至以肉刑从事。人怨激成天怒，遂于景定五年，彗星出现，光焰烛天，长至数十丈，自四更现东方，日高始灭。有诏避殿减膳，许中外直言。台谏士庶上书，以为公田扰民，致遭天变。似道因上书力辩，并乞避位，理宗又面慰似道，引"礼义不愆，何恤人言"二语，曲为譬解，似道方有喜色。太学生叶李、萧规等应诏陈言，极诋似道专权，害民误国。似道令刘良贵陷害二人，锻炼成罪，黥配叶李至漳州，萧规至汀州。建宁府教授谢枋得，摘似道政事为问目，有"权奸擅国，敌兵必至，赵氏必亡"等语。漕使陆景思，将原稿呈与似道，似道即令左司谏舒有开，劾枋得怨望腾谤，犯大不敬罪，遂窜枋得至兴国军。似道又创行推排法，凡江南土地，尺寸皆有租税，民力益困。又因南宋初年，广行交子会子等楮币，就是今世的钱票钞票等类。交子会子，系各票名目。楮多钱少，遂致楮贱物贵。似道更造银关，仍然用票代银，每票用一钤印，如贾字状，掉换旧楮。其实是改头换面，毫无实益，反致物价愈昂，楮价愈贱，民间非常痛苦，那似道却视为良谋。理宗老昏颠倒，但教似道如何说，他即如何行。

至景定五年十月，理宗不豫，下诏征医，如能疗治上疾，自身除节度使，有官及愿就文资，并与比附推恩，仍赐钱十万，田五百顷。始终没人应命。未几，理宗驾崩，太子禥受遗诏即位，尊皇后谢氏为皇太后，以次年为咸淳元年，是为度宗皇帝。元年元旦，适逢日食，时人目为不祥。越三月，葬理宗于永穆陵。总计理宗在位四十年，改元凡六次，享寿六十二岁。史臣谓理宗继位，首黜王安石，从祀孔庙，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书，士习丕变，有功理学，应该庙号为理。那知他阳崇理学，阴多私蔽，在位四十年间，连用奸相三人，令他窃弄威福，搅坏朝纲，史弥远、丁大全，已是善蛊主心，再继一只手蔽天的贾似道，内逐正士，外怒强邻。看官！试想这积弱不振的宋室，到此还能久存么？评议甚当。

度宗以自己得立，功出似道，更大加宠眷，特授似道为太师，封魏国公。每当似道入朝，必起座答拜，称为师臣，不直呼名，廷臣吹牛拍马，均称似道为周公。理宗安葬，似道以首相资格，兼任总护山陵使，及山陵告竣，即弃官还越，密令吕文德诈报寇至，已攻下沱，朝中大骇。度宗急召似道，他尚摆着架子，不肯应召，再经谢太后手诏敦促，方昂然入都。既谒见度宗，仍声声口口的要辞职还乡，急得度宗惶恐万状，竟起身向他下拜，求他留任。参知政事江万里，旧居似道幕下，至此也看不过去，便上前数步，掖住度宗道："自古到今，无君拜臣礼，陛下不应出此。似道亦不可一再言去。"这数语说出，似道也难乎为情，急趋下殿，且举笏谢万里道："非公此言，似道几为千古罪人。"万里还疑似道知过，才有此谢。不意似道偏暗恨万里，经万里窥出隐情，乃拜表告归，疏至再四，诏命为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

越年，册妃全氏为皇后。后会稽人，系理宗母慈宪夫人侄孙女，幼从父昭孙知岳州，开庆初年，秩满回朝，道出潭州，适蒙古将兀良合台，率兵围潭。见前回。后与父避难入城，旋因兀良合台解围而去。潭人谓有神人护卫，因得保全。皇帝且被人掳，何论一后？况后日固与度宗同为敌俘耶？无稽之言，不宜轻信。嗣返至临安，昭孙复出调外任，病殁治

所。先是理宗从丁大全言，为太子选妃，聘定知临安府顾嵓女，及大全被斥，嵓亦罢去，台臣谓宜别选名族，以配皇储。理宗顾念母族，乃召后入宫，且问后道："汝父曾病殁王事，至今追念，尚觉可哀。"后答道："妾父可念，淮湖人民，更可念哩。"理宗闻言，暗自诧异。越日，出语辅臣道："全氏女言辞甚善，宜妃冢嫡以承祭祀。"辅臣等并无异词，遂册全氏为太子妃，至是乃立为皇后，并选杨氏为美人，寻封淑妃。即后文帝昰生母。册后礼定，晋上皇太后尊号为寿和，一面推恩锡类，加封贵戚勋臣。

贾似道又上疏乞归，专用此策要君。度宗命太臣侍从，传旨固留，每日必四五至，中使加赐，每日且十数至，到了夜间，饬侍臣交守第外，只恐似道潜逸，他若肯去，赵宗或尚可多延数年。且特授平章军国重事。一月三赴经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赐第西湖的葛岭。葛岭在西湖北，相传晋葛洪尝在此炼丹，所以有这名目。似道遂鸠工庀材，大起楼阁亭榭，最精雅的堂宇，取名半间堂，塑一肖像，供诸神龛，并延集羽流，唪经礼忏，为来生预祝福禄。自己却采花问柳，日访艳姝，无论歌楼娼妓，及庵院女尼，但有三分姿色，便令仆役召她入第，供他淫污。甚至宫中有一叶氏女，妙年韶秀，亦被他逼出宫中，充作小星。度宗虽然知晓，也是无可如何。而且召集旧时博徒，作樗蒲戏，日夕纵博，男女杂集，谑浪笑傲，无所不至。每到秋冬交界，捉取蟋蟀，观斗赌彩，狎客尝与戏道："这难道是军国重事么？"他的技艺，只能如此。似道却不以为忤，也对他谈笑开心，整日里兴高采烈，酒地花天，从此把朝政尽行搁置。起初尚届期五日，乘湖船入朝，就便至都堂小憩，把内外要紧公牍，约略展览，后来竟深居简出，所有军国重事，令堂吏就第呈署，他也不遑审视，都委馆客廖莹中，及堂吏翁应龙代理。惟台谏弹劾，与诸司荐辟，暨京尹畿漕一切事情，非经贾第关白，得了取决，宫廷不敢径行。所有正人端士，排斥殆尽，一班贪官污吏，觊得美职，都夤缘贿托，贡献无算。似道建一多宝阁，储藏馈物，日必登楼一玩，不忍释手，就是门下食客，也多借此发财，连阍人都做了富家翁。似道又私下禁令，饬人民不准擅窥私第，如因事出入，必须先由门卒通报。一日，有妾兄入第，门卒因他谊关亲戚，不先入白，便放他进去，将至厅门，为似道所见，即喝令左右，缚投火中。及妾兄自道姓名，大声呼救，方得牵出，但已是焦头烂额，苦痛不堪。有妾足供淫乐，妾兄原无用处，不妨投诸煨烬。似道反申斥门卒，如何不报？门卒只好磕头认罪。嗣是管钥愈严，好令似道放胆纵欢，无拘无束。谁知蒙古征南都元帅阿术，已带同降将刘整等，南下攻襄阳了。小子有诗叹道：

无赖居然作太师，狎游纵博算敷施。
强邻南下襄樊震，尚是湖山醉梦时。

欲知襄阳被围情事，且至下回再详。

南宋之纳李璮，犹北宋之纳张瑴。瑴归宋后，因金人责盟，乃函瑴首以畀之。于是金人遂生轻视，纵兵南来，遂亡北宋。璮为道贼李全子，既降蒙古，复来归宋，宋廷不惩前辙，且封为郡王。贪目前之小利，忘日后之大患，试思蒙古方强，岂肯坐视不讨，一任叛命乎？况北使郝经，被拘有年，彼方调兵遣将，为南下之谋，璮之降宋，不啻害宋，蒙古益振振有词，几何而不大举南侵也。璮既败死，宋君若臣方旰食之不遑，乃大丧忽兴，嗣君新立，国势益形岌岌，而犹用一欺君误国、纵欲败度之贾似道，宋其尚可为乎？古人谓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何，观于贾似道而益信云。

第九十七回
援孤城连丧二将　宠大憝贻误十年

却说蒙古主忽必烈，早拟侵宋，因阿里不哥抗命，自督军往讨。至昔木土一作锡默图。地方，交战一场，阿里不哥败遁，追北五十里，敌将多降。忽必烈乃引还，尚恐死灰复燃，未敢南牧。及中统五年，阿里不哥自知穷蹙，不能再振，乃与诸王玉龙答失，一作王陇哈什。及谋臣不鲁花等不鲁花一作布拉噶。同至上都，即开平。悔过投诚。忽必烈汗赦阿里不哥，惟归罪不鲁花等数人，说他导王为恶，处以死刑。当命刘秉忠为太保，参领中书省事。秉忠请迁都燕京，忽必烈准如所请，就在燕京缮城池，营宫室，择日迁都，并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又越四年，方命征南都元帅阿术，与刘整等经略襄阳。阿术驻马虎头山，顾汉东白河口，不禁欣然道："若就白河口筑垒，断宋粮道，襄阳不难攻取哩。"遂督兵兴役，筑城白河口。时知襄阳府为吕文焕，闻蒙古兵在白河口筑城，料知不妙，亟通报乃兄宣抚使吕文德。先是忽必烈用刘整计，馈文德玉带，求在襄阳城外，建立榷场。文德好利贪饵，请诸朝廷，许开榷场于樊城外。于是就鹿门山筑起土墙，外通互市，内筑堡壁。蒙古兵也在白鹤山设寨，控制南北要道，且常出哨襄樊城外，大有反客为主的情状。互市之弊，非自今始。文德弟文焕，知乃兄堕人敌计，贻书谏阻，已是不及。文德尚没甚着急，及白河口筑城一事，文焕很是惶恐，文德反谩骂道："汝勿妄言儌功，就使有了敌城，也不足虑。襄樊城池坚深，储粟可支十年，叛贼刘整，若果来窥伺襄樊，但叫汝等能坚守过年，待春水一涨，我顺流来援，看逆整如何对待？恐他就要遁走呢！"狂言何益。文焕无可奈何，只得缮城兴甲，为固守计。

转瞬间已是来春，刘整复献计阿术，造战船五千艘，招募水军，日夕操练，风雨不懈。渐得练卒七万人，遂自白河口进兵，围攻襄阳。警报迭达临安，都被贾似道匿住，不得上闻。宁海人叶梦鼎，素有令誉，曾以参政致仕，似道亦欲从众望，特别荐引，召他为右丞相。梦鼎初辞不至，经似道再三劝驾，不得已入朝就职。未至数日，因利州路转运使王价子，诉求遗泽，梦鼎查例合格，便准给荫。似道以恩非己出，即罢斥省部吏数人，梦鼎愤激求去。似道母胡氏，闻知此事，召似道责问，带着怒容道："叶丞相本安家食，未尝求进，汝强起为相，又复牵制至此。我看汝所为，终要得祸，我宁可绝食而死，免同遭害。"老妇恰还有识。似道素来惮母，乃出留梦鼎，梦鼎知不可为，求去益力，度宗不许。嗣闻襄阳警信，被似道格住，遂长叹数声，单车宵遁。

蒙古复遣史天泽等益兵围襄阳，天泽至襄阳城下，添筑长围，自万山至百丈山，俱用重兵扼守，令南北不得相通。又筑岘山、虎头山为一字城，联亘诸堡，决拟攻取。又分兵围樊城，更城鹿门，京湖都统制张世杰，本蒙古将张柔从子，从柔戍杞，有罪来奔。吕文德召至麾下，见他忠勇过人，累擢至都统制，他即率兵往援樊城，至赤滩圃，为蒙古兵所遮。两下交战，蒙古兵非常精悍，世杰孤军不支，只得败退。度宗至此，始闻襄樊告急，命夏贵为沿江置制副使，进援襄樊。贵乘春水方涨，轻兵裹粮，到了襄阳。恐蒙古兵出来掩袭，只与吕文焕问答数语，立即引还。至秋间天大霖雨，汉水涨溢，贵乃分遣舟师，出没东岸林谷间。蒙古帅阿术望见，语诸将道："这是兵志上所说的疑兵，不应与战，我料他必来攻新城，且调集舟师，专行等着便了。"原来蒙古兵围攻襄阳，共筑十城，新城就在其列。待至翌晨，夏

贵果舣舟趋新城，甫至虎尾洲，那蒙古水军，已两路杀出，截击夏贵，贵不意敌兵猝至，仓皇失措，眼见得不能抵敌，掉舟急奔，被蒙古兵追杀一阵，贵军多溺入水中，丧失了若干性命。都统制范文虎，率舟师援贵，正值贵兵败还，蒙古兵追击前来。文虎本是个没用人物，见蒙古兵这般强悍，吓得胆战心惊，忙乘轻舟遁去。部众亦相率惊溃，冤冤枉枉的做了好千百个鬼奴。虎而称文，宜乎没用。

吕文德闻援师连败，方自悔轻许榷场，不禁叹恨道，"我实误国，悔无及了。"晓得已迟。因发生背疽，称疾乞休。诏授少师，兼封卫国公，应封他为误国奴。未几即死。他的女夫，就是范文虎，贾似道升他为殿前副都指挥使，令典禁兵。阿翁误国，尚嫌未足。反要添入一婿，何苦何苦。一面调两淮制置使李庭芝，转任两湖，督师援襄樊。文虎恐庭芝得功，自愿再援襄阳，因贻书似道，谓："提数万兵入襄阳，一战可平，但不可使受京阃节制。若得托恩相威名，幸得平敌，大功当尽归恩相"云云。似道大喜，即提出文虎一军，归枢府节制，不受庭芝驱策。庭芝屡约文虎进兵，文虎只推说尚未奉旨，自与妓妾嬖幸，击鞠蹴球，朝歌夜宴，任情取乐。吕文焕日守围城，专待援音，那知都中的权相，阃外的庸将，统在华堂锦帐中，寻些风流乐事，管甚么襄阳不襄阳。似道还再四称疾，屡请归田，度宗苦口慰留，甚至泣下。初诏六日一朝，一月两赴经筵，继复诏十日一朝，似道尚不能遵限。间或入谒度宗，度宗必起身避座。及似道退朝，又目送出殿，始敢就坐。似道益傲慢无忌，甚至累月不朝。度宗闻襄阳围急，屡促入朝议事，似道尚延宕不至。一日，似道与群妾踞地斗蟋蟀，方在拍手欢呼的时候，忽报有钦使到来，似道转喜为怒道："甚么钦使不钦使？就令御驾亲临，也须待我斗完蟋蟀哩。"也算督战。言已，仍踞地自若。良久方出见钦使，钦使传度宗命，极力敦劝，似道方允于次日入觐。翌日入朝登殿，度宗慰问已毕，方语道："襄阳被围，已近三年，如何是好？"似道佯作惊愕道："北兵已退，陛下从何处得此消息？"度宗道："近有女嫔说及，朕所以召问师相。"似道不禁懊恼，半晌才答道："陛下奈何听一妇人？难道举朝大臣，统无耳目，反使妇人先晓么？"你只能骗朝廷，不能骗宫禁，手段尚未绵密。度宗不敢再言，似道悻悻退出。后来盘诘内侍，方知女嫔姓氏，竟诬他有暧昧情事，硬要度宗赐死。度宗硬了头皮，令女嫔勒帛自尽。可怜红粉佳人，为了关心国事，系念民瘼，竟平白地丧了性命。可惜史不书氏。

似道才促范文虎统中外诸军，往救襄阳，襄阳虽已被围，尚有东西两路可通，由京东招抚使夏贵，累送衣粮入城，城内守兵，幸免冻馁。蒙古将张弘范，即张柔子。献计史天泽，谓："宜筑城万山，断绝襄阳西路，立栅灌子滩，断绝襄阳东路，东西遏绝，城内自坐毙了。"天泽依计而行，即令弘范驻兵鹿门，襄樊自是益困。范文虎带领卫卒，及两淮舟师十万，进至鹿门。蒙古帅阿术，夹江列阵，别令军趋会丹滩，犯宋军前锋。文虎督着战船，逆流而上，好容易到了会丹滩畔，猛听得鼓声大震，喊杀连声，连忙登着船楼，向西望去。但见来兵很是踊跃，已恐慌到五六分，且远远看着大江两岸，统是蒙古兵队，旌旗蔽日，戈铤参天，几不知他有若干人马，愈觉心胆欲碎。说时迟，那时快，蒙古兵已鼓噪突阵，顺流冲击，他还未曾鸣鼓对仗，竟先饬舟子返戈数步。看官！你想行军全靠锐气，有进无退，乃能制敌。主将先已退缩，兵士自然懈体，略略交战，便已弃甲抛戈，向东逃走。文虎逃得愈快，所弃战船甲仗，不可胜计。

李庭芝闻文虎败还，上表自劾，请择贤代任，有诏不许，且令移屯郢州。庭芝侦知襄阳西北，有水名青泥河，源出均房，当命就河中筑造轻舟百艘，每三舟联成一舫，中间一舟，装载兵器。两旁舟有篷无底，悬揭重赏，募善战善泅的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三千人，用张顺、张贵为统辖。两张俱有智勇，素为民兵所服，号贵为矮张，顺为竹园张。二人即奉命，便号令部众道："此行是九死一生，汝等倘尚惜死，宁可退伍，毋败我事。"三千人齐称愿死，无一求去。适汉水方生，两张遂发舟百艘，由团山进高头港口联结方阵，夜漏下三刻，拔碇出江，用红灯为号，贵先登，顺继进，乘风破浪，径犯重围。至磨洪滩上，

敌兵布舟蔽江，无隙可入。贵驶舟直进，令顺率善泅水卒，自船底下水，就波流中斫断敌舟铁絙，复凿通敌舟底面，敌舟半解半沉，当然惊惶。贵乘势杀开血路，且战且进。黎明抵襄阳城下，城中久已绝援，闻贵等到来，喜出望外，大家开城迎贵，勇气百倍，战退敌军。及收兵还城，独失张顺。越数日有浮尸溯流上来，被甲胄，执弓箭，直抵浮梁。城中遣人审视，不是别人，正是张顺，身中四创六箭，怒气勃勃如生。军士惊以为神，结冢殓葬。曾记宋江部下有一张顺，战死涌金河，此处复得一张顺，战死襄阳城下，同姓同名。煞是一奇。

贵入襄阳，文焕留与共守，贵奋然道，“孤城无援，不战亦毙，看来只好向范统帅处求救，俟援军到来，内外夹击，或可退敌。”文焕也无词可说，乃令贵设法乞援。贵募得二士，能伏水中数日不食，乃付以蜡书，令泅水赍往范文虎军前。范得书，许发兵五千，驻龙尾洲，以便夹攻，仍令二士持书还复。贵既得还报，即别文焕东下，检视部众登舟，独缺一人，系先前有罪被笞，因致亡去。贵大惊道：“我谋被泄了，应赶紧起行，敌或未知，尚可侥幸万一。”乃举炮发舟，鼓揖破围，乘夜顺流断絙，竟得杀出险地。驶至小新河，见敌兵分舣战舰，前来截击，贵正麾众死斗，望见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烛天，隐隐间见有来船，旗帜纷披，此时已近龙尾洲，正道是范军来援，喜跃而前。那知来舟俱系敌兵，由阿术、刘整两路杀来。及两舟相近，贵始知不是宋军，一时不及趋避，被他困在垓心，杀伤殆尽。贵身受数十创，力尽被执，不屈遇害。原来范军本到龙尾洲，因风狂水急，退屯三十里。阿术得亡卒密报，遂先据龙尾洲，以逸待劳，遂得擒贵。贵已被杀，由敌兵舁尸至城下，呼守兵道：“识得矮张都统么？”守兵见是贵尸，不禁大哭，顿时全城丧气，敌兵弃尸而退。文焕出城收尸，附葬顺冢，立双庙以祀二忠，都是范文虎害他。再誓众死守。

到了咸淳九年，襄阳已被围五年，樊城亦被围四年了。襄樊两城，本相倚为犄角，中隔汉水，由文焕值木江中，锁以铁絙，上造浮桥，借通援兵。敌帅阿术督兵将值木锯断，并用斧劈开铁絙，将桥毁去。文焕不能往援。阿术更用兵截江，防襄阳援兵，自出锐师薄樊城。城中支持不住，遂被陷入。守将范天顺仰天叹道：“生为宋臣，死为宋鬼。”遂悬梁自缢。别将牛富，尚率死士百人巷战，敌兵死伤甚多。富亦身被重伤，用头触柱，赴火捐躯。裨将王福见富死，不觉泣下道：“将军死国事，我岂可独生？”亦赴火死。襄阳失去犄角，愈加危急，守兵至撤屋为薪，缉关会为衣。文焕每一巡城，南望痛哭而后下，尚日望朝廷遣援。贾似道至此，也瞒不过去，上书自请防边，阴令台谏上章留己，度宗遂不令亲出。群臣多保荐高达，谓可援襄，御史李旺，亦入白似道。似道摇首道：“我若用达，如何对得住吕氏？”旺出叹道；“吕氏得安，赵氏危了。”似道再请启行，事下公卿杂议。监察御史陈坚等，以为：“师臣行边，顾襄未必及淮，顾淮未能及襄，不若居中调度，较为得当。”度宗遂从坚议，留似道在都。似道仍然歌舞湖山，暂图眼前的快乐，把襄阳置诸度外。

襄阳愈觉孤危，吕文焕日夕登城，防守不懈。一日，正在城楼指挥军士，忽闻城下有人叫他姓名，急垂目俯视，乃是敌将刘整，来劝出降。文焕不与多言，暗令弓弩手射下一箭，整不及防备，适中右肩，亏得甲坚不入，才得免害。当下飞马退回，痛恨不休。他将阿里海涯，一作阿尔哈雅。曾得西城人所献新炮法，造炮攻破樊城，至是又移攻襄阳。接连弹放，一炮击中谯楼，声如震雷，城中汹汹，守卒多越城出降。刘整欲立碎襄城，入擒文焕，报一箭仇。阿里海涯道：“且慢！待我再去招降。他若知惧投诚，何必多害生灵。且将军亦不应常记宿嫌，彼此各为其主，何足介意？”阿里海涯系畏吾儿，人颇具有仁心，不应轻视。言毕，即身至城下，招呼文焕道：“尔等拒守孤城，迄今五年，为主宣劳，亦所应尔。但已势穷援绝，徒苦城中数万生灵，若能纳款出降，悉赦勿治，且加迁擢，这是我主的诏命，由我代宣，决不相欺。”文焕听着此言，也觉有理，不觉踌躇起来。阿里海涯见他俯首沉思，料已有点说动，索性再进一步，折箭与誓道：“我若欺你，有如此箭！”文焕乃应允出降，先纳管钥，次献城邑。阿里海涯先入城中，邀文焕出迎阿术，待阿术进城，文焕交出图籍，即与阿里海涯同往燕都。

是时蒙古主忽必烈，已改国号为大元，小子此后叙述，亦改称蒙古为元朝。特别点明。文焕入朝元主，元主如阿里海涯言，依诏迁擢，拜文焕为襄汉大都督。文焕遂自陈攻郢计议，且愿为先躯，前时固守五年可谓坚忍，奈何一变至此。元主称善，暂命休息，再图大举。这消息传报宋廷，贾似道且入对度宗道："臣始屡请行边，不蒙陛下见许，若早听臣言，当不至此。"看你后来如何？度宗亦觉自悔。文焕兄文福知庐州，文德子师夔知靖江府，均上表待罪，当由似道庇护，概置勿问。度宗曾召用江万里、马廷鸾为左右丞相，万里数月即去。廷鸾逾年亦归。朝中只知有似道，不知有度宗。度宗尝有事明堂，命似道为大礼使，礼毕幸景灵宫，适逢天雨，似道请诸度宗，俟雨止乘辂。度宗自然允诺，偏偏雨不肯停，滂沱终日，胡贵嫔兄显祖，侍度宗旁，请如开禧故事，乘逍遥辇还宫。度宗道："恐平章未必允行。"显祖诳言平章已允，度宗乃乘辇还宫。似道闻知，顿时大怒，便入奏道："臣为大礼使，陛下举动，不得预闻，臣尚在此何用？"说着，即大踏步出朝，竟向嘉会门去了。全是撒赖。度宗惊惶万状，忙遣人慰留，似道不允。度宗不得已，罢显祖官，涕泣出胡贵嫔为尼，似道乃还。此段是补述。及襄樊俱失，又上言："事势如此，非臣上下驱驰，联络情势，将来恐不堪设想。"度宗道："师相岂可一日离左右。"似道乃奏请建机速房，借革枢密院漏泄兵事，及稽迟边报的弊端。还要欺人。

旋有诏令中外大小臣僚，密陈攻守事宜。四川宣抚司参议官，上陈救危三策，一系锁汉江口岸，二系城荆门军当阳界的玉泉山，三系峡州宜都以下，联置堡寨，保聚流民，且屯且耕。并绘筑城寨形势图，连章并献，似道匿不上闻。陈宜中已任给事中，言："襄樊失守，均由范文虎怯懦所致，宜斩首以申国法！"似道不许，只降文虎一官，调知安徽府，反将李庭芝罢职，改任汪立信为京湖制置使，赵溍为沿江制置使。

溍系赵葵子，少年昧事，监察御史陈文龙，谓溍乃乳臭小儿，不足胜阃外任，顿时触怒似道，把他斥退。嗣复用李庭芝为淮东制置使，兼知扬州，夏贵为淮西制置使，兼知庐州，陈弈为沿江制置使，兼知黄州。弈毫无韬略，谄事贾似道，玉工陈振民，呼他为兄，因得夤缘干进，窜登显要，竟握重兵。咸淳十年似道母死，归越治丧，诏命用天子卤簿送葬，筑墓拟山陵。百官亦奉诏襄事，立大雨中，终日无敢易位。葬毕，即起复入朝。

越数月，度宗竟崩，遗诏令皇子㬎即位。总计度宗在位十年，寿三十五岁。度宗为太子时，以好内闻，既即位，益耽酒色，向例召幸妃嫔，次日必诣阁门谢恩，书明月日。度宗朝，每日谢恩，多至三十余人，卒至蛾眉伐性，逾壮即崩。子㬎年仅四岁，为全后所出，庶兄名昰，年龄较长，众议嗣立长君，独贾似道主张立嫡，乃以㬎嗣帝位，奉谢太后临朝称制，封兄昰为吉王，弟昺为信王，命贾似道独班起居，尊谢太后为太皇太后，全皇后为皇太后，小子有诗咏度宗道：

误国何堪至十年，暗君奸相两流连。
从知兴替由人事，莫谓苍苍自有天。

帝㬎即位以后，宋事益日棘了。欲知一切情形，再阅下文便知。

襄樊扼南北咽喉，二城俱失，蒙古兵可顺流而下，江淮即不能守。故宋之存亡，关系于襄樊之得失。范天顺、牛富等之战死，贾似道实使之，吕文焕之叛主降虏，亦贾似道实使之。似道不死，宋其尚有幸乎？度宗念册立功，始终宠任似道，又每日召幸嫔御，至三十余人，岂以宗社将亡，聊作醇酒妇人之想欤？史谓度宗无大失德，夫色荒已足亡国，况拱手权奸，凡一切黜陟举措，俱受制于大憝之手，不亡亦胡待也。彼如帝㬎以下，更不足讥矣。

第九十八回
报怨兴兵蹂躏江右　丧师辱国窜殛岭南

却说帝㬎嗣位，尚未改元，元主忽必烈，已谕诸将大举南侵，历数贾似道拘使败盟的罪状。谕中有云：

> 自太祖皇帝以来，与宋使介交通，宪宗之世，朕以藩职，奉令南伐，彼贾似道遣宋京诣我，请罢兵息民。朕即位之后，追忆是言，命郝经等奉书往聘，盖为生灵计也。而乃执之以致师出，连年死伤相藉，系累相属，皆彼宋自祸其民也。襄阳既降之后，冀宋悔祸，或起令图，而乃执迷，罔有悛心，所以问罪之师，有不能已者。今遣汝等水陆并进，布告遐迩，使咸知之！无辜之民，初无与焉，将士毋得妄加杀掠！有去逆效顺，别立奇功者，验等第迁赏。其或固拒不从，及逆敌者，俘戮何疑！录此谕以甚贾似道之罪。

当下任命两个大元帅，一是史天泽，一是伯颜，一译作巴延。总制诸道兵马。用降将刘整、吕文焕为向导，出兵二十万南行。宋廷上面，小儿为帝，妇人临朝，晓得甚么军国大事？挟权怙势，贪财好色的贾似道，正配那八字头衔。依然歌舞湖山，粉饰承平。京湖制置使汪立信，闻元朝又有出兵消息，免不得忧愤交迫，遂献书宋廷道：

> 今天下大势，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为虞。夫天之不假易也，从古已然，此诚宜上下交修，以迓续天命之机，重惜分阴，以趋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宫，啸傲湖山，玩岁愒日，缓急倒施。卿士师师非度，百姓郁怨，欲上以求当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挥，而折冲万里者，不亦难乎？为今日之计者，其策有二：夫内郡何事乎多兵？宜尽出之江干，以实外御，算兵帐，现兵可七十余万人，而沿江之守，则不过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将，十屯为府，府有总督。其尤要害处，辄三倍其兵，无事则屯舟长淮，往来游徼，有事则东西齐奋，战守并用。刁斗相闻，馈饷不绝，互相应援，以为联络之固。选宗室大臣有干用者，立为统制，分东西二府以莅任之，成率然之势，此上策也。久拘聘使，无益于我，徒使敌得以为辞，请礼而归之，许输岁币以缓归期，不二三年，边运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战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则天败我也，衔璧舆榇之礼，请备以俟！

贾似道接阅此书，勃然大怒，将书掷地道："瞎贼敢这般狂言么？"原来立信一目微眇，因诟他为瞎贼。当即请旨罢斥立信，改用朱祀孙为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元兵渡河南下，将至郢州，史天泽遇疾北还，诸军并归伯颜节制。伯颜遂分大军为两道，自与阿术由襄阳入汉济江，令吕文焕率舟师为先锋，别命博罗欢一作博啰干，系忙兀人。由东道取扬州，监淮东兵，由刘整率骑兵为先行，两个虎伥。水陆并进，旌旗延袤数百里。伯颜直抵郢州，在城西立营。宋都统制张世杰，正将兵屯郢，郢在汉北，叠石为城，另有新郢城筑置汉南，中横铁绠，锁住战舰，水中密植木桩，夹以炮弩，要津亦皆设守，无隙可乘，元兵进薄郢城下，都被世杰击退。阿术获住侦卒，好言抚慰，问他有无间道可出？俘卒谓宜出黄家湾堡，由河口拖船入藤湖，转向下江，取道最便。阿术乃转告伯颜，伯颜复问吕文焕，文焕亦以为然。于是分兵攻拔黄家湾堡，荡舟自藤湖入汉，进至沙洋，沙洋曾设守城，伯颜遣俘卒持檄招降。守将王虎臣、王大用斩俘焚檄，登陴拒守。文焕复至城下招谕，亦不见应。会日暮风起，伯颜命军士

放炮纵火，顺风焚城外庐舍。顿时烟焰蔽天，迷乱人目，守卒看不清楚，那元兵已缘梯登城，一拥而入。虎臣、大用，力战不支，均为所擒。

元兵遂进薄新郢城。文焕缚大用等至城下，令他招降，都统边居谊不答。次日大用等又至，居谊答道："我欲与吕参政语，可请他来面谈！"文焕闻言，即纵马临城，但听得一声梆响，城门陡启，伏弩自城内乱射，几似飞蝗。文焕亟欲回走，右臂已中了一箭，勉强忍住了痛，亟用左手挥鞭策马，那马又中箭蹶地，身亦随仆。城中驱出健卒，各挟长矛来钩文焕，文焕险些儿着手，经元兵齐来相救，急将文焕挟起，改乘他马，疾驰得脱。为宋人大呼可惜。城卒已失去文焕，只得走回，城门复闭。元兵奋怒攻城，居谊督众坚守，相持不下。伯颜增兵猛攻，一面射书城中，以爵禄诱降，总制黄顺及副将任宁，为所诱惑，竟缒城出降。部下守卒，亦多缒城随出。居谊开城驱入，悉数斩首。文焕乘隙来攻，居谊用火箭射退敌兵，不意入城休息，未及一时，城上已鼓声大震，元兵蚁附而上，守卒不是被杀，就是却走。居谊自知不支，拔剑自刎，偏锋钝不能断喉，那时急不暇择，竟投火自尽，新郢遂陷。伯颜以居谊忠烈，收尸瘗葬，遂进军蔡店，大会诸将，指日渡江。

宋淮西制置使夏贵，正调集汉、鄂水师，分据要害，都统制王达守阳逻堡，京湖制置使朱祀孙，用游击军扼住中流，元兵不得前进。伯颜乃用声东击西的计策，往围汉阳，阳言将自汉口渡江，暗中恰遣别将阿剌罕，率奇兵袭取纱芜口。夏贵果为所欺，专援汉阳，那沙芜口竟被阿剌罕夺去。伯颜解汉阳围，自沙芜口入江，战舰数千艘，进泊沦河湾口，遣使招降阳逻堡，被他拒回。进攻亦不克。伯颜又抄袭旧法，佯遣阿里海涯，再攻阳逻堡，暗令阿术率四翼军，溯流渡青山矶。阿术夤夜潜进，适值风雪大作，宋军未及预防，元兵安然上溯。到了天晓，阿术见南岸多露沙洲，即登舟指麾诸将，命他速渡，并载马后随。万户史格即天泽子，奉命飞驶，将达青山矶，为荆鄂都统程鹏飞所阻，逆战失利，阿术率军继进，大战中流。鹏飞抵当不住，退登沙岸。阿术也薄岸进逼，纵马登击。鹏飞复败，负创奔鄂，失船千余艘。元兵遂据住青山矶，径向伯颜报捷。伯颜大喜，挥诸将急攻阳逻堡，夏贵正率舟师往援，闻阿术已经飞渡，竟尔大骇，遽引麾下三百艘，沿流东还，并纵火焚掠西南岸，退屯庐州。阳逻堡孤立失援，王达领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军统制刘成，陆续战死。伯颜遂渡江与阿术会，进趋鄂州。

朱祀孙方领兵援鄂，闻阳逻堡败没，也不禁惊惧起来，连夜奔还江陵府。吕文焕传檄劝降，于是知汉阳军王仪，举城降元。鄂州权守张晏然，与都统程鹏飞，也开城纳伯颜军。惟幕僚张山翁不屈，元诸将竞欲杀张，伯颜独称为义士，释令自便。山翁乃去。伯颜遂令阿里海涯率四万人守鄂，且规取荆湖，自与阿术领大军南下，直捣临安。宋廷闻报大惊，连集群臣会议，大众俱属望贾师相，请他督兵，连三学生也如是云云。贾似道有何能力可督兵拒元？群臣及学生等俱请他督兵，无非嫉他权奸误国耳。贾似道至此，没法推诿，只好允议，遂有诏令他都督诸路军马，开府临安，用黄万石等参赞军机，所辟官属，均得先命后奏。当就封桩库内，拨金十万两，银五十万两，关子一千万贯，充都督府公用。王侯邸第，皆令输助军犒，并核僧道租税，收供各饷，一面诏天下勤王。是时已是咸淳十年的暮冬，似道且在葛岭私第中，与妻妾等围炉守岁，还是花团锦簇，酒绿灯红，快快活活地过了残年。只此一遭了。

越日，为帝㬎嗣位第一年，纪元德祐，宫廷里面，尚循例庆贺。是夕，即有警报到来，元兵入黄州，沿江制置使陈奕出降，元令为沿江都督。奕子岩守江东州，亦随父降元，知蕲州管景摸，又遣人迎降元兵。似道未免着急，亟召吕师夔参赞都督府军事，任中流调遣。师夔不肯受命，竟与江州钱真孙，迎纳元军。伯颜命师夔知江州，师夔因就庾公楼，开设盛筵，请伯颜入宴，且献宗室女二人侑酒。良心丧尽。伯颜赴宴入座，见二姝侍侧，不禁发忿道："我奉天子命，兴仁义师，问罪宋廷，怎么用女色蛊我？我岂为区区所动么？"说得师夔满面含羞，慌忙谢罪，即将二女遣出。伯颜喝过杯酒，便离坐自去，师夔徒叫着几

声晦气罢了。还是运气，不致饮刃。知安庆府范文虎，闻师夔降元，也起了异心，遣使至江州迎伯颜。伯颜先令阿术至安庆，自率大兵继往，文虎出城恭迓，敬礼备至，伯颜乃授文虎为两浙大都督，独通判夏倚，仰药自杀。吕、范本皆贾氏党羽，接连叛去，急得似道不知所为。忽闻刘整病死无为城下，似道竟喜跃道："刘整一死，敌失向导，这是上天助我呢。"叫你速死。原来元人南侵，本恃刘整、吕文焕为导引，旋由伯颜发令，遣整别将兵出淮南，整自请乘虚捣临安，伯颜不从。整乃率骑兵攻无为军，日久不克。闻文焕入鄂捷音，顿时失声道："首帅束我，使我功落人后。"因郁愤而死。死已晚了。贾似道偏视为奇遇，竟上表出师，抽诸路精兵十三万人启行。金帛辎重，统满载舟中，舳舻相衔，几达百里。到了芜湖，遣人通问吕师夔，令调停和议，师夔不答。

既而夏贵引兵来会，从袖中取出一书，指示似道，谓宋历只三百二十年，似道也不多辩，但俯首叹了两声，暗思夏贵等人，都不可恃，乃复起汪立信为江淮招讨使，令就建康募兵。立信闻命，即日就道，与似道会晤芜湖。似道拊立信背道："不用公言，因致如此，今将若何措置？"急时抱佛脚，还有何益？立信道："目今还有何策！寇已深入，江南无一寸干净土。立信此来，不过欲寻一片赵家地上，拚着一死。死要死得分明，方不失为赵家臣子呢。"光明磊落之言。似道暗暗怀惭，勉强对付数语，立信便告别而去。似道自知不妙，再遣宋京至元军请称臣奉币，如开庆原约。伯颜答书道："我军未渡江时，尚可议和入贡，今沿江州郡，尽为我属，还有甚么和议可言？必欲求和，请自来面议！"两语甚妙。看官！你想似道得此复书，敢去不敢去么？

元兵进犯池州。知州王起宗遁去，通判赵卯发权摄州事，缮壁聚粮，为固守计。都统张林，屡讽卯发出降，卯发忠愤填胸，瞠目视林，林不敢复言。已而林率兵巡江阴，纳款元军，阳助卯发为守，守兵俱为林属。卯发知事不济，乃置酒会宴亲友，与诀死别，且对妻雍氏道，"城已将破，我为守臣，不当出走，汝可先去避难。"雍氏道，"君为忠臣，我独不能为忠臣妇么？"卯发道："妇人女子，也能解此么？"雍氏遂请先死，卯发怡然道："既甘同死，何必求先？"明日元兵薄城，卯发晨起书几上道："国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妇同死，节义成双。"书毕，即与雍氏对缢室中。张林开门迎降，伯颜入城，问太守所在。左右以死事对，伯颜很是叹惜，命具棺合葬，亲自祭墓而去。忠信可格豚鱼，况乎伯颜。宋廷追赠卯发为华文阁待制，谥文节，妻雍氏为顺义夫人。

似道闻池州又陷，乃简精锐七万余人，尽属孙虎臣，令截击元军，又命夏贵率战舰二千五百艘，陆续继进，自率后军驻鲁港，作为援应。虎臣有一爱妾，随身不离，至是亦令乘舟相随。身当大敌，尚携爱妾，安能成事？甫至池州下流的丁家洲，望见敌舟相近，即舣舰待战。猛闻炮声迭震，弹火喷薄前来，所当辄靡。虎臣不觉惊愕，勉强麾兵对击。那知元将阿术，复督划船数千艘，乘风疾至，呼声动天地。宋前锋统领姜才，颇怀忠勇，挺身奋斗，偏虎臣胆战心惊，忙向姜舟上跃入，部众顿时哗噪道："步帅遁了！"遂相率溃乱。夏贵因虎臣新进，权出己上，本已事前观望，此时即不战而奔，径驶扁舟掠似道船，大呼道："彼众我寡，势不可支，请师相速自为计！"似道大惧，慌忙鸣钲收军。舳舻簸荡，忽分忽合，元将阿术，乘间横扫，伯颜复指挥步骑，夹岸助击，宋军不死刀下，也死水中，江水为之尽赤。所有军资器械，统被元兵劫去。

似道奔至珠金沙，夜召夏贵等议事，适虎臣驰至，抚膺恸哭道："我兵无一人用命，奈何？"但叫爱妾保全，他何足计。贵微笑道："我从前与他血战，倒也有几次了。"似道因问及御敌事宜，贵答道："诸军已皆胆落，不堪再战，师相惟有速入扬州，招集溃兵，迎驾海上，我当死守淮西便了。"言已，解舟自去。似道与虎臣单舸奔还扬州，次日，见溃卒蔽江而下，似道令队目登岸，扬旗招致，均不见应，或反用恶语相侵，害得似道无法可施。嗣是镇江、宁国、隆兴、江阴守臣，皆弃城遁走，太平、和州无为军，复相继降元。元军趋陷饶州，知州事唐震不屈被害，阖家殉难。故相江万里在籍，曾凿池芝山后圃，署名止水，至是即自投水中。左右及子镐，依次投入，积尸如叠。翌

日，万里尸犹浮出水上，由从役替他殓埋，入告宋廷，追封太傅益国公，赐谥文忠。唐震亦得谥忠介。历详忠节，力阐潜光。

似道上书请迁都，太皇太后不许。殿帅韩震，系似道爪牙，复以为请，乃下宰臣等详议。当似道出师时，曾用李爚、章鉴为左右丞相，爚尝力辞不允，至此主张固守，为韩震等所反对，竟自遁去。旋经京学生上疏，谏止迁都，因即罢议，再诏令各路勤王。先是勤王诏下，诸将多观望不前，惟李庭芝尝遣兵入援，此时又来了一个张世杰。参政陈宜中，还疑他自元军来归，把他部众易去，另调一支新军，归他统带。江西提刑文天祥，湖南提刑李芾，从前统忤似道意，贬窜出外，及闻临安危急，文天祥募郡中豪杰，并结溪峒山蛮万余人入卫。芾亦招集壮士三千人，选将统辖，促令勤王。但大局已被似道搅坏，都中风鹤频惊，单靠一二忠臣义士，徒手募兵，奋身卫国，已是势成弩末，不足有为。宋廷追回王爚，仍令辅政，右丞相章鉴，却托故径归，有诏进陈宜中知枢密院事。适值郝经弟郝庸，奉元主命，来宋访兄，宜中疏请礼遣经归，乃令总管段佑，送经出境，经留宋十六年，归至燕都，遇病即殁。元主谥为文忠，惋惜不置，因屡促伯颜进兵。伯颜遂进薄建康。江淮招讨使汪立信，自与似道别后，向建康进发，但见守兵悉溃，四面统是北军，乃折回高邮，意欲控引淮汉，作为后图。嗣闻似道师溃，江汉守臣，望风降遁，不禁长叹道："我今日犹得死在宋土了。"因置酒诀别宾僚，自作表报谢三宫，且与从子书，属以后事。夜半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击案，接连三响，以致失声三日，竟扼吭而终。及元兵至建康，立信爱将金明，挈立信家人走避。或以立信三策告伯颜，请戮立信妻孥，伯颜叹息道："宋有是人，能为是言，如果宋廷采用彼策，我怎得率兵到此？这是宋朝忠臣，奈何可戮及妻孥呢？"遂命访求立信家属，恤以金帛。金明扶立信榇，归葬丹阳。建康都统徐旺荣，迎伯颜入建康城。伯颜复遣兵四出，收降广德军，宋廷益震。似道穷迫无计，因缴还都督府印。

陈宜中问堂吏翁应龙，谓似道现在何处？应龙答以不知。宜中疑他已死，即上疏乞诛似道。太皇太后谢氏道："似道勤劳三朝，不忍因一朝失算，遽置重刑。"乃诏授贾似道醴泉观使，罢免平章都督。凡似道所创弊政，次第革除，将公田给还田主，令率租户为兵，放还窜谪诸人。并复吴潜、向士璧等官职，刺配翁应龙至吉阳军，贬廖莹中、王庭、刘良贵、陈伯大、董朴等官。既而三学生及台谏侍臣，复连章请诛似道，太皇太后尚不肯从。似道亦上表乞求保全，且言为夏贵、孙虎臣所误。有旨令李庭芝资遣似道归越，守丧终制。似道尚留扬不归。意欲何为？王爚复上论："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死孝，乞下诏严加谴责。"及颁诏下去，似道乃还绍兴府。绍兴守臣闭城不纳，王爚复入白太后道："本朝权臣稔祸，从没有如似道的厉害，搢绅草茅，叠经弹论，陛下统搁置不行，如此不恤人言，将何以谢天下？"太皇太后乃降似道三官，居住婺州。婺人闻似道到来，争作露布，驱逐出境，不准容留。监察御史孙嵘叟等，又均上言罪重罚轻，更流窜至建宁府。国子司业方应发，中书舍人王应麟，均谓："必须远投四裔，以御魑魅，且应重惩奸党，借申国法。"乃下诏斩翁应龙，籍没家产。廖莹中、王庭均除名，窜逐岭南。二人皆畏罪自尽。似道再被谪为高州团练使，安置循州，籍产充公。荣王与芮已晋封福王，素恨似道，募人作监押官，令他途次除奸。会稽县尉郑虎臣，欣然请行，这一番有分教：

作恶从无良结果，丧身徒博丑声名。

欲知似道如何了局，且看下回说明。

南宋之亡，事事蹈北宋覆辙。外有强元，犹女真也；内有贾似道，犹蔡京也；女真侵宋，势如破竹，强元亦然。北宋失守中原，尚有江南半壁，可以偏安，韩、岳、张、刘诸将，各任阃帅，兵力俱足一战。故高宗南渡，传祚犹百余年。至南宋则仅恃江湖，襄鄂陷，江淮去，诚如汪立信所云："无赵氏一寸干净土。"有相与沦胥已耳。贾似道为祸宋罪魁，一死诚不足蔽辜，但宋廷诸臣，不于事前发其覆，徒于事后摘其奸，国脉已伤，大奸虽去，亦何益乎？故蔡京死而北宋随亡。贾似道死而南宋亦继之，权奸之亡人家国，固如此其烈哉！

第九十九回
屯焦山金师告熸　陷临安幼主被虏

却说会稽县尉郑虎臣，奉福王与芮命，愿充监押官。看官道是何因？原来虎臣父曾为似道所倾，刺配远方，虎臣久欲报怨，凑巧遇着这个差使，当然奉命维谨，遂往押似道启行。似道正寓建宁府开元寺中，侍妾尚数十人。虎臣到后，命将侍妾屏逐，即令似道登程。令舆夫撤去舆盖，使曝行秋日中，且嘱唱杭州歌为谑，每斥似道名，窘辱备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吴潜南行时所题诗句，虎臣因指示道："贾团练！吴丞相何故至此？"似道惭不能答。既而舍陆登舟，进次南剑州的黯淡滩，虎臣复令似道观水，谓此水甚清，可以就死，似道以未接诏命对。再行至漳州木绵庵，虎臣道："我为天下杀似道，虽死何恨？"竟就厕上拉似道胸，折骨而死。先是似道柄国，位极人臣，尝梦金紫人引到一客，语似道云："此人姓郑，能制死公命。"时大珰郑师望方用事，似道疑是师望，且姓与梦合，因假他故勒令外窜。不意后来竟死郑虎臣手中，可见存亡皆有定数，非人力所能强避哩。冥冥间虽有定数，然如似道之怙恶不悛，不死何待？

宋廷命王爚平章军事，陈宜中、留梦炎为左右丞相，并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宜中在太学时，与黄镛等纠劾丁大全，编管远州，当时曾号为六君子，应九十四回。后来大全被逐，宜中释归，夤缘似道，渐跻显职。至芜湖丧师，宜中疑似道已死，乃疏请正似道罪名，本来是个反覆刁诈的小人。且因郑虎臣擅杀似道，立捕虎臣下狱，置诸死地。嗣复许似道归葬，赐还田庐。太皇太后谢氏，还道他是存心忠厚，事事依从，又是一个贾似道。一面命张世杰总都督府诸军，分道拒元。怎奈元兵日逼日近，临安一夕数警，不得不格外戒严。同知枢密院事曾渊子，左司谏潘文卿，右正言季可，两浙转运使许自，浙东安抚使王霖龙，侍从陈坚、何梦桂、曾希颜等数十人，皆遁去。签书枢密院事文及翁，同签书院事倪普，故意令台谏劾己。章尚未上，已出关潜逃。花样翻新。太皇太后闻知此事，特下诏戒禁，榜示朝堂云：

> 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大小臣工，未尝有出一言以救国者。内而庶僚，畔官离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耳目之司，即不能为吾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里合谋，接踵宵遁。平时读圣贤书，自许谓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亦何以见先帝？天命未改，国法尚存，其在朝文武官，并转二资，其畔官而遁者，令御史台觉察以闻，量加惩谴！

这诏虽下，朝中百官，尚不免有逃逸等情，大家顾命要紧，能有几个忠君爱国的志士，肯出来支撑危局？最可笑的是边境守将，还是仗着一柄利剑，乱杀外使，一误不足，至再至三，那得不益挑敌怒，自速危亡呢？元礼部尚书廉希贤，及工部侍郎严忠范，赍奉国书，南抵建康，与伯颜相见。希贤请兵自卫，伯颜道："行人恃言不恃兵，兵多反致增疑哩。"希贤固请，伯颜乃遣兵五百人送行。到了独松关，宋守将张濡，不管甚么利害，竟遣部曲袭杀忠范，并执希贤送临安，希贤病疮道死。宋廷才知惹祸，亟使人移书元军，略言："戕使事系边将所为，朝廷实未预知，当依法按诛，还乞贵国罢兵修好！"伯颜因再遣议事官张羽，偕宋使还临安，途过平江，又被守将杀死。真是野蛮举动。于是伯颜怒上加怒，遣兵四出，收降常州。阿里海涯又攻入岳州，安抚使高世杰战败降元，为阿里海涯所杀，总制孟之绍举城迎

降。再进破沙市城，监镇司马梦求自缢，京湖宣抚使朱祀孙，及副使高达，闻元兵连陷州城，已是忐忑不安，及阿里海涯转攻江陵，达累战累败，竟与祀孙等输款元军。阿里海涯入江陵城，命祀孙移檄部属，劝使归附。湖北诸郡，如归、峡、郢、復、鼎、澧、辰、沅、靖、随、常德、均、房、施、荆门诸城，相继皆降。荆南已为元有，伯颜无西顾忧，安心东下。

阿术前驱至真州，遣弁目李虎持招降书入扬州城，宋制置使李庭芝焚书杀虎，遣统制张俊出战。俊反持元降臣孟之缙书，回城招降。庭芝复毁去来书，枭俊首级示众。一面出金帛牛酒，宴犒将士，人人感愤涕泣，誓同死守。真州守将苗再成，与宗室子赵孟锦，迎击元兵于老鹳嘴，失利而还。阿术乘胜趋扬州，庭芝令统制姜才出战，才赴三里沟，布三叠阵，击败敌众。阿术佯退，诱才往追，至扬子桥，径还兵再战，两军夹水列阵。元将张弘范率二十骑，绝流南渡，来冲宋军，才坚壁不动。弘范屡突不入，又佯为趋避，才将回回跃马出阵，挺着大刀，去追弘范。弘范待他追近，陡然回马，运动手中长枪，把回回刺落马下。回回以骁悍闻，忽被刺死，吓得宋军一齐胆落，竟尔溃退。阿术、弘范后先驰击，宋军自相践踏，伤毙甚众。姜才肩上，亦被流矢所中。才大吼一声，拔矢挥刀，回截元兵，剁死了好几人，元兵才不敢逼，由才收溃军入城。

阿术又进薄扬州南门，庭芝登城堵御，一攻一守，还算旗鼓相当，没甚胜败。宋将刘师勇，本自民兵进身，积功至濠州团练使，至是克复常州，升任和州防御使，助知州事姚訔守城，兵威少振。浙右诸军，亦渐来援助。张世杰乃召刘师勇、孙虎臣等，大集舟师，进次焦山，为扬州声援，途次，闻成都安抚使昝万寿，举嘉定诸城降元。两川郡县，亦多叛去。两川事用简笔带叙。世杰愈觉孤危，定计与元兵死战，决一胜负，令以十舟为方，碇江中流，非有号令，无得发碇，示以必死。世杰计议多迂，实非将才。元阿术登石公山，望见阵势，便微笑道："这军可烧而走呢。"遂选弓弩手千人，用巨舟装载，分作两翼，夹射宋师。阿术由中路进战，方与宋师接仗，即用火箭接连注射，宋师碇舟为阵，无从散驶，徒落得篷樯俱毁，烟焰蔽江。大众进退两难，除投江自尽外，竟无别法。元将张弘范、董文炳等，复用锐卒横击，杀得宋师七零八落。张世杰不复能军，只好奔回圌山，弃去黄白鹞船七百余艘。刘师勇还常州，孙虎臣还真州。

世杰表请济师，适宋廷执政，互生意见，你排我挤，还有甚么心思去顾世杰？先是世杰出师，平章王爚上言："陈留二相，宜出一人督师吴门，否则自己请行。"陈宜中阴怀忮忌，暗沮爚议。至世杰败绩焦山，爚复入请道："今二相并建都督，庙算指授，臣不得预知，近因六月出师，诸将无统，臣岂不知吴门去京，为路不远，不过因大敌在前，非陛下自将，即大臣出督，方能事专责成，可望却敌。今世杰因诸将离心，遂至失败，试问国家今日，尚堪几败么？臣既无职可守，有言不从，自愧素餐，乞罢平章重任。"太皇太后不许。既而京学生刘九皋等，又伏阙上书，历数陈宜中擅权误国，不亚似道。疏入不报。宜中竟悻悻自去，太皇太后遣使召还，累征不至。没奈何捕刘九皋等下狱，罢爚平章军国重事。爚寻病卒。宜中归至温州，仍不造朝，太皇太后自作手书，遗宜中母杨氏，令转促宜中入都。宜中尚乞以祠官入侍，进拜醴泉观使。是时左相虚席，太皇太后欲召李庭芝入相，因加夏贵为枢密副使，兼两淮宣抚大使，令与淮东制置副使知扬州朱焕互调。贵不受命，焕仍回扬州，连李庭芝亦不能离任。

会文天祥提兵入卫，久留不遣。至宜中还朝，乃令天祥知平江府，与李芾知潭州的诏命，同日颁行。天祥临行时，特上疏请建四镇，略云：

> 本朝惩五季之乱，削藩镇，建都邑，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蔽，然国以寖弱，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残，中原陆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为四镇，建都督统御于其中，以广西益湖南，而建阃于长沙。以广东益江西，而建阃于隆兴。以福建益江东，而建阃于番阳。以淮西益淮东，而建阃于扬州。责长沙取鄂，隆兴取蕲黄，番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地大力众，乃足以

抗敌，约日齐备，有进无退，日夜以图之。彼备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杰者，又伺间出于其中，如此则敌不难却也。汪立信沿江之计，文天祥四镇之谋，俱属当时要计，故备录之。

宋廷方用留梦炎为左丞相，再任陈宜中为右丞相，并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两相见了此疏，俱以为迂阔难行，搁置不答。天祥叹息而去。

元统帅伯颜，方自建康渡江，分兵三路，同时东下，阿剌罕一作阿楼罕。奥鲁赤一作鄂罗齐。率右军出广德四安镇，趋独松关，董文炳、姜卫率左军出江并海，取道江阴，趋澉浦华亭，用范文虎为先锋。伯颜自将中军，趋常州，用吕文焕为先锋，水陆并进，期会临安。文天祥至平江，正值常州被围，亟遣部将尹玉、麻士龙、朱华，与陈宜中遣援的张全，会师赴援。士龙与玉陆续战死，全与华不战即还，常州援绝势孤，知州事姚訔，通判陈炤，都统王安节，与刘师勇协力固守。伯颜遣使招降，譬喻百端，终不见听。因遂役城外居民，运土为垒，连人带土，一并填筑，且杀民煎膏取油，作炮轰城。城中危急万状，訔等守志益坚。伯颜乃督帐前诸军，奋勇争先，四面并进，城遂被陷，姚訔、陈炤皆战死，王安节被擒，亦骂敌死节。合城屠戮殆尽，惟刘师勇用八骑突围，奔往平江。元将阿剌罕亦攻克广德军四安镇，还有别将苏都尔岱、李恒等，又进军隆兴，连拔江西十一城，直逼抚州。安抚使黄万石奔建昌，都统密佑，麾众逆战集贤坪，兵败被执，从容就刑。元兵复进取建昌，万石入闽，寻且降元，统制米立，迎战江坊，亦为元军所获。阿剌罕令万石谕降，立始终不屈，杀身全忠。

宋廷令谢枋得招谕江西，其实江西诸郡县，已大半没入敌军，枋得本与吕师夔友善，欲贻书相勉，令介绍和议，适师夔北去，不及而返，因请命改知信州。元将阿剌罕，略定江西，进攻独松关，守将张濡，闻风遁去。宋廷大惧，促文天祥入卫。天祥与张世杰会商，以为："淮东坚壁，闽广全城，若与敌血战，万一得捷。又命淮师截敌后路，国事或尚可为。"世杰甚以为善，人奏宋廷，偏陈宜中入白太皇太后，谓王师务宜慎重，竟将他奏议打消。慎重慎重，坐待敌军深入，束手就擒而已。左丞相留梦炎，且不告而去。宜中没有他法，只有求和一策，当遣工部侍郎柳岳，至元军通好。岳至无锡见伯颜，且泣且请道："嗣君幼冲，尚在衰绖，自古礼不伐丧，贵国为何兴师？况前此失信背盟，俱出贾似道一人，今似道伏诛，贵国亦可恕罪了。"伯颜艴然道："汝国执戮我行人，所以兴师问罪。从前钱氏纳土，李氏出降，俱系汝国成制。况汝国得诸小儿，今亦应失诸小儿，天道好还，何必多言！"回应首文。岳无词可对，只好退还。及伯颜入平江，宜中复奏遣宗正少卿陆秀夫，及兵部侍郎吕师孟，与柳岳再赴元军，情愿称侄纳币，否则降称侄孙。且嘱吕师孟转达文焕，乞他通好罢兵。师孟系文焕犹子，满望就此成议，那知伯颜仍然不许。秀夫等还报，宜中再白太皇太后，愿奉表求封为小国。太皇太后只泣涕涟涟，毫无成算，一任宜中取决。宜中乃命直学士院高应松草表，应松不允，改命京局官刘褒然属草，再遣柳岳赍表前往，行至高邮嵇家庄，被士民嵇耸杀死。

元兵逐渐进逼，宋廷惶急得很，好容易度过残年，算作德祐二年的元旦，宫廷内外，统是食不甘，寝不安，也无心行庆贺礼，过了一日，忽接湖南警耗，潭州失守，湖州镇抚大使兼知州事李芾死难。原来潭州为阿里海涯所围，已三阅月，由李芾竭力拒守，大小数十战，无从却敌。阿里海涯督攻益急，且决水灌城，城中大困，力不能支。诸将泣白李芾道："事已急了，我等当为国死，但百姓不堪残虐，奈何？"芾怒叱道："国家平时，厚养汝等，正为缓急起见。汝等但务死守，若再敢多言，我先斩汝。"诸将无言而退。元旦这一日，天尚未晓，元兵蚁附登城。知衡州尹谷，时寓城中，料知事不可为，即与家人自焚死。芾正留宾佐会饮，尚手书"尽忠"二字，作为军号。及宾佐出署，城已被陷。参议杨霆投水自尽。芾坐熊湘阁，召帐下沈忠与语道："我已力竭，义当死国，我家人亦不可为敌所辱，汝可尽杀我家，然后杀我。"忠泣谢不能。芾坚令照行，忠乃勉允。当下召集家人，取酒与饮，大众尽醉，乃由忠一一下手。芾亦引颈受刃，合家俱死。忠遂纵火焚

室，复还家杀死妻孥，再至火所大恸，举身投地，随即自刎。烈哉烈哉！幕僚陈亿孙、颜应焱皆自尽。潭民亦多举家殉难，城无虚井，林间悬尸相望。阿里海涯入城后，传檄诸郡，袁、连、衡、永、彬、全道、桂阳、武冈诸州县，望风降附，惟宝庆通判曾如骥，不屈而死。

宋廷闻警，赠芾端明殿大学士，予谥忠节，都城戒备愈严，讹言益甚。参知政事陈文龙，同签书枢密院事黄镛，又相继遁去。确是三十六策的上策。有旨命吴坚为左丞相，常楙参知政事。日午宣诏慈元殿，文班止到六人，未几楙又潜遁。旋闻嘉兴知府刘汉杰，举城降元，安吉州戍将吴国定，复输款元军，知州赵良淳，与提刑徐道隆，先后死事，诸关兵尽溃。太皇太后日夕惶惶，便欲向元称臣，奉表乞和。陈宜中颇有难色。何必做作？太皇太后泫然道："苟存社稷，称臣亦不足惜呢。"乃遣监察御史刘岊，如元军奉表称臣，上元主尊号，愿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乞存境土，聊奉丞赏。伯颜尚不肯允，必欲宋君臣出降。岊无奈返报，太皇太后召群臣会议，文天祥请命吉王、信王，出镇闽广，徐图恢复，议上未决，宗室大臣，申请如天祥议，乃晋封吉王昰为益王，出判福州，信王昺为广王，出判泉州。二竖子亦不足济事。陈宜中恰率群臣入宫，面请迁都。太皇太后不许，宜中恸哭以请，乃命具装侍发。及暮，宜中不入，太皇太后怒道："我本不欲迁，经大臣固请，才有是命。那知竟来诳我呢？"遂脱簪珥抛掷地上，闭阁而泣。全是一村妇俗态。其实宜中尚非面欺，不过因诸事仓皇，未及预奏时期，才有此误。越宿，闻元伯颜已至皋亭山，阿刺罕、董文炳各军皆会，前锋直抵临安府北新关。文天祥、张世杰联名上请，愿移三宫入海，自率众背城一战。宜中视为危事，入定秘谋，竟遣监察御史杨应奎，赍奏传国玺及降表，往投元军。降表有云：

> 宋国主臣㬎，谨百拜奉表言："臣眇然幼冲，遭家多难，权奸贾似道，背盟误国，至劳兴师问罪。臣非不能迁避以求苟全，只以天命有归，臣将焉往？谨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二广、四川、两淮，现存州郡，悉上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死。伏望圣慈垂念，不忍臣三百余年宗社，遽至陨绝，曲赐存全，则赵氏子孙，世世有赖，不敢弭忘！

伯颜受了玺表，遣还杨应奎，令传语首相陈宜中，出议降事。不料宜中竟于是夕遁归。宗社已拱手让人，乐得逃回。张世杰、刘师勇等，因朝廷不战即降，愤愤入海。元遣都统卞彪，劝世杰降，世杰割断彪舌，磔死中子山。师勇忧恚成疾，纵酒而亡。太皇太后至此，只好就出降问题，做将下去，遂命文天祥为右丞相，与左丞相吴坚偕赴元军，会议降约。天祥辞职不拜，即与吴坚同行。及见了伯颜，遂进言道："北朝若以宋为与国，请退兵平江或嘉兴，然后议岁币与金帛犒师，北朝得全师而还，最为上策。若必欲毁宋宗社，恐淮、浙、闽、广，尚多未下，兵连祸结，利钝难料，请执事详察！"伯颜因他语言不逊，留置军中，只遣坚还都。当即改临安为两浙大都督府，命将忙兀台一作蒙固岱。及降臣范文虎入城治事，再命张惠、阿刺罕、董文炳，张弘范、唆都一作索多。等，入封府库，收史馆礼寺图书，及百司符印告敕，罢官府及侍卫军，寻复索宫女内侍及诸乐宫，宫女多赴水死节。太皇太后尚命贾余庆为右丞相，刘岊同签书枢密院事，与左丞相吴坚，签书枢密院事家铉翁等，并充祈请使如元，先至伯颜军营，伯颜引文天祥与坚等同坐，贾余庆语多谄谀，天祥即斥余庆卖国，并责伯颜失信。吕文焕从旁劝解，天祥起身叱文焕道："君家受国厚恩，不能以死报国，尚合族为逆，夫复何言！"文焕语塞。伯颜竟拘住天祥，令随祈请使北行，一面进驻钱塘江沙上。钱江本有大潮，每日两至，临安人方望波涛大作，一洗而空，谁知潮竟三日不至，舆论以为天数，相率咨嗟罢了。

伯颜闻益王、广王，已出临安，复遣范文虎率兵南追。驸马都尉杨镇，本随二王同行，闻报反驰还临安，与二王作别道："我将就死该处，藉缓追兵。"途次遇着文虎，伪言二王已往就镇。文虎乃执镇还报。伯颜因入临安城，建大将旗鼓，率左右翼万户巡城，观潮浙江。又登狮子门览临安形胜，部分诸将适福王与芮，自绍兴至，伯颜好言抚慰，令随帝㬎及全太后，入觐元都。且遣

使入宫宣诏，免牵羊系颈礼。德祐二年三月丁丑日，伯颜劫帝㬎及全太后，并福王与芮，沂王与猷，度宗母隆国夫人黄氏，驸马都尉杨镇等，一律北去。小子有诗叹道：

残局由来未易支，六龄天子更何知？

岂真天道无差忒，得失都应自小儿？

帝㬎北去，南宋已亡，尚有一段亡国尾声，容至下回续叙。

宋多贤母后，而太皇太后谢氏，实一庸弱妇，以之处承平之世，尚或无非无议，静处宫闱；若国步方艰、强邻压境，岂一庸妪所能任此？观其初信贾似道，及继任陈宜中，而已可知谢氏之不堪训政矣。似道为祸宋之魁，夫人知之，宜中之罪，不亚似道，当元兵东下之时，如文天祥四镇之谋，及其后血战之策，俱属可行。即至元兵已薄临安，文张请三宫移海，背城一战，利钝虽未可必，宁不胜于束手就俘乎？宜中一再阻挠，必欲以国授虏而后快，是似道所不敢为者，而宜中竟为之。赵氏何负于宜中，顾忍出此谋？太皇太后何爱于宜中，顾宁受此辱？要之似道误国，宜中卖国，谢后妇人，偷生惜死，卒为所欺，盖亦一亡国奴也。灵鹊之祥，何足信哉。

第一百回
拥二王勉支残局　覆两宫怅断重洋

却说帝㬎被虏，除全太后、福沂二王及隆国夫人驸马都尉外，庶僚谢堂、高梦松、刘褒然暨三学生等皆从行。独太学生徐应镳，与二子琦、崧，及一女元娘，皆赴井殉难。太皇太后谢氏，因病不能行，暂留临安。元伯颜留阿剌罕、董文炳等经略闽浙，自劫帝㬎等北去。时知信州谢枋得，为元兵所逐，窜往建宁山中，妻子皆被执，江东陷没。制置使夏贵，又以淮西降元。知镇巢军洪福，为贵所杀。惟淮东真、扬、泰各州，尚为宋土。孙虎臣已经忧死，李庭芝、姜才、苗再成等，各死守不去。会文天祥北行至镇江，与幕客杜浒等十二人，乘夜亡入真州，苗再成迎入，与天祥共图恢复。天祥贻书李庭芝，令同时举兵，扼敌归路。不意庭芝误信溃卒，传言元遣宋相说降真州。因疑天祥有诈，密嘱再成亟杀天祥。再成不忍，给天祥出阅城垒，才把庭芝文书相示。天祥愤甚，愿往扬州自诉。再成乃遣兵二十人送往扬州，夜抵城下，闻门卒宣言，谓奉制置使令，捕文丞相甚急。天祥知事不妙，因变易姓名，沿东入海。途中饥寒交困，幸得樵夫相救，挈往高邮。嵇家庄民嵇耸，迎天祥至家，遣子德润护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泛海至温州，访求二王。还要访求二主，恋主真诚，可谓仅有。途次闻益王昰已嗣立福州，改元景炎，乃自温州再行航海，奔赴福州。

原来益王昰与弟广王昺，自渡浙南行，由昰母杨淑妃，及淑妃弟亮节，并昺母俞修容弟如珪，及宗室秀王与檡，拥护同往，途中为元兵所追，徒步匿山中七日。亏得统制张全，率数十骑走卫，乃同往温州。适宋臣陆秀夫、苏刘义等，亦接踵前来，乃议召陈宜中于清澳，召他何为？张世杰于定海，两下遣使去讫。未几陈张俱至，因奉益王昰为都元帅，广王昺为副，发兵除吏，命秀王与檡为福建察访使，先入闽中，抚吏民，谕同姓，檄召诸路忠义，同谋兴复。闽人颇多响应。于是陈宜中等，奉二王至福州，立益王昰为帝，改号景炎元年，尊杨淑妃为皇太妃，同帝听政。遥上帝㬎尊号为恭帝，加封广王昺为卫王，授陈宜中左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卖国贼臣，尚堪重任么？李庭芝为右丞相，陈文龙、刘黻参知政事，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签书枢密院事，苏刘义主管殿前司。命旧臣赵溍、傅卓、李珏、翟国秀等，分道出兵，改福州为安福府。温州为瑞安府，循例大赦。是日有大声出府中，众多惊仆。

越数日，文天祥来谒，廷议以李庭芝扼守淮东，不便至闽，右相尚是虚席，应授天祥为右相，兼知枢密院事。天祥不悦宜中，固辞不拜，乃改授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天祥请还温州，借图进取，偏宜中欲倚用张世杰，规复两浙，自盖前愆，特命天祥开府南剑州，经略江西。江西由吴浚出兵，克复南丰、宜黄、宁都三县，翟国秀亦进取秀山。傅卓至衢信，诸县民亦多起应，偏元将唆都，率兵拔婺州，复进陷衢州，故相留梦炎降元。唆都遣兵进击吴浚，浚战败引还，国秀不战即遁，傅卓亦为元兵击败，径诣元江西元帅府乞降。还有广东经略使徐直谅，初遣部将梁雄飞，奉款元军，元将阿里海涯，授雄飞招讨使，使徇广东。自益王昰立，檄至广州，直谅变计拒雄飞，令李性道、黄俊等扼守石门。雄飞甘作虎伥，竟引元兵来攻，性道不战先走，俊战败退归，直谅弃城遁。雄飞竟入广州，全城皆降。独俊不降被杀。赣粤事皆失败，淮东又报沦亡，制置使李庭芝，与姜才协守扬州，元将阿术屡攻不下，自临安被陷，元伯颜迫令太皇太后谢氏，手诏谕庭芝降，诏至阿术军前。阿术使人至城下宣诏，庭

芝登城与语道："我只知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阿术没法，仍然再攻，依旧不克。及帝㬎等被虏北去，庭芝涕泣誓师，尽散金帛犒士，令姜才率四万人截击瓜洲，谋夺两宫。接战至三时，元兵拥帝㬎避去，才追战至浦子市，遇阿术督兵夹击，料知不能取胜，只好退还。阿术令人招才，才慨然道："我宁死，肯作降将军么？"真州苗再成，亦欲出兵夺驾，均不能如愿。

帝㬎与全太后等至燕都，祈请使贾余庆已先病死，高应松亦绝食而亡，惟吴坚及家铉翁迎谒，伏地流涕，自言奉使无状，不能保存宗社，全太后等相对唏嘘。及帝㬎进见元主，元主怜他幼弱，封为瀛国公，全太后自愿为尼，乃令出居正智寺，嗣复命帝㬎为僧。㬎时年仅六岁，后来竟病终沙漠。太皇太后谢氏，本留居临安，过了数月，被元兵从宫中舁出，北至燕都，降封为寿春郡夫人，留燕七年乃殁。了过帝㬎及全太后。福王与芮，亦受元封为平原郡公。家铉翁不就元官，自号则堂，馆河间教授弟子，为诸生谈宋兴亡，常至泣下。至元成宗时，放还眉州原籍，赐号处士，赠金不受，卒以寿终家中，特提出家铉翁以表节义。这是后话。

且说太皇太后谢氏，未发临安，再遣数使谕李庭芝降元，庭芝不答，命发弩射死一使，余使奔去。元阿术遣兵守高邮、宝应，阻绝扬州粮道，复索得帝㬎谕旨，遣使招降。庭芝开壁纳使，将他杀死，焚诏陴上。既而淮安、盱眙、泗州，均因粮尽出降，庭芝尚力战不屈，粮尽继以牛皮曲糵，甚至兵民易子相食，尚无叛志。会福州使命至扬，召庭芝为右相，庭芝令制置副使朱焕守扬城，自与姜才率兵七千趋泰州，不意庭芝甫出，朱焕即献城出降。元阿术分道追庭芝，庭芝驰入泰州，泰州裨将孙贵、胡惟孝，潜开北门纳元兵，姜才适背上生疽，不能迎战，庭芝亟投莲池中，水浅不死，致为元兵所缚。姜才亦被执，由元兵押送扬州。阿术责他不降，姜才愤叱道："我是第一个不降，要杀就杀，何庸多言！"言下犹痛骂不已。阿术爱他才勇，不忍加刃，偏降将朱焕入请道："扬州自用兵以来，积骸满野，统是李姜二人所致，不杀何待？"丧尽良心。阿术乃将李庭芝、姜才，同时杀害，扬民莫不泣下。

元兵转攻真州，守将赵孟锦乘雾出袭，及日出露消，元兵见来骑不多，鼓噪往逐，孟锦登舟失足，至堕水溺死，未几城陷，苗再成亦死难。淮东州县，尽归元属。元再遣阿剌罕、董文炳、忙兀台、唆都等，领舟师出明州。搭出、一译作达春。李恒、吕师夔等，领骑兵出江西，水陆南下，分徇闽广，复檄阿里海涯率兵略广西。先是东莞民熊飞起兵，联络宋制置使赵溍，攻入广州，元降将梁雄飞遁去。熊飞又进取韶州，新会令曾逢龙亦率兵来会，元将吕师夔越梅岭，径达南雄。赵溍令熊飞、曾逢龙拒战，逢龙败死，飞走还韶州。师夔攻韶，守将刘自立以城降，飞巷战不支，赴水自尽。赵溍窜出广州，不知去向。元阿剌罕、董文炳入处州，宋秀王赵与檡，适出兵浙东，往截元兵，逆战瑞安，败绩被杀。弟与虑，子孟备，及观察使李世达，监军赵由噶，察访使林温皆从死。元兵长驱至建宁府，执守臣赵宗镃，知邵武军赵时赏等，均弃城逸去，福州震动。陈宜中、张世杰、亟备海舟，奉帝昰及杨太妃卫王昺，登舟西走。

福建招抚使王积翁，送款元军，导阿剌罕等至福州。知州王刚中举城降元。泉州招抚使蒲寿庚，至泉州港迎谒帝昰，请就州治驻跸。张世杰以为非计，并取寿庚舟西行。寿庚大为怨望，竟把泉州城内的皇亲国戚，搜杀多人，自与知州田子真，举城降元。元阿剌罕收降泉州，遣使至兴化军劝降，宋正命参政陈文龙，知兴化军事，当下斩了来使，饬部将林华出战。华反引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孙开门迎敌，文龙无从脱身，骤被执去。阿剌罕胁令归降，文龙用手指腹道："此中皆节义文章，怎得为汝胁迫呢？"也是个硬颈子。乃械送杭州，文龙竟绝粒而死。元将阿里海涯一军，趋入广西，知邕州马塈，屯兵静江，前后数十战，死伤相藉。阿里海涯贻书招塈，许为江西大都督，又请元主降诏劝谕。塈焚诏斩使，阿里海涯泄濠傅陴，督众登城。塈犹率死士巷战，臂伤被获，断首后，尚握拳奋起，逾时才仆。兵民多被坑死。元兵遂分取郁林、浔、容、藤、梧等州。宋广西提刑邓得遇，闻静江已破，朝服南望拜辞，

投南流江自尽。

那时赤胆忠心的文天祥，尚奔走汀漳间，专想从江西进兵。汀州守将黄去疾，已与吴浚叛宋降元，浚且至漳州游说天祥。天祥以大义相责，斩浚示众，即引兵自梅州出江西，拔会昌，下雩都，又使赵时赏等分道取吉、赣诸县，进围赣州，自居兴国县调度。广东制置使张镇孙复克广州，张世杰奉帝昰至潮州，又还军讨蒲寿庚。寿庚闭城自守，世杰传檄诸路，攻取邵武军。陈文龙犹子名瓒，也举兵杀林华，夺还兴化。又有淮人张德兴、傅高，用宋景炎年号，举民兵攻入黄州及寿昌军，杀元宣慰使郑鼎。四川制置副使张钰，自合州进兵，规复泸、涪诸州，一隅残宋，大有勃兴的气象。大约是回光返照。看官道是何因？原来元诸王昔里吉一译作锡喇勒济。叛据北平，元主因调回南方诸将，改图北方，残宋因得乘隙进兵，略得各地。嗣由元伯颜讨平昔里吉，乃更命塔出、吕师夔、李恒等，率步卒出大庾岭，忙兀台、唆都、蒲寿庚及元帅刘深等，率舟师下海，合追二王。李恒方遣兵援赣，自至兴国县袭击天祥。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与战失利，往就永丰。永丰守将邹㵯兵先溃，乃改趋方石岭。恒督兵追及，天祥部将巩信、张日中，皆战死，余卒尽溃。天祥妻欧阳氏，及二子佛生环生，俱被元兵掳去。天祥脱身急走，赵时赏坐着肩舆，在后徐行。追兵问时赏姓名？时赏诡说姓文，遂为追兵所拘，天祥乃得与长子道生及杜浒，邹㵯等，乘骑奔循州。李恒既拿住时赏，令俘卒审视，才知是假冒天祥。时赏奋骂不屈，竟为所害。恒送天祥妻子家属至燕，二子病死道中。元将唆都进援泉州，宋张世杰只好解围，于是邵武复失，兴化随陷。陈瓒为唆都所获，轘裂毕命。唆都再取漳州，转至惠州，与吕师夔合军趋广州。张镇孙又以城降元，就是淮西的义民张德兴，亦被元宣慰使昂吉儿攻杀，傅高变姓名出走，终遭捕戮。黄州寿昌军又陷，到了景炎三年，四川制置副使张珏，被元将不花一作布哈。汪良臣等，分道掩击，合州失守，走至涪州，遇伏被执，解弓弦自经死。满盘失去。

各路宋师，倏起倏灭，单剩张世杰一军，奉帝昰走浅湾，又遇元将刘深来袭，不得已趋避秀山，转达井澳。老天也助元为虐，陡起了一夜狂风，竟把帝昰坐舟，掀翻海滩，可怜冲龄孱主，溺入水中，经水手急忙救起，已是半死半活，好几日不能出声。刘深又率元兵追袭，张世杰再奉昰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陈宜中托名诏谕，先至占城达意，竟做了一去不还的壮士。世杰更迁帝昰硇州，帝昰疾尚未愈，禁不起东西簸荡，出入洪波，急惊慢惊诸风症，一并上身，两眼一翻，呜呼死了。年仅十一，名目算作三年的小皇帝。不堪卒读。群臣多欲散去，签书枢密院事陆秀夫道："度宗皇帝一子尚存，何妨嗣立。古人一成一旅，尚致中兴，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尚有数万。天意若未绝宋，难道竟不可为国么？"乃与众人共立卫王昺，年方八岁。适有黄龙现海中，因改元祥兴，升硇州为翔龙县。杨太妃仍同听政。适都统凌震，与转运判官王道夫，复取广州，张世杰遂择得广州外海的厓山，以为天险可恃，奉主移驻，遣士卒入山伐木，筑行宫军屋千余间，造舟揖，制器械，忙碌了好几月。即着厓山瘗葬帝昰，号为端宗，进陆秀夫为左丞相。秀夫正色立朝，尚日书大学章句，训导嗣君。其行似迂，其志可哀。文天祥因母与弟均在惠州，复收集散卒，奉母携弟，同出海丰，进次丽江浦，且上表厓山，自劾兵败江西的罪状。诏加天祥少保衔，封信国公，张世杰为越国公。可巧湖南制置使张烈良等，也起兵应厓山，雷、琼、全、永，与潭州人民周隆、贺十二等，同时举义，大群数万，小群数千。元主命张弘范为都元帅，李恒为副，再下闽粤，一面促阿里海涯，速平湖广。阿里海涯兼程至潭州，周隆、贺十二等不及防备，均被擒斩。张烈良等逆战皆死。阿里海涯进略海南，招宋琼州安抚赵与珞降。与珞不从，率兵拒白沙口，偏偏州民作乱，执与珞降元，与珞被磔。海南一带相率归元。

李恒由梅岭袭广州，凌震、王道夫，累战皆败，弃城奔厓山。张弘范由海道进兵，袭击漳潮惠三州。适文天祥屯兵潮阳，与邹㵯、刘子俊等，剿海盗陈懿、刘兴，兴伏诛，懿遁走，竟以海舟导元兵入潮阳。天祥率麾下走海丰，母与长子已遇

疫皆亡，他尚始终为宋，心总不死。方至五坡岭造饭，与众共餐，突由元先锋将张弘正，领兵追到，众皆骇散，单剩天祥、刘子俊、邹渢，杜浒等数人，尽为元兵拘住。天祥吞脑子不死，邹渢自刭。刘子俊冀免天祥，佯说天祥是假天祥。自云是真天祥，彼此互争一番，毕竟有人认识，子俊以欺诳被烹，杜浒忧愤不食，未几身死。弘正执天祥至潮阳，与弘范相见，左右叱天祥拜谒，天祥毅然不屈。弘范欲羁縻天祥，亲为解缚，待以客礼。天祥一再请死，弘范不许，令处舟中。凡天祥族属被俘，概令还伴天祥。天祥早具死念，因尚存一死灰复燃的希望，聊且在舟中寓着，满腔忠愤，尽付诗歌。后世有文信国专集，小子不及细述。

惟张弘范进攻厓山，尝使张世杰甥，三次招降，世杰不从。弘范令天祥作书相招，天祥道："我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如何使得？"弘范固令作书，天神提笔写就八句，乃是过零丁洋感怀诗，着末一韵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范览毕，付诸一笑，遂督兵攻厓山。张世杰又用联舟为垒的法儿，结大舶千余，作一字阵，碇泊海中，中舻外舳，四周起楼棚如城堞，奉帝昺居中，为必死计。将士多以为非策，我亦云然。世杰慨然道："频年航海，何时得休？不若与决胜负，胜乃国家幸福，败即同归于尽罢了。"厓山两门如对立，北面水浅，舟不能进。弘范绕舟大洋，转入南面，用锐卒薄世杰舟，坚不可动。再用茅茨沃膏，乘风纵火，偏世杰已早防着，舟上皆涂水泥，经火不爇，弘范倒也没法，遣人语宋军道："汝陈丞相已去，文丞相已执，尚欲何为？"宋军置诸不答。弘范乃用舟师据海口，断宋军樵汲要路，宋军遂困。元将李恒，又率舟师来会，弘范命守山北，自分部下为四军，相去里许，下令诸将道："宋舟西舣厓山，潮至必遁，宜乘潮进攻，闻我作乐乃战，违令立斩！"祥兴二年二月六日，大书特书。晨间有黑气出山西，早潮骤涨。李恒先乘潮进攻，世杰率兵死战，相持至午，胜负未分。俄闻南军乐作，弘范督军继进，世杰南北受敌，军士皆疲，不能再战。但见旗靡樯倒，波怒舟摇，翟国秀、凌震等，俱解甲降敌。世杰兀自支持，战至日暮，值风雨大作，昏雾四塞，咫尺不辨南北，料知大势已去，竟与苏刘义断缆出港，带着十六舟径去。陆秀夫走至帝昺舟上，帝昺已惊作一团，秀夫见诸舟环结，度不能脱，乃先驱妻子入海，随语帝昺道："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受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遂负帝昺同投海中。后宫诸臣，从死甚众。杨太妃闻昺死耗，抚膺大恸道："我忍死至此，单为赵氏一块肉，今还有甚么余望。"也赴海而死。

世杰舟至海陵山下，适遇飓风大作，将士劝他登岸，世杰太息道："无须无须。"因自登柁楼，焚香祷天道："我为赵氏，已力竭了，一君亡，又立一君，今又亡，我尚未死，还望敌兵退后，别立赵氏以存宗祀，今风涛若此，想是天意应亡赵氏，不容我再生呢。"祷毕，风愈大，波愈涌，竟覆世杰舟。世杰堕水溺死。苏刘义出海洋，为下所杀无一非可怜事。南宋乃亡。自高宗至帝昺凡九主，历一百五十二年，若与北宋合算，共得三百二十年。文天祥被执至元都，越三年，受刑燕市，由妻欧阳氏收尸，面目如生。张毅甫负天祥骸骨，归葬吉州原籍。又越七年，谢枋得被胁北行，绝食死义，子定之护骸骨归葬信州。二人为故宋遗臣，所以并志死节。宋事至此已终，后事备见《元史演义》，小子无庸申述了。爰赋二绝，作为《宋史演义》全部的收场。

黄袍被服即当阳，三百年来叙兴亡。
一代沧桑说不尽，幸存三烈尚流芳。
北朝无将南无相，华胄夷人混一朝。
写到厓山同覆日，不堪回首忆陈桥。

本回叙南宋残局，一气赶下，几似山阴道上，目不暇接。然每段恰自有线索，阛阓呼应，无一罅漏，是叙事文绵密处，亦即叙事文收束处。至若写二王之殂逝，及文、张、陆三人之奔波海陆，百折不回，尤为可歌可泣，可悲可慕。六合全覆而争之一隅，城守不能而争之海岛，明知无益事，翻作有情痴，后人或笑其迂拙，不知时局至此，已万无可存之理，文、张、陆三忠，亦不过吾尽吾心已耳。读诸葛武侯《后出师表》，结末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千古忠臣义士，大都如此，于文、张、陆何尤乎？宋亡而纲常不亡，故胡运不及百年而又归于明。是为一代计，固足悲，而为百世计，则犹足幸也。

元史通俗演义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第八卷

自　序

古史之美且备者多矣，而元史独多缺憾，非史官之失职也，文献不足征耳。元起朔漠，本乏纪录，开国以后，即略有载籍，而语不雅驯，专属蒙文土语，搢绅先生难言之。逮世祖朝，始有实录，相沿至于宁宗，共十有三朝。然在世祖以前，仍多阙略，世祖以后，则往往详于记善，略于惩恶。史为国讳，无足怪也。元亡明兴，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实录，命修元史，以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二月开局，八月书成。惟顺帝一朝，史犹未备。又命儒士欧阳佑等，往北平采遗事。明年二月，重开史局，阅六月书成。颁行后，已有窃窃然滋议者。盖其时距元之亡，第阅二、三年，私家著述，鲜有所闻，无由裒合众说，核定异同，观徐一夔与王祎书，谓："考史莫备于日历及起居注，元不置日历，不设起居注，惟中书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即据以修实录，其于史事已多疏略。至顺帝一朝，且无实录可据，唯凭采访以足成之，恐事未必，核言未必，驯首尾未必贯穿"云云。然则元史之仓猝告成，不克完善，在徐氏已豫知之矣。厥后商辂等续撰《纲目》，薛应旗复作《通鉴》，陈邦瞻又著《纪事本末》，体制不同，而所采事实，不出正史之外，其阙漏固犹昔也。他若《皇元圣武亲征录》，记太祖、太宗事，元秘史亦如之，语仍鄙俚，脱略亦多。《丙子平宋录》记世祖事，《庚申外史》记顺帝事，一斑之窥，无补全史。而《元朝名臣事略》，暨《元儒考略》等书，更无论已。自明迄今，又阅两朝，后人所作，可为元史之考证者，惟《蒙鞑备录》、《蒙古源流》及《元史译文证补》等书。《元史译文证补》出自近年，系清侍郎洪钧所辑，谓从西书辗转译成，其足正元史之阙误者颇多，顾仅至定宪二宗而止。《蒙鞑备录》及《蒙古源流》亦一秘史类耳。明清二代多宿儒，容有钩隐索沉，独成善本，惜鄙人见闻局隘，未能一一尽窥也。本年春，以櫜笔之暇，偶阅东西洋史籍译本，于蒙古西征时，较中史为详；且于四汗分封，及其存亡始末，亦足补中史之阙，倘所谓礼失求野者非耶？不揣谫陋，窃欲融合中西史籍，编成元代野乘以资参考。寻以材力未逮，戏成演义，都六十回。事皆有本，不敢臆造，语则从俗，不欲求深。而于元代先世及深宫轶事、外域异闻，凡正史之所已载者，酌量援引，或详或略；正史之所未载者，则旁征博采，多半演入；茶余酒后，取而阅之，非特足供消遣，抑亦藉广见闻，海内大雅，其毋笑我芜杂乎？是为序。中华民国九年一月古越蔡东藩自识于海上寓庐。

第 一 回
感白光孀姝成孕 劫红颜异儿得妻

“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无论古今中外，统是这般见解，这般称呼。这也是成败衡人的通例。起语已涵盖一切。惟我中国自黄帝以后，帝有五，王有三，历秦、汉、晋、南北朝及隋、唐、五季、南北宋，虽未尝一姓，毕竟是汉族相传，改姓不改族。其间或有戎狄蛮貊，入寇中原，然亦忽盛忽衰，自来自去，如獯鬻，如玁狁，如匈奴，不过侵略朔方，没有什么猖獗。后来五胡契丹、女真铁骑南来，横行腹地，好算得威焰熏天，无人敢当，但终不能统一中国；几疑天限南北，地判华夷，中原全境，只有汉族可为君长，他族不能羼入的。谁知南宋告终，崖山尽覆，赵氏一块肉，淹入贝宫，赤胆忠心的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或溺死，或被杀，荡荡中原，竟被那蒙古大汗囊括以去。一朝天子一朝臣，居然做了八十九年的中国皇帝，这真是有史以来的创局！有的说是天命，有的说是人事，小子也莫名其妙，只好就史论史，把蒙古兴亡的事实，演出一部元朝小说来。诸君细阅一周，自能辨明天命人事的关系了！暗中注重人事，为现今国民下一针砭，是有心爱国之谈。

且说蒙古源流，本为唐朝时候的室韦分部，向居中国北方，打猎为生，自成部落。嗣后与邻部构衅，屡战屡败，弄到全军覆没，只剩了男女数人逃入山中。那山名叫阿儿格乃衮，层峦叠嶂，高可矗天，惟一径可通出入，中有平地一大方，土壤肥美，水草茂盛。不亚桃源。男女数人，遂借此居住，自相配偶，不到几年，生了好几个男女。有一男子名叫乞颜，生得膂力过人，所有毒虫猛兽遇着了他，无不应手立毙。他的后裔，独称繁盛。有此大力，宜善生殖。土人叫他作乞要特，“乞要”即“乞颜”的变音，“特”字便是统类的意义。种类既多，转嫌地狭，苦于旧径芜塞，日思开辟。为出山计，辗转觅得铁矿，洞穴深邃，大众伐木炽炭，篝火穴中，又宰了七十二牛，剖革为筒，吹风助火，渐渐的铁石尽熔。前此羊肠曲径，坍的坍，塌的塌，忽变作康庄大道，因此衢路遂辟。不借五丁，竟辟蚕丛，蜀主不能专美于前。

数十传后，出了一个朵奔巴延，《元史》作托奔默尔根，《秘史》作朵奔蔑儿干。尝随乃兄都蛙锁豁儿出外游牧。一日到了不儿罕山，但见丛林夹道，古木参天，隐隐将大山笼住。都蛙锁豁儿向朵奔巴延道：“兄弟！你看前面的大山，比咱们居住地，好歹如何？”朵奔巴延道：“这山好得多哩。咱们趁着闲暇，去逛一会子何如？”都蛙锁豁儿称善。遂携手同行，一重一重的走将进去。到了险峻陡峭的地方，不得已援着木，扳着藤，猱升而上，费了好些气力，竟至山巅。兄弟两人拣了一块平坦的磐石，小坐片刻。四面骀望，烟云缭绕，岫屿回环，仿佛别有天地。俯视有两河萦带，支流错杂，映着那山林景色，倍觉鲜妍。好一幅画图。

朵奔巴延看了许久，忽跃起道：“阿哥！这座大山的形势，好得很！好得很！咱们不如迁居此地，请阿哥酌夺！”说了数语，未闻回答，朵奔巴延不觉焦躁起来，复叫了数声哥哥，方闻得一语道：“你不要忙！待我看明再说！”

朵奔巴延道：“看什么？”都蛙锁豁儿道：“你不见山下有一群行人么？”朵奔巴延道：“行人不行人，管他做甚！”都蛙锁豁儿道：“那行人里面，有一个好女儿！”朵奔巴延不待说毕，便说道：“哥哥痴了！莫非想那女子作妻室么？”都蛙锁豁儿道：“不是这般说，我已有妻，那女儿若未曾嫁人，我去与她说亲，配你可好么？”朵奔巴延道：“远远的恰有几个人影，如何辨别妍

娥?”都蛙锁豁儿道:“你若不信,你自去看明!”朵奔巴延少年好色,闻着有美女子,便大着步跑至山下去了。

看官到此,未免有一疑问,都蛙锁豁儿见有好女,何故朵奔巴延独云见得不清?原来都蛙锁豁儿一目独明,能望至数里以外,所以部人叫他一只眼。他能见人所未见,所以命弟探验真实,自己亦慢步下来。

那时朵奔巴延,一口气跑到山下,果见前面来了一丛百姓,内有一辆黑车,坐着一位齐齐整整、袅袅婷婷的美人儿。想是天仙来了。不由得瞅了几眼,那美人似已觉着,也睁着秋波,对朵奔巴延睃了一睃,朵奔巴延竟呆呆立住。等到美人已近面前,他尚目不转睛一味地痴望。忽觉得背后被击一掌,方扭身转看,击掌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亲哥哥都蛙锁豁儿。他也不遑细问,复转身去看着美人,但听得背后朗声道:“你敢是痴么!何不问她来历?”朵奔巴延经这一语,方把痴迷提醒,忙向前问道:“你们这等人,从哪里来?”有一老者答道:“我等是豁里剌儿台蔑儿干一家。当初便是巴儿忽真地面的主人。”朵奔巴延道:“这年轻女子,是你何人?”那老者道:“是我外孙女儿。”朵奔巴延道:“她叫什么名字?”那老者道:“我名巴儿忽歹篾儿干,只生一个女儿,名巴儿忽真豁呵,嫁与豁里秃巴敦的官人。”朵奔巴延听了这语,不觉长叹道:“晦气!晦气!”便转身向都蛙锁豁儿道:“这事不成,咱们回去罢!”活绘出少年性急。

都蛙锁豁儿道:“你听得未曾清楚,为何便说不成?”朵奔巴延道:“他说的名字,什么巴儿豁儿,我恰记不得许多,只他女是确曾嫁过了。”都蛙锁豁儿道:“瞎说!他说的是他女儿,并不是他外孙女儿!”朵奔巴延想了一想,才觉兄言果确,便道:“阿哥耳目聪明,还是请阿哥问他为是。”于是都蛙锁豁儿前行一步,与老者行了礼,问明底细,方知美人名字,叫作阿兰郭斡。旧作阿兰果火,《元史》作阿伦果斡,《秘史》作阿兰豁阿。且由老者详述来历。因豁里秃马敦地面禁捕貂鼠等物,所以投奔至此。都蛙锁豁儿道:“这山已有主人么?”那老者道:“这山的主人,叫作哂赤伯颜。”都蛙锁豁儿道:“这也罢,但不知你外孙女儿曾否字人?”老者答称尚未,都蛙锁豁儿便为弟求亲。老者约略问了姓氏家居,去对那孙女儿说明。

这时候的朵奔巴延,眼睁睁望着美人儿,只望她立刻允许,谁知这美人偏低头无语。故作反笔,妙。寻由老者说了数语,那美人竟脸泛桃花,越觉娇艳,好一歇,急杀朵奔巴延。方蒙这美人点首。蒙字妙。朵奔巴延喜出望外,不待老者回报,急移步走至老者前,欲向老者行甥舅礼,不意被乃兄伸手拦住,朵奔巴延退了一二步,心中还恨着阿哥。嗣经老者与都蛙锁豁儿说明允意,才由都蛙锁豁儿叫过朵奔巴延,谒过老者,复订明迎婚日期,方分手告别。

朵奔巴延在途次语兄道:“他既肯把孙女儿嫁我,为何今日不缴与我们,恰还要捱延日子”急急儿。都蛙锁豁儿道:“你不是强盗,难道便抢劫不成!”朵奔巴延才噤口无言。

过了数天,都蛙锁豁儿捡出鹿皮二张、豹皮二张、狐皮二张、鼠獭皮数张,装入车中,令朵奔巴延着了喜服,率着车辆仆役,至不儿罕山迎婚。自昼至夕,已将美人儿迎回,对天行过夫妇礼,拥入房帏。这一夜的欢娱,不消细述。嗣后一索得男,再索复得男,长子取名布儿古讷特,次子取名伯古纳特。《元史》作布固合塔台及博克多萨勒,《蒙古源流》作伯勒格特依及伯衮德依 两儿尚未长成,不意乃兄都蛙锁豁儿竟一病身亡。

都蛙锁豁儿生有四子,统是倔强得很,不把那朵奔巴延作亲叔叔般看待。朵奔巴延气愤填胸,带着一妻二子,至兄墓前哭了一场,便往不儿罕山居住。昼逐牲犬,夜对妻孥,倒也快活自由。老天无意做人美,偏偏过了数年,朵奔巴延受感冒,竟尔卧床不起。临终时,与娇妻爱子诀了永别,又把那善后事宜嘱托那襟夫玛哈赉,一声长叹,奄然逝世了。人人有此结果,何苦贪色贪财。

朵奔巴延既死,那阿兰郭斡青年寡偶,寂寂家居,免不得独坐神伤,唏嘘终日。幸亏玛哈赉体心着意,时常来往,所有家事一切,尽由他代为筹办,所以阿兰郭斡尚没有什么苦况,做

日和尚撞日钟，也觉得破涕为笑了。寓意于微。

转瞬一年，阿兰郭斡的肚腹居然膨胀起来，俄而越胀越大，某夕，竟产下一男。说也奇怪，所生男子，尚未断乳，阿兰郭斡腹胀如故，又复产了一男。旁人议论纷纷，那阿兰郭斡毫不在意，以生以养，与从前夫在时无异。偏这肚中又要作怪，膨胀十月，又举一男。临产时，祥光满室，觉有神异，乳儿啼声，亦异常人。阿兰郭斡很是欣慰，头生子名不衮哈搭吉，次生子名不固撒儿只，第三子名孛端察儿。蒙古人种目睛多作栗黄色，独孛端察儿灰色目睛，甫越周年，即举止不凡，所以阿兰郭斡格外钟爱。

独古讷特这两兄弟年已长成，背地里很不平，尝私语道："我母无亲房兄弟，又无丈夫，为何生了这三个儿子？家内独有襟丈往来，莫不是他生的么？"说着时，被阿兰郭斡闻知，便叫二子一同入房密语道："你等道我无夫生子，必与他人有私情么？哪里知道三个儿子，是从天所生的！我自你父亡后，并没有什么坏心，惟每夜有黄白色人，从天窗隙处进来，将我腹屡次摩挲，把他的光明，透入我腹，因此怀着了孕，连生三男。看来这三子不是凡人，久后他们做了帝王，你两人才识得是天赐！"欺人乎？欺己乎？

古讷特两兄弟彼此相觑，不出一词。阿兰郭斡复道："你以为我捏谎么？我如不耐寡居，何妨再醮，乃作此暧昧情事！你若不信，试伺我数夕，自知真假！"古讷特兄弟应声而出。是夕，果见有白光闪入母寝，至黎明方出，于是古讷特兄弟也有些迷信起来。我却不信。

到了孛端察儿已越十龄，阿兰郭斡烹羊羔，斗酒自劳，一面令五子列坐侍饮。酒半酣，便语五子道："我已老了，不能与你等时常同饮，但你五人都是我一个肚皮里生的，将来须要和睦度日，幸勿争闹！"语至此，顾着孛端察儿道："你去携五支箭来！"孛端察儿奉命而往，不一刻即将五支箭呈奉。阿兰郭斡即命余子起立，教他各折一箭，五人应手而断。阿兰郭斡复令把五支箭竿，束在一处，更叫他们轮流折箭。五人按次轮着，统不能折。阿兰郭斡微笑道："这就是单者易折，众则难摧的语意。"魏书《吐谷浑传》，其主阿豺曾有此语，不识阿兰郭斡何亦知此。五子拱手听命。

又越数年，阿兰郭斡出外游玩，偶然受了风寒，遂致发寒发热。起初还可勉强支持，过了数日，已是困顿床褥，羸弱不堪。阿兰郭斡自知不起，叫五人齐至床侧，便道："我也没有什么嘱咐，但折箭的事情，你等须要切记，不可忘怀！"言旋，瞑目而逝。想是神人召去。

五子备办丧礼，将母尸敛葬毕。长子布儿古讷特，创议分析，把所有家资，作四股均派，只将孛端察儿一人搁起，分毫不给。孛端察儿道："我也是母亲所生，如何四兄统有家产，我独向隅！"布儿古讷特道："你年尚少，没有分授家产的资格。家中有一匹秃尾马，给你就是！你的饮食，由我四家担任，何如？"孛端察儿尚欲争论，偏那诸兄齐声赞同，料知彼众我寡，争亦无益。

勉强同住了数月，见哥嫂等都甚冷淡，不由懊恼道："我这里长住做什么？我不如自去寻生，死也可，活也可！"颇有丈夫气。遂把秃尾马牵出，腾身上马，负着弓矢，挟着刀剑，顺了斡难河流扬长而去。

到了巴尔图鄂拉，鄂拉，蒙古语，山也。望见草木畅茂，山环水绕，倒也是个幽静的地方。他便下了骑，将秃尾马拴着树旁。探怀取刀，顺手斩除草木，用木作架，披草作瓦，费了一昼夜工夫，竟筑起一间草舍。腰间幸带有干粮，随便充饥。次日出外了望，遥见一只黄鹰，攫着野鹜，任情吞噬。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拔了几根马尾，结成一条绳子，随手作圈，静悄悄地蹑至黄鹰背后；巧值黄鹰昂起头来，他顺手放绳，把鹰头圈住，牵至手中，捧住黄鹰道："我孑身无依，得了你，好与我做个伙伴，我取些野物养你，你也取些野物养我，可好么？"黄鹰似解他语言，垂首听命。孛端察儿遂携鹰归来，见山麓有一狼，含住野物，踉跄奔趋。他就从背后取出短箭，拈弓搭着，飕的一声，将狼射倒。随取了死狼，并由狼吃残的野物，一并挟着，返至草舍。一面用薪煨狼，聊当粮食；一面将狼残野物，豢给黄鹰。这黄鹰儿恰也驯顺，一豢数日，

竟与孛端察儿相依如友。有时飞至野外，搏取食物，即衔给孛端察儿。孛端察儿欣慰非常，与黄鹰生熟分食。

转瞬间已过残冬。到了春间，野鹜齐来，多被黄鹰搏住，每日可数十翼，吃不胜吃，往往挂在树上，由它干腊。只有时思饮马乳，一时无从置办。孛端察儿登高遥望，见山后有一丛民居，差不多有数十家，便徒步前行，径造该处乞奶浆。该处的人民，起初不肯，嗣经孛端察儿与他熟商，愿以野物相易，因得邀他应允。自是无日不至该地，只两造名姓，彼此未悉。

适同母兄不衮哈搭吉忆念幼弟，前来寻觅，先至该地探问，居民说有此人，惜未识姓氏住址。不衮哈搭吉尚在盘诘，不期有一伟少年，臂着鹰，跨着马，得得而至。那居民哗然道："来了，来了！"不衮哈搭吉回首一望，那少年不是别人，便是幼弟孛端察儿。当下两人大喜，握手相见，各叙别后情形。不衮哈搭吉劝弟回家，孛端察儿先辞后允，遂与不衮哈搭吉返至草舍，约略收拾，即日起行。自此该地无孛端察儿踪迹。

谁知过了数日，该地有一怀妊妇人正在河中汲水，忽见孛端察儿带了壮士数名，急行而来，妇人阻住道："你莫非又来吃马奶么？"孛端察儿道："不是，我邀你到我家去。"妇人道："邀我去做什么？"正诘问间，不防孛端察儿伸出两手，竟将她抱了过去，那时连忙叫喊，已是不及。奇儿得很。小子尝吟成一诗道：

天道非真善者昌，胡儿得志便猖狂；
强权世界由来久，盗贼居然育帝王！

未知这妇人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本回为全书弁冕，叙述蒙古源流，为有元之所自始。按《元史·太祖本纪》，载阿抡果斡（即阿兰郭斡）事，谓其夫亡寡居，夜寝帐中，梦白光自天窗入，化为金色神人，来趋卧榻，惊觉遂有娠。产一子名孛端察儿。《源流》谓梦一伟男与之共寝，久之生三子。《秘史》谓黄白色人，将肚皮摩挲。是姑勿论，惟史家于帝王肇兴，必述其祖宗之瑞应。姜嫄履敏，刘媪梦神，真耶幻耶？未足尽信。本书即人论人，就事叙事，言外寓意，不即不离，至描摹朵奔巴延，暨孛端察儿处，尤觉得一片天真，口吻俱肖。庸庸者多厚福，意者其或然欤！末后一结，兔起鹘落，益令人匪夷所思。

第　二　回
拥众称尊创始立国　班师奏凯复庆生男

却说孛端察儿抱住该妇疾行而归，该地居民，闻有暴客，竞来趋视。不意强人蜂拥到来，各执着明晃晃的刀仗，大声呐喊，动者斩，不动者免死。居民见这情形，都错愕不知所为。有几个眼快脚长，转身逃走，被那强人大步赶上，刀剑齐下，统变作身首两分。大众格外恼惧，只好遵令不动。强人遂把他们一一反剪，复将该民家产牲畜，劫掠殆尽，方带了人物一概回寨。

看官到此，几不辨强徒何来，待小子一一交代。原来孛端察儿随兄归去时，途次语兄道："人身有头，衣裳有领，无头不成人，无领不成衣。"奇语。不衮哈搭吉茫然莫辨，待孛端察儿念了好几遍，方诘问道："你念什么咒语？"孛端察儿答道："我说的不是咒语，乃是目前的好计。"不衮哈搭吉续问底细，孛端察儿道："哥哥你到过的地方，虽有一丛百姓，恰无头领管束。若把他子女财产，统去掳来，那时有妻妾，有奴隶，有财宝，岂不是快活一生么！"确是盗贼思想。不衮哈搭吉道："你说亦是，等回去与弟兄商量。"

孛端察儿非常高兴，与阿哥急趋到家，既入门，见了布儿古讷特等人，不但忘却前仇，便提议抢劫的事情。布儿古讷特素性嗜利，连忙称善。顿时兴起家甲，命孛端察儿做头哨，不衮哈搭吉及不固撒儿只做二哨，自己与同父弟伯古讷特做后哨，陆续前进。孛端察儿趋入该地，先将一孕妇抢劫归来；至不衮哈搭吉兄弟，暨布儿古讷特兄弟扫尽民居返入寨中。检点手下从人，不缺一名，只少了孛端察儿。当下问明妻女，方知孛端察儿早已驰归，与抱住的妇人入帐取乐去了。

布儿古讷特道："且暂由他，现在是发落该民要紧。"当下命家役牵入俘虏，问他愿充仆役否。该民被他威吓，统已神疲骨软，只好唯唯听命。布儿古讷特使命放绑，令他散住帐外，静候号令。该民含泪趋出。复将抢来的家产牲畜，安置停当。

是时孛端察儿方慢慢地踱将出来，大约是疲倦了。布儿古讷特道："你好！你好！青天白日，便做那鸳鸯勾当！"孛端察儿道："哥哥等都有嫂子，难道为弟的不能纳妇？"布儿古讷特正思回答，忽见一妇人徐步至前，红颜半晕，绿鬓微松，只腹间稍稍隆起，未免有些困顿情状。布儿古讷特道："好一个妇人，不愧做我弟妇！"言下便问她名氏，那妇人便喘吁吁地答道：喘吁吁三字，摹绘最佳。"我叫勃端哈屯，是札儿赤兀人氏。"说着时，已由孛端察儿叫她拜见诸兄，妇人勉强行过了礼，即返入后帐。

布儿古讷特道："你有这个美妇，我等没有，奈何？"孛端察儿道："俘虏中也有几个好妇女，何不叫她入侍？"布儿古讷特道："不错！"便与兄弟四人，出了帐，拣了几名美人儿带回侍寝。胡俗妇女，本没有什么名节，况经他威胁势迫，哪里还敢抗拒，只好由他拥抱寻欢。可见世人不能独立，做了他族奴隶，男为人役，女为人妾，是万万不能逃避的！暮鼓晨钟，请大众听着。

这且休表。且说孛端察儿的妻室，怀孕满月，生下一子，名札只剌歹。《源流》作斡齐尔台。旋由孛端察儿所产，再生一男，名巴阿里歹。两男生后，那妇人华色已衰，孛端察儿又从他处娶了一妇，复把那陪嫁来的女佣据为己妾。任情纵欲，有何道德。后妻生子合必赤，妾生子沾兀列歹，合必赤子名土敦迈宁。《秘史》作篾年土敦。土敦迈宁生子甚多，约有八九人。《元史》谓八子，《译文证补》谓九子。嗣是滋生日藩，氏族愈众。五传至哈不勒，拓土开疆，威势颇盛，各族推他为蒙古部长，称名哈不勒汗。

是时金邦全盛，并有辽地，复兴兵南下，据三镇，中山、太原、河间三镇。入两河，直捣宋都，掳徽、钦二帝，且追宋高宗至杭州，一意前进，不暇后顾。哈不勒汗乘这机会，拥众称尊，隐隐有雄长朔方的意思。金主晟闻他英名，遣使宣召，命他入朝。哈不勒汗遂带着壮士数名，乘了骏马，趋入金京。谒见毕，金主晟见他状貌魁梧，颇加敬礼。每赐宴，饬臣下殷勤款待。哈不勒汗恐饮食中毒，尝托词沐浴，离席至他处，呕吐食物，乃复入席。因此百觥不醉，八簋无余。金人多豪饮善啖，非常诧异。

一日在殿上筵宴，哈不勒汗连飞数十觞，遂有醉意，不觉酒兴大发，手舞足蹈起来。舞蹈才罢，复大着步直至帝座，捋金主须。不脱野蛮旧习。那时廷臣都欲来杀哈不勒汗的呼叱声、剑佩声，杂沓一堂。亏得金主度量过人，和颜悦色道："你且去入席，不要上来！"哈不勒汗方才知过，惶恐谢罪。金主复谕道："这是小小失仪，不足为罪。"当下赐他帛数端，马数匹，令即返辔。哈不勒汗称谢而出，便扬鞭就道，直回故寨。无如金邦的大臣，统说哈不勒汗怀有歹意，此时不除，必为后患。金主初欲怀柔远人，厚赠遣归，嗣被廷臣怂恿，众口一词，也未免有些怀疑，遂遣将士兼程前进，追还哈不勒汗。哪知哈不勒汗已有戒心，早风驰电掣地回到寨中。待至金使到来，他却抗颜对使道："你国是堂堂的大国，你主是堂堂的君长，昨日遣我归，今又令我去，出尔反尔，是何道理！这等叫做乱命，我不便依从！"这言颇有至理。金将见他辞意强横，只好怏怏而归。

不数日，金使又到，适值哈不勒汗出猎未返，他妇翁吉拉特氏率众欢迎，把自居的新帐，让金使暂住。至哈不勒汗归来，闻着这事，便语他妻室及部众道："金使到此，定是又来召我，欲除我以绝后患，我与他不能两立，有他无我，有我无他；为今日计，不如将他杀却，先泄我忿！"部众不答，哈不勒汗道："你等莫非怀有异心么？你等若不助我杀金使，我当先杀你等！"言毕，怒发直竖，须眉戟张，部众忙称遵命。哈不勒汗遂一马当先，驰入帐中，手起刀落，把金使砍为两段。金使的侍从，出来抗拒，被部众一同赶上，杀得一个不留。先下手为强。

这消息传达金廷，金主大怒，遣万户胡沙虎率兵往讨。胡沙虎本是个没用的家伙，一入蒙古境内，不谙道里，不知兵法，只是一味地乱撞。那哈不勒汗很是能耐，率部众避伏山中，坚壁不出。胡沙虎往来蒙地，不见一人，日久粮尽，只好勒兵回国。不意出了蒙境，那蒙兵却漫山遍野地追来。看官，你想这时的胡沙虎还有心恋战么？当时你逃我窜，被蒙古兵大杀一阵。可怜血流山谷，尸积道途，胡沙虎勒马先逃，还算保全首领。金人出手就是献丑，已为金亡元兴张本。哈不勒汗得此大胜，遂仇视金邦，益发秣马厉兵，专待金兵再到，与他厮杀。会金主晟谢世，从孙亶嗣位，因从叔挞懒专权，与叔父兀术密谋，诱杀挞懒。挞懒遗族逃往漠北，至哈不勒汗处乞师复仇。哈不勒汗有隙可乘，自然应允。嗣是连寇金边，把西平、河北二十七团寨，陆续攻取。金主亶闻边疆被侵，遂与南宋议和，催归将士，专顾北防。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已在其后。其时金邦的百战能臣，要算皇叔兀术。自南归国，奉了主命，出征蒙古，满望马到成功，谁知大小数十战，迁移一二年，犹是胜负未分，相持莫决。语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者，兀术是已。兀术恐师老财匮，致蹈胡沙虎覆辙，遂决计议和；把西平、河北二十七团寨，尽行割与，又每岁给他牛羊若干头，米豆若干斛，并册哈不勒为蒙兀国王，方得罢兵修好。这是宋高宗绍兴十七年间的事情。有史可考，乃编年以清眉目。

哈不勒汗生有七子，到年老病危时，偏叫他从弟俺巴该进来，奉承国统，又嘱诸子敬奉从叔，不得违命。诸子一律遵嘱，哈不勒汗才瞑目去世了。

俺巴该嗣立后，国势如旧。会哈不勒汗的妻弟，名叫赛因特斤，偶罹疾病，往邻近塔塔儿部聘一巫者疗治，日久无效，竟至殁世。家众因巫者无灵，将他斩首。塔塔儿人不肯干休，遂兴兵复仇。哈不勒汗七子，闻母族被兵，立率部众往援。两下酣斗起来，哈不勒汗第六子合丹，《秘史》作合答安。骁健善战，手持长枪一杆，所向无

前。塔塔儿酋木秃儿不及防备，竟被合丹刺于马下，幸部众奋力抢救，方得暂保性命。医治一载，才得痊愈。再发兵进攻，鏖战两次，丝毫不能取胜。到着末的一战，塔塔儿部大败，木秃儿仍死于合丹手下。

塔塔儿人阴图雪愤，阳为乞和，一味甘言重币，来哄这俺巴该。俺巴该信以为真，竟与塔塔儿结亲，愿将爱女嫁与该部嗣酋，仇人之子，招为女夫，俺巴该也太不小心。自己送女成礼，到了塔塔儿部，不防伏兵四起，将父女一概掳去。哈不勒汗长子斡勤巴儿哈合闻俺巴该被抢，忙至塔塔儿部索还，并责他无礼。塔塔儿部不由分说，复将斡勤巴儿哈合拘住，一并送与金邦。

金人正怀宿忿，将俺巴该钉住木驴背上，令他辗转惨毙。俺巴该令从人布勒格赤，告金主道："你不能以武力获我，徒借他人手下置我死地；又用这般惨刑，我死，我的子侄很多，必来复仇。"金主大怒，把斡勤巴儿哈合亦加死刑。并纵布勒格赤使还，令他归告族众，速即倾国前来，决一雌雄。

布勒格赤归国，会议复仇，立哈不勒第四子忽都剌哈为汗，合寨齐起，攻入金界。金人杀他不过，高垒固守。忽都剌哈汗屡攻不克，方大掠而归。蒙俗以尚武为本旨，忽都剌哈汗勇武绝伦，力能折人为两截；每食能尽一羊，声大如洪钟。每唱蒙兀歌，隔七岭犹闻彼声，因此嗣位数年，威名益振。他于子侄辈中，独爱也速该，《元史》作伊苏克依。尝谓此儿英武，不亚自己，遂有传统的意思。

也速该父名把儿坛把阿秃儿，系哈不勒汗次子，忽都剌哈汗仲兄。把儿坛生四男，长名蒙格秃乞颜、次名捏坤太石、三子即也速该、最幼的名答里台斡勒赤斤。也速该少有膂力，善骑射，能弯七石弓，也是个杀人不翻眼的魔星。他平时尝在斡滩河畔游猎，所得禽兽，比他人为多。到年将弱冠时，想得个美貌妇女作为配偶，无如部落中少有丽姝，所以因循迁延。

一日，又往斡滩河放鹰，遇着一男骑马，一妇乘车，从河曲往来。那妇人生得秋水为眉，芙蓉为骨，映入也速该眼中，确是生平罕见。冶容诲淫。他即迎上前道："你等是何方的人民？来此做甚？"那男子道："我是蔑里吉部人，《元史》称蔑里吉为默尔奇斯。名叫客赤列都。"也速该复指着妇人道："这是你何人？"那男子道："这是我的妻室。"也速该怀着鬼胎，便撒谎道："我有话与你细说，你且少待，我去去就来。"那男子正要问他缘故，他已三脚两步似飞的去了。

不一刻，遥见也速该率着壮士两人疾奔而来。那男子不觉心慌，忙语妇人道："他有三人同来，未知吉凶若何？"妇人远远一瞧，也觉得着急起来，便道："我看那三人的颜色，好生不善，恐要害你性命，你快走去！你若有性命呵，似我这般妇女很多哩，将来再娶一个，就唤做我的名字便是。"说罢，就脱下衣衫，与男子做个纪念。那男子方才接着。也速该三人已到，男子拨马就走。也速该令弟守着妇人，自与仲兄捏坤太石赶这男子，跑过七个山头，那男子已去远了。

也速该偕兄同返，牵住妇人的乘车，令兄先行，饬弟后随。那妇人带哭语道："我的丈夫向来家居，不曾受着什么惊慌。如今被你等逐走，扒山过岭，何等艰难。你等良心上如何过得去！"也速该笑道："我的良心是最好的，逐去你的丈夫，再还你的好丈夫！"调侃得趣。那妇人越加号啕，几乎把河内的川流，山边的林木都震动了。答里台斡勒赤斤道："你丈夫岭过得多了，水也渡得多了，你哭呵，他也不回头寻你，就使来寻，也是不得见了。你住声，休要哭！咱们总不亏待你！"妇人方渐渐止啼。

到了帐中，也速该便去禀知忽都剌哈汗。忽都剌哈汗道："好！好！就给你为妻罢。"那妇人又哭将起来，忽都剌哈汗道："我是此处国王，他是我的爱侄，将来我死后，他便接我的位置，你给他为妻，岂不是现成的夫人么！"妇人闻着夫人两字，心中也转悲为喜，眼中的珠泪，立刻停止。到底水性杨花。当下忽都剌哈汗，令该妇入后帐整妆，安排与也速该成婚。也速该喜不自禁，至与该妇交拜后，挽入洞房，灯下细瞧，比初见时更为美艳。那时迫不及待，便拥该妇同寝。欢会后问妇姓名，方知叫作诃额仑。

《元史》作谔楞，《源流》作乌格楞。自此朝欢暮乐，几度春风，竟由诃额仑结下珠胎，生出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来。迤逦写来，与朵奔巴延暨孛端察儿得妇时，又另是一种笔墨。

忽都剌哈汗因伐金无功，复思往讨塔塔儿部。也速该愿为前锋，当即点齐部众，浩浩荡荡地杀奔塔塔儿部。塔塔儿部恰也预防，闻报也速该到来，忙令帖木真兀格及库鲁不花两头目率众抵御。也速该怒马直前，无人敢当。帖木真出来阻拦，与也速该战了数合，一声吆喝，已被也速该只手擒来。库鲁不花急忙趋救，也速该故意奔还，等到库鲁不花追至马后，他却扭转身来，将手中握定的长枪，刺入库鲁不花的马腹，那马受伤坠地，眼见得库鲁不花也随扑地下。蒙古部众，霎时齐集，将库鲁不花活擒了去。那时塔塔儿部大加恟惧，忙选了两员健将前来抵敌。一个名叫阔湍巴剌合，一个名叫扎里不花，两将颇有智勇，料知也速该艺力过人，不可小觑，便用了坚壁清野的法子，来困也速该。的是好计。也速该无计可施，愤急得了不得，会后队兵到，又会同进攻，也是没效。俄闻忽都剌哈汗罹疾，只得奏凯班师。

到了迭里温盘陀山，见他阿弟到来向也速该贺喜。也速该道："出师多日，只拿住敌酋两名，不能报我大仇，有何足贺！"阿弟道："擒住敌人，已是可喜，还有一桩绝大的喜事，我的嫂子已产下一个麟儿了！"也速该道："果真么？"小子又有一诗道：

天生英物正堪夸，铁血只凭赤手拿
古有名言今益信，深山大泽出龙蛇。

欲知也速该得子情形，且由下回交代。

抢掠劫夺，是蒙族惯技，如孛端察儿以下，何一不作如是观！唯哈不勒汗粗豪阔达，颇有英雄气象，所以蒙兀得以建国。也速该劫妇怀胎，偏产出一大人物，岂朔方果为王气所钟耶？本回夹叙夹写，斐然成章，而命意则全为成吉思汗蓄势，如看山然，下有要穴，则上必有层峦叠嶂；如观水然，后有洪波，则前必有曲涧重溪。大笔淋漓，不落小家气象。

第　三　回
女丈夫执旗招叛众　小英雄逃难遇救星

却说也速该班师回国，也速该的兄弟及妻室诃额仑，统远道出迎。至迭里温盘陀山前，诃额仑忽然腹痛，料将生产，遂就山脚边暂憩。不多时，即行分娩，产了一个头角峥嵘的婴儿，大众都目为英物。还有一种怪异，这婴孩初出母胎，他右手却握得甚紧，由旁人启视，乃是一握赤血，其色如肝，其坚如石，大家莫识由来，只说他是吉祥预兆。分明是个杀星。是儿生后，巧值也速该到来。由他阿弟详报，也速该似信非信，忙即过视诃额仑母子。诃额仑虽觉疲倦，犹幸丰姿如旧，及瞧这婴儿形状，果然奇伟异常，双目且炯炯有光。也速该不禁大喜，便道："我此番出征，第一仗便擒住帖木真，是我生平第一快事。今得此儿，也不妨取名帖木真，亦作铁木真，《元史》作特种津。留作后来纪念。"大众很是赞成。

当下挈眷同归，省视忽都剌哈汗疾病，已觉危急万分，也速该不觉泪下。就是喜极生悲的影子。忽都剌哈汗执也速该手，凄然道："我与你要永诀了！国事待你作主，你不要畏缩，也不要莽撞，方好哩！"也速该应允了，复将俘敌及产子情状略略陈明，忽都剌哈汗也觉心慰。也速该暂行退出，忽都剌哈汗即于是夕死了。

丧葬已毕，也速该统辖各族，远近都惮他威武，不敢妨命。因此也速该逍遥自在，闲着时，尝左拥娇妻，右抱雏儿，享这人间幸福。诃额仑此时，想只有笑无哭了。陆续生下三男，一名合撒儿，一名合赤温，一名帖木格。后复生了一女，取名帖木仑。也速该自合撒儿生后，曾别纳一妇，生一男子，名别勒古台，因此也速该共有五儿。

至帖木真九岁时，也速该引他出游，拟往诃额仑母家拣一个好女郎，与帖木真订婚。行至扯克撒儿山及赤忽儿古山间，遇着弘吉剌族人德薛禅，《源流》作岱彻辰。两下攀谈，颇觉投契。也速该便将择妇的意思与他表明。德薛禅道："我昨夜得了一梦，煞是奇异，莫非应在你的郎君！"语甚突兀。也速该问是何梦，德薛禅道："我梦见一官人，两手擎着日月，飞至我手上立住。"愈语愈奇。也速该道："这官人将日月擎来，料是畀汝，汝的后福不浅哩。"德薛禅道："我的后福，要全仗你的郎君。"也速该惊异起来，德薛禅道："你不要怪我说谎，我梦中所见的官人，状貌与郎君相似。如蒙不弃，我有爱女孛儿帖，愿为郎君妇。他日我家子孙，再生好女，更世世献与你皇帝家，怕不做后妃不成？"说得也速该笑容可掬，便欲至他家内亲视彼女。

当由德薛禅引路导入家中，德薛禅即命爱女出现，娇小年华，已饶丰韵。也速该大喜，即问她年龄，比帖木真只大一岁。当命留下从马作为聘礼。叙帖木真聘妇事，笔法又是一变。便欲率子告辞，德薛禅苦苦留住，宿了一宵。

翌日，也速该启行，欲挈他爱女同去，德薛禅道："我只有一二子女，现时不忍分离，闻亲家多福多男，何不将郎君暂留这里，伴我寂寥？亲家若不忍别子，我亦何忍别子哩？"也速该被他一激，便道："我儿留在你家，亦属何妨！只年轻胆小，事事须要照管哩。"德薛禅道："你的儿，我的女婿，还要什么客气！"

也速该留下帖木真上马即行，回到扯克撒山附近，见有塔塔儿部人，设帐陈筵，颇觉丰盛。正在瞧着，已有塔塔儿人遮住马头，邀他入席。也速该生性粗豪，且因途中饥渴，遂不管什么好歹，竟下马入宴，酒酣起谢，跨马而去。途次觉隐隐腹痛，还道是偶感风寒，谁知到了帐中，腹中更搅痛得了不得。一连三日，医药无

效。可为贪食者戒。不觉猛悟道："我中毒了！"至此才知中毒，可谓有勇无智。忙叫族人蒙力克进内，与他说道："你父察剌哈老人，很是忠诚，你也当似父一般。我儿子帖木真，在弘吉剌家做了女婿，我送子回来，途中被塔塔儿人毒害。你去领回我儿，快去！快快去！"

蒙力克三脚两步地去召帖木真，至帖木真回来，可怜也速该已早登鬼箓，只剩遗骸！史称帖木真十三岁遭父丧，此本《秘史》叙述。当下号啕大哭。他母亲诃额仑，本哭个不休，又要哭了，毕竟红颜命薄。至此转来劝住帖木真。殓葬后，嫠妇孤儿，空帏相吊，好不伤心！各族人且欺她孤寡，多半不去理会；只有蒙力克父子，仍遵也速该遗言，留心照拂。诃额仑以下，很是感激。一死一生，乃见交情。

是时俺巴该派下，族类蕃滋，自成部落，叫作泰赤乌部。《元史》作泰楚特，《秘史》泰亦赤兀惕姓氏。也速该在时，尚服管辖，祭祀一切，彼此皆跻堂称觥，不分畛域。也速该殁后一年，适遇春祭，诃额仑去得落后，就被他屏斥回来，连胙肉亦不给与。诃额仑愤着道："也速该原是死了，我的儿子怕不长大么？为甚把胙肉一份子也不给我？"这语传到泰赤乌部，俺巴该尚有两个妻妾，竟向着部众道："诃额仑太不成人！我等祭礼，难道定要请她！自今以后，我族休要睬她母子，看她母子怎生对待！"活肖妇女口吻。嗣是与诃额仑母子绝对不和，并且笼络也速该族人，叫他弃此就彼。各族统趋附泰赤乌部，也速该部下，也未免受他羁縻。

时有哈不勒汗少子脱朵延，《元史》作托多呼尔察。系帖木真叔祖行，向为也速该所信任，至此亦叛归泰赤乌部。帖木真苦留不从，察剌哈老人亦竭力挽留。脱朵延道："水已干了，石已碎了，我留此做甚？"察剌哈尚揽袪苦劝，恼动了脱朵延，竟取了一柄长枪，向察剌哈乱戳。察剌哈急忙避开，背上已中了一枪，负痛归家，脱朵延率众自去。

帖木真闻察剌哈受伤，忙至彼家探视。察剌哈忍着痛，对帖木真道："你父去世未久，各亲族多半叛离。我劝脱朵延休去，被他枪伤。我死不足惜，奈你母子孤栖，如何过得下去！"说着，不禁垂泪。伤心语，我亦不忍闻。

帖木真大哭而出，禀告母亲诃额仑。诃额仑竖起柳眉，睁开凤目，勃然道："彼等欺我太甚！我老娘虽是妇女，难道真一些儿没用么！"便携着帖木真，出召族众，尚有数十人，勉以忠义，令他追还叛人。

诃额仑亲自上马，手持旄纛一大杆在后压队，并叫从人携了长枪，准备厮杀。说时迟那时快，脱朵延带去的族众，已被诃额仑追着。诃额仑大呼道："叛众听者！"其声喤喤。脱朵延等闻声转来，见诃额仑面带杀气，妩媚中现出英武形状，想是从也速该处学来。不由得惊愕起来，诃额仑遥指脱朵延道："你是我家的尊长，为什么舍我他去？我先夫也速该不曾薄待你，我母子且要仗你扶持！别人可去，你也这般，如何对我先人于地下！"脱朵延无言可答，只管拨马自走，那族众也思随往。诃额仑愈加性起，叫从人递过了枪，自己加鞭驰上，冲入叛众队间，横着枪杆，将叛众拦住一半，好一个娩嫿将军，所谓一夫拚命，万夫莫当者是也，妇女且然，况乎男子汉。喝声道："休走！老娘来与你拚命！"那叛众不曾见诃额仑有此胆力，还道她藏着不用，此次方出来显技，几吓得面面相觑。诃额仑见他有些疑惧，又略霁怒颜道："倘你等叔伯子弟们尚有忠心，不愿向我还手，我深是感念你们！你休与脱朵延同一般见识，须知瓦片尚有翻身日子，你不记念先夫也速该情谊，也须怜我母子数人，效力数年，待我儿郎们有日长成，或者也与先夫一般武艺，知恩必报，衔仇必复。你叔伯子弟们，试一细想，来去任便！"说罢，令帖木真下马，跪在地上向众哭拜。临之以威，动之以情，不怕叛众不入彀中。叛众睹这情状，不由得心软神移，也答拜道："愿效死力！"于是前行的已经过去，后行的统同随回。

到家后，闻察哈剌老人已死，母子统去吊丧，大哭一场。族众见她推诚置腹，方渐渐有些归心诃额仑。怎奈泰赤乌部聚众日多，仇视诃额仑母子亦日益加甚。诃额仑恐遭毒手，每教她五子协力同心，缓缓儿地复仇雪恨。她尝操

作蒙语道："除影儿外无伴党，除尾子外无鞭子。"两语意义，是譬如影不离形，尾不离身，要她五子不可拆开。因此帖木真兄弟时常忆着，很是和睦，同居数年，内外无事。

一日，兄妹六人同往山中游猎，不料遇着泰赤乌部的伴当，如黄鹰捕雀一般来拿帖木真。别勒古台望见了，连忙将弟妹藏在壑内，自与两兄弯弓射斗。泰赤乌人欺他年幼，哪里放在心上，不防弦声一响，为首的被他射倒，余众望将过去，这放箭的不是别人，就是别勒古台。写别勒古台智勇，为后文立功张本。众人都向他摇手，大声叫着："我不来掳你，只将你哥哥帖木真来！"帖木真闻他指名追索，不禁心慌，忙上马窜去。

泰赤乌人舍了别勒古台等，只望帖木真后追。帖木真逃至帖儿古捏山，钻入丛林，泰赤乌人不敢进蹑，只是四围守着。帖木真一住三日，只寻些果实充饥。当下耐不住饥渴牵马出来，忽听得扑塌一声，马鞍坠地。帖木真自叹道："这是天父止我，叫我不要前行！"可见蒙人迷信宗教。复回去住了三日。又想出来，行了数步，蓦见一大石挡住去路，又踌躇莫决道："莫非老天还叫我休出么？"又回去住了三日。实饥渴得了不得，遂硬着心肠道："去也死，留也死，不如出去！"遂牵马径出，将堵住的大石，用力拨开，徐步下山。猛听得一声胡哨，顿时手忙脚乱，连人带马跌入陷坑，两边垂入铙钩，把他人马扎起，待帖木真张目旁顾，已是身子被缚，左右都是泰赤乌人。一险。捕一孩童如搏虎一般，并非泰赤乌人没用，实为帖木真隐留声价。

帖木真叹了口气，束手待毙。可巧时当首夏，泰赤乌部依着故例，在斡难河畔筵宴，无暇把帖木真处死，只将他枷住营中，令一弱卒守着。帖木真默想着："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便两手捧着了枷，突至弱卒身前将枷撞去，弱卒不及预防，被他打倒，就脱身逃走。绝处逢生。一口气奔了数里，身子疲乏不堪，便在树林内小坐。嗣怕泰赤乌人追至，想了一计，躲在河水内溜道中，只把面目露出暂且休息。正倦寐间，忽有人叫道："帖木真，你为何蹲在水内？"帖木真觉着，把双眼一擦，启目视之，乃是一个泰赤乌部家人，名叫锁儿罕失剌，不由得失声道："呵哟！"二险。还是锁儿罕失剌道："你不要慌！你出来便是。"帖木真方才动身，拖泥带水地走至岸上。锁儿罕失剌愀然道："看你这童儿，煞是可怜，我不忍将你加害，你快去！自寻你母亲兄弟，若见着别人，休说与我相见！"言讫自去。

帖木真暗想：自己已困惫异常，不能急奔，倘或再遇泰赤乌人，恐没有第二个锁儿罕，不如静悄悄地跟着了他，到他家里，求他设法救我。主见已定，便蹑迹前行。锁儿罕才入家门，帖木真也已赶到。锁儿罕见了帖木真，大惊道："你为何不听我言，无故到此？"帖木真垂泪道："我肚已饿极，口已渴极了，马儿又没有了，哪里还能远行！只求你老人家救我！"

锁儿罕尚在迟疑，室内走出了两个少年，便问道："这就是帖木真么？雀被鹯逐，树儿草儿，尚能把它藏匿，难道我等父子，反不如草木！阿爹须救他为是。"锁儿罕点着了头，忙唤帖木真入内，给他马奶麦饵等物。帖木真饱餐一顿，竭诚拜谢。问了两少年名字，长的名沈白，次的名赤老温《源流》作齐拉滚，即后文四杰之一。帖木真道："我若有得志的日子，定当报答老丈鸿恩，及两位哥哥的大德。"志不在小，的是奇童。

言未已，忽又有一少女来前，由锁儿罕命她相见。帖木真见她娇小可人，颇生爱慕，只听锁儿罕道："这是我的小女儿，叫作合答安，你在此恐人察觉，不如暂匿在羊毛车中，叫我小女看着。如有饥渴事情，可与我女说明。"又转向女子道："他如要饮食，你可取来给他。"女子遵嘱，导帖木真至羊毛车旁，开了车门，先搬出无数羊毛，方令帖木真入匿，再将羊毛搬入把他掩住。这时天气方暑，帖木真连声呼热。女子恰娇声嘱道："休叫，休叫！你要保全性命，还须忍耐方好！"帖木真闻言，才不敢出声。

到了夜间，女子取进饮食，将羊毛拨开，俾他充腹，那时彼此问答，很觉投机。帖木真忽叹道："可惜！可惜！"女子道："你说什么？"帖木真道："可惜我聘过了妻！"言下有垂涎意，暗为后文伏线。那女子听了，垂着脸道："你不要乱想！今夜

想无人来此，便可卧在羊毛上面，我与你车门开着，小觉凉快。”帖木真应着，看那女子徐步而去；辗转凝思，几难成寐，未曾脱险，遂思少艾，可见胡儿好色。后勉抑情肠，方蒙胧睡去。约莫睡了三四个时辰，猛听鸡声报晓，未免吃了一惊，静候了好一刻，忽见那女子踉跄奔来道：“不好了！不好了！外面有人来捉你了！快快将羊毛掩住！”三险。小子述此，曾有一诗咏帖木真云：

不经患难不成才，劳饿始邀大任来；
试忆羊毛车上苦，少年蹉跌莫心灰。

未知帖木真果被捉住否，且至下回说明。

是回为寡妇孤儿合传，见得孤寡之伦，易受人欺，可为世态炎凉，作一榜样。惟寡妇孤儿之卒被人欺者，虽由人情之叵测，亦缘一己之庸愚。试看诃额仑之临危思奋，居然截住逃亡；帖木真之情急智生，到底得离险滩。人贵自立，如寻常儿女之哭泣穷途，自经沟渎而莫之知者，果何补耶！读此应为之一叹，复为之一奋。

第　四　回
追失马幸遇良朋　喜乘龙送归佳耦

却说帖木真匿身羊毛车内，被那女子一吓，险些儿魂胆飞扬，忙向女子道："好妹子！你与我羊毛盖住，休被歹人看见，我心内一慌，连手足都麻木不仁了。"应有这般情景，但也亏作书人描摹。女子闻言，急将羊毛乱扯，扯出了一大堆，叫帖木真钻入车后，外面即将羊毛堵住，复将车门关好，跑着腿走了。女子方去，外面已有人进来，大声道："莫非藏在车内？快待我一搜！"话才毕，车门已被他开着，窸窸窣窣的掀这羊毛。四险，我为帖木真捏一把汗。帖木真缩做一团，屏着气息，不敢少动，只听着锁儿罕道："似这般热天气，羊毛内如何藏人！热也要热死的了。"

语后片刻，方闻得大众散去。从帖木真耳中听出，用意深入一层。帖木真默念道："谢天谢地谢菩萨！"谐语。念了好几遍，又闻有人唤他出来，声音确肖那女子，才敢拨开羊毛，下车出见。锁儿罕也踱入道："好险吓！不知谁人漏着消息，说你躲住我家，来了好几个人，到处搜索，险些儿把我的父子性命，也收拾在你手里！幸亏天神保佑，瞒过一时。看你不便常住我家，早些儿去寻你母亲兄弟去！"又叫他次子入内，嘱道："马房内有一只没鞍的骡子，你去牵来，送他骑坐，可以代步。"复命那女儿道："厨下有煮熟的肥羔儿，并马奶一盂，你去盛在一皮筒内，给他路上饮食。"两人遵命而出，不一时，陆续取到。锁儿罕又命长子取弓一张，箭两支，交给帖木真道："这是你防身的要械，你与那皮筒内的食物，统负在肩上，就此去罢！"帖木真扑身便拜，锁儿罕道："你不必多礼，我看你少年智勇，将来定是过人，所以冒险救你。你不要富贵忘我！"帖木真跪着道："你是我重生的父母，有日出头，必当报德，如或负心，皇天不佑！"说罢，复拜了数拜。有此义人，我亦愿为叩首。锁儿罕把他扶起，他对着赤老温弟兄屈膝行礼。起身后，复向女子合答安也一屈膝，并说道："你为我提心吊胆，愁暖防饥，我终身不敢忘你！"女子连忙避开，当由帖木真偷眼瞧着，桃腮晕采，柳眼含娇，不由得恋恋不舍。是前生注就了姻缘，统为后文伏笔。还是锁儿罕催他速行，才负了弓箭等物，一步一步地挨出了门，跨上骡子，加鞭而去。

行了数步，尚勒马回头，望那锁儿罕家门。见那少女也是倚门望着，描摹殆尽。硬着头皮与她遥别。顺了斡难河流，飞驰疾奔，途中幸没遇着歹人。经过别帖儿山，行到豁儿出恢山，只听有人拍手道："哥哥来了！"停鞭四望，遥见山南有一簇行人，不是别个，就是他母亲兄弟。当即下了骡子，相见时，各叙前情，母子相抱大哭。合撒儿劝阻道："我等记念哥哥，日日来此探望，今日幸得相见，喜欢得了不得，如何哭将起来！"母子闻言，才止住了哭声。

数人相偕归来，至不儿罕山前，有一座古连勒古岭，内有桑沽儿河，又有个青海子，与泊同义。貔貍甚多，形似鼠，肉味很美。帖木真望着道："我等就在这里居住，一则此地不让故居，二则也可防敌毒害。"蒙俗逐水草而居，所以随地可住。诃额仑道："也好！"便寻了一块旷地，扎住营帐，把故居的人物骡马，都移徙过来。也速该遗有好马八匹，帖木真很是爱重，朝夕喂饲，统养得雄骏异常。

某日午间，那马房内的八匹好马，统被歹人窃去，只有老马一匹，由别勒古台骑去捕兽未曾被窃。帖木真正在着忙，见别勒古台猎兽回来，忙与他说明。别勒古台道："我追去！"合撒儿道："你不能，我追去！"帖木真道："你两人都尚童稚，不如我去！"手足之情可见。就携了弓箭，骑着那匹老马，蹑着八马踪迹，向北疾追。

行了一日一夜，天色大明，方遇着一少年，在旷野中挤马乳。便拱手问道："你可见有马八匹么？"那少年道："日未出时，曾有八匹马驰过。"帖木真道："八匹马是我遗产，被人窃去，所以来追。"那少年把他注视一回，便道："看你面色，似带饥渴，所骑的马，也已困乏，不如少歇，饮点马乳，我伴着你一同追去，何如？"

帖木真大喜，下了骑，即在少年手中，接过皮筒，饮了马乳。少年也不回家，就将挤乳的皮筒，用草盖好，把帖木真骑的马放了。自己适有两马，一匹黑脊白腹的，牵给帖木真骑住，还有一匹黄马，作了自己坐骑，一先一后，揽辔长驱。途次由帖木真问他姓氏，他说我父名纳忽伯颜，我名博尔朮，亦四杰之一，《秘史》作孛斡儿出。乃孛端察儿后人。帖木真道："孛端察儿是我十世前远祖，我与你恰同出一源，今日又劳你助我，我很是感谢你！"博尔朮道："男子的艰难，都是一般，况你我本出同宗，理应为你效力！"以视同室操戈者相去何如？两人有说有话，倒也不嫌寂寞。

行了三日，方见有一个部落，外有圈子，羁着八匹骏马。帖木真语博尔朮道："同伴，你这里立着，我去把那马牵来。"博尔朮道："我既与你作伴来了，如何叫我立着！我与你一同进去。"说着，即抢先赶入，把八匹马一齐放出，交给帖木真。帖木真让马先行，自与博尔朮并辔南归。

甫启程，那边部众来追，博尔朮道："贼人到了，你快将弓箭给我，待我射退了他。"帖木真道："你与我驱马先行，我与他厮杀一番！"曲写二人好胜心，然临敌争先，统是英雄的气概。博尔朮应着，驱马先走。是时日影西沉，天色已暝，帖木真弯弓而待。见后面有一骑白马的人，执着套马竿，大呼休走！声尚未绝，那帖木真的箭干，早已搭在弓上，顺风而去，射倒那人。帖木真拨马奔回，会着博尔朮，倍道前行。

又越三昼夜，方到博尔朮家。博尔朮父纳忽伯颜正在门外了望，见博尔朮到来，垂着泪道："我只生你一个人，为什么见了好伴当，便随他同去，不来通报一声？"博尔朮下马无言，帖木真忙滚鞍拜谒道："郎君义士，怜我失马，所以不及禀明，同我追去。幸得马归来，我愿代他受罪！"纳忽伯颜扶着帖木真道："你不要错怪，我因儿子失踪，着急了好几日，今见了面，由喜生怨，乃有此言，望你见谅！"帖木真道："太谦了！我不敢当！"随顾着博尔朮道："不是你呵，这马如何可得？我两人可以分用，你要多少？"博尔朮道："我见你辛苦艰难，所以愿效臂助，难道是羡你的马么！我父亲只生了我，所有家财，尽够使用，我若再要你的马，不就如那贼子不成！"施恩不望报，固不愧为义士。帖木真不敢再言，便欲告辞，博尔朮挽着了他，同赴原处，将原盖下的皮筒，取了回去。到家内宰一肥羔，烧熟了，用皮裹着，同皮筒内的马奶，一并送给帖木真，作为行粮。

看官，前叙锁儿罕送帖木真时，也是赠他马奶儿、肥羔儿，今番博尔朮送行，又是如此，莫不是蒙人只有这等礼物么？小子尝阅《蒙鞑备录》，方知蒙地宜牧羊马，凡一牝马的乳，可饱三人，出行时止饮马乳，或宰羊为粮。本书据实叙录，因复有此复笔。看官休要嫌我陈腐哩。百忙中叙此闲文，这是作者自鸣。

闲文少表。且说帖木真接受厚赠，谢了又谢，即与他父子告辞，抽身欲行。纳忽伯颜语博尔朮道："你须送他一程。"帖木真忙称不敢，纳忽伯颜道："你两人统是青年，此后须互为看顾，毋得相弃！"纳忽伯颜也是识人。帖木真道："这个自然！"那时博尔朮已代为牵马，向前徐行，帖木真也只好由他。遂别了纳忽伯颜，与博尔朮徒步相随，彼此谈了一回家况，不觉已行过数里。帖木真方拦住博尔朮，不令前进，两人临歧握手，各言珍重而别。惺惺惜惺惺。

博尔朮去后，帖木真就从八马中选了一匹，跨上马鞍，跑回桑沽儿河边的家中。他母亲兄弟，正在悬念，见他得马归来，甚是欣慰。安逸了好几年，诃额仑语帖木真道："你的年纪也渐大了。曾记你父在日，为了你的婚事，归途中毒，以致身亡，遗下我母子数人，几经艰险，受尽苦辛，目下算还无恙。想德薛禅亲家，也应惦念着你，你好去探望他呵。若他允成婚礼，倒也了结一桩事情；且家中多个妇女，也好替我作

个帮手。”语未毕，那别勒古台在旁说道：“儿愿随阿哥同去。”异母兄弟，如此亲热，恰是难得。诃额仑道：“也好，你就同去罢。”

次日，帖木真弟兄，带了行粮，辞别萱帏，骑着马先后登途。经过青山绿水，也不暇游览，专望弘吉剌氏住处，顺道进发。约两三日，已到德薛禅家。德薛禅见女夫到来，很是喜悦，复与别勒古台相见。彼此寒暄已毕，随即筵宴。德薛禅向帖木真道：“我闻泰赤乌部尝嫉妨你，我好生愁着，今得再会，真是天幸！”帖木真就将前时经过的艰苦，备述一遍。德薛禅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此后当发迹了。”别勒古台复将母意约略陈明。德薛禅道：“男女俱已长大了，今夕就好成婚哩。”北人心肠，恰是坦率。便命他妻室搠坛出见。帖木真弟兄又避席行礼。搠坛语帖木真道：“好几年不见，长成得这般身材，令我心慰！”复指别勒古台，与帖木真道：“这是你的弟兄么？也是一个少年英雄！”两人称谢。席散后即安排婚礼。到了晚间，布置已妥，德薛禅即命女儿孛儿帖换了装，登堂与帖木真行交拜礼。礼成，夫妇同入内帐，彼此相觑，一个是雄纠纠的好汉，气象不凡；一个是玉亭亭的丽姿，容止不俗。两下里统是欢洽，携手入帏，卿卿我我，大家都是过来人，不庸小子赘说了。

过了三朝，帖木真恐母亲悬念，便思归家。德薛禅道：“你既思亲欲归，我也不好强留。但我女既为你妇，亦须同去谒见你母，稍尽妇道，我明日送你就道好了。”帖木真道：“有弟兄同伴，路上可以无虞，不敢劳动尊驾！”搠坛道：“我也要送女儿去，乘便与亲家母相见。”帖木真劝他不住，只得由他。

翌晨，行李办齐，便即启程。德薛禅与帖木真兄弟骑马先行，搠坛母女，乘骡车后随。到了克鲁伦河，距帖木真家不远，德薛禅就此折回。搠坛直送至帖木真家，见了诃额仑，不免有一番周旋，又命女儿孛儿帖行谒姑礼。诃额仑见她戴着高帽，衣着红衣，楚楚丰姿，不亚当年自己，心中很是喜慰。那孛儿帖不慌不忙，先遵着蒙古俗例，手持羊尾油，对灶三叩头，就用油入灶燃着，叫作祭灶礼；然后拜诃额仑，一跪一叩。诃额仑受了半礼。复见过合撒儿等，各送一衣为贽。就蒙古俗例作为点缀语，小说中固不可少。另有一件黑貂鼠袄，也是孛儿帖带来，帖木真见了，便去禀知诃额仑道：“这件袄子，是稀有的珍品。我父在日，曾帮助克烈《元史》作克埒。部恢复旧土，克烈部汪罕《元史》作汪汗。与我父很是莫逆，结了同盟。我目下尚在穷途，还须仗人扶持，我想把这袄献与汪罕去。”《本纪》汪罕之父忽儿扎卒。汪罕嗣位，多杀戮昆弟，其叔父菊儿逐之于哈剌温隘，汪罕仅以百骑走奔也速该。也速该率兵逐菊儿，夺还部众，归汪罕，汪罕德之，遂与同盟。诃额仑点头称善。

至搠坛归去后，帖木真复徙帐克鲁伦河，叫兄弟妻室，奉着诃额仑居住，自己偕别勒古台，携着黑貂鼠袄，竟往见汪罕。汪罕脱里，晤着他兄弟二人颇表欢迎。帖木真将袄子呈上，并说道：“你老人家与我父亲从前很是投契，刻见你老人家与见我父亲一般！今来此无物孝敬，只有妻室带来袄子一件，乃是上见公姑的贽仪，特转奉与你老人家！”措词颇善。脱里大喜，收了袄子，并问他目前情状。待帖木真答述毕，便道：“你离散的百姓，我当与你收拾；逃亡的百姓，我当与你完聚；你不要担忧，我总替你帮忙呢！”帖木真磕头称谢。一住数天，告辞而别，脱里也畀他赆仪，在途奔波了数日，方得回家休息。忽外边走进一老媪道：“帐外有呼喊声、蹴踏声，不知为着甚事？”帖木真惊起道：“莫非泰赤乌人又来了？如何是好？”正是：

一年被蛇咬，三年烂稻索。
厄运尚侵寻，剥极才遇复。

毕竟来者为谁，且看下回分解。

霸王创业，必有良辅随之，而微贱时所得之友，尤为足恃。盖彼此情性，相习已久，向无猜忌之嫌，遂得保全后日，如帖木真之与博尔术是也。但博尔术初遇帖木真，见其追马情急，即愿与偕行，此非有特别之远识，及独具之侠义，亦岂肯骤尔出此？至德薛禅之字女于先，嫁女于后，不以贫富贵贱之异辙，遂异初心，是皆所谓久要不忘者，谁谓胡儿无信义耶？读此回，殊令人低徊不置！

第　五　回
合浦还珠三军奏凯　穹庐返幕各族投诚

却说帖木真闻帐外有变，料是歹人到来，忙令母亲兄弟等暂行趋避。仓猝不及备装，大家牵了马匹，跨鞍便逃，诃额仑也抱了女儿上马急行。帖木真又命妻室孛儿帖，与进报的老妇同乘一车，拟奔上不儿罕山。谁知一出帐外，那边来的敌人，已似蜂攒蚁拥，辨不出有若干名。帖木真甚是惊慌，只护着老母弱妹，疾走登山，那妻室孛儿帖的车子，竟相离得很远了。仿佛似刘先王之走长坂坡。孛儿帖正在张皇，已被敌人追到，喝声道："车中有什么人？"那老妇战兢兢地答道："车内除我一人外，只有羊毛。"一敌人道："羊毛也罢。"又有一人道："兄弟们何不下马一看！"那人遂下了骑，把车门拉开，见里面坐着一个年轻妇人，已抖做一团，不由得笑着道："好一团柔软的羊毛！"说未毕，已将孛儿帖拖出，驮在背上，扬长去了。帖木真的祖父，专掳人妻，不料他子孙的妻室，亦遭人掳。

那时帖木真尚未知妻室被掳，只挈了母亲兄弟，藏在深林里面，只听山前山后，呼喊声接连不断。等到天色将昏，方敢探头出望，才一了着，见敌人正在刺斜里趋过。还幸他已背着，不为所见，但闻得喧嚷声道："夺我诃额仑的仇恨，至今未忘！可恨帖木真那厮，窜伏山中，无从搜获，现在只拿住他的妻，也算泄我的一半忿恨！"说讫，下山去了。只可怜这帖木真，如鸟失侣，似兽失群，还要藏头匿脑，一声儿不敢反唇。

是晚在丛林中歇了一宿。次日，方令别勒古台，在山前后探察。返报敌人已去，帖木真尚不敢出来。正是惊弓之鸟。接连住了三日，探得敌人果已走远，方才与母亲兄弟整辔下山。到了山麓，捶着胸哭告山神道："我家神灵庇护，得延性命，久后当时常祭祀，报你山神大德！就是我的子子孙孙，也应一般祭祀。"说着，已屈膝跪拜，拜了九次，跪了九次，又将马奶子洒奠了。

看官，你道这敌人究是何人？听他的语意，便可晓得是蔑里吉部人。帖木真的母亲诃额仑，本是蔑里吉人客赤列都妻，由也速该抢劫得来，此次特纠众报复，掳了孛儿帖去讫。

帖木真穷极无奈，只有去求克烈部长救他妻室。当下与合撒儿、别勒古台两弟，倍道至克烈部，见了部长脱里，便哭拜道："我的妻，被蔑里吉人掳去了！"脱里道："有这等事么？我助你去灭那仇人，夺还你妻。你可奉了我命，去通知札木合兄弟，他在喀尔喀河上流，你去教他发兵二万，做你左臂；我这里也起二万军马，做你右臂，不怕蔑里吉不灭，你妻不还！"

帖木真叩谢而出。即语合撒儿道："札木合也是我族的尊长，幼小时与我作伴过的；且他与汪罕邻好，此去乞救，想必肯来助我。"合撒儿道："我愿去走一遭，哥哥不必去！"言毕，挺身欲走。好弟兄。帖木真又语别勒古台道："看来这番动众，不灭蔑里吉不休，我的好伴当博尔术，你可替我邀来，做个帮手！"别勒古台应命，临行时，帖木真示他路径，当即去讫。

帖木真走回家内候着。不两日，别勒古台已与博尔术同来，帖木真正在接着，见合撒儿亦到，便向帖木真道："札木合已允起兵，约汪罕兵及我等弟兄，在不儿罕山相会。"帖木真道："照这般说，须要去通报汪罕。"合撒儿道："我已去过了。汪罕大兵，也即日就到哩。"帖木真大喜道："这么快！我有这般好弟兄，总算是天赐我的！倘得你嫂子重还，我夫妇当向你磕头。"兄弟同心，不患不兴。合撒儿道："哪有兄嫂拜弟叔的道理！这且休谈，我等快带了粮械，去会

两部的大军。”

于是帖木真、合撒儿、别勒古台三人，整鞭前往，令博尔术为伴。到了不儿罕山下停了一宿，但见风飘飘的旗影，密层层的军队，自北而来，忙上前欢迎，乃是札木合兄弟率着大军，兼程而至。两下相见，很是欢洽，只汪罕兵马，尚未见到。过了一日，仍是杳然。又过一日，还是杳然。帖木真非常焦急，直至第三日午间，方有别部兵到来。札木合恐是敌军，饬军士整槊立着。那边过来的军士，也举着军械，步步相逼，及相距咫尺，才都认得是约会的兵士。札木合见了汪罕，便嚷道：“我与你约定日期，风雨无阻，你为何误限三日？”脱里道：“我稍有事情，因此愈限！”札木合道：“这个不依，咱们说过的话儿，如宣誓一般，你误期应即加罚！”脱里有些不悦起来。纠集时已伏参商之意，隐为下文伏线。还是帖木真从旁调停，才归和好，于是逐队进发。

札木合道：“蔑里吉部共有三族，分居各地；住在布拉克地方的头目，叫作脱黑脱阿；住在斡儿寒河的头目，叫作歹亦儿兀孙；住在合剌只旷野的地方，叫作合阿台答儿马剌。我闻得脱黑脱阿，就是客赤列都的阿哥，他为弟妇报怨，所以与帖木真为难。查布拉克卡伦蒙古屯戍之所曰卡伦。就在这不儿罕山背后，我等不如越山过去，潜兵夜袭，乘他不备，掳他净尽，岂不是好计么！”帖木真欣然答道：“果然好计。我弟兄愿充头哨！”实是寻妻性急。札木合道：“很好！”帖木真弟兄，遂与博尔术控马登山，大众跟着。

不一日，尽到山后，削木为筏，渡过勤勒豁河，便至布拉克卡伦，乘夜突入，将帐内所有的大小男妇，尽行拿住。天明检视俘虏，并没有脱黑脱阿，连帖木真的妻室孛儿帖也不见下落。帖木真把俘虏唤来，挨次讯明，问到一个老妇，乃是脱黑脱阿的正妻，她答道：“夜间有打鱼捕兽的人前来报知，说你等大军，已渡河过来，那时脱黑脱阿忙至斡儿寒河，去看歹亦儿兀孙去了。我等逃避不及，所以被掳。”可见札木合的计尚未尽善。帖木真道：“我的妻子孛儿帖，你见过么？”老妇道：“孛儿帖便是你妻么？日前劫到此处，本为报客赤列都的宿仇。因客赤列都前已亡过，所以拟给他阿弟赤勒格儿为妻。”帖木真惊问道：“已成婚么？”我亦要问。老妇半晌道：“尚未。”以含糊出之，耐人意味。帖木真复道：“现在到哪里去了？”老妇道：“想与百姓们同走去了。”

帖木真匆匆上马，自寻孛儿帖。这边两部大军，先到斡儿寒河，去拿歹亦儿兀孙，谁知已与脱黑脱阿作伴逃走，只遗下子女牲畜，被两军抢得精光。转入合剌只地方，那合阿台答儿马剌才闻着消息，思挈家属遁逃，不意被两军截住，凭他如何勇悍，也只好束手成擒。家族们更不必说，好似牵羊一般，一古脑儿由他牵出。两军欢跃回营，独帖木真未到。

且说帖木真上马加鞭，疾趋数里，沿途遇着难民逃奔，便留心探望。眼中只有那蓬头跣足的妇女，并没有娇娇滴滴的妻室，他心里很是焦急。不知不觉的行了多少路程，但见遍地苍凉，杳无人迹，不禁失声道：“我跑得太快，连难民统已落后了，此地荒僻得很，鬼物都找不出一个，哪里有我的娇妻，不如回去再寻！”

当下勒马便回，行到薛凉格河，又遇见难民若干，仍然没有妻儿形迹。他坐在马上，忍不住号哭道：“我的妻，你难道已死么？我的妻孛儿帖，你死得好苦！”随哭随叫，顿引出一个人，上前扯住缰绳，俯视之，乃是一个白发皤皤的老妪。总道是孛儿帖，谁知恰还未是，这是作者故作跌笔。便道：“你做什么？”老妪道：“小主人，你难道不认得我么！”帖木真拭目一看，方认得是与妻偕行的老媪，忙下骑问道：“我的妻尚在么？”老妪道：“方才是同逃出来的，为被军民一挤，竟离散了。”帖木真跌足道：“如此奈何！”老妪道：“总在这等地方。”

帖木真也不及上马，忙牵着缰随老妪同行。四处张望，见河边坐着一个妇人临流啼哭。老妪遥指道：“她可是么？”帖木真闻言，舍了马，飞似的走到河旁，果然坐着的妇人，是日夜思念的孛儿帖！便牵着她手道：“我的妻，你为我受苦了！”

孛儿帖见丈夫到来，心中无限欢喜，那眼中的珠泪，反较前流得越多了。应有此状，亏他摹写。帖木真也洒了几点英雄泪，便道：“快回去

罢！”遂将孛儿帖扶起，循原路会着老妪，幸马儿由老妪牵着，未曾纵逸，当将孛儿帖搀上了马，自与老妪步行回寨。

这时候，合撒儿等已带部众数十名，前来寻兄，途次相遇，欢迎回来。脱里、札木合接着，统为庆贺。帖木真称谢不尽。是日大开筵宴，畅饮尽欢。夜间便把那掳来的妇女，除有姿色的，归与部酋受用，其余都分给两部头目，好做妻的做了妻，不好做妻的做了奴婢。蔑里吉的妇女，不知是晦气，抑是运气？只帖木真恰爱着一个五岁的小儿，名叫曲出，乃是蔑里吉部酋撇下的小儿子，面目皓秀，衣履鲜明，口齿亦颇伶俐。帖木真携着他道：“你给我做了养子罢！”曲出煞是聪明，便呼帖木真为爷，孛儿帖为娘，这也不在话下。

次日，札木合、脱里合议，把所得的牲畜器械等，作三股均分，帖木真应得一股。他恰嚷着道：“汪罕是父亲行，札木合是尊长行，你两人怜我穷苦，兴兵报仇，所以蔑里吉部被我残毁，我的妻也得生还；两丈鸿恩，铭感无已，何敢再受此物！”札木合不从，定要给他，帖木真辞多受少，方无异言。于是拔寨起行，把合阿台以下的仇人，统行剪缚，带了回去。行至忽勒答合儿崖前，旷地甚多，就将大军扎住。札木合语帖木真道：“我与你从幼相交，曾在这处，同击髀石为戏，蒙俗多以髀石击兽。我给你一块狍子髀石，你与我一个铜铸的髀石，现虽相隔多年，你我交情，应如前日！回应帖木真前言。我就在这处设下营帐，你也去把母亲兄弟接来，彼此同住数年，岂不是好！”帖木真大喜，便令合撒儿兄弟，去接他母亲弟妹，惟汪罕部长脱里，告辞回去。

过了两日，合撒儿等奉着诃额仑到营。嗣是与札木合同帐居住，相亲相爱，住了一年有余。时当孟夏，草木阴浓，札木合与帖木真揽辔出游，越山过岭，到了最高的峰峦，两人并马立着。札木合扬鞭得意道：“我看这朔漠地方，野兽虽多，恰没有绝大貔貅，若有了一头，怕不将羊儿羔儿吃个净尽！”自命非凡。帖木真含糊答应，回营后对着母亲诃额仑把札木合所说的话，述了一遍，随道：“我不晓得他是什么意思？一时不好回答，特来问明母亲。”诃额仑尚未及答，孛儿帖道：“这句话，便是自己想作貔貅哩。有人曾说他厌故喜新，如今咱们与他相住年余，怕他已有厌意。听他的言语，莫非要图害咱们。咱们不如见机而作，趁着这交情未绝的时候，好好儿地分手，何如？”也有见识。诃额仑点头称善。帖木真听了妻言，隔宿便去语札木合道：“我母亲欲返视故帐，我只好奉母亲命，伴着了去。”札木合道：“你想回去么？莫非我怠慢你不成？”言下有不满意帖木真忙道：“这话从何处说来？暂时告别，后再相见！”札木合道：“要去便去！”

帖木真应声而出，随即点齐行装，与母妻弟妹等，领了数十名伴当，即日启程，从间道回桑沽儿河。途遇泰赤乌人，泰赤乌人疑帖木真进攻，慌忙散走，撇下一个叫阔阔出名字的小儿，由帖木真伴当牵来，帖木真瞧着道：“这儿颇与曲出相似，好做第二个养子，服侍我的母亲。”当下禀知诃额仑，诃额仑倒也心喜。到了桑沽儿河故帐，那时伴当较多，牲畜亦众，帖木真遂蓄着大志，整日里招兵养马，想建一个大部落起来。稍稍得手，便思建树，自古英雄，大抵如此。自是从前散去的部众，亦逐渐归来。帖木真不责前愆，反加优待，因此远近闻风，争相趋附。到三四年后，帖木真帐下各部族，差不多有三四万人，比也速该在日倍加兴旺了。大众遂推戴帖木真为部长，分职任事，居然一王者开创气象。小子有诗赞他道：

有基可借即称雄，豪杰凡庸迥不同。
大好男儿须自立，莫将通塞诿天公！

欲知此后情事，且至下回表明。

汪罕、札木合助帖木真袭蔑里吉部，不可谓非厚谊，然汪罕误期三日，已是未足践信。若札木合遵约而来，报捷而返，及至中途设帐，与帖木真同居年余，厚谊如此，宜可历久不渝矣。乃得志即骄，片言肇衅，以致帖木真怀疑自去，卒致凶终隙末。为札木合计，毋乃拙欤！或谓帖木真之去，由于孛儿帖之一言，妇言是用，不顾友谊，幸其后侥幸战胜，才得自固；否则未有不因此偾事者。是说虽似，然寄人篱下，何时独立，有忽勒答、合儿崖之走，而后有桑沽儿河畔之兴，是妇言亦非全未可从者。要之求人不如求己，他乡何似故乡，丈夫子发愤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观此而古语益信。

第　六　回
帖木真独胜诸部　札木合复兴联军

却说帖木真为部长后，招携怀远，举贤任能，命汪古儿、雪亦客秃、合答安答勒都儿三人司膳；元重内膳之选，非笃敬素著者不得为之，语见《元史·石抹明里传》。迭该管牧放羊只；古出沽儿修造车辆；朵歹管理家内人口；忽必来、赤勒古台、脱忽剌温同弟合撒儿带刀；合勒剌歹同弟别勒古台驭马；阿儿该、塔该、速客该、察兀儿罕主应对；剌别额台勇士掌兵戎；又因博尔尤为患难初交，始终相倚，特擢为帐下总管。处置已毕，遂遣答该、速客该往见汪罕，合撒儿阿儿该、察兀尔罕往见札木合。及两处回报，汪罕却没甚异言，不过要帖木真休忘前谊。独札木合语带蹊跷，尚记着中道分离的嫌隙。帖木真道："由他罢，我总不首去败盟。倘他来寻我起衅，我也不便让他，但教大家先自防着，随机应变方好哩。"防备不虞，实是要诀。

大众应命，各自振刷精神，缮车马，搜卒乘，预防不测。果然不出两年，撒阿里地方为夺马启衅，伤着两边和谊，竟闯出一场大战祸来。笔大如椽。原来撒阿里地以萨里河得名，在蔑里吉部西南境，旧为忽都剌哈汗长子拙赤所居。忽都剌哈汗为也速该之叔，则其长子拙赤，应即为帖木真之叔父也。他尝令部众牧马野外，忽来了别部歹人，将他马夺去数匹，部众不敢抵敌，前去报知拙赤。拙赤愤甚，忙出帐外，也不及跨马，竟独自一人，持着弓箭，追赶前去。胡儿大都有胆。自朝至暮，行了数十里，天已傍晚，方见有数人牵马前来，那马正是自己的牧群。因念众寡不敌，静悄悄地跟着后面，等到日色昏黑，他却抢上一步，弯弓搭箭，把为首的射倒。蓦然间大喊一声，山谷震应，那边的伴当，不知有若干追人，霎时四散，拙赤将马赶回。拙赤颇能。

看官，你道射倒的乃是何人？便是札木合弟秃台察儿。札木合闻报，不禁悲愤道："帖木真背恩负义，我已思除灭了他。今他的族众，又射杀我阿弟，此仇不报，算什么人！"随即四处遣使，约了塔塔儿部、泰赤乌部，及邻近各部落共十三部，塔塔儿，泰赤乌两部为帖木真世仇，所以特书。合兵三万，杀奔至桑沽儿河来。

帖木真尚未闻知，亏得乞剌思种人孛徒先已来归。他父捏坤，闻着札木合出兵消息，忙遣木勒客脱、塔黑两人，由僻径奔报帖木真。帖木真正在古连勒古山游猎，古连勒古山，即桑沽儿河所出。得这警报，连忙纠集部众，把所有的亲族故旧，侍从仆役，统行征发，共得了三万人，分作十三翼。以三万人对三万人，以十三翼敌十三部，这是开卷以后第一次大战。连老母诃额仑，也著了戎服，跨着骏马，偕帖木真起行。老英雄，又出风头。

到了巴勒朱思的旷野，遥见敌军已逾岭前来，如电掣雷奔一般，瞬息可至。帖木真忙饬各军扎住阵脚，严防冲突。说时迟，那时快，这边的部众，方才立住，那边的敌军已是趋到。两边仓猝交绥，凭你帖木真什么能耐，抵不住那锐气勃张、蛮触敢死的敌人。帖木真知事不妙，且战且退，不意敌人紧紧随着，你退我进，直逼至斡难河畔。帖木真各军，驰一山谷中，由博尔尤断后，堵住谷口，方得休兵。当下检点部众，伤亡的恰也不少，幸退兵尚有秩序，不致纷散。帖木真怏怏不乐，还是博尔尤献议道："敌人此来，气焰方盛，利在速战，我军只好暂让一阵，休与角逐，待他师老力衰，各怀退志，那时我军一齐掩杀，定获全胜！"不愧为四杰之一。

帖木真依了他计，便集众固守，相诫妄动。札木合数次来争，都被博尔尤选着箭手一一射

退。凡胡俗行兵,不带粮饷,专靠着沿途掳掠,或猎些飞禽走兽充做军食。此时札木合所率各部,无从抢夺,军士未免饥饿,遂四处去觅野物,整日里不在营中。博尔术登高了望,只见敌军相率游猎,东一队,西一群,势如散沙,随即入帐禀帖木真道:"敌人已懈散了,我等正好乘此掩击哩。"帖木真遂命各翼备好战具一律杀出。

这时札木合正在帐中,遥听得胡哨一声,忙出帐探视,只见侦骑来报道:"帖木真来了!"先声夺人。札木合急号令军士,速出抵御,怎奈部下多四出猎兽,一时不及归来。那帖木真的大军,已如秋日的大潮,汹涌澎湃,滚入营来,弄得札木合心慌意乱,手足无措,余十二部中的头目也不知所为。朵儿班部、散只兀部、哈答斤部,先自奔溃,就是札木合的部众,也被他摇动,窜去一半。看官,你想此时的札木合,还能支持得住么?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忙拣了一匹好马,从帐后逃去。札木合一逃,全军无主,还有哪个向前抵挡!霎时间云散风流,只剩了一座空帐。帖木真部下十三翼军,已养足全力,锐不可当,将敌帐推倒后,尽力追赶,碰着一个杀一个,打倒一个捆一个,那札木合带来的十三部众抱头鼠窜,只恨爹娘生了脚短,逃生不及,白白地送了性命!趣语!

帖木真赶了三十里方鸣金收军,大众统来报功,除首级数千颗外,还有俘虏数千名。帖木真圆着眼道:"这等罪犯,一刀两段,还是给他便宜,快去拿鼎镬来,烹杀了他!"蒙俗最喜烹人,奉了这命,竟去取出七十只大锅,先将兽油煮沸,然后把俘虏洗剥,一一掷入,可怜这些俘虏随锅旋转,不到一刻,便似那油炸的羊儿羔儿!羔羊是宰后就烹,人非禽兽,乃活遭烹杀,胡儿残忍,可见一斑。大众还拍手称快。俘虏烹毕,都唱着凯歌,同返故帐。于是威声大振,附近的兀鲁特、布鲁特两族,亦来投诚。

一日,帖木真率领侍从,至西北出猎,遇泰赤乌部下的朱里耶人。侍从语帖木真道:"这是咱们的仇人,请主子出令,捕他一个净尽。"帖木真道:"他既不来加害咱们,咱们去捕他做甚?"朱里耶人初颇疑惧,嗣见帖木真无心害他,也到围场旁参观。帖木真问道:"你等在此做什么?"朱里耶人道:"泰赤乌部尝虐待我等,我等流离困苦,所以到此。"帖木真问有粮食否?答云不足。及问有营帐否?答云没有。帖木真道:"你等既无营帐,不妨与我同宿,明日猎得野物,我愿分给与你。"朱里耶人欢跃应命。帖木真果践前言,且教侍从好生看待,不得有违。于是朱里耶人非常感激,都说泰赤乌无道,惟帖木真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马,真是一个大度的主子,不如弃了泰赤乌,往投帖木真为是。这语传入泰赤乌部,赤老温先闻风来归。帖木真感念旧谊,应第三回。待他与博尔术相似。还有勇士哲别素称善射,当巴勒朱思开战时,曾为泰赤乌部酋布答效力,射毙帖木真的战马,至是亦因赤老温为先容,投入帖木真帐下。哲别亦元朝名将,故特表明。帖木真不念前嫌,推诚相与。齐桓公用管仲,唐太宗用魏征同是此意。此后邻近的小部落多挈了妻孥,投奔帖木真。帖木真很是喜慰,便命在斡难河畔,开筵庆贺。

先是巴勒朱思开仗,帖木真的从兄弟薛撤别吉,亦从战有功。薛撤别吉有两母,大母名忽儿真,次母名也别该,帖木真俱邀她们与宴,伴着那母亲诃额仑。司膳官失乞儿,于诃额仑前奉酒毕,次至也别该前行酒,又次至忽儿真,但觉得扑刺一声,失乞儿面上已着了一掌。失乞儿莫名其妙,只见忽儿真投着袂道:"你为何不先至我处行酒,却谄奉那小娘子?"真是妒妇的口角。失乞儿大哭而出,诃额仑默然无言,帖木真从旁解劝,才算终席。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薛撤别吉的侍役,从帐外私盗马缰,别勒古台见了,把他拿住。忽斜刺里闪出一人,拔剑砍来,别勒古台连忙躲让,那右肩已被斫着,鲜血直流,便忍痛问那人道:"你是何人?"那人道:"我叫播里,为薛撤别吉掌马。"别勒古台的左右,闻了这语,都嚷道:"如此无礼,快杀了他!"别勒古台拦住道:"我伤未甚,不可由我开衅;我且去通知薛撤别吉,教他辨明曲直。"言未已,薛撤别吉已出来了。别勒古台正思表明,他却不分皂白,大

声喝道:“你何故欺我仆从?”说得别勒古台气愤填胸,便去折着一截树枝,来与薛撤别吉决斗。薛撤别吉也不肯稍让,拾着一条木棍,抵敌别勒古台。酣斗了好一歇,薛撤别吉败下了,夺路而去。别勒古台走入帐中,又闻忽儿真掌挞司厨,便阻住忽儿真,不容她回去。

正争论间,忽有探马入报,金主遣丞相完颜襄去攻塔塔儿部。帖木真道:“塔塔儿害我祖父,大仇未报,如今正好趁这机会前去夹攻。”正说着,薛撤别吉遣人议和,并迎忽儿真。帖木真语来使道:“薛撤别吉既自知罪,还有何说?他母便偕你同回。你去与薛撤别吉说明,我拟攻塔塔儿部,叫他率兵来会,不得误期!”使者奉命,偕忽儿真去讫。

帖木真待至六日,薛撤别吉杳无音讯,便自率军前往。至浯勒札河,与金兵前后夹攻,攻了塔塔儿部营帐,击毙部酋摩勤苏里徒。金丞相完颜襄嚷着道:“塔塔儿无故叛我,所以率兵北征。今幸得汝相助,击死叛酋。我当奏闻我主,授你为招讨官。你此后当为我邦效力!”帖木真应着,金丞相自回去了。帖木真复入塔塔儿帐中,搜得一个婴儿,乘着银摇车,裹着金绣被,便将他牵来。见他头角峥嵘,命为第三个养子,取名失吉忽秃忽。《元史》作忽都忽。随即凯旋。不期薛撤别吉潜兵来袭,把那最后的老弱残兵杀了十名,夺了五十人的衣服马匹扬长去了。

帖木真闻报,大怒道:“前日薛撤别吉在斡难河畔与宴,他的母将我厨子打了,又将别勒古台的肩胛斫破了,我为他是同族,格外原谅,与他修和,叫他前来合攻塔塔儿仇人。他不来倒也罢了,反将我老小部卒,杀的杀,掳的掳,真正岂有此理!”遂带着军马,越过沙漠,到客鲁伦河上游攻入薛撤别吉帐中。薛撤别吉已挈眷属逃去,只掳了他的部众收兵而回。

越数月,帖木真余怒未息,又率兵往讨。追薛撤别吉至迭列秃口,把他擒住,亲数罪状,推出斩首,并杀其弟泰出勒,惟赦他家属;又见他子博尔忽,《秘史》作孛罗兀勒。少年英迈,取为养子,后以善战著名。亦四杰之一。归途遇着札剌赤儿种人,名叫古温豁阿,《元史》作孔温窟哇。引着数子来归。有一子名木华黎,《秘史》作木合黎,《源流》作摩和赉,《通鉴辑览》作穆呼哩,亦为四杰之一。智勇过人,嗣经帖木真宠任,与博尔朮、赤老温等一般优待。这且慢表。

且说札木合自败退后,愤闷异常,日思纠合邻部,再与帖木真决一雌雄。闻西南乃蛮部土壤辽阔,独霸一方,遂去纳币通好,愿约攻帖木真。乃蛮部在天山附近,部长名太亦布哈,《通鉴辑览》作迪延汗。曾受金封爵,称为大王。胡俗呼大王为汗。因连类称他为大王汗,蒙人以讹传讹,竟叫他作太阳汗。太阳汗有弟,名古出古敦,与兄交恶,分部而治,自称不亦鲁黑汗。会札木合使至,太阳汗犹迟疑未决,不亦鲁黑汗愿发兵相助,出师至乞湿勒巴失海子。海子亦称淖尔,为蒙古语,犹华人之言湖也。帖木真闻报,用了先发制人的计策,邀集汪罕部落,从间道出袭不亦鲁黑汗,不亦鲁黑仓猝无备,全军溃散。帖木真等得胜告归。

那时哈答斤部、散只兀部、朵鲁班部、弘吉剌部闻帖木真强盛,统怀恐惧,大会于阿雷泉,杀了一牛一羊一马,祭告天地,歃血为誓,结了攻守同盟的密约。札木合乘机联络,遂由各部公议,推札木合为古儿汗。还有泰赤乌、蔑里吉两部酋,以及乃蛮部不亦鲁黑汗,也思报怨,来会札木合,就是塔塔儿部余族,另立部长,趁着各部大会兼程赶到。大众齐至秃拉河,由札木合作为盟主,与各部酋对天设誓道:“我等齐心协力,共击帖木真,倘或私泄机谋,及阴怀异志,将来如颓土断木一般!”誓毕,共举足踏岸,挥刀斫林,作为警戒的榜样。是谓庸人自扰。遂各出军马,衔枚夜进,来袭帖木真营帐。

偏偏豁罗剌思种人豁里歹与帖木真出自同族,驰往告变。帖木真连忙戒备,一面遣使约汪罕令速出师,同击札木合联军。汪罕脱里率兵到客鲁伦河,帖木真已勒马待着,两下相见,共议军情。脱里道:“敌军潜来,心怀叵测,须多设哨探方好哩。”帖木真道:“我已派部下阿勒坛等去做头哨了。”脱里道:“我也应派人前去。”当下叫他子鲜昆为前行,带领部众一队,分头侦探,自与帖木真缓缓前进。

过了一宿，当由阿勒坛来报道："敌兵前锋，已到阔奕坛野中了。"帖木真道："阔奕坛距此不远，我军应否迎战？"脱里道："鲜昆不知何处去了？如何尚未来报？"阿勒坛道："鲜昆么？闻他已前去迎仗了！"帖木真急着道："鲜昆轻进，恐遭毒手，我等应快去援他！"脱里不信阿勒坛，帖木真独急援鲜昆，后日成败之机，已伏于此。于是两军疾驰，径向阔奕坛原野进发。

这时候，札木合的联军已整队前来。乃蛮部酋不亦鲁黑汗，仗着自己骁勇，充作前锋统领，你前时如何溃散，此时恰又来当冲。望见汪罕前队军马，只寥寥数百人，便是鲜昆军。不由得笑着道："这几个敌兵，不值我一扫！"慢着！正拟遣众掩击，忽望见尘头大起，脱里、帖木真两军滚滚前来，又不禁变喜为惧，愕然道："我等想乘他不备，如何他已前知？"忽喜忽惧，恰肖莽夫情状。

方疑虑间，札木合后军已到，不亦鲁黑忙去报闻。札木合道："无妨！蔑里吉部酋的儿子忽都能呼风唤雨，只叫他作起法来，迷住敌军，我等便可掩杀了！"不亦鲁黑汗道："这是一种巫术，我也粗能行使。"札木合喜道："快快行去！"不亦鲁黑汗，遂邀同忽都用了净水一盆，各从怀中取出石子数枚，大的似鸡卵，小的似棋子浸着水中，两人遂望空祷诵。不知念着什么咒语，咕哩咕噜了好一会儿，果然那风师雨伯，似听他驱使，霎时间狂飙大作，天地为昏，滴滴沥沥的雨也逐渐下来了！各史籍中，曾有此事，不比那无稽小说，凭空捏造。小子恰为帖木真等捏一把汗，遂口占一绝云：

> 祷风祭雨本虚词，谁料胡巫果有之！
> 可惜问天天不佑，一番祈祷转罹危。

毕竟胜负如何？且看下回续表。

札木合两次兴师，俱联合十余部，来攻帖木真，此正帖木真兴亡之一大关键。第一次迎战，用博尔术之谋，依险自固，老敌师而后击之，卒以致胜，是所赖者为人谋。第二次迎战，敌人挟术以自鸣，几若无谋可恃，然观下回之反风逆雨，而制胜之机，仍在帖木真，是所赖者为天意。天与之，人归之，虽欲不兴得乎？本回上半段，叙斡难河畔之胜，归功人谋，故中间插入各事，所有录故释嫌，赦孥恤孤之举，俱一一载入，以见帖木真之善于用人；下半段叙阔弈坛之战，得半而止，独见首不见尾，此是作者蓄笔处，亦即是示奇处。名家小说，往往有此。否则，便无气焰，亦乌足动目耶！

第　七　回
报旧恨重遇丽姝　复前仇叠逢美妇

却说不亦鲁黑汗等用石浸水，默持密咒，果然风雨并至。看官到此，未免怀疑。小子尝阅方观承诗注，谓蒙古西域祈雨，用楂达石浸水中，咒之辄验。楂达石产驼羊腹内，或圆或扁，色有黄白。驼羊产此，往往羸瘦，生剖得者尤灵。就是陶宗仪《辍耕录》也有此说。原原本本，殚见洽闻，是小说中独开生面。小子未曾见过此石，大约如牛黄、狗宝等类，独蕴异宝，所以有此灵怪。

闲文少表。单说札木合见了风雨，心中大喜，忙勒令各军静待，眼巴巴地望着对面。一俟帖木真等阵势自乱，便掩杀过去，好教他片甲不回。那边帖木真正思对仗，忽觉阴霾四布，咫尺莫辨，骤风狂雨，迎面飘来，免不得有些惊慌，只饬令部众严行防守。那汪罕部下，却有些鼓噪起来，脱里禁止不住。帖木真也恐牵动全军，急上加急。蓦然间风势一转，雨点随飞，都向札木合联军飘荡过去。札木合正在得意，不防有此变幻，忙与不亦鲁黑汗等商议。怎奈不亦鲁黑汗等只能祈风祷雨，恰不能逆雨反风，只得呆呆地望着天空，一言不答。无如对面的敌军，已是喊杀连天，摇旗疾至。札木合满腹喜欢都变作愁云惨雾，不禁仰天叹道："天神呵！何故保佑帖木真那厮，独不保佑我呢？"言未毕，见军中已皆倒退，料已禁止不住，只好拨马而逃。幸亏得是逃惯，倒还没有什么。那时各部酋都已股栗，还有何心恋战，自然一哄儿走了。于是全军大溃，有被斫的，有受缚的，有坠崖的，有落涧的，有互相践踏的，有自相残杀的，统共不知死了若干，伤了若干。

帖木真想乘此灭泰赤乌部，便请脱里追札木合，自率众追泰赤乌人。泰赤乌部酋阿兀出把阿秃儿走了一程，见帖木真追来，复收拾败残兵马返身迎战。怎奈军心已乱，屡战屡败，只得顾着性命，乘夜再走。那部众不及随上，多被帖木真军掳掠过来。

帖木真忽忆着锁儿罕情谊，自去找寻，到了岭间，蓦听得有一种娇音，在岭上叫着道："帖木真救我！"帖木真望将过去，乃是一个穿红的妇人。忙饬随身的部卒上前讯明，回报是锁儿罕女儿，名叫合答安。帖木真闻着合答安三字，抢步行去，到了合答安前，见她形神虽改，丰采依然。便问道："你何故在此？"合答安道："我的夫被军人逐走了，我见你跨马前来，所以叫你救我！"帖木真大喜道："快随我前去！"邂逅相逢，适我愿兮。说着，便叫部卒牵过一骑，自扶合答安上马并辔下山。合答安在途间，尚口口声声叫帖木真饬寻丈夫。帖木真含糊应着，一面令部卒传着军令，饬大众就此下营。

设帐已毕，却无心检点俘虏，只令部众留意巡逻，严防不测。是晚在后帐备好酒筵，挽合答安并坐畅饮。合答安不好就坐，只在帖木真座旁侍着。帖木真情不自禁竟将她搂入怀中，令坐膝上，低声与语道："我从前避难你家，承你殷勤侍奉，此心耿耿不忘！早思与你结为夫妇，只因我那时艰险万状，连一聘就的妻室，尚不知何日可娶，所以不敢启口。目今我为部长，又与你幸得再逢，看来这夙世姻缘，总当配合哩！"合答安道："你已有妻，我已有夫，如何配合？"帖木真道："我为一部主子，多娶几个夫人，算做什么？你的丈夫，闻已被军人杀死了，剩你孤身只影，正好与我做个第二夫人！"合答安闻丈夫已死，不禁泪下。帖木真道："你记念着丈夫么？人死不能重生，还要念他做甚！"眼前的丈夫，比前日的丈夫好得许多，合答安真是多哭。说着时，并替她拭泪。合答安心中好似小鹿儿乱撞，不知所为。帖木真恰欢饮了数大觥，乘着酒兴，

拥合答安入寝。昔与共患难，今与共安乐，总算是有情有义的好男儿。意在言外。

翌日，合答安的父亲锁儿罕也入帐来见，来做国丈了。帖木真迎着道："你父子待我有恩，我日夕勤念，你如何此时才来？"锁儿罕道："我心早倚仗着你，所以命次儿先来归附。我若也是早来，恐此间部酋不依，戮我全家，所以迟迟毋行。"帖木真道："昔日厚恩，今当图报！我帖木真不是负心人，教你老人家放心！"子为人臣，女为人妾，好算是知恩报恩。锁儿罕称谢，帖木真命拔帐齐回。

到了客鲁伦河上游，饬部卒探听汪罕消息。及返报，方知札木合被追，穷蹙无归，已投降汪罕，汪罕收兵自回去了。帖木真道："他何不遣人报我！"言下有不悦意。别勒古台在旁说道："汪罕既已回兵，咱们也不必过问。惟塔塔儿是我世仇，我正好乘胜进攻，除灭了他！"帖木真道："且回去休息数日，往讨未迟！"

过了一月，帖木真发兵攻塔塔儿部。塔塔儿部已早防着，纠集族众决一死战。帖木真闻知敌人势众，倒也不敢轻敌，当下号令诸军，约法三章。第一条，临战时不得专掠财物；第二条，战胜后亦不得贪财，待部署妥定，方将敌人财物，按功给赏；第三条，军马进退，都须遵军帅命令。不奉命者斩，既退后，再令翻身力战，仍须前进；有畏缩不前者斩。军令既肃，壁垒一新，接连与塔塔儿部战了数次，塔塔儿人虽然奋力上前，怎奈寡不敌众，弱不敌强，终被那帖木真占了胜着，弄到一败涂地。塔塔儿部酋，依然逃去，塔塔儿前已屡败，势不能敌帖木真，所以叙笔从略。帖木真军追赶不及，方才收军。检查帐下，只阿勒坛、火察儿、答力台三人违令，私劫财物。帖木真愤甚，命哲别、忽必来两将，把他三人仁入，申明军法，拟令加刑。部下都屈膝哀求，代他乞免。帖木真道："你三人与我祖父，同出一源，我也何忍罪你，但你等既立我为部长，并誓遵我令，我自不敢以私废公。现由大众替你乞免，你等应悔过效诚，将功赎罪！"言讫，又命哲别、忽必来道："你去把他所得财物取来充公，休得代他隐饰！"哲别、忽必来依令而行，阿勒坛等亦退出帐外，未免怏怏失望。为后文往投汪罕张本。原来阿勒坛系忽都剌哈汗次子，是帖木真从叔；火察儿系也速该亲侄，是帖木真从弟；答力台系也速该胞弟，是帖木真叔父。帖木真做部长时，阿勒坛等首先拥戴，顾遵命令，所以帖木真记在胸中，有此劝勉。那三人颇自恃功高，背誓负约，这也是人心难料，防不胜防了。实是胡俗素乏礼义，所以致此。

帖木真召集宗族，与他密议道："塔塔儿的仇怨，我所切记，今幸战胜了他，他所有的百姓，男子尽诛戮，妇女各分做奴婢使用，方可报仇雪恨。"族众相率赞成。议定后，别勒古台出来，塔塔儿人也客扯连与别勒古台向颇认识，便问商议何事，别勒古台把真情说了，也客扯连便去传报塔塔儿人。塔塔儿人自知迟早一死，索性拚着了命，来攻帖木真营帐，亏得帖木真尚有防备，急命部下出来敌住，塔塔儿人杀他不过，复一哄儿走到山边倚山立寨，负隅死守。帖木真率军进攻，足足相持两日，方将山寨攻破。那时，塔塔儿人除妇女外，各执一刀，乱斫乱砍，彼此杀伤，几至相等。所谓困兽犹斗。及至塔塔儿的男子，丧亡殆尽，那时帖木真部下也好多死伤了。

帖木真查得泄漏军机，乃是别勒古台一人所致，便命别勒古台去拿也客扯连。别勒古台去了半晌，返报也客扯连查无下落，大约已死在乱军中，只有他一个女儿，现已掳到。帖木真不待说毕，便怒道："为你泄了一语，累得军马死伤，此后会议大事，你不准进来！"别勒古台唯唯遵命。帖木真复道："你掳来的女子现在何处？"别勒古台道："在帐外，我去押她进来。"

当下把那女押入帐中，衣冠颠倒，发鬓蓬松，战兢兢地跪在地上。帖木真喝声道："你父陷死咱们多人，就是碎尸万段，不足偿我部下的生命。你既是他的女儿也应斩首！"那女子更觳觫万状，抖做一团，勉强说了饶命二字。谁知才一开口，那种天生的娇喉，已似笙簧一般，送入帖木真耳中。帖木真不禁动了情肠，便道："你想我饶命么？你且抬起头来！"那女子闻言，慢慢儿地举首，由帖木真瞧将过去。只见她愁

眉半锁，泪眼微抬，仿佛是带雨海棠，约略似欺风杨柳。便默想道："似这般俊俏的面庞，恐我那两个妻室也不能及她。"随语道："要我饶你的命，除非做我的妾婢！"那女道："果蒙赦宥，愿侍帐下！"帖木真喜道："很好！你且至帐后梳洗去罢。"

说至此，当有帐后婢媪，前来搀扶那女，冉冉进去。帖木真才命别勒古台退出，复将营中应办的事情嘱咐诸将，然后至帐后休息。才入后帐，那女子已前来迎着，由帖木真携住她的纤手，赏鉴了好一会儿，只觉得丰容盛鬋，妆抹皆宜，新妆如绘。因柔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那女子道："我叫做也速干。"帖木真道："好一个也速干！"那女子把头一低，拈着腰带，一种娇羞的态度，几乎有笔难描。帖木真携她并坐，便道："你的父亲，实是有罪，你可怨我么？"比初见时言语如出两人。也速干答称不敢。帖木真笑道："你若做我的妾婢，未免有屈美人，我今夜便封你作夫人罢！"也速干屈膝称谢。帖木真即与她开饮，共牢合卺，情话喁喁，自傍晚起，直饮到昏黄月上，刁斗声迟，随令婢役等撤去酒肴，催也速干卸了艳妆，同入鸳帏，饱尝滋味。写也速干共寝时，与合答安不同，是为各人顾着身分。

翌晨，也速干先行起来安排妆束。帖木真也醒着了，也速干过去侍奉，但见帖木真睁着两眼，觑着自己的面庞，一声儿不出口。情魔缠住了。也速干不觉嫣然道："看了一夜，尚未清楚么？"帖木真道："你的芳容，令人百看不厌！"也速干道："堂堂一个部长，眼孔儿偏这么小，对我尚这般模样，若见了我的妹子也遂，恐怕要发狂了！"帖木真忙道："你的妹子在哪里？"也速干道："才与他夫婿成亲，现不知何处去了？"背父事仇，已是腼颜，还要添个妹子，不知她是何心肝！帖木真道："你妹子果有美色，不难找寻。"当即出帐命亲卒去寻也遂，嘱咐道："你如见绝色的妇女，便是那人。"

去了半日，那亲卒已牵一美妇进来。帖木真瞧着，芙蓉为面，秋水为眸，肤如凝脂，领如蝤蛴，状貌颇肖也速干，至绰约轻盈，又比也速干似胜一筹。便问道："你可名也遂么？"那妇答声称是。帖木真道："妙极了！你姊已在后帐，可进去一会。"也遂便入晤也速干，也速干便邀她同嫁帖木真。也遂道："我的丈夫，被他军人逐走了，我很是怀念，你为何叫我嫁那仇人？"也速干道："我塔塔儿人先去毒他父亲，所以反受其毒。他现在富贵得很，威武得很，嫁了他，有什么不好？胜似嫁那亡国奴哩！"也遂默然无语。已动心了。也速干又劝她数语，也遂道："他既为部长，年又盛强，料他早有妻子，我如何做他妾媵？"心已默许，不过想做正妻耳。也速干道："闻他已有一两个妻室。别人的心思，我不能料，若我的位置，情愿让与阿妹！"也遂徐答道："且待再商！"

语未毕，只听得一人接着道："还要商议什么？好一位姊姊，位置且让与妹子，做妹子的总要领情哩。"我亦云然。说至此，帐已揭开，龙行虎步的帖木真已扬眉进来。也遂慌忙失措，忙避至阿姊背后，不意阿姊反将她推出，正与帖木真撞个满怀，帖木真顺手揽住，也速干乘隙走出。看官，你想一个怯弱的妇女，如何能抗拒强人？若非殉节丧身，定然是随缘凑合，任人戏弄了。又是一种笔墨。

越日，帖木真升帐，令也遂侍右，也速干侍左，欲要好，大做小，也速干想明此理。各部众都上前庆贺。帖木真很是欣慰，不意也遂独短叹长吁，几乎要流下泪来。帖木真顾着，暗暗生疑，随叫木华黎传令，饬大众分部站立。众人依令行着，只有一个目光灼灼的少年形色仓皇，孑身立着。怪不得他。帖木真问他是什么人？那人道："我是也遂的夫婿。"直言不讳，难道想还你妻儿？帖木真怒道："你是仇人子孙，我倒不来拿你，你反自来送死，左右将他推出去，斩首完结！"不一刻，已将首级呈上。也遂从旁窥着，禁不住泪珠莹莹，退入后呜呜咽咽地哭了片刻，由也速干从旁婉劝，方才止泪。后来境过情忘，也乐得安享荣华了。这是妇女最坏处。

帖木真凯旋后，复思讨蔑里吉部。忽有人报蔑里吉人已由汪罕部下自行剿捕，把他部酋脱黑脱阿逐去，杀了他长子，掳了他妻孥，并人物牲畜，满载而归了。帖木真迟疑半晌，方道：

“由他去罢！”第二次生嫌。小子有诗咏道：

交邻有道莫贪财，利欲由来是祸胎。

谁酿厉阶生衅隙，蒙疆又复起兵灾。

后来帖木真与汪罕曾否失和，且至下回分解。

前回多叙战事，写得如火如荼，本回多述私情，写得又惊又爱。此如戏角登台，有武戏又有文戏；武戏必用几个武生，文戏必杂几个旦角，英雄儿女，陆续演出，方能使阅者餍目。小说亦然，然或词笔复沓，连篇一律，则味同嚼蜡，亦乏趣味。作者于帖木真得三美时，词意迭变，为个人各占身分，即为本书焕发精神，是即文字夺色处。

第 八 回
四杰赴援以德报怨　一夫拚命用少胜多

却说汪罕大掠蔑里吉部，得了无数子女牲畜回去享受，并没有遗赠帖木真，也未尝遣使报闻。帖木真尚是耐着，约汪罕去攻乃蛮。汪罕总算引兵到来，两军复整队出塞。闻不亦鲁黑汗在额鲁特地方，当即杀将过去。不亦鲁黑汗料不能敌，竟闻风远飏，越过阿尔泰山去了。帖木真麾众穷追，擒住他部目也的脱孛鲁，讯知不亦鲁黑已是远遁，只得收队回营。谁知甫到半途，突来了乃蛮余众，由曲薛吾撒八剌两头目统带，掩袭帖木真。帖木真驰入汪罕军，与汪罕再约迎战，汪罕自然应允。因天色已晚，两军各分驻营中，按兵静守了。

次日黎明，帖木真部下齐起，整备开仗，遥望汪罕营帐，上面有飞鸟往来，不觉惊诧异常。急命军士探明，返报汪罕营内，灯光犹明，只帐下却无一人！怪极！帖木真道："莫非他去了不成，我与他联军而来，他弃我远适，足扰我军心，我不如暂行退兵，待探听确实，再来未迟！"是亦所谓临事知惧者。嗣后探得汪罕系信札木合谗言，谓帖木真后必为变，因此不谋而去。回应札木合投降汪罕事。帖木真虽恨那汪罕，然犹因他误信谗人，曲为含忍。这是第三次生嫌。

未几，忽有人报称汪罕的部众，被乃蛮、曲薛吾等从后追袭，掠去辎重，连那儿子鲜昆的妻孥也被劫去了。帖木真道："谁叫他弃我归去？"言未已，又有人来报，汪罕遣使乞援。帖木真道："着他进来！"汪罕使入见，详述本部被掳情形，并言蔑里吉酋两子，先已作本部俘虏，今亦逃去。现虽遣将追击乃蛮，终恐不足胜敌。且闻贵部有四良将，所以特来求援，请速令四将与我同去！帖木真笑道："前弃我，今求我，是何用心？"来使道："前日误信谗言，所以速返，若贵部肯再发援兵，助我部酋，此后自感激不浅，就使有十个札木合，也无从进谗了。"来使颇善辞令。帖木真道："我与你部酋，情谊本不亚父子，都因部下谗间，因此生疑。现既情急待援，我便叫四良将与你同去，何如？"来使称谢。于是命木华黎、博尔朮、赤老温、博尔忽四杰，带着军马，随使同去。

行到阿尔泰山附近，遥闻喊声震地，鼓角喧天，料知前途定在开仗。登山瞭望，见汪罕部兵，被乃蛮军杀得大败亏输，七零八落地逃下阵来。木华黎等急忙下山，率兵驰去。那时汪罕已丧了二将，首领鲜昆马腿中箭，险些儿被敌人擒去。正危急间，木华黎等已到，便救出鲜昆，上前迎战。乃蛮头目曲薛吾等，虽已战胜，也未免乏力，怎经得一支生力军似生龙活虎一般，见人便杀，逢马便刺！不到几合，曲薛吾部下，渐渐却退，木华黎等愈战愈勇，把敌人杀得四散奔逃。曲薛吾等管命要紧，也只得弃了辎重落荒遁去。鲜昆的妻子及一切被掠人物，统已夺转，交鲜昆带回。

鲜昆返报脱里，脱里大喜道："从前帖木真的父亲，尝救我的危险，今帖木真又差四杰救我，他父子两个，真是天地间的好人！我今年已老了，此恩此德，如何报得！"本心未尝梏亡，如何后复变计。随命使召见四杰，只博尔朮前往，脱里奖他忠义，赠他锦衣一袭，金樽十具，复语道："我年已迈，将来这百姓，不知教谁人管领！我诸弟多无德行，只有一子鲜昆，也如没有一般。你回去与你主说，倘不忘前好，肯与鲜昆结为兄弟，使我得有二子，我也好安心了！"博尔朮奉命返报，帖木真道："我固视他为父，他未必视我如子，既已感恩悔过，我与鲜昆做弟兄，有何不可？"遂遣使再报汪罕，约会于土兀剌河岸，重修和好。脱里如约守候，帖木真当即前去，便在

土兀剌河岸，置酒高会，两下欢饮，甚是和洽，遂双方订约，对敌时一同对敌，出猎时一同出猎，不可听信谗言！必须对面晤谈，方可相信。约既定，帖木真遂认脱里为义父，鲜昆为义弟，告别而回。

既而帖木真欲与汪罕结为婚姻，拟为长子术赤，求婚脱里女抄儿伯姬。帖木真既认脱里为父，如何求其女为子妇？胡俗之不明伦序，于此可见。鲜昆子秃撒哈，亦欲求帖木真长女火真别姬为妻。帖木真以他女肯为子妇，己女亦不妨遣嫁。独鲜昆不乐，勃然道："我的女儿到他家去，向北立着；他的女儿到我家来，面南高坐，这如何使得。"于是婚议未谐。第四次生嫌。

札木合又乘隙思逞，密通阿勒坛、火察儿、答力台三人，令他们背叛帖木真归顺汪罕。三人素怀怨望，应上回。竟听了札木合的哄诱，潜归汪罕去讫。札木合遂语鲜昆道："帖木真为婚事未谐，与乃蛮部太阳汗私相往来，恐将图害汪罕。"鲜昆初尚不信，经阿勒坛等三人来作口证，鲜昆遂差人告脱里道："札木合闻知帖木真将害我等，宜乘他未发先行除他！"脱里道："帖木真既与我为父子，为什么反复无常？若果他有此歹心，天亦不肯佑他！札木合的说话，不可相信的！"

越数日，鲜昆又自陈父前，谓他的部下阿勒坛等前来投诚，亦这般通报，父亲何故不信？脱里道："他屡次救我，我不应负他。况我来日无多，但教我的骸骨，安置一处，我死了亦是瞑目！你要怎么干，你自去干着，总要谨慎方好哩！"既云不应负他，又云你自去干着，真是老悖得很。

鲜昆便与阿勒坛等，商量一条毒计出来。看官，你道是什么毒计？原来是佯为许婚，诱擒帖木真的法儿。既定议，即差人去请帖木真前来与宴，面订婚约。帖木真坦然不疑，只带了十骑，即日起行。道过明里也赤哥家中，暂时小憩。明里也赤哥尝隶帖木真麾下，至是告老还乡，与帖木真会着。帖木真即述赴宴的原因，明里也赤哥道："闻鲜昆前日妄自尊大，不欲许婚，今何故请吃许婚筵席，莫非其中有诈？不若以马疲道远为词，遣使代往，免致疏虞！"幸有此谏。

帖木真许诺，乃遣不合台、乞剌台两人赴席，自率八骑径归，静待不合台、乞剌台返报。孰意两日不至，乃复率数百骑，西行至中途候着。忽来了快足一名，说有机密事求见。当由部众唤入，那人向帖木真道："我是汪罕部下的牧人，名叫乞失里，因闻鲜昆无信，阳允婚事，阴设机谋，现已留下贵使，发兵掩袭。我恨他居心叵测，特来告变。贵部快整备对敌，他的军马就要到了！"帖木真惊着道："我手下不过数百人，哪能敌得住大队军马，我等回帐不及，快至附近山中，避他兵锋！"言毕，即刻拔营。行里许，至温都尔山，登山西望，没有什么动静，稍稍放心。是晚便在山后住宿。

天将明，帖木真侄儿阿勒赤歹，合赤温子。正在山上放马，适见敌军大至，慌忙报知帖木真。帖木真等住宿山后，所以未曾闻知。帖木真仓猝备战，恐寡不敌众，特集麾下商议。大众面面相觑，独畏答儿奋然道："兵在精不在多，将在谋不在勇，为主子计，急发一前队，从山后绕出山前，扼敌背后；再由主子率兵，截他前面，前后夹攻，不患不胜！"帖木真点首，便命术撤带做先锋，叫他引兵前去。术撤带置若罔闻，只用马鞭擦着马鬣噤不发声。畏答儿从旁瞧着，便道："我愿前去！万一阵殁，有三个黄口小儿，求主子格外抚恤！"帖木真道："这个自然！天佑着你，当亦不至失利。"蒙古专信天鬼，所以每事称天。畏答儿正要前行，帐下闪出折里麦道："我亦愿去。"折里麦素随帖木真麾下，也是个患难至交，至此愿奋勇前敌，帖木真自然应允，并语他道："你与畏答儿同去，彼此互为援应，我很为放怀。到底是多年老友，安危与共呢！"遣将不如激将。两将分军去讫。

帐下闻帖木真夸他忠勇，不由得愤激起来，大家到帖木真前愿决死战，连术撤带也摩拳擦掌有志偕行。正要你等如此。帖木真即命术撤带辖着前队，自己押着后队，齐到山前立阵。

是时畏答儿等已绕出山前，正遇汪罕先锋只儿斤，执着大刀迎面冲来。畏答儿也不与答话，便握刀与战。只儿斤是有名勇士，刀法很

熟，畏答儿抖擞精神与他相持，正在难解难分的时候，那畏答儿部下的军士，都大刀阔斧，向只儿斤军中冲杀过去。只儿斤军忙来阻挡，不料敌人统不畏死，好似疯狗狂噬，这边拦着，冲破那边，那边拦着，复冲破这边，阵势被他牵动，不由得退了下去。只儿斤不敢恋战，也虚幌一刀走了。畏答儿不肯舍去，策马力追。折里麦亦率众随上，那汪罕第二队兵又到，头目叫作秃别干。只儿斤见后援已到，复拨转马头，返身奋斗。折里麦恐畏答儿力乏，忙上前接着。秃别干亦杀将上来，当由畏答儿迎战。汪罕兵势越盛，畏答儿尚只孤军，心中一怯，刀法未免一松，被秃别干举枪刺来，巧中马腹，那马负痛奔回，畏答儿驾驭不住，被马掀倒地上。秃别干赶上数步，便用长枪来刺畏答儿，不防前面突来一将，将秃别干枪杆挑着，豁剌一响，连秃别干一支长枪，竟飞向天空去了。句法奇兀。秃别干剩了空手，忙拨马回奔。那将便救起畏答儿，复由敌人中夺下一马，令畏答儿乘着。畏答儿略略休息，又杀入敌阵去了。看官，你道那将是什么人，便是木撒带部下的前锋名叫兀鲁，力大无穷，所以吓退秃别干，救了畏答儿。兀鲁去追秃别干，汪罕第三队援兵又到，为首的叫作董哀。当下来截住兀鲁，又是一场恶战，木撒带驱兵进援，大家努力，把董哀军杀退。董哀方才退去，汪罕勇士火力失烈门，复领着第四队军来了。句法又变。木撒带大喝道："杀不尽的死囚！快上来试吾宝刀！"火力失烈门并不回答，便恶狠狠地携着双锤，来击木撒带。木撒带用枪一挡，觉来势很是沉重，料他有些勇力，遂格外留神，与他厮杀，大战数十合，不分胜负。兀鲁见木撒带战他不下，也拨马来助。火力失烈门毫不畏怯，又战了好几合，忽见对面阵中，竖着最高的旄纛，料知帖木真亲自到来，他竟撇下木撒带等来捣中军。木撒带等正思转截，那汪罕太子鲜昆，又率大军前来接应。这时木撒带等，只好抵敌鲜昆，不能回顾帖木真。帖木真身旁，幸有博尔术、博尔忽两将，见火力失烈门踹入，急上前对仗。两将是有名人物，双战火力失烈门，尚不过杀个平手，恼了帖木真三子窝阔台也奋身出斗，把他围住。火力失烈门恐怕有失，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竟向博尔忽当头一锤，博尔忽把头避开，马亦随动，火力失烈门乘这机会，跳出圈外，望后便走。博尔术等哪里肯舍，相率追去，那火力失烈门引他驰入大军，复翻身来战，霎时间各军齐上，把博尔术等困住垓心。博尔术等虽知中计，无如事到其间，无可奈何，只得拚命鏖战，与他争个你死我活！逐层写来，变幻不测。于是两军齐会，汪罕的兵胜过帖木真军五六倍，帖木真军，人自为战，不管什么好歹，统将爹娘所生的气力，一齐用出，尚杀不退汪罕军。

鲜昆下令道："今日不擒住帖木真，不得退军！"语才毕，忽有一箭射来，不偏不倚，正中鲜昆面上。鲜昆叫了一声，向后便倒，伏鞍而走。这支箭系由木撒带发出，幸得射着，遂趁势追赶鲜昆。鲜昆军恰尚不乱，且战且走。木撒带追一程，恐前途遇伏，中道旋师。帖木真望见敌兵渐退，亦遣使止住各将，不得穷追。于是各将皆敛兵归还。畏答儿独捧着头颅，狼狈回来。帖木真问他何故，畏答儿道："我因闻旋师的命令，免胄断后，不意脑后中了流矢，痛不可忍，因此抱头趋归。"帖木真垂泪道："我军这场血战，全由你首告奋勇，激动众心，因得以寡敌众，侥幸不败。你乃中着流矢，教我也觉得痛心！"遂与并辔回营，亲与敷药，令他入帐卧着。自己检点将士，伤亡虽有数十人，还幸不至大损。惟博尔术、博尔忽及窝阔台三人，尚未见到，忙令兀鲁、折里麦等带着数十骑，前去找寻。

看官，上文说他三人，被火力失烈门率军围着，两下恶斗。这时两军皆退，三人尚没有回营，莫非阵殁了不成？看官不要性急，待小子补叙出来。原来博尔术、博尔忽及窝阔台三人，被火力失烈门引兵围住，正在万分危急的时候，幸亏木撒带射中鲜昆，各军多已退去，火力失烈门亦被牵着，不免顾此失彼，三人遂并力上前夺路而走，及至杀出重围，人已困了，马也乏了，窝阔台且项上中箭，鲜血直流，由博尔忽将他颈血咂去，拣一僻静的地方歇了一宿，方才回来。那时兀鲁、折里麦等，足足找寻了一夜始得会着。小子有诗叹道：

天开杀运出胡儿，奔命疆场苦不辞。
待到功成身已老，白头徒忆少年时！

欲知后事如何，且由下回交代。

帖木真之待汪罕，不可谓不厚，而汪罕则时怀猜忌，谋害帖木真，天道有知，宁肯佑之！当鲜昆妻子被掠之时，若非四杰赴援，则被掠者何自归还？乃不思报德，阳许婚而阴设阱，诱帖木真而帖木真不至，鲜昆当日，宜亦因计之未成，而幡然悔悟，借以弭衅可也，不此之图，犹欲潜师掩袭，出其不备，彼自以为得计，而其如天意之不容何哉！史称温都尔山之役，为帖木真一生有名战事，蒙古人至今称道之。作者叙述此战，亦觉精警绝伦，文生事耶，事生文耶！有是事不可无是文，读罢当浮一大白！

第 九 回
责汪罕潜师劫寨　杀脱里恃力兴兵

却说博尔术、博尔忽及窝阔台三人回营，由帖木真慰劳毕，博尔忽道："汪罕的兵众虽已暂退，然声势尚盛，倘若再来，终恐众寡不敌，须要别筹良策为是！"帖木真半晌无言，木华黎道："咱们一面移营，一面招集部众，待兵势已厚，再与汪罕赌个雌雄。若破了汪罕，乃蛮也独立不住，怕不为我所灭！那时北据朔漠，南图中原，王业亦不难成呢！"志大言大，后来帖木真进取之策，实本此言，可见兴国全在得人。帖木真鼓掌称善，当即拔营东走，竟至巴勒渚纳，即班珠尔河。暂避军锋。天寒水涸，河流皆浊，帖木真慷慨酌水，与麾下将士设誓河旁，凄然道："咱们患难与共，安乐亦与共，若日久相负，天诛地灭！"将士闻言，争愿如约，欢呼声达数里。

当下命将士招集部众。不数日，部从渐集，计得四千六百人。帖木真分作两队，一队命兀鲁领着，一队由自己统带。整日里行围打猎，贮作军粮。畏答儿疮口未痊，亦随着猎兽，帖木真阻他不从，积劳之下，疮口复裂，竟致身亡。帖木真将他遗骸葬在呼恰乌尔山，亲自致祭，大哭一场。军士见主子厚情，各感泣图报。帖木真见兵气复扬，遂令兀鲁等出河东，自率兵出河西，约至弘吉剌部会齐。

既到弘吉剌部，便命兀鲁去向部酋道："咱们与贵部本属姻亲，今如相从，愿修旧好；否则请以兵来，一决胜负！"那部酋叫作帖儿格阿蔑勒，料非帖木真敌手，便前来请附。帖木真与他相见，彼此叙了姻谊，两情颇洽。这姻谊出自何处？原来帖木真的母亲诃额仑及妻室孛儿帖统是弘吉剌氏，所以有此情好。弘吉剌部在蒙古东南，他既愿为役属，东顾可无忧了。帖木真便率领全军向西进发，至统格黎河边下营，遣阿儿该、速客该两人，驰告汪罕，大略道：

父汪罕！汝叔古儿罕即《本纪》菊儿。尝责汝残害宗亲之罪，逐汝至哈剌温之隘，汝仅遗数人相从。斯时救汝者何人？乃我父也。我父为汝逐汝叔，夺还部众，以复于汝，由是结为昆弟，我因尊汝为父。此有德于汝者一也！父汪罕！汝来就我，我不及半日而使汝得食，不及一月而使汝得衣。人问此何以故？汝宜告之曰：在木里察之役，大掠蔑里吉之辎重牧群，悉以与汝，故不及半日而饥者饱，不及一月而裸者衣。此有德于汝者二也！曩者我与汝合讨乃蛮，汝不告我而自去，其后乘我攻塔塔儿部，汝又自往掠蔑里吉，虏其妻孥，取其财物牲畜，而无丝毫遗我，我以父子之谊未尝过问。此有德于汝三也！汝为乃蛮部将所掩袭，失子妇，丧辎重，乞援于我。我令木华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四良将，夺还所掠以致于汝。此有德于汝者四也！昔者我等在兀剌河滨两下宴会，立有明约：譬如有毒牙之蛇，在我二人中经过，我二人必不为所中伤，必以唇舌互相剖诉，未剖诉之先不可遽离。今有人于我二人构谗，汝并未询察，而即离我，何也？往者我讨朵儿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只兀、弘吉剌诸部，如海东鸷鸟之于鹅雁，见无不获，获则必致汝。汝屡有所得而顾忘之乎？此有德于汝者五也！父汪罕！汝之所以遇我者，何一可如我之遇汝？汝何为恐惧我乎？汝何为不自安乎？汝何为不使汝子汝妇得宁寝乎？我为汝子，曾未嫌所得之少，而更欲其多者；嫌所得之恶，而更欲其美者。譬如车有二轮，去其一则牛不能行，遗车于道，则车中之物将为盗有；系车于牛，则牛

困守于此将至饿毙；强欲其行而鞭箠之，牛亦惟破额折项，跳跃力尽而已！以我二人方之，我非车之一轮乎？言尽于此，请明察之！

又传谕阿勒坛、火察儿等道：

汝等嫉我如仇，将仍留我地上乎？抑埋我地下乎？汝火察儿，为我捏坤太石之子，曾劝汝为主而汝不从；汝阿勒坛，为我忽都剌哈汗之子，又劝汝为主而汝亦不从。汝等必以让我，我由汝等推戴，故思保祖宗之土地，守先世之风俗，不使废坠。我既为主，则我之心，必以俘掠之营帐牛马、男女丁口，悉分于汝；郊原之兽，合围之以与汝，山薮之兽，驱迫之以向汝也。今汝乃弃我而从汪罕，毋再有始无终，增人笑骂！三河之地，三河指土拉河、鄂尔昆河、色楞格河，皆为汪罕所居地。汝与汪罕慎守之，勿令他人居也！

又传语鲜昆道：

我为汝父之义儿，汝为汝父之亲子，我父之待尔我，固如一也。汝以为我将图汝，而顾先发制人乎？汝父老矣！得亲顺亲，惟汝是赖，汝若妒心未除，岂于汝父在时，即思南面为王，贻汝父忧乎？汝能知过，请遣使修好；否则亦静以听命，毋尚阴谋。

汪罕脱里见着二使，倒也不说什么，只说着我无心去害帖木真。阿勒坛、火察儿等模棱两可。惟鲜昆独愤然道："他称我为姻亲，怎么又常骂我？他称我父为父，怎么又骂我父忘恩负义？我无暇同他细辩，只有战了一仗罢！我胜了，他让我；他胜了，我让他！还要遣什么差使，讲什么说话！"真是一个蛮牛。

言毕，即令部目必勒格别乞脱道："你与我竖着旄纛，备着鼓角，将军马器械一一办齐，好与那帖木真厮杀哩！"

阿儿该等见汪罕无意修好，随即回报帖木真。帖木真因汪罕势大，未免有些疑虑起来，木华黎道："主子休怕！我有一计，管教汪罕败亡。"帖木真急忙问计，木华黎令屏去左右，遂与帖木真附耳道："如此！如此！"不说明妙。喜得帖木真手舞足蹈，当下将营寨撤退，趋回巴勒渚纳，途遇豁鲁剌思人搠干思察罕等叩马投诚；又有回回教徒阿三亦自居延海来降，帖木真一律优待。

到了巴勒渚纳，忽见其弟合撒儿狼狈而来。帖木真问故，合撒儿道："我因收拾营帐，迟走一步，不料汪罕竟遣兵来袭，将我妻子掳去；若非我走得快，险些儿也被掳了。"帖木真愤然道："汪罕如此可恶！我当即率兵前去，夺回你的妻子，何如？"旁边闪出木华黎道："不可！主子难道忘记前言么？"帖木真道："他掳我弟妇并我侄儿，我难道罢了不成？"木华黎道："咱们自有良策，不但被掳的人可以归还，就是他的妻子，我也要掳她过来。"帖木真道："你既有此良谋，我便由你做去。"木华黎遂挽了合撒儿手同入帐后，两人商议了一番，便照计行事。葫芦里卖什么药。

不数日，闻报答力台来归，帖木真便出帐迎接。答力台磕头谢罪，帖木真亲自扶着，且语道："你既悔过归来，尚有何言？我必不念旧恶！"答力台道："前由阿儿该等前来传谕，知主子犹念旧好，已拟来归，只因前叛后顺，自思罪大，勉欲立功折赎。今复得木华黎来书，急图变计，密与阿勒坛等商议，除了汪罕，报功未迟，不意被他察觉，遣兵来捕，所以情急奔还，望主子宽恕！"木华黎之计，已见一斑。帖木真道："阿勒坛等已回来么？"答力台道："阿勒坛、火察儿等恐主子不容已他去了，只有浑八邻与撒哈夷特部呼真部随我归降，诸乞收录！"帖木真道："来者不拒，你可放心！"当下见浑八邻等，都用好言抚慰编入部下。一面整顿军马，自巴勒渚纳出师，将从斡难河进攻汪罕。

甫到中途，忽见合里兀答儿及察兀儿罕两人跨马来前，后面带着了一个俘虏，不由得惊喜起来，便即命二人就见。二人下骑禀道："日前受头目合撒儿密令，叫我两人去见汪罕。汪罕信我虚言，差了一使，随我回来，我两人把他擒住，来见主子。"帖木真道："你对汪罕如何说法？"二人道："合撒儿头目想了一计，假说是往

降汪罕，叫我先去通报，汪罕中了这计，所以命使随来。”

言未已，那合撤儿已从旁闪出，便向二人道：“叫来人上来！”二人便将俘虏推至。合撤儿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那人道：“我叫亦秃儿干，”说到干字，已由合撤儿拔刀出鞘，砉然一声，将那人斩为两段。奇极怪极。

帖木真惊问道：“你我何故骤斩他人？”合撤儿道：“要他何用，不如枭首！”帖木真道：“你莫非想报妻子的仇么？”合撤儿道：“妻子的仇怨，原是急思报复，但此等举动，统是木华黎教我这般的。”帖木真道：“木华黎专会捣鬼，想其中必有一番妙用！”合撤儿道：“木华黎教我遣使伪降，捏称哥哥离我，不知去向；我的妻子，已被父汪罕留着，我也只可来投我父，若能念我前劳，许我自效，我即束手来归，谁意汪罕竟中我诡计，叫了这个送死鬼到来见我，我的刀已闲暇得很，怎么不出出风头？”言毕大笑。木华黎之计，于此尽行叙出。

帖木真道：“好计！好计！以后当如何进行？”木华黎已趋至，便道：“他常潜师袭我，我何不学他一着？”总算还报。合里兀答儿道：“汪罕不防我起兵，这数日正大开筵席，咱们正好掩袭哩。”木华黎道：“事不宜迟，快快前去！”于是不待下营，倍道进发，由合里兀答儿为前导，沿客鲁伦河西行。将至温都儿山，合里兀答儿道：“汪罕设宴处，就在这山上。”木华黎道：“咱们潜来，他必不备，此番正好灭他净尽，休使他一人漏网！”帖木真道：“他在山上闻我兵突至，必下山逃走，须断住他的去路方好哩。”木华黎道：“这个自然！”当下命前哨冲上山去，由帖木真自率大队，绕出山后，扼住敌人去路。计划既定，随即进行。是时汪罕脱里正与部众筵宴山上，统吃得酩酊大醉，酒意醺醺，猛听得呼哨一声，千军万马，杀上山来。大众慌忙失措，人不及甲，马不及鞍，哪里还敢抵御敌军！霎时间纷纷四散，统向山后逃走。甫至山麓，不意伏兵齐集，比上山的兵马，多过十倍，大众叫苦不迭，只得硬着头皮，上前厮杀。谁知杀开一层，又是一层，杀开两层，复添两层，整整地打了一日夜，一人不能逃出，只伤亡了好几百名。次日又战，仍然如铜墙铁壁一般，没处钻缝。到了第三日，汪罕的部众，大都困乏，不能再战，只好束手受缚。帖木真大喜，饬部下把汪罕军一齐捆缚，定当由自己检明，单单少了脱里父子。再向各处追寻，茫如捕风，不知去向。又复讯问各俘虏，只有合答黑吉道：“我主子是早已他去了！我因恐主子被擒，特与你战了三日，教他走得远着。我为主子受俘，死也甘心，要杀我就杀，何必多问！”帖木真见他气象纠纠，相貌堂堂，不禁赞叹道：“好男子！报主尽忠，见危授命！但我并非要灭汪罕，实因汪罕负我太甚，就使拿住汪罕脱里，我也何忍杀他？你如肯谅我苦衷，我不但不忍杀你，且要将你重用！”说着，便下了座，亲与解缚，合答黑吉感他情义，遂俯首归诚了。帖木真善于用人。此时合撤儿的妻子，早由合撤儿寻着挈了回来。还有一班被虏的妇女，由帖木真检阅，内有两个绝代丽姝，乃是汪罕的侄女，一名亦巴合、一名莎儿合。亦巴合年长，帖木真纳为侧室；莎儿合年轻，与帖木真四子年龄相仿，便命为四子妇。姊做庶母，妹做子妇，绝好胡俗。其余所得财物，悉数分给功臣。大家欢跃，自在意中，不消细说。

且说汪罕脱里领着他儿子鲜昆从山侧逃走，急急如漏网鱼，累累如丧家狗，走到数十里之遥，回顾已静无声响，方敢少息。脱里仰天叹道：“人家与我无嫌，我偏要疑忌他，弄得身败名裂，国亡家破，怨着谁来！”悔已迟了。鲜昆闻言，反怪着父亲多言，顿时面色改变，双目圆睁。脱里道：“你闯了这般大祸，还要怪我么？”鲜昆道：“你是个老不死的东西！你既偏爱帖木真，你到他家去靠老，我要与你长别了！”该死。言讫自去。剩得脱里一人，孑影凄凉，踽踽前行。走至乃蛮部境上，沿鄂昆河上流过去，偶觉口渴，便取水就饮。谁知来了乃蛮部守将，名叫火力速八赤，疑脱里是个奸细，把他拿住，当下不分皂白，竟赏他一刀两段！还有鲜昆撇了脱里，自往波鲁土伯特部劫掠为生，经部人驱逐，逃至回疆，被回酋擒住，也将他斩首示众！克烈部从此灭亡。可为背亲负义者鉴。

单说乃蛮部将火力速八赤杀了脱里，即将他首级割下，献与太阳汗。太阳汗道："汪罕是我前辈，他既死了，我也要祭他一祭。"遂将脱里头供在案上，亲酌马奶作奠品，复对脱里头笑道："老汪罕多饮一杯，休要客气！"语未毕，那脱里头也晃了一晃，目动口开，似乎也还他一笑。太阳汗不觉大惊，险些儿跌倒地上。帐后走出一个盛妆的妇人，娇声问道："你为什么这般惊慌？"太阳汗视之乃是爱妻古儿八速，便道："这，这死人头都笑起我来，莫非有祸祟不成！"实是不祥之兆。古儿八速道："好大一个主子，偏怕这个死人头，真正没用！"说着，已轻移裙履，走近案旁，把脱里头携在手中，扑的一掷，跌得血肉模糊。太阳汗道："你做什么？"古儿八速道："不但这死人头不必怕他，就是灭亡汪罕的鞑子，也要除绝他方好！"乃蛮素遵回教，所以叫蒙人为鞑子。太阳汗被爱妻一激，也有些胆壮起来，便将脱里头踏碎。一面向古儿八速道："那鞑子灭了汪罕，莫不是要做皇帝么？天上只有一个日，地上如何有两个主子！我去将鞑子灭了，可好么？"古儿八速道："灭了鞑子，他有好妇女，你须拿几个给我，好服侍我洗浴，并替我挤牛羊乳！"慢着，恐怕你要给人。太阳汗道："这有何难！"遂召部将卓忽难入帐，语他道："你到汪古部去，叫他做我的右手，夹攻帖木真。"卓忽难唯唯遵命，忽有一人入帐道："不可，不可！"正是：

毕竟倾城由哲妇，空教报国出忠臣。

欲知入帐者为谁，且至下回表明。

《元史》称汪罕为克烈部，所居部落，即唐时回纥地，是汪罕非部名，乃人名也。然《本纪》又云，汪罕名脱里，受金封爵为王，则汪罕又非人名；若以汪王同音，罕汗同音，疑汪罕为称王称汗之转声，则应称克烈部汪罕，何以史文多单称汪罕，未尝兼及克烈乎？《太祖纪》又云："克烈部札阿绀孛者，部长汪罕之弟也。"即云部长，又云汪罕，词义重复。要之蒙汉异音，翻译多讹，本书以汪罕为统称，以脱里为专名，似较明显，非谬误也。

汪罕之亡，为子所误；乃蛮之亡，为妇所误。妇子之言，不可尽信也如此！然脱里未尝不负恩，太阳汗未尝不好战。祸福无门，人自召之，读此可以知戒，文字犹其余事耳。

第　十　回
纳忽山孱主亡身　斡难河雄酋称帝

却说太阳汗欲攻帖木真，遣使卓忽难至汪古部欲与夹击，帐下有一人进谏道："帖木真新灭汪罕，声势很盛，目下非可力敌，只宜厉兵秣马，静待时衅，万万不可妄动呢！"太阳汗瞧着，乃是部下的头目，名叫可克薛兀撒卜剌黑，不禁愤愤道："你晓得什么？我要灭这帖木真，易如反掌哩！"好说大话的人，多是没用。遂不听忠谏，竟遣卓忽难赴汪古部。

看官，这汪古部究在何处？上文未曾说过，此处如何突叙！原来汪古部在蒙古东南，地近长城，已与金邦接壤，向与蒙古异种，世为金属，至是乃蛮欲联为右臂，乃遣使通好。难道是远交近攻之计么？汪古部酋阿剌兀思，既见了卓忽难，默念蒙古路近，乃蛮路远，远水难救近火，不如就近为是。主见既定，遂把卓忽难留住，至卓忽难催索复音，恼动了阿剌兀思，竟把他缚住送与帖木真，遂遣使赍酒六榼，作为赠品。帖木真大喜，优待来使，临别时，酬以马二千蹄，羊二千角，并使传语道："异日我有天下，必当报汝！汝主有暇，可遣众会讨乃蛮。"来使奉命去讫。

帖木真便集众会议，拟起兵西攻乃蛮。部下议论不一，有说是乃蛮势大，不可轻敌；有说是春天马疲，至秋方可出兵。帖木真弟帖木格道："你等不愿出兵，推说马疲，我的马恰是肥壮，难道你等的马恰都瘦弱么？况乃蛮能攻我，我即能攻乃蛮，胜了他可得大名、可享厚膊，胜负本是天定，怕他什么！"还有别勒古台道："乃蛮自恃国大，妄思夺我土地，我苟乘他不备，出兵往攻，就是夺他土地，也是容易哩！"此时木华黎如何不言？帖木真道："两弟所见，与我相同，我就乘此兴师了。"遂整备军马，排齐兵队，克日起行。汪克部亦来会，既到乃蛮境外，至哈勒合河，驻军多日，并没有敌军到来。

一年容易，又是秋风。帖木真决议进兵，祭了旄纛，命忽必来、哲别为前锋，攻入乃蛮。太阳汗亦发兵出战，自约同蔑里吉、塔塔儿、斡亦剌、朵尔班、哈答斤、撒儿助等部落及汪罕余众，作为后应。两军相遇于杭爱山，往来相逐。适帖木真前哨有一部役，骑着白马，因鞍子翻堕，马惊而逸，突入乃蛮军中，被乃蛮部下拿去，那马很是瘦弱，由太阳汗瞧着，与众谋道："蒙古的马瘦到这般，我若退兵，他必尾追，那时马力益乏，我再与战，定可制胜。"部将火力速八赤道："你父亦难赤汗，生平临阵，只向前进，从没有马尾向人；你今做主子，这般怯敌，倒不如令你妻来，还有些勇气！"对主子恰如此说，可见胡俗又无君臣。太阳汗的儿子，名叫屈曲律，也道："我父似妇人一般，见了这等鞑子，便说退兵，煞是可笑！"又是一个鲜昆。太阳汗听着，老羞成怒，遂命部众进战。

帖木真命弟合撒儿管领中军，自临前敌，指挥行阵。太阳汗登岭东望，但见敌阵里面，非常严整，戈铤耀日，旗旄蔽天，不由得惊叹道："怪不得汪罕被灭，这帖木真确是厉害呢！"正说着，只听得鼓角一鸣，敌军排墙而出，来攻本部，本部前哨各军，也出去迎战。你刀我剑，你枪我矛，正杀得天暗地昏，忽又闻了一声呼哨，那敌阵中拥出一大队弓箭手向本部乱射，羽镞四飞，当者立靡。自己正在惊惶，蓦来了一个部酋，猛叫道："太阳汗快退！帖木真部下的箭手，向是有名，不可轻犯的。"看官，你道这是何人？便是那先投汪罕后投乃蛮的札木合。原来札木合因汪罕败亡，转奔乃蛮部，此时见帖木真势盛，料知乃蛮必败，所以叫太阳汗退走。太阳汗闻言，越发惊心，哪里还耐得住，自然麾众西

奔。为这一走，遂令军心散乱，被帖木真追杀一阵，竟至七零八落，亏得日色已暮，帖木真已鸣金回军，方才收集败兵，暂就纳忽山崖扎住。此段叙述战事，与前数次又是不同。

是晚太阳汗正思就寝，忽报敌营中火光四起，了如明星，恐怕要来劫营，须赶紧防备。太阳汗急忙发令，饬部众严装以待，到了夜半，毫无影响，又思解甲息宿，那军探复来报道："敌营中又有火光哩。"太阳汗不能再睡，只好坐以待旦，营中也扰乱了一夜，片刻未曾合眼。

一到天明，闻报帖木真已率军前来，太阳汗急带了札木合上山了望，眼光中惟映着敌军杀气，前队有四员大将，威武逼人，差不多如魔家四将一般。便问札木合道："他四将是什么人？"札木合道："他是帖木真部下著名的四狗：一叫忽必来、一叫哲别、一叫折里麦、一叫速不台，统是铜额凿齿，锥舌铁心，专会噬人的。"太阳汗道："果真么？应离远了他！"遂拾级上升，又是数层，回望来军气焰越盛，为首的一员大将，骑着高头骏马，追风般的过来。又问札木合道："那后来的是何人？"札木合道："他叫兀鲁，有万夫不当之勇。帖木真临阵冲锋，尝要靠着他哩。"太阳汗道："这也须离了他，方好！"又走上几层山峦。返顾敌人，最后的押队大帅，龙形虎背，燕颔虬髯，相貌堂堂，威风凛凛，不由得惊叹道："好一个主帅！莫非就是帖木真么？"札木合道："不是帖木真，是哪个！"太阳汗不待说毕，即转身再上，几已走到山峰，方才立着。如此胆小，安能却敌？三段文字实从《左传》楚共王问伯州犁语脱胎而来，然亦可见札木合之心术。札木合尚未随上，语左右道："太阳汗初拟举兵，看蒙古军似小羔儿一般，方谓可食他的肉，剥他的皮；一经瞧着，便吓得什么相似，步步倒退，这等形状，定要被帖木真破灭了。我等须赶紧逃生，免与他一同受死！"说罢，遂率着左右下山，复差人至帖木真军，报称太阳汗实无能为，你等乘此上山，便好把他歼灭了。反复小人，我所最恨。

帖木真闻报，心中大喜，重赏来人去讫。原来帖木真本意，正要吓退太阳汗，所以夜间立营，专在营外放火，使他疑虑。日间却耀武扬威，摆着模样，令太阳汗不敢轻视。此时得了札木合的密报，正拟乘机进攻，大众统踊跃得很，巴不得立刻上山。独木华黎进言道："且慢！待至夜间未迟。我军且堵住山口，防他逸出便好哩。"帖木真便在山下扎营布阵。乃蛮兵也来争着，都被帖木真军杀回。当下恼了乃蛮将火力速八赤，一口气跑上山顶，向太阳汗道："帖木真来了，你为何不下山督战？"问了数声，并不见他回答，反叉着腰坐倒地上。火力速八赤道："不能下山督战，只好上山固守，奈何噤不发声？"太阳汗仍然不答。火力速八赤又高声道："你妇古儿八速，已盛妆待你凯旋，你快起来杀敌罢！"借古儿八速以激之，可见太阳汗平日之怕妻。语至此，方闻太阳汗缓语道："我，我疲乏极了！明，明日再战。"等你不得奈何？火力速八赤摇头而返，只令部众上山守着。转瞬间，夕阳西下，夜色微茫，帖木真营内，毫无动静，乃蛮军因昨宵失睡，未免神志昏迷，多半卧着山前到黑甜乡去了。不意睡魔未去，强敌纷乘，有几个不曾起立，已做了无头之鬼，有几个方才动身，便做了无足之夫。只有火力速八赤，带着几名勇士，前来拦截，与帖木真军混战多时，恰也丝毫不让，怎奈众志已离，土崩瓦解，单靠这几个力士，济什么事，眼见得力竭身亡，同登鬼箓了。火力速八赤实是一个莽夫，乃蛮之亡，彼实主之，惟一死报主，情尚可恕。

帖木真瞧着道："乃蛮部下，有此勇夫，若个个如此，咱们何能取胜？可惜我不能生降他呢！"言下黯然。那时部下争逐乃蛮军，乃蛮军都上山逃走，欲向山顶绕越山后，不防山后统是峭崖，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只好拚着命逃将下去，十个人跌死八九个，就是侥幸不死，也是断脰折胫了。太阳汗尚在山上卧着，缩做一团，被帖木真部下搜着，好似老鹰捕小鸡，一把儿将他抓住。还有杀不尽的乃蛮军士，统跪地乞降。余如朵儿班、塔塔儿、哈答斤、撒儿助诸部落亦俱投诚。只太阳汗子屈曲律，及蔑里吉部酋脱黑脱阿，即《元史》脱脱。相偕遁去。帖木真率兵穷追，顺道至乃蛮故帐，把子女牲畜尽行夺取，连太阳汗妻古儿八速亦一并拿住。当下升

帐，先将太阳汗推入，约略问了数声，太阳汗觳觫万状。帖木真笑道："这等没用的家伙，留他何用！"命即斩讫，次将古儿八速献上。用一献字妙。她不待帖木真开口，便竖着柳眉，振起珠喉道："可恨你这鞑子！灭我部落，杀我夫主，我也为你所擒，有死而已，何必多问。"说着，把头向案撞去。如果撞死，也好保全名节。不意帖木真已举起双手，顺势把她头托住，偶觉得一种芬芳沁入心脾，凝眸细盼，蝉鬓鸦鬟，光采可鉴。再举起她的面庞儿，益发目眩神迷，眼如秋水，脸似朝霞，虽带着几分颦皱，愈觉得楚楚可怜。不禁失声道："你恨着咱们鞑子，我偏要你做个鞑婆！"调侃语不可少。古儿八速把头移开，垂泪笑道："我是乃蛮皇后呵！怎肯做你妾媵？"语已软了。帖木真道："你不肯做妾媵，也有何难！我便教你做皇后何如？"古儿八速闻了这语，随把帖木真瞟了一眼，复低着首道："我却不愿！"这是假话。帖木真知她芳心已动，便命投降的妇女拥她入内，一面发落余虏，一面安排牲醴与古儿八速成婚。是夕，在乃蛮故帐中，同古儿八速行交拜礼，礼制如蒙古例。礼毕，大开筵席，与众共欢。只有一个古儿八速，是独享的权利。酒阑席散，帖木真步入帐后，就搂住古儿八速同入寝帏。古儿八速已不如从前的抗命，半推半就，又喜又惊，一夜的枕席风光，似比故夫胜过十倍。以太阳汗比帖木真，强弱迥殊，宜乎胜过十倍。嗣是死心塌地，侍奉那帖木真，帖木真也格外爱宠，比也速干姊妹等，尤加亲昵，这且慢表。

且说帖木真既灭了乃蛮，复西追蔑里吉部酋脱黑脱阿，到了喀喇喀拉额西河，见脱黑脱阿背水而阵，即麾众杀去。战了数十回合，脱黑脱阿败走。帖木真军赶了一程，擒不住脱黑脱阿，只虏了他的子妇及他部众数百人。帖木真见被虏的妇人颇有姿色，问明底细，乃是脱黑脱阿子忽都的妻室，便唤第三子窝阔台入见，把妇人给他，窝阔台自然心喜，不在话下。蒙俗专喜纳再醮妇，不知何故？正拟率兵再进，忽有蔑里吉部人来献一个女子，父名答亦儿兀孙，女名忽阑。帖木真道："你为何今日才行献女？"答亦儿兀孙道："途次为巴阿邻种人诺延所阻，留我住了三宿，因此来迟。"帖木真道："诺延在哪里？"答亦儿兀孙道："诺延也随来投诚。"帖木真怒道："诺延留你女儿，敢有什么歹心？"便命左右出帐去拿诺延，那女子忽阑道："诺延恐途中有乱兵，所以留住三日，并没有意外邪心。我的身体原是完全，若蒙收为婢妾，何妨立即试验！"胡女无耻如此，可叹。言未毕，诺延已由左右推入，也禀着道："我只一心奉事主人，所有得着美女好马一律奉献，若有歹心，情愿受死！"帖木真点首，便命答亦儿兀孙及诺延出帐，自己挈着女子忽阑，亲加试验去了。过了半日，帖木真复召诺延入见，与语道："你果秉性忠诚，我当给你要职。"诺延称谢而出。独答亦儿兀孙未得赏赐，不免失望，暗中联络蔑里吉降众，叛走色楞格河滨，筑寨居住。嗣由帖木真遣将往讨，小小一个营寨，不值大军一扫，霎时间踏成平地。所有叛众，尽作鬼奴。答亦儿兀孙也杳无下落。最不值得。帖木真闻叛徒已平，遂进兵追袭脱黑脱阿。到了阿尔泰山，岁将残腊，便在山下设帐过年。既有古儿八速复有忽阑女子，途中颇不寂寞。

越岁孟春，闻脱黑脱阿逃至也儿的石河上，与屈曲律会合，当即整治军马，逐队进发。适斡亦剌部酋忽都哈别乞穷蹙来降，遂令他作为向导，直至也儿的石河滨。脱黑脱阿等仓猝抵御，战了半日，部下已杀伤过半，势将溃散。那帖木真军恰是厉害，一阵乱箭竟将脱黑脱阿射死。只有他四子逃免。屈曲律亦带了蔑里吉部余众，及乃蛮部遗民，投奔西辽去了。西辽国的源流，后文再详，今且慢表。

且说帖木真既逐去屈曲律等，恐道远师劳，不欲穷追，便下令旋师。临行时忽闻札木合被人拿到，当由帖木真召见来人。来人告道："我是札木合的伴当，因惧主子天威，不敢私匿，所以将他拿来！"帖木真尚未回答，只听帐外有喧嚷声，便喝问何事？左右道："札木合在外面说话哩。"帖木真道："他说什么？"左右道："他说老鸦会拿鸭子，奴婢能拿主人。"帖木真点头道："说得不错！"便命左右将来人绑出，叫他在札木合面前杀讫。并着合撒儿传语道："札木合，你我本系故交，我先曾受你的惠，不敢相

忘，你何故离了我去？如今既又相合，不防做我的伴当，我却不是记仇忘恩的！况我与汪罕厮杀，你也曾与汪罕离开；及与乃蛮厮杀，你又将乃蛮实情通告我军，我亦时常惦念，劝你不要多心，留在我帐下罢！”札木合叹道：“我前时与汝主相交，情谊很密，后因被人离间，所以彼此猜疑，我今日羞与汝主相见。汝主已收服各部，大位子定了，从前好做伴时，我不与做伴；如今他为大汗，要我做伴什么？他若不杀我呵，似肤上虮虱，背上芒刺一般，反教汝主不得心安！天数难逃，大福不再，不如令我自尽罢！”合撒儿入报帖木真，帖木真道：“我本不忍杀他，他欲自尽，依他便了！”猫哭老鼠假慈悲。札木合即日自杀，帖木真命用厚礼葬了。当下奏凯东还，到了斡难河故帐，与母妻欢叙，大家畅慰。恐孛儿帖未免吃醋。宋宁宗开禧三年冬月，大书年月。帖木真大会部族于斡难河。建着九斿白旗，顺风荡漾，上面坐着八面威风的帖木真，两旁侍从森列，各部酋先后进见，相率庆贺。帖木真起坐答礼，各部酋齐声道：“主子不要多礼，我等愿同心拥戴，奉为大汗！”帖木真踌躇未决，合撒儿朗声道：“我哥哥威德及人，怎么不好做个统领？我闻中原有皇帝，我哥哥也称着皇帝，便好了！”快人快语。部众闻言，欢声雷动，统呼着皇帝万岁！只有一人闪出道：“皇帝不可无尊号，据我意见，可加‘成吉思’三字！”众视之，乃是阔阔出，平时好谈休咎，颇有应验。遂同声赞成道：“很好！”帖木真也甚喜欢，遂择日祭告天地，即大汗位，自称成吉思汗。“成吉思”三字的意义：成者大也，吉思，最大之称。《元史》作青吉斯。嗣复在杭爱山下建了雄都，审度形势，地名叫作喀喇和林。小子叙述至此，只好把帖木真三字搁起，以后均名成吉思汗，且系以俚句道：

旄纛居然建九斿，朔方气象有谁侔？
岂真王气钟西北，特降魔王括九州！

欲知以后情形，容至下回再述。

乃蛮势力过于帖木真，卒因主子孱弱，部将粗鲁，以致灭亡。古儿八速激成兵衅，被虏以后，初意尚欲殉节，似非他妇女比，迨闻作皇后，即降志相从，长舌妇之不可恃也如此！以视火力速八赤犹有惭色。可见家有哲妇，尚不若夫若也。若札木合之反复无常，死当其罪，史录谓札木合权略，次于项籍、田横，而胜于袁绍、公孙瓒，毋乃过于重视耶！惟不愿再事帖木真，较诸奴颜婢膝犹差一间。作者抑扬尽致，褒贬得宜，而于描摹处尤觉逼真，是小说家，亦良史家也！

第十一回
西夏主献女乞和　蒙古军入关耀武

却说成吉思汗即位后，大封功臣，除兄弟封王外，以木华黎为首，博尔术次之，封他为左右万户；其余诸将，按功给赏，共九十五人，各封千户。又因术撤带临敌敢先，得平汪罕、乃蛮两大部，特命他世统兀鲁兀四千人，又赏他一个特别的禁脔。看官！你道这禁脔是什么东西？就是前回说起的汪罕女子亦巴合。亦巴合自被掳后，曾为成吉思汗的侧室，至是不知什么缘故赐与术撤带。相传亦巴合出帐时，成吉思汗曾语她道："我不是嫌你无性行，无颜色，亦不曾说你身体不洁，不过因术撤带从征有功，所以将你赐他。"亦巴合默然趋出，成吉思汗命将妆资家产一律带去，只留下一只金杯做为纪念。自是亦巴合与术撤带遂做长久夫妻了。或说成吉思汗得一恶梦，以亦巴合为不祥，所以拨给，小子终不敢妄断，只就事叙事罢了。想是亦巴合不善房术之故。

封赏既毕，再宰牛杀马，大飨群臣。饮至半酣，成吉思汗问木华黎等道："人生世上，何事算为最乐？"木华黎道："荡平世界，统一乾坤，这是人生第一乐事。"成吉思汗道："是的，但尚知其一，不知其二。"博尔术道："臂名鹰，控骏骑，御华服，乘着暮春天气，出猎旷野，这也是人生乐事呢。"成吉思汗不答。博尔忽道："鹰鹘在天空搏击飞禽，凭骑仰观，倒也是人生一乐。"成吉思汗仍是不答，忽必来道："围猎的时候，众兽惊突，瞧着很是一乐。"成吉思汗摇头道："你等所说，统不及木华黎的志愿，但我与木华黎有同处，亦有异处。"群臣道："愿闻主子的乐事！"成吉思汗道："人生至乐，莫如杀灭仇敌，似摧枯木，夺他的骏马，得他的财物，并把他妻女掠回来，教她伴着寝室，这是最快乐的事情！"实是一个强盗思想，不知老天何故佑他？言毕，掀髯大笑。

嗣复语木华黎、博尔术道："平定朔漠，实是汝等功劳。我与汝等，譬如车有辕，身有臂，汝等宜善体我心，始终勿替方好！"木华黎遂进规取中原的计议。成吉思汗点首道："规画中原，须仗着你呢！"木华黎道："先图西夏，次图金，再次图宋，逐渐进行，总有成功的日子哩！"名论不刊。成吉思汗道："就从西夏开手罢！"政策既定，举酒尽欢。看官记着，是年岁次丙寅，即为成吉思汗即位之元年，历史上就称为元太祖元年。蒙古人以寅年肖虎，称为虎儿年，点醒眉目。这且按下。

且说西夏建国源流甚远，始祖拓跋思恭，乃朔方党项部后裔。唐末黄巢作乱，拓跋思恭入援，以功封夏国公，赐姓李，世称夏州，就在蒙古南境。传至元昊，拓地渐广，僭号称帝，定都兴庆，有雄兵五十万，屡寇宋边。金兴以后，西夏渐衰，且屡有内乱，当李仁孝嗣位时，奸臣擅权，国势岌岌，幸亏金世宗发兵扶助，削平乱事，国乃不亡，只以后专为金属。仁孝殁后，子纯祐嗣；仁孝从弟李安全篡位自主，国中又复不靖。适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有志南下，于是气息奄奄的西夏国，遂首当其冲了。叙明西夏始末，为致亡之因。成吉思汗本拟即日发兵，因初登大位，不免有一番经营，如筑宫室，设堡寨，定官制，正陛仪，统是创始举行，不是一月两月可办就的。光阴易过，又是一年，拟整顿军马，南攻西夏。俄闻吐麻部作乱，乃命博尔忽率兵往讨。吐麻部在额尔齐斯河附近，系属蒙古东北境。从前成吉思汗族人豁儿赤，自小作伴，尝语成吉思汗道："你若得做大汗，我要在你的部属内，拣美女三十人，作为妻妾，你休忘怀！"此次成吉思汗果然登位，便命他在降服百姓中，挑

选妇女三十个，以践前言。前言原是要践，但以三十人为妻，未免不端。

豁儿赤奉命而行，访得美貌女子，以吐麻部为最多，遂令吐麻部人忽都合别乞到部中去选美女。谁知部民不肯服从，竟将他拿住送与部酋。适值部酋都剌莎合儿病重去世，由其妻孛脱灰塔儿浑代为管辖，当下将忽都合别乞拘住。豁儿赤闻报，自然去报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即遣博尔忽率兵西征。博尔忽藐视吐麻部，行军时不曾戒备，将到吐麻部，日色已晚，便在林深径杂处扎住营寨。夜间忽起伏兵，竟将博尔忽军冲散，博尔忽措手不及，被吐麻部人杀死。四杰中死了一个。

警报传达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怒气勃勃，便欲自行往讨。木华黎、博尔术齐声谏阻，别荐都鲁伯为大将，引兵再发。都鲁伯惩着前辙，自然格外小心，他在博尔忽殉难地方，设着空营，虚张旗帜，自己却领了健卒，由间道绕入吐麻部。那吐麻部内的女酋，闻知博尔忽杀死，喜得什么相似，在帐中摆着筵席，与众饮酒。想是再嫁的预兆。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突被那都鲁伯军一拥而入，大家吓得魂飞天外，连躲避都来不及，个个束手就缚。女酋孛脱灰塔儿浑逃入帐后潜藏，正遇那忽都合别乞由都鲁伯军放出，导入搜寻，四面一瞧，已被窥着，当由忽都合别乞把女酋牵出，拦腰一抱，大踏步去了。得趣。此外如帐外的百姓，统由都鲁伯军一并拿住驱至斡难河。成吉思汗遂命豁儿赤就掳来的妇女中，挑了三十人轮流伴宿。夜夜换新人，豁儿赤不怕死么？只女酋孛脱灰塔儿浑赏给了忽都合别乞，忽都合自然称心，女酋亦不得已相从，总算是怨女旷夫，各得其所了。总算成吉思汗惠泽。

于是往攻西夏，连拔数城。会闻西北吉里吉思荒原，有二部遣使通好，一部名伊德尔讷呼，一部名阿勒达尔，皆与乃蛮部接壤，因乃蛮被灭，是以通诚。成吉思汗领兵归国，接见来使。二使献上名鹰，并白骟马、黑貂鼠等，成吉思汗大悦，殷勤款待，遣令去讫。是时成吉思汗已有数女，长女火真别姬，曾议配鲜昆子秃撒哈，见第八回。嗣因婚议未谐，别适亦乞剌思人孛徒。次女名扯扯干，年已长成，因忽都阿别乞先来归附，有子名脱亦列赤，令他与次女作配，算作报酬。三女名阿勒海别姬，许字汪古部酋的侄儿镇国。这三女中，要算阿勒海别姬最称明慧，至遣嫁后，镇国多得其助，毋庸细表。

兔儿年过去，龙儿蛇儿年顺次相继，成吉思汗威名，震耀西域，回疆的畏兀儿部亦通使输诚。《元史》称畏兀儿为辉和尔。成吉思汗遣使答好，并征他贡献方物。畏兀儿部酋亦都护，遂收集金珠缎匹，差使臣阿惕乞剌黑等随来谒见，且向成吉思汗道："咱们听得皇帝的声名，如云净见日，冰消见水一般，好生喜欢了。若蒙皇帝恩赐，许做藩属，我部主情愿拜为义儿，始终效力！"成吉思汗道："你主既肯归我，我愿收他做第五个义儿罢。我还有一个好女儿，给他为妻，叫他快来谒我！"阿惕乞剌黑等奉命去后，亦都护果然亲来，成吉思汗便命庶出女子阿勒敦，许给亦都护。亦都护也不推辞，只说于回国后，差人来迎，至亦都护归去，杳无音信。看官道是何故？乃因亦都护正室怀着妒忌，不令迎娶，所以蹉跎过去，至窝阔台嗣位，亦都护的正妻已死，方完结嫁娶的事情。人家的妇女硬夺来做妻妾，自己的女儿偏要给人家作妻妾，我正不解其意？

这且搁下不提。且说成吉思汗既收服畏兀儿部，遂一心一力地去攻西夏。夏主李安全，不得不发兵抵敌，令长子做了元帅，部将高令公做了副手，率兵拒守乌梁海城。蒙古兵一到城下，高令公出城迎战，不到数合，已被蒙古兵活捉了去，余众败入城中。怎禁得敌军猛攻，昼夜不绝，吓得李安全的儿子，屁滚尿流，乘夜开了后门抱头窜去。还有一个西壁氏，系西夏太傅，走迟一步，又被蒙古军生擒去了。蒙古军夺了乌梁海城，进攻克夷门，如入无人之境。夏将明威令公不管死活，居然带了兵马，前来拦阻，一仗鏖战，复被拿去。虎头上抓痒。嗣是无人敢当，竟由蒙古军长驱直入，围攻夏都。李安全惶急得很，一面遣使至金邦乞援，一面召集全国人马守着城池，蒙古军攻了数次，因城颇坚固，急切不能下，成吉思汗想了一策，命掘坏河防，将城外的河，灌入城中。不意堤防一溃，大水奔

流，城中未曾漂没，城外先已泛滥，成吉思汗只得撤围，别遣文臣额特入都招谕。李安全待援未至，不得已与他议款，并把亲生爱女察合献与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得了美女，便命她侍寝，枕席之间，欢爱非常，乃暂准西夏和议，撤兵而还。美人计大有用处。

李安全迁怒金人，出师攻金邦的葭州，被金将庆山奴所败，遂北诉蒙古，怂恿伐金。名谓安全，好构兵衅，是谓名不副实。成吉思汗正拟南略，得了此信，遂练兵秣马，造箭制盾，指日兴师南下。可巧金使到来，说是新君嗣位，特来颁敕，成吉思汗道："新君是何人？"金使道："就是卫王永济。"成吉思汗道："我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的，似这般庸碌人物，也想做着皇帝，真正怪极！"金使道："你曾受大金封爵，今日颁敕到此，理应竭诚拜受，怎么说出这般话来？"成吉思汗为招讨官，见前六回。成吉思汗怒道："我宗亲俺巴该汗被你金人活活处死，我正思发兵报仇，你反要我拜受诏敕，忘八混帐，快与我滚出去罢！"俺巴该事见前二回。金使怏怏去讫。原来金主永济是熙宗亶的侄儿。金主亶亦见第二回。其间经过三传，废帝亮，世宗雍，章宗璟。始由永济嗣立。他本没有什么威望，从前成吉思汗献金岁币曾至静州，与永济相见，因永济孱弱得很，向存轻视，至是闻他嗣位，料他无能为力，不由得笑骂起来。

至金使去讫，遂乘着秋高马肥的时候，率着长子尤赤、《元史》作卓齐特。次子察合台、《元史》作察罕台。三子窝阔台，《元史》作谔格德依。统兵数万，祭旗出发。前队由哲别领着，将到乌沙堡，闻报金将通吉迁、嘉努、完颜和硕亦率兵到来。哲别兼程前进，掩入金营，金将不及设备，纷然溃散，哲别遂拔了乌沙堡，遣人至后队报捷。成吉思汗闻前锋得胜，也急趋而至，会同前队军马径攻金国西京。守将胡沙虎，硬支持了七日，率麾下突围东走，被蒙古兵大杀一阵，伤亡无数。成吉思汗遂取了西京及抚州，复遣他三子分兵略地，把金邦所有的西北诸州陆续攻下。

金主永济，闻胡沙虎败还，别遣招讨使完颜纠坚、监军完颜鄂诺勒等，带着四十万大军，出屯野狐岭，防御成吉思汗。这野狐岭系西北要隘，势甚高峻，雁飞过此，遇风辄堕，俗称此岭隔天，只十八里。金兵就此驻扎，本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形势．只完颜纠坚，恰仗着一点气力，硬要与蒙古军对垒。麾下有将名明安，进谏道："蒙古势盛，锐不可当，不如屯兵固守，休与他开战！"完颜纠坚道："我奉命退敌，如何不战！"明安道："既欲开仗，宜速进兵至抚州，攻他不备。"完颜纠坚道："我有马兵二十万，步兵二十万，堂堂正正，与他厮杀一场，免他再来滋扰！"仿佛春秋时的宋襄公。言毕，叱退明安。俄报蒙古兵已到岭西，复叫明安进见，令他诘责蒙古，何故兴兵犯界？迂腐极了。明安趋出，即驰至蒙古营中，入见成吉思汗，自称愿降，把金军虚实详细上陈。成吉思汗便率领精锐乘夜进击。那时完颜纠坚尚眼巴巴待着明安回信，不防蒙古兵已经杀到，迅雷不及掩耳，凭你带着四十万大兵，简直是没人中用；况且日落天昏，连自己的军马都分辨不清，接仗的人，自相屠戮，逃走的人，自相践踏，蒙古兵趁势乱杀，闹到天明，已是积尸满野，金兵一个儿都不见了。完颜纠坚固自取其咎，明安为虎作伥，罪更难辞。

成吉思汗乘胜驰追，到了宣德州，一鼓而下，复遣前锋哲别去夺居庸关。这关凭山建筑，是一座天险。哲别到了关下，相度形势，望见山路崎岖，整守完固，倒也不敢轻意，先猛攻了一阵，不损分毫，他却拔寨退去。守将还道他力怯，出兵追袭，谁知半途遇伏，杀得大败回来。及到关前，见关上已插着蒙古旗帜，顿时逃的逃，降的降，看官不必细问，便可晓得是哲别的诡计了。一语表明，省却无数笔墨。

哲别既得了居庸关，遂迎成吉思汗入关驻扎。成吉思汗又进兵中都，沿途杀戮甚惨。既到都下，金主永济大恐，欲南徙汴都，亏得卫兵誓死决战，出城鏖斗，战了一日一夜，竟把蒙古兵杀退。成吉思汗乃回驻居庸关，是年已是羊儿年了。元太祖六年。居关数旬，因天已隆冬，免不得人马疲乏，遂留兵守关，自率三子等旋国，再图后举。

越年为猴儿年，金降将耶律留哥，故辽人。纠

集故辽遗众占踞辽东州郡，自称都元帅，遣使归附蒙古。成吉思汗命居广宁，坐伺金衅 到了夏季，得着军报，金主永济被弑，改立升王珣，成吉思汗大喜道："这是天假机缘，不可坐失哩。"原来金主被弑的逆臣，就是西京失守的胡沙虎。自胡沙虎败还，金主把他革职，放归田里，寻复召为右副元帅，整日驰猎，金主遣使诘责，他便挟嫌倡乱，逼金主永济出宫把他鸩死，另立升王珣。于是成吉思汗复分兵三道，浩浩荡荡，杀奔金都。

金左副元帅高琪，拒战失利，蒙古兵进薄中都。胡沙虎方染足疾，乘车督战。金卫卒本有些能耐，更兼胡沙虎严厉异常，自然格外奋勇，争先杀敌。蒙古兵虽是厉害，却被他杀死多人，退至十里下寨。翌日，胡沙虎又拟出战，召高琪兵不至，遂矫诏去杀高琪，不料高琪反率兵进来，围住胡沙虎居宅。胡沙虎逾垣欲走，衣襟被墙角牵住，坠地伤股，由高琪兵突入乱刀斫死。为弑主者鉴。高琪取胡沙虎首，诣阙待罪。金主珣下诏特赦，并宣布胡沙虎罪状，追夺官阶，所有兵士，都归高琪统带，固守都城。成吉思汗也不去力攻，只遣兵分略东南，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余郡，两河山东数千里，尸骸累累，鸡犬为墟。惨不忍闻。

蒙古兵将拟再攻中都，成吉思汗不从。只遣使告金主道："汝山东、河北郡县，尽为我有，汝只有一个燕京，难道我不能踏平么！但天既弱汝，我复迫汝，未免助天为虐，汝能感我仁慈，速发金帛犒军，我亦当归去了！"金主珣犹豫未决，右丞完颜承晖道："天佑蒙儿，不若与他议和，待他回军，再图补救。"金主珣乃遣承晖乞和，成吉思汗道："金珠财帛，我军已够用了，只你主应有子女，何不遣来侍我。"故态复萌。承晖唯唯听命，返报金主珣。没奈何将故主永济的女儿饰为公主，送与成吉思汗；又将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马三千匹，作为犒劳费；再命完颜承晖送蒙古军出居庸关。小子有诗咏道：

一成一败本无常，弱国求和总可伤！
帝女作奴男作仆，空劳稗史记兴亡。

欲知成吉思汗后事，请至下回再阅。

成吉思汗之野心，无非欲多得金帛，多得子女而已！而迫之规取中原者，实出是木华黎。是木华黎之大志，实出成吉思上。乃天偏令成吉思为主，木华黎为臣，无怪老子谓天道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也！西夏方衰，金邦又弱，成吉思汗乘机而起，本即可灭夏亡金，乃以献女之故，俱允和议，是其所耽耽逐逐者，尤在美妇人，天亦何苦令强暴之徒，糟蹋若干妇女耶！读此回，令人疑愤交集，几欲向天阍而一问之！

第十二回
拔中都分兵南略　立继嗣定议西征

却说成吉思汗得了金公主，出关回国。金公主姿色，不过平常，成吉思汗因她是大邦女子，待以后礼。且金公主年甫及笄，成吉思汗年周花甲，成吉思汗即位之年，已五十二岁，此时已逾八年，正六十岁了。老夫配少女，不得不格外爱宠，令她感恩知报，勉侍巾栉。话休叙烦，单说金主珣闻蒙古兵还，拟迁都汴京，防敌再至。左丞相图克坦镒等力谏不从，遂命完颜承晖为都元帅，与左丞穆延尽忠，奉太子守忠，驻守中都，自率六宫启行。事为成吉思汗所知，愤然道："他既与我修和，何故南徙？我想他必挟嫌怀恨，不过借着和议作个缓兵的计策，我偏要先发制人，破他诡计呢！"明明是有意为难。于是大阅军马，择日启行。巧值金糺军糺即纠字，音纠。糺军，所收之军也，《金史兵志》有此名。卓多等，戕杀主帅，击败金都防兵，北走蒙古，遣使请降，成吉思汗命萨木哈、舒穆噜、明安等率兵相会，由卓多导入长城，再围中都。

金太子守忠走汴，留完颜承晖及穆延尽忠固守，蒙古兵不能拔。成吉思汗复遣木华黎为后援率兵南下。先是木华黎随征金都，曾收降史天倪兄弟，天倪，永清人，有从兄名天祥，弟名天安、天泽，皆智勇深沉，足为大用，木华黎倚为心腹，曾荐举天倪为万户，余亦擢为队长。至是又奉命南征，带着天倪等出发，天倪语木华黎道："金弃幽燕，迁都汴梁，最是失算。辽水东西，系金邦咽喉地，我不若夺他北京，略定辽东西诸郡，塞住他的咽喉，那时中都孤立，自然唾手可得了。"

木华黎称善，便引兵趋辽西，攻金北京。金守将银青，领兵二十万，出御于和托戍堡，被蒙古兵一阵杀败，逃入城中。部将完颜昔烈、高德玉等，不服银青节制，因将银青杀死，改推寅答虎为帅。木华黎探知消息，遂令史天祥进攻，寅答虎遂以城降。北京既下，辽西诸郡闻风归附，眼见得中都岌岌，危在旦夕了。史天倪之计验矣，然亦未免为虎作伥耳。

金留守完颜承晖，焦急非常，遣人向汴京告急。金主珣命御史中丞李英等率师驰援，与蒙古兵遇于霸州。英素嗜酒，驭军无纪，至两下对垒，英尚饮酒百觥；临阵时，骑着马上，东倒西歪，麾下多相视而笑。看官，你想蒙古初兴，军锋甚锐，就使兵精将勇，也恐不能胜他，况遇这个酒糊涂，哪里支撑得住？蒙古兵冲杀过来，势如虓虎，金将遮拦不住，被他杀入中军，李英酒尚未醒，在马上晃了数晃，突然坠地，蒙古兵将，眼明手快，就将他一枪刺死！一道魂灵驰入酒乡去了。

军中失了主帅，当即溃归，自是中都援绝，内外不通。完颜承晖与穆延尽忠商议，决计死守。尽忠目动言肆，满口糊涂，承晖自知不妙，即辞家庙作遗表，抗论穆延尽忠及左元帅高琪罪状。付尚书省令史师安石，赍送汴都，自别家人，仰药以殉。表扬忠节，不没幽光。穆延尽忠整装南行，将出通元门，金妃嫔等统相率候着，请他挈归。尽忠道："我当先出，与诸妃启途。"诸妃嫔信为真言，让尽忠先出，尽忠带着爱妾等飘然出城，绝不返顾，可怜众妃嫔进退无路，仓皇失措，待蒙古兵一拥杀入，老丑的俱死刀下，有几个容色美丽的统被扯的扯，抱的抱，调笑取乐去了！中都一破，宫室被焚，府库财宝，搜掠殆尽，金祖宗的神主，一古脑弃掷粪坑，阿骨打有灵，应亦泪下。算作金都燕京的结束。

那时安石赍表至汴，尽忠亦即到来。金主阅表，只追封完颜承晖为广平郡王，赦尽忠不问，反命他作平章政事。失刑如此，安得不亡。嗣后尽忠谋逆，方才伏法。

话分两头。且说成吉思汗闻燕都得手，遂自率精兵趋潼关。潼关为汴京西塞，势甚险峻，屡攻不下，别遣将由间道入关，为金花帽军所败，乃北还。寻命木华黎统辖燕云，建设行省，并封他为国王，职兼太师，赐誓券金印。且语他道："我略北方，汝略南方，分途进取，勉立大功！"木华黎应命，遂自中都调遣兵卒，攻取河东诸州郡，并拔太原城。金元帅乌库哩德升力竭身亡。金降将明安，领偏师趋紫荆关，擒金元帅张柔。柔素任侠，乡曲多慕义相从，金中都副经略苗道润深加器重，荐为昭义大将军，权署元帅府事。道润为其副贾瑀所害，柔率众报仇，途次忽遇蒙古兵，逆战狼牙岭间，马蹶被执。明安闻其名，劝之投诚，柔乃降，更招集部曲，下雄、易、安、保诸州，进兵攻贾瑀。瑀据孔山台坚守，柔围攻兼旬，断其汲道，乃破台获瑀，剖瑀心祭道润，尽有其众，徙治满城。金真定帅武仙，会兵数万来攻。张柔全军适出，帐下只数百人，乃令老弱妇女登城。自率壮士潜出，突攻武仙背后，毁敌攻具。仙军猝不及防，还疑是援兵大至，相率惊愕，旋见后山旗帜飞扬，愈加退缩，遂四散奔逃。柔乘胜追击，伏尸数千，自是威震河朔，凡深、冀以北，镇、定以东，三十余城，次第收取；武仙率兵来争，匝月间经十七战，都得胜仗。张柔算是好汉，然总未免为金室贰臣。武仙穷蹙，又因木华黎遣将夹攻，遂把真定城奉献，乞降军前。木华黎命史天倪权知河北西路兵马事，武仙为副，事且按下再表。为后文武仙戕史天倪张本。

且说乃蛮部被灭后，太阳汗子屈曲律逃奔西辽。西辽国据葱岭东西地，系耶律大石所建，一名黑契丹。从前辽为金灭，余众随皇族耶律大石西走回疆，联合回纥诸部，成一大国，有志恢复，未成而死。再传至孙直鲁克，君临如故，惟东方属部，多判归蒙古，国势渐衰。适屈曲律奔至，进谒直鲁克，泣请规复。直鲁克正仇视蒙古，且闻屈曲律熟谙东土，因留为帮手，并允乘间出师。直鲁克妃子格儿八速，有女名晃，年才十五，姿首颇佳，屈曲律瞧着，很是艳羡，使格外献媚，日夕趋承；直鲁克年老好谀，渐加宠爱，嗣因屈曲律露求婚意，遂把女儿给他为妻。下手便骗了王女，小人心术可怕。

屈曲律既得了王女，权力日盛，暗思东收旧部，袭夺西辽。一层进一层。便入见直鲁克道："我父虽亡，旧部尚众，目今蒙古侵略南方，无暇西顾，我正可出招溃卒，相率同来，一则可卫我妇翁，二则可报我父仇。"直鲁克大喜，便令屈曲律东行。又中他的诡计了。

屈曲律到了东方，乃蛮旧众果来归附，遂乘势劫掠各部。道遇花剌子模王遣使通好，因邀他密议，使共谋西辽。约以东西夹攻，如获成功，东方归屈曲律，西方归花剌子模。议既定，花剌子模使臣归去，报知国主，兴师前来。看官，你道花剌子模乃是何国？便是唐书所称的货利习弥国，国主名谟罕默德，系突厥后裔，素奉回教，其父伊儿亚尔司兰在日，为西辽所败，岁奉贡币，至谟罕默德嗣立，虽照旧贡献，心中很以为辱。既得屈曲律的密约，哪有不允之理。屈曲律即带领遗众，入攻西辽国都。直鲁克遣将塔尼古出城迎战，把屈曲律一阵杀退。会花剌子模酋长谟罕默德已到西辽，屈曲律与他会着，再行前进。西辽将塔尼古，又出来接仗，谟罕默德与屈曲律前后夹击，杀败塔尼古，并将他生生擒住。

西辽都内的守卒，闻报大惧，顿时溃乱，屈曲律乘机杀入，直鲁克不及逃遁被众围住。屈曲律恰向众人道："直鲁克是我妇翁，不得加害！"浑身是假。于是留住部众，在外守着，自率数骑入内，谒见直鲁克。直鲁克惊惶无措，便道："你不要害我，我便让位罢！"屈曲律道："你是我妻的父亲，就与我父亲一般，怎么教你让位？"好听。直鲁克道："你不要我让位，如何纠众围我？"屈曲律道："部众因你年迈，不便行政，教我帮你办事哩。"直鲁克道："既如此，你去安抚叛众，我便依你说话！"

屈曲律遂出抚众人，并与谟罕默德会议，将西部西尔河以南地让与花剌子模，并除免岁币。谟罕默德如愿而去。屈曲律遂自执国事，阳尊直鲁克为主，所有政务，概不令直鲁克闻知。直鲁克忧恚成病，越岁死了。屈曲律遂继了主

位。闻故相女有美色，娶为妃子。这妃子不信回教，劝他从佛，屈曲律方加爱宠，言无不从，便令民间奉佛，不得仍信回教。回教徒阿拉哀丁抗词不屈，屈曲律大怒，把他手足钉住门首，威吓众人。又复暴敛横征，派兵监谤，民间痛苦异常，恨不得有人除他。

这消息传到蒙古，成吉思汗遂差哲别前征。哲别到了西辽，先饬民间各仍旧教，毋庸改易，并将所有苛敛一律撤免，民间很是欢跃，统来迎接。屈曲律料不能敌，预率眷属遁去。哲别长驱直入，追屈曲律至巴克达山，径路狭隘，苦无可寻，适有牧人前来，询知屈曲律踪迹，便令他前导，搜出屈曲律，请他饮刀，所有眷属，尽作俘虏。于是西辽全土，统为蒙古属部，西境即与花剌子模接壤了。

哲别归国后，蒙古商人往花剌子模，被讹答剌城主掠去金银，一一杀死。成吉思汗遣使诘问，又复被杀，因下令亲征。

是时为成吉思汗十四年六月，成吉思汗将西行，与各皇后话别，只命忽阑夫人从行。忽阑见第十回。也遂皇后道："主子年已老了，天方盛暑，何苦涉历山川，倒不如遣各皇子去！"也遂岂有妒意耶？抑欲长图快乐耶？成吉思汗道："我不在军中，总难放心，况我筋力尚强，一时应不至就死，就是死了，也不枉创业一场。"也遂含泪道："诸皇子中，嫡出的共有四人，主子千秋万岁后，应由何人承统？"成吉思汗半晌道："你说的也是，我宗族大臣，都未曾提起，所以我也蹉跎过去。我去问明皇子再说！"

当下出召四子，先问术赤道："你是我的长子，将来愿否继统？"立嫡以长，古有常经，成吉思汗乃胸无主宰，先行详问，是始基未慎，何以图终。言未毕，察合台勃然道："父亲何故问他？莫不是要他继统么？他是蔑里吉种带来的，我等如何叫他管辖！"成吉思汗道："胡说。"察合台道："我母不是被蔑里吉掳去么？后来返归，途中便生了术赤，父亲可否记得？"补第五回所未及，惟从察合台口中叙出，彰母之丑，可见蒙儿不情。成吉思汗尚未答话，那术赤已奋然跃起，突将察合台衣领揪住，厉声道："我父亲未曾分拣，你敢这般说么？你不过强硬些儿，此处有何技能！我今与你赛射，你若胜我，我便将大指剁去；我与你再赛斗，我若被你击倒，我便死在地下不起来了！"察合台不肯少让，也把术赤衣领揪住。

正喧嚷间，宗族都前来劝解。阔阔搠思道："察合台，你为何着忙？你未生时，天下扰扰，互相攻劫，人不安生，所以你贤明的母，不幸被掳！似你这般说，岂不伤着你母的心？你父初立国时，与你母亲一同辛苦，将你儿子们抚养成人，你母如日同明，如海同深，你尚未报亲恩，怎么出言不逊！"成吉思汗接着道："察合台，你听着么？术赤明是我的长子，你下次休这般说！"恐怕做元绪公，所以如此抵赖。察合台微笑着道："似术赤的气力技能，也不用争执，我与术赤，只愿随父亲效力便了。我弟窝阔台，敦厚谨慎，可奉父教！"成吉思汗闻言，复问术赤。术赤道："察合台已说过了，我照允便是！"成吉思汗道："你兄弟须要亲昵，勿再吵闹，被人耻笑！我看天高地阔，待大功成后，各守封国，岂不更好！"二人无语，成吉思汗又问窝阔台道："你两兄教你继统，你意如何？"窝阔台道："承父亲恩赐，并二兄抬举，但做儿子的也不能遽允！自己没有什么智力，还好小心行去，只恐后嗣不才，不能承继，奈何？"窝阔台言语近情，较诸两兄粗莽，似胜一筹，但自己未曾嗣立，先已顾到后嗣，虑亦深了。成吉思汗道："你既能小心行事，还有何话！"又问四子拖雷道："你承认否？"拖雷道："我只知饥着便食，倦着便睡，差去征战时便行，此外无他志了！"

成吉思汗便召合撒儿、别勒古台、帖木格及侄儿阿勒赤歹道："我母已经去世，我弟合赤温，亦已病亡，母弟之殁，俱从成吉思汗口中叙明，无非为省文计耳。目下只有三弟，及我弟合赤温子阿勒赤歹，算是最亲骨肉，我今与你等说明：我第三子窝阔台将来接我位子；当使术赤、察合台、拖雷三人各有封土，自守一方。我子原不应违我，但愿你等亦永记勿忘！倘若窝阔台子孙，没有才能，我的子孙总有一两个好的，可以继立，大家能秉公去私，同心协力，自然国祚延长，他日我死后也瞑目了！"

合撒儿等应着。成吉思汗因立储已定，遂

命哲别为先锋，速不台继之，自率四子及忽阑夫人统着大军为后应，即日启程。又遣使至西夏，命他会师西征。及去使还报，西夏不肯发兵。成吉思汗怒道："他敢小觑我么！待我征服西域，再去剿灭了他！"为后文灭夏张本。于是排齐军马祭旗启行。祝告甫毕，忽觉狂风骤起，黑云密布，转瞬间大雪飘飘，飞舞而下，不到半日，竟着地三尺。成吉思汗怏怏道："现在时当六月，天应炎热，为什么下起雪来？"忽从旁闪出一人道："主子休疑，盛夏时候骤遇严寒，这是上天肃杀气象，正要吾主奉天申讨哩！"成吉思汗闻言大喜。正是：

天道无端开杀运，雪花先已报功成。

毕竟何人作此慰语，俟至下回表明。

金主珣自燕徙汴，固为失算，我能往，寇亦能往，徙都何为者？然成吉思汗之背好兴师，反借徙都为口实，是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非真由徙都而致也。若屈曲律之诱人女，胁人主，种种权术，无非狡诈，及得国以后，且借势横行，以滋众怒，盖不啻为丛驱雀，而导蒙古以西略者。成吉思汗武力有余，文教不足，观其立储贰时，已开兄弟阋墙之渐，信乎以马上得天下者，不能以马上治也。本文依事直叙，文似拉杂，而暗中恰隐寓线索，阅者可于夹缝中求之！

第十三回
回酋投荒窜死孤岛　雄师追寇穷极遐方

却说夏天雨雪，煞是奇怪，独有人谓系杀敌预兆。这人为谁？乃是辽皇族耶律楚材。楚材曾仕金员外郎，博览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至蒙古南征，中都残破，适楚材在中都，为成吉思汗所闻知，召为掾属。每有咨询，无不通晓，令他占兆，尤为奇验。成吉思汗称为天赐，言听计从，至是谓雪兆瑞征，自然信而不疑。耶律楚材为蒙古良辅，故叙述独详。

当下令楚材随行，发兵西进，楚材复订定军律，所过无犯。至也儿的石河畔，柯模里、畏兀儿、阿力麻里诸部落，皆遣使来会，愿发兵随征。成吉思汗便就此屯驻。过了残腊，至各部兵会齐，方命进兵，直指讹答剌城。城主伊那儿只克，《元史》作哈济尔济兰图。有众数万，缮守完备。成吉思汗屡攻不下，顿师数月；将要破城，又来了花剌子模援军，头目叫作哈拉札，入城助守，城复完固。成吉思汗以顿兵非计，拟分军四攻，乃留察合台、窝阔台一军，围攻讹答剌城；别遣朮赤一军向西北行，攻毡的城；阿剌黑、速客图、托海一军向东南行，攻白讷克特城；自率第四子拖雷，带着大军向东北渡忽章河，即西尔河，趋布哈尔城，横断花剌子模援军。

四路并举，小子只有一支秃笔，不能兼叙，只好依次写来。察合台、窝阔台一军，奉命留攻，又是数月，城中粮尽援绝，哈拉札意欲出降，伊那儿只克自知万无生理，誓死坚守。两人异议，哈拉札遂夜率亲军，突围出走。察合台奋力穷追，竟将哈拉札擒住。询得城内虚实，立将他斩首示众。当下督兵猛攻，前仆后继，顿把城堞攀毁，鱼贯而入。伊那儿只克巷战不胜，退守内堡，尚相持了一月。怎奈部众食尽力乏，一半饿死，一半战死，只余二卒，还登屋揭瓦，飞掷蒙古军。察合台、窝阔台并马突入，见伊那儿只克握着双刀单身出来，两人忙将他截住，并饬各兵重重围住。任你伊那儿只克如何凶悍，终被蒙古兵射倒，擒入囚笼，押送至成吉思汗大军，命把生银熔液灌他口耳，报那杀商戕使的仇怨。用银液杀人，亦未曾有，想是因他贪银，故用此刑。世之拜金主义者，亦当以此刑待之。

是时朮赤徇师西北，先至撒格纳克城，遣畏兀儿部人哈山哈赤入城谕降，被他杀死。朮赤大愤，力攻七昼夜，破入城中，屠戮殆尽，留哈山哈赤子为城主。复西陷奥斯恳、八儿真、遏失那斯三城，行近毡的，守将先遁，朮赤兵傅城而上，城即被陷。再西拔养吉干城，各置守吏。前叙攻讹答剌军，此叙攻毡的军。

惟阿剌黑三将至白讷克特城，一攻即下，随驱城中壮丁，进攻忽毡城。城主帖木儿玛里克守河中小洲，矢石不能及，与城守遥为犄角，并造舟十二艘，裹毡涂泥，抵御火箭。蒙古三将与他战了六七次不能取胜，且伤亡兵卒千余名。于是遣了急足，向成吉思汗处乞师。适成吉思汗收降布哈城、塔什干城，进兵布哈尔。途次得阿剌黑等军报，遂拨偏师赴援。师至忽毡，阿剌黑等兵力复盛。再督壮丁运石填河，筑堤达洲。玛里克荡舟来争，俱被蒙古兵杀败，没奈何返至洲中招集各舟，将所有兵士辎重糇夜装载，拟运往白讷克特城中。谁知阿剌黑等先已防着，用铁索锁住河间，阻他前进。一闻有挺撞声、斫击声，便举起胡哨，号召各军，霎时间两岸军马齐集如猬，都用强弩猛箭攒射过来。玛里克料难入城，便舍舟登陆，且战且行。蒙古兵一同赶上，乱戳乱劈，杀伤殆尽，只玛里克走脱。叙阿剌黑等一军。

各路军共报大捷，次第进行，来会大军。那时成吉思汗已拔布哈尔城，追溃卒至阿母河，除投降免死外，一体枭首。成吉思汗亲登回教

讲台，传集民人，谕以背约杀使、起兵复仇等情形，并令富民出资犒军。回民力不能抗，只好应命。会闻花剌子模王谟罕默德引兵驻撒马耳干，《元史》作薛迷思干。遂返旆东征。原来撒马耳干在阿母河东，所以成吉思汗大军又自西转来。谟罕默德闻大军将至，先期逃去。城中尚有兵四万，墙堞高固，守具完备，成吉思汗料不易攻，令先围城。既而术赤等三路军马，共集城下，遂四面围攻。城中守兵出战，被成吉思汗用了埋伏计，诱他入险，尽行杀毙。守将阿儿泼引亲卒突围出走，城中无主，只好乞降。成吉思汗佯许免死，至兵民出来，叫各兵剃发结辫，令入军籍，民仍旧制。到了夜间，潜命部下搜杀降兵，没一个不死刃下。随俘工匠三万名，分隶各营；壮丁三万名，充当奴隶；余民五万，令出金钱二十万，始得安居。部署既定，即命哲别、速不台二将，各率万人追谟罕默德。二将领命去了。

当谟罕默德出走时，因母妻居乌尔犍赤城，《元史》作玉龙杰赤。与撒马耳干仅隔一阿母河，恐罹兵锋，乃遣使劝母妻速遁。成吉思汗也探悉他的母妻住址，令部下丹尼世们至乌尔犍赤，语其母道："你儿子谟罕默德开罪我邦，我所以发兵来讨。你所主地，我不相犯，速遣亲信人前来议和！"那母亲名支尔干，置之不理，将丹尼世们逐出，自领妇女西走。支尔干，故康里部人，康里部旧在阿拉海即忽章西尔两河潴集处。东北岸，为突厥种族的支部。花剌子模将士多属康里部人，平时仗着母后威势，专横无度，不奉谟罕默德命令。谟罕默德自知力弱，因望风溃去。长子札兰丁随父出奔，愿号召部民扼守阿母河，谟罕默德不从。札兰丁复请自任统帅，任父他避，谟罕默德又不许。其次子屋克丁，向驻义拉克，至是遣人迎父，报称有兵有饷，可以固守，谟罕默德决计西进。从兵皆康里人，阴谋叛乱，幸亏谟罕默德先时戒备，宿辄易处。一夕已经他徙，所留空帐，被丛矢攒射，几无遗隙。寻为谟罕默德闻知，心益悚惧，托词出猎，仅带札兰丁及心腹数人，潜往义拉克去了。内部已溃，即从札兰丁言，亦属无补。

哲别、速不台二将昼夜穷追，兵至阿母河，无舟可渡，便下令伐木编筏，内置辎重器械，外裹牛羊兽皮，就马尾系着，驱马泅水，得不沉没。将士攀援以随，全军遂渡。既渡河，分道巡行，哲别趋西北，速不台趋西南，沿路招抚，将至宽甸吉思海滨，即里海。两军复会。谟罕默德已至义拉克，闻蒙古军将到，立即西走。屋克丁差人侦探，据报蒙古军沿海南来，距义拉克不过数十里，他也心惊肉跳，坐立不安，竟行了三十六着中的上着。统是饭桶。

谟罕默德遁至伊兰，住了数日，复东遁马三德兰，行李尽失。马三德兰旧有部酋为谟罕默德所杀，地亦被并。其子闻仇人到来，纠众报复，杀入谟罕默德帐中，不图谟罕默德已先遁。可谓善逃。追至宽甸吉思海，见谟罕默德登舟离岸，有三骑踊跃入水，竟至溺毙。在岸上的人，用箭射去，那舟行驶如飞，任他有穿杨百步的能力，也是无从射着。谟罕默德得了生命，亟至东南隅小岛中居住，可怜胸胁中寒，忧悸成疾，濒危时，遗命札兰丁嗣立，把自己的佩剑解下，令他系在腰中。嘱咐已毕，两眼一翻，呜呼哀哉！保全首领，还算幸事。

札兰丁把父尸槁葬，再自岛中潜出，东回乌尔犍赤。这时候，支尔干早遁，尚有守兵六万，大半是康里部人，欲加害札兰丁，札兰丁闻风又遁。道遇帖木儿玛里克率三百骑西行，遂与他会合，绕道东南，至哥疾宁地方去了。

哲别、速不台两军，至马三德兰，探知谟罕默德已窜死海岛，遂勒兵不追。只在马三德兰一带，搜剿余众。忽闻左近伊拉耳堡，有谟罕默德母妻等避匿不出，二将遂率军围堡。堡在万山中间，丛林深箐，阴翳晦暗，两军不便骤进，各远远地围着，只令它水泄不通。这老天亦似助强欺弱，竟尔匝月不雨，堡民无处汲水，口渴欲死，各思出外逃生，无如出来一人，一人被捉，出来两人，一双被捉，及至纷纷出来，二将知已内乱，引军直入堡中，把谟罕默德的母妻女孙一并拿住，当即槛送成吉思汗军前。成吉思汗赦了支尔干，不令她侍寝，想是嫌她老了。只杀了她的幼孙。所有女子四人，一个给了丹尼世们，

前日出使一场，总算不枉跋涉。两个给察合台。察合台留下一女，一女给了部将。颇为慷慨。还有一个，给了前时被杀商人的儿子，以父易妻，也还值得。算是谟罕默德家眷的结局。

哲别、速不台方拟回军，忽接成吉思汗命令，宽甸吉思海北面有钦察部，曾收纳蔑里吉部的溃卒，应前往致讨，毋遽班师等语。二将不好违慢，只得再接再厉，复向西北杀人。所有战事，容待下文再详。

单说成吉思汗自平定撒马耳干后，驻跸多日。复至渴石避暑，直到秋季，自率拖雷略南方，别命朮赤、察合台、窝阔台，往征乌尔鞑赤。

乌尔鞑赤无主帅，由兵民公推，以康里人库马尔为首领，防御蒙古军。朮赤等军将到城下，前哨劫掠牛马。守兵出城抗御，被诱至数里外，中伏败溃。嗣是城内兵民，一意坚守，不复出战。城跨阿母河，垣堞坚厚无匹，猝不可拔。朮赤先遣使招降，因城主库马尔不从，乃伐木为桥，令兵三千进攻。不意守兵大出，把三千人困在垓心，杀得片甲不留。朮赤急发兵往援，怎奈桥已被毁，前后隔断，只好双眼睁着，静看这三千人做了无头之鬼！想是屠城之报。

察合台欲乘风纵火，毁他城蝶，偏朮赤思王此土，不许焚掠，由是兄弟不和，你推我诿。仍是前日积怨。迁延至七月，尚是未下，使人禀报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询得实情，颁敕诘责，改命窝阔台统领诸军。窝阔台即至两兄处，极力和解；乃并力亟攻，数日罔效。寻决河水灌城，城中不免惊忙。窝阔台遂督军掩入，将城攻陷。城主库马尔犹带领守兵死战七昼夜，至力尽身亡，方才罢手。兵民多被屠戮，只工匠妇女幼稚算是幸免。朮赤留驻城中，察合台、窝阔台赴成吉思汗军去了。

成吉思汗此时正略定阿母河两岸，渡河指塔里寒山，所向征服。分军给拖雷带领，命往呼罗珊地方荡平各寨，作哲、速二将后援，拖雷自去。成吉思汗进攻塔里寒寨，寨极坚固，四面皆山，士兵非常悍鸷，遇着敌军，统是拚命杀来。蒙古军虽经百战，到底也怕死贪生，战了数仗，一些儿没有便宜，反伤亡了无数。成吉思汗亲自督攻，也被寨兵战退。乃就山下扎营，召回拖雷军合攻，待久未至。原来拖雷军北往呼罗珊，沿阿母河西岸进发，所过城寨，剿抚兼施，倒也觉得顺手。既至呼罗珊西北隅，接着成吉思汗召还消息，乃从宽甸吉思海东岸绕还。海南有木乃奚国，素崇回教，由拖雷军大掠一番，再从东南回趋，冲破匿察兀儿及也里等城，方到塔里寒山与成吉思汗军相会。成吉思汗已待了好几个月了，遂合兵再攻坚寨，接连数日，方得毁坏城垣，杀败守卒，步兵尽死，惟骑兵奔溃。约计攻寨起讫日子，共七阅月。大众休息寨中，兼且避暑。与上文渴石避暑又隔一年。察合台、窝阔台，亦领军到来。朮赤等攻乌尔鞑赤亦经七月，两两相对，前后接笋。

凉风一至，暑气渐消。看似寻常叙景，实则为过脉要诀。成吉思汗接到侦报，谟罕默德长子札兰丁在哥疾宁纠集余众，与班里《元史》作班勒纥。城主蔑力克汗，《元史》作灭里可汗。联合，声势颇盛；又札兰丁兄弟屋克丁，亦出屯合儿拉耳地方，有众千人。于是再议亲征，南下攻札兰丁；遥命哲别等分兵攻屋克丁。哲别奉谕，遣裨将台马司、台纲司二人往攻合儿拉耳。屋克西在合儿拉耳地方尚没有什么兵力，闻蒙古军又至，便遁入苏吞阿盆脱堡，经台马司等率兵追入，围攻半年，堡破被杀。随笔了结。只札兰丁整备年余，集众六七万，又得蔑力克汗相助，有恃无恐，遂出御蒙古军。成吉思汗统兵南征，逾巴达克山，至八米俺城，围攻未下，乃令养子失吉忽秃忽名见第六回。领前哨军，先向东南进发。忽秃忽到了喀不尔，一作可不里，即今阿富汗都城。正遇着札兰丁，两军会战，自昼至暮，互有杀伤。次日再战，忽秃忽虑众寡不敌，密令军中缚毡像人，置在军后，仿佛似援军一般。临阵时，前面的军士，仍照常厮杀，战至半酣，将毡像载着马上从后推至。札兰丁军果疑有后援，渐渐退却。独札兰丁奋然道："我众甚盛，怕他什么？"随即分士卒为三队，自率中军，令蔑力克汗率右翼，邻部阿格拉克率左翼，两翼包抄，将忽秃忽军围住。忽秃忽知计已被破，忙令军士视旗所向，冲突敌阵。谁知敌众已四面攒集，似铜墙铁壁一般，

来困忽秃忽，那时忽秃忽顾命要紧，只好搴着大旗，率众猛突，冲开一条血路，向北而逃，敌骑乘势追杀，死亡无算，军械马匹，亦被夺去不少。自蒙古军出征西域，这次算是第一遭损失。

败报至八米俺，成吉思汗正因爱孙莫图根一作莫阿图堪。攻城中箭身死含哀。莫图根系察合台子，少年骁勇，骑射皆精。此次阵亡，不但察合台恸哭不休，就是成吉思汗也悲泪不止。忽又接到忽秃忽败报，不禁咬牙切齿，誓将八米俺城攻下，以便赴援。即日督军力攻，亲负矢石，察合台报仇心切，不管什么厉害，只麾军士登城，城上城下，积尸如山，蒙古兵只是不退。当即移尸作梯，奋勇杀入，把城中所有老幼男女一律杀死，连牛羊犬马，统共剁毙，并将城垣尽行拆毁，至今斯地尚无人烟，可算得一场惨劫了！太属不顾人道。

成吉思汗不待部署，亟麾军南行，军不及炊，只啖米充饥。途次遇着忽秃忽败军，责他狃胜轻敌，并令忽秃忽导至战处，追溯前日列阵形状，指示阙失，更命倍道进行。到了哥疾宁，闻札兰丁已奔印度河，乃舍城不攻，引军疾追。

看官，这札兰丁已战胜忽秃忽军，为什么先期远飏，竟往印度河奔去？原来忽秃忽败北时，曾有骏马一匹为敌所夺，蔑力克与阿格拉克二人皆欲得此马，相争不下，恼得蔑力克性起，突执马鞭，将阿格拉克面上挥了一下，阿格拉克大愤，竟率部众自去。札兰丁失了左臂，未免惶惧，及闻成吉思汗亲来报复，所以先自南奔，蔑力克汗亦随往。

距河里许，回顾后面尘头大起，料是成吉思汗军赶到，自知不及西渡，只好列阵以待，一决雌雄。那成吉思汗大军，煞是厉害，甫经交绥，即握着大刀阔斧突入阵中。忽秃忽奉了密谕，猛攻右翼蔑力克军。蔑力克支持不住，向后倒退，退至印度河畔，不料蒙古军已绕至前面，阻住去路，一时措手不及，被蒙古军刺于马下，眼见得不能活了。

札兰丁又失右臂，势孤力弱，进退彷徨，自晨战至日中，手下仅数百人，幸成吉思汗意欲生擒，饬禁军士放箭，因得突围而出。奔到河边，复被忽秃忽军堵住，顿时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却穷极智生，竟纵马上一高崖，复将马缰扯起，扑的一跳，连人带马，投入印度河中去了！小子诌着俚句，成七绝一首云：

全军弃甲复抛戈，奔命穷途可奈何？
尽说悬崖宜勒马，谁知纵辔竟投河！

未知札兰丁性命如何？请看官续阅下回。

本回叙成吉思汗西征事，皆在今中央亚细亚境内。《元史》所载甚略。余如《亲征录》、《元秘史》、《元史》、《译文证补》等书，亦皆错杂不明，令阅者茫如测海，几有望洋之叹。一经作者叙述，逐层分析，依次表明，自觉井井有条，不漏不紊。若并是书而以为难阅，则从前史乘，更不必过问矣！本书所载地理，南北东西各有分别，阅《元史》地图自知。看似容易恰艰辛，阅者幸忽滑过！

第十四回
见角端西域班师　破钦察归途丧将

却说札兰丁投入印度河，蒙古军瞧着，总道他身入水中，一落数丈，不是跌死，也是淹死，谁料他却不慌不忙，从水中卸了军装，凫水逸去。诸将以穷寇被逃，不禁气愤，争欲赴水追捕，还是成吉思汗力阻，并语诸子道："好一个健儿，是我生平所未曾见过的！若竟被他漏网，必有后患！"部将八剌愿渡河穷追，成吉思汗允他前行。八剌遂役令兵丁斩木为筏，渡河南去。成吉思汗复返攻哥疾宁城，城中守将，早已遁去，兵民开城迎降。窝阔台奉成吉思汗密谕，伪查户口，教兵民暂住城外，工匠妇女不得同居。到了晚间，潜带麾下出城，把哥疾宁的兵民一一戮毙，只工匠妇女，留作军中使用。专用此计，毋乃残酷。

成吉思汗再沿印度河西岸北行，捕札兰丁余党，闻阿格拉克与他族寻仇，已被杀死，遂乘机荡平各寨，所有丑类，无一孑遗。又因西域一带，叛服无常，索性遣将分兵，四处巡行，遇着携贰的部落，统加屠戮，共杀一百六十万人，方才收刀！民也何辜，遭此荼毒。

嗣得八剌军报，破壁耶城，进攻木而摊城，因天气酷暑，一时不便开仗，只好扎住营寨，静待秋凉，札兰丁不知去向，俟探实再报等语。成吉思汗道："我意在一劳永逸，所以征战数年，并无退志。现在余孽在逃，不得不再行进取，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如何使得！"耶律楚材婉谏道："札兰丁孤身远窜，谅他亦没有什么能力，况我军转战西陲，越四五年，威声已经大震，得休便休，还求主子明察！"成吉思汗道："我进彼退，我退彼进，奈何？"耶律楚材道："坚城置吏，要隘屯兵，就使死灰复燃，亦属无妨！"成吉思汗半晌道："且待哲别等军报，再作计较。"耶律楚材不便再说。大众休息数日，接到哲别军消息，已西逾太和岭，即高加索山。战胜钦察援军，进兵阿罗思即俄罗斯。去了。成吉思汗道："哲别等远征得手，一时总未能回来，我军守着这地，做什么事，不如渡河南行，接应八剌，平定印度方好哩！"随即下令再进。

时方盛夏，暑气逼人，印度地方，又在赤道下，益加炎热，军行数里，便觉气喘神疲，汗流不止。既到印度河，遥见水蒸气磅礴天空，日光被它遮住，对面迷濛不见有什么影子。军士各下骑饮水，那水的热度似沸，几难入口，都皱着眉，蹙着额，恨不得立刻驰归。耶律楚材复思进谏，忽见河滨来一大兽，身高数丈，形似鹿，尾似马，鼻上有一角，浑身绿色，不觉暗暗惊异。成吉思汗也已瞧着，便语将士道："这等大兽，见所未见，你等快用箭射它！"将士奉令，统执着弓矢，拟向大兽射去。蓦听得一声响亮，酷肖人音，仿佛有"汝主早还"四字。耶律楚材即出阻弓箭手，令他休射，一面到成吉思汗面前。方欲启口，成吉思汗已问道："这是何兽？"耶律楚材道："名叫角端，能作人言，圣人出世，这兽亦出现，它能日驰万八千里，灵异如鬼神，矢石不能伤它。"语至此，成吉思汗复问道："据你说来，这可是瑞兽么？"耶律楚材道："是的！这兽系旄星精灵，好生恶杀，上天降此，所以儆告主子。主子是上天的元子，天下的百姓，统是主子的儿子，愿主子上应天心，保全民命！"楚材所说，未必果真，但借异兽以规人主，可谓善谏。成吉思汗方欲答言，又见大兽叫了数声，疾驰而去。随向耶律楚材道："天意如此，我亦不便进行，不若就此班师罢。"耶律楚材道："主子奉天而行，便是下民的幸福！"语虽近谀，然谀言最易动听，善谏者宜知之。

当下命师返旆，并遣人渡印度河，促八剌旋师。八剌即日北归，想已眼望久了。会着大军，由

此趋东，过阿母河，历布哈尔，回民多叩谒马首。成吉思汗召主教入见。主教名曷世哀甫，谒见毕，详述教规。成吉思汗道："所言亦是，但我闻回民礼拜，必须赴教祖墓所，回教祖名摩罕默德墓在麦加城。这也未免太拘。上帝降鉴，何地不明，为什么限着地域呢?"曷世哀甫不复再辩，唯唯听命。成吉思汗复道："我已征服此处，此后祈祷，可用我名。你为主教，还有各处教士，尽行豁免赋役，你可替我申谕!"因势利导，谅亦由耶律楚材所教。成吉思汗便在布哈尔暂驻，一面遣使召术赤来会，一面遣使召哲别、速不台班师。

一住数日，复起行东归，经撒马尔干，渡忽章河，令谟罕默德母妻，辞别故土。两妇不能抗命，只好向着西方恸哭一场，复随大军东行。到了叶密尔河，皇孙忽必烈、《元史》作呼必赉。旭烈兀《元史》作辖鲁。来迎。成吉思汗大喜，命二孙侍着行围。二孙皆拖雷子，忽必烈才十一岁，旭烈兀才九岁，随成吉思汗入围场，统能骑马弯弓，发矢命中，忽必烈射杀一兔，旭烈兀射杀一鹿，奉献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喜上添花，遂命将捕获各兽，及西域所得的财宝大犒三军。嗣复住了数日，长子术赤，及哲别、速不台，均尚未至，方徐徐地回国去了。归结成吉思汗西征。

且说哲别、速不台二将北讨钦察，引兵绕宽甸吉思海辗转至太和岭，凿山开道，俾通车骑，适遇钦察部头目玉里吉，及阿速、撒耳柯思等部，集众来御，仓猝间不及整阵，几被敌军迫入险地。哲别、速不台商定一策，遣西域降将曷思麦里至玉里吉军，说是"我等同族，无相害意，不过西征到此，闻岭北有数大部落，特来通好，请勿见疑!"玉里吉等信以为真，麾兵退去。哲、速二将，引军出险，登高遥望，犹隐隐见阿速部旗旄。速不台语哲别道："敌军信我伪言，统已退归，在途必不防备，若就此掩将过去，杀他一个下马威，可好么?"哲别连称妙计，便饬兵士尾追前军。疾行数里，已至阿速部背后，一声呼啸，好似电劈雷轰，猛扑前去。阿速部后队，方欲返顾，不料身上都受着急痛，霎时晕厥，纷纷落马。力避俗套。前队尚莫名其妙，等到硬箭飞来，长枪戳入，始知有敌到来。正欲拔剑弯弓，那头颅不知何故，已歪倒肩上，手臂不知何故，分作两段。顿时你忙我乱，只好鞭着马，飞着腿，四散奔逃！语语新颖。阿速部已经溃散，前面就是钦察部众。玉里吉闻着后面呐喊，惊问何事？大众都摸不着头脑，便命子塔阿儿领着数骑向后探望，冤冤相凑，与蒙古军相值。方开口问着，已被一枪洞胸，坠骑死了。余骑不值一扫，统赴枉死城中。此时玉里吉待子未回，就勒马悬望。突然间来了蒙古军，错疑塔阿儿导他来会，笑颜迎着，蒙古军不分皂白，枪起刀落，又将玉里吉杀死。父子同归冥途，不寂寞了。余众大骇，急忙奔溃，已被蒙古军杀了一半。蒙古军再追数里，前面已寂无一人，料得撒耳柯思部已自飏去，略去撒耳柯思部，烦简得宜。当即择地下营。

哲、速二将，虽已得胜，终恐深入重地，寡不敌众，遂遣使至术赤处告捷并请济师。术赤方攻下乌尔鞑赤城，驻军宽甸吉思海东部，俱回应前回。闲暇无事，即分兵大半往援。

哲别等既得援师，北向至浮而嘎河，入里海。适值河冰凝冱，遂履冰徒涉，攻下阿斯塔拉干大埠，纵兵焚掠。会得探报，钦察部酋霍脱思罕领着部众来了。原来霍脱思罕系玉里吉兄长，闻知弟侄阵亡，倾寨前来，意图报复。哲别命曷思麦里诱敌，只准败，不准胜，自与速不台分军埋伏，专候钦察兵到，奋起厮杀。说时迟，那时快，曷思麦里方才出发，钦察兵已是驰到，望见曷思麦里麾下不过数千人，衣已不整，器械无光，统呵呵大笑，不把他望在眼里。曷思麦里恰突出阵前，指挥士卒与钦察前队酣战一场，不分胜负。霍脱思罕见前队战敌不下，便督军齐上，拟包围曷思麦里军，曷思麦里恐陷入重围，乃率兵退走。曷思麦里之徐徐退走，为哲、速二将埋伏起见，非违命也。

钦察部众只道是蒙古军败退，大众赶先争功，已无军律，曷思麦里令部下抛甲弃杖，惹得追军眼热，统下骑拾取。曷思麦里复回军来争，与钦察部众略斗，便又退走。恐他不追，所以回军。此退彼进，到了一座大山，峰崖险峻，岭路崎岖，曷思麦里麾军径入，霎时间都进去了。霍脱

思罕报仇心切，又不防有他变，奋力追入。到了山间，峰转路迷，不辨去向。正疑虑间，山上号炮齐起，矢石雨下，忙即下令退军，把后队当作前队，觅路而出。将出山口，被速不台一军堵住，尚没有什么恐慌，当下麾众夺路，与速不台军鏖战起来，颇也有些起劲。谁知曷思麦里军已从他背后杀到，霍脱思罕顾了前面，不能顾后，顾了后面，不能顾前，才觉手忙脚乱，只好拚了老命，冲开一条血路，出山急走。前后夹攻的蒙古军，只在山内屠杀敌兵，一任霍脱思罕走脱。霍脱思罕急行数里，才敢喘息，检阅兵马，十成中少了六七成，便垂头丧气，向前再行。途穷日暮，夜色凄其，猛听得喊声复起，前后左右，又是蒙古军杀到，险些儿吓落马下！亏得手下尚有健卒数百，尽力保护，以一当百，等到杀透重围，已经十有九死。看官欲问这支蒙古军，只教再阅前文便自分晓。不言而喻。

且说霍脱思罕走脱后，回入本部，恐蒙古军进攻，无兵可敌，没奈何遁入阿罗思境内。阿罗思就是俄罗斯，唐懿宗初，在北海立国，拓地渐广；北宋时，创行封建制度，分七十部，子孙相继，日事争夺。南俄列邦，有哈力赤部，酋长名密只思腊，系霍脱思罕女夫，粗知兵事，尝战胜同族，意气自豪。闻妻父远来，迎入城中，问明底细，即投袂道："偌大蒙古敢如此强横！待我出兵与战，怕不把它踏平呢。"喜说大话的人，最不可靠。

霍脱思罕道："蒙古将士，很有蛮力，并且诡计多端，防不胜防。幸亏我走得快，才得保全性命与你重逢。"密只思腊笑道："他来的只是孤军，我等邻部甚多，一经号召，立集千万，总要与妇翁报仇哩！"于是遣使四出，召集各部酋长，会议发兵，计掖甫部酋罗慕、扯耳尼哥部酋司瓦托司拉甫，与密只思腊最是莫逆，一闻消息，赶先驰到。南方各部长，也陆续趋至。大众开议，定计出境迎击，毋待敌至。并遣告阿罗思首邦物拉的迷尔部，请他出师协助，分运军粮。部酋攸利第二，也即照允。

不到数日，各部兵均已会齐，共得八万二千人，仗着一股锐气趋入钦察部。复由霍脱思罕收集残兵，专待蒙古军至，一齐掩杀。那时哲、速二将，已得知阿罗思会师来御，也未免有些胆怯。是谓临事而惧。想了一计，复遣十人至阿罗思军，由密只思腊召入问明来意。十人道："钦察部容纳叛众，所以我军前来，声罪致讨。若与阿罗思诸部素无衅隙，定不相犯；况我国敬信天神，与阿罗思宗教相似，何不助我共敌仇人！"言未毕，霍脱思罕闪出道："从前我弟玉里吉也信了他的诡话，遭他毒手，我婿千万不可再信！"密只思腊道："如此可恶，杀了来使再说！"便喝令左右，缚住八人，立即斩首，只令二人回报。

哲别又命二人至阿罗思军，说是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今无端杀我行人，上天必不眷佑，速即约定战期，与你决一胜负。霍脱思罕又欲杀他，还是密只思腊道："杀他一二人何用，不如借他的口回报战期！"随命二使道："饶你狗命！快叫你主将前来受死！"二使抱头趋归。想是二人命不该绝，故一再得脱，不然，哲别前次已欺玉里吉，此次又欲欺密只思腊，安得令人信用耶！

密只思腊遣还来使，即麾兵万骑，东渡帖尼博耳河，巧值蒙古裨将哈马贝沿河探望，手下只带数十骑，被密只思腊军一鼓掩来，逃避不及，个个受缚，个个饮刀。哲别闻报，亟命全军东退，伪耶真耶？那时密只思腊越发趾高气扬，追逼蒙古军直至喀勒吉河，遥见蒙古军列营东岸，便在河北扎住阵脚。霍脱思罕亦引兵来会，还有计掖甫扯耳尼哥诸部众，到了河滨，与密只思腊南北列阵。密只思腊轻敌贪攻，并未与南军计议，独率北军渡河，来杀蒙古军。蒙古军如何肯让，就在铁儿山附近，枪对枪，刀对刀，大战起来。自午至申，杀伤相当。速不台见钦察军也在敌阵，竟带着锐卒，突入钦察军中去杀霍脱思罕。钦察军惩着前辙，未战先慌，蓦见蒙古军冲入，立即惊溃。霎时间阵势大乱，密只思腊禁止不住，也只得奔还，急忙渡河西走，令将船只凿沉，人马溺毙，不计其数，后队兵士，不及渡河，眼见得是身首两分，到鬼门关上挂号去了！妙语解颐。

蒙古军乘势渡河，径攻计掖甫扯耳尼哥等

部。各部尚未知密只思腊的胜负，毫不设备，被蒙古军掩至，把他围住，冲突不出。哲、速二将，料他窘迫，诱令纳贿行成，暗中恰四面埋伏，待他出营，却令伏兵齐起，见人便捉，捉不住的，便乱戳乱斫，俘获甚众，歼馘无算。总计各部酋长，伤亡六人，俘七十，兵士十死八九。于是蒙古军置酒欢宴，把生擒的头目，缚置地上，覆板为坐具。哲别、速不台以下将领，统在板上高坐，饮酒至数小时，至兴阑席散，板下的俘虏，已多压死，只扯耳尼哥部酋尚是活着，哲别令曷思麦里押送至术赤处，斩首示众。想是命中注定，必须过刀。

阿罗思首部攸利第二汗，正遣侄儿康斯但丁引兵南援，行至扯耳尼哥部，闻各部统已战败，慌忙逃归。阿罗思境内，全土震动。哲别再拟进兵，不意二竖为灾，竟染重疾。何止二竖，恐各部枉死鬼都来缠扰。不得已屯兵休养，适成吉思汗遣使亦至，促他班师，当即奉令回辕。到了宽甸吉思海东部，将术赤部兵尽行交还，别后登程，哲别病势越重，竟在中途谢世了！小子有诗咏哲别道：

百战归来力已疲，叙功未及竟长辞；

男儿裹革虽常事，死后酬庸总不知！

哲别逝世，速不台命部下舁尸，率众东归，欲知后事，请阅下回。

《元史》太祖十九年，帝至东印度国，角端见，班师。《耶律楚材》传，亦载及之，别史多辨其讹，且谓太祖未渡印度河，何由至东印度？是皆史家饰美之词，不足为信。本书两存其说，谓见角端时，适在印度河滨，角端之能作人言与否，不下考实语，独归美于楚材之善谏。是盖独具卓见，较诸坊间所行诸小说，于无可援证之中，且任情捏造者，固大相径庭矣！下半回叙哲、速二将征钦察事，亦考据备详，不稍夸诞，而演笔则又奇正相生。作者兼历史家小说家之长，故化板为活，不落恒蹊。

第十五回
灭西夏庸主覆宗　遭大丧新君嗣统

却说速不台班师回国，由成吉思汗接着，闻知哲别已殁，悲悼不置，便命哲别子生忽孙为千户，承袭父祀。再遣使颁谕术赤，命他就钦察以东、忽章河以北，新定各部，俱归镇治。至西北未定地方，亦须随时勘定。术赤虽曾奉谕，恰不愿再出征战，只在宽甸吉思海北岸萨莱地，设牙驻帐，游猎度日；一面遣使返报，只称得病，不便他征。成吉思汗亦暂置不问。威及遐方，独不能驭众子弟，这是历代雄主通病。

惟因西征时曾征师西夏，夏师不至；至此复饬夏主遣子入质，夏主又不从；且闻汪罕余众，多逃匿西夏，心中愈愤，遂议下令亲征，也遂皇后闻着征夏信息，又来劝阻。总是她来出头。成吉思汗不从，也遂道："南方已设国王，为什么还劳圣驾？"成吉思汗道："国王木华黎已早死了，嗣子孛鲁，虽命他袭封，究竟经验尚少，不及乃父。况现在降将武仙，又复叛我，都元帅史天倪被杀。孛鲁方调兵遣将，出讨叛贼，还有什么余力，去平西夏？"也遂道："主子西征方归，又要南征，虽是龙马精神，不致劳瘁，但士卒亦恐疲乏，总须略畀休息，方可再用！"语颇近理，我亦服之。成吉思汗屈指道："我即大位，已二十年，西北一带，总算平定。只南方尚未收服，必须亲往一遭，就使今冬不征，明春定要往讨哩。"木华黎之殁，武仙之乱，及成吉思汗所历年月，俱就此带出，是即行文时销纳之法。也遂道："明岁主子亲征，须要准我随行哩。"成吉思汗道："忽阑随我西征，尝自谓困乏得很；似你这般身躯，比她还要娇怯，何苦随我南下呢？"也遂道："主子栉风沐雨，妾等安坐深居，自问良心，亦觉愧赧，若蒙慨许随行，侍奉左右，就使跋涉闲关，亦所甚愿，怕什么劳苦呢？"成吉思汗喜形于色，且语道："你的阿姊很是谦恭，你又这般忠诚，好一对姊妹花同侍着我，也算是我的艳福，死也甘心呢！"说一死字，为下文隐伏谶语。说着时，已将也遂抱入怀中，亲狎了一回。是晚并召也速干作伴，做个联床大会，云雨巫山，双双涉历，彼此都极尽欢娱，不劳细说。插入一段艳情，隐寓乐极悲生之意。

小子叙到此处，又不得不将木华黎去世，及武仙再叛等情，现行表明。应十一回。木华黎自得真定后，复连岁出兵，尽得辽河东西、黄河东北诸郡县；复东下齐鲁，西入秦晋，把金邦所有土地占去大半，《元史》推为开国第一功臣。惟屡攻凤翔未下，还至解州，遂有疾，以成吉思汗十八年三月卒。时成吉思汗尚在西域，闻报大恸，追赠鲁国王，谥忠武，其子孛鲁嗣爵。详叙木华黎生死，以其为第一功臣也。木华黎既殁，山东州县，复起叛蒙古，武仙亦怀着异心，诱杀都元帅史天倪。天倪弟天泽，方奉母归燕，闻变折还，遂遣使至孛鲁处，乞师讨逆。孛鲁命天泽嗣兄统师，并遣兵赴援，与天泽军会，击败武仙。武仙与宋将彭义斌连和，再攻天泽，天泽复发兵与战，擒斩义斌，武仙遁去，后事慢表。纳入此段，庶不阙略。

且说成吉思汗过了残腊，转瞬孟春。元宵一过，即下令南征，重新整点军马，陆续起行。也遂皇后也着了戎装，铁甲蛮靴，黑骊雕鞍，随在戎跸后面，缓辔行着。仿佛出塞明妃。成吉思汗却骑着一匹红鬃马，红黑相间，煞是好看。由大众簇拥前去。既到郊外，命部众就地设围，亲自行猎。忽一野豕突出，奔至马前，成吉思汗不慌不忙，仗着平生射技，拈弓搭箭，一发殪豕。心中正在得意，突觉马首昂起，马足乱腾，一时羁勒不住，竟将成吉思汗掀翻马下。不祥之兆。

部将忙来救护，扶起成吉思汗，易马上坐，尚有些头昏目眩，神志不安，随命大众罢猎，扎

住军营。看官，这马无端腾踔，恰是何故？原来被大豕所惊，因致骇跃。惟成吉思汗南征北讨，纵辔多年，已不知驾驭若干马匹；就是所骑的红鬃马，定然天闲上选，偏偏为豕所惊，以致失驭，这也是天不永年的预兆！是晚成吉思汗即身体违和，生起寒热病来。

翌晨，也遂皇后向众将道："昨夜主子罹疾，南征事不如暂罢，还请大家商议方好。"大众计议一回，自然依了也遂意见，入内奏知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道："西夏闻我回去，必疑我是怕他，我现在这里养病，先差人到西夏，责他不纳质子，擅容逃人，看他有何话说？"

当下遣使至夏，语夏主道："你前时与我议款，情愿归降，我军出征西域，你却不从；近又不遣子入质，并擅纳汪罕余众，你可知罪么？"是时夏主李安全早死，族子遵顼嗣立，复传位于子德旺。德旺本庸弱无能，闻蒙古使臣诘责，战栗不能言，旁闪出一人道："都是我的主使！要与我厮杀时，你到贺兰山来战；要金银缎匹时，你到西凉来取，此外不必多说，快快走罢！"好大胆。

蒙古使回报，成吉思汗勃然起床，喝令大军速进。左右都来谏阻，成吉思汗怒道："他说这般大话，我怎么好回去？就是死了，魂灵儿也要去问他，况我还未曾死哩！"遂扶病上马，直指贺兰山。贺兰山在河套附近，距宁夏府西六十里，夏人倚以为固，树木青白，望如骏马，北人呼骏马为贺兰，所以借此名山。大军到了山前，见夏兵已在山麓扎住，问他领兵的头目，便是前说大话的阿沙敢钵。我见前文，早欲问他姓名，至此才出现，作者未免促狭。

阿沙敢钵见有蒙古军，便率众下山来冲头阵。谁知蒙古军全然不动，只把硬箭射住，没些儿缝隙可寻，只得退回。好一歇，又复前来冲突，蒙古兵仍用老法子，依旧无效。直至第三次冲突，方听得喇叭一号，营门陡辟，千军万马，如怒潮一般，锐不可当。那边气焰已衰，这边气势正盛，任你阿沙敢钵如何能言，如何大胆，至此阻不胜阻，拦不胜拦，没奈何逃上山寨。蒙古军哪肯干休，就奋力上山，一哄儿杀入寨中，又将阿沙敢钵部下斫死一大半，阿沙敢钵落荒走了。彼竭我盈，战无不克，可见成吉思汗善于用兵。

成吉思汗据了贺兰山，便进拔黑水等城，嗣因天热体衰，在珲楚山避暑。至暑往寒来，复转攻西凉府及绰罗和拉等县，所过皆克，遂逾沙陀至黄河九渡，取雅尔等县，再围灵州。夏主遣兵来援，又被蒙古军击退。陷入灵州城，进次盐州川，天气凛冽，雨雪载途，乃命在行帐度年。转眼间腊尽春回，已是成吉思汗二十二年了。复书岁次，为成吉思汗道殂张本。

河冰方泮，成吉思汗即率师渡河，下积石州，破临洮府，据洮河、西宁二州，进攻德顺。西夏节度使马肩龙正坐镇德顺城，颇有威名，闻蒙古兵至，居然开城出战，酣斗三日，蒙古兵受伤不少，马肩龙部下，也死了好几百名。因遣人报知夏主，即请济师。时夏主李德旺忧悸成疾已经去世。还是侥幸。国人立他犹子，单名只一晛字。晛尚幼弱，晓得什么军政，各将士统得过且过，专务趋避，大家穿凿山谷，藏匿财物，行个狡兔营窟的法儿，愚甚痴甚，无怪国亡。便把马肩龙军书搁起。

马肩龙待援不至，自叹道："城亡与亡，尚有何说？"复坚守了数日，禁不住敌军猛攻，自率左右出城，舍命死斗，至蒙古兵围绕数匝，尚拔刀瞋目，斫死蒙古兵数名，后来箭如飞蝗，身中数矢，遂大叫一声，呕血而亡。不没忠臣。肩龙一死，城中无主，自然被陷。

成吉思汗得了德顺州，复至六盘山避暑，遣将直逼夏都。夏主晛惊惶失措，急召文武会议，哪知所有臣民，统向土窟中避难去了。嗣闻土窟中的臣民，又被蒙古兵搜着，财物夺去，身命了结，国亡身亡，土窟非真安乐窝，请后人听着。满野都成白骨，料知都城难保，只好把祖宗传下金佛一尊，并金银器皿，及男女马驼等物，皆以九九为数赍献军前。成吉思汗闻报，定要夏主晛亲自出降。晛已束手无策，复泣告宗庙，出城至六盘山谒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止令门外行礼。行礼毕，将他系住帐下，饬将士入徇夏都。将士一入都城，掠了财物，掳了子女，见有美色的佳人，当即恣情污辱，不由她不忍受，连夏主

睍的宫眷，也只得横陈榻上，任他戏弄一番。独耶律楚材，取书数部、驼两足、大黄数胆，饬兵役携回。后来军士途中遇疫，亏得大黄救命，所活至万人。

闲文休表。且说夏主睍被縶三日，由成吉思汗令他改名，叫做失都儿。夏主睍不敢不从，又越日，传令将夏主睍杀了，并把他父母子孙亦命一律处死。夏自元昊称帝，共传十主，历二百有一年而亡。

成吉思汗正欲班师，忽觉寒热交作，哮喘不休。也遂皇后日夕侍奉，所有军医，统来诊视，怎奈寿命已终，参苓罔效。弥留时，见也遂皇后在旁，挈她的纤手道："你侍我有年，没甚错处，今又随我远征，灭了西夏，只望归国以后，与你等再聚数年，共享荣华，不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我死后，你回去告知各皇后，及你阿姊，须要节哀，不必过悲！"也遂不待说毕，早已扑簌簌的垂下泪来。成吉思汗也忍着泪，强说道："人生如朝露，有什么伤心处？你与我叫大臣进来！"也遂便传集群臣，各至榻前问疾。成吉思汗道："我病是不起的了，可惜诸皇子都未随着！朮赤在西域死了，我教察合台前去视丧，尚未回来；窝阔台呢，我叫他去攻金国，责贡岁币；拖雷又监守故都，不能远离。目今惟你等随着，算来也都是亲戚故旧，后事全仗你等辅助！窝阔台谨厚性成，我前已命他嗣位，只一时未能回都，你等替我传谕，叫拖雷暂行监国罢了！"诸子远离，统借成吉思汗口中叙出，无非节省闲文，但戎马一生，送终无子，也是可叹！又指也遂皇后道："她随我征夏，又侍我疾病，劳苦极了，我也无可报她，只西夏的子女玉帛，多分给她一份，不枉她辛苦一场！"群臣齐声遵嘱，成吉思汗静养片刻，复顾群臣道："还有一桩大事，为我传谕嗣君：西夏已灭，金国势孤，但金国精兵，西集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此后我军往攻，就使战胜攻取，也恐不能速灭；计惟假道南宋，宋、金世仇，必肯许我，我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都被困，定要征兵潼关，那时缓不济急，已成无用，就使他兵远来，千里赴援，人马疲敝，也不是我的对手，灭金很容易哩！"到死不忘拓地，真不愧为雄主。言旋，遂瞑目不视，悠然而逝了。

总计成吉思汗出世以来，享寿六十六岁。即大汗位，凡二十二年。南征北讨，所向克服，如近今内外蒙古，辽东三省，及中国西北部，并天山南北两路，暨中央亚细亚，阿富汗斯坦，波斯东半部与高加索山附近部落，俱为成吉思汗所有。史家称其用兵如神，所以灭国四十，遂平西夏。其实是西北一带，各族散处，既没有独立的精神，又没有永久的团体，彼此猜忌，互为仇敌，就使勉强联络，总不免凶终隙末，因此成吉思汗乘时崛起，削平各部。武如四杰，文如耶律楚材，又皆任用得当，就是所立兵制，亦比众不同，小子尝考得大略，随录如下：

（一）蒙古人自幼临狩猎，习骑射，所以骑兵尤精；此等骑兵，每人有乘马三四头，可彼此互代，终日驰骋。

（二）骑兵远行，遇紧急军事，只用马奶及干酪为食；或刺马出血，吞食充饥，可支十日，所以进行甚速。

（三）编定军队，以十递进，每十人为一队，队长叫作十户；十户以上有百户，统十户百人；百户以上有千户，统百户千人；千户以上有万户，万户直隶大汗。此等大小部长，对他部下，各有无限权力，部下无论何事，统须禀命后行，一经驱遣，不得迟诿，否则无论贵贱，必加刑罚。

（四）蒙古兵虽经出阵，仍须纳税，必令他妻儿守家，岁完税额，因之频年兴兵，军饷仍不缺乏。

这且慢表。且说成吉思汗逝世后，就借行在举丧。窝阔台贪夜奔至，察合台、拖雷等亦陆续到来，三子毕集，乃由蒙古诸王诸将等，大会于吉鲁尔河，承认成吉思汗遗命，奉窝阔台为大汗。看官，这窝阔台嗣统，早经成吉思汗亲口布告，为什么要开着大会经过公认呢？这也有个缘故，因成吉思汗在日，也有一条特立的法制：凡蒙古大汗，如当新旧绝续的时候，必须由诸王族诸将，及所属各部酋长，特开公会，议定嗣续，方得继登汗位，这会叫作"库里尔泰会"。

自有此制，所以窝阔台虽承遗命，也要经“库里尔泰会”通过呢。详哉言之，实为后文伏线。窝阔台既即位，重用耶律楚材，楚材以旧制简率，未足表示尊严，更请窝阔台汗增修朝仪。窝阔台汗自然乐允，遂由楚材参订仪注，令皇族诸王尊长，皆列班罗拜，共效嵩呼。这就是俗语所谓有前人承粮，后人割稻哩。《元史》尊成吉思汗为太祖，窝阔台为太宗，这都是统一中国以后追加的庙号。小子有诗咏成吉思汗道：

开邦端仗出群材，基业全从百战来；
试向六盘山下望，一回凭吊一低徊！

欲知以后情形，且至下回再表。

西夏与金，唇齿之邦也，唇亡齿必寒，夏亡则金曷能保！成吉思汗之南征，志不徒在灭夏，盖已视金为囊中物矣。观其临殁之时，犹嘱及攻金遗策，是可知其成算在胸，预图吞并。脱令稍假以年，则灭金固易易也。不然，窝阔台承父遗嘱，约宋灭金，何以相应如响乎？本回叙成吉思汗事，为成吉思汗衰年之结局，实括成吉思汗毕生之隐衷，彼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著书人述元代史，于成吉思汗较详，我知其固有所感矣。

第十六回
将帅迭亡乞盟城下　后妃被劫失守都中

却说窝阔台嗣位为汗，颁定法令，比成吉思汗在日，体制益崇。复承父遗志，以西域封察合台，令他坐镇。西顾既可无忧，乃一意攻金。适金国遣使吊丧，并赠赙仪，窝阔台汗语来使道：“汝主久不归降，今我父赍志以殁，我方将出师问罪，区区赙仪，算作什么！”金尚立国，遣使吊丧遗赙，亦是应有之仪文，窝阔台乃强词夺理，卒以灭金。强国之无公理也久矣，可慨可叹！随命发还赙仪，遣归来使。金主珣时已去世，子守绪嗣立，得使回报，未免恟惧。复遣人赍送金帛，至蒙古庆贺新君。窝阔台汗又不受。至金使去讫，遂召集诸王大臣议事，定计伐金。先是成吉思汗连年出征，所得财物，立即分散，并无丝毫储积；蒙古诸将，尝谓得了人民，毫无用处，不若尽行杀戮，涂膏衅血，灌润草木，作为牧场。独耶律楚材以为未然，至此因伐金议定，遂奏立十路课税所，以充军饷，每路设副使二员，悉用士人。楚材复进陈周、孔道德，且谓以马上得天下，断不可以马上治。窝阔台汗深服是言，由是尚武以外，稍稍尚文，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窝阔台汗既整兵储饷，秣马积刍，遂于即位二年春季，偕皇弟拖雷，及拖雷子蒙哥，《元史》作莽赉扣。率众入陕西，连下诸山寨六十余所，进逼凤翔。金主遣平章政事完颜哈达及伊喇丰阿拉引军赴援，行至中道，闻蒙古兵势甚强，料非敌手，竟逗留不进。至金主屡促进兵，哈达、丰阿拉只是因循推诿。嗣闻蒙古兵分攻潼关，乃禀称潼关被攻，较凤翔为尤急，不如先救潼关，次及凤翔。金主无可奈何，只得依他。他二人便引军赴潼关。潼关本系天险，且早有精兵屯驻，可以固守，哈达等避难就易，所以改道出援。于是凤翔空虚，守了两三月，终被蒙古兵攻陷，只潼关依然未下，拖雷自往督攻，亦不克。

部下有降将李国昌道：“金迁汴将二十年，全仗这潼关、黄河倚为天险，我军若从间道出宝鸡，绕过汉中，沿汉江进发，直达唐邓，那时攻汴不难了。”拖雷点头称善，便返报窝阔台汗，窝阔台汗道：“从前父亲遗命，曾令我等假道南宋，下兵唐邓，我且遣使至宋邦，向彼假道；彼若允我，进取尤便，否则再用此计未迟。”于是命绰布干为行人，往宋假道。到了沔州，谒见统制张宣，一语不合，竟被张宣杀死。窝阔台汗得着此信，乃命拖雷率骑兵三万人竟趋宝鸡，攻入大散关，破凤州，屠洋州，出武休东南，围兴元军；复遣别将取大安军路，开鱼鳖山，撤屋为筏，渡嘉陵江，略地至蜀。蜀系宋地，宋制置使桂如渊逃去，被蒙古兵拔取城寨共四百四十所。拖雷尚不欲绝宋，召使东还，会兵陷饶风关，飞渡汉江，大掠而东。

警报如雪片一般，递入汴都，金主守绪，急召宰执台谏入议。大众都说北军远来，旷日需时，劳苦已极，我不如在河南州郡屯兵坚守，且由汴京备粮数百斛，分道供应；北军欲攻不能，欲战不得，师老食尽，自然退去。看似好计，奈各处不能坚守何。金主守绪叹道：“南渡二十年来，各处人民，破田宅，鬻妻子，豢养军士，只望他杀敌御侮，保卫邦家；今敌至不能迎战，望风披靡，直至京城告急，尚欲以守为战，如此怯弱，何以为国！我已焦思竭虑，必能战然后能守。存亡有天命，总教不负吾民，我心才少安哩！”所言亦是，可惜无补国亡。乃诏诸将出屯襄邓，并促哈达、丰阿拉两帅速即还援。哈达、丰阿拉驰归。至邓州，别将杨沃衍、禅华善，及前被史天泽杀败的武仙俱率兵来会。哈达胆子稍壮，麾诸军出，屯顺阳。嗣探悉蒙古兵方渡汉江，部将急欲

往截，为丰阿拉所阻。至蒙古兵毕渡，乃进至禹山，分据地势，列阵以待。蒙古兵到了阵前，不发一矢，骤然退去，哈达亦下令收军。诸将请追蒙古军，哈达道："北军不战自走，定怀诡谋，我若追去，正中彼计！"料敌亦明，无如尚差一着。遂勒马南归，返行里许，忽觉尘雾蔽天，呼啸不绝；哈达忙觅一小山，登冈了望，但见蒙古军骑、步相间，分作三队，迅奔前来。哈达叹道："绕我背后，潜来袭我，正是变生不测，我看他军伍严肃，行列整齐，定是不可轻敌呢！"急忙下山麾兵，拟从旁道走避，怎奈蒙古兵已是到来，只好与他对仗。两下厮杀，蒙古军少却，丰阿拉驱兵追去，谁知蒙古军复回马驰突，十荡十决，几乎被他蹂躏，亏得部将富察鼎珠奋力截杀，蒙古兵始退。哈达便沿山扎营，语丰阿拉道："北兵号三万名，辎重要居一成，今相持二、三日，若乘他退兵，出军奋击，不患不胜！"丰阿拉道："江路已绝，黄河不冰，彼入重地，已无归路，我等可待他自毙，何用追击！"想已被前日吓慌，故胆怯乃尔。

翌日，蒙古兵忽不见。逻骑谓已他去，哈达、丰阿拉遂欲返邓州。正在前行，忽斜刺里闪出敌军，竟将金军冲作两截。哈达、丰阿拉忙分兵接战，等到敌军杀退，后面的辎重，已是不见。哈达顿足不已，丰阿拉谈笑自若，与哈达并入邓州，收集部兵，伪称大捷。总是丰阿拉奸猾。金廷百官，上表庆贺。丑甚。

民堡城壁，皆散还乡社，满望烽烟无警，鸡犬不惊。哪知拖雷军尚自留着，窝阔台汗且自河清县白坡镇渡河，进次郑州，遣速不台攻汴城。城中兵民，不意北兵猝至，惊愕万分，金主也惶急异常，忙命翰林学士赵秉文草旨罪己，改元施赦，文中大意，说得声情兼至，凄楚动人，闻者为之泣下。徒有文辞，何济于事。

时京城诸军，不盈四万，城周百二十里，未能遍守，只得飞召哈达、丰阿拉军还援汴城。哈达、丰阿拉一行，拖雷即用铁骑三千，追尾金军；金军还击，他便退去，金军启行，他又来袭，弄得金军不遑休息，且行且战。至黄榆店，雨雪不能进。蒙古将速不台，已派兵阻金援师，于是哈达、丰阿拉军，前后被蒙古军遮断。会雪已稍霁，又得汴京危急消息，不得已引军再行。途次遇大树塞道，费着无数兵力始得通途。既到三峰山，蒙古兵两路齐集，四面蹙围。相持数日，料得金军困惫，恰故意开了一面，纵他奔走。金军果然中计，甫经逸出，被蒙古军夹道奋击，顿时大溃，声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骑先走，杨沃衍等战死，哈达知大势已去，忙邀丰阿拉面商，拟下马死战，孰料丰阿拉已杳如黄鹤不知去向！只有禅华善等尚是随着，乃相偕突围，走入钧州。

窝阔台汗在郑州，闻拖雷与金相持，遣琨布哈、齐拉衮等作为援应。至则金军已溃，遂会兵到钧州城下合力攻击。未几城陷，哈达匿窟室中，由蒙古军寻着牵出杀死。且下令招降道："汝国所恃，地理惟黄河，将帅惟哈达。今哈达被我杀了，黄河被我夺了，此时不降，更待何时！"金军降者半，死者半，独禅华善先匿隐处。至杀掠稍定，竟自至蒙古军前，大声道："我金国大将，欲进见白事。"蒙古军将他牵住，入见拖雷。拖雷问他姓名，禅华善道："我名禅华善，系金国忠孝军统领，今日战败，愿即殉国。只我死乱军中，人将谓我负国家，今日明白死，还算得轰轰烈烈，不愧忠臣！"恰是好汉。拖雷劝他投降，他却眦裂发指，痛口叫骂。恼得拖雷性起，命左右斫他足胫，戳他面目，他尚噀血大呼，至死不屈。蒙古将悲他死义，用马奶为奠，对尸祝道："好男儿，他日再生，当令与我作伴！"奠毕，将尸掩埋，不在话下。

只丰阿拉先已远走，被蒙古兵追获，押见拖雷。拖雷亦迫他投诚，反复数百言，丰阿拉恰慨然道："我是金国大臣，只宜死在金国境内！"余无他言，亦被杀死。丰阿拉实是误金，只为金死义，尚堪曲恕。自是金国的健将锐卒，死亡殆尽，汴京已不可为了。潼关守将纳哈塔赫伸，闻哈达等战殁，很是惊慌，竟与秦蓝守将完颜重喜等率军东遁。裨将李平，以潼关降蒙古。蒙古兵长驱直入，追金军于卢氏县。金军已无战志，且因山路积雪，跋涉甚艰，随军又多妇女，哀号盈路，至是为蒙古兵追及，未曾接仗，重喜先下马乞降。

蒙古将以重喜不忠，把他斩首。该杀。乌登赫伸引数十骑走山谷间，亦被追骑搜获，一概祭刀。蒙古兵进围洛阳，留守萨哈连背上生疽，不能出战，投濠自尽。兵民推警巡使强伸，登陴死守，历三月余，无懈可击，蒙古军乃退去。

金主守绪因汴城围急，没奈何遣使请和。蒙古将速不台道："我受命攻城，不知他事。"是时蒙古已创制石炮，运至城下，每城一角，置炮百余，更迭弹击，昼夜不息。幸汴城垣堞坚固，相传五季时周世宗修筑，用虎牢土叠墙，坚密如铁，虽受炮石，不过外面略损，未尝洞穿。金主又募死士千人穴城，由濠径渡，烧他炮座。蒙古兵虽曾防着，究未免百密一疏，因此攻城历十六昼夜，内外死伤约数十万名，城仍兀然岿峙，不能攻陷。会窝阔台汗欲自郑州还国，因遣使谕金主降，并饬速不台缓攻。速不台乃语城守道："你主既欲讲和，可出来犒军！"金主乃遣户部侍郎杨居仁出城，带着牛羊酒炙，并金帛珍异，犒给蒙古军，且愿遣子入质蒙古。于是速不台许即退兵，散屯河、洛间，金主封荆王守纯子鄂和为曹王，遣他为质。鄂和不好违慢，涕泣辞去。

金参政喀齐喀以守城为己功，欲率百官入贺。历代亡国，多被若辈所误。金内族思烈道："城下乞盟，春秋所耻，何足言贺！"喀齐喀反怒道："社稷不亡，君臣免难，难道不是喜事么？"嗣因金主守绪亦不欲受贺，因而罢议，汴京总算解严。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蒙古行人唐庆等来答和议，暂就客馆，竟被金飞虎兵头目申福，驰入馆内，将唐庆杀死，并及随官三十余人。和议复绝，蒙古兵又长驱而至，招之便来，曲在金国，政刑如此，安得不亡。金主守绪，复飞檄各处勤王。时武仙遁驻留山，收集溃兵十万人，奉檄援汴。还有邓州行省完颜思烈，巩昌统帅完颜仲德也引兵入援。甫至京水，不虞蒙古兵已先候着，呐一声喊，似狼虎攒羊一般，乱突乱杀，吓得金兵胆战心惊，没一个不退走了。

且说窝阔台汗返国后，以金主背和杀使，复亲自出师至居庸关，为拖雷后援。忽得暴疾，昏愦不省人事，乃召师巫卜祝。巫言金国山川神祇，为了军马掳掠，尸骨堆积，以此作祟，应至各山川祷祀，或可禳灾。既而命巫往祷，病仍不愈，且反加重。巫返谓祈祷无益，必须由亲王代死，方可告痊。正说着，窝阔台汗忽开眼索饮，神气似觉清醒，左右以巫言告，窝阔台汗道："哪个亲王，可为我代？"言未已，忽报拖雷驰来问疾。由窝阔台召入，与述巫言。拖雷道："我父肇基择嗣，将我兄弟内，选你做了大汗，我在哥哥跟前，忘着时要你提说，睡着时要你唤醒。如今若失了哥哥，何人提我？何人唤我？且所有百姓，何人管理？不如我代了哥哥罢！我出征数年，屠掠蹂躏，造成无数罪孽，神明示罚，理应殛我，与哥哥无涉！"遂召师巫入告道："我代死罢，你祷告来！"师巫奉命出去。过了片晌，又取水入内，对水桶咒毕，即教拖雷饮讫。拖雷饮着这水，好似饮酒一般，觉得头晕目昏，便向窝阔台汗道："我若果死，遗下孤儿寡妇，全仗哥哥教导！"窝阔台汗应着，拖雷便出宿别寝，是晚竟逝世了。本段文字，从《秘史》采来，并非著书人捏造，但事之真伪，不可考实，而蒙俗信巫，或有此离奇之史。拖雷生有六子，长即蒙哥，次名末哥，一作默尔根。三名忽都，一作瑚图克图。四即忽必烈，五即旭烈兀，六名阿里不哥。一作阿里克布克。后来蒙哥、忽必烈皆嗣大汗位，忽必烈且统一中原，待后慢表。

且说拖雷死后，蒙古兵经略中原，要推速不台为主帅。速不台尚未至汴，金主守绪，先已东走。原来汴京城内，食粮已尽，括粟民间，不及三万斛，已经满城萧索，饿殍载途。兼且城中大疫，匝月间死数十万人。金主知大势已去，乃集军士于大庆殿，谕以京城食尽，今拟亲出御敌；遂命右丞相萨布、平章博索等率军扈从，留参政讷苏肯、枢密副使萨尼雅布居守，自与太后皇后妃主等告别，大恸而去。既出城，茫无定向。诸将请往河朔，乃自蒲城东渡河，适大风骤起，后军不能济，蒙古将辉尔古纳追至，杀毙无算，投河自尽者六千余人。金元帅贺德希战死。

金主渡河而北，遣博索攻卫州，不意蒙古将史天泽复自真定杀到。博索连忙循还，走告

金主，请速幸归德。金主遂与副元帅阿里哈等六七人乘夜登舟，潜涉而南，奔归德府。诸军闻金主弃师，沿路四溃。归德总帅什嘉纽勒緟迎见金主，禀告各军怨愤情形，乃归罪博索，枭首伏法。跋胡疐尾，亡象已见，即杀博索，亦属无益。嗣遣人至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谁知汴京里面，又闹出一桩天大的祸案。

先是金主守绪出走时，命西面元帅崔立驻守城外。崔立性甚淫狡，潜谋作乱，闻归德有使来迎两宫，他即带兵入城，问讷苏肯及萨尼雅布道："京城危困已极，你等束手坐视，做什么留守？"二人尚未及答，他即麾兵将二人杀死。随即闯入宫中，向太后王氏道："主子远出，城中不可无主，何不立卫王子从恪？他的妹子，曾在北方为后，应十二回。立了他，容易与北军议和。"太后战栗不能答，崔立遂矫太后旨，遣迎从恪，尊为梁王监国，自称太师都元帅尚书令郑王，兄弟党羽皆拜官。并托辞金主出外，索随驾官吏家属，征集妇女至宅中，有姿色者迫令陪寝，每日必十数人，昼夜裸淫，尚嫌未足。且禁民间嫁娶，闻有美女，即劫入内室，纵情戏狎，稍有不从，立即加刃。百姓恨如切骨，只有他的爪牙，说他功德巍巍，莫与比伦。名教扫地。正欲建碑勒铭，忽报速不台大军到了。诸将问及战守事宜，他却从容谈笑道："我自有计！"是晚，即出诣速不台军前，与速不台议定降款。还城后，搜括金银犒军，胁迫拷掠，惨无人道，甚至丧心昧良，卖国求荣，竟把那金太后王氏、皇后图克坦氏，以及梁王从恪、荆王守纯，暨各宫妃嫔，统送至速不台军，作为犒军的款项。看官，你想毒不毒，凶不凶呢？史称荆、梁二王，为速不台所杀，其余后妃人等，押送和林，在途艰苦万状，比金掳徽、钦时为尤甚。小子叙此，不禁潸然，有诗为证：

岂真天道好循环？北去和林泪血斑。
回忆徽钦当日事，先人惨刻后人还。

汴京失陷，后事如何，俟小子下回交代。

金至哀宗，已不可为矣。哈达名为良将，而临阵多疑，不能决断，欲以之敌蒙古军，勇怯悬殊，宜乎其有败无胜也！金主守绪，城下乞盟，遣子入质，应亟筹生聚教训之道，外慎邦交，内固国事，则金虽残弱，尚可图存。乃议和之口血未干，而戕使之衅端又启；申福擅杀，不闻加罪，卒之寇氛又逼，汴京益危，日暮途穷，去将焉适！加以逆臣叛国，背主求荣，后妃可作犒款，都城可作贽仪，虽曰天道好还，前之迫人也如此，后之迫于人也亦如此；然亦何尝非人事致之耶？本回全叙亡金事迹，而金之所以致亡，已跃然纸上。徒谓其录述之详，犹皮相之见也。

第十七回
南北夹攻完颜赤族　东西遣将蒙古张威

却说金叛臣崔立，既劫后妃等送蒙古军，遂迎速不台入汴城。速不台遣使告捷，且以攻汴日久，士卒多伤，请屠城以雪愤。窝阔台汗欲从其请，亏得耶律楚材多方劝阻，乃令除完颜氏一族外余皆赦免。是时汴城民居，尚有百四十万户，幸得保全。速不台检查完毕，出城北去。崔立送出城外，及还家，想与妻妾欢聚，谁知寂无一人，忙视金银玉帛，亦已不翼而飞！方知为蒙古兵所劫，顿时大哭不已。妻妾金银，是身外之物，失去尚不足忧，恐怕你的头颅也要失去，奈何！转思汴京尚在我手，既失可以复偿，遂也罢了。慢着！

且说金主守绪既到归德，总帅什嘉纽勒緭与富察固纳不合。固纳谓不如北渡好图恢复，纽勒緭从旁力阻，被固纳麾兵杀死，又将金主幽禁起来。金主愤甚，密与内侍局令宋珪、奉御纽祜禄温绰、乌克逊爱锡等谋讨固纳。适东北路招讨使乌库哩运米四百斛至归德，劝金主南徙蔡州。金主与固纳商议，固纳力陈不可，且号令军民道："有敢言南迁者斩！"于是金主与宋珏定计，令温绰、爱锡埋伏左右，佯邀固纳入内议事。固纳不知是计，大踏步进来。甫入门，温绰、爱锡两边杀出，立将固纳刺死。固纳系忠孝军统领，闻固纳被诛，擐甲谋变。嗣由金主抚慰，总算暂时安静。金主遂由归德赴蔡州。途次遇雨，泥泞没胫，扈从诸臣，足几尽肿。至亳州，父老拜谒道左，金主传谕道："国家涵养汝辈，百有余年，我实不德，令汝涂炭，汝等不念我，应念我祖功宗德，毋或忘怀！"父老皆涕泣呼万岁。君臣上下，统是巾帼妇人，济什么事？

留驻一日，又复启行，天气尚是未霁，但觉得风雨沾衣，蒿艾满目。两语已写尽凄凉状况。金主不禁叹息道："生灵尽了！"为之一恸。及入蔡，仪卫萧条，人马困乏。休息数旬，乃令完颜仲德为尚书右丞，统领省院事务，乌库哩镐为御史大夫，富珠哩洛索为签书枢密院事。仲德有文武材，事无巨细，必须躬亲，尝选士括马，缮甲治兵，欲奉金主西幸，依险立国。奈近侍以避危就安，多半娶妻成家，不愿再徙；商贩亦逐渐趋集；金主又得过且过，也命拣选室女，备作嫔嫱，且修建山亭，借供游览。本是卧薪尝胆之时，乃作宫室妻妾之计，谁谓守绪非亡国主耶！仲德屡次切谏，虽奉谕褒答，究竟良臣苦口，敌不过孱王肉欲，所以形式上虽停土木，禁选女，暗中且仍然照行。仲德无可如何，只得勉力招募，尽人事以听天命。乌库哩镐也怀着忠诚，极思保全残局。无如忠臣行事，往往招忌，媚子谐臣，不免在金主面前播弄是非，以致金主将信将疑，日益疏远。镐忧愤成疾，辄不视事。千古同慨。

蒙古将塔察尔布展陷入洛阳，执中京留守强伸，伸不屈被杀。会窝阔台汗遣王檝至京湖，议与南宋协力攻金，许以河南地为报。宋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以闻。是时宋理宗昀嗣立，以金为世仇，正可乘此报复，遂饬史嵩之允议，发兵会攻。王檝近报窝阔台汗，即命塔察尔布展顺道至襄阳，约击蔡州。金主守绪，反遣完颜阿尔岱至宋乞粮。临行时语阿尔岱道："我不负宋，宋实负我！我自即位以来，常戒边将无犯南界，今乘我疲敝与我失好。须知蒙古灭国四十，遂及西夏。夏亡及我，我亡必及宋，唇亡齿寒，理所必然；若与我连和，贷粮济急，我固不亡，宋亦得安。你可将我言传达，令宋主酌夺！"言虽近理，然不忆你的先人也曾约宋灭辽么？

看官，你想这时的宋朝，方遣将兴师，志吞中原，难道凭金使数语，就肯改了念头么？阿尔岱奉命而去，自然空手而回。金主无奈，只好暂守孤城，听天由命。蒙古将布展先到蔡州，前哨

薄城下,被金兵出城奋击,纷纷退去。后队再行攻城,又被金兵杀退。布展不敢进逼,只分筑长垒,为围城计。嗣由宋将孟珙等,率兵二万,运米三十万石来赴蒙古约。布展大喜,与孟珙议定南北分攻,两军各不相犯。于是蒙古兵攻打北面,南宋军攻打南面。城内虽尚有完颜仲德、富珠哩、洛索等人,仗着一股血诚,誓师分御,怎奈北面稍宽,南面又紧,南面稍宽,北面又紧,防了矢石,难防水火,防了水火,难防钩梯;况且外乏救兵,内乏粮草,单要靠这兵民气力,断没有永久不敝的情理。两军分攻不下,复合兵猛攻西城,前仆后继,竟被陷入。幸里面还有内城,由完颜仲德纠集精锐,日夜战御。金主见围城益棘,镇日里以泪洗面,且语侍臣道:"我为人主十年,自思无大过恶,死亦何恨?只恨祖宗传祚百年,至我而绝,与古时荒淫暴乱的君主,等为亡国,未免痛心。但古时亡国的主子,往往被人囚絷,或杀或奴,我必不至此,死亦可稍对祖宗,免多出丑。"语语呜咽,然自谓无甚罪恶,实难共信。侍臣俱相向痛哭。金主复以御用器皿赏战士,既而又杀厩马犒军,无如势已孤危,无可图存。

勉强支持了两月,已是残年。越宿为金主守绪着末的一年,就是蒙古窝阔台汗嗣位之第六年。百忙中又点醒岁序,是年为宋理宗端平元年。蔡城上面,黑气沉压,旭日无光。守城的兵民统已面目枯瘠,饥饿不堪,俯视敌军,会饮欢呼,越觉得凄惶万状。金主晨起,巡城一周,咨嗟了好一回。到了晚间,召东西元帅承麟入见,拟即禅位与他。承麟泣拜不敢受,金主道:"我把主座让汝,实是不得已的计策!我看此城旦夕难保,自思肌体肥重,不便鞍马驰突,只好以身殉城。汝平时矫捷,且有将略,万一得免,保全宗祚,我死也安心了!"亡国惨语,我不忍闻。承麟尚欲固辞,金主复召集百官,自述己意,大众颇也赞成,于是承麟不得不允,起受玉玺。

翌日,承麟即位,百官亦列班称贺。礼未毕,忽报南城火起,宋军已入城了,完颜仲德忙出去巷战,奈蒙古军亦相继杀到,四面夹攻,声震天地。仲德料不可敌,复返顾金主守绪,但见已悬着梁上,舌出身僵。他即拜了数拜,出语将士道:"我主已崩,我将何去?不如赴水而死,随我君于地下!诸君其善为计!"言讫,跃入水中,随流而逝。将士齐声道:"相公能死,难道我辈不能么?"由是参政富珠哩、洛索以下,共五百余人,统望水中投入,与河伯结伴去了。承麟退保子城,闻金主自尽,偕群臣入哭,因语众道:"先君在位十年,勤俭宽仁,图复旧业,有志未就,终以身殉,难道不是可哀么?宜谥曰哀!"史家因称为金哀宗。哭奠甫毕,子城又陷,遂举火焚金主尸。霎时间刀兵四至,杀人如麻,可怜受禅一日的金元帅承麟亦死于乱军中,连尸骸都无着落!金自阿骨打建国,传六世,易九君,凡百二十年而亡。

蒙古将布展与宋将孟珙,扑灭余火,检出金主守绪余骨,析为两份,一份给蒙古,一份给宋,此外如宝玉法物,一律均分;遂议定以陈、蔡西北地为界,蒙古治北,宋治南,两军分道而回。

约过半年,忽南宋会兵攻汴,窝阔台汗怒道:"汴城分为我属,宋兵何故犯我,自败前盟?"遂欲下令伐宋。王族扎拉呼请行,遂发兵数万,使他统率南下。

时宋将赵范、赵葵,拟收复三京,因请调兵趋汴。宋臣多言非计,不见从,竟命赵葵统淮西兵五万人,会同庐州全子才,会攻汴城。蒙古方盛,非孱宋敌,是谓之不量力,贪利忘义,败盟挑衅,是谓之不度德。汴京都尉李伯渊素为崔立所侮,密图报怨。闻宋兵将至,通使约降,佯邀崔立商议守备,崔立至,伯渊即阴出匕首,刺入立胸,立猛叫而死。从骑为伏兵所歼。伯渊把立尸系着马尾,出徇军前道:"立杀富劫夺,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无有,是否当杀?"大众齐声道:"把他寸磔,还未蔽辜!"乃枭斩立首。先祭哀宗,嗣把尸首陈列市上,一任军民脔割,须臾而尽。叙崔立伏辜事,所以正贼子之罪。

宋兵既入汴,师次半月,赵葵促子才进取洛阳。子才以粮饷未集,尚拟缓行,葵督促益急,乃檄淮西制置司徐敏子统兵万人趋洛阳。登程时仅给五日粮,别命杨谊统庐州兵万五千

作为后应。徐敏子至洛，城中毫无兵备，一拥而入。既入城，只有穷民三百余户，毫无长物。宋兵一无所得，自顾粮食又尽，不得已采蒿和面，作为军食。杨谊军至洛阳东，方散坐为炊，突闻鼓角喧天，喊声动地，蒙古大帅扎拉呼竟领军杀到！杨谊仓猝无备，哪里还敢抵敌，只好上马逃走，军遂溃散。扎拉呼进薄城下，徐敏子却出城迎战，厮杀一番，倒也没有胜负。无如粮食已罄，士卒呼饥，没奈何班师东归。赵葵、全子才在汴，所复州郡，统是空城，无食可因，屡催史嵩之运粮济军，日久不至。蒙古兵又来攻汴，决河灌水，宋军多被淹溺，遂皆引师南还。于是一番计议，都成画饼。蒙古使王檝至宋，严责负约，河淮一带，从此无宁日了！咎由自取，于敌何尤。

窝阔台汗七年，命皇子库腾及塔海等侵四川，特穆德克及张柔等侵汉阳，琨布哈及察罕等侵江淮，分道南下。师方进发，忽接东方探报，高丽国王杀死使臣，遂又派撤里塔为大将统兵东征。原来高丽国在蒙古东，本为宋属，辽兴，屡寇高丽，高丽不能御，转服于辽。及辽亡，复属于金。至蒙古攻金的时候，故辽遗族，乘隙据辽东，入侵高丽，高丽北方尽陷。会蒙古部将哈真东来，扫平辽人，把高丽故土，仍然给还，高丽因臣服蒙古。窝阔台汗遣使征贡，时值高丽王瞰嗣位，夜郎自大，竟思拒绝蒙古。使臣与他争辩，他却恼羞变怒，杀死来使，因此构怨开衅。迨至蒙古兵到，居然招集军马，与他开仗。看官，你想一个海东小国，向来为人役使，至此忽思发愤，欲与锐气方张的蒙古军争一胜负，岂不是螳臂当车，自不量力么？后来屡战屡挫，终弄得兵败地削，斗大的高丽城，也被撤里塔攻入。国王瞰带领家眷，遁匿江华岛，急忙遣使谢罪，愿增岁币。撤里塔报捷和林，且请后命。窝阔台汗以西南用兵，无暇东顾，乃允高丽的请求，命他遣子入质，不得再叛。高丽王瞰，只得应命，才算保全残喘，幸免灭亡。

话分两头，且说蒙古兵东征的时候，西域亦扰乱不靖，倡乱的人，就是前次凫水西遁的札兰丁。札兰丁自逃脱后，溃卒亦多渡河，沿途掠衣食以行。嗣闻八剌渡河追来，复避往克什米尔西北，及八剌军还，成吉思汗亦退兵，乃回军而西，复向北渡河，收拾余众，占据义拉克、呼罗珊、马三德兰三部。复北入阿特耳佩占部，逐其酋鄂里贝克，将他妃子蔑尔克掳来作为己妻。又北侵阿速、钦察等部，未克而回。适邻部凯辣脱人侵入阿特耳佩占属地，并挟蔑尔克而去。札兰丁大愤，遂纠众围凯辣脱城。城主阿释阿甫因其兄谟阿杂姆在达马斯克地病殁，往接兄位，留妃子汤姆塔及部众居守，相持数年，竟被攻陷，部众多半溃遁。只汤姆塔不及脱逃，被札兰丁截住，牵入侍寝。去了蔑尔克，来了汤姆塔，也算损害赔偿。阿释阿甫闻故部陷没，竟邀集埃及国王喀密耳，罗马国王开库拔脱，联兵东来攻击札兰丁。札兰丁寡不敌众，竟致败走，载汤姆塔回原部。阿释阿甫不欲穷追，反遣使报札兰丁，令其东御蒙古，毋再相扰，此后各罢兵息民。想是得了蔑尔克，不欲汤姆塔回去，因有此举。

札兰丁许诺，甫欲议和。忽报蒙古窝阔台汗遣将绰马儿罕，统三万人到来。此处叙蒙古遣将，从札兰丁处纳入，免与上文重复。时适天寒，札兰丁方在饮酒，想是汤姆塔作陪。闻了军报，毫不在意，只道是天气凛冽，敌军不能骤进，因此酣饭如故，饮毕鼾睡。到了次日，蒙古前锋已到，未及调兵，只好舍城远遁。汤姆塔不及随去，以其城降。札兰丁奔至途中，拟西入罗马，乞师御敌，不意蒙古兵又复追至，被杀一阵，只剩了一个光身，逃入库尔忒山中，为土人劫住，送至头目家，结果是一刀两段！相传札兰丁身材，不逾中人，寡言笑，饶胆略，临阵决机，虽当众寡不敌，也能意气自如。只自恃勇力过人，好示整暇，往往饮酒作乐，以致误事，而且驭下太严，将士多怨，因此转战数年，终致败没。断制谨严。

绰马儿罕既平札兰丁，飞章告捷，由窝阔台汗优词嘉奖，并令他留镇西域，后来绰马儿罕荡平各部，并遣汤姆塔及各部降酋入朝。窝阔台汗以他知礼，厚抚令归，且谕绰马儿罕尽返侵地，每岁除应贡岁币外，不得额外苛敛。于是里海、黑海间，统已平定了，惟钦察以北尚未归服。

窝阔台汗欲乘机进讨，遂复起兵十五万，

令拔都为统帅，速不台为先锋，继以皇子贵由、皇侄蒙哥等陆续进发。拔都系术赤次子，与兄鄂尔达相友爱，从父驻西北军中。术赤既殁，鄂尔达以才不如弟情愿让位，乃定拔都为嗣。补前文所未及。拔都既受命，俟大军齐到，即遣速不台前行，自率军继进。速不台至不里阿里城，其城昔已降服，至此复叛，经速不台一到，众不能御，复缴械乞降，转攻钦察。遇别部酋八赤蛮，屡次抗拒，与速不台战了数仗，杀伤相当。蒙古等率军大进，乃败走。追军分道搜捕，他却狡猾得很，一日数迁，往避敌踪。蒙古令众军兜围，仍然不能捕获。嗣搜得病妪一名，讯问八赤蛮下落，方知他已逃入海中去了。

当下麾军亟追，南至宽甸吉思海，擒得八赤蛮妻子，又不见八赤蛮，料他必避匿近岛。正苦海面镜平，茫无涯岸，忽觉大风刮起，水势奔流，海中陡浅数尺，连海底的蕴藻，都望得明明白白。蒙哥令军士试涉，仅没半身，不禁大喜道："这是上天助我，替我开道呢！"便即麾兵徒涉，去捉八赤蛮。正是：

河伯效灵应顺轨，悍渠奔命且成擒。

毕竟八赤蛮曾受擒否？试看下回便知。

南宋约元灭金，与北宋约金灭辽相类，史家早有定评，无庸絮述，且本书以《元史》为主脑，故于宋事从略；宋人攻汴一段，不过为崔立伏诛，借以声罪耳。看下文蒙古攻宋，都约略叙过，可知本书之或详或简，自有深意，非徒事补叙也。至若征高丽，灭札兰丁，非一二年间事；第为便利阅者起见，不得不事从类叙。证诸正史，或年限稍有参差，亦不应指为疵累也。

第十八回
阿罗思全境被兵　欧罗巴东方受敌

却说八赤蛮避匿海岛，总道可以安身，谁知蒙古军又复追到，他只赤手空拳，何能抗拒，生生的被他擒去。到了蒙哥前，立而不跪，蒙哥喝他跪下，八赤蛮笑道："我也是一国的主子，兵败被擒，一死罢了，且身非骆驼，何必跪人。"

蒙哥见他倔强，遂令絷入囚车，饬部卒监守。八赤蛮语守卒道："我窜入海岛，与鱼何异，不意仍然被擒，料是天意绝我，我死无恨，只风力一息，海水便回，你等若不早归，也要被水淹没哩！"八赤蛮之意，欲借是言以冀赦宥，非惊服蒙古之得天助也。守卒传报蒙哥，蒙哥道："杀了八赤蛮，当即旋师！"遂命将八赤蛮斩讫，率军离了宽甸吉思海，复北向攻入阿罗思部，直至也烈赞城。《元史》作额里齐。城主幼里，急着人至首邦乞援，自率子妇出战。蒙哥躬亲督阵，与幼里战了半日，不能取胜，便即收兵。

次日复战，蒙古令速不台接仗。两下酣斗，速不台见幼里背后，立着一年少妇人，身长面白，跨着征鞍，眉目间隐带杀气，私下夸美不已。便麾兵猛斗，自辰至午，竟将幼里兵杀败，退入城中。速不台心思美妇，恨不得立时踏破，夤夜进攻。三日未下，复佯诱幼里出降，令出民赋十分之一作为岁贡，幼里不从。速不台愤极，纠军合围，亲自督兵猛攻。城内待援不至，未免惊惶，略一疏懈，竟被速不台攻入，把幼里的儿子拿住，幼里逃入土闉，登楼固守。速不台审问幼里子，才知前日所见的美妇，乃是他的妻室，便向幼里子道："你去叫你妻出来，我便饶你。"幼里子无法，只好至土闉下叫他妻室。速不台在后待着，好一歇，见楼上有美妇出现，双眉耸竖，凛若寒冰，俯视幼里子道："你叫我做什么？你殉城，我殉夫罢了！"速不台道："你若出来谒我，我总恕你夫妇，且叫你得着好处！"有什么好处？我要问速不台。那妇却冷笑道："鞑狗！你当我作什么看？别人由你凌辱，我却不能，我死也要杀你鞑子！"速不台大怒，把刀一挥，竟把幼里子杀死。猛听得扑塌一声，那美妇亦从楼上跃落，跌得血肉模糊，芳容狼藉，一道贞魂，已随那丈夫同逝了。烈哉西妇，亟宜表扬。

幼里见子妇俱死，也即自刎。速不台因欲壑难偿，愤无从泄，竟下令屠城，将城内所有兵民一律杀尽。复攻邻近的克罗姆讷城，城主罗曼阵殁。阿罗思首邦攸利第二汗遣子务赛服洛特来援，正遇着蒙古军。一阵截杀，务赛服洛特大败逃归。蒙古兵长驱前进，至莫斯科城，城建甫百年，守具未备，攸利第二汗的长孙正在城中，被蒙古兵突入，将他拿住。移军趋阿罗思首都，攸利第二汗令子务赛服洛特及木思提思拉甫守城，自引兵北驻锡第河，招集各部，准备抵御。蒙古兵到城下，令攸利第二汗长孙招降。城中不肯听命，蒙古军将他斫死，便合力围城。数日城陷，两王子巷战而死，妃嫔官绅统入礼拜堂拒守，礼拜堂颇坚固，经蒙古军纵火焚烧，烟焰熏天，墙垣尽赤。看官！你想堂内的居人，还能苟延残喘么？未经烧着，已先熏死。

蒙古军复分着数道，攻掠附近各部落，又合兵趋锡第河，正值攸利第二汗纠集各部兵马，来敌蒙古军。那蒙古军煞是厉害，不管什么死活，总是碰着就砍，见着就杀，一味地横冲直撞。等到敌军溃乱，他却变了战式，套成一个圆圈儿，把敌军团团围住。攸利第二汗从没有见过这般凶勇，忙带了两个侄儿，突出重围。行不到数十步，却被蒙古军射倒，眼见得丧了性命。攸利第二汗，《元史》作也烈班。

蒙古兵再向北进发，只见林木荫翳，道路泥泞，骑兵步兵，统不便行走。于是中道折回，

转入西南，至秃里思哥城。城主瓦夕里倒是个血性男儿，他闻蒙古军将到，早已广浚城濠，增筑城堞，安排着强弓毒矢，秣马以待。到蒙古兵已逼濠外，他便带兵冲出城来，不待蒙古兵接近，就令弓弩手一齐放箭，箭头有毒，射入肌肤，凭你是条铁汉，也落得一命身亡。速不台兵先到，被城卒一鼓射退；蒙古兵继至，又遇着这条老法儿，仍被射退。各军只好筑起长围，堵住他的出入，令他自乱。约已过了两三旬，那城中仍然镇静，毫不见有恐慌情状，蒙哥欲退军他去，速不台不从，复督军逾濠力攻。谁料城上掷下大石，每块约重数十斤，杂以火箭，把逾濠的蒙古军，都打得伤头烂额。速不台料难攻入，急忙鸣金，已伤亡了一、二千人。

话休叙烦。惟自围城起手，一日过一日，此攻彼守，已五六十日，蒙古军约死了七八千名。速不台很是郁愤，一面向大营乞援，一面与蒙哥定计，引军骤退。瓦夕里见敌军退去，出城追赶。那蒙古兵如风扫残云，瞬息百里，任他如何力追，总是赶他不上，没奈何返入城中。过了两日，蒙古兵又到城下。瓦夕里忙登城守御，望将过去，兵马比前时尤多。他知敌人得援兵，又来攻城，且恐城中有歹人混入，饬兵民小心防着。也是乖刁。接连守了三日，蒙古兵虽然来攻，恰幸守备无疏，不曾得手。到夜间，因两宵未睡，觉着疲乏，略思休息一时。方欲就寝，忽城内火起，连忙出来巡阅，不意城门大启，蒙古兵已蜂拥进来。当下拦阻不及，只好拚命死斗。杀到天明，部众已是零落，举目四望，血流成渠。正思跃马逃走，猛听得弓弦一响，躲闪不及，已被中肩，便翻身落马。来了一蒙古兵头目，将他擒住，他却突出刺刀，戳入敌手，竟尔挣脱。至蒙古兵一齐追上，自知不免，便投入血渠，死于非命！死有余勇，不愧血性男儿。

小子于上文中，曾叙过速不台乞援及与蒙哥定计，此处再行补入。原来拔都未曾亲到，因速不台乞援，令合丹不里率兵往助，途中与速不台军会合，速不台恰先令军士易装混入城中。只因城内昼夜严查，不便下手，过了三日，城守渐懈，遂纵火开城，放入蒙古军。《元史》所以有三日下城之语。

屠城已毕，复南下钦察。时霍都思罕已还，一闻蒙古军至，遁入马加部。马加即今之匈牙利。余众多降，遂平撒耳柯思、阿速等部，并拔灭怯思城，直至高加索山西北地。大众休养一月，进略南俄。计掖甫系南俄大城，先时曾建都于此，历三百年，乃以物拉的迷尔为首邦。攸利第二汗既战殁，计掖甫城主雅洛斯拉甫往援不及，乘蒙古军南下，入首都为酋长，扯耳尼哥城主米海勒，转据计掖甫城。蒙古军先攻耳尼哥，守卒用沸汤泼下，攻城人多被泡伤。退谕计掖甫城，令其速降，不意去使被杀，惹得拔都恼恨，驱动全军，昼夜围攻。米海勒料不能守，逃往波兰，留部将狄米脱里居守。狄米脱里出战受伤，乃乞降。拔都因他忠勇可嘉，免他死罪。狄米脱里遂献议拔都，劝他西征。速不台道："他恐我蹂躏这处，所以劝我西行。"狄米脱里意旨，就速不台口中叙出，可见他为国尽忠。

拔都道："霍都思罕逃入马加，米海勒逃入波兰，我何妨乘胜长驱，声罪致讨哩。"当下议定，于是派速不台军入波兰，自率军入马加。速不台有子兀良合台，骁勇不亚乃父，自请为前锋。当由速不台允从，攻入波兰。

波兰时分四部，一部名撒洛赤克，酋长叫作康拉忒；一部名伯勒斯洛，酋长叫作亨力希；一部名克拉克，酋长叫作波勒司拉弗哀；一部名拉低贝尔，酋长叫作米夕司拉弗哀。蒙古军先薄克拉克城，波勒司拉不能御，遂遁，城被焚毁。进攻拉低贝尔城，米夕司拉亦望风北遁。亨力希闻两部败溃，急邀集各部，来拒敌军，共得三万人，分作五军。第一军系日耳曼人，第二、第三军统系波兰人，第四军亦日耳曼人，亨力希自统所部，作为第五军。

日耳曼人恃勇轻进，至勒基逆赤城遇着兀良合台。兀良合台未与交锋，先登高遥望，见前面来兵甚多，络绎不绝，他便下山收军，向后倒退。一面遣人飞报速不台。速不台引军趋前，兀良合台麾军退后，父子会着，两下定计，速不台自去。那边日耳曼军还道兀良合台怯敌，争先追来。兀良合台恰勒马待着，一俟追军近前，便

奋呼搏战。此时日耳曼军，锐气正盛，也各上前奋斗，彼此搅做一团，约有两小时，蒙古兵弃甲抛戈，一哄而逃，兀良合台也落荒走了。明明是诈。日耳曼军如何肯舍，自然尽力追上，蒙古军走得很快，日耳曼军亦追得起劲。约行数十里，速不台从旁杀到，放过兀良合台军，竟与日耳曼军厮杀。日耳曼军虽然惊愕，却还有些余能，兀自招架得住。不意战了片刻，兀良合台已绕出背后，所率铁骑，横厉无比，与前次大不相同，杀得日耳曼人没处躲闪。忽觉炮声迭响，四面都是大石飞来，日耳曼人走投无路，霎时间尽殁阵中。速不台父子，整军复进，巧值波兰军又到。兀良合台乘他初至，忙麾骑突入，大众一齐随着，将波兰军冲作数段。波兰军向北败走，天色已晚，前面正撞着第四军日耳曼人，两边不及招呼，竟自相厮杀起来。迨至彼此说明，蒙古军已经杀到。那时日耳曼军闻得前队战殁，统已魂飞天外，还有何心对仗，自然纷纷逃去。亨力希带着后军，因天时昏黑，不敢骤进，只探听前军下落。及得败溃消息，方拟退回，已被蒙古军赶到。勉强前来抵敌，哪禁得蒙古军的势力，荡决无前，不到半时，已被杀得人仰马翻、零零落落。亨力希知是不妙，亟思逃走，身上中着一矛，顿时昏晕坠地，残众欲来救护，怎奈蒙古军东驱西逐无从下手。突然间火炬齐明，仰见蒙古军的大纛旗上，悬着一颗血淋淋的首级。看官不必细猜，便可晓得是亨力希头颅。万众骇逃，五军齐殁，叙述五军战事，逐段变化，便似五花八门，不致呆板。只米海勒查无去向。

蒙古军复分掠四乡，连下各寨，遂向东南绕行，去接应拔都军。是为承上起下之笔。拔都将入马加部，先遣使谕降，并教他执送霍脱思罕，免得进兵。马加部长贝拉《元史》作怯怜。正容纳霍脱思罕得了四万户人民，勒令改从天主教，方自以得众为幸，哪里肯归附蒙古？当下拒绝来使，遣将士守住山隘，伐木塞途。拔都闻马加抗命，遂令军士斩木开路，顺道而入。守兵闻风溃去，贝拉亟下令征兵，兵尚未集，蒙古军头哨已到城下。天主教士乌孤领请命贝拉，愿率教徒及兵士出城。贝拉不允，乌孤领自恃勇敢，竟出城开仗，被蒙古军迫入淖中，教徒尽殪，只乌孤领遁归。

城内兵民大哗，统归咎贝拉纳降构衅。贝拉不得已，将霍脱思罕处置狱中，嗣又把他处死，遣告拔都。拔都军只是不退。贝拉坚守数日，兵已渐集，便来战蒙古军。蒙古军屡胜而骄，不免疏忽，骤遇贝拉出来，一时未及招架，竟被贝拉冲破阵角，杀毙多人。拔都亟引兵东退，贝拉又大驱人马，追杀过来。看官须知行军的道理，总要随时小心，有备无患；若一经挫退，如水东流，断没有挥戈再奋的情事。至理名言，颠扑不破。拔都军正在危急，忽东北角上击着鼓鼙，扬着旄纛，又是一彪军驰到，吓得拔都叫苦不迭。及瞧着旗上大字，才知是速不台父子的兵马。从此处接入速不台父子，也有声色。心中大喜，便驱军杀回，贝拉见拔都得援，也收兵归去。拔都也不追赶，与速不台父子会叙，彼此谈及兵事，拔都道："贝拉兵势方强，未可轻敌。"速不台道："待我去窥度形势，再定行止。"

翌日，速不台挈数骑出营。约半日，方回见拔都道："此去有溯宁河，上流水浅可渡，中复有桥，若渡过此河，便是马加城。我军不若诱敌出来，佯与上流争杀，我恰从下流结筏潜渡，绕出敌后，绝他归路；他既腹背受敌，哪得不败？"拔都点头道："此计甚善，明日即行！"速不台道："事不宜迟，我去夤夜结筏便是，大约明日下午，上流也好进兵了。"拔都应允，速不台引兵自去。

翌晨，拔都即升帐点兵，未午饱食，便出军至溯宁河。贝拉得了侦报，果然发兵来争，此时蒙古兵见他中计，越发耀武扬威，乱流争渡。到了桥边，贝拉兵杂集如蚁，枪刀并举，弓箭齐施，蒙古兵连番夺桥，统被杀退。恼动猛将八哈秃，左手持盾，右手执刀，大声喝道："有胆力的随我来！"声甫绝，得敢死士百人，跟着八哈秃上桥，只向敌兵多处杀入。余众亦从后随上。待杀过了桥，八哈秃身上，矢如猬集，狂叫而死，敢死士亦亡了三十名。一将功成万骨枯。贝拉退回城中，速不台方才渡河。拔都恼怅异常，便欲还军。速不台道："王欲归自归，我不拔马加城，誓

不收兵!"遂引兵进攻马加城,拔都不欲同往,便在河滨扎营。惟诸将争请进攻,乃拨兵相助。贝拉自争桥后,颇畏蒙古军凶猛,及速不台兵到,益加恟惧。嗣见蒙古兵越来越多,竟从夜间潜遁,城遂陷。速不台及诸将返报拔都。拔都尚有余愤,语诸将道:"潡宁河战时,速不台误约迟到,致丧我良将八哈秃!"速不台道:"我曾说下午发兵,乃午前已经进攻,彼时我结筏未成,何能渡河相救?"诸将亦各为解免,且谓现已夺得马加城,不必追忆前事,拔都方才无言。

越数日,复分军追贝拉,闻贝拉入奥斯,蹑迹而进,所过杀掠,欧罗巴洲全土震动,捏迷思即今之德意志。诸部民均欲荷担远遁。忽蒙古军中,传到急讣,乃是窝阔台汗逝世,第六后乃马真氏称制了。拔都急遣贵由先归奔丧,一面部署军马,班师东还。小子有诗咏蒙古西征道:

欧亚风原等马牛,兵锋忽及尽成愁。
若非当日鼎湖讣,黄祸已教遍一洲!

欲知窝阔台汗临殁情形,且从下回说明。

拔都西征钦察,即今俄罗斯东部,至分军入波兰,入马加,则已在东欧地矣。波兰近为俄、奥、德三国所分,(近自欧洲大战,德败俄乱,欧洲各国始许波兰独立。)马加即匈牙利也,匈牙利之北,即奥大利亚国,亦称奥斯,向与匈牙利国,或合或分,今则合为一国,故又名奥斯马加。蒙古军亦曾至奥斯地,奥斯马加之西,即德意志联邦,日耳曼与捏迷思,皆德国联邦之一部分也。明宋濂等修《元史》,因欧、亚间之地理未明,故于拔都西征事,多略而不详。近儒所译西史,亦人地杂出,名称互歧,本回参考中西史乘,两两对勘,择要汇叙;而于烈妇之殉夫,猛将之死义,且哀辑遗闻,力为表彰,是足以补中西史乘之阙,不得以小说目之!

第十九回
姑妇临朝生暗衅　弟兄佐命立奇功

却说窝阔台汗晚年溺情酒色，每饮必彻夜不休。耶律楚材屡谏不从，至持酒槽铁口以献，且进言道："这铁为酒所蚀，尚且如此，况人身五脏，远不如铁，宁有不损伤的道理？"忠言逆耳利于行。窝阔台汗虽亦觉悟，然事过情迁，总不免故态复萌。即位至十三年二月，因游猎归来，多饮数觥，遂致疾笃。召太医诊治，报称脉绝，六皇后不知所为，急召楚材入议。楚材推"太乙数"，谓主子命数未终，只因任使非人，卖官鬻爵，囚系无辜，因干天谴，宜颁诏大赦，以迓天庥。六皇后亟欲颁敕，楚材道："非主命不可！"少顷，窝阔台汗复苏，后以为言，乃允下赦旨。既而疾愈，楚材奏言此后不宜田猎，窝阔台汗倒也静守数旬。

转瞬隆冬，草萎木枯，又欲乘时出猎，只恐旧疾复作，未免踌躇。左右道："不骑射何以为乐？况冬狩本系旧制，何妨循例一行！"窝阔台汗遂出猎五日，还至谔特古呼兰山，在行帐中纵情豪饮，极夜乃罢。次日迟明，尚未起床，由左右进视，已不能言。亟舁还宫中，已是呜呼哀哉！

窝阔台汗初政时，颇能励精图治，勉承先业，及夏、金灭亡，渐成荒怠。七年时曾大兴土木，筑和林城，并建万安宫；九年时筑琐林城，并建格根察罕殿；十年时筑托斯和城，并建迎驾殿。于是广采美女，贮入金屋，后宫妃嫔，不下数百，称皇后者六人。第六后乃马真氏，貌既绝伦，才尤迈众，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用徐敬业檄中语，颇合身分。因此窝阔台汗很是宠信，宫中一切，都由乃马真氏主持，别人不得过问。她生下一子，名叫贵由，就是随军西征，尚未归国。乃马真后便与耶律楚材商议立后事宜，楚材道："这事非外姓臣子所敢与闻！"乃马真后道："先帝在日，曾令皇孙失烈门《元史》作锡哩玛勒。为嗣，但失烈门年幼，嗣子贵由，在军未归，一时却难定议。"楚材道："先帝既有遗命，应即遵行。"言未已，忽闪出一人道："嗣子未归，皇孙尚幼，何不请母后称制！"楚材视之，乃是窝阔台生前嬖臣，名叫奥都剌合蛮。一作谔多拉哈玛尔。楚材道："这事还须审慎！"乃马真后笑道："暂时称制，谅亦无妨！"楚材尚欲再谏，只见奥都剌合蛮怒目而视，便也默然。

看官欲知奥都剌合蛮的来历，待小子补叙明白。原来奥都剌合蛮是回回国商人，从前窝阔台汗西征掳获回来，因他心性敏慧，善于推算，特命为监税官。嗣复擢掌诸路税课，置诸左右，他便曲承意旨，日夕逢迎，尝侍窝阔台汗作长夜饮，窝阔台汗固非他不允，就是六皇后乃马真氏，也爱他便佞，异常信任。曾否与为长夜欢？至是创议母后称制，耶律楚材不敢与辩，只好办理国丧，再作计较。窝阔台汗在位十三年，享寿五十六，庙号太宗。

丧葬事毕，乃马真后遂临朝听政，擢奥都剌合蛮为相国，无论大小政务，悉听裁决。还有一个西域回妇，名叫法特玛，亦由窝阔台汗西征所得，选入后宫，作为役使，乃马真后也很宠爱。奥都剌合蛮与她勾通，遇有反对的官僚，辄令法特玛从旁进谗，内外蒙蔽，斥贤崇奸，以此朝右旧臣，黜去大半。

耶律楚材很是郁闷，有时入朝谏争，听者一二，不听者八九。一日，闻乃马真后以御宝空纸付奥都剌合蛮，令他遇事自书，遂勃然进谏道："天下是先帝的天下，朝廷诏敕，自有宪章，奈何得以御宝空纸，竟畀相臣！臣不敢奉诏！"乃马真后虽命收还，心中很是不乐。过了数日，又降下懿旨，凡奥都剌合蛮所建白，令史若不

为书，罪应断手。时楚材为中书令，又进谏道："国家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于令史何与？且事若合理，自当奉行，如不可从，死且不避，何况截手呢！"乃马真后不禁气愤，喝令退出。楚材大声道："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余年，无负国家，后岂能无罪杀臣么？"言毕，免冠自去。奥都剌合蛮在旁即语乃马真后道："躁妄如此，理应加罪。"乃马真后道："他是先朝功臣，我所以格外优容，今日却再行恕他，日后再说。"

自是楚材常称疾不朝，乃马真后也乐得清静。忽接东方密报，帖木格大王带兵来了。时成吉思汗兄弟皆殁，惟帖木格尚存，先曾封镇东方，至是闻权奸蠹国，因率兵西来。乃马真后不禁大骇，忙召奥都剌合蛮商议。奥都剌合蛮道："可战便战，不可战便守；不可守，便西迁，怕他什么！"开口便想西奔，真是一个好相国。

乃马真后闻言，暗令左右甲士，预备西迁，心中恰未免彷徨。猛然记起耶律楚材，遂饬内臣宣召。楚材既至，便与述及西迁事。楚材道："朝廷乃天下根本，根本一摇，天下将乱。臣观天道，当无他虞。若恐帖木格大王入京，何不令他子前往诘问，教他留兵中道，入朝面陈？"乃马真后道："他子曾在都内么？"楚材答一是字。乃马真后道："你替我传敕，遣他子速往何如？"楚材即前去照行。

帖木格在途中，闻皇子贵由带领西北凯旋军将到和林，又经自己的儿子奉敕诘问，乐得顺水推船，便道："我来视丧，没有他意！"饬子归报，自率兵东归。贵由既至，乃马真后欲立他为汗。独奥都剌合蛮及法特玛两人以新君嗣立，定失权势，便在乃马真后前说要俟拔都回国，方可定议，免有后言。乃马真后只信了他，趋召拔都还都，偏偏拔都心怀不平，只是托故推病，屡愆行期。奥都剌合蛮权势益盛，招摇纳贿，无所不至，耶律楚材竟以忧卒。他既知太乙数，为何不谢职归隐？乃马真后以旧勋谢世，例加赙赠。奥都剌合蛮以为未然，并说楚材历事两朝，全国贡赋，半入伊家，还要什么抚恤？乃马真后将信将疑，命近臣麻里札往视，只有琴玩十余及古今书画金石遗文数千卷，乃据实还报，才给赙赠如例。后到至顺元年，方追封广宁王，赠太师，予谥文正。意在尚贤，所以备录。这且按下不提。

且说乃马真后临朝，倏忽间将及四年，西征军早已尽归，独拔都不至。会后罹重疾，几致不起，乃亟召集诸王大臣开库里尔泰会，立贵由为大汗。即位之日，边远属国，多来朝贺，所得赏赐，备极优渥。贵由汗在位一月，已查悉海内炀蔽，夤缘为奸，只因母后尚在，不便骤发。过了数月，乃马真后竟病逝了，奥都剌合蛮方才倒运，被贵由汗执置诸狱，加以大辟；嗣又查得回妇法特玛，行巫蛊术，害皇弟库腾，遂把她裹入毡内，投诸河中。随从妇女多处死，惟拖雷妃唆鲁禾帖尼向在宫中静居，不作私弊，贵由汗遂敬礼有加。所有内外事宜，亦时与商议，拖雷妃遂渐渐干政。

贵由汗在位二年，除整饬宫禁外，无甚大政，且因手足有拘挛病，尝不视事。秋间西巡，至叶密尔河，沿路犒赏无算。居西数月，自谓西域水土与身体相宜，颇有恋恋不舍的意思。拖雷妃唆鲁禾帖尼还道贵由汗与拔都有隙，久停西域，必有他图，遂遣心腹密告拔都，令他善自为备。谁知贵由汗并无意见，不过在外养疴。一过残年，病竟大渐，遽尔去世。

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曾随驾西幸，至此秘不发丧，先遣人赴告拖雷妃及拔都处，自请摄国以待立君。拔都得拖雷妃密报，正启程东行来见贵由汗，剖明心迹。途次接着耗闻，并皇后摄国的意旨，权词应允。于是皇后乃发丧回宫，号贵由汗为定宗，自抱犹子失烈门临朝视事。

是年国内大旱，河水尽涸，野草自焚，牛马多死亡，民不聊生。诸王及各部，群言失烈门无福，不宜为汗，因此人人觖望，咸怀异心。拔都在阿勒塔克山待着，拟召集诸王，开库里尔泰大会。迨及会期，只术赤、拖雷后裔赴议，他如察合台已死，其子也速、蒙哥未到；窝阔台汗诸子，也都裹足不前，仅由皇后海迷失遣使巴拉与会。各人都依次坐定，巴拉起坐道："从前太宗在日，命以皇孙失烈门为嗣，谅诸王百官，亦曾闻在。今由皇后抱失烈门听政，实是遵着太

宗遗嘱，诸王百官，应无异议。"正说着，忽听有一人高声道："太宗既欲立失烈门，应该早立，何故太宗崩后，别立定宗，难道也有太宗遗命么？"巴拉视之，乃是拖雷子忽必烈，便道："太宗崩逝，失烈门甚幼，国家不可无长君，所以改立定宗；今定宗复崩，失烈门稍长，自应遵着太宗遗命！"言至此，拖雷第二子末哥失笑道："太宗遗命，何人敢违？只六皇后乃马真氏及汝等大臣前时立定宗，已违遗嘱，今日反教我等遵着，岂不是自相矛盾么？"一唱一和，无非为自己兄弟计。大众鼓掌如雷，弄得巴拉面红颊赤，无词可答。这使本是难为，何故独来献丑。

是时速不台亦已殁世，其子兀良合台在会，亦起座道："据巴拉说，国不可无长君，我意亦是云然；现在年长望重，诸王中莫如拔都，何不推他继立呢！"又是一派。拔都道："我无才德，不愿嗣位！"大众齐声道："王既不自立，惟王审择一人，早决大计！"拔都道："我国幅员甚广，若非聪明睿智，似太祖一般人物，不能继立，我意不如蒙哥！"推重蒙哥，殆隐受拖雷妃之运动耶！大众道："就此定议！"蒙哥起座固辞，末哥道："大众都要拔都选择，哥哥前无异言；今选了哥哥，奈何不从！"拔都道："末哥言是！"

议既定，巴拉返报，皇后海迷失及诸子等很是不悦。复遣使告拔都，以会议应在东方，不应在西土；且宗王未集，义不能从。拔都复称祖宗大业，未可轻授，今已推立蒙哥为主，请屈意相从；如必须开会东方，亦可照允等语。遂令蒙哥东行，由拔都弟伯尔克率着大军拥卫。拔都仍自驻西方，作为外援。于是东方又拟开会，由拖雷妃唆鲁禾帖尼为主，再召诸王大臣与议。奈太宗、定宗后裔，仍然未至，拔都着人往劝，亦不见答。当下拔都大愤，申令各地，决立蒙哥为主，宗亲中如或梗议，有国法在，不得相贷。诸王大臣，惧拔都威势，再开大会于斡难河，除太宗、定宗子孙，及察合台后王不至外，统推戴蒙哥，择日即位。即位之日，亲王列右，妃主列左，末哥、忽必烈等列前，武臣以忙哥撒儿为首，文臣以孛鲁合为首。孛鲁合一作博勒和。礼成，追尊拖雷为皇帝，庙号睿宗，命大众均筵宴七日。

正宴飨时，忽有御者克薛杰告变，说是失骡出觅，途中遇有来车，一乘折辕，露出兵械，恐来车不怀好意，特来预告云云。忙哥撒儿闻言道："待我出去查问，便可分晓。"蒙哥汗允着，便令忙哥撒儿去讫。过了半日，忙哥撒儿带着二十人进来，由蒙哥汗问悉，为首的名叫按赤台，系奉失烈门命，特来谒贺。内有几名武士，据说是也速蒙哥遣至，也是谒献贡物的。蒙哥汗笑着道："既蒙兄弟们雅谊，所有人士，统应令他与宴。"忙哥撒儿答道："来人不止此数，我叫他留着一大半，在途候着。"蒙哥汗复笑道："你何不叫他同来！"暗中已是窥破，看官莫被瞒过。忙哥撒儿无言。

及至宴罢，蒙哥汗即与忙哥撒儿密谈数语。忙哥撒儿应着，当夜即将二十名拿下，并遣兵将途中卫士尽行捉到。次日由蒙哥汗亲鞫，按赤台等俱连声呼冤，再令忙哥撒儿审讯，加以严刑。失烈门的差官不堪受虐，遂放声痛骂，自刭以死。

蒙哥因新近践祚，不欲多行杀戮，大众多以为未然。正犹豫间，有西域人牙剌挖赤立在门外，向在蒙哥麾下，服役甚勤，蒙哥汗便问道："你是老成人，阅历已多，可为我解决疑团！"牙剌挖赤道："我是西域人，只晓得西域故事：从前希腊王阿来三得已灭波斯，欲入印度，将领中多异议，令出不行。阿来三得遣使咨其傅阿里斯托忒尔，阿里斯托忒尔并不回答，只与差人游园中，遇着荆棘当道，悉令从人芟刈无遗，另种新株。差人已悟，即返报阿来三得，乃将异议的将领，尽行诛逐，立发兵平定印度。主子可照此参观哩！"蒙哥汗点头称善，遂命将按赤台等一律枭首，复查出那知情不报的官吏，杀死数人。于是改更庶政，分命职官，禁诸王征求货财，驰使扰民；免耆老丁税，及释道等教徒服役，所有蒙古汉地民户，就令忽必烈领治，乃乘辇赴和林，和林官民，多来迎接。

及入城，复查究定宗党派，或杀或逐。定宗后海迷失及失烈门生母系太宗侄库春之妃。在宫中怀着愤恨，时有怨言。蒙哥汗就命忙哥撒儿带

兵入宫，将她两人拖出，尽法鞫治。忙哥撒儿何苦专作虎伥。可怜这两人蓬头跣足，熬受苦刑，结果是屈打成招，只说是有心厌禳，置定宗后于死罪。将失烈门生母裹毡投河，失烈门兄弟等，悉加贬置，移至摩多齐处禁锢，不准居住和林。连太宗故后乞里吉帖忽尼也徙出宫中，令居和林西北；凡太宗后妃家资，尽行抄没，分赐诸王，并遣贝喇往察合台藩地，严究违命诸臣。自是太宗子孙与拖雷子孙永成仇敌，一个蒙古大帝国，就不免隐生分裂了。为后文埋根。

且说忽必烈以佐命大功得受重任，总理漠南军事。开府金莲川，召用苏门隐士姚枢、河内学子许衡，及辉和尔部人廉希宪，讲求王道，体恤民艰。京兆的劝农使委任姚枢，宣抚使委任廉希宪，提学使委任许衡。三人皆一时名宿，感怀知己，各展才能，京兆大治。一统之基亦兆于此。忽必烈乃一意略地，命兀良合台统辖诸军，分三道攻大理。大理即唐时的南诏，国王段智兴偏据一方，与中原不通闻问。至是遇蒙古兵三路夹攻，吓得脚忙手乱，不知所为，勉强召集数千兵民出城抵敌，被蒙古兵一扫而空。智兴愈加惶急，再四踌躇，毫无良策，只落得肉袒牵羊，出城乞降。

蒙古兵分略鄯善、乌爨等部，进入吐蕃。吐蕃即今西藏地，唐时曾与中国和亲，宋以后亦间或入贡，惟俗尚佛法，尊信喇嘛。喇嘛二字，指高僧言，乃无上的意义。其祖师名巴特玛撒巴巴，当唐玄宗时，自北印度入吐蕃，倡行喇嘛教，风靡全土，嗣是喇嘛势力凌驾国王。蒙古兵入吐蕃，所向无敌，且随地颁谕，降者免死，所有旧教，概行仍旧。喇嘛扮底达迎谒蒙古军，兀良合台以礼相待，扮底达遂导入都城，谕酋长唆火脱降，唆火脱一作苏固图。唆火脱不得已归命。

是时忽必烈自为后应，亦驱军入吐蕃与扮底达相见，优礼有加。扮底达有从子拔思巴，一作帕思巴。年甫十五，善诵经咒，忽必烈爱他颖慧，命侍左右。会蒙哥汗有敕召还，乃令兀良合台进军西南，自挈拔思巴北旋，后来忽必烈即位，拜拔思巴为帝师。小子有诗咏道：

建牙开府耀雄威，转战西南血染衣。
不解枭雄何佞佛？偏教释子北随归。

欲知忽必烈归后情事，且至下回分解。

"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古人之所以垂戒者，非他，由妇人心性，专图近利，未识大局，不至乱家败国不止也。观太宗、定宗两后，相继临朝，卒至奸邪用事，宗亲构衅，乃马真后尚获幸免，而定宗后则不得令终，戚本自贻，咎由己取，不得专为他人责也。惟蒙哥汗自戕宗族，亦属太过，作法于凉，弊将若之何！厥后同族阋墙，始终为患，兵争凡数十年，而国家之元气敝矣！忽必烈开府漠南，用姚枢、许衡、廉希宪诸贤，似属究心治道；而信任释教，挈释子拔思巴北归，后且尊为帝师，酿成末世演揲之祸，贻谋不臧，卒致荒亡。观此回，可知祸为福伏，福为祸倚之渐，而世之为子孙谋者，应知所审慎矣！

第二十回
勤南略赍志告终　据大位改元颁敕

却说忽必烈奉敕北归，至京兆北方，闻有阿拉克岱尔及刘太平二人奉蒙哥汗命，钩考诸路财赋，京兆所属官吏，相率得罪。忽必烈道："此处官属，归我管辖，大半是我所派遣，难道都贪婪不成？这次我出师西南，距主太远，朝右定有谗佞说我短处，我却要入朝辩白，力除奸蔽哩！"适劝农使姚枢进见，闻忽必烈言，遂进谏道："大王虽为皇帝弟，究竟是个人臣，不应与主子争辩。现不若挈王邸妃主，尽归朝廷，示无他意，庶几谗间无从，疑将自释！"调停骨肉，无逾此言。忽必烈道："你言亦是。"及归入和林，谒见蒙哥汗，遂将姚枢所说的大意约略禀陈。蒙哥汗道："我恐皇弟远征，日久身劳，是以召归休养，此外别无他意。"忽必烈又欲续陈，只见蒙哥汗目中含泪，也不觉悲从中来，为之涕下。两人对泣了一回，彼此不作别语。

到了次日，兄弟复会，蒙哥汗欲另建城阙宫室，作一都会，忽必烈遂保荐一人，叫作刘秉忠。秉忠邢台人，英爽不羁，因家贫为府令史，嗣即弃业为僧。会忽必烈召僧海云，邀秉忠与俱，应对敏捷，尤长易理及邵康节经世书，大得忽必烈称赏，因此忽必烈就事举荐。随命秉忠相度地宜，择定桓州东面、滦州北面的龙冈，作为吉地，督工经营，定名开平府。蒙哥汗尝移居于此，免不得采选妃嫔，增修朝市。国家方隆，喜气重重，兀良合台的捷书，又奏闻阙下；还有皇弟旭烈兀前时奉命西征，也驰书报捷。所有战胜情形，待小子叙明大略。兀良合台自吐蕃进攻白蛮、乌蛮及鬼蛮诸部，皆在今云南省境。所过风靡，罗罗斯及阿伯两国，统大惧乞降。又乘胜攻下阿鲁诸酋，西南夷悉平。复南下侵入交趾。交趾即安南地，唐时曾设安南都护府，故名安南，世为中国藩属。蒙古兵南下，其主陈日煚防战不利，走入海岛，都城被屠。陈日煚遣使议和，蒙古兵亦患天热，乃约定岁币若干，准他和议，留九日而还。其时西域适有回乱，皇弟旭烈兀自和林发兵，沿天山北麓，经阿力麻里，直至阿母河畔，招致西域诸侯王，合军西进，侵入木乃奚国。木乃奚在宽甸吉思海南，前时拖雷引军过境，只在城外大掠一番，应第十三回。未曾侵入城内。此次旭烈兀以回徒所集，实在该城，因分军三路，同时进攻。左军命布喀帖木儿、库喀伊而喀统带，右军命台古塔儿怯的不花统带，旭烈兀自将中军，杀奔木乃奚城。木乃奚主兀克乃丁，遣弟萨恒沙至军前，情愿求和。旭烈兀谓须尽隳城堡，亲来归降，方可恕罪等语。萨恒沙归去数日，未见动静，乃驱军捣入，连下数堡。兀克乃丁复遣使求宽限一载，当自来谒。旭烈兀不从，且语来使道："你主愿降，速即遵约，待以不死！"来使去后，仍复杳然，恼得旭烈兀性起，饬三路大军，昼夜围攻。兀克乃丁无法延宕，乃出降，即将城外五十余堡，尽行毁去。旭烈兀因兀克乃丁诿约多端，不无反侧，意欲将他诛戮，奈已有约在前，未便食言。遂劝令入朝，就途中刺死。且下令屠城，无论少长，一概杀死。于是木乃奚都内，变作一个血肉模糊的枉死城。有几个死里逃生的人，潜出城外，联络回教徒，逃往八哈塔等国。八哈塔在今阿剌伯东岸，系回教祖谟罕默德降生地，著有《可兰经》，为人民所信仰，夙称天方教。嗣后教旨盛传，主教的人叫作哈里发，译以华文乃代天治事的意义。至蒙古平西域，哈里发属地，所存无几。其时正当木司塔辛嗣位，庸懦无能，只喜听乐观剧，国事皆由臣下主持。旭烈兀乘势进军，先贻木司塔辛书，责以延纳逃人，能战即来，不能战即降。木司塔辛复书不逊，旭烈兀遂西渡

波斯湾，遇八哈塔军，前锋少挫，后军继进，背水列阵，竟日无胜负。两军分驻河滨，蒙古军夜决河堤，灌水敌营，复引兵进袭。八哈塔军未曾防着，蓦闻敌至，急起捍御，不料脚下统是大水，霎时间半身淹没，溺毙大半，就是逃脱的人，也被蒙古军杀尽。旭烈兀又合军攻城，城甚坚固，旭烈兀命军筑驿，四面合围，撤民居屋甓，遍设炮台，上面密布巨炮，向城弹放，劈劈拍拍的声音，昼夜不绝，木司塔辛惧甚，遣使乞降。何前倨而后恭。旭烈兀不从，只令猛攻，木司塔辛又遣长子次子出见，皆被拒绝，不得已自缚出降。旭烈兀入城屠戮，凡七日，始下令停刃。被杀者约八十万人，惟天主教徒，及他国人居屋不入。哈里发宫内，金宝充斥，悉数被掠。还有妇女七百人，内监千人，杀的杀，留的留，回民已尽成鬼殍，蒙古军反喜跃异常。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旭烈兀以城中伏尸积秽，移驻乡间，命军士将木司塔辛推至，责他傲慢不恭，词甚严厉，木司塔辛自知不免，请沐浴后乃毕命。已经就死，还要沐浴何益？还有长子及内监五人，亦愿从死，旭烈兀命将数人同裹毡内，置诸大路，驱战马往来蹴踏，辗转就毙。蒙古人之无人道，自古罕有！

次日复将木司塔辛次子及他亲族故旧尽行杀死，只幼子谟拔来克沙总算蒙恩赦宥，后娶蒙古女，生二子，保存一脉，不没宗祀。想是教祖有灵，所以孑遗。遂一面飞章告捷，一面分军为二，遣大将郭侃东略印度，自率军西略天方即阿剌比亚。去了。

蒙哥汗闻西南连捷，心中甚慰，遂欲大举灭宋。先是乃马真后称制时，曾遣使月里麻思，一作伊拉玛斯。赴宋议和，至淮上，为守将所囚。于是蒙古兵又尝侵宋，淮蜀一带，兵革不息。只因蒙古屡有内讧，未发大军，所以宋将尚能守御。迨蒙哥汗嗣位，闻月里麻思已死，早思南侵，至是遂举军而南，留少弟阿里不哥守和林。是时川陕一带，虽有宋将蒲择之、刘整、杨立、张实、杨大渊等据险防守，奈遇着蒙古军马，无不披靡。蒙哥汗南渡嘉陵江，入剑门，守将杨立战死，张实被擒，蒲择之、刘整等守成都，亦被蒙古前锋纽璘攻陷，择之等败溃。及蒙哥汗入阆州，守将杨大渊以城降。进围合州，先遣宋降将晋国宝，招谕守将王坚，坚不从。国宝还次峡口，被王坚遣将追还，执至阅武场，说他负国求荣，罪在不赦，当即传令斩首。便涕泣誓师，开城出战，将士无不感奋，争出死力相搏，战至天晚，蒙哥汗不能取胜，退军十里下寨。阅数日，复进薄城下，又被坚军击退。自是一攻一守，相持数月不下。蒙古前锋将汪德臣，挑选精锐，决计力攻，当下缮备攻具，誓以必死，遂于秋夜督兵登城，王坚亦饬军力御。鏖战一夜，直至天明，城上下尸如山积。汪德臣愤呼道："王坚快降！"语未毕，猛见一大石从顶击下，连忙将首一偏，这飞石已压着右肩，连手中所握的令旗都被击落。蒙古军见主将受伤，自然缓攻，适值大雨倾盆，攻城梯折，只好相率退去。是夕，汪德臣毙命。适应前誓。

蒙哥汗因顿兵城外，将及半年，复遇良将伤毙，郁怒中更带悲伤，遂致成疾。合州城外有钓鱼山，蒙哥汗登山养病，竟致不起。左右用二驴载尸，蒙以绘椑，北行而去，合州解围。

蒙哥汗在位九年，沉毅寡言，不乐宴饮，宫禁亦严，虽后妃不得过制。遇有诏敕，必亲自起草，数易乃定，因此群臣不得擅政。素精骑射，好畋猎，只酷信卜筮，不无缺点，庙号宪宗。

亲王末哥等遂以凶闻讣中外。时忽必烈方将兵渡淮，直至黄坡，接着宪宗死耗，诸将请北还。忽必烈道："我前时受先皇敕命，东西并举，今已越淮南下，岂可无功即还？从忽必烈口中叙出宪宗敕命，亦是补前文之阙。况兀良合台已平交趾，应前文。正好约他夹击，就使不能灭宋，也好叫他丧胆呢？"正说着，旁有人进言道："长江向称天险，宋恃此立国，势必死守，我军非破他一阵，不足扬威，末将愿当此任！"忽必烈视之，乃是大将董文炳，便道："很好！你就引左哨军前去。"文炳领命，与弟文用等去讫。

忽必烈乃遣人赍书往送兀良合台，一面统带全军，出应董文炳。文炳令弟文用等，驾着艨艟大舰，鼓棹渡江，自率马军在岸搏战。宋军沿江扼守，倒也不少，江中亦有大舟扎住，奈都是酒囊饭袋，遇着蒙古军来，未战先怯，就使勉强

接仗，也没有一些勇气。文炳兄弟水陆大进，杀得宋军东倒西歪，望风股栗。至忽必烈驱军进发，文炳军已过江了。

次日全师毕济，破临江，入瑞州，合军围鄂。南宋大震，用了一个奸邪贪佞的贾似道，集军汉阳，为鄂州援，似道毫无胆略，逗留中道，诸将亦不遵约束。会闻鄂州守将张胜败死，城中死伤至万三千人，似道大惧，密遣心腹将王哀诣蒙古营，请称臣纳币。忽必烈不许，部下郝经谏道："今国遭大丧，神器无主，宗族诸王，孰不窥伺。倘或先发制人，抗阻大王，势且腹背受敌，不如与宋议和，即日北归，别遣一军迎先帝灵舆，收取帝玺，召集诸王会丧，议定嗣位，那时大王应天顺人，自可坐登大宝了。"忽必烈之得嗣为君，恃此一谏。

忽必烈大悟，遂与宋京定议，令纳江北地，及岁奉银绢各二十万，乃退兵北旋。兀良合台方东应忽必烈军，引师攻潭州，嗣得议和消息，移师而东，及至鄂，闻忽必烈已还，遂亦北去。贾似道反令夏贵等杀他殿卒百余人，诈称诸军大捷，献俘宋廷。昏头磕脑的宋理宗，竟信他有再造功，召使还朝，封卫国公，大加宠眷，真正奇事！不是奇事，实是呆鸟。

话分两头，且说忽必烈北还燕京，闻途中方括民兵，托词宪宗遗命。忽必烈道："我兵已足，何用括民。此必和林阴图变乱，所以有此创举。"随出示纵还民兵，人心大悦。进至开平，诸王末哥、哈丹、塔齐尔等俱来会，愿戴忽必烈为大汗。忽必烈辞不敢受，嗣接西域旭烈兀来书，内称西征军已振旅班师，应上文。并殷勤劝进。忽必烈遂允所请，不待库里尔泰会推许，竟登大位。是时姚枢、廉希宪等，方膺重任，上马杀贼，下马能文，乃承旨草诏，颁告天下道：蒙古文与汉文不同，在忽必烈即位前，惟太祖与汪罕书载史乘中，然亦不甚雅驯，至此始尚文律，故特录之。

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盖时有先后，事有缓急，天下大业，非一圣一朝所能兼备也。先皇帝即位之初，风飞雷厉，将大有为。忧国爱民之心，虽切于己，尊贤使能之道，未得其人。方董夔门之师，遽遗鼎湖之泣。岂期遗恨，竟勿克终。肆予冲人，渡江之后，盖将深入焉。乃闻国中重以签军之扰，黎民惊骇，若不能一朝居者。予为此惧，駬骑驰归。目前之急虽纾，境外之兵未戢，乃会群议，以集良规。不意宗盟辄先推戴，左右万里，名王巨公，不召而来者有之，不谋而同者皆是。咸谓国家之大统，不可久旷，神人之重寄，不可暂虚。求之今日太祖嫡孙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贤以长，止予一人。虽在征伐之中，每存仁爱之念，博施济众，实可为天下主。天道助顺，人谟与能，祖训传国大典，于是乎在，孰敢不从！朕峻辞固让，至于再三，祈恳益坚，誓以死请。语太过分。于是俯顺舆情，勉登大宝。自惟寡昧，属时多艰，若涉渊冰，罔知攸济。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务施实德，不尚虚文。虽承平未易遽臻，而饥渴所当先务。呜呼！历数攸归，钦应上天之命；勋亲斯托，敢忘列祖之规？体极建元，与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赖我远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协力，献可替否之助也！诞告多方，体予至意！

此旨下后，又仿中夏建元的体例，定为中统元年。其敕文云：

祖宗以神武定四方，淳德御群下。朝廷草创，未遑润色之文，政事变通，渐有纲维之目。朕获缵旧服，载扩丕图，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炳焕皇猷，权舆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为中统元年。惟即位体元之始，必立经陈纪为先，故内立都省以总宏纲，外设总司以平庶政。仍以兴利除害之事，补偏救弊之方，随诏以颁。於戏！秉箓握枢，必因时而建号，施仁发政，期与物以更新。敷宣恳恻之辞，表著忧劳之意。凡在臣庶，体予至怀！

建元既定，乃敕修官制。先是成吉思汗起

自朔方，部落野处，设官甚简，最重要的叫作断事官，兼掌政刑；统兵官叫作万户，余无别称。后仿金制置行省，及元帅、宣抚等官。至忽必烈即位，命刘秉忠、许衡酌定内外官制：总政务的叫作中书省，握兵权的叫作枢密院，司黜陟的叫作御史台；其次有寺、监、院、司、卫、府。外官有行省、行台、宣抚、廉访，牧民长官，有路有府，有州有县；官有常职，食有常禄，大约以蒙古人为长，汉人南人为副，一代规模，创始完备。此段文字似无关紧要，不知下文叙述各官，便可就此分晓。正在百度纷纭的时候，忽报少弟阿里不哥也居然称帝和林了。原来阿里不哥闻宪宗已殂，遂分遣心腹，易置将佐，并联络宪宗诸子，及定宗察合台子弟开库里尔泰会，自称大汗。命部下刘太平、鲁怀，乘传至燕京，不意廉希宪已先至京兆，遣人诱执太平、霍鲁怀等，毙诸狱中。六盘守将浑塔噶正举兵应和林，希宪不待请旨，即遣总帅汪良臣，率秦、巩诸军往讨。忽必烈亦遣诸王哈丹率军来会，击毙浑塔噶。希宪乃自劾擅命遣将诸罪。忽必烈下敕嘉奖，反赐他金虎符，行省秦蜀，自统军攻阿里不哥，与战于锡默图地方。阿里不哥败遁，忽必烈乃引军还，嗣从刘秉忠请迁都燕京，在位五年，复改中统为至元。后又建国号曰元，也是秉忠所拟定的。曾记得有一敕云：

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且唐之为言荡也，尧以之而著称；虞之为言乐也，舜因之而作号。驯至禹兴而汤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还，事殊非古。虽乘时而有国，不以利而制称。为秦为汉者，著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且皆徇百姓见闻之偶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不无少贬。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震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顷者耆宿诣庭，奏草申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兹大冶流形于庶品，孰名资始之功。予一人底宁于万邦，尤切体仁之要，事从因革，道协天人。於戏！称义而名，固非为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负于投艰。嘉与敷天，共隆大号！

小子此后叙述，称蒙古为元朝，又因至元十六年，忽必烈汗灭宋，奄有中国，殁后庙号世祖，所以后文亦竟称元世祖。阅者不要误会，说我称号两歧。爰系以七绝一首道：

华夏由来属汉家，何图宋后遍胡笳？
史官据事铺扬惯，我亦随书不避瑕。

欲知元朝混一情形，请看官续阅下回。

本回叙蒙哥忽必烈之绝续，而首插两军远征一段，所以承前回之末，接入本回正传，非好为芜杂也。有兀良合台之平西南，有旭烈兀之平西域，于是蒙哥汗决意侵宋。著书人详于西征，略于南下，盖因《宋史》当自成演义，不必琐述，蛮戎各方，他处罕见，即《元史》亦多从略，悉心哀录，正所以示特长耳。忽必烈班师称汗，改元立号，虽隐启纷争之祸，而化野为文，入长中原，实于此基之。迭录原敕，未始非保存国粹之意。主非汉人，而文则从汉，故宋亡而文不亡，用夏变夷，此之谓欤？

第二十一回
守襄阳力屈五年　覆崖山功成一统

却说元世祖即位，曾遣翰林侍读学士郝经为国信使，翰林待制何源、礼部郎中刘人杰为副赴宋修好。宋少师卫国公贾似道，以前时称臣纳币，乃是权宜的计策，未曾禀闻理宗，此次北使到来，定要机关败露，瞒了一日好一日，不如将来使幽禁，省得漏泄奸谋，掩耳盗铃，终归失败。遂将郝经等数人，幽住真州忠勇军营。郝经屡上书宋帝，极陈和战利害，且请入见及归国，统被贾似道一手抹煞，并不见报。元世祖待使未归，复遣人质问宋帅李庭芝。庭芝据实奏闻，也似石沉东海，毫无影响。于是元世祖拟举兵攻宋，颁谕各路将帅道：

朕即位之后，深以戢兵为念，故前年遣使于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务远图，伺我小隙，反启边衅，东剽西掠，曾无宁日。朕今春还宫，诸大臣皆以举兵南伐为请，朕重以两国生灵之故，犹待信使还归，庶有悛心，以成和议。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载矣，往来之礼遽绝，侵扰之暴不已，彼尝以衣冠礼乐之国自居，理当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见！今遣王道贞往谕卿等，当整尔士卒，砺尔戈矛，矫尔弓矢。约会诸将，秋高马肥，水陆分道而进，以为问罪之师。尚赖宗庙社稷之灵，其克有勋！卿等当宣布腹心，明谕将士，各当自勉，毋待朕命！曲直有归，故全录诏敕。

是时阿里不哥虽已败遁，尚有余党未靖，且因元江淮都督李璮居心反复，尝把恫疑虚吓的言词入奉世祖，因此攻宋的诏敕，颁发于中统二年，各路兵马，尚未大举。三年春季，李璮竟以京东降宋。世祖大怒，立遣史天泽总诸道兵，攻李璮于济南，长围数月，破城擒璮，支解以徇。五年，世祖复改元，称为至元。阿里不哥率众来降，世祖以兄弟至亲格外赦宥，免他罪名。由是内讧悉平，一意对外。

适宋潼川副使刘整，为贾似道所嫉忌，籍泸州十五郡，归降元朝。又是贾贼殴使。整系南宋骁将，且尽知国事虚实，至此为元所用，授夔路行省，兼安抚使。整遂与元帅阿术，同心筹画，议筑白河口城，断宋饷道，进规襄阳。宋四川宣抚使吕文德阿附似道，好为大言，闻刘整筑城消息，毫不介意。且谓襄阳城池坚深，兵储可支十年，元兵即来，亦不足惮。襄阳守将吕文焕，遣人报知文德，请先事预防，反见斥责。待刘整筑城已就，遂与阿术合兵攻襄阳。文焕登陴固守，数月未下，元世祖复遣史天泽等，督师援应。天泽到襄阳，见城高濠阔，料非旦夕可破，遂筑起长围，联络诸堡，把一座襄阳城围得铁桶相似，水泄不通。

那时宋理宗已经归天，太子禥循例嗣统，号为度宗。度宗昏庸，过于乃父，一经登基，便封贾似道为太师，倍加宠眷。似道入朝，度宗必答拜，有所咨询，必称师相；因此这位贾太师，越加尊严，一班蝇营狗苟的贼臣，且拍马吹牛，称似道为周公。似道益发刁狡，屡求辞职，甚至度宗拜留，为之泣下。且恐他不别而去，令卫卒夜卧第外，监住行踪。后复命他三日一朝，治事都堂，且就西湖中的葛岭，替他筑起大厦，以资休养，总道他是擎天柱石，保国元勋。若不如此，赵氏何致即亡。他遂颐指气使，无论军国重事，总须先行关白，方可举行，朝右大臣，偶或龃龉，立加窜逐；或因度宗稍有可否，即称疾求去，以故言路壅塞，苞苴公行。这度宗也全然昏迷，整日里宴坐深宫，与妃嫔等饮酒调情，乐得将国家政务，付于师相。师相恰日居葛岭，起楼阁亭榭，作半闲堂，筑多宝阁，取了一个宫人叶氏，

作为己妾。他尚嫌不足，常令手下密访美姝，如果姿色可人，任她是娼妓、是尼觋，一古脑儿招入宅中，日夕肆淫。这叫作盲子吃蟹，只只道鲜。还有一桩最喜欢的事情，乃是与群妾斗蟋蟀儿。大约是寓意教战。自是累日不出，有诏令六日一朝，继复令十日一朝，他还是不能遵旨，阳奉阴违。那时襄阳日危，吕文焕连岁支持，很是惶急，一面向吕文德乞援，一面请贾似道济师。吕文德疽发背死，女夫范文虎代任，与乃翁同一糊涂，哪里肯发兵往援。贾似道没有别策，总教瞒着一个主人翁，便算妙计。

一日入朝，度宗问道："襄阳被围，已是三年，如何是好？"似道怫然道："北兵已退，这语从何处得来？"度宗道："日前有女嫔言及，因此怀疑。"似道问女嫔姓氏，度宗不答，似道又要求去，经度宗固留不从。度宗没法，只好将女嫔遣出，活活赐死。可怜这红粉佳人，只为了一句话儿，平白地丧了性命！冤乎不冤。廷臣见这般情形，哪个敢再言边事。

既而似道良心发现，饬李庭芝往援襄阳，又被这范文虎从旁阻挠，多方牵掣。后来文虎奉旨促师，没奈何督兵十万，进至鹿门，被元将阿术截杀一阵，吓得心胆俱袭，连忙逃走。李庭芝闻文虎败还，特遣勇将张顺、张贵，率锐卒往襄阳。两将乘汉水方涨，鼓舟而进，至高头港口，满江扎着敌舰，几乎无缝可钻。张贵冒险杀入，张顺后继，竟冲开一条走路，直抵襄阳城下。城卒出来接应，把张贵迎入，独不见张顺，过了数日，江上始浮出顺尸，身中四枪六箭，怒气勃勃如生，方知张顺已死了。张贵见城中大困，募死士二人，遣赴范文虎处乞援。返报如约，贵遂辞别文焕，突围东行。既出险地，已是天晚，望见前面来了无数军舰，总道是援军过来，急忙欢迎。谁知来舟统是元军，一时不能趋避，被他困在垓心，杀伤殆尽。张贵身受数十创，力尽被执，不屈而死。嗣是襄阳绝援。

未几，樊城又失。樊城与襄阳为犄角，守将范天顺、牛富，本与吕文焕誓约死守。至是两将战死，襄阳益孤，元兵复用西域人所献新炮，攻破襄阳外郛，内城益急。文焕每一巡城，南望恸哭而后下。元将阿里海涯复招谕城中道："尔等拒守孤城，至今五年，为主尽忠，也是应分的事情；但势孤援绝，徒害生灵，尔心何忍？若能纳款归降，悉赦勿治，且加迁擢，凭你等酌择！"又折矢与文焕为誓，文焕乃出降。偕阿里海涯朝燕，元主以文焕为襄、汉大都督，与刘整一体重用。文焕之罪，似减于整。

襄樊既失，江南失险，警报连达宋廷。给事中陈宜中上疏，归咎范文虎，乞即行正法。贾太师暗中庇助，止降一官。就是度宗优礼似道，也始终勿衰。似道母死，诏用天子卤簿饰葬，并令似道墨绖还朝。师相的气焰未衰，主子的福寿已尽。度宗病逝，子㬎立，年仅四龄，由太后谢氏临朝听政，仍把那元恶大憝，倚作长城。想尚有一块干净土耳。惹得元主连番下诏，数贾似道背盟拘使的罪名，饬史天泽、伯颜总诸道兵，与阿术、忙兀、逊都思塔出等，及降将刘整、吕文焕，大举南侵。途次天泽遇病，有旨召还，饬各军统归伯颜节制。伯颜分各军为两道，自与阿术由襄阳入汉济江，以吕文焕将舟师为前锋；别命忙兀东出扬州，以刘整将骑兵为先行，旌旗招飐，戈戟纵横。看官！你想这区区南宋，还能保得住么？伯颜军顺汉水南下，屠沙洋镇，擒守将王虎臣；破新郢城，杀都统边居谊；进拔阳逻堡，走淮西置制使夏贵；取鄂州，降城守张晏然、程鹏飞。

宋廷大惧，只得请出这三朝元老，督领诸路军马，抵御元军。可奈诸路将士，统已离心，陈弈以黄州叛，吕师夔以江州叛，都奉款降元，连贾太师极力庇护的范文虎也居然反颜迎敌，叩首阿术军前。这等小人最不足恃，然安富尊荣，偏在若辈，令人恨煞！元朝虽亡了史天泽，死了刘整，锐气仍然未衰。贾似道闻刘整死，还自称天助，调集精兵十三万人，陆续起行。前哨委了孙虎臣，中权委了夏贵，自己带着后军，出驻江上。元伯颜率同阿术，渡江南来，与虎臣军遇着，两下接战，炮声如雷，虎臣惧甚，忙过其妾所乘舟。出战时带着美妾，究属何用。岂亦学韩蕲王之挈梁夫人耶！大众疑他遁走，顿时散乱。夏贵以虎臣新进，权出己上，本已事前观望，此时亦不战而奔。剩了似道

一军，还有什么能耐，索性也走了他娘，管什么国计民生！

元兵趁势残杀，江水尽赤。于是镇江、宁国、江阴守臣，皆弃城遁去，上行下效，捷如影响。太平、和州、无为军，俱相继降元。似道还想奉币请和，遣使至元军，被伯颜拒绝。奔至扬州，束手无策，只上书请迁都。太皇太后谢氏不许。廷臣窥见微旨，遂连劾似道，陈宜中初得似道援，骤登政府，至是也奏请诛逐。乃罢似道平章都督，并遣元使郝经等北归。已无及了。一面下诏勤王，诸将多不至。只鄂州都统张世杰，率师入卫；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赴难；湖南提刑李芾，也募壮士三千人，令将吏统带，东出勤王。无如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建康守将赵溍，弃城先遁，元伯颜安然入城。宋江淮招讨汪立信，闻建康被陷，料知宋不可为，扼吭而死。宋吭已被元扼，汪公也只好绝吭了。元兵遂长驱入常州，下无锡，宋廷亟命张世杰总统人马，分道拒敌，稍稍得手。

元世祖复遣尚书廉希宪、工部侍郎严忠范，奉国书南来，还有意与宋议和。希宪至建康，与伯颜会晤，请兵自卫。伯颜道："行人在言不在兵，兵多反招疑忌。"嗣经希宪固请，发兵五百名送行。到了独松关，宋守将张濡部曲，不分皂白，竟袭杀忠范，执希宪送临安。及伯颜遣书诘责，宋廷遣使答报，只说是边将所为，未曾禀报。伯颜再遣议事官张羽同宋使返临安，不意到了平江，又被杀死。还要乱杀使人，真是坏事！

元兵愈加气愤，直逼扬州。李庭芝遣将苗再成、姜才等率兵阻截，皆败绩。接连是荆南被陷，嘉定诸城叛去。军报日紧一日，于是张世杰大出舟师，与刘师勇、孙虎臣等屯驻焦山，连舟为垒，示以必死。元阿术登高遥望，想了一个火攻的计策，遂精选弓弩手，载舸直进，连发火箭，迭射宋军。霎时间烟焰蔽江，篷樯俱焚，宋军进退两穷，相率赴水，师勇、虎臣等都截舟自遁。单剩了张世杰，已不能军，只得奔回圌山，再请济师。坚壁中流，并非万全之策，即非火攻，亦难持久，张世杰殆忠有余，而识不足者。

是时王爚、陈宜中，并为丞相，意见不协，各自求去。至世杰败溃，王爚以二相在朝，反多顾忌，不如遣一人出督吴门。太后不从，爚遂乞罢，因免相，未几遂卒。还是死得干净。文天祥到临安，上疏请分建四镇，各专责成，亦不报。此时虽有明主，亦未能转败为胜，况妇人秉国乎！只把贾似道贬置循州，被监押官郑虎臣拉死，总算为天下雪愤！罪不容于死。嗣是泰州失守，孙虎臣自杀，常州被屠，知州姚訔等战死，刘师勇逸去，独松关也被残破，张濡不知去向。既而知州李芾，复殉难潭州，都统密佑，又遇害抚州。湖南、江西，尽为元有。宋廷又遣工部侍郎柳岳赴元军请和。伯颜愤然道："汝国执戮我行人，所以兴师问罪。从前钱氏纳土，李氏出降，统是汝国祖制。汝国何不遵行？况汝国得天下于小儿，今亦由小儿失国，天道不爽，何必多言？"柳岳不得已还朝。复遣宗正少卿陆秀夫再至元军，求称侄纳币。伯颜不从。降称侄孙，亦不见许。陆秀夫还，陈宜中奉白太后，请再使元军，求封为小国。太后依议，仍令柳岳赍表前行。到高邮被民人嵇耸所杀。太后妇人，尚不足责，陈宜中堂堂宋相，厚颜如此，实是可杀。

元兵进降嘉兴，陷安吉，直捣临安。文天祥、张世杰请移三宫入海，自率众背城一战。陈宜中不以为然，商诸太后，遣监察御史杨应奎奉了传国玺印，出降元军。伯颜受玺，并召宜中出议降事，宜中惶惧，夜遁温州。张世杰愤甚，与刘师勇、苏刘义等率所部入海。只文天祥尚是留着，太后令为右丞相，如元军议降。天祥辞去相职，竟赴元军面责伯颜。伯颜将他拘住，遂遣将入临安府，封府库，收图籍符印，并胁宋太皇太后手诏谕降。

过了数日，遂掳帝㬎及皇太后全氏，福王与芮等北去。只太皇太后谢氏，因疾暂留，后来亦被元兵舁出，送至燕都。惟度宗尚有二子，长名昰，封益王，年十一岁；次名昺，封广王，年六岁。当临安紧急时，与母杨淑妃潜行出城，奔至温州。陈宜中迎着，同航海赴福州，奉为嗣皇帝，尊杨淑妃为太后，同听政。张世杰、苏刘义、陆秀夫等继至，复组织朝堂，仍命陈宜中为左丞相，都督诸路军马。还要用他，可笑可恨。张世杰等任官有差。那时文天祥亦自镇江逃归，浮海

至闽，杨太后令为右丞相，嗣与宜中议事未协，出督南剑州。

元兵一面入广州，摧锋军将黄浚战死，一面破扬州，宋右丞相李庭芝、指挥使姜才被执，劝降不从，俱被害。闽中因此被兵，任你文天祥天府招军，张世杰传檄勤王，都弄得落花流水，不见成功，帝昰与太后杨氏，舍陆登舟，今日走这里，明日走那里，受尽惊风骇浪，支持到两年有余，可怜那十余岁的小皇帝，已受了急惊病，到了硇州，一命呜呼！再立这幼弟昺，年仅八龄。陈宜中遁死海南，用陆秀夫为左丞相，与张世杰共秉朝政。秀夫正笏垂绅，犹把大学章句训导嗣君。未免迂腐。

嗣闻元兵又至，复逃至崖山。元将张弘范潜师至潮阳，先袭执了文天祥，复进兵崖山。张世杰又用这联舟为垒的法儿，守住峡口，复用水泥涂舰，防备火攻。张弘范倒也没法，只遣人招降世杰不许。弘范分兵堵截，断宋军樵汲孔道。宋军大困。元兵复四面攻击，不由宋不走，就是赤胆忠心的张世杰也只好断维突围，带着十六舟夺港自去。陆秀夫先驱妻子入海，自负幼帝同溺。太后杨氏抚膺大恸道："我忍死至此，无非为了赵氏一块肉，今还有什么望头？"也赴海死。世杰至海陵山下，适遇飓风大作，遂焚香祷天道："我为赵氏，也算是竭力，一君亡，又立以一君。今又亡了，我尚未死，还望敌军退后，别立赵氏以存宗祀。若天意应亡赵氏，风伯有灵，速覆我舟！"言已，舟果覆，世杰亦溺死。

宋自太祖至帝昺，共三百二十年，若从南渡算起，共一百五十二年。小子走笔至此，也觉满腹凄怆，欲做一首吊宋诗，想了半晌，竟无一字，只记得文信国文天祥封信国公。目击崖山诗，很是沉痛。诸君试一阅看，其诗曰：

长平一坑四十万，秦人欢忻赵人怨，大风吹砂水不流，为楚者乐为汉愁。兵家胜负常不一，干戈纷纷何时毕？必有天吏将明威，不嗜杀人能一之，我生之初尚无疚，我生之后遭阳九，厥角稽首二百州，正气扫地山河羞！身为大臣义当死，城下师盟愧牛耳。闲关归国洗日光，白麻重拜不敢当！出师三年劳且苦，咫尺长安不可睹！非无虓虎士如林，一日不戒为人擒。楼船千艘下天角，两雄相遭相喷薄。古来何代无战争，未有锋猬交沧溟。游兵日来复日往，相持一月为鹬蚌。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河带吞。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雄谁雌顷刻分，流尸浮血洋水浑。昨朝南船满崖岸，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两边桴鼓鸣，今夜船船鼾睡声。北家去军八千里，推牛酾酒人人喜。惟有孤臣泪两垂，明明不敢向人啼，六飞杳霭知何处，大水茫茫隔烟雾。我期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何人？

欲知文信国后事，试看下回便知。

本回叙南宋亡国，独于攻守襄阳事，叙述较详，盖襄阳为南宋咽喉，襄阳一失，南宋之亡，可翘足待也。此外俱从简略，随笔叙上，此由《宋史》当有专属，不必于《元史》中详述。惟于贾似道、陈宜中之误国，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之尽忠，仍行表白。彰善瘅恶，史家之责，著书人夙存此志，不嫌烦复也。且观其全回用笔，一气赶下，"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此文似之。

第二十二回
渔色徇财计臣致乱　表忠流血信国成仁

却说元将张弘范既破崖山，置酒大会，邀文天祥入座，语他道："汝国已亡，丞相忠孝已尽，若能把事宋的诚心改作事元，难道不好作太平宰相么！"天祥流涕道："国亡不能救，做人臣的死有余辜，况敢贪生事敌么！天祥不敢闻命！"弘范也称他忠义，遣使送天祥赴燕，弘范亦率军北还。只有一个西僧杨琏真珈，曾掌教江南，借了元兵势力，到处奸淫妇女，并发掘宋朝陵寝及大臣坟墓，凡一百余所，陵墓里面的金玉，尽行掠取，不必说了。他还想将诸陵尸骨，与牛马枯骼，聚作一堆，作为镇南浮屠。亏得会稽人唐珏目不忍睹，典鬻借贷，凑得百金，阴召诸恶少饮酒，席间泣语道："你我皆宋人，坐看陵骨暴露，何以为情？我拟窃取陵骨，易以他骨，望诸君助我臂力！"诸恶少许诺，乃于夜间易取陵骨邀与唐珏。珏已造石函六具，刻纪年一字为号，随号收殡，瘗葬兰亭山后；又移宋故宫冬青树，植立冢上，作为标识，后人才晓得宋帝遗骸不与畜类为伍，这也可谓宋祖有灵了。皇帝尸骸，几侪牛马，后世枭雄，何苦再作皇帝梦耶！

张弘范北还后，未几病卒，此外开国功臣，或亦因百战身疲，相继谢世。还有一位贤德皇后，也于灭宋后两年，抱病而终。后弘吉剌氏系德薛禅的孙女，父名按陈，从前太祖后孛儿帖，与按陈为姊弟行。太宗时，曾赐号按陈为国舅，封王爵，令统弘吉剌部，且约生女为后，生男尚公主，世世不绝，所以有元一代的皇后，多出自弘吉剌氏。世祖后天性明敏，晓畅事机，宋帝㬎被俘，入朝燕都，宫廷皆欢贺，惟后不乐，世祖道："我今平江南，从此不用兵甲，众人皆喜，尔何为独无欢容！"后跪奏道："从古无千年不败的国家，我子孙若能幸免，方为可贺！"世祖默然，又尝把南宋珍宝，聚置殿廷，令后遍视，后一览即去。世祖徐问所欲，后复答道："宋祖历年积蓄，留与子孙，子孙不能守，为我朝有，难道我忍私取吗？"是时宋太后全氏至京，不服水土，后尝代她乞奏，遣回江南。世祖不允，且语道："你等妇人，没有远虑，今日若遣她南归，倘若浮言一动，反令我没法保全，倒不如留她在此，时加存恤，令她安养便罢。"后闻言，格外厚待全太后。此外如婉言进谏，随时匡王，恰非小子所能尽述。

自后殁后，继后系故后从侄女，仍是弘吉剌氏，虽史家也称她贤德，究竟不及故后；且因世祖年迈，辄预闻朝政，未免贻诮司晨。世祖待遇继后，亦不及从前的爱敬，所以采选民女，时有所闻，又尝游幸上都，托词避暑，其实是纵情声色，借此图欢。上都就是开平府，世祖称燕京为中都，所以号开平为上都。上都里面，旧有妃嫔等人，未曾南徙。蒙俗本没甚廉耻，做阿弟的可收兄妻，做儿子的可烝父妾，就是淫奔苟合，易妻掠妇的事情，大都数见不鲜，无所顾忌。这元世祖粗豪豁达，哪里愿作柳下惠、鲁男子，看了前朝的妃嫔，多半年轻守孀，寂寂寡欢，乐得与之解闷，做一个风流天子。这妃嫔们见主子多情，自然顺水使舟，迎云作雨，还管什么名分不名分，节烈不节烈，所以羊车望幸，百转柔肠，麀聚为欢，五伦废置。古人说得好，上行下必效！元世祖既这般同乐，那皇亲国戚，公主驸马，文臣武将，怎么不相率效尤，上烝下淫，习成风气！民间有奸淫等情，有司也不欲过问，且闻于岁首元宵，纵民为非，淫污宸极，秽渎闺门，自古以来，也是罕见呢！始谋不臧，奚怪子孙。

还有一桩连带的关系，好色的人主大率好财。世祖在位三年，就用了回人阿合马专理财赋。阿合马竭智尽能，想出了两条计策：一条是

冶铁；一条是榷盐。从前河南钧徐等州，俱有铁矿，官吏随铁多寡，作为税额。阿合马欲大兴鼓铸，遂括民三千，日夕采冶，每岁输铁，定要他一百三万七十斤，不准短少。于是冶铁的民工，无论曾否如额，只好照数补足，这叫作整顿铁冶的效果。河东素多盐池，小民越境私贩，价值较廉，竞相买食，以此官盐滞销，岁课短绌，每年止七千五百两。阿合马请岁增五千两，不问诸色兵民，皆要出税，这叫作加增盐课的效果。名为理财，实是硬派，且恐贪吏中饱尚是不少，历代财政，多蹈此弊，可叹！

世祖称他为能，遂擢为平章政事。阿合马得势益横，竟欲罢御史台及诸道提刑司，还是廉希宪面折廷争，方才罢议，嗣复添立江南榷官，什么榷茶运司，什么转运盐使司，什么宣课提举司，多至五百余人，大半是阿合马的爪牙。他的子侄，不做参政，就做尚书，恼了廷臣崔斌，把他参奏一本，说他设官害民，一门悉处要津，有亏公道。世祖虽略加采纳，裁并冗吏，奈始终宠任阿合马，不以为罪。寻迁斌为江淮行省左丞，阿合马遂乘机报复，遣使清算江淮钱谷，捏称左丞崔斌，与平章阿里伯、右丞燕铁木儿，私自勾结，盗取官粮四十万，及擅易命官八百余员，应命官查勘治罪。世祖准奏，令都事刘正往验，查无实证，参政张澍等，奉旨再往，迎合阿合马微意，竟将崔斌等锻炼成狱，置诸死刑。

皇太子真金一作精吉木。素怀仁孝，闻崔斌等已定死罪，方食投箸，急遣快足止住，已是不及。于是远近咸愤，民怨沸腾，益都千户王著，密铸大锤，与妖人高和尚谋，拟击杀阿合马。适皇太子从帝赴上都，留阿合马守燕京，著遂遣二僧至中书，诈称太子还都作佛事。被禁卫高觿、张九思盘诘，仓卒失对，遂将二僧拘讯，尚未得供，不意枢密副使张易，又受了伪太子命，率兵至东宫。高觿问他来意，易与附耳道："太子有敕，速诛左相阿合马。"这语一传，弄得各人似信非信，不得不遣使出迎。王著令党人冒称太子，见一个，杀一个，夺马驰入建德门。时已二鼓，至东宫前，传呼百官，阿合马扬鞭而来，被王著手下的党羽，推坠马下，责他欺君害民，立出铜锤，击他脑袋，甫一下，即脑浆迸出，仆地死了。民脂民膏，吸得太多，所以叫他迸出。又杀死中书郝镇，拘执右丞张惠。顿时禁中大闹，秩序紊乱。高觿、张九思开门呼道："这是贼人倡乱，哪里是真皇太子？"便叱卫士速捕乱党。留守布敦，持梃击倒伪太子，乱党遂奔，被擒数十名。高和尚逃去，惟著挺身请囚。高觿等亟遣报上都，世祖闻报，立命和尔郭斯驰归讨逆，拿住高和尚及张易与王著，皆弃市。著临刑大呼道："王著为天下除害，今日虽死，他日令人纪念，我死也值得了！"王著虽自称除害，然矫令擅杀，不为无罪。

乱已定，世祖已返燕都，还道阿合马等冤死，拟加抚恤。枢密副使孛罗一作博罗。历陈阿合马罪状，方大怒道："该杀！该杀！只难为了王著。"复命剖棺戮尸，纵犬拖食，人民聚观，无不称快。阿合马家产，籍没充公，复逮其子忽辛一作湖逊。至。忽辛时为江淮右丞，既被逮，敕廷臣杂问，忽辛历指着："汝等曾受我家钱财，怎么问我？"嗣至参知政事张雄飞，先问忽辛道："我曾受过你家钱财否？"忽辛答称没有，雄飞道："如此说来，我应当问你！"遂审实忽辛的罪名，正法伏辜。世祖复闻郝镇党恶，亦令戮尸。还有右丞耿仁，与郝镇同罪，下狱论死。其余奸党，一律罢黜，并汰冗官七百十四人，罢官署二百余所，内外总算一清。

世祖乃加意求治，遣都实一作笃什。穷探河源，命郭守敬定授时历，焚毁道书，创始海运，诏诸路岁举儒吏，蠲免燕南、河北、山东逋赋。招衍圣公孔洙，为国子祭酒，提举浙东学校，统是一时美政，传播人口。

忽有闽僧上言，报称土星犯帝座，防有内变。世祖本尊崇僧侣，曾拜拔思巴为帝师，皈依释教。至是闻闽僧告变，自不免迷信起来。且因平宋以后，江南多盗，漳州民陈桂龙及兄子陈吊眼，起兵据高安砦。建宁路总管黄华，叛据崇安、浦城等县，自号头陀军，称宋祥兴年号，福州民林天成，也揭竿相应。又有广州民林桂方、赵良钤等，拥众万余，号罗平国，称延康年号。

虽经诸路元帅，剿抚兼施，或杀或降，然大势尚未平定。各处小丑未为小害，故随笔略过。自闽僧告变后，复闻有中山狂人，自称宋主，有众千人，欲取丞相。京城亦得匿名揭帖，内言某日烧蓑城苇，率两翼兵起事，定卜成功，愿丞相无忧等语！先是帝㬎被虏，至燕京，降封瀛国公，令与宋宗室大臣，寓居蓑城苇。既得揭帖，乃将蓑城苇撤去，迁瀛国公及宋宗室至上都。疑丞相为文天祥，有旨召见。

天祥初入燕，至枢密院见使相孛罗。孛罗欲使拜，天祥长揖不屈，仰首自言道："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没有，天祥今日，愿求早死！"孛罗道："汝谓有兴有废，试问从盘古至今，有几帝几王？"天祥道："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我今日非应考博学鸿词，何必泛论？"孛罗道："汝不肯说兴废事，倒也罢了。但汝既奉了主命，把宗庙土地与人，何故复逃？"天祥道："奉国与人，是谓卖，卖国的人，只知求荣，还愿逃去么？我前除宰相不拜，奉使军前，即被拘执，已而贼臣献国，国亡当死；但因度宗二子，犹在浙东，老母亦尚在粤，是以忍死奔归！"侃侃而谈，纯是忠孝。孛罗道："弃德祐嗣君，德祐系帝㬎年号。别立二王，好算得忠么？"天祥道："古人有言，'社稷为重，君为轻。'我别立君主，无非为社稷计算！从怀、愍而北，非忠，从元帝为忠；从徽、钦而北，非忠，从高宗为忠。"孛罗几不能答。忽又道："晋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你立二王，并非正道，莫不是图篡不成？"天祥大声道："景炎帝㬎年号。乃度宗长子，德祐亲兄，难道不是正么？德祐去位，景炎乃立，难道是图篡么？陈丞相承太皇命，奉二王出宫，难道是无所受命么？"说得孛罗面赤颊红，变羞成怒道："你立二王，究有何功？"遁辞知其所穷。天祥道："立君所以存宗社，存一日，尽臣子一日的责任，管什么有功无功？"孛罗复道："既知无功，何必再立？"天祥亦愤愤道："汝亦有君主，汝亦有父母，譬如父母有疾，明知年老将死，断没有不下药的道理！总教吾尽吾心，才算无愧，若有效与否，听诸天命！天祥今日，一死报国，便算了事，何必多言！"义正词严，足愧孛罗。

孛罗即欲杀天祥，还是世祖及廉、许各大臣，悯他孤忠，不欲用刑。至谣言迭起，召谕天祥，要他变志事元，即拜丞相，天祥答道："天祥系宋朝宰相，不能再事二姓，请即赐死，便算君恩！"世祖心犹未忍，麾之使下，经孛罗等进谏，不如从天祥志，免生谣诼，世祖乃下诏杀天祥。

天祥被押至柴市，态度从容，语吏卒道："吾事毕了。"南向再拜，乃就刑，年四十七岁。忽又有诏敕传到，令停刑勿杀，事已无及。返报世祖，并呈天祥衣带赞，大书三十二字，分作八句。看官记着，首二句是：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中二句是：惟其义尽，是以仁至。末四句是：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世祖连读连叹，且太息道："好男子！好男子！可惜不肯为我用，现已死了，奈何！"能令雄主赞惜，毕竟忠义动人。乃赠天祥卢陵郡公，谥忠武。命王积翁书神主设坛祭酹，饬孛罗行奠礼。孛罗方临坛奠爵，忽然狂飚大作，烛灭烟销，上面摆着的神主，好似生有两翼，陡然腾起，卷入云中。此事见诸正史，并非作者捏造。孛罗大惊，乃令改书神主，写着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国公数字，仓皇祭毕，天始开霁。燕京人民，相率骇异。

天祥卢陵人，所居对文笔峰，因自号文山。平生作文，未尝属草，一下笔，便数千言。流离中感慨悲悼，一发于诗，阅者见之，莫不流涕。其妻欧阳氏收天祥尸，面色如生，义士张毅甫，给资归葬，适母夫人曾氏遗柩，亦由家人自粤奉归，同日至城下，相传为忠孝的报应。后儒有挽文丞相诗二首道：

尘海焉能活壑舟？燕台从此筑诗囚。雪霜万里孤臣老，光狱千年正气收。诸葛未亡犹是汉，伯夷虽死不从周。古今成败应难论，天地无穷草木愁。

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安知汉祚移？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何人更上新亭饮？大不如前洒泪时。

天祥一死，谣言渐靖。不意辽东来一警报，说是十多万大兵，俱死在日本海中了。是何原

因，请看下回。

读元奸臣阿合马传，令人生恨，莫不欲举刀斫之。读宋忠臣文天祥传，令人起敬，莫不欲顶礼奉之，可见天道虽或无凭，人心尚有公理。是回前叙阿合马事，后叙文天祥事，一则显揭其奸，一则详述其忠，语浅意深，老妪都解，较诸史传之饷人，为益尤大。史传非尽人能读，且非尽人得读，获此一编，非举两弊而悉去之耶！此外杂以他事，有美有恶，虽循史家依事毕书之例，而盛衰之感，隐寓其中，不特简略之分已也。

第二十三回
征日本全军尽没　讨安南两次无功

却说中国海东，有一日本国，与高丽国仅隔海峡，以其地近日出，故名日本。唐时曾遣使入贡，至元代征服高丽，与日本尚未通使。世祖至元二年，高丽人赵彝等，来元修好，奏称日本可通，请世祖遣使东往。世祖本是个好大喜功的雄主，好大喜功四字，是世祖一生注脚。一闻赵彝等言，自然乐从。当于次年秋季，命兵部侍郎赫德，充国信使，礼部侍郎殷弘为副，赍国书东行。至高丽，国王王禃亦遣使为导，航海至日本。既抵岸，未见有人出迎，只得西归。世祖又命起居舍人潘阜等，持书复往，留居日本六月，全然不得慰问，也只好回来。

至元六年，高丽权臣林衍作乱，倡议废立，国王禃情急入朝，乞为援师。世祖乃发兵万人，送禃回国。会林衍已死，乱党闻元军大至，相率远窜，禃复王位，高丽无事。乃复命秘书监赵良弼东往，并饬高丽王禃，派人送至日本，期在必达。良弼到了日本，始终不见国王，只与日本官吏弥四郎相见，弥四郎引他至太宰府西守护所。据守吏言及，从前被高丽所绐，屡云上国要来伐我，所以不接来使。今闻上国好生恶杀，实出意料。可惜我国王京，去此尚远，只好先遣人从使回报，他日再当通好等语。良弼无奈，乃遣从官张铎先，偕日使二十六人驰还燕京。世祖召姚枢、许衡等入见，并问道："日使此来，恐是受主差遣，来窥我国强弱，他称由守护所差来，不尽确定，卿等以为何如？"姚枢、许衡齐声道："诚如圣虑，现不应准入见，只宜待他宽仁，看他以后作何对待，再作计较。"以人治人，计非不是，然怀柔之道究不在此。世祖点头称善。

姚、许退后，留日使居住客舍，兼旬不见召见。日使索然无味，即乞归。赵良弼闻日使返国，也即启程回来，嗣后良弼复往返一次，仍是徒劳跋涉。看官！这日本是东方旧国，也有君主臣民，为什么元朝行人，往来如织，他竟置诸不理，似痴聋一般哩？我亦要问。说来话长，小子不遑细叙，只好略说数语，令看官粗识原因。原来日本当日，藩臣擅权，方主闭关政策，首藩北条时宗尤为顽固，无论何国使臣，一概拒绝。元使入境，还算格外客气，任他来去自由。至若遣使偕行，虚与周旋，是第一等好意。偏偏元主不明情由，硬要向他絮聒，反令他恼恨起来，决计谢绝。

至元十一年，高丽王王禃殂，世子賰袭爵。世祖以高丽归顺有年，把皇女忽都鲁揭里迷失遣嫁嗣王，并命他发兵五千，助征日本。于是命凤州经略使实都，及高丽军民总管洪茶邱，率大小舟九百艘，载水师一万五千，会同高丽兵士，航海入日本境。日本闻元兵到来，也不遣将出战，只令兵民守住要隘，坚壁以待。元兵路陌生疏，不敢卤莽进攻，耽延了好几日，费了若干粮饷，若干弓箭。迨至矢尽粮竭，不得已掳掠四境，捉住几个日人，夺了一些牛马，便算了事，回来报命。日境虽是难攻，元将恰也没用。

越年，世祖又遣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等，往使日本，被他拒绝。到了至元十七年春间，再命杜世忠等东行，只知遣使，何益于事，反要送他性命。所赍国书，未免说得严厉，恼动了日本大臣，竟将杜世忠等杀死。那时世祖闻报，自然大怒，遂命右丞相阿喽罕、右丞范文虎，及实都、洪茶邱等，调兵十万，浩荡东征。

阿喽罕年老力衰，无志远行，只因君命所委，不敢推辞，没奈何硬着头皮率师东指。途中屡次延宕，及到高丽，竟逗留不进，只说是风水不利，未便行军。嗣后接连会议，或说宜进兵壹岐岛，可扼日本要口；或说宜先取平壶岛，作屯

兵地，然后转攻壹岐。阿喽罕茫无头绪，未免心绪不宁，自是食不安，寝不眠，遂致老病复发，拜表辞职。未几死于军中。

世祖令左丞相安塔哈往代，尚未到军，范文虎志欲图功，从前受制阿喽罕，不能自专，尝讥他老朽无用，至阿喽罕死后，军中要推他为统帅，一朝权在手，便把势来行，当下出令发兵，竟望平壶岛进发。平壶岛四面皆水，日本人称为悬海，西面有五岛相错，叫作五龙山。元兵既到平壶岛，一望无垠，方拟觅地寄泊，俄觉天昏地黑，四面阴霾，那车轮般的旋风，从海面腾起，顿时白浪翻腾，啸声大作。各舟荡摇无主，一班舵工水手，齐声呼噪，舟内的将士，东倒西歪，有眩晕的，有呕吐的，就是轻举妄动的范文虎，也觉支持不定。当下各舟乱驶，随风飘漾，万户厉德彪，招讨王国佐，水手总管陆文政等，统是逃命要紧，不管什么军令，竟带着兵船数十艘，乘风自去。

范文虎见各船散走，心中焦急起来，忙饬大众趋避五龙山。既到山下，检点各舟，十成中已散去三四成。留着的兵舰，多半是帆折樯摧，篷倾舵侧。可见海军不可不练，轮船不可不制。叹息了一回，只得令兵士休息数天，将船中所有器械，渐渐修整。可奈海上的风势，接连不断，稍静片刻，又是怒号。况此时正值秋凉天气，商飚司令，不肯遽停。到了仲秋朔日，飓风复至，范文虎以下各将，惩着前辙，统吓得魂不附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慌忙拣择坚船，解缆西遁。虎是文的，无怪外强中干。

军中失了主帅，又没有完善的舟楫，进退无据，只有一个张百户，算做最高的官长，当由军士推戴，号为张总官，听他约束。张总官乘风势少杀，令军士登山伐木，修造船只，意图归还。不料日本兵舰，竟从岛中驶出，来杀元军。看官！你想元军虽有数万，到此还能厮杀么？你推我让，彼惊此骇，结果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有二、三万人丧身刃下，有二、三万人溺毙海中，还有二、三万人，作日本俘囚。日本问是蒙古兵、高丽兵，尽行杀死。惟赦南人万余名，令作奴隶，后来逃还中国，只有三人。中国向迷信星命，未知这三人命中究属何如？那时这位张总管不知下落，想总是与波臣为伍了。

范文虎逃归后，报称败状，并归咎厉德彪、王国佐等，先自遁还，不受节制。诿过于人，庸夫长技。嗣经安塔哈调查，厉德彪等逃至高丽，将部兵遣散，自己也隐姓埋名，避匿他方，一时捕获不着，遂成悬案。世祖复命安塔哈为日本行省丞相，与右丞彻尔特穆尔，左丞刘二巴图尔，募兵造舟，再图大举。中丞崔彧及淮西宣慰使昂吉尔，都上书谏阻，世祖不从，可巧占城抗命，有事南征，只好将东征问题，暂时搁起一边。

且说占城在交趾南方，旧称占婆国。自兀良合台征服交趾后，曾遣使招致占城，未得实报。世祖令右丞唆都，一作索多。引兵南下，就国立省。占城王子补的，负固不服，遂命唆都进讨。唆都率战船千艘，道出广州，浮海至占城。占城发兵迎战，号称二十万，两军在南海中，鏖斗起来，鱼龙避匿，鲸鳄潜踪，自辰牌杀到午牌，未分胜负。唆都大愤，带着敢死士数百名，鼓舟直进，各军亦不敢怠慢，鱼贯而入，顿将敌舰冲开，趁势掩杀。占城兵不能抵御，立刻奔溃，被杀及被溺的兵卒，共五万人。唆都复进兵大浪湖，与占城兵再战，又斩首数万级，遂乘势薄城。王子补的遁入山谷，城中乞降。

唆都入城抚民，拟穷追补的，忽来了占城大吏，名叫宝脱秃花，说是奉王子命，纳款输诚。唆都道："既愿归降，应即来见！"宝脱秃花只称贡品未备，须延期数日，唆都照允，遣他归去，转瞬经旬，杳无音信。唆都方知是诈，引兵深入。转战至木城下，四面都是堡砦，不由唆都不惧，下令还军，行未数里，斜刺里忽闪出占城人马，来截归路，唆都猝不及防，几乎被他蹦跶。亏得众军死战，方得走脱。检点军士，已是一半伤亡，只得退出占城，奏请济师。唆都亦非将材。

世祖封第九子脱欢为镇南王，令与左丞李恒，领兵南下，往会唆都军。脱欢欲假道安南国，乘便出占城，并命安南国王陈日煊接济军粮。去使还报，日煊愿随力助饷，不肯假道。脱欢不问允否，只管前进，行入安南，见境上俱有

重兵扎住，拒绝元军。乃扎住大营，整备与战。安南管军官阮盉，竟出兵接仗，不到数合，阮盉败走。元军奋勇驱入，杀得安南兵七零八落，擒住安南将杜伟、杜祐。当下审问，始知日烜从兄陈峻职封兴道王，扼守界上，不许通道。脱欢遂行文招谕，教他退兵开路，未见答复。乃再麾兵深入，迭破要隘，获安南大将段台，兴道王陈峻遁走。

元军在途中，拾得遗弃文字二张，乃日烜致脱欢公文。内称"前奉诏敕，军不入境，今因占城抗命，大军经过本国，残害百姓，是太子所行违误，本国不能任咎。伏望仍遵前诏，勒回大军，本国当具贡物驰献"等语。脱欢阅毕，即令书状官复文，略说：我朝命讨占城，曾移文汝国，命汝开路备粮，不意汝违朝命，使兴道王等提兵迎敌，射伤我军。我军不得已接战，是祸及汝民，实由汝自己开衅。今与汝约，即日收兵开道，安谕百姓，各务生理，我军所过，秋毫无犯，否则蹂躏汝国，毋贻后悔云云。恃强胁迫，未免不情。

这书方发，忽由侦探来报，安南王日烜调集军船千余艘，来助兴道王迎战了。脱欢道："他既如此倔强，不如从速进兵。"遂督师亲往，直抵富良江，只见江中排着一字儿战船，高悬兴道王旗帜，彩色鲜明。徒有形色。乃命将士驾筏前攻，大小并进，四面驶击，夺得敌船二十余艘，兴道王复败走。元军缚筏为桥，渡过江北，岸上统竖着木栅，由元军用炮猛攻，守兵亦发炮还击，声震天地。到了晚间，来了安南使臣阮效锐，奉书谢罪，且请班师。脱欢不允，次日复攻木栅，栅内已寂无一人。即令军士拆卸，通道进兵，径薄安南城下。日烜已弃城遁去，其弟益稷，率属迎降。脱欢入城，搜查宫内，毫无珍物，只留文牍等件，亦尽行抹毁，料知日烜已尽室而去，亟遣将士追袭，获住官吏多人，惟日烜不知去向。是时唆都已引兵来会，奉脱欢命，亦穷追日烜，向南去讫。

脱欢寓居安南城，无粮可因，军士亦多劳瘁，加以水土不服，瘴疠交侵，未免日有死亡，不得已议定退兵。于是出城北旋，仍抵富良江口，方登山伐木，以便筑桥通渡，不防山林里面，统是安南兵伏着，一声呼啸，伏兵四起，都恶狠狠地来杀元军。元军仓猝迎战，纪律不整，军械不全，眼见得为敌所乘，有败无胜。脱欢一面督战，一面令军役整筑浮桥，等到桥可通人，岸上的元军，已有一半受伤。脱欢先自过桥，留李恒断后。顾己不顾人，好一个大元帅。那安南兵见元军渡江，索性用着毒箭，顺风四射。元军且战且行，桥狭人多，不堪普济。更兼毒矢飞来，左右闪避，就使幸免箭镞，也要失足落水。因此元军各队，不是中箭，就是被溺，好多时才得渡完。李恒亦带队过来，右颊已受箭伤，血流满面。安南兵尚思追逐，亏得元军手快，把桥拆断，方能止住追兵。这一番厮杀，元军吃亏不小，狼狈入思明州，李恒创重死了。还有唆都一军，与脱欢相去二百里，追寇不及，中道折回。总道脱欢尚在故处，仍由原路还军，谁知到了乾满江，前后左右，统是安南兵杀到。唆都无从趋避，拚着命与他奋斗。可奈杀开一重，又是一重，杀开两重，又有两重，等到杀透重围，手下已是零落，身上亦受重伤，看看前面又是江流，无桥可渡，后面的呼杀声，尚是不绝，进退无路，投江而死。残众亦都随着，扑通扑通的数十响，葬身鱼腹去了。统是枉死。

世祖闻报，愤急得了不得，更发蒙古军千人，汉军新附四千人，南往思明，归镇南王节制，再讨安南。复命左丞相阿尔哈雅等，大征各省兵，陆续接济。吏部尚书刘宣，奏称安南臣事已久，岁贡并未愆期，似在可赦之列。且镇南王出兵方回，疮痍未复，若再令进讨，兵士未免寒心。况且南交一带，蛮瘴甚深，不如少缓时日，徐作后图。世祖览奏，乃遣使往谕脱欢，令其自筹行止。脱欢复称从缓进行，惟日烜弟益稷，为兄所逐，自拔来归，应如何处置？请旨遵行云云。世祖乃令脱欢还军，并居益稷于鄂州，容图后举。

至元二十三年，诏封益稷为安南国王。复命镇南王脱欢，统率江淮、江西、湖广三省蒙古军，及汉军七万人、云南军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万五千人再伐安南，并纳益稷。所有右丞阿

八赤、程鹏飞暨参政樊楫以下，统归镇南王调遣，于是水陆并举，分道南进。安南王陈日烜，闻元兵大举，也分道防守。元兵锐气大张，逢关即破，遇险即登，大小十七战，都得胜仗，遂深入国都。日烜仍用旧法，弃城入海，脱欢再入城中，仍令将士航海追寻。看官！你想，这大海茫茫，渺无津涯，凭你东寻西觅，哪里获得住日烜？不过徒然跋涉，多劳军士罢了。前详后略，用笔得体。用兵数月，已是至元二十五年仲春，右丞阿八赤语脱欢道："敌弃巢穴，远窜入海，意将待吾疲敝，再出争战。我军统是北人，到了春夏交季，瘴疠将作，何能支持！敌弗就擒，吾粮且尽，不如退归为是！"脱欢迟疑未决，会日烜复遣使请降，仍是缓兵之计。乃顿兵待着。相持有日，仍无音耗。脱欢遣阿八赤等沿海巡查，返报海口有安南兵。正拟遣兵往攻，奈天气日炎，疫疠又作，所得险隘，连报失守，不得不率众退还。那陈日烜恰是厉害，从海上集众三十万，绕出安南国北方，到了东关，截住元军归路，连营以待。元军也自防着，步步为营。变换前文，不特免复沓之病，且揆情度理，亦应如此，不然脱欢为元帅，岂竟不戒覆辙耶！既近东关，侦知安南兵在前，各怀着小心，上前夺路。安南兵初次接战，倒也不甚起劲，只沿途散处，日与元军战数十合，他惟抢夺军械，任他自走。迨元军行至东关，面面皆山，安南兵都占住山脚，差不多如蚂蚁一般。元军正在骇愕，不期敌军队里，鼓声一响，千万杆箭镞，复扑面飞来。正是：

日暮途穷天地黑；风凄血薄鬼神愁。

毕竟元兵如何抵御？且看下回便知。

元世祖即位以后，统一中原，宜乘此休养士民，修文偃武，古人放牛归马之风，何不可遵而行之？况元自太祖称尊，至世祖灭宋，相传其屠戮人数，共一千八百四十七万有奇。既已统一海内，更宜止杀行仁，乃复穷兵东伐，黩武南征，天道恶盈，宁肯令其常胜耶？故无论阿嗘罕等之不足将兵，皇子脱欢等之未克料敌，而揆诸理数，亦断无永久不败之理。本回虽第述战事，而于篇首之"好大喜功"四字，已评定世祖人品。以下逐节写来，处处寓着讥刺，知寓戒之意深矣！

第二十四回
海都汗连兵构衅　乃颜王败走遭擒

却说元军至东关遇敌，被安南兵连放毒箭，将士又复遭伤，当下裹疮力战，还是杀不退敌兵。阿八赤、樊楫两人，保住脱欢先行，只望突过东关，便好脱险。那安南兵偏专望大纛杀来，势不可当，任你阿八赤、樊楫等努力冲突，总是无路可走。阿八赤遂语脱欢道："王爷顾命要紧，须扮做兵士，莫令敌军注目，方可逃生。我等愿誓死报国了！"脱欢闻言，便卸下战袍，带着亲卒，混入各军队里，伺隙逃走。曹阿瞒割须弃袍，倒被他模仿得来。阿八赤、樊楫两人竟尔战死。脱欢正偷出重围，安南兵又复追上。幸前锋苏都尔领了健卒，回身奋战，才将安南兵截住。可笑这位镇南王脱欢，穷极智生，不敢径行大道，只望僻处奔逃，亏此一着，保全性命。要算大幸。

到了思明州，败军始陆续奔来。仔细检查，十死五六，比前次损失，还要加倍。脱欢恼丧异常，只好据实奏闻。世祖以脱欢两次败还，勃然震怒，便下诏切责，令他留镇扬州，终身不准入觐。一面拟另简良将，指日再征。

寻得安南来使，贡入金人一座，且卑词谢罪，方把南征事暂行搁置。是时连岁用兵，多半无功。只诸王相答吾儿一作桑阿克达尔。及右丞台布等分道攻缅国，还算得手，收降西南夷十二部，直指缅城。缅国即今缅甸，与云南接壤，役属附近各部落，声焰颇盛，至是为元兵所败，遁入白古。嗣复遣人乞降，愿纳岁币，元军方还。所有印度、暹罗及南洋群岛诸部落，亦闻风入贡，元威算遍及西南了。

世祖雄心未已，复拟敛财储饷，再征日本及安南。卢世荣以言利邀宠，尝自谓生财有法，不必扰民，可以增利。因即擢他为右丞。他遂滥发交钞，妄引匪人，专权揽势，毒害吏民。嗣经陈天祥奏弹，方召世荣入朝对质，由世祖亲自鞫讯，一一款服，才命正法。

天下事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卢计臣方才伏辜，皇太子偏又病剧。这皇太子便是真金，起病的原因，自王著矫杀阿合马，真金心中，已不自安。到至元二十二年，忽有南台御史奏请内禅。台臣以世祖精神矍铄，定不准奏，遂将原奏搁起。其时卢世荣未戮，引用阿合马余党，竟借公济私，奏称太子阴谋禅位，台臣擅匿奏章；那时世祖未免忿怒，只因太子素来尽孝，还算勉强容忍，不加诘责。嗣被太子闻知，忧惧成疾，医药罔效，竟与老父长别，仙逝去了。真金以仁孝闻，所以转笔加褒。

世祖方悲悼未休，忽西北一带，警耗迭传，竟有同族相残的祸案，酿成分裂。于是接连用兵，扰扰了好几十年。这乱源早已伏着，小子久思叙入，因恐文字夹杂，转眩人目，不如总叙一回，省得枝枝节节。看官阅着，由小子一一叙来。原来，元太祖即大汗位，至世祖统一神州，先后不过七十年，除亚细亚洲极北部及亚细亚洲极南部外，全洲统为元有，就是欧洲东北土，亦为元威所及，真是一个大帝国，自中国黄帝以来，所绝无仅有的。当时蒙古诸王族，各有分土，最大者有四国，分述如下：

（一）伊儿汗国　自阿母、印度两河以西，凡西方亚细亚一带地，统归管领，亦称伊兰王国。旭烈兀子孙，君临于此，都城在玛拉固阿。

（二）钦察汗国　在伊儿汗国北方，东自吉利吉思荒原，西至欧洲马加境，举秃纳河即多瑙河。下流，及高加索以北地，统归管领，或称金党汗国。拔都子孙，君临于此，都城在萨莱。

（三）察合台汗国　阿母河东面，及西尔河东南，凡天山附近的西辽故土，统归管领。察合台子孙，君临于此，都城在阿力麻里。

（四）窝阔台汗国　凡阿尔泰山附近的乃蛮故土，统归管领。窝阔台即太宗。子孙，君临于此，以也迷里附近，作为根据地。

这四汗国就封后，一切内政，由他自理，名义上仍由元主统驭。世祖乃建阿母河行省，监制伊儿、钦察两汗国；置岭北行省，监制窝阔台汗国，设阿力麻里及别失八里两元帅府，监制察合台汗国。还有一班皇族宗亲分镇满洲，因立辽阳行省，作为监督。总道是内外相维，上下相制，好作子孙帝王万世的基业。秦始皇以郡县治天下，元世祖以分封治天下，俱欲长治久安，后来都生祸乱，可知徒法不能自行。无如法立弊生，福兮祸倚。窝阔台汗国，自宪宗嗣位后，早怀不平。应第十九回。至世祖入继，阿里不哥构衅，太宗孙海都为窝阔台汗国首领，曾隐助阿里不哥谋倾世祖。阿里不哥败亡，海都汗静蓄兵力，志图大逞。

是时察合台早死，其从孙亚儿古为察合台汗，与海都联盟。世祖探知底细，遣使至察合台汗国黜逐亚儿古，别立察合台族曾孙八剌为汗。且命连结钦察汗国，与拔都孙蒙哥帖木儿彼此相倚，共制海都。谁知八剌不怀好意，反嗾使海都，合图钦察汗国。海都引兵入钦察境，蒙哥帖木儿已早闻知，潜出兵袭击海都后面。海都还军抵敌，八剌又背了海都，竟将海都所侵地，占据了去。杨畏三变，尚愧勿如。海都愤不可遏，卑辞向钦察汗乞和，且得钦察援兵杀退八剌。八剌很是刁狡，贻书海都，只说要乞师燕都，与他拚命。海都正防这着，不得已与他讲和。由是三汗勾连，同会于怛罗斯河畔，模仿库里尔泰会，推海都为蒙古大汗。

海都传檄伊儿汗国，令他一同推戴，共抗燕都。伊儿汗国的始祖，是旭烈兀，系世祖亲弟，向来服从世祖。旭烈兀殁后，他子阿八哈承父遗志，不肯附和海都。海都遂与八剌连兵，攻入伊儿汗国东境，一面约钦察汗、蒙哥帖木儿侵略伊儿汗国西北。阿八哈颇有父风，熟娴兵事，竟调集部众，逆击海都、八剌的联合军。两军相遇，阿八哈略战即退，诱敌兵深入险地，用四面埋伏计，冲破敌兵。海都八剌几乎被擒，幸亏逃走得快，方得保命。

阿八哈既战退联合军，复去迎截钦察兵。这钦察兵颇是厉害，闻着阿八哈到来，他竟退归，至阿八哈回去，他复出来，弄得阿八哈疲于奔命，积劳成疾，未几身死。子阿鲁浑嗣立。阿八哈弟阿美德不服，屡与相争。阿鲁浑虽尚能支持，究竟内乱未平，不暇对外，所以海都的势焰，愈加鸱张，竟欲入逼燕都。

元廷早议往讨，世祖以谊关宗族，不忍发兵，只遣使招谕。假惺惺。海都不肯应诏，乃遣皇子那木罕为大帅，与宪宗子昔里吉，及木华黎孙安童统兵防御。不意昔里吉反叛应海都，竟将那木罕、安童两人拘禁营中。那时世祖闻报，急令右丞相伯颜率兵往救那木罕等。伯颜兼程而进，闻昔里吉已导海都部众，将入和林，于是火速进兵，遇昔里吉于鄂尔坤河畔，麾众直前，攻破昔里吉营帐，救出那木罕、安童。昔里吉遁走。正拟乘胜穷追，忽来了燕都钦使，促伯颜还朝。

伯颜班师南归，入见世祖，世祖语伯颜道："海都未平，乃颜一作纳延。又复谋逆，所以促卿归来，商决军事。"伯颜道："乃颜也敢谋逆么？究竟有无实据？"世祖道："乃颜屡次征兵，朕命行省阇里帖木儿不得辄发，闻他时出怨言，将来必要为逆了。"伯颜道："西北诸王，多得很哩。若乃颜一反，胁从王族，恐怕乱祸蔓延。现不如乘他未发，遣使宣抚为是。"世祖问何人可遣？伯颜自请一行。遂奉旨去讫。

看官，你道乃颜究属何人？原来就是太祖弟别勒古台的曾孙。别勒古台曾受封广宁路、恩州二城，以斡难克鲁伦两河间为驻牙地，子孙世袭为王。传至乃颜，适当海都倡乱，受他运动，遂思征兵助逆。叙述明晰。

伯颜既奉命北行，车中满载衣裘，每至一驿，辄把衣裘颁给，驿吏很是感激。为大事者，不惜小费。及与乃颜相见，反复慰谕，乃颜含糊答应。伯颜窥出私意，料非口舌所能挽回，竟不待告辞，夤夜出走。驿吏争献健马，遂得速遁，至乃颜发兵来追，已是驰出境外。

迨返报，世祖很是忧虑。宿卫使阿沙不花道："欲讨乃颜，须先安抚诸王，诸王归命，乃颜

势孤，不怕不受擒了！”世祖称善，使命他往说诸王。阿沙不花有口辩才，一入西北境内，就扬言乃颜投诚。诸王闻言，为之气沮，自是所如无阻，把诸王说得屏足敛容，不敢抗衡。可见应对之长，断不可少。

至阿沙不花归还，世祖遂决议亲征，用桑哥一作僧格。为尚书，敛财助饷。桑哥本卢世荣余党，一握政权，免不得暴敛横征。世祖急于讨逆，哪里管得许多。将要启跸，先遣谕北京等处宣慰司，令与乃颜部民，禁绝往来。所有京内兵吏，不得持弓挟矢，于是乘舆北发，肃静无哗。

既入乃颜境内，见麾下将校，多与乃颜部兵，立马相向，释仗对语。世祖很以为忧。左丞叶李密启道：“兵贵奇不贵众，临敌当用计取。现看蒙古将士，与乃颜部多是亲昵，哪个还肯为陛下出力？徒然劳师縻饷，不见成功。臣请令汉军列前，用汉法督战，再用大军断他后路，示以死斗。乃颜玩视我军，必不设备，待我大军冲入，无虑不胜！”元代尝重用蒙古军，所以叶李有此计议。

世祖依言，谕左丞李庭等部勒汉军，充作前锋。至撒儿都鲁地方，见前面尘飞沙起，料知叛兵到来，便下令布阵，列马以待。乃颜兵如排墙，号称十万，前哨头目名叫塔布台，随后的头目名叫金嘉努。乃颜自领中军，疾驰而至。世祖麾军与战，厮杀了一日，未分胜败，薄暮收军。

次日世祖再督军逆战，乃颜坚壁不出，当即还军。两下相持数日，彼此没甚动静，司农卿铁哥献议道：“乃颜不来出战，明是有意顿兵，他欲待我师老，方来邀击，若与他相持，正中诡计。现请布一疑阵，淆乱敌心，令他自行退去，才可用奇兵制胜哩。”世祖问计将安出？由铁哥附耳道：“如此如此！”世祖大喜，依计行事。

乃颜虽然坚守，每日侦探元军。一夕，得侦骑来报，说是元主据着胡床，张盖饮酒，态度很是从容，旁有大臣陪着，很是闲适，莫非长此驻扎不成。密计从侦骑叙出。乃颜忙与塔布台等商议，塔布台道：“元主如此闲暇，定是兵粮饶足，我若与他久持，反受牵制，不如乘夜退去，据险扼守罢了。”乃颜被他一语，倒也心动，便令部众潜退。部众得了归命，巴不得即日回去，顿时收拾行装，全营忙乱。

事被李庭探悉，即请世祖发令，引敢死士十余人，执着火炮，夜入敌阵。乃颜部众，正要奔走，不防炮火射入，声如震雷，斯时大众无心恋战，便一哄儿地逃散。李庭遂率汉军奋击，继以玉昔帖木儿所领的蒙古军，先后追杀，如虎逐羊。汉军向被蒙古轻视，至此格外猛厉，显些威风。蒙古军见汉军奋勇，也有争功思想，顾不得什么情谊，况已得了胜仗，乐得乘势驱逐，杀个爽快。遣将不如激将，便是此意。只乃颜部众，确是晦气，走到东遇着汉军，跑到西碰着蒙古军，更且黑夜迷蒙，辨不出道路高低，就是幸免锋刃，也因心慌脚乱，随地乱仆。塔布台受创身死，金嘉努不知去向。乃颜抱头乱窜，已达数里，正虑元军追着，喘吁吁地纵辔急逃。不意道路崎岖，马行未稳，猛觉得一声崩蹋，那马足陷入泥淖中，竟将乃颜掀翻地下。残众只管自逃，一任元军追到，将他擒去。看官，你想叛逆不道的罪犯，还能保全性命么？枭首以后，还要分尸，这也毋庸琐述。

世祖班师而回，既到燕京，忽由辽东宣慰使塔出，飞驿驰奏，略说乃颜余党失都儿等人犯咸平，请速济师。世祖遂令皇子爱牙赤领兵万人，驰驿往援。时咸平东北一带，多与乃颜连结，塔出恐他蔓延，急与麾下十二骑，星夜前行，沿途征集数百人，直抵建州。适遇失都儿前军，约有数千名，头目叫作大撒拔都儿，来攻塔出。塔出毫不畏怯，当先陷阵，麾下数百人，也各自为战，以一当十，竟将大撒拔都儿杀退。

塔出两中流矢，仍指挥自如，与未受痛楚一般。忽得侦报，叛党从间道西出，将袭皇子爱牙赤军，遂又调兵千名，绕道遮截。至懿州附近，与叛党帖古歹相遇，两阵对圆，只见帖古歹执旗麾众，意气扬扬，塔出拈弓搭箭，飕的一声，穿入敌阵，不偏不倚的中了帖古歹口中，镞出项间，顿时坠马身死，余众不战自溃。塔出追至阿尔泰山方才收兵。

回至懿州，懿州人民焚香罗拜道旁，都涕泣道：“非宣慰公到此，吾辈无噍类了！”塔出下马慰谕道：“今日逐出叛党，上赖皇帝洪福，下

赖将士勇力，我有什么功绩，劳汝等敬礼？”劳谦君子有终吉。遂慰谕人民，令他们归去；一面露布告捷，世祖下诏嘉奖，赏他明珠虎符，充蒙古兵万户。皇子爱牙赤亦引还，无如乃颜余党，尚是未靖，海都又屡寇和林，于是令皇孙铁木耳，一作特穆尔。巡守辽河，右丞相伯颜出镇和林。小子有诗叹道：

胡人好杀本无亲，构怨连年杀伐频。
为语前车宜后鉴，莫教骨肉未停匀！

毕竟叛党能否平靖？容俟下回续陈。

海都构乱，两汗响应，即西北诸王如乃颜者，亦起而响应，是为元代分裂之原因，即为蒙俗残忍之报应。宪宗蒙哥不经库里尔泰会通过，即窃据大位，妄肆杀戮。彼非应承大统之人，乃恃强称帝，自残同类，亦何怪宗族之解体乎？世祖得国，与乃兄无异，加以穷兵黩武，暴敛横征，外患未靖，而内乱迭作，谁为为之，以至于此！幸其时犹称全盛，不致遽亡；然履霜坚冰，其象已见，读此回应为之黯然！

第二十五回
明黜陟权奸伏法　慎战守老将骄兵

却说乃颜余党尚出没西北，头目为火鲁火孙及哈丹等，攻掠边郡未下。经皇孙铁木耳北巡，遣都指挥土土哈等击破火鲁火孙，复战胜哈丹，收复辽左，置东路万户府，嗣是西北稍安。哈丹虽屡来扰边，终被守兵击退；只海都屡寇和林。伯颜尚未出发，世祖命皇孙甘麻剌一作葛玛拉，系铁木耳长兄。往征，会同宣慰使怯伯等军，共击海都，一面命土土哈移军接应。怯伯阳迓甘麻剌，阴与海都勾通，军至航爱山，怯伯反引海都部众，来击甘麻剌，将他困在垓心。甘麻剌左冲右突，卒不得脱，心中焦急万分。幸土土哈率军杀到，突入围中，将甘麻剌翼出，令他先行，自率军断后，敌众不肯就舍，统跨马追来。土土哈挑选精锐，依山设伏，俟追军将近，先与截杀，佯作败走形状，诱敌众入山，呼令伏兵齐起，一律杀出。敌兵腹背受敌，几乎败溃，亏得人数众多，分队抵敌。杀了一场，究竟有输无赢，只好夺路遁去。

世祖闻报，复议亲征，师至北方，土土哈率军来会，由世祖抚背慰谕道："从前我太祖经营西北，与臣下誓同患难，尝饮班珠尔河流水，作为纪念。今日得卿，不愧古人，卿其努力，毋负朕意！"应第九回。土土哈拜谢。海都闻世祖亲到，不战自退。

世祖回军，适福建参知政事执宋遗臣谢枋得，送至燕京。枋得天资严厉，素负奇气，尝为宋江西招谕使。宋亡，枋得遁入建阳，卖卜驿桥，小儿贱卒，亦知他为谢侍御。至元二十三年，世祖遣御史程文海，访求江南人才，文海博采名士，选得赵孟适、叶李、张伯淳，及宋宗室赵孟頫等，赵孟頫字子昂，为宋秦王德芳后裔，善书画，冠以宋宗室二字，所以愧之。共二十人，枋得亦列在内。时枋得方居母丧，遣书文海，力辞当选。嗣宋状元宰相留梦炎亦已降元，复荐枋得，枋得复致书痛责，极言江南士人，不识廉耻，非但不及古人，即求诸晚周时候，如瑕吕饴甥，及程婴、杵臼厮养卒，亦属没有，令人愧煞等语。梦炎见书，未免心赧，亏得脸皮素厚，乐得做我好官，由他笑骂。谁要你做过前朝的状元宰相！此编大书前朝头衔，已足令羞。会天佑闻元廷求贤，佯召枋得入城卜易。既至，劝他北行。枋得不答，再三慰勉，乃谩词谯诃。天佑曲为容忍，偏枋得愈加倨肆，令他难堪。有意为此。遂反唇相讥道："封疆大臣，当死封疆。你为宋臣，何故不死？"枋得道："程婴、公孙杵臼，两人皆尽忠赵氏，程婴存孤，杵臼死义。王莽篡汉，龚胜饿死。汉司马子长尝云：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韩退之亦云，盖棺方论定，参政何足语此？"天佑道："这等都是强辞！"枋得道："从前张仪尝对苏秦舍人云：'苏君得志，仪何敢言？'今日乃参政得志时代，枋得原不必多言了！"天佑愤甚，硬令役夫舁他北行，临行时，故友都来送别，赠诗满几。独张子惠诗最切挚，中有一联佳句道："此去好凭三寸舌，再来不值半文钱！"确是名言。枋得览至此句，叹息道："承老友规我，谨当铭心！"遂长卧眠轿中，任之舁行。途中有侍人进膳，他却不食半菽，饿至二十余日，尚是未死。即渡江，侍从屡来劝食，乃踌躇一番，何故踌躇？看官试猜。复少茹蔬果。及到燕京，已是困惫不堪。勉强起身，即问故太后攒所及瀛国公所在地，见二十二回。匆匆入谒，再拜恸哭。所以踌躇者，只为此耳。归寓后，仍然绝粒。留梦炎使医持药，杂米饮以进。枋得怒，掷诸地上，过了五日，奄然去世。世祖闻枋得死节，很是叹息，命他归葬。其子定之，遂往

奉骸骨，还葬信州。忠臣足以服枭雄。

还有一位庸中佼佼的处士，姓刘名因，系保定容城人。他并未受职宋朝，只因蒙儿得国，不愿委贽，专力研究道学，笃守周、邵、程、朱学说，并爱诸葛孔明静以修身一语，表所居曰静修。嗣经尚书不忽木举荐，有诏征辟，乃不得已入朝。世祖擢为右赞善大夫。他敷衍了数日，奏称继母年老，乞归终养，遂辞职去。所给俸禄，一律缴还。后复征为集贤学士，仍以疾辞，世祖称他为不召之臣，由他归休。旋于至元三十年去世。赠翰林学士，封容城郡公，谥文靖。刘因有知，恐不愿受。

刘因以外，第二个要算杨恭懿，他籍隶奉元。至元初年，与许衡俱被召，屡辞不起。太子真金，用汉聘四皓故事，延他入朝，与定科举制度，及考正历法。至历成，授他为集贤学士，兼太史院事。恭懿辞归，寻又召他参议中书省事，仍不就征，与刘因同年告终。

元初大儒，应推这两人为巨擘了。特别揄扬。此外要算国子监祭酒许衡。只许衡久食元禄，老归怀孟，至七十三岁寿终。尝语诸子道："我为虚名所累，不能辞官，死后慎勿请谥，勿立碑，但书许某之墓四字，使子孙知我墓所，我已知足了！"隐有愧意。及死后，世祖加赠司徒，封魏国公，谥文正。衡虽悔事元朝，究竟有功儒教，元制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等阶级，幸有许衡维持，方将周、孔遗泽，绝而复续，略迹原心，功不可没，这且按下不提。

且说世祖自西北还师，驻跸龙虎台，忽觉空中有震荡声，地随声转，心目为之眩晕，不觉惊讶异常。越日得各处警报，地震为灾，受害最剧，要算武平路，黑水涌出地中，地盘突陷数十里，坏官署四百八十间，民居不可胜计。于是命左丞阿鲁浑涯里一作谔尔根萨里。召集贤翰林两院官，询及致灾的原因。各官都注意桑哥，只是怕他势大，不敢直言。地震之灾，未必由桑哥所致，然桑哥虐民病国，诸臣不敢直言，仗马寒蝉，太属误事。独集贤直学士赵孟頫，因桑哥钩考钱谷，有数百万已收，未收还有数千万，纵吏虐民，怨苦盈道，遂奏请下诏蠲除，借弭天灾。世祖遂命草诏，适为桑哥所见，悻悻道："此诏必非上意。"孟頫道："钱谷悬宕，历征未获，此必由应征人民，死亡殆尽，所以不曾奉缴，若非及时除免，他日民变骤起，廷臣得便上书，怕不要归咎宰辅么？"桑哥默然无言，方得颁诏。

后来世祖召见孟頫，与言叶李、留梦炎优劣。孟頫道："梦炎是臣父执，操行诚实，好谋能断，有大臣风。叶李所读的书，臣亦读过，所知所能，臣亦自问不弱。"世祖笑道："你错了！梦炎在宋为状元，位至丞相，当贾似道执政时，欺君误国，他却阿附取容，毫无建白。李一布衣，尚知伏阙上书，难道不远胜梦炎么？"

孟頫撞了一鼻子灰，免冠趋出。乃与奉御彻里相遇，便与语道："上论贾似道误宋，责留梦炎不言，今桑哥误国几过似道，我等不言，他日定难逃责！但我是疏远的臣子，言必不听，侍御读书明义，又为上所亲信，何不竭诚上诉，拚了一日的生命，除却万民的残贼，不就是仁人义士么！"你于宋亡时何不拚命，至此却教人拚命，自己又袖手旁观，好个聪明人，我却不服。彻里不觉动容，答称如命。

一日，世祖出猎漷北，彻里侍着，乘间进言，语颇激烈，世祖黜他诋毁大臣，命卫士用锤批颊，血流口鼻，委顿地上。少顷，复由世祖叫问，彻里朗声道："臣与桑哥无仇，不过为国家计，所以犯颜进谏。若偷生畏死，奸臣何时除？民害何时息！今日杀了桑哥，明日杀臣，臣也瞑目无恨了！"如彻里者，不愧忠臣。世祖大为感动，遂召不忽木密问，不忽木数斥桑哥罪恶多端，乃降敕按验。廷臣遂相率弹劾，你一本，我一折，统说桑哥如何不法，如何应诛。世祖召桑哥质辩。那时台臣百口交攻，任你桑哥舌吐莲花，也是辩他不过。况且事多实据，无从抵赖，没奈何俯伏请罪。世祖遂把他免职，一面命彻里查抄家产，所积珍宝，差不多如内藏一般。返奏世祖，世祖愤愤道："桑哥为恶，始终四年，台臣宁有不知的道理？知而不言，应得何罪？"御史杜思敬道："夺官追俸，惟上所裁！"你前时何亦溺职。于是台臣中斥去大半，阿鲁浑涯里与桑哥同党，亦夺职抄家。叶李同任枢要，一无匡正，亦

令罢官。先是桑哥专宠，一班趋炎附势的官员称颂功德，为立辅政碑，奉谕俞允；且命翰林学士阎复撰文，说得非常赞美。至是已改廉访使，亦坐罪免官。未免冤枉。

世祖欲相不忽术，与语道："朕过听桑哥，以致天下不安，目下悔之无及，只可任贤补过！朕识卿幼时，使从学政，正为今日储用，卿毋再辞！"不忽术道："桑哥忌臣甚深，幸蒙陛下圣鉴，谅臣愚忠，得全首领。臣得备位明廷，已称万幸，若再不次擢臣，无论臣不敢当，就是朝廷勋旧，亦未必心服呢！"世祖道："据你看来，何人可相？"不忽术道："莫如太子詹事完泽。《元史》作旺札勒。曩时籍阿合马家，抄出簿籍，所有赂遗近臣，统录姓氏，惟完泽无名。完泽又尝谓桑哥为相，必败国事，今果如彼所料，有此器望，为相定能胜任了！"不忽术有让贤之美。世祖乃命完泽为尚书右丞相，不忽术平章政事，朝右一清。

会中书崔彧，奏劾桑哥当国四年，卖官鬻爵，无所不为，亲戚故旧，尽授要官，宜令内外严加考核，凡属桑哥党羽，统应削职为民云云。真是打落水狗。有旨准奏，遂彻底清查，把京内外官吏，黜逐无数，有湖广平章政事要束木，一作约苏穆尔。系桑哥妻舅，尤为不法，系逮至京，籍没家产，得黄金四千两，遂将他正法。今之官吏拥资数千万，比要束木为何如？自是穷凶极恶的桑哥，也被拘下狱，无可逃免，结果是推出朝门，斩首示众。贪官听着。嗣又有纳速剌丁、忻都、王巨济等亦被台臣纠参，说他党附桑哥，流毒江南，乞即加诛以谢天下。世祖以忻都长于理财，欲特加赦宥，经不忽术力争，一日连上七疏，乃一并伏罪，与桑哥的鬼魂，携手同去了。生死同行，可谓亲昵。

小子把朝事叙毕，又要回顾前文，把海都的乱事，接续下去。世祖自亲征回跸后，因穷究桑哥余党，不遑顾及外务。且因江南连岁盗起，如广东民董贤举，浙江民杨镇龙、柳世英，循州民钟明亮，江西民华大老、黄大老，建昌民邱元，徽州民胡发、饶必成，建平民王静照，芜湖民徐汝安、孙惟俊等，先后揭竿，更迭起灭，看似随笔叙过，实是隐咎元朝。累得世祖宵旰勤劳，几无暇晷。还要开会通河，凿通惠渠，沟通南北，累兴大役，因此把北方军务，都付与皇孙甘麻剌，及左丞相伯颜。

伯颜出镇和林，威望素著，海都有所顾忌，不敢近边。会诸王明里铁木儿被海都唆使，来攻和林。伯颜出兵阻截，至阿撒忽突岭，已见敌军满布，倚险为营。当下举着令旗，当先陷阵，任他矢下如雨，只管冒险前进，各军望风争奋，顿时闯入敌营。明里铁木儿忙来拦阻，看伯颜军似潮涌入，锐不可当，料知抵敌不住，索性回转营后，扒山逃去。伯颜令速哥梯迷秃儿等追杀敌军，自引兵徐徐退还。

到必失秃岭，夕阳下山，伯颜仰望岭上，飞鸟回翔，仿佛似怕惧蛇蝎，不敢投林；遂令军士向山扎营，严装待命。诸将入禀伯颜，愿即回军。伯颜道："你等不见岭上的飞鸟么？天色已晚，不敢归巢，岂不是内有伏兵！若卤莽前进，正中他计！"老成持重，何至败衄。诸将道："主帅既料有伏兵，何不上山搜寻，痛剿一番！"伯颜道："夜色苍茫，不便搜剿。"诸将再欲有言，被伯颜叱退，并下令军中道："违令妄动者斩！"成竹在胸。已而暮夜沉沉，连营寂寂，猛听岭上四起胡哨，不待侦卒还报，就令各营坚壁固守，遇有敌兵冲突，只准在营放箭，不得出营接仗，如有擅动，虽胜亦斩！是谓军令如山。吓得将士战战兢兢，谨守号令，果然敌兵来袭数次，统被飞箭射退。守至天明，军令复下，饬各将士越岭速追，迟缓者斩！叠写斩字，威声凛凛。当下将士遵令，立刻拔营登山，遥望敌兵，已向山后退去，便摇旗呐喊，纵辔奔驰。敌兵前行如飞，伯颜军后追如电。将要追着，只见敌兵后队停住，前队纷乱，便即乘势杀入。看官，你道敌兵何故失律？原来速哥梯迷秃儿追赶明里铁木儿，未及而还，从间道来会伯颜军，巧遇敌兵遁走，就此截住。这时敌兵穷蹙异常，怎禁得两路夹攻，有几十百个生得脚长，还算侥幸逃生，此外都作刀头之鬼。

伯颜扫尽敌兵，当即收军。各将士都将首级报功，共得二千数百颗，遂打着得胜鼓，回至和林。会侦骑获到间谍一名，由伯颜召入慰问，

赐他酒食。诸将争欲杀他，伯颜不许，许他归去。临行时，给发回书，并赏以金帛，谍使感谢而去。过了数日，得明里铁木儿复音，情愿率众归降，诸将方知伯颜妙用，胜人一筹。始惧以威，继感以德，确是大将权谋。

是时海都闻明里铁木儿败还，大举入寇，伯颜只令各处要隘，严守不战。元廷还道伯颜怯敌，遂劾他久镇北方，观望迁延，无尺寸功，甚或说他通好海都。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无怪豪杰灰心。世祖半信半疑，遂诏授皇孙铁木耳军符，统握北方军务，以太傅玉昔帖木儿一作约苏特穆尔。辅行，召伯颜还居大同，静待后命。

伯颜闻旨，并无愠色，诸将却很是不平，咸请发兵对敌，先除海都，后接钦使。伯颜笑道："要除海都，也没甚难事，只恐诸君不听我命。"诸将齐声遵约，伯颜道："既如此，且遣人止住钦使，待我除灭海都。"诸将喜甚，遂遣使止住铁木耳等，一面麾军出境，既遇敌营，伯颜令各军往战，只准败，违者斩。又出奇谋。诸将闻令，疑惑得很，奈因前誓遵令，不敢有违。便出与海都交绥，略略争锋，当即败退。伯颜亦退军十里下寨。次日便齐集听令，见伯颜号令如故，仍复照行。伯颜复退军十里下寨。一连五日，交战五次，连败五阵，退军至五十里。诸将忍耐不住，都交头接耳地谈论伯颜。到第六日，伯颜下令，仍然照旧。诸将遂齐声禀道："连日退兵，长他人锐气，灭自己威风，莫怪谗人鼓舌！还求改令方好！"伯颜道："我与诸君定有前约，如何违慢？多言者斩！"复出二斩字，煞是奇异。诸将忍气吞声，不敢不去，不敢不败。接连又是两日，复退军二十里，一边着着退步，一边着着进行，恼得诸将性起，不管什么死活，又来与伯颜争辩。伯颜道："这便所谓骄兵之计，你等哪里知道！"诸将齐声道："战了七日，败了七阵，退了七十里，骄兵计也用得够了，难道还要这般么！"伯颜不禁长叹。诸将复道："我等愿出灭海都，如或不胜，甘当重罚！"伯颜道："诸君少安，待我说明。"正是：

老将骄兵操胜算，武夫好斗骤奇功。

毕竟伯颜说出什么话来？看下回明白交代。

谢枋得为宋尽忠，气节不亚文山，足为后人圭臬。刘因、杨恭懿等未曾仕宋，亦能高尚志节，许莫庐对之，应有愧色，此著书人之所以亟亟表彰也。世祖名为重儒，实是好武，因用兵而敛财，因敛财而任佞，阿合马、卢世荣后，复有桑哥，三奸肆恶，元气斫丧，虽先后伏诛，而民已不胜困敝矣。伯颜为元室良将，匪特用兵如神，即谨守不战，亦为休养兵民起见，乃谗口嚣嚣，媒蘖其短，卒至瓜代之使，奉敕遥来，雄主好猜，老臣蒙谤，乃知刘因、杨恭懿之屡征不至，固有特识，非第华彝之防已也。阅者于夹缝中求之，庶识著书人深意。

第二十六回
皇孙北返灵玺呈祥　母后西巡台臣匿奏

却说伯颜因诸将争议，复说明本意道："海都悬军入寇，十步九疑，我若胜他一仗，他即遁去。我拟诱他入险，使他自投罗网，然后一战可擒。诸君定欲速战，倘或被他逃走，哪个敢当此责？"诸将还是未信，复道："主帅高见，原是不错，但皇孙及太傅等，停止中道，彼未知我密计，又向朝廷饶舌，恐多未便，所以利在速战。主帅若虑海都脱逃，当由末将等任责！"伯颜复长叹道："这也是海都的侥幸，由你等出战罢！"一声令下，万众欢跃，便大开营门，联队出去。

海都因连日得胜，满怀得意，毫不防着。正在饮酒消遣，侦卒来报，敌军来了。海都笑道："不过又来串戏。"随即整队上马，出营督战。说时迟，那时快，伯颜军已踹入营盘，似生龙活虎一般，无人可当。海都部众，纷纷退下，究竟海都老于戎事，见伯颜军此次来攻，与从前大不相同，料得前番屡退，明是诱敌，遂招呼部众，且战且走。幸喜尚未入险，归路平坦可行，不过兵马受些损伤，自己还算幸脱。伯颜军力追数十里，只夺了些军械，抢了些马匹，杀伤了几百个敌兵，看着海都远飏，不能擒获，没奈何收军而回！伯颜道："我说何如？"诸将惶恐请罪。徒勇无益。伯颜道："此后你等出兵，须要审慎，有主帅的总须奉命；自己做了主帅，越宜小心，老夫年迈力衰，全仗你等努力报国，今日错误，他日可以改过，我也不愿计较了！"言下感慨不尽。诸将感谢。

伯颜遂遣人往迓钦使。俟铁木耳等到来，置酒接风，谈了一番国务。次日即将印信交与玉昔帖木儿告别欲行。铁木耳亦还酒相饯，举杯问伯颜道："公去何以教我？"伯颜亦举杯还答道："此杯中物请毋多饮！还有一着应慎，就是女色二字！"名论不刊。铁木耳道："愿安受教！"只恐受教一时，未必时时记着。饮毕，伯颜自赴大同去讫。

是年已是至元三十年，安南遣使入贡，有旨拘留来使，再议南征。看官道是何故？原来至元二十八年，世祖曾遣吏部尚书梁曾，出使安南，征他入朝。这时安南王陈日煊已死，其子日燇袭位，闻元使到来，拟自旁门接诏。梁曾以安南国原有三门，舍中就偏，明是怀着轻视的意思，遂寓居安南城外，致书诘责。三次往还，始允从中门接入。相见毕，曾复劝日燇入朝。日燇不从，只遣臣下陶子奇偕曾入贡。曾进所与日燇辩论书，世祖大喜，解衣为赐。廷臣见了，未免嫉忌，只说曾受安南赂遗。妒功忌能之臣何其多乎？世祖又召曾入问，曾答道："安南曾以黄金器币遗臣，臣不敢受，交与来使陶子奇。"世祖道："有人说你受赂，朕却不信；但你若禀过朕躬，受亦何妨。"恐亦是现成白话。廷臣又以日燇终不入朝，请拘留陶子奇。世祖允他所请，复命诸王亦里吉解等，整兵聚粮，择日南征。

师尚未发，忽彗星出现紫微垣，光芒数尺。似为世祖殂逝之兆。世祖颇为忧虑，夜召不忽术入禁中，问如何能弭天变？不忽术道："天有风雨，人有栋宇；地有江河，人有舟楫；天地有所不能，须待人为。古人与天地参，便是此意。且父母发怒，人子不敢嫉怒，起敬起孝；上天示儆，天子亦宜恐惧修省。三代圣王，克谨天戒，未有不终。汉文帝时，同日山崩，多至二十有九，就是日食、地震，也是连岁频闻，文帝求信省过，所以天亦悔祸，海内承平。愿陛下善法古人，天变自然消弭了！"善补衮阙！世祖闻言，不觉悚然，不忽术复诵文帝《日食求言诏》。世祖道："古语

深合朕意。"复相与讲谈,直至四更方罢。是冬蠲赋赈饥,大赦天下。

越年元旦,世祖不豫,停止朝贺。次日,召丞相知枢密院事伯颜入京。越十日,伯颜自大同归。又越七日,世祖大渐。伯颜与不忽木等入承顾命。又三日,世祖崩于紫檀殿,在位三十五年,享寿八十。亲王诸大臣,发使告哀于皇孙。知枢密院事伯颜,总百官以听。兵马司请日出鸣晨钟,日入鸣昏钟,借防内变。伯颜叱道:"禁内何得有贼?难道你想作贼吗?"会有役夫至内库盗银,被执,宰执欲立置死地,伯颜道:"嗣皇未归,禁中无主,理应镇静为是!寻常小窃,稍稍加惩,便可了事,不宜施用大刑,自示张皇!且杀人必须主命,目今何命可承?"可谓得大臣之度。说得宰执哑然无语,自是宫廷肃静,一如平时。过了数日,灵驾发引,葬起辇谷,从诸帝陵。总计世祖一生,功不补过,如迭任贪佞,屡兴师徒,尊崇僧侣,污乱宫闱四大件最为失德。史臣称他度量洪广,规模宏远,未免近于谀颂,小子也不必细辩了。

且说皇孙铁木耳闻讣,从和林还朝,将至上都,遇着右丞张九思率兵迎驾,并奉上传国玺一枚。这传国玺并非世祖御宝,乃是历代相传的玺印。先是木华黎曾孙硕迪已死而贫,其妻出玉玺一枚,鬻诸市间,为中丞崔彧所得。彧召秘书监丞杨桓,辨认印文,说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大篆字。彧惊异道:"这莫非是秦玺不成!"秦玺早付灰炉,如何复能出现,况木华黎系元代世臣,既得此玺,安敢藏匿不献,这是明明赝鼎,借此以献谀耳。遂献诸故太子妃弘吉剌氏。皇孙铁木耳,系故太子真金第三子,是弘吉剌妃所生。妃得此玺,遂遍示群臣,丞相以下,次第入贺,俱称世祖晏驾以后,方出此玺,明是上天留赐皇太孙,真可谓绝大喜事。乃遣右丞张九思率禁卒数百名,赍玺迎献。皇孙铁木耳受玺后,喜形于色,慰劳有加。遂驰入上都,诸王宗亲,文武百官,同日毕至,议奉皇孙为嗣皇帝。亲王中或有违言,时太傅玉昔帖木儿亦随皇孙同还,遂与晋王甘麻剌道:"宫车晏驾,神器不可久虚,曩日天赐符玺,已有所归。王系宗亲首领,何不早言?"甘麻剌点头,正欲发言,见伯颜带剑上殿,宣扬顾命,备述选立皇孙的意旨。甘麻剌遂乘势附和,决立皇孙铁木耳。诸王至此,不敢不从,遂皆趋殿下拜。铁木耳乃南面即尊,下诏大赦,其辞道:

朕惟太祖圣武皇帝,受天明命,肇造区夏,圣圣相承,光熙前绪。迨我先皇帝体元居正以来,然后典章文物大备,临御三十五年,薄海内外,罔不臣属,宏规远略,厚泽深仁,有以衍皇元万世无疆之祚。我昭考早正储位,德盛功隆,天不假年,四海觖望。顾维眇质,仰荷先皇帝殊眷,往岁之夏,亲授皇太子宝,付以抚军之任。今春宫车远驭,奄弃臣民,乃有宗藩昆弟之贤,戚畹官僚之旧,谓祖训不可以违,神器不可以旷,体承先皇帝夙昔付托之意,合词推戴,诚切意坚。朕勉徇所请,于四月十四日即皇帝位,可大赦天下,尚念先朝庶政,悉有成规,惟慎奉行,罔敢失坠。更赖祖亲勋戚,左右贤良,各尽乃诚,以辅台德。布告远迩,咸使闻知!

是诏下后,复上大行皇帝尊谥曰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庙号世祖。追尊故太子真金为裕宗皇帝,生母弘吉剌氏为皇太后,改太后所居旧太子府为隆福宫。以玉昔帖木儿为太师,伯颜为太傅,月赤察尔一作伊彻察喇。为太保,并封赏各宗亲百官有差。又放安南使陶子奇归国,罢伐安南兵。朝政大定,乃移驾入燕都。铁木耳后号成宗,小子依前文世祖故例,以下就改称成宗了。

成宗即位后,河东守臣使献嘉禾,称为瑞征。平章政事不忽木问道:"汝境内所产,是否皆同?"来使答道:"只此数茎。"不忽木笑道:"照此说来,于民无益,有什么好处?"遂搁置不提。又西僧作佛事,每请释放罪囚,谓可祈福,梵语叫作"秃鲁麻"。豪民犯法,统纳赂西僧,乞他设法免罪;甚至奴仆戕主,妻妾弑夫,亦往往呼吁西僧,但教西僧答应,无论弥天罪恶,亦可邀免。有时西僧且为代请,被罪犯以帝后服,乘坐黄犊,款段出宫门,即谓增福消灾,得度一切

苦厄，帝后亦深信不疑。据这般法制，无罪的人，不如有罪的好。不忽术恰愤愤道："赏善罚恶，是政治的根本，今第据西僧一言，便将罪犯赦免，就使逆伦伤化，也不足责，自古以来，无此法度呢！"成宗闻言，责丞相完泽道："朕尝有言戒汝，毋使不忽术知道，今他退有后言，转令朕生惶愧！"欲要不知，除非莫为，况王道荡荡，岂可无故纵恶，讳莫如深耶！成宗之所以为成者，恐第成人之恶，非成人之美也。又使人语不忽术道："卿且休言，朕今听卿！"

未几有奴告主人，主已坐罪被诛，诏令将主人官爵给奴承袭。不忽术又进奏道："奴可代主，大坏天下风俗，将来连君臣上下，都可不管，请即收回成命！"成宗悔悟，乃将前旨取消。视国事如儿戏，元政之颠倒可知。完泽以不忽术位在己下，特膺宠眷，且遇事直言，不少回护，心中未免衔恨。不忽术曾保荐完泽，今反恨他直言，人心之难料如此！廷臣亦多与不忽术有嫌，怂恿完泽。直道难行，令人浩叹。完泽遂请不忽术外用，调授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成宗亦以为然。无非恐他多言。诏已下，被太后弘吉剌氏闻知，呼帝入内，与语道："不忽术系朝廷正人，先皇帝所付托，汝奈何令他外用？我实不解。"成宗乃留使在京，仍供原职。

是年十二月，有大星陨于西北，声如雷鸣。廷臣共以为不祥，但未知有何变故。越数日，忽报太傅知枢密院事伯颜病殁，备书官职，一如史家书法。成宗悲悼辍朝。伯颜智勇深沉，曾将二十万军伐宋，如将一人，诸将仰之如神明。元将最喜屠戮，伯颜亦时申禁令，还朝未尝言功，嗣后出御外务，入靖内讧，朝廷倚作长城，中外推为柱石，好算是一位出将入相的全材。卒年五十九，赠太师，谥忠武。

越年即成宗元年，年号元贞，寰宇承平，宫廷静谧，没有大事可表，惟授嗣汉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为太素凝神广道真人，管领江南道教。信释及道，所以特书。又册立驸马托里斯女伯岳吾氏为皇后。伯岳吾一作巴约特。后有才略，册立后，成宗颇加敬惮，因此渐预外事，容后再表，暗伏下文。

元贞二年，赣州民刘六十，聚众万余，私立名号。成宗遣将往征，多半退缩不前，匪势益盛。亏得江淮行省左丞董士选亲自往讨。至兴国，距贼营百里，命将校分守待命，先把奸吏贪民，查实正法。百姓很是感奋，争出投效，遂导兵入贼寨，一鼓荡平，六十就擒。士选拜表奏捷，但请黜赃吏数人，并不言杀贼功绩。舆论称他不伐，这也可谓元室良臣了。不没善人。

越年，复改元大德，五台山佛寺告成。山在山西五台县东北，五峰耸立，高出云表，山上无林木，状如台然，因名五台。先是世祖在日，深信佛教，尝推拔思巴为帝师，尊信备至。凡西域郡县土番地方，设官分职，尽归帝师管辖。每遇大朝会，百官班列，帝师独专席座旁，以此朝右大臣，莫得与帝师敌体。甚且帝后妃主，亦须向帝师前受戒，膜拜顶礼，帝师居然受拜。拔思巴又靠着些小才，创制蒙古新字，字仅千余，字母四十有一，世祖令颁行天下，与梵文并重。升号拔思巴为大宝法王。至拔思巴死，赠他嘉号，几乎记不胜记。看官记着，乃是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奇称怪号，自古罕闻。其弟亦怜真嗣职，亦怜真夭逝，西僧答儿麻八剌乞列承袭，权力如故。

世祖殂后，宫廷中迷信益深，成宗母弘吉剌氏因饬建五台山佛寺，命司程陆信等统率工役，驱役民夫，冒险入山谷，伐木运石，压死至万余人。寺既成，弘吉剌太后，备驾临幸，惹动了监察御史李元礼，竟草奏数百言，力为谏阻。中有扼要数语，录述如下道：

> 五台山创建寺宇，工役俱兴，供亿烦重，民不聊生。伏闻太后临幸五台，尤不可者有五：盛夏禾稼方茂，民食所仰，骑从经过，不无蹂躏，一也。亲劳圣体，经冒风日，往复数千里山川之险，万一调养失宜，悔之何及！二也。天子举动，必书简策，以贻万世，书而不法，将焉用之，三也。财非天降，皆出于民，今日支持调度，百倍曩时，而又劳民伤财，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为教，虽穷天下珍玩供养不为喜，另无一物为献亦不怒，今太后欲为兆民求福，而亲劳圣体，使天子旷定省之礼，五也。伏望

回辕中道，端处深宫，上以循先皇后之懿范，次以尽圣天子之孝诚，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则不祈福而福自至矣！

奏上，中丞崔彧见他言词鲠直，不敢上闻，遂将原奏搁起。于是慈舆西幸，千乘万骑，前后拥护，说不完的热闹，写不尽的庄严。所过地方，供张浩繁，有司一律跪迎，盛称太后仁慈，为民祈福。只河东廉访使王忱独述建工时的损害，并谓建寺所以福民，福尚未及，害已先受，恐朝廷初意，未必如是云云。太后亦为动容，令颁给国帑，抚恤工役家属。迨到了五台，拈香已毕，赏赐僧侣也费了巨万，实则统是民膏民脂。为了泥塑木雕的佛像，吸尽万民血液，这又何苦呢！当头棒喝。

太后回銮后，忽侍御史万僧，取元礼封章入奏，略称崔中丞私昵汉人，李御史大言谤佛，俱应坐罪。惹得成宗恼恨起来，令完泽、不忽木速讯。完泽道："往时臣亦入谏，太后谓先皇帝已有此心，非臣所知。"不忽木恰云："他御史惧不敢言，独一元礼直谏，不特无罪，还当加赏！"两人枉直，可于言下见之。成宗沉吟半晌，瞿然道："御史元礼说得很是。"遂任元礼原职，万僧罢职。弄巧成拙，世之好讦人者，俱应如此处置。小子有诗咏道：

害人反把自身当，天道原来善恶彰。

我佛有灵应亦笑，痴迷唤醒即慈航。

五台事了，八邻又来警报，说是海都复猖獗得很，已由钦察都指挥使床兀儿领兵抵敌去了。事详下回，请看官续阅。

故太子真金已死，世祖之意，将递授皇孙，不应出使镇边，致有绝续之虑；况世祖年已八十，宁能长生不死乎？宫车晏驾，方遣使告哀，直至三月无君，幸有伯颜总己以听，方得无事，否则殆矣！然犹须假玺愚民，带剑宣命，以定策之大政，凭诸神道武力，侥幸成功，是固不足为后世训，宜乎后嗣之奇变迭出也。成宗嗣立，佞佛如故。太后虽贤，卒不能脱妇人之见，以致亲幸五台。李元礼一谏，千古不朽，崔彧之匿不上闻，果奚为者？元之兴不恃僧侣，元之衰亡，实自僧侣贻之。上昏下蔽，何以为国耶？惩前毖后，请鉴是书！

第二十七回
得良将北方靖寇　信贪臣南服丧师

却说海都被伯颜战退，两年不敢入寇。嗣闻世祖已殂，伯颜随殁，复乘隙进兵，即将八邻据去。八邻亦称巴林，在今阿尔泰山西北，势颇险要。钦察都指挥使床兀儿，一作绰和尔。系土土哈三子，曾以从征有功，封昭勇大将军，出镇钦察。即闻海都袭据八邻，遂一面驰驿奏闻，一面率北征军越过金山，即阿尔泰山。攻八邻地。

八邻南有答鲁忽河，两岸宽广。海都将帖良台阻水扎营，伐木立栅，把守得非常严密。俟床兀儿师驰至，命将士下马跪坐，持着弓矢，一排儿地待着。床兀儿本欲渡河，看他这般严备，不敢轻渡，但矢不能及，马不能前，如何可以进攻！他竟想出一法：命麾下吹起铜角，清音激越，又令举军大呼，声震林野。这也是疑兵计。帖良台部下，大吃一惊，不知所措，相率起身上马。床兀儿趁他慌乱，立即麾军齐渡，涌水拍岸，木栅为之浮起。守军失恃，吓得脚忙手乱，所持弓矢，不是呆着，就是乱放，经床兀儿奋师驰击，已没有招架能力，帖良台拨马先逃，余众四散奔逸。床兀儿追奔五十里，不及乃还，把他人马庐帐，一律搬回。

行至雷次河，遥见山上有大旗招展，料是海都遣来的援军，当下挑选精锐，作为前锋，由自己带着，径自渡河，奔山上冈。那山上的敌将，名叫孛伯，刚思下山对仗，不防床兀儿已经上山，执着令旗，舞着短刀，纵辔跃马而来。孛伯亦仗胆上前，与他接战，两马方交，床兀儿部下，已大呼杀入。那时不及争锋，急忙领兵拦截，无如顾彼失此，阻不胜阻，未到一时，已是旗靡辙乱，无可约束。大众沿山奔窜，马多颠踬，被床兀儿痛杀一阵，十死八九。只无从追寻孛伯，想是乘间脱逃，穷寇勿追，收军回营，复遣使奏捷。成宗闻报，免不得有一番奖赏。

是时诸王也不干，系太宗庶孙，也叛应海都。驸马阔里吉思，袭父高唐王孛要合封爵，叠尚公主。至是自请往讨，成宗不许。三请乃允行，命大臣出都饯别。阔里吉思酹酒誓道："若不平定西北，誓不南还！"又是死谶。遂慷慨北行。

至伯牙思地方，突遇敌军前来，差不多有数万人，即欲上前争杀。部将谓寡不敌众，应俟各军齐集，方可与战，阔里吉思道："大丈夫矢志报国，临难尚且不避，况我奉军命北征，正为杀敌而来，难道定要靠人么？"语虽不错，然徒恃勇力，究嫌卤莽。当下激厉孤军，鼓噪前进，敌兵欺他兵少，未曾防备，被他杀得大败亏输。阔里吉思当即奏捷，由成宗赏他貂裘宝鞍，统是世祖遗物。

嗣至隆冬，诸王将帅谓去岁敌兵未出，不必防边。阔里吉思独毅然道："宁可多防，不可少防，今秋敌中候骑，来得很少，是如鸷鸟一般，将要击物，必先遁形，奈何不加防备！"此说很是。诸王将帅，反以为迂。阔里吉思不暇与辩，只整顿兵备，严行防守。到了残腊，果然敌兵大至。阔里吉思即与接仗，三战三胜，乘胜追杀过去，直入漠北。道旁多山泽，坳突不平，各军随行稍缓，独阔里吉思策马当先，不管什么利害，只自前进。谁知敌兵掘有陷坑，一不小心，竟尔失足，马蹶身仆，被伏兵活捉了去。后骑赶紧驰援，已是不及。

敌兵执送至也不干，也不干劝他归降。阔里吉思不答，也不干道："你若肯投顺了我，我有爱女，愿给你为妻。"阔里吉思抗声道："我乃天子婿，无天子命，令我再娶，岂可使得！况你身为王族，天子待你不薄，你何故背叛天子，私

通海都？我今日被执，有死无降，你也不必笼络我了！"也不干怜他骁勇，不肯即诛，将他拘住别室。

成宗得知消息，令他家臣阿昔思特赴敌探视。阔里吉思只问两宫安否，次问嗣子何如？余不多言。次日复与相见，阔里吉思复语道："归报天子，我捐躯报国了！"死得有名，但穷追致死，未免不智。

阿昔思特尚未归国，阔里吉思已经毕命。至阿昔思特返报，成宗追封为赵王。其子术安尚幼，令其弟木忽难袭爵。木忽难才识英伟，谨守成业，抚民御众，境内乂安。才过乃兄。至术安年已成人，即将王爵让还，孝友可风。术安尚晋王甘麻剌女，且请旨迎父尸归葬，这是后话不提。

且说海都频年寇边，互有胜负，未能得志，至此又欲再举，因察合台汗八剌去世，遂令其子都哇一作都干。承袭为汗，并令他出兵为助，合军南侵。成宗命叔父宁远王阔阔出，一作库克楚。总兵北边，防御海都。阔阔出怯弱无能，只连日奏闻警耗，乃改命兄子海山一作海桑。往代。海山有智略，既至军，即简练士卒，壁垒一新。会闻海都军已至阔别列地方，忙督兵出战，奋斗一昼夜，竟杀退海都军。

海都回军休息，养足锐气，过了一年有余，复与都哇合兵，倾寨前来。海山早已探悉，急檄令诸王驸马各军，会师迎敌。都指挥使床兀儿，闻命前来。海山闻他智勇过人，即迎入帐下，慰劳毕，即与商军事。床兀儿道："用兵无他道，只张吾锐气，毋先自馁，总可望胜。"言已，遂自请为先锋。海山应允，即令各军分为五队，向金山进发。时海都军已越山而南，至迭怯里古地，两军相遇，海都军倚山自固，声势锐甚。床兀儿引着精锐，向前突阵，左右奋击，所向披靡，海山麾军接应，海都收队退去。床兀儿奋勇欲追，由海山止住，方回军下寨。

次日，都哇引兵挑战，床兀儿复跃马出营。海山忙出督阵，见床兀儿挥刀前进，势不可当，约一时许，已连斩敌将数员，不禁惊叹道："好壮士！我自出阵以来，从没有见过这般力战。"方欲驱兵援助，那都哇兵已纷纷退去，乃鸣金收军。床兀儿还语海山道："我正欲追杀都哇，王爷何故鸣金？"海山道："海都此次入寇，闻他倾寨而来，其志不小，为什么不耐久战？想必别有诈谋！"料事颇明。床兀儿道："王爷所虑甚是。"海山道："我想明日出战，令诸王驸马，先与接仗，我与你从后接应何如？"床兀儿应命。

翌晨，进兵合剌合塔，由诸王附马各军，前去攻击，与海都军混战一场。海都麾兵徐退，诸王驸马，一齐追上，忽敌军分作两翼，海都率右，都哇率左，从两面包抄过来，将诸王附马各军，围住中心。顿时喊声震地，呼杀连天，几乎要把诸王驸马，都吞将下去。诸王驸马，知已中计，急欲突围逃命，偏偏敌军死不肯放，后来且箭如飞蝗，死伤甚众，任你如何能耐，一些儿都没用。方在惊惶失措，忽见敌军左翼，纷纷自乱，有一大将舞刀突阵，带着锐卒千名，随势扫荡，竟入垓心。大将非别，就是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床兀儿！一语千钧。诸王驸马大喜，便欲随他杀出。床兀儿道："且慢！"言未已，敌军右翼，复鼓噪起来，外面又闯入无数健卒，拥着一位大帅海山，联辔入阵，把敌军杀得东倒西歪。笔法又变。当下号召诸王驸马，分队驰杀，大败敌军。海都、都哇统行逃去，海山方整军回营。

是晓复与床兀儿密议，守至黎明，即令各军出营攻敌，自与床兀儿领着精锐，从间道去讫。此处用虚写，待后叙明。各军与海都交战，只恐蹈着前辙，不敢奋勇争先，海都军反得乘间掩杀，恃众横行。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忽后面有两军杀到，一是元都指挥使床兀儿，一是元帅海山。海都见前后受敌，知难取胜，忙督军夺路，向北遁去。都哇迟了一步，被海山部将阿什，发矢中膝，号哭而逃。海山追了一程，夺得无数辎重，方才班师。这一次大战，方将海都的雄心，收拾了一大半，怅怅地回至本国去了。都哇亦负创自去。

海山连章报捷，盛称床兀儿战功，并使尚雅思秃楚王女察吉儿。成宗亦非常欣慰，遣使赐以御衣。嗣因海都积郁病亡，乃征使入朝。成宗亲谕道："卿镇北边，累建大功，虽以黄金周饰卿身，尚不足尽朕意，况穷年叛逆，赖卿得

除，不惟朕深嘉慰，就是先帝亦含笑九泉了。”遂赐以衣帽金珠等物，拜骠骑卫上将军，仍使回镇钦察部。

海都死后，子察八儿嗣，一作彻伯尔。都哇因惩着前败，劝察八儿降成宗。察八儿不得不从，遂与都哇同遣使请降。钦察汗忙哥帖木儿势孤，也束手听命。于是西北四十余年的扰攘，总算暂时安靖，作一段大结束。

后事慢表，且说缅国服元后，岁贡方物。大德元年，缅王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遣子僧合八的奉表入朝并请岁增银帛。成宗嘉他恭顺，赐以册印，并命僧合八的为缅国世子，给赏虎符。未几，缅人僧哥伦作乱，缅王发兵往讨，执其兄阿散哥也，系诸狱中。寻将他释出，不复问罪。阿散哥也偏心中怀恨，竟归结余党，突入缅都，将缅王拘禁豕牢。旋且弑王，并害世子僧合八的，独次子窟麻剌哥撒八，逃诣燕京。成宗乃命云南平章政事薛绰尔，发兵万二千人往征。

薛绰尔奏报军务，言缅贼阿散哥也倚八百媳妇为援，气焰颇盛，应再乞济师。云南行省右丞刘深，且贻书丞相，备言八百媳妇应讨状。是时不忽尤已卒，完泽当国，以刘深言为可信，遂入朝劝成宗道：“世祖聪明神武，统一海内，功盖万世。今陛下嗣统，未著武功，现闻西南夷有八百媳妇叛顺助逆，何不遣兵往讨，彰扬休烈？”言未毕，中书省臣哈喇哈孙，出班奏道：“山峤小夷，远距万里，若遣使诏谕，自可使之来廷，何必远勤兵力！况目今太后新崩，大丧才毕，尤宜安民节饷，毋自贻忧。”从哈喇哈孙奏中归结太后，亦是省文。成宗不从，竟发兵二万，属刘深节制，往征八百媳妇。御史中丞董士选，复入朝力谏，大略谓轻信一人，劳及兆民，实是有损无益。成宗变色道：“兵已调发，还有何言？”说罢，即麾他出朝。士选怏怏趋出。

看官，你道八百媳妇究属何国？相传是西南蛮部，为缅国西邻，其酋有妻八百，各领一寨，因名八百媳妇。荒诞无稽，不能尽信。刘深既奉命南征，取道顺元。时适盛暑，蛮瘴横侵，士卒死丧，十至七八，驱民运饷，跋涉山谷，一夫负米数斗，数夫为辅，历数十日乃达，死伤亦数十万人。于是中外骚然。刘深复发奇想，欲胁求蛮妇蛇节，作为己妾。蛇节系水西土官妻，素有艳名，且矫健多力，喜着红衣，土番号为红娘子。大约是美女蛇所变。土官闻刘深硬索己妻，哪里就肯缴出，遂去连结蛮酋宋隆济，抗拒元军。

隆济捏词谕众道：“官军将征发尔等，剪发黥面，作为兵役，身死行阵，妻子为虏，尔等果情愿否？”大众齐称不愿。隆济道：“如果不愿，如何对付官军？”大众呼嚷道：“不如造反！”正要他说此语。隆济道：“造反如何使得？”大众道：“同是一死，如何不造反！”隆济道：“造反须有头领。”大众道：“现在眼前，何必另举？”遂推隆济为头目，隆济复令水西土官，去挈蛇节。至蛇节到寨，果然美貌绝伦，武艺出众。名不虚传。隆济遂拨众千名，令她带着。夜间却召入蛇节，只说是密商兵事，谁知他已暗地勾通，肉身演战。水西土官，因要靠着隆济，不敢发言，隆济反得坐拥娇娃，先尝滋味。世之娶美妇者其慎诸。

不到数日，已胁从苗、獠诸蛮数千人，破杨、黄诸寨，进攻贵州。知府张怀德力战败死。刘深闻警赴援，恰巧狭路逢冤家。看官道是何人？就是朝思暮想的红娘子。那时刘深拚命与战，恨不得立刻抱来，同她取乐，偏偏这个红娘子，狡猾异常，出阵打了个照面，偏回马逃走。刘深哪里肯舍，下令军中，生擒蛇节者赏金千两。于是各军力追，直至深山穷谷中，转了几个湾头，蛇节不知去向。偏来了数千名土番，面目狰狞，状貌可怖。一班罗刹鬼。他却不知阵法，一味地跳来跳去，乱斫乱砍，弄得军士手足无措，左支右绌。正惊愕间，蛮酋宋隆济，复率众驰到，将刘深军拦入洞壑，四面用蛮众围住。刘深陷入绝地，只好束手待毙。还是此时死了，省得后来枭首。亏得镇守云南的梁王阔阔，恐刘深穷追有失，率兵接应，方杀退隆济，将他救出。

隆济复进围贵州，刘深整兵再战，只是不能取胜。相持数月，粮尽矢穷，引兵退还，反被隆济追击，把辎重尽行委弃，又丧失了数千兵士，狼狈逃归。败耗传至燕京，成宗乃改遣刘国杰为帅、杨赛因不花原名汉英，其先太原人，自唐时平播州，世有其地，元时其父纳土，乃赐名杨赛因不花，一作杨

赛音布哈。为副，率四川、云南、湖广各省兵，分道进讨诸蛮。

是时征缅统帅薛绰尔亦受缅人金赂率兵遽退，元廷尚未闻知，封窟麻剌哥撒八为缅王，赐以银印，令他回国。方要出发，缅贼阿散哥也，已遣弟者苏入朝，自陈弑主罪状，乞加宽宥，并愿奉窟麻剌哥撒八回缅。至此讯悉征缅军，已退回云南。

那时薛绰尔奏报亦到，只托词炎暑瘴疠，不便进兵，还师时反被金齿蛮邀击，士多战死等语。成宗大愤，遣吏按验，查得薛绰尔围缅两月，缅城薪食俱尽，将要攻陷，云南参知政事高庆，及宣抚使察罕，受纳缅金，怂恿薛绰尔还军，以致功败垂成。于是高庆、察罕正法，免薛绰尔为庶人。独刘深受完泽庇护，未曾加罪。南台御史陈天祥，遂抗词上奏，大旨是参劾刘深殃民激变，非正法无以弭祸。小子阅着原奏，不禁技痒起来，即信笔成诗道：

尧阶干羽化苗日，元室兵戈酿乱时。
谁是圣仁谁是暴？兴衰付与后人知。

欲知原奏详细，请看下回叙明。

海都肇乱四十年，战杀相寻，几无宁日，幸出镇有人，或善攻，或善守，以此北方千里，尚未陷没。海都不获逞志，抑郁以死。自是都哇倡议归降，察八儿等同时听命，三汗投诚，兵祸少弭；然劳师靡饷，已不知几许矣！为成宗计，当口不言兵，专谋富教，庶乎承平之治，可以期成。乃复征缅国，征八百媳妇，愤兵不戢，必致自焚。迨悍酋妖妇，连结构兵，扰扰云、贵者有年，刘深之肉，其足食乎？本回于北方之战，归功床兀儿；南征之役，归罪刘深，而隐笔仍注意成宗。皮里阳秋，可与言史矣。

第二十八回
蛮酋成擒妖妇骈戮　藩王入觐牝后通谋

却说御史陈天祥，因刘深未曾加谴，抗疏严劾，说得洋洋洒洒，为《元史》中仅见文字。小子不忍割爱，节录如下：

臣闻八百媳妇，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为利，不取不足以为害。而刘深欺上罔下，远劳大众，经过八番，纵横自恣，中途变生，所在皆叛，不能制乱，反为乱众所制，食尽计穷！仓皇退走，丧师十八九，弃地千余里，朝廷再发四省之兵，以图收复。比闻从征者言经过之地，皆重山复岭，陡涧深林，其窄隘处仅容一人一骑，贼若乘险邀击，我军虽众难施。或诸蛮远阻险隘，以老我师？进不能前，退无所掠，将不战自困矣！且自征伐诸夷以来，近三十年，未尝有尺土一民之益，计其所费，可胜言哉！去岁西征，及今此举，何以异之？乞早正深罪，乃下明诏招谕，彼必自相归顺，不须远劳王师，与小丑夺一朝之胜负也。苟谓业已如此，欲罢不能，亦当详审成败，算定后行。彼诸蛮皆乌合之众，必无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疑，以计使之互相仇怨，待彼有隙可乘，徐命诸军数道俱进，服从者怀之以仁，抗敌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济，功乃可成。若复舍恩任威，深蹈覆辙，恐他日之患，有甚于今日者也！谨奏。

奏入不报。只缅国嗣王，许者苏奉回为主，把征缅事搁置不提。于是天祥托病辞去，成宗也不慰留。

忽西南紧报，杂沓而来，如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及武定、威楚、普安诸蛮，统托辞供亿烦劳，不堪虐苦，这边发难，那边响应，攻掠州县，焚烧堡砦，几乎闹得一团糟。成宗乃急命陕西行省平章政事伊逊岱尔统师往讨，并令会同刘国杰，以资策应。国杰方讨宋隆济等，不及来会。成宗命他兼顾，原是无谓。伊逊岱尔督军前进，分道驱杀，那蛮民本系乌合，趁着一时愤激，遽尔倡乱，一闻官军骤至，既无统领，又无机谋，仓猝对敌，被官军杀得大败。顿时逃的逃，降的降，不到一月，已奏报肃清了。

只蛮酋宋隆济已猖獗年余，集党数万人，肆行无忌，他竟自称为王，每日驱众四掠，自己恰与蛇节宣淫。蛇节妖媚得很，一心一意地从着隆济，要他封为王妃。水性杨花。隆济因她有夫，倒也碍着面目，不好发表。偏蛇节设心狡毒，竟唆隆济杀死土官，实足副名。那时隆济受她蛊惑，只说水西土官违命，将他斩首。越宿，遂命蛇节正式为妃。这一宿间兴味何如？

嗣是朝欢暮乐，两口儿非常愉快。忽闻元将刘国杰，带领数省大兵，前来征剿，不免忧虑起来。蛇节道："无妨，只教给我五千人，便杀他片甲不回。"恃有前胜。隆济大喜，便整备兵械，着于次日起程。是夜把蛇节竭力奉承，不消细说。翌晨，便拨众万名，令蛇节带着，先行起马，自率万人为后应。

蛇节闻官军自广西进兵，遂向东进发，行至播州，方遇着官军，她即抖擞精神，来与官军接战。刘国杰前军接着，望见敌队中的大旗随风飘荡，露着数个大字，什么南蛮王妃字样。各军早闻蛇节美名，都睁着眼望那蛇节，但见蛇节跨着绣鞍，裹着铁甲，面上不涂脂粉，自然白中带红，兼且眉似初月，唇若朝霞，妖艳中露出三分杀气，越觉宜笑宜嗔，蛮妇中有此艳妇，真是尤物。顿时齐声喝采，不由得目眙神呆。孰意蛇节

竟挥着弯刀，驱杀过来，官军无心恋战，竟被冲动阵角，望后倒退。蛮众个个奋勇，愈逼愈紧，有好几个晦气的官军，早已身首分离。幸刘国杰督军继至，一阵力战，才把蛮众驱退。收军后，察知前队情形，即把将士训斥一番，令他见敌即杀，不得为色所迷。

是夕无话。越日，两军复战，国杰令兵士不得退后，只向前进。蛇节不能抵御，败退十里。越日又战，蛇节复败走，官军追将过去，偏值隆济杀到，蛇节亦转身前来，合力奋斗，杀败官军。国杰忙鸣金收军，亲自断后，才得徐徐退回。入营检查，已伤亡千人。

当下与杨赛因不花共同商议，想了一策：令军士各在盾上加钉，准备要用。军士得令，统摸不着头脑，只能遵令办就。翌日，军士将盾献上，国杰传令道："今日出战，前队携盾对敌，稍战即走，将盾弃地，不得取回；后队整械听令！"军士奉命，即如法施行。将近敌营，隆济、蛇节并辔出来，蛮骑争先驰突，官军弃盾即走。隆济见部众得胜，忙令他前追，谁知地上都是弃盾，盾上有钉，马足蹀躞不稳，多半颠踬，骑马的人，自然随仆。原来如此，的是奇想。国杰麾军齐上，如削瓜砍菜一般。隆济、蛇节，慌忙走脱，部众已死了一半。

国杰得胜回营，只令坚壁弗动，过了数日，隆济、蛇节又邀合蛮众，复来攻击。国杰仍令固守，不准出阵。隆济、蛇节无可奈何，收众回去。接连数日，不发一兵。隆济、蛇节更迭挑战，只是不应。国杰又要作怪。军士也不知何故，惟有严装待命。

一夕见侦骑入营密报，即由国杰发令，教杨赛因不花率军五千，夤夜去讫。越日仍无动静，直到天晚，方下令夜薄敌营。时至三更，淡月迷滛，国杰令军士出营，亲自押队，衔枚疾走。行近隆济寨前，突发火炮，麾军直入。那时隆济正抱着蛇节，酣寝帐中，蓦闻炮声震天，方才惊醒，还道营内失火。揭帐一望，只闻一片喊杀声，吓得心惊胆落，连忙扯起蛇节，连外衣都不及穿着，飞步逃至寨后，觅得战马两匹与蛇节跨鞍逃走。营内的蛮众，都从梦中惊醒，伸了足即被斫去，展了手又被戳断，大家是亲亲昵昵，同赴鬼门关。只营后守卒数百名，还有逃走工夫，拚命奔去。国杰扫尽敌营，天已黎明，即下令回军。

将士因渠魁脱走，禀请追赶。国杰道："不必，自有人擒来！"妙极！回营甫一小时，果有军士入见，已将蛮妇蛇节擒到。国杰问道："杨副帅来未？"军士答道："隆济涉河遁走，杨副帅追觅去了。"

看官，你道这蛇节如何得擒？原来国杰计获叛蛮，先时曾遣人探路，料知隆济杀败，必往墨特川，方可归巢。因先命杨赛因不花率军绕道，截住川滨。隆济、蛇节果然中计，奔至川旁，被杨军截杀，隆济投入水中，凫水逃生。偏蛇节不能泅水，单身孤骑，如何对仗，只好下马乞降，所以先被拿到。国杰即命推入，军士见蛇节只着衵衣，云鬓半坠，面色微青，睡容中又带惊容，好一幅美人图。喘呼呼地下跪案前。国杰拍案道："你是妖妇蛇节么？"蛇节凄声答道："是！"国杰复怒道："你擅拒天讨，加害生灵，曾否知罪？"蛇节复流泪答道："已经知罪！若蒙赦宥，恩同再造，就是收为奴妾，也所甘心！"国杰厉声道："好没廉耻的蠢妇！左右与我斩讫！"你若不要她作妾，何不送与刘深？将士闻了这令，都想求他释放，赏做小老婆，怎奈国杰满面杀气，不敢率请，眼见得一个美妇，倏忽间化作两段了。实是可惜。

又过一天，杨赛因不花回营，已将隆济获到，说是由他兄子宋阿重絷送，当问了数语，囚入槛车，一面请旨处置，旋奉诏就地正法。蛮境敉平，云、贵总算安靖，连八百媳妇，也不再征。惟刘深免官，嗣被哈喇哈孙再行奏弹，说他徼名首衅，丧师辱国，非正法不可，乃将刘深伏诛，南征事因此结局。暂作收束。

完泽也为台官所劾，且有纳赂嫌疑，几乎被谴，成宗格外包荒，释置不问。独冥官不肯饶他，偏叫二竖为灾，一病长逝。嗣职的便是哈喇哈孙。副相令阿忽台继任。阿忽台一作阿呼岱。两相为武宗继统所系，故特表明。且复征召陈天祥，授集贤院大学士。天祥再起就职，怀着一片忠心，屡欲畅陈时弊，偏成宗燕昵宫闱，常不视朝，后且时

患寝疾，内政决于皇后，外政委诸廷臣，惹起天祥烦恼，忍不住意中郁勃，便极陈阴阳反覆，天地易位，是今时大弊。且因宗庙被火，两浙大饥，河东地震，太白经天，种种灾祲，统陈列在内，说是咎由人致，很为切直。看官，你想这道奏疏，明明是内讥牝后，外斥权臣，难道能邀批准么？果然奏入留中，付诸冰阁，天祥复谢病去了。

大德九年，成宗以寝疾难痊，立子德寿为太子。德寿非元后亲出，乃是次后弘吉剌氏所生。元室宫闱，并后匹嫡，成为常例，所以皇后不止一人。弘吉剌氏性安简默，一切政务，俱由元后伯岳吾氏主持。太子德寿，立未数月而卒。或言由伯岳吾后暗中谋害，事无左证，不便直指。惟成宗从子爱育黎拔力八达，一作阿裕尔巴里巴特喇及其母弘吉剌氏，为伯岳吾后所忌，令他出居怀州。爱育黎拔力八达，就是海山的母弟。海山时封怀宁王，出镇青海，闻知此事，颇怀不悦。奈因道途修阻，鞭长莫及，不得已静待后命。

是冬，成宗老病复发，且比从前加甚，伯岳吾后恐有不测，密令心腹去召安西王阿难答，一作阿南达。及诸王明里帖木儿。阿难答系世祖庶孙，与成宗为兄弟行，接着密使，遂于次年正月，偕明里帖木儿入朝。伯岳吾后即阴令进见，与语道：“皇帝病日加重，恐不日就要宾天，我召你等来京，无非为嗣位问题，须要密商。现在太子已逝，爱育黎拔力八达从前颇觊觎神器，我所以令他出居怀州。若召立海山，他必为弟报怨，诸多不利。你等试为我一决！”明里帖木儿素与阿难答莫逆，便接着道：“何不就立安西王？”伯岳吾后以目视阿难答，端详一会，恰故作踌躇状。明里帖木儿复道：“皇后莫非虑嫂叔的嫌疑么？须知嫂溺援手，道贵从权，若安西王得立，想必感恩图报，皇后尽可临朝称制呢！”黜去从子，偏立皇叔，就是愚妇人亦不至出此，此中或有暧昧，何怪致人借口！伯岳吾后尚在沉吟，阿难答也说道：“这事恐怕未便。”明里帖木儿道：“有了，皇后临朝，皇叔摄政，还有何人可说？”伯岳吾后道：“此议甚是，你去预告宰辅罢。”二王便辞别出宫。

越数日，成宗病殂，在位十三年，寿四十二。伯岳吾后即下敕垂帘，命安西王阿难答辅政。右丞相阿忽台奉敕，集群臣商议祔庙及摄政事。太常卿田忠良、博士张升道：“先帝祔庙，神主上应书嗣皇帝名，今书谁人？”一语便即驳煞，如何可以有成。阿忽台道：“他日续书，有何不可？况先帝即位时，非亦三月无君么？”亏他寻出故例。御史中丞何玮道：“世祖驾崩，中外属意先帝，祔庙时已书就嗣君，何尝是没有呢？”阿忽台变色道：“法制并非天定，全由人事主张，你等独不怕死么？敢阻国家大事！”何玮道：“不义而死，恰是可怕；若舍生取义，怕他何为！”倒是硬汉。

是时右丞相哈喇哈孙未至，不好率行定议，当即散会。随由内旨去召哈喇哈孙，他却收拾百司符印，封储府库，自己守宿掖门，只是称疾未赴，阿忽台与明里帖木儿等密议，想寻隙谋害哈喇哈孙，然后奉皇后正式临朝。哈喇哈孙早已防着，适怀宁王遣康里脱脱在京，急命返报，一面遣使至怀州，迎爱育黎拔力八达入都。

爱育黎拔力八达闻报，怀疑未决，询其傅李孟。李孟道：“支子不嗣，系世祖遗典，今宫车晏驾，怀宁王远居万里，请殿下急速入宫，借安众心。”爱育黎拔力八达乃奉母返燕都。行至中道，先遣李孟问哈喇哈孙。正要进去，不防有人兜头出来，见了李孟，停足不行。李孟面不动容，反上前问讯，那人说是奉后所遣，来此视疾。李孟道：“丞相安否？我正为诊疾而来。”妙有急智。便即趋入，见了哈喇哈孙，长揖不拜，即引哈喇哈孙右手，作诊脉状，哈喇哈孙觑破情形，自然与他谈病，不及国政。至后使去后，乃与密言宫禁事，且令促爱育黎拔力八达入都。李孟返报爱育黎拔力八达，尚欲问卜，经李孟暗语卜人，教他言吉不言凶。卜人入筮，果得吉爻，李孟道：“筮不违人，是谓大同。”遂拥爱育黎拔力八达上马驰至燕京。诸臣皆步从，入临帝丧，哭泣尽哀，复出居旧邸。

伯岳吾后闻知，忙与安西王阿难答、左丞

相阿忽台密商。阿忽台道:“闻得三月三日,系爱育黎拔力八达生辰,可托词庆贺,逼他出见,凭老臣一些手力,立可扑杀此獠,并可除他党羽。”原来阿忽台素有勇力,人莫敢近,因此自信不疑。计划已定,便遣人通知哈喇哈孙,预约届期同往,庆贺生辰。

哈喇哈孙满口答应,密遣使报爱育黎拔力八达,并函授秘计。爱育黎拔力八达阅函毕,忙令都万户囊加特,去邀诸王秃剌。一作图剌。秃剌系察合台四世孙,力大无穷,见了囊加特,叙谈一番,允为臂助。囊加特归报。于是先二日率卫士入内,诈称怀宁王有使到来,请安西王、左丞相入邸议事。

安西王颇怀疑惧,阿忽台道:“不妨,有我在此!”复邀同明里帖木儿,并马偕行。既至爱育黎拔力八达邸中,甫行交谈,那爱育黎拔力八达忽拂袖起坐,抢步出外,大呼道:“卫士何在?”言未已,外面走进如虎如狼的卫卒,来拿安西王等。阿忽台亦即离座,扬眉大呼道:“来!来!你等莫非来送死么?”旁有一人接着道:“你自来送死,还敢妄言!”阿忽台瞧将过去,便失声叫着,“不好了!安西王快走!”正是:

弄巧不成反就拙,恃强无益适遭殃。

毕竟阿忽台瞧见何人?容俟下回续叙。

隆济一蛮酋,蛇节一番妇,何敢叛?乃以苛求胁迫故,揭竿而起,猖獗异常,可见怨不可丛,丛怨必生祸;戎不可启,启戎必罹殃。微刘国杰,云、贵陆沉矣!然因蛇节而隆济致叛,因隆济而刘深伏诛,妇人之害,一至于此,可胜慨哉!下半回叙牝后称制事,亦由妇人生事,蔑祖制,蓄异谋,酿成巨衅,故天下不能无妇人,而断不能授权于妇人。妇祸之兴,人自启之耳,于妇人乎何诛?

第二十九回
诛奸慝怀宁嗣位　耽酒色嬖幸盈朝

却说阿忽台正欲抵敌，猛见一赳赳武夫，才知不是对手。这人为谁？就是诸王秃剌。秃剌指挥卫士，来擒阿忽台。阿忽台只怕秃剌，不怕卫卒，卫卒上前，被他推翻数人，即欲乘间脱逃。秃剌便亲自动手，把他截住。阿忽台至此，虽明知不敌，也只好拚命与斗。俗语说得好，棋高一着，缚手缚脚，况武力相角，更非他比，不到数合，已被秃剌揿住，饬卫士用铁索捆好。那时安西王阿难答及诸王明里帖木儿，向没有什么本领，早被卫士擒住。缚扎停当，押送上都，一面搜杀余党，一面禁锢皇后。

事粗就绪，诸王阔阔一作库库、牙忽都一作呼图。入内，语爱育黎拔力八达道："罪人已得，宫禁肃清，王宜早正大位，安定人心！"现成马屁。爱育黎拔力八达道："罪人潜结宫闱，乱我家法，所以引兵入讨，把他伏诛，我的本心，并不要作威作福，窥伺神器呢。怀宁王是我胞兄，应正大位，已遣使奉玺北迎。我等只宜静等宫廷，专待吾兄便了。"

当下哈喇哈孙议定八达监国，自统卫兵，日夕居禁中备变，并令李孟参知政事。李孟损益庶务，裁抑侥幸，群臣多有违言。于是李孟叹息道："执政大臣，当自天子亲用，今銮舆在道，孟尚未见颜色，原不敢遽冒大任。"遂入内固辞，不获奉命，竟挂冠逃去。

是时海山已自青海启程，北抵和林，诸王勋戚，合辞劝进。海山道："吾母及弟在燕都，俟宗亲尽行会议，方可决定。"乃暂行驻节，专候燕都消息。

先是海山母弘吉剌氏，尝以两儿生命付阴阳家推算。阴阳家谓"重光大荒落有灾"，"旃蒙作噩长久"。小子尝考据尔雅，大岁在辛曰"重光"，在巳曰"大荒落"，是重光大荒落的解释，就是辛巳年。又在乙曰"旃蒙"，在酉曰"作噩"，是旃蒙作噩的解释，就是乙酉年。海山生年建辛巳，爱育黎拔力八达生年建乙酉。弘吉剌妃常记在心，因遣近臣朵耳往和林，传谕海山道："汝兄弟二人，皆我所生，本无亲疏，但阴阳家言，运祚修短，不可不思！"

海山闻言，默然不答。既而召康里脱脱进内，语他道："我镇守北方十年，序又居长，以功以年，我当继立。我母拘守星命，茫昧难信，假使我即位后，上合天心，下顺民望，虽有一日短处，亦足垂名万世。奈何信阴阳家言，辜负祖宗重托！据我想来，定然是任事大臣，擅权专杀，恐我嗣位，按名定罪。所以设此奸谋，借端抗阻。你为我往察事机，急速报我！"星命家言原难尽信，但也未免急于为帝。

康里脱脱奉命至燕，禀报弘吉剌妃。弘吉剌妃愕然道："修短虽有定数，我无非为他远虑，所以传谕及此。他既这般说法，教他赶即前来罢。"

当下遣回脱脱，复差阿沙不花往迎。适海山率军东来，途次遇着两人。阿沙不花具述安西谋变始末，及太弟监国，与诸王群臣推戴的意思。脱脱复证以妃言。海山大喜，即与二人同入上都，命阿沙不花为平章政事，遣他还报母妃又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遂奉母妃至上都，诸王大臣亦随至，当即定议，奉海山为嗣皇帝。

海山遂于上都即位，追尊先考答剌麻八剌为成宗皇帝，母弘吉剌氏为皇太后，一面宣敕至燕京，废成宗后伯岳吾氏，出居东安州，又将安西王阿难答，及诸王明里帖木儿，与左丞相阿忽台等一并处死。

嗣以安西王阿难答与伯岳吾后同居禁中，嫂叔无猜，定有奸淫情弊，所以不立从子，反欲妄立皇叔，业已秽乱深宫，律以祖宗大法，罪在不赦，应迫她自尽。诏书一下，伯岳吾后无术可施，只好仰药自杀了。垂帘亦无甚乐趣，为此妄想，弄得身名两败，真是何苦！

海山后号武宗，因此小子于海山即位后，便称他为武宗。当时改元至大，颁诏大赦。其文道：

> 昔我太祖皇帝以武功定天下，世祖皇帝以文德洽海内，列圣相承，丕衍无疆之祚。朕自先朝肃将天威，抚军朔方，殆将十年，亲御甲胄，力战却敌者屡矣，方诸藩内附，边事以宁。遽闻宫车晏驾，乃有宗室诸王，贵戚元勋，相与定策于和林，咸以朕为世祖曾孙之嫡，裕宗正派之传，以功以贤，宜膺大宝。朕谦让未遑，至于再三，早已蓄谋为帝，偏说谦让再三，中国文字之欺诈，多半如此，可叹！还至上都，宗亲大臣，复请于朕。间者奸臣乘隙，谋为不轨，赖祖宗之灵，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禀命太后，恭行天罚。内难既平，神器不可久虚，宗祚不可乏嗣，合词劝进，诚意益坚，朕勉徇舆情，于五月二十一日即皇帝位。任太守重，若涉渊冰，属嗣服之云初，其与民更始，可大赦天下，此诏。

嗣是驾还燕京，论功封赏，加哈喇哈孙为太傅，答剌罕一作达尔罕。为太保，并命答剌罕为左丞相，床兀儿、阿沙不花并平章政事。又以秃剌手缚阿忽台，立功最大，封为越王。哈喇哈孙谓祖宗旧制，必须皇室至亲，方可加一字的褒封，秃剌系是疏属，不得以一日功，废万世制。武宗不听，秃剌未免挟恨，暗中进谗，说是安西谋变，哈喇哈孙亦尝署名，自是武宗竟变了初志，将哈喇哈孙外调，令为和林行省左丞相，仍兼太傅衔，阳似重他，阴实疏他。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一面立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授以金宝，以弟作子，煞是奇闻。在武宗的意思，还道是酬庸大典，格外厚施。即欲酬庸，不妨正名皇太弟，何必拘拘太子二字耶！又令廷臣议定祔庙位次，以顺宗为成宗兄，应列成宗右，乃将成宗神主，移置顺宗下。成宗虽为顺宗弟，然成宗为君时，顺宗实为之臣，兄弟不应易次，岂君臣独可倒置耶！胡氏粹中谓如睿宗，裕宗，顺宗，皆未尝居天子位，但当祔食于所出之帝，其说最为精当。配以故太子德寿母弘吉剌后，因后亦早逝，所以升祔，这且不必细表。

单说武宗初，颇欲创制显庸，重儒尊道，所以即位未几，即遣使阙里，祀孔子以太牢，且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敕全国遵行孔教。中书右丞孛罗铁木儿用蒙古文译《孝经》，进呈上览，得旨嘉奖，并云《孝经》一书，系"孔圣"微言，自王公至庶人，都应遵循，命中书省刻版模印，遍赐诸王大臣。宫廷内外，统因武宗尊崇圣教，有口皆碑。既而武宗坐享承平，渐耽荒逸，每日除听朝外，好在宫中宴饮，招集一班妃嫔，恒歌酣舞，彻夜图欢。酒色二字，最足蛊人。有时与左右近臣，蹴鞠击球，作为娱乐，于是媚子谐臣，陆续登进，都指挥使马诸沙一作茂穆苏。善角牴，伶官沙的一作锡迪。善吹笙，都令他平章政事。角牴吹笙的伎俩，岂关系国政乎？乐工犯法，刑部不得逮问；宦寺干禁，诏旨辄加赦宥，而且封爵太盛，赏赉过隆，转令朝廷名器，看得没甚郑重。

当时赤胆忠心的大臣要算阿沙不花，见武宗举动越制，容色日悴，即乘间进言道："陛下身居九重，所关甚大，乃惟流连曲糵，昵近妃嫔，譬犹两斧伐孤树，必致颠仆。近见陛下颜色，大不如前，陛下即不自爱，独不思祖宗付托，人民仰望，如何重要！难道可长此沉湎么？"武宗闻言，倒也不甚介意，反和颜悦色道："非卿不能为此言，朕已知道了！卿且少坐，与朕同饮数杯。"大臣谏他饮酒，他恰邀与同饮，可谓欢伯。

阿沙不花顿首谢道："臣方欲陛下节饮，陛下乃命臣饮酒，是陛下不信臣言，乃有此谕，臣不敢奉诏！"武宗至此，方沉吟起来。左右见帝有不悦意，遂齐声道："古人说的主圣臣直，今陛下圣明，所以得此直臣，应为陛下庆贺！"言未毕，都已黑压压地跪伏地上，接连是蓬蓬勃勃的磕头声。绘尽媚子谐臣的形状。武宗不禁大喜，立命阿沙不花为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阿沙不花道："陛下纳臣愚谏，臣方受职。"武宗道："这个自然，卿可放心！"

阿沙不花叩谢而出，左右又奉爵劝酒。武

宗道："你等不闻直言么?"左右道："今日贺得直臣，应该欢饮，明日节饮未迟!"明日后、又有明日，世人因循贻误，都以此言为厉阶。武宗道："也好!"遂畅怀饮酒，直至酩酊大醉，方才归寝。越日，又将阿沙不花的言语，都撇在脑后了。可谓贵人善忘。

太子右谕德萧𣂏，前曾征为陕西儒学提举，固辞不至。武宗慕他盛名，召侍东宫，乃扶病至京师。入觐时，奉一奏折，内录尚书酒诰一篇，余无他语。别开生面。嗣因武宗未严酒禁，谢病乞归。或问故，萧𣂏道："朝廷尊孔，徒有虚名，以古礼论，东宫东面，师傅西面，此礼可行于今日么?"遂还山。𣂏奉元人，操行纯笃，教人必以小学为基，所著有《三礼说》诸书。嗣病殁家中，赐谥贞献。元代儒臣，多不足取，如萧𣂏者亦不数觏，故特书之。过了数月，上都留守李璧，驰至燕都，入朝哭诉。由武宗问明原委，乃是西番僧强市民薪，民至李璧处诉状，璧方坐堂审讯，那西僧率着徒党，持梃入署，不分皂白，竟揪住璧发，按倒地上，捶扑交下。打到头开目肿，还将他牵拽回去，闭入空室，甚至禁锢数日，方得脱归。李璧气愤填胸，遂入朝奏报武宗。武宗见他面有血痕，倒也勃然震怒，立命卫士偕璧北返，逮问西僧，械系下狱。孰意隔了两日，竟有赦旨到上都，令将西僧释出。李璧不敢违命，只好遵行。

未几僧徒龚柯等，与诸王合儿八剌妃争道，亦将妃拉堕车下，拳足交加。侍从连忙救护，且与他说明擅殴王妃，应得重罪等语。龚柯毫不畏惧，反说是皇帝老子，也要受我等戒敕，区区王妃，殴她何妨!这王妃既遭殴辱，复闻讥詈，自然不肯干休，遣使奏闻。待了数日，并不见有影响，嗣至宣政院详查，据院吏言，日前奉有诏敕，大略谓殴打西僧，罪应断手，詈骂西僧，罪应断舌，亏得皇太子入宫奏阻，始将诏敕收回等语。

看官阅此，总道武宗酒醉糊涂，所以有此乱命，其实宫禁里面，还有一桩隐情，小子于二十六回中，曾叙及西僧势焰，炙手可热，为元朝第一大弊。然在世祖成宗时代，西僧骚扰，只及民间，尚未敢侵入宫壶。至武宗嗣位，母后弘吉剌氏，建筑一座兴圣宫，规模宏敞得很，常延西僧入内，讽经建醮，祷佛祈福，不但日间在宫承值，连夜间也住宿宫中。那时妃嫔公主，及大臣妻女，统至兴圣宫拜佛，与西僧混杂不清。这西僧多半淫狡，见了这般美妇，能不动心?渐渐地眉来眼去，同入密室，做那无耻勾当。渐被太后得知，也不去过问，自是色胆如天的西僧，越发肆无忌惮，公然与妃嫔公主等裸体交欢，反造了一个美名，叫作"舍身大布施。"元宫妇女最喜入寺烧香，大约是羡慕此名。自从这美名流传，宫中旷女甚多，哪一个不愿结欢喜缘?只瞒着武宗一双眼睛。武宗所嗜的是杯中物，所爱的是床头人，灯红酒绿之辰，纸醉金迷之夕，反听得满座赞美西僧，誉不绝口，受和尚布施的好处。未免信以为真。谁知已作元绪公。所以李璧被殴，及王妃被拉事，统搁置一边，不愿追究。就是太后弘吉剌氏，孀居寂寞，也被他惹起情肠，后来忍耐不住，也做出不尴不尬的事情来。为下文伏脉。

武宗忽明忽暗，宽大为心，今日敕造寺，明日敕施僧，后日敕开水陆大会，西僧教瓦班，善于献谀，令他为翰林学士承旨。并儒佛为一途，也是创闻。还有宦官李邦宁，年已衰迈，巧伺意旨，亦蒙宠眷。他的出身，是南宋宫内的小黄门，从瀛国公赵㬎北行，得入元宫。世祖留他给事内廷，至此已历事三朝，凡宫廷中之大小政事，他俱耳熟能详。武宗嘉他练达，命为江浙平章。邦宁辞道："臣本阉腐余生，蒙先朝赦宥，令承乏中涓，充役有年，愧未胜任。今陛下复欲置臣宰辅，臣闻宰辅的责任，是佐天子治天下，奈何以刑余寺人，充任此职，天下后世，岂不要议及圣躬么!臣不敢闻命!"武宗大悦，擢他为大司徒，兼左丞相衔，仍领太医院事。邦宁竟顿首拜谢，受职而退。江浙平章，与大司徒同为重任，辞彼受此，何异以羊易牛，此皆小人取悦惯技，武宗适堕其术耳。

越王秃剌自恃功高，尝出入禁中，无所顾忌，就是对着武宗，亦惟以尔我相称。武宗格外优容，不与计较，后来益加放肆，尝语武宗道："你的大位，亏我一人助成;倘若无我，今日阿难答早已正位，阿忽台仍然柄政，哪个来奉承

你呢?”武宗不禁色变,徐答道:“你也太罗唣了,下次不要再说!”秃剌尚欲有言,武宗已转身入内,那时秃剌恨恨而去。

后来武宗驾幸凉亭,秃剌随着,将乘舟,被秃剌阻住,语复不逊,自此武宗更滋猜忌。及宴万岁山,秃剌侍饮。酒半酣,座中俱有醉意,秃剌复喧嚷道:“今日置酒高会,原是畅快得很,但不有我,哪有你等。你等曾亦忆及安西变事么?”念兹在兹,可见小人难与图功。武宗怫然道:“朕教你不要多言,你偏常自称功。须知你的功绩,我已酬赏过了,多说何为?”秃剌闻言,将身立起,解了腰带,向武宗面前掷来,并瞋目视武宗道:“你不过给我这物,我还你便罢!”言毕,大着步自去。

武宗愤甚,便语左右侍臣道:“这般无礼,还好容他么?”侍臣统与秃剌有嫌,哪里还肯劝解,自然答请拿问。当即命都指挥使马诸沙等率着卫士五百名,去拿秃剌。好在秃剌归入邸中,沉沉地睡在床上,任他加械置锁,如扛猪一般舁入殿中。迨至酒醒,由省臣鞫讯,尚是咆哮不服。省臣乃复奏秃剌不臣,阴图构逆,宜速正典刑,有诏准奏,秃剌遂处斩。一道魂灵,驰入酆都,与阿忽台等鬼魂,至阎王前对簿去了。小子有诗咏道:

褒封一字费评章,祖制由来是善防。

谁谓滥刑宁滥赏,须知恃宠易成狂!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本回全为武宗传真,写得武宗易喜易怒,若明若昧,看似寻常叙述,实于武宗一朝得失,俱檃括其间,较读《元史本纪》,明显多矣。夫以武宗之名位论,孰不谓其当立,然吾谓其得之也易,故守之也难。嗣位未几,即耽酒色,由是嬖幸臣,信淫僧,种种失政,杂沓而来。书所谓位不期骄,禄不期侈者,匪特人臣有然,人主殆尤甚焉!故武宗非一昏庸主,而其后偏似昏庸,为君诚难矣哉!读史者当知所鉴矣。

第三十回
承兄位诛逐奸邪　重儒臣规行科举

却说元武宗至大八年，复议立尚书省，分理财帛。先是世祖嗣位，审定官制，以中书省为行政总枢。长官称中书令，副以左右二丞相。中书令不常置，往往以右丞相兼摄。自阿合马、桑哥等相继用事，恐中书干涉，故特立尚书省，专握政柄。自是廷臣保八、乐实等，请复立尚书省，旧政从中书，新政从尚书，并推举乞台普济脱、一作奇塔特伯奇。脱虎脱一作托克托。为丞相。武宗准奏，乃命乞台普济脱为右丞相，脱虎脱为左丞相，三宝奴、一作三布干。乐实为平章政事，保八为右丞，蒙哥帖木儿为左丞，王罴参知政事。这一班新任大臣，统是阿合马、桑哥流亚，好言理财，其实并没有什么妙法，只管从交钞上着想，滥发纸币，充作银两。从前中统交钞及至元交钞统由计臣创议，颁行天下，民间只有纸币，并没有现银，以致物价日昂，民生日困。行钞无准备金，必受其弊，元代覆辙，今又将蹈之矣。乐实言旧钞未良，应改用新钞，方昭画一。乃改造至大银钞，凡十三等，每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黄金一钱，随路立平准行用库，及常平仓以权物价，毋令沸腾。元代钞法，经此三变，无如有钞无银，总难信用，难道改造至大二字，便可作为金钱么？那计吏上下其手，从中刻削盘剥，却中饱了不少，只百姓又重重受苦了！言之痛心。

武宗反以脱虎脱、三宝奴两人格外出力，加脱虎脱为太师，封义国公；三宝奴为太保，封楚国公。嗣又以乐实为尚书左丞相，封齐国公，这也不在话下。

只武宗嗣位数年，已当壮岁，六宫妃嫔，罗列数百，却未曾正式立后，这也是史鉴上所罕闻的。想因妃嫔统得宠幸，一时难分差等耳。会皇太子举荐李孟，遣使访求，得孟于许昌陉山，征为中书平章事，集贤大学士。孟入见，首请立后以正阴教，乃立真哥皇后。后亦弘吉剌氏所出，才色轶群。真哥有从妹，名速哥失里，亦得武宗宠幸，武宗又称她为后。不立后则已，立后则必使匹嫡，元制之不经可知。还有妃子二人，一系亦乞烈氏，一系唐兀氏。亦乞烈氏实生和世瑓，后为明宗，唐兀氏实生图帖睦尔，后为文宗，后文再表。

单说太后弘吉剌氏颐养兴圣宫，除饬行佛事外，没甚事情，未免安闲得很。她忽然动了一种邪念，暗想妃嫔公主等人多与僧徒结欢喜缘，只自己身为帝母，不便舍身布施，欲保全名节，又是意马心猿，按捺不住。武宗年已及壮，太后应亦将半百矣，乃犹因逸思淫，求逞肉欲，此逸豫之萌所以最足误人也。她本是青年守孀，顺宗于二十九岁去世，其时两孤尚幼，嫠妇在帏，孤帐凄清，韶光辜负。亏得同族周亲，有个铁木迭儿常相往来，随时抚恤，每当花晨月夕，独居无聊时，得铁木迭儿与为谈心，倒也解闷不少。恐不止谈心而已。后为成宗后伯岳吾氏所忌，出居怀州，遂与铁木迭儿疏远。

嗣成宗复令铁木迭儿为云南行省左丞相，路隔万里，一在天涯，一在地角，就是忆念着他，也只好付诸长叹，无可奈何。此次长子为帝，尊作太后，一切举动，无人监制，正好召幸故人，重寻旧约。当下遣一密使，遥征铁木迭儿。看官，你想这铁木迭儿得此机会，哪有不来之理？一鞭就道，两月至京，太后已待得不耐烦，迨见了面，如获异珍。既见君子，我心则降。那铁木迭儿向来巧佞，善承意旨，至此越发效力，竟在兴圣宫中，盘桓了好几天，杜门不出。云南行省不见了铁木迭儿，遂禀报政府，说他擅离职守，应加处分。尚书省即据实奏陈，武宗尚莫名其妙，将奏牍批发下来，令尚书省访查下落，以

便定罪。谁知他早入安乐窝中，穿花度柳，快活得很。吕不韦故事复见元宫。

过了数日，尚书省复接诏敕，说是奉皇太后旨意，援议亲故例，赦铁木迭儿罪名。亲若皇父，安得不赦。尚书省中，统是一班狐群狗党，管什么宫内勾当，自然搁起不提。武宗还想恣意游幸，令筑城中都，饬司徒萧珍监工，调发兵役数万名，限五阅月告竣，逾期加罪。无如福已享尽，天不假年，至大四年正月元旦，百官俱入殿朝贺，待了半日，竟由宫监传旨，帝躬不豫，免行大礼。廷臣始知武宗有疾，相率退班。过了七日，武宗竟崩于玉德殿，在位五年，寿只三十一。先是宦官李邦宁曾乘间入告武宗，谓陛下春秋日富，皇子渐长，自古以来，只有父作子述，未闻有子立弟，应酌量裁断等语。武宗不悦，并叱邦宁道："朕志已定，你不必与我多言，可自去禀闻东宫。"武宗友于之心，也不可没。

邦宁碰了这大钉子，自然不敢再说，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方得保全储位。至武宗殂后，遂入理大政，第一着下手，便饬罢尚书省，把丞相脱虎脱、三宝奴、平章乐实、右丞保八、左丞蒙哥帖木儿、参政王罴，一律免官，逮禁狱中。命中书右丞相塔思不花，知枢密院事，铁儿不花等参鞫，讯得脱虎脱等殃民误国种种不法等情，遂命将脱虎脱、三宝奴、乐实、保八、王罴诸人即日正法；蒙哥帖木儿犯罪较轻，杖了数百，充戍海南。第二着下手，罢城中都，追夺司徒萧珍符印，把他拘禁起来。凡中都所占民田，尽行发还。第三着下手，召还先朝通达政务及素有闻望的老臣，如前平章程鹏飞、董士选，前太子少傅李谦，少保张閭，右丞陈天祥、尚文、刘正，前左丞郝天挺，前中丞董士珍，前太子宾客萧𣂏，前参政刘敏中、王思廉、韩从益，前侍御赵君信，前廉访使程文海，前杭州路达鲁噶齐等十六人统令诣阙议政。只陈天祥、刘敏中、萧𣂏不至。一面重用李孟，欲授为中书右丞相，偏皇太后已经降旨，将中书右丞相的职任付与铁木迭儿。皇太子不便违命，只好顺从母意。敝笱之诗，宁尚未读。太后且信阴阳家言，命太子即位隆福宫。御史中丞张珪，以嗣君正位，应在正殿，乃于大明殿即皇帝位，受诸王百官朝贺。并下诏大赦道：

> 惟昔先帝事皇太后，抚朕藐躬，孝友天至，由朕得托，顺考遗体，重以母弟之嫡，加有削平内难之功，于其践阼，曾未逾月，授以皇太子宝，领中书令枢密使，百揆机务，听所总裁，于今五年。先帝奄弃天下，勋戚元老，咸谓大宝之承，既有成命，非与前圣宾天，而始征集宗亲，议所宜立者比，当稽周、汉、晋、唐故事，正位宸极。朕以国恤方新，诚有未忍，是用经时。今则上奉皇太后勉进之命，下徇诸王劝戴之情，三月十八日，于大都大明殿即皇帝位，凡尚书省误国之臣，先已伏诛，同恶之徒，亦已放殛，百司庶政，悉归中书，命丞相铁木迭儿，平章政事李道复等，从新拯治，可大赦天下。此诏！

诏中所言李道复，就是李孟。孟字道复，因前时翊戴功深，并调停母子兄弟间格外尽力，所以特别推重，称为道复而不名。即位礼毕，复谕以次年改元，议定皇庆二字。小子披览元史，武宗以后，就是仁宗，仁宗即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庙号，因此小子于他嗣位后，仍循例称作仁宗了。仁宗以脱虎脱等虽已伏诛，党羽尚多，拟尽加鞫讯。延庆使杨朵儿只一作杨多尔济。上书谏阻，大旨以帝王为治，不嗜杀人，今当嗣服初年，尤为省刑为要，应寓恩于威，以敦治道等语。仁宗感悟，乃改从宽大，只拟用陕西平章李罗铁木儿，江浙平章乌马儿，甘肃平章阔里吉思，河南参政塔失铁木儿，江浙参政万僧，俱由台官纠参，奉旨罢黜，不准再举。

于是尊重文教，优礼师儒，先命释奠先师孔子，行祭丁制，只主祭的人，却遣了一个宦官李邦宁。

邦宁曾在武宗前劝易皇太子，至仁宗登基，左右亦奏述前言，请即加罪。还是仁宗宽弘大量，谕以帝王历数，自有天命，不足介懷，乃置不复问。此次命他为集贤院大学士，且饬释奠先师。亵圣甚矣。那邦宁竟尔受命，摆着仪仗，入大成殿行礼。看官，你想大成至圣文宣王，愿

受他拜跪么？太牢方设，鼎俎杂陈，邦宁整肃衣冠，向案前就位。忽然狂风大起，卷入殿中，两庑烛尽吹灭，烛台底下的铁镦，陷入地中尺许，吓得邦宁魂飞天外，慌忙屈膝俯伏，执事诸人，统伏地屏息。约过了几小时，风始停止，才勉强成礼，邦宁惭悔数日。就是仁宗闻知，也悚然起敬，由是益敬礼儒臣。

平章政事李孟，幼擅文名，博学强记，贯穿经史，尝开门授徒，远近争至。嗣入东宫为太子师傅，与仁宗很是契合。至此君臣相得，如鱼投水，尝谕他道："卿系朕的旧学，朕有不及，全仗卿忠心辅佐。"孟受命后，也深感知遇，力以国事为己任，节滥费，汰冗员。贵戚近臣，多言不便，奈因帝眷方隆，无隙可乘，也只好忍耐过去。君子小人，总不相容。

孟又因大德以后，封拜繁多，释道二教，俱设官统治，权抗有司，挠乱政事，大为时害，遂奏请信赏必罚，赏善惩恶，并罢免僧道各官。至若风俗日靡，车服僭拟，上下无章，尊卑无别，孟复请严加限制。仁宗一一准奏，且与之立约道："朕在位一日，卿亦宜在中书一日。"遂赐爵秦国公，命画师图像，词臣加赞。入见必赐坐，与语必称卿，或称字，一面增国子生为三百人，令孟督率。孟因上言老成凋谢，亟应求材。四方儒士，如有德成艺进，请擢任国学翰林秘书太常，或儒学提举等职，以昭激劝。且谓人材所出，不止一途，汉、唐、宋、金，尝行科举，得人称盛，今欲兴贤举能，不如用科举取士，较诸多门干进，似胜一筹。

先是世祖尝议立科举法，未及举行。至是乃命中书省颁定科条，科场每三岁一次，以皇庆三年八月为始，从士人本籍官司，于诸色户内推举，年及二十五，有孝行可称，信义足述，以及经明行修的士子，以次敦遣。其或徇私滥举，并应举不举的有司，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应体察究治。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遇有义理精明，文词典雅，乃算中选。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结以己意，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朱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体格。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三甲皆正八品，两榜并同，乃即下诏道：

> 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朕以眇躬，获承丕祚，继志述事，祖训是式，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则所不取。爰命中书参酌古今，定其条制，其以皇庆三年八月为始。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试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朕将亲策焉。

到了皇庆三年，改元延祐，八月开试举人，至次年廷试，赐护都沓儿、张起岩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分为两榜。蒙古色目人为右，汉人南人为左，嗣是垂为常例。元代之有科举，自延祐始，故详纪之。仁宗复用齐履谦、吴澄为国子司业。履谦字伯恒，汝南人，幼习推步星历诸术，及稍长，读洙泗、伊洛遗书，穷理格物。至元二十九年，授为星历教授，大德二年，擢任保章正，至大三年，升授侍郎，兼领冬官正事。仁宗即位，以履谦学行纯笃，命教国学子弟，与吴澄并司教养。每五鼓入学，风雨寒暑，未尝少息。

吴澄字幼清，抚州人，宋末举进士不第，隐居布水谷，读书著述，夙负盛名。至元中曾召至燕京，欲授以官，澄乞归养母，遂辞去。至大元年，复召为国子监丞，皇庆元年，授为司业。澄用宋程颢学校奏疏，胡瑗六学教法，朱熹学校

贡举私议，约为教法四条：一经学，二行实，三文艺，四治事，逐条规勉，不惮求详。嗣因履谦改佥太史院事，澄以同学乏人，托病归籍，学制稍废。

仁宗复调履谦为司业。履谦律己益严，教道益张，尝立升斋积分等法。每季考生徒学行，以次递升，既升上斋，逾再岁，始与私试。词理俱优为满分，词平理优为半分，岁终积至八分，得充高等，以四十人为额，然后集贤院及礼部岁选六人，充作岁贡。三年不通一经，及在学不满一年，定章黜革，所以人人励志，士多通材。元朝学术，惟皇庆延祐时，推为极盛。师道立则善人多，观此益信。

仁宗又尝将《贞观政要》，《大学衍义》，并程复心所著《四书集注》，陆淳所著《春秋纂例》、《辨微疑旨》，及《资治通鉴》、《农桑集要》等书，悉令刊布，颁行学宫。复以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暨元儒许衡，学宗洙泗，令从祀孔子庙廷，重儒尊道，也可谓元代第一贤君了。小子有诗咏道：

大元制典太荒唐，竟把儒生列丐倡！

幸有后王能干蛊，莘莘学子尚成行。

仁宗方有心求治，雅意得人，偏偏铁木迭儿得宠太后，从中播弄，举佞斥贤，这也是元朝的气数。欲知详细，下回再述。

武宗在位四年，秕政甚多，惟孝友性成，不私天下，较之曹丕、萧绎，相去远矣！仁宗嗣服，首斥憸壬，召用老臣，并尊师重儒，兴学育才，不愧为守文之主。至若科举一端，以一日之长，即第其高下，似不得为良法。然旷观古代，因选举之穷，继以科举，殆亦有不得已之意，存于其间者。况科目亦曷尝不得人乎？即如今日之废科目，复选举，弊端百出，罄竹难书，是选举且不科目若也。元素贱儒，惟仁宗始注意及此，善善从长，故本回特备录之。

第三十一回
上弹章劾佞无功　信飑言立储背约

却说铁木迭儿奉太后弘吉剌氏敕旨得居相位，起初还算守法，没甚举动。惟仁宗巡幸上都，留铁木迭儿等留守，铁木迭儿援丞相留治故例，出入张盖，颇为煊赫。廷臣不甚注目，统以为故例如此，不足为怪。越年铁木迭儿偶然得病，自请解职，昼值朝房，夜值宫禁，宜其劳病。乃以秃忽鲁代相。至延祐改元，秃忽鲁免官，仁宗拟命左丞相哈克繖继任，哈克繖自言非世勋族姓，不足当国，请再任铁木迭儿。仁宗乃复拜他为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居数月，仍进为右丞相，他即想出一条理财政策，毅然上奏道：

> 臣蒙陛下垂怜，复擢首相，依阿不言，诚负圣眷。比闻内侍隔越奉旨者众，倘非禁止，致治实难，请敕诸司，自今中书政务，毋辄干预。又往时富民往诸番商贩，率获厚利，商者益众，中国物轻，番货反重，今请以江、浙右丞曹立领其事，发舟十纲，给牒以往，归则征税如制，私往者没其货，又经用不给，苟不豫为规画，必至愆误。臣等集诸老议，皆谓动钞本则钞法愈虚，加赋税则毒流黎庶，增课额则比国初已倍五十矣，惟预买山东河间运使来岁盐引，及各冶铁货，庶可以足今岁之用。又江南田粮，往岁虽尝经理，多未核实，可始自江浙以及江东西，宜先事严限格，信罪赏，令田主手实顷亩状入官。诸王驸马学校寺观，亦令如之，仍禁私匿民田，贵戚势家，毋得阻挠，请敕台臣协力以成，则国用足矣。谨奏。

据奏中所言，不过清厘宿弊，澈查私贩，有益国用，无损平民，看似正当不易的政策。无如中国官吏，多是贪财黩货，凡遇计臣当道，变更旧制，往往被贪官污吏，乘间营私，无论若何良法，总归弊多利少，结果是民生受苦，国库仍枵，所得金钱，都入一班狗官的囊橐。历代以来，俱蹈此辙，惟前代贪官中饱之资，尚在本国流通，所谓楚得楚失，挹彼注兹，犹不足患，今则多寄存外国银行，自涸财源，其患益甚。做皇帝的身居九重，哪里晓得许多弊窦，即如元代仁宗，好算一个明主，览了铁木迭儿奏牍，也道是情真语当，立准施行。铁木迭儿遂分遣属吏，循行各省，括田增税，苛急烦扰，江西使臣昵匝马丁，酷虐尤甚，信丰一县，撤民庐千九百区，夷墓扬骨，作为所增田亩，居民怨恨入骨。

赣州土豪蔡五九，素有武力，且颇任侠，乡民推为首领，抗拒官长。一夫作难，万众响应，顿时江漳诸路，四起为乱，蔡五九乘此机会，占夺汀州、宁化县，戕杀有司，居然称王建号，号令四方。夺了一县，就想为王，器量如此，安能成事。江浙行省平章张闾，奉旨往剿，五九也率着众人，前来抵敌，究竟一时乌合，敌不住多大官军，战了数次，弄得十人九死，那时五九势穷力蹙，逃入山谷，被官军蹑迹追寻，生生拿住，讯实正法，做了无头之鬼。

张闾上章奏捷，仁宗才觉心慰。惟台臣上言五九作乱，由括田增税所致，乞罢各省经理，有旨准奏。只铁木迭儿揽权如故，反且贪虐加甚，凶秽愈彰，朝野虽然侧目，可奈铁木迭儿气焰熏天，欲要把他弹击，好似苍蝇撞石，非但不能动他，而且还要灭身，大家顾命要紧，自然相率箝口。

寻复由太后下旨，令铁木迭儿为太师。中书平章政事张珪，向来疾恶如仇，至此不禁进言道："太师论道经邦，须有才德兼全的宰辅，

方足当此重任，如铁木迭儿辈，恐不称职！"仁宗本器重张珪，奈因迫于母命，不便违悖，只好不从珪言，加铁木迭儿为太师，兼总宣政院事。中国古典，夫死从子，况仁宗身为人主，岂可依徇母后，专擢权奸，是殆徒知有顺不知有孝者。会仁宗如上都，徽政院使失列门，一作锡哩玛勒。传太后旨，召珪切责。珪抗论不屈，惹得失列门性起，竟喝令左右加仗，可怜这为国尽忠的张平章，平白无辜地受了一顿杖责！古时刑不上大夫，张珪身为平章，乃遭幸臣杖责，可叹可恨！皮开血出，奄奄归家。次日即缴还印信，挈了家眷，径出国门。珪子景元，随驾掌玺，宿卫左右，闻父因杖创乞休，遂奏请父病垂危，恳即赐归。仁宗惊问道："卿别时，卿父无病，怎么今称病笃了？"景元顿首涕泣，不敢言父被杖事。仁宗心知有异，乃遣使赐珪酒，进拜大司徒。珪已回籍养疴，上表陈谢便罢。

至仁宗还都，并未追究失列门，廷臣心益不平。会上都富人张弼杀人系狱，纳贿铁木迭儿，铁木迭儿遂密遣家奴，胁上都留守贺巴延，令他释弼。巴延不肯，据实陈奏。侍御史杨朵儿只，已升任中丞，与平章政事萧拜住蓄志除奸，遂邀同监察御史四十余人，联衔抗奏道：

> 铁木迭儿桀黠奸贪，阴贼险狠，蒙上罔下，蠹政害民，布置爪牙，威詟朝野，凡可以诬害善人，要功利己者，靡所不至；取晋王田千余亩，兴教寺后壖园地三十亩，卫兵牧地二十余亩，窃食郊庙供祀马，受诸王哈喇班第使人钞十四万贯，宝珠玉带氍毹币帛，又值钞十余万贯，受杭州永兴寺僧章自福赂金一百五十两，取杀人囚张弼钞五万贯。且既已位极人臣，又领宣政院事，以其子巴尔济苏为之使。诸子无功于国，尽居贵显，纵家奴凌虐官府，为害百端，以致阴阳不和，山移地震，灾异数见，百姓流亡。己乃恬然略无省悔，私家之富，在阿合马桑哥之上，四海疾怨已久，咸愿车裂斩首，以快其心，如蒙早加显戮，以示天下，庶使后之为臣者，知所警戒，臣等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仁宗览了这奏，震怒有加，立即下诏，逮问铁木迭儿。铁木迭儿至此，也不免惶急起来，忙跑到兴圣宫内向太后下跪，磕着响头，如同捣蒜。如摇尾乞怜一般。太后惊问何事，铁木迭儿道："老臣赤心报国，偏遭台臣嫉忌，诬臣重罪，务乞太后为臣剖白，臣死且感恩！"赤体报后则有之，赤心报国则未也。太后道："皇儿难道不知么？"铁木迭儿道："皇上已有旨，逮问老臣。"太后道："何故这般糊涂！"如非糊涂，恐不令太后胡行。铁木迭儿道："台臣联衔奏请，怪不得皇上动怒。"太后道："你且起来，无论什么大事，有我作主，怕他什么！"铁木迭儿磕头道："圣母厚恩，真同再造，但老臣一时无可容身，奈何？"太后笑道："你这老头儿，也会放刁，你在宫中时常进出，今日便住在宫内，自然没人欺你。"铁木迭儿道："明日呢？"太后道："明日也住在这里，可好么？"铁木迭儿道："老臣常住宫中，不更要被人议论么？"太后把他瞅了一眼，便道："你怕议论，快些出去，休来惹我！"那时铁木迭儿故作惊慌，抱住太后玉膝，装出一副泪容，夫是之谓奸臣。果然太后俯加怜恤，用手把他扶起，并命贴身侍女，整备酒肴，替他压惊，是夕，命铁木迭儿匿宿兴圣宫。一语够了。

越日，杨朵儿只复入朝面奏，略说铁木迭儿匿居禁掖，非皇上亲自查拿，余人无从逮问，说得仁宗动容。退了朝，竟踱入兴圣宫来，侍女得知消息，忙去通报太后。太后即命铁木迭儿，避匿别室。待仁宗进来，佯若无事，仁宗谒母毕，由太后赐坐，略问朝事，渐渐说到铁木迭儿。仁宗遂启奏道："铁木迭儿擅纳贿赂，刻剥吏民，御史中丞杨朵儿只等，联衔奏劾，臣儿令刑部逮问，据言查无下落，不知他匿在何处？"太后闻言，怫然道："铁木迭儿是先朝旧臣，现在入居相位，不辞劳怨，所以我命你优待，加任太师。自古忠贤当国，易遭嫉忌，你也应调查确实，方可逮问，难道凭着片言，就可加罪么？"仁宗道："台臣联衔，约有四十余人，所陈奏牍，历叙铁木迭儿罪名，想总有所依据，不能凭空捏造。"太后怒道："我说的话，你全然不信，台臣的奏请，你却作为实据，背母忘兄，不孝不义，恐怕祖宗的江山，要被你送脱了！"强词夺理。说

至此，便扑簌簌的流下泪来。老妇也会撒娇。仁宗素具孝思，瞧这形状，心中大为不忍，不由得跪地谢罪。太后尚唠唠叨叨地说了许多，累得仁宗顿首数次，方才趋出。

越日诏下，只罢铁木迭儿右相职，令哈克繖代任，又迁杨朵儿只为集贤学士，台臣相率叹息，无可如何。

会接陕西平章塔察儿急奏，报称周王和世㻋，勾结陕西，变在旦夕了。原来和世㻋系武宗长子，从前武宗嗣位，既立仁宗为太子，丞相三宝奴，欲固位邀宠，曾与康里脱脱密谈，拟劝武宗舍弟立子。康里脱脱道："太弟安定社稷，已经正式立储，入居东宫，将来兄弟叔侄，世世相承，还怕倒乱次序么？"持正不阿，难为脱脱。三宝奴道："今日兄已授弟，他日能保叔侄无嫌么？"康里脱脱道："古语尝云：'宁人负我，毋我负人！'我不负约，此心自可无愧；人若失信，自有天鉴。所以劝立皇子，我不便赞成！"三宝奴默然而退。

至延祐改元，欲立太子，仁宗颇觉踌躇，以情理言，当立和世㻋，何待踌躇。铁木迭儿窥透上旨，便密奏道："先皇帝舍子立弟，系为报功起见，若彼时陛下在都，已正大位，还有何人敢说！就是先皇帝亦应退让。今皇嗣年将弱冠，何不早日立储，免人觊觎呢？"仁宗道："侄儿和世㻋，比朕子年龄较长，且系先帝嫡子，朕承兄位，似宜立侄为嗣，方得慰我先帝。"铁木迭儿道："宋太宗舍侄立子，后世没有訾议，况宋朝开国，全由太祖威德，太宗无功可录；加以金匮誓言，彼此遵约，他背了前盟，竟立己子，尚是相安无事。今如陛下首清宫禁，继让先皇，以德以功，应传万世，难道皇侄尚得越俎么？"仁宗闻言，尚是沉吟，铁木迭儿又道："陛下让德，即始终相继，恐后代嗣君，亦未必长久相安。老臣为陛下计，并为国家计，所以不忍缄口，造膝密陈。"仁宗不待说毕，便问道："你说舍子立侄，不能相安，莫非是争位不成？"铁木迭儿道："诚如圣论！自古帝王，岂必欲私有天下！特以储位未定，往往有豆箕相煎，骨肉相残的祸端。即如我朝开国，君位相传，非必父子世及，所以海都构衅，三汗连兵，争战数十年，至今尚未大定，陛下何不惩前毖后，妥立弘规，免得后嗣争夺呢？"佞臣之言，最易入耳，非明目达聪之圣主，鲜有不堕人彀中，试观铁木迭儿之反复陈词，何一非利害关系，动人听闻，此谗口之所以可畏也。仁宗瞿然道："卿言亦是，容俟徐图。"已入迷团。铁木迭儿乃退。

静候年余，未见动静，不免暗中惶急，遂私与失列门商议。看官，你道失列门是何等人物？就是前日传太后旨，擅杖张珪的徽政院使。原来太后老而善淫，因铁木迭儿年力垂衰，未能逞欲，有时或出言埋怨。铁木迭儿善承意旨，遂荐贤自代。仿佛吕不韦之荐嫪毐。太后得了失列门，甚为合意，大加宠幸。因此失列门的权势，不亚铁木迭儿。铁木迭儿与他晤谈，叙述前日密陈事，失列门笑道："太师的陈请，还欠说得动人！"铁木迭儿道："据你的意思，应如何说法？"失列门道："太师才高望重，难道不晓得釜底抽薪的计策么？目今皇侄在都，无甚大过，你教主子如何处置！在下恰有一法，先将他调开远道，那时疏不间亲，自然好立皇子了。"铁木迭儿喜动颜色，不禁拱手道："这还要仰仗你呢！"失列门道："太师放心！在下有三寸舌，不怕此事儿不行。"一蟹胜似一蟹。果然过了数日，有旨封和世㻋为周王，赐他金印，出镇云南。失列门之入谗用虚写。

过了一年，复立皇子硕德八剌一作硕迪巴拉。为太子，兼中书令枢密使。和世㻋在云南，已置官属。闻仁宗已立太子，颇滋怨望，遂与属臣秃忽鲁、尚家奴及武宗旧臣厘日、沙不目丁、哈八儿、秃教化等会议。教化即常侍嘉琿。道："天下是我武宗的天下，如王爷出镇，本非上意，大约由谗构所致。请先声闻朝廷，杜塞谗口，一面邀约省臣，即速兴兵，入清君侧，不怕皇上不改前命！"密谋胁君，亦非臣道。大众鼓掌称善。教化复道："陕西丞相阿思罕，前曾职任太师，被铁木迭儿排挤，把他远谪；若令人前去商议，定可使为我助。"和世㻋道："既如此，劳你一行。"

教化遂率着数骑，驰至陕西，由阿思罕问明情形，很是赞成。当下召集平章政事塔察儿，行台御史大夫脱里伯、中丞脱欢共议大事。塔

察儿等闻命后，口中甚表同情，还说得天花乱坠，如何征兵，如何进军，不由阿思罕不信，议定发关中兵卒，分道自河中府进行，谁知他暗地里写了奏章，飞驿驰报，俗语说得好：

画虎画龙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未知元廷如何宣敕，请看下回表明。

铁木迭儿之奸，中外咸知，仁宗亦岂不闻之？况台官劾奏，至四十余人之众，即贤明不若仁宗，亦不至袒庇权奸，违众愎谏如此；就令重以母意，不忍遽违，而左迁杨朵儿只，果胡为者，读史者或以愚孝讥之，实则犹未揭仁宗之隐。迨观舍侄立子之举，出自铁木迭儿之密陈，乃知仁宗之心，未尝不以彼为忠。私念一起，宵小得而乘之，是殆所谓木朽而虫生者。然则仁宗之心，得毋谓妇人之仁耶！前回叙仁宗之善政，不忍没其长；此回叙仁宗之失德，不敢讳其短，瑕不掩瑜，即此可见矣。

第三十二回
争位弄兵藩王两败　挟私报怨善类一空

却说陕西平章塔察儿，驰奏到京，当由仁宗颁发密敕，令他暗中备御。塔察儿奉旨遵行，佯集关中兵，请阿思罕、教化两人带领，先发河中，去迎周王和世㻋，自与脱欢引兵后随，陆续到河中府。待与周王相遇，托词运粮犒云南军，求周王自行检查，周王偏委着阿思罕、教化两人，代为察收。不防车中统藏着兵械，一声暗号，军士齐起，都在车中取出凶器，奔杀阿思罕等。阿思罕、教化手下，只有随骑数十名，哪里抵敌得住，一阵乱杀，将阿思罕、教化两人已剁作数十段。塔察儿遂麾军入周王营，谁知周王命不该绝，已得逃卒禀报，从间道驰去。后来入都嗣位，虽仅半年，然究系一代主子，所以得免于难。塔察儿搜寻无着，还道他奔回云南，饬军士向南追赶，偏周王望北急奔，待至追军回来，再拟转北，那时周王已早远飏了。塔察儿一面奏闻，一面再发兵北追，驰至长城以北，忽遇着一支大军，把他截住，以逸待劳，竟将塔察儿军杀死了一大半，剩得几个败残兵卒，逃回陕西。

看官！你道这支军从何而来？原来是察合台汗也先不花遣来迎接周王的大军。也先不花系都哇子，都哇在日，曾劝海都子察八儿共降成宗，事见前文。应二十七回。嗣后察八儿复蓄异谋，由都哇上书陈变，请元廷遣师，夹击察八儿。时成宗已殂，武宗嗣立，遣和林右丞相月赤察儿发兵应都哇，至也儿的石河滨，攻破察八儿，察八儿北走，又被都哇截杀一阵，弄到穷蹙无归，只好入降武宗，窝阔台汗国土地至是为都哇所并。都哇死后，子也先不花袭位，又反抗元廷。初意欲进袭和林，不料弄巧成拙，反被和林留守，将他东边地夺去。他失了东隅，转思西略，方侵入呼罗珊，适周王和世㻋奔至金山，驰书乞援。于是返旆东驰，来迎和世㻋。既与和世㻋相会，遂驻兵界上，专待追军，果然塔察儿发兵驰至，遂大杀一阵，扫尽追兵，得胜而回。和世㻋随他入国，与定约束，彼此颇是亲昵，安居了好几年。元廷也不再攻讨，总算内外静谧。

无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周王和世㻋，已经北遁，魏王阿木哥，却又东来。这阿木哥是仁宗庶兄。顺宗少时，随裕宗即故太子真金。入侍宫禁，时世祖尚在，钟爱曾孙，特赐宫女郭氏，侍奉顺宗。郭氏生子阿木哥，顺宗以郭氏出身微贱，虽已生子，究不便立为正室，乃另娶弘吉剌氏为妃，便是武宗仁宗生母，颐养兴圣宫中恣情娱乐的皇太后。屡下贬辞，惩淫也。仁宗被徙怀州时，阿木哥亦出居高丽，至武宗时，遥封魏王。到了延祐四年，忽有术者赵子玉，好谈谶纬，与王府司马脱不台往来，私下通信，说是阿木哥名应图谶，将来应为皇帝。脱不台信为真言，潜蓄粮饷，兼备兵器，一面约子玉为内应，遂偕阿木哥率兵，自高丽航海，通道关东，直到利津县。途次遇着探报，子玉等在京事泄，已经伏法，于是脱不台等慌忙东逃，仍至高丽去了。

仁宗因两次变乱，都从骨肉启衅，不禁忆起铁木迭儿的密陈，还道他能先几料事，思患预防，幸已先立皇子，方得臣民倾响，平定内讧，事后论功，应推铁木迭儿居首，因此起用的意思，又复发生。这铁木迭儿虽去相位，仍居京邸，与兴圣宫中嬖幸，时通消息。大凡谐臣媚子，专能窥伺上意，仁宗退息宫中，未免提起铁木迭儿的大名。那班铁木迭儿的旧党，自然乘机凑合，撺掇仁宗，复用这位铁太师。仁宗尚有些顾忌，偏偏这兴圣宫中的皇太后，又出来帮忙，可谓有情有义。传旨仁宗，令起用铁木迭儿再

为右相。仁宗含糊答应，暗思复相铁木迭儿，台臣必又来攻讦，不如令为太子太师，省得台臣侧目。主意已定，便即下诏。

越日即有御史中丞赵世延，呈上奏章，内陈铁木迭儿从前劣迹，凡数十事，仁宗不待览毕，就将原奏搁起。又越数日，内外台官，陆续上奏，差不多有数十本，仁宗略一披览，奏中大意，无非说铁木迭儿如何奸邪，不宜辅导东宫，当下惹起烦恼，索性将所有各奏，统付败纸簏中。适案上有金字佛经数卷，遂顺手取阅，展览了好几页，觉得津津有味，私自叹息道："人生不外生老病苦四字，所以我佛如来，厌住红尘，入山修道。朕名为人主，一日万几，弄到食不得安，寝不得眠，就是任用一个大臣，还惹台臣时来絮聒，古人说得天子最贵，朕想来有什么趣味！倒不如设一良法，做个逍遥自在的闲人罢。"说毕，复默默地想了一番，又自言自语道："有了，就照这么办。"便掩好佛经，起身入寝宫去了。故作含蓄。

小子录述至此，又要叙那金字佛经的源流。这金字佛经，就是《维摩经》。仁宗尝令番僧缮写，作为御览，共糜金三千余两。一部《维摩经》，需费如此，元僧之多财可知。此时已经缮就，呈入大内，所以仁宗奉若秘本，敬置览奏室内，每于披览奏牍的余暇，讽诵数卷，天子念佛，实是多事。这且不必细表。

且说仁宗有心厌世，遂诏命太子参决朝政。廷臣见诏，多半滋疑，统说皇上春秋正富，为何授权太子，莫非铁木迭儿从中播弄不成？当下都密托近侍，微察上旨。侍臣在仁宗前，尝伺候颜色，一时伺探不出什么动静。只仁宗常与语道："卿等以朕居帝位，为可安乐么？朕思祖宗创业艰难，常恐不能守成，无以安我万民，所以宵旰忧劳，几无暇晷，卿等哪里知我苦衷呢？"仁宗之心，不为不善，但受制母后，溺爱子嗣，终非治安之道。侍臣莫名其妙，只好面面相觑，不敢多言。过了数天，复语左右道："前代尝有太上皇的名号，今太子且长，可居大位，朕欲于来岁禅位太子，自为太上皇，与尔等游观西山，优游卒岁，不更好么？"想了多日，原来为此。左右齐声称善，只右司郎中月鲁帖木儿道："陛下年力正强，方当希踪尧舜，为国迎庥，为民造福，若徒慕太上皇的虚名，实属无谓。如臣所闻，前代如唐玄宗、宋徽宗皆身罹祸乱，不得已禅位太子，陛下为什么设此念头？"这一席话，说得仁宗瞠目无词，才把内禅的意思，打消净尽。嗣是复勤求治道，所有一切佛经，也置诸高阁，不甚寓目。

会皇姊大长公主祥哥剌吉令作佛事，释全宁府重囚二十七人，事为仁宗所闻，怫然道："这是历年弊政，若长此不除，人民都好为恶了。"想是回光返照，所以有些清明。遂颁发严旨，按问全宁守臣阿从不法，仍追所释囚，还置狱中。既而中书省臣奏参白云宗总摄沈明仁，强夺民田二万顷，诳诱愚俗十万人，私赂近侍，妄受名爵，应下旨黜免，严汰僧徒，追还民田等语。仁宗一一准奏，并诏沈明仁奸恶不法，饬有司逮鞫从严，毋得庇纵，违者同罪。这两道诏敕，乃是元代未曾见过的事情，不但僧侣为之咋舌，就是元廷臣僚，亦是意料不及。

到了延祐七年元旦，日食几尽，仁宗斋居损膳，命辍朝贺。甫及二旬，仁宗不豫，太子硕德八剌焚香祷天，默祝道："至尊以仁慈御天下，庶绩顺成，四海清晏。今天降大厉，不如罚殛我身，使至尊长为民主。天其有灵，幸蒙昭鉴！"叙及此语，不没孝思。祝毕，又拜跪了好几次。次夕，拜祝如故。无如人生修短，各有定数，既已禄命告终，无论如何祈祷，总归没有效验，太子祷告益虔，仁宗抱病益剧，正月二十一日驾崩光天宫，寿三十有六，在位十年。元世祖殂于正月，成、武、仁三宗亦然，这也是元史中一奇。史称仁宗天性慈孝，聪明恭俭，通达儒术，妙悟释典，不事游畋，不喜征伐，不崇货利，可谓元代守文令主。小子以为顺母纵奸，未免愚孝；立子负兄，未免过慈；其他行迹，原有可取，但总不能无缺点呢！得春秋责备贤者之义。

仁宗已殂，太子哀毁过礼，素服寝地，日啜一粥。那时太后弘吉剌氏便乘机宣旨，令太子太师铁木迭儿为右丞相。越数日，复命江浙行省黑驴一作赫噜。为中书平章政事。黑驴平时没甚功绩，且亦未有令望，只因族母亦列失八在

兴圣宫侍奉太后，颇得宠信，因此黑驴迭蒙超擢，骤列相班。为下文谋逆张本。自是铁木迭儿一班爪牙，又复得势。

参议中书省事乞失监，素谄事铁木迭儿，至是倚势鬻官，被台臣劾奏，坐罪当杖，他即密求铁木迭儿到太后处说情。太后召太子入见，命赦乞失监杖刑。太子不可，太后复命改杖为笞。太子道："法律为天下公器，若稍自徇私，改重从轻，如何能正天下！"卒不从太后言，杖责了案。

徽政院使失列门，复以太后命，请迁转朝官。太子道："大丧未毕，如何即易朝官！且先帝旧臣，岂宜轻动，俟即位后，集宗亲元老会议，方可任贤黜邪。"失列门惭沮而退。

于是宫廷内外，颇畏太子英明。独铁木迭儿以太子尚未即真，应乘此报怨复仇，借泄旧恨。当下追溯仇人，第一个是御史中丞杨朵儿只，第二个是前平章政事萧拜住，第三个是上都留守贺巴延，第四个是前御史中丞赵世延，第五个是前中书平章政事李孟。上都距京稍远，不便将贺巴延立逮，赵世延已出为四川平章政事，李孟亦已谢病告归，独杨朵儿只、萧拜住两人，尚在都中供职，遂矫传太后旨，召二人至徽政院，与徽政使失列门，御史大夫秃秃哈，坐堂鞫问，责他前违太后敕命，应得重罪。杨朵儿只勃然大愤，指铁木迭儿道："朝廷有御史中丞，本为除奸而设，你蠹国殃民，罪不胜言，恨不即斩你以谢天下！我若违太后旨，先已除奸，你还有今日么？"铁木迭儿闻言，又羞又恼，便顾左右道："他擅违太后，不法已极，还敢大言无忌，藐视宰辅，这等人应处何刑？"旁有两御史道："应即正法。"朵儿只唾两御史道："你等也备员风宪，乃做此狗彘事么？"萧拜住对朵儿只道："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我辈今日，不幸遇此，还是死得爽快。只怕他也是一座冰山了！"两御史不禁俯首。

铁木迭儿怒形于色，顿起身离座，乘马入宫。约二时，即奉敕至徽政院，令将萧拜住、杨朵儿只二人处斩。左右即将二人反翦起来，牵出国门。临刑时，杨朵儿只仰天叹道："天乎！天乎！我朵儿只赤心报国，不知为何得罪，竟致极刑？"萧拜住也呼天不已。元臣人率信天。

既就戮，忽然狂飚陡起，沙石飞扬，吓得监刑官魂不附体，飞马逃回。都人士相率叹息，暗暗称冤。

杨朵儿只妻刘氏，颇饶姿容，铁木迭儿有一家奴，曾与觌面，阴加艳羡，至此禀请铁木迭儿，愿纳为己妇。铁木迭儿即令往取。那家奴大喜过望，赶车径去，至杨宅，假太师命令，胁刘氏赴相府。刘氏垂泪道："丞相已杀我夫，还要我去何用？"家奴见她泪珠满面，格外怜惜，便涎着脸道："正为你夫已死，所以丞相怜你，命我来迓，并且将你赏我为妻，你若从我，将来你要什么，管教你快活无忧。"此奴似熟读嫖经。

刘氏不待言毕，已竖起柳眉，大声叱道："我夫尽忠，我当尽义，何处狗奴，敢来胡言？"说至此，急转身向案前，取了一剪，向面上划裂两道，顿时血流满面。复将髻子剪下，向家奴掷去，顿足大骂道："你仗着威势，敢来欺我！须知我已视死如归，借你的狗口，回报你主，我死了，定要伸诉冥王，来与你主索冤，教老贼预备要紧！"骂得痛快，我亦一畅。家奴无可奈何，引车自去，既返相府，适铁木迭儿在朝办事，便一口气跑至朝房，据实禀陈。铁木迭儿大怒道："这般贱人，不中抬举，你去将她拿来，令她入鬼门关，自去寻夫便了。"旁有左丞张思明闻着这言，便向铁木迭儿道："罪人不孥，古有明训。况山陵甫毕，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杀戮，万一诸王驸马等，因而滋疑，托词谋变，丞相还能诿咎么？"铁木迭儿沉吟半晌，方悟道："非左丞言，几误我事。"遂叱退家奴，家奴怏怏自回，杨妻刘氏，才得守节终身。张左丞保全不少。

铁木迭儿毒心未已，复奏白太后，捏造李孟从前过失，诽谤宫闱，不由太后不信，遂命将前平章政事李孟封爵尽行夺去，并将李孟先人墓碑，一律扑毁，总算为铁师相稍稍吐气。只赵世延出居四川，一时无隙可寻，他就百计图维，阴令党羽贿诱世延从弟，前来诬告世延。世延从弟胥益儿哈呼，利令智昏，竟诣刑部自首，只说世延如何贪婪，如何诞妄，其实统是无中生

有，满口荒唐。刑部早承铁木迭儿微意，据词陈请，诏旨不得不下，饬缇骑至四川，逮问世延。小子有诗刺铁木迭儿道：

贤奸自古不相容，欲吁君门隔九重！
尤恨元朝铁师相，贪残已甚且淫凶。

未知世延曾否被害，且至下回表明。

仁宗本一守文主，其不能无失德者，类由铁木迭儿一人炀蔽而成。大奸似忠，大诈似信，非中智以上之君，未由烛其奸诈。仁宗第一中智者耳！故一用不已，至于再用；再用不已，犹且令为太子太师。虽曰太后之主使，要亦仁宗之偏听不明，有以致之也！两藩之变，幸而即平，否则喋血宫门，宁俟他日耶！至仁宗崩逝，铁木迭儿更出为首相，睚眦必报，妄戮忠良，英宗虽明，内迫于太后，外制于师傅，且因居丧尽礼，无暇顾及，是英宗之纵奸，情可曲原，而仁宗之贻谋不臧，未能诿咎可知也，读此回犹慨然于仁宗之失云。

第三十三回
隆孝养迭呈册宝　泄逆谋立正典刑

却说赵世延为四川平章政事，虽经逮问，究竟燕蜀辽远，往返需时，未能刻日到京。京中帝位已虚，太子应承大统，自然择日登陛，遂于三月十一日即帝位于大明殿。循例大赦，当即颁诏道：

洪维太祖皇帝，膺期抚运，肇开帝业；世祖皇帝，神机睿略，统一四海，以圣继圣；迨我先皇帝至仁厚德，涵濡群生，君临万国，十年于兹。以社稷之远图，定天下之大本，协谋宗亲，授予册宝。方春宫之与政，遽昭考之宾天，诸王贵戚，元勋硕辅，咸谓朕宜体先帝付托之重，皇太后拥护之慈，即深系于人心，讵可虚于神器？合词劝进，诚意交孚，乃于三月十一日即皇帝位于大明殿，可大赦天下，咸与维新！此诏。

即位后，追号先帝为仁宗皇帝，尊皇太后弘吉剌氏为太皇太后，皇后鸿吉哩氏为皇太后。先是皇太后拟专国政，以和世㻋少有英气，恐不易制，不若太子硕德八剌较为谦和，因此亦劝仁宗舍侄立子。仁宗既受权奸的怂恿，复承母后的劝告，所以决定主意，立硕德八剌为太子。

至仁宗殂后，太子居丧，所有政务，太后拟专任铁木迭儿，独断独行，偏太子尝出来干涉，免不得有些介意，到了即位的日子，太后也算来贺。太子见了太后，词色少严。太后回至兴圣宫，暗自悔恨道："我不该命立此儿！"死多活少，亦可少休。嗣是太后变喜成忧，渐渐地酿成疾病了。惟太皇太后册文，元代未有此举，乃由词臣珥笔，敬谨撰成。其文云：

王政之先，无以加孝，人伦之本，莫大尊亲，肆予临御之初，首举推崇之典。恭维太皇太后陛下，仁施溥博，明烛幽微，爰自居渊潜之宫，已有母天下之望。方武宗之北狩，适成庙之宾天，旋克振于乾纲，谅再安于宗祐，虽有在躬之历数，实司创业之艰难，仪式表于慈闱，动协谋于先帝，莫究补天之妙，尤如扶日之升。位履至尊，两翼成于圣子；嗣登大宝，复拥佑于藐躬，矧德迈涂山，功高文母，是宜加于四字，或益衍于徽称。谨奉玉册玉宝，加上尊号，曰：仪天兴圣慈仁昭懿寿元全德泰宁福庆徽文崇佑太皇太后。於戏！兹虽涉于虚名，庶庸申于善颂。九州四海，养未足于孝心，万岁千秋，愿永膺于寿祉。录太皇太后册文，所以愧之也。

又有皇太后册文一篇，亦写得玉润珠圆。其文云：

坤承乾德，所以著两仪之称；母统父尊，所以崇一体之号。故因亲而立爱，宜考礼以正名。恭惟圣母温慈惠和淑哲端懿，上以奉宗祧之重，下以叙伦纪之常，恢王化于二南，嗣徽音于三母，辅佐先考，忧勤警戒之虑深，拥佑眇躬，抚育提携之恩至。迨于今日，绍我丕基，规模一出于慈闱，付托益彰于祖训。致天下之养以为乐，未足尽于孝心；极域中之大以为尊，庶可尊其懿美。式遵贵贵之义，用罄亲亲之情，谨遣某官某奉册上尊号曰皇太后。伏维周宗绵绵，长信穆穆，备洛书之锡福，粲坤极之仪天，启佑后人，永锡胤祚！元代之立皇太后，莫如仁宗后之正，且亦获令终，故亦举册文并录之。

太皇太后及皇太后递受诸王百官朝贺，说不尽的繁文缛节，小子也不必细叙。

单说太子硕德八剌既已嗣位，因身后庙号英宗，小子此后遂沿称英宗二字。英宗大赦后，复封赏群臣，特进铁木迭儿为上柱国太师，并诏中外毋沮议铁木迭儿敕令。铁木迭儿愈加横行，降李孟为集贤侍讲学士，召他就职。在铁木迭儿的意思，逆料李孟必不肯来，就好说他违旨不臣，心怀怨望，大大地加一罪名。不料李孟闻命，欣然就道。途次遇着翰林学士刘赓正来慰问，遂与偕行至京，立赴集贤院中。

宣徽使以闻，并奏请李孟到任，例应赐酒。英宗愕然道："李道复乃肯俯就集贤么？"适铁木迭儿子巴尔济苏在侧，便与语道："你等说他不肯奉命，今果如何？"巴尔济苏俯首无言。英宗复召见李孟，慰劳有加，由是谗不得行。李孟尝语人道："老臣待罪中书，无补国事，圣恩高厚，不夺俸禄，今已老了，欲图报称，恐亦无及了！"英宗闻言，格外称善。未几卒于官，御史累章辨诬，有旨复职，寻复追赠太保，进封魏国公，谥文忠。史称皇庆延祐时，每一乱命，人必谓由铁木迭儿所为，得一善政，必归李孟，所以中外知名。可奈母后擅权，佥人用事，以致怀忠未遂，赍志以终，这也真是可惜呢！究竟流芳百世，不同遗臭万年，人亦何苦为铁木迭儿，不为李道复耶！

是年五月，英宗幸上都，铁木迭儿随驾同去。他想中害留守贺巴延，使人往报，故意迟延一日。巴延计算道里，须五日方到，不料第四日午后车驾已抵上都，累得巴延手忙脚乱，不及衣冠，先迎诏使，随后方穿了朝服，出迎英宗。俟英宗入居行宫，铁木迭儿即劾奏巴延便服迎诏，坐大不敬罪，请即严惩。英宗不欲究治，偏铁木迭儿抗声道："如此逆臣，还好姑息么？此时不严行究办，将来臣工玩法，如何处治？"说得英宗不能不从。遂将贺巴延褫职，下五府杂治。铁木迭儿密嘱府吏，令将巴延置死，可怜秉正不阿的贺留守，为了张弼一案，触怒权奸，竟被他倾陷，冤冤枉枉的惨毙狱中。府吏报称巴延病死，由铁木迭儿作证，就使英宗知他舞弊，也只好模糊过去。

嗣铁木迭儿闻知赵世延已械系至都，飞饬刑部从严审讯。刑部又暗嘱世延从弟，教他坚执前言，不得稍纵，于是世延从弟胥益儿哈呼，与世延对簿，全不管弟兄情谊，一味瞎造，咬定世延罪状。货利之坏人心术，至于如此！世延先与争辩，嗣见刑部左袒从弟，转忿为笑道："我的弟兄，从前还是安分，不敢如此撒谎，今日骤然昧良，必是有人导坏。我想你等官吏，也须存点公道，明察曲直，不要专附权奸，构陷善类。须知天道昭彰，报应不爽，一时得势，能保得住将来么？"刑部犹大声呵叱，世延道："何必如此！铁太师仇我一人，只教我死便休，必导人为非，唆吏作奸，计亦太拙呢！"胥益儿哈呼闻着兄言，倒也自知理屈，寂然无语，偏刑部锻炼成狱，奏请置诸极典。会英宗已返燕都，览刑部奏牍，批谕世延犯法，已在赦前，现经大赦，毋庸再议等语。

看官！你想这铁木迭儿，用尽心思，想害世延，如何就肯干休？当下入奏英宗，以世延罪符十恶，不应轻赦。英宗不从，铁木迭儿复命刑部属吏威吓世延，逼令自裁。世延道："我若负罪，应该明正典刑，借申国法，何必要我自尽！"刑部亦弄得没法，寻思暗杀世延，偏英宗下诏刑部，饬他慎重羁囚，不得私自用刑，想亦由巴延毙狱之故。世延乃得安住狱中。铁木迭儿复令侍臣伺间奏请，会英宗出猎北凉亭，台官或上书谏阻，英宗不允。侍臣遂乘间进言道："弥狩是我朝祖制，例难废辍。台臣无端谏阻，借此邀名，此风殊不可长，即如前御史中丞赵世延，遇事辄言，朝右都称他敢谏，其实都是沽名钓誉，舞文弄法呢。"英宗道："你等为铁木迭儿作说客么？世延忠诚，先帝尚敬礼有加，只铁木迭儿与他有嫌，定欲加他死罪，朕岂肯替铁木迭儿报复私仇？你等亦不必向朕饶舌！"英宗不愧英明，但既明知世延无罪，何不即为昭雪，立命释放，想是明哲有余，刚断不足，所以后卒遇弑。侍臣被英宗窥破私情，不禁面颊发赤，忙跪下叩首，齐称万岁。借此遮羞，亦是一法。

嗣后世延从弟，自思言涉虚诬，不敢再质，竟尔逃去。后来世延尚囚系两年，至拜住入相，代他伸冤，方得释放，这且按下。

再说铁木迭儿欲杀世延，始终不得英宗听

信，心中很是愤闷，随入见太皇太后，适太皇太后抱病，奄卧在床，由铁木迭儿慰问一番。太皇太后也无情无绪地答了数语。铁木迭儿复与谈起朝事，太皇太后长叹数声。铁木迭儿道："嗣皇帝很是英明，慈躬何故长叹？"太皇太后道："我老了，你亦须见机知退，一朝天子一朝臣，休得自罹罗网！"为铁木迭儿计，恰是周到。铁木迭儿闻了这语，恍似冷水浇头，把身上的热度，降至冰点以下，顿时瞪目无言。

忽闪出一老妇道："太皇太后慈体不宁，正为了嗣皇帝！"语未说完，已被太皇太后听着，便瞋目视老妇道："你亦不必多说了。我病死后，你等不必入宫，大家若有良心，每岁春秋，肯把老身纪念，奠杯清酒，算不枉伴我半生！"言至此，潸然下泪。这等情形，都是激动人心，后来谋逆，不得谓非彼酿成。那老妇亦陪着呜咽。铁木迭儿也不知不觉地凄楚起来。看官欲知老妇名氏，由小子乘暇补出，此妇非别，就是上文叙过的亦列失八。

亦列失八呜咽了一回，便对着铁木迭儿以目示意，铁木迭儿即起身告别。亦列失八也随了出来，邀铁木迭儿另入别室，彼此坐定。亦列失八道："太皇太后的情状，太师曾瞧透么？"铁木迭儿无语，只用手理须，缓缓儿地拂拭。绘出奸状。惹动亦列失八的焦躁，不禁冷笑道："好一位从容坐镇的太师！事近燃眉，还要理须何用？"铁木迭儿道："国家并没有乱事，你为何这般慌张？"亦列失八道："太皇太后的病源，实从嗣皇激成。太皇太后要做的事，嗣皇帝多半不从，太师身秉国钧，理应为主分忧，奈何袖手旁观，反不若我妇人小子呢？"亦列失八也是一长舌妇。铁木迭儿道："据你说来，教我如何处置？"亦列失八道："这是太师故作痴呆哩。"再激一语。铁木迭儿道："我并非痴呆，实是一时没法。既蒙指示，还须求教！"亦列失八道："我一妇人，何知国计！就使有些愚见，太师亦必不见从。"又下激语。铁木迭儿道："古来智妇，计画多胜过男子，彼此相知，何必过讳！"亦列失八欲言又默，沉吟了好一歇，铁木迭儿起坐，密语亦列失八道："有话不妨直谈，无论什么大事，我誓不漏风声！"亦列失八道："果真么？"铁木迭儿道："有如天日！"亦列失八正要吐谋，复出至门外，四顾一周，然后转入室内，与铁木迭儿附耳密语。铁木迭儿先尚点首，继即摇头，又继即发言道："我却不能！"亦列失八道："太师不泄秘谋，料可行得。"铁木迭儿道："我已宣誓，你休疑心！只我不便帮忙，你等须要谅我！"置身局外，刁狡尤甚。亦列失八道："事若得成，太师亦与有力，但未知天意何如？"铁木失儿道："我不任咎，何敢任功！"随即辞出。

亦列失八遂与平章政事黑驴、徽政使失列门、及平章政事哈克繖、御史大夫脱武哈密议了许多次，专待机会到来，以便发作。不意英宗运祚未终，偏出了一位开国元勋的后裔翊佐新君，窥破奸谋，令一场弑逆大案，化作雾尽烟消。这人为谁？名叫拜住，乃是木华黎后嗣安童之孙。每叙大忠大奸，必郑重出名，此是作者令人注目处。

拜住五岁丧父，赖母教养成人。母怯烈氏年二十二，寡居守节，拜住有所动作，必禀承母训，偶一越礼，母即谯诃不少贷，以此饬躬维谨，炼达成材，不没贤母。初袭为宿卫长，寻进任大司徒，熟谙掌故，饶有声望。英宗在东宫时，已闻拜住名，遣使召见。拜住道："嫌疑所关，君子宜慎！我掌天子宿卫，私自往来东宫，我固得罪，皇太子亦干不便，请为我善辞！"来使返报英宗，英宗称善不置。

既即位，即擢拜住平章政事，且随时召见，令他密访奸党。拜住日夕留意，既略闻黑驴等事，便入奏英宗。英宗命内外官吏设法侦查，果得黑驴等谋变详情。原来英宗有心报本，拟四时躬享太庙，命礼部与中书翰林等集议典礼。议毕复奏，无非踵事增华，所有法驾祭服，应格外修备，先祭三日，宜出宿斋宫，表明诚洁等情，英宗自然准奏。黑驴等既已闻命，便与失列门商议，将乘英宗出宿斋宫，遣盗入刺。会英宗复擢拜住为左丞相，把哈克繖罢职，命出任岭北行省。哈克繖悻悻不平，走告失列门，失列门即引为同志，复阴报亦列失八，决议提早行事，改图废立，谁知谋变益亟，漏泄愈快。

英宗既知此事，立召拜住入议。拜住道：

“这等奸人，擅权已久，早应把他诛黜；今幸上天瘅恶，得泄逆谋，及此不除，更待何时！”英宗尚未及答，拜住复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万一奸党生疑，弄兵构祸，恐怕都门以内，必致大乱。”英宗动容道：“朕志已决，卿为我效力，擒此奸邪！”拜住即退，召集卫士千名，四处擒拿，不到一日，已将黑驴、失列门、哈克繖、脱忒哈等一律拿到，复把亦列失八亦擒出宫中。罪人既得，即复奏英宗，请交刑官鞫问。英宗道：“他若借太皇太后为词，朕反措词为难，不如速诛为是！”此言甚是。拜住领命，即饬将四男一妇，如法捆绑，推出国门外，斩首伏法。小子有诗咏此事道：

上苍覆帱本无私，莫谓天心不一知！
祸福惟凭人自召，及身戮没悔嫌迟。

五犯仗法以后，未知铁木迭儿有无获罪！容至下回叙明。

本回赓续前文，仍是叙述奸党肆行不法事。开首录太皇太后册文，所以明祸阶之有自。太皇太后为顺宗正妃，母以子贵，筑宫颐养，二子一孙，皆为天子，自来后妃之极遇，鲜有逾此者。乃东朝既正，淫恣无忌，内则亦列失八用事，外则铁木迭儿 失列门、哈克繖等，朋比为奸，至于宫廷谋变，几成大逆，微丞相拜住，不待南坡之弑，而英宗已饮刃矣。故本回为群奸立传，实不啻为太后立传，宫闱浊乱之弊，固有若是其甚者！

第三十四回
满恶贯奸相伏冥诛　进良言直臣邀主眷

却说铁木迭儿于黑驴等谋变事，本是置身局外，坐观成败，因此黑驴等同日授首，铁木迭儿不遭牵累，反得了许多赏赐。这赏赐从何而来？因黑驴、失列门、哈克繖家产，尽付查抄，不得藏匿。各家拥资甚富，失列门平日仗着太后宠幸，所有内府珍玩，统移置家中。最宝贵的禁脔，犹令尝试，何况珍玩。此外如金银钞币，裘马珠宝，几不胜数。此次经拜住督率卫士一律抄出，半充国帑，半给功臣。铁木迭儿身居首辅，所得赏给，自然较多。又是他的运气。拜住以下，颁赐有差，奸党失势，正士扬眉，这也不在话下。

到了冬季，英宗始被服衮冕，亲祀太庙，先期斋戒，临事裔皇，这是元代第一次盛典。礼毕还宫，鼓吹交作，道旁人民，莫不耸观，英宗即下诏改元，年号至治。其文道：

> 朕祗裔贻谋，获承丕绪，念付托之维重，顾继述之敢忘，爰以延祐七年十一月丙子，被服衮冕，恭谢于太庙。既大礼之告成，宜普天之均庆，属兹逾岁，用协纪元，于以导天地之至和，于以法春秋之谨始。可以明年为至治元年，特此布敕，宣告有众。特录英宗改元诏，因其在亲祀宗庙之后，报本反始，喜其知礼也。

至治元年元旦，英宗御大明殿，受诸王百官朝贺。越日，即令僧侣在文德殿修佛事。朝右诸臣，已有异议，只因元代素重佛教，不便奏阻。兼且英宗嗣位，曾饬各郡建帝师拔思巴殿，规制视孔庙有加，大家微窥上意，哪个肯来抗争。转瞬间已近元宵，英宗欲张灯禁中，叠成鳌山，于是礼部尚书兼参议中书省事张养浩，忍耐不住，缮具奏疏，亲至左丞相拜住宅中，托拜住入陈，拜住先展开奏牍，略去起首套语，览读要文道：

> 世祖临御三十余年，每值元夕，闾阎之间，灯火亦禁，况阙庭之严，宫掖之邃，尤当戒慎！

读至此，顾张养浩道："你思奏阻张灯么？闻主子已命筹办，恐怕未必照准。"随又读下道：

> 今灯山之构，臣以为所玩者小，所系者大，所乐者浅，所患者深。伏愿以崇俭虑远为法，以喜奢乐近为戒，国家幸甚！臣民幸甚！

拜住又道："说得痛切！"张养浩接着道："大事多从小事起，今日张灯，明日酣歌，色荒酒荒，不期自至。公为大臣，蒙主亲信，所以养浩特来亲托。若主子肯纳刍言，就是杜渐防微的至计。公意以为何如？"拜住道："此等美举，自当玉成，我当即刻进去，奏闻主子便了。"养浩称谢而别。

拜住果即袖疏入宫，由英宗特别命见，问他何事，拜住即陈上养浩奏章。经英宗览毕，勃然道："朕以为什么要政，区区张灯的事情，也来谏阻，难道做主子的只可日日愁劳，连一日消遣，都动不得么？"拜住免冠叩首道："孔子说的为君难，为君有什么难？只因一举一动，史官必书，宁善毋恶，宁得毋失，所以称作难为。张灯虽是小事，怎奈一夕消遣，千载遗传，倘后王因此借口，以致纵欲败度，岂不是贻讥作俑么？还求陛下明察！"英宗乃改怒为喜道："非张希孟不敢言，非卿亦不能再谏，朕即命他停办罢。"拜住复叩首而退。希孟系养浩字，呼字不呼名，系特别敬重的意思。

越宿，又诏赐张养浩尚服金织币帛各一

袭，旌他忠直。君明臣良，故特书之。未几，复饬改建上都行宫。拜住又进谏道："北地苦寒，入夏始种粟麦，陛下初登大宝，未曾轸恤民瘼，先自劳动大役，恐妨害农务，致失民望，不如宽待数年，再议兴工。"英宗点首称善，亦命停止工役。惟敕建万寿山大刹，驱役数万人，并冶铜五十万斤，铸造佛像。

监察御史观音保、锁咬儿哈的迷失及成珪李谦亨等，上书直谏，大旨以连岁洊饥，宜休民力，且时当春季，东作方兴，更不应病民动众。这书入奏，偏恼动英宗性子，把书驳斥，适铁木迭儿次子锁南，为治书侍御史，与观音保等有隙，密奏他讪上沽直，坐大不敬罪。英宗便饬逮观音保等，亲加鞫讯，观音保道："谏诤是人臣的职务，臣甘为龙逄、比干，不愿陛下为桀纣！"锁咬儿哈的迷失道："辇毂以下，僧侣横行，陛下还要这般迷信，难道靠着这班秃头，果可治国安家么？如治御史锁南，劾臣等讪上不敬，锁南专逢君恶，臣等愿格君非，孰为有罪？孰为无罪？就使一时不明，后世自有公论呢。"英宗道："你等谤朕犹可，诋僧及佛，实是有罪，朕不便宽恕！"僧徒比皇帝尤大，无怪不宜谤毁。便命交刑部谳罪，刑部复称应加大辟，遂诏杀观音保及锁咬儿哈的迷失，只成珪、李谦亨两人，罪从末减，杖徙辽东奴儿干地。

铁木迭儿以锁南得宠，自己亦好乘此图谋笼络英宗，左思右想，复将从前做过的把戏再演一出。看官曾记忆周王和世㻋么？仁宗为了铁木迭儿一言，把和世㻋调往云南，激成变衅，逐出漠北。还有和世㻋胞弟图帖睦尔安居燕都，未曾受累。偏铁木迭儿暗里藏刀，又想将他驱逐出去，当下与中政使咬住商议，咬住本是个莨片朋友，见了铁木迭儿，非常奉承。至谈及图帖睦尔事，咬住道："不劳师相费心，但教晚辈一言，包管他徙谪远方。"铁木迭儿大喜，拱手告别。

咬住即密上奉疏，果然一牍甫陈，诏书即下，命图帖睦尔出居琼州。琼州系南海大岛，属粤东管辖，与京师相距七千余里，地多蛮瘴，炎熇逼人。廷右诸臣，尚不知图帖睦尔犯了何罪，充放到这般远地，嗣复接读诏敕，系禁术士交通诸王驸马，并掌阴阳五科吏士，不得妄泄占候，大众才有些觉悟起来。嗣复侦得咬住密奏，系说图帖睦尔与术士往来，恐将谋为不轨，魏王覆辙，可为前鉴，应三十二回。请先事预防，毋致噬脐等语。看官！你想九五之尊，谁人不欲？英宗的位置，本是从武宗两子中，攘夺而来，他在位一日，防着一日，此次得咬住密疏，比枪矢还要厉害，不论他是真是假，究不若先发制人，因此把图帖睦尔充发远方，免得他在京作梗。这是人情同然，不要怪这英宗呢！讽刺得妙。

铁木迭儿以事事得手，复思专宠，并引参知政事张思明为左丞，作为臂助。思明忌拜住方正，每与党人密谋，设计构陷。或告拜住预为戒备，拜住慨然道："我祖宗为国元勋，世笃忠贞，百有余年，我今年少，叨受宠命，无非因皇上念我祖功，俾得相承勿替。每念国家大利，莫如大臣协和。今若因右相仇我，我便思报，是朝局水火，自召纷争，非但吾两人不幸，就是国家亦必不利。我惟知尽我心力，上不负君父，下不负士民，此外一切功怨，非我思存，死生凭诸命，祸福听诸天，请你等不必多言！"言固其是，然杀机已伏于此。自是拜住愈加效力，张思明等亦无隙可乘。会铁木迭儿奏请杀平章王毅，右丞高昉。英宗密问拜住，是否当诛。拜住惊问何事？英宗道："据原奏言在京诸仓，粮储亏耗，王、高两臣，责任清理，负恩溺职，罪在不赦，所以应加严刑！"拜住道："平章右丞，统是宰臣的副手，宰相应论道经邦，不应责他钱谷琐务。况且王、高二臣，曾由右相奏委，莫非他不善逢迎，因成嫌隙，否则，何故出尔反尔，前日奏委，今日奏诛？"料事如见。英宗沉思良久道："卿言亦是！"遂不从铁木迭儿言。

铁木迭儿大为失望，便奏请病假，数日不朝。英宗亦未尝慰问，只册立皇后亦启烈氏，命他持节往迎，专授册宝。立后礼成，铁木迭儿仍称疾不出。会拜住奉旨，回范阳原籍，为祖安童立忠宪王碑。铁木迭儿竟乘舆入朝，至内门，英宗遣左丞速速，赐以酒道："卿年老，宜自爱重！待新年入朝，亦未为晚。"铁木迭儿怏怏退出。

是时奸党布满朝端，遇有政务，必至铁木迭儿家禀陈底细，铁木迭儿屡思倾陷拜住，无如拜住方得重用，任他百计营谋，终不得遂，因此这位铁师相，也弄得神志懊丧，咄咄书空。不到数旬，竟尔疾病缠身，卧床不起。假病弄成真病。偏偏不如意事，杂沓而来，他的心腹张思明随英宗至上都，被拜住奏了一本，杖责数十，逐回原籍。铁木迭儿闻着，已经不安，不意拜住又叠奏两案，都牵连铁木迭儿，那时铁太师不是病死，也要气死。一案是司徒刘夔夔买田数千亩，赂宣政使八剌吉思，托词买给僧寺，矫诏出库钞六百五十万贯偿付田直。八剌吉思免不得与铁木迭儿商量，铁木迭儿父子，及御史大夫铁失，共得赃巨万，经拜住讦发，刘夔夔、八剌吉思自然坐罪，不得复活，只赦了铁失一人。何不将他并诛。一案是术士蔡道泰私通良家妇女，妒奸杀人，狱已备具，道泰论抵，他偏私赂铁木迭儿，打通关节，运动狱官，改供缓狱，又经拜住讦发，立诛道泰，狱官亦坐罪。铁木迭儿虽未曾拿问，毕竟贼胆心虚，又惊又愧，又恨又悔，恹恹床屶，服药无灵，结果是一命呜呼，魂登鬼箓。不服明刑，难逃冥戮。

事有凑巧，那太皇太后弘吉剌氏，亦病势沉重，奄然逝世。距铁木迭儿病死，不过一二十日，总算亲昵。原来太皇太后自英宗即位后，便已得病，接连是失列门伏诛，失了一个贴肉的幸臣，亦列失八骈戮，又少了一个知情的伴媪，一枕凄凉，万般苦楚，且又不便说明，好似哑子吃黄连，只有自知，无人分晓，亏得参苓等物，朝晚服饵，总算勉勉强强的拖了一年，嗣复闻得铁木迭儿身死，不禁唏嘘道："痴儿负我！痴儿负我！"嗣是病益加重，困顿了十数日，也即告终。英宗仍照例举丧，追谥昭献元圣皇后。特录谥法，与上叙述册文意同。

礼官以十月有事太庙，奏请国哀期以日易月，待旬有二日后，乃举祀事。英宗道："太庙礼不可废，迎香去乐便了。"冬祭后，特授拜住为右丞相，兼监修国史。拜住辞不敢受，英宗道："卿佐朕二年，不避权贵，敢任劳怨，朕看满廷王公，无出卿右，意欲授卿公爵，为卿酬劳，至若右相一职，除卿外还有何人？卿毋再辞！"拜住顿首道："陛下必欲以右相授臣，臣敢不祗遵上命，若三公秩位，所以崇德报功，臣无功德，何堪当此？"英宗道："朕知道了。"

越日，即以立右丞相拜住，颁诏天下。惟左丞相一缺，不另设人。在英宗的意见，实是倚畀独专，不使掣肘，拜住亦感激图报，首荐张珪，令复为平章政事，并召用旧臣王约、韩从益等，令他食禄家居，每日一至中书省议事。又起吴澄为翰林直学士。澄年已老，因闻拜住求贤若渴，乃杖策入朝。

会英宗命写金字藏经，令左丞速速代传诏旨，饬澄为序，澄瞿然道："主上写经，为民祈福，原是盛举；若用以追荐，臣所未解，如佛氏好言轮回，不过谓善人死去，上通高明，光齐日月，恶人死去，下沦污秽，微等虫沙。徒侣不明此旨，反谓诵经设醮，可以超荐灵魂。试思我朝的列祖列宗，功德盖世，何用荐拔？且自国初以来，写经追荐，已不知若干次，若谓未效，是为蔑佛；若谓已效，是谓诬祖，是此两难，教臣如何下笔？就使遵旨撰就，也是一时欺人，不能示后，请左丞为我复奏罢！"至理名言。

速速据实奏陈，适拜住在侧，便道："吴学士的言语，很是有理，从古以来，帝王得天下，总以得民心为本，失民心便失天下，若徒索虚无，何关实际？梁武帝以佞佛亡国，愿陛下详察！"英宗道："近有人谓佛教可治天下，难道此言不确么？"拜住道："清净寂灭，只可自治；若要治天下，除仁义道德外，殊无他法！陛下试想佛教宗旨，无君臣，无父子，无兄弟夫妇，天下若照此通行，人种都要灭绝，还有什么纲常呢！"剀切详明。英宗道："唐太宗时有魏征，不愧谏臣，卿亦可算一魏征了！"拜住道："盘圆水圆，盂方水方，有纳谏的太宗，自有敢谏的魏征，陛下能从谏如流，台官中不乏忠臣，何止一臣呢！"英宗道："卿言甚善！朕当听卿，所有政务，亦愿卿熟虑慎行！"拜住遵旨而退。

越数日，监察御史盖继元、宋翼，奏言铁木迭儿奸贪负国，生逃显戮，死有余辜！应追夺官爵，籍没家资等语。英宗复问拜住，拜住道："诚

如御史等言。”英宗便诏夺铁木迭儿原官，并一切封赠，又令卫士查抄家产，金珠玉帛，价值累万。于是铁木迭儿的遗党，人人自危，朝思夜想，彼筹此画，遂闹出一场天大的逆案。小子有诗咏道：

芟恶宜如芟草严，胡为奸党未全歼？

须知蜂螫犹留毒，一误何堪再误添！

欲知逆案详细，请看下回便知。

英宗之失德，莫如杀观音保等一事。然观音保等之死，实铁木迭儿父子构成之。元自世祖以来，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相继为奸，累遭显戮。至如铁木迭儿之贪淫忮虐，较阿合马等为尤甚，而乃权宠终身，安死牖下，后虽夺官籍产，而放恣一生，竟逃国法，未始非仁、英二宗之失刑也！拜住专任相职，不可谓不得君，观其任贤去邪，陈善纳诲，亦不可谓不尽忠。然朝右奸党，未尽戮逐，死灰尚且复燃，能保奸党之不肆反噬乎？故本回为英宗君相合传，而褒中寓贬，自有微意，读者可于言外见之，毋徒视作断烂朝报也！

第三十五回
集党羽显行弑逆　扈銮跸横肆奸淫

且说御史大夫铁失，本是铁木迭儿的走狗，尝拜铁木迭儿为义父，自称干儿。至铁木迭儿夺官籍爵，其子锁南亦免职，两人很是怨愤，恨不得将英宗拜住两人立刻捽去。无如君臣相得，如漆投胶，拜住说一事，英宗依一事，拜住说两事，英宗依两事，铁失、锁南只恐拜住再行奏劾，重必授首，轻必加谴，因此日夜筹谋，时思下手。还有知枢密院事也先铁木儿、大司农失秃儿、前平章政事赤斤铁木儿、前云南平章政事完者、典瑞院使脱火赤、枢密院副使阿散，佥书枢密院事章台、卫士秃满及诸王按梯不花、孛罗月鲁不花、曲吕不花、兀鲁思不花及铁失弟索诺木等，统联结一气，伺机待发。巧值英宗幸上都，拜住随去，奸党或从或不从，内外煽谋，势愈急迫。

一夕，英宗在行宫，忽觉心惊肉跳，坐立欠安，上床就寝，仿佛似有神鬼在侧，倏寐倏醒。为被弑预兆。自思夜睡不宁，莫非有魔障不成，遂于次日起床，饬左右传旨，命作佛事。拜住闻命，即入奏道："国用未足，佛事无益，请陛下收回成命。"英宗迟疑半晌，方道："不作佛事，也属无妨。"拜住退后，不到半日，又有西僧进奏，略言陛下惊悸，国当有厄，非大作佛事，及普救罪囚，恐难禳灾徼福。英宗道："右相说佛事无益，所以罢休，你去与右相说知，再作计较。"

西僧奉旨，即往与拜住商议。拜住瞋目道："你等专借佛事为名，谋得金帛，这还可以曲恕；惟一作佛事，便赦罪犯，你想朝廷宪典，所以正治万民，岂容你僧徒弄坏？纵庇一囚，贻害数十百人，以此类推，酿恶不少，你等借此敛财，佛如有灵，先当诛殛！我辅政一日，你等一日休息，快与我退去，不必在此哓舌！"

西僧撞了一鼻子灰，便出去通知奸党。原来西僧进言，实是奸党主使，意欲借此赦罪，免得谴戮。偏偏拜住铁面无私，疾词呵斥。那时奸党愤不可遏，齐声呼道："不杀拜住，誓不干休！"铁失时亦在场，便道："你等亦不要瞎闹，须计出万全，方可成功。今日的事情，只杀一个拜住，也恐不能成事，看来须要和根发掘呢！"恶人除善，唯恐不尽，故小则废主，大则弑君。大众连声道："甚好！这等主子，要他何用？不如并杀了他。"铁失道："去了一个主子，后来当立何人？"这一语却问住众口。铁失笑道："我早已安排定当了！晋王现镇北边，何妨迎立？"大众都齐声赞成。铁失道："晋王府史倒剌沙，与我往来甚密，他子哈散，曾宿卫宫中，我前已令哈散回告乃父，继复使宣徽使探忒密语晋王，诸已接洽，总教大事一成，便可往迎。"大众道："嗣皇已有着落，大事如何行得？"铁失道："闻昏君将回燕京，途次便可行事。好在我领着阿克苏卫兵，教他围住行幄，不怕两人不入我手，就使插翅也难飞去！"言毕，呵呵大笑。大众道："好极！好极！但也须遣人密报，免得临事仓皇。"铁失道："这个自然，我便着人去报便了。"当下派遣斡罗思北行。

斡罗思即日趱程，一行数日，方到晋王府中。闻晋王出猎秃剌，只探忒留着，两下接谈。探忒道："我与倒剌沙已议过数次，倒剌沙很是赞成，只王意尚是未定。"斡罗思道："倒剌沙内史，想伴王同去。"探忒道："是的！"斡罗思道："事在速行，我与你同去见王，何如？"探忒应着，便跑至秃剌地方，入见晋王。

晋王问有何事？斡罗思道："铁御史令我前来，致词王爷，现已与也先铁木儿、失秃儿、哈

散等，谋定大事。若能成功，当推立王爷为嗣皇帝！”这语说出，总道晋王笑脸相迎，不意晋王颜色骤变，大声叱道：“你敢教我谋死皇侄么？这等奸臣，留他何用，快推出斩讫！”斡罗思被他一吓，身子似杀鸡般抖将起来，但见旁边走过一人，跪禀晋王道：“王爷如诛斡罗思，转使皇帝疑为擅杀，不如囚解上都，使证逆谋，较为妥当。”晋王视之，乃是府史别烈迷失，便道：“你说得很是！便命你押解去罢。”于是命左右抬过槛车，把斡罗思加上镣铐，推入车内，由别烈迷失带了卫卒百名，解送上都。

看官欲知晋王为谁？待小子补叙详明。晋王名也孙铁木儿。一作伊逊特穆尔。系裕宗真金长孙，晋王甘麻剌嫡子。甘麻剌曾封镇漠北，管辖太祖发祥的基址，领四大鄂尔多地，蒙语称为四大斡耳朵。世祖殂时，甘麻剌闻讣奔丧，至上都，拥立成宗。大德二年，甘麻剌殁，子也孙铁木儿袭位，仍镇北边。武宗、仁宗先后嗣立，也孙铁木儿统共翊戴，立有盟书。至是不愿附逆，因囚遣斡罗思赴上都。偏值英宗南还，祸机已发，好好一位英明皇帝，及一个忠良右相，竟被铁失兄弟等害死南坡。一声河满子。

原来南坡距上都，约百余里，英宗自上都启跸，必至南坡暂驻。这日夜间，铁失已密命阿克苏卫兵守住行幄，他即率领奸党持刀而入。拜住正要就寝，蓦听外面有喧嚷声，即持烛出来，只见铁失弟索诺木执着明晃晃的刀，首先奔至。拜住厉声喝道：“你等意欲何为？”言未已，索诺木已抢前一步，手起刀落，将拜住持烛的右臂，剁落地上，拜住大叫一声，随仆于地，逆党乘势乱砍，眼见得不能活了。拜住已死，铁失复带着逆党，闯入帝寝。英宗时已就卧，闻声方起，正在披衣下床，逆党已劈门而入。英宗忙叫宿卫护驾，谁知卫士统不知去向，那罪大恶极的铁失居然走至榻前，亲自动手，把刀一挥，将英宗杀死。英宗在位三年，年仅二十一，天姿明睿，史称他刑戮太严，奸党畏诛，因构大变。小子以为铁失、锁南早罹罪案，若英宗先已加诛，便是斩草除根，难道还能图变么？这是史官论断太偏，不足凭信。小说中有此评笔，方合历史演义本旨。

这且休表，且说铁失等已杀了拜住，弑了英宗，便推按梯不花、也先铁木儿为首，奉着玺绶，北迎晋王也孙铁木儿。也孙铁木儿闻着此变，一时不好究治逆党，就在龙居河即克鲁伦河。旁，设起黄幄，受了御宝，先即皇帝位，布告天下。这诏敕却用蒙文，很足发噱，抄录如下道：

> 薛禅皇帝！蒙语尊称，世祖为薛禅皇帝，薛禅云者，聪明天纵之谓。可怜见嫡孙裕宗皇帝长子，我仁慈甘麻剌爷爷，根底封授晋王，统领成吉思皇帝四个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达达即鞑子。依着薛禅皇帝圣旨，小心勤慎。但凡军马人民的，不拣甚么勾留里，遵守正道行来的。上头数年之间，百姓得安业，在后完泽笃皇帝，蒙语称成宗为完泽笃皇帝，完泽笃者，有寿之谓。教我继承位次，大斡耳朵里委付了来，已委付了的大营盘看守着。扶立了两个哥哥，曲律皇帝，蒙语称武宗为曲律皇帝，曲律者，杰出之谓。普颜笃皇帝，蒙语称仁宗为普颜笃皇帝，普颜笃者有福之谓。侄硕德八剌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次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诸王兄弟每，众百姓每，也都理会的也者。今我侄的皇帝，升天了也么，道遮南诸王大臣军士的，诸王驸马臣僚达之百姓每，众人商量著大位次不宜久虚，惟我是薛禅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长孙，大位次里合坐体例有，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这般晏驾，其间比及整治以来，人心难测，宜安抚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宁，早就这里即位。提说上头，从著众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赦书行有。此诏录诸《元史》，系是蒙文，原底未曾就译，故有数语在可解不可解之间，中国近日欲通行白话，恐其弊亦必至此，迂乔入谷，令人不解！

是日，即命也先铁木儿为中书右丞相，倒剌沙为中书平章政事，铁失知枢密院事，余如失秃儿、赤斤铁木儿、完者秃满等，俱授官有差。晋王初囚斡罗思，遣别烈迷失首告逆谋，可谓守正不亏，及闻英宗遇弑，不思入朝讨贼，即受玺践位加封逆党，是毋亦

利令智昏耶！当下遣使赴上都，祭告天地宗庙社稷；一面令右相也先铁木儿准备法驾，调集侍从，择日启程，向京师进发。

也先铁木儿自恃功高又得大位，心中欣慰异常，便致书铁失，教他前来迎驾。铁失以京师重地，不便轻离，彼非有意留守，实是固位希宠。只遣完者、锁南、秃满等，驰奉贺表，且表欢迎。完者等到了行在，谒见嗣皇，奉谕优奖，喜得心花怒开，欢跃得很！慢着！至与也先铁木儿相见，彼此道贺，大家都说铁失妙策，赞扬不尽。也先铁木儿掀着短须道："老铁的功劳，原是不可没的；但非我帮助老铁，恐怕老铁也不能成事的。况现在的嗣皇帝，前已囚解斡罗思，拟告逆谋，后来我奉着玺绶，驰到此处，他还出言诘责，亏我把三寸妙舌，说得面面俱到，方得他应允即位，各给封赏，列位试想，我的功绩，比老铁何如？"言毕，呵呵大笑。完者等本是拍马长技，至此见也先铁木儿位居首辅，权势煊赫，乐得见风使帆，曲意奉承，且齐声说的是"全仗栽培"四字。那时也先铁木儿笑容可掬道："诸君是我知己，我在位一日，总畀诸君安乐一日，富贵与共，子女玉帛亦与共，诸君以为好否？"你的相位，不过数日可保，奈何？完者等复连声称谢。也先铁木儿便命摆酒接风，大家吃得酩酊大醉，方才散去。

越数日，车驾扈从等，都已备齐，就禀闻嗣皇帝，启跸登程。沿途侍卫人员，统归也先铁木儿节制，跋山涉水，不在话下。只也先铁木儿行辕，比嗣皇帝的行幄，几不相上下。所有命令，反较嗣皇帝为尊严。看官试想：这时的也先铁木儿，你道他荣不荣呢，乐不乐呢？层层翻跌，亦文中蓄势之法。

既到上都，留守官吏，都出城迎接，谒过嗣皇帝，复谒右丞相，也先铁木儿只在马上点首。写尽骄态。入城后，免不得有一番筵宴。嗣拟留驻数日，再行启銮。上都旧有行宫，及中书行省各署，彼此都按着职掌，分班列居。是时正当秋暮，气候本尚未严寒，偏是年格外凛冽，朔风猎猎，雨雪霏霏，官吏拥着重裘，尚觉冷入肌骨。大宁、蒙古等地方，尤为奇冷，牛羊驼畜等，大半冻毙。疑是小人道长之兆。嗣皇帝念切民依，令发京米赈饥，朔方正在施赈，南方又报水灾，漳州、南康诸路，霪雨连旬，洪波泛滥，庐舍漂没，不计其数。当由中书省循例请赈，即奉旨照准，帝泽虽是如春，百姓终难全活。独也先铁木儿意气自豪，毫不把民生国计，系在心上，镇日里围炉御冷，饮酒陶情。

一日天气少暖，与完者、锁南等，并仆役数人，出门闲逛。只见盈山皆白，淡日微红，一片萧飒景象，无甚悦目。约行里许，愈觉寒风侵袂，景色苍凉。也先铁木儿便道："天寒得很，不如回去罢！"完者等自然遵谕，便循原路回来。将到门首，忽有两舆迎面而至，当先的舆内，坐着一位半老佳人，红颜绿鬓，姿色未衰，也先铁木儿映入眼波，已是暗暗喝采。随后的舆中，恰是一个娉婷妙女，艳如桃李，嫩若芙蕖，望将过去，差不多是破瓜年纪，初月丰神。便失声道："好一个女郎！不知是谁家掌珠？"

锁南道："何不问他一声！"完者即命仆役，询问舆夫，舆夫答是朱太医家眷。也先铁木儿闻着，也只好站住一旁，让他过去。一面低语完者道："想她们总是母女，若得这般佳人，作为眷属，也不枉虚过一生了！"完者道："相爷的权力，何事不可行？"也先铁木儿道："难道去抢劫不成？"完者道："这亦何妨！"也先铁木儿道："她是宦家妻女，比不得一个平民，如何可以抢劫？"难道平民的妻女，便可抢劫么？锁南道："朱太医是一个微员，相爷若取他女为妾，还是把他赏收哩！"完者道："我却去问他允否？再作计较。"也先铁木儿道："也好！"

完者即领着仆役，抢前数步，喝舆夫停舆。舆夫尚不肯从，偏如虎如狼的仆役，将舆揿住，口称相爷有命，教你回舆，你敢不从么？舆夫无奈，把舆抬转至中书省门前，勒令停住，叫妇女二人下舆，吓得朱家母女，呆坐无言，只簌簌的乱抖。完者道："装什么妇女腔？相爷要女郎为妾，你等快即下舆！"二人仍是坐着，完者叱仆役道："快拽她出来！"仆役闻言，就一齐动手，把母女两人拽出，送入也先铁木儿寝所。也先铁木儿，并未命他强取，由完者等助成之，可见助纣为虐，罪尤甚于桀也。遂随也先铁木儿入门，并拱手作贺道：

“相爷今日入温柔乡，明日要赏我等一杯喜酒哩！”

也先铁木儿道：“事已如此，倘她母女不从，奈何？”完者、锁南齐声道：“相爷这么权力，不能制此妇女，如何可以制人？”说得也先铁木儿无词可答。二人遂告别欲行，也先铁木儿道：“且慢，你等且为我劝此母女，何如？”完者奉命入也先铁木儿寝室，好一歇，方出来道：“她母女并不发言，想已是默许了！我等且退，何必在此观戏。”当下挈锁南手，与也先铁木儿告别。

也先铁木儿送出两人，竟入寝室，来视朱太医妻女。但见她二人相对坐着，玉容惨澹，珠泪双垂，不由得淫兴勃发，竟去抱这少女。谁知少女未曾入怀，面上已扑的一声，竟着了一掌。正是：

弑逆已难逃史笔，奸淫尚不顾刑章。

毕竟掌声从何而来？且至下回续叙。

英宗之被弑，人以为英宗之过严，吾以为英宗之过宽，其评已见上回。惟晋王即位，不先声明讨贼，且令也先铁木儿为首相，试思彼能弑英宗，独不能戕自己乎？且自漠北入上都，一切命令，皆出也先铁木儿之手，以致威权愈甚，肆意妄行，甚至太医家眷，亦可强拽入门，恣情奸宿，前如阿合马、卢世荣等，尚不若此凶横。国家愈衰，奸恶愈滋，读史者能无废书三叹乎！虽然，弑君之罪，尚可幸逃，强奸之罪，亦奚惮乎？大憝不诛，天下固无宁日也。

第三十六回
正刑戮众恶骈诛　纵奸盗百官抗议

却说也先铁木儿欲拥着少女寻欢，面上忽被击一掌。这掌非少女所击，乃是这半老佳人旁击过来的。当下恼了也先铁木儿，出外呼婢媪多人，将她母女褫去衣裳，赤条条地系住床上，覆以重衾。一面煨着炉炭，借御寒气，一面煮着春酒，狂饮了几大觥。乘着酒兴，揭被探娇，先采老阴，后及少阴。朱家母女没法可施口中虽是痛詈，奈身子不得动弹，只好任他淫污。事毕，就覆衾拥卧，呼呼地睡去了。令人发指。

次日起床，仍把她母女系住不放，只令侍媪强给饮食。到了晚间，依着昨夕的老法儿，复去奸淫两次。可怜这朱家母女，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满望朱太医设法相救，谁知望眼将穿，毫无音耗。只见这穷凶极恶的奸贼日夕淫奸，直至三日将尽，方有侍媪进来，令母女穿好衣服，把她梳洗，拥出省门，勒上便舆，由舆夫抬还朱家去了。看官，试想朱家母女，得邀释放，不是朱太医从中运动，哪里有这般容易。原来朱太医闻妻子被留，早知情势不佳，先至中书省中挽人设法，一些儿没有效果，转身去呈请留守。留守以新皇继统，方宠任也先铁木儿，不便在虎头搔痒。况他是随驾大臣，扈从人员，统归节制，亦非留守所得越俎劾奏，因此反劝朱太医得休便休，省得弄巧成拙。此何事也，乃便休乎？朱太医焦急万分，抓头挖耳地思想，竟没有头路可钻。哪里晓得天道祸淫，奸人数绝，竟来了一个大大的救星，不但拔出朱太医妻女，并且将元恶大憝，及一班狐群狗党，尽行伏法！这也是绝大的快事。好笔仗。那位救星恰是何人？乃是元朝宗室中一位王爷，名叫买奴。一作满努。这买奴前曾随着英宗，自上都扈跸还京。至南坡变起，买奴孤掌难鸣，竟奔投晋邸，愿效力讨逆。偏晋王急于嗣位，将讨逆事暂搁不提，且命他在晋邸中，收拾简牍等件，自己启跸先发。及新皇帝寓上都，他方趱程到京。朱太医曾与相识，忙去谒见，求他怜救妻女。买奴闻言，不由得怒发冲冠，指天示朱太医道："我誓不与逆贼共戴此天！你回去候着消息，待我入见新帝，总有回报。"朱太医拜谢欲去，买奴复道："奸淫事尚小，弑逆事实大，我为你计，亦不应说及奸淫，且与你面子上，亦过不下去，不如仍从讨逆入手，方好一网打尽哩。"买奴计划，很是妥当。朱太医道："全凭大力！"于是朱医归家，买奴入觐。经新皇帝慰劳毕，买奴乞屏去左右，以便密陈。新帝照准，立命侍从退出，买奴遂密启道："陛下嗣位，应天顺人，奈何命也先铁木儿作为首相呢？"新帝道："他有奉玺的功劳，所以命为右相。"买奴道："他若可自立为帝，早已黄袍加身了，还肯来奉玺么？他与奸贼铁失，合谋图逆，共弑英宗，陛下首宜把他正法，方觉名正言顺哩！"新帝默然不答，买奴道："逆贼等忍弑先皇，岂真愿事陛下？他因陛下前镇漠北，恐声罪致讨，无术自全，所以奉上玺绶，请驾入都。若权归他手，陛下转成傀儡，此后一举一动，反被逆党所制，他得安享荣利，陛下反蒙恶名，天下后世，将疑陛下为篡国哩！"理正词醇，真好口才。新帝愕然道："朕何尝有心篡逆？据汝说来，是朕且为彼受过，朕亦不得不急图讨逆了！"买奴道："前后左右，多是逆贼心腹，陛下既决意讨逆，事不宜迟，便在今夕，休使他狗急跳墙！"新帝道："甚善，劳汝替朕拿斩逆党。"买奴请即书诏。新帝即手写数行，给了买奴，并命遣晋邸卫兵，即夕前拿也先铁木儿等。买奴趋出，立即召集卫士，至中书省。此时也先铁木儿，已有人报

知买奴密奏状，他只道是奸淫事泄，但发放朱医妻女，勒令归家，便好消灭证据，洗释罪恶，且可劾奏买奴诬妄，反坐罪名。因此将朱家母女逼归后，把酒浇愁，从容自在。偏偏不由你算，奈何？买奴率着卫士，急驰而入，见他兀坐自斟，便笑着道："右相在此独酌么？何不令朱医妻女陪饮，格外欢畅哩！"也先铁木儿起座，佯作惊讶道："王爷说什么？何来朱医妇女，休要含血喷人！"买奴道："朱家事不遑追究，有旨拿你逆贼！"也先铁木儿道："我是保主功臣，何贼可言！敢是你思谋逆么？"买奴道："我不暇与你辩论，叫你去见先皇罢！"随喝令卫士快行动手。也先铁木儿尚欲抵拒，怎禁得卫士齐上，把他反翦起来，上了镣械，牵出省门，一面将完者、锁南、秃满等尽行拿到。也先铁木儿请入见嗣皇，面陈委曲。买奴道："你是先皇的旧臣，应在先皇前自伏，何必再觐新帝！"当下设着御案，上供先皇帝灵牌，令也先铁木儿等，就案跪着，然后由买奴朗声宣诏道：

> 也先铁木儿、完者、锁南、秃满等，合谋弑逆，神人共愤，饬王买奴带领卫卒，即夕密拿。该逆等凶恶昭彰，罪在不赦；拿住后，着即斩首以谢天下，毋庸再鞫！

宣诏毕，即将也先铁木儿等绑出，一声炮响，刽子手刀随声落，统是身首两分！何苦为恶。当下奏闻新帝，遂改命宣政院使旭迈杰为中书右丞相，陕西行中书左丞秃鲁及通政院使纽泽，并为御史大夫，速速为御史中丞，并令旭迈杰、纽泽率兵至京师，搜除逆党。旭迈杰恐铁失在京抗命作乱，遂夤夜前进，既到京城，先遣使人报铁失，暨失秃儿、赤斤铁木儿、脱火赤、章台等令他出城迎驾。铁失等曾邀封赏，至此不防有诈，便坦然出迎。旭迈杰、纽泽早已密嘱兵士令他列队站着。待铁失等下骑相见，便命跪听诏敕。当由旭迈杰宣诏道：

> 先皇帝御宇三年，未闻失德，而铁失、也先铁木儿等，敢行大逆，竟有南坡之变，骇人听闻！朕因诸王大臣推戴，嗣登宸极，若非首除奸恶，既无以妥先帝之灵，并无以泄天下之愤，为此甫抵上都，即将也先铁木儿等，声罪正法。惟在京逆党，如铁失辈，尚逍遥法外，特命中书右丞相旭迈杰，御史大夫纽泽，率兵到京，立将铁失、失秃儿、赤斤铁木儿、脱火赤、章台等，拿下正法，余如逆党爪牙，亦饬令旭迈杰、纽泽，彻底查拿，毋得瞻徇，应加刑法，候复奏定议。

铁失等听着旭迈杰宣诏，开口便抬出先皇帝三字，已是魂魄飞扬；及读到拿下正法四字，越吓得心惊胆战，竟欲起身逃窜，只见两边排着卫士，好似天罗地网一般，插翅难飞。旭迈杰读罢诏敕，即叫卫士过来将铁失等除去冠带，命即正法，霎时间头都落地，数道灵魂，入阿鼻地狱中去了。若有地狱，当为此辈特设。

铁失等既伏诛，旭迈杰即刻进城。搜拿诸王月鲁不花、按梯不花、曲吕不花、孛罗、兀鲁思不花及铁失弟索诺木，一并发交法司，并查得御史台经历朵儿只班，御史撒儿塔罕、兀都蛮郭、也先忽都等素依附铁失，朋比为奸，遂并行奏复。月鲁不花等拟赐死，朵儿只班等拟充戍，至复诏到来，俱减罪一等，拟赐死的减为充戍，拟充戍的减为免官。

时中书平章政事张珪闻得此诏，独勃然道："国法上强盗不分首从，发冢伤尸者亦死；索诺木尝从弑逆，亲斫丞相拜住右臂，乃反欲保他生命么？"遂缮就奏牍，遣陈行在，略称贼党不宜道诛，索诺木加刃故相，亲与逆谋，乞速付显戮以快人心等语。于是新帝准奏，即将索诺木枭首，流月鲁不花于云南，按梯不花于海南，曲吕不花于奴儿干，孛罗及兀鲁思不花于海岛，朵儿只班等皆褫职为民，一场逆案，总算处置明白，内外肃清。

新帝乃启驾入京，亲御大明殿，受诸王百官朝贺。礼成，追尊皇考晋王为皇帝，庙号显宗，皇妣弘吉剌氏为宣懿淑圣皇后。嗣复上先皇尊谥为睿圣文孝皇帝，庙号英宗。拟定次年改元，号为泰定元年。

台官复奏言曩时铁木迭儿专政，诬杀扬朵儿只、萧拜住、贺伯颜、观音保、锁咬儿哈的迷失，杖窜李廉亨、成珪，罢免王毅、高昉、张志

粥，天下咸知蒙冤，请旨昭雪。随即颁诏，命存者召还录用，死者赠官有差。旭迈杰又上言逆党作乱，诸王买奴赶赴晋邸，愿效死力，且言不除元凶，陛下美名不著，天下后世，无从察知。圣衷嘉纳，屡承奖谕，令臣等考查懿戚，能自拔逆党，为国效忠，莫如买奴一人，应加封赏以示激劝。因此买奴得赏泰宁县五千户，受爵泰宁王。又颁赏讨逆功臣，赐旭迈杰金十锭，银三十锭，钞七十锭；倒剌沙为中书左丞相；倒剌沙曾与铁失密议，理应加罪，胡反得迁擢，其私可知！知枢密院事马某沙，御史大夫纽泽，宣政院使锁秃，应加授光禄大夫，各赐金银钞有差；追赠故丞相拜住为太师，爵东平王，谥忠献，称为清忠一德功臣，授其子答儿麻失里为宗仁卫亲军都指挥使，赏功录旧，恤死褒生，泰定初政，人民称美。转瞬间已是元年，小子因新帝殁后，未得立谥，史家亦称为泰定帝，所以后此称帝，我亦云然。上文统称新帝，与前数帝继位时名号不同，即是此意。元夕御殿，朝贺礼仪，悉如旧制，不必赘述。惟敕诸王各还本部，并召还图帖睦尔于琼州，阿木哥于大同。会浙江行省左丞赵简，能开经筵，及择师傅，令太子及诸王大臣子孙受学，泰定帝乃命平章政事张珪，翰林学士承旨忽都儿都鲁迷失，学士吴澄，集贤直学士邓文原，以《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指日进讲。一面册定皇后弘吉剌氏，名叫巴巴罕。特书其名，一正《元史本纪》误名为氏之论，一正后来下嫁燕帖木儿之罪。并立皇子阿速吉八一作阿苏奇布。为皇太子。册立之日，天大风雨，四面晦霾，官民颇为惊愕。已兆不祥。泰定帝不以为意，复选了两个丽姝，作为妃嫔，一名必罕，一名速哥答里，皆出弘吉剌氏，且系一对姊妹花。父名买住罕，曾封衮王，这且按下慢表。都为后文埋根。

且说泰定帝即位改元后，有事太庙，忽然庙内神主，失去两座，一是仁宗神主，一是仁宗后神主。先是太常博士李好文，曾建议在庙神主，应用木制，不宜金饰，所有金玉祭器，须贮诸别室，免致遗失等语。无如元代定制，神主概制以金，当时以李博士议论近迂，不足采用，况且宗庙社稷，各有守官，何人敢来盗窃，因此率由旧章，并未改革。至此竟有神主被盗一事，当令守京各官，派捕缉获，偏偏追索十日，毫无赃证。监察御史宋本、赵成庆、李嘉宾等，奏言盗窃太庙神主，由太常守卫不谨，应即议罪。奏入不报。是时参知政事马剌，兼领太常礼仪使，且有升迁左丞消息。恼动了平章政事张珪，抗言太常奉守宗祐，责有攸归，今神主被窃，应待罪而反迁官，赏罚不明，纪纲倒置，上何以谢祖灵，下何以惩盗风，应持以宸断，严核功过，方可报本追远，黜贪惩邪。这数语说得详明痛切，总道泰定帝准词究办，不料待了数日，也无批敕，只马剌升迁事，才算打消。

还有武备卿即烈，故太尉不花，受家吏撒梯贿托，强收寡妇古哈。古哈系郑国宝妻，曾为命妇。国宝死后，遗产颇多，撒梯阴加艳羡，且见古哈尚在中年，自己又值丧偶，遂浼人往讽古哈，劝她再醮。古哈以门阀相沿，颇欲守节，拒绝不从。偏这撒梯贪财恋色，定欲取她到手，就去请托即烈、不花两人，硬行出头，逼她改嫁撒梯。古哈仍不肯允，即烈等骑虎难下，诈称奉旨令古哈再嫁。逼令再嫁之旨，虽是诈传，然亦由元代之不尚节烈，致有此弊。看官！你想古哈是一介孀妇，哪里抗得过圣旨？只好除了丧服，改着艳装，乘舆至撒梯家，与他成婚。何不就死，但死节最难，到欢娱时，或亦感念帝德。撒梯得了古哈，欢爱非常，并将她家人畜产一并取来。偏台官不肯玉成，竟尔据实陈奏，殊杀风景。并劾即烈、不花矫旨的罪状，有旨令刑部讯鞫，即烈、不花无从图赖，暗中恰向左丞相倒剌沙处，奉送金银钞若干，托他挽回。果然钱神有灵，可以买命，不消两日，竟下了一道赦招，只说是世祖旧臣，加恩贷罪。

又有辽王脱脱，镇守辽东，乘泰定帝新立，颁诏大赦以前，竟报复私仇，妄杀亲王妃主百余人，占夺羊马畜产。经台官奏请废徙，亦不见报。会值山崩地震，雷迅风烈诸灾异，泰定帝只令番僧大作佛事，以期禳解。且令在寿安山寺，集僧讽经，约以三年，自己却巡幸上都，备驾前去。于是平章政事张珪，邀集枢密院御史台翰林集贤两院官会议时弊，决计谏诤。适上都亦有诏到来，戒饬百官，并命大都守臣，详言利

病，各官遂公推张珪主稿，珪正满怀痛愤，即草就数千言，成了一篇旷前绝后的大奏章，拟亲至上都面奏。大众见了，无不称为大手笔，小子有诗咏道：

事君无隐由来久，千古争传谏士言；
留得一编遗草在，大元久邈直声存。

欲知奏疏中如何措词，待下回覼缕陈明。

泰定帝至上都，从买奴之请，诛也先铁木儿等，看似锄凶罚恶，足快人心，实则仍为一己计，欲自免助逆之名，不得不讨除逆党。《春秋》之法在诛心，桃园之弑，史书赵盾，泰定帝虽稍差一间，其心固不可问也。况倒剌沙亦与逆谋，卒因前时私宠，不加其罪，反擢其官；盗神主者得逃法外；逼再嫁者且恕罪名；藩王有辜不之问；佛事屡修不之省。种种失政，安知不由倒剌沙辈从中蛊惑乎？是回叙述，已将泰定帝之心迹，揭明纸上，史称其能守祖宪，号称治平，岂其然乎！

第三十七回
众大臣联衔入奏　老平章嫉俗辞官

却说平章政事张珪，既拟就奏稿，出示百官，由员外郎宋文瓒，代读奏稿，其词云：

国之安危，在乎论相。昔唐玄宗前用姚崇、宋璟则治，后用李林甫、杨国忠，天下骚动，几致亡国，虽赖郭子仪诸将，效忠竭力，克复旧物，然自是藩镇纵横，纪纲亦不复振矣。良由李林甫妒害忠良，布置邪党，奸惑蒙蔽，保禄养祸所致，死有余辜。如前宰相铁木迭儿，奸狡险深，阴谋丛出，专政十年，凡宗戚忤己者，巧饰危间，阴中以法，忠直被诛，窜者甚众。始以赃败，谄附权奸失列门，及嬖幸也里失班之徒，苟全其生。寻任太子太师。未几仁宗宾天，乘时幸变，再入中书。当英庙之初，与失列门等恩义相许，表里为奸，诬杀萧、杨等以快私怨，天讨元凶，失列门之党既诛，坐邀上功，遂获信任。诸子内布宿卫，外据显要，蔽上抑下，杜绝言路，卖官鬻狱，威福己出，一令发口，上下股栗，稍不附己，其祸立至，权势日炽，中外寒心。由是群邪并进，如逆贼铁失之徒，名为义子，实其腹心，忠良屏迹，坐待收系，先帝悟其奸恶，仆碑夺爵，籍没其家，终以遗患，构成弑逆。其子锁南，亲与逆谋，所由来者渐矣。虽剖棺戮尸，夷灭其家，犹不足以塞责。今复回给所籍家产，诸子尚在京师，夤缘再入宿卫，世祖时，阿合马贪残败事，虽死犹正其罪，况如铁木迭儿之奸恶者哉！臣等宜遵成宪，仍籍铁木迭儿家产，远窜其子孙于外郡，以惩大奸。

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所以明纲常，别上下也。铁失之党，结谋弑逆，君相遇害，天下之人，痛心疾首，所不忍闻，比奉旨以铁失之徒，既伏其辜，诸王按梯不花、孛罗、月鲁不花、曲吕不花、兀鲁思不花，亦已流窜，逆党胁从者众，何可尽诛，后之言事者，其勿复举。臣等议古法弑逆，凡在官者杀无赦，圣朝立法，强盗劫杀庶民，其同情者犹且首从俱罪，况弑逆之党，天地不容，宜诛按梯不花之徒以谢天下。

书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无有作福作威。臣而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国。盖生杀予夺，天子之权，非臣下所得盗用也。辽王脱脱，位冠宗室，居镇辽东，属任非轻。国家不幸有非常之变，不能讨贼，而乃觊幸赦恩，报复仇忿，杀亲王妃主百余人，分其羊马畜产，残忍骨肉，盗窃主权，闻者切齿。今不之罪，乃复厚赐放还，仍守爵土，臣恐国之纪纲，由此不振，设或效尤，何法以治。且辽东地广，素号重镇，若使脱脱久居，彼既纵肆，得无忌惮；况令死者含冤，感伤和气，臣等议累朝宪典，闻赦杀人，罪在不原，宜夺削其爵土，置之他所，以彰天威。

刑以惩恶，国有常宪。武备卿即烈，前太尉不花，以累朝待遇之隆，俱致高列，不思补报，专务奸欺，诈称奉旨，令撒梯强收郑国宝妻古哈，贪其家人畜产，自恃权贵，莫敢如何，事闻之官，刑曹逮鞫服实，竟原其罪，辇毂之下，肆行无忌，远在外郡，何事不为！夫京师天下之本，纵恶如此，何以为政？古人有言：一妇衔冤，三年不雨，以此论之，即非细务。臣等议宜以即烈、不花，付刑曹鞫之中卖宝物，世祖时不闻其

事，自成宗以来，始有此弊。分珠寸石，售直数万，当时民怀愤怨，台察交言。且所酧之钞，率皆天下穷民膏血，锱铢取之，从以箠挞，何其用之不吝！夫以经国有用之宝，而易此不济饥寒之物，是皆时贵与斡脱中宝之人，妄称呈献，冒给回赐，高其直且十倍。蚕蠹国财，暗行分用，如沙不丁之徒，顷以增价中宝事败，具存吏牍。陛下即位之初，首知其弊，下令禁止，天下欣幸。臣等比闻中书，乃复奏给累朝未酬宝价四十余万锭，较其元直，利已数倍。有事经年远者，计三十余万锭。复令给以市舶番货。计今天下所征包银差发，岁入止十一万锭，已是四年征入之数，比以经费弗足，急于科征。臣等议番舶之货，宜以资国用，纾民力，宝价请俟国用饶给之日议之。

太庙神主，祖宗之所妥灵。国家孝治天下，四时大祀，诚为重典。比者仁宗皇帝皇后神主，盗利其金而窃之，至今未获，斯乃非常之事，而捕盗官兵，不闻杖责。臣等议庶民失盗，应捕官兵，尚有三限之法，监临主守，倘失官物，亦有不行知觉之罪。今失神主，宜罪太常，请拣其官属免之。

国家经费，皆出于民。量入为出，有司之事。比者建西山寺，损军害民，费以亿万计，刺绣经幡，驰驿江浙，逼迫郡县，杂役男女，动经年岁，穷奢致怨。近诏虽已罢之，又闻奸人乘间，奏请复欲兴修，流言喧播，群情惊骇。臣等议宜守前诏。示民有信，其创造刺绣事，非岁用之常者悉罢之。

人有怨抑，必当昭雪，事有枉直，尤宜明辨。平章政事萧拜住，中丞杨朵儿只等，枉遭铁木迭儿诬谄，籍其家以分赐人，闻者嗟悼。比奉明诏，还给原业，子孙奉祀家庙，修葺苟完，未及宁处，复以其家财仍赐旧人，止酬以直，即与再罹断没无异。臣等议宜如前诏，以原业还之，量其直以酬后所赐者，则人无冤愤矣。

德以出治，刑以防奸。若刑罚不立，奸宄滋长，虽有智者，不能禁止。比者也先铁木儿之徒，遇朱太医妻女过省门外，强拽以入，奸宿馆所。事闻有司，以扈从上都为解，竟勿就鞫。元恶虽诛，羽翼未戢。臣等议宜遵世祖成宪，凡助恶为虐者，悉执付有司鞫之。臣等又议天下囚系，不无冤滞，方今盛夏，宜命省台选官审录，结正重刑，疏决轻系，疑者申问详谳。

边镇利病，宜命行省行台，体究兴除。广海镇戍卒更病者给粥食药，力死者人给钞二十五贯，责所司及同乡者归骨于其家。岁贡方物有常制，广州东莞县大步海，及惠州珠池，始自大德元年，奸民刘进、程连言利，分蜒户七百余家官给之粮，三年一采，仅获小珠五六两，入水为虫鱼伤死者众，遂罢珠户为民。其后同知广州路事塔察儿等，又献利于失列门，创设提举司监采。廉访司言其扰民，复罢归有司。既而内正少卿魏暗都剌，冒启中旨，驰驿督采，耗廪食，疲民驿，非旧制，请悉罢遣归民。

善良死于非命，国法当为昭雪。铁失弑逆之变，学士不花，指挥不颜忽里，院使秃古思，皆以无罪死，未得褒赠。铁木迭儿专权之际，御史徐元素以言事锁项死东平，及贾秃坚不花之属，皆未申理。臣等议宜追赠死者，优叙其子孙，且命刑部及监察御史体勘，其余有冤抑者具实以闻。

政出多门，古人所戒。今内外增置官署，员冗俸滥，白丁骤升，出身入流，壅塞日甚，军民俱蒙其害。夫为治之要，莫先于安民，安民之道，莫急于除滥费，汰冗员。世祖设官分职，俱有定制。至元三十年以后，改升创设，日积月增，虽尝奉旨取勘减降，近侍各私其署，夤缘保禄，姑息中止。至英宗时，始锐然减罢崇祥寿福院之属十有三署，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不幸遭罹大故，未竟其余。比奉诏凡事悉遵世祖成宪，若复寻常取勘调虚文，延岁月必无实效，即与诏旨异矣。臣等议宜敕中外军民，署置官吏，有非世祖之制，及至元三十年已后，改升创设员冗者，诏

至日悉减除之。

自古圣君，惟诚于治政，可以动天地，感鬼神，初未尝徼福于僧道，以厉民病国也。且以至元三十年言之，醮事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积五百有余。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即指为例，已倍四之上矣。僧徒又复营干近侍，买作佛事，自称特奉传奉，所司不敢致问，供给恐后。夫佛以清净为本，不奔不欲，而僧徒贪慕货利，自违其教，一事所需，金银钞币，不可数计，岁用钞数千万锭，数倍于至元间矣。凡所供物，悉为己有，布施等钞，复出其外，生民脂膏，纵其所欲，取以自利，畜养妻子，彼既行不修洁，适足亵慢天神，何以邀福？比年佛事愈繁，累朝享国不永，致灾愈远，事无应验，断可知矣。臣等议宜罢功德使司，其在至元三十年以前，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领修举，余悉减罢。近侍之属，并不得巧计擅奏，妄增名目。若有特奉传奉，从中书复奏乃行。

古今帝王治国理财之要，莫先于节用。盖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国用匮而重敛生，如盐课增价之类，皆足以厉民矣。比年游惰之徒，妄投宿卫部属，及宦者女红太医阴阳之属，不可胜数。一人收籍，一门蠲复，一岁所请衣马刍粮，数十户所征入，不足以给之，耗国损民，莫此为甚。臣等议诸宿卫宦女之属，宜如世祖时支请之数给之，余悉简汰。

阔端赤牧养马驼，岁有常法，分布郡县，各有常数。而宿卫近侍，委之仆御，役民放牧，始至即夺其居，俾饮食之，残伤桑果，百害蜂起，其仆御四出，无所拘钤，私鬻刍豆，瘠损马驼。大德中始责州县正官监视，盖暖棚团槽枥以牧之。至治初复散之民间，其害如故。监察御史及河间路守臣屡言之。臣等议宜如大德团槽之制，正官监临，阅视肥瘠，拘钤宿卫仆御，著为令。

兵戎之兴，号为凶器，擅开边衅，非国之福。蛮夷无知，少梗王化，得之无益，失之无损。至治三年，参卜郎盗劫杀使臣，利其财物而已，至用大师，期年不戢，伤我士卒，费国资粮。臣等议好生恶死，人之恒性，宜令宣政院督守将，严边防，遣良使抵巢招谕，简罢冗兵，明敕边吏，谨守御，勿生事，则远人格矣。天下官田岁入，所以赡卫士，给戍卒。自至元三十一年以后，累朝以是田分赐诸王公主驸马，及百官宦者寺观之属，遂令中书酬直海漕，虚耗国储。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奸吏为赃官，催甲斗级，巧名多取，又且驱迫邮传，征求饩廪，折辱州县，闭偿逋负。至仓之日，变鬻以归，官司交忿，农民窘窜。臣等议惟诸王公主驸马寺观，如所与公主桑哥剌吉，及普安三寺之制输之公廪，计月直折支以钞，令有司。兼令输之省部，给之大都。其所赐百官及宦者之田，悉拘还官著为令。

国家经费，皆取于民。世祖时，淮北内地，惟输丁税。铁木迭儿为相，专务聚敛，遣使括勘两淮、河南田土，重并科粮，又以两淮、荆襄沙碛，作熟收征，徼名兴利，农民流徙。臣等议宜如旧制，止征丁税，其括勘重并之粮，及沙碛不可田亩之税悉除之。世祖之制，凡有田者悉役之民，典卖田随收入户。铁木迭儿为相，纳江南诸寺贿赂，奏令僧人买民田者，毋役之以里正主首之属，逮今流毒细民。臣等议惟累朝所赐僧寺田，及亡宋旧业，如旧制勿征；其僧道典买民田，及民间所施产业，宜悉役之著为令。

僧道出家，屏绝妻孥，盖欲超出世表，是以国家优视，无所徭役。且处之官寺，宜清净绝俗为心，诵经祝祷。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无异常人，如蔡道泰、班讲主之徒，伤人逞欲，坏教干刑者，何可胜数？俾奉祠典，岂不亵天渎神！臣等议僧道之畜妻子者，宜罪以旧刑，罢遣为民。

赏功劝善，人主大柄，岂宜轻以与人？

世祖临御三十五年，左右之臣，虽甚爱幸，未闻无功而给一赏者。比年赏赐泛滥，盖因近侍之人，窥伺天颜喜悦之际，或称乏财无居，或称嫁女取妇，或以技物呈献。殊无寸功小善，递互奏请，要求赏赐，奄有国家金银珠玉，及断没人畜产业。似此无功受赏，何以激劝？既伤财用，复启幸门。臣等议非有功勋劳效，著明实迹，不宜加以赏赐，乞著为令。

臣等所言弑逆未讨，奸恶未除，忠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赏罚不公，赋役不均，财用不节，民怨神怒，感伤和气，惟陛下裁择以答天意，消弭灾变。臣等不胜翘切待命之至！

宋文瓒一气读毕，枢密院御史台翰林集贤两院官统鼓掌道："近今弊窦，统由张平章说尽。若此奏上去，能邀圣上允准，一一施行，乃是国家的大幸了！"张珪道："我拟亲至上都，面陈此疏，免得内臣沮格。"宋文瓒道："晚生愿随老平章同去，何如？"张珪道："好极！但缮录奏稿，还仗大笔！我已老朽，不愿作蝇头小楷了。"文瓒道："晚生理当效劳。"

当下百官散归，文瓒亦回寓，把奏稿恭楷录正，差不多至半日余，方才告竣。并将会议各官，联衔署名。到了次日，便偕张珪赴上都。珪即入觐泰定帝，递上奏疏。泰定帝展览多时，似乎有些讨厌的神气。张珪呕尽心血，不值泰定帝一顾奈何？淡淡地答道："朕知道了，卿自京至此，未免劳顿，且在行辕休息，再作区处。"张珪叩谢而出。

待了两日，并不见有诏敕下来，转增烦闷。适宋文瓒亦来谒谈，张珪道："我等奏议，共有数条，偏似石沉大海，一条未蒙敕行，难道就此过去，便好治国么？"文瓒道："老平章何不再行谒奏？总要宸衷酌行，方可渐除时弊。"张珪点头。次晨复至行宫朝泰定帝，行礼毕，复启奏道："臣闻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应天以实不以文，动民以行不以言。目今刑政失平，所以天象垂变，陛下仰承天心，务乞矜察，臣等逐条奏议，即请施行！"泰定帝答道："待朕返京师后，择要施行便了。"珪不便再陈，只得告退。

既而御史台臣秃忽鲁、纽泽等，复奏陈灾异屡见，宰相宜避位以应天变，可否仰自圣裁。且言臣等为陛下耳目，不能纠察奸吏，慢官失守，宜先退避以授贤能。泰定帝览了此奏，便批谕："御史所言，失在朕躬，卿等不必辞职。"台官等无可奈何。只丞相旭迈杰、倒剌沙两人，心中未安，也递呈一疏，略说天象告儆，陛下以忧天心为心，反躬自责，谨遵祖宗圣训，修德慎行，饬臣等各勤乃职。手诏至大都，居守省臣，皆引罪自劾，臣等为左右相，才下识昏，当国大任，无所襄赞，以致灾祲迭见，罪在臣等，理应退黜。此外诸臣，各勤职守，无罪可言！语中带刺。泰定帝仍批谕道："卿等若皆辞避，国家大事，谁与共理？总教靖供尔职，勉迪百工，自可徐回天变，不必再辞！"嗣是以后，不闻再诏，连回跸京师的期限，也悬宕过去。

张珪愤闷得很，遂托称老病，上表辞职。有诏常见免拜跪，并赐小车，得乘至殿门下。珪复请克日还京，总算邀准。回銮后，只望泰定帝践着前言，如议施行，偏诏旨下来，一道是禁言赦前事，一道是将赦前籍没的家产如数给还。看官，你想此时的张平章，还肯在朝委蛇么？当下奏陈病势日剧，非扶掖不能行，恳即日放归，得返首丘，死且感恩云云。小子有诗咏张平章道：

忠臣不肯效阿容，可奈良言未见从！
从此挂冠林下隐，白云深处住行踪。

未知泰定帝曾否允准，且至下回叙明。

张珪一疏，为《元史》中仅见之文，列传中备录无遗。本回亦就此采入，一以扬张平章之忠，一以明泰定帝之失，泰定以旁支入承大统，龙飞九五，仰荷天庥，不于此时从贤纳谏，除害兴利，何以孚舆望而贻孙谋乎？卒致晏驾以后，即滋内变，生无德政，殁无美谥，一代嗣君，反成闰位，是不得谓非咎由自取也！张珪屡谏不从，即托病乞归。古人云，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吾于珪殆遇之焉。

第三十八回
信佛法反促寿征　迎藩王入承大统

却说张珪辞职甚力，泰定帝尚是未允，只命养病西山，并加封蔡国公，知经筵事，别刻蔡国公印作为特赐。不听良言，留他何用？张珪移居西山，过了残腊，复上疏乞归，乃蒙允准，解组归里，还我自由。未几复接朝旨，召他商议中书省事。珪不肯就征，引疾告免，至泰定四年卒于里，遗命上蔡国公印。珪系弘范子，字公端。少时从父灭宋，宋礼部侍郎邓光荐将赴水死，为弘范所救，待以宾礼，命珪就学。光荐乃以平生所得，著成相业一书，授珪熟读，珪因此成文武材。元朝中叶，要推这位老平章是一位纯臣了。补叙履历，所以旌善，且亦是文中绵密处。

这且休表。单说张珪回籍，朝右少一个直臣，泰定帝朝罢无事，一意佞佛。每作佛事，辄饭僧数万人，赐钞数千锭，并命各处建寺，雕玉为楹，刻金为像，所费以亿万计，毫不知惜。泰定帝又亲受佛法于帝师，连皇后弘吉剌氏以下，也都至帝师前受戒。这时候的帝师，名叫亦思宅卜，每年所得赏赐，不可胜计。帝师弟衮噶伊实戬，自西域远来，诏令中书持酒效劳，非常敬礼。帝师兄索诺木藏布，领西番三道宣慰司事，封白兰王，赐金印，给圆符，使尚公主。僧可尚公主，大约亦舍身大布施耳。僧徒多号司空、司徒、国公，佩带金玉印章，因此气焰薰灼，无所不为。在京尚敢横行，出都愈加恣肆，见有子女玉帛，无不喜欢，所求不遂，即大肆咆哮。西台御史李昌，尝痛心疾首，据实抗奏道：

> 臣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而迫逐男子，奸污妇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百八十五次，用马至八百四十余匹，较之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驿户无所控诉，台察莫得谁何。且国家之制圆符，本为边防警报之虞，僧人何事而辄佩之？乞更正僧人给驿法，且得以纠察良莠，毋使混淆；是所以肃僧规，即所以遵佛戒也，伏乞陛下准奏施行！

奏入不报，后闻僧侣扰民益甚，乃颁诏禁止，其实仍是一纸空文，敷衍了事。未几又命建显宗神御殿于卢师寺。这卢师寺在宛平县卢邱山，向称大刹，此次奉安御容，大兴土木，役卒数万人，糜财数百万两，装饰得金碧辉煌，一时无两。然后另建显宗神主，奉置殿中，悬额署名，号为大天源延圣寺。赐住持僧钞二万锭，并吉安、临江二路田千顷。中书省臣，未免看不过去，又联名奏道：

> 臣等闻养给军民，必借地利。地利所生有限，军民犹惧不足，况移供他用乎？昔世祖建大宣文、弘教等寺，赐僧永业，当时已号虚费。而成宗复构天寿万宁寺，较之世祖，用增倍半。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华、普庆，租権所入，益又甚焉。英宗凿山开寺，损兵伤农，而卒无益。夫土地祖宗所有，子孙当共惜之，臣恐兹后借为口实，妄兴工役，徼福利以逞私欲，福未至而祸已集矣。唯陛下察之！

泰定帝得此奏后，却也优诏旌直。但心中总是迷信，遇着天变人异，总令番僧虔修佛事，默祈解禳。番僧依着故例，请释赦囚，所以赦诏叠见。凡有奸盗贪淫诸罪，统得遇赦邀恩，一律洗刷；就是出狱重犯，再被逮系，转瞬间又得释放。看官试想，天下有几个悔过的罪人？愈宽愈坏，辇毂之下，尚无王法，外省更不必论了。屡言

佞佛之弊，是为痴人说法。

泰定帝始终未悟，并因次子诞生疑为佛佑，甫离襁褓，即令受戒。为了拜佛情殷，反把郊天禘祖的大礼，搁过一边。监察御史赵思鲁，以大礼未举，奏言天子亲祀郊庙，所以通精诚，迎福厘，生蒸民，阜万物，历代帝王，莫不躬亲将事，应讲求故例，虔诚对越，方可隐格纯嘏。泰定帝不以为然，有了佛佑，自可不必郊祀。全台大哗，复入朝面陈。泰定帝道："世祖成宪，不闻亲祀郊庙。朕只知效法世祖，世祖所行的事件，朕必遵行；世祖未行的事件，朕也不愿增添。此后郊天祭庙，可遣大臣恭代便了。"台官还想再陈，泰定帝竟拂袖退朝。

嗣因帝师圆寂，大修佛事，命塔失铁木儿、纽泽监督，召集京畿僧侣，诵经讽咒，差不多有数十天；一面另延西僧藏班藏卜为帝师，赍奉玉印，诏谕天下。又命作成宗神御殿于天寿万宁寺，一切规模，与显宗神御殿相似。

正在百堵皆兴的时候，忽由太常入奏，宗庙中的武宗金主，及所有祭器，统被盗窃去了。前时盗窃仁宗神主，至此又窃武宗神主，堂堂太庙，窝留盗贼，令人不解。泰定帝命再作金主，奉安庙中，应行捕盗等情，也模糊过去。后复因台官劾奏，才酌斥太常礼仪等官，只神主不翼而飞，终无下落。

会扬州路崇明州、海门县海溢，汴梁路扶沟、兰阳河溢，建德、杭州、衢州属县水溢，还有真定、晋宁、延安、河南等路屯田遇了旱灾，大都河间、奉元、怀庆等路遇了蝗灾，巩昌府通渭县山崩，碉门地震，有声如雷，昼色晦暝，天全道山亦爆裂，飞石毙人，凤翔、兴元、成都、峡州、江陵同日地震。各处警报络绎。泰定帝只与西僧商量，教他朝唪梵语，暮鼓钟钹，膜拜顶礼，祈福消灾。且遍饬京内外各官，恭祀五岳四渎名山大川。总道是神佛有灵，暗中庇佑，谁料旱荒水荒，虫灾风灾，种种状况，杂沓而来。百姓报官长，官长报皇上，弄得泰定帝胸无定见，却想了一个法儿，下诏改元！祈佛无益，改元更属无谓。当由廷臣议定"致和"二字，于泰定五年春季，改泰定为致和。且仍诏告帝师，命各僧佛事加虔；并饬于沿海各地，建造浮屠二百一十六座，镇压海隘。真是捣鬼。

帝师藏班藏卜上言，皇帝虽已受佛法，但欲增福延寿，还须亲受无量寿佛戒，泰定帝当即允准。择日御兴圣殿，邀请帝师到来，督设经坛，上供无量寿佛金牌，下设幢幡宝盖，乐虡钟悬。当由帝师座下的僧徒，吹起法螺，摇动金铃，接着大锣大钹，敲击起来。帝师着红衣，戴毗卢帽，先至坛前焚香祷告，口中不知念着什么番语，嘛呢叭咪的说了一回，然后导引泰定帝至坛前跪着，帝师在旁虔诵祝词，复念了无数佛号，方令泰定帝学着僧规，膜拜受戒。是时后妃人等，亦群集坛前，兴圣殿内外，拥挤得什么相似。那一班僧侣，多是张头探脑，摇目擦睛，你说是那个美丽，我说是这个妖娆，彼此评头品足，觑艳偷香，就是口中所念的波罗密多，阿弥陀佛，也觉颠倒错乱，语无伦次。无量寿佛未曾请到，女观音等先已值坛，安得不令僧侣动心？至受戒礼毕，泰定帝出殿，大众散去，帝师亦回寺，僧徒等也都退归，饮酒拥娇去了。乐得过。

次日，由宫中发出金银钞，赏给僧徒，又费了若干万两。泰定帝以福寿双增，非常欣慰。会出猎柳林，偶受感冒，不怿累日，遂思巡幸上都，游春解闷。当命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及签书枢密院事燕帖木儿，一作雅克特穆尔。留守京师，自率皇后、皇太子，及丞相倒剌沙等，命驾北去。自春至夏，留寓行宫，整日里流连酒色，不闻朝政。

会殊祥院使也先捏，自建康北来，密语丞相倒剌沙，以怀王将有他变，不可不防。倒剌沙立即奏闻，请旨徙怀王居江陵。这怀王却是何人？就是武宗次子图帖睦尔。先是泰定帝即位，召诸王还邸，图帖睦尔亦自琼州召归，见三十六回。受封怀王。泰定二年，命出居建康，以也先捏为怀王卫士。也先捏与怀王不协，乃私至上都，密进谗言。泰定帝不遑查察，竟照倒剌沙奏议，遣宗正扎鲁忽赤、雍古台南下，命怀王徙居江陵。怀王遵旨西迁，扎鲁忽赤等回报。时泰定帝已遘疾病，日甚一日，竟于七月新秋，晏驾上都，寿仅三十六。无量寿佛戒之效何如？

丞相倒剌沙言太子年幼，不即拥立，竟擅

权自恣，独行独断，于是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国家大变，又复从此发生。倡难的人，便是留守京师的燕帖木儿。燕帖木儿是元季大蠹，所以特别点醒。

燕帖木儿是从前的钦察都指挥使床兀儿第三子，武宗镇朔方时，已备列宿卫，深得宠幸。床兀儿殁，承袭左卫亲军都指挥使。泰定二年，加授太仆卿，致和元年，进签书枢密院事，留守京都，实掌枢密院符印。自闻泰定帝罹疾，遂怀异谋，自思身受武宗宠遇，不能辅他二子，入承帝位，未免有负主恩。泰定帝亦擢你高官，何不自思图报。因此与继母察吉儿公主，族党阿剌帖木儿，及密友孛伦赤等商议，将乘泰定帝病殂后，迎立怀王图帖睦尔，篡承武宗遗统。

至泰定帝崩，皇后弘吉剌氏，遣使诣京，命平章政事乌都伯剌，一作额卜德呼勒。收掌百司印章，谕安百姓。燕帖木儿知势难再缓，即进语西安王道："故主已殂，太子尚幼，国家须择立长君，乃可无虞。况天下正统，应属武宗嗣子，英宗已不当立，大行皇帝，更出旁支，益加淆杂，今日宜正名定分，迎立武宗嗣子，时不可失，功在速成，王爷以为何如？"无非希定策功耳，遑期忠义。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道："言固甚是，但周王远居漠北，奈何？"燕帖木儿道："怀王曾居江陵，何不先行迎立？"西安王道："弟不先兄，此处还须商酌！"燕帖木儿道："先迎怀王入都，安定人心，然后再迓周王，仁宗故事，何妨踵行。"西安王道："上都方有命令，饬乌都伯剌收集印章，我欲举事，彼竟不从，这又未免为难了！"燕帖木儿道："昔人有言，先发制人，王爷果允行义举，只教募赏勇士，立可成功！"西安王点头道："你去妥行布置，我总无不赞成。"

燕帖木儿趋出，即日召集心腹，准备停当。翌日黎明，由西安王下令，召集百官至兴圣宫，会议要事。平章政事乌都伯剌、伯颜察儿，偕官属先到，西安王亦乘车而来。

既入座，乌都伯剌正要宣布后敕，令百官齐缴印章，忽见燕帖木儿，率着阿剌帖木儿、孛伦赤等十七人，带刀奔入，外面并有勇士数百人，趋立门外。乌都伯剌料知有变，遂叱问道："签书意欲何为？"燕帖木儿厉声道："武宗皇帝有子二人，孝友仁文，播名远迩，今乃一居朔漠，一处南陲，武宗有知，亦当深恫，况天下系武宗的天下，一误宁可再误？今日正统，应归还武宗嗣子，敢有再紊邦纪，不从义举，是与乱贼相等，例当处斩！"言毕，拔刀出鞘，怒目而立。仿佛强盗。

乌都伯剌、伯颜察儿两人欲抗词答辩，偏燕帖木儿不容分说，竟令阿剌帖木儿、孛伦赤等一齐动手，将他二人拿下。中书左丞朵朵等道："签书莫非造反不成？"言未已，已被燕帖木儿砍倒，顿时阖座大乱。燕帖木儿指挥勇士缚住朵朵，并执参知政事王士熙，参议中书省事脱脱、吴秉道，侍御史铁木哥、邱士杰，治书侍御史脱欢，太子詹事丞王桓等概置狱中，自与西安王入守内廷，分布腹心于枢密院，自东华门夹道，重列军士，使人传命往来，严防他变。一面再召百官，入内听命。即令前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明里董阿，前宣政院使答剌麻失里，乘着快驿，迎怀王图帖睦尔于江陵。且使嘱河南行省平章伯颜，选兵扈驾，不得有误。

明里董阿等既去，遂封府库，拘百司印，遣兵守诸要害，推前湖广行省左丞相别不花为中书左丞相，詹事塔失海涯为平章，前湖广行省右丞速速为中书左丞，前陕西行省参政王不怜台吉为枢密副使，萧忙古解仍为通政院使，与中书右丞赵世延等，分典庶务。于是募死士，买战马，运京仓米，饷输士卒，复遣使至各行省征发钱帛兵器。

当时有卫军失统，暨谒选与罢退军官，俱发给符牌，静候调遣。诸人受命后，未知所谢，各瞪目立着。当由中书省官，指使南向拜谢，大众惊悚，毛发凛然，方知内廷意属怀王了。极写秘密。

燕帖木儿宿卫禁中，一夕数徙，莫如所处，有时或坐以待旦。你亦怕死么？暗思母弟撒敦，子唐其势，尚在上都，因密遣塔失帖木儿，召使归京。两人都弃了家眷，星夜奔还。是时京内无主，群议沸腾，燕帖木儿恐人心未安，诈令塔失帖木儿充作南使，只云怀王旦夕且至，民勿疑惧；又令乃马台诈为北使，称周王亦已南来。用

心亦苦。复命撒敦率兵守居庸关，唐其势率兵屯古北口，抗御上都。一面再遣撒里不花、锁南班，往江陵促驾早发。

时董里明阿等早至河南，晤着平章伯颜，与语密谋，伯颜告知平章曲烈，右丞别铁木儿，令发兵南迎。偏两人不识时务，硬行阻捺，伯颜叹道："我本受武皇厚恩，委以心膂，今爵位至此，还有何望？只因大义相临，不敢推诿，所以为此转告，愿两公不要阻挠。"曲烈仍是不从，惹得伯颜性起，竟将两人杀毙，遂别募勇士五千人，令蒙哥不花带着，驰迎怀王。自己亦秣马厉兵，严装以俟。参政脱别台进谏道："今蒙古兵马，与卫卒同在上都，内地诸隘，守兵单弱，恐此事不易成功哩。"伯颜怒叱道："你敢扰乱士心么？违令者斩！"脱别台慌忙退出。是夕竟怀刃入刺伯颜，被伯颜察觉，拔剑砍死，并夺他所部军器，收马千二百骑。会怀王在江陵，经撒里不花等催促，即日动身。先令撒里不花往报伯颜，封为河南行省左丞相。至怀王到河南，伯颜属櫜鞬，擐甲胄，率百官父老，肃迎郊外，既导入，复俯伏称万岁，并上前叩首劝进，怀王解金铠御服宝刀，亲赐伯颜，又命他扈从北行。正是：

万骑遥从南陆发，六飞快向北郊来。

欲知入京后如何情状，容待下回表明。

元代之佞佛，自世祖始，后世子孙，益增迷信，此创业垂统之君，所由贵慎自贻谋者也。本回于泰定佞佛事，概乎言之，至受无量寿佛戒一段，尤写出僧侣情弊。禹鼎铸奸，神犀照怪，无逾于此。此非著书人好为描摹，实因淫僧贼秃，大都尔尔，奉劝世间，善男信女，速即回头，毋为若辈播弄，其苦心固可见也。且泰定帝在位五年，乏善可述，所诛逆党，亦非本心，至其后好作佛事，意者其恐逆党之冥中报复，姑借此为忏悔计乎？晏驾以后，即生内变，佛其果有灵耶？抑无灵耶？彼如燕帖木儿之图立怀王，抗拒上都，尤足以见佞佛之主，非徒无益，反且速祸，读史者当亦知所戒矣。

第三十九回
大明殿称尊颁敕　太平王杀敌建功

却说怀王图帖睦尔既至河南，令伯颜从行，以前翰林学士承旨阿不海牙继伯颜后任，遣前万户孛罗等将兵守潼关；并分道遣使，召宣靖王买奴，镇南王铁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不花，高昌王铁木儿补化等，率属来会。诸王陆续到来，然后整驾北发。是时上都诸王满秃、阿马剌台，宗正扎鲁忽赤、阔阔出，前河南平章政事买闾，集贤侍读学士兀鲁思不花，太常礼仪院使哈海赤等十八人已得燕帖木儿密函，令他即日起事，响应京师，正在暗中安排，不料事机漏泄，被倒剌沙闻知，竟亲率卫兵，各处搜拿，不到一日，竟将十八人捉住九双，请了泰定皇后命令，斥他谋逆，个个处斩。

倒剌沙自思逾月无主，究竟不妥，遂入谒泰定皇后，愿拥立皇太子阿速吉八为帝，克期登位。泰定皇后自然乐从，遂于致和元年八月，召集梁王王禅，一作旺辰。辽王脱脱、右丞相塔什特穆尔、旧作塔失铁木儿，因与前大都使臣名重复，故用新名。太尉不花、御史大夫纽泽等奉皇太子阿速吉八即位上都，尊皇后弘吉剌氏为皇太后，拟定次年改元天顺。泰定帝在位五年，其子已早为储贰，依父终子及之例，则阿速吉八之嗣位，亦属正当，故特书改元，以存书法。天顺帝年才九龄，书天顺帝，亦有微意。朝贺时统由倒剌沙护持，方得终礼。遂命诸王失剌，平章政事乃马台，此乃马台与上文异人同名。詹事钦察，率兵袭京畿。巧值阿速卫指挥使脱脱木儿，由上都自拔来归，奉京师命令，驻守古北口。他已预知失剌等潜师进袭，遂领兵出据宜兴，四面埋伏。

失剌分军三队，先后南下。第一队归乃马台统率，第二队归钦察统率，第三队方由自己领着，乘着锐气，倍道而来。前军甫到宜兴，扎营造饭，炊烟甫起，号炮骤闻。大众正在四望，蓦见敌军蜂拥来前，连忙上马截杀。说时迟，那时快，众军未曾排齐，敌兵已经杀入，眼见得辙乱旗靡，人仰马翻，乃马台措手不及，被脱脱木儿刺落马下，生擒活捉去了。第一队已了。

脱脱木儿已扫尽前队，便趁着现成的饭锅，令军士饱餐一顿，前驱疾进。那边第二队兵士，由詹事钦察押队前来，途次接得溃卒败报，忙上前来援，未达数里，已与脱脱木儿军相遇。脱脱木儿握着一柄大刀，当先突阵，麾下军士，随势冲入，钦察不知好歹，也拨马舞刀来战脱脱木儿，才数合，忽听脱脱木儿喝声道着，那铁察的头颅，不知不觉地滚落地上。奇语。俗语说得好，蛇无头不行，钦察已身首两分，还有何人敢来抵敌？霎时间纷纷逃溃，走得慢的一大半都做了矮脚鬼，暴骨沙场。第二队又了。

还有失剌所领的后军，惘惘南来，接连得着两队败耗，料知不能抵挡，忙令后队变作前队，前队变作后队，向北退还。待脱脱木儿赶去，失剌已逃得很远，只有殿卒数百名，被脱脱木儿军屠杀净尽，其余统侥幸生免了。失剌还算见几。

脱脱木儿追赶十余里，不及而还，当即报捷京师。燕帖木儿等属酒相贺。方在满座庆宴的时候，忽见撒里不花驰入，报称怀王已自河南登途，现距京师只百里了。燕帖木儿道："甚好！"撒里不花道："还有一事贺公，已奉命升公知枢密院事了！"燕帖木儿大喜，便于席间派使远迎。至宴飧毕后，即令太常礼仪使，整备法驾。

越两日，闻怀王驾已抵郊，遂偕诸王百官，恭奉法驾，出迎郊外。怀王慰劳有加，改乘法

驾，驰入京师。燕帖木儿与西安王阿刺忒纳失里等，立即劝进。怀王道："大兄尚在朔方，我不得越次僭位，俟两都平靖，当遣使迎兄。目下暂由我监国，愿卿等勿生异议！"初意原是不错。燕帖木儿道："大王让德，卓越古今，惟时势相迫，亦贵从权，既承钧命，容后再议！"怀王乃入居宫中。

越宿命速速为中书平章政事，前御史中丞曹立为中书右丞，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张友谅为中书参知政事，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颜为御史大夫，中书右丞赵世延为御史中丞，各官俱受职视事，不必细表。

又越两日，由侦骑入报，上都梁王王禅，右丞相塔什特穆尔，太尉不花，御史大夫纽泽等，又兴兵南犯了。怀王召燕帖木儿，商议军务，燕帖木儿自请效劳。怀王甚喜，遂发兵数万，供燕帖木儿调遣，命他便宜行事，不为遥制。燕帖木儿遂带兵至居庸关，由其弟撒敦迎入。燕帖木儿道："闻北兵已发上都，吾弟何不率兵急进，反在此游疑观望？难道待他自毙么？"撒敦道："闻兄奉命督师，所以静候调度，不敢妄进。"燕帖木儿道："我不害人，人将害我，你快率万人前去，截住北军，我当为你后应便了。"

撒敦依言，就率兵出关，浩浩荡荡地杀奔榆林。适值北军到来，也无暇答话，即麾兵猛击。北军不及布阵，顿时被他踹入，乱砍乱戳，不消片时，已将北军杀得七零八落，望北奔逃。

撒敦乘胜长驱，直到怀来，才见燕帖木儿督军到来。当下叩马报捷，并请径攻上都。燕帖木儿道："且慢前进，回关再商。"撒敦道："兄前责弟，今弟将诘兄；北军既已败去，不乘此入捣上都，还待何时？"燕帖木儿道："吾弟有所未知，兵以气动，气盛乃胜，气馁必败。我前日并非责你，实所以激动弟心，鼓气御寇。今已得胜，锐气将衰，若再进兵，顿师城下，那时再衰三竭，不要进退两难么？"论兵却是有识。撒敦无言，乃随返关中。燕帖木儿即驰书报捷。嗣得复命，令他即日还京，燕帖木儿乃留弟守关，奉命还朝。入京后，把前时拿下的乌都伯剌，及擒住的乃马台，统置大辟。一面约诸王大臣，伏阙上书，请早正大位以安天下。怀王尚是固辞，燕帖木儿道："人心向背，间不容发，现在兵戈扰攘，非速正大名，不足以系人心，万一中外失望，后悔何及？"怀王道："必不得已，亦须将我的本意，明示天下，方可权摄帝位。"古时惟王莽称摄皇帝，怀王亦欲居摄，染鼎之意已动矣。乃命中书省臣，拟定诏旨，于九月十三日，即帝位于大明殿，受诸王百官朝贺，颁诏天下道：

> 洪维我太祖皇帝，混一海宇，爰立定制以一统绪，宗亲各受分地，勿敢妄生觊觎，此不易之成规，万世所共守者也。世祖之后，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以公天下之心，以次相传，宗王贵戚，咸遵祖训。至于晋邸，具有盟书，愿守藩服，而与贼臣铁失、也先铁木儿等，潜通阴谋，冒干宝位，使英宗不幸罹于大故。朕兄弟播越南北，备历艰险，临御之事，岂获与闻？朕以叔父之故，顺承惟谨。于今六年，灾异迭见，权臣倒剌沙、乌都伯剌等，专权自用，疏远勋旧，废弃忠良，变乱祖宗法度，空府库以私其党类。大行上宾，利于立幼，显握国柄，用成其奸。宗王大臣以宗社之重，统绪之正，协谋推戴，属于眇躬。朕以菲德，宜俟大兄，固让再三，宗戚将相，百僚耆老，以为神器不可以久虚，天下不可以无主，周王辽隔朔漠，民庶皇皇，已及三月，诚恳迫切，朕固从其请，谨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让之心。已于致和元年九月十三日，即皇帝位于大明殿，其以致和元年为天历元年，可大赦天下。自九月十三日昧爽以前，除谋杀祖父母父母，妻妾杀夫，奴婢杀主，谋故杀人，但犯强盗印造伪钞不赦外，其余罪无轻重，咸赦除之。於戏！朕岂有意于天下哉！重念祖宗开创之艰，恐隳大业，是以勉徇舆请，尚赖尔中外文武臣僚，协心相予，辑宁亿兆，以成治功，咨尔多方，体予至意！

是日封赏群臣，并赐大都将士金银钞，多寡有差。流朵朵、王士熙、伯颜察儿、脱欢等于远州，各籍没家资分给诸王大臣。忽警报自辽

东传来，平章秃满迭儿，及诸王也先帖木儿等，率兵入迁民镇，进袭蓟州。

怀王怀王已即帝位，本文仍称怀王，一因天顺正位，国无两君，一因周王在北，怀王暂摄帝位故也。乃封燕帖木儿为太平王，以太平路为食邑，并命为中书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赐黄金五百两，白金二千五百两，钞万锭，金素织缎色缯二千匹，平江官地二百顷。即日诏促出师蓟州，拒辽东军。

燕帖木儿闻命即行，且调撒敦会师北进。方到三河，接着通州急报，梁王王禅等已入居庸关，不由得大惊道："居庸被破，不特通州吃紧，连京师也要戒严。我军须回保京师，休被蹂躏为是！"乃留兵拒辽东军，自与撒敦星夜驰还。

既抵榆河关，闻怀王已出齐化门视师，益觉焦急万分。遂驱马直奔京城，谒见怀王，并面启道："陛下何故亲自视师？"怀王道："寇兵已入居庸关，将要来犯京师了。"燕帖木儿道："陛下一出，民心必惊，凡翦寇事尽可责臣。陛下亟宜还宫，安定人民，请勿轻动！"此时燕帖木儿确是怀王忠臣。怀王道："待卿未来，所以躬自督师，今已到此，朕心安了，军事由卿作主，朕当从卿言，还宫安民。"言毕，即与燕帖木儿别去。

燕帖木儿复还至军中。梁王王禅等亦乘胜进逼，与燕帖木儿军遇于榆河。燕帖木儿升座誓师道："寇已深入，大都戒严，孰胜孰负，在此一举。将士等为国前驱，理宜奋力杀敌，若有退避不前，本爵帅只有军法从事，休得后悔！"将士等唯唯听命，燕帖木儿遂命开营逆战。

两下里交锋起来，正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材，一边是誓扶幼主，期立大功；一边是力保长君，目无全虏，足足战了三四个时辰，不分胜败。燕帖木儿执旗当先，引军突阵。部下见主帅奋勇，格外效力，无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北军渐渐败却，退至红桥。

燕帖木儿步步进逼，一些儿不肯放松，恼动了梁王部将，一名阿剌帖木儿，曾为枢密副使；一名忽都帖木儿，曾为上都指挥，两人素称骁勇，至此气愤填胸，挺身还战，竟攻入燕帖木儿阵中。燕帖木儿正挥刀前进，适值阿剌帖木儿突至马前，挺戈刺来，亏得燕帖木儿眼明手快，将身闪过一边，右手用刀格住戈铤，左手拔剑砍去，不偏不倚，正中阿剌帖木儿左臂。阿剌帖木儿狂叫一声，拨马就逃。燕帖木儿紧紧追去，又来了忽都帖木儿，接住厮杀，奋斗了数十合，彼此尚不相让，仍恶狠狠地搏战。燕帖木儿手下，有一矮将名和尚，短悍绝伦，善使双锤，他恐主帅有失，忙拨马助战，忽都帖木儿欺他短小，不以为意，谁知这和尚煞是矫捷，左右驰击，防不胜防，忽都帖木儿方思退避，左臂上已着了一锤，几乎跌落马下，幸他将前来救护，才得走脱。两帖木儿不敌一帖木儿，无愧为太平王。北军见两将败衄，人人夺气，遂驰过红桥，阻水而阵。燕帖木儿恐军士力疲，不欲再战，只命弓弩手用矢攒射，把北军一阵射退，然后收兵。

次日复分军为三队，令也速答儿率左，八都儿率右，进逼北军。时北军退至白浮，因燕帖木儿挑战，也出来对仗。燕帖木儿麾兵佯退，俟北军追来，命左右两队包抄过去。北军正杀得高兴，猛见也速答儿从右边杀来，忙分军抵敌。方在酣战，左边又遇着八都儿军，又分军敌住，不意燕帖木儿复转身杀到，所向披靡。那时北军招架不住，只好且战且走，复退十里下寨，燕帖木儿见北军虽败，行列尚是整齐，也即鸣金收军。

越宿复战，北军抖擞精神，前来冲突，燕帖木儿也不肯稍让，督军猛击，自辰至午，相持不下。蓦见燕帖木儿阵中，跳出锐卒数百名，由燕帖木儿亲自督领，冲杀过去。北军前来抵截，被燕帖木儿手刃七人，方才退却。燕帖木儿也即鸣金收军。

是夜二鼓，燕帖木儿召孛伦赤、岳来吉入帐，密议道："连日酣战，两军俱疲，长此坚持，何以退敌？"孛伦赤道："不如今夜发兵劫营，想寇兵应亦疲倦，定中我计！"燕帖木儿道："我亦想及此着，但彼此对垒下营，岂有不防之理？从前甘宁百骑，夜劫曹营，我何不仿他一行，也可扰乱敌心，使他自退？"燕帖木儿想曾阅过《三国演义》。孛伦赤、岳来吉二人齐声道："末将等愿效死力！"燕帖木儿大喜，便调集锐卒百骑，令各

带弓箭，并持战鼓，随孛伦赤、岳来吉二人同去。临行时又吩咐道："你等抵敌营时，只宜左右鼓噪，四面驰射，不必与他厮杀，但能使他惊扰，便算头功。"孛伦赤等领命去讫。燕帖木儿恰高枕自卧。

那边梁王王禅正恐燕帖木儿劫营，令兵士小心严防。到了三鼓，突闻外面鼓声大震，忙令各营出战，兵士开营出去，只见来兵东驰西射，散无纪律。当下冒矢追杀，走到这边，他到那边，走到那边，他到这边，嗣后来兵越多，混战一回，互有杀伤。战到天明，彼此相见，才知所杀伤的统是自家人，不禁懊丧异常。这时的孛伦赤、岳来吉两人，早已收集百骑，回营报功去了。小子有诗赞燕帖木儿道：

力战何如智取工？榆关犹忆大王风。
须知兵事无嫌诈，燕邸当年固善攻。

毕竟北军曾否再退，请看官续阅下回。

怀王之立，不当立也。以泰定之正统言，则皇太子已即位上都，怀王固不当立；以武宗之正统言，则嗣位者应属周王和世瑓，怀王亦不当立也。燕帖木儿希宠取媚，南迎劝进；借使怀王正言抗斥，则燕帖木儿之志不得逞，而兵祸可立弭矣。乃江陵遽发，飘然入都，御殿即真，封王拜爵，彼已南面称尊，讵尚肯北面为臣耶？让兄之言，徒虚文尔。然发难之首，实出自燕帖木儿，故本回中叙述各事，皆以燕帖木儿为前提，西安以下，概置后列。至如出师战胜之举，尤写得机变神智，非称美燕帖木儿，实隐诛燕帖木儿也。曹阿瞒以知兵闻，阿瞒得谓汉之忠臣否耶？吾于燕帖木儿亦云。

第四十回
入长城北军败溃　援大都爵帅驰归

却说孛伦赤、岳来吉等，回营报功，燕帖木儿时已起床，即将二人功绩书录簿上；并命撒敦带着偏师，出营巡哨。是日大雾迷蒙，暝不见影，撒敦巡至敌营，已是空空洞洞，留着虚垒。走将进去，只有敌卒数名，尚在寨中收拾行李，见了撒敦等，一哄而逃，被撒敦兵追上，擒住二卒。经撒敦审讯，才知北军已窜匿山谷中。撒敦即将二卒带还，报知燕帖木儿。

燕帖木儿道："王禅未曾大挫，即行遁匿，我料他必有诈计，将乘我不备，前来掩击哩！"料事如神。便下令将士，教他裹粮坐甲，静待后命，不得私自出营，违令者斩！越夕，又命坚壁严装，如遇寇至，只准固守，不准出战，违令者斩！到了夜间，防备尤密，四面布着侦骑，探听消息。未几鸡声报晓，远远的接吹角声，燕帖木儿听着道："寇兵来了！"忙出升帐，见侦骑亦来禀报，说是北军成列出山，距此只数里了。燕帖木儿仍饬各军守着前令，不得有违。约一时许，北军鼓噪而至，冲突数次，坚不能入，没奈何退后下营。

燕帖木儿命撒敦、八都儿两人各率一军，分授密计，命俟至天晚，分头趋出。两人依计而行。是夜天色愈暝，四面阴霾，北军也严行准备，不遑就寝。一更以后，但听后面有铜角声，吹得非常响亮，不由得慌忙起来，梁王王禅，惩着前辙，只令各营静守，不敢出头。忽前面又起角声，亦觉激越异常。时值深秋，寨外草衰，正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时候，加以角声震荡，前后相应，益令军心胆怯，不寒而栗。梁王王禅，尚兀自守着，偏营内各兵，自相骚扰，不肯镇定。至三鼓以后，角声越吹得厉害，仿佛有千军万马，四面杀来，那时军心益乱，情势仓皇，任你王禅如何禁遏，也是弹压不住，遂不禁叹息道："罢了！罢了！看来幼主无福，偏遇这燕帖木儿，不如就此退兵罢！"你自己无将帅才，不足胜敌，反说看幼主无福，是谓肚痛埋怨灶司。当下撤营遁去。

看官道这铜角声如何而来？就是撒敦与八都儿奉着燕帖木儿密计，虚吓敌兵。原来撒敦自营后出师，潜绕北军后部，吹角惧敌；八都儿自营前出师，直逼北军前面，鸣角相应。两军并不去厮杀，只仗这铜角为号，虚声恫喝，那北军竟堕计中，夤夜遁去。

撒敦等来报燕帖木儿，燕帖木儿即命倾寨穷追，直到昌平州，方见北军还在前面。一声鼓号，驱马杀去，北军心胆俱烈，哪个还敢拦阻？你奔我溃，彼跌此仆，被燕帖木儿军，乘势掩杀一阵，斩首约数千级，所有逃不及的北军，顾命要紧，管不得什么面子，只好匍匐乞降。燕帖木儿准他投诚，收降至万余人。

正拟饬兵再追，适值钦使到来，忙下马接旨。诏中所说，略称丞相亲冒矢石，恐有不测，万一受伤，朕恃谁人？自今以后，但教凭高督战，视察将士，用命行赏，不用命行罚，毋得再自冒险，以滋朕忧！燕帖木儿谢旨毕，即语来使道："我非好死恶生，但猝遇大敌，不得不身先士卒，为诸将法。现在寇已败退，自当遵旨小心，请钦使转达御前，免劳圣虑为是。"钦使应着，即行别去。

燕帖木儿麾军再上，杀得王禅等弃甲抛戈，抱头窜逸。于是燕帖木儿勒马中途，但令也速答儿、也不伦，及弟撒敦，率兵三万，再追北军，自率余军徐徐后行。将到居庸关，接也速答儿军报，北军已逃出关外去了。燕帖木儿即遣使上追，驰马入关，会也速答儿等亦已回军，遂

命也速答儿居守，辅以佥院彻里帖木儿，并就他统卒三万名，留供驱遣，自率得胜军南还。

至昌平南，来了古北口急报，上都军已入古北口，进掠石漕。燕帖木儿愤愤道："居庸关才得收回，古北口又闻失守，如何是好！"撒敦即上前进言道："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怕他何为？弟愿前去，杀他片甲不回！"燕帖木儿道："吾弟前去，须要小心！"撒敦应命，即领着万人，倍道去讫。燕帖木儿，率军后应，亦兼程而进。

撒敦驱军至石漕，不管什么利害，竟上前掩击，敌军正在午炊，仓猝遇敌，不及拦阻，便向北窜去。撒敦追击数十里，杀毙敌军无数。

正拟下营，燕帖木儿大军亦到，两下相会，当由撒敦报明胜仗。燕帖木儿问敌军主将，系是何人？撒敦默然。燕帖木儿道："吾弟杀了一日，难道连敌将姓名，尚未查明么？"撒敦道："问他何为？我只知见敌就杀，得胜报功。"是一员莽将口吻。燕帖木儿微笑道："幸你所遇的都是庸将，倘使遇着将材，恐怕有败无胜哩！"

当下令侦骑探明，返报敌将姓氏，一个是驸马孛罗帖木儿，一个是平章答失雅失帖木儿，一个是院使撒儿讨温。此处叙敌将姓氏，恰从侦骑探报，无非避文笔复沓耳。燕帖木儿道："这等乳臭小儿，也来将兵，真是可羞！待我用一条小计，便好擒住三人。"撒敦道："用什么计？小弟出去，包管擒来。"燕帖木儿道："你只知力战，不知智取，难道他束着双手，任你擒获么？"言毕，便问侦骑道："我见前面有一大山，此山叫作何名？"为将须明地理，观此益信。侦骑道："名叫牛头山。"撒敦道："哥哥专会使刁，查了敌将姓氏，还要问着山名，有何用处？"燕帖木儿之狡，借撒敦口中叙出，映带无痕。燕帖木儿怒道："你不要瞎说！我非顾着兄弟情谊，管教你一顿仗责。"从燕帖木儿口中自陈私弊，用笔尤妙。撒敦伸舌而退。燕帖木儿换了微服，带着侦骑数名，出营自去，直到天晚，方才回营。

次日升帐，召诸将面嘱道："我昨晚登牛头山，望见敌营扎住山后，料他是倚山自固的意思，但山中有小路可通，我若乘高压下，便可踏破敌营，可奈敌营虽破，敌将必逃，若要追擒，也是难事，不若引他入山，使入陷阱，我却前后夹攻，令他无路可走，自然一鼓成擒了。"众将都拍手称善。燕帖木儿命八都儿道："你今夜引兵千名，潜上牛头山，就小路中掘着陷坑，斩木掩覆，上表暗记，令我军便于趋避，敌兵易致误入，方好成功。至陷坑造就，你可越山劫营，准败不准胜，俟敌兵赶来，你却诱他入小路，我自有兵接应，休得违慢！"八都儿依令去讫。又命裨将亦讷思道："你率兵千名，备着挠钩，就山上小路旁，左右伏着，待敌兵人阱，便好一一擒住哩。"亦讷思亦去。又命撒敦道："你领兵万人，沿山绕转，就敌营左右埋伏，但听山上有号炮声，你便杀出，断他后路，不得有违！"撒敦亦领命去了。复命诸将道："你等随我上山，视我大纛所向，奋力杀敌，明日可灭此朝食了。"众将唯唯听命。到了傍晚，命将士饱餐毕，随饬各带干粮火具，向牛头山进发。

是时八都儿已掘好陷坑，乘夜越山，去劫敌营。敌营中设有探马，侦得八都儿到来，便去禀报主将。附马孛罗帖木儿，年轻好胜，就上马领兵，出营搦战。八都儿上前对仗，略战数合，佯作慌张的形状，弃戈退走。孛罗帖木儿不知是计，即趋马奋追，平章答失雅失帖木儿，与院使撒儿讨温，亦出营接应，撒儿讨温道："驸马追去，恐防有失，况夜色凄其，山岭狭隘，倘有不测，必致败挫，不如遣人禁他前进，方可无虞。"答失雅失帖木儿闻言，便遣使去讫，俄得去使回报，驸马言月色甚明，可以夜战，请平章院使速即接应，可以杀尽敌人。撒儿讨温复道："营寨亦是要紧，请平章守住勿动，我带兵接应便了。"撒儿讨温，亦颇仔细。答失雅失帖木儿应着，便分兵与撒儿讨温，长驱进发。

时孛罗帖木儿已被八都儿诱进山中，走入间道，猛听得一声鼓响，山冈上火炬齐明，竖着一面大纛，上书太平王右丞相等字样。孛罗帖木儿道："燕帖木儿在此，我等快上冈去，刺杀了他。"言未毕，山上已驰下将士，来敌孛罗帖木儿。孛罗帖木儿尚不畏怯，奈因岭路逼窄，不便战斗，只好勒马退回，不期扑塌一声，连人带

马，跌入陷坑去了。亦讷思早已留意，便命军士钩起孛罗帖木儿，捆绑而去。

孛罗帖木儿部下士卒，争思来救，无如走近一个，陷落一个，走近两个，陷落两个，那时也只好寻路逃去。偏偏燕帖木儿的将士，四面杀来，心中一慌，足下更走立不稳，一半跌入陷坑，一半死于刃下。

此时的撒儿讨温，尚未知前军败状，领兵入山，步步为营。一入间道，已望见大纛飞扬，料知孛罗帖木儿必遇伏兵，前去定必无幸。奈又不能不急急驰救，只好硬着头皮，驱马进去，一面令左右分射，以备不虞。谁知山上的喊杀声，渐渐逼紧，虽是严行备御，究竟不免心虚。转瞬间敌已四至，任你如何放箭，总是射他不住。撒儿讨温，命军士随射随退，未及数武，见军士多钻入地中，慌忙察视，自身亦随马而陷。几似《封神传》中的土行孙。两旁突出亦讷思军，又被他搭上挠钩，捆缚去了。余众走投无路，只得大呼乞降。

答失雅失帖木儿坐守营盘，专听军报。远远的闻有炮声，心中正忐忑不定，忽营外有兵到来，还道是撒儿讨温等回营。正欲出来探问，不意来兵很是凶猛，如搅海龙一般，捣入营中。答失雅失帖木儿急上马抵敌，凑巧遇着撒敦，一枪刺来，正中左腕，倒仆马下。撒敦麾下的军士，便来抓住，拖了过去。

北军顿时骇散，由撒敦追击一阵，杀死多名。是时天尚未明，撒敦即缚送答失雅失帖木儿，上山报命。燕帖木儿复命他追赶溃卒，他即回马下山，逐溃卒出古北口，然后回军。

这边的燕帖木儿，收集各军，整辔回营。时方天晓，由军士推上孛罗帖木儿及撒儿讨温、答失雅失帖木儿。燕帖木儿拍案道："你等助逆叛顺，死有余辜，本爵帅不便饶你！"孛罗帖木儿等亦大声诟詈，即由燕帖木儿申明军法，喝令斩首。须臾，已将首级三颗，呈上帐前。

燕帖木儿方遣人奏捷，帐外又递到紧急文书，由燕帖木儿展阅一周，即语诸将道："叛王也先帖木儿，与秃满迭儿，又陷通州，将到京师。京中已召我还援，我等勤王要紧，速即启程。"此处北军，借燕帖木儿叙明，又是一种笔法。诸将不敢有慢，当即随燕帖木儿拔营而南。趱途两日，即到通州，时已日色衔山，晚烟四起。诸将请择地立营，燕帖木儿道："寇敌将近，不驰去杀他一阵，还待何时！"说着，已挥兵疾进，约数里，即遇敌兵。敌兵未曾防备，狼狈奔趋，燕帖木儿追杀里许，因天色昏暮，才命下营。

次日黎明，复整兵追敌，西至潞河，见北军已在河北，列阵以待，人如排墙，燕帖木儿倒也不敢进逼。至夜间，欲渡河击敌，奈隔岸火光透澈，映入河流，好似掣电空中，群芒四射，因此按兵不动。待到黎明，遥望敌营中已无声响，只有人影模糊，尚是沿河立着。此时也无暇细辨，便麾兵结筏渡河，各军安然西渡。及达彼岸，各持刀砍人，不意统是黍秸做成，上披毡衣，地上积草，尚有余焰未熄，才晓得敌已夜遁，但放火植秸，作为疑兵罢了。燕帖木儿也有被欺之时。

燕帖木儿愤甚，复率兵穷追，将抵檀子山，四面都是枣林。这枣林中恰有敌兵伏着，陡从斜刺里杀出，亏得燕帖木儿军律素严，不为所迫，猛见也速帖木儿、秃满迭儿纠合阳翟王太平、国王朵罗台、平章塔海军踊跃前来，差不多有五六万人。燕帖木儿不敢轻敌，只先令军士列好阵势，前面持弓矢，后面执刀盾，又后面挺戈矛。直待敌兵逼近，一声令发，万矢齐射，势似飞蝗，偏敌兵持盾而前，冒死上来。燕帖木儿复令止射，驱刀盾、戈矛两队，直前抵格。两军混战一场，互有死伤，看看红日将落，敌兵毫不退怯，只管舍命相持。

燕帖木儿子唐其势，见各军战敌不下，恼动性子，拨马临阵。阳翟王太平，挺枪来战，唐其势大吼一声，吓得太平倒退。未及数步，已被唐其势用戈刺着，翻身落马。军士乘势蹴踏，把太平肉体变作烂屎相似了。敌兵见太平被杀，顿时惊溃。燕帖木儿就此赶上，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方欲收军，巧值撒敦到来，得了一支生力军，便命引兵再追，自率大军南归。撒敦追了数十里，见敌兵四散逃去，杀毙了数百名，也即回来。

会上都诸王忽剌台，指挥阿剌铁木儿，及

安童等，复攻入紫荆关，进犯良乡，游骑径逼京南。此处用直叙法，视前又变。燕帖木儿闻警，即循北山西行，令将士脱衔系囊，盛莝豆饲马，且行且食。晨夜兼程，至芦沟河，并不见敌。嗣得探报，忽剌台等已闻风西窜了。

燕帖木儿因已抵京师，遂入觐怀王，甫至肃清门，都人士焚香迎接，罗拜马前。燕帖木儿辞不敢受，都人齐声道："非王爷忠诚报国，民等何能更生？此恩此德，敢不拜谢！"燕帖木儿下马慰劳道："此皆天子威灵，我有何力可言？"此时的燕帖木儿，几似古之名将，无以加之。及至内城，怀王亲出迎师。燕帖木儿下马行礼，由御手扶起，相偕入城。随即赐宴兴圣宫，赏给无算，亲授太平王黄金印，尽欢乃散。燕帖木儿拟休息数日，再行出兵，忽接撒敦军报，古北口又被陷了。正是：

两都军报无虚日，万里烽烟未靖时。

未知何人陷入古北口，且看下回分解。

本回纯叙燕帖木儿战事，见得上都各军，均不足与燕帖木儿相敌，燕帖木儿，信一元代之枭雄哉？读《元史·燕帖木儿列传》，未尝不胪叙战迹，而写生妙手，却不若此书之为良。盖彼第直录事实，而此且曲为描摹；不特渲染战争，并举燕帖木儿之权诈，亦揭露纸上，吴道子之手笔，亦无以过之。且旋师入京时，卑以自牧，让美君王，处处似忠，实处处是诈；周公恐惧流言日，王恭谦恭下士时，读此益无限生感矣。

第四十一回
倒刺沙奉宝出降　泰定后别州安置

却说燕帖木儿得撒敦来文，报言古北口复陷，心中大愤，即日召集各军出京北去。途次又接紫荆关急报，苦难分身，只得遣快足至辽东，飞调脱脱木儿西援。看官！你道陷古北口及紫荆关的兵马，从何而来？原来就是秃满迭儿，及忽剌台、阿剌铁木儿等军。秃满迭儿等被燕帖木儿杀败，逃出口外，会集散卒，定议分攻，秃满迭儿自率一军袭古北口，忽剌台、阿剌铁木儿、安童、朵罗台、塔海等联军袭紫荆关，意欲两面夹攻，令燕帖木儿无暇兼顾，可以转败为胜。计非不佳，奈庸驽何？不意燕帖木儿煞是神勇，秃满迭儿方入古北口，燕帖木儿已到檀州，两军南北各进，即行对垒，一场大战，秃满迭儿复败，溃走辽东。后军被燕帖木儿截住，无处投奔，统军的头目，乃是东路蒙古万户哈剌那怀，看得兵势垂危，只好束手乞降。燕帖木儿收了降众，共得万人，也不暇悉心检查，只留部将数人，约束士卒，守住古北口，自率健卒兼程西进，去援脱脱木儿。余勇可贾。

脱脱木儿前奉调发兵，只带着四千人，到紫荆关，与忽剌台等对阵。两造人数，相去甚远，北军约三四万名，脱脱木儿与关上守将相合尚不达万人。暗思众寡不敌，恐遭败仗，不如固关严守，还好勉力支持。至燕帖木儿星夜赶到，很是喜慰。燕帖木儿查明情形，便与脱脱木儿道："我兵远来，敌人尚未知晓，你且开关搦战，诱他入关，我出大军伏在关内，他若冒昧进来，便好闭住关门，杀他一个精光哩。"

脱脱木儿领命，即率本部四千人，大开关门，来战北军。北军逗留关外，已是数日，猛见脱脱木儿出战，倒也吃了一惊；及见出关的兵士，不过数千人，顿觉胆大起来，当下分作两翼，来围脱脱木儿。脱脱木儿不及退还，已被敌军裹住，他本恃有后援，一些儿没有害怕，便奋起精神，驰突围中。

燕帖木儿在关内觑着，见脱脱木儿不能脱身，恰变了一计，令关上故意鸣金，促脱脱木儿退归，一面命关吏虚掩半扉，照燕帖木儿原计故意参换，是文中化板为活法。敌军里面的阿剌铁木儿，望着关中的模样，大叫道："此时不急抢关，尚待何时？"言未毕，已挺戈跃马，奔入关中。自来寻死。忽剌台、安童、朵罗台、塔海等，只恐阿剌铁木儿占着头功，也即策马随入。一入关门，见守卒在前散走，还道他是避锋逃命，又紧紧地追了一程。蓦然间四面八方，互发炮声，伏兵一时齐起，统行杀到。忽剌台、安童、朵罗台、塔海等，知事不妙，忙即退回，奈后面的兵士，相率入关。前后挤紧，运动不灵。待退近关门，已是多半被杀。那时忽剌台、安童等，如漏网鱼，如丧家狗，只想跑出关外，逃脱性命，偏偏关门已闭得很紧。这一吓非同小可，险些儿连三魂六魄，都飞至鬼门关！如果吓死，或得保全首领。忙麾兵斩关欲遁，忽关门左右，又闪出无数健卒，大刀阔斧，前来阻住。背后又是燕帖木儿领军追来，忽剌台等只是哭不出的苦，勉强驰突，不消片刻，安童、塔海两人马首被刺，俱堕马下，活活地被人擒去。忽剌台、朵罗台急得没法，左右乱撞，骤被流矢射着，一同坠马，也只得闭目就擒了。

是时的阿剌铁木儿尚似疯犬一般，东冲西突。燕帖木儿知他骁悍，但令部将缠住了他，与他车轮般的厮杀。至忽剌台等俱已擒住，便一拥上前，任他力大如牛，也被众人牵倒。待捆缚停当，已是身受数创，奄奄一息，燕帖木儿宣令

道:"降者免死。"于是入关的北军,都做了矮人儿,情愿投诚。

当下重开关门,接应脱脱木儿,谁知关门外已虚无一人。惊人之笔。看官道是何故?原来阿剌铁木儿等入关时,各军俱随着主帅,一拥入关,外面与脱脱木儿相持,也不过数千人。脱脱木儿见北军中计,格外奋勇,一枝大戟,随手飞舞,触着他原是丧生,让着他还要颠仆,敌军正支持不住,又见关门忽闭,越加惊慌,一古儿北遁去。脱脱木儿驱军力追,复斩杀了一大半,只有寥寥数百人,命不该死,四散逃脱。叙得明净。

脱脱木儿已经回军,方遇着大军接应,彼此说明,统喜欢得了不得,大家奏着凯歌,陆续归营。燕帖木儿休兵两日,即亲押囚车,送至京师。怀王迎入,又有一番宴赏,无庸细说。

先是燕帖木儿曾遣人召陕西平章探马赤、行台御史马扎儿台,皆不至。及怀王即位,颁诏陕甘,复被他焚毁诏纸,执使送上都。既而浙江省臣,亦拒绝诏使。由使臣还报,怀王大怒,即与燕帖木儿商议,欲一律诛戮。燕帖木儿模棱两可,因此诏尚未下。左司郎中自当,闻着此信,谒见燕帖木儿道:"云南、四川,今尚未定,若复杀行省大臣,转恐激变,不如俟上都平定,再议降罚未迟!"燕帖木儿尚沉吟未决,俄得河南警报,靖安王阔不花等,一作库库布哈。叛应上都,自陕西破潼关,克阌乡、陕州,复分兵北渡河中,趋怀孟,南过武关,逼襄阳,猖獗得了不得了。燕帖木儿阅毕,便进谒怀王,详述河南军事,并把自当所说的言语,亦复陈一遍。怀王道:"上都未平,原是可虑,看来又要劳卿一行。"燕帖木儿道:"毋劳圣虑,臣已密令齐王月鲁帖木儿,及东路蒙古元帅不花帖木儿,进攻上都去了。"遣齐王等攻上都,原是燕帖木儿妙算,但怀王尚未闻知,已是燕帖木儿擅权之渐。怀王道:"卿算无遗策,料必成功。"燕帖木儿谢奖而退。过了旬日,果然红旗报捷,上都已降服了。

自梁王王禅等败回上都,声势日衰,幸都城尚未被兵,所以残喘苟延。至齐王月鲁帖木儿、元帅不花帖木儿等,受燕帖木儿密令,兴兵趋上都,于是都城受围。王禅等率兵出战,屡为所败,人心大骇。且因秃满迭儿逃还辽东,忽剌台等统已败没,城孤援绝,士无斗志。独倒剌沙谈笑自若,恰似没事一般。存心已坏,自可无忧。王禅与他会议数次,也不见有什么法儿,自思身陷围城,危险万状,不若乘夜逃走,还是三十六计中的上计。主意已定,便于夜间托词巡城,登陴四望,叹息了一口气,竟缒城自去了。

城中失了王禅,越加惶惧,倒剌沙竟暗中遣使,通款齐王,约定次日出降。齐王月鲁帖木儿自然准约。越日迟明,果见南门大启,任他进去。月鲁帖木儿等,即麾兵入城,倒剌沙奉着御玺,伺候道旁,由齐王接着,他即屈膝请安,把玺呈上,且口称请死。齐王道:"这事我难作主,须候大都裁夺!"遂令左右带着倒剌沙,一面将御玺藏好,方思驱马再进。忽见辽王脱脱,领着数十骑,持刀前来。齐王望将过去,不是来降的情状,即整备迎敌。脱脱到了齐王马前,竟用刀刺入,亏得齐王早已防着,也用刀相抵,不到数合,齐王麾下的将士,都上前效劳,你一枪,我一刀,兵锋环绕,将脱脱剁成数段,其余数十骑,统死于乱军之中。脱脱还不愧为忠。齐王驰入行宫,查明后妃人等俱还住着,只小皇帝阿速吉八,不知去向。及诘问泰定皇后,但有满面泪痕,呜呜哭泣,反令人厌烦得很,遂抽身出外,只命部兵监守宫门,盘查出入罢了。阿速吉八想为倒剌沙杀毙。

上都已定,当由齐王饬使赍奉御宝,及诸王百司符印,概携送入京。还有倒剌沙等一班俘虏,也派兵押解京师。怀王闻上都捷音,快慰异常。诸王百官等统上表庆贺。中书省臣且奏言上都诸王大臣,不思祖宗成宪,遽被倒剌沙所惑,屡犯京畿,幸赖陛下神武,王禅等相继败亡,今上都亦已平靖,所有俘囚,应明正典刑,传首四方,借示与众共弃之意。奏入照准,先将阿剌帖木儿、忽剌台、安童、朵罗台、塔海等,斩首示众。一面御门受俘,命将倒剌沙等暂羁狱中,自登兴圣殿受了御宝,分檄行省内郡,罢兵安民。

是时靖安王阔不花,方大破河南守兵,获

辎重数万，进拔虎牢，转入汴梁。忽闻上都被陷，咨嗟不已。嗣又得怀王诏谕，料知独木难支，乃逡巡引去。惟四川平章政事囊嘉岱，自称镇西王，以左丞托克托为平章，前云南廉访杨静为左丞，烧绝栈道，独霸一隅。其余行省各官，都随风转篷，但教禄位保存，无不拱手听命。一班饭桶。

怀王又封赏功臣，以燕帖木儿为首功，赐号答剌罕，子孙世袭，又赐他珠衣两件，七宝带一条，白金瓮一，黄金瓶二，还有海东白鹘青鹘及白鹰文豹等物，不计其数；寻设大都督府，令他统辖，饬佩第一等降虎符，并命他驱至上都，迁置泰定后妃，并料清军务。

至燕帖木儿出发后，又下诏悬赏，购缉逃犯。于是王禅、纽泽撤的迷失、也先铁木儿及倒剌沙兄马某沙等尽被拿到。还有湘宁王八剌失里，曾附和忽剌台等南侵冀宁，至是被元帅也速答儿捕获，械送京师。怀王命将倒剌沙磔死，王禅赐自尽，纽泽撤的迷失、也先铁木儿、马某沙等皆弃市。倒剌沙最不值得，若早知如此，想亦不愿奉宝出降了！并将罪犯的妻孥家产，分给功臣。只八剌失里，罪从末减，留锢狱中，总算还保全首领，九死一生，这且慢表。

且说燕帖木儿到了上都，由齐王月鲁帖木儿，及元帅不花帖木儿出城迎入，彼此叙过寒暄，方谈及迁置后妃的命令。月鲁帖木儿道："我早已饬兵守宫，除阿速吉八不知下落外，所有泰定后妃以下，尽行锢着，一个儿不曾放脱。"燕帖木儿点首称善。随即起身离座道："我且入宫传旨，令她整备行装，以便迁置。明日就可要她动身了。"月鲁帖木儿道："甚好！请公自便。"

燕帖木儿别了齐王，遂入行宫，早有宫女报知泰定后妃，泰定后闻知此信，恐有不测的命令，急得面色仓皇，形神黯淡。还有妃子必罕及速哥答里两姊妹，统是娇躯发颤，带哭带抖，缩做一团。燕帖木儿到了宫门，守兵早已分队站着，让开正路，由燕帖木儿趋入。燕帖木儿一入宫中，见后妃等并不相迎，未免怀着懊恼。方欲瞋目呵叱，忽眼帘中映入红颜，不觉为之一迷。寻见泰定后欠身欲起，悲惨中带着数分袅娜，正是徐娘半老，犹存丰韵，已令人怜惜不禁。背后又立着一对姊妹花，绿鬓高拥，粉颈低垂，凤目中统含着一泡珠泪，尤觉楚楚可怜。是所谓尤物移人。

当下站着一旁，向泰定后道："皇后不必惊慌！大都也没有严命，不过因皇后在此，殊多不便，所以暂令移居，一切服食，尽可照常，毋庸耽忧！"泰定后潸然道："先皇殁后，拥立皇子，统是倒剌沙的主意，我辈女流，并无成见，目今嗣子已亡，大势一变，剩我嫠妇数人，备尝苦况，也是够了，还要移居何处？"只诿罪倒剌沙，不用正词驳诘，已见其志在偷生。燕帖木儿道："无非移居东安州，途程尚近，无虑艰阻，诸请放心！"泰定后复道："今日要我迁居，他日即索我性命，始终总是一死，不如死在此处！"燕帖木儿不待说毕，忙婉言慰劝道："皇后后福正长，休要自寻烦恼，将来要做太平王妃，自然有福。若虑有意外情事，但教我燕帖木儿存着，都可挽回。明日请皇后暂赴东安，所有宫中侍从，尽可带去，途中自有妥卒保护；如有人敢来欺凌，我燕帖木儿誓不与他干休！"独力爱护，泰定后妃应该以身报德。

泰定后方转悲为喜道："即有太平王照拂，我等如命起程便了。"一面说着，一面命两妃向前拜谢。此时一对姊妹花，也渐觉开颜，遵着泰定后嘱咐，分花拂柳地走近燕帖木儿前一同敛衽。急得燕帖木儿答礼不及，忙避开一旁，连称不敢。并将那一双色眼，细瞧两妃，两妃也似觉着，抬起头来，向他微笑。这样情景，几乎无可摹拟，只小子曾记有两句古诗，彼此凑合，颇得神似，其词云：

目含秋水双瞳活，心有灵犀一点通。

毕竟泰定后妃，何日登程，容待下回说明。

上都沦陷，天顺帝不知所终，著书人依史叙录，原不能凭空捏造，构一死证。但奉宝出降者为倒剌沙，则幼主之死，出自倒剌沙之手，应无疑义。倒剌沙始以宠利自私，致偾国事，及势处穷蹙，乃戕主夺玺，出降军前，是殆人类所不齿，较诸王禅等人临难遁去，尤觉死有余辜！大都磔尸，身名两裂，后世臣子，可作炯戒！若夫泰定后之身遭忧危，稍具节烈，应即捐躯以殉。况移置东安之命，接踵而来；燕帖木儿又为发难之

首领，平昔未曾厚遇，能望其竭诚保护，不作他想乎？是回叙移置后妃事，已将燕帖木儿心迹隐约表明，匣剑帷灯之妙，可即于本回中见之。迨阅至后文，图穷匕见，更知伏笔之不虚设矣。

第四十二回
四女酬庸同时厘降　二使劝进克日登基

却说泰定二妃与燕帖木儿打了照面，一笑传情，这时候的燕帖木儿，心痒难搔，恨不得将两个丽姝，吞下肚去。只因众目共睹，不便动手蹑脚，没奈何定一回神，站定身躯。待两妃复了原处，方向泰定后道："明日后如动身，当备辇派兵，护送至东安州。"泰定后应着，燕帖木儿方出行宫。

是夕，竟不成寐，默默筹划，想定了一个法儿，方才有些疲倦。朦胧片刻，便闻鸡声，当即披衣起床，俟盥洗进膳后，就跑入行宫。见过泰定后妃，复代为收拾行装，连脂盒粉函等件，无不凝神检点，亲手安排。至料理清楚，方出来面嘱亲兵，教他途中伺候后妃，须格外周到，不得有误。吩咐毕，再入宫导引后妃，出宫驾舆，自己亦上马扬鞭，送她们出城。

正启行间，对面来了京使，不得不下马相见，当由京使宣诏，命他即日入朝。燕帖木儿很是懊丧，奈不好当面直言，只得与京使敷衍数语，要他入城待着，以便偕行。

京使驱马自入，燕帖木儿加鞭疾出，赶至泰定后妃舆旁，和颜悦色地说道："今日后妃东去，本拟护送出境，奈大都又颁敕召回，不好迟慢，万望此去自爱，切勿苦坏玉躯！他日相见有期，决不负言！"好一个有情有义的真男子！泰定后也即称谢，两妃亦从旁插口道："王爷亦须珍摄！我姊妹二人，得仗庇护，也不忘恩！"此心已许君矣。说着，又觉得四目盈盈，泪珠欲下。燕帖木儿几不忍舍，无如此时只好暂别，乃凄然语着道："我去了！前途保重！"好似长亭送别。于是勒马而回。临别时，犹返顾去车，怅望不已，直至去车已远，才纵马入城。

是日午后，即与京使并辔还朝，入见怀王，报明迁置后妃事，并问怀王何故立召。怀王道："上都平安，余孽扫除，这般大功，统由卿一人造成，朕所深感。但朕的本意，帝位须让与长兄，所以召卿还商，即拟遣使北迎。"燕帖木儿闻言，一时竟难置词，句中有眼。好一歇不答怀王。怀王复道："卿意如何？"燕帖木儿道："自古立君，有立嫡、立长、立功三大例。以立长言，陛下应让位长兄；以立功言，陛下亦不妨嗣位。唐太宗喋血宫门，后世尚称为贤君呢。"引唐太宗故事，直是教怀王杀兄。怀王道："话虽如此，然朕心终属未安。宁可让位朕兄，兄如不受，再作计较！"着眼在末二句。燕帖木儿道："今岁已值隆冬，漠北严寒，未便行道，俟来春遣使未迟。"怀王道："朕兄还京师，不妨以来春为期；惟朕处遣使，应在今冬，免得朕兄怀疑。"燕帖木儿道："但凭陛下裁处！"

怀王道："社稷已安，宗庙无恙，朕与卿亦可稍图娱乐。闻卿家只有一妃，何勿再置数人？宗室中不乏良女，由卿自择，朕可即日诏遣。"燕帖木儿道："陛下念臣微劳，竟替臣想到这层，天恩高厚，何以为报？但陛下且未册定正宫，臣何敢竟尚宗女，请陛下收回成命！"怀王道："朕及大兄生母，尚未追尊，如何便可立后？"怀王尚知有母，较燕帖木儿心术略胜一筹。燕帖木儿道："追尊皇妣，原是要紧，册立皇后，亦难从缓，上承庙祀，下立母仪，两事并重，应请同日举行。"怀王既欲让兄，何必骤立皇后，此由燕帖木儿乘隙蛊君，欲立后为内闲耳，看官莫被瞒过。怀王道："且待来春举行。"燕帖木儿才退。

过了一日，竟由怀王下诏，赐燕帖木儿以宗女四人。燕帖木儿道："我昨日已经面辞，如何今日邀赐？这事却使不得！我当入朝固谢。"意中已有他人，所以欲去固辞。便命役夫整舆，甫出大

门，猛听得一阵弦管声，由风吹至，不禁惊讶起来。寻见有绣幰四乘，导以鼓乐，护以侍从，车马杂沓，冉冉来前。不由得失声道："啊哟！公主等已来了，如何是好？"正说着，宣敕官已加鞭至门，下马与燕帖木儿相见。燕帖木儿不得不敛容迎人。当由宣敕官恭读诏书，令燕帖木儿接旨。燕帖木儿照例跪听，诏中无非是盛叙功劳，合颁优赐，特遣宗女四人，侍奉巾栉，并媵女若干名，该王毋得固辞！

燕帖木儿谢恩而起，接过诏轴，悬挂中堂，宣敕官又向他贺喜。燕帖木儿道："这事从何说起？我已陛辞盛赐，今反命尚四公主，自问何德何能，敢邀厘降！还请公传语折回，我即来朝面奏，断不使公为难！"宣敕官笑道："王爷未免太迂！圣旨岂可违得？况四位公主，已经厘降，也不便中道折回，请王爷不必迟疑！今日系黄道良辰，即可谢恩成礼呢。"言毕，即命侍从等导入绣幰，停住大厅。一面令从人治外，媵女治内，所有铺设等件，除太平王邸现成布置外，其余尽出帝赐。

太平王邸本阔大得很，从前罪犯第宅，大半拨给，京师里面，几乎占了半城。邸中仆从如云，更兼四公主带来的侍从，又不下千名，内外陈设，众擎易举，不消一二时，即已措办整齐。当请燕帖木儿祭告天地，并向北阙谢恩，然后请四公主下舆，先行了君臣礼，后行了夫妇礼。此时的燕帖木儿，又惊又喜，又喜又忧，但已事到其间，无从趋避，乐得眼前受享，再作区处。夫妇礼成，又请出继母公主察吉儿再行子妇相见礼，然后洞房合卺。此时的太平妃不知哪里去了。诸王百官，复陆续趋贺，绿酒红灯，大开绮席，琼浆玉液，尽是奇珍，说不尽的繁华，写不完的喜庆。

到了黄昏席散，宣敕官与贺客等，俱已散去，那时燕帖木儿返入洞房，由四公主列坐相陪，霞觞对举，绮縠生香，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况燕帖木儿本是个色中饿鬼，见这如花似玉的佳人，哪有不移篙相接？左拥右抱，解带宽衣，夜如何其，其乐无极！设非有牛马精神，安能当此。

次日，复入朝面谢。退朝后，又与那四位公主，把酒言欢。方在十目调情的时候，突见侍女中有一淡装妇人，年可花信，貌独鲜妍，比较四位公主，色泽不同，恰另有一种的天然丰韵。当下触目动心，未免呆定了神，连公主等与他谈话，也不暇理睬。公主等动了疑衷，殷勤动问，他自觉好笑，遂打着谎语道："我适记起一桩国事，拟于今晚草奏，适与公主等饮酒谈心，几至忘却，所以一经想着，不觉驰神。"四公主齐声道："王爷既有军国重事，何不早说？免得以私废公。"燕帖木儿道："不妨！晚间起稿未迟。现在有花有酒，不如再饮数樽。"于是复同酌了一回，始命撤席。乘着酒兴，别了绣闼，竟踉跄至书斋，密命心腹小厮，潜召这淡装小妇。

不一时，小厮导着少妇亭亭而至。见了燕帖木儿，便上前请安。燕帖木儿命她起立，仔细瞧着，眉不画而翠，唇不脂而红，颜不粉而白，发不膏而黑，秀骨天成，长短合度。俗所谓本色货。那少妇从旁偷觑，见燕帖木儿身材，长逾七尺，虎头猿臂，燕颔豹颈，精神充满，气宇深沉，似乎人间男子，要算他一时无两。妇人窥男子，较诸男子窥妇人，尤进一层。两下相对，脉脉含羞，又被这燕帖木儿钉住双目，顿觉桃花面上，愈映绯红，遂俯着首拈那腰带。燕帖木儿乃启口问道："你是何处人氏？"连询数声，竟不见答。

燕帖木儿不禁惊讶，猛见小厮尚站着一旁，就命他退出，然后再问少妇。只见少妇颦着双眉，呜呜咽咽地说道："承蒙见问，言之可愧。妾数年前亦为命妇，今则家亡身辱，充没官掖，随着公主前来，尚算皇恩高厚，命该如此，还有何说！"燕帖木儿见她愁容惨淡，口齿清明，益觉由怜生羡，由羡生爱，遂堆着满面笑容，婉词再诘。嗣经少妇说明，方知少妇不是别人，乃是前徽政院使失列门的继妻。闻名之下，我亦一惊。燕帖木儿太息道："宦途危险，家室仳离，失列门亦不必说了；累你青年少妇，寂守孤帏，岂不可痛？"少妇听了此言，禁不住泪下两行。燕帖木儿复语道："你既到了我家，我不愿辱没你！"如何叫作辱没。少妇道："全仗王爷庇护。"说至护字，已被燕帖木儿揽住娇躯，拟把她置诸膝上。

看官！你想燕帖木儿膂力过人，虽明知少妇乏力，轻轻一扯，奈少妇已倒入怀中，仿佛如小儿吃奶一般，紧贴住燕帖木儿胸前。燕帖木儿替她试泪，又温存了一番，情投意合，男贪女爱，竟携手入帏，同赴阳台去了。好一件军国重事。公主等只道出草奏牍，不去惊动，直至更深人静，方令侍女促眠。那时两人早云收雨散，一同起床，订了后约，各归内寝，这且慢表。

且说时光易过，残猎复催，转瞬间已是天历二年，怀王册妃弘吉剌氏为皇后。后名卜答失里，系鲁国公主桑哥吉剌女，曾与怀王出居建康，并徙江陵，至怀王入京，也随驾同行。怀王以艰苦同尝，应该安乐与共，因册立为后。为后文谋杀明宗后及安置东安州张本，所以特书其名。一面追尊生母唐兀氏，及兄母亦乞列氏，为武宗皇后。再遣使臣撒迪、哈散等，驰赴漠北，恭迓周王。

撒迪等至周王行在，由周王召见，问明大都情状。撒迪一一陈明，并启周王道："大王以德以长，应有天下；况臣奉命前来，原是请大王早正帝位，一则安天下的人心，二则成皇弟的让德，事机相迫，幸勿迟疑！"周王道："平定上都，统是吾弟一手安排，且已称帝改元，君臣分定；我若再即尊位，岂不是多了一帝么？"周王自知亦明。撒迪道："仁宗靖变，迎立武宗，至武宗宾天，仁宗始承大统，故例犹在，尽可踵行。"周王道："据你说来，我即位后，可规仿前制，立朕弟为皇太子么？"撒迪道："这个自然，兄弟禅让，仁德两全，颇不是追美尧舜么？援仁宗故例，已是不符，又云可追美尧舜，尤属牵强。周王意尚未决，复集府史等商议。府史等侍从多年，遇着这桩绝大的喜庆，哪个不想攀龙附凤，做个册命功臣！既遇周王咨询，自然极力赞成，殷殷劝进。周王乃决计即位，遂于天历二年春正月，设帝幄于和宁北陆，礼仪仍旧，气象式新。漠北诸王大臣及撒迪、哈散等，相率入贺。大出怀王意料。越日，又有两使自燕都到来，系辇奉金银币帛，进供御用。两使为谁？一是前翰林学士不答失里，一是太府太监沙剌班。既到行幄，即入帐觐贺。是时周王和世㻋，已即位为帝，小子不得不改称；因他后来庙号，叫作明宗，自然遵例称明宗了。明宗见过两使，慰问数言，当由两使赍呈贡物。明宗很是心喜，便命撒迪等还京师。并谕撒迪道："朕弟向览书史，近时得毋废弃否？听政有暇，总宜与贤士大夫常相晤对，讲论史籍，考察古今治乱得失。卿等至京师，当将朕意转告，毋违朕命！"令尹子囷故事，明宗胡未之读，乃亟亟于为帝耶？撒迪等唯唯而返。

到了京师，即将明宗面命，传告怀王，怀王默然不答。已具异心。是夕，即召燕帖木儿入议。燕帖木儿进谈多时，左右大都屏退，无从闻悉秘言。为下文伏线。次晨，便遣燕帖木儿奉皇帝宝玺赴漠北，以知枢密院事秃儿哈帖木儿，御史中丞八即剌，翰林直学士马哈某，瑞典使教化的，宣徽副使章吉，佥中政院事脱因，通政使那海，大医使吕廷玉，给事中咬驴，中书断事官忽儿忽答，右司郎中孛别出，左司员外郎王德明，礼部尚书八剌哈赤等从行。复命有司奉金千五百两，银七千五百两，币帛各四百匹，及金腰带二十，备行在赏赐之用。怀王又饬在京诸臣道："宝玺既已北上，继今国家政事，应遣人奏闻行在，我不便专擅了。"廷臣都赞扬怀王让德，冠绝古今。正是：

有口皆碑周泰伯，昧心谁识楚灵王？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读《燕帖木儿列传》，前后尚宗室女，至四十人，本回第称四公主，是举其最先厘降者而言。若失列门妻一段，观《文宗本纪》，亦曾有其事，并非著书人好为捏造。是燕帖木儿荒淫之渐，固自怀王导成之。其余所述大政，概见正史，惟经著书人略为渲染，则当迸所行之政迹，俱属有隙可寻，谓之演义也可，谓之评史，亦无不可也。夫怀王袭位，本其初志，所谓让兄者，特其矫情耳。燕帖木儿知之最深，故受赐最厚。周王和世㻋未曾入京，遽正大位，曾不知他人已眈眈其旁，欲以之为尝试地，而在己且愿供玩弄而不之悟也。哀哉！

第四十三回
中逆谋途次暴崩　得御宝驰回御极

却说明宗即位后，饬造乘舆服御，及近侍诸服用，准备启行。且命中书左丞跃里帖木儿筹办沿途供张事宜。行在人员，俱忙个不了。未曾讲求初政，但从外观上着想，即令为君得久，亦未必德孚民望。适燕帖木儿奉宝来辕，率随员进谒明宗。明宗嘉奖有差，并封燕帖木儿为太师，仍命为中书右丞相，其余官爵，概从旧例。且面谕道："凡京师百官，既经朕弟录用，并令仍旧，卿等可将朕意转告。"燕帖木儿道："陛下君临万方，人民属望，惟国家大事，系诸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三阶，应请陛下知人善任，方免丛脞。"

明宗称善，乃用哈八儿秃为中书平章政事，伯帖木儿知枢密院事，孛罗为御史大夫。这三人统是武宗旧臣，明宗以为不弃旧劳，所以擢居要职。既而宴诸王大臣于行殿。特命台臣道："太祖有训：美色名马，人人皆悦，然方寸一有系累，即要坏名败德。卿等职居风纪，曾亦关心及此否？恐非燕帖木儿所乐闻。世祖初立御史台时，首命塔察儿、奔帖杰儿两人，协司政务，纲纪肇修。大凡天下国家，譬诸一人的身子，中书乃是右手，枢密乃是左手，左右手有疾，须用良医调治。省院阙失，全仗御史台调治。自此以后，所有诸王百官，违法越礼，一听举劾，风纪从重，贪墨知惧，犹之斧斤善运，人木乃深；就使朕有缺失，卿等亦当奏闻，朕不汝责，毋得面从！"台臣等统齐声遵谕。

越日，又命孛罗传谕燕帖木儿等道："世祖皇帝，立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百司庶府，共治天下，大小职掌，已有定制。世祖又命廷臣集议律令章程，垂法久远，成宗以来，列圣相承，罔不恪遵成宪。朕今承太祖、世祖的统绪，凡省院台百司庶政，询谋佥同，悉宜告朕；至若军务机密，枢密院应即上闻；其他事务，所有建白，必先呈中书省台，以下百司及近臣等，毋得隔越陈请，宜宣谕诸司，咸俾闻知。倘违朕意，必罚无赦！"注重中书省台，其如权臣壅蔽何？又越数日，遣武宁王彻彻秃及哈八儿秃至京，立怀王为皇太子。仍蹈武宗当日之弊。并命求故太子宝，缴给怀王。嗣闻故太子宝已失所。

且说彻彻秃等既到京师，传达行在诏命，怀王敬谨受诏。一面驰使行在，请明宗启跸；一面亲自出京，就中道恭迎。会陕西大旱，人自相食，太子詹事铁木儿补化等，请避职禳灾。太子亲谕道："皇帝远居沙漠，未能即至京师，所以暂摄大位。今亢阳为灾，皆予阙失所致，汝等应勉尽乃职，祗修实政，庶可上达天变，辞职何为？"乃起前参议中书省事张养浩，为陕西行台御史中丞，命往赈饥。先是养浩辞官家居，七征不起，至是闻命，登车即行，见道旁饿夫，辄施以米，沟前饿殍，辄掩以土，迨经华山，祷西岳祠，泣拜不能起。忽觉黑云四布，天气阴翳，点滴淅沥诸甘霖，一降三日。及到官，复虔祷社坛，又复大雨如注，水盈三尺，始见天霁。陕西自泰定二年，至天历二年，其间更历五六载，只见日光，不闻雨声，累得四野槁裂，百草无生。这时遇了这位张中丞，泣祷天神，诚通冥漠，居然暗遣了风师雨伯，来救陕民，那时原隰润膏，禾黍怒发，一片赤地，又变青畴。看官！你想这陕西百姓，还有不感泣涕零，五体投地么？其时斗米值十三缗，百姓持钞出籴，钞色晦黑，即不得用，诣库掉换，刁吏党蔽，易十与五，且累日不能得，人民大困。养浩洞察民艰，立检库中旧钞，凡字迹尚清，可以辨认的钞数，得一千零八十五万五千余缗，用另印加钤，颁给市中，以便

通用。又刻十贯五贯的钱券，给散贫乏，命米商视印记出粜，诣库验数，易作现银。于是吏弊不敢行。又率富民出粟，请朝廷颁行纳粟补官的新令，作为奖励。因此富民亦慨然发仓，救济穷民。养浩又查得穷民乏食，至有杀子啖母的奇情，为之大恸不已。遂出私钱给济。且命出儿肉遍未属官，责他不能赈贷。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夜则祷天，昼则出赈，几乎日无暇晷，每念及民生痛苦，即抚膺悲悼，因得疾不起，卒年六十。陕民如丧考妣，远近衔哀，后追封滨国公，谥文忠。养浩为一代忠臣，所以始终全录。

话分两头，单说皇太子遣使施赈后，复将铁木儿补化辞职等情报明行在。明宗谕阔儿吉思等道："修德应天，乃君臣当尽的职务，铁木儿补化等所言，甚合朕意。皇太子来会，当与共议，如有泽民利物的事件，当一一推行，卿等可以朕意谕群臣，务期上下交儆，仰格天心。"

于是监察御史把的于思，奏言"自去秋命将出师，戡定祸乱，凡供给军需，赏赉将士，所费不可胜计。若以岁入经费相较，所出已过数倍。况今诸王朝会，旧制一切供亿，俱尚未给，乃陕西等处，饥馑荐臻，饿殍枕籍，加以冬春交际，雨量愆期，麦苗槁死，秋田未种，民庶皇皇。臣窃以为此时此景，正应勉力撙节，不宜妄费，如果有功必赏，亦须视官级崇卑，酌量轻重，不惟省费，亦可示劝。其近侍诸臣，奏请恩赐，当悉饬停罢，借纾民力"云云。明宗览奏，为之动容，乃诏令上下节用，并启跸入京，所过地方，一切供张，俱宜从俭等语。有司虽都奉敕，究竟不敢过省，沿途供应，彼此争华。明宗虽明，仍是莫名其妙，无非以为例所当然，得过且过罢了。

这边按站登途，已到王忽察都地方，那边皇太子亦率着群臣，到了行辕。两下相见，握手言欢，名分上原隔君臣，情谊上终系骨肉。恐怀王不作是想。明宗格外欢慰，遂大开筵宴，畅谈了好多时，兴阑席散，大家归寝。只燕帖木儿来见太子，又密谈了半夜。到底为着何事。太子尚踌躇未决，一连三日，方才决议。天历二年八月六日，天已迟明，明宗尚高卧未起。皇后八不沙，只道明宗连日劳顿，不敢惊动，待到巳牌，尚不闻有觉悟声，才有些惊讶起来。近床揭帐，不瞧犹呆，仔细一瞧，顿吓得面无人色。原来此时的明宗已七窍流血，四肢青黑，硬挺挺的奄卧床中。八不沙皇后究系女流，被这一吓，连话语都说不出来。幸有侍女在旁，急报知近臣，令传太子入寝。

太子正与燕帖木儿同坐一室静待消息，得了此信，即相偕趋入，见了明宗的死状，太子情不能忍，恰也恸哭起来。良心原是未泯。燕帖木儿恰从容说着道："皇帝已崩，不能复生，太子关系大统，千万不可张皇，现在回京要紧，倘一有不测，岂非贻误国家么？"说着，已向御榻间探望，见御宝尚在枕旁，便伸手取来，奉与太子道："这是故帝留着，传与太子，太子不妨速受。况皇后亲在此间，论起理来，亦应命交太子，责无旁诿，何庸推辞！"无非为此着。此时的八不沙皇后，只知恸哭，管什么御宝不御宝。就是燕帖木儿一派言语，亦未曾闻着。太子瞧这情形，料知皇后无能，遂老老实实地将御宝受了，并止住了哭，想去劝慰皇后。经燕帖木儿以目示止，遂也不暇他顾，径出行宫。燕帖木儿当即随出，扶太子上马，疾驰而去。途次传命伯颜为中书左丞相，并封太保，钦察台、阿儿思兰海牙、赵世延并为中书平章政事，朵儿只为中书右丞，前中书参议阿荣，太子詹事赵世安，并为中书参知政事，前右丞相塔失铁木儿知枢密院事，铁木儿补化及上都留守铁木儿脱并为御史大夫。御玺到手，即易大臣，可谓如见肺肝。于是明宗所用的一班旧臣，又复束诸高阁，归去来兮。

及太子既到上都，监察御史徐奭遂上书劝进，略言天下不可一日无君，神器不可一夕虚悬，先皇帝奄弃臣庶，已逾数日，伏望皇上早正宸极，上奠宗社，下安兆民，俾中外有所依归等语。蓄志久矣，何庸尔请。乃复择吉登位，亲御大安阁，受诸王百官朝贺。免不得又有一道诏敕，其文云：

> 朕惟昔上天启我太祖皇帝，肇造帝业，列圣相承。世祖皇帝，既大一统，即建储贰，而我裕皇天不假年！成宗入继，才十

余载。我皇考武宗，归膺大宝，克享天心，志存不私，以仁庙居东宫，遂嗣宸极。甫及英皇，降割我家。晋邸违盟构逆，据有神器，天示谴告，竟陨厥身。于是宗戚旧臣，协谋以举义，正名以讨罪，揆诸统绪，属在藐躬。朕兴念大兄播迁朔漠，以贤以长，历数宜归，力拒群言，至于再四。乃曰：艰难之际，天位久虚，则众志匆固，恐隳大业。朕虽从请而临御，实秉初志之不移，是以固让之诏始颁，奉迎之使已遣。寻命阿剌忒纳失里燕帖木儿奉皇帝宝玺，远迓于途。受宝即位之日，即遣使授朕皇太子宝。朕幸释重负，实获素心，乃率臣民北迎大驾。而先皇帝跋涉山川，蒙犯霜露，道里辽东，自春徂秋，怀险阻于历年，望都邑而增慨。徒御匆慎，屡爽节宣。信使往来，相望于道路。彼此思见，交切于衷怀。八月一日，大驾次王忽察都，朕欣瞻对之有期，独兼程而先进。相见之顷，悲喜交集，何数日之间，而宫车匆驾，国家多难，遽至于斯，念之痛心，以夜继旦！欺人乎！欺己乎！诸王大臣以为祖宗基业之隆，先帝付托之重，天命所在，诚不可违，请即正位以安九有。朕以先皇帝奄弃方新，摧怛何忍，衔哀辞对，固请弥坚。执谊伏阙者三日，皆宗社大计，乃以八月十五日，即皇帝位于上都。可大赦天下，自天历二年八月十五日昧爽以前，罪无轻重，咸赦除之。於戏！戡定之余，莫急乎与民休息；丕变之道，莫大乎使民知义，亦惟尔中外大小之臣，各究乃心，以称朕意！

即位诏下，又命中书省臣等，议定先帝庙号，叫作明宗。可怜明宗称帝，只七阅月，连改元的诏旨都未及下，竟尔被人暗算，中毒身亡！年仅三十，空留了一个明字，作为尊号！其实这明字尚未切贴；若果甚明，何致为图帖睦尔及燕帖木儿两人一同谋毙呢？坐实两人谋毙，书法无隐。

话休叙烦，且说图帖睦尔既已正位，此次情形，与前次不同。前次犹称暂摄，此次正名定分，实行帝制，因他后来庙号，叫作文宗，小子不好仍称怀王，只得沿号文宗。划清眉目。文宗首命阿荣、赵世安两人，督建龙翔集庆寺于建康，又派台臣前往监工，南台御史恰联衔奏阻，说得剀切详明，不由文宗不从，其词道：

陛下龙潜建业，居民困于供给，幸而获睹今日，莫不纮望非常之恩。今夺民时，毁民居，以创佛寺，台臣表正百官，委以监造，岂其礼哉？昔汉高祖复丰沛两县，光武帝免南阳税三年，今不务此，而隆重佛教，何以慰斯民之望？且佛教慈悲方便，今尊佛氏而害生民，无乃违其教乎！臣等心以为危，故不避斧钺，惶恐上陈！

寻得诏旨，罢免台臣监役，台臣方免得往返，也算文宗肯纳嘉言了。但文宗的心中，总想皈依佛教，忏除一切罪厄。推刃同胞，宜乎自栗。所以余政未修，先已建寺。并因帝师圆寂，改立西僧辇真乞剌思为帝师。新帝师自西域到来，文宗命朝臣出迎，凡位列一品以下，俱应此役。帝师却大模大样，乘车入都。既登殿，文宗亦恭立门内，亲揖帝师，帝师傲睨自若，不过略略合掌，便算答礼。及入座，由文宗饬谕，命大臣俯伏进觞，帝师又傲然不为动。恼动了国子祭酒富珠里翀，大踏步走到帝师座前，满满地斟了一觥，递与帝师道："帝师祖奉释迦，是天下僧人的宗师，我祖奉孔子，是天下儒人的宗师，彼此各有所宗，各不为礼，想帝师亦应原谅！"帝师闻言，无从驳辩，却一笑起身，受觞卒饮，大众为之栗然。富珠里翀恰徐徐地退入班中去了。难倒帝师。

文宗也不加斥责，尽欢而罢。嗣以燕帖木儿功勋无比，追封三代，以他曾祖父班都察为溧阳王，曾祖妣王龙彻为溧阳王夫人，祖父土土哈为升王，祖妣太塔你为升王夫人；父床兀儿为扬王，母也先帖你及继母公主察吉儿并为扬王夫人。又命礼部尚书马祖常，铺张燕帖木儿功绩，制文立石，矗峙北郊。嗣复因种种赏赐，未足报功，特命专任宰辅，改伯颜知枢密院事，罢设左丞相，并颁诏以示宠眷道：

燕帖木儿勋劳惟旧，忠勇多谋，奋大

义以成功，致治平于期月，宜专独运以重秉钧，授以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师太平王答剌罕中书右丞相，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提调燕王宫相府事，大都督领龙翊亲军都指挥使司事。凡号令、刑名、选法、钱粮、造作一切中书政务，悉听总裁。诸王公主驸马近侍人员，大小诸衙门官员人等，敢有隔越奏闻，以违制论，特诏。

自是燕帖木儿权势日隆，凡所欲为，无不如意，因此宫廷内外，只知有太平王，不知有文宗。正是：

拥戴功高无与匹，威权日甚易生骄。
欲知文宗此后行政，且从下回交代。

明宗即位和宁，观其所颁诏令，无非普通行政，并不闻有暴虐之行，致干民怨，而王忽察都之信宿，即致暴崩。值春秋鼎盛之时，遇此极大变故，而皇太子不加追究，右丞相亦未发言，且取得御宝，即上马南驰，此非太子、右相之暗中加毒，能如是之默尔而息乎？太子未曾登极，即易旧臣，机一至而即发，情欲盖而弥张。至于内省多疚，欲假佛事以忏过，佛果有灵，岂为乱贼呵护乎？获罪于天，祷亦何益，多见其不知量也。

第四十四回
怀妒谋毒死故后　立储君惊遇冤魂

却说文宗天历三年，改元至顺。其时明宗后自漠北返京，文宗迎居宫中，敕有司供币帛二百匹作为资用，并命明宗子懿璘质班一作额林沁巴勒。为鄜王。懿璘质班年才五岁，系明宗嫡子，乃八不沙皇后所出。还有一子名妥欢帖睦尔，一作托叹特穆尔。比懿璘质班年纪较长，其母名叫迈来迪，相传迈来迪系北方娼妇，前宋恭帝赵㬎，被虏至京，受封瀛国公，赵㬎安居北方，平日无事，未免寻花问柳，适见迈来迪姿容韶丽，遂与她结成外眷，产下一子，便是妥欢帖睦尔。嗣赵㬎病殁，迈来迪华色未衰，被明宗和世㻋所见，纳为侍妾，载与同归。妥欢帖睦尔随母入侍，子以母贵，居然为明宗长子。俗语所谓拖油瓶。因此明宗左右，啧有烦言，至是亦同入宫中。文宗却也不欲穷诘，待遇如犹子一般。任他出入宫禁，抚养成人。不过懿璘质班是嫡子，妥欢帖睦尔为庶子，嫡庶不能无别，所以一封王，一不封王，这且不必细表。

就中单说八不沙皇后，虽入宫中，受着文宗的敬礼，奈心中不无怨怼，有时暗中流泪，有时对人微言，文宗虽略有所闻，倒也不暇理睬。只文宗后卜答失里与八不沙本不相亲，此时同住宫中，面上似属通融，意中不无芥蒂。彼此相见，免不得暗嘲热讽，冷语交侵。看官！你想这八不沙皇后，本是没甚材干，遇着这等尴尬的遭际，又不能处之泰然，每不如意，辄迁怒左右，侍女们有何知识，得着主宠，便是喜欢，逢着主怒，便是懊恼，哪个肯体心贴意？况八不沙是个过去的皇后，留住宫中，好似一个寄生虫，怎及得卜答失里系当时国母节制六宫？所以八不沙一言一动，统由侍女们传报，卜答失里遂无乎不知。非平时揣摩世态，不能如此详明。

冤家有孽，偏出了一个太监与八不沙硬做对头，这太监的名字，与英宗时的贤相拜住同一大名。这正是名同心不同呢。某日太监拜住，在宫中往来，巧遇着八不沙皇后，他也不上前请安，反在旁边立着，指手画脚，与小太监调笑。八不沙皇后不禁气恼，便向他呵叱道："你是一个区区太监，也敢这般无礼！人家欺负我，是我命苦所致，似你这厮，也看我是奴仆一般！罢罢！你得仗着皇后威势，竟尔无法无天，须知我也是个皇后，不过先帝忠厚，不甚防着，反被那狗男女从中暗算，仓猝崩逝，难道皇天无眼，作善罹殃，作恶反得降祥？泰山有坍倒的日子，你等应留着余地，不要有势行尽呢！"妇女口吻，亏他描摹。说罢，负气竟去。

这太监拜住恰冷笑了几声，又慢腾腾地走入中宫，见了皇后卜答失里，便跪倒地上，呜呜咽咽地哭将起来。忽笑忽哭，写尽奸刁。卜答失里本宠爱拜住，瞧着这副情状，便问道："你受何人委屈，来到我处诉苦？"拜住道："奴婢怎敢！只此事关系甚大，不说不可，欲说又不可。"卜答失里道："你尽管说来，有我作主何妨！"拜住才将八不沙皇后所言，转述一遍，且捏造几句詈词，惹动卜答失里盛怒，陡然起座，拟至八不沙皇后处，与她评理。拜住恰又劝阻。刁狡之极。

卜答失里顿足道："我与她势不两立，定要她死在我手，方出胸中恶气！"拜住道："这亦不难，总教禀明皇上，赐她自尽，便可了案。"卜答失里道："我也曾说过几次，奈皇上不肯见从，奈何！"拜住道："从太子入手，便好行事。"卜答失里沉吟道："你且起来，好好商酌为是。"拜住顿首起立。经卜答失里屏去侍女，密与拜住商量。拜住道："皇子虽幼，然将来总是储君，现在

鄜王已立，同处宫禁，势必从旁窥伺，倘或皇上舍子立侄，如皇子何！如皇后何！”卜答失里道：“我亦防这一着，目今计将安出？”拜住道：“只教禀闻皇上，但说明宗皇后潜结内外，谋立鄜王为太子，不怕皇上不信！”卜答失里道：“皇上曾有立侄的意思，倘若弄假成真，如何是好？”拜住道：“明宗暴崩，谣言蜂起，多说太平王燕帖木儿主谋，连皇上亦牵累在内，就是明宗皇后，也怀着疑心，所以语中含刺，我想皇上让德昭彰，断不如群情所料，若把此言一一奏闻，管教皇上动气，早些斩草除根，免得后患！”卜答失里尚在摇头，拜住道：“再进一层，竟说她谋为不轨，将不利皇上，皇上莫非再让不成！”谗人罔极。

卜答失里不禁点首，便令拜住暂退，自己待文宗入宫，便一层一层地详告，文宗虽是动怒，然不肯骤用辣手，经卜答失里婉劝硬逼，弄得文宗心思亦被她摇惑起来。欲语说得好，枕席之言易入，况加以父子夫妇，关系生死，就是铁石人也要动心。不由得叹息道：“凡事不为已甚，我已为燕帖木儿所惑，做到不仁不义；目今又被势逼，教人再做一着，岂不是已甚么？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只好将错便错罢了！”误尽世人，莫如此言。便语皇后卜答失里道：“据你说来，定要处死八不沙皇后，但我心终属未忍。宁可由别人去处置她，我却不好自行赐死！”分明是教她矫诏，卜答失里无言。

到了次日，文宗自去视朝，卜答失里即召拜住密议，并将文宗语述毕。拜住道：“皇上太属仁慈，此事只可由皇后作主。”卜答失里道：“你叫我去杀她么？”拜住道：“请皇后传一密旨，只说皇上有命，赐她自尽，她向何人去说，只好自死罢了。”卜答失里道：“事果可行么？”拜住道：“何不可行？皇上决不为难。”卜答失里道：“你与我小心做去，何如？”

拜住遂出，拟好密旨，并亲携鸩酒，径向八不沙皇后处行来。八不沙皇后梳洗才毕，骤见拜住入内，令她跪读诏旨，不禁战栗起来。拜住怒目道：“快请受诏，以便复命！”八不沙皇后无可奈何，只得遵命跪着，由拜住宣读诏敕，乃说她私图不轨，谋立己子，应恩赐自尽等语。八不沙抚膺恸哭道：“既杀我先皇，又要杀我，我死，必作厉鬼以索命！”言至此，即从拜住手夺过鸩酒，一饮而尽。须臾毒发，身仆地上，拜住由她暴毙，竟回报卜答失里。卜答失里很是快慰。及文宗闻知，只说八不沙皇后暴病身亡，文宗明知有变，但绝了后来的祸根，也是惬意的多，失意的少。既忍杀兄，遑问其嫂。

卜答失里遂欲正名定分，立子阿剌忒纳答剌一作喇特纳达喇。为太子，文宗倒也应允。先将八不沙皇后的丧葬，草草理毕，然后安排册命。正拟命太常各官，议定册立太子礼仪，偏皇后卜答失里，与太监拜住，计上生计，又复想出了一种毒谋。她想鄜王懿璘质班，与妥欢帖睦尔尚处宫中，究竟不是了局，拟将他驱逐出外，拔去了眼中钉，庶几始终无患，遂日向文宗前絮聒，把祸福利害的关系，反复密陈。文宗以两人年尚幼弱，不便遣发，只说是从缓再商。文宗尚有良心。卜答失里总不肯放手，暗中唆使妥欢帖睦尔的乳母，叫她告知其夫，入见文宗，略言妥欢帖睦尔实非明宗所出，娼妓杂种，如何冒充天潢，自乱血统？且明宗在日，已欲将他驱逐，此刻正宜慎重名义，休使一误再误呢。于是文宗下令，将妥欢帖睦尔母子逐出，东戍高丽，幽居大青岛中，不准与人往来。去了一个。

妥欢帖睦尔既去，只有一个懿璘质班，孤苦伶仃，无人抚字。卜答失里还想将他调开，偏偏文宗不从。拜住复献计道：“一个小孩子，晓得什么计策？只教糕饵中间，稍置毒药，便可将他鸩死。”言未毕，忽似有人从后猛击，竟致头晕目眩，跌仆地上。卜答失里大为惊讶，忙令侍儿搀扶拜住，不防拜住反瞋目怒叱道：“哪个敢来救他？他是一个小太监，恃宠横行，谋死了我，还要谋死我子么？”这语一出，吓得卜答失里牙床打战，面色似灰。拜住又戟指痛詈道：“都是你这狠心人，妄逞机谋，欲将我母子置诸死地，所以家奴走狗，亦得肆行无忌，巧图迎合。须知天下是我家的天下，你等害我先皇，夺我帝位，还嫌不足，又将我矫旨鸩死，我死得好苦呵！”说至此，椎胸大哭。嗣复惨然道：“可怜

我夫妇两人，俱遭你等毒毙，现只剩了一个血块，年只四五龄，你等亦应存点天良，好好顾全了他。人生修短，就使有数，总不该死于你手！此语为后文埋根。你道害了我子，你子便得长寿延命，万岁为君么？你且看着，我先索了贼奴的性命，回去再说！”言毕，即寂然不动。至卜答失里渐定惊魂，再将拜住仔细一瞧，已经满口皆血，嚼舌而死。厉鬼未尝无有，并非作者迷信。

自是六院深宫，常带阴气，一班宫娥彩女，互相惊吓，不是说有鬼啸声，就是说有鬼履痕，白昼时结侣呼群，方敢进出，夜静时关门闭户，尚觉阴沉。这是疑心生暗鬼。卜答失里由惊生畏，由畏生忧，遂与文宗商议，欲向帝师前亲受佛戒。文宗本已心虚，又闻宫中时常见鬼，也觉毛发森然。至此闻皇后言，自然满口应允，当下告知帝师辇真乞剌思，择日受戒。辇真乞剌思无不从命。届期请帝师入兴圣殿，由文宗率着皇后，及皇子阿剌忒纳答剌，俱到坛前行受戒礼。好在一切仪制，都有成例可援，不过由太常官稍费手续，僧徒辈多念真言，便算大礼告成了。文宗又命懿璘质班，也受了佛戒。满望慈航普渡，保合太和，宫内一切人等，也以为如来默护，可以消除魔障，纵有鬼物，不敢为殃，自此化怪为常，稍稍镇静。文宗遂封皇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燕王，立宫相府，命燕帖木儿总领府事。外无异议，内无妖孽，恰安安稳稳地度将过去。从此一心信佛，命西僧作佛事于明智殿，自四月朔日起，命至腊月方罢。

会故相铁木迭儿子锁住，复夤缘干进，得为将作使，他因将作使一职，位微秩卑，尚不满欲，因与弟观音奴，阴谋作乱。无如势孤力弱，一时无从发难，乃与姊夫太医使野理牙暗谋镇魇。适闻宫中有鬼作祟，益滋迷信，以为乘机厌禳，应较灵验。野里牙姊阿纳昔木思，素信道教，遂向道教徒侣，乞得符箓数张，在庭中设起神坛，上供北斗星君牌位，朝夕顶礼，口中所祝，无非祈君相速死，另易真命天子，制治天下等语。可谓愚甚。有前刑部尚书乌马喇，前御史大夫孛罗及前上都留守马儿，统失职闲居，各怀怨望，这数人平日与锁住等很是莫逆，至此闻锁住得了此法，相率赞成，哪知事机不密，竟被别人举发，当由燕帖木儿奏报文宗。看官！你想锁住等人，还能幸免么？缇骑一发，先将锁住、观音奴、野理牙三人逮问，中书省臣严刑审讯，后核得乌马喇、孛罗、马儿及野理牙姊阿纳昔木思等，一同与谋，随将他四人一并拿至，讯明属实，律以咒诅主上，大逆不道的罪名，便将他推出正法。

一波未了，一波已起，知枢密院事阔彻伯、脱脱木儿，通政使只儿哈郎，翰林学士承旨伯颜也不干，燕王宫相斡罗思，中政使尚家奴秃乌台，右阿速卫指挥使那海察拜住等，以燕帖木儿专权自恣，不忍坐视，意欲兴甲问罪，入清君侧，偏被燕帖木儿的爪牙，名叫也的迷失脱迷，洞察异图，先行密报。燕帖木儿先发制人，即率兵掩捕，共获住十二人，尽行弃市，并将他家产籍没充公。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诸王大臣等，以内乱叠平，统向太平王处贺喜。燕帖木儿，也率文武百官，暨耆老僧道，伏阙上书，请文宗宏加尊号。文宗也觉增欢，俯允所请，遂亲御大明殿，由燕帖木儿等奉玉册玉宝，上尊号曰：“钦天统圣至德诚功大文孝皇帝”。弑兄杀嫂的美名，何不加入。御史台臣，又思踵事增华，请立燕王为皇太子。文宗道：“朕子尚幼，非裕宗为燕王时比，俟缓日再议。”

过了月余，复由诸王大臣，呈请立储。文宗又道：“卿等所言，未尝不是，但燕王尚幼，恐他识虑未弘，不堪负荷，稍从缓议，当亦未迟。”廷臣以再请未允，不欲再言，奈皇后卜答失里，急欲立子，暗中通知诸王大臣，令他续请，自己亦乘间力陈，请文宗速从群议，以餍舆望。胆又放大了。文宗不好固执成见，乃先令太保伯颜，祭告宗庙，然后立燕王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礼成逾日，忽皇太子生起病来，热了三日三夜，全身露出红斑，仿佛似痘疹一般，急得帝后日夕不安。正在床前视疾，蓦闻皇太子大叫道：“你想立太子么？我两人特来索命呢！”文宗闻着，不觉惊倒床上。小子有诗咏道：

弑兄杀嫂太无良，用尽机能反惹殃。
我劝世人休昧己，人谋不及鬼谋臧！

毕竟文宗性命如何，且从下回说明。

八不沙皇后之死，谁杀之？文宗后卜答失里及宦者拜住杀之也。史家多归罪卜答失里。吾谓卜答失里之罪犹居其次，为罪首者实文宗耳。明宗后之为厉鬼，史笔虽无明文，然无辜被逼，饮鸩以终，鬼而有知，能不为厉乎！郑人相惊以伯有，子产明其为厉。夫伯有罹可死之罪，犹且如此，况饮恨如明宗后，必谓其无能为厉，识者亦知其未然也。若以本回为无端臆造，荒诞不经，试观文宗崩后，燕王虽殇，次子犹在，皇后卜答失里，胡竟命立鄜王，甘舍己子？及鄜王骤薨，又命迎立妥欢帖睦尔，非彼此隐怀畏惧，能如是之改行为善乎？揆情度理，必由明宗帝后，暗中为祟，有以慑其魄而褫其神耳。从无生有，即似寓真，是谓之善演史。

第四十五回
平全滇诸将班师　避大内皇儿寄养

却说文宗被冤魂一吓，惊倒床上，几乎晕厥过去。慌得皇后卜答失里，没了主意，忙匍伏床前，口称该死，只求先皇先后，休念前嫌，保护太子性命要紧。但听太子冷笑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夫妇瞒心昧己，毒死我等，今朝权在我手，看你等再能害我么？"卜答失里又跪求道："如能保全太子，愿做佛事三年，超荐先灵。"全然妇女口吻。太子又冷笑道："佛事么？只可欺人，不能欺鬼，我要索命，任你做佛事三十年，也无用处。"卜答失里又道："先皇后如不肯饶恕，宁可将我作代，皇子无知，还乞矜宥！"太子又道："似你狼心狗肺，自有现世的报应，不劳我辈出力。"隐伏后文。卜答失里还是磕头不已，太子复唏嘘道："你既撇不掉你子，且再宽假数日，再作区处。"言已寂然。

斯时文宗亦已起床，闻得一派鬼言，不禁自怨自悔。寻见卜答失里尚是跪着，乃流泪道："你可起来，前事已经做错，跪求亦恐无益。"卜答失里方才起身，瞧着文宗下泪，也觉满腹凄惶。转抚太子身上，仍同火炭一般，似醒非醒，似寐非寐，叫了数声，亦不见回答，急得无法可施，与文宗泪眼相对。文宗道："我初意原不欲立储，为了内外交迫，乃成此举。看来先兄先嫂，不肯容我过去，我只好改立皇侄，隐妥先灵，或可保全儿命呢。"卜答失里道："如果皇子病愈，总可改易前议。"

正商议间，忽外面呈入奏报，乃是豫王从云南发来，详述军情。当由文宗披阅，军事甚是得手，请皇上不必忧虑等语。文宗心下少慰，遂嘱皇后善视病儿，自出宫视朝去了。

先是上都告变，各省多怀贰心，至燕帖木儿等战胜上都，内地方称平静。四川平章囊嘉岱，前曾僭称镇西王，四出骚扰。应四十一回。至明宗即位，由文宗遣使诏谕，囊嘉岱方束手听命，削王称臣。及明宗暴崩，文宗又复登极，闻囊嘉岱又有违言，乃召他入朝，诡称朝廷将加重任，囊嘉岱信为真言，动身离蜀。一出蜀道，便由地方官吏，奉着密诏，将他擒住，槛送入都。由中书省臣案问，责他指斥乘舆，立即枭首，籍没家资。

这消息传到云南，诸王秃坚，大为不服，遂与万户伯忽、阿禾等谋变。传檄远近，声言文宗弑兄自立，及诱杀边臣等情弊；遂兴兵攻陷中庆路，将廉访使等杀死，并执左丞忻都，胁署文牍。一面自称云南王，以伯忽为丞相，阿禾等为平章等官，立城栅，焚仓库，拒绝朝命。

文宗闻警，乃以河南行省平章乞住，为云南省平章八番顺元宣慰使，帖木儿不花为云南行省左丞，率师南讨，命豫王阿剌忒纳失里，监制各军。

时有云南土官禄余，骁勇绝伦，名震各部，文宗令豫王妥为招徕，夹攻秃坚。禄余初颇听命，招集各部蛮军，效力出征，连败秃坚军，有旨授他为宣慰使，并云南行省参知政事。不防秃坚亦暗中行赂，买嘱禄余，教他背叛元廷。禄余贪利如命，竟归附秃坚，率蛮兵千人，拒乌撒、顺元界，立关固守。

是时重庆五路万户军，奉豫王调遣，入云南境，为禄余所袭，陷入绝地，死得干干净净。千户祝天祥，本为后应，亏得迟走一步，得了前军败耗，仓猝遁还。事为元廷所闻，再遣诸王云都思帖木儿，调集江浙、河南、江西三省重兵，与湖广行省平章脱欢，合兵再下。诸路兵马，尚未入滇，帖木儿不花，又被罗罗思蛮，邀击途

次，斩首而去，云南大震。

枢密院臣奏言秃坚、伯忽等势益猖獗，乌撒、禄余亦乘势连约乌蒙、东川、茫部诸蛮，进窥顺元，请严饬前敌各兵，兼程前进，并饬边境慎固防守云云。于是文宗又颁发严旨，命豫王阿纳忒剌失里等，亟会诸军进讨。且以乌蒙、乌撒及罗罗思地，近接西番，与碉门安抚司相为唇齿，应饬所属军民，严加守备。又命巩昌都总帅府分头调兵，戍四川开元、大同、真定、冀宁、广平诸路，及忠翊侍卫左右屯田。那时军书旁午，烽燧谨严，战守兼资，内外巩固。

云南茫部路九村夷人，闻大军陆续南来，料知一隅小丑，不足抵御，及公推头目阿斡阿里，诣四川行省，自陈本路旧隶四川，今土官撒加伯，与云南连叛，民等不敢附从，情愿备粮四百石，丁壮千人，助大军进征。当由四川省臣据实奏闻，文宗以他去逆效顺，厚加慰谕。

自此遐迩闻风，洗心革面，豫王阿纳忒剌失里，及诸王云都思帖木儿，分督各军，同时并集。还有镇西武靖王搠思班，系世祖第六子，亦领兵来会，差不多有十余万人，四面进攻。

先夺了金沙江，乱流而渡，既达彼岸，遇着云南阿禾军，并力冲杀，阿禾抵敌不住，夺路溃退，官军哪里肯舍，向前急追。弄得阿禾无路可逃，只好舍命来争，猛被官军射倒，擒斩了事。

进至中庆路，又值伯忽引兵来战，两军相遇于马金山，官军先占了上风，如排山倒海一般，掩杀过去。伯忽虽然勇悍，怎禁得大军压阵，势不可当。又况所统蛮军素无纪律，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看看官军势大，都纷纷如鸟兽散。剩得伯忽孤军，且战且行，正在势穷力蹙的时候，斜刺里忽闪出一支伏兵，为首一员大将挺枪入阵，竟将伯忽刺死马下。这人非别，乃是太宗子库腾孙，曾封荆王，名叫也速也不干，他与武靖王搠思班，同镇西南。至是闻大军进讨，他竟带领亲卒，绕出伯忽背后，静悄悄地伏着，巧遇伯忽败走，遂乘机杀出，掩他不备，刺死伯忽。

当下与豫王等相会，彼此欢呼，合军再进，直入滇中。秃坚走死，禄余远遁。云南战事，无甚关系，所以随笔叙过。乃遣使奏捷，回应全文。且请留荆王镇守，撤还余军。

文宗视朝，与中书省臣等会议，佥云南征将士，未免疲乏，应从豫王等言。乃命豫王等班师还镇，留荆王屯驻要隘，另遣特默齐为云南行省平章，总制军事。

特默齐抵任后，复遣兵搜剿余孽，适值罗罗思土官撒加伯，潜遣把事曹通，潜结西番，欲据大渡河，进寇建昌。特默齐急檄云南省官跃里铁木儿，出师袭击，将曹通杀毙，又一面令万户统领周戡，直抵罗罗思都，控扼西番及诸蛮部。土官撒加伯，无计可施，竟落荒窜去。

既而禄余又出招余党，进寇顺元等路。云南省臣，以禄余剽悍异常，欲诱以利禄，招他归降。乃遣都事诺海，至禄余砦中，授以参政制命。禄余不受，反将诺海杀死。都元帅怯烈，素有勇名，闻诺海遇害，投袂奋起，夤夜进兵，击破贼砦，杀死蛮军五百余人。秃坚长弟必剌都古象失，举家赴水死，还有幼弟二人，及子三人，被怯烈擒住，就地正法。只禄余不知下落，大约是远奔西裔了，余党悉平，云南大定。了结滇事。

文宗以西南平靖，外患已纾，倒也可以放心。只太子阿剌忒纳答剌疹疾未痊，反且日甚一日，有时热得发昏，仍旧满口谵语，不是明宗附体，就是八不沙皇后缠身。太医使朝夕入宫，静诊脉象，亦云饶有鬼气，累得文宗后卜答失里祈神祷鬼，一些儿没有效验，她已智尽能索，只好求教帝师，浼她忏悔。帝师有何能力，但说虔修佛事，总可挽回，乃命宫禁内外，筑坛八所，由帝师亲自登坛，召集西僧，极诚顶礼。今日拜忏，明日设醮。琅琅诵经，喃喃咒咒，阖宫男妇，没一个不斋戒，没一个不叩祷，吁求太子长生。连皇后卜答失里，时宣佛号，自昼至暮，把阿弥陀佛及救苦救难观世音等梵语，总要念到数万声。佛口蛇心，徒增罪过。怎奈莲座无灵，杨枝乏力，任你每日祷禳，那西天相隔很远，何从见闻。

卜答失里无可奈何，整日里以泪洗面，起初尚求先皇先后保佑，至儿病日剧，复以祝祷无功，改为怨诅。一夕坐太子床前，带哭带詈，忽见太子两手裂肤，双足捶床，怒目视后道：

"你还要出言不逊么？我因你苦苦哀求，留你儿命，暂延数天，你反怨我骂我，真是不识好歹！罢罢！似你这等狠妇，总是始终不改，我等先索你长儿的性命，再来取你次儿，教你看我等手段罢！"原来文宗已有二子，长子名阿剌忒纳答剌，次子名古纳答剌，两子都尚幼稚。此次卜答失里闻了鬼语，急得什么相似，忙遣侍女去请文宗。

文宗到来，太子又厉声道："你既想做皇帝，尽管自做便罢，何必矫情干誉，遣使迎我？我在漠北，并不与你争位，你教使臣甘言谀词，硬要奉我登基。既已忌我，不应让我，既已让我，不应害我，况我虽曾有嗣，也不忍没你功劳，仍立你为皇太子，我若寿终，帝位复为你有，你不过迟做数年，何故阴谋加害？害了我还犹是可，我后与你何嫌？一个年轻孀妇，寄居宫中，任她有什么能力，总难逃你手中。你又偏信悍妇，生生地将她鸩死，全不念同胞骨肉，亲如手足？你既如此，我还要顾着什么？"文宗至此，也不禁五体投地，愿改立鄜王为太子。只见太子哈哈笑道："迟了！你也隐受天谴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积因成果，莫谓冥漠无知呢！"暗伏文宗崩逝之兆，然借此以唤醒世人，恰也不少！

文宗尚欲有言，太子已两眼一翻道："我要去了！你子随了我去，此后你应防着，莫再听那长舌妇罢！"这语才毕，文宗料知不佳，急起视太子，已经喘做一团，不消半刻，即兰摧玉折了。看官！你想此时的文宗，及皇后卜答失里心下不知如何难过。呼吁原是没效，懊悔也觉无益，免不得抚尸恸哭，悲痛一回。

文宗以情不忍舍，召绘师图画真容，留作遗念。兄嫂也是骨肉，如何忍心毒死？一面特制桐棺，亲自视殓，先把儿尸沐以香汤，然后着衣含玉，一切仪式，如成人一般。后命宫内广设坛场，召集西僧百人，追荐灵魂。忙碌了好多日，乃令宫相法里，安排葬事，发纼时，役夫约数千名，单是舁送灵车人夫，也有五十八人，差不多如梓宫奉安的威仪。俟祔葬祖陵后，又饬营庐墓，即嘱法里等守护。一面将太子木主，供奉庆寿寺，仿佛与累朝神御相等。视子若祖孝，慈孝倒置。

丧葬才毕，次儿古纳答剌，又复染着疹疾，病势不亚皇储。这一惊非同小可，不但文宗帝后，捏了一把冷汗，就是宫廷内外，也道是先皇先后不肯放手，顿时风声鹤唳，无在非疑，杯弓蛇影，所见皆惧。文宗图帖睦尔及皇后卜答失里凄凄惶惶，闹到发昏地步，猛然记起太平王燕帖木儿足智多谋，或有意外良法，乃亟命内侍宣召。燕帖木儿如命即至，由文宗帝后与他熟商。奈燕帖木儿是个阳世权臣，不是冥中阎王，至此也焦思苦虑，想不出什么法儿。及见帝后两人，衔着急泪，很是可悲，乃委婉进言道："宫中既有阴气，皇次子不应再居，俗语有道，趋吉避凶，据臣看来，且把皇次子避开此地，或可化凶为吉。"文宗道："何处可避？"燕帖木儿道："京中不乏诸王公主，总教老成谨慎，便可托付。"皇后卜答失里即插口道："最好是太平王邸中，我看此事只可托付了你，望你勿辞！"燕帖木儿道："臣受恩深重，敢不尽力！但在臣家内，恐怕有亵，还求宸衷再酌！"文宗道："朕子即卿子，说什么亵渎不亵渎！"燕帖木儿又道："臣家居比邻，有一吉宅，乃是诸王阿鲁浑撒里故居，今请陛下颁发敕令，将此宅作为皇次子居第，俾臣得以朝夕侍奉，岂不两便！"文宗道："故王居宅，未便擅夺，不如给价为是。"燕帖木儿道："这是皇恩周浃，臣当代为叩谢。"说罢，便跪地叩首。文宗亲手搀扶，叫他免礼，且面谕道："事不宜迟，就定明日罢。"燕帖木儿领旨而出，即夕办理妥当，布置整齐。次日巳牌，又复入宫，当即备一暖舆，奉皇次子古纳答剌卧舆出宫。小子有诗咏道：

频年忏悔莫消灾，无怪皇家少主裁。
幸有相臣多智略，奉儿载出六宫来。

毕竟皇次子能否病愈，容俟下回续叙。

云南之变，声讨文宗，可谓名正言顺。事虽未成，亦足以褫文宗之魄，故本回于秃坚等有恕词。惟禄余反复无常，心怀叵测，且系群蛮首领，有志乱华，所以特别加贬耳。至于太子殁后，次子复遇疹疾，史称市阿鲁浑撒里故宅，令燕帖木儿奉皇子居之，后儒不察，以为遣子寄养，蹈汉覆辙。夫文宗溺爱情深，观于太子之逝，丧葬饰终，何等郑重，顾肯以孑遗之次子，寄养他家乎？揆其原因，必由宫中遇祟，连日未安，一儿已殇，一儿又病，不得已而出此，著书人从明眼窥出，既足以补史阙，复足以儆世人。是固有心人吐属，非好谈鬼怪也。

第四十六回
得新怀旧人面重逢　纳后为妃天伦志异

却说皇次子古纳答剌，由燕帖木儿护送出宫，当至阿鲁浑撤里故第，安居调养。随来的宫女，约数十人，复从太平王邸中，派拨妇女多名，小心侍奉，还是太平王继母察吉儿公主及所尚诸公主等，也晨夕过从，问暖视寒，果然冤魂不到，皇子渐瘳。燕帖木儿奏达宫中，帝后很是心喜，立赐燕帖木儿及公主察吉儿各金百两，银五百两，钞二千锭。就是燕帖木儿弟撒敦，也得蒙厚赉。又赐医巫乳媪宦官卫士六百人，金三百五十两，银三千四百两，钞三千四百锭。各人照例谢赏，正是天恩普及，舆隶同欢。

文宗又命在兴圣宫西南，筑造一座大厦，作为燕帖木儿的外第，并在虹桥南畔，建太平王生祠，树碑勒石，颂德表功。又宣召燕帖木儿子塔剌海，入宫觐见，赐他金银无算，命为帝后养子。一面令皇次子古纳答剌，改名燕帖古思，与燕帖木儿上二字相同，表明义父义子关系。父子应避嫌名，元朝定例，偏以同名为亲属，也是一奇。燕帖木儿入朝辞谢，文宗执手唏嘘道："卿有大功于朕，朕恨赏不副功；只有视卿如骨肉一般，卿子可为朕子，朕子亦可为卿子，彼此应略迹言情，毋得拘泥。"自己的亲兄，恰可毒死，偏引外人为骨肉，诚不知是何肺肝！燕帖木儿顿首道："臣子已蒙皇恩，不敢再辞，若皇嗣乃天潢嫡派，臣何人斯，敢认作义儿？务请陛下收回成命！"文宗道："名已改定，毋庸再议！朕有易子而子的意思，愿否由卿自择。"燕帖木儿拜谢而出。

过了数日，太平王妃忽然病逝。文宗亲自往吊，并厚赠赙仪。丧葬才毕，复诏遣宗女数人下嫁燕帖木儿，解他余痛。又因宫中有一高丽女子，名叫不颜帖尔，敏慧过人，素得帝宠，至此也割爱相赠。何不将皇后亦给了他。燕帖木儿辞不胜辞，索性制就连床大被，令所赐美女相夹而睡，凭着天生神力，一夕御女数人。巫峡作云，高唐梦雨，说不尽的温柔滋味，把所有鼓盆余戚，早已撇过一边。但正室仍是虚位，未尝许他人承袭，大众莫名其妙，其实燕帖木儿恰有一段隐情，看官试猜一猜，待小子叙述下去。

小子前时叙泰定后妃事，曾已漏泄春光，暗中伏线。应四十回。燕帖木儿本早有心勾搭，可奈入京以后，内外多故，政务倥偬，他又专操相柄，一切军国重事，都要仗他筹划；因此日无暇晷，连王府中的公主等都未免向隅暗叹，辜负香衾。既而滇中告靖，可以少暇，不意皇子燕帖古思又要令他抚养，一步儿不好脱离。至皇子渐痊，王妃猝逝，免不得又有一番忙碌。正拟移花接木，隐践前盟，偏偏九重恩厚，复厘降宗女数人。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又不得不竭力周旋，仰承帝泽。可谓忙极。

过了一月，国家无事，公私两尽，燕帖木儿默念道：此时不到东安州，还有何时得暇？遂假出猎为名，带了亲卒数名，一鞭就道，六辔如丝，匆匆地向东安州前来。既到东安，即进去见泰定皇后。早有侍女通报，泰定后率二妃，笑脸出迎，桃花无恙，人面依然。燕帖木儿定睛细瞧，竟说不出什么话来。泰定后恰启口道："相别一年，王爷的丰采，略略清减，莫非为着国家重事捞损精神么？"出口便属有情。燕帖木儿方道："正是这般。"二妃也从旁插嘴道："今夕遇着什么风儿，吹送王爷到此？"燕帖木儿道："我日日惦念后妃！只因前有外变，后有内忧，所以无从分身，直至今日，方得拨冗趋候。"泰定后妃齐称不敢，一面邀燕帖木儿入室，与泰定后相对坐下，居然夫妻。二妃亦列坐一旁。居然妾媵。

泰定后方问及外变内忧情状，由燕帖木儿略述一遍，泰定后道："有这般情事，怪不得王爷面上，清瘦了许多。"燕帖木儿道："还有一桩可悲的家事，我的妃子，竟去世了！"泰定后道："可惜！可惜！"燕帖木儿道："这也是无可如何！"二妃插入道："王爷的后房，想总多得很哩。但教王爷拣得一人，叫做王妃，便好补满离恨了。"轻挑暗逗，想是暗羡王妃。燕帖木儿道："后房虽有数人，但多是皇上所赐，未合我意，须要另行择配，方可补恨。"二妃复道："不知何处淑媛，夙饶厚福，得配王爷！"燕帖木儿闻了此言，却睁着一双色眼，觑那泰定后，复回瞧二妃道："我意中恰有一人，未知她肯俯就否？"二妃听到俯就二字，已经瞧料三分。看那泰定后神色，亦似觉着，恰故意旁瞧侍女道："今日王爷到此，理应杯酒接风，你去吩咐厨役要紧！"侍女领命去讫。

燕帖木儿道："我前时已函饬州官，叫他小心伺候，所有供奉事宜，不得违慢，他可遵着我命么？"泰定后道："州官供奉周到，我等在此尚不觉苦。惟王爷悉心照拂，实所深感！"燕帖木儿道："这也没有什么费心，州官所司何事？区区供奉，亦所应该的。"正说着，见侍女来报，州官禀见。燕帖木儿道："要他来见我做甚？"言下复沉吟一番，乃嘱侍女道："他既到来，我就去会他一会。"

侍女去后，燕帖木儿方缓踱出来。原来燕帖木儿到东安州，乃是微服出游，并没有什么仪仗。且急急去会泰定后妃，本是瞒头暗脚，所以州官前未闻知。嗣探得燕帖木儿到来，慌忙穿好衣冠前来拜谒。经燕帖木儿出见后，自有一番酬应，州官见了王爷，曲意逢迎，不劳细说。等州官别后，燕帖木儿入内，酒肴已安排妥当，当由燕帖木儿吩咐，移入内厅，以便细叙。伏笔。

入席后，泰定后斟了一杯，算是敬客的礼仪，自己因避着嫌疑，退至别座，不与同席。燕帖木儿立着道："举酒独酌，有何趣味？既承后妃优待，何妨一同畅饮，彼此并非外人，同席何妨！"泰定后还是怕羞，踌躇多时，又经燕帖木儿催逼，乃命二妃入席陪饮。燕帖木儿道："妃子同席，皇后向隅，这事如何使得？"说着，竟行至泰定后前，欲亲手来挈后衣，泰定后料知难却，乃让过燕帖木儿，绕行入席。拣了一个主席，即欲坐下，燕帖木儿还是不肯，请后上坐。泰定后道："王爷不必再谦了！"于是燕帖木儿坐在客位，泰定后坐在主位，两旁站立二妃。燕帖木儿道："二妃如何不坐？"二妃方道了歉，就左右坐下。

于是浅斟低酌，逸兴遄飞，起初尚是若离若合，不脱不粘，后来各有酒意，未免放纵起来。燕帖木儿既瞧那泰定后，复瞧着二妃，一个是淡妆如菊，秀色可餐，两个是浓艳似桃，芳姿相亚，不禁眉飞色舞，目逗神挑。那二妃恰亦解意，殷勤劝酌，脉脉含情，泰定后到此，亦觉情不自持，勉强镇定心猿，装出正经模样。

燕帖木儿恰满斟一觥，捧递泰定后道："主人情重，理应回敬一樽。"泰定后不好直接，只待燕帖木儿置在席上。偏燕帖木儿双手捧着，定要泰定后就饮，惹得泰定后两颊微红，没奈何喝了一喝。燕帖木儿方放下酒杯，顾着泰定后道："区区有一言相告，未知肯容纳否？"泰定后道："但说何妨！"燕帖木儿道："皇后寄居此地，寂寂寡欢，原是可悯；二妃正值青春，随着同住，好好韶光，怎忍辜负！"泰定后听到此语，暗暗伤心，二妃更忍耐不住，几乎流下泪来。

燕帖木儿又道："人生如朝露，何必拘拘小节！但教目前快意，便是乐境。敢问皇后二妃，何故自寻烦恼？"泰定后道："我将老了，还想什么乐趣？只两位妃子，随我受苦，煞是可怜呢！"燕帖木儿笑道："皇后虽近中年，丰韵恰似二十许人，若肯稍稍屈尊，我却要……"说到要字，将下半语衔住。泰定后不便再诘。那二妃恰已拭干了泪，齐声问道："王爷要什么？"燕帖木儿竟涎着脸道："要皇后屈作王妃哩！"满盘做作，为此一语。泰定后恰嫣然一笑道："王爷的说话，欠尊重了！无论我不便嫁与王爷，就使嫁了，要我这老妪何用？"已是应许。燕帖木儿道："何尝老哩！如蒙俯允，明日就当迎娶哩。"泰定后道："这请王爷不必费心，倒不如与二妃商量喽！"

燕帖木儿道："有祸同当，有福同享。皇后若肯降尊，二妃自当同去。"说着，见二妃起身离席，竟避了出去。那时侍女人等，亦早已出外。都是知趣。只剩泰定皇后兀自坐着，他竟立将起来，走近泰定后旁，悄悄地牵动衣袖。泰定后慌忙让开，抽身脱走，冉冉地向卧室而去。逃入卧室，分明是叫他进来。

燕帖木儿竟蹑迹追上，随入卧室，大着胆抱住纤腰，移近榻前。泰定后回首作嗔道："王爷太属讨厌！不怕先皇帝动恼么？"燕帖木儿道："先皇有灵，也不忍皇后孤栖，今夕总要皇后开恩哩。"看官！你想泰定后是个久旷妇人，遇着这种情魔，哪得不令她心醉！当下半推半就，一任燕帖木儿所为，罗襦代解，芗泽犹存，檀口微开，丁香半吐，脂香满满，人面田田，谐成意外姻缘，了却生前宿孽。正在云行雨施的时候，那两妃亦突然进来，泰定后几无地自容。燕帖木儿却余勇可贾，完了正本，另行开场。二妃本已欢迎，自然次第买春，绸缪永夕。

自此以后，四人同心。又盘桓了好几天，燕帖木儿方才回京。临行时与泰定后及二妃道："我一入京师，便当饬着妥役，奉舆来迎。你三人须一同进来，休得有误！"三人尚恋恋不舍。燕帖木儿道："相别不过数日，此后当同住一家，朝欢暮乐，享那后半生安逸。温柔乡里，好景正多，何必黯然！"只恐未必。三人方送他出门，咛叮而别。

燕帖木儿一入京师，即遣卫兵及干役赴东安州，去迎泰定后妃，嘱以途次小心。一面就在新赐大厦中，陆续布置，次第藏娇金屋。小子前曾表明泰定后妃名氏，至此泰定后已下嫁燕帖木儿，二妃也甘心作媵，自不应照旧称呼，此后称泰定后，就直呼她芳名八不罕，称泰定二妃，亦直呼她芳名必罕及速哥答里。称名以愧之，隐寓《春秋》书法。

八不罕等在东安州，日日盼望京使。春色未回，陌头早待，梅花欲放，驿信才来。三人非常欢慰，即日动身。州官亟来谒送，并献上许多赠仪。是否奁仪。八不罕也道一谢字。鸾车载道，凤翣呈辉，卫卒等前后拥护，比前日到东安州时，情景大不相同。

不数日即到京师，燕帖木儿早派人相接迎入别第。京中人士，尚未得悉情由，统是模糊揣测。只有燕帖木儿心腹，已知大概，大家都是蔑片，那个敢来议长论短，只陆续人太平王府送礼贺喜，一传十，十传百，宫廷内外，都闻得燕帖木儿继娶王妃，相率趋贺。文宗尚未知所娶何人，至问及太保伯颜，才算分晓。蒙俗本没甚名节，况是一个冷落的故后，管她什么再醮不再醮，当下也遣太常礼仪使，奉着许多赏品，赐与燕帖木儿。正是作合自天，喜从天降。

到了成礼的吉期，燕帖木儿先到新第，饬吏役奉着凤舆·及绣幰二乘，去迎王妃等人，八不罕等装束与天仙相似，上舆而来。一入新第中，下舆登堂，与燕帖木儿行夫妇礼，必罕姊妹，退后一步，也盈盈下拜，大家看那新娘娇容，并不觉老，反较前丰艳了些，莫不叹为天生尤物。大约夏姬再世。及与察吉儿公主相见，八不罕本是面熟，只好低垂粉颈，敛衽鸣恭。必罕姊妹，行了大礼，方相偕步入香巢。

燕帖木儿复出来酬应一回，日暮归寝，八不罕等早已起迎。燕帖木儿执八不罕的手道："名花有主，宝帐重春，虽由夫人屈节相从，然夫人性命，从此保全，我今日才得宽心哩！"八不罕惊问何故？燕帖木儿道："明宗皇后，尚且被毒，难道上头不记着夫人么？我为此事，煞费周旋，上头屡欲加害，我也屡次挽回。只夫人若长住东安，终难免祸，现今做我的夫人，自然除却前嫌，可以没事哩。"占了后身，还想巧言掩饰，令她心感，真是奸雄手段。

八不罕格外感激，遂语燕帖木儿道："王爷厚恩，愧无以报！"以身报德，还不够么？燕帖木儿道："既为夫妇，何必过谦！"复语必罕姊妹道："你二人各有卧室，今夕且分住一宵，明日当来续欢罢了。"

二人告别而去。燕帖木儿乃与八不罕并坐，揽住髻云，搵住香腮，先温存了一番，嗣后宽衣解带，同入鸳帏，褥底芙蓉，相证无非故物；巢间翡翠，为欢更越曩时。一夜恩爱，自不消说。次夕，与必罕姊妹，共叙旧情，又另具一

种风韵。小子有诗咏道：

纲常道义尽沦亡，皇后居然甘下堂。
万恶权臣何足责，杨花水性太荒唐！

未知后事如何，且至下回续叙。

本回表述风情，暗中恰深刺燕帖木儿及泰定后妃，泰定后虽迁置东安州，然名分犹在，不可得而污蔑也，燕帖木儿贪恋酒色，甚至占后为妻，任所欲为，而八不罕皇后等亦甘心受辱，屈尊下嫁，虽畏其权势之逼人，更亦由廉耻之扫地，盈廷大臣，唯唯诺诺，不闻有骨鲠之士，秉直纠弹，元其能不亡乎？故此回叙燕帖木儿事实，嫉其强暴，叙泰定后妃事实，恶其淫邪，幸勿视为香奁琐语也！

第四十七回
正官方廷臣会议　遵顾命皇侄承宗

却说燕帖木儿纳后为妃，又得了必罕姊妹，并有从前宗女等人，总计后房佳丽，已有二三十人，左拥右抱，夜以继日，正是快活得很。但女色一物，最足蛊人。寻常一夫一妇，尚宜节欲养精，不能旦旦而伐。况一个男子，陪着几十个妇人，若非自知节养，就使有龙马精神，也恐不能持久呢。至理名言。燕帖木儿日渐清羸，筋力已耗去大半，偏偏好色心肠，愈加炽张，得陇望蜀，厌故喜新，他若闻有美人儿，定要撺取到手。无论皇亲国戚，闺女孀姝，但教太平王一言，只可亲送上门，由他戏弄。自从至顺元年以及三年，这三年间，除所赐公主宗女，及娶纳泰定后妃外，复占夺了数十人，或有交礼三日，即便遣归。大众忍气吞声，背地里都祈他速死，他尚恃势横行，毫不知改，甚至后房充斥，不能尽识。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残喘虽尚苟延，死期已不远了。

话分两头。且说文宗登位以后，第一个宠臣是燕帖木儿，第二个就是伯颜。至顺元年，改任伯颜知枢密院事。应四十三回。文宗以未足酬庸，复命尚世祖子阔出女孙，名叫伯颜的斤，作为伯颜妻室。并赐虎士三百名，隶左右宿卫。嗣复给黄金双龙符，镌文曰“广宜忠义正节振武佐运功臣”。组以宝带，世为证券。又命凡宴饮视宗王礼。至顺二年，晋封浚宁王，加授侍正府侍正，追封其先三世为王，寻又加封昭功宣毅万户，忠翊侍卫都指挥使。三年拜太傅，加徽政使。

是时燕帖木儿，深居简出，每日与妻妾寻欢，不暇问及国事。因此朝政一切，多由伯颜主持；伯颜的权力，也不亚燕帖木儿。一个未死，一个又起。于是一班趋势的官儿，前日迎合太平王，此日迎合浚宁王，朝秦暮楚，昏夜乞怜，但蒙浚宁王允许，平白地亦可升官。就使遇着亲丧，不过休假数日，即可缞绖供职，且给以美名，称为夺情起复。监察御史陈思谦，目击时艰，痛心铨法，因上言内外各官，若非文武全才，关系天下安危，尽可令他终丧，不许无端起复。文宗虽优诏允从，奈暗中有伯颜把持，总教贿赂到手，无人不可设法，陈思谦又抗词上奏道：

> 臣观近日铨衡之弊，约有四端：入仕之门太多，黜陟之法太简，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救四弊，计有三策：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后，增设衙门，冗滥不急者，从实减并，其外有选法者，并入中书。二曰，宜参酌古制，设辟举之科，令三品以下，各举所知，得材则受赏，失责则受罚。三曰，古者刺史入为三公，朗官出宰百里，盖使外职识朝廷治体，内官知民间利病。今后历县尹有能声善政者，授郎官御史，历郡守有奇才异绩者，任宪使尚书。其余各验资品通迁，在内者不得三考连任京官，在外者须历两任，乃迁内职。绩非出类，守不败官者，则循以年劳，处以常调。凡朝缺官员，须二十月之上，方可迁除，庶仕路澄清，贤者益劝，而不肖者无从干进矣。臣为整顿铨法计，故冒昧上陈，伏乞采择！

其时河北道廉访副使僧家奴，亦遥上一疏，乞御史台臣代奏。略云：

> 自古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今官于朝者十年，不省觐者有之；非无思亲之心，实由朝廷无给假省亲之制，而有擅离官次之禁。古律诸职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三年听一给定省，假二十日；无父母者，五年听一

给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万里，宜计道里远近，定立假期。其应省觐，匿而不省觐者，坐以罪；若诈冒假期，规避以掩其罪，与诈奔丧者同科，则天下无背亲之人，亦即无背君之人！移孝作忠，端在此举，伏乞宸鉴！

御史台臣，恰也不好隐匿，便将原奏呈入，文宗与陈思谦奏折，一并发落，饬中书省、礼部、刑部，及翰林、集贤两院，详议以闻。各官明知所奏无私，因碍于伯颜情面，免不得模棱两可，参酌了一篇圆滑的奏章，复呈上去。文宗亦有诏下来，大旨须用人宜慎，临丧宜哀，说得理明词达，其实也是一纸具文，无补实际。下欺上，上欺下，此是中国积弊，不特元代为然。还有司徒香山，有意逢君，进陈符谶，援行陶弘景《胡笳曲》，有“负扆飞天历，终是甲辰君”二语，与皇上生年纪号，适相符合，足为受命的瑞征，乞录付史馆，颁告中外。有诏令翰林、集贤两院及礼部会议。此时文宗早改元至顺，如香山谰言，不值一辩，乃犹令群臣集议，真是好谀。嗣经翰林诸臣，以谓唐开元间，太子宾客薛让，进武后鼎铭云：“上玄降鉴，方建隆基。”隐为玄宗受命的庆兆。姚崇表贺，请宣示史官，颁告中外。至宋儒司马光，斥他强词牵合，以为符瑞，小臣贡谀，宰相证成，实是侮弄君上。今弘景遗曲，虽于生年纪号，似相符合，但陛下应天顺人，绍隆正统，于今四年，薄海内外，无不归心，何待旁引曲说，作为符命。若从香山言，恐启谶纬曲谈，反足以乱民志，淆政体，请毋庸议等语。文宗乃把此事搁起。

未几江浙大水，坏民田十八万八千七百三十八顷。越年，江西饥，湖广又饥，云南又大饥；既而荧惑犯东井，白虹并日出，长竟天。京师及陇西地震，天鼓鸣于东北，文宗一面遣赈，一面饬修佛事。始终佞佛，至死不悟。迨至梧桐叶落，天下皆秋，文宗帝运已终，竟染了一种奇症，整日昏昏，谵言呓语。皇后卜答失里就榻侍疾，但听文宗所说，无非旧日阴谋，有时大声呼痛，竟似有人捶击一般。经医官朝夕诊视，也辨不出是什么病症，所开药方，全是不痛不痒，无效可言。

一夕，卜答失里侍侧，忽被文宗牵住两手，大呼哥哥恕我！嫂嫂恕我！吓得卜答失里毛发皆竖。急时抱佛脚，又只得在旁哀求，嗣见文宗神志稍清，才敢问明痛苦。文宗不禁叹息道：“朕病将不起了，自思此生造了大孽，得罪兄嫂，目今悔不可追！惟朕殁后，这帝统须传与鄜王，千万勿可爽约！”卜答失里呜咽道：“皇侄登基，皇子奈何？”文宗道：“你还要顾全皇子么？恐你也保不住这性命！”卜答失里道：“且召太平王商议何如？”文宗道：“太平太平害死朕了！他也死在目前，召他何为？”卜答失里唯唯听命。嗣令太监密召燕帖木儿，果然抱病在床，溺血不起，乃改召伯颜入议。

伯颜到了御寝，闻文宗喃喃谵语，倒也未免心惊。及见过卜答失里，叙谈片时，卜答失里提及文宗身后拟立鄜王事，伯颜道：“皇子年龄，也与鄜王相仿，何必加立皇侄？”卜答失里以手指床，似乎表明文宗的意思。伯颜不待明说，已经觉着，又悄语卜答失里道：“圣上不豫，或致心烦意乱，始有此说。且待圣躬康泰，再行定议未迟。”言尚未已，忽闻文宗噫声道：“你是太傅伯颜么？朕虽有疾，并不是时时昏乱，须知先皇即位，不过数月，我已御宇数年，倘有不讳，应把帝位传与鄜王，朕尚可见先皇于地下！你不要再生异议！”伯颜尚欲申说，文宗又向卜答失里道：“朕已决定意见，此后倘有改议，无论先帝后不依，我也死难瞑目呢！”这却是临终忏悔。伯颜又启奏道：“圣上春秋正富，稍稍违和，自能渐瘥，何必担忧！”文宗摇首道：“朕已不济了！少年种种，自悔已迟，今日天禄告终，无可挽回。太平亦应遭劫，将来国事，仗卿作主。卿须迁善改过，竭忠尽诚，莫效那贪淫狡诈哩！”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惜伯颜不遵。伯颜闻了此言，也觉为之悚然。既而告退出宫。

是夕，文宗病势骤剧，竟痰喘交作，一命呜呼。临终时，犹谆嘱皇后，毋忘遗嘱。统计文宗在位五年，寿只二十九岁。

燕帖木儿闻了这耗，也只得勉强起床，踉跄入宫。是时皇子燕帖古思，早召归宫内，倚榻送终。他本是乳臭小儿，晓得什么悲戚！看看燕

帖木儿到来，便跳跃而出，笑颜相迎。燕帖木儿便称他为小皇帝，拉住了手，入谒皇后。只见后妃以下，相率恸哭，不得已站住一旁，陪了数点眼泪。约一小时，后妃等哀尚未止，不禁烦躁起来，即大声道："皇上大行，应由皇子嗣位！此时请皇后即颁遗诏，传位皇子为要！"皇后卜答失里也不回答，越加号啕不止。燕帖木儿很是惊讶，又只好婉言劝慰，至皇后哀声少辍，复将传位的问题重行提起。皇后卜答失里道："大行皇帝，已有遗嘱！命鄜王继承大统。"燕帖木儿顿足道："传位鄜王么？臣不敢与闻！"卜答失里道："这事不便改议。太傅伯颜，曾与先皇面洽，太平王可去问明，自然洞悉底蕴了。"燕帖木儿不好再说，就出宫而去。

当下安排丧葬，自在一番手续，不必细表。只是帝位虽定，鄜王年才七岁，不能亲听国政，当由太平王燕帖木儿召集诸王会京师，凡中书百司庶务，统须禀命中宫方得决行。转瞬间已是十月，诸王毕会，由太师燕帖木儿及太傅伯颜奉鄜王即位于大明殿，大赦天下，循例下诏道：

> 洪维太祖皇帝，启辟疆宇；世祖皇帝，统一万方，列圣相承，法度明著，我曲律皇帝，即武宗。入纂大统，修举庶政，动合成法，授大宝位于普颜笃皇帝，即仁宗。以及格坚皇帝，即英宗，详注俱见上。历数之间，实当在我忽都笃皇帝，忽都笃三字，蒙古语，有禄之谓，即明宗尊号。扎牙笃皇帝，扎牙笃三字蒙古语，谓有天命，即文宗尊号。而各播越辽远。时则有若燕帖木儿建议效忠，戡平内难，以定邦国，协恭推戴札牙笃皇帝。登极之始，即以让兄之诏，明告天下，随奉玺绂，远迓忽都笃皇帝。朔方言还，奄弃臣庶，扎牙笃皇帝，荐正宸极，仁义之至，视民如伤，恩泽旁被，无间远迩，顾育眇躬，尤笃慈爱。宾天之日，皇后传顾命于太师太平王右丞相答刺罕燕帖木儿，太傅浚宁王知枢密院事伯颜等，谓圣体弥留，益推固让之初志，以宗社之重，属诸大兄忽都笃皇帝之世嫡，乃遣使召诸王宗亲，以十月一日来会于大都，与宗王大臣奉遗诏，揆诸成宪，宜御神器。以至顺三年十月初四日，即皇帝位于大明殿，可赦天下。自至顺三年十月初四日昧爽以前，除谋反大逆谋杀祖父母父母，妻妾杀夫，奴婢杀主，谋故杀人，但犯强盗，印造伪钞，蛊毒魇魅犯上者不赦外，其余一切罪犯，咸赦除之。大都、上都、兴和三路，差税免三年，腹里差发，并其余诸郡，不纳差发去处税粮，十分为率免二分，江淮以南，夏税亦免二分。土木工役，除仓库必合修理外，毋复创造，以纾民力。民间在前应有逋欠差税课程，尽行蠲免。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官，并内外三品以上正官，岁举才堪守令者一人，申达省部，先行录用。如果称职举官，优加旌擢，一任之内，或犯赃私者，量其轻重，黜罚其不该。原免重囚淹禁三年以上，疑不能决者，申达省部详谳释放。学校农桑，孝弟贞节，科举取士，国学贡试，并依旧制。广海、云南梗化之民，诏书到日，限六十日内出官与免本罪，许以自新。於戏！肆予冲人，托于天下臣民之上，任大守重，若涉渊冰，尚赖宗王大臣百司庶府，交修乃职，思尽厥忠，嘉与亿兆之民，共保承平之治。咨尔多方，体予至意，故兹诏示，想知悉！

斯诏下后，又尊皇后卜答失里为皇太后，敕造玉册玉宝。又由皇太后降旨，命作两宫幄殿车乘供帐，一面告祭南郊，及社稷宗庙。至太后册宝告成，复敬奉如仪，太后御兴圣殿受朝贺。宫廷内外，赏赉有差。还有一桩咄咄怪事，七龄的幼主，居然立起一位皇后。这皇后名叫也忒迷失，也系弘吉剌氏，与幼主年龄，也不相上下。小子有诗记此事道：

> 欲赋桃夭贵及时，成年方始叶婚期。
> 如何七岁冲人子，也咏周南第一诗？

欲知立后如何情形，待至下回表明。

有元一代，权奸最多。至燕帖木儿之恃功专宠，可谓极矣；然继起者尚有伯颜。陈思谦等虽抗直敢言，然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所传谏草，无非徒供后人之览诵，著书人不忍掩

没，故特志之。至若鄜王之立，于伯颜无甚关系，而于燕帖木儿则有所顾忌，舍子立侄之议，无怪其不乐赞成。而皇后卜答失里，必导扬末命，不从燕帖木儿之情，彼未能容明宗后，讵转能爱明宗子乎？是必由明宗帝后，从中示儆可知也，证以四十五回，前后联贯，阅者应益恍然。

第四十八回
迎嗣皇权相怀疑　遭冥谴太师病逝

却说鄜王于十月即位，阅十余日，即立了一个皇后。同处宫中，两小无猜，倒也是一段元史奇闻。是时天已隆冬，转眼间又要残腊，乃诏群臣会议改元，并先皇帝庙号神主，及升祔武宗皇后等事。议尚未定，小皇帝又罹着绝症，不到数日，又复归天。

诸王大臣统惊异不置，独燕帖木儿喟然道："我意原欲立皇子，不知先帝何意，必欲另立鄜王？太后又是拘泥得很，定要勉遵顾命。到底鄜王没福，即位不过六七十日，便已病逝，此后总应立皇子了。"乃复入宫谒见太后，先劝慰了一番，然后提及继位问题。

太后道："国家不幸，才立嗣君，即行病殁，真令人可悲可叹！"燕帖木儿道："这是命运使然，往事也不必重提了！国家不可一日无君，今日正当继立皇帝呢。"太后道："据卿所说，莫非是吾子燕帖古思么？"燕帖木儿应声称是。太后道："吾子尚幼，不应嗣位，还宜另立为是。"燕帖木儿道："前日命立鄜王，乃是遵着遗嘱，化私为公。现在鄜王已崩，自然皇子应立，此外还有何人？"太后道："明宗长子妥欢帖睦尔，前居高丽，现在静江，今年已十三岁了，可以迎立。"毕竟妇人畏鬼，还不敢立己子。燕帖木儿道："先帝在日，曾有明诏，谓妥欢帖睦尔非明宗子，所以前徙高丽，后徙静江，今尚欲立他么？"太后道："立了他再说，待他百年后，再立吾子未迟。"燕帖木儿道："人心难料，太后优待皇侄，恐皇侄未必记念太后哩。"太后道："这也凭他自己的良心，我总教对得住先皇，并对得住明宗帝后，便算尽心了。"燕帖木儿尚是摇首，太后道："太平王，你忘却王忽察都的故事么？先皇帝为了此事，始终不安，我也吓得够了。我的长子，又因此病逝，现只剩了一个血块，年不过五六龄，我望他多活几年，所以宁立皇侄，无论妥欢帖睦尔是否为明宗自出，然明宗总称他为子，我今又迎他嗣立，阴灵有知，当不再怨我了！"燕帖木儿道："太后也未免太拘！皇次子出宫后，由臣奉养，并不闻有鬼祟，怕他什么？"太后道："太平王，你休仗着胆大！先帝也说你不久呢。"燕帖木儿至此，也暗暗地吃了一惊，又默想了片时，方道："太后已决议么？"太后道："我意已决，不必另议！"燕帖木儿叹息而出。太后遂命中书右丞阔里吉思，速即驰驿，往广西的静江县，迎立妥欢帖睦尔。嗣主未来，残年已届，倏忽间已是元旦，仍依至顺年号，作为至顺四年。

过了数日，由阔里吉思遣使驰报，嗣皇帝将到京师了。太后乃命太常礼仪使，整具卤簿，出京迎接。文武百官皆往。燕帖木儿病已早愈，亦乘马偕行。既至良乡，已接着来驾，各官在道旁俯伏，只燕帖木儿自恃功高，不过下马站立。妥欢帖睦尔年才成童，前时曾见过燕帖木儿的威仪，至此又复晤着，容貌虽憔悴了许多，但余威尚在，未免可怕，竟尔掉头不顾。嗣经阔里吉思在旁密启道："太平王在此迎驾，陛下应顾念老臣，格外敬礼。"妥欢帖睦尔闻言，无奈下马，与燕帖木儿相见。燕帖木儿屈膝请安，妥欢帖睦尔也答了一揖。阔里吉思复宣谕百官免礼，于是百官皆起。妥欢帖睦尔随即上马，燕帖木儿也上马从行。

既而两马并驰，不先不后。居然是并肩王。燕帖木儿扬着马鞭，向妥欢帖睦尔道："嗣皇此来，亦知迎立的意思，始自何人？"妥欢帖睦尔默然不答。燕帖木儿道："这是太后的意旨。从前扎牙笃皇帝遇疾大渐，遗命舍子立侄，传位鄜王，不幸即位未几，遽尔崩殂。太后承扎牙笃

皇帝余意，以弟殁兄存，所以遣使迎驾，愿嗣皇鉴察！”妥欢帖睦尔仍是无言。燕帖木儿道：“老臣不敢违命；此次迎立嗣皇，老臣亦很是赞同。”借太后先皇折到自己，前是宾，此是主，无非为希宠邀功起见。语至此，眼睁睁地瞧着妥欢帖睦尔仍然不答。燕帖木儿不觉动恼，勉强忍住，复语道：“嗣皇此番入京，须要孝敬太后。自古圣王，统以孝治天下，况太后明明有子，乃甘心让位，授与嗣皇，太后可谓至慈，嗣皇可不尽孝么？”语带双敲，明明为着自己。说至尽孝两字，不由得声色俱厉，那妥欢帖睦尔总是一言不发，好似木偶一般。燕帖木儿暗叹道：“看他并不是傀儡，如何寂不一言！莫非明宗暴崩，他已晓得我等密谋？看来此人居心，很不可测，我在朝一日，总不令他得志，免得自寻苦恼呢？”计非不佳，奈天不假年何！乃不复再言，惟与妥欢帖睦尔并驾入都。

至妥欢帖睦尔入见太后后，燕帖木儿又复入宫，将途次所陈的言语，节述一遍，复向太后道：“臣看嗣皇为人，年龄虽稚，意见颇深，若使专政柄，必有一番举动，恐于太后不利！”太后道：“既已迎立，事难中止，凡事只由天命罢！”燕帖木儿道：“先事防维，亦是要着。此刻且留养宫中，看他动静如何，再行区处。且太后预政有日，廷臣并无间言，现在不如依旧办理，但说嗣皇尚幼，朝政仍取决太后，哪个敢来反抗呢？”太后犹豫未决，燕帖木儿道：“老臣并非怀私，实为太后计，为天下计，总应慎重方好。”总是欺人。太后尚淡淡地应了一声。燕帖木儿告退。

越日，由太史密奏太后，略言迎立的嗣皇实不应立，立则天下必乱，太后似信非信，召太史面诘，答称凭诸卜筮。于是太后亦迟疑不决，自正月至三月，国事皆由燕帖木儿主持，表面上总算禀命太后。妥欢帖睦尔留居宫中，名目上是候补皇帝，其实如没有一般，因此神器虚悬，大位无主。燕帖木儿心尚未惬，总想挤去了他，方得安心，奈一时无从发难，不得已迁延过去。

前平章政事赵世延，平时与燕帖木儿很是亲昵，燕帖木儿亦尝以心腹相待，日相过从。至此见燕帖木儿愁眉未展，也尝替他担忧，因当时无法可施，只好借着花酒，为他解闷。

一日，邀燕帖木儿宴饮，并将他家眷也招了数人一同列席。又命妻妾等亦出来相陪。男女杂沓，履舄交错，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任你燕帖木儿如何忧愁，至此也不觉开颜。酒入欢肠，目动神逸，四面一瞧，妇女恰也不少，有几个是本邸眷属，不必仔细端详，有几个是赵宅后房，前时也曾见过，姿貌不过中人，就使年值妙龄，毕竟无可悦目。忽见客坐右首，有一丽姝，豆蔻年华，丰神独逸，桃花面貌，色态俱佳。当醉眼模糊的时候，衬着这般美色，越觉眼花缭乱，心痒难搔，便顾着赵世延道：“座隅所坐的美妇，系是何人？”世延向座右一瞧，又指语燕帖木儿道：“是否此妇？”燕帖木儿点首称是。世延不禁微笑道：“此妇与王爷夙有关系，难道王爷未曾认识么？”这语一出，座隅妇人，已经听着，嗤嗤地笑将起来。就是列坐的宾主，晓得此妇的来历，大都为之解颐，顿时哄堂大笑。燕帖木儿尚摸不着头脑，徐问世延道：“你等笑我何为？”世延忍着笑道：“王爷若爱此妇，尽可送与王爷。”燕帖木儿道：“承君美意，但不知此妇究竟是谁？”世延道：“王爷可瞧得仔细么？这明明是王爷的宠姬，理应朝夕相见，如何转不认识？”燕帖木儿闻言，复抽身离座，至少妇旁端详一番，自己也不觉粲然，便对世延道：“我今日贪饮数杯，连小妾鸳鸯，都不相识，难怪座客取笑呢？”人而无目，宜乎速死。世延道：“王爷请勿动气！妇人小子，哪里晓得王爷苦衷！王爷为国为民，日夕勤劳，虽有姬妾多人，不过后房备数，所以到了他处，转似未曾相识哩。”善拍马屁。燕帖木儿也对他一笑，尽欢而罢。便挈鸳鸯同舆，循路而归。

是夕留鸳鸯侍寝，自在意中，毋庸细说。名曰鸳鸯，自应配对。只燕帖木儿忧喜交集，忧的是嗣皇即位，或要追究前愆；喜的是佳丽充庭，且图眼前快乐。每日召集妃妾，列坐宴饮，到了酒酣兴至，不管什么嫌疑，就在大众面前，随选一妇，裸体交欢；夜间又须数人共寝。巫山十二，任他遍历。看官！你想酒中含毒，色上藏刀，人非金石，怎禁得这般剥削！况且杀生害命，造孽

多端，相传太平王厨内，一宴或宰十二马，如此穷奢极欲，能够长久享受么？俗语说得好，铜山也有崩倒的日子，燕帖木儿权力虽隆，究竟敌不过铜山，荒淫了一二个月，渐渐身子尪瘠，老病复发，虽有参苓，也难收效！运退金失色，时衰鬼来欺，燕帖木儿从未信鬼，至此也胆小如鼷，日夜令人环侍，尚觉鬼物满前。

一日，方扶杖出庭，徐徐散步，忽大叫一声，晕倒地上。左右连忙扶起，舁入床中，他却不省人事，满口里胡言诞语，旁人侧耳细听，统是自陈罪状，悔泣不休。忙从太医使中，延请了数位名手共同诊治。大众都是摇首，勉勉强强地公拟一方，且嘱王府家人道："此方照饮，亦只可少延数日，看来精神耗尽，脉象垂绝，预备后事要紧，我等是无可为力了！"

王妃八不罕以下，俱惶急异常。俟进药后，却是有些应验，燕帖木儿溺了一次瘀血，稍觉神气清醒。但见妃妾等环列两旁，还有子女数人，一并站着，便喘吁吁道："我与你等要长别哩。"八不罕接着道："王爷不要这般说。"燕帖木儿道："夫人！夫人！你负泰定帝，我负夫人！彼此咎由自取，尚复何言！"八不罕不禁垂泪，燕帖木儿复道："人生总有一死，不过我自问生平，许多抱歉，近报在身，远报在子孙，这是不易至理，悔我前未觉悟哩！"晓得迟了。

正在诉别的时候，外面已有无数官员统来问疾。由燕帖木儿召入，淡淡地谈了数语。惟问及太傅伯颜，未见到来，他却自言自语道："一生一死，乃见交情，我前时尝替他出力，目今我病，他即视同陌路，可见生死至交，原是不易得呢！"暗伏下文。大众劝慰一番，告别而去。

燕帖木儿复召弟撒敦，及子唐其势塔剌海嘱咐后事，教他勤慎保家。寻又自叹道："炎炎者灭，隆隆者绝。我、我……"说了两个我字，痰已壅上，竟接不下去。须臾面色转变，两目双睁，但听得二语道："先皇先后恕臣，臣去，臣去！"言毕遂逝。远远听得一片呼喝声，号惨声，阴气森森，令人发竖。

八不罕等又悲又惊，待惊魂少定，阖家挂孝治丧，不必絮述。惟八不罕身为皇后，曾已母仪八方，为了情根未断，甘心受辱，竟嫁燕帖木儿为妃；乃历时未几，又复守孀，总是一场别鹄离鸾，悔不该再行颠鸾倒凤！还有必罕姊妹更不值得。可见妇人以守节为重，既以不幸丧夫，何必另图改醮呢！大声疾呼，有关名教。小子走笔至此，且暂作一束，缀以俚句一绝云：

《国风》犹忆刺"狐绥"，一念痴迷悔莫追。
尽说回头便是岸，谁知欲海竟无涯！

燕帖木儿已死，那时妥欢帖睦尔方得乘势出头，由太后卜答失里召集群臣，奉他即位，欲知嗣位情形，且看下回便知。

燕帖木儿大诈似忠，始仇泰定而迎二王，继助文宗以戕明宗，一再弑立，视君如弈棋。董卓、曹操之所不能为者，而燕帖木儿敢为之，一代奸雄，绝无仅有。惟文后初立鄜王，继立妥欢帖睦尔，皆非燕帖木儿所赞成，彼挟震主之威，肆行无忌，讵不能抗违后命，另立嗣君乎？吾推其意，当鄜王嗣立时，利其年幼，姑暂听之；至鄜王夭逝，迎立妥欢帖睦尔，并马徐行，举鞭指示，而妥欢帖睦尔不答；燕帖木儿遂怀异志，暗中把持，三月无君，假使未死，则妥欢帖睦尔其能免彼暗算耶？乃溺之以酒，蛊之以色，俾其荒淫体羸，溺血以死，是殆天之福善祸淫，而阴夺其魄者？本书历叙权奸，而于燕帖木儿之生死，记载独详，其所以寓戒之意，昭然若揭，余事已见细评，要无非一儆世也。

第四十九回
履尊择配后族蒙恩　犯阙称兵豪宗覆祀

却说妥欢帖睦尔留宫三月，因燕帖木儿已死，乃由太后与大臣定议，奉他即位，且约以万岁之后，传位燕帖古思，如武宗、仁宗故事。诸王宗戚，相率赞成，遂奉上玺绶，于至顺四年六月，赴上都即位，又有一道赦诏，其文云：

> 洪维我太祖皇帝，受命于天，肇造我夏。世祖皇帝，奄有四海，治功大备。列圣相传，丕承前烈。我皇祖武宗皇帝，入纂大统，及致和之季，皇考明宗皇帝，远居沙漠，扎牙笃皇帝，戡定内难，让以天下。我皇考宾天，扎牙笃皇帝，复正宸极，治化方隆，奄弃臣庶。今皇太后召燕帖木儿、伯颜等曰："昔者阔彻、脱脱木儿、只儿哈郎等谋逆，以明宗太子为名，又先为八不沙，始以妒忌妄构诬言，疏离骨肉，逆臣等既正其罪，太子遂迁于外。扎牙笃皇帝，后知其妄，寻至大渐，顾命有曰：朕之大位，其以朕兄子继之。"时以朕远征南服，以朕弟懿璘质班，登大位以安百姓，乃遽至大故。皇太后体承扎牙笃皇帝遗意，以武宗皇帝之玄孙，明宗皇帝之世嫡，以贤以长，在予一人，遣使迎还，征集宗室诸王来会，合辞推戴。今奉皇太后勉进之笃，宗亲大臣恳请之至，以至顺四年六月初八日，即皇帝位于上都。於戏！惟天惟祖宗，全付予有家，栗栗危惧，若涉渊冰，罔知攸济。尚赖宗亲臣邻，交修不逮，以底隆平。其赦天下，俾众周知！

诏书一布，帝位既定，这便是元朝末代皇帝。后来明兵入燕都，元主北去，明太祖以他知顺天命，退避朔漠，特加号曰顺帝。小子沿例乘便，从此就称为顺帝了。

顺帝有亲臣名阿鲁辉帖木儿，上言天下事须委任宰相，庶有专责，可望成功；若亲目听断，必负恶名。恐由伯颜运动得来。顺帝信为真言，遂命伯颜为太师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兼奎章阁大学士，领学士院、太史院回回、汉人司天监事。复置左丞相，令撒敦充任，并加号太傅。唐其势为御史大夫。

燕帖木儿有一女，名答纳失里，太后以燕帖木儿遗功卓著，遂将答纳失里纳入后宫，命顺帝册立为后。顺帝此时不敢专擅，自然遵命而行，一切仪注，悉循旧制。册文有云：

> 天之元统二气，配莫厚于坤仪；月之道循右行，明同贞于乾耀。若昔帝王之宅后，居多辅相之世勋；盖选德于亢宗，亦畴庸于先正；造周资任、姒之化，兴汉表马、邓之功。咨尔皇后钦察氏，雍肃慈惠，谦裕静淑，乃祖乃父，夙坚翼亮之心，于国于家，实获修齐之助，朕缵丕图之初载，亲承太后之睿谟，眷我元臣，简兹硕媛，相严禋而率典，奉慈极以愉颜，用彰袆翟之华，式著旂常之旧，爰授玉册宝章，命尔为皇后，备成嘉礼，宏贲大猷。於戏！嵩高生贤，予笃怀于良佐，关雎正始，尔勉嗣于徽音。永锡寿康，昭示悠久。录册后文，为下文被鸩张本。

立后以后，锡类推恩，复封撒敦为荣王，食邑庐州；唐其势袭爵太平王，进阶金紫禄大夫。燕帖木儿的余荫，好算千古无两了。是谓天夺之鉴。又封伯颜为秦王，令与荣王左丞相撒敦统理百官，总治庶政。一面定议改元，以至顺四年，改为元统元年。既而上扎牙笃皇帝尊谥曰圣明元孝皇帝，庙号文宗，上鄜王尊谥曰冲圣嗣孝皇帝，庙号宁宗。鄜王庙号宁宗，特为补入，文笔不漏。惟升祔武宗皇后，议久未决。武宗正后真哥，未

有子嗣；明宗母亦乞烈氏，文宗母唐兀氏，虽皆追尊为后，然原本返始，究系武宗妃嫔，太师右丞相伯颜，亦怀疑莫释，左右两难，因问太常博士逯鲁曾道："先朝以真哥皇后无子，不为立主，目今定议配飨，应属明宗母呢？抑系文宗母呢？"逯鲁曾道："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宝册，名分已定，非文、明二母所比。文、明二母，位居妃妾，若以真哥皇后无出的缘故，遂将她废黜，竟以妾母为正，是为臣的人，敢废先君的嫡母！为子的人，私尊先君的妾媵，何以正名？何以传世？"

伯颜频频点首，适集贤学士陈颢，素与鲁曾未协，竟出来献议道："唐太宗时，尝册曹王明母为后，是古时亦有二后的成制；况文、明二母，各产英君，母以子贵，难道不可升祔么？"牵强得很。鲁曾正色道："尧母庆都，系帝喾庶妃，尧未尝以配喾，今不法尧舜，偏欲依唐太宗故例，殊不可解！"伯颜莞尔道："博士言是，我当依言奏闻，升祔真哥皇后便了。"

议既决，奏入照准。乃以真哥皇后，配飨武宗，立主升祔。复上皇太后尊号，再行大赦，并免民租之半。

会左丞相撒敦，因多病辞职，顺宗眷念后族，命唐其势代任，凡在中书省事，仍令撒敦会议。唐其势就任数日，屡与伯颜龃龉，奏乞罢职。顺帝慰留不允，只得仍召撒敦，再命为左丞相，并追赠燕帖木儿公忠开济弘谟同德诩运佐命功臣，仪同三司太师中书右丞相，加封德王，谥曰"忠武"。其余廷右各臣，亦多邀封赏。惟奎章阁侍书虞集，谢病乞归。

集学问赅博，有长者风。先是御史中丞马祖常，尝求集荐引乡人袭伯燧，集不从听请，因此挟嫌。顺帝赴上都时，曾召集随往，祖常使人告集道："御史已有后言，请公留意。"集知祖常有倾轧意，俟顺帝即位后，即托病谢归。看官！你道祖常如何寻隙，令集闻言即去？原来文宗尝命集书诏，言妥欢帖睦尔非明宗子，所以祖常乘隙而入，得肆挤排。不设暗箭，乃用明枪，令虞集归安故里，我谓马祖常还是好人。虞集去后，侍臣犹上启顺帝，谓虞集曾书旧诏，顺帝怅然道："此朕家事，与他何涉？"顺帝初政，尚有一隙之明。说得侍臣失色而退。寻遣使赐他酒币，召使还朝，集终不起。阅十五年，卒于临川原籍，赐谥文靖，学者称为邵庵先生。这且搁过不提。

且说顺帝嗣位以后，天灾人异，相逼而至。京畿大水，黄河泛滥，两淮亢旱，徽州、秦州、凤州的大山，相继崩裂，至元统二年元旦，汴梁雨血，着衣皆赤。嗣到春季，彰德路雨白毛，继续似线，土人相率惊诧，或呼作菩萨线，或称为老君髯。既而民间编成歌谣，分作四句；首二句是"天雨线，民起怨"，次二句是"中原地，事必变"。当时共议为不祥。未几水旱疾疫，及山崩地震诸怪异，所在迭见，太白星屡昼见经天，经太史接连报闻，顺帝只知加恩肆赦，凡所有修省事宜，未闻举行。时光易过，又是元统三年。顺帝欲出猎柳林，御史台联衔进奏道："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皇付托的重任，修德行仁，勉致太平。方今赤县民生，供给繁劳，农务方兴，日不暇给，陛下乃驰骋朔方，既需调发，又防衔橛，恐非上承宗庙，下奠黎庶的至意。"顺帝乃收回原议，罢猎不行。

会左丞相撒敦病殁，伯颜独秉政，唐其势心甚不平，尝语密友道："天下本我家的天下，伯颜何人，位置偏居我上，煞是可恨！"这语传入伯颜耳中，伯颜心甚不悦，遂缮疏入奏，请以右丞相职位让与唐其势。又是奸雄手段。奉诏不允，只命唐其势为左丞相，唐其势仍是怏怏。

撒敦弟答里曾封句容郡王，与诸王晃火帖木儿数相往来。唐其势贻书答里，极言伯颜专极，顺帝昏庸，应入清朝右，且行废立故事。才力不及乃父，竟思效乃父故智，无怪弄巧成拙。答里遂与晃火帖木儿商议，晃火帖木儿也蓄异图，竟劝答里备兵举行。答里乃复告唐其势，约以内外夹应，指日图功等语，唐其势遂决意发难，郯王彻彻秃，伺得逆谋，首先密报。有诏召答里入朝，待久不至。顺帝乃密告伯颜，预行防备。

至六月晦日，唐其势伏兵东郊，自率勇士突进宫阙，甫入禁城，卫兵齐起，伯颜率着完者帖木儿等，大刀阔斧，前来掩杀。唐其势惘惘进来，总道是出人不意，可以唾手成功，谁知四面

八方，统是敌兵，那时叫苦不迭，慌忙抵御，战了数合，毕竟寡不敌众，手下健卒，渐渐死亡。伯颜复下令道："生擒唐其势者赏万金，立即升官！"卫士闻得此令，没一个不奋力上前，把唐其势围住。唐其势只有进路，没有出路，也只好拚命死斗，怎奈双手不敌四拳，渐渐支持不住，竟被卫士扯落马下，七扛八抬地拖入宫中。也算阔绰。

伯颜扫清叛卒，复引兵驰往东郊，唐其势弟塔剌海尚未知乃兄被擒，竟挈着伏兵，前来对仗。无如伏兵也是不多，经伯颜麾兵猛击，一阵驱杀，已将塔剌海手下，杀得东逃西溃。塔剌海也回马急奔，被卫士射倒马下，活擒过去。

伯颜既执住唐其势兄弟，复驰入宫中，请顺帝登殿审讯，顺帝道："逆谋已著，何庸再鞫，卿可照律惩办便了！"伯颜遂命卫士动手，将唐其势兄弟牵出。唐其势攀住殿槛，且朗声道："陛下曾有明诏，宥臣父子孙九死，为何今日食言？"补前阙文。顺帝怒叱道："谁叫你谋逆，兴兵犯阙？尚欲保全首领么？"卫士闻旨，都来牵扯唐其势，甚至殿槛攀折，方将唐其势曳出，一刀两段。还有塔剌海少年胆怯，竟避匿皇后座下，皇后以情关手足，牵裙遮蔽。伯颜喝令卫士，从皇后座下牵出塔剌海，自己拨剑出鞘，把手一挥，竟将塔剌海杀死，血溅后衣，吓得皇后答纳失里战兢兢地缩做一团。

伯颜复启奏道："皇后兄弟谋逆，皇后亦应有罪；况袒蔽兄弟，显系党恶，请陛下割情正法，为将来戒！"顺帝尚未回答，伯颜复叱卫士，牵皇后出宫。卫士未敢动手，伯颜大怒，竟走至后前，揪住皇后发髻，拖落座下。皇后号泣道："陛下救我！陛下救我！"顺帝至此，亦呜咽道："汝兄弟为逆，朕亦不能相救。"言未已，伯颜已将皇后牵去交与卫士。伯颜可恶。卫士拥后出宫，到了开平民舍，暂令居住。伯颜不肯干休，竟遣人携了鸩酒，胁皇后饮讫。可怜皇后身入椒房未满二载，为了兄弟谋逆，竟被伯颜鸩死！流水无情，落花有恨，这也由命数使然，徒令人叹息罢了！这是燕帖木儿害她，不专由她兄弟二人。逆党败奔答里，答里即举兵抗命。顺帝遣使臣哈儿哈伦阿鲁灰奉命招谕，答里不从，反将他捆缚起来，用以祭旗。顺帝再遣阿弼往谕，又被他杀死，于是命撒思监火儿灰、哈剌那海等领兵前讨。答里亦率党和尚、剌剌等迎战，两军相遇，酣斗一场，和尚、剌剌等败走。答里亦遁，拟往投晃火帖木儿。不意行至中途，闪出了一支人马，主帅名叫阿里浑察，奉上都差遣，前来夹攻答里。答里正势穷力蹙，仓猝不及备战，被阿里浑察冲至马前，一戟刺下，把他擒住，押送上都，眼见得不能活了。

晃火帖木儿闻内外党羽俱已败死，惊得什么相似。忽又报元将孛罗晃火儿不花引了万人，奔杀前来。不得已征兵数千，出去对阵，可奈兵心未固，遇了敌将，当即弃甲曳兵，纷纷溃散。晃火帖木儿自知难免，遂服毒自杀。

还有怯薛官阿察赤也与唐其势勾连，欲杀伯颜。经伯颜调查确实，发兵掩捕，执付有司，统共伏辜。一场逆案，化作日出烟消。顺帝复将燕帖木儿及唐其势引用的人员一并黜逐，并颁下一道谕旨，其文云：

> 曩者文宗皇帝，以燕帖木儿尝有劳伐，父子兄弟，显列朝廷，而辄造事衅，出朕远方。文皇寻悟其妄，有旨传次于予。燕帖木儿贪利幼弱，复立朕弟懿璘质班，不幸崩殂；今丞相伯颜，追奉遗诏，迎朕于南。既至大都，燕帖木儿犹怀两端，迁延数月。天陨厥躬，伯颜等同时翊戴，乃正宸极。后撒敦、答里、唐其势相袭用事，交通宗王晃火帖木儿，图危社稷。阿察赤亦尝与谋。伯颜等以次掩捕，明正其罪。元凶构难，贻我皇太后震惊，朕用兢惕。永惟皇太后后其所生之子，一以至公为心，亲挈大宝，畀予兄弟，迹其定策两朝，功德隆盛，近古罕比，虽尝奉上尊号，揆之朕心，犹未为尽，已命大臣特议加礼。伯颜为武宗捍御北边，翼戴文皇，兹又克清大憝，明饬国宪，爰赐答剌罕之号，至于子孙，世世永赖，可赦天下，俾众咸悉！

嗣是秦王伯颜，愈得宠任，遂命他独任中书右丞相，仿佛与前日燕帖木儿同一宠荣。一

面将唐其势家产，尽行籍没。小子有诗咏道：

追原祸始是骄盈，人事由来满必倾。
若使权奸生令子，怎教善恶得分明！

欲知元廷后事，且从下回交代。

燕帖木儿家族之亡，不由顺帝之追究前嫌，而由唐其势之自行谋逆，是正燕帖木儿生时之所不料，实即天道之巧于报应也。燕帖木儿贪淫骄恣，得保全首领以殁，可谓幸矣。厥后子封王，女册后，煊赫尊荣，一时无匹，乃曾几何时，子弟族诛，女后被鸩，遗资宿产，悉数籍没。乃知天之所以福彼者，不啻所以加祸，愚者特不自觉耳！虽然，燕帖木儿之后，尚有伯颜，未鉴前车，复循覆辙，胁主捽后，任所欲为，是殆愚之又愚者。传曰：其兴也暴，其亡也忽。观于此文益信！

第五十回
辱谏官特权停科举　尊太后变例晋徽称

却说秦王右丞相伯颜，自削平逆党后，独秉国钧，免不得作威作福起来。小人通弊。适江浙平章彻里帖木儿入为中书平章政事，创议停废科举，及将学校庄田，改给卫士衣粮等语。身非武夫，偏创此议，无怪后之顽固将官，痛嫉学校，动议停办。小子前述仁宗朝故事，曾将所定科举制度，一一录明，嗣是踵行有年，科举学校，并行不悖。彻里帖木儿为江浙平章时，适届科试期，驿请试官，供张甚盛。彻里帖木儿心颇不平，既入中书，遂欲更张成制。

御史吕思诚等群以为非，合辞弹劾。奏上不报，反黜思诚为广西佥事。余人愤郁异常，统辞官归去。参政许有壬也代为扼腕。会闻停罢科举的诏旨，已经缮就，仅未盖玺，不禁忍耐不住，竟抽身至秦王邸中，谒见伯颜，即问道："太师主持政柄，作育人材，奈何把罢除科举的事情，不力去挽回么？"伯颜怒道："科举有什么用处？台臣前日为这事奏劾彻里帖木儿，你莫非暗中通意不成？"确是权相口吻。有壬被他一斥，几乎说不出话来，亏得参政多年，口才尚敏，略行思索，便朗声答道："太师擢彻里帖木儿，入任中书；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师，乃听有壬指示，难道有壬的权力，比太师尚重么？"伯颜闻言，却掀髯微笑，似乎怒意稍解。奸相。

有壬复道："科举若罢，天下才人，定多觖望！"伯颜道："举子多以赃败，朝廷岁费若干金钱，反好了一班贪官污吏！我意很不赞成。"有壬道："从前科举未行，台中赃罚无算，并非尽出举子。"伯颜道："举子甚多、可任用的人材，只有参政一人。"有壬道："近时若张梦臣、马伯庸辈，统可大任，就是善文如欧阳元，亦非他人所及。"伯颜道："科举虽罢，士子欲求丰衣美食，亦能有心向学，何必定行科举？"有壬道："志士并不谋温饱，不过有了科举，便可作为进身的阶梯，他日立朝议政，保国抒才，都好由此进行呢。"

伯颜沉吟半晌，复道："科举取人，实与选法有碍。"本意在此，先时尚欲处讳，至此无从隐蔽，方和盘托出。有壬道："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余名，今岁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补官，受宣入仕，计有七十三人，若科举定例，每岁只三十余人，据此核算，选法与科举，并没有什么妨碍；况科举制度，已行了数十年，祖宗成制，非有弊无利，不应骤事撤除。还请太师明察！"伯颜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此事已有定议，未便撤消，参政亦应谅我苦心呢！"遁辞知其所穷。有壬至此，无言可说，只得起身告辞。

伯颜送出有壬，暗想此人可恨，他硬出头与我反对，我定要当着大众，折辱他一次，作为儆戒，免得他人再来掣肘。当下默想一番，得了计划，遂于次日入朝，请顺帝将停办科举的诏书，盖了御宝，便把诏书携出，宣召百官，提名指出许有壬，要他列为班首，恭读诏书。有壬尚不知是何诏，竟从伯颜手中接奉诏敕。待至眼帘映着，却是一道停办科举的诏书，那时欲读不可，不读又不可，勉勉强强地读了一遍，方将此诏发落。

治书御史普化，待他读毕，却望着一笑，弄得有壬羞惭无地。须臾退班，普化复语有壬道："御史可谓过河拆桥了。"有壬红着两颊，一言不发，归寓后，称疾不出。原来有壬与普化本是要好的朋友，前时尝与普化言及，定要争回此举。普化以伯颜揽权，无可容喙，不如见机自默，作个仗马寒蝉。保身之计固是，保国之计亦属未然。

有壬凭着一时气恼，不服此言，应即与普化交誓，决意力争，后来弄到这般收场，面子上如何过得下去？因此引为大耻，只好托称有疾罢了。

伯颜既废科举，复敕所在儒学贡士庄田租改给宿卫衣粮。卫士得了一种进款，自然感激伯颜，惟一般士子，纷纷谤议，奈当君主专制时代，凡事总由君相主裁，就使士子交怨，亦只能饮恨吞声，无可如何。这叫作秀才造反。

这且慢表。惟天变未靖，星象又屡次示异，忽报荧惑犯南斗，忽报辰星犯房宿，忽报太阴犯太微垣，余如太白昼见，太白经天等现象，又连接不断，顺帝未免怀忧，辄召伯颜商议，伯颜道："星象告变，与人生无甚关系，陛下何必过忧！"伯颜似预知西学。

顺帝道："自我朝入主中夏以来，寿祚延长，莫如世祖。世祖的年号，便是至元，朕既缵承祖统，应思效法祖功，现拟本年改元，亦称作至元年号，卿意以为何如？"愚不可及。伯颜道："陛下要如何改，便如何改，毋劳下问！"顺帝乃决意改元。

这事传到台官耳中，大众又交头接耳，论个不休。监察御史李好文即草起一疏，大意言年号袭旧，于古未闻，且徒袭虚名，未行实政，亦恐无益。正在摇笔成文的时候，外面已有人报说，改元的诏旨已颁下了。好文忙至御史台省，索得一纸诏书，其文道：

> 朕祗绍天明，入纂丕绪，于今三年，夙夜寅畏，罔敢怠荒。兹者年穀顺成，海宇清谧，朕方增修厥德，日以敬天恤民为务，属太史上言，星文示儆，将朕德菲薄，有所未逮欤？天心仁爱，俾予以治，有所告戒欤？弭灾有道，善政为先，更号纪元，实惟旧典。惟世祖皇帝在位长久，天人协和，诸福咸至。祖述之志，良切朕怀，今特改元统三年，仍为至元元年。遹遵成宪，诞布宽条，庶格祯祥，永绥景祚，可赦天下。

好文览毕，哑然失笑，即转身返入寓内，见奏稿仍摆在案头，字迹初干，砚坳尚湿，他凭着残墨秃笔，写出时弊十余条，言比世祖时代的得失，相去甚远，结束是陛下有志祖述，应速祛时弊，方得仰承祖统云云。属稿既成，从头至尾地读了一遍，自觉言无剩意，笔有余妍，遂换了文房四宝，另录端楷，录成后即入呈御览。待了数日，毫无音信，大约是付诸冰搁了。

好文愈觉气愤，免不得出去解闷。他与参政许有壬也是知友，遂乘暇进谒。时有壬旧忿已消，销假视事，既见了好文，两下叙谈，免不得说起国事。好文道："目今下诏改元，仍复至元年号，这正是古今未有的奇闻。某于数日间曾拜本进去，至今旬日，未见纶音，难道改了'至元'二字，便可与全盛时代同一隆平么？"

有壬道："朝政煞是糊涂，这还是小事呢。"好文道："还有什么大事？"有壬道："足下未闻尊崇皇太后的事情么？"好文道："前次下诏，命大臣特议加礼，某亦与议一二次，据鄙见所陈，无非加了徽号数字，便算得尊崇了。"有壬道："有人献议，宜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足下应亦与闻？"此处尊皇太后事，从大臣口中叙出，笔法不致复沓。好文笑道："太皇太后乃历代帝王尊奉祖母的尊号，现在的皇太后，系皇上的婶母，何得称为太皇太后？"有壬道："这个自然，偏皇上以为可行，皇太后亦喜是称，奈何！"

好文道："朝廷养我辈何为？须要切实谏阻。"有壬道："我已与台官商议，合词谏诤，台官因前奏请科举，大家撞了一鼻子灰，恐此次又蹈覆辙，所以不欲再陈，你推我诿，尚未议决。"好文道："公位居参政，何防独上一本。"有壬道："言之无益，又要被人嘲笑。"顾上文。好文不待说毕，便朗声道："做一日臣子，尽一日的心力；若恐别人嘲笑，做了反舌无声，不特负君，亦恐负己哩！"有壬道："监察御史泰不华也这般说，他已邀约同志数人，上书谏阻，并劝我独上一疏，陈明是非。我今已在此拟稿，巧值足下到来，是以中辍。"好文道："如此说来，某却做了催租客了。只这篇奏稿，亦不要什么多说，但教正名定分，便见得是是非非了。"有壬道："我亦这般想，我去把拟稿取来，与足下一阅。"言毕，便命仆役去取奏稿。不一刻，已将奏稿取到，由好文瞧着，内有数语道：从好文目中述及许有壬奏稿，又是一种笔法。

皇上于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则为孙矣。且今制封赠祖父母，降父母一等；盖推恩之法，近重而远轻，今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是推而远之，乃反轻矣！

好文阅此数语，便赞着道："好极！好极！这奏上去，料不致没挽回了。"说着，又瞧将下去，还有数句，无非是不应例外尊崇等语。瞧毕，即起身离座，将奏稿还有壬道："快快上奏，俾上头早些觉悟。某要告别了。"

有壬也不再留，送客后，即把奏稿续成，饬文牍员录就，于次日拜发。监察御史泰不华亦率同列上章，谓祖母徽称，不宜加于叔母。两疏毕入，仍是无声无臭，好几日不见发落。有壬只咨嗟太息，泰不华却密探消息，非常注意。

一日到台办事，忽有同僚入报道："君等要遇祸了，还在此从容办事么！"泰不华道："敢是为着太皇太后一疏么？"那人道："闻皇太后览了此疏，勃然大怒，欲将君等加罪，恐明日即应有旨。"言未已，台中哗然，与泰不华会奏的人员更是惶急，有几个胆小的，益发颤起来，统来请教泰不华想一条保全性命的法儿。挖苦得很。泰不华神色如故，反和颜慰谕道："这事从我发起，皇太后如要加罪，由我一人担当，甘受诛戮，决不带累诸公！"于是大家才有些放心。

越日，也不见诏旨下来，又越一日，内廷反颁发金币若干，分赐泰不华等，泰不华倒未免惊诧，私问宫监，宫监道："太后初见奏章，原有怒意，拟加罪言官，昨日怒气已平，转说风宪中有如此直臣，恰也难得，应赏赐金币，旌扬直声，所以今日有此特赏。"泰不华至此，也不免上书谢恩。许有壬不闻蒙赏，未免晦气。只是太皇太后的议案，一成不变，好似金科玉律一般，没人可以动摇，当由礼仪使草定仪制，交礼部核定，呈入内廷，一面饬制太皇太后玉册玉宝。至册宝告成，遂恭上太皇太后尊号，称为赞天开圣徽懿宣诏贞文慈佑储善衍庆福元太皇太后，并诏告中外道：

钦惟太皇太后，承九庙之托，启两朝之业，亲以大宝付之眇躬，尚依拥佑之慈，恪遵仁让之训。爰极尊崇之典，以昭报本之忱，用上徽称，宣告中外。

是时为至元元年十二月，距改元的诏旨不过一月。小子前于改元时，未曾叙明月日，至此不能不补叙，改元诏书，乃是元统三年十一月中颁发，史家因顺帝已经改元，遂将元统三年，统称为至元元年。或因世祖年号，已称至元，顺帝又仍是称，恐后人无从辨别，于至元二字上，特加一"后"字，以别于前，这且休表。上文叙改元之举，不便夹入，至此才行补笔，亦是销纳之法。

且说太皇太后，于诏旨颁发后，即日御兴圣殿，受诸王百官朝贺。自元代开国以来，所有母后，除成宗后弘吉剌氏外，见三十三回。要算这会是第二次盛举，重行旷典，增定隆仪，殿开宝婴，仰瞻太母之丰容；乐奏仙璈，不啻钧天之逸响。这边是百僚进谒，冠履生辉；那边是群女添香，佩环皆韵。太皇太后喜出望外，固不必说，就是宫廷内外，也没一个不踊跃欢呼，非常称庆。唯前日奏阻人员，心中总有些不服，不过事到其间，未便示异，也只有随班趋跄罢了。插写每为下文削去尊号，故作反笔。

庆贺已毕，又由内库发出金银钞币，分赏诸王百官，连各大臣家眷，亦都得有特赐。独彻里帖木儿异想天开，竟将妻弟阿鲁浑沙儿认为己女，冒请珠袍等物。

一班御史台官，得着这个证据，乐得上章劾奏，且叙入彻里帖木儿平日尝指斥武宗为"那壁"。看官！你道"那壁"二字，是什么讲解？就是文言上说的"彼"字。顺帝览奏，又去宣召伯颜，问他是否应斥。伯颜竟说是应该远谪，乃将彻里帖木儿夺职，谪置南安。相传由彻里帖木儿渐次骄恣，有时也与伯颜相忤，因此伯颜袒护于前，倾排于后。正是：

贵贱由人难自主，谄谀无益且招殃。

毕竟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科举之得失，前人评论甚详，即鄙人于三十回中，亦略加论断，毋容赘说。惟伯颜之主停科举，实有别意。一则因彻里帖木儿之言，先入为主；二则朝纲独擅，无非欲揽用私人，若规规于科举，总不无掣肘之虞，故决议罢免之以快其私，非关于得失问题也。其后若改元，若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俱事出创闻，古今罕有，伯颜下行私，上欺君，逢迎蒙蔽，借邀主眷，

权奸之所为，固如是哉！此回叙元廷政事，除罢免科举外，似与伯颜无涉，实则暗中皆指斥伯颜。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阅者体会入微，自能知之。

第五十一回
妨功害能淫威震主　竭忠报国大义灭亲

却说元顺帝宠用伯颜，非常信任，随时赏给金帛珍宝，及田地户产，甚至把累朝御服亦作为特赐品。伯颜也不推辞，惟奏请追尊顺帝生母，算是报效顺帝的忠忱。顺帝生母迈来迪出身微贱，小子于前册中，已略述来历。见四十四回。此次伯颜奏请，正中顺帝意旨，遂令礼部议定徽称，追尊生母迈来迪为贞裕徽圣皇后。追尊所生，未始非报本之意，惟出自伯颜奏请，不免贡谀。顺帝以伯颜先意承旨，越加宠眷，复将"塔剌罕"的美名给他世袭，又敕封伯颜弟马扎尔台为王。马扎尔台夙事武宗，后侍仁宗，素性恭谨，与乃兄伯颜谦傲不同，此时已知枢密院事，闻宠命迭下，竟入朝固辞。顺帝问以何意，马扎尔台道："臣兄已封秦王，臣不宜再受王爵，太平故事，可作殷鉴，请陛下收回成命！"善鉴前车，故不俱亡。顺帝道："卿真可谓小心翼翼了！"马扎尔台叩谢而退。顺帝尚是未安，仍命为太保，分枢密院往镇北方。

马扎尔台只好遵着，出都莅任，蠲徭薄赋，颇得民心。惟伯颜怙恶不悛，以马扎尔台屡次函劝，终未见从，反且任性横行，变乱国法，朝野士民，相率怨望。广东朱光卿与其党石昆山、钟大明聚众造反，称大金国，改元赤符。惠州民聂秀卿等，亦举兵应光卿。河南盗棒胡，又聚众作乱，中州大震。此为顺帝时代乱祸四起之肇始。元廷命河南左丞庆童往讨，获得旗帜宣敕金印，遣使上献。

伯颜闻报，即日入朝，命来使呈上旗帜宣敕等物。顺帝瞧着道："这等物件，意欲何为？"瘟皇帝。伯颜奏道："这皆由汉人所为，请陛下问明汉官。"参政许有壬正在朝列，听着伯颜奏语，料他不怀好意，忙出班跪奏道："此辈反状昭著，陛下何必下问，只命前敌大臣，努力痛剿便了！"顺帝道："卿言甚是！汉人作乱，须汉官留意诛捕，卿系汉官，可传朕谕，命所有汉官等人，讲求诛捕的法儿，切实奏闻，朕当酌行。"诛捕汉贼，责成汉官，若诛捕蒙逆，必责成蒙官，此乃自分畛域，适足召亡。许有壬唯唯遵谕。顺帝即退朝还宫，伯颜不复再奏，怏怏趋出。看官！你道伯颜寓何意思？他料汉官必讳言汉贼，可以从此诘责，兴起大狱；孰意被有壬瞧透机关，竟尔直认，反致说不下去，以此失意退朝。

嗣闻四川合州人韩法师亦拥众称尊，自号南朝越王，边警日有所闻。当由元廷严饬诸路督捕，才得兵吏戮力，渐次荡平。各路连章奏捷，并报明诛获叛民姓氏，其间以张、王、刘、李、赵五姓为最多。伯颜想入非非，竟入内廷密奏，请将五姓汉人一律诛戮。亏得顺帝尚有知觉，说是五姓中亦有良莠，不能一律尽诛，于是伯颜又不获所请，负气而归。

转眼间已是至元四年，顺帝赴上都，次八里塘。时正春夏交季，天忽雨雹，大者如拳，且有种种怪状，如小儿环玦狮象等物，官民相率惊异，谣诼纷纷。未几有漳州民李志甫、袁州人周子旺，相继作乱，骚扰了好几月，结果是同归于尽，讹言方得少息。顺帝又归功伯颜，命在涿州、汴梁二处，建立生祠，嗣复晋封大丞相，加元德上辅功臣的美号，赐七宝玉书龙虎金符。元无大丞相名号，伯颜得此，可称特色。

伯颜益加骄恣，收集诸卫精兵，令党羽燕者不花作为统领，每事必禀命伯颜。伯颜偶出，侍从无算，充溢街衢。至如帝驾仪卫，反日见零落，如晨星一般。天下但知有伯颜，不知有顺帝，因此顺帝宠眷的心思，反渐渐变做畏惧了。

会伯颜以郯王彻彻秃颇得帝眷，与己相忤，暗思把他捽去，免做对头；遂诬奏彻彻秃隐

蓄异图，须加诛戮。顺帝默忖道："从前唐其势等谋变，彻彻秃先发逆谋，彼时尚不与逆党勾结，难道今反变志？此必伯颜阴怀嫉忌的缘故，万不可从。"乃将原奏留中不发。

次日伯颜又入内面奏，且连及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请一律诛逐。顺帝淡淡地答道："这事须查有实据，方可下诏。"伯颜恰说了许多证据，大半是捕风捉影，似是而非，说得顺帝无言可答，只是默然。顺帝惯作此状。

伯颜见顺帝不答，忿忿地走了出去。顺帝只道他扫兴回邸，不复置念，谁知他竟密召党羽，捏做一道诏旨，传至郯王府中，把彻彻秃捆绑出来一刀了讫。复伪传帝令，勒令宣让王、威顺王两人，即日出都，不准逗留。待至顺帝闻知，被杀的早已死去，被逐的也已撵出，不由得龙心大怒，要将伯颜加罪，立正典刑。怎奈顺帝的权力不及伯颜，投鼠还须忌器，万一不慎，连帝位都保不住，没奈何耐着性子，徐图良策。然而恶人到头，终须有报，任你位高权重的大丞相，做到恶贯满盈的时候，总有人出来摆布，教他自去寻死。儆世名言。

这位大丞相伯颜的了局，说来更觉可奇，他不死在别人手中，偏偏死在他自己的侄儿手里，正是天网难逃，愈弄愈巧了。看官听着，他的侄儿，名叫脱脱，一作托克托。就是马扎尔台的长子。先是唐其势作乱时，脱脱尝躬与讨逆，以功进官，累升至金紫光禄大夫，伯颜欲令他入备宿卫，侦帝起居，嗣因专用私亲，恐干物议，乃以知枢密院事汪家奴，及翰林院承旨沙剌班，与脱脱同入禁中。脱脱得有所闻，从前必报知伯颜，寻见伯颜揽权自恣，也不免忧虑起来。

时马扎尔台尚未出镇，脱脱曾密禀道："伯父骄纵日甚，万一天子震怒，猝加重谴，那时吾族要灭亡了，岂不可虑！"马扎尔台点头称是。至马扎尔台奉命北去，脱脱无可禀承，越加惶急，暗思外人无可与商，只有幼年师事的吴直方气谊相投，不妨请教。

当下密造师门，谒见直方，问及此事，直方慨然道："古人有言，大义灭亲，汝但宜为国尽忠，不要专顾什么亲族！"脱脱拜谢道："愿受师教！"言毕辞归。

一日，侍帝左右，见顺帝愁眉不展，遂自陈忘家殉国的意思。顺帝尚未见信，私下与阿鲁、世杰班两人述及脱脱奏语，令他密查。阿鲁、世杰班算是顺帝心腹，做了数年皇帝，只有两人好算心腹，危乎危乎？至此奉顺帝命，与脱脱交游，每谈及忠义事，脱脱必披胆直陈，甚至唏嘘涕泣，说得两人非常钦佩。遂密报顺帝，说是靠得住的忠臣。

会郯王被杀，宣让、威顺二王被逐，顺帝敢怒不敢言，只日坐内廷，咄咄书空。脱脱瞧着，便跪请为帝分忧。顺帝太息道："卿固怀忠，但此事不便命卿效力，奈何！"脱脱道："臣入侍陛下，总期陛下得安，就使粉骨碎身，亦所不恨。"顺帝道："事关卿家，卿可为朕设法否？"脱脱道："臣幼读古书，颇知大义，毁家谋国，臣不敢辞！"顺帝乃把伯颜跋扈的情迹，详述一遍，并且带语带哭，脱脱也为泪下，遂奏对道："臣当竭力设法，务报主恩！"顺帝点头。

脱脱退出，复去禀告吴直方，直方道："这事关系重大，宗社安危，在此一举，但不知汝奏对时，有无旁人听着。"脱脱道："恰有两人，一为阿鲁，一为脱脱木儿，想此两人为皇上亲臣，或不致漏泄机密。"直方道："汝伯父权焰熏天，满朝多系党羽，若辈苟志图富贵，竟泄秘谋，不特汝身被戮，恐皇上亦蹈不测了。"脱脱闻了此语，未免露出慌张情形。直方道："时刻无多，想尚不致遽泄，我尚有一计，可以挽回。"脱脱大喜，当即请教。直方与他附耳道："如此如此！"此处为省文起见，所以含浑。喜得脱脱欢跃而出，忙去邀请阿鲁及脱脱木儿至家，治酒张乐，殷勤款待，自昼至夜，始终不令出门。自己恰设词离座，出访世杰班，议定伏甲朝门，俟翌晨伯颜入朝，拿他问罪。当下密戒卫士，严稽宫门出入，螭坳统为置兵，待晓乃发。

脱脱暂归，天尚未明，伯颜已遣人召脱脱，脱脱不敢不去。及见伯颜，竟遭诘责，说是宫廷内外，何故骤行加兵？消息真灵。那时脱脱心下大惊，勉强镇定了神，徐徐答道："宫廷为天子所居，理宜小心防御；况目今盗贼四起，难保不潜

入京师，所以预为戒严！”伯颜又叱道：“你何故不先报我？”脱脱惶恐，谢罪而去。料知事难速成，又去通知世杰班教他缓图。果然伯颜隐有戒心，于次日入朝时，竟带卫卒至朝门外候着作为保护。及退朝无事，又上一奏疏，请顺帝出畋柳林。

是时脱脱返家，已与阿鲁、脱脱木儿约为异姓兄弟，誓同报国。忽来宫监宣召，促脱脱入议，脱脱与二人相偕入宫。顺帝即将伯颜奏章递与脱脱。脱脱阅毕，便启奏道：“陛下不宜出畋，请将原奏留中为是。”顺帝道：“朕意也是如此，只伯颜图朕日急，卿等务替朕严防！”言未已，宫监又呈进奏牍，仍是伯颜催请出猎。顺帝略略一瞧，即语脱脱道：“奈何？他又来催朕了。”脱脱道：“臣为陛下计，不妨托疾，只命太子代行，便可无虑。”顺帝道：“这计甚善，明晨就可颁旨，劳卿为朕草诏便了。”脱脱遵谕，即就顺帝前领了笔墨，写就数行，复呈顺帝亲览。由顺帝盖了御宝，于次日颁发出去。自此脱脱等留住禁中，与顺帝密图方法，三个缝皮匠，比个诸葛亮，这遭伯颜要堕入计中了。

伯颜接诏后，暗思太子代行，事颇尴尬，但诏中命大丞相保护，又是不好不去。默默地思索多时，竟想出废立的一条计策来，拟乘此出畋时候，挟了太子，号召各路兵马，入阙废君。又蹈唐其势覆辙，这正是暗中报应。计划已定，便点齐卫士，请太子启行，簇拥出城，竟赴柳林去讫。

看官！这太子却是何人，原来就是文宗次子燕帖古思。从前顺帝嗣位，曾奉太后谕旨，他日须传位燕帖古思，所以立燕帖古思为太子。应四十九回。

伯颜既奉太子出都，脱脱即与阿鲁等密谋，悉拘京城门钥。命所亲信布列城下，夤夜奉顺帝居玉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后入见，令出五门听命。一面遣都指挥月可察儿授以秘计，令率三十骑至柳林，取太子还都。又召翰林院中杨瑀、范汇二人，入宫草诏，详数伯颜罪状，贬为河南行省左丞相。命平章政事只儿瓦歹赍赴柳林。脱脱自服戎装，率卫士巡城。俟诸人出城后，阖了城门，登陴以待。

说时迟，那时快，不到数时，月可察儿已奉太子回来，传着暗号，由脱脱开城迎入，仍将城门关住。原来柳林距京师，只数十里，半日可以往返。月可察儿自二鼓起程疾驰而去，至柳林，不过夜半。当时太子左右，已由脱脱派着心腹，使为内应，及与月可察儿相见，彼此不待详说，即入内挈了太子，与月可察儿一同入都。

伯颜正在睡乡，哪里晓得这般计划。至五鼓后，睡梦始觉，方由卫士报闻太子已归，急得顿足不已。正惊疑间，只儿瓦歹又到宣读诏敕，伯颜听他读毕，还仗着前日势力，不去理睬，竟出帐上马，带着卫士，一口气跑至都门。

时已天晓，门尚未辟，只见脱脱剑佩雍容，踞坐城上，他即厉声喝着，大呼开城。威权已去，厉声何益！城上坐着的脱脱，起身答道：“皇上有旨，黜丞相一人，诸从官等皆无罪，可各归本卫！”伯颜道：“我即有罪，被皇上黜逐，也须陛辞皇上，如何不令我入城？”脱脱道：“圣旨难违，请即自便！”伯颜道：“你是我侄儿脱脱么？你幼年的时候，我曾视若己子，如何抚养，你今日怎得负我？”脱脱道：“为国家计，只能遵着大义，不能顾着私恩；况伯父此行，仍得保全宗族，不致如太平王家，祸及灭门，还算是万幸呢！”确是万幸。

伯颜尚欲再言，不意脱脱已下城自去。及返顾侍从，又散去了一大半，弄到没法可施，不得已回马南行。道出直定，人民见他到来，都说丞相伯颜也有今日。有几个朴诚的父老，改恨为悯，奉进壶觞。伯颜温言抚慰，并问道：“尔等曾闻有逆子害父的事情么？”父老道：“小民等僻处乡野，只闻逆臣逼君，不曾闻逆子害父！”伯颜被他一驳，未免良心发现，俯首怀惭。旋与父老告别，狼狈南下，途次又接着廷寄，略称伯颜罪重罚轻，应再行加罚，安置南恩州阳春县。看官！你想南恩州远在岭南，镇日里烟瘴薰蒸，不可向迩，如这位养尊处优的大丞相伯颜，此时被充发出去，受这么苦，哪里禁当得起！他亦明知是一条死路，今日挨，明日宕，及行抵江西隆兴驿，奄奄成病，卧土炕中。那驿官又势利得很，还要冷讥热讽，任情奚落，就使不是病死，

也活活地气死了。争权夺利者，其鉴诸。

伯颜既贬死，元廷召马扎尔台还朝，命为太师右丞相，脱脱知枢密院事，余如阿鲁、世杰班等俱封赏有差。嗣复加封马扎尔台为忠王，赐号答剌罕。马扎尔台固辞，且称疾谢职。御史台奏请宣示天下以劝廉让，得旨允从。台官又来拍马。乃诏令马扎尔台，以太师就第，授脱脱为右丞相，录军国重事。脱脱乃悉更伯颜旧政，复科举取士法，雪郯王彻彻秃冤诬，召还宣让、威顺二王，使居旧藩，又弛马禁，减盐额，蠲宿逋，并续开经筵，慎选儒臣进讲，中外翕然，称为贤相。小子也有诗咏脱脱道：

春秋书法本森严，公义私恩不两兼。
鸩死叔牙诛子厚，忠臣法古有谁嫌？

脱脱秉政后，元廷忽又发生一种奇闻。欲知详细情形，且待下回再表。

伯颜以平唐其势功，敢弑顺后，目无尊长，至专政以后，日益鸱张，生杀予夺，任所欲为，追弑郯王，逐宣让、威顺二王，矫制罪人，不法盖已极矣，仅加贬逐，尚为失刑。然非脱脱之以公灭私，恐贬逐犹非易事也。脱脱大义灭亲，为《麟经》所特许，固无待言；但天嫉伯颜之专擅，独假手于其犹子以报之，何其巧欤！本回依次铺叙，好似无数精采，随笔而下，其实不过一叙事文而已。然读《元史》至伯颜、马扎尔台、脱脱诸传，不如读此一回文字较有兴味，是非用笔之长，曷克臻此，阅者宁得徒以小说目之！

第五十二回
逐太后兼及孤儿　用贤相并征名士

却说顺帝既放逐伯颜，好似捽掉了一个大虫，非常喜悦，所有宫禁中一切近臣，俱给封赏，自不消说。惟顺帝是个优柔寡断的主子，每喜偏信近言，优柔寡断四字，是顺帝一生注脚。前此伯颜专政，顺帝无权，内廷一班人物，专知趋奉伯颜，买动欢心，每日向顺帝前，历陈伯颜如何忠勤，如何炼达，所以顺帝深信不疑，累加宠遇。到了伯颜贬死，近臣又换了一番举动，只曲意逢迎顺帝。适值太子燕帖古思不服顺帝教训，顺帝未免忿懑，近臣遂乘隙而入，都说燕帖古思的坏处，且奏称他不应为储君。顺帝碍着太皇太后面子，不好猝然废储，常自犹豫未决。偏近臣等摇唇鼓舌，助浪生风，更把那太皇太后故事，及文宗当日情形，一古脑儿搬将出来，又添了几句诬陷话儿，不由顺帝不信。但顺帝虽是信着近臣，终因太皇太后内外保护，得以嗣位，意欲宣召脱脱，与他解决这重大问题。近臣恐脱脱进来，打断此议，又奏请此事当由宸衷独断，不必与相臣商量。并且说太皇太后离间骨肉，罪恶尤重，就是太皇太后的徽称，也属古今罕有，天下没有婶母可做祖母的事情，陛下若不明正罪名，反贻后世恶谤。因此顺帝被他激起，竟不及与脱脱等议决，为脱脱解免，似有隐护贤相意。只命近臣缮就诏旨，宣告中外。其诏云：

> 昔我皇祖武宗皇帝，升遐之后，祖母太皇太后惑于憸慝，俾皇考明宗皇帝出封云南。英宗遇害，正统浸偏，我皇考以武宗之嫡子，逃居朔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于是以地近先迎文宗，暂总机务。继知天理人伦所在，假让位之名，以宝玺来上。皇考推诚不疑，即授以皇太子宝。文宗稔恶不悛，当躬迓之际，乃与其臣月鲁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谋为不轨，使我皇考饮恨上宾。归而再御宸极，又私图传子，乃构邪言，嫁祸于八不沙皇后，谓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祖宗大业，几于不继。内怀愧慊，则杀也里牙以杜口。上天不佑，随降殒罚，叔婶卜答失里，怙其势焰，不立明考之冢嗣，而立孺稚之弟懿璘质班。奄复不年，诸王大臣，以贤以长，扶朕践位。每念治必本于尽孝，事莫先于正名，赖天之灵，权奸屏黜，尽孝正名，不容复缓，永惟鞠育罔极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义？既往之罪，不可胜诛，其命太常脱脱木儿，撤去文宗图帖睦尔在庙之主。卜答失里本朕之婶，乃阴构奸臣，弗体朕意，僭膺太皇太后之号。迹其闺门之祸，离间骨肉，罪恶尤重，揆之大义，削去鸿名，徙东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昔虽幼冲，理难同处，朕终不陷于覆辙，专务残酷，惟放诸高丽。当时贼臣月鲁不花、也里牙已死，其以明里董阿等，明正典刑，以示朕尽孝正名之意！此诏。

这诏颁发，廷臣大哗，公举脱脱入朝，请顺帝取消前命。脱脱却也不辞，便驰入内廷，当面谏阻。顺帝道："你为了国家，逐去伯父。朕也为了国家，逐去叔婶；伯父可逐，难道叔婶不可逐么？"数语调侃得妙，想是有人教他。说得脱脱瞠目结舌，几乎无可措词。旋复将太皇太后的私恩，提出奏陈，奈顺帝置诸不理！又做哑子了。脱脱只好退出，众大臣以脱脱入奏，尚不见从，他人更不待言，一腔热忱，化作冰冷。太皇太后卜答失里，又没有什么能力，好似庙中的城隍娘娘一般，前时铸像装金，入庙升殿，原是庄严得很，引得万众瞻仰，焚香跪叩，不幸被人侮弄，舁像

投地，一时不见什么灵效，遂彼此不相敬奉，视若刍狗，甚至任意蹴踏，取快一时，煞是可叹！此附确切。且说文宗神主，已由脱脱木儿撤出太庙，复由顺帝左右奉了主命，逼太后母子出宫。太后束手无策，唯与幼儿燕帖古思相对，痛哭失声。怎奈无人怜惜，反且恶语交侵，强行胁迫，太后由悲生忿，当即草草收拾，挈了幼儿，负气而出。一出宫门，又被那一班狐群狗党，扯开母子，迫之分道自去，不得同行。古人有言，生离甚于死别，况是母子相离，惨不惨呢！适为御史崔敬所见，大为不忍，忙趋入台署中，索着纸笔，缮就一篇奏牍，大旨说的是：

文皇获不轨之愆，已撤庙祀；叔母有阶祸之罪，亦削鸿名，尽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太子，年方在幼，罹此播迁，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明皇当上宾之日，太子襁褓之间，尚未有知，义当矜悯！盖武宗视明、文二帝，皆亲子也，陛下与太子，皆嫡孙也，以武皇之心为心，则皆子孙，固无亲疏，以陛下之心为心，未免有彼此之论。臣请以世俗喻之：常人有百金之产，尚置义田，宗族困厄者为之教养，不使失所，况皇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子育黎元，当使一夫一妇，无不得其所。今乃以同气之人，置之度外，适足贻笑边邦，取辱外国！况蛮夷之心，不可测度，倘生他变，关系非轻，兴言至此，良为寒心！臣愿杀身以赎太子之罪，望陛下遣近臣迎归太后母子，以全母子之情，尽骨肉之义。天意回，人心悦，则宗社幸甚！

缮就后，即刻进呈，并不闻有什么批答，眼见得太后太子流离道路，无可挽回。太后到了东安州，满目凄凉，旧有女侍，大半分离，只剩了老媪两三名，在旁服役，还是呼应不灵，气得肝胆俱裂，即成痨疾。临殁时犹含泪道："我不听燕太师的言语，弄到这般结果，悔已迟了！"嗣复倚榻东望道："我儿！我儿！我已死了！你年才数龄，被谗东去，料也保不全性命，我在黄泉待你，总有相见的日子！"言至此，痰喘交作，奄然而逝。阅至此，令人呜咽，然复阅四十四回鸩杀八不沙皇后时，则斯人应受此苦，反足称快！此时的燕帖古思，与母相离，已是半个死去，并且前后左右没人熟识，反日日受他呵斥，益发啼哭不休。监押官月阔察儿凶暴得很，闻着哭声，一味威喝。无如孩童习性，多喜抚慰，最怕痛詈，况前为太子时，何等娇养，没一人敢有违言，此时横遭惨虐，自然悲从中来。月阔察儿骂得愈厉，燕帖古思哭得愈高，及行到榆关外面，距都已遥，天高皇帝远，可恨这月阔察儿竟使出残酷手段，呵叱不足，继以鞭挞，小小的金枝玉叶，怎禁得这般蹂躏，几声长号，倒地毙命！月阔察儿并不慌忙，命将儿尸瘗葬道旁，另遣人驰报阙中，捏称因病身亡。顺帝本想望他速死，得了此报，暗暗喜欢，还去究诘什么？从此文宗图帖睦尔的后嗣，已无孑遗了。害人者必致自害，阅者其鉴诸！顺帝既逐去文后母子，并杀了明里董阿等人，尚是余怒未息，再将文宗所增置的官属如太禧宗禋等院，及奎章阁艺文监，皆议革罢，翰林学士承旨巙巙一作库库。奏言人民积产千金，尚设有家塾，延聘馆师，堂堂天朝，一学房乃不能容，未免贻讥中外。顺帝不得已，乃改奎章阁为宣文阁，艺文监为崇文监，余悉裁去。褊窄至此，宜其亡国。一面追尊明宗为顺天立道睿文智武大圣孝皇帝，亲祼太室。既而腊鼓频催，岁星又改，顺帝复想除旧布新，敕令改元。当由百官会议，把至元二字的年号，留一至字，易一正字。改元为正，有何益处？议既定，于次年元旦下诏道：

朕惟帝皇之道，德莫大于克孝，治莫大于得贤。朕早历多难，入绍大统，仰思祖宗付托之重，战兢惕厉，于兹八年。慨念皇考久劳于外，甫即大命，四海觖望，夙夜追慕，不忘于怀。乃以至元六年十月初四日，奉玉册玉宝，追上皇考曰顺天立道睿文智武大圣孝皇帝，被服衮冕，祼于太室，式展孝诚。十有一月六日，勉徇大礼庆成之请，御大明殿，受群臣朝贺。忆自去春畴咨于众，以知枢密院事马扎尔台为太师右丞相，以正百官，以亲万民，寻即陛辞，养疾私第。再三谕旨，勉令就位，自春徂秋，其请益固。朕悯其劳日久，察其至诚，不忍烦

之以政，俾解机务，仍为太师，而知枢密院事脱脱，早岁辅朕，克著忠贞，乃命为中书右丞相；宗正扎鲁忽赤、帖木儿不花，尝历政府，嘉绩著闻，为中书左丞相，并录军国重事。夫三公论道，以辅予德，二相总政，以弼予治，其以至元七年为至正元年，与天下更始。前录改元诏，见顺帝之喜夸；此录改元诏，见顺帝之无恒。

自是顺帝乾纲独奋，内无母后，外乏权臣，所有政务，俱出亲裁。起初倒也励精图治，兴学任贤，并重用脱脱，大修文事。特诏修辽、金、宋三史，以脱脱为都总裁官，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先是世祖立国史院，曾命王鹗修辽、金二史，及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至仁宗、文宗年间，复屡诏修辑，迄无所成。脱脱既奉命，饬各员搜检遗书，披阅讨论，日夕不辍。又以欧阳玄擅长文艺，所有发凡起例，论赞表奏等类，俱令属稿，略加修正，先成辽史，后成金、宋二史，中外无异辞。脱脱又请修至正条格，颁示天下，亦得顺帝允行。

顺帝尝幸宣文阁，脱脱奏请道："陛下临御以来，天下无事，亦留心圣学，近闻左右暗中谏阻，难道经史果不足观么？如不足观，从前世祖在日，何必以是教裕皇！"顺帝连声称善。脱脱即就秘书监中，取裕宗所受书籍，进呈大内，又举荐处士完者图、执理哈琅、杜本、董立、李孝光、张枢等人，有旨宣召。完者图、执理哈琅、董立、李孝光就征到京，诏以完者图、执理哈琅为翰林待制，立为修撰，孝光为著作郎。唯杜本隐居清江，张枢隐居金华，固辞不至。不没名儒。顺帝闻二人不肯就征，很加叹息。

既而罢左丞相帖木儿不花，改用别儿怯不花继任，别儿怯不花与脱脱不协，屡有龃龉，相持年余，脱脱亦得有羸疾，上表辞职。顺帝不许，表至十七上，顺帝乃召见脱脱，问以何人代任。脱脱以阿鲁图对。阿鲁图系世祖功臣博尔术四世孙，曾知枢密院事，袭爵广平王，至是以脱脱推荐，乃命他继任右丞相。另封脱脱为郑王，食邑安丰，赏赉巨万，俱辞不受。阿鲁图就职后，顺帝命他为国史总裁，阿鲁图以未读史书为辞，偏顺帝不准所请。幸亏脱脱虽辞相位，仍与闻史事，所以辽、金、宋三史，终得告成。

至正五年，阿鲁图等以三史进呈，顺帝与语道："史既成书，关系甚重，前代君主的善恶，无不俱录。行善的君主，朕当取法，作恶的君主，朕当鉴戒，这是朕所应为的事情。但史书亦不止儆劝人君，其间兼录人臣，卿等亦宜从善戒恶，取法有资。倘朕有所未及，卿等不妨直言，毋得隐蔽！"如顺帝此言，虽历代贤君无以讨之，奈何有初鲜终，行不顾言耶？阿鲁图等顿首舞蹈而出。

会翰林学士承旨巎巎卒于京，顺帝闻讣，嗟悼不已。巎巎幼入国学，博览群书，尝受业于许衡，得正心修身要旨。顺帝初年，曾为经筵官，日劝顺帝就学。顺帝欲待以师礼，巎巎力辞不可。一日，侍顺帝侧，顺帝欲观画，巎巎取比干剖心图以进，且言商王纣不听忠谏，以致亡国，顺帝为之动容。又一日，顺帝览宋徽宗画图，一再称善，巎巎进奏道："徽宗多能，只有一事不能。"顺帝问是何事，巎巎道："独不能为人君！陛下试思徽宗当日，身被虏，国几亡，若是能尽君道，何致如此！可见身居九五的主子，第一件是须能为君，外此不必留意。"巎巎随事箴规，可谓善谏，其如顺帝之亦蹈前辙何？顺帝亦悚然道："卿可谓知大体了。"后来如何失记？至正四年，出拜江浙平章政事，次年，复以翰林院承旨召还。适中书平章阙员，近臣欲有所荐引，密为奏请。顺帝道："平章已得贤人，现在途中，不日可到了。"近臣知意在巎巎，不敢再言。巎巎到京，遇着热疾，七日即殁。旅况萧条，无以为殓，顺帝闻知，赐赙银五锭，并令有司取出罚布，代偿巎巎所负官钱，又予谥文忠，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左丞相别儿怯不花与阿鲁图同掌国政，彼此很是亲昵，有时随驾出幸，每同车出入。时人以二相协和，可望承平，其实统是别儿怯不花的鬼计。别儿怯不花欲倾害脱脱，不得不联络阿鲁图作为帮手。待至相处既洽，遂把平日的私意，告知阿鲁图。阿鲁图偏正色道："我辈也有退休的日子，何苦倾轧别人！"这一

语，说得别儿怯不花满面怀惭，当下恼羞成怒，暗地里风示台官，教他弹劾阿鲁图。阿鲁图闻台官上奏，即辞避出城，亲友均代为不平。阿鲁图道："我是勋臣后裔，王爵犹蒙世袭，偌大一个相位，何足恋恋！去岁因奉着主命，不敢力辞，今御史劾我，我即宜去。御史台系世祖所设，我抗御史，便是抗世祖了。"言讫自去，顺帝也不复慰留，竟擢别儿怯不花为右丞相。所有左丞相一职，任用了铁木儿塔识。别儿怯不花也伪为陛辞，至顺帝再行下诏，乃老老实实地就了右相的位置，大权到手，谗言得逞，故右相脱脱一家，免不得要遭祸了。正是：

黜陟无常只自扰，贤奸到底不相容。

欲知脱脱等遭祸情形，待小子下回续表。

是回叙顺帝故事，活肖一庸柔之主，忽而昧，忽而明，明后而复昧；庸柔者之必致覆国，无疑也！太后卜答失里虽未尝无过，然既自悔前愆，舍子立侄，又始终保护顺帝，俾正大位。人孰无良，乃竟忘德思怨，骤行迁废耶！且上撤庙主，下戮皇弟，反噬不仁，莫此为甚，其所为忍而出此者，由有浸润之谮，先人为主也。改元至正，与民更始，观其任贤相，召儒臣，勉阿鲁图之交儆，惜巎巎之遽殁，亦若有一隙之明。乃天日方开，阴霾复集，可见小善之足陈，卒无补于大体，特揭录之以垂炯戒，俾后世知一节之长，殊不足道云。

第五十三回
宠女侍僭加后服　闻母教才罢弹章

却说别儿怯不花执政，以与脱脱有宿憾，遂一意排挤，屡入内廷，密陈脱脱过失。顺帝尚疑信参半，嗣由别儿怯不花陈请脱脱父马扎尔台，佯称就第养疾，意实结党营私，暗图不轨。于是顺帝转疑为信，竟下了一道严谕，放逐马扎尔台，安置西宁州。马扎尔台奉诏欲行，脱脱愿随父同往，即拜疏上陈，力请与俱。得旨准奏，乃整装出都，时马扎尔台已老，状态龙钟，起居服食，随在需人。亏得脱脱随着，寸步不离，朝视寒，夕问暖，一切供应，俱小心监察，极至膏车秣马，亦必亲自检点，因此出都以后，沿途奔走，虽未免风雨交侵，独马扎尔台一人，毫不觉苦，竟安安稳稳地到了西宁。书此以见脱脱之孝。

别儿怯不花闻马扎尔台父子安抵戍地，心中尚是未快，复唆使省台各员上书告变，牵及马扎尔台。顺帝时已着迷，不辨真伪，竟接连下诏，徙马扎尔台至西域，地名撒思，乃是一个著名的苦地。马扎尔台父子不敢违旨，又只好冒险起行！到了途中，复接诏召回甘州，免他远戍。原来别儿怯不花专政后，河决地震的变异，时有所闻；河南、山东，盗贼蔓延；江淮一带，亦多暴徒，四出劫掠；湖广又遭徭乱。有几个刚正不阿的台官，劾奏宰辅非人，以致调燮失宜，乱端屡见等语，别儿怯不花也觉不安，入朝辞职。有诏令以太师就第，御史大夫亦怜真班趁着这个机会保奏脱脱父子；略称马扎尔台谦让可风，脱脱为国宣劳，有功无过，奈何谪戍远方，迫入险地！于是顺帝稍稍觉悟，又有召回甘肃的谕旨。孱主寡断，于此益见。

马扎尔台从中道折回，途次不免受些感冒，及抵甘州，病日加剧，脱脱衣不解带，服侍了好几日，毕竟天定胜人，寿难再借，苟延数夕，竟尔去世。脱脱经此变故，悲愤交集，恨不得将朝右佞臣，一概除灭，抵那老父的生命。暗伏后来报怨事。

可巧别儿怯不花又遭台官弹击，贬戍渤海，得病而死。这也是冥中报应。左丞相铁木儿塔识，也殁于任中，元廷用了朵儿只一作多尔济。为右丞相，太平为左丞相。朵儿只系元勋木华黎六世孙，即故丞相拜住从弟，初为御史大夫，因铁木儿塔识病殁，升任左丞相，旋即调任右丞相，性颇宽简，务存大体。太平本姓贺，名惟一，至正四年，为中书平章政事，六年，超拜御史大夫。元制重蒙轻汉，凡省院台三署正官，非国姓不得授，惟一援例固辞，顺帝不允，特赐国姓，并改名太平。太平与脱脱父子，本来是没甚友谊，因闻马扎尔台身死甘州，不能归葬，未免存一兔死狐悲的观念，遂上疏力请，令脱脱奉柩归都，以全孝道。疏入不报，太平竟入廷面奏道："脱脱尽忠王室，大义灭亲，今父已病殁，不许归葬，将来忠臣义士，宁不灰心？乞陛下特恩赦还，为善者劝！"顺帝踌躇不答，太平又道："陛下曾亦记及云州故事么？"顺帝不待说毕，便道："非卿言，朕几忘怀。脱脱确系忠臣，卿即传朕面谕，遣使召归。"太平叩谢而出。

看官！这云州故事，前文未曾叙及，此次突由太平口中说出，转令阅者无从捉摸，诸君不要性急，待小子补叙出来。借此一段文字补叙宫闱事实，即是文中销纳处。原来至元元年，顺帝后钦察氏答纳失里因兄弟谋逆，被迁出宫，鸩死民舍。应四十九回。答纳失里无出，越二年，改册皇后弘吉剌氏，名伯颜忽都，系真哥皇后侄孙女，父名孛罗帖木儿，曾封毓德王。后既册立，旋生一子，名真金，二岁而夭。

先是徽政院使秃满迭儿，曾进高丽女子奇

氏入宫，作为服役。奇氏名完者忽都，秀外慧中，善伺主意，顺帝爱她秀媚，又因她善于烹茗，命司饮料，好似一个党家奴。她遂日夕侍侧，眉目传情，引得顺帝欲心渐炽，竟与她同入龙床，做一对鸾交凤友。酒色二字，本系相连，不意司茶女士亦邀王眷。事为正宫皇后钦察氏所悉，怒召奇氏，诟辱了好几次。答纳失里之不得令终，于此事亦有关系。至后被鸩死，顺帝已欲立奇氏为继后。大约是怜她诟辱耳。偏偏大丞相伯颜，硬行谏阻，又是一个奇氏对头。弄得顺帝没法，只得改立弘吉剌后。这位弘吉剌后与前后大不相同，性本节俭，量独宽宏，不愿与奇氏争夕，所以奇氏仍得专宠。时来福凑，又产下一个麟儿，取名爱猷识理达腊，一作阿裕锡哩达喇。益得顺帝欢心。那时奇氏因宠得骄，因骄成妒，除皇后弘吉剌氏无所嫌怨，不与计较外，凡内如太后母子，外如权相伯颜，俱视若眼中钉，尝在顺帝前说他短处。后来伯颜被黜，太后母子被逐，虽有种种原因牵涉，然大半由奇氏暗中媒孽，所以先后发生变端，几致出人意外。加罪奇氏，不特补前文所未及，且足发正史所未明。

奇氏私愿既偿，遂与嬖臣沙剌班秘密商量，欲乘此升为皇后。不过因皇后待她有恩，恩将仇报，未免心怀不忍，因此不能决议。奇氏还是好良心。沙剌班情急智生，猛记起先代皇后曾有数人，此时援着祖制，奏请一本，何人敢有异言！祖宗贻谋不臧，转使若辈借口。当下禀知奇氏，奇氏大喜，便命他即日上奏。果然数语入陈，纶音立下，即命册立奇氏为第二皇后。大礼已成，奇氏居然象服委佗，安居兴圣西宫。

转眼间，皇子爱猷识理达腊已离怀抱，渐渐地长大起来，顺帝爱母及子，辄令皇子随侍，凡有巡幸，亦令偕行。时脱脱尚秉国钧，为顺帝所亲信，所以脱脱入内廷时，顺帝曾饬皇子拜他为师，并命他随时教育。脱脱受命不忘，格外注意，有时皇子出游脱脱家，一留数日，稍遇疾病，脱脱即亲为煎药，先尝后进。

一日，顺帝幸上都，皇子随行，脱脱亦从驾。道过云州，猝遇烈风暴雨，山水大至，车马人畜，多被漂溺，顺帝不及提携皇子，只顾着自己性命，即登山避水。脱脱见顺帝自去，忙涉水至御辇旁，抱出皇儿，负在背上，跣着足奔上山冈。顺帝正系念皇子，在山盼望，但见脱脱负子而来，好似得了活宝贝一般，即趋前抱下皇子，一面慰抚脱脱道："卿为朕子，勤劳至此，朕必不忘！"未必未必。脱脱当即谢恩，谁知过了一两年，顺帝竟信了谗言，将脱脱父子谪戍，所以太平为之不平，提出云州故事，教顺帝自己反省。顺帝被他一说，也自悔食言，遂命脱脱奉父柩还葬。

脱脱既还京师，葬父毕，拜表谢恩，复得旨命为太子太傅，综理东宫事宜。脱脱受命后，默念此次起复，定是有人从中调停，不可不密图酬报。凑巧来了侍御史哈麻，一作哈玛尔。由脱脱延入，与谈年余阔别情状，甚是欢洽。看官！你道这哈麻是何等人物？他是宁宗乳母的儿子，父名图噜，受封冀国公。哈麻与母弟雪雪，早备宿卫，两人均得主宠，唯哈麻口材尤捷，益为顺帝所亵幸，累次超擢，得任殿中侍卫史。亡元者哈麻之力，故出名时不嫌求详。当脱脱为首相时，哈麻日事过从，曲意趋附，至脱脱罢职，随父出戍，哈麻在顺帝前，稍稍替他缓颊。至是与脱脱叙旧，自然把前日营护的功劳，一一说明，且添了许多诡话，说是如何记念，如何排解，小人专恃捣鬼。脱脱秉性忠厚，总道他语语是真，非常感激。哈麻说一句，脱脱谢一声，至哈麻去后，脱脱还称他是第一个好人。独太平秉公办事，把保奏脱脱的事情从未提起，所以脱脱全然不知。

会太平以哈麻在宫，导帝为非，意欲将他驱逐，商诸御史大夫韩嘉纳。嘉纳很是赞成，便授意监察御史沃呼海寿，教他弹劾哈麻，历陈罪状。第一款，是在御幄后僭设帐房，犯上不敬。第二款，是出入明宗妃子脱忽思宫闱，越分无礼。还有私受馈遗，妄作威福诸条款，亦列入奏中。尚未拜发，偏已漏泄消息，传入哈麻耳中，哈麻即至顺帝前哭诉，略称太平、韩嘉纳有意构陷，唆使海寿出头，将臣劾奏，即乞解臣职以谢二人等语。顺帝摸不着头脑，只说是并无奏章，何必着急，哈麻复称海寿已缮就奏牍，明日即要进呈。看官！你想台官的疏奏尚未上陈，

那哈麻已先闻知，预为哭诉。若使明白的主子，见哈麻如此狡黠，定要疑他潜布爪牙，暗通声气，所以事前侦悉，先使机诈。这种鬼蜮伎俩，一加斥责，便无遁形。怎奈顺帝昏愦得很，平时甚宠爱哈麻，掷骰击毬，联为狎侣，此次闻他辞职，如何肯依，免不得温语慰留。

次日视朝，果然由韩嘉纳代呈奏章，内系沃呼海寿署名，劾哈麻数大罪，顺帝不待瞧毕，便掷诸案上，悻悻退朝。韩嘉纳料知不佳，忙与太平计议。太平到了此时，也不禁气愤道："有哈麻，无太平，有太平，无哈麻，明晨当入朝面奏。"

翌日昧爽，即偕韩嘉纳入朝，俟顺帝登殿，便直陈哈麻兄弟，盘踞宫禁，权倾内外的罪状。顺帝徐徐答道："哈麻罪状，当不至此。"太平道："历代以来的奸臣，若非显行构逆，定是献媚贡谀，表面上很是爱君，暗地里都是罔上，齐桓公宠用三竖，终致乱国，宋徽宗信任六贼，遂以丧身。陛下试借鉴前车，便可知哈麻兄弟，实兆祸阶，理应即日黜逐！"太平有识。顺帝默然不答，韩嘉纳复出班叩首道："左相太平的奏请，关系国家兴亡，幸陛下采纳施行。"顺帝怫然道："卿何量狭，不肯容这哈麻兄弟！"明是左袒哈麻，偏说的量狭难容，令人一叹。嘉纳复顿首道："臣非为一身计，实为天下国家计；似哈麻兄弟欺君误国，所以请陛下斥逐。陛下果立斥哈麻兄弟，臣亦甘心受罪，以谢哈麻！"嘉纳有胆。顺帝尚是不悦，太平复启奏道："陛下如信用哈麻兄弟，臣愿解职归田！"顺帝道："朕知道了，卿毋多言！"说毕，拂袖还宫。

是时哈麻已详闻消息，复至顺帝前吁请罢官，惹得顺帝厌烦起来，索性一概黜退。当命侍臣拟定两道诏旨，一道是免哈麻及雪雪官职，出居草地；一道是罢左丞相太平，降为翰林学士承旨，出御史大夫韩嘉纳，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谪沃呼海寿为陕西廉访副使。诏既下，朵儿只亦不安于位，奏请免官。顺帝准奏，遣他出镇辽阳。仍任脱脱为右丞相，赐上尊名马，袭衣带，复令他管理端本堂事。端本堂系皇子肄业处，顺帝曾命李好文为谕德，归旸为赞善，教导皇子，开堂授书。

脱脱既兼握大权，尊荣如旧，闻哈麻兄弟被黜，未免代为扼腕。脱脱丞相，私心萌矣。适哈麻至脱脱处辞行，并诉太平攻讦状，脱脱劝慰道："我若在朝，必不使若辈得志！你且出居数日，得有机会可乘，便当代请复官，幸勿过忧！"哈麻欢谢而去。脱脱遂将中书省内属员，一一稽考，查得参政孔思立等，俱由太平荐拔，竟不问贤否，坐罪黜退，改用乌古孙良桢、龚伯遂、汝中柏等为僚属。汝中柏系左司郎中，素与太平有隙，至是即入语脱脱，捏称太平罪恶，并言太平子也先忽都，僭娶宗女，勾结诸王，觊觎要职等情。

脱脱正私憾太平，遂将汝中柏所言列入奏稿。正待拜发，适为老母蓟国夫人所见，即语脱脱道："我知太平是好人，你何故谎言诬奏，指善为恶？"脱脱道："是由朗中汝中柏所言，想系调查确实，不致说谎。"蓟国夫人道："无论是真是假，尽可听他自由，他与你何嫌何怨，必欲将他加害！"脱脱被母一诘，转有些嗫嚅起来。蓟国夫人怒道："你如不听吾言，从此休认母了！"脱脱本具孝思，见老母含有怒色，忙跪称不敢。蓟国夫人复取了奏稿，信手撕毁，于是一场弹案化作冰消。不没贤母。

不意太平、嘉纳等人，正交晦运，一降一谪，尚似未足，不到半年，又有严谕颁下，削沃呼海寿官，流韩嘉纳于尼噜罕，并放太平归里，太平即襆被出都，故吏田复，劝他自裁，太平道："我本无罪，当听天由命；若无故自尽，转似畏罪而死，死亦蒙羞。"言已，即踯躅而去，径归奉元原籍。韩嘉纳秉性刚直，未免丛怨，被戍诏下，又经仇人诬奏赃罪，加杖一百，才令起行，途中受了无数苦楚，杖疮复溃烂不堪，竟致殒命。小子有诗咏道：

千秋忠骨瘗荒原，地下犹含不白冤。
休怪盈廷多仗马，由来乱世莫危言。

当时廷臣还疑脱脱主使，其实内中尚有隐情，不得归咎脱脱。欲知详细，请阅下回。

元季贤相，莫若脱脱，著书人于脱脱多誉辞，非轻袒脱脱

也。自古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脱脱随父出戍，尽心奉侍，其孝可知；厥后拟劾奏太平等人，卒以老母一言，撤消奏牍，非夙具孝思者其能若是乎？或谓哈麻为佞人之尤，而脱脱信之，汝中柏为谗夫之尤，而脱脱昵之，至若皇子爱猷识理达腊，为奇氏所出，脱脱乃竭力保护，取悦宠妃。是而谓贤，孰非贤臣？不知贤者未尝无过，观过益足以知仁。脱脱之信哈麻，昵汝中柏，实为老父被戍而起，父谪远方，因而病殁，脱脱以为终天之恨，而太平等适当其冲，太平有德于脱脱，脱脱固未之闻也，未闻太平之有德，反疑太平之不仁，于是哈麻之佞，汝中柏之谗，得以乘隙而入。虽曰比之匪人，然略迹原心，尚堪共谅。若谓皇子为宠妃所出，不应视若储君，似矣；然钦察后无子，弘吉剌后有子而夭，当时顺帝膝下，只有此儿，奉命教养，自应效忠，安能遽论嫡庶乎？故本回所叙，实以脱脱为主，余人皆宾也，借宾定主，而他事皆借此销纳，尤见其天衣无缝云。

第五十四回

治黄河石人开眼　聚红巾群盗扬镳

却说太平归田,韩嘉纳贬死,沃呼海寿削职为民,这事从何而起?原来由脱忽思皇后泣诉帝前,致有此诏。脱忽思皇后,系明宗妃,即顺帝庶母。顺帝嗣位,尝尊称脱忽思为皇后,海寿奏劾哈麻时,曾说他出入无忌,越分无礼。应上回。此语被脱忽思皇后闻知,想是由哈麻报闻。哪里禁受得起,况哈麻复被迁谪,更觉与之有嫌,卿试自问,曾与哈麻相昵否?当下入白顺帝,只说海寿等挟嫌诬控,含血喷人,一面说着,一面流泪。妇人常态。顺帝见她凄楚情状,自然怒上加怒,遂颁发一道严厉的诏敕,这且按下不提。

且说右丞相脱脱,仍执朝政,复经顺帝亲信,其弟也先帖木儿,亦得任御史大夫。兄弟同据要津,一班大小臣工,免不得又来迎合。适中统、至元等钞币,流通日久,致多伪钞,脱脱欲另立钞法,吏部尚书偰哲笃,遂建言更造至正交钞,以钞为母,以钱为子。是之谓巧于迎合。脱脱集台省两院诸臣,共议可否,众皆唯唯如命。独国子祭酒吕思诚道:"钱为本,钞为辅,母子并行,奈何倒置?且人民皆喜藏钱,不喜藏钞,今如历代钱,为至正钱,及中统钞,至元钞,交钞分为五项,钱钞相等,民尚喜钱恶钞;如更增新钞一种,钞愈多,钱愈少,下必病民,上必病国。"偰哲笃道:"至元钞多伪,所以改造。"思诚道:"至元钞何尝是伪?乃是奸人牟利仿造,以致伪钞日多。公试思旧钞流通有年,人已熟睹,尚有伪钞搀杂,若骤行新钞,人未及识,伪且滋多,岂不可虑!"偰哲笃道:"钱钞兼行,便无此弊。"思诚正色道:"钱钞兼行,轻重不论,何者为母?何者为子?汝不明财政,徒然摇唇鼓舌,取媚大臣,如何使得!"议正词严,为《元史》中所仅见。偰哲笃被他驳斥,由羞成愤道:"汝有何议?"思诚道:"我只知有三个大字。"偰哲笃复问何字?思诚却厉声道:"行不得!行不得!"脱脱在座,见两人争论起来,便出为解劝,但说是容后缓图,思诚乃退。

脱脱弟也先帖木儿道:"吕祭酒的议论,也有是处;但在庙堂中厉声疾色,未免失体。"脱脱也为点头。台官瞧着脱脱情形,遂于会议散班后,草就一篇奏牍,竟于次日进呈,奏劾思诚狂妄。毕竟直道难行。有旨迁思诚为湖广行省左丞,未几,即造至正新钞,颁行全国。钞多钱少,物价腾踊,至逾十倍,所在郡县,均以物质相交易,由是公私所积的钞币,一律壅滞,币制大坏,国用益困。近今亦有此弊,恐将循元覆辙。

会黄河屡决,延及济南、河间,大为民害。脱脱复集群臣会议。大众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独工部郎中贾鲁,方授职都水监,探察河道,留意要害。至是便议称塞北疏南,使复故道,方可无虞。看官!这贾鲁所说的黄河故道,究在何处?小子欲详叙巅末,很觉烦杂,只好胪举大略,俾人人一览了然,方不至辞烦义晦,取厌诸君呢。原来黄河发源昆仑山。曲折东流,入中国甘肃境,道出长城,由北趋东,由东折南,成一大曲,名为河套,自是南下,行壶口、龙门两山谷中,为山西、陕西两省的界线,复东折入潼关,经砥柱山麓,直入河南省,始由高地陡落平原,地势散漫,迁流无定。从古时大禹治河以后,河不为患,约八百年,殷代已屡有河患,嗣后屡次横决,忽北忽南,总计自殷、周起,至元朝顺帝年间,河流变迁,不可胜纪,惟大变迁共有五六次。大禹治水,就大陆以北,分为九河,合于天津入海。大陆即今直隶省西北的宁晋泊。至周定王五年河徙,由运河达天津入海。新

莽始建国三年又徙，由徒骇达利津入海，宋仁宗庆历八年又徙，又由今运河达天津入海。金章宗明昌五年又徙，分为南北两派，北派合济水入海，南派合淮水入海。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又徙，两派河流，总合淮水入海，就是今江苏省内的淤黄河。以上所述今字，俱就著本书时立说，盖至清季咸丰五年，河道又徙入山东，合大清河入海，咸丰以前之河流出海，实在江苏省东北旧淮安府境内，至今陈迹犹留，称为淤黄河。世祖后，河又屡决，累岁筑防，终乏成效。顺帝至元元年，河决开封，至正四年，河决曹州，未几又决汴梁，五年又决济阴，乃立山东、河南等处行都水监，一意治河。贾鲁所说的塞北疏南，使复故道，就是要河流仍合淮水，照前出海的意思。原原本本，殚见恰闻。但欲依议而行，必须大兴工役，方可成事。脱脱令贾鲁估算，需用兵民二十万人，倒也未免吃惊。遂遣工部尚书成遵，与大司农秃鲁，先行视河，核实以闻。成遵等自京出发，南下山东，西入河南，沿途履勘，悉心规划，所有地势的高下，与水量的浅深，统已测量明白，绘就略图，附加臆说，于是相偕还都，径入相府，来见脱脱。脱脱立即延入，问明河道情形。成遵开口，便说河流故道，断不可复，贾鲁计议，断不可行。脱脱问是何故？成遵即将图说呈上，由脱脱阅了一周，置诸案上，大约是莫名其妙。淡淡地答道："汝等沿途辛苦，且休息一天，明日至中书省中核议便了。"两人辞去，翌晨，即赴省署中候着，不一时，脱脱到来，贾鲁亦随入，余如台省两院各官，亦先后会集。当下开议，成遵与贾鲁两人，意见互歧，彼此各主一说，免不得争论起来。各官吏等未曾亲历，兼以平日在都，也不暇留意河防，只好眼睁睁地看他辩论。一班行尸走肉的人物，乐得揶揄数语。自辰至午，两人争议未决，方由各官劝解，散坐就膳。膳毕，复行核议，仍是双方扞格。脱脱乃语成遵道："贾友恒的计划，实为一劳永逸起见，公何固执若是？"成遵道："河流故道，可复不可复，尚不暇辩；据国计民生上立论，府库日虚，司农仰屋，若再兴大工，尤恐支绌！是顾及国计。且如山东一带，连岁歉收，百姓困苦已极，倘调集二十万众，骚扰民间，是顾及民生。将来祸变纷乘，比河患还怕加重哩！"脱脱变色道："汝谓百姓将反么？"成遵道："恐防难免！"半语不让，恰也倔强。各官见成遵执性，竟与丞相斗起嘴来，未免不雅，遂将成遵劝开，令他归去。秃鲁何在，如何噤不一言。脱脱余怒未息，复语众官道："主上视民如伤，做大臣的应为主分忧。明知河流湍急，最不易治，但或迁延过去，他时为祸尤大；譬如人有疾病，迁延不治，终致毙命。黄河为中国大病，我欲将它治愈，偏有人硬来拦阻，奈何！"众官闻言，齐声答道："傅相首秉国钧，这事但凭钧裁，何庸他顾！"脱脱又道："好在今日得了贾友恒，使他治河，必能奏功。"原来友恒系贾鲁别字，脱脱契重贾鲁，所以称字不称名。补笔不漏。众官又齐声赞成。乐得逢迎。贾鲁独上前固辞。脱脱道："此事非汝不办，明日入奏便了。"言已，命驾而去，众官陆续散归。

次日入朝，成遵亦到，有几个参政大员，与遵为友，密语遵道："丞相已决计修河，且已有人负责，公此后幸毋多言。"成遵道："腕可断，议不可易！"硬汉子。既而随班入朝。及顺帝升殿，脱脱即奏言贾鲁才可大用，令他治河，必能胜任。顺帝大悦，便宣召贾鲁。鲁奏对称旨，当命他退朝候敕。成遵不便出奏，只好一同退班。越宿有诏颁发，罢成遵官，出为河间盐运使，特授贾鲁为工部尚书，充总治河防使，进秩二品，赏给银章，发大河南北兵民十七万，令归节制，便宜兴缮。原来脱脱退朝后，又将贾鲁计划，详奏一本，并有成遵恇怯无能，大非鲁比等语，所以有此诏旨。

成遵奉诏，交卸原职，出都就任，自不消说。惟贾鲁受职治河，倒也竭诚行事，不敢少懈，当日出都就道，到了山东，一面征集工役，一面巡视堤防，某处派万人缮修，某处派万人增筑，统是主张障塞，不使泛滥。是塞北河。自山东驰入河南，由黄陵冈起，南达白茅，直抵黄固、哈只等口，见有淤塞地方，浚之使通，遇有曲折地方，导之使直，随地派工，锹锸兼施。又自黄陵冈西至杨青村，在北加防，在南施凿，通计修治地段，共二百八十里有奇。这位敏达干练的贾尚书，整日里往来跋涉，仆仆道旁，入夜

又估工考绩，阅簿稽财，真是耐劳任怨，不惮勤劳；元廷虽派了中书右丞玉枢虎儿吐华，与知枢密院事黑厮，率兵弹压，作为贾尚书帮手，怎奈若辈只袖手旁观，不能为力，所以一切兴缮，全要贾尚书主持。归功贾鲁，亦是平允之论。至正十一年四月兴工，七月疏凿告竣，八月决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诸埽堤亦成，河复故道，南汇淮水，东流入海。贾鲁以河平入告，顺帝欢慰异常，即遣使报祭河伯，并召鲁还都。鲁至京入朝，由顺帝温言慰谕，面授鲁为集贤大学士。并因脱脱荐贤有功，赐号答剌罕，令他世袭。他如从鲁治河各官，俱特旨迁赉。复敕翰林学士承旨欧阳玄，制河平碑，旌扬脱脱丞相，及贾尚书鲁功绩。真是一夫创议，万夫胪欢。

脱脱方私下告慰，不意河流方顺，兵变迭兴，有元一百数十年江山，一百数十年，指自太祖开国而言。竟从此土崩瓦解，化作乌有子虚。说也奇怪，那元代灭亡的应兆，偏似从贾鲁治河，开衅起来。语有分寸。先是至正十年，河南北已有童谣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当时有人闻着，大都不解沂谓，及贾鲁治河，督工开凿黄陵冈，果从地下掘起一个石人，眼睛只有一只，作启视状，役夫相率惊讶，报知贾鲁，鲁出瞧石人，也觉暗暗称奇。只面上恰毫不动容，命役夫用锄击碎，搬开了案。嗣后功成返京，全未提及，偏偏汝、颍乱起，应着童谣。小子欲历叙乱事，因头绪纷烦，只好编列一表，说明如左：

（一）颍州人刘福通奉韩山童子林儿为主，倡乱颍州。

韩山童系栾城人，其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从 ，谪徙永平，传至山童，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出世，河南及江淮间愚民，信为真言。颍州人刘福通，与其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复诡称山童系宋徽宗后裔，当为中国主，乃集众设誓，起乱京畿，地方官即饬兵搜捕，擒住山童，福通挈山童妻杨氏，及其子林儿，遁入河南，号召党羽，至数万人，均以红巾为号，称为红巾贼，横行河南。

（二）萧县人李二，倡乱徐州。

李二亦一无赖子，尝烧香聚众，联结党人赵均用、彭早住等，攻陷徐州，作为盘踞地。李二绰号芝麻李。

（三）罗田人徐寿辉，倡乱蕲水。

徐寿辉系一商人，素贩布。有僧彭莹玉，好言妖异，见寿辉以状貌魁奇，称为贵相，遂与党人邹普胜、倪文俊等奉寿辉为主，攻陷蕲水及黄州路，亦以红巾为号，时人也称为红军。

这三路寇乱，骚扰河南及江淮间，《元史》上称为汝、颍妖寇。还有先时发难的方国珍，后时响应的郭子兴、张士诚，倒也鼎鼎有名，小子也应把来历，略述于下。

（一）台州人方国珍作乱，在至正八年十一月间。

方国珍素贩盐，浮海为业。时有蔡乱头为海盗，经有司缉捕，或告国珍亦尝通寇，国珍惧，遂航海为乱，劫掠漕运，执江、浙参政朵儿只班，胁使奏闻元廷，赦罪授官。诏授国珍为定海尉，国珍嫌官卑禄微，不肯受命，寻进攻温州，猖獗日甚。

（二）定远人郭子兴作乱，在至正十二年二月间。

郭子兴少有侠气，喜与壮士结交，及见汝、颍兵起，亦与其党孙德崖等，举兵作乱，自称元帅，攻陷濠州。

（三）泰州人张士诚作乱，在至正十三年三月间。

张士诚与弟士德、士信等，皆以操舟运盐为业，富家多视为贱役，动加侮弄，弓手邱义，窘辱尤甚。士诚大怒，率壮士十八人，杀邱义及诸富家；遂招集盐丁，占据泰州。嗣复陷高邮，戕知府李齐，自称诚王。

寇氛扰扰，战鼓冬冬，警报似雪片般飞达元廷，顺帝大惊，连忙调发兵马，分道出征。正是：

胜、广揭竿秦社覆，窦、杨起衅隋廷亡。

毕竟胜败如何，容俟下回再表。

秦亡于渔阳之戍，唐亡于桂林之卒，元亡于开河之役，论者多归咎贾鲁及脱脱，其实未然！元之乱，由上下宴逸所致，并不系于河之开不开。且治河所以保民，贾鲁塞北疏南之议，

亦非全无识见，惟当时山东一带，连岁饥馑，何弗以工代赈，为一举两得之计，而乃徒发兵役，多至十七万人，未苏民困，转耗民食，此不得为无咎，而治河之得失无与焉。石人开眼，童谣本属无稽，贾鲁凿河，适与童谣相应，安知非草泽之徒隐为埋藏，借此以图煽惑耶？本回叙治河事，词不厌详，而下语多有分寸，至于群盗之起，仅列表以明之，盖前应化简为繁，后应删繁就简，作者之着意在此，阅者之醒目亦在此，毋视为寻常铺叙也！

第五十五回
失军心河上弃师　逐盗魁徐州告捷

却说顺帝迭闻警报，很是焦灼，忙与首相脱脱商议。脱脱道："中州为全国腹心，今红巾贼起，适在中州，中州即河南。实是腹心大患。臣拟先发大兵，剿红巾贼，肃清腹地，然后依次进兵，讨平余寇。"顺帝道："各处亦统来告急，奈何！"脱脱道："各地非无守将，请陛下分道颁诏，令他就近赴援，剿抚兼施，一俟中州平定，余寇自然瓦解。这是目前最要的计策。"顺帝道："何人可遣？"脱脱道："臣受恩深重，督师平寇，报答皇恩。"顺帝道："卿系朕股肱耳目，不可一日相离，朕闻卿弟亦有才名，何妨遣他讨贼。"脱脱道："臣弟可去，但必须添一臂助。"顺帝道："卫王宽彻哥何如？"脱脱道："宸衷明鉴，谅必得人。"脱脱议先剿河南，计非不是，惟乃弟素不知兵，如何说是可去？

计议已定，便命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知枢密院事，与卫王宽彻哥，率诸卫兵十余万，出讨河南妖寇，一面颁诏各路就近剿抚。也先帖木儿奉命，即日会同卫王，调兵出都。

他本是个矜才使气的人物，握着了这么大权，益发趾高气扬，目无全虏。反射下文。到了上蔡，城已为寇党韩咬儿所据，当即在城下扎营，安排攻具，昼夜围城。韩咬儿登陴守御，见元兵四面攒聚，好似蜂蚁一般，顿吃了一大惊，怎奈事已到此，无可如何，只得带领党羽，勉强守着。元兵围了好几日，尚是不能攻入，也先帖木儿大怒，严申军令，限日破城，逾限立斩。将士闻命，相率惊惶，幸上蔡城池卑狭，寇党不过数千人，城外又无余寇接应，但教合力进攻，不难得手；当下将士效命，互约进行，四面布着云梯，冒死登城。韩咬儿顾此失彼，顿被元兵杀入，劈开城门，招纳大兵，与韩咬儿巷战起来，两下厮杀多时，把寇党大半屠戮，剩了韩咬儿孤身，还有什么伎俩，自然被元兵擒住。

也先帖木儿大喜，便遣使报捷，并将韩咬儿囚解至京。顺帝诛了韩咬儿，传旨奖赏，颁给钞币数千锭。也先帖木儿得此快事，越加骄倨，小小一个孤城，且围攻了多日，方得幸胜，如何便骄倨起来？不但虐待军士，就是同行的卫王，也看他与傀儡相似，不屑协议，所有一切军政，统是独断独行。卫王以下，无人敬服，不过因受了主命，一时不便解散，没奈何随他前进。

刘福通闻咬儿被擒，忙分派死党，严守所得要害，阻住元兵。也先帖木儿麾下，虽有十多万人，大都观望不前，任你也先帖木儿如何严厉，总是不肯出力，或且潜行逃避，因此也先帖木儿无威可逞，只好逗留中道，待贼自毙。

偏偏杀运方开，寇焰愈炽。刘福通猖獗如故，固不必说；他如芝麻李等，亦相率横行。最厉害莫如徐寿辉，寿辉据蕲水后，居然自称皇帝，僭号天完国，改元治平；以邹普胜为太师，出兵江西，攻陷饶州、信州，另派部将丁普郎等溯江而上，连陷汉阳、兴国、武昌等处，威顺王宽彻普化，及湖广平章政事和尚，弃城遁去。转陷沔阳，推官俞述祖被擒，怒骂寿辉，被他磔死。复陷安陆府，知府丑驴阵亡。寿辉又派别将欧祥等寇九江，沿江各兵，闻风宵遁。江州总管李黼，传檄兵民，募集丁壮，与寇众血战数仗，水陆获胜，嗣因附近城堡，多被陷落，寇众四集城下，昼夜环攻，平章秃坚不花，又缒城潜走，中外援绝，势难再守，李黼犹力捍数日，至寇入东门，尚挥剑斫数十人，与从子秉昭一同殉难。不没忠臣。

江州既陷，袁州、瑞州等，接连失守，元廷连日闻警，免不得又开廷议。当由脱脱等议定各路进兵，责成统帅，以觇后效。其时授诏讨贼

的官员，约有数处：

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率兵徇荆襄。江西行省左丞相亦怜真班，率兵守江东西关隘。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与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儿，讨南阳、襄阳贼。刑部尚书阿鲁，讨海守贼。江西右丞火尔赤，与参知政事朵解，讨江西贼。江西右丞兀忽失等，讨饶信等处贼。

分派既定，宫廷少安。嗣闻方国珍兄弟，忽降忽叛，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泰不华战殁，泰不华见第五十回。乃复饬江浙左丞左答纳失里往讨国珍。

原来国珍入海，攻掠沿海州郡，官军多不战自溃。元廷遣大司农达什帖木儿等南下黄岩，招之使降，国珍居然受命，挈二弟登岸罗拜道旁。达什帖木儿喜甚，遽授以官，国珍兄弟，欢跃而去。独浙东宣慰使泰不华料其狡诈，夜访达什帖木儿，拟命壮士袭杀国珍。达什帖木儿不从，且斥泰不华违诏喜功，计遂不行。及达什帖木儿还都，国珍果复率党羽，入海剽掠。泰不华遣义士王大用往谕，被国珍羁住，另遣戚党陈仲达报闻，如约愿降。泰不华乃率部下数十人，偕仲达乘舟，张受降旗，乘潮而前。舟触沙不能行，猛见国珍鼓棹前来，急呼仲达与伸前议，仲达目动气索，泰不华知有异谋，手刃仲达，即前搏国珍船，射死贼目五人。国珍船中尽藏伏兵，至是齐起，跃登泰不华舟，泰不华夺刀乱挥，复毙贼数人。贼攒槊竞刺，中泰不华颈，鲜血直喷，犹直立不仆，卒被贼投尸海中，余众皆战死。事闻于朝，追封魏国公，谥忠介，命左丞左答纳失里克日进讨，不得违慢。左答纳失里也奉命去讫。此段为说明文，亦为销纳文，因欲明泰不华之忠，方国珍之狡，所以插入。

元廷又颁下诏旨，令各路统帅，便宜行事。满望他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不意第一路注意人马，竟无端溃散，自沙河退驻朱仙镇，几不成军。看官欲问这统帅姓氏，就是脱脱丞相的母弟，叫作也先帖木儿。加入脱脱丞相母弟六字，句中有刺。他自上蔡得胜后，进至沙河，驻扎了两三月，未曾对仗。忽军中自起讹言，竟称刘福通纠合众寇，前来劫营，累得也先帖木儿日夕防备，连寝食都是不安。忙乱了好几日，并不见有一寇到来，顿时懊恼得很，把所有军官，斥辱一番，并令此后不得妄言，违令者斩。不把军官立斩，还算仁恕，但也亏有此着，才得逃命。一班军官，本已心怀怨望，又被他严加训斥，索性一哄而散，夤夜逃去。也先帖木儿并未预闻，到了日上三竿，升帐检阅，只有亲兵数百名，兀自守着，其余不知去向。慌忙去请卫王，卫王也骑马走了。那时也先帖木儿仓皇失措，也只好上马急奔，行了三十六策中的第一策。奔至朱仙镇，立遇卫王宽彻哥，带着一半散卒，在镇扎营。他尚莫明其妙，及与卫王相见，欲问底细，卫王又模模糊糊地说了数语，没奈何上书奏闻。嗣得诏敕，遣中书平章政事蛮子一作曼济。代为统帅，召他还京。他即将兵符缴与卫王，即日北归。

既到京师，仍受命为御史大夫。西台御史范文，抱着一腔忠愤，联络刘希曾等十二人，上书奏劾，说他丧师辱国，罪无可原。中台御史周伯琦，反劾范文等越俎上言，沽名钓誉。两篇奏章，先后进呈。顺帝竟从伯琦言，斥责范文等十二人，统降为各郡判官。又加罪西台御史大夫朵尔直班，说他授意属僚，好为倾轧，外徙为湖广平章政事。真是愦愦。朵尔直班素感风疾，及出都门，老病复发，行至黄州，又奉诏令他司饷，各路统帅，日来絮聒，适是迎合当道。卒至忧愤填胸，呕血而死。脱脱不能辞其咎。

盈廷人士，从此噤不敢言。惟脱脱虽多蒙蔽，心终忧国，默念各路已有重兵，只徐州被李二占据，尚未克复，决意自请出征，规复徐州。遂入朝面请，奉旨特许，命以答剌罕太傅右丞相，分省于外，总制各路军马，爵赏诛杀，悉听便宜行事。并命知枢密院事咬咬，中书平章政事搠思监，也可扎鲁忽赤此六字系元代官名。福寿，坊间小说有赤福寿，想系福寿以上误添一赤字，遂致以讹传讹。从脱脱出师。脱脱临行时，复奏请哈麻兄弟可以召用。恩怨太明，反致自误。顺帝自然准奏，立召哈麻为中书右丞，雪雪为同知枢密院事。两人星夜进京，来送脱脱，脱脱以国事相托，教他尽职效忠，看错了人。两人唯唯听命。脱脱便麾兵出都，渡河而南，直抵徐州，于西门外安营。

李二本是剧盗，闻丞相脱脱亲自到来，便号召群盗，一齐杀出，冲突过去；亏得脱脱军律严明，一些儿不见慌忙，各自携械抵御。正交战间，但听李二阵内，梆声一响，飞箭便应声射来。元兵前队未曾预防，被射死了数十名。脱脱恐中军惊退，忙策马向前，领兵杀上，说时迟，那时快，脱脱所乘的马首，已中着一箭，箭镞甚长，饰以铁翎，这马负着痛楚，几乎支持不住，卫士忙来扶住脱脱。脱脱叱开卫士，下马易骑，仍旧麾旗前进。麾下见主帅拚命，哪个还敢退后，一阵冲杀，竟将李二部众，逼回城中；李二忙令闭城，方阖半扉，元兵已如潮涌入，势不可当。幸徐州尚有内城，外郛虽破，内城尚可自保。李二急呼众奔入，闭门固守。

脱脱乘胜攻城，城上矢石如雨，眼见得一时难下，方命各军休养一宵，越日复督军围攻，喊声如雷，震动天地。那李二恰也厉害，把平日积贮的守具，尽行取出，对付元兵。一连数日，相持未下，脱脱以李二负隅，持久非计，遂令军士撤退西南，专攻东北，日间命他猛击，夜间更迭退休。城内的赵均用、彭早住二人，见元兵如此举动，遂向李二献计道："元兵远来，攻战数日，必致疲乏，所以锐气渐衰，撤围自固。我等可乘夜出兵，掩杀过去，必可获胜。"李二道："今夜已来不及了，明天夜半，我率众出南门，你两人率众出西门，左右夹攻，尤为妙计。"赵、彭二人鼓掌称善。计固妙矣，奈城内无人何。

到了次日，城上下攻守如旧，二更时候，李二与赵、彭二人，分头出城，竟来掩袭元营。营外有元兵站着，见李二等并力杀来，一声呐喊，纷纷四走，李二等便捣入营中，来擒脱脱，谁知营内只有灯烛，并无人马。至此才知中计，忙令退兵，忽听炮声四响，元兵尽行杀到，把李二等困在垓心。李二此时也顾不及赵、彭二人，只好拚命杀出，奔回南门，举头一望，叫苦不迭。看官！你道何故？原来城楼上面，万炬齐明，火光中现出一位紫袍金带、八面威风的元丞相。突如其来，令人叫绝。惊得这个芝麻李魂飞天外，回马急逃。元兵又复追至，杀得李二手下，七零八落，李二已无心恋战，只管夺路奔走。元军尚欲追赶，但闻城内已经鸣金，遂相率勒马，由他自去。此时彭、赵二盗，料无可归，早杀开血路，逃出外城，向濠州去讫。至李二出外城，二人已去得很远。李二垂头丧气，径投泗阳，后来不知下落，想是穷途致死了。芝麻变油，成了流质，所以无从稽考。天已大明，各元将入城献功，斩首约数千级，并获得黄伞旗鼓等。由脱脱一齐检阅，录功行赏有差。脱脱复下令屠城，福寿上前谏阻道："剧盗如李二等，傅相尚不欲穷追，百姓何辜，偏令屠戮？"脱脱道："汝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围城数日，但见盗贼人民，齐心守御，料是不易攻入，所以我撤围西南，故意示懈，令他前来掩袭。我先授诸将密计，四处埋伏，截住他的归路，以便我乘隙入城。我入城时，百姓还来抗拒，被我杀退，嗣见李二等出走，尚有百姓随着，我恐城中再扰，所以鸣金收军。看来此等顽民，不便再留，一律屠戮，才无后虞。"攻城之计，从脱脱口中自叙，又开一补述文法。福寿不便再言，当由众将奉令，把城中老少男女，尽行杀讫。然后上书告捷。脱脱之罪，莫如此举。

顺帝闻报，立遣平章政事普化等，颁赏至军，且加封脱脱为太师，召使还朝，并改徐州为武安州，立碑表功。脱脱班师北归，由顺帝遣使郊迎。入见后，赏给上尊珠衣白玉宝鞍，一面赐宴私第，命皇太子亲去陪宴，这正是异数宠荣，一时无两。盛极必衰。

脱脱因东南盗起，漕运为难，复请于京畿立分司农司，自领大司农事，令右丞悟良哈台、左丞乌克孙良桢兼大司农卿，作为襄办。西至西山，东至迁民镇，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州，均导引水利，立法耕种，不到一年，居然禾麦芃芃。收入京仓，可充食俸。顺帝以宰辅得人，一切国政，委他处理，自己恰日居宫中，恣情酒色，于是贡谀献媚的哈麻，又在宫中日夕伺候，想出一个极乐的法儿，导帝肆淫。小子有诗咏道：

得人兴国失人亡，况复宫廷已色荒。
莫谓误君由嬖幸，君昏何自望臣良？

欲知哈麻所献何术，容待下回表明。

本回叙写战事，独于脱脱兄弟之出征，演述较详，其他随笔叙过，概行从简；非详于此而略于彼也；文法有宾主，上文已备言之。若不问主宾，依事类叙，徒使阅者眩目，毫无兴味，何足观乎？且不特法分宾主已也，又有宾中主，主中宾之法，如本回前半，叙也先帖木儿事，主中宾也，而脱脱实为宾中主；后半叙脱脱事，似为主文，然亦一主中宾，所足称宾中主者，实为顺帝。由是类推，则虽为夹叙之文，亦有主宾之分，与主中宾、宾中主之分，在阅者默揣而得耳。若论脱脱兄弟之战略，则乃弟远不及乃兄，文已叙明，毋庸赘说。惟著书人颇重视脱脱，故虽不掩脱脱之短，而独喜述脱脱之长。意者其亦善善从长之意乎？然元代贤相，绝无仅有，如脱脱者，固不容尽没其功也。

第五十六回
番僧授术天子宣淫 嬖侍擅权丞相受祸

却说哈麻兄弟，得脱脱荐引，复召回重用。适顺帝厌心国事，寻乐解忧，哈麻遂引进一个番僧日侍左右；这番僧无他技能，只有一种演揲儿法，独得秘传。什么叫做演揲儿？译作华文，乃是大喜乐的意义。大喜乐三字，尚是含糊，小子从《元史》上考查，实是一种运气的房术。顺帝正考究此道，得了番僧，如获圣师，当即授职司徒，令他在宫讲授，悉心练习，到了实地试行的时候，果然比前不同，就是六宫三院的妃嫔也暗中欣慰。

哈麻有一妹婿，名叫秃鲁帖木儿，曾为集贤院学士，出入宫禁，甚得帝宠，至是亦密奏顺帝道："陛下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其实不过一保存现世罢了。臣闻黄帝以御女成仙，彭祖以采阴致寿，陛下若熟习此术，温柔乡里，乐趣无穷，并且上可飞升，下足永年。顺帝不待说毕，便道："你难道不闻演揲儿么？朕已粗得此诀了。"秃鲁帖木儿道："尚有一双修法，比演揲儿尤妙，演揲儿仅属男子，双修法并及妇女，陛下试想房中行乐，阳盛阴不应，上行下不交，还是没甚趣味。"双修法得此解释，足补元史音注之阙。顺帝喜道："卿善此术否？"前称汝，后即称卿，其意可知。秃鲁帖木儿道："臣且不能，现有西僧伽璘真，一作结琳泌。颇善此术。"郎舅俱能荐贤，好算是顺帝功臣。顺帝道："卿速为朕宣召，朕当拜他为师。"可谓屈尊尽礼。

秃鲁帖木儿奉旨，立召伽璘真入宫。顺帝接见毕，敬礼有加，便命他传授秘诀。伽璘真道："这须龙凤交修，方期完美。"顺帝道："朕的正后，素性迂拘，不便学习，忽都皇后，史称其贤，所以借顺帝口中代为解免。其他后妃，或可勉学，但一时也恐为难呢。"伽璘真道："普天下的子女，何一非陛下的臣妾，陛下何必拘定后妃，但教采选良家女子入宫演习，自多多益善了。"顺帝大喜，便面授为大元国师。一面亲受秘传，一面命秃鲁帖木儿督率宦官广选美女入宫，演习种种秘术。

伽璘真一团和气，蔼然可亲，入宫数日，宫娥彩女们，无不欢迎。是谓无量欢喜佛。就是前次入宫的西番僧，也与他往来莫逆，联为知交。顺帝各赐他宫女三、四人，令供服役，称作供养。二僧日授秘密法，夜参欢喜禅，无拘无束，逍遥自在。他又想出一法，令宫女学为天魔舞。每舞必集宫女十六人，列为一队，各宫女垂发结辫，首戴象牙佛冠，身披缨络大红销金长裙，云肩鹤袖，锦带凤鞋，手中各执乐器，带舞带敲，逸韵悠扬，仿佛月宫雅奏；霓裳荡漾，浑疑天女散花。临舞时先宣佛号，已舞后再唱曼歌，乐得顺帝心花怒开，趁着兴酣的时候，就随抱宫女数人入秘密室，为云为雨，亲试这演揲儿法及双修法。佛法无边，乐何如之。两僧也乐得随缘，左拥右抱，肉身说法。还有一个亲王八郎，是顺帝兄弟行，乘这机会也来窃玉偷香。又由秃鲁帖木儿联结少年官僚八九人，入宫伺候，分尝禁脔。秃鲁帖木儿也来偷香，不怕哈麻妹子吃醋么？顺帝赐他美号，叫他"倚纳"。倚纳共有十人。连八郎在内。得入秘密室。秘密室的别名，叫作"色济克乌格"。一作皆即几该。色济克乌格五字，依华文译解，系事事无碍的意思。后来愈加放恣，不论君臣上下，统在一处宣淫，甚至男女裸体，公然相对，艳话淫声，时达户外。两僧又私引徒侣，出入禁中，除正宫皇后外，统是一塌糊涂，不明不白。佛经所谓"皆大欢喜"，殆意在斯乎？

顺帝复敕造清宁殿，及前山、子月宫诸殿宇，令宦官留守也速迭儿，及都少水监陈阿木

哥等监工，日夕赶造，穷极奢华。工竣后，遂于内苑增设龙舟，自制样式，首尾长一百二十尺，广二十尺，上有五殿，龙身并殿宇俱五采金装，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金紫，自后宫至前宫，山下海子内，往来游戏。舟一移椗，龙首及口眼爪尾，无不活动，栩栩如生。又制宫漏高六七尺，阔三四尺，造木为匮，藏壶其中，运水上下，匮上设西方三圣殿，匮腰设玉女，捧腰刻筹，时至辄浮水上升，左右列二金甲神，一悬钟，一悬钲，夜间由神人司更，自能按更而击，不爽毫厘。鸣钟钲时，左狮右凤，自能翔舞。匮东西又有日月宫，设飞仙六人，序立宫前，遇子午时，又自能耦进，度仙桥，达三圣殿，逾时复退立如前，真是穷工极巧，异想天开。目今西人虽巧，尚不能有此奇制，不知顺帝从何处学来？岂西僧所教如演揲儿法及双修法中亦有此秘传耶？皇子爱猷识理达腊日渐长成，见宫中如此荒淫，恨不将这班妖僧淫贼立加诛逐，可奈权未到手，力不从心，整日间忐忑不定，乃潜出东宫，往访太师脱脱。适脱脱自保定还京，得与皇子相见，叙过寒暄，即由皇子谈及宫闱近况。脱脱叹息道："某为屯田足食起见，往来督察，已无暇晷；近且寇氛不靖，汝、颍、江、淮，日见糜烂，每日调遣将士，分守各处，尚且警报频来，日夜焦烦，五中如焚，所以并宫禁事情，无心过问了。"皇子道："现在乱事如何？"脱脱道："刘福通出没汝颍，徐寿辉扰乱江淮，方国珍剽掠温台，张士诚盘踞高邮，剧盗如毛，剿抚两难。近闻池州、太平诸郡，又被贼党赵普胜等陷没，江西平章星吉与战湖口，兵败身死。赵普胜作乱，星吉殉节事，从脱脱叙出，亦为省文计耳。某正拟上奏，再出督师，如何宫禁中闹得这般情形，难道哈麻等日侍皇上，竟不去规谏么？"皇子道："太师休提起哈麻，他便是祸魁乱首哩。"脱脱大为惊异，复由皇子申述淫乱原因。脱脱道："哈麻如此为恶，不特负皇上，并且负某，某当即日进谏，格正君心。"皇子道："全仗太师！"脱脱道："食君禄，尽君事，这是人臣本分呢。"脱脱著元史，恃有此心。皇子申谢而别。脱脱还未免怀疑，再去私问汝中柏。汝中柏极陈哈麻不法，恼动了脱脱太师，立即命驾入朝。原来汝中柏得脱脱信用，由左司郎中，入为中书省参议。应五十三回。他仗着脱脱权力，遇事专断，平章以下，莫敢与抗，独哈麻不为之下，屡与龃龉。一恃相权，一恃主宠，安能协和？汝中柏衔恨已久，遂乘机发泄，极力指斥哈麻，这且不必絮述。

且说脱脱盛气入朝，至殿门下舆，大着步趋入内廷，不料被司阍的宦官出来阻住。脱脱怒叱道："我有要事奏闻皇上，你为何阻我进去？"宦官道："万岁有旨，不准外人擅入！"脱脱道："我非外人，不妨入内。"宦官再欲有言，被脱脱扯开一旁，竟自闯入。这时候的元顺帝，正在秘密室演法，忽由秃鲁帖木儿报道："不好了！丞相脱脱来了！"顺帝喘着道：用一喘字妙。"我，我无暇见他！司阍！司阍何在？如何令他擅入！"顺帝行淫，秃鲁帖木儿得以入报，是回应事事无碍语。秃鲁帖木儿道："他是当朝首相，威焰熏天，何人敢来拦阻？"只此三语，脱脱已是死了。顺帝道："罢了！罢了！我便出来，你速去阻住，教他在外候着！"秃鲁帖木儿出去，顺帝方收了云雨，着了冠裳，慢腾腾地出来。只见脱脱怒目立着，所有秃鲁帖木儿以下，俱垂头丧气，想已受脱脱训责，所以致此。当下出问脱脱道："丞相何事到此？"脱脱听着，便收了怒容，上前叩谒。顺帝命他立谈，脱脱起身，谢过了恩，遂启奏道："乞陛下传旨，革哈麻职，逐西番僧及秃鲁帖木儿等，以杜淫乱！"顺帝道："哈麻等有何罪名？"脱脱道："古时所说的暴君，莫如桀纣，桀宠妹喜，祸由赵梁，纣宠妲己，祸上费仲，今哈麻等导主为非，也与赵梁、费仲相类，若陛下还要信任，不加诛逐，恐后世将比陛下为桀纣哩。"顺帝道："哈麻系卿所举荐，如何今日反来纠劾？"此语颇问得厉害。脱脱道："臣一时不明，误荐匪人，乞陛下一律加罪！"顺帝道："这却不必！朕思人生几何，不妨及时行乐，况军国重事，有卿主持，朕可无虞，卿且让朕一乐罢！"脱脱道："变异迭兴，妖寇日炽，非陛下行乐之时，陛下亟宜任贤去邪，崇德远色，方可拨乱致治，易危为安，否则为祸不远了！"顺帝道："丞相且退，容朕细思。"脱脱乃趋出内廷，守候数日，并不见

有什么诏旨。只各省警报，复陆续到来。先是张士诚据高邮，脱脱命平章政事福寿发兵招讨，嗣得福寿禀报，士诚负固不服，且转寇扬州，杀败达什帖木儿军。于是脱脱上疏自请出兵，并再劾宫中嬖幸，冀清君侧。顺帝只左调哈麻为宣政使，余人不问。一面下诏命脱脱总制各路军马，克日南征。脱脱奉命即行，途次会齐各路来兵，次第南下。这番出师，比前番还要煊赫，所有省台院部诸司听选官属一律随行，禀受节制。还有西域西番，亦发兵来助，旌旗蔽天，金鼓震野，数百里卷云扫雾，十万众掣电追风，真个是无威不扬，无武不耀。全为下文反射。脱脱到了济宁，遣官诣阙里祀孔子，过邹县又祀孟子。及达高邮，张士诚已遣兵抵御，两下不及答话，便即开仗，脱脱的兵将，仿佛如虎豹出山，蛟龙搅海，任你百战耐劳的强寇也是抵挡不住，战了数合，士诚兵已是败退。脱脱率军进逼，直抵城下，士诚复自行出战，奋斗半日，也不能支持，退守城中。脱脱一面攻城，一面分兵西出，规复六合，绝他援应。士诚恐城孤援绝，如入阱中，千方百计地谋解重围，或率锐出斗，或缒师夜袭，都被脱脱麾兵杀退，急得士诚惊惶万状，无法可施。

脱脱正拟策励将士，指日破城，忽闻京中颁下诏敕，命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书平章政事月阔察儿，知枢密院事雪雪代统脱脱所部兵。脱脱正有惊异，帐外守卒，又报宣诏使到来，军中参议龚伯遂，料知此诏必加罪脱脱，忙向脱脱密禀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丞相只管一意进讨，休要开读诏书；若诏书一开，大事去了！"脱脱道："天子有诏，我若不从，便是抗命；我只知有君臣大义，生死利害，在所不计。"言毕，遂延入宣诏使，跪听诏命。与宋时之岳忠武大致相同。诏中略称丞相脱脱，军师费财，不胜重任，着即削去官爵，安置淮安。将吏闻诏皆惊，独脱脱面不改色，且顿首道："臣本至愚，荷天子宠灵，委臣军国重事，早夜兢兢，惧弗能胜，今得释此重负，皇恩所及，也算深重了！"言毕而起，送归宣诏使。

当下召集将士，令各率所部，听后任统帅节制。又命出兵甲及名马三千，作为分赐。各将士一律垂泪，客省副使哈剌答奋身跃起道："丞相此行，我辈必死他人手中，今日宁死相公前，借报知遇。"言至此，即拔剑在手，向颈上一横。脱脱忙出座拦阻，已是不及，只见颈血四溅，倒仆地上。脱脱抚尸大恸，众将亦不胜悲感，哭声如雷。读至此我亦泪下。

嗣命将尸首安葬，并把军符封固，遣送太不花，自率数十骑径赴淮安。途次闻母弟也先帖木儿也削职出都，安置宁夏，虽是意料所及，究不免愁上加愁，况复时当岁暮，四野萧条，寒风惨惨，雨雪霏霏，百忙中叙入景色，殊有关系，不应作闲文看。脱脱被贬在至正十四年十二月中，故特书以揭之。人孰无情，谁能遣此！驿馆中过了除夕，至正月初始到淮安，才阅数日，又接到廷寄，命徙甘肃行省亦集乃路。脱脱又不能不行，甫启程，复来了一道严厉的诏敕，不但命他转徙云南，并将他弟也先帖木儿移徙四川，他长子哈剌章充戍肃州，次子三宝奴充戍兰州，所有家产，尽籍没入官。脱脱闻命太息道："罢罢！哈麻！哈麻！你也太恶毒了。"就脱脱口中叙出哈麻，是行文过脉处。原来哈麻左迁，闻系由脱脱劾奏，气得三尸暴跳，七窍生烟，暗思脱脱如此可恶，定要将他处死，才肯干休。于是一面联结宠后奇氏，一面嘱托台官袁赛因不花，教他内外交谮，构陷脱脱全家，顺帝沉湎酒色，已是昏迷得很，且因前次脱脱强谏，暗怀忿怒。打断欢情，宜乎动气。至此内惑女蛊，外信憸言，如火添油，越加沸烈，遂不问是非，迭下乱命。补叙情由，言简而赅。

脱脱转徙云南，行次大理腾冲，遇着知府高惠，殷勤接见，盛筵款待，酒过数巡，高惠启口道："公系国家柱石，偶遭晦塞，转瞬间就要光明，还请勿忧。"脱脱道："某无状，已负国恩，皇上不赐某死，令某安置此方，尚称万幸。"高惠道："这是太谦了。"

正谈话间，忽屏后一妙年丽姝冉冉出来，柳眉半蹙，杏脸微酡，此八字含有无数情绪，阅者接读下文，自知妙处。缩缩捏捏的，至高惠座旁站住。高惠命拜见脱脱，惊得脱脱连忙离座答了半礼，一面忙问高惠道："这是公家何人？"高惠道：

“就是小女；因公不是常人，所以令小女拜谒。”脱脱愈觉怀疑，口中只连称不敢。

高惠乃令女入内，复请脱脱就座，再行斟酒道：“公此来不挈眷属，一切起居，诸多不便，小女蓬门陋质，虽不值一盼，然奉侍巾栉，倒还可以使用，鄙意拟即献纳，望勿却为幸！”脱脱惊答道：“某一罪人，何敢有屈名媛！”高惠不待说毕，便道：“公今日到此，明日即当起复，此后鸿毛遇顺，无可限量，鄙人等俱要托庇哩。”原来为此，不然，一知府女儿，何必下嫁罪人耶。

脱脱摇首道：“某自知得罪当道，区区生命，尚恐难保，还望什么显荣？”高惠道：“不妨！当为公筑一密室，就使有人加害，有我在此，定可无虞。”脱脱只是固辞。教他金屋藏娇，尚不肯允，毋乃太愚。高惠不禁愤愤，俟脱脱别后，竟派铁甲军监察行踪，至阿轻乞地方，竟将他驿舍围住。是不中抬举之故。脱脱心中已横一死字，倒也没甚惊慌，怎禁得都中密诏又飞驿递到云南，这一番有分教：

巨栋自摧元室覆，大星陡落滇地寒。

欲知密诏内容，且看下回分解。

番僧进，房术行，上下宣淫，恬不知耻，脱脱在朝，宁无闻知，而《元史·脱脱列传》中，不闻其有进谏之举，是脱脱固未足道者，何以死后留名，即乡曲妇孺，亦啧啧称道之？且《列传》言脱脱信汝中柏之谮，改哈麻为宣政使，若仅缘此生隙，哈麻虽恶，度亦不过排挤出外，至于安置远方而止，胡必置诸死地，且敢冒大不韪之举，竟传矫诏乎？本回演述史事，已觉渲染生妍，至插入脱脱进谏一段，尤足补史之阙。揆情度理，应有此文，不得以虚伪少之。

第五十七回
朱元璋濠南起义　董搏霄河北捐躯

却说脱脱流徙滇边，忽又接到密诏，竟是要他的性命，还有一樽特赐的珍品。看官道是可物？乃是加入鸩毒的药酒，原来这道诏敕，实是哈麻假造出来，他此时已接连升官，进为左丞相，因脱脱未死，总是不安，所以大着胆子，假传上命，赐脱脱鸩酒，令他自尽。余少时阅坊间小说，至英烈传中载脱脱自尽事，由丞相撒敦及太尉哈麻主使，其实当时只有哈麻，并无撒敦，正史俱在，不应臆造一人。脱脱只知君命，辨什么真伪，竟遥向北阙再拜，接过鸩酒，一饮而尽，须臾毒发，呜呼哀哉！年仅四十二。强仕之年，正可为国出力，乃为贼臣害死，令人愤叹。

脱脱仪状雄伟，器宇深沉，轻货财，远声色，好贤下士，不伐不矜，且始终不失臣节，尤称忠荩，惟为群小所惑，急复私仇，报小惠，后来竟被构陷，流离致死，都人士相率叹惜。逮至正二十三年，监察御史张冲等上书讼冤，乃诏复脱脱官爵，并给复家产，召哈剌章、三宝奴还朝，只也先帖木儿已死，无从召归。至正二十六年，台官等复上言奸邪构害大臣，以致临敌易将，我国家兵机不振从此始，钱粮耗竭从此始，盗贼纵横从此始，生民涂炭从此始；若使脱脱尚在，何致大乱到今，乞加封功臣后裔，并追赐爵谥，以慰忠魂。顺帝闻言，也觉追悔，立授哈剌章、三宝奴官职，且命廷臣拟谥。事尚未行，明师已至，连逃避都来不及，还有何心顾着此事，所以脱脱丞相的谥法，竟无着落！著书人深惜脱脱，所以详述始末。

闲文休提。单说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本无军事知识，至代为统师，尤骄蹇不遵朝命。部下兵士，看主师如此怠玩，乐得四出劫掠，抢些子女玉帛，取快目前，还想夺什么徐州。台官因劾他慢功虐民，应即黜退，另易统帅。顺帝乃命平章政事答失八都鲁往代太不花，又削太不花官职，令他在军效力。军中一再易帅，头绪纷繁，自然无心攻贼，外如各路招讨的大员，也大半胆小如鼷，一些儿没有功绩。于是乱党愈炽，势益燎原。

河南盗刘福通居然奉韩林儿为小明王，僭称皇帝，建都亳州，国号宋，改元龙凤，以林儿母杨氏为太后，自为丞相。当下分兵四出，焚掠河南郡县，大为民害。元廷即命答失八都鲁，引军往援。答失八都鲁奉命西行，驰至许州，适遇刘福通派来的兵队，一阵厮杀，竟大败亏输，逃得无影无踪。

答失先已遁去，到了中牟，溃卒方稍稍还集，忽又有一路兵马到来。慌忙着人探听，乃是都中遣来的援师，统领叫作刘哈剌不花。还好，还好。答失方才少慰，出营接见，叙及败溃情状。刘哈剌不花颇有些忠勇气象，便道："连年征战，并没有一处平靖，我辈身为将帅，宁不羞死！明日决去一战！我为前茅，公为后劲，若得着胜仗，还可为我辈吐气哩。"答失八都鲁也只好依从。

翌晨，刘哈剌不花誓师出营，仗着一股锐气，往扑敌寨，敌寨不及防备，猛被元兵攻入，车驰马骤，扫了一个精光。答失八都鲁麾军趋至，已是不见一敌，只觉水碧山清。当下两军并进，从汴梁直达太康，刘福通自行出战，又被刘哈剌不花杀退，乘胜抵亳州，昼夜攻击，吓得韩林儿魂胆飞扬，与刘福通潜开后门，遁走安丰。

刘哈剌不花等入城，即飞章告捷。元廷以亳州既破，召刘哈剌不花还都。猛将既去，寇众复张，刘福通又四处驰檄，勾结各路枭雄，作为犄角。于是潜龙起蛰，鸣凤朝阳，濠州大陆，竟

出了一位不文不武、亦文亦武的真人，拨乱致治，诞膺天命。这位真人姓甚名谁？就是大明太祖朱元璋。叙明太祖，下笔不苟。

元璋先世居沛，再徙泗州，及父世珍复徙濠州，居钟离县。至元璋年十七，父母相继去世，孤苦无依，乃入皇觉寺为僧，游食诸州，寻复还寺。至郭子兴起兵濠州，民间不得安居，相率趋避。元璋亦思避难，卜诸神，去留皆不吉，不禁嬉笑道："莫非要我做皇帝不成？"再卜得吉占，遂决意弃僧投军。径入濠州谒郭子兴。子兴见他状貌魁奇，留为亲兵。会元将彻里不花，引兵来攻，元璋随子兴出战，格外奋勇，竟将元兵杀败。嗣元廷复遣贾鲁进围，城几被陷，亏得元璋募集死士，出城冲杀，才把贾鲁击退。子兴大喜，署为镇抚，复将养女马氏，给与元璋为妻。后来妻随夫贵，竟做了明朝第一代的皇后，这真所谓天生佳偶了。同是出身微贱，所以称为佳偶。

时李二余党赵均用、彭早住奔投子兴，所部暴横，几乎喧宾夺主。元璋以子兴懦弱，不足与共大事，乃自率里人徐达、汤和等南略定远，计降驴牌寨民兵三千。复东行，夜袭张知院于横冈山，收降卒三万人，道遇定远人李善长，与语大悦，遂用为谋士，进拔滁州。旋闻子兴为赵均用所困，以计救免，迎子兴入滁。另遣将张天佑攻陷和州，子兴即命元璋往守，总制诸军。

既而子兴病殁，子天叙嗣，得刘福通檄文，令为都元帅，张天佑及元璋为左右副元帅。元璋不受。继念伪宋主韩林儿，气焰方盛，暂可倚借，乃用龙凤年号，号令军中。就刘福通事折入朱元璋，就朱元璋事带过郭子兴，此是文中缩合法。惟元璋为开国英雄，而叙次如此简略，盖由详细情形，应入《明史演义》中，故本文只从简略而已矣。忽闻怀远人常遇春来归，元璋忙令延入，见他燕颈豹颔，相貌堂堂，立擢为帐下总兵，接连复报巢湖渠帅，有书到来，愿率水师千艘，前来投诚。元璋阅书毕，大喜道："我正虑渡江无舟，今巢湖帅廖永忠、俞通海等，愿来归附，真是天赐成功了！"当下率兵至巢湖，与廖、俞等人相见，推诚接待，彼此欢洽。留驻三日，扬帆出发，至铜城闸，遇元中丞蛮子海牙军阻住要口，舟不得出。会天雨水涨，得从小港纵舟，出袭元兵，一鼓退敌，遂顺风直抵牛渚。牛渚南岸有采石矶，向称要隘，与牛渚为犄角，两岸统有元兵扎住，刀枪森列，壁垒谨严，元璋命先攻牛渚，后攻采石矶，众将士应声齐出，争登牛渚渡。元兵也齐来抵御，禁不住这边奋勇，渐渐倒退。常遇春徒步挥戈，杀死元兵无数，元兵遂一律逃去。牛渚既下，复攻采石，采石矶高出水面，约有丈余，众将士舣舟进攻，都被矢石击退。常遇春左手持盾，右用持矛，一跃而登，刺死守矶头目老星卜喇，单身直入。各将士见遇春登矶，自然随势拥上，霎时间攻破采石，扫荡元兵，遂乘胜进拔太平，元总管靳义赴水死节。众将士迎元璋入城，乃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领元帅事。召当涂人陶安参议戎幕，进耆儒李习为知府，揭榜安民，严申军禁，民心大悦。太平路真太平了。

休息数月，复率兵进侵集庆，连破元将大营，直逼城下。此时元将福寿为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奉命守集庆路，屡督兵出战，终未获胜。至城陷，百司皆溃，福寿独踞床高坐，为乱兵所杀。不没忠臣。

元璋入城，慰抚吏民，改集庆路为应天府，自称吴国公。一面遣将四出，分徇邻郡，镇江、广德等处，相继攻下。

这时候的刘福通招集亡命，势焰日张，分兵略地。遣毛贵出山东，李武、崔德出陕西，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王士诚出晋、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出秦陇，自居河南调度，节制各军。毛贵颇有智勇，率众东趋，连陷胶州、莱州、益都、般阳诸郡县，济南路飞章告急，顺帝遣知枢密院事卜兰奚率同董抟霄等兼程往援。

援军既发，御史张桢上书陈十祸，语语剀切，字字苍凉，好算元末一位大手笔。小子曾阅《元史·张桢列传》，尚能约略记述。所说根本上祸端，记有六条：一曰轻大臣，二曰解权纲，三曰事安逸，四曰杜言路，五曰离人心，六曰滥刑狱，这统是根本上的关系。所说征讨上祸端，计有四条：一是不慎调度，二是不资群策，三是不明赏罚，四是不择将帅；这统是征讨上的关

系。他又逐条分释，每条数百言，内有事安逸的祸源，及不明赏罚的祸源，最说得淋漓痛快，小子试略录如下：

> 臣伏见陛下以盛年入纂大统，履艰难而登大宝，因循治安，不预防虑，宽仁恭俭，渐不如初。今天下可谓多事矣，海内可谓不宁矣，天道可谓变常矣，民情可谓难保矣，是陛下警省之时，战兢惕厉之日也。陛下宜卧薪尝胆，奋发悔过，思祖宗创业之难，而今日坠亡之易，于是而修实德，则可以答天意；推至诚，至可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劳，声色之好，宴安鸩毒之戒，皆宜痛撤勇改，有不尽者，亦宜防微杜渐，而禁于未然。黜宫女，节浮费，畏天恤人，而陛下乃安焉处之，如天下太平无事，此所谓根本之祸也。以上言事安逸。臣又见调兵六年，初无纪律之法，又无激劝之宜，将帅因败为功，指虚为实，大小相谩，上下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赏则同。是以有覆军之将，残民之将，怯懦之将，贪婪之将，曾无惩戒；所经之处，鸡犬一空，货财俱尽，及其面谀游说，反以克复受赏。今克复之地，悉为荒墟，河南提封三千余里，郡县星罗棋布，岁输钱谷数百万计，而今所存者，封邱、延津、登封、偃师三四县而已；两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萧条。夫有土有人有财，然后可望军旅不乏，馈饷不竭。今寇敌已至之境，固不忍言，未至之处，尤可寒心，即使天雨粟，地涌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况以地方有限之费，供将帅无穷之欲哉！颍上之寇，始结白莲，以佛法诱众，终饰威权，以兵抗拒，视其所向，骎骎可畏，其势不至于亡吾社稷，烬吾国家不已也。堂堂天朝，不思靖乱，而反阶乱，其祸至惨，其毒至深，其关系至大，有识者为之扼腕，有志者为之痛心，此征讨之祸也。以上言不明赏罚。

奏入不报，权臣恨他多言，反劾他市直沽名，出为山南道廉访佥事。看官，你想顺帝如此糊涂，还能保得住一座江山么。

卜兰奚到了山东，遣董抟霄援济南，自赴益都路。抟霄提兵急进，连败寇众于济南城下。寇众却退，诏命为山东宣慰使都元帅。此时太尉纽的该，方总诸军守御江昌，闻济南已靖，促抟霄从征益都。抟霄道："我去，济南必不保；且我适有疾，不如令我弟昂霄前往。"乃将此意奏闻元廷，顺帝准奏，授昂霄为淮南行院判官，调赴益都。

未几复有朝旨，命抟霄移守长芦，抟霄不得已北行，谁知毛贵已乘隙而入，进陷济南，且率精锐蹑抟霄后。抟霄才到南皮县，望见毛贵率大队赶来，红巾迷目，铁骑扬氛。抟霄部下的将士，惊告抟霄道："彼众我寡，营垒未完，奈何！"抟霄道："我受命到此，只有以死报国，此外尚有何言！"遂拔剑出营，督军奋战，杀死敌众多名。怎奈敌人前仆后继，反张了两翼，围裹抟霄，自午至暮，抟霄兵伤过半，寇众突至抟霄前，刺抟霄下马，叱问道："汝系何人？"抟霄瞋目道："我就是董老爷！汝何为？"言未毕，寇众用矛攒刺，但见数道白气，冲入空中，凝作一团，向天而去。尸身上并不见有血迹，连寇众都是骇愕，惊以为神。是日，益都兵亦败，昂霄亦战死。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可为董氏兄弟注脚。事闻于朝，追封抟霄为魏国公，谥忠定，昂霄为陇西郡侯，谥忠毅。

毛贵已破董军，遂由河间趋直沽，陷蓟州，略柳林，逼畿甸。枢密副使达国珍战殁，元廷大震，廷臣纷议迁都。只有此策。亏得同知枢密院事刘哈剌不花，又复出现。督率禁军，直趋柳林，与毛贵酣斗一场，杀得毛贵大败而逃，逐出畿辅，京师稍安。毛贵退回济南，气焰渐衰，后被赵均用杀死。均用又被续继祖所杀。了毛贵。惟李武、崔德趋陕西，破商州，攻武关，直逼长安，分掠同华诸州。白不信、李喜喜等趋秦陇，据巩昌，陷兴元，入围凤翔。关先生、破头潘等趋晋、冀，分兵二道：一出绛州，一出沁州，逾太行山，焚上党郡，攻破辽州，专掠辽阳，进陷上都，把元朝祖宗历代经营的宫阙，付诸一炬，尽变作乌焦巴弓！趣语！刘福通乘这机会，攻入汴梁，逐去守将竹贞，迎伪宋帝韩林儿居住，大河南北，袤

延万里，几无一块干净土。那时复出了一个著名人物，为元效力，转战东西，竟将所失各地，克复了一大半。想是回光返照。正是：

八方抢攘无宁日，一将驰驱得胜时。

未知此人为谁，待小子下回声明。

是回前叙元璋事，后叙刘福通事，两两相对，似元璋之势力，远不及福通，不知真人出世，必别有二三揭竿之徒，为之先驱：秦无胜、广，不足以亡秦而启汉；隋无窦、李，不足以亡隋而启唐，韩、刘揭竿，正为朱氏先驱之兆，犹之胜、广、窦、李等也。惟叙朱元璋事，概从简略，已见细评。至于毛贵陷山东时，独录人张桢奏疏，百忙中叙及此奏，所以明元季之失政，以致将骄卒惰，盗贼四起，祸由自召，一疏尽之，若董抟霄之殉，虽独有白光之异，且兄弟同日战死，尤为难得，故叙述亦较他人为详，可见下笔时具有斟酌，非率尔操觚者比也。

第五十八回
扫强虏志决身歼　弑故主行凶逞暴

却说刘福通奉了韩林儿，分道出兵，正在猖獗得很，其时有一颍州沈邱人，名叫察罕帖木儿，募集子弟，仗义讨贼。他本是阔阔台后裔，阔阔台收河南时，留家颍州，所以子孙相传，未尝他徙。会颍州盗起，遂募子弟数百人，与罗山人李思齐，同设奇计，袭破寇众，平定罗山。元廷闻报，授察罕帖木儿为汝宁府达鲁花赤，达鲁花赤系元代官名。李思齐知府事。于是所在义士，统率兵来会，得万余人，自成一军，转战南北，所向无前，颍上群盗，与战辄败，因此威名大震，莫敢争锋。

嗣因刘福通遣兵西出，攻据陕州，知枢密院事答失八都鲁方入河南，节制诸军，见上回。闻陕州被陷，急檄察罕帖木儿、李思齐赴援。察罕帖木儿闻命独行，至陕州，见城坚不可拔，便想了一计，就营中焚着马矢，如炊烟状，作为疑兵，自率军夜袭灵宝。灵宝与陕州倚为唇齿，此时亦被寇所陷，守城的寇党，毫不防备，被察罕帖木儿驱众登城逐去守贼，还攻陕州。陕寇闻风远扬，复由察罕帖木儿追杀数十里，毙贼无算，以功加河北行枢密院事。

至寇党李武、崔德等逼长安，分掠同、华诸州，陕西行台长官为豫王阿剌忒纳失里，用侍御史王思诚言，移书察罕帖木儿，求发援兵。察罕帖木儿新复陕州，得书大喜，遂提轻兵五千，与李思齐倍道往援。李武、崔德等已闻察罕帖木儿大名，不敢轻敌，当下挑选健卒前来对垒。察罕帖木儿与李思齐分队夹攻，人自为战，如鹰驱雀，似獭祭鱼，当锋者死，逃命者生，霎时间寇卒四散，李武、崔德阻遏不住，只得败阵退走。察罕帖木儿与李思齐追至南山，杀获无数，方才回军。豫王忙拜表告捷，归功两人，诏擢察罕帖木儿为陕西左丞，李思齐为四州左丞，协守关陕，并许便宜行事。了李武、崔德。

过了数日，白不信、李喜喜等，复自巩昌窥凤翔。察罕帖木儿侦悉，先分兵入守凤翔城，俟白不信等进薄城下，立率铁骑数千，昼夜趋至，将近敌营，分军为左右两翼，掩杀过去，城中守兵，亦鼓噪出来，内外合击，呼声震天地，吓得白不信等抱头鼠窜，不知下落，余党自相践踏，死伤数万人，只有命不该死的几个毛贼，逃生去了。了白不信、李喜喜等。

关、陇方定，四川复乱。随州人明玉珍，初投徐寿辉部下，随寿辉党倪文俊攻破沔阳，留守城中。嗣见蜀中空虚，遂率舟师五十艘，进袭重庆，右丞完者都出走，城被陷没。完者都走至嘉定，会集平章朗华歹，参政赵资，招集散卒，谋复重庆，不期玉珍兵又复猝至，三人措手不及，各被擒去。玉珍胁降，皆不屈遇害，蜀人称为三忠。自是蜀中郡县，多为玉珍所据。随手叙入明玉珍及四川乱事，亦一销纳法也。

察罕帖木儿得知此信，拟开关西出，往讨玉珍，忽接京中飞敕，因毛贵内犯京畿，命他入卫，他即遣部将关保等分屯关陕要口，自率重兵东行。至山西，闻关先生、破头潘等正从塞外大掠，饱载而归，不禁忠愤填膺，投袂而起，忙麾兵趋闻喜，绛阳，截住关先生等归路，并遣别将伏南山要隘，堵塞间道。两下里安排妥当，专待寇至，好来祭刀。所谓磨厉以须。关先生等却也小心，侦得察罕帖木儿屯兵要路，不敢前来冒犯，只得舍了大道，潜行僻径。方入南山，炮声四响，前后左右，统竖起陕西左丞的旗帜，一队队的雄狮猛将，分头杀来。关先生忙令部众弃去辎重，遁入山谷，这辎重真是不少，遗弃道

旁，阻碍出入，伏兵虽是得势，未免为所牵羁，只杀了数百人，即便休战，各搬辎重而回。察罕帖木儿闻寇党入山，恐他复出，急分军三道，阻住贼踪。一军屯泽州，塞碗子城；一军屯上党，塞吾儿谷；一军屯并州，塞井陉口。果然寇兵屡出，血战了五六次，统由屯兵杀败，斩首数万级，余党远遁，河东又平。了关先生、破头潘等。

顺帝闻他连捷，擢为陕西行省右丞，兼行台侍御史，扼守关陕、晋冀，镇抚汉沔、襄阳，便宜行阃外事。统录头衔，名副其实。察罕帖木儿益练兵训农，志平中原，休养了半年，即大发秦、晋人马，直捣汴梁。

是时韩林儿自安丰入汴，名目上算做皇帝，却事事为刘福通所制，在外诸将，又不服刘福通，弄得上下解体，内外离心，各路兵马，多半败没，河南诸郡，旋得旋失，因此汴梁一城，已陷入孤危。蓦闻察罕帖木儿提着大兵，水陆齐下，韩林儿等，都抖做一团。还是刘福通有些胆力，招集全城丁壮，登陴守御，自督军出城逆战，列阵以待，察罕帖木儿麾兵驰至，迎头痛击，差不多似泰山压顶，所当辄碎。福通勉强支持，杀了数十回合，究竟敌他不过，只好勒马退回。察罕帖木儿见福通败退，忙跃马前进，紧追福通。福通方入城门，策马回顾，收束部队，不防察罕帖木儿也到门限，那时闭城不及，只好舍命相搏，再行厮杀。可奈察罕帖木儿的兵将，一拥齐上，眼见得门不能闭，战亦无益，忙命兵民弃了外城，驰入内城。察罕帖木儿尚欲追入，内城门已经阖住，不能进。于是环城设垒，悉力围攻，刘福通婴城固守。察罕帖木儿督攻数日，终不能下，乃夜于城南设伏，至天明，遣苗军略城而东。守卒出追，伏发多死，又佯令老弱立栅外城，守卒复出城来争，因纵铁骑突击，把守卒悉数擒住。嗣是屡诱不出，相持多日，城中粮食将尽，刘福通正拟出走，猛听得城头鼎沸，喊杀连天，料知外兵已入，忙挈伪主韩林儿从东门窜去，复返安丰，守卒不及随逃，多弃械乞降。福通亦未了将了。

察罕帖木儿下令安民，即驰书奏捷，诏进察罕帖木儿为河南平章兼知行枢密院事。察罕帖木儿再修车船，缮甲兵，厉兵秣马，谋复山东。忽由冀宁递到急报，大同镇将孛罗帖木儿自石岭关进兵，径来攻城了。此孛罗帖木儿与忽都皇后父同名异人，阅后便知。察罕帖木儿道："冀宁一带，由我手定，何物孛罗，敢来掩击！"当下调遣人马，倍道往援。看官到此，必要问这孛罗帖木儿究系何人？小子查明《元史》，就是答失八都鲁的儿子。答失八都鲁在河南统军，屡战屡败，元廷颇加诘责，答失忧恚而死。其子孛罗帖木儿曾任四川左丞，随父在军，父殁后所遣部众，归他代领，颇得胜仗，克复曹、濮诸州。至察罕帖木儿移河南，孛罗帖木儿恰奉命移镇山西，驻扎大同，令卫京师，他想并据晋冀，扩充权力，所以发兵掩击冀宁，坐实孛罗帖木儿罪状。察罕帖木儿怎肯干休，自然调兵拒战。为将帅不和之始。元廷闻两帅互争，忙遣参知政事也先不花等往与调停，令孛罗帖木儿守石岭关以北，察罕帖木儿守石岭关以南，两下各遵约退兵。不意隔了数日，又有旨命孛罗守冀宁。真是愦愦。孛罗帖木儿即出兵趋冀宁城下，守兵不纳，察罕帖木儿亦派兵往袭孛罗帖木儿，彼此混战一场，互有杀伤。自残同类，适以召亡。嗣是构兵数月，又经元廷遣使谕解，方各罢兵还镇。

察罕帖木儿以宿怨已解，一意东征，自陕抵洛，大会诸将，与议师期；发并州兵出井陉，辽沁军出邯郸，泽潞兵出磁州，怀卫军出白马，汴洛军出孟津，五道并进，水陆俱下。当进山东群盗，自相攻杀，惟伪宋将田丰据守济宁，王士诚据守东平，最称强悍。察罕帖木儿渡河而东，大纛所经，相率披靡，复了冠州，降了东昌，将乘势攻济宁、东平。养子扩廓帖木儿，一作库库特穆尔。凡《元史》上所称帖木儿三字，《通鉴辑览》俱改作特穆尔。请诸父前，以大军攻济宁，自率偏师捣东平。察罕帖木儿即拨兵五万，佐以关保、虎林赤等良将，令扩廓帖木儿统兵自行。扩廓本姓王，小字保保，系察罕帖木儿的外甥，察罕帖木儿爱他骁勇，养为己子，时已受职为副詹事。他领着五万人马，踊跃前进，途次遇着敌众，奋力冲杀，如拉枯朽。斩首万余级，直抵城下。王士诚出战又败，势渐穷蹙，忙遣人求救田丰，谁知田

丰已归察罕帖木儿。那时士诚孤立无援，也只好开城请降。原来察罕帖木儿因田丰久据济宁，颇得民心，先贻书详陈利害，劝他投诚，田丰料知难敌，所以出降。

济宁、东平既复，只有济南、益都一带，尚有悍寇占住。察罕帖木儿遂自将大军逼济南，另派别将攻益都。济南城守坚固，经察罕帖木儿费尽心力，至三阅月乃下。濒海诸郡，望风送款，独益都孤城不能拔。元廷进察罕帖木儿为中书平章政事，余职如故。察罕帖木儿复移兵围益都，大治攻具，诸道并进，寇众悉力拒守，忽天空白气如索，长五百余丈！自危宿起，直扫紫微垣，军中相率惊异，察罕帖木儿毫不为意，降将田丰，请他阅营，诸将以天象示儆，争来谏阻。察罕帖木儿慨然道："吾推心待人，人将自服；若变生意外，也是命数使然，何能预防？"诸将复请多带卫士，察罕帖木儿又不许，只命十一骑从行，甫入丰营，帐下伏甲突出，一将挺枪猛刺，贯入察罕帖木儿腹中。察罕帖木儿从马上跃起，大叫一声而亡。悲哉痛哉！

这行刺的将官，究是何人？乃是降将王士诚。原来益都贼目，叫作陈猱须，本与田丰、王士诚等，一气勾通，及城围已急，复遣人密来引诱，啖以重贿，田丰、王士诚利令智昏，又复谋变，遂设计刺死察罕。察罕既殁，全军失主，幸有扩廓帖木儿代为支持，军心复固。扩廓帖木儿含哀举丧，正在发讣，京使已到，赍传诏旨，说是天变恐应在山东，戒勿轻举。扩廓奉诏大恸，当与京使说明祸变，京使匆匆去讫。

越数日，又有诏敕颁到，追封察罕帖木儿为颍川王，谥忠义，所有各军，令扩廓代父职守，袭有全权。扩廓拜命后，誓师复仇，人城益急。田丰、王士诚已入城中，助贼协御。城外百计攻扑，城内亦百计守备，相持数月，仍不能下。扩廓大愤，密令人掘穿地道，以重赏募死士，从地道入城，自率大军从城外猱登，守贼只防外敌，掷射矢石，不意城中钻出健卒，纵起火来，若在《封神传》中，定说是土行孙、哪吒等举法。顿时全城骇乱，大军一半登城，一半尚在外兜围，登城的军士，杀入城内，擒住贼目陈猱须，并其下悍寇二百余人。兜围的军士，正在城门旁伏着，巧遇田丰、王士诚两人出逃，一声鼓响，奋起兜拿，两人中捉住一双。设伏袭人，自己亦中伏被擒，正是天道好还。扩廓扫尽贼寇，便设起香案，供父牌位，推田丰、王士诚至案前，洗剥上衣，剖心致祭。祭毕，复将陈猱须等二百余人，槛送阙下，然后再遣兵略定余邑。山东悉平，乃引兵归河南去了。

这是至正十六年起，至二十一年间事。点醒年月，万不可少。惟这四五年间，北方一带，原是兵戎倥偬，南方一带，恰亦扰乱不已。小子只有一支笔，不能并叙，所以将北方事总叙一段，稍有眉目，才好说到南方。南方的徐寿辉，自僭据江西后，遣倪文俊陷沔阳，应五十五回及本回全文。进破中兴路。元统帅朵儿只班战死。文俊复转拔汉阳，迎寿辉入居，据为伪都。沔阳人陈友谅，粗知文墨，初投文俊麾下，为簿书掾，寻亦自领一军，几与文俊相埒。文俊佯奉寿辉，暗思行逆，被友谅察觉，袭杀文俊，并有其众，自称平章政事。盗贼行径，大率类是。一面亲督水师，顺流而下，直捣安庆。淮南行省左丞余阙，正奉诏守安庆城，号令严明，防戍慎固，江淮推为保障。至是督军堵御，屡败友谅军。友谅忿甚，飞召饶州党魁祝寇，巢湖党魁赵普胜，水陆毕集，直逼城下。阙徒步提戈，开城血战，杀毙敌兵无数，阙亦身中十余枪，方入城暂憩，西门已被攻入，火焰冲天，自知事不可为，引刀自刭。妻耶卜氏，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守臣韩建，亦阖门被害。居民誓不从贼，多被焚死。友谅又进陷龙兴，杀死平章政事道童，再派悍将王奉国，引兵寇信州。江东廉访副使伯颜不花的斤，自衢州往援，与守兵内外夹击，战退奉国，既而友谅弟友德，又前来接应奉国，再行攻城，日夜鏖战，不分胜负。嗣因城中食尽，至杀老弱以饷士卒，军心虽未涣散，卒因乏力支持，竟被奉国等攻入，伯颜不花的斤及守将海鲁丁等皆战死。死事诸臣多半录入，以表孤忠。

友谅既略地千里，亦思南面自尊，称孤道寡，适寿辉欲徙都龙兴，引兵东下。至江州，友谅设伏城西，自服橐鞬出迎。及寿辉入城，门闭

伏发，竟将寿辉所部亲兵，尽行杀死。只饶了寿辉，及文吏数人与之东行，仗着战舰数十艘，攻入太平。太平系朱元璋所略地，留守花云，及养子朱文逊等，力战被擒，不屈而死。

友谅志益骄纵，急谋僭窃，进据采石矶，募壮士数人，佯使白事寿辉前，俟寿辉接见，由壮士袖出铁锤，奋力猛击，扑拓一声，寿辉的头颅，化作两截，脑浆迸流，死于非命。想做皇帝的趣味。友谅遂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称皇帝，国号汉，改元大义，仍以邹普胜为太师，张必先为丞相。方拟排班行礼，忽然天昏似墨，石走沙飞，似车轮般的旋风，从大江吹来。小子有诗咏道：

莫言天命本无常，盗贼终难作帝王。
试看飓风江上卷，怒威我已仰穹苍。

欲知后事如何，且至下文说明。

察罕帖木儿起自颍邱，仗义讨贼，一战而破罗山，二战而定河北，三战而复陕州，四战而下汴梁，五战而入山东，出奇制胜，所向必克，何其智且勇也！虽与孛罗互斗，似犯蚌鹬相争之忌，然孛罗实为祸始，不得尽为察罕咎，惟田丰诈降，祸生不测，以智勇之察罕帖木儿，竟为小丑谋毙，良将亡，胡运终矣！若徐寿辉僭号蕲水，起讫共十年，卒毙命于陈友谅之手，盗性靡常，何知仁义，以视田丰、王士诚辈，狡黠相似，而凶暴尤过之。然察罕帖木儿之死，似属可悲；徐寿辉之死，殊不足惜。观此回之用笔，不特一详一略，隐寓机缄，而一可悲一不足惜之意，亦流露于楮墨间。文生情耶！情生文耶！即文见情，是在阅者。

第五十九回
阻内禅左相得罪　入大都逆臣伏诛

却说陈友谅僭称帝制，适狂风骤至，江水沸腾，继以大雨倾盆，连绵不已，弄得这班亡命徒，统是拖泥带水，狼狈不堪。大众在沙岸称贺，不能成礼，连友谅一团高兴，也变做懊丧异常。忽接朱元璋麾下康茂才来书，促他速攻应天，愿为内应。茂才与友谅，相识有年，至是奉元璋命，来诱友谅。友谅大喜，遂引兵东下，到江东桥，四面伏兵齐起，杀得友谅落花流水，单舸遁还。元璋复进兵夺江州，降龙兴，略定建昌、饶、袁各州，声势大震，自称吴王。

友谅遁至武昌，日渐衰敝。明玉珍本事徐寿辉，闻寿辉为友谅所害，未免愤恨，遂整兵守夔关，拒绝友谅，不与交通，因此友谅益成孤立。玉珍复遣兵陷云南，据有滇、蜀，僭称帝号，立国号夏，改元天统。朱元璋、明玉珍事，俱从陈友谅事带出。减赋税，兴科举，蜀民咸安。元末盗贼横行，专事淫掠，彼此比较，还算明玉珍稍得民心，惟偏据一方，已断胡元左臂。还有方国珍、张士诚等，出没江浙，元廷屡遣使招抚，毕竟狼子野心，反复无常，忽降忽叛，始终不服元命。其余跳梁小丑，乘乱四出。江西平章政事星吉，战死鄱阳湖，江东廉访使褚不华，战死淮安城，二人系元朝良将，身经百战，毕命疆场，于是东南半壁，捍守无人，只有那草泽英雄，自相争夺。南方一带，亦大略表明，下文接叙内政。

元廷虽时闻寇警，反若习以为常，顺帝昏迷如故，任他天变人异，杂沓而来，他是个全然不管，一味荒淫，所有左右丞相，不是谄佞，就是平庸；所以外患未消，内乱又炽。健笔凌云。

先是哈麻为相，其弟雪雪，亦进为御史大夫，国家大柄，尽归他兄弟二人。哈麻忽以进番僧为耻，何故天良发现，想是要变死耳。告父图噜，谓妹婿秃鲁帖木儿在宫导淫实属可恨。我兄弟位居宰辅，理应劾佞除奸，且主上沉迷酒色，不能治天下，皇子年长聪明，不若劝帝内禅，尚可易乱为治云云。图噜也以为然，适其女归宁，遂略述哈麻言，并嘱她转告女夫，速令改过。

秃鲁帖木儿得了此信，暗思皇子为帝，必致杀身，忙去报知顺帝。顺帝惊问何故，秃鲁帖木儿道："哈麻谓陛下年老，应即内禅。"顺帝道："朕头未白，齿未落，何得谓老？谅是哈麻别有异图，卿须为朕效劳，除去哈麻！"秃鲁帖木儿唯唯而去，即去授意御史大夫搠思监，教他劾奏哈麻。搠思监自然乐从，即于次日驰入内廷，痛陈哈麻兄弟罪恶。顺帝偏说哈麻兄弟待朕日久，且与朕弟宁宗同乳，姑行缓罚，令他出征自效。隔了一宵，又变宗旨，极写顺帝昏庸。搠思监默念道："这遭坏了！"飞步退出，奔至右丞相第中。

是时右丞相为定住，见他形色仓皇，问为何事？搠思监道："皇上欲除去哈麻，密令秃鲁帖木儿授意与我，教我上书劾奏。我思上书不便，不如入内面陈，谁知皇上偏谕令缓罚，倘被哈麻闻知，岂不要挟嫌生衅，暗图陷害？我的性命，恐要送掉了！"定住笑道："你弄错了主见，没有奏章，如何援案处罚？"顺帝之意，未必如是。搠思监道："如此奈何？"定住道："你不要怕，有我在此，保你无事！"搠思监还要细问，经定住与他密谈数语，方喜谢而去。定住遂与平章政事桑哥失里联衔会奏，极言哈麻兄弟不法状。果然奏牍夕陈，诏书晨下，将哈麻兄弟削职，哈麻充戍惠州，雪雪充戍肇州。两人被押出都，途次忤了监押官，活活杖死。宫廷不加追究，想总是相臣授意，令他如此。上文密谈二字，便已寓意，然亦可

为脱脱泄愤。

顺帝即拜搠思监为左丞相，已而定住免官，搠思监调任右相，这左丞相一职，仍起复故相太平，令他继任。搠思监内媚奇后，外谄皇子，独太平秉正无私，不肯阿附。时皇子爱猷识理达腊已正位青宫，因见顺帝昏迷不悟，常以为忧，前闻哈麻倡议内禅，心中很是赞成，及哈麻贬死，内禅辍议，不禁转喜为悲，密与生母奇皇后商议，再图内禅事宜。奇皇后恐太平不允，乃遣宦官朴不花先行谕意，令他勉从，太平不答，嗣又召太平入宫中，赐以美酒，复申前旨。可奈太平坚执如前，虽经奇皇后晓谕百端，总是拿定主意，徒把那依违两可的说话支吾过去。奇后母子，缘是生嫌，左丞成遵，参知政事赵中，皆太平所擢用，皇太子令监察御史买住等诬劾他受赃违法，下狱杖死。太平知不可留，称疾辞职，顺帝加封太保，令他养疾都中。

会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拥兵抗命，将犯京畿，顺帝命少保鲁章引兵截击，未分胜负。皇太子禀诸顺帝，请饬太平出都督师，顺帝照准。太平知皇子图己，立即奉命出都。可巧阳翟王兵败，其部将脱驩缚王以献，太平不受，令生致阙下，正法伏诛，于是太平幸得无事。嗣后上表求归，顺帝命为太傅，赐田数顷，俾归奉元就养，太平拜谢而归。

即而顺帝欲相伯撒里，伯撒里面奏道："臣老不足任宰相，若必以命臣，非与太平同事不可。"顺帝道："太平方去，想尚未到原籍，卿可为传密旨，饬他留途听命。"伯撒里连声遵旨；退朝后，亟遣使截住太平，太平自然中止。不料御史大夫普化竟上书弹劾太平，说他在途观望，违命不行。这位昏头磕脑的元顺帝，也忘却前言，竟下诏削太平官。并非贵人善忘，实系精血耗竭，因此昏昏。搠思监又受奇后密敕，再诬奏太平罪状，有旨令太平安置土蕃。太平被徙，行至东胜州，复遇密使到来，逼他自裁，太平从容赋诗，服药而死，年六十有三。太平之死，与脱脱相类。

太平子也先忽都，尚为宣政院使，搠思监阳为劝慰，阴谋加害，遂酿成一场大狱，闯出漫天祸祟，扰得宫阙震惊，一古脑儿送入冥途，连有元百年的社稷，也因此灭亡。一鸣惊人。原来奇后身边，有一宦官，与奇后幼时同里，及奇后得宠，遂召这宦官入宫，大加爱幸，如漆投胶，这宦官叫作何名，就是上文所说的朴不花。朴不花内事嬖后，外结权相，气焰熏灼，炙手可热，宣政院使脱欢，与上文脱驩异。曲意趋附，与他同恶相济，为国大蠹。监察御史傅公让等，联衔奏劾，被奇后母子闻知，搁起奏折，把傅公让等一律左迁，恼动了全台官吏，尽行辞职。仿佛同盟罢工。

治书侍御史陈祖仁上书太子，直言切谏，太子虽是不悦，奈已闹成大祸，不得不据实奏闻。顺帝方才得悉，令二人暂行辞退。祖仁犹强谏不已，定要将二竖斥逐，同台御史李国凤，亦言二竖当斥，顺帝接连览奏，怒他絮聒，竟欲将陈、李二人加罪。御史大夫老的沙，系顺帝母舅，力言台官忠谏，不应摧折，乃仅命将二人左调。惟奇后母子，怀恨不已，竟谮及老的沙。顺帝尚不忍加斥，封为雍王，遣令归国。尚有渭阳情。一面命朴不花为集贤大学士。老的沙愤愤西去，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儿，素与老的沙友善，且与中书右丞也先不花有隙，至是亦随了老的沙西赴大同。

大同镇帅孛罗帖木儿与秃坚帖木儿，又是故友，遂留他二人在军。搠思监侦知消息，竟诬老的沙等谋为不轨，并将太平子也先忽都也加入在内。注意在此。此外在京人员，稍与未协，即一网牵连，锻炼成狱。也先忽都等贬死，又遣使至大同，索老的沙等。孛罗帖木儿替他辩诬，拒还来使，搠思监与朴不花遂并劾孛罗帖木儿私匿罪人，逆情彰著，顺帝头脑未清，立下严旨，削孛罗帖木儿官爵，使解兵柄归四川。

看官！你想孛罗帖木儿本是个骄恣跋扈的武夫，闻着这等乱命，哪里还肯听受，当下分拨精兵，令秃坚帖木儿统领，驰入居庸关，知枢密院事也速等与战不利，警报飞达宫廷，皇太子率侍卫兵出光熙门，拟去邀击。行至古北口，卫兵溃散，无颜可归，只得东走兴松。秃坚帖木儿乘势直入，竟至清河列营，京城大震，官民骇走。顺帝遣国师达达，驰谕秃坚帖木儿，命他罢

兵。秃坚帖木儿道："罢兵不难，只教奸相搠思监、权阉朴不花，执送军前，我便退兵待罪。"达达回报，急得顺帝没法，不得已如约而行。此时的奇皇后，也只有急泪两行，不能保庇两人，眼见他双双受缚，出畀外军。谋及妇人，宜其死也。秃坚帖木儿见此两人，不遑诘责，立命军士将他剐死。死有余辜。乃引兵入建德门，觐顺帝于延春阁，伏哭请罪。顺帝慰劳备至，赐以御宴，并授为平章政事，且复孛罗帖木儿官爵，并加封太保，仍镇大同，秃坚帖木儿，乃驱军退还大同去了。

顺帝以外兵已退，召还太子。太子还宫，余恨未息，定要除孛罗帖木儿，遂遣使至扩廓帖木儿军前，命他调兵北讨，扩廓素嫉孛罗，便即应命发兵。孛罗帖木儿察知此事，不待扩廓兵到，先与老的沙、秃坚帖木儿两人率兵内犯，前锋入居庸关，皇太子又亲督卫兵，守御清河，军士仍无斗志，相率惊溃。太子孤掌难鸣，遂由间道西去，往投扩廓帖木儿。孛罗等长驱并进，如入无人之境，既抵建德门，大呼开城。守吏飞奏顺帝，顺帝又束手无策，忙与老臣伯撒里商议。伯撒里拟出城抚慰，并自请一行，顺帝喜甚。忽忧忽喜，好似黄口小儿。当日伯撒里出城，会晤孛罗帖木儿，表明朝廷调遣，事由太子，非顺帝意。孛罗因请入觐，伯撒里请留兵城外方可偕入。孛罗应允，只与老的沙、秃坚帖木儿二人，随伯撒里入朝。既见帝，并陈无罪，且诉且泣，顺帝也为泪下。尝谓妇人多泪，不意庸主逆臣，亦复如是。当下赐宴犒军，并授孛罗帖木儿为左丞相，老的沙为平章政事，秃坚帖木儿为御史大夫。寻复进孛罗为右丞相，节制天下军马。

孛罗既专政，将所有部属，布列省台，逐宫中西番僧，诛秃鲁帖木儿等十余人。此举差快人心。且遣使请太子还京，并赍诏夺扩廓官。扩廓拘留京使，奉太子名号，檄召各路人马，入讨孛罗帖木儿。孛罗大怒，带剑入宫，硬要顺帝缴出奇后。顺帝只是发抖，不能出言。孛罗仿佛曹阿瞒，顺帝仿佛汉献帝。惹得孛罗性起，指挥宦官宫女，拥奇后出宫，幽禁诸色总管府，并调也速御扩廓军。也速以孛罗悖逆不法，阳为奉命，阴遣人连结扩廓并及辽阳诸王。待至安排妥当，竟声明孛罗罪状，倒戈相向。

孛罗帖木儿闻警，忙遣骁将姚伯颜不花出拒通州，适遇河溢，留驻虹桥。不意夜间河水灌入，仓猝警醒，几已不及逃生，姚伯颜还恃着骁勇，凫水出营。突来了许多小筏，分载军士，首先一筏，上立大将，挺枪来刺姚伯颜。姚伯颜忙躲入水中，谁知下面已伏着水手，竟将他一把抓住。看官！你道这大将为谁？就是知院也速。他乘着水涨，来袭姚伯颜营，顺流决灌，淹入营中，以致姚伯颜中计，被他拎擒去，受擒以后，哪里还能活命！孛罗帖木儿愤甚，自将兵出通州，途遇大雨，三日不止，只得还都。

凑巧来了一个宦官，带着美女数人，入府进献。孛罗瞧着，统是亭亭弱质，楚楚丰姿，不由得喜笑眉开，忙问宦官道："何人有此雅意，送我许多美姬？"宦官答说，是由奇皇后遣送，为丞相解忧。孛罗大悦道："难得奇后这般好心，你去为我代谢，且致意奇后，尽可即日还宫。"奸雄如曹阿瞒犹悦张济之妻，何况孛罗。宦官受命去讫。孛罗帖木儿忙去邀请老的沙来府宴饮，老的沙即刻赴召，主宾入席，美女盈前，正是花好月圆，金迷纸醉。迨至半酣，那美女起座歌舞，珠喉宛转，玉佩铿锵，差不多与飞燕、玉环一般神妙。怕就是学天魔舞的宫女。待酒阑客去，孛罗帖木儿任意交欢，自不必说。嗣是连日沉迷，厌闻外事，到了警报四至，乃遣秃坚帖木儿出御，自己仍淫乐如常。一日奉到急诏，促他入宫，不得已跨马驰入，甫到宫门，放缰下马，猛见数勇士持刀出来，方欲启问，刀锋已刺入脑中，脑浆直流，倒地而亡。作恶多端，总难逃过此关。原来威顺王子和尚恨孛罗无君，密禀顺帝，结连勇士上都马、金那海、伯达儿等，暗伏宫门，一面召他入宫，乘便下手。孛罗果然中计，遂被斫死。老的沙闻孛罗被杀，急至孛罗家中，挈他眷属，出都北遁，伯达儿等复奉旨赶杀，中途追及，一阵乱剁，不分男女老幼，尽行杀死，连老的沙也化作肉糜。老的沙等不必惜，只惜美女数人，也同受死。秃坚帖木儿接着京报，引兵自遁，到八思儿地方亦为守兵所杀。

顺帝乃函孛罗首，遣使赍往冀宁，召太子还，扩廓帖木儿扈从至京师，途次忽接奇后密谕，令他率兵拥太子入城，胁帝内禅。奇后又出风头。扩廓面辞，乃以伯撒为右丞相，扩廓为左丞相。伯撒是累朝老臣，扩廓系后生晚进，两下意见，未能融洽。过了两月，扩廓即请出外视师。是时江、淮、川蜀，已尽陷没，皇太子屡拟往讨，为帝所阻，至扩廓奏请视师，遂加封太傅河南王，总制关、陕、晋、冀、山东诸道，并遍南一应军马，所有黜陟予夺，悉听便宜行事。扩廓拜辞去讫。

会皇后弘吉剌氏去世，顺帝即册立次皇后奇氏为皇后。又因奇氏系出高丽，立为正后，未免有背祖制，当由廷臣会议，于没法中想出一法，改奇氏为肃良合氏，算做蒙族的遗裔，仍封奇氏父以上三世，皆为王爵。小子有诗咏奇后道：

果然哲妇足倾城，外患都从内衅生。

我读残元《奇氏》传，悍妃罪重悍臣轻。

奇氏既立为正后，母子权势益盛，免不得愈闹愈坏。有元一代，从此收场，请看下回交代。

女宠也，宦官也，权臣也，强藩也，此四者，皆足以亡国，顺帝之季，盖兼有之，而祸本则基于女宠！看此回陆续叙来，有宦官朴不花，有权臣搠思监，有强藩孛罗帖木儿及扩廓帖木儿，彼此迭起，如层峦叠嶂，目不胜接。而最要线索，则觑定奇后母子。奇后母子谋内禅，于是朴不花、搠思监，表里为奸，乘间希宠；于是孛罗、扩廓，先后入犯，借口诛奸。倘非顺帝之素耽女宠，何自致此奇祸耶？哲妇倾城，我亦云然！

第六十回
群寇荡平明祖即位　顺帝出走元史告终

却说奇后母子，既怨恨扩廓，自然专伺扩廓的间隙，以便下手。扩廓尚不及防，出都南下，军容甚盛，卤簿甲仗，亘数十里，既到河南，便传檄各路将帅，会师大举。是时两河南北，总算平靖，前时受调的军马，多半还镇，如咬住、亦怜真班、月鲁帖木儿等，死的死，老的老，或内用，或罢官，收束第五十五回的将官。只关陕一带，向有李思齐、张良弼、孔兴、脱列伯诸人，拥兵自固，隐蓄异图。会接扩廓帖木儿檄文，张良弼首先拒命。良弼曾为陕西参政，驻兵蓝田，当察罕帖木儿奉命总军，良弼已不受节制。察罕尝与李思齐联兵往攻，经元廷遣使调解，方才罢手。看官！你想察罕是扩廓的父亲，良弼尚欲抗拒，况轮到扩廓身上，哪里肯低头忍受？扩廓帖木儿以镇将未受调遣，不便讨贼，遂遣关保、虎林赤等，西攻良弼，一面遣人与李思齐联盟。思齐与察罕为老友，至是要受制扩廓，意亦不平，良弼又结欢思齐，愿遣子弟为质，连兵拒守，因此思齐却扩廓使，竟与良弼相连。统有私意用事，如何可以保国？关保等进战不利，扩廓帖木儿遂亲自往攻，留弟脱因帖木儿驻济南，防遏南军，良弼闻扩廓自至，忙邀同孔兴、脱列伯等会议，推思齐为盟主，合兵防御。两下角逐，互有胜负，皇太子乘隙进言，谓扩廓奉命南征，反行西进，显有跋扈情状。顺帝乃遣使驰谕扩廓，令他速即罢兵，专事江淮，扩廓复奏，须平定关陕，然后东行，廷臣大哗。太子亦自请出征，遂由顺帝下诏道：

> 曩者障塞决河，本以拯民昏垫，岂期妖盗横造讹言，簧鼓愚顽，涂炭郡邑，前察罕帖木儿仗义兴师，献功敌忾，迅扫汴洛，克平青齐，为国捐躯，深可哀悼。其子扩廓帖木儿，克继先志，用成骏功，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计安宗社，累请出师，朕以国本至重，讵宜轻出。遂授扩廓帖木儿总戎重寄，畀以王爵，俾代其行。李思齐、张良弼等，各怀异见，构兵不已，以致盗贼愈炽，深贻朕忧。询诸众谋，佥谓皇太子聪明仁孝，文武兼资，聿遵旧典，奚命以中书令枢密使，悉总天下兵马，一应军机政务，如出朕裁。其扩廓帖木儿总领本部军马，自潼关以东，肃清江淮，李思齐总统本部军马，自凤翔以西，进取川蜀，以少保秃鲁为陕西行省左丞相，总本部及张良弼、孔兴、脱列伯各支军马，进取襄樊。诏书到日，宜洗心涤虑，共济时难，毋负朕命！

此诏下后，扩廓帖木儿及李思齐、张良弼等俱不受诏，仍是互相残杀，皇太子亦留都不行，但遣人运动扩廓麾下，阴使脱离关系，自归朝廷。于是关保、貊高等都叛了扩廓，愿从朝命。皇太子禀准顺帝，罢扩廓兵柄，削太傅左丞相职衔，仍前河南王，食邑汝州，所有前统各军，概派别将分领。扩廓帖木儿仍不受命，惟退军还泽州。顺帝又命李思齐、张良弼等东向出关，关保、貊高等，西向进逼，两路夹攻扩廓。扩廓大愤，竟引兵据太原，尽杀元廷所置官吏，居然行逆。坐实一个逆字，书法谨严。顺帝再削他爵邑，令诸军四面进麾，扩廓也觉势孤，由太原退守平阳。

正在难解难分的时候，忽然霹雳一声，各军瓦解，把纷纷扰扰的江山，尽行扫净，发现一个大明帝国出来！又作惊人之笔。原来河北诸将，自相争战，无暇顾及南方。那时吴国公朱元璋，搜集人材，招募兵士，武有徐达、常遇春、胡大海、俞通海、李文忠等，文有李善长、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王祎等，先略浙东，次平江表，

所经各地，秋毫无犯，人心相率归向，望风投诚。帝王之师，比众不同。

元廷曾遣户部尚书张昶至江东，授元璋为江西平章政事，元璋极陈元廷失政，难与共事，说得张昶亦被感动，竟留住元璋营中，愿佐戎幕。就是海上魔王方国珍，也因他威德服人，遣使奉书，愿献温、台、庆元三郡，只陈友谅与张士诚勾结，共抗元璋。士诚遣将吕珍攻入安丰，杀刘福通，拘韩林儿。元璋率徐达、常遇春等倍道赴援，击走吕珍，迎林儿归居滁州。友谅闻元璋救安丰，大兴水师，来围洪都。洪都系龙兴改名，元璋留从子文正及偏将邓愈等协守，至友谅进攻，一面率兵备御，一面飞书告急。元璋亲率大兵往援，师至湖口，友谅亦撤围东行，渡鄱阳湖，至康郎山，遇着元璋军。元璋督兵死战，纵火焚友谅舟，友谅大败，中矢而死。是战为朱氏兴亡关键，因与《元史》无甚关系，应另详《明史演义》中，故叙述从略。

友谅骁将张定边挟友谅次子陈理，遁还武昌。元璋遣常遇春督军进攻，自还应天，称为吴王，复率军自捣武昌，降陈理及张定边，湖广、江西诸郡县，次第荡平。友谅了。

再下令讨张士诚，时士诚所据地，南至绍兴，北有通、泰、高邮、淮安、濠泗，直达济宁。徐达、常遇春等奉元璋命，攻取淮安诸路，连败士诚军，濠、宿诸州，相继攻下。又分兵徇浙西，拔湖州、嘉兴、杭州，东入绍兴。会韩林儿死，乃除去龙凤年号。韩林儿了。建国号吴，立宗庙社稷。复命徐达等进逼平江，士诚固守数月，援尽力穷，城遂陷没，执士诚归应天，士诚自缢死。士诚了。

方国珍前降元璋，后又据境称雄，经元璋将汤和、廖永忠等水陆夹攻，国珍乃穷蹙乞降。汤和以国珍归应天，未几病殁。国珍了。

嗣是取福州，拔永平，杀福建平章陈友定，复进徇广州，降广东行省左丞何真，诛海寇邵宗愚，各郡县相继归降，连九真、日南、朱崖、儋耳诸城，亦俱纳印请吏，心悦诚服。于是南方大定，吴相国李善长等连表劝进，奉吴王朱元璋为帝。当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正月初四日，载明年月日，为元明绝续之界限。行即位礼，国号明，建元洪武。一个秃头和尚，居然做到皇帝，可见天下无难事，总教有心人。一班开国功臣，于是日辰刻，簇拥吴王朱元璋，出应天城，先至南郊，祭告天地，由太史官刘基，代读祝文。其文云：

> 惟大明洪武元年，岁次戊申，正月壬辰朔，越四日乙亥，皇帝臣朱元璋，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曰：伏以上天生民，俾以司牧，是以圣贤相承，继天立极，抚临亿兆，尧、舜禅让，汤、武吊伐，行虽不同，受命则一。今胡元乱世，宇宙洪荒，四海有蜂虿之忧，八方有蛇蝎之祸；群雄并起，使山河瓜分，寇盗齐生，致乾坤弃灭。臣生于淮河，起自濠梁，提三尺以聚英雄，统一旅而救困苦。托天之德，驱陆军以破肆毒之东吴，仗天之威，连战舰以诛枭雄之北汉。因苍生无主，为群臣所推，臣承天之基，即帝之位，恭为天吏，以治万民。今改元洪武，国号大明，仰仗明威，扫尽中原，肃清华夏，使乾坤一统，万姓咸宁。沐浴虔诚，斋必仰告，专祈默佑，永荷洪庥。尚飨！

读祝毕，吴王朱元璋率群臣行九叩礼。礼成，乃移就黄幄，南面称尊。文武百官，及都城父老，扬尘舞蹈，三呼万岁。但见天朗气清，风和景霁，居然现出一番升平气象。自是吴王朱元璋，便成了明太祖高皇帝。标清眉目。即位后，返都升殿，又受群臣朝贺，追尊列祖为皇帝，册马氏为皇后，世子标为皇太子，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诸功臣亦进爵有差。

越日即下诏伐元，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二十五万即日北行。大军由淮入河，直趋山东，势如破竹，陷沂州，下峄州，般阳、济宁、莱州、济南、东平诸路，迎刃即解。转旆河南，入虎牢关，大破元将脱因帖木儿，即扩廓弟。乘胜攻入汴梁。元将李思齐、张良弼等，屡接顺帝诏敕，令出潼关御南军。他偏迁延不发，至明军已入河南，不得已率兵驻潼关。渔人到了，蚌鹬危矣。不防明军煞是厉害，数日即至，放起一把大火，将张良弼营兵，烧得焦头烂额。良弼遁去。思齐亦奔还凤翔。大好一座潼

关，被明军占据去了。

扩廓帖木儿闻思齐等为明军所困，乘隙东出，来袭关保、貊高，两人不及防备，都被他擒了去。还要驱兵内犯，险些儿逼入京畿。顺帝大恐，忙下诏归罪太子。复扩廓帖木儿官爵，仍前河南王左丞相，统军南下，截击明军，扩廓乃退屯平阳，逗留不发。

明将徐达已连下卫辉、彰德、广平，进次临清，大会诸将，分道北攻。至德州，复合军长驱。元兵水陆俱溃，遂进陷通州。元知枢密院事卜颜帖木儿力战被擒，不屈遇害，元廷大震。顺帝无法可施，只得集三宫后妃及皇太子妃，同议避兵北行。左丞相失列门暨知枢密院事黑厮、宦官赵伯颜不花等极力谏阻，顺帝不从。赵伯颜不花恸哭道："天下系世祖的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轻出？臣愿率军民出城拒战，请陛下固守京都。"元末有此宦官，可谓庸中佼佼。顺帝尚是沉吟，偏偏警信又到，报称明军将抵京城。那时顺帝手忙脚乱，急令后妃太子等，收拾行装，一面命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以庆童为左丞相，同守京师。挨过黄昏，便挈后妃太子等，开建德门北去，待明军抵齐化门，都中已仓皇万状，淮王率着残兵，守御数日，哪里当得住百战百胜的明军！至正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明军入城，淮王帖木儿不花、左丞相庆童，及右丞相张康伯、平章政事迭儿必失、朴赛因不花、御史中丞满川、都路总管郭允中皆死难。不没死事之臣。元亡，统计元自太祖开国，至顺帝北奔，共一百六十二年。自世祖混一中原，至顺帝亡国，只八十九年。

徐达督诸军入城后，禁士卒侵暴，封府库及图籍宝物，令指挥张胜监守宫门，不得妄入。吏民安堵，市肆无惊，当下露布告捷，由太祖传旨奖赏，并命出师西略，徐达复率常遇春等入山西，逐扩廓帖木儿，顺道趋关中降李思齐等。寻闻元兵犹出没塞外，乃趋还燕都准备北伐。至洪武二年，出师拔开平，元帝奔和林，三年复北伐，元帝奔应昌。未几元帝逝世，元人谥为惠宗。明太祖以元帝顺天退位，谥为顺帝。明军又进克应昌，元嗣君爱猷识理达腊仓猝北窜，其子买的里八剌及后妃诸王等，不及随行，皆被获。未知奇后亦受擒否？送至应天，明太祖下诏特赦，且封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元参政刘益，亦以辽阳降。朔漠又定，颁诏天下。四年，复遣汤和、傅友德进军四川，时明玉珍已死，子升袭位，发兵拒敌，屡战屡败，没奈何面缚舆榇，出降军前。明玉珍父子又了。明太祖封为归义侯。于是荡荡中华，尽入大明，《元史演义》，可从此告终了。惟还有一段尾声，不能不补叙出来，归结全书正传。

先是西域分封，共有四国，自察合台汗也先不花并有窝阔台汗地，却成了鼎足三分。应三十二回。也先不花死后，国势渐衰，至元帝至正十九年，察合台后裔特库尔克嗣位，复简阅军马，征服叛乱。麾下有属酋帖木儿，系蒙古疏族，强健善战，所向有功。特库尔克死，子爱里阿司嗣与帖木儿不协。帖木儿遂占据中央亚细亚，自行建国。奠都撒马儿罕。嗣复逐爱里阿司，并有察合台汗国全土。适伊儿国汗亚尔巴孔，系旭烈兀弟，阿里不哥远孙。庸弱不振，部下多分据独立，互争不已，帖木儿又代为讨平，乘势占领。两国并合为一。只有一钦察汗国，与他抗衡。钦察汗统辖阿罗思各部，威振西方，拔都远孙月即别汗，及子札尼别汗二代，驱役阿罗思诸侯，气焰尤盛。莫斯科大公宜万一世，最得钦察汗信任，借势营殖，后来俄罗斯肇兴，实基于此。札尼别死，篡弑相继，国又大乱，阿罗思诸侯，亦各图分立。帖木儿引军入援，镇定全境，扶立脱克达米昔为钦察汗。及帖木儿还军，脱克达米昔别图拓地，侵入帖木儿境内。帖木儿怎肯干休！即亲率大军问罪，逐去脱克达米昔，另立一汗，叫作可里的克。表面上令他管辖，实际上仍归自己节制，仿佛近今国际法上所称的被保护国。

帖木儿既并吞西域，复南略印度，侵母儿坦，陷叠尔黑。旋因突厥遗种阿斯曼国即今土耳其国。部长，名巴贾塞脱，连结阿非利加洲的埃及国，夹击帖木儿属地，帖木儿即还军拒战。一战破埃及军，再战擒巴贾塞脱，略定小亚细亚全境，兵威大震，遂招集蒙古各王族，大举而东，竟欲规复中原，混一区宇，仍追效那元太祖

的雄图，元世祖的宏业。无如天已厌元，不使再振，这位大名鼎鼎的帖木儿，竟中道病亡，未损明朝片土。此事已在永乐年间，他日演述《明史》，再当详细交代，本书至元亡为止，不过应二十四回及三十二回中，曾叙及西域四汗国事，若非补入此段，反似上文虚悬，无所归结。看官如嫌简略，请看日后出版的《明史演义》，自知分晓。小子欲就此搁笔，惟尚有俚句四首，录述于后，作为全书的总束，看官不要诮我画蛇添足哩！诗曰：

开疆容易守疆难，文治无闻运已残。
八十九年元社稷，徒留战史付人看！

累朝佞佛太无知，释子居然作帝师。
果有如来应一笑，百年幻梦被僧欺。

到底华夷俗不同，上烝下乱竟成风。
濠梁幸有真人出，才把腥膻一扫空。

大好江山付劫灰，前车已覆后车来。
须知殷鉴原非远，试看全书六十回。

本回为结束文字，故于元末各帅，及东南诸寇盗，一齐叙过，如风扫残云，倏然而尽。至后段述及四汗国事，亦随叙随略，传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者，文境殆似之矣。或谓如许大事，一回了毕，究嫌太简，不知朱明之平定南方，应属诸《明史》中，细评中已屡次说明。至若帖木儿之奄有西域，亦在元亡后数十年间，必欲于此详述，试问元、明两代，将从何处分界耶？故宜详者不厌其烦，宜简者不嫌其略，著书人固自有深意也。

第六十回
群寇荡平明祖即位　顺帝出走元史告终

却说奇后母子，既怨恨扩廓，自然专伺扩廓的间隙，以便下手。扩廓尚不及防，出都南下，军容甚盛，卤簿甲仗，亘数十里，既到河南，便传檄各路将帅，会师大举。是时两河南北，总算平靖，前时受调的军马，多半还镇，如咬住、亦怜真班、月鲁帖木儿等，死的死，老的老，或内用，或罢官，收束第五十五回的将官。只关陕一带，向有李思齐、张良弼、孔兴、脱列伯诸人，拥兵自固，隐蓄异图。会接扩廓帖木儿檄文，张良弼首先拒命。良弼曾为陕西参政，驻兵蓝田，当察罕帖木儿奉命总军，良弼已不受节制。察罕尝与李思齐联兵往攻，经元廷遣使调解，方才罢手。看官！你想察罕是扩廓的父亲，良弼尚欲抗拒，况轮到扩廓身上，哪里肯低头忍受？扩廓帖木儿以镇将未受调遣，不便讨贼，遂遣关保、虎林赤等，西攻良弼，一面遣人与李思齐联盟。思齐与察罕为老友，至是要受制扩廓，意亦不平，良弼又结欢思齐，愿遣子弟为质，连兵拒守，因此思齐却扩廓使，竟与良弼相连。统有私意用事，如何可以保国？关保等进战不利，扩廓帖木儿遂亲自往攻，留弟脱因帖木儿驻济南，防遏南军，良弼闻扩廓自至，忙邀同孔兴、脱列伯等会议，推思齐为盟主，合兵防御。两下角逐，互有胜负，皇太子乘隙进言，谓扩廓奉命南征，反行西进，显有跋扈情状。顺帝乃遣使驰谕扩廓，令他速即罢兵，专事江淮，扩廓复奏，须平定关陕，然后东行，廷臣大哗。太子亦自请出征，遂由顺帝下诏道：

> 曩者障塞决河，本以拯民昏垫，岂期妖盗横造讹言，簧鼓愚顽，涂炭郡邑，前察罕帖木儿仗义兴师，献功敌忾，迅扫汴洛，克平青齐，为国捐躯，深可哀悼。其子扩廓帖木儿，克继先志，用成骏功，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计安宗社，累请出师，朕以国本至重，讵宜轻出。遂授扩廓帖木儿总戎重寄，畀以王爵，俾代其行。李思齐、张良弼等，各怀异见，构兵不已，以致盗贼愈炽，深贻朕忧。询诸众谋，佥谓皇太子聪明仁孝，文武兼资，聿遵旧典，奚命以中书令枢密使，悉总天下兵马，一应军机政务，如出朕裁。其扩廓帖木儿总领本部军马，自潼关以东，肃清江淮，李思齐总统本部军马，自凤翔以西，进取川蜀，以少保秃鲁为陕西行省左丞相，总本部及张良弼、孔兴、脱列伯各支军马，进取襄樊。诏书到日，宜洗心涤虑，共济时难，毋负朕命！

此诏下后，扩廓帖木儿及李思齐、张良弼等俱不受诏，仍是互相残杀，皇太子亦留都不行，但遣人运动扩廓麾下，阴使脱离关系，自归朝廷。于是关保、貊高等都叛了扩廓，愿从朝命。皇太子禀准顺帝，罢扩廓兵柄，削太傅左丞相职衔，仍前河南王，食邑汝州，所有前统各军，概派别将分领。扩廓帖木儿仍不受命，惟退军还泽州。顺帝又命李思齐、张良弼等东向出关，关保、貊高等，西向进逼，两路夹攻扩廓。扩廓大愤，竟引兵据太原，尽杀元廷所置官吏，居然行逆。坐实一个逆字，书法谨严。顺帝再削他爵邑，令诸军四面进鏖，扩廓也觉势孤，由太原退守平阳。

正在难解难分的时候，忽然霹雳一声，各军瓦解，把纷纷扰扰的江山，尽行扫净，发现一个大明帝国出来！又作惊人之笔。原来河北诸将，自相争战，无暇顾及南方。那时吴国公朱元璋，搜集人材，招募兵士，武有徐达、常遇春、胡大海、俞通海、李文忠等，文有李善长、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王祎等，先略浙东，次平江表，

所经各地，秋毫无犯，人心相率归向，望风投诚。帝王之师，比众不同。

元廷曾遣户部尚书张昶至江东，授元璋为江西平章政事，元璋极陈元廷失政，难与共事，说得张昶亦被感动，竟留住元璋营中，愿佐戎幕。就是海上魔王方国珍，也因他威德服人，遣使奉书，愿献温、台、庆元三郡，只陈友谅与张士诚勾结，共抗元璋。士诚遣将吕珍攻入安丰，杀刘福通，拘韩林儿。元璋率徐达、常遇春等倍道赴援，击走吕珍，迎林儿归居滁州。友谅闻元璋救安丰，大兴水师，来围洪都。洪都系龙兴改名，元璋留从子文正及偏将邓愈等协守，至友谅进攻，一面率兵备御，一面飞书告急。元璋亲率大兵往援，师至湖口，友谅亦撤围东行，渡鄱阳湖，至康郎山，遇着元璋军。元璋督兵死战，纵火焚友谅舟，友谅大败，中矢而死。是战为朱氏兴亡关键，因与《元史》无甚关系，应另详《明史演义》中，故叙述从略。

友谅骁将张定边挟友谅次子陈理，遁还武昌。元璋遣常遇春督军进攻，自还应天，称为吴王，复率军自捣武昌，降陈理及张定边，湖广、江西诸郡县，次第荡平。友谅了。

再下令讨张士诚，时士诚所据地，南至绍兴，北有通、泰、高邮、淮安、濠泗，直达济宁。徐达、常遇春等奉元璋命，攻取淮安诸路，连败士诚军，濠、宿诸州，相继攻下。又分兵徇浙西，拔湖州、嘉兴、杭州，东入绍兴。会韩林儿死，乃除去龙凤年号。韩林儿了。建国号吴，立宗庙社稷。复命徐达等进逼平江，士诚固守数月，援尽力穷，城遂陷没，执士诚归应天，士诚自缢死。士诚了。

方国珍前降元璋，后又据境称雄，经元璋将汤和、廖永忠等水陆夹攻，国珍乃穷蹙乞降。汤和以国珍归应天，未几病殁。国珍了。

嗣是取福州，拔永平，杀福建平章陈友定，复进徇广州，降广东行省左丞何真，诛海寇邵宗愚，各郡县相继归降，连九真、日南、朱崖、儋耳诸城，亦俱纳印请吏，心悦诚服。于是南方大定，吴相国李善长等连表劝进，奉吴王朱元璋为帝。当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正月初四日，载明年月日，为元明绝续之界限。行即位礼，国号明，建元洪武。一个秃头和尚，居然做到皇帝，可见天下无难事，总教有心人。一班开国功臣，于是日辰刻，簇拥吴王朱元璋，出应天城，先至南郊，祭告天地，由太史官刘基，代读祝文。其文云：

> 惟大明洪武元年，岁次戊申，正月壬辰朔，越四日乙亥，皇帝臣朱元璋，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曰：伏以上天生民，俾以司牧，是以圣贤相承，继天立极，抚临亿兆，尧、舜禅让，汤、武吊伐，行虽不同，受命则一。今胡元乱世，宇宙洪荒，四海有蜂虿之忧，八方有蛇蝎之祸；群雄并起，使山河瓜分，寇盗齐生，致乾坤弃灭。臣生于淮河，起自濠梁，提三尺以聚英雄，统一旅而救困苦。托天之德，驱陆军以破肆毒之东吴，仗天之威，连战舰以诛枭雄之北汉。因苍生无主，为群臣所推，臣承天之基，即帝之位，恭为天吏，以治万民。今改元洪武，国号大明，仰仗明威，扫尽中原，肃清华夏，使乾坤一统，万姓咸宁。沐浴虔诚，斋必仰告，专祈默佑，永荷洪庥。尚飨！

读祝毕，吴王朱元璋率群臣行九叩礼。礼成，乃移就黄幄，南面称尊。文武百官，及都城父老，扬尘舞蹈，三呼万岁。但见天朗气清，风和景霁，居然现出一番升平气象。自是吴王朱元璋，便成了明太祖高皇帝。标清眉目。即位后，返都升殿，又受群臣朝贺，追尊列祖为皇帝，册马氏为皇后，世子标为皇太子，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诸功臣亦进爵有差。

越日即下诏伐元，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二十五万即日北行。大军由淮入河，直趋山东，势如破竹，陷沂州，下峄州，般阳、济宁、莱州、济南、东平诸路，迎刃即解。转旆河南，入虎牢关，大破元将脱因帖木儿，即扩廓弟。乘胜攻入汴梁。元将李思齐、张良弼等，屡接顺帝诏敕，令出潼关御南军。他偏迁延不发，至明军已入河南，不得已率兵驻潼关。渔人到了，蚌鹬危矣。不防明军煞是厉害，数日即至，放起一把大火，将张良弼营兵，烧得焦头烂额。良弼遁去。思齐亦奔还凤翔。大好一座潼

关，被明军占据去了。

扩廓帖木儿闻思齐等为明军所困，乘隙东出，来袭关保、貊高，两人不及防备，都被他擒了去。还要驱兵内犯，险些儿逼入京畿。顺帝大恐，忙下诏归罪太子。复扩廓帖木儿官爵，仍前河南王左丞相，统军南下，截击明军，扩廓乃退屯平阳，逗留不发。

明将徐达已连下卫辉、彰德、广平，进次临清，大会诸将，分道北攻。至德州，复合军长驱。元兵水陆俱溃，遂进陷通州。元知枢密院事卜颜帖木儿力战被擒，不屈遇害，元廷大震。顺帝无法可施，只得集三宫后妃及皇太子妃，同议避兵北行。左丞相失列门暨知枢密院事黑厮、宦官赵伯颜不花等极力谏阻，顺帝不从。赵伯颜不花恸哭道："天下系世祖的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轻出？臣愿率军民出城拒战，请陛下固守京都。"元末有此宦官，可谓庸中佼佼。顺帝尚是沉吟，偏偏警信又到，报称明军将抵京城。那时顺帝手忙脚乱，急令后妃太子等，收拾行装，一面命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以庆童为左丞相，同守京师。挨过黄昏，便挈后妃太子等，开建德门北去，待明军抵齐化门，都中已仓皇万状，淮王率着残兵，守御数日，哪里当得住百战百胜的明军！至正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明军入城，淮王帖木儿不花、左丞相庆童，及右丞相张康伯、平章政事迭儿必失、朴赛因不花、御史中丞满川、都路总管郭允中皆死难。不没死事之臣。元亡，统计元自太祖开国，至顺帝北奔，共一百六十二年。自世祖混一中原，至顺帝亡国，只八十九年。

徐达督诸军入城后，禁士卒侵暴，封府库及图籍宝物，令指挥张胜监守宫门，不得妄入。吏民安堵，市肆无惊，当下露布告捷，由太祖传旨奖赏，并命出师西略，徐达复率常遇春等入山西，逐扩廓帖木儿，顺道趋关中降李思齐等。寻闻元兵犹出没塞外，乃趋还燕都准备北伐。至洪武二年，出师拔开平，元帝奔和林，三年复北伐，元帝奔应昌。未几元帝逝世，元人谥为惠宗。明太祖以元帝顺天退位，谥为顺帝。明军又进克应昌，元嗣君爱猷识理达腊仓猝北窜，其子买的里八剌及后妃诸王等，不及随行，皆被获。未知奇后亦受擒否？送至应天，明太祖下诏特赦，且封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元参政刘益，亦以辽阳降。朔漠又定，颁诏天下。四年，复遣汤和、傅友德进军四川，时明玉珍已死，子升袭位，发兵拒敌，屡战屡败，没奈何面缚舆榇，出降军前。明玉珍父子又了。明太祖封为归义侯。于是荡荡中华，尽入大明，《元史演义》，可从此告终了。惟还有一段尾声，不能不补叙出来，归结全书正传。

先是西域分封，共有四国，自察合台汗也先不花并有窝阔台汗地，却成了鼎足三分。应三十二回。也先不花死后，国势渐衰，至元帝至正十九年，察合台后裔特库尔克嗣位，复简阅军马，征服叛乱。麾下有属酋帖木儿，系蒙古疏族，强健善战，所向有功。特库尔克死，子爱里阿司嗣与帖木儿不协。帖木儿遂占据中央亚细亚，自行建国。奠都撒马儿罕。嗣复逐爱里阿司，并有察合台汗国全土。适伊儿国汗亚尔巴孔，系旭烈兀弟，阿里不哥远孙。庸弱不振，部下多分据独立，互争不已，帖木儿又代为讨平，乘势占领。两国并合为一。只有一钦察汗国，与他抗衡。钦察汗统辖阿罗思各部，威振西方，拔都远孙月即别汗，及子札尼别汗二代，驱役阿罗思诸侯，气焰尤盛。莫斯科大公宜万一世，最得钦察汗信任，借势营殖，后来俄罗斯肇兴，实基于此。札尼别死，篡弑相继，国又大乱，阿罗思诸侯，亦各图分立。帖木儿引军入援，镇定全境，扶立脱克达米昔为钦察汗。及帖木儿还军，脱克达米昔别图拓地，侵入帖木儿境内。帖木儿怎肯干休！即亲率大军问罪，逐去脱克达米昔，另立一汗，叫作可里的克。表面上令他管辖，实际上仍归自己节制，仿佛近今国际法上所称的被保护国。

帖木儿既并吞西域，复南略印度，侵母儿坦，陷叠尔黑。旋因突厥遗种阿斯曼国即今土耳其国。部长，名巴贾塞脱，连结阿非利加洲的埃及国，夹击帖木儿属地，帖木儿即还军拒战。一战破埃及军，再战擒巴贾塞脱，略定小亚细亚全境，兵威大震，遂招集蒙古各王族，大举而东，竟欲规复中原，混一区宇，仍追效那元太祖

的雄图，元世祖的宏业。无如天已厌元，不使再振，这位大名鼎鼎的帖木儿，竟中道病亡，未损明朝片土。此事已在永乐年间，他日演述《明史》，再当详细交代，本书至元亡为止，不过应二十四回及三十二回中，曾叙及西域四汗国事，若非补入此段，反似上文虚悬，无所归结。看官如嫌简略，请看日后出版的《明史演义》，自知分晓。小子欲就此搁笔，惟尚有俚句四首，录述于后，作为全书的总束，看官不要诮我画蛇添足哩！诗曰：

开疆容易守疆难，文治无闻运已残。
八十九年元社稷，徒留战史付人看！

累朝佞佛太无知，释子居然作帝师。
果有如来应一笑，百年幻梦被僧欺。

到底华夷俗不同，上烝下乱竟成风。
濠梁幸有真人出，才把腥膻一扫空。

大好江山付劫灰，前车已覆后车来。
须知殷鉴原非远，试看全书六十回。

本回为结束文字，故于元末各帅，及东南诸寇盗，一齐叙过，如风扫残云，倏然而尽。至后段述及四汗国事，亦随叙随略，传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者，文境殆似之矣。或谓如许大事，一回了毕，究嫌太简，不知朱明之平定南方，应属诸《明史》中，细评中已屡次说明。至若帖木儿之奄有西域，亦在元亡后数十年间，必欲于此详述，试问元、明两代，将从何处分界耶？故宜详者不厌其烦，宜简者不嫌其略，著书人固自有深意也。

